叢書集成新編　第八册目錄

總類

各科叢著

羣書治要五十卷前附四庫提要　唐　魏徵等撰　連筠簃　一
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前附校補　宋　孫奕撰　知不足　二三〇
麈史三卷　宋　王得臣撰　知不足　三〇一
澠水燕談錄十卷　宋　王闢之撰　知不足　三一九
東園叢說三卷前附四庫提要　宋　李如篪撰　指海　三四四
調燮類編四卷　宋　趙希鵠著　海山　三六二
隱居通議三十一卷　元　劉壎著　讀畫　三八七
敬齋古今黈八卷附拾遺五卷　元　李治撰　聚珍　四七三
日損齋筆記一卷後附附錄、四庫提要　元　黃溍撰　金華　五二三
輟耕錄三十卷　元　陶宗儀撰　津逮　五三三
六藝綱目二卷前附四庫提要後附附錄　元　舒天民撰　指海　六五八
震澤長語二卷　明　王鏊撰　寶顏　六八三
鈍吟雜錄十卷前附四庫提要　清　馮班著　借月　六九六
清　何焯評

北京圖書館藏

羣書治要

魏徵等撰

刊羣書治要考例

謹考國史，承和貞觀之際，經籍盛講，此書，距今殆千年，而宋明諸儒，無一言及者，則其亡失已久，寬永中，我敬公偕臣堀正意檢此書，題其首曰，正和年中，北條實時好居書籍，得諸中祕，寫以藏其金澤文庫，及神祖統一之日，見之，喜其免兵燹，乃命範金主台廟獻之皇朝，其餘頒宗戚親臣，是今之活字銅版也，舊目五十卷，今存四十七卷，其三卷，不知亡何時，羅山先生補其三卷，而一卷不傳，故不取也，但知金澤之舊藏，亦缺三本，近世活本亦難得，如其繕本，隨寫隨謬，勢世以音訛，所處以訓譯，間有不可讀者，我孝昭二世子好學，及讀此書，有志校刊，幸魏氏所引原書，今存者十七八，乃博募異本於四方，日與侍臣照對是正，業未成，不幸皆早逝，今世子深悼之，請繼其志，勸諸臣相與卒其業，於是我公上自內庫之藏，旁至公卿大夫之家，請以比之，借以對之，乃命臣人見，參臣深田正純，臣大塚長幹，臣宇野久恒，臣角田明，臣野村昌武，臣岡田挺之，臣關嘉，臣中西衛，臣小河鼎，臣南宮鮐，臣德民等，考異同，定疑似，臣等謹曰，是非不疑者就正之，兩可者共存，又與所引錯綜大異者，疑魏氏所見，其亦有異本歟，又有彼全備而此甚省者，蓋魏氏之志，唯主治要，不事修辭，亦足以觀魏氏經國之器，規模宏大，取舍之意，大非後世諸儒所及也，今逐次補之，則失魏氏之意，故不爲

也，不得原書者，則故附臆考，以待後賢，以是爲例，謹校以上，天明五年乙巳春二月乙未，尼張國校，

督學臣細井德民謹識，

羣書治要序

勅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敕撰

竊惟載籍之興，其來尚矣，左史右史，記事記言，皆所以昭德塞違，勸善懲惡，故作而可紀，薰風揚乎百代，動而不法，炯戒垂乎千祀，是以歷觀前聖，撫運曆期，莫不懷乎御朽，自強不息，乾乾夕惕，義在茲乎，近古皇王，時有撰述，並皆包括天地，牢籠有說，探浮噬之詞，爭馳迂闊之說，騎末學之博聞，飾雕蟲之小技，流宕忘反，殊途同致，雖辨周萬物，愈失司契之源，術總百端，乖得一之旨，皇上以天縱之多才，運生知之叡思，性與道合，動妙幾神，玄德潛通，化前王之所未化，損己利物，行列聖之所不能行，輸海龍庭之野，並爲郡國，扶桑若木之域，成爲郡縣，天地咸平，外內罷禍，猶且爲而不恃，雖休勿休，俯協堯舜，式遵稽古，不察覩乎止水，將取鑒乎哲人，以爲六籍紛綸，百家蹄駿，窮理盡性，則勞而少功，周覽汎觀，則博而寡要，故爰命臣等，探摭羣書，翼載淫放，光昭訓典，聖思所存，務乎政術，綱紀大略，咸發神衷，雅致鉤深，規摹宏遠，網羅治體，事非一目，若乃欽明之后，屈己以救時，無道之君，樂身以亡國，或臨難而知懼，在危而獲安，或得志而驕居，業成以致敗者，莫不備其得失，以著爲君之難，其委質策名，立功樹惠，貞心直道，忘軀徇國，身殞百年之中，聲馳千載之外，或大奸巨猾，轉

日而天，社鼠城狐，反白仰黑，忠良由其放逐，邦國因以危亡者，咸亦述其終始，以期爲臣不易，其立德立言，作訓垂範，爲綱爲紀，經天緯地，金聲玉振，騰實飛英，雅論徽猷，嘉言美事，可以弘獎名教，崇太平之基者，固亦片善不遺，將以不期臭味，至於世儀嬪則，懿后良妃，秉德徽猷於十載，著深誠於辭筆，或傾城斯歸，亡國隨妻，候晨雞以先鳴，待衆烽而後笑者，時有所存，以備勸戒，爰自六經，訖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凡爲五卷，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爲名，但皇覽遐略，隨方類聚，名目互聞，首尾潛亂，文義斷絕，尋究爲難，今之所撰，異乎先作，總立新名，各全舊體，欲令見本知末，原始要終，並乘彼春華，探茲秋實，一言之內，牙角無遺，一事之中，羽毛咸盡，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引而申之，觸類而長，蓋亦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庶弘茲九轍，簡而易從，觀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業，開蕩蕩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並天地之貞觀，日用日新之德，將金鏡以長懸，其目錄次第，編之如左。

校正羣書治要序

古昔盛主賢臣，所以孜孜講求，莫非平治天下之道，皆以救弊於一時，成法於萬世，外此豈有可觀者哉，但世遷事變，時換勢殊，不得不因物立制，視宜創制，是以論說之言日浩，撰著之文月繁，簡樸常寡，浮靡漸勝，其綱之不能知，而況衆其目乎，此書之作，蓋其以此也，先明道之所以立，而後知政之所行，先尋教之所以設，而後得學之所歸，自典誥深奧，訖史子辨博，諸係乎政術，存乎勸戒者，衆而不遺，懼朝而不厭，其涓滴，閉室而不煩，其尋究，誠亦次經之書也，我朝承和貞觀之閒，致平雍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講究此書之力，則凡君民臣君者，非所可忽也，尾公有見於斯，使世子命臣僚校正而上之，又使余信敬序之，惟信敬弱而不敏，如宜固辭者，而不敢者，抑亦有故也，羣書治要五十卷，五十卷內闕三卷，神祖遷駿府，得此書，惜其不全，命我遠祖羅山補之，三卷內一卷今不傳，今尾公此舉，上之欲君民者執以致日新之美，下之欲臣君者奉以贊金鏡之明，爲天下國家冀昇平之愈久，遠心曠度，有不可勝言者也，信敬預事，亦知遠祖所望信敬，是所以奉命不敢辭也，天明七年，丁未四月，朝散大夫國子祭酒林信敬謹序。

羣書治要五十卷提要

阮元羣經室外集

唐魏徵等奉敕撰，徵字元成，鉅鹿曲城人，官至太子太師，謚文貞，事蹟具唐書本傳，案宋王溥唐會要云，貞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秘書監魏徵撰羣書治要上之，又云，太宗欲覽前王得失，爰自六經訖於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書成，諸王各賜一本，又唐書蕭德言傳云，太宗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裁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群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卿等力也，德言賚賜尤渥，然則書實成於德言之手，故唐書於魏徵，虞世南，褚亮傳，皆不及也，是編卷帙，與唐志合，（按隋文志魏徵羣書治要五十卷，劉伯莊羣書治要音五卷。）宋史藝文志，卽不著錄，知其佚久矣，此本乃日本人擺印，前有魏徵序，惟闕第四，第十三，第二十三卷，今觀所載，專主治道，不事修辭，凡有關乎政術，存乎勸戒者，莫不鑒而輯之，卽所采各書，并屬初唐善册，與近刊多有不同，如晉書二卷，尚爲未悉晉書以前十八家中之舊本，又桓譚新論，崔寔政要論，（按隋書經籍志，崔寔正論六卷，此衍要字。）仲長統昌言，袁準正書，（按隋書經籍志，袁準正論十九卷，注，又有袁子政書二十五卷，亡。）蔣濟萬機論，桓範政要論，（按隋書經籍志，桓範世要論十二卷，唐人避太宗諱改世曰政。又案杜佑通典，劉廙政論亦久佚。）近多不傳，亦賴此以存其梗概，洵初唐古籍也。

羣書治要目錄

第一裒十卷

第一 周易 一

第二 尚書 五

第三 毛詩 三五

第四 春秋左氏傳上闕 五五

第五 春秋左氏傳中 五七

第六 春秋左氏傳下 七七

第七 禮記 九七

第八 周禮 周書 國語 韓詩外傳 一一九

第九 孝經 論語 一三九

第十 孔子家語 一五七

第二裒十卷

第十一 史記上 一七七

第十二 史記下 吳越春秋 一九七

第十三 漢書一闕 二一五

第十四 漢書二 二一七

第十五 漢書三 二三五

第十六 漢書四 二五一

第十七 漢書五 二六九

第十八 漢書六 二八九

第十九 漢書七 三〇五

第二十 漢書八 闕 三二〇

第三裒十卷

第二十一 後漢書一 三二一

第二十二 後漢書二 三四一

第二十三 後漢書三 三六一

第二十四 後漢書四 三八一

第二十五 魏志上 四〇一

第二十六 魏志下 四二三

第二十七 蜀志 吳志上 四四三

第二十八 吳志下 四五九

第二十九 晉書上 四七五

第三十 晉書下 四九三

第四裒十卷

第三十一 六韜 陸機 齊子 五一三

第三十二 管子 五三一

第三十三 晏子 司馬法 孫子 五五一

第三十四 老子 鶡冠子 列子 鄧子 五七一

第三十五 文子 管子 五九三

第三十六 吳子 尚君子 尸子 申子 六一三

第三十七 孟子　慎子　尹文子　莊子　鬻子　六三一
第三十八 孫卿子　六五三
第三十九 呂氏春秋　六七一
第四十 韓子　三略　新語　賈子　八九一
第五裒十卷　七一三
第四十一 潛夫子　七三二
第四十二 鹽鐵論　新序　七四九
第四十三 抱朴　七六三
第四十四 桓子新論　潛夫論　七八一
第四十五 抱朴子政論　昌言　七九九
第四十六 申監　中論　典論　八一九
第四十七 劉廙政論　傅子　政要論　本文作劉廙別傳。　八三九
第四十八 體論　典語　八五七
第四十九 傅子　八七七
第五十 袁子書　抱朴子　本文作袁子正書。

羣書治要卷第一

總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周易

乾元亨利貞。文言備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遇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純陰下道。則居上之德。純陽上道。則處下之禮。故終日乾乾。至于夕惕猶若厲也。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行不躐而在乎天。故曰飛龍也。龍德在天。則大人之路亨也。大位以德興。德以位載。以至德而處尊位。萬物之觀。不亦宜乎。上九。亢龍有悔。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大明平終始之道。故六位不失其時而成也。升降無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保合大和。乃利貞。不和而剛暴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萬物所以寧。各以有君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居下體之上。在上位。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惕。懼之謂也。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

而無位，高而無民。下無陰也。賢人在下位而無輔，賢人雖在下，而當位，不爲之助，是以動而有悔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以靜德而處下體，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察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坤。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屯。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君子經綸之時。象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屯體不聚，故利建諸侯也。屯者，天地造始之時也。造物之始，始於草昧，故曰草昧也。建造始之時，所宜之善，莫善於建侯。

蒙。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象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我謂非童蒙者，闇者求明者，明者不啓闇，故蒙之爲義，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童蒙之來求，我志應故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師。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爲師之始，齊師者也，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內也。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處師之極，師之終也，大君之命，不失功也，開國承家，以寧邦也，小人勿用，非其道也。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比。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萬國以比親，諸侯以比親。

履。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泰。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上下大通，則物失其節，故財成而輔相，以左右民也。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否。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象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磐苞之世，能全其身者，唯大人耳，繫爲木，木莫善於桑，人雖欲有亡之者，桑根繫固，亦難拔之也。

同人。象曰：天與火，同人。天體在上，而火炎上，同人之義。君子以類族辨物。君子小人，各得所辨，象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和應不以邪而以中正，應之，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君子以文明爲德者也。

大有。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包容之象也，故遏惡揚善，成物之美，順天休美，休物之命也。象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柔以柔，居中以大，上下應之，應所不納，大有之義也。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德應于天，則行不失時矣，剛健不滯，文明不昧，順天則人，時行無違，是以元亨也。上九，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居大有之上，而不累于位，志尚於賢者也。

謙。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多者用謙以爲裒，少者用謙以爲益，稱物而與，施不失平也。象曰：謙亨，天道下濟

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能謙謙，此唯君子，雖涉大難，物無不濟也。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牧，養也。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勞謙匪懈，是其終也。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豫。象曰：雷出地奮，豫。象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隨。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澤中有雷，動物之象也，物皆動，可以靜爲，不勞明監，故君子向晦入宴息也。象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得時則天下隨之矣，隨之所施，必在於時，時異而不隨，失之道也，故隨時之義大矣哉。

觀。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象曰：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居觀之時，最得尊位，觀國之光者也，居近得位，明習國務者也，故曰利用賓于王也。九五，觀我生，君子無咎。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故觀民之俗，以察己道，若君有明，在余位，志欲自觀，乃觀民也。

噬嗑。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象曰：剛柔分動，不相乃明，雷電並作，敕，也。

賁。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處賁之時，止物以文明，不可以威刑，故君子以明庶政而無敢折獄也。象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六五，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爲飾之主，飾之極者也，施飾於物，其道害矣，施飾丘園，蔑其大矣，故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用其過儉，奉而能約，故必吝嗇，乃得終吉也。

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物之可畜於懷，令德不敢，盡於此也。象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凡物能輝光日新其德者，唯剛健篤實者也。

頤。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言語飲食，所慎而節之，而況其餘乎。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習坎。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重險未濟，教不可廢，故以常德行而習教事也，習于坎，然後能不以險難爲困，而德行不失常。象曰：習坎，重險也。天險不可升也，不可得升，故得保其威尊，地險，山川丘陵也，有山川丘陵，故物得保以全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國之險，時於險也，若自天地以下，莫不須險也。險之時用大矣哉。非用之常，用有時也。

離。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繼明不絕。象曰：離，麗也。麗附著也，各得所著之宜者也。日月麗於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咸。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以虛受人，物乃感應也。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天地感物之情可見矣，餘見恒所。而萬物化生，二氣相與，乃化生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恒。象曰：雷風，恒。長久之道，與，可久之道也。君子以立不易方。得其所久，故不易也。象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久

已也。故不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言各得所恒。故皆能久長也。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萬物之情。見於所恒也。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德行無恒。自相違錯。不可致詰。故或承之羞也。不恒其德。無所容也。

遯。象曰。天下有山。遯。天下有山。陰長之象也。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九五。嘉遯。貞吉。遯而得正。反制於內。小人應命。率正其志。不惡而嚴。得正之吉。遯之嘉者也。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上九。肥遯。無不利。最處外極。無應於內。超然絕志。心無疑顧。憂患不能累。矰繳不能及。是以肥遯無不利也。象曰。肥遯無不利。無所疑也。

大壯。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壯而違禮則凶。凶則失壯。故君子以大壯而順禮也。象曰。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天地之情。正大而已。弘正極大。則天地之情可見矣。

晉。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以順著明。自顯之道。

明夷。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莅衆顯明。蔽偽百姓者也。以蒙養正。以明夷莅衆矣。故用晦而明。藏明於內。乃得明也。顯明於外。乃所避也。象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家人。象曰。風自火出。家人。由內相成熾也。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家人之道。修於近小而不妄者也。故君子言必有物。而口無擇言。行必有恒。而身無擇行也。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睽。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同於通理。異於職事。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睽離之時。非小人之所能用也。

蹇。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除難莫若反身修德也。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智矣哉。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處難之時。履當其位。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也。履中行義。以存其上。處蹇以此。未見其尤也。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

解。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象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天地否結。則雷雨不作。交通感散。雷雨乃作也。雷雨之作。則險阨者亨。否結者散。故百果草木皆甲坼也。解之時大矣哉。無所而不釋也。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處非其位。履非其正。以附於四。用夫柔邪以自媚者也。乘二負四。以容其身。寇之來也。自己所致矣。雖幸而免。正之所賤也。

損。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可損之善。莫善損忿欲也。象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自然之質。各定其分。損益將何加焉。非道之常。故必與時偕行也。

益。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遷善改過。益莫大焉。象曰。益。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五處中正。自上下下。故有慶也。以中正有慶之德。有攸往也。何適而不利哉。

升。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成高大。

革。象曰。澤中有火。革。象曰。革。水火相息。凡不合而後變生。火欲上。澤欲下。水火相戰而後生變者也。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

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居變之終。變道已成。君子處之。能成其文。小人樂成。則變面以順上也。

鼎。象曰。木上有火。鼎。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以亨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亨者。鼎之所為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故為亨飪調和之器也。去故取新。聖賢不可失也。飪。孰也。天下莫不用之。而聖人用之。乃上以亨上帝。下以大亨養聖賢也。

震。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威震驚乎百里。則是可以不喪匕鬯矣。匕所以載鼎實。鬯。香酒。奉宗廟之盛者也。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威震驚乎百里。則惰者懼於近矣。則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明所以堪長子之義也。不喪匕鬯。則已出可以守宗廟也。

艮。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各止其所。不侵官也。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止道不可常用。必施於不可以行。適於其時。道乃光明也。

豐。亨。王假之。大而亨者。王之所尚也。勿憂。宜日中。豐之為義。闡弘微細。通夫隱滯者也。為天下之主。而令微隱者不亨。憂未已也。故至豐亨。乃得勿憂也。用夫豐亨不憂之德。宜處天中以偏照者也。故曰宜日中也。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文明以動。不失情理也。象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豐之為用。困於昃食者也。施於未足則尚豐。施於已盈則方溢。不可以為常。故具陳消息之道也。

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象曰。兌。悅也。剛中而柔外。悅以利貞。說而違剛則諂。剛而違說則暴。剛中而柔外。所以說以利貞也。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天剛而不失說者也。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悅之大。民勸矣哉。

渙。象曰。風行水上。渙。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無咎。處尊履正。居巽之中。散汗大號。以盪險阨者也。為渙之主。唯王居之。乃得無咎也。

節。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象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為節過苦。則物所不能堪也。物不能堪。則不可復正也。悅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無悅而行險。過中而為節。則道窮也。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中孚。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信發於中。雖過可亮。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悅而巽。孚。有上四德。然後乃孚。乃化邦也。信立而後邦乃化也。柔在內而剛得中。各當其所也。剛得中。則直而正。柔在內。則靜而順。悅而以巽。則乖爭不作。如此。則物無巧競。敦實之行著。而篤信發乎其中矣。豚魚吉。信及豚魚也。魚者。蟲之隱者也。豚者。獸之微賤者也。爭競之道不興。中信之德淳著。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之也。中孚以利貞。乃應天也。盛之至也。

小過。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小者謂凡諸小事也。過於小事而通者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過而得以利貞。應時宜也。施過於恭儉。利貞者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成大事者。必在剛也。柔而浸大。剝之道也。

既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象曰。既濟。亨。利貞。剛柔正而位當。剛柔正而位當。則邪不可以行矣。故唯正乃利貞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居既濟之時。而處尊位。物皆濟矣。將何為焉。其所務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修德。故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之於鬼神。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剛動而柔止也。動止得其常體。則剛柔之分著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方有類。物有群。則有同有異。有聚有分也。順其所同則吉。乖其所趣則凶。故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象況日月星辰。形況山川草木也。懸象運轉以成昏明。山澤通氣而雲行雨施。故變化見也。是故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知大始。坤

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天地之道。不勞而善始。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有易簡之德。則能成可久可大之功。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天地易簡。萬物久成。其形。聖人不爲聚力各從其業。德業既成。則入於形器。是以賢人日其德業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易與天地準。作易以準天地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也。幽明者。有形焉形之象。死生者。始終之數也。

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所合天地。故相似也。故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知周萬物。則能以道濟天下也。樂天知命故不憂。順天之化。樂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範圍者。擬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曲成者。並變萬物。不遺一方者也。則物得宜矣。故神無方而易無體。神則變化不測。易則唯變所適。不可以一方一體明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體道以爲用者也。體所道者。不亦鮮乎。故君子之道鮮矣。

顯諸仁。藏諸用。天地萬物。故曰顯諸仁。日用而不知。故曰藏諸用也。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富大悉備。故曰富有。日新之謂盛德。體化合變。故曰日新。生生之謂易。陰陽轉易。以成化生。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變化之極也。妙萬物而爲言。不可以形詰者也。故曰陰陽不測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易之所載。配此四義也。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窮理入神。其德盛也。業廣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乾則坤柔。各有其體。故曰擬諸其形容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擬議以動。則盡變化之道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鳴鶴則子和。終誠則物應。我有好爵。與物散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制動之主。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人終獲後笑者。以有同心之應也。夫所況同者。豈係乎一方哉。君子其迹殊異。道一則應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藉用白茅。無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白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不出戶庭。無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爲之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子曰。爲易者。其知盜乎。言盜亦乘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先四作乎器。而用者也。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

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務。事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聖者由聖道以成。故曰聖人之道也。

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冒。覆也。冒易通萬物之志。成天下之務。其道可以覆冒天下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能萬物而不以威利者也。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以神明其德。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見乃見。形乃謂之器。成形曰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位。所以一天下之動。而濟萬物也。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乎蓍龜。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明大天地萬物。莫不得其貞。以全其用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所以資物生也。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無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易曰。荷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定之於始。不待終日。故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知幾其神者也。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子曰。履。德之基也。履所蹈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固不傾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困而發。辯。別也。謙。德之光。卑以自牧。謙。德之柄也。卑以自牧。謙。德之柄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悅諸心。能研諸侯

之感。（非接物之上，有偽者也。能悅萬物之心，能研慮爲者之務也。）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近，況比爻也。）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也。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羣書治要卷第二

尚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言聖德之遠著。）作堯典。（典者常也。言百代常行之道。）曰若稽古帝堯，（言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也。）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勳，功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也。）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也。）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百官。）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時，是也。雍，和也。言天下眾人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也。）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側，側陋。微，微賤。）將使嗣位，歷試諸難。（歷試之以難事。）慎徽五典，五典克從。（五典，五常之教也。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也。）納於百揆，百揆時敘。（揆，度也。度百事，百事時敘也。）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賓，迎也。四門，宮四門也。舜流四凶族，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也。）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納舜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陰陽清和，烈風雷雨，各以期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心也。）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堯天祿永終，舜受之也。文祖，堯五廟之大名也。）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敷奏，遍進也。諸侯四朝，皆以次序進而問焉，以觀其才。既則攷其所因為政，以著其功，賜之車服，以旌其所用任也。）象以典刑。（典，常也。象用之者，謂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而反於禮。）流宥五刑。（流，放也。宥，三宥也。言所流宥，皆犯五刑之罪也。）眚災肆赦。（眚，過也。災，害也。肆，失也。言罪過誤失，及爲害，赦之也。）怙終賊刑。（怙，謂怙情，故宥而爲害也。終爲殘賊，當刑之也。）流共工於幽洲。（共工，窮奇也。幽洲，北裔也。）放驩兜於崇山。（驩兜，渾敦。崇山，南裔

也。）竄三苗於三危。（三苗，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號饕餮也。三危，西裔也。）殛鯀於羽山。（鯀，檮杌也。殛，誅也。羽山，東裔也。）四罪而天下咸服。（美舜之行，故本其徵用之功也。）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絕也。密，靜也。百姓如喪父母，輟止金石八音之樂也。）（本書闢作闕。）舜格於文祖，詢於四岳，闢四門，（闢四方之門，廣致眾賢也。）明四目，（明視四方也。）達四聰，（達聽於四方也。）柔遠能邇，（苟安遠者，則能安近也。能安近，則不能安遠也。不）敦德允元，（所厚而行者，德也。所信而行者，善也。）而難任人，（任，佞也。佞人之言悅耳目，以理難之也。）蠻夷率服。（遠無不服，近無不安。）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黜，退也。陟，升也。三載考功，九載三考，退其幽闇無功者，升其昭明有功者也。）庶績咸熙。（九載三考，眾功皆興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敏，疾也。能知為君之難，為臣不易，則其政治，而眾民皆疾修德也。）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攸，所也。嘉言無所伏，言必用也。如此則賢材在位，天下安也。）稽於眾，舍己從人，弗虐無告，弗廢困窮，惟帝時克。（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眾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也。）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眷，視也。言堯有此德，故為天所命，所以勉舜也。）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於樂。（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源，富貴所忽，故特以為戒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一意任賢，果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於心者日以廣也。）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也。）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咈，戾也。專欲難成，犯眾興禍，故戒之也。）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言天子常戒慎，無怠惰荒廢，則四夷歸往之也。）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也。）九功惟序，九

序惟歌。（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序，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也。）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休，美也。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也。）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也。）帝曰：咎繇，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也。）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也。）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時乃功，懋哉。（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合於大中，是汝之功，勉之也。）咎繇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愆，過也。無則歸君，人臣之義也。）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嗣亦世也。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至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弗犯於有司。（咎繇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也。）帝曰：來，禹！汝惟弗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弗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眾人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也。）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考，無信驗也。不詢，專獨也。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也。）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言民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眾戴君以自存，君恃眾以守國，相須而成也。）惟口出好興戎，朕言弗再。（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宜之，成於一也。）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苗之民，數干王誅。率，循也。徂，往也。不循帝道，言亂逆也。命禹討之。）禹乃會群后，誓於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會諸侯共伐有苗也。濟濟，眾盛之貌也。）蠢茲有苗，昏迷弗恭，（蠢，動也。昏，闇也。言其所以宜討也。）侮慢自賢，反道敗德。（狎侮先王，輕慢典教，反正道，敗德義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廢仁賢，任姦佞也。）民棄弗保，天降之咎。（言民叛之，天災之也。）肆予以爾眾士，奉詞伐罪。（肆，故也。）爾

諴作誠。

倘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有苗民逆命。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道之常。至諴感神，矧茲有苗。至和感神，況有苗也。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以益言為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兵入曰振旅，言整衆也。帝乃誕敷文德，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也。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必有道也。

咎繇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也。禹曰：俞，如何？然其言，問所以行也。咎繇曰：都，慎厥身，脩思永。歎美之重也。慎脩其身，思為長久之道也。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言慎脩其身，厚次敘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也。禹拜昌言曰：俞。以咎繇言為當，故拜受而然之。咎繇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歎脩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也。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言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為難也。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哲，知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愛則民歸之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甚也。壬，佞也。巧言，靜言庸違也。令色，象恭滔天也。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憂其亂政，故遷放之也。

咎繇曰：都，亦行有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真偽，則可知也。寬而栗，性寬弘而能莊栗也。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也。愿而恭，愨愿而恭恪也。亂而敬，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也。擾而毅，擾，順也。致果為毅也。直而溫，行正直而氣溫和也。簡而廉，性簡大而有廉隅也。剛而塞，剛斷而實塞也。彊而義。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彰厥有常，吉哉。彰，明也。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也。九德咸事，俊乂在官。使九德之人皆用事，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也。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也。百官皆是，言政無非也。庶績其凝。凝，成也。言百事功皆成也。無教逸欲有邦。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也。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曠，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

致事懋哉。言無非天意者，故人君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也。帝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也。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大體若身也。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也。予欲觀古人之象，欲觀示法象之服制也。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天子服日月以下，諸侯自龍袞以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於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以出納五言，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汝當聽審之。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退後言我不可弼也。禹曰：俞哉。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獻，賢也。萬國衆賢，共為帝臣。帝舉是而用之。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為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無功。以賢愚並位，優劣共用之也。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上唯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丹朱，堯子。舉以戒之。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傲戲而為虐，無晝夜常頟頟肆惡，不休息也。罔水行舟，無水而陸地行舟，言無度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羣淫於家，妻妾亂也。用是絕其世，不得嗣也。帝其念哉。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治也。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勑，正也。奉正天之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也。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也。咎繇拜手稽首，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賡，續也。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成其義也。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細碎無大略也。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也。帝拜曰：俞，欽哉。拜受其歌，戒羣臣自今已往，敬職也。

太康尸位以逸豫，啓子也。尸，主也。以尊位為逸豫，不勤也。滅厥德，黎民咸貳。君喪其德，則衆民二心也。乃盤遊無度。盤樂遊逸無法度也。畋

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洛，水名。表，外也。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有窮，國名。羿，諸侯名也。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也。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於洛之汭。御，侍也。言從畋也。徯，待也。五子咸怨，待太康，怨其久畋失國也。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述，循也。其一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言人君當固民以安國也。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言能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也。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不見是謀，備其微也。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懍，危懼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也。為人上者，奈何不敬。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也。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迷亂曰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弗亡。此六者，有一必亡，況兼有乎。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陶唐，帝堯氏，都冀州也。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亡也。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典，謂經籍也。則，法也。荒墜厥緒，覆宗絕祀。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亡也。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曷，何也。言當何依歸也。萬姓仇予，予將疇依。仇，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也。忸怩，心慙也。慙愧於仁人賢士也。弗慎厥德，雖悔可追。言人君行已，不慎其德，以速滅敗，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也。

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有慙德，慙德不及古也。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也。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也。惟天生聰明時乂。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也。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惟王弗邇聲色，弗殖貨利。邇，近也。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弗吝。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悋惜；所以能成王業者也。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言湯寬仁之德，明信於天下也。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曰：奚獨

後予。怨者辭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君來，其可蘇息也。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也。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也。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日新，不懈怠也。自滿，志盈溢也。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也。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求聖賢而事之。謂人莫己若者亡。自多足，人莫之益，己亡之道也。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問則有得，所以足也。不問專固，所以小也。嗚呼！慎厥終，惟其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其始也。殖有禮，覆昏暴。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也。

王歸自克夏，至於亳，誕告萬方。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之衆人也。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於爾萬方百姓。夏桀滅道德，作威刑。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弗敢赦。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自責化不至也。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也。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有終世之美也。

成湯既沒，伊尹作伊訓。作訓以教道太甲也。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也，言能以德禳災也。於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於我有命。言桀不循其祖道，天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也。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言湯布明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也。今王嗣厥德，罔弗在初。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慎始也。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也。嗚呼！先后敷求哲人，俾輔於爾後嗣。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也。制官刑，儆於有位。言湯制治官刑法，儆戒百官也。曰：敢有恒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也。

事鬼神曰巫也。敢有殉於貨色，恆於遊畋，時謂淫風。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田獵，是淫過之風俗也。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謂荒亂之風俗也。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也。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諸侯犯此，亡國之道也。臣下弗匡，其刑墨。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額涅以墨也。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言當敬身念祖德也。惟上帝弗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也。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修德無小，則天下賴慶也。爾惟弗德罔大，墜厥宗。苟為不德無大，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也。

太甲既立，弗明。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也。伊尹放諸桐。湯葬地也。王徂桐宮居憂，往入桐宮，居憂位也。克終允德。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也。

惟三祀，伊尹奉嗣王歸於亳。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弗明於德，自底弗類。類，善也。闇於德，故自致不善也。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速，召也。言己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也。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弗可逭。孽，災也。逭，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不可逃也。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於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言己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終於善，悔過之辭也。伊尹拜手稽首，拜手，首至手也。曰：修厥身，允德協於下，惟明后。言修其身，使信德合於群下，惟乃明君也。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弗悅。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欣喜也。奉先思孝，接下思恭。以念祖德為孝，不以驕慢為恭也。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言當以明視遠，以聰聽德也。朕承王之休無斁。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厭也。

伊尹申誥於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於人無所親，惟親能敬身者也。民無常懷，懷於有仁。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為常也。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也。天位艱哉。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也。德惟治，否德亂。為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也。與治同道罔弗興，與亂同事罔弗亡。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也。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為始，然後致高遠也。無輕民事，惟難；無輕為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也。無安厥位，惟危。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也。慎終於始。於始慮終，於終思始也。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咈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也。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也。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也。貞，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也。一人，天子也。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也。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故特慎焉。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為之極，以安之也。邦其永孚於休。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還政太甲。將告歸，乃陳戒於德，告老歸邑，陳德以戒也。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以其無常，故難信也。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不能常其德，則亡也。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撫下民也。皇天弗保，言天不安桀所為也。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天求一德使代桀，為天地神祇之主也。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享，當也。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於一德；非天私商而王之也，助一德，所以王也。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於一德也。德惟一，動罔弗吉；德二三，動罔弗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也。德一，天降之福，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也。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也。新其德，戒勿怠也。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也。任

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也。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也。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其難，無以輕之；其慎，無以為易也。群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也。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也。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弗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言人君所以成功也。

高宗夢得說，盤庚弟小乙子也，名武丁，其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也。夢得賢相，其名曰說也。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巖之谿也。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言當納諫誨直辭，以輔我德也。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啟汝心，以沃我心，欲其出切言以自警也。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也。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跣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為己視聽也。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不同心，以匡正汝君也。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木以繩直，君以諫明也。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也。疇敢弗祗若王之休命。言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也。惟說命總百官，在冢宰之任也。乃進於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也。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言立君臣上下，將陳為治之本，故先舉其始也。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也。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也。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弗休。言王戒慎此四者，信能明之，政乃無不美也。惟治亂在庶官。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也。官弗及私昵，惟其能。不加私昵，唯能是官也。爵弗及惡德，惟其賢。言非賢不爵也。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非善非時，不可動也。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也。無啟寵納侮，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也。無恥過作非。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也。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也。乃弗良於言，予罔聞於行。汝若不善於所言，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也。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也。王曰：來，汝說，爾惟訓於朕志。使我志通達也。若作酒醴，爾惟麴糵；酒醴須麴糵以成，亦我須汝以成也。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鹹梅醋，羹須鹹醋以和之也。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於古訓，乃有所得也。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也。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也。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也。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也。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也。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心愧恥，若見撻於市也。一夫弗獲，則曰時予之辜。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則以為己罪也。佑我烈祖，格於皇天。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大天也。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汝庶幾明安我事，與伊尹同美也。惟后非賢弗乂，惟賢非后弗食。言君須賢以治，賢須君以食也。其爾克紹乃辟於先王，永綏民。能紹汝君於先王，則汝亦有保衡之功也。綏，安也。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受美命而稱揚之也。

武王伐殷，師渡盟津，王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沈湎嗜酒，冒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也。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也。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也。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刳剔之，言暴虐也。皇天震怒。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甚也。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也，群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侮心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彊，揆度優劣，勝負可見也。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人執異心，不和諧也。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三千一心，言欲同也。商罪貫盈，天命

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紂之爲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爲逆天。與紂同罪。）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也。）時哉不可失。（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也。）

王次於河朔。（次止也。）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我聞吉人爲善。惟日弗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弗足。（言吉人竭日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者也。）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鮐背之耇稱犂老。昵近也。近罪人。謂天下逋逃小人也。）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剝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良善也。以諫輔紂。紂反殺之。）謂己有天命。謂敬弗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天其以予乂民。（用我治民。當除惡也。）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也。）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也。）今朕必往。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也。）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也。）

王曰。商王受。自絕於天。結怨於民。（不敬天。自絕之也。酷虐民。結怨也。）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屏棄常法而不顧也。箕子正諫而以爲囚奴也。）郊社弗修。宗廟弗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惟今惡紂也。）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是汝累世讎。明不可不誅也。）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德務滋長。除惡務除本。言紂爲天下惡本也。）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言欲行除惡之義。絕滅紂也。）

武王與受戰於牧野。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言無晨鳴之道。）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也。）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妲己惑紂。紂信用之。）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言紂棄其忠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也。）今予發惟龔行天之罰。

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也。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也。）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示天下不復乘用也。）王若曰。今商王受。爲天下逋逃主。肆予東征。陳於商郊。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衆同心。動有成功也。）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封益其土也。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也。）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紂所積之府倉也。皆散發以賑貧民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施舍已責。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也。天下皆悅仁服德也。）

・壽無功字　・無徒之字　・矜補之字

西旅獻獒。（西戎遠國也。貢大犬。）太保乃作旅獒。用訓於王。（陳貢獒之義。以訓諫也。）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天下萬國。盡貢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爲耳目華侈也。）王乃昭德之致於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也。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也。）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人弗易物。惟德其物。（言物貴由人也。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德也。）德盛弗狎侮。（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也。）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以虛己受人。則人盡其心矣。）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則盡力矣。）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人爲戲弄則喪其德也。以器物爲戲弄則喪其志矣。）弗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弗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爲益。器用爲貴。所以化俗生民。）犬馬非其土性弗畜。（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珍禽奇獸。弗育於國。（皆非所用。有損害故也。）弗寶遠物。則遠人格。（不侵奪其利。則來服。）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寶賢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矣。）嗚呼。夙夜罔或弗勤。（言當常勤於德。）弗矜細行。終累大德。（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也。）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諭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昃。慎終如始也。）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言其能信行此誡。則生民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也。武王雖聖。猶設此誡。況其非聖。可以無誡乎。其不免於過則亦宜矣。）

王若曰。小子封。（封康叔名。）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弗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惠恤窮民。不慢鰥寡。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也。）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往之國。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也。）我聞曰。怨弗在大。亦弗在小。惠弗惠。懋弗懋。（不在大。起於小也。不在小。小至於大也。言怨不可爲。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也。）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愛養民如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也。）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言得刑殺罪人。無以得刑殺人而有專刑殺也。）非汝封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劓截鼻也。刵截耳也。所以舉輕以戒爲人輕行之也。）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弗友。（言人之罪惡大者。矧惟不孝不友。）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當亦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無得赦也。）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言爲人所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小子封。惟命弗於常。（當念天命之不於常也。善則得之。惡則失之。）

王若曰。乃穆考文王。誥庶邦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文王所告衆國御事。朝夕勅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也。）曰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於小大之國所用喪亡。無不以酒爲罪也。）飲惟祀。德將無醉。（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在昔殷先哲王。惟御事弗敢自暇自逸。（惟殷御治事之臣。不敢自寬暇自逸豫。）矧曰其敢崇飲。（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況敢聚會飲酒乎。）弗惟弗敢。亦弗暇。（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在今後嗣王酣身。（嗣王紂也。酣樂其身。不憂政也。）惟荒腆於酒。弗惟自息。（言紂大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息。）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於殷。（紂衆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天。故下喪亡於殷也。）天非虐。惟人自速辜。（言凡爲天所亡。天非虐民。惟人所行惡自召罪。）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鑑。當於民鑑。（古賢聖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監水見己形。監民行事見吉凶也。）今惟殷墜命。我其可弗大鑑。（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視爲戒也。）

周公作無逸。（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所戒名篇。）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也。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民所依怙也。）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太戊也。）治民祗懼。弗敢荒寧。（爲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享國七十有五年。（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也。）其在高宗。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善謀殷國。至於小大之政。民無有怨者。）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湯孫太甲也。）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弗侮鰥寡。（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惸獨也。）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法。）弗知稼穡之艱難。弗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過樂謂之耽。惟耽樂之從。言荒淫也。）亦罔或克壽。（以耽樂之故。無有能壽考者也。）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也。）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也。）文王卑服。（文王節儉。卑其衣服。）自朝至於日中昃。弗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從朝至日昳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協和萬民者也。）厥享國五十年。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也。）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汝者。則大自敬德。增修善政也。）此厥弗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詈之。則信受之也。）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於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也。）嗚呼。嗣王其監於茲。（視此亂罰之禍以爲戒也。）

蔡叔既沒，以罪放而卒也。王命蔡仲踐諸侯位。王，成王也。罪不相及，父卒命子。王若曰：小子胡，胡，仲名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之於人，無有親疏，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民心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往之。為善不同，同歸於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其終，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汝為政當安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為小聰明，作異辯以亂舊典文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也。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汝往之國，無廢我命，欲其終身奉行之。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順大道告四方。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也。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弗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小大衆官自為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近親家不睦，汝亦當和之。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職事也。周公戒於王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所當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於求才，逸於任賢。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也。武王率惟敉功，弗敢替厥義德。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也。孺子王矣，可不勤法祖考也。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於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稚子今已為王矣，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也。從今以往，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慎，其勿誤也。王曰：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於未亂未危之前，思患豫防之。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堯舜考古以建百官，上下相維，內外咸治也。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衆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為至治也。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也。明王立政，弗惟其官，惟其人。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也。

王爲作命、改之。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也。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也。官弗必備，唯其人。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也。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孤，特也。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人也。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輔我一人之治也。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天官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也。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地官卿，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衆民，使小大協睦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國之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之亂也。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亂者也。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也。六卿分職，各帥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州牧伯為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也。王曰：烏虖！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以上也。歎而勑之，使敬所司，慎所出令。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二三其令，亂之道也。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從政以公平滅私情，則民其信歸之也。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也。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其汝為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為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也。弗學牆面，蒞事惟煩。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也。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也。功高由志，業廣由勤也。位弗期驕，祿弗期侈。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己，所以速亡也。恭儉惟德，無載爾偽。言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姦偽也。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為偽，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為之也。居寵思危，罔弗惟畏，弗畏入畏。言雖居貴寵，當常思危

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不可畏之刑。推賢讓能，庶官乃和。賢能相讓，所以和諧也。弗和政龐。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弗任。所舉能其官，惟汝之功能也；所舉非其人，亦汝之不勝其任也。王曰：烏虖！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歎而勑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也。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故命之也。王若曰：君陳，我聞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聞上古聖賢之言也。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也。凡人未見聖，若弗克見；既見聖，亦弗克由聖。此言凡人有初無終也。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亦不能用之，所以無成也。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汝戒勿為凡人之行也。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慎也。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無乘勢位作威民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教之治也。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殷民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也。有弗若於汝政，弗化於汝訓，辟以止辟，乃辟。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也。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人。人有頑嚚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求備於一人也。王曰：烏虖！父師，畢公代周公為太師，為東伯，命之代君陳也。政貴有恆，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政以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子不好也。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紂以靡靡利口為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也。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世有祿位而無禮教者，少不以放蕩陵邪道，實亂天道也。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言弊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也。茲殷庶士，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閑之惟艱。言殷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侉大，將用惡自終也。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也；君陳能和其中也；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也。欽若先王成烈，以休於前政。敬順先王之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也。

穆王命君牙作周大司徒。穆王，昭王子也。王若曰：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於大常。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錄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也。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也。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言祖業之大，己才之弱，故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也。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今命汝為我輔翼，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之也。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之道也。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民惟曰怨歎咨嗟；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咨也。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艱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安也。

王若曰：伯冏，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言文武聰明，齊通聖道，小臣大臣，無不忠良也。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弗欽。給侍進御，僕從從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也。發號施令，罔有弗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言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也。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弗及。言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也。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言侍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也。今予命汝作大僕正，正於羣僕侍御之臣。欲其教正羣僕，無敢佞偽也。懋乃后德，交修弗逮。汝當勉汝君為德，更代修進其所不逮也。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當謹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

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岩吉良正士也。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諛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后德惟臣，弗德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無邪，專在左右也。爾無昵於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親近憸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耳目之官，導君上以先王之法也。

王曰：嗚呼，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也。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汝當德識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先戒以勢祿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慶，則兆民賴之。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吁歎也。有國有土，諸侯也。告汝以善用刑之道也。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平？爾造具備，師聽五辭。爾辭因證也。造，至也。爾至具備，則來辭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也。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也。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不簡核，則正之於五罰，謂不應五刑，當出金贖罪也。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也。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刑疑赦，罰疑赦，從免。刑期無生，罰期無殺。惟良折獄，罔非在中。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無非在中正也。寅敬折獄，咸庶中正。當聆下民之犯法，敬斷獄之事，寅能之，知寅敬必得中正之道也。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其所刑，其所罰，其當中下有正字，失中也。

羣書治要卷第三

詩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諷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衷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發，發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易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故曰風。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也。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以一至也，本書在變雅作矣下。

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幽閒也。淑，善也。逑，匹也。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匹逑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荇，接菜也。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供荇菜，備庶羞，以事宗廟也。左右助之，言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也。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寤，覺也。寐，寢也。言后妃覺寐則思之，欲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己職。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己職事，當與賢共之也。悠哉悠哉，展轉反側。悠，思也。言思之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焉。謁，請也。采采卷耳，不盈傾筐。憂者之弱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苦耳也。傾筐，淺筐也。言后妃之憂，思君子官賢人，易盈而不益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懷，思也。寘，置也。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之周之列位也。周之列位，謂朝廷之臣也。

邶南

甘棠，美邵伯也。邵伯之教，明于南國。邵伯，姬姓，名奭，作上公，為二伯。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蔽芾，小貌。甘棠，杜也。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繁，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興也。穠，偎戎戎也。唐棣，移也。云何乎彼戎戎者，乃移之華，興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盛也。——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肅，敬也。雝，和也。曷，何也。之，往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往乘承。言其盛時始來車則已敬和矣。

鄘風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興也。汎汎，流貌也。柏木所渡也。舟，載渡物也。今不用而與柔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與者，喻仁人之不用，與眾小人並列，亦猶是也。耿耿不寐，如有隱憂。耿耿，猶隱隱也。隱，痛也。憂，憂在見侵害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悄悄，憂貌也。慍，怒也。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閔，病也。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婚，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興也。習習，和舒之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也。黽勉同心，不宜有怒。言黽勉思與君子同心也。所以風勉者，以為見棄怒，非夫婦之宜也。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葑，蔓菁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二菜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之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以顏色親，亦不可以顏色衰而棄其相與之禮。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莫，無也。及，與也。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與相與處至死。顏色，所須之有也。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相，視也。視鼠有皮，喻貴富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也。人而無儀，不死胡為。人以有威儀為貴，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體，支體也。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之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賢者，時處士也。子子干旄，在浚之郊。子子，干旄貌，注旄於

干旨。大夫之旗也。淩。高邑。時有逃亡。此大夫有忠此旄聚在淩之郊。而大夫好善者也。何以沽之。錢。和說。沽。與。時賢者悅此大夫有忠順之德。又說以善道與之。說愛厚之至矣。

素絲紕之。良馬四之。紕。所以織組也。捲紕於此。成文於彼。順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彼姝者子。

衛風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聰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瞻彼淇澳。綠竹猗猗。興也。猗猗。美貌也。武公賢美德盛。有斐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斐。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聰其規諫。以禮自修。瑟兮僩兮。僩。寬大貌。武公寬大而無人功。終不能獲。興者。以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視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也。無恩遠人。勞心切切。切切。憂勞。此言無恩德而求諸侯。社稷所就。非也。

切磋。

鄭風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雨淒淒。雞鳴喈喈。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鳴守時而鳴喈喈然。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度也。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夷。悅也。思而見之。云何不悅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衿。青領。學子之所服。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當彼去。故隨而思之。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嗣。繼也。汝曾不繼聲問。我。我以恩貴其忘已也。

齊風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戒之道焉。雞既鳴矣。朝既盈矣。雞鳴朝盈。夫人以嬪御盈爲雞鳴。則起之警戒也。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蒼蠅。以作早於警時。敬也。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其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興也。甫。大也。大田。猶也。而無人功。終不能獲。興者。以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視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也。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忉忉。憂勞。此言無德而求諸侯。社稷所就。非也。

公田曰甫田。

魏風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坎坎伐檀兮。真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漪。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一夫之居曰廛。廛。廛。隱

者也。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素。空。彼君子者。斥使僧之人。非有功。乃享祿者。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之重斂。取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愛人。若大鼠也。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汝。莫我肯顧。顧。大也。大鼠大鼠。斥其君。汝無貪食我黍。三歲貫汝。莫我肯顧。我本汝已三歲矣。曾無一念恩德來顧眷我。又責其不終德政。逝將去汝。適彼樂土。往矣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有德之國也。

唐風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有杕之杜。其葉湑湑。興也。杕。特生貌。杜。赤棠也。湑。湑。茂盛不相次比之貌。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隔隔。無所親也。他人。謂異姓也。言昭公遠其宗族。獨行國中隔隔然。此豈無異姓之臣乎。願恩不如同姓之親親耳。

秦風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鴥彼晨風。鬱彼北林。興也。鴥。疾飛貌也。晨風。鷙也。鬱。積也。先鷙招賢人。賢人歸往之。疾如鳥風之來入北林也。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穆公始未見君子之時。憂思而愛欽欽然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言穆公之意。言康公如何乎如何乎。汝忘我之事實多大也。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晉嬴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渭。水名也。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路。送也。乘黃。駟馬皆黃也。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瑤瑰玉佩。瑤瑰。美石而次玉者也。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於我乎。夏屋渠渠。夏。大也。屋。具也。渠渠。猶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今也。每食無餘。此言君今遇我薄。其食我蔬菽也。于嗟乎。不承權輿。承。順也。權輿。始也。

曹風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興也。蜉蝣。朝生夕死。今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興者。喻昭公之朝。其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將遭難。君位死亡之無日。如此略然也。心之憂矣。於我歸處。歸。往。歸也。君當於何歸。將無所就非也。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候人。道路迎理賓客者也。荷。擔也。祋。殺。殺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也。彼其之子。三百赤芾。芾。韠也。大夫以上。赤芾。其子。是子也。佩赤芾者三百人。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興也。苹。大蒿也。鹿得苹草。呦呦然鳴而相呼。幣。幣。帛。篚。所以行幣帛。承幣帛也。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以延其譽於四方，則爲不辱君命也。皇皇者華，于彼原隰。皇皇，猶煌煌也。忠臣奉使，能光君命，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矣。無遠無近，惟所之則然也。駪駪征夫，每懷靡及。駪駪，衆多之貌也。征夫，行人也。每，雖也。言臣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王事將無所及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脊令，雍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況，茲也。永，長也。每，雖也。良，善也。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長歎而已。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鬩，很也。禦，禁也。兄弟雖內鬩，外禦侮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有朋友道然，故連言之。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遷，徙也。謂鄉時之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也。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君子雖遷處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也。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矧，況也。相，視也。鳥尚知居高木呼其友，況是人乎，可不求乎。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則臣亦歸美以報其上焉。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保，安也。爾，汝也。戩，福也。穀，祿也。罄，盡也。天使汝所福祿之人，謂羣臣也，其舉事盡得其宜，受天之多福祿。如月之恆，如日之升。恆，弦也。升，出也。言俱進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也。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騫，虧也。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或之言有也。如松柏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者，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人君得賢者，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山之有基趾也。南山有臺，北山有萊。臺，夫須也。萊，草也。興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也。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基，本也。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爲國家之本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蓼彼蕭斯，零露湑兮。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湑湑然，蕭上露貌。興者，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爲遠國則不及之。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也。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也。

舒作輸。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湛湛，露茂盛貌也。陽，日也。晞，乾也。露雖湛湛然，見陽則乾。興者，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威儀有似醉之貌，唯天子賜爵則自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厭厭，安也。

目作說。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民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六月棲棲，戎車既飭。棲棲，簡閱貌。飭，正也。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熾，盛也。孔，甚也。此序吉甫之意也。北狄來侵甚熾，故王以是急遣我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東都，王城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攻，堅也。同，齊也。四牡龐龐，駕言徂東。龐龐，充實也。東，雒邑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讙譁也。之子于征，有聞無聲。有善聞而無讙譁。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乎鰥寡，無不得其所焉。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而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爲始。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中澤，澤中也。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而又集于澤之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之也。之子于垣，百堵皆作。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起也。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勸萬民之辭。汝今雖病勞，終有所安居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用賢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苗。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縶之維之，以永今朝。縶，絆也。維，繫也。永，久也。願此去者乘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久今朝，愛之欲留也。所謂伊人，於焉逍遙。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游息乎，思之甚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家父，字，周大夫也。節彼南山，維石巖巖。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興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也。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師。具，俱也。瞻，視也。此言尹氏，汝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汝之所爲也。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卒，盡也。斬，斷也。監，視也。天下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汝何用爲職，不監察之。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正月，夏之四月也。繁，多也。夏之四月，而多霜，急恆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我心爲之憂傷也。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將，大也。訛，僞也。人以僞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災異，故言甚大也。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局，曲也。蹐，累足也。此民疾苦王政，上下皆可畏之言也。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爲如是，傷時政也。燎之方揚，寧或滅之。威之以水也。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熾盛，寧有能滅息之者乎。言無有也。以有之者爲甚也。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宗周，鎬京也。褒，國名也。姒，姓也。威，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之交，日月之交會也。周十月，夏之八月也。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之。彼月而蝕，則維其常。此日而蝕，于何不臧。臧，善也。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沸，出也。騰，乘也。山頂曰冢。崒者，崔嵬也。百川沸出，相乘凌者，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喻君道壞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易位也。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也。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憯，曾也。變異如此，禍亂方甚，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黽勉從事，不敢告勞。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畏刑罰也。無罪無辜，讒口囂囂。囂囂，衆多貌也。時人非有辜罪，其被讒口，見椓譖，囂囂然也。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臧，善也。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猶，圖也。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也。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集，就也。謀事者衆，而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也。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謀事者衆，讙譁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智而讓過。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潰，遂也。如當路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爲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馮，陵也。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己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溫溫恭人，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墜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恐隕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也。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踧踧周道，鞫爲茂草。踧踧，平易貌。周道，周室之通道也。鞫，窮也。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

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疢，猶病也。）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父之所樹，己尚不敢不恭敬。）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太子獨不受父之皮膚之氣乎？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於我。）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逝，之也。之人梁，發人笱，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淫色來嬖於王，盜我太子母子之寵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念父，孝也。太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懼復有讒者，故自決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乎。）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僭，不信也。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信與不信，盡同之不別。）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斥在位者。信讒人之言，是復亂之所生。）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謂小人也。）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餤，進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興也。萋斐，文章貌。貝錦，錦文也。興者，喻讒人集作己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也。）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太甚者，謂使己得重罪。）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北方寒涼而不毛也。）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昊，昊天也。與昊天使制其罪也。）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習習谷風。維風及雨。（興也。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成。）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且也。恐懼，喻遭厄難也。）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汝今已志達而安樂，棄恩忘舊。）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大德，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興也。蓼蓼，長大貌。我已蓼蓼長大，我視之反謂之蒿。興者，喻憂思心不精識其事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己之苦也。）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恤，憂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為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也。）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鞠，養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也。）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眾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乎。）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賢，勞也。）或燕燕居息。（燕燕，安息貌也。）或盡瘁事國。（盡力勞病以從國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不已，猶不止也。）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鞅，猶荷也。掌，謂捧持之也。負荷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咎，猶罪過也。）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于樊。（興也。營營，往來貌。樊，藩也。興者，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止於藩，欲外之，令遠物也。）愷悌君子。無信讒言。（愷悌，樂易也。）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極，猶已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為王卿士也。）賓之初筵。溫溫其恭。（溫溫，柔和也。）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反反，言重慎也。幡幡，失威儀也。僊僊，舞貌。此言賓初即筵之時，自勅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也。）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號呶，號呼讙呶也。僛僛，不止也。）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郵，過也。側，傾也。俄，傾貌。傞傞，不止也。）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采菽

采菽。筐之筥之。（菽，所以芼大牢而待君子也。）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君子，謂諸侯也。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與之，尚以為薄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騂騂角弓。翩其反矣。（興也。騂騂，調和也。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興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待之，則使之多怨也。）兄弟婚姻。無胥遠矣。（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也。）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女也。女，幽王也。胥，皆也。言王女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如之。）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上之化下，不可不慎也。）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有菀者柳。不尚息焉。（興也。有菀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庶幾欲就之止息乎。興者，喻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憂今不然也。）俾予靖之。後予極焉。（靖，謀也。俾，使也。極，誅也。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也。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隰中之桑，枝條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廕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既見君子。其樂如何。（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其在位，我喜樂無度也。）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藏，善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申，姜姓之國也。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己不正故也。）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英英，白雲貌。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為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喻王養褒姒而與申后並也。）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步，行也。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漦，周厲王發而觀之，化為玄黿，童女遇之，生女，懼而棄之。後褒人有獄，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謂褒姒，使申后見黜也。）鼓鍾于宮。聲聞于外。（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知而化之。）念子懆懆。視我邁邁。（邁邁，不說也。念之懆懆然，欲諫正之，王反不悅於其所言。）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何草不黃。何日不行。（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常行，勞苦甚也。）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言萬民無不從役者也。）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兕虎，野獸也。曠，空也。以比戰士也。）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也。昭，見也。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乃新在文王也。）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濟濟，多威儀也。）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服于周。（麗，數也。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眾之不如德也。）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則見天命之無常也，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殷士，殷侯也。膚，美也。敏，疾也。祼，灌鬯也。將，行也。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忱，信也。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挾，達也。紂居天位，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為惡，乃絕棄之，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常，維德是與耳。）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小心翼翼，恭慎貌。）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回，違也。）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也。）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齊，莊也。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

大任也。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及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以爲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以生聖子。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大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徽，美也。嗣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其宗族，以此又能爲政治於家邦也。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也。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衆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己勞也。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趾，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於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乞言，從求善言可以爲政者也。敦彼行葦，羊牛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敦，聚貌也。行，道也。葉初生泥泥然。敦敦然道傍之葦，牧羊牛者無使躐履折傷之。草物方茂盛，以其終將爲人用，故周之先王爲此愛之，況於其人乎。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既告老人，及其來也，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壽考維祺，以介景福。祺，吉也。介，助也。景，大也。養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

假樂，嘉成王也。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假，嘉也。宜安民，宜官人也。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祿於天也。千祿百福，子孫千億。干，求也。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爲諸侯，或爲天子。言皆相勖以道也。穆穆皇皇，宜君宜王。穆穆，美也。皇皇，君也。宜君王天下也。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愆，過也。率，循也。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也。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汔，危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癉，病也。話，善言也。猶，謀也。王爲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此爲謀不遠也。以不知禍之將至也。猶之未遠，是用大諫。王之謀不能圖遠，是故我大諫王也。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介，善也。藩，屏也。垣，牆也。大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屏，蔽也。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爲藩屏垣幹，爲輔弼，無疏遠之也。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懷，和也。斯，離也。和汝德，無行酷暴之政，以安汝國，以是爲宗子之城。使免於難，宗子城壞，則乖離而汝獨居而畏矣。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蕩蕩上帝，下民之辟。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爲天下之君，言其無可則像之甚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疾病人矣，威罪人矣。疾病人者，重賦斂也。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多邪辟，不由舊章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天之生此衆民，其教道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也。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愆，過也。汝既過於沈湎矣，又不爲明晦，無有止息也。醉則號呼相效，用晝日作夜，不視政事也。文王曰咨，咨汝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此言紂之亂，非其生不得其時，乃不用先王之故法之所致也。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老成人，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也。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案用也。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也。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何以不用爲戒乎。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無競，競也。訓，教也。覺，直也。

人君爲政，無強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之。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則，法也。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玷，缺也。斯，此也。此言之缺，誰能反覆之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憂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僤，厚也。此士卒從軍久不息，勞苦自傷之言也。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谷，窮也。前無明君，卻迫罪役，故窮也。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迪，進也。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爲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者，愛小人也。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類，善也。貪惡之人，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君居上位而行如此，人或效之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仍叔，周大夫也。倬彼雲漢，昭回于天。雲漢，天河也。昭，光也。倬然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飢饉薦臻。辜，罪也。王憂旱而嗟歎云：何罪與今時天下之人，天仍下旱災亡亂之道，饑饉之害，復重至也。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言王爲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無所愛於三牲；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曾無聽聆我之精誠而興雲雨者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翰，幹也。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入爲周之楨幹之臣也。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揉，順也。四國，猶言四方也。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天生烝民，好是懿德。天之生衆民，莫不好有美德之人也。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監，視也。假，至也。天視周王之政教，其光明乃至於下，謂及衆民也。天安愛此天子宣王，故生仲山甫使佐之也。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嘉，美也。令，善也。善威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恭敬也。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將，行也。若，順也。順否，猶善惡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夙，早也。匪，非也。一人，斥天子也。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輶，輕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爲也。維仲山甫舉之。仲山甫能獨舉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王之職有缺，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

瞻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瞻仰昊天，降此大厲。昊天，斥王也。厲，惡也。邦靡有定，士民其瘵。瘵，病也。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奪之。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也。覆猶反也。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覆說之。收，拘收也。說，赦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懿厥哲婦，爲梟爲鴟。懿，有所痛傷之聲也。梟鴟，惡聲之鳥也。喻褒姒之言無善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長舌，喻多言語也。寺，近也。今王之有此亂政，非從天而下，但從婦人出耳。又非有人教王爲亂，語王爲惡者，是維近愛婦人，用其言，故致亂也。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而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爲非宜亦猶是也。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弔，至也。王之爲政，德不至於天，不善於鬼神，威儀又不善於朝廷矣。賢人皆言奔亡，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病也。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也。故祭之而歌此詩也。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於，歎美辭也。穆，美也。肅，敬也。雍，和。相，助也。顯，光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對，配也。越，於也。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以配順其業行，如生存焉。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二王，夏、殷也。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興也。振，羣飛之貌也。鷺，白鳥也。雝，澤也。客，二王之後也。白鳥集於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興者，喻祀，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白然也。

雍，禘大祖也。禘，大祭，大祖，謂文王。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相，助也。雍雍，和也。肅肅，敬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與諸侯也。天子是時穆穆然，言得天下之歡心也。

有客，微子來見於祖廟也。微子，殷後，既受命來朝見之也。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殷尚白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顯，光也。監，視也。羣臣見王孫即政之車，故因此時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選人而不長也。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為其所行，日視聽近在此也。

魯頌

閟宮，頌僖公之能復周公之宇也。宇，居。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王，成王也。元，首也。宇，居也。成王告周公叔父，我立汝首子，使為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以為周公後也。大開汝居，以為周家輔，謂封以方七百里也。乃命魯公，俾侯于東，賜之山川土田附庸。既告周公，乃復命伯禽使為君於東，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也。

商頌

長發，大禘也。大禘，郊祭天也。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不遲，言疾也。躋，升也。九圍，九州也。降，下也。假，暇也。祗，敬也。式，用也。湯之下士際賢，其聖敬之德日進，雖日暇於政事，猶能以其聰明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言其急於已而緩於人也。天用是故愛敬之，天於是又令之也。凡事於天下，皆王之。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絿，急也。優優，和也。遒，聚也。

殷武，祀高宗也。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大也。遑，暇也。天命乃下視下民，有嚴顯之君，能明德慎罰，不敢忘暇於政事者，則命之於小國，以為天子，大立其福，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商邑，京師也。極，中也。則殷，乃四方之中正也。

（第四卷缺）

羣書治要卷第五

春秋左氏傳中

宣公

二年，鄭公子歸生伐宋，宋華元禦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疇昔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

晉靈公不君，失君道。厚斂以雕牆，雕，畫也。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抬以過朝。畚，箕。趙盾士季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士季，隨行也。三進，三伏。公不君，而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麑，力士。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觸槐而死。槐，道旁樹。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右。趨登，曰，臣侍宴過三爵，非禮，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獒，猛犬也。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言公不養士而更用犬，為已用也。鬬且出，趙

穿攻靈公於桃園。(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 宣子未出山而復。(晉竟之山也。聞公弑而還。) 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盾之罪。) 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善其爲法屈也。)

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示欲逼周取天下也。) 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禹之世也。) 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 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 鑄鼎象物。(象所圖物。) 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 故民入川澤山林。螭魅罔兩。(螭。山神。魅。怪物。罔兩。水神也。) 莫能逢之。(逢。遇也。) 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 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不可遷。) 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言可移。) 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致也。)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四年。楚子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文孫也。) 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十一年。楚子伐陳。(十年夏徵舒弑君也。) 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矣。(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 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滅陳以爲楚縣。) 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 汝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蹊。徑也。) 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爲愈於不還也。) 乃復封陳。

十二年。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桓子。林父。) 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也。) 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也。) 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謂討徵舒。) 今茲入鄭。民不勞。君無怨讟。(讟。謗也。) 政有經矣。(經。常也。)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車曰乘。) 事不奸矣。(奸。犯也。) 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蔿敖。孫叔敖。) 百官象物而動。(物。猶類也。) 軍政不戒而備。(戒。敕令也。) 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疏並用也。) 舉不失德。賞不失勞。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 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也。) 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也。經。法也。) 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姑。且也。) 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穀。) 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非丈夫。) 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管。(熒陽京縣東北有管城。) 鄭皇戌使如晉師曰。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子擊之。楚師必敗。欒武子曰。(武子。欒書。) 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 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 于

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怠。(于。曰也。) 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器。) 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匱。乏也。) 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也。徼。要也。) 鄭不可從。楚人遂疾進師。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章武功也。) 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文。字也。) 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能滅暴亂而息兵也。)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也。)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也。) 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 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 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 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也。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 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 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 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 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也。) 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 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也。) 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色也。) 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穆王也。)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侯所以不失霸也。)

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勉之。)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緜也。悅以忘寒。) 晉

十五年。楚子伐宋。宋人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大夫。) 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 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也。) 川澤納汙。(受汙濁也。) 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所居。) 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瑕穢。) 國君含垢。天之道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爲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也。) 君其待之。(待楚衰。) 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樓車。車上望櫓。) 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義無二信。(欲爲義者。不行兩信。) 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 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霣。廢隊。) 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君命。) 死之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也。) 下臣獲考。(考。成也。) 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酆舒。潞相。) 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

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儁、絕異也。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之地。三也。仲章、潞賢人。黎氏、黎侯國。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命、壽政。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無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爲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在狄矣。晉侯從之。夏。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家也。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貞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氏、桓子字也。羊舌職說是賞也。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庸、用也。祗、敬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也。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十六年。晉侯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稱、擧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是無善人之謂也。

成公

二年。衞侯使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師敗。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衞人賞之以邑。賞于奚也。辭。請曲縣。軒縣也。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也。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也。名、爵號也。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已。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燒蛤爲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也。重器備。重猶多也。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死則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爲。言何用爲臣。

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諫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愼罰。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愼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荀首。范文子。士燮。韓獻子。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蔡地。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難克。故不克也。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爲榮也。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遂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盍、何不也。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也。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也。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鈞、等也。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晉得從衆之義也。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也。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爲盟

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用師、伐齊也。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肯歸於晉也。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也。喻魯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也。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況霸主乎。霸主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也。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使晉侯之法文王。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十六年。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也。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申也。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理也。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敦、厚也。厖、大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不撫恤也。而外絕其好。義不建利也。瀆齊盟。不祥事神也。而食話言。信不守物也。奸時以動。不順時也。妨農業也。而疲民以逞。逞、快也。刑不正邪、而有快意。民不知信。進退罪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也。

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也。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避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狄齊秦也。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亢則憂患生。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襄公

三年。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繼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也。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擧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擧其偏。不爲黨。偏、屬也。能擧善也夫。唯善。故能擧其類也。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也。魏絳戮其僕。僕、御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之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爲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乎。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也。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也。臣之罪

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軍令。）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為重過也。）敢以為請。（請使無死。）反役，使佐新軍。

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也。）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也。莊子，魏絳也。）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諸華，中國也。）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太史也。闕，過也。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也。）於虞人之箴曰，（虞人，掌田獵者。）芒芒禹迹，畫為九州，（芒芒，遠貌。畫，分也。）經啓九道，（啓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也。）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冒，貪也。）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獵也。）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也。）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也。告僕夫，不敢斥尊也。）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事也。）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聳，懼也。狎，習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為鑒戒。）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悅，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言晉侯能用善謀也。）

九年，秦景公使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也。晉君類能而使之，（屬所能也。）舉不失選，（得所選也。）官不易方，（方猶宜也。）其卿讓於善，（讓勝己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也。）其士競於教，（奉上命也。）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斂曰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雜也。）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大官相讓，小官競勸也。）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冬，諸侯伐鄭，（鄭從楚也。）鄭人行成。（與晉成也。）

十一年，諸侯復伐鄭，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悝、觸、蠲，皆樂師名。）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鍾十六為一肆。）女樂二八。（十六人也。）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諧亦和也。）請與子樂之。（共此樂也。）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遇接納。）不能濟河。（渡河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十三年，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匄今將讓，故謂辭時之舉，不以己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罃。）士匄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更命黶也。）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韓起佐之，（位如故也。）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黶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

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也。）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為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以興衰之所由也。）

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敕戒二子，欲共宴食。）日旰不召，（旰，晏也。）而射鴻於囿。二子怒。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群公子也。）公出奔齊。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大師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善則賞之，（賞謂宣揚之也。）過則匡之，（匡，正。）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察其得失。）史為書，（謂大史君舉則書。）瞽為詩，（為詩以風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也。）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言師曠能因問盡言也。）

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治玉者。）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納此以請死。（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也。）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謂庶其。吾，中也。）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丘也。）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給其賤役從者。）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晉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虎，盈之黨。）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不應。（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為也。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弃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較也。德行較然正直，則天下順也。）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弃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

•謀　於是鄭奚老矣。大夫。公族 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晉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也。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也。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乎。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悅。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也。不見叔向而歸。言爲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爲己。

二十三年。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志相順從。身之害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志相違戾。猶藥石瘳疾。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惡已疾也。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二十五年。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武子取之。武子。崔杼。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杼弑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己與衆臣無異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以歸也。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也。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亡也。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禍。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己股。興。三踊而出。

昔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爲政。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

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聲子。子朝子也。伍舉。椒舉也。伍舉奔晉。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也。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也。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用刑也。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也。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楚師宵潰。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也。雍子奔晉。晉人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降彭城而歸諸宋。在元年。楚失東夷。則雍子之爲也。楚東小國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也。

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子靈奔晉。晉人以爲謀主。通吳于晉。教吳叛楚。楚疲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以爲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者。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汝實遣之。懼而奔鄭。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爲才能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爲會於宋。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犁。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其逞乎。信亡。何以及三。明年子木死也。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也。若合諸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子何懼焉。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賞。故謙言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靜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聖人以興。湯武。亂人以廢。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也。好善而不能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焉。爲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

三十年。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也。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刈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爲昭十三年弑靈王傳。

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也。大人之忠儉者。大人。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也。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疇。畔也。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

三十一年。鄭人遊于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謗議國政也。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爲忠善則怨謗息也。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即作威也。豈不遽止。然猶防川。遽。畏遏也。

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不如吾聞而藥之。以爲己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鄭子皮欲使尹何爲邑。爲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失柱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藉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製。裁。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發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吾遠而慢之。慢。易。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傳曰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聽視行步不立。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乎。公曰。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厚閑暇也。選。選。選擇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書。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言文王行事無所過酌。唯在則象上天。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可謂愛之矣。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四旬而降。登丘帥服。可謂畏之矣。文王之功。天下頌而歌舞之。可謂則之矣。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令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羣書治要卷第六

春秋左氏傳下

昭公

元年。楚公子圍會于虢。虢。鄭邑也。尋宋之盟也。宋盟在魯二十七年。晉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得志。謂先歃也。午。趙孟子也。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懼楚復得志也。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憊於晉也。駕。敝。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穡是菑。種。耘也。菑。壅苗爲畦。雖有飢饉。必有豐年。言耕耨不以水旱。必獲豐年之收。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能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僭。不信。賊。害人。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也。

三年。齊侯使晏嬰於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興衰也。晏子曰。此季世也。齊其爲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齊民。不恤之也。公棄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卿中卿下卿。餒。饑。餒八十以上。國之諸市。屨賤踊貴。屨。履。踊。足者履也。刑足者履也。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癢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饑民。將焉避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庶人能弊。而宮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餓死爲殣。而女富

溢尤。[女寵之家也。]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至也。]讒鼎之銘[讒鼎，鼎名也。]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旦，早起也。丕，大也。言夙以務大顯，後世猶解怠。]況日不悛，[悛，改也。]其能久乎。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也；囂，聲；塵，土也。]請更諸爽塏者。[爽，明也；塏，燥也。]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也。]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四年，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唯天所相，[相，助也。]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不以為君也。]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篡弒之亂也。]有是三者，何向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岱、西華、南衡、北恆。]三塗、陽城、太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言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冀之北土，[燕代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亨，通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為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殞，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啟，禹子也。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商湯有景亳之命，[亳，即偃師。]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太室，中嶽也。]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惡及遠方，則人棄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十三年，楚弒其君。]

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禮。[揖讓之禮。]晉侯謂汝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及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家，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不能用也。[羈，莊公玄孫。]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莒取鄆。]利人之難，[謂往年莒亂，而取鄫。]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思莫在公，

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也。]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以習儀為急。]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刖足使守門也。]以羊舌肸為司宮，[加宮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啟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晉無楚備，以敗於邲；[在宣十二年。]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在成十六年。]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為備。]誰其重此？[言恐罪也。]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麇，羣也。]求婚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君將以親易怨，[失婚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薳啟彊。]厚為韓子禮。

六年，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閑，防也。]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勸從教也。]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聳，懼也。]教之以務，[時所急也。]使之以和，[悅以使民。]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施之於事為涖。]斷之以剛。[義斷恩也。]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也。]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偽也。]弗可為矣。[為，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為刑書，謂之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盛世。]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文王作儀法，為天下所信也。]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為徵。]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也。]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報也。]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

晉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辟，邪也。衷，正也。]若何效辟？詩曰：聖作則。[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為則，[無寧，寧也。]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悅，乃逆。

七年，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王旌游至於軫。]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

諸王。（杜無宇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略。（經營天下，略有四海。）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今有司曰。汝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亡人，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也。）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也。）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啟北至汝水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也。）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昔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也。）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自謂也。）王遂舍之。（赦無宇也。）

八年。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謂有精神憑依石而言也。）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抑臣又聞之。（抑，疑辭也。）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雕盡。（雕，傷也。）怨讟並作。莫保其性。（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也。）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祁，地名。）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也。）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怨咎遠其身也。）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叔弓如晉。賀虒祁也。（賀宮成。）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弔也。而亦賀之。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獨鄭。）

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閻嘉，晉閻縣大夫。）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於晉。（詹桓伯，周大夫。辭，責讓之也。）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墜是為。（為後世廢墜，兄弟之國當救濟之也。）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檮杌，四凶之一也。）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也。瓜州，今敦煌也。）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公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偪我諸姬。入我郊何。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后稷修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唯畜牧也。）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責。）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晉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色。）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翼，佐也。）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宗周，天子。）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使趙成如周。致閻田。反潁俘。

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人子來。（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為之。）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勦，勞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二年。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也。夕，暮見也。）王見。語曰。今吾使人於周求鼎。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今周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也。昆吾嘗居許，故曰舊許是宅也。）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

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何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羹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乎。王入。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言民之望子，子當以理諫王心，而今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之矣。（以己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斷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也。）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也。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王是以獲沒於祇宮。（獲沒，不見篡弒。）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此。豈其辱於乾谿。

十三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季氏費邑宰也。）南蒯以費叛。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敗。）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冶區夫，魯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乎。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鼓人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適，歸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無以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吾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也。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猶保守。）賈怠無卒。（卒，終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十八年。火始昏見。（火，心星也。）梓慎曰。七日其火作乎。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瓘斝禳火，子產不聽。）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也。）遂不與。亦不復火。（[illegible]）

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濮，南夷也。）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

遷於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城父。今襄城城父縣。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於城父。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國門也。國人請爲禜祭。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覿。見也。龍鬬。我何覿焉。禜之。則彼其室也。禜。祭之名。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言子產之智。

二十年。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建言。何信于讒。王執伍奢。奢音切。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實。故遣令去。太子建走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昔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也。不能苟貳。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會使還。無極曰。奢之子才。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棠君。奢之長子。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智不逮。自以智不及員。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父不可棄。俱去爲棄。父也。名不可廢。俱死爲廢名。爾其勉之。伍尚歸。奔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將有吳患。不得早食。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子餘也。

齊侯疥。遂痁。店。瘧疾也。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也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同疾之賓。公悅。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楚王也。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也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也。上下無怨。動無違事。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無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福也。其所以蒙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斬刈民力。暴虐淫縱。肆行非度。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爲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進退無辭。則慮以求媚。作辭辭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爲暴君使也。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曾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所望守之。衡鹿。官名。舟鮫。澤名。虞候。官名。皆管山澤之利。不與民共。布常無慕。慕。注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遠。遠。去也。內寵之妾。肆奪教令於國。布。故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肆。奪也。民人苦痛。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四界也。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其爲人也

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耶。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悅。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己責。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濟。益也。泄。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羹。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以成君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好。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二十五年。會于黃父。鄭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經者。道之常也。地之義。義者。利之宜也。民之行。行者。人所履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氣爲五味。酸鹹辛苦甘。發爲五色。青黃赤白黑。章見也。章爲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味亂色過則傷性也。是故爲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出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爲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織居以相成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喻其性。簡子曰。缺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二十六年。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齊侯使禳之。禳。除。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諡焉。諡。款也。天道不諂。諂。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翼翼。恭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悅。乃止。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言取雖無大德。要有喜悅之心。式。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懷。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稱也。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非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也。婦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

曰，善哉。

二十七年，楚左尹郤宛直而和，國人悅之。（以直事君，以和接類。）鄢將師爲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無往。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爇，燒也。）子惡聞之，自殺。國人弗爇，令尹炮之。（炮，燔也。）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晉陳及其子弟。（皆郤氏黨。）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廄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左尹，郤宛也。中廄尹，陽令終。）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年。）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三族，國之良也。吳新有君，（光新立。）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智者除讒以自安，今子愛讒以自危，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二十八年，晉魏獻子爲政。（魏舒也。）以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王。）故舉之。魏子謂成鱄，（成鱄，晉大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遠，疏也。）近不偪同，（不偪同僚。）居利思義，（不苟得。）在約思純，（無濫心。）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

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墮，損也。）

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舉魏戊。）遠不失舉，（舉賈辛以賢。）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先言王室之功，故爲忠也。）曰，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二人魏子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之庭。）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言飢甚。）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飢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言魏氏所以興。）

定公

四年，鄭子大叔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怒，（復，重也。）無謀非德，（非德所謀。）無犯非義。（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興也。）

吳子伐楚，陳于柏舉，敗之，五戰及郢。楚子涉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之子鬭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也。）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言仲山甫不避彊陵弱也。）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殺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智也。必犯是，余將殺汝。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子入于郢。初，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江夏竟陵縣西有臼水。）藍尹亹涉其帑，（亹，楚大夫。）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定也。）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志，記也。）王賞鬭辛、王孫由于、申包胥、鬭懷。（懷有從王之大功。）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殺王。）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釋懷罪是大德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無厭，平王殺之。）遂逃賞。

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也。）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加，猶益也。棄，不責其邪惡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召伯決訟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草舍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哀公

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惠賜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弗聽，退而告人曰，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爲污池。二十二年，越入吳。）及吳平。

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逢滑當公而進，（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也。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爲吳所勝，昭王奔也。）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

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憂勤。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芥。草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至也。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舊怨。言吳不脩德而怨怨所以亡。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備。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器不彫鏤。彫。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也。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新麗。在國。天有災癘。親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分猶遍。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疲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見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易猶反。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妃嬪。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也。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六年。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而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爲人君。妖氣守之。故爲當王身。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禜。祭。禳。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不禜。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十一年。吳子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吳也。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爵除病。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欲以適吳。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屬鏤。劍名。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盈人朝之。使齊侵之。盈之極。

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不公答。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行政事。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丘十六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

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也。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濟。成也。

二十四年。公子荊之母嬖。荊。衛公子。嬖。寵。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宗人。禮官。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敬也。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弗是也。商。宋。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太子。國人始惡之。惡公也。

羣書治要卷第七

禮記

曲禮曰。毋不敬。敬。主於嚴若思。言人思思。貌必嚴然。安定辭。言。語也。安民哉。此三句可以傲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此四者。慢遊之道。賢者狎而敬之。狎。習也。近也。習其所行。長而愛之。心服曰愛。畏。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美。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庄。次也。涖。臨也。莊。敬也。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慑。慑。懾怯意。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生乳之時。聚衆。蒐。成也。君將不祭。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繇。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皆自爲民也。禮。食則粱所先。不祭肺。則不殺。肺。肺也。樂。樂器。飾祭之屬也。以善之。以本實作之。則祭先。牲則

檀弓

知悼子卒。未葬。悼子。晉大夫荀罃也。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蒉自外來。歷階而升堂。酌曰。曠欲斯。又酌

曰調飲斯又酌管上北面舉飲之降趨而出（趨疾行貌）平公呼而進之曰晉爾飲嚮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樂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所以自戒懼也）知悼子之喪在堂未殯斯其爲子卯也大矣（言大夫喪重嚮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詔背也太師典司樂樂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嬖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言調食酒食也嬖愛也嬖也近臣亦當規君疾惡也）爾飲何也曰賈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也（防禁故謂者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卽寡人加）杜蕢洗爵而揚觶（舉爵於君）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欲後世以爲戒）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此爵達四杜蕢爲者舉觶獻賈與君也）

子貢作子路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怪其哀其也）使子貢問之曰（告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之父曰見夫子曰何爲不去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陽門也介夫甲胄徧士）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子罕樂喜也）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悅殆不可伐也（覘窺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善其知覘也）

王制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謂考其德行道藝也）論辨然後使之（辨謂別其得失定也）任事然後爵之（爵謂正其秩次位定然後祿之）酒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必共之者所以寄愍之）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獺祭魚謂孟春之月也）然後田獵（獵謂孟冬之月也）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鳩化爲鷹謂孟秋之月也）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收物必順時候也）

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民無食菜之飢也天子乃日舉樂以食也）

月令

孟春之月（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郊謂郊祭也）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相謂三公相王之事者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慶賞賜也惠謂恤其不足也）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謂以上辛郊祭天也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上帝謂大微之帝也）乃擇元辰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耕（元辰蓋郊後吉辰也帝藉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

伐木（斧斤所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麛傷孩幼之新）毋聚大衆毋興城郭（爲妨農之始也）掩骼埋胔（骼死氣遲生氣也骨枯曰骼胔肉腐曰胔也）不可稱兵稱兵必有天殃（逆生氣也）

仲春之月養幼少存諸孤（助生氣也）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掠強氣也肆暴也減也肆死刑暴尸）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順陽養物）

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之絕（振贍救也）開府庫出幣帛聘名士禮賢者（聘問也名士不仕者）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脩利堤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鄣塞（所以除水潦田廬民事也）田獵置罘羅網罻餧獸之藥無出九門（爲逆天時也天子九門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野虞謂主田及山林之官）后妃齋戒

親帥東向躬桑禁婦女無觀省婦使以勸蠶事（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向者向時氣無觀夫容飾也婦使蠶織組紝之事）命工師百工成理鑑工日號無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成謂成之以此二事百工作器物各有時遲之則功不善也淫巧謂爲不如法度者也蕩謂動之使生奢侈）

孟夏之月無起土功毋發大衆（爲妨農之事）命野虞勿伐桑柘（桑柘蠶所以生絲也）命百官謹蓋藏（謂府庫囷倉也）

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穀謂百穀也雩帝謂雩而祭之祈也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若句龍后稷之類）

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爲其未堅物殺合而待以妨神農之事）

孟秋之月乃命將帥選士厲兵命大理審斷刑（命百官完堤防謹壅塞以備水潦）

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嗇菜多積聚（爲窖冬之備也）乃勸民種麥毋或失時（麥者接種之穀尤重之也）

孟秋之月（乃命將帥選士厲兵命大理審斷刑命百官完堤防謹壅塞以備水潦）

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嗇菜多積聚乃勸民種麥毋或失時

季秋之月命冢宰乘五穀之要（定其稅法）藏帝藉之收於神倉（藉始降百工成休寒而廢凍作耜）

孟冬之月（蠶死事恤孤寡（死事謂以十月農功畢天子宜奬其家臣歲酒於大學以正國位謂之大飲）命百官謹蓋藏（謂府庫囷倉也）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大飲烝（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

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祀於公社及門閭（謂日月星辰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勞農以休息之（蠶正屬民歡酒正歲使是也）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上御作禦）

仲冬之月天子乃命有司祈四海大川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物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蔬食）野虞教導之（務收斂野物也）

季冬之月命取冰冰已入令告民出五種（命田官告民以五種明大寒氣過農事將起）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合以待來歲之宜（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爲之也）

文王世子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起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御如今小使直日也）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節謂居處飲食也）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節謂居處飲食也履履地也）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節謂居處飲食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帶常在側）文王發飯亦發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欲知氣力強樂所勝）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立太傅少傅以養之（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漸成長）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爲之行其禮也）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論之（爲之說其義也）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其在學時也）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也）是以教論而德成也（以有四人輔持之）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論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慎其身者：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爲君家之法。修治內之士。而治不能以教其子。則其餘不足觀之也。

行一物而三養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物猶事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偽作爲者居天下之大端。故貴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翔於外。或和澤於內。以此不變者。人之得禮亦猶然。君子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學：教也。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司：主也。一：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

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蜡：索也。謂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蜡賓：祭宗勳。時孔子先在助祭之中。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歎：嘆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言偃：孔子弟子子游也。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公猶共也。選：擇也。聖：不聰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孝慈之道。使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無匱乏者。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是謂大同。閉：絕。和平。今大道既隱。隱：去也。天下爲家。傳數於子也。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固：繁多。爲曲以加之。大人：諸侯也。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以其違大道教社之本。其弊則然。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由：用也。能用禮義成治者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者。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聖人以禮示之。天下國家可得而正。民知禮則是教也。是故禮者。君之大柄。所以治政安君。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治者。去惡從善也。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耕其田則陳義以種之。樹以善講學以耨之。存是去非曰講。播樂以安之。樂動使之無局。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無以入之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不種也。義者不生也。爲義而不講以學。猶種而不耨也。苗不殖。講之以學而不合以仁。猶耨而不穫也。無以知收之豐儉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以樂。猶穫而不食也。不知味之甘苦。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不肥也。功不見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妖孽之疾。晉大順之時。除湯武也。昆蟲之災。蝗螽之屬也。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情：人情至也。故天降膏露。地出醴

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棲。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青：猶肯。窺：猶闚。謂若鸞鳳丹甑也。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甑：瓷器也。郊：池也。則是無故。非有他故。使之然。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而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禮器

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即猶去也。回：邪僻也。措猶置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二者居天下之大端。故貴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翔於外。或和澤於內。以此不變者。人之得禮亦猶然。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德：德。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義理禮之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言必外內具也。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非饗。天不生。謂非其時物也。地不養。謂非其地所生也。財物而致其義焉。故作大事必順天時。大事：祭也。爲朝夕必放於日月。日出東方。月生四方也。爲高必因丘陵。謂冬至丘之上。爲下必因川澤。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是故因天事天。天高。因高者以事之。因地事地。地下。因下者以事之。因名山升中於天。名山：泰山也。中猶成也。謂巡狩至於方岳。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因吉士以饗帝于郊。吉士：王者所卜而居之士也。饗帝：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格。功成而太平。除關氣和而致衆物也。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應爲瑞。火爲燠。水爲寒。土爲風。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是故先王制體也以節事。動反本也。脩樂以導志。

刑制中。刑制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illegible]敬•序以昭穆也•嚴猶尊也•百志人之志意所欲也•刑猶成也•）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斁•厭也•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承先人之業乎•言其顯且承之•樂之無厭•）

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其性也。感於物而後動。（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噍躁也•嘽寬綽貌•發猶揚也•）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言八音和否隨政•）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怗懘•敝敗不和之貌也•）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也•荒猶散也•陂傾也•）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比猶同也•）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閒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禽獸知此爲聲耳•不知其宮商之變•八音並作克諧曰樂•）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幾•近也•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也•）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隆猶盛也•饗猶獻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教之使知好惡•）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爲作法度以遏其欲也•）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婚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成人之禮也•射•大射也•鄉•鄉飲酒也•食•食禮•饗•饗禮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由中出。（和在心也•）禮自外作。（敬在貌也•）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簡若於清廟大饗也•）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至猶達也•行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也•）和故百物不失。（不失其性也•）節故祀天祭地。（成物有功報焉也•）明則有禮樂。（教人者也•）幽則有鬼神。（助天地成物者也•）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言其有損益也•）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各得其事也•官猶事也•）地氣上躋。天氣下降。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所以綴淫也。（綴猶止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

懘本亦作惉•

舊無先王二字•禮緣六字•脩之•

樂之分。皆以禮終。（大事謂死喪也•）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密之言閉也•懾猶恐懼也•）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滌濫成也•慝•穢也•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成象謂人樂習焉•）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智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反情•反其性也•術猶道也•）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奮猶動也•至德之光•謂降天神出地祇假祖考也•著•猶成也•）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言樂用則正人理•和陰陽也•倫謂人道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對曰。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相近而不同。（鏗鏘之類皆爲音•應律乃爲樂•）文侯曰。敢問何如。（欲知音樂異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言古之樂不失其所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四者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言四國皆出此溺音•）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之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樂由中出•故治心也•）致禮以治躬。（禮自外作•故治身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鄙詐入之•謂利欲生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易•輕易也•）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則和。禮極則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祭法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后氏之衰。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堯能賞均刑法。舜能勤衆事。

鯀鄣洪水，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祀典，謂祭祀也。）

祭義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忘與不敬，違禮莫大焉。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而念親，則以此祭之也。）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非其寒之謂，謂悽愴及怵惕，皆爲感時念親也。）樂以迎來，哀以送往，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見其所爲齋，思之熟也。）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享，猶祭也，饗也。）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謂祭之能使之饗也。帝，天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也，貴貴也，貴老也，敬長也，慈幼也，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言治國有家道也。）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於親，敢不敬乎，（遂，猶成也。）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敷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勞，猶功也。）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思慈愛，思父母之慈愛己也，而自忘己之勞苦。）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無怨，無怨於父母之心也。）父母有過，諫而不逆，（順而諫之。）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喻貧困猶不取惡人之物以事己親。）

已作亡。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曰，吾聞諸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跬步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危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徑，步邪趨疾也。）

及作反。

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是故天子巡狩，諸侯待見于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問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

無上見字。

祭統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禮有五經，謂吉凶賓軍嘉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爲首也。）夫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中

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必身行之，言恕己乃行之。）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教由孝順生。）祭而不敬，何以爲也。

經解

天子者，與天地參焉，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聲，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道，猶言也。）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器，謂所操以作事者。義信和仁，皆存於禮也。）

在作存。

禮之於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衡，稱也。縣，謂錘也。陳，設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苦，謂不至，不答之屬。）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正邪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

正作止。

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此之謂也。（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微時也。）

仲尼燕居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政事失其施，凡衆之動失其宜。

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性者，生之質也，命者，人所稟受也，率，循也，循性行之，是曰道，脩，治也，治而廣之，人放傚之，是曰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猶道路也，出入動作由之，須臾離之，惡乎從。）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慎其獨者，慎其閒居之所爲，小人於隱者，動作言語，自以爲不見睹，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若有佔聽之者，是爲顯見，甚於衆人之中爲之。）

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寡也。言中庸爲道至極久行之者。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聖人以立法度爲大事。子能遂成之。則何憂乎。堯舜之父子則頑嚚。舜之父子則瞽瞍。父子相成。唯有聖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饗。享也。緒。業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緒上有之字。

表記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也。功者人所貪。過者人所避。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不見人之言語則以爲者。言其陰行或時惡也。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行有枝葉。所以益德也。言有枝葉。是衆也。枝葉依株而生。言行亦由德出也。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贈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焉。則不問其所舍。皆避有其言而無其實也。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水相得合而成。醴酒味甘。相離則敗。淡。無味也。不以口舉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得之。皆爲有言不可以無實也。

緇衣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也。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格。來也。遯。逃也。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背。恭以涖之。則民有遜心。涖。臨也。遜。順也。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行。言民化行。不拘於言也。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甚者。共於君也。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言民之從君。如影之逐表。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言百姓皆爲爲仁。弄本性能仁也。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言言出編大也。綸。今有秩啻夫所佩也。綍。引棺索也。故大人不唱游言。游。浮也。不可用之言也。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弗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言行相應。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禁。猶防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愼於行。稽。猶考也。詩云。愼爾出話。敬爾威儀。話。善言也。子曰。爲上可畏而知也。爲下可逃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志。猶知也。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難知有責心也。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惡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淫。貪佚也。孝經曰。示民以好惡而民知禁也。子曰。大臣不可以不敬也。是民之表也。民之道。言民猶從也。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親。失失其所當親也。教。如由信賤者也。賤者無權謀也。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莊。齊莊也。

大學

率。率。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言民化君行也。君好貨而黎民不能不貪利也。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悌。上恤孤而民不背。所惡於上。無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言治民之道無他。取於己而已。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拂。違也。逮。及也。

昏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婚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婚。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也。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也。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治。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也。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譴見于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譴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蕩之言貴也。蕩。蕩蕩。法德量也。

射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言別親卑宅樂。乃後射以觀德行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也。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其節。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騶虞。采蘋。采蘩。今時篇名也。貍首亡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射也。男子生而有射事。異學禮樂以飾之。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觀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大射。謂將祭擇士之射也。得爲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謂有讓也。故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者。反求諸己而已。

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羣書治要卷第八

周禮　周書　春秋外傳國語　韓詩外傳

周禮

天官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別四方。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北面之禮。體國經野。體猶分。邦畿之度。設官分職。設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以爲民極。極。中也。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也。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其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均。平也。邦治。王所以治邦者。佐猶助也。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典。常也。法也。王謂之禮經。常者。天下之所共行。以爲法式也。捲猶卷也。統猶合也。詰猶禁也。任猶信也。生猶養也。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殺。以馭其過。柄。所秉執以起事者也。詔。告也。助也。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祿。所以富臣下也。幸。謂言行得合於善。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統所以總物者也。親親。若總視九族也。敬故。不慢舊也。賢。有善行也。能。多才藝也。保庸。安有功也。尊貴。尊天下之貴者也。達吏。察舉勤勞之小吏也。禮賓。賓客諸侯所以示民親仁善鄰也。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正。正成也。會。大計也。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三歲之末也。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大荒。內年也。大札。疫病也。天災。日月晦食也。地災。崩動也。大故。刑殺也。春秋傳曰。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

地官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教所以親百姓。調五品也。擾亦安也。言饒窮也。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辯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賢教愚。則民不惑。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賓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賓。賓客。時。賢。男女之禮也。昏姻以時。賢。男不曠。女不怨也。儀。謂若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也。俗。謂土地所生習也。愉。謂朝不謀夕也。愉。謂災危相憂也。民有內患。憂之則民不懈怠也。勤。勞也。庸。功也。以賢。謂有德者。以賢以能。不易其業也。愚。謂粉其善德。以賓。賓客貴之也。賢。謂無財業。貴食賢之也。賓。賓客。若今賓不可事不事事也。安富。保息。謂安之使富足也。惠。幼。愛少也。養者。七十養於學。五十養於鄉之屬也。振窮。救天民之窮者也。恤貧。憐貧。貧無財業。與食貧之也。賓。賓客。平。傷。授不專取之也。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馭書數。物。猶事也。興。猶舉也。民三事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敬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突。智。明於事也。仁。愛人以及物也。義。遂而先識也。義。能斷時宜也。忠。忠。言以中心也。和。不剛不柔也。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睦。親於九族也。婣。親。親於外親也。任。信於友道也。恤。憐。振憂貧者。禮。五禮之儀也。樂。六樂之歌舞也。射。五則之法也。御。五御之節也。書。六書之品也。數。九數之計也。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禮所以節正民之僞。使其行得中也。五禮。謂吉凶賓軍嘉。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樂所以導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六樂。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屬萬民之觀阸。以王命施惠。歲時者。歲其年之時。不必四時也。觀阸。謂乏者也。師氏掌以美詔王。詔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曰。師者教之以事而參觀德者也。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也。教之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行。德行。外內之稱也。在心爲德。施之爲行也。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育者也。敏德。仁義。順時者也。孝德。尊親愛親。子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當準之而後教之以藝備也。五馭。鳴和鸞。逐水草。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旁要。方程。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祭祀之容。樞機卓。賓客順。軍旅之容。輕整詘諾。車馬之容。匪匪翼翼。司救掌凡國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天患。謂災害也。節。旌節也。施惠。賙也。

春官

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中猶忠也。和，調柔適也。祗，敬也。庸，有常也。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災，諸侯薨，命去樂。四鎮，山之鎮大者也。五嶽，岱、衡、恒、華、嵩也。傀，怪也。大怪異災，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霓，及雲雨爲害者也。去樂，減之也。大札、大凶、大災、大荒，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札，疫病。凶，凶年也。災，水火也。弛，釋下之也。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以聲音樂則淫也。內聲，亡國之聲。音樂則淫上也。過聲，悖怪不禁之聲。

夏官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平，成也。制畿封國以正邦國，時諸侯立封畿，設爵位以正其位。作，起也。起其遠慕樂祭之心。建牧立監以維邦國。牧，諸侯長也。監，諸侯佐牧者也。維，繫也。制軍詰禁以糾邦國，糾，謹也。詰，禁也。施貢分職以任邦國，賦，謂賦稅也。任，猶事也。均守平則以安邦國。均，均平也。平者，不使小也。此小非大以和邦國，比猶親也。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征伐而正之。馮弱犯寡則告之，馮猶人恃陵也。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有違賊曰伐。以暴內陵外則壇之。別立君也。野荒民散則削之。田不治，民不附，則削其地也。負固不服則侵之。侵用兵於境。賊殺其親則正之。正，殺也。放弒其君則殘之。殘，滅其爲惡者。犯令陵政則杜之。犯令，違令也。陵政，輕法也。杜，塞使不得更聘侯道。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仲春教振旅，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振，整也。整理軍器。仲夏教茇舍。茇舍猶軍舍。軍有事止之法。遂以蒐田。蒐，搜也。搜取禽獸不孕者。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獮猶殺也。中殺者多。仲冬教大閱。大閱簡軍實，備不如出軍時。遂以狩田。冬田爲時，君守取之無所擇也。司勳掌事其功。事猶產也。以功大小爲產等。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銘之書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去不遷實者也。

秋官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國，初新國地立君之國也。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謂亂殺之國也。以圜土聚教養民，圜土，獄城也。聚養民其中，閑若以教之爲善也。民不悉作勞，有罪於教也。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明刑，明刑者其罪於大方版以示衆也。恥，辱也。其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以嘉石平獄民，獄民，謂爲邪惡者也。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有罪過，謂邪惡之人所罪過者也。麗，附也。未附於法，未著於法也。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役月訖，乘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也。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復，白也。長，謂諸侯及所屬吏。小司寇，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命去，謂大夫妻也。命婦，謂大夫妻也。命，命去。若有罪，不自身坐，使其屬及子弟也。凡王同族有罪不即市，刑於旬師氏也。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辭不直則煩也。二曰色聽，色不直則赧也。三曰氣聽，氣不直則喘也。四曰耳聽，耳不直則惑也。五曰目聽。目不直則眊然。以八辟麗邦法，附于刑罰。辟，法也。麗，附也。一曰議親之辟，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二曰議故之辟，舊無小司寇字，補之。

三曰議賢之辟，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四曰議能之辟，能謂有道藝者。五曰議功之辟，謂有大勳力立功者也。六曰議貴之辟，若今時貴戚有罪先請是也。七曰議勤之辟，謂勤於事國者。八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與。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聽，殺也。殺之無後殺。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訊，言問也。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不識，謂愚民無所識也。宥，寬也。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惷愚，生而癡騃也。赦謂免其罪也。以此三法者求民情，然後刑殺。

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賙補之。賙，賑家補其不足。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委，輸也。若國師役，則令稿禮之。稿，勞也。令助相振爲會。若國有禍事，則令處貺之。若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

掌客，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災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殺，減也。國新，新建國也。凶荒，無年也。札喪，疫病也。禍災，遇災，新有兵寇及水火也。在野，行軍在外也。

周禮

文傳解

天有四殃，水旱飢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百姓也。戒之哉，不思禍咎無日矣。言不遠也。明開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聖化之頓，謂其疾。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失天下如化。不明謂失其機。兵強勝人，人強勝天，勝天，勝有天命。能制其有者能制人之有，不能制其有者人制之。令行禁止，王之始也。

官人

富貴者觀其有禮施，貧窮者觀其有德守，變亂者觀其不驕奢，隱約者觀其不懾懼，其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其壯者觀其潔廉務行而勝其私，其老者觀其思慮，強其所不足而不踰，父子之間，觀其慈孝，兄弟之間，觀其和友，君臣之間，觀其忠惠，鄉黨之間，觀其信誠，設之以謀以觀其智，示之以難以觀其勇，煩之以事以觀其治，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以觀其失，縱之以觀其常，遠之以觀其不武，昵之以觀其不狎，復徵其言以觀其精，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此之謂觀誠。

芮良夫解

芮良夫曰，厲王失道，芮伯陳諫作芮良夫，芮伯若曰，余小臣良夫稽首謹詣，天子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弗敬夏桀之虐，肆我有周有家，棄桀行虐滅亡以爲戒也。嗚呼，惟爾天子嗣文武之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內顯，道王不若。昏，猶使同也。行，猶。顯，猶教王爲不順。專利任亂，逆專利任亂逆也。治亂信于其

多聞下疑脫無以字。補之。本書對作敵讎。本書相權之備作適。

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行善政治。行譏則亂。皆所聞知也。古人求多聞以鑒戒。弗聞是惟弗知。言古人恐不聞。故有所不知也。爾聞爾知。弗改厥度。亦惟艱哉。知而不改。無可如何。故曰難也。夫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讎。民將爲讎。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弗敵衆。后其殆哉。言上下無義。則寡者危也。對其相。烏虖。野禽馴服於人。家畜見人而奔。非禽畜之性。實惟人。民亦如之。人養之故擾服。雖家畜不養則畏人。治民亦然也。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事王。專利爲貪。面從爲諛。不對以備難。下民胥怨。財單力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其亂而。言民相與怨上。上必加之罪。必作亂也。惟禍發於人之攸怨。咎起於人攸輕。心不存焉。變之攸伏。皆人所輕忽。則禍之所起。爾執政小子弗圖大艱。偷生苟安。爵以賄成。苟安。無遠慮。賄成。不任德。賢智拑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其求。惟曰哀哉。賢者隱默以遠害。小人諂以要利。各得其求也。小人故君子爲之寒也。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實蕃有徒。爾自謂有餘。余謂爾不足。敬思以明德。備乃禍難。言其不足於道義也。以，用。乃，汝。難至而悔。悔將安及。

春秋外傳國語

周語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降，下也。戾，至也。災，謂水旱螟蝗之屬。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量，猶度也。資，財也。權，稱也。振，拯也。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輕。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貿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也。子母相權。民皆得其欲也。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貿其貴。以輕者貿其賤也。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之而行之也。故錢

民貨作其貨。民貨作民貨。

小大民皆以爲利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廢輕而作重。則本竭而末寡也。故民失其資。若匱。王用將有所乏。民財匱。無以供上。故上用將乏也。乏則將厚取於民。厚取，重斂也。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給，共也。遠，逋逃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備，國備也。未至而設之。謂豫備不虞。安不忘危也。有至而後救之。至而後救之。謂若救火療疾。量資幣平輕重之屬。是不相入也。二者前後各有宜。不相入。不相爲用。可先而不備。謂之怠。怠，緩也。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民未患輕而重之。離民匱財。是爲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言周故已爲羸病之國。天降禍災未厭已。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君以善政爲經。民本而成之爲緯也。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樹，立也。除，除令不從之患也。絕民用以實王府。絕民用，謂廢小錢而鑄大也。猶塞川原爲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大曰潢。小曰汙。竭，盡也。無日，無日數也。若民離財匱。災至備亡。王其若之何。備亡，無救災之備也。王弗聽。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無射，鍾名。律中無射。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鮮，寡也。繼，續也。者，用物過度，妨於財也。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積聚既喪。謂廢小錢也。殖，長也。今王作鍾也。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樞機，發動也。心有所欲。耳目發動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耳聽於和。目視於正。不眩惑也。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歆，猶欣欣，喜服也。言聽德教。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納和聲

而口出美言。耳聞和聲。則口有美言。此感於物也。以爲憲令。憲，法也。而布諸民。民以心力行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貳，變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出令不信。[illegible] 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不知所力。不知所爲盡力。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二器。謂作大錢。鑄大鍾。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伶，司樂官。州鳩，名也。對曰。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逞，快也。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鍾。匱財故民離。樂不和故神怒也。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和。伶人，樂人。王謂伶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州鳩以爲鍾實不和。伶人謂之和。故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和。言帝王之道。與政通也。今財亡民疲。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亂世之音怨以怒。故曰不知其和。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曹，羣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諺曰。衆心成城。衆心所好。莫之能敗。其固如城。衆口鑠金。鑠，消也。衆口所毀。雖金石猶可消。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害金，害民之金。謂鑄錢鑄鍾也。懼一之廢也。二金中其一必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鍾不和。王崩而鍾不和。明樂人之諛。

晉語

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共子，晉大夫共叔成也。吾以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三，君、父、師也。如一，服勤至死也。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食，謂祿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在君爲君。在父爲父。在師爲師也。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道乎。私利，謂上卿也。不死爲廢人道。君何以訓矣。無以教忠也。從君而貳。君焉用臣。貳，二心也。遂鬭而死。

文公問於郭偃。郭偃，卜偃也。曰。始也吾以國爲易。易，易治也。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焉。以爲難而勤修之。故其易將至。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爲司馬。宣子，趙盾也。獻子，韓厥也。司馬，掌軍大夫也。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干，犯也。行，軍列也。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比，比義也。阿私曰黨。夫周以舉義。比也。忠信曰周。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有死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在公爲義。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勉之。苟從是行也。勉之，勸其志。起行，令所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臨，監也。長，帥也。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其父之死。吾莫與比而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謂有所造爲及有所諫爭。相爲終始。成其事也。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無不可，言皆從。藉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君子周而不比。故怪問之。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贊，佐也。引黨以封己。引，取也。封，厚也。利己而忘君。別也。別爲黨。

楚語

靈王爲章華之臺。章華，地名。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服寵，謂以賢受寵服。以是爲榮。安民以爲樂。安民爲樂。聽德以爲聰。聽用有德也。致遠以爲明。能致遠人。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彤，謂丹楹。鏤，謂刻桷。

樹也。先君莊王爲鮑居之臺，鮑居，鮑名。高不過望國氣，氣，氣也。大不過容宴豆，言宴有折俎，豆之陳。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財用不出府藏也。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怨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疲焉，財用竭焉，年穀敗焉。敗壞其時穀也。百官煩也。爲之役費。數年乃成，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若無害焉。故曰美也。若於目觀則美，於目則美，於耳則不也。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滯民也。胡美之爲？胡，何也。何以爲美。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脊脊，安得肥，言將有患。故先王之爲臺榭也，足以觀望，榭，不過講軍實。講，習也。軍實，戎士也。臺不過望氣祥。內氣爲氣，吉氣爲祥。其所不奪穡地，穡穡之地。無害耕榭。其爲不廢財用，爲，作也。其事不煩官業。業，事也。其日不廢時務，以農隙也。脊磽之地，於是乎爲之。不害穀土也。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城守之餘，燃後用之。官察之暇，於是乎臨之。暇，閒也。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隙，空閒時。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軍實所以富氣祥而備災害，榭所以講軍實而禦寇亂，皆所以利民也。不知其以匱之也。知猶謂也。若君謂此美而爲之正，以爲得正之正也。楚其殆矣。殆，危也。子常與之語，問斂財貨聚焉，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闔且廷見令尹子常，闔且，楚大夫。子常，囊瓦。其不免乎。吾見令尹，問斂聚積焉，如餓豺狼。豺，狼也。殆必亡者。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積，儲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覆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曠，空也。是勤民以自封也，勤，勞也。封，厚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無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爲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先大夫子囊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四境登壘，登，滿也。壘，壁也。言壘壁滿四境之內。道殣相望，道，路也。殣，瘞也。是之不恤，而斂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速，召也。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期年，子常奔鄭。

王孫圉聘於晉，王孫圉，楚大夫也。定公饗之，趙簡子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珩，佩上之橫者。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幾，何也。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觀射父，言以觀射父爲寶也。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言以訓辭交諸侯也。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口實，笑弄也。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敘，次也。物，事也。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悅于鬼神，悅，順也。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痛，疾也。又有藪曰雲夢，楚有雲夢之藪澤也。金木竹箭之爲生也，藪，澤也。金，銅。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以戒不虞者也。備所以爲邦，賦，民賦也。所以供幣帛以享於諸侯，享，獻也。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保，安也。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玩，玩弄之物也。

韓詩外傳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乎，莊王曰，今者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與，中國之士與，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者何

導也。姬曰，妾得侍於王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求美人而進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專王之寵哉，不敢以私願蔽衆美也。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薦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樊姬之力也。

高鳥盡，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源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荄淺，未必橛也。颶風興，暴雨隆，則橛必先矣。君子居是國也，不崇仁義，尊其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汎然離至，乃始愁憂，乾喉焦脣，仰天而歎，庶幾乎望天之救也，不亦晚乎。橛作蹶。 相作趨。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鵠乎，頭載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告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雖有此五德，君猶烹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者，何也，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爲。遂去之燕，燕以爲相，三年，燕政大平。哀公喟然大息，爲之避寢三月，曰，不悅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

孔子曰，士有五，有載聲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慧者，有親美好者，載聲貴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傲，家富厚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淩私鬬，心智慧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姦飾詐，親美好不以統朝澄民而反以蠱女從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也。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矣。治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矣。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以物害性矣。適情性，則欲不過節，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矣。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已。本末不以物害性矣，且不害物性。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居，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言無百字，補之。人有六情，失之則亂，從之則治，故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節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

智如原泉，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礪，行可以爲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富貴快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隸爲佐，欲觀其亡，必由其下，故周明者相見，同聽者相聞，同志者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佐左右所任使，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 慎作謹。 快作決。

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闚牖而知天道者，非目能見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萬里之外，以己之

度度之也。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欲衣食焉。亦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欲安逸焉。亦知天下之欲安逸也。己有好惡焉。亦知天下之有好惡也。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者也。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饑渴苦血氣。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大害不除。未可敢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乃可御以禮矣。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士。可不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北方有獸名曰蛩蛩。巨虛而行。南方有鳥名曰鶼。比翼而飛。夫鳥獸魚猶知假。而況萬乘之主乎。而獨不知比假天下之英雄俊士與之爲伍。則豈不殆哉。故曰以明扶明。則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蕃相扶。不觸牆木。不陷井穽。則其幸也。

禍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故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爲天子不貴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物不益。山澤之出財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

古者。必有命民。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耻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飾車並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皆有刑。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即無所用其餘財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即不爭。不爭即彊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醉作則。下即不即彊同。）

趙王使人於楚。楚惡而證之。曰。必如吾言。慎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然。瑟固方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且有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明王之使人也。必慎其所使。既使之。任之以心。不任以辭也。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爲愕愕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泫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若直士之愕愕。昔者紂默默而亡。武王愕愕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蓋皆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蓋主君之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何患於無士乎。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蓋皆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不爲

（收作後）加下。今君之食客。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耳。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此之謂也。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陳饒對曰。非士大夫易得而難用。君弗能用也。君不（升作斗）能用。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燕曰。其說云何。對曰。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雁臺有（擢作擢）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女以相提擲。而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譬猶鉛刀商之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曰。是燕之過也。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叟頑。兄賢不過舜。而象敖。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亦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云。自求伊祜。此之謂也。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御曰。故公家畜也。疲而不爲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對曰。有。夫貴者則慢者惡之。富者則貪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行此三者。使人勿惡。可乎。對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乏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不惡也。文侯曰。善。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曰。痿、躄、逆、脹、滿、支、膈、盲、煩、喘、痺、風。此之謂也。賢醫治之。若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飢寒則躄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使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膈不作。上振恤下則盲不作。法令審用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人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害。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主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

齊景公使使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亦有臺若此者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堂。（恂作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猶以爲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若此者乎。於是楚王恂如也。

羣書治要卷第九

孝經　論語

孝經

仲尼居。仲尼，孔子字。曾子侍。曾子，孔子弟子也。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子者，孔子。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以用也。睦，親也。至德以教之，要道以化之。是以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也。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參，名也。參不逸。子曰。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故曰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教人親愛莫善於孝。故曰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大雅者，詩之篇名。無念，無忘也。聿，述也。脩，治也。爲孝之道，無敢忘爾先祖，當脩治其德矣。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愛其親者，不敢惡於他人之親。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已慢人之親，人亦慢已。君子不爲也。愛敬盡於事親。德覆於母，德敬於父。而德教加於百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故德教加於百姓也。形於四海。形，見也。德教流行見四海也。蓋天子之孝也。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呂刑，尚書篇名。一人，謂天子。天子爲善，天下皆賴之。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諸侯在民上，故稱在上。敬上愛下，則之不驕。故居位而不危殆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費用約儉，謂之制節。奉行天子法度，謂之謹度。故能下法而不驕溢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居高位而不危殆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雖有一國之財而不奢侈，故能長守富也。富

貴不離其身。富能不奢，貴能不驕，故云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上能長守高貴，然後乃能安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薄賦斂，省徭役，是以民人和也。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戰戰，恐懼，兢兢，戒慎，如履薄冰，恐墜。如履薄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不合詩書，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不合禮樂，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詩書則不言。非道不行。非禮樂則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法先王服，言先王道，行先王德，則爲備矣。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夙，早也。夜，暮也。一人，天子也。卿大夫當早起夜寐以事天子，勿懈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事父與母，愛同敬不同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事父與君，敬同愛不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兼，并也。愛與母同，敬與君同，并此二者，事父之道也。故以孝事君則忠。移事父孝以事君，則爲忠也。以敬事長則順。移事兄敬君則爲順也。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事君能忠，事長能順，二者不失，可以事上也。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忝，辱也。所生，謂父母。士爲孝當早起夜寐，無辱其父母也。因天之道。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順四時以來事天道。分地之利。分別五土，視其高下，此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行不爲非爲謹身，當不浪費爲節用，度財爲費，總說五孝，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當孝父母不不孝也。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忠不及己者。未之有也。無終始，能行孝道，故忠雖不及己，未之有也。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當爲孝，無終始，曾子乃知孝之爲大。子曰。夫孝。天之經也。春秋冬夏，物有死生，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山川高下，水泉流通，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孝德謹敬，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天有四時，地有高下，民是則之。則天之明。明，顯也。因地之利。因地高下所宜何事。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以，用也。用天四時地利，順治天下，下民皆樂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也。其政不嚴而治。政不煩苛，故不嚴而治也。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見因天地教化民之易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先施人事，流化於民也。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上好德義，則民莫敢不興也。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民知禁，不敢爲非也。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若文王敬讓於朝，虞、芮推畔於野，上行之則下效之。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不敢爲非也。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不敢遺小國之臣。古者諸侯盡道大夫聘問天子，天子待之以禮，此不遺小國之臣者也。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使世子郊迎，卿來百里，以客禮待之。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各以其職來助祭宗廟，是得萬國之歡心，事其先王也。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治國者諸侯也。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之心。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養則致其樂。故親安之也。祭則鬼饗之。祭則致其敬。故鬼饗之。是以天下和平。上下無怨和平。災害不生。風雨順時，百穀成熟。禍亂不作。君惠臣忠，父慈子孝，是以禍亂無緣得起也。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故上明王所以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以其孝治天下，故致於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大也。有大德行，四方之國，順而行之也。

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貴其異於萬物也。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者德之本，又何加焉。孝莫大於嚴父。莫大尊嚴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嚴尊其父，莫大於配天，生事愛敬，死爲神主也。則周公其人也。嚴尊其父配食天者，周公爲之。昔

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郊者祭天名。后稷者周公始祖。）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文王，周公之父。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上帝者，天之別名。）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周公行孝朝，越裳重譯來貢，是得萬國之歡心也。）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豈聖人所能加。）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因人尊嚴其父，教之爲敬。因親近於其父，教之爲愛。順人情也。）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聖人因人情而教民，民皆樂之，故不肅而成也。）其政不嚴而治。（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本謂孝也。）父子之道，天性也。（性，常也。）君臣之義也。（君臣非有天性，但義合耳。）父母生之，續莫大焉。（父母生子，骨肉相連屬，復何加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君親擇賢，顯之以爵，寵之以祿，厚之至也。）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人不能愛其親而愛他人親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能敬其親而敬他人之親者，謂之悖禮也。）以順則逆，（以悖爲順，則逆亂之道也。）民無則焉。（則，法。）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惡人不能以禮爲善，乃化爲惡，若桀紂是也。）雖得之，君子所不貴。（不以其道，故君子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君子不爲逆亂之道，言中詩書，故可傳道也。）行思可樂。（動中規矩，故可樂也。）德義可尊，（可尊法也。）作事可法，（可法則也。）容止可觀，（威儀中禮，故可觀。）進退可度，（難進而盡忠，易退而補過。）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畏其刑罰，愛其德義。）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淑，善也。忒，差也。善人君子，威儀不差，可法則也。）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樂竭歡心以事其親。）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雖尊爲君，而不驕也。）爲下不亂，（爲人臣下，不敢爲亂也。）在醜不爭。（醜，類也。以爲善，不忿爭。）居上而驕則亡，（富貴不以其道，是以取亡也。）爲下而亂則刑，（爲人臣下好作亂，則刑罰及其身。）在醜而爭則兵。（朋友中好爲忿爭者，惟兵刃之道。）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之親，今反驕亂分爭，雖日致三牲之養，豈得爲孝子。）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五刑者，謂墨劓臏宮大辟也。）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事君，先事而後食祿，今反要之，此無上之道。）非聖人者無法，（非侮聖人者，不可法。）非孝者無親，（己不自孝，又非他人爲孝，不可親。）此大亂之道也。（事君不忠，侮聖人言，非孝者，大亂之道也。言下舊有罪字，刪之。）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夫樂者，感人情，樂正則心正，樂淫則心淫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上好禮，則民易使。）禮者，敬而已矣。（敬者，禮之本，有何加焉。）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悅者衆，（所敬一人，是其少；千萬人悅，是其衆。）此之謂要道也。（孝悌以教之，禮樂以化之，此謂要道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但行孝於內，流化於外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天子父事三老，所以敬天下老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天子兄事五更，所以教天下悌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天子郊則君事天，廟則君事尸，所以教天下臣。）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以上三者教於天下，眞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至德之君，能行此三者，教於天下也。）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欲求忠臣，出孝子之門，故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以敬事兄則順，故可移於長也。）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君子所居則化，所在則治，故可移於官也。）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命，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七人者，謂太師、太保、太傅、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維持王者，使不危殆。）諸侯有爭臣五人，

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尊卑輔善，未聞其官。）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令，善也。士卑無臣，故以賢友助己。）故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命，又焉得爲孝乎。（委曲從父命，善亦從善，惡亦從惡，而心有隱，豈得爲孝乎。）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盡孝於父，則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盡孝於母，能事地，察其高下，視其分察也。）長幼順，故上下治。（卑事於尊，幼順於長，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事天能明，事地能察，德合天地，可謂彰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雖貴爲天子，必有所尊，事之若父，三老是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必有所先，事之若兄，五更是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設宗廟，四時齊戒以祭之，不忘其親。）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脩身者，不敢毀傷；慎行者，不歷危殆，常恐其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事生者易，事死者難，聖人慎之，故重其文。）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孝至於天，則風雨時；孝至於地，則萬物成；孝至於人，則重譯來貢，故無所不通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孝道流行，莫敢不服。）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君臣同心，故能相親。上下下舊有治字，刪之。）

論語

學而

有子曰：（孔子弟子有若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與。（先能事父兄，然後仁可成。）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子，孔子。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悅之，少能有仁也。）曾子曰：（孔子弟子曾參也。）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者也。）子曰：導千乘之國，（導，謂爲之政教也。）敬事而信，（爲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也。）節用而愛人，（節用，不奢侈也。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使民以時。（不妨奪農務也。）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者，古之遺文也。）子夏曰：（孔子弟子卜商也。）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盡忠節，不愛其身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主，親也。憚，難也。）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愼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人君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也。）

爲政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子曰：詩三百，（篇之大數。）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歸於正。）子曰：導之以政，（政，謂法教。）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苟免。）導之以德，（德，謂道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格，正也。）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爲周，阿黨爲比。）小人比而不周。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哀公，魯君謚也。）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魯卿季孫肥也。）子曰：臨之以莊則敬，（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也。）孝慈則忠，（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也。）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

之哉。大車、牛車。輗、轅端橫木以縛軛者也。小車、駟馬車。軏、轅端上曲鉤衡者也。

八佾

林放問禮之本。林放、魯人。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祭如在。言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謂祭百神。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定公、魯君諡。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里仁

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仁也。子曰。民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黨、謂族親也。過厚則仁、過薄則不仁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何有者、言不難也。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不能用禮也。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俱不得中。奢則驕溢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也。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訥、遲鈍也。言欲遲而行欲疾也。

公冶長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孔文子、衛大夫孔圉。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敏者、識之疾也。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子產、公孫僑也。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曰。巧言令色足恭。足恭、便僻貌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左丘明、魯太史也。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也。

雍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顏回、孔子弟子也。遷者移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

述而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也。不善不能改也。是吾憂也。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也。子之所慎。齊。戰。疾。慎齊、尊祖考。慎戰、重民命。慎疾、愛性命也。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道不遠、行之則是。

太伯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葸、畏懼之貌也。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絞、刺也。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偸。興、起也。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也。則民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偸薄。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以爲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欲各專一於其職也。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言此者、勉人學也。子曰。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美其有成功、能擇任賢臣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名焉。煥乎其有文章也。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也。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禹、稷、契、皋陶、伯益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此周、周最盛多賢、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於黻冕。卑宮室而盡力溝洫。禹吾無間然矣。間、非也。菲、薄也。致孝于鬼神、謂祭祀豐潔也。黻、祭服之衣。冕、冠名也。本書布其作其布。力下脫乎字。

子罕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簣、土籠也。此勸人於道德也。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而與之。

顏淵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己、約身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行善在己、不在人。顏淵曰。請問其目。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敬事此語、必行之。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仁之道莫尚乎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子張、孔子弟子顓孫師也。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膚受、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無此二者、非但爲

明、其德行高遠、人莫之及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也。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謂什二而稅。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子張問崇德辨惑。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化之在前。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而正。孰敢不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多情欲也。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也。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亦欲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也。樊遲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樊遲、孔子弟子樊須也。慝、惡也。修、治也。治惡爲善。子曰。先事後得。非崇德與。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攻其惡。毋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樊遲問智。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正直之人用之、則邪枉之人化爲直也。樊遲退。見子夏曰。何謂也。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

(仁者矣。)

子路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孔子弟子仲由也。先導之以德。使人信之。然後勞之。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毋倦。(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矣。)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孔子弟子冉雍也。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也。)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矣。)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問往將何所先行之也。)子曰。必也正名乎。(正百事之名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矣。)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也。(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也。)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情。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令。教令也。)子適衛。冉子僕。(冉有御也。)子曰。庶矣哉。(庶。衆也。言衛民多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勝殘。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古有此言。孔子信之。)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國。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以其大要。一言不能興國也。幾。近也。有近一言可以興國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事不可一言而成。知如此則可近之。)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言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如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矣。)葉公問政。(葉公名諸梁。)子曰。近者悅。遠者來。子夏為莒父宰。問政。(莒父。魯下邑也。)子曰。毋欲速。毋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大。則大事不成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之。)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南人。南國之人也。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善夫。(善南人之言也。)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也。)子曰。君子易事而難悅也。(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也。)悅之不以道。不悅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度才而官之。)小人難事而易悅也。悅之雖不以道。悅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也。)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戰。必破敗。是為棄之。)

憲問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有勇者不必有仁。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雖曰君子。猶未能備也。)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公叔文子。衛大夫。)

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季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為當亡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有人來不逆之以為詐。不億度之以為不信。然人有詐不信者。以先覺知之。是人賢邪。)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敬其身也。)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病猶難也。)

衛靈公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子張書諸紳。(紳。大帶也。)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也。)乘殷之輅。(大輅。越席。昭其儉也。)服周之冕。(取其黈纊塞耳。不任視聽也。)樂則韶舞。(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放鄭聲。遠佞人。(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使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也。)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文仲。魯大夫也。知賢不舉。為竊位也。)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也。)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責己。小人責人也。)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亂大謀。(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群。故好惡不可不察也。)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材大者道隨大。材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也。)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季氏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古之良史也。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為也。)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柙。檻也。櫝。匱也。失虎毀玉。豈非典守者過邪。)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疾如汝之言。)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國。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也。)不患貧而患不安。(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大小安寧。不傾危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也。)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友善柔。(面柔者也。)友便佞。損矣。(便。辯也。謂佞而辯也。)孔子曰。益者

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動則得禮樂之節。）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恃尊貴以樂佚遊。）樂佚遊，（出入不節。）樂宴樂，損矣。（宴樂，沈荒淫亂也。三者自招之道。）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躁，不安靜。）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隱，匿，不盡情實。）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瞽，目子顏色所還向而無逆知之識者。猶瞽者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得貪得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順吉逆凶天之命。）畏大人，（大人聖人，與天地合德也。）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謂有所不通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齊景公有馬千駟，（千駟，四千匹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首陽山名。）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此所謂以德為稱。）

陽貨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君子慎所習。）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不見侮也。）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應事疾則多成功。）惠則足以使人。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乎，對曰，未也。居，吾語汝。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也。）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蕩，無所適守。）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父子不知相為隱之道。）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狂，妄作觸人也。）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言禮非但樂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但鐘鼓而已。）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言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無所不至者，甘邪媚無所不為。）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其邪好而奪正色。）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其邪音而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也。（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鄙時君，覆傾國家也。）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惡者，（好稱說人惡。）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訕，謗毀也。）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窒，塞。）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己有。）惡不遜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微子

柳下惠為士師，（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周公謂魯公，（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曰，君子不施其親，（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以用也。怨不見聽用也。）故舊無大故，則不弃也，無求備於一人。（大故，謂惡逆之事也。）

子張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飾其過，不肯情實也。）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厲，病。）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孟氏使陽肩為士師，（陽肩，曾子弟子也。士師，典獄官也。）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民之離散為輕漏犯法，乃上之所為，非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子貢曰，紂之不善也，不如是之

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討為不善以興天下，後世惜之甚，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改也。）

堯曰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權，稱也。稱，斗斛。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致敬也。）寬則得衆，敏則有功，公則悅。（百姓公平則民悅矣。凡此五帝三王所以治，故傳以示後世也。）子張問政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不亦惠而不費乎，（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之。）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不察戒而責目前成為視成也。）慢令致期謂之賊，（與民無信而期，虐刑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內惜離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羣書治要卷第十

孔子家語

始誅

孔子為魯大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法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闕觀也。）屍於朝三日，孔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之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記醜而博，（醜謂非義。）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撮，聚也。）其談說足以飾衆熒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也，不可以不除，（觀荀作要故之。）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狴，獄牢也。）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為國家者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微斂無時，暴也，不識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則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不

能以悍之。若是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是以威厲而不誠。刑措而不用也。今世不然。亂其教。煩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罪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則禮乎禮之七字。作郎禮之又不可而徒以威悍之十三字。誤作試。

王言

孔子閒居。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道不尊也。非道。德不明也。雖有國之良馬。不教服乘。不可以取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背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遠師枉席之上。故曰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爲明王。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此則生財之路也。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無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知節。此之謂七教也。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汝以爲姑止此乎。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有法必裂地而封之。分爵而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賢良。退貶不肖。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脩。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田獵罝弋。罝。網也。弋。繳射也。非以益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借而寡貸。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其博有萬民也如觀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也。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乎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也。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既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明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至和。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此三者成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智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能。有士之君。能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曰。明王之征也。猶時雨之降也。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遠師枉席之上。而安百里也。

傳無非道之其。補之。

不肖下傷有然字。賢字。賢下傷有則之。

大婚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問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對曰。夫人道政爲大。夫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之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也。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也。夫婦正則出可以治政言禮矣。身正乃可以正人矣。物恥則足以振之。恥非不如禮。則足以振教之也。國恥則足以興之。恥國不如禮。則足以興起之。故爲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也。敬也者。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也。傷其本。則支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百姓之所法。而行。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修此三者。則大化愜於天下。愜。滿也。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乃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而爲其子也。孔子遂言曰。爲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樂天道也。則不能成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於物。謂之成身。不過於物。合天道也。

問禮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爲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爲之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示百姓。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雕璣。器不雕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興萬民同利。古之明王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苟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意慢遊。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苟求得當其情欲而已。虐殺刑誅。不以其理。夫背之用民也由前。用上所言。今之用民也由後。下用所言。是卽今之君子莫能爲禮也。政下有以作其衆四字。

五儀

哀公問於孔子曰。庶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有聖。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格。法也。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而不知所執。此則庸人也。所謂

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順道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智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所謂者，謂百之要也。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則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怨惡也。仁義在身而色不伐，無伐善之色也。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油然，不進之貌。越，過。所謂賢者，德不踰閑，閑，防法也。行中規繩，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言雖天下無口過也。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本，亦謂身。富則天下無宛財，宛，積也。施則天下不病貧，此賢者也。所謂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視者不識其鄰，此聖者也。鄰，以喻時人。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曰：君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視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味爽夙興，正其衣冠，爽，明也。夙，早也。味，明，始明也。平旦視朝，盡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乎中昃，昃，日昳也。諸侯子孫往來為賓，行禮揖讓，愼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乎四門，周章遠望，視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言亡國數墟，非但一也。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既明此五者，而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乎何有失哉。

哀公問於孔子曰：諺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之官。言各當以其所能之事任之於官也。無取捷捷，無取鉗鉗。鉗，妄對不識，無取喤喤。喤喤，多言也。捷捷，貪也。所以為貪。鉗鉗，亂也。喤喤，誕也。誕，欺詐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馴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財狼，不可邇也。邇，近也。言人無智能者，雖信而有智能者，然後乃可長也。不慤，不誠信，不能為大賢也。不慤信而有智能者，然後乃可長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耶？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非能加也，皆者，殷王帝辛之世，帝辛紂也。有雊生大鳥於城隅焉，帝辛介雊之德，介，助也。以雊之德為助也。不修國政，殷國以亡，此卽以己逆天時得禍反為禍者也。又其先世殷太戊之時，道缺法邪，以致天孽，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恐懼，側身修行，三年之後，遠方嘉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卽以己逆天時，得福轉為福者也。故失災地妖，所以儆人主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也。儆，戒也。災妖不勝善政，夢怪不勝善行，能知此，至治之極也。明王達此也。

致思

季羔為衛士師，士師，獄官。刖人之足，俄而衛君亂，季羔逃之，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罪，季羔曰：君子不隧。隧，從竇出。又曰：於此有室，季羔入焉，既而追者龍，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報怨之時，而子逃我，何故？刖者曰：斷足，故我之罪也，無可奈何，雖者君治臣以法，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隱當論刑，君惟說作說。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故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政，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其子羔乎。子路為蒲宰，為水備，修溝瀆，以民之煩苦也，人與一簞食，一壺漿，孔子止之，子路曰：由也以民多匱餓者，匱，乏也。是以與之簞食壺漿，而夫子使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孔子曰：爾以民為餓，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給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也，速已則可，不已，則爾之見罪必矣。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奸馬，懍懍焉，謹慎之貌。奸馬，突馬也。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屬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之何其無畏也。

三恕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弗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弗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弗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端，正也。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誡，故置於坐側也。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水實之，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叡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好生

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孔子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為對焉。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舉不肖，德若天地之虛靜，化若四時之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異類，四方之夷狄也。鳳翔麟至，鳥獸馴德。馴，順也。無他，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觀周

孔子觀於明堂，觀四方之墉。墉，牆也。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則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者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覽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於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也，豈非惑哉。

孔子觀周。遂入大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誡。雖欲安樂。必誡慎也。無行所悔。所悔之事。不可復行。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綿綿。微而不絕。網羅者。豪末不扎。如毫之末皆扎也。將尋斧柯。尋。用。誠能愼之。禍之根也。口是禍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竊主人。民惡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愼總。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惑。我獨不徙。惑惑。惑西轉移之貌。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唯能於此。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既觀斯文。顧謂弟子曰。小子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賢君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對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如何。孔子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王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衛國無游放之士。靈公知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月。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乎。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產。未聞二子之進賢己之才者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徒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絕其世祀。荒乎淫樂。沈湎於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鉗口。逃罪不言。館曰。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之謂忘其身之甚者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在。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賢而弗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己賤而讐之。怨讐並存於國。鄉敵攜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衛靈公問孔子曰。有諸侯人爲國家者。計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受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尊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謂也。

辨政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孔子曰。勤之愼之。來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而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之謂奪。以不肖代賢。是之謂伐。緩令急誅。是之謂暴。取善自與。是之謂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使民。此怨所由生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謂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愼焉。

六本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然後爲君子。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爲本。嗣不立。則亂之源也。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倉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反本修迹。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謙謙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其無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聽受之。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則天下之善言不得聞其耳矣。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道。可謂知言矣。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問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人之己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是以君子必愼其所與者焉。

哀公問政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

禮所生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於智。力行近於仁。知恥近於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者。有九經焉。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人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齊莊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盛其官任而使之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忠信者與之重祿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稟稱事。所以來百工也。（既稟食之廩米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親。安也。）繼絕世。舉廢邦。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焉。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跲。躓也。）道前定。則不窮。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推諸天下。無所不行。

顏回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冶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逸。公不悅。其後三日。東冶畢之馬逸。公聞之。促駕召顏回。顏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冶畢之善御。而子曰。其馬將逸。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而已矣。昔者帝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逸民。造父無逸馬。今東冶畢之御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其心猶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哉。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逸。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

閔馬父

衛靈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而反任之。史魚驟諫。公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公朝。不能進靈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死不可以成禮矣。吾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畢猶足也。謂死於客位。）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靈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

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執轡

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矣。子騫曰。敢問古之爲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日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極。至也。）善御民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是以天地德之。（天地以爲有德。）而兆民懷之。（懷。歸。）不能御民者。弃其銜勒而專用策。其不可制也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辟。民必流。國必亡。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所法。修民無所法。修則迷惑失道。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六官在手以爲轡。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遇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以趣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六官爲轡。己與三公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仁義禮智信之法也。）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無法字。補之。已下而字。刪之。）

五刑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之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邪。不可以治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義御其心。所以厲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污穢而退放之者。則曰簠簋不飾。（簠。簋。黍稷器也。）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脩。有坐鬥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疲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言其下官不修其職。不斥其身也。）有坐干國之紀者。則曰行事不請。（言不請而擅行也。）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爲之縞。所以愧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鑑發則白冠。慈樱盤水。加劍。造於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拽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

刑政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敗俗。於是乎用刑矣。仲弓曰。古之聽訟。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懷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

聽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也。有指無簡則不聽，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附從輕，赦從重，附人之罪，以輕爲比，赦人之罪，以重爲比。疑獄則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故將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也，士遇之塗，弗與之言也。屏諸四方，唯其所之，弗及以政，弗欲生之故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獄成於吏，吏以獄之成告於正。吏，卿官吏也。正，諸官長。正既聽之，乃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乃奏於王。王命三公，三公位尊。然後乃以獄之成報於王。王以三刺之法，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聽之。君王尚寬，罪疑已定，猶三宥之，不可得輕，然後刑之也。而後制刑焉，所以罪之也。仲弓曰：古之禁何禁？孔子曰：析言破律，巧辯之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變易官與物名。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左道，邪道。作淫聲，淫逸慝亂之聲。造異服，非人所常見。設奇伎奇器以惑上心者殺。怪異之使，可以眩惑人心之器。惑，動也。行僞而堅，行詐僞而堅守。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順其非而飾澤之。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民者殺。此四誅者，不待時不以聽，不聽於朝市之下也。

問玉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汝。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爲必布几筵，拚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恭己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國順服，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以亂也。昔者，明王聖主之辨貴賤長幼，正男女外內，序親疏遠邇，而莫敢相陵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屈節

宓子賤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讒人，使己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也。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吏齊。方齊，擊其肘，齊不齊，則從而怒之。二史患焉，辭請歸。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意者其以此諫乎。公瘖大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則寡人無以知過。微夫子則寡人無由寤。遽使告宓子曰：自今日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書其要，宓子遂得行政於單父焉。躬敦厚，明親親，尚恭敬，施至仁，加愛誠，致忠信，百姓化之。

正論

定公問於孔子曰：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可乎？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將天下實賴之，豈惟魯而已哉。公曰：何也？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上齒，夏后氏貴爵而上齒，殷人貴富而上齒，周道衰之末。周人貴親而上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之貴於天下久矣，次於事親。是故朝廷同爵則上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君欲問之，則爲之設席。八十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遜於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敢與長者並肩也。不錯則隨。錯，厝行也，交盭厝行。見老者，則車從避。見老者在道，車與步皆避之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於路。任，擔也，少者代之也。而悌達於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匱，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於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伍，五十始老，不從力役之事，不及山澤之禁也。頒禽隆諸長者，而悌達於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上齒，而悌達於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道路，至於州巷，放於蒐狩，修於軍旅，則衆同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公曰：善。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不祥，東益宅也。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指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

子夏問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涖祚，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成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

東華治要卷第十一

帝紀上

本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徇，疾也。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長而敦敏，成而聰明。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修德振兵，以興炎帝戰於阪泉之野。阪泉，地名。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乃殺蚩尤而代神農氏，是爲黃帝。東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山名也，在龍石。南至于江，北逐葷粥。獫狁也。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時播百穀，勞勤心力耳目，親戰而天下大服。帝仰天地，置來官，故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圖，配下台。前之三公，其餘皆與，力牧，常先，大鴻等，或以爲師，或以爲將，分掌四方。各如已視，故號曰黃帝。四目，又使倭伯嗜味草木，典醫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其史倉頡又象鳥迹始作文字。自黃帝以上，穴居而野處，死則厚衣以薪，葬之中野，結繩以治。及至黃帝，爲築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易以棺槨，制以衾裳，百官以序，萬民以察。神而化之，使民不倦。後伯夷、鯀、禹、皋陶之業，周禮所謂大威者也。於是人事畢具，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矣。或傳以爲仙，或言壽三百年，故審教經以問孔子。孔子曰：民知其利百年而崩，民知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三百年。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東海中有山焉。名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也。）上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也。帝王世紀曰。帝顓頊平九黎之亂。使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於是民神不雜。萬物有序。）

帝嚳高辛者。（玄囂。高辛。皆所興地名也。顓頊與嚳以字為號。上古質故也。）黃帝之曾孫也。生而神靈。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帝王世紀曰。帝嚳以人事紀官。故以句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職而治。）

帝堯放勳。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帝王世紀曰。帝堯置敢諫之鼓。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嶽之職。故名稱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老人擊壤於道。觀者歎曰。大哉。堯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堯以為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夏服葛衣。冬服鹿裘。）

（舊脫子道二字。補之。）虞舜名曰重華。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以孝聞。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二女不敢以貴驕。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窳。病也。）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以揆百事。莫不時序。流四凶族。以禦螭魅。堯乃使舜攝行天子政。堯崩。天下歸舜。（帝王世紀曰。孔子稱古者三皇五帝設防而不犯。故無陷刑之民。是以結繩而治。成象而民化。自虞夏至於舜。舜以神道設教。可拘羣者。無所用刑矣。夫三皇無文。淳德幽明。善無不章。任自然以疏賞。委羣心以就罰。故能通四序無窮。惡遠於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含德若自有者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乎。）

夏禹名曰文命。當堯之時。洪水滔天。舜登用。乃命禹平水土。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淢。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行相地宜所有以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朔。北方也。）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於天下。於是太平治。帝舜薦禹於天。舜崩。遂即天子位。國號曰夏后。十七世帝履癸立。是為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伐桀。桀走鳴條。（鳴條。南夷地名。）遂放而死。

湯始居亳。征諸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在王官。勉哉勉哉。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湯乃伐桀。踐天子位。帝太戊立。伊陟為相。（伊陟。伊尹子也。）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罰。）太戊懼。問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殷復興。故稱中宗。帝辛立。天下謂之紂。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飾是非之端。矜人臣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有蘇氏美女也。）

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鹿臺在朝歌城中也。）而盈鉅橋之粟。（鉅橋。鹿水之大橋也。有漕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沙丘在鉅鹿東北。）多取野獸飛鳥置其中。慢於鬼神。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也。）以西伯昌九侯。（鄴縣有九侯城。）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紂囚西伯羑里。（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又用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多叛紂。微子數諫不聽。遂去。比干強諫。紂怒。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為奴。紂又囚之。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走。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殺妲己。殷民大悅。

周后稷名棄。好耕農。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邰。曾孫公劉。修后稷之業。民賴其慶。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古公卒。季歷立。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之法。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皆慚。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舊脫古公卒王季歷卒九字。補之。）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於是伐紂。紂師皆倒兵以戰。武王遂入斬紂。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封諸侯。班賜殷之器物。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墟。偃干戈。振兵釋旅。（入曰振旅也。）示天下不復用。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也。）穆王即位。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祭。畿內之國。為王卿士。謀父。字也。）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震。懼也。）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鄉。方也。）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舊無財求而利其五字。補之。）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衛。衛圻也。）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供日祭也。）侯服者祀。（供月祀也。）賓服者享。（供時享也。）要服者貢。（供歲貢也。）荒服者王。（詩云。莫敢不來王也。）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祀也。（外傳云。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先修志意以自責也。）有不祀則修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修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名。（名。尊卑職貢之名號也。）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也。）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不至。則有刑罰也。）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

王之訓而幾頓乎。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諸侯有不隨者，厲王即位好利，近榮夷公。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極，中也。）猶日慌惕懼怨之來。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有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召穆公也。）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衛國之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視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鄉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夫民慮之心而宣之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叛襲王，王出奔于彘。宣王即位，脩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幽王嬖愛褒姒，欲廢后，並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是謂五霸。）

秦繆公與晉惠公合戰，為晉軍所圍。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窮，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解甲冑以歸。戎王使由余於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則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猶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疲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王處僻陋，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君臣有間，乃可圖也。繆公曰：善。因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悅之，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始皇帝，莊襄王子也，名政。二十六年，初并天下，自號曰皇帝，事皆決於法，剗削無仁恩，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置廷宮中。毀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在長安西北，別名渭城。）南臨渭，自雍門（在高陵縣。）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也。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於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棄民衆語，棄其勝也。）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三十五年，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願上所居宮無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自是後莫知行所在。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以為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僨伏誾默以取容。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也。諸生在咸陽者，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長子扶蘇諫：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丞相斯、少子胡亥從，至平原津而病，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始皇崩，趙高乃

與胡亥、李斯、趙高詐稱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爲太子，賜扶蘇、蒙恬死。

二世皇帝元年，趙高爲郎中令，掌宮殿門戶。任用事，二世與高謀曰：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強，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無以臣畜天下，二世東行郡縣，遂用趙高乃陰與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柰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知人情，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親從臣，其心實不服也。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無陛下遂從時無疑，即羣臣不及謀矣。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遂，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成卒陳勝等反，山東郡縣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三年，章邯等圍鉅鹿，邯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邯等遂以兵降諸侯。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以法，後羣臣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及項羽虜將王離等，自關以東大氐盡叛，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戒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發吏卒追，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謂郎中令曰：足下素誅殺無道，天下叛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固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罪多言，臣不敢報，二世自殺，趙高乃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稱病不行，高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軍至霸上，子嬰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諸侯兵至，項籍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

（羣無無功亦誅四字，衍之。）

太史公曰：秦自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偃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

不敢謀，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防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得其道，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夫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締，結也。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陳軫、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田忌、廉頗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遂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拊，拍也。一作撫。）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北築長城，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百姓，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斬華山爲城也。）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何，猶問也。）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以繩繫戶樞，瓦甕爲窗也。）甿隸之人，（甿，民。）才能不及中人，（首出十長伯，率中也。）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嬴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出倔起阡陌之中，（倔作而。）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嬴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韓、魏之君，銀鋤棘矜，（以銀鋤及棘中矛矜也。矜，柄也。）非銳於曶鑊矛戟，（曶，刃矛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向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絜，束之也。）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兼諸侯，南面稱帝，天下之士，斐然向風，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

貪鄙之心，行自奢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桓騫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少衣也。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斯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向使二世有所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庶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寡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賦斂無度，天下多事，百姓困窮，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汲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勢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齊桓公

（書無世家二字，加之，齊桓齊字，補之。）

齊桓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襲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襄公立，絀無知秩服，無知怨，數欺大臣。襄弟子糾奔魯，管仲召忽傅之。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及雍林人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已立，欲殺管仲，鮑叔曰，君將治齊，則高傒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齊人皆悅。於是始霸焉。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其子以適君，非人情也，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背親以適君，非人情也，難近。（衛公子開方也。）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也，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桓公卒，易牙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羣吏，諸大夫也。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屍在牀上六十七日，屍蟲出于戶。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封於魯。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宣王，宣王愛戲，欲立爲魯大子。仲山父諫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令不行則政不立也。）令天

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得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難。（言先王立嫡之命，將盡塞不行也。）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先王之命立嫡，今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失，不誅亦失。（誅之，誅王命；不誅，則王命壞也。）王其圖之，弗聽。卒立戲爲太子，是爲懿公。括之子伯御攻弒懿公，宣王伐魯，殺伯御，自是後諸侯多叛王命。

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昭王卒，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

微子開者，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箕子者，紂親戚也，紂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詳狂。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剖視其心。微子曰，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周公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曰宋。

唐叔虞者，周成王弟也。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常山有番吾縣。）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寶好音，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單衣曰襲，一襲也。）（書無禮字，補之。）

魏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也，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文侯弟名成也。）二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寡人相定矣。李克曰，魏成子

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矣。

齊威王初即位。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開。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開。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而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皆見征伐。故祭以求福也。）徒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稚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

羣書治要卷第十二

史記下　吳越春秋

史記（羣書史記列傳四字加之。）

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匡天下。管仲之謀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常爲名大夫。世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晏平仲嬰者。萊人也。（萊今東萊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聞於齊。其在朝。君語及之。則危言。語不及。則危行。國有道。則順命。無道。則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太史公曰。吾讀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秦因急攻韓。韓王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

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景公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且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親戚左右送之。留飲。夕時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之士皆振慄。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求行。爭奮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渡易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故地而歸。立爲大司馬。

孫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則視左手。右則視右手。後則視背。婦人曰。諾。乃設鈇鉞。三令而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而五申之。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已受命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者。於是孫子使使報曰。兵已整。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也。卒以爲將。西破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

吳起者。衛人也。魏文侯以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糧與士卒分勞。卒有病疽者。吳起爲吮之。卒母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不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而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死處矣。是以哭之。文侯既卒。事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羊腸坂在太原。修政

不仁。而湯放之。桀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甘茂者。下蔡人也。秦武王以爲左丞相。謂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茂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請歸以告王。王迎茂於息壤。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雖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費人有與曾參同姓名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告。其母尚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儀子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王聽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茂擊之。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使白起爲上將軍。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禽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人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皆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秦復發兵。使王陵攻趙。陵戰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亦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爲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樂毅用燕昭王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毅爲魏使燕。遂委質爲臣。昭王以爲亞卿。時齊湣王強。自矜。百姓弗堪。於是昭王使毅約趙。楚。魏。以伐齊。昭王悉起兵。使毅爲上將軍。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毅獨追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輸之燕。昭王大悅。封樂毅於

昌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卒。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下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惠王固已疑毅。得齊閒。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知惠王之弗善代之。遂西降趙。齊田單遂破騎劫。盡復得齊城。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閒相如者。趙人也。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月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既能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每朝。常稱病。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何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

閒書作故。改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治。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閼與。王乃令奢將救之。大破秦軍。惠文王賜奢爵號爲馬服君。孝成王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使廉頗將。固壁不戰。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之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毋憂之。吾已決矣。終遣之。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射殺括。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日擊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牧。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牧。牧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賜而不用。皆願得一戰。於是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破東胡。單于奔走。匈奴不敢近趙邊。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平造爲憲令。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弗知。每一令出。屈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平。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平既絀。其後秦大破楚師。懷王入秦而不反。平雖放流。睠顧楚國。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令尹子蘭卒使上官大夫短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遷於江南。遂自投汨羅以死。汨水在羅縣。曰汨羅。原既死之後。楚日以削。竟爲秦所滅。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漆智伯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變名易姓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以子之材。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也。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慄。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趙襄子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爲丞相。始皇出遊會稽。斯及中車府令趙高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
以數直諫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從。始皇帝至沙丘。疾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
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於是斯高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立子胡亥
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劍以自裁。將軍恬賜死。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
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謂高曰。夫人生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
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
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
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快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
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慄慄。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
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
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奸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
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
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犇。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
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廏之寶馬。臣得賜之。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
足。書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高曰。人臣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

〔無直道之道・〕
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叛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道馳道。賦斂愈
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斯曰。吾有私
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堂高三尺。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粢糲之食。藜
藿之羹。飯土甌。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疏九河。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臣虜之勞。
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
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夫所謂賢人者。必將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也。今身且弗
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
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李斯恐懼。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
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
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
〔傳無督字・稍之・〕
察耶。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
〔・下桎梏同〕
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
〔所上有人字・〕
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

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謂尊賢者。爲其貴
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夫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知
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
灰於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輕罪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
故民弗敢犯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
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弗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
之論矣。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
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
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敢
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故督責之術設。
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
韓復生。弗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矣。刑
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矣。初。趙高爲郎中令。
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
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
示神明於天下。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

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高。高聞斯以
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
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所欲言者不可傳也。欲見
無閒。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閒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宴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
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宴私。丞相輒來請事。
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
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
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
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因上書言
高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陛下不圖。臣
〔脩作修〕
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
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識。不習治。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

賜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強力。下知民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烈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有功。實無反心。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高使吏弃去弗奏。曰。因安得上書。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驗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遂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月遊弋獵。有行人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高劫令自殺也。

田叔者。趙人也。趙王張敖以爲郎中。高祖過趙。貫高等謀弒上。發覺。詔捕趙王。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自髡鉗隨王至長安。敖得出。叔爲漢中守。文帝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上曰。先帝徵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漢與楚相距。士卒疲弊。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疲弊。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以雲中守。景帝以田叔爲魯相。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曰。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遊。

循吏傳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嘗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不受也。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弃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

酷吏傳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格。正。）老氏稱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

官道總者溺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圓。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在道德不在嚴酷也。）

滑稽傳

優孟者。楚優人也。莊王之時。有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以大夫禮葬之。下令有諫者死。優孟入門大哭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槨。發卒穿壙。老弱負土。廟食太牢。率以萬戶。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王曰。寡人過一至此乎。爲之柰何。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孟卽爲敖衣冠。抵掌談語。（抵掌談說之歲餘。像孫叔敖。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孟曰。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楚相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叔敖子封之寢丘。（書無大王二字。補之。）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大道。秦始皇帝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人家有好女者。持女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俗曰。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至爲河伯娶婦。送女河上。豹往會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入報。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投之。凡投三弟子也。豹曰。巫嫗。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豹曰。巫嫗三老不來。柰何。欲復使掾趣之。皆叩頭破額血流。豹曰。若皆能歸去。吏民大驚恐。從是已後。不敢言爲河伯娶婦。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田。民頗苦不欲。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雖患苦。然期令子孫思我。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故豹爲鄴令。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產治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治鄴。人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魏文帝問侍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大尉華歆。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爲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罪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刑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大聯德齊聽有恥且格者也。孔子曰。）

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爲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極。在權衡非甚低昂之遠。乃約絲之微也。且觀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異卽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爲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烏稱神而化。使民宜之。若君化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則純以恩義感不欺。與以威嚴成不欺。皆不得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

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聞孔子與子貢游於吳。出求觀其形。變服而行。爲或人所戲而傷其指。夫差還。發兵索於國中。欲誅或人。子胥諫曰。臣聞昔上帝之少子下游背洽之淵。化爲鯉魚。隨流而戲。漁者豫沮射而中之。上訴天帝。天帝曰。汝方游之時。何衣而行。少子曰。我爲鯉魚。上帝曰。汝乃白龍也。而變爲魚。漁者射汝。是其宜也。又何怨焉。今夫大王棄萬乘之服而從匹夫之禮。而爲或人所刑。亦其宜也。於是吳王默然不言。

吳王夫差興兵伐齊。掘爲漁溝。通於商魯之閒。北屬之沂。西屬之濟。欲以會晉。恐羣臣之諫也。乃令於邦中曰。羣人伐齊。敢有諫者死。太子友乃風諫以發激吳王之心。以清朝時懷丸挾彈從後園而來。衣沾羅濕。吳王怪而問之曰。可爲如此也。友曰。遊於後園。聞秋蟬之鳴。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其鳴悲吟。自以爲安。不知螳蜋超枝緣條。申要舉刃。纏其形也。夫螳蜋惑心。財進。志在利蟬。不知黃雀徘徊枝葉。欲啄之也。夫黃雀但知伺螳蜋。不知臣飛丸之集其背也。但臣知虛心念在黃雀。不知穿塹在於前。掩忽陷墜於深井也。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知貪前之利。不睹其後之患也。對曰。天下之愚。非但在於是也。復有甚者。王曰。豈復有甚於是者乎。友曰。夫魯守文抱德。無欲於鄰國。而齊伐之。齊徒知舉兵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興師千里而攻之也。吳徒知踰境貪敵往伐齊。不知越王將選其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滅吳國也。臣竊觀禍之端。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王喟然而歎。默無所言。遂往伐齊。不用太子之諫。越王勾踐聞吳王北伐。乃帥軍泝江以襲吳。遂入吳國。焚其姑蘇之臺。

（頭作搏。愈心財進作爲心而進。）

（羣無吳國之莫字。補之。下吳國同。）

（第十三卷缺）

羣書治要卷第十四

漢書二

志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矣。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乖。而淫辟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鬬之獄繁。祭祀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刑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爲同。（同於和樂也。）禮以飾外而爲異。（尊卑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宜。有所損益。卽民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及其衰也。諸侯

（本書殘缺。紀作褒。）

（殺利之之利仕行。）

蹤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已。去其籍籍。遂秦滅學。遂以亂亡。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悅而歎曰。吾乃今日知爲天子之貴也。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至文帝時。賈誼以爲漢承秦之敝俗。棄禮義。捐廉恥。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爲故。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脩則壞。乃草具其備。天子悅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至武帝即位。議立明堂。制禮服。會竇太后不悅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言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天下皆無一人之獄矣。至周末世。大爲無道。秦繼其後。又益甚之。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沸愈甚而無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以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琅邪王吉爲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繁碎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上不納其言。至成帝時。劉向要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成帝以向首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營表未作。遭成帝崩。世祖受命中興。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政教清明。乃營立明堂辟雍。明帝即位。躬行其禮。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以其體樂未具。羣下無所聽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

（書無下沛字。補之。）

夫人皆天地之貌。皆。化也。言高天地氣化而生也。懷五帝之性。仁義禮智信也。聰明精粹。精。純也。粹。淳也。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嗜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爲養。用智而不恃力。此所以爲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悅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明智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上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

（用作任。）

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諸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陳。共工。主水官。共政作虐。故顓頊伐之也。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殺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誓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假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措。兵殺者。以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春秋之時。王道衰壞。禮樂不興。刑罰不中。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和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鏤亨之刑。至於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義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而好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蠲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招撫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蕭曹爲相。填以無爲。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希。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德惡亡秦之政。論義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歲增。戶口浸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即位十三年。齊大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民不犯。何治之至。今法有肉刑三。謂。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凱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無肉刑。有象刑。是不然矣。以爲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得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所以有象刑之可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也。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除悖。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書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非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

（抽作押。）

（際作際。）

（上有象上書曰。可字。）

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弊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鞿羈而御駻突。（以繩繫馬頸曰鞿。駻突。惡馬也。）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爲奸臧。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爲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網密而姦不塞。刑繁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淸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撰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爲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刑措。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也。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煣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也。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治國安人之本也。是以聖王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井廬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敎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無廢官。邑無傲民。地無曠土。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泰平。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

（糴上有曰字。）

文帝卽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哉。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天之行氣。不能常孰。）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屈。有勇者聚徒而衡擊。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廩廩。危也。）竊爲陛

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晁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捐。謂民飢也。或謂瘠之者爲捐也。）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民人之衆。不避湯、禹。加以無天災。而畜積之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人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不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閒。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爲倍稱。）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

（兼下有并字。）

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而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此商人所以兼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矣。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各以多少級數爲差。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閒。國家無事。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校。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閒成羣。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倉氏、庾氏是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於是罔疏而民富。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

本。天下虛耗。人民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墾闢。頗有蓄積。宣帝卽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壽昌遂白令邊郡皆以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賜壽昌爵關內侯。至元帝時。乃能常平倉。哀帝卽位。百姓貲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平常崩。莽遂篡位。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爲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而其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以爲疏闊。宣帝始賜璽于印綬。（無下造字。）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鈎町稱王。莽乃遣使易璽于印綬。貶鈎町爲侯。二方始怨。後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三十萬衆。欲同時十道並出。登來滅匈奴。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鄰里。犯令法至死。制又不定。吏緣爲姦。天下讙讙然。陷刑者衆。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圜卽錢也。）退又行之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所緩則賤。所急則貴。）人君不理。則商賈（師古作賈之之。）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聚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數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無之之時爲貴之之時爲賤之之時官爲散之。）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卽準平。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秦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溢爲名。（二十兩爲溢。幣以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也。）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荚錢。（如榆荚也。）孝文爲錢益多而輕。更鑄四銖。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賈誼諫曰。夫事有招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積其厚利微姦。雖踪罪日報。其勢不止。（報。論。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弃捐。而采銅者繁。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民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爲多。）善人慌而爲姦邪。（怵。誘。動心於姦邪也。）陷民陷而之刑戮。刑戮甚不祥。奈何而忽。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蓄。忿胡粵之害。卽位數年。殷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瓯。事南粵。江淮之閒。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則燕。齊之閒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使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干戈日滋。行者罷。居者送。中外騷擾相乘。財賂衰耗而不澹。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其後衛青。霍去病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築朔方郡。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饋。率

（稻作田。）

十餘鍾致一石。（鍾六石四斗。）益滄海郡。築塞斷方。轉漕萬餘。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迺募民能入奴婢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此後衛青比歲將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票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渠。邪王。率數萬衆來降。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迺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濟之。費以億計。縣官大空。富商賈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造幣以濟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司農。領鹽鐵事。而桑弘羊。以治粟都尉。領鹽鐵事。而桑私羊貴幸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皆謫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諸賈人未作貴賣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筭一。軺車一筭。商賈人有軺車。（商賈人有軺車。使出船筭。二筭。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迺超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矣。狐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寶。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苛刻爲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謟諛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揚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氐破。民嫁。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是時。趣欲興漢用船戰。逐。（水戰相逐。）乃大脩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明年。天子始巡郡國。公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儲設其具而望幸。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天子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越。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塞上塞斥卒也。）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餘里。邊兵不足。迺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濟之。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省視諸侯金石輕重。）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迺拜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筭。因孔僅言船筭事。上不說。然兵所過縣。縣以爲雲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元封元年。卜式貶爲太子太傅。而桑弘

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盡籠天下之貨。名曰平準。不復告緡。民不益賦。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賣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久之。拜弘羊爲御史大夫。昭帝卽位。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節儉。然後教化可興。迺能酒酤。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王莽居攝。變漢制。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憒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思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以御魑魅。於是商農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勝數。莽知民愁。迺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窮。莽性躁擾。不能毋爲。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數人。皆用富賈。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每一斡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計。乃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爲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俞衆。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鎖鎖。傳送長安鍾官。愁苦死者十六七。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豬性觸突人。豨性狡。故取以喻。）壹切稅吏民。書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已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吏卒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備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未祿。而私賦斂。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勞縱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巢之。浸淫日廣。於是青徐荊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鬬死亡。緣邊四夷所係虜。陷罪。飢疫人相食。及莽末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隱微不顯之旨。）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從橫。眞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焚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設寫書之官。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亡正。人用其私。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約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辭。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騖。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以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患也。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辭者又隨時抑揚。遠離道本。

苟以譁衆取寵。後進衒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殘缺。此辟儒之患也。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紀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者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棄弃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無爲作云。改之。）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辯者爲之。則苟鈎鉤析亂而已。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採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鬼。謂信鬼神。親鬼而右之。）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言無古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也。）以孝親天下。是以上同。（皆言同可以治。）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樂。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譎而弃其信。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遺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誣上下之序。

羣書治要卷第十五

漢書三

傳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常從人寄食從項羽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弗用亡楚歸漢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亡者十數人信度何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誰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何曰王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必欲拜之擇月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因問王曰今東向爭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曰弗如也信曰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也項王喑烏狚嗟千人皆廢（百羽一嗟千人皆廢不敢當也然不能任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玩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今失職之弱民無不根者今王乘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漢王以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鄧生魏將無用周叔爲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擊魏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進破代禽夏說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成安君不聽信知其不用大喜乃引兵遂下井陘口斬成安君泜水禽趙王歇乃令軍毋斬廣武君頃之有縛而至麾下者於是問廣武君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廣武君辭曰臣聞之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恐臣計未足用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鄗下（今高邑是也・身死泜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傾耳以待命者然而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勝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不破齊必拒境而自強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饗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於是發使燕燕從風而靡遂度河襲歷下軍破龍且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武涉往信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君得至於此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項羽死徙信爲楚王信初之國陳兵出入有變告信欲反上僞游於雲夢信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戴後車信曰果若人

有功當封爵刻印玩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今失職之弱民無不根者今王乘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漢王以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鄧生魏將無用周叔爲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擊魏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進破代禽夏說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成安君不聽信知其不用大喜乃引兵遂下井陘口斬成安君泜水禽趙王歇乃令軍毋斬廣武君頃之有縛而至麾下者於是問廣武君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廣武君辭曰臣聞之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恐臣計未足用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鄗下（今高邑是也・身死泜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傾耳以待命者然而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勝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不破齊必拒境而自強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饗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於是發使燕燕從風而靡遂度河襲歷下軍破龍且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武涉往信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君得至於此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項羽死徙信爲楚王信初之國陳兵出入有變告信欲反上僞游於雲夢信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戴後車信曰果若人

官狡兔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

蹤布，六人也。漢封爲淮南王，十一年，高后誅韓信，布心恐懼，復誅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王。布見醢大恐，遂聚兵反。帝聞，上召諸將問，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坑豎子耳，何能爲。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疏，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

楚元王交，高祖少弟也。玄孫向，字子政，本名更生，爲諫大夫，向見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二人給事中，大見信，弘恭、石顯憚之，數譖毀焉。向上封事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微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乎。臣聞舜命九官，馮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皋陶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四海之內，靡不和亭，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固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端，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驚於外，故雖得其驟，心以事其先祖，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獨守正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讒愬，反其詩曰：寇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常是之時，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淆，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朝臣更相讒愬，轉相是非，文書紛亂，毀譽淆亂，所以炎惑耳目，感移心意者，不可勝載，分黨爲黨，將同心以陷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來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席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遭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者衆賢退，羣枉盛者正士銷，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則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昔者，鯀共工，管、蔡，故以大治，孔子與季、孟、僭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銷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所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號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度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侯詔不當在位，歷年而不

舊無馮字，補之。

去也。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而皋陶、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卒小窺見間隙，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舜心慎慎，偪於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舉，不爲朋黨，馮、稷與皋陶、傅、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興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遠善依惡，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亟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誅，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智，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治，原秦、魯之所銷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塹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銷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向又見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制度奢泰，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必通三統。一曰天統，二曰地統，三曰人統。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於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其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移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顧曰：以北山石爲槨，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銅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慮乎。孝文善焉。遂爲薄葬。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不改丘里樹木百物之行列也。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悌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減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速至與王圖同，逸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陪葬，成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叛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智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智者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增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大萬，億也。一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鄉

（盡上有之字。）

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飢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惑焉。以死者爲有知，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費，智則不悅，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悅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墳，悅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遂賢智之心，忘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智若萊公、延陵、杼里、張釋之、袁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葬，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墓，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見上無輔副，政由王氏，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危，莫不欲存，然而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智伯、范、中行、韓、趙、魏也。）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殺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卒逐昭公，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皆昭王母之弟。）專國擅勢，假大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寡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胡亥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盧呂祿席大后之寵，據將相之位，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秉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滿朝，充盈帷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壟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斃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旨，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非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牙，歷上古至秦、漢外戚，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魯、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有石自立，三石爲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雖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無授以政，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陸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

深圖。不可不早慮也。唯陛下深留聖思，覽往事之戒，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時秦、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異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譏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終不能用。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迺髡鉗布，衣褐，載廣柳車中，（載以賣市，人不知也。）欲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迺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迺許諾。侍間果言如朱家旨。上迺赦布，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爲御史大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臣侍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窺見陛下深淺也。）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彭越，梁人也。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遇，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庚捕以聞。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哭之，與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趙過，顧曰：願豈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皋，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豈顧與楚，則漢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割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豈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迺釋布，拜爲都尉。謂何，沛人也。漢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鄼侯，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兩三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亞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爲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拒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絕者數矣。夫漢與楚

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槀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衞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衞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也。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曹參。沛人也。爲齊丞相。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爲言治道貴淸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使者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

反作久。

所以幷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竄。反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爲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參欲以道化爲本。不欲擾其末也。）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取年長大者。）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開謂有所啓白。）相舍後園近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汝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弃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汝也。窋既洗沐歸。諫參。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之言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講較）

關舊作闕。改之。

（作較。）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淸靜。民以寧壹。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良曰。秦兵尙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

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奢泰。服素以爲質也。）且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毒藥苦於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陳平。戶牖人也。背楚。因魏無知見漢王。漢王拜爲都尉。典護軍。絳灌等或讒平曰。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孝己。殷宗之子。有孝行也。）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迺謝。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迺不敢復言。

周勃。沛人也。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惠帝以勃爲太尉。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爲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初即位。以勃爲右丞相。後迺免丞相就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迺書牘背示之。以公主爲證。公主者。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尙之。故獄吏教引爲證。薄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文帝迺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子亞夫。文帝封爲條侯。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迺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得。介者不拜。）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舊無善字。補之。）

樊噲、沛人也、與高祖俱起、高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毋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嬰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周昌、沛人也、爲御史大夫、爲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入奏事、以上寢時入奏事也。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遂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昌仰曰、陛下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而昌廷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必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太子遂定。

申屠嘉、梁人也、爲丞相、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爲檄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羣書治要卷第十六

漢書四

傳

酈食其、陳留人也、好讀書、身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漢王據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天下何歸、曰、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刓而不能授、刓、謂、無復廉稜也。攻城得賂、猜財而不能賞、天下叛之、賢材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

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水、據上黨之兵、下井陘、破北魏、此賈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拒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

陳賈、楚人也、有口辯、常居左右、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秦之先運交封於趙、號、其後曰趙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有慙色、期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呂大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平因結謀於大尉勃、卒誅諸呂、安劉氏、立文帝、賈之謀也。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輅、以木爲車、輓、挽車也。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問、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積德累善十餘世、及武王伐紂、不期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財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亢、喉也。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迺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

叔孫通、薛人也、爲太子太傅、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

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食無菜茹爲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污地。高帝曰。公能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柰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

蒯通。范陽人也。韓信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通知天下權在於信。說信曰。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非天下賢聖。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方今爲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王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爲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爲淮陰侯。謀反。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爲帝聞之。召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以鹿喻帝位也。）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可殫誅邪。上遂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處士東郭先（令下有之字。）生梁石君入深山隱居。通遇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

賈誼。洛陽人也。孝文時。爲梁懷王太傅。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偏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使爲治勢。智慮苦身體之銳。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以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向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天下順治。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臣竊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今之務。日夜念之。至孰也。雖使馮舜復生。爲陛下計。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也。（樹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疑。誠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今或親弟謀爲東帝。（淮南厲王長也。）親兄之子西向而擊。（淮南厲王興居爲齊王反。欲襲取滎陽。）天子垂拱而天下已定。鼎。方。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

之傅相。稱病而賜歸。彼自丞尉以上。猥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也。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別之。（抗其國而別之也。）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天下如雍時。淮陰侯尚王楚。彭越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並起。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裂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原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臣竊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恭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盧綰無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載黃屋。令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圖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爲御史大夫。森按。應劭曰。馮敬。王諸也。）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居半坦一朝解十二年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體解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解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二國皆反誅。何不納之勢不可故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最人。亦形勢然也。雖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也。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其子孫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盡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衆。使若之。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細民向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當時大治。後世頌聖。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瘇足曰腫。）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

譏如殷。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慢夷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嫚侮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是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賈僮者。僮。胡絲妾。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綵。內之閨中。閨。宮闈也。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穀之表。薄紈之裏。曳以偏諸。是古天子之服也。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驕。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夫俗至大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出作贅壻。借父耰鉏。雖有德色。假其父鉏而惠之。母取箕箒。立而訾語。訾猶責也。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者。猶曰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兼掩寡。知欺愚。勇威怯。北陵衆。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繼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弃禮節。捐廉恥。日甚。殺父兄。盜者列。寢戶之簾。剽。取也。取寢廟之器。寢。取也。廟。廟。盜跖。嘉命廟也。白璧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吏轉運。僞詐發。盜出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筹策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父母兄弟妻子。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僞。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塞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大息者此也。又爲天子十有餘世。殷爲天子二十餘世。周爲天子三十餘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背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導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職也。於是爲置三少。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夫習與

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楚之鄉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春秋入學。坐國老。執爵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燕和。燕在衡。和在軾。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樂待也。步則鳴鸞。趨則鳴和。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比具也。至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豈唯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夫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失必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貫習也。則左右而已。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若失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形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周。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導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持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夫天下大器。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被。德被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人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却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忌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陳劍之臯。不及大夫。願其離主上不遠也。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故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古天子

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蹂剃髡刖笞僇乘車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彼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酒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冒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天子之所尊敬。衆庶之所尊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廉恥之節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可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愛。樂以廉恥。故人矜以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爲人臣者。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社稷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比謂北方。使臣以死禮之志比於金城。）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彼。亡。誠也。）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爰盎字絲。楚人也。孝文時爲中郎將。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盎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子不垂堂。百金子不騎衡。（騎。衡。橫也。）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六馬之疾若飛也。）馳不測山。有如馬蹶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盎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適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獨不見人彘乎。（戚夫人也。）於是上適悅。入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調。選也。）仁愛士卒。皆爭爲死。

晁錯。潁川人也。以文學爲太子家令。是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兵法有必勝之將。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隨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攻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士卒隨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藂竹茷草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勁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

（鞭。弩。）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長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若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西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單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谿澤。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騞發。矢道同的。（材官。材力之官也。射。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則匈奴之革笥木薦。（革笥。以皮作如笥也。木薦。以木板作如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固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死爭勝。鈇而不振。（鈇。跌不可復起。）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蠭集蟹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絜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者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表裏。各用其長技。衝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褒寵答焉。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竊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揚州之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衝邊地而救長死也。貧民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也。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僨。仆也。）秦民見行。如往弃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寧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其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擾亂邊境。如飛鳥走獸。放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盛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少發則不足多殺。適縣繼至。胡又已去。聚不能。爲費甚大。繇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貨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置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當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壍。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罪人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檢奴婢欲以拜爵

者不足。酒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與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騷而能止其所騷者。以其平與之。（胡人強取。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平與之也。）縣官爲贖（贖猶買贖也。）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東方諸郡次當戍邊。）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邊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甚大惠也。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背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生死相卹。墳墓相從。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擇其邑之賢材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文帝詔舉賢良文學之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聽。比善勸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無失德。故詔有司。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將以匡朕之不逮。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無有所隱。錯對。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勸農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而歸其德。譬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夫國富強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過焉。及其末流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奢欲無極。民力疲竭。賦斂不節。矜奢自賢。羣臣恐諛。（恐諛。畏陷禍而諛以求自全。）顧忠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陷賢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惜。刑罰暴酷。輕絕人命。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製。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途。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道路。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異姓禽。此吏不平。政不宜。民不寧之禍也。對奏。天子善之。遷大中大夫。錯以諸侯強大。請削之。後吳楚反。會竇嬰嘗愛盎。詔召入見。上問曰。計安山。盎對曰。吳楚相遣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調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已。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也。後十餘日。遣使中尉召錯。紿稱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還上奏言軍事。上問曰。聞鼂錯死。吳楚罷不也。鄧公曰。吳楚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杜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忠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被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固吾亦恨之。

羣書治要卷第十七

漢書五

傳

張釋之。字季。南陽人也。以貲爲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欲免歸。中郎將愛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因前言便宜事。文帝稱善。拜釋之爲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辯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詔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恩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措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迺止。從行至霸陵。上廁。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

橋。橋在渭北之中也。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蹕，止行人。止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今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迺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奏當弃市。上大怒曰：人無道，迺盜先帝器！吾屬廷尉，顧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曰：法如是足矣。且罪等，他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然以逆順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乃許廷尉當。

馮唐趙人也，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其以實言。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飯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所謂李齊，在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上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復問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門中橛為閫也。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幣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胡名也。西抑強秦，南支韓、魏。今臣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壹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顏、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荀悅紀論曰：以孝文之明，本朝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排逐，馮唐之十年不調，夷於江、海，安足怪歟。周勃質樸忠誠，高顯知之，以為安劉氏者勃也，既定漢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豈有已哉。張狼失據，魂魄內執，俛首拊膺，屬於獄吏，可不懲哉。夫忠臣之於其主，由孝子之於其親也，盡心竭力，死而後已，進而遲，非愛位也，退而速，非惡罪也，忠結於心，懇惻不止，進得及時，樂行其道也，故仲尼去魯，遲遲吾行也。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晝，彼誠仁聖之心也。夫賈誼遇湣，弔屈原，刪恰過傷，豈徒發怨而已哉，與夫苟懲失之者異類，殊意矣。及其博學王、賈，哭泣而從之死，豈可謂非至忠乎。然而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風而思過，馮唐困而後達，又可悼也。此忠臣所以流血，賢哲所以傷心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人正直，以嚴見憚。武帝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民好清靜，責大指而不細苛。黯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上曰：汲黯何如人也？嚴助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加人，然至其輔少主，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顧謂黯曰：丞相弘寬，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寧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容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湯謝，發憤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賈山，潁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辭曰：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赭衣半道，囹圄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呼，天下響應，秦非能如此也。又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道廣五十步，厚築其外，隱以金椎，作壁如而道，隱，築也，以椎築之也。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發徒數十萬人，穿三泉，冶銅鋼其內，漆炭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窮埋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蓬顆，猶裸葬小冢。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幷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首切直則不用，其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智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獮大，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恐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衆賢以自輔弼，求楷正之士使直諫，故尊養三老，示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厭也。商人庶人誹謗己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稅，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疲不勝其役，財盡不勝其求，一君之身，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

下弗能供也。勞疲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無辜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身死繼數月。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無義者之義。無輔弼之臣。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非言不能。胡此畏忌。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故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隱視之。無數死。則弔哭之。爲之服錫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今問不忘也。

鄒陽。齊人也。事吳王濞。濞以太子事怨。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納其言。去之梁。從孝王遊。陽爲人有智略。抗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迺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燕太子丹厚養荊軻。令西刺秦王。其精誠感天。白虹爲之貫日也。白虹。兵象也。日。君象也。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盡滅趙。迺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食昴。昴。趙分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盡其計謀。願王知之也。）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借荊軻首以奉丹事。（於期爲秦將。殺其家。又遣王翦之。燕迫軻刺始皇。於期自刎首。令軻獻往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而齊將曰。今奢之來。不過以奢故也。誠不苟生以爲魏累也。遂自剄。）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蘇秦相燕。人惡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缺豆。（駑駘。駿馬也。缺豆。蔬菜。離有識勝而更食以珍奇之味也。）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昔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勢。捐朋黨之私。故不能自免於疾妒之人也。百里奚乞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寧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誠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乞下有食字。）

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用。違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聰。則五伯不足作。而三王易爲也。夫桓文親其讎。強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巇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束弱韓。魏。立強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滅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巢。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柢。根也。輪囷。屈曲盤旋也。）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狹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鬢案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廧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寧廉之士。寵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齊桓。孝王立（無之君二字。補之。）出之。卒爲上客。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亡。失全者全亡。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焉。臣乘言。失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泉。雖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言其急也。）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敞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影愈疾。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沸。（沸。湯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如蘖。足可擢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

不納。乘去而之梁。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人也。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扣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大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登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衆之德。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陛下初登至尊。宜改前世之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燔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罪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續。書曰。與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陵。以刻爲明。深者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長御。則鍛鍊而周內之。（檢執周密。致之法中也。）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賣地爲獄。讞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得無去法字。補之。）

蘇建。杜陵人也。子武。字子卿。武帝遣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會虞常等謀反匈奴中。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人夜亡告之。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胡官號也。）卻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單于聽降者赦罪。鬼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酒酣。武陳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羊乳乃得歸。武至海上。窖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而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願心欲相待。終不得歸。空自苦無人之地。信義安收見乎。來時太夫人已不幸。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豈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舉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天。因泣下霑襟。與武決去。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在匈奴聞上崩。南向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卒得全歸。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成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

（明下有者字。）

（歸下有聖字。）

韓安國字長孺。梁人也。爲御史大夫。是時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足爲強。自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疲。屠以全制其弊。彼必危殆。臣故以爲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雁門馬邑豪強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路之甚厚。單于待命加慢。侵盜無已。邊境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聚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伐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發者。長幼倉廩實。百姓殷富。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威海內爲一。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

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困於平城。七日不食。天下歌之。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遣使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奮萱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當鋒。然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疑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跡。足以爲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且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轑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強非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臣。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頓之兵也。至如飛風。去如收電。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樓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闢地千里。及後蒙恬爲秦侵胡。開數千里。以河爲境。匈奴不敢飲馬於河。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威。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強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有暮也。今卷甲輕舉。深入長敵。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橫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之食。兵法曰。遣人獲也。寧者有他繆巧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驍騎壯士。據險阻。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是時漢兵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擊之。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諸將莫無功。恢坐自殺。

仲舒。廣川人也。下帷讀書。三年不窺園。舉賢良。武帝制問焉。曰。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故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聖王已沒。鐘鼓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作。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謬繆而失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與。夙興夜寐。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宜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及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士大夫其用以論脫。靡有所隱。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禮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蓋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諸侯背叛。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萌於上。上下不和。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離天。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陶人作瓦器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任德教之官。而獨用執法之吏治民。無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承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聲德而皆保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能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皆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猶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棄捐禮誼。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

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臨川而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恃飾也。五者恃飾。故受天之祜。而享鬼之饗。德施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制曰。蓋聞虞舜之時。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殷人執五刑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功烈休德。未始云衰。今陰陽繆戾。羣生寡遂。廉恥貿亂。質不肖渾殽。未得其眞。朕其指略。稱朕意焉。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聞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虞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舞美矣。此之謂也。至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智。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文王順天理物。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不暇食也。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所遇之時異也。陛下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義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及也。然而臣竊有所怪。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無奸邪。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以古準今。豈何不相遠之遠也。安所繆戾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與。與上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與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羣羣苦不足也。身龍而祿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博其產業。蓄其積委。務此而無已。以迫蹙民。民寖以大窮。窮者奢侈羨溢。貪者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也。此上天之理。而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怒而出其妻。慚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矣。又奪園夫工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故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羣書治要卷第十八

漢書六

傳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也。爲郎。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誠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猝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圂車之清塵。輿不及還旆。人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未萌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論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

公孫弘。菑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對策焉。武帝制

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無草木也。）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舟車所至。人跡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大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即賦斂省。不奪民時。即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悅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術。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蔽作蔽・）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後為丞相。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以聞。上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蹻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舊無緱氏下二字・補之・）緱氏便之。遷齊王大傅。轉御史大夫。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

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板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舊無有迹二字・補之・）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嚴助。會稽人也。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太尉田蚡以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弃不屬。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弃之。且秦舉咸陽弃之。何但越也。上遣助以節發兵浮海救東甌。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治也。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

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閒。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雖百不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越酎傳遣・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以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閒者數年。歲比不登。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舊無竹輿二字・補之・輿下有轎字・）（轎・竹輿車也・隃・由嶺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閒忌將兵擊之。（先臣淮南厲王長也・）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病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強。能難邊城。（舊邊城作難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

隔外內也。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陟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使重臣鎮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委質爲藩臣。世供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雖死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疲倦。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絍。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兵者凶器。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微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在前行故曰顏也。）斷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是時漢兵遂出踰嶺。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

（舊無民不得挾弓弩六字。今據補之。）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彌衆。百吏不敢前。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繁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臣愚以爲禁民無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及至周室衰微。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海內抗弊。巧詐並生。是以智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去仁恩而任刑罰。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囹圄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平庶人。三代之道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損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不便。齊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主父偃。齊國人也。上書闕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國雖大。好戰必亡。天

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春蒐秋獮。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故聖王重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逐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則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臣而守也。（不可和調。）勝必弃之。非民父母。麋獊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罷弊。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開匈奴。棄代谷之外而欲據之。御史成諫曰。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陛下發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信天下之費也。夫匈奴行盜侵暴。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與外國交市。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他。章邯得成其私。此得失之效也。奏召見。迺拜爲郎中。假數上疏言事。歲中四遷。假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嫡嗣代立。餘雖骨肉。毋尺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徐樂。燕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以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脅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據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勁兵。不得還顧而身爲禽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

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臣聞幽王不成，其弊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嚴安，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秦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壹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民得免戰國，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當是時，秦禍北擊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枕，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邛筰，略薛州，東夷也。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誠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罷弊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鎧甲磨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盧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閼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天子納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是棄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孔子稱堯曰：大哉！詔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興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返，秦興兵遠攻，貪外廣內，務欲廣地，不虛其害，而天下潰叛，賴聖漢初興，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刑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鳳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

無來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酒糜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擊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遠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於前，子鬬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悲哭，遙設鼎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鄙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騁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獨居一海之中，多毒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弃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食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曠日，來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弃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丞相于定國以爲捐之議是，上乃從之，遂下詔曰：珠厓群殺吏民，背叛爲逆，今聽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難威不行，則欲誅之，孤疑避難，則守屯田，遁於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饉，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因年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勤兵，非特勞民，因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稍復見。

蕭望之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也。武帝即位，待詔金馬門，建元三年，上始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至長楊，東游宜春，夜出夕還，後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乃使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價直，欲除以爲上林苑，關之南山，壽王奏事，上大悅，朝進祿曰：臣聞讓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邱臺，恐其不高，弋獵之處，恐其不廣，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若修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大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黍粟，桑麻竹箭之饒，貨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杜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弃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

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者懷土而思。老者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不敢斥天子故曰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封於宮中設九市也。）而諸侯叛。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人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蕢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武帝時。公主貴人多踰禮制。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朕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者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瓮牖為戶。以蓬為席。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鄰。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圍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震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雜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甲乙帳名。）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咈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極盡忠。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桀。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毀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禍亡。惡來革等。（二人皆紂時佞臣也。）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柔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返。身沒被戮。宗廟崩阤。國家為墟。故卑身賤體。悅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膳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陽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悲誠。陳書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下。本仁祖義。哀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壹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於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

（無字。補之。）

（無今則不然四字。補之。）

（下脫其字。）

羣書治要卷第十九

漢書七

傳

朱雲字游。魯人也。成帝時。故丞相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丞相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無左字。補之。）

梅福字子真。九江人也。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鳳。為鳳所誅。羣下莫敢正言。故福上書曰。臣聞箕子陽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遜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叛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

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智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智。並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死野草。尸丹卒伍。故敢上書來見。願報愚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拒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鷙鳥遭籠。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明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敬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承順上指。莫不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者。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下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而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周召之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叛之事。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襦。榆著黃冒。詣北闕。自稱爲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使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昔蒯聵逃命出奔。輒拒而不內。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由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奸詐。

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幼。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顯。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書無俗字。舊有俗字。今刪之。）

（書無少傅二字。今補之。）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其父于公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名曰于公祠。定國少學法於父。爲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冤。遷御史大夫。爲丞相。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爲人溫雅。及爲三公。直言諫爭。成帝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擅亡秦之資。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

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乃從橋。

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爲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弱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世務。將興大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宜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宜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頌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敝一世之人。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裁擇焉。吉意以爲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漢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稱諸侯女曰翁主也。）使男事女。夫倡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故貧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界咎繇、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漢舊儀。子弟以父兄任爲郎。）率多驕傲。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元帝初即位。徵爲諫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釉漆而不雕。木瓦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飾。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無他賦斂。繇役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作。至高祖、孝文、孝景、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人。廄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無雕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亂於主上。甚非宜。然非自知奢僭之。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敝亂。嫌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大古

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方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蠹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一筒。方今齊三服官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藏各用五百萬。三工官費五千萬。（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主漆器物・）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蠹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塡後宮。及乘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爲鳥獸魚鼈。凡百九十物。蠹腐藏之。又皆取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昭帝安得。先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及乘廄罪埋。皆盧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卿故事之事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蠶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諸陵園女無子者宜皆遣。廄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爲光祿大夫。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黃霸爲嚴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與刑措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縱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誅。則擇便巧吏。轉、習於計筭。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以苟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審者尊於朝。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智曰。何以孝悌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吏將而仕宦。何以謹愼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擢將爲政於世。而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謂居官而致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非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祿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貲。及有臧者。輒行其誅。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奪。貴孝悌。賤賈人。進眞賢。舉賢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四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懈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首。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因天地之助。其於以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隙。（隙、物欲壅落也。自成之。）（書無實字。補）而之昔。蓋天地之助。其於以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隙。（隙、物欲壅落也。自成之。）（書無實字。補）

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醉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放出園陵之女。能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上雖未盡從。嘉其質直之意而省其辭。飽宦字子都。渤海人也。爲諫大夫。以丁傅子弟並進。黨賢貴幸。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廟於前乎。朝臣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慰壓之士。（慰壓、壯視。）論議通古今。明然勸衆心。凝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黨。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者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衣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賦。稅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鄉里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尙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賊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憐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恒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宜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高門、殿名。）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張酒罷肉。（觀酒如張。肉如罷也。）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漢名奴爲蒼頭。諸給殿中者。所居爲廬。蒼頭伸從。因呼廬兒。）及汝昌侯傅商。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悅民服。不亦難乎。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根怨。上以宜名儲。優而納之。宜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正月一日爲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猶朝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

魏相字弱翁。濟陰人也。爲丞相。宣帝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聞者。匈奴常有

稱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寇中。今明詔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難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微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者也。願陛下與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代魏相爲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及居相位。尚寬大。好禮讓。掌出逢清道舉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京房字君明。東郡人也。以孝廉爲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雪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蓋備陛下觀今爲治耶。亂耶。上曰。亦稱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亂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註誤諸侯王。房博皆棄市。

蕭望之字次公。魏郡人也。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莫敢犯禁。京師爲清。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以貫事不營意而爲文法吏所詆挫。大夫鄭昌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

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許伯：宣帝祖父也。史高：宣帝外家也。）下無仇、弘之比。（仇覽、弘恭：安世也。）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奇陳國事。有司勸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蕭望之字少季。琅邪人也。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侍中許章奢淫不奉法度。資客犯事。與章相連。蕭望之按劾章。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得入宮門自歸。於是收豐節。豐上書謝曰。臣豐幹怯。文不足以勸。豐按劾章。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得入宮門自歸。於是收豐節。豐上書謝曰。臣豐幹怯。文不足以勸。（言無豐上書之豐。補之。）斬。武不足以執邪。陛下拜爲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願常願捐一旦之命。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間。然後卻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義之臣。率義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淵濁之氣。上感於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弟而殺於兄。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爲衆邪所排。令讒夫得逞。正直之路塞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懼也。

劉輔。河間人也。爲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倢伃爲皇后。輔上封事曰。今酒觴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乎天。不媿於人。愚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與。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臣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汙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察焉。書奏。上使侍御史牧縛輔繫掖庭祕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敢下鮑獄。臣尊愚以爲輔幸得托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今天心未豫。（豫、悅也。）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臣。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殘態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親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遂減死罪。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人也。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輿革履。上笑也。我識

鄭尙書屢諫。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尙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持詔書案起去。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顓制邪。上遂下詔封商爲汝昌侯。崇又以董賢貴寵過度數諫。由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尙書令趙昌佞諂。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何悅杞論曰。夫臣下之所以難言者何也。言出乎口。則咎悔及之矣。故鑒過禍害。則制上之職。言而當。則恥其勝己也。言而不當。則賤其鄙也。先己而同。則恥其後己也。後己而聞。則以爲順從也。違上從下。則以爲謟諛也。從上從下。則以爲雷同也。與衆共言。則以爲專美也。言而淺露。則簡而薄之。深妙弘遠。則不知而非之。特見獨知。則衆共疾之。雖是而不見稱。與衆同。則以爲附隨也。雖得之不以爲功。違事乖理。則以爲專咎。步中讓不爭。則以爲易。言而不數。則要其徵責。言而事效。則以爲闇在也。或利於上。不利於下。或便於左。不便於右。或合於前而忤於後。此下情所以不通。犬能盡事理。決疑定功。雖情(?)懷不言。下之所難言也。以言則若之所難言也。不一過也。言不一及也。凡犯顏冒死。下之所難也。雖有所欲聞。以離其辭而已。凡言之所難也。非唯君臣而已。凡言亦若如之。是乃仲尼所以發憤歎。稱吾欲無言者也。

謂非作誹。謂作試。守下二字作故。改之。共作其。改之。吾作予。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人也。爲諫大夫。出爲平原太守。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數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矣。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

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孝元皇帝即位。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劉更生。與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多所匡正。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恭、顯令鄭朋、華龍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而先驗師傅。既下獄。宜因決

書無常字。補之。

免。於是望之、堪、更生皆免爲庶人。後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白望之前輔政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因急發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果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顯等免冠謝。良久然後已。原無下等之二字。補之。

（第二十卷缺）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一

後漢書一

本紀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人。高祖九世孫也。更始元年。遣世祖行大司馬事。北渡河。鎮慰州郡。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以卜者王郎爲天子。都邯鄲。二年。進圍邯鄲。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世祖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立世祖爲蕭王。世祖擊銅馬、高湖、重連。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世祖勑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即皇帝位。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諸將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者。皆以無道。未嘗聞封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乃遣謁者即授印綬。

建武十三年。詔曰。往年已勑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勑宜下。若遠方口實。可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兵革既息。天下

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十七年幸京陵修國廟祠薦宅觀田盧置酒作樂賞賜焉。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欺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二十一年鄴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遣子入侍顧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

中元二年帝崩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初帝在兵閒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隗囂平後非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也每旦視朝日晏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經論治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閒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生之福願頤養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

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孝明皇帝諱莊世祖第四子也永平二年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詔曰朕以閒陋奉承大業親執珪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憲弘大道被之八極而眉子無戒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踧踖惟慙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冬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三老孝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省甦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六年詔曰先帝詔書禁民上事言聖而閒者章奏頗多浮辭自今若有過稱虛美尚書皆宜抑而勿省示不爲諂子嗤也。

八年日有蝕之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民怨上動三光日蝕之變其異尤大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陳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寮所言皆朕之過人寃不能現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治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十二年詔曰昔竹閔奉親踰獸致養仲尼非子有棺無槨魂貴致哀禮存儉令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儲石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廢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凍終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過制奢極耳目田荒不耕浮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十八年帝崩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事無違者後宮之家不

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

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外內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孝章皇帝諱炟明帝第五子也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建初元年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民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之小大以人爲本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閭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治有異迹文質斌斌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四年詔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焉。

七年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也勛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飯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

元和二年詔曰令云民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爲令又詔曰方春生養萬物孳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民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民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鬢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慍愼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稱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閒勅二千石各尙寬明而今富奸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殺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蕩令稱朕意焉又詔曰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鞫獄斷刑之政朕諮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三年春北巡狩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民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議除慘之獄科。

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蕃輔克諧，羣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嗚呼懋哉。

孝和皇帝諱肇，章帝第四子也，在位十七年而崩，齊民歲增，闢土日廣，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耶，其勅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

舊無時臨[illegible]十字・補之・

皇后紀序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於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幷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雕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闈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雖御己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隨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舋，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羋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云。

舊無下貴人二字・補之・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永平三年，立為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常衣大練裙，不加緣，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反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

乘閒言及，惻然，帝感之，多有所降宥，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終無衰，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得加恩三舅乎，且衞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之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世，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議經書，述敍平生，雍和終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為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

舊無所字・[illegible]十一字・補之・

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選入宮為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帝深嘉愛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親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

識。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彩。裙裾鮮明。而后獨著素。裝服無飾。陰后以正儉事廢。立爲皇后。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書抑著。）

列傳

馮異字公孫。潁川人也。建武二年爲征西大將軍。大破赤眉。屯兵上林苑。威行關中。六年。朝京師。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荊棘。定關中。既能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夏亭豆粥。呼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義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市車之恩。

（刪無邪廷時三字。）

岑彭字君然。南陽人也。拜廷尉。行大將軍事。與大司馬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即解其縛。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建武八年。彭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公孫述將李育守上邽。蓋延欲奔圍之。勑彭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

（刪無以鮪字。）

臧宮字君翁。潁川人也。匈奴饑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虛敵。吾方自思之。建武二十七年。宮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愧。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書無以鮪字之。）

祭遵字弟孫。潁川人也。徙征河北爲軍市令。世祖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世祖怒。命收遵。時主簿陳訓謀曰。明公常欲乘軍驅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世祖乃貴之。以爲刺奸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令尚殺之。必不私諸將也。河北平。拜征虜將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裘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哀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至葬。車駕復臨。賜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謚曰成侯。既葬。車駕復臨北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死國來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若此。

（刪作無故之。）

馬武字子張。南陽人也。封爲揚虛侯。爲人嗜酒。闊達敢言。時禪在御前而折同列。言非知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遍列侯。而大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

論曰。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序。如箸、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運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羅、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於孝武。率補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搢紳道寒。賢能蔽塞。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哉。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洪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恩貸。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專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汲亦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濁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賈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畤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蘧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上谷太守漁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樓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修。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銚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抽虜將軍楊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大傅寶德侯卓茂。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也。建武九年。拜爲太中大夫。十七年。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拜援伏波將軍。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阯。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援背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荅。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恒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軍沒。援因復請行。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帝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戚在左右。戚與從事殊難得調。獨惡是耳。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弃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擒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畤侯弇書曰。前舒上言當先擊充。糧饋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信讒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援。於陵侯侯昱等皆與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葬。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援兄子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寃。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虛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敕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投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未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援自西州。欽慕聖義。開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賜耶。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蜀。囂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未詔西使。鎮慰遺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右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孤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人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十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恨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定平一州。開復南土。立陷隔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士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莫不歸咎。怨隙並興。宗親怖懼。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懇。臣竊傷之。夫明主釁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不能自免於讒。此鄙陽之所悲也。慨陛下留思賢儒之言。

無使功臣憤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拔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蘇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愚憶。戰慄闕庭。謹奏。報歸田里。

子廉字敬平。少以父任爲郎。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廢盛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撥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用匹帛。斯言如響。有切事實。願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更不率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情。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勵。法大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歸德。解感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人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省章坐側。以寄群人夜歎之音。大后深納之。

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以儒術舉遷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密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避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弊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鄉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厝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治密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界。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世祖即位。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

（羣書治要無太傅褒德四字。補之。）

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太傅趙憙舉恭直言。拜中牟令。恭以德化爲治。不任刑罰。民訟伯等爭田累年。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民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敕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徙解印綬去。掾吏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於是吏民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蝗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蠶兒。親曰。兒

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治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授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中牟。安上書言狀。帝異之。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二

後漢樹二

傳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也。世祖嘗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遇鄭聲。以亂雅音。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蔡臣。帝使譚鼓琴。譚知。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弘嘗讌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韋彪字孟達，扶風人也，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彪上議曰：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練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厲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吏治之後，多以苛刻爲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上疏諫曰：農民急於務，而苛吏稽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民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閒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惠，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來職周密，宜寵斯人，使得盡之。對深思絳侯本納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奸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審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微試，擢爲大夫，又御史外遷，勤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也。爲光祿勳，建武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民畏法，今令憲章輕薄，故奸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羞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雕爲朴，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賦，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弊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帝從之。

桓譚字君山，沛國人也。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家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治令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治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蓋善治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蹤人可定。昔董仲舒言治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辨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眺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晁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奸，皆令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復上疏曰：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讖，

爲無稽之說，以欺惑愚邪，詐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其事雖有時合，皆納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聰，發聖意，屏棄小人之曲說，通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得解，出爲六安郡丞，忽忽不樂，道病卒。

馮衍字敬通，京兆人也。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乃以衍爲立漢將軍，與上蔡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幷土。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爲上蔡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恐邑背前約，衍乃遺邑書曰：衍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節，脅以昏瞀，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鈎頸之禍，外無橈葉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爲左右羞之。時讒言更始隨赤眉在北地，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蓋知更始已殁，乃共能兵，幅巾降於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明君主，亦何疑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駑爾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爲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恤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爲浪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即共排閉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尊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皆是詣獄，有詔赦不問，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李廣稽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之萑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世之利，非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勅，外遠嫌疑，故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指之地，固讓而不受之，皆在更始大原執貴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

餘年。而財產寡狹。居處目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世。勤躬力行之秋。而猶鑾轅。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爲聲。貧賤難爲工也。疏遠隱蔽之臣。無緣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皆奏。猶以前過不用。

論曰。馮衍之引拂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醫巳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亦彌阻於來情。嗚呼。中居剛字巨卿。扶風人也。遷尚書令。世祖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頓軛乘輿輪。帝遂爲止。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爭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備任賢保。以成其德。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也。父宣爲王莽所殺。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卽去之。莽以宣不附己。欲滅其子孫。太守苟諫撫護。召以爲吏。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並州朔部。世祖卽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渡河內。帝見永問曰。卿乘所在。永解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乘幸富貴。故悉能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爲司隸校尉。行縣到覊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柔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以其乘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難。聽而明之者未譬。豈苟逃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概也。

鄧悝字君章。汝南人也。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悝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悝曰。火明遼遼。遂不受詔。帝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悝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豺虎馮河。未至之誡。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

郭伋字細侯。扶風人也。王莽時爲并州牧。建武九年。拜潁川太守。十一年。調爲并州刺史。引見諮問。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卽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遠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樊宏字靡卿。南陽人。世祖之舅也。宏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極盛。未有能終者。吾非不榮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代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

陰識字次伯。南陽人。光烈皇后之兄也。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

興字君陵。識弟也。帝召興。欲封之。授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今天下觖望。誠爲益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耶。亢龍有悔。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兩晚公主。恐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抑。卒不驚宗族求位。帝後復欲以興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情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朱浮字叔元。沛國人也。爲幽州牧。漁陽太守彭寵敗後。世祖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姓百不寧。建武六年。有蝕日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育生民。使得蘇息。而今牧民之吏。多未稱職。小遠治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憂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喧嘩。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明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隙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頓壞。如推長久之業。而遊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留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繩墨。無驕勢之名。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哉。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卽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聞三府罪證。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尚非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

時利，故有罪者心不服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直，吏安則民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失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萬化，況人道哉。

陳元字長孫，許昌人也。以父任爲郎，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大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大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己自喻，不信羣臣。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羣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非。不聞其禁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褶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伺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桓榮字春卿，沛郡人也。以明經入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卿幾晚。建武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善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旨，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令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而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舉孝廉，帝問以政事，大悅，與語至夕，帝謂倫曰：閒卿爲吏，簿婦公，不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母，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飡。帝大笑，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人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有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驗之，有妄殺牛者，更相傳行，罪，民初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肅宗初爲司空，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遂慝。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也。倫雖蛸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寬政，乃上疏發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即位，順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委，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察，非陛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弊，羣下不稱故也。世祖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治，後世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駰協，並以刻薄之姿，臨民率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輕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

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曰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者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聽，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但可報歸田里，不宜過加譴怒，以明在寬也。倫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謂無私乎。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人也。顯宗即位，徵爲尚書，時交阯太守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賫郵籍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忽渴於盜泉之水，曾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官，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博爲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常當車陳諫殷樂游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耶。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宮室榮耶，女謁盛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能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今又勑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時詔賜降胡子嫌，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見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非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貰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誣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槩以杖撞之，槩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意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朝廷莫不悚懼，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爲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卒，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治，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

宋均字叔庠，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猛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鼉魚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人患，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愛卹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山，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後遷縣有庶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山嬪，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斷，均乃下書曰：

自今以後，爲由裴者，皆裴巫家，勿擾良人。於是遂絕。徵拜尚書令，容厠顯疑事。帝以爲有奸，大怒，收郎，郎縛格之。諸尚書恒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盜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辭死不易志也。小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嘉其不撓，即令賈郎、遷均司隸校尉。

寒朗字伯奇，魯國人也。年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隱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范澤侯邪酺、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恒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人，無敢以情起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辭作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奸，專爲忠、平所輕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而久繫至今耶？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奸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臧罪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苛刑大罪，爲及九族。陛下大恩，赦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會，口雖不言，而卿屬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忤陛下者。臣今所陳，臧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裂自殺。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愛子一言，齊侯省刑。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冤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

東平王苍，顯宗同母弟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數上疏乞上印綬，退就藩國。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加賜錢五千萬，布十萬匹。永平十一年，苍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隨送歸宮，悽然悼思。乃遣使手詔告諸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採菽，以增歎息。昔者周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殷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肅宗即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爲比。建初元年，地震，苍上便宜。後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苍聞之，遽上疏諫。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苍悉心以對。苍見納用，帝遣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問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帝賜苍及琅邛王京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閒遣衛士於南宮，因問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及衣一襲，可時奉瞻，以慰飢渴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願王賣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建初六年冬，諸朝，明年正月，帝詐之。後有司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苍，八月，飲酎畢，有

（舊無後諸十九字，補之。）

（舊無明年正月四字，補之。）

司徒奏遣，乃詐之。手詔賜苍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疏。然數見顏色，情亦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願授小黃門中心藏，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決。苍薨後，帝東巡守，幸東平宮，追感念苍，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苍陵，祠以大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劍於陵前而去。

朱暉字文季，南陽人也。爲尚書僕射。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民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帝然之，有詔施行。暉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奸盜。誠非明主所宜行也。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恐怖，謂暉曰：今旋得譴讓，奈何稱疾！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勤勤奏暉。帝意解，疑其事。

袁安字邵公，汝南人也。爲司徒時，和帝幼弱，太后臨朝，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嗚咽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章和四年，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爲郎。

郭躬字仲孫，潁川人也。明法律，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與因同縣，疑燒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因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

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章帝初爲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治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陛下即位，敬詔羣僚，弘景晏晏，而有司執事，猶尚深刻。治獄者急於旁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於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諸惨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減五十餘事，定著於令。是後民俗和平，頗有嘉瑞。

龐子忠字伯始，擢拜尚書。安帝始親朝事，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庶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像通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諫。

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粲，紂之悖，孝文嘉爰盎人家之諷，世宗納東方朝宜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者，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毅之誠，引咎克躬，廣訪羣吏，言邪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聲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罪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上，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選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楊終字子山，蜀郡人。徵詣闕臺，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徒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讟，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遂忤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鄰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躬自菲薄，廣訪得失，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案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株治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人懷土思，怨結邊域。昔殷民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且南方暑濕，隨時五生，愁困之民，起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惟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不還，非天意也。帝從之，遣還徙者，悉能邊屯。

[傳無南方至五生八字，補之。]

[傳無武九字，補之。]

[傳無終以至得會九字，補之。]

[傳無上有字，上有行字，刪之。]

[傳無廣字，補之。]

[傳無家下無之字。]

崔駰字亭伯，涿郡人也。竇太后臨朝，竇憲以車戚出內詔命，駰獻書戒之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蔡、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應幾夙夜，以永終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鴟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尅己復禮，終受多福，鄭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無衍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詩曰，鑑於有殷，可不慎哉。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祿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机杖，劉諸槃盂，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駰高第，出爲長岑長，駰長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於家。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三

後漢書三

傳

楊震字伯起，弘農人也。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子孫常歲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爲司徒，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縱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至微，得遭于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黷日月，稽誡牝雞，牡鳴，詩刺哲婦，喪國，夫女子小人，實爲難養，宜遠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德香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

毋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閒。既爲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時詔遣使者大爲阿母治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抄掠。三邊震擾。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治繕飾。窮極巧技。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民。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豐惲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大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閒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

觀下舊有閒字。刪之。

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洗目改聽。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宜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治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及車駕行還。便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酖而卒。

震中子秉。字叔節。延熹五年。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秉子賜。字伯獻。爲司徒。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入金商門。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

治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師傅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手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螮蝀者也。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諠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閒。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郄儉梁鵠。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惟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盤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

張晧字叔明。犍爲人也。子綱。字文紀。爲侍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治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巡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以切齒者也。書奏御。京師震竦。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閒。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荊揚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彊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之泣下。曰。荒裔愚民。不

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孩更生之晨也。既自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叫召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設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民情悅服。兩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絕乃止。天子嘉美。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民咸爲祠祀求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雒陽。負土成墳。詣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

種暠字子晟。伯河南人也。舉孝廉。順帝擢爲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衣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暠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民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奸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高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爲益州刺史。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焉。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人也。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民不立。民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襲常存之慶。衛不易之制。日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譴。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離散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廄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堯禹稷。益典朕虞之意哉。又今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寃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宴。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圖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弗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敢吐不時之議。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復上疏曰。臣聞非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曉習戰陳。變詐萬端。軍吏士民。悲愁相守。人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節鬬生之計。西羌侵蹂。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

領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譖陶曰。前張角事發。詔一不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聲。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獄。掠治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稽。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

李燮字行祖。甘陵人也。舉孝廉。選白馬令。桓帝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人女亳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司徒三府曰。臣聞皇后天下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下之戒。可謂至矣。聚斂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掘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耶。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治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送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謀。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殺雲臣。恐削心之譏。復讖於世矣。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聞。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爲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雲秉皆死獄中。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騶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連如。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民何爲齊嗟。天曷爲動變。邪。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關之靈臺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膚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疏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姊姪有序。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宛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性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災。又當侍黃門。亦廣妻妾。怨毒之氣。結成妖害。行路之人。言官發路人女。取而復棄。轉相驚懼。孰不悲然。無緣空生此謗也。鄭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霰之異。況乃羣輩齊嗟。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駒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峻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還奪之。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伐。殘身妻孥。相視分裂。駒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賣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推陛下設官七臣。以廣諫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治

致和平。德威祥風矣。於是特詔召瑜拜爲議郎。

虞翻字升卿。陳國人也。永建元年爲司隸校尉。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埶。每請託受取。翻輒案之。而屢寢不報。翻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書奏。防流涕訴帝。翻坐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宦者孫程等。知翻以忠獲罪。乃相率奏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奸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翻爲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防坐徙邊。即日赦出翻。拜議郎。遷尚書僕射。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翻駁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蠢之民。不足多誅。帝納翻言。笞之而已。翻好刺舉。無所回容。數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遷尚書令。(舊無有字補之)

傅燮字南容。北地人也。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也舊作者改之)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眞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兇自去矣。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靈帝亦不封。以爲安定都尉。頃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遣弟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出爲漢陽太守。賊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進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言未終。燮慨然而歎曰。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今朝廷

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乎。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謚曰壯節侯。

蓋勳字元固。敦煌人也。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埶。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乃諫鵠曰。夫紲食鷹鳶。欲其鷙。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如初。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勳。司隸校尉張溫舉勳爲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而蹇碩等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爲中常侍。恃勢貪放。勳案得其臧千餘萬。貴戚咸爲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治。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尚藥監。幸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爲議郎。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勳雖彊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遺令勿受卓賻贈。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靈帝時信任閹豎。災變數見。天子引咎。詔羣臣各陳政要。邕上封事曰。臣聞古者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也。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治民及在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也。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爲玉

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而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傷。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

左雄字伯豪。南郡人也。舉孝廉。拜議郎。時順帝新立。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為敬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尚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民。寧民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世所病。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治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年。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修己安民為劣弱。奉法循理為不治。髡鉗之戮。生於睚眥。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州宰不覆。競共辟召。或考奏捕治。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為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偽。詳之所言。皆明達治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世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

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也。

周舉字宣光。汝南人也。為尚書時。三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策問。舉對曰。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變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克己。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夫河伯以水為城國。魚鼈為人民。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希魚。卻行求前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臣才薄智淺。不足以對。惟陛下留神裁察。以舉為司徒。

李固字子堅。漢中人也。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治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難。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弊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膽。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第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沖帝即位。為大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帝崩。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梁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是為質帝。冀忌帝聰慧。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取冀妹。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

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因凶，而言辭激切。白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慴懼之。皆曰：惟大將軍命。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詈曾，固復以齊勸，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爲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爲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膠鈇鑕詣闕通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蓋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己患，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玉寔，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顧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慈，皆死獄中。

杜喬字叔榮，河內人也。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祿大夫，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賞必以功過，末代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奸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賢斧而民勸，長班爵位而物無勤。苟違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先是李固見廣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橈。由是朝野瞻望焉。冀忿怒，遂白執繫之，死獄中。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

論曰：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嫌，恥夫覆折之傷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誅乖，猶懇懇而不能已，至矣哉。壯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四

後漢書四

傳

延篤字叔堅，南陽人也。爲京兆尹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敕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疾免歸也。

史弼字公讓，陳留人也。爲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勃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爲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悉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二弟階禍，終用敖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勃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凶無行，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遺絕，恐逡遊愆違，爲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都公卿平處其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

者相望於路矣。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謀。貶爲癭陶王。弼遷河東太守。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勑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他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僞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得減死罪一等。

舊無爲太尉三字。補之。

陳蕃字仲舉。汝南人也。爲太尉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汎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瓆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瓆瑨罪當弃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瓆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脩霸。務爲內政。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遍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

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世祖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搆。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啼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簡練淸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大僕杜密。大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代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在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人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

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閒。無復災眚者。天所弃也。天之於漢。悢悢無已。故慇懃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靈帝即位。竇太后臨朝。以蕃爲太傅。錄尚書事。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搆。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兇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淸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太后不納。蕃因與竇武謀之。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遂令收蕃。即日害之。

舊無靈帝即位以下九字。補之。

阸作阨

論曰。桓靈之代。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惛俗。而驅馳嶮阸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爲高。而人倫莫能相恤也。以遁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値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懍懍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世心。漢代亂而不亡。百餘年閒。數公之力也。

竇武字游平。扶風人。拜城門校尉。淸身疾惡。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卹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百世。臣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帝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而常侍黃門。續爲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強。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奸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契。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

凌作陵。荀作苑。

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范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閒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

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奏，因以疾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帝不許。

有詔原李膺、杜密等，其冬帝崩，靈帝立，拜武爲大將軍，常居禁中，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計。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武乃白太后曰：「故尚書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長樂五官史朱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曹節聞之，驚起白帝，請出御德陽前殿，拜王甫爲黃門令，甫將虎賁羽林追圍武，武自殺，梟首洛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遷太后於雲臺也。

循吏傳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爲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剋深，頗以諸曹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譏切峻政，顯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爲首，而不能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任延字長孫，南陽人也，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遣饋祠延陵季子，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建武初，延上書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爲九眞太守，九眞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鑄作田器，教之犁耕，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使男女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和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龍水侯，嶺南革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九眞吏民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願正乘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也，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蕭宣字少平，陳留人也，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奢踰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騎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

蕭宣上說，附吏傳三字。

箠殺之，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卽以頭觸柱，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帝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搏擊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也。」

論曰：古者敦厲善惡，易分，至賁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叔世偷薄，上下相蒙，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能以懲違，乃嚴刑痛殺，以暴治奸，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嚴若蠍黃霸之術，密民笑卓茂之政，猛既窮矣，而猶戒未勝，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袁安未嘗鞭人，戒罪而猶惡自禁，民不敢犯，何者，以爲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仁信道乎，故威被之情著，苟免者威隳，則奸起，威被者人亡而思存，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認繁措，可得而求矣。

宦者傳

周禮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然宦人之在王朝，其來舊矣，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至於孝武，數宴後庭，游離宮，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動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自明帝以後，委用漸大，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閫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遷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綺縠之積，盈切珍藏，嬌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翫，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禍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斯亦速之極乎。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悺，河南人，唐衡，潁川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爲中常侍，悺、衡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爲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自誅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忌恣，多所鴆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帝過長久，恒懷不平，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衡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帝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言，於是帝呼超、悺、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詔收冀及宗親黨與誅之，悺、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悺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

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疾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號，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治喪及葬，發五營騎士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皆號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罽毦，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奢明爲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駭百姓，與盜賊無異，五侯宗族賓客，唐遍天下，民不堪命。

起爲寇賊，衡卒亦附車騎將軍，如超故事，司隸校尉韓演奏憎惡，及其兄大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憎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贓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貶爲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瑗，衡襲封者並降爲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

[illegible]者，山陽人也。桓帝初爲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勢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冀兄參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大財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參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冀坐免，旋復復官，建寧二年，冀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冀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深廣，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槨雙闕，高廉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民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冀伺候邁裁，章竟不上，儉遂破冀冢宅，籍沒財貨，具言罪狀，又奏冀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冀，遂經儉爲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傾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冀專權驕奢，冀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人也，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張亮，中黃門王甫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市邑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爲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賜錢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爲車騎將軍，有頃疾瘳，復爲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猛以謝，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右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遊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勃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爲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也。

（廣雅有何王曹節十四字，補之。）

（將作誤。）

（將無六百二字，補之。）

呂強字漢興，河南人也，少以宦者小黃門遷中常侍，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並爲列侯，節等讒諂媚主，侵邪微寵，放恣人物，嫉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輪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世爲藩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遞脩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卿越，陽陽乖剌，罔不由茲，臣誠知封爵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捐改既謬，從此一止，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弊，至使禽獸食民之甘，木土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弃酒，士有渴死，廄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詔旨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審其言，至令宣露，羣邪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愛辭訪，致邕刑罪，宰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珉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珉，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珉爲責。

（時作皆。）

張讓，潁川人，趙忠，安平人也，少時給事省中，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賄賂，威形諠赫，扶風人孟他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威德之，問他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他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他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賓頭迎拜於路，遂共聚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他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他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他爲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張奮，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蜂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專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眞狂子也，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後中常侍封諝，徐奏，車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

（舊無收掠死獄中五字，補之。）

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爲。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襃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脩宮室。發大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雇一。因復貴之於宦官。復不爲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宰約勒。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資助東脩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諸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淸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淸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慨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卽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脩宮錢。又遣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綵帛仞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候。臺宦官恐其窺見居處。乃使中大夫尙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復以忠爲車騎將軍。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謀洩。議。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補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之河上。追急。皆投河而死也。

儒林傳序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滅。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萬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脩起太學。稽式古典。蓬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其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他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鑾旂迎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觀雲物。祖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何奴亦令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水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安帝覽政。稍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則徒相視息。散學會頹。敝。鞠爲圉蔬。牧兒芻豎。至薪刈其下。順帝政衰。酺之言。乃更脩愛字。試明經下第補弟子。除郡國吏。郡吏皆補郎。會人本初元年。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尙。儒者之風蓋衰矣。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逸民傳

周黨字伯況。太原人也。世祖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陛見帝庭。不以禮屈。伏而不謁。慢霸騶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臣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陵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

嚴光字子陵。會稽人也。少有高名。與世祖同遊學。及世祖卽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乃令以物色訪之。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大官朝夕進膳。車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治耶。光臥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賜錢百萬。穀千斛。

澳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尙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父笑而不對。溫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堯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民以寧。今子之君。勞民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名姓。不告而去。

西羌

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郡。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民所侵奪。病恚怨讐。故悉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宜明威防。世祖從之。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擊破降之。徙置天水陽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永平元年。復遣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滇吾遠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章和十二年。金城太守侯霸與逸唐觀。羌衆折傷。稍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永初中。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民豪右所傭役。積以怒怨。同時奔潰。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鎧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楯以爲橋。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不能制。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尙。副。將五營及三輔兵合五萬人屯漢陽。臨使尙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戰於平襄。尙軍大敗。於是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而入雍州。寇鈔三輔。斷隴道。涇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隨還師。留任尙屯漢陽。復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仁戰每不利。衆遂乘勝。漢兵數挫。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

一作二。六百一十六所。光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關西徙雁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彼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羌盜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歷數年。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

論曰。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懈然諾之信。其內附者。或怪德於豪右之手。或羞於奴僕之勒。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屑權而馬驚。故永初之間。羣種蜂起。自西戎作逆。未有淺斥上國。若斯其熾者也。嗚呼。昔先王驅玁狁。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賈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援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辛有浩歎於伊川也。

鮮卑

熹平三年。夏育爲護烏桓校尉。六年。夏。鮮卑寇三邊。秋。育上言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帝乃拜田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議郎蔡邕議曰。書載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楚有荊之師。漢有關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闚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積。藉天下之餘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既而覺悟。乃息兵能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武帝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前。而盧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蚤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瘡疽也。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弃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蟻較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乎。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如使越人還死以逆執事。斯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耶。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弃之。況障塞之外。未曾爲民居者乎。今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千騎奔還。死者十七八。緣邊莫不被寇也。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五

魏志上

紀

太祖武皇帝。沛國人。姓曹諱操。字孟德。建安四年。袁紹將攻許。公進軍黎陽。紹衆大潰。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魏氏春秋曰。公云。袁紹之強。孤屬不能自保。而況衆人乎。）七年。令曰。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教之。爲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十二年。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爲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十九年。安定大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也。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人也。但更事多耳。

本傳容作頌。

二十五年。魏書曰。大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羣醜。御軍三十餘年。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溫。無有緣飾。攻城拔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御。與羣下共之也。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黃初二年。詔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日有蝕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三年。表首陽山東爲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卽位爲椑。存不忘亡也。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柙。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呂不臣。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呂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骸骨并盡。豈不重痛哉。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

忘作忌。

肉上傳有骨字。刪之。

呂作莒下同。

厚也作饗。之以下傳有字。刪。所費無其有五字。者新之色。

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閒。不足爲遠。若違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死地下。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尙書秘書三府。

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閒。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靑龍元年。祀故大將軍夏侯惇等於太祖廟庭。魏書載詔曰。昔先王之禮。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於大蒸。故漢氏功臣。祀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終始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於是以惇等配厚也。

三年。魏略曰。是年起太極諸殿。築總章觀。又於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櫂越歌。又於列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秩名擬百官之數。使博士馬均作水轉百戲。魚龍曼延。備如漢西京之制。築閶闔諸門闕外罘罳。太子舍人張茂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意於玩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旣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貰。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爲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歡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歡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爲海。封土爲山。賴是時天下爲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舍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創痍號痛之聲。于今未已。猶彊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務。中尙方純作玩弄之物。炫燿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讎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爲漢武之侈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萬機之事有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飢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繕甲兵。恪

勤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輿櫬。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命。冒陳所聞。陛下裁察。書通。上顧左右曰。張茂恃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

景初元年。魏略曰。是歲徙長安諸鍾簴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司徒軍議掾董尋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爲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三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尙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禮無忠。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災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爲陛下盡言事者乎。又誰當干萬乘以死爲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之也。

魏略載。傳作聲。上傳作曰。傳作魏。傳誤改之曰。

齊王芳字蘭卿。正始八年。尙書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愼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爲人君者。所與遊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爲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愼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自今以後。可御幸式乾殿及遊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籍。爲萬世法。

袁傳在夏侯尙之下。

袁紹字本初。汝南人也。領冀州牧。自爲大將軍。出長子譚爲靑州。沮授諫紹。必爲禍始。紹不聽。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紹進軍黎陽。太祖拒破之。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旣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后妃傳

易稱男正位於外。女正位於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嬀。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亡。恒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唯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乎。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

武宣卞皇后。琅邪人。文帝母也。黃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尙書陳羣奏曰。陛下應運受命。創業

革制，當永爲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裂土，因夫爵，秦違古制，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體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嬴之臺閣，永爲後式。

文德郭皇后，廣宗人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有天下，不唯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嬪，並以賢明流芳上世，葉奔商巢，禍階末喜，紂以炮烙，怡悅妲己，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肅脩，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齊宗人毀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將命於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

傳

夏侯尚字伯仁，子玄，字太初，少知名，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淳教審還，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騖之路開，下踰其敘，則懲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源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繩繩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敘，發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必明矣，矣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付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且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騁駭，欲風俗淸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脩己家門者，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於鄉黨者，不如自求於州郡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眞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劾，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節，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品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官長所第，中正報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

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爲侍中尚書令，彧別傳曰，彧德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爲儀式，王，及別傳荀世知名郗虞，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毘，趙儼之儔，皆爲彧相，以十數人，而士不以一概，歆志才，郭嘉等有異俗之譽，杜襲恬惔少文，皆以智慮聚之，故能盡其用，荀令之論人也，久而益信，晉沒世不忘也，

傳無明字，補之，

傳作帥

荀攸字公達，彧從子也，太祖以爲軍師，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不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寧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入之師表也，汝當敬禮敬之，傳子曰，太祖稱荀令君之遠識，不逾不保，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賈詡字文和，武威人也，爲大中大夫，是時，文帝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太祖符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文帝即位，以詡爲太尉，魏略曰，文帝謂詡之對太祖，故即恰笑，於是首登上司，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勗，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晉文帝用賈詡爲三公，孫權笑之，太子六字，補之，

袁渙字曜卿，陳郡人也，劉備之爲豫州，聚渙茂才，後爲呂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爲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惡，使彼固君子耶，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賊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爲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王脩字叔治，北海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袁譚在青州，辟脩爲治中從事，譚欲攻弟尚，脩諫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弃兄弟而不親，天下其孰親之，聞有識人，固將交鬬其閒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而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繫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譚不聽，太祖遂引軍攻譚於南皮，脩聞譚已死，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譚屍，太祖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爲其義，聽之，太祖破南皮，閒脩家殺不滿十餘，有弃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辟爲司空掾，魏略曰，郭嘉字奉孝，潁川人也，嘉不欲取死人以要功乎，遂等乃止，約首到，太祖密問嘉名，嘉言我尚不認生圖之，豈忘取死人以要功乎，遂等乃止，約首到，太祖密問嘉名，及視疏，怪不在中，以問遂等，遂具以情對，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爲將與內侯，邴原字根知，北海朱虛人也，太祖辟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太祖乃止，原別傳曰，魏太子爲五官中郎將，天下向益，賓客如雲，而原獨守節持正，非老不在世事，此典制也，

崔琰字秀珪，清河人也，太祖領冀州牧，辟琰爲別駕從事，太祖征并州，留琰備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盤於游田，齊之所戒，殷辛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例之高略，深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騖而陵險，志雖免之小

（軍旅瑣議時四十三字，脫之。）

娛，忘社稷之爲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婚娶相褶，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準嘉命，恩示雅教，欲使婚娶相褶，醫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諭。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問令密訪於外。惟琰露板荅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遷中尉，琰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先賢行狀曰：琰清忠高亮，雅鑑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初載委登衡，終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聚才，多所明拔。）

（朝廷歸高，天下稱平矣。）琰薦楊訓，太祖爲魏王，訓發表褒述盛德，時人謂琰爲失所舉。琰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罰琰爲徒隸，使人視之，辭色無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髯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爲世所痛惜，至今冤之。

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遲次，是以不敢奉命。魏國初建，爲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怖，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僞，進題行，抑競爭，四海稱給，莫不厲行，貴者無輕欲之累，賤者絕嘉貫之求，實潔於上，俗移于下，矣到于今稱之。）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蹤而反者，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兩者，蓋由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玠辭曰：臣聞蠅生糞死，因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劍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妒其前，或害其後，臣雖執僞，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冤，闕臣以私，無勢不絕，語臣以寃，無細不瑣。青蠅橫生，爲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皆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驗。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明，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劍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楷，和洽迫言救玠，玠遂免黜，卒於家。（陳盛曰：魏武於是失制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錯枉，庶獄明則國無冤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敗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間邪，可以允蹈四海，唯清鑑照者也。晉溪高歌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賣，永見推敬，二主度益，豈不殊哉。）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太祖辟東曹掾，與丁儀等見親於時，並害之。而奕終不爲動。（傳子曰：武皇帝至則也，崔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聞於魏朝，丁儀聞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

繆勛字叔業，泰山人也。爲中郎子，出爲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斷盜官布，法應弃市。太子數手書爲之請，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悲望滋甚，延康元年，勛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爲後。帝將出游獵，勛停軍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躍前代，令萬世可期也。如何在諒闇中怖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

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陳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遄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還即出勛爲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勛爲宮正。帝不時已而用之，有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以爲不可。帝登悉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帝從嵩臺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堺，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營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絀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駮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以下付廷尉，當令十鼠同穴。大尉鍾繇、司徒華歆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

王朗字景興，東海人也。文帝即王位，遷御史大夫。上疏勸育民省刑曰：易稱勅法，書著祥刑，慎法獄之開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爲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寃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飢餓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餒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刑以抑其強，息仁以濟其弱，賑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筭者必益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文帝踐祚，改爲司空。時帝頗出遊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帷室而後息。蓋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逢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輒詔有司施行。

子肅，字子雍，拜散騎常侍。上疏陳政本曰：夫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朗在帝心矣。殷初開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息，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蓄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傜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給，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於南畝。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太極已剛，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

羣書治要　卷二十五　四一四

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而不顧經國之體，臣以爲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手足哉。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

羣書治要　卷二十五　四一五

謥作諝·

程昱字仲德，東郡人也。孫曉字季明，嘉平中，爲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明試以功，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明分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條，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謥詷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外託天威以爲聲勢，內聚羣奸以爲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

羣書治要　卷二十五　四一六

舊無活人至問曰十二字·補之·

泰作秦

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公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能，是衰闕不補，迷而不反也。於是遂罷校事。

劉曄字子揚，淮南人也，爲侍中。傅子曰·曄事明帝·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言誠不足採·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眯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採·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曄於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

蔣濟字子通，楚國人也。文帝踐阼，爲散騎常侍。有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

蘇則字文師，扶風人也，爲金城太守，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之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後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爲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左遷河東相。

舊無之字·補·

河東作東平·

杜畿字伯侯，京兆人也。子恕，字務伯，爲散騎黃門侍郎，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是最考課之急務也。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之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竊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

羣書治要　卷二十五　四一七

108

威知己而披肝膽。徇釋名而立節義者。所務者非時四夫之信。所威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釋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果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厲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忠於念治之心不盡。忠於自任之道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來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不阿所私。危言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嘿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憤也。後考課寬不行。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琦以刑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人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也。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也。陛下憂勞萬機。或親鑽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輔之明效與。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臻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蹈覆轍。契之遺蹤。坐待來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謂賢者。蓋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壹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陛下當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寵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言賢愚明哲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輿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遠。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果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果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又患羣閹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陛下自不督必行之制。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奸不削滅。而發若廉昭等乎。夫礼擿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情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順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遠乘忤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

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尚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尊於忤者也。迫於道自強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恕論議抗直。皆此類也。

魏德宇令明。南安人也。拜立義將軍。屯焚。討關羽焚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會漢水暴溢。羽乘船攻之。矢雹。短兵接。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爲羽所得。立而不跪。謂曰。卿兄在漢中。我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遂爲羽所殺。太祖聞而愍之。爲流涕。封其二子爲列侯。文帝即王位。乃遣使祭德墓。賜謚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蠋絕脰。殞身徇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謚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

閻溫字伯儉。天水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圍州所治襄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賊見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爲孤城求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戮矣。溫偽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超怒數之。溫不應。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書無以涼至邱令九字。補之。）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六

魏志下

傅

陳思王植，字子建。每遇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親愛。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黃初三年，立爲鄄城王。太和元年，徙爲臨菑侯。三年，徙封東阿王。五年，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稱其高，以無不覆；地稱其廣，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周之文王亦崇厥化，昔周公弔管、蔡之不成，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同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臣伏惟陛下費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葉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等，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道，甚於路人。隔聞之異，殊於胡越。以一切之制，無朝覲之期，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得展，以敍骨肉之歡。恩塗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洽沐之道，當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風雅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思惟，無錐刀之用，及親陛下之所戒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還游，戴武弁，解朱紱，佩青紱，馳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班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戒，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嘿默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陷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大陽不爲之回光，亦終向者，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蹇在陛下。今之否隔，友於同疑，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之愚蔽，欲使陛下崇光日月，被時雍之美者，是臣懷慎之誠也。詔報曰：夫忠以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屬，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理簡怠，妃妾之家，齊沐疏略，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右喻義，備矣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虛懼疑，以至於此耳。已勅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聚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有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於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盡蘊積，死不恨矣。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驕而不知乘焉，遑遑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邵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譬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懼下，蒙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唯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高下其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昇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齊府，不便滅弃。臣死之後，事可思也。

魏略曰：植以近前諸國士忠已立，賢，其遣孤稚府，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之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群臣，則民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藩屏之外，當王之所以授官，必已之可以授命，雖有拂胥之徒，治然不以爲慮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教也。臣初受封東藩，曰：植受茲青社，爲城落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論短，戊員

官時及親戚・凡二百餘人・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耄耋罷曳乎・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轄此・方外定否・必當須・於朝將・常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唯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牀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瞶者・二十三人・唯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使耘鋤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猥有警・則無以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節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之宗子・維城之藩・輔弼未竟・而鏡之於今者・以肺腑之親・託君臣之好・分違宇宙之外・豈不悲哉・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之也・

六年，封植爲陳王。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十一年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孫盛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睦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瘣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冏論之詳矣・

中山恭王袞每兄弟游娛，袞獨覃思經典，文學防輔，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其誠慎如此。袞尚約儉，教勑妃妾紡績織紝，習爲家人之事。袞病困，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愆，故當掩覆之。嗟乎小子，慎修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於太妃；閫閾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余靈。薨，詔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賵賜甚厚。評曰：魏氏王公，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擁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棠棣之義廢，爲法之弊，一至於此乎。

傳作甄・

傳無或任而不重九字・稱之

傳無析州至閩會二

魏氏春秋載宗室曹冏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由此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也・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疏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佐之助・盛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共其樂・危則有與同其憂・夫然・故能保其社稷・歷紀長久・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鶺鴒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鬩牆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埸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胸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論其成敗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也・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寖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秦觀周之弊・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人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鉏宗室・

十二字・禁之・

胡亥少習剋薄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弊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強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至於桓靈・閹宦用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宄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睹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士恥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

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傳無應瑒二字・

王粲字仲宣，山陽人也。拜侍中。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並見友善。琳字孔璋，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魏氏春秋曰・琳作檄文曰・司空曹操・祖父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犭票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方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殃國害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文士傳曰・琳謝曰・楚漢未分・蒯通進策於韓信・乾時之戰・管仲肆力於子糾・唯欲效計其主・取福一時・故跖之客可使刺由・桀之犬可使吠堯也・今明公必能進賢於忿後・棄惡於愛前・四方革命・而英賢歸之矣・太祖愛其才而不咎也・太祖以琳爲軍謀祭酒，管記室。

衛上有魏字・

衛覬字伯儒，河東人也。爲尚書。明帝即位，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也；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

臣以爲不然。漢文之時。諸侯強大。賈誼累息。以爲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者。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省臣上下。最入爲出。深思何錢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修蹕日崇。奢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飲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露。陛下至通。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智聖慮所宜裁制也。

（通作通明。）

劉廙字恭嗣。南陽人也。爲五官將文學。魏興。反廙弟偉爲隱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廙別傳載廙與論治道曰。昔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世之後。百姓彫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其殷富大國。及至州郡牧司。備得其人乎。其計又如書之以法也。不即而則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纖介萬巧。既於亡國。況長吏已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其人也。此非選者之不中意。蓋才實使之然耳。況長吏已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亦不者。而爲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其法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可免焉。皆將不念盡心於離任。而營想於國既遷。雖以州郡之殷繁。應往來之浮言耳。非皆得其人。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爲作者。奉法也。憂公也。鄰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恤。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蠲除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爲長吏皆宜使少久。是使自展錢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彼名也。事者皆以其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爲得頁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蓋譽妄發。可得而盡也。事上。太祖褒善之。）

陳羣字長文。潁川人也。爲司空錄尚書事。時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吳蜀未滅。社稷不安。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此安危之機也。唯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能守耳。豈可復興役耶。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起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壞也。後欲營之。謂不可不營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同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什不能少凝聖聰。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

陳矯字季弼。廣陵人也。遷尚書令。明帝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盛彥字子家。涿郡人也。青龍中。入爲侍中。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彥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爲吏部尚書。前此諸葛誕等馳名譽。有四海入達之稱。帝深疾之。時果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果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籠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善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然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帝納其言。

和洽字陽士。汝南人也。爲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儀。更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絜整。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方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孫盛曰。夫矯枉過正。則巧僞滋生。以克明下。則兵志論曰。非聖王之國。既建。爲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末。案實其事。能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爲崔琰觖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爲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和侍中比來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爲衆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驗。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於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耶。轉爲太常。清貨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

杜襲字子緒。潁川人也。爲侍中。將軍許攸擅部曲不附太祖。而有謾言。太祖大怒。先欲討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徵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之。襲曰。若殿下計是耶。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耶。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聞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忍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耶。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唯賢知賢。唯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竊予不之惑。不爲鼷鼠發機。萬鈞之弩。不以蹇墮起吞。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

高柔字文懿。陳留人。拜丞相理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忿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姦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太

聞於之以謝於柔。文帝踐祚。轉治書執法。時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姦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除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卽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以所告非罪之。於是遂絕。遷爲廷尉。明帝卽位。時獄法甚峻。而典農劉繇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繇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大怒曰。劉繇當死。乃敢獵吾禁地。迺繇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繇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卽還訊。各當其罪。

（齊無明帝卽位四字。柔相之。）

李毘字佐治。潁川人也。文帝踐祚。遷侍中。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毘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皆莫敢言。毘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毘曰。誠以爲非。帝曰。吾不與卿共議。毘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顧之諫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也。臣所云非私也。乃社稷之慮。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毘曰。今徙既失人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籍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毘曰。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希出。明帝卽位。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毘不與往來。毘子斂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毘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耶。宄從僕射舉執表言尙書僕射王思精勤篤實。忠亮計略。不如辛毘。毘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效力不貴虛名也。毘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衛尉。

楊阜字義山。天水人也。爲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充後庭。數出入弋獵。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逸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於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雖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處斯烋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勤則三思。盡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詔報曰。閒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聞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將順匡救備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邊少府。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爲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敎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帝既新作許昌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曰。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二世而滅。夫不度萬人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誡。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九恭恤民而自逸。雕宮室是侈。是飾。必有顚覆危亡之禍。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下不是爲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愚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蚩祖烈考之祚。將墜於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人也。爲散騎常侍。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不聽。洛州鳩對而不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爲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蠱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爲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對曰。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殞。大鐘既鑄。周景以斃。存亡之機。恆由此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所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戒也。惟聖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厚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窮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夫天道無親。唯與善人。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聽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臣備腹心。苟可以繫社稷。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作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帝愈增崇宮殿。雕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昆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凰奇偉之麗。飾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於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昔在伊唐。洪水滔天。災告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庶動。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

（行作山）

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事役。則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矜矜業業。惟恐有逸。災異既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至於顛覆者也。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墻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懸。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板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率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夫祿賜穀帛。人主之所以嘉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廩。是奪其命。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寵關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要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唯恐不勝。是則具臣。非便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委權。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譏其不正諫而爲世誡。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雖此奏。使股慄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躊躇禁紂。幽厲之跡。莫不蚩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尋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數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悅。上天不佑。眷然迴顧。宗國爲墟。天子之竹。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嬉。秦既衆之。不修聖道。乃搆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世。永垂洪祚。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圮哉。臣觀黃初之際。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蒞時。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蓋前代之明鑒也。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掇錄授能。由此觀之。則天下之天下也。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餘。氣力稍微。輒自輿出還舍。若遂沈綸。魂而有知。結草以報。

（書無非陶至下也八字。補之。）

田豫字國讓。漁陽人也。爲護烏丸校尉。（魏略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寇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輒送官。胡乃聚馬三十斤前謂曰。我見公賢。故前後遣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資。豫張猶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於是羽翼之曰。昔魏絳聞戮以納戎。今鮮卑猶以受狀金。豫何遲焉。乃賜黃牛五百匹也。）

徐邈字文山。燕國人也。爲涼州刺史。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助也。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弼邢綱在州界。所清。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

曰。夫闡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讚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

王昶字文舒。太原人也。遷兗州刺史。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讖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沖。深字道沖。遂書戒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榮。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榮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沖虛爲名。欲使汝曹闡名思義。不敢逾越也。古者盤杅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卻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唯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用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道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可不慎與。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顧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唯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顧兒子師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處不避濟。佐而義勇。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議論貴無貶。其進仕尚忠

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貴賤儼無感。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鍾會字士季。潁川人也。司馬文王欲圖蜀。以會爲鎮西將軍。從駱谷入。姜維等悉降。會詔以會爲司徒。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世語曰。會善效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也。於是檻車徵艾。艾既禽。而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遂謀反。諸軍兵殺會。漢晉春秋曰。文王嘉會功曹向雄之收葬會也。召而責之曰。往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讎對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爲臧獲所笑。豈仁賢所掩哉。王悅之。與宴談而遣之。習鑿齒曰。向伯茂可謂勇於蹈義也。哭王經而哀感市人。葬鍾會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勁。知死而往。非存生也。況其率死之心。天王矜而赦之。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貞之節。足以勵爲臣之士矣。王知隱而遊。可謂明恕矣。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七

蜀志　吳志上

蜀志

劉璋字季玉。江夏人也。爲益州刺史。聞曹公征荊州。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勸璋自絕。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曹公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松歸乃勸璋自絕。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群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爲豫州牧。叛曹公。劉表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曹公南征表。會表卒。子琮請降。先主遂將其衆去。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益州牧劉璋緣先主領益州牧。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爲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魏文帝稱尊號。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即皇帝位於成都。章武三年。病篤。託孤於丞相亮。殂於永安宮。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疾但不自濟。人年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

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也。更以卿兄弟爲念。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也。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先主即帝位。策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十二年。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亮病卒於軍。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若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漢晉春秋曰。樊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乃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illegible]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關羽字雲長。河東人也。先主合徒衆。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使羽守下邳。曹公東征。禽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袁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而後乃歸。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也。重加賞賜。羽盡封所賜而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之。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先主攻劉璋。飛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

去斫頭。顏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張飛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將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勸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歎。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進世教。使有志者自厲。不亦可乎。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奪談。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諸葛亮。爲流矢所中。卒。先主痛惜。甘則流涕。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爲昭德將軍。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雍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罪。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釋之。

蔡和字幼宰。南郡人也。先主定蜀。與諸葛亮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死之日。家無儲石之貯。亮後爲丞相。教與輩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違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弃弊蹤而獲珠玉也。然人心苦不能盡。唯徐元直處斯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非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慇懃。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闇闇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書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委性疎闊。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也。爲交主簿。有忠藎之效。故見褒述。）

允字休昭。和子也。遷爲侍中。甚虛匡救之理。後主嚴憚之。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辟佞諂。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陳祗代允爲侍中。與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祗死後。皓從黃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

張裔字君嗣。蜀郡人也。丞相亮以爲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賞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勢貴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黃權字公衡。巴西人也。州牧劉璋召爲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

則主有累卵之危矣。璋不聽。出權爲廣漢長。先主遂襲取益州。諸縣望風影附。權閉城門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詣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胥窺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而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於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臣松之以爲漢武用璋閬之言。滅李陵之衆。劉主拒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爲無成云。臣案權四補及二十字之。）

蔣琬字公琰。零陵人也。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但免官而已。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興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琬爲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竦。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威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加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攜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譏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

楊戲字文然。犍爲人也。爲射聲校尉。著季漢輔臣讚。（其注載諸葛亮與張裔蔣琬書曰。楊敏頗有才幹。但性狂疏。不可委以大事。昔殷高宗舉傅說。不拘匠人之賤。今有人於此。使奴執耕稼。婢典織紝。雞鳴而起。夜寢而息。雖曾、閔之孝。孫、吳之策。無所施也。夫人之才能。固有所長。亦有所短。若捨其長。則衆庶皆棄。若錄其短。則雖、旦、夷、呂。將不免於負薪。今之論者。以敏有過失。便欲廢棄。是但見其一面。未之思也。夫人無十全。誠難責備。敏之過失。多損益。賽鬻記云。楊敏字子昭。爲丞相新蔡主簿。婢典織紝。雞鳴而起。夜寢而息。雖曾、閔之孝。孫、吳之策。無所施也。夫人無十全。誠難責備。敏之過失。多損益。賽鬻記云。楊敏字子昭。爲丞相新蔡主簿。）

吳志上

孫權字仲謀。吳郡人策弟也。策薨。以事授權。權得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爲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爲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赤烏元年。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也。弟亮廢，孫綝使迎休，改元永安，以丞相濮陽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邪國。休銳意於典籍，欲與韋曜、薛沖講論道藝。曜、沖素皆切直，布恐人情發其陰失，令己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所見不少，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講論書耳，不為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近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答曰：君籍相妨也，不關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卿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祚，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懼曜、沖言之，故尤忠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沖等入。

孫皓字元宗，權孫也。休薨，迎立皓。江表傳曰：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擾於苑者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矣。皓既得志，驕暴日益，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鳳皇二年，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繩之以法，妾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衢之下。天璽元年，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篆紱，就在所斬之，狗首諸郡。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偵邪惡吏，民無貲帛，吏求振貸，皓怒浚欲樹私恩，遣人鳴笳，又尚書熊睦見皓酷虐，發有所諫，皓使人以刀環擊殺之，身無完肌。天紀三年，晉命杜預向江陵，王濬、唐彬泛江東下。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激責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逆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為罪，後宮數千，而採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卒睿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桑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為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四年，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皓奉書於濬，濬受皓之降。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宜，則權有私，宜之，則恐非宜也，進退不安。策聞之，歎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之。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忠，柰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嘿然有慙色，遂罷酒。每朝見言論，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會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曰：昔太后桓王不以

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盡淺局，遂逆廢旨，自分黜論，長弃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和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誠恐失計，昭孰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而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昭察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張邦憚之。

顧譚字子嘿，吳郡人也。祖父雍，卒，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高下有差，階級踰遠，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難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難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疏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今臣所陳，非有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

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拜驃騎將軍，都督西陵，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騭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攝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趣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吏民跼天蹐地，雖不戰慄，昔之獄官，唯賢是任，故民無冤枉，升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於上，為國速怨，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敢獄都下，則宜諸顧雍、武昌陸遜，論濟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騭黨神明，受罪何恨。此三臣者，愚慮不至，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其所天乎。權亦覺寤，遂誅呂壹。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也。權以為長史，病卒，臨困留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成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趣易，好問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業，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問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靈，巧辯緣飾，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敘，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寵之望，宜加三思，舍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權，省諸流弟。

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拜虎威將軍，關羽討樊，權遣蒙到南郡，糜芳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蒙性撫慰，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鬬心，皆委羽降，荊州遂定，以蒙為南郡守。蒙疾發，權時在公安，

（書無下有心字，刪之。）

迎御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慕封內有能愈篤疾者賜千金。時有減加，權爲之慢惑，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嗟，夜不能寐。病中憊，爲下教令，令群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卒，權哀痛甚。

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遷前將軍，初領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嘗時以此見寵，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傳著簿書，使無疑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斌更傳書，不用也。

虞翻字仲翔，會稽人也。孫策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孫權以爲騎都尉，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權既爲吳王，敕寘之來，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逸遽，惟大司農劉基抱權膝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翹風，今一朝弃之，可乎？權曰：曹孟德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今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張溫字惠恕，吳人也。容貌奇偉，權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拜議郎，選曹尚書，以輔義中郎將使蜀。還，權既陞衛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太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溫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猾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混濁，多非其人，欲令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發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豔、彪皆坐自殺，溫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開問往還，即罪溫，權幽之有司，斥還本郡，略統表理溫曰：伏惟陛下天生明德，神睿聖心，招髦秀於四海，徵俊乂於宮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拔隆之施，而溫自招罪戾，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情，爭無逆跡，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談，效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妒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嘿者非其談，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辯，明朝所當究察也。在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譽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辯，卓躍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怨。若忍威烈以敝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因明朝之休光，四方之觀覩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國家不嫌與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觀之於下也。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當

（書無攷之字，刪。）

（書無攷死之字，刪。）

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增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來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聰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益。今者人非溫既愚惑，臣是溫又契闊，群則俱巧，直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即別，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研核情偽，無嫌而不宜，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也，臣非愛溫者也，背之君子，智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憤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

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爲功曹，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論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強，富制威福爲尊，昭德義爲榮顯，永世膺祚，豐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昔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畴蕪曠，聽聞關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弃，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輒離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路，不顧窮盡，輕剽者則逃入幽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攜叛多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恐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也。是以聖王重慎，禍福由之，故與人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陛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也。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陛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遷偏將軍，數陳便宜，前後得數十上，所言皆善。

朱據字子範，吳郡人也。拜左將軍，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以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殘，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籍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數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八

吳志下

陸遜字伯言。吳郡人也。爲鎮西將軍。劉備大舉衆來。權命遜爲大都督拒之。備衆奔潰。拜上大將軍右都護。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罪罪。雖不愼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不奸釁。人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也。昔漢高舍陳平之嫌。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赤烏七年。爲丞相。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疑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搆。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旦奭而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嫡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甥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桂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也。子抗。字幼

節。遷立節中郎將。權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孫皓即位。加鎮軍大將軍。督信陵等軍事。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時何定專權。閹官與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禹敎戒。是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爲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懷愛移易。敵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驚雘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華小。然後俗化可淸。庶政無穢。開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敘。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見族替屍。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輕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形。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聲。士民同感。蕃勗永已。悔亦靡及。願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傳弼文皇。及瑩承其內厲名行。命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權爲吳王。立登爲太子。選名師傅。銓簡秀士。以爲賓友。登或射獵。遠避良田。不踐苗稼。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丸。就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盂。登得其主。左右所爲。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勅親近勿言。

孫和字子孝。立爲太子。常言當世士人。宜講脩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遊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羣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脩業。積累功緒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凡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率慷慨之氣。業不急之務。以脩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以爲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奕直事。在署者頗效焉。故以此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嘗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和寵稍損。權於廢黜魯王。霸觀望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等爲霸支黨。譖愬日興。粲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沈吟者歷年。殷基通語曰。初。權嘗和爲太子。而封霸爲魯王。初拜霸同宮卷。禮秩未分。羣公之議。以爲太子國王。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殿。而陳端開奏。仁侍御賓

吾・遣爲二嗣・沈黯疑貳・中外官僚轉相大臣舉國中分・懷慮之・於是有改嗣之規矣・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倚齊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甚惡之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晃因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乘晃入殿杖一百吳歷曰・晃入日諫曰・太子亡明・顧陽四海・今三方鄰敵・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民心・作詩曰・賢心・願陛下少垂聖慮・忠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挽・讀晃書反覆田里・竟徙和於故鄣羣司坐謗訕放者十數乘咸寃之・吳書曰・權輕疾急・欲徵和還立之・全公主及孫峻・孫弘等固爭之・乃止・封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諸爲恪被誅孫峻遣使者賜死舉邦傷焉

孫霸字子威和弟也和爲太子霸爲魯王寵愛崇侍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於江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權稱尊號拜爲少府・江表傳曰・權數射雉・濬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時驚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濬曰・天下未定・萬國離心・射雉非急・陸遜絕語・皆鄙爲害・乞特爲臣被鼻之・濬出見遜・遜故在・乃手自斷髮之・權由是不復射雉・遜太常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濬求朝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一身當之爲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濬每遇見無不陳壹之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躬也

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立爲左丞相時徙都武昌楊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奸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府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擾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實非保國養民之術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刑政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者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弱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嚴穴廣採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衰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非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強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蕙蘭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濟忽苛政又武昌土地皆危險而瘠墝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且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

子孫皆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逃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稼既空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力困窮寶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加有監官務行威勢所在搖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一息此事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繼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明王聖主取士以賢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淸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董卓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何以專爲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疾病時遣中書令蕭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幹與事姚信樓玄暫邵張悌郭逡薛瑩或淸白忠勤或姦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時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曰孤動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宮室衰耗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事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也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猶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就命陛下身得安百姓怨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舉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屍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強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楷而萬國頃才凡庸之質背從家隸超步紫闥於戮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尙蕃臣賢良懷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覽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嬖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高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祚以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使容奸欺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尙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無雕飾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士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瑩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淸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寧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無異商辛長夜之飲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

舊無空戶至民爲十八字。補之。

高通。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矣。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捨。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貴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是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涖政無幾。便徵召遷轉。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江表傳曰。晧所行彌暴。凱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是以古人懼不聞非。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誡。臣察陛下。無思警誡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故略陳其要。陛下宜克己復禮。述脩前德。不可捐棄臣言。而放奢意。意奢情至。吏日欺。民日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剋。公子將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笑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笑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沈浮。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晧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胸。而涕泣雨集。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今彊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其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騷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爲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脩德。而築宮。若德之不脩。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始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爲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雖念克骨肉。茅茨不翦。復何益焉。大皇帝之時。寢殿陋劣。南州無事。尚猶沖讓。未居於宮。況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思哉。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也。

文帳作　獄位　樣目若　傳無之　爲雖不　不補　之

其作有。　嬪近作親拾。

樓玄字承先。沛郡人也。孫晧即位。爲大司農。主殿中事。應對切直。漸見責怒。後人譖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徙交阯。別勑令殺之。

賀邵字興伯。會稽人也。孫晧時遷中書令。晧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而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宜旌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已來。朝列紛錯。眞僞相貿。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鎭。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撫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近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

箴作讒。　傷作亦子。

謂此輩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奔。以虎尾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醒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迕。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殞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臣竊觀天變。自比年已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蝕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可爲寒慄。昔高宗脩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淸澄朝位。旌敍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奸勢。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祗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矣。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降於旦夕也。自文興已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在所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驅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短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戚。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省諸不急。夫民者國之本也。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坐食。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爲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創基南夏。割據江山。雖承天贊。實由人力。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殽函之阻。德化不脩。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繫頸。共爲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鑒世變。豐基強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晧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玄謗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晧疑其託疾。拷考千所。卒無一言。竟殺之。家屬徙臨海。並下詔誅玄子孫。

韋曜字弘嗣。吳郡人也。爲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其

辭曰、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惜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故勉精厲操、不遑寧息、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王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睠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逸惰哉、而今之人、多不務經術、好飾博奕、廢事弃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或至賭及衣物、徙碁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徼進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陳、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礪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博奕之足耽乎、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憎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杯、執與方國之封、枯碁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裘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象滿局而賈博奕矣、設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孫晧即位爲侍中、常領左國史、時在所承指、數言瑞應、晧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篋笥中物耳、又晧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疑懼、自陳衰老求去、晧終不聽、晧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荼茗以當酒、至於寵賚、更見過強、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刻、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或誤犯晧諱、輒見敗縛、至於誅戮、曜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輕義言論而已、晧以爲不承用詔命、直不忠藝、遂稽前後嫌忿、收曜付獄、華覈連上疏救曜、晧不許、遂誅曜也、

（二作三案者作茶茗。）

（皇下有是字。）

華覈字永先、吳郡人也、爲中書丞、孫晧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時盛夏興功、農守並廢、覈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長太息者六、乃曰、方今之勢、何異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竊以爲

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而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爲急、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聖植之業、爲飢渴之救、若捨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趨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王者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揚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還住、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凶、六月戊巳、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不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衅之則廢役興事、不衅則日月滋蔓、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思善、苦則怨叛、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強弱、正於際會、彼登我損、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也、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事之世、戒備如此、況敵強大而忽農忘畜、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北敵犯疆、使周邵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書奏、晧不納、後遷吏觀令、領右國史、時倉廩無儲、百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役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務、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興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田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登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唯農是務、軍興已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失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疏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己勞也、求其爲己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已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嗇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備膳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郡多而役繁、民窮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桑、並織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豐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黠委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色之飾、足以麗矣、若梅粉氣、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

實如所論。有之無益。廢之傷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雕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國家之利。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九

晉書上

紀

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太子也。泰始五年。廷尉上西平民麴路伐登聞鼓。言多祆妄。毀謗。帝詔曰。狂狷怨誹。亦朕之愆。勿罪也。孫盛陽秋云。泰始八年。帝問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固執所論。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求治罪。詔曰。讜言謇諤。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為患。豈以爭臣為損乎。陶所執不愆此義。而徽越職奏之。豈朕之意乎。乃免徽官也。

咸寧四年。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詔曰。異服奇技。典制所禁也。其於殿前燒裘。甲申。勑內外敢有犯者。依禮治罪。

太康元年。吳主孫皓降。有司奏。聖德隆茂。光被四表。吳會既平。六合為一。宜勑封東岳。以彰聖德。帝曰。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羣臣固請。弗聽。干寶紀云。太康五年。侍御史郭欽上書曰。戎狄強獷。自古為患。魏初民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伏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使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太原雜胡。出於其共。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不納。干寶紀云。帝自平吳之後。天下無事。不能復孜孜於事物。始寵用后黨。由此[illegible]。不拘[illegible]門。父兄以之[illegible]。[illegible]之民。[illegible]。擇[illegible]宮之女。[illegible]封為[illegible]。而[illegible]。

今書北魏河作已北二字。

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太子也。永平元年。遷皇太后於永寧宮。賈后諷羣臣奏廢皇太后為庶人。居於金墉城。九年。賈后誣陷皇太子有悖書。帝幸式乾殿。召公卿百官皆入。詔賜太子死。以所誣悖書及詔文偏示諸王公。司空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氏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晉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僕射裴頠曰。臣不識太子書。不審誰為通表。雖發此者。為是太子手書不。宜先檢校。而王公百官竟無言。免太子為庶人。幽於金墉城。永康元年。前西戎校尉司馬閻纘輿棺詣闕上書曰。伏見赦文及牓下前太子遹手疏。以為驚愕。自古已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遹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沈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者也。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亦取豪族。為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直亮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為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怒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陵遲。以此歎息。今遹可以為戒。恐其被斥弃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拒命。而壺關三老上書。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漢

武感悟。築思子之臺。今遹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為輕於戾太子。尚可禁持檢著。目下重選師傅。為置文學。皆選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名行素聞者。使共與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使共論議於前。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比。日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為殷明王。又魏明帝因母得罪。廢為平原侯。為置家臣庶子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事父以孝。事母以謹。聞於天下。於今稱之。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遹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為大計。少復停留。先加嚴誨。若不悛改。弃之未晚也。臣素寒門。不經東宮。情不私遹也。臣常備近職。情同閹寺。悾悾之誠。皆為國事。臣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從。遣前將軍司馬雅送太子幽於許昌宮。賈后使黃門孫慮賊太子於許昌。干寶紀云。史臣曰。世祖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歡悅矣。聿修祖宗之志。獨納羊祜之策。役不二時。江湖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城。班正朔於八荒。餘糧委畝。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illegible]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荊揚。元海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成敗異致。擾天下如拾遺。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

湖作湘。城作域。

豈下有斉字。

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利百姓·是以順而撫之·防之絕其淫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操·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泆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內外·其所由來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

取作聆·　上講作款

成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也。咸和七年。詔除諸養禽之屬無益者。集書令史夏侯盛表曰。伏聞明詔悉除養熊虎之費。舉朝增慶。咸稱聖主。伏惟陛下。未觀古今成敗之戒。而卓尒玄覽。明發自然。遺除無益。務在齎民。誠可謂性與天道。生而知之。孔子十五志學。四十不惑。陛下年在志學之後。而思洞不惑之前。三代之興。無不抑損情欲。三季之衰。無不肆其侈欲。陛下不事其興。而與興者同功。不覽其衰。已去衰者之弊。遵俾上哲。德邁中古。吐絲綸之言。著如綸之美。臣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人主之言。則右史書之。陛下此詔。既當箸之史籍。又宜宣布天下。自喪亂已來。四十餘載。黎炭之餘。思治久矣。陛下智成當年。而運值百六。儲胄之詔。發自聖德。願復觸類而長之。廣求其比。無使朝有遊食費祿之臣。野有逋竄不徭之民。使居官者必有供時之賦。則何患倉廩之不實。下士之不均。凡若此術。易於反掌耳。臣誠穢猥。官自朝末。不足對揚盛化。稗廣大猷。然自視聖美。心悅手教。自忘叢細。謹拜表以賀。

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咸安二年。詔曰。夫敦本息末。抑絕華競。開忠信公坦之門。塞浮偽阿私之路。而名檢替。致之以道。使清濁異流。能否殊貫。官無粃政。士無謗讟。不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強寇未殄。勞役未息。每念民疲力單。則中夜忘寢。若不弘政以求民瘼。簡除游煩。以存儉約。將何以紓之耶。今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可除者皆除之。宜省者皆省之。其鰥寡窮獨。癃殘六疾。不能自存。皆生民之至艱。先王之所愍。宜加隱卹。各賑賜之。若或孝子貞婦。殊行異操之人。皆以狀條列。當有以甄明其節。夫肥遁窮谷之賢。汨泥揚波之士。雖抗志於玄霄之表。潛默於幽岫之爽。貪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讚之美。使惠風流於天下。膏澤被於萬物。孰與獨足山水。棲遲丘壑。徇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大。古人不借賢於曩代。朕所以虛想於今日。內外百官。剖符親民。各勤所

使府作所欲·　巖作·

司。使善無不達。惡無不聞。退食自公。平情以道。令時人無素餐之刺。而吾獲虛心之求。豈不善哉。其各肯竭。知朕意焉。

后妃傳

武元楊皇后。弘農華陰人也。初。賈充妻郭氏使賂於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兼有遺賂。及議太子婚。世祖欲娶衛瓘女。后苦稱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進言。上乃聽之。遂成婚。

惠賈庶人名南風。平陽人也。拜太子妃。性妒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惠帝即位。爲皇后。虐誅三楊。逆殺太后。矯害二公。荒淫放恣。與太醫程據等亂彰於內外。詐有身。爲產具。養妹夫韓壽兒。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專爲姦逆。害太子。衆惡彰著。永康元年。爲趙王倫所廢。即死。

傳

琅邪王伷。字子將。宣帝第五子。受詔征吳。孫皓請降。進拜大將軍。伷既戚屬尊重。加有平吳之功。而克己恭儉。無矜滿之色。僚佐文武。各得其用。百姓悅仰。咸懷惠化。

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年五六歲能書疏。諷誦詩賦。秉德清貞。宗室之中。最爲儁茂。封汝陰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大興佃農。入朝。徙封扶風王。薨。西土氓黎思慕。悲哭涕泣被路。吏樹碑讚述德範。老見碑者。無不拜之。其遺愛如此。

虞作冕·靜無封汝陰王四字·輔之·遷作濟·醫無術封扶風·百字·輔之·

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也。力行敦善。甚有名譽。爲侍中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於皇太子。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且孝敬忠肅。至性過人。太康三年。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薨。

子冏。字景治。與趙王倫共廢賈后。倫篡。遷冏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冏因民心怨望。移檄天下。破倫。帝反正。就拜大司馬。加九錫。輔政。大築第館。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後房施鍾懸。前庭舞八佾。沈於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勑三臺。選舉不均。唯寵親昵。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冏府。即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冏驕亂日甚。終無悛志。長沙王乂發兵攻冏府。生禽冏。斬於閶闔門外。諸黨屬皆夷三族。

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也。謝才人所生。少而聰慧。惠帝即位。立爲皇太子。年轉長大。而不好學。喜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敬狎賓友。賈后素忌太子有佳譽。因此密勅諸黃門閹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爲恆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那得畏服也。太子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有過衆之聲。洗馬江統等諫。太子不能用。賈后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后不見。置別屋中。遣婢賜酒棗。逼使飲盡。仍醉。謗書多未成字。稱詔令太子寫之。累續催促。醉不暇省。粗得迹。便足成悖逆。后以呈帝。帝即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偏示諸公王。而莫敢有言者。唯張華裴頠證明太子。議至日西

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於是遂幽於許昌宮。賈后矯詔害太子。趙王倫廢后於金墉城。賜死。册復太子。臨終悲懷。

（舊無安平王三字。補之。）

安平王孚字叔達。宣帝弟也。魏甘露元年轉太傅。高貴鄉公卒。當時百官莫敢奔赴。孚往。枕屍於股。號慟盡哀。奏治主者。會太后有令。使以庶人禮葬。孚與羣公上表乞以王禮葬之。世祖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涕泣歔欷。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六魏之純臣也。臨終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不伊不周。不夷不惡。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遣令素棺單椁。斂以時服。所給器物。一不施用。

（舊無王三字。補之。）

高密王泰字子舒。宣帝弟馗之子也。封爲隴西王。遷太尉。爲人廉靜。不近聲色。身爲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麤素。矜儲疏儉。如布衣寒士。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爲宗室儀表。

劉寔字子真。平原人也。太祖引參相國軍事。寔以世俗逃趨。廉讓道缺。乃著崇讓論。其辭曰。古之聖王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也。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舉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爲君。莫之能名。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恆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治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已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歷見受殺。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矣。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已況不及孔墨者乎。機者僉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舉。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御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相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因先用之資。而復濫之無已。濫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也。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曰。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故也。所以不可得知。山澤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

賢。因及所急。一傾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雖得而分矣。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聞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廉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齊王覺而改之。雖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矣。龍貴之地。欲之者多。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杖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治其罪。若知而縱之。主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治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矣。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疏。此有國者之深憂也。竊以爲改此俗甚易矣。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耶。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邀賢能以謝兩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於稷契及咎繇。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也。書記之者。欲以示永世之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敍用之官。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傳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令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隨缺而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者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雖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夫如是。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己。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治矣。元康中。遷司空。

閻纘字續伯。巴西人也。楊駿爲太傅。以纘補舍人。出爲安復令。駿既被誅。莫敢收者。纘聞之。奔官免歸。獨以家財人力修葺。終成葬事。遷殿中將軍。以疾不拜。感懷太子之廢。纘與棺詣闕上書理太子

之冤。朝廷立太孫。繼復上疏陳。今相國蕭巳保傅東宮。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靜劬勞。宜選忠
善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以爲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威豪門子弟。魏文帝之
在東宮。徐幹劉楨爲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知。與太子登。顧謂爲友。諸葛恪爲賓。臥同牀帳。行則
參乘。交如布衣。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
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臨相罪責。不亦
謬哉。太孫幼沖。還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朝廷善其忠烈。擢爲漢中大守。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爲鄧艾鎮西司馬。徵拜議郎。世祖即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
誅。以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者。臣敢昧死言艾不
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穀人。宜皇帝拔之於農庾之中。擢之於宰府之職。先帝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
長策。艾受命忘身。前無堅敵。軍不踰時。而巴蜀寧定。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
公。復何所求哉。艾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
詳論。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即當謀
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言。而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
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忱慮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爲痛哭者。良有以也。昔秦民鋒白起
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誠可聽艾門生故吏。
收艾屍柩。歸葬舊墓。以中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國相定謚。死無所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
世。則天下徇名之士。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世祖得表省覽。甚嘉其意。
虞愷。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閨門有孝悌之稱。鄉黨有廉信之譽。趙王承臨州。王敦作逆。
遣使招承。承不應。與甘卓相結。起義赴都。承於是命愷爲長史。望爲司馬。敦遣魏乂等攻戰轉急。望
臨陳授首。愷爲魏乂所害。臨刑。鄉人送以百數。與相酬酢。意氣周洽。有如平日。子弟號泣。愷謂曰。人
生有死。固門爲忠義鬼。亦何懼哉。及敦被誅。昭書追述愷。褒忠勳。贈愷襄陽太守。望豫陽太守。遣謁
者至墓弔祭。（刑法百官志述。雖在傳。治道上下。卷有脫文。今賈勝。）

刑法志

侍中臣顧言。夫殺生賞罰。治亂所由興也。人主所謂宜生。或不可生。則人臣當陳所以宜殺。人主所
謂宜賞。或不應賞。則人臣當陳所以宜罰。然後治道耳。古之聖賢。欲上盡理務。下收損益。莫不深附
慎密。以延良議。兆庶內外。咸知主如此。然後乃展布服心。竭其忠誠耳。
廷尉劉頌表曰。臣背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疑不論。臣竊以爲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
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奸。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

也。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無衣食之資。飢寒切身。志不聊生。廉士介節者。則皆
爲盜賊。豈況本性姦凶。無賴之徒乎。是以徒亡日廣。賊盜日繁。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
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以
刑生刑。以徒生徒。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徒亡者
積多。繫獄猥衆。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勝罪。法不勝姦。民知法之不勝。相聚而
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姦惡陵暴。所在充斥。漸以滋漫。議者不深思此故。曰肉刑
於名忤聽。忤聽執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心懲。其畏剝割之痛
而不爲也。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姦民無用復肆其志。此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刖其足。無所用復亡。
盜者截其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今宜取死刑之限重。生刑之
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
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戮。終身作誡。民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豈與全其爲姦之手
足。而獨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竊以爲不識務之甚也。
衛展字道野。河東人也。遷大理。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
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長是逃亡之主。斬之。斬之雖重。猶可也。設子孫犯事。將考父祖
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偽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
犯上之奸生矣。秦網密文峻。漢興掃除煩苛。風移俗易。幾於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蕩其穢慝。通其
紀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爲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自元康已來。事故葬變。法禁
滋漫。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慮心者也。轉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經
前聖。愚謂宜復古施行。中宗詔曰。可內外通其議之。於是驃騎將軍王導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
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班固深論其事。以爲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輕重失
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名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民也。所以救姦。所以當罪也。今盜者
竊人之財。淫者奸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刖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
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若乃感其名而不練其
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陷井。愚夫之不若。何取於政哉。
百官志
中書郎李重以爲尊卑繁多。在職不得久。又外選輕而內官重。以使風俗大弊。宜簡故重外選。節階
級。使官人識曰。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治。而功在簡易。自帝王而下。世有增損。舜命九官。
周分六職。秦采古制。漢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射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外內。

事任尚輕。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漢宜稱所與爲治。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或賜爵進秩。蓋古大體。所以遠邇三代也。及至東京。尚書雖漸優顯。然令僕出爲郡守。便入爲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豫胡質等。居郡十餘二十年。或秩中二千石假節。猶不去郡。此亦古人苟專其事。雖沒世不徙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隆。而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不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爲治之大弊也。夫階級繁多而稟官久。官不久而稟治功成。不可得也。虞裨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計羣吏之治。而行其誅賞。漢法。官人或不直秩。魏初用輕資。亦先試守。不稱。繼以左遷。然則萬才登進。無能降退。此則所謂有知必試。而使人以器者也。臣以爲今宜大并羣官等級。使同班者不得復稍遷。又簡法外議罪之制。明試守左遷之例。則官人理稱。士必貴能而受爵矣。居職者自久。則政績可考。人心自定。務求諸己矣。義順以萬機應政。宜委宰輔。詔命不應數改。乃上疏曰。臣聞古之聖哲。深原治道。以爲經理羣務。非一才之任。照綜萬幾。非一智所達。故設官建職。制其分局。分局既制。則軌體有斷。事務不積。則其任易處。選賢舉善。以守其位。委任責成。立相干之禁。使官爲專。離局陷奸。猶慍此法未足制情。以義明防。曰。君子思不出位。夫然故人知厥務。各守其所。下無越分之臣。然後治道可隆。頌聲能舉。故稱堯舜勞於求賢。逸於使能。分業既辨。居任得人。無爲而治。豈不宜哉。及其失也。官非其才。人不守分。越位干職。競逐所懷。兼言紛錯。設職者不得自治其事。非任者橫干他分。主闇昏莫知所信。遂親細事。躬自聰斷。所綜逾密。所告彌乖。功無所歸。非無所責。羣下弃職。得辭宜罰。以此寧治。固其難也。昔杜黃既敷師曠。退而自酌。以刺干職之非。記稱其善。陳平不知錢穀之目。漢史美其守職。政不可多門。多門則民擾。於今之宜。選士既得其人。但當委責。若有不稱。便加顯戮。誰敢不盡心竭力。不當便有干職之臣。適不守局。則所豫必廣。所豫適廣。則人心赴之。人心通赴。則得作威福。臣作威福。朝之蠹也。帷幄張子房之謀者。不專作軍。詔命數移易。爲不安靜。臣不勝狂瞽。敢陳愚懷。乞陛上少垂省察。

何曾字穎考。陳國人也。爲司隸校尉。言於太祖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悟四海。無令汙染華夏。大祖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爲吾忍耶。曾重引據。辭理甚切。朝廷憚焉。泰始九年。爲司徒。以疲疾求退。孫綏位至侍中。潘滔曙之於太傅越。遂被殺。初。曾告老。時被召見。侍坐終日。世祖不論經國大事。但說平生常語。曾出。每曰。將恐身不免亂。能及嗣乎。告其二子曰。汝等猶可得沒。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死也。及綏死。兄嵩曰。我祖其神乎。

羊祜字叔子。泰山人也。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上疏平吳。世祖深納之。吳軍人前後至者。不可勝數。祜將入朝而有疾。至洛陽。遂薨。南州市會聞喪。舉市悲號。而能於是傳哭接音。邑里相送。百姓乃樹碑峴山。立廟祭祀。行人望碑。皆涕泗垂泣。杜預代鎮。名爲墮淚碑。吳滅。詔曰。祜建平吳之規。其封祜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君。邑五千戶。絹萬匹。吳平。慶賞羣臣。上籌。世祖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豈朕所能爲也。

奏秀字玄良。新興人也。少以學行忠直知名。遷補博士。羣率伐吳。詔以賈充爲大都督。秀性慈惻。疾之如讎。輕鄙賈充。聞其爲大敵。心所不平。遂欲哭師。及充卒。議謚。秀請謚爲荒公。初。何曾卒。秀議曰。曾事親有孫養之名。在官奏科尹之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概。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朝野之論。不可具言。儉德之恭也。修惡之大也。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荷保傅之貴。秉司徒之均。而乃驕奢之名。被於九域。有生之民。咸怪其行。檢皇代之美。弃羔羊之節。示後生之微。莫大於此。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謚案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宜爲繆醜公。古人圖棺之日。然後蹤行。不以前善沒後惡也。秀性悖直。與物多忤。爲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

李憲字季和。上黨人也。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爲太傅屬。固辭。世宗輔政。命憲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憲到引見。謂憲曰。昔先公辟君而不應。今孤命君而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憲得以禮遇退。明公以法見繩。憲畏法而至。帝甚敬重焉。遷太常司隸校尉。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

晉書下

劉毅字仲雄。東萊人也。治身清高。厲志方直。爲司隸校尉。皇太子鼓吹入東掖門。毅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世祖問毅曰。卿以吾可方漢何帝。對曰。可方桓、靈。世祖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爲治。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殆不如桓、靈也。晉書陽秋曰。毅答曰。桓、靈之朝。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乎。帝大笑曰。桓、靈昏君。世說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多不服。昔遇唐答文帝曰。不能明峴。牧而文帝怒。今對毅答。犯顏而陛下樂。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也。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英雄頗喪。行布衣禮。今於小事何見異之哉耶。滿曰。聖德所及。豈可預先算計。以長短相推。蓋名者能力行之。至如尚書。非則恕內充。德之極度。不可爲也。臣聞羅敷在田。桑戈而出。凡人能之。峰蠆起於淺草。兩夫爲之關聽。非戊羽。蜂蠆強也。倉卒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辭語有自然之遲順。向對毅始言。臣答滿不變色。易容而卻視陛下者。陛下愛不世之詔。出愚屬之外。臣之幸遇。不亦宜乎。

鑒尚書左僕射。龍見武庫井中。車駕親觀。有忻色。於是外內議當賞。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廷。卜藏其櫝。至周幽王。禍發乃發。證據舊典。無暫龍之禮。詔報曰。政德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爲罷然。智疑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靜數示。上疏陳九品之弊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

[illegible]作解。

情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三者雖聖哲在上、嚴刑督之、猶不可治、故堯求俊乂而得四凶、三載考績而鯀殛、得成使世主雖有上聖之明、而無考察之法、授凡庸之才、而去賞罰之勸、則爲開姦、豈徒四族側陋何棄於時哉、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桀黨橫越、威福擅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隅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駸駸、但爭品位、不聞推讓、流俗之過、一至於此、竊爲聖世恥之、愚心之所非者、不可以一槩論、輒條列其事、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藻以得實爲平、治亂之要、不可不允、清平者治化之美、枉濫者亂敗之源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遲有早晚、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鈞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篇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鈞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舉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前鄉後恰者、則引古以病今、古賢今病者、則考虛以覆過、質直者鄙以遠時、阿容者稱其得和、度遠者責以小檢、才近者美其合俗、齊量者以己爲限、高下逐強弱、是非隨愛憎、憑權附黨、毀平從親、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月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必達、守道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剽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淺弱黨強、以植後利、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人道賢否、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宣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脩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天下大治、浮華邪佞、所無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役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故狀無實事、諸文浮飾、品不校功、歎譽虛妄、上奪天朝考績之權、下長浮華朋黨之事、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則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以治風俗、則狀無實行、以宰官職、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脩、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難測之累、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愚臣以爲便也。

書無今字、補之。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師中書令、名重一世、朝野擬爲蕭輔、而荀勖、馮紞等深忌疾之、會世祖問華誰可付以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聞言得行、以華爲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朝議欲敵華入相、馮紞乾沒苦陷、以擊有震主

之名、不可保必、遂徵爲太常、以小事免官、世祖崩、遷中書監、加侍中、遂蕭忠救匡、彌縫拙闕、遂啓開主、虛后之朝、猶使海內寥然、還司空、卓爾獨立、無所阿比、趙王倫及孫秀等疾華如讎、倫、秀誅起、遂與裴頠俱被害、朝野之士、莫不悲酸。

裴頠字逸民、河東人也、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元康七年、以陳准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頠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游接、必簡英儁、宜用成德賢邵之才、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風成之表、而今有蓋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願深忠時俗放蕩、不尊儒術、魏末以來、轉更增甚、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頠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世雖知其言之益治、而莫能革也、朝廷之士、皆以遺事爲高、四海尚寧、而有識者知其將亂矣、而爽狀遂淪中州者、其禮久亡故也、倫秀之與頠、張華俱見害、朝綱倾弛、遠近悼之。

與裴頠疑禮例。

傅玄字休奕、北地人也、性剛直果勁、不能容人之非、世祖受禪、加駙馬都尉、與皇甫陶俱掌諫職、玄志在拾遺、多所獻替、上疏曰、前皇甫陶上事爲政之要、計民而置官、分民而授事、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前春樂平太守胥志上欲爲博士置史卒、此尊儒之一隅也、主者奏寢之、今志典千里、臣等並受殊寵、雖言辭不足以自申、意在有益主者、請寢多不施用、臣恐草萊之士、雖懷一辯、莫敢獻之矣、詔曰、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苦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所抗慨也、其甚者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拒、庶幾得以發蒙補過、獲保高位、喉舌納言諸賢、當深解此心、務使下情必盡、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不可責備於一人、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得失、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芻蕘、況皆善言、在可采錄乎、近者、孔晁、蔡母和、皆案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忠也、又每有陳事、輒出付主者、主者乘事之本、故身而所處當、多從深刻、至乃云恩貸當由上出、出村外者、寧縱刻峻、是信耶、故復因此喻意、玄遷侍中。

村字可疑。

任愷字元裒、樂安人也、爲侍中、愷性忠直、以社稷爲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愷惡賈充之爲人、不欲令久執政、每裁抑之、充搆之、後承間稱愷忠公局正、宜在東宮、使保護太子、外假稱揚、內斥遠之、帝以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非不行、會吏部尚書缺、好事者爲充謀曰、愷今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便得補疏、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乘、充卽啓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世祖不疑充挾邪、而以選官勢望、唯賢是任、卽日用愷、愷既在尚書、侍覲轉希、充與荀勖、馮紞承間譖潤免官、愷受黜在家、充毀間得行、世祖情遂漸薄、然兼論明愷爲人、羣共畢愷爲河南尹、甚得朝野稱譽、而賈充朋黨日夜求愷小過、又諷有司奏愷免官、後起爲太常、不得志、遂以

晏卒。

裴楷字叔則。河東人也。爲侍中。世祖嘗問曰。朕應天順民。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賈充之徒猶在朝也。夫逆取而順守。湯武是也。今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之以私也。

和嶠字長輿。汝南人也。遷侍中。嶠見東宮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世祖默然。後與荀顗、荀勖同侍。世祖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粗及世事。既奉詔而還。顗、勖並稱皇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以爲國嫌休明。終必喪亂。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爲憂。或以告賈妃。妃銜之。愍懷建宮。官嶠爲太子少傅。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惠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

郤詵字廣基。濟陰人也。舉賢良。對策曰。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此風俗所以爲異流也。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治亂。故寒暑漸於春秋。治亂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官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亦有罰。有罰則有司莫不悚也。以求其才焉。今則不然。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兕虎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恒得此屬。欲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爲左丞。劾奏吏部尚書崔洪。洪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此爲挽弩自射。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之僕。杰作玉。宣子謂諸大夫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在公。何故私言乃至於此。洪聞之甚服。

荀勖字公曾。潁陰人也。爲中書監。加侍中。勖才學博覽。有可觀採。而性邪佞。與賈充、馮紞共相朋黨。朝廷賢臣。心不能悅。任性因機。舉充鎮關中。世祖卽詔遣之。勖謂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尙未定。若使充女爲妃。則不營留而自停矣。勖與紞伺世祖閒。並稱充女淑令。風姿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焉。

馮紞字少胄。安平人也。稍遷左衞將軍。承顏悅色。寵愛日隆。賈充、荀勖並與之親善。世祖詔治金墉、廢賈妃。已定。紞與勖乾沒救請。故得不廢。轉侍中。世祖寢病得愈。紞與勖乃言於世祖曰。陛下前者病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爲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世祖

納之。初謀伐吳。紞與充、勖共苦諫。世祖不納。斷從張華。吳平。紞內懷慙懼。疾華如讎。及華外鎮。威德大著。朝論當徵爲尚書令。紞從容侍帝。論晉魏故事。晉紞作紞譖。因曰。臣常謂鍾會之反。頗由太祖。帝勃然曰。何言邪。紞曰。臣以爲夫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治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是故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以抑損克終。非上之人有仁暴之異。在下者有愚智之殊。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獎誘太過。喜其謀猷。盛其名位。授以重勢。故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張利害。張利害作輈張跋扈。輈上有以字。惟作思。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權勢。納之以軌度。則逆心無由而生。亂事無階而成。世祖曰。然。紞稽首曰。愚臣之言。宜鎭堅冰之道。無令如會之徒。復致覆喪。世祖曰。當今豈有會乎。紞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四海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世祖默然。徵張華爲太常。尋免華官。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也。除淮南相。上疏曰。臣竊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治。治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蔕。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治。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治。樹不拔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疑作致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治。小察理而大勢危。諸侯教民。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惟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鎭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以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舉王之顯親。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延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雖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強盛也。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租作粗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俸。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矣。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審量事勢。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人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恥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創大制。遲回衆望。猶在

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榮。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國。徙弃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土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疏。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也。今宜豫開此地。使親疏遠近。不錯其制。然後可以永安。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其羣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盡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延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遠。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教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后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執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存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遂以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脩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同秩諸侯失國。亦由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廉關強弱。則天下同忿。并力誅之。大制都邑。班之羣后。著誓丹青。書之玉板。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故臣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閣閭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權。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准。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乘聰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治。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偏之勤。而系於逸豫之虞。誠以治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睹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恆居其易。則治。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人主恆能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所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息。此爲治之大略也。天下至大。非乘聽所周。又精始難校。考終易明。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能否不別。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如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今親事者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蔽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勘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

（舊無上二字。補之。）

（舊有字下者同字所不見之地六處補之。）

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聖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全人。此所體欲治而反亂者也。是以善爲治者。綱果而網疏。綱果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罪必漏。所羅者廣。則大罪不紀。則甚秦必刑。微過必漏。則爲政不苛。甚秦必刑。然後犯治必寡。此爲治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網甚密。網甚密。則微過必舉。微過、人情所必有。而不足以害治。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強橫肆。豪強橫肆。則平民失職。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非徒無益於治體。清議乃由此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治。則皆天網之所漏也。所犯在甚密。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此爲治誅教之准式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頹。是以聖王深識人情。而達治體。故其稱曰。不以一害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聖而前旅。充塞耳。意在去苛察。舉甚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今則當小罪甚察。而時不加治者。明小罪非亂治之義也。害治在犯尤。而謹塿微過。何異放兇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閭閻。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

（舊無上二字。補之。）

（舊作山）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也。除華陰令。時關隴饑爲氐、羌所擾。牧守淪沒。黎庶涂炭。孟觀西討生禽萬年。羣氐死散。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蠻夷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法俗詭異。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與中國擅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其性氣貪婪。因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道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何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漢之謂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敕夷狄也。唯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遙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申、繒、頗、極宗周。襄公要秦。遼與姜戎。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陸渾戎。據伊、洛之間。搜牆之屬。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若線。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矣。漢興而都長安。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暮之敗。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齊民雜處。數歲之後。族類繁息。既恃北肥強。且苦漢民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氐。以爲行衛。於是羌羌奔駭。互相扇動。

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斃。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世之寇，唯此為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帝王之都，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吏民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

毒作悍。

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民，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

汧作开。

之宜，宜及兵威方盛，眾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汧、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眾，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亦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

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年，水旱之害，薦饑累荒，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靜默，而綏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眾，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民，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猾，傷害牧守，連兵聚眾，載離寒暑，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子以此等為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勞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遺弊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民，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

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為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於扶羅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今五部之眾，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今皆民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為著作郎。[illegible]五等論曰：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為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為己在乎利人。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己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民，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群后之圖身。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故世及之制，弊於強禦，陵夷之禍，終乎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illegible]武，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於時，封畛之制，有隆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基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強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窺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亡，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啟侯王，境土逾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黔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強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橫，而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閫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闥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忠臣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眾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跡，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政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興。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政，郡縣之長，為吏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眾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政，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

胡威字伯武，淮南人也。父質，字文德，清廉潔白，質之為荊州刺史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每至客舍

自放驢取樵。既至見父。停廢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賜絹一匹。爲道中費。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奉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荊州帳下都督關威將去。請假還家。持資糧於路。要威。因與爲伴。每事佐助。又進飯食。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爲安豐太守。徐州刺史。政化大行。後入朝。世祖因言次謂威曰。卿清孰如父清。對曰。臣不如也。世祖曰。以何爲勝邪。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世祖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豫州刺史。入爲尚書。

周顗字伯仁。汝南人也。爲尚書左僕射。王敦作逆。石頭既王師敗績。顗奉詔往降。敦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左右釋無正字。帥之。

文武勸顗避敦。曰。吾儒位大臣。朝廷喪破。事可復草聞求活。外投胡越者邪。俄而被收於石頭。害之。

陶侃字士行。廬江人也。爲荊州刺史。敦刑清明。惠施均治。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該戲廢事者。乃命取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樗蒱者。牧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爪。自謂宏達邪。於牧下有蒱字。

是朝野用命。移風易俗。

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也。累轉侍中。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爲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是日月之一蝕也。帝欲怖鴻寶禮。崧反覆表諫。事遂不行。

何充字次道。廬江人也。爲藩軍中書令。顯宗初崩。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庾冰等不從。故康帝遂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康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孝宗。加錄尚書事。侍中。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用親戚。談者以此重之。

郭瑀性。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也。早孤。事母孝謹。愛敬著於色養。幾滅鄧於執喪。居近韓康伯家。康伯母賢明婦人。每聞隱之哭。臨饌輟食。當飯投杼。爲之悲泣。如此。終其喪。謂伯曰。汝若得在官人之任。當如此之徒。及伯爲吏部。超選隱之。遂階清級。爲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州之北界有水。名曰貪泉。父老云。飲此水者。便廉士變節。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愈厲。化被幽荒。詔曰。廣州刺史吳隱之。孝友過人。廉均九族。威可軍。賜穀五十萬。穀千斛。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一

六韜　陰謀　鬻子

六韜

序

文王田乎渭之陽。見太公坐茅而釣。問之曰。子樂得魚耶。太公曰。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夫魚食其餌。乃乘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舉也。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與天下同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歸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得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

文韜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一亂一治。其所以然者何。天時變化自有之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家安而天下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賢君可得聞乎。太公曰。昔帝堯、上世

之所謂賢君也。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錦繡文綺弗衣，奇怪異物弗視，玩好之器弗寶，淫佚之樂弗聽，宮垣室屋弗崇，茅茨之蓋不翦，衣履不敝，蓋不更爲，滋味重累不食，不以役作之故，留耕穡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爲，其自奉也甚寡，役賦也甚薄，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百姓戴其君，日月視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君之德矣。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道。太公曰：愛民。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奈何。太公曰：民不失其所務，則利之也；農不失其時業，則成之也；省刑罰，則生之也；薄賦斂，則與之也；無多宮室臺池，則樂之也；吏清不苛，則喜之也；民失其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無罪而罰，則殺之也；重賦斂，則奪之也；多營宮室遊觀以疲民，則苦之也；吏爲苛擾，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御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慈弟也。見之飢寒則爲之哀，見之勞苦則爲之悲。文王曰：善哉。

文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匿，下無陰害，不供宮室以費財，不多游觀臺池以龍民，不雕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也。文王曰：善哉。

文王問師尚父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尚父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偽，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六賊者：一曰大作宮殿臺池游觀淫樂歌舞，傷王之德；二曰不事農桑，作業作勢，游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傷王之化；三曰結連朋黨，比周爲權，以蔽賢智，傷王之權；四曰抗智高節，以爲氣勢，傷吏威；五曰輕爵位，賤有司，羞爲上犯難，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陵侮貧弱，傷庶民。七害者：一曰無智略大謀，而以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饒倖於外，王者慎勿使將；二曰有名而無用，出入異言，揚美掩惡，進退爲巧，王者慎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得，此僞人也，王者慎勿近；四曰博文辯辭，高行論議，而非時俗，此姦人也，王者慎勿寵；五曰果敢輕死，苟以貪得尊爵重祿，不圖大事，待利而動，王者慎勿使；六曰爲雕文刻鏤（轉作尊），技巧淫飾，以傷農事，王者必禁之；七曰爲方伎呪詛，作蠱道鬼神不驗之物，不詳祝言，欺詐良民，王者必禁止之。故民不盡其力，非吾民士不誠信而巧僞，非吾士臣不忠諫，非吾臣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宰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簡練羣臣，定名實，明賞罰，令百姓富樂，非吾宰相也。故王人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徐視而審聽，神其形，散其精，若天之高不可極，若川之深不可測也。

（伯騫作任氣作勢。樂，戚作王之威。揚美掩惡作掩善揚惡。不詳祝言作不祥之言。宰相作相，一字，下同。欺其精作蔽其情。）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致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也，無得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好用世俗之所譽，不得其眞賢。文王曰：好用世俗之所譽者何也。太公曰：好聽世俗之所譽者，或以非賢爲賢，或以非智爲智，或以非忠爲忠，或以非信爲信。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爲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邪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故其國不免於危亡。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舉人，案名察實，選才考能，令能當其名，名得其實，則得賢人之道。文王曰：善哉。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治國之所貴。太公曰：貴法令之必行。必行則治道通，通則民大利，大利則君德彰矣。君不法天地而隨世俗之所譽以爲法，故令出必亂，亂則復更爲法，是以法令數變，則羣邪成俗，而君沈於世，是以國不免危亡矣。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大失。太公曰：爲國之大失，作而不法法，嫡君不悟，是爲大失。文王曰：願聞不法法。國君不悟。太公曰：不法法則令不行，令不行則主威傷，不法法則邪不止，邪不止則禍亂起矣。不法法則刑妄行，刑妄行則賞無功，不法法則國昏亂，國昏亂則臣爲變，不法法則水旱發，水旱發則萬民病，君不悟則兵革起，兵革起則失天下也。

文王問太公曰：人主動作舉事善惡，有禍殃之應，鬼神之福無。太公曰：有之。主動作舉事惡，則天應之以刑，善則地應之以德。逆則人備之以力，順則神授之以職。故人主好帝賦斂，大宮室，多游臺，則民多病溫，霜露殺五穀，絲麻不成，人主好田獵畢弋，不避時禁，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人主好破壞名山，壅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多大水，傷民，五穀不滋。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則日月薄蝕，太白失行，故人主動作舉事善，則天應以之德，惡，則人備之以力，神奪之以職，如響之應聲，如影之隨形。文王曰：誠哉。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慎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六守者：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愼擇此六者奈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愼此六者，以爲君用，君無以三寶借人，以三寶借人，則君將失其威。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六守長則國昌，三寶完則國安。文王問太公曰：先聖之道，可得聞乎。太公曰：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故義勝怠者王，怠勝敬者亡。

武王問太公曰：桀紂之時，獨無忠臣良士乎。太公曰：忠臣良士，天地之所生，何爲無有。武王曰：爲人

臣而令其主殘虐，爲後世笑，可謂忠臣良士乎。太公曰：是諫者不必聽，賢者不必用。武王曰：諫不聽、是不忠，賢而不用、是不賢也。太公曰：不然。諫有六不聽，強諫有四必亡，賢者有七不用。武王曰：願聞六不聽四必亡、七不用。太公曰：主好作宮室臺池，諫者不聽，主好忿怒妄誅殺人，諫者不聽，主好所愛無功德而富貴者，諫者不聽，主好財利巧奪萬民，諫者不聽，主好殊玉奇怪異物，諫者不聽，是謂六不聽四必亡。一曰強諫不可止、必亡。二曰強諫知而不肯用、必亡。三曰以寡正強正衆邪、必亡。四曰以寡而強正衆曲、必亡。七不用：一曰主弱親強、賢者不用。二曰主不明、正者少、邪者衆、賢者不用。三曰賊臣在外、好臣在內、賢者不用。四曰法政阿宗族、賢者不用。五曰以欺爲忠、賢者不用。六曰忠諫者死、賢者不用。七曰貨財上流、賢者不用。

武王伐殷，得二丈夫，而問之曰：殷之將亡，亦有妖乎？其一人對曰：有。殷國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椎，大者如箕，六月雨雪深尺餘。其一人曰：是非國之大妖也。殷君喜以人餐虎，喜割人心，喜殺孕婦，喜殺人之父，孤人之子，喜奪，喜誣，以信爲欺，欺者爲眞，以忠爲不忠，忠諫者死，阿諛者賞，以君子爲下，急令暴取，好田獵，出入不時，奢治宮室，修臺池，日夜無已，喜爲酒池肉林糟丘，而牛飲者三千飲人，無愛幼之序，貴賤之禮，喜聽讒用舉，無功者賞，無德者富，所愛專制而擅令，無禮義，無忠信，無聖人，無賢士，無法度，無升斛，無尺丈，無稱衡。此殷國之大妖也。

武韜

文王在酆，召太公曰：商王罪殺不辜，汝尚助余憂民。今我何如？太公曰：王其修身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以先唱。人道無災，不可以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與民同利，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渠壍而守。利人者天下啓之，害人者天下閉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取天下若逐野獸，得之而天下皆有分肉。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舟敗皆同其害。然則皆有啓之，無有閉之矣。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於國者、取國者也。無取於天下者、取天下者也。取民者、民利之。取國者、國利之。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鳶鳥將鑿，卑飛翕翼，猛獸將擊，俛耳俯伏，聖人將勝，必有過色。唯文唯德，灌爲之惑，弗觀弗視，安知其極。今彼殷商，衆口相惑，吾觀其野草茅勝穀，吾觀其羣衆曲勝直。吾觀其吏姦虐殘賊，敗法亂刑，而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夫上好貨，羣臣好得，而賢者逃伏，其亂至矣。太公曰：天下之人如流水，鄰之則止，啓之則行，勤之則濁，靜之則清。嗚呼神哉，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矣。文王曰：靜之奈何？太公曰：夫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文王在岐周，召太公曰：爭權於天下者何先？太公曰：先人。人與地稱，則萬物備矣。今君之位尊矣，待天下之賢士，勿臣而友之，則君以得天下矣。文王曰：吾地小而民寡，將何以得之？太公曰：可天下有

（饑作殍，遺作慍）

地，賢者得之。天下有衆，賢者征之。天下有民，賢者收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莫當有之。唯賢者取之。夫以賢而爲人下，何人不與？以貴從人，則直何人不得？以一人之下，則中萬人之上者，唯聖人而後能爲之。文王曰：善。請著之金板。於是文王所就而見者六人，所求而見者七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

文王曰：何如而可以爲天下？太公對曰：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可以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可以來天下。愚蓋天下，然後王天下。權蓋天下，然後可以不失天下。事而不疑，然後天下恃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得天下也。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才十過。所謂五才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於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於人者，有廉潔而不愛民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愎心而喜用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於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驚也。信而喜信於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愎心而喜用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器，存亡之事，命在於將也。先王之所重，故置將不可不審察也。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欲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爲之奈何？太公曰：知之有八徵。一曰微察問之以言，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周旋，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貪。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無微察二字。）（貪作廉）

龍韜

武王曰：士高下貴有差乎？太公曰：有九差。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人才豪桀大小，猶斗不以盛石，滿則棄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多言多語，惡口惡舌，終日言語，反覆不絕，爲衆所憎，爲人所疾，此可使裝飾閭里，察奸伺猾，權數好事，夜臥早起，雖遲不悔，此妻子將也。先語察事，實長希言，賦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切切截截，不用諫言，數行刑戮，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諂辯好勝，疾賊陵陟，所人以利，欲正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外貌咋咋，言語切切，知人飢飽，智人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近賢進謀，使人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必，此十萬之將也。溫良寬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之將也。動動紛紛，鄰國皆聞，出入居處，百姓所親，誠信綏大，明於領世，能教成

事、又能救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內、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乃天下之主也、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將軍受命、乃齋於太廟、擇日授斧鉞、君入廟、西面而立、將軍入、北面立、君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此以往、上至於天、將軍制之、乃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以下至於泉、將軍制之、既受命、曰、臣聞治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不敢還請、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可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是故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鶩、兵不接刃、而敵降服、

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爲威、何以爲明、何以爲禁止而令行、太公曰、以誅大貴威、以賞小爲明、以罰貴爲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振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悅者、賞之、故殺貴大、賞貴小、殺及貴臣、當路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牛馬厮養、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夫殺一人而三軍不聞、殺一人而萬民不知、殺一人而千萬人不恐、誅多殺之、其將不重、封一人而三軍不悅、爵一人而萬人不勸、賞一人而萬人不欣、是爲賞無功、貴無能也、若此、則三軍不爲使、是失衆之紀也、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之衆親其將如父母、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音而喜、爲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禮、冬日不服裘、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張蓋幕、名曰三禮也、將身不服禮、而三軍不聞、殺一人而萬民不知、殺一人而千萬人不恐、誅多殺之、其將不重、封一人而三軍不悅、爵一人而萬人不勸、賞一人而萬人不欣、是爲賞無功、貴無能也、若此、則三軍不爲使、是失衆之紀也、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賚因敵衆之勤勞、生於兩陣之間、奇正傳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其事之成者、其言不足聽、兵之用者、其狀不足見、倏然而往、忽然而來、能獨轉而不側者也、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其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矣、故爭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人師也、伎與衆同、非國工也、舉莫大於必成、用莫貴於玄妙、動莫神於不意、勝莫大於不識、夫必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事半而功倍、兵之害、猶豫最大、兵之災、莫大於狐疑、善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災、舞者從而不擇、巧者一決而不聽、豫、故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瞬目、起之者聾、用之者

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待之、武王曰、善、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極、天道、地利、人事、三者孰先、太公曰、天道難見、地利人事易得、天道在上、地道在下、人事以飢勞逸文武也、故順天道不必有吉、逆之不必有害、失地之利、則士卒迷惑、人事不和、則不可以戰矣、故戰不必任天道、飢勞逸文武最急、地利爲寶、王曰、天道鬼神、順之者存、逆之者亡、何以獨不貴天道、太公曰、此聖人之所生也、欲以止後世、故作爲讖書而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勝、而衆將所拘者九、王曰、敢問九者奈何、太公曰、法令不行而任陵誅、無德厚而用日月之數、不順敵之強弱、幸於天道、無智慮而候氣氣、少勇力而望天祺、不知地形而歸過敵人、怯弗敢擊而待龜筮、士卒不募而法鬼神、設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索之不得、不可以治勝敗、不能制死生、故明將不法也、

太公曰、天下有粟、聖人食之、天下有民、聖人牧之、天下有物、聖人裁之、利天下者取天下、安天下者有天下、愛天下者久天下、仁天下者化天下、

虎韜

武王勝殷、召太公問曰、今殷民不安其處、奈何使天下安乎、太公曰、夫民之所利、譬之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冬日之從陽、夏日之從陰、不召自來、故生民之道、先定其所利、而民自至、民有三憂、不可數動、動之有因、明賞則不足、不足則民惑生、明罰則民慄畏、民慄畏則變故出、明察則民擾、民擾則不安其處、易以成變、故明王之民、不知所好、不知所惡、不知所從、不知所去、使民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靜矣、樂殺聖人、與天下之人、皆安樂也、武王曰、爲之奈何、太公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財、而天下仰之、天下仰之、而天下治矣、神農之禁、桀夏之所生、不傷不害、謹修地利、以成萬物、無奪民之所利、而農順其時矣、任賢使能、而官有材、而賢者歸之矣、故賞在於成民之生、罰在於使人無罪、是以賞罰施民、而天下化矣、

犬韜

武王至殷、將戰、紂之卒、握炭流涕者十八人、以牛爲禮、以朝者三千人、舉百石重沙者二十四人、趨行五百里而矯矛殺百步之外者五千人、介士億有八萬、武士懼曰、夫天下以紂爲大、以周爲細、以紂爲衆、以周爲寡、以周爲弱、以紂爲強、以周爲危、以紂爲安、以周爲諸侯、以紂爲天子、今日之事、以諸侯擊天子、以細擊大、以少擊多、以弱擊強、以危擊安、以此五短擊此五長、其可以濟功成事乎、太公曰、審天子不可擊、審大不可擊、審衆不可擊、審強不可擊、審安不可擊、王大恐以懼、太公曰、王無恐且懼、所謂大者、盡得天下之民、所謂衆者、盡得天下之衆、所謂強者、盡用天下之力、所謂安者、能得天下之所欲、所謂天子者、天下相愛如父子、此之謂天子、今日之事、爲天下除殘去賊也、周雖細、

骨殘賊一人之不當乎王大喜曰何謂殘賊太公曰所謂殘者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錢綵帛狗馬殺聚藏之不休此謂殘也所謂賊者牧暴虐之吏殺天下之民無貴無賤非以法度此謂賊也

武王問太公曰欲興兵深謀遠慮必斬敵退必克全其略云何太公曰主以禮使將將以忠受命國有難君召將而詔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避勿以三軍爲貴而輕敵勿以授命爲重而苟進勿以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逆衆勿以辯士爲必然勿以謀簡於人勿以謀後於人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氣可勝也

陰謀

武王問太公曰賢君治國教民其法何如太公對曰賢君治國不以私害公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法不廢於仇讎不避於所愛不因怒以誅不因喜以賞不高臺深池以役下不雕文刻畫以害農不極耳目之欲以亂政是賢君之治國也不好生而好殺不好成而好敗不好利而好害不好與而好奪不好賞而好罰妻孕爲政使內外相疑君臣不和拓人田宅以爲園囿僕隸衣文繡禽獸犬馬與人同食而萬民糟糠不厭委禍不完其上不知而重斂奪民財物癉之府庫賢人逃隱於山林小人任大職無功而爵無德而貴專恣倡樂男女昏亂不恤萬民違陰陽之氣忠諫不聽信用邪佞此亡國之君治國也

承雲勝說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輕罰而重威少其賞而勸善多簡其令而衆皆化爲之何如太公曰殺一人千人懼者殺之殺二人而萬人懼者殺之殺三人三族振者殺之賞一人而千人喜者賞之賞二人而萬人喜者賞之賞三人三軍喜者賞之令一人千人得者令之禁二人而萬人止者禁之殺三人而三軍正者殺之殺一以德萬賞一而勸衆此明君之威福也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一言興身相終再言興天地相永三言爲諸侯雄四言爲海內宗五言傳之天下無窮可得聞乎太公曰一言興身相終者內寬而外仁也再言興天地相永者是言行相副若天地無私也三言爲諸侯雄者是敏賢用諫讓下於士也四言爲海內宗者敏接不肖無貧富無貴賤無親惡無憎愛也五言傳之天下無窮者通於否泰順時容養也

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戒可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時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堯之居民上振振如臨深川舜之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懍懍恐不滿日湯之居民上戰戰恐不見旦王曰寡人今新并殷居民上翼翼懼不敢怠

霸子

本書之謀作謀之。仁作人。

君子不與人之謀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也能必忠而不能必入也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也君子非仁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

是而惡惡者行善而道論矣

文王問於霸子曰敢問人有大忌乎對曰有文王曰敢問大忌奈何霸子對曰大忌知身之惡而不改也以戚其身乃喪其軀有行如此之謂大忌也昔之帝王其所以爲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爲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民而功最於吏禍歸於君民者至庫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則謂之狂知惡不改者則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不肖者不自謂不肖而不肖見於行不肖者雖自謂賢人猶皆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愚者雖自謂智人猶皆謂之愚也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聰門懸鐘鼓鐸鐘而置鞀以待四海之士爲銘於笥簨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告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聲是以禹審據一饋而七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不恐失卿相無世賢者有之國無四治智者理之智者非一日之志也治者非一日之謀也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而知所避發政施令爲天下願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也凡萬物皆有器故欲有爲而不行其器者不成也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亦不成也

無者學

言論不行實器者五學

曾者魯周公使衛康叔往守於殷戒之曰與殷不事事失有罪無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戒之封誅賞之慎焉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二

管子

牧民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逸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逸樂之，則民爲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恐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與之爲取者，政之寶也。措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竭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措國於不傾之地，授有德也；積於不竭之倉，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使民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不强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不愉取登世也。不行不可復，不欺其民也。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維君之節。御人之轡，在上之所貴。導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無敵汝惡，無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勇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唯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人；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緩者後於事，委於財者失所親，偷小人者失士。

形勢

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權修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般衆，官不可以無長；操民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闢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故末產不禁，則野不闢；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闢，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地闢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民使勞也。民勞則力竭，賦斂厚則下怨上；民力竭則令不行，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勿謀己，不可得也。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蓄其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遺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登，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心，則上下相疾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正，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無正，國雖大必危。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闢，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下賤侵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則欺臣下；賦斂競得，使民偷登，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君國不能登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

立君作立 立君

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爾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與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事過於君子、而無失於小人、過於君子、位作進。其爲怨淺矣。失於小人、其爲禍深矣。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位不至仁。不可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鄙遲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兼。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兼。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親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則民懷其產矣。

七法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理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治安矣。

五輔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也。暴主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也。今有士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曰。人誼作用。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故善爲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閑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忠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於是財用足而食飲薪菜饒。是故上必義作儀。寬裕而有解舍。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不能爲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兒而官府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忠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苟而無解舍。下愈覆焚而不聽從。上下交引而不和同。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

法法

開賢而不舉、殆也。聞善而不索、殆也。見能而不使、殆也。親仁而不因、殆也。同謀而離、殆也。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無內。人主孤而無內。則人臣黨而成羣。使人主孤而無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

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措又移之。如是、則賞廢難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使賢者食於能。鬬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鬬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非馬之委轡也。無赦者、匡直之砥石也。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發足。

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勢在下。則君制於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朞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社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政者、正也。聖人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遂不及也。過與不及、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勇而不義傷兵。仁而不法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法之侵也。生於不正。故言有辯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不苟爲辯。行必思善。不苟爲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萬行。背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至謂之塞。令之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人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義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是以有道之君。行法脩制。公國豈民。以聽於世。忠臣直進以論其能。明君不以祿餌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干榮祿。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徑也。

中匡

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此爲身也。遠奉賢人。慈愛百姓。此爲國也。法行而不苟。刑廉而不赦。此爲天下也。

小匡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辭曰。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柄。臣不

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子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以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亦猶是也。公使人請之魯。囚管仲以與齊。桓公親迎之郊。遂與歸。禮之于廟。而問爲政焉。管仲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闢土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以爲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以爲大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與吾一不如。然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若欲霸王。與吾在此。桓公曰。善。

（同上有大字。大下有司字。）

霸形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至焉。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登言教寡人乎。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民甚憂饑而稅斂重。民甚懼死而刑政險。民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輕其稅斂。則民不憂饑。緩其刑政。則民不懼死。舉事以時。則民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命矣。

霸言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然輕與人政而重與人馬。輕與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闕之勞而輕四境之守。其所以削也。聖人能輔時。不能逆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曰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而不弗。近無不服。遠無不聽。

（同上門。伯勞作賢。）

戒

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遠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長塗。至遠期。唯君子爲能及矣。

君臣

國之所以亂者四。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强矣。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官必忠信以敬。

小稱

管子曰。身不善之忠。無忠人莫己知。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人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往喜民。來懼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則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有過而歸之於民。則民怒。有善而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可無慎乎。

（同上必伯常。）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味事公。公曰。唯烝嬰兒之未嘗也。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於親之不愛。焉能有於公。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召四子者廢之。逐堂巫而苟病起。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處期年。四人作難。圍公一室。十日不通。公曰。嗟。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掩袂幎以裹首而絕。死十一日。蟲出於戶。葬以揚門之扉。以不終用賢也。

（同上伯常。）

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叔牙曰。盡不起爲寡人壽乎。叔牙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出而在於莒。使管仲無忘束縛在於魯也。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同上必伯常。）

治國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必難治。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曰。治國常富而亂國必貧。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壹。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爲國之急者。必先務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遊食。民無所遊食。則必農。民事農。則富。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國富則安鄉家。安鄉家則難變俗易習。敝衆移民。至於殺之。而不怨也。民貧則輕家易去。輕家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寄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治國之道也。

（同上必行下舊無上必二字。輔合本必上十二字。輔之。）

桓公問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圖。無以私好惡害

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黃帝立明臺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諫鼓於朝，湯有總街之庭，以觀民誹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

（書無解字，加之。）

形勢解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也。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矣。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事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爲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旁，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可來也。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導民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疏之。導之不厚，遇之無實，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

（導民之厚作導之。）

賢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儉得利而後有害，儉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

賢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實。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人下有之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慎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觀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聖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過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教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也。故

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溢。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見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術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萬大，戰卒甚衆，然而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不知爲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以爲大，賤可以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彊不能之罪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則身逸而禍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國尊作國，故之。）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皆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理，遇人有禮，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暴賊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暴賊，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行之不可復者，有國者之大禁也。（書無行字，加之。）

板法解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治。不肖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亂。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威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

明法解

明生者、稱於法繩而不可惑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賢。近者不得蔽遠。孤寡老弱不失其職。此之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勿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曰、先王之治國也不留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賞罰行其正理。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弗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興利除害也。事茅弗去、則害禾穀。姦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僥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暴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弗爲也。故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弗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數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弗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貨財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也。

尺寸尋丈者、所以待短長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益長。雖卑辱貧賤、弗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弗能誤也。故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欺以長短。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寤、而己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之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之。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日夜危之。人主弗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害貴強、久有天下、人主莫弗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弗欲也。敵欺陵、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也。姦臣之禍主也、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攻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

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課、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弗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境內、使强不陵弱、衆不暴寡、萬民獻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導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輕重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案賞軍士。桓公卽壇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陣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乘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曰、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族族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以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案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大息曰、吾曷以識此。子管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公曰、諾。乃戒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數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禮若此、不死列陣、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數旗未相望、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并其地、會其君。此案賞之計也。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三

晏子　司馬法　孫子

晏子

諫上

本書去冠被裳自殺殯，作釋衣冠三字。

景公飲酒數日，去冠被裳，自鼓盆甕，問於左右曰，仁人亦樂此樂乎。梁丘據對曰，仁人之耳目猶人也，夫何爲獨不樂此樂也。公令趨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欲與夫子同此樂，請去禮。對曰，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之不欲也。今齊國小童，自中以上，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者，畏禮義也。君若無禮，無以使下，下若無禮，無以事上，夫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一邦，大夫無禮，官處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無良左右，淫樂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無罪，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矣。公曰，善。請易衣冠，藉酒改席，召晏子。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禮焉，再拜而出。公下拜送之，徹酒去樂，曰，吾以章晏子之教也。

君作上。

無一字。

景公出游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如何。晏子曰，昔上帝以人之沒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晉君將戴笠、衣褐、執鐃耨，以讙行歌飲食

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命出粟發菜以與飢寒。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故公能行其所善。

公下脫無能字，補之字。

淳于人納女於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不可。夫以嫡匹貴，國之害也。置子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嫡不踰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爲樂淫則衰，非不知立愛也，以爲義失而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持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亂夫之言，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內君之過以貴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公下脫曰字，補之字。

晏子作大子。

景公燕，賞於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命三出而職計筴之。公怒，令之免職。計命三出而士師筴之。公不悅。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臣，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親善也，其去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於國者愛之，害於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平治，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易，身安逸樂，順於己者愛之，逆於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殃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惰君之衰，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矣。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

筴之作從。

下無令同。

之之作勸。

景公觀於海上，喟然而歎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之，明王不葬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爲長，列士並立，能終善者爲師。昔先君桓公，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於德而並於樂，身溺於婦侍，而謀因於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國。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於衆，肆欲於民，而虐誅其下，恐及於身矣。嬰之年老，不能待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矣。

丁公下有太公二字。

景公出游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如何。晏子曰，昔上帝以人之沒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晉君將戴笠、衣褐、執鐃耨，以讙行歌飲食

乘作御。北作面。本疑去。

之中，孰暇忠死。公不悅，無幾何，梁丘據乘六馬而來。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君甘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公不悅。無幾何，公西北望，睹蓬屋，召伯常騫使據而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以誠不敬，今君若毀文而受諫，雖不去蓬屋，將自亡。今君嗜酒而並於樂，政不飾而寬於小人，近讒好佞，何暇在蓬蒿。又將見夷。公不悅，無幾何，晏子卒。公出屏而立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遊，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孰責寡人哉。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令庾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之，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南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也。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以來，弛鳥獸之禁，無以拘民。

諫下

景公錦路幾之臺，三年未息，而又爲長壍之役，二年未息，又爲鄗之長途。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君不息乎。公曰：遂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爲頓宮，三年未息也，又爲章華之臺，五年未息也，而又爲乾谿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自縊。頓伯頃。縊伯逆。倩作縊。息也。靈王死乾谿，而民不與歸。今君不道明君之義，而脩靈王之迹，嬰懼君之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壍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寡人不知得罪於百姓深也。於是令勿收斬板而去之。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晏子於途，再拜于馬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合骨。晏子曰：唯，難矣。嬰然，嬰將爲子復之。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牖下，願請合骨。公作色不悅曰：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非人主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君治其宮室，節不使生人之居，其墓樹檢，不殘死人之墓。未嘗聞請非人主宮者也。今君修爲宮室，奪人之居，廣爲墓樹，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聽處，死者離析，不得合骨，豐樂修游，彫敝死生，非仁人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也。且嬰聞之，生者不安，命之曰蓄衰，蓄憂者怨，蓄衰者危，君不如薄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古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淩人之喪，而蓄其罪，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也。且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遂於何遂葬路寢臺之牖下，解衰去絰，布衣玄冠，踊而不哭，辟而不拜，已乃涕洟而去之。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墳。晏子曰：敢問據之所以忠愛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供也，則據以其財供我。吾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之，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爲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妬。爲臣逆君，親於父兄，有禮於羣臣，有惠於百姓，有義於諸侯，謂之忠也。爲子逆父，以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以慈惠於衆子，誠信於朋友，

謂之孝也。爲妻使衆妾皆得驩欣於夫，謂之不妒也。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唯據盡力以愛君，何愛者之少邪。四封之貨，皆君之有也，而唯據也以其私財忠於君，何忠者之寡邪。據之防塞羣臣，壅蔽君，無乃甚乎。公曰：善哉。微子，寡人不知據之至於是也。遂能爲堆之役，廢厚葬之令，令有司據法而貫，羣臣陳過而諫，故官無廢法，臣無隱忠，而百姓大悅。

問上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易若，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侮君。身行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涖衆。衣冠中，故朝無奇僻之服；所言義，故下無僞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常行也。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臣道。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薦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爲苟進，稱事受祿，不爲苟得。君用其言，人得其利，不伐其功，此臣道也。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所求於下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下從其教也，稱事以任民，中聽以禁邪，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罰，上以愛民爲法，下以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違也。此明王之教民也。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富之，疏爵而貴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其說何也。對曰：昔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出，臣何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而不從，出亡而送，是詐僞也。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與君陷於難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受祿，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君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不掩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順即進，否即退，不與君行邪。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涖民，所患何也。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無獄，而百姓無恐也。

非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邪。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聽。無恐作恐。

礱，賞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中聽任聖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聽；賞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諫傲賢者，不能威諸侯；背仁義而貪名實者，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已。公不用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疲民害，期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

剩無論字，補之。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也何如。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藉斂單百姓，四時易

[illegible]作深。序神祇並怨。道忠者不聽。鬻將者不行。誅過者有賞。救失者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靜身守道。不與世陷于邪。是以卑而不失尊。蔽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意也。公曰。聖人之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民。百姓樂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降虐。天明象而致贊。地育長而具物。神降福而不隱。民服教而不偽。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之得意也。

[illegible]作庫。

景公問求賢。晏子對曰。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富則視其所分。貧則視其所不取。夫上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而易退也。其下、易進而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治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對曰。地不同宜。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也。人不同能。而任者以一事。不可責偏成焉。責焉無已。知者有不能治矣。求焉無饜。天地有不能贍矣。故聖王之任人。詔諛不還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限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尚讒諛而疏賢人。樂簡慢而輕百姓。國無常法。民無經紀。好辨以爲智。刻民以爲忠。流湎而忘圖。好兵而忘民。肅於聲諫而慢於慶賞。樂人之哀。利人之害。德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匡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此亡國之行也。今民用公令。如寇讐。此古之離其民隕其國常行也。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對曰。有。公曰。其術何如。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反義而謀。背民而動。未聞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於義。事必因於民。及其衰也。謀者反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治國之常患也。公曰。讒佞之人。則亦誠不善矣。雖然。則奚曾爲國常患乎。晏子曰。君以爲耳目而好謀事。則是君之耳目釋也。夫上亂君之耳目。而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不悅曰。夫子何少寡人之甚也。對曰。臣非敢矯也。夫能自用於君者。材能皆非常也。夫寵大不誠於中者。必護小誠於外。以成其大不誠。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君怨良臣。則其往失而益之。出則行威以取富。夫可審近。不爲大利變。而務與君至義者。此難得而其難知也。公曰。然則先聖奈何。對曰。先聖之治也。審見賢者。聽治不留。患日不足。羣臣皆得盡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公曰。然則夫子助寡人止之。寡人亦事勿用矣。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若社之有鼠也。不可燻去。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是故難去也。

景公問公子曰。右之嬖君。其行何如。對曰。薄於身而厚於民。約於身而廣於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

行教而不以威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貪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逆賤。不淫於樂。不遁於哀。豐智道民而不伐焉。勢力事民而不貴焉。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爲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中於法。嚴罪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驕。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一意同欲。生有厚利。死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

同下

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循海而南。至於瑯邪。寡人何脩以則夫先王之游也。晏子曰。嬰聞之。天子之游。諸侯爲迹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反語曰。吾君不游。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豈游豈豫。爲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師行而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高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忘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游。無荒亡之行。公曰。善。令吏出粟以與貧者三千鍾。公所身見老者七十人。然後歸。

[illegible]作鄙。而下有[illegible]食二字。

[illegible]紀。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甚病。今吾欲具珪璧牲。令祝宗禱之乎上帝。宗廟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以干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以無傷山林。節飲食。無多田漁。以毋傷川浦。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祈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福。今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傷山林。後飯食。多田漁。以傷川浦。是以神民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薦至。而祝宗禱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於是廢公阜之游。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時。田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費。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祈求焉。

[illegible]作禱。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之。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悅曰。齊國雖小。則可謂官不具乎。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解。辭令不給。則隔朋聽侍。左右多[illegible]作過。嬖讒不中。則弦寧聽侍。田野不脩。民萌不安。則寧戚聽侍。軍士惰戾。士肆戾。逸怠。左右懾畏。則東郭牙聽侍。德義不中。意行衰怠。則管子聽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胙焉。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君左爲倡。右爲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先君桓公之後乎。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一心耶。夫子之心三邪。對曰。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心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

雜上

景公使晏子爲阿宰，三年而毀聞於國，公不悅，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公悅，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問公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悌，劉偷竊，而憎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貴強惡之；左右之所求，法則與，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慢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悅；不舉儉力孝悌，不劉偷竊，而憎民悅；決獄阿貴強，而貴強悅；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悅；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悅。是以三邪譽於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於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而今之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乃任以國政焉。

景公正畫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門，別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門，別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別跪，以羞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有惰君，民多諛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諛言。今君有失行，而別跪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別跪倍賚無征。時朝無車。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不服乎，君何爲非時而來。君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擁琴，右執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景公探雀數，數弱而反之。晏子聞之，不時而入見。北面再拜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數，數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曰：君探雀數，數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君行禽獸之加焉，而況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使發所愛馬，暴病死，公命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之，而問於公曰：敢問古時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懼焉，遂止。曰：以屬獄。晏子曰：請數之，使自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有三罪，公使汝養馬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愛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於百姓，兵弱

於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聞然曰：赦之。

魯昭公失國，走齊，齊景公問焉，曰：子之遷位新，奚道至于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以內無弼，外無輔，輔弼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荄，密其枝葉，春氣至，借以揚也。景公以其言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曰：不然。夫恐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路，迷者不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遲鑄兵，時而遲掘井，雖速亦無及。

景公游於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之嗣，聲皆若鄙人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對曰：君過矣，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過矣，於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曰：請進煖食。對曰：嬰非君奉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奉溫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公問社稷之臣若何，對曰：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所，作爲辭令，可布於四方也。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雜下

晏子朝，乘弊車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邪，何乘不佞之甚也。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路輿乘馬。三反不受，公不悅，趨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對曰：君使臣監百官之吏，臣節其衣服食飲之費，以先齊國之民，然猶恐侈靡而不顧行也。今路輿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多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不受。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即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避君所愛，行己而無私，直言而無諱。

景公游淄，聞晏子卒，公乘而馳，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至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逸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之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乎。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賓，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大息，搢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矣，未嘗聞吾不善，今射出賓，唱善者如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智不足以知君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然而有一焉，臣聞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其身，黃食苦其身，苦君其猶有食諂人之言乎。公曰：善。

司馬法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治之謂正。治民用兵，平亂討暴，必以義。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以殺止殺，殺可以生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除民害，去亂君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悅，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將有信材，則民親愛之也。故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刑加於人則守固，戰加於人則戰勝。故戰道不違時，不厭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作秋興師爲違時，飢寒不加，不行。所以愛己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其民也。戰者喪凶，疲不加兵，愛吾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養民也。大寒伐暑，東土傷德，暑以警戒，火寒以國，則生內疾，故不出師，愛己被之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弃兵休士，振旅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弃不遠，從綏不過三舍，不將不能，而哀憐傷病，以是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始知終，是以明其知也。五德以時合散，以爲民紀，古之所傳，政道也。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人之材，而正名治物，正者，正官名也。名正則可治。立國辨職，立國治民，分守境界，各治其職。諸侯悅懷，海外來服。服從已也。獄弭而兵藏，聖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與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圮德，逆天之時，偏告于諸侯，章明有罪，天子正刑。刑者，正天子之法也。刑以征不義，伐不義，王者之法也。家宰與伯布命于軍曰，入罪國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有暴虐，無棄土功，無燔樂，無伐樹木，無取六畜，無取禾粟，無取器械，見其老幼，率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輸粟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更立，明正復職。王者興，四方諸侯伐無道之國，修復其民人，不變伯，職事也。古者逐弃不遠，從綏不及，所以示君子且有禮，不遠則難諱，不及則難陷，以禮爲固，以仁爲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振所生，罰無所誠也。民有一善，嘉一善，故能盡民之善，無損無棄民也。能用其善，故賞罰無所施也。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義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視爲不善之害也。賞功不移時，罰惡不踰列，所以勸善懲惡，欲速疾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也。一軍皆勝，上下俱不取功也。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不怨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不善在己也。一軍皆北，人皆有罪，故不誅。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上下不取其善，君不驕下，下不求進也。不置作亡等。

孫子兵法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未戰而敵自屈服也。故上兵伐謀，敵始有謀，伐之易也。其次伐交，交，將合。其次伐兵，兵形已成。其下攻城。舍國已敗其外城城守，攻之難下。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不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鈍而利可全也。兵形象水，水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故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定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君命有所不受，而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夫唯無慮而易於敵者，必禽於人。故卒未附親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附親而罰不行者，卽不可用矣。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則民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全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恩不可專用，罰不可專任。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勝之半者，求可知也。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起，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不得已而用兵。主不可以怒而興軍，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用，不合於利而止。怒可復喜，慍可復悅，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也。故曰，明王慎之，良將敬之，此安國之道也。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千金，內外騷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古者八家爲鄰，一家養一軍，七家共之，言十萬之師，不事不耕者凡七十萬家也。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王聖主賢君勝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禱祀以求也。不可象於事，不可以事驗求也。不可驗於度，不可以行事度也。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四

老子　鶡冠子　列子　墨子

老子

道經

聖人處無爲之事，以道治也。行不言之教，以身帥道，萬物作焉，各自興作。而不辭，不辭謝而遂止之也。生而不有，元氣生萬物而不有。爲而不恃，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不尚賢，賢，謂世俗之賢者，不貴之也。使民不爭，不爭功名，反自然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上化清靜，下無貪人。不見可欲，欲，謂聲、禮、美人。使心不亂，不邪淫也。是以聖人之治，謂聖人治國治身也。常使民無知無欲，反樸守淳。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思慮深，不輕言。爲無爲，不造作，動因陰。則無不治。德化以，百姓安也。

天地不仁，天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以萬物爲芻狗。天地生萬物，視之如芻狗，棄物者，不貴溫其類。聖人不仁，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法天地，行自然。以百姓爲芻狗。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嗜欲傷神，財多累身。富貴而驕，驕自遺咎。夫富貴振貧，救窮扶危，衆所歸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背人所爲功成事立，名迹彰著，不退身避位，則困於害，此乃天之常道，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離害則貧也。

五色令人目盲，食淫好色，則傷神失明。五音令人耳聾，好聽五音，則傷和氣去心也。五味令人口爽，爽，妄也。人嗜於五味，則口妄言失於道。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精神好安靜，騁則煩亡，故發狂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妨，傷也。貪得之貨，邪金銀珠玉，心貪邪欲，則行傷身辱也。

太上，下知有之，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質朴淳也。其次親之譽之，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譽而譽之。其次畏之，畏，下則卑。畏以治之。其次侮之，侮，多令煩，不可歸，故侮之也。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信不足於下，下則卑。之以不信耐欺其君也。

絕巧棄利，絕巧詐也。棄貪財也。盜賊無有，上化公正，無邪私也。以爲文不足，文不足以教民也。見素抱樸，見素守眞，抱其質朴。少私寡欲。

曲則全，曲己從衆，不自專，則全也。枉則直，窪則盈，地窪下，水流之，人歸下，皆歸之。弊則新，自受弊薄，棄己尊人，久久自新。少則得，自受少，則得多。多則惑，多者惑於守眞，學問也。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爲天下法式也。不自見，故明，聖人因天下之目以觀，故能明遠。不自是，故彰，聖人不自爲是而弗人，衆人共故能彰顯於世。故長，聖人不自貴大，故能長久不危也。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暴雨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孰爲此者，天地也。孰，誰也。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天地至神，合爲飄風暴雨，尚不能終朝至暮，況人欲爲暴卒者乎。故從事於道，人爲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驟雨也。

自見者不明，人自見其形容以爲好，自見所行以爲是而弗人，衆人共棄之，使不得彰明也。自是者不彰，自以爲是，故不得彰明也。自伐者無功，所爲無有功也。自矜者不長，矜自矜者，不以久長。故有道者不處。

道大，道大者，無不覆也。天大，地大，天大者，無不蓋。地大者，無不載。王大者，無不制。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八極之內有四大，王居其一也。人法地，人當法地，安靜柔和，無不覆載，有功而不宣。地法天，施而不求報，生長萬物，無所取。天法道，清靜不言，萬物自成。道法自然。道性自然，無所法也。

重爲輕根，人君不重則不尊，靜爲躁君，人君不靜則失威，奈何萬乘之主，奈何者，疾時主傷痛之也。而以身輕於天下，疾時王者輕淫也。輕則失臣，王者輕淫則失其臣，治身不靜淫則失其精。躁則失君，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也。

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也。故無棄人，使貴賤各得其所也。常善救物，聖人所以常教民順四時者，以救萬物之殘傷也。故無棄物。不貴石而貴玉。

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人之行善者，聖人即以爲人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資，用也。人行不善，聖人教道使爲善，得以爲給用。

貴其師，不愛其資，無所使也。雖智大迷，雖自以爲智，而此人乃大迷惑。是謂要妙。能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自知聰明，當復守之以卑愚，去雄之強梁，就雌之柔和，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之流入深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人能守卑如深谿，則德常在，不復離也。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明遠，當復守之以默默，如暗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爲天下法式也。常德不忒，人能守卑如深谿，則德常在，不復離也。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知己之有榮貴，當守之以污濁，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深谷也。爲天下式，常德不忒，人能爲天下法式，則德常在，不復差忒也。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本書流下有入字。

將欲取天下，欲爲天下主也。而爲之，欲以有爲治民也。吾見其不得已，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靜，不可以有爲治也。爲者敗之，以有爲治之，則敗其質性也。執者失也。強執教之，則失其情實，生於詐僞也。是以聖人

去甚，去奢，去泰。（甚謂貪淫聲色也。奢謂服飾飲食也。泰謂宮室臺榭也。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爲，則天下自化也。）以道佐人主，（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也。）不以兵強於天下。（以道自佐之人主，不以兵革，順天任德，敵人自服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農事廢，田不修。）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天應之以惡氣，即害五穀也。）善者果而已，（行善者當果敢而已，不休也。）

往無不敢之敵。

不敢以取強焉。（不敢以果敢取強大之名。）果而勿矜，（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果而勿伐，（當果敢推讓，勿自伐也。）果而勿驕，（驕欺勿以驕欺也。）果而勿強。（果敢勿以爲強，以侵陵人也。）

兵者不祥之器，（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謂遭衰逆亂，乃用之以自守也。）恬惔爲上，（不貪土地，利人財寶。）勝而不美，（雖得勝，不以爲利美也。）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美得勝者，是爲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陽作左。

吉事上左，（左，生位也。）凶事上右。（陰道殺也。）偏將軍處左，（偏將卑而居陽者，以其不專殺也。）上將軍處右，（上將軍尊而居右者，以其主殺也。）言以喪禮處之。（喪禮上右。）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傷己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民。）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

知人者智，（能知人好醜，是智。）自知者明。（人能自知賢不肖，是爲反聽無聲，內視無形，故爲明也。）勝人者有力，（能勝人者，不過以威力也。）自勝者強。（人能自勝己情欲，則天下無有能與己爭者，故爲強也。）知足者富，（人能知足之爲足，則保福祿，故爲富也。）強行者則有志。（人能強力行善，則爲有意於道也。）

無之爲二字。

不失其所者久，（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則可以久也。）死而不妄者壽。（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言，則無怨惡於天下，故長壽也。）道常無爲而無不爲，（道以無爲爲常也。）

而能作若能。

侯王而能守之，萬物將自化。（言侯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效於己也。）

德經

上德不德，（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也。不德者，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是以有德。（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下德不失德，（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也。）是以無德。（以有名號及其身故也。）上德無爲，（言法道安靜，無所施爲也。）而無以爲。（言無以名號爲也。）下德爲之，（言爲教令，施政事也。）而有以爲。（言以爲己取名號也。）前識者，道之華，（不知而言知，爲前識，此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也。）而愚之始。（言前識之人，愚闇之倡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大丈夫謂得道之君也。處其厚者，處身於敦樸也。）不處其薄，（不處身於亂也。）處其實，（處忠信也。）不處其華。（不上言也。）

昔之得一者，（昔，往也。一，無爲，道之子也。）天得一以清，（言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地得一以寧，（言地得一故能安靜不動搖。）神得一以靈，（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谷得一以盈，（言谷得一故能盈滿而不絕也。）萬物得一以生，（言萬物皆須道以生成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言侯王得一故能爲天下平正也。）天無以清將恐裂，（言天當有陰陽弛張，晝夜更用，不可但欲清明無已時，將恐分裂不爲天也。）地無以寧將恐發，（言地當有高下剛柔，節氣五行，不可但欲安靜無已時，將恐發泄不爲地也。）

[illegible]

神無以靈將恐歇，（言神當有王相休廢，不可但欲靈無已時，將恐虛歇不爲神也。）谷無以盈將恐竭，（言谷當有盈縮虛實，不可但欲盈滿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爲谷也。）萬物無以生將恐滅，（言萬物當隨時死生，不可但欲長生無已時，將恐滅亡不爲物也。）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言侯王當屈己下人，汲汲求賢，不可但欲貴高於人，將恐顛蹶失其位也。）故貴必以賤爲本，（言必欲尊貴，當以薄賤爲本，若禹稷躬稼，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也。）高必以下爲基。（言必欲尊高，當以下爲本也。）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轂。（孤寡喻孤獨，不轂喻不能如車轂爲衆輻所湊也。）

其作非，本下有邪字。

此其以賤爲本。（侯王至尊貴，能以孤寡自稱，此非以賤爲本乎？以曉人。）人之所惡，唯孤寡不轂，而王公以爲稱。（孤寡不轂，不祥之名，而王公以爲稱者，處謙卑，法空虛和柔。）故物或損之而益，（引之不得，推讓必還。）或

得作致。

益之而損。（夫增高者崩，貪富者得患。）人之所教，（謂衆人所以教，去弱爲強，去柔爲剛也。）我亦教人。（言我教衆人使去強爲弱，去剛爲柔也。）強梁者不得其死。

爲作戒。

（強梁者謂任力也。爲天所絕，兵刃所伐，不得以命死也。）吾將以爲教父。（父，始也。老子以強梁之人爲教誡之始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也。）無有入於無間。（無有謂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神濟羣生也。）不言之教，（法道不言，師之以身也。）無爲之益，（法道無爲，治身則有益於精神，治國則有益於萬民，不勞煩也。）天下希及之。（天下，謂人主也。希能有及道無爲之治身治國也。）

甚愛必大費，（甚愛色者費精神，甚愛財者遇禍患。所愛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多藏必厚亡。（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掘冢之患也。）知足不辱，（知足之人，絕利去欲，不辱於身也。）知止不殆，（知可止則止，財利不累於身，聲色不亂於耳目，則身不危殆也。）可以長久。（人能知止足，則福祿在己，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人不擾，故可長久也。）

大成若缺，（謂道德大成之君也。如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也。）其用不弊。（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時也。）大盈若沖，（謂道德大盈滿之君也。如沖者，貴不敢驕，富不敢奢也。）其用不窮。（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時也。）大直若屈，（大直，謂修道法度，正直如一也。如屈者，不與俗人爭，如可屈折也。）大巧若拙，（大巧，謂多才術也。如拙者，亦不敢見其能也。）大辯若訥，（大辯者，智無疑也。如訥者，無口辭也。）清靜以爲天下正。（能清能靜，則爲天下長，持正則無終已時也。）

天下有道，（謂人主有道也。）却走馬以糞。（糞者，治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治農田也。）天下無道，（謂人主無道也。）戎馬生於郊。（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上，久不還也。）罪莫大於可欲，（好淫色也。）禍莫大於不知足，（富貴不能自禁止也。）咎莫大於欲得。（欲得人物，利且貪也。）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無欲心也。）

不出戶以知天下，（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也。）不窺牖以見天道。（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氣相貫。人君清淨，天氣自正；人君多欲，天氣煩濁。吉凶利害，皆由於己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所觀益遠，所知益少也。）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聖人原小知大，察內知外也。）不爲而成。（上無所爲，則下無事，家給人足，物自化也。）

損之又損之，（損情欲，又損之，所以漸去之也。）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爲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當勞煩民也。）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

聖人無常心，（聖人重改更，貴因循，若自無心也。）以百姓心爲心。（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善者吾善之，（百姓爲善，聖人因而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百姓爲不善，聖人化之使善也。）信者吾信之，（百姓爲信，聖人因而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百姓爲不信，聖人化之使信也。）

生而不有，（道生萬物，不有取以爲利。）爲而不恃，（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爲利用也。）是謂玄德。（道之所行，德玄闇，不可得見也。）

無甚字。

大道甚夷，（夷，平易也。）而民好徑。（徑，邪不平正也。大道甚平，而人好從邪徑也。）朝甚除，（高臺榭，宮室修。）田甚蕪，（農事廢，不耕治。）倉甚虛。（五穀傷害，國無儲也。）服文綵，（好飾僞，貴外華。）帶利劍，（尚剛強，武且奢。）厭飲食，（多嗜欲，無足時。）財貨有餘，是謂盜夸。（百姓不足而君有餘者，是猶劫盜以爲服飾，持行夸人，不知身死家破，親戚並隨之也。）

善作者。

非道也哉。（人君所行如是，此非道也。）

善建者不拔，（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也。）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道於身，愛氣養神，益壽延年，其德如是，乃爲眞人。）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妻貞，其德如是，乃有餘慶。）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少，教誨愚鄙，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道於國，則君信臣忠，仁義自生，禮樂自興，政平無私，其德如是，乃爲豐厚。）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人主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應上，信如影響，其德如是，乃爲普博。）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防禁也。令煩則姦生，禁多則下詐，相殆故貧也。）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眩於目，聽者惑

於下・上下不親・故國家昏亂也・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人・謂人君也・多伎巧・刻畫宮觀・彫琢章服・下則化上・日以滋起也・法物滋彰，盜賊多有。法・好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飢寒並至・故盜賊多有・我無爲而民自化，無所改作・而民自化成・我好靜而民自正，我不言不教・民皆自忠正也・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徭役・故皆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我去華文・民則隨我爲質樸・

其政悶悶，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明也・其民醇醇。政教寬大・故民醇醇富厚・相親睦也・其政察察，其政教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耳・其民缺缺。民不聊生・故缺缺日以踈薄・禍兮福之所倚，倚・因也・夫福因禍而生・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己・修善行道・則禍去福來・福兮禍之所伏。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爲驕恣・則福去禍來・孰知其極。禍福更相生・誰知其窮極時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鮮・魚也・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散也・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則鬼不敢見其精神以犯人也・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其鬼非無精神・邪不入正・不能傷自然之人也・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非鬼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不敢干也・

道者萬物之奧。奧・藏也・道爲萬物之藏・無所不容也・善人之寶也，善人以道爲身寶・不敢違也・不善人之所保。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遭患逢急・猶知自悔卑下・故爲天下貴。道德不要譽・恬然無爲・故可爲天下貴・

爲無爲，因成循故・無所造作・事無事，[illegible]味無味。深思遠慮・味道意也・報怨以德。修道行善・絕禍於未生也・圖難於其易，欲圖難事・當於易時・未及成也・爲大於其細。欲爲大事・必作於小・禍亂從小來也・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天下共歸之也・夫輕諾必寡信，不重言也・多易必多難。不慎患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重難之・故終無難。聖人終身無患難之事・由避害深也・

其安易持，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也・其未兆易謀。情欲禍患未有形兆・時易謀正・其脆易破，禍亂未動於朝・情欲未見於色・如脆弱易破除也・其微易散。其未彰著・微小易散去也・爲之於未有，欲有所爲・當以未有萌芽之時塞其端也・治之於未亂。治身治國於未亂之時・當豫閉其門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從小成大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從卑至高・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近至遠・爲者敗之，有爲於事・廢於自然・執者失之。執利遇患堅持・不得推讓反還・聖人無爲故無敗。聖人不爲華文・不爲利色・故無敗壞也・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從・爲也・民之爲事・常於功德幾成・而貪位好名・奢泰盈滿而自敗之也・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終當如始・不當懈怠・是以聖人欲不欲，聖人欲人所不欲・人欲文飾・聖人欲質樸・人欲於色・聖人欲於德・不貴難得之貨。聖人不賤石而貴玉也・學不學，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智詐・聖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復衆人之所過。衆人學問反過本爲末・過實爲華・復之者・使反本也・以輔萬物之自然，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輔助萬物自然之性也・而不敢爲焉。聖人動作因循・不敢有所造爲・爲恐遠本也・

古之善爲道者，說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國者・非以明民，非以道教民明知奸巧・將以愚之。將以道德教民・使質樸不詐僞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其智太多・而爲巧僞也・以智治國，國之賊。使智慧之人治國・必遠道德・妄作威福・爲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不使智慧之人治國之政事・則民守正直・上下相親・故爲國之福也・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江海以卑下・故衆流歸之・若民歸就王者・是以聖人欲上人，欲在民之上也・必以言下之。法江海・處謙虛・欲先民，欲在民之前也・必以身後之。先人而後己也・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聖人在民上爲主・不以尊貴虐下・故民戴而不以爲重也・處前而民不害。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若父母・無有欲害之者・

寶作貨・不以爲人・情身下有由字・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老子言我有三寶・抱持而保倚之・一曰慈，愛百姓若赤子・二曰儉，賦歛若取之於己・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執謙退・不爲倡始也・慈故能勇，以慈仁故能勇於忠孝・儉故能廣，身能節儉・故民日用寬廣也・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爲道人之長也・今舍慈且勇，今世人舍慈仁・但爲勇武・舍儉且廣，舍其儉約・但爲奢泰・舍後且先，舍其後己・但爲人先・死矣。所行如此・動入死道・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夫慈仁者・百姓親附・故以戰則勝敵・以守衞則堅固也・用兵有言，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用兵・故託己設其義也・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主・先也・不敢先舉兵也・客者和而不唱・用兵當承天而後動也・不敢進寸而退尺。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爲進・閉門守城爲退也・禍莫大於輕敵，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家・侵取不休・輕戰貪財也・輕敵幾喪吾寶。喪・亡也・幾・近也・寶・身也・欺輕敵家・近喪身也・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哀者慈仁・士卒不遠於死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老子言吾所言者・省而易知・約而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人惡柔弱・好剛強也・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夫唯世人也・其我德之闇・不見於外・窮微極妙・故無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希・少也・唯達道者乃能知我・故爲貴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被褐者薄外・玉者厚內也・匿寶藏德・貴也・

天道不爭而善勝，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畏之也・不言而善應，天不言・萬物自動以應時・不召而自來，天不呼召萬物・皆負陰而向陽也・繟然而善謀。繟・寬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事・修善行惡・各蒙其報・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所網羅・恢恢甚大・雖疏遠・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

民不畏死，治國者刑罰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傷神・貪財殺身・民不知畏之也・奈何以死懼之。人君不寬其刑罰・教人去情欲・奈何設刑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當除己之所殘剋・教民去利欲・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矣。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爲奇巧・乃應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王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人民所以飢寒者・以其君上稅食下太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人民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爲也・是以難治。民化上有爲・情僞難治也・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人民所以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道太厚・貪利以自危也・是以輕死。以求生太厚之故・輕入死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夫唯獨無以生爲務者・爵祿不干於意・財利不入於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使・則賢於貴生者也・

聖人執左契，古者聖人無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爲信也・而不責於人。但執刻契信・不責人以他事也・有德司契，有德之君・司契信而已・無德司徹。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道無有親疏・唯與善人・則與司契者也・

小國寡民。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爲小・儉約不奢・民雖衆・猶若寡少・不敢勞也・使民重死，君能爲人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貪生也・而不遠徙。政令不煩・則民安其業・故不遠遷徙離其常處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清靜無爲・不好出入・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無怨惡於天下・甘其食，甘其蔬食・不漁食百姓也・美其衣，美其惡衣・不貴五色・安其居，安其茅茨・不好文飾之屋・樂其俗。樂其質樸之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相去近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情欲也・

聖人不積，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財賄布施與人・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有盡時・天之道，利而不害。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傷害也・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聖人法天所施爲・化成事就・不與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

鶡冠子

博選

本書下人上有慨字・

博選者，序德程俊也。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人有五至，一曰百己，二曰十己，三曰

若己。四曰斯役。五曰徒隸。所謂天者。理物情者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所不在君者也。君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爲本。人者、以賢聖爲本。賢聖者、以博選爲本。博選者、以五至爲本。故北面事之。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十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指麾而使。則斯役者至。噁噎叱咤。則徒隸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交處。亡主與役處。

噁噎叱咤作樂噎喜噫。交作友。

著希

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劫。嗜利而不爲非。時動靜而不苟作。體嬰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焉。心雖欲之而弗敢言。然後義生焉。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

無靜字。

世賢

悼襄王問扁鵲曰。夫君人者。亦有爲其國乎。扁鵲曰。王獨不聞俞拊之爲醫乎。已疾必治神避之。昔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辨醫。襄王曰。善。扁鵲曰。王其忘之乎。昔伊尹爲殷太公醫。周百里醫秦。中鼎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立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襄王曰。願聞其數。扁鵲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邪。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爲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爲下也。文侯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聞。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割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則桓公幾能成其霸乎。

列子

天瑞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金樹蘭也。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職、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夫職適於一方者。餘皆則阿矣。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厭。若溫也則不能涼。若寒也則不能熱。何則。生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達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所分。不可通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剛則柔。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方面皆操。理不得雜。

本莊閔作閔。

殷湯問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天或毒。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所適。使事具各得其方。謂天靈其分。

本書無殷字。黑作其。

力命

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清已而已。其於不己者者。不比之人。欲以己善物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聚眾善。使之治國。上且鈎乎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不弘。則道與而不能納矣。其得罪於君。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忘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憐其民不以達己。故能無棄人也。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而不密罰。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既以與人。則物所已愈有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與物升降者。物必歸之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顯其見。稱作煩不興也。故曰不費不勞。不能成功。勿已則隰朋可。若有聞見。則非經於己。而事生無所稽乎是。故道之可。未能要道。故僅可耳。然則管夷吾非溥鮑叔也。不得不薄。非賢隰朋也。不得不厚。厚薄之去來。非由我也。皆天理也。

晉國苦盜。有郤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閒。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晉國苦盜。有郤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閒。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乎。且郤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郤雍也。遂共盜而殺之。晉侯聞而大駭。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郤雍死。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人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晉國苦盜有說符二字。

少作先。用聰明以察人非者。事詳之所過。用少識以鑑奸伏者。殺墨之所疾。智之爲患。豈虛也哉。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其縣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親之。而況人乎。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蓋隱者也。詹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墨子

所染

子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故染可不慎耶。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皐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推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文。幽王染於虢公鱗作公。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戮。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染於管仲。晉文公染於管犯。楚莊于作羊。文作公。穀作公。穀作夷。

染於孫叔、吳闔廬染於伍員、越句踐染於范蠡、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朔、中行寅染於籍秦、吳夫差染於宰嚭、知伯瑤染於智國、中山尚染於魏義、宋康染於唐鞅、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其行理生於染當、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逸於治官、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猶愈危、身愈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

法儀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故百工從事、皆有法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度、此不若百工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息、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案以知天之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爲戮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

七患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之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三患也、仕者持祿、遊者愛佼、君怠法討、臣協而不敢沸、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強而無守備、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蓄積薄、衆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家自殃也、

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爲宮室時、冬陰夏陽、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曰、室高足以避潤、邊足以防風寒、上足以禦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使上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使身不以爲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觀、靑黃刻鏤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

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溫清、故作誨婦、人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暖、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爲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之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已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賞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威於外、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極、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主、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裘、夏則輕葛、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之衣、鑄金以爲鉤、珠玉以爲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身服之、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也、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強體適腹而已矣、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故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撫、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餲饐、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得、君誠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禁不益而行、民不勞而上足以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完固輕利、皆已具矣、必厚斂於百姓以爲舟車飾、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飢、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右左象之、是以其民飢寒並至、故爲姦邪、姦邪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

尚賢

子墨子曰、今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是其故何也、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辨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也、言曰、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不義、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避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

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避親疏。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避遠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無恃。今上舉義不避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人聞之皆皆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爵之。尊祿之。任之以事。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以德就列。以官服爵。以勞受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恆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避私怨。故得士。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故尚賢者政之本也。

子墨子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也。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不能制。必索良工。有一疲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誠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至建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其親一危弓疲馬衣裳牛羊之財歟。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唯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尚賢之爲說。不可不察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非命

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正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昔者三代之暴王。不肖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毆騁田獵畢弋。內沈於酒樂。不肖曰我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榮。令聞於天下。夫豈可以爲命哉。故以爲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富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榮令聞於天下。豈以爲其命哉。

正作政。

曰上有必字。

貴義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一犬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恪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

本奇智作身。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五

文子　曾子

文子老子弟子

道原

夫至人之治也。弃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矣。寡其所求。即得矣。

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也。故鵜善言便計。雖愚者知悅之。稱聖德向行。雖不肖者知慕之。悅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

精誠

夫水濁者魚噞。政苛即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懷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所恃者本也。

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也。至精之感，弗召自來，不去自往，不知所爲者，而功自成。待日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以治難矣。皋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師曠瞽而爲大宰，晉國無亂政。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爲師也。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也。故人君好勇而國家多難，人君好色而國多昏亂，故聖人精誠形於內，好惡明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奸，唯神化爲貴也。夫至精爲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故治人者慎所以威也。

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哀之效也，情情於中而應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也。

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喜而不忘；見天下有害，憂若有喪。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人之樂者，人亦樂其樂。故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大人行可悅之政，人而莫不順其令，令順即從小而致大，令逆即以善爲害，以成爲敗。

人而作而人。

九守

二十子全書水作淵。

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符也。智公即心平，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者，以其清且靜也。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也。

天道極即反，盛則損，物盛則衰，日中而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

得作取。

符言

人之情，服於德不服於力，故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爲得，知後之爲先，即幾道矣。

無作孝。歷聚書二字。

道德

文子問道老子曰：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

深作淵。

文子問德仁義禮。老子曰：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人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即下怨，無仁即下爭，無義即下異，無禮即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無道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異作墨。

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說道。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行在令外。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之愛喻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小，不言之用者大矣。夫信，君子之言也，忠，君子之意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

愛作愛之。喻焉作涸焉。

不失仁心作有仁義心。信作字倒。

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

上德

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土濁之。叢蘭欲怡，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眯，不可得也。

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

微明

相坐之法立，即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即功臣叛。故察於刀筆之迹者，即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陳之事者，即不知廟戰之權。聖人先見禍於重關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故仁莫大於愛人也，智莫大於知人也。愛人即無寃刑，知人即無亂政。

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聞之術，居知所爲，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謂之道。言出於口，不可止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以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也。

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今人不務使患無生，而務於救之，雖神聖人不能爲謀也。患禍之所由來，萬萬無方，故聖人深居以避害，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作而陷於刑，雖曲爲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憂慮於已成之內。是以患禍無由至，非譽不能廉垢也。

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者也。志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湊，中爲之殺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深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汚，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也。事少者，執約爲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祝，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爲而有成。

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不失仁心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雖謀得計，當廢患而患解，同國而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矣。言雖無中於策，其計無益於國，而心

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矣。故曰，百言百當，不若合趣而審仁義也。

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即通功易食而道達矣。

上亡作虛。

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故治懷樂其所以存，亡國樂其所以亡，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

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

慈父之愛子也，非求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為己用也，性不能已也。及恃其力，賴其功勳，而必窮矣。有以為，即患不接矣。故用衆人之所愛，即得衆人之力；舉衆人之所善，即得衆人之心。見所始，即知所終矣。

獲作隆。

人之將疾也，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與民同欲即和，與民同守即固。與民同念即智，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寇，言有致禍。

二十子全書無道字。

道自然

昔者，堯之治天下，其導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田。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懷使其人。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巧易所拙也。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箭，忽然成之。

鬻作賣。

各以清濁應矣。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夫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徼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

牆作詳。

箭作簡。

以道治天下，非易民性也，因其有而條暢之。故濮水者因水之流，產稼者因地之宜，征伐者因民之欲，能因即無敵於天下矣。故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性而為之節文，無其性，無其養，不可使遵道也。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為之法度，不可使向方也。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威行如神矣。因其性，即天下聽從，唾其性，即法度張而不用。

費作資。

吟下有位字。

道作道。

帝者貴其德也，王者尚其義也，霸者迫於理也，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

王道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因循任下，責成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過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非好憎，賞罰不喜怒，其醜治也，虛心弱志，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不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道明矣。

羣作衆。

智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同者勝，乘衆人之知，即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即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為獲不足恃也，乘衆人之勢，天下不足用也。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勝其事，即為者非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弃人，

物無弃財矣。

所謂無為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往，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搖提而不散也。體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油然之勢也。聖人不恥身之賤，羈旅之不行，不愛命之短，憂百姓之窮也。故當盧而無為，抱素見樸，不與物雜。

性作以。注。

古之立帝王者，非以表養其欲也。聖人之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之民強掩弱，衆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為其懷智詐不以相教，積財貨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為一人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為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息勞倦，無不以也。神農形悴，堯瘦臞，舜黎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賢，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于庶人，四體不勤，思慮不用，於是贅者，未之聞也。

下德

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開嗜欲，養生之末也。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為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至，霸王之功不世立也。順其善意，防其邪心，與民同出一道，即民性可善，風俗可美矣。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生也。若繩之放僻淫逸，而禁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天下，不能禁其姦矣。

且悅五色，口欲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天下何。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稱尊號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舉，此失天下者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也。天下得道，守在四夷，天下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竟殺之行，無益於持天下。

士作民。

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賞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農士商工，鄉別州異，故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也。夫先知遠見，人材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溢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傲世賤物，不汚於俗，士之抗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為人量。行不可遠者，不以為國俗。故人材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而軍旅可與性同，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所有而並用之也。末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

捫不勝危爲難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即飾智而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奸回窮即獨鳥窮即啄人窮即詐此之謂也

國有亡主世無亡道人有窮而理無不通也故不因道理之數而舉己之能其窮不遠矣夫君人者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精力之所舉既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即無不成也工無二技士不兼官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惡而職事不慢也夫責小易償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久而不相厭也

利殺作戮。

地廣民衆不足以爲强也甲堅兵利不足以恃勝也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也嚴刑利殺不足以爲威也爲存政者無小必存爲亡政者無大必亡故善守者無與御善戰者無與鬬乘時勢因民欲而牛疑存。

材作文。

取天下也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蓄其威德積而民可用也怒蓄而威可立也故材之所加者淺即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即威之所制者廣廣即我強而敵弱矣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敗不半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

淺作深。

作上仁。上行

誤汒作滿虞。

非漠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并覆非平正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恰通羣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通而不暗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不逆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用人之道也夫乘興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能游而濟江海使首之而是雖在匹夫芻蕘猶不可弃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蓋其位矣其言可行不貴其辯矣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愼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蒼蒼吾畜也不善即吾讎也昔日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氏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

麗馬作願馬。

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最徑而寡失大較易爲智曲辨難

爲惠故無益於治有益於亂者聖人不爲也無益於用有益於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逸道之言曰芒芒味味與天同氣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爲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

命作曲。

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矣無道以隨之命雖衆足以亂矣

鯨魚失水而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民爭事則制於有司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聰從取容臣下藏智而弗用反以事專其上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爲則智日困而數窮於下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刑即無以與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即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矣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即上下乖心羣臣相怨矣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而生而明弗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即人主愈勞人臣愈逸矣是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也與馬逐遠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服銜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

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治生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徵者雖成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故存在得道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於大故亂國之主務於廣地而不務於仁義務於高位而不務於道德是舍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密而能無爲非者寡矣

上義

凡舉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見其終始可謂達矣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法之生也以輔義廢法弃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仁義者廣榮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蹙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不能任重而莫若國棟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經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爲道

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馬也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以離車輿之安手不可以失駟馬之心故輿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爲治執道以御之中材可盡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則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行自然之道萬舉而無失矣

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爲右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循俗未足多新先王之術不若明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名可名者非常名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由金石聲調不可更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故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爲治也

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反己自正也。誠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責於下，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爲檢戒，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矣。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懸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無得橫斷也。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於無爲，無爲者，非謂其不動也，言其莫從己出也。

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善以勸善，因民之所惡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無天下畏之，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

（歲下有有字。）

君臣異道，即治同道，即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於幹，末不得強於本，貴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夫得威勢者，所恃甚小，所任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害，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義者，非能盡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暴者，非能盡害海內也，害一人而天下叛，故舉措慶賞，不可不審也。

（不善之不作不。）

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繩其細行，而求其不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蔑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誠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

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夫衆人見位卑賤，事之汚辱，而不知其大略也，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富即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即觀其所不爲，視其所患難以知其勇，勸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振以恐懼以觀其節，如此，即人情得矣。

（懼作石。）

聖人以仁義爲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爲，身貴乎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比身即小，身所重也，比義即輕，此以仁義爲準繩者也。

（此下有之仁二字。）

地廣民衆，主賢將良，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陣敵相當，未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矢接，興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野，義之下也。

（義作戰。）

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行者威也，威義並行，是謂必強，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即不難爲之死，下視上如兄，即不難爲之亡，故子父兄弟之寇，不可與鬬，是故義君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邪，以明其勢，察其勞逸，以知飢飽，戰鬬有日，視死如歸，恩之加也。

上禮

昔之聖王，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高下之宜，除飢塞之患，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立大學而教之，此其治之綱紀也，得道即舉，失道即廢，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盛而不衰者也，唯聖人可盛而不衰，聖人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至以亡國，其作樂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爲姦僞以解有罪而殺不辜，其作囿也，以奉宗廟之具，飾士卒，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民時，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天地之道，極即反，盛即損，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爲矣，聖人之道，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無廉恥，不可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救不孝，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恥，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輕非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措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

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哉，故知其無所用，雖貧者皆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爲塵垢，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物多則欲省，求贍則爭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動也，世亂則君子爲奸，而法不能禁也。

鄧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莫之歸，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也，故爲政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如此者，譬猶廣茍者也，大即大矣，裂之道也。

管子卷

修身

管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強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雖者弗辭，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沒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君子學必由其業，問

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問觀色而復之。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不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君子博學而淺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欲先人。言欲後人。見利思辱。見難思詘。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君子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君子好人之爲善而弗違也。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既人之過而成人之美。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爲罪矣。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爲。可能也。色勿爲。不可能也。心勿爲。不可能也。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強也。太上不生惡。其次生而能夙絕之。其下復而能改。復而不改。隕身覆家。大者傾社稷。是故君子出言愕愕。行身戰戰。亦殆免於罪矣。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唯恐不能乂也。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唯恐失損之也。大夫日旦思其官。戰戰唯恐不能勝也。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懼者。鮮不濟矣。

（大戰戰漢作厚。）

立孝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也。禮之貴也。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故與父言言者。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臣與臣言言。事君。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不怠。懷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而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詩言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朱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悌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恪之謂也。故孝子善事君。悌弟善事長。君子登孝登悌。可謂知終矣。

（敬上有在字。）

制言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小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弟子毋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于牆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者。故士執仁與義而不明。行之未篤也。故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遠也。已先則棄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爲遠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愎行。遠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是以惑閒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

（新作服。）

疾病

曾子曰。君子之務益有矣。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隼以山爲庳而巢其上。魚鼈鼉鼉以川爲淺而窟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是故君子苟毋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來遠。小者不善。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乎。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爲悌乎。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也。君子修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加之志而已矣。與君子游。芝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膩乎如入魚次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

（加上有在字。膩作鮑。魚次之室作鮑魚之次。）

軍書治要卷第三十六

吳子　商君子　尸子　申子

吳子

圖國

吳起

吳子曰。古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民有三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

凡兵所起者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怨。四曰內亂。五曰困飢。其名又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危民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此其勢也。

（水書無下與字。三民作四。逆戰有不可以決戰。數作服。）

論將

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之論將。恆觀之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輕命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

不離而後舊作離不離之殺作敢

治矣。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迎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反，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而榮，無生而辱也。凡制國治軍，必殺之以禮，厲之以義，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是故以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武侯曰：願聞陣必定，戰必勝，守必固之道。對曰：君使賢者居上，不肖處下，則陣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存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居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吾兩二字作君一字

治兵

武侯問曰：兵以何爲勝。吳子曰：兵以治爲勝。又問：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之師，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如節，左右應麾，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也。

勵士

武侯曰：嚴刑明賞，足以勝敵乎。吳子曰：殷明之事，非所恃也。發號布令，而民樂聞，興師動衆，而民樂戰，交兵接刃，而民安死，此三者，人之所恃也。武侯曰：敢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之，饗無功而厲之。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爲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肴席有重器；中行，肴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肴席無重器。罷而出，乃又班賜有功者之父母妻子於廟門之外，亦以功爲差數。唯無功者不得耳。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行之五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介冑不待吏令奮擊之者以萬數。吳子曰：臣聞之，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其可乎。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鳥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則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以率討之，固難當矣。武侯從之，乘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以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

本書萬作當，敗將作杖下同，故之

五作三，

則作以，舊無一字，補之。

魏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之過，國其殆矣。莊王所憂，而君悅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乃慙。

去負下傳無欲字，補之。

商君子

商鞅

六法

先王當時而立法，度務而制事，法宜其時則治，事適其務故有功。然則法有時而治，事有當而功。今時移而法不變，務易而事以古，是法與時馳，而事與務易也。故法立而亂益，務爲而事廢。故聖人之治國也，不法古，不循今，當時而立功，在難而能免。今民能變俗矣，而法不易，國形更勢矣，而務以古。夫法者民之治也，務者事之用也。國失法則危，事失用則不成。故法不當時而務不適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

分上有名字，眞作貞。

恪權

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君臣釋法任私則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權制獨斷於君，則威。民信其賞，則事功不信其刑，則姦無端矣。唯明主愛權重信而不以私害法也。故上多惠言而不克其賞，則下不用；數加嚴命而不致其刑，則民傲罪。凡賞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故明主慎法，不敝之謂明；不欺之謂察。故賞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遠，不私親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世之爲治者，多釋法而任私議，此國之所以亂也。先王懸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爲其不必也。故法者國之權衡也，夫背法度而任私議，皆不知類者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毀公者誅，賞誅之法，不失其義，故民不爭。不以爵祿使近親，則勞臣不怨；不以刑罰隱疏遠，則下親上。故官賢還能，不以其勞，則忠臣不進；行賞賦祿不稱其功，則戰士不用。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則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則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則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則毀譽之臣在側。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嫉賢，而不肖者不妒功。故三王以義親，五伯以法正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今亂世之君臣，區區然皆欲擅一國之利，而蔑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國之所以危也。夫廢法度而好私議，則姦臣竊權以約祿，秩官之吏，隱下而漁民，諺曰：蠹衆而木折，隄大而蹰壞。故大臣爭於私而不顧其民，則下離上；上離上者，國之隙也。秩官之吏，隱下以漁百姓，此民之蠹也。故國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鮮矣。故明主任法去私，而國無隙蠹矣。

定分

法令者，民之命也，爲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智者不得過，愚者不得不及。名分不定，而欲天下之治，是猶欲無饑而去食，欲無寒而去衣也。其不幾亦明矣。一兔走而百人追之，非以兔爲可分以爲百，由名之未定也。夫賣兔者滿市，盜不敢取，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堯、舜、禹、湯且皆加務而逐之；名分已定，貪盜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議之。此所謂名分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堯、舜猶將皆折而奸之，而況衆人乎。故聖人必爲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爲天下師，所以定分也。名分定則大詐巽信，巨盜愿愨，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故勢治者不可亂也，勢亂者不可治也。夫勢亂而欲治之，愈亂矣。勢治而治之，則治矣。故聖人治治，不治亂也。聖人爲民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偏能知之。萬民無陷於險危也。故聖人立天下而天下無刑死者，非可刑殺而不刑殺也。萬民皆知所以避禍就福，而皆自治也。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尸子　尸佼

勸學

學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厭，所以治人也。是故子路卞之野人，子貢衛之賈人，顏涿聚盜也，顓孫師魯也。孔子教之，皆爲顯士夫。學管之猶礪也，夫昆吾之金，而鍊父之錫，使于越之工鑄之以爲劍，而勿加砥礪，則以刺不入，以擊不斷，將之罪礪加之以黃砥，則其刺也無前，其擊也無下，自是觀之，礪之與非礪，其相去遠矣。今人皆知礪其劍，而弗知礪其身，夫學，身之礪砥也。夫子曰：車唯恐地之不堅也，舟唯恐水之不深也。有其器則以人之難爲易，夫道以人之難爲易也。是故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無擇也。史鰌曰：君親而近之，至敬以遠，親而疏之，敬無怨。然則親與疏，其於成忠無擇也。孔子曰：自卑於鄙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廢而不邑邑，蘧伯玉之行也。然則與與廢，其於成管無擇也。肥侯附曰：賢者易知也，觀其富之所分，達之所進，窮之所不取，然則窮與達，其於成賢無擇也。是故愛惡親疏廢與窮達，皆可以成義，有其器也。桓公之奉管仲，穆公之舉百里，比其德也。此所以圖甚難小，身亟稱污，而爲敵於天下也。今非比德也，比容說，非比德行也，而論爵列，亦可以卻敵服遠矣。匹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是故監門逆旅，匹夫賤人，皆得與焉。爵列，私貴也。德行，公貴也。奚以知其然也？司城子罕遇乘封人而下，其僕曰：乘封人也，奚爲下之？子罕曰：古之所謂良人者，良其行也。貴人者，貴其心也。今天爵而人，良其行而貴其心，吾敢弗敬乎？以是觀之，古之所謂貴，非爵列也。所謂良，非先故也。人君貴於一國而不達於天下，天子貴於一世而不達於後世。唯德行與天地相弊也。爵列者，德行之舍也。其所息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勿翦勿敗，召伯所憩。仁者之所息，人不敢敗也。天子諸侯人之所以貴也，桀紂處之則賤矣。是故曰：爵列非貴也。今天下貴爵列而賤德行，是貴甘棠而賤召伯也，亦反矣。夫德義也者，視之弗見，聽之弗聞，天地以正，萬物以循，無爵而貴，不祿而尊也。

詩毋作興效之。

貴言

范獻子遊於河，大夫皆存，君曰：孰知樂氏之子？大夫莫答。舟人清涓舍檝而答曰：君奚問樂氏之子爲君曰：自吾亡樂氏也，其老者未死而少者壯矣，吾是以問之。清涓曰：君善修晉國之政，內得大夫而外不失百姓，樂氏之子其若君何？君若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樂氏之子也。君曰：善哉言！明日朝，令賜舟人清涓田萬畝。清涓辭，君曰：以此田也，易彼言也，子尚爽。寡人猶得也。古之貴言也若此。臣天下，一天下也，一天下者，令於天下則行，禁焉則止，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焉而不止，故不得臣也。目之所美，心以爲不義，弗敢視也。口之所甘，心以爲非義，弗敢食也。耳之所樂，心以爲不義，不敢聽也。身之所安，心以爲不義，弗敢服也。然則令於天下而行，禁焉

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天下禍，諸侯以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國亡，匹夫以身受令於心，心不當則身爲戮矣。禍之始也易除，其除之，不可者避之，及其成也，欲除之不可，欲避之不可，治於神者，其事少而功多，于霄之木，始若蘖，足易去也，及其成達也，百人用斧斤，弗能傾也。熛火始起，易息也，及其焚雲夢、孟諸，雖以天下之役，抒江漢之水，弗能救也。夫禍之始也，猶熛火蘖足也，易止也。及其措於大事，雖孔子、墨翟之賢，弗能救也，是焚而人救之，則知德之年老者使塗陳戒突，故終身無失火之患，而不知德也。入於囹圄，解於患難者，則三族德之教之以仁義慈悌，則終身無患，而莫之德。夫禍亦有突，賢者行天下而務塞之，則天下無兵患矣，而莫之知德也。故曰：聖人治於神，愚人爭於神也。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莫見其所以亡，物而物亡。聖人之道亦然，其興福也，人莫之見，而福興矣。其除禍也，人莫之知，而禍除矣。故曰：神人蓋天下以財爲仁，勞天下以力爲義，分天下以生爲神。修先王之術，除禍難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婦人織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此其分萬物以生，益天下以財，不可勝計也。神也者，萬物之始，萬事之紀也。

四儀

行有四儀：一曰志動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義，三曰力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慎守四儀，以終其身名功之從之也，猶形之有影，聲之有響也。是故志不忘仁，則中能寬裕；智不忘義，則行有文理；力不忘忠，則動無廢功；口不忘信，則言若符節。若中寬裕而行文理，動有功而言可信也，雖古之有厚功大名，見於四海之外，知萬世之後者，其行身也無以加於此矣。

明堂

夫高顯尊貴，利天下之徑也，非仁者之所以輕也。何以知其然耶？日之能燭遠，勢高也。使日在井中，則不能燭十步矣。舜之方陶也，不能利其巷下，南面而君天下，蠻夷戎狄，皆被其福，且在足下，則不可以視矣。天高明，然後能燭臨萬物，地廣大，然後能載任羣體，其本不美，則其枝葉莖心不得美矣。此古今之大徑也。是故聖王謹修其身以君天下，則天道至焉，地道稽焉，萬物度焉。古者明王之求賢也，不避遠近，不論貴賤，卑爵以下賢，輕身以先士，故堯從舜於畎畝之中，北面而見之，不爭禮貌，此先王之所以能正天地，利萬物之故也。今諸侯之君，廣其土地之富，而務其兵革之強，以驕士，士亦務其德行美其道術，以輕上，此仁者之所非也。曾子曰：取人者必畏，與人者必驕。今說者懷畏而聽者懷驕，以此行義，不亦難乎？非求賢務士而能致大名於天下者，未之嘗聞也。夫士不可妄致也，覆巢破卵，則鳳皇不至焉；刳胎焚夭，則騏驎不往焉；竭澤漉魚，則神龍不下焉。夫禽獸之惡，而不可妄致也，而況於火食之民乎？是故曰：待士不敬，舉士不信，則舊士不往焉，聽書耳目不留，視聽不深，

則群賢不往焉。孔子曰。大哉河海乎。下之也。夫河下天下之川故廣。人下天下之士故大。故曰。下士者得賢。下敬者得友。下衆者得譽。故度於往古。觀於先王。非求賢務士而能立功於天下。成名於後世者。未之嘗有也。夫求士不道其道而能致士者。未之嘗見也。然則先王之道可知已。務行之而已矣。

分

天地生萬物。聖人裁之。裁物以制分。便事以立官。君臣父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疏。皆得其分曰治。愛得分曰仁。施得分曰義。盡得分曰智。勸得分曰適。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後爲成人。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國治。言寡而令行。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國治。用賢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盡情。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賞罰隨名。民莫不敬。周公之治天下也。酒肉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聽樂而國治。勞無事焉。飲酒而賢舉。智無事焉。自爲而民富。仁無事焉。知此道也者。衆賢爲役。愚智盡情矣。

明王之道易行也。勞不進一步。聽獄不後皐陶。食不損一味。富民不後虞舜。樂不損一日。用兵不後湯、武。書之不盈尺簡。南面而立。一言而國治。堯、舜復生。弗能更也。身無變而治。國無變而王。湯、武復生。弗能更也。執一之道。去智與巧。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才。夫聖衆賢而能用之。此有虞之盛德也。

三人之所廢。天下弗能廢也。親曰不孝。君曰不忠。友曰不信。天下弗能與也。三人之所興。天下弗能廢也。親曰不孝。君曰不忠。友曰不信。天下弗能廢也。親信其孝。君言其忠。友言其信。天下弗能廢也。夫符節合之。則是非自見。行亦有符。三者合。則行自見矣。此所以觀行也。諸治官臨衆者。上比度以觀其賢。案法以觀其罪。吏雖有邪僻。無所逃之。所以觀勝任也。羣臣之愚智。日勤於前。擇其知事者而令之謀。羣臣之所舉。日勤於前。擇其知人者而令之舉。羣臣之治亂。日勤於前。擇其勝任者而令之治。羣臣之行可得而察也。擇其賢者而舉之。則民競於行。勝任者治。則百官不亂。知人者舉。則賢者不隱。知事者謀。則大舉不失。聖王正言於朝。而四方治矣。是故曰。正名去僞。事成若化。以實覆名。百事皆成。夫用賢使能。不勞而治。正名覆實。不罰而威。達情見素。則是非不蔽。復本原始。則言若符節。良工之馬易御也。聖王之民易治也。其此之謂乎。

發蒙

若夫名分。聖之所審也。造父之所以與交者少。操轡、馬之百節皆與。明王之所以與臣下交者少。審名分。羣臣莫敢不盡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無過其實、罪也。弗及、愚也。是故情盡而不僞。質素而無巧。故有道之君。其無易爲。此名分之所審也。若夫臨官治事者。案其法。無可疑。

則民敬事。任士進賢者保其後。則民慎舉。識國親事者盡其實。則民敬言。孔子曰。臨事而懼。希不濟。易曰。若履虎尾。終之吉。若羣臣之衆皆戒慎恐懼。若履虎尾。則何不濟之有乎。君明則臣少罪。夫使衆者。詔作則遲。分地則速。是何也。無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也。君臣同地。則臣有所逃其罪矣。故陳繩則木之枉者有罪。措準則地之險者有罪。審名分則羣臣之不審者有罪。夫愛民。且利之也。愛而不利。則非慈母之德也。好士。且知之也。好而弗知。則衆而無用也。力於朝。且治之也。力而弗治。則勞而無功矣。三者雖異。道一也。是故曰。審一之經。百事乃成。審一之紀。百事乃理。名實相爲兩合爲一。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是則有賞。非則有罰。人君之所獨斷也。明君之立也正。其貌壯。其心虛。其視不蹤。其聽不淫。審分應辭。以立於廷。則隱匿遠遠。雖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用長耳目。不行憍蹀。不強聞見。形至而觀。聲至而聽。事至而應。近者不過。則遠者治矣。明者不失。則微者敬矣。家人子姪和。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子姪不和。臣妾不力。家貧。丈人雖薄衣食、無益也。而況於萬乘之君乎。國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賢。此其一也。雖知用賢。求不能得。此其二也。雖得賢。不能盡。此其三也。正名以御之。則堯、舜之智必盡矣。明分以示之。則桀、紂之暴必止矣。賢者盡。暴者止。則治民之道不可以加矣。聽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問執進之。有大過者。必云執任之。而行賞罰焉。且以觀賢不肖也。今有大善者不問執進之。有大過者不問執任之。則有分無益已。問執任之而不行賞罰。則問之無益已。是非不得盡見。謂之蔽。見而弗能知。謂之虛。知而弗能賞。謂之縱。三者亂之本也。明分則不蔽。正名則不虛。賞賢罰暴則不縱。三者治之道也。於羣臣之中。賢則貴之。不肖則賤之。治則使之。不治則愛之。不忠則罪之。賢不肖。治不治。忠不忠。由是觀之。猶白黑也。陳繩而斲之。則巧拙易知也。夫觀羣臣亦有繩。以名引之。則雖堯、舜不服矣。盡事而當。不若進賢。進賢而當。不若知賢。知賢又能用之。備矣。治天下之要。在於正名。正名去僞。事成若化。苟能正名。天成地平。爲人臣者以進賢爲功。爲人君者以用賢爲功。爲人臣者進賢。是自爲置上也。自爲置上而無賞。是故不爲也。進不肖者。是自爲置下也。自爲置下而無罪。是故爲之也。使進賢者必有賞。進不肖者必有罰。無敢進也者爲無能之人者此。則必多進賢矣。

恕

恕者、以身爲度者也。己所不欲。毋加諸人。惡諸人。則去諸己。欲諸人。則求諸己。此恕也。農夫之耨。去害苗者也。賢者之治。去害義者也。慮之無益於義而慮之。此心之穢也。道之無益於義而道之。此言之穢也。爲之無益於義而爲之。此行之穢也。慮中義。則智爲上。言中義。則言爲師。事中義。則行爲法。射不善而欲教人。人不學也。行不修而欲談人。人不聽也。夫驩唯伯樂獨知之。不害其爲良馬也。行亦然。唯賢者獨知之。不害其爲善士也。

治天下

治天下有四術。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四曰度量。度量通則財足矣。用賢則多功矣。無私、百智之宗也。忠愛、父母之行也。奚以知其然。父母之所畜子者。非賢強也。非聰明也。非俊智也。愛之甚之。欲其賢己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此父母所以畜子也。然則愛天下欲其賢己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則天下之畜亦然矣。此堯之所以畜天下也。有虞氏盛德。見人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夫無私於物。地無私於物。發此行者。謂之天子。誠愛天下者得賢。奚以知其然也。弱子有疾。慈母之見秦醫也。不爭禮貌。在囹圄。其走大吏也。不愛貲財。親天下若子。是故其見醫者不爭禮貌。其舉發也。不愛貲財。故文王之見太公望也。一日五反。桓公之舉管仲也。列城有數。此所以其僻小身至穢汚。而爲正於天下也。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入。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產治鄭國無蓋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夫用賢身樂而名附。事少而功多。國治而能逸。

凡治之道。莫如因智。智之道。莫如因賢。譬之猶相馬而借伯樂也。相玉而借猗頓也。亦必不過矣。今有人於此。盡力以爲舟。濟大水而不用也。盡力以爲車。行遠而不乘也。則人必以爲無慧。今人盡力以學、謀事則不借智。處行則不因賢。舍其學不用也。此其無慧也。有甚於舍舟而涉。舍車而走者矣。

入疑文。

仁意

治水潦者馮也。播五種者后稷也。翻獄折衷者皋陶也。舜無爲也。而天下以爲父母。愛天下莫甚焉。天下之善者唯仁也。夫喪其子者。苟可以得之。無擇人也。仁者之於善也。亦是然。故堯舉舜於畎畝。湯舉伊尹於庖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仁者之於善也。無擇也。無惡也。唯善之所在。堯問於舜曰。何事。舜曰。事天。平地而注水。水流溼。均薪而施火。火從燥。召之類也。是故堯爲善而衆美至焉。桀爲非而衆惡至焉。

廣

因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星。自丘上以視。則見其始出。又見其入。非明益也。勢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故智藏於私。則所知少。載於公。則所知多矣。何以知其然。夫吳越之國。以臣妾爲徇。中國卅而非之。恕則以親戚徇一言。夫智在公。則愛吳越之臣妾。在私。則忘其親戚。非智損也。恕弇之也。好亦然。諺曰。莫知其子之惡也。非智損也。愛弇之也。是故夫論貴賤。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匹夫愛其宅。不愛其鄉。諸侯愛其國。不愛其敵。天子兼天下而愛之。大也。

怨疑篇。下同。

綽子

堯舜無告。馮愛寡人。湯、武及禽獸。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懷遠也。聖人於大私之中也爲無私。其於大好惡之中也爲無好惡。舜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舜不歌禽獸而歌民。湯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湯不私其身而私萬方。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不私其親而私萬國。先王非無私也。所私者與人不同也。

處道

孔子曰。欲知則問。欲能則學。欲給則豫。欲善則肆。國亂則擇其邪人去之。則國治矣。智中亂則擇其邪欲而去之。則德正矣。天下非無盲者也。美人之貴。明目者衆也。天下非無聾者也。辨士之貴。聰耳者衆也。天下非無亂人也。堯、舜之貴。可教者衆也。孔子曰。君子者孟也。民者水也。孟方則水方。孟圓則水圓。上何好而民不從。昔者句踐好勇而民輕死。靈王好細腰而民多餓。夫死與餓。民之所惡也。君誠好之。百姓自然。而況仁義乎。桀、紂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亂。而關龍逢、王子比干不與焉。而謂之皆亂。其亂者衆也。堯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治。而丹朱、商均不與焉。而謂之皆治。其治者衆也。故曰。君誠服之。百姓自然。卿大夫服之。百姓若逸。官長服之。百姓若流。夫民之可教者衆。故曰猶水也。

德者、天地萬物得也。義者、天地萬物宜也。禮者、天地萬物體也。使天地萬物皆得其宜。當其體者。謂之大仁。食所以爲肥也。登飯而問人曰。奚若。則皆笑之。夫治天下大事也。今人皆登飯而問奚若者也。善人以治天地則可矣。我奚爲而人善。仲尼曰。得之身者得之民。失之身者失之民。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下其堂而治四方。知反之於己者也。以是觀之。治己則人治矣。

神明

仁義盡智參天地。天若不覆。民將何恃。何望。地若不載。民將安居安行。聖人若弗治。民將安率安將。是故天覆之。地載之。聖人治之。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圓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聖人正己而四方治矣。上綱苟直。百目皆開。德行苟直。羣物皆正。正也者。正人者也。身不正則人不從。是故不賞而信。不怒而威。不施而仁。有諸心而彼正。謂之至政。今人曰。天亂矣。難以爲善。此不然也。夫饑者易食。寒者易衣。此亂而後易爲德也。

申子

大體

夫一婦擅夫。衆婦皆亂。一臣專君。羣臣皆蔽。故妒妻不難破家也。亂臣不難破國也。是以明君使其臣並進輻湊。莫得專君。今人君之所以高爲城郭。用護門閭之閉者。爲寇戎盜賊之至也。今夫弒君而取國者。非必踰城郭之險。而犯門閭之閉也。蔽君之聰。奪之政。而專其令。有其民。而取

申不害

其國矣。今使烏獲、彭祖負千鈞之重，而懷琬琰之美，令孟賁、成荊帶干將之劍衛之，行乎幽道，則盜侍雖特。猶偷之矣。今人君之力，非賢乎烏獲、彭祖，而勇非賢乎孟賁、成荊也。其所守者非恃琬琰之美，千金之重也，而欲勿失，其可得耶。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號，臣如響。君設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詳。君操其柄，臣事其常。為人臣者，操契以責其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張天地之綱，用聖人之符，則萬物之情無所逃之矣。故善為主者，倚於恐，立於不殺，殺於不敢，殺於無事，罰端議疏，示天下無為。是以近者親之，遠者懷之。示人有餘者人奪之，示人不足者人與之。剛者折，危者覆，動者搖，疑跡。靜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隨事而定之也。鼓不與於五音，而為五音主。有道者不為五官之事，而為治主。君知其道也，官人知其事也。十言十當，百為百當者，人臣之事，非君人之道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正則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亂。是以聖人貴名之正也。主處其大，臣處其細，以其名聽之，以其名視之，以其名命之，鏡設精，無為而美惡自備，衡設平，無為而輕重自得。凡因之道，身與公無事，無事而天下自極也。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七

孟子　愼子　尹文子　莊子　尉繚子

孟子

梁惠王

孟子見於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曰仁義而已矣。王何必以利為名乎。亦唯有仁義之道可以為名耳。以利為名，則有不利之患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征，取也。從王至庶人各欲取利，必至於篡弒。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命。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梃，杖也。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殺人無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為政乃若率獸食人，安在其為民父母之道。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有之。曰：若是其大乎。王怪其大。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郊關，者四境之郊皆有關也。則是方四十里為陷於國中也，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殺陷阱者支尺之陷耳。今陷阱乃方四十里，民患其大，不亦宜乎。

公孫丑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於掌上。先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人之政，以是治天下，亦易於轉丸於掌上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有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則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由此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之心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者首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賊其性，使為不善。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而其君不能為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暴者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技不可不愼也。矢，箭也。函，鎧也。作鎧之人，其性非為不仁於作箭之人也。術使之然。故欲觀活人，匠作棺，欲其早售，利在人死也。故治術不可不慎修其善者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其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又甚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舜從耕於歷山及陶漁，皆取人之善謀而變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為善也。

滕文公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賢者與民並耕而食，孟子曰：治天下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故治於人者食人，不能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勞心者君也。

禹疏九河，決汝漢，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本書無六字。注食二字作養。

離婁

孟子曰：離婁子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言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為後世法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為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聖人既竭耳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圓，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也。故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法，可謂智乎。言因自然，即用力少而成功多。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惡于

衆也。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者逆道，則播揚其惡於衆人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家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之內，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猶惡醉而強酒。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讎。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報讎等。

告子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申，非疾痛害事，如有能申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無名之指，手第四指也。除指皆有名，無名指非手之用指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類，知，事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也。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息，則謂水不勝火者，此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孟子曰，五穀、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熟之而已矣。熟，成也。

盡心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用敎民戰鬬，役有常時，不使失業，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殺此民者，當時雖勞，後獲其利，則遇安。其意欲生人也，故雖伏鼎而死，不怨殺者也。

惠子

惠民篇名。

天有明、不憂人之闇也。地有財、不憂人之貧也。聖人有德、而不憂人之危也。天雖不憂人之闇也，闇本對民雖以下連上闇因，戶牖必取己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憂人之貧也，伐木刈草，必取己富焉，則地無事矣。聖人雖不憂人之危也，百姓準上而比於其下，必取己安焉，則聖人無事矣。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能使人無己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非取之也。有光明之德，故百姓推而與之耳，豈其心哉。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己也。則聖人無事矣。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嫫也，衣之以皮剝，則見之者皆走。荀卿曰，仲尼之狀，顏若蒙倛，曷之以玄纁，則行者皆止。纁，淺絳布。由是觀之，則玄纁、色之助也，嫫者辭之，則色厭矣。走背跳踰窮谷野走千里藥也，走背辭藥則足廢。理有相須，而作車有恃以而成，故迅疾傾城之觀，必俟衣裳之飾，雖慢越常之足，必假藥物而疾，故有才無勢，猶新鑿於濁壑，有勢無才，亦騰乎風雲，風動云云，盛皆然耳。故鷹蛇遊霧，飛龍乘雲，雲龍霧蛇同，則失其所乘也。故賢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使其鄰家，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服賢矣。故無名而斷者，權重也。舟弱而矯高者，乘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故舉重越高者，不慢於藥，愛赤子者，不慢於

保，絕險歷遠者，不慢於御，此得助則成，釋助則廢矣。夫三王五伯之德，參於天地，通於鬼神，周於生物者，其得助博也。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事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職寡則易守。故士位可世，工事可常。古之宰物，皆用其一能以成其一事，是以用無弃人，使無弃才，若乃任使於過分之中，役物於異師之地，則上下顛倒，事能紊亂矣。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言有其常事也。今也國無常法，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繆，政雖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匱，道理匱則慕賢智，慕賢智則國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矣。人之情也，莫不自賢，則不相推，政要在一人，從一人之所欲，不必善，則政教難遂矣。古者立天子而貴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理無由通，通理以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為天下也，非立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也，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也，非立官以為長也。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鈞分財，投策分馬，非鈞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賜，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使不上也。明君動事必由惠，定罪分財必由法，行賞制中必由禮。法者所以愛民，禮者所以恢事。故欲不得干時，必於農，農也。愛不得犯法，當官而行。貴不得踰規，祿不得踰位，惠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淫賞，民無淫財，賞過濫也。因循。

天道因則大，因百姓之情，遂自然之事。因則其功至高，其道至大也。化則細。化使從我，物所樂，其理明顯，其德細小也。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矣。遂性姑情，引彼就我，則怨厭逃亡，莫有從之者矣。是故先王不愛祿者不臣，祿不厚者不與入難，人不得其所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夫君上取用，必須天機之動，性分之通，然後上下交樂，經世可久耳。故故使自為，則無不得，任而使之，則無不失矣。故用人之自為，不用人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

民難

民難處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故聖人不求備於一人也。大君者、大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為資，盡苞而畜之，無能去取焉。夫人君之御世也，若曲藝百姓之能，兼羅萬物之分，因其長短，就而用之，使能文者為文，能武者為武，能者使其聽，百者使其視，故理有能用，物無弃財。是故不設一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不足也。大君不擇其下，故足也。不擇其下，則易為下矣。易為下，則下莫不容，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謂大上。其下既多，故在上者大。君臣之道，臣事君，官事其事，而君無事，百官之職，各有所司，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奉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故事無不治，人君自任，而務為善以先下，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為善以先下，則不敢與君爭為善以先君矣。君好見其善，則羣下皆淫善於君矣。上以一方之善，而施於衆方之中，求其為善，偏已多矣，君偏既多，而臣輔其善，則天下亂矣。

皆私其所知以自覆拖，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夫所以置三公而列百官者，將使羣臣各達所知以廣庶績耳。若乃君聰其善而臣藏其能，百事後君而出，衆嶷自上而下，則臣善不用，而歸罪有在矣。君之智、未必最賢於衆也，以未最賢而欲以善盡彼下，則不贍矣。假使其賢，猶不可推一己之智以盡羣下，而況不最賢。若使君之智最賢，以一君而盡贍下，則勞，勞則有惓，惓則衰，衰則復反於不贍之道也。

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專事矣。（君君之專掌其事，則臣下不復以專爲事矣。）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則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所謂任人者逸，自任者勞也。）

知忠

亂世之中，亡國之臣，非獨無忠臣也，治國之中，闇君之臣，非獨能盡忠也。治國之人，忠不偏於其君，亂世之人，道不偏於其臣。然而治亂之世，同世有忠道之人，臣之欲忠者不絕世，而君未得專其上。（亡國之臣，皆有忠臣耳。然賢君千載一會，忠臣世有之。亂其一隆之時，則相與而俱已矣。）無過比干、子胥之忠，而毀瘁主君於開闢之中，遂染滅名而死。由是觀之，忠未足以救亂世而適足以重非，何以識其然也。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叟，桀有忠臣而湯益天下。然則孝子不生慈父之義，（六親不和，有孝慈也。）而忠臣不生聖君之下，（國家昏亂，有真臣也。）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過職，而職不得過官，是以過惰於身，而下不敢以善驕於守職之吏。人務其治，而莫敢淫偷其事，官正以敬其業，和吏人務其治，而莫敢淫偷其事，官正以順以事其上。如此，則至治已。（此五帝三王之業也。）亡國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惡不衆則不足以亡其國也。）治國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善不多則不足以興治也。）將治亂在乎賢，使任職，而不在於忠也。故智益天下，澤及其君，忠益天下，害及其國。故桀之所以亡，堯不能以爲存。然而堯有不勝之善，（言其善道不可勝言也。）而桀有遠非之名，（天下之惡皆歸之也。）則得人與失人也。故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也，狐白之裘，蓋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

（時世之世疑皆。已疑亡字。遇疑過。）

德立

立天子者，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則動，兩則爭，雜則相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而國不亂者，君猶在也。恃君而不亂，失君必亂。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有兩位而家不亂者，親猶在也。恃親而不亂，失親必亂。臣疑其君，無不危之國。子疑其宗，無不危之家。

君人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奪與從君心出矣。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民之所信者法也。今在賞者欲多，在罰者欲少，無法以限之，則不知所賴矣。雖抵聰明以期輕重，靡心以理賞與，夫何解於怨望哉。）君舍法而以心裁輕重，則是同功而殊賞也。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鈞也。非以鈞策爲過人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賞罰，而無望於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

君臣

爲人君者不多聽，（物有本末，事有原。據法倚數，以觀得失。）無法之言，不聽於耳。無法之勞，不圖於功。無勞之親，不任於官。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法令者，生民之命，系治之合，天下之稱式，萬事之儀表。智者不得過，愚者不得不及焉。）

尹文子

大道

古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制煩惑，以易御險難。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則頑愚聾瞽可與察惠，暗明同治矣。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則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則處上有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不爲。有益於事，不得不爲。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爲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任之，治外之理，小人之所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之所必爲。小人亦知言有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有損於治而不能不爲。故所言者稱於儒墨是非之辨，所爲者極於堅僞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故古語曰：不知無害爲君子，知之無損爲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言信矣。爲善使人不能得從，爲巧使人不能得爲。此獨善獨巧者也。未盡巧善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也。所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爲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通其塗，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弃，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厝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厝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鬻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罔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罔者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者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也。因彼可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也。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也。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僞，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逸於人，俗所不與，苟忮於衆，俗所共去。故人心皆殊，而爲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費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所飾不可不擇。背齊短好衣紫，合境不鬻異綵。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飢

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國亂有三事年飢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用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聖人作大道下

聖人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導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轉僞禮者所以行謙敬亦所以生情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生乖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故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用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食挹聖人猶而不言也

凡國之將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亂國有亡國有昌國有強國有治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興焉所謂強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興焉君年長多妾嬖少子孫疏宗強衰國也君昏臣愚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輔外無近智支庶繁盛長幼不亂昌國也晨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修理強國也上不能勝其下下不能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輕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義而後強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語曰侯辨可以發惑鬼神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於嗜好而弗敢逆納人於邪惡而求利人喜聞己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己之過也而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世俗之人聞譽則悅聞毀則戚此衆人之大情有同己則喜異己則怒此人之大情故佞人善爲譽者也善順從者也人言是亦是之人言非亦非之從人之所愛隨人之所憎故明君雖能納正直未必親正直雖能遠佞人未必能疏佞人故舜禹者以能不用佞人亦未必憎佞人語曰佞辨惑物舜禹不能得憎不可不察乎

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之何其以死懼之凡人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未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矣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懼之

田子曰人皆自爲而不能爲人故君人者之使人使其自爲用而不使爲我用魏下先生曰善哉田子之言古者君之使臣來不私愛於己求顯忠於己而居官者必能臨陣者必勇祿賞之所勸名法之所齊不出於己心不利於己身語曰祿薄者不可與輕亂賞輕者不可與入難此處上者所宜慎

者也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不必行者去貴要賢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教恨汝無教恩令必不行者也故爲人上者必慎所令焉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己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所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制非能制不可恕矣貧時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不與同苦樂故也雖不酬之於我弗偽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者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斂時其飢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非與同勞逸故也故爲人君不可不與人同勞逸焉故富貴者不可不酬貧賤而人君不可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

莊子

胠篋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之時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事而已甘其食美其服適故常甘美夫化醇則無時慚愧矣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人至老死而不相往來無求之至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弃其親而外弃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至治之迹雖則是上好智之過也上觀至治之君智而好之則有斯過矣上誠好智而無道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罻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罟罔罾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攻之過密逃之過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勝之以智而況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知任知則無妙也智詐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逐災

天地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用何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故辭封人曰始也以汝爲聖人也今然君子也天生蒸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物皆得所而志定富而使分之則何事之有皆之天下故無事也聖人鶉居無事而斯居也而鷇食仰物而足也鳥行而無章性順物無常迹也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堯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爲不閒故無心而無不爲者非不閒也千歲厭世去而上僊夫道人隨命之義任運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云厭世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氣之散無不至之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

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鄉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天道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餘者。閒暇之謂也。）有爲也。則不足。（不足者。汲汲然欲爲物用者也。）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也。下與上同德則不臣。（夫下人無臣作明。）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也。上與下同道則不主。（夫下人無爲於刑末。而有爲於用斧。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斬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事自然。非有爲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事主用。則非臣也。故各用其任。則上下成尊。而無爲之理事矣。）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囊海內。不自爲也。（夫在上者。急於不倦無爲也。而代人臣之所用。使若無不得行其則斷。居職不得施其權略。則事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是猶乘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爲。斯乃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故上下皆無爲矣。但上之無爲則用下。下之無爲則自用矣。）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所謂自然。）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成。（功自彼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同乎天地之無爲也。）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刑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者也。（夫精神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而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操制自事也。）宋學者。古之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所先者本也。）君先而臣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言此先後。是人事。皆在天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秋冬。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也。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言非但人倫之所尚也。）愚智處宜。貴賤履位。（言各當其才也。）必分其能。（無相易也。）必由其名。（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差也。）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智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之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若此準於臣下。斯乃畜下者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敢無告。（無告者。所謂頑民也。）不廢窮民。（恤加恩也。）苦死者。嘉孤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與天合德則寧。因而靜也。）日月照而四時行。若逝夜之有經。雲行雨施矣。（此皆不爲而自然者也。）堯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知北遊

聖人行不言之教。（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道不可致也。（道在自然。非可言致也。）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禮有需則。較增煩之所由生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非益也。）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舉去而朴全。則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之所示子欲至人無爲。任其自爲而已。）大聖不作。（唯因在自然。觀其形存。觀其物宜。與天地無異者。）觀於天地之謂也。

徐無鬼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曰。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何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馬既過分爲害。）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尉繚子

天官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吾聞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以刑伐之。以德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世之所謂刑德者。天官時日陰陽向背者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今有城於此。從其東西攻之不能取。從其南北攻之不能取。此四者。豈不得順時乘利者哉。然不能取者何。城高池深。兵戰備具。謀而守之也。若乃城下池淺守弱。可取也。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故按刑德天官之陳。曰。背水陳者爲絕地。向坂陳者爲廢軍。武王之伐紂也。背濟水向山之坂。以萬二千人擊紂之億有八萬人。斷紂頭懸之白旗。紂豈不得天官之陳哉。然不得勝者何。人事不得也。黃帝曰。先稽己智者謂之天官。以是觀之。人事而已矣。

兵談

王者民望之如日月。歸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故曰明乎禁舍開塞。其取天下若化。故曰國貧者能富之。地不任者任之。四時不應者能應之。故夫土廣而任。則其國不得無富。民衆而制。則其國不得無治。且富治之國。兵不發刃。甲不出暴。而威服天下矣。故曰。兵勝於朝廷。勝於喪絕。勝於土功。勝於市井。暴甲而勝。將勝也。戰而勝。臣勝也。戰再勝。當一敗。十萬之師出。費日千金。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

戰威

令所以一衆心也。不審所出。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也。出令之法。雖有小過毋更。小疑毋申。事所以待衆力也。不審所動。則數變。數變。則事雖起。衆不安也。動事之法。雖有小過毋更。小難毋成。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古率民者。未有不能得其心而能得力者也。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能致其死者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而後民以飢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而後民以死易生。故古率民者。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託其身焉。民死

其上如其親，而後中之以制，右爲戰者必本氣以厲志，厲志以使四枝，四枝以使五兵，故志不厲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雖衆不武，厲士之道，民之所以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禮，民之所以貴也，不可不顯也，必因民之所生以制之，因其所貴以顯之，因其所歸以固之，田祿之實，飲食之糧，親戚同鄉，鄰里相勸，死喪相救，丘墓相從，民之所以歸，不可不速也，如此，故什伍如親戚，阡陌如朋友，故止如堵牆，動如風雨，車不結軌，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其民不飢，務守者其地不危，務戰者其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而兵最急矣，故先王務尊於兵，尊於兵，其本有五，委積不多，則軍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士不強，偏用不便，則士橫刑，法不必，則士不畏，先王務此五者，故靜能守其所有，動能成其所欲，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備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故患無所救，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敢養勇，不勝嗣而得福，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聖人所貴，人事而已矣，動勞之事，將必從己先，故弊不立，藝塞不重裘，有登降之險，將必下步，軍井通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食，壘成而後舍，軍不舉食，亦不火食，飢飽勞逸寒暑，必身度之，如此，則師雖久不老，雖老不弊，故軍無損卒，將無情志。

（丘墓作兵役。）（峻作功，上事作報。）（立作賊，通作成。）

兵令

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王者所以伐暴亂而定仁義也，戰國所以立威侵敵也，弱國所以不能廢兵者，以武爲植，以文爲輔，以武爲表，以文爲裏，以武爲外，以文爲內，能審此二者，知所以勝敗矣，武者所以凌敵分死生也，文者所以觀利害，觀安危，武者所以犯敵也，文者所以守之也，兵用文武也，如響之應聲也，如影之隨身也，將有威則生，無威則死，有威則勝，無威則敗，卒有將則鬬，無將則北，有將則死，無將則辱，威者賞罰之謂也，卒畏將甚於敵者戰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戰北，夫戰而知所以勝敗者，固稱將於敵也，敵之與將也，猶權衡也，將之於卒也，非有父母之恩，血屬之親，六親之私，然而見敵走之如歸，前雖有千仞之谿，不測之淵，見入湯火如蹈者，前見至明之賞，後見必死之刑也，將之能制士卒，其在軍營之內，行陣之間，明慶賞，嚴刑罰，陳斧鉞，飾章旗，有功必賞，犯令必死，及至兩敵相至，行陳薄近，將提枹而鼓之，存亡生死，存枹之端矣，雖有天下善兵者，不能圖大鼓之後矣。

（長將之將下當無其字，補之。）

軍書治要卷第二十八

勸學篇　荀況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三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河海，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草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積也，安有不聞者乎。

（本卷備作補。）

見善而後能自存也，見不善必以自省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誡，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心如狼虎，行如禽獸，而又怨人之賊己，諂諛者親，諫爭者疏，循正

（開作修。）

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

夫騏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胡爲乎其不可相及也。跬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騏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騏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爲之。或不爲耳。

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脅。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辨而不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直易以開導人。不能則恭敬撙絀以畏事人。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不能則妒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樂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無他。唯仁之守。唯義之行。誠心守仁則能化。誠心行義則能變。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默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天地爲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爲智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爲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夫誠者、君子之守而政事之本也。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觀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耶。則操術然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繩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

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道則異。小人疾爲譎而欲人之信己。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己。禽獸行而欲人之善己。盡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脩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盡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勢則不隱。通則大明。身死而名彌白。

（舊作「脩」。敬之。）

衆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汚。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雅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心也。向方略。審勢逸。畜積。修闢而能順。倒其敵者也。詐心已勝矣。彼以權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彼王者不然。致賢而能以教不肖。致強而能以寬弱。馭必能殆之而衆與之鬬。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陳之。故聖王之誅甚省

矣。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益雖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陋巷。人莫不貴。貴道誠存也。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道述之勢。若不從服。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爲其無益於人之國乎。昭王曰。善。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止矣。相高下。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通財貨。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若夫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宜。萬物得宜。事變得應。百吏必當理。事必當務。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哉。

（舊所知之作之能人能。舊所知之作之知人知。舊所能之作之能人能。舊所知者知之作之知人知。舊所止之作之能人能。舊所知者知之作之知人知。舊所能者能之作之能人能。舊所知者知之作之知人知。舊所止之作之能人能。舊所知者知之作之知人知。舊所能者能之作之能人能。舊所知者知之作之知人知。舊所止之作之能人能。舊所知者知之作之知人知。舊所能者能之作之能人能。舊所知者知之作之知人知。舊所止之作之能人能。舊所知者知之作之知人知。舊所能者能之作之能人能。舊所知者知之作之知人知。）

請問爲政。曰。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其有法者以法行。其無法者以類舉。聰之盡也。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而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選賢良。舉篤敬。興孝悌。收孤寡。如是、則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矣。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亦將無益也。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鄭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理者王。爲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篋餙。實府庫。篋餙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人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強。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也。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則民富。出百倍。上以法取焉。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夫君子奚患乎無餘也。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

則必有貧利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之之實矣。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飾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輕田野之稅。平（無爲字。）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謂以政裕民也。人之生不能無羣。（無君字。）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逸樂或勞苦。非特以爲淫奢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爲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之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餘。爲宮室臺榭。使以避燥濕。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爲淫泰也。以爲王天下。理萬變。裁萬物。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爲莫若仁人之辨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智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逸之。以養其智也。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衍作禮。）斷亡以相救之。以養其厚也。誠美其意也。故爲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者。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也。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今之世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權謀傾覆以擾弊之。百姓曉然皆知其將大危亡也。是以臣背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也。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德。誅而不賞。則勸勵之民不勸。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險。而百姓不壹。故先王明禮義以壹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是何則。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壹。其防表明也。故曰。上壹則下壹矣。上貳則下貳矣。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矣。大累矣。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湯以亳。武王以鎬。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他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句踐。是皆辟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強殆中國。無他故焉。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不務彊其義。濟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得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亡。齊閔、薛公是也。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爲人制之。不善擇者爲人制之。

國君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措之。措險則危。不可不善爲擇道然後道之。道險則窮。危窮則亡。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矣。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霸矣。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矣。故國者、世以新者也。故王改行也。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有千歲之國何也。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爲之也。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故興積禮義之君子爲之則王。興端誠信全之士爲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哉。昔之是由妒聲色而惑撫耳目也。豈不哀哉。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忘治國。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闇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爲樂。乃得憂焉。將以爲安。乃得危焉。將以爲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向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若是。則名配堯、禹。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逸而功。垂衣裳。不下堂廉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今以一人兼聽天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萃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懸天下。壹四海。役夫之道也。傳曰。士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拱己正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使羿、逢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使王良、造父矣。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簡。其爲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甚可樂矣。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爲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欲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妒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矣。如是。則功覆天下。名配禹、舜。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則雖幽閑靜辟。百姓莫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微也。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治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是過者也。過

（三得舊作德之與敗之伯之蔚作政之與敗之伯之）

雖不及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背者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矣。

國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湯、武興天下同害、政令制度所以接百姓親之如父母、爲之死亡而不偷也、亂世不然、使愚詔智、不肖隱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甚勞苦、又望百姓爲之死、不可得也、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人之所以來我也、大國之主好見小利、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好詐、羣臣亦從而成俗、羣臣若是、則衆庶亦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雖繁、令不下通、是之謂傷國。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未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故有君子、則法雖具足以亂矣、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忽得其人、則身逸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而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薄於臣子矣、故賞不治政令不繁、而俗美、百姓莫敢不厲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

（惡君之君作之）

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而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故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愛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也、明分職序事業、拔材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悅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衆聽齊明而百事不留、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四支之從心也。

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奸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慕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公正之士、衆人之塞也、循道之人、奸邪之賊也、今使奸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以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勸節、度之以禮、智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臨尊、輕不得懸重、愚不得謀智、是以萬舉不過也。

（書無等附之者、輔之。）

人主欲得齊射、射遠中微者、欲得齊馭、及遠致遠者、懸賞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阿子弟、外不可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登上下、將內以閉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而求卿相輔佐、則猶不若是其公也、唯使辟親比己者之用也、豈不過甚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強、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強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辟也、乃舉太公而用之、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莫不爲關雎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憎、所愛、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從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不忠、逆命而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威、若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隕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智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強君矯君、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謂之弼、故諫爭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所厚也、而闇主惑君爲己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傳曰、從道不從君、正義之臣殺、則朝廷不頗、諫爭輔弼之人信、則君過不遠、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邊境之臣處、則界垂不喪、故明主好同、闇主好獨、明主尚賢、使能而奬其祿、闇主妒賢、畏能而滅其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威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國賊也。

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而在乎不聽、夫言用實者、口也、卻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不亦難乎、夫曜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臨武君與荀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卿曰、不然、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戰攻之本、在乎一民也、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

用之者，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恃附民乎？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攻奪變詐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故以禁詐禁猶有幸焉。以禁詐禁，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欲之，與先驅而後隊之一也。臨武君曰：善！陳囂問荀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條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條理，條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悅喜。故近者親其善，遠者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海。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寒暑不能使之疾，妖不能使之凶。背（後之後之後之後作即之後）道而妄行，則天不能吉。故水旱未至而饑，寒暑未薄而疾，怪未生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天不爲人之惡寒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遠輟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輟行。天有常道，地有常數，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食，風雨之不時，怪異之傳見，是無世而不嘗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焉，無益也。若夫天地之變，畏之非也。人妖則可畏也。政險失民，田蕪稼惡，糴貴民饑，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妖也。政令不明，舉措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妖也。禮義不修，外內無別，男女淫亂，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日至，夫是之謂人妖也。三者錯，無安國矣。其說甚迎，其災甚慘。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辨不急之察，棄而不治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矣。主道明則下安，主道闇則下危。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衆，則危矣。入孝出悌，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敬也。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也。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也。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敬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愨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惡字仲整改之）

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根，則不能自正。干將莫邪，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騄耳，古之良馬也。然而必前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辨智，必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

楫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信怒不任計。計勝怒則強，怒勝計者亡。

夫子御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後之，後之則舉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慢者在堂，邪者在側，禍與福鄰，莫知其門。務哉務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實，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後民不困，則貧窶者有所竊其中矣。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沈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上之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是故刑罰甚省而威行如流也。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賞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威行如流，化易如神。亂世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雖德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欲無亂得乎？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留；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節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惇慎於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九

呂氏春秋

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平：審觀於上志。上志古紀。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偏私不正。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蕩蕩：平易。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爲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於戶。五子爭立無主。蟲六十日乃殯。蟲使蟲殯出戶也。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用私以敗。用公則齊。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爲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遂：成。庖人調和而不敢食。故可以爲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爲庖矣。伯王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封主皆作生。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伯王。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伯矣。誅暴有所私枉。則不可以爲王伯。水泉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麻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桀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歸。務人使歸之來也。務其所行可歸本也。彊令之笑不樂。彊令之哭不悲。皆無其中心也。彊令之爲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大寒既至。民煖是利。大熱在上。民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利之去。欲爲

本書伯王作王的。下同。

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

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通：達。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養則養賢也。行則行仁也。近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好則好善也。習則習道也。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喜之以驗其守。守：猶守也。樂之以驗其僻。僻：邪。怒之以驗其節。節：性。懼之以驗其特。特：獨也。雖獨不恐也。哀之以驗其仁。仁人見可哀者則不忍之也。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必以六戚四隱。六戚：六親也。四隱：相匿揭長藏短也。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廊。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以八觀六驗。人之情僞。貪鄙美美。無所失矣。言遠知之。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美美作美惡。

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臣人子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所欲。人臣人子不得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在君父則不仁不慈。在臣子則不忠不孝。不知理義生於不學。生猶出也。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也。尊師則不論貴賤貧富矣。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隗。悉諸、隗名也。大隗：仲甲子者也。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樂。湯師小臣。小臣、伊尹。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筮。沈縣大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文氏名。越王勾踐師范蠡、大夫種。此十聖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至於道也。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言五帝三代之後。不復重道尊師。故以絕滅也。

音樂之所由來遠矣。天下太平。萬民安寧。皆化其上。化猶隨也。樂乃可成。故唯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言：說。亡國戮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不和於樂。故不樂也。溺人必笑。雖笑不歡。罪人非不歌也。雖歌不歡。狂者非不舞也。雖舞不能中節。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爲樂。若之何哉。以民人呻吟歎戚不可爲樂也。故曰若之何也。

亂世之樂。爲木革之聲則若雷。爲金石之聲則若霆。爲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譟：叫。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淫生則可矣。生：性。以此爲樂則不樂。不樂：不和。故樂愈侈而民愈鬱。侈：淫也。鬱：怨也。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爲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爲美。鉅：大。觀譎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觀：始也。始作譎異瑰奇之樂。故耳未嘗聞。目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不用樂之性制。侈則侈矣。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非正樂也。故曰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主必傷。怨：恨也。傷：痛也。此主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爲務故也。

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香。心弗樂、芬香在前弗臭。口之情欲味。心弗樂、五味在前弗味。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者、不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適：中適也。夫樂有適。心亦

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矣。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矣。法立則天下服。（服於理也）故適心之務在於勝理。凡音樂通乎政而風乎俗者也。（風，化也）俗定而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上俗下有矣字。〕觀其俗而知其政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論，明也）故先王之制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特，止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行理義也。（平，正也。行猶通也）

〔蕤宜疑有蕤字。〕黃鍾之月。土事毋作。慎毋發蓋。以固天閉地。（十一月也）大呂之月。數將幾終。（十二月也。數，盡也。幾，近也）歲且更起。而農民毋有所使。（使，役）大蔟之月。陽氣始至。（正月）草木繁動。（動，生）令農發土。毋或失時。（發土而耕）夾鍾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夾鍾，二月）毋或作事。以害群生。（戎兵之事）姑洗之月。達道通路。溝瀆修利。（三月也。時雨將降。故修利溝瀆）中呂之月。毋聚大衆。巡勸農事。（四月也。大衆謂軍興功築室）草木方長。毋擾民心。（民當務農。萬物養長。擾則心擾亂。遊上命也）蕤賓之月。陽氣在上。安壯養稚。（五月也。壯，盛也。稚，少也）本朝不靜。草木早槁。（靜，安也。朝不靜則木搖動勝漲，早枯槁也）林鍾之月。草木盛滿。陰氣將刑。（六月也。立秋則行戮。故曰陰氣將始殺也）毋發大事。以將陽氣。（發，起也。將猶養也）夷則之月。修法飭刑。選士厲兵。（七月也。飭，正也）詰誅不義。以懷遠方。（懷，柔也）南呂之月。（八月）趣農收聚。毋敢懈怠。無射之月。疾斷有罪。當法勿赦。（九月也。有罪當斷殺勿赦）應鍾之月。陰陽不通。閉而爲多。（十月也。陰閉於上。陽伏在下。故不通）修辨喪紀。審民所終。（審，慎也。終，卒也。修別喪服親疏輕重服制之紀也）

周文王立國八年。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周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也。爲人主也。今王寢疾。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可猶益也。罰及他人。是益吾罪也）〔晉昔〕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無幾何。疾乃止。（止，除）立國五十一年而終。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宋之太史）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必餓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昔熒惑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是昔也熒惑果徙三。〔已下當有舍字。刪之、〕

兵之所自來者上矣。（上，久也。自，從也）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巧者以治。拙者以亂）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夫有以食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矣。〔上食作饐。〕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矣。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矣。兵之不可偃也。譬之

若水火然。（水以燒湯。火以熟食。不可之也。兵以除亂。不可偃也）善用之則爲福。不能用之則爲禍。（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也）不善用藥者亦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義兵除天下之凶殘。解百姓之倒懸。故方之於良藥）故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民之悅之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飢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走，趣也）若強弩之射於深谿也。義兵至。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若，順也）

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由起也。治亂安危之所在也。勿求於他。必反人情。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上人情作於己。〕

衣人以其寒。食人以其飢。飢寒人之大害也。救之大義也。人之困窮多如飢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矣。（得國士也）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行德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爲其君死矣。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陽城，姓。胥渠，名也）處廣門之宦。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廣門，邑名也。宦，小臣也。款，叩也）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通。簡子曰。夫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之。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宦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獲被甲者之首也）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也。〔寄作多。〕〔宦作官。〕

〔害無葬死之死。補之。〕孝子之重其親。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故有葬死之義。葬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重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也。（慮，計也）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無有可利。此之謂重閉。（人不發掘，不見動搖，謂之重閉）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掘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溼。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厚葬人利之，必有此難，故謂之惑也）慈親孝子備之者。得葬之情矣。今世俗大亂。人主愈侈。非葬之心也。非爲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也。侈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以爲陋。不以便死爲故。（故，事）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怠。（重，尊也。怠，懈也）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若之何哉。（厚葬必發掘，故曰其以安之若之何。言不安也）

世之爲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爲宮室。造賓阼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者則不可。夫死者其視萬歲猶一瞚也。人之壽久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爲死者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爲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掘。掘之必大富。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悖，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掘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荊、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失其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上，猶前也）是故大墓無不掘者也。而皆爭爲之。豈不悲哉。堯葬於穀林。通樹之。（通林以爲樹也）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市肆如故，言不煩民）禹葬於會稽。不變

人徒（勉也。言無所興造。不極民也。）是故先王以儉節非死也，非愛其費，非惡其勞，以爲死者也（爲猶慎也。）先王之所惡唯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非必儉也。謂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謂凡愛死人者衆，多厚葬之也。知所以愛之者寡，能益葬者少也。）故宋未亡而東家掘（文公家也。）齊未亡而莊公冢掘（以弗厚家見發。）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攸友，不可不察也。夫愛之而反害之，安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

至忠逆於耳，倒於心（倒亦逆也。）非賢主其孰能聽之（聽，受。）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賢主悅忠言，不肖主反之。）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人時灌之，則惡之（惡其溉之也。）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自伐之精者也（精猶甚。其於自伐其根也。）

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士爲知己者死，故盡力竭智。何患之辭也。）豫讓、公孫弘是已。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智伯知豫讓，故殺之。孟嘗君知公孫弘，故賤之不受折於秦也。）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士不歸之而歸孔墨，故曰不能與之爭士。）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來猶致也。）必自知之然後可（可者可至。）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爲之報，何故豫讓曰：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餓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衆人畜我也，夫衆人畜我者，我亦衆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狐裘，衆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是國士畜我也，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於己也（於猶厚也。）又況於中人乎。孟嘗君爲從（從，縱東曰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不若使人西觀秦。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何暇從以難之（曾不能成從以難秦。）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也。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何如，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暫爲人君，不得意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爲管、商之師（管，管仲。商，商鞅。）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刻，必以其血污其衣，與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曰：寡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觀其色言語，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竊，盜。）掘其谷，得其鈇（谷，坑。）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已則變之，變之者無他，有所尤也。邦之故法，爲甲衮以帛（以帛飾甲。）公息忌謂邦君曰：不若以組。邦君曰：將何所得組？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邦君曰：善。下令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偽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偽，敗。）邦君不悅，於是乎止

無以組，用（以）。邦君有所尤也，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偽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爲組，亦何益。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累猶害也。）凡聽言不可不察（察者精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

書爲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欲以聞所不聞，知所不知故也。）通乎己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情欲之物不爭。）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以之（以，用。）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國之主反此。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極，盡。）聽者自多而不得（自多，自賢。）

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皆患其身之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主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愈危，故榮富非自至，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以濫獲以爲誣。）無功伐而求榮富，詐也（以虛取之爲詐。）詐誣之道，君子不由（由，用。）

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榮，天下譽（譽，樂。）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履，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疲北，夫執一術而百喜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唯孝乎。故論人必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以所重而後及所輕。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貴，貴德，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定，安。）所爲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所爲貴德，爲其近於聖也，所爲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所爲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所爲慈幼，爲其近於弟也。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足猶厭也。）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言盡其類。）詐偽之爲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不可復行。）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務猶事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返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焉，足以霸矣。

賢主愈大愈懼，愈強愈恐（愈，益。）凡大者、小鄰國也，強者、勝其敵也（大者侵削鄰國使小，勝其敵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怨、國雖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惡，安。）故賢主於安思危（安不忘危。）於達思窮（窮不忘窮。）於得思喪（喪，亡也。有得必有失，故思之也。）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曰：寡人之所悅者，勇有力也，不悅爲仁義者，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有道於此，勇有力也。）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本無有殺刺之志也。）夫無其志，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

於勇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愛利之，故賢於勇有力也。）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曰，孔、墨是也。（言當為孔丘、墨翟之德，則得所欲也。）孔丘墨翟無地為君，無官為長。（以德見尊也。以道見敬。）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願其厚己而利己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孔、墨之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得賢於孔、墨。）

武王使人候殷，反報曰，殷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忠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遽告太公。太公曰，其亂至矣，不可以加矣。（加，篤也。）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故必先去。）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固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乎。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同。（不知其賢而用之，故不治，不治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也。長，多也。）故亡國相望。（言不絕也。）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日慎一日，以終其世。譬之若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矣。聖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己也。故周公曰，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勝己，故曰無益我者也。）以為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得可與處也，禮之。諸奉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令亦使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可盡得而用也。）

［舊無上字，上補之。］［讒慝舊作讒慝。］［聲作賢。］［得可作可得。］［賊作價。］

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分，謂仁義禮律殺生與奪之分也。至，至於治也。）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今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人官，（好為臣之官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言力不贍也。）夫人主亦有車，無去其車，則眾善皆盡力竭能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不知乘物而自怙恃，矜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詔亦教也。以，用。）則百官恫擾，（恫，動。擾，亂。）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移在家門。）此亡國之風。（風，化。）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握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轡，正名審分，是治之轡也。故案其實，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察其類，毋使放悖。（放，縱也。悖，亂也。）堯、舜之民不獨義，禹、湯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數，術也。得之得其術也。）桀、紂之民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僻，失其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名，故不得。）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眾有司也；萬物，群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昊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天無所制作物形，而物自成也。）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官得其人，其人任其職，故盡能也。）此之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以其言之當；（君任賢，臣下不敢諫止，而喜輕言，自以其言為當，是以知其言之當。）有以知君之惑，以其言之得。（君任賢而得，所以知其惑也。）君也者，以無當為當，以無得為得者也。當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得臣之。）今之為車者，數官然後成。（輪輿轅軸，各自有材，故曰數官然後成也。）夫國豈特為車哉，眾智眾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也。（方，道也。）思慮自傷也，（思慮勞神則傷也。）智差自亡也，（用智過差，情欲以自亡。）奮能自殃也。（奮，矜。）凡姦邪險陂之人也必

［故作敗，下皆同。］

有因，何因？因主之為。（因循隨也。）人主好以己為，（己所好，欲則為也。）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得其阿主之心。）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也。

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人主以好為示能，（以能示眾。）以好唱自奮，（奮，矜。）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大臣匡君，盡思竭忠，退思補過。此以聽從取容，無有正君者，君當自正耳。是為代有司為有司。）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也。（後隨，隨後也。不爭取容之業也。）君臣不定，（君不君，臣不臣，故不定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君自謂智而巧，故愚拙者從之請也。）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未能盡知，所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附，益。）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為，（因循任法，不敢為也。）責而不詔，（責臣成功，不言有所教詔。）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寶。（以不知為道，道所因循自然之性，故以不可奈何為寶也。不逆戾。）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用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庖人則伊尹，釣者則呂尚，仇人則管夷吾，僕虜則百里奚也。非阿私近之也，用其以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也，故曰不得不然也。）

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管，鍵也。）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剄而投之溪水。（剄，殺也。投，棄也。）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剄而投之溪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為之用也。）亡國之主，多以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所託而不可食。威亦然矣，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民則民。）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災，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莊公以為造父不過也。顏闔曰，其馬將敗。少頃，東野稷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過，責也。識，知也。）數為任而罪不勝。（不能勝其所任者而罰。）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偽繼矣。知則上又從而罪之。（罪其偽也。）是以罪召罪也。（召，致。）故禮煩則不莊，業眾則無功，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不用，而身為戮。

凡使賢不肖異，使不肖以賞罰，（不肖者貪生畏死，則可使也矣。）使賢以義。（賢者義所在，死生一也。）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以義，必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為用也。

凡人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精氣鬱也。鬱滯不暢。故水鬱則爲汚，水流不流曰汚。樹鬱則爲蠹，蠹，蟲蝕。草鬱則爲蓄，蓄，積。國亦有鬱，主總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生矣。叢，聚。故聖人貴豪士與忠臣也，兩作開。齊，注上同。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

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鄒也不我愛也。厥，簡子家臣也。鄒，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鄒之諫我也，尹鄒，亦家臣。喜賈我於人中。賈，正。必使我醜，尹鄒對曰：厥也愛君之醜，愛，惜。而不愛君之過也，鄒也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也。不賈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變，改。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刻，嚴。人主執民之命，執名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亡國之主必驕，必自智，必輕物，自信有過人智。故輕物，物，人也。驕則簡士，簡，略。自智則專獨，不容忠良。輕物則無備。備曰：無備而官府空虛。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雍塞，士不言規。故雍塞無聞知。欲無雍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尊賢，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君人之大經也。經，道。

趙簡子沈樂徵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樂徵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樂徵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樂徵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樂徵未嘗進一人。是長吾過而絕吾善也。所得者皆過也，所不聞乃善。故，謂作觀。趙簡子能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可與爲直，而不可與爲枉，此三代之盛教也。

吳起行，魏武侯自送之，曰：先生將何以治西河？對曰：以忠以信，以勇以敢。武侯曰：安忠？曰：忠君，盡忠於君。安信？曰：信民，信於民。安勇？曰：勇去不肖，勇於去不肖也。安敢？曰：敢用賢，用賢無疑。武侯曰：四者足矣。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者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賢主之所患，患人博聞辯言而似通者。通，達。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似之物，此惑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慮則知之。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原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自，從。是疑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欲聞己枉。所惡，惡聞直言也。直言何從來至？

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能意，姓也。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污君，今身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宅，居也。惡，安也。若能意者，使讓乎論主之側，亦必不阿主。阿，曲。不阿主，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

荊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矰，弋射矢也。以田於雲夢，田，獵也。雲夢，楚澤也。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芽年不聽朝。淫，惑。保申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保，大保。申，名。今王之罪當笞，王曰：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諾。引席，王伏，保申束細荊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遂，猶致之。保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起出請死，文王曰：此不殺之過也。保申何罪，王乃變更，召保申，殺茹黃之狗，折宛路之矰，放丹之姬，務治荊國，荊國三十九年，荊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之力也，梅官之功也。

齊宣王好射，悅人之謂己能用彊弓。彊，有力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獻引之，中開而止。開，開弓弦。至中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弗王其孰能用是。宣王終身自以爲用九石，世不悲哉。傷其自誣而不知實。非直士其孰不阿主，故亂國之主，患在乎用三石爲九石。力不足而自以爲有餘也。其功錄其治理皆亦如之。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唯直士能正言。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舉，糾正也。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有戒慎之鞀。欲戒者搖鞀鼓也。猶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揜蔽之道，奚由自知哉？荊成、齊莊不自知而殺，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故敗莫大於不自知。范氏之亡也，范氏，晉卿。百姓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況然有音，恐人之聞之而奪己也，遽揜其耳。惡人之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爲人主而惡聞其過，亦由此。此亦揜其耳之類也。

荊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遺，失。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事君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人主也，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敗，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牧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

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爲宮室必任巧匠，奚故？何。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也，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特，猶直也。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就，成。不知規矩準繩，而責巧匠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人主之不通乎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之，則不能，任賢者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傷，敗。國家之所以危，危，亡。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危之，以其地封而天下莫不悅，以其財賞而天下皆說勸。說，勸，通。乎用非其有也。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傷，病。公曰：天寒乎哉？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紐，君則不寒，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公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也，而令能之，願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舉，用。夫民未有見焉。未見其善。今將令人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如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也，可謂知君道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

韓子　三略　新語　賈子

韓子

十過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脅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辯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亟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愎寡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說難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母病。人聞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歸。君曰。孝哉。爲母故犯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駕吾車。又嘗啖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

移於初也。而前所以見賢。後獲罪者。人主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而加疏。

解老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然則數變業其民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則之變業。故以理觀之。非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戚其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說林上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樂羊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贅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之以歸。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以不忍而與之。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使傅子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書無巴字。補之。下巳同。）

觀行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閼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補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強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強而無術法。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婁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婁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

用人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奚仲不能成一輪。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則萬不失也。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而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伎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

穆、迎人心、雖賢、智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伎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迫而成名、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爵之令、故曰明主、

大體

古之全大體者、蓋天地、覆江海、因山谷、日月照、四時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心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周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守成理、因自然、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上不天則下不地、覆載、大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勿、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措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志、下無伏辱之患、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本書下心作私。）（忠作都。）（毋書作取。改之。）

外儲說左上

文公反國、至河、令蹇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文公曰、咎氏不欲寡人之反國耶、對曰、蹇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也、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驚也、而況於君乎、再拜而辭、文公止之、乃解左驂而盟於河、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可以疾風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駕車往視風而罷虞人、

（書無真勢字。加之。）

曾子妻之市、其子隨而泣、其母曰、汝還、顧反、爲汝殺彘、妻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其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也、曾子曰、嬰兒者、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之者也、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殺彘、

（道作遂。）

外儲說左下

文王伐崇、至黃鳳城而讙繁解、左右顧無可令結繁、文王自結之、太公曰、君何爲自結繁、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者也、

解狐與邢伯柳爲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爲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讎、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爲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晨日、

（書無勢字。加之。）

難勢

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銜、以刑罰爲轅策、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遠致速、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民之王良也、

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舉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受賞、而不望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姦劫弑臣

凡姦臣者、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則相是也、取舍異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同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取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適退羣臣者也、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非有參驗以審之、必將以羣之合已、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於上、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令以致其力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蔽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明燭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也、

三略

夫主將之法、務在於攬英雄之心、攬、持也、持賞祿有功、通志於衆、凡爲人主要在聽衆智不遺下、故成也、故與衆同好惡、成與衆同惡、隱不傾、治國安家、得人者也、人謂賢人也、伊尹、杜而、湯、隆、言成到而興興、亡國破家、失人者也、微子去而殷滅、伍員奔而楚亡、是以明君賢臣、屈己而申人、夫用兵之要、在於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其死、故祿賞不愛財、賞功不逾時、則下力并而敵國削矣、用人之道、貴之以爵、贈之以財、則士自來、昌曰、何以案人曰財、接之以禮、厲之以辭、崇禮士之體、厲士以見危授命之辭、則士死之、

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雖士如此、乃可加兵於敵也、昔者、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饌一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逆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

軍井未遂、將不言渴、遂、徹也、軍幕未辦、將不言倦、冬不服裘、夏不操扇、與衆同也、是謂禮將、是謂達器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將與士同勝負、共安危、衆知一體而不可離也、可用而不可疲、不疲者以主恩養之、致萬人、爲堅邦隅、以致樂毅是也、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推此之樂幕而施恩於人、皆忠恕之道、將士用力、故日益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

人。故兵爲天下雄。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振。所得賢則敵國畏臨而懼惕也。賢者所適。衆作增。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驅。將者國之命。將能制勝。國家安定。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遇同則功臣倦。將專己則下歸咎。將自臧則下少功。臧。善。將受讒則下有離心。將貪財則姦不禁。上貪則下效也。將內廟則士卒喜。內廟。愛妾也。將有一則衆不服。內相親以下。將犯此一條。則衆不服。以其偏主也。有二則軍無式。式。法也。有三則軍乖。背有四則禍及國。衆惡敗則國亡。故曰禍及國也。罕無財則士不來。軍無賞則士不往。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衆賢材士所求則歸。死。故曰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則士不止。賞而後悔者。則士不使。禮賞不悔。則士爭死矣。

將不得專。作將在自專。

姦雄相稱。鄰敵主朋。毀譽並興。塞塞主聽。各阿所私。令主失忠。故主察其官。乃覩其萌。主聽惑。作亂。故之。本書皆作亂。主任衆謀。萬事乃理。主聽嚴穴。士乃得實。故博取諸聽道典。四時至。國既詐其。得於之實也。軍勢曰。出軍行師。將不得專。進退由內御之。則功難成。凡軍出軍。不宜命於內。宜命則軍離。無成則士不用命。士不用命則功不成。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持天下之危。故天下樂安之。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天下樂安而安樂之。能教天下之禍者。則得天下之福。除天下禍。故天下樂而安之。故澤及人民。則賢歸之。惠澤治。人民和。則賢者至。澤及昆蟲。則聖歸之。萬物得其所。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賢者之政。降人以禮。禮服道化。禮以道化。禮以道化。天下和。故曰降人以禮者也。聖人之政。降人以心。心服教令。故降人以心也。禮降可以國始。禮服道化者。可與謀始也。心降可以保終。心服道化。天下和。故可保終也。降禮

禮作體。下禮之禮及註同。

以體。降心以心。

釋近而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而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亡。不修德而務廣地。故曰務廣地者亡也。務廣德者強也。務廣德者。強。強之道也。廣其德。亡國者無善政。廣德者其下正。若德廣於上。則免庶正於下也。廢一善。則衆善疲。賞一惡。則衆惡多。善者得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到矣。一令逆者則百令失。令者木長作士。一逆。民不從。故百令皆廢也。一惡施者則百惡結。一惡得施。則百惡結。惡結則相從也。故令施於順民。暴加於凶人。教令施於順化之民。刑暴加於凶逆之人。則令行而不怨。軍下用親夷。教令當。則民悅之。親附之也。有清白之志者。不可以威刑脅。委曲。學子曼也。故明君求臣。必視其所以爲人。有而致焉。視其爲人所執之。致清白之士。惰其體。四時穴居不思於革命之主。太子倫聞事而降其節。致守節之士。惰其道。不可以非道屈也。而後士可致而名可保。保。全也。

令作道。取作免。相作所。

聖王之用兵也。非好樂之。將以誅暴討亂。夫以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滅焚火。隨不測而猜欲盡。其克之必也。所以必優遊恬佚者何。傷人物。兵者凶器。明者危事。相殺傷之道。故不易爲也。是天道也。天道樂生也。夫人之有道。若魚之有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人失道而亡。得道而存也。故君人者。投權而不敢失道。

是章本書屬詩章。

寶璽內則邪臣外。舜事堯南。湯事伊尹。不仁者遠。不肖者在朝。則衆邪外舞矣。邪臣內則賢臣蔽。賢臣蔽。賢臣用而佞者蔽。故曰蔽。內外失宜。亂傳世。內外之宜。爲子孫。故曰傳世也。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進賢者福流子孫。者殃及子孫。進賢者福流子孫。子孫福。

是章亦屬詩章。

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民乃慕澤。慕思君之慕澤也。去一利萬。政乃不亂。刑以止刑。殺以止殺。政得其所。亂無由生也。

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故曰世世流子孫也。

妬賢者名不全。青鳳消妬。自死於白木。故曰名不全也。故君子急於求賢而美名章矣。

新語　陸賈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爲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昔者、堯以仁義爲巢。舜以稷、契爲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處宴安之臺。承克讓之塗。德配天地。光被八極。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人也。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李斯、趙高爲杖。故有頓仆跌傷之禍。何者。所任者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智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秦邪合心。以傾一君。國危民失。不亦宜乎。

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護敬。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故無爲者、乃有爲者也。秦始皇設刑法。爲車裂之誅。築長城以備胡越。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愈煩。下愈亂。法愈秦。奸愈縱。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舉措大秦。刑罰大繁故也。

君子尙寬舒以褰其身。行身中和。以致疏遠。民長其風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逆其政。民不罰而畏。不賞而勸。漸漬於道德而被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所以誅暴也。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此寧畏法教而爲之者哉。故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化使其然也。故近河之地澤。而近山之木長者。以類相及也。高山出雲。丘阜生氣。四瀆東流。百川無西行者。小象大而少從多也。

夫南面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則者也。舉措動作。不可以失法度。故上之化下。由風之靡草也。王者尙武於朝。則農夫纖甲兵於田。故君子之御下也。民春慰之以儉。騰淫者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賊。讓行而爭路者也。故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令人視之哉。亦取之於身而已矣。非口毀譽。浮石沈木。羣邪相抑。以直爲曲。以白爲黑。曲直之異形。白黑之殊色。天下之易見也。然而目繇心惑者。衆邪誤之。

秦二世之時。趙高獻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爲獻鹿。高曰。馬也。於是乃問羣臣。羣臣半言馬。半言鹿。當此時。秦王不敢信其直目而從邪臣之言。鹿與馬之異形。乃衆人之所知也。然不能別其是非。況於闇昧之事乎。

人有與曾子同姓名者殺人。有人告曾子母曰。參乃殺人。母方織如故。有頃。人復告之。若是者三。曾

（墨作安。）子毋投杼踰垣而去。夫流言之並至，衆人之所是非，雖賢智不敢自舉，況凡人乎。

贅美者以通爲貴，才良者以顯爲大。榱桷豫章，天下之名木也，生深山之中，谿谷之旁，立則爲衆木之珍，仆則爲世用。因江河之道而達于京師，因斧斤之功得舒其文色，上則備帝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而得以備器械，及其反於山陵之阻，隔於九派之間，仆於壑溝之涂，頓於窮窕之谿，廣者無舟車之道，狹者無徒步之蹊，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當斯之時，尚不如道傍之枯楊，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材器制斷，規矩度量，賢者補朽，短者接長，大者治榱，小者治桷，彼則枯槁而遠棄，此則爲宗廟之瑚璉者，通與不通也。人亦猶此。（珍作宗。而作不。民作榱。）

夫窮澤之民，懷犢接耜之士，或懷小鞠之能，有禹、皋陶之美，然身不容於世，無紹介通之者也。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能，然身在尊重之處，輔之者強而飾之衆也。（紹原作代。改之。）

夫欲富國強威，闢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建功興譽，垂名烈，流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千乘之衆，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存乎身，名不顯於世者，統理之非也。

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德者衆歸之，恃刑者民畏之，歸之則充其側，畏之則去其城。故殺刑者不厭輕，爲德者不厭重。行刑不息，薄布實不息，厚所以親近而致遠也。夫刑重者則心煩，導衆者則身勞。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迸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爲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者無人，亭落者無吏，鄉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雞不夜鳴，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在朝忠於君，在家孝於親。於是雖不言而信，誠不怒而威，行豈待堅甲利兵深牢刻令，朝夕切切而後行哉。（雖作鳥。牢作牢。）

昔者晉厲、齊莊、楚靈、宋襄，乘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蹂諸侯，外驅敵國，內刻百姓，鄰國之讎結於外，羣臣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統，繼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之戰，三君殺於臣之手，皆輕師尚威，以致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三君強其威而失其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遠作他。）

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禹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漁薪採之饒，刻桷丹楹，眩曜曆眩。收民十二之稅，不足以供邪曲之欲，繕不足以快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力疲於不急，上困於川，下饑於食，於是爲齊、衛、陳、宋所伐，質臣出邪臣亂，子殺殺，魯國危也。故爲威不強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莊公之謂也。（是作川之二字。）（可利之可作一。）

治以道德爲上，行以仁義爲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繼，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道者尊，貧而有義者榮。夫酒池可以運舟，糟丘可以遠望，豈貴於財哉，統四海之權，主九州之衆，豈弱於武力哉。然功不能自存而威不能自守，非貧弱也，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下也。故察於利而惑於道者，

衆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行而慎於言，所廣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博璧玉，聚珠璣，服名寶，戲珍怪，玉斗酌酒，金鼎刻鏤，所以夸小人之目者也。高臺百仞，金城文畫，所以疲百姓之力者也。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惡衣服而勤仁義，不損其行以好其容，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不事之功，家不藏不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璧玉珠璣不御於上，則玩好之物弃於下。琱琢刻畫之類不納於君，則淫伎曲巧絕於下。夫釋農桑之事，入山海，採珠璣，捕翡翠，消筋力，散布帛，以極耳目之好，快淫侈之心，豈不謬哉。

君明於德，可以及於遠，臣篤於義，可以至於大。何以言之？昔湯以七十里之封，升帝王之位，周公自立三公之官，比德於五帝三王。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故安危之效，吉凶之符，豈出於身存亡之道，成敗之事，一起於善行。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

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屈申不可以失法，動作不可以離度，謬誤出口，則亂及萬里之外，何況刑無辜於獄而誅無辜於市哉。故世衰道失，非天之所爲也，乃君國者有以取之。惡政生惡氣，惡氣生災異，蝗蟲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變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蝗蟲生於野。

夫善道存乎心，無遠而不至也。惡行著乎己，雖近而不去也。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而至，麟鳳白雉，草澤而應。殷紂無道，微子弃骨肉而亡，行善者則百姓悅，行惡者則子孫怨。是以明者可以致遠，否者以失近。（心作身。）（遠作他。）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遠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是以君子博思而廣聽，進退順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採擇欲謹，學問欲博，而行己欲敦。見邪而知其直，見華而知其實，目不淫於炫燿之色，耳不亂於阿諛之辭，雖利之以齊、魯之富，而志不移，誘之以王喬、赤松之道，而行不易。然後能壹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也。凡人則不然，目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故多弃其所長而求其所短，不得其所無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知艾陵之可以取勝，而不知檇李之可以破亡也。故事或見可利而喪萬機，取壹隅而致百禍。聖人因變而立功，由異而致太平。堯、舜承蚩尤之失而思欽明之道，君子見惡於外，則知變於內矣。今之爲君者，則不然。治不以五帝之術，則曰今之世不可以道治也。爲臣者不師稷、契，則曰今之民不可以仁正義也。爲子者不執曾、閔之質，朝夕不休，而曰家人不和也。學者不操回、賜之精，晝夜不懈，而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於庶人，未有不法聖道而師賢者也。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言無聖賢以治之也。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者在朝而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

遂作因。多勇士。仲尼之門多道德。文王之朝多賢良。桀王之庭多不詳。故善者必有所主而至。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夫善惡不空作。禍福不徒生。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矣。

賈子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墻薄垣壞。繕上所下有以字。薄頓裂。器薄而毀。酒薄而酸。夫薄而可以嘖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者民施教教也。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

賈誼

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而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誦之而不行其罪。是法廢而威不立也。誦而行其誅。則脆害盭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懸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昔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心腹之積皆盡。

鮑書本書作惠字。

鄭穆公食不素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猶子。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也。故以鄭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脅。穆公死。鄭之百姓若失慈父。四境之鄰於鄭者。士民向方而遊哭。翠懸無音。期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鷹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而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萬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冠以示有勇。國人大駭。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必爲禍。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生何也。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世主未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以然。忙忙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懸然先達於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醫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與晉人戰。大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王喟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也。而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莊王服大國。義從諸侯。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此之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者也。昔宋昭公出亡。至乎境。喟然歎曰。嗚呼。吾知所

政下有也字。

以亡失矣。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內外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登學道而昔歸之。二年而美聞。宋人迎而復之。卒爲賢君。蓋爲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亡。此後醒者也。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殺貴。諫臣誅逐。數治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君出走。至於郢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漬酒。曰。吾飢而欲食。御進殷脯。梁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子知寡人之亡也。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不以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顧諫。恐先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君曰。吾所以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不知也。君之所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笑曰。嗟。賢故若是苦耶。遂徒行而逃於山中。飢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代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寤所以存亡。此不醒者也。

梁大夫有宋就者。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梁之邊亭劬力而數獲其瓜。瓜美。楚人竊而希灌其瓜。瓜惡。楚令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怒梁亭之賢己。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蔣焦者矣。宋就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其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王聞之。悅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故梁、楚之驩。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蔣焦者矣。

霍王使者之楚。王欲夸之。故饗客於章華之臺。上者三休。乃至其上。楚王曰。霍國亦有此臺乎。使者對曰。不。霍寡國也。惡見此臺。霍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茅茨弗剪。采椽不刮。然且霍王猶以爲作之者大逸。居之者大逸。霍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焉。

賈菲作茨。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智足以爲原泉。行足以爲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智足以爲鬼神。行足以爲輔助。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而退守之。君有難則能死之。職之所守。君不以阿私託者。大臣也。修身正行。不作於鄉曲。道路談說。不作於朝廷。執戟居前。能果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死持之。慈悌有愛色。不勤聰。從者。侍御也。柔色偃僂。唯諛之行。職言之聽。以暱昵之閒。事君者。廝役也。故興師爲國者帝。興力爲國者王。興大臣爲國者霸。與左右爲國者強。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爲國者。亡可立而待。聞之於敵民無不爲本也。國以爲本。君以爲本。吏以爲本。故國以民爲安危。君以民爲威侮。吏以民爲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爲本也。民無不爲命也。國以爲命。君以爲命。吏以爲命。故國以民爲存亡。君以民爲盲明。吏以民爲暨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爲命也。民無不爲功也。故國以爲功。君以爲功。吏以

（必爾之本，伊必失紀之本。）

爲功，故國以民爲興壞，君以民爲強弱，吏以民爲能否，此之謂民無不爲功也。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而至於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矣。道也者，福之本也，祥也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禍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矣。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也必不順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而桀自謂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故君子之貴也，與民以國，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

若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吏之罪也。吏之不善，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爲人君者，出其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影。

猶澤有枯水，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人。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士，吏功見於治民。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是以湯以桀之亂民爲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爲強。

周武王問孫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奈何？孫子對曰：攻守戰勝同道，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治，刑仁於人者，謂之文誅矣。故三文行於政，立於治，陳於行，其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於今，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爲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壽則不在天乎？孫子對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無軍兵之事，民不私相殺，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而民無夭竭之誅，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腐疾，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興賢良以禁邪惡，賢人必用，不肖人不作，則民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王曰：受命矣。

（財作關。天地作大通。）

殷湯放桀，武王殺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爲人臣而放其君，爲人下而殺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長有天下者，以其爲天下明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以其後世之隱也。

（無以其後世之五字。）

（舊無和字，補之。）

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傳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也審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一

淮南子

原道

夫道者覆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故遍於道者，萬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衆不害也。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能與之爭。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釣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峻峻。）策筴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聞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修道理之數，內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

本經

凡人之性，心平欲得則樂，歌舞節則禽獸跳矣。有憂則悲哀，有所侵犯則怒，怒則有所釋憾矣。故鐘鼓管簫，所以飾喜也；衰絰苴杖，（絰，麻。）所以飾哀也；金鼓鈇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內，乃爲之文。古者聖王在上，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父慈子孝，兄良弟順，天下和治，人得其願。故聖人爲之作禮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會，計。）居者

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賢妻鬻子以給上求、猶不能贍其用、憂夫悲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意、乃始爲之擅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則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盡其力、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矣、夫三年之喪、非強引而致之也、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弛、晚世風流俗敗、嗜欲多而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胷、思心盡亡、被衰戴絰、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矣、古者、天子一畿、千里爲畿、諸侯一同、百里爲同、各守其分地、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暴虐萬民、亂政犯禁者、乃舉兵而伐之、殺其君、易其黨、卜其子孫以代之、天子不滅同姓、諸侯不滅子、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而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而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馬牛、繫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徙人之重寶、流血千里、暴骸滿野、以嗜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爲主也、故兵者所以討暴也、非所以爲暴也、樂者所以致和也、非所以爲淫也、喪者所以盡哀也、非所以爲僞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爲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爲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爲本、本立而道行、本僞而道廢矣、

主術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登動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傅喻道、口能言而行人辭辭、足能行而相者前導、耳能聽而執政者進諫、是故處無失策、舉無遺事、言成文章、而行爲儀表於天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露醜穢、不爲賞罰喜怒、事由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冕、冠也、旒旒、冕前珠飾也、黈纊充耳、所以揜聰、黈纊、所以塞耳、天子外屏、所以自障也、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近、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小、目妄視則淫、耳妄聞則惑、口妄言則亂、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

夫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可用也、不棄其位、其言可行也、不責其辯、闇主則不然、信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招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亦遠矣、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觚舟浮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原馬服駿駒、原、關名、在益州西南、出千里馬、駿駒、野馬、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出險阻、由此觀之、則人智之於物淺矣、而欲以招海內、存萬方、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遠矣、故智不足以爲治、勇不足以爲强、則人才不足以任明矣、然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濕、闔門重鬟、以避奸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然天下之物、無所不通者、其灌輸者大而料酌者衆也、是故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守也、

主道仰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處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者也、臣道方者、論是處當、爲事先唱、守職分明、以立成功者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得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而馬良、中工可以追逐、是故聖人之舉事也、量能揆道理之數、說自然之性、以曲爲直、以詘爲伸、載、未審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賢主之用人、猶巧匠制木、大小脩短、皆得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殊形異材、莫不可得而用也、天下之物、莫因於奚毒、奚毒、附子、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竹木草莽之材、猶有不棄者、而又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而鄉邑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譬之上山也、大獐不能跂也、及其下也、牧豎能追之、才有脩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大重、有任百而尚輕、是故靠於豪氂之計者、必通天地之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事之舉、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捕鼠也、今人之才、有欲平九州、從方外、存危國、而乃資之以閭閻之禮、人事之間、或佞巧小具、脩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鬊毛而以刀伐木也、皆失其宜矣、

人主之賦斂於人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民饒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非不麗也、然民無窟室狹廬、窟室、土室、則明主不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無糟糠菽粟、則明主不甘也、匡牀衽席、非不寧也、然而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則明主不安也、故古之君人者、甚惜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豐穀登、乃始懸鐘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故古之爲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所以效喜也、衰絰菅屨、所以愉哀也、此皆有充於內而成象於外者也、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求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專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勤財匱、君臣相疾、而乃始擅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由貫介冑而入廟、被綺羅而從軍也、失樂之所由生矣、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君人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各因其宜、所以應時脩備、富利國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非能日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爲主者、不忘乎欲利之也、故變爲善而衆善至、桀爲非而衆非來矣、

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堯、舜欲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有戒慎之銘、過若蹇蹇而既已備之矣、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戒戒懍懍、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武王克殷、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無故無新、唯賢之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委然若其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

人之志大矣。文王周觀得失。偏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之於明堂。由是觀之。則聖人之智固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機。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萇弘。（萇弘。周敬王之大臣。聰天下鬼方之術也。）勇服孟賁。（孟賁。衛人。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以少矣。其所事者又多。故動而必辱矣。

繆稱

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治猶理也。節猶事也。以體喻也。）故其心治者。枝體相遺。（遺。忘。其居伸各。）國治者。君臣相忘也。（各稱其所。無所思慮。）

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居殊矣。

凡人各寶其所悅而悅其所快。世莫不舉賢。（其所悅者。人無不舉賢。已同者以爲賢也。）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也。求同于己者。（遁。失。）己未必賢。而求與己同者也。而欲得賢。亦不幾矣。（幾。近也。）

其所行之快性。作其性之快。（註人所上有凡字。）

齊俗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拯。舉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矣。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不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逸乘。聖人不以爲民俗也。

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濁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夫縱欲而失性。動未皆正也。以治身則失。以治國則敗。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

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聞哭者而笑。何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虛者。無所載於哀樂。）故水激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測矣。四海九州服矣。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謂是與所謂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孰是孰非。客有見人於季子者。（季子。子賤也。）客出。季子曰。子之所見客。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僞也。（僞。慢。）談語而不稱師。是逆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客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逆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客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見之異也。故趣舍合則言忠而益親。身疏則謀當而見疑也。親毋爲其子治扢禿。血流至耳。見者以爲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

羊如豚。所居高也。覽面於盤水則圓。於杯水卽橢。面形不變其故。有所間、有所橢者。所自觀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觀我者乎。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爲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踏鍤。（長脛以踏鍤者使入深。）彊脊者使之負土。（脊彊者任負土也。）眇者使之准。偃者使之塗。（塗。塗地固其傍也。）各有所以。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槃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懸之乎權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準之平。）何則。人材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夫待要褭飛兎而御之。（要褭。古之善御者。一日萬里也。）則世莫乘車。待西施絡葛而爲妃。（西施絡葛。古好女也。）則終身不家矣。然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遂用之也。

治國之道。上無苟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揚以高。（揚。舉。）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遽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調文者遽於煩繞以爲慧。爭爲詭辯。久稽而不決。無益於治。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道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奸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成荊。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詐僞。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以清爲濁。人失其情。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隸。不足倫之。夫乘奇技爲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脩理。不爲苟得者。不免乎饑渴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猶發其源而壅其流也。且夫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綦組。害女功者也。農事廢。業饑之本也。女功不糴。寒之源也。饑寒並至。而能無犯令干誅者。古今未之聞也。故江河決流。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者先。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人溺。尚猶哀之。況親戚乎。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卽讓。不足卽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火。莫不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隆則欲省。求贍則爭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奸。而刑不能禁也。（脩作。）

道應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惠王。魏惠王。惠子。惠施也。）已成。王甚悅之。以示翟煎。翟煎曰。善。王曰。可行耶。煎曰。不可。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在禮。不在文辭。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

（書上有以字・去之・）趙襄子使攻翟而勝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幸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滅・）飄風暴風日中不須臾。（飄風不終日・）今趙氏之德行無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

（著作以王二字・）齊王后死。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悅。遂重薛公。故人主之嗜慾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君子・作仁一字・下同・）宓子治單父。三年。（宓子・子賤也・）而巫馬期。（巫馬期・孔子弟子也・）往觀化焉。（微視之・）見夜漁者得魚則釋之。問焉。漁者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人聞行若有殺刑在其側者。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嘗曰。誠於此者形於彼。宓子必行此術也。

汜論

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則可以正治矣。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聖人作法而萬民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以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度。必有猶聞之聽。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也。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今儒、墨稱三代文、武。而不行也。是言其所不行也。（言最之所言・今皆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不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精而無補於主。今夫圉工好畫鬼魅而憎圉狗馬。鬼魅無信驗。而狗馬切於前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主不行。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

今謂彊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如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萬乘之國無破亡者矣。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就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宜室。而不反其過。而悔其不殺文王於羑里。皆試處強大之勢。而怪道德之論。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慮乎。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非能豫。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諸乎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即必或繼（書脫說山字・加之・）

之者矣。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著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強大而終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而反益已之所以亡者。趨亡之道也。

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或易爲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趣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治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觀而留志也。

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唯堯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也。故狼者類智。而非智也。（狼・惡也・）愚者類君子。而非君子也。戇者類勇。而非勇也。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也。美之與丑也。則論人易矣。

天下莫易於爲善。而莫難於爲不善。所謂爲善者。靜而無爲也。所謂爲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通情辭餘。無所誘慕。怡性保眞。無變於己。故曰。爲善者易也。越城郭。踰險塞。堙殺矯礙。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也。今人之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欲無厭。不修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今夫陳卒設兵而相當。將施令曰。斬首者拜爵。而曲橈者要斬。然而隊伯之卒。皆不能前逐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有人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恐。自投水中。非不貪生而畏死。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猶此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不并。非其有不索也。恒守而不淫。常盧而易足。今夫溺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淵底。故人心猶此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蔽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

說山

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釋道而任智者必危。弃數而用材者必困。有以欲多亡者。未有以無欲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失者也。故智不足以免患。慮不足以至於失事。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厚。得之不薄。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不德。所殺者不怨。則近於道矣。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則所有者亡矣。恪其所有。則所欲者至矣。故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也。以待敵之可奪也。舜脩之縣山而堯內從。文王脩之岐周。而天下移。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脩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乎。故羈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爲物。不損則益。（動者爲也・）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險者危難不可行・）道之者危。

說山

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梓。而下致船。上言若彝。下言若綸。上有一拳。下有二拳。上有三

殺。下有九殺。黃殺皆喻微也。傳曰。上之所好。下尤甚焉。故有九殺也。

人間

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突也。蟄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莫蹶於山。而蹶於垤。蹶。顛。垤。蟻封也。是故人者智輕小者。易微事。是以多悔。忠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惟。惟。劇。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夫之巧。猶不能生也。俞夫。黃帝時醫。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材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繆伯。晉大夫。鼓。北鼓。魏閔偏曰。鼓之嗇夫則偏知之。魏閔偏。晉大夫。請無疲武丈夫而鼓可得也。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取。繆伯曰。閔偏為人佞而不仁。若使閔偏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

秦族

聖王在上位。鄭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寃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憲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外事矣。大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為食駿馬之傷也。飲之美酒。以其死力報。非勞之所賞也。賞。勞也。季子治郟。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田漁皆讓長。長者得多。而班白不負戴。班白。髮。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堅者。智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人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行者。精誠也。故智雖彊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有精氣所與之。故總道以被民。而民不從。誠心弗施也。

天地四時。非生萬物者。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胡因循則大變化。而弘偉則小。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班。因其好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事室家。樂妻子。教之以孝。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鶉以明貴賤。鄉飲習射。以明長幼。時蒐振旅。以習用兵。蒐。獮車。入學率序。以脩人倫。此皆人所有於性。而聖人所匠成也。

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廣譽。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墨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百

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鏤皮革。被刑流血。至難也。然越人為之。以求榮也。越人以斷髮刺其皮膚為文。聖王在位。明好惡以示人。經。辟舉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流血之患。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措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熙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貫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趣。背貪鄙而向義理。於其以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應。今使愚教智。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者。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大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也。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申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興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觀行者於其終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趨行跱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垂吠。鵝之夜鳴。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為。勇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為之本。而後可立也。智能跱馳。百事並作。聖人以仁義為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不中者謂之小人。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嫉害之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闢矣。以積土山之為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書。則聞識必博矣。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因。故小快害義。小惠害道。小辯害治。苛峭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遵。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德樸素。故民無慝。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家老、異粗而食之。殊器而烹之。子婦跣而上堂。跪而酌羹。非不貴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媒納而取婦。紱纓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可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告。於以禁奸。非不輟也。然而不可行者。為傷和睦之心。而搆仇讎之怨也。故事有變。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繫不足以為便。而所關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穢。患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不可以為法也。故仁智、人材之美者也。所謂智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三代之所以昌也。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鬚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伎藝能技。三材也。巧文辯辭。四材也。彊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走先雖馬。趨也。趨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齊王建任用后勝之計。不卜淳于越之言。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惠純巧。

不免於亂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二

鹽鐵論　新序

鹽鐵論

行遠道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故賢士之立功成名，因於資而假物者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搆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爲專屋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君之銅鐵以爲金鍾大鐘，而不能自爲登鼎槃杅，無其用也。君子能因人主之政朝以和百姓，潤桑麻，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澤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本書或作正。

自爲登鼎槃杅，無其用也。

食鹽爲。

烏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聖賢不能正不食善言之君。故桀有關龍逢而夏亡，紂有三仁而商滅。故不患無與吾、由余之論，患無桓、穆之聽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遇，屈原放逐於楚國也。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此所以直而不見從，行不得合者也。

不得作而不。

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也。聖人假法以威教，教威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罪，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罪矢也。不盡不止矣。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罻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邵、楷之僞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鳥獸。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

爲之作爲者。

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徙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乎？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故富民易與適禮。

古者政得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行修於內，聲聞于外，爲之於下，飄應于天。周公在上而天下太平，國無夭傷，歲無荒年。當此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熟。今不省其所以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死殍，不知收也。狗彘食人食，不知斂也。爲民父母，見饑而死，則曰，非我，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飢寒之患，能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

禮下有衍字。

敛作斂。

王者崇禮施德，尚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之蠻貊，不可弃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獻見者，懷天子之威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宜設明堂辟廱以示之，揚干戚，昭雅頌以風之。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奇蟲不畜之獸、角抵之戲、炫燿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之待遠方殊也。昔周公處旒纊以交卑士，執禮德以下天下，故辭越裳之贄，見恭敬之禮也。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升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貪財狄鞮來觀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驩驛駝駝，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昆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而昭盛德也。隋和、世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唯賢臣良相，不在戎馬珍怪也。是以聖王以賢爲寶，不以珠玉爲寶。昔晏子修之檉廟之側，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益於存亡矣。

充下舊有以字，刪之。

海作宥。

天寒乎哉云云七字作天寒乎哉。

哉作何。

不寒作哉。

衛靈公當隆冬興衆穿池，海春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乎哉，寒乎哉，海春曰，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飢。故餘粱肉者，難爲言隱約。處逸樂者，難爲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溼者之痛也。駕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旦無暮稱貸者之急也。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擔步行者之勞也。匡牀蔣席、侍御滿側者，不知服輅幹船、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輕煖、處溫室、載安車者，不知乘長城、眺胡代、向濟風者危寒也。

擅伸眶。妻子好合、子孫保之者、不知老母之憔悴、匹婦之悲慎也、耳聽五音、目視五色、優者不知衆流矢、推敵方外之死亡也、東向仗几振筆而調文者、不知木索之急、鑕鞭之痛也、背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茅、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輻車相望、生而往、死而還、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

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陵敵者身亡、虎兕相搏而蜂蠆得志、南敵相機、衍四夫乘閑、是以聖王見利虛害見遠存近。

道徑、衆民不知所由也、法令、衆人不知所避也、故王者之制法也、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乎知之愚婦、貧婦、減知所避、是故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背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偽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爛捌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羣關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律令塵蠹於棧、閑吏不能徧視、而況愚民乎、此斷獄所以蹤衆而民犯禁滋多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故治民之道、務篤於教也。

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圄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雞狗之相逐、色淫之相迎、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傷無罪而累也、非忠銚鉏之不利、患其舍草而芸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銚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矣、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伏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維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乎、今廢其德教而責之禮義、是虐民也、春秋傳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而及華葉、傷小指而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反誅無罪、反誅無罪、則天下之無罪者寡矣、故吏不以多斷爲良、醫不以多刺爲工、十產殺一人、刑二人、道不拾遺、而民無餘心、故爲民父母似養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矣、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其不欲服罪爾、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能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而相坐也。

和伸恩。

（按以下六字本書則疑有脫誤。）

任伸行。

（譯無厚字、補之。）

（本書傳徒伸父死。）

封爲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峻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而足不寒而慄、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嫚、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太嚴而仁恩不施也、故政寬則下親其上、政勝則臣謀其主、晉厲以幽、二世以弒、惡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格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和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以慰怨讟之人、而長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恩施無窮、澤流後世、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爲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群、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贍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人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可理乎、今之治民者、若捕御之御馬也、行則頓之、止則踶之、身倒於箠、吻傷於銜、而求其無失、何可得也、故疲馬不畏鞭箠、疲民不畏刑法、雖增而累之、其有益乎。

古者明其仁義之智、使民不踰、不教而殺、是虐民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明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任而孝悌興也、高牆狹基、不可立也、嚴刑峻法、不可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深智實而任詐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人多者爲忠、斂民悉者爲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己之求君、不得於臣、知死不再、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命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聞不一篙而社稷爲虛、惡在其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

新序

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箜蘇與我處常勸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斂之、巾侯伯與我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則戚、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重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箜蘇爲上卿而逐巾侯伯出之境、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恭王之謂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是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羣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是會爲人臣悔其主、爲人臣悔其主者、其罪何若、對曰、爲人臣而悔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爲死而又死、會曰、身死、妻子爲徒、若是謂死而又死也、君既已聞爲人臣而悔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爲人君而悔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會曰、爲人君而悔其臣者、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鬬、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鬬、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以會爲上客。

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

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出之。次至任座。文侯問曰。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者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大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國亡何也。祝僉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愛其游也。愛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愛德義之薄。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船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亂矣。且君苟以爲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爲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悅。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三辭之解作辭。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之重者也。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楚國之寶者賢臣也。瑞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南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龍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撥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無敢字。可謀也。遂不伐楚。

昔者周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嬰荒來賓。鱗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國天成王任周、邵。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歲。皆由使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業。失管仲。而有亂危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用之而霸。楚不用子胥而破。吳王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強齊之謹。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變代以騎劫。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也。故闔廬用子胥而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以敗。此的的然若白黑也。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保作而。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以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爲之。與不肖共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妒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歲不合者也。或不肖用賢。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也。然其要在於已不明而聽衆口也。故潛訴不行。斯爲明矣。

魏龐涓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信也。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涓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讒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涓果至矣。遂不得見。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與語三日。遂拜以爲相。有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乃相與俱行見鄒忌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忌曰。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髡曰。方內而圓缸。何如。忌曰。諾。請正門戶不敢留客。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不得息。何如。忌曰。諾。請減吏省員。使無擾民。淳于髡等三辭。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辭而去。

梁君出獵。見白鴈羣。梁君下車轂羽。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辭行者。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何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殺之。無異於虎狼矣。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年。曰。幸哉。今日也。人獵皆得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脈而欲數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丸矰之憂。鼉鼉保深淵。脈而出之淺搖。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矣。文公曰。寡人問子。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壹不孤人君之如此也。虎豹之居也。脈深而之淺。故得。諸侯脈衆而亡其國。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居之矣。於是文公恐。歸過櫟武子。櫟武子曰。獵得獸乎。侯有悅色。文公曰。吾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武子曰。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武子曰。處上位而不卹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言而弃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車載老古與俱歸。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

而毛無所恃矣。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所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珠伯讀。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其上不可居。此非所以賀我也。

齊有婦人極醜，號曰無鹽女。曰顯深目，長壯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脛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於是乃自謁宣王曰：願、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埽除。竭者以聞宣王。方飲酒於漸臺，左右姍之，莫不掩口而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但揚目衡眉，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三國之難，內有奸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故不務衆子而務衆婦，舉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阯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進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沈酒，以夜繼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聚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今乃聖出寡人之殆，幾不全也。於是立毀漸臺，脫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拜無鹽君以爲王后，而齊國大安，醜女之功也。

三殆二。當無倒誤二字。補之。

有司請事於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則易爲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任周、邵，刑措不用，用衆賢故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有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識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之士也者，國之輔也。故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得識也。公季成自退於郊。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齊桓，而功不及五伯者何？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齊，賓胥無善補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

奇作絕。補作純。

晉文公田於虞，遇一老夫而問曰：子處此故也，虞亡其有說乎？對曰：虞君斷則不能，謀則不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虞之所以亡也。文公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身，今之君子，聽其言而弃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也。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藴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可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趙武乎。公曰：子業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其身所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甯戚飯牛於車下，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甯戚見。說桓公以全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悅，將任之，而羣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不遠，不若使人問人而實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一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而授之，以爲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成霸也。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齊者有不至。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問之。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興兵而欲攻魏，司馬庸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乎兵？秦君以爲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淨用兵矣。夫君子之用兵也，莫見其形而功已成。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

此忠之大者也。公曰善。

子張見魯哀公。見七日。哀公不禮。託僕夫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也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臧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是上有爲字。）（乃疑衍。）（乃疑衍。）

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王左右顧曰。賢者亦有此樂耶。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人之上者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粃。無以粟。於是倉粃盡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暴背而耕。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米粟。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且汝知小利而不知大會也。周慈曰。蓋漏貯中。汝獨不聞耶。夫君者。人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粟耶。鳥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耶。民聞之。皆知其私積。與公家爲一體也。此所謂知富國矣。（刺作計。）

齊有田巴先生者。行修於內。智明於外。齊王聞其賢。聘而將問政焉。田巴先生改制新衣。飾冠帶。顧謂其妾曰。何若。其妾曰。侫。將出門。問其從者曰。何若。從者曰。侫。過於淄水。自關。醜惡甚矣。遂見齊王。齊王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今者大王召臣。臣改制飾。將造公門。問於妾。妾愛臣。諛臣曰。侫。將出門。問從者。從者曰。侫。臣臨淄水而觀影。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妾諛王者。非特二人也。王能臨淄水見己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

臧孫行猛政。子臧非之。臧孫召子臧而問曰。我不法耶。曰。法矣。我不廉耶。曰。廉矣。我不能事耶。曰。能事矣。臧孫曰。三者吾唯恐不能。今子能之。子尚何非耶。子貢曰。子法矣。好以害人。子廉矣。好以觸上。子能事矣。好以陵下。夫政者。猶張弩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法不可以苛。天性然也。故曰。罰得則姦邪止矣。賞得則下獻功矣。由此觀之。子則賊心已見矣。獨不聞夫子產之相鄭乎。其論材推賢。罪能也。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有德厚者。不問其小疵。有大功者。宿惡滅息。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也。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教之以禮。使之以義。修法練教。必遵民所樂。故從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順其所好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其罰審。其賞明。其刑省。其德純。其治約。而教化行矣。治鄭七年。而風俗和平。災害不生。國無刑人。囹圄空虛。及死。國人聞之。皆叩心號泣。曰。子產已死。（則疑之。范史注作之。謝厚范史注作疑。）

吾將安歸。夫使子產命可易。吾不愛家一人。其生也則見愛。其死也而可悲。仕者哭於廷。商人哭於市。農人哭於野。處女哭於室。良人絕琴瑟。大夫解佩玦。婦人脫簪珥。皆悲哭。然則思者仁恕之道也。君子之治。始於不足見。而終於不可及。此之謂也。蓋德厚者報美。怨大者禍深。故曰。德莫大於仁。而禍莫大於刻。夫善不可以爲求。而惡不可以亂去。今子方病。民喜而相賀曰。臧孫子已病。幸其將死。子之病少愈。而民以相懼曰。臧孫子病又愈矣。何吾命之不幸也。臧孫子又不死矣。子之病也。人以相哀生也。人以相駭子之賊心亦甚深矣。爲政若此。如之何不非也。於是臧孫子慙焉。退而避位。（（乃疑衍。）（乃疑衍。）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於其廷。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我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甚深。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甚崇。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入其廷。廷甚閑。此明察以斷。故其民不擾也。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三

說苑

劉向

君道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之也。有一民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

河間獻王曰。馮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而道之。鑿江通於九派。瀉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馮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使然。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馮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

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皋陶爲大理。徒羣臣禽堯。堯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者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各受其職。皆勝其任。以成功。堯遂乘成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主道知人。臣道知事。佚

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遠，師經撥琴而擊文侯，不中，中旋，漬之。文侯顧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擿其君，其罪何如？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得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擿桀、紂，非擿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羣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旋，以爲寡人戒。

臣術

人臣之行有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牙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變，豫禁乎未然，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通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大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於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極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食飲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也。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沈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險賊，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疾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妒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爲輕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邪，墮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聞，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榮，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對曰：智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辨於萬物之情，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不失四時，通於地理，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通於人事，行猷罪繆，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忠正強諫而無有奸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爲進也。

復恩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三行賞而不及，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黧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三行賞而不及我，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噫，吾豈忘是子哉，夫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謀我以義，使不得爲非者，吾以爲次賞，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中者，吾復以爲次賞，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勞苦之士次之，子固爲首矣，吾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興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燭滅，乃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燭滅，有引妾衣者，援得其纓，待之矣。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今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羣臣皆絕纓而上火，盡歡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而卻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之，對曰：臣往者醉失禮，王讎忍不暴而誅，當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

陽虎得罪，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御近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法，邊境之士，親助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復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種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已來，擇人而樹之，毋已樹而擇之也。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貴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恥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則下莫不慕義節之榮而惡貪亂之恥，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尙其德而稀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其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之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

矣。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矣。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

齊桓公逐鹿而遠，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也。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公曰：何為以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牸牛，子大賈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愚鄰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桓公遂歸，以告管仲。管仲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見暴如此叟者也。是公知獄訟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者，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乎。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子賤。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也。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逸四支，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語長所以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人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務來賢人，夫聚賢者百兩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也不齊之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書無問遷之問字，歸之。）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壞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招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噬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獲其所宜，而善惡分矣。孔子聞之曰：此言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亦無由入矣。

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重聖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

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將懷遠而致近也。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翅翼，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絕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非其人而欲有功，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圖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穆公以秦顯名諸侯，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繈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而身死不葬，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之三面而夏民從，以其所為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故無常安之國，無恆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而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進善旌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怪，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心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也。

齊桓公設庭燎，非年而士不至，於是有以九九之術見者。公曰：九九足以見乎？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臣，聞主君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公曰：善。乃因禮之，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

齊宣王坐於堂，侍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髡曰：古者所好四，王所好三焉。王曰：可得聞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悅之矣。髡曰：古者有騏驥驊騮，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毛嬙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默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蓋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幸，何也？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猶舉杖而呼狗，強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得我朝晉。太子不悅，謂子方曰：不識貴窮者驕人乎？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貴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

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大夫驕人而亡其家貧弱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乎去子及文侯道子方之語文侯嘆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仁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義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爲獻於我我是以得友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遁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

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衛廢於酒肉廢於俎得毋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乎對曰不知賢害霸也知而不用害霸也用而不任害霸也任而不信害霸也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桓公曰善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問曰楚齊常欲相并爲之柰何對曰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者而反耳齊使眄子將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僅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斬其首而反於是齊王更使眄子將楚悉發四境之內王自出將僅而得免至舍王曰何先生知之早耶忌曰申孺爲人悔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眄子之爲人也竹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正諫

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謇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

法誡

法誡作敬愼

昔成王封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往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也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生日之生上有候字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叡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德不謙者失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愼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無日字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後來弔叔敖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賀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職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愼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獨無一言以教丹乎公子牟曰夫富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穰侯曰善

辨說

齊宣王出獵於祀山父老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邱先生獨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賜父老無徭役先生又不拜王曰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邱先生對曰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災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有脩行者以爲庶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

惟文

成王將殯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祝雍曰使王近於仁遠於佞裔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

反質

秦始皇帝既兼天下侈靡奢泰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爲威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服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爲所害乃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四百餘人皆坑之侯生後得始皇召而見之侯生曰陛下貴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侯生曰今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趣末宮室臺榭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聽成山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興爲文飾所以自奉麗靡嫻漫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殫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刻下下情上聞臣等故去臣等不憎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自賢自飾上侮五帝下凌三皇秦法樸末技陛下亡徵久見矣臣等恐言之無益而自爲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以必

賈作彩。

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刑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冀也。始皇喟然而歎。遂釋不誅。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對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也。凡奸邪之心。飢寒而思淫佚者、文飾之耗。雕文刻鏤。害農事者也。文繡纂組。傷女功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女功傷則寒之源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爲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功則國貧民侈。國貧民侈。則貴富者爲奸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驕民而爲邪也。民已爲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傷國之道也。文侯曰。善。

顧愛顯。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忌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吾觀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忌慚而退。

曾參合。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四

桓子新論　潛夫論

桓譚

桓子新論

昔秦王見周室之失統。喪權於諸侯。故遂自恃不任人。封立諸侯。及陳勝、楚、漢咸由布衣。非封君有土。而並共滅秦。高帝既定天下。念項王從函谷入而已。由武關到。推卻關。惟強守衛。內充實三軍。外多發屯戍。設嚴治黨與之法。重懸告反之賞。及王翁之奪取。乃不犯關緊阸塞。而坐得其處。王翁自見以專國乘敝得之。即抑重臣。收下權。使卑無大小。深淺皆斷決於己身。及其失之。人不從。大臣生怨。

蕭望之。

焉。更始帝見王翁以失百姓。心亡天下。既西到京師。特民悅喜。則自安樂。不聽納諫臣謀士。赤眉圍其外。而近臣反。城遂以破敗。由是觀之。夫聰睿奇邪不一。何可勝爲設防量備哉。防備之善者。則唯是賢智大材。然後先見豫圖。遏將救之耳。

維鍼艾方藥者。已病之具也。非良醫不能以愈人。材能德行者。治國之器也。非明君不能以立功。醫無鍼藥。可作爲求買以行術伎。不須必自有也。君無材德。可選任明輔。不待必躬能也。由是察焉。則材能德行。國之鍼藥也。其得立功效。乃在君輔。傳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如得一

歐冶。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物。知物者之致善珍。珍寶廣。非特止於十也。

言求取輔佐之術。既得之。又有大難三。而止善二。爲世之患。中庸多。大材少。少不勝衆。一口不能與一國說。持孤特之論。干當同之計。以疏賤之處。逆貴近之心。則萬不合。此一難也。夫建殊異。爲非常。乃世俗所不能見也。又使明智圖事。而與衆平之。亦必不足。此二難也。既聽納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讒人隨而惡之。即中道狐疑。或使言者還受其尤。此三難也。智者盡心竭言以爲國造事。衆間之則反見疑。登不當合。遂被譖。想雖有十善。隔以一惡。去此一止善也。材能之士。世所嫉妒。遭遇明君。乃登興起。既幸得之。又復隨衆弗與知者。雖有若仲尼。猶且出走。此二止善也。是故非君臣致密。堅固。割心相信。動無間疑。若伊、呂之見用。傅說遇夢。管、鮑之信任。則難以遂功竟意矣。又說之言亦甚多端。其欲觀使者。則以古之賢輔爲主。欲開疏別離。則以尊權危國者論之。蓋父子至親。而人主有高宗、孝己之殷。及景、武時栗、衛太子之事。忠臣高節。時有龍逢、比干、伍員、晁錯之變。比類衆多。不可盡記。則事易可爲邪。所易知邪。雖然。察前世已然之效。可以觀覽。亦可以爲戒。維諸高妙大材之人。重時遇智。皆欲上與賢俾而垂榮歷載。安肯毀名廢義而爲不軌惡行乎。若夫魯連解齊、趙之金封。虞卿捐萬戶與國相。乃樂以成名肆志。豈復干求便辟趍利耶。覽諸邪背叛之臣。皆小辨貪婪之人也。大材者莫有焉。由是觀之。世間高士材能絕異者。其行親任亦明矣。不主乃意疑之也。如不能聽納施行。其策雖廣。知得亦終無益也。

凡人耳目所聞見。心意所知識。性情所好惡。利害所去就。亦皆同務焉。若材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淺。聰明有開照。質行有薄厚。亦有異度焉。非有大材深智。則不能見其大體。大體者、皆是當之事也。夫言是而計當。遭幾而用權。當守正。見事不惑。內有度量。不可傾移。而能以禍福爲知大體矣。如無大材。則雖威權如王翁。察慧如公孫述。敏給如東方朔。言災異如京君明。及博見多聞。書至萬篇。爲儒教授數百千人。祇益不知大體焉。維王翁之過絕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飾非奪是。辨能窮詰說士。威則震懼羣下。又數陰中不快己者。故羣臣莫能抗答其論。莫敢干犯匡諫。卒以致亡敗。其不知大體之禍也。

夫帝王之大體者。則高帝是矣。高帝曰。張良、蕭何、韓信、此三子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故得天下。此其知大體之效也。

王翁始乘國政。自以通明賢聖。而蔑羣下才智。莫能出其上。是故舉措興事。輒欲自信任。不肯與諸明智者通。非苟直意而發。得之而用。是以稀獲其功效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體者也。高帝慎大智略。能自揆度。羣臣制事定法。常謂曰。慮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爲之憲度。內疏政合於時。故民臣樂悅。爲世所思。此知大體者也。

王翁嘉慕前聖之治，而簡薄漢家法令，故多所變更，欲事事效古，美先聖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釋近趨遠，所尚非務，故以高義退致廢亂，此不知大體者也。高祖欲攻魏，乃使人窺視其國相及諸將率左右用事者，知其主名，乃曰：此皆不如吾廝，何、曹、參、韓信、樊噲等，亦易與耳，遂往擊破之，此知大體者也。

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後東擊齊徐衆郡，亦用之徒，皆不擇良將，而但以世姓及信謹文吏，或遣親屬子孫素所愛好，咸無權智將帥之用，猥使據軍持衆，當赴強敵，是以軍合則損，士衆散走，咎在不擇將，將與主俱不知大體者也。

夫言行在於美善，不在於衆多，出一美言善行而天下從之，或見一惡意醜事而萬民逆，可不慎乎，故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所以動天地者也。

王翁刑殺人，又復加毒害焉，至生燒人以醯五毒灌死者，飢肉及埋之復薦，復以荆棘，人既死，與本土等，雖重加創毒，亦何損益，成湯之省網，無補於士民，士民向之者，嘉其有德惠也，齊宣之活牛，無益於賢人，賢人善之者，貴其有仁心也，文王葬枯骨，無益於衆庶，衆庶悅之者，其思義動之也，王翁之殘死人，無損於生人，生人惡之者，以殘酷示之也，維此四事，忽微而顯著，纖細而猶大，故二聖以興，一君用稱，王翁以亡，知大體與不知者遠矣。

聖王治國，崇禮讓，顯仁義，以尊賢愛民為務，是為卜筮維葬，祭祀用稀，王翁好卜筮，信時日，而篤於鬼神，多作廟兆，潔齋祀，祭犧牲，殺膳之費，吏卒辨治之苦，不可稱道，為政不善，見叛天下，及難作兵起，無權策以自救解，乃馳之南郊告禱，搏心言冤，號興流涕，叩頭請命，達天哀助之也，當兵入宮而恐且，矢射交集，燔火大起，逃匿臺下，尚抱其符命書及所作威斗，可謂蔽惑至甚矣。

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旁，曰：此且有火災，即教使更為曲突而徙遠其薪，鄰家不聽，後災火果及積薪而燔其屋，鄰里並救撲，及滅止，而亭羊具酒以勞謝救火者，曲突遠薪，固不肯及彈，當作殫，天下當補作字。呼淳于髡飲飯，智者譏之云，教人曲突遠薪，固無恩澤，燋頭爛額，反為上客，蓋為其賤木而貴末，豈夫偶突薪可以除害哉，而人病國亂，亦皆如斯，是故良醫醫其未發，而明君絕其本謀，後世多損於杜塞未萌，而勤於攻擊已成，謀臣稀賞，而勇士常榮，猶彼人殆失事之重輕，察淳于髡之預言，可以無不通，此見微之類也。

王者初興，皆先建根本，廣立藩屏，以自樹蔭，而強固國基焉，是以周武王克殷，未下興而封黃帝、堯、舜、夏、殷之後，及同姓親屬功臣德行，以為羽翼，佐助鴻業，永垂流于後嗣，乃者強秦罷去諸侯，而獨自恃任一身，子弟無所封，孤弱無輿，是以為帝十四歲而亡，漢高祖始定天下，背亡秦之短計，導殷周之長道，裏顯功德，多封子弟，後雖多以嫌隙敗亡，然漢之基本得以定成，而異姓強臣不能復偪。

夫失猶失，恐恐，恐恐。

矢射當作射矢。

流惡統。原惡遺。

至景、武之世，見諸王數作亂，因抑奪其權勢，而王但得肅尊，坐食租稅，故漢朝遂弱，孤單特立，是以王翁不興兵傾士而徑取天下，又懷貪功獨專之利，不肯封建子孫及同姓戚屬為藩輔之固，故兵起莫之救助也。傳曰：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為醫，與亡國同政者，不可為謀，王翁行其類，故亦十五歲而亡，失獵射禽獸者，始欲中之，恐其創不大也，既已得之，又恐其傷肉多也，鄰人有得鯉脯而美之，及飯，惡與人共食，即小唾其中，共者怒，因涕其醬，遂棄而但不得食焉，彼亡秦、王翁欲取天下時，乃樂與人分之，及已得而重愛不肯與，是惜肉唾鯉之類也。

昔齊桓公出，見一故墟而問之，或對曰：郭氏之墟也，復問郭氏為為墟，曰：善善惡惡，乃所以為存，而反為墟，何也，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彼善人知其貴己而不用，則怨之，惡人見其賤己而不好，則仇之，夫與善人為怨，惡人為仇，欲毋亡得乎，乃者王翁善天下賢智材能之士，皆微聚而不肯用，使人懷誹謗而怨之，更始帝惡諸王假號無義之人而不能去，令各心恨而仇之，是以王翁見攻而身死，宮室燒盡，更始帝為諸王假號而出走，令城郭殘，二王皆有善善惡惡之費，故不免於禍難大災，卒使長安大都，塊敗為墟，此大非之行也，北戀之先，與中國並，歷年茲多，不可記也，仁者不能以德來，強者不能以力并也，其性忿鷙，獸聚而鳥散，其強難屈，而和難得，是以聖王羈縻而不專制也，昔周室衰微，夷狄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於是宣王中興，復得其侵地，夫以秦始皇之強，帶甲四十萬，不敢窺河西，乃築長城以分之，漢興，高祖見困於平城，呂后時為不軌之言，文帝時匈奴大入，烽火候騎，至雍甘泉，景、武之間，兵出數困，卒不能禽制，即與之結和親，然後邊而得安，中國以寧，其後匈奴內亂，分為五單于，甘延壽得承其弊，以深德呼韓邪單于，故肯委質稱臣，來入朝見，漢家得以宣德廣之隆，而威示四海，莫不率服，歷世無寇，安危尚未可知，而猥復侵刻匈奴，往攻奪其寶綬，而貶損其大臣號位，變易舊常，分單于為十五，是以恨恚怨，畢相攻拒，王翁不自非悔，及遂持屈強無理，多徵將率，調發兵馬，運徙糧食財物，以彈索天下，天下愁恨怨苦，因大擾亂，莫不能撫傷一胡虜，徒自寫極竭盡而已，書曰：天孽可逭，自作孽不可活，其斯之謂矣，夫高帝之見圍，十日不食，及得免脫，遂無慍色，誠知其往攻非務，而怨之無益也，今匈奴負於王翁，王翁就往侵削擾之，故使事至於斯，豈所謂肉自生蟲，而人自生禍者耶，其為不急，乃劇如此，自作之甚者也。

夫異變怪者，天下所常有，無世而不然，遂明主賢臣，智士仁人，則修德善政，省職慎行以應之，故咎殃消亡，而禍轉為福焉，昔大戊清桑穀生朝之怪，殷中宗之號，武丁有雊雉升鼎之異，身享百年之壽，周成王遇雷風折木之變，而獲反風歲熟之報，宋景公有熒惑守心之變，是為徙三舍，由是觀之，則莫善於以德義精誠報塞之矣，故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大夫見怪則修職，

士庶見怪則修身，神不能傷道，妖亦不能害德。及衰世薄俗，君臣多淫，驕失政，士庶多邪心惡行，是以數有災異變怪，又不能因自省視，畏天戒，而反外考訪賤，求問厥故，惑於佞巫，而以自詿誤，而令患難得就，皆違天逆道者也。

或言往者公卿重臣缺，而衆人咸豫部署，云甲乙當爲之，後果然，彼何以處知而又能與上同意乎。

孔子謂子貢億則屢中，今衆人能與子貢等乎，余聽曰：世之在位人，率同輩相去不甚懸，著其修善少愈者，固上下所皆聞知也。夫明殊者視異，智均者難侔，故羣下之隱，當與上同度也。如昔湯、武之用伊呂，高宗之取傅說，桓、穆之授管、晉、由、溪，豈衆人所預知哉。彼羣下雖好意措，亦焉能貫斯以可居大臣輔相者乎。國家設理官，制刑辟，所以定奸邪，又內盡中丞御史以正齊轂下，故當用明智者，始於欲分正法，而終乎侵輕深刻，皆務酷虐過度，欲見未盡力而求獲功賞，或著能立事，而恐劣弱之謗，是以役以策楚，舞文成惡，及事成獄畢，雖使皋陶聽之，猶不能聞也，至以言語小故，陷致人於族滅，事誠可悼焉，漸至乎朝廷，時有忿悁，聞惡弗原，故令天下相放，俱成惡識，有司之行深刻，云下尚執重，而令上得施恩澤，此言甚非也。夫賢吏正士，爲上處事持法，宜如丹青矣，是故言之當必可行也，罪之當必可刑也，如何苟欲阿揖乎，如遭上忽略，不宿留而廳行其事，則當受強死也，哀帝時，待詔伍客以知皇好方道數召，後坐帝事下獄，獄窮訊，得其宿與人言漢朝當生勇怒子如武帝者，刻暴以爲先帝爲怒子，非所宜言，大不敬，夫言語之時，過差失誤，乃不足被以刑誅，及詆欺非可無於不至罪，易言大人虎變，君子豹變，即以是論論人主，寧可謂曰，何爲比我禽獸乎，如稱君之聖明如堯、舜同，或可怒曰，何故比我於死人乎，世主既不通，而輔佐執事者復隨而聽之，順成之，不亦重爲酸嘆乎。

皇恐風，鬼帝之帝恐懼。

失作大。

賈作貫。

界疑計。

本注黑作墨。

潛夫論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由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宜其義，必先讀其書，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不琢不錯，不成器，雖礫石，夫瑚璉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徒下有弗能蔑三字。工加五色而製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施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況君子敦真之質，察敏之才，雖之以良則，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幽贊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有不濟乎。

凡爲治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飾末，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僞，入學則不佩，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爲太平基也。夫富民者以農桑爲本，以游藝爲末，百工者以技用爲本，以巧飾爲末，商賈者以通貨爲本，以淫奇爲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忘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爲本，以巧辯爲末，辭諂者以信順爲本，以說媚爲末，列士者以孝悌爲本，以交游爲末，孝悌以致養爲本，以華觀爲末，人臣者以忠正爲本，以媚愛爲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淫德崩，慎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取於野，此富國之本也，游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源也，忠信謹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桑，赴遊業，披採衆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百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爲善，以膠固爲上，今工好造雕琢之器，僞飾之巧，以欺民取財，雖於富工有利，而國界愈病矣，商賈者所以通物也，物以任用爲要，以堅牢爲資，今競鬻無用之貨，淫侈之器，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計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內有損民貧國之公害，故爲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僞，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寵逐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離騷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從而尚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惑聽夫之失者也，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泄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爲饒辭屈蹇之辭，競陳淫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惑夫愚士，從而奇之，此悖孩蒸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盡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閭門，所以爲列士也，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偷竊竊名以取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真士之節，而眩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爲孝也，今多逆志以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飾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衆，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玩法以便己，苟得之徒，從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開亂危之源者也，五者外雖有賢才之虛譽，內有傷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開君之所固也。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愚日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通四聰，是以天下輻湊而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秦之二世，務隱蔽己而斷百僚，關捐疎賤而信趙高，是以聰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妒之人，故天下潰叛，弗得聞也，皆知高殺，莫敢言之，周章至戲，乃始驚，揭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乎，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賢臣不得諱，而遠人不得欺也，是故明君從衆，務下之言，以昭外也，敬納卑賤，以誘賢也，其無拒言，未必言者之盡

上置作篇。用也。乃懼拒無用而讓有用也。其無慢賤也。未必其人盡賢也。乃懼慢不肖而絕賢聖也。是故聖王

我作貴。我小以爲大。貴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于朝。下情達于君也。故上無遺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奸佞之所患也。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故治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

無居字。尹疑尸。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勝臣之好讒賢也。能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又恥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居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是以郄宛得衆而子常殺之。屈原得君而椒蘭搆讒。耿壽建常平而嚴延

無諫字。披作排。妒其謀。陳湯殺郅支而匡衡排其功。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效善於君。則必先與寵人爲讎矣。乘奮觸沮之於內。而己接賤欲自信於外。此眾著之君。顧忠之士。所以雖並生一世。而終不得遇者也。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皆觀上記。近古已來。

二壞字共作以。亡代有三。穢國不數。夫何故哉。察其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以亂。而惡其所以治。憎其所與存。而愛其所與亡。是故雖昭去百世。殊俗千里。然其亡徵敗迹。若重規襲矩。稽節合符。故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廚。非無嘉饌。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其君弗之能任。故遂亡也。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

舊無賢字。補之。國脈永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術。理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非灸鍼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

道下有術字。而準不平。鑽燧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驥馬不可以追遠。進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有形見物。苟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況乎懷道以撫民氓。乘六龍以御天心者哉。夫理世不得真賢。譬由治病不得真藥也。是故先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民。德稱其位。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能傳嗣百世。歷載千數者也。

固作賢。凡有國之君。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固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臣妒也。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所以人君孤危於上。而道獨抑於下也。夫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則宄亂絕。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法奪。列士之所以建節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此姦臣亂吏思私之徒。所以爲日夜杜塞賢者義士之門。

兩作成。而使不相得者也。夫賢者之爲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衆以取容。不墮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而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污吏之言。此所謂與仇選使。令囚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

聽作聰。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謂。而度之以義。故舉無遺失。而功無廢滅也。惑君則不然。己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唯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

三上有使字。佚者也。故有周之制。天子聽政。三公至於列士獻詩。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

畜作初。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敗也。末世則不然。徒信貴人驕妒之議。獨用苟媚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蒙愆咎。論德義者見尤惡。於是諛臣佞人。從以誣譽之法。被以讒上之刑。此賢士之姤困也。

自而外至理也作極。曉賢之術所外指賢欲其至也。夫誣譽之法者。伐賢之斧也。而驕妒之臣。噬賢之狗也。人君內秉伐賢之斧。而外招噬賢之狗。欲其至理也。不亦悲乎。

兵之設也久矣。涉歷五代。以迄于今。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強也。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庫。孫吳之言。斯乎將耳。然諸將用之。進戰則兵敗。退守則城亡。是何也哉。彼此之情不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

用作明。嘆作歎。用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退無畏。此所以然也。夫服重上嶮步驟千里。馬之禍也。然驥騄樂之者。以御者良。足爲盡力也。先登陷陣。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爲效死也。凡人所以皆赴死亡而不辭者。非爲趍利。則因以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耳。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不避恥辱。則避禍亂也。非此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使親疏貴賤愚智必順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並發。士

體其前令所作求有取令改之。皆奮激。競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害死哉。乃義士且以徼其名。貪夫且以求其賞爾。今吏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歎之榮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所貪利。此其所以人懷開解。不肯復死者也。軍起以來。暴師五年。典兵之吏。將以千數。大小之戰。歲十百合。而希有功。厥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於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士進有獨死之禍。退蒙衆生之福。此其所以臨陣忘戰。而競思奔北者也。今觀諸將。既無斟酌合變之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又甚貧困。器械不簡習。

獨作拙。抑作巧。將恩不素結。卒然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士。士以所屈遇敵快。此爲將吏驕怨以禦讎。士卒縛手以待寇也。夫將不能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無兵等。無士無兵而欲合戰。其敗負也。理數也然。故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

作全。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此二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忠不萬一者。

者下有揚。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也。所以求之非道耳。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其利斷金。能如此者。要在於明操法術而已矣。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設嚴威。可以懲姦。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民。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鷹。野鳥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

戮。故遵忠扶危者，實不肖之所共嫌也。誠皆顯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違不利而有害，官未得信而身敗。廣觀古來愛君憂主敢言之臣，忠信未達而爲左右所夠案，更爲愚惑無狀之臣者，豈可勝數哉。孝威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後賢雖有愛君哀主之情，忠誠正直之節，然猶且沈吟觀聽，是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待察主乃能成其功。故聖人求之於己，不以責下也。凡爲人上，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日號令，然勢自亂。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勸之不治也。堯、舜拱己無爲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騁而不足，勢亂也。故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變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也。是故聖人顯賢仁，廣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功業效於民，美譽傳於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者也。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性情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理其行。心情苟正，則姦慝無所生，邪惡無所載矣。是故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由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礪則無姦邪之心。夫者此者，弄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強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勑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皋陶以五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奸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耳。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奸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民也，由良工之爲麴蘖也。恕居以其時，寒溫得其適，則一蔭之麴蘖盡美而多就；其遇揣工，則一蔭之麴蘖皆臭敗而弃捐。今六合亦由一蔭也，黔首之屬，猶豆麥也，變化云爲，在將者耳。遷良吏則皆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皆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奸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民之生世也，猶鑠金之在鎔，方圓薄厚，隨鎔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成懷方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義、殷之俗，復見於茲，麟龍鸞鳳，復畜于郊矣。

（本傳逸作休。）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五

政論　仲長子昌言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功賢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習亂安危，逸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眞，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疏遠之臣，言之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且守文之君，繼陵遲之緒，譬諸乘弊車矣。當求巧工使輯治之，折則接之，緩則契之，補瑑換易，可復爲新，敝不已，用之無窮。若遂不治，因而乘之，摧拉捌裂，亦無可柰何矣。若武丁之獲傅說，宣王之得申、吉，是則其巧工也。今朝廷以聖哲之姿，龍飛天衢，大臣輔政，將成斷金，誠宜有以滿天下望，稱兆民之心，年穀豐稔，風俗未乂，夫風俗者，國之脈診也。不和、誠未足爲休。若曰：雖休勿休，況不休而可休乎。且濟時救世之術，豈必瞻堯蹈舜，然後乃治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拄邪傾，隨形裁割，取時君所能行，要厝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施。不強人

無然字二字。

以不能背所急而慕所聞也。昔孝武皇帝策賢曰：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隱長，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然疾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瑋所聞，備忽所見，策不見珍，計不見信，夫人既不知善之為善，又將不知不善之為不善，惡足與論家國之大事哉。故每有言事，頗合聖德者，或下羣臣令集議之，雖有可採，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殆不知樂成，況始乎心閃忽外，不知所云。則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嫉能，恥善策不從己出，則雜參奮辭以破其義，算不勝衆，遂見屏弃，雖稷、契復存，由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以舒憤著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況其餘哉，且世主莫不願得尼、軻之倫以為輔佐，卒然獲之，未必珍也。自非頑闇，其而曰魯孔某、鄒孟軻，殆必不見敬信。何以明其然也？此二者，善已存於上矣，當時皆見薄賤而莫能任用，困厄削逐，待放不迫，勞辱勤瘁，為豎子所戲笑，其故猶也。夫淳淑之士，固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以徼名，恥鄉原之譽，比周之蔽，而世主凡君，明不能別異量之士，而適足受譖潤之愬，前君既失之於古，後君又蹈之於今，是以命世之士，常抑於當時，而見思於後人，以往揆來，亦何容易。向使賢不肖相去，如泰山之與蟻垤，策謀得失相覺，如日月之與螢火，雖頑闇之人，猶能察焉，常患賢佞難別，是非倒紛，始相去如毫釐，而禍福差以千里，故聖君明主，其猶慎之。

下況其餘故四字暫文。

夫人之情，莫不樂富貴榮華，美服麗飾，鏘鏘眩煜，芬芳嘉味者也。蓋則思之，夜則夢焉，唯斯之務，無須臾不存於心，猶急水之歸下，下川之赴壑，不厚為之制度，則皆侯服玉食，僭至尊，踰天制矣。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以閉民欲，崇隄防以禦水害，法度替而民散亂，隄防壞而水泛溢，頃者法度顛不稽古，而奇號網漏舟，故庸夫設藻梲之飾，匹豎享方丈之饌，下僭其上，尊卑無別，禮壞而莫救，法墮而不復，斯蓋有識之士所為於邑而增歎者也。律令雖有輿服制度，然糾之不自其源，禁之又不密，今便列肆賣侈功商賈鬻僭服，百工作淫器，民見可欲，不能不買，賈人之列，戶滿踰侈矣。故王政一傾，普天率土，莫不奢僭者，非家至人告，乃時勢驅之使然。此則天下之患一也。且世奢服僭，則無用之器貴，本務之業賤矣。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故農夫輟耒而雕鏤，工女投杼而刺文，躬耕者少，末作者衆，生士雖皆稷、契，故地功不致，苟無力穡，焉得有年，財幣蓄而不盡，百姓窮匱而為姦慝，是以倉廩空而囹圄實，一穀不登，則饑餓流死，上下俱匱，無以相濟，國以民為根，民以穀為命，命盡則根拔，根拔則本顛，此最國家之寒憂，可為熱心者也。斯則天下之患二也。法度既墮，輿服無限，婢妾皆載頻梧之飾，而被織文之衣，乃送終之家，亦無法度，至用輴梓黃腸，多藏寶貨，亨牛作倡，高墳大陵，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而俗人多之，咸曰健子，天下跂慕，恥不相逮，念親將終，無以奉遣，乃約其供養，豫修亡歿之備，老親之饑寒，以事淫法之華稱，竭家盡業，甘心而不恨，窮阨復

書無下川之下字。賴之。

搜疑汰。

迫，迫為盜賊，拘執陷罪，為世大戮，痛乎化俗之刑，陷愚民也。且橘柚之育，堯、舜所不背御，由誦葛覃、帝王不以為褻服，今之臣妾，皆餘黃甘而厭文繡者，蓋以萬數矣。其餘稱此，不可勝記。古者、茅茨而不墳，文武之處，地齊，今豪民之墳，已千坊矣。欲民不匱，賊亦難矣。是以天戒威，人汲汲，外消奢風，內殺窮竭，故存位者則犯王法以聚斂，愚民則冒罪戮以為健，俗之壞敗，乃至於斯。此天下之患三也。承三患之弊，瞻荒頓之緒，而徒欲修循修故而無匡改，難居、虞復存，無益於治亂也。昔聖王遠慮深思，患民情之難防，憂奢淫之害政，乃塞其源以絕其末，深其刑而重其罰，夫善堰川者，必杜其源，弊防姦者，必絕其萌。昔子產相鄭，殊尊卑，異章服，而圖用治，豈大漢之明主，曾不如小鄭之陪臣，在修之與不耳。

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仲尼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今官之接民，甚多違理，苟解而前，不顧先哲，作使百工，及從民市，輒設計加以誘來之，器成之後，更不與直，老弱凍餓，痛號道路，守闕告寃，終不見省，歷年累歲，乃稍給之，又云逾直，請十與三，此逾直豈物主之罪耶？不自咎責，反復減之，冤抑酷痛，足感和氣，既爾，復平弊敗之物與之，至有車輿，故謁者寇賣之則莫取，服之則不可，其餘雜物，略皆此類，是以百姓銷艾，咸以官為忌諱，遯逃鼠竄，莫肯應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勢，必苟不樂，則器械行沽，虛費財用，不周於事，故曰：上為下效，然後謂之教，上下相效，殆如此，將何以防之，罰則不恕，不罰則不治，是以風移於詐，俗易於欺，獄訟繁多，民好殘僞，為政如此，未睹其利，斯皆起於典職之吏，不明為國之體，苟割脛以肥頭，不知脛弱亦將顛仆也。禮譏聚斂之臣，詩曰：貪人敗類，蓋傷之也。

傳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舊時永平、建初之際，去戰攻未久，朝廷留意於武備，財用優饒，主者躬親，故官兵常牢勁精利，謝蔡大僕之奢，及龍亭九年之創，至今猶名天下。頃主者既不勤慎，而紹奢又謀進人之智，貪饕之吏，競約其財用，狡猾之工，復盜竊之，至以麻朵被弓弩，米粥雜漆，燒鐵鐵焠醯中，令脆易沽，孔又褊小，刃本悉鈍，故邊民敢關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凡漢所以能制胡者，徒擅彊弩之利也。鎧則不堅，弩則不勁，永失所恃矣。且夫士之身，苟兵鈍甲弊，不可依怙，雖孟賁、卞莊，由有猶豫，推此論之，以小況大，使三軍器械，皆可依阻，則膽強勢盛，各有赴敵不旋之慮，若皆弊敗不足任用，亦競奮皆不避水火矣。三軍皆然，則何敵不尅，誠宜復申明巧工苛令，除進入之課，復故財用，雖頗為吏工所中，尚勝於自中也。苟以本利任用為故，無問其他，月令曰：物勒工名，以覆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今雖刻名之，而賞罰不能，又數有赦贖，主者輕脫，無所懲畏，夫兵革，國之大事，宜特留意，重其法罰，敢有巧詐輕行之輩，罪勿以赦贖除，則吏敬其職，工慎其業矣。昔聖王之治天下，咸建諸侯，以隱其民，國有常君，君有定臣，上下相安，政如一家，秦兼天下，罷侯

世縣。於是賈、誼始有不親之聲矣。我文、景患其如此，故令長視事至十餘年，居位或長子孫，永久則相習，上下所寧情，加以心堅意專，安官樂職，罔慮久長，而無苟且之政，吏民供奉，亦竭忠盡節而無覬切之計，故能君臣和睦，百姓康樂，苟有康樂之心，充於中，則和氣應於外，是以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自頃以來，政教稍改，重刑闕於大臣，而密網刻於下職，鼎輔不思在寬之德，牧守守逐之各競擿微短，吹毛求疵，重案深詆，以中傷貞良，長吏或實清廉，心平行潔，內省不疚，不肯媚寵，曲禮不行於所閨，私敬無廢於府州郡側，目以爲負折，乃選巧文猾吏，向壁作條，經視閭門，攝捕妻子，人情恥令妻子就逮，則不迫自去，且人主莫不欲豹、產之臣，然西門豹治鄴一年，民欲殺之，子產相鄭，初亦見誹，三載之後，德化乃洽，今長吏下車百日，無他異觀，則州郡騁睨，待以惡意，滿歲寂漠，便見驅逐，正使豹、產復在，方見怨詛，應時奔馳，何緣得成易歌之勛，垂不朽之名者哉，猶馮唐評文帝之不能用李牧矣，近漢世所謂良吏，黃侯、召父之治郡視事，皆且十年，然後功業乃著，且以仲尼之聖，由曰三年有成，況凡庸之士，而責以造次之效哉，故夫卒成之政，必有橫暴酷烈之夫，而世俗歸稱，謂之辦治，故綱已復進，弃已復用，積遷超取，不由次第，是以殘猛之人，遂奮其毒，仁賢之士，劫俗爲虐，木操難異，隔出一揆，故朝廷不獲溫良之用，兆民不蒙寬惠之德，則百姓之命，委於酷吏之手，嗷嗷之怨，咎歸于上，夫民善之則奇，惡之則讎，讎滿天下，可不懼哉，是以有國有家者，甚畏其民，既畏其怨，又畏其讎，故養之如赤子，兢兢業業，懼以終始，恐失羣臣之和，以墮先王之軌也，今朝廷雖垂下恩澤之詔，垂郵民之言，而法度制令，甚失養民之道，勞思而無功，事繁而實寡，必欲求利民之術，則宜沛然改法，有以安固長吏，原其小罪，賜略微過，取其大較，惠下而已，昔唐、虞之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所以表善而簡惡，盡臣力也，漢法亦三年壹察治狀，舉孝廉尤異，宜帝時，王成爲膠東相，黃霸爲潁川太守，皆且十年，但就增秩賜金，封關內侯，以次入爲公卿，然後政化大行，勛亟竹帛，皆先帝循法所宜因循，及中興後，上官象爲并州刺史，祭彤爲遼東太守，視事各十八年，皆增秩中二千石，近日所見，或一期之中，郡主易數，二千石崇擾波轉，潰潰紛紛，吏民疑惑，不知所謂，及公卿尚書，亦復如此，且臺閣之職，尤宜簡習，帝時尚書，但厚加賞賜，希得外補，是以機事周密，莫有滯洩，昔舜命九官，自受終於文祖，以至陟方五十年，不聞復有改易也，聖人行之於古，以致時雍，文、[illegible]疑脫，[illegible]字，或云帝當作[illegible]，[illegible]

者、性所親也，所愛所親，方將凍餒，雖冒刃求利，尚猶不避，況可令臨財御衆乎，是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欲其不侵，亦不幾矣，夫事有不疑，勢有不然，蓋此之類，雖時有奈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爲天下通率，聖王知其如此，故重其祿以防其貪，欲使之取足於官，不與百姓爭利，故其爲士者智推讓之風，恥冒十五之計，而拔葵去織之義形矣，故三代之賦也，足以代其耕，故晏平仲謂侯之大夫耳，祿足贍五百，斯非優衍之故耶，昔在秦、反道滅聖，厚自封殖，而務遏臣下，漢興因循，未改其制，夫百里長吏，荷諸侯之任，而食監門之祿，請舉一隅以率其餘，一月之祿，得粟二十斛，錢二千，長吏雖欲廉約，猶當有從者一人，假令無奴，當復取客客庸，一月千餉，膏肉五百，薪炭鹽菜又五百，二人食粟六斛，其餘財足給焉，豈能供冬夏衣被，四時祠祀，賓客升酒之費乎，況復迎父母，致妻子，哉，不迎父母，則違定省，不致妻子，則離闊絕，迎之不足相贍，自非夷齊，孰能餓死，於是則有賢官謫獄，盜賊主守之奸生矣，孝宣皇帝悼其如此，乃詔曰，吏不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奉之薄，欲其不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秩百石以下什五，然尚儉陋，又不上遠古賦祿，雖不可悉遵，宜少增益，以期其質，使足代耕自供，以絕其內顧念奸之心，然後重其受取之罰，則吏內足於財，外憚嚴刑，人懷羔羊之潔，民無侵枉之怨矣，昔周之衰也，大夫無祿，詩人刺之，秦之政，始建薄奉，亡新之亂，不與吏除，三亡之失，異世同病，我無所鑒，夏后及商，覆車之軌，宜以爲戒，大赦之造，乃聖王受命而興，討亂除殘，誅其鯨鯢，赦其臣民，漸染化者耳，及戰國之時，犯罪者輒亡奔鄰國，遂赦之以誘逗其遺逃之民，漢承秦制，遵而不越，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乃赦，示不廢法章而已，近永平、建初之際，亦六七年，乃壹赦命，子皆老於草野，窮困德艾，比之於死，頃間以來，歲且壹赦，百姓怔忱，輕爲奸非，每迫春節微倖之會，犯惡尤多，近前年一期之中，大小四赦，蕭曰，一歲再赦，奴兒嗜噬，況不軌之民，敢不肆意，遂以赦爲常俗，初期望之，過期不至，亡命滋積，羣輩屯聚，爲朝廷患，如是，則劫不得不赦，赦以趣姦，姦以趣赦，轉相驅蹤，兩不得止，雖日赦之，亂甫繁耳，由是飲多發消渴，而水更不得去口，其歸亦無終矣，又錢雖改元隆，未嘗不赦，每其令曰，渙滌舊惡，將與士大夫更始，是裏己薄先，且遂無改之義，非所以明孝悌邪之道也，昔管子有云，赦者奪馬之委轡，不赦者座疽之砭石，及匡衡、吳漢，爲相之篤，而皆建言不當數赦，今如欲尊先王之制，宜曠然更下大赦令，因明諭使知永不復赦，則羣下震慄，莫肆犯罪，縱不能然，宜十歲以上，乃時壹赦。

仲長子昌言

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爲之佐助焉，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能親百姓，訓五品，和萬邦，蕃黎民，召天地之嘉應，降鬼神之吉靈者，實德是爲，而非刑之攸致也，至於革命之期運，非征伐用兵，則不能定其業，姦宄之成羣，非嚴刑峻法，則不能破其黨，時勢不同，所用之數亦宜異也，教化以禮義爲

宗禮義以興精爲本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所不可得而易者也故倜不足則引之無所至

雜說篇

禮無等則用之不可依法無常則網羅當道路教不明則士民無所信引之無所至則難以致治用之不可依則無所取正羅網當道路則不可得而避士民無所信則其志不知所定非治理之道也

誡令方來之作禮簡而易用儀省而易行法明而易知教約而易從結草既著勿復刊剔儀故既定勿復變易而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忠仁重德於後久先之用己身又使通治亂之大體者總綱紀而爲輔佐知稼穡之艱難者親民事而布惠利政不分於外戚之家權不入於宦豎之門下無侵民之吏京師無佞邪之臣則天神可降地祇可出大治之後有易亂之民者安事無故邪心起也大亂之後有易治之勢者御艾鳩炎藥生全也刑繁而亂益甚者法難勝避苟免而無恥也教興而罰罕用者仁義相扇廉恥成也任循吏於大亂之會必有恃仁恩之政用酷吏於清治之世必有殺良民之殘此其大數也我有公心焉則士民不敢念其私矣我有平心焉則士民不敢行其險矣我有儉心焉則士民不敢放其奢矣此躬行之所徵者也開道塗焉起隄防焉舍我捨而不由踰隄防而橫行逆我政者也誥之而知罪可使悔遇於後矣誥之而不知罪明刑之所取者也教有道禁不義而身以先之令德者也身不能先而總略能行之最明者也忠仁爲上勸以守之其成雖遲君子之

畫下有脫文

德也譎詐以御其下欺其民而取其心雖有立成之功至德之所不貴也

廉隅貞潔者德之令也流逸奔隨者行之汚也風有所從來俗有所由起疾其末者刈其本塞其流者塞其源夫男女之際明別其外內遠絕其聲音激厲其廉恥塗塞其虧隙由尚有胸心之逸念陟阶之過視而況開其門導其徑者乎今嫁娶之會搔杖以督之戲謔酒醴以趣情慾宣淫佚於廣衆之中顯陰私於族親之間汚風詭俗生淫長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斷者也

漢興以來皆引母妻之黨爲上將謂之輔政而所賴以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亂者甚衆妙采於萬夫之望其良猶未可得而遇也況欲求之妃妾之黨取之於驕盈之家徼天幸以自獲其人者哉夫以丈夫之智猶不能久處公正長思利害耽榮樂寵死而後已又況婦人之愚而望其遵巡正路謙虛節儉深圖遠慮爲國家校計者乎故其欲關豫朝政恢快私願是乃理之自然也背趙綰白不奏事於大后而受不測之罪王章陳日蝕之變而取背叛之誅夫二后不甚名爲無道之婦人猶尚若此又況呂后、飛燕、傅昭儀之等乎夫母之於我尊且親也妻之於我愛且媟於其私親亦若我之欲厚我父兄子弟也我之欲盡孝順於慈母無所擇事矣我之欲效恩情於愛妻妾亦無所擇力矣而所求於我者非使我有四體之勞苦肌膚用之疾病也夫以此效睡盼睇之間至易也誰能遂此者乎唯不世之主抱獨斷絕異之明有堅剛不移之氣然後可庶幾其不陷沒流淪耳

用人篇

宦豎者傳言輸使之臣也拚墉是爲超走是供傳延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又亦實刑者之所宜也孝宣之世則以弘恭爲中書令石顯爲僕射中宗嚴明二豎不敢容錯其奸心也後姪孝元常抱病而留好於音樂悉以權機委之石顯則群迷霧亂之政起而化忠害正之禍成矣嗚呼父子之間相監至近而明闇之分若此豈不良足悲耶孝桓皇帝起自蠭吾而登至尊侯覽、張讓之等以亂承亂政令多門權利並作迷荒帝主濁亂海內高命士惡其如此直言正論與相厲切被誣見陷謂之黨人靈皇帝登自解犢以繼孝桓中常侍曹節、侯覽等造爲維綱帝終不寤祖之日隆唯其所言無求不得凡貪淫放縱僭淩橫恣撓亂內外禁噬民化臨自順桓之時盛極孝靈之世前後五十餘年天下亦何緣得不破壞耶古之聖人立禮垂典使子孫少在師保不令處於婦女小人之間蓋猶見此之良藥也

和神氣德思慮避風濕節飲食適嗜欲此壽考之方也不幸而有疾則鍼石湯藥之所去也肅禮容居中正康道德履仁義敬天地恪宗廟此吉祥之術也不幸而有災則克己責躬之所復也然而有齋祈之禮史巫之事者蓋中正竭精誠也下世其本而爲姦邪之階於是淫厲亂神之禮興焉偁張變怪之言起焉丹青厭勝之物作焉故常俗忌諱可笑事時世之所遂往而通人所深疾也且夫掘地九仞以取水鑿山百步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適野刈草不擇時及其搆而居之制而用之則疑其吉凶不亦迷乎備郊社慢祖禰逆時令背大順而反求福祐於不祥之物取信鍼於惑惑之人不亦誤乎彼圖家畫舍轉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孫貴富而望其德致之於我不亦惑乎今有嚴禁於下而上不去非教化之法也諸厭勝之物非禮之祭若所宜急除者也情無所止禮爲之儉欲無所齊法爲之防越禮宜貶踰法宜刑先王之所以紀綱人物也若不制此二者人情之縱橫馳騁誰能度其所極者哉表正則影直範端則器良行之於上禁之於下非元首之教也君臣士民並順私心又大亂之道也頃皇子皇女有天折年未及殤爵加王主之號非從成人之禮非也及下殤以上已有國邑之名雖不合古制行之可也王侯者所與共受氣於祖考幹合而支分者也性類純美臭味芬香孰有加此乎然而生長於驕溢之處自恣於色樂之中不聞典籍之法言不因師傅之良教故使其心同於夷狄其行比於禽獸也長幼相效子孫相襲家以爲風世以爲俗故姓族之門不與王侯婚者不以其五品不和睦閨門不潔盛耶所貴於善者以其有禮義也所賤於惡者以其有罪過也今以所貴者教民以所賤者教親不亦悖乎可令王侯子弟悉入大學廣之以他山

雜說篇

有天下者莫不君之以王而治之以道道有大中所以爲貴也又何慕於空言高論難行之術而棄樹則高數十百尺璧帶加珠玉之物木土被綵錦之飾不見夫之女子成市於宮中未登御之婦人

生幽於山陵，繼體之君，誠欲行道，雖父之所興，可有所壞者也。雖父之美人，可有所嫁者也。至若門庭足以容朝賀之會，同公室足以陳千人之坐席，臺榭足以覽都鄙之有無，防囿足以殊五等之禽卑，宇殿高顯敞，而不加以雕采之巧，錯塗之飾，是自其中也。苑囿池沼，百里而遠，使芻蕘雉兔者得時往焉，隨農郡而講畢，因田狩以教戰，上虞郊廟，下虞賓客，是又自其中也。嬪嬙之數，使從周制，妾之無子與希幸者，以時出之，均齊恩施，以廣子姓，使令之人，取足相供，時其上下，通其隔曠，是又自然其中也。在位之人，有乘柴馬幣車者矣，有食菽藿者矣，有親飲食之燕烹者矣，有過客不敢沽酒市脯者矣，有妻子不到官舍者矣，有遠奉祿者矣，有辭爵賞者矣，莫不稱述以爲清儉，非不清儉，而不可以言中也。好節之士，有遇君子而不食其食者矣，有妻子凍餒而不納爵人之施者矣，有茅茨蒿屏而上漏下濕者矣，有將居僻處求而不可得見者矣，莫不歎美以爲高潔，此非不高潔，而不可以言中也。夫世之所以高此者，亦有由然，先古之制休廢，時王之政不平，直正不行，詐僞獨售，於是世俗同共知節義之難復持也，乃舍正從邪，背道而馳奸，彼獨能介然不爲，故見貴也。如使王度昭明，祿除從古，服章不中法，則諸之以典制，貨財不及禮，則間之以志，故向所稱以清邵者，將欲何矯哉。向所歎云高潔者，欲以何爲哉。故人主能使遠時詭俗之行，無所復劉廢，困苦難爲之約，無所復激切，步驟乎平夷之塗，偃息乎大中之居，人享其宜，物安其所，然後足以稱賢聖之王公，中和人君子矣。

人君仲之激切。

古者君之於臣，無不答拜也。雖王者有變，不必相因，猶宜存其大者。御史大夫，三公之列也，今不爲起，非也。爲太子時太傅，即位之後，宜常答其拜。少傅可比三公，爲之起。周禮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及於其病時，皆自問焉。古禮雖難悉奉行，師傅三公所不宜闕者也。凡在京師，大夫以上疾者，可遣使修賜問之恩。州牧郡守遠者，其死，然後有弔賵之禮也。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士大夫。論道必求高明之士，幹事必使良能之人，非獨三太三少可與言也。凡在列位者，皆宜及焉。故士不與其言，何知其術之淺深，不試之事，何以知其能之高下。與羣臣言議者，又非但用觀彼之志行，察彼之才能也，乃所以自弘天德，益聖性也。猶十五志學，朋友講習，自強不息。德與年進，至于七十，然後心從而不踰矩。況於不及中規者乎，而不自勉也。公卿列校，侍中侍郎，皆九州之選也，而不與之從容言議，諮論古事，訪國家正事，問四海豪英，琢磨珪璧，染練金錫，何以昭仁心於民物，廣令聞於天下哉。人主有常不可諱者五焉，一曰層后黜正，二曰不節情欲，三曰專愛一人，四曰寵幸佞諂，五曰驕貴外戚，廢后黜正，覆其國家者也。不節情欲，伐其性命者也。專愛一人，絕其繼嗣者也。寵幸佞諂，蔽蔽忠正者也。驕貴外戚，淆亂政治者也。此爲疾病，在於膏肓，此爲傾危，比於累卵者也。然而人臣破首分形所不能救止也，不忌初故，仁也。以計御情，智也。以嚴專制，禮

贊上恐脫寄人二字。

蔽蔽當作蔽。

也。豐之以財而勿與之位，亦足以爲恩也。封之以土而勿與之權，亦足以爲厚也。何必友年彌世，感久。友疑當作久。

哲亂闇，然後於我心乃快哉。

人之事親也，不去乎父母之側，不倦乎勞辱之事，唯父母之所冒也，唯父母之所欲也，於其體之不安，則不能疑，於其飲之不飽，則不能食。孜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爲此人父母而憎之者也。人之事君也，官無小大，無愆也，事無勞逸，無所避也。其見識知也，則不恃恩觀而加敬，其見遺忘也，則不懷怨恨而加勤，安危不貳其志，險易不革其心，孜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爲此人君長而憎之者也。人之交士也，仁愛篤恕，謙遜敬讓，忠誠發乎內，信效著乎外，流言無所受，愛憎無所偏，幽闇攻人之短，會友述人之長，有負我者，我又加厚焉，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患難必相及，行潛德而不有，立潛功而不名，孜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與此人交而憎之者也。故事親而不爲親所知，是孝未至者也。事君而不爲君所知，是忠未至者也。與人交而不爲人所知，是信義未至者也。父母怨咎人，不以正，已審其不然，可遠而不報也。父母欲與人以官位爵祿，而才實不可，可遠而不從也。父母欲爲奢泰侈靡以適心快意，可遠而不許也。父母不好學問，疾子孫之爲之，可遠而學也。父母不好善士，惡子孫交之，可遠而友也。士友有患，故待己而濟，父母不欲其行，可遠而往也。故不可遠而遠，非孝也。可遠而不遠，亦非孝也。好不遠，非孝也。好遠，亦非孝也。其得義而已也。

昔高祖誅秦、項而陟天子之位，光武討篡臣而復已亡之漢，皆受命之聖主也。蕭、曹、丙、魏、平、勃、霍、光之等，夷踏呂、梓太宗，廢昌邑，而立孝宣，經緯國家，鎮安社稷，一代之名臣也。二主數子之所以震威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業，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盡耳，無天道之學焉。然則王天下，作大臣者，不待於知天道矣。所貴乎用天之道者，則揔星辰以授民事，順四時而興功業，其大略吉凶之祥，又何取焉。故知天道而無人略者，是巫醫卜祝之伍，下愚不齒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亂迷惑之主，覆國亡家之臣也。問者曰，治天下者，登之乎人事，抑亦有取諸天道也。曰，所取於天道者，謂四時之宜也。所登於人事者，謂治亂之實也。周禮之偶相、保章，其無所用耶。曰，大備於天人之道耳，是非治天下之本也。是非理生民之要也。曰，然則本與要奚所存耶。曰，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親，勤卹政事，奬省功臣，賞錫期於功勞，刑罰歸乎罪惡，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則天地將自從我而正矣，休祥將自應我而集矣，惡物將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王者所官者，非親屬，則寵幸也。所愛者，非美色，則巧佞也。以同異爲善惡，以喜怒爲賞罰，取乎媚女，惑乎萬機，黎民冤枉，類殘賊，雖五方之兆，不失四時之禮，斷獄之政，不違冬日之期，著龜積於廟門之中，犧牲羣於祠碑之間，馮相坐臺上而不下，祝史伏壇旁而不去，猶無益於敗亡也。從此言之，人事爲本，天道爲末，不其然與。故審我已善而不復恃乎天道，上也。疑我未善，引天道以自濟者，其次也。不求諸己而求諸天者，下愚之主也。

會當作今。今夫王者誠忠心於自省，專思慮於治道，自省無愆，治道不謬，則彼嘉物之生，休祥之來，是我沒井而水出，爨竈而火燃者耳，何足以爲貴者耶，故歎於報應，喜於珍祥，是劣者之私情，夫可謂大上之公德也。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六

申鑒　中論　典論

荀悅

申鑒

夫道之大本，仁義而已，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中者度作讀威。重無已，篤厚無飾，謂之申鑒。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制度以綱之，事業以紀之，先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恆，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無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行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奢作侈。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爵布五教，令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游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勤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眞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

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覆於功罪，毀譽放於准驗，聽言責事，課名察實，無或詐僞淫巧以蕩衆心，故事無不核，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視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貴其心，慎修其行，有罪過者無微幸，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治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途，是謂彰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念，急則叛，叛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威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循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爲之，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

來帶爲作交。

來作逆。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求，三曰不任，四曰不終，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短掩大美，八曰以干訐傷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是謂十難。惟審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狡，六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護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職位不重，小臣齊度，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讒，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此弱國之風也，君臣爭明，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爲博，以伉爲高，以濫爲通，遵禮謂之劬，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背爲察，以利爲公，以割下爲能，以附上爲忠，此狡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疑，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下不諫上，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

惟督五教以綏民中，一曰原心，二曰明德，三曰勸功，四曰哀化，五曰權計，凡先王之攸教，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

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要也，至矣哉。

或曰，聖王以天下爲樂乎，曰否，聖王以天下爲憂，天下以聖王爲樂，凡主以天下爲樂，天下以凡主爲憂，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

疑亦及之。天之道也。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體順。三曰道順。衰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體順。二曰辭順。三曰事順。治世之順、眞順也。衰世之順、則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辭苟順則逆忠。事苟順則逆道。下有疑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飢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故足塞傷心。民疑傷國。

（上脫則字。）

或曰。三皇之民至敦也。其治至淸也。天性乎。曰。皇民敦。秦民弊。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斯敦。皇治純。純斯淸矣。唯性不求無益之物。不苦難得之貨。節華飾之勝。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淸矣。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妖僞息矣。致精誠。求諸己。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絕詭智。抑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末技。周本務。則事業恰矣。

（舊無字。補之。）（精作情。改之。）

尙主之制非古也。蔡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乘陽。逆天也。以婦凌夫。逆人也。逆天不祥。逆人不義。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有二史。右史記事。左史記言。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君舉必記。臧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成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副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方各書其事。歲盡則集之於尙書。各備史官。使掌其典。

（下有字。上有朝字。）

君子有三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前惟訓。人惟賢。鏡惟明。商德之衰。不鑒於禹、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羣下也。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焉。

（商德作夏殷。）

不任所愛之謂公。惟義是從之謂明。齊桓公、中材也。夫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妻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己。衞姬色衰。非愛也。任之也。然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宏矣哉。

（義作公。）（已矣作不遠也三字。）

主伸政。

齊肯純白二豎不生。玆謂心寧。省躁淸靜。嬖孽不作。玆謂主平。夫齊肯近心而處腑。鍼之不逮。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宜忌。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愛民如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邦遷於釋。旱祀於旱。可謂愛民矣。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人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

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信矣乎。曰。人非下愚。則可以爲堯、舜矣。爲堯、舜貌。同堯之性。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爲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堯、舜、桀、紂之罪。當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

（位作媚。字作愛。）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是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是難也。有難之難。閒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人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蹈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致之。

人臣有三罪。一曰過。二曰阿。失。三曰尸祿。以非先王謂之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絀。

（哪下有非字。先作引。）

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也。發而進諫謂之救也。行而責之謂之戒也。防爲上。救次之。戒爲下。

或問天子守在四夷。有諸。曰。此外守也。天子之內守在身。曰。何謂也。曰。至尊者。其攻之者衆焉。故使辭御侍攻人主而奪其財。近幸妻妾攻人主而奪其寵。逸遊伎藝攻人主而奪其志。左右小臣攻人主而奪其行。不令之臣攻人主而奪其事。是謂內寇。自古失道之君。其見攻者衆矣。小者危身。大者亡國。鯀、共工之徒攻堯。儀狄攻禹。亦能克。故唐、夏平。南之威攻文公。申侯伯攻恭王。不能克。故晉、楚興。萬乘之寇淩顚場。可患也。一言之寇襲於膝下。患之甚矣。八域重譯而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匈匈而獻諛。寶之至矣。故明主愼內守。除內寇。而重內寶。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純德無慝。其上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遠而已矣。

中論　徐幹

憐其隱覩。輕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而致怨乎人。思己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愼幽微。雖在隱翳。鬼神不得見其際。況於遊宴乎。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惱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徒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故唐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掩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也。

民心莫不有治道。至於用之。則異矣。或用乎人。或用乎己。用乎己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追末。君子之治之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治之也。先追其末。故功廢而讎多。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醫。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聾。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昏。故明莫大於自見。聰莫大於自聞。叡莫大於自慮。此三者、衆之甚輕。行之甚邇。而人莫之知也。故知者衆甚懼之。非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位彌高。基彌固。勝彌衆。受彌廣。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

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必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格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癡道焉。不宿義焉。言而不行，斯寢逆矣。行而不時，斯宿義矣。是故君子之務以行前言也。民之過在於哀死而不愛生，悔往而不懼來，善詒乎已然，好爭乎遠事，願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故孔子撫其心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以改此，雖聞何益。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及，行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奇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永爲人役也。

（閒下有於字。問其心作問其心張。及作反。）

人之爲德，其猶器與。器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肖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辨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日益，不攻則日甚。故君子之相求也，非特與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知作攻。

（懼作慎。乎疑之誤。）

磨而善不興，自然之道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知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唯君子，然後能爲己之所難，能致人之所難也。夫酒食人之所愛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忠言甚於酒食，人豈其愛之乎。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其瞻之。曰也者，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眦，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曰也，是以務察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牆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閨奧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因人之耳目也，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其高不可爲員，其廣不可爲方。先王之禮，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瞽誦詩，庶僚箴誨，器用銘鼎，筵席書戒，月考其爲，歲會其行，所以自佚正也。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我。凡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下愚反此道，以爲己既仁矣，知矣，神明矣，何求乎衆人。是以喜彰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予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不然，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遂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己之非，遂初之謬，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已。

（未有舊作未良。改之。）

（勸作勵。愚作志。皆以伴以皆三字。）

（矣已疑倒。）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弃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彼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己，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惡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己，則

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乎。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行力而不已之也，已之之術反也。謗之爲名也，譖之而愈至，拒之而愈來，說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爲也。聞乎此，則小人不足得也。當舜歷者，禹非昌言，聞乎此者也。夫人也，皆背名前策，著形刻圖，或爲世法，或爲世戒，可不慎歟。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顯者也。然則夫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憤也，亦無日矣。故墳庳則水縱，友邪則己僻。是以君子慎所友。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禮之次也。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獎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爲不善，其敢乎。

夫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間雜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不倦，諜諜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者乎，而惑閭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行辭而壓，言僞而辨者，殺之。爲其疑衆惑民而滋亂至道也。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其祿厚，德遠者其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不待問之也，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爵祿者，先王所重也，爵祿之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敝衣糲食，君子之所服，變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非無此服，民弗美也。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地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六合之內，各充其願，其爲大賓，不亦宜乎。夫登高而趨遠，則所示者廣矣。順風而奮鐸，則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非鐸聲之益長，所託者然也。況居富貴之地而行其政令者也。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乎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亡也。詳於小事，察於近物者，謂耳聽於絲竹歌謠之和，目明乎雕琢采色之章，口給乎辨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功，體比乎俯仰殺旋之容。凡此數者，觀之足以靡人之心，學之足以勸人之思，且先王之末教也，非有小才智，則亦不能爲也。是故能之者莫不自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皆以不能故也。夫君居南面之尊，乘殺生之權者，其勢固足以勝人矣，而加之以勝人之能，懷足己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莫敢觀也，而況於人君哉。故雖惡若山而已不見，謗聲若雷而已不聞，豈不甚乎。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而近物者易驗，而遠數者難效，非大明君子則不能兼通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於所易而不能及於所難。是以治君

世衰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大道遠數者，謂仁足以覆育羣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應變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奸慝，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廢興之源，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今使人君視如離婁，聽如師曠，御如王良，射如夷羿，譬如史猶，計如隸首，走追駟馬，力折門鍵，有此六者，可謂高於有司之職，何益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乏於有司之職，何傷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矣。何則，小器不能兼容，治亂又不繫於此。而中才之人所好也。昔潞豐舒、晉智伯瑤之亡，皆信其三材，恃其五賢，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伎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道者，祇足以拒諫者之說而鉗忠直之口也。祇足以追亡國之跡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耶，不其然耶。

（以親作親。）（惠作死。）（鉗下有為字。）

帝者昧旦而視朝，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為之。豈非羣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故博求聰明叡哲君子，措諸上位，使執邦之政，令焉執政聰明叡哲，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莫不任其職，百僚莫不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莫不致其治，則九牧之人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斷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於異路，說而賢無異於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踣于京，厲流于彘，幽滅于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而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而靈王喪師；衛有大叔儀、公子鱄、蘧伯玉，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孟、范武子，而靈公被弒；魯有子家羈、叔孫婼，而昭公對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弒；虞虢有宮之奇、舟之僑，而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彼亦知有焉必待乘之然後遠行，有譽必待使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也。且六國之君，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修禮盡意，不敢怠慢也。至於王莽，既不能用，及其致之也，尚不能言，莽之為人，內實奸邪，外慕名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於是脅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不至，徒張設虛名以奇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莽之為人也，其實因之也，因人者，非必著桎梏、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則以繩組為羈紲，以印佩為鉗釵也。小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為辱矣。故明主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斯與籠鳥檻獸未有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猶懲鼠，豈為我用哉。且雖班萬鍾之祿，將何益焉。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為遠。今不格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脩所以執賢者之身，至於祇慢頗僻，宗廟廢絕，豈不哀哉。孫子曰，人主之患，不在於言不用賢，而在於誠不用賢。言用賢者，口也；御賢者，行也。口行反而欲賢者之進，不亦難乎。善哉，言

（君子則為作君子篇之。）（且雖作雖。）

也。故人君苟脩其道義，昭其德音，擅其威儀，審其教令，刑無頗類，惠澤播流，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其親，樂之如堌篪，歡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瀑導潛，注之大海，何不至之有乎。苟蠲機暴虐，省聲不登，讒邪在側，殺戮不辜，宮館崇侈，妻妾無度，淫樂日縱，征稅繁多，財政之大綱有二。賞罰之謂也。人君明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賞罰者，不在於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肅，必不行也，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也。夫當賞者不賞，則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當罰者不罰，則為惡者輕其國法，而怙其所守。苟如是也，雖日用斧鉞於市，而民不去惡矣。日賜爵祿於朝，而民不興善矣。是以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而廢刑罰，不敢以怨讎之忿而留隱賞。夫何故哉。將以有救也。故司馬法曰，賞罰不踰時，欲使民速見善惡之報也。踰時且猶不可，而況廢之者乎。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疏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不勸，罰輕則不懼。賞重則民徼幸，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恕以聽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也。夫賞罰之於萬人，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之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軛。賞罰之不明，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不動不懼民懼。上共冶民字。）

天地之間，含氣而生者，莫知乎人。人情之至痛，莫過乎喪親。夫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故聖王制三年之服，所以稱情而立文，為至痛極也。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由之。帝王相傳，未有知其所從來者。及孝文皇帝天姿謙讓，務崇簡易，其將弃萬國，乃顧臣子，令勿行久喪。已葬則除之，將以省煩勞而寬羣下也。觀其詔文，唯欲旋乎己而已，非為漢室制禮而傳之於來世也。後人遂奉而行焉。莫之分理，至乎顯宗聖德欽明，深照孝文一時之制，又惟先王之禮，不可以久違，是以世祖崩，則斬衰三年，孝明既沒，朝之大臣，徒以己之私意，忖度嗣君之必貪速除也，檢之以大宗遺詔，不惟孝子之心，哀慕未歇，故令聖王之迹，陵遲而莫遵，短喪之制，遂行而不除。斯誠可悼之甚者也。滕文公、小國之君耳，加之生周之末世，禮教不行，猶能改前之失，咨問於孟軻，而服喪三年，豈況大漢配天之主，而廢三年之喪，豈不惜哉。且作法於仁，其弊猶薄；道隆於己，歷世則廢。況以不仁之作，宣之於海內，而望家有慈孝，民德歸厚，不亦難乎。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聖主若以遵宴之間，超然遠思，覽周公之舊章，詣顯宗之故事，感蓼莪之篇，行，惡素冠之所刺，發復古之德音，改大宗之權令，

事行之後、永爲典式、傳示萬代、不刊之道也。

[按當作]昔之聖王制爲體法、貴有常尊、賤有等差、君子小人、各司分職、故下無僭上之愆、而人役財力、能相供足也、往昔海內富民、及工商之家、資財巨萬、役使奴婢、多者以百數、少者以十數、斯豈先王制禮之意哉、夫國有四民、不相干蹟、士者勞心、工農商者勞力、勞心之謂君子、勞力之謂小人、君子者治人、小人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百王之達義也、今夫無德而居富之民、宜治於人且食人者也、役使奴婢、不勞筋力、目喻頤指、從容垂拱、雖懷忠信之士、讀聖哲之書、端委執笏、列在朝位者、何以加之、且今之君子、尚多貧匱、家無奴婢、既其有者、不足供事、妻子勤勞、躬自爨烹、其故何也、皆由罔利之人、與之競逐、又有紓青拖紫、并兼之門、使之然也、夫物有所盈、則有所縮、聖人知其如此、故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動爲之防、不使過度、是以治可致也、爲國而令廉讓君子不足如此、而使貪人有餘如彼、非所以辨尊卑、等貴賤、賤財利、尚道德也、今太守令長得稱君者、以慶賞刑威、亦自己出也、民畜奴婢、或至數百、慶賞刑威、亦自己出、則與郡縣長史又何以異、夫奴婢雖賤、俱含五常、本帝王良民、而使編戶小人爲己役、哀窮失所、猶無告訴、豈不枉哉、今自斗食佐吏以上、至諸侯王、皆治民人者也、宜畜奴婢、農工商及給趨走使令者、皆勞力躬作、治於人者也、宜不得畜、昔孝哀皇帝卽位、師丹輔政、建議令畜田宅奴婢者有限、時丁傅用事、董賢貴寵、皆不樂之、事遂廢覆、夫師丹之徒、皆前朝知名大臣、忠疾并兼之家、建納忠信、爲國設禁、然爲邪臣所抑、卒不施行、豈況布衣之士、而欲唱議立制、不亦難乎、

[魏志雜所載[illegible]下有心字]

[恐當作忘]

[恐當作誤]

典論

何進滅於吳匡、張璋、袁紹亡於審配、郭圖、劉表昏於蔡瑁、張允、孔子曰、佞人殆信矣、古事已列於載籍、聊復論此數子、以爲後之監誡、作姦讒、中平之初、大將軍何進、弟車騎苗並開府、近士吳匡、張璋各以異端有寵於進、而苗惡其爲人、匡、璋毀苗而稱進、進聞而嘉之、以爲一於己、後靈帝崩、進爲宦者韓悝等所害、匡、璋忌苗、遂劫進之衆、殺苗于北闕、而何氏滅矣、昔鄭昭公殺於渠彌、魯隱公死于羽父、苗也、能無及此乎、夫忠臣之事主也、尊其父以重其子、奉其兄以敬其弟、故曰、愛其人者、及其屋烏、況乎骨肉之間哉、而進獨何嘉焉、袁紹之子譚長而慧、尚少而美、紹妻愛尚、數稱其才、紹亦雅奇其親、欲以爲後、未顯而紹死、別駕審配、護軍逢紀、宿以驕侈不爲譚所善、於是外順紹妻、內盧私害、矯紹之遺命、奉尚爲嗣、潁川郭圖、辛評與配、紀有隙、懼有後患、相與依譚、盛陳嫡長之義、激以亂降之辱、勸其爲亂、而譚亦素有意焉、與尚親振干戈、欲相屠裂、王師承天人之符應、以席卷乎河朔、遂走尚、梟譚、衛配滅圖、二子既滅、臣無餘、紹遇因運、得收英雄之謀、假士民之力、東臨巨海之濱、西畢全晉之地、南阻白馬黃河、北有勁弓胡馬、地方二千里、衆數十萬、可謂威矣、當此之時、無敵於天

下、視紹平易於掌乎、而不能抑遏愚妻、顯別嫡庶、婉戀私愛、寵子以觀、其後敗績喪師、身以疾死、邪臣飾姦、二子相屠、墳土未乾、而宗廟爲墟、其禍至矣、劉表長子曰琦、表始愛之、稱其類己、久之爲少子琮納後妻蔡氏之姪、至蔡氏有寵、其弟蔡瑁、表甥張允、並善於表、憚琦之長、欲陷害之、而琮日睦於蔡氏、允、瑁爲之先後、琮之有善、雖小各聞、有過、雖大必蔽、蔡氏稱美於內、瑁、允歎德於外、表日益之、而琦益疏矣、出爲江夏太守、監兵於外、瑁、允陰司其過闕、隨而毀之、美無顯而不掩、闕無微而不露、於是表忿怒之色日發、謂讓之書日至、而琮堅爲飾矣、故曰、容刀生於身疏、積愛出於近習、豈謂是耶、昔泄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君臣則然、父子亦猶是乎、後表疾病、琦歸省疾、琦素慈孝、瑁、允恐其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爲國東藩、其任至重、今稱衆而來、必見讒怒、僞爲之歡、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士民聞而僞焉、雖易牙杜宮、豎牛盧器、何以加此、琦豈忌晨兔北犬之獻乎、隔戶牖而不達、何言千里之中山、嗟乎、父子之間、可至是也、表卒、琮竟嗣立、以侯與琦、琦怒投印、僞辭奔喪、內有討瑁、允之意、會王師已臨其郊、琮乘州請罪、琦遂奔于江南、昔伊戾、費忌以無寵而作讒、江充、焚豐以負罪而遺蠱、高、斯之詐也、貪權、躬寵之罔也、欲貴、皆近取乎骨肉之間、以成其凶逆、悲夫、匡、璋、配、圖、瑁、允之徒、固未足多怪、以後監前、無不烹葅夷滅、爲百世戮笑、然猶昧於一往者、姦利之心篤也、其誰離父子、隔昆弟、成姦於朝、制事於須臾、皆緣匪隙、以措意、託氣應以發事、挾宜恤之成畫、投必忿之常心、勢如驚怒、應若發機、雖在聖智、不能自免、況乎中材之人、若夫爰盎之諫淮南、田叔之救梁孝、杜鄴之給二王、安國之和兩主、倉唐之稱詩、史丹之引過、周昌犯色以廷爭、叔孫切諫以陳誡、三老抗疏以理寃、千秋託靈以寤主、彼數公者、或顯德於前朝、或揚聲於上世、或累遷而登相、或受金於帝室、其言既醜、祠亦隨之、斯可謂善處骨肉之間矣、

三代之亡、由乎婦人、故詩刺陶女、哲誡妲嬃、斯已著在篇籍矣、近世之若此者、衆、或在布衣細人、其失不足以敗政亂俗、至於二袁、過竊聲名、一世豪士、而術以之失、紹以之滅、斯有國者所宜慎也、是以錄之、庶以爲誡于後、作內誡、古之有國有家者、無不患貴臣擅朝、寵妻專室、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愚、入朝見嫉、夫寵幸之欲專愛擅權、其來尚矣、然莫不悲慎於明世、而悉睢於閒時者、度主以行志也、故淮陽臨釣而泣、以塞美人之路、鄭袖僞隆其愛、以殘魏女之貌、司隸馮方女國色也、世亂避地楊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之、諸婦害其寵、紿言將軍貴人有志節、懸泣示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女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以爲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懸之廡梁、言自殺、術誡以爲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斂、袁紹妻劉氏甚妒忌、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妻盡殺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乃毀頭墨面、以毀其形、追妒亡魂、戮及死人、惡婦之爲、一至是哉、

其少子尚文爲盧殺死者之家嬪，說惡母，蔑死先父，行暴逆，忘大義，滅其宜矣。紹聽順妻意，欲以尚爲嗣，又不時決定，身死而二子爭國，舉宗塗地，社稷爲墟，上定冀州，屯鄴，舍紹之第，余親涉其庭，登其堂，遊其閣，彩其房，棟宇未隳，陛除自若，忽然而他姓處之，紹雖蔽乎，亦由惡婦。

疑誤。

真疑莽。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七

劉廙別傳（政論注曰 御覽。）　蔣子　政要論

劉廙別傳

備政

夫爲政者，譬猶工匠之造屋也。廣廈既成，衆悅不安，則梁棟爲之斷折。一物不備，則千柱爲之並廢。猶爲屋者，知梁悅之不可以不安，故棟梁常存。知一物之不可以不備，故衆榱與之共成也。善爲政者，知一事之不可闕也，故無物而不備。知一是之不可失也，故衆非與之共得。其不然者，輕一事之爲小，忽而闕焉，不知衆物與之共多也。視一非之爲小也，輕而蹈焉，不知衆是與之共失也。夫政之相須，猶悅轄之在車，無悅轄猶可以小進也。謂之歷遠而不頓躓者，未之有也。夫爲政者，輕一失而不矜之，猶乘無轄之車，安其少進，而不視其頓躓之患也。夫車之患近，故無不視焉；國之患遠，故無不忽焉。知其體者，夕惕若厲，慎其微矣。夫爲政者，莫善於清其吏也，故選託於由、夷，而又威之以篤。篤，欲其貪之必懲，令之必從也。而姦益多，巧彌去，何也？知清之爲清，而不知所以清之故，勉而無恥也。曰欲其清而節其祿，祿薄所以不得反其清。夫饑寒切於肌膚，固人情之所難也。其甚又將使其

必須連亡字，也，自三字當連，正文逆疑併。

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矣。貪則仁義之事狹，而怨望之心節。從政者捐私門而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光室族，祿不足以代其身。骨肉饑寒，離怨於內，朋友離叛，衰捐於外，虧仁孝，損名譽，得守之而不易者，蓋無一也。不能原其所以然，又將佐其室族之不和，合門之不登也。疑其名，必將忘其實，因而下之。不移之士，雖苦身於內，冒謗於外，捐私門之患，盡死力於國，然猶未獲見信之衷，不免黜放之罪。故守清者死於溝壑，而猶有退謗於世也。爲之至難，其利至重，誰能爲之哉。人知守清之必困於終也，遂清，而又懼卒罰之及其身也。故不爲昭昭之行，而威思闇昧之利。姦巧機於內，而虛名逸於外。人主貴其虛名，而不知賤其所以爲名也。虛名彰於世，姦實隱於身。人主眩其虛，必行以闇其實矣。故因而貴之，敬而用之。此所謂惡貪而劉於由、夷，好清而賞於盜跖也。名實相違，好惡相錯，此欲清而不知重其祿之故也。不知重其祿，非徒失於清也，又將使清分於私，而知周於欺。推此一失，以至於欺，苟欺之行，何事而不亂哉。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祿者，則欺而濁。知重其祿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盡其力者，則事繁而職闕。凡此數事，相須而成，偏廢，則有者不爲用矣。其餘放欺、無事而不若此者也。不可得一二而敘之耳。故明君必須良佐而後致治，非良佐能獨治也。必須善法，有以用之。夫君猶醫也，臣猶藥也，法，猶鍼也。藥補寒也，鍼除熱也。藥鍼必死，夫然也。非疾之藥，則無益於疾也。又況適失之哉。今用鍼而不存於善術，使所鍼必死，夫然也。非疾之藥，亦適。良醫急於救療，而不恃藥入之無惡也。明君急於治平，而不恃亡失之不便亡也。

正名

夫名不正則其事錯矣，物無制則其用淫矣。錯則無以知其實，淫則無以禁其非。故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實，制物以息其非。名其何以正之哉？曰：行不美則名不得稱，稱必實所以然。效其所以成，故實無不稱於名，名無不當於實也。曰：物又何以制之哉？曰：物可以發生而不可廢之於民者，富之備之。無益於養生而可以寶於世者，則隨貧卑而爲之制，使不爲此官，不得服此服，不得備此飾。故其物甚可欲，民不得服，雖捐之曠野而民不敢取也。雖簡於禁而民皆無欲也。是以民一於業，本務而末息。有益之物阜而賤，無益之寶省而貴矣。所謂貴者，民貴願之也。匪謂質貴於市也。故其政惠其民，其法易其業，天告人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其此之謂與。

愼愛

夫人主莫不愛愛己，而莫知愛己者之不足愛也。故惑小臣之侵而不能廢也，忘遠己之益己而不能用也。夫犬之爲猛也，莫不愛其主矣。見其主則騰踊而不能自禁，此歡愛之甚也。有非則鳴吠而不逸於夙夜，此自效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其有猛犬之故也。夫犬知愛其主，而不能爲其主盡酒酸之患者不嗛也。夫小臣之欲忠其主也，知愛之而不能去其嫉妒之心，又安能敬有道，爲己顏稷、契之佐哉？此發犬以求不貨，愛小臣以褒良賢也。悲夫，爲國者之不可不察

也。

蔽愛

爲人君者、莫不利小人以廣其視聽、謂視聽之可以益於己也。今彼有惡而己不見、無善而己愛之者、何也、智不周其惡、而義不能割其情也。己不能割情於所愛、慮不能觀其得失之機、彼亦能見己成敗於所開、割私情以事其上哉。其勢適足以厚姦人之資、此朋黨者之所以日固、獨善之所以孤弄也。故視聽日多、而開蔽日甚、豈不詭哉。

弄疑弄。

欲失

夫人君莫不願衆心之一於己也、而疾姦黨之比於人也。欲得之而不知所以得之、故欲之益甚、而不可得亦甚。疾之益力、而爲之者亦益勤矣。何也、彼將恐其黨也、任之而不知所以信之、朝任其身、夕訪於惡、惡無毀實、善無賞分、事無小大、訪而後知、彼乘之不必正於道也、又知訪之不能於己也。譽至譏至、忠仰曾參以事其親、借龍逢以貫其忠、猶將屈於私交、況世俗之庸臣哉。故爲君而欲使其臣之無黨者、得其人也、得其人而使必盡節於國者、信之於己也。

蔽賢

自古人君莫不願得忠賢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訪之於衆人也。忠於君者、豈能必利於人、苟無利於人、又何能保譽於人哉。故常願之於心、而常失之於人也、非願之之不篤而失之也、所以定之之術非也。故爲忠者獲小賞而大乖遠於人、恃人君之獨知之耳、而獲訪之於人、此爲忠者而無幾而黜不測於身也。得於君、不過斯須之歡、失於君、而終身之故患、苟賞名而實窮於罰也。是以忠者逝而遂、智者慮而不爲、爲忠者不利、則其爲不忠者利矣。凡利之所在、人無不欲、人無不欲、故無不爲不忠矣。爲君者以一人而獨處於衆姦之上、雖至明而猶困於見聞、又況庸君之能觀之哉。庸人知忠之無益於己、而私名之可以得於人、得於人可以重於君也、故篤私交、薄公義、爲己者殖而長之、爲國也抑而割之。是以真實之人蹙於國、阿欲之人益於朝矣。由是田、季之恩隆、而齊、魯之政衰也。

成湯武王賢。

雖成之市朝、示之刀鋸、私欲益膠、齊、魯日困、何也、皷惑之以言而賞之以實也、好惡相錯、政令日弊、昔人曰、爲君難、不其然哉。

任臣

人君所以皆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信而保治於己也。是以其聰察、其明昭、身日高、而蹈日下、卑日遠、而聽日近、業至難而身至易、功至多而勳至少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則其臣不思其所以爲國、而思其所以得於君、深其計而淺其事、以求其指撝、人主淺之則不陷於之難、人主深之則進而順之以取其心、所闕者、忠於國而難明於君者也。所修者、不必忠於國而易行於時者也。因其所貴者貴之、故能同其貴、因其所聽者聽之、故能殊於聽。其所貴者不必賢、所聽者不必聽也。蒙懷因循之術、人爲悅心易見之行、夫美大者深而難明、利長者不可以倉卒形也。故難明長利之事廢於世、阿易見之行寒於側、爲非不知過、知困不知其乏、此爲天下共一人之智、以一人而獨治於四海之內也。其業大、其智寡、豈不蔽哉。以一蔽主而隔不肆之阿、欲能不惑其功者、未之有也。苟惑之、則人得其志矣、人得其志、則君之志失矣。君勞臣逸、上下易所、是一君爲臣而萬臣爲君也。以一臣而事萬君、鮮不用矣。有不用人之名、而終爲人所用也。是以明主慎之、不貴知所用於己、而貴知所用於人。能用人、故人無不爲己用也。昔舜恭己正南面而已、天下不多皋陶、稷、契之數、而貴聖舜獨治之功。故曰、爲之者不必名其功、從其業者不必勤其身也、其舜之謂與。

美疑。

阿下恐有脫文。

有下不字恐衍。

政略

夫君主之治、必須賢佐然後爲泰。故君稱元首、臣爲股肱、譬之一體、相須而行也。是以陶唐欽明、羲氏平秩、有虞明目、元愷敷教、皆此君唱臣和、同亮天功、故能天成地平、咸熙於和穆、盛德之治也。夫隨俗樹化、因世建業、愼在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時移而不移、違天之祥也。民望而不因、逆人之咎也。好善而不能擇人、敗官之患也。三者失、則天人之事悖矣。夫人乖則時逆、時逆則天違、天違而望國安、未有也。

利論

忠之臣者、狡猾之獄焉、狡黠之民、不事家事、朋黨鄉黨、以見厭賢、因反恐懼、者圖家忌諱、造誹謗、飾戲言以成醜語、被以叛逆告白長吏、長吏或內利疾惡盡節之名、外以爲功、遂使無罪并門滅族、父子孫戮、肝腦塗地、豈不劇哉。求媚之臣、側入取容、雖忝子啖君、孤己悅主而不憚也。況因猾叛之時、無悅觀之民、必稱盡節之稱乎。夫妄造誹謗、盡書叛逆、狡黠之民也、而詐忠者知而族之、此國之大殘、不可不察也。

用奇

蔣子萬機論

蔣濟

或曰、官人用士、累功積效、以次相敍、明主之法、忠臣之節盡矣、若拔奇求異、超等踰第、非臣之事也、臨之曰、顧當憂世無奇人、倘有、又不能聽耳、明法忠節、未必已盡也、自昔五帝之冠、固有黜陟之談矣、復勤揚側陋、殷有考績之績矣、復力索嚴穴、西伯有旱效之誓矣、復勞求魚釣、太伯有脩課之法矣、復遽求囚俘、漢祖有賞罰之約矣、復急追亡僧、若脩敍爲明法、拔奇爲非事、是兩帝三君非聖哲、而無、蕭非忠臣也、然則考功案績、守成之法也、拔奇取異、定社稷之事也、當多事之世而論無事之法、處用奇之時而必效一官之智、此所以上古多無嚴之國也、是以高世之主、成功之臣、張法以御常人、厚禮以延奇逸、求之若不及、索之若骨肉、故能消災除難、君臣同烈也、縱使五主二臣、乘於有司、東於脩常、不念嘗陷、則唐民康哉之歌不作、殷無殷商雅頌之美、齊無九合功濟、殲於京索而不常矣、故明君良臣、垂意於奇異、誠欲濟其事也、使奇異填於溝壑、有國者將不興其治矣、

漢元帝爲太子時、諫持法太深、求用儒生、宣帝作色怒之云、俗儒不達不足任、亂吾家者太子也、據如斯言、漢之中滅、職由宣帝、非太子也、乃知班固步驟盛衰、發明是非之理、弗逮古史遠矣、昔秦穆公近納英儒、招致智辯、知富國強兵、至于始皇、乘歷世餘、滅吞六國、建帝號、而坑儒任刑、疏扶蘇之諫、外蒙悟之直、受胡亥之曲、個趙高之諛、身沒三歲、秦無嗣類矣、前史皆二世之禍、始皇所起、夫漢祖初以三章結黔首之心、並任儒辯、以井陘破、然後問灞、吞舟之魚、漏民機網、天下大治、宣帝受六世之洪業、繼武昭之成法、四夷怖征伐之威、生民厭兵革之苦、海內歸勢、適當安樂時也、而以峻法繩下、驟備貴刑名、是時名則石顯、弘恭之徒、便僻危險、杜塞公論、專制於事、使其君負無窮之謗、名則二字假衍。也如此、雖果亂宣帝家哉、向使宣帝豫料柱石之士、骨鯁之臣、屬之社稷、不令宦豎乘特天機、豈近於元世棟橈崩、三十年間、漢爲新家哉、推計之、始皇任刑、禍近及身、宣帝好刑、短喪天下、不同於秦禍少者耳、

政要論

爲君難

或曰、仲尼稱爲君難、夫人君者、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柄、用人之才、因人之力、何爲不成、何求不得、功立則受其功、治成則厚其福、故官人舜也、治水禹也、稼穡、弃也、理訟、皋陶也、堯無事焉、而由之聖治、何爲君難耶、曰、此其所以爲難也、夫日月照於晝夜、風雨動潤於萬物、陰陽代以生殺、四時迭以成歲、不見天事、而猶貴之者、其所以運氣陶演、協和施化、肯天之爲也、是以天萬物之覆、君萬物之纘也、懷生之類、有不浸潤於澤者、天以爲負、員首之民、有不霑濡於恩者、君以爲恥、是以在上者體人君之大德、懷恤下之小心、開化立教、必以其道、發言則通四海、行政則動萬物、盡之於心、思之於

內、布之於天下、正身於廟堂之上、而化應於千里之外、雖社稷塞耳、隱屏而居、照幽遠情、燭於宇宙、動作周旋、無事不盡、服一綵則念女功之勞、御一穀則恤農夫之勤、決不聽之獄、則懼刑之不中、進一士之爵、則恐官之失賢、賞毫釐之善、必有所勸、刑錙芥之罪、必有所阻、使化若春氣、澤如時雨、消濁汚之人、移薄僞之俗、救衰世之弊、反之於上古之朴、至德加於天下、惠厚施於百姓、故民仰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且佐治之臣、歷世難出、庶人衆而賢才寡、是故君人者不能皆得稷、契之幹、伊、呂之輔、猶造父不能皆得騏驥之乘、追風之匹也、御隨侯必煩轡衔、統庶臣必勞智慮、是以人君其所以濟輔輩下、均養小大、審察眞僞、考察變態、在於幽冥窈妙之中、割毫析芒、纖微之間、非天下之至精、孰能盡於此哉、故臣有立小忠以善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慮之以詐乎、臣有貌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乎、臣有害同儕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嫉乎、臣有進邪說以亂是、因似然以傷賢、可不慮之以奸乎、臣有因賞以恩、因罰以佐威、可不慮之以奸乎、臣有外顯和悅、內陰相謀、事託公而實俠私、可不慮之以欺乎、臣有事左右以求進、託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僞乎、臣有和同以取譖、苟合以求寵、可不慮之以禍乎、臣有悅君意以求親、悅主言以取容、可不慮之以佞乎、此九慮者、所以防惡也、臣有辭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樸愨而辭訥、外疏而內敏、可不恕之以質乎、臣有犯難以爲士、離謗以爲國、可不恕之以忠乎、臣有守正以逆衆意、執法而遠私志、可不恕之以公乎、臣有不曲己以求合、不耦世以取容、可不恕之以貞乎、臣有從側陋而進顯言、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恕之以難乎、臣有孤特而執節、分立而見毀、可不恕之以勁乎、此七恕者、所以進善接下之理也、御臣之道、豈徒七恕九慮而已哉、

恩上疑有脫字。二字疑一字有脫。

五慮帝伯上或主。

臣不易

昔孔子言、爲臣不易、或人以爲易、吾臣之事君、供職奉命、勑身恭己、忠順而已、忠則獲寵、安之福、順則無危辱之變、曷爲不易哉、此言似易、論之甚難、夫君臣之接、以愚奉智不易、以明事闇爲難、唯以賢事聖、以聖事賢爲可、然賢聖相遭既稀、又周公之於成王、猶未能得、斯誠不易也、且父子以恩親、君臣以義固、恩有所爲虧、況義能無所爲缺哉、苟有虧缺、亦何容易、且夫事君者、竭忠義之道、盡忠義之節、服勞辱之事、當危之難、肝腦塗地、膏液刳草、而不辭者、以安上治民、宣化成德、使君爲一代之聖明、己爲一世之良輔、輔千乘則念過管、晏、佐天下則思酬稷、禹、豈爲七尺之軀、羈一官之貴、貪充家之祿、榮華寵之觀哉、以忠臣之事主、投命委身、期於成功立事、便國利民、故不爲難、易變節、安危革行也、然爲大臣者、或仍舊德、藉故勢、或見拔擢重任、其所以保寵成功、承上安下、則當遠威權之地、避嫌疑之分、知虧盈之數、達止足之義、動依典禮、事念忠篤、乃當匡上之行、諫主之非、獻可濟

否、陛躬之故、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也、然當託於幽微、當行於隱密、使怨咎從己身、而衆善自君發、爲羣寮之表式、作萬官之儀範、豈得儉色容悅而已哉、然或爲邪臣所譖、幸臣所亂、聰一疑而不見信、事似然而不可釋、忠詭計而爲非、辨事疑而爲惡、罪結於天、無所禱請、激直言而無所訴、深者卽時伏劍賜死、淺者以漸斥逐放棄、蓋比干、龍逢所以見害於飛廉、惡來、孔子、周公所以見毀於管、蔡、季孫也、斯則大臣所以不易也、爲小臣者、得任則治其職、受事惟其業、思不出其位、盡不過其責、竭力致誠、忠信而已、然或困辱而不均、厭抑而失所、是以賢者或非其議、預非其事、不著其稱、不嫌其卑、庶貴一言而利一事、然以至輕至微、至疏至賤、千萬乘之主、約以禮義之度、匡以行事之非、忤執政之臣、暴其所短、說合則裁、自若不當、則離禍害、或計不欲人知、事不從人豫、而已策謀適合、陳偶同上者、或顯戮其身、以神其計、在下者或妒其人而奪其策、董關思見殺於鄭、韓非受誅於秦、龐涓刖孫臏之足、魏齊折應侯之脅、斯又孤宦小臣所以爲難也、爲小臣者、一當恪恭職司、出內惟允、造膝詭辭、執心審密、忠上愛主、媚不求奧竈而已、若爲苟若此患爲外人所彈、邪臣所嫉、以職近而言易、身親而見信、奉公俠私之吏、求害之以見直、懷奸抱邪之臣、欲除之以示忠、言有若是、事有似然、雖父子之間、猶不能明、況臣之於君而得之乎、故上官毀屈平、爰盎譖朝錯、公孫排主父、張湯陷嚴助、夫數子者、雖亦純德、亦親近之臣所以爲難也、爲外臣者、盡力致死、其義一也、不以遠而自外、疏而自簡、親涉其事而掌其任、苟有可以興利除害、安危定亂、雖遠本朝之議、詭常法之道、陳之於主、行之於身、志於忠上、濟事憂公、無私善否之閒、在已與主可也、然患爲左右所輕重、貴臣所蔽制、或逆而毀之、使不得用、或用而害之、使不得成、或成而譖之、使不得其所、吳起見毀於魏、李牧見殺於趙、樂毅見讒於燕、韋郡見誅於秦、斯又外臣所以爲危也、此舉楔槩耳、曲折纖妙、豈可得備論之哉、夫治國之本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矣、天以陰陽成歲、人以刑德成治、故雖聖人爲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強而亡者、秦也、夫人君欲治者、既達專持刑德之柄矣、位必使當其德、祿必使稱其功、官必使當其能、此三者、治亂之本也、位當其德、則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祿當其功、則有勞者勸、無勞者慕、未之有也、凡國無常治、亦無常亂、欲治者治、不欲治者亂、後之國士人民、亦前之有也、前之有、亦後之有也、而爲獨以安、幽厲獨以危、斯不易天地、異人民、欲與不欲也、吳坂之馬、庸夫御衡則爲弊乘、伯樂執轡卽爲良驥、非馬更異、教民亦然也、故禹、湯則爲良民、遭桀、紂則爲凶頑、治使然也、故粹治國者、不尤斯民而罪諸己、不責諸下而求諸身、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由是言之、長民治國之本在身、故解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若解者、可謂知治本矣、

本下疑脫則字。

者爲苟若疑有誤字。

與疑當作與。

未之有也斷。

純當作絕。

莊王謂作共王。其作盤。

軍嗣也以憲有脫文誤字。

政務

凡吏之於君、民之於吏、莫不聽其言而則其行、故爲政之務、務在正身、身正於此、而民應於彼、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是以葉公問政、孔子對曰、子帥而正、孰敢不正、又曰、苟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故君子爲政、以正己爲先、教禁爲次、若君正於上、則吏不敢邪於下、吏正於下、則民不敢僻於野、國無傾君、朝無邪吏、野無僻民、而政之不善者、未之有也、凡政之務、務在節事、事節於上、則民有餘力於下、下有餘力、則無爭訟之有乎、民無爭訟、則政無爲而治、教不言而行矣、

節欲

夫人生而有情、情發而爲欲、物見於外、情動於中、物之感人也無窮、而情之所欲也無極、是物至而人化也、人化也者、滅天理矣、夫欲至無極、以尋無窮之物、雖有賢聖之姿、鮮不衰敗、故脩身治國也、要莫大於節欲、傳曰、欲不可縱、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於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於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堯、舜之居土階三尊、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宮室而非飲食、此數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節儉之至也、故其所取民賦也薄、而使民力也寡、其育物也廣、而興利也厚、故家給人足、國積饒而羣物也、以仁義興而四海安、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夫人情無欲者上也、咈心消除者次之、昔帝舜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抵珠玉於深川之底、及儀狄獻旨酒而禹甘之、於是疏遠儀狄、絕旨酒、此能閉情於無欲者也、楚文王悅婦人而廢朝政、好獵獵而忘歸、於是放逐丹姬、斷殺如黃、及共王破陳而得夏姬、其豔國色、王納之宮、從邪臣之諫、壞後垣而出之、此能咈心消除之也、既不能閉情欲、能抑除之、斯可矣、故舜、禹之德、巍巍稱聖、楚文用朝鄰國、恭王終謚爲恭也、

詳刑

夫刑辭之作、所從尚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故古今帝王、莫不詳慎之者、以爲人命至重、壹死不生、一斷不屬、故也、夫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恤也、是以後聖制法、設三槐九棘之吏、肺石嘉石之訊、然猶復三判、僉曰可殺、然後殺之、罰者有疑、卽從其輕、此蓋詳慎之至也、故苟詳、則死者不恨、生者不怨、怨恨不作、則災害不生、災害不生、太平之治也、是以聖主用其刑也、詳而行之、必欲民犯之者寡、而畏之者衆、明刑至於無刑、善殺至於無殺、此之謂矣、夫闇亂之主、用刑彌繁、而犯之者益多、而殺之者彌衆、而慢之者尤甚者何、由用之不詳而行之不必也、不詳、則罪不值、所罪不值、則當死反生、不必、則令有所虧、令有所虧、則刑罰不齊矣、失此二者、雖曰用五刑、而民猶輕犯之、故亂刑之刑、刑以生刑、遷殺之殺、殺以致殺、此之謂也、

兵要

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耳、然以戰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人之好用之、故制法遣後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猶以喪禮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夫兵之要、在於修政、修政之要、在於得民心、得民心、在於利之、利之之要、在於仁以愛之、義以理之也、故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臣民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衆者、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也、故政善於內、兵強於外、歷觀古今、用兵之敗、非鼓之日也、民心離散、素行豫敗也、用兵之勝、非陣之朝也、民心親附、素行豫勝也、故法天之道、履地之德、盡人之和、君臣輯穆、上下一心、盟誓不用、賞罰未施、消奸慝於未萌、折凶邪於殊俗、此帝者之兵也、德以爲卒、威以爲輔、修仁義之行、行愷悌之令、闢地殖穀、國富民豐、賞罰明、約誓信、民樂爲之死、將樂爲之亡、師不越境、旅不涉場、而敵人稽顙、此王者之兵也、生疑官。

辨能

夫商鞅、申、韓之徒、其能也、貴尙譎詐、務行苛刻、則伊尹、周、邵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國強兵、有可取焉、蕭、張、郅都、龐、放、商、韓之治、專以殘暴爲能、然其抑強撫弱、背私立公、尙有可取焉、其晚世之所謂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門之勢、廢百姓之務、趣人閒之事、決煩理務、臨時苟辨、但使官無讀負之累、不省下民吁嗟之冤、復是申、韓、管、郅之罪人也、而俗猶共言其能、執政者、還用不廢者、何也、爲貴勢之所持、人閒之士所稱、聰聲用名者衆、察實審能者寡、故使能否之分不定也、夫定令長之能者、守相也、定守相之能者、州牧刺史也、然刺史之徒、未必能考論能否也、未必能端平也、或委任下吏、聽浮游之譽、或受其賕、黨貴勢之託、其數咽傳舍、待望迎賓、聽其請謁、供其私求、則行道之人、皆其能也、治政以威嚴爲先、行事務邀時取辨、悕望上官之指、敬順監司之教、期會之命、無降身以接士之來、遠法以供其求欲、人閒之事無不循、言說之談無不用、則寄寓游行幅巾之士、言其能也、有此三者爲之誠、聽聲譽者之所以可惑、能否之所以不定也、而惑而字誤。

聲嬌

凡光祖禰、安宗廟、傳國土、利民人者、在於立嗣繼世、繼世之道、莫重於尊嫡別庶也、故聖人之制禮、貴嫡異其服數、殊其祀秩、所以一羣下之望、塞嫡爭之路、杜邪防萌、深根固本之慮、歷觀前代、后妻賤而姪媵貴、太子卑而庶子尊、莫不爭亂以至危亡、是以周有子帶之難、齊有無知之禍、晉有莊伯之患、衞有州吁之篡、故傳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廖實疑有誤字。庶幾疑有誤字。

諫爭

夫諫爭者、所以納君於道、矯枉正非、救上之謬也、上苟有謬而無救焉、則害於事、害於事、則危道也、

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扶之之道、莫過於諫矣、故子從命者不得爲孝、臣苟順者不得爲忠、是以國之將興、貴在諫臣、家之將盛、貴在諫子、若託物以風喻、微生而不切、不切則不改、唯正諫直諫可以補缺也、詩云、袞職有缺、仲山甫補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正諫者也、易曰、王臣蹇蹇、傳曰、愕愕者昌、直諫者也、然則咈人之耳、逆人之意、變人之情、抑人之欲、不爲、不爲諫也、雖有父子兄弟、猶用生怨懟焉、況臣於君、有天壤之殊、無親戚之恩、以至賤干至貴、以至稀間至親、何庸易耶、忠死亡而樂生存、取侮辱而樂榮寵、雖愚人猶知之也、況士君子乎、今正言直諫、則近死辱而遠榮寵、人情何好焉、此乃欲忠於主耳、夫不能諫則君危、固諫則身殆、賢人君子、不忍觀上之危而不愛身之殆、故蒙危辱之災、逆人主之鱗、及罪而弗避者、忠也、義也、深思諫士之事、知進諫之難矣、

決壅

夫人君爲左右所壅蔽、此有目而無見、有耳而無聞、積無聞見、必至亂正、故國有樂臣、禍速近鄰、人臣之欲壅其主者、無國無之何也、利在於壅也、壅則擅寵於身、威權獨於己、此人臣日夜所禱祝而求也、人臣之壅其君、微妙工巧、見壅之時、不知也、率至亡敗、然後悔焉、爲人君之務、在於決壅、決壅之務、在於進下、進下之道、在於博聽、博聽之義、無貴賤同異、隸豎牧圉、皆得達焉、若此、則所聞見者廣、所聞見者廣、則雖欲求壅、弗得也、人主之好惡、不可見於外也、所好惡見於外、則臣妾乘其所好惡以行壅制焉、故曰、人君無見其意、將爲下餌、昔晉公好色、嬖女乘色以壅之、吳王好廣地、太宰陳伐以壅之、桓公好味、易牙烝首子以壅之、及薛公邀美珥以勸立后、龍陽臨釣魚行微巧之詐、以壅制其主、沈窔無端、甚可畏矣、古今亡國多矣、皆由壅蔽於帷幄之內、沈溺於諂諛之言也、而秦二世爲甚、趙高見二世好淫游之樂、遺於政、因曰、帝王貴有天下者、貴得縱欲恣睢、尊嚴若神、固可得聞而不可得視、高遂專權欺內、二世見殺望夷、臨死、乃知見之禍、悔復無及、豈不哀哉、

讚象

夫讚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勳德、思詠政惠、此蓋詩頌之末流矣、宜由上而興、非尊下而作也、世考之尊實有勳績、惠利加於百姓、遺愛留於民庶、宜請于國、當錄於史官、載於竹帛、上章君將之德、下宣臣吏之忠、若言不足紀、事不足述、虛而爲益、亡而爲有、此聖人之所疾、庶幾之所恥也、

銘誄

夫諛世富貴、乘時要世、爵以賂至、官以賄成、視常侍黃門賓客、假其氣勢、以致公卿牧守、所在宰殺、無補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爲臣無忠誠之行、而有姦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內上、此乃繩墨之所加、流放之所棄、而門生故吏、合集財貨、刊石紀功、稱述勳德、高邁伊、周、下陵管、寗、遠追豹、產、近踰黃、邵、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麗、後人相繼、稱以爲義、外若讚善、內爲己發、上下相效、競以爲榮、其流之

弊、乃至於此。歎嘆當時、疑誤後世、罪莫大焉。且夫賞生以爵祿、榮死以誅謚、是人主權柄、而漢世不禁、使私稱與王命爭流、臣子與君上俱用、弄惡無章、得失無效、豈不誤哉。

序作

夫著作禮論者、乃欲闡弘大道、述明聖教、推演事義、盡極情類、記是貶非、以爲法式、當時可行、後世可傳、且古者富貴而名滅、滅不可勝配、唯篇論假備之人爲不朽耳。夫奮名於百代之前、而流譽於千載之後、以其覽之者益聞之者有覺故也。豈徒轉相放效、名作著論、泮辭談說、而無損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體、而務汎濫之言、不存有益之義、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辭麗、而貴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惡其傷義也。故夫小辯破道、狂簡之徒、斐然成文、皆聖人之所疾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八

體論　典語

杜恕

體論

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人主好名、則羣臣知所要矣。夫名所以名善者也、善怖而名自隨之、非好之之所能得也。苟好之甚、則必僞行要名、而姦臣以僞事應之、一人而受其慶、則舉天下應之矣。君以僞化天下、欲貞信敦樸、誠難矣。雖有至聰至達之主、由無緣見其非、而知其僞。況庸主乎、人主之高而處隱、譬猶游雲夢而迷惑、當借左右以正東西者也。左曰功巍巍矣、右曰名赫赫乎、今日開斯論、明日開斯論、苟不校之以事類、則人主翻然自以爲名齊乎堯、舜、而化洽乎泰平也。羣臣環環皆不足任也、堯、舜之臣、宜獨斷者也、不足任之臣、當受成者也、以獨斷之君、與受成之臣、陟訛僞之俗、而天下治者、未之有也。夫聖人之輕其身、所以御羣臣也、御羣臣也、所以化萬民也。其法輕而易守、其禮簡而易持。其求諸己也、微、其化諸人也、深。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苟非其道、治不虛應。是以古之聖君之於其臣也、疾則視之無數、死則臨其大斂小斂、爲徹膳、不舉樂、豈徒色取仁而實遠之者哉、乃悾悾之心、出於自然、形於顏色、世未有不自然而能得人自然者也。色取仁而實遠之者、謂之虛、

不以誠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誠事己、謂之愚。愚愚之君、未有能得人之死力者也。故皆稱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期其一體相須而成也。而儉僞淺薄之士、有商鞅、韓非、申不害者、專飾巧辯邪僞之術、以惑諸侯、著法術之書、其言云、尊君而卑臣、上以尊君取容於人主、下以卑臣得售其姦說、此聽受之端、參言之要、不可不愼。元首已尊矣、而復云尊之、是以君過乎頭也。股肱已卑矣、而復曰卑之、是使其臣不及乎手足也。君過乎頭而臣不及乎手足、是離其體也。君臣體離、而望治化之洽、未之前聞也。且夫術家說又云、明主之道、當外御羣臣、內疑妻子、其引證理類、非不辯且悅也、然不免於利口之覆國家也。何以言之、夫尊進、不善無由入、不尊進、善亦無由入、故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何異乎驅兕、何還乎有苗、夫奸臣賊子、下愚不移之人、自古及今、未嘗不有也。百歲一人、是爲繼踵、千里一人、是爲比肩、而舉以爲戒、是猶一噎而禁食也。噎者雖少、餓者必多。未知奸臣賊子處之云何。且令人主慨然獨立、是無臣子也。又誰爲君父乎、是猶髡其枝而欲根之蔭、撓其目而欲視之明、戛獨立之跡、而願其扶疏也。夫御名好術之主、又有惑焉、皆曰爲君之道、凡事當密、人主苟密、則羣臣無所容其巧、而不敢怠於職、此即趙高之教二世不當聽朝之類也。是好乘高履危而笑先僵者也。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易稱機事、不謂凡事也。不謂宜共而獨之也。不謂釋公而行私也。人主欲以之遂病飾非、而人臣反以之爲寵擅權、疑似之閒、可不察歟。夫設官分職、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好謀無權、君之體也、寬以得衆、君之體也、含垢藏疾、君之體也、不動如山、君之體也、難知如淵、君之體也。君有君人之體、其臣畏而愛之、此文王所以戒百辟也。夫何法術之有哉、故善爲政者、務在於擇人而已、及其求人也、總其大略、不具其小善、則不失賢矣。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訾其小故、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和氏之璧、不能無瑕、隋侯之珠、不能無纇、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故妨大美也。不以小故妨大美、故能成大功、夫成大功在己而已、何具之於人也。今之從政者、稱聖賢則先乎商、韓、言治道則師乎法術、法術之御世、有似銜轡之御馬、非必能制馬也、適所以捨其手也。人君之數至少、而人臣之數至衆、以至少御至衆、其勢不勝也。人主任術而欲御其臣、無術、其勢不禁也。俱任術則至少者不便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晏平仲對齊景公、君若弃禮、則齊國五尺之童皆能勝嬰、又能勝君、所以服者、以有禮也。今末世弃禮任術之君、之於其身也、得無所不能勝五尺之童子乎。三代之亡、非其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也。苟得其人、王良、造父能以腐索御奔駟、伊尹、太公能以敗法御捍民。苟非其人、不由其道、索雖堅、馬必敗、法雖明、民必叛、柰何乎萬乘之主、釋人而任法哉。且世未嘗無賢也、求賢之務、非其道、故常不遇之也。除去湯、武聖人之君任賢之功、近觀齊桓中才之主耳、猶知勞於索人、逸於任之、不疑子糾之親、不忘射鉤之怨、蕩然而委政焉、不已明乎。九合諸侯、登匡天下、不已榮乎。一曰仲

父。二曰仲父。不已優乎。孰與秦二世懸石程書。愈老愈亂。篤之愈動。而天下愈叛。至於弒死。以斯二者觀之。優劣之相懸。存亡之相背。不亦昭昭乎。夫人生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莫不欲榮樂而惡勞辱也。終極不得其所欲。而不免乎所惡者何。誠失道也。欲宮室之榮麗也。必懸重賞而求良匠。內不以阿親戚。外不以遺疏遠。必得其人。然後授之。故宮室崇麗而處之逸樂。至於求其輔佐。獨不若是之公也。唯便辟親近者之用。故國不如國舍。是人主之大患也。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盡之。與愚者斷之。使修士屬之。與邪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夫賞賢使能。則民知其方。賞罰明必。則民不偷。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公道開而私門塞矣。如此。則忠公者進而侵佞者止。虛僞者退而真誠者起。自羣臣以下至乎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其職業。變心易慮。取上疑有以字。反其端慤。此之謂政化之極。審斯論者。明君之體畢矣。

凡人臣之於其君也。猶四支之戴元首。耳目之爲心使也。皆相須而成爲體。相得而後爲治者也。故虞書曰。臣作股肱耳目。而屠蒯亦云。汝爲君目。將司明也。汝爲君耳。將司聰也。然則君人者。安可以斯須無臣。臣人者。安可以斯須無君。斯須無君。斯須無臣。是斯須無身也。故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而加敬焉。父子至親爽。然其相須尚不及乎身之與手足也。身之於手足。可謂無間矣。然而聖人猶復恃而致之。故其化益淳。其恩益密。自然不覺教化之移也。奸人離而間之。故使其臣自疑於下。而令其君孤立乎上。君臣相疑。上下離心。乃奸人之所以爲劫殺之資也。然夫中才之主。明不及乎治化之原。而感於僞術。似是之說。故備之愈密。而奸人愈甚。譬猶登高者。愈懼愈危。愈危愈墜。孰如早去邪徑而就夫大道乎。凡士之結髮束帶。立志於家門。欲以事君也。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及志乎學。自託於師友。師貴其義。而友安其信。孝悌以篤。信義又著。以此事君。何待乎法。然後爲安。及其爲人臣也。稱才居位。稱能受祿。不面譽以求親。不偷悅以苟合。公家之利。知無不爲也。上足以尊主安國。下足以豐財阜民。謀事不忘其君。爲身不忘其國。內匡其過。外揚其義。不下比以關上。不上同以病下。見善行之如不及。見賢舉之如不容。內舉不避親戚。外舉不避仇讎。程功積事而不望其報。進賢達能而不求其賞。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見難而無苟免之心。其身可殺而其守不可奪。此直道之臣所以佐賢明之主。致治平之功者也。若夫主明而臣闇。主闇而臣僞。有盡忠不見信。有見信而不盡忠。溷消於臣主之分。出入於治亂之間。或被褐懷玉以待時。或巧言令色以容身。又可勝盡哉。是以古之全其道者。進則正。退則曲。正則與世樂其業。曲則全身歸於道。不徼世以事衆。不立苟以爲名。不爲苟得以偷安。不爲苟免而無恥。夫脩之於鄉閭。壞之於朝廷。可惜也。脩之於己立。壞之於圖棺。可惜也。君子惜茲二者。是以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況害仁以求祿乎。故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夫智慮足以國國。忠貞足以悟主。公平足以懷衆。溫柔足以服人。不排毀以取進。不刻人以自入。不苟容以隱忠。不耽祿以偽高。通則使上恤其下。窮則教下順其上。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可謂進不失忠。退不失行。此正士之義。爲臣之體也。凡趣舍之患。在於見可欲而不慮其敗。見可利而不慮其害。故動近於危辱。昔孫叔敖三相楚國。而其心愈卑。每益祿而其施愈博。位滋高而其禮愈恭。正考父僊僊而走。晏平仲辭其賜邑。此皆守滿以沖。爲臣之體也。夫不疑主之不尊於天下。而唯疑己之不富貴。此古之所謂庸人。而今之所謂賢士。小人之所羣慕。而君子之所以爲恥也。凡人臣之論。所以事君者有四。有賢主之臣。有明主之臣。有中主之臣。有庸主之臣。上能尊主。下能豐民。物至能應。事起能辨。教化流於下。如影響之應形聲。此賢主之臣也。內足以豐民。外足以拒難。民親而士信之。身之所長。不以怫君。身之所短。不取功。此明主之臣也。君有過事。能豐心同力。相與諫而正之。以解國之大患。成君之大業。此中主之臣也。端慤而守法。豐心以事君。君有過事。雖不能正諫。其愛見於顏色。此庸主之臣也。以庸主之臣也。事賢主則從。以賢主之臣。事庸主則因。古之所以成其名者。皆度主而行者也。脩之在己。而遭遇有時。是以古人抱璞而泣也。夫名不可以虛僞取也。不可以比周爭也。故君子務脩諸內而讓之於外。務積於身而處之以不足。夫爲人臣。其猶土乎。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潤泽焉而不辭其下。草木殖焉而不有其功。此成功而不處。爲臣之體也。若夫處大位。任大事。荷重權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者。其上奠如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不爲管仲。即爲鮑叔耳。其次莫如廣樹而並進之。不爲魏成子。即爲翟黃耳。安有蘧君蔽主專權之害哉。此事君之道。爲臣之體也。

夫行也者。果蹤所由之徑路也。東西南北之趣舍也。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吉凶榮辱之皁白也。由南則失北也。由東則失西矣。由乎利則失爲君子。由乎義則失爲小人。吉凶榮辱之所由生。義利爲之本毋也。是以君子慎趣舍焉。夫君子直道以耦世。小人枉行以取容。君子拚人之過以長善。小人毀人之善以爲功。君子寬賢容衆以爲道。小人傲訐懷詐以爲智。君子下學而無常師。小人恥學而羞不能。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心有所定。計有所守。智不務多。務審其所由。安之若性。行之如不及。小人則不然。心不在乎道義之經。口不吐乎訓誥之言。不擇賢以託身。不力行以自定。隨轉如流。不知所執。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之養其心。莫善於誠。夫誠、君子所以懷萬物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人期焉。此以至誠者也。誠者、天地之大定。而君子之所守也。天地有紀矣。不誠則不能化育。君臣有義矣。不誠則不能相臨。父子有禮矣。不誠則疏。夫婦有恩矣。不誠則離。交接有分矣。不誠則絕。以義應當。曲得其情。其唯誠乎。孔子曰。爲政以德。又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然則德之爲政大矣。而禮次之也。夫德禮也者。非導民之具歟。太上養化。使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讓處勞而不

然上發脫情字。

綴，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貴而歡喜，畏刑而不敢爲非，此治之下也。夫善御民者，其猶御馬乎。正其衡勒，齊其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能不勞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總禮，正其百官，齊民力，和民心，是故令不再而民從，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隨亂之所生也。是以至人之爲治也，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是故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澆。夫君子欲政之速行，莫如以道御之也。皋繇瘖而爲大理，有不貴乎言也。師曠盲而爲太宰，有不貴乎見也。唯神化之爲貴。是故聖王寬而前旌，所以蔽明；赴纊充耳，所以揜聰也。觀夫弊俗偷薄之政，耳目以效聰明，設倚伏以探民情，是爲以軍敵虜其民也。而望民之信，固疑問。向之，可謂不識乎分者矣。難哉，爲君也。夫君尊嚴而威高遠，而危民者卑賤而恭愚弱，而神惡之則國亡。愛之則國存。御民者必明此要，故南面而臨官，不敢以其富貴驕人，有諸中而能罔外，取諸身勉難勉。而能暢遠。觀一物而貫乎萬者，以身爲本也。夫欲知天之終始也，今日是也。欲知千萬之情，一人情是也。故爲政者不可以不知民之情。知民然後民乃從令。己所不欲，不施之於人，令安得不從乎。故善政者簡而易行，則民不變；法存身而民象之，則民不怨。近臣便嬖，百官因之而後達，則羣臣自丐也。是以爲政者必慎擇其左右。左右正則人主正矣。人主正則夫號令安得曲耶。天下大惡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性險，二曰行辯而志堅，三曰言僞而辭辯，四曰記醜而喻博，五曰循非而言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可以不誅，況兼而有之，置之左右，防之以事，而人主能立其身者，未之有也。

夫淫逸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之；殘之刻剝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爲暴者，公也。怨嚬戚蹙，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於法，我從而寬宥之，雖及于刑，必加隱惻焉，百姓不以我爲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約而勸善，刑省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過重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今之爲法者，不平公私之分，而辯輕重之文，不本百姓之心，而謹奏當之書，是治化在身而走求之也。聖人之於法也，已公矣，然猶身懼其未也。故曰，與其害善，寧其利淫。知刑當之難必也，從而救之以化。此上古之所務也。後之治獄者則不然，未飭罪人，則隔而致之意，謂之能。下不探獄之所由生，爲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爲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世而陷此，以蔽道化之隆，亦不幾矣。凡聽訟決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敍，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然後察之。疑則與衆共之，衆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非爲法不具也。以爲法不獨立，當須賢明共聽斷之也。故舜命皋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以三辭，衆所謂善，然後斷之。是以爲法參之人情也。春秋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爲情也者，取貨賂者也。立

愛憎者也。結親戚者也。陷怨讎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無乃風化使之然邪。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不通相疑也。不通相疑，欲其盡忠立節，亦難矣。苟非忠節，免而無恥，免而無恥，以民安所厝其手足乎。春秋之時，王道浸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偷薄之政，自此始矣。遂至戰國，彈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遺參夷之誅，至於始皇兼吞六國，遂滅禮義之宜，專任刑罰，而奸邪並生，天下叛之。高祖約法三章，而天下大悅，及孝文即位，弼惟玄默，議論務在寬厚，天下化之，有刑厝之風，至於孝武，微發煩數，百姓虛耗，窮民犯法，酷吏聚斷，姦宄不勝，於是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轉相比況，禁固積密，文書益繁，於机格，典者不能徧觀，姦吏因緣爲市，識者咸怨傷之。凡治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爲之主，不放訊，不旁求，不貴多端，以見聰明也。故律正其衆，効之法，參伍其辭，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聽明之耳目，不使獄吏斷練飾法成辭於手也。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斥言以破律，詆案以成法，執左道以亂政，皆王誅之所必加也。

夫聽察者，乃存亡之門戶，安危之機要也。若人主聽察不博，偏受所信，則謀有所漏，不蓋良策。若博其觀聽，納受無方，考察不精，則數有所亂矣。人主以獨聽之聽，考察成敗之數，利害之說，雜而並至，以干期聽，如此，誠至精之難，在於人主耳。不在竭誠納謀，盡己之策者也。若人主聽察不差，納受不謬，則計濟事全，利倍功大，治隆而國富，民強而敵滅矣。若過聽不精，納受不審，則計困事敗，利爽功虧，國貧而兵弱，治亂而勢危矣。聽察之所考，不可不精，不可不審者。如此急也。凡有國之主，不可謂舉國無深謀之臣，國朝無智策之士也。在聽策所考精與不精，審與不審耳。何以驗其然乎。在昔漢祖，聽之主也，納陳恢之謀，則下南陽，不用婁敬之計，則困平城。廣武君者，策謀之士也，韓信納其計，則燕、齊舉，陳餘不用其謀，則泜水敗。由此觀之，漢祖之聽，未必一關一聽也。在於精與不精耳。廣武之謀，非爲一拙一工也。在用與不用耳。不可謂事濟者有計策之士，覆敗者無深謀之臣也。吳王夫差拒子胥之謀，納宰嚭之說，國滅身亡者，不可謂無深謀之臣也。楚懷王拒屈原之計，納靳尚之策，沒秦而不反者，不可謂無計畫之士也。漢公不用宮奇之謀，滅於晉；仇由不聽赤章之言，亡於智氏。秦叔之哭，不能濟崤澠之覆；趙括之母，不能救長平之敗。此皆人主之聽不精不審耳。由此觀之，天下之國，莫不皆有忠臣謀士也。或喪師敗軍，危身亡國者，誠在人主之聽不精不審，取忠臣謀博士，將何國無之乎。

臣以爲忠良盡治益國之臣，必竭誠納謀，懇惻而不隱者。欲以究盡治亂之數，舒展安危之策耳。故準聖主明君，莫不皆有獻可退否納忠之臣也。昔者，帝舜大聖之君也，猶有咎繇獻謨，夏禹納戒，暨至殷之成湯，周之文、武，皆亦至聖之君也。然必俟伊尹爲輔，呂尚爲師，然後乃能興功濟業，混一天

下者、誠視聽之聰察、須忠良爲耳目也、由此觀之、忠良盧治袞闕之臣者、得不師蹤往古、襲迹前聖、投命自盡、以輔佐視聽乎、夫人君者、以至尊之聰聽、總萬機而貫之、以至貴之明察、料治亂而考焉、將當能哲窮究其孔壁、料盡其門戶乎、其數必用有所遺漏、不有忠臣良謀補佐視聽者、則凡百機微有所不聞矣、何以論其然乎、夫人君所以尊異於人者、順志發眞也、歡康之虞、則嚴樂盈耳、玩好足目、美色充慾、麗服適體、遠眺迴望、則登雲表之崇臺、逍遙容豫、則歷飛閣之高觀、嬉乎綠水之清池、游乎桂林之芳園、弋鳧與鴈、從禽逐獸、行與毛嬙俱、入與西施處、將當何從體覺彤愁之戚悴、識餱獨之難堪乎、食則膳鼎九俎、庶羞兼品、酸甘盛備、珍饌充庭、奏樂而進、鳴鐘而徹、開饋代至、口不絕味、將當何從覺饑餒之阨艱、識困餓之難堪乎、暑則被霧縠、襲纖絲、處華屋之大廈、居重蔭之玄堂、褰帷以來清風、剡凝冰以遏微暑、侍者御紈扇、典衣易輕裳、飄飄焉有秋日之涼、將當何從體覺炎夏之嚴赫、識毒熱之難堪乎、寒則服綿袍、襲輕裘、綿衾貂蓐、疊茵累席、居陰密之深室、處複帟之重幄、熾猛炭於室隅、以起溫、御玉巵之旨酒、以禦寒、篠篠焉有夏日之熱、將當何從體覺隆冬之慘烈、識毒寒之難堪乎、此數者、誠無從得而知之者也、凡百機微如此、比類者、必用遺漏、有所未詳也、如此、則至忠之臣者、得不輔佐視聽以起寤遺忘乎、

（覺上疑脫數字、烈當作裂、綿疑衾、）

（貴當作監、）

典謙　陸景

爵祿賞罰、人主之威柄、帝王之所以爲尊者也、故爵祿不可不重、重之則居之者貴、輕之則處之者賤、居之者貴則君子慕義、取之者賤則小人覬覦、君子慕義、治道之兆、小人覬覦、亂政之漸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故先王重於爵位、慎於官人、制爵必俟有德、班祿必施有功、是以見其爵者昭其德、聞其祿者知其功、然猶誡以威罰、勸以黜陟、顯以錫命、耀以車服、故朝無曠官之譏、士無尸祿之責矣、夫無功而受祿、君子猶不可、況小人乎、孔子所以恥稟丘之封、而惡季氏之富也、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苟得其道、執鞭可爲、苟非其道、卿相猶避、明君不可以虛授、人臣亦不可以苟受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是以聖帝明王、重器與名、尤慎官人、故周襄申伯、吉甫萊祁、祈父失職、詩人作刺、王商爲宰、單于震畏、千秋登相、匈奴輕漠、推此言之、官人封爵、不可不慎也、官得其人、方類相求、雖在下位、士以爲榮也、俗以貨成、位失其守、雖則三公、士以爲辱也、故王陽在位、貢公彈冠、王許並立、班伯恥之、

（各得下其字疑衍、）

天子據率士之資、總三才之任、以制御六合、統理羣生、固未易爲也、是以聖帝明王、憂勞待旦、勤於日昃、未有不汲汲於求賢、勤勤於遠惡者也、故大舜招二八於唐朝、投四凶於荒裔、殛鯀不殛禹、親仁也、舉子不爲宥父、遠惡也、以能昭德立化、爲百王之命也、夫世之治亂、國之安危、非由他也、俊乂在官、則治道濟、姦佞干政、則禍亂作、故王者任人、不可不慎也、得人之道、蓋在於敬賢而誅惡也、

（登階之朋恐有脫字、）

敬一賢則衆賢悅、誅一惡則衆惡懼、昔魯誅少正、侵人變行、燕禮郊隗、羣士衆至、此非其效與、然人主處於深宮之中、生於禁闥之內、眼不親見臣下之得失、耳不親聞賢愚之否臧、焉知臣下誰忠誰否、誰是誰非、須當留意縣括、勤言觀行、驗之以實、效之以事、能推事效實、則賢愚明而治道清矣、

王者所以稱天子者、以其號令政治法天而行、故也、夫天之育萬物也、耀之以日月、紀之以星辰、運之以陰陽、成之以寒暑、霑之以雷霆、潤之以雲雨、天不親事而萬事歸功者、以所任者得其宜也、然握璇璣、御七辰、調四時、制五行、此蓋天子之所爲任者也、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帝王之盛、莫過虞、昔帝堯之末、洪水有滔天之災、烝民有昏墊之憂、於是咨嗟四岳、舉及側陋、虞舜既登、百揆時敘、二八龍騰、並幹唐朝、故能揚殿慈載、冠德百王、舜既受終、並簡俊德、咸列庶官、從容垂拱、身無一勞、而庶事歸功、光炎百世者、所任得其人也、

天子所以立公卿大夫列士之官者、非但欲備員數、設虛位而已也、以天下至廣、庶事總猥、非一人之身所能周理、故分官別職、各守其位、事有大小、故官有尊卑、人有優劣、故爵有等級、三公者、帝王之所杖也、自非天下之俊德、當世之良材、卽不得而處其任、處其任者、必荷其責、在其任者、必知所職、夫匡輔社稷、佐日揚光、協齊七政、宣化四方、此三公之職、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大臣不親細事、猶周鼎不調小味也、故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墮哉、此之謂也、陳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下理陰陽、外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任其職也、可謂知其任者也、

天下至廣、萬機至繁、人主以一人之身、處重仞之內、而御至廣之土、聽至繁之政、安知萬國之聲息、民俗之動靜乎、故古之聖帝、立輔弼之臣、列官司之守、勸之以爵賞、誡之以刑罰、故明誡以效其功、考績以核其能、德高者位尊、才優者位重、人主總君謨以觀衆智、杖忠賢而布政化、明耳目以來風聲、進直言以求得失、夫如是、雖廣必周、雖繁必理、何則、御之有此具也、夫君稱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與人主一體者也、堯明俊德、守位以人、所以強四支而輔體也、其爲己用、豈細也哉、苟非其選、器不虛假、苟得其人、委之無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繫身、安則共樂、痛則同憂、其上下協心、以治世事、不俟命而自勤、不求容而自親、何則、相信之忠著也、是以天子敬容於大臣、所以重之也、人臣盡命於君上、所以報德也、寵之以爵級、而天下莫不敬其人、顯之以車服、天下莫不瞻其榮者、以其荷光景於辰耀、登階於天路也、若此之人、進退必足以動天地、而應列宿也、故選不可以不精、任之不可以不信、進不可以不禮、退之不可以權辱、昔賈生常陳階級、而文帝加重大臣、每覽其遺言、博引古今、文辭雅偉、真君人之至道、王臣之碩謨也、

夫料才覈能、治世之要也、凡人之才、用有所周、能有偏達、自非聖人、誰兼資百行、備貫衆理乎、故明

君聖主，戴而用焉。昔舜命羣司，隨才守位。漢遵功臣，三傑異稱。況非此儔，而可偏責乎。且遵父善御，師曠知音，皆古之至奇也。使其探事易技，則彼此俱屈。何則？才有偏通也。人之才能，率皆此類，不可不料也。若任得其才，才堪其任，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有用士而不能以治者，既任之不盡其才，不聚其能，故功難成而世不治也。焉無羣重之任，牢無千里之迹，遂其本性，責其效事，豈可得哉。使韓信下帷，仲舒當戎，于公馳說，陸賈趨陛，必無曩時之勳，而顯今日之名也。何則？素非才之所長也。推此論之，何可不料哉。

（探疑換。）

（無下恐有脫字。）

政有宜於古而不利於今，有長於彼而不行於此者。風移俗易，每世則異。故結繩之治，五帝不行；三代損益，政法不同。隨時改制，所以救弊也。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明用武有時。昔秦杖威用武，亢威王業，吞滅六國，帝有天下，而不稱酌唐、虞以美其治，損益三代以御其世，爾乃廢先聖之教，任殘酷之政，阻兵行威，暴虐海內，故百姓怨毒，雄桀奮起，至於二世，社稷湮滅，非武不能取而所守之者非也。傳曰：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秦無戢兵之慮，故有自焚之禍。好戰必亡，此之謂也。徐偃王好行仁義，不修武備，楚人伐之，身死國滅。天下雖安，武不可廢。況以區區之徐，處爭戰之世乎。忘戰必危，此之謂也。漢高帝發跡泗水，龍起豐、沛，仁以懷遠，武以弭難。任奇納策，遂掃秦、項，被以惠澤，飾以文德。文、武並作，祚流世長，此高帝之舉也。秦、漢俱杖兵用武以取天下，漢何以昌，秦何以亡？秦知取而不知守，漢取守之具備矣乎。中世孝武以成功，恢帝綱，元、成以懦術失皇綱，德不塡也。王莽之世，內尙文卓，外錯師旅，立學堂之制，修辟雍之禮，招集儒學，思遵古道。文、武之事備矣，然而命絕於漸臺，支解於漢刃者，豈文、武之不能治世哉？而用之者非也。班輸騁功於利器，拙夫操刀而傷手，非利器有害於工匠，而夫齊桀盲醫，時或生疾，針艾藥石，時或爛疾。故醫病則攻之以針艾，疾瘳則養之以膏粱。文、武之道，亦猶是矣。世亂則威之以師旅，道治則被之以文德。

天生蒸民，授之以君，所以綜理四海，收養品庶也。王者據天位，御萬國，臨兆民之衆，有卑士之資，此所以尊者也。然宮室壯觀，出於民力；器服珍玩，生於民財；千乘萬騎，由於民衆。無此三者，則天子惡然獨在，無所爲尊者也。明主智君，階民以爲尊，國須政而後治，其恤民也，憂勞待旦，日側忘食，恕己及下。務在博愛，臨御華殿，軒檻華美，則欲民皆有容身之宅，蘆室之居，窮窕蓬蓽，美女侍側，則欲民皆有配匹之偶，室家之好。肥肉淳酒，珠璣玉食，則欲民皆有餘糧之資，充饑之飴。輕裘累煖，衣裳重置，則欲民皆有溫身之服，禦寒之備。凡四者，生民之本性，人情所共有，故明主樂之於上，亦欲士女歆之於下。是以仁惠廣洽，家安厥所，臨軍則士忘其死，御政則民樂其化。此先王之所以垂勳祚事，長期者也。若居無庇首之廬，家無配匹之偶，口無充饑之食，身無蔽形之衣，婚姻無以致妻，死葬無以相卹，饑寒入於腸胃，悲怨出於肝心，雖百舜不能杜其怨聲，千堯不能成其治迹。是以明主御世，恤民養士，恕下以身，自近及遠，化通宇宙，丕惟民之不安，故能康厥世治，播其德教焉。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九

傅子　傅玄

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殺之也。爲治者持二柄，能使殺生不妄，則其威德與天地並矣。信順者，天地之正道也。詐逆者，天地之邪路也。民之所好，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善治民者，開其正道，因所好而賞之，則民樂其德也。塞其邪路，因所惡而罰之，則民畏其威矣。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懼。何賞公而罰不貳也？有善，雖疏賤必賞；有惡，雖貴近必誅。可不謂公而不貳乎？若賞一無功，則天下飾詐矣；罰一無罪，則天下懷疑矣。是以明德慎賞而不肯輕之，明德慎罰而不肯忍之。夫威德者，相須而濟者也。故獨任威刑而無德惠，則民不樂生；獨任德惠而無威刑，則民不畏死。民不樂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國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濟者乎。

賢者，聖人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爲急。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壹其聽。身不正，聽不壹，則賢者不至。雖至，不爲之用矣。古之明君，簡天下之良財，舉天下之賢人，豈家至而戶閱之乎？開至

公之路、乘至平之心、執大象而致之、亦云誠而已矣。夫任誠、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傳說、殷下之囚、而作霖雨。價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縱欲者無窮、用力者有盡、用有盡之力、逞無窮之欲、此漢靈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無節、衆下肆情、淫奢並興、而百姓受其殃毒矣。昔見漢末一筆之押、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襚以翠羽、此雖非文犀之櫬、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兎之翰、川之者必被珠繡之衣、履雕玉之履、由是推之、其極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石爲碑、鐫石爲虎、碑虎崇僞、陳於三衢、妨功費財、德業端並起、衆邪之亂正若此、豈不哀哉。夫經國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而天下定矣。

夫商賈者、所以伸益虛而發天地之利、通有無而壹四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衆利之所充、而積僞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古者、民樸而化淳、上少欲而下尠僞、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以避風雨、飛以大道、而民樂其生、敦以大質、而下無逸心、日中爲市、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化淳也。暨周世殷盛、承變極文、而重爲之防、國有定制、下供常事、役賦有恆、而業不廢、君臣相與一體、上下譬之形影、官恕民忠、而恩侔父子、上不徵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無用之寶、民不獻無用之貨、自公侯至于皁隸僕妾、尊卑殊禮、貴賤異等、萬機運於上、百事動於下、而六合委如者、分數定也。夫神農正其綱、先之以無欲、而成安其道、周綜其目、壹之以中典、而民不越法。及秦亂四民而廢常賤、競逐末利而弃本業、苟合壹切之風起矣、於是士樹蠹於朝、賈爵僞於市、臣挾邪以內其君、子懷利以詐其父、一人唱欲而億兆和、上逞無厭之欲、下充無極之求、都有專市之賈、邑有傾世之商、商賈寓乎公室、農夫伏於隴畝、而壅澤塞、上愈增無常之好、以徵下、下窮死而不知所歸、哀夫、且末流溢溢而本源竭、繼靡盈市而穀帛罄、其勢然也。古言非典義、學士不以經心、事非田桑、農夫不以亂業、器非時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世資、商賈不以適市、士思其訓、農思其務、工思其用、賈思其常、是以上用足而下不匱、故壹野不如壹市、壹市不如壹朝、壹朝不如一用、一用不如上息欲、上息欲而下反真矣。不息欲於上、而欲於下之安靜、此猶縱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彫瘁、難矣。故明君止欲而寬下、急商而緩農、貴本而賤末、朝無蔽賢之臣、市無專利之賈、國無擅山澤之民、一臣蔽賢、則上下之道塞、商賈專利、則四方之資困、民擅山澤、則衆并之路開、衆并之路開、而上以無常役下、賦一物非民所生而繇於商賈、則民財暴賤、民財暴賤、而非常暴貴、非常暴貴、則本竭而末益、末益本竭而國富民安、未之有矣。

昔者、聖人之崇仁也、將以興天下之利也、利或不興、須仁以濟、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己推而委之於溝壑、然夫仁者蓋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不欲、無施於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於父母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爲人子者、不失其事親之道矣、推己心有樂於妻子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爲人父者、不失其室家之歡矣、推己之不忍於飢寒以及天下之心、含生無凍餒之憂矣、此三者、非難見之

相取作將相可取。

子下有也字。

務無其字。新之。

雕作霖。

夫、高宗引而相之、呂尚、屠釣之賤老也、文、武拾而宗之。陳平、項氏之亡臣也、高祖以爲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其建帝王之業、不亦宜乎。文王內舉周公旦、天下不以爲私其子、外舉太公望、天下稱其公。周公誅弟而典刑立、桓公任讎而齊國治。苟其無私、他人之與骨肉、其於誅賞豈二法哉。唯至公然後可以舉賢也。夏禹有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因斯以談、君莫賢於高祖、臣莫奇於韓信。高祖在巴漢、困矣。韓信去楚而亡、窮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士、信之奇材、窮而願進、其相遭也、宜萬里響應、不移景而相取矣。然信歸漢歷時而不見知、非徒不見知而已、又將案法而誅之、向不遇滕公、則身不免於戮死、不值蕭何、則終不離於亡命、幸而得存、固水濱之餓夫。市中之怯子、又安得市人可驅而立乎。天下之功也哉、蕭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傾之功立、豈蕭何知人之明、絕於高祖、而韓信求進之意、曲於蕭何乎。尊卑之勢異、而高下之處殊也。高祖勢尊而處高、故思進者難、蕭何勢卑而處下、故自納者易。然則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難、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道固易矣。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難、故虛心而下聽、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舉咎陶、難、得咎陶致天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難、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故舉一人而衆作正。聽之者、王道也。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儀存之道也。聽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賢疑塞。致信也。聽二人何以霸也、任術而殷疑也。聽三人何以儀存也、從二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專、致人之道博。任人道專、故邪不得間。致人之道博、故下無所壅。任人之道不專、則讒說起而異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則殊塗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咎陶、湯未得伊尹、而不求賢、則上下不交而大業廢矣。

既得咎陶、既得伊尹、而又人人自用、是代大匠斲也。君臣易位、勞神之道也。今之人或抵掌而言、稱古多賢、患世無人、退不自三省、而坐譏一世、豈不甚耶。夫聖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賢能之士、何世無之。何以知其然。舜興而五臣顯、武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爲之謀、秦孝之強、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強兵、則富國強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天下之不乏寶也。顧求與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乎。

夫裁徑尺之帛、刊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刊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故構大廈者、先擇匠、然後備材、治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椽桷、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弃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大德爲宰相、此國之棟梁也。審其棟梁、則經國之本立矣。經國之本立、則庶官無曠、而天工時敘矣。

天下之害、莫甚於女媒。上之人不節其耳目之欲、殫生民之巧、以極天下之變、一首之飾、盈千金之

苟作廬。改之。

理非難行之事，唯不內推其心以恕乎人，未之思耳。夫何道之有哉。古之仁人，推所好以劝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惡以誡天下，而民莫不知恥。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之謂也。若子方惠及於老馬，西巴不忍而放麑，皆仁之端也。推而廣之，可以及乎遠矣。

蓋天地著信而四時不悖，日月著信而晉明有常。王者體信而萬國以安。諸侯秉信而境內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古之聖君賢佐，將化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夫象天則地，履信思順，以體天下，此王者之信也。據法持正，行以不貳，此諸侯之信也。言出乎口，結乎心，守以不移，以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詐信怪義，而人道定矣。若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婦，婦不信以承夫，則君臣相疑於朝，父子相疑於家，夫婦相疑於室矣。亦大混然而懷奸心，上下紛然而競相欺，人倫於是亡矣。夫信由上而結者也。故君以信訓其臣，則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誨其子，則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先其婦，則婦以信順其夫。上乘常以化下，下服常而聽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夫爲人上，竭至誠、開信以待下，則懷信者歡然而樂進，不信者赧然而回意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焉，有不信也。故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斯不信。況本無信者乎。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歃誓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禮教而民篤於義矣。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隨之，是亦日夜見災也。周幽以褒姒滅國，齊襄以瓜時致殺，非其顯乎。故禍莫大於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親，不知所親則左右害己之所疑。況天下乎。信者亦疑，不信亦疑，則忠誠潛喪，心而結舌，懷姦者飾邪以自納。此無信之禍也。

傳（新作斷。既貪於人四字無。）子曰：能以禮教興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則天地並存，與人道俱設。雖蔽天地不可以置文損益變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家室；三曰夫婦，以別內外。三本（故作欲。）者立，則天下正；三本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有家者而亡。而立人之道（更作判。無天字。）廢矣。禮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謂之近乎。用之而蔽天地，可不謂之遠乎。由近以知遠，推己以況人，此禮之情也。

商君始殘禮樂，至乎始皇，遂滅其制，賊九族，破五教，獨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內去禮義之教，外無列國之輔，日鏗然紂之淫樂，君臣競留意於刑書，雖荷戟百萬，石城道天，戚溢滄海，胡越不動，身死宋牧，姦謀內發，而太子已死於外矣。胡亥不覺，二年而滅。曾無盡忠效節之臣以救其難，豈非敬義不立，和愛先亡之禍也哉。禮義者，先王之藩衛也。秦廢禮義，是去其藩衛也。夫斯不背之實，獨宿於野，其爲危敗，甚於累卵。方之於秦，猶有泰山之安焉。曰：上慢下暴，盜思伐之，其秦之謂與。（主上有人字。）

立尊防惡，制之禮，禁非立是，制之法。法者，所以正不法也。明書禁令曰：法，誅殺威罰曰刑。治世之民，從善者多，上立德而下服其化，故先禮而後刑也。亂世之民，從善者少，上不能以德化之，故先刑而

後禮也。周書曰：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然則心惡者，雖小必誅；意善過誤，雖大必赦。此先王所以立刑法之本也。禮法殊塗而同歸，賞刑遞用而相濟矣。是故聖帝明王，惟刑之他，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若乃暴君昏主，刑殘法酷，作五虐之刑，設炮烙之肆，而天下之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故聖人傷之，乃建三典，殊其輕重，以定厥中。司寇行刑，君寬之不舉樂，哀矜之心至也。八辟議其故而宥之，仁愛之情篤也。柔愿之主，聞先王之有哀矜仁愛，議獄緩死也，則安輕其刑，而赦元惡，刑妄輕，則威政隳而法易犯。元惡赦，則姦人興而奪人困。剛猛之主，聞先王之以五刑糾萬民，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也，於是峻法酷刑以侮天下。罪連三族，戮及善民，無辜而死者過半矣。下民怨而思叛，諸侯乘其弊而起，萬乘之主，死於人手者，失其道也。齊、秦之君，所以威制天下，而或不能自保其身、何也。法峻而教不設也。未聞見峻法之生叛，則去法而純仁，偏法見弱，法之失政，則去仁而法刑。此法所以世輕世重而悔失其中也。（法刑之法。疑任字誤。）

爵祿者，國柄之本，而貴富之所由，不可以不重也。然則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二教既立，則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勞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祿。況無德無功而敢盧干爵祿之制乎。然則先王之用爵祿，不可謂輕矣。夫爵者位之級，而祿者官之實也。級有等而稱其位，實足利而周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之分定，必明選其人而重用之。輦貴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祿尊官，德淺功寡者受輕爵小位，薄祿卑官，厚足以衒宗黨，薄足以代其耕，居官秉職者坐而食於人，既食於人，不敢以私利輕心。既受祿於官，而或營私利，則公法繩之於上，而輿議廢之於下。是以仁讓之教存，廉恥之化行，貪鄙之路塞，嗜欲之情滅，百官各敬其職，大臣論道於朝，公議日興，而私利日廢矣。明君必順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故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則事繁而職亂，知者其職而不知節其吏，厚其祿也，則天下力既竭而上猶未供，薄其祿也，則吏就背公義，營私利，此教之所以必廢而不行也。凡欲爲治者，無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知所以致清，則雖舉孟軻，不敢爲非；不知所以致清，則雖舉夷、叔，必犯其制矣。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祿，近不足以濟其身，遠不足以及室家，父母餓於前，妻子餒於後，不營則骨肉之道虧，營之則奉公之制犯，骨肉之道虧，則怨毒之心生；怨毒之心生，則仁義之理衰矣。使夷、叔有父母存，無以致養，必不採薇於首陽，顧公制而守死矣。由此言之，吏祿不重，則夷、叔必犯矣。夫弃家門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庇宗人，祿不足以濟家室，骨肉怨於內，交黨離於外，仁孝之道虧，名譽之利損，能守志而不移者，鮮矣。主不詳察，聞其怨，與於內，而交離於外，薄其名，必時黜其身矣。家困而身黜，不移之士，不顧私門之怨，不憚遠近之譏，死而後已，不改其行。上不見信於君，下不見明於俗，遂委死溝壑而莫之能知也，豈不悲夫。天下知爲清之若此，則改行而從俗矣。清者化而爲濁，善者變

而陷於非，若此而能以致治者，未之聞也。

昔先王之興役賦，所以安上濟下，盡利用之宜，是故隨時質文，不過其節，計民豐約而平均之，使力足以供事，財足以周用，乃立登定之制以爲常典，甸都有常分，諸侯有常職焉，萬國致其貢，器用殊其物，上不興非常之賦，下不進非常之貢，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雖輸力致財，而莫怨其上者，所務公而制有常也。戰國之際，弃德任威，競相吞代，而天下之民困矣，秦并海內，遂滅先王之制，行其暴政，內造阿房之宮，繼以驪山之役，外築長城之限，重以百越之戍，賦過太半，傾天下之財，不足以益其欲，役及閭左，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於是蓄怨積憤，同聲而起，陳涉、項梁之疇，奮劍大呼，而天下之民響應以從之，驪山之基未閉，而敵國已攻其闕矣。昔者東野畢御盡其馬之力，而顏回知其必敗，況御天下，而可盡人之力也哉。夫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者，謂治平無事之世，故周之典制載焉。若黃帝之時，外有涿鹿蚩尤之難，內設舟車門衛甲兵之備，六典大役，再行天誅，居無安處，即天下之民亦不得不勞也，勞而不怨，用之至平也。禹鑿龍門，闢伊闕，築九山，導百川，過門不入，薄飲食，卑宮室，以率先天下，天下樂盡其力而不敢辭勞者，儉而有節，所趨公也。故世有事即役煩而賦重，世無事即役簡而賦輕，役簡賦輕，則率上之禮宜崇，國家之制宜備，此周公所以定六典也。役煩賦重，即上宜損制以恤其下，事宜從省以致其用，此黃帝、夏禹之所以成其功也。後之爲政，思黃帝之至平，夏禹之積儉，周制之有常，隨時益損，而息耗之庶幾，雖勞而不怨矣。

[基疑基。]

[長作威。]

虎至猛也，可畏而服；鹿至麤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柔而屈；石至堅也，可消而用。況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惡可改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士有伏節成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義，因義而立禮者也。因善教義，故義成而教行；因義立禮，故禮設而義通。若夫商、韓、孫、吳，知人性之貪利樂進，而不知兼濟其善，於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下唯力是恃，唯爭是務，恃力務爭，至有探湯趨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獨用也。人懷好利之心，則善端沒矣。中國所以常制四夷者，禮義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則同乎夷狄矣。其所以同，則同乎禽獸矣。不唯同乎禽獸，亂將甚焉。何者，禽獸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者也，智役力而無教節，是智巧日用而相殘無極也。相殘無極，亂孰大焉。不濟其善而唯力是恃，其不大亂幾稀耳。人之性，避害從利，故利出於禮讓，則脩禮讓；利出於力爭，則任力爭。脩禮讓則上安下順而無侵奪，任力爭則父子幾乎相危。而況於悠悠者乎。上好德則下脩行，上好言則下飾辯，脩行則仁義興焉，飾辯則大僞起焉。此必然之徵也。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衆，故不尙焉。不尙賢尙德，舉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弃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尠矣。何者，德難爲而言易飾也。夫貪榮重利，常人之性也。上之所好，榮利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趨之。趨之不已，雖死不避也。先王知人有好善

[榮作尤。]

尙德之性，而又貪榮而重利，故貴其所尙，而抑其所貪，貴其所尙，故禮讓興；抑其所貪，故廉恥存。夫榮利者，可抑而不可絕也。故明爲顯名高位豐祿厚賞，使天下希而慕之，不修行崇德，則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祿，不獲此賞。此先王立教之大體也。夫德修之難，不積其實，不成其名。夫實撰之易，合所悅而大用，修之不久，所悅無常。故君子不貴也。

立德之本，莫尙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而所濟彌遠。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心者、神明之主，萬理之統，動而不失正，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儀形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有邪心，必有枉行，以枉行臨民，猶樹曲表而望其影之直，若乃身坐廊廟之內，意馳雲夢之野，臨朝宰事，情繫曲房之娛，心與體離，情與志乖，形神且不相保，孰左右之能正乎哉。忠正仁理存乎心，則萬品不失其倫矣。禮度儀法存乎體，則遠邇內外，咸知所象矣。古之大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能自得，則無不得矣。苟自失，則無不失矣。無不得者，治天下有餘；故否則保身居正，終年不失其和。達則兼善天下，物無不得其所，無不失者。譬妻子不足，故否則是己非人而禍遠乎其身。達則縱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樂其和者，自得也。秦始皇築長城之塞以爲固，禍機發於左右者，自失也。夫推心以及人，而四海蒙其佑，則文王其人也。不推心慮用天下，則左右不可保，亡秦是也。秦之視君，曰玩傾城之色，天下男女怨曠，而不肯恤也。耳淫亡國之聲，天下小大哀怨，而不知撫也。意蔽四海之外，口厭天下之味，宮室造天而起，萬國爲之癘瘁，猶未足以逞其欲。唯不推心以況人，故親用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己，惡有不得其性者乎。古之達治者，知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故先正其心。其心正於內，而後動靜不妄，以率先天下，而後天下慶正而戒保其性也。斯遠乎哉。求之心而已矣。

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無忌心。唯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歸焉。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唯無忌心，故進者自盡，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浸潤之譖不敢干也。虞書曰：闢四門，則天下之人輻湊其庭矣。明四目，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視矣。達四聰，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聽矣。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不逆之也。苟有所逆，衆流之不至者多矣。衆流不至者多，則無以成其深矣。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丹朱、商均，子也，不肖，堯、舜黜之。管叔、蔡叔，弟也，爲惡，周公誅之。苟不善，雖子弟不赦，則於天下無所私矣。鯀亂政，舜殛之。禹聖明，舉用之，戮其父而授其子，則於天下無所忌矣。石厚、子也，石碏誅之。翼缺、讎也，晉侯舉之。是之謂公道。未在人上，天下皆樂爲

之用。無遠無近。苟所懷得遂。死命可致也。唯患乘流異源。清濁不同。愛惡相攻。而親疏黨別。上之人或有所好。所好之流獨進。而所不好之流退矣。通者一而塞者萬。則公道廢而利道行矣。於是天下之志。塞而不通。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則權移左右。而上勢分矣。昧於利者。知趣左右之必通。必變衆以求進矣。昧利者變衆而黨成。正士守志而日否。則雖見者盈庭。而上之所聞實寡。外倚於人。而內寡開。此自閉之道也。故先王之教。進賢者爲上賞。茂賢者爲上戮。順禮者進。逆法者誅。設誹謗之木。容狂狷之人。任公而去私。內恕而無忌。是之謂公制也。公道行則天下之志通。公制立則私曲之情塞矣。

（書無決字。補之。）

凡有血氣。苟不相順。皆有爭心。隱而難分。微而害深者。莫甚於言矣。君人者、將和衆定民而殊其善惡。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校其實。觀行必考其迹。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聞曰。漢之官制。皆用秦法。秦不二世而滅。漢二十餘世而後亡者、何也。答曰。其制則同。用之則異。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惡聞其失。任私者怨。有忌心則天下疑。法峻則民不順之。惡聞其失。則過不上聞。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滅也。漢初入秦。約法三章。公論功定賞。先封所憎。約法三章。公政雖有失。能容直臣。簡則不苟。寬則衆歸之。尊儒貴學。則民篤於義。能容直臣。則上之失不害於下。而民之所患上聞矣。自非聖人。焉無失。失而能改。則所失少矣。心以爲是。故言行由之。其或不是。不自知也。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而處尊者、天下之命在焉。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順而無節。則諂諛進。逆而畏死。則直道屈。明主患諛己者衆而無由聞失也。故開敢諫之路。納逆己之言。苟所言出於忠誠。雖事不盡是。猶歡然之所通直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爲名也。以爲直言不聞。則己之耳自塞。耳目塞於內。諛者順之於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周昌比高祖於桀紂。而高祖託以愛子。周昌所謂。當作所。亞夫申軍令。而太宗爲之不驚。朱雲折檻。辛慶忌叩頭流血。斯乃寬簡之風。漢所以歷年四百也。

（下有寬字。）

（下有受字。）

天下之禍。莫大於無欲。天下之福。莫大於不知足。無欲則無求。無求者、所以成其儉也。不知足、則物莫能盈其欲矣。莫能盈其欲。則雖有天下。所求無已。所欲無極矣。海內之物不盡。萬民之力有盡。縱無已之求。以滅不盡之物。遂無極之欲。而役有盡之力。此殷士所以倒戈於牧野。秦民所以不期而周叛。曲論之好。奔而不足者。豈非天下之大禍耶。

（問疑問。）

民富則安。貧則危。明主之治也。分其業而登其事。業分則不相亂。事登則各盡其力。而不相亂。則民必安矣。重親民之吏而不數遷。重則樂其職。不數遷則志不流於他官。樂其職而志不流於他官。則盡心恤其下。盡心以恤其下。則民必安矣。附法以寬民者賞。尅法以要名者誅。寬民者賞。則法不虧

於下。尅民者誅。而名不亂於上。則民必安矣。量時而置官。則吏省而民供。吏省則精。精則當才而不濫。力民則供順。供順則思義而不背上。上愛其下。下樂其上。則民必安矣。篤鄉閭之教。則民存知相恤。而亡知相救。存相恤而亡相救。則鄰居相恃。懷土而無遷志。鄰居相恃、懷土無遷志。則民必安矣。度時宜而立制。量民力以役賦。役賦有常。上無橫求。則事事有儲。而并兼之際塞。事有儲、並兼之隙塞。則民必安矣。圓道必驗之近。興事必度之民。知稼穡之艱難。重用其民、如保赤子。則民必安矣。職業無分。事務不登。職荒事廢。相督不已。若是者民危。親民之吏不重。有資者無勞而數遷。競營私以害公。飾虛以求進。仕宦如寄。視用其民如用路人。若是者民危。以法寬民者不賞。尅民爲能者必進。下力盡矣。而用之不已。若是者民危。吏多而民不能供。上下不相樂。若是者民危。鄉閭無教。存不相恤。而亡不相救。若是者民危。不度時而立制。不量民而役賦。無常。橫求相仍。窮窮迫不堪其命。若是者民危。視遠而忘近。興事不度於民。不知稼穡艱難而轉用之。如是者民危。安民而上危。民危而上安者。未之有也。夷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爲治之要乎。今之刺史。古之牧伯也。今之郡縣。古之諸侯也。州總其統。郡舉其綱。縣理其目。各職守不得相干。治之經也。夫彈枉正邪。糾其不法。舉一以警百者。刺史之職也。比物校成。考定能否。均其勞逸。同其得失。有大不可而後舉之者。太守之職也。親民授業。平理百事。猛以威吏。寬以容民者。令長之職也。然則令長者最親民之吏。百姓之命也。國以民爲本。親民之吏不可以不留意也。

傅子曰。利天下者。天下亦利。害天下者。天下亦害之。利則利。害則害。無有幽深隱微。無不報也。仁人在位。常爲天下所歸者。無他也。誠爲天下興利而已矣。

劉子問政。傅子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公道亡、則禮教無所立。禮教無所立、則刑賞不用情。賞刑不用情而下從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唯公然後可正天下。傅子曰。善爲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況於人乎。堯水湯旱。而人無菜色。猶太平也。不亦美乎。昏饑矣。懈而爲秦趙禽。人且害之。而況於天地乎。

傅子曰。秦始皇之無道。豈不甚哉。視殺人如殺狗彘。狗彘仁人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觸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又深刑嫂決。隨其指而妄殺人。秦不二世而滅。李斯無逃類。以不道遇人。人得以不道報之。人讎之。天絕之。行無道、未有不亡者也。或曰。漢太宗除肉刑。可謂仁乎。傅子曰。匹夫之仁。非王天下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濟者也。非小不忍之謂也。先王之制。殺人者死。故生者懼。傷人者殘其體。故終身德。所刑者寡而所濟者衆。故天下稱仁焉。今不忍殘人之體而忍殺之。既不類。傷人刑輕。是失其所以德也。失其所以德。則易傷人。人易相傷。亂之漸也。猶有不忍人心。故曰匹夫之仁也。

傳子曰、古之賢君、樂聞其過、故直言得至、以補其闕、古之忠臣、不敢隱君之過、故有過者、如所以改、其戒不改、以死繼之、不亦至直乎、

傳子曰、至哉、季文子之事君也、使惡人不得行其境內、況在其君之側乎、推公心而行直道、有臣若此、其君豈陷乎不義矣、

傳子曰、正道之不行、常佞人亂之也、故桀信其佞臣推侈侈以殺其正臣關龍逄、而反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割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曰、惡佞之不可用如此、何惡者之不忌也、傅子曰、佞人善發人私欲也、故多私欲者悅之、唯聖人無私欲、賢者能去私欲也、有見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矯之者、正人之徒也、違正而從之者、佞人之徒也、自察其心、斯知佞正之分矣、

或問佞孰爲大、傳子曰、行足以服俗、辯足以惑衆、言必稱乎仁義、隱其惡心、而不可卒見、伺主之欲微合之、得其志、敢以非道陷善人、稱之有術、飾之有利、非聖人不能別、此大佞也、其次、心不欲爲仁義、言亦必稱之、行無大可非、勤不違乎俗、合主所欲而不敢正也、有害之者、然後陷之、最下佞者、行不顧乎天下、唯求主心、使文巧辭自利而已、顯然害善、行之不怍、若四凶、可謂大佞者也、若安昌侯張禹、可謂次佞也、若趙高、石顯、可謂最下佞者也、大佞形露爲害深、下佞形露爲害淺、形露猶不別之、可謂至闇也已、

治人之謂治、正己之謂正、人不能自治、故設法以一之、身不正、雖有明法、即民或不從、故必正己以先之也、然即明法者、所以齊衆也、正己者、所以率人也、夫法設而民從之者、得所故也、法獨設而無主即不行、有主而不一、則勢分、一則順、分則爭、此自然之理也、

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明、不能一檢而治百姓、故以異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魏帝之權、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主即不行、有主而不一、則勢分、一則順、分則爭、此自然之理也、

若施蒸鼎乎其間、鼎之資之、而能用蒸其用、不相害也、五味以調、百品以成、天下之物、爲火水者多矣、若施蒸鼎乎其間、則何憂乎相害、何患乎不蒸其用也、

羣書治要卷第五十

袁子正書　抱朴子

袁子正書

禮政

治國之大體有四、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四本者具、則帝王之功立矣、所謂仁者、愛人者也、愛人、父母之行也、爲民父母、故能興天下之利也、所謂義者、能辨物理者也、物得理故能除天下之害也、興利除害者、則賢人之業也、夫仁義禮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夫禮教之治、先之以仁義、示之以敬讓、使民遷善、日用而不知也、儒者見其如此、因謂治國不須刑法、不知刑法承其下、而後仁義興於上也、法令者、賞善禁淫、居治之要會、商、韓見其如此、因曰治國不待仁義、不知仁義爲之體、故法令行於下也、是故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恥、導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苟免、是治之貴賤者也、先仁而後法、先教而後刑、是治之先後者也、夫遠物難明、而近理易知、故禮讓緩而刑罰急、是治之緩急也、夫仁者使人有德、不能使人知禁、禮者使人知禁、不能使人必仁、故本之者仁、明之者禮也、必行之者刑罰也、先王爲禮以遷人之性、理

刑以承禮之所不足。故以仁義爲不足以治者。不知人性者也。是故失教。失教於無本也。以刑法爲不可用者。是不知情僞者也。是故失威。失威者不禁也。故有刑法而無仁義。久則民忽。民忽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則民慢。民慢則奸起也。故曰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兩通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夫仁義廢刑而持久。刑殺雖強而速亡。自然之治也。

（義足下似脫義足二字。）

經國

先王之制。立爵五等。所以立蕃屏。利後嗣者也。是故國治而萬世安。棄以列國之勢而并天下。於是去五等之爵而置郡縣。雖有親子母弟。皆爲匹夫。及其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去。及至漢家。見亡秦之以孤特亡也。於是大封子弟。咸連城數十。廓地千里。自關已東。皆爲王國。力多而權重。故亦有七國之難。魏興。以新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治。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民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力侔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遊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司察之。王侯皆思爲布衣不能得。既追宗國蕃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昔武王既克殷。下車而封子弟同姓之國五十餘。然亦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至乎王赧之後。海內無主。三十餘年。故諸侯之治。則輔車相持。冒戴天子。以禮征伐。雖有亂君暴主。若吳、楚之君者。不過悉睢其國。豈能爲天下害乎。周以千乘之賦封諸侯。今也曾無一城之田。何周室之奢乘。而今日之儉少也。豈古今之道不同。而今日之勢然哉。未之思耳。夫物莫不有弊。聖人者豈能無弊。能審終始之道。取其長者而已。今雖不能盡建五等。猶宜封諸親戚。使少有土地。制朝聘會同之義。以合親戚之恩。陳禮以明其職業。黜陟以討其不然。如是。則國有常守。兵有常強。保世延祚。長久而有家矣。

（脫經世誤。）

設官

古者、三公論王職。六卿典事業。事大者官大。事小者官小。今三公之官。或無事。或職小。又有貴重之官。無治事之實。此官虛設者也。秦、漢置丞相九卿之官。以治萬機。其後天子不能與公卿造事。外之而置尚書。又外之而置中書。轉相重累。稍執機事。制百官之本。公卿之職遂輕。則失體矣。又有兵士而封侯者。古之貴者。以職大故貴。今列侯無事。未有無職而空貴者也。世變禮廢。五等散亡。故有賜爵封侯之賞。既公且侯。失其制。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修其治。政以安事。國家未必封侯也。而今軍政之法。斬一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事天下也。安事天下者不爵。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封賞之意矣。夫離古意制。外內不豐。小大錯貿。轉相重累。是以人執異端。冤欲無極。此治道之所患也。先王置官。各有分職。使各以其勝。達之於王。自己職事。則是非精練。百官奏則下情不蔽。先王之道也。

（脫上下似脫字。）

治體法。

政略

夫有不急之官。則有不急之祿。國之蟊賊也。明主設官。使人當於事。人當於事。則吏少而民多。民多則歸農者衆。吏少則所奉者寡。使吏祿厚則費足。則無求於民。無求於民。姦軌息矣。祿足以代耕。則壹心於職。壹心於職。則政理。政理。則民不擾。民不擾。則不亂其農矣。養生有制。送終有度。嫁娶宴享。皆有分節。衣服食味。皆有品裁。明設其禮而嚴其禁。如是。則國無逆法之民。財無無用之費矣。此富民之大略也。非先王之法行不得行。非先王之法言不得道。名不可以虛求。貴不可以僞得。有天下坦然知所去就矣。本行而不本名。貴義而不貴功。行莫大於孝敬。義莫大於忠信。則天下之人如所以措身矣。此教之大略也。夫禮設則民貴行。分明則事不錯。民貴行則所治寡。事不錯則下靜。登此富民致治之道也。禮重而刑輕。則士勸。愛施而罰必。則民服。士勸則忠信之人至。民服則犯法者寡。德全則教誠。教誠則威神。行深則著厚。著厚則流遠。尚義則同利者相親。尚法則貴公者相剋。相剋則無親。相親則無疏。措禮則政平。政平則民誠。設術則政險。政險則民僞。此禮義法術之情也。

論兵

夫爲政失道。可思而更也。兵者存亡之機。一死不可復生也。故曰天下難事在於兵。今有人於此。力舉重鼎。氣蓋三軍。一怒而三軍之士皆殺。世俗見若人者。謂之能用兵矣。然以吾觀之。此亡國之兵也。夫有氣者。志先其謀。無策而徑往。怒心一奮。天下若無人焉。不量其力。而輕天下之物。偏遇可以幸勝。有數者禦之。則必死矣。凡用兵正體不備。不可以全勝。故善用兵者。我謂之死。則民盡死。我謂之生。則民盡生。我使之勇。則民盡勇。我使之怯。則民盡怯。能死而不能生。能勇而不能怯。此兵之半。非全勝者也。夫用戰有四。有大體者難與持久。有威刑者難與爭險。善柔者待之以重。善任勢者禦之以堅。用兵能使民堅重者。則可與之赴湯火。可與之避患難。進不可詭。退不可追。所在而民安。盡地而守固。疑間不能入。權譎不能設也。堅重者、備物者也。備物者、無偏形。無偏形故其變無不之也。故禮與法、首尾也。文與武、本末。故禮正而後法明。文用而後武法。故用兵不知先爲政。則亡國之兵也。用人有四。一曰以功業期之。二曰與天下同利。三曰樂人之勝己。四曰因才而處任。以功業期之。則人盡其能。與天下同利。則民樂其業。樂人勝己。則下無隱情。因才擇任。則衆物備舉。人各有能有不能也。是以智者不以一能求衆善。不以一過掩衆美。不遺小類。不弃小力。故能有爲也。夫治天下者。其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也。曰公而已矣。故公者、所以攻天下之邪。屏讒慝之萌。兵者、傾危之物。死生之機。一物不至。則衆亂興矣。故以仁聚天下之心。以公塞天下之隙。心公而隙塞。則民專而可用矣。公心明故賢才至。一公則萬事通。一私則萬事閉。兵者死生之機也。是故貴公。王子主失

有王子者，著主失之書，子張甚善之，爲袁子稱之曰：夫人之所以貴於大人者，非爲其官爵也，以其言忠信，行篤敬，人主授之不虛，人臣受之不妄也。若居其位不論其能，賞其身不議其功，則私門之路通，而公正之道塞矣。凡世之所患，非患人主之有過失也，患有過欲改而不能得也，是何也？夫姦臣之事君，因欲苟悅其心，夫物未嘗無似象，似象之言，漫洞之說，非明者不能察也。姦臣因以似象之言而爲之容說，人主不能別也，是而悅之，聽亂其心，舉動日繆，而常自以爲得道，此有國之常患也。夫佞邪之言，柔順而有文，忠正之言，簡直而多逆，使忠臣之言是也，人主固弗快之矣。今姦臣之言已捭於人主，不自以爲非，忠臣以逆迕之言說之，人主方以爲輕妄，何其言之見聽哉！是以大者刳腹、小者見奴，忠臣涉危死而言不見聽，姦臣饗榮利而言見悅，則天下奚蹈夫危死而不用，去夫榮樂而見聽哉！故有被髮而爲狂，有窮伏於窟穴，此古今之常也。凡姦臣者，好爲難成之事，以徼幸成功之利，而能先得人主之心，上之人不能審察而悅其巧言，則見其實而不見其形矣。爲人臣有禮未必忠，無禮未必卑，則姦臣知所以事主矣。雖有今日之失，必知明日所以復之塗也。故人主賞罰一不當，則邪人爲巧滋生，其爲姦滋甚，知者雖見其非而不敢言，爲將不用也。夫先王之道遠而難明，當世之法近而易知，凡人莫不遠其疏而從其親，見其小而闇其大，今賢者固遠主矣，而執遠而難明之物，姦人固近主矣，而執近而易知之理，則忠正之言奚時而得達哉！故主蔽於上，姦成於下，國亡而家破，伍子胥爲吳破楚，令閭閭霸，及夫差立，鴟夷而浮之江，樂毅爲燕王破強齊，報大恥，及惠王立，而黜逐之。夫二子之於國家，可謂有功矣，夫差、惠王，足以知之矣，然猶不免於危死者，人主不能常明，而忠邪之道異故也。又況於草茅孤遠之臣，而無二子之功，涉姦邪之門，輕傾險之塗，欲其身達，不亦難哉！今人雖有子產之賢，而無子皮之舉，有解狐之德，而無祁奚之直，亦何由得達而進用哉！故有祁奚之直而無宣子之聽，有子皮之賢而無當國之權，則雖荊山之璞、猶且見瓦耳，故有管仲之賢，有鮑叔之友，必遇桓公而後霸，有陳平之智，有無知之友，必遇高祖而後聽，桓公、高祖不可遇，雖有二子之才，夫奚得用哉！

（陳梁書作淺，陝梁書作庶。）

厚德

恃門戶之閉以禁盜者，不如明其刑也。明其刑，不如厚其德也。故有教禁，有刑禁，有物禁。聖人者兼而用之。故民知恥而無過行也，不能止民惡心而欲以刀鋸禁其外，雖日刑人於市，不能制也。明者知制之在於本，故退而修德，爲男女之禮，妃匹之合，則不淫矣；爲廉恥之教，知足之分，則不盜矣。以實制爵，令民德厚矣。故聖人貴德，德者、德之固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未有不德而可以成德無德而可以持久者也。

（管本作有故之。）

用賞

治國有四：一曰尚德，二曰考能，三曰賞功，四曰罰罪。四者明，則國治矣。夫論士不以其德而以其藝，考能不以其才而以其久，而求下之貴上，不可得也。賞可以勢求，罰可以力避，而求下之無姦，不可得也。爲官長非苟相君也，治天下也，用賢非以役之，尚德也，行之以公，故天下歸之。故明王之使人有五：一曰以大體期之，二曰要其成功，三曰忠信不疑，四曰至公無私，五曰與天下同憂。以大體期之，則臣自重；要其成功，則臣勤懼；忠信不疑，則臣盡節；至公無私，則臣盡情；與天下同憂，則臣盡死。夫唯信而後可以使人，昔者齊威王使章子將而伐魏，人言其反者三，威王不聽也，自是之後，爲齊將者無有自疑之心，是以兵強於終始也。唯君子爲能信，一不信則終身之行廢矣。故君子重之。漢高祖、山東之匹夫也，無有咫尺之土、十室之聚，能任天下之智力，舉大體而不苛，故王天下，莫之能禦也。項籍，楚之世將，有重於民，橫行天下，然而卒死東城者何也？有一范增不能用，寡忌多疑，不信大臣故也。寬則得衆，用賢則多功，信則人歸之。

悅近

孔子曰：爲上不寬，吾何以觀之？苛政甚於猛虎。詩人疾掊克在位，是以聖人體德居簡，而以虛受人。夫有德則謙，謙則能讓，虛則寬，寬則愛物，世俗以公則爲能，以苛察爲明，以忌諱爲深，三物具，則國危矣。故禮法欲其簡，禁令欲其約，事業欲其希，簡則易明，約則易從，希則有功，此聖賢之務也。漢高祖、山東之匹夫也，起兵之日，天下英賢奔走而歸之，賢士輻湊而麗爲之用，是以王天下而莫之能禦。唯其以簡節寬大，受天下之物故也。是故寬則得衆，嚴則受物，信則不疑，不忌諱則下情遂而人心安。夫高祖非能聖必當也，唯以其心曠，故人不疑，況乎以至公處物而以聰明治人乎？堯先親九族，文王刑于寡妻，物莫不由內及外，由大信而結，由易簡而上安，由仁厚而下親。今諸侯王國之制，無一成之田，一旅之衆，獨坐空宮之中，民莫見其面，其所以防禦之備，甚於仇讐，內無公族之輔，外無藩屏之援，是以兄弟無睦親之教，百姓無光明之德，弊薄之俗興，忠厚之禮衰，近者不親，遠者不附，人主孤立於上，而本根無庇蔭之助，此天下之大患也。聖人者以仁義爲本，以大信持之，根深而基厚，故風雨不拔伏也。

貴公

治國之道萬端，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曰：公而已矣。唯公心而後可以有國，唯公心可以有家，唯公心可以有身。身也者、爲國之本也；公也者、爲身之本也。夫私、人之所欲，而治之所甚惡也。欲爲國者一，不欲爲國者萬。凡有國而以私臨之，則國分爲萬矣。故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置三公所以佐其王也，觀事故而立制，體民心而立法，制不可以輕重，較重即顏邪，法不可以私倚，私倚即姦起。古之人有當市鬻之時而竊人金者，人問其故，曰：吾徒見金，不見人也。故其愛者必有大迷，宋人有子甚

受管仲書

醜、而以勝竹上之美、故心倚於私者、卽所知少也、亂於色者、卽目不別精麤、沈於聲者、則耳不別清濁、偏於受者、卽心不別是非、是以聖人節欲去私、故能與物無尤、與人無爭也、明主知其然也、雖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不敢私其親、故百姓超然背私而向公、公道行、卽邪利無所隱矣、向公、卽百姓之所道者一、向私、卽百姓之所道者萬、一向公則明不勞而姦自息、一向私則繁刑罰而姦不然、故公之爲道、言寡約而用之甚博、

治亂

治國之要有三、一曰食、二曰兵、三曰信、三者、國之急務、存亡之機、明主之所重也、民之所惡者莫如死、豈獨百姓之心然、國雖亦然、民困衣食、將死亡、而望其奉法從教、不可得也、夫唯君子而後能固窮、故有國而不務食、是貴天下之人而爲君子之行也、伯夷餓死於首陽之山、傷性也、管仲分財自取多、傷義也、夫有伯夷之節、故可以不食而死、有管仲之才、故可以不廉而取、然死不如生、爭不如讓、故有民而國貧者、則君子傷道、則教虧、小人傷行、則姦起、夫民者君之所求用也、民富則所求盡得、民貧則所求盡失、用而不得、故無強兵、求而皆失、故無興國、明主知爲國之不可以不富也、故卑民於農、富國有八政、一曰儉以足用、二曰時以往利、三曰貴農賤商、四曰之爵文、常民之業、五曰出入有度、六曰以貨均財、七曰抑談說之士、八曰塞朋黨之門、夫儉則能廣、時則農佳、貴農則穀重、賤商則貨輕、有常則民壹、有度則不散、貨布則幷兼塞、抑談說之士則百姓不淫、塞朋黨之門則天下歸本、知此八者、國雖大必亡、凡上之所以能制其下者、以有利祿也、貧者能富之之利、有罪者能罰之之權、今爲國不明其威禁、使刑賞利祿、皆出於己、則國貧而家富、離上而趨下矣、夫處至貴之上、有一國之富、不可以不明其威刑而納公實之言、此國之所以治亂也、至貴者、人君之至富者、人取之、是以明君不敢恃其尊、以道爲尊、不敢恃其強、以法爲強、親道不親人、故天下皆親也、愛義不愛近、故萬里爲近也、天下同道、萬里一心、是故以人治人、以國治國、以天下治天下、聖王之道也、凡有國者、患在壅塞、故不可以不公、患在詐僞、故不可以不信、三者不明則國危、苟功之所在、雖疏遠必賞、苟罪之所在、雖親近必罰、辨智無所橫其辭、左右無所開其說、君子卿大夫其敬懼如布衣之廬、故百姓蹈法而無僥幸之心、君制而臣從、令行而禁止、壅塞之路閉、而人主安太山矣、夫禮者所以正君子也、法者所以治小人也、治在於君子、功在於小人、故爲國而不以禮、則君子不讓、制民而不以法、則小人不懼、君子不讓、則治不立、小人不懼、則功不成、是以聖人之法、使貴賤不同禮、賢愚不同法、毀法者誅、有罪者罰、爵位以其才行、不計本末、刑賞以其功過、不計輕重、言必出於公實、行必落於法理、是以百姓樂義、不敢爲非也、太上、使民知道、其次、使民知心、其下、使民不得爲非、使民知道者、德

也、使民知心者、義也、使民不得爲非者、威禁也、威禁者、賞必行、刑必斷之謂也、此三道者、治天下之具也、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強而強、在人主所志也、

損益

夫服物不稱、則貴賤無等、於是富者踰侈、貧者不及、小人乘君子之器、賈豎襲卿士之服、被文繡、佩饋貝、重門而玉食、其中左右叱咤、頤指而使、是故有財者光榮、無財者卑辱、上接卿相、下雄齊民、諺實勞流、而刑放於隨下、而法侵、能無虧乎、

世治

天地之道貴大、聖人之道貴寬、無分寸之曲、至直也、以是繩之、則工不足於材矣、無纖介之短、至善也、以是規之、則人主不足於人矣、故凡用人者、不求備於一人、桓公之於管戚也、知之矣、夫有短會者無道、期今之爲法曰、選舉之官、不得見人、曰以絕姦私也、夫處深宮之中、而選天下之人、以爲明、奚從而知之、夫交接、人之道、不可絕也、故聖人求所以治交、而不求絕交、人莫閒不交、以人禁人、是以私禁私也、先王之用人不然、不論貴賤、不禁交遊、以德庶爵、以能庶官、以功庶祿、具賞罰以待其歸、雖使之遊、誰敢離道哉、

刑法

體法明則民無私慮、事業專則民無邪僞、百官具則民不要功、故有國者、爲法欲其正也、事業欲其久也、百官欲其常也、天下之事以次爲、爵祿以次進、士君子以精德顯、夫德有次則行修、官有次則人靜、事有次則民安、廉夫思其疆畔、百工思其規矩、士君子思其德行、羣臣百官思其分職、上之人思其一道、侵官無所由、離業無所至、夫然、故天下之道正而民壹、夫變化者、聖人之事也、非常者、上智之任也、此人於權道、非賢者之所窺也、才智至明而好爲異事者、亂之端也、是以聖人甚惡奇功、天下有可赦之心、而有可赦之罪、無可赦之心而無可赦之罪、明王之不赦罪、非樂殺而惡生也、以爲樂生之實在於此物也、夫思可赦之法、則法出入、法出入、則姦邪得容其議、姦邪得容其議、則法日亂、犯罪者多、而私議並興、則雖欲無赦不可已、夫數賞則賞能不勸、數赦則罪人微幸、明主知之、故不爲也、夫可赦之罪、千百之一也、得之於一而傷之於萬、治道不取也、故先王知赦罪不可爲也、故所俘虜壹斷之於法、務求所以立法、而不求可赦之法也、法立令行、則民不犯法、法不立令不行、則民多觸死、故曰、能殺而後能生、能斷而後仁立、國之治亂、在於定法、定法則民心定、移法則民心移、法者所以正之、事者也、一出而正、再出而邪、三出而亂、法出而不正、是無法也、法正而不行、是無君也、是以明君將有行也、必先求之於心、慮先定而後書之於策、言出而不可易也、令下而不反也、如陰陽之動、如四時之行、如風雨之施、所至而化、所育而長、夫天之不可逆者、時也、君之不可逆者、

法也。使四時而可逆，則非天也。法令而可違，是非君也。今有十人彊弩於百萬之衆，未有不震怖者也。夫十矢之不能殺百萬人，可知也。然一軍皆震者，以爲唯無向則已，所中必死也。明君正其禮，明其法，嚴其刑，持滿不發，以牧萬民。犯禮者死，逆法者誅。賞無不信，刑無不必，則暴亂之人莫敢試矣。故中人必死，一矢可以懼萬人；有罪必誅，一刑可以禁天下。是以明君重法慎令。

人主

人主莫不欲得賢而用之，而所用者不免於不肖。莫不欲得姦而除之，而所除者不免於賢。若是者，賞罰之不當，任使之所由也。人主之所賞，非謂其不可賞也，必以爲當矣。人主之所罪，非以爲不可罰也，必以爲信矣。智不能見是非之理，明不能察浸潤之言，所任者不必智，所用者不必忠。故有賞賢罰暴之名，而有毀能養姦之實。此天下之大患也。

致賢

離有離婁之目，不能兩視而明；瓌曠之耳，不能兩聽而聰。仲尼之智，不能兩慮而察。夫以天下之至明至智，猶不能參聽而俱存之，而況於凡人乎。故以目雖至明，有所不知，以因；雖凡人無所不得，故善學者假先王以論道，善因者借外智以接物。故假人之目以視，奚適夫兩見；假人之耳以聽，奚適夫兩聞。假人之智以慮，奚適夫兩察。故夫處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窮，興天下之大業而慮不竭，統齊羣言之類而口不勞，兼聽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賢乎。

（瓌仲良。當無忘之之六字。補之。）

明賞罰

夫干祿者，唯利所在，智足以取當世，而不能日月不違仁。當其用智以禦世，實者有不如也。聖人明於此道，故張仁義以開天下之門，抑情僞以塞天下之戶，相賞罰以隨之，賞足榮而罰可畏，智者知榮辱之必至，是故勸善之心生，而不軌之姦息。賞一人而天下知所從，罰一人而天下知所避，明開塞之路，使百姓曉然知軌疏之所由。是以賢者不憂，知者不惑，干祿者不邪，是故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是罪者強仁，天下盡爲仁。明法之誅，死者人之所甚惡也，殺人者，仁人之所不忍也。人之於利欲，有犯死罪而爲之，先王制肉刑，斷人之體，徹膳去樂，咨嗟而行之者，不得已也。刑不斷則不威，避親貴則法日弊。如是，則姦不禁而犯罪者多，惠施一人之身，而傷天下生也。聖人計之於利害，故行之不疑。是故刑殺者，乃愛人之心也。涕泣而行之，故天下明其仁也。雖貴重不得免，故天下知其斷也。仁見故民不怨，立斷下不犯，聖王之所以禁姦也。先王制爲八議赦宥之差，斷之以三槐九棘之聽，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全正義也。而後斷之，仁心如此之厚，故至刑可爲也。

（賞之漸疑不脫疑字。）

抱朴子

酒誡

抱朴子曰：口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不慎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美容鮮澤也，惑耳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芷蘭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雖惑，則或承之禍，爲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其抑情也，剛乎隄防之偏決，其御性也，過乎盾轡之乘奔。故能內保永年，外免憂累也。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物，無豪節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將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肯節。縱口心之近欲，輕召災之根原。似熱腸之恣冷，雖適己而身危。小大亂喪，亦罔非酒。然而俗人是酣是湎，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師溫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流離海螺之器，並用滿酌，罰餘之令，逢急。醉而不出，披鞶投非，於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亂，屢舞僊僊，舍其座遷，載號載呶，如沸如羹，或爭辭尚勝，或咆哮獨笑，或無對而賦，或嘔吐机筵，或頓厥梁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顧盼，怯懦者效慶忌之奮擊。遲重者蹉轉而波擬，盤薄者鹿踊而魚躍。口納於寒暑者，皆撫掌以諧聲，謹卑而不競者，悉裨諶以高交，廉恥之儀毀，而荒錯之疾發。鬬茸之性露，而傲狠之態出。精濁神亂，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阬谷而不悔，以九折之坂爲蟻封也，或登危蹈殆，雖墮壑而不覺，以呂梁之淵爲牛迹也。或肆忿於器物，或酗醟於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刻鋒乎六畜，燒火烈於室廬。遂威怒於路人，加暴害於士友。褻嚴主以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尚辭，煩而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賤悖慢於老宿之座，謂清談爲詆訾，以忠告爲侵己。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發而罔顧乎先後，構灑血之讐，招大辟之禍，以少陵長，則邦黨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深刻，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患於須臾，結百禍於齊肯，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之蹊。蓋知者所深防，而庸人所不免也。其爲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歎息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能否，料量密於小餘，以積遲爲輕己，傾筐注於所敬。愍勸變而成稱，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惡色醜言所由而發也。夫風經府藏，使人忽悅，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醉之病性，何異於蠹，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酒。若畏酒如畏風，憎醉如憎病，則荒沈之咎塞，而流連之失止矣。夫風之爲病，猶展攻治，酒之爲變，在乎呼噏，及其悶亂，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丸，見蒼海如盤盂，仰譴天隤，俯呼地陷，臥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儀狄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榨衝杯；景升荒墮，以三雅之爵。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灌夫之滅族，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之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良箴安施，且

疾謬

抱朴子曰世故體有禮教斯頹敬讓莫崇傲慢成俗嘲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相膊蓋務唯在樹碩彈棊所論梅於聲色之間舉足不離綺褥紈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言譚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爲先以如此者爲高遠以不爾者爲駑野於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竹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颷風嘲戲之言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深焉報者恐不重焉鳴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恥於言輕之不塞以不應者爲拙劣以先止者爲負敗如此交惡之辭焉得�ulo哉其有才思者之爲之也猶善於依因機會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若夫疏拙者之爲之也則枉曲直湊使人愕然妍之與蚩其於宜絕豈唯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獸心變而成讎絕交壞厚構隙致禍以稻螺相擲者有矣以陰私相訐者有矣背陳蠶之被矢灌氏之泯族匪降自天口實爲之楯機之發榮辱之主三械之戒豈欺我哉激世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輪不能磨斯言之既玷雖不能三思而吐情談猶可息鬩鬩以杜禍萌也然而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恢美而無直亮之鍼艾羣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人歡笑以贊成而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委之捷過人之辨而不寤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也豈徒滅其方策之令問虧其沒世之德音而已哉然敢爲此者非必篤顧也率多冠蓋之後勢援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叨榮位或以婚姻而成貴戚故并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發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清論所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憑蝨之蠅廁坑之鼠所未及者則低眉掃地以奉望之其下者作威作福以輕御之故勝己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減己者則不敢言言亦不能禁也

嬌作輪・

貴作爲、

并作弄・

振作疾・案疾茫作疾・

嬌作蠢・

減食作食蠹・

刺驕

蓋勞謙盡己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矣附之者衆則安之徵也去之者多則危之診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而爲之不亦蔽哉自尊重處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也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齊肩之廢疾安其爲之可悲者也不修善事即爲愚人無事於大則爲小人耐爲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爲素王即君子不容乎第貴矣今爲犯體之行而不喜聞逆死之鏃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汚也夫節士不能使人敬之而志不可奪也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擿之而操之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勸汎不能干樂天知命疑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浮傲禮之所弃者之所爲哉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能經久其所損壞一時而已若夫貴門子

舊無人無至則爲七字・補之・

舊無經字・補之・

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跣見賓客毀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晚出見彼或已經清資或明竊盜名而躬自爲之則凡夫使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爲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時焉恣驅放者樂且易而爲者遠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貿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與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爲證曰彼縱情恣欲而不妨其榮爽矣此敝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

博喻

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不已下力極矣而役不休欲怨歎之不生規其事之惟永猶斷根以續枝剜背以裨腹剜目以廣明割耳以開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偶俗猶刖高馬以適卑車削跗踝以就褊履斷長劍以赴短韠剖尺璧以納促匣也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猶舉不精而窮兵以侵鄰猶彰禾以計蝗蟲伐木以殺蜻蜓滅食以中蚤蝨撤舍以逐雀鼠也

廣譬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闇於地根茇蹶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數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爲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放之乎光散此蓋葉公之好僞形見真龍而失色也

羣書治要跋

右羣書治要五十卷，原闕第四第十三第二十三卷。唐魏徵等奉敕撰。徵字元成，魏州曲城人，官至太子太師，事蹟具唐書本傳。此書四庫未著錄。阮文達公翠經室集據蕭德言傳定爲書成於德言之手。按王應麟玉海引集賢注記云，天寶十三載十月，敕院內別寫羣書政要刊出，所引道德經文，又李蘩鄭侯家傳云，上曰，朕欲知有古政理之要，而史籍廣博，卒難尋究，讀何而可，對曰，昔魏徵爲太子略羣書之言理涉者，撰成五十卷，謂之羣書理要，今集賢舍有本，則唐人固甚重其書矣。洎及兩宋，傳本遂稀，考王堯臣等崇文總目已不載此書，惟陳騤中興書目云，羣書治要十卷，祕閣所錄唐人墨蹟，乾道七年，寫副本藏之，起第十止二十卷，餘不存，今宋史藝文志類事門，亦作十卷，阮文達公謂宋史不著錄者，非也，書中所載古籍多與今本歧異，且多近所不傳，內晉書二卷，猶是十八家中舊本，惟本紀後即繼以宗室諸王，賢劉定等傳，而刑法志，百官志，乃在虞悝傳之後，何竹傳之前，體例殊爲參錯，考劉知幾史通曰，舊史以表志之帙，分於紀傳之間，降及蔚宗，發加纂革，沈魏繼作，相與因循，是晉宋人撰史，多有此例，今是書殆亦仍其舊式歟。近孫淵如觀察平津館叢書，輯有六韜逸文尸子二種，采摭此書，凡數十條，而歷城馬氏玉函山房叢書，於崔寔政論，仲長統昌言，蔣濟萬機論，劉廙政論，桓範政要論，陸景典語，袁準正書，俱有輯本，乃轉一字不錄，則馬氏亦未見此書矣。原本有日本昆張國校督學巨細井慧民校勘語標於上方，自稱較金澤舊藏，互有補正，今亦姑仍其舊。至新唐志稱劉伯莊有羣書治要書五卷，今不可見，疑散佚已久，俟異時或購得，當補刊之。咸豐丁巳閏端陽後二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履齋示兒編

附校補

孫奕撰

舊刻示兒編題辭

焦太史先生家富藏書，卽惠五車，唐四庫，宋能隨勝。示兒編二十三卷，其抄本也。是編出宋廬陵孫季昭撰，世罕流傳。一日太史示余，而余請公之於梓。且乞雲杜先生序矣。復奚容贅。獨竊慨今人士，直名日競，實學日疎，無論子史，亦無論一經而外，了不省他經爲何等語，卽學庸語孟，蓋習白紛，其嚼克於考亭訓詁之外，妙會旁參發人未發，如季昭之鑿鑿指陳者乎。由是而五經，而子史，而詩文，而字說，肯此爲基，士有此數者，可以立於世而列於博學之林矣。不然，本之則無，而遽欲從事乎河，其道何繇。所或季昭未盡之旨，而讀是編者，所宜循序深思，心知其意者也。鈷鉧之以俟質於爾太史先生。

歲在丁巳，暮春之初，古歙潘膺祉方凱父。

重刻履齋示兒編序

墉因先外舅袁綬階先生獲讀長塘鮑丈淥飲於楓江草堂，辱其不棄，出行篋所攜履齋示兒編兩巨册，丹黃爛然，爲元和顧君澗賓用姚舜咨家鈔本校正，而浙中先輩盧學士紹弓及諸君評注者也。顧墉曰，此書尋常求明潘方凱刻本已不易得，若發遲王敏求記所言潘刻差殊，字說盤庚條後有闕文六行者，尤屬罕見。今驗諸姚鈔，與遞古編本所闕既同，其餘雖勘文句，是正甚多，殆不可使無傳，久欲刊於知不足齋叢書，而附駁評注，今定入廿五集，子以爲何如。墉觀姚鈔目錄之後有云，本堂重加訂正，以壽諸梓，癸未月正元日，晚學廬陵胡楷子式誌。顧君曰，季昭元書，編節後集二十四卷，有蘇季章跋人題於後，見趙希弁讀書附志，胡楷通爲二十三卷，題後亦不復存，必卷中次序改易，故云重加訂正耳。然考癸未當是宋寧宗嘉定十六年，上距季昭自序開禧元年，首尾僅十九歲，宜乎遞在潘刻之上也。爰欣然捐資成之，踰年，鮑丈以刊成見告，而命爲之序。積願竟償，良快事矣。惟先外舅於去秋嬰病淫化，手澤數萬卷，一旦烏有，五硯摹頭，乃有趙清常武康山中之哭。回首夙昔，墉也何心而握管序示兒一編也乎。聊述聞見，并記緣起，吾恐鮑丈且念地下故人，助墉太息也已。嘉慶庚午四月下旬，吳縣貝墉撰。

履齋示兒編序

杜子美示宗武有詩，韓退之示兒有詩，學者至今誦之，而東坡先生一以爲聖賢事，一以爲利祿事，殆若有所區別然。君子苟不能忘其子，則開其資而示以意，使之知學，則一而已。余之少也，猶不如人，今老矣所望者惟子與孫，然嬾惰無匹，聞學褐陸，上不能進之於聖賢之域，下不能引之於利祿之塗，則以平生之末學者示之，是亦使之知學之意也。苟篤無金，救無絕，一再世不爲君子之歸，可不懼哉。於是致評經傳，漁獵訓詁，以立總說，經說，文說，詩說，正誤，雜記，字說，凡七條，大抵論焉而不盡，盡焉而不确，非敢以污管代英明之眼，姑以示之子孫耳。故名曰示兒編，使後世賢，廣吾意，不賢，毋謂不汝誨也。吾子其懲戒之哉。開禧元年九月上浣，廬陵孫奕書。

履齋示兒編辛未年重校補

庚申首夏，霽雨丈涤，飲用姚舜咨鈔校，潘方凱刻，去歲庚午，甫屬於版，回溯疇昔，閱星移矣，刷印乘樣，屢事覆勘，數過克居，再三商榷，乃按原文，鉤稽攟剔，又於幕府勃考待證，當殺青之既定，下雖責其頑鈍，語不厭詳，論重貴審，共如干事，別附最後，參酌稱斟，慙深掩蓋，豈是與年俱迸，方覩日知所無云爾。

嘉慶十六年閏三月三日，元和顧廣圻書。

履齋示兒編目錄　鈔有廬陵鄉先生孫奕季昭撰，另爲一行，在此行後，卷第一行前，明刻今刻無，又於目後隔四行，有示兒一編云云至晚學廬陵胡楷子式誌六行，明刻無，今刻移在全書末，案當以鈔爲是也。蓋此非履齋原有之目錄，乃楷所編者，故云重加訂正，而首題鄉先生，尾稱晚學耳。

卷一（明文）西東南東。　鈔如此，明刻作西南東南，皆非也，當作西南南東，謂斯干之西南其戶，僖南山之南東其畝。（履齋之意，知神水秋被東南則雖文也。）○此條在七案後一行，已據校改正。

（費李注）孔安國解詩信南山。　安國當作穎達，穎達信南山正義云，曾者重也，自曾孫以下無窮，皆得稱曾孫，是履齋所謂音層者可證也。（又卷十二原伯休父條，孔穎達解詩曰，上命元帥云云，鈔及明刻誤連，亦者誤作安國，今刻乃與午鈔同，武正義所訂正，此條之誤，正與彼同。）○（此條在卜筮條六行注。）

（衍字誤字）能研諸慮，乃知去是二字。　廣圻案李氏集解引嵩翻曰，乾初之坤爲震，震爲諸侯，是虞所注者有

侯之二字也。韓伯云。諸侯物主有爲者也。是韓所注者亦有也。王弼略例謂言能研諸慮。而邢疏爲之注仍云諸侯之慮。任於育物。乃知經本初無此二字者。弼之明爻未足專據矣。至於文心雕龍云。能研諸慮。何遽之有哉。其語又在弼之後。何妨其即出於明爻。不得遽取以證緊辭也。今刻緊辭多刪正云云。反而顯。故仍錄之。其餘條本書失當而未著案語之處。即不復一二覺者辨之可耳。○此條在五葉後行。

卷二。

卷三。周禮六官。而臣不可稱天乎。　鈔及明刻皆如此。不當作反。猶下文反主禮乎。反主兵乎之反也。今刻刪未是。又司徒不可稱地乎。鈔如此。不當作反。明刻今刻無。亦未是。此條在九葉前五六行。

卷四。桑下。定公之十三年。　本或如此是也。履齋之意。欲使昭樂郎圃。與其傳之無因。猶可文相承接。故移定居首耳。此條在十葉上五行。

卷五。南子注。仲尼弟子傳。　本或作孔子世家。是也。弟子列傳無此文。此條在三前八行。

卷六。或秋是。按春秋書公子遂如楚乞師。則僖公之服楚久矣。二十六年。事有牆之之勢。　鈔如此是也。明刻之字下服字上衍長楚甚矣。僖二十年。書公會齊侯于淮。則僖公之一行。又改下文作服齊久矣。僖十六年。殊誤。今刻仍之。非。此條在七葉前六行。今已據校刊正。

卷七。疑衆作經。以至博雅。博雅。案注張揖當作曹憲。玉海以魏廣雅。隋博雅並列。云憲改廣爲博。又云。因張揖廣雅。附作音訓。更爲十篇。錄解題。廣雅。魏博士張揖撰。上有隨齋批注云。博雅乃隋曹憲撰。是當時類以廣雅屬揖。博雅屬憲。故履齋兩言之也。傳寫者誤曹憲作張揖。乃與上文複而不可通。此條在四葉後九行。

卷八。史文。　太宗實錄云。正觀四年。　鈔及明刻皆如此。今刻依或校改實錄爲本紀。大非。溫公考異之文曰。四年實錄云。天下斷死罪止二十九人。今年實錄乃有二百九十九人。何頓多如此云云。履齋全取彼。然則下文實錄者。七年實錄也。上文實錄者。四年實錄也。不得改爲本紀甚明。又實錄乃云二百九十九人。鈔及明刻皆脫下九字。今刻亦欠。當補。此條在一葉前二行。今已據校改正。

卷九。對用人名。西周東周。前漢。後漢。　案此八字必有誤也。其前漢之前。疑薛字形近之譌。薛漢有傳。在後備林下。餘未知其審。史史注周前杜周。似在所注不應遠之。但史西漢字。不近。未敢專輒。又有言西周東周非誤。戰國西周君東周君。如下文凡南阮北阮之例者。予曰。非也。信如所言。正當用之入四方突。此條在一葉前九行。

柳詩聘字音。　壯齋不常居。　按文選常作恒。履齋避其真宗諱而改字。如改桓爲威。改匡爲正之類爲一例。但此詩下句自有常字。讀者當知非複可也。此條在十七葉前九行。

卷十一。寒。　蹇將濟兮壽堂。王逸曰。壽堂。　二堂字皆當作宮。此李善用楚辭及逸注之舊。宮解陸詩之壽堂。履齋遽引之於陸詩下耳。文選可證也。涉上下文。乃誤爲堂。所宜訂正。此條在六葉前五行。已據校改正。

弋人何纂。今溫公亦謂曰寡。　謂下當有逸取二字。此溫公集注法言之語。其義本諸方言。說文。今世德堂本亦自可證。此條履齋所論是矣。舊考韋懷注後漢書曰。寡字諸本或作蓋。李善注文選曰。今世本不或。履齋之矣。此條本王野客叢書所論。則云。張川元傳序已不敢專爲蓋者。其法官亦然。故張曲江感遇以寡字押韻。蓋但依本王野客叢書所論。此條在十二葉後一行。

卷十二。兩伏波。海康令王約。　鈔如此。最是。明刻康改章。大誤。元豐九域志。廣南西路云。雷州海康郡軍事治海康。又云。縣一下海康。此即彼縣矣。今初刻亦誤。脩改正之。此條在三葉前五行。已據改正。

蘇子瞻作廟記。則以爲馬伏波。　馬當作兩。本集可證。今刻將軍廟碑曰。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古蘇下文云。東坡之說。渠不信夫。誤爲馬。則全失其意。此條在三葉前七行。已據改正。

薛愿而睢陽乃陳州。　睢當作淮。元和郡縣志陳州下注云。淮陽也。又許州下注云。潁川。亦與履齋上文所言正合。乃以唐論唐爾若睢陽注在宋州下。迥不相涉矣。牧之本集云。淮陽太守。上文云。薛愿守淮陽。此條在八葉前三行。皆不誤。及六行。已據刪去衆字。

卷十三。事誤。條周公禮樂殿。　樂字依金石錄。隸釋所載禮殿記證之。不當有也。或東齋記事增入。俟再詳。此條在十三葉後一行。已據刪去衆字。

卷十四。地名異注。今汝州南縣。　南當作梁。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汝州梁縣下皆云漢舊縣。戰國時謂之南梁。元豐九域志云。汝州治梁縣也。所宜訂正。此條在二葉後四行。已據改正。

紀元。永嘉。　下年號同。條云。同曰永嘉。則後漢沖帝。西晉懷帝。彭兆璋甘亭曰。史繩祖學齋佔畢。載漢永嘉元年石刻。證沖帝永嘉之爲永嘉。何義門云。左雄傳作永嘉。范史及通鑑沖帝紀作永嘉。與此履齋之言皆相承而誤。予謂此讀者所宜知也。此條在六葉前五行。

姓名闕注。姓墨名允。　鈔及明刻皆如此。今刻墨下添胎字。考論語釋文云。姓墨。困學紀聞云。論語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又云。眞宗問陳彭年。墨允墨智何人。皆不云胎字。今本索隱引廉劭曰。姓墨胎氏。則有之。首地理志注。未審履齋所見有否。但可兩通。不必無者脫也。此條在十葉前九行。

卷十五。人物異名。石鄉侯。風翔退耕傳。幸稷爲硯。封石鄉侯。　石上當有離字。注同。此亦引靈仙散錄耳。彼不誤也。散錄洪容齋以爲淺妄可毀。洵然。但離石趙地。見戰國策。後爲縣。漢屬西河郡。在宋則屬石州。履齋必不割去其離字而以石鄉作連文。傳寫者失之耳。此條在七葉後三行。

卷十六。自相反。　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見梁襄王。孟子。　鈔及明刻皆無注。孟子但作一空格。案此有誤也。考沈存中筆談。王聖美談孟子從頭不曉。以爲既云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云云。必是原在而見梁惠王下注。王聖美說。見沈存中筆談九小字。不知者記見梁襄王四字於旁。因而致誤。今刻就空格添入孟子。乃望文作注。亦誤。履齋於廿三卷載筆談云。王聖美治字學云云。皆在其藝文門。兩條相連。不得謂此卷之必不用彼矣。唯聖美以是用說於遂宜。本非。莊記。履齋攻之未可謂是耳。　聖美名子韶。此條在八葉前一行。今已據改正。

而自敗於女奴。　鈔如此。明刻女奴誤作文技。何小山所校改者。正與鈔同。是也。今刻仍用明刻文技。遂所校女奴於案語中。殊未是。此條在八葉後三行。

事類。田單火牛。楊疑然馬。　當作田單火牛。本傳。楊琁然馬。後。兩事皆脫注。又正文琁誤爲疑。而不可解矣。田單史記列傳第廿二有火牛事。楊琁范蔚宗書列傳第廿八有然馬事。云。案布束於馬尾。又云。因火燒布。布然馬奮也。今得據以訂正。此條在十四葉後八行。

卷十七。張芝。鍾繇。衛協。張墨。當作張芝漢。鍾繇魏。衛協。張墨。子抱朴 皆脫注也。
阮籍。嚴子卿。馬綏明。子抱朴 棋聖晉。當作阮籍晉。嚴子卿。馬綏明。子抱朴 棋聖。此下有空格。原注譌倒也。觀抱朴子內篇辨問云。故嚴子卿。馬綏明。於今有棋聖之名焉。又云。故衛協。張墨。於今有畫聖之名焉。以上二條注之脫誤顯然矣。此二條在十葉後四行以下。今均據改正。

卷十八。[illegible] 切近切。音稱。　案此必誤也。下文云以上平聲。不得如今本甚明。且就文亦不可通。當作扮近扮。音扮。以形似而誤。此條在一葉後七行。迚 近迍。音征。　鈔及明刻皆如此。是也。佩觿平聲上聲相對有延迍上古征字。下今作徒讀是其證矣。今刻依或校改迚為延者非。佩觿之不別延迍與迍近也。〇此條在二葉前八行。已據改正。

亡 近亡。音[illegible]。　案此必誤也。就文不可通。以音推之。當作乚近乚。音隱的然無疑。乚即乚字。當時如此作。原出於隸。今楷作乙。微異。此條在二葉後七行。

玉 近玉。音夙　案注當作音夙玉工四字。玉篇。玉。玉工也。集韻。類篇。玉。琢玉工。然則玉工即琢玉工一也。傳寫失末工字。乃不可通。[illegible]此條在三葉後九行。

皆從阜而俗從邑。當作皆從阝阜。而俗從阝。鈔及明刻皆誤。不可通。下條同。此條在五葉前六行。已據改正。

皆從邑而俗從阜。當作皆從阝邑。而俗從阝。五經文字云。阝部音邑。阝部音阜。阜部又作阝。此二條分別同。彼阝邑阝阜。形同而讀隨左右為異。此條在五葉後一行。已據改正。

訛娸惧。　此上鈔無見字是也。明刻今刻衍。此條在五葉後八行。已據刊去見字。

書敘。　此上鈔無孛字是也。明刻今刻衍。此條在六葉前三行。已據刊去書字。

指脂詣旨。　此上鈔無旨字是也。明刻改指為旨非。今刻旨指兩存亦非。此條之例。凡云皆從厶則首不出此字。其上文慎實顛斌績一處。明刻誤改慎為[illegible]。今初刻亦誤。俗改正之。鈔於四處無一誤者。是其善也。此條在六葉前四行。已據刊去[illegible]字。

埒圻皆從土。　鈔如此。明刻土作士。非。今刻依或校改圻作墠。更非。纂者之意。以為埒自從土。圻乃從土。故必改去其一耳。不知履齋所說。大抵當時俗作。不能以六書正字求之。從鈔為得。[illegible]

卷十九。字異而同 揚雄傳作宓犧。後漢書張衡傳作義皇。揚上當有前字。下不當有張衡二字。雄傳解難文也。書張衡傳釋誨文也。徐鍇北漢言張衡傳無義皇得之矣。此條在六葉前八行。

何論云孟之反。或云字反。　校者多疑何論二字有誤。廣圻案非誤也。此出春秋名號歸一圖。何論者何晏集解之論語也。但彼文在傳子反下。故云爾。而履齋引之於此。則與上文又孟之反不免複贅耳。此條在六葉後九行一行。

班固人物表。物字衍。履齋必不當有。傳寫妄添之耳。鈔及明刻誤。此五字為注。今刻移正。是矣。但宜并去物字。是其一證矣。〇此條在八葉前一行。今據刊去物字。[illegible]

謂昔也。當作謂昔也。此鄭注文。又郭璞注爾雅譴昔云。譴發語辭。謂昔即譴昔矣。謂不得一異字注。疑此二字為異字同。而可知。此條在十二葉後六行。已據改正。

卷廿。字異而同 毛詩注。芍藥一名將離。　毛詩當作古今。將當作可。此崔豹古今注也。彼書問答釋義第八可證。藝文類聚同。亦可證。韻會舉要所引。改可作將。非其舊矣。此條在二葉後四行。已據改正。

字異而同音 薄姬。祿魏。　祿當作礫。此與上文礫分為兩條。正以作礫。故云字異也。班馬字類及補遺皆礫為一條。亦引薄姬。礫又為一條。亦引蕭何。必是機李曾伯所見漢書自如此。此條在六葉後九行。

張良。贊數。離困。鈍。　鈔提行另起一段是也。明刻連上段。今刻仍之。扼厄不分。非凡鈔本自十八卷擧陽條惟點云云起。至廿三卷末止。每段提行另起。或本段之內。更附他說。始但空一格。明刻不復提行。悉加圓圍隔之。今刻於十八卷中。已依鈔改為提行。而十九至廿三共五卷仍沿明刻款式。既不復可輒改。故附記之於此。此條在七葉後六行下。今擧字以下另一葉以上段限之。

卷廿一。一字注 秦呂朝字譜。　鈔及明刻皆如此。今刻依或校改秦為賈。大非。書錄解題載韻略分毫補注字譜一卷云。進士來陽秦呂朝撰。亦載馬氏經籍考。即此書也。今不傳。廿二卷又引字譜總論訛字數條。皆其僅存者。此條在五葉前九行。已據改正。

東海為莊侯國。　海當作漢。淵郡國志泰山郡之茬侯國也。此條在八葉後九行。已據改正。

王莽傳二年賓義。　傳當作紀。此在王莽紀上居攝二年。下文云五年侯邑在王莽紀下天鳳五年。皆通鑑也。非班書之莽傳也。傳寫誤耳。又下文云王莽傳駱驛。傳亦當作紀。在王莽紀下地皇元年。其誤同。此不更出。此二條在九葉後四行。均據改正。

卷廿二。一字 傍於用韻。　此下當注傍與旁同四小字。以下文注鈴與擠同四小字例之可見。履齋之意。謂傍字一音塊。一音叛全反。一音旁。而此合於旁旁之讀。故直集之也。此條在二葉前六行。

學林云天保為一大人口八十。　口八當作只。誤分為二字。北史齊文宣紀謂之帝其不過十平者也。學林不誤。下藝苑雌黃條同此。此條在二葉後八行及三葉前八行。

世說云。　世當作小。謂林罕小說也。唐林罕撰。載郡齋讀書志。亦載馬氏經籍考。此條在七葉前五行。已據改正。

卷廿三。一字 唐天后以而埊㊁囝〇𠺞𢘑𠁈𡆠𠔃𠚖𡔈𥘉𥠢𧙾𢑱。又作𡕀。 本或如此。案此十八字。佩觿云以西埊㊁囝又作𠔃 〇𠺞𢘑𠁈𡆠[illegible]代天地日月星君臣載初年正照證聖授載國。共十七字。較少末𠀑字。學林云。唐書十有二字。曰曌𠁈埊㊁囝〇𠺞𢘑𠁈𡆠[illegible]。又云。按集韻敍十有八字。於唐史外復有六字。如𠀑𡆠之類。皆見於當時薛稷所書之碑。彥賓未出餘四字。今考所謂集韻十八字者。有而天地坐日月囝〇星𡆠臣𢘑人𠀑載年正證聖授國生。人𠀑。類篇各字注同。溫公取集韻也。合而訂之。履齋及佩觿誤多𠁈字。集韻十九代類篇異部載字下皆不云唐武后作𠁈。必即𠁈字之複出者。佩觿據刻本以當𠁈字。又誤中之誤。集韻。類篇則誤多𠀑生字。韻會舉要亦取集韻。亭林金石文字記嘗云。韻會以𠀑為生。誤。周伯琦岳觀造像記及順陵碑𠀑字

並是月字也。然則其兩乃十七字。至字形之異。亭林又言岱岳觀造像記。授作楢。契苾明碑作稽。蕭元睿佛像贊。殺字作鑿。順陵碑君字作𠂤。亦他碑所未見云云。是知石刻所存。便非一律。而諸書偏旁有不同。亦但當各存其舊也。此條在十一葉前五行。

雪擺胡勝。毬胡語。與今人同。　案此有誤也。吾友戈小蓮名宙云。當作雪擺胡騰衫。毬胡語與今不同。騰誤作勝。脫衫字。不誤作人。上文云。金屑毬入氈槽。節度北都留守裴令公。此云。雪擺胡音騰衫。奉和令狐相公。胡作入聲。毬亦作入聲。故云毬胡語。與今不同。以類舉之也。檢白集良然。所宜訂正。此條在十五葉前七行。

右數十則。屬稿兩易。涉時累旬。僅曰斷手。論次遂失。偏猶未免。無以副鮑文傳此編之盛心也。頗黃門言。欲定書籍。亦何容易。即宋季說部。何莫不然。舉以自砭。兼告鉛槧之夫。慎勿爲古人創病耳。立夏前一日。廣圻又書。

第四卷行李。李正文。按明刻倒正文爲文正。已據抄本改正。案放翁渭南集跋資暇錄云。予家舊有此本。首曰關西李戾文濟翁編。戾字猶或文也。據此則此編宋本必作戾文。後或誤作正耳。廷博附志。

第十五卷。因勝得名。而名胡餅句。下注。睿宗愛輻四字。不知何書。案明潘姒本譌誤不可枚數。即如此條。資暇錄刻爲貨假錄。爾雅注刻爲食遺王。陸璣疏刻爲陸樓切。呂氏春秋注刻爲呂氏書於桃。至來禽下注文五十餘字。全無一句成文。幸顧君斠舊鈔本一一爲之刊正。而睿宗愛輻四字。則鈔刻相同。究不知其誤否也。廷博附識。

履齋示兒編目錄

卷第一

總說

經傳引古　六經主于王
六經無眞字　天帝
后皇烝辟　皇帝王通稱
歲祀年載通稱　梭庠序皆在鄉
五行先後不同　問禮樂官名
倒文　字訓辨
曾字　屑字
惟唯維字　有亡字
不字

卷第二

經說

易有象數
用九用六
六五雷蒙吉
先甲先庚
頤取龜虎
麗澤兌
書汝作士
無教逸欲
冀州不言山川
耍荒
放諸桐
君子所其無逸
誥毖誥教
執說

乾元坤元
富以鄰不以鄰
七日來復
屢校滅趾
夬五陽一陰
衍字誤字
九卦
九官相運不相運
罔蔡
愛弱攻昧
四爲字
文王卑服
其勿誤于庶獄
費誓秦誓

卷第三
經說
詩章句對偶
凱風
搗殃
居諸
衛門
七月變夏周正
黽勉
天保
下武
八柄
宗伯獨不蓋法象魏
圍廬二十而一
脫字
泮氏
相鼠
青鳥
鬱斯
死生契闊
東門之楊
常棣
商山有臺
思齊
周禮六官
宮正
侯服
載師甸師
司險

卷第四
經說
禮記餘除不祭
舜斯下脫六字
聖人之非人與
千里之外曰采
養老於學
亮闇
春秋書法
矢魚觀社
儉德之共
稅畝丘甲田賦
見易象春秋
宰木
作經本末
貴而變
觀其所以
卷第五
經說
哀公問社
觀過斯知仁矣
執謂微生高直
南子
老彭
聞韶
無聞繼
先進後進
子樂
不可則止
必也狂狷乎
死曰嬪
子之哭也貴
爾以人之母嘗巧
鷹化爲鳩
燕居閒居
盤銘
春秋用周正
家父求車
陳殺其大夫洩冶
鎬圃
行李
論語總說
三年無改
從心
攻乎異端
不以其道得之
朝聞道夕死可矣
先難後獲
民鮮久矣
東鄙
文莫吾猶人也
食不厭精
皆不及門也
論篇是與
忠告而善道之
禹稷躬稼

祖公穀公子科

卷第六

經說

作者七人
其爲東周乎
在人
君子不施其親
孟子篇曰
智足以知聖人汚
龍斷
行辟人可也
戎狄是膺
小德役大德
少艾
舜爲法于天下
聖人然後踐形
性之反之
孝經景行
哭不偯

卷第七

文說

史遺複
承竝襲訛
組束而勝
史體因革
句法同
經同文
史同文

文重複
組述文章
擬聖作經
古今之言詳略
文章同
經具文

卷第八

文說

友便辟
患得患失
仕優學優
事逸民
見梁惠王
四端
草尙之風必偃
時亡然後春秋作
則枉尋直尺而利
故者以利爲本
營陶
不屑之教誨
遇化存神
病乎百世之上
斷章取義

史異文
破題道盡
賦要題題
賦貴巧于使事

卷第九

文說

聲養押韻貴乎審
協韻不可重押
祭文備古

詩說

假對
倒用字
遞相祖述
翻前人句
韓詩轉字音

卷第十

詩說

出奇
線字
爾汝
嗚呼
用方言
花妥
錦官城
綠柳垂手
會水
鴨綠鵝黃
四印
風雅不繼
向上人

經史異
作文法
賦須題題意全
賦以一字見工夫

變音字貴詳審
用字貴詳審
對用人名

偏枯語
變字
用古今句法
杜詩轉字音
柳詩轉字音

屢用字
屬對不拘
安得
知見
詩道
夸殘
落英
甜酒
遙望山色
白雪黃雲
宰相反
殺風景
花竹無香

老而詩工
賀生日
春猿秋鶴
康節詩無施不可
卷第十一
正誤
紆佰
碑
名諱
三辰
黎苗
日一日勞
莊子語疏
卷第十二
正誤
程伯休父
龜策
發縱
數奇
陳蕃設榻
薛愿
秦焚書之漸
章句
五湖
六藝
百金
浙米
黎明
重繆
卷第十三
周益公評詩
省煩詩更須斟酌
韻書脫字
末渠央
壽堂
正昭
民農
弋人何慕
道術
荀子反經
陽生
雨伏波
上廉
尙書尙公主
硯藍
瓜丘甘露
句讀
文辭
四海
百丈
來牟
東壁東井南箕北斗
陳玄
印文勝額有之字

正誤
齒牙
鑿鑿
蠹蠹
於菟
殷盤
非熊
瘴癘地
誤綽意
事誤
卷第十四
雜記
無恙多能果然率然
可稱之地
地名同
紀元
姓名同
不類名字
卷第十五
雜記
人物通稱
物重名
卷第十六
雜記
易物名
物相反
事類
卷第十七
雜記
事同
皮革
鑿樞
馬耳
就乃
正論
赦書弱水
引經誤
意誤
地有二義
地名異
帝王歷年
年號同
墓人名姓
人物異名
因物得名
人相反
自相反
郡國因革

卦配十二月
讀兵唐兵
太宗戒官吏碑
學貴通古今
獬
聖
殺妻食子
託名
屏風兒
卷第十八
字說
費解
卷第十九
字說
字異而義同
卷第二十
字說
字同而義異二
字同而音異
卷第二十一
字說
集字一
卷第二十二
字說
集字二
卷第二十三
字說
集字三
漢將相起微時
唐興亡以女禍
死生以義爲重
敬注乙
癡
仙
兩施乳舌
草木冬青
祭之明日
羅鬼
字同而義異一
字異而音同

履齋示兒編卷一

盧陵鄉先生孫　婁季昭撰

總說

經傳引古

經傳之文，雖出古聖賢之手，然旁摹遠引，亦必有所從始。今古皆知文言爲孔子之所作，以左氏襄公九年考之，穆姜之薨，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經也，是以雖隨無咎，姜穆姜之筮後十四年而聖人生，實魯襄公之二十二年也，又夫子年六十有三，乃始繫周易，以此言解乾卦，故謂之文言云。

昭公十二年，楚靈王聞子革誦所招之詩而歎，其不能自克，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及其答顏淵之問，而曰克己復禮爲仁，則是援古志以告之也，（文弼案尚有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見左傳僖三十三年。）孟子論國家閒暇明政刑一章，並答滕文公以太王去邠事，人皆知其爲孟子之言，及稽諸家語，孔子爾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荐臻，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余，孔子曰，能治國家之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

重之以仁，及至太王亶父，繼以德通，其立根蒂本，備豫遠矣。初太王都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興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悔，邶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政乎，此夫子訓子路之辭也，孟子一則援以證政刑之說，一則援以證小事大之間，良由此始。

若夫唐明皇序孝經而謂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蓋得之於何休序公羊傳之文，而何休又得之於鉤命決文也。

後漢趙岐序孟子，而謂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取之於太史公自序之語而太史公又取之於春秋繁露也。

經解引易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乃出易緯之文也，王充論衡注，盱見毫釐。

六經主於王

易始乎皇而成乎王，書作乎帝而繼乎王，詩始乎諸侯而終乎王，禮樂制作乎王，而春秋一乎尊王也。

六經無眞字

六經之中無眞字，非無眞字也，夫人而不僞也，是故仙之一字，聖經所不著，聖人所不言，以至於佛，若僧，若羅，聖人尤不筆之於書，蓋其衛道之嚴也，故佛之敢入中國者，乃在於經籍焚滅之久，禮義衰微之末，二百餘年，而後始至也，則六經之有功於人也大矣。

天帝

高而覆物者天也，尊而宰物者帝也，健而不息者乾也，故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運動謂之乾。

后皇烝群君主

后，繼也，謂繼治之君也，皇，大也，謂屬大之君也，烝，衆也，謂御衆之君也，辟，法也，謂立法之君也，君，臨也，謂臨治天下之君也，主，宰也，謂宰制天下之君也。

皇帝王通稱

皇可以謂之帝，月令云，其帝大皞，是也，亦可以謂之王，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是也，帝可以謂之皇，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是也，亦可以謂之王，大禹謨云，四夷來王，是也，王可以謂之皇，文王有聲云，皇王烝哉，是也，亦可以謂之帝，歸妹云，帝乙歸妹，是也。

歲祀年載通稱

伊訓惟元祀，陸氏釋文曰，年也，又引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則是帝王各有定名也，按堯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典曰，賓二月東巡守，則唐虞不特曰載也，禹貢曰，作十有三載乃同，則夏不特曰歲也，伊訓曰，太甲元年，太甲上曰，三年復歸於亳，則商不特曰祀也，洪範曰，惟十有三祀，又云，一

曰歲，周禮曰，大計羣吏誅賞，則必曰三歲，則周不特曰年也，然則四者名異而實同，何哉，蓋載以始，一歲而終，歲以星一歲而周，祀以祭，一歲而徧，年以禾，一歲而熟，此名之所以異而實同。

校庠序皆在鄉

三代設學，果安所在，嘗讀太史公儒林傳，謂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蓋繇是以參諸經，左氏則曰，子產不毀鄉校，是校在鄉矣，黨正則曰，屬民飲酒於序，是序在鄉矣，鄉飲酒禮則曰，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內則又曰，國庠在國之西郊，是庠在鄉矣，先王盛時，學校徧於天下，故民於是時仰父俯子，左詩右禮，無非禮義之教，學記云，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此又一證也，由是言之，太史公得非有所據而云。

五行先後不同

五行一也，禹謨則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洪範則曰，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月令則曰，春木夏火中央土秋金冬水，其言先後不同何也，曰，聖經之言，各有攸主，大禹謨之所主者養民之政，故以五行之相剋者言之，剋下爲財故也，洪範之所主者自然之數，故以五行之生數言之，舉生數則成數可知矣，月令之所主者四時之令，故以五行相生之序言之，是以不同也。

問禮樂官名

或謂夫子大聖也，以生知之資，天縱之能，當無所不知，無所不聞，而猶問禮，問樂，問官名，有諸，曰，於傳有之，曾子問曰，吾聞諸老聃，問禮也，樂記曰，唯丘之聞諸萇宏，問樂也，昭公十七年傳曰，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問紀官也，曰，然則何獨於斯三者是學，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至於官制，時異事異，沿革尤多，不恥下問，是以謂之聖也。

倒文

六經或倒其文，如易之西南得朋，吉凶者失得之象，類皆有之，唯詩篇多，如中谷，中林，中河，中路，中原，中田，家室，裳衣，衡從，稅黍，瑟琴，鼓鐘，斯螽，西南，南東，下上，羊牛，樂豈，息偃，蝃蝀，孫子，女士，京周，家邦，鼎鼎，齊賢明，不一而盡，記雖有吾衍坤乾爲書雖有月正元日，或四三年，又北東入於海，皆有說也，蓋歸藏易以純坤爲首，其次第不得不然也，書前有正月上日，則後不得不以月正元日錯綜言之也，此不言三四而曰四三者，自多而至少，故四言於三之上也，又沮水之勢，北折而東，故東言於北之下也，然倒此一言，不徒其理爲長，而又且文矣，至如祭義云，祿爵慶賞祭統云，備外內之官，閒居云，春秋冬夏，中庸云，設其席

字訓辨

皇者，大也。

天曰皇天，父曰皇考，妣曰皇妣。

王者，大也。

大父曰王父。大母曰王母。

爲中也。正也。主也。

書曰皇極。詩曰四方之極。皆中也。兒寬傳。天子建中和之極。師古曰。極正也。洪範云。六極者。窮也。孟子曰。使我至於此極也。亦同。

格。至也。止也。止也。

詩曰。繩考來格。書曰。格爾舜。皆至也。來也。皆曰。格其非心。王子曰。格君心之非。皆正也。學記云。扞格者。止也。格舊音戶革切。或如字。

擾。亂也。馴也。

書曰。俶擾天紀。亂也。周禮曰。以擾萬民。馴也。（賺案攷文擾亂字从手。擾馴字从牛。蓋與擾亦作擾者。同聲通用也。）

亂。亂也。治也。

書曰。刑殺亂。語曰。亂大謀。謂亂也。周官曰。亂爾有政。語曰。武王有亂臣。謂治也。古文尚書治字作乿。與亂相類。後人不識古氣字。訛以亂訓治耳。

錫。與。賚上予下也。

書曰敷錫。又曰不界。詩曰賚。予也。皆上予下之謂也。如師錫帝。納錫大鎬。此又古者下予上亦可謂之錫也。

貢。獻。供。下奉上也。

書曰任土作貢。春秋來獻捷。孟子曰。無以供粢盛。皆下奉上之謂也。

台。卬。朕。我也。

書曰。以輔台德。詩曰。人涉卬否。皆我也。古者上下皆稱朕。堯朕位。堯自稱也。朕德罔克。禹自稱也。秦始皇方不許臣下稱朕。

乃。而。若。汝也。

書曰。惟乃之休。又曰。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項籍傳。吾與若北面懷王。皆謂汝也。

覿。下見上也。覿。見也。非上非下也。

周禮。秋見曰覲。下見上也。語曰。私覿。楊子曰。覿若子者問鑄人。無所不見也。

如。此。往。彼也。適。往也。非彼非此也。

春秋如齊如晉。皆之彼也。董仲舒曰。道者所繇適治之路。則無所不往也。

蕩蕩。廣大也。又放蕩也。

語曰。蕩蕩乎無能名焉。書曰。王道蕩蕩。皆美辭也。詩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又曰。蕩蕩上帝。又非美辭也。

嬉。自得也。又愁歎也。

孟子囂囂然曰。又曰人知之亦囂囂。皆自得也。詩曰。讒口囂囂。又愁聲也。（文昭案自得之囂音牆。歎之囂音敖。義固音同耳。）

蓋。少也。

前地理志曰。豫章出黃金。然蓋蓋。師古曰。蓋讀作僅。少也。

區區。小也。

禮樂志曰。河間區區小國。楚元王傳曰。豈爲區區之禮哉。謂小也。

缺缺。不滿也。

高帝紀曰。心常缺缺。師古音於悉反。韓信傳曰。居常缺缺。師古音於劣反。

拳拳。勤誠之意也。

中庸曰。得一善。則拳拳弗失之矣。

匈匈。擾擾之意也。

高帝紀。天下匈匈。謂喧擾也。

云云。諄諄之意也。

韓愈詩曰。諧笑方云云。（文昭案漢文帝曰。吾欲云云。蘇光曰。何謂云云。乃綜括之辭。）

往往。意其必然之謂也。

仲舒傳。王道往往而絕。

無限之謂不貲。

蓋寬饒傳。用不貲之軀。臨不測之險。

無聊之謂無俚。

樂布傳。其貴無俚之至耳。晉灼曰。揚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賴也。爲其計畫無所聊賴。

不難之謂何有。

語曰。從政乎何有。孟子曰。於王何有。

不幸之謂無祿。

詩曰。念我無祿。

以詞譏之曰刺。

刺幽王。刺厲王。皆作詩以刺之。如操刀以刺人然。

以法殺之亦曰刺。

記曰。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春秋晉殺大夫曰刺。言用三刺之法。

因其世傳而繼之曰襲。

揚子曰。襲堯之爵。

掩其不備而取之亦曰襲。

左莊公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杜曰：摒其不備也。

爾者，如此也。

語曰：吾無隱乎爾。

耳者，而已也。

孟子曰：盡心焉耳矣。

曾字

諸經除人姓及曾孫（孔安國解詩信南山，鄭璞注爾雅，曾孫之曾，並音層。○志疑：孔安國解詩信南山句有誤。）之外，曾字並無音，獨論語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音則登切。曾是以爲孝乎，音增。馬融曰：承順父母顏色，乃爲孝也。正義亦引是說，則是曾訓乃也。至於曾由與求之問，雖無音，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間，安足大乎。又訓則也，公孫丑上。爾何曾比予於管仲，又曰：曾比予於是，曾音增。趙云：何曾，猶何乃也。丁云：則也，乃也。廣部韻亦訓則也，併援曾是以爲孝乎爲證。檀弓上：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鄭曰：則之言曾也。二說皆通，而乃字勝。曾以類推之。詩曰：曾不容刀。曾不崇朝。曾是不意，曾莫惠我師。孟子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荀子榮辱篇：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揚子問神篇：曾范蔡之不若，漢周勃張相如兩人言事曾不出口。及近世文集中有曾不聞，曾不知之類，皆作層字讀，此說不通。合盡讀如曾是以爲孝乎之曾。

層字

層之一字，先儒於書訓盡，於詩，於孟子訓潔，以今驗之，凡物之爲層者輕，故層之言輕也。如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層有辭，則言輕有辭說。又曰：爾乃層播天命，言輕播棄天命。谷風曰：宴爾新昏，不我層以，言宴安於新昏，而於我舊室則不輕用。君子偕老曰：不層髮也，言婦人髮美，不輕用他人之髮爲髢。公孫丑上：是亦不層就已，是亦不層去已。告子上：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告子下：予不層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宜一以輕釋之，非潔也。不然，盡心下有云：欲得不層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獵也。何以既言不層，又言不潔乎。

惟維字

六經有惟唯維三字，或從心，或從口，或從糸，皆通作助辭。又訓獨，但從心者又訓思，尚書皆從心，乃盡爲助辭。如我則末惟成德之彥，洪惟我幼沖人是也。詩皆從糸，亦多是助辭。至如繫之維之，則訓繫。四方是維，綱紀之維之，則有維持之義。止有一字從心，乃作思惟之義。曰：戴謀戴惟是也。左氏傳亦皆以唯爲助語。論語乃惟字亦助辭，但唯仁者，唯上智，唯我與爾，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從口而訓獨也。孟子亦有此句，則作惟，故亦訓獨。其餘如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之類，皆訓獨也。蓋字畫不一，而所訓有同異，學者當隨其文意求之。若夫周易之无字，周禮之濤字，雖費異於他經之無與法，而昔義同。

有亡字

記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鄭康成讀有爲又，內則周禮曰：量其力有三均，鄭康成讀有三爲又，參，弓

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東坡讀二有爲又，與詩曰：不日有曀，蘇黃門云：古有又通，則經意甚明。如本字讀，則說不通。集韻四十九宥韻中又二十七，而有字與其一注云：復也，通作又。論語曰：有若亡，我獨亡，亡而爲有，今亡矣夫，焉能爲亡。不如諸夏之亡也。今也或是之亡也。以上舊讀皆存亡之亡者，非當讀爲無，唯孔子時其亡也，自陳執其手曰亡之，合如本字讀。諸子史以亡作無者甚多，未能槩舉，當隨意是正之。

不字

世俗語言及文字中所急者，惟不字極關利害，韻書中如府鳩，方久二切，音，施之於詩與賦押韻，無不可者。至於市井相與言，道途相與語，官吏之指揮民庶，州帥之號令士卒，鄉校之教訓童蒙，凡出諸口而有該此字者，非以通骨反者呼之，斷莫能喻。陳正敏遯齋閒覽云：不字本方鳩切，人皆以通骨反呼之，遍檢諸韻，並無此音，竊謂舉世同詞，必有所自始，通骨切殆不可廢。按廣韻八物韻中，不與弗同，則近於通骨聲，然亦庸夫難曉，況禮部韻不出此音，徒見於佛經有曰：不也，世尊適作弗聲讀，亦可一證。（文弼案：佩韋齋輯聞云：不易之義，是才音，云往見佛書有以知此公之學入門始末校中也。）今以司馬公切韻圖考之，明舉一杯字以爲聲，曰杯彼貝不。（文弼案切韻圖作奔本奔，不，今作杯彼貝者傳寫誤也。）即是與通骨切同音，信乎此音不可廢矣。是字也，本有四音，自陳正敏之說興而人始疑，自溫公之圖出而音始定，節溫公之圖，近行於世，知音爲希，故表而出之。

履齋示兒編卷二

經說

易有象數

易之爲書也，潔淨精微，有象焉，有數焉，不可偏廢也。夫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爲易之象，木上有水曰井，頤中有物曰噬嗑，爲卦之象。坤之黃裳，困之赤紱，剝之牀，渙之机，爲爻之象。人皆知之也。五十有五爲天地之數，五十爲大衍之數，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人皆知之也。然釋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則論君子之言行，釋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則論君子之出處語默，以幾事當密，釋不出戶庭，以藏器待時，釋射隼於高墉，則人不知之也。蓋夫子之於易，又未始屑屑以象數泥者也。

乾元坤元

乾坤獨備四德，屯隨，臨，无妄，革卦，閒亦有之，惟六子之卦，供不以元稱，何哉。蓋乾，父，坤，母也，六子者，皆其所生也。父母既稱元，六子不復閒之元，是以乾元曰大，坤元曰至，坤且不得以擬乾之尊，況六子乎。

用九用六

諸卦惟乾爻純乎九，乃專用剛剛之道，故曰用九。惟坤爻純乎六，乃專用陰柔之道，故曰用六。

富以鄰不以鄰

易在小畜則曰富以其鄰。在泰與謙皆曰不富以其鄰。何耶。夫小畜則德之小也。泰謙則德之大也。故左右相比輔之鄰。人君之與萬民。九重之與四海。中國之與四夷。無非鄰也。人君之所以撫萬民。綏四海。御四夷。德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非富奠行也。

六五童蒙吉

六五以柔順之材。居聖君之位。居聖君之位。而猶以童蒙自處。蓋以人視我。則聖君也。以我自視。則童蒙耳。其不自居其聖而求師於其臣。養其正性以冀聖學之高妙。非聖益聖。而益明者。不能也。古之聖帝明王。有志於聖學者。初不以形迹拘。故箕子爲武王陳洪範。反覆以汝稱。周公爲成王作洛誥。作立政。終始以孺子呼。而無嫌也。

七日來復

七日來復者。蓋之計月。非其正歲。則以日數之。即爾詩一之日二之日是也。謂陰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蓋六日耳。及陽受之而復。乃七日焉。其來也剝。而至復已歷七日。是天數之運也。

先甲先庚

蠱之卦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之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夫先甲三日者辛也。後甲三日者丁也。言聖賢當事之蠱壞。必有飭蠱之道。既更新於其先。又丁寧於其後。則天下復歸於治矣。故於蠱言甲。先庚三日者丁也。後庚三日者癸也。言聖人當令之申行。必有發施之道。既丁寧於其先。又揆度於其後。則天下無不順矣。故於巽言庚。○一說甲木主仁。以示其令之寬也。庚金主義。以示其令之嚴也。

屨校滅趾

噬嗑初九曰。屨校滅趾。无咎。蓋噬嗑用刑之卦也。用刑之卦。不絕於其初。其終必難制。故此卦於初爻言之。蓋罪小之時。不爲之懲戒。則必至於大惡。故滅趾使不得行。則其惡不能肆也已。

頤取龜虎

易之有頤。所以觀其養也。作易聖人。初九既取於龜。六四又取於虎。二者之不相侔何哉。蓋古之制置蓋剝龜於蓋。以龜之爲性不嗜食者也。仲冬之月。虎始交。則虎之爲性。其交有時者也。大凡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有一溺其所欲。則必伐其良心。戕其正性。烏有所謂自養哉。故聖人斷斷乎有取於不嗜食之龜。交有時之虎。以明君子之自養者如此。

夬九陽一陰

夬以五陽而決一陰。猶乘君子而去一小人之象也。以常人處之。則必健而暴。決而剛。今也不然。健而濟之以說。決而乘之以和。則君子之待小人。以忠厚。欲其改過如此。

麗澤兌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此言兌之爲卦。兌上兌下。是澤鄰於澤。麗而者深。交相灌溉。互相流通。此深有益於彼。彼深有益於此。誠得朋友之象也。夫同門合志之友。以善相資。以文相接。有過相箴。有難相濟。用

有所利。而無寡陋之患。此所謂以附麗爲悅。而有朋友之義也。

衍字誤字

人有常言。易以卜筮獨免秦火之厄。得爲全書。然讀其書。釋其義。不無可疑者。繫辭曰。能說諸心。能研諸慮。乃知去是二字。則辭切意明。侯之慮。侯之二字。是必傳寫之誤。嘗求之於明爻。有曰。能說諸心。能研諸慮。乃知去是二字。則辭切意明。志祖案文心雕龍風骨篇亦有能研諸慮何漢之不敏語。是蓋六朝舊本皆無侯之二字。雜卦曰。益。益也。明夷。誅也。先儒以爲誅夷之誅。然以書典誅對。則非反對之卦矣。嘗求之象。則曰。明入地中。明夷。又求之爻。則曰。卦有曰。明夷務闇。卦略又曰。明夷爲闇之主。則知明出地上爲益。明入地中爲昧。當作明夷昧也。若以爲誅。豈聖人雜卦之旨耶。

書汝作士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爾雅曰。士。察也。周禮士師注曰。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也。孔安國曰。士。理官也。理。蓋獄官也。欲得其曲直之理。故謂之理。其謂之士者。則欲致其察故也。月令曰。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得此之意也。鄭康成曰。有虞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今士轉改爲司理。其源蓋本此。

九共

九共九篇。九共者即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之丘。孔安國爲隸古定。皆於序言則是。於此復以爲共非是。九州異土殊俗。故有九篇。一篇言一州之事也。

無教逸欲

皋陶謨曰。無教逸欲有邦。考之前漢王嘉上封事云。昔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繇曰。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謹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教讀曰傲。則又教字爲教。其理尤長。蓋自古未有人君教臣下佚欲者也。按疑字尚書作疑。訓微也。漢史作機。則非。文昭案英華作機字。多作機字。

九官相遜不相遜

舜命九官。濟濟相遜。和之至也。劉向此言。古今以爲眞得九官之用心。然禹。皋陶。夔。龍。皆不見其相遜之辭。何耶。且以此之遜是。則彼之不遜非。以彼之不遜是。則此之遜非。曰。皆是也。夫舜之命禹。垂。益。伯夷。固相遜矣。若稷。契。皋陶。夔。龍。則不待於僉言。惟其不待於僉言。故不用於相遜。然則相遜者所當然。其不相遜者亦所當然。皆無一毫之僞者也。所以衆賢和於朝。獨爲稱首。

冀州不言山川

禹貢。皆言山川。示其域民以封疆之界也。如濟河惟兗。海岱惟青之類。八州莫不皆然。獨冀州不言山川之界何耶。禹之意若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以中國爲室。一民莫非其臣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且祭則天下名山大川咸與焉。饗則四海九州之美味咸有焉。無此疆爾界之限。無內夏外夷之辯。豈容以一山一川局之。如錄州者哉。禹之意微妙如此。

要蔡

五百里要服。薛氏明云。要讀如要約之要。則約之而已。非治之也。孔安國云。要束以文教。亦此意。陸音一遙反。非是。二百里蔡。當讀如左氏蔡蔡叔之蔡。音素葛反。杜預曰。蔡放也。薛氏明云。放罪人於此。故謂之蔡。則讀如本字非。

要荒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蓋要荒皆在九州之外。曰夷者。以夷禮待之。若春秋之杞鄫也。曰蠻者。以蠻俗待之。若春秋之楚越也。輕罪則蔡於要服。重罪則流於荒服。蔡近於夷。流近於蠻。則知中國之罪人。尚可變蠻夷之俗也。

兼弱攻昧

仲虺之誥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載之於書。不過如此。襄公十四年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又三十年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此言一唱。其流亂聖經爲甚。孔安國從而和之曰。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有亡道則推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嗚呼。信斯言也。則仲虺是賊。何心哉。幸災樂禍之人也。爲有佐克寬克仁之君。可出是言乎。竊謂兼人則自弱。攻人則自昧。取人則自亂。侮人則自亡。推人則益自亡。惟能保固人則所以自存。德至於此。國乃昌盛也。不然。引君於非道。豈告戒之辭哉。

放讎桐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甚哉。放字流傳之誤。有以流經旨也。今夷考於書。並無放之之文。自太甲既立不明也。乃舉湯顧諟天命以訓之。及其罔念聞也。又舉湯之坐以待旦以訓之。至於未克變也。乃始營於桐宮。密邇先王其訓。其終始告戒啓迪之意。無非訓之而已。孰謂伊尹而肯爲放君之讎耶。原伊尹之意。不忍太甲於亳而處於桐。使近先王之墓以終其喪。故曰。王徂桐宮居憂而已。惟其克終允德。所以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以冕服奉王歸於亳。乃即吉服也。故獨止於三年之久焉。雖復辟之後。納以終始惟一之戒。反復訓戒之。未始少忘。而曰伊尹爲放君。吾不信也。況書曰。密邇先王其訓。孟子亦曰。太甲悔過。以讎伊尹之訓己。則知書序爲教諸桐也明矣。且舜放驩兜。則驩兜之罪不可赦。湯放桀。則桀之惡不可掩。太甲不明。初無大過。何放之有。則知書序爲非放諸桐也。益明矣。放教字相近。以隸古定者。遂從而譌久矣。當讀作伊尹教諸桐。（文弨案放諸桐見孟子。宣孟子之時。教字即譌爲放乎。○志卿案又見左傳國語。）且書序之譌。不事惟是。秦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序則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日戊午。師渡孟津。

四爲字

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孔氏。王荊公爲上字去聲。爲德字平聲。下句同。東坡解爲上字平聲。爲德字去聲。下句同。皆有意。今四爲字皆作去聲。理尤明。而謂上句二爲字當上側下平。下句二爲字當上平下側。君子所其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至則知小人之依。所與曲禮拜受於尊所之所同。依猶歸也。君子所在皆無逸。其先知稼穡艱難之事。乃若自暇自逸。則知其爲小人之歸也必矣。

文王卑服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文王知君臣之分不可犯也。故卑躬以服事殷而已。惟其卑以事殷。則安時處順。而得以日勤於民田之事。是故既就其安民之功。又就其力田之功。然則卑服之效。其大如此。豈先儒所謂卑其衣服者所得而盡焉。

誥毖誥教

厥誥毖庶邦至祀茲酒。誥教小子至無彝酒。此言文王之於臣民。處之各盡其道。其戒飲酒也。於庶邦。則曰誥毖。於小子則曰誥教。庶邦指士大夫而言。故以毖戒之。毖之爲辭嚴。小子指民而言。故以教戒之。教之爲辭寬。嚴以責士大夫。寬以責民。各當其用者也。

其勿誤於庶獄

周公作立政。初稱庶言庶獄庶慎者一。中則略庶言而稱庶獄庶慎者三。終乃略庶慎而獨以庶獄告何哉。周公之意。謂庶言庶慎。皆不可誤。而獄乃人之司命。尤爲當謹。苟殺一不辜。則不仁甚矣。此周公所以惓惓再三。特舉庶獄一事戒之。至於卒章。復以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歸美於司寇蘇公。謂典獄在於克用常人。嗚呼。孰謂愛君愛民之心。猶有切至如周公者哉。

執鋭

顯命。一人冕執鋭。陸音以稅反。孔氏云。鋭。矛屬。考之詩略。集韻。十七章出一鋭字。注云。侍臣所執。引周書冕執鋭爲證。從金從允。其義爲當。乃讀作允。亦是。而陸音非然。今文尚書及孔傳。陸音從兌。皆非。凡一時所執兵器。如惠刃。劉。鉞。戣。瞿。皆芒銳犀利。何獨於此執矛爲銳哉。韻略指侍臣所執曰鋭。按許氏說文曰。一人冕執鋭。蓋有所據。而玉篇廣韻不收。又何耶。

費誓秦誓

上世帝王之誓。終之以文侯之命。何升費誓秦誓而殿焉。夫子之意。爲平王設也。平王東遷之初。有犬戎弑父之讎。當以新舊膽。須臾寧。適彊顏苟安五十一年。而恬不知報。在位時惟以王子余並立之患未除爲己憂。今得文侯救我殺之。當思厚報。故錫文侯惟恐不及。曾未聞有一言及於不共戴天。夫子見其如此。知其無討賊之心。又無撥亂之材。而泰然有自安之意。深痛王室於此衰矣。王道於此絕矣。故序其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非褒也。蓋傷之也。今也幸而有能治戎如魯侯。悔過如秦穆公。使平王幡然而改。以魯秦之心爲心。則君父之讎。庶幾可復。王輅之東。庶幾可興。夫魯秦諸侯耳。其賦堂堂三代。未易繼貂。特因其治戎有備。悔過有素。東周以來。僅有此耳。雖欲不升。烏得而不升。夫子之定書。豈苟然哉。

履齋示兒編卷三

經說

詩章句對稱

章句始於詩，對稱亦始於詩。故三言若深則厲之類。四言若關關雎鳩之類。五言若于嗟乎騶虞。六言若狂童之狂也且。七言若遭我乎峱之間兮。八言若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是以後世始三言至七言，皆自此始。如觀閔既多，受侮不少。靡爾諄諄，聽我藐藐。發彼小豝，殪此大兕。豈不爾受，既其女遷。念子懆懆，視我邁邁之句，無一字非的對。則世之聯四儷六，抽黃對白者，得非又發端於是與。

相鼠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相州名。陸璣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頭上，跳舞鼻鳴。故退之城南聯句云，禮鼠拱而立。按地志，相州屬河北，與河東相鄰，則知相州有此鼠，能拱而人立，其有禮之體如此。詩人蓋取諸，爲毛氏以相爲觀，信如毛說，則觀物之有體與皮者，皆可喻禮，何取於鼠哉。或謂相州當平聲呼，非也。世言相類亦有所本，陳無己詩云，相州紅綠鄴州花，相字可平音呼哉。東坡指掌圖亦云，河東甲居相，即今相州是也。

凱風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當以之母勝下猶不能安其室爲句。如經云之子于歸，莊子云之人也之德也，之二蟲又何知之類。

黃鳥

黃鳥有二種，名同而實異，小大殊也。如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睆睆黃鳥，載好其音，鸎也。詩人取其善鳴者也。如交交黃鳥，止于棘，于桑，于楚者，黃雀也。詩人言其交交而集于楚棘者衆多也。如黃鳥黃鳥，無啄我粟，我粟，我黍，亦黃雀也。蓋啄其粟與黍，正今人稻粱熟時，黃雀羣集于田壠以啄，爲人所驅所逐者。正謂此耳。毛氏、陸氏謂黃鳥一名搏黍，能搏黍則亦當是黃雀，況黍熟於七八月之間，亦無復有鶯矣。

搗兔

古語有曰，搗無舌，兔無脾。人皆疑焉。蓋以搗羽兔發二詩推之，信其有證。蓋舉出乎舌，搗之爲禽無舌，則無聲也。故詩人以搗羽刺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親，而無舌以訴其情也。脾屬土，土主信，兔之爲獸無脾，則無信也。故詩人以兔爰刺桓王之失信，而無脾以表其信也。

揚斯

小弁弁彼鸎斯，孔謂此鳥名鸎，而云斯者，語辭。其說誠有據。及考董氏，則信爾雅，禽經，以二字爲名。李巡守則又信揚子，以二字爲名，曾不思詩人以斯爲語助者多矣。如彼何人斯，哀我人斯，滮滮露斯，彼旟旐斯，恩斯勤斯，儒子之閔斯，以訊爾斯，天難忱斯，無射於人斯，類皆云然。何董、李獨信諸子百家而不信經耶。借曰特亦有以鳥斯名蟲，然七月云斯螽，其實一物，容可以一切已前之語辭者類倒其文而均指爲物名乎。不然，此篇又有柳斯、鹿斯，亦將併以二字爲柳鹿名可乎。

居諸

柏舟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孔曰，居諸者語助也。日月曰，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毛曰，日乎月乎，照臨之也。予謂孟子注諸海，求諸述，左氏拘諸原，免諸鹹，此諸訓於也，而韻釋於字，亦訓居也，諸猶於也，於猶居也。言日月皆有所在，未嘗失其軌度，獨仁人不遇於頃公，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此二詩所以自傷而作也。孔皆以爲助語，脫或讀作何居之居，則可。如本字讀，則不可。毛並謂之乎，以乎字釋諸，則是以釋居字義，似不通。韓文公爲爾雅居諸之句，誠有味，當求之。

死生契闊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契，舊音絜，非。當作契合之契。說如字。契，合也。闊，離也。謂死生離合，與汝成誓言矣。

衛門

衛門一篇，誘掖其君之詩也。凡誘掖之說，必使之心說而力爭，蓋自卑者抗之使高，自惰者激之使勤，自退者揚之使進，自用者恢之使大。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乃所謂濡而有立志者也。說者謂衛門雖小，可以棲遲，泌水非廣，可以樂飢，食不必訪鯉，娶不必姜子，非也。此詩三章，首章言可以棲遲，可以樂飢，先發

其端也。中末二章言食必魴鯉。娶必姜子者。次陳其說也。若曰衡門可棲遲。泌水可樂飢。則何以食魚者必須魴鯉之美味。娶妻者必須姜子之大姓。則知前曰可者。眞不可也。後曰必者。不得不必也。此乃見其君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之也。說此詩者。死於語下則失之。

東門之楊

東門之楊。刺時也。婚姻失時。男女多逝。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當以親迎二字爲句。

七月兼夏周正

周公作七月。備陳一歲之事。而正則迭用夏周何也。蓋其夏正建寅。順四時之序。便於農事。乃以月言。周正建子。明一陽之生以改正朔。乃以日言。蓋周公以日月分陰陽。謂陰生於午。是以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皆屬陰。故以月言之。謂陽生於子。是以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皆屬陽。故以日言之。若夫夏之三月。不曰五之日。而曰春日載陽。言可蠶之候。所謂季春之月。桑以勸蠶事也。月令。夏之四月。不曰六之日。而曰四月秀葽。蓋正陽之月。嫌於無陰。亦猶十月嫌於無陽。謂之歲亦陽止也。

常棣

常棣常字。諸家並無音。合如字讀。采薇曰。維常之華。毛謂常爲常棣。亦無音。常棣與唐棣異。俗或書作棠棣。尤非。其四章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陸音務如字。鄭曰。務侮也。爾雅釋言亦云。侮也。按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曰。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韓詩外傳曰。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國語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兄弟讎鬩。侮人百里。此毛詩以務爲侮。其義明甚。戎字叶韻。當作戎。戎亦禦也。（續漢書馮魴傳。或作汝。或作汝。或作戎。戎亦禦也。）

鼀勉

鼀勉從事者。鼀。蠅也。蠅氏掌去鼀鼀。注謂鼀爲蠅。鼀耿鼀也。蠅與耿鼀尤怒鳴。退之雜詩。蛙鼀鳴無謂。鬨鬨祇亂人。即其蟲也。蛙鼀之行。勉強自力。故曰鼀勉。如猶之爲獸。其行趦趄。故曰猶豫。

南山有臺

賢才不在野。則聚於朝。勢也。亦理也。南山北山皆賢者昔日窮處之地。今徒見其有臺萊之草。桑楊杞李杞枸楰之木。盛多如此。而無一賢之遺逸於其間。故作南山有臺之詩。而序則曰。樂得賢也。五章反復詠歎而美之。皆是意也。非謂山之有草木。喻國之有賢人衆多也。

天保

君能下下以成其政。陸音下下俱戶嫁反。非。上下字依舊音。下下字亥雅反。

思齊

以思齊名篇。序詩者偶無其說。釋者無所考信。直以齊訓莊。似非文王儀刑於大姒之本意。齊當讀如見賢思齊之齊。文王有聖德以刑於寡妻。故大姒既思有以同於太任。又思有以順詩傳訓順。於周姜也。不然。首章何以云思齊大任。思媚周姜。

下武

下武。繼文也。下者。猶言不上也。不上武。則是下其武事以繼文德。此武王之本心。其或用武。蓋不能已耳。卽非右武之君。故曰一戎衣天下大定。示天下弗復用也。不然。篇名下武。而此詩未始一言及武。詩人之作。蓋有深意。

周禮六官

成王作周官。見之於書。自三公三孤之外。有六卿。分職率屬。各有司存。未嘗以象天地四時。今考周禮。無所謂三公三孤。借曰既載之書。不必贅可也。而書謂冢宰掌邦治。此乃以爲天官。況天事必在春官。而臣可稱天乎。司徒掌邦教。此乃以爲地官。況地事本主於司空。而司徒可稱地乎。以宗伯掌禮之官而曰春官。春主生物而屬仁。反主禮乎。以司馬掌兵之官而曰夏官。夏物盛而方長。反主兵乎。惟以司寇掌刑爲秋官可矣。至以司空掌土木冬官。豈理也哉。設若成王果以象天地四時。則書必載之。書所不載。則亦無是事也。以周官之言質周禮之六官。相戾如此。信乎周禮非周公之全書也。

八柄

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夫八柄之法。先敍賞而後論罰。賞多而罰少。蓋爵祿予授生者。賞之柄也。奪廢誅者。罰之柄也。賞先而多。罰後而少。周家忠厚。不在茲乎。

宮正

宮正凡邦之事蹕宮中。旬廟中則執燭。宣王有祭祀之事。宮正則爲王蹕於宮中。祭於廟中。則主執燭之役焉。蓋廟中不蹕也。

宗伯猶不垂法於象魏

周禮一書。其敍制度紀綱庶事備。自昔論者皆以爲六官之所掌。無一或闕也。然以今考之。則惟五官垂法於象魏。而宗伯猶略於是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治教政刑事均曰象者。實費所用治具之象於魏闕也。其闕之上。既可垂。又可斂。使萬民而觀者。必有具之可指焉。凡可以隨其治具而圖寫之。特其治之粗迹耳。若夫宗伯不布法。非略也。不容以象言也。亦不容以粗迹著也。緣禮三百。曲禮三千。以和邦國。以諧萬民。進退揖遜之儀。冠婚喪祭之用。班朝治軍之式。莅官行法之制。防民爲亂。禁民爲非。蓋舍此孰能使之然也。故天下之人。日用常行而不可須臾離也。會何待於有司之詔告。而可以一象魏盡之哉。

侯服

職方氏辨九州之圖。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按孔安國以謂斥候。孔穎達以謂侯聲近候。且曰斥候。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見禹貢解。其發明多矣。故附于此。

圜廛二十而一

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說者以爲田稅。非也。竊詳鄭康成謂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鄭已得其說而未盡。蓋在

國之國廛。既二十而一。如近郊。遠郊。何稍縣都之國廛。自近而遠。雖漸增亦不過乎十二。讀禮者當自近郊至縣都以上。皆承上國廛之文而求之。不然。漆林之征。何以止於二十而五也。

載師閭師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廛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其實一何或重或輕耶。載師之法。掌士大夫受地之賦。而閭師之法。掌廛民受田之賦者也。夫所謂不毛不耕無職事者。蓋士大夫有分地而疑其民游惰末作。故削其受地之人也。蓋士大夫受地既多。則其責也不得不重。夫所謂無職不畜不耕不樹不蠶不績者。蓋無民受井田。而或至於惰游廢耕。故責其受田之人也輕。民受百畝。則其責也不得不輕。

脫字

按地官。廛人之後有胥師。釋文亦有胥師。而正經止曰胥。當是脫字。（惠棟曰。廛人之後有胥師。司稽之後有胥。學昭似誤。從一。）

司險

司險。隸夏官司馬。又辨於司固。司關。蓋周公謹固封守之職也。是以五溝者。設壕塹五重以捍患防盜也。五塗者。即壕上爲五路以通車徒兵馬也。鄭康成乃以五溝爲遂溝洫溝川。五塗爲徑畛涂道路。是指爲田畝。則失其旨。

萍氏

萍氏掌幾酒謹酒。神農書曰。萍能勝酒。取其不沈溺於酒也。

履齋示兒編卷四

經說

禮記餕餘不祭

或人有問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而時人多祭之何也。曰。胡不以禮經上文觀之。上文自餕餘不祭。而後繼之以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二句。所謂餕餘者。食物之餘。雖妻子皆卑。而父與夫亦不以食餘之物而祭之。嫌其黷也。然則非食物之餘。焉有不祭者乎。

死曰嬪

曲禮下。生曰妻。死曰嬪。按上文有曰。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月令曰。后妃帥九嬪御。堯典曰。嬪於虞。大雅云曰。嬪于京。天官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內宰以陰禮教九嬪。又贊九嬪之禮事。又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昭公三年。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薳振擇之。以備嬪嬙。爾雅婚姻云。嬪。婦也。徧閱羣經。皆以生爲嬪。獨此以死爲嬪。而一篇之中。自相背馳。信乎漢儒之說難之。

舞斯下脫六字

舞斯下脫蹈矣人悲則斯六字。當作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蓋自喜而至蹈凡六變。自悲而至踊亦六變。所謂孺子慕者。乃在於此。豈有喜

與悲之情混者乎。

子之哭也壹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觀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讀禮者當以哭也壹爲句。似重有憂者宜屬下句。按下文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是死者三人。其哭之憂壹而不雜。聖人所以問之。蓋知其憂之甚也。今洪慶善注昌黎元和聖德詩云。一似堯禹。輒引禮記一似重有憂者爲釋。且謂退之作文。老杜作詩。無一字無來處。誠是也。而以此一似字指爲黃魯直之所取在是。吾恐聖經不如是之膚淺也。文昭案壹似語解。重有憂。與去聲。疑見不止於一哭而已。

聖人之葬人與

子夏曰。聖人之葬人歟。句絕。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此與古之人與。古之人也同。此句法見仲尼燕居。

罔以人之母嘗巧

殷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鄭氏於豈不得以釋之。又改以爲已字。偏其母以嘗巧者乎於下句。既不可讀。又不可說。當依方氏作一句爲是。又免改字之患。下母字與音無亦非。

千里之外曰采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采當作蔡。蔡叔之蔡。此綏服之制。內外皆千里也。

鷹化爲鳩

月令於仲春言鷹化爲鳩。孟喜其能變不仁之心也。如王制言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周禮司烈注亦云。仲秋鳩化爲鷹。而月令於仲秋當言而不言者。嫌其變而之不仁。故不記也。

養老於學

內則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郊。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四代之養老必於學何也。蓋人君之於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也。爲人子止於孝。而父子有親者。人倫之始也。孟子曰。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者。其謂此夫。然則於此而養老。豈不得其所哉。祭義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弱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卽是而觀。古之聖人。莫不於此爲重。所以治教如此其盛。

燕居閒居

或者謂禮記名篇。既有仲尼燕居。又有孔子閒居。無乃贅乎。答曰。鄭氏不云乎。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王昇亦云。退朝曰燕。退燕曰閒。孔子可以卽安。故次之以燕居閒居。

毫釐

經解引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漢東方朔傳引易失之毫釐。按今易中無此語。顏師古曰。易象之別記也。陳正敏遯齋閒覽曰。歐陽永叔作傳易圖序云。予讀經解至引易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之句。怪今易

無此文。疑易非完書。且經解所引。按王充論注。乃易緯之文。盧辯注引易緯曰。差以毫釐。失之千里。此省文作王充論注。永叔於易經求之。誤矣。則又與顏師古之說小異。及考字書。毫釐當用氂字。而太史公用釐者。借而用之也。世用毫釐絲忽者。皆假釐字用之。說文。釐。福也。理也。氂。牛尾也。十毫曰氂。而前漢五行志曰。天漢三年。八月。天雨白氂。師古曰。凡言釐者。毛之彊曲者。志用氂字。而師古注用釐字。則知釐氂二字通用久矣。

盤銘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場屋廢出盤銘。又日新賦。及盤銘詩。學者往往多因方氏誤指爲燕器。故國學詩有食息不違安之句。殊昧經旨。按正義曰。湯沐浴之盤而刻銘焉。戒之甚也。蓋取其澡身浴德。常加之意。故有日新而又新之義。抑嘗觀諸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謂之盤圓則水圓。則盤非沐浴之器而何也。

春秋書法

春秋之辭簡而嚴。春秋之旨婉而微。然所書大約有三。斷自隱公而下。訖于獲麟。首王而繫月。首月而繫事。以一天下之統。先王人而黜諸侯。先諸侯而黜大夫。以明天下之分。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以正天下之勢。仰觀天下之災異。俯察人事之善惡。褒貶予奪。一歸乎大中之道。此春秋所書之大約也。

春秋用周正

春秋紀元必書春王正月。所以尊周也。尊周必用周正。周正以建子爲首歲。在夏爲十一月。不得四時之正。惟取其一陽生之月而已。若建寅則便於民事。故堯典所尙則夏正。誠萬世不易之典也。或謂夫子作春秋。以夏時冠正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位而不敢自尊。殆不然也。且以僖公五年書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觀之。實夏之十一月也。使屬夏之春。曰有南至乎。又以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觀之。實夏之五月也。使屬夏之秋。麥尙有苗乎。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若非周之春冬。冰霜何足爲災乎。文公二年。自十有一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若非周之秋不雨。何足爲災乎。由是而言。則知春秋之用周時無疑矣。且周公周之冢宰。改用建子。乃其制作之大者。使夫子之於春秋。反不用其時。是敗常亂紀。自夫子倡之。尙何以律他人乎。蓋知夫子修周公之法。豈苟作云乎哉。

矢魚觀社

隱公矢魚于棠。五年。莊公如齊觀社。二十三年。春秋皆書。云譏其舉動之非也。矢者。射也。夫矢魚乃有司之事。於已所不當射而射。齊社乃他國之事。於我所不當觀而觀。二者皆失之。春秋書以示貶。蓋知人君不當親舉者也。

家父求車

魯公十有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使者疏吏切。言使者私有求於魯，即非致天子之命，致天子之命，則不得謂之求。故春秋書家父而加天王使於其上以貶之。謂既爲天王之使而來，則不當私有所求也。文獻家父曲解。

儉德之共

左氏莊公二十四年，書：刺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按司馬溫公調儉文，攝此語而申之曰：共，同也。乃作共。後漢翟酺上疏曰：儉德之恭，直作恭。今詳杜預以不丹雘刻桷爲共之說，則讀爲恭者非。況醫氏集音。

陳殺其大夫洩冶

孔子嘗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蓋君子處世之法，不可苟也。聖人於事武子取其得智，愚之道，於蘧伯玉取其得仕卷之理，至於史魚，則一之以直而已矣。夫邦有道，直可也；邦無道而直，豈不速其禍哉？危行言孫足矣。今洩冶之諫陳靈公，斥之以宣淫之醜，指之以公卿之惡，其言無隱，可使人畏，可使人愧，然乾乾不能回靈公荒淫之心者，蓋當無道之時，不能雍容開陳，引其君於當道，必欲軒然以直鳴，是所以殺其身而已矣。夫子於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書陳以其君與二卿同殺之也，書大夫，言其刑不當上及而自取之也。稱洩冶，則咎其以訐直殺身也。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所以有徵舒弒君，楚子滅陳之禍。

稅畝丘甲田賦

宣公之初稅畝，十五年。譏其始什二而稅也。成公之作丘甲，元年。譏其賦增四分之一也。哀公之用田賦，十二年。譏其既什二而稅其田，又什二而斂其財也。一般用田賦者，固以足食，賦以出兵，使用出賦，民何以堪乎。

築囿

宣志祖案宣當作定，哀昭公六年築郎囿後。公之十三年夏，築蛇淵囿，以游觀而勞民也。成公之十八年八月，築鹿囿，以養獸而勞民也。昭公之九年冬，築郎囿，以遠築而勞民也。魯侯不道，既煩其役，又非其時，斯三者皆貶之，故曰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見易象春秋

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夫易自易，春秋自春秋，初無與於禮，而宣子乃云爾，何耶？蓋禮之爲禮也，辯尊卑，別貴賤，正君臣，定名分，數者不失其所，即周禮之所在也。故繫辭有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易象之禮也。惟其辯尊卑，別貴賤，正君臣，定名分，舉不外此，孰謂周禮而非易象春秋耶？且言偃嘗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聞歟？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孔子亦以夏殷之易而觀夏殷之禮者，皆是義也。豈非易之所見者象，禮之所形者器，繫辭不云乎，以制器者尚其象，則觀其易固可以知其禮，況坤乾

者，天地也；夏時者，四時也。天地有上下之分，四時有先後之序，禮之實如斯而已。因觀易以知禮，則觀春秋可知矣。

行李

襄公八年，不使一個行李告於寡君。杜預曰：一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陸音個，古賀反，一本作介。按李正文資暇集云：李字自人姓之外，更無別義。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究義理，注云：行李，使人也。今遽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耳。按舊文使字作㚔，傳寫誤作李，㚔字山下人，人下子，則㚔與李相近，乃知杜之說是而讀非。傳公七年曰：行李之役，共其乏困。昭公十三年又云：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既謂爲行李之役，又謂爲行理之命，則是行使無疑也。但理李字異讀，管子五行篇：黃帝得后土而辯于北方，故使爲李。又曰：冬李也。注云：李獄官也。蓋知古者多以李爲理矣。

宰木

左氏傳：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穀梁傳作子之冢木已拱矣。公羊傳作宰上之木拱矣。注曰：宰，冢也。合三傳而求之，左氏曰墓，即穀梁曰冢也。冢宰字相近。公羊乃譌而爲宰。注則又譌以傳譌。元順鏞案宰冢字相近，非字相近。

論語總說

論語一書，凡稱子曰者，與弟子問答之辭也。稱孔子對曰者，皆答君之辭也。答異邦之君亦然，蓋示其敬也。於昭公、定公、哀公不稱其國，於齊景公、衛靈公則稱之者，蓋夫子魯人也，以示其莫非臣也，其爲敬君莫大焉。至如孔門之高弟，莫顏子若也，其書尚以名稱，獨有若曾參得以子稱，又見是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不敢斥其名，所以尊師也。以至於事弟子則稱名，於子產、蘧伯玉則稱字，又別其非同門之友矣。

作經本末

聖賢之書，豈苟作云乎哉？嘗觀論語，頗末，夫豈無他說，斷斷乎首以學名篇，以學而時習之冠于首，而必終之以堯曰者，謂學者必以聖王爲師，而聖王則莫堯若故也。是以苟卿之書，首標以勸學，首發端以學不可以已，而以堯問之篇終之。揚雄之書，亦首名以學行，首發端以學行之上也，而必以唐矣。夫一言終之，蓋有望於後之君子復古云。

三年無改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章觀人子之所爲也。言其父在，吾則觀其子所以善繼志之志者如何；其父沒，吾則觀其子所以善述事之行者如何。若觀以三年之久，不改于父日用常行之道，則可謂盡子之孝道矣。蓋謂他人觀其子之志行，非子自觀其父之志行者也。學者於此當於觀字上求之，以三年觀之，見其不改，則知終身無改矣。然則歐公三年無改問，不疑可也。

貧而樂

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皎之史記仲尼弟子傳。後漢東平王論。皆曰貧而樂道。多一道字。必是脫文。

從心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字無音。或作縱字。非也。當以從心所欲爲短。

觀其所以

所以者。其意也。揚子曰。得其盲。未得其所以盲。所以盲者。則其意所指也。謂聖門之於人也。初詳觀其意指。中泛觀其疑述。終深省其定向。則自始及終。無不見之。何所匿其情哉。

攻乎異端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者也。

履齋示兒編卷五

經說

論語哀公問社

哀公問社於宰我。至既往不咎。按哀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公遇孟武伯。問曰。余及死乎。三問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哀公二十七年。則哀公懷去三桓之心久矣。而患其彊。故假古人弗用命則戮于社之意。甘誓。以問焉。宰我謂周人以栗。使民戰栗。勸之以誅也。聖人警之以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之三語。謂三桓自宣公以來。至于今。勢偪公室。積威五世。莫能制之也。一旦而欲誅之。則昭公之事可鑒矣。昭公二十三年。季平子作亂。昭公奔齊。哀公尚知自治。則三桓之禍自息。無事於誅也。

不以其道得之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至不去也。蓋富貴。人之大欲存焉。善處富貴者。必以其道。苟不以其道而得處富貴。則不處之也。貧賤。人之大惡存焉。善去貧賤者。必以其道。苟不以其道而得去貧賤。則不去之也。

觀過斯知仁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謂偏也。偏則過之所由起也。觀吾有偏而不正之處。於此乎識之。則過不得善見矣。非仁者能之乎。

朝聞道夕死可矣

孔子豈尚未聞道者。苟聞天下之有道。則死亦無遺恨矣。蓋憂天下如此其急。

執謂微生高直

此言微生高於乞醯之際。喪其委曲之道。先儒泥於執謂微生高直之句。乃解乞諸其鄰爲不直。是直情徑行而無委曲周旋之義。豈善與人交者哉。嗚呼。聖人之意。決不如是。故曰。執謂微生高爲直。情徑行之直。

先難後獲

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此章教樊遲之失也。自其學稼學圃觀之。則遲避害趨利之心勝。故夫子於問仁則對以先難後獲。問崇德則對以先事後得。蓋抑其利欲之心。而勉之義理。當爲之事。苟能先義後利。仁者之用心乎。

南子

說者皆引史記以謂孔子見衛靈公之寵姬南子。仲尼弟子傳。以愚觀之。必非衛之南子。蓋當攷家語曰。孔子適衛。子路爲僕。顏何字子路。史記作顏高。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驂乘。使孔子爲次乘。遊於市。孔子恥之。且聖人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而去魯適衛。至衛而又恥爲靈公南子次乘。豈肯輕身以先於四婦哉。又且六經以至魯論家語。皆無見衛南子之文。不知子長何所本而云然。則南子者爲誰。是必魯之南蒯也。何以知之。以佛肸召。子欲往而知之也。佛肸以中牟畔。子路不欲子往。而夫子有菩豈匏瓜之喻。南蒯以費畔。子路亦不悅其見。昭公十二年。南蒯以費畔。遂奔齊。十三年。費人畔。薛氏。即南蒯也。蓋昭公十四年。南蒯之奔齊也。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杜預曰。張。強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強公室。此夫子所以見之。將以興魯也。與佛肸事不約而同。故知其必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也。昭昭矣。志疑。案困學紀聞曰。以傳攷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初學而不遲矣。

民鮮久矣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言中庸之德。其極至難能之事。斯民之所日用常行者也。然行之者能暫而不能久。故曰民鮮久矣。

老彭

竊比於我老彭。按大有卦。匪其彭。陸音步郎反。子夏作旁。老彭當讀如匪其彭之彭。音旁。旁側也。欲自比於老子之側。蓋謙辭也。老子。古之好道者。宜孔子之所自比。當攷諸曾子問。有記孔子聞諸老聃者屢矣。家語亦曰。孔子問禮於老聃。此誠孔子欲自附於老子之側之驗也。舊說以老彭爲彭祖。然六經所不載。聖人所不道。非夫子之願比者。今不取。元晦案老彭一條。最穿鑿。無理。氏四書攷異曾辨之。

東脩

漢儒說自行束脩以上。皆以十脡脯爲束脩。蓋因禮記束脩之問不出竟。及束脩一犬以誤之也。觀鄭玄

注論語謂年十五以上也。後漢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注云。謂年十五以上。然以經意詳之。初非此意。聖人設教。雖互鄉闕黨童子所不拒。長少何擇焉。惟延篤傳。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注云。束脩謂束帶脩飾。此說稍通。然以脩爲脩飾。則是以束爲束帶。則非。不若以檢束脩飾爲正。如鄭均傳曰。均束脩安貧。太守薦劉般束脩至行。皆同一意。方性夫解禮記束脩之問。以爲與論語名同而實異。其說謂約治其身。則無不誨之與。得所謂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之意。

聞韶

人皆以聞韶不知肉味爲喜之之辭。吾獨以爲怒之之辭。何也。曰食旨不甘者。悲而不知也。曰發憤忘食者。怒而不知也。曰在齊聞韶者。亦怒而不知也。未聞有人喜而不知者矣。蓋韶。帝樂也。齊。侯國也。夫子在齊。忽聞侯國僭作帝樂。又至三月之久。是以怒而不知肉味。故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非怒辭而何。一說以子在齊絕句。韓退之改三月爲音字。亦穿鑿。（聞韶三月絕句。）

文與吾猶人也

樂肇曰。按燕齊之間。謂勉強爲文莫。今語猶然。肇深於論語。此說必有所授。杜詩有久拚野鶴同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遮莫二字。殆不可曉。嚴有翼以儘教之說發明之。其旨遂顯。予喜其文相若。故併有取焉耳。（草堂詩箋云。遮音之奢反。）

無聞然

子曰。禹。吾無聞然矣。聞。除也。猶玷缺也。孔子謂禹之所爲。我無以見其玷缺之可議也。由其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言之。似儉不中禮也。由其致孝乎鬼神。致美乎黻冕。盡力乎溝洫言之。則誠無玷缺之可議。是以始終言其無聞然矣。

食不厭精

厭讀如厭飫之厭。言食與膾雖精而細。亦不厭飫而食之。蓋夫子嘗曰。食無求飽。又曰。謀道不謀食。故知其於精細。猶不求其厭飫。況饐餲餒敗。臭惡失飪。則不食也必矣。

先進後進

子曰。先進於禮樂。至吾從先進。先進指三代而上。後進指三代而下也。謂三代而上。教行俗美。而禮樂達天下。雖野人亦能之。況君子乎。三代而下。政異俗殊。而禮樂有壞闕。惟君子能之。野人則莫之能行也。所以夫子必欲從三代之盛時也。

皆不及門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至子游子夏。門非門庭之門。乃門目之門。夫子歎其從陳蔡之徒。其同患難如此。苟不幸不保首領以沒。皆不及門目之。則無以表於後世。是有遺恨也。可不念歟。遂舉四科之目以歸於顏閔而下十人焉。

子樂

閔子侍側。闇闇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此三句。非夫子之言。乃當時記事者之言也。繼之以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云者。乃是夫子因子路行行。遂指其胷中之病而爲是言。則子樂當作子。曰。聲之誤也。曰悅聲相近。寫者既誤以爲悅。又轉悅爲樂故也。既以由也爲不得其死。又何樂之有。（志疑云。樂皇侃本若由也上有曰字。）

論篇是與

子曰。論篇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吾與點也之與。論其篤厚。則所與者君子之人乎。色莊之人乎。君子則躬行者。色莊則色厲而內荏者。

不可則止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以道格君心之非。則無復有發於政。害於事者。此所謂不可則止也。

忠告而善道之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言忠告。卽不可則止也。言善道之。卽毋自辱焉也。自非自取自求之自。乃謂從也。凡有不可處卽止之。豈非忠告乎。毋從取辱之事以導之。豈非善道之乎。何謂從恥辱之事以導之。凡非禮非義之事。一或導之。則辱身也。不忠不孝之事。一或導之。則辱君親也。既辱身又辱君親。非朋友之罪而誰罪。

必也狂狷乎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此章歎無中道之可與也。聖門之學。不容有一偏之失。太過之偏流爲狂。不及之偏流爲狷。故子張之病在太過。子夏之病在不及。聖人皆指其偏以拒之。焉有狂狷而尚與之者乎。乃知此言乎者。疑辭也。疑則不與可知。與狂者乎。則狂者進取。卽太過也。與狷者乎。則狷者有所不爲。卽不及也。中道安在哉。聖人深歎無中行之可與。故發是言也。

禹稷躬稼

而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初夫子雖不之答。終也必曰君子哉若人。且禹盡力於溝洫而有天下。則然矣。稷播種百穀。不過一諸侯耳。而云有天下何哉。得非積功累仁。至文武而興乎。

桓公殺公子糾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至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至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桓公。齊襄公之弟也。初襄公之立也。政令無常。故公子小白奔莒。（齊地。）公子糾奔魯。公孫無知弒襄公。齊人弒無知。大夫高傒先有以陰召小白。故小白自莒先入而得齊。是爲桓公。非取諸子糾之手也。乃殺子糾。小白誠惡矣。然齊實納小白也。春秋莊公九年書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於齊。（左氏誤多子字。公羊穀梁無子字是也。）何稱糾而不稱子。言小白而又言齊。是糾不當立而小白當立者也。九月。又書齊人取子糾殺之。以糾謂之取。傷糾之在魯。魯不能覆護。齊得而殺之。所以甚齊之惡。而譏魯之

不就也。以子糾之糾。蓋子糾兄也。弟其可殺乎。所以重小白之不弟也。管仲雖嘗爲子糾之傅。然子糾未嘗爲世子。不當爭立。是以管仲明此之義。終身不讎桓公。而得相之以報也。著觀伊川之說。以桓公爲兄。子糾爲弟。往往因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遂誤之。晦菴又附會而援其說。蓋不之審也。按史記齊世家云。襄公立。殺誅數不當。鞭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小白之莒。十二年。公孫無知弒襄公而自立。高國陰召小白於莒。高傒立之。爲桓公。左氏莊公八年注云。子糾小白庶兄。鄭驛左氏指縱云。桓公襄公之季弟也。世家既云次弟糾。左氏注又云糾爲小白庶兄。指縱又云桓公爲季弟。則子糾兄也。小白弟也。無疑矣。故荀子亦曰。齊桓殺兄而爭國。（仲尼篇）伊川之說。誠爲誤矣。

鄉原

鄉原。鄉之賊。晦菴先生云。原與愿同。非也。愿之爲言慤也。愿慤則爲護厚之人。必不肯同流合汚。所謂鄉愿。即推原人之情意。隨波逐流。佞僞馳騁。苟合求媚於世。故曰一鄉之原人。是以爲鄉之賊也。司馬溫公辨楊子賊仁近鄉原。謂所至之鄉。徇衆隨俗。求媚於人者。其說蓋之云云。（見朱註本孟子。履齋敷衍周氏說也。）

履齋示兒編卷六

經說

作者七人

藝苑雌黃記作者七人。不取包氏。鄭氏之說。固是。猶取王弼之說亦非。至謂伊川語錄云。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按案以作者七人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乃鍾離張子說也。）（輯案見正蒙。或伊川亦有是說。）制法興王之道。非有遞於人者也。此說亦不敢從。予謂雌黃未可信也。作即作者之謂。聖之作。伊川所言。蓋有所本。此而不從。將焉從哉。蓋讀易大傳。見夫伏羲之畫八卦。無非具天地人物之理。而神農於耒耜則取諸益。日中爲市則取諸噬嗑。與黃帝。堯。舜衣裳之制。凡舟楫杵臼弧矢宮室之制。皆天理人事之不可廢者。是以夫子推其所從始。而云伏羲氏作。神農氏作。黃帝。堯。舜氏作。豈無謂歟。後乎堯。舜而九疇之義未著。於是夏后氏作而敍九疇。後乎禹而夏桀之惡方熾。於是殷湯氏作而伐夏弔民。此賢聖之君六七作。要皆開端創始者之爲也。信乎孔子之言。作者爲萬世之公論。而伊川之取作者之名。爲萬世之至當云。

友便辟

按前漢佞幸傳贊曰。昏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正引此語。嬖字從女。與孟子便嬖不足使令於前同。則辟讀爲嬖。嬖之嬖亦通。舊音婢亦切。

其爲東周乎

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乎反辭也。言公山氏如用孔子。則必興起西周之盛。而肯復爲東周之衰乎。揚子雲擬論語直謂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釋者便謂使魯能好問仲尼。則魯亦可使復興西周之盛於東周之地爾。此特愛揚子而爲之說。竹不知夫子之所謂乎。與揚子之所謂矣。二字大相遠。絕學者宜辨之。

患得患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按家語。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惠棟案家語在厄篇。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患失之。與此所用小異。）比論語多一不字。辭意甚明。

在人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在人二字爲一句。謂文王。武王之道未墜。猶在於人。言人皆有之也。故賢者則能識文。武之道之大者。雖不賢者亦能識文。武之道之小者。所以無不有文。武之道也。非在人而何。

仕優學優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優而不劣。則仕盡善矣。仕盡善。則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也。學優而不劣。則學盡善矣。學盡善則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也。

君子不施其親

按開元五經文字。君子不弛其親。弛音始。易也。棄忘也。舊音昌移切。非。予謂即孔子云親者毋失其爲親是也。

舉逸民

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何晏謂逸民者。節行超逸也。林少穎亦謂逸爲俊逸之逸。如俊民之義。非隱逸也。其義可取。

孟子篇目

前漢藝文志曰。儒家有孟子十一篇。以今攷之。篇目少於前何也。曰。合今之七篇與外書四篇。即十一篇矣。昔嘗聞前輩有曰。親見館閣中有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政。則時人以性善辨文爲一句。說孝經爲正爲一句。甚乖旨趣。古文辨辯正政通用。

見梁惠王

孟子見梁惠王。與孟子見梁襄王。當下見上之見。並當與暴見於王。他日見於王同音現。孫宣公奭前二見字無音。學者相承如字讀。非也。按史記列傳。孟子游事齊宣王。不能用。去齊適梁。是以古史亦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及攷司馬溫公年譜。孟子見惠王時。乃當梁惠王之三十四年。齊威王之四十三年。是時宣王尚未卽位。故七篇之書。以孟子見梁惠王冠其首。以齊宣王之問繼其後。則先後有序

可見矣。故列傳爲難信。而年譜有所據云耳。

智足以知聖人汙

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當以智足以知聖人汙七字爲句。汙。小也。三子之智。可以知聖人之小者。不至阿私所愛而空譽之。

四端

惻然而傷。隱然而痛也。羞。恥己之惡。惡。憎人之惡也。辭卻以舍己。讓推以與人也。是曰是。非曰非也。端。始也。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即爲仁義禮智之始也。

龍斷

龍音壟。斷。如字。龍斷者。岡壟斷而擅起之小山也。四顧無礙。可左右望而見其商旅負販之來者。以罔取一市之利。故曰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而望而罔市利。

草尙之風必偃

尙謂加也。加之風。則草必偃伏。尙與論語上字亦通。

行辟人可也

辟。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杠梁皆橋也。通徒行者曰徒杠。通車輿者曰輿梁。辟。法也。言君子平其政。則行所謂徒杠成輿梁成之法於人可矣。安能盡以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哉。

詩亡然後春秋作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文中子曰。小雅廢。春秋作。一言詩亡。一言雅廢。何也。自平王黍離之詩降爲國風。則天下無復有雅。而春秋始於平王矣。按平王之孫桓王。爲愛劉桓王失位。曾孫莊王。丘中有麻。則莊王不明。猶有風。二詩皆見王國風。則是王者之雅亡。而春秋作。王通之言。良以此夫。

戎狄是膺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公上。此僖公之詩也。孟子以爲周公方且膺之。人皆疑焉。按春秋書公子遂如楚乞師。則僖公之服楚久矣。僖十六年。事有膺之之勢。及即明堂位。質之。周公踐阼朝諸侯。而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國。隨方各至。則知孟子所謂膺之。良以此夫。然詩人獨以頌僖公何邪。曰。史克知僖公之心在於尊祖之功業。乃爲之作頌。一以推尊周公。併以美僖公。蓋詩人之意也。說者直以爲僖公時事。不當其義。此孟子所以兩言周公膺之也。

則枉尋直尺而利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當以枉尋直尺而利爲句。以明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所利。亦可爲之耶。甚言其不可也。

小德役大德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有道之世。人以德勝。故德賢之小者。爲德賢之大者役。無道之世。人以力勝。皆不脩德。故小而弱者役於大而強。此天理之必然者也。

故者以利爲本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此孟子以水喻性。乃指其迹以示人也。故者即故道也。有迹可見者也。利。猶順也。謂自然之勢也。勢有二。自然與使然也。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此自然也。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此使然也。今之所謂故。如禹之行水。亦因其故道而導之。未嘗有一毫之拂逆。所以無橫流之害也。

少艾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嘗遍攷載籍。艾字竟無美好之說。曲禮。五十曰艾。服官政。魯頌俾爾耆而艾。荀子耆艾而信。可以爲師。皆謂老也。初無一言以爲幼而美。殆因流俗承誤爲此說。陳晉之又改艾字爲少女。孟子知言之要。豈不經如此之甚。原孟子之意。即荀子所謂妻子具而孝衰於親之義。人少當音去聲。慕少當音上聲。艾讀如夜。未艾之艾。艾之爲言止也。謂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稍止也。文選秦始皇詞少司命。韓長卿分攜幼艾。戰國策齊王有七孟子注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左傳。春暮吾艾。疏。年老稍之謂。

鬱陶

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謂象思之甚而氣不伸。猶陶瓦處煙氣鬱而不散也。故來見而有忸怩之慙色。

舜爲法於天下

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故事頑嚚之親而盡子道。封傲很之弟而盡兄道。刑于二女而盡夫道。歷試諸艱而盡臣道。凡人倫之至者。舜無一之不善也。宜乎可爲天下後世之法也。

不屑之教誨

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多術。言非一端也。屑。輕也。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即孔子不輕之教誨也。謂輕易以教之。其事則不固。使其人若能因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

聖人然後踐形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形色。外也。天性。內也。有諸內必形諸外。則外即內也。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則發見於形色之間。皆天性也。此之謂能踐人之形。一爲情慾所汩。以亂其天性。則雖有人之形。而不能踐其形矣。故惟聖人然後可。

過化存神

君子在上之君子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謂所過於人者化。所存於己者神。故其德與天地同流。可謂其參贊方矣。

性之反之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安而行之者性也勉強而復者反之也堯舜存其天性湯武還其天性及其成功一也

奮乎百世之上

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爲斷句百世之下連下句聞者莫不興起也讀之

孝經景行

序有曰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按景行二字他無所見實本於車舝景行行止之語此若依舊音去聲讀則景行先哲一句亦雖強通今質之東萊讀詩記於景行下注云釋文下孟反當去音又引晦庵朱氏曰景行大道也則行字平讀無疑蓋詩人以高山對大道而言皆取喻之辭若德行則不類然晦庵於詩則以景訓大行訓道乃謂大路之可行此序則當以景訓明行訓踐而謂明踐先聖之訓則辭意曉然或者不審景行之音訓往往泥此一句便隨聲是非倡爲景慕之說傳致經傳景之爲言大也明也景慕二字往往因孝經敘而言之近世尺牘中間有用之者殊未聞有以景一字訓慕也或有以景顏景蘇命名已無謂矣甚者有景賢之稱則是自名曰大賢可乎嗚呼音訓之不歸其弊至此文紹業後漢書劉愷傳賈逵上書鄭愷景仰前賢備注景猶慕也又陳忠上書有百僚景式聞注景慕以爲注式聞景有慕仰意自漢已然

斷章取義

聖人之於六經造理高遠去取隨意無滯於本文無泥於章句故孟子有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之說如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本非愛敬事孔子則取以證天子之孝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本非諸侯事孔子則取以證諸侯之孝或以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證三才或以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證孝治夫如是然後見夫子於孝經之書斷章取義無所不可而六經之道通矣若乃自天子至于卿士每章或引書或引詩獨於庶人章無之此又見聖人之於貴賤有別焉

哭不俟

俟舊音哀觀禮記閒傳曰大功之哭三曲而俟釋文於悲反摩餘從容也許氏說文作悠云痛聲廣韻玉篇集韻皆音於豈反舊音不攷諸家而誤爲之音

履齋示兒編卷七

文說

史重複

書有意異而言同者有意同而言異者如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言同而意異者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異而意同者也然前之言人皆知之後之言無子貢三者之問孰知其兵食之外又有信也古人之立言深嚴如此若夫後世則不然良史之才古今莫不以遷固爲稱首史記孟嘗君傳言淳于髡公形容狀貌乃四字而一意西漢張禹傳言後堂理絲竹管絃乃四字而二物昭帝贊言周成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夫舉四國則管蔡已在其中矣乃四字而聯文南史恩倖傳序云謀於管仲齊桓有召陵之師遇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扇小白即齊桓也不亦重複乎獨韓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誌蘇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雖同其辭則異雖然左氏此慮亦或不免文公五年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六蓼二國皆皋陶之後楚滅之按文公十八年才子八人注云庭堅皋陶字也則此既言皋陶又言庭堅何耶文紹業劉蘇東坡石宣尼蘇東坡孔某又有異聞遂相如慢用廟待稱謂忠臣案此說蘇東坡遂秋懷詩雖好相如遂不同異聞慢

漢人文章最爲近古然文之重複亦自漢儒倡之賈生過秦論曰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

春八荒之心。四句而一意也。至於陸士衡文賦序曰。妍媸好惡。四字而二意也。張景陽之七命。既曰。筑簫鼓吹。又曰。嬋老爲之嗚咽。豈笑嬋嫣老。果二義乎。既曰。按以商王之箸。又曰。承以帝辛之杯。豈商王帝辛果二人乎。既曰。疊封稱。又曰。值馮豕。豈封稱馮豕果二物乎。

承舛襲謬

絲竹管絃。均二物耳。班孟堅既不之審。遽書此以爲張禹後堂之盛。王羲之又拾以序蘭亭。則承舛襲謬而不自知也。

祖述文意

歐陽文忠公初得昌黎文。嘗曰。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予素志。居無幾何。公以文章鳴步當世。而於昌黎不無所得。觀其詞語豐潤。意緒婉曲。俯仰揖遜。步驟馳騁。皆得韓子之體。故本論似原道。上范司諫書似諫臣論。書梅聖俞詩集似送孟東野序。縱因論怪竹辨斷句皆似原人。蓋其橫翔捷出。不減韓作。而平澹詳贍過之。若夫羅池碑曰。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退之又自深得離騷東皇太一歌吉日兮辰良之句法。寄崔立之詩曰。歎華不滿眼。咎實塞兩儀。則又深造乎班固賓戲。而不益毗。[編不盈眦。編精澄世。]之遺意。其前輩各相祖述類如此。

祖意而勝

東坡喜雨亭記云。使天而雨玉。則飢者不得以爲粟。使天而雨玉。則飢者不得以爲粟。即劉陶改鑄大錢議有曰。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飢無所食。渴無所飲之遺意。然不如東坡辭婉意明。所謂出藍更青者也。

擬聖作經

作經以擬聖者。其後儒之僭者乎。自非僭者。則揚雄不作太玄經以擬易。王長文亦不作通元經以擬易。晉劉向不作洪範五行傳以擬書。漢陳臨亦不作禹誥以擬書。唐而虞卿春秋。[祖呂氏春秋。]呂氏春秋。[本衆。]楚漢春秋。[陸賈。]吳越春秋。[趙曄。]晉春秋。[桓譚。]鄒案桓譚著書名。[摯虞]爲春也。[孫盛]鄧粲晉之晉陽秋。[又有習鑿齒漢晉陽秋。]唐春秋。[吳兢。]之類。無聞焉。漢尚書。[孔衍。]隋尚書。[王勃。]後漢尚書。[漢魏尚書。並孔衍。]續書。[玉璋。]續尚書。[唐陳正卿。]之類無有焉。揚雄不作法言以擬論語之精微。王通不作中說以擬論語之繼奧。嗚呼。孝經孔子所論也。孰知郭良輔又變爲武孝經。唐鄭氏又易爲女孝經。[唐侯莫陳邕。]以至農孝經。[皇甫賈。]元道。酒孝經。[不著撰人名氏。]紛紛而出。爾雅周公所記也。孔鮒又轉爲小爾雅。[不著撰人名氏。疑孔鮒撰。後乃別行。]張揖又衍爲廣雅。魏。以至博雅。[張揖。志祖案博雅即廣雅也。逸周書。]煬帝諱改名。季昭乃誤以爲二書。埤雅。[陸農師。]讀讀而與配孝經者。又有馬融之忠經。[林少穎軍經沙惑。]馬融作忠經。崇文總目又載侯忠經。失其姓氏。[志祖案侯忠經失其姓氏。]準雅。[陸農師。]論語者。又有宋尚宮之女論語。[唐內人宋若華著。見唐書宋若昭傳。]皆其僭之尤者乎。

史體因革

自編年變爲紀。爲書。爲表。爲世家。爲列傳也。司馬遷躋項羽於紀。與帝王並。則失史體。遷固列呂后於紀。不沒其實。則合春秋法。史記始制八書。前漢改爲十志。東觀漢書曰記。[華嶠]按漢曰典。張勃曰錄。[吳]何法

盛曰說。[書中興書。]五代史曰考。[司天考。]其實一也。如遷曰平準。固曰食貨。前曰地理。後曰郡國。書曰河渠。志曰溝洫。書曰封禪。志曰郊祀。班易天官爲天文。范易禮樂爲禮儀。[唐李延壽以司馬律與歷禮與樂兵與刑。或分爲志。]或合百官與服。固所無。蹕增之五行藝文。馬所闕。班補之。隋獨著經籍。唐特出選舉。沿革紛如也。自太史公效周譜以爲表。[稱譜。]何法盛改表爲注。以至諸侯相卑。當別於天子。故稱世家。然陳勝吳廣起自羣盜。遷不應特舉而列之。唯三國以吳蜀僭之列國爲當。傳之爲體。大抵記公卿之行事。遷始傳循吏。晉曰良吏。三國則闕。蹕始傳文苑。隋曰文學。唐曰文藝。後漢爲獨行。唐爲卓行。五代一行焉。後漢爲方術。魏爲方伎。晉藝術焉。自晉至唐。改東都遷民爲隱逸。自唐以來。改南北孝義爲孝友。列女不見於西漢。義兒獨見於五代。遷固皆作佞幸。南北曰恩幸。魏晉俱作后妃。五季曰家人。稱號雖異。體制不殊也。

古今之言詳略

聖人之言。文約而意已盡。自然不可易。而非若後世君子好自立論也。觀孔子之言性曰相近而已。而孟子曰善。荀子曰惡。揚子曰混。何其彰彰也。觀孔子之言三代相因曰損益可知而已。而董仲舒曰。上忠。上敬。上文。太史公曰忠以舒。敬以鬼。文以僞。何其紛紛也。至於行夏之時。一語而已。後世乃有建丑。建寅。三正。三統之授授。[禮記大傳。改正朔。疏云。周子改丑。夏寅。是改正也。固後年。春秋之曆。一編年而已。]後世遂變而爲紀。[禮。]世家。列傳。甚者書變而爲志。爲表。志又變而爲攷。[五代史。]列傳又衍而爲敍傳。[漢。]河圖。洛出書。論語與易大傳兩言之而已。春秋緯乃言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威。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曰可與不可語上而已。[語。]昭公七年。班固古今人表分九等。[前。]司馬遷儒之外五家。孟堅儒之外八流。[讀義。]爲[道。]伊尹無宇辭曰。人有十等。紛紛籍籍。殆有不可勝言者矣。

句法同

伊尹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張平子得之。於賦曰。人或不得其所。若己納之於隍。范雎一飯之德必償。匪晚之怨必報。孔融得之。於書曰。匪晚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報。黃魯直學優齋銘曰。學哉身哉。身哉學哉。句法使班孟堅典引曰。唐哉皇哉。皇哉唐哉。其祖出益稷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杜子美南郊賦曰。九五之後。人人自以爲遭唐虞。四十年來。家家自以爲樓高。句法使曾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其源出崔駰達旨曰。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愛。及揚雄解嘲曰。家家自以爲稷高。人人自以爲皋陶。退之進學解曰。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篇。句法使夏侯湛抵疑曰。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李白上裴長史書曰。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揮長劍乎。句法用鄱陽上吳王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唐啖助曰。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將奈何。句法使唐太宗帝範曰。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爲下。并正觀二十二年徐惠上疏曰。作法於儉。尤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其祖出渾罕曰。作法於涼。其敝猶貧。作法於貧。敝何若之何。[昭四年。]

文意同

孟子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告子下）即孔子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論語十三）之遺意。孟子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離婁上）即孔子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之遺意。孟子曰，子產惠而不知為政。（離婁下）即孔子曰，子產惠人也之遺意。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離婁下）即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之遺意。孟子敢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公孫丑上）即易大傳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之遺意。祭統云，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順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即孝經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之遺意。左傳序，學者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即與東方朔答客難，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之同。中庸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論語十五）之遺意。荀子曰，勞苦之事，則爭先之，饒樂之事，則能讓，即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之遺意。（論語六）

經同文

舜告禹曰，朱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伊尹告太甲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曲禮，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大學，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儒行，禮之以和為貴，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少儀曰，士依於德，游於藝，子曰，依於仁，游於德。（論語七）仲尼燕居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昭二十五）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昭十五）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聞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哀十一）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衛十五）

經異文

周官曰，唐虞百官，夏商官倍，明堂位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明堂位曰，序，夏后氏之學也，禮記曰，五十不從力征，周禮曰，國中六十野，則六十有五皆征之，記曰，天子有世婦，有嬪，周禮天官所序，先見九嬪，次則見世婦，王制，孟子皆穀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三百里，諸子之地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冬官匠人為溝洫，田首謂之遂，井間謂之溝，成間謂之洫，同間謂之澮，孟子嘗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周禮載師，宜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語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八佾）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吾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

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吾以是觀之，（禮運）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恥心，（為政）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檀弓曰，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廷，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奔喪曰，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曲禮曰，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游之讐不同國，檀弓曰，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其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陪其後，關人曰，凡和兵，父之讐，遇諸海外，兄弟之讐，避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揚子曰，子游子夏，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揚子）與論語為命神龜草創之傳行敢事言語文學之說大異，左氏曰，裨諶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襄三十一年）與論語為命神龜草創之說大異。

史同文

荆通為漢言之，則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蘇世長為唐言之，則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狄仁傑為張光輔言之，則曰，一越王死，百越王生，房琯為第五琦言之，則曰，一國忠死，一國忠生，衛青在位，淮南王謀，何武上封事之語也，（漢辛慶忌傳）汲黯在朝，淮南王謀，韋處厚上疏之語也，（唐裴度傳）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項籍思歸之語也，（漢）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蘇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後漢）源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座，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人檢鎮州，（元和尼須）罪狀之處，既而懷欲勸尼須，（後魏）文帝勞軍細柳，先驅至，不得入，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至，使使持節詔將軍，乃開壁門，後戒太子曰，周亞夫真可任，（史夫傳）太宗使宦官至段志元所，志元謂軍門不可夜開，手敕不辨真偽，留之至明，太宗曰，真將軍，唐，賈禹曰，冠一免，可復冠乎，（前馬勝）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叔孫通）曰，本一搖，天下震動，狄仁傑曰，本一搖，天下危矣，張釋之曰，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民安所措手足，李素立諫高祖曰，三尺之法，一搖，則民無所措手足，堯朝有進善之旌，（漢文紀）舜有告善之旌，（管子，桓公問）賣地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期不對，（路溫舒傳）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前刑法志）忍於殺人而不忍於刑人，（仲長統昌言）死韓葛走生仲遠，（晉宣帝紀）死桃崇算生張敞，（唐明皇紀）死劉楨芘生聶摠，（熾怪錄）寧我薄人，無人薄我，（宣十二年）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魏氏春秋）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孫盛雜記）野禽獸走犬烹，（前劉邦傳）狡兔死，良狗亨，（韓信傳）無異使羊將狼，皆不為肯用，（張良傳）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蘇綽傳）

履齋示兒編卷八

文說

史義文

前高帝贊曰劉向頌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薄已盛敍傳又曰皇矣漢祖寡堯之緒後漢杜林議郊祀制乃謂漢業特起功不緣堯宣帝紀曰神爵三年八月詔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章昭曰若拿一斛則益五斗荀悅漢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五十斛劉輔上書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荀紀云腐木不可以爲柱人婢不可以爲主東漢仇覽傳爲蒲亭長化不孝子陳元謝承以爲陽遂亭長化不孝子羊元唐書來濟傳宣城石仲覽高智周傳江都石仲覽唐百官志云平章事自李端始郭正一傳自正一始百官志云太宗設官七百三十員曹確傳乃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員兵志曰天下府兵六百三十有四而在關中者二百六十有一陸贄奏議謂置府兵八百而關中五百太宗實錄云正觀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七年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自詣朝堂實錄乃云二百九十九人白居易樂府云死囚四百來歸獄舊本紀統紀年代記皆云二百九十人溫公考異曰今從新書刑法志新書刑法志云正觀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親錄囚徒憫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班固賓戲曰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淮南子脩

務訓篇曰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　前食貨志晁錯曰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完具也荀子富國篇云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俱熟而陳積有餘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　晉荀勗曰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唐李德裕曰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　白居易傳云九歲賦詩聲律元稹白氏長慶集云五六歲諷聲韻又白氏長慶集云雞林賈人求市其詩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本傳乃云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

經史異

易曰養賢以及萬民蕭何曰養其民以致賢人　舜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前鮑宣時政書曰堯放四罪而天下服　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前儒林傳曰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孟子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離婁下左氏襄十四年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文中子王道篇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舜典止巡四嶽

破題道盡

爲文有三難命意上也破題次也遣辭又其次也不善遣辭則莫能敷暢其意不善涵蓄題意破題何自而道盡哉則是破題尤難者也皆即是而觀古文第一句便道盡題意而盡善盡美者我國朝得三人焉歐陽文忠公縱因論曰信義行於君子刑戮施於小人則一句道盡太宗求名之意矣其後韓文公廟碑蘇文忠有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又一句道盡昌黎之道義矣百有餘年至周益公必大三忠堂碑其曰文章天下之公器萬世不可得而私也節義天下之大閑萬世不可得而踰也謂文忠歐陽公以文鳴忠襄楊公忠簡胡公俱以忠義鳴故首句已道盡三公平生事實然太宗文公二人耳皆易道三忠既三人又兩塗尤難道公兩句無一字無來處殆與歐蘇爭光不事惟是以言乎表則誕敷孫賀重華宮曰有天下傳之子初徵黃屋之心受帝祉施于孫俶誕青宮之胄乞致仕曰三千同臣心甫際興王之運七十致君事適臨告老之年謝復益國公曰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氈從天而下以言乎啓則賀陳右相曰底績政塗奮庸揆路濟巨川汝作舟楫式資利涉之功若和羹爾惟鹽梅更賴均調之助賀王德言除工部侍郎曰擢登起部仍直鑾坡圖閣晨趨班冠貳卿之玉筍絲綸夜草燭搖內相之金蓮賀直院楊給事曰塗歸東省儒直北門論事激昂百辟憚回天之力摛文掞麗四方傳鄰地之聲謝劉守再送朱墨鏡曰長者賜不敢辭正惟禮屈小人覆已屬鬢過爲身謀凡此皆字字破的篇篇出奇只在首聯其題意粲然靡所不載可謂文中虎也公平昔所著可觀不可殫姑舉此則嘗鼎一臠可知矣

作文法

艮齋先生謝公昌國自起部丐祠歸淦上嘗往謁焉眷容浹日無所不論因求作文之法先生曰余少時讀昌黎文得四字取爲文法平生用不盡乃跽而請曰四字謂何答曰奇而法正而葩易詩之禮盡在是矣文體亦不過是然文貴乎奇過於奇則詭故濟之以法文貴乎正過於正則朴故濟之以葩奇而有法

度正而有能爭兩兩相濟不至偏勝則古作者不難到況今文乎　又嘗侍尚書張公茂獻文篇曰作文有三病窮到而辭不達如訟者抱直理口訥莫伸一病辭達而韻不工如委巷相罵汝偃鄙厭聞之病調工而體不健如堂堂衣冠美丈夫而無精神三病又曰非積氣之清以爲日月星辰則日月星辰不足以爲天下之文非馭氣之正以爲充實之文則文雖文不足以識自然之文是說也雖詩人之優遊騷客之觀澤史家之詳贍一舉而兼之又豈特舉子之文而已哉

賦要識題

前輩作賦須看韻脚誠不易之論然近年主司亦有以韻脚誤人者如吉州出明哲道天地之心韻脚云此其實通而無閒者而所取不主禮刑三代有道之長韻脚云三代長久其故可知而所取乃專主教太子筠州出明主難養其和以知本末源流之謂也爲韻而所取不主財貨乃知作賦須就題熟認不可參入外意必若太學出天子當陽韻脚云天子當陽照臨萬國則以陽字爲太陽卻不可不從

賦須韻脚意全

賀方回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云平淡不流於淺俗奇古不流於怪癖題詠不窘於物象敘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見於成篇渾渾然不可雕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於此守而不失請借此以爲八韻之法苟妙達此旨始可言賦昔秦少游賦郭子儀單騎見虜第四韻云茲蓋事方急則宜有奚謀單既孤則難拘常法運彼虜之勁悍屬我師之困乏較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我得不徹衛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鏑鄉之銳而勢有泰山之壓踞鞍以出若無擒虎之威失除而驚如棄華元之甲押險韻而意全若此乃爲盡善凡八韻皆即此可反三隅矣近歲效莆陽體者雖貴意全然疊字多而失之冗句法長而失之強此非善學柳下惠者也若解試省試尤貴得體切宜知之

賦貴巧於使事

高安解試出也升堂賦滿場皆苦其無故實林振體狀題意獨得活法只用孔門同時之事映帶其第六聯云蜚鱗附翼仰窺在蹤之淵聞禮學詩下觀過庭之鯉主文李先之朴撫案稱賞曰祇消此聯已見由也果在堂上矣遂寘首選艮齋先生謝尚書嘗云未第時試仁義天下之表制賦當時從游場屋者衆皆閱筆無以體表制者自作第四韻散句有曰民多拱極之星世絕駿輿之馬爲表制設也有學生曾其性者巧於移掇上添兩句云如天其大民皆拱極之星若路以由世絕駿輿之馬非特喚醒得題目意透又以星視仁天馬視義路表制在其中矣較有工夫乃占第一予次之作者不可不知

賦以一字見工夫

東坡有曰詩賦以一字見工拙誠哉是言嘗記前輩說歐公柄文衡出堯舜性仁賦取劉煇天下第一首聯句曰世陶極治之風雖稽於古內積安行之德蓋稟於天劉來謁謝頗自矜公雖喜之而嫌其積字不是性爲改作蘊劉頓駭服紹興己卯廬陵秋試大衍天地之樞賦劉明老破題八字云法著大衍理關萬殊主司喜其關字包盡題意取爲冠場有用該字者皆未綴其後太學復出魁者亦不過用此八字郭昌

明首冠宜春賦曰重明麗正化天下第三隔云轉增日日之新斯能凝命世被風風之教孰不嘗然以風風對日日異不經人道語也

履齋示兒編卷九

文說

聲音押韻貴乎審

初誠齋先生楊公考校湖南漕試同寮有取易義爲魁先生見卷子上書盡字作尽必欲擯斥考官乃上庠人力爭不可先生云明日揭牓有嘖傳以爲場屋取得箇尺二秀才則吾輩將胡顏竟黜之廬陵出聖武爲天下君賦小賦押君字者隔句皆押能羣韻而多寫作羣當時有數人作者賦甚工意必前列而竟不挂名後主文出院與劉鶴言及此甚嗟惜之且云二十文韻中無羣字凡如此寫者皆不敢取又出三代有道之長賦三字韻或押殺函者並行黜落蓋函音誠見二十七咸其與三字同韻乃函人惟恐傷人之函（胡南切）臨江軍出順天爲日新之教賦教字韻效傚二字寫出効傚不從文而從力者並不取所謂顏魯公有干祿字即此可知後之人凡書者不可不辨其聲押者不可不審其聲

聲音字貴詳審

林德頌賦文精義云如車攻宣王復古賦復字本獨音扶又反俗音伏熊淳押奮字云苟根本之謀在我素講則統緒之託指期可復皆本音也沈之才押肅字云所嗟古制之久泯豈謂此詩之能復此用俗音也理當從經釋文是然恐主文用俗音故須上請予按經釋文車攻序復古復文皆無音唯復會獨音

扶又反。復古之復當音伏。訓反也。復會之復訓又也。則此復古熊淳押去聲非是。沈之才押入聲乃是。林德頤顧第弗深究也。林又云。如渾天儀字。本音胡本反。葉重聞天行健賦云。爰有雅圭。擬形容於轉轂。故令平子。妙制作於渾儀。此誤作平音用也。如姚鳳渾天義和之鵠器賦云。妙契洪造。器名渾天。此是矣。予讀諸揚雄傳。大渾恩渾天。顏師古音胡昆反。揚子重黎篇。或問渾天。溫公音胡本切。則二音皆得通押。不可闕疑。張教授炳。在廬陵郡學。出孟荀羽翼六經賦。羽有兩音。上聲者五音之羽。去聲者羽翼之羽。有上聲者。許押上聲。乃是落韻。

協韻雖亦作字。不可重押。

如秦少游君臣相正國之肥賦。第五韻云。因知正主而御邪臣者。難以成乎安強。正臣而事邪主者。不能浸乎明昌。美聖時之會聚。當直道以更相。蓋上下交孚兮。若從繩之糾蒼。故民俗阜蕃也。常飽德以康強。所以舜申后稷之忠。民或飢而可救。唐相韓休之鯁。己雖瘠以何傷。係中魁選。有訟其重疊用韻。遂殿舉朝旨。今後詩賦。如押安強。即不得押康強矣。蓋十陽韻中強字亦作強故也。

用事貴審

凡用事須探究本文。不可以虛對實。如陳傅良漢新琱爲樸賦云。史尚刻深。弊見於乾封元鼎。意多穿鑿。機形於五鳳黃龍。按漢郊祀志。武帝封泰山。改元封元年。明年夏旱。公孫柳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乃下詔曰。天意欲乾封乎。乾音干。則乾封非年號也。以對五鳳。則爲偏矣。

祭文簡古

世傳北狄來祭皇太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即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享。時仁皇深喜其敏速。志祖案錢晉卿云。大年卒於天禧四年。其時仁宗未即位也。蓋誤而李昭宋之誤矣。歐陽文忠公奉母夫人喪歸廬陵。道過臨江。李觀以著作佐郎知清江縣。太守命作祭文。應聲而成。曰。孟軻亞聖。母教之也。夫人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尚享。公聽之。蓋悲感。且擊節稱賞。二者雖皆祭文。然體律簡古。詞意超絕。眞得尹師魯止用五百字可記之法。使施之他文。無不可者。故表而出之。

對用人名

觀皇甫嵩醉鄉日月有徵。人名必分品類。則用字之法。貴乎親切。於是略試申之。如風雪中用朱雲。解律明月。則申以李淳風。南薰雲。高霞寓。章雲起。袁天綱。崔日用。鳥獸中用魏豹。扁鵲。則申以伯虎。仲熊。叔豹。季貔。梁鴻。高鳳。賈彪。郭象。陳龜。朱鳳。崔駰。朱虎。孔鯉。祝鮀。石季龍。韓擒虎。草木中用邳艾。越椒。則申以薛柳。張松。張華。崔寔。王筠。盧杞。元德秀。高仙芝。布帛中用季布。爰絲。則申以黃裳。黯布。伍被。陸晨。田布。常袞。顏色。如衛青。李白。則申以陶朱。李赤。師丹。李綽。朱邑。黃香。白圭。黃霸。魏黃。元白。赤松子。黃石公。形體如張耳。伯牙。則申以隸首。姜肱。軒臂。公肩。班叔皮。習鑿齒。親族如王郎。衛子夫。則申以寶王孫。嚴公子。彭祖羊叔子。姑。劉伯龍。姑。家具如劉盆子。公孫杵臼。則申以袁盎。京房。綏宮。渾室。管輅。張衡。□□□高飯生。州

郡如馮唐。孔光。則申以王吉。法眞。樂廣。李通。張衡。李歆。賈變。杜撫。巴。凋道。馬嚴。李賀。又以門目觸目而長之。如國名用馬周。董晉。李漢。馮唐。吳漢。路隋。孫楚。蘇秦。唐儉。虞翻。西周。東周。前漢。後漢。帝王用趙堯。王舜。黃禹。張湯。田文。蘇武。卦名用楊震。來恆。李巽。苗復。唐臨。崔湜。蘇安恆。溫大有。賈敦頤。韓思復。程知節。章思謙。薛大鼎。洗既濟。金玉用韓瑗。唐瑤。蘇瓊。蕭瑀。周瑜。李珏。王珪。房琯。郭璞。庾粲。衛玠。劉琨。蔣琬。劉璋。張守珪。李抱玉。數目用九方皐。百里奚。員半千。武平一。張九齡。樓萬紀。雷萬春。程千里。武三思。方萬頃。張萬福。鄂千秋。山川用劉元海。馬子山。安祿山。倪若水。段干木。韋巨源。孔北海。李西河。賈山。和嶠。賈島。李源。常淮。李峴。王湖。李漢。袁樑。溫嶠。山簡。江淹。四時用子夏。杜秋。雷萬春。車千秋。韋夏卿。趙冬曦。四方用東園公。北宮錡。姚南仲。公西華。東方朔。西門豹。南宮适。北宮黝。東施。西施。南阮。北阮。以至高皇。小白。倪寬。王猛。夏馥。黃香。劉晨。叔夜。谷永。牟長。傅喜。馮驩。李固。徐堅。梅福。王祥。許遠。袁高。婁敬。杜欽。周仁。韓信。馮道。劉德。祖逖。宗均。張衡。郗鑒。祖乙。仲壬。田甲。庖丁。謝安。穆寧。陽虎。樂羊。牛崇。馬援。來濟。到洽。馬良。羊祜。宰我。夷吾。京房。渾室。伯夷。儀狄。潘夫。馮婦。徐孺子。來護兒。金安上。白敏中。司馬遷。公羊高。徐有功。蘇無畏。曹無傷。中不害。蘇味道。婁師德。史叔貞。宗楚客。堯辟邪。北史堯暄。辟邪。蔡去病。冉伯牛。桑宏羊。劉黑闥。杜黃裳。田仁會。崔信明。凡此皆可以類求。所謂世間未有無對者也。

詩說

假對

詩律有借對法。苟下字工巧。賢于正格也。少陵北鄰云。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贈張四學士云。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又無復隨高鳳。空餘泣梁鴛。送楊六使西蕃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寄韋有夏郎中云。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九日云。坐開桑落酒。來折菊花枝。一作把。蓋用山簡對水曹。兼綰對六經。高鳳對梁鴛。子雲對今日。飲子對懷君。桑落對菊花。亦清秋方落帽。子夏正離羣之比也。如少游與子瞻同席。自矜髭髯之美。曰。君子多乎哉。子瞻戲曰。小人樊須也。邵氏聞見後錄。尤借對之的者。況又全用經語。

偏枯對

詩貴于的對。而病于偏枯。雖子美尚有此病。如重過何氏曰。手自栽蒲柳。家纔足稻粱。毛氏注詩云。楊柳。蒲柳也。寄李白曰。稻粱求未足。薏苡謗何頻。田舍曰。樑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此以一草木對二草木也。贈崔評事曰。燕王買駿骨。漢老得熊羆。得舍弟消息曰。浪傳烏鵲喜。深負鶺鴒詩。寄高適事曰。天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寄李白曰。幾年遭鵩鳥。獨泣向麒麟。又曰。麒麟不動煙塵暗。孔雀徐開扇影遲。此以一鳥獸對二鳥獸也。秋野曰。吾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寄李白曰。未負幽棲志。兼全窮辱身。偶題曰。作者皆殊列。聲名豈浪垂。上章左相曰。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遵。是以二字對一意也。人日曰。冰雪鶯難至。春寒花較遲。是以二景物對一物也。歸鴈曰。見花醉瘴海。避雪到羅浮。嶺州二山。是以一水對二山也。月夜曰。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是以二人對一郡也。上章左相曰。巫咸不可問。鄭魯莫容身。是以一人對二國也。贈太常張卿均曰。友于皆挺拔。公望各端倪。是以歇後對正語也。龍門曰。往還時屢改。川水日悠哉。是以實對虛也。大手筆

如老杜則可。然未免爲白圭之玷。恐後學不可效尤。

倒用字

詩中倒用字。獨昌黎爲多。贈張籍書曰。元凱承華勳。赴江陵云。所學皆孔周。歸彭城云。閭里多死飢。下書引龍變。城南聯句云。蹇蹄佑牢牲。又百金交弟兄。赴江陵云。殷勤謝友朋。孟東野失子云。薄厚胡不均。重雲云。身體豈專康。送惠師云。超然謝朋親。答張徹云。碧海滿瓌玲。苦寒云。調和遵梅鹽。東都遊春云。溜牙相緯經。雜詩云。詩書置後前。寄崔立之云。約不論財貲。又無人角雄雌。孟先生云。應對多差參。又此格轉嶇嶔。符讀書云。寒飢出無鹽。人日登高云。盤蔬〻春雜。南內朝賀云。不見酬稗稊。又磨淬出角圭。晚秋聯句云。惟學平貴富。贈唐衢云。坐令四海如虞唐。八月十五夜贈功曹云。嗣皇繼聖登夔皋。贈劉師服云。後日縣知慚莽鹵。杏花云。杏花兩株能白紅。又百片飄泊隨西東。感春云。兩鬢雪白趨埃塵。和盤谷子云。推蓍撲筆歌慨慷。皆倒字類也。

雙字

詩人下雙字不一。然各有旨趣。如盧子諒感懷云。芳葉零。韓吏部溯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野晴山簇簇。霜曉菊鮮鮮。晨遊百花叢。朱朱兼白白。剝剝啄啄。有客至門。角角雉雉。翠雌粥粥。鵲聲鳴楂楂。烏噪聲擾擾。蛙黽鳴無謂。閣閣祇亂人。脇脇膊膊雞初鳴。月吐窗冏冏。草蘇州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杜工部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清。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袞袞來。荆公新霜浦溆綿綿白。溥晚林僧往往青。東坡渢渢嬉香初泛夜。雝雝花影欲搖春。六一翁霜華映月鮮鮮色。風葉飛空擾擾聲。古屋醉吟燈皪皪。貴廊靜聽雨瀟瀟。聖俞淡淡平田水。漾漾平蕪雲。雖隨事命詞。要不苟也。

遞相祖述

老杜戲爲詩曰。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所謂夫子自道也。嘗觀其後出塞曰。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句法得之郭景純遊仙詩。借問此爲誰。云是鬼谷子。送十一舅云。雖有車馬客。而無人世喧。句法得之淵明雜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春日憶李白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卽孟浩然何時一杯酒。重與李膺飲之體。復愁云。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卽李義府鑑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之體。醉歌云。天開地裂長安陌。寒盡春生洛陽殿。卽靈運日映昆明水。春生洛陽殿之體也。若夫退之酒食能無爲。棋槊以相娛。句法又使少陵今夕行云。虢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爲歡娛。祭姪孫湘文云。情一何長。命一何短。句法又使少陵石壕吏云。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也。

用古今句法

杜詩。刈葵莫放手。放手莫傷根。一作傷葵根。用古詩采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江邊小閣云。海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用何遜入西塞云。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寒食舟中云。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用沈佺期云。雲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頭鵠聖明君。寒食舟中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用沈佺期云。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莫相疑行云。晚將末契託年少。用陸士衡傷逝賦云。託末契于後生。

此皆取古人之句也。至於戲題畫山水圖云。爲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卽白樂天畫曹綱羅毬示元稹云。誰能載得曹綱手。插向蓮蓮紅袖中。眼前無俗物。身外卽僧居。爲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卽樂天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文昭云。樂天在後。安得剽杜取其句。金魚換酒來。卽太白金龜換酒處。此又同時人之句也。

類前人句

太白獨酌詠孤影。同淵明揮杯勸孤影。退之江燕正飛飛。同陸機飛飛燕弄聲。章蘇州答裴祝云。采菊露未稀。舉頭見南山。同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蘇子美峽東滄江起。嚴排石樹間。徐師川早朝云。黃帝遠臨天北極。紫宸位在殿中央。同老杜玉几由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央。元白答和云。有月多同賞。無杯不共持。卽昌黎縣齋讀書云。詩成有共賦。酒熟無孤斟。潘佑感懷云。幽禽喚杜宇。宿蝶夢莊周。卽李白野禽啼杜宇。山蝶舞莊周。東坡西湖新成云。二十四橋亦何有。煥此十頃坡瀠風。卽歐公西湖云。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太白云。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類婦節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六一翁食車螯云。但知美無厭。誰謂來甚遲。梅聖俞河豚亦云。但言美無度。誰知死如麻。東坡初冬云。一年好處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類昌黎早春云。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山谷云。去時魚上冰。歸時燕哺兒。類昌黎征蜀聯句。始去杏飛蜂。及歸柳嘶蟲。十元之春日雜興云。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同老杜怡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宋元遊郊云。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同徐仲雅五代人。題明月圖云。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姮娥夜月樓。王荆公梅花云。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類蘇子卿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徐師川云。誰家竹可款。何處酒難忘。類退之遊青龍寺云。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太白瀑布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介甫嘲白髮云。種種春風吹不長。星星明月照還稀。樂天琵琶行云。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醉翁聽箏云。綿蠻巧囀花間舌。嗚咽交流水下泉。唐朱書喜陳懿老至云。一別一千日。一日十二億。苦心無隔時。今日見玉色。乃知山谷五更歸夢三百里。一日思親十二時之語相若。李白題蜂頂寺云。夜宿峰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乃知晏元獻危樓詩全似之。陰鏗云。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太白行樂詞。亦全用之。晉書載記云。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杜子美贈嚴閣老亦全用之。

杜詩轉字音

杜工部反經史字音爲多。略舉數四。如霍去病爲嫖姚校尉。服虔音飄搖。師古音類妙羊召反。荀悅漢紀作票鵠字。今音飄搖。不當其義。公贈田九判官曰。將軍不數漢嫖姚。後出塞曰。恐是霍嫖姚。寄董卿嘉榮曰。自是一嫖姚。凡三押皆作平聲。六典曰。後漢州置別駕持中。皆刺史白辟除。晉職官志曰。州置別駕治中從事。治字無音。而六典作持字。公寄岳州賈司馬巴州嚴使君曰。典郡終微眇。治中實棄捐。趙彥才云。治從平聲。後漢明帝紀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應字無音。公寄劉峽州曰。刺史諸侯貴郎官列宿應。既押平聲韻。又使爲太守事。論語磨而不磷。力刃切。公暮春送馬大卿曰。此道未磷緇。別

崔灤曰。但取不碍緇。皆作平聲。　張良贊曰。爲其貌魁梧奇偉。蘇林曰。梧音悟。師古曰。魁。大貌也。梧者。言其可驚悟。讀爲吾非也。公贈蕭郎中云。魁梧秉哲尊。乃讀作吾。　鄭典設自睦州歸曰。與史似寇恂。列郡宜競措。乃讀作迹。蓋押適字韻也。　題衡州文宣王廟曰。耳聞讀奪聲。殺伐思勞鬚。乃讀作沸。蓋押至字韻也。朝詩曰。蒲帆晨初發。郊扉冷未開。帆音去聲。今韻皆已收。又曰。敕廚唯一味。求飽或三餘。楊震傳鵠雀衛三餘集講堂。注音善。今押爲平聲。

韓詩轉字音

韓吏部押韻或反平爲側。移側爲平。亦復多。江漢云。華燭光爛爛。音闌。此日足可惜云。往往副所望。音忘。別賓司直云。婉孌不能忘。音望。詠筍曰。得時方張王。音帳。東都遇春云。揩牙相緯經。音徑。送劉師服云。貴者恆難飽。音飽。食蝦蟇云。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所教反。贈東方朔雜事云。事在不可教。音奇。方橘云。方橘如此作。音餘。送區宏南歸云。我念前人嘗葑菲。音敷。蓋秋作云。怯膽變勇神明麥。音賣。

柳詩轉字音

柳儀曹押轉聲韻。亦復有之。遊南亭敘志云。衆生均覆燾。音禱。望橫江口云。鳥嘴疑搖振。音眞。詠三良云。猛志填黃壤。音禳。詠章安道云。竭來事儒術。十年所能還。音旋。雖曰杜與韓。柳。喜取別聲押韻。然自建安而來。已皆然矣。左太沖雜詩云。壯齒不常居。歲暮常慨慷。則已轉慷爲平聲也。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則已轉緇爲上聲也。劉公幹雜詩云。安得肅肅羽。從爾遊波瀾。此以去聲郎旰切用瀾字也。顏延年登巴陵城云。卻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圃。此以入聲于六切用圃字也。卽此觀之。則知四聲皆有可通押者矣。

履齋示兒編卷十

詩說

出奇

杜詩只一字出奇。便有過人處。如二月已破三月來。一片花飛減卻春。朝罷香煙攜滿袖。生憎柳絮白於綿。何用浮名絆此身。則下得破字減字攜字於字絆字。皆不可及。以至倒用一字。尤見工夫。如蜀酒禁愁得無益。何處除。卓堂即事。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客堂只作披衣慣。長從漉酒生。漉酒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歎鳳凡倒著字。句自爽健也。

廣用字

杜陵翁獨爲詩人冠冕者。吐辭不凡。能出塵表。有受字。自字。不肯字。前輩能言之。如過字。已經宗工鉅匠道破。然愈用而愈新者。請復拈出。所謂龍開萍葉過。屏迹。蛟龍引子過。科斗。四十明朝過。守歲。何事炎天過。風丈河。步履宜輕過。經草。讀書難字過。淺成。俊鶻無聲過。朝。雲臺不聞雙鴈過。戰作。河廣傳聞一葦過。洗兵馬。則執不喜說而樂道。若乃用破字。如讀書破萬卷。上章左丞丈。書新破旅顏。茅堂檢校收稻。梅蕊臘前破。江梅。樽破。單迹。白鬧爲我破。湘江。悠悠邊月破。南。鯨力破滄溟。贈張四學士。濟風破炎暑。雨。干戈滿地客愁破。歌。薛州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又用一字。如乾坤一腐儒。江漢。天地一沙鷗。旅夜書懷。江漢一歸舟。回棹上遊。長嘯一含

情。（公安）古防身一長劍。（投贈哥舒開府）每蒙天一笑。（論畫）萬古一長嘯。（湘南）回首一茫茫。（題錦水）社稷一戎衣。（昭陵）猶作一飄蓬。（老病）山陰一茅宇。（遣懷）悲風方一醒。（酬薛十二）一擬問高天。（題郭明府屋壁）一起轍中鱗。（贈二十使君）史呼一何怒。（姚啼）一何苦。（石壕史）飄然時危一老翁。（寄行）江湖滿地一漁翁。（秋興）衰職曾無一字補。（題省中）萬古崇霄一羽毛。（詠懷）浦上蒼蒼一青蓋。（浦樹為風所拔歌）宿昔一逢無此流。（寄裴施州）先判一飲醉如泥。（赴成都草堂途中寄徐）又用信字。如作客信乾坤。（別韶了詠懷）吟詩信杖扶。（徐步）莫搜信客魂。（題鄭）所過信席珍。（寄薛三郎中）信然鑑觸網。（遣悶）信知生男惡。（兵車）行信是德業優。（寄題）太陽信深仁。（西閣日）疾惡信如讎。（除草）逸羣絕足信殊傑。（沙苑行）兒童莫信打慈鴉。（題林樹）春風自信牙檣動。（泛舟）又用生字。如春泥百草生。（登岳陽樓）春氣晚更生。（晚登濃上）濫減石稜生。（西閣雨）乘槎生寒早。（移林）水生春櫂沒。（登白馬潭）欲得淮王術。（風吹皋已生。（晚）牛女年年渡。（天河）二月六夜春水生。（春水）樓上炎天冰雪生。（江漲）新大小二篆生八分。（李潮八分歌）又用覺字。如時危覺凋喪。（雨）無人覺來往。（西郊）詩成覺有神。（解悶）廚煙覺遮庖。（題新津北樓）未覺鄙野醜。（遣田父泥飲）飄蕭髡素髮。（贈）但覺高歌有鬼神。（醉時歌）已覺氣與嵩華敵。（閣山歌）不覺前賢畏後生。（戲為）放筋不覺金盤空。（秋興）取樂喧呼覺船重。（晚攜酒泛江）凡此不厭其數用也。

練字

詩人嘲弄萬象。每句必須練字。子美工巧尤多。如春日江邨詩云。過愁從衣結。頻遊任履穿。又云。桃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陪王使君晦日泛江云。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飛舟。漫興云。蹤徑楊花鋪白氈。點點荷葉疊青錢。皆練得句首字好也。北風云。爽攜卑溼地。聲拔洞庭湖。壯遊云。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泛西湖云。鼓化蓂莢熱。刀鳴鱠縷飛。早春云。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秋日夔府詠懷云。峽束滄江起。巖排石樹圓。蜀都十二韻云。風助青蒲節。霜埋翠竹根。柴門云。足了垂白年。敢居高士差。皆練得第二字好也。復愁云。野鶴翻窺艸。邨船逆上溪。移居東屯云。子能渠細石。吾亦沼清泉。收稻云。誰云滑易飽。老藉軟俱勻。遣悶云。暑雨蒸溼。江風借夕涼。柴門云。石乳上雲氣。杉濟延月華。水宿遣興云。高枕翻星月。嚴城疊鼓鼙。過津口云。和風引桂楫。春日張雲岑。春歸云。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泛江作云。風蝶勤依槳。春鳴懶避船。春日江邨云。捫蝨經先登。涉獵眩反廁。皆練得句腰字好也。寫懷云。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云。烏几重重縛。鵝衣寸寸鋸。橋陵詩云。王孫美竹澗。裴李春園馨。謁玄元皇帝廟云。仙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贈虞十五司馬云。爽氣金天豁。清談玉露繁。絕句云。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寄張十二彪云。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皆練得句尾字好也。至於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雪嶺界天白。錦城曛日黃。破柑霜落爪。嚼稻雪翻匙。霧交纖漲地。風逆旋隨雲。檢書燒燭短。看劍引盃長。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皆練得五言全句好也。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袞袞來。（登高）旁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邨。影遶碧水潛勾引。風妬紅花卻倒吹。（落花）皆練得七言全句好也。

屬對不拘

人皆知草堂先生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杜位宅守歲）稱慈熹見。二十四回明月。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歎）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白帝）皆為偏對。不知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秦州雜詩）酒債尋常行

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曲江）不害為正對。至於雙雙瞻客上。一一背人飛。（鳴蒼）茫城七十。流落劍三千。（送賈司馬）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示宗武）圭竇三千士。雲梯七十城。（送郭中丞）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南鄭）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古柏行）又未始有一字非的對也。先生詞源袞袞。不擇地而出。無可無不可。何拘拘瞻瞻所可議。

爾汝

爾汝羣物。前此未有。倡自少陵。白鹽山詩云。它皆任厚地。爾獨近高天。花鴨詩云。稻粱霑汝在。作意莫先鳴。落日云。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憂。梔子云。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梅。病馬云。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雞詩云。充庖爾發堪。問俗人情似。瘦馬行云。當時歷塊蹄。一驟委棄非汝能。周防。杜鵑行云。爾豈摧殘始發憤。差帶羽翮傷形愚。見螢火云。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至於有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之句。（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則於物無異觀如此。王荊公梅詩。有少陵為汝添詩興。可是無心賦梅蕊。亦得公之遺意。

安得

或有以安得二字結尾。蓋杜公竊有望於當時天下後世者不淺也。故喜雨詩云。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遣興云。安得廉恥將。三軍同晏眠。雪詩云。愁邊有江水。焉得北之朝。三山觀水漲云。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晚登瀼上堂云。安得隨鳥鵠。迫此懼將恐。壺夢云。安得務農息。戰鬬。昔天無吏橫索錢。題草堂云。安得馬歌云。時危安得異。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王兵馬使二角鷹云。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鳥鸞分。早秋苦熱云。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冰。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洗兵馬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石犀行云。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石筍行云。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毛）蠶穀行云。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大麥行云。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鄉。光祿坂行云。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即今多壅隔。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畫山水圖歌云。焉得并州快剪刀。翦取吳松半江水。凡此皆含不盡之意。

嗚呼

歌陽公傷五季之離亂。故作五代史也。序論則蓋以嗚呼冠其篇首。杜公傷唐末之離亂。故作詩史也。於歌行間以嗚呼結其篇末。折檻行云。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白馬詩云。喪亂死多門。嗚呼涕如霰。冬狩行云。嗚呼得不哀痛盡再蒙。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云。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天育驃騎歌云。嗚呼。健步無由騁。豈無驚禽如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卽休。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云。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閶里為我色惆悵。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兒骨。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為我啼清晝。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嗚呼六歌兮歌思遲。谿壑為我迴春姿。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今古詩翁。以嗚呼二字寓於詩歌者稀。公獨有傷今思古之意。

知見（經案知見相配只四句）

杜工部以知見二字相配，精奇捷出，奇絕殊甚。觀其著知觀外草，紅見海東雲，青黑知灣濱庭，清見光煽碎，風火清，青楷參楷過，黃知橘柚來，紅取風霜實，青看雨露柯，紅入桃花艷，青歸柳葉新，春東比青為色，圓齊玉飾頭，秋致藕，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蓴，江湖風物，各隨題著句，轉移一字，燦然可觀，他人未易到。

用方言

子美善以方言里諺點化入詩句中，詞人墨客，口不絕誦。其曰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吾宗客歷何曾著。秋天不買明，夜客，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卻回，舍弟頃蓋田，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癡，別，嬌，衆熟從人打，葵荒欲自鋤，秋野，掉頭紗帽側，曝背竹書光，同上，見耶背面駑垢膩，脚不襪，北征，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隣舍喜我歸，沽酒攜葫蘆，草堂，牀前兩小女，補綻纏過膝，北征，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守歲，癡女飢咬我，啼畏猛虎隨，彭衙行，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遣興，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春水生，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送路侍御入朝，負鹽出井此雞女，打鼓發船何郡郎，十二月一日，去歲荊州辰，捧御牀五更三點入鷄行，至日遣興，偶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冠成鳥虛，今夕行，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鍼作釣鉤，江村，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是弟，狂歌行，八月秋高風怒號，捲我屋上三重茅，南鄰暴兒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腐焦口燥呼不得，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但使殘年飽喫飯，只願無事長相見，病後遇王倫飲贈歌。

詩酒

古人吟詠情性，不逃詩酒。老杜一集而只詩酒相配者，無慮十數處。戲寄漢中王云，尚憐詩興在，猶憶酒顛狂。遊何將軍山林云，醒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分。送懷舍弟頴觀云，對酒卻疑夢，吟詩正憶渠。宴王使君宅云，白吟詩送老，紅勸酒開顏。北鄰云，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徐步云，把酒從友澤，吟詩倚杖扶。泛江送魏倉曹云，見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可惜云，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贈盧參謀云，說詩能累夜，醉酒不成連朝。敝廬遣興云，把酒宜深酌，題詩好細論。贈張學士云，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不見云，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盃。題鄭著作云，酒酣憑舞興，相搏詩能苦吟不復聰。獨酌成詩云，燈花何太喜，酒淚正相親。醉裏從為客，詩成覺有神。題鄭監湖上亭云，藥貴秋暮弱，盍迎露菊新。賦詩分氣象，佳句莫頻頻。醉參差花云，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瑰自頭人。寄岑嘉州云，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自疎。

花妥

杜陵詩花妥鶯捎蝶，鷺喧獺趁魚。釋者謂妥諧落，非也。蓋妥與墮同聲，當作墮字，傳寫之誤也。一聯吉字妥隨通用。

寺殘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誦此詩者，皆疑子美既曰殘僧，又曰少，意若重複。以愚觀之，不見其須復，當讀作野寺殘，所以僧少也。山園細，所以路高也。又別常徵君詩曰，白髮少新洗，寒衣寬總長。此皆是二字三字體也。亦有二字五字體，如宿府曰，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井石銑蓋松花待，容地爐燒木

漢看書。又有三字四字體，如盧黃元喜愛歲晚幾穿地筍，喜歡雜凝出牆花之句云爾。

錦官城

國本杜詩，春夜喜雨云，曉看紅溼處，花重錦官城。送段功曹歸廣州云，幸君因旅客，時寄錦官城。蜀相詩云，錦官城外柏森森。又錦官城西生事微，皆作宮字。案蜀本杜詩，並作錦官城。注云，成都府城亦呼為錦官城。以江山明麗，錯雜如錦也。趙云，或以其有錦官，如銅官鹽官之類，其說亦是。不然，止取錦而已，何以更有官字乎。余觀范至能詩，每官成一集，所著錦官集，蓋鎮成都府時作也。則身親見成都為錦官城，故取以名之。況杜子美嘗卜居成都浣花里，其用官字必無誤，當以蜀本為正。

落英

楚詞云，夕餐秋菊之落英，謂始生之英，可以當夕糧也。落與訪落頌，及章華臺成則落之，昭公七年，落同，蓋嗣王謀之於始，則曰訪落，宮室始成而祭，則曰落成，故菊英始生亦曰落英。設或隕落，豈復可飡，況菊花獨乾死于枝上而不墜，所謂秋英不比春花落，誠如六一居士之語，荊公胡不察此而反誚人為。詳見西清詩話。

綠楊垂手

洪駒父詩話云，晉公詩，綠楊垂手舞，黃鳥緩聲歌。樂府有大垂手，小垂手，前緩聲，後緩聲，故丁用之。其屬對律切如此，予謂美則美矣，其如綠楊無手何，終不若下句意渾成。

甜酒

三山老人語錄曰，唐人好甜酒，殆不可曉。子美云，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云，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余嘗味樂天詩有曰，量一作戶大厭一作鍾甜酒，才高美小詩，則又似不然。

禽水

苕溪叢話曰，聖俞云，南嶺禽過北嶺叫，高田水入低田流。魯直曰，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卻喚雨鳩歸。詩意皆相類，然魯直造語有工，優於聖俞。余謂盧溪先生云，民謠驚雨有應云，東嶺雲遮西嶺黑，高田水與低田通。石湖居士范至能點江縣云，舊雨已招新雨至，高田水入下田鳴。雖皆沿襲二公，語意相屬，又過之。直與荊公北澗欲通南澗水，南山正遶北山雲，樂天題天竺寺云，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之句，無間然矣。合六詩觀之，唯招之一字為尤長。

谿聲山色

東坡贈東林總長老云，谿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淸淨身。以谿山見僧之體，以廣長舌淸淨身見僧之用。蓋古今絕唱。安城劉升卿有曰，谿聲廣聽無邊法，山色長存不壞身。雖祖述辭意，亦變變相遁，無愧於坡。

鴨綠鵝黃

鴨綠鵝黃，經兩詩人道之。荊公南浦云，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則以鵝黃為柳，主柳色黃金嫩而言之。東坡過賈收水閣云，小舟浮鴨綠，大杓瀉鵝黃。則以鵝黃為酒，主鵝兒黃似酒而言之。皆為奇

句。然辭意雅馴。則荆國於坡。

白雪黃雲

詩人喜荆公綠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之句。莫不極口稱誦。而不知其有斧鑿痕。竊謂寧不成繰。雲不可割。詩易繰爲捲。易割爲收。則絲麥自見。而非但意語天出。用字不蹈歐公詩話云。魏野啄木云。千林啄如盡。一腹餒何妨。宜改作千林盡如去。卻不犯題上字。又見其有諷去盡之意。雅言新載云。李範道毫木云。雖當南北路。不礙往來人。予謂是道旁石詩。不如換當字作生字。始見題意也。李畋該聞錄云。有縣令姓張。牓云某日知縣生日。告示諸色人不得獻送。而曹吏各持縑獻。一無所拒。復告後月縣君生日。更莫將來。于是以鶯鶯詩諷之曰。飛來疑是鶴。下處卻尋魚。爲易下處爲到處。則見張何所往而不貪也。

四印

量無咎行路難云。贈君珊瑚夜光之角枕。玳瑁明月之雌牀。一繭秋蟬之卵穀。百和更生之寶香。黃魯直送王郎云。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纍秋菊之英。贈君以夔川點漆之墨。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酒澆胷次之磊隗。菊制短世之頹齡。墨以傳千古文章之印。歌以寫一家兄弟之情。此誠相若。然魯直辭雄意婉。壓倒無咎。原其句法實有來處。得非顧況金璫玉珮歌云。贈君金璫大腰之玉珮。金璫再步之流珠。玉珮眞君之祕籙。九天文人之寶書。晁黃得奪胎換骨之活法於此者乎。

意相反

李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後名。元微之俠客行云。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不肯藏姓名。二人意相反。淵明詩云。雖留身後名。生前亦枯槁。死者何所知。稱心固爲好。是不慕身後名也。及作擬古乃云。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是欲名彰不朽也。一人意自相反。

風雅不繼

六一居士云。虞仝韓愈不在世。彈壓百怪無雄文。文潛題磨崖碑云。元功高名誰與紀。風雅不繼騷人死。魯直過桂林云。李成不生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峯何。與退之石鼓歌云。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柰石鼓何。老杜雙松歌云。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殆一律也。

殺風景

或謂背山起樓。燒琴煮鶴之類。爲殺風景。以詩觀之。雖杜韓老仙。亦或未免。退之若要添風月。廳除數百竿。直與王子猷背馳。借曰得人嫌處只緣多。猶云可也。如子美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無乃太甚乎。曰。非也。此足以見詩人意到處。便有焚山煮海不顧蔬果手段。

向上人

陳舍人君舉未第時。作省題詩。極一時之妙。如羲皇向上人之句。實愛其下得向字好。及閱晏元獻弔劉蘇哥曰。蘇哥風味通天眞。恐是文君向上人。亦有所自云。

花竹無香

花竹亦有無香者。世所共知。櫻桃初無香。退之云。香隨翠體擎初重。則以香言之。竹與枇杷本無香。子美云。風吹細細香。枇杷樹樹香。則皆以香稱之。（元稹寄韓退之詩。落水蓮至香。亦是以竹爲有香。）至於太白。又以柳爲有香。其曰。風吹柳花滿店香是也。若夫荆公梅詩有云。少陵爲爾添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豈謂海棠無香而不賦乎。

老而詩工

客有曰。詩人之工於詩。初不必以少壯老成較優劣。余曰。殆不然也。醉翁在夷陵後詩。涪翁到黔南後詩。比興登明。用事登精。短章雅而偉。大篇豪而古。如少陵到夔州後詩。昌黎在潮陽後詩。愈見光燄也。不然。少游何以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

周益公評

余紹熙丁巳（惠題寫稿時當作慶元丁巳乃寧宗慶元三年）三月既望。侍讀春華樓。時聞大丞相益國周公議論瀾翻。終日不倦。至論詩。則謂須要有經策就題著句。不可泛泛因拱而請曰。如相公一丁昌火運。三合瑞皇家。（謂光堯生于丁亥。壽皇丁未。壽康丁卯。其干既爲一丁。其支又爲三合。）學士策詞學士策。（公自注云。館職秘書官試秘書少監直翰苑。時公以秘書少監直翰苑。策試王仲衡而奇程同年。此三老圖詩也。公自注云。乘成兄生于乙巳。而予丙午。誠齋丁未。）無一字虛語。其盡之矣。公笑曰。是也。如挽詩亦難作。復請曰。願聞之。公曰。高宗皇帝丁亥生。與慈懿齊年。一則爲開基之主。一則爲中興之君。天之生此二帝。功德象隆。豈偶然哉。高宗慶八十聖壽後。未幾上仙去。唯慈寧太后亦然。故作挽高宗詩曰。生年同慈懿。慶壽比慈寧。人憶庚庚兆。天傾九九齡。正謂是也。若徽廟挽詞。猶難命意。亦難措辭。獨是湯丞相進之（恩遇一聯云。虞姬從梏野。啓母耐箕山。最紀其實。蓋用舜事以狀徽宗巡狩不返意。）及梓宮歸葬會稽。又用禹事以形容之。皆婉而有直體。此眞得詩人三昧。

賀生日

賈耕叟夫人三月十四日生。吳叔韙代人作壽詩曰。天邊將滿一輪月。世上遠鍾百歲人。識者謂將滿一輪之句。若是十三日亦使得。不若云猶欠一分。便見直是十四日也。予謂猶欠一分非祝壽底語。終未若魏仲先壽萊公詩云。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形容得七月十四日坦然明白矣。周益公生於丙午七月十五日。嘗戲以詩曰。年與潞公同丙午。日鄰萊國占中元。公覽而笑曰。賢此聯已道盡了予生年月日。只欠說出一箇生時。便是一本好建生也。公齊年友歐陽伯威適在坐。亦曰。實道得著。

省題詩更須留意

山谷與洪駒父云。更須留意作五言六韻詩。若能此物。取青紫如拾芥耳。大體作省題詩。尤當用老杜句法。若有鼻孔者。便知是好詩也。近年許琮以聖圖天廣大對王度日淸夷。乃用老杜全句與傅咸全句配。遂魁南省。其有鼻孔可知。此味不必全句。但能著意點化。深造詩仙句法。則亦必壓倒元白。突過黃初矣。

庭陵童克正以其父參政當國。避親就別院。考官周孟堯曰。以二月一日試出中和節詩。董上殿云。何謂中和節。周答曰。上元已過。上巳未至。今日所以爲中和也。董即體其意曰。上巳時將近。元宵節已過。仲春

方駘蕩。今日是中和。遂高中。又嘗聞艮齋謂尚書云。每考校賦卷子。必先看第一第二韻。即以詩看有何好句。有好句則遍看徹定去留。不爾便斥下。則詩斷不可輕視。又聞西昌譚高立飛臨汝考試歸云。省題詩不宜押協韻。有堅守貢舉條制者。謂限五言六韻成。是並不容取協韻之詩矣。

春猿秋鶴

六一先生跋羅池廟碑云。今世傳昌黎集。載此碑文多同。惟集本以步有新船爲涉。荔子丹兮蕉黃。蕉下加子。當以碑爲是。而碑亦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今觀張子韶九成書解如舜攝位時則曰正月上日。禹攝位則曰正月朔旦。今曰月正元日。上日元日朔旦皆一也。而或謂之上。或謂之元。或謂之朔。豈作書者欲備衆體而使無餘蘊乎。如離騷東皇太乙歌曰。吉日兮辰良。而韓愈羅池廟記曰。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其經鋪麥差之法。當有所祖述矣。即此而推。則知有所祖述而得作文之體者在此。嗚呼。歐陽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筆補造化。其平章千古。勘破萬卷。於此何疑之有。

韻書脫字

杜甫送張參軍赴蜀云。好去張公子。通家別恨添。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張祜贈子詩云。骰子遙巡裏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但知報道金釵落。髣髴還應露指尖。東坡雪夜詩云。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堰沒有雙尖。皆押尖字韻。徧閱近世刊行韻略。無此尖字。當是禮部韻略脫文。文昭案尖本字作纖

康節詩無施不可

康節先生六言四賢吟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興衰之間。大爲一時之壯。今盡去其之字。爲五言亦可。乃見有不爲剩。撫不爲欠。至如前日之事。今日不行。今日之事。後來必更。此又是有韻散文也。施之文卷中。人將罔覺。而寓於詩得三百篇微旨蓋如此。

履齋示兒編卷十一

正誤

仟佰

史記貨殖傳曰。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佰則畏憚之。千則役。萬相僕。物之理也。前食貨志曰。亡虞夫之苦。有仟佰之得。顏曰。仟謂千錢。佰謂百錢也。仟七堅反。佰。白反。今俗謂百錢爲一佰。說文曰。相十佰也。談藪曰。今之數錢。百錢謂之佰者。借佰字用之。其實是百字。如什與伍耳。其字皆從人。今俗書作阡陌。而皆從阜。非也。何以別之。史記。商鞅爲田開阡陌封疆。漢晁錯募民實塞下議曰。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元帝紀曰。出入阡陌。師古曰。阡陌。田間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皆從阜。此爲證耳。如漢志商君壞井田。開阡陌。繼而曰。秦廢街巷有馬。仟佰之間成羣。注亦謂南北曰仟。東西曰佰。其音又同。乃皆從人。蓋古字通用。非謂當從人也。是以陳勝贊曰。躡足行伍之間。俛仰仟佰之中。索隱曰。仟佰謂千人百人之長也。漢傳作阡陌。如淳曰。時皆僻屈在阡陌之中。陌音貊。凡謂行伍則從人。田間則從阜。獨未有以仟佰之錢從阜者也。然則指錢與行伍之仟佰。當從人。指田之阡陌。當從阜。故玉篇於人部則載錢與行伍之仟佰。於阜部則載田之阡陌。未嘗紊也。且伍與什皆數也。俱作人旁。隄與防皆岸也。俱作阜旁。抑又可證。

未渠央

謝靈運曰夜未央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渠陸音其據反胡氏曰說文云央中央也廣雅曰央極中也秦風云宛在水中央央亦中也二章言未艾三章言鄉晨是從未央而至未盡從未盡而至鄉明也當原言其據反者即與遽同音故荀子修身篇云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讀爲遽古字渠遽通渠渠不寬大之貌顏氏家訓曰古樂歌詞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淵明雜詩曰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陸藪載高爽翹鼓嘯孫挹云身有八尺圍腹內無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遽央邢居實寄陳履常云會合能幾日歡樂何遽央王介甫少壯喜文章云良夜未遽央青燈對寒更皆作遽字攷之廣韻遽卒也急也是謂未卒然而中也至如淵明讀山海經詩方與三辰游壽考豈渠央魯直觀伯時畫馬詩云木穿石盤未渠透坐留不遽令人瘦此古體必讀爲去聲近世內翰汪遠章萬挽洪承議太孺詩落句云欲識塵源何自遠大川東去未渠央中書舍人張安國（孝祥）水調歌頭末句云莫遣兒輩覓此樂未渠央二公直作平音用誤也或者謂新唐書王求禮諫蘇味道曰果以爲瑞則冬月雷渠爲瑞耶李綽謂憲宗曰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略渠便高枕而臥哉邢文偉傳曰自非義均弼諧渠能進此藥石張說傳說曰宰相時來則爲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爲士君子地乎皇朝文鑒宋子京治戒曰兄弟之不懷求合它人人渠肯信哉張舜民與石司理書曰唯是問能求益渠敢遽然聞命已來勿知所濟魯直和王世弼寄七兄曰小材渠困我持斲問輪扁凡此皆言渠又何謂耶按高祖紀項伯告羽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豈能入乎服虔曰豈音渠繪未應得入也師古曰服說非也豈讀曰詎猶豈也孫寶傳曰據部渠有人乎渠讀曰詎詎豈也杜詩曰牽牛處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詎見同亦此意也渠音雖同而有二訓讀者當審轉爲遽又爲詎渠與詎皆訓豈也第與前之未渠央未遽央字同而義異

豐碑

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氏曰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繂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繂二碑士二繂無碑喪大記曰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又曰凡封用綍去碑鄭曰碑桓楹也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綍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窆使輓者皆係綍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偏失脫也用綍去碑者縱下之時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鄭曰麗繫也謂牽牲入廟係於中庭碑也聘禮曰東面北上上當碑釋者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夷攷前之四說所謂碑者於葬祭聘享之時植一大木耳即非石碑也而其字從石者取其堅而已然勒銘於其上者亦未之嘗聞也今喪葬令其螭首龜趺又曷之以石者後儒增之耳此孫何碑解之辭也（皇明文鑑）予嘗聞杜甫爲淑妃皇甫碑云日居月諸丘壠荊杞列樹拱矣豐碑欿然又案東觀餘論云其立碑在葬後當開元二十三年皇甫葬時所作也則是杜誤以豐碑爲可勒銘矣故近世之士不究其義凡作挽詩者多指豐碑爲勒銘之碑用矣

今士人尺牘中稱人之母曰壽堂蓋不知忌諱案陸士衡挽歌云壽堂延魑魅注曰壽堂祭祀處言既死於祭祀之處獨相延魑魅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林逋自作壽堂詩曰湖外青山對結廬頃前惟竹亦疎疎茂陵它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皇甫文鑑）又指丘塚爲壽堂也究而言之稱人之母者豈不背理傷義乎毛詩自有壽母二字（閣宮）何不稱之

名諱

生爲名死爲諱從古而然禮曰卒哭乃諱是也（曲禮上）嘗以韻略推之其曰御名（僖御名蓋自生存以前言之）其曰廟諱（蓋自祔廟之後言之）條於韻首井井不紊古今名公鉅卿爲人撰軒亭堂樓等記及生祠碑則曰公名某及撰墓誌銘神道碑與列傳則曰公諱某其別如此世俗不審乎是凡賓主相與言或斥某人名曰諱某或問某人名爲何諱答者亦曰諱某可發一笑故歐公集古錄亦曰樊毅脩華嶽廟碑云樊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祀據此碑乃即時所立而太守生稱諱者何哉蓋謂其碑之謬則世俗之名諱不辯亦久矣（文弼案漢宣帝詔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故轉詢此生即稱諱）

正昭

秦始皇名政爲之避其諱者讀正月爲征月（文弼案正月朝正之謂征當曾之讀常星宿之豐秀自古相傳如此且始皇名正一作政今即依正本字攷亦當改讀而都不然）晉文帝名昭爲之避其諱者讀昭穆爲韶穆傳至於今當如本字讀始有分別陸德明唐大儒也自秦晉至唐亦遠矣當作釋文時何不單出一音以正舛誤豈容詔後學以疑貳哉正字姑置勿論且以昭穆言之了無他說儻諸孝經疏曰昭明也穆敬也故昭南而穆北面孫從父坐而已若音曰韶不知何以釋之朱元晦亦曰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酒誥稱穆考文王而載見及訪落皆謂武王爲昭考也予以載見訪落驗之昭考竝不讀曰韶考何獨於昭穆有兩音至如史炤於通鑑光武十八年昭音韶本音招亦謂昭以照下穆以順上爲義後避司馬昭諱昭作韶讀其說是矣不應復音韶歸以征韶之音一洗而空之毋庸汩亂學者之耳目自古避諱而轉音者多皆當是正之獨此二字所係甚大而常用之急者故特表之（志祖案今人讀昭穆亦無作韶音者而沿不改非固諱秦諱也）

三辰

益稷曰日月星辰孔安國謂日月星爲三辰桓公四年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預謂三辰日月星也皆不指星名而言辰則竝以攝上三事爲辰而辰非別物也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鄭玄曰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洪範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孔氏謂二十八宿迭見以序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也魯直壑詩曰巳標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五鼎烹謂巨蟹在十二辰之未位也昭七年傳曰晉侯謂伯瑕何謂六物曰歲時日月星辰是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杜氏謂一歲日月十二會也一以爲五星一以爲二十八宿而竝以辰爲日月所會之次也則辰與星固異矣退之有東野失子詩曰吾縣日與月吾係星與辰抑承襲而言也如漢律曆志云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音之合於五

行。三辰。五星之初經緯也。既謂星爲斗。又謂斗之外有五星。其說蓋不一矣。司常掌九旂之物。曰日月爲常而已。初不言畫星。及左傳三辰旂旗。則言畫星而不言何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畫日月七星。乃畫北斗也。紛紛藉藉。莫之適從。蓋嘗思而得其說。以言其畫之於衣與旂。則辰非有形容之可繪。而謂之三辰則宜。以言其徧祭天之諸神。則十二次亦當祭之。而謂之辰次亦宜。如祭祀及掌天文。則日月五星。乃天之七政。不得不以爲先。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是也。至於昏明迭見。則非二十八宿無以辨之。故洪範之所謂星辰。蓋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逐轉。以迭形昏旦。若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之類。皆所以敘節氣也。是以知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故取於二十八宿也。若夫鄉飲酒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注曰。三光者係於天。三大辰也。易曰。[志脫繫易字。[嘉]作无義。]三光。大火也。伐也。北極也。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爲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取居中之義。以是觀之。孔穎達無乃因記云日月。又云三光。遂強爲之說。當以日月爲通論。

民農

管韻穀梁傳成公元年曰。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則四民有定名矣。故史記貨殖傳曰。夫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索隱曰。言米賤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米斗直九十。則商賈病。故云病末。末謂逐末爲商賈也。此言得之。如漢食貨志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章昭曰。此民謂士工商也。夫豈知民卽農之總名也。既言民。安得又言農哉。乃知班固謂傷民傷農。不如馬遷病農病末之爲別白也。雖然。孟堅西都賦有曰。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循族世之所隱。工用高曾之規矩。又未嘗失言。何獨於志而失之。豈智於此而愚於彼乎。且爲章昭之說者曰。此民謂士工商。強爲之別也。然周禮司市亦曰。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在賈在工者皆十有二。又何耶。章昭言士工商而不言農。周禮言民工商賈而不言士農。以章昭之說是。則周禮之說非。以周禮之說是。則章昭之說非。周禮亦豈雜於漢儒而然。若夫孟子曰。信能行此五者。則兼士農商旅。民既言商又言旅。既言士農商又言民。而不言工。亦不得言知言之要。[文弨案民農一條甚煩碎。辨其所不必辨。而反以譏周禮孟子。大謬。]

黎苗

揚子重黎篇。若秦楚強鬬震撲。胎鼎三正。播其虐於黎苗。吳祕謂布其虐甚於九黎之亂德。三苗之不恭。其說甚迂。司馬溫公曰。黎苗民也。余案廣韻黎苗二字皆訓衆也。則溫公之說。其辭既明。其理亦安。信而有證。

弋人何碁

周明篇。鴻飛冥冥。弋人何碁焉。案後漢逸民傳序援此語作篡字。退之酬崔少府云。久嫌弋者篡。今溫公亦謂曰篡。以或作碁字爲誤。誠有所據。[文弨案篡亦作碁。故唐限九韻。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碁。]

日一日勞

孝至篇。或問勞功。曰。日一日勞。考載曰功。溫公曰。載事也。天運行不息。是其勞也。成遺化之事。是其功也。

其說蓋善矣。舊注不審楊子問勞功爲二事。乃於日一日勞考載文下釋之。斷曰功二字於下句。句讀不明。戛戛難讀。溫公之說是。而不爲釐正其句。亦非。下日字當讀爲曰。以日一日勞句斷。致載曰功句斷。言日專一而不息。則謂之勞。以成其事。則謂之功矣。

道術

莊子謂人相忘於道術。當讀如徑術之術。廣雅曰。術亦道路別名。呂氏春秋曰。子產相鄭。桃李垂於術。文選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云。來人迷新術。去子感故蹊。注曰。術蹊。皆山路也。陳晉之解學記。術有序曰。月令審端徑術。鄉飲酒。莊周皆有道術之說。[經案掛欲酒是。]是途之大者謂之道。小者謂之術。乃知鄭音遂非也。信乎莊周以江湖對道術而言。則直指爲道路無疑矣。三國袁術字公路。杜甫朝享太廟賦押栗字韻。有曰。曙黃屋於道術。又寄韋尹丈人云。宇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以道術對乾坤。皆明此意。

莊子語疏

司馬遷言莊周其學無所不闚。可謂博洽矣。然其著書立言。不無小疵。觀其譏齊威公讀古人之糟粕。固善矣。而謂輪扁椎鑿。非精粕與。[文弨案以書爲古人之糟粕。斯言是。]而併欲舉椎鑿而空之。可謂大惑。言孔子七日不火食。容或有之。而藜羹不糝。非火食與。

荀子反經

三代以後。儒者敢於自信而好異。莫荀卿若也。堯舜揖遜之主。而以爲非禪。周公恭儉之臣。而以爲不恭不儉。子思人所不可非。則非之。孟子人所不敢非。則非之。禮義本不僞。則以爲僞。人性本不惡。則以爲惡。六經有親出夫子之筆舌。有實載聖人之本文。卿猶一切反之。故議兵篇曰。堯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楊倞釋之謂一人爲鯀。二人爲共工驩兜矣。又自曰。堯伐驩兜。禹伐共工。非惟與舜典四罪。左氏舜去四凶之說異。又且自相背馳。甚者正論有曰。象刑非生於治古。蓋起於亂今。則又直不以典謨象刑惟明之言爲可信。而好異甚矣。究而言之。象刑之制。卽周禮垂刑象之法于象魏是也。墨刑爲象者。無非畫墨劓刵剕宮大辟之刑。用刀鋸斧鉞之狀以示於人。使之懲於未然而知畏耳。苟知畏則不復犯刑。乃刑期于無刑之本意矣。烏得謂之非生於治古者哉。就如卿言。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刑人也。然而李斯韓非之慘刻。不當罪韓李而當罪卿。其亦作俑者與。

履齋示兒編卷十二

正誤

程伯休父

馬大年管論涑水先生一私印曰程伯休父之後蓋出于司馬遷傳曰重黎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爲司馬故涑水引用之且伯休父者其字也今古一字多矣如爰絲房喬顏籀之類三字無之本朝有劉伯貢父劉中原父焉予按常武之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楚語曰重黎氏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爲司馬氏孔穎達解詩曰上命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夫尹氏汝當爲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爲之司馬攷其所自溫公蓋引用詩與楚語而未必專用遷史孔氏既云程國之伯字休父則不當以伯休父三字爲字而取證于今之劉伯貢父劉中原父也況中原父兄也叔貢父弟也故以中叔之序稱伯貢父當作叔字（鄭氏闡見遷公云一日過蘇節天津之橋謂曰程秀才云既見溫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耶）

陽生

太史公爲伍子胥傳書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世皆信之余以左氏春秋攷之哀公五年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陽生來（杜預云公子）六年八月僖子使

召公子陽生十月丁卯立之將盟悼公稽首（杜預云悼公陽生）又以齊田世家攷之皆曰景公卒太子荼（左氏作舒）立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悅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鮑牧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爲悼公鮑牧與悼公有隙殺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即是而觀陽生即悼公也其伍子胥傳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當是弒其君悼公而立壬太史公之所記於世家既如此於列傳又如彼前後牴牾所謂實錄果如是乎

龜策

龜策傳序曰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贊則曰龜藏則不泥泥之則不神贊不如序多矣

兩伏波

或人問漢有兩伏波海康令王約作忠顯王廟記以爲馬伏波瑯琊守李時亮作廟記以爲路伏波蘇子瞻作廟記則以爲兩伏波夏侯安雅作廟記又以爲馬伏波紛紛孰是曰當攷之兩漢有二伏波前漢伏波將軍邳離路博德武帝時討南越相呂嘉之叛遂開九郡後漢伏波將軍新息馬援光武時討交阯二女子側貳之叛遂平其地則是二人皆有功于南粵東坡之說渠不信夫

發縱

蕭何傳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縱音子用反孔穀父曰指縱音作蹤非也周禮地官有迹人注迹人言迹知禽獸是亦擬（蘇案說文𨑓迹字從車車聲作𨑓或從𨑓聲作𨑓或從𨑓聲也迹之義蓋）

上廉

賈誼策曰人主之營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竊詳顏曰廉側隅也以廉近地對廉遠地而言之則廉隅無所謂上廉矣當讀陛九級上爲句近歲太學出上廉遠地則堂高賦豈一時之閒未加討論歟林鉞漢志亦曰廉遠地則堂高而不言上廉

數奇

李廣數奇師古曰數所角反按宋景文公筆錄云得江南漢書本乃所具反傳者誤以其爲角也云孫奭亦誤以爲朔也蔡絛西清詩話亦云嘗謂王摩詰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不敗由天幸乃羅去病非衛青也至于數奇獨不以爲誤對則蔡絛亦知王維讀數字從去聲之爲當也

尚書尚公主

或人有問尚書與尚公主同乎曰否按惠帝紀云宦官尚食比郎中應劭曰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冠尚帳尚衣尚席亦是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食主文書曰尚書陳餘傳敖已出尚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尚猶配也易泰卦九二爻詞曰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爲配也諸言尚公主者其義皆然而說者乃云尚公主與尚書尚食同意訓尚爲主言主掌之失其理矣公主既尊又非物類不得以主掌爲詞則尚書之尚訓主尚公主之尚訓配明矣孔穀父珩璜論云尚書與尚食尚公主同而世俗相承以平聲呼誤矣見張耳傳注原應如顏三家之說則世俗誤呼尚書爲平聲誠如孔言而以尚書與尚公主同亦非其說實陳餘

傳注非張耳傳也。（文弨案張耳陳餘實一傳不可分析觀陳餘死後仍以張耳終之何得以爲非張耳傳）

陳蕃設榻

東漢徐穉傳云穉豫章人也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又陳蕃傳太尉李固表薦邊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讀史至此未嘗不疑焉嘗攷宋臨川王義慶世說云陳仲舉爲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袁宏漢紀曰蕃在豫章爲穉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唯周璆之事無聞焉陳蕃傳始有特置一榻之文信如前之說則特設一榻爲璆而已他無與焉以爲止待一人歟不應兩傳互載而姓名異以爲穉來則待穉璆來則待璆歟不應兩傳皆云去則懸之以爲穉則有穉榻璆則有璆榻歟胡爲均是特設無他蓋在豫章則特以待穉在樂安則特以待璆故不害其爲特設惟是范曄昧作史之體陳傳偏載既失之徐傳重出未爲得也當以是二事本末特書于陳蕃一傳則不惟省文又且兩全

暨豔

吳志張溫傳有暨豔暨字無音史炤通鑑音義於魏紀文帝黃初五年音其冀切葉少蘊石林燕語云元豐五年黃冕仲榜唱名有暨陶者主司初以洎音呼之三呼不應蘇相子容時爲試官神宗顧蘇蘇曰當以入聲呼之果出應上曰卿何以知其爲入音蘇言三國志吳有暨豔者陶恐其後遂問陶鄉貫曰崇安人上喜曰果吳人也（時暨字缺下一畫蘇復言字下當從旦此唐避代宗諱流俗遂誤弗改耳今以暨字調爲入聲即是乞字（魏案暨去聲有居氣切其羈切二音以居氣切調爲入聲則音訖以其羈切調爲入聲則音訖乞乃去訖切不是也）及見紹熙戊午議臣上疏言神宗時御殿放牓進士有暨陶者有司讀暨爲洎而陶不應蘇頌曰吳有暨豔讀爲結此得非其後乎問之果然神宗喜謂頌曰果吳人也雖不知出何典據則又呼爲結字復以廣韻證之五質與九迄中暨皆居乙切姓也吳有尚書暨豔則正是訖字疑語以爲乞則近議臣以爲結則差近史炤音洎則絕相遠況廣韻明載暨豔於訖字之下而三書不能會歸於一何耶其字畫按玉篇從旦誠如蘇言但訖音不收然諱旦自是睿宗亦非代宗也

薛愿

杜牧記寧陵謂天寶末薛愿守淮陽賊不能陷故名不傳不得與張許並稱今以新舊二史攷之乃云愿爲潁川太守與龐堅共守潁川城陷二人俱死按潁川乃許州而淮陽乃陳州所守之地不同所記之事各異豈牧傳聞之誤耶抑亦作史者采摭而不得其眞乎

瓜丘甘露

瓜丘之禍蓋秦謀以瓜實成於驪山詔博士諸生就視因此欲坑儒生是時乃隆冬之月豈瓜熟時耶隋如秦儒不知其詐謀之深而卒至焉宜乎不能逃其死也（前漢儒林傳序甘露之禍蓋李訓謀以甘露降于禁中詔百官入賀因此欲殺宦官是時乃十一月之末豈露降時耶黠如宦官豈不知其詐謀之淺故卒不至焉宜乎不可得而殺也（唐李訓傳）然殺儒生易殺宦官難殺儒生則至于亡國殺宦官則可以存國秦能殺儒生故秦亡之速非不幸也唐不能殺宦官故唐存之不久非不幸也悲夫

秦焚書之漸

秦焚書之禍其所由來者漸矣昏君朔獻捷于周王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成二〇文弨案秦焚書秋爲國諱則不書勿籍則此可不必記耳豈可以爲焚書之漸）北宮錡問爵祿之制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萬章下）始皇則又甚焉盡舉先王之典籍投諸虛焰而不赦得非有勿籍然後有去籍有去籍然後有焚書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秦之酷既極于焚書矣重之以坑儒則愚黔首之術殆無餘策

句讀

句讀字自漢有之周禮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凡邦之事蹕國有事王當出則宮正主禁絕行者若今時衛士塡街蹕也鄭康成注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句絕讀火戚如字徐音豆韓愈師說云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洪曰讀音豆其字從言從賣唯馬融笛賦云觀法於節奏察度於句投注曰投徒鬬切句投猶章句也（鄭案李善長笛賦注云歌文曰逗止也投與逗通音豆投句之所止也此注乃五臣張銑過其音訓同而字畫異廣韻玉篇讀投二字去聲俱不收）

章句

孔安國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爲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趙簡子稱子太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爲訓詁乃有句余謂今詩家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則是又以一字爲一言也（文弨案國策三酒而已巨海大魚又子實爲一言可以終身子曰其恕乎皆以一字爲一言）

文辭

學者師孟子不以文害辭多不喻辭文何從而別按伊川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文當如此晦菴朱氏曰文字也辭語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逆取詩人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詩人之志在于憂旱而非眞無遺民也

五湖

嘗聞艮齋先生謝公在諫垣以侍講當夜直壽皇嘗論及地理曰五湖何處爲是公奏或謂洞庭彭蠡太湖丹陽射陽爲五湖或謂太湖射貴湖上湖洮湖滆湖爲五湖其實皆非周禮職方氏揚州其浸五湖國語吳越戰於五湖以地攷之漢儒謂五湖者太湖之別名爲是也上嘉其博洽燒款再三予嘗按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故名之

四海

祭義云。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而曰推而放之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而準。即四海也。校人注曰。四海。猶四方也。及調人曰。父之讎辟諸海外。注引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夫經云海外。而注指四夷爲言。非也。所謂海外。即堯典光被四表是也。以四方爲海外可也。以四夷爲四海不可也。

六轡

凡駕四馬則必有八轡。而諸經多言六轡何也。曰。孔氏解六轡在手有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納之于觖。故在手者惟六轡耳。又曰。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驂。兩驂即騑也。蘇黃門曰。騑之外轡。則御者執之。觖與鍵以觿納之觿同。即是求之。則言六轡有以也。

百丈

杜子美嗣南夕望曰。百丈牽江色。注云。海賦揭百丈。（李善注引海賦揭百尺非百丈）所以牽船也。連竹爲之。又秋風云。吳檣楚柁牽百丈。注云。檣柁百丈。皆船上器用也。薛云。今湖湘間行舟以竹相綴爲索以引上水舟。謂之百丈。以謂其長可百丈。今川峽猶多用之。又十二月一日詩云。百丈誰家上水船。東坡云。古離別曲。百丈盛船上水遲。郎去瞿塘幾日歸。鍾會呼挽船索爲百丈。今舟子皆呼之。趙云。百丈者牽船篾。內地謂之篾。音彌。余親見海商以竹劈爲大辮。相續可長百丈。每相續處。必用漆固其絲紵使耐水。即非以篾爲三股四股索之類。如索。則今之所謂纜是也。鍾會呼挽船索爲百丈。與薛氏相續爲索之說。則亦牽船之纜。非此百丈也。

百金

公羊傳隱五年曰。百金之魚。注云。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漢食貨志亦云。黃金一斤直萬錢。則知文帝言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即爲金百斤。爲錢百萬也。高祖善家令之言。賜金五百斤。命陳平爲反間。捐金四萬斤。使漢金不疑。何以多至此。如唐時必貴。太宗以于志寧孔穎達能諫太子。各賜金一斤而已。非貴則不如是之少也。

來牟

詩兩言來牟。（思文臣工）前漢作釐麰。（劉向傳）孟子作麰麥。（告子上）玉篇廣韻皆作麰麰。又出一麰字。唯廣韻有曰。來。小麥也。牟。大麥也。二字與詩麰同。是二麥。後稼穡而生。先稼穡而熟。深有補於先民之艱食。月令孟夏之月。獨以麥爲秋。豈苟然哉。

淅米

生民曰。釋之叟叟。烝之浮浮。毛曰。釋。淅米也。孔曰。淅米。謂洗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又曰。釋。謂淅也。烝。烝。氣也。樊光遠引此詩孫炎曰。溞溞。淅米聲。烝烝。炊之氣。傳以洗米則有聲。炊飯則有氣。取爾雅之意爲說也。淅。星歷反。溞。蘇刀反。烝。音浮。孟子曰。接淅而行。趙曰。淅。漬米也。不及炊。淅。先歷反。考是二說。皆讀曰析。今之好事者。凡稱士大夫之家淅米飯多作析聲呼之。良可怪笑。然退之城南聯句云。淅玉炊香糧。淅亦作淅。又何耶。（文昭案世說危語有季願淅米。○志祖案今鄉野亦仰淅。）

東壁東井南箕北斗

二十八宿以四方爲名者。唯井壁箕斗四星而已。營室者天子之宮。壁者室之外院。離宮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參旁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箕斗是人日用之器。相對而言。箕在南。而斗在北。故曰南箕北斗也。

黎明

史記高帝紀。黎明圍宛城三匝。索隱曰。黎音犂。黎。猶比也。謂比至明也。前漢高帝紀作遲明。師古音值。值。待也。謂待天明時。皆言早意也。唐劉蕡望傳。遲旦舍光門未開。遲音郗。奚切。又按史記呂后紀。犂明。孝惠還。徐廣曰。犂。猶比也。將明之時。非也。犂黎古字通用。黎。黑也。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正曉也。猶曰昧爽。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也。遲明。即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

陳玄

或謂毛穎。陶泓。楮先生。退之雖寓言以爲文戲。然莫非取象筆硯與紙而言也。獨于陳玄若無義。予曰。不然。彼三者以象言。陳玄以性言也。故陳君遽告老集云。陳者。久也。玄者。黑也。取其經久靡不敗而黑者爲最。故墨曰陳玄。其義尤深。

重穋

詩七月曰。黍稷重穋。毛氏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董氏曰。鄭樂云。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穋。說文種音童。所謂重也。穜音衆。所謂稑也。釋文曰。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蓺之字。今人亂之已久。及考周禮天官內宰云。生穜穋之種。其字與廣韻並作穜。並音爲重。與同二聲。則知釋文云禾邊作重。是種稑之字。當作童。乃是種稑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蓺之字。蓋穜蓺之字合從重。不當從童。穜稑之字合從童。不合從重。始爲不亂也。（文昭案穜種孫氏變古設問種穋鈷鉧童穜植當從童其實非古固禮釋文引字書亦同說文）

印文榜額有之字

馬大年燕翼子曰。今印文榜額有之字。其來久矣。太初武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注云。漢用土數五。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後世不然。印文榜額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平正耳。非之字本意。及觀談苑云。太祖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畫。獨趙韓王普時從幸。上指門額問普曰。何不只書朱雀門。著之字何用。普對曰。語助。太祖笑曰。之乎者也。助得何事。帝似不以爲然。惜乎韓王生于馬大年之前。不及舉是說以敷陳之。邵氏聞見錄云。帝一日登明德門。指其榜問趙普曰。明德之門。安用之字。普曰。語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無言。明德與朱雀二名不同。未知孰是。

履齋示兒編卷十三

正誤

齒牙

或疑昌黎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爲煩文。予案楊中立解誰謂鼠無牙曰。牙。牡齒也。鼠無牡齒。陸曰。鼠有齒而無牙。僖公五年云。輔車相依。脣亡齒寒。杜曰。輔。頰輔。車。牙車。史炤通鑑釋文。晉穆帝九年。輔車。頰骨。牙車也。咸卦。咸其輔頰舌。馬云。輔。上頷也。虞作酺。云耳目之間。杜甫戲贈友云。一朝被馬踢。脣裂板齒無。又案洪氏韓子年譜云。去年與崔羣玉云。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而齒落詩云。去年落一牙。則此詩今年作也。乃知在頰爲牙。當脣爲齒也。昭昭矣。

皮革

羔羊詩曰。羔羊之皮。又曰。羔羊之革。毛曰。革。鞹皮也。初無區別。孔曰。說文謂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對文則皮革異。散文則皮革通。鄭注掌皮曰。皮謂若虎豹熊羆有文章者。革謂無文章者。去毛而獻之。王光遠曰。未練治謂之皮。已練治謂之革。此一說也。司裘曰。大喪廞裘飾皮車。謂革輅也。去毛得稱皮。有毛得稱革。此又一說也。然論語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虎豹與犬羊別者。竝以毛文異耳。乃知鞟卽革也。案八音之中有革。謂鼗鼓也。則革已去毛無疑矣。若夫帝王世紀曰。黃帝殺蚩尤。以其皮爲鼓。庸非毛氏所謂革猶皮也。

饕餮

文公十八年。緒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杜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故孫仲益觀與詹及甫書曰。晉侯被兵之後。復用庾饕。謂庾之貪財者也。及觀北史。明帝朝。獲禿鷲於宮內。遂饕之。翟光曰。此卽詩有鷲在梁。解云。禿鷲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于殿庭。況饕餮之禽。必精魚肉菽麥稻粱之饕。豈可留意于醜形惡聲哉。老杜鼎詩曰。衣冠象盜賊。饕餮用斯須。趙彥材云。晉衣冠之人。行如盜賊。唯知饕餮而已。故使人多害生物。以充庖正。在斯須之間焉。則是崔杜以二字爲貪食之謂。初無別也。至東坡賦老饕。又直以饕之一字爲貪食。云山海經又以饕餮爲獸名。則必貪惏之獸也。

檄

東坡姪安節遠來夜坐三首。前二首皆押燈檄韻。末篇云。大招一號何緣殺。已覺翻翻不受檄。孫倬云。檄子曰。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曰。何也。曰。檄之而已。及攷楊子正文作檄。其字從手。溫公音居影切。復質諸周禮弓人注云。至冬膠堅。內之檄中。定往來體。檄音畢。韻略三十八梗作檄。居影切。所以正弓。釋云。蘇武能檄弓弩。雖竝從木。皆非平聲。東坡所押。竊收楊倬注荀子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檄。則不能自正。音巨京反。然玉篇廣韻平上聲皆收作正弓之檄。但上聲注云。檄出周禮。亦作檄。則是不專主平聲之音。

囊橐

公劉之詩曰。于橐于囊。毛曰。小曰橐。大曰囊。孔曰。左傳稱趙鞅見盧輒餓。爲之簞食與肉。寘諸囊以與之。橐惟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囊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說文曰。無底曰囊。有底曰橐。董氏曰。無底曰囊。有底曰橐。唐韻曰。橐無底囊。二說不同。竝存之。

馬耳

東坡雪夜詩曰。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堙沒有雙尖。趙次公云。馬耳。山名。稱謂天下之山。至低不下數丈。而止於尋丈者少。雪雖深。堙沒山阜。未之有也。趙指爲山。果何所據。殊不知雪夜王晉之與羣辯對談。雪盈尺。王曰。雪太深乎。霍曰。看北塞馬耳菜何如。左右曰。有兩尖在坡盞用此。何趙未嘗見是事而妄爲是說。文昭案馬耳菜不著所引書名。馬耳自當作山名。千慮俱疏。卽是堙沒馬耳之尊尖。昌黎然隱見。卽是未隨堙沒。孫公既詩何其固也。

於菟

宣公四年。楚人謂虎於菟。於音烏。前漢序傳。楚人謂虎於檡。音烏塗。今作於菟。山谷題雙潤寺云。二水犇鳴屋除。松林落日吼烏菟。碑本作烏非也。又詩曰。王侯文采似於菟。洪生人間汗血駒。復用於字。乃是人皆曰柳柳州漁父詩。欸乃二字。本書爲款乃。讀曰襖靄。既有山谷題浯溪碑可證。又有元次山集中篙音可質。胡仔漁隱叢話乃謂洪駒父詩話反其音爲竊襖者非。奈何。廣韻十五海欸音於改反。相然釋也。

爾之相然響。則正得一聲山水綠之本意。當從駒父欵音鶴。乃音穀爲正。故洪景盧尙書欵乃齋記云。柳別本或併二字爲穀音。又別出一鶴字。非也。

般盤

初讀邇學解周誥般盤之誥。（鄭康張衡東京賦云。論其遷邑易京。則國殷乎般盤。二字本此。）頗疑盤庚是君名。非訓誥誓命之比。至味六一先生鄉琴詩。有二典意淡薄。三盤誥丁寧。又復云然。一再思之。太甲盡稷之屬。篇皆以名。檀弓本魯人。以其善于禮。故亦著名。如泰伯衛靈公。梁惠王。亦載于語孟之篇首。同此一意。（鎮案盤庚本名盤庚之誥。）

正鵠

周禮司裘。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鄭注。侯謂以虎熊豹麋之類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鞹。（音廓。）謂之鵠。著于侯中。所謂皮侯。梓人張皮侯而棲鵠。詩云。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射義云。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音征。）鵠者。其爲賢者乎。孔氏曰。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爲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爲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侯中畫爲獸。其中射處皆二尺。則以侯中所射之處爲正鵠也。正與鵠皆禽名。正鵠之省文也。方言齊魯以題肩爲鵠。月令征鳥厲疾。鄭氏謂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鷂。征。或名曰鷹。正義曰。征鳥。鷹隼之屬也。鵠即漢高祖所謂鴻鵠高飛。一舉千里。雖有矰繳。尙安敢施。鵠健黠而難中。鵠高遠而難中。故射者取以爲質的焉。

非熊

六韜曰。文王將田。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遣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乃齋三日。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乃載以歸。立爲師。史記曰。呂尙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伯王之師。果遇太公於渭水之陽。載而歸。立爲師。而沿襲皆作非熊用之。嚴有翼嶧賓亦云。世所傳本。或作非熊非羆。致使學者相承。皆以非熊爲太公事。何其謬歟。及觀崔駰達旨詞曰。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注云。西伯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熊非羆。所獲伯王之輔。班固賓戲曰。周室兆勳於渭濱。李善曰。史記云。太公望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出。占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所謂伯王之輔。則謂之非熊。蓋本於此。不可謂之謬矣。（鎮案顧況以非熊名子。○文選杜荀亦有田獵夢非熊句。）然今史記實無非熊二字。不知李善何所據而云。

敕書嗣水

本朝敕文必曰敕書日行五百里。用昌黎答張徹詩。敕行五百里。蓋有自來矣。又八月十五夜贈功曹云。敕書一日行萬里。罪從大赦皆除死。倘如後之說。無乃太遽乎。神仙傳謝自然泛海求蓬萊。一道士曰。蓬萊隔嗣水三十萬里。非飛仙不可到。東坡詩則曰。蓬萊不可到。嗣水三萬里。信如蘇之說。無乃太近乎。

瘴癘地

杜甫夢李白詩曰。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舊注引劉孝標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謂廣南也。趙壹材乃引唐史白坐永王璘事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尋陽今之江州。屬江南東路。（今又屬西路。）

予謂此指夜郎而言。江南非瘴鄉。少陵號詩史。必不妄言。當是傳寫之誤。蓋詩何以又曰。南方瘴癘地。稱此農事苦。

引經誤

无妄六二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而坊記乃曰。不耕穫。不菑畬。因牧誓曰。我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而孟子乃曰。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宜王也。蓋記以爲太王。（鎮案我狄是膺。荊舒是懲。僖公也。孟子以爲周公。牌文公上。致遠恐泥。子夏之言也。班固以爲出孔子。其論說者其退遠。孟子之言也。李固以爲出老子。孟子以孔子所謂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爲曾子。唐史以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爲孔子。與有屋漏于甘野。夏啓也。劉向以爲夏禹。載。濟人於渙消。子產也。劉向以爲景差。說苑。）微子曰。我舊云刻子。論衡本性篇引之曰。我舊云孩子。立政曰。以乂我受民。論衡明雩篇引之曰。以友我受民。（志疑案今本論衡亦作乂。乂我受民。蓋明人所改。）荀子堯問篇乃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伯。得疑者存。自爲疑而莫己若者亡。與今仲虺之誥能自得師者王。開人莫己若者亡。文意小異。蘇徵論文學所引孟子乃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與今孟子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文意大異。

誤經意

孔子曰。禹吾無間然。卽無瑕可指之義。賈捐之泥于文而不明其意。便謂禹入聖域而不優。孔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卽非草野之義。左丘明亦泥于文而不逮其意。直謂裨諶謀於野。（襄十一）得非讀論語之誤歟。（文弨案論語記曾子臨沒之言。其去孔子卒後七八十年。論語始成。丘明因讀論語致誤。大是奇誤。）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史記則謂玄鳥墮卵。簡狄吞之而生契。詩曰。履帝武敏歆。攸攸止。史記則謂巨迹在野。姜原履之而生稷。得非讀詩之誤歟。史記謂妻舜二女者。豈非因堯典釐降二女而誤耶。（惠棟案舜二女非誤。）又謂舜重瞳子者。豈非因舜目明四目而誤耶。甚者有曰。禹辛日娶妻。甲日生子。是泥塗稷之文所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而誤耶。書曰。叶和萬邦。論衡藝增篇以爲唐必無萬國。書曰。野成五服。論衡語增篇以爲五采之衣服。則王充豈深明于書者耶。

意誤

光武卽位祝文曰。上當天地之心。地果可與天同稱上耶。宋玉賦曰。科天地之極高。地果可與天同稱高耶。唐高昌傳曰。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發何自殄滅。謂曰滅霜雪可也。謂月滅霜雪可乎。昌黎詩曰。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謂潢潦無源可也。謂潢潦無根可乎。（文弨案潢之以風雨。因雨旅風。萬發斫樂而有天下。因禹兼德。行文豈可若是拘邪。○元順宗大赦詔見才色俱變不調。變亦可言見言訊。亦此類也。○鎮案高祖嘗平晉。三過其門而不入。因禹兼德。萬發斫樂而有天下。斫樂是因禹兼德。萬有天下是因禹兼德。）

事誤

前輩多引脫粟飯爲公孫宏事。案晏子春秋。晏嬰相齊。嘗食脫粟米。不食重味。則是倡自晏平仲。　多引浮查爲張騫事。案壬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實月查。又名挂星查。羽仙棲息其上。則自是堯時。文昭案張騫事在漢。壬子年是晉人所記。稱巨在前耶。○志　顧案拾遺所記是堯時事。固在漢前。但拾遺記多不足信。　吳甘寧住止嘗以繡錦維舟。去纜割棄以示奢侈。則錦纜不始于煬帝。　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劉向列女傳楚於陵妻亦云。則容膝之語。非首出于淵明。　人言蘇武不拜單于。考之范史。乃是鄭衆。　遺詩得魚腹中書。攷之史記。乃是陳勝。　謝靈運述祖德詩。有弦高犒晉師之語。案呂氏春秋鄭賈人弦高實犒秦師也。文昭案文選謝高犒晉師。下句爲伸逆卻秦軍。兩句皆可皆用秦字。○元昭案李善注引呂覽注。曙國名也。音晉。今作晉字之誤。證此語自明。日知錄云。改爲晉以證下秦字。并而陋顧氏亦失檢。　潘安仁西征賦。有歲次玄枵之語。案安仁元康二年之長安。歲在壬子。實困敦也。　皆文選。　人皆信退之諱辨稱杜氏。以杜御論求之。乃知杜操字伯度。文昭案後漢賈有杜度其人。余外祖馮山公先生嘗記出俟檢考。○志　顧案後漢章帝時。與相杜度見晉書衛恒傳。山公解書編有杜度篇。○顧案東漢杜操字伯度。及魏代雜諱。易爲杜度。至晉人猶因之。非別有杜度其人也。　泗州大聖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稱與知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以隋書西域傳觀之。乃有何國。　觀後漢禮儀志上陵嚴狀注。荀先帝有瓜蔕之屬。男女畢會。不可以瓜蔕爲王道弈棋事。　觀劉禹錫贈進士張盥詩云。憶爾懸弧日。余爲坐上賓。舉筯食湯餅。祝詞夫麒麟。不可專以湯餅爲明皇王后事。文昭案劉禹錫與高明皇年代相近。未定執先執後。○元照案禹錫與韓柳同時。恐不識事明皇矣。○志顧案劉禹錫在明皇後。　觀高朕漢末爲蜀郡守。與設學校。修周公禮樂殿。邦人立石室祠之。在文翁石室旁。則興蜀之學。不特文翁一人也。詳見范鎮東坡記事。　觀前漢淮南王欽傳。迺幸左顧存恤師古曰。左顧猶言枉顧。則左顧之事。不當指爲毛寶也。文昭案毛寶之左顧。蓋左顧也。與枉顧之義不倫。○顧案蓋左顧是孔愉耶。非毛寶。晉書愉嘗行經餘不溪。買鎮蓋故之溪中。蓋中流左顧者數四。及封餘不事侯。而印蓋左顧三鏈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觀述異記。石室山。昔時王質伐木。至見數童子棋。與質一物如棗核。含之不覺飢。視斧柯爛盡。既歸。無復時人。則爛柯之事。非弈棋也。文昭案王質亦官事于蜀。何謂非。

履齋示兒編卷十四

雜記

無恙多能果然率然

人皆知無恙爲無憂。而不知爲蠱名。人皆知多能爲多材。而不知爲獸名。按史記外戚世家云。呂氏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獨無寵疎遠者得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一說古者野居草宿。恙。蟲人蟲也。故人相恤云。得無恙乎。又按漢尚紀云。吾非敢自愛。恐能源。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熊。足似鹿。爲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然則以無恙配多能。尤爲的對。又有獸名果然。出國史補。揚州人取果然。得一果然。則數十果然可得。蓋果然不忍傷其類。桑族而噍。殺之不去也。此禽獸而人心薄俗有不如者。果然大類猩猩。蛇名率然。出山海經。常山有巨蛇。物觸之。中首則尾至。中尾則首至。中腰則首尾俱至。名曰率然。孫子兵法曰。將之三軍。勢如率然者此也。

地有二義

盤谷之名有二義。或曰環山。或曰盤旋。而韓昌黎兩存之。冉谿之名有二義。或曰冉氏。或曰可染。而柳河東兩存之。

可稱之地

天下可稱之地有四。謝元暉鼓吹曲云。江南佳麗地是也。杜甫祠南夕望詩云。洞庭滄絕地是也。張孟陽劍閣銘曰。形勝之地是也。杜甫亦曰。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爲懷錦水作也。志祖案疑尚有脫文。張孟陽劍閣銘脫廿四字今據鈔本補完。

地名異

梁。一也。而有南。有大。有少焉。今汝州梁縣爲南梁。魯都陵縣爲大梁。同州韓城縣爲少梁。蔡。一也。而有新。有上。有下焉。新蔡上蔡今潁川縣是也。下蔡今潁川縣是也。三齊三楚之有別。齊與濟北勝東爲三齊。江陵爲南楚。彭城爲西楚。吳爲東楚。三蜀三吳之有異。三蜀謂蜀都。漢中分蜀。廣漢。武帝分置犍爲。三吳今蘇。湖。浙。州。既辨三亳。今曹州考城縣爲北亳。今南京穀城縣爲南亳。今西京偃師縣爲西亳。又分三江。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至揚爲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于海爲中江。自婺源溯流爲漢。過三澨。次別以入于江。過于彭蠡以入于海爲北江。爲高。外方。一山而名二。具區。震澤。一湖而號殊。荊山有南北之異。條。蒙山有東西之異域。

地名同

蜀。嶓山有三。在隔洮者。秦築長城之所起也。在安定者。禹導渭水之所出也。在臨汝者。黃帝問道于廣成子之地也。霍山有四。南岳之衡。廬江之天柱。晉謂之霍山。晉之霍山在今汝州。霍邑。魏氏有霍山。在今汝州梁縣也。汝水有二。魯之汝水出泰山萊蕪縣所謂東北會於汶是也。其一出朱虛縣泰山。北過淳于縣。今濰之東南有大汶小汶是也。汜水有二。僖二十四年王處于汜。南汜也。出汝州。僖三十年秦軍汜南。東汜也。在中牟。蒙城有二。楚之蒙縣。莊周所居也。志祖案莊子所居。即宋之蒙縣。非楚地。史記索隱引雒陽記云。宋之蒙人也可證。宋之蒙縣。宋萬弒閔公之地也。武城有四。襄十九年城武城。魯地也。即子游所宰之邑也。僖六年。許僖公見楚子于武城。楚地也。文八年。秦人伐晉。取武城。在今同州馮翊。今恩州亦有武城縣。漆沮既見于扶風。又睹于馮翊。沱潛既發于梁地。復出于荊州。

帝王歷年

以史記所載歷年計之。五帝四百一十一年。三代一千九百七十四年。以劉恕外紀所載歷年計之。五帝二百五十二年。三代一千九百二十八年。則外紀于五帝少二百四十年。於三代少四十六年。

紀元

紀元非古也。其起于漢乎。以一字紀元者始于西漢文帝之後元年。景帝之前三年。中元年。後元年。以二字紀元者。始于西漢武帝之建元。以三字者。始于梁武帝之中大通。繼以中大同。以四字者。始于前漢哀帝之太初元將。中於後漢光武之建武中元。又中於魏大武帝之太平眞君。唐武后之天册萬歲。又曰萬歲登封。又曰萬歲通天。繼于我宋太宗之太平興國。眞宗之大中祥符。徽宗之建中靖國。唯復周制不改

元但稱元年者。自西魏恭帝始。至于周明帝始改正。以天紀者。有天漢。天策。天興。天賜。天保。天授。天安。天統。天和。天寶。天復。天祐。天啟。天福。先天。又有甘露。調露。景雲。神龜。文習案神龜未。以地紀者。有地節。地皇。以乾紀者。有乾明。乾封。唐高宗。志祖案乾封之號首于。通乾。乾元。乾符。乾寧。乾化。乾祐。以龍紀者。有黃龍。青龍。神龍。景龍。龍翔。龍朔。龍德。龍紀。又有麟德。大象。神龜。以鳥紀者。有元鳳。鳳凰。皇。又有神龜。赤烏。鴻嘉。以瑞紀者。有元鼎。寶鼎。寶應。寶曆。大寶。神瑞。嘉禾。以元冠于上者。曰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元鳳。元平。元康。元壽。元始。元初。元嘉。元徽。元和。以太冠于上者。曰太初。太始。太元。太平。太和。太豫。太通。太清。太曆。以大冠者。曰大安。大興。大寧。大常。大延。大同。大明。大開。大統。大象。大寶。大建。大業。大定。大中。大順。文習案宋文宗平號大和。魏晉平號太初。不同世號。○志祖案孝昭以文宗年爲泰和。見後。以建者曰建元。建昭。建始。建平。建武。建初。建光。建康。建和。建寧。建安。建興。建國。建衡。建明。建德。建中。以永者曰永光。永始。永平。永元。永初。永寧。永建。永和。永嘉。永興。永壽。永安。永熙。永康。永昌。永明。永泰。永定。永徽。永淳。永貞。以景者曰景耀。景元。景平。景和。景明。景初。景龍。景雲。景耀。以初承于下者曰太初。永初。元初。本初。黃初。景初。以始承于下者曰太始。本始。建始。永始。元始。更始。泰始。皇始。大始。正始。以和者曰征和。綏和。章和。永和。建和。光和。太和。咸和。隆和。延和。景和。興和。天和。元和。中和。以平者曰元平。河平。建平。永平。延平。和平。熙平。中平。初平。興平。嘉平。升平。景平。正平。熙平。天平。太平。以昌者曰永昌。隆昌。延昌。孝昌。會昌。以康者曰元康。太康。永康。咸康。寧康。天康。以寧者曰永寧。建寧。咸寧。大寧。興寧。又寧。乾寧。以安者曰漢安。建安。永安。太安。咸安。隆安。延安。長安。以熙者曰延熙。炎熙。咸熙。光熙。義熙。永熙。

按孔穎達云。文王既王。稱王而得輒改元年者。諸侯自于其國各稱元年。元年是己之所稱。容或中年後改矣。汲冢周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于古也。其說有據。故并錄之。通鑑周顯王紀。四十五年。秦惠王改其國十四年爲元年。注云。古未有再改元。蓋始於此。張耒史年歷辨誤云。漢哀帝建平二年夏。待詔夏賀良等言。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乃詔改爲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八月復詔國歷之本紀但稱太初元年。脫元將二字。況太初本武帝號。與哀世相去未遠。不容更襲舊號。蓋後世之校讎者誤也。溫公考異曰。世祖中元元年四月改元。續漢志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紀年通譜云。據紀志俱出范氏。文習案續漢志出于司馬彪。非范氏。而所載不同。此必傳寫脫誤。今官書嘉經校定。學者失于精審。但見改元復有建武二字。輒以意刪去。斯爲謬矣。梁武帝大同大通之號。俱有中字。是亦應章於此。今從袁紀范書。後

漢光武紀，以二月登封泰山，四月己卯大赦，改元爲中元。案禮儀志（志祖案當作續祀志）載封禪事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列傳亦云，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據紀傳俱出范氏，而所載不同如此，蓋後之校定者，但見改元稱有建武二字，輒以意刪去之，誤矣。

年號同

西漢武帝紀元曰建元，東晉康帝，南齊高祖亦曰建元。東漢光武紀元曰建武，西晉惠帝，東晉元帝，南齊明帝亦曰建武。西漢宣帝，東漢威帝皆號元康，晉明帝，北齊武成帝皆號太寧，晉惠帝，元魏文成帝皆號太安。西晉愍帝，蜀後主皆號建興。漢平帝，唐憲宗皆號元和。後漢威帝改元嘉，宋文帝亦如之。後漢和帝改元興，東晉安帝，吳烏程侯亦如之。同曰黃龍者，漢宣帝，吳大帝也。同曰五鳳者，漢宣帝，吳末帝稱王也。漢宣帝，魏高貴鄉公但曰甘露，東晉安帝，恭帝但曰義熙，南齊和帝，魏殤帝均曰中興，以義熙于上者，曰義始。與晉武帝，宋明帝同，曰泰和。則魏明帝，東晉穆帝，魏文帝，唐文宗（按博案唐文宗是大和非泰和）同，以永冠于上者，曰永平。則漢明帝，晉惠帝，魏宣帝同，曰永興。則漢威帝，晉惠帝，魏明元帝同，曰永熙。則晉惠帝，魏孝武帝同，曰永安。則吳末帝，晉惠帝同，曰永康。則漢威帝，晉惠帝同，曰永寧。則漢安帝，晉惠帝同，曰永初。則後漢安帝，宋高祖同，曰永嘉。則後漢沖帝，西晉懷帝同，曰永和。則後漢順帝，東晉穆帝同，曰永元。則後漢和帝，南齊東昏侯同，曰永安。則晉惠帝，魏莊帝同，曰永昌。則晉元帝，唐則天同，曰永泰。則南齊明帝，唐代宗同，以至父子有同號者。漢高祖與愍帝不改其乾祐，梁太祖與末帝不改其乾化，唐明宗與哀帝不改其天祐，三世有同號者。周太祖，世宗，恭帝相襲爲顯德，大宋藝祖皇帝與蜀主王衍同爲乾德。

姓名同

曾參與魯人同姓名而得殺人之謗。（史記甘茂傳）宰予與闞止同字（子我）而得作亂之誅。（史記仲尼弟子傳）則凡名號同者，可不參曾而使之歸一乎。堯時有羿，（淮南子云射十日）有窮后羿，（淮南子云有窮之君）二人皆善射。舜有臣伯夷，（書注云姜姓）孤竹君之子伯夷，（索隱曰姓墨胎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也）一則爲名，一則爲謚。周有季子，（宣公十年天王母弟）魯公子友，（閔元年字季子）晉郤至，（成十七年字）吳季札，（襄三十一年）衛子路，戰國蘇秦，（史記字）皆爲季子。齊有夷吾，（莊八年管仲）晉亦有之。（僖二十四年注管侯夷吾）周有南宮括，（君奭文）王臣。魯亦有之。（仲尼弟子即南宮縚家語闕黨作南宮适）管仲爲敬仲，高傷，（襄二十九年）陳公子完，（莊二十二年）皆字敬仲。孔白，（檀弓）公西與，（家語）鬷勃，（僖二十八年）鬷蔑，（昭十八年）皆字子上。孔伋，原憲，燕伋，平當皆字子思。孔最，冉季，公孫僑皆字子產。澹臺滅明，公孫揮，知蓋皆字子羽。巫馬期，叔仲會皆字子期。公孫茲，秦非皆字子之。顏由，仲由皆字季路。顓孫師，公孫黑肱，（襄十八）叔孫輒，（襄八年）樊遲皆字子張。紂有左師觸龍，（荀子議兵篇）趙亦有左師觸龍，（戰國策）鄭有子西，（公孫夏）楚有二子西，（大夫宜申公子申）春秋時晉有趙括，六國時趙亦有趙括。春秋時晉有士燮，三國時吳亦有士燮。春秋時魯有兩公子，偃一非成公庶子，一是也。鄭有兩公孫揮，皆字子羽，一非行人子羽，一是也。冉雍與漢陳寔同字仲弓。端木賜與漢王尊，吾丘壽王同字子貢。仲由與漢公冶同字子路。卜商與漢杜欽，杜鄴，孔光同字子夏。（前漢杜欽字子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皆以才能稱見師故衣冠飾欽爲音杜子夏以相別欽鄴以後見武帝爲小冠廣則二寸由是京師貴飾欽爲小冠杜子夏而鄴爲大冠杜子夏云）必不齊。伏勝皆字子賤。（勝西漢齊伏生出後漢伏湛傳）鄭子產，（襄三十五）唐杜甫皆字子美。谷永，經軍，揚雄皆字子雲。華賢，淩臨，韓安國皆字長孺。東方朔，焦不疑，于定國皆字曼倩。司馬相如，薛廣德，施讎皆字長卿。李陵，任安，丙吉皆字少卿。東脩，王濟皆字武子。前漢枚乘，晉嵇康皆字叔夜。（志祖案枚乘字叔無夜字）後漢邊韶，魏毛玠皆字孝先。漢，晉孔安國同姓名。漢，晉士良同姓名。前漢有兩韓信，俱佐高祖，而一爲韓王，一爲齊王，又降爲淮陰侯。前後漢有兩王吉，而在後漢者爲酷吏。後漢有兩王霸，而避王莽者爲逸民。唐有兩李益，而皆能詩。又有兩韓翃，而一爲詩人，一爲刺史。蜀唐皆有大顛。（志祖案同之大顛本作泰）而在唐者爲名僧。晉，唐皆有李密，而在晉者有孝德，晉有三趙孟，趙朔之子曰武，謚文子，稱趙孟。趙武之子曰成，趙成之子曰鞅，又名志父，謚簡子，亦稱趙孟。趙鞅之子曰無恤，謚襄子，亦稱趙孟。周有伯達，後漢有公孫伯達。（淵明集）漢齊相三召平，蕭何傳東陵侯曰召平。項羽傳廣陵人亦曰召平。齊悼惠王傳齊相亦曰召平。趙有將曰扈輒。（史記李牧傳）漢張耳時別有扈輒，尹翁歸。（前）鄭翁歸。（後）孔翁歸。（漢）皆同名。司馬食其，（衛）鄭食其，（齊）食其，趙食其，（並漢）皆同名。荀閎，蔡諧，諸葛恢皆字道明。（晉）賈琮，班固並字孟堅。（後漢）周有君牙，唐有邢君牙，梁有庾肩吾，唐有施肩吾，齊有孟嘗君。（田文）後漢有孟嘗君，此皆名同而實異。

慕人名姓

司馬相如初名犬子，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前漢）李綱始名瑗，慕張綱之爲人，改名綱。（唐）傅幼起慕南容，更字南容。鄧審趙慕衛司馬食其，皆名食其。（項羽紀注）人皆賢之，惟員半千其先姓劉，慕伍員而改爲員氏，則又甚焉。姓可改也，孰不可改也。（廣韻員音渾注云姓也唐有刺史員半千）

不類名字

馮野王，胥鑿齒，劉牢之，劉黑闥，張開地。張良傳乃良大父也。殷洞山，李百藥，劉大真，吳武陵，宗楚客，牛仙客，東郭咸陽。名成陽漢武帝時人。不類名也。　賈嵩字王孫，嚴彭祖字公子，朱買臣字翁子，趙充國字翁孫，杜茂字諸公，張宗字諸君，施延字君子，徐稺字孺子，石沖字幼子，胡常字少子，羊祜字叔子，張興字君上，李宗字彥順，劉祐字伯順，李密字令伯，裴光庭字連城，薛平字坦淦，獨孤郁字古風，斛律光字明月，李靖字藥師，蕭瑀字時文，柳公權字誠懸，王維字摩詰，何曾字穎秀，裴頠字逸民，傅嘏字蹈石，牛僧孺字思黯，賈島字浪仙，不類名字也。文氏案記曰衛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維摩詰是佛名，漢嘏字長舒，故牛取思黯為字，未可為不類。　陳龍字昭公，劉昆字桓公，陳宣字景公，伏湛字惠公，呂倍字定公，賈融字周公，袁安字邵公。元照案字邵公者，尚有何休。　匱類古之諸侯耳。　浩生不害，吾丘衍王，不類姓名也。

履齋示兒編卷十五

雜記

人物通稱

父母稱嚴君，家人說。梅里子亦稱嚴君。史記編鄒樂為嚴君。○母可稱大人。前漢陶王缺傳舉張博士，王過大人舍，則是也。又荀淑稱母為大人。叔亦可稱大人。前漢疏受傳齊曰，愛大人說是也。○兄為伯氏，何人斯詩曰，伯氏吹壎。　狐突亦為伯氏。檀弓注，伯氏，狐突別氏。○妻父亦可稱舅，增亦可稱甥。前漢娶之父為外姑，注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然則亦宜呼壻為甥孟子曰帝館甥于貳室是也。○天子可稱鉅公。前郊祀志欲見鉅公，張晏曰，天子為天下父，故曰鉅公也。可稱縣官。前東平王宇傳，今縣官年少，注不敢指斥成帝，故謂之縣官。○親案宣光傳注如淳曰縣官，謂天子。○太后亦稱東宮。劉向傳彼東宮之寡婦，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太子內官稱孺子。前漢武五子傳，孺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此三等。　○妾亦稱良人。前漢上官后傳，內與父謂良人侍御皆亂，師古曰良人，謂妾也，侍御則兼婢妾。○嬖幸之倉亦曰玉堂。谷永傳，和顏悅色房玉堂之溫暖，師古曰，玉堂，嬖幸之倉也，揚雄傳，上玉堂，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人有名青史，應劭風俗通曰，青史，簡書，即青史者人姓名也。文弨案青史氏見大

案，蜀檮杌漢魏文志小說家有青史子五十七篇，注云古史官記事也。　書亦名青史，杜甫贈鄭十八曰，古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注云，殺青為竹簡之史也。○觀論語遇丈人荷蓧注曰老者，則不特杜甫稱拿左丞為丈人也。文弨案漢書，匈奴以天子為丈人，行，吳越春秋，性命屬天，今屬丈人。○天下可以為物，莊子在宥篇有土者有大物是也，人亦可以為物，泰誓曰，惟人萬物之靈是也。○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謂更歷事者，則知不惟五夜為五更也。○李義山云，鶯能歌子夜，謂晉人有子夜者善歌，則知非甲夜乙夜之類也。○醫祠以天地人為三才，而輪人之斬三材，謂毂，輻，牙，弓，人之合三材，謂膠，漆，絲也。○王旗曰太常，君牙曰，紀于太常，注，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是也，禮官亦曰太常，漢百官表云，奉常秦官，景帝更名太常，注謂尊大之義是也。○車蓋亦得稱屋，漢高紀曰，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謂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車亦得稱路，襄公二十六年，享子展，賜之先路，賜子產大路，皆車之總名。○日亦曰東君，前郊祀志云，晉巫祠東君，師古曰，東君，日也。○元日亦稱三朝，班固東都賦曰，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注云，三朝，元日也，朝，陟遙反，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是也。○四月亦稱正月，詩正月繁霜，注云，正月，夏之四月是也。○曲亦名陽春，宋玉對楚王問曰，其為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十人，曲亦名九秋，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云，丹轂合九秋，注，九秋，曲名。○矢名忘歸，出劉向新序，云楚王戲忘歸之矢以射兕於夢澤，草亦名忘歸，出文選陸士衡詩，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注謂忘憂草。○稻亦稱嘉蔬，曲禮云，稻曰嘉蔬是也。○雉亦稱華蟲，益稷篇云，山龍華蟲是也。○山有羊腸，酈元注水經云，羊腸盤道三十六回，在成州仇池山，又見後漢白馬氏傳。水之蜿蜒者亦曰羊腸，後漢鄧訓傳所謂羊腸倉是也。志祖案羊腸倉亦稱石磴，實似非水之蜿蜒也。○酒名屠蘇，廣韻，屠蘇酒元日飲之可除瘟氣是也，屋亦名屠蘇，劉孝威結客少年場行云，隴月鋪屠蘇是也。○竹有名龍鍾，杜寄高使君岑長史云，何大龍鍾極，於今出處妨，薛云，案廣韻龍鍾竹名，世言龍鍾，取此義也，謂其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曳而不能自禁持也，予攷之廣韻，玉篇，龍鍾，竹名，廣志云，可為笛，二字皆從竹，龍，力公切。○大宗伯以禽作六摯，而燕與其一者，是獸亦可謂之禽也，考工記言天下之大獸五，而羽與其一者，是禽亦可謂之獸也。○蚊蚋亦名白鳥。文弨案夏小正丹鳥羞白鳥，白鳥謂蚊蚋，杜寄劉峽州云，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杜修可云，一謂鷗鷺之類，詩言白鳥鶴鶴是也，喻賢者之潔白，乃棄江湖之間，一謂蚊蚋也，以響小人云，賢者處亂世，欲隱則為蚊蚋所嗜，欲出則為青蠅所汚。○烏有名竹林，杜寓同谷縣云，竹林為我啼清晝，西清詩話云，崇寧間有貢士自同谷來，龍一禽，大如雀，色青善鳴，曰竹林烏也。○鳴鵠又名玄鳥，螢火又名丹鳥，並出古今注。文弨案丹鳥出小正。○烏反哺，亦名慈烏，雞反哺亦名孝雉，出倦遊雜錄，云杜說雜。○人名飛燕，前漢趙飛燕立為皇后，注云，善舞，馬亦名飛燕，謝靈運會吟行云，飛燕躡廣途，西京雜記云，文帝有馬

九匹。一名飛燕騮。○人名飛廉。滕文公注云。紂之臣風伯。亦名飛廉。離騷經。後飛廉使奔屬。是也。○觀名風廉。漢書郊祀志獻云。草亦名風廉。本草。○羊謂之腔。韓愈病中贈張十八云。酒甕綴羊腔。是也。猪亦謂之腔。張鷟朝野僉載云。索蒺。陰東猪肉是也。○竹謂之箇。史記貨殖傳云。竹竿萬箇。是也。舟與鳥獸亦可謂箇。杜甫屏迹云。漁舟箇箇輕。絶句云。兩箇黃鸝鳴翠柳。夜歸云。峽口驚猿聞一箇。螢火云。卻繞井欄添箇箇。題柏大山居云。蕭蕭千里馬。箇箇五花紋。是也。一說五花紋爲箇。非謂匹馬爲箇也。

人物異名

人物之異名。其來尚矣。○天子曰天辟。前五行志。天辟亂之。如淳曰。天辟謂天子也。師古曰。辟音璧。曰鉅公。曰縣官。並見人物通稱。不精。南北史。父曰郎罷。子曰囝。音蹇。閩俗呼父爲郎罷。呼子爲囝。出顧況集。舅姑曰尊章。廣川王傳。背尊章。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兄弟妻相謂曰先後。曰娣姒。曰妯娌。郊祀志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也。師古曰。先音蘇見反。後胡構反。古謂之娣姒。今關中俗呼爲先後。吳楚俗呼爲妯娌。妯音軸。娌音里。長嫂曰丘嫂。楚元王傳。過其丘嫂食。應劭曰。丘。姓也。孟康曰。西方亡女婿爲丘婿。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張晏曰。丘。大也。長嫂稱也。師古曰。史記丘字作巨。丘巨皆大也。孟說得之。女婿曰丘婿。見上。曰倩。淳于意傳曰。黃氏諸倩。注。齊人呼女婿爲倩。借字可假倩。說文曰。東齊間婿謂之倩。曰甥。見前人物通稱。太守曰郡長。漢高祖紀。以沛公爲碭郡長。韋昭曰。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郡將。嚴延年傳。見延年傳新將。師古曰。新爲郡將。也。謂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者也。邑長曰落長。王溫舒傳。置伯落長以收司姦。師古曰。邑落之長。帥名曰五百。晁錯傳。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五百帥名也。公車官曰大誰。漢五行志。故公車大誰卒。師古曰。大誰者主問非常之人。云姓名是誰也。大誰本以誰何爲稱。因用名官。有大誰長。今此卒者。長所領士卒也。主餅餌曰湯官。漢百官表。師古曰。湯官主餅餌。主鑄錢曰鍾官。

百官表。如淳曰。鍾官主鑄錢官也。仰塗者曰獿人。揚雄曰。獿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古曰。獿即今之仰塗也。獿抆拭也。故謂塗者爲獿人。音乃高反。又音鐃何反。操舟曰榜人。子虛賦。榜人歌。聲流喝。張揖曰。榜。船也。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師古曰。榜音謗。舟師曰長年三老。杜詩。長年三老遙憐汝。注曰。舟師也。民曰氓隸。子虛賦。使車曰驛騎。六帖。輅車、驛騎。皆使車也。夫人車曰魚軒。閔二年。歸夫人魚軒。注云。夫人車以魚皮爲飾。天子旗曰翠華。相如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楚靈王弓名大屈。昭七年。楚子享公于新臺。好以大屈。注云。宴好之賜。大屈弓名。繁弱。鉅黍。荀子性惡篇。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宋矢名金僕姑。莊十一年。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注云。金僕姑。矢名。○國家廣韻僕字注引字林僕姑作矢。箭曰忘歸。見前人物通稱。礪石曰蘭石。城上擂石也。○紙曰楮先生。韓文毛穎傳。穎與會稽楮先生友善。剡藤。舒元輿悲剡溪古藤文。烏絲欄。朝野僉載。宋壽間紙有成界道者。謂之烏絲欄。筆曰毛錐子。五代史。墨曰安朝居。足騙亂。道須具。韓大夫著毛穎子安是道說。管城子。毛穎傳。秦皇使蒙恬封諸管城。號爲管城子。中書君。又上皆呼爲中書君。墨曰陳玄。又與絳人陳玄。黑松使者。陶家瓶餘事曰。玄宗御案

墨曰龍香劑。見墨上有道士如蠅而行。叱之。即呼萬歲。曰臣黑松使者也。見雲仙散錄。硯曰陶泓。毛穎傳。與弘農陶泓。石鄉侯。鳳咮硯傳。作硯。封石鄉侯。○交牀曰胡牀。晉桓伊下馬據胡牀取笛三弄。井欄曰銀牀。許彥周云。以結中流人與得一石。刻曰。井桔花落盡一半在銀牀。注云。井欄也。○觀樂府古樂府雞鳴王朝云。桂樹夾道生井。銀作牀。銀牀二字本此。簾曰蝦須。蘇易簡越江吟云。蝦須半捲天香散。席曰龍鬚。唐風物府士。寶龍鬚席。鏡曰菱花。六帖。魏武帝有菱花鏡。扇曰六角。王羲之書六角扇。蒲葵。謝安傳。鄉人有五萬蒲葵扇。安取其中者捉之。價數倍。白羽。杜甫送韓侍御云。江運羅白羽。注。以羽爲扇也。輕篁。杜詩。輕篁顆相向。注。扇也。鞭曰馬箠。前漢書敵曰周宋大王杖馬箠居岐。香爐曰博山。晉東宮舊事。太子納妃。有銀博山香爐三。古詩。博山爐中百和香。琴曰綠綺。晉傅玄琴賦。相如之綠綺。蔡邕之焦尾。閑曰手談。曰坐隱。世說。王中郎以圍棊爲坐隱。支道林則又以圍棊爲手談也。船首曰文鷁。子虛賦。浮文鷁。注云。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虎皮曰皋比。莊十年。蒙皋比而先犯之。注。皋比。虎皮也。犀角曰黑暗。象牙曰白暗。酉陽雜俎云。波斯謂牛犀角爲黑暗。象牙爲白暗。蚌螺曰紫貝。南越志。牛曰狂犀。柳子厚詩。蹄竹鬬狂犀。麝牛名。出巴中。又見爾雅。馬曰減帆。古今注云。曹真有駿馬名驚帆。飛黃。淮南子。黃帝時飛黃服皁。驌驦。定公三年。唐成公有兩肅爽馬。注云。驌驦。駿馬名。爽音霜。犬曰韓盧。宋捉。毛穎傳。韓盧。宋鵲。宋捉。皆韓國宋國之良犬也。黃耳。晉陸機有犬名黃耳。羊曰美髯主簿。古今注。胡髯郎。幽異記。羊名。髯參軍。古今注。猪曰長喙參軍。古今注。烏金。朝野僉載。唐人畜豬。號爲烏金。豪豬曰希獾。子雲長楊賦。捕熊羆豪豬。師古曰。豪豬一名希獾。獾音歡。○文弨案。希音豨。猫曰蒙貴。又曰烏圓。酉陽雜俎。白老。稽神錄。建州刺史見新政家有猫兒白老。鶴曰露禽。張景陽七命曰。兆鬟露禽。傳句。

昭二十五年。臧昭伯之從弟會。名臧何。臧力至反。何居其反。玄衣督郵。古今注。洞玄先生。錄。因話先知君。子。抱朴子。鼈曰河伯從事。古今注。河伯使者。同上。小魚曰魚婢。爾雅注。蟹曰蟹奴。海物異名記。嶺南人呼爲蟹奴。殼中有小蟹時出取食而又入。一名蟹奴。又有小蟹附之。如榆莢。名蟹奴。無腸公子。抱朴子。蝦蟇子爲科斗。爾雅○蛇曰白鳥。金樓子。小蜘蛛爲喜子。爾雅翼注云。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蜘蛛名絡絲婦。本草。蜓蛉名蛜婦。古今注。蟋蟀一名蛬。濟南人謂之懶婦。莎雞名促織。古今注。莎雞名促織。一名促織。一名絡緯。蚯蚓名歌女。古今注。兗州人呼蚯蚓爲歌女。亦名鳴砌。蟬曰齊女。董仲舒答問。秦漢間謂蟬爲齊女。齊后。西陽雜俎。世傳蟬化齊后。○文弨案。宜云女兒古今注。因齊居而名非也。蝱一名蜹夜。又曰夜光宵燭。古今注。蝙虎一名蝠狐。古今注。名蝙蝠。蜻蜓名赤弁使者。同上。蚊蝶曰鳳子。古今注。螢火一名丹良。螢大者名鬼子。○鵝曰丹哥。雞曰燭夜。○鷹曰丹朝。玉堂閒話。鷹宿於江湖渚中。動千百大者居中。令鷹奴關而警捕者。霜信。古今詩話。北方白雁。以秋後飛。河北人謂之霜信。殊翁。前漢樂志。殊翁雜孔采文。孟康曰。殊翁。鷄也。言其頭上文采殊異也。鴿曰飛奴。開元遺事。白鷺曰春鉏。爾雅。雪客。禽經。雀曰嘉賓。古今注。舸吏。開元遺事。鷹鵲曰決雲兒。同上。子雉曰催歸。玉璽記語。退之詩云。催歸日未西。陰山謂子規也。別名姊歸。唐段成式云。姊歸。思婦也。爾雅曰。巂周。郭璞曰。子規也。一名姊歸。音姊歸。子規。鶯曰金衣公子。開元遺事。明皇呼曰金衣公子。鸚鵡曰雪衣娘。明皇雜錄。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宮中號雪衣娘。綠衣使者。開元遺事。明皇封隴客。鸚鵡曰搏黍。爾雅。博物志。雞曰戴冠

郎。見聞錄。○猿曰野賓。野說五分類異名之曰野賓。○文苑英華野猿五分類異六字韻語王仁裕有人獻猿名之曰野賓。出王氏見聞錄。山公。因話錄。李約養猿名山公。巴西侯。同上。報時猿。天寶遺事。高大者稱情心事。每一時輒即啼。目曰報時猿。○牡丹曰木芍藥。李翰林集序云。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瑞香曰錦薰籠。清異錄。俗謂瑞香爲錦薰籠。蘭香曰羅勒。羅勒北人呼蘭香爲石勒諱也。芙蓉一名荷花。一名水芝水花。古今注。菱曰水栗。武陵記曰。兩角曰菱。三角四角曰芰。通曰水栗。辛夷曰木筆。本草。新雉。甘泉賦。列新雉於林薄。師古曰。新雉即新夷也。支子樹曰鮮支。上林賦。鮮支黃礫。師古曰。鮮支即今支子樹也。○桃實自乾不落者名桃奴。本草。柑曰木奴。風土記曰。李衡於武陵龍陽洲種柑千樹。謂子頭木奴。櫻桃曰崖蜜。東坡櫻桃詩。已輸崖蜜十分甜。事見鬼谷子。崖蜜櫻桃也。○崖蜜鬼谷子無此文。○元朗案。冷齋夜話亦云見鬼谷子。尚有附夜青熟也。百花釀蜜也之文。橄欖曰南威。太平廣記。石榴甜者曰天漿。酉陽雜俎。枇杷曰盧橘。相如賦。盧橘夏熟。東坡曰。枇杷也。龍眼爲荔支奴。博物異名記。嶺南人呼爲荔支奴。棗曰羊角。鄴中記有羊角棗。雞心。廣志有雞心棗。瞿之僕。龍骨。地名志。河中府貢龍骨。○蒼曰書帶。鄭康成有書帶草。甘草曰國老。大黃曰將軍。本草。巴焦曰巴且。子虛賦。文穎曰。巴且草一名巴蕉。師古曰。且子余反。芋曰蹲鴟。前史。蜀卓氏徙臨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上音蹲。鴟芋也。筍曰稚子。杜詩。竹根稚子無人見。食筍詩云稚子脫錦繃是也。竹萌。爾雅。茄子曰落蘇。崑崙瓜。酉陽雜俎。蘿蔔曰土酥。東坡云。泥城士酥。蘆菔曰蘆菔。如陳東坡云即今之蘿蔔也。茗曰酪奴。洛陽伽藍記。瑞草魁。杜牧茶詩云。山實東吳秀。茶稱瑞草魁。柏曰蒼官。竹曰

青士。大唐新語。樊宗師圃記。桐枝曰鳳條。酉陽雜俎。柳曰天棘。杜詩天棘夢青絲。王元之謂柳也。椶櫚名蒲葵。廣韻。魚際曰絲瓜。庚辛。○酒曰歡伯。易林。酒譜。○文與可歡伯見易林。麴生。相記。般若湯。酒譜。僧謂酒爲般若湯。青州從事。世說。桓公有主簿善別酒。青州從事可以到齊下。合歡而飲曰酤飲。漢書。○今之盛酒器曰鴟夷。鄒陽傳。子胥鴟夷。師古曰。鴟夷。今之盛酒器。一作鴟。小甖爲儋。蒯通傳。守儋石之祿。應劭曰。齊人名小甖爲儋。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儋都濫反。一曰儋者一人所負擔也。餦餭曰寒具。卓寶文寄語云。饊餅曰寒具。○雪爲騰六。風爲巽二。幽怪錄。蕭至忠將獵。黃冠曰若令騰六降雪。巽二起風。即獵者不復出矣。○水津爲步。韓愈羅池廟碑。步有新船。注。嶺南謂水津爲步。村市爲墟。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爲墟。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也。○炭火曰活火。李約性嗜茶。嘗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焰。○金釧名金條脫。盧氏雜說。瑇瑁曰文甲。唐西域傳。明珠文甲。如淳曰。文甲即瑇瑁也。近身小衫曰厠牏。石奮傳。取親中裙厠牏。師古曰。中裙若今言中衣。厠牏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不曉事名懵懂。○文與可嘗謂晚詩。今世謂懵子爲懵懂入家。蝦言爲晉名僞德。同上。○獄名若盧。漢百官表。若盧少府屬官。如淳曰。若盧。主藏兵器。品令曰。若盧郎中二十人。主弩射。漢儀注。有若盧獄令。主治庫兵將相大臣。王商傳。付若盧詔獄。師古曰。若盧獄名。北軍。劉向傳。軍安公車人持北軍。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以法治之。聯繫因徒曰胥靡。楚元王傳。胥靡之。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也。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以鎖聯綴耳。

物重名

物之名有重言之者。鳥曰周周。文選。阮籍詠懷詩。周周尙銜羽。又見韓子。鶼鶼比翼。爾雅。秩秩。爾雅。秩秩。海雉。注。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燕燕。毛詩。燕燕于飛。○獸曰猩猩。禮記。猩猩能言。狒狒。爾雅。狒狒。如人被髮。費費。漢書揚雄傳。羽獵賦云。師古曰。費費也。人面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笑即上唇掩其目。費扶味反。邛邛。爾雅。邛邛巨虛。注云比肩。蟲曰蚌蚌。七有即蜻蜻。爾雅。蜻蜻。注。如蟬而小。鶺鴒曰八八兒。王建宮中勸學文。○鯉曰六六魚。宋景文詩。尺素煩魚六六魚。策策。宋祁比書云。庚氏之帛名策策。堂堂。同上。辛氏之堂名堂堂。

因物得名

世有所出。所嗜。所作。因以冠名者多矣。莫邪作寶劍而名其劍曰莫邪。賈誼傳弔屈原賦。莫邪爲頓兮。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以冠名。劉白墮善釀酒而名其佳酒曰白墮。洛陽伽藍記。番中畢氏羅氏好食。因謂所食者爲畢羅。資暇錄。胡人常食餅而名胡餅。胡人常食核桃而名胡桃。博物志。灌州郭使君療小兒多用此物。醫家因名曰使君子。本草。人牽牛來易藥而名其藥曰牽牛。同上。鯊魚張口吹沙而名鯊。桑扈青雀。竊盜食脂膏而名竊脂。爾雅注。蔦附於松柏而名寄生。毛詩疏。櫻桃爲鶯所含故名含桃。呂氏春秋注。王羲之以禽來食林檎之實。名林檎曰來禽。俞寄故實引。王右軍帖。有與所親蜀太守書求櫻桃來禽日給滕子。來禽言味甘來眾禽也。一曰林檎。漢中之地有蟲曰朐忍。因名縣爲朐忍。漢祠太一。使樂人侯調樂聲坎坎。因名樂作坎侯。前漢。阮咸作銅器似琵琶。又易以木。因名琵琶爲阮咸。又改爲月琴。唐元傳。僂句之地出龜則名龜曰僂句。昭二十五年。臧會竊其寶龜僂句。注云。僂句龜所出地名。蔡地出龜則名龜曰蔡。前食貨志。元龜爲蔡。師古曰。本以蔡出善龜。故因名龜爲蔡。冀北出良馬則名馬曰驥。注者解論語驥不稱其力云。驥出良馬之地。故良馬因謂之驥。衛地出驢則名驢曰衛。資暇錄云。世呼驢爲衛。蓋衛地出驢。巢元修所嗜之菜謂之元修菜。廣州有婦人戴三朵花。名之曰三朵花。東坡詩。牡丹曰姚黃魏紫。歐公牡丹譜。荔枝曰十八娘紅狀元紅。荔支譜。至鄭國渠。河渠書。劉氏冠。漢高祖紀。謝公墩。晉謝安傳。萊公竹。言行錄。皆類此。

履齋示兒編卷十六

雜記

易物名

山谷喜爲物易名。鄭花則易爲山礬。竹夫人則易爲竹妃。水晶膾則易爲醒酒冰。洞庭春色則易爲埽愁帚。鄭句則易爲百家衣。東坡名櫻筍爲木魚。（櫻筍詩）名鐵拄杖爲鐵君。（鐵拄杖詩）名竹爲苦節君。文與可畜竹亦名之曰墨君。（皇朝文鑑東坡伯父文與可畫竹堂記）皆自我作古之一端也。

人相反

孔子不飲盜泉。（尸子曰孔子渴于勝母暮矣而不宿吳隱之飲貪泉。（晉書本傳）二人正相反。）于公多陰德。（子定國父陳平多陰禍。（王陵傳）二人正相反。）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後漢夏侯勝傳）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論語）鄭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執玉卑。其容俯。（家語。○文弱案上出左傳定十五年。○志鉏案家語。按物類賦此專定公執玉卑。執作受。）管仲失于奢。晏子失于儉。（子貢問）商也日益。賜也日損。（說苑）師也過。商也不及。（先進）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下。（莊）左丘明工言人事。莊周工言天。（宋景文公論）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范唐論）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說苑）紂以甲子日亡。周武以甲子日興。（魏王詡）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典論）高帝孝文。孝景皇帝宮女不過十餘人。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賈禹疏）宣帝詔書好言祥瑞。元帝詔書好言災異。（班固論）唐太宗謂李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人敗。薛萬徹非大勝則大敗矣。（通鑑太宗紀）孔子高孝。（孔穿）理勝于辭。公孫龍辭勝于理。（通鑑周紀）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王戎人倫鑑識）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韓子）張良好黃石公書而爲帝者師。京房得焦延壽易而亡其身。（漢書本傳）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公孫丑上）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曾子則去。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則守。（檀弓下）子路拯溺而受其牛。（呂氏春秋）子貢贖人而不取金。（家語）漢祖能用三傑。項羽不能用一范增。（高祖紀）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不能用裴度於未病。（唐說）漢以羽林爲南軍。金吾爲北軍。唐以金吾領南衙。羽林統北衙。（蘇秦爲諸侯弱秦。張儀爲秦弱諸侯。（唐說）王衍口不言錢。和嶠有錢癖。（晉）魯褒作錢神論。（晉）蘇綽作錢愚論。（南史）阮籍作達莊論。王坦之作廢莊論。（晉）佛言無生。老言不死。（錢塘古錢說）李廣擊胡無部曲行陣。頓舍不擊刀斗。幕府省文書。然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擊胡正部曲行伍。擊刀斗。治簿。至明軍不得休息。未嘗遇害。李廣傳）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唐子西易菴說）崔祐甫爲相。所用多涉親故。（太宗紀）竇易直爲相。未嘗用親故。（文宗紀）司馬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晉宗軌傳）于志寧爲僕射。恨史。恨不得脩史。（南部新書）嬰母知廢。陵母知興。（班超王命論）李白爲蜀道難。陸暢爲蜀道易。（禹錫嘉話）胡元禮在此。人莫覺活。李白知在此。人莫覺死。（韓魏公用家資如國用。曾魯公惜官物如己物。（見氏客話）劉隨州有眼作無眼句。宋雍無眼作有眼句。（王僧孺子美以詩爲文。退之以文爲詩。（后山詩話）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后山詩話）世間好言語。老杜道盡。世間俗言語。樂天道盡。（摭言）歐陽公之文。和氣多。英氣少。蘇公之文。英氣多。和氣少。（邵氏聞見後錄）韓退之之文自經中來。柳子厚之文自史中來。（同上）魯山詩到人愛處。聖俞詩到人不愛處。（同上）永叔不好杜詩。子瞻不好溫史。（后山詩話）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后山詩話）韓退之不可謂之詩。有章韻文也。杜子美不可謂之文。無章韻詩也。（柳宗元而下兩失之矣。蔡君謨言文章而不言政事。歐公言政事而不言文章。（蘇子瞻）顧長康善畫而不能詩。杜子美能作詩而不能畫。（王直方詩話）味王摩詰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史）人之相反如此。

物相反

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朝菌不知晦朔。二物正相反。（莊子）蓂莢生而蔫。善草死而靈。二物正相反。（六一詩話）牡丹華之絕而無實。荔支果之絕而非名花。（六一詩話）黍熟頭上。麥熟頭品。（王元泉說藪）先種後熟。謂之穜。（內宰注）草盛在末。竹盛在本。草實而生。竹實而死。（唐相國詩話）草敗而枯。木敗而芝。（藝圃折中）牆下之木。拘必外向。庭中之風。行必內向。（同上）沈者曰蘋。浮者曰萍。（韓詩外傳）絢甘蔗苦。（孟朴說）菱寒。芡暖。菱花開背日。芡花開向日。（仇池筆記）凡草木花皆五出。雪花獨六出。（韓詩外傳）葵知傾日。榧知應雨。（藝圃折中）烏之陽踵其翼。（甘氏星經）鶴脅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莊）兔脛雖短。續之則悲。鶴脛雖長。斷之則憂。（雜司晨。犬司夜。燕秋去。鴈秋來。兔善浮。鳥善沒。（禽經）雞晝明而夜昏。鴞夜明而晝昏。（化書）大屑無雄。龜類細腰無雌。蜂類。（博物志）雄

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木蘭辭 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家語 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淮南子 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地封事 螣蛇無足而飛，鼫鼠五技而窮。荀子 仲秋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月令注 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月令 鵲巢背太歲，燕伏戊己。乾鵲知來，猩猩知往。淮南子 象膽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同上 熊行數千里，必在石巖枯木；虎出百里外則迷失路道。埤雅 蛙蝦知雨，鳥巢知風。燕避戊己，鵲避太歲。魚皆北首，鍼浮南指。中國折異 猩猩嗜酒而就禽，狒狒笑而被格。吳都賦 麝愛其臍，狨愛其尾。鸒牛自斷其尾，雄雞自斷其尾。洪範注 ○天道尚左，星辰左轉；地道向右，瓜瓠右纏。中國折異 日生東，月生西。禮記 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洪範注 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揚子 ○飲食陽氣，食養陰氣。禮記 陽燧取火，方諸取水。淮南子 舟以行水，車以行陸。考工記 水流濕，火就燥。乾卦 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典注 推手向前曰揖，卻手向後曰□。合樂爲柷，止樂爲敔。書注 外方內圓曰簋，內方外圓曰簠。方曰筐，員曰筥。詩注 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爾雅 有足曰錡，無足曰釜。詩注 端石瑩潤，惟有鋒鋩者發墨；歙石多鋩，惟膩理者特佳。歐陽硯譜 冠敝在於上，履新處於下。賈誼 前推曰鼛，卻曳曰擢。 其物之相反有如此者。

自相反

梁武帝手得江左而亦自失之；唐明皇手定唐亂而亦自亂之。 唐明皇始年焚錦繡珠玉，晚年乃喜淫侈；憲宗始年四方無得進奉，晚歲乃喜羨餘。同上 禆諶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襄公三十一 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史記 叔孫通在秦則爲諛士，在漢而直諫。裴矩在隋爲佞人，在唐而亦直諫。 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東坡論 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梁襄王。孟子 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於說難。揚子問明 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爲滕薛大夫。論語 黃霸爲相，功名減於治郡時。 王尊作實作佞。漢史 王吉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劉晏能廉於臨財而不能廉取於功名。唐史 司馬相如嘗吃而善著書。漢 嵇康善著養生論而自以事坐誅。阮籍口不臧否人物而作青白眼。晉史 光武卻祥瑞不假而受圖讖。武宗除去浮屠而躬受道家之籙。新唐書 王衍高談物理，見石勒而下拜。王坦之剛直自許，見桓溫而倒執手板。晉 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文技。 李太白譏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識永王璘之爲無成。東坡 書之美者莫如顏魯公，然書法之壞自魯公始。詩之美者莫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自退之始。東坡 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秦少游 梅聖俞云，前史言退之爲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歐公詩話

準類

堯以唐侯二十以德盛，舜以鰥民二十以孝聞。皮日休鹿門隱書 漢高祖約法三章。本紀 唐高祖約法十二條。本紀 高祖從諫如轉圜。漢書梅福傳 德宗從善如轉規。唐書陸贄傳 高祖從諫如順流。班彪王命論 湯從諫如流。伊訓注 宣帝從諫如流。 孝宣勵精爲治。漢書張敞傳 太宗勵精思治。唐書 元宗勵精求治。 德宗勵精求治。 元宗勵精政事。本贊 文

帝吏安其官，民樂其業。刑法志 宣帝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本贊 明帝吏稱其官，民安其業。 光武渡滹沱河而冰合。王霸傳 王方翼次葉河而冰亦合。唐書 漢明帝作世祖紀，章帝爲顯宗紀。 肅宗與李泌爲布衣交，及即位，事無大小皆咨之。通鑑代宗紀 張涉爲翰林學士，事無大小皆咨之。通鑑德宗紀 舜殛鯀而用禹，周公因蔡叔而命蔡仲。湯以伊尹遺大甲，武王以周公遺成王。 紂醢九侯。劉恕外紀 高祖醢彭越。本傳 舜誅鯀及嗣。 文王罪人不孥。孟子 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劉秀皆喜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漢注 桓溫伐秦，民爭持牛酒迎勞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通鑑 楚昭奚恤之對秦使，以子西、子敖、子高、子反爲寶。新序 齊威王之對梁惠王，以檀子、盼子、黔夫、種首爲寶。史記田敬仲世家 桓公官事無攝，管仲官事不攝。八佾 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東方朔諫 武帝張武受賂，文帝更加賞賜以愧其心。文帝贊 長孫順德受賕，太宗更賜之帛以愧切其心。本傳 魏盧毓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明帝紀 北魏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齊明帝紀 隋牛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文帝紀 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 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劉向新序 孔子去魯，燔肉不至；穆生去楚，醴酒不設。漢楚元王傳 孔子作春秋而子夏不能贊一辭。世家 呂氏著春秋而秦人不能易一字。史記呂不韋傳 孔子四十不惑。語 孟子四十不動心。孟 夫子斬少正卯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何晏論語注 漢以揚雄爲東道夫子。新論 東漢以楊震爲關西孔子。本傳 晉士弱曰：國亂無象。襄九年 牛僧孺曰：太平無象。本傳 穆真長於正，吳起長於奇。中國折獄 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 子產鑄刑書。昭六 趙鞅鑄刑鼎。昭二十九 左思作三都賦，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世說文學 ○晉束皙補亡詩六篇。 唐白居易補逸書一篇。湯征 司馬遷儒之外五家，班固儒之外八流。 賈山涉獵書記。 班超涉獵書傳。 姚鉉以柳子厚孝門銘表爲序，蕭統以高唐神女賦爲序。 文選出於蕭統而統自爲之序，文粹出於姚鉉而鉉自爲之序。 楚懷王遊高唐夢與神女遇。宋玉高唐賦 楚襄王遊雲夢亦夢與神女遇。宋玉神女賦 衛夫人見王逸少真書云：咄咄逼人。法書 王子敬見王景仁隸行書云：咄咄逼人。書斷 柳家元和腳。東坡 劉夢得美子厚之能書也。貴家元祐腳者，陳無已紀魯直之善書也。 蚩尤爲作亂之始，三苗爲虐刑之始。 羲即重之子孫，和即黎之子孫。 衛玠神清，杜乂形清。晉杜乂傳 解狐舉仇。韓子 咎犯舉仇。說苑 虞丘子薦孫叔敖，虞丘子家干法，叔敖戮之；虞丘子喜。說苑 左雄薦周舉，舉後劾左雄，雄悅謝之。順帝紀 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冤。本傳 劉寬蒲鞭。後漢 崔伯鑄皮鞭。北史 商鞅欲變秦法，則立徙木之令以示信；吳起欲伐秦，則立移轅之令以示信。史記 虞世南默寫列女傳無一字謬。蔣乂誦補侍臣圖贊不失一字。唐書本傳 魏相奉行故事。漢 侯霸明習故事。後漢 范武子光輔五君。文公十七年 裴度事四朝。 馮道歷五朝八姓。五代史 扁鵲之見威王，以爲病在骨髓。史記 秦緩之見晉侯，以謂疾在膏肓。成公十年 僖負羈饋重耳盤飧寘璧，重耳受飧反璧。僖二十三 衛人饋叔向羹與錦，叔向受羹反錦。昭十三年 唐元宗書崔琳等名，覆以金甌。本傳 唐宣帝書姚顥數人名，投琉璃瓶。史宣宗紀 儀狄作酒。戰國策 杜康作酒。博物志 孟明焚舟。文三 項籍沉船。史記 王莽稱王子僑爲皇祖叔父，唐高祖

稱老子爲皇祖。范曄唐。段秀實倒用司農印。唐。繼岌倒用都統印。五代。趙高指鹿爲馬。秦。高篠蹶指野鳥爲鷺。唐。魏書議論有祖風。狄兼謙剛正有祖風。高瑀爲監察。彈治不避權倖。唐。孟軻之母斷機。列女傳。樂羊之妻斷織。魏。既籍知母而不知父。雍姬知父而不知夫。潛夫論。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書錄解題。張巡殺愛妾。許遠殺僮奴。唐。鄧禹子十三人各守一藝。後。劉殷子七人各守一經。晉。郭子儀忠貫日月。韓仁愿忠貫神明。李華韓愈公廟碑。戴胄爲大理卿。言若湧泉。蘇頲爲中書舍人。思若涌泉。唐。劉寵受一錢。後。杜遐受紙百番。唐。崔洪口不言貨財。崔遊口不語財利。晉。李弘節以清謹顯。既沒之後。其家闕珠翠。由是名損。漢。吏傳。屈原有天問。柳宗元有天對。盧仝作月蝕詩云。食月者月中之蝦蟆也。梅聖俞作日食詩云。食日者三足烏也。康坡。孫奭公遊天台賦序云。天台者。蓋山岳之神秀也。晉。張翟與沈炳著虎丘者。吳之神秀也。陳。段維一餅熟成一韻賦。歸田。揚子雲有逐貧賦。韓退之有送窮文。淵明有形神影三首。樂天有身心問答三首。少陵有四小松詩。東坡有萬松亭詩。聖俞有四禽言。子瞻有五禽言。王逸少於書知變。韓退之於詩知變。陶侃用法得法外意。東坡學書得書外意。劉歆七略。古文或誤以見爲典。以陶爲陰。抱朴子書三寫以魚爲魯。以帝爲虎。曹不興爲孫權畫屏風。筆墨誤點。因以爲蠅。張防。吳錄。桓溫使王獻之畫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鬼好牛。晉。田單火牛。襍疑然馬。長卿名犬子。王修名狗子。顏氏家訓。雞有五德。韓詩外傳。蟬有五德。陸雲蟬賦。以珠彈雀。莊。以玉抵鵲。鹽鐵論。江泌不食菜心。恐傷生意。邢峙不食邪蒿。惡其名。盧氏新錄。退之以腐蝸爲身宮。子瞻以磨蝸爲命宮。仇池筆記。張敞自請治關郡。漢。袁市自言能作劇縣。晉。牛洪稱屋曜爲五經庫。南。褚遂良稱谷那律爲九經庫。唐。公孫景茂博涉經史。稱書庫。隋。李諮以開元禮及第。號周禮庫。唐。陸澄不能撰來書。號書廚。南史。李善不能屬辭。號書簏。唐。曹子建七步。魏。柳公權三步。世說。劉德千里駒。前。李琨吾家千里駒。唐。五鑿爲正。荀子。廣圻案荀謂荀子。宋本荀子。六鑿相攖。莊子。張釋之十年不調。前。略賓王十年不調。上裴侍郎書。馬融十年不得調。後。韋澳十年不調官。唐。夏侯湛累年不調。抵疑序。顏駟三葉不遇。後漢張平子賦序。忠義天下之大閑。唐忠義傳。節義天下之大閑。唐節行傳贊。陶潛預爲祭文。杜牧自撰墓誌。劉昭外紀論。芸香辟書蠹。蠹。魚石子亦辟書蠹。蠹。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期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于心。後漢黃憲傳。陸象先嘗謂人曰。季眞章字。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唐賀知章傳。

履齋示兒編卷十七

雜記

事同

堯秀眉。魯僖。馬卿亦秀眉。舜重瞳。項羽。王莽。朱友敬亦重瞳。漢高祖龍顏。晉元帝。嵇康亦龍顏。光武日角。唐高祖亦日角。尼父面如蒙魁。陽虎亦如蒙魁。簡憲高肩。馬周亦高肩。晉文駢脇。張儀亦駢脇。禹長喙。史記。武王亦長喙。史記。禹、沐三握髮。呂氏春秋。周公亦一沐三握髮。魯世家。成湯以六事自責。後漢論衡。魯僖公亦以六事自責。後漢論衡。高祖規模宏遠。漢紀。太宗亦規模宏遠。張行成傳。高帝無可無不可。馬援傳。孔子無可無不可。語微子。唐太宗作溫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張說碑。德宗作段秀實碑。本朝太宗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神宗作韓琦碑。古林雜說。蘇老泉。歐陽永叔自爲其父碑。陶淵明。秦少虛皆自作挽辭。樗里子。史記。甘茂錯。前漢。皆號智囊。周昌。尹齊。時東自預。韓俞。魏元忠。唐。志祖案此處疑有脫文。公孫弘。前。祭遵。王良。後。皆布被。趙廣漢。前。弘延師。所者。

鈎距、東方朔（前漢）喬琳（唐）皆故譜陽城欲壞裴延齡白麻（德宗時）李廿欲壞鄭注白麻（敬宗時）蕭何爲民請苑（高祖時）賈馬亦爲民請苑（元帝時）子文見越椒狼子野心張九齡見安祿山狼子野心（唐）劉仁本諫不聽而置笏褚遂良（太宗時）崔元亮（文宗時）諫不聽而置笏祁奚（羊舌肸年）狄仁傑皆舉其子鄭當時田蚡灌夫皆推毂（漢）王衍知石勒有反相（晉）張九齡知安祿山有反相（唐）劉寬爲南陽太守用蒲鞭（後漢）崔景眞爲平昌太守用蒲鞭（南史）許商四至九卿（漢書儒林傳）司馬安四至九卿（漢書酷吏傳）梁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屐即予之沈麟士爲鄰人認所著屐即予之（東魏類聚）韓退之爲送窮文（本集）段成式爲送窮文（夕陽雜俎）盧仝有月蝕詩（韓愈有月蝕詩各本集）項羽學萬人敵（本紀）張飛關羽咸稱萬人敵（三國志）崔子玉爲座右銘（白樂天爲座右銘序）李王爲座右銘（唐守業傳）李磎聚書萬卷時人號爲李公書樓（唐）張昭遠積書萬卷時人號爲張家書樓（五代）公孫丑（本傳）東平王蒼（後漢）皆開東閣馮衍（後漢）葛洪（晉）皆閉門卻埽（晉）

郡國因革

周有天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列諸名城班五等爵逮至周末諸侯流爲十二國東遷之地僅有七城而已（通典平王時洛邑與宗周通東西長南北短相覆爲千里後爲諸侯所侵比周之亡七城而已）嬴秦失道瓜分天下削去五爵能諸侯之制分爲三十六郡郡置一守又使御史監郡務弱其權守權既輕孤立於上莫制其民民苦賦役相率而爲盜故二世而亡漢室龍興監秦之弊加置郡國分內史爲三部（三內史者河上渭南中地也地理志云武帝改河上渭南中地以爲京兆馮翊扶風是爲三輔）光武中興海內凋敝郡國併省者八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復爲刺史員人掌一州和順省朔方刺史合之於司隸凡十三部（因司隸校尉）晉武帝太康元年省司隸置司州其後立州仍郡（立梁秦寧平四州仍三國之郡一百七十三）紛紛不一降及南北既爲州又立郡廢置離常自隋文一天下乃廢諸郡以州治人名則因仍職事同於郡守未幾煬帝又易州爲郡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唐興高祖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太宗始命併省分天下爲十道明皇又因十道而析爲十五道置十五採訪使檢察如漢刺史天寶之際盜賊蜂起因假方鎮以平羣盜自倚昭而後疆土日蹙陵夷至于五季天下紛裂增損因革徒以自擾求欲不亡得乎

卦配十二月

易大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在於天陰得其一則一陰生陽得其一則一陽

生蓋陰極而陽生於子則冬至矣今之十一月是也其卦爲復䷗爲其一陽在下而五陰在上也二陽而四陰則爲十二月其卦爲臨䷒二陽而三陰則爲正月其卦爲泰䷊三陽而二陰則爲二月其卦爲大壯䷡四陽而一陰則爲三月其卦爲夬䷪五陽而一陰則爲四月其卦爲乾䷀陽極而陰生於午則夏至矣今之五月是也其卦爲姤䷫爲其一陰在下而五陽在上也二陰而四陽則爲六月其卦爲遯䷠三陰而三陽則爲七月其卦爲否䷋四陰而二陽則爲八月其卦爲觀䷓五陰而一陽則爲九月其卦爲剝䷖六陰而純陽則爲十月其卦爲坤䷁自一陽生而爲復進進不已至於純陽之乾而終焉自一陰生而爲姤進進不已至於純陰之坤而終焉以此見天數之運周而復始者也

漢將相起微賤

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告子下）管仲孟軻氏皆以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以至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乃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是常人付大於不可奈何而聖賢止以人事爲天命而已其濟矣哉然則有志之士其遇患難險阻行貧賤皆安之若自然此乃天之降大任也至於西漢之初高祖所用將相亦莫不然有如蕭曹起於刀筆韓信起於賤隸（梅福書云拔於行陳）陳平起於亡命（梅福書）周勃起於吹簫叔孫通起於抱鼓（解嘲）黥布起於黥徒彭越起於狗盜樊噲起於屠狗灌嬰起於販繒夏侯嬰起於廄御（史記云嬰御後傳云嬰騶）鄧商起於農夫吳芮起於江湖（各見本傳并錄傳）皆能攀龍附鳳依乘風雲化爲侯王勒功帝籍流慶後昆孰謂漢將相名臣可以微賤而少之

漢兵唐兵

後漢匈奴傳云漢兵若雷風唐高昌傳云唐兵如日月雖一以威勝一以明勝然終未若堯舜不戰而屈人兵也

唐興亡以女禍

唐高祖乘隋季荒亂因晉陽宮女之侍而見劫於子以成起義之志而得天下故太宗有妻嫂之醜（太祖刺王乃太宗之弟不得謂之五嫂）（案）高宗有妻武昭儀之醜明皇有妻楊太真之醜蓋不謹於初世有女禍始以是而成之亦終以是而敗之

太宗戒官吏

太宗皇帝御書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四句以戒監司守令民到於今受其賜德至渥也蓋本蜀後主孟氏昶命箴以箴誡宗人之詞凡十二韻二十四句九十六字而帝實摘取之始見天子儉而意殷詳略有體故併錄之於左族念赤子旰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

雖爲理，陋俗爲規，覓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殘虐。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付與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作爾祿，民爲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誠，體朕無私。出乾德三年敕，奧野人閑話。

死生以義爲重

古人處死生之際，必以義而權其輕重，不然，生爲徒生，死爲徒死耳。顏杲卿馬安祿山，顏眞卿抗李希烈，段秀實擊朱泚，此以死爲輕也，而人重之。王衍拜石勒，哥舒翰拜安祿山，李元平拜李希烈，此以死爲重也，而人輕之。微子箕子，爲義而生者也，比干爲義而死者也，夷齊之死，其諸愧後之臣懷二心者與。屈平之死，其諸愧後之君好讒佞者與。申生伋壽之死，其諸愧後之父母有憎愛者與。左儒之死，其諸愧後之友不相救者與。劉恕周宣王外紀。賈高之死，其諸愧後之客反咎主者與。顏注陳傳。

學貴通古今

丁翁陳聲中自云，予元豐乙丑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唯伯淳有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有九矣，自是以來，皆以寡陋自愧，乃作責沈文。張欽夫爲之跋曰，公壯歲未聞前輩先覺之名，遂終身以爲歉，至引葉公之事自責，葉公，沈諸梁，故名其文曰責沈。葉公姓沈名諸梁，字子高，食邑於葉，僭稱爲公，不知孔子之爲人，數問於子路，子路以爲彼何足以如言夫子故不對了翁乃引此以自責，故曰責沈，見遠而難注。非夫曾鞏樂道，不自滿假，何以臻此。其視唐張由古，以班孟堅文章爲何關班固事，大唐新語云，張由古梁無學術，隱官蜀州，嘗於叢中數班固文章不入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在文選中，何云無出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干班固事，聞者莫不絕倒。本朝楊大年知貢舉時，畢子間堯舜是幾事異矣。雜志云，楊大年主文，畢子上請堯舜是一事是兩事，蓋云如此疑事不須使也得。蓋程伯淳今人也，不知猶不可，堯舜，班固不知可乎，學者可不懋戒之哉。

塗注乙

今進士書試卷末云，塗注乙共計若干字，唐時已有此語，韓愈讀鶡冠子有曰，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注者十有二字云，劉蛻文塚銘序云，實得二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措者，有覆背者，有朱黑圈者。

癖

性癖之不同，如人面焉，阮籍有酒癖，晉。陸羽有茶癖，唐。和嶠有錢癖，王濟有馬癖，晉。李憕有地癖，杜牧有睡癖，王禹偁時有譽兒癖，唐。蔡師魯有勇癖，杜甫送師魯詩，蔡子勇成癖。張邃養勇銳成癖，東坡說。皆無足貴者，惟杜預有左傳

癖，晉。僧文帝有詩癖，曬。楊欽有文癖，唐。白樂天云，我癖在章句，山中吟。杜子美云，爲人性癖耽佳句，李建中云，我亦生來有書癖，李西臺建中師帖，凝式書而作此詩。至於今稱之。唐宦鄭中以三癖聞於劉禹錫，自言癖於詩與琴酒，禹錫以詩答云，觀來畫屏中子，那三癖全。

癡

王濛爲癡叔，顧凱之有癡絕，並晉。竇威書癡，唐。許藉虎癡，魏。許藉如虎之癡。任育長有情癡，任育長從相馬下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長有情癡。○廣所案當作臣下度世說，此漏文也。楊真思癡宰相，唐。張方回癡漢子，天寶遺事。馮道癡頑老子，

聖

茶貝易聖，唐。張芝，漢。鍾繇，魏。衛協，張墨荀勗聖，抱朴子。張旭草聖，唐。楊子華畫聖，北齊。阮籍，晉。嚴子卿，馬綏明子，抱朴子。棋聖，李白醉聖，唐。張衡，馬忠木聖，抱朴子云，善刻削之巧，故曰木聖。

仙

白居易詩仙，唐。夏侯隱者鯉仙，王績酒仙，唐。杜牧詠茶仙，牧之春日樂山病酒詩云，謹對病太守，看得作茶仙。老杜歌飲中八仙，本集。李成水墨仙，李成，北海營丘人，能畫山水，東坡云，公名爲水墨仙。崔徽之蓬萊最後仙，白居易寄崔十八詩，最後仙，注云，貞元間登科者八人，崔之名居末，白詩云，人間不會蓬萊仙，應笑蓬萊最後仙。李白自號酒仙翁，李白爲金陵諸賢逃難，故今有落句駁之。李白爲金陵諸賢逃難，自號酒仙翁，十一序。又號謫仙。

殺妻食子

吳起之殺其妻，易牙之殺其子，樂羊之食其子，是皆忘其所愛，而資其所不必爲也，眞忍人哉。

西施乳香

江淮有河豚，吳人目其腹腴爲西施乳，蘇軾詩。州嶺口有蛤圃，人號其甘脆爲西施舌，詩意。故東坡居常州頗嗜河豚，而里中士大夫家有妙於烹魚者，招東坡享之，婦子雜室聞於屏間，冀，語品題，東坡下箸大嚼，寂如喑者，圍者失望相顧，東坡忽下箸云，也直一死，於是舍舍大快，東坡誠有味其言，使嗜色如嗜河豚者，而不知戒，皆不免於死，噫，東坡誠有味其言。

託名

齊魯大臣，史失其名，孟獻子五友，孟子忘其三，彼女子者，獨何幸歟，貢四娘以花而託名於詩史，公孫大娘，李十二娘以舞劍而託名於杜詩，並見杜詩。十八娘以荔枝而託名於蔡君謨之譜，荔枝譜。杜秋娘以寵幸而託名於杜牧之詩，余媚娘以介潔能詩而得名，柳枝娘以喜誦燕臺詩而得名，秦娘以善琵琶而見取於

章尚書，並昭情藻。杏娘又因折字而取重於隋煬帝，南部煙花記，煬帝會飲爲折字令，謂杏娘曰，我取杏字爲十八日，以至窈娘，本事詩，唐衢知之，縛窈娘，武承嗣留之，衢作詩以遺窈娘結詩裙帶，蹉跎井而死之。踏搖娘，隋唐嘉話云，隋末河間有人使酒，自盛郎中醉必歐其妻，妻美而善歌，好事者呼爲踏搖娘，今轉爲踏容娘也，教坊記作談容娘。顏大娘，教坊記，顏大娘善能歌舞。玉尼娘，隋怪錄，裴諦見一女郎雲之，謂諦曰，君所納妻王母第二女玉尼娘子，可住一年，家必仙矣。盧眉娘，杜陽雜編，順宗時南海貢奇女盧眉娘，能於一尺縑上繡法華經如粟米，玉大娘，明皇雜錄，明皇御勤政樓，大張音樂，教坊王大娘善戴竿，於百尺上爲木山，狀。杜韋娘，本事詩，李司空遊觀，風竭飲，命妓樂以送酒，劉賦詩曰，綠鬢雲鬟宮樣鞋，番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腸蘇州刺史腸，李以妓贈之。謝秋娘，樂府雜錄云，李衡公爲亡妓薦秋娘，擬望江南。隱娘，漁樵閒話云，唐大將軍薛嵩有女名隱娘，經爲乞匄人攝，亡妓薦秋娘，擬望江南。隱娘，漁樵閒話云，唐大將軍薛嵩有女名隱娘，經爲乞匄人攝，面藏洞中，爽藥教習，聚劍之法。嬪娘，雲溪友議云，吳門女郎嬪娘，死葬虎丘山，時人比之蘇小小，舉子袁錄題墓云，虎丘山下墳累累，松柏蕭條郎可悲，何事世人惟重色，百年墓上獨留詩。皆以其一技一能稱，況有節義而鳴於世者，得不大書特書歟，書於青史者哉，然則爲男子者，可不勉諸，若夫廣州酒名甜娘，東海酒名二娘，荔枝名絳衣娘，鸚鵡名雪衣娘，則物亦有借重耳。

草木多青

古今詞人，多以草木多青而寓之官，如班固西都賦云，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又東京賦云，修竹冬青，左思蜀都賦云，寒卉冬馥，宋玉高唐賦云，玄木冬榮，曹子建朔風詩云，桂樹冬榮，陶潛四時詩云，冬嶺秀孤松，杜甫成都府詩云，季冬樹木蒼蒼，當時而盛者不必言也，非時而盛者爲可言也。

屏風兒

今人表記草鍵間之屏風兒何也，予按周文忠公玉堂雜記云，內制名色不一，故凡詞頭之小者，院吏必以片紙錄舊作於前，謂之屏風兒。

祭之明日

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高宗肜日是也，周曰繹，繹衣繹賓尸是也。

履齋示兒編卷十八

字說

書譜

夫止戈之爲武，門王之爲閨，皿蟲之爲蠱，反正之爲乏，日月之爲明，欠土之爲坎，人言之爲信，如心之爲恕，具載經傳，炳炳如丹，則古人制字之謹嚴，不可一毫加損也，曰俗書淆亂，失其本眞，後學緣譌襲舛，不可勝紀，今略是正之。

鍊近鍊，音東。印近邛，音蛩。鉛近鈆，音鑄。肜近彤，音鑿。逢近逢，音廟。趨近趍，音掘。美近羨，音夷。○文昭書疑字音假面切，欲也，又延面切，餘也，延也，讀漢書地理志，江夏郡有河龔縣，晉灼注云，龔音夷，此又幾字之有別音者。隹近隺，音雌。雎近雎，音雖。蛇近虵，音邁。朽近朽，音烏。毋近毋，音無。椓近琢，音猪。切近切，音砌。窘近窘，音翠。紙近紙，音無。第近第，音題。巡近巡，音沿。簡近間，音袁。禪近禪，音單。屆近屆，音佃。次近次，音茨。淳近淳，音潮。厭近厭，音妖。本近本，音滔。諂近諂，音鱗。美近美，音燕。余近余，音著。○文昭案余有著音，余爲俗字。段近叚，音遇。秏近耗，音毛。○志順案秏說文作耗，一字也。惕近惕，音篤。橫近橫，音黃。錫近錫，音唐。易近易，音陽。濱近濱，音臯。錫近錫，音陽。船近舡，音鯛。航近航，音鯛。艤近艤，音鯛。艤近艤，音鯛。艤近艤，音鯛。

以上平聲

揀近揀。音茁　芊近芊。音數　脯近脯。音渾　駃近駃。音史　第近第。音隷　泚近泚。音此　改近改。音巳

豊近豐。音禮　壘近壘。音屣　柾近朩。音舉　芧近芋。音序　覇近覇。音賁　瘦近瘦。音瘦　款近欵。音窾

亡近亡。音罔　東近柬。音簡　籀近籕。音冑　謏近謏。音小　考近考。音考　突近突。音天　匹近疋。音雅

段近叚。音叚○文出但音不同案　晒近𥻉。音亞　邛近卬。音仰　四近四。音冏　鬻近鬻。音毓　丏近丐。音免

栗近粟。音審　傒近傒。音奚

以上上聲

隷近肄。音異　系近系。音係　遲近遲。音値　屖近屖。音犀　謚近諡。音示　旡近无。音既　畀近畀。音忌

圝近圖。音附　伏近伏。音大　戾近戾。音大　須近湏。音穎　閔近閑。音廎　淸近清。音精　枸近栒。音進

縛近縛。音篆　祼近祼。音貫　葩近葩。音周　由近甶。音塊　勳近勳。音邁　沬近沫。音昧　涑近涑。音練

洄近涸。音問　孝近季。音穀　叱近叱。音化　突近突。音突○文出但音不留案　酉近酉。音亞　受近受。音到

福近福。音副　袖近袖。音溜　棟近棟。音棟　恨近恨。音錬　廷近廷。音匪　炙近灸。音究　褱近襄。音褏

以上去聲

角近角。音禄　玉近王。音玉上鳳當○殷析字案　苗近苗。音笛　朴近扑。音教音剝撲　澤近澤。音鐸　洛近洛。音淵

筆近筆。音律　劍近劍。音鈍且也　借近借。音鵲　首近首。音蔑　商近商。音滴　柝近析。音昔　愁近愁。音惕

脈近脈。音脈　佰近佰。音陌　霸近霸。音魄　取近取。音頤　惚近惚。音忽　沐近沭。音水戒也　押近押。音狎

給近給。音夾　昧近昧。音末　味近味。音末　戊近戉。音越　臼近臼。音菊　束近束。音刺　魘近魘。音魘

以上入聲

凡此皆書之相近而譌也

如虛、虗、虛、虍、虐、虜、虞、虧、虘、鑪、櫨、纑、艫、蘆、臚、攎、攄、矑、劇、鑢、遽，皆從虍，而俗皆從虎。決、減、滅、況、涼，

冱、沖、淒、準、盜、梁、凝、凜、凓、淒、渠，皆從水，而俗皆從冫。決字正作決。

之水而中云鄩之末亦作。五經文字云，水有冫俗一作冫。陟切，可改決。此冫況入減，並音冫與冫同用，冫也。

具、縣、縣、殖、植、埴、殖、植，皆從且，而俗從且。堯、嘵、曉、饒、燒、澆、僥、撓、橈、嶢，皆

從垂而俗皆從垂，命、卻、卸、印、卬、鄉、卿、卿、節、即、抑，皆從卩，而俗從卩。陵、陸、陽、陰、阿、陂、阪、陶、險、限、雅。

隗、隰、陝、陟、陷、陽、降、陘、阬、防、陡、陸、陽、障、隩、附、隈、阮、陳、陶、陆、除、阼、陛、隊、澤、隍、陪、隕、陲、院、隆、陀、坐、阡、陌、隣、隋，

隮、隮、陣、陘，皆從阝，而俗從卩。郤(去戟切，姓也)、邑也、邦、鄒、鄰、鄰、郊、郛、都、鄭、郡、鄙、郭、部、郁、邵、邢、鄂、郝、鄠、邸、鄉、鄆、郃，

鄒、鄭、邳、邗、邘、郵、鄃、郝、郎、郡、鄴、郅、鄧、鄂、邳、鄺、鄘、鄴、鄜、那、鄴、部、郎、郴、邢、鄗，皆從阝，而俗從卩。

遷、蹮、鐪、廬、廚、廟、廇、廁、庠、廈、厚也、廝、廡、廈、廖、廳、廳、庁、廛，皆從广，而俗從厂。扁、葛、謁、竭、歇、揭、褐、偈、喝、愒，皆從匃。

而俗從匃。偏、徧、遍、編、篇、扁、褊，皆從戶，而俗從尸。眞、顛、塡、鎭，皆從眞，而俗從眞。贊、贊、讚、潛，皆從兟，而俗從兓。

鑽、櫕、酇，皆從兟，而俗從夫。麥、繆、謬、膠、膠、廖、瘳，皆從㐱，而俗從㐱，宜、寫、富、寇、冦，皆從宀，而俗從冖。吳、諛、

娛、悞，皆從吳，而俗從吳。嚌、蹲、瀋、甑、增、增、僧、僧，皆從曾，而俗從曾。船、鉛、沿，皆從㕣，而俗從公。曼、冒、冕，皆

從目，而俗從曰。諍、淨、靜，皆從爭，而俗從争。跨、誇、侉、洿，皆從夸，而俗從夸。窪、叡，皆從谷，而俗從谷。旨、

指、脂、詣、嘗，皆從旨，而俗從百。效、做，皆從文，而俗從力。耦、耨，皆從冋，而俗從面。協、博，皆從十，而俗從小。

衡案恐文心之和也見。補、褊、袷、祼、裎、袒、裼，皆從衣，而俗從示。殄、睽之睽、眼瞼之瞼，皆從目，而俗從月。亂臣十人

之亂，從𠬪從乚，正音治，而俗從亂，乃音亂。敷天之命之敷，從東從攴，正音敷，而俗從來從力，乃音賚。

增折皆從土，而俗上從女下從手。左傳忨歲而愒日之忨，五官切，從心，而俗從習。凡此皆偏旁之譌也。

穀、穀並音谷。上穀實名，下竹名。

蠱、蠱並音蠱。上器名，下器名。

鍾、鍾並音終。上樂器，下樂器。

伶、柃並音零。上伶人，下打器。

箴、箴並音鍼。上箴諫，下草名。

擊、擊並音兆。上始，下宮擊。

泮、泮並音判。上冰泮，下泮宮。

邵、邵並音紹。上姓也，下地也。

肯、肯並音宙。上冑究，下兜鍪也。

被、被並音拂。上祭除，下衣蔽。

獼、獼並音約。上草名，下名篇。

祛、袪並音墟。上衣袂，下却也。

奕、奕並音亦。上大棋，下棋也。

況、況並音貺。上寒也，下冰寒也。

鷁、鷁並音鬻。上雞也，下鶉也。

璲、璲並音燈。上升器，下禮器也。

婚、昏並音婚。上字見，下昏字也。集韻○十三案十析昏日部作。

凡此皆聲同而義異也。

聲譌

字音之譌，甚于樂音之譌。久矣學者之病乎此也。如底定之底（上聲也，當音旨），與旨同音，俗呼為底（見十一上平）。

下音啗之嗜，與恥同音，俗呼為巾。懈怠之懈，音廨，俗讀為邂。忽遽之遽，為詎，俗讀為據。芥蔕之蔕，

當讀曰敬，俗因帶。早曉之曉，當讀曰漢，俗曰數。寅卯之寅，音夷，俗以為音殷之寅。伏臘之臘，音獵，俗以為

田獵之獵。亡合音亡，而以為浩。浩合音貝，而以為佩。俛合音行，而為當（案顏氏家訓云，俛合音行，當為卬之俛）。

搾合音佐（切案集韻佐字非則仲切），而為乍。橘合音穴，乃以為賽。訃合音訃，乃以為訐。

卒嫪有只惆（如為）同。以姚（戎）為戎。以蹷為蚩。以逄（龍）為逢。以娶（豕）為豕。以觿為鐫。

以松鍾爲充。以楷技爲看。以廝新爲面。以郭皮爲卑。以裨補也爲皮。以裨補也爲移。以真豆共期爲賓。以濟新爲西。以部貫爲香。

爲揮。以濃雖爲雖。以禮禮爲低。以鬱鬱爲章。以娛愚爲吳。以迂于爲紆。以崎嶇爲敬。以鬱鬱爲移。以邦國爲寺。以椅猗爲遮。以柢柢爲表。

爲扉。以碧碧爲岐。以悲悲爲悲。以綿綿爲吳。以研研爲井。以非非爲椅。

爲附。以踏踏爲付。以稱稱爲儒。以稅稅爲投。以紆紆爲紆。以蹶蹶爲蹶。以拘拘爲遮。以拘拘爲寺。以拘拘爲表。

爲蹶。以栖四爲妻。以棲四爲妻。以撕四爲斯。以鵝鵝爲鵝。以蓋蓋爲蓋。以苽苽爲瓜。以蝸蝸爲螺。

悝。以桃桃爲危。以稽稽爲稽。以畦畦爲葵。以猩猩爲猩。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蓄。以鳴鳴爲鳴。以僑僑爲僑。以戒戒爲戒。以姓姓爲姓。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分。以郎云爲郎。以賦賦爲賦。以姓姓爲姓。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銀。以麋門爲麋。以妍干爲妍。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汾。以貓貓爲貓。以端端爲端。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玄。以躍躍爲躍。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全。以顏顏爲顏。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歡。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涓。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娟。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涓。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嚮。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上聲有以慢慢爲爽。以甬勇爲桶。以鮠項爲垢。以時止爲齒。以駛史爲駛。以蛇蛇爲紀。以鮠項爲垢。以朔數爲麻。以武數爲舉。以駛史爲駛。以蛇蛇爲紀。以鮠項爲垢。以麻武數爲府。以姥鄒矩爲禹。以駛史爲駛。以蛇蛇爲紀。以鮠項爲垢。以楊蓋爲繫。以簑簑爲簑。以鄒矩爲禹。以駛史爲駛。以蛇蛇爲紀。以鮠項爲垢。以檢款爲完。以簑簑爲簑。以姥鄒矩爲禹。以駛史爲駛。以蛇蛇爲紀。以鮠項爲垢。以盥管爲澣。以惲惲爲粉。以玭玭爲阻。以殘殘爲殘。以蛇蛇爲紀。以鮠項爲垢。

爲琳。

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去聲有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入聲有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以鍵鍵爲鍵。

凡此皆聲之譌也。

韻鑑有三訓。音眞者陶甄也。音堅者察也。免也。見於十七眞二仙韻中。粲然可考。然學者皆押陶甄。存仙

字韻獨眞字韻反未審押。此皆相承之久。信耳不信目之過也。但揚子有甄陶天下。溫公音居延切。往往取玉篇爲據。則又可通押。至於眞字韻。不可不押耳。況文選張茂先女史箴云。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包犧。肇經天人。則已押在十七眞矣。

羽有三訓。在九鷰王矩切者。舒也。聚也。在十遇王遇切者。翼毛也。近年賦中有押一羽在鷰字韻。偶有司失於契勘。遂幸中。後來者不可蹈覆轍。志祖案羽有兩音皆可通用。未可以鷰韻押一羽爲誤。

案孟子離婁下。尹公之佗。即左氏襄公十四年尹公佗也。前漢南粵王趙佗。即文帝賚云南越尉佗。高帝紀南海尉佗也。高紀及項籍傳有項它。字與佗同。魏及項羽紀○魏案高紀作項它。是魏王豹也。豹也。師古曰。它字與他同。項籍傳羽使仲兵子項它爲大將。師古曰。高紀云項聲。此傳云項它。紀傳不同。未知孰是。案此似二人。過秦論有帶佗。六國時將。後漢有華佗。五人名。並音徒何反。讀爲馳。以至賈佗。昭十三年。北宮佗。涉佗。昭二十年。陽佗。昭二十年。并詩有陳佗。墓門篇同音。

案詩皇皇者華。周爰咨諏。左傳襄四年咨事爲諏。並音子須反。今讀韻十九侯諏字音將侯切。注亦云咨事也。其義雖同。然賦家押在侯字韻者。不可用詩與左氏全文。

案孟子云。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告字無音。梁惠王下。音曰。不虛無告。大誥釋文獨音故。毒反。旨。詹並同。第賦家用作堯事者不可作去聲押。

瓶字有兩聲。音皷者。神祇之祇。又訓大也。玉篇引易曰。無祇悔是也。音支者。廣韻訓適是也。如詩曰。亦祇以異。楊子曰。茲若也。祇其所以爲樂也。歐陸德明與司馬溫公並音支。今杜詩。韓詩。或書作秖字。從禾從氏。而俗讀曰質者非也。案玉篇竹尸切。廣韻丁尼切。皆注曰。微始熟也。退之詩曰。秖言池未滿。秖是照蛟龍。秖知開信馬。子美詩曰。百舌來何處。童童秖報春。不堪秖老病。何得尙浮名。皆當平聲讀。至如飄泊南蹤老。秖應學水仙。不作平聲可乎。合從示訓適也。但也。

只字韻。皆音之移之余二切。語已詞也。俗讀作質者誤也。杜詩只益丹心苦。只想竹林眠。寒花只暫香。盧懷只愛才。閨中只獨看。儻渠愁只睡。皆當讀作止。

薄有三聲。音泊者。厚薄之薄。音朴者。疾彌聲。詩載驅薄薄是也。音博者。迫也。但讀書中並不收。尙書盛篇外薄四海。孔氏曰。薄。迫也。釋文音蒲各反。徐音扶各反。毛詩蓼蕭注下引爾書外薄四海。釋文乃爲音博。與書本文音不同。前漢序傳曰。外博四荒。則班固亦讀作博。第以博爲薄。誤矣。今舍本文下二音而從蓼蕭注音博。如繫辭云。需風相薄。又云言陰陽相薄也。左氏云。宋師未陳而薄之。莊公十年。薄而觀之。僖三十三年。薄諸河。文十七年。薄我。宣十三年。薄人無人。揚子云。雷薄乎山。並當讀作博。詩蕩。玉多古土。博文。二字韻部。韻也。收入去聲。而俗呼作上聲。

魏。九貴反。其爲弓矢之衣一也。○公劉韓璆容刀。桓公二年作鞞鞛。上浦項反。下布孔反。其爲容刀之飾一也。○樂記何人斯作壎篪。笙師文中子皆作塤篪。○禮記周禮皆作八蜡。字林獨作八禡。○詩神祇祖考以安樂之。是當時劉更生漢書不音。不可作平聲讀。故宋景文有詩曰。君看青史皆劉向。使

履齋示兒編卷十九

字說

字異而義同

天地一也。潛虛。溫公作蒐隆。古天地字。雷風一也。周禮作靁飄。古雷風字。○九扈。左傳毛詩桑扈用扈字。爾雅用鳸字。說文用雇字。又或作鷄。其實一也。○萱草。毛詩用諼字。韓詩外傳。嵇康養生論用萱字。阮籍詠懷詩用諠。魏案詠懷詩作諼。謝惠連西陵遇風詩注作諠。

字說文用蘹。蘹。蘹三字。其實一也。○衰者衣之別名。詩謂之衰。禮記謂之卷。荀子謂之虺。其實衣一也。歇者。止樂之器。二禮。尙書謂之敔。詩謂之圉。其爲樂一也。○獄一也。在詩則有宜岸宜獄。在揚子則有狴犴。使人多禮。在漢刑法志則有獄犴不平。○韶一也。書謂之蕭韶。左傳謂之磬韶。魏案左襄廿九年傳作磬韶。惟周禮作磬字耳。周禮謂之大磬。史記謂之九招。孟子謂之箾招。角招。○樂記曰建櫜。建櫜。爲櫜。櫜二十三年作櫜。

顧案詩大雅鳧鷖序云神訓順考安樂之也。周禮作天地神示（音祇）。○禮器有繁櫻巾車作樊纓（繁笑並步干反）。○禮記禘冕荀子禮論作卑梲（興鞞毛同）。○祭統共齊皆甸師作盥盎。○太宰以八柄詔王（天官）。內史作八枋（兵病反）。○繫詞天地絪縕班固東都賦作烟煙。○書至治馨香郊特牲作薌鄉（禮宮仲馨）。○谷風匍匐救之檀弓作扶服。○詩綿蠻黃鳥大學作緡蠻。○書云耄期射義作旄期。○語云齊衰昏義作資衰（顧案鄭注資當爲齊）。周禮哀矜折獄于定國傳作哀鰥哲獄。○子張篇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薛宣傳作焉可憮也。○論語申申如也漢書作伸伸。○又侃侃如也唐張嘉貞傳作偡偡。○又鄉人儺郊特牲作鄉人禓（音傷又羊饌）。月令又作難（乃多反）。○又必也狂狷孟子作狂獧。○莊子齊物篇罔兩問景孔子世家木石之怪夔罔蜩（注虯蟲罔音網）。○龜策傳序伏靈者千歲松根也本草作茯苓。○祭義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荀子勸學不積蹞步。○孟子夫蹶上食槁壤下飲黃泉荀子勸學螾無爪牙之利（顧興蚓同）。○魯頌能修泮宮禮器王制並作頖宮。○堯典南訛馮相氏作南譌（五和反。○顧案史記五帝紀作南蹟。○馮相氏下當有注字下司農同）。○又毛毳司裘作氊毳（上音毛）。○崧高不畏彊禦陳咸傳作彊圉（顧案公孫賀等贊可謂不畏彊圉矣王莽傳引不畏強禦）。○甘棠勿翦拜樊典注作棫楚。○詩和鸞雍雍東都賦作龢鑾。○夬卦其行次且（興趑趄同）。韓愈盤谷序足將邁而趑趄。○進學解佶屈聱牙唐元結傳作聱齬。○姤卦羸豕孚蹢躅三年問柳宗元貞符作躑躅。○困卦于臲卼秦誓邦之杌隉。○說命亮陰三祀喪服四制作諒闇。○儒行篝門圭竇（音竇）。襄公十五年作閱竇。○衡山王傳日夜（六字文昭校增）縱臾王謀反事（縱子亮反臾倉勇）。柳子厚貞符脅隅縱踊。○宋玉九辯鉏鋙而難入陸士衡文賦或齟齬而不安白居易無可奈何歌齟齬其心胸。○曲禮定猶與稽康養生論內懷猶豫馬援傳計尤豫未決寡欲傳（范傳案來欲傳原誤光武紀顧校改）尤豫。（先胥涇說文曰尤尤行貌東觀記狐疑未決也亦音由不定也）。○太史公六家要指論儒者以六藝爲法孟子序作籍。○傳二十四年狄固貪惏屈子離騷作貪婪。○經曰嗚呼一也漢五行志作烏嘑孔光傳作於虖（范傳案原作嗚呼顧據漢書改）。王貫作熙虖（顧案王貫所撰酷傳序云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暴虐成名與嗚呼異義附著於此殄爲失檢）。董賢傳禮記大學並作於戲詩烈文作於乎。○詩云委蛇一也後儒林傳序作委它（諱詩外傳（志顧案韓詩作逶迤見釋文外傳未見）。任光傳贊（顧案任光傳贊作委佗）。楊秉傳並作逶迤楚詞離騷九辯皆作委蛇九章作委移九歎作逶移列子作猗移。○烽燧一也韓安國傳作蜂隧（顧案韓詩傳作烽燧○黃圻案此引韓安國傳字與班馬字類同）。子虛賦作幾蹶（志顧案文選子虛賦作綺縠漢書作逶蛇）。○田獵

一也五子之歌作畋無逸作于田繫詞作以佃小宗伯作大甸（音田）。○禹貢雲土夢作乂職方作雲瞢（音貫反）。○又滎波職方氏注作滎播（音波）。○又被孟豬職方氏作望諸左傳爾雅宋玉對楚王問皆作孟諸（孔氏曰孟諸尚書作孟豬即爾雅宋有孟諸是也○顧案顏師古注地理志云盟音孟又云孟諸即圃田也又案孔氏曰以下出毛詩疏證正義詩作明都聽方注作明都孟昭皆未聽）。孟子封之有庳漢昌邑王傳作有鼻（鄭注庳音鼻）。○梁惠王下大王事獯鬻史記匈奴傳並粥居于北蠻（外紀黃帝北逐葷粥）。○禮記晉人陽傳有卑（並毗亞反）。○梁惠王下大王事獯鬻史記匈奴傳並粥居于北蠻（外紀黃帝北逐葷粥）。○禮記晉人先有事於惡池（呼洮）。揚子知江河之惡池（音馬）。職方氏其川虖池光武紀渡滹沱河（顧案光武紀云至呼沱河馮異傳云因復渡虖沱河引光武紀云度虖沱河）。○又踩蹂孤獨得其養詩至于矜寡（矜音鰥○顧案詩鴻雁序）。○詩彷徨不忍去荀子禮論方皇周挾（讀作彷徨）。西都賦降周流以徜徉。○荀子正論坎井之鼃莊子作埳井。○詩唐風云采苓采苓爾雅云蘦大苦（釋曰蘦一名大苦郭璞云蓍也○顧案郭璞云甘草也苦字誤）。○孟子云啜粥飲水荀子富國篇嚌菽飲水（蒸爽啜同）。○晉湯居亳荀子彊國作薄。○詩王居鎬京荀子正論作滈又作鄗。○淮南子云屈商囚於羑里子長報任少卿書作羑里。○詩敝有夷之行前武紀云度虖沱河。○又踩蹂孤獨得其養詩至于矜寡（矜音鰥○顧案詩鴻雁序）。○詩彷徨不忍去荀子禮論方皇周挾（讀作彷徨）。西都賦降周流以徜徉。○荀子正論坎井之鼃莊子作埳井。○詩唐風云采苓采苓爾雅云蘦大苦（釋曰蘦一名大苦郭璞云蓍也○顧案郭璞云甘草也苦字誤）。○孟子云啜粥飲水荀子富國篇嚌菽飲水（蒸爽啜同）。○晉湯居亳荀子彊國作薄。○詩王居鎬京荀子正論作滈又作鄗。○淮南子云屈商囚於羑里子長報任少卿書作羑里。○詩敝有夷之行前地理志大王徙邠（古豳字）。○又即有部家室前地理志后稷封邰（讀曰邰）。○禹貢至于陪尾前地理志作倍尾○又析支渠搜前地理志作渠叟。○檀弓自敗於臺（音胡）。春秋作狐鮐。○繫詞世紀作包犧漢律曆志作炮犧通歷作庖犧左昭公十七年注莊子大宗師揚子問道班固東都賦皆作伏羲前揚雄傳作宓犧後蔡邕張衡傳作羲皇（顧案張衡傳集題皇字）。荀子成相作伏戲前漢作宓戲（顧案左注及文選作伏犧莊子作伏戲後漢書作虛戲解維作慾慮藝文志作宓戲亦見律曆志上）。○書有皋陶龜錯傳作咎繇。○荀子成相篇湯讓於牟光莊子作務光（牟與務同）。○荀子曰堯學於君疄新序子貢對哀公作君嗇史或作尹嗇。○書仲虺之誥荀子法行篇作中虺（與仲虺同）。○書說命學記作兌命。○論語周任有言（李氏盤虞作運任）。○又子貢樂記荀子蜚仲舒贊作子蟜。○又曾點史記作曾蒧（音點）。○又仲弓荀子作子弓。○又孟之反哀公十一年作孟之側莊子作孟子反何論云孟之反或云字反（顧案杜預云之側諸氏族也字反）。○孟子云宋牼荀子作宋鈃（與輕同）。○又逢蒙荀子王伯篇作逢門（音蒙）。淮南子王褒頌作逢門七略作逢門。○又離婁莊子作離朱。○左傳納公孫寧于陳公羊作甯禮運注亦作甯過秦論六國之士有寧越即甯越也史記有甯（黃圻案宮侯酷吏傳改寧）成傳前漢作甯戚。○書君牙緇衣作君雅。○書咸有一德禮記作尹吉（吉音皆）。○

盤庚翼奉傳作般庚。（顏案今翼奉傳亦作盤。○廣圻案引翼奉傳與班馬字類同）○又呂刑、緇衣、孝經作甫刑。（改者謂呂覽稱封甫。東坡本孔穎達之說。）○君奭曰、割申勸寧王之德。緇衣作周田觀文王之德。○詩小雅、舉記作宵雅。（宵之言小也。音消。）○宣王之臣有南仲、班固人物表博古圖作南中。（中仲古字通用。）○前漢邊錯、荊王劉賈及敍傳作朝錯。○書、緜運洪水、國語作鯀。○列子名禦寇、前藝文志作圄寇。（圄音禦。）○賈誼弔屈原賦云、彗邪、蓋國逢旨、楚辭作鑠鄉。○詩、顯顯令德、中庸作憲憲。○又鶉之奮奮、表記作姜姜。○又脊令在原、左傳、爾雅、東方朔答客難作鶺鴒。（顏案東方朔答客難作鶺鴒、文選作鶺鴒。）○又樂爾妻孥、中庸作妻帑。○又氓之蚩蚩、過秦論、甿隸之人、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三俗字皆民也。）○又倉庚喈喈、宋玉好色賦作鶊鶊。○信南山云原隰、遠師作遠隰。（古原字。）○書云天難諶、詩天難忱斯。○又虎賁綴衣、沈約宋志作虎奔、班固西都賦作賁衣。○大禹謨降水儆予、滕文公下、洚水警余。○舜典云姦宄、司刑作姦軌。○舜典、法言曰殂落、萬章作徂落。○又洪範有八政、（顏案有八政三字誤。）前藝文志作鴻範。○又王道平平、史記作王道便便。○又敍納以言、堯帝紀作傳納以言。（顏案師古注、口作曰敍。）○又隨山刊木、地理志作栞。○衛在璿璣、易略例處璇璣以觀大運。○論語、縲絏之中、太史公傳作累紲之辱。（與紲同。）○孟子、雖有鎡基、樊噲等賛作茲基。○今殷小憂、前郊祀志、上病瘉。（瘉作愈。）○又伊尹在畎畝之中、劉向傳、雖在畎畝、罷錯傳、中國之所以離南蠻也。（與畝同。）○大人賦、（班博案本賦子虛賦、編改正。）下崢嶸而無地兮、甘泉賦、似紫宮之崢嶸。（音宏。）○過秦論、逡巡而不敢進。（逡千旬反。）趙后傳、逡循固讓。（顏案文選作逡巡、師古曰流俗書本巡字誤作逡。）○霍光傳、使者旁午。（猶言交錯也。）劉向傳、水旱饑蝗蠭起、蠭午並作。○悼李夫人賦、惟幼眇之相羊。（猶遊也。）宋玉風賦、徜徉中庭。（音常羊。一本作倘佯。）○劉向傳、惓惓之義。（與拳同。）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司馬遷傳、拳拳之忠。○王商傳、商言有固疾。（讀作錮。）賈誼傳、疏曰、必爲錮疾。○杜欽傳、報睚眦。（睚音崖、眥目也。眦即皆字、目匡也。）孔光傳、厓背莫不中傷。（厓、五懷反。皆仕懷反。）○郊祀志、霑冒。（霑音代冒莫內反。）西域傳、贊睹犀象瑇瑁則建珠厓七郡。（瑇瑁音代妹。）○武帝紀、單于待命加嫂。（音先。）董仲舒傳、桀紂暴虐。（音慢。○顏案師古注云、暴與慢同、董仲舒傳注、說與慢同。）○通錯傳、在俛卬之間。（卬讀作仰。）王章傳、今不自激卬。（卬讀作仰、仰顧爲激。○文弨案宋祁讀爲激角是也。）○揚雄傳、橫江淮以南滌兮。（滌往也。子敬反。○齋按案引揚雄賦、與滌爲字類同、今本作因江淮而注記分。）又甘泉賦、逶迤雕宮般以相燭兮。（逶古迤字。○高帝紀、旗幟皆赤。（式志反、字或作識、作志音義同。食貨

志、旗織加其上。（織音識。）叔孫通傳、設兵張旗志。（與幟同式吏反。）○五行志、劉屈氂復坐祝詛要斬。（詛側據反、古祖字。）許皇后傳、廷博案舊本上官后、文紹改正。）祝詛後宮。（詛古祖字。○顏案文帝紀、民或祝詛上。）○律歷志、黃帝使泠淪。（音倫。）外紀、黃帝紀、命伶倫造律呂。○揚雄解嘲、標標有凌雲之志。（標匹昭反。）相如傳、（廷博案相如舊本、映揚雄賦改正。）作飄飄。○相如子虛賦、封疆畫界。（疆讀作薑。）王子侯表、重土過制。（重與種同。○顏案師古云重亦種字也。）○趙廣漢傳、廣索私屠沽。（廣與搜同。）王莽傳、搜索城中。（搜與搜同。）○藝文志、易之嘯嘯。（與蹙同。）○五行志、岷山崩雍。（雍作壅。）王莽傳、長平館西岸崩甃。（甃作壅。）○荆通傳、天下匈匈。（匈匈二字。）霍方進傳、摯下兇兇。（匈兇二字。）○項羽贊、頓首延頸。（延古俯字。）韓信傳、俛出跨下。（俛亦俯字。）○鄭崇傳、歸天罔極。（罔與罔同。）相如封禪書、發自顯寫生民。（寫與寫同。）○蘇武傳、霍光寢其奏、趙廣漢傳、夜不寢至旦、論語、終夜不寢。（寢與寢同。）○書曰、若蹶坼父。（即詩云祈父、孔氏曰、司馬掌封畿兵甲、古者祈坼聲同字得通用、故詩作祈、書作坼。）

字同而義異一

大禹謨、降水儆予。（即孟子爾條水者洪水也。）禹貢、北過降水。（水名。）○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祭統、草艾則墨、田蚡傳、竇嬰墨墨不得意。（墨作默。）家語、在厄篇、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昭十四年、貪以敗官爲墨。○周命、侍御僕從、萬章下、使之僕僕爾亟拜也。○大禹謨、汝惟不伐、既濟卦、高宗伐鬼方、車千秋傳、千秋無伐閱。（伐閱作閥。）詩伐木丁丁。○堯典、厥民夷。（平也。）草蟲、我心則夷。（悅也。）舜典、蠻夷猾夏。（夷狄。）猾夏、序卦、夷者傷也。玉藻、瀆筍、夏后以薦夷。（瀆作敷。）孟子引詩民之秉夷。（彝也。）韓愈南海廟碑、不鄙夷其民。○堯典、以殷仲春。（殷正也。）時、愛心殷殷。（憂貌。）漢文帝贊、海內殷富。（盛也。）語、殷因於夏禮。（國名。）相如傳、文君侍者通殷勤。（與懃同。）○大禹謨、皋陶矢厥謨。（矢陳也。）大東、其直如矢。（箭也。）莊子、人間世篇、愛馬者以筐盛矢。（與屎同。）雍也、夫子矢之。（誓也。）○衣甲、惟明明后。（若也。）曲禮、再拜稽首而后對。（與後同。）○書、毋作神羞。（羞也。）左傳、可羞於王公。（羞也。）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致滋味也。）○又永底烝民之生。（致也。）梅賾傳、尉祿天下之底石。（與砥同。）○洪範、五皇極。（中也。）又威用六極。（籀也。）詩、昊天罔極。（窮也。）星有北極、室亦有極。杜詩、仙仗離丹極、李白大鵬賦序云、可謂神遊八極之表、倪寬傳、天子建中和之極。（至也。）○舜典、讓于夔、龍。（夔舜臣也。）大禹謨、夔夔齊栗。（敬貌。）劉子曰、夔之一足、（蹇名。）○洪範九疇。（類也。）孟子、養其田疇。（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荀子正論、至賢疇

四海。（亂也。）（書也。）前律歷志。嘻人子弟。（興傳同。）書。嘻。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語也。）檀弓。嘻昔之夜。（發聲也。）○無逸。君子所其無逸。（安也。）立政。乃惟庶習逸德之人。（逸也。）孟子。道逸而不怨。（遺也。）唐文藝傳序。史家逸其行事。（失也。○志祖案此與遺逸之逸同義。）成公二年。馬逸不能止。（奔也。）杜詩。俊逸鮑參軍。（超也。）○大禹謨。儆戒無虞。（虞。度也。）國語。文王詢于八虞。（官也。）孟子。伯者之民。驩虞如也。（樂也。）詩。騶虞。（獸名。）○舜典。嘻若予工。（順也。）莊子。人間世。吾語若。（汝也。）漢石顯傳。殺若若耶。（與。說。）唐儒學傳序。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爲之。（與也。）孟子序。若此者衆。（如也。）○秦誓。毒痡四海。老子。亭之毒之。（王弼注。亭謂品其形。）（蕃育成其實。）○臣工。奄觀銍艾。（讀作乂。即乂也。）前郊祀志。天下艾安。（讀曰乂。治也。）王褒傳。俊艾將自至。（讀作乂。俊乂也。）傳。介子傳。不誅無所懲艾。（讀作乂。）○下武。昭哉嗣服。（承也。）論語。有事弟子服其勞。（用也。）又以服事殷。（服事也。）詩。無思不服。（長也。）賈誼傳。服飛入誼舍。（讀作鵩。）書。弼成五服。又彰施于五采作服。（衣也。）○詩。麟之定。（原也。）定之方中。（星名。）○我將。維天其右之。（右。興。）前同。書。相成王。爲左右。泰誓。以左右民。（音左佑。助也。）○詩。采苓。舍旃。（之也。）王褒傳。頌。荷旃被毳。（與氈同。）○甘棠。召伯所說。（息也。）周明篇。韓非作說難之書。○詩。胡爲乎泥中。（胡。何也。）狼跋其胡。（頷也。）胡考之寧。（遐也。）應劭漢儀奏曰。宋愚人寶燕石。視者掩口盧胡而笑。（笑貌。）李蔚贊。（趙案舊刻云李蔚宗。衍宗字。此唐書李蔚贊語。今訂正。）屈萬乘之尊。自等於古胡。（胡。人也。）○又桓桓武王。（桓。武也。）周禮。公執桓圭。（植也。）周易。磐桓利居貞。（旋也。屯也。）○小心翼翼。（恭也。）書。翼日乃瘳。（明也。）莊子。以禮爲翼。（羽也。）○又穀則異室。（穀。生也。）穀旦于差。（善也。）書。既富方穀。（祿也。）百穀用成。（穀。穀也。）○又我武維揚。（威。武也。）曲禮。堂上布武。（跡也。）語曰。武盡美矣。（武王樂名。）

履齋示兒編卷二十

字說

字同而義異二

詩。鶴鳴于九皋。（九折澤也。）哀公二十一年。魯人之皋數年。（緩也。）○燕燕于飛。（紀鳥。）嘉賓式燕以衎。（安也。）○又夏屋渠渠。（勤也。）前漢吳王傳。爲渠率。（大也。）後漢劉子訓傳。兒識父母。軒渠笑悅。（軒渠笑貌。）前漢石渠論五經同異。（關名。）杜詩。憶渠愁只睡。（他也。）韓詩。清溝映汚渠。（溝也。）○俾爾耆而艾。（老也。）夜未艾。（止也。）孟子。求三年之艾。（草名。）○又壽考且寧。（考。老也。）作召公考。（成也。）書。三載考績。（推也。）爾雅。釋名。父死曰考。淮南子。夏后之璜。不能無考。（瑕也。○廣圻案淮南考字當讀爲杼玉曰玉之玉。許敕切。古字假借也。今說文作珬。世人不識此而以爲考訓。殺季昭亦誤。）○又履履將之。（履。履也。）君子所履。（踐也。）○孝經。滿而不溢。（益也。）維天之命。假以溢我。漢食貨志。黃金以溢爲名。禮樂志。郊祀歌。舞成八溢。（趙與鈞同。○趙案八溢與前同。○惠棟案黃金以溢爲名與錢同。）○公孫丑下。弟子齊宿而後敢言。（讀作禀。）漢哀帝紀。宿夜憂勞。（讀作夙。說。趙案今哀帝紀作夙。）西域傳。大宛國有馬耆目宿。（讀作苜蓿。）左傳。再宿爲信。○息夫

躬傳。僕邊不足數。僕步木切。莊子人間世篇。適有蚉虻僕緣。○前郊祀志。忽明上通。忽與聰同。陳湯傳。豫忽嶺。與蔽同。匈奴傳。剛世重之茲甚。與滋同。曾念茲在茲。此也。○李尋傳。人民繇俗。繇與謠同。鼂錯傳。禹得咎繇。與皋陶同。高帝紀。常繇。徭作徭。○王吉傳。吸新吐故以練五臟。才洪反。王莽傳。府臧完具。臧案今王莽傳作藏。○前地理志。南則珠璧流離。璃琉璃同。揚雄傳。亡春風之被離。被作披。易明兩作離。卦名。詩。彼黍離離。盛貌。施丘。流離之子。別也。班固東都賦。儻佯兜離。離樂名。張良贊。高祖數離困厄。遭也。古今注。芍藥一名可離。草名。文選沈休文詩。紫燕光陸離。明也。○貨殖志。賦入貢稟。與餼同。戾太子傳。毋作棄德。古匪字。書。天棄忱辭。輔也。○高帝紀。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傅音附。鼂錯贊。爰盎亦善傳會。讀曰附。○鄭案二傳字皆傅著之義。○律歷志。能去尤疏遠者十七家。與疎同。王吉傳。布衣疏食。與蔬同。○翼奉傳。般庚遷殷。殷谷永傳。般樂遊畋。般音盤。○鄭案師古注永傳云般讀與盤同。而奉傳無注。○乾卦。反復道也。復考賦反。叔孫通傳。惠帝作復道。與複同。高帝紀。以沛爲湯沐邑。復其民。除也。○雍也。亦可以弗畔矣夫。畔音叛。左傳。如農之有畔。田界。時。無然畔援。猶歧屈也。○鄉黨。屏氣似不息者。漢廣。不可休息。高帝紀。臣有息女。答客難。喟然長息。○雍也。今汝畫。止也。揚子書。心畫也。字畫。鼂錯傳。計畫始行。畫也。○揚子。或曰。人羨久生。告子上。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惑同。○泰卦。后以財成天地。道。財與裁同。賈誼傳。唯陛下財幸。裁同。五行志。選期門郎有財力者。與材同。○鄭案今五行志作材。文帝紀。見馬遺財足。與饋同。曲禮。臨財毋苟得。貨財。○中孚卦。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靡本作縻。同亡池反。文帝紀。爲酒醪以靡穀者多。音糜。○繫詞。天高地卑。丙吉傳。西曹地忍之。地但也。亦鄙也。○又其臭如蘭。香也。鄉黨。臭惡不食。懊也。○文弱案不當引臭惡。當引大學如惡惡臭。按乎不同。蓋臭字本兼美惡。惡臭乃合其臭。陸其說。集一例。是仍與其臭如蘭同也。○鄭案當引左氏傳十年。尚猶有臭。此臭專指惡氣。○又其殆庶幾乎。庶幸也。論語。既庶矣。矣也。○揚人。飛廉。古惡字。敘傳。郡中震廉。懼作慄。又云。廉取弔。李景姬也。禮記。以共齊盛。共與供同。小明。靖共爾位。作恭字。○中庸。拳拳服膺。膺也。詩。戎狄是膺。書。誕膺天命。上擊也。下受也。○曲禮。儼人必於其倫。比也。食貨志。黎民饑。饑首疑。盛貌。○少儀。客尊居左。又禮器。周禮曰。享先王以玉爵。酒器。孟子。周室班爵祿也。○經解。潔淨精微。妙也。又不遺微小。毛詩。不以微薄。燔禮。小也。語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無也。○學記。善學者如攻堅木。論語。剛毅木訥近仁。○檀弓。事君有犯無隱。隱也。禮也。中庸。索隱行怪。遁也。孟子。惻隱之心。痛也。○荀子。哀公篇。其馬將失。讀作逸。奔也。杜欽

傳。言失欲之牛害也。與逸同。○繫詞。原始要終。要求也。賈誼策。一脛之大幾如要。讀作腰。王莽贊。以要名譽。作邀。論語。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揚子。般投其斧而習諸。揚雄傳。般倕弃其劓剕。與班同人名。禮樂志。般爲爵。班。趙充國傳。般師能兵。音班。運也。○孟子。有欲爲王留行者。霍去病傳。留落不耦。○孟子。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漢史陳陳相因。論語。子在陳。○揚子。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周易。師衆也。論語。加之以師旅。○易。不速之客三人來。速召也。揚子。辰乎辰。何來之遲而去之速也。○易。元者善之長也。孟子。勇士不忘喪其元。首也。書。一人元良。大也。董策。春秋謂一爲元。始也。○司馬遷贊。或有抵梧。音悟。項羽傳。諸將莫敢枝梧。音悟。張良等贊。牡梧奇偉。音悟。言可與梧合。人讀爲吾非也。

字異而音同

郊祀志。虞圻案志當作賦。凡見後字同而音異條。神裴回。若雷放。○文帝紀。見馬遺財足。與裁同。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裁十一二。與財同。鄭案師古注財裁二字並云與饑同。鼂錯傳。遠縣繩至。音才。僅也。○王褒傳。萬祥畢湊。聚作湊。禮樂志。四極爰臻。○項籍傳。楚鑾起之烋。古蜂字。過秦論。豪傑蜂起。○東方朔傳。變詐雞出。谷永傳。災異蜂起。趙廣漢傳。與臻同。專厲強壯。氣中山靖王傳。讒言之徒蠭生。並讀曰蜂。○相如封禪書。蓬涌原泉。蓬蓬然水原泉也。五行志。蠭火長逝。鄭案師古注如長安。○詩。頡之頏之。甘泉賦。魚頡而鳥盱。胡刚反。○詩。差池其羽。子虛賦。柴池茀僠。柴音差。差差也。茀音費。費多不齊也。○刑法志。法度嬗異。姓諸侯王表。隳城銷刃。火規反。○禮樂志。六合紛員。音云。○鄭案師古注云。赤雁。赤雁是六紛員。相如傳。威武紛云。揚雄傳。汾沄沸渭。音雲。況。○章賢傳。萬國遒平。古攸字。所也。敘傳。九疑遒敘。古攸字。○揚雄傳。下陰潛以慘廩兮。廩來稟反。一讀如木字。寒流溜。循吏傳。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音倉。也。西域傳。須請國稟食。給也。音廩。○王莽傳。封劉胡子。子小反。○鄭案師古注爲域外反。西域傳。王莽封郭欽爲劉胡子。子小反。○鄭案云。劉絕也。字本作剝。轉寫誤耳。○枚乘傳。隊入深淵。隊直類反。王莽傳。范亡之禍。不隧如髮。直類反。天文志。枉矢隊至地。鄭案攷天文志。是太虛非枉矢也。○虞圻案引天文志與班馬字頗同。則石也。

（誤作壁）敍傳薄姬舒（古壁字）○禮樂志土吉疏恩愛寖薄（古浸字）溝洫志西南出澤數百里（古浸字）劉向傳災異浸甚、嚴延年傳浸浸日多（漸也）地理志滿曰五湖（古浸字）○中庸荀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音昭）元帝紀詔三光晻昧（音暗○顯案師古云又音烏感反）○律歷志宓羲氏之所以順天地（宓與伏同）相如傳青翠虛妃（虛譯作伏）○藝文志璧琁（上于六反下巨六反）枚乘傳東方朔傳作蹙鞠、霍去病傳作蹴鞠○高帝紀令趙銷印、又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並音促）○孟子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甫田或耘或耔（音云本亦作芸）○禮運君位危則大臣倍（步內反）坊記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音倍）○莊十一年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蒲勃反）告子浡然而生、梁惠上則苗浡然興之矣（作勃同）○槃詞屈信相感而利害生、樂記習其俯仰詘伸、○郊祀志莫不搤擊（音尼又奧扼同）又瞑目搤擊、張良等贊數離困阨（與厄同）太史公傳仲尼戹而作春秋、翟義傳以成三隘（古厄字）○刑法志聖人既躬明哲之性（禮作殺哲）傳聖詰之治（音智）○孟子抱關擊柝、貨殖傳作擊榜（與柝同）○周禮弁師五采繅（音早古藻字）○都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禳祠（本作禳丁老反）○太卜掌三蔡（音參）○占人八簭（音筮）○太卜三兆（音兆）○太祝辨九擇（音釋）○大胥舍采（音釋）賈誼傳貴賤有等而下不逾（論同）趙充國傳兵難踰度（音過）○韋賢傳我王以媮（偷同）奠三十年晉末可媮也（音偷渝也）○孝經示之以好惡、周禮天地神示（音祇）○子路行行如也（音項）詩寘彼周行（音航）詩有覺德行（音幸）○論語從之純如也（音縱）又從者見之（才用反）詩衡從其畝（平聲）○檀弓爾無從從（縱字上聲）○繫詞造書契（音愛）書帝曰契（音屑）詩死生契闊（音翠）通鑑宏帝義熙二年契丹（音乞）○左傳鉞創通大義（音鉞）曲禮頒有創則沐（初良反）○禮器犧尊在西（素何反）書犧牲用（音羲）○易奧說輹（吐活反）詩說于桑田（音稅）論語不亦說乎（音悅）○采薇命將率（本亦作帥）桓二年藻率鞞鞛（音律）祭義古之獻藻者其率用此與（音律○文韶案凡大率可音律亦音類此當音類方合）○中庸山一卷石之多（卷音權）玉藻龍卷以祭（音袞）論語則可卷而懷之（音捲）毛詩卷阿（音拳曲也）○曲禮定猶與（音义○文韶案猶弋又反釋文引字林當音弋）檀弓下咏斯猶（音搖）○孟子般樂飲酒（音盤）學行般投其斧（音班）相如封禪書般般之對（古班字）趙充國傳般師罷兵（音班）○書十旬弗返（音徧）均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音均）○論語不能專對（如字）大司徒其民專而長（徒丸反）○孟子今病小愈、荀子

君子篤天子者、形至佚、心至愈（音愉）○媒氏純帛無過五兩（音輛）詩白茅純束（音屯）○高祖紀諸侯罷戲下（虛寄反）通鑑高祖紀項羽進至戲（許宜反地名）荀子文武之道同伏戲（與羲同）大學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好胡反）○樂記禮有報、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音赴）○成二年左輪朱殷（音因赤黑色也○文韶案殷當音紅○顯案杜注云音烏煥）詩殷其靁（音隱）○景帝紀罪人不帑（顯案師古注秦帝紀云帑謂戮其子同）匈奴傳虛費府帑（音孥反○顯案師古注匈奴傳云帑藏金錢之所也音它莫反又音奴）○禮樂志陳舜之後招樂存焉（音韶）項羽贊於八州而朝同列（音烈也）○揚雄傳默有深湛之思（與沈同○廣雅案引揚雄傳與班馬字相同）成帝贊湛于酒色（音耽）○大禹謨奄有四海（與掩同）漢郊祀歌神奄置（與淹同）○論語辟諸草木（音譬）灰太子傳辟喪書泉（音源）洪範惟辟作福（必益反君也）孟子放辟邪侈（與僻同）禮記王制正刑明辟（音陛法也）○張釋之傳跪而結之（音係）陸賈傳駕佗雖結其跗（音譬）○尚書推而內之溝中（音納）溝洫志盟津洽內（音納）○樂記詩云莫其德音（武白反）詩維莫之春（音暮）

履齋示兒編卷二十一

字說

集字一

凡諸家小說與篇隱裘有字音異同、皆裒集左方、以便考閱、庶急于肆業者免泛觀之勞也、

許愼說文解字所引六經與今六經字多不同、如說文於逮字引書曰旁逮孱功（今書作方鳩僝功逮字引書曰旁救孱功）草木蘄芽、今作漸、璪火粉米今作藻、有龍俾嬖今作叉、終堲夷今作蠣、五品不愻今作遜、娶于嬀山今作溈、即成五服今作弼、毀三苗今作竄、祺三百有六旬今作朞、毛者毳脞哉今作脾（文韶案說文毳部毳毳毛也今从肉非是、又部脞細碎也今从肉非是、案尚書元首叢脞言之修今作叢、至于岱宗、紫今作柴、高宗夢得說使百工鬘求諸野今作營、庶草繁無今作庶、文韶案說文作蘩法引禹貢庶草繁無、鳥獸毛今作氂、顯案說文毛部氂髦毛也、若藥不瞑眩今作暝、蘇倫攸殫今作斁、西伯戡黎今作黎、柴誓今作誓、若顛木之有巢枿今作由蘖、我之不辟今作辟、焯見三友今作灼、今汝慼慼今作聒、左杖黃戉今作鉞、與紂戰于坶野今作牧、人冕執鈇今作鉞、坍淫于家今作朋、平黯東作今作秩、武王惟曙今作冒、敷我于顯今作扞、當敔常任（顯案說文文部引周書常敔常任）今作伯、陳案赤刀今作瓚、耶劓敷黥今作椓、乃惟孺子彼今作頻、○又於玭字引詩曰新臺有玭、乃作泚、陶霾陶穴今作復、瓶之罄矣今作罄、罄彼瓶木今作壞、倜倜彼有屋今作倜、疼疼駱馬今作嘽、衣裳韍韍今

作楚。墫墫舞我今作蹲。邛有旨鷊今作鷁。彼薾維何今作爾。葛藟虆之今作縈。䳘有蕣今作英。顏如舜華今作舜。𧀼藋山川今作滌。飲饗及蒙（韻案說文引詩曰飲及蒙从艸乃作蒙說文作蒙解云未之步也食我蜀葵作此）今作奧。𦮂竹猗猗今作綠。克岐克嶷今作疑。大火西矣今作隊。無然呭呭今作泄。葺葺幡幡今作捷。振旅嘽嘽今作闐。民之方㕷咿今作殿屎。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今作蹐。詞之尉矣今作輯。誐以溢我今作假。我蓺黍稷今作蓺。𪐣𪐣鬝今作鬒。安兮達兮今作挑。無我𣪠兮今作魗。國步斯矉今作頻。○又于犕字引易曰犕牛乘馬今作服。百穀草木麗于地今作麗乎土。雖而不逮今作越。其牛犂今作掣。夬乾雀然（引睽易案說文夬乾部然）今作確。日𣅟之離今作昃。嚳其屋今作豐。丮囟今作的。再三瀆今作瀆。犺龍有悔今作亢。天地壹𡕛今作絪縕。犧升大吉今作允。包巟今作荒。○又於邑部字引周禮曰任𨛫地今作稍。廟門容大鼏七个今作扃。赤魃今作茇。㸒𣧢外不廉今作廉。○又於碬字引春秋曰碬石于宋五今作隕。𡙈夷𤔲祟之今作芟。○又於㤝字引孝經曰哭不𠋫今作偯。○案古之治經者。各有師承。各尊其師之所傳而成一家之學。故字有不同者。各因其所傳之本而已。許氏說文所引。乃雜舉諸家之本。故用字有不同。今諸家訓注多云故本者乃別本也。許氏訓字之義而爲說文。其引經皆不悖于義。徐鉉稍爲之粉飾。遂成一家之學。後世訓釋字義者皆以此爲宗。可謂博矣。至于俗字訛謬。增損偏旁者。亦皆明出于本字之下。吝者惜也。俗作悋。赴者告也。俗作訃。祚者祭福也。俗作胙。𨑱者𨑱𨑱也。俗作𡕬。綠者𨻰緣也。俗作𢇍。㶇者清也。俗作澄。頻者水厓也。俗作瀕。閔者弔也。俗作憫。尊者酒尊也。俗作罇。埶者種也。俗作藝。雅鳥加反。楚烏也。俗作鴉。刅楚良反。傷也。俗作瘡。汻呼古反。水厓也。俗作滸。鮏桑經反。魚臭也。俗作鯹。挼奴禾反。兩手摩也。俗作挼。虗丘如反。大丘也。俗作墟。揻胡感反。搖平也。俗作撼。巳上俗作字皆非是。○賡者古文續也。俗作古行反。草者自保反。櫟實也。一曰象斗子可染黑。今俗人以爲艸。又作皂皁二字。皆無意義。充耳者塞耳也。俗加玉爲琉。差池後人加足爲蹉跎。儋何俗作擔荷。橐佗俗作駱駝。裴回俗作徘徊。結環俗作髻鬟。滂沛俗作霶霈。劈歷俗作霹靂。蝄蜽俗作魍魎。秋千俗作鞦韆。鞦字非古也。奚氏避難造之。低債俗作價停。儆同皆從人。後人所加。又有它語訓字。逯敕角反。遽也。讀爲掉若之掉。礊此芮反。數祭也。讀爲春麥爲𥺑之𥺑。啄琢從豕。亟從彘。皆從其聲。徐鉉皆曰今無此語。（下無逆字 顯通字）○按五方之俗。言語不同。歷時既久。則有不相通曉者。毋足怪也。許慎說文之後。又有玉篇廣韻類篇集韻等。字書愈廣。率皆彙載俗書。讀其書者。往往不知本始。惟觀許慎說文解字。可以槩見。（𡟦𥌒字韓昌黎）

東觀餘論云。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何遜集皆八弓。晉天福本但詩兩弓。今世傳本是也。獨春明宋氏有舊本八弓特完。因借傳之。又云。小宋太一宮詩瑞木千尋聳仙闈幾弔開。注云。眞誥謂一卷爲一弔。殊不知眞誥所謂弓卽卷字。蓋從省文。眞誥音亦爾。非弔字也。碧盧子陳景元據眞誥以此字卽篇字。亦誤也。

東皋雜錄云。嘗見人讀冒頓音墨突。偶閱漢書無此音。後出晉書音義。又曲逆音句遇。事出文選注功臣贊。（下以李善文選陸士衡高祖功臣頌之類此音僕則皆元是本參考）　史炤通鑑釋文。冒頓劉伯莊音墨突。或讀如本字。程大昌演繁露云。陳平封曲逆侯。或讀如去遇。非也。地理志。中山國曲逆縣。得名因濡（乃官反）水至城北曲而西流。故曰

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則曲逆之讀。當如本字。不當借音。孔毅父珩璜論曰。陳平封曲逆侯。漢書無別音。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注。曲（區句反）逆（音遇）。見五臣文選。章貢本同。學林新編云。前漢地理志。上郡有龜茲。應劭注曰。龜茲音丘慈。按字書。龜居逵反。又居求切。蓋居求者音鳩。亦收在鳩字韻中。然則龜茲當音鳩慈。而應劭音龜作丘者。於字書居求切轉入丘音也。其餘史書並音龜茲作丘慈。蓋應劭倡其誤耳。　通鑑釋文云。光武二十二年龜茲。前書丘慈。今龜音勾丘切。茲音沮㠾切。蓋急言耳。章懷說。

通鑑釋文。安帝義熙二年契丹。音乞。夷狄國名。新唐書契丹音欺訖切。又直音乞。

演繁露云。番語以華言譯之。皆得其近似耳。天竺語轉而爲捐篤身毒。唐有吐蕃。本禿髮烏孤。禿髮語轉。遂爲吐蕃。唃斯羅之父名鑯逋。乃贊普也。遂但乃靺鞨也。契丹之契讀如喫。惟新唐書有音。冒頓讀如墨突。惟晉書音義有之。漢音義無也。不知其何所本。然皆怪番語入中國。其元無本字。而以華語記之。如捐篤身毒。固無可奈何。至如龜茲旣知其爲丘慈。何不竟以丘慈書之。乃借用龜茲。以待識字者而後音讀乃明。是必有說也。華戎語異。雖借華字記之。尙與本語不全諧協。其必宛轉於兩字之閒。如龜近丘而不全爲丘。必龜丘聲合然後相近。故不得以一字正命也。新唐書音靺莫葛反。鞨何葛反。又直音末曷。

學林新編云。蕃夷名號有他音。不讀作本字。故可汗（音克寒）。閼支（音煙支）。谷蠡（音鹿黎）。狋氏（音權精）。浩亹（音閤門）。番汗（音盤寒）。允吾（音鉛牙）。先零（音銑憐）。凡此皆爲它音。書亦不載者。○舊唐書回紇傳云。元和四年。里迦可汗遣使請改爲回鶻。義取回旋輕捷如鶻。新回鶻傳。貞元四年七月。可汗上表請改紇字爲鶻。○通鑑釋文。敦煌（音屯）（音皋）康居（下音渠）。月氏（下音支）。于窴（音與闐同）。樂浪（音洛郎）。浩亹（音誥門）。○顯宗咸康五年。羯虜。居列切。虜別號。○永和二十年。索虜。昔各切。戎虜以索辮髮。○元興三年。番禺。音潘愚。南海邑。屬廣州。又宋明帝泰始二年。番禺。上蒲何切。下魚容切。南海邑。○光武紀。牂牁。上玆郎切。下古何切。牂牁者。繫船杙也。楚伐夜郎。椓船於且蘭岸。因以名其地。○漢高帝元年。殽函。上何交切。下胡讒切。殽山名。函谷名。或作崤嶋。又景帝前三年。函谷關。音咸。○齊和帝紀。瀏陽。力久切。長沙邑。（予按毛詩瀏其清兮音留。又力久切。今長沙亦呼瀏陽爲留陽）○魏世祖黃初六年。番陽。音婆。或作鄱。漢豫章邑。吳芮所封。號番君。以此。至三國鄱陽郡。○明帝景初元年。山茌。仕之切。漢泰山郡有茌縣。茌山在縣東北。或音淄。東海爲茌侯國。入三國屬魏。○晉惠帝永熙元年。繆。莫六切。姓也。廣韻一屋韻。莫六切。禮記有繆公。又姓也。○太寧元年。郗。上抽遲切。姓也。○愍帝建興元年。鄐。綺□切。姓也。又元帝大興三年。郗鑒。丑之切。姓也。鑒其名。古衛切。（又見太寧元年明帝）○懷帝永嘉六年。郝詵。上呵各切。姓也。下所臻切。○大興二年。應詹。於陵切。姓也。詹其名。應本自周武王後。左傳曰。邗晉應韓。武之穆也。○顯宗咸康四年。鮮于屈。鮮于複姓。風俗通曰。武王封箕子于朝鮮。其子食采於于。因氏焉。○元興元年。朝鮮。上音潮。直屬切。下音仙。○顯宗元和三年。昝堅。上子感切。姓也。○宋太祖元嘉二十八年。惡來。哀都切。商紂之臣。史記曰。惡來善讒。毀諸侯。○梁武帝普通六年。万俟醜奴。音墨棋。虜複姓。醜奴其名。○前漢成帝永始五年。翟方進。上徒歷切。姓也。王莽紀二年。翟義。徒歷切。亦音澤。翟方進之子。又曰。姓譜從歷切。方進之子。○五

年侯芑音苑○晉愍帝建興元年才韻音協○儋子助耕切楚人別種○周赧王三十六年夫音扶差初加切檀弓下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夫音扶差音初佳反前漢陸賈傳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音扶差楚宜反○蓍梏王元徽二年蠻蜑蕩旱切蠻屬○元帝大興二年左衛率所類切與帥同掾俞絹切官屬○魏元帝景元四年閹官衣廉切又衣檢切宮中守門者通作奄○晉惠帝永熙八年賓人徂東切南蠻賦稱賓人者乃稅賦之家○永熙二年薄芥上丑邁切下居拜切薄芥刺鯁也○愍帝建興二年聽事他丁切古者治官謂之聽事後語省直曰聽故加广○堂皇堂無四壁曰皇見漢胡建傳注○袤直一切書帙亦謂之書衣○魏嘉平三年遣次七到切急遽也○邵陵厲公嘉平五年蟣蝨上舉豈切蝨之子也下色櫛切蝨人蟲○張敞知亮切隙敞也○元帝景元二年比屋毗必切比次也○晉武帝大元十四年浮屠同都切袁宏漢紀浮屠佛也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宋武帝元年浮圖圖或作屠與前浮屠同○五誡音戒釋家有五誡○二十一年曖昧於代切晻曖暗昧也○安帝隆安二年肺附無他音肺附者如肝肺之總附著也前漢劉向傳臣幸託肺附師古云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腹一說謂斫木之柿札也自言於帝室猶柿札附于大材木也○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偵候丑正切謂覘偵而伺候之也○元徽四年青橄蘇旱切蓋也○梁武帝天監四年迢遞上田聊切下待計切謂去相遠也○中大通二年孺乳美辨切生子免娠也○漢宣帝地節三年繡綱馮綱亦作茵馮讀曰憑茵辱也謂以繡爲綱馮○秦十四年說林說難說式拙切難乃旦切說林者廣說譬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難者說前人行事與之不同而諸難之按商君傳云其事有十萬餘言又按劉伯莊云說難自是一事非說難之篇所謂說難者說音游說之說雖音難易之難韓非傳索隱曰說音稅韓奴平反言游說之道爲難故曰說難揚子問明篇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于說難司馬曰說音稅○漢宣帝二年耳孫耳音仍昆孫之子爲耳孫蠻苑雖黃曰學林云漢書在紀言耳孫在表言曾孫當從漢書以耳孫爲曾孫若音仍則誤予謂不然耳字正當作仍音以世數言之曾孫爲四世元孫爲五世仍孫爲八世所謂仍孫者即玄孫之曾孫也晉灼之言當矣彥輔謂耳孫爲曾孫非也○綠綍上孚尤切讀若紼（顏案綠上脫作孔切讀若紼非）下夏莘切讀若殷○孝元永光三年舛午上尺兗切下五故切舛錯也午逆也○孝成永始五年弟弟徒計切弟弟者言弟能順理也○王莽紀駱繹音洛懌言不絕也○屈彊上其勿切下其兩切梗反也○更始元年屈起渠勿切如山之崛起○魏明帝太和三年於邑上汪胡切呼也通作嗚下於及切憂也通作抱顏漢中山靖王勝傳師古曰於邑短氣貌於音烏邑一合反或讀如本字○周赧王二十九年鸛劉向說苑作鵠字林鵠（廣坡案鵠當作鵠）○始皇二十五年蚌蜃之蜃上音蚌下音矛蜘蛛也蜃美爲切與蜃同謂蜃蜃也（以上多見史記遞釋文上）○項羽傳楊喜追羽羽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師古曰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辟音譬亦○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暴普卜反史記張儀傳曰世稱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索隱曰暴步卜反退之南海廟碑云不爲表暴音博又逋沃切○又云蜿蜒蜒蜒上音冤下音延歐公集古錄跋云以集本校之皆同惟集本云蜿蜒蜒蜒而碑云蜿蜒蛇蛇

小異當以碑本爲正○揚子君子篇蠢迪檢押溫公曰當作檢柙柙戶夾切○重黎篇六國蜚蜚爲贏姬卒之屏營溫公曰屏音丼謂屏營猶彷彿失據之貌予謂今世士大夫表牋結尾有激切屏營之語正用是也故特附于此○周禮地官大司徒注若今度支經用內宰正歲均其稍食注均調度也上徒郎反下待洛反或如字通鑑釋文前哀帝二年論徒弔反調賦也度徒故反用度也○詩何彼襛矣王姬之車釋文曰釋名云車聲如居今尺奢反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文苑案韋昭說倒）○史記燕王劉澤世家田生子說張卿曰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索隱曰推昌誰反通鑑前孝文十四年雅轂上通回反進也下古錄反輻所湊也左傳成公二年鄭丘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陸音昌誰反又他回反前漢鄭當時其推轂士推字無音○潛庵先生胡忠簡敬保靜庵記云靜古文作靚攷經史有數義韓奕詩傳云郿郿徐也靚也許氏說文云靚召也賈誼鵩賦云澹乎若深淵之靚則取淡泊之義相如上林賦云靚莊絕飾郭璞云靚莊粉白黛黑則取刻飾之義園朝隱之文如麗服靚莊則取文章靡麗之義然又有以爲名者周顯王四十八年子護（文選韓詩外傳作子謹）案靚王定立是也按陸德明靚音靜又一音才性反則靚非惟數義亦自兩音然郿郿之義一也德明於風則云舒遲於雅則云徐也此又不可不辯（案舒遲義亦不列近世學者不檢音訓如上庠魁選夫子之道忠恕於恕字志卿案疑脫押二字誰曾誰曾不知曾字乃在平聲馬伯樂曰此韓陸韓文作靚九韓或讀如靚略亦然）故予讀保靜庵記表而出之貴學者以根經爲本（忠簡公○洪景盧欽乃寧記云二字本書爲敘乃見元次山柳子厚集中其音如襖襖音翁始以敘爲欽雖字異音則同柳元祖去久遠流傳或譌翁當有所據柳別本或并二字爲襖音又別出一譌字非也○又蟠州記云淮蟠書於禹貢今番江漁者采蛙蛤或得珊如茨實有光焰不愧合浦珠字書又出琿玭二字皆與蠙音義同梁馬仙琕唐柳玭所名者也○馬大年云元城先生嘗論漢高帝功臣曰屠狗販繒之徒呼繒字與鯧相近後檢漢灌嬰傳注但云帛之總名而已今按韻略慈陵切注云帛也增音登切則世人以繒爲增誤非也尚書顯頤玄纖縞注云玄黑繒也縞白繒也釋音云似陵反禮運云孫繒注云繒才陵反以諸音義攷之當以疾陵爲反左氏僖文公大帛之冠注云大帛厚繒繒疾陵切晉書地理志繒才陵反（見爾雅子說文元城語錄曰疾韻切爲慈陵又不若似陵之近也錫字乃在耕字韻中徐鍇切則與似陵不相類但聲相近○顏案似陵似仍二切則邪母若慈陵疾陵才陵三切司從母何謂以諸音義考正正耶顏氏亦當作疾陵爲正耶○注云切爲之當以疾陵爲正耶顏氏亦當作疾陵爲正耶○注云切爲慈陵又若似陵之近也尤非○錫徐盎切乃在清韻中）

履齋示兒編卷二十二

字說

集字二

胡仔苕溪叢話曰。元次山集字釋曰。帶簪笄而養鮑。注。丑丁郎。下桑荒。竹器也。故唐韻音訓云。讀作郎桑。見結本集音訓。又音上力丁切。下息遂切。取魚器也。蓋有平仄兩音。字釋又云。能帶笄簪。全獨保生。其語雖韻。然廣韻集韻於庚清青三韻中不收此簪字。並於上聲迥字韻中收之。○又曰。退之與崔立之詩云。四坐各低面。不敢捩眼窺。捩音麗。瑟弦撥也。謂左右窺。又荷池云。未諳鳴摵摵。邪似卷翻翻。又有摵摵井梧疎更殞。摵音縮。又音蹙。並到也。又音索。殞落貌。○後漢趙壹詩。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晉亢葬。蓋高抗悻直貌。見東坡詩注。○東坡和陳風。常雪中詩。老檜作花眞彊項。趙次公云。潁州多檜而花白。指檜爲言。檜老矣。而假雪以爲花。猶人之彊項不伏其老矣。強項字。如蓋宣不屈于公主。帝曰之彊項令。○東坡次韻滕大夫詩云。竭來城下作飛石。一礮驚落天驕魂。次公云。礮。匹兒反。今之砲石也。又送鮮于都曹歸蜀云。鑽盡霜須照碧銅。次公云。鑽讀如鑷。禮部韻亦作鑷。○山谷筍詩寄東坡云。大和諸生。儲於用韻。又伯時畫槍蛬虎詩云。猛虎肉醉初醒時。搔癢痾蛬風助威。蛬與蟀同。蟋蟀也。○神宗御製通鑑序云。斷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注云。要伊消切。若要眇之要。蓋要者。衆體之所會也。凡會其宗者爲要之。○又云。此亦古人述作

淫端立意之所繇也。繇夷周切。與由同。古由字從由從丐。書曰。若顛木之有巢穴者也。後人省丐字。故徐鍇曰。說文無由字。○南史劉杳傳。杳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橘酒而作檄。昉問杳此字是否。答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著。蕭韻陣檄桶。木名。汁可爲酒。或作桶。○學林云。天保爲一大人口八十。甄舒仲爲予舍西土瓦中人。董爲千里草。趙爲小月走。亨爲二月了。卓爲十日卜。李爲十八子。昌爲二日。運爲軍走。隆化爲降死。三刀爲州。破田爲丑。凡此皆象形取義。非字書偏旁之法也。○蠡苑雌黃云。食品有畢羅者。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因以名之。今俗乃從食而爲餵。餵。蔬品有頗陵者。昔人自頗陵國將其子來。因以爲名。今俗乃從艸而爲薇。薇。嗚呼。字書之不講久矣。以對爲對。以皇爲非。自秦漢以來。則然。熙豐間。嘗有成書。是正譌謬。學者不能深考。類以穿鑿。當之。至乃妄有增損。如加玉之點。去井之口。以棗爲來。以刻爲卯。金刀以貨泉爲白水眞人。以裴爲非衣小兒。以松爲十八公。以董爲千里草。以安爲兩角女。以春爲一日夫。幽爲山上桂絲。吳爲天上有口。朱爲斗下木。關爲門東草。州爲三刀。羅爲四維。杳爲十八日。吉爲十一口。火爲八人。昌爲兩日。合爲人一口。德爲人十四心。甄舒仲爲予舍西土瓦中人。天保爲一大人口八十。趙爲小月走。亨爲二月了。卓爲十日卜。李爲十八子。運爲軍走。岳爲丘山。隆化爲降死。業爲苦末。以破田爲丑。以召刀爲劉。狃于俗。恬不爲非。甚者。果加草而爲菓。須加髟而爲鬚。景加彡而爲影。準去十而爲准。鳳皇之皇與皇王之皇一也。必加凡而爲風。燕雀之燕與燕安之燕一也。必加鳥而爲鷰。暴加日而爲曝。然加火而爲燃。岡加山而爲崗。莫加日而爲暮。若是之類。豈非俗學之謬歟。○皇朝類苑云。古文自變隸。其法已錯。變。後轉爲楷。字。意訛舛。殆不可攷。如言有口爲吳。無口爲天。按字書。吳之字本從口从夨。音撰。非天字也。此固近世鄙从楷法言之。至如兩漢。篆文尚未廢。亦有可疑者。如漢武帝以隱語召東方朔云。先生來來。解云。來來。棗也。按棗字从束。束音刺。不從來。此或是漢人所傳。非當時語。如卯金刀爲劉。貨泉爲白水眞人。此則出于緯讖。乃漢人之語。按劉字从卯。卯音酉。從金。如楊晉歸皆从卯。非卯字也。貨从貝。貝乃从臭。亦非一證。不知緣何如此。字書與本始所記。必有一誤也。○學林云。沈約傳曰。約關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弘千載而不悟。而獨得于何蔡。窮其妙旨。自謂入神。陸法言論聲韻曰。吳楚則傷輕淺。燕趙則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固有卽音切而知其義。如之乎切爲諸。而巳切爲耳。如是切爲爾。何不切爲盍。不可切爲叵。至于閭里鄙俗。亦有以音切爲呼者。突鬢爲圌。屈陸爲曲。鵲嶺爲源。鶻鳥爲鶻。武嚈爲太。咳落爲殼。初非有師學教授之也。天成自然。莫知所以。約所謂人神。殆此類耶。○皇朝類苑云。切韻之學。出于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闕。而巳爲耳。之乎爲諸之類。從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緇素雜記云。古語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而犬爲奚。酷寵爲孔。從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學者不曉。龍鍾潦倒之義。正如二合之音是也。龍鍾切爲嚨。字。潦倒切爲老。字。謂人之老羸疾者。卽以龍鍾潦倒目之。其義取此。○宋子京筆記云。孫炎作反切語。本出于俚俗。常言。故謂就爲鯽溜。凡人不慧者。卽曰不鯽溜。謂鯽曰突欒。謂精曰蒯合。蒯孔曰窟窿。不可勝舉。而盧仝詩云。不鯽溜鈍漢。林逋詩云。圌欒空繞百千回。是不曉

僞人反語。遂譌變突爲團。亦其驗也。○容齋隨筆云。切腳語。世人語音。有以切腳而稱者。亦閒見之于書史中。如以蓬爲勃籠。槃爲勃闌。鐸爲突落。叵爲不可。團爲突欒。鉦爲丁寧。頂爲滴顊。角爲矻落。蒲爲勃盧。精爲卽零。螳爲突郎。旁爲步郎。茨爲蒺藜。錮爲骨露。窠爲窟駝是也。○容齋隨筆云。今人書二十字爲廿。三十字爲卅。四十字爲卌。皆說文本字也。廿音入。二十幷也。卅音先合反。三十之省便。古文也。卌音先立反。數名。今直以爲四十字。按秦始皇凡刻石頌德之辭。皆四字一句。泰山詞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琅琊臺頌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罘頌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東觀頌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會稽頌曰。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此史記所載。每稱年者。輒五字一句。嘗得泰山詞石本。乃書爲廿有六年。想其餘字皆如是。而太史公誤易之。或後人傳寫之訛耳。其實四字句也。○小說云。顚音穌。二百爲皕。廿音入。二十爲廿。卅先合切。三十爲卅。卌先入切。四十爲卌。○雌黃云。重疊之疊。古從三日。至亡新。以三日太盛。遂改作三田。戰陣之陣。古用陳。至羲之字篇變爲陣字。遂改從車。字書之變。因循若此者甚多。如寘字作㝌。不知㝌乃音胰。船字作舡。不知舡乃音肛。書闕作閞。閞乃音弁。書商作啇。啇乃音的。書須作湏。湏乃音潰。書簡作蕑。蕑乃音艱。書本作夲。夲乃音滔。書體作体。体乃音播。書美惡字爲羙。不知羙字從火。乃羔羊之羔也。書肺腑字爲肺。不知肺字從朩。乃乾肺之肺也。以紙爲帋。不知帋字都奚切。以劵爲券。不知劵字巨願切。以變爲夌。不知夌字力井切。以筆爲笔。不知笔字兵笛切。以寫爲傷。乃以爲易字。變音到。多以爲受字。徘徊之徘。或用俳字。俳乃音排。甬里之甬。或用角字。角乃音覺。以无爲無。无則音旣。以宋爲乘。乘則音劣。或以毆擊之毆爲殿。遂或以邊徼之徼爲儌倖。卅字先合切。乃以爲卉木之卉。盻字下計切。乃以

爲盼覩之盼。陝州之陝與陝隘之陜。形似同而義不同。甲胄之胄與世胄之胄。音雖同而字不同。邵公奭之邵。異乎德劭之劭。郤獻子之郤。異乎以心卻之卻。車芺之芺音咎。有類乎笑言之笑。地名之伏音大。有類乎伏藏之伏。以進趨之趨爲趍。趍乃音馳。以圖謀之圖爲啚。啚乃音鄙。束與東不分。舀與臽無辨。甚者以著爲着。以乾爲乹。以實爲寔。以華爲花。而制字之法掃地矣。○字譜總論訛字云。久矣俗書字體分毫點畫訛失。後學相承。遂成卽眞。今考訂其訛謬疏于后。且如蟲之虫。虫音虺。字須之湏。湏古額字。闕之閞。閞音弁字。又扶萬反。船之舡。舡音航。商之啇。啇音的。蠶之蚕。蚕音腆。鹽之塩。塩音古。美之羙。羙音羔。體之体。体音坌。本之夲。夲音滔。匹之疋。疋音雅。又音所。麥之麦。麦音陵。凡此非爲訛失。是全不識字也。○又如廳之廰。窮之竆。竊之窃。獻之献。國之国。廟之庙。文弨案。庙字見說文。非訛字。辭之辞。之廷案。辞見博雅。本如此。亂之乱。繼之継。趨之趍。斷之断。饑之飢。齊之斉。遷之迁。齋之斋。學之斈。文弨案。古學字。但不从之。文學亦耳。臺之坮。寶之宝。驅之駈。樓之楼。棲之栖。璽之壐。段案。璽見說文。玉篇是。古而案此今也。兒之皃。遲之遅。著之着。梟之枭。志祖案。梟非俗字。繩之绳。飯之飰。備之俻。豬之猪。鄒之邹。善之善。肅之肃。襲之袭。纖之纎。繼之継。斷之断。孀之婦。獼之猕。診之訡。珍之珎。參之叁。葬之塟。恭之恭。志祖案。恭亦非俗字。乃本字也。○本文弨案。此別。亦水之別。辭之辞。凡此皆俗書也。○又有暴字之類者。上有日矣。旁又加日焉。類如莫之暮。莫之㵐。然之燃。閻之閻。凡此皆偏旁之贅者也。○又有尊撙字。只一字耳。而旁又加木焉。如昏之婚。女之汝。名段案。汝水名。見說文。多凡網之猶。與之歟。段案。與歟古字通用。見說文。正字。非贅字。可以正字爲非也。回之迴。圖之圖。果之菓。席之蓆。志祖案。蓆見說文。

此皆偏旁又贅者。如宜寘。見廣韻所引說文。案。寘从宀。富冠皆從宀。而俗書爲宜冥富冠而從冖。沖況梁涼皆從水。而俗書爲冲况梁凉而從冫。冫音冰字。廚廳皆從广。而俗皆從厂。博協皆從十。俗皆從忄。○又有偏旁相錯者。如舀臽相似。取耴相亂。東束不分。奕弈無辨。往往通用。月日同體。凡此皆俗書之訛也。近時以來。用字之的。當以監本省韻及廣韻玉篇集韻爲正。非不正也。其如鍾木匠士。何害不可攷訂。況廣韻雖分明。注爲俗字。而集韻所載。則異俗相亂耳。學者可不審諸。○雌黃云。晉宋以來。多能書者。至梁大變。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前上爲草。能旁作長之類是也。至爲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遂使轉移。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又云。李濟翁資暇錄云。俗之誤談何限。呼郡刺史爲刺史。謂官涉爲官陟。振與爲噴涕。呿口爲愛富。尉斗爲熨斗。熅爲煴。刀爲箭。帽爲幕。禮爲里。予致字書。熅於問切。以火伸物。則知呼熨斗爲熅。當用此字。濟翁不致一槩謂之誤談。非也。○无亦作亡。自古只用此二字。秦時始以無字作有無之字。說文曰。無。文甫切。今借爲有無字。玉篇云。無。文甫切。繁蕪豐盛也。今爲有無字。古之經書皆篆文。秦變篆爲隸。多改其字形。詩。書。周禮。春秋。禮記。志祖案。禮記二字衍。論語。皆用無字。乃變篆爲隸者改之。惟周易首尾盡用无字。蓋變隸時不嘗改易。不在焚之數。亦不得而改。至于亡字。亦有存而不改者。論語曰。有若亡。亡而爲有。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焉能爲亡。不如諸夏之亡也。以上亡字獨不改者。蓋變隸時誤讀爲存亡之亡。故存而不改也。史書亦多用之爲無。漢書曰。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翊之衛。又曰。朝亡廢官。邑亡敖民。地亡曠土。國亡捐瘠。司馬相如賦曰。亡是公者。賈山曰。發者亡用器也。翟方進曰。苟

得亡恥。漢書用亡字甚多。○敕字亦作勅字。此詔敕之字也。敕不若勅之從力則順於行草。書而美看。故古今寫敕字惟用從力之勅。然世俗寫束字來字。幷作來形。寫敕爲勅者。蓋俗書變束爲來也。說文玉篇。廣韻。勅字並音賚。惟集韻來字韻中有勅字。又於敕字下收勅。注曰。相承用作勅字。蓋言相承用。則元非敕字。○雌黃云。勞勑之勑。洛代反。詔敕之敕。蓄力切。世俗多以勑爲敕。緣敕字古從力。是以因循致誤。集韻既于去聲代字韻出勑字。又於入聲職字韻列一勑字。於敕字之下注云。勑本音賚。世以爲敕字。行之久矣。夫勑旣非敕字。實出於世習之誤。敕字下自不當出此字。亦集韻之誤。○邵氏聞見後錄云。文彥博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晉高祖諱。更姓文。至漢復姓敬。入本朝其大父避翼祖諱。又更姓文。初敬氏避諱。各用其一偏。或爲文氏。或爲苟氏。然敬字從苟。苟音亟。非苟也。從攴。非文也。俱非其一偏也。隱案。宋嫌名敬氏更爲文氏苟氏。見後漢書。爲文之不一也。害也。久矣。六書。○呂氏家塾記。太宗欲相正惠公。左右或曰。呂端之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柳子厚詩云。善幻迷冰火。齊諧笑柏塗。注云。東方朔傳。老柏塗。塗音荼。○又云。猪訝雖爲鶚。音擧。雖也。卽孔安國注益稷篇。華蟲之義。○東坡和劉景文雪詩。章子愁冰硯。主人苦膠杯。亥公云。膠字去聲。與白樂天一抹膠牙餳之膠同。膠杯出莊子。置杯焉則膠。而此所謂膠杯。乃是酒凍也。○又亥韻子由柳湖感物詩。胡爲譏評去聲。不少借。生意凌挫難爲繁。○又謝陳季常惠一揞巾。於國反。舊也。○又亥韻周穉直石棹詩。當鼎銘之意。想與銚同。○山谷云。能奴登切。獸名。熊屬。足似鹿。絕有力。故

有絕人之才者謂之能。能奴來切。三足鼎也。今徐李輩于來字輒用法士多瓌認。乃是僧似鷺耳。然魏晉人作詩多如此借韻。○潘子眞云。曾子固賦阿房宮賦鼎鐙玉石。珠瑰金礫。弃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瑰當作塊。蓋言秦人視珠玉如土塊瓦礫也。○洪駒父云。牧之云。未雩何能。鮑欽止謂予首古本是未雲何能。當以此爲是。○樵言云。李相讀春秋。誤以叔孫婼敕略呼爲敕暑。有一小吏曰。某緣師受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婼爲暑。廣折案鮑曾切。此必有證。方悟之耳。公曰。不然。因檢釋文。果敕略反。公大慚。號小吏爲一字師。○李陽冰上李大夫古篆書云。常痛孔壁遺文。汲冢書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邕。以豐同豐。李丞相斯。將束爲朱。文昭案如篆字作束。朱是以束爲朱也。魚魯一惑。涇渭同流。○抱朴子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劉歆七略云。古文或誤以見爲典。以陶爲陰。○蔡邕撰郭有道碑文。先生諱泰。字林宗。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卽其後也。李善曰。高誘戰國策注曰。郭古文虢字也。○嵇康養生論云。內懷殷憂。則達旦不寐。李善曰。說文。寐。卧見也。目閉曰寐。○學林云。格亦音閣。前漢文三王傳。太后欲以梁王爲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太后議格。蘇林注曰。格音閣。義縱傳。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以爲廢格沮事。漢書音義曰。廢格詔書。沮成已之事。師古曰。格音閣。凡此皆讀爲閣。禮記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注讀如凍洛之洛。陸德明釋文云。洛胡格反。一音戶各反。格胡客反。又戶隔反。凡此讀爲胡客反。又史記楊僕傳云。雷伯格長。胡廣曰。格古村落字。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前漢楊僕傳云。雷伯落長。師古曰。雷伯及邑落之長。予考前漢落長之職。乃在王溫舒傳。非楊僕傳也。則知史記讀格爲落。凡此格讀爲落。○學林云。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趙岐注曰。餂。取也。郭璞方言注曰。音忝。謂取物也。其字從金。亦作奴豔切。玉篇食部有餂字。注曰。進食切。古甜字。廣韻曰。餂。他點切。取也。義與孟子合。孫奭音義。餂奴豔切。禮部韻。奴豔切。禮案南韻下平聲二十五添部。餂鎮銜切。孟子音義本亦作餂。奴豔切。是音餂字。與廣韻上聲五十一忝部他玷切。有餂字。無餂字。○廣韻上聲五十一忝部他玷切。有餂字。之音非。○公羊傳昭公二十年。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其子孫。惡惡竝如字。一讀上烏路反。○又定公八年。城而饋。其板。賤。五多反。饋本又作饋。七廉反。又且審反。以爪刻饋飲板也。○古返高元之茶甘錄云。杜子美哀貶台州鄭司戶虔詩云。昔聽何技癢。昔烏外切。章名。貌。蓋在飛切。又徂外切。小也。虔自謂著書雖多。而皆碎小之事也。後人傳寫誤爲會粹。謂會集其純粹。失之遠矣。癢。以兩切。痒也。謂人有技藝不能自忍。如人之癢也。文昭案技癢見史記高漸離傳。甫謂虔私著國史者。不能自忍也。　唐史氏謂虔集當世事。著書八十篇。曰其書爲會粹。亦承襲之誤矣。○邵氏聞見後錄云。前漢敍傳外博四荒。按書外薄四海。博字爲誤。魏高堂隆傳。是用大簡。按詩是用大諫。簡字爲誤。疏。疏案書諫也。左成八年傳引詩亦作諫。後漢書方術傳。懷協道藝。當作挾字。胡廣傳。議者剝奪。當作馭字。文昭案剝字爲是。　朱浮傳。保宥生人。當作祐字。王允乳藥求死。當作茹字。茹。疏論此一段。如同。但王充傳無此事。史官失于是正。類此者不一。○王荆公晚喜殺字。客曰。殺字何以從西。荆公以西在方域主殺伐。衆言數百不休。或曰。殺從殺。不從西。荆公輒曰。如時雨化之耳。其學務鑿。無定論類此。○劉落之與東坡元祐初同朝。東坡勇于爲義。或失之過。則器之必約以典。故東坡至發怒曰。何處杷上以事田之具。杷去聲。重人乘獲得一劍。正言來。知得許多典故。○夔州古名朐䏰。朐音欋。䏰如尹反。又音忍。蚯蚓也。○崔偃佺

淳化中判國子監。有字學太宗問曰。李覺嘗言四皓中一人姓。或云用上加一撇。或云用上加一點。果何者。偃佺曰。臣聞刀下用權音。兩點下用鹿音。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四皓中一人角里先生也。予謂今書角里。用上加撇者非是。○俗語借與人書爲一癡。還書與人爲一癡。予每疑此語近薄。借書還書耳也。何癡云。後見王樂道與前穆四書出師頌書函中最妙絕。古語借書一瓻。還書一瓶。欲以酒貳尊往知却例外物不敢。因檢說文。瓻。抽遲反。亦音絺。注云。酒器。古以借書。蓋俗謂以爲癡也。亟鄙反。見後錄。　○顏氏家訓云。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識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愼。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鄙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者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晉宋以來。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其大損。至梁天監之開。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說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前上爲卑隹旁作去之類是也。鄙野翕然。以爲楷式。費虎不成。多所傷敗。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東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或曰。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說文所言。子皆云是。然則許愼勝孔子乎。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迹耶。答曰。許愼手迹乎。答曰。許愼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尚得改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必如左傳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爲盡。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自不得輒改也。安敢以說文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專以說文爲是也。其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大抵服其爲書。囊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玄注書。往往引其爲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世間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是亦隨代損益。各有異同。西晉以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爲專輒耳。古字多假借。以中爲仲。以說爲悅。以召爲邵。以閒爲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誤謬。遂成鄙俗。亂旁爲舌。揖下無耳。席中加帶。憑上安西。鼓外說皮。鑿頭生毀。獵化爲獵。音葛。默名出山海經。寵變成寵。寵音鄙。動反。孔也。故從穴。如此之類。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說文。嗤薄世字。從正則懼人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河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俗也。○楊文公談苑云。今之姓皆姓龐者皆平聲。春秋胥臣。漢龐涓。唐龐陶。皆是也。蜀中作上聲去聲呼之。蓋蜀人率以平聲去。○陳體玭碎錄云。南粵志載嶺南字圖。音圖。蔑音滅。犖音樂。似此有十數字。皆以意爲之。又云。敷之大字。皆是借用專壹疑武。相參放肆。軍伍水陸。膠柒。把捌。塊玖。收拾。叔伯。阡陌。萬舞。疏案說文解字。風俗通解字。非借用也。○又云。善字從口。惡字從心。喜怒字亦然。

履齋示兒編卷二十三

字說

集字三

謝元暉銅雀臺詩云。繡帷飄井幹。尊酒若平生。五臣注。銅雀臺一名井幹樓。學林按幹音翰。史記始皇幽母于咸陽宮。諫者殺之於井幹闕下。又漢武帝立井幹樓高五十丈。漢郊祀志亦云。師古注曰。井幹樓積木而高於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又謂之銀牀。皆井欄也。揚子重黎篇。或問茅焦墜井幹之死。司馬曰。幹音韓。井幹謂始皇殺諫者二十七人。積尸闕下。如井幹之狀。○魯直詩云。君家冰茄白銀色。殊勝坍墓紫彭亨。注云。坍。必駕切。蜀人謂平川曰坍。○猶器之元城語錄云。襄公三十年所謂亥二首六身者。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人爲身。如算之六。蓋古之亥字如此寫。故曰二首六身。其下六畫如算子三个六數也。所謂下二如身是其日數者。注云。下寅上二畫豎置身傍。蓋如者往也。移下亥上二畫往于亥字身傍。則當如此(𠀤)寫。其左豎者二畫。乃二萬也。其右畫者六畫。乃三箇算子六數。則六千六百六旬也。故曰是其日數也。且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千七百。今乃差四十日者。則前所謂其季于今三之一。謂其末甲子纔得二十日。故少四十日也。○孔穀父珩璜論云。王弼注易鼎折足。其形渥凶。以爲臠濡之形也。新唐史元載贊以爲刑鼎。廣韻鼎音屋。又音握。鄭元周禮注鼎跦。謂

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鄭氏聞見錄云。天寶注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以爲菹醢之形也。義固不知古易形作刑。調作鼎。鼎音屋。故新唐史元載贊用刑鼎。亦周禮鼎跦云。○珩璜論云。朝請音才性反。非請託之請也。見成帝紀注。○又云。古字通用。後人草則加草。木則加木。遂相承而不知也。如倚卓遂作椅桐之椅。棹船之棹。廳者于此聽事也。只作聽字。後人以爲屋也。加广。宜俊切。如庭廡之類。今訛遂作厂字。玉篇厂呼旦切者。山石之厓巖。人可居也。今禮部韻亦訛也。○學林云。古篆五字爲乂。象陰陽交乂之義。午字亦取此義。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牡蠱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鄭氏注曰。午。故書爲五。杜子春曰。五貫當爲午。蓋用象齒交五貫于蠱木之上也。故書。別本周禮也。故書作五。則午五之通用明矣。史言勞午者。四通八達皆通。亦縱橫交五之義也。端五或作端午。亦見通用。賓賓錄云。者非也。李正文賓賓錄云。周處風土記。仲夏端五。亦謂角黍。蠱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今書蠱午。其義無取。予家元和蠱午中蠱五部書。並無作端午字。○文弼案李名匡文。今避諱作正文。匡刻文正。校者之誤也。○雌黃云。江南有小栗。謂之茅栗。音草茅之茅。沈存中云。正所謂苧。莊子云。狙公賦芧者。音蠱本草有芋蹄一名蕷。陶隱居云。今人呼爲禿菜。蓋蓄音之誤。詩曰。言采其蓄。茅與芧其文相近。蓄與禿其聲相近。故其訛如此。○竊怪杜詩有阜鵰寒始急。白樂天詩有千呼萬喚始出來。二者似涉語病。司馬溫公云。始字皆作去聲讀。若從上聲。尤可怪笑。故李希聲云。始有二音。終始之始則音上聲。萬物資始是也。有所宿留而今甫然者。則音去聲。蟬始鳴是也。寒始急。始出來。亦蟬始鳴之類乎。同上。○古今詩話云。詩人用也字。本皆音夜。杜云。青袍也自公。元稹云。也向慈恩寺裏游。今人讀如字。非也。○程大昌演繁露云。周禮廉能之類。諸家雖訓廉爲察。常疑理不相附。因閱漢高帝紀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顏氏曰。廉字本作覡。其音同。乃知廉之爲察。本覡字也。有覡覡之義。○後漢馮衍傳。說鮑永曰。然而諸將虜掠。飢者毛食。寒者裸跣。注云。毛草也。太子賢按衍集毛作無。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用乎。耗矣哀哉。注以耗爲毛。毛。無也。唐黃繡綽諧語。以賜耕毛魚袋。借毛爲無。則知閩人之語亦有本。○古字不拘偏旁。多借同聲用之。漢志畸人疑籌人也。從算歷言之。比疇列之疇。於義爲徑。並演繁露。○馬大年嬾眞子錄云。俗諺云。一鉤絲能得幾時絡。以諭小人之逐目前之樂也。然鉤字合作輸。太元經務之次五曰。鉤蛛之務。不如置一輸之利。輸音古侯切。與鉤同音。今以太元經證之。故鉤當作輸。○又云。二十八宿。今韻略所呼。與世俗所呼往往不同。韻略宿音秀。亢音剛。氐音低。蒡音蒼。皆非也。何以言之。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次。次也。舍也。皆有止宿之意。今乃音秀。此何理也。文弼案北人以宿呼秀。自古相傳爲然。如宿留亦爲秀。今北士尚如此。不便以南音改之。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有高亢之義。今乃音剛。非也。爾雅。天根。氐也。注云。角亢下繫于氐。若木之有根。其義如周禮四圭有邸。漢書諸侯王邸之邸。音低。譔矣。西方白虎。而參蒼爲虎首。故有蒼之義。音蒼譔矣。彼韻略不知。但欲異於俗。不知害于義也。學者當如其字呼之。洪景盧容齋隨筆云。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義。則但當讀如本音。蓋北前人有段如此。說苑辨物篇。天之五星運然于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義昭然。○魯臧武仲名紇。孔子鄹人紇乃叔梁紇也。皆音恨。發切。而世人多呼爲核。有一小說。唐蕭穎士輕薄。有同人誤呼武仲名曰。汝紇字也不識。或以爲將字也不識。誤矣。○今之士人。簡尺中或以薛荔易遐近字。非也。離騷經云。制芰荷以爲衣兮。王逸注云。芰。菱也。秦人曰薛荔。薛音皆。荔音苟。僕仕于關陝之間。不聞此呼。正恐王逸別有義爾。○文房四物。見

子傳記者。若紙。筆。墨皆有據。至于硯。則不見之。獨前漢張彭祖少與上同研席書。又薛宣思省吏職。下至筆硏。皆爲設方略。蓋古無硯字。古人諸事簡易。凡研墨處不必硯。但可研處卽爲之爾。矛楯蟺域。載于前世。不若今世事事完具。故只謂之研。不謂之硯。然任緝之北征記。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乃夫子平生物。非經史不足信。○前漢百官表。少府之屬官。凡五十餘人。有導官掌米穀。以奉至尊。然學者多疑導字之義。僕攷唐百官志。導官令掌導擇米麥。凡九穀皆隨精麤考其耗損而供。然導字下從寸。唐䆃字下從禾。今按韻略。瑞禾一莖六穗謂之䆃。恐唐以瑞禾名官也。僕嘗以此問僕舅氏。笑云。此蓋讀司馬長卿封禪書誤耳。書云。導一莖六穗於庖。注云。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也。後人誤以瑞禾爲䆃。遂併官名失之。可一笑也。([illegible]) ○通鑑釋文云。晉惠帝永熙七年。寧馨。晉[illegible]音哦音而以齊音之。寧馨猶言阿堵。阿堵之義。蓋指物之稱。○演繁露云。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寧作去聲。馨音亭。今南人尙言之。猶言恁地也。宋前廢帝悖逆。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此兩寧馨。同爲一意。○雌黃云。晉書寧馨兒事。字相傳多作去聲。如唐人詩云。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是也。而劉夢得詩爲閣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則又作平聲。○南部新書云。天寶四載改尙書無頗作陂。○顏氏家訓云。太史公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此是删戰國策耳。按延篤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寫誤也。○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爲父字。北人遂無一人呼爲甫者。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耳。○談苑云。千字文題云勑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勑字乃梁字傳寫誤耳。時帝王命令尙未稱勑。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勑。勑之名始定于此。○筆談云。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爲右文。古之字書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皆從木。所謂右文者。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歹而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戔爲義也。○遯齋閒覽曰。今士俗同訛者。豈唯打字。如不字本方鳩切。人皆以逋骨反呼之。遍檢諸韻。並無此音。○歸田錄云。世俗語訛。君子小人。同其謬者。惟打字。(打音丁雅反)其義本爲考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擊之義也。至於造舟車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繖曰打繖。以糊粘紙曰打粘。以丈尺量地曰打量。擧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褊檢字書。乃無此字。音丁雅者。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謫耿。以字學言之。打字從手從丁。丁又擊物之聲。故音謫耿爲是。不知因何轉爲丁雅也。○又云。京師食店賣酸餡者。皆大出牌榜。而俚俗昧于字法。轉酸從食。餡從臽。有滑稽子謂人曰。彼家賣餕餡。(餕音俊)不知何物也。飮食四方異宜。而名號亦隨時俗。言語不同。至或傳者轉失其本。湯餅。唐人謂之不托。今俗謂之餺飥。晉束皙餠賦。有饅頭。薄持。起溲。牢丸之號。惟饅頭至今名存。而起溲牢丸。莫曉何物。薄持荀氏又謂薄夜。亦莫知何物也。○集古錄跋云。西漢北海相景君碑銘有云。不永麋壽。余家集錄三代古器銘有云眉壽者。皆爲麋。蓋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又漢樊毅華岳碑云。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其字畫頗完。惟以周禮職方爲識方氏。其字畫分明。非訛缺。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蓋識誌其義皆通也。○又漢張表碑云。有畔桓利正之語。畔桓疑是盤桓。文字

簡少假借爾。○又鄧艾碑。考其事迹。卽魏鄧艾碑也。艾於三國時爲名將。史與兗州人皆不應誤。而艾又二名不同如此。余謂古人艾乂常通用。漢書曰。黎民艾安。與懲艾。[illegible]艾。注皆讀爲乂。豈非鄧侯名艾音乂而書碑者從省歟。後人讀史無音注。乃直以爲蒿艾之艾。而流俗轉失。○程大昌攷古編云。史記堯本紀載。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尙書云。惟刑之謐哉。司馬貞索隱曰。按古文作恤哉。今文是伏生口誦。恤謐相近。遂作謐也。○又云。孟子。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徐鍇曰。說文無恝字。古心部忿字。引孟子爲釋。乃用忿字。從心從介。其義爲恝。與今孟子文不同。凡說文引六經論孟多異今文。不獨點畫偏旁。雖其語意皆不同也。○貢父詩話云。創世所稱駔儈。子黨切。今人謂之牙。韓文公贈玉川詩曰。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召不起。又云。先生有才須大用。宰相表許終不仕。王倘子直甫韓公與處士作牙人。商度物價也。駔儈謂牙者。因不曉所謂。追源云。本謂之互。卽互市事爾。唐人書互字作乎。乎字似牙字。因轉讀爲牙。其理如可信。或云。何得舉世同謬。蓋不足怪。今人以方爲方。以于爲亐。亦人人道之也。○雌黃云。嘗攷韋曜博弈論曰。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方言曰。投博謂之枰。皮兵切。今俗讀作北而切。爾雅曰。孫之子爲曾孫。又曰王父之考爲曾祖。郭璞注。曾猶重也。當音層。今俗多讀作增。酒缸謂之缸。其字從瓦。下江切。今俗多與釭字相亂。讀作古雙切。殊不知釭乃車轂中鐵。又鐙也。與酒缸不同。顧眄謂之眄。其字從丏。斜視也。莫甸切。今俗多以盼字相亂。讀作匹莧切。殊不知盼乃美目。與顧眄不同。是皆俗學訛呼字如此。○又云。古人制字。皆有意義。後世有因忌諱而妄爲之改易者。有以私意而撰成俗字者。如秦始皇以辠字似皇字。因改作罪。宋明帝以騧字似禍字。因改作[illegible]。文帝以隨去辵而爲隋。光武以洛去水而爲雒。此類以忌諱而改故也。([illegible])與孫休爲四子立名字。有[illegible]之文。唐天后以[illegible]等字。(今代天地日月星君臣載初年正照證聖授載國人等字。[illegible]) 南唐劉龑初名巖。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改名龑。音儼。此類以私意而撰成俗字也。後魏江式嘗譏俗人好撰字云。巧言爲辯。因作譽字。今府史亦有康譽。又毀愼異族易名鋪鑒。致諸字書。並無此字。自唐史以來。相傳以爲先典。切。大抵俗字甚多。史傳中亦間有用之者。亦相承之久然耳。○又云。橙字字書皆無之。蜀中多此木。相傳以爲丘疑切。按介甫絕句濯錦江邊。木有橙者。與移字同押。則知丘宜切是也。杜陵有覓橙木栽詩云。飽聞橙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鄭尙明昂作杜詩釋音云。五來切。誤矣。○宋景文筆記云。周大臣王朴名朴。(平丘反)而自謂樸。按說文朴無樸音。俗以朴爲樸。謝予謂唐韻朴樸二字。並匹角切。惟韻略止有樸字。孫謂曰。按漢文紀示敦朴爲天下先。今韻無朴字。乙附入覺字韻押。由此觀之。則朴與樸同。集韻乃景文撰定。凡字訓多本許愼說文。去聲既出朴字。入聲又出朴字與樸字同匹角切。則與筆記所謂朴無樸音者不同矣。豈景文而自爲矛盾乎。○顏氏家訓云。出稱勿勿。不知

所由。按說文云。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象其柄及三斿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匆遽者稱爲勿勿。○蔡襄茶錄云。茶色貴白。而餅茶多以珍膏油(去聲)其面。故有靑黃紫黑之異。○又云。茶碾以銀或鐵爲之。黃金性柔。銅及鍮石皆能生鉎。(音星)不入用。○邵氏聞見後錄云。宋景文公納子婦。一日。其婦家饋食物書云。以食物煖女。公曰。煖字錯用。從食從而從大。其子退檢字書。博雅中出餪字。注云。女嫁三日餉食爲餪女。○幕府燕閒錄云。唐韻虞字部有擺字。經字部有蟬字。擺苗本以軋爲音。誤作乾字。遂入虔部。爾雅蟬白魚本以淫爲音。訛作淫字。遂入經部。韻中似此甚多。○元結惡曲云。嗚呼。曲爲之。小爲大之漸。曲爲之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甌(音由)乎。○關子明易傳十一篇。率多奇字。(文弨案關氏易傳了無奇字耳後人已改之乎)以生爲生。以象爲爲。以一爲弌。以三爲弎。○元倉子多古文。書以事爲叓。以其爲丌。○貢父詩話云。司馬君實嘗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緩急何以區別。小雅庭燎夜向晨。言觀其旂。左傳龍尾伏辰。取虢之旂。當爲芹音耳。閩中人言淸濁之音則不改。言丹靑之靑爲萋。又以中爲蒸。蟲爲塵。不知旂本是芹。亦閩中人語。惜胥中爲蓁孫也。珩璜論云。詩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左傳。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旂字從斤。以詩與左傳驗之。合音芹字。芹幾聲相近。故後人相承呼之訛矣。○古今詩話云。樂天詩云。請錢不早朝。請作平聲。唐人語也。今人不用。厮字唐人作斯音。五代時作入聲。陶穀詩云。尖簷帽子卑凡厮。是也。樂天云。金屑琵琶槽。雪擺胡騰琵琶胡語。與今人同。(文弨案當□云琵琶之□)(樂天作入聲云金屑琵琶槽□□水 上聲□聲與今人同○□□□考)○章聖朝試天德淸明賦。有閩士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讀□年)

會考試者亦閩人。遂中選。又荊南士人吟雪詩。用先字韻。其末句云。十二峯巒漸漸添。讀添爲天。○曲禮曰。以足蹙路馬芻者有誅。陸音蹙。又作蹴。徐采六反。又子六反。禮器云。不然則已蹙。子六反。又音促。○韻語陽秋云。近世作文者。多以紫荷囊作侍從。便不知其誤。晉輿服志云。八座尚書則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于左肩。所謂荷紫者。非芰荷之荷。乃負荷之荷也。人徒見南史(志□案劉杳傳)著紫荷囊四字。遂作一句讀之。殊不知晉書荷紫之義。○史記韓安國傳。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禔取辱耳。徐廣曰。禔一作祇。也○南史王筠傳。沈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示筠草。筠讀至雌霓(五的反)連蜷。約撫掌欣忭曰。僕常恐人呼爲霓(五兮反)。學林云。南史沈約作郊居賦。以草示王筠。讀之。至雌霓連蜷。撫掌。恐人讀作雌霓(平聲)。郊居賦注。(五結反)與齧同音。本朝范蜀公鎭召試學士院。用彩霓字作平聲。考試者判郊居賦霓爲入聲。景仁爲失韻。除館閣校勘。學者皆爲景仁憤鬱。按霓字雖有兩音。然文士用霓倪音多而齧音少。若專用雌霓。則當音齧。若泛用霓字。則倪音可通用。杜甫石龕詩。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於迷字押韻。又滕王亭子詩。尙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凡此以霓作平聲押。何傷。(學林)○明皇雜錄云。劉晏以神童爲祕書省正字。上問汝爲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侯鯖錄云。海物異名云。江珧柱。其甲美如玉。肉柱膚寸。郭景純江賦云。玉珧海月。土肉石華。世人不用此珧字。是未知此耳。○楊億談苑云。徐鍇仕江左。至中書舍人。校祕書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淑多改爲操。蓋章草之變。鍇曰。非可以一例。若漁陽摻者。音七紺反。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摻撾。古詞云。邊城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伏之。

示兒、編。孫先生之惠後學者渥矣。辨經史之同異。核文辭之是非。詩之評。字之正。人物與旨。隱所不載。歲月彌深。散亂磨滅。學者病之。本室重加訂正。以壽諸梓。竊意義方者。毋

癸未月正元日晚學廬陵胡楷子式誌。

履齋示兒編跋

此書十數年前鮑君以文屬予校訂。予以此書援引甚繁富。而刻本不精。其譌字脫句。往往而是。倘僅即平生所記憶者略爲正之。慮所記憶者亦不能無失也。且亦有舊校者在其上。不知何人。不能爲之劃盡諸前反益之疵痏。若更以我所校益之。懼將爲之分過。故遷書還之。其事遂中輟。然此書辨書之形聲。實可益於初學。餘亦以貧闕見。以文欲得一善本以傳世也。固宜。今年。乃請之孫侍御怡谷。怡谷。學人也。宜其視此無難焉。爬梳洗剔。視元本不可以道里計。乃不自信而重諈諉及予。噫。相距十餘年。新學未見其長。而舊學日已就荒。將何以副二君之雅意哉。雖然。書皆有用之書。使得完然以傳。自今至於後世。先哲之精神藉此以不澌滅。亦後死者之責也。遂發憤而取家所有四部書有可疑者一一比對。具有證佐。乃敢爲之乙改塗注。視向之舛誤者。可十去其八九矣。幸筋力尙強。故能勉而爲此。庶幾不辜上天所以留我於世之意乎。時乾隆乙卯中元後一日。東里盧文弨。

示兒編。履齋元書廿四卷。爲前後集。唯見於趙希弁讀書附志。今世所存。皆其鄉人胡楷重加訂正之本。故廿三卷。而不爲前後集。蓋依七條各幷入其門類矣。前明潘方凱刻是書。削去楷題誌。本末乃無可考。先從兄抱沖藏姚舜咨家鈔者。題誌具在。文句亦過勝。但人罕見者耳。鮑丈淥飲以盧(抱經)孫(怡谷)徐(北溟)三君校正潘刻。屬用姚鈔覆勘。爰細讎一過。第十四卷。十五卷。二十卷。姚鈔皆標廬陵禮津孫奕季

昭撰。嘗是履齋自稱如此。餘卷標廬陵鄉先生云云者。胡楷稱履齋而改之如此也。改有不盡。則兩者歧異矣。禮津必履齋所居之地名。惜今已不復可知。即畢詮鮑文。實或將有以證明之。嘉慶庚申閏四月。元和顧廣圻書於城南草堂。

右示兒編。履齋自序謂考評經傳。漁獵訓詁。以示子若孫。使知衒學而已。不敢以汚當代英明之眼。夫一人之子孫可數。人人之子孫無窮也。自宋迄今。流傳不絕。其沾溉學人者。不既多乎。惜宋刻不少概見。近惟明代潘方凱重刻本尚行于世。然疎於校讐。訛繆百出。轉足貽誤後來。讀者病之。予嘗請之盧學士文弨。孫侍御志鵬。互相讐勘。不特盡掃烏焉之誤。於履齋千慮之失。亦時時有所糾正焉。蕭山汪君北溟。熟精選理。海昌錢君廉伯。精於音韻之學。又各出所長以資參攷。繼而元和顧君澗蘋復得茶夢齋人手抄本反覆勘定。不世少有遺憾。於是編精神煥發。頓還舊觀矣。吳郡袁公綬階見之歡喜。亟捐恩館甥貝君簡香助資重刊。以公同好。逾年蕆事。惜自乾隆乙卯以還。盧孫二先生相繼歸道山。而徐健兩執友俱以盛年攻苦。先後淪謝。綬階於困厄之始。即修文天上。均不及見其成。是則重可感已。既思予老而益貧。爲學荒落。精神亦漸衰減。使非簡香力任剞劂。不過藏之篋衍。徒飽蠹魚。久且化爲煙雲。將蘇君子校勘苦心。終付之無何有之鄉。非潤蘋悉心經理。佐予不逮。則風飄落葉。掃除不盡。幾何不爲濁本之續。再爲後人口實耶。用是聊以自慰。又以慶是書之遭云。

嘉慶十五。立秋後四日。長塘鮑廷博識于知不足齋。

塵史

王得臣撰

塵史序

千年市成蓮。親命從學於京師。凡十閱寒暑。始竊一第。已而宦牒奔走。轍環南北而逾歷三紀。故自師友之餘論。賓僚之燕讌。與耳目之所及。苟有所得。輒皆記之。晚臨耳順。自大農致爲臣而歸。閑扉養痾。日益無事。發取所記。積稿猶多。於是亟加刊定。得二百八十四事。其閱自朝廷至州里。有可訓可法可鑒可誡者。無不載。又病其艱於討究。遂類以相從。別爲四十四門。總成三卷。名曰塵史。蓋取出夫實錄。以其無益美。無隱蔽而已。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覽之者幸無我誚。時行年八十。皇宋政和歲在乙未。中元日。迫爲之序。鳳翼子王得臣字彥輔。

塵史目錄

卷上

奉謨	國政	朝制	官制
任人	禮儀	音樂	臺諫
惠政	利疚		

卷中

賢德	志氣	度量	知人
治家	場屋	神授	體分
經義	詩話	論文	碑瑞
辨誤	明義		

卷下

姓氏	古器	風俗	奇異
戒殺	醫戒	異僞	讖諱
語讖	博弈	諸諱	雜志

國用	不遇	盛事	
忠諫	學術	占驗	
	書畫	乖謬	

歷史卷上

鳳臺子　王得臣　查輔撰

審議

鄭毅夫嘗說藝祖朝、聲登聞、求亡豬者、上手詔忠獻趙公曰、今日有人聲登聞、來問朕覓亡豬、朕又何嘗見他豬耶、然與卿共喜者、知天下無寃民、

治平初、有州護兵官、以非日直禁卒、錄編勅、既劾、具牘以上、英宗曰、武臣寫勅、是有意涖官矣、遂命釋之、

聞者莫不歎服、

慈聖廟陵永裕手詔、略曰、功隆德盛、被於四海、宜改園陵、仍云朕於禁中、實行三年之制、蓋古所未有也、

中書許沖元嘗對客言、熙寧末、神宗欲改元、近臣擬美成、豐亨、二名以進、上指謂美成曰、羊大番戈不可、又指亨字曰、爲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豐紀年、

內侍陳處約嘗與客言、昔在宣仁聖烈殿、執事言宣仁嘗儉服絁素、蓋古之衣大練無以過、或宴罷見殘澣食器、戒其潔謹、夫不出殿閫、綜制天下於簾箔之中十年、天下晏然、非仁儉何以至此、可謂盛德矣、

神宗皇帝聖學淵源、莫窺涯涘、黃安中履任崇政說書、講詩、至噫嘻振鷺豐年、上問曰、有祈則有報、聞之以振鷺何也、黃曰、得四海之歡心、以奉先王、維其如此、乃獲豐年之應、一日又講至祈父之篇、其卒章、所父賢不聽、上問曰、獨言聽而不言明、何也、黃曰、臣未之思也、上曰、豈非軍事尚謀、聽作謀故耶、侍臣莫不歎服、蔡持正說、

國政

得臣、管幹京西漕司文字、居洛、與尚書郎寇諲往還、因出其祖萊公景德初元閏九月奏稿、乃被旨措置河朔邊事、及訊寇起與不起、如起至何處者、其狀蓋列三項、首曰邊報犬戎遊騎、已至深州以來、緣大軍在定武、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等處、東路別無屯兵、乞發天雄軍兵騎萬人、駐貝州、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分部、或不足、卽止發五千兵、專委孫全照、如鹵在近、勿使傅城、求便掩擊、仍令開道移石普、閻承翰相應對討殺、及募壯士入鹵境、燒毀聚落、討蕩生聚、多遣探伺、以彼動靜上聞、兼報天雄軍、一安人心、二張軍勢、以威敵、三以振石普、閻承翰軍威、四與邢洺相望、足大犄角之勢、又曰、扈從衛士、不當與犬戎爭鋒原野、以決勝負、萬一犬戎之營、見兵已南、卽發定武兵馬三萬餘、俾參贊等結陳南趨鎮州、及令河東需有終所部兵、由土門會定武兵、審量事勢、邢至邢洺間、方可變與順動、更飭王超等在武翼城而陳、以應魏能等作會合之勢、候抽移定州河東兵騎附近、始幸大名、又曰、萬一犬戎柵於鎮定之郊、定武兵不可來、須分定武三路精兵、就差將帥會合、及令魏能等軍、迤邐東下、傍城牽制、鹵必懷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深入、若亟犯不行、益恐番賊戕害生靈、或是車輅親征、亦須渡大河、且幸懷淵就近易爲制置、會合兵馬、兼拖津濟、得相切以爲忠賢之臣、抱道握節、孰不欲遣時奮取功業、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而身享令名哉、然萊公非賴章聖淵謀神斷、先發於中、而獨以倚成、又何以施其力哉、聖賢相濟、嗚呼盛矣、

神文朝、有議東南漕粟兵夫舟船、與盜失之費、蓋十常三四、欲募商賈令入粟、以實中都、三司使程文簡以爲不可、萬一所入不足、必邀增直、是商賈得操其柄、其議遂寢、

神宗廣景靈宮爲原廟、遂朝帝后、前後各一殿、咸有名、見於國史、元祐初、神宗神御殿、名曰寶光、紹聖初、內相林子中言、宣光乃元魏時殿號、非所宜名、詔易之、議者以爲祖宗時、凡建一事、施一令、必下侍臣博議、蓋審處之也、或曰、此執政寡聞之過也、

韓魏公得宰相體、時曾魯公爲亞相、趙閱道、歐陽永叔爲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賢集、該典故、曰、問東廳、文學則曰、問西廳、大事則自與決之矣、

朝制

神宗留意軍器、設監、以侍臣董之、前後講究制度、無不精緻、卒著爲式、合一百一十卷、蓋所謂辨材一卷、軍器七十四卷、什物二十一卷、雜物四卷、添脩、及制造弓弩式一十卷、是也、

宋次道東京記、說八作司之外、又有廣備攻城作、今東西廣備隸軍器監矣、其作凡一十目、所謂火藥、青窰、猛火油、金火大小、木大小、爐皮作、麻作、窰子作、是也、皆有制度作用之法、俾各誦其文、而禁其傳、

文德殿門外爲朝堂、常以殿前東廡設幕、下置連榻、冬暨夏席、謂之百官幕次、凡朝會必集於此、以待追

班。然後人。近年則不然。多萃於文德殿後。以至尚衣庫紫宸垂拱殿。門外南廡。其坐於幕次。不過十數人而已。

予在開封府司會侍御史初入臺。兩赤令皆赴公參。開封縣、仍是汴州杖。其杖、長三尺二寸五分。上圭其半。闊一寸二分。厚七分。下殺而圓。長一尺。徑七分。於圓處火印汴州杖印四字。大約與今之所謂小杖者不相遠。凡決人未嘗用。常貯於庫。御史中丞侍御史初入臺。即呈之。按梁開平元年。以汴州為開封府。此杖殆唐所制也。

官制

永裕建尚書省。自令僕左右丞。洎六曹尚書侍郎。官廳於中壁皆置素屏。大書周官一篇。自官制以來。惟侍中中書令。御史大夫。左右散騎常侍。宗正卿少卿。殿中丞少監丞。並未皆命。官制既行。省曹郎官。與寺監長貳。率互置。不必備也。如一部中均命郎中貳員外。寺監均命貳少之類。始以寄祿之階。高下序位。復有旨。以先後至者為次。

祖宗以來。選人磨勘者。進士出身。為著作佐郎。餘人為大理寺丞。謂之京官。若佐郎再遷。祕書丞、寺丞再遷。太子中舍。謂之升朝官。始奉朝請。既行官制。即無所謂京官者。惟自承務郎以上。然承務、至宣德、若任七寺監主簿。太學博士兩赤丞之類。亦得奉朝請。蓋亦以職事官論也。

舊尚書郎中皆重戴。官制之後。大夫皆不許重戴。如朝請郎以下。雖通直奉議之類。職事為諸司郎中者。並重戴。

熙寧間。既置檢正官。初以節閣及閑任望官者充之。未幾。又以初入仕者為五房習學檢正官。今幕職官多因唐藩鎮辟置之名。所謂兩使職官者。節度、觀察使判官、是也。然以選人充之。若簽判、則京朝以上。故簽書判官廳公事。又選人作縣。曰某縣令。京官以上。知某縣事。皆恐未正名者也。

元豐革正官制。如武臣始議易將軍校尉之號。竟獨依舊不復更。

永裕革正官制。易其稱呼。元祐間。議者謂無以甄別流品。遂詞人加左字。餘人加右字。有犯貪墨者去之。予始見決制。詞人犯則去左稱右。則餘人稱右者。得無恥乎。是時知黃州。請有犯並去之。不從。

國用

紹聖初。予備位金部。初見戶部支禁中合同司。泊在京百官宗室諸軍。并雜支錢。以緡計之。月率四十餘萬。諸倉給食糧。亦稱是。

任人

鄭內翰久游場屋。辭藻振時。唱名之日。同試進士。皆慟曰。好狀元。神文為之慰悅。後將召富韓二公復相。因問近侍。所以召狀。對曰。願密遣內侍以采外議。上曰。然。借如鄭獬作狀元。滿庭稱善。況命相哉。

熙寧間。鄧綰文約。由御史知雜為中丞。凡七年不遷。

唐丞相乘馬。故詩人有沙隄新築馬行遲之句。裴武之遭變。而晉公獨以馬逸得免。至五代則乘檐子矣。

莊宗聞呵聲。問之。乃宰相檐子人內是也。本朝近年惟潞國文公蕃致仕。以太師平章重事。司馬溫公始為門下侍郎。尋以病於家。就拜左相。不可以騎。二公並許乘檐子。皆異恩也。

襆頭

襆頭、後周武帝為四翅、謂之折上巾。隋大業中。牛洪請著巾子。以桐木為之。內外皆漆。唐武德初。啟平頭小樣巾子。武后賜百僚絲為巾子。中宗賜宰相內樣巾子。蓋於裹頭帛下著巾子耳。然折上巾以除帛折之而上無。今謂之襆頭小腳。其所垂兩腳稍屈而上。曰朝天巾。後又為兩闊腳。短而銳者。名牛耳襆頭。唐謂之軟裹。至中末以後。浸為展腳者。今所服是也。然則制度靡一出於人之私好而已。

其巾子先以結藤為之。名曰藤巾子。加粘皮數層為之裹。亦有草巾子者。以其價廉。士人鮮服。後取其輕便。遂徹其材。作粘紗巾。近年如藤巾草巾俱廢。止以漆紗為之。謂之紗巾。而粘紗亦不復作矣。其巾之樣。始作前屈。謂之曲。謂之斂巾。久之作微斂而已。後為稍直者。又變而後抑。謂之帳巾。已而又為直巾者。又為上下差狹而中大者。謂之樓巾。今乃製為平直巾矣。其兩腳始則全狹。後而長。稍變又闊而短。今長短闊狹。僅得中矣。

古人以紗帛冒其首。因謂之帽。然未聞其何制也。魏晉以來。始有白紗烏紗等帽。至唐汝陽王璡。猶服研絹帽。後人遂有仙桃隱士之別。今貴賤通為一樣。但徇所尚而更變耳。始時惟以幞頭光紗為之。名曰京紗帽。其制甚質。其紗有尖而如杏葉者。後為短簷。纔二寸許者。屢歷以來。方服兩紗者。又曰翠紗帽者。蓋前其頂。與簷皆圓。故也。久之又增其身與簷皆抹上棱。俗戲呼為筆帽。然書生多戴之。故為人嘲曰。文章若在尖簷帽。夫子當年合裹鎗。已而又為方簷者。其制自頂上闊。簷高七八寸。有書生步於通衢。過門為風折其簷者。比年復作短簷者。簷一二寸。其身直高。而不為銳勢。今則漸為四直者。

古以韋為帶。反插垂頭。至秦乃名腰帶。唐高祖令下插垂頭。今謂之撻尾是也。今帶止用九胯。四方五圓。乃九環之遺制。胯且留一眼。號曰古眼。古環象也。通以黑韋為之。當眼者金玉犀。則用紅韋。著令品制有差。豪貴侈僭。雖非經賜。亦多自服。至和皇祐間。為方胯。無古眼。其稍者目曰稀方。密者目曰排方。始於常服之。比年士大夫朝服。亦服撻尾。始甚短。後稍長。浸有垂至膝者。今則參用。出於人之所好而已。

笏。衣緋紫者。以象上詔。下直服綠者。以槐木上詔下方。其制無度。象初短而厚。俄易長闊。皇祐間極大而差薄。其勢向身微曲。謂之抱身。後復用直而中者。其木笏。始亦甚厚。今則薄。又非槐。

國朝祖宗。創金毬文。方圓帶。亦名笏頭帶。以賜三府。乃佩魚。又為御仙花帶。亦名荔枝。以賜禁從。元豐四年。董正官制。自觀文殿大學士以上至三師。並服毬文。觀文殿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六曹尚書、翰林學士、御史中丞、並給御仙花。皆許佩魚。岐嘉二王。服玉佩金魚。至賜玉魚以異之。

舊制。大宴百官。通籍者入。賜花兩枝。正郎三枝。故有詠外郎遷前行詩云。衣添三匹綺。宴剩一枝花。熙寧以來。皆給四花。郎官六枝。自行官制。若寄祿階雖未至大夫。而職事為郎中、郎官、皆得六花。

衣冠之制。上下混一。皆聞杜岐公欲令人吏技術等官。少為差別。後韓康公又議改制。如人吏公袍俾加

揆、俗所謂貂蟬者是也。蟬頭合戴牛耳者。然今之優人多爲此服。大爲草小所惑。浮誇膠淫。其議遂止。

傳曰惡紫之奪朱。然則紫之色可見矣。嘉祐染者。既入其色。復漬以油。故色重而近黑。曰油紫。未幾。英宗人繼大統。嘗書承旨。觀、賢爲繼聖圖著其說。後又爲黑紫。神宗詔禁止。於是乃加鮮亦矣。世又目爲順聖紫云。蓋色得正也。

國朝舊制。文臣京官方許乘馬出入皇城門。其幕職官以下。悉自門外步以入。熙寧間。選人既習學檢正。又有頒編修令式之類者。或稟議中堂。於是亦聽乘馬出入皇城門。

國家朝祭。百官冠服多用周制。每大朝會侍祠則服之。餘有帶。履用皁革。袴衣中單。勒帛。裙蔽膝。袍大帶革帶。方心曲領。佩則用石以代珠玉。冠有三梁五梁之別。言官刑法官則加獬豸。所執各用其物。如導駕除御史大夫開封牧開封令出、各乘車外。他官具冠服而騎。

永泰紹聖乙亥季秋。大享明堂。予時貳軍器。從百官服朝服。前一日。皇帝致齋。御史臺吏具行禮次第。人印給一本。至是日則曰繡其佩。仍注云屈而結之。在廷之臣。亦有莫能省其首者。或讀曰青。曰蒼。余潛告曰。當爲乎。有相顧而笑者。按儀禮作繡字。音義與此同。

婦人冠服。逢稀。增損用舍。蓋不可名紀。今略記其首冠之制。始用以黃塗白金。或鹿胎之革。或玳瑁。（按有者字。或綴綵羅爲攢雲五花之類。既禁用鹿胎玳瑁。乃爲白角者。又點角爲假玳瑁之形者。然猶出四角而長矣。後至長二三尺許。而登車檐皆側首而入。俄又編竹而爲圍者。塗之以綵。漆之。而以角爲之。謂之圍冠。復以長者屈四角。而下至於肩。謂之鞞肩。又以圍冠少裁其兩邊。而高其前後。謂之面口。又以鞞肩直其角而短。謂之短冠。（楊作屋。今則一用太妃冠矣。始者角冠棱托以金。或以金塗銀飾之。今則皆以珠璣綴之。其方尚長冠也。所傳兩腳旋。亦長七八寸。習尚之盛。在於皇祐至和之間。蓋隅子黃晞曰。此無他。蓋大官飽疎耳。

丁晉公三十六事。載某氏女子嫁時之服。而餘有襂衣一襲。問其故曰。若歸夫家。遇私忌。服此盛身始耳。今亡此禮。蓋晉公時已廢不用。余謂婦變服而受胤者。其服可知矣。切譏之而未知所從。在洛時。聞富鄭公私忌。裹垂腳襂紗幞頭。襂布衫（楊作襂。繫藍鞓帶。此乃今之釋服。襂禫服也。余欲行之。余弟光輔曰不可。聖人緣情制禮。蓋有隆殺。今歲服襂禫。是未嘗從吉也。又在圍。同官李世美、文定之猶子也。問所服云何。世美曰。冠以帽。衣白紵衫。繫黑角帶。訪士大夫家。鮮有知此者。余以謂傳稱君子有終身之憂。忘日之謂也。是則其服以少變常服爲安耳。

慈聖光獻上仙時。禮院議曰。所服冠用布。四腳。衣布袍。腰絰麻履。宗室及曹氏。皆斬衰、杖、元祐癸酉。余使圍。秋遇宣仁聖烈之變。余令建州吏。具如上服。後問他郡。皆服斬衰。時熊皐守鄱陽。乃出所錄。庚申禮官議服爲得體。辛巳。欽聖憲肅遣告到安州。余急趨郡中見守相。首問所服。皆曰斬衰。余以爲不可。時坐客亦有言。癸酉中在金陵。曾舍人鞏守郡。亦服斬衰。余以爲大非也。遣告在京。以日易月。十三日而

除。是則服也。今服制衰。蓋有所嫌。遂用余說。後聞他處服制衰者甚多。上面不知。安可見乎。

都城內。非執政大臣宗室。並不許張蓋。然宗室之家乘車。比至第作張之。

熙寧間。內瑞馬首以小扇障目。後上大夫悉用夾青傘爲大扇。或加以青雲鑑之。用乾其蓋。于從官有不能持之者。經學初中詔禁止。遂不用。

音樂

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古人精於音者。其感物如此。況以舜之樂乎。然則百獸率舞。鳳皇來儀。不足怪矣。故施於人則庶尹允諧。於神則祖考來格。嗚呼。舜其至此。

周相王朴。既定樂。本朝因用之。神文嘗詔和峴等修焉。又有和氏樂。神文復命李照別製。然所用者。惟王樂耳。永熙間。永昌酒知音者。講深是正。遂廢王樂而用李樂。范蜀公以爲宮商之不相比。乃自制。上之。元祐初。太常審議。參用李樂。協律郎陳新聖與。謂予曰。王樂高二律。是以太簇爲黃鍾也。范樂下二律。以無射爲黃鍾也。其得中聲之合。恒李照樂云。

獨於素稽心。太樂既居。許參王範鋼。爲周鉦漢斛各一枚。嘗示予曰。此律度之詳也。知此則可以知樂矣。又以爲今樂之聲。實不足而商有餘。故常大臣休休假仗於私。而是日天子或御便坐。以按軍旅樂之應也。遂改制。十律上之。元祐初。下太常議其樂。上爲聲下而不用。

予嘗問聖與曰。樂之高下。不合中聲。何以察之。是以積黍定管生律而知耶。聖與曰。不然。凡識樂者。恒在於耳聰明而已。今高樂、其歌者必至於焦咽而徹。下樂、其歌者必至於晻塞而不揚。以此自可以察之。又云、今教坊樂聲太高。神宗因見絃者屢絕而易。歌者音塞而氣單。遂問其然。對曰以太高故也。上曰爲下兩格可乎。樂工拜而謝焉。遂下兩格。乃兩律矣。今教坊與京師。悉以新樂從事。他處或未用之。

臺議

陰歷中。御史之變。既就詠矣。而言事官、乞禁中畜羅江犬子。羅江蓋蜀邑也。產犬善嗥。其章云。仍名玉尾卷者。卷者。卷也。然世以爲石班尾卷者。乃曹南犬也。

御史入臺滿十旬。未抗章疏。例輸金以佐公用。謂之辱臺錢。神文朝。一御史供職。餘九十日矣。未嘗有所論列。蓋將行罰焉。忽一日。削稿拜疏封。衆行聽。以爲所言必若大事。乃斥御座造膝。誤有道及於其間者。其辭云。是何穆若之容。忽覩卷然之狀。御史皆以才畧。所議如此而無。蓋朝廷務廣言路耳。

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食之語。熙寧初。程頤伯淳入臺。爲裏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食。分廳向火。

忠諫

安定胡瑗之皇祐至和間。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時予餘士日講易。予執經在諸生列。先生每引當世之事明之。至小畜、以謂畜止也。以剛止君也。已、乃言及中令趙普相藝祖日。上令擇一諫臣。中令具名以聞。上卻之。弗用。翼日又問。中令復上前劄子。亦卻之。如此者三。仍碎其奏。擲於地。中令輒懷歸。它日

復聞中令仍補所碎劉子是於上上乃大悟卒用其人。

富弼公嘗爲予言永熙討河東劉氏既下并州欲領帥乘勝收復薊門始齊於衆參知政事趙昌言對曰自此取幽州猶熟鐵翻餅耳殿前都指揮使呼延贊爭曰書生之言不足盡信此何難翻永熙竟趨幽燕擐甲而還卒如贊言鄭公再三歎謂予曰武臣中蓋亦有人矣。

事徧每出至大慶殿前三館職事官就彼起居朝奉郎杜球言永熙幸佛寺塔廟霖雨至大慶三館起居因駐輦問曰天久不雨奈何或對天數或對至誠必有應一綠衣少年越次對曰刑政不修故也上顧之而行歸復駐輦召綠衣者問狀對曰某土守臣犯贓法當死宰相以親則不死某土守臣犯贓不當死宰相以嫌卒死之翌日上爲罷宰相天即大雨綠衣者寇萊公也。

寇忠愍遭遇永熙始未至大任然王鑣國論率預謀斷一日咨及儲貳寇辭以天下之本非臣所得知願博采廷議已而章聖既入春宮三日謁太廟上遣人伺之百姓觀者皆合手叩額云新天子又一日萊公因對上謂曰建儲本爲天下計前日還宮見有泣者及太子詣廟令人察之百姓乃云新天子便有去朕意萊公於是再拜曰臣賀陛下得人此亦毅夫云。

李文定同丁晉公相章聖以剛介嫉惡議多不合一日因奏對以笏擊晉公由是竟罷相以本官歸班既而中使押晉公復入中書文定出知鄆州蓋天禧五年冬也楊有又字明年改元乾興二月十九日真宗崩翌日神文即位章獻垂簾晉公挾前憤三月貶文定衛州團練副使宣獻當行制誥草所以責者晉公曰此無它春秋之義君親無將漢法所謂大不道耳宣獻退思之文定安至是耶遂命以別辭然晉公當切齒焉竟增兩句云罹此震驚遂至沈殆未幾晉公擅移永定皇堂貶崖州司戶復當宣獻行制於是首云無前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予與文定兄之孫朝奉大夫孝廣楊作光世美同貶陽洲世美爲予言之。

范文正好論事仁宗朝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文正時尹京乃抗疏列其罪欲上凡數夕環步於庭以籌其事家有歲幣預備兵者悉焚之戒其子純祐等曰我今上疏言斥君側佞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爲業既奏神文嘉納爲能黜內侍聖賢相遇千載一時矣毅夫云。

神文時慶曆間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平日久守臣或有委城而去者事定朝廷議罪鄭公在樞密凡棄城請論如法范文正參預大政爭之以爲不可令江淮郡縣往有名耳城壁非如邊塞難以責城守神文容德寬仁故棄城得減死鄭公慾謂文正曰六丈欲作佛耶范曰主上當於春秋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將以不容矣鄭公歎服。

鄭毅夫爲三司鹽鐵判官時文禁頗寬略余嘗人省見之張伯玉公達與鄭同部余幸數聽二公持論張嘗面鄭曰李昌言當則天時面折廷爭衆甚危之今出笑謂人曰不顛不狂其名不彰公達曰古人處己如此何有於當貴哉余常心記其說。

鄂州諸邑皆有茶稅民苦之獨紫陽一縣不產茶而民間率藝桑而稅以絲人苦樂輸蓋興國初九河張公詠登進士第以大理評事知縣事禁民種茶而教以植桑易稅以絲夫賢臣君子所至利民亡窮也詠在紫陽登喜雩亭見人市桑歸呼問之乃田家子也曰若自有地豈地不足以藝蔬耶願從邑而市之眞游惰者於是笞而遣之以淺丈夫論之則爲暴政決無非人矣。

范純仁於至和間宰汝之襄城民困徭役蓋緡家貲滿三百千則充衙前之役民間至不敢藝桑者公遇吏民有小過則課本戶罰藝桑各有數人亦不敢而至今稱之後值營奉永昭計司科買庶數萬期會既迫民間雖有金而莫能得履公爲科營婦鬻服者稍增其直與之爲約如期而納又科材木甚衆公敷於五等戶優佑以市之計里之遠近令以次輸送公乃設棚於縣宇之前致材於棚上公據棚下瞰使民聽唱名而前擁木以立遂令過人莫之睹蓋於棚材滑有尋尺之度以視其長短也由是吏行匠石無一高下其手而民無所用賂當時幾有諸邑民莫不勞弊惟獨襄城爲不然。

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爲其貲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二往往臨馬以器貯水縱產即溺之謂之洗兒建劍尤甚四明俞偉仲宣寧劍之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爲人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錢醪醴親酌而宿之出其文使歸諭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多以俞爲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宣一官仍令再任復爲立法推行一路後子奉使於閩與仲寬爲婚家法當避仲寬能去予官至其邑聞仲寬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於郊。

雖古循吏蓋未之有也。

利病

事有變古而行之愈久必不廢者如趙武靈王因用胡服捨車而騎秦始皇以隸易篆武后詔父在母喪增爲三年之制又有反古而使時爲時所須而不可去者如齊摘山煮海漢之榷酤六畜之租唐之閱架竹木之稅是也若稽古執義而行行之有所不安如立莽之復井田蘇綽之建五等房琯之用車戰是也蓋徇名則失實放於利而忘義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六路租茶通商以來歲減外歲計三十三萬八千六十八貫有畸湖北獨當十萬二千三百三十一貫有畸而鄂一州所斂無慮三萬九千緡諸邑之中咸寧又獨太重嘗試訪之其茶凡三名一曰供軍稅茶蓋江南李氏所取以助軍也二曰酒茶乃景德以前因撲買縣酒其課利計茶以納後因敗欠遂以其數數出於民三曰市茶景德三年歲荒官許額外貨茶以濟其艱食所入既倍而監場官因亦被賞竟不復減議者數乞均此無名之額以入諸邑蓋非通論也夫以一邑之思而欲困諸邑尤無名矣。

湖北一路唯安復漢陽三州軍無茶租蓋民不種以資利耳嘗按茶之起謂之根稅茶蓋以茶株均敷其多寡而已今水田湖澤之地無茶株而有茶稅矣又茶園戶坐享厚息以自豐議者欲以所重均於所輕之邑以所有均於所無之州是大不知爲政者也。

安州在唐嘉淮南入本朝屬荊湖北路景祐間忽人京西民間既禁海鹽而食解鹽以鹽販之法頗爲淡

食。方是時西鄙用師。官科蒙駝黃牛。皆非山川所出。而俗所未嘗用者。於是人情厭苦不安。康定初。左丞范雍自延安謫守。乃會常入之課。以錢五萬緡。歲輸京西漕司。復還安州於湖北。朝廷從之。民所德公。多立生祠。然歲課僅足以支費。而京西之輸。是增賦也。已而有司不勝其困。議者不爛本末。或欲乞爲京西。以紓目前之急。此非體恤民情之論也。予向爲京西漕。屢見架閣得鄂安州爲京西元旨。止以京西缺財用爲言。蓋出於一時苟簡之請。而鄂之者亦未嘗圖久計。其歲輸錢率附漕舟轉江入汴。然後至京西。又發運司計兵稍等費。凡受一萬五千緡。而京西所得纔三萬五千耳。抑案歲未嘗得之切嘗鬻之。鄂則王士也。人則王民也。何嘗有彼此之限。初以五萬緡是買路分財。已爲經畧。爲今計。莫若曠然蠲之。則京西無受虛利。而湖北常蒙實惠也。

古之王田。取圭潔之義。今之職田。豈其遺制焉。視職高下以限頃畝。著於令甲矣。然郡縣、始因其所有之田而占射之。故多寡未必如令。今有職田處。多貽民患。歲有旱乾水溢。官病失其所入。往往不受民訴。縱或受之。災傷之十不過蠲其四五而已。予切以斂職田之租。入於常平。會見州縣所得職田之數。以所有均於所無。以所多均於所少之處。佔其中直。以常平之緡。月隨俸以給。如此庶幾奢靡更而息貧汚也。

安陸郡城枕涢水。惟州城基皆紫石。不爲水所嚙。自大安門外。至所謂上下津地悉無石。每夏潦漲。集水道益東。民廬十淪五六矣。近歲水纔溢岸。即行西濠。識者以謂久必自涢津門。由景陵門以去。爲正河道矣。若自大安門外白兆廨院以北石岸盡處。爲水約。以殺湍鋭。庶幾保上下津居人。及免入城之患。張全公朝議。與予泊十人僧俗同列狀以訴於州。乞置水約。州委安陸令。而守令皆暗逗。而憚於有爲。第申漕司。乞差濠寨。漕司果以舊未嘗有此役爲難。遂寢其事。

疊史卷中

賢德

寇忠愍范文正二公。俱守鄧。施設之迹。雖或不同。而同爲善政。故去思在民。至今不忘。若忠愍。則家家畫像事之。止曰相公。而不言姓。其祠宇在州宅後。民間祈禱無虛日。大則刲牲獻樂。小則焚紙幣酹酒而已。百花洲中。初未有土地。文正在任。令建廟貌。匠者請神之像於公。公曰。即我是也。乃以公爲神。二公之祠不惟邦人神明之。士大夫經過者亦多造焉。官爲設醮。二公與漢之召杜在其列。嗚呼。生澤其民。歿列於神。可謂盛德矣。

王侍郎古說。元憲宋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一舉人行槖中。有不稅之物。公問何緣而發之。吏言因其僕告。公曰。舉人應舉。人孰無貨。其情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僕屬曰。此犯人乃言官之子也。爲其父嘗有章及元憲。意欲激其報耳。公曰。弗可。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以罪而遣之。衆服之。

牛李之黨。唐之名卿。才士大夫。孰非其徒。獨退之卓然無所附麗。樂天以高退不近禍。二公各行其所學。可謂一代之偉人。

令狐子先。安陸鄉先生也。筮仕齊安理掾。歲滿還里。卜築於涢溪之南。耕釣之外。著書彈琴而已。時入城

至集賢張君房之第。借書。布衣林希遇齊給事。乃擬廢詰寫浩然故事。以爲令狐秋掾。雪中渡溪圖。其序略曰。張校書萬卷。掾常就閱。或假帙以歸。每出入。跨羸馬。頂戴華陽紗巾。著提裙布襪。繫縛小童攜書篋負琴以隨。冬中復來假書。時值微雪飄灑。景物蕭索。掾渡溪以歸。常服外加以皁絹煖帽。委轡長吟。曰。借書離近郭。冒雪渡寒溪。聞者毛骨寒發。是知至人操履卓越。風韻體裁。乃與天地四時之氣相參焉。先生謹揆云。

應山二逕伯氏應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學於二宋。相繼登科。君錫爲人清脩孤潔。故常官人號爲逕底清。元禮加以肅。人號爲逕底凍。其父處士舜賓字輔之。爲鄉里所悅服。歲飢。出穀萬斛。損價以糶。惠及榜邑。有盜其牛者。官捕甚急。盜窮自歸。處士愧謝。厚遺以遣之。故歐陽文忠公表其墓。其逸其事。二宋謂元憲景文。

洛人李質。嘗員郎寧初。入臺爲御史。久而未有所言。時鄧綰文約任南牀。謂李曰。嘗亦有所言否。李曰。蓋將言耳。然未知何等事。鄧曰。如某人曾可言也。李乃曰。顧欲言人不善耶。其長厚如此。蓋好謙幾道。時同在臺。後領京西憲。嘗會於洛。爲予言。

熙寧初。荊公主安石秉政。范蜀公議事不合。自翰林學士致仕。元祐初。司馬溫公罷相。太師文潞公落致仕。平章軍國重事。晉哲竟進。時蜀公居許。亦預召。竟辭不來。其表有云。六十三而引去。蓋不待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合禮。

志氣

令狐先生子先。安陸名儒也。與二宋同時。舊謁郡守。值守出方歸。三人遂立於戟門後。騶騎傳呼而來。二宋相顧歎羨。且曰。我屬至此。亦足矣。令狐曰。何其陰耶。吾輩不出入將相。皆不足道。後元憲爲丞相。景文至八座。令狐止於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監本州稅而終。命不副志。可惜。

度量

知夔州盛大夫武仲。安肅公度之孫也。謂予曰。某閱王公大臣。須有襟量。乃可以享其位。昔外戚李侯華。徒以后族建節。獨襟量容物。亦人所難。某嘗同張寺丞鑒。過南郡。時李爲留守。以其妝家曲相留者數日。俄以從兵之食告別。欲去。李曰。但令扶狀來。當爲給半月食糧。盛遣從兵投狀。尋判支半月。有一通判李郎中。東人也。抹之曰。不得支。盛與張。翼日又往。告別。李曰。何苦遽行。復告以從兵之食。李曰。昨日已支過半月。盛乃白其狀。李大笑曰。是不得耶。殊無怪怒色。盛張相謂曰。此公片得倖。餘四十萬。正以此耳。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嚣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稜擬轡行。衆亦不敢譁。趙普長之能圖。乖崖孫壻也。嘗以此事告於韓魏公。公曰。當是時。某亦不敢措置。畏之嘗爲予說。

宋元憲繼母。乃吾里朱氏也。與仲氏景文。以未第。因依外門就學安陸。居貧。冬至召同人飲。元憲謂客曰。

至節無以爲具。獨有先人劍鞘上裹銀得一兩。粗以辦節。乃笑曰。冬至喫劍鞘。年節當喫劍耳。時予先君年未冠。處庠下。嘗語予曰。觀二公居貧。燕笑自若。後享名位如此。

范堯夫治平中爲御史。坐言事。謫通判安州。嘗言廉定閒。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擲匕首至臥內。遂寢輟。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責夏國相張元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擲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顧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去。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檣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相兄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得體矣。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耳。魏公握其手。再三歎服曰。非某所及。

知人

齊桓公行甚汚辱。而爲五霸之盛者。蓋能用管仲耳。仲死。豎貂任事而卒於亂。然則賢不肖之損益可知已。

夏英公謫守安豐。有書表吏鄭生者。隣二宋。惰迹舊熟。凡郡守所欲辦狀。多謁二公爲之。英公怪而問之曰。若嘗學而肖爲此邪。對曰。非也。乃三宋秀才之文也。英公他日見二宋。得其所著。大嗟賞。英公守三月而徙。謂元憲曰。三人下不可就。謂景文曰。非等甲不可居。後卒如言。

蔡文忠齊大中祥符八年登進士第。爲狀元。山東人賈同。亦名士也。與公同州部。累往謁公。館公飲酢。不得見。賈乃留詩一絕云。聖君寵厚龍頭選。老母恩深白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爲患悔何追。公因此戒酒。

不遇

魏公少年觀科。與宋景文同召試祕閣琬圭賦。景文賦獨行於世。魏公歎服。景文謂客曰。既賦琬圭。又與韓氏少年同場。意甚少之。魏公聞之不平。景文後修唐書。久之。魏公登庸。遂請改命歐陽脩分撰唐紀與志。景文出知成都。聽以書局自隨。既成上之。旋賞都畢。已而景文召還。故有滟郡將還先寄永興梁丞相詩云。流潯魚符素領垂。十年方喜覲彤闈。平臺賦能鄰陽至。宜室燈殘賈誼歸。疲馬有情依櫪歎。倦禽知困枥林飛。相君門下餘恩在。攀鑾應容一叩扉。至蒲道中被命鄭州。不得朝。卒於外。

治家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予謂身之本在言行。易家人之卦。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是也。張全昌朝議。爲予言曰。潞州有一農夫。五世同居。太宗討并門。過其舍。召其長訊之曰。若何道而至此。其長對曰。臣無他。惟忍耳。太宗以爲然。

予昔官洛陽。有外戚張氏。公卿士人家無不到。而富鄭公治家嚴整。有二子舍。凡使女僕輩。戒不得互相往來。閨門肅如也。

場屋

宋景文應舉安陸。賦仲尼五十而學易賦。次日試周成漢昭執優論。景文質其是非於令狐子先。答以兩

可之說。既出各舉程文。令狐乃以孝昭覺上官桀謀爲。優於成王不察四國之流言也。景文由是不懌。是年景文首薦令狐被黜。故景文謝啓有云。言雖執於盈庭。文不同而如面。蓋謂是也。神文重於選士。皇祐五年廷試。既考定。前一日取首卷焚香祝曰。願得忠孝狀元。沼唱名。乃鄭獬也。故鄭謝啓曰。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

神授

潞公嘗爲余言。廖淳推官。從其兄入京師應舉。暇日於相國寺前得一物。取而發其紙。視之。乃淳化錢。其數十。明日淳于王整下。得十人及第。是爲天禧三年。淳本南劍人。後居安陸。

鄉人傳元憲母。夢朱衣人畀一大珠。受而懷之。既寤。猶覺煖。已而生元憲。後又夢前朱衣人。攜文選一部與之。遂生景文。故小字選哥。二公文學詞藝冠世。天下謂二宋。

故相劉沆文忠公。吉州人。鄉薦數上。不第。年逾四十。不欲復試。鄉人共爲投納文字。迫期。强之使就試。已而又預首選。明年禮部中選。殿試訖。一夕夢遊天宇間。開殿上唱云。劉沆。南斗下立。又言。北斗下立。覺。自占曰。曆象南斗司生。北斗注死。我其死乎。時名狀元。太師王拱辰。賜名拱辰。沆第二。乃悟所夢。天聖八年也。

余少時。同伯氏從學於里人鄭毅夫。假館京師景德寺之白土院。皇祐壬辰。是歲秋賦。鄭與予兄弟皆舉國學進士。時已差考試官矣。一日院僧德珍者。言昨夢院內南。忽有池水中一龍躍而起。與空中龍鬬。滿龍勝而歸。其時旁院書生有曰。某當作狀元。毅夫微笑曰。狀元當出此院。於是伯氏書僧夢與日戶。在於寢室門。時八月也。明年癸巳春殿。鄭公果狀元。予自東華門趨鄭歸白土院。坐定。僧乃取所記夢帖子曰。果驗矣。

元豐末。中書檢正官王陟臣希叔。一夕輒夢東華門外有天部儀衛一金朱牌。訊云。宋朝第四宰相。再訊之云。丁丑人。希叔蓋生丁丑。喜而前。見牌上一金字牌。乃清源蔡確持正也。同生丁丑。熙寧已未入參大政。辛酉登右揆。乙丑爲首台。元祐戊辰。以謫官守安陸。嘗吟詩。言者以爲謗訕。貶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竟不還。識者以本朝宰相南行者。自盧寇、丁、至蔡。乃第四矣。

予嘉祐四年。蒙賜第。初行開歲取士第一榜也。南省放合格二百人。殿試內考落三十五人。比前後累榜。最爲人少。後蒙朝廷恩擢。亦累榜所罕。故蔡持正、劉莘老、章子厚、鼎、拜相。安厚卿兩至樞府。一爲門下侍郎。胡完夫作右轄。出守成都。遷爲吏部尚書。以卒。如持正、莘老、竟謫死新州。子厚近自雷州司戶得徙官。徙居桐廬。亦卒。厚卿且散官居泗。又遷建昌。後得還洛。復大中大夫。其次至侍從者亦數人。若俞公達、吳子中、李奉山、皆先亡。張正甫、姚陬中、齊中叔、亦以責死。豐相之、王明叟、今俱貶奪。豐居台。王居南安。蓋罷利保功名。自古所難哉。

王樂道幼子鋐。少而博學。嘗持論。嘗爲予說李邦直、作門下侍郎日。忽夢一石室。有石牀。李披髮坐於上。旁有人曰。此土陵舍也。夢中因爲一詞。既覺書之。因示韓治循之。其詞曰。楊花落。燕子橫穿高閣。長恨

春醪如水薄。閒愁無處著。去年今日王陵舍。鼓角秋風千歲邊。東回首人間萬事空。後李出北都。遂年而卒。王陵舍、乃近北都地名也。

體分

蔡邕獨斷曰。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段成式酉陽雜俎云。秦漢以來。於天子言陛下。皇太子言殿下。將言麾下。使者言節下、轂下。二千石長史言閣下。父母言膝下。通類相與言足下。比蔡所言。蓋已詳而有等矣。然予觀秦漢間卑對尊者。亦稱足下。如史謂大王足下者是也。則非特通類相與者之言也。

朕、古者上下通稱。如皋陶對禹曰。朕言惠可底行。屈平曰。放朕辭而不聽。是也。蔡中郎以爲至秦天子獨稱之。予嘗以爲漢以後。臣之稱。亦止施於君前。而相與言。猶或卿之。若蔡邕謂顧雍曰。卿必成遠。至孫楚、參石苞驃騎軍事。初至、長揖曰。天子遣我參卿軍事。陶淵明曰。我醉欲眠卿且去矣。如此之類甚衆。隋以來不復卿稱。惟人主呼其臣則卿之。分上下定矣。

秦漢時。人自稱猶曰臣。天子呼公卿亦曰君。後則不然。惟對君則稱臣。然今之人呼他人猶曰某君云者。以君之稱加於人。非不恭也。今世人見稱公、則以爲重己。稱爲君、則爲輕己。不知何謂。

古人有曰僕曰走者。稱謙遜也。夫自況曰僕。非不卑也。稱人曰君。又斥云足下。非不恭也。嘗觀唐賢如韓退之。凡與人書。過尊者則曰閣下。與在下者。多云某君足下。而又稱曰僕。以退之之才識。所言宜不苟者。豈習俗之變。不能易耶。

稽制。凡人兩府許薦館職。試出身任監司者。各一員。樞相王公德用。自圃田復召。人長有密。有于薦館職者。士曰。以君進士登科。所薦應合格矣。然某武人素不閱書。若奉薦則色呼矣。世以爲知言。蓋今人以事理不相當爲色呼。

學術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禹聞善言則拜。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夫充季路喜過之心。則可以爲禹。充禹拜言之心。則可以爲舜。聖人何遠哉。善充其所爲而已矣。

荀卿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故常以謂禮義出於聖人之僞。能僞然後能爲聖人。能爲君子。嗚呼。卿所論以治人者獨曰禮義。是以僞教人也。又使知性之本惡。若恬於性而恥乎學僞。則奈何。是禍天下之言也。至於非十二子。則子思孟軻在焉。此韓愈氏醇疵之辨與。然可謂大疵小醇也。

莊周號爲達觀。故能齊萬物。一死生。至於妻亡。則鼓盆而歌。大哀樂均出於七情。周未能亡情。强歌以遣之。其累一也。交爲是紛紛與。揚子雲云。蕩而不法。信知言哉。

歐陽文忠公答李翊性書。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或因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文忠雖有是說。然大約謹所習與所惑及率之者。以孟荀揚之說皆爲不悖。此其大略也。臨邛計都官用章。謂予曰。性學者之所當先。聖人之所致言。吾知永叔卒貽後世之誚者。其在此書矣。

予幼時先君日課令誦文選甚苦其詞與字難通也先君因曰我見小宋說手鈔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汝等安得不誦由是知前輩名公爲學大率如此

集賢張君房字尹才方壯始從學逮遊場屋甚有時名登第時年已四十餘以校道書得館職後知隨鄂信陽三郡年六十三分司歸安陸年六十九致仕嘗撰乘異記三編科名定分錄七卷儆戒會錄五十事施情集十二卷又朝說野語各三篇洎退居又撰賸說二十卷年七十六仍著詩賦雜文其子百藥嘗纂爲慶歷集三十卷予惟昔聶施情外昔嘗見之富哉所聞也

令狐先生嘗讀書萬卷自有萬卷錄余嘗見之乃知先生於世間書無所不見先生所著易疏精義、苔年統緯、世總、樂要注、獸書、讖髓、琴譜、兵途要轄余爲兒童時先君令暴書見世總、統緯等書後又從同堂兄弟伯芭假所傳易說琴譜讖髓以觀焉餘訪諸聖人蓋鮮有知者

經義

書之爲書也本諸君臣而已然治內之政在焉詩之爲書也本諸夫婦而已然治外之事備焉周之興也始於太任太姒而已詩曰太姒嗣徽音又曰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及其亡也滅於褒姒而已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又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方后妃之賢也莫不知臣下之勤勞求賢審官如此而已方豔妻之煽也上自卿士司徒下至于宰膳趣馬皆其黨也嗚呼治亂之來可不察哉

厲王之詩無小雅何也曰以豔謗而民不敢作也何以知之今大雅所載四篇而已皆凡伯、召穆、衛武、芮伯之作也當是時詩未亡也民畏豔謗不敢作故也

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者也然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蘼木不及槐易之象近取諸身爰詞說卦罔不該矣而獨不言眉與頞

傳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是則二雅見王政之序也幽王之時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當是時也女謁內盛讒邪外興政教不行先王之澤幾息故予觀賓之初筵、匏葉作則鹿鳴廢矣類弁、角弓作則棠棣廢矣谷風作則伐木廢矣桑扈作則天保廢矣漸漸之石、何草不黃作則采薇、出車、杕杜廢矣無將大車作則南有嘉魚廢矣隰桑作則南山有臺廢矣菀柳作則由庚廢矣魚藻作則由儀廢矣采菽作則湛露廢矣黍苗作則蓼蕭廢矣瞻彼洛矣作則彤弓廢矣菁莪之華作則六月采芑廢矣大田作則鴻雁廢矣蓼莪北山作則南陔廢矣楚茨作則華黍廢矣若厲王則尤變其大者故予觀民勞作則公劉、靈臺廢矣桑柔作則行葦廢矣瞻卬作則縣、文王有聲廢矣召旻作則棫樸、卷阿廢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予於幽厲見之文武先王之遺烈蓋掃地矣

世之說詩者以序子夏所爲蓋始於毛公耳班固漢書曰晚有毛公者自以爲子夏所傳河間王好之未得立是也則子夏序詩獨出於毛公而已後漢衛宏亦以爲子夏序蓋襲毛說耳毛承秦火之餘去古道爲近必有所本但今無以考焉或曰孔子言商賜可與言詩於子夏獨曰起予者商也是說者之所

本歟予以爲序非出於子夏且聖人刪次風雅頌其所題曰美、曰刺、曰閔、曰惡、曰規、曰誨、曰誘、曰懼之類蓋出於孔子非門弟子之所能與也然若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言耳詳於逐篇自可以見何以知之六篇之下云有其義而亡其詞康成以爲出於毛公之言此可以知矣故詩序止存一句者若召南、則草蟲、邶風、燕燕、及式微、王之采葛、檜之素冠、小雅、出車、杕杜等二十七篇大雅、文王、大明等一十篇周頌維清等二十五篇魯頌有駜、泮水、閟宮、三篇商頌烈祖、元鳥、長發、商武、四篇皆止於元題一句蓋非孔子不能作也其餘篇序察其文勢反復相明自是二公之作明矣抑予見於史傳齊魯解詩以關雎本於衽席又曰佩玉不鳴關雎刺之若韓詩則以汝墳爲思親之詩三家者蓋皆不得孔子真獨毛公得之其自以爲子夏所傳必有傳受之自惜乎世遠莫得而見也

野有死麕之詩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婦人服飾獨言帨何也曰按內則注云帨蓋婦人拭物之巾也故居則設於門右佩則分之於左常以自潔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則母結帨而戒之皇甫謐女怨詩曰婚禮臨成施衽結帨三命丁寧是也

易卦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孔穎達以謂九爲老陽七爲少陽進陽之道也六爲老陰八爲少陰逆陰之謂也此乃不然夫大衍不虛一則四十九數不可用惟用四十九揲之則七八九六之數故以純者爲老九六得純數以雜者爲少七八得雜數此自然之理也

唐李翺作易詮論八卦之性古今說易者未嘗及自古小人在上最爲難去蓋得位得權而勢不能搖奪以四凶尙歷堯至舜而後能去嘗玩易之夬夬一陰在上五陽竝進以剛決柔宜若易然然爻辭俱險而不肆蓋一小人在上故繇曰剛長乃終是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生故自道而下數至於三則天地人之道備矣聖人畫卦始止於三謂三才之道因而重之乃可以觀變予觀重卦之內至於三位則有小成變革之理如乾之九四則曰乾道乃革革之九三曰革言三就是也推此而知其變則可以思過半矣

泰山孫明復先生治春秋著尊王發微大得聖人之微旨學者多宗之以爲凡經所書皆變古亂常則書之故曰春秋無褒蓋與穀梁氏所謂常事不書之義同

臨邛都官外郎計用章博學著書有迂遠希通二編尤專於左氏春秋以爲凡傳所稱禮也者非禮之經乃禮之變也方春秋時當舍經而用變以權宜從事蓋左氏親受於聖人者如此密學陳襄嘗有書辨其非是云

詩話

梁鍾嶸作詩評掎摭本根總核華實收昭明之所遺可謂至矣其序云夏歌曰鬱陶乎余心楚詞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予以爲不然虞書載賡歌之詞曰元首叢脞哉至周詩三百篇其五字甚多不可悉舉如行露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汝無家何以速我獄小旻曰匪先

民是程，匪大猷是經，惟邇言是聽，惟邇言是爭，至於北山之篇，其下三章，率皆五字，又十畝之間，則全篇五字耳，然則始於虞衡，於周遠漢，專爲全體矣。

劉氏傳記載煬帝既誅薛道衡，乃云尚能道安樂落燕泥香，蓋道衡詩嘗有是句，楊文公談苑載詩僧希畫北宮書亭詩云，花落盈蟲穴，梁摩墮燕泥，予以爲錄句雖工，而致思不遠矣。

杜審言子美祖父也，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問倡和，有務精青條弱，風牽紫蔓長，又寄語洛城風與月，明年春色倍還人，子美林花著雨臙脂落，楊仲祠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脈蓋有家風矣。

杜子美善於用事，及常語多離析，或倒句，則語峻而體健，意亦深穩，如蕭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是也。白樂天工於對屬，寄元微之曰，白頭吟處變青眼，望中穿，然不若杜云，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尤佳。

古善詩者，善用人語，渾然若己出，唯李杜顏延年，赭白馬賦曰，且刷幽燕，夕秣荊越，子美驄馬行曰，書洗須臾淫溜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太白天馬歌曰，雞鳴刷燕晡秣越，若出於顏賦也，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信哉。

莊子曰，鵬之徙南溟也，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爾雅釋風，上下曰扶搖，老杜下峽詩曰，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摶扶，恐別有出。

盧史載唐李適之能相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試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適之飲中八仙之一也，子美詩曰，左相日興費萬錢，鯨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避賢，蓋用其詩也。

白傅自九江赴忠州，過江夏，有與盧侍御於黃鶴樓宴罷同寮詩曰，白花浪濺頭陀寺，紅葉林籠鸚鵡洲，句則美矣，然頭陀寺在郡城之東，絕頂處，西去大江最遠，風濤雖惡，何由及之，或曰，甚之之辭，如峻極於天之謂也，予以謂世稱子美爲詩史，蓋實錄也。

說文以瓊爲赤玉，比見人咏白物多用之，韓愈雪詩曰，若非爲鶴盤，定是屑瓊瑰，又馬蹄踏作瓊瑤迹，爲有詩仙風沼來，將別有所稽邪，豈用之不審也。

僧贊寧爲筍譜，其詳，椅撫古人詩詠，自梁元帝至唐楊師道，皆詩中言及筍者，惟孟蜀時學士徐光溥等二人絕句，亦可謂勤，然未盡也，如退之和侯協律咏筍二十六韻，不收，何耶，豈寧忿其排釋氏而私懷去取與，抑文公集當時未出乎，不可知也。

鄭工部文寶將漕陝西，經蜀，蜀武後誦監鄂州京山縣稅，過信陽軍白雪驛，作絕句，久而湮沒，莫有知者，先君皇祐間，尉是邑，重書於碑，後亦亡，鄂刊工部詩集亦無之，曰，得罪前朝出粉闈，五原功業有誰知，年餘放逐無人識，白雪關頭一望時。

工部在京山，又有寒食日經秀上人房詩云，花時爛看花，來訪野僧家，勞師擊新火，勸我雨前茶，其詩家書刻石，在縣多寶寺中，甘棠魏野亦有詩云，城裏爭看城外花，獨來城裏訪僧家，辛勤旋覓新鑽火，爲我烹嘗雀舌茶，蓋詩人寫楊仲寫與多同。

仁宗嘉祐末宴羣臣，賦賞花釣魚詩，羣臣奉和，丞相韓魏公詩云，輕雲閑出迎天仗，寒色留春送壽杯，唐羅鄴詩云，春排北闕迎仙仗，日捧南山入壽杯，

鄭武仲侍郎，嘗從劉賓客學，賓客有父，尤善於詩，嘗云，人從別浦經年去，天向平蕪盡眼低，鄭詩有江懷寄外悠悠去天落秋邊處處低，語句慧人出於藍矣。

慶歷間，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之詩云，太白仙才，長吉鬼才，其餘不盡記也，然長吉才力奔放，不羣衆絕俗，不下筆有雁門太守詩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射日金鱗開，王安石曰，是兒言不相副也，方黑雲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乎。

王安石作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詞意清拔，高出古人，議者謂二世致齋望夷宮，在鹿馬之後，又長城之役，在始皇時，似未盡善，或曰，概言秦亂而已，不以辭害意也。

王安石集四家詩，不取韓公符讀書城南，何也，予曰，是詩教子以取富貴，宜荊公之不取也，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淵明猶不免子美之譏，況示以取富貴，樂道以爲然，

閩中鮮食最珍者，所謂子魚者也，長七八寸，闊二三寸，剖之子滿腹，冬月正其佳時，莆田迎仙鎮，乃其出處，予按仙遊之驛左有祠，謂之通應祠，下有水曰通應溪，潮汐上下，土人以鹹淡水不相入處，魚最美，比見士人詩，多曰通印，安石送元厚之知福州詩曰，長魚知上通三印，新茗齋中減一旗，蜀人謂茶芽未展爲槍，展則爲旗，至二旗則老矣。

王逸性之嘗爲予言曰，王荊公嘗集四家詩，蔡天啓嘗問何爲下太白，安石曰，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蓋仕八九。

鼎州武陵縣北二十里，有甘泉寺，行人多謁焉，寇萊公往雷州，凡題三十字，曰，庚申年秋九月，平仲南行，至甘泉院，僧以詩板示予，征途不暇吟咏，代記年月，後丁晉公謫朱崖，過寺，題云，翠鬟疏疎度波光，瑟瑟凝，帝家金室蓬仙府，玉壺冰蹙鉢侵星，汲肯廚向月澄，豈惟竭肺渴，灌頂助三乘，因而至寺者多所賦詠，如殿中丞范諤詩云，平仲酌泉曾頓轡，謂之禮佛向南行，山堂下瞰炎蒸路，轉便高僧薄寇榮，又刑部郎中崔繹詩云，二相南行至道初，記名留咏在精廬，甘泉不洗天涯恨，留與行人鑒覆車，可謂言婉而意達矣。

穆伯長爲巨盜詩，斥故相丁謂也，予因舉於史，穆思遠，思遠曰，此於伯長之道有累矣，

令狐先生曰，唐白傅以丞相李德裕貶崖州，爲三絕句，便不免世人背毀，予以爲詩三百，皆出聖賢發憤而爲，又何傷哉，後嘗語於客，會安陸令李楚老翹叟，在坐上，曰，非白公之詩也，白公卒於李貶之前，予因按唐史，會昌六年，白公卒，是歲宣宗即位，明年改元大中，又明年李貶，蓋當時疾李者託名爲之，附於集，詩曰，樂天官任蘇州日，要勒須教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朝果中白家詩，昨夜新生黃雀兒，飛來直上紫藤枝，攙頭鐵腦花園裏，將爲李光總屬伊，田園不解救桃李，滿地惟聞種荻藜，萬里崖州

君自去臨行悵惘欲寃誰。予覩其詞意鄙淺。自爲雜律詩。譏世人。故人得以輕效之。

慈聖光獻皇后。以元豐庚申十月二十日上仙。是夕永裕召執政近臣。入侍聖容。其年春。上幸西池。慈聖以珠盤盛馬鞍遣上。上自池乘以歸。慈聖好植花。多乘小輦遊苑中。上常扶侍之。所居殿曰慶壽。在福寧之東。是夜發香閣折。爲百官入聽還告。庭中有二小亭。命書牌曰賞蟠桃。賞大椿。明年三月。將奉山陵。詔百官各進挽詞二首。故相王珪曰。誰知老臣淚。曾流見珠襦。王存時爲從官。曰。珠襦錫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空。予亦例進曰。春風三月暮。寂莫大椿庭。百官有云東朝。蓋斥慶壽也。

永叔早朝詩曰。月在蒼龍闕角西。甚美。然予按漢之四闕。南曰朱雀。北曰元武。東曰蒼龍。西曰白虎。今永叔詩意。蓋以當前門闕狀蒼龍。故云月在西也。蓋不用漢闕耳。

南豐曾子山。嘗宰蘄之黃梅。數十里有烏牙山甚高。而上有僧舍。窒宇宏壯。梁間見小詩曰。李太白也。夜宿烏牙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布衣李白。但不知其是太白所書耶。取其牌歸於丞相吳正憲公。李集中無之。如安陸石嚴寺詩。亦不載。

權文公。多用州縣日辰之類爲詩。近見人亦有爲藥名詩者。如詞子綿砂等語。不惟直致。兼是假借。大不工耳。昔人更思遠寄詩。用藥名。則析而用之。如夜坐句曰。坐來夜半天河轉。挑盡寒燈心自知。此乃魯望。離合格也。思遠幼孤。從令狐先生學詩。有唐人風格。贈惠秀云。坐禪猿鳥看談易。鬼神聽又題朱氏園云。花分先後留春久。地帶東南見月多。故壽陽朱炎節判嘗贈詩曰。古人不到處。吾子獨留心。

吾友頓隆師。嘗言顏延年五君詠。至阮始平曰。歷歷不入官。一歷乃出守。歷、去也。成爲山濤歷出。杜牧之欲把一歷江上去。即旋也。蓋誤矣。余以爲歷、即毛也。子美亦有持旌歷之句。杜牧不合用一歷耳。

朱元瑞長官好爲詩。予少時聞人誦。暗梅香襲齒。攀柳綠藏巾。予欲纂鄉人詩。恨無朱詩。屋獻卿大夫、謂予曰。某少嘗同筆研。得其時二百餘篇。當錄以奉寄。獻卿別未幾。不幸且卒。予還里。屢訪諸學。所謂朱令詩者。卒莫得之。

世言七言詩肇於柏梁。而盛於建安。考之豈獨柏梁哉。鄘風曰。送我乎淇之上矣。王風曰。知我者謂我心憂。鄭風曰。遠予授子之粲兮。齊風曰。遭我乎嶩之間兮。又曰。尚之以瓊華乎而。魏風曰。胡取禾三百廛兮。豳風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小雅曰。以燕樂嘉賓之心。又曰。如彼築室于道謀。大雅曰。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昔也日蹙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頌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又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儀式刑文王之典。又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楚狂接輿歌曰。今之從政者殆而。項籍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漢高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皆七字之濫觴也。然則柏梁之作。亦有所祖襲矣。唐劉存乃以交交黃鳥、止于棘、七言之始。蓋合兩句以言。誤也。

予熙寧初。調官泊報慈寺。同院陽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忘名。所爲詩。見其清苦平淡。有古人風致。不能傳鈔。其過杜工部墳一詩云。水與汨羅接。天心深有存。遠移工部死。來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江山不受此。寒日下西原。

唐元微之何處春深好、二十篇。用家花車斜韻。夢得亦和焉。予亦和之。寄黃雲叟以書。古人用韻未盡。知白樂天、春深貧賤家。荒涼三徑草。冷落四隣花。又如妻愁出賃車之語。烏足稱哉。

張頌公美。穎昌人。舉進士不第。嘗館於吾家。義方齋。畏謹自律。讀書外。口不及他事。然好吟詩曰。人散鞦韆閒挂月。露零蝴蝶冷眠風。全不類其爲人。嘗詠唐君臣得失之迹。與其治亂之辨。可爲世鑒者。凡百篇。元豐末至京師。欲上之。會亦裕不豫。蓋其書歸。有志而不達。惜哉。

予弟光輔。隣臣郡。以經行應詔。元祐丁卯賜第。歸未幾。因出墜馬傷甚。十一日而卒。年四十八。王公亮明道挽詞曰。足穀醫還驗。占桑夢亦靈。衆咸推服。

論文

楚詞招魂大招。其末、曾稱洞房翠帷之飾。美顏秀領之列。瓊漿蔵羹之烹。新歌鄭衛之娛。日夜沈湎。與象棋六博之樂。夫所以誓楚者深矣。其卒云、魂兮歸來。正始昆只。言往者既不可以正。尚或以解其後耳。

又曰。賞罰當只。尚賢士只。國家爲只。尚三王只。皆思其來而反其政者也。

王羲之蘭亭三日序。世言昭明不以入選者。以其天朗氣清。或曰。楚詞秋之爲氣也。天高而氣清。似非清明之時。然管絃絲竹之病。語衍而複。爲逸少之累矣。

梁任昉集秦漢以來文章名之始。自曰。文章緣起。自詩賦離騷。至於藝約八十五題。可謂博矣。既載相如喻蜀。不錄揚雄劇秦。錄解嘲而不收韓非說難。取劉向列女傳。而遺陳壽三國志評。至韓、柳、元結、孫樵又作原如原道原性之類。又作讀如讀儀禮讀鶡冠之類。又作書如書段太尉逸事。誣如誣風伯。訂如訂樂等篇。嗚呼。文之體。可謂極矣。今略疏之。續彥昇之志也。

任昉以三言詩起皆夏侯湛。唐劉存以爲始於漢子飛。醉言歸。任以頌起漢之王褒。劉以始於周公時遺。任以檄起漢陳琳檄曹操。劉以始於張儀檄楚。任以碑起於漢惠帝作四皓碑。劉以蔡邕銘論黃帝有金几之銘。其始也。若此者。尚太山刻石紀功爲碑。任以銘起於始皇登會稽山。劉以蔡邕銘論黃帝有金几之銘。其始也。若此者。尚十餘條。或討其事名之因。或具成篇而論。雖有不同。然不害其多聞之益。

顏氏家訓。亦足以爲良。至論文章。以游、夏、孟、荀、枚乘、張衡、左思、爲狂。而又誣訐子雲。楊本云而又崇尚釋氏吾不取焉。

李善注文選。最爲該洽。然潘岳閒居賦曰。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善以周文房陵未詳。予嘗讀王子年拾遺曰。北極有岐峯之陰。多棗木。百尋。其枝莖皆空。其實長尺。核細而柔。百歲一實。夫岐乃周文所居。又棗枝莖皆空。核細而柔。任昉述異志曰。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八所。李尤果賦云。三十六園。朱李是也。由是知岳賦所用。蓋出此。

吳興姚鉉集唐人所爲古賦、樂章、歌、詩、讚、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錄、書、序、凡百卷。名文粹。予在開封時。長子渝遊相國寺。得唐漳州刺史張登文集一册六卷。權文公爲之序。其略曰。所著詩賦之外。書、啓、誌、記、序、述、銘、誄、合爲一百二十篇。又曰。如求居、寄別、懷人、三賦。與證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懷有繼梁昭

明之爲者。斯不可遺者也。然所得書肆鏤板。纔六十六篇。蓋已亡其半。抑觀文粹。並不編載。由是知姚亦有未見者。予續文粹之外。登之文。以至金石所傳。裒而錄之。以廣前集。今病矣。不酬其志。

唐柳冕嘗言文章當以氣爲主。而世以爲賦者古詩之流。亦足以觀其志。如王沂公作狀元殿試有物混成賦。其開曰。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爲山川。此有陶鎔品物之度。後果爲相。范文正賦金在鎔。曰。若令區別妍媸。願爲軒鑑。倘使削平禍亂。詩就干將。人以爲有出將入相之器。果爲名臣。

里人傳宋景文未第時。爲學於永陽僧舍。連處士因問曰。君好讀何書。答曰。予最好大誥。故景文率多謹嚴。至修唐書。其言艱。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歟。

宋景文公始獨撰史。歲月雖久。而書蓋將成。後文忠公分撰紀志。今與景文所撰列傳。共行於世。是也。然景文亦自撰唐紀與志。家藏其稿。世莫得見。

范蜀公既謝事。家居。亦著東齋紀事。大意已見序說。

王勃滕王閣序。世以爲精絕。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予以爲唐初綺文。尚襲南朝徐庾體。故駱賓王亦有如此等句。庚子山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則知勃文蓋出於此。

李遇秦伯。臨川人。以文學名於時。晚年著李氏常語。大斥孟子。以爲教諸侯叛。若孔子猶不免莊周之論。況孟子哉。

嘉祐中。海南貢一角獸。高大如吳牛。身皆肉鱗。榜置一羊。每擊其羊。聞其聲。則方飲齕。彼蓋以麒麟進也。神文曰。爲異獸。然世謂山犀十有賦。麒麟者。以示鄭獬內相。其詞曰。挺一角於額上。毅夫謂予曰。此正如班固書。張騫晚年。口中無齒也。

碑碣

安陸之東三十里。乃唐許氏之塋域。俗謂之相公林。舊有孝昌公碑。高六七尺。闊三尺餘。白石也。吾聞石白者不測。村民輒異之。或遇水旱。則就禱焉。治平中。縣令張數言於太守周君。輒且以爲玉碑。輦而示之。非玉也。委鄉校之南廡。已而有欲用者。方磨去十餘字。會鄭獬以內相還里卜葬。遽止之。得不盡滅其文字。後余遊宦歸。見其碑。悉爲人磨治。惟其額有書大唐孝昌公許君墓碑九字。甚恨無墨本以藏。親友朱又叔見予屢歎。乃出一本以遺予。所存者序四百字。銘二百六十八字耳。文多缺落。於序爲甚。其可讀者有曰。先王宅土。秩懿親而建侯。我后得人。均關河而作牧。七年入朝。加授大中大夫。使持節冀州刺史云云。羅直道於朱繩。昭全形於白璧。抑貪競之俗。恩浹二天。屏權右之門。威如重壓。又曰。行趨鷺冕之稽。坐列交衢之棘。二年有詔。追遷太僕少卿。又曰。長史公。以儀鳳三年正月日。薨於汾州之官舍。春秋六十有二。又曰。嗣孫崇藝。易州司馬。互鬥軍使。英姿外發。靈鑒內融。又曰。趨穀梓之鄉。闡用揆幽贊。何止章孟之光。緒遺蕃。垂裕後昆。劉寬之傳芳。故吏式昭往烈。崇藝崇逸崇烈云云。銘曰。炎圖

括地。姜派疏天。融斤爭火。太岳飛煙。緝詣帝若。業冠象賢。穎淑涵珍。箕山韞寶。儀刑邦幹。經綸天造。華陽啓國。襄城訪道。漢劍舒蓮。周珪映藻。運移赤野。威懷楚望。八翼飛止。三刃集貺。英蘂早舉。仁風晚暢。丹水操圖。貞星昭亮。恩狎聖齒。績參龍躍。錦旆雲道。實享天爵。青蒲奏績。赤野馳英。陸劃神界。水蔚奔鯨。闔區恩暴。夏口先鳴。曾俗康阜。軒轅澄清。金根按禁。訏謨鶴客。蘭錡晝嚴。鉤陳夜警。軍容甚泰。十功載靖。地軸東距。天津南渡。猿望云云。得臣按唐書許紹。唐初爲峽州刺史。封安陸郡公。以破蕭銑功。抑其子智仁爲溫州刺史。智仁初以勳封孝昌縣公。紹卒。繼守夾陵。終涼州都督。用是攷之。此碑乃智仁之墓碑也。

郝處俊。安陸人也。相唐高宗。嘗爲中書侍郎。既終。葬於州西南三十里。慶歷中。太守校理孫公甫之翰。嘗命令狐子先爲文。將鑱石立於涓泄之側。以表之。會溫成張氏方以脩媛寵貴。之翰畏謗。終不立。議者或譏其太忘元豐中滕甫元發守是邦。將揭有及字。能任。又爲文刊石。以遺安陸令。俾建諸道左。未幾。放相清源公蔡確謫知州事。昭日有十絕云。矯矯名臣郝微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雖沒知何處。歎息思公倘碧灣。是時宣仁聖烈皇后垂簾。坐是詘上。竟無表以卒。其滕公所刊之石。今尚委於令廨之門。

治平中。予令岳州巴陵。州有岳陽樓。樓上有石。倒刻謝仙火三字。其序述慶歷中。華容縣。一日晦冥震雷。已而殿柱有此。太守滕公宗諒子京。周永州何仙姑。答以雷部中神。昆弟二人。並長三尺。鐵筆書之。然予在江湖間。人多以仙爲名。又其字類世所開者。孫載積中。宰吳興德清。新市鎮覺海寺。殿宇宏壯。其碑云。皆唐時所建。巨材糅漆。積久剝落。見倒書迹。曰謝均、李約、收利火十餘字。去地三二尺。以紙墨揭之。與岳陽字大小一同。積中因曰。夫伐木於山者。其火隊既衆。則各刻其名以爲別耳。凡記木必刻於木本。蓋建法本在下。故倒書。由是知仙姑之妄也。

岳陽西瀕大江。夏秋、洞庭水平。望與天際。而州步無舟。舟之所人。甚病之。慶歷間。滕子京謫守是邦。嘗欲起巨隄以捍怒濤。便爲弭楫之便。先名曰。偃虹隄。求文於歐陽永叔。故述隄之利。詳且博矣。碑刻傳於世甚多。治平末。予宰巴陵。首訪是隄。邦人曰。滕宋及作而去。

予元祐丁卯。假守唐州。唐時治今比陽縣。後楊有及字。徙泌陽。今治是也。按開元間。李適之嘗爲唐州刺史。既去。有德政碑。乃張九皐之文。九皐蓋九齡弟。其碑先自比陽。繫置今之郡。予嘗閱之。因求諸新舊史。皆不載。適之爲是州刺史。不知何也。適之。其字也。名適之。宗室之賢者也。

令狐先生既卒。門人史驥思遠。謁太子中允句謙信道。銘其墓。又求屯田外郎阮逸天隱爲文。以表之。天隱與令狐同年。編唐林逸書。襄陽孟逸篆額。史號爲三逸碑。

書畫

王右軍書多不講偏旁。此退之所謂羲之俗書趁姿媚者也。

武功蘇泌進之。予美予也。任湖北運判。按行至鄂。予時守郡。蘇出其曾王父國老所收。杜牧之村舍門扉

之墨迹。隱然突起。良可怪也。其所書曰。暮春因遊明月峽。故留題。前書紀史杜牧。從前聞說眞仙景。今日追遊始有因。滿眼山川流水在。古來靈跡必通神。國老云。杜能牧吳興。遊長興之明月峽。留字於村居門扉。至今二百年。予壬子歲宰烏程。聞此說。託陳驤往彼得之。字體遒媚。隱出木間。眞希世之墨寶也。予按唐史。牧之未嘗爲湖州刺史。蓋爲湖州刺史鄭薰鎭板授之官。予奉使閩部。建安北郊一吉祥寺前。有軒。東檐之柱。歷歷有蔡君謨題之。其字隱然而起。因思段成式說文身事。有得觸髏。涅文墨入骨者。豈松煤所漬能然乎。

郭忠恕僑寓安陸。郡守來其畫。莫能得。因以練屑所館之寺僧。時佚其飲酬請之。乃令濃爲墨汁。悉以潑漬其上。與攜就澗水滌之。徐以筆隨其濃淡爲山水之形勢。此與封氏聞見所說。江南吳生畫同。但彼尤怪耳。

辨誤

論語。子路從夫子而後。遇荷蓧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此一句。當在至則行矣之下。簡編差誤而然也。蓋子路既不見其丈人。因告二子以不仕無義云云也。不然。登無人而與言哉。

孟子最爲全書。然滕文公問爲國。此篇疑有簡策之誤。蓋與畢戰問井地。參雜而然也。若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當與國中什一使自賦爲相比。若詩云。雨我公田。至鄰周亦助也。當與方里而井。至所以別野人也爲相比。若鄉田同井。至百姓親睦。當與設爲庠序。至小民親於下爲相比。若世祿。滕固行之矣。當與卿以下。必有圭田爲相比。而其間察其文義。頗有脫略。使三代之法。不得全見於後世。良可惜哉。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云云。從許子之道。則市價不二。從字上蓋脫一曰字。讀者可致而知也。匡章謂陳仲子爲廉士。孟子曰。充仲子之操。蚓而後可。又曰。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繼之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予以爲黃泉字下。當有脫句。予弟讀焉。當詳考之。

荀子仲尼篇曰。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僥也。楊氏注云。炊與吹同。僥當作僵。可以氣吹之則僵。予以爲非也。僥與堯同。炊乃爨也。以爲危辱之事。可立而待也。炊爨而薰。猶之所謂一飯間耳。

予守官洛中。伊闕陽熊耳山在洛河南。去數十里。不知禹貢何以謂導洛自熊耳。君實曰。昔有兄子主簿虢州盧氏縣。邑中自有熊耳山。正洛水所出也。予因考水經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驪舉山東北過盧氏縣南。酈善長注云。路出家嶺山東北經獲興川。又東經熊耳山北。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博物志曰。洛出熊耳。蓋開導其源者是也。按此。即洛亦非正出於熊耳。蓋禹始導於此爾。予按伊陽之熊耳。乃山同名者。更始敗赤眉。積甲與熊耳齊者。即此山也。在洛矣。

職方氏正南曰荊州。其川江漢。其浸潁湛。鄭氏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杜子春云。湛或爲淮。得臣按酈善長汝水注云。湛水出堂縣北。歷魚鹵山下。爲湛浦。春秋襄公十六年。晉伐楚敗績。遂侵方城之外。今湛水之北。有長陂。即湛水以名也。周禮荊州。其浸潁湛。鄭元未聞。蓋偶有不照也。今考地則不乖其上。言水則有符經文矣。

汝水。又東南經定陵縣。水右則淺。水左則溝。水出矣。自定陵縣北。通潁水。於襄城縣鎭。經則南播汝。洪則北注。得臣以爲九州之荊。乃今襄陽也。方城蓋其北境矣。二水之源。蓋在荊。猶之江出於岷山。漢源於嶓冢。其川盛於楚也。

吳松江有洞庭山。韋蘇州詩。皮陸唱和所言。洞庭及近時子美詩曰。笠澤魚肥人膾玉。洞庭橘熟客分金。皆在吳江矣。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者。即酈善長注水經云。洞庭之陂。乃湘水。非江水。蓋斥此湖耳。比見岳州集古今題詠。刻石龕於岳陽樓。如蘇州、皮陸、子美之屬。皆在焉。乃知地志不可不考也。

意陵荊渚間。緣漢江築隄以障泛水。彼人謂隄曰提。說者以爲自高氏據其地。俗避其姓所諱。故不曰隄爾。予嘗疑其不然。比見李肇國史補。乃云今襄陽人呼隄爲提。關中人呼稻爲討。皆譌謬所習也。由是知諱姓之說爲妄矣。

今郢州地名石城。乃昔石城戍也。予按宋武帝孝建元年。分荊州之江夏。竟陵。武陵。天門。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陽七郡。立郢州。治江夏。南史孝建以來。稱郢州者。即江夏也。今秦鳳憲校理張舜民芮叟。先謫監郴州鹽稅。過鄂。書與通判吳子勉廳壁詩云。俱見石城多草木。芸叟邪人。博學有文。蓋邪去鄂。秦楚之異。遂以鄂爲今郢矣。其詩併錄於此。曰。江洲遙白葉番黃。獨上南樓寫興長。但見石城多草木。足知江夏有興亡。朱絃只解悲流水。黃鶴猶能返故鄉。莫道楚魂招不得。試將蕉累過三湘。

京師謂人神識不穎者。呼曰乾。予因詢一書生。厥義云何。曰乾陽數九。九者不滿足耳。後予見揚子方言。稱齊人謂賊曰虔。因知乾乃虔。傳曰。虔劉我邊鄙。蓋賊殺之義也。然則世俗俚語。多有所本。但不能究繹耳。

呂氏春秋曰。白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以疆。惠子出。白圭告人曰。有新娶婦者。孀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太鉅。今惠子遇我尚新。其說我太甚者。惠子聞之曰。何事比我於新婦乎。按今之曾者。斥卑者之婦曰新婦。卑對尊稱其妻及婦人。凡自稱者則亦然。則世人之語。豈無所稽哉。而不學者輒易之曰媳婦。又曰宰婦。不知何也。

凡言木之圍細者。始曰拱把。大曰圍。引而增之曰合抱。蓋拱把之間。纔數寸耳。圍則尺也。合抱則五尺也。莊子曰。櫟社木。其大蔽牛。挈之百圍。疏云。以繩束之。圍纔百尺。是也。今人以兩手指合而環之。適周一尺。杜子美武侯廟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是大四丈。沈存中內翰云。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也。然沈精於算數者。不知何法以準之。若徑七尺。則圍當二丈一尺。傳曰。孔子身大十圍。夫以其大也。故記之。如沈之言。縱今之三尺七寸有畸耳。何足以爲異耶。周之尺。當今之七寸五分。

陝州虢鄭縣之西。有澗。曰洪溜。自東南直注西北。入於河。平時可涉。遇漲溜。暴下。不可以舟。予預脩本州役書。洪溜澗水乎四。然不知其名之因也。比見水經云。按上名有鴻臚陂。是水津渠沿注。故謂斯川

爲鴻臚澗。於是知洪崖語之謬也。

白兆山最安陸之勝。處郡西三十里。頗多靈跡。中有楷師嵓。世傳楷師疏維摩經。有白氣之異。山因得名。故賦詠之士。未嘗不爲言。若令狐子先請喬先長老住白兆寺書曰。高宗朝。神楷師。作維摩疏於嵓下。感白氣之兆。上聞於天。因而得名。亦習傳聞。失之討論也。周書于翼傳。建德二年。出爲安州總管。屬大旱。涓水絕流。郡俗充陽。禱白兆山祈雨。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注雨。用是知白兆之名舊矣。

安州應城縣。有五茄山。寰宇記與圖經並作茄字。俗作加字。竊疑之。訪居人。其山起於平地。袤可二里。高可數仞。無峯巒特起之勢。是甫子固謂予曰。五嵓作伍。伍蓋楚之著姓。此山蓋伍氏所居。嵓作伍家山。今亦有五落。五家聚落也。孝昌東北。有大伍山。小伍山。寰宇記以爲兩山壁峭。遠望若行伍然。恐亦俗傳也。

予使閩自江西之建昌。遂抵昭武。乃隸閩部。其所謂飛猿嶺者。昭武之西北境也。過是嶺。即至於蛤石鋪。嘗按謝靈運詩云。朝發悲猿嶺。暮宿落潤石。謂其山高石落而潤也。今爲飛猿嶺石。蓋歲久俗傳之謬耳。

世多言。唐以張萬歲久任牧馬之政。故圉人蔡辨馬之老小。不曰歲而以齒目之。蓋遇萬歲名也。夫豈然哉。按周禮馬質云。書其齒毛與其價。又曲禮曰。齒路馬者有誅。穀梁曰。晉獻公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荀息牽馬曰。齒加長矣。戰國策曰。夫驥之齒至矣。由是知自古言馬歲。必以齒。非自唐有所諱也。

禹貢曰。熊耳外方桐柏。至於陪尾。孔安國云。淮出桐柏。經陪尾。班固地里志。亦具此。而顏師古乃曰。陪尾在安陸東北。今按安陸郡石村之西。俗號爲橫山者。陪尾也。自在郡西北一舍之外。班固之言東北。誤也。

杜子美李潮八分歌曰。苦縣光和尚骨立。筆法瘦硬方通神。按神仙傳。老子。苦縣瀨鄉人。又讀漢書。稱威帝夢見老子。命中常侍左悺。於瀨鄉致祭。詔陳相邊韶立廟。象刻石。即蔡邕書也。今考威帝紀年乃建和。光和蓋靈帝時年號。豈杜詩乃後人傳寫之誤耶。或者以爲今尚有太清殘缺碑。猶有光和二字。又不知太清之名。始於何代。象譙去苦縣尚兩舍。即非邊韶所刻石也。

子美同谷七歌曰。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或以黃精當作黃獨。遂援本草、芋魁注釋。以爲證。此竹蓋於多聞好奇之過也。藥錄云。黃精止饑。杜以窮冬採此。無所獲。必遷就黃獨耶。又以山雪爲春雪。此尤爲乖謬。杜自十月發秦州。十一月至同谷。十二月一日離同谷入蜀。詩中歷歷可考。蓋未嘗涉春也。

世言子美卒於衡之耒陽。故寰宇記亦載其墳。在縣北二里。不知何緣得此。唐新書稱耒陽令。遣白酒牛肉。一夕而死。予觀子美僑寄巴峽二歲。大歷三年二月。始下峽。流寓荊南。徙泊公安久之。方次岳陽。即四年冬末也。既過洞庭。入長沙。乃五年之春四月。過臧玠之亂。會皇往衡陽。至耒陽。舟中伏枕。又投湘。復沿湘而下。故有回櫂之作。末云舟師煩餞送。朱夏汲寒泉。又登舟將適漢陽云。春色棄汝去。秋帆催

客歸。蓋回櫂在夏末。此篇已入秋矣。繼之以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云。北歸衡雨雪。誰憫弊貂裘。則子美北還之迹見此。三篇安得卒於耒陽耶。要其卒當在潭岳之間。秋冬之際。按元微之子美墓志。稱子美孫嗣業。啓子美柩。表祖事於偃師。途次於荊。拜余爲志。辭不能絕。其係略曰。歲武狀爲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荊楚。更以寓卒。旅殯岳陽。近時故丞相呂公。爲杜詩年譜云。大歷五年辛亥。是年還襄漢。卒於岳陽。以前詩及微之之志。考之爲不妄。但言是年夏。非也。

退之有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此篇常病難讀。蓋多脫漏。予親家季勉之收永叔、王原叔、宋子京、三公所傳韓文。最爲全本。然多是正。於是知此篇乃脫八字。自湜也。因公安不自閑。蓋閑字下脫其閑二字。又椅撫棄壞下。脫一閑字。閑字下。又脫棄壞多三字。其後豈有臧字下脫不臧二字。讀之者可以考焉。至於他詩亦多是正。此不悉也。

明義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人之於死也。何以知可不可哉。蓋古之人視義以爲去就耳。子嘗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也。程伯淳聞而謂予曰。義無對。

塵史卷下

姓氏

譜牒不脩也久矣。晉東渡。五胡亂中原。衣冠流離。而致然也。夫京房之先姓李也。牛洪之先秦姓也。疎之後乃爲束。是之後乃爲氏。閩中人避王審知而沈氏去水而姓尤。南中多危氏。有惡其稱者。或改爲元。如此類甚多。況元魏據洛。諸鹵喜中原之姓。擇而冒之者益衆。則譜不可以不知也。

古人凡著文集。其末多載系世次一篇。此亦子長孟堅敘傳之比也。在唐時。尚多姓譜之學。今或罕言之。歐陽文忠公、蘇洵明允。各爲世譜。文忠依漢年表。明允放禮以大宗小宗爲次。雖列不詳。皆足以考究其世次也。竊怪文忠以謂不知姓之所自。而昧昭穆之序。則禽獸不若也。其譏訶亦至矣。然歐陽氏得姓凡幾年。其聞文學之士。蓋亦多矣。文忠始爲之譜。斯言恐未爲得也。

古器

廬山平靖關之南。澗水盤紆。隨山而行。忽一日暴雨。村民得小鼎於澗側。銅爲之。色如塗金。兩耳三趾。趾皆空中。可受五升。甚輕。民言山肋有鼎痕十數。皆爲水所漂。止得此耳。連庶君錫得之。甚愛。以爲華而不侈。質而不陋。後歸永叔。

予友郭惟濟君澤。居孝昌之青林。暑雨後。斜日射溪。磧焰有光。牧童掊取之。得一陶器。體圓。色白。中虛。徑

六七寸。一端隆起。下生輪郭。一端繞邊。列以齒。齒仍缺十六。以爲枕也。不可用。忽得所安齒距地。酌水於輪郭間。隆起處可磨。是甚良。方知古研容有陶者君澤嘗謂予曰。柳公權云。某州磁研爲最佳。予時年少。不能盡記。今追憶書之。

安陸石嵓村耕夫。得宿藏一鏡。光明瑩然。不爲土所蝕。視之。可見十餘里外草木人物。三人者。互欲得之。遂破三段。猶照數里。不知何世物。

雲夢縣楚王城左右人。時得編鐘、佩印、刀斗、鼎鑊之屬。不可勝紀。

風俗

仕非爲貧。有時爲貧。今不然。爲貧者多也。予初仕。聞仕宦者相與告語曰。某所有職田。某所供給厚。可住也。後忝通籍。朝堂之論亦然。用是知爲貧多也。

洛人凡花不曰花。獨牡丹曰花。晉人凡果不言果。獨林檎曰果。荆人橘亦曰果。

朱亥墓、在都城南。過所謂四里橋之道左。旁有祠。如字甚全。木亦茂。呼爲屠兒墓園。清明則衆屠具酒肴、祠之。出於人情也。

四方不同風。甚者京師尤可笑。古者婚禮合巹。今也以雙盃綵絲連足。夫婦傳飲。謂之交杯。媒氏祝之。鄉盃於地。驗其俯仰。以爲男女多寡之卜。媒即懷之而去。喪事貧不能具服。則賃以衣之。家人之寡者。當其送終。即假倩孀婦。使服其服。同哭諸途。聲甚淒惋。仍時自言曰。非預我事。

閩中呼梯爲陔。陔、階之譌也。鞵爲腳。腳、屩之譌也。

世言閩獨同風。孫光憲作北夢瑣言。以爲不同。大略引蜀有不仕之類。以爲異。孫、蓋蜀人也。故主其鄉風。今觀書。應舉爲浮屠氏。蜀多於他所。一路雖不同。相逢則曰鄉人。情好倍密。至於親在堂。兄弟異爨。民間好蠱毒者。此其所同者。則知古語之傳。蓋不虛耳。

閩中生子。既多不舉。其無後者。則養他人子以爲息。異日族人或出。嫁女爭譽其財。無慮日。予濟本路。決其獄。日不下數人。夫殺己子。至於後世獄訟不已。豈非天戒歟。

汝上多士族。有雄黃人物。會於州吏茶肆。遂者必有惡名。以加之。初但相顧舉吻而已。在仕者到任三日。已得一名矣。號曰豬嘴關。推其巧能名者。爲關使。次有判官幹當公事。

奇異

寇萊公貶死雷州。櫬還洛陽。過荆之公安。民迎祭哭。插竹標紙錢。竹盡活成林。邦人神之。號相公竹。劉敞原父、王陶樂道、各爲文。刻石志其事。

安陸有念佛鳥。小於鴝鵒。色青黑。常言一切諸佛。張齊賢、相、譙守郡。日作古詩二篇。元憲宋郊詩曰。鳥解佛經言。予少時聞之。近時罕聞矣。豈夫造物亦有時耶。

盛事

國史補載苗夫人。近代婦人無比。今晏夫人。丞相元獻公之子。富鄭公之室。馮太尉之外姑。馬夫人。父、尚書也。夫、丞相司空中公呂端也。四子、長侍讀。次樞密。次丞相司空。次戶部尚書。母夫人。父、太師鄆國公也。其舅、呂申公也。夫、丞相司空也。子希純、中書舍人。培、翰林學士。蘇洵、蘇子容言。士大夫三世登朝者。蓋有之。未有一朝者。獨劉沆、天聖八年。其子待制沖。皇祐五年。其孫惟治平元年。並及第。皆在仁宗朝。安厚卿言張文孝之孫保常。鎮廳不第。然應舉時。家狀內。三代皆具。蓋亦世所無也。

世言國初史館王丞相溥作相日。在其慶下。安厚卿爲樞密日。亦然。蓋繼母也。

予里集賢張君房。年六十三。分司。六十九致仕。光祿卿張君靖。年六十六致仕。其子朝請大夫璹。任京東提刑。年六十九致仕。三人皆康寧無疾。

趙孝廉令時景貺言。景祐元年。同廖獻卿赴試春闈。一日。獻卿謂孝廉曰。某必不利於南宮。昨夢榜出上有先人名氏。景貺賀曰。獻卿必登甲科。繼先君矣。未幾省榜出。獻卿乃第十人。獻卿名子孟。淳之長子也。淳天禧三年第十人及第。今校理君正一。乃獻卿第三子。元豐戊午。國學第十人薦。三世之間。及第過名取解。並同名次。亦世罕有也。

戒殺

予少時季秋末。於草際得一小蛺蝶。怪其非時。取視之。則斃於掌中。久則翩翩然飛去。蓋其詐死以逃生也。

孝呂成若沖天益。江行。岸際見小蝦蟇無數。天益呼僕抱雞令食。既而並無所見。天益去。蝦蟇復躍入水。蓋聞雞聲。悉伏地不動。人莫見也。

懲戒

李廣之不侯。史氏以爲殺已降。余謂非特此。其殺潁陵尉亦甚哉。廣自抵陰譴。豈止不侯而已哉。至陵身臣鹵。而李氏夷滅。亦顯報矣。

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貲鏹鉅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間有屋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爲之屋。亦爲繕補。又隆冬苦寒。爲舍客仍月屯田。公晚得一子。即侍郎公紓也。紓遂士第。官至祠曹前行。職爲理寺少列。侍郎有五孫。長曰繼中。皇祐元年。官至朝奉大夫。次即侍郎公毅夫也。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孫。皆任以官。不由選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評矣。

王文正沂公任章獻朝。發官公竄海上。天下稱之。然卒以嗣子不蕃。葬年謂所知曰。予行已無愆。而獲此報。何邪。但一事有恨。初出守鄆。爲監司相輕。後秉政。遂除本官。略無寧歲。竟死於道路。此必爲報也。

予同年黃靖國元弼。剛正明決。初調蜀中主簿。亡其縣名。令缺。攝縣事。有巡卒宋貴。嬾。黥本官。衆不忍聞。元弼械之。笞二百。死後十五年。元弼爲沅州軍事判官。治牒至寧州。暴卒入冥。與宋貴辨其事。元弼具陳嫚罵之語。冥官亦憤之。已而追閻案牘。語元弼曰。罪即當死。終是死不以法。元弼復生。西州士人往往作傳。亦多牴牾。予屢詰其本末。語及死不以法。斯言有理可畏。

安陸醫生宋氏，視疾不問貧賤，仍載藥器之者遺之。宋二子曰德，善論說，好馳騁上下，能冷嘲人，人多畏之。後爲醫博士，謫之者貧，則絕。蓋弗自檢束，未六十，中風而卒。三子長狂，盜他所得，亦卒於道。次初學舉進士，自放不返，日游市井間，因刺一婦人不著，陸亦死。幼者終於凍餒。德之弟曰勃，稱有常，年踰七十而亡。一孫習醫自足。

異僞

予聞洛中衣冠子弟，不肖者鬻祖譜與有宗大賈，冒以庇其族。比年聞安陸亦有，蓋譜不明耳。

劉夢得讀張曲江集詩，其序略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共地，今讀其文，自內職牧始安，有感焉之歎。目退相守荊門，有拘囚之思。嗟夫身出於退陳，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識者以曲江識胡雛有反相，若凡器與同列啓廷諍，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聞，終爲儇鬼，豈忮心失恕，陰譴最大，雖二美莫贖耶。故其詩云：寂寞韶陽庾魂歸，不見人，按唐書曲江有子拯，而不見其他子孫者。迹有朝請張君唐輔來守安州，蓋曲江人也。自稱九齡十世孫，是補闕，懷智高亂，嶺南朝廷推恩，凡名舉人者悉官之，無慮七百人，唐輔在其中，後稍遷至牧守，常塗諸公往往以名相之後稱薦之，夫以夢得去曲江，纔五六十年，乃言燕翼無聞，豈知數百年後，有十世孫耶，豈夢得因於遷謫，有所激而言也，是皆不可知也。

山中人說獵者嘗取麝囊，曰乾之。每得麝，裁四肘皮，剖臍香，雜乾蓉以實之，最大所謂當門子者，即預採飛蘊去首足翅，曰乾以用之，是一麝獲五臍之利，蘊之性不良可知也。醫者司徒生嘗言市麝所宜留諸懷中，以氣溫之，久而視之，手指按之柔軟者眞也，堅實者僞也。

譏謗

蜀人德昌期爲禮論，以爲周公金縢之書以代武王，蓋其詐也。予謂方周公之時，近則王不知，遠則四國流言，至於後世，猶有仁智未盡之說，蓋聖人誠爲難知，嗚呼不如是，不足以爲周公。

元憲宋公始名郊，字伯庠，文價振天下，既入韓林，有愬於上者，以姓名於朝廷非便，神文乃開諭元憲，令易之，遂名庠字，一出因具奏劄，先書臣庠，時李獻臣爲翰長，見奏指宋公名曰：此何人耶，更具以對，已而白宋，宋乃書一絕云：紙尾何勞問姓名，禁林依舊結華纓，欲知七略稱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元憲既參大政，朝廷無事，廟堂之上，日閱文史，今觀紀年通譜，楊文公談苑等序，及釋山碑跋尾，亦知其略矣。元憲雖然有德之君子，後既登庸，天下承平，日久九務清淨，無所作爲，有爲者病之，後爲人言排詆，出知河南，改許、及河陽、歸京、判都省，久之卒於私第。公嘗自謂時賢多以不才謂我，因爲詩曰：我本無心士，終非濟世才。虛舟人莫怒，疑虎石曾開。蚊負慙山重，蒭傾喜日來。欲將嘲强解，眞意轉悠哉。

張師正倦游錄，說潁上常夷甫處士自經而卒。王莘樂道奉議，潁人也，從學於常，具道處士得病而卒。師正進士及第，後換西班官，至諸司使，守郡亦有才，此倦游乃襄漢間士人所爲，託名以行。

占驗

舜治天下，彈五弦琴而歌南風之詩，蓋長養之音也。詩亦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今解梁篇又以池水入畦，謂之種鹽，不得南風則鹽不成。俗謂之鹽風。荊湖間夏有大風，朝起夕止，連日如此，土人曰：鹽風，苦旱，有則大旱。陵澤立涸，稻田多裂，又名杓風，如杓勺水也。

安陸地宜稻，春雨不足，則謂之打乾種，蓋人牛種子倍費。元符己卯大旱，歲暮，農夫告曰：來年又打乾矣。蓋臘月牛曝泥中則然，明年果然。

京師槐放花盛，則多河魚疾，北人蕎麥熟，則早晚候霜降，固有差焉。

江湖間人，常於歲除汲江水秤，與元日又秤，重則大水。

顏氏家訓曰：何名五更？曰：正月建寅，斗柄昏在寅中，曉則午中矣，歷五辰也，更歷也。

予夜不寐，聞直宿兵夜如何，曰：幾更，明日問何以知，曰：每轉更，則棲鳥多動，皆出戍，舉多用是爲驗。因遣人聽戍鼓皆然。

熙寧初，予爲岳之巴陵令，春月忽天雨白毛，長二三尺許，取而焚之，臭如馬鬃，是歲戊申也。然京房亦有占上巳日蛙鳴，則蠶善也。

安陸農視稻穗多者七八十粒，少者五六十粒，下有細白花叢出，若十花以上，則米貴，花多則賤。

大觀戊子仲夏，安陸雹自北而南，羣燕委雜而去，不知何祥也。

戊子五月五日夏至，安陸老農相謂曰：夏至逢端午，家家覆男女，秋稼不登，至冬艱食，果賣子以自給，至有委於路隅者。明年己丑大旱，人相食，棄子不可勝數。

傳曰：元鳥春分至，秋分去，故世言燕往來不見社，大觀己丑仲春，社前數日燕已來。

語讖

前廣西漕李朝本諱，江寧人，言昔日內相葉清臣道卿守金陵，爲江南好十閣，有云：丞相有才稗造化，聖皇寬詔賚疎頑。嬴取十年閒意，以爲蘇補郡，不越十年，必復任矣，去金陵十年而卒。

治平間，李尉廣德，餞公輔君倚守郡，一日召李登城亭，問及郡事，簡得暇，山川行樂，昔葉道卿云：嬴得十年閒，果止得五年，亦是矣。自謂不越五年復入，至五年餞卒。

予仲氏光輔元祐丁卯應詔，李道輔餞於郊，舉光輔贈詩曰：仲舒窺圃三年廢，東野看花一日多。光輔笑曰：我尚能爲此語邪。明年失意，會有詔經行士未得黜落，具名以聞，於是有旨令與特奏名唱名第一，賜同五經出身。予時自唐易守邠，待次，光輔榮歸，爲學尚不輟，八月末，寄往州已視亡妻孫氏塋地還，次近郊，馬逸而墜，內傷殊甚，十日而卒，看花一日多，遂成其讖邪。

博弈

樗蒲經曰：凡近關及後一子謂之堅，近關及前一子謂之坑，落坑塹，非貴采不出，凡一馬打一馬，如遇退六踏馬，則一馬可踏五馬，故世指不循理者，謂之踏坑塹。

世之糾帥蒲博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囊家。樗蒲經一有賭，若兩人以上，須置囊合依樣檢文書，乃投錢

入畫家亦謂之錄事。

鄭都官詩有能銷永日是樗蒲坑塹由來似宦途之句。蓋所難者在過關。以前後爲坑塹也。

諧謔

神文時京師旱。上閔雨。形於寤歎。宰相請下畿內遍禱祠廟。陳留有張子房廟。縣尉亦才雅。俱好謔。分命詣廟。爲二十字詩。題文成侯壁曰。今人不如古。肉身不如土。我來漢相廟。爲民祈靈雨。石齊老說。

元憲宋公應舉。再上及第。初任通判襄州。景文一上及第。初任復州推官。元憲謂曰。某多幸。纔入仕。不識州縣況味。景文答曰。某亦多幸。纔應舉。便不知下第況味。兄弟相與笑謔而罷。

長林尉石夷吾齊老。嘗遊廬山。爲予言。偷窺觀天尊銅像。御範精緻。然本乃佛像。唐會昌中廢毀浮屠。有惜其像者。遂加冠於首。衣以羽衣。以爲天尊。夷吾作詩曰。赤土坡頭一寺基。天尊元是一牟尼。時難只得同香火。莫聽閒人說是非。

熙寧間。王拱辰卽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光亦居洛。於私居穿地丈餘。作壙室。邵堯夫見富鄭公問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大笑。

熙寧中。遣使諸路察訪。呂升卿明甫。奉使京東。身爲職官。許薦都吏改官者十員。戲語人曰。可報其半。爲身改官。

龍圖閣學士。世謂之大龍。直龍圖爲假龍。直學士爲小龍。或有待直閣。久之不遷而卒。因曰死龍。

七寺開劇不同。大府爲忙卿。司農爲走卿。光祿爲飽卿。鴻臚爲陸卿。蓋忙卿所錄場務。走卿倉庾。飽卿祠祭。數卿胙餼。陸卿蠻夷賓貢之事。

百官赴政事堂議事。謂之巡白。侍從卽堂吏至客次。請某官既相見。讚曰。聚廳。請不拜。就座。則揖座。又揖免笏。茶湯乃退。餘官則堂上引聲曰。屈一服湯耳。若同從官則侍湯。京官自下整襟面升立。白事訖。退。

或有久次無差遣者。聞堂吏聲。屈乃曰。不於此叫屈。更俟何所邪。

官制行。將作監簿易爲承務郎。或曰。遷官。則爲迎霜免炙。又判大理寺崔諫議台符換大中大夫。前呼曰。大中來。人不知。皆笑曰。大蟲來。

丞相呂大防。性凝重寡言。逮秉政。客多干祈。俱危坐相對。終不發一談。時人謂之鐵蛤蜊。

禮有引年。傳稱隙力就列。不能者止。今則不然。至於病耄。猶不能去。多爲貧而然。或有一乞致仕者。親戚相怪。且痛其死矣。予同年侂伯玉粹夫。爲戶部侍郎。一日報乞致仕。未幾。逢於朝路。因訊之曰。末嘗有疾。亦未嘗告老。不知何爲也。粹夫善談諧。乃告曰。前日兒子亦自馮翊奔而來。以爲死矣。且來草閱辭。踊一巡。

都城相國寺。最據衝會。每月朔望三八日。卽開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異之物。悉萃其間。因號相國寺爲破窯所。

余長子淦。嘗爲壽春令。邑有淮南王安廟。春秋期廷祀之。邑人思劉仁贍之功德。欲立廟。不可得也。遂共爲劉令公像於淮南廟中。歲時享焉。傳舍有人爲詩曰。淮南據險逆西京。仁贍輸忠保一城。今日鄉人聊合祭。未應同食使同情。

淮南廟有八仙公泊梅福等像。守臣或被旨祈焉。邑人說往時有姓梅、爲守、見廟像、泣而祭之。云其祖也。

回郡至鄧家嶺。伶人鄧生。爲懷大猷。奇怪問之。對曰。此嶺乃祖先之冢也。守怒杖之。

異時執政在私第。皆儲居糧。靖軍初。撥南北作坊。起東西二府八位。又廢捧日一營。建武學。隙地創小宅數十。收賃以充學費。號鬼八位。

雜志

神宗既大原廟。取祖宗以來將相功臣像。各繪於兩廡。因推恩官其後。予在關封面司。間牘見党進家狀云。私家無祖像。今城南仕物庫土地像乃是。遂取圖之。

哲宗陵曰永陵。京師永泰門。福州永泰縣。皆以他名避之。龍圖閣待制豐稷亦曰。四明有永泰神。乞改廟額。未改之。

狄梁公墓在洛陽東白馬寺後。予游寺。見其像在廡舍下。僧云。其裔孫侍禁。自陝右鑾置。欲建祠堂於此。不果。

靈武仲知蘄州。過江夏。予宴之。其祖天聖間爲翰林學士。宰相丁謂去不附己者十人。盛其一也。落學士工部郎中。知光州。到任未幾。又貶和州團練副使。宦者押去。才行一日。使者不少止。食盛苦之。夜謂左右曰。使者何不食耶。曰五更食訖。盛市胡餅十餘枚。貫以綿。貯水一葫蘆。挂於鞍。行則啖之。餘十里。使者顧見驚。問曰。何從得此物。荅以早令市之。使者撫掌大笑。蓋盛善飯。常兼數人。欲以困之也。

應山縣。連處士舜賓。命二子從二宋學。二子庶及庠也。請二公居於邑之法興寺。今尚有二公手植松柏。有縣令。經生者。慾二公不出謁。屢形顏色。連勸二公強謁之。已而令表尤甚。連特詢其情。令怒。不以禮鄰也。二公復如言而往。明年元憲狀元。景文第十人。有師。命馳謁道左。

唐僧能詩者。如盡字皎然之類甚多。古人生子三日。父名之。二十而冠。友字之。所以表德也。今僧頭童而不櫛。不可冠。何字之有。爲神亦從而呼之。何也。

熙寧初。予官陝郊。時初復十餘年。盜兵閒錫氣。久而病瘠。以至不起。惟以蒸豚啖之。可以銷釋。所支率。分發內充買。均給。後予所至。多令如此。給肉。惟建州。疊國盜役兵。仍多病手弱之疾。

近時士大夫多因病篤乞致仕。予在大農。忽得目疾。乞宮觀。已而挂冠。年六十二矣。恐四方親友驚歎。乃自削奏牘。敘致頗詳。其末云。乞骸以去。敢希漢傳之高風。鼓腹而嬉。廟遂堯民之至樂。

鄭毅夫內相。再黜於有司。已而病傷寒。忽一日。夢化爲龍。而無角。浴於池中。鱗甲皆水出。蓋汗也。展轉間。張大夫問曰。君已安否。曰。我不是龍。張以爲讖言。既覺。猶若曳尾不收。夢中俱聞池上人皆曰。白龍公來也。十大夫於內相撓詞。多用白龍公者。蓋本此耳。

古人一飯之恩必償，睚眦之怨必報。後世不然。報恩略而報讎必詳。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孔子曰，以德報德，以直報怨。退之贈劉師命詩云，往取將相酬恩讎，得時得位無不皆然。

署月蛛子雖蛤粉陳粟塗之不蓋，豫章黃元明曰，止用經夕熱水灌灌之即愈，果然。

京師貨驢塗之人相迷，無非驢也。蹤寧以來，皆乘馬也。按古今之醫，亦給驢物之用，舍亦有時。

乘驢

元憲宋公，留守西都，同年爲河南令，好述利便，以農家藝麥費耕耨，改用長錐刺地下，種以一畝，試之，自旦至暮，不能遍，又值蝗災，科民畜一雞，云不惟去蝗之害，亦可字養，令民悉星所畜，雞既集，紛然而鬬，莫能制止，邑前百姓喧鬬塞路，共觀鬬雞而能。

安陸雖號節鎮，當南北一統，實僻左無事之地，往者守臣或以遷謫而來，率多時之聞人，歲久，皆吏部擬授，往往厚重而無作爲者。蹤寧閒一太守，點檢清酒務，校量酒數少，怒甚，謂官對曰，陶器滲漏，又校一飲，亦然，太守作色曰，君子居之，何漏之有，遂不復問。

元祐中，民家晝日火作，先是數日前，太守令費閎子城南門，不得啓，民莫曉也，已而火作，居者不得出，故者不得入，民屋盡焚，余詣守，對曰，某以久居，用蕭仲舒閉縱之術耳。

人有言曰，良田畏七月，蓋百穀秀實之時，正需雨也，安陸郡一歲不稼，蕎麥而七月不雨，一日見當職者，告以新雨，俱言他而不答，八月又見之，乃召日者占雨期，日者告以將雨，其人乃曰，是不用宰鵝也，余觀朝廷頒祈雨雪文三卷，藏於郡縣，如宰鵝皆有次第，豈至八月，尚可爲之。

有一卿列，任京西憲，按行一邑，其尉蔡人，張伯豪也，始迎於郊，憲令步從，又數其所爲，至邑入傳舍，更衣，庚候白提刑適駕者是中丞塔，憲驟然曰，何不早道，於是召尉坐，詰曰，聞君有才，聊相沮御，君辭色不變，豈易量耶，爲發薦章而去。

諫議大夫賈昌衡尹洛日，予管幹文字，賈會使者，予亦與坐末，賈因言有一相知任憲，主一郡，有護戎年高，因料兵曰，護戎老不任事，何可容也，太守默然，戎乃抗聲曰，我本不欲來爲小兒子所強，今果受辱，憲問小兒子爲誰，曰外甥，復問爲誰，曰章得象也，蓋鄭公是時方爲丞相，憲曰，歷年高，精神不減，不知何餌，戎曰無恙餌，憲曰好箭健老兒，惠酒而去。

澠水燕談錄

王闢之撰

澠水燕談錄序

澠水師者、齊國王闢之將歸澠水之上、治先人舊廬、與田夫樵叟閒燕而譚說也。余登科從仕、行三十年矣。日欲退居故國、而爲貨未果、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縣、身不脫乎飢寒、不得與聞朝廷之論、史官所書、閒接賢士大夫譚議、有可取者、輒記之、久而得三百六十餘事、私編之爲十卷、蓄之中囊、以爲南畝北窗倚杖鼓腹之資、且用消阻志、遣餘年耳。澠、齊水之名、其事隨所錄得之、故無先後之序、紹聖二年正月甲子序。

前人記賓朋燕語以補史氏者多矣、豈特層層記錄以爲譚助而已哉。齊國王闢之聖塗、余同年進士也。從仕已來、每於燕閒得一嘉話輒錄之、凡數百事、大抵通忠義、尊行節、不取怪誕無益之語、至於賦詠談謔、雖若瑣碎、而皆有所發、讀其書亦足知所存矣。元祐四年、予來守蒲、聖塗方爲邑河東、因得其錄、而觀之、十二月朔、昌邑滿中行思復碧涉題。

澠水燕談錄目錄

卷第一
帝德十八事
禮論十一事
卷第二
名臣五十事
卷第三
知人四事
奇節十三事
卷第四
忠孝十五事
才識十三事
高逸二十二事
卷第五

官制二十七事
卷第六
貢舉十四事
文儒書籍附共十四事
先兆三十一事內一事未全
卷第七
歌詠二十四事
書畫十一事
卷第八
事誌三十六事
卷第九
雜錄三十六事
卷第十
談謔二十三事

稗海所刻灑水燕談錄十卷。缺第十卷談謔一則。以第四卷分作兩卷。符十卷之數。又缺序目。非足本也。是册乃虞山趙清常家藏本。前有王聖塗自序。同年進士滿中行題語。其第十卷從宋雕錄出。餘各卷較稗海又多三十一條。粲然完備。亦可寶也。癸丑季春。雨窗李北苑題於京邸之鶴舫。

灑水燕談錄卷第一

帝德凡十八事

齊國王朗之聖塗

西都北寺應天禪院。乃太祖誕聖之地。國初爲傳舍。興宗奉洛陽。顧瞻遺迹。徘徊成館。乃命建爲僧舍。功成。賜院額奉安神御。命知制誥劉筠誌之。仁宗初。又建別殿。分二位。塑太宗真宗聖像。丞相王欽若爲之記。後園植牡丹萬本。皆洛中尤品。慶曆末。仁宗御篆神御三殿碑。藝祖曰興先。太宗曰帝華。真宗曰昭孝。今爲忌日行香地。去留府甚遠。故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此之謂也。

開寶中。教坊使魏某年老當補外。授後唐故事求領小郡。太祖曰。伶人爲刺史。豈治朝事。倘可法耶。第令於本部中遷轉。乃以爲太常太樂令。

興國中。張觀樂史。雖合格。不得進士第。止以爲幕職官。太宗之愛惜科名如此。

慶曆中。邵官呂覺者。勤公事已回。登對自陳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別差遣與卿換金紫。朕不欲因鞫獄與人恩澤。盧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人深罪耳。帝寬厚欽恤之德如此。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仁宗行籍田禮。上就耕位。侍中奉耒進御。上搢圭秉耒三推。禮儀使奏禮成。上曰。朕既躬耕。不必泥古。願終畝以勸天下。禮儀使復奏。上遂耕十有二畦。顧曰。作籍田禮畢詩。賜宰臣已下

和進。尋詔呂文靖公編爲籍田記。時許開封國學舉人陪位。因得免解。

寶元、康定間。西方用兵。急於邊用。言利者多猶纖細微。頗傷大體。仁宗厭之。乃詔曰。議者並須究知本末。審可施行。若事已上而驗白無狀者。事效不著。當施重罰。於是輕肆者知畏而不敢妄言利害也。

仁宗朝。南劍州上言石碑等銀鑛可發。上聞三司使曰。但不害民。則爲利國。或於民有害。豈可行也。上之恤愛元元至矣。

晁文元公迥在翰林。以文章德行爲仁宗所優異。帝以君子長者稱之。天聖初。因草詔得對。命坐賜茶。既退已昏夕。真宗顧左右取燭與學士。中使就御前取燭。執以前導之。出內門。傳付從吏。後曲燕宜春殿。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纔十餘朵。所賜北親王宰臣。真宗顧文元及錢文僖各賜一朵。又常侍宴賜禁中名花。故事惟親王宰臣即中使爲插花。餘皆自戴。上忽顧公令內侍爲戴花。觀者榮之。其孫端禮嘗爲余言。咸平三年。大理寺上言曰。本寺案牘未決者常幾百事。近日逾月。並無公案。漢文決死刑四百。唐太宗決死罪三百。史臣皆之以爲刑措。今以四海之廣。而奏牘不聞。動輒逾月。足以知民識禮義而不犯于有司也。請載之史策。

祥符中。諸王有以翰林使將有效。乞除遙郡。真宗曰。將之爲郡。非治朝美事。厚賜之可也。仍令宰相諭此意。

真宗一日晚坐承明殿。召學士對。既退。中人就院宣諭曰。朕適忘御袍帶。卿無訝焉。學士將降謝。中人止之。蓋上深自媿責。有旨放謝。真宗禮遇廟臣厚矣。

太祖討平諸國。收其府藏貯之別府。曰封樁庫。每歲國用之餘皆入焉。嘗語近臣曰。石晉割幽燕諸郡以歸契丹。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夷虜。俟所蓄滿五百萬緡。遣使贈北虜以贖山後諸郡。如不我從。卽散府財募戰士以圖攻取。會上晏駕乃寢。後改曰左藏庫。今爲內藏庫。

太祖登極數年。石守信等猶典禁衛。趙忠獻屢請于上。授以他任。上乃曲燕守信等。道舊甚懽。從容曰。朕與卿等。義均手足。豈有他耶。而言者累及之。卿等各自擇善地。出就藩鎮。租賦之入。奉養甚厚。優游卒歲。不亦樂乎。朕有數女。與卿結親。庶無間耳。皆感稱謝。於是諸帥歸鎮。或有至二十餘年者。常富貴榮寵。極于一時。前代之保全功臣。無以過也。

真宗嘗諭宰臣。一外補郎官。稱其才行甚美。俟罷郡還朝。與除監司。及還。帝又語及之。執政擬奏。將以次日上之。晚歸里第。其人來謁。明日。以名薦奏。上默然不許。察所以。乃知已爲伺察密報矣。終真宗朝。其人不復進用。真宗惡人奔競如此。

慶歷中。滕子京守慶州。關光數千人內附。滕厚加勞遣。以結其心。御史梁堅言滕妄費公庫錢。仁宗曰。邊帥以財利啗蕃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

仁宗朝。流內銓引故京官人李師錫。上覽其敍者三十餘人。問其族系。乃知丞相王德用甥壻。上曰。保任之法。欲以蓋天下之才。今但薦勢要。使孤寒何以進。止與師錫循資。后翰林學士胡宿子宗愈磨勘。以保

官亦令循資。帝之照見物情。抑權勢。進孤寒。聖矣。

英宗治平中。燕國惠和公主下降王師約。異時尚主之家。例降昭穆一等以爲恭。帝疾之。曰。此廢人倫之序。不可以爲法。思有以厚風俗。而命正之。尚未遽著于令。及神宗踐祚。乃詔公主出降。皆行見舅姑禮。是時師約父克臣爲開封府判官。前一日。中使促就第受主。見行盥饋禮。禮成。遂大設樂。天下榮之。三宮嬪御還者。莫不嗟歎。近姻貴戚。相與震動。以爲天姬之貴。尚執行婦道。蓋自惠和始耳。唐南平公主下降王珪之子。珪坐令親執箒行盥饋之禮。曰。吾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唯我祖宗省正王化。穆然成風矣。

魯人李廷臣頃官瓊管。一日過市。有旅子持錦臂韝。鬻于市者。織成詩。取而視之。仁廟景祐五年賜新進士詩也。云。恩袍草色勻。仙籍桂香浮。仁祖天章換麗。固足以沈播荒服。蓋亦仁德醲厚。有以深浹夷狄之心。故使愛服之如此也。廷臣以千文易得之。帖之小屏。致几席間。以爲朝夕之玩。

議論　凡十一章。

慶歷中。開寶寺塔災。國家遣人驗塔基。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庭。送本寺。令士庶瞻仰。傳言在內庭時。頗有光怪。將復建塔。余襄公獨曰。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逮于民。凡廢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足異也。梁武遊長干塔。舍利長有光。嘉城之敗。何能致福。乞不營造。仁宗從之。

夏竦為仁宗賜謚曰文正。劉原父判考功。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奈何侵之乎。疏三上。是時司馬溫公知禮院。上書曰。謚之美者極于文正。竦何人。可當光輔。再上。遂改謚文獻。知制誥王原叔曰。此倍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爲草詔。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

嘉祐中。內臣麥允言死。以其嘗有功。特給鹵簿。司馬光言古不以名器假人。允言近習之人。非有大功大勳。而賜以一品。給以鹵簿。不可以爲法。仁宗嘉納之。

仁宗朝。司天奏月朔日當食。而陰雲不見。事同不食。故事當貶。司馬光曰。日食四方皆見。而京師獨不見。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尤甚。不當貶。詔嘉其言。後以爲例。

景祐中。趙元昊尚脩職貢。蔡州進士趙禹虛明言元昊必反。請治爲邊備。宰相以爲狂言。流禹建州。明年。元昊果反。禹逃歸京。上稱自理。宰相益怒。下禹開封府獄。是時陳希亮爲司錄。言禹可賞。不可罪。宰相不從。希亮爭不已。卒從希亮言。以禹爲徐州推官。徂徠先生石守道有詩曰。蔡牧男兒忽議兵。謂禹也。

咸平中。孫冕乞於江淮荊湖通商賈。鹽。許商人於邊上入粟草。或京中納錢帛。一年之內。國家預得江淮荊湖三路賈鹽課額。而又公私之利。有十倍焉。爲陳恕等沮之。遂罷。

臨淄賈公疎先生。以著書扶道爲己任。著山東野錄七篇。頗類孟子。嘗奏諫書四篇。謂丁謂造作符瑞以誣皇天。以欺先帝。今幸爲姦發。請明告天下正其事。無幾。又謂謂既竄逐。寇萊公猶在雷州。宜還萊公以明忠邪。先生終以孤直不偶。既晚得進士出身。不樂爲吏。久之。李文定公爲其請敕送吏部。先生辭就之。官至殿中丞。卒。門人李冠元伯、劉顏子望相與謚曰存道先生。初。先生得出身。真宗賜名同。故字者得。

（案公璋元名，門故賜改同。）

狄武襄公既平嶺南，仁宗欲以爲樞密使，平章事，廬莊敏公曰：太祖遣曹彬平江南，止賜錢二十萬，其寵愼名器如此。今曹功不及彬遠矣，若用爲平章事，富貴已極，後安肯爲陛下用力，苟一後有蹇澀，肯更立功。陛下以何官賞之？乃以肯爲護國軍節度，諸子皆優官，厚賜金帛。

眞宗初上仙，莊獻崇嘉號切，凡喪祭之禮，務極崇厚。呂文靖公奏曰：太后爲先帝喪紀之數，宗廟之儀，不忍裁減，曲盡尊崇，此雖至孝之道，以臣所見，尚未足報先帝恩遇之厚。唯是遠姦邪，獎忠直，惜民財，拔擢時彥，使邊徼寧靖，人物富安，皇帝德業日茂，太后喬樂無疆，此報先帝之大節也。

祥符中，玉清昭應等宮成，大臣率衆使餉，天聽中，玉清災，莊獻泣曰：先帝尊奉先誡，故大建館御，以蓋祇肅之道，今忽災燬，何以稱先帝遺意？呂文靖公恐后復議繕完，因推洪範災異之端，乞罷營建，懇讓使名，玉清遂不葺。

田錫以讜直事太宗，知無不言，深得諍臣之體。一日，謂中書謁趙忠獻公曰：公以元勳當柚，宜自謙抑，今百司奏覆，必先經室，豈尊君之義也？諫臺章疏，令閤門進狀，尤失風憲之體。趙竦然謝之，遽從其言。

澠水燕談錄卷第二

名臣凡五十事。

宰相王溥父祚，少爲太原掾，屬宿州防禦使既老，溥勸其退居洛陽，居常怏怏，及溥爲相，客或候祚，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席，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

張忠定公詠布衣時，希夷先生一見奇之，曰：願分華山一半居，可乎？先生曰：非公可及，別贈以亳楮，公曰：是將嬰我以世務也。後公貴顯，以名德重天下，將赴劍南，以詩寄先生曰：性愚不肯林泉住，剛要流清擬致君，今日最馳劍南道，回頭慚愧華山雲。及還，又有詩曰：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東歸夾道迎，應笑華山雲高士，笑天眞喪盡得虛名。

王元之貶黃州，綴遞制，綴遞送馬五十疋，潤筆，公卻之，後守永陽，閩人鄭褒有文行，徒步謁公，及還，公買一馬遣之，或謗其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卻綴遞五十疋，顧肯虧一疋馬價耶。

曹彬王彬前後帥師征討諸國，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名顯著，爲諸將之首。諸子賢令璋、琮、璨，綴領旄鉞，陶粥親王，雖像有詩曰：蒐兵四解降王縛，救子三登上將壇，其後少子玘、玘、蒐講暨典謨，有虛日，魏公始歎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

乾興初，丁謂欲每議大政，則太后後殿朝執政，朝望，則皇帝前殿朝羣臣，其餘常事，獨令入內押班常允悲附奏禁中，傳命三府，衆以爲隔絕中外，不便。王沂公時判禮院，引東漢故事，皇帝在左，太后在右，同殿加簾，中書樞密院以次奏事，人心乃安。

張僕射齊賢以吏部尚書知青州，六年，其治安靜，民頗安之，好事者或謗其居官弛慢，朝廷召還公，或語人曰：向作宰相，幸無大過，今典一郡，乃招物議，正如監御廚三十年，臨老反煮粥不了，士大夫聞之，深罪謗者，竹孫仲平爲余言。

眞宗姜駕，二府受遺制輔立仁宗，及皇太后權聽斷軍國事，宰相丁謂欲去權字，王沂公時參大政，獨執之，曰：皇帝沖年，太后臨朝，斯非國家常典，稱權猶足示後，況言猶在耳，何可改也？謂深感其言，權字遂不敢去。

祥符中，趙德明上言本國饑，來借粟百萬斛，大臣皆請以違誓責之，王魏公旦獨請具粟如其數於京師，詔德明入京來取，德明大慚，且歎朝廷有人，眞宗喜。

眞宗朝，宦者劉承珪以端謹事上，病且死，求爲節度使，上促授之，王魏公旦執不從，曰：復有求爲樞密使者，何以絕之？至今宦者官不過留後。

王魏公旦與楊文公大年友善，疾篤，大年於臥內託草遺奏，言爲宰相不可以將蓋之言爲宗親求官，止敍平生遭遇之際，表上，眞宗歎之，遽遣就第名數進錄。

諫議大夫陳省華生三子，皆登進士第，而伯仲皆爲天下第一，晚年，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長子堯叟知樞密院，次子堯佐直史館，少子堯咨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求去，省華曰：學生輩立侍，常也。

士大夫以陳氏爲榮。

晁文元公迥少聞方士之術，凡人耳有聲響，目有神光，其後聽於靜中，若鈴聲遠聞者，年之後愈覺清徹，公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激玉，二曰清聲搖空，三曰秋蟬曳緒，嘗聞其裔孫端禮云。

景德中，朝廷始與北虜通好，詔遣使將以北朝呼之，王沂公以爲太重，請但稱契丹本號可也，眞宗激賞再三，朝論韙之。

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館伴耶律祥頗肆談辨，深自衒鬻，且矜新賜鐵券，公曰：鐵券蓋勳臣有功高不賞之權，賜之以安反側耳，何爲輒及親賢，祥大沮矣。

眞宗上仙，時雖仲春，而大雪苦寒，莊獻太后詔賜衛士酒，獨王德用所轄禁旅不得飲，后以問德用，德用曰：衛士荷先帝恩德厚矣，今率士崩心，安忍縱飲，劣闕君尚少，未親萬機，不幸一夫醉酒，奮臂狂呼，得不動人心也。后大歎息，自是有寵大用。

李文靖公爲相，王魏公旦方參倉政府，時西北尚用兵，或至旰食，魏公歎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公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它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戎講和，西戎納款，而且禪祠祀，兎講暨典謨，有虛日，魏公始歎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

乾興初，丁謂欲每議大政，則太后後殿朝執政，朝望，則皇帝前殿朝羣臣，其餘常事，獨令入內押班常允悲附奏禁中，傳命三府，衆以爲隔絕中外，不便。王沂公時判禮院，引東漢故事，皇帝在左，太后在右，同殿加簾，中書樞密院以次奏事，人心乃安。

皇祐五年。儂智高陷二廣。詔樞密副使狄青督諸將討之。言事者以青武人不可專用。請以文臣副之。仁宗以問龍莊敏公。曰。向者王師所以屢敗。山大將不足以統一裨將。人人自用。故遇敵輒北。劉平以來。敗軍覆將。莫不由此。青勇敢有智略。善用兵。必能辦賊。願勿疑。仁宗乃詔行營諸軍皆受青節制。賊平。處置民事。則與孫沔余靖同議。及捷報至。上喜謂莊敏曰。嶺表平殄。皆卿之力也。

皇祐五年。王汾擢進士甲科。唱名日。左右奏汾免解進士。例當降甲。仁宗覽家狀曰。汾先朝學士禹偁曾孫。遂不降甲。其後汾以便繼賞勞改官。亦以黃州孫超升朝籍。

景祐中。范文正公以言事觸宰相。黜守饒州。到任謝表云。此而爲郡。練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罷躬之節。天下歎公至誠於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也。

范文正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帥鄜延。澄慶四郡。威德著聞。夷夏嚮服。鄜戶部率稱曰龍圖老子。至于元昊。亦以是呼之。

太子賓客謝濤。生平清慎。恬于榮利。晚節乞知西蜀。蓋分務洛中。接賓客。屏去外事。日覽舊史一編。以待賓話。將終前一日。夢中見詩一章。覺呼其孫景初錄之曰。百年奇特（商本作奉繁）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浚生民。足以見仁義著乎神明。故至死而不亂也。

皇祐末。契丹請觀太廟樂。仁宗以問宰相。對曰。恐非享祀不可習也。樞密副使孫公沔曰。當以禮折之。請謂使者曰。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詠祖宗功德也。它國可用邪。使人如能助吾祭。乃觀之。仁宗從其言。使者不敢復請。

陳文惠將終前一日自爲墓誌曰。宋有潁川先生堯佐。字希元。道號知餘子。年八十不爲夭。官一品不爲賤。使臣納祿不爲辱。三者粗備。歸息於先泰國大夫仲兄丞相棲神之域。吾何恨哉。

初。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待制質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黨之。若得爲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爲之縮頸。

歐陽文忠公使遼。其主每擇貴臣有學者押宴。非常例也。且曰。以公名重今代故爾。其爲外夷敬服也如此。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朝廷使宦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乞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臣。呂文靖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無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職。與同罪。仁宗從之。翊日都知叩首乞罷諸監軍。士大夫嘉公有謀。

景祐中。范文正公知開封府。忠亮讜直。言無回避。左右不便。因言離間大臣。自結朋黨。仍落天章閣待制。雖知饒州。余靖安道上疏論救。以朋黨坐貶。尹洙師魯言靖與仲淹交淺。臣與仲淹義兼師友。當從坐。貶監郢州稅。歐陽永叔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辨其非辜。若訥大怒。發其書。降授夷陵縣令。永叔復與師魯書云。五六十年來。此輩沈默畏怖在世間。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鬻閒老婢。亦爲驚怪。時蔡君謨爲四

實一不肖詩。布在都下。人爭傳寫。鬻書者市之。頗獲厚利。虜使至。密市以遺。張中庸奉使過幽州。館中有書若謨詩在壁上。四賢希文、安道、師魯、永叔。一不肖。謂若訥也。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爲延州指使。是時西邊用兵。公以才勇知略。頗立戰功。常被髮、面銅具、馳突賊陣。敵人畏懾。無敢當者。公識度宏遠。士大夫翕然稱之。而尤爲韓公、范文正公所深知。稱爲國器。文正以春秋、漢書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公於是博覽書史。通究古今。已而立大功。登輔弼。書史策。配享宗廟。爲宋名將。天下稱其賢。公初爲延州指使。後顯貴。天下獨呼公爲狄天使。

慶曆中。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公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徐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顒憂。一旦聞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盛人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之體。

陳貫自鹽鐵副使除直昭文館。知相州。先是三司副使例得待制。而貫獨得直館。或詰貫者。貫曰。與其居天章作不才待制。何如在昭文爲有道學士。嗜者愧服。賈子安石今爲吏部侍郎。女嫁文潞公。

康定中。趙元昊既虜劉平。遂約吐蕃毋與中國通。陰相爲援。朝廷患之。擇能使絕域者。將以恩信誘讓喻氏。尚書屯田員外郎劉渙上書請行。聞道馳至青唐城。諭喻氏。皆頓首悔謝。願以死扞邊。因畫圖其地形并誓書還奏。仁宗嘉歎。進直昭文館。俄而元昊臣服。再加刑部郎中。賜金紫。初。渙之奉使也。或數日不得食。於佩囊中得風藥數粒。咀潤咽喉。（疑有脫文。）

（吐蕃呼佛曰喃。如斷癖藥。爲兒子。二字稱佛之兒子。）更鼓自晉達旦。三鼓而已。

每有公事。量大小以綿裹其詔牒。物多者爲有理。

王武恭公息用寬厚善撫士。其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匹夫下卒閭巷小兒、外至遠夷君長。皆知其名。識與不識。稱之曰黑相。北虜常呼其名以驚小兒。其爲戎狄畏服如此。皇祐末。仁宗以爲樞密使。而以富韓公爲宰相。是冬。契丹使至。公與之射。使者以公爲樞密使。富公爲相。得人矣。上聞尤喜。

治平中。夏國泛使至。將以十事聞於天子。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諤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公曰。樞密何語。諤曰。樞密云。若使人言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受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不及他語邪。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辯。言某事則以某辭折。祝唯而退。及宴見。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所教答之。夏人登服。祝常以謂魏公真賢相。非它人可比也。

元豐中。尚書省白官證昔魯公。始曰忠獻。禮官劉摯駁曰。丞相位居三事。不聞薦一士。安得謂之忠。家累千金。未嘗濟一物。安得謂之獻。衆不能奪其議。改謚曰宣靖。

司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識與不識。稱之曰君實。下至閭閻匹夫匹婦。莫不能道司馬。故公之退十有餘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復用於朝。熙寧末。余夜宿青州北溜河馬鋪。晨起行。見村民百人歡呼踴躍。自北而南。余驚問之。皆曰。傳司馬爲宰相矣。余以爲雖出于野人妄傳。亦其情之所欲也。故子瞻爲公獨樂園詩曰。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紀實也。

元豐七年春。文太師既告老。奏乞赴闕覲辭天陛。庶盡臣子之誠。既見神宗。即日對御賜宴。顧問溫凉。上酌御巵親勸。數日朝辭。上遣中使以手札諭公留過清明。飭有司令與公偕二舟泝汴還洛。清明日。錫宴玉津園。公作詩示同席。翌日。上用公留屬和。親酒宸翰。就第賜公。特命三省以上赴瓊林苑宴餞。復賜御詩送行。公留京師一月。凡對上者五。錫宴者三。錫時者再。顧問不名。稱曰太師。寵數優異。近世無比。

富公熙寧中罷相赴亳。常深居發病。罕出。時幕府諸公舉須臺命。常以狀白公。公批數字于紙尾。莫不盡其理。或有難決之事。諸公疑。不能指手者。相與求見公。公以一二言裁處。徐語它事。諸公瞭然。率常失其所疑者。退而歎服。以爲世莫可及也。公早使轉。以片言折狡謀。尊中國。及總大政。賑天下事若不足爲者。別退處一都云乎。

韓魏公元勳舊德。夷夏具瞻。熙寧留守北都。遂使每過境。必先戒其下曰。韓丞相在此。無得過有呼索。遂使與京尹書。故事紙尾止押字。是時。悉書名。其爲遠人尊畏如此。每使至于國。必問侍中安否。其後公子忠彥奉使。遼主問嘗使中國者曰。國使還丞相否。或曰。頻。即命工圖之。

國朝享國百三十餘年。人臣爲太師者。惟趙忠獻、文潞公二人耳。歷歷二年十二月。韶拜呂文靖公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元祐三年四月。正獻公又以司空平章軍國事。父子繼以三公平章軍國。古所未有也。

范文正公知邠州。暇日碁憑闌登樓置酒。未舉觴。見縉紳數人營理葬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寓居士人卒于邠。將出殯近郊。闕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愴然。即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崔遵度淸節綽德。泊于榮利。事太宗爲右史十餘年。每侍殿陛。側身軒楹以自屏蔽。不欲當上顧盼。其恬晦如此。翠微尤高。嘗著翠微室。往往遂夕。妻子罕見其面。

慶歷末。富文忠公鎮齊州。會河決商胡。北方大水。流民坌入京東。公勸所撫八州之民出粟以助賑給。各因坊村寺廟及公私空舍。又因山岸爲窟室。以處流離。擇寓居官無職事者各給以俸。即民所貲粟。解面受券以時給之。器物薪芻。無不完具。不幸死者。爲蘆席牧瘞。自爲文遣使祭之。明年夏。大稔。計其道里。賚遺還業。八州之間。所活者無慮五十餘萬人。其嘉爲兵者。又萬餘人。仁宗嘉之。拜公禮部侍郎。公曰。恤民賑乏。臣之職也。卒辭不受。

嘉祐中。仁宗已不豫。久不御殿。雖宰臣亦不得見。富文忠公求入疾。內侍以公未有詔旨。止之。公叱之曰。安有宰相一日不見天子。遂趨入見。因乞殿侍新晴。留宿殿中。自是事無巨細。皆白執政而後行。上下委然。

司馬溫公忠厚正直。出於天性。蓋始一節。故得天下之望。居洛十五年。天下之人。日望以爲相。神宗上仙。公赴闕哭臨。衛士見公。皆以手加額曰。司馬相公也。民遮道曰。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觀之。公懼。徑歸。詔除知陳州。過闕。留拜門下侍郎。遂爲左僕射。及薨。京師民刻畫其像。家置一本。四方爭購之。畫工有致富者。公之功德爲民愛如此。

孔公道輔以剛毅直諒名聞天下。知諫院日。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爲中丞日。諫廢郭后。其後。知兗州日。

近臣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仁宗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學士。祥符中。天下太熙。近臣得死鵠于野以獻。宰臣率百官稱賀。王魏公旦獨執不可。數日。方罷朝。飛蝗蔽天。眞宗歎曰。使百官將賀而蝗遽至。豈不爲天下笑耶。

張忠定公詠知通進銀臺司。并州有軍校笞他部卒至死。獄具奏上。法官謂非所部。當如凡人。公執奏之曰。并接羌胡。兵數十萬。一旦因一卒法死一校。卒有輕所部之心。且生事。不若杖遣。於權宜爲便。上如法官議。不數日。并卒怨本校。白晝五六輩提刀趨噴。爭前刺校。心胃狼籍尸下。遂竄去。朝廷方以公向所執爲是。

忠定公爲御史中丞。一日。於行香所宰相張齊賢呼參知政事溫仲舒爲鄉弟。及它語尤鄙。（繼潘自所執綱政之本失辭者此也）公以非所宜言。失大臣體。遂彈奏之。齊賢深以爲恨。後於上殿短公曰。張詠本無文。凡有章奏。皆婦家王禹偁代爲之。禹偁前任翰林。作齊賢能相麻。其辭醜詆。及再入中書。禹偁亦再免制誥。故兩中傷之。公聞。自辯曰。臣苦心文學。縉紳莫不知。今齊賢以臣假手於人。是掩上之明。誣臣之非罪也。上曰。卿平生著述甚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閱於龍圖閣。未竟。賜坐。曰。今日暑甚。願黃門於御几取當所執紅銷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於几。上曰。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也。

忠定公後自金陵入。苦腦疽。未朝見。御史閤門累有奏。上寬其告。俾養疾。公恨不得面陳所懷。乃抗論近年以來。虛國家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若丁謂王欽若啟上心之所爲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卒三上不報。出知陳州。

孫明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蓬髮跣足。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五篇。爲春秋學者、未有過之者也。故相李文定公宇。竟就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食飲生疾。奈何。吾弟之女賢。可以奉先生箕帚。先生固辭。文定公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爲一小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妻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以盡婦道。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澠水燕談錄卷第三

知人凡四事

希夷先生陳摶語人禍福。合若符契。王世則與韓兄素、趙諫同詣先生。世則僞爲僕。拜于堂下。先生笑之曰。傳人者自傳也。揖世則坐于諸生之右。將來科名。君爲首冠。諸君之次。正如此會。明年世則舉進士第一。餘如坐次。

河東柳先生開以高文苦學。爲世宗師。後進絕其題品者。翕然名重于世。嘗有詩贈諸進士曰。今年舉進士。必難登高第。孫傳及孫僑。外復有丁謂。傳寓何來幾何。僅連牓狀元。謂亦中甲科。先生之知人也如此。

孫何。孫僅學行文辭。傾動場屋。何既爲狀元。王黃州覽僅文編。書其後曰。明年再就堯階試。應被人呼小狀元。後牓僅果爲第一。黃州復以詩寄之云。病中何幸忽開顏。記得詩稱小狀元。粉壁乍懸龍虎牓。錦標終屬鶴鵠原。并寄何詩曰。惟愛君家棣華牓。登科記上並龍頭。潘道遙亦有詩曰。歸來遍檢登科記。未見連年放弟兄。而陳堯佐、堯咨兄弟亦前後相繼爲狀元。士林皆以爲盛事。

慶曆二年。仁宗用范文正公參知政事。韓魏公、富韓公爲樞密副使。天下人心。莫不懷快。徂徠先生石守道作聖德詩曰。惟仲淹弼。一夔一高。又曰。琦以魁碩。豈視肩撰。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後富、范爲宋之名臣。而魏公定册兩朝。措天下於太山之安。人始歎先生之知人也。

奇節凡十三事

國初御史中丞劉温叟博學純厚。勵必山禮。父諱沂。温叟終身不聽絲竹。嘗令子和夢有天靈蓋。温叟見之。而令致奠埋于郊。五代士人。鮮蹈禮義。獨温叟篤行。爲世所推。

端拱初。太宗詔訪天下高年。前青州錄事參軍麻希夢年九十餘。居臨淄。召至闕下。延見便殿。賜坐。語極從容。詢及人間利害。對之尤詳。多蒙聽納。它日訪以養生之理。對曰。臣無他術。惟少嗜情慾。節聲色。薄滋味。故得至此。詔以爲尚書工部郎中。致仕。賜金紫。工部好學。善訓子孫。子孫興國中登進士甲科。孫温其、温舒、祥符中相繼登進士第。爲天下第三人。衣冠以爲榮。而天下稱麻氏教子有法。予親母長安縣君。工部孫也。故聞之詳。

趙鄰幾好學善著述。太宗擢知制誥。遽月卒。子東之亦有文才。前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無山以養。無宅以居。僕有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被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迨汝遠矣。即迎三女歸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爲之傳以厲天下云。

徂徠先生石守道。少以進士登甲科。好爲古文章。雖在下位。不忘天下之憂。其言以排斥佛老誅貶奸邪爲己任。慶曆中。天子能二相。進用韓魏公、富韓公、范文正公。增置諫官。說意求治。先生喜曰。吾官爲博士。雅頌吾職。遂乃作慶曆聖德詩五百言。所以別白邪正甚詳。太山孫明復見之曰。子鳴起矣。由是論論喧然。衆人嫉妬。相與譖之。欲其死而後已。不幸先生病卒。有以嫌疑中傷大臣者。指先生之起事曰。石某詐死。北走胡矣。請斷棺以驗。朝廷知其誣。不發棺。歐陽文忠公哭先生以詩曰。嘗子病方革。謗辭正騰喧。衆人皆欲殺。聖主獨保全。以埋猶不信。僅免斷其棺。先生沒後。妻子流落寒餓。魏公分俸買田以給之。所謂大臣。乃先生嘗薦於朝者。衆人即先生詩所斥者也。元祐中。執政薦先生之直。即詔官其子。

王沂公富軸。以厚重鎮天下。尤抑奔競。張師德久次館閣。博學有時望。而不事造請。最爲魯肅簡公所知。一日中書議除知制誥者。魯肅稱張才德。沂公以未識爲辭。魯肅諷張見沂公。張辭不往。魯肅諷之。張重違魯意。始繳職事一往。沂公辭不見。張大悔恨。他日中書復議。魯肅以易張。曰。向已爲公言之矣。沂公曰。張君器識行義。足以爲此。然尚有請謁耳。逾年。方命室誥。沂公之取人如此。故當時士大夫務以沖晦自養焉。

慶曆中。張宗晦以祕書監致仕居洛陽。一日謁留守。其子庚言唐賀監知章以道士服歸會稽。明皇賜以鑑湖。今洛中高少傅景。雖非朝廷所賜。大人可衣羽服優游其間。何必事請謁。宗晦曰。吾作白頭老監。枕書而眠。何必學賀老作道士服邪。時以爲名言。宗晦英公齊賢子。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檢之。乃鄰子也。令儀曰。汝素尊悔。何苦而爲盜邪。曰。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衣食。如此欲與之。既去。呼之。盜大恐。謂曰。汝

貧乘夜負十千以歸。恐爲人所詰。留之至明使去。遂大感悅。卒爲良民。鄉里稱君爲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教之。子侄、姪傑、倣、舉進士第。今爲南曹令族。

丹陽顧方。篤行君子也。皇祐末。登進士第。再調明州象山縣令。睽事之初。召邑中父老詢問民間利害。及境內士民之善惡。善者勸而親勸之。使勿怠。惡者喻而戒之。使自修。又建學舍。率其子弟之秀者教之。暇日親爲講說。擿誘。使進於善。逾年。民大化服。俄而病。邑民相率出錢詣塔廟祈禱者數千百人。爲禱股者十三人。方竟不起。百里之內。號泣思慕。如失父母。與立祠。以歲時祀方。余觀近世爲縣者。類以簿書期會爲急務。鮮有能及教化者。而方獨以仁義教治其民。使民知愛慕如此。丹陽錢君倚、毘陵胡完夫皆爲方記其事而刻石祠中。士大夫以詩頌遺美者。不可勝紀。顧予賤不得列其事於史官。傳爲循吏。每以爲慨。

胡文恭公宿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爲意。在館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身俟時。無爲造物者所嗤。世以爲名言。

近年士大夫多惑佛學。往往作爲偈頌以發明禪理。獨司馬溫公患之。嘗爲解禪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已。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梅檀園。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破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撥。是名光明藏。

山陽徐積仲車博學志行。父石少亡。積終身不登山。行遇石必避之。嘗冒暑。道遇奔喪者。輟馬以遺之。徒行還家。憩戶外。風乘之。得暴疾。年僅四十。勉從母命作詩賦。一舉登進士第。久之。喪母。哀毀過人。鄉里化之。葬母助葬者數千人。

河東先生柳仲塗。少時縱酒酒肆。壁側有書生接語。乃以資未葬父母。將謁魏守王公祐求資以給襄事。先生問所費幾何。曰。得錢二十萬可矣。先生曰。姑就舍。吾且爲子營之。盤其資得白金百兩錢數萬遺之。議者以郭代公之義。不能遠過。

劉溫叟以德義世其家。當時推服。爲御史中丞。家極貧。時太宗尹京。知其貧。致五百千以贈溫叟。溫叟拜受。以大匱封貯御史之西廊。或有詰之者。曰。昔王身爲京尹。兄爲天子。拒之則失敬。吾方爲御史。受而用之。則何以清流品也。初。溫叟之生也。其父岳曰。吾老矣。他無所欲。但冀世治民和。與此兒皆爲溫洛之叟。耕釣煙月。酬詠太平之化足矣。溫叟憶父語。遂以爲名云耳。

湘水燕談錄卷第四

忠孝凡十五事

咸平中。契丹舉國入寇。南至淄青。淄川小郡。城壘不完。刺史吏民皆欲棄城奔于南山。兵馬監押張繼祿劍屬聲曰。奈何去城隍。委府庫。大衆一潰。更相勦奪。狄未至而吾已殘矣。刺史若出。吾當斬以徇。由是無敢動者。後君爲瓊州馬嶺鎮監押。雖處窮塞。猶建孔子廟。刻石爲之記。慶歷中。范文正公過其地。書其碑陰以美之。其子揆。揆以文學才行有名於世。皆登侍從。

鉛山劉輝俊美有辭學。嘉祐中。連冠國庠及天府進士。四年。崇政殿試。又爲天下第一。得大理評事簽書建康軍判官。喪其剛母。乞解官以嫡孫承重服。國朝有諸叔而嫡孫承重服者自輝始。衰族人之不能爲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四方之人。從輝學者甚衆。乃擇山溪勝處處之。縣大夫易其里曰義榮社。名其館曰義榮齋。未終喪而卒。士大夫惜之。初。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於義田。及後登二府。祿賜豐厚。方能成其志。而輝於初仕。家無餘資。能力爲之。今士君子尤以爲難。

湯守信仕眞宗爲步軍指揮使。會郊禮。其弟欲以其子爲守信之子冒取高廕。守信曰。吾自行伍。主上拔擢至此。每愧無以報稱。奈何欺之邪。是歲。已子無所蔭。以明於弟無所愛。

孔公道輔祥符中進士及第。補寧州推官。道士治其武像。有蚋數出像前。人以爲神。州將率其屬往拜之。

地果出。公卽舉笏擊殺之。衆大驚服。徂徠先生石守道嘗爲公擊蛇笏銘。

自唐末用兵。文臣給舍以上武臣刺史以上喪父母者。急于國事。以義斷哀。往往以墨縗從事。既輟哀。則蒞事如故。號曰起復。國朝襲唐制不改。論者以時無金革。士大夫解官終制可也。

慶歷中。田元均帥秦鳳。奏乞解官終喪。仁宗累降手詔。又遣中使勉諭。元均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隅無事。而區區犬馬之心。不得自從。因泣下。上視其貌瘠。乃許終喪。其後富公以宰相丁母憂。仁宗詔數下。竟終喪乃起。蓋大臣終喪自公始。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于族人。既貴。于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羣從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公歿逾四十年。子孫賢令。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廢弛。

寇萊公秉政。丁謂初爲參知政事。嘗會食中書。羹汙萊公鬚。謂爲公拂之。公曰。君爲參政大臣。而爲宰相拂鬚耶。謂大愧。及章聖倦政。謂迎合太后建臨朝之策。萊公言太子德足以任天下事。極言謂姦邪不可輔幼主。明日。謂黨飛語中公。罷相。貶雷州司戶。其後。范文正公作藥石詩言公誣。存道先生賈昜奏諫書云。謂既竄逐。宜還公以辨忠邪。天聖初。移衡州司馬。而公前死貶所。尋復官爵。賜謚忠愍。景祐初。上知公忠鯁。詔舉士與公撰碑。上親篆額曰旌忠之碑。

皇祐四年五月。僞智高寇二廣。諸郡皆棄城避賊。獨贊善大夫知康州趙師旦、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覲城守死。方賊之至康州也。贊善閱兵得羸兵二百餘人。扼戰。斬賊數十人。明日兵盡。城破。詬賊。賊度不可屈。害之。時方暑。越三日。屍不可視。獨袞色如生。初。夫人王氏避賊。女生始三日。棄之草間。信宿回視。無苦。人以謂忠義之感。賊平。朝廷贈光祿少卿。而康民立祠以祀。丞相王荊公誌其葬。博士梅聖俞表其墓尤悉。所棄女。予子榮歸也。

慶歷末。妖賊王則盜據貝州。賈魏公鎮北門。倉卒遣將引兵環城。未有破賊之計。公日夜憂思。有指使馬遂者白公曰。堅城深池。不可力取。願得公一言入城。殺元凶。餘黨可說而下也。公壯其言。遣行。丁寧視之曰。壯士立功。在此行也。遂至城下。浮渡濠叫呼。守城者垂匹練縋身以上。見賊隅坐。爲陳朝廷恩信。爾能束身出城。公爲爾請于朝。亦不失富貴。若守迷自固。天子遣一將提兵數千。不日城下。血爲戰地。肉飽犬彘。悔無及矣。辭尤激切。賊不答。遂度。終不能聽。遂急擊賊仆地。扼其喉。幾死。左右兵之。遂被殺。聞者莫不義之。是時。翰林鄭毅夫方客魏。爲之作傳。

榮州張昭及剛毅不畏強禦。爲樞楊主簿。陳堯咨莊僕恃勢干縣政。輸賦不以時。昭及捕而杖之。堯咨聞而歎曰。張子一主簿而能如此。它日當薦爲御史。使人召之。昭及竟不往也。

唐正觀中。調卒戍邊。河中府永樂縣民嫉棲雲之父。語其兄曰。兄嗣未立。無往。某幸已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沒塞上。時棲雲方三歲。故其母再嫁。棲雲鞠于伯母。如事其母。母亡。棲雲葬之。又招魂葬其父。廬于墓次。終身衰麻不衰。縣令蘇徹以俸錢買地開阡陌。刻石。表河中尹御璽。上其事。詔加優賜。旌表其鄉曰孝

悌。社曰義節。里曰愛敬。棲雲生岳、生君儒、生師正。自岳至師正仍世廬墓。五世孫厚、六世孫雅、七世孫文、八世孫敬眞、九世孫直、十世孫宗明。本府奏白棲雲十世同居。顯有孝行。仁宗詔賜旌表。復其徭役。十一世孫用和、十二世孫德。白宗明至德又三世。自慶歷至今又五十年。而其家孝友如故。姚氏世爲農。無爲學者。家不甚富。田數十頃。族累百口。子孫躬耕桑。僅能給衣食。歷三百餘年。無一人辭異者。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也。永樂熙寧初。併隸河東。余元祐中知河東。以狀列于府。乞特賜敷奏。下其事史官。重加旌表。特免戶徭。以旌孝義。以厲風俗。以狀上。尚書不報。

鄆州須城縣楊村民張誠者。其家自綿至誠六代同居。凡一百一十七口。內外無閒言。衣裳無常主。且曰家長坐堂上。率子弟而分職事。無不勤。張氏世爲農者。不讀書。耕田捕魚爲業。無蓄積。而能人人孝悌友順。六世幾二百年。百口無一口小異。亦可尚也。

曹修古明道初爲御史知雜。上書乞莊獻太后還政。責守興化軍。屬疾終于官。家貧。死之日無衣以斂。郡之僚屬若吏民之賢者。莫不號慕歎息。相與出錢帛數十萬賻其家。曹女始笄。泣語其母曰。先人忠節。名聞天下。不幸以直言謫死。且君子不家于喪。安可受以溺我先人之全德哉。哭不已。謝而遣之。吏民固乞。卒不受一錢。其純孝高尚如此。曹、建安人。四御史之一也。

資州資陽縣支漸。熙寧中喪母。既葬。廬墓日三時號泣。肘行膝步。負土成墳。有雙白雀徘徊松葉上。明年有駢鹿助漸上土。又有異烏一日如丹。每漸哭。烏亦悲鳴。夜有二狸環呼墳側。如巡警狀。久之。有羣鳥翔集。中有一白烏獨日至。又有五色雀萬餘。隨漸行哭。七日而去。漸年七十。每號慟哭泣如雨。日食脫粟。不盥手洗足。所衣黃蓋。碎爛不易。鬚髮蓬亂。久皆斷落。見者爲之悽愴。鄰舍句氏子自娶棄其父母。觀漸至行。因大愧感。迎其親供奉不怠。後年八十餘。與其妻王氏皆康寧。漸白髮再黑。四齒已脫復生。步行輕捷。飲食如少年。人以爲至孝之感。神宗詔賜漸粟帛。付之史官。元祐八年。范祖禹奏乞優與旌獎。以勸孝悌。詔以爲資州助教。

才識凡十三事。

盧朱崖父億性儉素。恬于榮進。以少府監告老歸洛中。以棊酒自放。不親俗事。及多遊參大政。服玩漸侈。億歎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稅駕地矣。其後多遷果敗。士大夫高其先識也。

劉少逸少有俊才。年十三。嬉棋二年。中禮選。及御試詩賦外。別召升殿。賜御題。賦詩數首。皆有旨意。授校書郎。令於三館讀書。故王元之愛其少俊而贈之詩云。待學韓退之。矜夸李長吉。

胡旦少有俊才。尚氣凌物。嘗語人曰。應舉不作狀元。仕宦不作宰相。乃盧生也。隨計之秋。郡守坐中聞鷹。旦賦詩曰。明年春色裏。領取一行歸。詩人皆壯其言。明年果魁天下。終以俊才忤物。不登顯位而卒。

胡旦文辭敏麗。見推一時。晚年病目。閉門閑居。一日。史館共議作一貴侯傳。其人少難。皆屠家豬。史官以爲諱之。卽非實錄。書之卽難爲辭。相與見旦。旦曰。何不曰某少嘗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志。莫不歎服。

天聖末。歐陽文忠公文章三冠多士。國學補試國學解。禮部奏登甲科。爲西京留守推官。府尹錢思公、通

判謝希深皆當世偉人。待公優異。公與尹師魯、梅聖俞、楊子聰、張太素、張堯夫、王幾道爲七友。以文章道義相切劘。率嘗賦詩飲酒。間以諧戲。相得尤樂。洛中山水園庭塔廟佳處。莫不遊覽。思公恐其廢職事。欲因微戒之。一日府會。語及寇萊公。思公曰。諸君知萊公所以取禍否。由晚節奢縱。宴飲過度耳。文忠遽曰。宴飲小過。不足以招禍。萊公之貴。由老不知退爾。坐客爲之聳然。時思公年已七十。

蘇子美有逸才。嗣氣俊偉。飄然有超世之格。慶歷中。監奏邸。承舊例以拆賣故紙錢酬神。因以其餘享賓客。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彈擊甚急。官者操文符捕人送獄。皆一時名士。都下爲之紛駭。左右無敢救解者。獨韓魏公從容言于仁宗曰。舜飲一醉飽之過。止可薄治之。何至如此。帝悔見于色。魏公之仁厚愛賢。實可尚矣。

明道末。天下蝗旱。知通州吳遵路乘民未飢。募富者得錢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蒸芻。官爲收買。以其直糴官米。未至冬。大雪寒。卻以元價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又建茅屋百間以處流民。捐俸錢買辦鹽蔬。日與茶飯。參俵有疾者。給藥以理之。其願歸者。具舟糧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凶歲也。故其民愛之若父母。明年范文正公安撫淮浙。上公續狀。施下諸郡。照準中予官于通。繼公之治。逾四十年。猶詠誦未已。

康定中。河西用兵。石曼卿與安道奉使河東。既行。安道晝訪夕思。所至郡縣。考圖籍。見守令。按視民兵。芻粟。山川道路。莫不究盡利害。尚慮未足以副朝廷奮使之意。而曼卿飲酒吟詩。若不爲意者。一日。安道曰。朝廷不以邊路不才。得與曼卿並命。今一道兵馬糧饋。雖已留意。而切懼愚不能燭事。以曼卿之才。如略加之意。則事無遺舉矣。曼卿笑曰。國家大事。安敢忽邪。延年已熟計之矣。因徐舉將兵之勇怯。芻糧之多寡。山川之險易。道路之通塞。纖悉具備。如宿所經歷者。安道乃大驚服。以爲天下之奇才。且歎其不可及也。

眉山蘇洵少不喜學。壯歲猶不知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舉進士。又舉茂才。皆不中。曰。此未足爲吾學也。焚其文。閉戶讀書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書說。嘉祐初。與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文忠公獻其書于朝。士大夫爭持其文。二子舉進士。亦皆在高等。於是父子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蘇。蓋洵爲老蘇。軾爲大蘇。轍爲小蘇也。

邵迎高郵人。博學強記。文章清麗。而尤長於詩。爲人恭儉孝友。頗精法律。長于吏事。而清羸多病。恬然不能勝其衣。平生奇蹇不偶。登進士十餘年。而官止州縣。窮死無嗣。其妻芳於飢寒。蘇子瞻哀君之不幸。集其文爲之引。以爲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人猶哀悼。而君兼之。非命也哉。天道與善。予于此疑焉。

子瞻文章議論。獨出當世。風格高邁。真謫仙人也。至于書畫。亦皆精絕。故其簡筆才落手。即爲人藏去。有得真跡者。重于珠玉。子瞻雖才行高世。而遇人溫厚。有片善可取者。輒與之傾蓋盛府。論辨唱酬。間以談謔。以是尤爲士大夫所愛。閒遣僉人媒孽。謫居黃州。有陳慤士者。攜紙筆求書于子瞻。會客方鼓琴。遂書

曰。或對一貴人彈琴者。天陰雖不發。貴人怪之曰。豈弦慢邪。對曰。弦也不慢。子瞻之清談善謔。皆此類也。

翰林沈公遘爲京尹。敏于政事。號稱聰明。平時治開封府者。晨時視事。至暮不能已。甚者或廢飲食。及公尹府。且盡決事。日中則府無留人。出謝賓客。從容讌燕。人皆怪其日有餘力。而翕然以稱治。

太子中舍于肇。彭年。青州壽光人。博學能爲文。喜言兵。富文忠公、丁文簡公直堪將領。以爲武學教授。慶歷中。元昊數寇邊。北虜乘釁聚兵來求關南地。遂相呂文靖公召彭年計之。彭年云。夷狄不可校義理。今幸歲德在我。爲主者勝。宜治西北行宮。若將親征者。以壓其謀。乃以大名府爲北都。未幾。西戎請盟。虜亦遁好。呂丞相稱之。彭年謝不復見。慶歷末。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登州蓬萊山數震。都以昔彭年上疏曰。鉅鹿極東方。殆東朝未建。人心搖動之象。宜早定儲以安天下之心。且言宜以齊爲師度。逮英宗入繼。乃由齊邸。遂爲興德軍人。以先識稱之。

高逸凡二十二事。

鎮陽道士證隱。博學多識。道行精潔。太祖北征召見。時年已九十。而形氣不衰。帝欲留建隆觀。隱曰。帝都紛華。非野人之所宜處。上訪以養生之術。隱曰。養生之法。不過清心棟氣耳。帝王之道。則異于此。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軒轅帝堯享國延年。率由此道。帝尤嘉之。賜以茶幣。

王昭素先生。酸棗縣人。博學通五經。尤長于易。作易論二十三篇。學者稱之。李穆薦之。太祖召見。年八十。貌不衰。太祖問何不求仕。致相見之晚。對曰。草野陋儒。無補聖化。賜坐講易。帝嘉之。以爲國子博士。逾月。賜茶遣還。先生善攝養。年九十方卒。

陳摶周世宗常召見。賜號白雲先生。太平興國初。召赴闕。太宗賜御詩云。曾向前朝號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召。總把三峯乞與君。先生服華陽巾。草履垂絙。以賓禮見。賜坐。上方欲征河東。先生諫止。會軍已興。令寢于御園。兵還果無功。百餘日方起。恩禮特異。賜號希夷。屢與之賜和。久之辭歸。進詩以見志云。草澤吾皇詔。關南擣賊營。三峯千載客。四海一閒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乞全麋鹿性。何處不稱臣。上知不可留。賜宴使歸。宰相兩禁侍坐。爲詩以寵其餞。

王昭素先生。素純直。入市買物。隨所索價。其直不復商較。或曰。市井徒例高其價以邀利。非實真也。先生曰。彼肯欺我邪。給之不疑。自是市人相戒。王先生市物。率以實告。無敢給之者。

田徵君告字象宜。篤學好文。理致高古。嘗學詩于希夷先生。先生以詩許授之。故詩尤清麗。平居寡薄。志在經世。太祖建國。思得異人。詔諸公車。會遭父母喪。久之。東遊過濮。止王元之舍。元之貽書勉進其道。會大河決滑。君推明鯀禹之所治。著禹元經三卷。將上之。不果。已而得水樹于濟南明水。將隱居焉。故致書徐常侍鉉。質其去就。鉉答曰。負鼎叩角。顧盧藥巖。各由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遂決高蹈之志。發易筮之遇。因自號陵叟。從學者常數百人。宋繼翰、許袞最其高弟。二子登朝。歷稱其師。淳化中。韓丕言于天子。召君赴闕。詔書及門而卒。其後文多散亡。皇祐中。濟南衛青耽伯良其遺逸。得四十八篇。析爲三卷。又次其出處爲陵叟別傳云。

景德中，种放賜號先生，暫還嵩山。真宗置酒資政殿餞放，侍臣當直者四人，預時所司不宿具，皆相顧不敢坐。上乃親定位次，翰林學士晁迥西向，資政殿學士王欽若東向，知制誥朱遵西向，次遵特制，威綸東向，次欽若，放北面對上，特示客禮。酒半，上賦七言詩一章賜放，和，侍臣皆賦，士大夫榮之。

孫宣公奭以太子少傅致仕居于鄆，一日置宴詩壘（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壘壁上。）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諷易離卦九三爻，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賓之嘗。公以淳德與學，勵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終始全德，近世少匹。

真宗優禮种放，近世少比。一日登龍圖閣，放從行，真宗垂手援放以上，顧近臣曰：昔明皇優李白，御手調羹，今朕以手援放登閣，厚賢之禮，無前代矣。（故舊永叔嘗放蜡屐云：放早以逸民被遇，尊寵有損乎登樓之嘆。）真宗久欲大用放，固辭乃止，惜夫。

种放明逸，少舉進士不第，希夷先生謂之曰：此去逢豹則止。他日當出于乘人。初莫諭其意，故放隱于南山豹林谷。真宗召見，寵待非常，拜工部侍郎，皆符其言。放別業在終南山，學行高古，後生從之學者尤衆。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尤爲幽絕。真宗聞之，遣中使攜工圖之，開龍圖閣召補臣觀焉。上歎賞之，其後甘棠魏野郊居有幽趣，帝亦遣人圖之，故詩云：幽居帝畫看。

麻先生仲英，幼有俊才，七歲能詩，隨侍父官鄜州，宋翰林白方滿官鄜時，聞而召之，坐賦詩十篇，宋大稱賞，翌日，宋以浣溪牋、李廷珪墨、蕭萬氏筆遺之，乃贈以詩曰：宜臺歙墨川箋紙，寄與麻家小秀才。七歲能吟天骨異，前生應折桂枝來。十七一試禮部，歸，以二親既喪，祿不及養，無復仕宦意，遇居臨淄辨七里別墅，久而記憶該洽，行義高潔，鄉黨化服。鄉里有爭訟者，不決於有司而聽先生辨之，雖四年盜不入其家。

富韓公、文潞公守青，皆嘗致書幣，龐莊公出鎮，遣其子奉書召至府中，禮之極厚，屢以詩貽之，薦其行義于朝，詔以爲國子四門助教州學教授，東方學者爭師之，卒年九十。先生予祖母長安縣君兄也，或以爲宋詩云前生已折桂枝來，即今世不復折桂也。先生一試不第，終身罷舉，宋詩已讖之矣。

陝右魏處士野、蒲中李徵君濱，乃中裘也，俱有高節，以吟詠相著。野于東郊鑿土室方丈，蔭以脩竹，泉流其前，曰樂天洞。濱結茅齋中條之陰，曰浮雲堂，皆有蕭灑之趣。每乘興相過，賦詩飲酒，累日乃去。一日濱邀野曰：前夕恍惚若夢中，林下有人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即正其誤曰：盡云坐看雲起時。對曰：此浮雲安得興起邪，消水命，此必死期。故來訪別，還家未幾卒。（又見澠山叢談。）

史延壽嘉州人，以善相遊京師，貴人爭延之，視貴賤如一。坐輒筭踞，國戎人號曰史不拘。又曰史我，呂文靖公嘗邀之，延壽至，怒閽者不開門，批之。閽者曰：此相公宅，雖侍臣亦就客次，延壽曰：彼來者皆有求於相公，我無求，相公自欲見我耳，不開門，我竟還矣。閽者走白公，開門迎之，延壽挾術以遊于世，無心於用舍，故能自重也如此。

建安黃晞，歷中遊京師，高文苦學，爲世稱重，著書數萬言，自號鑿隅子，貧有守，不干科舉，而貌寢氣寒，

不自脩飾。石守道在太學，率學官生員厚禮聘爲學正，辭頃避之，故歐陽文忠詩曰：羔鴈聘黃晞，晞驚走鄰家。近臣交章薦其道義，詔授京官，將以爲國子司業，拜命數日，一夕暴卒於景德僧舍，士大夫惜之。

慶歷末，杜郿公告老，退居南京，與太子賓客致仕王洙、尤袤卿致仕畢世長、兵部郎中分司朱寶、尚書郎致仕馮平爲五老會，吟醉相歡，士大夫高之。郿公以故相耆德，尤爲天下傾慕。兵部詩云：九老且無元老貴，莫將西洛一般看。五人年皆八十餘，康事爽健，相得甚歡。故郿公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深稱分曹與挂冠。而畢年最高，時已九十餘，故其詩云：非才最忝預高年。是時歐陽文忠公留守睢陽，聞而歎慕，借其詩觀之，因次韻以謝，卒章云：閒說優游多唱和，新詩何惜借傳看。

初，歐陽文忠公與趙少師槩同在中書，嘗約還政，後再相，會及告老，趙自南京放文忠公于潁川上，文忠公所居之西堂曰會老，仍賦詩以志一時盛事。時翰林呂學士公著方牧潁，職兼侍讀及龍圖，特置酒於堂宴二公，文忠公親作口號，有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閒人之句，天下傳之。

治平初，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鎮成都，有張山人者，不知所居，數至李道士舍，一日語李曰：白龍圖公促治裝，行當入覲，且參大政矣。趙聞而異之，喻李令與俱來，及再至，李邀欲同見公，張固辭曰：與公相見自有期，今未可也。李具以告公，公曰：俟其再至，密令人察白，當屏去導從，潛往見之，他日又至，李方遣人白公，而遽求還，留之不可，曰：龍圖且來矣，公方命駕，聞其去，乃止，益奇之。未幾，果膺召命，乃參政柄，及出鎮青社，熙寧五年，張遺書云：當來相見，公大喜，語賓佐曰：張山人且來矣，久之無耗，至秋，公奉詔再領成都，方悟曰：山人言來，乃吾當往也，故將行，先寄張詩，有不同參政初時入（謂呂惠卿也，學尚書兩度來，謂張惠卿。）到日先生應笑我，白頭猶自走塵埃之句。

富韓公熙寧四年以司空歸洛，時年六十八，是年司馬溫閒不拜樞密副使，求判西臺，時年五十三，二公安居沖默，不交世務，後十一年，當元豐五年，文潞公留守西京，嘉唐白樂天九老會，於是悉聚洛中大夫賢而老自逸者，韓公置酒相樂，凡十二人，即又命鄭奐圖形妙覺僧舍，各賦詩一首，時人呼之曰洛陽耆英會，而司馬爲之序，其相聚也，用洛中舊俗敘齒不尚官，時韓公年七十九，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太常卿趙丙、祕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己皆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七十三，朝議大夫王愼言七十二，太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七十，司馬六十四，故潞公詩云：當年尚齒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韓公贈潞公詩云：顧我年齡雖第一，在公勳德自無雙。潞公再答韓公詩云：惟公福祿并功德，合是人間第一人。是時宣徽使王公拱辰年七十，留守大名，貽詩二公須其數，凡十三人也。

司馬溫公優游洛中，不屑世務，棄物我，一縣通，自稱曰齊物子。元豐中秋，與樂全子訪親洛納，並轡過韓城，抵登封，憩峻極下院，遡嵩陽，造嵩祠宮紫極觀，至紫虛谷，尋會善寺，過轘轅，遽達西洛，少留廣度寺，歷龍門，至伊陽，以訪奉先寺，登華嚴閣，觀千佛巖，躡山徑，瞻高公眞堂，步潛溪，還保應，觀文富二公之廣化寺，拜汾陽祠下，涉伊水，登香山，到白公影堂，詣黃龍院，衛石樓，臨八節灘，還伊口，凡所經遊，發爲詠歌，歸

錄之以爲洛遊錄。士大夫爭傳之。

荆南朱昂博學有清德。晚年以工部侍郎乞骸骨。既得謝。眞宗賜坐。寵詔留侯秋涼還荆南。故吳淑贈行詩曰。洛殿夜涼初開鑰。漢宮秋晚得懸車。比行賜坐宴玉津園。侍臣皆赴。坐中內侍傳詔各賦詩餞行。凡四十八篇。獨李翰長篇詩最奇絕。云。清朝納融翰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昂弟協亦退居里中。年皆八十餘。時謂洛宮二疏。王師表其閭曰東西致政坊。昂堯門人證曰正裕先生。（又見澠山錄錄）

劉孟節先生驤。青州益光人。少師种放。篤古好學。酷嗜山水。而天姿絕俗。與世相齟齬。故久不仕。晚得一名。亦不去爲吏。廬帳中。朝廷以海上岱嶋山地震。逾年不止。遣使訪遺逸。安撫使以先生名聞。詔命之官。先生亦不受。號青之南有冶原。昔歐冶子鑄劍之地。山奇水清。旁無人煙。叢鍭古木。氣象幽絕。富韓公之鎮青也。知先生久欲居其間。爲築室泉上。爲詩并序以餞之曰。先生已歸醴。山東人物奢。且言先生有志於名。不幸無位。不克施於時。著書以見志。謂先生雖隱。其道與日月雷霆相震耀。北後范文正公、文潞公皆優禮之。欲薦之朝廷。先生懇辭。亦不敢強。以成其高。先生少時多寓居龍興僧舍之西軒。往往凭欄靜立。懷想世事。吁嗟獨語。或以手拍欄干。嘗有詩曰。讀書誤我四十年。幾回醉把欄干拍。司馬溫公詩話所載者是也。

王樵字周望。淄川人也。性超逸。深于老易。善擊劍。有傲世之志。廬梓桐山下。稱淄右書生。不交塵務。山東賈同、李冠皆尊仰之。咸平中。契丹內寇。舉族北徙。潛入齊中訪其親。累年不獲。乃歸。持諸喪到木爲親。葬奠山東。立祠奉侍終身。太守鄭通謂樵。讓垣遁去。其後高弁知州事。范諷爲通判。相與就見之。李冠以詩寄之曰。稱豪御史新爲郡。聽寺廷評繼下車。首謁梓桐王處士。教風從此覽詩書。晚自號贅世翁。爲贅書其門曰。書生王樵。稱命寡志。無益於人。道號贅世。豫卜地累邪。名齋室。中壘石榻。刻銘其上曰。生前投號。以虞不備。歿後寄魄。以備不虞。後疏疾。即入齋室中自掩戶乃卒。命以古劍殉葬。著遊邊集二卷。安邊三策。說史十篇。皆已散失。濟南李芝爲贅世先生傳。載其事。治平中。淄川僧文幼募資卽其地爲齋室。亦起堂祠樵。文幼薛能爲詩。精陰陽地理。

淄中李濟處士父瑩。國初爲侍御史。有直聲。濟少好學。有高志。長廬中條山下。以泉石吟詠自樂。未嘗遊州縣。眞宗祀汾陰。詔赴行在。濟不起。有表稱謝云。十行溫詔。初聞丹鳳銜來。一片閑心。已被白雲留住。眞宗製詩以賜之。時有同郡劉與治三傳。年老博學。躬耕不仕。以講授爲業。眞宗亦以一絕賜之。

澠水燕談錄卷第五

官制凡二十七事。

唐以中官爲樞密使。興中尉間之內貴。梁爲崇政院使。後唐舊有帶相印者。分東西二院。晉廢。國初復置。興中書爲二府。亦名二院。但行東院印耳。其後除授不常。以檢校官充使。不帶正官。自趙普始。帶節鉞自曹彬始。簽書院事自石熙載始。文資正官充使。亦自熙載始。知院自張士遜始。以文臣知院兼使。相自王欽若始。簽書兼滿鉞自曹琮始。今官制復古。而樞密之職如舊。與三省長官通謂之執政矣。

唐末始分度支鹽鐵戶部專領財賦。唐明宗始號三司。總以一使。本朝或曰判三司。或曰權判。或曰點檢三司。開寶中以參知政事二人點檢三司。既而更用宰相爲提舉。與國中。分二使同判三司。逾年復析爲三使。淳化中。又合爲三司。而又以天下爲十道。二京爲左右計。置二計使。分判十道。別命三司總計使判左右司事。三司如故。咸平末三司各置副使。其官輕。則曰發遣。迄元豐初不廢。今悉歸尚書省。

五代以來。諸州馬步軍院虞候。以術校爲之。太祖慮其任私、高下其手。乃置司寇參軍。以進士九經及第人充之。河東柳開先生初及第。爲宋州司寇參軍。後又改曰司理參軍。至今俚俗猶以司理院爲馬步院。

建隆中。擇才能之士出宰大邑。大理正祁奚知大名府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祐知魏縣。選朝官知縣自此始。太祖重縣令之任至矣。

國朝孔子之後。率襲封文宣王。至和中。胤擇之言文宣聖謚號。後嗣不當以爲封爵。下學士院更定美稱。仍改封其四十九代孫宗愿爲衍聖公。元祐初。孔宗翰言先聖之後。世襲封爵。以奉祠事。末流不競。或領官他州。至有公爵爲縣尉廷參州守者。下至廟戶減耗。祠宇隳隤。公悉條具以聞。願下所司講究廢墮。增錫土田。別異世俗之人。使天下知朝廷尊崇孔子之意。詔改衍聖公爲奉聖公。承爵者卽除寄祿官。不領他職。其考遷改。所給廩俸。並視在官。給田畝。賜監書省。置學官。以訓其子弟。

故事。親王女皆封郡縣主。趙普以元勳諸女封郡主。高懷德二女特封縣主。當時禮官不言其失。諫官不言其非。此典禮之誤也。

國初。趙普爲相。朝廷欲用薛居正、呂餘慶同政事。而不欲令與普齊。難其名號。詔問陶穀。曰。唐有參知政事。知樞務。下宰相一等。故以命居正等。參知政事。然不押班。不知印。案唐裴寂以僕射參知政事。郭待舉以賓任淺于中書門下同受承進止平章事。然則平章下于參政。穀乃以爲參政下宰相一等。失之遠矣。其後因之不改。迨官制更革始罷。

國初。州郡自置邸吏。散在都下。外州將吏不樂久居京師。又符移行下。率多稽遲。或漏泄機事。太平興國初。起居郎何保樞奏置鈐轄諸道都進奏院以革其弊。人給銅朱印一紐。院卽石熙載舊第也。起居王沂公外祖。而予妻曾祖父也。

國初。江淮湖湘上供軍糧。歲無定數。景德中。發運使李溥奏立年額。詔歲以六百萬石爲定。有災卽申乞減蠲。至今以爲常。

國初。令民田七頃納牛皮一張。角一對。筋四兩。建隆中。令供納價錢一貫五百文。稅額中牛皮錢是也。

國初。南郊壽城。久占民田。妨其耕稼。又其中暖殿。止是構木結綵。至尊所御。非所以備不虞。天聖中。魏餘慶上言。乞優給償直。收買民田。除放租賦。爲瓦殿七間。依奏。

升朝官每歲誕辰、端午、初冬、賜時服。止于單袍。太祖謂方冬繒賜單衣。命易以夾服。自是士大夫公服冬則用夾。

前朝宰相朝罷賜坐。凡軍國大事參議之。從容賜茶而退。所謂坐而論道也。其他事無小大。一用熟狀擬進。入。上親批可其奏。印以御寶。謂之印書。商輅降出。宰相奉行。國初。范質等在相位。自以前朝舊臣。乃具劄子面取進止。退各執所得旨同列連書以記之。自此奏覆浸多。而賜茶之禮亦寢。無復坐論也。

王元之嘗言宰相於政事堂。樞密於都堂同時見客。不許本廳私接。議者以爲是疑大臣以私也。遂寢。或以元之所乞爲當。但難其率宰相于政事堂共見耳。其後二府乞以朝退時聚廳見客。以杜請謁。從之。卒如元之之言。

太宗慎重刑罰。淳化二年。始置審刑院。以覆大理奏案。以近臣一人知院事。設詳議六人。擇京朝曉律、富任法寺官者爲之。每奏一人。從知院上殿。例得賜緋。故士大夫以審刑爲朝官榮院。

舊制。郊禮。鑾輅。鑾輅闕門。有勒契之儀。其制以割爲箭。長三尺。鏤金飾其端。械以泥金絳囊。金吾掌之。金

塗銅爲鏃。長三寸。其端所以合符者也。貯以泥金紫囊。駕前掌之。備至端門。閤吏闔扉以問曰。南來者爲誰。駕前司告曰。天皇皇帝。奏請行勒箭之儀。交勒。奏曰。勒訖。又奏曰。是否。贊者齊聲曰。是。三奏乃啟扉。列班起居。駕乃入。契刻橫爲魚。金飾鱗鬣。別刻檀板爲坎。足以容魚。駕前掌魚。殿前掌板。駕過殿門。合魚。乃啟扉。其制如勒箭之儀。熙寧中詔罷其制。

至道中。朝廷始遣洛苑副使楊允恭、作坊副使李延遂太子中舍王子輿爲江淮南浙發運使。兼制置茶鹽。就淮南創爲局。後兼領荊湖路。又旋加都太字。後廢。景德中復置。迄今事權尤重。

蔡文忠公自爲布衣時已懷鄉有大志。而委表秀異。見者多聳動。祥符中。擢進士。爲天下第一。眞宗臨軒。目其堂堂英偉。進退有法。大悅之。顧蔡公曰。得人矣。特詔給金吾衛七人清道。時以爲榮。尋詔自今第一人及第。給金吾七人當直。許出兩劍引喝。上聞公單貧。儒儀僕隸。故有是命。

陳堯咨以龍圖閣待制換觀察使。自陳臣本儒生。少習俎豆。今荷聖恩。易以武弁。願佩金魚。以示優異。特詔從之。

舊制。枷惟二等。以二十五斤、二十斤爲限。景德初。陳綱提點河北路刑獄。上言請制杖罪枷十五斤爲三等。詔可其奏。遂爲常法。

景德中。眞宗御筆六事以示近輔。三曰提點刑獄。乃於朝臣及武臣使副中選清幹者使提點一路刑獄。

按舉官吏賢否。後又加勸農使。迨今不廢。而武臣廢置不常。

京師品官之喪。用浮屠法擊鐘。初無定制。景德中。令文武卿監、武臣大將軍命婦郡夫人以上。令於天清開寶擊鐘。至今爲例。

祥符二年。朝廷以京獄訟之繁。懼有冤滯。始置糾察在京刑獄司。以省冤濫。命知制誥周起、侍御史趙湘爲之。凡在京師刑獄。御史、開封府皆得糾之。起盧抑屈者不能盡知。乞許令詣糾察陳狀。從之。但不鞫獄。

祥符中。詔以聖祖化金寶牌分給京城寺觀。及外州名山福地。牌長二寸。闊一寸。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金寶。其背文曰。永鎮福地敕。四周皆隱起蟠龍花卉之狀。盛以絳紗囊。綵塗函。御題其上。

天聖中。詔每遇覃霈。朝臣中兄弟俱該封贈。許列狀陳乞。特比常例優加封敘。從王子融請也。

周禮。卿大夫卒。太史於葬前賜謚。後世有司。失於申明典禮。故須門生故吏錄行狀。子孫請謚。近世遂有旌葬而謚號終不及者。天聖中。孫奭、王子融言乞臣僚薨謝。不待本家請謚。在官品合加謚者。並令有司舉行。詔從之。

宣徽使位在樞密使之下。副使之上。咸平初。周瑩爲宣徽使。有所避。乞居其下。從之。遂爲例。

澠水燕談錄卷第六

貢舉凡十四事

國初。詔諸州貢舉人員。舉見訖。就國子監謁先師。迄今行之。循唐制也。

韓德祥、潞相馮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還鄉里。太守置宴以慶之。樂作。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嘗爲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言雖俚俗。而頗盡其實。德祥孫丕有高行。少時一試禮部。不中。拂衣去。居澠水之濱。五十年不踐城中。歐陽文忠公鎮青。言於朝廷。賜號沖退處士。年八十餘卒。

進士之舉至今。本朝尤盛。而沿革不一。開寶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訴訟。帝御講武殿覆試。覆試自此始。賜時自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分甲次自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賜別科出身自王世則榜始。賜袍笏自祥符中娘轉榜始。賜宴自呂蒙正榜始。賜同出身自咸平三年陳堯咨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榜始。彌封、謄錄、覆考、編排。皆始於景德祥符之間。講武後殿今日崇政殿也。

唐制。禮部試舉人。夜試以三鼓爲定。無名子嘲之曰。三條燭盡。燒殘學士之心。八韻賦成。笑破侍郎之口。後唐長興改令。晝試。侍郎竇貞固以短晷難成。文字不盡意。非取士之道。奏復夜試。本朝引校多士。率用白晝。不復燃燭。

雍熙中。著作佐郎樂史特賜進士及第。詔附於興國五年第一等之下。賜第附榜始於此。

太宗朝。趙昌國者。自陳乞應百篇舉。帝親出五言四句爲題云。秋風雲月天。花竹鶴雲煙。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凡二十字。字爲五篇。篇四韻。至晚僅能成數篇。辭意無足取。亦賜及第。用勸學者。

真宗朝。錢希白賢良方正撰第。歷歷中。子明逸、子飛、孫遠子高、相繼制舉登科。嘉祐末。蘇軾子瞻、弟轍子瞻汝州謝表曰。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交盛。而子瞻入等尤高。故其謝啓曰。誤玷久處之等。希白從孫藻、皐祐五年登進士第。是年。說齋中選。後十年。復登科舉。其謝啓曰。十年三第。虞玷於主司。一門四人。無替於祖烈。

咸平元年。開封發解。以高輔堯爲首。錢易次之。易有時名。不得魁薦。頗不平之。上書言試題。語涉譏諷。輔堯亦請以解頭讓易。上命錢若水覆考。既而上以爲士人爭進。幾不可長。止令擬文行兼著者一人爲首。乃以孫僖爲第一。輔堯次之。易第三。餘如舊。

祥符二年。真宗東封岱山。六月。放梁固已下進士三十一人及第。四年。祀后土於汾陰。十一月。放張師德以下三十一人及第。固雍熙二年狀元顯之子。師德建隆二年狀元去華之子。兩家父子狀元。當時士大夫榮之。甘棠魏野聞而以詩賀之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

和魯公凝、梁貞明三年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後唐長興四年知貢舉。獨愛范魯公質程文。語范曰。君文合在第一。輒屈居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時以爲榮。其後相繼爲相。當時有贈詩者曰。從先輩[illegible]故事。登庸衣鉢盡相傳。

嘉祐中。蘇轍舉賢良對策。極言闕失。其略云。開之道路。陛下宮中貴姬。至以百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咨嘆。便殿無所顧問。考官以上初無此事。轍妄言。欲黜之。仁宗曰。朕說制舉本待敢言之士。轍小官如此直言。特與科名。仍令史官編錄。

張鄧公士遜以監察御史爲諸科考試官。以舉子有當避親者。求免去。主司不從。真宗嘉之。自後試官親戚悉據送別頭考校。至今著爲令。

熙寧中。孔文仲舉賢良方正。制策入等。以忤時政不推恩。孫蔚公固言科舉徒取一日之長。言之虛華不足校。矧制舉本以求直言。豈以忤而黜之耶。今朝廷以文仲之言足以惑天下。臣恐天下不惑文仲之言。而以文仲之黜爲惑。論者嘉之。

慶歷五年。仁宗臨軒賜進士第。審刑詳議官祝諫侍廷中。男中甲科。次男巽弟諮一場。皆其姓名。皆擬第。季弟許得同出身。每唱一名。即稱謝。是日謁五拜殿下。仁宗以問。近臣對以皆子弟也。仁宗嘉賞之。

文儒舉雅用凡十四事

太祖詔。盧多遜、扈蒙、李昉、張澹、劉兼、李穆、李九齡修五代史。而蒙、九齡實專筆削。初以建康實錄爲本。蒙史筆無法。拙於敘事。五代十四帝止五十三年。而爲紀六十卷。其繁如此。傳即盡於紀。而傳止次履歷。先後無序。美惡失實。殊無足取。天聖中。歐陽文忠公與尹師魯蘇公撰。後師魯別爲五代春秋。止四千餘言。

備有史法。而文忠卒重修五代文約而事詳。褒貶去取。得春秋之法。遷、固之流。

太宗銳意文史。太平興國中。詔李昉、扈蒙、徐鉉、張及等門類纂集一千卷。賜名太平御覽。又詔昉等撰集野史太平廣記五百卷。類選前代文章爲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太宗日閱御覽三卷。因事有闕。暇日追補之。嘗曰。開卷有益。朕不以爲勞也。

白樂天嘗謫官江州。多遊東林。卽今廬山寺。有天竺中僧修睦記云。寺有蓮花藏。藏有白集七十卷。傳云居易自寫。同遠大師文集。不許出寺。廣明初。高駢強取去以遺相。後四十餘年。有王長史者。徧求善本校正。錄而藏之。旋又爲長史易去。頗多舛謬。眞宗詔取至都下。令侍臣以諸本參校繕寫。付寺僧藏之。時眞宗對侍臣語及居易與元稹齊名。而居易保持名節。終始不易。故不至相位。歎惜久之。

眞宗朝。殿中丞宿陶正直講國子監。以老疾不任朝請。乞以本官致仕。從之。仍爲直講。眞宗優儒學。故遂其閑逸而不罷其職俸焉。

晏元獻公七歲文章敏妙。張文節公鷹之。眞宗召見。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公徐曰。臣實私爲此賦。不敢隱。乞易題。眞宗益歎異之。乃易以他題。

青州溝光張荷若山早依田告爲學。告卒。入終南。師事种放。而吳遵、魏野、楊朴、宋解、皆友也。性高潔。爲文奇澀。初。高弁公儀作帝形五南朝利三篇以示放。放歎曰。隋、唐以來。綴文之士。罕能及之。學者翕然競傳其文。及荷若過非九篇成。放見之曰。又在帝形之上矣。終以迎養不遇卒。子孫流落。荷之文散亡無幾。惜哉其遺稿之子孫焉。

唐杜遜家書殿尾皆自題詩以戒子孫曰。請偉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爲不孝。京蘇維嶽家杜氏書尤多。所題皆完。近年朝議大夫謝暐好蓄書。率自校正。以二十廚貯之。取杜詩一首二十字廚劃一字以別書部。謝氏子孫多賢令。子仲弓、廣文、孫牧南朝收皆登甲科。少微皆舉茂才。

慶曆中。滕子京謫守巴陵。治最爲天下第一。政成。乘宦岳陽樓。屬范文正公爲記。詞極清麗。蘇子美書石。邵餗篆額。亦皆一時精筆。世謂之四絕云。

劉原父文章敏贍。嘗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下直。爲之立馬。卻坐一揮。九制成。文辭典麗。各得其體。眞天才也。歐陽文忠公聞而歎曰。昔王勃一日草五王策。此未足尚也。

濟州魏端友。文元公之孫也。沈靜清介。君子人也。工文辭。尤長於詩。常自晦匿。不求人知。而人亦無知者。以進士從仕二十餘年。爲著作佐郎以卒。其子補之錄詩三百六十篇求子瞻序之。方子瞻通守杭也。端友爲新城令。與遊三年。知其君子。而不知其能爲詩。夫以端友之文。子瞻之明。且好賢。而又相從久。猶有所不知。則士之蘊文行。不自求聞達。卒不爲世知者。可勝數耶。

孫沔巨源博學長才。初舉賢良方正。奏論五十篇。皆陳祖宗政事。指切治體。推往驗今。著見得失。天下爭傳寫之。目曰經緯集。韓魏公覽而歎曰。儻哭太息以論天下事。今賈誼也。

趙師民周翰博學醇懿。爲本朝名儒。尤爲仁宗所稱。自登第卽入學館。豫校讎。登經筵。參侍幾三十年。晚以龍圖閣學士出守耀州。仁宗親筆御詩以寵其行。序有儒林舊德。出守近藩之語。後宋次道撰公碑。題其額曰儒林舊德之碑。世以爲榮。

龍昌期陵州人。祥符中。別注易、詩、書、論語、孝經、陰符、道德經。攜所注游京師。范雍薦之朝。不用。韓魏公安撫劍南。奏以爲國子四門助教。文潞公又薦授校書郎。講說府學。明鎬再奏授太子洗馬致仕。明堂泛恩。故殿中丞。又注禮論、注政書、帝王心鑑、八卦圖、精義入神絕筆書河圖、炤心寶鑑、春秋復道三教圖、通天保正名等論、竹軒小集。昌期該洽過人。著撰雖多。然所學雜駁。又好排斥先儒。故爲通人所罪。而其書亦不行。年八十九卒。鮮于子駿爲誌其墓。

李畋潤卿自號谷子。少師任奉古。博通經史。以著述爲志。性靜退。不樂仕進。士大夫多稱之。爲張乖崖所器。少日一出庭試。後隱居永康軍白沙山。後生從之學者甚衆。任中正薦乞賜處士之號。詔以爲試校書郎。凌策又薦之。召授試懷寧主簿國子監說書。改大理丞。知泉州惠安縣。久之。以先所著未成。再乞國子監說書。以終其業。著孔子弟子傳讚六十卷上之。得知榮州。秩滿。以國子博士致仕。畋撰道德經疏二十卷。張乖崖語錄二卷。谷子三十卷。歌詩雜文七十卷。年九十。

先兆凡二十一事。

艾穎侍郎少以鄉貢入京師。中途逢一叟。謂穎曰。子相甚貴。此去當登第。授穎書一策。乃春秋左氏傳。穎熟讀之。禮部試鑄鼎象物賦。出所得書。穎甚喜。援筆立成。若有相之者。主司愛歎。擢至甲科。

王元之謫守黃州。有二虎鬬。一虎死。食之殆半。聲雜夜鳴。日官謂守土者當其咎。太宗惜其才。卽徙蘄州。謝表有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帝深異之。促詔還臺。未行。捐館。帝甚歎息之。

初。寇萊公十九擢進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禍。蓋君骨類虛多遞耳。後果如其言。

丁朱崖當政日。置宴私第。忽語於衆曰。嘗聞江南國主鍾愛一女。一日。諭大臣曰。吾止一女。姿儀性識。特異於人。卿等爲擇佳壻。須年少美風儀。有才學。門地商閥華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爲郡參謀。年方弱冠。風骨秀美。大門嘗任武卿。博學有文。可以充選。國主頷令召至。見之。大喜。尋尚主。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出入禁闥。良田甲第。珍寶奇玩。豪華富貴。冠于一時。未幾。主告殂。國主悲悼不勝。曰。吾將不復見劉生。削其官。一物不與。還洪州。生恍疑夢覺。觸日如失。丁笑曰。某他日不失作劉參謀也。席中莫不失色。未幾。有海上之行。籍其家。乎然南去。何先兆之著也。

吳文肅公奎將舉賢良。一夕。夢入魏文帝廟。召升殿。顧問羣臣優劣。公未及對。帝曰。韓延壽爲最。是夕門下抄書吏楊開者。夢公讀楊阜傳。翌日告公。公異之。卽取二傳覽之。及祕閣試六論。一題乃韓延壽楊阜執優。公遂膺首選。

王元規景仁慶歷末將赴吏部選。一夕夢一人衣冠高古。若術士者。因訪以當受何地。官期早晚。書八字與之。云。時生一陽。體合三水。既覺。不悟其意也。後注官河南府河清主簿。凡三字皆從水。到官日正冬臣。

趙少師少名公魏。一夕夢人持名籍有金書趙概字。及覺。故名概。又嘗夢通判汝州。既登甲科。果通判海州。或以篆文校之。汝海字頗相類。

歙州三鹽山人程惟象少逢異人授要訣。退而精思其術。言人貴賤壽夭多中。御史馬遵應舉時。問於惟象。言二十四當成名。不出十年。當知南方大邑。仍娶初妻。再婚徽姓貴族。皆如其言。後爲御史言事。貴宜城。過儀真。見惟象。言不久復職。定壽四十七。俄復京本曹。數日還。暴卒。年四十七。呂景初自殿中御史出通判江寧府。以父諱。欲乞換郡。惟象曰。不必行。別有命。果移衡州。張宣徽方平問一丁酉人命。曰。天賓星行初度。不當作內臣。壽止五十四。乃□□也。是年。除內相。未拜命而卒。慶歷中。三發運使向傳式、袁抗、許元問命。言二月八月俱動。惟許動中見喜。謂動非動。二月袁召充省副。八月向爲省副。許至八月自判官灘發運副使。遷而不離也。仍言許終作兩制。衆以爲許門蔭難登近侍。後賜出身。遂爲待制。杜杞移浙漕。惟象曰。此去百日。三朝官俱壽盡。乃北部陳執古、內翰蘇紳、待制滕宗諒。故杞贈詩云。有驗如神。惟象於所居構瑞墨閣。士大夫多留詩其上。

韓存寶本西羌熟戶。少負才勇。喜功名。衆立戰功。年未四十。爲四方館使涇原總管。一日。郡僚繪象潤州僧舍。或爲其色不類。令以粉筆塗其面。將別圖貌。未及。促詔赴闕。命經制戎瀘賊寇。人覩其無首。或以爲不祥。明年。存寶果以奏功不實伏誅。

馮當世少孤。寓武昌。縱飲不羈。一夕醉臥郊外。溪邊有漁者罷漁艤舟困眠。有人叱之曰。馮侍中在此。安得不避。漁者驚起。步月岸上。一人衣冠。熟寢草間。詢之。知爲馮也。即拜曰。秀才他日貴顯。幸勿忘。具以夢告。因請臥舟中以避風露。馮睡至曉。與共載入郡。其後馮貴。使訪漁舟。不復見。

慶歷末。武昌湯傳爲予言。楊寘審賢少聰。既長。文辭學行爲天下所稱。十九游太學。補試遂冠諸生。後試國學、禮部、殿前。皆爲天下第一。得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行。丁母憂。哀毀致疾。度必死。曰。友人莫孝先嘗夢我龍首山人。龍首蓋言四爲貢首。山人無位之稱也。我必死矣。後數日果終。年三十一。天下痛惜之。

王獵酸棗人。天聖末舉舉未第。一夕。夢紫衣吏召至一宮門。守衛甚嚴。揖入升廳。對拜者紫衣金帶。年三十許。禮甚恭。既坐。辭甚遜。覺後私記其年月。獵後困於場屋。久之。推恩五舉得同出身登仕。又二十餘年。年且七十。始爲尚書員外郎。將乞身以去。故人或止之。會英廟入繼爲皇子。近臣薦公爲宮僚。赴皇子位。門闌守衛。宛如夢中。及升廳拜揖。則衣冠儀貌。亦與所夢無異。歸視篋中所記。乃英廟所生時也。侍讀宮邸。未及期年。英廟即位。遂登侍從。吳文肅公嘗對予言。余天聖末方爲長垣主簿。與獵友善。故聞之詳。

進士李某者。久未第。一日訊命。日者曰。君遇三韓即發祿。李乃偏謁貴人韓姓者。襲蒙推轂。而卒無知者。元豐中。朝廷遣使高麗。有與李故人者奏名同往。至其國。考圖籍。乃古三韓之地也。使還。賜出身。果符日者之言。

「原闕十八行行二十一字」

此乃陳州崔度。爲安厚卿所辟。歸得出仕耳。

孫莘老初爲太平令。有呂同者。學於孫。一夕夢試南宮中高選。主文孫也。衣緋魚。覺以告孫。孫曰。子學已充。料不日取高第。而某方仕州縣。何事文衡。況朱衣豈主文服耶。熙寧初。呂赴禮部試。孫以配注知諫院同知貢舉。尚衣緋。呂大喜。必在高等。俄又被黜。大懊悔。自放江湖。無復仕宦意。元豐初。呂以五舉免解。再赴禮部。孫以秘書少監知舉。尚衣五品服。勝出。呂預高薦。及贊謝。孫離宇侍執。宛如平昔之夢。

皇祐二年。陳琪知邕州。冬至日。琪且坐廳事。俄皮方集。有白虹貫庭。自天屬地。明年五月。龍鬬於城南江中。馳逐往來久之。江水暴漲。未幾。儂智高陷二廣。前此。陶弼以詩貽楊畋。謂爲備云。虹頻穿府署。龍角觸城門也。

元豐中。汶上梁逖一夕夢奏事殿中。見御座前揭一碑。箔金大書黃袞二字。意必貴兆也。因改名黃袞。明年御前唱進士第。南劍黃袞爲天下第一。

王彥龜初名元宗。慶歷二年。方勝冠。廷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鼎寢旅舍。一人告之曰。今年未嘗中第。彥龜尤不平。且責之曰。子未嘗見予程文。又未始知予生月。何從而知未中第。其人笑曰。君若中選。賦題天字在下。君當三中選皆然。今題天字在上第二字。是以知其未也。及唱名。果不預選。次舉春試。不利於禮部。八月再預廷試。蓋軫象天地賦。又復黜。至皇祐五年。免解赴禮部。前以臥疾困眠。夢至一大府。見二人。因懇求生平祿命。二人笑不答。再叩。來年得失。其人指面前池水曰。待此水分流。君即登第也。覺以爲池水不能分流。決無中第望矣。久之。乃寤。即更名汾以符水分之兆。及試禮部。嚴父莫大於配天賦。廷試圜丘象天。皆中高選。其後召試學士院。又賦明王謹於事天。得貼館職。皆符夢中之言也。

元祐四年夏。余初至河東。一日。與郡僚旅見提刑孫亞夫。孫曰。近日府中角聲不和。邇在太守。時蒲資政方到。未幾王震待制自同復鎮蒲。七日（商翹）丁母夫人憂去。至九月中。孫復語郡官曰。角聲不和。尤甚前日。尋報蒲中行龍圖自襄移蒲。十月到官。明年春病卒。其驗如此。不知何術也。

成都譙開博稽羣書而不求榮利。簡靜沖退。好脩身之術。日游大慈寺。博訪異聞。以廣所學。久爲蜀中士大夫所稱。文同與可尤重之。目曰大慈仙。治平三年。上巳夜。有人觸其戶。開乘燭視之。一叟白纖布袍。醉寢戶外。開呼之使去。行且語曰。明年正月。蜀人當出。開意其狂醉。不以爲怪。視睡處一燒餅。一蒜帖。逐之已不見。與可取餅蒜以去。明年正月。神宗嗣位。

蜀人任玠溫如晚寓鄆州府宅。一夕。夢一山叟貽詩曰。故國路遙歸去來。玠和之曰。春風天遠望不盡。飯覺。自笑曰。吾其死乎。數日。不病而逝。

術士李某（忘其名）者。亦傳管輅執格法。晝卦影類有驗。今丞相頃嘗問之。卦影晝水邊一月。中有口。未幾除知潤州。又盧龍圖乘使占。卦影亦同。乃除知潤州。字雖不同。而其影皆符。

澠水燕談錄卷第七

歌詠 凡二十四事。

藝祖收河東。凱旋。范杲即馬進詩曰。千里版圖來浙右。一聲金鼓下河東。上愛歎不已。增秩賜章服。杲魯公質之姪。好學有文。時稱高梁柳范。謂高弁。梁周翰。柳開與杲也。

楊侍讀徽之以能詩聞於祖宗朝。太宗知其名。索其所著。以百篇獻上。卒章曰。少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太宗和賜。且語近臣曰。徽之文雅可尚。操履端正。拜禮部侍郎。選十聯寫於御屏。梁周翰之詩曰。誰似金鑾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風。江行云。犬吠竹籬沽酒客。鶴隨苔岸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迥樓高易斷魂。塞上云。戍樓煙自直。戰地雨長腥。嘉陽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峽。帶雨雲歸越嶲州。哭江爲云。廢宅寒塘水。荒墳宿草煙。元夜云。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僧舍云。偶題巖石雲生筆。閑繞庭松露濕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老。落殘桐葉雨聲寒。

王元之謫黃州。宰相不悅。交親無敢私見。惟竇元賓握手泣言於閤門曰。天使公屢出。豈非命耶。士大夫高之。元之以詩謝之云。惟有南宮竇員外。爲予垂淚閤門前。又見湘山野錄。

元之初知制誥。上疏營徐鉉。貶商州。召入爲學士。坐辨孝章皇后不實。謫滁州。復召知制誥。撰太祖實錄

卅。坐輕誣謫黃州。作三黜賦以自述。時蘇易簡知舉。適放榜。奏曰。禹偁翰苑名儒。今將全榜諸生送於郊。上可其奏。諸生別。元之口占一絕付狀元孫何曰。爲我多謝蘇易簡云。綵衍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谷鶯。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諸尙翔門生。延傅系二老堂詩話力辨此事之妄並李觀之

楊文公初爲光祿丞。太宗頗愛其才。一日。後苑賞花。宴詞臣。公不得預。以詩貽諸館閣曰。聞戴宮花滿鬢紅。上林絲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諸公不敢匿。以詩進呈。上詰有司所以不召。左右以未貼職例不得預。即命直集賢院。免謝令預晚宴。時以爲榮。

唐韓吏部序侯喜、劉師服與道士軒轅彌明石鼎聯句。其事頗怪。彌明之詞。相繼邃甚。世以謂非神則仙。殆非人思所能到。孫漢公以爲皆退之辭也。蓋以其詞多譏刺。嫌爲人所知。故假以神其事。

夏文莊公竦初侍其父監通州狼山鹽場。渡口詩曰。渡口人稀黯翠煙。登臨尤喜夕陽天。殘雲右倚維揚樹。遠水南回建業船。山引亂猿啼古寺。電驅甘雨過閑田。季鷹死後無歸客。江上鱸魚不直錢。時年十七。後之題詩。無出其右。識者以謂甘雨過閑田。雖有爲霖之志。而終無濟物之澤。

陳文惠公堯佐。端拱元年程宿下及第。同年二十八人。時公兄弟俱未仕。父省華尙爲小官。家極貧。魏野以詩賀之曰。放入少處先登第。衆族貧時已受官。

王文正公曾、李文定公迪。咸平中、景德間、相繼狀元及第。其後更踐政府。及罷相鎭靑。又爲交承。故文正送文定移鎭兗海詩。有錦標奪得相繼。金鼎調時亦踐更之句。又云。井土兒童君再見。會稽章綬我偏榮。蓋文定再鎭兗。而靑社文正鄉里也。

慶歷中。歐陽文忠公謫守滁州。有琅琊幽谷。山川奇麗。鳴泉飛瀑。聲若環佩。公臨聽忘歸。僧智仙作亭其上。公刻石爲記以遺州人。旣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聞而往遊。其山水秀絕。以琴寫其聲。爲醉翁吟。蓋宮聲三疊。後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遺遵。并爲醉翁引以敍其事。然調不主聲。爲知琴者所惜。後三十餘年。公薨。遵亦歿。其後廬山道人崔閑。遵客也。妙於琴理。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於東坡居士子瞻。以補其闕。然後聲詞皆備。遂爲琴中絕妙。好事者爭傳。其詞曰。琅然淸圓誰彈。響空山無言。惟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簣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弦。第二恐泛聲闋曲 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同巔。水有時而回淵。思翁無歲年。翁今爲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兩三弦。方其補詞。閑爲弦其聲。居士倚爲詞。頃刻而就。無所點竄。遵之子爲比丘。號本覺眞禪師。居士書以與之云。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詞。而與琴會。此必有眞同者矣。

海陵西溪鹽場。初文靖公嘗官于此。手植牡丹一本。有詩刻石。後范文正公亦嘗臨蒞。復題一絕。陽和不擇地。海角亦逢春。憶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後人以二公詩筆故。題詠極多。而花亦爲人貴重。護以朱欄。不忍採折。歲久茂盛。枝覆數丈。每花開數百朶。爲海濱之奇觀。

范魯公之孫令孫有學術。登甲科。人以公輔器之。王魏公且妻以息女。令孫嘗爲登覽詩曰。孤雲不爲雨。

書日和歸山。論者以謂不及進用之兆。令孫官止右正言。年未五十卒。士大夫哀而惜之。

青州布衣張在少能文。尤精於詩。奇蹇不遇。老死場屋。嘗題興龍寺老柏院詩云。南鄰北舍牡丹開。年少尋芳日幾回。惟有君家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大爲人傳誦。文潞公皇祐中鎮青。詣老柏樹。訪在所題。字已漫滅。公惜其不傳。爲大字書於西廊之壁。後三十餘年。當元豐癸亥。東平畢仲甫將叔見公於洛下。公爾其時。嘗往觀。畢至青。訪其故處。壁已圮毀不可得。爲刻于天宮石柱。又刊其故所題之處。

蘇子美慶歷末謫居結蘇。以詩自放。一日觀魚滄浪亭。有詩云。我嗟不及遊魚樂。盧作人間半世人。識者以爲不祥。未幾果卒。年四十一。士大夫嗟惜之。

濮人杜默師雄少有逸才。尤長於歌篇。師卑石守道。作三豪詩以遺之。稱默爲歌豪。石曼卿詩豪。永叔文豪。而永叔亦有詩曰。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久不第。落魄不調。不謹名節。嘗以私干歐陽公。公稍異之。默怨憤作桃花詩以諷。由是士大夫薄其爲人。

鄭毅夫詩格飄放。晚年爲雨詩曰。老火燒空未肯休。忽教快雨破新秋。晚雲濃淡白日下。只在楚江南岸頭。未幾自杭移青。道病。泊舟高郵亭下乃卒。是何自識之明。

趙文度青州人。名抱太祖諱上字。清泰三年進士第六人及第。能詩。有觀光集傳於世。頗有佳句。嘗爲劉崇幕客。及崇僭位。拜僞相。後與翰不和。出守嵐州。及太祖征河東。文度以城歸國。拜華州節度使。後因郊禮移鎮耀州。有詩寄其鄉人云。聖主恩偏九族親。翠油紅旆出關來。鄉中父老如相問。十五年前趙秀才。予姑之夫晉卿文度孫也。其詩尚在。

石曼卿天聖寶元間以歌詩豪於一時。嘗於平陽作代意寄師魯一篇。詞意深美。曰。十年一夢花空委。依舊山河指桃李。鵰鞍北去驚西飛。高樓日日春風裏。眉黛石州山對起。鳴渡淚落妝如洗。汾河不斷水南流。天色無情淡如水。曼卿死後。故人關詠夢曼卿曰。延年平生作詩多矣。獨嘗自以爲代平陽一首。最爲得意。而世人罕稱之。能令予此詩盛傳於世。在永昔關。詠覺。增廣其詞爲曲。度以迷仙引。於是人爭歌之。他日復夢曼卿謝寫。詠字永言。

李淑守鄭州。題周少主陵曰。弄相牽車晚鼓傳。不知門外倒戈回。荒墳斷壠纔三尺。剛道房陵半仗來。時陳文惠堯。淑奉詔爲集誌。淑嘗堯佐好爲小詩。謂有奇句。陳之諸子請易之。淑不從。乃言其詩謗太祖。落淑侍讀學士。

祥符中。有劉偁者。久困銓調。爲陝州司法參軍。廉慎至貧。及罷官。無以爲歸計。貿所乘馬辦裝。跨驢以歸。魏野以詩贈行云。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乘馬去騎驢。未幾。眞宗祀汾陰。過陝。詔徵野赴行在。野避不奉詔。上遣中使就野家索其所著。得贈偁詩。上歎賞久之。語宰臣曰。小官中有廉貧如此者。使召之。偁方爲江南幕吏。至以爲京官。知青州博興縣。後有旌除。上曰。得如劉偁者可矣。未數年而遷主客郎中三司戶部郎官。眞宗之獎拔廉吏如此。然由野一詩發之也。

濮人李植成伯與張耀馮功師徂徠石守道。爲門人高弟。歐陽文忠贈徂徠詩云。當耀最高弟。羇游各名

科。成伯名常。嘉祐中。詔舉天下行義之士。發遣謁闕。成伯首被此舉。詔書方下而卒。士大夫惜之。時馮功居曹南城。前卒數日以詩寄馮功。其末句云。野堂吹落讀殘書。馮功怪其語不祥。頗往訪之。未至濮。成伯已卒。野堂、成伯讀書堂也。

王元之在翰林。太宗恩遇極厚。嘗侍燕瓊林。獨召至御榻顧問。帝語宰相曰。王某文章獨步當代。異日垂名不朽。元之有詩云。瓊林侍游宴。金口獨褒揚。

范文正公未免乳褓其父。隨母嫁淄州長白山朱氏。既冠。文章過人。一試爲南宮第一人。遂擢第。仕宦四十年。晚鎮青。西望故居纔百餘里。以詩寄其鄉人曰。長白一峯孤。登臨三紀餘。百花春滿地。二麥雨隨車。鼓吹前過道。煙霞指舊廬。鄉人莫相羨。教子苦詩書。

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州館中。有題子瞻老人行於壁者。開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大蘇小集。子瞻才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芸叟題其後曰。誰題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兒問大蘇。

書畫凡十一章。

唐劉忠州晏重脩禹廟碑。崔巨文。段季展書。劉當世顯人。所記撰及書碑者宜皆知名士。矧巨之文。季展之書。有過人者。而其名不著於世何也。景祐中。周膳部越爲三門發運判官。始以墨本傳京師。趙書爲當時所重。以是季展書亦爲人所愛。其後屯田左員外瑾慮其刓闕。搨字以覆其碑。而模刻於他石以廣其傳焉。季展書刻石者少。有洛祠記、多心經。不著姓氏。驗其筆畫。亦季展書也。

太宗朝有王著學右軍書。深得其法。侍書翰林。帝聽政之餘。留心筆札。數遣內侍持書示著。著對如初。或詢其意。著曰。書固佳矣。若遽稱善。恐帝不復用意。其後帝筆法精絕。超越前古。世以爲由著之規益也。

營丘李成字咸熙。磊落不羈。喜酒善琴。好爲歌詩。尤妙畫山水。周樞密使王朴與之友善。爲召至京。將以處士薦之。會朴卒。乾德中。陳守大司農衛融以鄉里之舊。延之郡齋。日恣飲。竟死於泗。子覺仕至國子博士直史館。贈成爲光祿寺丞。葬於淺俗之魏陵。朱翰長白爲之誌。成畫平遠寒林。前人所未嘗爲。氣韻清潤。煙林清曠。筆勢頗脫墨法。精絕。高妙入神。古今一人。眞畫家百世師也。雖昔王維、李思訓之徒。亦不可同日而語。其後燕貴、翟院深、許道寧輩。咸僅得一體。語全則遠矣。考白所作成誌。則成未嘗仕。而歐陽文忠公以爲成仕至尚書郎。按白與成同時人。又與成子瑩並列史館。其所紀宜不妄。不知文忠公何以據也。正當以誌爲定。

翟院深營丘人。師李成。山水頗得其體。一日。府宴張樂。院深將擊鼓爲節。忽停鼓仰望。鼓聲不續。左右驚愕。太守召問之。對曰。適樂作次。有孤雁橫飛。淡佇可愛。竊欲圖寫。凝思久之。不知鼓聲之失節也。太守笑而釋之。

北都臨清縣北王舍僧寺東一古殿。皆吳生畫佛像。旁有題記。類褚河南筆法。國朝已來。奉使大遼者。道出寺下。例往觀之。題名府板。或剔取一二像。今且盡。

歐陽文忠公文章道義。天下宗師。凡世俗所嗜。一無留意。獨好古石刻。自岐陽石鼓、岱山、鄒嶧之篆。下及

漢、魏已來碑刻、山崖川谷、荒林破塚、莫不皆取、以爲集古錄、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撮其大要、列爲目錄、并載可以正史學之闕謬者以傳後學、跋尾多公自題、復爲之序、請蔡君謨書之、眞一代絕筆也、公之守亳也、余正蒙城歸、得得閱之、

玉堂北壁有毘陵蕭羽畫水、波濤若動、見者駭目、歲久其下稍壞、學士蘇易簡受命知亳、將入南宮、語學士韓丕、擇名筆完補之、丕呼圬者、墁其下、以朱爛護之、蘇出院、以是恨惜不已、

陳文惠公善八分書、變古之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重、而筆力勁健、能爲方丈字、謂之堆墨、目爲八分、凡天下名山勝處、碑刻題榜、多公親踏、世或效之、皆莫能及、

祥符中、丁晉公出典金陵、眞宗以袁安臥雪圖賜之、眞古妙手、或言周昉筆、亦莫可辯、至金陵、擇城之西南隅嘶絕之地、建賞心亭、中設巨屏、畫圖其上、遂爲金陵奇觀、歲久、顏失褪、縑素敗裂、稍爲好事者竊去、嘉祐中、王君玉出守郡、首詣觀之、惜其剽取已盡、嗟之尤久、作詩題其旁云、昔人已化遼天鶴、往事難尋臥雪圖、

皇祐中、仁宗命待詔高克明摹畫三朝聖迹一百事、人物纔寸餘、宮殿山川車駕儀衛威具、詔學士李淑等羅次序贊爲十卷、曰三朝訓鑑圖、鏤板印賜大臣宗室、

保塞軍東北數里曰路暢、一小寺殿後照壁、舊有畫水、世傳張僧繇筆、勢若搖動、眞名手也、熙寧中、地震壁壞、好事者或取二三段藏去、今無復可見矣、

澠水燕談錄卷第八

事誌凡三十六事、

開寶中、平嶺表、擇廣州內臣聰慧者數十人於教坊習樂、名鼓吹部、故曰雲韶部、內寶則用之、太平興國中、擇軍中善樂者名曰引龍直、遊幸騎而導駕、後曰鈞容直、取鈞天之義也、

太宗朝、府州折御卿貢馬特異、格不甚高、而日行千里、口旁有碧紋如雲霞、因目曰碧雲霞、上征太原、往來乘之、上下山嶺、如履平地、上則屈前足、下則屈後足、上下如坐安輿、不知登降高下之勞、國人供芻粟或少倦、則嘶鳴奮躍、蹄齧不已、此尤異他馬也、上崩、悲鳴不食、骨立、人不忍視、眞宗遣從藝觀至永熙陵乃斃、詔與橐花犬同坎瘞、又見澠山經錄、

洛陽至京六驛、舊未嘗進花、李文定公留守、始以花進、歲差府校一人乘驛馬晝夜馳至京師、所進止姚黃魏紫三四朶、用棗葉實籠中、錯羅上下、使馬不動搖、亦所以御日氣、又以蠟封花蔕、可數日不落、至今歲貢不絕、

朐山有花類海棠而枝長、花尤密、惜其不香無子、既開、繁麗裊娜、如曳錦帶、故淮南人以錦帶目之、王元之以其名俚、命之曰海仙、有詩曰、春恨窈窕教無子、天爲妖嬈不與香、又曰、錦帶爲名卑且俗、爲君呼作海仙花、

蔡公貶死雷州、喪還、過荊南公安縣、民懷公德、以竹插地挂物爲祭焚之、後生筍成林、以爲神、因爲公立祠、目其竹爲相公竹、王樂道爲記刊石、奉承之、有詩曰、已枯斷竹鈎私被、既沒賢公帝念深、仆木偃禾如不起、至今誰識大忠心、

蔡公初及第、知歸州巴東縣、手植雙柏於庭、至今民愛之、以比甘棠、謂之蔡公柏焉、

南唐後主、留心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三物爲天下之冠、自李氏之亡、龍尾石不復出、嘉祐中、校理錢仙芝知歙州、訪得其所、乃大溪也、李氏常患溪不可入、斷其流、使由他道、李氏亡、居民苦其溪之回遠、導之如昔、石乃絕、仙芝移溪、還故道、石乃復出、遂與端溪並行、

前陽蔡君謨嘗評李廷珪墨、能削木墜地中、經月不壞、李超易水人、唐末、與其子廷珪亡至歙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留居、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珪或爲邦、珪弟廷寶、男承宴、承安、男乂用、皆有聞易水、江南又有朱君德、柴詢、柴成務、李文遠、張遇、陳贊、著名當時、其制有劍脊圓餅拙墨、進貢墨、供堂墨、其面多作龍紋、其幕有宣府字、或止云宣、或著姓氏、或別州府、今人閒已少傳者、仁宗嘉祐中宴近臣于殿、嘗以墨賜之、其文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諸君承賜者、皆雙脊龍樣、尤爲佳品、

咸平中、陳文惠爲官、潮州、時州人張氏溯于江邊、爲鰐魚食之、公曰、昔韓吏部以文投惡溪、鰐魚爲吏部遠徙、今鰐魚既食人、則不可赦矣、乃命吏督漁者網而得之、鳴鼓告其罪、戮之於市、圖其形爲之贊、至今多傳之、鰐大者數丈、或玄黃、或蒼白色、似龍而無角、類蛇而有足、睜目利齒、見者駭之、卵出山谷間、大率爲鵰者十二三、其餘或爲鼉、爲龜也、喜食人畜、其食必以尾卷去、如象任鼻也、

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所謂匿空旁出者也、解符中、眞宗祀汾、駐畢沸中、車駕臨觀、賜名廣孝泉、并以名其坊、御製贊紀之、蒲濱河、地鹵泉鹹、獨此井甘美、世以爲異、

亳州法相禪院矮檜、高纔數尺、偃亞蟠屈、枝葉繁茂、不可圖狀、唐大中年李待價石記云、圓蓋三丈餘、距今又百餘年、廣袤五六丈、爲一郡之珍玩、士人目其寺曰矮桧、眞宗祀老子、嘗駐其下、今御榻尚在、故陸子履詩云、先臯玉座親臨地、故老於今猶泫然、

建茶盛於江南、近歲制作尤精、龍鳳團茶最爲上品、一斤八餅、庭歷中、蔡君謨爲福建運使、始造小團以充歲貢、一斤二十餅、所謂上品龍茶者也、仁宗尤所珍惜、雖宰臣未嘗輒賜、惟郊禮致齋之夕、兩府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翦金爲龍鳳花貼其上、八人分蓄之、以爲奇玩、不敢自試、有嘉客出而傳玩、歐陽文忠公云、茶爲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也、庶帖中、小團初出時也、今小團易幾何、毛知此多貴耶、

通州狼山廣教寺、在唐爲慈航院、在江中山上、昔人有詩云、飛來鷲嶺、化作寶陀山、前後乃江海相接處、舟出二山間、水湍礙石、率多覆溺、昔有僧率其徒操楫以護之、舟無觸石之患、故有慈航之名、近年江水南徙、山之前後皆陸田、後人又有詩云、昔年船底浪、今日馬蹄痕、皆紀實也、

慶曆四年、貝州卒王則據城叛、詔明鎬加討、久無功、參知政事文彥博薦行、仁宗欣然遣之、且曰、貝字加文爲敗、卿必擒則矣、未逾月而捷報聞、詔拜平章事、由赦河北、改貝州爲恩州、

揚州后土廟有花一株，潔白可愛，歲久木大而花繁，俗曰瓊花，不知實何木也。世以爲天下無之，惟此一株，孫覿使訪之，山中甚多，但叢苦樵斧野燒，故未不得大而花不能發，不爲人貴，孫傷之，作詩曰：可憐遐地產，常化燎原灰。近年京師亦有之，或云乃李文饒所賦玉蕊花也。

長安故都多古碑石，唐祐初，莊獻太后遣中使建塔城中，時姜遵知永興，盡力於塔材，洪唐公鄉寇石，十亡八九。楊大年戲苑敍五行德金石厄事，宋有國百餘年，長安碑刻再厄矣，惜哉惜哉。

契丹國產毘狸，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爲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國主之膳，自公卿下，不可得而嘗。常以羊乳飼之，頃年，嘗使昏攜至京，烹以進御，今朝臣奉使其國者，皆得食之，然中國人亦不嗜其味也。

唐李衛公云，維州得之土蕃，號曰無憂城，景祐中，或以其與灌州名相亂，鄭謹文字，率多往來住滯，乞改其名，仁宗曰，此足以威西戎，乃改曰威州也。

淄州淄川縣梓桐山石門澗有石曰青金，色青黑相雜，其文如銅屑，或云即自然銅也，理細密，范文正公早居長白山，往來于此，嘗見其石，皇祐末，公知青，遣石工取以爲硯，極發墨，順類歙石，今東方人多用之，或曰范公石，然不耐久，久則不免斷裂。

青州城西南皆山，中有祥水，限爲二城，先時跨水植柱爲橋，每至六七月間，山水暴漲，水與柱鬬，率常壞橋，州以爲患，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會得平城廢卒有智思，疊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數十相貫，架爲飛橋，無柱，至今五十餘年，橋不壞，慶歷中，陳希亮守宿，以汴橋壞，率官捐官舟害人，乃命法青州所作飛橋，至今汾汴皆飛橋，爲往來之利，俗曰虹橋。

慶歷中，洪州江岸崩，得謝朓譔并齎宋海陵王墓銘石，朓文固奇，而書亦有法，類鍾繇書，石入沈括家十餘年，後爲夏元昭匿之，今不知所在。

皇祐中，范文正公鎮青，與龍圖會西南洋溪中有醴泉湧出，公構一亭泉上，刻石記之，其後青人思公之德，目之曰范公泉，環泉古木蒙密，塵迹不到，去市廛才數百步，而如在深山中，自是幽人逸客，往往賦詩鳴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瓏，珍禽上下，真物外之遊，似非人間世也，歐陽文忠公、劉翰林貫父及諸名公多賦詩，刻石，而文忠公及張焉功、蘇耆卿篆石榜之亭中，最爲管丘佳處，元祐中，青守以其地與王氏爲水磑，稍復完葺。

華陽楊褒好古博物，家雖貧，尤好書畫奇玩，充實中廚，家姬數人，布裙糲食，而歌舞絕妙，故歐陽公贈之詩云：三脚木牀坐調曲，羞言褒之貧也。褒皇祐中宿華州西溪寺，夜闌燈滅，於牖中見光煜然，旦起視之，石也，詢寺僧，云西溪華下最勝處，邪僻寡集之地，故以此石鎮肉耳，至夜，褒移至別地，光復在焉，意其龜玉，因求得之，發至都下，使玉工視之，以爲然，剖之得玉徑數寸，溫潤純美，光采粲然，工人驚之曰，至寶也，今王府中未有其比，會朝廷求良玉琢鎮國寶，褒因獻之，遂爲鎮國華州軍額，朝廷以名與褒同，乃改曰鎮流軍，此亦異也。余叔父博士爲華州幕官，故知其詳，或以爲褒所獻琢爲芹璧，未知孰是。

洛陽牡丹，歲久蠹蟲，則花開稍小，園戶以硫黃納其穴，蟲死，復盛大，其園戶相妬，則以烏賊魚骨刺花樹

枝皮中，花必死，藍牡丹忌此魚耳。

司馬溫公既居洛，每對客賦詩談文，或投壺以娛賓，公以舊格不合禮意，更定新格，以爲傾邪險詖，不足爲善，而舊圖反爲奇筭，多與之算，如倚竿帶劍之類，今皆廢其算以罰之，顛倒反覆，惡之大者，柰何以爲上，如倒中之類，今當盡廢壺中算以明逆順，大底以精密者爲上，偶中者爲下，使夫用機巧幸者無所措手，此足以見公之志，雖嬉戲之間，亦不忘於正也。

唐彥猷清簡寡慾，不與世務爲意，公退居一室，翛然終日，默坐，惟吟詩隨書，烹茶試墨，以此度日，嘉祐中，守青社，得紅絲石於黑山，琢以爲硯，其理紅黃相參，文如林木，或如月暈，或如山峯，或如雲霧花卉，石自有膏潤，浮泛異色，覆之以匣，數日不乾，彥猷作硯錄品爲第一，以爲自得此石，端溪龍尾，皆遜不復視矣。

秦武公作羽陽宮，在鳳翔寶雞縣界，歲久不可究知其處，元祐六年正月，直縣門之東百步，后民權氏濬池得古銅瓦五皆破，獨一瓦完，面徑四寸四分，瓦面隱起四字曰羽陽千歲，篆字隨勢爲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陽舊址也，其地北負高原，南臨渭水，前對華峯，形勢雄壯，真勝地也，武公之初年，距今千有七百八十八年矣，武功游景叔方總秦鳳刑獄，摹刊於石，置之岐陽憲臺之瑞豐亭，以貽好事者。

李謀浦太祖朝名將也，在汾晉二十餘年，大小百餘戰，未嘗少衂，每巡邊，老幼望邦，呼以爲父，晚治第於遵德坊中，爲小園，購花木竹石植之，蒙興朝士大夫游，久之，以從弟謀昇女適皇子陳王，貧無以資用，賣於宋延偃，後其子正爲通事舍人，侍太宗，問曰，聞父力邊三十年，止餘一第，忍屬它姓，正具所以對，太宗御遣中使出內府錢付延偃贖還，王再偁作記，美其事名二亭曰克家，肯搆宰相舉士安而下及謀名公賦詩，紀述自成一編。

秀州祥符院僧智和，嘗一古琴，瑟徽碧文，細石爲軫，商劉云琴徽碧石細紋軫，製作精巧，音韻清越，中刊李陽冰篆三十九字，其略云，南溟夷島產木名，伽陀羅，文縝如銀屑，其堅如石，遂用作此，沈括筆談，朱長文琴譜著此琴即唐相汴公李勉所製，響泉之名，見李勉傳，元祐末，和死，州將以其琴匣送尚書禮部符太常帳管，好事者時時鼓之。

錢塘沈振舊一琴名冰清，腹有晉陵子銘云，卓哉斯器，樂惟至正，音清韻古，月澄風勁，三餘神爽，泛絕機靜，雪夜敲冰，霜天聚螢，陰陽濟威，否臧前鑑，人其審之，豈獨知政，嘗大歷三年三月三日上巳，錢郡皆氏斲，鳳沼內書，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脩，士雄記，摩極清實，山在陳璽與名知琴，少在錢塘，從振借琴彈，酷愛之，後三十年，聖與官太常，會振姪述鬻冰清索百千不售，未幾，述卒，其妻得二十千鬻於僧清道，轉落于太一道士楊英，久之，聖與以五十千購得，極珍祕之，或以晉陵子杜牧之道號，篆法類李義山筆，亦莫可辨，又不知士雄何人也。

釋晉明，齊州人，久止蠡島，晚遊五臺，得風疾，眉髮俱墮，百骸腐潰，哀號苦楚，人不忍聞，忽有異人教服長松，明不識之，復告云，長松長右松下，取根飼之，皮色齊芘，三五寸，味微苦，類人參，清香可愛，無毒，服之盡人，兼解諸蠱毒，明採服不旬日，髮復生，顏貌如故，今并代明士人多以長松參、甘草、山藥爲湯，殊佳，然本

草及諸方奇故不著。獨釋恩祥作清涼傳始敍之。然失於怪誕。

元祐中。上元。觀幸迎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以先聖爲戲。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時嘗有爲此戲者。詔斥去之。今聖君宴臨羣臣。豈宜尙容有此。詔付檢官留于理。或曰。此細事。何足言。孔曰。非爾所知。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樂道。而賤伎乃爾褻慢。縱而不治。豈不累聖德乎。聞者漸蓋歎服。

椰子生安南及海外諸國。木如櫻桃。大者高百餘尺。花白。如千葉芙蓉。一本花不過數十朵。實不過三五顆。其大如斗。至老差小。外有黃色毛。刻 軟皮。中有殼。正類棺槨。故有人爲詩云。百果之中爾最珍。棺槨應是汝玄孫。沈佺期亦有題椰子詩云。露生雖胡首。圓實棺槨身。殼止有二穴。芽出穴中。殼內類羅蔽。皮味苦。肉極甘脆。蠻人甚珍之。中有漿。大者一二升。蠻人謂之椰子酒。飲之得醉。交州記以爲漿者是也。治消渴。塗髮髮立黑。皮煮汁止血。漿吐逆。肉益氣生風。

蜀雖阻劍州之險。而郡縣無城池之固。民性懦弱。俗尙文學。而世以爲蜀人好亂。殊不知公孫述及劉闢、王建、孟知祥輩。率非土人。皆以豪雄乘中國多事。盜據一方耳。本朝王小波、李順、王均輩。嘯聚西蜀。蓋朝廷初平孟氏。蜀之帑藏。盡歸京師。其後冒利者爭述功利。鬻博易務。禁私市。商賈不行。蜀民不足。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族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者附之。益衆。向使無加賦之苦。得循良撫綏之。安有此亂。古人云。與其富聚斂之臣。寧盜臣。聚斂之爲害如此。可不戒哉。均則本神衍本校。蓋趙延順怨鈐轄

犀之類不一。生葛管之內及交趾者。角紋如麻實。理燥。少溫潤。來自舶上。生大食者。文如棗葉。理潤而緻。

刻 光采徹瑩。甚類犬鼻。若刳以膏。甚有花紋。而尤異者曰通天犀。或如日星。或如雲月。或如葩花。或如山水。或成飛走。或成龍魚。或成神仙。或成宮殿。至有衣冠眉目杖履。毛羽鱗角完具。若繪畫然。爲世所貴。其價不貲。莫知其所以然也。或以爲犀愛一物。玩之久。則物形潛入角中。是又不可以理推者。其紋有正插者。有倒插者。有腰鼓插者。其類不一。方其角未解也。雖海人亦未知其爲異也。故波斯以象牙爲白暗。犀角爲黑暗。以其難別識也。犀之有通天花紋者。自顧其影則怖。嘗飲濁水。不欲照見其角也。海人之取犀也。多於山麓植木。如列羊棧。久則木朽。犀前足短。北則依木而立。朽折犀倒。不能自立。因格殺之。犀歲久亦退角。培土埋瘞。海人偵知。以木角易取之。西域謂犀爲竭伽。角爲毗沙擊。言一角也。

棚三變。景祐末登進士第。少有俊才。尤精樂章。後以疾更名永。字耆卿。是祐中。久困選調。入內都知史某愛其才而憐其潦倒。會教坊進新曲醉蓬萊。時司天臺奏老人星見。史乘仁宗之悅。以耆卿應制。耆卿方蹙進用。欣然走筆。甚自得意。詞名醉蓬萊慢。比進呈。上見首有漸字。色若不悅。讀至宸遊鳳輦何處。乃與御製眞宗挽詞暗合。上惨然。又讀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擲之於地。永自此不復進用。

澠水燕談錄卷第九

雜錄凡三十六事。

唐太宗問一行世數。羅師製棄子格進之。棄子言二十世李也。當時士大夫宴集皆爲之。其後有柴氏、趙氏。其格不一。蜀人以紅鵝格爲貴。禁中則以花蟲爲宗。近世職方員外郎曹谷損益舊本。撰落數新格。尤爲詳密。其法用隨骰子六隻。犀牙師子十事。自盆帖而下。分十五門。門各有說。凡名彩二百二十七。逸彩二百四十七。總四百七十四彩。余家有其格。而世無能爲者。

周顯德中。許京城民居起樓閣。大將軍周景威先於宋門內臨汴水建樓十三間。世宗嘉之。以手詔奬諭。景威雖奉詔。實所以規利也。今所謂十三間樓子者是也。景威子瑩。國初爲樞密使。

陶穀姓唐。唐宰相苟公儉之後。相彥謙有詩名。號鹿門先生。穀避晉祖名改陶。後歷事累朝。不復還本姓。士大夫譏之。

劉鋹據嶺南。置兵八千人。專以採珠爲事。目曰媚川都。每以石礪其足。入海至五七百尺。溺而死者相屬也。久之。珠璣充積內庫。所居殿宇。梁棟榱桷。率以珠爲飾。彩極華麗。及王師入城。一火而盡。藝祖廢媚川都。蹤其北者爲軍。老者放歸田里。仍詔百姓不得以採珠爲業。於是俗知務農矣。

建隆中。南都一夕星殞如雨點。或大或小。光彩煜然。未至地而滅。景祐初。忻州夜中星殞極多。明日視之

皆石。間今析民猶有蓄之。乃知公羊傳以雨星不及地而復。其說得之。左氏以如雨而言與雨偕、非也。

幽薊八州陷北虜幾二百年。其間英主賢臣。欲圖收復。功垂成而輒廢者三矣。此豪傑之士。每每深嗟而痛惜。初。周世宗既下關南。欲乘勝遂攻幽州。將行。夜中疾作。乃止。藝祖貯財別庫。欲畢攻取。會上仙。乃寢。柳仲塗守寧邊、今博野也。結客白萬穗。使說其酋豪將納質定脅。以爲內應。掩其不備。疾趨直取幽州。會仲塗易地而罷。河朔之人。速今爲憾。

閩初有王彥升者。本市井販繒人。及北從軍。累立戰功。至防禦使。性極殘忍。俘獲戎人。則盡酒宴飲。引佩刀以手捉其耳。對客咀嚼。徐引巵酒。戎人血流被面。彥升笑語自若。前後噉數十百人。亦可怪也。

開寶中。鄧陵許永爲邢州鹿縣尉。自言七十五歲。其父璵年九十九。長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七。藝祖召璵問唐季事。對尤詳。賜以衣幣鞍馬。父子俱享福壽。世罕有也。

盧丞相多遜謫死朱崖。旅殯海上。天慶觀道士縣惟一夜聞窗外有人讀書。審其聲韻。有類多遜。明日有詩題窗外曰。南斗微茫北斗明。喜聞窗下讀書聲。孤魂千里不歸去。辜負洛陽花滿城。筆迹亦類之。明年歸葬洛。此說得之孫巨源。而楊文公云。其子全扶柩歸葬江陵佛舍。與此不同。未知孰是。姑兩錄之。

高麗、海外諸夷中最好儒學。祖宗以來。數有貴客貢士登第者。自天聖後。數十年不通中國。熙寧四年。始復遣使偕貢。因泉州黃愼者爲向道。將由四明登岸。比至。爲海風飄至通州海門縣新港。先以狀致通州謝太守云。欲并梅以乘槎。初離下國。指桃源而迷路。誤到仙鄉。詞甚切當。使臣御事民官侍郎金第與同行朴寅亮詩尤精。如酒州龜山寺詩云。門傳客棹洪濤急。竹下僧茶白日閒。等閒中土士人亦稱之。寅亮嘗爲其國詞臣。以罪廢。久之。從金第使中國。盧多遜南遷朱崖。途次。祠一山店。店媼聚止和淑。頗能談京華事。盧訪之。媼不知爲盧也。曰。家故汴都。累代仕族。一子事州縣。盧相公。遜法治一事。子不能率。經竄南方。別方周歲。盡室治喪。獨殘老軀流落居此。意有所待。盧相欺上罔下。倚勢害物。天道昭昭。行當南竄。未亡閒庶見於此。以快宿憾爾。因號呼泣下。盧不待食。促駕而去。

陳堯咨善射。百發百中。世以爲神。常自號曰小由基。及守荊南回。其母偶夫人問汝典郡有何異政。堯咨云。荊南當要衝。日有宴集。堯咨每以弓矢爲樂。坐客罔不歎服。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一夫之伎。豈汝先人志邪。杖之。碎其金魚。

晉德中。汾州有神祠。凡民所禱者。神必親享。盃盤悉空。遠近奔赴。蓋狐穴神座下。通寢殿下。複門牆。人莫得窺。羣狐自穴出分享肴醴。王公嗣宗雅負剛正。及鎮汾州。乃騎兵挾矢、驅獵犬、投薪穴中。縱火焚之。羣狐奔逸。擒殺悉盡。鞭殺祝背。徙其家。毀其祠。妖狐遂絕。初公在長安也。極疏神山人放之短。好事者有詩云。終南隱士聲猶歇。郟士妖狐巢空空。二事俱輸王太守。聖朝方信有英雄。

楊光遠之叛青州也。有孫中令名其居開城中。族人在州西別墅。城閉既久。內外隔絕。食且盡。舉族愁歎。有畜犬彷徨其側。有頃。思中令因嗥曰。爾能爲我至莊取米邪。犬搖尾應之。至夜。銜一布囊。并筒繫犬背上。犬即出水竇出。至莊嗚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筒視之。令負米還。投曉入城。如此數月。比至城開。孫氏闔門數十口獨得不餒。孫氏愈愛畜之。後數年。葬於別墅之南。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公師民。刻石表其墓。曰。盛犬誌。

仁宗天縱多能。尤精醫學。凡宮殿門觀。多命飛白題牓。勳賢神道。率賜篆蟠首。王曾之碑曰旌賢。寇準曰旌忠。李迪曰遺直。安殊曰醫學。丁度曰崇儒。王旦曰全德。元老文彥博父子曰教忠積慶。李用和曰親賢。范仲淹曰褒賢。曹利用曰旌功。呂夷簡曰懷忠。張士遜曰蕩德。狄青曰旌忠元勳。其餘不可悉記。或云。初。王子融守河中。模唐明皇題裴耀卿碑額獻之。仁宗乃賜文正碑曰旌賢。大臣碑額賜篆。蓋始於此。其后英廟、神考、亦屢有賜者。

祥符初。王旭知潁州。因歲飢。出廩發貸民。約蠶熟、一千輸一絲。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爲便。今行於天下。於歲首給之。謂之和買絹。或曰預買。始於旭也。

江州王捷少商江淮間。咸平初。遇一人於南唐逆旅。衣道士服。儀狀奇俊。屢見之。授以黃金柄。仍付以神劍。且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泄。後佯狂叫呼上饒市中。配流嶺南。逃歸京。謁登聞鼓自陳。上召與語。悅之。命之官。更名中正。寓居中官劉承珪家。珪上言數聞中正與人語。聲如童子。云我司命眞君也。中正祈禱神武大將軍廉州團練使。常以奧金銀獻上。以助國費。卒贈嶺南節度使。世謂之燒金王先生。建祠永興院。至今御府猶有中正所獻金及鐵劍焉。

直史館孫公奭文學敢事。有聞於時。而風性剛褊。以別白賢不肖爲事。天聖中。連守數郡。暇日接僚吏。殊不喜談朝廷除授。亦未嘗覽除目。每得邸吏報狀。則納懷中。不復省視。或詰其意。曰。某人不才而驟居顯官。見之令人不快爾。或譏其不廣。然其好賢嫉惡之心。亦可尚也。

曹襄悼公利用。天聖中。退朝歸私第。中衢逢狂人奪其槐笏。使印。心獨惡之。未幾。姪茵爲不法事敗。治獄者鍛成其事。茵死。公貶隨州。再貶房陵。行至襄陽。監者迫自盡。天下冤之。

平原劉永錫。天聖末。以虞曹外郎知千乘縣。一日與門生對食。永錫以餕頭食畜犬。生曰。犬蹠食人食。古人所譏。況珍味耶。犬不食。瞋視之以去。數日。不知所在。一夕。犬至抱門關下。將入。生起視之。知其將害己。卷衾詐作人臥狀上。升榻以避之。犬入登牀噬之。覺非人。吼怒出戶。擲尾作聲。移刻而死。今夫衣士人衣冠。首鼠貴游門下。以獵哺啜。嗟來不愧。曾斯犬之不若也。

慶曆中。皇叔燕王元儼薨。仁宗追悼尤深。詔有司擇位號之尤尊美者以追榮之。乃持廟天策大將軍。非常典也。王性嚴毅。威望著於天下。士民識與不識。呼之曰。公大王。犬戎尤憚之。

李尚書公擇少讀書于廬山五老峯白石菴之僧舍。書幾萬卷。公擇既去。思以遺後之學者。不欲獨有其書。乃寫于僧舍。其後山中之人思之。目其居云李氏藏書山房。而子瞻爲之記。

江陰軍北距大江。地僻。鮮過客。無將迎之煩。所隸一縣。公事絕少。通州南狙江。東北濱海。士大夫罕至。居民以魚鹽自給。不爲盜。訟稀事簡。仕宦二州者。最爲優逸。故謂江陰爲兩浙道院。通州爲淮南道院。

舊說虎有威。遇人百步之外。咆哮作聲。以威懾人。人或不懼。虎反畏而去。故虎不食醉人。小兒不知懼。則虎畏而不食。蘇子由作孟德傳。以爲德禁卒。既逃不顧死。見虎不爲動。引耳而去。

廣擢字大珍。後梁宗室。爲青州刺史。有惠愛。篤信于民。及死。民爲立祠千乘縣西。相與謚曰信公。嘉祐中。祠字頹敝。主廟者賈天恩。老伶也。有王乂者。金家青州也。幼苦痛寒汗不洽。病腰不能行。僕而弔。且十年。一旦人夾之。遂愈。天恩教之曰。第云信公召語。能爲吾脩廟。則便爾腰伸。諾之。腰即伸。于是遠近聞之。湊奔。爭施錢帛。以新廟貌。踰年。得錢數千緡。功未卒而二人爭錢相毆。事稍聞。施者因不復來。

熙寧八年。淮西大飢。人相食。朝廷遣近臣安撫同監司賑濟。而措置乖戾。不能副朝廷愛養元元之意。安撫先檄郡縣以厚朴燒荳爲開飢民胃口。提刑司督諸郡多造紙襖爲衣。而又得稻田居之。安撫可無慮矣。聞者大慚。朝廷知之。重行降黜。（此條中有脫文。）

陳議大夫崔頌。博學君子人也。性有疑疾。防閑閨門。過於嚴密。坊者塗室。以帛幕其目。恐竊視其私也。與夫羅灰扃戶殆不遠。

陳亞少卿嘗齊數千卷。名書數十軸。平生之所寶者。晚年退居有華亭鶴唳。怪石一株尤奇峭。與異花數十本列植於所居。爲詩以戒子孫。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皆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亞死未幾。皆散落民間矣。

小閣有燒殘餘燼。淚成痕。衙鼓破黃昏之語。或以爲黃昏不當燭已見賊。解者曰。此草廬寓宿者之論。殊不知貴侯戚里。洞房密室。深邃窈窕。有不待夜而張燭者矣。

士大夫筵饌。率以餘飫。或在水飯之前。予近頃河中府蒲左丞會。初坐即食羅生餘飫。予莫問之。蒲笑曰。世謂餘飫爲頭食。宜爲羣品之先可知矣。意其唐末五代亂離之際。失其次第。久抑下列。顛倒輿論。乘復坐客皆大笑。

王承衍尚秦國寶肅大長公主。至曾孫師約又尚惠和公主。子植又選尚惠國公主。昔漢竇氏一門三公主。於時親戚功臣莫與比。唐薛儼與其子鏞（南齊書作鏞。）相繼尚睿宗明皇女。獨稱唐薛氏。而尚三公主又父子相繼。惟王氏一門。

江南一縣。郊外古寺。地僻山險。邑人罕至。僧徒久苦不足。一日有僧游方至其寺。告于主僧。且將興之。謀所以懽人耳目者。寺有五百羅漢。擇一貌類已者。其衣。頂其笠。策其杖。入縣削髮。誤爲刀傷其頂。解衣帶白藥傅之。留杖爲質。約至寺將遣千錢。削者遂所以得杖說。相與見主僧更異之。開羅漢堂門鎖。處疑坐榻。如久不湖者。視之。此羅漢衣笠皆所見者。頂有傷處。血漬藥俾如昔。前有一千貫古錢。皆且朽。因其數異之。傳聞遠近。施者日至。寺因大盛。數年。其徒有爭財者。其謀稍泄。得之外氏。

元豐中。高麗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張中以詩送之。寅亮答詩。序有花面蹙吹。愧鄰婦青脣之歎。桑間陋曲。經鄙人白雪之音之語。有司勁中小官不當外交夷狄。奏上。神宗顯左右青脣何事。皆不能對。乃以問趙元老。元老奏不經之語。不敢以聞。神宗再諭之。元老誦太平廣記云。有視鄰夫見其婦吹火。贈詩云。

吹火朱脣斂。添薪玉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霧中花。其婦告其夫曰。君豈不能學也。夫曰。汝宮吹火。吾亦效之。夫乃爲詩云。吹火青脣斂。添薪黑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月邊蛾。元老之強記如此。雖怪僻小說。無不該覽。

國初襲唐末士風。舉子見先達先通牋刺。謂之請見。既與之見。他日再投啟事。謂之溫卷。或先達以書謝。或有稱舉。即別裁啟事委曲敍謝。更求一見。當時舉子之於先達者。其禮如此之恭。近歲舉子不復行此禮。而亦鮮有上官延譽後進者。

錢鏐之據錢塘也。子駿。鏐鍾愛之。謔謂駿爲癡。杭人爲諱之。乃稱茄爲落蘇。楊行密之據淮陽。淮人避其名。以蜜爲蜂糖。尤見淮浙之音誤也。以蜜爲蜜。以蜜爲密。良可咍也。

熙寧中。淮西連歲蝗旱。居民艱食。通泰農田中生菊被野。飢民得以採食。元豐中。青淄蒙飢。山中及平地皆生白麪。白石如灰而膩。民有得數十斛。以少麪同和爲湯餅可食。大濟之絕。二事頗異。皆所目見。

灑水燕談錄卷第十

譏謔凡二十三事。

國初。將軍王景咸皆守邢州。使臣王班衙命至郡。景咸宴之。坐中厲聲曰。請王班滿飲。景咸以爲官也。左右曰。王班姓名也。景咸大慚。責左右爾輩何不先教我。坐中大噱。

國初。孟崇義精禮學。著三禮圖上之。盛行於世。詔給于國子監講堂。郭忠恕嘗謂其姓曰。近貴全爲膽。舉龍即作聲。雖然三簡耳。終是未爲聰。崇義曰。僕不能詩。聊以一聯奉酬。勿笑有三耳。猶勝畜二心。其敏而善謔。亦可嘉也。

寇萊公與張洎同爲給事中。公年少氣銳。嘗爲庭雅詩玩張洎曰。少年挾彈何狂逸。不用金丸用蠟丸。譏洎在金陵圍城中嘗爲其主作詔納蠟丸追上江救兵也。

陳文惠善八分書。點畫肥重。自是一體。世謂之堆墨書。尤嗜施之題榜。鎮鄭州日。府宴伶人戲以一幅大紙濃墨塗之。當中以粉筆點四點。問之何字也。曰。堆墨書田字。文惠大哂。

丞相王公之夫人鄭氏。奉佛至謹。臨終。囑其夫曰。即死願得落髮爲尼。及死。公湊乞賜法名師號。斂以紫方袍。王荊公之子滂少得心疾。逐其妻。荊公爲備禮嫁之。好事者戲之曰。王太祝生前嫁婦。鄭夫人死後出家。人以爲異。又工部郎中侯叔獻妻悍戾。叔獻既殂。兒女不勝其酷。詔離之。故好事者又曰。侯工部死

後休妻。

王琪、張元同在南京晏元獻公幕下。張肥大。王以大牢日之。王瘦小。張以獼猴目之。一日水程十八百里村水淺。當到府檄。張往督之。王曰。所謂八百里駁也。張曰。未若三千年精矣。元獻爲之啟齒。

劉貢父文學過人。而又滑稽善謔。知曹州日。于役書記自京還。貢父問嘗見汪學士。果有老態否。于曰。頗猶未老。而鬢已斑。貢父曰。豈非急進至然也。貢父之警辨多類此。

往年士大夫好講水利。有言欲涸梁山泊以爲農田。或詰之曰。梁山泊方鉅野澤。廣袤數百里。今若涸之。不幸秋夏之交。行潦四集。諸水並入。何以受之。貢父適在坐。徐曰。卻于泊之傍鑿一池。大小正同。則可受其水矣。坐中皆絕倒。言者大慚沮。

穎上常喪前處士以行義爲士大夫所推。近臣屢薦之。朝廷命之官。不起。歐陽公晚治第于穎。久參政柄。將乞身以去。顧未得謝。而思穎之心日切。嘗有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難。後公既還政。而處士被召赴闕。爲天章閣待制。日奉朝請。有輕薄子改公詩以戲之曰。卻笑汝陰歐少保。新來處士聽朝難。

歐陽文忠公不喜釋氏。士有談佛書者。必正色視之。而公之幼子小字和尚。或問公既不喜佛。拚浮屠。而以和尚名子何也。公曰。所以賤之也。如今人家以牛驢名小兒耳。問者大笑。且伏公之辨也。

馮吉瀛玉道之子少學能文。而輕佻善謔。尤精胡琴。嘗因家會命彈胡琴。曲終。賜之束帛以辱之。吉致帛于項。以左手抱琴。右手按膝。如伶人拜起。舉家大笑。終以浮薄不登清近。仕皇朝終少列。

頃有秉政者。深被眷倚。言事無不從。一日御宴。教坊雜劇爲小商。自稱姓趙。名氏。負以瓦瓿賣沙糖。逡巡故人。喜而拜之。伸足誤踏瓿頭。倒糖流于地。小商彈指歎息曰。甜來你即溜也。怎奈何。左右皆笑。俚語以王姓爲甜采。

胡祕監旦舉冠一時。而輕躁喜況人。其在西掖也。嘗草江仲甫升使額誥詞云。歸馬華山之陽。朕雖無愧。放牛桃林之野。汝實有功。蓋江小字芒兒。俚語以牧羊爲芒兒。胡又嘗行巨璫誥詞云。以爾久淹禁署。克慎行藏。由是諸豎切齒。范應辰爲大理評事。且畫一布袋。中藏一弓者以遺范。題云。袋裏貧士也。

劉敞貢父、王汾彥祖同在館閣。皆好談謔。一日。劉謁王曰。君故賜章服。故致賀爾。王曰。未嘗受命。旦早聞閤門傳報。君但詢之。王密使人詢之閤門。乃是有旨諸王墳得用紅泥塗之爾。

貢父晚苦風疾。鬢眉皆落。鼻梁且斷。一日。與子瞻數人小酌。各引古人語相戲。子瞻戲貢父云。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壯士兮守鼻梁。座中大噱。貢父恨恨不已。貢父晚年鼻既斷。爛。日疑死亡。客戲之云。顏淵、子路微服同出。市中逢孔子。惶怖求避。忽見一塔。相與匿于塔後。孔子既過。顏子曰。此何塔也。曰。所謂避孔子塔也。

有張獻岡者。應舉久不第。好嘲戲。以王年推恩得三班奉職。以詩寄其妻云。吾今爲奉職。子莫怨悲孤。

往歲有丞相幾于位者。有無名子嘲之。時出厚賞購捕造謗。或疑張洛山人爲之。捕送府。府尹詰之。詩云。

某乃于都下三十餘年。但生而爲十七字詩謔錢以餬口。安敢嘲大臣。縱使某爲。安能如此著題。府尹大笑遣去。

張文寶、永州人。博學有文。從子仲達以詩一軸示文寶。自衒。鬱鬱詩最爲得意。云。滄浪最深處。鱸魚初得時。文寶云。更宜雕琢。仲達云。如何雕琢。文寶云。詩固佳矣。但鬱鬱腳太長爾。仲達服服。

子瞻通判錢塘。嘗權領州事。新太守將至。營妓陳狀請以年乞出籍從良。公即判曰。五月京兆。判狀不雅。九尾野狐。從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藝爲一州之最。聞之亦陳狀乞嫁。惜其去。判云。蓋周南之化。此意雖可嘉。奚蹇北之羣。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善謔如此。

廟臨學士魁偉好談兵。館中戲謂之廟將軍。一日。同館諸公遊景德寺。至寺前柏木下。雨驟作。頗戲同舍林希曰。南中林學士。柏下顧將軍。諸公大噱。以爲精對。

熙寧中。學士以字解相上。或向貢父曰。曾得字學新說否。貢父曰。字有三牛爲犇字。三鹿爲麤字。竊以牛爲麤而行緩。非善奔者。鹿善奔而體瘦。非麤大者。欲二字相易。庶各會其意。聞者大笑。

予元豐元年調博州高唐縣令。時黃夷仲廉爲監察御史。予往別焉。夷仲口占一絕句見謔云。高唐不是那高唐。風物由來各異鄉。若向此中來夢雨。只應愁殺楚襄王。蓋謂河朔風土人物之質樸也。

荆國王文公以多聞博學爲世宗師。當世學者。得出其門下者。自以爲榮。一被稱與。往往名重天下。公之治經。尤尚解字。末流務多新奇。浸成穿鑿。朝廷患之。詔學者兼用舊傳注。不專治新經。禁援引字解。于是學者皆棄所學。至于著書以誠公之學者。且謂稱公門人。故公聖爲撫州人。今日江湖後學者人人皆是門生。傳士林。及後、詔公配享神廟。贈官并賜碑。學者復治新經。用字解。昔從學者。稍稍復稱公門人。有無名子改芸叟詞云。人人卻道是門生。

湘水燕談錄跋

湘水燕談錄。自商氏稗海殘缺本行於世。海內不見全書久矣。此帙出自明正德間白沙賈氏。吳郡趙氏常常又以宋刻相足末卷。詳具李北苑跋中。惜先兆一門尚有缺葉。未能符自序三百六十餘事之數。渤內殿弄家。有以完本見貽。俾補一簣之虧。則造福於古人。尤不淺矣。通介叟鮑廷博謹白。

東園叢說

李如篪撰

東園叢說三卷。舊本題宋李如篪撰。如篪始末未詳。據卷首紹興壬子自序。則括蒼人。時爲桐鄉丞。正德崇德縣志載宋李如篪字季龐。崇德人。少游上庠。博學能文。著有東園叢說。樂書行世。晚以特科官桐鄉丞。人名書名仕履並合。當即其人也。其書各家不著錄。莫考其所自來。下卷雜說中所作初夏詩。及其父獻喜口號三首。爲自來錄宋詩者所未及。又此書自序作於壬子。爲紹興元年。周庭筠刊書跋作於甲寅。爲紹興三年。而所載時事一條。記紹興六年。楊么李成事。檢校一條。記紹興二十四年。秦塤登第事。以少收來一條。記紹興三十一年。淮西失守事。并有稱高宗廟號者。則書當成於孝宗時。年月殊不相應。且語孟說一門。語孟合稱。不似南宋初語。所辨北辰不動一條。與明陳士元論語類考之說同。似乎曾見集注。故有此說。亦不似朱子以前語。其天文歷數說。謂今之渾天。實蓋天之法。亦似歐邏巴書既入中國之語。朱以前即推步之家。未明此理。無論儒生。或近時好事者。因如篪書名。摭拾舊文。益以所見。僞爲此帙歟。今但就其書而論。如春秋行夏時一條。謂以建子爲周正月。乃左氏之失。不知左氏周人。記他事或失之誣。至於本朝正朔。則婦豎皆知。左氏不容有誤。詩亡春秋作一條。謂孔子所聞所見之世無詩。不知株林夏南詩。有姓名。不能移之東遷前也。召公不說一條。謂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召公嘗北面而事之。則撰信明堂位之謬。況左傳其處者爲劉氏一條。疑邱明先知。又疑其附會。則未考此句爲漢儒增入。孔穎達正義已有明文。然如解上用三驅。引周官大司馬立表爲證。解坤六五爻。駁程傳女媧武氏之非。解說卦生蓍。列揚雄產蓍之誤。解繫辭太極生兩儀爲生蓍之法。引左傳楚有句瀆漳濜雍澨遠濟諸地。證三澨非水名。解明晰爲后妃求淑女。引崔靈恩三禮義宗。證縮酒用茅之義。以及考究易之八法。及六日七分之說。推算絳縣人甲子之數。皆典核不苟於經義。頗爲有裨。故雖顯有可疑。而其書可採。亦姑存之。以備參訂焉。

序

僕頃年僻居語兒之東鄉。既無進取之望。又不能營治資產。日與樵漁農圃者處。蔬菜飯糗。安分循理。亦足以自樂。時時披閱文集。省記舊聞。隨手筆之。遂成卷帙。其間經史子集。天文地理曆數之說。無不有之。目之曰東園叢說。好古博雅君子覽之者。殆有取焉。紹興壬子三月下浣。桐鄉丞括蒼李如篪自序。

東園先生李君。少游上庠。博學多聞。與紹興諸慰皆友善。平時上下論議。出入經傳。爾言往行。靡不識錄。庭筠來主桐鄉。密邇南廡。暇日授以得倩未見之願。謹輟俸以梓諸梓。貽於學者。亦有助云。紹興甲寅正月。建安周庭筠敬書。

東園叢說總目

卷上
春秋說八條
易說十一條
書說八條
三禮說十二條
詩說十條
左傳說十一條
卷中
語孟說十八條
天文歷數說六條
卷下
雜說三十二條

東園叢說卷上

宋　李如篪撰

春秋說

春秋行夏之時

夏正月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者，各用其月爲歲首也。建寅則稱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是建寅則稱正月也。建丑則稱十有二月，書云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是建丑則稱十有二月也。建子則稱一月，書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是建子則稱一月也。一月者，謂是歲首，稍變於夏商而謂之一月，其實十有一月也。詩稱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謂十一月十二月，至言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皆據夏正而言也。嗟我婦子，曰爲改歲，以見此月歲終，十一月歲首也。以是考之，三王之歲首，惟夏正建寅稱正月，二代疑或建丑，或建子，初不稱爲正月。秦漢間，雖用亥月爲歲首，只稱冬十月，亦不稱爲正月。孔子作春秋，將立一王之法，以夏正得天，春秋之法，行夏之時，蓋以周正紀事，而以春王正月揭於其首，其實則冬十有一月也。不然，豈得以十一月而強指爲春正月哉。只緣左氏不曉聖人垂法之意，遂斥言元年春王周正月，後儒因是相沿，遂云商用建丑爲正月，周用建子爲正月，使春秋行夏時，立法貽後之意，晦而不彰，左氏之失也。

詩亡然後作春秋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說者皆謂黍離之詩降於國風、是詩亡非也、孔子采詩、國風雖頗各從其體、初無變改、方敢在其間也、按周召分陝之時、則家已有天下、淵源美后妃之德、王者之事也、爲其是風體、故謂之國風、得於陝之東者爲召南、得於陝之西者爲召南、豳七月鴟鴞、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道之艱難、與夫東山之作、及周公遭變之詩、亦同在國風、亦以其在風體故也、但國風之中、有正有變、是以明政之得失、時之盛衰也、黍離之詩、所謂變風者也、不列之國風、將何以處之、處之雅乎、處之頌乎、皆所不可、故列於國風、而非所謂降也、不然則二南豳風、俱謂之降可乎、且如大雅、版蕩召旻之類、雖周室大壞、無綱紀文章、其體是大雅、只當列之於大雅之中、又可降之於風耶、故知黍離之作、國風、其體是風而非降也、然則孟子所謂詩亡者何也、蓋嘗考之國風之詩、如鄭莊衛宣齊桓秦穆晉昭獻之類、皆孔子所刪之世、所作雖變風居多、亦本於人情、而止乎禮義、先王之澤未泯也、孔子所盟與見之世、亦安得無詩、國風無見焉者、正乎禮義者無有也、此孟子所謂迹熄而詩亡者也、非謂黍離列於國風而云也、然則春秋何以始乎隱、蓋親黍離雖作於平王之時、而其鄙褻之嘆、陳王爲之也、其他輯平王者、如行役無期、慶不撫民、而屯戍於母家、凶年饑饉、室家相棄之事、亦衰世之常、春秋雖爲是而作哉、逮桓王之立、諸侯背叛、王師傷敗、如左氏所謂周鄭交質、取溫之麥、倘猶可言、至於鄭師以取成周之禾、甚至於射王中肩、則諸侯蔑視周室、無復有王矣、王者威柄自此絕矣、垣王之立、皆當隱公即位之三年、故春秋自此而始、爲無王而作明矣、若以東遷之後、王政之失、始於平王、而春秋作、則當自忠公始、而不當始於隱公也、杜預以爲隱公讓國之賢君、故春秋以爲始、非也、聖人亦立一王之法、豈以讓國之一節、而爲春秋之始哉、

春秋感麟而作

孔子嘗語子夏曰、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宗予、又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麟鳳之至、與河洛之出圖書、乃上天休嘉之應、有明王者出、然後見也、孔子大聖人也、必有明王者出、然後其志可得而伸、而其道可得而行、河不出圖、鳳鳥不至、孔子蓋傷無明王者作、其事業終不得有見於當世也、至哀公之西狩、麟偶見獲、孔子反袂拭面而歎曰、胡爲而來哉、蓋傷明王之不作、己志之不伸、而麟至之無從也、且謂其道不行於當世、要必垂之於後代、於是作春秋、垂一王之法、若曰後世有明王者作、必將舉而措之、以其嘗感麟而作、故至於獲麟而止、志在春秋者如斯而已矣、其書既存一王之法、則其施設之所寓、言者無非天子之事、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正謂定天下之事、成天下之業、皆天子之事、非孔子欲身爲天子之事也、李厚作春秋總要序、見孟子有此說、遂云、孔子以天下之事爲己任、殊不知孔子只是思得明王、以行所蘊、既終不可得、於是作春秋、見諸行事、以明己志耳、豈可以匹夫欲以天子之事爲己任哉、如先儒黜周王魯之說、孔子素王、邱明素臣之說、皆不明夫子作經之旨、

黜周王魯

春秋成周宣榭火、公羊傳曰、新周也、黜周王魯之說、蓋啟於此、新周者、蓋謂王者必存二王之後、周有天下、則宋杞爲二王之後、今王魯、則以周宋備二王之後、是新周而故宋也、其說從此濫觴、又見黍離之詩、列於國風、而魯僖之頌、又繼周頌之後、王魯之說、遂得援以爲證、惟深識之士、則知聖經之作、皆自有意義也、

天王狩於河陽

左傳云、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蓋舊論之、周自宣王會諸侯於東都之後、天子未嘗有巡狩、以朝諸侯之事、由東遷而來、亦未嘗有諸侯朝王之舉、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天子巡狩諸侯朝王之書、蔑如也、獨僖二十八年、書天王狩於河陽、公朝於王、所書魯公之朝、則諸侯之朝可知已、天子爲巡狩之舉、諸侯卽其所而朝之、最是東周一時之美事、晉文之力也、而魯乃有不可以訓之言何哉、且明德之言、杜預以爲明晉文之德、其言是也、詳究其事、文公召王以諸侯見、初卅欲自尊大、蓋以當時周室衰微、諸侯蔑視王室、無復有宗周之念者、晉文欲率諸侯朝周、以明上下之分、又力所未及、兼之若有備、去其兵車以人、然後可、苟不能去、又使天子何以自安、使天子出狩、因率諸侯以見之、其意甚美、其謀甚婉矣、春秋正色而書之、無少貶焉、所謂譎而不正者、元不在此、若以爲貶、則以錫命之失、遂削去天字、君乃爲臣之所召、而反稱天王何也、直書天王狩於河陽、又魯公朝於王所、辭無所貶、聖人之意可知矣、春秋集解、亦當明此意、後之釋春秋者、皆不能到也、

齊人來歸衛俘

左氏傳經文云、齊人來歸衛俘、公穀經文皆曰、齊人來歸衛寶、按書稱俘厥寶、寶、衛俘衛寶、其實一也、但以俘爲寶、則掠取分受之罪不彰也、當以左氏經文爲是、

盟於召陵盟於袁婁

孔子作春秋、與奪之意、昭然可見、如齊威公伐楚、屈完之詞未服、師次于陘、楚人懼、使屈完來盟於師、夫楚人來盟、則其心已服矣、於是退師召陵、而與之盟、示不迫而強之也、其仁恕之心、待楚之禮、可謂兩盡矣、故春秋書曰、楚子使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蓋美之也、晉郤克伐齊、敗之於鞌、進至袁婁、去臨淄纔五十里、齊人大恐、使國佐如師、晉人方且欲得蕭同叔子爲質、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至使齊人不勝其忿、無暇滅亡之恤、而有收合餘燼、背城借一之言、於是遂盟國佐於袁婁、蓋疾之也、齊威退師於澤、以盟屈完、郤克卽袁婁、以盟國佐二事、中禮違禮、觀聖人所書之文、彰彰可觀矣、

紀季紀侯

春秋書三叛人、以懲不義、皆以地出奔者、又諸侯失地者名、紀滅於齊、所書有可疑者、方齊襄修九世之憾、志乎滅紀、自取郱鄑郚之後、紀之國勢已危矣、紀季不能與紀侯死守、迺以鄙邑入附於齊、與叛人何異、春秋方且嘉而稱其字、見褒與季子仲孫同等、又且書入、若內弗受、然紀侯不能效死而弗去、至亡國、亦不言滅、又不斥其名、書紀季、則曰紀季以酅入於齊、書紀侯、則曰紀侯大去其國、何也、原其所以、蓋紀

之不能抗齊。終必見并。紀季知其不免。於是以鄒入齊。以存宗廟。且使其姑姊妹親屬。得有所歸。其以邑附齊。非以爲利也。紀侯初非以不道取滅亡。見迫於齊力。不能以身全。死守徒斃。其民無益也。於是委而去之。去其國。亦非爲身謀也。故二者之書。紀季之事。不惟異於叛臣。且取貴於春秋。紀侯之去國。不惟異於失地之君。且有大之之稱。其後齊叔姬歸於酅。則知紀之宗社。猶得存於酅者。紀季之功也。書大去其國邑。酅之宗社。猶得以存。安得與叛人并失地之君同日而語哉。予謂紀季之賢。不可望微子而存宗社。與抱祭器以歸周者。略相似。紀侯之賢。不可望太王。其不以所以養人者害人而去之。亦略相似。

易說

上用三驅失前禽

易比卦。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講易之家。解釋三驅之義。或以祭祀賓客充君之庖爲三驅。或以湯網三面爲三驅。非惟不曉三驅之義。并與一爻之義。發昧而不明矣。大三驅之義。見於周官大司馬。而說者未之詳矣。大司馬四時之田。立表者四。第一表五十步。又立一表。是第二表。去第二表一百步。又立一表。是第三表。去第三表一百步。又立一表。是第四表。車徒之圍。皆集於第一表之中。皆坐鳴鐸振鐸而作。驅逐奔驟。至第二表而止。皆坐。是一驅也。鳴鐸振鐸又作。驅逐奔驟。至第三表而止。皆坐。是再驅也。又鳴鐸振鐸而作。驅逐奔驟。至第四表而止。皆坐。是三驅也。此王者田狩三驅之義也。此卦九五取此爲言者。蓋比卦五爻皆陰。惟九五一爻是陽。又處尊位。爲羣陰之所附。是天下歸然比之者也。考其象。則坤爲輿。衆陰爲徒。坎爲豕。坎之變爲離。離爲飛鳥。以車徒而逐禽豕。即有三驅之象。王用三驅失前禽者。蓋下六一爻居前。獨後於衆陰。又坎爲險。是衆陰比於九五。惟此一爻恃險而不附。以三驅之義言之。是在前途而飛去之禽也。夫禽之迎而來者順也。順則取之。背而飛去逆也。逆則舍之。夫聖人在上。天下皆比附。其間有不服者。聖王豈有強之而必欲其比附者。置之度外。從其自去而已。故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比卦上六一爻。即虞氏之三苗也。

坤六五

伊川先生解易甚明白。惟坤卦六五解得未盡。伊川云。坤雖臣道。五實尊位。臣居尊位。舜事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聖人有黃裳之戒焉。按易六五一爻。坤卦之至美。故曰。黃裳元吉。孔子釋之曰。文在中也。又於文言敷暢其義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既曰正位居體。安得有舜事女媧武氏之氣象哉。不知程氏如何發此論。

三五以變

繫辭言三五以變。錯綜其數。說者多引河圖五居中央。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之說。以爲縱橫十五是謂三五以變。三五則然。其變維何也。夫三以變者。伏羲之八卦是也。八卦之畫三。舉乾一卦言之。乾一變巽。二變離。三變坤。是三以變也。五以變者。周易重卦是也。正卦之畫六。以乾一卦言之。一變姤。二變遯。三變否。四變觀。五變剝。六變復。變第四畫爲晉。爲遊魂。七變復。變內卦三畫爲大有。爲歸魂。

遊魂歸魂。是五變之後。再變之卦。故只言五變。而不言七變。即是五以變者也。三五之變。錯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而綜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錯綜其數可知矣。

參天兩地

繫辭言參天兩地而倚數。儒者往往說得不甚切當。王弼注云。參、奇也。兩、偶也。七九爲陽。六八爲陰。奇偶是也。參兩倚數之說。則未聞也。夫數之所由起。本於五行生成者是也。夫天一生水。成於地六。地二生火。成於天七。天三生木。成於地八。地四生金。成於天九。天五生土。成於地十。故一三五七九爲陽。二四六八十爲陰。考之天之生者三。地之生者兩。天三地兩。數之所由起。故曰參天兩地。陽極於九。陰極於十。九者五三也。十者兩五也。亦得爲參天兩地。

生蓍

繫辭云。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蓋能以吉凶得失。預曉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不能與人相接。故聖人生揲蓍之法。探神明所爲吉凶得失者。以示於人。使人知有避就。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也。揚雄認錯此意。以爲聖人有以幽贊於神明而生出蓍草也。故大玄云。渾天地而產蓍。誤矣。

六者三才之道

繫辭云。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凡卦六畫。皆具三才。下二畫爲地。中二畫爲人。上二畫爲天。以乾一卦觀之。故九二曰。見龍在田。是下二畫爲地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是中二畫爲人也。九五曰。飛龍在天。是上二畫爲天也。

太極生兩儀

繫辭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後儒便以兩儀爲天地。兩儀既爲天地。而八卦中又有乾坤何也。殊不知此一段。是聖人言生蓍之法也。四十九蓍。聚而爲一者。太極也。分而爲兩者。即有陰陽二氣。是兩儀也。既分陰陽。揲之。則有老陽少陽。老陰少陰。是四象也。遇老陽。則其策三十六。遇老陰。則其策三十四。少陽。則其策三十二。少陰。則其策三十二。老陽少陽之策三十六。是九揲之數也。故九爲老陽。老陰之策三十四。是六揲之數也。故六爲老陰。少陽之數三十二。是七揲之數也。故七爲少陽。少陰之數三十二。是八揲之數也。故八爲少陰。七八九六。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安得外求其說。

易有八法

易之書。其法有八。曰貞悔。曰對變。曰反對。曰互體。曰之變。曰互應。曰納甲。曰飛伏。明此八事。可謂言易矣。凡重卦。內象爲貞。外卦爲悔。舉一卦以明之。如雲雷屯䷂坎上震下。震爲貞。坎爲悔。對變者。如乾對變則爲坤。反對者。如屯䷂坎上震下。反對爲蒙䷃艮上坎下。互體者。如屯䷂坎上震下。自第二爻至第四爻。即有坤體。自三爻至第五爻。即有艮體。是互體也。之變者。易以變爲占。揲出少陽少陰。則其爻不變。揲出老陽老陰。則其爻變。所謂變者。陽爻即變爲陰。陰

爻卽變爲陽也。以乾坤二卦舉一爻以明之。乾卦六爻皆陰☰☰乾上乾下。若第一爻揲出老陽。卽變爲姤☰☰巽上乾下。坤卦六爻皆陰☷☷坤上坤下。若第一爻揲出老陰。卽變爲復☳☷震上坤下。是爲之變也。

世應者。如乾之初九爻變陰而爲姤。則姤卦初六爲世。九四爲應。☰應☷世是爲世應。

納甲者。以六十甲子納於八卦爻中也。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巽納庚辛坎離納戊己艮兌納丙丁。列之於左。

乾。壬壬甲甲甲子。坤。癸癸癸乙乙乙未。震。庚庚庚庚庚子。巽。辛辛辛辛辛卯。巳未酉亥丑。
戌戌申午辰寅。　酉亥丑卯巳。

坎。戊戊戊戊戊子。戌戌戌戌戌申。午辰寅。　離。己己己己己巳。未酉亥丑卯。　艮。丙丙丙丙丙寅。子戌申午辰。　兌。丁丁丁丁丁未。丙亥丑卯巳。

飛伏者。如乾卦初九是甲子變爲姤卦。姤乾上巽下。巽第一爻是辛丑。是辛丑爲飛神。甲子爲伏神也。他皆倣此。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

繫辭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孔子於鬼神之事。未嘗言及。子路問事鬼神。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則曰。未知生。焉知死。至繫辭。則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夫鬼神之情狀。死生之說。舍易無以明之。而非可遽以語人者也。觀八卦之變。則鬼神死生之情狀。始終之義。昭然可覩矣。凡卦至第六爻爲游魂。精氣盡於此矣。是死而爲鬼神者也。至第七變而爲歸魂。是精氣復返。再生而爲人物矣。蓋八卦之變。皆七與正卦爲八。八卦之變。是六十四。與乾坤二卦之變以明之。圖之於左。

乾☰☰乾上乾下。乾一變爲姤☴☰巽上乾下。二變遯☰☶乾上艮下。三變否☰☷乾上坤下。四變觀☴☷巽上坤下。五變剝☶☷艮上坤下。至剝雖下五爻已變。猶有上一爻是乾。本體精氣爲物者猶在也。至六變。卻變第四爻爲陽。於卦爲晉。爲游魂。☲☷離上坤下。則乾之精氣盡矣。卦爲游魂。故曰。游魂爲變。乾之本體。全不見矣。至第七變。再變內卦三爻爲陽。於卦爲大有。爲歸魂。☲☰離上乾下。則精氣復返而爲物。乾體復見矣。

坤☷☷坤上坤下。坤一變爲復☳☷震上坤下。二變臨☱☷兌上坤下。三變泰☷☰坤上乾下。四變大壯☳☰震上乾下。五變夬☱☰兌上乾下。至夬雖下五爻已變。猶有上一爻是坤。本體神氣爲物者猶在也。至六變。卻變第四爻爲陰。於卦爲需。☵☰坎上乾下。爲游魂。則坤之精氣盡矣。卦爲游魂。故曰游魂爲變。坤之本體。全不見矣。至第七變。再變內卦三爻爲陰。于卦爲比。爲歸魂。☵☷坎上坤下。則精氣復返而爲物。坤體復見矣。震巽坎離艮兌准此。

六日七分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除震兌坎離四正之卦。二十四爻。爲二十四氣外。六十卦計三百六十爻。每一爻直一日。三百六十爲一歲之日。按一朞之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十卦三百六十爻。則不足者五日四分之一矣。於是分一日爲八十分。五日四分日之一。計四百二十分。均該於六十卦之中。每卦直六日七分。

論太元蹄嬴二贊

易六十卦。三百六十爻。不可增減。太元八十一家。七百二十九贊。亦不可增減。易以一爻直一日。三百六十爻。常朞之日。究朞之日數。則易爻少五日四分日之一。故分一日爲八十分。四日五分日之一。爲四百二十分。六十卦每卦直六日七分。而周一朞矣。太元以兩贊直一晝夜。而驗朞之日數。則元贊亦少四分日之三。當如易不於卦外增爻。計所少之數。分一日爲幾分。均該於七百二十九贊之中足矣。乃於首外增蹄嬴二贊。夫不增二贊。則所少者四分日之三。今增二贊。則多於朞之日四分日之一。此蘇先生所謂四歲而加一日。千歲之後。恐大冬之爲大夏者也。蔣永叔韶音集進卷中卻云。揚雄立兩贊。多於朞數四分日之一者。日行遲緩。常至後天。故雄多此數分。以足周天之度。歷數家固有此法。然豈有四歲加一日之理。按歷法。至七十五年始加一日也。蘇先生云。恐大冬之爲大夏。卻又不然。歷法。七十五年。日退一度。而加一日。積至二萬餘年。亦將大冬之爲大夏矣。然自上古至今日之行度。久而必差。故堯時中星至秦已差半矣。自太古至今。其差豈勝計哉。四時不至變亂者。日行自有黃道。其度雖有差。須至加日。四時初不易也。蘇先生是據冬至日在斗度。夏至日在井度。差至於井。則大冬爲大夏矣。不知自有黃道之運故也。

書說

召公不說

書云。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大聖。召公大賢。何故不相知心。而有不悅之意。詳觀君奭一篇。蓋緣召公欲避位而去。周公作此以留之。一篇之中。盛稱召公。當文武之時。輔佐二人心得契合。周家所由得天下。有無窮之休美。皆召公之力。在今日不可不成就文王光大之業。召公既疑周公而不悅。周公安可無一言以曉諭之。而頌稱其美。似非人情。周公不爲也。又召公不說。周公在居攝之時。庸或有之。今以復子明辟。同爲師保。而尚不說。必不然也。詳究其事。周公召公。當文武之世。以至於有天下。皆有大勳勞。特和武王以伐紂翦商一事。其謀決於周公。太公。則其勳名與召公不同。況又居攝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則其功又非人臣之所能爲者。其朝諸侯於明堂。召公以下。皆北面而事之。一旦復子明辟。遂同爲師保。左右成王。師保位分體敵。召公之心。有不能自安者。故欲引去。不敢與周公比肩。如是而不悅耳。豈相忌而不悅哉。蘇先生稱孔子厄於陳蔡。其子弟自能相樂。周公在位。而召公猶且不說。是周公之富貴。不若孔子之貧賤。蘇公豈不不知此一時驅駕其說以爲文耳。學者不可以爲實。

江漢朝宗於海

書曰。江漢朝宗於海。按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以其能獨赴海也。水之赴海。皆有朝宗之勢。何獨於江漢言之。且江漢合於夏口。去海尚二千餘里。卽有朝宗之說何也。當推原其意。蓋江水遡夷陵。而東至於夏口。漢水遡漢中。歷魏興上庸興勢襄陽。而南入於江。皆荊楚之境。其南當虞夏時。則爲三苗之國。以虞氏之化。而尚且弗率。逮有商之際。荊楚復爲患。故詩云。蠻荊來威。荊楚。罪人。其阻周之教。昭王南征而不復。春秋之時。荊楚僭號稱王。常爲中國病。故傳曰。有王者卽後服。無王者卽先叛。蓋其民輕剽喜亂。歷世患之。聖人

因二水合幷東趨於海。故爲朝宗之說以示訓。猶曰水尙有朝宗。人而不知尊君親上之意乎。孔穎達疏。略言及其意。而言之未詳。唐杜工部。更天寶之亂。作詩獨出於忠憤。情意甚深。而用事不苟。其詩有曰蜀水會涪萬。瞿塘爭一門。朝宗人共仰。盜賊爾誰尊。蓋用尙書江漢朝宗之義也。

和夷

書云。岷嶓旣藝。蔡蒙旅平。和夷底績。鄭氏云。和上所居之夷。和讀曰桓。其地去古旣遠。莫得而詳也。予讀寰宇志。洮州美相縣。本後周之洪和郡。周明帝武成九年。置洪和郡。屬岷州。武帝時。郡省以縣屬同和郡。同和郡卽岷州也。後魏大統十年。置岷州。以南有岷山。故以爲岷。尋改爲同和郡。郡之改和縣。有當夷廢城。唐貞觀二年。亦置當夷縣於此。書稱岷嶓旣藝。蔡蒙旅平。和夷底績。今洮岷二州之間。郡縣有同和洪和政和之稱。岷州溢樂縣。有步和川。又有當夷縣之名。名號之起有由來。又在岷嶓之間。竊意和夷之地。蓋在於此也。鄭氏之說。無所經見。非也。

湯始居亳非治亳殷

成湯所居之亳。與盤庚所治亳殷。實是兩地。成湯所居之亳。帝嚳嘗居之。帝嚳有商之祖也。故曰從先王居。盤庚所治之亳。乃亳殷之地。故曰新邑。成湯之亳。在今應天府穀熟之地。盤庚所治之亳。在今河南府偃師縣之地。諸儒多以爲一地。其實兩地也。契始封商。故國號爲商。至盤庚都亳殷。於是始有殷之稱。至高宗又遷居河北之朝歌。

洛邑

洛邑爲地之中。按史記周紀。武王有天下。已有營洛邑意。故先遷九鼎焉。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意。經營洛邑。觀召誥洛誥之書。定都之意決矣。然而竟不遷都。姑以周公君陳畢公相繼尹之。成康之世。四方無虞。太平數十年。迄無遷都之舉。推原其事。蓋緣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道德在民之久。周家雖得天下。關東之民懷商之意未泯也。三監之叛。其民有反鄙周邦之語。自非周公定之。關東之地。已非周有矣。由是姑保關中百二山河之勢。以臨制東方。遂先都洛之舉也。遷殷頑民。正如漢高祖遷齊諸田楚昭屈之類。蓋擯其強宗以杜其亂耳。

三澨

漢水過三澨。至於大別。馬融。鄭元。王肅。孔安國。咸以三澨水名也。許氏曰。澨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春秋左氏傳文公十六年。楚軍次於句澨。以伐諸庸。宣公十四年。楚令尹子越師於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戌敗吳師於雍澨。昭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于薳澨。服虔云。或謂之邑。或謂之地。南陽淯陽之間。淯水之濱。亦有南澨之稱。禮部韻注亦云。水邊土人所止。其實水際是也。究其他水際未有稱澨者。議以澨爲名。皆漢楚之地。恐是其土人以水次爲澨也。所謂三澨。竟究其所在。又按定四年。吳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陣。自小別至於大別。然則三澨與二別。皆漢水近江之間地名也。

浮磬

禹貢。泗濱浮磬。孔安國云。水中有可以爲磬。泗水中今無此石。按淮陽下邳縣西南八十里。有磬山。并朝於此取磬石。以供樂府。其山在泗水之南四十里。恐指此爲泗濱也。今在衢州亦有浮石。蓋其石傍岸而生。浮於水上。又端州細石作硯甚輕薄。土人亦謂之浮石。僕意泗濱之浮磬。亦其石輕細積密。以浮稱之耳。

三江

按禹貢於揚州言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孔安國不言三江所在。酈道元注水經。引庾仲初揚都注云。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爲三也。又禹貢言漢水東爲北江。入於海。江水東爲中江入於海。安國止云有北有中。南可知。亦不言何者爲北。何者爲中。何者爲南。兩漢郡國地理志注並云。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於海。中江出蕪湖西南。東至陽羡入海。桑欽水經亦云。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於海。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至會稽陽羡縣。入於海。酈道元曰。江水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蓋言蕪湖之江。注於太湖。遷松江以入於江也。水經注又指是水爲南江。觀三儒之說。處澤與大江。其中各有三江。據禹貢言三江旣入。震澤底定。疑者震澤中自有三江也。其言江漢之水。則曰東爲北江。東爲中江。有北有中。不應無南。是大江之中自有三江也。蓋容深究之。其實不然。禹貢於揚州之境。所謂三江者。併震澤與大江之水而言之也。予觀桑欽水經。酈道元爲之注。其言水之源流支派。至詳且悉。然二子言江漢之水。自彭蠡而下。甚有疏舛。如言北江自毗陵北界。東入於海。今大江自京口以東。至江陰爲界。屬毗陵。謂之毗陵東北入海。然也。至言中江自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羡入海。其說疏矣。按今太平州蕪湖縣。其南有水通大江。其水自蕪湖東至黃池鎭。又東至銀林。遂絶不通。自銀林十八

里。謂之東壩。有小河通溧陽宜興入太湖。故今江東諸州之運。必經由大江。東至京口。以入漕河。以歸於行林之壩故也。蓋前代蕪湖之江。常通溧陽宜興。以入於震澤。是爲南江。漢志所云陽羨。卽宜興也。宜興之水。首受蕪湖江水。遷水之南。是曰荊溪。後以江水泛溢於太湖。爲吳中之患。故爲堰以限之。則水經指蕪湖之江。以東通太湖。且謂之南江。其言亦未爲失也。蓋其水舊通太湖。遷今蘇州吳江縣之松江。東北入海。松江以入於海者是也。按吳地秦時雖併屬會稽郡。後分爲吳郡。故漢志言首受蕪湖水。東至陽羨入海。不言會稽。蓋後漢時陽羡已不屬會稽也。酈道元注水經。作於後魏之時。與桑欽之水經俱云會稽陽羨。而酈道元且謂與浙江合。豈不妄耶。又指蕪湖之水爲中江。皆不然。蕪湖之水。東至陽羨者。乃南江也。僕平常疑諸儒之言三江者。而未究其實。後爲通州酒官。自蘇州常熟縣福山登道。抵通州狼山岸。其江面遷八十里。八十里之中。其水有二道。最深而流甚急。土人謂其北者爲中洪。南者爲南洪。洪亦曰㴛。兩洪之間。皆沙夾。海船皆不可行。其可通行者。必於兩洪之中。惟小舟入水不深者。方可徑渡。予方悟三江之說。其二流在於此。幷蕪湖之江。爲通太湖。由青龍江而入海者。是爲三也。後又省劾其迹。通州狼山之東北。海門縣界。有地名三江口。又東則青龍江入海處。乃吳越春秋稱范蠡去。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然後知三江之言。實主於此。可以無疑。其實江漢之水。自夏口併入東會於彭蠡。至京口以東。漢水則分爲北江。江水則分爲中江。蕪湖之水首受大江。舊通太湖。出吳松。注於青龍江。併入大江者。是

謂南江。此所謂三江也。方三江之壅塞。震澤之水不得其所歸。而爲一方之害。三江既入。則震澤之水定矣。竊意三代之初。大江東下。江漢之水。分爲二洪。並流東注。其中蓋有斥鹵之地。以分其江城。去古既遠。日漸湮沒。遂成沙洲。至今惟見一江之中。其流有二水。深而流急耳。然大江之二洪。予以爲江漢之水。禹貢之所謂北江中江者。則今之中洪。乃北江。南洪乃中江。而北人乃以中洪南洪爲言者。實由北江之水去北岸最遠。居於水面之中。故土人指爲中洪。又居其南者。則指爲南洪。其實今之中洪。乃禹貢之漢水東爲北江者。是也。今之南洪。乃禹貢之江水東爲中江者。是也。蘇湖水。皆受大江東注震澤。自青龍併入大江之尾閭者。實爲南江。故曰。禹貢之所謂三江。併大江與震澤之水而言之也。蘇先生子瞻。嘗論三江。以豫章之水爲南江。併江漢之水爲三江。詳禹貢揚州界言三江既入。豫章亦揚州之界也。然江漢之水。自會於彭蠡之後。方曰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而豫章之水。乃今江西贛溪與鄱陽等水。會於彭蠡者也。安得援此以爲南江哉。然大江之流。水之併歸者。邵有三江。西自蜀郡而下東海者。中江也。西北自漢沔而東至夏口。而南入於大江者。北江也。西南合瀟湘澧沅之水。會於洞庭。至巴陵。西合於大江者。南江也。則荆界亦可以稱三江。但禹貢所言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據揚州之境而言。亦不得用此以爲之解也。

三禮說

月令

堯典。仲夏之月。日永星火。謂心星昏中也。至日令。仲夏之月。則昏亢中。堯典。仲冬之月。日短星昴。謂昴星昏中也。至月令。仲冬之月。則昏東壁中。考之堯典。中星與月令中星。率差半次。所以如此者。蓋緣日行遲緩。月行疾速。日之行。日行一度。月之行。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就其中日之行。又不能無毫釐之不及。故歷家率五十年而退一度。議者謂五十年爲太過。率七十五年而退一度。堯時冬至日在虛宿。故昴星昏中。至呂令二千餘歲。合退三十餘度。冬至日在南斗。故東壁昏中也。自漢而下。以迄於今。中星之差。亦可得而推也。又堯典中星。只以二十八宿爲言。至月令二十八宿之外。又指弧建二宿以爲言。蓋由二十八宿之中。井斗度最多。昏旦中星。人目所覩。春分之節。井星昏中。斗星旦中。二星其度闊。昏時井星已過西。而其實皆在井度。旦時斗星已過西。而其實猶在斗度。目之所覩。見其星已西。而指爲中星。則不能不惑。故又取二星以正昏旦也。

祭

凡祭必取少許置於器中。以祭先造飲食之神。今人謂之出身者是也。故禮云。飲食必祭。示有先也。周禮膳夫授祭品。又人君之祭器。受之膳夫也。魯語云。君祭先飯。謂侍食於君。祭則先飯而次祭他也。

喪制

禮經。五禮之中。喪禮最詳。儒者以無益於進取。講論所不及。以古人所重。因敍其略。凡死有復。有小斂。有大斂。有殯。有葬。有虞。有祔。士庶人始死。卽升屋而號曰。皐某復。若君則復於小寢大寢四郊庫門。以生時常所往處也。在道則升車而呼復者。蓋以旌招魂而欲其復。蓋愛之道耳。其旌卽謂之重。置於坐以受奠

學。及已葬反而虞祭。始爲木主。其旌則或綴諸主。或藏之。故禮曰。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其旌今世俗謂之兆。揭於竿。及置於坐者是也。始死既復。其魂已不返矣。而後浴尸。惟君用甕。蓋以香草泡湯中以浴尸也。舉夏卽用夷纏。貯冰以寒尸。周禮。凌人大喪供夷盤冰是也。既浴。楔齒。綴足。帷堂。揆諸用角柶以通飯含也。綴足謂聯綴屨屨之屬。帷堂者男女方亂。故帷堂。帷堂卽換新衣遷尸於戶內。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先斂衣。次斂衾。以絞束之。然後加冒殺。皆綿冒黼殺。大夫元冒黼殺。士緇冒赭殺。凡冒質長與手齊。蓋以韜尸也。殺者冒之下韜足者也。小斂又加覆衾斂。已徹帷。未有席。大子七日。大夫五日。士三日而大斂。大斂亦有絞紟。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者。大夫士一也。君陳衣於庭。百稱。大夫陳衣於房東五十稱。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奠於堂中。有席。天子七月而葬。大夫三月。士踰月。既葬返。日中而虞。弗忍一日離也。虞置木主用桑。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而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其變而之吉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檀弓云。豈若速速而虞者。蓋欲死者速有所依也。至祔於廟。又易虞主。周人以栗。

七廟九廟

鄭康成之說。王者親廟四。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周家七廟。后稷爲太祖。文武二祧不遷。故有七廟。王肅以爲王者親廟六。三昭三穆。與太祖廟而七。周家文武二祧不遷。其爲九廟。按商書言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自周以前。已有七廟。不緣文武二祧而七。當以王肅九廟之說爲是。

祭存三古

凡祭必存三古。郊血大饗腥。上古之禮也。體其大家牛羊。中古之禮也。實其籩豆。近古之禮也。血祭血腥。未有火化。上古之俗然也。體薦則爓湯。中古之俗然也。至於籩豆。其食物腍矣。太羹不致滋味。鹽菜則加鹽菜之屬。近古之俗也。蓋祭祀之禮。求之上古。又求之中古。又求之近古。而古今之祭。以變於鬼神。於彼乎。於此乎。庶乎或饗之也。故禮曰。郊血大饗腥。一獻爓。三獻熟。又曰。血腥爓腍祭。皆備三古而言。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則有九年之食。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據三年而餘一年之食。二十七年已有九年之食。而必三十年通計。方有九年之食者。蓋三十年本合有十年之食。緣三十年之中。有十二箇閏月。多用一年之食。故通計只有九年之食也。孔子稱必世而後仁。以國用不乏。衣食足而知榮辱。人之情也。故必待三十年而王化洽也。古者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熟。貢賦皆入。然後制國用。計一歲所入之數而四分之。用其三而舍其一。至三年又足三分。可支一年。故三年必有一年之食。九年必有三年之食。三十年之通。而有九年之食也。

七圭測景

洛陽縣。舊屬河南。今屬許州。周公測景以求地中之處也。其測景之法。蓋表八尺以立於其地。又爲

土圭長尺五寸。臥於表之北。夏至之日日正中時。表景與土圭齊。謂之地中。乃於此建王國焉。若表立於此地之南。則景長。其地多暑。立於此地之北。則景短。其地多寒。立於此地之東。則其地夕多風。立於此地之西。則其地朝多陰。周禮稱日南日北日東日西者。指陽城日景而言也。南北之景。率千里而差一寸。惟陽城之景。尺有五寸。爲地中也。

鄉遂

者古兵農一體。周家鄉遂之制。兵寓其中。近國爲鄉。爲鄉者六。郊之外爲遂。爲遂亦六。其鄉則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遂則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其兵制則五人爲伍。比與鄰之夫也。五伍爲兩。兩二十五人。閭與里之夫也。四兩爲卒。卒百人。族與酇之夫也。五卒爲旅。旅五百人。黨與鄙之夫也。五旅爲軍。軍二千五百人。州與縣之夫也。五軍爲師。師一萬二千五百人。鄉與遂之夫也。蓋鄉遂各有萬二千五百家。各有萬二千五百人。六卿率之。鄉則出征。遂則居守。魯人三郊三遂。是大國三卿也。

周家不用商聲

大司樂祭天神地祇人鬼。備宮商角徵羽四聲。不用商者。周家木德。金尅木。商金也。故不用。

大宗小宗

古者諸侯卿大夫。皆世襲。嫡子孫襲爵位。其庶子謂之別子。別子不得祭宗廟。故自別子以下。則自爲宗。別子之嫡長子。與嫡長孫相繼而下爲大宗。凡自別子出者皆宗之。不遷之宗也。禮所謂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之宗者也。其別子之庶子。則又自爲宗。卿子之長子。長孫相繼而下爲小宗。自庶子出者皆宗之。至五世則遷。禮所謂繼禰爲小宗。五世則遷之宗也。庶子爲禰。繼禰者庶子之子也。近代既無世襲。則無大宗。惟宗室則當有大宗小宗。而無其制。故蘇先生欲使天下皆行小宗繼禰之法。蓋欲聯宗族以敦親睦也。

脅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周禮醫師云。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人之身。其陽竅七。陰竅二。德陰而爲南。有疾而爲變。其事顯然而可知者也。所謂兩之以九竅之變者也。心肺肝脾腎胃大腸小腸膀胱爲九藏。其中有變。不可得而見。而其血脈之動。常觸於寸口。醫之能知者。必於人兩手臂高骨之下。用三指測候之。九藏之動。不逃於三指之下。因以決人之生死安危。和緩俞跗之流。不能舍此而已。疾也。所謂參之以九藏之動者也。

陰德陽德

大宗伯云。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所謂陰德陽德曰。陰陽者非奇耦也。蓋主愛之與顯也。漠然無朕兆之可窺者。陰德也。顯然有可驗之形者。陽德也。夫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樣。於性情者。出於天產也。是漠然無迹之可窺者也。此七情之發。不以中禮防之。則人僞勝而天理滅。故曰。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耳目口鼻手足軀體之間者。出乎地產者也。是顯然有可覩之形者也。其視聽言動。不以和樂防之。則猖狂無所不至。故曰。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發而皆中節之謂和。禮者所以制中。而樂者所以道和也。聖賢不愧屋漏。而每謹其獨。如怒不遷而過不貳。是以中禮防其內者也。步趨則有環佩之音。升車則有和鸞之節。燕饗則有聲歌。在御則有舞蹈。手舞足蹈。而非僻無自而入。是以和樂防其外者也。

詩說

周南召南

詩序稱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稱用何也。按儀禮燕歌。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鄭氏云。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周南召南。風化之本。故謂之鄉樂。蓋由房中以及朝廷燕饗。與鄉射飲酒俱用之也。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魯語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爲即與用同也。

茅茷

茅茷。韓詩直云車前。今俗人謂之蝦蟆衣者。是也。山海經則茅茷爲木云。實似李。食之宜子。生於西戎。按二字從草。安得是木。又茅茷之詩。係周南所采之詩。既生西戎。周南之地。在陝之東。其人安得而采之。因以爲詩也。

長庚

詩曰。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先儒多以爲一星。在西爲長庚。東爲啟明。非也。夫在西者昏見。在東者未明先見。是啟明居日之前。長庚居日之後。若是一星。豈應一昏旦之間。昏在日後。旦在日前之理。按五緯之中。金水二星。常隨日。長庚啟明。乃金水二星也。漢書高帝紀。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高允崔浩並以爲不然。蓋緣仲夏之月。日在東井。十月日在尾箕。金水無緣會於東井也。五星之聚。當在五月耳。

詩各有體

孔子刪詩爲三百篇。國風雅頌各從其體。而類聚之。有風體者。則列之國風。有雅體者。則列之雅。有頌體者。則列之頌。雅又分大小二雅。只言一事。如鹿鳴燕羣臣嘉賓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類。主於一事。如此之類。即謂之小雅。如烝民之詩、大明、文王之類。其文非止一事。往往廣及道德政化之本。如此之類。即謂之大雅。又有一詩而備三體者。豳風七月之詩是也。七月之詩。自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以上有風體。故爲豳風。自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以上。有雅體。故爲豳雅。自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以上。有頌體。故爲豳頌。

周家祀享通用之也。

生民元鳥

帝王之興。必有神異。不可以常理推也。司馬遷言后稷之生。由姜嫄履跡而生。契之生。由簡狄吞元鳥之卵而生。故生民之詩云。履帝武敏歆。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又曰。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

居然生子。以其生之奇異。故置之隘巷平林寒冰之地以發之。而名之曰棄。而元鳥之詩。特言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則巨人跡元鳥卵。其事不妄矣。而說者乃云。詩人所言。謂高禖從祀之時。隨帝之步武。以元鳥至之日。祀人高禖。二詩之意皆主於高禖而爲言也。夫帝王高禖之祀。特常典耳。豈惟后稷之生。與契之生獨言之。厥初詩人之作。史遷之言爲是。

我姑酌彼兕觥

卷耳詩云。陟彼高岡。我馬元黃。我姑酌彼兕觥。惟以不永傷。注云。觥、罰爵也。燕饗所以用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酬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爲樂。今人宴會。求席中人舉動言語之謬誤者。則罰酒以爲笑樂。其所由來遠矣。

用金銀爲環置指間

詩注。古者后妃羣妾以禮進御於君。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者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世俗之人。用金銀爲指環。置於指間以記事。自古有之也。

有女同車

有女同車之詩。刺鄭太子。序稱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欲以文姜妻之。齊女賢而不答。卒以無大國助。至於見逐。鄭忽失齊之援。至於失國。其事則然矣。按文姜嫁於魯威。生子同。卽魯莊公。其母文姜淫亂。爲二國患。猗嗟之詩。嘗刺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有女同車之詩。反謂齊女賢而不答何也

關雎

關雎之詩。本言后妃之德。首章言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夫關雎之爲禽。雌雄有別。以況后妃之德明矣。窈窕淑女。宜爲君子逑匹。是亦主后妃爲言也。夫窈窕淑女。既言后妃。下章又言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則所謂窈窕淑女。乃后妃之所求。似非主於后妃爲言也。既言后妃求窈窕之女。又以窈窕之女爲后妃。作詩之體不如是也。予謂首章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二句。是況后妃之德。繼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迺后妃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之義。故序稱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其意可知也。夫人君自后妃而下。夫人世婦御妻。皆人君之逑匹也。不必以好逑之文。專爲后妃也。

召伯聽訟

行露之詩云。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蓋言當時有強暴之男。侵凌貞女。爭訟至於召伯之前。其間強暴之男。初無納采問名之儀。直欲以強爭取之。其訟爲易決。譬如雀之無角。豈能穿其屋室。家之禮不講。安能強取其女。其訟爲易決也。至於強暴之男。有強委禽之類。指納采問名之事。其訟爲難明。譬如鼠實有牙。信乎可以穿屋。雖疑似難辨之跡。亦不能欺。終不女從也。此詩人所謂美召公之聽訟也。

左傳說

艮之八

揲得艮卦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五爻。並遇老陰老陽。其爻俱變。惟六二一爻得八。爲少陰不變。史氏見此一爻不變。故曰艮之隨也。圖二卦於左。

艮䷳ 艮上艮下。此一爻爲少。
隨䷐ 兌上震下。陰得八不變。

亥有二首六身

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蓋以亥字橫看。以爲算位。故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絳縣老人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蓋自其年甲子。至今甲子。四百四十有五甲子。末後一甲子。得甲子甲戌終癸未。計二十日至後甲子。尚少四十日。故曰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四百四十五甲子。總計二萬六千七百日。少四十日。則是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也。史趙士文伯之言數。與絳老所言不差。但傳文師曠言七十三年計。七十三年只當二萬六千四百八十日。尚有三百八十日。則是七十四年有奇也。考之魯叔孫惠伯會郤成子承筐之歲。正是七十四年。印文傳寫。誤以四年爲三年耳。非師曠所言之謬也。若據二萬六千六百六旬之數。七十四年當二萬六千六百四十日。尚多二十日。雖稱七十五年可也。師曠只指會於承筐之歲。計七十四年者。蓋絳老生在會於承筐年中。不必在朔旦甲子而生。不得以朔旦甲子計其年數也。

風馬牛

書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兩境相接。馬牛或有風逸。臣妾或有逋逃。越逐不復。卽起爭競之端。故費誓以此告戒。欲息爭端也。齊國邊北海。楚國邊南海。封境隔遠。雖是馬牛風逸。越逐不復之事。無緣相及。何事而兵臨其地。屈完問齊之意。蓋如此耳。杜氏注云。馬牛風逸。邊境之細事。解釋甚明。學者不照杜氏所注。多憑臆見。有云馬順風牛逆風。兩者相背。或云馬牛風逸相逐。亦不及其他。並失本意。

包茅縮酒

禹貢言包匭菁茅。蓋二物充祭祀之用。欲致其齊潔。故包而匭之也。孔安國於包茅下。注橘柚。是據厥包橘柚錫貢之文。以包爲橘柚。謬矣。夫祭祀所以必有茅者。爲欲縮酒也。蓋古之爲酒。不如近代用縑素爲袋。以取清酒。其取之也。頗簡率。必有糟粕之屬不能盡去。按周禮五齊。曰泛齊。曰醴齊。曰盎齊。曰緹齊。曰沈齊。注云。成而滓浮泛者爲泛齊。成而翕翕然白色者爲盎齊。成而滓沈者爲沈齊。三酒。曰事酒。曰昔酒。曰清酒。清酒祭祀之酒。乃沈齊也。雖名爲酒。仍有滓滀沈於其下。故當其祭祀之際。必有束茅。以酒沃其上。以去滓滀。欲其清而潔也。其說見於崔靈恩三禮義宗。今人有喪奠之者。亦束茅一截。置於盤中。裸酒必沃於茅之上。亦上古縮酒之儀制。俗人不知此。以爲使若鬼神吸之。鄭氏周禮注。亦如此說。隨矣。

先軫

晉文之霸成於城濮之戰城濮之勝成於先軫之謀合齊秦之交而使楚人不得不戰軫之謀也如使宋人賂齊秦藉之以告楚執宛春及曹伯分曹衞之田以激楚之怒齊秦之交合矣楚人不欲戰而不能矣敗楚以釋宋圍諸侯震恐其誰敢不服借使當時之謀不如是之婉楚人雖釋宋而歸不決於一戰豈能遽然號令諸國若是其速哉但其謀詭譎非仁義之兵而點數機巧有以役使與國俾強敵亦由之而不知亦可喜也

兩葵邱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又諸侯盟於葵邱杜預注戍葵邱云臨淄西注盟於葵邱云陳留外黃東有葵邱蓋兩地也京相璠云齊西五十里有葵邱蓋連稱所戍之地也寰宇誌開封府考城縣東一里有葵邱蓋所盟之地也按左傳稱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使其從妹之在公宮者爲間而弒襄公若非所戍之地近於齊都安能及婦人而爲公室之亂乎則爲臨淄西之葵邱是也又按齊威公爲葵邱之會晉獻公往會之遇宰孔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若所會之地去齊稍近安得指其遠略而有西爲此會之言哉則考城之葵邱是也陳留開封一也臨淄卽齊之所都

魚麗陣

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司馬法二十五乘爲偏蓋以車列於前以步卒伍伍相承於其次以彌縫偏之闕漏其陣非圓非方形不畫一而綴於後狀如羣魚游於水面然是爲魚麗之陣也

歌鐘二肆與其鎛磬

傳云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與其鎛磬者按周禮小胥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康成曰鐘磬編縣之十六枚而在一簨簴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蓋贈晉侯以四堵之鐘也又新築人仲叔于奚請曲縣是欲鐘磬各用一肆以僭大夫之禮也蓋天子宮縣鐘磬各四堵其形如宮諸侯軒縣鐘磬各三堵徹其一面形如軒大夫曲縣鐘磬各二堵又徹去其一方其形曲也周官名判縣士特縣鐘磬各一堵三方皆無只有其一故曰特也十六枚爲架架者是爲編鐘編磬又自有鎛磬鎛鐘隨月律而爲之制皆特縣於一架

魏絳

用兵之道要歸於廟算晉悼公之霸其功全在魏絳方無終子嘉父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悼公將勿許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服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於是和戎三駕而楚不敢與爭楚人不敢加兵於中夏者二十有五年豈非廟算之勝乎蓋不肯勞師於所棄之地蓄其勇銳以全制其人也至章邯將秦兵以臨關東關東諸雄所可盧者劉項雖項梁之軍再破猶未可以蔑視也而邯以爲楚不足慮方且左馳右驚以獵羣寇又且引兵渡河盡銳以攻鉅鹿故項救趙而邯力不能支一敗而不可復振其廟算爲何如哉

其處者爲劉氏

左氏士會自秦歸於晉秦人歸其孥其處者爲劉氏由左氏突然有此一句故漢儒推原其始謂陶唐氏之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士會之歸別族在秦者復累之故姓班固高帝贊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左史亦因之以得列學官劉漢之將有天下邱明其先知之耶抑附會而爲之說耶此一句甚異

元后

今大名府元城縣春秋僖公十四年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火土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其後翁孺自齊徙元城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士氏爲舜後土也漢火也土禁生政君其母夢月入懷年十八年詔入太子宮生成帝爲元氏漢道汙四世稱制故曰火土相乘而爲雄也揚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鹿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

東園叢說卷中

語流說

北辰

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先儒觀極星居其所而不動遂謂以德爲政者無爲而治如北辰之不動而衆星拱之也其道理則是但極星初非北辰又極星人雖不見其動亦是運轉未嘗不動也但其運轉也微人觀其旁星之轉動而不知極星之轉動耳春秋傳云心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爲大辰所謂北辰原非北極也北極與南極處天樞之中兩極相對以運轉天體北極一星道家所謂北極紫微大帝者是也紫微垣中北極之榜華蓋之下勾陳之中一星曰天皇道家所謂天皇大帝者是謂北辰星之至尊主宰萬物衆星之所拱者也其星一晝夜運轉一周亦未嘗不動又昔之考察星候者常用竹管穿壁以望極星終夜之間或在管之中或在四旁但不出管外蓋運動天樞之中其動也微耳亦不爲不動常究其所以然者蓋緣渾天之象有類於輪南北二極迺轂之兩端運於樞中者也夫車輪遠於轂則其轉也疾而彰近於轂則其轉也緩而微至於樞間轂端之轉迫而視之則見其動遠而視之則宛然不動也指北極爲北辰且謂其不動者不達於天文故也孔子所言取其居所而衆星拱之而已

執圭鞠躬如也

鄉黨曰。朝與下大夫言。如也。按鄉黨一篇。記夫子居鄉在朝廷宗廟禮儀之事也。夫公侯伯方執圭。子則執璧。孔子魯大夫。如何執圭。蓋夫子出聘他邦之事也。禮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凡大夫出聘。則奉君之瑞玉以行。若其事至然以致其敬也。魯侯爵當執信圭。夫子蓋嘗持以聘鄰國也。鄉黨之文。自執圭鞠躬如也。至私覿愉愉如也。皆言出聘異國之禮儀也。

禘自既灌而往

灌字同音者三。詩云。祼將于京。語云。禘自既灌而往。易云。觀盥而不薦。是三字者。灌與盥同義。謂以水灌洗灌爵灌手之類也。祼則以酒祼獻於神也。論語云。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者。灌爵之後。則行薦獻之禮。禘之爲禮。羣廟之主。皆至於太廟。與大祫同。君釋服之後。講大祭者二。曰禘。曰祫。其後凡五年而再祭。祫則羣廟合食。禘則主於審諦昭穆。既灌之後。薦獻之禮。其禮自上而下。魯躋僖公昭穆不正。故孔子稱不欲觀之。而不斥言其故也。或有人援易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之說。以爲既薦則精誠少懈。故孔子不欲觀既灌而往。非也。易所謂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者。謂精誠內充。不假於物。而其孚自顒若也。至於薦則其孚固非有損。假於物而有可見之迹也。若曰既灌而往則不欲觀。則所以灌者何專也。

知之次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此段說話。自來儒者解釋不甚通徹。其要旨在作字上。吾夫子當周末之時。述作者紛紛。不知惟聖賢然後可以作。如伏羲氏作易。大禹皐陶之作謨。伊尹之作訓。箕子之作洪範。皆有生知之質。明乎天人之際。故能有所作。以垂萬世之法式。末世蓋有無知見之明。而遽有所作者。虛無詭異。叢碎駁雜。且無知於天地之間。往往有之。所謂不知而作之者也。如夫子之作春秋。亦何愧於羲之易。箕之範。然夫子不以生知自居。故不以作經自任。故嘗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言。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其立言垂訓。有次於述作之事。而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其意以爲己之述作者如此。故無悖理傷道。迂闊不經之患。雖不可以匹生知之賢聖。亦可以爲知之次。與不知而作者異矣。予於此。有以見聖人退讓之意。又足以明述作之要云。

叩其兩端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此一段說話。亦學者之所難曉者。先儒釋兩端爲終始。不知有何意義。能知兩端之說。則數句格言。通徹貫串。洞然無疑者矣。夫語道之要。只是兩端眞僞是也。夫降衷之性存乎人。道德仁義得於天然者。眞也。喜怒哀樂愛惡欲之發乎人之情者。僞也。天眞不明而人僞勝。則爲小人。爲禽獸。天眞昭晰而人僞不能亂。則爲士君子。爲賢聖。孔子發簡要簡遜之言。以曉悟學者。無若此數語者矣。孔子之意若曰。我安能自有所知哉。我之所知。匹夫匹婦可以與知者也。天下之人不能知之者。以不能明其執爲天眞。執爲人僞也。二端不明。而欲知道之所存難矣。能照破兩端。而別其眞僞。雖愚鄙之夫。亦將竭盡其自然之知識。而不疑於道矣。故曰。有鄙夫問於

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空空者未有知識。而誠慤內充者也。故夫子叩以兩端。而遂能洞照。若先有知見。則又爲聰明所累。未見其能竭焉也。

子路

孔子於羣弟子中。貶駁季路甚多。季路於孔子亦有抵牾處。學者往往以此少之。僕謂孔門。自淵騫伯牛仲弓數人下。可進道者。無如季路。顏子之如愚。固與聖人心相契合。子路則有疑而未達處。不肯遽以爲是。故不能無抵牾。蓋學道到有疑處。亦甚難得者也。

微生高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註者謂。孔子言微生高之非直。是不明夫子之意者也。蓋直有正直之直。君子所尙。如易所謂直方大是也。有執直之直。君子少之。如孔子稱直哉史魚。君子哉蘧伯玉是也。微生高在當時。諒有以執直名之者。夫子見其乞鄰一事。有以知其亦能圓轉委曲。以濟人情。蓋謂其非執直者所爲也。不然。乞醯於鄰。以與人。何至得罪於君子之門哉。

畫邑

東漢注云。畫中邑名也。畫音獲。胡麥反。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畫水。因名焉。孟子去齊宿於畫。今學者相承讀爲晝夜之晝。嘗考齊地無畫邑。趙岐云。齊西南近邑也。按史記王蠋畫邑人。注云。畫齊西南近地。畫音獲。與東漢注音同。蓋讀爲畫者。俗師相承之誤也。又水經注云。臨淄西南二十五里有濁水。土人謂之宿留水。以孟子去齊嘗宿於此故也。水西有王蠋墓。

孟子

孔子之後可以傳道者。莫如孟子。孔子嘗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且如子路之行行。可謂剛強。不屈不求。可謂無欲。然亦尙有未到處。夫子以此未許。只剛之一字。所占地位甚廣。孔子所以嘆當時之未見也。孟子深明厥旨。於是有浩然之氣之說。以爲至大至剛。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是因夫子未見剛者之言而發明之也。孔子之繫易。有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深明厥旨。於是有性善之說。推原人心。其惻隱者爲仁之端。羞惡者爲義之端。辭讓者爲禮之端。是非者爲智之端。以爲天然固有之善。人生而具者。是因夫子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而發明之也。其他言與孔子契合者甚多。故曰。可以傳夫子之道者。莫如孟子也。

諸子言性

先儒嘗謂孔子之言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雖有相近之說。而不言其善惡。自孟子始有性善之說。孟子既以爲善。故荀卿以爲惡。善惡孟荀已言之矣。故楊雄以爲善惡混。善惡混楊雄既言之矣。故韓愈以爲有上中下三等。起諸子紛紛之論者。蓋自孟軻啟之。是說何其淺也。君子之語道。惟其是而已。豈宜求異而自立其說哉。殊不知孟子性善之說。蓋本於易之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說。其言當於理。眞不易之論也。荀卿之所謂惡者。是以情爲性也。楊雄之所謂善惡混者。是以習爲性也。韓愈之所謂上中下三等。是以

才爲性也。皆不明其本。明其本者。惟孟子性善之說爲至當。

瞽瞍底豫

書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號泣于旻天。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允之爲言信也。若之爲言順也。舊瞽瞍見舜純孝如此。亦爲感動而信之順之也。方在歷山之時。已能以至誠感動瞽瞍。而使之信順。象之傲慢於此。亦必少懷矣。故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夫人日與善人居。則不能不化而善。與惡人居。則不能不化而惡。況乎終日與頑嚚傲狠者。日以戕賊殺害者之爲務。雖以賢智者處於此地。豈能不爲之動心。而起忿懥之心哉。忿懥之心一萌。則至於姦矣。惟舜大孝之誠。根於天性。如眞金之在鎔。百鍊而不可變易。故能烝烝以自治。不至於姦。其于父子兄弟之間。能盡其道如此。堯又欲觀其所以處室家者。於是以二女妻之。以觀其內行。而二女果不敢恃其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蓋所謂嬪於虞者是也。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各得其所。而人道極矣。故堯舉天下而付之。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孟子之所謂底豫。卽書之所謂允若者也。蓋嘗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人倫之常道。中人皆足以服行。惟舜遭人倫之變。厥父母厥弟。不惟不慈不恭而已。日以殺舜爲快。而舜則惟盡其在己者。而不顧其在彼者。至誠所格。而瞽瞍亦爲之悅豫。三綱五常之道。至此而益明矣。至此而臻其極矣。故史稱明德自虞帝始。非爾堯以上明德不著于天下。正謂虞舜遭人倫之變。而克盡其道。使三綱五常之義。一定而不可變。謂自虞帝始。誰曰不然者。

耕者九一

井田之制。什一而徹。孟子言耕者九一何也。蓋一井之地。爲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則是九一。安得爲什一也。蓋八家於公田百畝之中。又得二畝半爲廬舍。八家共占二十畝。只爲公家耕八十畝。八家皆私百畝。爲公家耕八十畝。每家十畝。是什一也。孟子言五畝之宅者。此外保城之中。又占二畝半。冬月居之。是爲五畝之宅。

金聲玉振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知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孟子之意。蓋謂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三者力量皆得到聖人地位。曰清。曰任。曰和。俱得爲聖人之事。如射之能至者也。但三人者。各得其一。而未能兼通。惟孔子爲聖人之時。時清則清。時任則任。時和則和。如射之能至。又能巧中者也。故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謂其兼聖而全盡之也。如三人者。但力量可以到聖人地位。而未能全盡聖智之事。譬如射者能至。未能中也。始終條理者。亦樂中金聲玉振爲喻。條理二字。與清和任集大成之義。初無干涉。蓋作樂之條理。重爲古而譬爲後古以準聲今

樂。至其成則以磬聲爲準。故周禮以鼓鐘奏九夏。詩云。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是金聲爲始。而玉聲終之也。孟子取喻。若曰。金聲也者。作樂之中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作樂之中終條理也。始條理。主謂金聲以譬知之事。謂金聲有洪有殺。圓轉而善應者。故爲智之事。終條理者。主謂玉振以譬聖之事。謂玉聲有一定之體而不可易。故爲聖之事。條理二字。自主於作樂鐘磬之始終。初不指聖知爲言也。學者不明其指。遂謂始條理者是知。終條理者是聖。生出聖知終始條理諸論。不知智如何是始。聖如何是終。智之條理如何。聖之條理如何。科舉之文。穿鑿撰造。必巧爲之說。牽強可笑。

盡心

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盡心知性而知天。是知見之事。存心養性以事天。是踐履之事。

辨經傳所言天

經傳之言天有二義。有天地之天。有自然之天。夫天之與地。固有一定之名。天下有自然之理。出於有爲知見之所不能到。則歸之天。此非天地之天。蓋自然之理。不可以形迹窺而謂之天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說者便謂性出於上天之所命。夫天固主死生禍福之權。又安能以性而與人哉。苟能以性與人。賢智愚不肖。天何忖畀之不同也哉。故中庸之所謂天命之謂性。以性乃天然固有而命之於人者也。如孟子所謂知天事天。知天者謂明乎天然之理。事天者謂循乎天然之理也。

天上帝

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天與上帝爲二。伊川謂以形體言之爲天。以主宰言之爲帝。非也。后稷配天者。謂昊天上帝也。文王配上帝者。謂太微五帝感生者也。周官。大饗是祀昊天。大旅是祀五帝。周家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文王受命作周。故配感生帝。周家本德。卽是以文王配靈威仰之帝也。

天文歷數說

四遊

先儒嘗有四遊之說。謂地居天中。有升有降。或南或北。其說謂地在天之中。舊說如卵之黃者是也。自春分漸降。而又漸漸著南。至夏至極南。降而下一萬五千里。自夏至節後。卽漸升而上。又漸漸著北。至冬至極北。升而上亦一萬五千里。冬夏二至。地或南或北。升降上下於三萬里之間。故冬至地升而上者。萬五千里。又最著北。故日居於南而去天近。所以日晷至短。夏至地降而下者。萬五千里。又最著南。故日居於北而去天遠。所以日晷最長。春秋二分。地升降上下。與南北皆居中。適平在三萬里之中。日居天地上下南北之中。故日晷不長不短。其說見鄭元。不知其說自誰始。亦大費思索矣。然非至當之論也。蓋緣先儒不詳渾天之形。觀日有南有北。去地有遠有近。而晷有長有短。故爲是說。殊不知地至渾之體。安得有遠近移。而上下左右前後北南來之理哉。蓋渾天之體。其形如卵。地居其中。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周圍其外天半在地上半在地下一日運轉一周赤道帶天之枝居南北二極之中黃道斜運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在赤道內極北去赤道二十四度在赤道外極南去赤道亦二十四度日行雖曰左旋而實循黃道又有南有北冬至則極南去赤道二十四度與黃道同夏至則極北去赤道二十四度與黃道同春秋二分則當赤道與黃道所交之中南去冬至日之所在二十四度北去夏至日之所在亦二十四度二分二至或南或北進退往來於四十八度之間緣天體北高而南下南北二極相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見而不隱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常隱而不見北極出地而高南極入地而下天形北高而南下則天之中赤道之中分南北者不在人天之上而近南稍下矣由是冬至日行至黃道極南之處去地近而晷短夏至日行至黃道極北之處去地遠而晷長蓋兩極居天之樞一高一下日循黃道運於其中故冬至日行地下多而地上少夏至日行地下少而地上多此日晷長短之不齊耳明乎渾天之象則日月星辰之行與夫四序推遷之道如示諸掌四遊之論無取焉爾

地深厚之數

天體周徑以度推考之亦可以步里計惟地之深厚古人未有言其數度者予嘗冥搜而得之地准天度之數厚八度八百分度之六百四十一蓋用天輪運轉與刻漏而推之也其說斷然有不可易者非臆測牽強而云爾也蓋日入地則爲夜出地面方爲晝將昏時日已入地矣更二刻半方黑曉時日未出地面先二刻半已明用此爲旁照則地之深厚數不可逃矣夫日已入地而未黑者蓋尙在地之側而未入地下故光透上而未黑也至二刻半轉入地下而始黑矣日未出地面而先明者蓋已出地之下故光透上而先明也至二刻半而日方出於地之面矣日之出入隨天體而運轉一日一夜而一周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晝夜凡百刻百刻之中日隨天運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二刻半合轉八度八百分度之六百四十一也予嘗以此約昏旦地之厚薄少差則晝夜漏刻於二十四氣之中皆差惟是此數與歷相應

天地之形

舊說天形如卵白地形如卵黃中高而四隤予嘗深究之天形如卵是也謂如卵黃中高而四隤非也地居天上下四圍之中其形如餅北微高而南微下八度八百分度之六百四十一爲之深厚此地之眞形也夫洛陽陽城縣爲地之中若地中高四隤陽城之地當絕高於天下也而東西南北皆漸低而下望陽城若居霄漢之上矣今地惟北高南下則知中高四隤之說爲非是也或曰地有山嶽河海高下之不同烏得其平如餅殊不知以人之所覩言之其險夷萬狀安得如餅以天之高遠地之深厚言之山嶽河海之高下曾凝何也升乎宇宙之表而下視之吾見其平之如餅矣

渾蓋

說天之家有曰周髀曰宣夜曰蓋天曰渾天而歷代太史之所用者不出於渾蓋揚子雲深於天文者也其法言語蓋天則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語渾天則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

真之能一也夫蓋渾之爲用一也但蓋天之形狀如倚蓋故南方星度漸向疏闊不與近北者同又南極隱而在下當與北極相對無他位可以指定其處此其不如渾天之密也然渾天惟制器可以備列辰象不可以爲圖凡今之所謂渾天圖實蓋天之法而爲蓋天之形也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儒家解釋往往不明愚謂璣者周旋而運轉者也衡居中而不動者也璣之運轉必出人乎衡之上下以正朝夕周旋而運轉者天也居中而不動者地也以是知璿璣玉衡卽渾天也洛下閎諸公其知此矣愚以玉衡爲地則所謂地形如餅信矣此說惟深於天文者可語嘗今有張平子者僕將持是以質之

二極隱見之度

舊說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周圍七十二度內星象常見而不隱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周圍七十二度內星象常隱而不見唐志云浮海者見老人星下有星明大者甚多而不知其名所謂隱而不見者也按老人星常於二月八月見於桑榆間蓋居南極七十二度之外出乎地面之上者也北斗之星常轉著于地而復起蓋居北極七十二度之內者也夫北極高而南極下其說是矣愚嘗推究之二極之出地與人地皆不及三十六度之數其出入之度實二十四度而已何以明之北極與南極相去一百八十三度弱南極又在地下三十六度則自北極而南至地面一百四十七度南極至赤道九十一度半弱冬至之日又在赤道南二十四度三十六度又入地中冬至日中時日去地只三十一度半弱夫地面而至天中謂之天徑之十則其高九十一度今冬至之日當日中時去地僅三十一度半則冬至之日晷不能及四十刻其他時時之刻皆不能如數矣僕嘗爲天文圖南北二極隱見之數只用二十四度又計地之深厚以日人爲夜日出爲晝四序晷刻其數符合分毫不差惟歷家通曉者可以語此二十四度之說古人亦嘗言之而未詳也

月蝕衝

歷家考中星推五緯與太陰之經度皆目所能覩可以的知其在某星幾度惟太陽特可以數而推之所在欲覩其五日則小覺矣故五日爲候三候十五日其變稍著故三候爲一氣自此更六氣其變大著故六氣爲一時曰春曰夏曰秋曰冬四時具而成年凡一朞七十二候二十四氣成四時而一周天二十四氣每氣十五日共三百六十日據一朞之數當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所少者五日四分之一故分一日爲三十二分每氣管十五日七分此七分前後相通一日凡百刻分爲三十二每分管三刻八分刻之一也

東園叢說卷下

雜說

赤壁賦

東坡先生赤壁賦曰。七月既望。月出東山之上。徘徊斗牛之間。按月令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建星蓋在斗牛間。中星在斗牛。則月當在室壁間。去斗牛甚遠。秦漢至今。雖有歲差。昏旦中星不得而同。以大要言之。亦只合在危室間。無緣在斗牛。又指黃州赤壁爲周瑜敗曹公之處。皆不然。赤壁蓋在今鄂州蒲圻縣界。周瑜嘗語孫權。請兵三萬人進駐夏口。保爲將軍破之。夏口卽鄂州也。愚嘗謂宗師大儒。以傳先聖之道。立言爲書。以詔後學爲己任。至於天文地理。所謂末學初不深究也。如孟子稱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泗水蓋自竟陵鄂。徑徐至下邳而入淮。汝水亦自汝至蔡州汝陽縣。西北而入淮。二水俱入淮。而淮水東注於海。未嘗至江。孟子鄒人。去淮泗不遠。所言尙有差誤。則知大賢宗師不當責以此也。

韓信自當項羽

伊川先生語錄云。項羽韓信。司馬仲達諸葛孔明。不曾合戰。得於中原戰得幾場。方有可觀。此言蓋有爲言之也。四人在當時親見之者。且不能決其勝負。後之人按紙上語。出於臆度。遽謂孰勝孰負。一彼一此。甚無謂也。伊川之言。蓋厭後世紛紛之論也。按班固陳壽二史。所載司馬諸葛韓信項羽。委是不曾合戰。

而史遷記中壞下之役云。淮陰侯以三十萬自當之。羽敗。遷史謂之實錄。此一項最是大事。必不虛書。班書不載。亦別有說。伊川謂不曾合戰。偶有不照耳。

荀卿史遷作文之體

詩家用古人意造語。謂之脫胎。著書作文亦有之。如書云。甲子昧爽。至於商郊。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荀子則云。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壓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言壓旦於牧之野。卽昧爽至於商郊也。言鼓之而紂卒易鄉。卽前徒倒戈也。是脫胎法也。荀卿此一篇。自周公相武王以誅紂一段。其文極佳。又堯典云。釐降二女於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司馬遷史記則云。二女不敢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卽堯典嬪于虞之意。蓋將嬪于虞三字衍爲十餘字。以敷暢厥旨。亦自好也。

學者自出己見

本朝熙寧中。太子右贊善大夫吳安度。召試舍人院。考試賦。入第三等。論入第四等。止緣竹青青詩不依注解。作王芻蒿竹。遂定入第五等。因是改一官放罷。宰臣宮殿言切詳安度命意。必謂王芻蒿竹。係柔脆質。不足以與詠武公之德。注說遷就。非詩人本意也。又按史記河渠書云。淇園之竹。則知淇澳之竹。祇謂竹箭之竹也。又按陸德明釋文。青音菁。茂盛之貌。於理甚通。未爲不融題意。乞再取安度所試三題定詳。下學士院看詳。並准合格。惟詩不合自出己見。亦非純謬。於是賜安度進士出身。愚嘗謂注疏之學。執而不通之處。固多有之。前輩讀書。往往有所師承。必務遵守其說。明有所據依也。其自出己意如安度者。理致甚當。再加詳定。尙以不合自出己意爲過。自非宗工鉅儒爲世師表。有以發明經典之微旨奧義者。則不敢輕視傳注。而用其臆說。故學者有所傳授。而士風淳厚。時世日趨浮薄。學者觀書不探本源。傳注雖存。而未嘗省覽。卽用己見立說。反謂先儒所不能到。甚可嘆也。近有朝士。居常以大儒自負。一日爲儒書禮記云。儒者點句之誤。曲禮云。席東嚮西嚮。以南方爲上。南嚮北嚮。以西方爲上。且如今之屋宅面嚮北。得以西方爲上。嚮南安得以西方爲上也。面嚮西。得以南方爲上。嚮東安得以南方爲上也。元作四句點。今當作六句點。當以席東嚮西爲一句。嚮又爲一句。以南方爲上爲一句。南嚮北爲一句。嚮又爲一句。以西方爲上爲一句。是以屋宅坐東嚮西。坐南嚮北爲言。鄭俚說謬有如此者。既不詳正經之文。又不觀鄭氏之注。而用其臆說者也。殊不知經禮。非以屋嚮背爲言。蓋以席相對爲言。南嚮北嚮。則席端當自西以次而下。兩席相對。是西方爲上也。東嚮西嚮。兩席相對。則席端當自南以次而下。是南方爲上也。蓋謂賓主在坐之人。布席相嚮而坐。東嚮西嚮。則南方爲席端。南嚮北嚮。則西方爲席端。經文先以席一字揭於其上。故鄭氏以布席席端爲解。可謂尤當矣。如朝士之說。良由讀書鹵莽。而又果於自用故也。予當時聽其說。幾乎失笑。因悟熙寧有司貶黜吳安度未爲過。蓋防其末流之弊將至此也。

李照論樂以十龠爲合

二帝三王之世。莫不以律度量衡爲要務。故有虞氏巡狩省方。必以同律度量衡爲先。而夏禹之訓。亦以關石和鈞爲重。此有國之成規。生民之日用。詎可忽哉。本朝李照修大樂。耗費朝廷財用不貲。於度量之

間甚有疏舛。黃鐘律容一千二百黍。是爲一龠。合龠卽爲合。李照郤云十龠爲合。其失也甚矣。蓋據書坊中本爲言也。

納音

禮云。十二律旋相爲宮。蓋十二律應在十二月。每月各自爲宮。各自有商角徵羽。共五聲作樂。謂之一均。故十二月有十二等宮聲。十二等商聲。十二等角聲。十二等徵聲。十二等羽聲。其淸濁高下。各自不同。總十二月爲六十音。謂之納音者。納此六十音於六十甲子之中也。且如甲子乙丑海中金。是十一月十二月之商聲也。丙寅丁卯爐中火。是正月二月之徵聲也。戊辰己巳大林木。是三月四月之角聲也。庚午辛未路傍土。是五月六月之宮聲也。甲寅乙卯大溪水。是正月二月之羽聲也。以類推之。不必槪舉。是爲納音。

感生帝

五行之帝。居太微中。受命之君。必感其精氣而生。東方木帝曰靈威仰。西方金帝曰白招拒。北方水帝曰叶光紀。南方火帝曰赤熛怒。中央土帝曰含樞紐。故以木德受命有天下者。則祭靈威仰。金德受命有天下者。則祭白招拒。水德則祭叶光紀。火德則祭赤熛怒。土德則祭含樞紐。謂之感生帝。故周人祀靈威仰。本朝則祀赤熛怒是也。

韓愈詩文

韓文公。唐室大儒。學者至今以傳先聖之道推之。謂先聖之道。自孟子之後。惟韓愈得其傳。荀揚之徒不與也。愚觀愈之書。其文章純粹典雅。司馬遷揚雄殆無以過。其行己亦中正。可爲後人模範。然其人亦有大不可入處。如讀書城南詩。今士人家家誦之。盤谷序舉世善之。然愚謂二文乃文公之失。如美玉之瑕玷。而人來之察焉。夫君子之讀書。以求仕進。本謂行義達道以遂其志。初非爲富貴榮名計也。如公孫衍張儀操縱橫之術。當世之君。奉承之不暇。蘇秦綰六國印。儀從比之王者。而孟子視此輩比之妾婦。其自謂則曰。後車千乘。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然則平日之所爲養可知矣。今文公二篇之文。迺以潭潭之府。紛紛列隽。爲大丈夫得志之事。何其陋也。愚每讀其文至此二篇。則情緒作惡者。移時不能釋。今人以此訓後生。不幾乎以文錦覆陷穽者哉。

韓柳

韓退之柳子厚。皆唐之文宗。儒者之論。則退之爲首。而子厚次之。二人平時各相推許。退之論子厚之方。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之流不足多也。子厚論退之之文。則曰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之文與退之固相上下。如揚雄太元法言。退之不作。作之加瑰奇。詳究其文。二公之論皆非溢美。但退之之文。其間亦有小疵。至於子厚則惟所投之無不如意。如退之元和聖德詩序。劉闢與其子臨刑就戮之狀。讀之使人毛骨悚然。風雅中安有此體。至子厚平淮雅。讀之如淸風襲人。穆然可愛。與吉甫輩所作無異矣。

歐文

歐陽永叔之文。純雅婉熟。使人讀之。藹藹不倦。然比之韓柳所作。深雄遒勁不及也。雖各自有體。然亦傷助語太多。如醉翁亭記。其文之美者也。亦有助語可去。如曰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則其字可去。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乎兩峯之間者。醒泉也。則而字可去。瀉字亦自可去。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然而二字可去。如此等閒字削去之。則文加勁健矣。大抵爲文要須移動一字不得。方好。

釣臺記

開之前輩云。范文正公作嚴子陵釣臺記。其文已就。召人能爲改一字者。當有厚贈。有一士人乞改一字。記云。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乞改德字作風字。公大喜。遂改風字。因厚贈之。改德字作風字。雖只一字。其意深長。文益大增勝矣。

坡詞

坡詞卜算子。山谷嘗謂非胸中有萬卷詩書。筆下無一點塵氣。安能道此語。愚幼年嘗見先人與王子家同直閣論文。王子家言及蘇公少年時。常夜讀書。鄰家豪右之女。窺窗而聽之。一夕來奔。蘇公不納。而約以登第後聘以爲室。暫公及第。已別娶仕宦。歲久訪問其所適何人。以守前言不嫁而死。其詞時有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之句。正謂斯人也。揀盡寒枝不肯棲。楓落吳江冷之句。謂此人不嫁而云亡也。其情意纏綿。如他人爲之。豈能脫去脂粉。輕新如此。山谷之云不輕發也。而俗人迺以其詞中有鴻影二字。便謂鴻雁。改後一句作寂寞沙洲冷。意謂沙洲鴻雁所棲宿之地也。愚每舉此一事。而爲人言之。莫以爲然。此可與深於詞者語。豈流俗之所能識也哉。王子家諱俊明。官至中大夫直祕閣。與先人遊。此語時在紹興三年。寓居婺州蘭溪縣之西安寺。王公時已年七十餘。蘇子由之壻也。有文章。書字與東坡相似。先人嘗謂其字法傳於東坡。王公云。東坡本學徐浩書。某亦學徐浩書。偶相似耳。其言三蘇故事甚多。愚幼小不能記也。

論詩

作詩有右人偶相對者。僕常於初夏間作詩。其中一聯云。繅車籬落桑陰盡。土鼓鄉亭稻葉青。吳江宰黃濟卿見之。以此荊公意也。荊公嘗有詩云。繅成白雪桑重綠。酌盡黃雲稻更青。其措意造語。皆略相似。然僕作詩時。初未知荊公有此一聯也。實偶相類耳。

唐贊

唐文宗贊稱其勤政。有曰唐制以隻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讀者或不明其義。蓋唐制。視朝不用雙日。且如一月一日有指揮。輟朝三日。則輟初一日初三日初五日。以雙日元不用也。初六日當放朝。又是雙日。至初七日方放朝也。然則輟朝五日。雙日不用。是輟六日。今皆用雙日。則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日卽放朝。以此知勤政。

鵬賦注

解釋古人之文。最是難事。失之毫釐。則謬以千里。如賈誼鵩鳥賦。有曰。釋智遺形。超然自喪。注云。絕聖棄智。絕之棄之。用力甚勞。豈能超然自喪也哉。

諸葛孔明

諸葛孔明出師。司馬懿卒兵禦之。懿曰。亮誠勇者。若依山而東。且當避之。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孔明果西上五丈原。司馬仲達謂其參佐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提卒十萬。已墮吾策中。破之必矣。當時之人。與後之讀史者。皆謂孔明已爲仲達所料。殊不知孔明之出原欲先取關右。然後取關中。故魏延請以三萬人爲奇兵。會關中。而亮不許也。其一定之費如此。故必須向五丈原。司馬仲達皆曉識兵機者。其智謀足以先料知其必由五丈原也。故爲是說以詭秦。而作其士氣耳。是仲達之點數也。若果可以制勝。何至堅壁而不進哉。夫行兵之道。作將士之氣爲先。不可未戰而使其先氣挫。故宋武帝征慕容超。兵臨大峴。而幡竿折。軍皆失色。武帝喜曰。昔征盧循。幡竿折而破。今幡竿亦折。師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棄畝。人無還之之憂。破之必矣。皆所以作士卒之氣也。李晟之平朱泚。時彗星見。諸軍皆喜。請速進兵。晟以爲星象之變不可測。忽有退舍。則吾軍不戰。而其氣先怠矣。故善用兵者。必以作士氣爲先。不可不知也。

堅壁

廉頗堅壁不戰。以拒白起。司馬懿堅壁不戰。以拒孔明。皆深曉兵勢者。蘇先生所謂與智將戰則持之者是也。

以少敗衆

用兵固有以少敗衆者。如周瑜以三萬人。敗曹公於赤壁。謝元以八千人。破苻堅於淝水是也。然不可以爲常。兵法十則能圍之。倍則能戰之。故王翦攻楚。必用六十萬人。壞下之役。淮陰侯以三十萬當項羽。皆以全力制之者也。仁宗朝。西邊用兵。劉平任福萬懷敏等。皆破軍殺將。然五路之地不至陷失者。以鄜延環慶涇原鳳翔略皆屯重兵。其當敵之要衝者。不下數萬人。足以控制之故也。紹興初。北敵之勢方熾。僞齊父子戮力作難。蔵爲邊患。然而兩淮荊襄四川皆足以防禦。僞齊終以無功被廢者。以韓世忠屯淮陰。劉光世屯合肥。岳飛屯夏口。吳玠屯河池。各不下一二十萬人。足控扼之也。王彥之守興勢。紹興二年。敵將入寇。時劉子羽在興元。吳玠楊政在河池。先戒彥之不可輕敵。彥以殄滅草寇得爲居多。而欲自用。蹙兀朮率劉錡等犯金州。彥以五千人背城而戰。果至失利。退走達州。吳玠楊政劉璋等。共守饒風嶺。以邊其鋒。敵攻饒風。踰月不能上。嶺之旁有松門關者。峻險不可陟。吳玠等慮其冒險以出。吾不意。乃使郭仲以五千人守之。以防不測。敵兵遂出饒風之後。吳玠等大驚。急引兵退棚定軍山以待之。時張魏公置司在閬州。議欲徙司成都。四川大震。自非魏公威信之明。玠等重兵可以制敵。幾失四川。幸已敵人悉起兵傾國以臨淮甸。劉錡狃順昌八千人之勝。不復以重兵壓境。而乃分布其兵於諸郡。王權守饒離。當敵堂堂之衝。所領止三萬人。敵軍初集。思慮精專。而兵

力數十倍。長驅而南下。若震霆。王權安得不焚燒糧聚。而爲宵遁之計哉。辛巳兩淮失守。劉錡之罪也。

記時事

紹興六年間。既誅滅楊么平定李成等。四方無虞。民庶安妥。高宗圖爲收復中原計。張魏公力贊之。其時吳玠鎮蜀。岳飛鎮鄂渚。韓世忠劉光世分守兩淮。岳飛陰結宛洛間豪傑。及招誘太行雄強。有請軍號而往者。飛慨然有掃清河朔之志。而韓世宗亦悉師攻下邳。以圖山東。國威甚震。敵人稍懼。又僞齊劉麟等。連年入寇。喪失軍實甚多。知進取之無益。由是有請和之議。秦檜在敵庭時。已熟知敵人之情。既自敵中脫歸。居中參預朝政。於是力主講和之議。自使南北安靖。北邊無犬吠之警者。垂三十載。人皆歸功於檜。而不知檜之所賴以濟和議之成者。適高宗神武。而諸帥攘袂狗國之功居多也。和議之前。朝廷有親征之舉。詔書宣布。僕先人嘗有歡喜口號三首。謹錄之於左。其詞曰。諸將宣威正此時。一人神武萬軍知。無煩司馬誅莊賈。共笑隨侯侈少師。又曰。要將孝友求張仲。莫把魁梧望子房。神略廟謨變化。帝圖王業自成強。此篇主爲魏公也。又曰。吳岳川襄百萬兵。韓劉淮甸南長城。頗聞時雨蘇諸路。更看靈槊走四京。於時國勢方張。諸將往往不樂和議。岳飛力爭之。父子被誅。而其議乃始堅定。

石米

建炎間年饑。嚴之壽昌縣。乏食尤甚。縣官日食湯餅。細民啾啾無告。有掘地者。得土極細而白。其人取而食之。亦能止饑。縣人遂相率爭取食之。謂之石米。用湯調和。如米粉製造。市井賣餅人。亦製造以賣。愚幼時曾取以食。味甘酸。稍帶土氣。食之臟腑亦無恙。小民貪得無厭。其取過多。土輒坍。有覆壓而死者。至其秋小稔。則其土遂麤惡不可復食矣。此事極奇。又愚所親見。因錄記之。

唐太宗

唐太宗誅建成元吉而有天下。與齊威公殺公子糾而得國事足相方。齊威以匡合之功。見稱於仲尼。以其有德於斯民者大。不得以過而掩其功也。太宗雖有誅建成元吉之過。其親定禍亂。而治底昇平。有德於斯民者。又非齊威之比。使其出於孔子之世。則誅殺兄弟之過。亦可略云。然於誅建成元吉之際。使尉遲敬德入侍高祖。高祖驚惶失措。既迺不得已而遜以位。使在春秋之前。當如何書也。又太宗於唐有人臣不能爲之功。固天命之所歸。究其兄弟之爭。始由如晦與建成家人爭道有隙。稔成其禍。至於同氣被誅。高祖見偏。其事皆出於如晦。故史臣稱如晦善斷。竊金者爲盜。竊國者爲諸侯。斯言信哉。

二帝三王之樂

有虞氏之樂。以籥爲主。書云。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是以籥爲主也。商人之樂。以磬爲主。詩。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是以磬爲主也。周人則以鐘爲主。周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是以鐘爲主也。夫八音之中。匏土革木。特爲和應。其爲樂之綱領者。金石絲竹四者是也。四者之中。一曰鐘。而磬次之。籥又次之。率瑟又次之。按伶州鳩云。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司馬遷史獨存生鐘之法。則知鐘者八音之首也。故周人以鐘爲主。按十二月鐘聲。皆有特縣。諸器皆用鎛磬爲均。又石聲難調。石聲和。則鐘聲皆和。虞書云。

蹇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則磬於八音當次於鐘而與鐘同爲秦音之首也故商人以磬爲主又聲本於律律本斷竹以爲之後或以銅或以玉爲之故簫之爲器亦可以調度故有虞氏以簫爲主也舊說謂韶樂稱簫見細樂之備非也

五行避忌

避忌自古而然周家祀天神地祇人鬼皆不用商聲以金尅木周木德忌之也如洛陽或從水或從佳漢都洛漢爲火德忌水故去水從佳魏承漢祚亦都洛魏爲土德水土之母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說見魏略

氏號占兩地

堯始封於陶又封於唐故曰陶唐氏季札始封延陵又封於州來故曰延來季子

秦楚皆三遷國都

周孝王封非子爲附庸邑之秦按秦水出隴山秦谷歷秦川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今秦州之地也至德公始都雍至獻公徙居櫟陽孝公立方治咸陽自秦亭又凡三徙國都楚熊繹始封丹陽其地在今荊南之枝江縣至楚文王自丹陽徙都江陵平王城之是爲郢都襄王二十一年秦拔鄢郢徙都於陳考烈王二十二年又徙壽春歷三世二十年而爲秦所并自丹陽又徙三國都

范增

漢高祖嘗曰項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高祖之云亦慨於鴻門滎陽成皐之阨免於見死而云爾僕觀范增之爲羽計者主於賊殺漢主一事而已至於深謀遠慮圖回天下之成算婉畫增蓋未知之也劉先主關雲長皆常居曹公掌握中而公無害之之志者恃吾有以制之也予於此有以知曹公有取天下之量與增之所見異矣且夫英雄崛起將以成當世之大業其道有三而戕害其敵不與焉一曰順民心之所向以爲己資二曰據形勢之地以爲根本三曰求當世之奇才以爲任使舍是三者雖僥倖而得亦不旋踵而失之范增之相項羽於三者之中不能有其一焉切切然務在乎賊殺漢主而已使如增之謀可以殺漢主而亦終不能有天下也當秦之敝六國也楚懷王之見執其人雖秦之志痛入骨髓故其諺有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其人心所向可知矣劉項之起推懷王孫心爲主故豪傑風靡而爭趨之使范增有謀當教項羽翼扶義帝以令天下大業未就而先放殺之增無一言以諫羽增之罪一也關中形勢之地以周公營洛之舉如是之□猶重於遷不肯輕駕而東者以其形勢足恃也羽之入關能據之以爲根本示天下形勢之制則英雄知所向矣迺懷思東歸焚燒屠戮以肆其暴特一巨寇之所爲耳豈能有帝王之度者而增無一言以及之增之罪二也韓信陳平當世之奇才皆嘗處羽麾下增不能一言以薦之以爲羽用卒歸於漢平爲漢之謀臣而信分漢兵獨取秦雄如狐豚然終以三十萬艾壞下以濟大業增之罪三也增有三罪皆足以亡國予故曰高祖之云慨於鴻門滎陽成皐之阨免於見殺而云爾也若增者豈天下之真才也哉

劉先主

曹公將征烏桓荀彧以劉備在荊州必教劉表襲許挾天子以令天下曹公不從決意北伐劉備果欲乘許下之虛言於劉表表不能從暨曹公北還兵勢大張出師以臨江漢劉表甚恐謂備曰不用公言以至此於備曰當今天下紛紜機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此亦未足爲恨也夫常人之情少有所得則益滿少有所失則沮喪英雄之處事則不然失之東隅則欲收之桑榆豈以一失而挫其志哉故高祖百戰百敗而氣不少衰劉備始得豫州而曹操奪之中得徐州而呂布奪之其氣未嘗少衰也終能取荊收益以成鼎峙之業非天下之英雄其孰能與於此哉劉先主之英概僕於對劉景升之言見之矣

天雨

天將雨必先蒸濕雲氣膠結而後降雨又龍見而雨必旋至以雨主於龍乎則何待於蒸鬱而後作雨也又有薄雲而能作雨者且龍所取江河之水曾幾何而爲泛溢懷襄之患者何哉二者之說蓋無定論也俗諺有云人能變火龍能變水此雖俗說細詳之亦甚有理夫天下之理不能以無爲有有其本矣亦必有所待而後發見夫木之爲性火實存焉然火無以自見人以一灼之火而變之則木俱火也以至焚邱陵燎原野無所不可者假人之力而致之也雲之爲氣水實存焉然水亦無以自見可以爲靄霧而不可致霧霈龍以一勺之水而變之則雲俱水也以至於漲江河盈澗谷亦無所不可者假龍之力以致之也火木雲龍二者相待而成者也俗諺雖有此說然不能推其理之所在因爲之說

唐太宗

唐太宗將以晉王爲嗣恐大臣不順對長孫無忌等取佩刀以自向而晉王之立遂定是爲高宗其後武后專政唐室幾於不祀帝王之爲萬世慮當擇賢嗣以爲宗廟社稷之主無賢嗣則當法堯舜爲天下計舉賢者而付畀之何至任情狥私而屬於其所甚愛者乎如唐太宗引佩刀自向之舉迺房笫間婦人女子之所爲也不謂創業英武之君而爲之何哉漢高祖欲立戚姬之子如意一見商山四老從惠帝遊則翻然而改呼戚姬而語之曰呂后眞汝主也武帝既立昭帝爲嗣慮其有母少子弱之患即日引鉤弋夫人殺之雖太傷於忍其爲後世慮亦深矣漢高帝武帝可謂關理之明而決然能斷者不謂之英主可乎與唐太宗不可同年而語矣

憸佞

本朝太宗時西夏圍靈武甚急朝廷遣師援之費耗頗多上意欲棄之而大臣意猶失靈州則邊患不已上意亦悟令兩府侍從集議時呂端向敏中爲相張洎在政府洎逆知上有棄之之意而不知其中變也當集議所面責二相謂其不能推誠狥國呂端曰張洎豈能有切直之言不過揣摩人意耳既而張洎上疏擅賈捐之棄珠崖之說以進上曰卿所奏朕不曉一字還以付之洎慙而退上曰張洎果爲呂端所料也大臣阿意順旨爲利祿計者自古有之近世士大夫又有依附權勢全無顧忌者紹興中秦檜弄權士大夫爭以取媚於檜爲能甲戌廷試檜之孫塤在焉科舉條制已有官人不作狀元時有學官八劄子謂

朝廷取士當協公議不宜以有官無官爲限蓋欲爲秦塡地以蹈檜也檜以其說形迹太露不答又檜生朝有一名士作九韶以獻其序云九章九辨亂世之音九韶之作以治世之音變亂世之音也其中篇有秦趙之語推原秦嬴與造父同宗且指檜爲聖師聖相又以無疆祝其壽如此等語言姦邪不軌甚矣檜受而不報不能暴白其事明正典刑意安在哉其人有文章嘗中甲科與僕同歲以名聞於時此文成其族人嘗出以見示僕觀畢卽擲之至今談及其姓名視之如蛇虺然使其□兩漢之間撰造符命以爲亂階者斯人其首也富貴利達其雖不顧然亦必以其道非道而得之亦何榮之與有哉□□士大夫若此類者甚衆姑識其尤者云

籌邊

方域之中天之所以區分內外隔限南北者其處有三其中曰大河其南曰大江其北曰大漠三者二在中國一在邊外大漠雖無深險重阻而其地曠遠徑數百里無穀粟水草故匈奴畏漢者常居漠北蓋天以爲夷夏之限也五帝三王之世北邊不過幽都朔方涿易之境古先聖王不矜遠略其於外國蓋振文德以綏之蓋威武以備之如斯而已下逮戰國燕趙之地與狄爲鄰各務斥大其封域燕有元菟樂浪趙以陰山高闕爲塞秦并天下逐匈奴敵人割榆中北假之地面北陲比前代益邊遠漢中葉大將軍驃騎之師疾戰驅追甄裘遠遁于庭邱墟蓋自漠以南實爲內地也魏晉而降迄於隋唐大較幽燕之壤未嘗不在中國自石晉起并門縮契丹之衆以濟大業於是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畀之由是函夏北邊近偪雄霸歷代設險襟喉扃鑰之固劇棄弗有大河之阻雖有中國而北邊之地率多平陸無高陵深谷之限戎馬奔突始難控制太宗皇帝籌安邊之計端拱中嘗下詔其略曰悠久之計在於設險若決大河築長城又徒自示弱爲後世笑朕今立法令沿邊作方田可以限戎馬而利我之步兵雖彼衆百萬無所施其勇力田蓋類古井田溝洫縱橫若棊局然所以隔限戎馬抑彼長技太宗皇帝神算妙略急於用此眞可以垂永制以詔後人也仁宗皇帝時又植榆柳爲塞以防敵騎之奔突亦設險之一端也其後林木既成北人患之乃使間說雄州張昭遠曰楊可以爲長梯砲榴昭遠遂斬以爲用慶歷間士封事者或以爲言於是下詔始禁採伐一者之爲邊塞之利其可以不知也哉粤自中原失守復失大河之險所恃者長江耳自江以北淮甸之區其地亦多平衍之巖險之阻亦猶曩時雄霸之北邊也近嘗見有司作堰儲石梁之水自天長以北顏爲沮洳雖稍害民田亦得設險之意後聞已決之矣豈發昭遠長稊砲榴之間行乎誠使今日於眞楊以北視其空曠之地舉行二宗之良法講求石梁瓦梁之水利以限制北鄰扼其長驅之勢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其庶幾乎

鄙食其說高祖

漢王數困滎陽成皐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說漢王曰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皐此乃天所以資漢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勢之勝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從之復守敖倉嘗觀漢高祖之

取天下先用蕭何韓信之計自南鄭還定三秦據關中形勝之地以基王業及楚漢相拒則堅守力爭滎陽成皐之地以遏其衝而挫其銳譬如鬬者扼其吭而搏其膺蔑有不濟者矣僕觀廣野君之說是誠曉達地理知山川之險要其言關乎當世之大計者夫用兵要以知地理爲先用兵而不知地理其猶木偶人是也諸葛孔明爲蜀先主嘗取荊收益之計其言天下之地理若指諸掌必得如是之人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務今人千里之外則瞢然無所知何足與論四方之事哉按敖倉在今滎陽縣書云仲丁遷於囂詩云搏獸於敖之地也寰宇志云敖山在滎澤縣西五十里春秋宣公十二年晉師在敖鄗之間敖鄗二山名也秦於此置倉是爲敖倉亦曰敖庾東觀記云濱水縣彭城廣陽廬江九江穀九千萬斛今敖倉今屬鄭州　成皐乃春秋時鄭之制邑古東虢之地故莊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又名虎牢虎牢天子傳云天子射鳥獸於鄭圃有虎在于葭中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畜之東虞是曰虎牢虎牢之名自是而得晉悼公城而戍之以備楚因以服鄭水經云成皐有大坏山其地巖險秦以爲關卽禹貢大河之所經也蒯通言項羽阨西山而不得進者卽是山也成皐之北門曰玉門今在孟州汜水縣太行山水經云在河內野王縣上黨關今懷州河內縣也按太行山有八徑第一軹關徑在孟州濟源縣西孔安國言桀之敗於鳴條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山東南涉河陽遂奔南巢卽由此徑也又蔡邕曰太行之上有天井之高關是也太行河北之大山鎮也其山自孟州綿亘至幽州界　飛狐口據漢書紀注云在今澤州青城縣飛狐之口如淳曰是上黨壺關顏師古曰壺關無飛狐口之名臣瓚曰在代郡西南曾建興中劉琨自代出飛狐口奔於安次安次幽州縣也國朝雍熙中北伐田重進敗契丹於飛狐又收之於飛狐北重進之師無一兵一矢之失卽其地也按寰宇志云今蔚州飛狐縣飛狐道自縣北人嬀州懷戎縣界卽古之飛狐口也漢書王霸傳注亦云在蔚州飛狐縣北通嬀州懷戎縣南古之飛狐口也白馬津水經注云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決通濟濮淮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黃黃溝也今在開封考城縣西津之東南有白馬城衛文公渡河居之所謂野處曹邑者也漢二年盧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興彭越擊破楚軍又袁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皆其地也白馬有韋鄉韋城亦曰韋津又曰鹿鳴津今滑州之白馬是也又寰宇記曰澶州臨河縣亦有白馬城德清軍黎陽縣東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十六國春秋慕容德率戶四萬三千自鄴將徙滑臺至黎陽津燕帝王遣船迎德會風飄船沒魏軍垂至三軍危懼欲保黎陽昏而冰合是夜濟迄旦而魏師至冰亦消泮若有神助德大悅故黎陽爲天橋津高齊文襄征潁城仍移石濟關於此遂造橋改名曰白馬橋此則白馬津之北岸也是數處皆關東河北襟喉之地詳究廣野君之說當時說漢王之時漢已得燕趙韓信將東擊齊楚漢相距於滎陽其言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者蓋欲以固燕趙之心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以斷齊楚之路也然故謂其言實關當世之大計者又觀酈生之說齊王言今漢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是時漢王已用酈生之言分兵諸處矣蓋知高祖之善用謀而識兵勢也

調變類編

趙希鵬著

調變類編目次

卷一
總綱
乾棟
坤維
時令
宮室
卷二
身體
器用
衣服
寶玩
文飾
秘方
卷三
粒食
清飲
蔬供
菜饌
菓品
卷四
花竹
草木
鳥獸
蟲魚
禮著

調變類編卷一

總綱

天體如碧瑠璃。透映而渾圓。七曜列宿。層層旋轉以臺地。地如彈丸。適天之最中。人所居立。皆依附體。天運旋於外。其氣升降不息。四面緊塞。不容居側。地不得不凝於中以自守也。然雖無方隅。四面都是。上無可墜處。適天之至中。亦無可倚處。天之東升西降。亦就人所居而言。天則無處非升。無處非降。渾淪環轉而已。地圓則無處非中。以天頂而分四方。亦可界爲三百六十度。以合天行也。天經或問。天之虛。非虛也。虛者。氣充滿之。無有空隙。如以瓶挈水。則其一孔。水便不入。氣塞中也。氣即天也。地之實。非實也。氣出入之。雖有土石。其堅者。懸在皮表。進焉則虛溜也。天內有氣。故時結爲樓檢彗孛諸星。映爲暈珥雷殞諸象。地內有空。故潮汐呼吸。轉爲泉源。深山大谷。吐爲雲霧。陰伏陽態。發爲震撼。其理一也。天經或問。

西人精於天文。其體祛校中法尤爲縝密。中法謂水載地。而天包水。而氣承天。西法謂地居天中。四面皆空。亦四面皆上。中法謂天圓如倚蓋。地方如棋局。西法謂天體圓。地體亦圓。中法謂天去地二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南北相去二萬三萬五千五十七里二十五步。東西短四十步。西法謂天體不可思議。地體循環。不過九萬里。中法指恆星爲天。西法七政恆星各居一重天。而恆星之

上。復有天中法分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有奇。西法齊之以三百六十。中法分一日爲百刻。西法齊之以九十有六。中法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常隱不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西法極之高低因人所居而定。中法日月有形無質。故相遇不相礙。西法日去人遠。月去人近。等影可驗。又論恆星有南北差。黃赤道有疏密差。七政有視差。七政近地平。有清濁氣差。日食有三差。生於視。又有外三差。生於氣。月食時刻。與節氣時刻。有里差。種種數法。根極理要。令術家無可置喙。又謂日大於地。月小於地。五星大於月。月食於地影。論似奇而實確。月五星有本輪。有次輪。輪法雖繁而實當。至若算曆有術。三角八線之用。通神達化。窺天有器。渾儀遠鏡之制。窮巧極工。是以時無不探。象無不索。羲和復起。弗能易矣。（數學文鈔）

凡地以名山爲輔佐。石爲之骨。川爲之脉。草木爲之毛。土爲之肉。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邱陵爲牡。谿谷爲牝。山者水之源。水者山之委。諸山皆發於崑崙。本雖同而末則異。諸水皆會歸於海。本雖異而末則同。所以山愈聳愈高。而分則小。水愈下愈大。而合則多。其勢然也。（廣論平略）

山西少雷。滇南無雪。粵中無雹。氣燕地冬無雨。推而論之。如太平海全無風浪。大西洋至大明海、四十五度以南。風有定候。四十五度以北。風常變亂。候忽更二十四向。小西洋至大浪山。潮極大而風浪甚險。滿剌加國無風。而候起數里之波。北極之北海。冰堆成山矣。哥阿之地無雨。常晴。晴至數年。德墨多國。則多雨。泥入多國。則無雨。亦無雲。泥祿河一年一漲。亞大臘之山頂。終古晴明。蓋其地獨高。雲雨皆在其下耳。然則風晴雨雪。亦隨時隨地爲之。非可一律求也。（地志）

歷所紀者候也。而候之所應。則惟氣。氣至而物感物而候變。如天地之氣。搖萬物者。莫疾乎風也。正月而東風解凍。則天地收斂之氣散矣。七月而涼風至。則天地發舒之氣散矣。動萬物者。莫疾乎雷。二月而雷始發聲。陽之中也。八月而雷始收聲。陰之中也。悅萬物者。莫悅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六月而土潤溽暑。大雨時行者。陰之濕。陽之終也。十一月而水泉動。十二月而水澤腹堅者。陽之動。陰之終也。陰陽之氣。變而爲虹。季春虹始見者。陽勝陰也。孟冬虹藏不見者。陰勝陽也。陰陽之氣。鳥獸草木得之爲先。鷹主殺而秋擊。鼠主貪而夜出。而卯辰之月。能化鳩鷹者。以卯辰者。陽之壯。陰爲陽所化也。鷹乳子而春集。鳩求雌而鳴。而戌亥之月。能爲蜃蛤者。以戌亥者。陰之極。陽爲陰所化也。蟄蟲啓戶者。與陽俱出也。蟄蟲坏戶者。與陰俱入也。孟春而獺祭魚者。逐陽氣而上游也。季秋而豺祭獸者。感陰氣而見殺也。春而鴻雁北。元鳥至者。各乘其陰陽氣之所宜也。秋而鴻雁來。元鳥歸者。各乘其陰氣之所宜也。二月而倉庚鳴。四月而蠶蟬鳴者。鳴以陽也。及五月一陰始生。鳴一鳴而反舌則無聲矣。七月而寒蟬鳴者。鳴以陰也。及十一月一陽始生。蟄蟲能鳴。而感陽則不鳴矣。四月而蚯蚓出者。蟄之屈者。得陽而伸也。十一月而蚯蚓屈者。陽雖生矣。而陰尚屈也。夏至得一陰。而鹿角解者。鹿陽獸也。冬至得一陽而麋角解者。麋陰獸也。草木正月而萌動者。陰陽交而爲泰也。九月而黃落者。陰長陽消而爲剝也。桐華於春者。應陽之盛也。黃菊華於秋者。應陰之盛也。四月靡草死者。陰不勝於陽也。十一月而荔挺出者。陽初復於陰也。泰得陰之稱也。故

金旺而生。火旺而死。而麥秋在於四月也。禾得陽之稱也。故木旺而生。金旺而熟。而禾登於七月也。至於磨草之爲蜃。則植物之變爲動物。無情之變爲有情。豈非陽明之極。而陰幽之物。亦隨之以化哉。大抵陰陽二氣。無形而默運於內。風雨露雷。昆蟲草木。有形而改變於外。君子觸其景而測其應。則可以寓對時育物之心。因其候而思其義。則可以悟陰陽貞勝之理矣。（廣論平略）

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之序也。水、火、金、木、土、五行相尅之序也。然往來生死。循環無端。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鋼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砂之地。則生尅無定位也。水性寒也。而有華陽之溫泉。火性熱也。而有蕭邱之寒燄。金性堅也。而有拂菻之流金。木性浮也。而有哀牢之沉木。則生尅無定質也。非心通造化者。孰能究其微乎。（文集）

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壤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垸土之人醜。（家語）

輕水者。多禿與瘿人。重水者。多尪與躄人。甘水者。多好與美人。辛水者。多疽與痤人。苦水者。多尫與僂人。（呂氏春秋）

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貶。（任子書）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喑。風氣多聾。木氣多偃。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殘。雲氣多奇。谷氣多瘖。邱氣多尪。衍氣多仁。陵氣多貪。（單子）

耳目爲陽也。故便左手足爲陰也。故便右。人之目。上睫動者。天氣運於上也。人之口。下頤動者。地氣運於下也。河以北坎位也。故其人多內實。江以南離位也。故其人多內虛。內實者。陽在內。宜寒瀉。內虛者。陰在內。宜溫補。九爲老陽。六爲老陰。乃數之極。極則不生。惟變化耳。八爲少陰。七爲少陽。少則生育。生育之道。交媾存乎其間。故八交七。七交八。八交七。是以女子生也。七月而齒。七歲而齔。二七而天癸至。七七而天癸絕。七交八。是以男子生也。八月而齒。八歲而齔。二八而天癸至。八八而天癸絕。蓋男子少陽得七數。其根實在於八。女子少陰得八數。其根實在於七也。或問三魂七魄之說。答曰。此洛書九宮之位。三居於東。七居於西。東爲木。主藏魂者肝也。西爲金。主藏魄者肺也。人之手心抓而不痒。足心抓之則痒者。何也。蓋人手心通心氣。心屬火。喜動故不痒。人之足心通腎。腎屬水。喜靜故痒。（集海）

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其死於水也亦然。男子內陽而外陰。女子反是。（東坡志林）

人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胰。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淮南子）

髮乃血餘。齒乃骨餘。指甲乃筋餘。氣乃神餘。（相經）

心精爲火。其色赤。其竅上通於舌。肝精爲木。其色青。其竅上通於目。肺精爲金。其色白。其竅上通於鼻。腎精爲水。其色黑。其竅上通於耳。脾精爲土。其色黃。其竅上通於口。（子華子）

肺病好哭。脾病好歌。腎病好呻吟。肝病好叫呼。心病好妄言。

豚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血勇怒而面赤。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故人一

身。貪心動則津生。良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慾心動則精生。等等。人心思火則體熱。思水則體寒。怒則髮豎。驚則汗濡。懼則肉顫。愧則面赤。悲則淚出。慌則心跳。氣則麻痺。言酸則垂涎。言臭則垂唾。言喜則笑。言哀則哭。又若目有所見。夜必夢擾。目有所思。夜必譫語。竅迷則成癡。怒則發狂。此皆因心而生者也。人可於靈君令一刻不在絳宮。以統百關乎。　精、氣、神。道家所謂內三寶也。耳乃精竅。目乃神竅。口乃氣竅。是爲外三寶。寶內所以安外。寶外亦所以養內也。道生等。

東方有比目魚。南方有比翼鳥。西方有比肩獸。北方有比肩民。中有枳首蛇。此四方中國之異氣也。爾雅。

動物本諸天。故頭順天而呼吸以氣。植物本諸地。故根順地而生降爲津。蓋動物取氣於天。而乘戟以地。植物取精於地。而生養以天。通雅。

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說原。

甲蟲影伏。羽蟲體伏。食草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齧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無角者膏血先前。有角者脂而先後。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忌。食而不飲者蠶。飲而不食者蟬。不飲不食者蜉蝣。蜩鷹郊行。蛇鷹紡行。蜻蜓鷹泮。鳴蜩鷹旁鳴。發皇翼鳴。蛩蟋股鳴。榮原胃鳴。西陽雜俎。

蝟使虎曰。蛇令豹止。物各有所制也。鵲巢知風之自。獺穴知水之高下。淮南子。

視鴟制梔。觀魚制帆。鳩食桑葚則醉。貓食薄荷則醉。虎食狗則醉。鱗能敕水。故宿水而物不害。鶴能步巫禁蛇。啄木遇蠹。以嘴畫字成符。而蠹出。鵲有隱巢木。鷙鳥不能見。燕避戊己日。則巢固而不傾。鶴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之。則啣其中。　蠶避戊己。蝠伏庚申。一歲三蠶。則桑弱馬耗。　鳥無胃肺。蛤蜃無腸。蛭以空中而生。蠶以無胃而育。　晒抱者。鵂鶹鸛雀也。影抱者。龜鼈鼉鼉也。

鱉皮殼甚銳。然性畏蚊。蚊小螫之。輒斃。羔羊以麗。羔羔以蚊。物有相感。鵝胡飲水數升而不足。鱣鮪入口若露而死。猿有手可以捕鼠。鹿有角可以制犬。而制於犬。續博物志。

飛禽卵皆先具形。待交始生育。走獸胎生。胎則遇交始成形生育。是以有旦卵。無旦胎也。獸得陰數。陰數無始爲無上。故無翼。禽得陽數。陽數無終爲無下。故一竅而無尿也。　鷄鵝鴨家畜不能飛。其他野禽皆能飛。或曰。家畜皆卵內卽生毛。故不能飛。野禽皆卵外生毛。故能飛。又曰。家畜雌抱伏而雄不抱伏。得陰氣多。故不能飛。野則雌雄皆抱伏。故能飛也。二說皆通。　春夏之氣飛騰。物因之而變化者亦然。青蟲化爲蝴蝶。水蟲化爲蜻蜓之類是也。秋冬之氣潛降。物因之而變化者亦然。雀入大水爲蛤。雉入大水爲蜃之類是也。

鶴以怨顎。鴟以貪頸。雞以嗔視。鴨以怒嗔。雀以猜懼。燕以狂盱。鶯以喜囀。烏以悲啼。鳶以飢鳴。鶴以潔唳。鳥以因叫。鵝飛則蜮沉。鵝鳴則蚓結。鸛俯鳴則陰抑。鳴則晴。陸生之鳥。咮多銳而善啄。水生之鳥。咮多圓而善啄。短腳者多伏。長腳者多立。禽經。

蠶日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雀停枝。　龍能變水。人能變火。陰講堂化論。

鳩化爲鷹之類。皆身在而心化。若鼠爲鷮。雀雉爲蛤蜃之類。皆據身而化。周禮注。

鶴以聲交。鵲以意交。鵁鶄以睛交而孕。　凡禽以翼右掩左者雄。左掩右者雌。野鷄屬陰。先鳴而後鼓翼。家鷄屬陽。先鼓翼而後鳴。爾雅疏。

乾爲馬。坤爲牛。乾、陽物也。馬故蹄圓。坤、陰物也。牛故蹄折。陽病則陰勝。故馬疾則臥。陰病則陽勝。故牛疾則立。馬、陽物也。故起先前足。臥先後足。牛、陰物也。故起先後足。臥先前足。造化權輿。

鼻鳩鳴卽小雨。朝鳶鳴卽大風。鵲驚鬼。鵁鶄厭火。孔雀避惡。　牛走順風。馬走逆風。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　兔吐子。鷓鴣吐雛。蝦蟆無腸。龜腸屬於頭。　羊跪乳爲孝。鹿斷腸爲慈。蟻立者臣。雁篤夫婦。犬馬報主。雞知時。鵲知風。蟻知水。其精媛有勝於人者。通典。

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　人火得水則滅。龍火得水而熾。內典。

虎善卜。貍善搏。鶴善符。鶴善舞。鷄善鬬。鷺善歌。鸛鵲善言。鴆毒步罡。鴛鴦善畫印。鵝鵝善勅。鳳凰善祝。蛇蟠向壬。鵲巢避太歲。燕伏戊己。虎銜衝破乾。鵲知來。猩猩知往。鵶聲抱。鱉睛抱。蝦蟇聲抱。熊宜經。鳥宜申。龜宜息。狼宜顧。此皆物性自然之巧也。　青要食虎。金翅鳥食龍。蜈蚣食龍。鼠食象。獅食象。角端食獅。元鹿食蟒。蚣蝑。蛇吞鹿。狼蝨齧鶴。螂蛆困膽。蛇。蟾蠑。蜈蚣。飛鼠斷猿。豈在形之大小哉。氣足以制之而已。　貓欲酒而斃。猩猩飲酒而伏。虎食楊梅而醉。雀食木鱉而醉。熊食鹽而死。魚食巴豆而浮。雉鴿食豕肉而瘋。貓食黃魚而瘋。狗食木鱉而死。此皆物性之違也。留青。

陰陽變化。莫可端倪。如雀化蛤。雉化蜃。虵化雉。蛙化鶉。黃魚化鶉。田鼠化鶉。鷂化雕。鷹化鳩。鳩復化鷹。虎化鰒。鰒亦化虎。海鼠化虎。鱣魚化鱯。蛇化鱔。竹化鱔。荇茅根化鱔。死人髮化鱔。腐蔬化蜂。橘蠹化蝶。疏桑化蝶。樹葉化蝶。壞帚化蝶。水蠱化蜻蛉。飯粒化蜘蛛。茅根化蠅。爛灰生蠅。蛆化蠅。蠅復生蛆。茅根化螢。竹根化宵行。朽木化蟬。木蠹蟲化蠔牛。白爪子化蠹魚。稽之簡策。確有可據。其他書不盡傳。而山林湖海之士。能鑿鑿言之者。又不知凡幾也。陰陽廢蕩。神矣哉。歐陽修筆。

象胆隨四時。在四腿。熊胆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黃顙魚胆。春夏近上。秋冬近下。蚺蛇胆。上旬在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　龜行氣導引。鶴能任運脉。熊舉目引氣。謂之熊經。蝙蝠善伏氣。鹿臥卿外腎。能通督脉。猴無脾。以行消食。鵶鴉夜飛。則以木葉自覆其背。綬鳥必遠草木。盧觸其嗉。黃鳥冬月以泥自裹。伏候春始出。鶴伏子擇礜石以煖氣。鴛鴦窟破塚間。以狐自衞。烏賊魚吸波噀墨。令水溷黑以自全。

鷄知將旦。鶴知夜半。驢鳴應更。鵶亦應更節。貓目可定時。魚腦螺肉及蟹黃白。皆應月。鯽肝一月一葉。貓鼻常冷。惟夏至一日則溫。虎嚙人。貔嚙風。皆隨月旬爲上下。　鵶鳴在上。蛇蟠不動。鶯鳴在上。蝟反不行。魚不畏網罟。而畏鵜鶘。白蟻聞竹鷄聲。則化爲水。　龍畏蠟。蛟避筍。守魚以鱉。養魚以鱔。　狐善疑。猶善蹲。　鵲立必順風。而東向。鵶鴉開翅。必先南翥。　猫欲孕可以借氣於帶。雞無雄可以借氣於灶。　羊性前逆。宜驅。牛性前順。宜牽。　鷓鴣刺巢如韈。綬鳥吐物如錦。　鷺啄則絲僵。鷹捕則角弭。蔽殺機也。

鵝見異類。差翅鳴。雞見同類。拊翅鳴。　子規先春而鳴。百舌夏至而噤。斑鳩雄呼晴。雌呼雨。鸛羣飛。鷩雨。雨爲之散。鵲巢風搖翅。因風疾擊。　鳥迎風而飛。魚逆流而上。　山雞自愛其羽毛。終日影水自照。孔雀

密護其身弗令人見。象退牙犀退角麝退香皆輒藏匿。獺能禮北斗。烏鳶首有七星。夜朝北斗　蛭寸裂得水則生。鱉既烹得苴即活。　蝦蟆懷土取置遠處。一夕自返。雲南蠻蝶攜至別省萬里飛回。鹿比類而環角以自防。羚羊獨棲而懸角木上以遠害。　獺祭魚其祭也圓鋪。水象也。豺祭獸其祭也方鋪。金象也。　鷹不擊伏。鶻不擊妊。　蜂一日兩朝。應潮上下。蟻居必有等。行必有隊。羣鹿視塵尾爲準。羊以一雄爲主。羣羣聽之。雉分地爲界。界以一雄爲主。莫敢越界。　蜈蚣性制蛇。而蜘蛛、蝸牛、蜒蚰能制蜈蚣。蛙畏蛇而制蜈蚣。三物相值。皆莫能動。　象傷見日即瘡。蝎尾斷能自續。　麋尾生風。蜥蜴吐雹。蟹畏霧。蠶畏風。澤鱉畏隙光。射之必死。而日中曝之反無恙。　馬力在髆。驢力在膚。象一軀之力皆在鼻。鹿走必山岡。駱駝知泉脉。雞子日中則正。日昃則偏。蝸蚌月大先生前足。月小先生足後。牛於月望前生者。子行母前。月望後生者。子隨母後。　象交牝則在水中。以胸相貼。瓦雀雌雄相感。必一俯一仰。　海東青、小鳥也。能擒天鵝。燕、弱鳥也。能剪海東青。鸚鵡四蹬齊飛。鸚鵡一足起舞。烏魚胆甘。鱖魚有肚。烏鯽引烏鰍。鯉誘蟻。鰻鱺附鱉而生。水母以蝦爲目。鴟鴞取火。火鴉吞炭。鯰魚腹中能貯水養子。鶴鳥伏子。能營池養魚。此皆化工之巧。在物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抄

禽畜菜茹之色。所在不同。如江浙間。猪黑而羊白。至江廣吉州。二者反是。蘇秀間鵝皆白。或有斑褐者。則呼爲雁鵝。若吾鄉凡鵝皆雁也。小兒至取浙中白者。飼養以爲湖沼觀美。浙西常茄皆紫。其皮白者爲水茄。吾鄉凡茄皆白。而水茄則紫。其異如是。宋永亨、魏國雜錄

東方多麥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　漠北五穀不生。地氣冷故也。今溫州田禾一歲四熟。廣東又有三熟田。地氣煖故也。秔有水旱二種。南方地下。塗泥多宜水稻。北方地平。惟澤土宜旱稻。西南夷亦有燒山地爲畬田。種旱稻者。謂之火米。　五穀之種。數百。各隨土地所宜。其形之光芒長短大小不同也。其色味之赤白紫爲。堅鬆香否不同也。其性之溫涼寒熱。亦因土而異。　鮮露不掐葵。日中不剪韭。　薑畏烈日。藕畏南風。芫荽喜穢語。芝蘇須夫婦同種。　望梅止渴。食芥墮淚。五液之自外也。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青出藍染。反勝於藍。　南瓜節節生根。柳楊倒插亦活。農圃金書

稻花也。葵花也。蓮花也。晝炕宵合而向日。麥花也。菱花也。拘佛頭花也。宵炕晝合而向月。觀陽親陰性也。

四時有花者。月桂、四季桂、月月紅。而春夏秋冬。各有其種者。碎剪羅也。四時不凋者。松、柏、樟、竹、石楠、冬青、黃楊、棕櫚、黃柏、樟腦、蕓草、萬年青、吉祥草、金星草、木賊草、黃連、厚朴、麥門冬、金銀藤。而秋蘆冬花。春實夏熟。合四時爲生成者。枇杷也。草木分雌雄者。梁樹、竹、筍、鷄舌、牛膝。而雌雄必須相對。或映水乃結實者。銀杏也。草木具人物形者。柏木、楠木、蕪菁、松、芥、枸櫞、茯苓、枸杞、商陸。而五官四肢畢備。或夜半能作人聲呼叫者。人蔘也。通雅

梧桐紀月。左右生十二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有閏則生十三葉。藕十二孔。閏益一孔。茨菰一根。環十二子。閏年十三子。芋生應月。遇閏則益。立夏後種。即不孕子。葵花背日而舒。晝合宵炕。隨月轉移。葵葉傾日。

不使照其根。黃楊性最難長。每閏年則低一寸。臭椿隨日東向轉西。暮則下垂。至旦仍東向日。胡椒葉晨開暮合。夜合花暮葉自合。何首烏入夜藤自交合。天將雨檀先起。號爲雨師。冬青花五穀樹。並可占水旱。類而推之。則古史所紀朱草生。冀莢滋。亦常理耳。烏足怪。黃典

萱草可忘憂。夜合花蠲忿。橙花難發。榛實多空。桃花愛豔粧。罌粟喜穢語。桂樹氣侵他木。瑞香味損羣花。玫瑰喜分移。蒐絲能絕地。枳枸能奪酒味。椰漿可以醉人。楊花入水化爲萍。楊樹遙淮變爲枳。蚯蚓結爲百合。馬瀝化爲蓯蓉。梧桐枝實幹疎。郁李先開後合。虞美人花見人謳歌則動搖如舞。紫薇花樹禿無皮。搔之枝即搖動。唐棣樹潤。無風自動。獨活得風不搖。無風自動。草木雖曰無知。氣機自能鼓鑄。拈花微笑。會心者應嘿嘿點首也。黃抄

桃枝以四寸爲一節。木瓜一尺一百二十節。木鼈去皮不死。荊木心方木再花。夏有雹。李再花。秋大霜。山上有葱。下有銀山。上有蓬。下有金山。上有蓋。下有銅錫山。有寶玉。木旁枝皆下垂。酒湯

金百鍊不輕。久埋不黯。而精氣往往外現。玉氣如白虹。精氣見於山川。餌玉者能化之爲水。消之爲粉。燒之爲粉。最奇者火玉可烹鼎。煖玉可辟寒。寒玉可辟暑。香玉有香。軟玉質柔。觀日玉洞見日中宮闕。銀能鎮心。可粉。可柔。可鍊爲母。珠禦火災。尤珍者。能夜明。能走盤。能定風。能辟塵。能殺水。馬腦天生文彩。其中往往有人物鳥獸諸形。玻璃展開。有兩點花紋。玫瑰起之。層層各異。猫睛石一線中橫。四面活光。輪轉照人。空青有漿者。能化銅鐵鉛錫作金。珊瑚能化金漿玉液。琥珀中有蜂形。可拾芥。妙硫砂面面如鏡。遇陰晦有紅漿汁出也。柏砂奕奕光生。照見一室。雄黃奇特者。價類金。有孕佩之。轉女成男。雌黃陰山金氣所蒸。造化黃金。非此不成。亦能柔五金乾汞。此皆寶氣之神明變化。非明眼人莫測其底裏也。黃抄

聞鐘可識興衰。聽瑟可知生殺。鼓音可驗晴雨。燈心可辨吉凶。漆器雷火不焚。棕繩入水不朽。洋鏡光映千里。羅盤字定四方。陽燧對日則爇。方諸照月則潤。桃符辟鬼。筆墨通靈。璣衡上測天機。斤削下闢地氣。凡此皆人工所製。而氣機應焉。況乘五行之精。而各從其類者乎。通雅

槎槽熟柿。皂莢藏蟹。死猫引竹。翡翠層金。人氣粉屋。物有相感。非人智慮所及。歸田錄

虎嘯風生。龍吟雲起。磁石引針。琥珀拾芥。漆得蟹而散。麻得漆而軟。樹得桂而枯。戎鹽累卵。獺胆分杯。其氣爽之相關感也。本草經

胡桃燒灰可藏針。酸漿入孟水垢浮。燈心能細乳香。榧子能軟甘蔗。撒鹽入火中。炭不曝。皂角入竈突。煙煤堅。瓜得白梅爛。梨得橄欖香。猪脂炒榧。皮自脫。鼠粉和梅。牙不酸。滑石可去衣油。石灰可藏鐵器。藿湯洗杯。青蠅不至。煙炭斷道。行蟻自回。桐油入水池荷死。江茶入水池菱枯。松毛可殺米蟲。麝香能祛壁虱。馬食雞糞。則生背眼。蒼蠅蝕蠶。則生肚蟲。春日火烟青。冬日火烟黑。香油抹龜眼。則入水不沉。唾津抹蟻翅。則當空高飛。乳香久留。能生舍利。松根年久。則生茯苓。橘樹不宜肥。枇杷不宜蕪。羚羊角能碎佛牙。人髮根粘起舍利。橘過江北化爲枳。麥得溼氣。則爲蛾。荊葉逼蚊蟲。蠶愁逼蠅子。酒能發香。藕皮散血。孝齊表銅則軟。甘草表銅則硬。芒種日螳蜋一齊出。九月九。蚊子嘴生花。燕畏艾人。蝸畏蝸牛。蟹畏蛇茹。斧怕

肥皂螺螄畏雪落，蜘蛛申日能越燕，子戊日不歸，夏月熱湯入井成冰，冬用柳絮襯硯不凍，草索可法青蠅，薺莖能衝飛蛾，蠶過小滿則無絲，蟹過霜降方可食，枳實軟魚骨，薄荷去魚腥，燈心能煮江鰍，麻葉可逗蚊子，物類相感，如斯而已。東坡物類相感志

蛇化為龜，雀化為蛤，蓋其神淺，精思之有日，時至形化，性使之然也。老槐化為羽人，朽麥化為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人化為貞石，蚯蚓化為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朽瓜為魚，腐草成螢，萬丸生蠶，白人血化野火，感氣而變化，固無足怪。昆蟲蠕蠕，不能奮揚，木不斂津，豈能條暢。鳥夜明而晝昏，雞晝明而夜昏，稟性使然也。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唳，氣交也，蓋由情愛相接，所以神氣可交也。豺虎行，草木偃，毒熱怒，土石揭，威之所鑠，氣之所搏，頑鬻為之作。狐狸之怪，雀鼠之魅，不能幻明鏡之鑑者，明鏡無心之故也。悲則雨淚，爭則雨涕，情則結瘿，怒則結疽，心之所欲，氣之所屬，無所不有。

胡人多髯，蠻足，羌人刲鼻，仰首，胡夫越婦，生子似父，蠻夫羌婦，生子似母，或陰孕陽，或陽孕陰也。梨接桃，其實毛，梅接杏，其實甘，或剛孕柔，或柔孕剛也。磵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精也，鏡非求鑑於物，而物自投之，寶非求飽於氣，而氣自實之。觀其文章，則知其人貴賤焉，觀其書篆，則知其人性情焉，聞其聲瑟，則知其人道德焉，聞其教令，則知其人吉凶焉。讀子化書

乾棟

天經或問，天大地小，地在天中，大氣舉之，四面皆空，人附地四面皆上，脛豆可驗也。

春秋內事，稽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為日，故陽燧見日，則然而為火，按陽燧以銅為之，如鏡而中凹，投艾向日，取火立熱。淮南子註，方諸大蛤也，熱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可治內熱，朱子曰，雷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據此則雷斧雷字之說，理或有之，必泥王充論衡，非敬天之道也。

重霧三日必大雨，未雨不可出行。

雲笈七籤，五日午時，取天落水磨硃，寫一龍字，明年若又雨，取水磨墨，寫一龍字如錢大，二字合作一丸，婦人難產，乳香湯吞之，生出男左女右，手中握字丸即下，如來年無雨，丸字無用矣，每年須寫百字以濟人。

雪水甘寒，收藏能解天行時疫一切熱毒，烹茶最佳，或疑太冷，實不然也。

大霧不宜遠行，宜少飲酒，以禦霧障。

星月下裸形，觸犯天神，易干邪祟。

暴風雨，震雷昏霧，皆是諸龍鬼神經過，宜入室燒香靜坐，以避之吉，切勿犯房。

大風雨雷電時，犯房者，生子頑愚無賴，日月蝕，犯房者，生子五官不備。

凝視日光，損目。

雷鳴初，打牀蓐，能去蝨虱。

大風大雾，大寒大熱，勿冒犯之，以一提元氣，豈可與大造敵耶，必不得已，亦須飽食，一切熱氣寒氣，及邪

氣難入。

梅雨水洗癬疥，滅瘢痕，入醬令易熟，沾衣便腐，滌垢如灰汁，有異他水。

雹水醫味不正，取一二升納甕中，即如本味。

天經或問，俗傳天開門，史志謂之天裂，非眞裂也，此是火際，偶吸下土之氣，鬱積騰餘，如金銀在爐冶中鎔鑠之狀，與彗孛雷電同也，亦或有晝見兵馬戈戟行空者，或見樓臺宮室森然者，是日光為雲所蔽，淫雲上受日光，下吸地影，故有此象，若倒映水面，即蜃樓之類也，見者愼勿驚訝。

驗日影法，周禮馮相氏以土圭立表，冬夏致日，春秋致月，夏至日景影，尺五寸，冬至景丈三尺，春分秋分景七尺三寸六分。

觀雲法，周禮注，二分二至觀雲，預備斗威儀，青雲為蟲，白雲為喪，赤雲為兵荒，黑雲為水，黃雲為豐年。

斗威儀，觀日法，政太平日五色，政公平日黃中而赤氣，政和平日黃中而黑暈，政象平日黃中而白暈，政升平日黃中而青暈，觀月法，政太平月多暈，政公平月赤明，政和平月黑明，政象平月白明，政升平月青明。

驗風雨雪霜露法，天經或問，有雲則無霜，風盛則露微，日月承氣漸稠而黑者，雨徵也，有忽然去一邊者，風徵也，忽然全去者，晴徵也，氣行空中為淫性所礙，不得上升，觀之見其宛曲者，雨徵也，晚間霧開而復擁者，雨徵也，晨起氣昏者，雨徵也，煙氣下垂者，雨徵也，日出時，雲多破漏，日光散射者，雨徵也，日光黯淡，而色蒼白者，雨徵也，日出雲霧即掩者，雨徵也，忽有黑雲擁起者，雨徵也，晨西北有黑雲堆積者，雨徵也，昏西北累層煙霧者，雨徵也，日能射日者，雨徵也，天低氣昏，游氣浮般，雲勢四合，俱雨徵也，春大寒，夏氣蒸，秋忽涼，冬忽溫，亦雨徵也，日出無雲掩映者，晴徵也，煙氣亭亭直上者，晴徵也，晚霞彩者，晴徵也，晨有霧而漸開者，晴徵也，晨無霧露者，亦晴徵也，風從東南來者，晴徵也，午後多赤雲者，晴徵也，雲如火光者，旱徵也，冬大寒而數日忽溫煖者，雪徵也，冬冷而羣鳥飛者，雪徵也，夏日炎氣鬱蒸者，雹徵也，空中有雲如線不動者，雹徵也，井水忽溷者，雹徵也，或雲片相逐，雲色慘白，聚散不常，繞圍日下，日月昏暈，日赤，日圍，月過房箕壁軫，夜星爍躍，參星動搖，太白晨見，此皆風徵，或繼之雨也，至於人事物類，亦可以徵風雨者，如頭痒，耳熱，面赤，髮潮，體燥，肢痛，烏雀翻飛，噪空園舞，魚出跳躍，羣蟻出穴，蚓過路，蛇曝日，石厭潤，樹汗流，琴聲不清，鼓音不亮，燈燄搖閃，爆有聲，此皆風雨之先徵也。

日月蝕時，飲指牙。

棘枝可以辟霜，故鵲巢中必有棘枝，以護寒氣，凡養花者，初春以棘枝置花叢上，霜不為害。

天道不遠，日監在茲，勿指天為證，勿怒日月星辰，勿裸體以褻三光，勿對三光溺，勿月下褻，勿唾流星，勿久視雲漢，勿嘯怨風雨，勿指虹霓，雷鳴勿仰泓，伏熱勿驟飲水，衝寒勿驟飲湯，日出則出，日入則息，朝出夜飢，暮息莫飽，期不可泣，晦不可歌，此天時避忌之要略，能遵行者，日與善氣相迎，吉神擁護，理不爽也。

以銅錢置碗底，稍遠不見，以水實碗，其錢立見。西人測天法，能收遠爲近，升卑爲高，蓋彷此意。

屍未斂者，遇雷鳴，必腹脹，以鏡掩腹，則晶光上透，烈氣迎之而散。河冰遇雨則開，見霧亦解。舟行遇凍者，徒望晴明無益。

坤維

銅山西崩，洛鐘東應。宋儒若朱子蔡氏，皆以爲然。其要總不出有水以聚，無風以散二語。今人皆信風水，幾以身殉，固屬太過，然亦不得一味鹵莽，以致禍生不測也。

山有孔穴，採寶者惟三月九月，餘月山閉氣交，入者多死。游士探奇，宜知此說。　山野夜行，常扣齒，或手掠腦髮，後則精邪不敢近，歌唱叫號大不祥。

渡江河，書禹字佩之，能免風濤之厄，或以手書士字，可不驚恐。涉江海見奇形魚獸，勿指示叫號，恐惡人且易招禍。

潮乃地之喘息，一日之內，自子後陽生之時，陽交於陰而潮生。午後陰生之時，陰交於陽而汐至。隨月消長，朔後明生之時，潮勢大；望後魄生之時，潮亦大。秋時獨盛於東海。涉江海者，不可不知。泛海全憑羅盤，若識一線，便差千里。製法悉秘不傳，以物理考之，總不離磁石者近是。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偏不全南也。亦有磨而之北者。磁石之指南，猶稻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凡古井及深窖中，多毒氣，不可輒入。其水尤不可飲。五六月最甚。先下雞鴨試之，若旋轉不下，是有毒氣。先以醋數斗投井，可入。窺露井損壽，塞古井令人盲聾。

水有水弩，蟲蝨不可渡。蟲射人影即死。先以物擊水，蟲散方可渡。陂湖水有小影，是魚秧，勿食。

陰地流泉，六月行路，飲之發癍。

溫泉性熱，有毒，切不可飲。就浴能愈諸風惡疾。體虛者毋得輕入。泉不流者，食之有害。山居之民，所以多瘿腫也。

海現蜃樓，皆是遠地樓臺，上映於空中，蜃氣倒映水面。人望之，樓閣嶙峋，謂之蜃氣。亦如虹，謂之蟒蝀也。見者多驚訝，或生幻妄，智亦淺矣。

乳穴水，乃岩穴中涓涓而出之水，稱之重於他水。宜人。地有龜龍體，有麟鳳貌，有弓弩勢，有升斗象，有張舒形，有塞閉容，有隱真之安，有累卵之危，有舍腴之利，有墳墳之害。此十形者，氣勢之始終，陰陽之所及。建邦立邑，不能出其範圍。即一封一鎮，一墳一宅，莫不有來龍去路，生尅禍福之理。明眼者自能辨之。

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人卜地，今人擇地，理自相通。世儒疑人死氣散，未必相屬，試思入土白骨，以鱗血滲之，自能深入，則一氣感通，無間生死也。萬一委親骸於朽壤，子心何安。且求福未必獲福，小不經意，其禍立見。人子須知一著，不可不讀也。

人死以入土爲安。卜地稍宜，即當營兆。如貪求吉地，日久沉閣，雖位置有方，不得地氣，如樹根不附土，立見凋瘁也。有絕向，無絕地，蓋大地隨處可以埋人，向有不利，殺氣直人，如行路當面遇風，自難躲閃也。

風不聚，水不侵，蟻不害，存歿均安，便是吉壤。若山明水秀，龍飛鳳舞，乃山川精靈之氣，冲和之基，陰有神物護持，固造物祕之以待善人者。一味營求，必至弄巧成拙。　三合土葬法，可以長保不壞，卻難得地氣，所以士夫之家，不肯輕用。

敦土之學，同於敬天。勿以刀杖怒擲地，勿輕掘地。深三尺即有土氣，傷人。勿裸臥地上。入深山，當持明鏡以行，使精魅不敢近。入山念儀方二字以卻蛇，念儀康二字以卻虎，念林兵二字以卻百邪。入山至山腳，先退數十步，方上山。山精無犯。入山將後衣裾摺三指，挾於腰，蛇蟲不敢近。渡江河，寫土字於手心，下船無恐怖。行熱勿以河水洗面，井水沸起者勿食。屋漏勿食，濁水未經杏仁泥攪，或明礬淳清者，勿食。此地忌之大略。合前天時諸忌，節宣之學，思過半矣。

蓋海集：凡掘地作坎，出其土，既成坎，以其土實之，則耗半矣。蓋萬物藉氣以爲質，一動則氣泄，氣泄則質爲之損也。觀此，則無故動土，必洩地靈，勿視爲兒戲也。

時令

正月日時不宜用寅，犯月建，百事不利。餘月倣此。

元日四更時，取葫蘆藤煎湯浴小兒，終身不出痘瘡。其藤須在八九月收藏。一云，除夕葫蘆煎湯亦可。卻只宜一人爲之，不令人知，乃驗。

元日五更時，點火把照果樹，則無蟲生。以斧斫打各樹身，則結實。

是月，將三年桃樹上尖刀畫破樹皮，直長五七條，比他樹結子更多。蓋皮緊不長，調物性以養天和也。

是月，加綿襪以煖足，則無病。

二月宜食韭，大益人心。

千金月令：驚蟄日，取石灰滲門限外，可絕蟲蟻。

禮記月令：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三月三日，取薺菜花鋪竈上，及坐臥處，可辟蟲蟻。

是日採苦楝花，無花即葉，於臥席下，可辟蚤虱。

清明日，或三月三日，日出時，採薺菜花莖候乾，作燈杖，可辟蚊蝱。三月三日，或戊辰日，收薺菜花、桐花、芥菜、藏羽毛衣服內，蟲不蛀。

清明日三更，以稻草縛花樹上，不生刺毛蟲。

菱兒菜性寒，是月勿多食，令下焦冷，有傷陽道。

四月爲陰月，宜節聲色，薄滋味，謀嗜慾，定心氣。

是月伐木不蛀。

月令纂：是月於魚池中納一神守，則魚不走。養鯉善飛，尤爲緊要。神守即圃魚也。

五月上屋，令人魂魄不安。

五月勿晒床蓐。

是月屬火，午火大旺，則金氣受傷，古人於此獨宿，淡味已養生臟，正嫌火之旺耳。

五日午時，韭桑地上面東不語，取蚯蚓糞泥藏之，要潤如碎珠，粒粒成塊，爲妙，遇魚骨鯁喉，用此少許，擦咽喉外皮，即消。

五日取葵子微炒爲末，患淋者食前溫酒服一錢，立愈。

六月極熱，可用扇急搧手心，則五體俱涼。

黃酷，是月十九日二十四日，拔白，永不生。

夏月單用醋煮肉，可留十日。

是月凡製一切果蔬，俱用臘雪最佳。

七月七日，取赤小豆，男女各吞七粒，令人終歲無病。

雲笈七籤，七日曝皮裘，可以辟蛀。

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八日，拔白，永不再生。

立秋日，用水吞赤小豆十四粒，一秋可免赤白痢疾。

八月勿食生果生蜜雞子，勿食蟹，霜降後方可食蟹，秋穀初成，老人食之，發宿疾。

九月取枸杞子浸酒飲，令人齡老。

九月勿起動床蓐。

十月夫婦戒同寢，忌純陰用事。

是月勿戴煖帽，使腦受凍，則無眩暈之疾。

冬夏臥被蓋太煖，睡覺即張口吐氣，以出其積毒，則永無疾。

十一月一陽初生，宜節愼，較仲夏尤甚。

冬至日，勿多言，當閉關靜坐，以迎一陽之生，不可動作，是日以赤小豆煮粥，合門食之，可免疫氣，並後十日，夫婦當戒容止。

十二月子日晒蓐，能去蚤蝨。

臘八日收鱖魚燒存性，研細，用酒調服，治小兒斑痘不出，即發亦安。

除夜取水稱輕重，元日又取稱之，可較兩年之高下。

清明柳條，可止醫醋溺盜。

冬至之日，立八尺之木，日中視其晷，晷如度者歲美，不如度者歲惡，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進一尺則日食，退一尺則月食。

按曆志候氣之法，爲室周密，以布縵室中，以木爲案，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兩端，按曆候之。

氣至則灰飛。

漢書先冬至夏至懸炭鐵，如衡各一端，令相停，冬至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至陰氣至，鐵仰而炭低，以此候二至。

辟寒丹，用雄黃、赤石脂（黏者佳）、丹砂（光明者）、乾薑各等分，爲末，蜜同白松香爲丸，如桐子大，酒下四丸，服十日止，能辟寒氣，冬月赤身可行水內。

辟暑丹，用雄黃研水飛，白石脂水飛，丹砂細研，黃泥裹燒如粉，磁石擣碎水飛去赤，各等分，人乳同白松香化爲丸，如小豆，空心湯下四丸，服三兩日後，夏月可衣裘褐，炎氣不侵。

冬至後百十日，可浸稻，豫蓄雪水浸稻，則不生蟲。

宮室

宅有五實，令人富厚，宅少人多，一實，宅大門小，二實，墻院周完，三實，宅地相停，無屋少地多之病，四實，宅水從東南流，五實，反是爲五虛，主貧耗。

桑樹不宜作屋料，死樹不宜作棟樑，接木爲柱，尤不吉，梓爲木王，屋有此木，則餘材不震，若梓木作柱，在下手則木變叫，云是子位。

杉木燒炭爲末，安門檻中，開門則能自響。

枳椇樹作屋，屋中酒味薄。

蘆除匠鬼之法，詳載宅經，大概木匠鬼人，必插木篋在首，不令插之則不靈矣。

庭前種桐，妨礙主人，屋內種芭蕉，久而生祟，大約槐竹之外，門庭垂蔭，聚庭前石榴爲佳，餘多妨忌。

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中庭種樹，究非所宜，苑囿尤宜另造，廳後不宜作籠，房門不可對天井，廚門不可對房門。

門前不宜有水坑，大樹不宜當門。

家內不宜穿井。

齋齋宜明淨，不可太廠，明淨可爽心神，宏廠則傷目力。

正門前不宜種柳。

天井內種花木，主淫泆，大凶。

住房貴曲折，門外一望如直腸，大不利。

地有陰基有陽宅，以陰基立宅，略沾旺氣，子孫終不繁衍。

住房自有體格，或如寺院，或如官廳，俱不吉。

池水護基，別墅則可，若作住屋，主孤耗。

西方主殺，大門向西，恐干殺氣，或當門有天生屏障則可，否則宜築照墻以蔽之。

宅內無故起土傷地脈，洩地氣，北人不忌，由其土氣厚也，終不甚利，況南方地氣淺薄，那得效尤。

樑柱初成。誤漬人血。久或作祟。不可不慎。

屋內燒烟。可辟龍風。

舊屋重加洗刷。立見家道蕭索。

芸香辟蠹。故藏書臺稱芸臺。書牕曰芸牕。

故窗紙治鼻衄。窗間積塵。敷刀口有驗。

安處者。南面而坐。東首而寢。陰陽適中。明暗相半。屋低高。高則陽盛而明多。明多則傷魂。屋無卑。卑則陰盛而暗多。暗多則傷魂。人之魂陽而魄陰。苟傷明暗。疾病生焉。不可不慎。

草堂之中。或草亭僻室。製爲琴室。地下埋一大缸。缸中懸一銅鐘。上以石墩。或用板鋪。上置琴磚。或木几。彈琴。其聲空朗清亮。自有物外氣度。

北方地土高燥。祇須樓房。或高架。便可隔絕潮氣。南方春雨時。藥物圖書皮毛之物。每爲黴濕壞盡。宜烟熏去地一丈多。閣中循壁爲櫥。二三層。壁間以板弭之。前後開隱。櫥上懸長究。物可懸者懸於長究中。餘置格上。天日晴明。則大開窗戶。令納風日爽氣。陰晦則密閉以杜雨濕。中設小爐。長令火氣溫鬱。則無他患。

中門種槐。三世昌盛。屋後種榆。百鬼辟易。門前青草。易滋愁怨。中庭種花。易啓淫邪。

人之家室。土厚水深。居之不疾。土欲堅潤而黃。水欲甘美而清。坐臥之處。四面周密。無斜風陰氣。是爲大祥。

發祥之宅。勿輕改移。宅經云。宅乃漸昌。勿乘室堂。言不得因富改造也。

造房最忌倒木。木值必取生氣。根下而梢上。驚者倒。用之使人家不長進。作事顛倒。豎柱時。宜仔細檢點。造作前樑。臨上乃移爲後樑。大忌。

調燮類編卷二

身體

指甲中有垢者。以白梅與肥皂一處洗。則自去。

彈琴士。指甲薄者。用僵蠶燒烟熏之。則厚。

染頭髮。用烏頭薄荷入燥礬染之。

食梅子牙軟。吃藕便不軟。一用韶粉擦之。

油手以鹽洗之。可代肥皂。一云。將順手洗自落。

髮爲血餘。埋之土中。千年不朽。煎之至枯。復有汁出。誤食入腹。變爲臟蟲。煨治服餌。令髮不白。

生人髮挂棗樹。鳥不敢食。其實人逃走繫其髮於緯車上。卻轉之。則迷亂不知所適。

有孕之乳。醋之忌爛。有毒。

病瘡者。試取叫子。使頸子作聲。習久自依稀可辨。

手揑耳邊。止火痛。

象山要語。精神不運。則愚。血脉不運。則病。

凡人臥牀常令高。則地氣不及。鬼吹不干。鬼氣侵人。常因地氣而逆上耳。人臥室宇。當令潔靜。潔靜則受

癮氣不潔靜則受故氣。一身亦爾。宜常令潔靜。

手患冷者。從上打至下。得熱便休。腳冷打熱亦妙。愈於向火。

夏月不宜坐日晒石上。熱則成瘡。冷則痛。睡鐵石上損目。

夏月遠行。用冷水洗足成病。

伏熱以冷物逼體。殺人。大汗當風。冷水沃面。成目疾。醉後。冷水沃面。生黑點。

目不宜輕點。耳不宜長挖。

夜間小便時。仰面開眼。至老不昏。

行汗鼓脇。懸腳。久成血脾腰病。

行路多。夜間向壁角舉足踵。則明日足不勞。

無飲於神像之旁。神思不安。坐臥塚墓旁。令人精神散。

口吹燈。則損氣。留燈而臥。神魂不安。行房尤忌。

將睡叩齒。則齒固。用溫鹽湯漱口。堅牙益腎。

臥宜側身屈膝。不損心氣。覺宜舒展。精神不散。舒臥招邪魅。濯足而臥。四肢無冷疾。臥足一伸一屈。不夢洩。

睡不可張口洩氣。損氣。尤忌言語。五臟如懸磬然。不懸不可發聲。

酒醉即臥。外生瘡癰。內生積聚。醉臥桑樹中。發瘡必甚。

人臥不可戴將筆墨塗其面。恐魂不歸體。

趨憂則神不清。晝睡損元氣。

沐浴未乾勿睡。臥睡飲水更睡。成水癖。

頻浴者。氣壅於腦。滯於中。血凝而氣散。體雖澤而氣自損。故有癮疹之患。

大汗徧脫衣。及醉令人搧。生偏枯半身不遂。

醉不可忍大小便。成癃閉。腸痔等疾。

醉飽行房。致百病。目疾。行房成目盲。

熱湯漱口。及馬尾做牙刷。俱損牙。

諸禽獸魚油點燈。令人盲目。燒甘蔗梢。令人目暗。

飢忌浴。飽忌沐。目疾忌浴。犯者目盲。

臥當舍脊不祥。頭向北。多失意事。臥處頭邊安爐。傷目。

早靡手令熱。以靡身體。從上至下。名曰乾浴。令人除百病。

秋冬宜溫足凍腦。春夏腦足俱凍。

冬月陽氣在內。近火醉酒。則陽氣太甚。且手足能引火氣入心。七不可久供。

臥。弗令首得長寒。以長有天地之清氣入腹中也。

腰腎囊熱。則腎氣透。而易於生精。靡足心熱。則湧泉穴透。而血不下滯。臨臥時。令童子用手搓摩爲宜。

夜行傷筋。凡行路勿多言。恐神散而損氣。

多汗損血。冬月天地閉。血氣藏。縱有病。亦不宜出汗。

大凡人坐。常以兩手按膝。左右紐肩數十。則血氣通暢。不生諸疾。婦人產後。勿見狐臭人。

生瘡毒未愈。食生蛋鴨卵。則肉突出作塊。凡惡肉用烏梅肉燒存性研。傅一夜立盡。

本草注。鉛性能入肉。故女子以鉛珠紅耳。即自穿孔。石女無竅者。以鉛作鍼。逐日鍼之。久久自開。此皆昔人所未知者也。

妊婦不可沐頭。沐之則橫生逆產。

兒若臥乳。當以臂枕之。令乳與頭平。即乳不噎。母欲睡則奪其乳。睡着不知飢飽。即成嘔吐。兒腦未定。勿令以乳飲之。交合時。尤不宜令兒飲乳。

小兒睡。毋令鼻中吹風及顖門處。成風疾。母泪不可滴入兒眼中。經後一日三日五日受胎者皆男。二日四日受胎者皆女。過六日則子宮閉。

凡胎衣宜藏於天德月德吉方。深埋緊築。令兒長壽。若爲猪犬食。令兒頑狂。蟲蟻食。令兒瘡癬。鳥鵲食。令兒惡死。棄於火中。令兒瘡爛。近於社廟汚水井竈皆有所禁。蓋鋼山西崩洛鑄東應。自然之理也。

器用

商旅銅器。以肥皂塗之燒赤。後入梅鍋爍之。則黑白分明。

漆器上有朱紅字。以鹽擦。則作紅水洗下。

油籠漆籠漏者。以馬屁孛塞之。即止。酒餅漏者。以羊血擦之。則不漏。肥皂寒油瓶亦可。

柘木以酒醋調礦灰塗之。一宿。則成閻浮烏木。

漆器不可置蓴菜。雖堅漆亦壞。

棗木作匙者。爲其不飲。及不粘飯也。

熱碗足。燙漆桌成跡者。以錫注盛沸湯衝之。其跡自去。

銅器或鍮石上青。以醋浸過夜。洗之自落。

琴既無聲者。乃舊而膠解也。宜用沙湯洗之。

針眼制線者。宜用燈燒眼。

錫器黑垢上。用燒雞鴨湯洗之。

碗口上有垢。用鹽擦之自落。

水浮炭。紙內。夏月可浸物。焙炭餅中。安猫食。夏月亦不臭。

刀子銹。用木賊草擦之。則落。鐵銹以炭磨洗之。鈍以乾烊炭擦之。則快。

以皂角在竈內燒煙。鍋底煤幷突煤自落。

肉案上抹布。猪胆洗之。油自落。

藜木湯布拭酒器。幷酒桌上。蠅不來。

燭心散。以線縛之。燈剪用無名異塗之。剪燈則燈自斷。

鮮桶漏。用醋調合粉泥之。

香油黏刀。則刀不脆。

神前琉璃。用醬湯洗。油自去。

椒木作擂槽。不臭且香。

泥瓦火煨過。作磨石甚佳。

竹器生蛀。用生桐油點蛀處。即止。凡作竹器。以火熏去竹油。則永不蛀。

炭不旺者。酒鹽則旺。炭易爆者。酒鹽則不爆。

刀針以石灰末包藏。則不銹。凡鐵器皆可用石灰收藏。胡桃燒灰藏亦可。

凡櫃櫃箱篋。暗用關鍵。則窺伺者沮謀。

餅胆用銅。其水易腥。以錫爲之。則不腥而亦易製。

若性宜於砂壺。其嘴務直。一曲便多阻塞。酒注又當別論。

茶葉與磁銅等罐。性不相能。惟宜錫瓶。但罐有眼。發洩潮氣。宜再三試驗。錫瓶頂蓋。最忌雙層。

漆髹。時令湧泉穴受擦。最爲便益。

禪燈。高麗石者爲佳。有日月二石。月燈光白如初月出海。所在多有。日燈如東升曉日。一室皆紅。不可多得。小者尤覺可愛。價亦倍高。

塑蠟燭方。魏角子二斤。八月收。白膠香一兩。硫黃四兩。先將角子搗爛。將膠香化開。入器中。一同熬爛。次下硫黃。以槌條攪。用小指大竹筒長七八寸。將三物灌入陰。去其竹筒。每條可點一二日。

聖燈方。浮萍瓦松。俱六月收。遠志黃丹蛤粉各一兩。爲細末。每油一兩。入藥一錢。可照一月。

鹽消炭。磁中燒柴下火取出。鹽閉成灰。不拘多少。搗爲末。用塊子石灰化開。取濃灰和炭末。加水調成。以毛竹一筒。劈作兩半。合脫成筯。晒乾燒用。終日不消。

獸炭。綱骨炭十斤。鐵屎十斤。用生芙蓉葉三斤。合搗爲末。糯米粥和成作塊。晒乾。每燃一枝。三日不滅。如不用。以灰掩之。

芥瓢法。研碎芥辣。以筆蘸。及長竟如刺。成稜界。或欲瓢曲。撥破藤根。入巴豆一粒。二三日。葉萎瓢軟。隨意拗曲。以線縛定。取出巴豆。旋即生活。或以瓜子種。雞冠花旁。各去皮。合縛爲一。及切斷瓢根。令托雞冠。結瓢紅色。謂之仙瓢。

椰生子大於瓢。垂枝間。內有漿水。飲之得醉。取其殼爲酒器。如酒中有毒。則沸起。今皆漆其內。則非用椰意。

莩薺擦刀可切冰。　鋼刀切莩薺則壞。切西瓜皮則快。

荷花葉煎湯洗鐵器如新。或用荷梗亦好。一方用糟醋。

水缸內養魚三兩箇。則活不生腳。

伏中。收松柴斫碎。以黃泥水中浸皮脫。晒乾。冬月燒之無烟。竹青亦可。

黑漆屏風。能養目力。

飲食收器中。宜下小而上大。若覆之不密。蟲鼠欲盜食而不可。壞器墮涎。食者得黃病。通身如蠟。針藥不能療。

書燈用香油一斤。入桐油三兩。則耐點。又辟鼠耗。以鹽置盞中。可省油。以生薑浸盞中。不生暈。蓍菜梗作拨燈杖。則無飛蟲。

匙筯用象牙金銅爲之。可試食毒。虎毒。試毒酒尤驗。

酸漿入盂水垢浮。

呵鏡子。以津唾畫鏡。令乾。呵鏡自見。

漆器在燥熱及霜冷時。則難乾。得陰溼。雖寒月亦易乾。最忌見蟹。若沾漬。人以油治之。凡驗漆惟稀者。以物蘸起。細而不斷。斷而更收。更塗乾竹上。蔭之。速乾者並佳。

磁瓦竹木等器破損。用真生漆拌飛麵可接。

裝烟具上截。只將下截對敲則上。

靴底旁汚黑。以水洗晒則黃。用淨水洗過。再刷礬水。帶潮擦以白粉。宛然如新。晒亦無害。

衣服

夏月衣蒸。以冬瓜汁浸洗。其蒸自去。或鹽杏蒜洗亦可。

夏衣生黴。用梅葉煎湯洗之。

洗葛衣。用梅葉揉碎洗之。經夏不脆。用木盆則黑。以磁盆洗之。

墨汚絹綢。牛膠塗之。候乾揭起。膠則墨隨膠而落。

墨汚衣。口噙水以筯頭蘸水洗。即去。又法。帶溼以油浸透。須用灰汁擂之。

油汚衣。用炭灰熨之。或以滑石擦熨之。滑石須研極細。熨火宜緩。或用石灰乾晒亦可。

猪油汚衣。用生栗子細嚼。放汚處揉擦即去。

血汚衣。用冷水洗可去。忌用熱湯。一法用濁煎漿。以其氣薰衣一宿。來日洗之則落。

油墨汚衣。先以油墨潤一宿。用半夏烏賊骨。滑石。枯白礬等分爲末。洗淨。燈草揩擦即去。

糊漿百藥煎。汚衣服。用烏梅洗之。

北絹黃者。以雞蘇煮之即白。鴨蘇煮亦好。

鞋中着樟腦去腳氣。用椒末去風。則不痛冷。

帽裏用沸湯擺洗。內加少鹽。則垢自落。熱麵湯擺洗亦妙。

槐花汚衣者。以酸梅洗之即去。

驢靴。用黃蠟四兩。以二兩粘灑青入蠟均用。

靴底汚。用粉梓擦之甚佳。白土亦可。

絹作衣棉夾裏。用杏仁漿之。則不吃絹。

伏中裝綿布衣無綿珠。秋冬則有。以燈心少許置綿上。則無珠也。

笠子油汚。或汗透者。以烏頭煎濃湯洗之。

茶褐衣段發白花點者。以烏梅煎湯。用筆塗發處。立還原色。

元色衣有白跡。若以墨塗之。則光亮難看。須買白雲滅頓溫。入皂靴點之。則無跡。　酒醋醬汚衣。稿擦之則無跡。梅蒸衣。以枇杷核研細爲末洗之。其班自去。

氊襪以生芋擦之。則耐久而不蛀。

紅莧菜煮生蔴布。則色白如雪。

楊梅及蘇木汚衣。以硫黃薰之。然後洗。其紅自落。

衣裳蒸壞。先以水浸溼。次用蘿蔔汁洗之。

毛衣用無油漆板匣收貯。紙糊板縫不通風。則不蛀。或洒以潮腦亦可。

戎衣用花椒捲收。或茺花末摻之。則不蛀。一用出缸藍布包之亦妙。

風領煖耳。包歲瓮中。密封覺口。毛決不脫。

甘菊作囊。當枕上睡。明目延年。涼枕內不宜放茉莉。恐引蜈蚣、虎豹皮上睡驚神。毛入瘡有大毒。

蒲花褥。九月採蒲晷蒸。不然生蟲。晒燥裝入臥褥。或座褥內。以杖鞭擊。盡軟溫煖。長久可用。深秋採蘆花。裝入布被中。初涼覆之。不甚傷煖。

紙帳。用繭紙纏於木上。以索纏緊。勒作皺紋。以線折縫縫之。稀布爲頂。取其透風。或畫以梅花。或畫以蝴蝶。自是分外清致。

鵝毛柔煖而性冷。選細毛夾以布帛而爲被。新秋甚佳。即冬時亦可用。尤宜嬰兒。能辟驚癇。

春冰未泮。衣欲上厚下薄。暖時宜一層一層漸減。不可驟去。

汗溼衣。不宜久著。洗汗衣須用淺水。汗乃下。不然翻潮溼。水粉漿衣。酸氣可散。將粉晒乾入水。便無惡味。

酒汚衣不可擦。急以燒酒潤之。則全化而無跡。

紅紬絹。或帽綿綢者。漬水覺盪。恐失色。以燒酒代水則紅色不減。

金久埋不生衣。百鍊不輕。其色七青八黃。九紫十赤。以赤爲足色。嗅之不腥。舐之似甜。以白布擦拭無藍跡者眞。

玉可以烏米酒。及地榆酒化之。爲水。亦可以慈漿水消之。爲粉。亦可餌以爲丸。可燒爲粉。寶藏論。謂餌之其命無極。然其道遲成。服一二百斤乃驗。不得法。或反爲害。

玉以肉好分明。溫潤而澤。其聲清越。以長者爲眞。

北方有罐子玉。雪白有氣眼。乃藥燒成者。然皆無溫潤。惟深白猪膏叩之有聲者爲眞。

珠一圓二白。佩之。飛禽野火悉不敢近。

荷葉蕈火能粉銀。羚羊角。烏賊魚骨。鼠尾。龜殼。生薑。地黃。磁石。俱能煎銀。羊脂。紫蘇子油。皆能柔銀。世之病上。有以朱砂而成者。有鉛火而成者。有焦銅而成者。辨之不可不慎。

酸梅草開黃花。子如浮萍。味酸。搗汁煎銀。可使紅色變白。

馬腦。非石非玉。堅而且脆。刀刮不動。其中有人物鳥獸形者最貴。試法以研末不熟者爲眞。得自然灰即軟可刻也。

玻璃本天生自然之物。有紫白二色。展開有兩點花者爲眞。

陳藏曰。珊瑚生石巖下。以刀刻之。汁流如血。以金投之。爲金漿。以玉投之。爲玉髓。久服令人長生。其然豈其然乎。　珊瑚生於海底。生石巖下者朱草也。蓋如珊瑚。有礙金化玉之異。見抱朴子。

琥珀中有蜂形。手摩熱可拾芥者眞。

空青。係銅精所熏。中有漿者最爲難得。語云。山中有空青。人間無著目。

抱朴子。犀角爲箭。遠攪毒藥。則生白沫。無復毒勢。

犀角最堅。難剉刮。人藥。終有片屑。惟鎚成小塊。薄紙裹。藏肘腋間。俟人氣蒸透入臼。應手成粉。

象牙粉紅色者。最佳。用鮮藕煮之。白軟可刻。

牛黃多僞。將指甲上黃透者爲眞。

生人參。形類蕈。蓍桔梗。故世以桔梗欺人。亦有金井玉欄。但皮無橫紋。味亦淡薄。不同耳。市人參者。皆繩縛杵上蒸過。故有繩痕。賈者若不識眞僞。惟要透明。以肉近蘆有橫紋者則假參。不得素之。凡用宜擇秋參。勿用春參。

人參易蛀。惟用盛過蔴油瓦罐。洗淨焙乾。入蓽陰細辛。與參相間。收之。可留經年。

人參生時。背陽。類見風日易蛀。凡生用。宜咬咀。熟用。宜隔紙。並忌鐵器。

人參具人形者。希世之寶。茯苓似人龜。鳥獸者爲良。枸杞千年。其形如犬。服之延年。商陸根亦有如人形者。可煮食。赤黃色者。但可貼腫。與參苓枸杞成形者。功效迥別。人或概挾爲奇貨。失之遠矣。

阿魏狀如桃膠。其色黃如乘蘿者爲上。色黑者不堪用。劉純詩云。阿魏無眞卻有眞。臭而止臭乃爲珍。驗法以牛銖安熟銅器中一宿。至明沾處白如銀。永無赤色即眞。

三七合金瘡止血有奇效。試法以末摻猪血中，血化爲水者眞。

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名曰土古。其入水千年純綠，瑩如玉，其色午前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名曰水古。其色紫褐，有朱砂斑，甚或凸起，如上等辰砂，名曰傳世古。

銅器入土入水千年，色分青綠，皆瑩潤如玉，未及千年，雖有青綠，而不瑩潤，一云入土年遠，近山岡者多青，近河源者多綠。高瑞南謂鑄時銅質清瑩不襍者，多發青，質之渾襍者多發綠，譬之白金，成色足者，作器純白，久乃發黑，不足色者，久乃發紅發綠也。

古鏡以銀背爲上，鉛背次之，青綠又次之。銀背者，塚內水銀浩染，年久入骨，有光受血水，始受水銀侵入則色如鉛，若鉛背埋七年遠變黑，謂之黑漆背，此價又高，而此色甚易爲假。

褐色出自高阜古塚，碑宮石室，惟地氣蒸潤，日久光瑩，變爲褐色，純一不襍，故古銅以褐色爲上，水銀黑漆爲次，青綠者又次之也。若得純青綠一色不襍，瑩若水磨，光彩射目者，又在褐色之上。

柴窰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世不常有。

汝窰色卵白，汝水瑩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隱若蟹爪。

官窰哥窰，大率相同，色取粉青爲上，淡白次之，油灰色下之。紋取冰列鱔血爲上，梅花片墨次之，細碎紋次之下也。式以古朴者爲最。二窰時有窰變，狀類蝴蝶禽魚麟豹等色布於本色，是皆火之文明變化，更爲難得。

定窰乃宋北定州造，其色白，間有紫有黑，然俱白骨，加以泐水，有如淚痕者爲最。

石蟹，係海蟹風飄化而爲石，置之几上，能明目。

盆景有石梅一種，乃天生形質，如石燕石蟹之類，石本發枝，含花吐葉，歷世不敗，中有美者，奇怪莫狀，此可以杭之天目松爲匹，更以漏之水竹副之，可充几上三友。

水銀是粗灰硃砂，煅煉飛升，亦間有從地自然溢出者，水銀同白礬食鹽等升鍊，則成輕粉，水銀同硫黃升鍊，則成銀硃，昔人謂水銀出於丹砂，鍊化還復爲硃者，即此也。

水銀撒了，以鍾石引之，皆上石，又津唾可溶水銀末，茶可結水銀。

伏中不可鑄鏡，汗不清各爐凍。

爐甘石，赤銅得之，即變爲黃，今之黃銅，皆此物點化也。

金遇鉛則碎，銀銅相襍易溶化，錫銅相和硬且脆，水淬之極硬。

文苑

研墨出沫，用耳膜頭垢則散。

膽梅樹皮浸硯水，磨墨有光彩。

礬水寫字，令乾，以五倍澆之，則成黑字。

粉布上寫字，用薑汁磨及粉，則不溼開，綾幅上墨汚，用蒜擦其反面，則墨去。

肥皂浸水磨墨，可在油紙上寫字。肥皂水調油色，可畫花燭上，磨黃芩寫字在紙上，以水沉去紙，則字畫脫在水面上。

雅士若粉被黑，或硫黃煙熏，以石灰湯釀筆，洗二三次，則色如舊。

草麻子油寫紙上，以紙灰撒之，則見字。一云杏仁尤佳，可以密書信。

鹽滷寫紙上，烘之字黑。

冬月令水不冰，以楊花鋪硯槽，名文房春風膏硯。若用酒磨，畢竟易淡。

樺皮燒烟熏紙作故色，甚佳。

收筆，東坡用黃連煎湯，調輕粉釀筆，候乾收之，或加萵苣湯更妙，用黃栢水亦不蛀。

琴墨龍涎香，樂器皆忌溼，當近人氣則不蒸。

書畫溼蒸變黴者，用冬瓜或銀杏蒜洗之。

墨用熟艾收，或藏風化石內，則不蒸。閣中宜用新墨，陳者易碎。調硃入膠黃，或白芨水研，則不落。

洗硯用蓮蓬殼，或大半夏擦之去滯墨。

金扇難寫者，以香灰擦之，則字易上，以醬油洗之，能去字跡。

白紙易有油，用粗紙擦之，欲去字跡，以燈草蘸水洗之，洗書絹墨法同。

紙沾次點者，必綴，用水將全幅一紙噴溼，將書押之，則平。

錄字畫，於漿內入胡椒末，則不蛀，入蘿蔔汁，則不瓦，以臭過蔬裱，則不泡。

熬水膠磨生礬寫字，反面用墨塗之，則成黑紙白字，宛如法帖，名曰頂刻碑。

印色用蓖麻子仁搗碎，用水煮之，撇淨沫，水再煎，以滴水不散爲度，成油，加胡椒七粒，入麝黃麝香黃蠟少許，印褥用攀枝花或竹茹最佳。

油紙臨寫法帖，以溼手巾按之，則易上，其油厚者，以肥皂汁磨墨則上。

荆川紙，亦可加礬，襯帖摹臨，勝於油紙。

寫金字，用穀樹汁寫，將乾，上金，以乾筆掃之，若用水膠，久則易蠹。

絹用蒜塗擦，則寫字易上。

毫筆寫過，洗去墨瀋，則穎不禿。

用墨過楷淨頭，則不碎落。

粉版上，舊年字跡，以香灰擦之，則下，家禮改題神主用此法。

今人燕集，往往焚香以娛客，不惟相悅，亦有謂也。黃帝云，五氣各有所主，惟香氣湊脾，漢以前無燒香者，自佛入中國，然後有之。楞嚴經云，純燒沉水，無令見火，此佛燒香法也。

收書於未梅雨時，開閣廚晾燥，隨即閉門，內放七里香花，不生蠹魚。

收畫，未梅雨前，逐幅抹去蒸痕，日中晒晾令燥，緊捲入匣，以厚紙糊匣口四圍，梅後方開，匣須杉木，杉木

爲之。不用紙糊。並油漆。以辟濕氣。

收畫用爐關。由來舊矣。又法。關中設床二三。下收新出窰炭實之。乃置畫片床上。永不潮。不須設火。其炭至秋供燒。明年復用新炭。床上切不可臥。臥者病瘡。蓋有驗。蓋火氣所爍故耳。

好墨不宜多裝。裝多失神。亦不可洗。更不可剪去破碎餘邊。當細細補足。

硯品最多。古人以端硯爲首。唐之澄泥硯。品亦第一。惜乎傳少。佳硯池水不可令乾。每日易以清水。以養石潤。不可一日不滌。若三日不滌。墨色差減。滌者不可磨去墨銹。此爲古硯之徵。滌以皂角清水爲妙。忌水不可滌硯。絲瓜穰滌洗雖佳。究不若舊蓮房浸軟爲妙。大忌滾水磨墨。茶尤不可。新墨初用。膠性甚稜角未純。不可重磨。恐傷硯也。

紙用膠礬作畫。殊無生氣。否則不可着色。法以皂角搗碎。浸清水中一日。用沙礶重湯煮一炷香。濾淨調勻。刷紙一次。挂乾。復以明礬泡湯。加刷一次。挂乾。用以作畫。儼若生紙。若藏二三月用更妙。拆舊畫卷綿紙作畫。甚佳。有則寶藏可也。

花瓶中欲水不臭。用火燒瓦一片在內。膠泥亦可。

瓶花忌香烟燈煤煙觸。忌油手拈弄。忌藏密室。夜則須見天日。忌用井水貯花。味鹹。花多不茂。

冬月插花。須用錫管。不惟愛護磁瓶。卽銅瓶亦畏冰凍。銅質厚者尙可。否則破裂。雖用硫黃投之不凍。恐亦難敵。惟白色南窗下置之。夜近臥榻。庶可多玩數日。

穀樹汁和白芨。飛麵調糊。接紙。永不脫解。過於膠漆。

熊胆和丸。能資勤苦。文苑中不可無此一味。

孔聖枕中丹。治學問易忘。文苑中至寶也。方用敗龜板。醋炙。龍骨。研爲末。入雞腹中。煮一宿。遠志去心苗。菖蒲九節者。去毛切片。各等分爲末。蜜爲丸。一錢一丸。每服一丸。溫酒化下。日三服。爲散亦可。凡人多識不忘者。心血足而無所蔽也。若心血不足。邪氣蔽之。則傷其虛靈之體。而學問易忘矣。龜、介蟲之靈物也。龍、鱗蟲之靈物也。用龜甲龍骨者。假二物之靈。養此心之靈。欲其同氣相求也。遠志辛溫味厚。辛溫可使入心。味厚可使養陰。菖蒲味辛氣清。味辛則利竅。氣清則通神。學問豈易忘耶。是方出孫眞人千金方。

祕方

因女色病陰痿傷寒。用陳皮熟鍋內炒焦。以酒烹下。濾酒飲之。立解。

中暑發昏。以新汲水滴兩乳。以扇搧之。重者以地漿灌則醒。與冷水吃則死。

旅途中暑者。急就道上。掬熱土於臍上。撥開作窟。令人尿其中。次用生薑大蒜細嚼。熱湯送下。

乾霍亂。用鹽一兩。生薑半兩。同炒。黃水煎湯服。甚者加薑便。

霍亂吐瀉。用屋下倒挂塵。湯泡。澄清服之。大忌飲食。入腹則死。吃冷水不妨。不可吃熱湯。

物落眼中。用新箬葉水纖出。又方。好墨清水研。傾入眼中。卽出。濃好墨點眼亦出。

惡蟲入耳。用韭汁灌之。蜈蚣入耳。炙猪肉掩之。卽出。蜈蚣及諸蟲入耳。用麻油灌耳內。或生藕汁。或姜汁

亦可。

鼻衄。用飛麵二錢。鹽一錢。汲新水調下。又方。用紙團兒右衄塞左耳。左衄塞右耳。

舌壓。用百草霜爲細末。醋調傅。又方。用亂髮烟灰水調下。

飛絲入目。細嚼紫蘇葉。白湯送下。狼煙入口。飲少醉解之。

急喉風。用胆礬少許。吹入喉中去涎。又喉閉。用枯礬末。吹入喉中。急則用燈盞底油腳灌下。

蜈蚣傷。用蜒蚰或蝸牛去殼細研。塗傷口立效。或雞糞塗。或雄黃塗俱可。

蝎螫痛不可忍者。以葱白切一片。厚二分。置螫處。艾炙三五次。又方。蝎蚊蜈蚣傷。用大香油燈吹滅。以餘煙焠之。

蛇入人竅中。急以手捻定。用刀刻破。以椒或辛物置破尾上。用絹繩繫之。自出。勿拔。

蛇傷用大蒜。或用艾炙傷處甚者。先吃生菜油一碗鎮心。次用調麵回傷處。化錫少許滴入傷上。立愈。

一切蛇蟲所傷。用貝母爲末。酒調。盡量飲酒。化爲水。自傷處流出。盡。卽以藥渣敷搽上。又方。蛇蟲咬。搗蒜敷之效。又方。芋頭葉搗傅腫毒。及諸蟲咬傷神效。

蜘蛛等蟲咬。用臘粉生薑汁調敷。蠍咬以苧根汁塗之。諸惡蟲咬。香油浸紫蘇塗之。

人咬傷。用鯽板或團魚板燒灰爲末。以香油調塗之。

馬咬。細嚼栗子傅傷處。若用獨顆栗子燒灰。香油調貼。追出毒氣。其愈更速。

犬咬傷。用萆麻子五十粒。去殼。以井水研成膏。以鹽先洗咬處。貼上。又方。杏仁熬黑。研成膏搽之。欲止痛不麻。用細嚼杏仁塗之亦妙。

風狗咬。用大糞塗。仍拔去頂上紅髮。又方。米泔洗淨。沙糖塗後。用末子益元散四兩。重斑猫十四箇。去頭翅足同煎。空心服。吸經久復發。無藥可療者。用好雄黃五錢。麝香五分。研勻。用酒調二錢服下。去惡物。再服必使得睡。不可驚覺。其雄麝用大塊者佳。大忌食熱湯、粥、房事、並鑼鼓聲。

金瘡腹破腸突出。用乾人糞末腸卽入。

刀鎗傷。黃丹飛過。並枯礬爲末乾撒。

自刎氣喉未斷者。將食喉接住。頸外覆以生熟雞皮。用腳帶纏之。漸可調治。

魘死者。不得近前急喚。但咬其腳腿。及唾其面。不省者。移動些少臥處。徐徐喚之。元有燈則存。無燈切不可點。宜用皂角搐兩鼻。

縊死者。以溫酒灌之。

凍死微有氣者。用大鍋炒灰令煖。包灰製心上。冷卽換。待眼開。以溫酒粥湯與之。不可便與烘火。

冬月落水。微有氣者。以大器炒灰製心上。候煖氣通。溫水粥藥稍呑之。卽活。便將火炙。卽死。猝死無脈。無他形候者。牽牛隨鼻上二百息。鹽汁塗人面。卽甦。

溺水者。救起放大凳上。睡首。攙後腳勢起二磚。卽以鹽擦齊中。待其水自流出。有牛者。伏牛背塗動更妙。

切不可倒提出水。但心頭微熱者。皆可救治。又方急解去衣帶。以艾炙臍中。

卒暴墮顛壓倒打死。心頭溫者。可先將本人。如僧打坐。令一人將其髮控放起。用半夏末急吹入鼻內。如活。卻以生薑汁香油打勻灌之。

男婦縊死。口閉捏拳者。可救。須莫放倒。切不可斷繩子。以膝頭或手厚裹衣物。緊塞穀道。婦人并抵下體抱起。解繩放下。揉其項搖鼻。及吹其兩耳。待其氣回方可下手。若使氣洩。則不可救矣。一云急刺雞冠血滴入口中。即活。男用雌雞。女用雄雞。仍塗喉下更妙。

中惡客忤卒死者。灸臍中百壯。以皂角末吹鼻。或研韭汁灌耳中。

慎吞竹木魚骨鯁塞。用象牙爲末。水調一錢呷服。又方。竹木物鯁者。用黃仲煎湯呷之頻漱。

慎吞銅錢。用生茨菰汁呷飲。自然消化。又方多食生蔊菜自消。

慎吞稻芒麥芒。於咽喉間者。急取蕹頭草細嚼下。尤妙。

骨鯁者。楮樹皮爲丸。或楮子研碎。水下二三十丸。又方。縮沙甘草等分爲末。以綿裹少許噙之。旋旋嚥津。其骨隨痰而出。

竹木刺入肉。細嚼白梅傅之。又方用烏羊糞研碎。水塗之。

凡針鐵竹木等。刺入骨中。刮象牙末水塗之。立出。

中砒毒。用早禾稈燒灰。新汲水淋汁。絹帛濾過。冷服一碗。凡解毒之藥。俱宜冷飲。又方。綠豆擂水飲下。又方。鬱金末二錢。入蜜少許。水調下。又方。醬調水服。

食金銀者。雖鳴血灌之。

食鹽滷者。以豆腐汁灌之。令吐。則化成豆腐而出。

鉛子入肉者。用水銀從傷內鑽入。則鉛隨水銀而出。

刀斧打撲損肭傷。用帶鬚葱炒熟。乘熱搗爛。研敷上。冷則換。血不止用麵敷。

攔撲損傷。用松節煎酒飲。骨肉損。醋擣肥皂。爛厚敷之。以帛束住。傷重者。用生薑汁四兩。香油四兩。打勻無灰酒熱調下。

壓死跌死。服藥不及。急劈開口。以熱小便灌之。立效。

魘死。兼治中惡、自縊、墻壓、溺水、產氣絕。用皂角末。或半夏末。如豆大。納鼻中。嚏則氣通可治。

破傷風。用魚膠燒灰存性。爲末。酒調下。仍封瘡口。又方。用生人手足指甲全付。香油炒研極碎。酒調服。汗出便好。

湯火傷。搗柴傅之立效。或蜜塗。或雞子清調豆粉。或醋泥塗。或燒蛤蜊灰塗之。

火燒悶絕。以紙尿冷飲之。或冷水和蜜飲之。

負重扣肩破。剪猫兒頭上毛。用不語唾粘貼破處。

燒酒醉不醒者。急用綠豆粉。盪皮切片。將筯撬開口。用冷水送粉片下。喉即安。

絞腸沙。男左女右。小指第一節灸三壯即止。

走馬疳。用大蜘蛛一箇。溼紙裹。外用荷葉包。於火中煨令熟存性。細研入麝香少許。共爲細末。遇有此病。擦之甚效。

走馬疳。用巴豆去皮。以綿子微裹。隨左右塞鼻中立透。如左右俱有。用二枚。

魚骨鯁。以蒜塞鼻中自出。又方。嚥青魚胆少許。嚥津即愈。

蜂叮痛。以野蒿菜搗傅之。

中風。多用香油或生薑汁灌之。吐即醒。

心疼。用晚蠶沙少許。白湯下。蟲咬急心疼。用真香油頓溫服一盞。

大便風和。用不蛀皂角。當中一寸許。去黑皮。沸湯半盞。泡通口服之。通後即食白粥。又方。以葱白或葱尖納下部。

小便不通。鹽填臍內。艾炙三壯。又方。磨剪刀交股水飲一盞。

大小便不通。燒皂角灰。粥清湯下。

男婦暴痢。用獨頭蒜搗成膏。敷兩腳心。

下痢脫肛。取鱉頭一枚。燒令烟盡爲末。以鞋底托上。

蛔蟲上行口鼻。以烏梅嚙之。或煎湯飲。

小便尿血。烏梅燒存性。研末。醋糊丸。梧子大。每服四十丸。酒下。無端煩悶不眠。大棗十四枚。葱白七莖。水三升。煮一升。頓服。

纏喉風。用皂角揉水濾過。灌之。得吐即愈。

喉閉。朴硝爲末。將蘆管吹入喉中立效。又方。胆礬抹擦喉下立愈。

男子陰莖腫。用鯉魚胆敷。

男子陽物蠟燭。用青果核。煨存性。冰片少許。神效。

脫肛。取蜘蛛搗作油。傅下腫丹田上。一時即收。

疔背諸毒。廣陳皮。用口嚼。爛。按毒上。疼甚。疼過即愈。又方。疔瘡神思昏沉。用苦薏莖汁塗上即除。

痰中欲絕。大茶子一粒。糯米七粒。共爲細末。以些少吹入鼻中。吐出稠痰數碗即醒。

噤口痢。山藥、薏苡仁、石蓮子。共爲末。白湯調。三五服即思飲食。又方。蓮肉亦好。

小兒驚風。用猢猻蠱。燒存性。碗覆出火毒。生蜜調灌少許。

急慢驚風。百治不效者。蛇蛻皮一分。牛黃一錢。研。頓服。五歲以上倍服。

小兒瀉痢不服藥。用土木鼈半箇。母丁香四粒。麝香一分半。共爲細末。吐津調爲丸。如芡實大。納一丸臍內。外用不拘小膏藥貼之立止。

婦人妊四五箇月。動胎下血。取葱白一大把。煎湯飲之。因爭鬬胎動。腹內氣刺痛上喘。用芋根一大把。洗

淨生薑五片水一大盞煎至八分調粥服。

婦人難產用黃芪麥子四十九粒研烟酒醋下又方吞槐子十四枚並產燒銅錢通紅放酒中飲之橫生草蔴子三十箇研爛於婦人頂上剃去些髮以藥塗之須臾腹中攪動提正便刮去藥塗之於腳心板上自然順生也盤腸生即以盆盛溫水浸其腸入香油一盞令母仰臥以言語安慰其心卻用好米醋半盞和新汲水七分攪勻忽噀於母面或背微以手拊之則腸漸收兒即產矣

產後血悶打醋炭熏之則醒又方用乾荷葉燒灰爲末溫酒調一錢服甚效

胎衣不下用最初洗兒湯服下休令知之又方藍心土細研水調服之

血崩服蒲黃黑神散又方縮砂仁不拘多少新瓦上炒香爲末白湯調下

解中藥物毒用白礬細茶各一錢並水調服以吐出爲妙　吞水銀者用鉛四兩煎水服立解下

調變類編卷三

粒食

天生五穀以養人惟秫稻得中和之氣洵安民鎮國之至寶也若漢嶺之粳則性熱推彼土宜之耳

糯米緩人筋令人多睡其性糯也

糯米性寒作酒則熱糟乃溫平或謂糯米性溫者誤

大麥性平涼助胃氣爲麵勝小麥而無燥熱今人喜小麥而諱言大麥豈知衛生哉　大麥久食多力健行頭髮不白宜人

小麥爲用最廣殆不可缺但新者性熱陳即平和故以宿藏爲貴立秋前以蒼耳刺碎同晒收之不蛀秋後即生蟲矣凡中麵毒漢椒蘿蔔皆可解

蕎麥過春月不宜食能發風動氣

蕎麥多食動風頭眩和猪肉食脫眉髮

麥占四時秋種夏收北方多霜雪麵無毒南方少雪麵有毒

大豆有黑白青黃褐斑諸色性平炒食極熱煮食甚寒作湯極冷造醬則平牛食之溫馬食之冷一體之中用之數變惡五穀龍胆綠豆粒粗官綠者皮薄而粉多粒小油綠色者皮厚而粉少若用治病則皮不

可去去皮壅氣作枕明目

菉豆湯大水一滾色碧解暑多滾則色濁不堪用矣

芝蔴須夫婦同種方茂生油止可點燈再煎煉成方爲熟油可食初乘熱壓出尚爲生油

豇豆補腎氣每日空心煮食入少鹽有益

扁豆白色者久食頭不白

粥水忌增飯水忌減

花露傾入飯鍋一角稍閉幷勻座客應咤爲異種然祇宜於薔薇香橼桂花三種以其色味俱與穀性相近也

飯得藥而易消且有藥則飯易下古人所以食常居左藥常居右也

做飯入朴硝在內則自各粒而不相粘

煎鹽盆中能煮飯不攪動則不鹹也

天落水做飯白米變紅紅米變白

仙人粥採何首烏大者不可犯鐵竹刀刮去皮切成片收起每用五錢砂罐煮爛下白米三合煮粥食之髮黑體健

乳粥用肥人乳候煮粥半熟去湯下人乳汁代湯煮熟置碗中加酥油一二錢旋攪甘美大補元氣無酥亦可

菊苗粥用甘菊新長嫩頭叢生摘來洗淨細切入鹽同米煮粥食之清目專心

蕭苡粥淘淨剉配白米煮粥入白糖一二匙食之

梅粥收落梅花瓣用雪水煮粥候熟下梅瓣一滾即起食之能清神思

山藥粥用灌山藥爲末四六分配米煮粥食之甚補下元

清晨食白粥能暢胃氣生津液

粥內入白湯成淋病粥後飲白湯爲淋爲停濕

麵不宜過水以濾湯候冷代水用之

食麵後當食蘆菔解麵毒不宜食麵湯蓋麵之毒在湯也

煮麵令湯清北方用花椒南方用糠醋撮

食包子當用醋

餛飩用白麵一斤鹽三錢入水搜和爲餅劑少頃揉百遍摘爲小塊掉開菉豆粉爲粹四邊要薄下鍋煮時先用湯攪動置竹條在湯內沸頻頻洒水常如魚津樣滾則不破其皮堅而滑

餛飩入香葷在內不嚥

蒸糕須候湯沸漸漸上粉要使湯氣直上不可外洩不可巾阻其布宜疎或稻草撥瓶中

燙粉皮。忌杏仁。有則不就。索麵亦然。

鰍。夏月易壞。用白湯煠過。自然如初。

老人以牛乳煮粥。大補益。法用真生牛乳一鍾。先將白米作粥。煮半熟。去少湯。入牛乳。待煮熟盛碗。再加酥一匙。服之。

新登五穀。老人不宜食。動生痰。

婦人將豆醬與藿同食。墮胎。食糜粥合子者。瘦不成人。小兒食蕎麥。髮落。

服大黃末者。忌猪肉。炒豆與一歲以上、十歲以下小兒食之。即嗽。猪肉久當壅氣死。

造醬用三伏。黃道浸豆。黃道日拌麵。蒸有蛆。用草烏五七箇切作四片。撒上。其蛆盡死。不即碎切。馬草烏入之亦可。

日未出及日已沒。下醬不引蠅子。

伏中合醬與麴。不生蟲。

醋宜生用。一入鍋則苦。

米醋內入炒鹽。則不生白衣。

紅糟酸。入鴨子與酒則甜。

鰍見肥皂則不就。

清飲

藏茶之法。十斤一瓶。每年燒稻草灰入大桶。茶瓶坐桶中。以灰四面填桶瓶上。置灰築實。每用。撥灰開瓶。取茶些少。仍覆上灰。再無蒸壞。次年換灰爲之。又法。空樓中懸架。將茶瓶倒放。則不蒸。

茶畏日氣。宜焙不宜晒。

茶品多矣。惟嶺南多瘴癘之氣。染着草木。北人食之。往往致疾。須待日出山霧。霧障收盡。收採可也。大抵閩廣以南。水亦不可輕飲。以花拌茶。終不脫俗。必欲爲之。如蓮花茶。於日未出時。將半含蓮撥開。放細茶一撮。納滿蕊中。以麻皮略紮。令其經宿。次早傾出。用建紙包茶焙乾。再如前法。又將茶葉入別蕊中。如此者數次。取出焙乾用。不勝香美。

木樨、茉莉、玫瑰、薔薇、蘭蕙、橘花、梔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諸花開時。摘其半含半放。香氣全者。量茶葉多少。摘花爲伴。花多則太香。花少則欠香。而不盡美。三停茶葉一停花始稱。如木樨花。須去其枝蒂及塵垢蟲蟻。用磁罐一層花一層茶。投間至滿。紙箬紮固。入鍋隔罐湯煮。取出待冷。用紙封裹。置火上焙乾。收用。諸花倣此。水泉不甘。能損茶味。山水江水次之。雪水梅雨水亦妙。藏水壞者。燒瓦片投入罐內便解。

茶有眞味有與香。不宜投以棗果。如核桃榛栗之類亦可用。

茶能止渴消食。明目除災。人固不可一日無茶。然祇宜於飯後。過飲則損脾胃。

細茶宜人。粗茶損人。少飲則醒神思。多飲則致疾病。

空心茶去人脂。則清晨及飢時俱不可飲茶也。晚茶令人不寐。有心事者忌之。

橘湯。橘一片。去殼與中白穰膜。以皮切細。同橘肉搗碎。炒鹽一兩。甘草一兩。生薑一兩。搗汁和勻。橙子同法。曝乾密封。取以點湯服之甚妙。

暗香湯。梅花將開時。清旦摘取半開花頭。連蒂置瓶。瓶內每一兩重。用鹽一兩酒之。不可用手漉壞。以厚紙數重密封。置陰處。次年春夏取開。先置蜜少許於盞內。然後用花二三朵。置於中。滾湯一泡。花頭自開如生。可愛。充茶香甚。一云。蠟點花蒂。陰乾如上。加汁亦可。

天香湯。白桂盛開時。清晨帶露。用杖打下花。以布被盛之。揀去蒂萼。頓在淨器內。新盆擣爛如泥。榨乾甚牧起。每一斤加甘草一兩。鹽梅十箇。搗爲餅。磁罐封固。用沸湯點服。

茉莉湯。將蜜塗在碗中心。珠勻。不令洋流。每於凌晨採摘茉莉花二三十朵。將蜜碗蓋花。取其香氣熏之。手開去花。點湯甚香。

栢葉湯。採嫩栢葉。線繫垂掛一大甕中。紙糊其口。經月可用。如未甚乾。更閉之。至乾取爲末。如嫩草色。不用甕。只密室中亦可。但不及甕中者青翠。若見風則黃矣。此湯可以代茶。夜話飲之尤醒睡。飲茶多則傷人。栢葉湯甚有益。若近栢樹者。新採洗淨。點湯尤妙。

橙湯。橙子五十箇。乾山藥末一兩。甘草末一兩。白梅肉四兩。共搗爛。焙乾。揑成餅子。白湯用。

香蘇湯。大者二十箇。將內穰以竹刀刮去。囊袋並筋。收起。將皮刮去白。細細切碎。煮。雜熟。滾湯中。焯一二次。撈乾。收起。入前穰內。加炒鹽四兩。甘草末一兩。檀香三錢。沉香末一錢。不用亦可。白豆仁末二錢。和勻。用瓶密封。可久藏。用。每以筯挑一二匙。充白湯服。胸膈脹滿。膨氣頓消。醒酒化食。導痰開鬱。妙不可言。但勿多用。恐損元氣。

甘菊可發。止黃白二色。入藥供茗最良。

金銀藤。夏月採花供茗。味絕香膩。且益人。釀酒尤良。

菊花。舒時。採蓋葉。襍黍米釀之。亟來年重九始熟。名菊花酒。

桂花、玫瑰、柑橘、木瓜、五加皮。俱可浸酒。藥酒方雖多。莫如歸園爲妙。

銅器內不可盛酒過夜。

酒中置茄子灰。則酒到夜成水。

飲酒欲不醉。服硼砂末。　葛花可醒酒。

新煮酒灰氣者。開時入水一杯。

救酸酒。每大瓶用赤小豆一升。炒焦。裝袋。放酒中。即解。又韶粉去酒中酸味。

飲酒食紅柿。令人心痛至死。　生蔥不可與燒酒同用。　飲白酒生韭。令人病增。　飲白酒忌諸甜物。

飲酒少則益人。過多而醉。則肝浮胆橫。諸脈衝激。由之敗腎損筋。久之神散魂冥。不飲不食。獨與酒宜。去死無日矣。飽食之後。尤宜忌之。飲覺過多。吐之爲妙。飲酒後。勿飲冷水冷茶。被酒引入腎中。停爲冷毒。酒

後不得風中坐臥，袒裸塌扇，此時毛孔盡開，風邪易入，戒之戒之。

清晨酒宜忌，以其亂性也。黃昏酒尤宜忌，以其能動火也。申末之間，好酒三杯，斯為養生者。

傷寒後不可飲酒。小兒多飲酒易起驚。

婦人經分娩，不可與酒，產母臟腑方虛，熱酒入腹必致昏悶，七日方進些酒，可以辟風邪，養血氣，下惡氣，行脈氣也。

飲酒毒，大黑豆一升，煮汁二升，服即愈。

銅器內盛水過夜不可飲。

銅錫瓶內煎湯飲之損聲。

陶瓶內插花宿水，及養臘梅花水，飲之能殺人。

病眼者禁飲冷水，及冷物逼眼。

薄荷湯，夏月可以代茶，採前一日，近晚，以水澆之，則性涼而味美，病瘧者勿嘗，恐虛汗不止。

蔬供

芥菜子，隔年收者則辣，小滿前收，鹽芥菜可交新。

收冬瓜忌苦帶風。凡瓜毒，瓜皮煎湯，鹽少許服。

生薑，社前收，無筋，患癰者不可食，薑並忌雞肉。

生薑同豬肉食，發大風。

茄子以爐灰藏之，可至四五月。糟茄入石綠，切開不黑。

豆豉內用甜瓜頭，生者晒乾方可入，不然則爛，晒以爐灰摻之，不引蠅子。

研芥辣，用細辛少許，與蜜同研，則極辣。

晒葫蘆乾，以葉本湯洗過，不引蠅子。

染房澀過淡灰晒乾，用以包藏生黃瓜茄子，至冬月可食。

椒宜久煮美，久煮則作驅氣。冷水解花椒毒如神。

胡椒入鹽，並葱葉同研，則辣而易細。

胡椒辛熱，純陽，走氣，助火，昏目，發瘡，多食損肺傷脾，令人吐血。食蒜令口中不臭，用生薑、梨子同食。

製蒜梅法，用青硬梅子二斤，大蒜一斤，剝淨，炒鹽二兩，酌量水煎湯，停冷浸之，候五十日後，滴水將變色，傾出再煎，其水停冷，浸之入瓶，至七月後，食梅無酸氣，蒜無葷氣也。

梨帶皮入醬缸內，久而不壞，香橼橘子去穰，醬皮佛手全好。

笋切片條，淡晒收貯，用時米泔水浸，色白如銀，鹽湯焯，即醃笋矣。

白菜、萱芽、水芹，焯熟入清水漂着，臨用時榨乾，拌油菜，色青翠，又脆可口，凡家菜野菜皆用此法。

夏秋採菱科，去葉去根，懸留梗上，圓科，焯食甚佳，稱食更美，野菜中第一品也。

茉莉花嫩葉，采洗淨，同豆腐漉食絕品。

芙蓉花去心蒂，滾湯泡一二次，同豆腐少加胡椒，紅白可愛。

丹桂花，酒以甘草水和米舂粉，清香滿頰。

採玉蕾花半開蕊，分作二片或四片，拖麵煎食，味甚香美。

木菌，用朽桑木、樟木、楠木，截成一尺長段，臘月掃爛葉，擇肥陰地，和木埋於深畦，如種菜法，春月用米泔水澆灌，不時菌出，逐日灌以三次，即大如拳，炒食作脯俱美，木上生者，且不傷人。

胡荽久食，令人多忘，根發癇病。服藥忌食胡荽、蒜、生菜。

芫荽同猪肉食，爛人腸。

韭黃滯氣動風，共牛肉食成癰。解諸食毒，搗韭汁飲。百損一益者，蒜百益一損者，韭。韭一歲可四五剪，凡剪不用日中，露云觸露不搭葉，日中不剪韭，每一剪一加糞，收子者只可剪一次。韭宜病人多食，日暗酒後尤忌，勿與蜜同食。

韭畦，用雞糞尤良，二月七月皆可種，法用升盡合地成圍，布子圍內，以韭性向外不向內也。

蒜性熱，善散，快膈，善化肉，暑月人多食之，禍積久自見，養生者忌之。八月食蒜損壽。

剪葱，避熱時，必用清旦，八月則止，不止，葱無葱而損白。

茄性寒滑，多食下利，女子傷子宮，秋後多食損目。

栽茄，當候雨時，勿令日炙，根須築實，土虛則死。

茄開花，斟酌子數，削去枝葉，別長晚茄，圃人每摘茄葉散布路上，以灰圍之，則生子必繁，名曰嫁茄。

栽茄時，初見根處，拍開入硫黃一錢，以泥培之，結子倍多，其大如盤，味甘而能益人。

茄根帶根曝乾，燕以養火爐中，延久不滅。

蘿蔔生沙壤者，甘而脆，生瘠土者，堅而辣，宿根生者多瘀，不肥，帶露勿銷，犯則蟲入，或以大刻刻去心如甕狀，納蘿蔔子，蓋定，埋土中，候梨爛取出畦栽，則實大如梨，兼有梨味。

蘿蔔力弱，人不宜多食，生者滲人血。

俗傳種蔥時，口出穢語則茂。胡荽煎酒，勿令洩氣，候微冷，可催痘疹，除面不痘奇驗。

八九月多食薑，至春多患眼，損壽，減筋力，孕婦食之，令兒多指，晦翁語錄，亦有秋薑天人夭年之語。

薑性惡溼，畏日，故秋熱則無薑。伏天切薄片，入少鹽晒乾，曰伏薑，久藏不壞，初摘嫩芽，同硃砂入醋漬之，色味俱勝。糟薑，瓶中置蜈蚣少許，即老薑亦無筋。

姜白，逐年移栽，則心不黑。

蓴惟桑榆楊柳者可用，凡煮先以薑屑針頭投之，若黑色者有毒殺人，夏月尤不宜食。中蓴毒，連服地漿水解之，多食橄欖亦解，蓴菜與麵同食發病。

冬瓜切動未吃盡者，三五日皆爛，以石灰糝之則不爛。　冬瓜經霜能生病。　凡藏冬瓜忌酒漆麝香及糧米觸之即壞。

冬瓜多食，陰濕生瘡，發黃胆。九月勿食。

凡藏黃瓜，用染坊淋退灰晒乾埋之，冬月如新。

一切瓜苦者有毒，兩鼻兩蒂者殺人。

南瓜經霜，收置煖處，可留過春。

絲瓜葉汁可染綠，瓜藤長後，於根下拍開入銀硃少許，以泥封之，瓜瓤紅鮮可愛。

山藥或子或根，皆生壅培，勿用人糞，用牛矢或麻扒良。

芋有水旱二種，旱芋微辛，不若水芋甘勝，春時下種，立夏後種即不孕子，秋宜壅糞，至霜降則摘其葉，使液歸於根，故魁大而子繁。芋生必應月數，每魁皆有十二子，遇閏則益，民間收藏可以代糧，蝗所經處，獨不及芋，誠禦荒要物。每芋一畝，其入視稻三倍，下田近水處尤良。　芋以灰煮之則蘇。　芋冬月食不發病。　土漿水解野芋毒。　芋切作方塊，入鹽炒之，浮白輕圓脆美特甚，入少糖麵即成餌果，即俗所謂蓼花毬也，獲利較收芋又加十倍。

莧多食動氣煩悶，共蜜及鹹食生瘧。

夏月剩餅，用生莧葉蓋之，過夜不餿。

芹赤色者害人，和醋食之損齒。

蔣蘿根，曾有食者殺人。

菜著霜不可食。　一切霜下雨滴菜有毒。

獨頭蒜同蜜食殺人。

食蓴菜能引疫氣，蓴菜上有水銀也。

妊婦臨月，煮莧菜二三次食之，滑產易產。

小兒食王瓜生疳蟲。

凡菜摘之務鮮，洗之務淨，煮冬瓜絲瓜忌太生，煮王瓜甜瓜忌太熟，煮茄瓠利用醬醋，而不宜於鹽，炒韭宜候鍋極熱方可投下。

葷饌

炙肉以芝麻花爲末，置肉上，則油不流。

臘肉內用酒腳醋煮肉，紅酒調藥，則味甜。

晒肉須油抹，不引蠅子。　荷花蒂煮肉，精者浮，肥者沉。

夏月醃肉，用炒過熱鹽擦肉令軟，勻下缸，用石壓一夜，掛起，見水痕，即以大石壓乾，掛當風處不敗。

夏月熟肉，單用醋煮，可留旬久。

煮陳臘肉，待滾時，將燒紅炭數塊淬之，則不臊。

臭肉與阿魏同煮，或用寸段稻草一把，或鑽孔胡桃，皆不臭。食猪肉過傷者，燒其骨，水調服，或生韭汁解之。

千里脯，將肉切作大塊，每一斤用鹽半兩，香油同醃，片時，入陳皮、川椒、茴香、酒醬煮至乾，曝極乾，夏月旬日不壞。

煮肉投鹽太早則難爛，預以酒付之，則易爛而味美，將熟時，投酒一杯亦妙。　魚肉內投鳳仙子數粒，極易爛。　凡糟色羊肉，入松子則無毒。　羊入鍋則易消，入腹卻易脹，凡行遠路最宜，居家無事則宜留腹中餘地，以俟其脹，委食恐生成蠱，煮羊以杏仁則易糜，以胡桃則不臊，不宜用銅器煮。

患瘧者，勿食羊肉，恐發病致死。

雞黃者，宜老人，烏者宜產婦。　老雞頭有毒殺人，可熟雞熟肉，不再煮不可食。　煮老雞，以山裏果煮就爛，或用白梅煮亦好。煮老鵝不爛，就竈邊取瓦一片同煮，即爛如泥，羊亦然。　老鵝用櫻桃葉數片同煮，則易軟。　白鵝多食發酒疾，蒼鵝發瘡膿，諸禽尚雌，而鴨獨尚雄，諸禽貴幼，而鴨獨貴長，爛蒸老雄鴨，功效比參著也。　黑鴨滑中發痢，腳氣人不可多食，白者六月忌食，白鴨補虛，目白者殺人。　野鴨九月以後即中食，身上熱瘡久不好者，多食即瘥，雖損多益少，久食疲人。

煮魚羹，臨煮熟，入川椒則去腥。

夏月魚肉安香油，久亦不臭。

鱗魚去腸留鱗，用布拭去血水，放盞鹽內，以花椒砂仁醬搗碎，水酒葱拌勻，其味，和蒸去鱗供食，但能受

鮰魚，春不食，其頭中有蟲，故也。子與蓼門冬食殺人。

鯽魚患瘧痢者禁之。

河豚魚有毒，浸血不盡，有紫赤斑眼者，及修治不如法，殺人，肝有大毒，中其毒者，嚼蘆汁或蘆根汁解之。

鱔魚多食成霍亂。　一切魚忌荊芥，犯必殺人。　中魚毒，煎橘皮湯或黑豆汁解之。　魚子不可與猪肝同食。　鱉忌莧，亦不可與雞蛋及雀肉同食。　煮魚滴生油數點則不腥。　魚生溪澗沙土中者有毒，多在腦中，不得食其頭。　枳實煮魚則骨軟，或用鳳仙花子，凡物腦能消身，所以餐飧食魚頭羹也。

糟蟹久留則沙，見燈亦沙，治法用皂角一片置瓶下，則不沙，一說初醉蟹時，點燈一盞，照之人靜，則與燈光相習，永無沙患。　蟹用蜜塗，候乾煮之，則肯，用柿蒂三五箇同煮亦肯。　糟酒醬，須入香口物，方不敗。　喫蟹以蟹鬚洗手則不腥。　蟹與芥湯同食吐血。　蟹忌紅柿，主吐血，生藕汁解之。　九月食蟹腸

有稻芒。

蝦鹽炒。從蘆內用井水淋洗去鹽。晒乾不變紅色。　蝦發風動氣。無鬚者。及腹中黑煮而色白不可食。

蛤蜊。用枇杷核內仁同煮則脫丁。　蚌、冷無毒。　螺、大寒療熱醒酒。　蜆、多食發嗽消腎。　蠣、天行病後不可食。　醃鹹蛤蜊。以蘆灰入鹽鹽之味美且不開口。要即熟則在日中晒。

鮮鮮鯽鯉。以鮮勝者也。宜清煮作湯。鯽白鱗鯉以肥勝者也。宜厚烹作膾。火候不及者肉生。生則不鬆。太過者肉死。死則無味。旋烹旋食。方美妙境。水多一口。魚淡一分。不可多用水。其最簡捷者。莫若用作料置鐵內緊火蒸之極熟。則鮮味盡存。一氣不洩。隨時早晚供膳咸宜也。

以雞鴨筍簟之物和湯。入諸品。則物物皆鮮。其餘湯汁不足恃也。

鹿肉瘦人陰。鮑魚人食之無效。以其食解毒之草故也。　五六月鹿肉勿食。　食鹿肉飲酒致疾殺人。

獺乳多臊。以茶清水洗之則減。　牛乳不可與醋同食。

雞鴨卵不可多食。俗謂鵝卵能補。大不然。宜少食。

鴨卵不可合蒜及李子紫肉食。　食雞子毒。醇醋解之。

鴨蛋以硇砂畫花及寫字候乾。以頭髮灰汁澆之。則黃直透內。做灰鹽鴨子。月半日做。則黃居中。不然則偏。一云日中做。

煮紅鴨子。以金櫻根同煮白皆紅。

用鹽洗猪腦腸子則不臭。　煮猪腸及血腸羹。不可入椒同煮。作猪糞氣。臨熟後即起。　洗猪肝用乾麵。洗猪腦用砂糖。洗猪腸用洋糖。則不腥。　猪腦損陽。酒後尤不可食。　諸禽獸腦滑精不可食。　猪臨殺驚氣入心。絕氣歸肝。尤不宜食。　食猪羊血過多。則鼻中生毛。晝夜可長五六寸。漸粗圍如繩。雖忍痛摘去復生。惟乳食硇砂飴爲丸。可治此疾。

一切肉食過度。遂飲肉汁即消。　凡夜不宜多食雞鴨猪肉。能致霍亂。　諸穀肉煮。用紙封鍋口。或以楮實同煮則易爛。　凡肉汁器中氣不洩者有毒。以銅器蓋之。汁滴入者亦有毒。　穿屋漏水。濺諸脯中食之。生瘡瘕。　中諸肉毒。豎土調水一錢服之。又白扁豆燒末亦可。　凡飲食後心煩悶。不知中何毒者。急煎苦參汁飲之令吐。

時行病後。勿食魚膾及鯉與鯉魚鱔魚。再發必死。百日之內。忌猪羊肉。並腸血。肥魚油膩。乾魚。犯者必大下痢。不可復救。又禁食麵及胡蒜韭薤生菜蝦等物。此多致傷。發則難治。又令他年頻發。

猪肉之用最多。然不宜久食。食之暴肥致風。猪腎能理腎氣。多食腎虛。久食少子。猪腦損陽。嘴動風尤毒。

解中禽魚鱉等毒。五倍子白凡等分。水調服。或生蘆根搗汁服。或橘皮煎湯服。

解中鳥獸中箭藥死者毒。用大豆汁入鹽少許服之。

解中狗肉毒。杏仁三兩連皮研。溫湯調服。吐出爲妙。

解中牛肉毒。猪牙燒灰水調服。有食之生疔瘡者。用菊花根水煎服。以菖蒲研爛酒調服取汗效。

解中驢馬肉毒。生蘆根搗汁服。再用根煎湯洗浴效。

解中六畜毒。壁泥用水調服。

孕婦食鱉。令子項短及損脚。　食蟹令子橫生。　食雀腦令子雀目。　食雀肉飲酒。令子無恥多淫。　雞肉與糯米同食。令子生寸白蟲。　食羊肝令子多厄。　食山羊肉令子多病。　鯉魚與雞子同食。令子成瘖多涎。　食犬肉令子無聲音。　食兎肉令子缺唇。　鱔魚與雞同食。令子瘖啞。　鴨子與桑椹同食。令子倒生心寒。　食驢騾肉過月難產。

小兒食雞鴨卵魚子之類。長而多忘。　食鯖魚結癥瘕咳嗽。　食雞肉生蚘蟲。　羊肝同椒食損兒。

菓品

收栗子不蛀。以栗蒲灰淋汁。澆一宿出之。候乾。置盆中。用沙土覆之。　煮銀杏栗子。用油紙撚在內。則皮自脫。　小兒食生栗難化。熟者多滯氣。大人亦宜少食。

藏金橘橙柑橘子。於菉豆中。則經時不變。　用松毛包藏橘子。三四月不乾。

五日以麥麵煮成粥。入鹽少許。候冷。傾入甕中。收新鮮紅色未熟桃。納滿甕中。至冬月如生。

用臘水同薄荷一握。明礬少許。入甕中。投浸枇杷林檎楊梅於中。顏色不變。味涼可食。

藏柑子以盆盛。用乾潮沙蓋之。土瓜同法。

煮菱要青。用石灰水拌過。先洗去灰。煮則青。　藏皮和菱米食。則軟而甜。

吃栗子與生芽處。咬破些。吹氣一口。剝之皮自脫。　竹葉與栗同食無祖。　藏胡桃不可焙。焙則油。

藏梨子用蘿蔔間之。勿令相著。經年不爛。今北人每於樹上包裹過冬。亦妙。　梨蒂插蘿蔔上。亦不得爛。

藏香櫞同此法。

松子仁帶皮則不油。　食蓮子宜蒸熟去心。生則腹脹。不去心令人嘔。

梅子不宜多食。食梅齒齒者。嚼胡桃肉以解之。同韶粉食則酸不軟牙。梅葉尤佳。

乾果子蒸了者。露之味如新。　生菓停久有損處者不可食。

白菓生引痰。解酒。熟食益人。不可多食。　炒銀杏在十箇以上則不爆。　菱煮過。以醬湯綽之。紅綠如生。

大棗刷淨晒乾。醋拌封固。臨食取用。鮮潤而甜。異於常棗。　病牙者勿食棗。

杏多食傷筋骨。　杏仁久服。目盲眉髮鬚落。動宿疾。雙仁者殺人。　桃杏花本五出。而六出者必雙仁。能殺人者失常也。　一切果核雙仁者害人。　桃損胃。多食有熱。

李發癰。食多令虛熱。和白蜜食。傷人五內。　李不沉水者有毒。　久病者食李加重。

梨治心熱。生不益人。多食寒。產婦金瘡人勿食。令瘧困。其性益齒。而損脾胃。正二月勿食。

柿乾者性冷。生者彌冷。食多腹痛。

甘草作釘。鐵龜葡立死。以麝香入葡萄皮內。則葡萄盡作香氣。若引其藤。穿過棗樹。二三年後。皮粘樹裏。

斫去原根。乾自生。實味更異。　葡萄初結時。剪去繁葉。使受露。無不肥大。冬月收藏包藏封土中。至春

更架。架下不可飲酒。恐蟲矢傷人。　葡萄蔓好引向西南。作架者須知。

藕以鹽水拌食則不損口。同油煠麵果食則無渣。　藕久食輕身耐老。止熱破血。

橄欖樹高將熟時。以木丁釘之。或剝根下方寸許。納鹽入內。一夕子皆落。木亦無損。　橄欖鹽過則不苦澀。同果子食作梅花香。　橄欖木作舟檝。着魚皆浮出。物性相制也。人誤食河豚肝及子。迷悶至死。惟此木煮汁能解之。

木瓜最療轉筋。如轉筋時。但書其名。及書土作木瓜字皆愈。理不可解。　爾雅。楙木瓜。轉筋時呼楙。爲得。

糖霜。以蕉汁過樟木槽。取而煎成。如以銅式印成物像。郵寄遠地。先以竹葉及紙包裹。外用石夾埋之。不得見風。雖夏月及久陰雨。俱不消化。

荔枝熟時人未采。則百蟲不敢近。人纔采。烏鳥蝙蝠之類無不傷殘。故采荔枝者。必日中而衆采之。　食荔枝多醉。醉以殼浸水飲之。即解。此即食物不消。還以本物消之之意。

榧。煮素菽。味更甜美。猪脂炒榧。黑皮自脫。榧子同甘蔗食。其渣自軟。皮反蒸豆能殺人也。

林檎樹生毛蟲。埋蠶蛾於下。或以洗魚水澆之即止。

佛手柑安芋片於蒂。而以濕紙圍護。經久不爛。或云搗蒜罨其蒂上。或指上。則香更充溢。然究非雅人深致也。　香櫞用蒜罨法亦妙。　香櫞蒂上安芋片則不爛。

桑樹上接楊梅則不酸。楊梅樹生癩。以甘草丁釘之則死。　水楊梅入浮炭不爛。

柰齊善毀銅。合銅錢嚼之則錢化。可見其爲消堅削積之物。故能化五種膈疾。而消宿。治誤吞銅錢也。

橙能消酒。宿酲未解者。啖之即醒。　橙子皮多食傷肝。櫻桃經雨。則蟲自內出。人莫之見。水浸良久。則蟲自出。乃可食。櫻桃多食發暗風傷筋骨。

葡萄根莖中空相通。暮漑其根。而晨朝水浸子中矣。故俗呼其苗爲木通。以利小腸。

甜瓜多食。作脹者。食鹽花即化。最忌麝與酒。凡食瓜過多。但飲酒及水。服麝香。尤於食鹽漬水也。

瓜性最寒。曝而食之尤冷。故稽聖賦云。瓜寒於曝。油冷於煎。物性之異也。

食西瓜後。食其子即不噫瓜氣。以瓜劃破曝日中。少頃食即冷如冰也。得酒氣近糯米即易爛。猫踏之即沙。性甘寒。最解酒毒。故有天生白虎湯之號。但不宜多食。

藏西瓜不可見日影。見之則芽。　楊梅核與西瓜子同柿子漆柤拌晒乾。白開。只揀取仁。

柑蔗多食無血。　砂糖多食心痛。同鯽食成瘕。同笋食成食瘕。小兒亦不宜食。　諸果毒燒猪骨爲末。水調服。

胡桃多食動風痰。脫人眉。同酒肉多啗血。食酸傷齒者。食之即止。

有風病者。勿食胡桃。有喘風者。勿食櫻桃。食之立發。

產後忌生冷。惟藕不爲生冷。爲其能破血也。

栗子飼小兒。齒遲腎氣弱。

妊婦食茨菇。恐消胎氣。食梅李。令子青盲。

調變類編卷四

花竹

玉蘭性畏水。遇浸則瘁。秋後接於辛夷。澆以糞水。花特芬馥。　玉蘭花和麵煎之極佳。　紫荊花下不可設飲。能害人。

海棠以櫻桃接。則成垂絲。以梨樹接。則成西府。以木瓜頭。則成白色。欲其鮮盛。多至日早以糟水或酒脚澆根下。復剪去雜子。來年即花茂而無葉。

梔子花能悅顏色。而藥用之。採花和麵煎食。清芳可愛。

瑞香枝左手折下。隨即扦插。不換右手。無不可活。以爲猪湯澆之宜。凡香花大抵忌糞。唯用頭垢或浣衣灰汁爲妙。　瑞香根甜。灌以灰水。則蚯蚓不起。　瑞香花別名蜜囊。香氣能損桑花。世亦號爲花賊。宜特防之。

夜合花。古人多植之庭除。使人觸忍。

牡丹皮桃杏之類入藥。以不經移接者爲佳。　栽牡丹法。秋社前分後。全根掘出。勿傷細鬚。視可分處用手劈開。以小麥一握。拌入土中。又和白斂末培之。可殺蟲蠹。須直其根。曲之即死。接枝亦宜秋社前後。培養牡丹。須八九月蓄土二寸。秋冬霜雪。謹以棘枝花衣放去其小蕊。謂之打剝。花纔落。剪其故枝。勿損

花牀。清異錄。有招舉牡丹法。九月取角屑硫黃。儼如麵。拌細土挑入花根。壅蔔。人土一寸。出土三寸。地脈自暖。花蕾初生。摘去正留中心一蕊。開時光大如盞。

木槿作飲。令人得暝。用花作湯代茗。可以治風。葉可沐髮。去膻尤良。

桂味辛整。性屑布磚縫中。衍草盡死。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雷公炮炙論云。以桂爲丁釘木中。其木即死。自其性相制耳。　桂忠蛀損。取芝麻梗。燒樹間。能殺蟲。　桂接石榴開花尤紅。

芙蓉將放時。如欲染色。隔夜以靛刷紙。醮花房上。仍與其尖。花開淺碧。五色皆可染也。　林洪采芙蓉花。煮豆腐。紅白交錯。恍如雪霽之後。名雪後羹。

栽芍藥法。秋分後。用竹刀掘根。剝去朽腐。以猪糞和泥。分栽向陽處。更以鷄糞培之。黃酒澆之。則能改色。

花開後。亟剪其子。屈盤枝條。使不離散。則脈理歸根。明年花繁而色潤。

玫瑰性嗜潔。人溺之即斃。凡花木不喜常分。獨此花蔓條長時。移栽則茂。若木根太盛。反致凋瘁。

罌粟培溉得宜。妖艷百出。中秋夜或重九日。裸體種之。口衆置穢。兩手交換撒子。仍用竹帶搖勾。則花必重臺千葉。地須肥鬆。子用墨汁拌撒。以土覆蓋。可免蟻患。若土瘦種遲。變爲單葉矣。單葉者。子必滿。蒴取作腐。少供清味。亦避精一藥也。

蓮白者。花香而藕勝。紅者花艷而藕瘠。清明前分秧。勿損尖芽。則生。若用缸栽。先取稻泥實築半缸。隔一席片。置秧其上。又將河泥壅定。日晒開裂。下水灌之。別法用硫黃臘糟豆屑猪毛。皆圍可省。或浸靛缸底。即作青色。　癸辛雜識。每歲南月南風少。則好藕。晒荷葉遇雨。雨所着處。皆成黑點。藏枯荷葉。則須密室。見風則蛀損不堪用矣。

歲時廣記。二月種百合。宜雞糞壅之。相傳百合是蚯蚓變結所化。乃好雞糞。不可解也。

鳳仙子性急速。能透骨軟堅。庖人煮魚肉硬者。投數粒則易爛。是其驗也。緣其透骨。最能損齒。凡服者不可着齒。　鳳仙欲其再開。但將子逐旋摘去。則又生花。　鳳仙莖入饌。大勝萵苣。采白花浸燒酒中半餉。鮮紅如丹霞。

玉簪含蕊時。納粉少許。凌晨傅面。大能助粧。

雞冠花。清明前播子於地。高低隨人。撒高即高。撒低即低。高者或至七八尺。低則三四寸。於石砌磚縫中尤宜。花多變幻。最能耐久。扞插薔薇。築實勞土。止留寸許。在外長即易萃。如臘生青蟲。以傾銀爐灰撒之。

占城國人。取薔薇花上露。並其花浸水。以琉璃瓶試之。翻搖數四。其泡周上下者眞。木香即薔薇一種。而清幽似勝。摘入瓶中。水洒蒸之。作薔薇露。絕香。不減南番所市。

秋海棠性喜陰濕。宜向幽窗背日處種之。

菊花。二月兩過分畦。不用肥土。仍忌日晒。長及尺許。即摘去苗心。使生岐枝。剔去細蕊。勿分花力。若葉黃瘦。用韭汁澆根。青色如故矣。最易生蟲。去之宜慎。如欲催花蕊大時。以龍眼殼罩之。隔夜灌硫黃水。次早去殼。花即大開。或有遲至春初始放者。亦一奇也。

甘菊可餐。止黃白二色。入藥供者最良。　抱朴子。菊苗可以菜。花可以藥。蕊可以枕。懷可以飲。令人長生。

續博物志。菊花衍時。採蕊葉。擣麥米釀之。至來年重九始熟。名菊花酒。　又菊可以延齡。野菊可以瀉人。

凡花悉貴重臺。惟水仙則貴單瓣。五月初旬。竹刀掘根。浸以便溺。逾宿取移近煙竈處。至九月中。用猪糞拌土種之。不得缺水。或云和土晒煖亦得。

蕉宿根愈久愈大。欲栽盆。將根切碎。用油麻腳橫刺十字二孔。只高尺許。殊可供玩。

凌霄花。露下不宜仰視。滴入眼中即成翳。花能墮胎。妊婦宜避。嗅臘梅花生鼻痔。　養荷花。用溫湯入瓶中。以紙蒙了。以花削尖簪。則花開且久。　蜀葵花。削根以石灰蘸過。令乾。插水瓶中。開至頂而葉不軟。

冬青樹上接梅。則開酒墨梅。　石榴以麻餅水澆。則花多。　養牡丹芍藥梔子。並刮去皮火燒。以鹽擦之入瓶。

種蘭去土。用水煙屑種之。　草木花被羊食並不發。

牡丹根下放白木。諸般顏色皆腰金。　凡花紅者令白。用硫黃燒煙薰之。用盡子蓋。花則白。　葫蘆照水種白正。

竹多年者則生米而死。急截去離地三尺許。通去節。以大糞灌之。則餘竹不生米也。　竹葉以沸湯蘸過。則不捲藏蟲甲。　縛蔴骨插竹園四向。竹不沿出。芝麻骨亦可。

江梅接桃杏皆生。接苦楝則成墨色。不經栽接。花小而香。子小而硬。　蜜漬梅花法。用白梅肉少許。浸雪水。潤花露一宿。蜜浸蒸酒。清雅異常。

山險峻者。欲增媚。以桃杏核包泥彈丸打上。不數年山巔如錦。或言椿樹枝上接牡丹。花大如斗。信有之。亦奇觀也。

插梅瓶中。置硫黃一錢。以熱湯插之。則榮。　種梔子。將尊斷處。敲碎加鹽些少。於瓶水養之。則開。

牡丹花。貯滾湯於小口瓶中。插花一二枝。緊緊塞口。則花葉俱榮。三四日可玩。芍藥同法。一云以蜜作水插牡丹。不悴。蜜亦不壞。芙蓉蜀葵同法。

戎葵、鳳仙、芙蓉。凡折枝花皆渡湯。貯瓶。插下塞口。則不憔悴。可玩數日。

荷花採。將亂髮纏縛折處。仍以泥封其竅。先入瓶中至底。後灌以水。不令入竅。竅中進水。則易敗。　海棠以薄荷包枝根水養。或薄荷水養。數日不謝。

冬月插花。如瑞香、梅花、水仙、山茶、臘梅。皆冬月妙品。插之。用肉汁去浮油入瓶。插梅花則蕚漸開。而更結實。　又法。以鹽泥三七對插花更妙。不凍而花更榮。

薔薇。正月初。剪枝長尺餘。扞種。

月月紅。凡開花後。即去其蒂。勿令長大。則花隨發無已。

種盆荷花。用老蓮子。裝入雞卵殼內。將紙糊閉孔。與母雞混桑子中同伏。候雛出取開。收起蓮子。先以天

門冬爲末。和羊毛角屑拌泥。安盆底。種蓮子在內。勿令水乾。則生葉開花如錢大。可愛。

葫蘆秧種小盆。得土甚淺。至秋結子。形僅寸許。垂挂可觀。又法。選畦中粗大者一株作主。次將旁株去皮一片。兩株結縛。以泥塗封。稍長去其一苗留本。又將旁株再就以根株。並作一株。延蔓則三本之力歸一苗矣。其結實成形。又剔去衆苗。止留壯者一枚。至秋成實。大比尋常數倍。用作酒樽。攜帶山遊。誠物外清品也。又有寄生紅白雞冠旁法。養成紅色葫蘆。妙不可言。

盆蘭。枝上花蕋多。候開次有未開一兩蕋頭。便可剪去。若留盡開。則奪了來年花信。　蘭盆兩三日一番旋轉。取其日晒均勻。則開時四面皆有花。若晒一面則一處有之。　灌蘭不可從上澆下。恐壞其葉。井水性陰。恐致凍損。溫潤則不必澆。恐爛根。　盆須架起。庶令風從底入。以得透氣爲佳。又免蚯蚓蟻蟲之患。蓋蚯蚓每從底孔中入。不可不防。　葉黃惟用苦茶澆之。最忌春雪。一點着葉。則一葉斃矣。

竹有雌雄。雌者多笋。當白根上第一枝觀之。雙枝是雌。若獨枝者雄也。冬至前後各半月。不可種植。蓋天地閉塞而成冬。種之必死。若遇火日及西南風俱忌。花木皆然。凡種竹處。當積土令稍高於平地二三尺。則雨潦不損。謂之竹脚。

草木

艾名醫草。博物志云。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得火。故一號冰臺。　搗艾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研。卽時可作細末。

蒐絲蔓寄空枝漸能絕地。子研末。能明目。去風。壯腰膝。久服老變爲少。子最細難研。曝乾時。入紙撚數條同搗。應手成粉。

浮萍發汗奇驗。五月五日。取萍陰乾燒烟。能辟蚊。性陰靜。以承陽。故曝之不死。惟以盆水在下承之。而虛關萍於上晒之。卽枯。決明子主肝家熱。每日取一匙。空腹呑之。夜見字。

石菖蒲。盆栽極淸雅。夜置窗間。能收煙。明目。平旦葉尖自有濃水如珠。洗目大佳。　培養菖蒲。勿令肥。勿令見泥。勿澆井水。使葉上有白星壞苗。勿令日曝。勿冒霜雪。最解醉人。或油手腥手摩弄。必致殘缺。　石菖蒲無力而黃者。用鼠糞酒之。

三七草青鬱可玩。其根係止血聖藥。有活種。閩廣帶回者。近地亦有此種。葉如野蒿。花黃而小。極易生。鮮者採葉搗爛。跌打破碎者。接上立止血疼。過二三日卽愈。又不潰爛。眞神草也。收葉乾作末。亦可治吐血衄血。上衝者皆宜。佐以治藥服之。其功效備開於後。

治刀斧箭傷。血出不止者。嚼少許。罨上卽止。

治婦人血崩。看年遠近。研一二錢。白酒調服。服後四物湯。加三七五分煎服。

治吐血。用一錢或五分。白嚼米湯下。或用人參五分煎服。

治腸風下血。用四物湯。加三七五分煎服。或空心用五分調酒服。

治杖瘡漏血。用一二錢嚼爛。罨在破上。再服一二錢免血攻心。

治產後血滯。用一二錢研細。水調服卽止。

治跌打青腫不消者。用一錢嚼細。敷患處卽愈。

治害眼十分重者。用少許水磨調。點眼眶內卽消。

治赤白痢疾。用一二錢爲末。米泔水調服。

治虎狼蛇咬。用一二錢爲末。酒調服。嚼少許。塗患處。

治受下疳毒。先吃少許。毒卽返出。

治一切瘡毒癰疽。疼不止者。用一二錢爲末。水調塗之。立效。種種奇效。難以枚舉。勿以小草而忽之也。

稻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白用以搗響。

桑槲條分者良。以構接。則桑大。根下埋龜甲。則不蛀。臭中栽桑。漸其葉而植之。謂之嫁桑。却用螺殼覆其頂。以防雨損。二年卽盛。午日不得鋤桑園。蓋熟時采黑漿者取汁。煎膏入蜜。點湯服妙。（樹也。）

齊民要術。梧桐山石間生者。作琴器則鳴。

榆嫩芽可瀹爲齏茹。令人多睡。其皮爲粉。最粘。水調作糊。勝於膠漆。荒歲屑以充糧。人多賴之。

槐初生嫩芽。可茹。亦可代茗。十月上巳日。取子及皮納新瓶中。封口。二十日初服一枚。再服二枚。日加一枚。至十日又服一枚。起。終而復始。能明目。黑髮。去百病。　凡槐樹生蟲。擂鼓樹下。其蟲自落。

酉陽雜俎。世重黃楊。以其無火也。用水試之。沉則無火。凡取此木。必以陰晦。夜無一星。伐之則不裂。

楓樹生菌。不可食。食之令人笑不止。

樓櫚近葉處。有皮裹束。二旬一采。皮轉復上生。不剝則樹死。或不長也。樓繩入水。千年不朽。

橘樹忌猪糞。或以死鼠埋根下。其果必多。樹有蛀孔。用鐵線鈎蟲。作木釘塞之。或以硫黃灌入。冬月用稻草緊束樹。以防寒雪。　橘皮爲脾肺三經分藥。留白則補脾胃。去白則理肺氣。同白朮則補脾胃。同甘草則補肺。獨用則瀉肺損脾。

柘葉飼蠶。其絲作琴瑟弦。清鳴響亮。遠勝凡絲。

穀穗。味能解酒毒。人家左右新後。有此木則釀酒不成。以木作屋。屋中酒味薄。

皂莢樹最高大。枝間多刺。九十月采莢。用篾篩樹下。一夜自落。有不結莢者。鑿一孔入生鐵三五斤。泥封之。則結。收皂莢置油瓶中。久藏不蛀。

桃品甚多。易於栽種。且早結實。宜年以刀劃其皮。出其脂液。則多延數年。

李樹極耐久。但忌連陰。故宜稀不宜密。元日或上元。以磚着樹丁臘月以枝擊樹枝。至正月晦日。擊可令多子。如不結實。亦以元旦五更點火照之。當年便生。謂之嫁李。

栽杏法。略同桃李。但種宜近人居。不得移動。性差異耳。

梨花六出。上巳無風則結實必佳。梨核每顆有十餘子。種之。惟一二子生梨。餘皆生杜。故棠梨也。梨品甚多。必須棠梨桑樹接過者。則結子早而佳。

銀杏核三稜者爲雄，二稜者爲雌，須雄雌同植相望乃結，雌樹臨水種，亦結，或鑿一孔，用雄木一塊泥之亦結。　銀杏能醉人，食滿千箇者死，小兒尤忌。

胡桃能制銅，誤吞銅錢，多食胡桃，自化出，戲術嚼錢如粉，預置胡桃肉一塊口內，將銅錢嚼之即碎。

種棗，端午日用斧斫椒打敲樹木，候花放時，以杖擊枝，振去狂花，如子熟時，遇火霧，更取蔴麻栓樹障之，可無傷損。

栗但可種成，不可移栽，於五果臘水，水潦之年，則栗不熟，類相感也。霜降後，苞自裂而子墮者，方可久藏，以橄欖同食，作梅花香，宋人名爲梅花脯。

柿置漆器中自紅，或用糯糟烘之，飲酒食紅柿，令人易醉，或心痛欲死，別云解酒毒者誤。

石榴移栽即活，種子亦生，須安盪石枯骨於枝間下，花花即茂盛。

烏臼樹爲利甚溥，須接博乃佳，或云春初將樹枝一一捩轉，其心自碎，即生子，與接博者同，但不宜種魚池旁，落葉入水，即變黑色，能指魚。

柿接桃則爲金桃，李接桃則爲李桃，梅接桃則脆，樹生蟲，煮猪頭汁澆之則止。

種桃時，核尖頭向上，覆土深尺許，春深芽長，移栽實地，或云種時，以桃核刷淨，令女子齧粧下之，即花繁而離核，又春後以刀直劃其皮，則液不漏，社日春根下土，或以刀襍斫其枝，則實不墜，生蟲，以多年竹燈檠掛樹間，蟲自落。

凡桃多係接成，殊失本性，桃仁久藏，用本生者爲宜。

鳥獸

凡飛鳥投人家，口中必有物，放而放之，大吉。

鵝伏卵，則逆月，謂向月取氣助卵也，五六月生卵，熱不可抱，拔去兩翅十二翮，以停之，積卵腹中，候八月乃下。

凡雞但看舌黑者，則肉骨俱黑，入藥更良，男用雌，女用雄。　母雞下卵時，襍麻子食中飼之，即不肯抱，生卵尤多。

凡鴨皆雄稽雌鳴，重陽後始肥，清明後生卵，即內陷，伏卵聞鼓聲，磨，即鞭而不成，無雌抱者，以牛糞煨而出之，亦物理之不可曉者也。　廣東湯焙鴨卵出雛，浙江火焙鴨卵出雛，四川所畜之鴨，糞可以淘金。

狐貉皮毛見燕即脫，燕肉不可食，損神氣，入水爲蛟龍所吞，雷或擊之。

山海經，黃鳥（即黃鸝也）食之不妬，梁武帝郗后性妬，曾取爲膳，妬果滅半。

鵲巢常背太歲而向天乙，能知來歲，巢低主水，高主旱，田家往往以此爲驗。　又知風之所起，歲多風，則巢於下枝。

鸜鵒（即八哥也）舌如人舌，五月五日剪去舌端，即能效人言，又可使取火也。　鸜鵒目睛和人乳滴眼中，能見煙霄外物。

鵪鶉野鷄也，似鷄而小，俗呼油鴨，其膏塗劍刃不銹。

鴉鳩帶帽兒飛去，立喚則高去，伏地喚則來。

雞未戒者，以苦帶趕之，則戒毛倒生。　母雞生子，與青麻子吃，則常生，不抱卵，一云雞生子，雞之稀做能啄人。　竹雞叫，可去蠶虱並白蟻。

癸辛雜志，凡遇虎者，當作勢與之敵而旋退，引至曲路，即避去，蓋虎不行曲路故也。　山居者云，虎畏車，入山持傘，頓有大威光也。

北人牛瘦者，每以蛇漬鼻口，則爲獨肝，水牛有獨肝者殺人。

羊食鈎吻，則肥，食仙茅，則肪，食仙靈脾，則淫，食鄧躅，則死，性畏露，宜晚出早歸。　養羊以杏仁，則易蓐，以胡桃，則不膘，不宜用銅器煮。　梓樹葉飼豕，肥碩十倍。

劣馬食牛肉則駗。　馬食社衛，則善走，食稻則足重，食鼠屎則腹脹，食雞糞則生骨眼，以儘露烏梅拭牙，則不食，得桑葉，則解，掛鼠狼皮於槽內，亦不食，土中有海馬骨，則不行，芻槽中入貫仲，飼之易肥，性畏暑，不畏寒，病宜洗澡，不宜日晒。　凡駒初生時，即以乾土遍擦其身，則馴而不踶嚙，以銀簪分界其鬃，則兩闌。　猪槽飼馬，石灰泥槽，汗物繫門，三事落駒。　凡兒驟，馬產者，見馬必嚙，驢產者，見驢必嚙，多有嚙死者，異氣能合自多矯揉也，行路之人，不可不防。

猪小時糟飼者，不長，用麻子二升，擣碎，鹽一升，同煮，和糟三升食之，即肥。　猪腦損陽，酒後尤不可食。

凡肉有補，惟猪肉無補，令人習而不察也。　猪臨殺驚氣入心，絕氣歸肝，尤不宜食，胡麻麵喫，犬則黑光而駿。　黑犬能辟伏尸，舌青斑者識蠱，則吠，食竹茹則聲啞，食木鼈子則死，小犬吠不絕聲者，用香油一蜆殼灌入鼻中，經宿則不吠。

凡餌藥之人，勿食鹿肉，服藥必不得力，爲其食解毒之草，制諸藥性也。

麋脂令人陰痿，麋令人弱房，發脚氣，妊婦食之，令子損目。　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堅如石，計一晝夜，須生數兩，凡骨最難長，而此成長神速，更甚於草木，此骨之最強者，所以能補骨堅陽道，強精髓也，若鹿角專補陰，今多借用，大誤。

牝猫無牡，但以竹帶掃背數次，即孕，或用斗覆於竈前，以刷帶頭聚斗，祝竈神，亦孕，此亦竈雞之類也，理不可曉。　猫病，以烏藥水灌之，生虱，搗桃葉塗之，獅子猫、炙猪肝飼之，令毛彤潤。　猫眼可以定時，有歌云，子午線，卯酉圓，寅申巳亥銀杏樣，辰戌丑未側如錢。

鼠穴高下，可占水旱，性畏芙蓉，一葉沾皮，即爛至骨，人家往往植之池上，以禦其入。

狼腸直，其糞可作烽煙，直上不斜，故曰狼烽，駝駝糞亦然，荷花梗塞鼠穴，自去。　鼠殘物食之生瘡，蝟肉可食，骨不可食，能瘦人，使人縮小。

大抵禽肝青者，獸赤足者，有岐尾者，煮熟不斂水者，生而斂者，禽獸自死無傷處者，米甕中肉脯，久藏者皆殺人，元雞白頭或四距，及野禽卵有八字，及死不伸足，口目不閉者，皆不可食。

蟲魚

蛇頭不可以刀斷。必回傷人。名曰蛇箭。　蛇畏蠶黃。

魚瘦而生白點者名虱。用楓樹皮投水中則愈。

蠶與蠶蛹。被蚊叮即死。　木蠶子一對。同雄黃蜜煉丸。燒治蚊蟲蝨虱。　水中浮萍。乾焚煙熏蚊則死。

麻葉燒煙。能逼蚊。　荊葉能逼蚊。

馬蝗畏肥皂。　烽燧斷道。行蟻自回。

使蒼蠅不來席上。以稻草索數條。懸壁間則蠅。　糟蔥逼蠅。除茶末燒煙。蠅遠去。

令蛙不鳴。三五日以野菊花爲末。順風撒之。

收大黃葉鋪荐上。去壁虱。

鰻鱔魚治勞。夏月以乾鰻魚室中燒之。蚊蟲即化爲水。置其骨於衣箱及穀物中。蠹魚蛀蟲。

蚯蚓去泥。以鹽塗或納入葱中。化爲水。可治天行諸熱病。頭痛丹毒漆瘡等疾。

芝蔴柴掛樹上。無蓑衣蟲。　花樹蟲孔。以硫黃末塞之。

龍火得濕則焰。得水則燼。以人火逐之則息。故人之相火似之。鬼之性粗猛而畏蠟。愛玉及空青。而嗜燒燕肉。或曰其性畏鐵。又畏練葉及五色絲。

池魚滿千千六百。蚊來爲之長。能率魚而飛。置筲水中。蚊即去。

鬻魚種者。陸路而行。日換新水數度。擇其稍大而黑鱗者去之。恐傷其衆。終日奔馳。夜亦時加動搖。則洋洋然無異乎江湖。反是則水定。魚死矣。初養之際。或以油炒糠餅之。後並不育子。

鯉脊上兩筋及黑血有毒。溪澗中者。毒在腦。俱不可食。凡服天門冬硃砂人尤忌。

鯽魚骨。取插瓜蒂上。一夜瓜瓤熟。

諸魚屬火。獨鯽魚屬土。有調胃實腸之功。若多食亦能動火。

鱧夜拱斗。有自然之禮。故從禮。胆獨甘。故從醴。道家忌之。以其首戴斗也。（俗作烏魚。）

除夜黃昏時。烏魚煮湯浴小兒。令逼惱俱到。即不出痘。若留一處不到。遇痘發。此一處偏多。

金魚食水蛆。紅色尤鮮。以橄欖渣肥皂水入缸中即死。

凡食河豚一日內。不可服湯麵。恐犯荊芥桔梗甘菊之類。子尤不可食。曾以水浸之一夕。大如芡實也。每一歲中必有一二人中其毒者。不可不慎。

鰻鱔四目者殺人。背有白點無鱗。或重四五斤。及水行昂頭者。並不可食。

販鱉者。器中置鰍。云鱉喜睡。鰍好游。不可睡死。

烏賊魚。腹中黑可書字。初書迹如淡墨。逾年即滅。但存空紙。凡作笏須索濃墨。方無此弊。

鯊鮰和銀硃寫字。入木極深。衛士用鏡照雄龜取薪。或以猪鬃刺其鼻出溺書奇字。於漆桌或漆門上。惑人。識者自能辨之。

蠶脂磨鐵最明。

八九月爲蟹浪時。漁者緯蕭承流取之。夜以火照蟹即集。

凡販賣鰕米及甘蔗者。每用人溺澆之。則鮮美可愛。所謂眼不見爲淨也。

養蜜之室。欲明而溫。飼之必擔窗門幃。飼訖。遮下。勿用露葉。

收養蜜蜂之法。置房南窗間外穴一隙。以簾隔之。止容數孔出入。有他蟲來盜蜜侵害者。亟除滅之。候蜜滿脾。須中夜蜂息時切取。勿令蜂知。量留其蜜。以給冬月。其滓熬作黃蠟。再加煉淨。亦成白色。

蠟蟲作房冬青樹枝。纍纍抱樹若子。中皆蟲卵一苞數百。立夏日摘取。以箬葉包之。分繫樹間。芒種後苞拆卵成蟲。乃延緣枝葉。食汁吐涎。結成脂。至處暑時。剝取溶濾。置冷水中。凝聚成蠟。若過白露。即堅枯難刮矣。

蛭。即馬蟥也。性最難死。即寸寸斷裂。得水亦活。人行水草中。一着脛股。直入皮膜中。生育爲害。唯用田中土。或擂黃泥漿水飲之即出。　蛭空中而生。亦如魚子。經三年。得水猶活。或云甕用火炙。經年猶活。惟澆以菜油。則不復生。又畏石炭食鹽。

白蟻最能穴木。唯烽炭桐油可制之。

螢火丸可辟五兵。祛盜賊。天行時疫佩之不染。誰謂小蟲乃禦大患如此。

蜒蚰即蝸牛之無殼者。能制蜈蚣。所經之路。必有涎。蜈蚣觸之即死。博蜈蚣傷甚驗。　蝸牛涎能制蜈蚣

蝸螢物各畏其天也。醬塗蜈蚣傷亦驗。

陸佃云。蟾吐生其肪。塗玉則樸。刻削如蠟。

陶隱居云。五月五日取東行蟾五枚。反縛。着密室中。閉之。明旦視自解者。取爲膏。能使人寒。亦自解。

戲術燈上見蛇影。小蛇一條。取血染燈心數條。候乾。點燈則見蛇影。現於燈上。如將二蛇血染燈心。每將一條合點。則見二蛇影相絞定也。

葛洪云。蠱中人最急。即時以刀割去創肉。投於地。其沸如火炙。須臾焦盡。乃得活。

守宮。蝎虎類也。古法飼以硃砂。滿七斤。擣萬杵。以塗女體。如赤瘡。一偶即脫。故云守宮。

驟窺蜂房。輒羣起攻之。　蜂蜜有出崖石上者。樹木上者。土中者。人養者。皆隨土地人事。所出不同。諸家辨論未的。要之當以花爲主。山野之中。花色良毒正盛。蜂必採其蜜。蜜必有制伏之妙。不得而知。故夏冬爲上。秋次之。春則易變而酸。閩廣蜜極熟。以龍荔草果檳榔花類。熟多霜。亦少故也。川蜜溫。西南之蜜則涼矣。

鱉甲剝層。以苴封裹。置土坑內。以土蓋之。一夜盡生小鱉。人誤將苴鱉同食。腹中生鱉。腹白馬尿可消。

夏月每有蛇化爲鱉。切不可食。腹下有蛇紋者。蛇也。

凡魚曰能閉閉。及兩目不同。無膽無胆。及白目白背。黑點赤鱗者。鱉目大者。赤足者。腹下生王字形者。三足者。獨目者。腹有蛇蟠紋者。鱉背上有星點者。脚生不全者。獨螯者。獨目者。兩目相向者。足斑目赤者。腹

有毛者、蝦無鬚者、腹中黑者、煮而色白者、並不可食。

藥著

留宿火法、好胡桃一枚、燒半紅、埋熱灰中、三五日不滅、釜底煤、可代火燧取火。

溪中水沫、取起令乾、爲末、入湯中、即冷而不沸。　池中渾濁、以瓶入藥、用箬包紮之、投水則清。　油紙燈入荷池、葉死。

燈心蘸油、再蘸礬末、粘起炭火、雞子開小竅、去黃白淨、入露水、又以油紙糊好、日中晒之、可以自升起、離地三四尺、樣炭灰成花燒之、有墨處着、無墨處不着。

天門冬二斤、熟地黃一斤、共爲末、煉蜜爲丸、如彈子大、每服三丸、溫酒下、湯亦可、日進三服、若遇山居之日、辟穀不飢。

服食松根法、取東行松根、剝取白皮、細剉、曝燥、擣篩、飽食之、可絕穀渴則水。

製松栢粉法、取葉在霜露時採之、經隔一宿則無粉、炙嫩葉汁、澄粉、如嫩草色、鬱葱可愛。

祛身上生虱法、口吸北方氣一口、吹於箸尖、爲三五寸長黃紙上、斂深淵默漆五字、置之牀席衣領間、可辟虱蟲、人身大虱、以一留之桌上、將虱頭朝北、決不北行、惟走三方、雖百次亦不北向也、此法是令虱性、

滿燒酒泡百蔀、封固一日、擦身、蟣虱皆死、身體虛弱者宜愼。

夏月熱湯入井成冰。

玻璃匣凹、以影像襯之、宛然如生。　礬擦竹片、畫花入水盞浮、蝙蝠磨末糊壁、夜間作響。　壁虎乾爲末、入碗肉動。

手捏耳邊止火痛。

雞子數箇、打和入猪脬、紮好、投井中、逾時取出、煮熟、黃白停勻、儼如大蛋。

象忌鼠、置鼠於其前、則不動。

鐺沸底冷、以手承之不傷、沸一停、則熱、凡油在鍋中滾者、其心必冷、術家每以此誇異。

戲術、葫蘆相打法、一貯鐵屑、一貯磁石也、又有葫蘆勸關法、再投一葫蘆便止、中貯水銀故也。

以錢置碗底、稍遠則不見、加水滿碗、其錢立現。

大棗洗淨晒乾、用好醋拌勻、貯磁瓶藏之、肥大而鮮潤。

戲術、以端午楊柳枝貫白顆蚓、浸香油內、過三七日後、用點燈、兩蚓相貫、可愛、名曰燈光虹貫。

千里不飲水不渴、方用白蜜一兩二錢、甘草一兩、薄荷一錢、烏梅肉一兩、白茯苓三兩五錢、乾葛一兩、鹽白梅一兩、何首烏二兩五錢、蒸、共爲末、蜜丸如彈實大。

行路不吃食自飽方、用芝蔴一升、紅棗一升、糯米一升、共爲末、蜜丸、如彈子大、每吃一丸、水下、一日不餓。

神像往往遇獻酒、則面作赭色、由其丹青中用藥物故也。　神像往往有鳥雀不汚者、由取土處、及塑像時、偶與日辰旺相相符也。　壁畫神鬼、往往曰隨人轉、點睛子極正則闔。

松脂能亂乳香、燒之立辨。

猪藥中有硫黃氣者、以竹葉燒煙薰之、則不臭。

巴豆大黃同用、反不能瀉人。

凡刀刃所傷、切勿飲水、令血不止而死、若血不止、急以布蘸熱湯盥之。

鹿茸內有小蟲、不可以鼻嗅、蟲入鼻則藥力不及。

腿轉筋、踏實地自止。

烏梅肉、燒存性、研傅惡肉、一夜立靈。

隱居通議

劉壎著

隱居通議序

校正泯稿吟稿諸詩文。雖强半元初著作。然宋末篇章。往往有之。若隱居通議。則皆元時纂輯。水村公之志。蓋可見矣。公少負偉略。於兵謀地利。無不諳悉。北來鉅公名卿。無不咨其碩畫。公亦抵掌而民思。期一常以爲世用。適南北混一。時異勢殊。公之志。蓋決於隱哉。夫仕則見之實事。隱則付諸空言。隱不如仕也。然仕莫盛於唐虞之際。水火工虞教養各一其職。而不能相通。周公制禮作樂。其訓誥見於尚書。其諷詠見於雅頌。而周易之象。必於居東之日。孔子爲魯司寇。却萊於祝其誅卯於兩觀。而六經之述。必於轗壞之餘。則仕又不如隱也。且守故府之陳言。執盈廷之聚論。以爲持政之大端。雖有變通神明。究弗敢稍逾尺寸。何如著書立說。孤行一是。故議理學也。不惟朱陸相商。而龍川學術議論。可以蓋一世而開千古。議古賦也。不惟綺靡無取。而秦伯長江。山谷道院。可以駕六朝而軼班左。詩歌則駁彭淵材之第三恨。又以雙井與浣花並驅。文章則護梁昭明之無統紀。且原毛穎於廬山九錫。駢儷錄謝賈師憲小啓。而僉壬之不滌於忠義。經史辨忠肅公無後。而史册之失攷於家乘。大行爲德行之大。靈星次社稷之功。議天地之有初。識縱橫貴賤之義。議南陽之形勢。見輓輅羊裘之風。鬼神則謂神怪窈冥之事爲害道。雜錄則於語默出處之間爲最衡。其間遺文軼事。確有可傳。而不載於典籍者。賴此猶存其一二。大抵無所不議。則無所不通。通天地人曰儒。公眞可謂通儒也已。雖然。公自數有云。使展其霖雨之手。固當忠君父而澤民物。

是隱又非公之所得已也。嘗讀公母禍太君墳志。母紉縫兒講習。迄夜分。或鷄鳴乃已。嘗曰。汝家世名儒。吾望汝無失爲儒也。會權姦覆國。三宮北遷。母流涕曰。嗚無望矣。則公之成就。蓋在於五胖遺孤之日。而不在於家山北遼陽之年也。與子偕隱。剛孟教者。敢忘所自戒。或曰。身既隱矣。何又仕於本州。仕於延平。乎。不知大隱城市。小隱山林。古之人已言之。避世金馬門。古之人又嘗行之。委吏乘田。未可謂仕。況寄其道於木鐸函丈之間。以稍慰其淑人素懷。一行於豐。而紀往開來。身實任之矣。再行於劍也。留受業者三年。世共尊之矣。苟非羶慕於要津。貽譏於捷徑。士君子何不可沾一命以自行其志哉。今觀此編。蓋在宋亡之後。而其敘述在於歸閑者爲多。則公之自視。仍然隱居而已耳。何汝汝者之不審也。不審其志。而徇其迹。則仕於昇平者爲賢哲。仕於衰晚者爲庸愚。生際奕葉者。謂爲守正。遇值鼎革者。謂皆枉道。是以仕論仕。尚且弗得其志之所存。矧仕而仍然隱者。爲能論其世而原其心哉。

康熙丁未。日觀大火之次。裔孫凝謹識於水雲書院之壽文堂。

隱居通議目錄

卷一 理學
卷二 理學
卷三 理學
卷四 古賦
卷五 古賦
卷六 詩歌
卷七 詩歌
卷八 詩歌
卷九 詩歌
卷十 詩歌
卷十一 詩歌
卷十二 詩歌
卷十三 文章
卷十四 文章
卷十五 文章
卷十六 文章
卷十七 文章
卷十八 文章
卷十九 文章
卷二十 文章
卷二十一 駢儷
卷二十一 駢儷
卷二十三 駢儷
卷二十四 駢儷
卷二十五 經史
卷二十六 經史

卷二十七　禮樂
卷二十九　地理
卷三十一　雜錄
卷二十八　造化
卷三十　鬼神

隱居通議卷一

南豐劉　壎起潛著

理學一

儒者職分

儒者職分不在於作文而在於講學。講學不在於章句而在於窮理。窮理不在於外求而在於存心。

道統遺論

自孟子推明道統。見於七篇之末。韓文公作原道。伊川公序明道。皆承其意推明之。而皆不能無遺論。孟子說見知聞知。而武王周公不得與於太公望散宜生之列。昌黎論傳道。而曾子子思不得續孔子之脈。伊川則又謂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千四百年間。漢董生。唐韓子。以至宋周子。俱不與焉。非遺論歟。當考。

古人自少力學

一日見閒見南豐先生文。閱視其上歐陽公書。乃慶歷元年也。時年二十三爾。其書有曰。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又曰。嘗自謂於聖人之道。有絲髮之見焉。周游當世。要然有扶衰救缺之心。非徒嗜皮膚隨波流。搴枝葉而已。又曰。苟得窺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奧室家。自知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也。執事將推仁義之道。橫天地。貫古今。則宜取奇偉閎通之士。使趨理不避榮辱利害。以共爭先王之教於衰滅之中。謂執事無意焉。某不信也。觀先生之志如此。是其少年所學。超卓不凡。非若新學小生。惟務詞章而已。且是時濂洛未興。而先生之學專向聖域。何可得哉。同日又閱延平李先生師友問答集。有贈見羅仲素先生書。其年亦纔二十四爾。其書有曰。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爲衣食之謀。遊次顛沛。未嘗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又曰。爲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換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完。而智巧襲。擇焉而不詳。守焉而不專。朝夕恐懼。不啻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又曰。聖學中未有見處。在佛子中有絕嗜欲。捐念想。即無往以生心者。時相與游。亦足以激汰滓穢。洗滌垢塵。安情乾慧。得所休歇。言蹤義路。有依倚處。日用之中。不無益也。然謂儒者之道。可會爲一。所以窮理盡性。治國平天下者。舉積諸此。非愚則欺。乘皆坐某以此。而不知某暫引此以爲入道之門爾。二先生生世不同。人品不同。然皆以南蠻冠之年。便已有志於作聖。乃知古人力學自少時。已下工夫。回思吾儕小人。當此年紀。不過剗意舉業。志求榮達。日夕汲汲。惟黃册之文是務。舉世陷溺。相習成風。曷嘗有一之志於道哉。亦由所師不過如此。繆種相承。卒誤後學。斯時也。儻有名師能舉二先生之說。開發提警。安知不於道有進邪。虛老一生。晚悔何及。熟復二書。仰天浩歎。要知舍內學而從外務。誠不足道。

朱陸

乾道淳熙間。晦菴先生。以義理之學。闡於閩。象山先生。以義理之學。行於江西。嶽峻杓明。珠輝玉鏘。一時學士大夫。雷動風從。如在涕泗。天下並稱之曰。朱陸。朱氏之學。則主於下學上達。必由灑埽應對。而馴至於精義入神。以爲如登山然。由山麓而後能造絕頂也。故晦菴多著書以開悟學者。然象山每不然之。蔵其寫支離。其鵝湖之詩曰。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又曰。六經注我者也。陸氏之學。則主於見性明心。不涉箋注訓詁。而直超於高明光大。然晦菴每不然之。以爲江西之學。近於禪。晦菴歿。其徒大盛。其學大明。士大夫皆宗其說。片言隻字。苟合時好。則可以掇科取士。而象山之學。反鬱而不彰。然當是時。雖好尚一致。而英偉魁特之士。未嘗不私相語曰。時好雖若此。要之陸學終非朱所及也。蓋二先生之學不同。亦由其資稟之異。晦菴則宏毅篤實。象山則穎悟超卓。是以象山之文。亦皆勁健斬截。不爲纏繞。至其游戲翰墨。狀物寫景。信筆成文。往往亦光晶華麗。有文人才士所不能工者。誠一世之天才也。

論子在川上章

朱文公與門人論子在川上一章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謂與道爲體。此一句最妙。某嘗爲人作觀瀾詞。有兩句云。觀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無窮。門人問曰。明道謂其要只在謹獨。如何。先生曰。能謹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謹獨。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豈能如川流之意。門人又問曰。明道云。自漢以來。諸儒皆不識此。如何。曰。此事除了孔孟。猶是佛老見得些形象。譬如聾人一般。佛老畫得些模樣。後來儒者於此全無相著。如何不放他兩箇做大門人。曰。只爲佛老從心起工夫。其學雖不是。然却有本。

者只從言語文字上做，聞有知此事是合理會者，亦只做一場話說過了。所以輸與佛老先生曰，彼所謂心上工夫本未是，然却勝似儒者多矣。朱門師弟子講明此論，可謂極至大綱，爲學必合從天命性上理會起，此謂之原頭，識得原頭，從此下工，則如川流之晝夜不息矣。禮記論祭河海曰，有原也，有委也，此謂知本，亦是見得此意。佛老俱是略識原頭，然亦未可謂眞到也。

工夫熟中出

文公曰，書所以維持此心，若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此語甚當。又曰，工夫自熟中出。又曰，只是熟，便自會。先生於熟之一字，屢言之，不一言之。

水心論朱陸

水心文集中稱朱文公，或曰新安先生朱公，或曰朱公元晦，又嘗騰章爲文公力辨林黃中之劾，其於陳止齋、呂東萊，亦屢稱之，獨不及於象山。心嘗疑焉，以爲此時號爲儒宗者有四，曰朱、張、呂、陸，何獨見遺，惟於胡崇禮墓誌中，一寓其辭曰，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教閩浙士，有陸子靜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矣，以故越人爲其學尤衆，雨併笠，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澂學內觀，以上皆水心語。然無斬辭，似亦有取於陸者，特謂之後出，則非嘗觀象山與晦菴往來書，俱各稱兄，及勉東萊勿於爽服中聚徒講授，書中言詞峻切，止如平交，陳止齋專書致儆於象山勤矣，而回書亦惟稱止齋曰兄，止齋之於水心，蓋前輩也，象山視如平交，則不得謂之後出矣。水心輕視，竊所未諭。

朱張呂陸

性學之肇興也，以周張二程爲宗，其繼盛也，以朱張呂陸爲宗，然當時水心文字實未嘗合而言之。荆溪吳公子良，師事水心，持節江右，日爲隆興府學作三賢堂記，有曰道公溥，不可以專門私學深遠，不可以方册既，貫羣聖賢之旨，可以會一身心之妙，充一身心之妙，可以補羣聖賢之遺，孰爲異，孰爲同哉，合朱張呂陸之說，濂而約之於周張二程，合周張二程之說，溯而約之於顏曾思孟，合顏曾思孟之說，溯而約之於孔子，則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孔子之學，即皐益伊仲傅筑周召之學，百聖而一人，萬世而一時，尚何彼此戶庭之別哉。以上皆荆溪公記中語。予初疑水心或有不滿於象山，今其高弟子，一筆貫通，即平日師友授受，必有確論，其爲此決定語，而刻之金石者，殆出於師說也，亦可見其心矣。

魏益之悟入

水心公志陳叔向之墓，有曰君既與魏益之游，每恨志慮昏而無所明，記憶煩而不足賴，益之因教以盡棄所懷，獨立於物之初，未久忽大悟，洪纖大小，高下曲直，皆彷彿若有見焉，自是以斯道歸益之，且疑呂伯恭讀書徒多，朱元晦修方不療，時呂公已下世矣，朱公雖論未合，然重其讜直，無隱，上有比君所者，必使往從之，曰可以寡過也。昔孔子稱憤悱啓發，舉一反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往往近於今之所謂悟者，然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二造而蓋獲也，一造而蓋獲，則佛氏之妄也。叔向培包蒙之悟，游於廣大，而常自言用功益難，進道遙遠，古人今人，皆未可輕議，其厲志勇猛，蓋不以語自足也，而

益之不然，獨守其悟，而自聖之戶庭虛矣。然則叔向之所以莫於其師者，益之未暇詳也。以上皆志中語。予嘗記乾淳間有魏掞之者，嘗以直諫膺主眷，而未知益之名，諱爵里與夫所學傳承也。夫以悟爲則，固未足以盡道，然敵妙悟則亦幾於見道矣。明徹澈瑩，纖翳不留，高出萬象之表，與太初邂，其視雜頭故紙，迷溺訓詁，而卒無益於自得者，不啻勝乎。水心之論，雖有抑揚，顧窺其微旨，則亦有取，豈非泥於時好，艱於巖穴，亦正言似反者歟。不然，則讀書徒多，恰方不療二語，正當斥經，豈宜表而出之邪。或謂此語，蓋有激而云，然亦至論。

論悟一

前段所載，陳叔向受教於魏益之，未久大悟，而洪纖高下，皆若彷彿有見者，此事甚奇。不知所謂彷彿有見者，何也。佛家謂阿那律，具天眼一通，能觀大千世界如掌中果，舍利佛、智慧第一，觀人根器，至八千大劫，仙家亦嘗曰，我向大羅觀世界，世界猶如指掌大，雖二教之說，誕幻無實，然參究五教亦有一番工，儒家所以諱言悟者，惡其近禪，且謂學有等級，不容一蹴而到聖處也。故必敬義夾持，必知行並進，必由知止而進於能得，必由下學而造於上達，必由善信美大而入於聖神，雖高明而本乎中庸，此其序也。故不以悟爲主，然前輩又有謂人患不入悟境耳，果能妙悟，則一理徹，萬理融，所謂等級固在其間，蓋一通而萬畢也。此論未知當否。昔嘗聞老儒李伯煥與予言，金谿有傅先生號琴山，親承象山先生，學問甚高，生徒甚衆，日夕講論不倦，鄉有一染匠，常往聽講，久之，忽大悟曰，元來世間道理如此，自是聰明開豁，遂能詩文，不復爲匠，琴山從而作成之，觀此豈亦魏益之之學歟。惜予生晚，不及見諸賢而參講也。近於九月間，客洪城，過北人曰東門老，於朱庭賓家，蓋學道之士也，衣履如道人，談論娓娓，自言出家從師，久而無獲，一日師令往某處，正雪中，既寒且饑，因結屢，忽有悟，則見天地萬物，洪纖曲直，如清淨琉璃，無不洞徹，自此了無滯礙，其亦魏益之之學歟。予甚欲究詰之，顧初見未敢驟說，欲再叩，明日乃聞翛然往臨江矣。洪人謂東門老乃大徹大悟者，惜不及竟其蘊也。話間，極取程邵二先生之學，又曰，聖人之道，本自渾全，朱晦菴先生說得破碎，今人不信孔子之說，却信朱說，安能見道，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只一便了，曾子添箇忠信已多，後來千言萬語，脚下注脚，去道遙遠，至謂有天之忠恕，聖人之忠恕，學者之忠恕，大大穿鑿，其論如此，又謂人當理會心學，如作詩作文，多是說謊。

論悟二

兒童初學，蒙昧未開，故瞢然無知，及既得師啓蒙，便能讀書認字，馴至長而能文，端由此始，即悟之謂也。然此却止是一重麤皮，特悟之小者耳，學道之士，剝去幾重，然後逗徹精深，謂之妙悟，釋氏所謂慧覺，所謂六通，儒家所謂言也，世之未悟者，正如身坐窗內，爲紙所隔，故不睹窗外之境，及其點破一竅，眼力穿逗，便見得窗外山川之高遠，風月之清明，天地之廣大，人物之雜錯，萬象橫陳，舉無遁形，所爭惟一膜之隔，是之謂悟，即儒家不言者，懼其論於虛寂，不合於帝王之大經大法，而無以成天下之務也，惟歸學以悟爲則，於是有曰頓宗，有曰教門別傳，不立文字，有曰一超直入如來地，有曰一棒一喝，有曰聞鷄悟道，

有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既人妙悟，謂之本地風光，謂之到家，謂之敵生死，而老莊氏亦有所謂致虛極，守靜篤，虛室生白，宇定光發，皆悟之象。儒家之學亦有造之者，顏之如愚獨樂，曾之浴沂詠歸，孟子之自得，大學之自明，以至如濂溪之庭草不除，明道之前川花柳，橫渠所謂聞悟，亦悟之義。水心又提出憤悱舉隅，與夫四端四海諸說，以爲近悟，是邪非歟。

論悟三

前段嘗疑陳叔向因悟有見之爲異。今觀晦翁作存齋記，有曰人所以位天地之中，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閒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就爲之體，必將瞭然有見於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詳此記，則大意與釋氏之說合，而所謂瞭然有見者，非悟也夫。

佛學主悟

水心作宗記序，述永嘉鮑燈，刪擇禪宗要語，定著百篇，有曰，予嘗問燈，儒之於佛，强者慍，弱者眩，皆莫之睨。子以何道知之，燈曰，無道也，悟而已矣。其爲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而已矣。予聞而逾悲，夫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故曰，亦可以弗畔矣夫。今悟而遂畔之，庸知非迷之大乎。雖然，考之於其書，則信悟矣。觀此序，則水心固未嘗以佛家之悟爲是也。

徐侍郎悟學

徐侍郎諱誼，字子宜，乾道進士，由池州教授，歷濟要，歷事孝光寧三宗，人爲刑部侍郎，出爲寶謨閣待制，江淮制置使，移鎮隆興府而卒。中竹韓侂胄貶南安軍，移袁婺州流落十年，而後得釋。水心志其墓，有曰，諸儒雖爭爲性命之學，然而固滯於語言，播流於篇末，多芒昧影響而已。及公以悟爲宗，懸解昭徹，近取日用之內，爲學者開示，脩證所緣，至於形廢心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震霆，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有得也。學玩茲語，似亦近禪，而當時諸儒學術，亦因可見。徐公卒於嘉定初元，時閩浙諸老存者寡矣。

李牧坡悟入

盱江李子原，諱溥，自號牧坡，嘗從克堂包先生學。公曰，何必遠求，子之鄰有利公文伯者，即子之師也。子原信而就學焉。利公舉學習而說，克己爲仁，以叩之，未契也。忘寢食而反求者數月，一日渙然有省，自是磊磊落落，軒豁呈露，無秋毫凝滯，吟風弄月，撫掌抱膝，笑歌自若，休休其心，欣欣有喜，如口之於芻豢，常有餘味。蓋其所好既得，所說益深，自命曰牧志，其所自養也。自養者厚，而其證驗有不可掩於外者如此。淳祐癸卯歲，年七十有七，悠然而逝。宏齋包文肅公志而銘之曰，志道於遠，得師於鄰，一覺之後，一好之神。蓋以表其有悟也。觀此，則牧坡之渙然有省，其亦陳叔向之忽然有悟者乎。

黃仲山言性

越之新昌黃仲山，名仁靜，有子名度，登朝顯官，累封仲山至朝奉大夫，賜服金紫，年八十七，開禧元年八

月卒。自言見性命真處，如水中鹽味，非無如有，其說深矣。嘗與陳君舉、傅良、縱論夜分，君舉名善辨，不能騁詰，曰，此非師授而得也。病中嘗曰，除世俗塵事易，除心中情想難，吾用力於此久矣，然葉脫枝生，不知其幾。今眞斷矣，故樂也。臨絕視度而笑，度指其心曰，得非能於此洞然乎。公應曰，然。遂殁。以上載水心志中詳其爲人，豈亦融會儒釋之學者歟。

水心論佛學

云余在荊州無更責，讀浮屠書蓋數千卷，於其義類蠭若該涉，夫西戎僻阻，無有忠信禮義之教，彼浮屠者，直以人身喜怒哀樂之閒，披析解剝，別其眞妄，究其始終，爲聖狂賢不肖之分，蓋世外奇偉廣博之論也。與中國之學，較然殊異，豈可同哉。世儒不知淺深，猥欲强爲攙斥，其於道鮮矣。蜀人范東叔自云在學省時，晨朝必誦楞嚴，陳君舉與鄰省，問念佛者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爲老兵所課，聞東叔言誦此書三十年矣，予問東叔楞嚴要義安在，東叔沈思久之，曰如雞倏鳴，顧瞻東方，已有精色，此是逼撲到緊切處也。余聞而歎息，夫不讀者固不能知，而讀者知之，止於如是，以上皆水心先生語，味其旨若斬之者。又嘗稱天台端信師，兼習諸宗，性義融徹，詞辨蠭起，援據今古，中其機要，咸曰，信書廚，不可與爭也。蜀戶長年，人莫識面，惟教其徒，令速趨西方空寂，以此自終。予每病學佛者，徒守一悟，而不知悟本，或外示趨俗，而實墮俗紛，若師庶幾免矣。觀此論，則先生所指悟本者，未知所在。先生以荊州讀佛書有見，告之文公，文公答之曰，此殊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中閒得君舉書，亦深以正則講究辨切爲不然，此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端的，不容有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又曰，若見得道理分明，便無毒煞決不暇讀佛書，著惱讀之，亦須使見得其亂道誤人處，愈親切，不至爲此言矣。

隱居通議卷二

理學二

朱陸一

朱陸二先生。同出一時。俱天地之間氣。名世之鉅儒也。然陸氏不喜著書。惟從原頭理會。嘗曰六經注我者也。故罕有傳世。而道不顯。願有識則服其高明。若矣氏於書極下工夫。如四書集注。如詩易傳。如綱目。如家禮。如小學書。如楚辭注。如言行錄之類。非文公疲精竭力。更千百年終至漏晦。今使學者蒙賴啓迪。洗凡破陋。則此數書者。誠足以補前古之缺也。至晚年則亦悔注釋。有詩曰。書册雖頭無了日。不如拋却去尋春。其意可見矣。公於象山殊加敬。嘗曰安得似陸子靜。堂堂自在。又曰。千靜底是高。只是下面空疏。無物事承當。伯恭甚低。如何似得他。又曰。江南未有人如子靜八字著脚。又曰吾儒頭項。多思量著。令人頭痛。似陸子靜樣。不立文字。也是省事。又曰陸子靜、楊敬仲。自是十分好人。文公之言如此。可見不分同異。鵝湖之集。易簡支離之詩。文公不以爲忤。後來一等抑揚過當。殆不可信。蓋亦門人弟子。有分朋植黨。挾私取勝者。其實二先生未嘗立異也。善乎象山之言曰。建安也無朱元晦。青田也無陸子靜。偉哉言乎。大公至正。可以一洗蟲鼠之陋見矣。又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卽是宇宙。

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南西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其言恢廓高明如此。或者猶校江閩學術異同。豈不大可鄙笑哉。

朱陸二

子又見文公答南軒書。有曰子壽兄弟。氣象苦好。其病只是廢講學而務踐履。却於踐履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則實有以過人。答東萊有曰。子靜約秋涼來游廬阜。但恐此時已換却主人耳。渠兄弟今日豈易得。與劉子澄書有曰。子靜一味是禪。却無許多功利術數。日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爲無力。答陳膺仲有曰。陸學雖有似禪處。然婺州朋友。却專事閒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答滕德章有曰。陸丈教人。於收斂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趨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答林擇之有曰。陸子壽兄弟近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皆好氣象在。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如此講學。漸涌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與吳茂實有曰。陸學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答項平父有曰。子思以來。教人之法。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生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陸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不細。某日覺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答孫敬父有曰陸學於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而其徒傳習。多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間者。觀文公之言。平心服膺如此。何嘗如後來學者。抑揚毀譽之過實哉。當其議論紛紜。本非眞有定見。往往挾私護局而已。文公答諸葛成之有曰。來論有疑於子靜。然子靜平日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盡同。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徐究。以歸於是。而向來講論之際。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幼之節。禮遜之容。蓋皆鶩笑。以爲正使眞是仇敵。亦何至此。然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詞取信。故默不言。是文公無恙時一等狂生。已敢如此。至煩老先生之諄諄。況於世無大宗師。則此輩何憚而不縱其狂誕邪。予近在閩中。聞泉州有一士。獨宗陸。恨不獲識。後識三山張尙友。心甚向陸。且愛荆公洞堂記。謂不可及。因言文公篆下泥滯。亦可謂不私其鄉者。又說漳州經界事。

朱陸三

文公嘗謂陸學近禪。然其答黃子耕有曰。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爲學者說盡曲折。故立此名字。今人反爲名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添枝接葉。無有了期。若能認取本意。而於其中看得許多曲折分明。便依此實下工夫。方見得許多名字虛假。並皆脫離。而其工夫。却無欠缺矣。此卽釋氏名相之說。又答李叔文有曰。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卽久久自見功效。此亦釋氏之說。恐不可專指陸學爲禪也。大概性命之學。不能不與禪相近。故伊川謂儒釋深處。只爭秒忽。晦翁承其說。亦謂

大體眞而彌近理也。其闢之者。則大儒衛道。職當然爾。晦翁又譏陸不講學。象山云人謂某不令人讀書。何嘗不教人讀。只是讀得別耳。異時晦翁答呂子約則曰。程子言心要常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弃在書册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簡無知覺、不識痛痒之人。雖讀書何益。答石子餘又曰。學者只就册子上鑽。却不就本原理會。只成議論文字。與自家身心全無交涉。詳味此言。又似與譏陸者相矛盾也。

永嘉之學

初周恭叔、首聞程呂氏微言。放新經。黜舊疏。挈其儔侶。退而自求。是千載之已絕。霍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顏益衰歇。而鄭景望出。明見天理。身暢氣怡。篤信固守。言與行應。而後知今人之心。可印於古人之心。故永嘉之學。必兢省以檢物欲者。周作於前。鄭承於後也。薛士龍奮發昭曠。獨究體統。帝王遠大之制。叔末寡陋之術。不隨毀譽。必摭故實。如有用我。療復之方安在。至陳君舉才號精密。民病某政。國厥某法。銖稱鎰數。各到根穴。而後知古人之治。可措於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陳緯其終也。四人、鄉之哲人也。此葉氏所著溫州學記之說。予按水心公志止齋墓。有云從公西十年。似有師弟子之分矣。而每字之。辭尤前輩。止齋所師。而亦字之。未嘗曰先生也。然水心行狀。止云少詣呂太史。不言止齋。豈於止齋惟平交歟。計其行輩。卽止齋實先達矣。謹撫其次第列於後。

周恭叔行己。詳書言正。」——鄭景望伯熊。察正少卿。呂伯恭通判。

鄭景元伯英。匡與。癸未第四人。秀州僉判。紹興三年卒。

薛士龍季宣。常州守。」——陳君舉傅良。乾道八年進士。寶謨閣待制。

葉行之幼學。乾道八年進士。景元壻。

葉正則適。淳熙進對第二。吏部侍郎。

合周程歐蘇之裂

永嘉有言。洛學起而文字塊。此語當有爲而發。閱之雲臥吳先生曰。近時水心一家。欲合周程歐蘇之裂。又言先儒謂歐文粹如金玉。又以爲有造化在其胸中。而未有以道視之者。然答吳充秀才一書。則其知道可見矣。南豐說理。則精於其師。如曰及其心有所得而下二三百言。非所詣之至。何以發明逗徹。東坡雄偉。固所不逮。伊洛微言。或有未遇也。予詳此言。似謂歐曾可以合周程。而蘇自成一家。未知然否。反復紬繹。雖以道許六一。以說理許南豐。終是未曾深入閫域。而千載唯以文章許二公也。況晦翁詆斥蘇文。不遺餘力。水心雖欲合之以矯俗。然其地位亦只文章家爾。終不見其往復講辨如呂陸也。晦菴答楊履正。有曰。世之儒者。既大爲利祿所決潰於前。而文辭紺麗之習。見聞掇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漏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雖欲塞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詳味此語。則文章乃道學家之所棄。安可得而合哉。

歐公言道不言性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是性卽道也。歐陽公答李翊書曰。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六經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專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論語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脩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此二者。戒人愼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謂性。率性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惟戒人愼所習與所感而動。及所以率之者爾。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今之學者於古聖人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乃好說性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子之所不暇也。故爲君子者以脩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歐公之於性也。其論如此。答吳充論文。則曰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又與石公操書。亦曰。相期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於道者。乃可以爲憂也。歐公之於道也。其論如此。蓋公之意。以仁義禮樂爲道之實。而不欲說性者。懼其論於虛。亦其生平惡佛而恐其涉於禪也。故曰。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當是時道學之說未盛也。公固已有憂矣。蓋自五代亂亂之後。而入於宋。混一諸國。中外太平。此時世運猶如天地重開。咸平景德以來。眞元會合一番。其人物往往篤實渾厚。山立河行。竭誠盡心。惟務脩實德。行實政。至慶歷嘉祐。若少殺而猶未衰。一主於實。故不爲無用之空言也。而或者又曰。性學不明。他復何說。夫子之罕言。弟子之不問。亦由人性上無容言說故耳。楊龜山云。孟子遇人。使道性善。永叔卽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撥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得。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龜山之論爲是。

參賜一貫之旨

學未至於聖人。未有不滯於所先得。而以偏受爲患者。孔子進參與賜而示之道。皆曰吾一以貫之。豈非無本末之辨。而欲合門人同異之趣哉。今觀曾子最後之傳。終以籩豆有司之事爲可略。是則唯而不悟者。自若也。子貢平日之媿。終以性與天道爲不可得聞。是則疑而未達者猶在也。此水心之新論。然二子之言。正爲學者而發。非二子之造詣也。

龍川功名之士

宋乾淳間。浙學興。推東萊呂氏爲宗。然前是已有周恭叔、鄭景望、薛士龍出矣。繼是又有陳止齋出。有徐子宜、葉水心諸公出。而龍川陳同父亮。則出於其間者也。當是時。性命之說盛。鼓動一世。皆爲微言高論。而以事功爲不足道。獨龍川俊豪闊擴。務建實績。其告孝宗有曰。今世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

皆風旨而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譽，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孝宗極喜其說，然亦以是不得自附於道學之流，而人惟稱其爲功名之士。至其雄才壯志，橫騖絕出，健論縱橫，氣蓋一世，與朱文公往復辨論，每書輒傾竭浩瀚，河奔海聚，而文公亦娓娓焉與之商論，蓋一代人物也。惜中年後始中科舉，爲狀元，不及仕而死矣。予閱其文集，宏偉博辨，足以立儒，而又惜其於道不純，故後之品藻人物者，不以廁之鄭薛呂葉之列云。

龍川學術

龍川之學，尤深於春秋，其於理學，則以程氏爲本。嘗采集其遺言爲一書，以備日覽，目曰伊洛正原。又集二程橫渠所論禮樂法度爲一書，目曰三先生論事錄。其辨析西銘平易明徹，見者蘇醒，其於論語，則曰論語一書，非下學之事也，學者求其上達之說而不得，則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索之，意生見長，又從而爲之辭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此所以終身讀之，卒陷榛莽之中，而猶自謂其有得也。夫道之在天下，無本末，無內外，聖人之言，烏有舉其一而遺其一者乎。舉其一而遺其一，是聖人猶與道爲二者也。然則論語之書若之何而讀之，曰用明於內，汲汲於下學，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功深力到，則他日之上達，無非今日之下學，於是而讀論語之書，必知通體而好之矣。其說如此，則其於理學，固用心矣。豈德曰功名之士。

龍川議論

儒釋判然兩途，而溺者曰其道有吾儒所未及者，曰其精微處脗合無間，曰儒釋深處所差秒忽爾。舉世溺焉而不自知，雖知其非者亦如猩猩知酒之將殺己，且罵而且飲之也。

文以載道也，道不在我，雖有文，直與利口者爭長耳。退之原道，無媿孟荀，終不免以文爲本，故程氏謂之倒學。二十年間，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迭相倡和，後生小子於其說，高自譽誇，非議前輩謂不足學，高者得其機而乘之，以爲聖人之道盡在於我。

往三十間，時予初有識知，猶記爲士者必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自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能解之人，自託於其間，以端慤靜深爲體，以徐行緩語爲用，務爲不可窺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爲不足自通於聖人之道，於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不知適從矣。爲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及其徒既衰而昔之熟視不平者，合力共攻之，無須之禍，濫及平人，固其所自取，而出反之慘，乃至此乎。紹熙初元。

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必本於正心誠意，而子思之論爲天下國家，其經有九，若既多事矣。然而卒曰篤恭而天下平，又何簡也。

龍川與朱晦翁書

乾淳以來，諸賢互相闡究，理學大明，本領端正，規度脩飾，渾然端厚，作世模楷，惟陳同甫豪縱開擴，氣蓋一世，皆有書與晦翁，其間數語，曲盡事理，今錄於左。

一世，皆有書與晦翁，其間數語，曲盡事理，今錄於左。

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校理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充於諸儒誠有媿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擴萬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謂蠻塊大樹，飽有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晦菴先生復謚議

晦菴先生之得謚也，太常初議，謂宜謚文忠，及下考功覆議，時退翁劉侍郎彌正，以尚書郎官兼考功，謂初謚文忠爲非，請止謚曰文。退翁之子曰潛夫，郎後邨也，年甫十七，代其父作覆議，讀者稱其少年而有老筆。其後卒以詞華名世，今錄其謚議曰，謚古也，復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苟常於行，字一足矣，奚複哉。故侍講朱公熹歿於爵，未得謚，上以公道德可謚，下有司議所以謚，謹獻議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子沒，獨子思孟軻氏述道言以持世，斯文以是未墜。漢諸儒於經始采掇，以資文墨，鄭司農王輔嗣輩，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與在句讀而已，涉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造聖賢閫域，最後韓愈氏出，或謂其文近道，闢蓋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此道幾熄，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橫渠二程子發其微，程氏之徒闡其光，至公而聖道粲然矣。公持心甚嚴，不萌一毫非正之念，其於書，拾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泛求也，恐汩其說，讀書初貫穿百氏，終也韜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於秒忽，析理於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麤，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曰醇矣哉，孟氏以來，可概見矣。公中科第時，猶少也，薄游徑隱，閉門潛思，朝廷每以好官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晚在經筵不能五十日，而閒居者四十餘年，山林之日長，講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摩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之學者，必行已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愛民，重名節而審出處，合於古而背於時好，者此者，其公之學也，嗚呼，師友道喪，人各自尊，公力扶聖緒，本末宏闊，而弄筆墨小技者以爲迂，膠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汩沒朝市者以爲矯，自童至耄，動以禮法，而跞弛捐繩墨者，姍笑以爲譏，世皆以此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謚公，按公在朝廷之日無幾，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於後，合文與忠謚公，似矣，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得謚文，而得之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不得爲醇，其事業亦有可恨，大年政復文士爾，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評韓愈爲文人，非也，原道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取之，公晚爲韓文立考異一書，豈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謚謚公，謹議，前輩多稱其山林之日長，講學之功深，兩語殊妙，足以十晦翁之平生。

隱居通議卷三

理學三

莆陽老艾

予少時熟觀劉後邨集。見其推重艾軒林公甚至。且併及其傳者。網山樂軒之屬。其稱林公或曰老艾。予極慨慕其人。恨不見其著述也。皇慶壬子冬。由劍庠捧台檄行縣至順昌。有教諭林兄玉孫莆人也。疑是艾族。出示艾軒文集八帙。予因借觀而摘取焉。

公諱光朝。字晦之。莆田人。年五十始登第。仕至中書舍人。坐繳奏謝罪然賜出身除御史忤旨。失春。改工部侍郎。出外以朝散郎。集英殿脩撰。知婺州。尊與祠。明年卒。年六十五。丞相周益公銘其墓。公學造深醇。所爲文。奥雅篤厚。刊落華飾。而宿於理。後邨謂其高處逼權弓毅梁。平處猶與韓並驅。此則惟知尊敬鄉賢。而不自覺其諛之過也。權弓固三代文章。未易輕言。而韓亦豈易及。誠與韓並驅。則何爲不與韓並行於世邪。大概直是一博洽之儒。醇正之作。尤深於經者。其蓄勁處。非淺學能及。

公與龜山之孫楊次山書。有云某幼聞李太白、石曼卿之爲人。卽踵躡遺其事。又讀晉書見一機人物。如蹇蟬孤深。不入俗調。心甚樂之。一日對方次雲及六兄談六兄乃夾漈也。古人如此。終是不俗。六兄云。此

數人來入子之門。恐一日著脚不定。某乃悟夫子之門。爲人物準的。千歲人物。要得入此窾檪中。乃無媿。千歲而上。有多少豪傑可以共學入道。恨不令聞此語。陳寔、管寧、元德秀、姜稟如許。數百年中乃一見。又却不聞道。此大可惜。

又曰不亦說乎。說、不餒也。時習如車輪運轉時。此尙未見得如何。纔頃刻推不去。便學得前者爲說之義。起居語默。運轉不停。此爲時習。纔一失節。則餒矣。乃知不餒卽爲說。

又曰。忠恕者。謂夫子之道乃如是。忠恕有足者皆可至也。非是以忠恕說一貫。忠恕違道不遠。要當如是看語耳。

又曰。有才藻之人。纔有一分傾忽氣象。要做蓋吾夫子。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卽不足觀。此語久之。乃如一泓秋水。須眉自見。

答人問忠恕而已矣曰。南人偏聰荔支奇。滋味難言。只自知。剛被北人來借問。香甜兩字且酬伊。

答仁者安仁曰。千年古道萬年堤。老牯循循不解迷。牧子不知何處在。亂山荒草鷓鴣啼。

自論有曰。脩水佳人白玉闌。花前何似妾容顏。從來未省傷春意。猶自樓頭盡遠山。又曰。莫怪騷人太頗。

艾軒網山樂軒三賢序派

艾軒殁。網山嗣業。網山卒。樂軒嗣焉。竹谿又學於樂軒者也。後邨作三先生祠堂記。有曰。里中前一輩及老艾之門者衆矣。然數十年間。更相推讓。卒以傍邑二士接艾單傳。所謂公論在人心者耶。網山者。月漁林氏。名亦之。字學可。樂軒者。檥唐陳氏。名藻。字元潔。俱福清人。竹谿姓林氏。名希逸。字肅翁。亦福清人。艾軒仕至法從。網山樂軒俱死布衣。竹谿仕至左吏直舍人院。出知饒州。

竹谿論師傳

竹谿公之師曰樂軒先生陳元潔。藻所著有詩筌。公爲序之。而者及於常時師傅次弟曰。在昔隆乾間。士之師道立。漸有東萊呂氏。建有晦菴朱氏。湘有南軒張氏。江西有象山陸氏。莆有艾軒林氏。皆以道師授。並世而立名者也。艾軒於時猶爲前輩。號南夫子。獨不喜著書。門人又益微。黃懷安、劉、最高弟。最先天。二劉著作正字。雖暫顯。亦早卒。世其學者網山一人。再傳樂軒。又皆以布衣死。艾軒在網山。以艾軒名。網山在樂軒。以網山名。近二十年。鄉井聞見日陋。張呂諸儒。以其書在。可磔裂欺世。故人能言人。言象山者疑信已半。至若艾軒姓氏。則問之晚少年。漫不省。樂軒雖得尊。後網山死四十年。發白窮棄。人以爲常人矣。且而背譏笑不小。其文既不適時。閒出語。又驚世駭俗。至於今。譏笑未已也。樂軒卒十年。予請於宗伯而祠之。或詈或排。擾不就役。昨之日。猶有難予者曰。子之師何如人也。笑而應之曰。人矣乎。烏乎長。曰。奚知哉。烏乎學。曰。奚遺哉。以文名乎。曰。玉質金相。春明秋潔。絕出羣言。探入微蹟。先生之文。若是已。名則吾不知。以詩名乎。曰。恍削穠華。完復素樸。羣諦鄙俚。自謂奇崛。先生之詩。若是已。名則吾不知。然則至道矣乎。

曰。玩神遺形。甘約保獨。傲睨乎鬼神。兄己而弟佛。擺挑浮游。至死不厭。道邪非邪。予亦不知也。客艴然而去。予方追歎未已。驅甫適以詩答來。覽之泣下。遂志諸卷首而系之曰。師學之傳。豈直以詩。詩又不傳。學則誰知。後千年無人。已而已。而後千年有人。留以俟之。奈何乎。噫。門人竹谿林希逸序。竹谿此作。序次有統紀。有樞紐。布置有開架。清潤潔整。自是作手。其述諸儒師授。尤有眼目。閩中一種議論各尊所聞。罕及呂陸。而竹谿於此。包羅不遺。已是特見。過於俗學。又曰。言象山者。疑信已半。則其見遙卓。得非師友平日講貫及是歟。惜予生晚。不及一見先生求是正。又恨未及其他文。

南軒契合

南軒先生張宣公栻。初問學於五峯先生胡明仲宏。一見即契合。宣公欣然歸。語人曰。如拔出九泉之下。而升之九霄之上。其所得如此。想當時必有超世絕俗之論。惜不傳也。五峯弟爲致堂先生名寅。字仲仁。

近道障道

世言王荊公嘗延館一僧行僧於家。當胸次膠擾時。即就僧語。語輒釋然。一日僧謂公曰。相公有近道者。一。有障道者。二。公問何也。僧曰。相公不愛官爵聲色。此一事。近道者也。相公性太躁急。又好觀書作文字。此二事。障道者也。公問何時見道。僧曰。此去更三世。不昧正性。即成道矣。公爲竦然。自此後。頗寬和。亦不復耽書作文。臨終灑然而逝。人謂其得此僧力。未知然否。朱文公平生竭盡精力。解注諸書。實爲後學之益。晚與白玉蟾游。始悟其徒勞。遂賦詩曰。書冊壅頭無了日。不如拋却去尋春。蓋自悔也。其於象山心學。以此。然則吾徒老不自覺。猶壅沒障礙中而不見道。是亦知而故犯者矣。

論缺

玉淵劉濟叔澂。缺

此行和世儒疲精竭力於缺

曾潭傅先生講易

曾潭先生傅子淵。南城人也。出入朱陸間。深明理學。爲衡州教授。過白鹿書院時。丞相周益公帥長沙。小隊奄至。乘先生不備。請先生升高坐。講易。先生顧左右。待周易正文。徑攝衣升坐。讀乾讀坤。又讀屯與蒙。聽者已倦。忽藏之袖間。正色大言曰。此紙上易。不足講。講三聖人易可乎。於是倦者悚容。益公離坐躡先生後。而言曰。今日見子淵矣。

周易道論

近世學者。常患無師友以講易。然聖如孔子。賢如孟楊。或師弟子問答。或著書立言。傳道解惑。無餘蘊矣。使吾徒生於其時。親炙有數。根器有限。未必得如今日讀其全書之爲深切著明也。亦在乎潛心而已。昔黃魯直嘗問文章之法於蘇。以後缺

隱居通議卷四

古賦一

總評

作器能銘。登高能賦。蓋文章家之極致。然銘固難。古賦尤難。自班孟堅賦兩都。左太沖賦三都。皆偉贍絕麗。氣蓋一世。往往組織傷風骨。辭華勝義味。若涉大水。其無津厓。是以浩博勝者也。六朝諸賦。又皆綺靡相勝。吾無取焉耳。至李泰伯賦長江。黃魯直賦江西道院。然後風骨蒼勁。義理深長。駕六朝。軼班左。足以名百世矣。近代工古賦者殊少。非少也。以其難工。故少也。其有能是者。不過異其音節而已。而文意固庸庸也。獨吾盱傳幼安自得深明春秋之學。而餘事尤工古賦。蓋其所習以山谷爲宗。故不惟音節激揚。而風骨義味。足追古作。恐亦素喜山谷諸賦。誦之甚習。每與此先生文會劇談。至意氣傾豁處。此先生輒曰。相與讀山谷賦可乎。因振袂恫聲。朗誦激發。覺沉疴生齒頰間。嗚呼。文明之世。有此真樂。今無是矣。蓋吾盱以詩名者。黃希聲、黃伯厚、利履道、趙漢宗諸人。以古文名者。張誠子、劉信翁諸人。而以古賦名者。幼安一人而已。今其年八十有三。苦末疾。多蹇步。亂離間阻。文會闊疏。因思此老。時昔談詞如雲。山鳴谷應。今則無復此奇士矣。景定壬戌歲。郡太守饑侯應孫。招予與幼安客郡齋。同游平遠臺。幼安雄辨傾坐。聽者

爲嫁，其後交游諸公貴人聞，與幼安聚會之日常多，而賦論常合，乃今思其人而不得見，因追尋其所作古賦一二，姑載於此，以備遺忘，且以示諸兒，使知吾盱有此前輩，又知古賦之精工者不得多云。

秋花草蟲

徽宗皇帝萬幾餘暇，戲御毫素，間作花草蟲魚，以示天縱多能之意。李公甫侍郎得而藏之，幼安爲作秋花草蟲賦曰：

惟仁風之遠暢兮，舉萬物以成遂，彼動植之微類兮，悉陶冶於一氣。翩翩其飛，森森其萃，覃百年之雨露兮，非期月之能致。翹首形於造化兮，固妍醜而不齊。跂行喙息與根荑，芽甲兮，皆不出於範圍。天工鞠於賦物兮，又賦之於毫素。抑造化之不遺物兮，於筆端而成觀。笑朝敷而夕落兮，何暫榮而易落。哀朝生而莫死兮，豈歲寒之可託。觀其墜翼爭枝，蝠策勵也。瓊九決去，蟬息朝也。鼠粉雙翅，蝶夢問也。細要孤翠，蟲衝罷也。經緯錯陳，蛛能巧也。封疆角立，蝸方爭也。碎金委地，蛩方飛也。碧玉橫解，甘蔗僅也。秋色倩美，秋風蕭騷。翳此數物，猶能自保。彼陽春之載敷，宜草物之竝育。何金行之淒厲，徇鮮鮮其未戮。嗟夫，沙漠曼衍，滿恩汪濊，滲漉九有，旁魄萬類。斯靈臺之昆蟲，而太和之行草也。有盛有衰，物理則然。雖生生之不窮，而常歷肅殺之終不免也。恃其威而不戒其敗者，必精。安其榮而不慮其悴者，終危。因物化之若此，悟人事之當知。恨生世之不早，闕微臣之箴規。

味書閣

泉谷徐尚書鹿卿，豐城人也。嘗搆閣以藏書，名之曰味書閣。幼安爲之賦曰：

山水明秀，邑稱劍江。於其中而擇勝，建傑閣之巍巍。書是書也，非有酸鹹甘旨之可嗜，醽醁滫瀡之可嚼。然而古今嚼之者，飲則遇於醽醁，嚼則美於稻粱。既咀其華，又漱其芳，咸欣然而廢食，雖終日而不忘。以其怡神者，有黃卷之目，以其冒美者，有脅永之題。以其說心者，舉爲豢豢以爲比，以其用之不竭者，至謂五穀不能以庶幾。是皆有得於書味，而其深淺醇駁，則未能一概而周知。書之類也，百種千名，昔之立也，異執多岐，隨吾所取，往往而有。至其合聖道之與否，則如十指之難齊。絺章繪句，抽黃媲白，味則美矣，而不適於用。書之藥肋，雖勤挾剔，而不足以療飢。老氏之清虛，釋氏之超詣，味則高矣，而不協於極。猶蟻蜂瑤柱，食之爽口，終不免動氣而嚬眉。申商刑名之學，倏秦縱橫之說，味則奇矣，而用之有害。猶河魚野麋，一下咽而腐腸裂胃之患，已隨之矣。惟中庸之韻，魯論之孝弟，大學之德，孟子之仁義，食之有益而無損。咽之有值而無疑，可以澤膚，可以充腹，終朝不食，則枵然不知其所爲。正猶菽粟之甘，太牢之肥，仁人之所先得，而古今之所同嗜。君子所以嗜其青衿，而齡能知之者，所以爲凡民之所歸也。泉谷先生博極羣書，屬屢正味，立朝則奏對偉然，出守而治行卓爾。有大人格君之業，得君子愛人之義，味書之效，蓋已試矣。雖然，萬皇稽古，未有經籍之傳，良弼具舉，豈待文史之富，而道貫百代，功高千祺，蓋旨不在於語言，妙多藏於章句。故默識者通融，心悟者理悟，儒專泥於筌蹄，亦何得於魚兔。泉谷先生義理厭飫之餘，挽卷默坐之次，顧以此語爲侯思之。

紹定中，建昌朱守憲，以嚴刻激營卒周威陳寶之變，朱隕於兵。里寓公蕭齊之侍郎子述，撫定之，未幾，而境內火延燎，祁廨民居鱗櫛，時徐監丞壎來領郡事，更擬郡治，而鼓角樓尤壯偉。幼安爲作鼎讎賦，以寓頌規。辭旨精步，其序曰：盱江以辛卯八月，融風告災，越明年，伐材鳩工，鼎建郡治，鼎讎雄峙，得制度豐約之中，竊伏惟念立廬植節，前書夜分，鳴角伐鼓，而昏昕定，一郡耳目在焉，非如登眺遠覽，窮賞玩以自適者比。昔魯作閟泮，史形歌頌，蓋以其所作，上有補於國，下有益於民也。是以序而賦之。

環江山之佳麗兮，有雄樓之突兀。會日月之幾何兮，儼規範之崇巍。新斯人之觀瞻兮，鎮千里之寧謐。羌執紀而頌之兮，抽祕思之秒忽。于時牛犢帶佩，螳蜋斧鋒，四野沸騰，初息阻訌，天跳地踔，四起融風，裸舉不祿，樓觀爲空，瓌麗華於一眹，莽蒼條於四封。幸天惠以仁侯，提一郡以廓撫，逮政通而人和，汔無數以無惡，乃相巨材，乃營故址，乃命工師，乃建定制，儉不得陋，宏不得侈，稱侯國之規，宜邦君之治。梦樑畝巔，樞樞堅緻，壹下瀉於抗爽，夜鳴鉦於虛敞，角凌霜以騰音，鼓逐風而震響，豈非賓餞有法，天時於焉正邪，聯体有時，郡政於焉條邪，作止有候，民事於焉節邪，觀受有式，兵籍於焉制邪，東望則長川喧豗，繞我城郭，西望則參差月波，瀉瀉南望則巨石峙立，偉然下闕，狡獸蹲踞，髮鬣攫啗，西望則奇峰插天，剝削巉巖，白雪晨紫，紅雲夕珠，北望則超超九逵，直走京畿，郊原蒼莽，亭驛紛披，蓋今之麥熟禾秀，芒芒布野，昔之霜蓄荊棘而傷心者也。今之上棟下宇，肇斯鳥革，昔之瓦礫蒼壤而劃目者也。登斯樓者，亦有思乎，巨案細倚，巍裳穹隆，屹若特立，非夸其雄，斷削廉翦，勁壘鬆赤，舉以法故，非侈其飾，出入是門，必肅必恭，冰食萬製，爰端汝躬，反側陛阮，化爲春融，則增秩賜金，可以紀功，出入是門，俛怍仰愧，囊帛匱金，祇爲私計，四民失業，五兵猶試，則前車之覆，厥鑑亦遐，是用斟酌民言，式警有位，倘聽茲啟，以禍千里，結尾數語，辭嚴義正，廬然春秋賓斧之意，讀之令人慷慨。

訓畬

千峯先生陳文定公爲居盱城，作一堂，名之曰訓畬，幼安爲之賦。其序云：提刑寶謨常卿千峯陳公，書詮于曰：子昔爲泉谷徐公賦味書閣，吾得其文讀之，喜其旨深而辭暢也。今吾治一堂，置書數千卷，扁曰訓畬，子爲我暢厥旨可乎。僕乃復於公曰：昌黎平生名節偉特，如疏佛骨，撫鎮州，死生且不計，於富貴何有，鄉子賭箸，類皆有羨於桑祿。勉符一詩，以經訓爲舊畬，是矣。然究其三致意者，不過公相皁隸之殊，居鄭與馬，溫絪之事，識者疑焉。今公三登于朝，再以直去，咫尺禁從，抗章固辭，豈汲汲富貴歟。公曰：子弗聞乎，賦詩斷章，予取所求，今夫義理之腴，稻粱之甘，似之。學問之勤，耕耨之力，似之。吾之命名，是之取爾，豈曰朝種夕穫，爲桑名利祿計邪。僕曰：旨哉，乃授筆以賦，其辭曰：

惟鴻濛之肇開兮，風氣以異。有龍龍之特出兮，載籍由起。六七聖人，隨時以制，妙造化之機緘兮，極上婚而下際。羌人事之萬端兮，貫一理而在是。易探消長之幾，書紀帝王之治，樂感其和，禮別其刺，詩具美刺之章，春秋嚴褒貶之旨，仁義道德之所從出，而正脩平治之要，皆由此其推也。千峯陳公，心辭六經，學該

百氏，掇英取華，既已發於事業，見於議論，以震一世矣。相彼寓居，歸然樓宇，據高面勝，開牖洞戶，挹盱水於襟懷，納軍山於指顧，草木之華，滋蕙蒨，晚夕之煙霏，吞吐乃建庭階，乃飾屏著，几席儼若，幾度得所，熟讀綢繆之前陳，綠幕黃羅之珍護，名以百計，卷以千數，上則庶幾平棘清登之儲，下亦可與荊田亳邢而並驚，豈無金匱石室，汗青信史，亦有炎穀雕龍，百家諸子，悉不見稱，惟經是主，蓋指南設，而東西不迷，明鑑照而妍醜無誤，合乎經者，必盡心焉，戾乎經者，吾所不取，此所以表華經而摘訓，爾以名斯堂也，雖然，吾嘗聞之矣，明經取青紫，其志固甚小，教子勝篋金，其論亦已卑，惟下帷發憤，潛心大業，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乃純儒之所爲，故義貴於集，不可爲宋人揠苗以助長，仁在乎熟，不可使五穀之不如莠稗，規然其守，肯播肯穫之戒，廩廩乎其畏不稼不穡之譏，行無越思，當如農夫之有畔，播種而耰，當識同然於此心之微，謹無春耕其丘，有何時實栗之歎，謹無豚蹏壺酒，有穰穰滿家之祈，嚅嚅道眞，涵泳聖涯，如是則公相之尊，輿馬之盛，昌黎之所以望符者，有所不暇計，而義方之訓，端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以士希賢，以賢希聖，居公之堂，讀公之書，尚其勉旃，聖賢同歸。

以上數賦，皆幼安所作，見燕石稾，蓋其所著集也，幼安本以箋表見知諸公間，然四六殊不及賦筆，景定中，曾仲實侍郎起家爲江西運使，兼知隆興府，會前宰相濱山謝公方叔，寓居隆興，謝公居相位時，曾公實爲宰屬，曾公屬予通謝相啓，予爲之言曰，詣丞相府，會聞堂上之都俞，佩太守符，來問山中之安否，曾公既到任，大合樂以宴謝公，幼安當爲樂語，有曰，我某官今郡太守，舊宰府寮，入政事堂，得與聞於國論，揆藝龍集，每親近於元台，其後文會，幼安笑曰，吾文正同子意，而子之語，殊勝予也，予笑曰，先生古賦，獨步當世，是爲大手筆，而與晚進校小技，無乃卑乎，幼安復大笑。

懷皐

近世諸老，多以文章名，而工古賦者絕少，惟千峯陳文定公，與西關傅公友，故亦喜作古賦，有懷皐賦一篇，獨清峭可愛，其序曰，次兄自號九皐，中壽而歿，作懷皐賦哀之。

有蹁躚兮羽族之僊，戛長鳴兮開予九天，恍形影之莫覩兮，其去無邊，杳雲氣之茫茫兮，予夏怛然，憶追隨於林野兮，眞意之繾綣，何倏忽以暌違兮，悄餘音之弗傳，眇眇兮遼海，戰魚龍兮駢百怪，想翩翩兮周覽乎遠天，顧山澗之泠泠兮，尙舊游之如在，胡不歸來兮，使我心痗，倚雲霞兮蓬萊之峯，躋環珮兮羣僊與同，顧瞻下上兮，厥埃塵之溟濛，悵已忘兮前岡之松，胡不下游兮，舊侶之與從，蕭颯兮飈鳴，乘秋清兮上青冥，中扃耿耿兮夢難成，安得反魂之香兮，挹氣貌之亭亭，皎中夜兮兎景，杳何方兮棲處，冷弱翎繞於枯柯兮，墜寒葉於金井，安得故人之與偕兮，使頑痾之蘇醒，嗚呼噫嘻，頭戢戢兮皆兄弟，曷不旁交而遠契，數奇偶兮異短長，焉用泥遠而追亡，惻予懷兮軫厥初，形氣交值兮樂同涂，食息相待兮行止相需，二體之禦我兮，一氣之斂舒，倏風煙之滅沒兮，遠野馬於中區，彼悠悠以忘反兮，此悄悄兮靡居，雖然萬緣聚而必散，一氣運而無窮，往來離合，悲懷華顛，雖百千萬億變，罔可底止，未始離乎一域之中，走胡走越，何見而異，宜兄宜弟，匪私而同，嗟逝水之洋洋兮，邈莫可追，扁舟大海兮，豈曰無期，寂寂之與赫赫兮，

共乘此化機，睨而視之若遠兮，焉不知朝莫之與隨，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無不在兮豈予違，滌塵襟兮寄聲詩，若騁昔兮光無涯。

浯谿

誠齋先生楊文節公萬里，嘗作古賦，然其天才宏縱，多欲出奇，亦間有以文爲戲者，故不錄，惟浯谿賦，言唐明皇父子事體，厥論甚當，因錄其詞曰。

予自二妃祠之下，故人亭之旁，招招漁舟，薄游三湘，風與水其俱順，未一瞬而百里，歘兩峯之際天，儼離立而不倚，其一怪怪奇奇，巋然若僊客之鑑清瀾也，其一蹇蹇諤諤，毅然若忠臣之蹈鼎鑊也，怪而問焉，乃浯谿也，蓋唐亭峙其南，峿台歸其北，上則危石對立而欲落，下則清潭無底而正黑，飛鳥過之，不敢立迹，予初勇於好奇，乃疾趨而登之，輓寒藤而垂足，照衰容而下窺，忽然心動，毛髮森豎，乃躓故步，還至水滸，剝落讀碑，忼慨弔古，倦而坐於釣磯之上，喟然歎曰，惟彼中唐，國已脊脊，匹馬此方，僅獲不亡，觀其一過不父，日殺三庶，其人紀有不敦矣，夫曲江爲篋中之扇，雄狐爲明堂之柱，其邦經有不蠹矣，夫水皇稅民之歛，融堅椎民之髓，其天人之心，有不去矣，夫雖微祿見唐，猶不霣厥緒哉，觀馬嵬之威挫，渙七萃之欲離，殫尤物以說焉，僅乎遠於巴西吁，不危哉，嗟乎，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爲得也，靈武之履九五，何其亟也，宜忠臣之痛心，寄春秋之二三策也，雖然，天下之事，不易於處，而不難於議也，使夫謝奉册於高邑，稟重巽於兩帝，達人心以圖功，犯衆怒而求濟，天下之事，果肯欣然爲明皇而致死哉，蓋天厭不可以復祈，人潰不可以復支，何哥舒之百萬，不如李郭千百之師，推而論之，事可知矣，且士大夫之捐軀以從吾君之子者，亦欲附龍鳳而攀日月，踐台斗而盟礪礪也，一復澄以毫末，則夫一呼萬應者，又安知其不掉臂也邪，古語有之，投機之會，間不容穗，當是之時，退則七廟之忽諸，進則百世之揚觶，嗟肅宗處此，其實難，嘗爲之九思，而未得其計也，已而舟人告行，秋日已晏，太息登舟，水駛於箭，回瞻兩峯，蒼芒而不見，誠齋此賦，出意甚新，殆爲肅宗分疏者，靈武輕舉，貽笑後代，其譏議千人一律，而此賦獨能推究當時人情國勢，宛轉辨之，犂然當於人心，亦奇已，結語乃步驟後赤壁賦，開戶視之不見其處，亦本唐人湘靈鼓瑟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中間有曰，觀馬嵬之威挫，渙七萃之欲離，殫尤物以說焉，僅乎遠於巴西，此四句，形容絕妙。

毀璧

近世騷學殆絕，惟韓文公作羅池廟碑歌辭，世以爲有騷體，又李太白詩云，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世以爲此兩語酷似，至宋豫章公，用功於騷甚深，其所作亦甚似，如毀璧一篇，則其尤似者也，朱文公爲之序曰，毀璧者，豫章黃太史庭堅之所作也，太史以能詩致大名，而尤以楚辭自喜，然以其有意於奇也，太甚，故論者以爲不詩若也，獨此篇爲其女弟而作，蓋歸而失愛於其姑，死而猶不免於水火，故其詞極悲哀而不暇於作爲，乃爲賢於他語云，其詞曰

毀璧兮擲坏，執手兮問邁，愛憎兮萬世一軌，居物之忌兮，故嘗以好而爲禍，羞桃茢兮飯汝，有席兮不擴

敍盟歸來兮消搖。采芝英兮餐飯。淑善兮清明。陽春兮玉冰。畸於世兮天脫其樓。愛羅人兮生冥冥。棄汝陽侯兮遇汝曾不如生。未可以去兮。殆其離巢。非鸞羽翼兮。故巢傾歸來兮消搖。西江波浪何時平。山沓沓兮猿鶴同社。瀑垂天兮雷霆在下。雲月爲晝兮風雨爲夜。得意山川兮不可槍。寂寥無朋兮去道如陰。彼幽坎兮可謝。歸來兮消搖。增膠兮不聊。此暇。

此詞三章。一章言其失數於姑也。二章言其死而不免於水火也。三章言其死後山川寂寥也。每章以歸來兮消搖句結之。卒章疑有誤字。公作此詞清隽而意悲愴。每讀令人情思黯然。

山中松醪

東坡賦山中松醪。有曰。遂從此而入海。眇翻天之雲濤。句語奇健。可以見其胸次軒豁。筆端浩渺也。

隱居通議卷五

古賦二

梅花賦

唐丞相廣平文貞公宋璟。作梅花賦。昔人謂廣平鐵石心腸。乃能宛轉作此賦。昔嘗讀之矣。近又復見一賦。豈後人效之乎。俱錄于後。以俟識者考焉。

垂拱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五。戰藝再北。隨從父之東川。授館官舍。時屆除日。廠瞻堯垣。有梅一本於蓁莽中。喟然歎曰。嗚呼。斯花託非其所。出辜之姿何以別乎。若其貞心不改。是則可取也已。感而成與。遂作賦曰。

高齋寥闊。歲晏山深。景翳翳以斜度。風悄悄而亂吟。坐窮荒其無朋。進一觴而孤斟。前步除以彳亍。倚蓁杖于牆之陰。蔚有寒梅。誰其封植。未綠葉而先葩。發青枝於宿蘖。擢秀數柔。冰玉一色。胡雜沓于衆草。又驚沒于叢棘。匪王孫之見知。欲潔白其何極。若夫瓊英綴雪。絳蕚著霜。儼如傅粉。是謂何郎。清馨灑襲。疏葉暗襲。又如藕香。是謂韓壽。凍雨曉溼。宿霧朝遊。又如英皇。泣于九嶷。愛日烘晴。明蟾照夜。又如神人來從姑射。烟晦晨昏。陰霾晝閉。又如通德。掩袖擁鬟。狂飈撼沙。飄素搖柔。又如綠珠。輕身墜樓。牢閉牢合。非

獸非言。溫伯雪子。目擊道存。或俛或仰。匪笑匪怒。東郭順子。正容物情。或顛顛若靈均。或歌傲若曼倩。或嬋娟若文君。或輕盈若飛燕。口吻雌黃。擬議殆徧。彼其蕙蘭兮九畹。采蕙兮五柞。緝之以夫容。贈之以芎藭。既小山之叢桂。掇芳草之杜若。是皆物出於地產之奇。名著於風人之託。然而黯於春者。翠秋先悴。盛於夏者。未冬已萎。或朝榮而速謝。或夕秀而遽衰。曷若茲卉。歲寒獨妍。冰凝涸沍。擅美專權。相彼百花。孰敢爭先。鶯語猶蟄。蕊房未噴。獨步早春。自全其天。至若指迹隱深。寓形幽絕。恥鄰市廛。甘遯巖穴。江僕射之孤燈向壁。不少棲遲。陶彭澤之三徑投閒。曾無悔結。實不移於本性。方有儷於君子之節。聊染翰以寄情。用垂示於來哲。從父見而嘉之曰。萬木偃仆。梅英載吐。玉立冰姿。不易厥素。子善體物。永保貞固。

又一篇序曰。憶深山大川。斷石長巖。蘭芳幽秋。草落嚴霜。一氣頓枯。萬物閉藏。天地不色而黯。根荄逞寒而芳。雪霜之間。時然梅花。孤香高標。入眼澈俗。予因作而賦之曰。

雲寒草死兮。萬根荄之不芳。風栗列兮。冰牛水鄉。山瘦兮月小。天空兮水光。落片景之冥鴻。照疏枝之夕陽。嗟無人兮。霜對霧鋪。挺孤獨兮。瘦節貞香。忍屈於靈均之手。沈瀣於烟雨之鄉。實不老於鼎鼐。渴若迎於酒漿。一花一葉。一詩一觴。汎蹤蹟於杳冥。餐孤芳而翱翔。吟吐字而不俗。延淡墨而意長。啐啄肌膚。剔摩胃腸。香太極而不古。名滯谿而遙揚。何石醜而與齊。何松怪而與剛。落孤景而不沈。薦清芬於冥芒。流春水而潺潺。振深冰而浪浪。度笛聲於遠關。寫孤梗於吟腔。幽谷兮磔磔。春風兮蒼蒼。蠶黃蝶粉。飛飛雙雙。臭發不死。寸心未荒。棘草深兮榛蕪。離落虛而淒涼。信芳杜之瘁顏。委薰蕕之並傷。日月漸古。人心行盡。念此幽特。情兮可忘。奏古騷於絃響。託微與之將將。分姑山之逸游。遣囘僊於吟廟。予信發於此時。將永歌而長望。

按姑山囘僊二語。不知何謂。若曰和靖種梅孤山。則是宋時事。若指囘僊爲洞賓。則洞賓唐末人也。相去懸隔。恐別有意。儻必執此二事。則此賦必他人作矣。

落月

月落兮星空。墮白璧兮土中。草木頹兮。山川失容。冪霧氣兮。猿鶴無蹤。我思子兮屈伸肘。昔班荊兮道舊。子悲我兮酸楚心。醨酒衍兮微。我有咨。兩十五年兮時異同。秋霜木葉兮桃李春風。繡天空兮雲蔼。我悲子兮負文采。山龍華蟲服青紅。又圖淵深澤東匯。自峽水兮雪翻。子悲我兮勞且昏。寫龜長魚浪黃濁。又窮險艱窺海門。兩心知兮此疇昔。徐外冥鴻印空碧。焉知霧雨十年間。翻是多情好紬繹。嗚呼去非兮已而。昔相得者不如今。悲。既雪霜兮。子能我慟。就肝肺兮。我能子知。嗚呼去非兮已而。夜雨黃粱春一瞬。長歌短些哀無聊。三生圓澤事芒芒。魂招不來月滿梁。

此桂舟諸公爲故友范去非作也。奇麗悲咤。趣味深長。足與毀璧並觀。去非與桂舟相知極深。然他議論有不盡合。故其開云兩心相知。此疇昔。徐外冥鴻印空碧。意謂疇昔惟此一節相知。餘事則如冥鴻也。蓋致其不滿之意。而詞旨深婉如此。他人不能爲也。

遺夢

歐陽公秋聲賦、清麗激壯、摹寫天時、曲盡其妙、惜蒼蠅賦次之、用事寫情、俱無遺憾、又有述夢賦、其詞哀以思、似爲悼亡而作者、其賦曰、夫君去我而何之乎、時節逝兮如波、昔共處兮堂上、忽獨棄兮山阿、嗚呼人羨久生、生不可久、死其奈何、死不可復、惟可以哭、病予喉、使不得哭兮、況欲訴乎其他、惜既不得與聲而俱發兮、獨飲恨而悲歌、歌不成兮斷絕、淚疾下兮滂沱、行求兮不可遇、坐思兮不可處、可見惟夢兮、奈寐少而寤多、或十寐而一見兮、又若有而若無、年若去而若來、忽若親而若疏、奈何兮、倏兮猶勝于不見兮、顧此夢之須臾、尺蠖隣于兮爲之不動、飛蠅閱于兮爲之無聲、冀駐君兮可久、況余夢之先驚、夢一斷兮魂立斷、空堂耿耿兮華鐙、世之言曰、死者澌也、今之來兮、是也非也、又曰、覺之所得者爲實、夢之所得者爲想、苟一慰乎予心、又何校乎眞妄、綠髮兮思成而白、豐肌兮以君而瘠、君之意兮不可忘、何顧頓而云惜、願日之疾兮、願月之遲、夜長於晝兮無有四時、雖音容之邈矣、於恍惚而求之、

哭女師

歐陽公有哭女師辭曰、莫入門兮迎我笑、朝出門兮牽我衣、戲我懷兮走而馳、且不覺夜兮不知四時、忽然不見兮一日千思、日難度兮何長、夜不寐兮何遲、莫入門兮何望、朝出門兮何之、恍疑在兮杳難追、枕兩髮兮秀雙眉、不可見兮如酒醒、睡覺追惟醉夢之時、八年幾日兮百歲難期、於汝有頃刻之愛兮、使我有終身之悲、

以上蓋寫悲哀纏綿、殆骨肉之情、不能忘邪、

御風

山谷先生作枯木道士賦、深得莊列旨趣、自書之、筆力奇健、刻石豫章、其末題云、子由比以王事過列子祠下、作御風詞、子瞻問文作何體、曰、非詩、非騷、直屬韻莊周一篇、學者當熟讀莊周、韓非、左傳、國語、看其致意曲折處、久久乃能自鑄偉詞、此山谷語也、今得御風詞讀之、其旨趣正與枯木道士賦相似、具錄于左、

子列子行御風、風起蓬蓬、朝發於東海之上、夕散於西海之中、其徐冷然、其怒勃然、衝激隙穴、震蕩宇宙、披拂草木、奮厲江海、強者必折、弱者必從、俄而休息、天地肅然、塵埃皆靜、欲執而視之、不可得也、蓋歸於空、今夫夫子晝無以食、夜無以寢、鄰里忽之、弟子疑之、則亦鄭東野之窮人也、然而徐行不見徒步、疾行不見車馬、與風皆逝、與風皆止、旬有五日而後反、此亦何功也哉、子列子曰、噫、子獨不見夫衆人乎、貧者葺蒲以爲屋、蹶柳以爲扆、富者伐檟以爲輻、鑿駟以爲服、因物之自然、以致千里、此與吾初無異也、而何謂不同乎、苟非其理、屢蹶足以折趾、車馬足以毀體、萬物皆不可御也、而何獨風乎、昔吾處乎蓬蒿之間、止如枯株、動如槁葉、居無所留、而往無所從也、有風瑟然、拂吾廬而上、攝衣從之、一高一下、一西一東、前有飛霧、後有游鴻、雲行如川、奕奕溶溶、陰陽變化、顛倒橫縱、下視海岳、晃蕩青紅、蓋雜居於吾前者、不可勝窮也、而吾方翩翩明、遊心胸、足不知所履、手不知所爲、澹乎與風爲一、故風不知有我、而吾不知有風也、蓋爾無所有、譬如風中之飛蓬、爾超然而上薄乎雲霧、而不以爲喜也、拉然而下隕乎坎井、而不以爲

凶也、夫是以風可得而御矣、今子以子爲我立乎大風之邊、廓乎恐其不能勝也、蹙乎恐其不能容也、手將執而留之、足將騰而踐之、目眩燿而憂慄、耳淘淘而知長、紛然自營、子不自安、而風始不安子躬矣、子輕如鴻毛、彼將以爲千石之鍾、子細如一指、彼將以爲十仞之墉、非但而覆之、投而投之、不屈也、況欲與之消搖翱翔、放于太空乎、子雖蹈后土而倚蒼旻、亦將有時而窮矣、古之至人、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苟爲無心、物莫吾攻也、而獨疑於風乎、於是客起而歎曰、廣矣大矣、子之道也、吾未能充之矣、風未可乘、姑乘傳而東乎、

昆陽城

東坡先生有昆陽城賦、殊俊健痛快、今錄于左、

淡平野之藹藹、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櫓之安在、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傴僂而畦菜、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陳、兀若鰲雲而擁海、猛士扶輪以蔽茸、虎豹雜沓而橫潰、磐天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懼悔、忽千騎之獨出、犯初鋒於未艾、始馮軾而大笑、旋棄鼓而投械、紛紛藉藉、死於溝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竊、蓋以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能得、蓋市井之無賴、負符獻瑞、一朝而成羣、分粉虢死之何怪、猶悲傷於殷生、懷長才而自涣、豈不知其必喪、獨褒同其安待、過故城而一弔、增志士之永慨、

嚴尤最曉兵法、爲莽謀主、昆陽之敗、來輕騎歸死、人而述、

義陵弔古

吳仲權鑑、自號敬齋、撫州崇仁人也、詞學奧雅、得名乾淳間、及奏南軒于湖諸公、由進士科入仕、登朝爲尚書司封郎、出爲湖南轉運判官、以卒、有文集三十卷、俱可矜式、嘗宰郴之桂陽縣、縣有楚懷王孫心之冢、公爲作義陵弔古賦、殊蒼勁有風骨、其詞曰、

吳子客郴三年、屬厭其山川、蠟屐東山、謁劉公之忠、擊楫北湖、味韓子之窮、歌逝者之如斯、慨有感於予衷、有茅三間兮、一丘巋然、下叢薄之紛披兮、蓬顆颯其蓁顛、無翁仲之與居兮、況求螭首龜趺、大書而深鐫、斯誦之莫誰何兮、羊牛上來、兔迹鹿疃、紛橫從兮、狐魅以爲家、父老爲予流涕兮、嗚呼、楚王孫心之所藏、悲夫傷哉、屠秦之由楚兮、操之已蹙、城一舉而百兮、士十萬而驟斃、威獵其父兮、計縻其子、曾是弗能兮、必其國斃而宗覆、孝運不祀兮、壽春爲郡、馮力絕理兮、南公同憤、人莫如之何兮、訴天報仇、始六千里之不支兮、終三尸而復之、吁嗟心兮、雖懷王孫、釋芒屩而登至尊、羊孽息兮、吾事足、豫無故兮、果非福、冠猴伉戾兮、又生一秦、主約之不得顯兮、吾烏用是空名、自我雖而我摺兮、有是哉北面而事人、不相容則垂捨兮、卒斃之胡不仁、豈爻誤我、何不留我、夢時一上懷王之墳乎、傷哀以飾義兮、唯劉季亦少恩、惜予以市天下兮、不少有以報余勛、夫獨無昭屈景兮、誣絕我楚、凱未許鬱夥、涉以自比兮、名士家以戶蓋也、咄盆于兮人奴、知博塞乎摯娛、誰信定其不蚩、正飯牛而牛腿、第羣剽之遭誣、卜之兆而得符、反乎覆兮復初、終身徜乎市租、悵生世之不諧、藐之子兮弗如、鬱鬱兮淒淒、抱憾兮泥泥、寒草眇兮如愁、夕景慘兮

無暇。鳥鼠嘯兮狐號。猩飢號兮鼯怒。飛鳥鬼比而欺人。塊縛鬼其嘻侯。鼓坎坎兮舞僛僛。誰家作社兮酒熟豚肥。生得志之幾何時兮。歿千載而餘悲。嗚呼噫嘻。閔楚而興者將非秦。漢氏也邪。彼驪山之穴兮。眠阿房以爲鄰。燕乳以燕兮。瀕海水牧鯨作祟兮。祖龍爲蠹。骨隨風無不之兮。跌長物夫含樓。五陵相直兮。昏不是創氣佳哉鬱鬱兮。謂予萬代。斬環將以養尊兮。鋼匣祇以召蠹。痛偃蹇之未免兮。嗟掊土其何計。嗚呼噫嘻。風劉之嚴强。亦若是乎。是特何足悲。咤而歔欷。有客兮羽衣。長吟兮微淒。予復來兮從誰。胡不學僊冢。纍纍。噫。子非橘井之老僊乎。子且止。吾亦欲一言。短長百年兮。人誰者其長存。眞使久生。所遇無故物兮。亦可以深喟而永歎。生必有死。要不免兮。惟富貴之難久。而貧賤之易安也。此賦幽然而深。黯然而光。讀之令人淒然而悲。時有當哉。哉處。儘更鍛鍊而鞏斂之。使歸峻潔。則前無古人矣。

秋風三疊

邢居實字惇夫。蘇黃同時人。幼負美才。而早夭。人以比李長吉。嘗賦秋風三疊。昔嘗愛之。歲久而忘。今偶復見。謾載于此。山谷尤惜其才。嘗哀以詩曰。詩到隨州已老成。石山爲助筆縱橫。眼看白璧雞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蓋惇夫歿時。其父猶存也。秋風三疊曰。

秋風夕起兮。白露爲霜。草木頹顏兮。竊獨悲此衆芳。明月皎皎兮照空房。晝日苦短兮夜未央。有美人兮天一方。欲往從之兮路渺茫。登山無車兮。涉水無杭。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傷。

秋風淅淅兮雲冥冥。鴟梟晝號兮。蟋蟀夜鳴。歲月征邁兮。忽如流星。少壯幾時兮。老冉冉其相仍。展轉反側兮。從夜達明。悵獨處此兮。誰適爲情。長歌激烈兮。涕淚交零。願言思子兮。使我心怦。

秋風浩蕩兮。天宇高。羣山逶迤兮。谿谷寂寥。登高望遠兮不自聊。覩言適野兮。誰與游遨。空原無人兮。四顧蕭條。猿狖與居兮。麋鹿爲曹。浮雲千里兮。歸路遠遙。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勞。

此三章蓋亦步驟古詩而爲之者。頗有思致。又嘗賦王昭君有曰。安得壯士鞭嫖姚。縛取呼韓作縛戶。予詳此三疊。雖爲人所稱。終非自出機杼。超軼絕塵。如山谷龍眠操有云。道渺渺兮驂弱。石巖巖兮川橫。月兮在下。風吹雨兮晝冥。又有云我爲直兮棘予趾。我爲曲兮不如其己。似此語意。老蒼隽勁。不犯古人眞偉作也。

三賦

後漢王文考作魯靈光殿賦。曾孫興公作游天台山賦。宋鮑明遠作蕪城賦。皆見推當時。至謂孫賦擅地作金聲。貴重可知。由今觀三賦。雖不脫當時組織之習。然孫賦則總之以老氏清淨之說。鮑賦則惟感慨興廢。王賦則恒頌美本朝。各極其趣者也。文考最爲英妙。後敏。溺水死時二十餘耳。後漢書載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有子延壽。字文考。有俊才。游魯作靈光殿賦。時蔡邕亦造此賦。未成。見延壽所作賦。奇之。遂閣筆。與公名綽。太原人。仕皆爲著作郎。廷尉卿。明遠名照。宋世祖時爲中書舍人。後事臨海王子項。爲荊州照。爲前軍掌書記之任。子項敗。爲亂兵所殺。有才無命。往往如此。

別賦

江文通作別賦。首句云。黯然而銷魂者。別而已矣。詞高潔而意悠遠。卓冠篇首。屹然如山。後有作者。不能及也。惜其通篇止是齊梁光景。殊欠古氣。此習流傳至唐李太白諸賦。不能變其體。宋朝國初亦然。直至李泰伯長江賦、黃山谷江西道院賦出。而後以高古之文。變麗麗之格。六朝賦體。風斯下矣。然文通此賦首句。雖千載之下。不審其爲老。

隱居通議卷六

詩歌一

黃陳詩序

蜀士任子淵。嘗注黃陳詩。潘陽許尹爲之序。其略曰。六經所以載道。傳之後世。而詩者止乎禮義。道之所存也。周詩三百五篇。有其義而亡其辭者。六篇而已。大而天地日星之變。小而蟲鳥草木之化。嚴而君臣父子。別而夫婦男女。順而兄弟。羣而朋友。喜不至躁。怨不至亂。諫不至訐。怒不至絕。此詩之大略也。古者登歌清廟。會盟諸侯。季子所觀。鄭人所賦。與夫士大夫交接之際。未有舍此而能達者。周衰。官失學廢。大雅不作久矣。由漢以來。詩道浸微。陵夷至於晉宋齊梁之間。哇淫甚矣。曹劉沈謝之詩。非不工也。如刻繪染織。可施之貴介公子。而不可用之黎庶。陶淵明韋蘇州之詩。寂寞枯槁。如叢蘭幽桂。宜于山林而不可置於朝廷之上。李太白王摩詰之詩。如亂雲敷空。寒月照水。雖千變萬化。而及物之功亦少。孟郊賈島之詩。酸寒儉陋。如蝦蟹蜆蛤。一啖便了。雖咀嚼終日而不能飽人。惟杜少陵之詩。出入古今。衣被天下。藹然有忠義之氣。後之作者。未有加焉。宋興二百年文章之盛。追還三代。而以詩名世者。豫章黃庭堅魯直。其後學黃而不至者。后山陳師道無己。二公之詩。皆本於老杜。而不學杜者也云云。

許公此序斷制古今詩體深合繩尺自三百篇沿漫皆以來下至唐宋數語該之廢不的確而于黃陳所學又窺其奧信名言矣以愚觀許公必力於學深於詩者尚未見其他文可恨耳然由庚詩亡因序而義猶可見則讀是序者端可以知許之學云

蒼山序唐絕句

蒼山曾子實原一寧都人也有詩名于江湖編唐絕句爲序曰作絕句當如顧愷之暎蔗法又當如飲建谿龍焙欲識鼎彝其上也雄馬馳九阪佳人其笑言其次矣燕姬趙娃舞歌春風又其次矣才有不同所得各異局婉媚而薄高古執偉豪而乘淵深此迺來選詩者之偏也恐不敢以己局人隨長兼技各標圖以志異體庶可類求若劉禹錫之標韻李商隱之深遠杜牧之之雄偉劉長卿之淒清元白之齊敘導人情蓋唐之尤長於絕者也老杜鈞樂天賴不可與諸子並惟山谷絕近之半山清遠韻度獨步羣流昌黎云天街小雨潤如蘇草色遙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烟柳滿皇都意半山絕句機此其發也變化而神用之此半山所長者選五言中曰幽人將遽眠解帶翻成結又曰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囀囀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而輩謂作詩機在此緩視微吟其信矣趙庭玉欲傳余所選唐絕句因題其後庭玉他日或可予斯言或笑而哀之則可驗庭玉進否矣

蔡絛詩評

自梁蕭思話作字評具載法帖中宋敖器之陶孫做效作詩評具載寶退錄近又見蔡絛亦有詩評頗佳絛京子也號百衲嘗著西清詩話頗有可采予舊嘗錄藏久已失去今載其詩評云柳子厚詩雄深簡潔迥拔流俗致味自高直揖陶謝然似入武庫但覺森嚴王摩詰詩渾厚一段覆蓋古今但如久隱山林之人徒成曠淡杜少陵詩自與造化同流孰可擬議若君子高處廊廟勳成法言恨終欠風韻黃太史詩妙脫蹊徑言侔鬼神惟胸中無一點塵故能吐出世間語所恨務高一似參曹洞下禪尚隔在元妙窟裏東坡公詩天才宏放與日月爭光凡古人所不到處發明殆盡萬斛泉源不是過也然頗恨方朔極諫時雜滑稽故罕逢醞藉韋蘇州詩如渾金璞玉不假琢琢成妍唐人有不能到至其過處大似邨寺高僧時有野態劉夢得詩典則既高滋味亦厚然正似巧匠矜能不見少拙白樂天詩自擅天然貴在近俗恨如蘇小嬋美終帶風塵李太白詩逸態凌雲照暎千載然時作齊梁閒人體段略不近渾厚韓退之詩山立霆碎自成一法然譬之樊侯冠服徵露麤疏柳柳州詩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非輕薄也辭許昌詩天分有限不逮諸公遠矣至合人意處正若芻豢時復咀嚼自佳王介甫詩雖乏風骨一味清新方似學語小兒酷令人愛歐陽公詩溫麗深穩自是學者所宗然似三館書手未免多與古人傳神杜牧之詩風調高華片言不俗有類新及第少年略無少退藏處固難求一唱而三歎也右此十四公皆吾平生宗師追仰所不能及者留心既久故閒得以議之至若古今詩人珠聯玉暎則又有不可得而知者也

絛宰相子宜其沈酣綺縠叢中醉生夢死乃能留意詞章自作議論如此勝騃子弟遠矣惜乎不遇名父同歸敗亡今詳所評雖未必皆當大略亦類有識獨其以唐宋諸賢參錯而論不分前後何也豈又別有意邪厥後敖器之再爲之評必以絛所論爲未善故更定之當考

敖器之詩評

敖公、福州人有詩名仕至安撫司參議官後邨劉尚書志其墓今觀其評的確峻峭殊勝蔡評并載于此識者宜參考其優劣評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概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颿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杜牧之如銅丸走阪駿馬注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鐵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駁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巢沙背水惟韓信猶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慾孟東野如雍泉斷劍臥壓寒松張籍如優行鄉飲酬獻秩如時有恢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霧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織網綺密環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流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六璉止可施之宗廟荊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爲功山谷如陶宏景祇詔入宮析理談元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弱輭后山如九皐獨唳深林孤芳沖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輩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右敖公此評能近取譬如行雲流水超軼飛動有合於風人比興之旨至於辭語刻琢精麗殆煅鍊而成者歟嘗欲取南渡後諸賢之詩倣此作評而塵事塞膺莫未暇及

李杜蘇黃

少陵詩似史記太白詩似莊子不似而實似也東坡詩似太白黃陳詩似少陵似而又不似也

象山評論江西詩派

象山先生有謝程帥惠江西詩派一書論古今詩體迄備其書曰蒙貺江西詩派一部二十家異時所欲尋繹不能致者一旦充屋盈几應接不暇名章傑句煜爍心目詩亦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擁而益焉者也洞榮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黃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原來自天授與衆作殊趣而澹泊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變若悼時追蹤騷雅而才力宏厚足鎮浮靡詩家爲之中興自此以來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祕體制通古今致思極幽渺貫穿馳騁工力精到一時如陳、徐、韓、呂、三洪、二謝之流翕然宗之江西遂以詩社名天下雖未及古之原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曇花時一見耳會無幾時而篇帙浸逸殘編斷簡往往下同會計之籍放棄於風壞醬瓿悲哉網羅搜訪出隋珠和璧於艸莽泥滓中而登之籩櫝千霄照乘神明煥然執事之功何可勝贊是諸君子當相與舞忭於斗牛之閒挹箕翼以爲主人壽某亦江西人也敢不重拜罷

按漁隱叢話載詩人玉屑云、呂居仁近時以詩得名、自言傳衣江西、嘗作宗派圖、自豫章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脩、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沖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倪、林功、潘大觀、何覬、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爲法嗣、謂其原流皆出豫章也、其宗派圖序數百言、大略云、唐自李杜之出、焜燿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至韓、柳、孟郊、張籍、諸人、激昂奮厲、終不能與前作者並、元和以降、至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體、而後學者同作並和、雖體制或異、要皆所傳者一、予故錄其名字、以遺來者、余竊謂豫章自出機杼、別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長、若言抑揚反覆、盡兼衆體、則非也、元和至今、騷翁墨客、代不乏人、觀其英詞傑句、眞能發明古人不到處、卓然成立者甚衆、若言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又非也、所列二十五人、其間知名之士、有詩句傳於世、爲時所稱道者、正數人而已、其餘無聞焉、亦濫登其列、居仁此圖之作、選擇弗精、議論不公、予是以辨之、觀漁隱叢話載江西詩派、共二十五人、并曰居仁爲二十有六、與陸象山所云二十家者、其數不同、議論亦異、但象山先生以理學鉅儒、評論風雅正旨、自是學者所宗、水部公有云、涪翁集厥大成、冠冕千古、而淵深廣博、自成一家、合觀之可得其指歸矣、附錄漁隱叢話一則于此、以俟識者論定焉、凝識、

四詩類苑

前卷嘗載西園先生傅公幼安、碩學雄文、風動一時、而古賦尤佳、蓋已錄其數篇矣、因記景定中公取二陵坡谷四家之詩、分門編類、鋟梓流傳、名之曰四詩類苑、自製一序、頗爲辨博、當世有識、夸其能言、公嘗以寄予、予每喜誦之、亂離奔竄、竟失其本、近從其子叔敬再求得之、時公已病矣、叔敬復予書有云、承索老人所著詩苑序、謹用納呈、閣下著書立言、爲世矜式、衆方膠擾於利害之場、驅馳於禍福之境、所謂吉未獲一、而凶悔吝居其三、閣下乃敖睨一世、尙友千古、非今人所可跂及、老人令拜意、當此五官四體、無一非病、視文章恍如隔世、儻因宗工鉅儒、表而出之、以得不朽、豈非大幸、叔敬此書、蓋今年八月也、越兩月、而聞此老一疾亡矣、得年八十有四、知己淪沒、前輩凋零、俛仰昔今、爲之隕涕、此序不忍棄、爲錄于左、

發於情性之眞、本乎王道之正、古之詩也、自風雅變而騷、騷而賦、賦在西京爲盛、而詩益鮮、故當時文士、咸以賦名、罕以詩著、然賦亦古詩之流、六義之一也、司馬相如賦上林、雄深博大、典麗雋偉、若萬閒齊建、非不廣袤、而上堂下廡、具有次序、信矣詞賦之祖乎、揚子雲學貫天人、太元法言、與六經相表裏、若甘泉諸賦、雖步趨長卿、而雄渾之氣、溢出翰墨外、則子雲無之、他日自悔少作、或出於是、至若王荆公謂賦擬相如爲未工、朱文公又謂雄賦止能填上腔子、豈以其文之不工、記之不博哉、正以追逐模擬、其氣索爾、自後作者繼出、各有所長、然於組織錯綜之中、不礙縱橫奇逸之勢、則左太沖之賦三都、視相如尙庶幾焉、當時文士、皇甫士安、則爲之序、劉淵林、張孟陽、則爲之注、夫文人相輕、從古而然、而一時巨擘、皆左袒斂衽、精金良玉、自有定價、豈待時改世易、而後有顧君與譚不及見之恨哉、建安以來、詩復盛行、歷宋、齊、梁、陳、其流之末、束字數十、逞靡誇妍、體狀於風雲月露之間、求工於浮聲切響之末、而詩弊矣、遠至少陵、

博極書史、歷覽山川、以其閎材絕識、籠九有、攬衆智、挫萬物、而發之毫端、凌厲馳騁、與長卿相上下、宋朝之詩、宛陵坡谷三大家、或以其精、或以其博、或以其雅、體雖不同、而氣壯語渾、同出於杜、此則詩之正派也、昔元微之於子美詩、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而未暇、僕妄竊此意、擷菁英華、以門分類、合四詩爲一、名之曰四詩類苑、或曰子嘗辨春秋制度義理、以明君臣夷夏之大義、亦旣上徹乙覽、今瑣碎編類之書、似非用力於通經學古者之所務也、僕曰不然、少陵愛君憂國、食息不忘、宛陵清德實行、不徇流俗、東坡高風峻節、窮達不移、山谷孝友清修、行己有恥、珠璣咳唾、隨處發見、皆可爲世模範、豈可與敲推句字、描貌淺易者比哉、矧其紀時世之盛衰、述政治之廢興、評人物之高下、商古今之得失、制度興廢、於焉而究、風俗汚隆、於焉而考、隨其門目、粲然可觀、吟哦諷味、浸潤優悠、自四詩之派、以遡三百篇之正、孰謂其無益於世道也哉、景定壬戌、盱江傅自得序、

評本之詩

予嘗於故簏斷簡中、見有評詩者、曰李文叔云、出乎江西、則未免狂怪傲僻、而無蘊括之妙、入乎江西、則又廢熟稱襲、而乏警拔之意、今本之之詩、以警拔之意、而寓之以蘊括之妙、蓋已見其能去二者之病矣、其於江西之宗、殆入而能出者邪、此說亦是用功於詩者、而後能言之、然不知所謂本之者何如人也、其詩云、一篙春水滑無聲、一葉輕舟過短亭、飛鶩晚樓迷紫翠、夕陽孤塔認丹青、懷人遠折三花樹、何日相隨更玉瓶、欲與旗郎閑風色、危檣飛處酒初醒、味淺近而句穩熟也、

桂舟評論

桂舟諶先生祜、爲人作詩序、略曰、詩工窮妙、與兵法同、以詩學詩、程衞尉之正部曲行伍、不以詩學詩、書將軍顧方略何如耳、因知亞夫不出淮陰乃奇、初不必堂堂正正、此爲鵝鸛、此爲魚麗、而兵書腹笥、自可以當百二山河、據高屋建瓴、否則羽棄險而都彭城、雖控弦被甲、一怒自可以憐樓煩、走赤泉、然不知身爲降虜久矣、屈原宋玉、略少和聲、詩非聖處、彼春艸池塘、澄江淨練、又焉得涉吾地乎、又有序略曰、詩本於人情、關於風敎、繫於安危理亂、此作詩之原委也、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此作詩之音調也、秋水芙蓉、春城艸木、此作詩之態度也、梅花瀟水、宮燭驪山、此作詩之興致也、讀書萬卷、下筆有神、此作詩之本領也、然亦必有爲而作、有關涉而作、若無病而呻吟、雖奔濤走石、冶葉倡條、動可人心、於道何補、又序律詩有曰、詩有律古矣、后夔典樂、律和聲、是詩之律、已見於三代之前、漢以黃鍾爲律本、協音律、作詩樂、是詩之律、又見於三代之後、惜漢魏降至陳隋、亡國之音哀、而詩之律已絕響、悲夫、經幾百年、而後風飄律呂、鱗甲鬼神、始振響於浣花谿上、杜牧諸賢、又復振遺響於開元天寶之後、元和以來、詩之律始大備於唐矣、嘗謂五十六字、乃一篇有韻之文、分寸節度、有一字位置不安、即不純熟、此又陰有合五音六律自然之妙也、又作自編唐律詩序、有曰、詩謂之律、則必如月令之律、氣候不差、又如牧野之六伐七伐、如楚子之左廣右廣、如養叔之射一矢復命、州綽之射兩矢夾脰、然後可謂之律、又必如淮陰之出井陘、亞夫之壁昌邑、如大將軍之翼統匈奴、李臨淮之號令一新、風雲百倍、然後可謂之律、故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苟

合乎律，則豈獨棘端可以扞矢月塞并州，出塞入塞，直可以卻胡騎而律其神矣。否則，街亭之戰而已耳。陳濤斜之戰而已耳。僕於五七言古，別執燧象以奔吳師，獨於律有慨未能入壘折馘，空負時光，於是大合工部而下凡數百家，陳觀龍蛇勢決奇正，然後知唐世尚律，一炬可攻，逕營，彊弩不穿，鈴縞，優劣可得而論矣。又曰三篇天山長歌淡關，律之上也，踏雪入蔡，夜縛狂吳，亦律之上，笛裏關山，兵前草木，律之上也。六矢中面，軍容若神，亦律之上。兵事易言，出銳慓搏，次之，靈燒奚帳，分築淡城，次之，千金馬鞍，百金刀頭，次之。氣凌三軍，躍馬奪矟，又次之。老將一失律，清邊生戰場，斯乃下矣。至若燒蜜調蠟，剪花挑蜨，是謂蕩人心之甚者，宜斬二美人以肅軍隊。不然，尚可謂之律耶。又詩序有曰，謂三百五篇之後無詩，則甲子書年，閏月初吉，何尚見於柴桑杜曲，謂三百五篇之後有詩，則玉樹後庭，名花傾國，何尚見於結綺沈香，蓋詩有關於世道久矣。今吾雖不得飽食安步，以從容乎江漢美化之域，終不容紫色亂聲，得乘閒以奪朱亂雅，使後世復有尚友千古者出，謂此功不在距楊墨下，則予之不合於今世者，未必真不合也。以上若桂舟文集中摘出，他記銘可讀者，多不能盡錄也。吁，公之於詩，其學、其識、其議論、其法度，精且嚴如此，設夫俗子，乃率然成句，而謂之詩，蠹蚓雜襲，汚我大雅，真詩道之厄也哉。

自知集序

桂舟公古學古貌，與世少可，居常以後陋期期自恨，而脩讀述作，至老不衰。今年八十有五，猶時以新作見寄，蠅頭楷書不減盛壯，斯可敬也已。僕嘗歎公身章布而家山林，無名位聲勢，以佐其文章，而鄉里淺窄，後輩小夫，率以窮達起愛憎，故知公者少，而議公者反多。使二十年後此一輩掃除淨盡，有見公詩文偉麗如此，必將想像其爲太虛雲氣中人，有恨不同時之歎者矣。公嘗有自知集序曰：

昔之詩，詩言志，昔之序，序作者之志，顯瞻周道，中心怛兮，音調敷暢，庸或可知，彼美人兮，雍容和平，序者何以知其刺，不用賢也，予以是知詩非苟作，發乎情，止乎禮義，序非苟作，以意逆志，是爲得之。然獨釣寒江，孤舟蓑笠，或者謂不如大堤女兒，清晨理鬢，朱絃疏越，三歎遺音，或者謂不如桑間濮上，聽者傾城，則詩何詩，序何序，被髮伊水之祭，識者寧不有感於斯，韓將軍破趙會食，無不竊笑，及斬成安君泜水上，然後知背水陳合古兵法，服耕子無勢可挾，無利可求，無聲華可懾，滑稽點鬢，貧獨無苗，世所擯也宜矣。然亦強項不屑與舞陽侯伍，自名其詩，自序其意，風松畫寒，月鶴夜聲，時於是間，抵掌自詭，近來滓喜無人聽，琴格高低，祇自知，服耕子得矣，後五日有能識常山蛇勢，於平沙上者，服耕子又嘗語之曰，左執髑，右屬鑿，鞬，當與君周旋，但不得走生仲達耳。

讀此序，則先生之不求知於人，人亦不相知者，概可見矣。作序時，淳祐丁未歲也，是時年才三十有五，而學力筆力已如許，我蜚沈雉場屋時，文中卒無片語登峯造極，視先生不媿死於服耕子，蓋其別號也。

方紫陽序詩

方紫陽序羅壽可詩曰，詩學晚唐，不自四靈始。宋劃五代舊習，詩有白體、崑體、晚唐體，白體如李文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漢謀，崑體則有楊劉西崑集傳世，二宋張乖崖、錢惟演公、丁崖州，皆是，晚唐體則九僧

最追眞寇萊公、魯三變、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父，凡十家，深涵茂育，氣勢極盛，歐陽公出，而一變爲李太白、韓昌黎之詩，蘇子美二難相爲頡頏，梅聖俞則宋詩之出類者也，晚唐於是退舍，蘇長公踵歐陽公而起，十半山備衆體，極絕句，古五言或追陶謝，黃雙井專尚少陵，秦黃莫窺其藩，張文潛自然有唐風，別成一家，惟呂居仁克肖陳后山，棄所學學雙井，黃極廣大，陳極精微，天下之人北面矣，立爲江西派之說者，銓取或不盡然，胡致堂詆之，陳簡齋、曾文清爲渡江之巨擘，乾淳以來，尤、范、楊、陸、蕭、其尤也，道學宗師，於書無所不通，於文無所不能，詩其餘事，而高古清勁，又有一朱文公，嘉定而降，稍厭江西，永嘉四靈復爲九僧，舊晚唐體，非始於四靈也，後生晚進，不知類末，靡然宗之，涉其波而不究其原，日淺日下，然尚有餘杭二趙，上饒二泉，與刑未泯，今學詩者，不於三千年間上溯下沿，窮探遷索，往往追逐近世六七十年間之所偏約，非區區所敢知也。清江羅君志仁壽可，介吾師友自堂陳公書囊詩百篇見教，自謂改學四靈後鄙，細讀深味，詩律未殷，江西有崑體意，匡岸骨鯁，似與趙紫芝諸人及劉後邨不同，故予詳道詩之所以然，爲序以遺之，謂予不信，壽可遠東湖，復以參自堂可也。此序剖析明白，議論自出，有前輩所未曾道者，又間有未盡當理者，然世之作詩者，有此見，能爲此言，蓋亦寡矣。紫陽一號虛谷，名回，追憶似是嚴陵人，景定中爲別院省元，出呂氏門下，德祐事急時，嘗上書陳十事，乞斬賈似道謝天下，覺得是一磊落士也，自堂亦出呂門，故相知如此。

張芸叟詩評

張芸叟舜民，嘗評詩云，永叔之詩，如素服乍成，撥醅初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之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人皆聞見，難可著摹，石延年詩，如飢鷹夜歸，厖木春拆，蘇東坡詩，如武庫初開，矛戟森然，一一求之，不無利鈍，梅聖俞詩，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十公見之，不覺屈膝，郭功甫詩，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揀選，求其適口者少矣。芸叟與東坡同時仕宦，然不聞盛名，亦不見有何偉作，今閱此評，似非碌碌者也。

東坡實見

東坡晚年，在海上不覩他人詩，惟以陶柳集自隨，豈非世慮盡而實見定歟。

諸賢輓詞

山谷翁作司馬文正公輓詞，后山作南豐先生輓詞，水心作高孝兩朝輓詞，皆超軼絕塵，誠可對壘，後又見韓文公作莊憲太后輓詞甚妙。

隱居通議卷七

詩歌二

杜少陵前佚脫數頁

（缺）冬狩行云。春蒐冬狩侯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驄。況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爲我囘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

哀江頭云。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此見少陵忠君憂國。身居渭水而憶劍閣。非謂靈武也。

舞劍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頃洞昏王室。梨園子弟散如烟。女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

遣興云。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朽骨穴螻蟻。又爲蔓草纏。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開邊。漢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

以上諸篇。或豪宕悲壯。或深沈感慨。有無窮義味。蓋杜作爲古今之冠。而此等又爲杜集之冠。更千百世無能及者。故摘出以備吟翫。

石龕云。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狐又啼。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此體奇甚。而有楚騷風味。

懷台州鄭十八司戶云。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莫。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昔如水上鷗。今如置中兔。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顧。山鬼獨一腳。蝮蛇長如樹。呼號旁孤城。歲月誰與度。從來衆魑魅。多爲才名誤。夫子稱阮流。更被時俗惡。海隅微小吏。眼暗髮垂素。黃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具。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相望無所成。乾坤莽囘互。此詩奇俊悲吁。爲夢李白之亞。

石壕吏云。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言有盡而意無窮。

新婚別云。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往。形勢反蒼黃。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沈鬱頓挫。哀而不傷。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言也。

大麥行云。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鐮胡與羌。豈無蜀兵三千人。部領辛苦江山長。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歸故鄉。

苦戰行云。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宛轉悲吟讀之悽愁。光祿阪行云。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昔人但以此等作言語看。予身經亂離。奔竄林藪。每味此句。然後知少陵狀景之妙。用如快鶻風火生。此句壯健飛動。可以想見花卿之雄。至於羌邨三首。宛然陶體。同谷諸篇。宏縱奇峭。中涵深悲。詩之至也。

天圖尊堯典。神功協禹謨。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
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
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
帝力收三統。天威總四溟。社稷經綸地。風雲際會期。
大角纏兵氣。鉤陳出帝機。洛下舟車入。中天貢賦均。
僭仗離丹極。妖星下玉除。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
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天地軍壓滿。關河戰角悲。
四瀆樓船泛。中原鼓角悲。書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深。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社稷經綸妖氣。干戈送老儒。
社稷堪流涕。安危在運籌。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寒。
北闕妖氛滿。西郊白露初。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
幔殿雜元鼎。轅門照白袍。孤雲隨殺氣。飛鳥過轅門。
兵氣囘飛鳥。威聲沒巨鼇。魚龍囘夜水。星月動秋山。

江闊浮高棟。雲長出斷山。　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還。

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

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

天兵斬斷青海戎。殺氣南行動坤軸。

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

元氣淋漓障犢湿。更率上訴天應泣。

指麾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

花等夾戟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

秦城樓閣煙花裏。漢主山河錦繡中。

玉几由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

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晝眠。

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宵月色好誰看。

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

反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

絕壁過雲開錦繡。疏松隔水奏笙簧。

負鹽出井此谿女。打鼓發船何處郎。

擊柝可憐子。無衣何處邨。

以上皆少陵句法。或以豪壯。或以鉅麗。或以雅健。或以活動。或以重大。或以涵蓄。或以富麗。皆可爲萬世格範者。今人讀杜詩見汪洋浩博。茫無津涯。隨羣尋墓而已。莫知其所從也。因摘數十聯。表而出之。其他殆不勝書。姑舉其概。善學者固可觸類舉隅矣。至若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草敵虛嵐翠。花禁冷葉紅。野船明細火。宿雁起圓沙。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如此者。人能知之。今不復錄。

杜句皆有出處

家藏小册一本。字畫甚古。題曰。東坡老杜詩史事實。略舉杜句。有曰。賤子請其陳。引毛遂云。公孫子試聽吳越之事。容賤子一一具陳。公孫可行即行。可止則止。杜句曰。下筆如有神。引仲舒答策。下筆驚有神。助杜句曰。青冥却垂翅。引李斯曰。丈夫如提筆鼓吻。取富貴易若舉掊。何青冥之鶚。與鶚共垂翅乎。杜句。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引武帝欲討西羌。耿遲諫曰。今崆峒小麥方熟。陛下宜休王師。如此者凡十條。乃知杜句皆有根本。非自作語言也。山谷云。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處。今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予初未以此說爲然。今觀此集。則此言信矣。後世作詩者無根之言耳。

歐陽公

歐陽文忠公脩。鴻文碩學。宗工大儒。所謂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者。固不以詩名。人亦不敢以詩人目之。而公亦不以詩自名也。學者每恨公詩平易淺近。少鍛鍊之工。不得與少陵山谷爭雄。予獨以爲不然。公之所作。實備衆體。有甚似韋蘇州者。有甚似杜少陵者。有甚似選體者。有甚似王建李賀者。有富麗者。有奇縱者。有清俊者。有雄健奮勁者。有平淡純雅者。試摘其古體數篇。與韋酷似。而世或未之知也。如伊川獨游曰。東郊漸微綠。驅馬忻獨往。梅繁野渡晴。泉落春山響。身閒愛物外。趣遠諧心賞。歸路逐樵歌。落日寒山上。如寄軍巡劉判官曰。遙聽洛城鐘。獨渡伊川水。綠樹鬱參差。行人去無已。因高望京邑。羈馬沿山阯。落日亂峯多。龍門何處是。如游龍門上方關曰。聞鐘渡寒水。共步尋雲幢。還隨孤鳥下。却望層林上。清梵遠猶聞。日莫空山響。行次華縣曰。朝渡汝河流。莫宿楚山曲。城陰日下寒。野氣春深綠。征車倦長途。故國有喬木。行行漸樂郊。春風滿平陸。晚步綠陰園。有曰。餘春去已遠。綠水涵新塘。漸愛樹陰密。初迎薰風涼。雪晴有曰。悠悠野水來。鬱鬱西鮮閣。曉日披宿雲。荒臺照殘雪。凡此數章。不似蘇州乎。或又謂此特音節似之。而趣味殊懸絕。若然。則余所不解也。其酬學詩僧有曰。維詩於文章。泰山一浮塵。又如古衣裳。組織爛成文。拾其裁翦餘。未識衮服尊。送張如京如安撫軍有曰。界上山河壯。軍中鼓角雄。送王尚哲三原尉有曰。山河識天府。風雨度函關。下直呈同行三公有曰。萬國舟車會。中天象魏巍。羣僚陪祭有曰。落日漢陵道。初寒慘暮飈。送謝希深北使有曰。鼓角雲中壘。牛羊雪外山。如此等語。殊似少陵。舉此以例其餘。概可知矣。而謂公不工於詩可乎。所可恨者。格卑耳。要亦崑體之餘習也。

麓山高明妃曲、鬼車水谷夜行諸篇。古今學者。誦之習矣。而予尤喜其贈沈遵一篇。清婉流麗。自成宮商。蓋學者未之知也。其詩曰。羣動夜息浮雲陰。沈夫子彈醉翁吟。醉翁吟。以我名。我初聞之喜且驚。宮聲三疊何泠泠。酒行暫止四坐傾。有如風輕日暖好鳥語。夜靜山響春泉鳴。坐思千巖萬壑醉眠處。寫君三尺桐上橫。沈夫子。恨君不爲醉翁客。不見翁醉山間亭。翁懷不待絲與竹。把酒終日聽泉聲。有時醉倒枕藉石。青山白雲爲幔屏。花間百鳥喚不覺。日落山風吹自醒。沈夫子。君過滁陽今幾時。滁人皆喜醉翁醉。至今人人能道之。長記山間逢太守。籃輿酩酊插花歸。我時四十猶強力。自號醉翁聊戲客。邇來憂患十年間。鬢髮未老嗟先白。滁人思我雖未忘。見我今應不相識。沈夫子。愛君一尊復一琴。萬事不可干其心。自非曾是醉翁客。莫向俗耳求知音。此篇筆力超然。高風遠韻。尚可想見。豈尋常詩人繩墨所能束縛。

送張屯田歸洛歌末句云。感時惜別情無已。無酒勸君空有淚。西歸必有問君人。爲道別來今若此。又送懷送張總之有云。鬱鬱河堤綠樹平。送君因得到東城。落花已盡鶯猶囀。垂柳初長蟬欲鳴。去年送客亦曾到。正值楊華亂芳草。人心不復故時歡。景物自隨時節好。感今懷昔復傷離。一別相逢知幾時。莫辭今

日一尊酒、明日思君難重持、此皆流麗有情致可吟諷也、前四句律詩格、重字當作平聲讀、

人生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先、得長多幾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久行然、

譏誣不須辨、亦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媸妍、孔孟困一生、毀逐遭百愆、

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所以忠義士、恃此死不難、重讀徂徠集

天形積轉清、水德本虛靜、雲外風波止、始見天水性、澂光與粹容、上下相涵瑛、乃於其兩間、皎皎挂寒鏡、

飛蓋橋觀月

大數四百炎靈銷、誰其代者當、塗高篡慕極酷不易取、始知文景基扃牢、綱雀視欧

子丕當初不自恥、敢謂舜禹傳之堯、得之以此失亦此、誰知三馬食一槽、同上

英雄置酒奉高會、巍然銅雀高岩岩、一朝西陵有拱木、蝦蟆總帳空蕭蕭、當時淒涼已可歎、而況後世悲

前朝、高臺已傾漸平地、此瓦一墜埋蓬蒿、同上

以上數語、有斷制、有議論、非徒工言語者、

文忠公得時行道、在長歷嘉祐治平間、正宋朝文明極盛時、故發爲詩章、皆中和碩大之聲、無窮愁鬱抑

之思、所謂治世之音安以樂、以其時考之則可矣、然亦有奇壯悲吒、如寒風八九月、北渡大河津、玉塞積

隋甲金戈耀秋雪、孟孔生游河北馬、飢渴雪渴飲冰、北風捲地來蹄嶠、馬悲躊躇人不行、日莫途遠千山

橫、馬齧雪、古柏窟口踏新雪、馬孟山西看落霞、風雲慘慘失道路、澗谷夜靜聞鷹鸇、行迷方向但看日、度

靈山險方逾沙、重贈劉原父、如此等作、可與古人出塞曲相伯仲、信乎能備衆體者矣、

范蜀公嘗謂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都禮柳詞寫盡、以愚觀之、柳詞何足當此、歐詩數聯、或者足以想見當

時太平氣象、今錄如左、

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

綠槐夾道飛黃蓋、翠輦鳴鞘向紫宸、

雲深曉日閉宮殿、水闊春風麗管弦、

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

鳳城斜日留殘照、玉殿浮雲結夜霜、

金闕雲開滄海日、天街雨後綠槐風、

瓊花落處鶯僊仗、玉殿光中認赭袍、

五色詔成人不到、萬年風動閑生涼、

組甲光寒圍夜帳、彩旗風煖看春耕、

威行四境風烟斷、響入千山號令傳、

年豐千里無夜警、吏退一室焚清香、

九門寒食多游騎、三月春陰正養花、

晴明風日家家柳、高下樓臺處處山、

以上數聯、誦其詩、想其景、則昇平氣象、瞭然在目、豈李世所得見、引筆至此、流涕太息、

曾南豐

自曾子固不能作詩之論出、而無識者遂以爲口實、乃不知此先生非不能詩者也、蓋其平生深于經術、

得其理趣、加流連光景、吟風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詩體多尚賦而比興寡、先生之詩亦然、故惟當

以賦體觀之、即無識矣、唐詩之清麗空圓者、比與興爲之也、宋詩之典實閎重者、賦爲之也、然先生之詩、

亦有不盲出于賦者、如古體有麻姑一首、送南城縣尉者、甚似太白、獨道難、其中未嘗無比興也、謹錄

於後、

麻姑之路摩青天、蒼蒼白石松風寒、峭壁直上無攀援、懸磴十步九屈盤、上有錦繡百頃之平田、山中道

人耕紫煙、又有白玉萬仞之飛泉、噴雪直瀉蛟龍淵、豈堂廣殿何言言、階闥插入斗牛間、樓枝古木不記

年、空槎枵然臥道邊、幽花自嬋媛、林深爲誰妍、但塵消境靜、翔白鶴、吟清猨、雜禽乳鹿、往往啄荒顛、却視

來徑如緣絙、千重萬疊窮巖巒、下有荊吳粒粟之羣山、又有甌閩一髮之平川、奔蛇縱橫遠近布城郭、魚

鱗參差高下分阡原、千奇萬異可意得、筆墨蘊秀誰能傳、丈夫舒卷要宏達、世路俛仰多拘牽、倘來到此

醒心目、使欲洗耳辭囂喧、羅夫子、一日遠補東南官、愛此層崖峻壑之秀發、開軒把酒可縱觀、喜此披霧

插漢之負起、出門舉足得往還、羅夫子、一尉龍蛇方屈蟠、此邦人人衣食足、闔境年年抱鼓閒、凡案剸裁

得休暇、山水猶躊躇紛煩、我行送之思故園、引領南望心長懸、

英宗皇帝輓詞有曰、已應南陽氣、猶延代邸靈、句句壯而事切實、不減少陵、秋日寄介甫有曰、煙雲斷谿

樹、風雨入山城、題曰感事、似有所指、即是與丁先珍輓詞曰、從軍王粲筆、記禮后蒼篇、謾有殘書在、能令

好事傳、鬬來悲四月、鶴去遂千年、試想長橋路、昏昏隴隧煙、蓋元珍歿於四月、故用鬬事、以對令威、殊切

實、鑽塘元夕宴祥符寺有曰、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又曰、紅雲鎖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

空、流麗可愛、齊川冬夜有曰、香清一蹋氍毹煖、月淡千門霧淞寒、齊寒甚夜氣如霧、凝於木上、旦起視之

如雪、日出風滿階庭、光爲可愛、齊人謂之霧淞、諺曰、霧淞重、霧淞窮、漢書飯齊以爲豐年之兆、早起赴行

省曰、枕前聽盡小梅花、起見中庭月未斜、微破宿雲猶度鴈、欲深烟柳已藏鴉、井轆聲急推寒玉、籠燭光

羅秉絳紗、行到市橋人語密、馬頭依約對朝霞、凝香齋有曰、一尊風月身無事、千里耕桑歲有秋、北渚亭

曰、午夜坐臨滄海日、半天吟看泰山雲、青徐氣接川原秀、常碣風連草木薰、次道子有曰、兩印每開軍市

靜、雙旌多偃送迎稀、北城閒步曰、土膏初動麥苗青、飽食城頭信意行、使起爲亭臨北渚、欲乘長日勸春

耕、華不注山有曰、高標特起青雲近、壯士三周戰氣酣、金山寺有曰、夜靜神龍聽咒食、秋深莽鶻起摶風、

彭城道中有曰、一時屠釣英雄盡、千里河山戰伐餘、韓魏公輓詩曰、堂堂風骨氣如春、玄服紹冠社稷臣、

天上立談迎日日、掌中隨物轉洪鈞、忽騎箕尾英靈遠、長嘯山河龍數新、萬里耕桑無一事、三朝功德在

斯民、宏偉雄壯、非曾公之筆力、不足以寫韓公之氣魄也、城南絕句曰、雨過橫塘水滿陂、亂山高下路東

西一番桃李花開盡惟有青青柳色齊夜過利涉門曰紅紗籠燭照斜橋復觀雷飛入斗杓人在畫船猶未醒滿堤明月一鎔潮此二詩則又清麗婉熟矣北歸曰終日思歸今日歸著鞭鞭馬尚嫌遲曲臺殿裏宜雖冷須勝天涯海角時此詩雖若直致然情思深婉怨而不露迎駕有曰錦袍周衛一青新鳳輦朝嚴下紫宸俗眼望來猶眩日天顏回處自生春和御製觀燈有曰翠幢霓旌夾露臺夜深宮扇月中開龍銜燭抱金門出鼇負山趨玉座來又曰天香暗度金貂煖宮扇雙開采鳳飛集英殿春宴有曰冠劍九重霄漢路蓬花三月帝王州觀今所選傑句如此謂之不能作詩可乎續奏中更有堪取者偶無其集他日別鈔

曾氏兄弟交鎮

宋元豐中南豐先生曾文定公鞏爲中書舍人掌外制時其弟文昭公肇以磨勘轉吏部郎中文定公爲行制後文昭公爲翰林學士掌內制時其兄文肅公布拜相文昭公爲草麻當時朝班榮之曰兄行弟制弟草兄麻近見曲阜前集又載文肅公鎮瀛州日瀛州即高陽關今河間府文昭公鎮金陵一日詔曾布知江寧府曾肇知瀛州遂成兩易自爲交代尤人間兄弟盛事也文肅公將離瀛有詩寄文昭文昭和之各夸其所鎮之都今錄於此想見先朝文明之盛爲之慨然文肅過闕入覲就留秉政竟不及至金陵云布作高陽臺兼樂園被命與金陵易地兄弟侍班侍從對更方面皆爲私門之慶走筆寄子開弟樓登丹碧照天涯塞北江南未足誇十里煙波新種柳萬株桃李未開花一麾同下西清路兩鎮交迎上將牙回首林塘莫留戀風光還屬阿連家肇謹次原韻文暖河間信可嘉風流江左亦堪誇水南水北千竿竹山後山前二月花久愧迂儒懷郡紱聊須儁老駐軍牙兩州耆舊毋多怪魯衛從來是一家

隱居通議卷八

詩歌三

律選

律詩始於唐盛於唐然合一代數十家而選其精純高渺首尾無瑕者殆不滿百首何其難也劉長卿、杜牧、許渾、劉滄、實爲巨擘極工而全美者亦自有數入宋則古文古詩皆足方駕漢唐惟律詩視唐益寡焉蓋必雄麗婉活默合宮徵始可言律而又必以格律爲主乃善偏止以七字成句兩句作對便謂之詩而重滯擁腫不協絡調恐於律法未合也近歲鄭先生諶公祐妙選唐律數十首詳加評注以誨學者大爲有益

桂舟七言律摘

諶公祐字自求號桂舟世居南豐之西曰瞿邨幼厭舉子業不求仕專志古學參詩於贛詩人蒼山曾公原一益之以學遂青於藍喜著書有三傳朝宗史漢韻紀古書合轍所作有桂舟歌咏、桂舟雜著集中記序最佳其論詩處皆入妙品筆力高峻有史漢文氣古體樂府俱善而於律體尤精唐律絕響三百年公自出機軸掃空凡馬蒼山翁號當時大詩人猶推讓出一頭地識者謂律詩至公中興略摘其佳句爲世

所稱者列於左。

兩表蜀天開日月。三軍漢地出旌旗。諸葛武侯。

王侯螘穴青青草。鼓吹蘆灰森森笳。白歌。

動地百年無桀跖。後天一齋有顏曾。同上。

百年窗下棋千著。萬事燈前酒一斟。詠古。

白髮古今天北極。黃華宇宙客西風。遇明。

封濬九州堯舜禹。興刑萬世契夔龍。評詩後作。

陶寫有時欣律熟。去來無著證鐘芬。覽鐘。

西風木葉吹秦晉。春雨桃華送古今。避秦。

兩水夾城飄近遠。萬山擁翠綠參差。觀孫臺。

不知元祐今何日。慨想儋翁過此時。同上。

爲惜舊時蓋母線。寧甘今夜隔簾霜。寒夜思親。

夢猶平昔醒來別。憶到兒童事轉長。同上。

江山落日前朝夢。風雨黃華太古心。對菊。

觀容觀化此憑欄。會合人間景一團。棋罷客隨流水散。酒闌花帶夕陽看。看花。

飛雨隔愁橫笛後。殘鐙照夢落花前。雨後。

詩到二南風化在。句流三謝語言工。評詩。

中原一髮天涯夢。元祐孤臣海外歸。東坡。

造物未嘗私化外。英雄何事老隴畝。問天。

看翻後夜月同照。夢憶前生地不同。同上。

天地浮萍雲聚散。江山巷畫月西東。皆寓意。

地上斷無秦世草。山中猶讀漢時書。懷古。

夢臨水月心先覺。看到霜空幻亦稀。晚晚。

天開暝色雲千里。雨洗秋空月十分。覽鏡。

止水不留前世景。夕陽空照古人心。春晚。

花間笑語從雲散。天下英雄骨陸沈。同上。

隔雲烽火山河舊。列土旌旗雨露深。邊事。

層城樓櫓看如畫。三鎮軍民夢解圍。宋史。

樹帶夕陽雅半集。霜寒秋浦雁初來。感懷。

交游相過三生夢。今古風前酒一杯。同上。

千驅過眼人何在。一笛穿雲水自橫。快閣和山谷。

宮燭曬山酒未醒。妖星瞰瞰弄青熒。三朝伎叛知謀略。萬國歸心服典刑。郭份陽。

夢游碧落風偏急。望斷金精月正中。寄林芝山。

萬壑松風天鼓吹。四園花月錦麗機。評詩。

風雨畫酣秦地闊。關河春夢楚雲低。春日次韻。

蕃漢盛衰霜葉夢。陳隋興廢露華秋。讀史。

聚火有蓮知佛性。衡門無雁見交情。春郊。

一驅秋水漁歌遠。半塔斜陽雁影高。古廟晚眺。

邑自亂來新鼓角。屋從兵後尚蓬蒿。同上。

落雁景翻秋宇迥。亂雅噪帶夕陽飛。寫李中丞。

犯天過雨浮嵐翠。漢地連雲小麥黃。西樓。

城上烏鳥知息戰。陳前笳鼓緩歸裝。將軍斗大黃金印。猶待先登縛鬼章。同上。

鳳城色映紅雲見。龍袞香飄紫氣浮。行都迎駕。

地勢尊嚴今上國。天王明聖此中興。吳山。

弦管入春波面醉。雲天開鏡畫中行。西湖。

潮回海北風偏壯。秋滿江南客未歸。京華感高。

宮大阿房行日月。關通函谷混車書。讀秦史。

雁塞景落三山月。騎倦神通萬里城。送閩使。

帝城煙裕江沱在。鄙隔金多社稷危。賈似道。

吳天北斗行宮在。漢節西風聞道歸。文相歸。

雅翻漢月催黃髮。雁斷胡天想翠華。白和。

燕雲海闊歸鴻杳。蜀漢城荒戍馬閒。黃葉。

漢殿落花龍袞棄。周原荒棘虎營新。感事。

短褐尚時吟杜曲。宋芝何處問秦峯。感亡。

曾堅風流棋局散。江東柱石酒壺傾。次韻。

雁過大江風帖帖。雅噪荒樹日悠悠。紀事。

赤幟露光王漢地。錦驅波蕩帝隋舟。卽事。

楚草澤深陳勝在。秦瓜地曠邵平閒。次韻。

天開漢統玉巴蜀。雲從秦絲起沛豐。感事。

向日不知今解老。他時應憶此何年。三月晦。

萬國夢回秦月在，千年事過蜀雲飛。閣詩。

六鰲傾側動乾坤，國母遊荒護帝孫。北極星辰臨草地，西風鼎鬲臥花門。題巷元帥傳。

南極大明秋氣迴，西風吹夢秦階平。謝潭翁。

西風客老雄心在，泰古人稀俠骨香。次韻。

梁有字題何歲月，藏無經在亦香鐙。定香。

于山落木秋來客，南袖西風旦過僧。同上。

昨日共吟今是夢，少時輕別老翻愁。別友。

天教向老逢春在，詩且忘憂此命通。雜天。

何事重來看明月，不堪垂老向西風。寄友。

風雨黃花秋興熟，江湖歸路客愁輕。寄何清白。

昨朝骨肉關情大，今月平安過望多。亂後。

歸來今夕歲云徂，且共平安酒一壺。浩劫定中逃得過，舊愁空外看來無。歸來。

五更歷轉花紅在，萬里晴光草綠敷。同上。

一日又從頭上過，百年多在夢中行。正月二日。

月明老樹吟風鶴，露溼荒郊徧土鳧。今日。

事去尚時尋敗局，老來猶日讀何書。歎氣。

術豈有靈能起死，夢從何處忽忘歸。悼亡。

燕尚有情迎社到，蟬空無夢過時休。同上。

壯日尚曾雲出岫，暮年偏怪海揚塵。丙戌立春。

紫微星奠三階正，黃道天開萬象新。同上。

梁燕未歸花尚在，杜鵑有恨月常孤。夢起。

此情消遣終難去，無路追尋豈是愚。同上。

天空日照陰霾伏，八表天開泰象同。自寬。

禹甸草荒昏鳥徧，漢宮花夢畫雲酣。次水部。

花柳晴光新態度，江湖春夢老英雄。自寬。

月月任從愁裏過，客塵常向靜中參。次韻。

歸櫂舞風鷗不下，愁猶吹月雁斜行。自感。

集中詩，如此者尚多，今姑采其膾炙人口者錄之。觀其妙趣天得，自成一家，不肯拾陳踏敝，而於清麗婉活中，有蒼勁沈鬱意，有似二劉者，有似杜黃者，律詩中興，非此翁而誰。

五言律摘

風雨低黃鵠，江湖老白鷗。閣筆。

歌舞從兒女，艱難憶父兄。月夕。

塞雲橫蜀棧，胡馬出巴陵。

白髮風前酒，黃花雨後鐙。聞邊報。

月滿商山夜，風高漢殿秋。讀史。

世情江水淡，心事海鷗知。寄友。

巴雲秋景薄，漢月夜光寒。

克復歸神主，多才自不難。與地圖。

玉花嘶微外，翠輦過雲中。丙子。

壯穆新亭涕，山河禹貢書。同上。

星辰天北戶，漢沔國西門。同上。

馬悲仙仗過，雁入海門斜。戊寅。

國被儒冠誤，如今尚忍言。雪霜昏日月，盜賊滿乾坤。有感。

以上皆集中五言律句，公五律不多作，予少時從諸老間，競誇風雨低黃鵠，與白髮風前酒二聯，以爲可配少陵，今末俗淺識，殊無知者。

五言古摘

昔醉醒中夢，今獨夢中醒。萬綠水上漲，百歲花前景。

中年歎憂患，不及兒童歲。今兒機械多，反不如人意。

月行虛空間，月影印在水。月落影還無，一笑人間世。

地上有錢流，冥間無半字。自作槁木看，靜聞滄江流。

江頭春水多，湯湯今復古。不載落花回，只載斜陽去。

胡笳明月夜，漢節秋風前。此士已骨朽，此名至今傳。

舊者今不見，今者舊不知。萬古明月在，千山黃雲飛。

以上皆桂舟集中五言古體佳句也。

七言古摘

公嘗登廣嶺觀梅，賦古體有曰：東郊獨行冰玉時，江左諸賢王謝起。若以比花花或宜，自不矜持花亦恥。又曰：風原離騷芳草徧，召南治世梅先見。皎如佩玉上清來，不敢班渠國風髮。又曰：花今國在橫浦南，看誰冰雪來同參。入南出南此時節，元祐名卿花底雪。骨香直到桑海翻，花尚永存香豈滅。若此者，皆發前人之所未言，可謂獨步一世矣。

茂陵錢歌曰：茂陵秋草不如錢，老蠹日光行宇宙。昭君曲有曰：世言如花人薄命，誰識如花入衙蠹。只今

保塞願稱臣。蠶蟬奪却貂蟬勳。羯鼓催花曲曰。一聲金殿玉闌干。一曲馬嵬坡下土。夕陽空照古今愁。年年醉醒桃花雨。勸農日曰。山花笑人人似醉。勸農文似天花墜。農今一栝回糊官。吏舟民肥官有利。官休民休休勸農。文在牆壁頭。官此日民此日。官酒三行官事畢。癸未元日曰。黃葉枝頭又早春。紅花景裏多明日。仟翻河漢風北來。終是乾坤日東出。以上七言古體中摘出。

樂府皇蘭行有曰。笳鼓宮商塞外歸。似此殊勛古難匹。後來潤上朝正月。尚憶祁連冢中骨。玉門關曰。後無關險無中士。大夜宜春狐晝舞。萬戶千門草綠深。蘆葉捲吹紅日暮。貳師城曰。莫將驍武議前朝。今日人思此奇絕。虞美人草曰。失道原不在陰陵。放逐義帝知亡形。西風所過皆殘滅。不據關險都彭城。楊妃出浴圖曰。霓裳風秋舞天半。舞到玉花飛石棧。三台四輔繞星垣。只一曲中知後患。風流天子悟轉圜。不見蜀山橫翠面。又曰。梨園曲譜韶音祕。響入馬嵬花委地。開花不再宮不花。天街草綠西風起。以上皆有議論。有氣骨。張籍、王建、不專美于唐也。

九皐吟棄擣句

近世吟人。工律如九皐陳公寧之宗道。亦自絕少。略摘於後。七言中。有似唐者。然不及桂舟風骨也。

落日含兵氣。空山更晚風。有家音問絕。無處道途窮。落日

草樹深城郭。塵埃犯縉紳。古來皆有死。吾獨此詩人。牛歲

故里人何處。空山日又斜。干戈今尚鬨。天地此誰家。故里

未死終相見。無生底再逢。征衫今日淚。慈母在時縫。歸來

多少艱難事。言言卒不窮。同上。

相思不相見。身在曷如無。望家書

江闊乾坤壯。山長吳楚遙。錢塘

漢軍鼙鼓動。蜀道雪山消。峽潮

風景夢中天地老。江山畫外古今情。八月十五夜。

一年好處在今夕。每度圓時無此清。同上。

日月更無山障礙。乾坤惟有水周回。金山

家在鄰州身隴右。弟居河濟妹鍾離。讀杜詩

中興社稷兩天子。老死乾坤一拾遺。同上。

荒草連雲人拾燼。空山遺塔鬼吹燈。常山亂後

舟無可渡人難到。兵不能災地轉豐。青陽湖次

深洞有龍雲氣黑。空山鳴鶴夜燈青。同上。

江山那解將愁去。草木親曾見亂來。感舊出人。

一林雲氣龍猶在。午夜松聲鶴自寒。仙子偶來成夢事。至今游客未嘗聞。姑山。

黃中通理似無物。天下橫行事不煩。

九皐古體。亦多佳者。旅懷曰。清波渺前灘。白鳥下寒渚。樵斧空山鳴。歸舟夕陽暮。去來風中人。明滅雲外樹。雙輪何時休。愁心此羈旅。此篇甚似蘇州也。送別一章曰。江邊出相送。君去我當反。翌回來忍還。孤鶴夕陽遠。語短而意甚長。洗馬行曰。玉谿谿頭波綠玉。玉谿谿上沙金粟。曉營出馬五花雲。鳴榜齊首橋南浴。馬高如屋長如龍。四蹄如鐵聲如鐘。青芻幾束粟幾斗。豪汝貢汝爭奇功。編韉抹刷鱗色鮮。黑面雄兒齊上馬。就中一馬不敢騎。云是將軍臨陳者。又曰。要知馬最於人厚。鼓旌旗應如手。燕山雪重黃河深。功屬將軍馬何有。又有送戴石屏歸天台詩曰。天台四萬八千丈。一根直下寒銀浪。青蓮老子夜不眠。往往飛魂到其上。詩情不減流白雲。千載重見戴叔倫。蓮花峯下赤城洞。芒鞵翻笑山中人。秋風孤笛八九尺。老面百摺銅色田。文席上摩吟髭。鶴立蒼苔煙雨黑。我家竹屋樓龍岡。夜擣孤月餐寒霜。醉騎白鹿東首回。身穗我亦西去淩蒼蒼。截江橋南春水急。酒酣不記攀垂楊。軍峯江南最高處。我上峯頭望君去。歸時定入天台山。舉首雲間一相顧。此篇雖語意微弱。而言語清峭。不染塵俗。可愛也。結意亦好。其題謝氏西谷曰。江東風流會稽伯。玉壺貯香傾琥珀。春風十里東山雲。一曲寒湫晚空碧。盤盤石磴紅泉仙。春草夢斷瑤池箋。蒙茸曲笠雨花溼。老屐踏損蒼苔鐵。雙鷺翩翩跨元島。月白香魂翠山杳。玉蘭千載流芳髻。滑風凌厲迎紅曉。其送寧都陳令曰。梅花樓頭立晴雪。松葉亭根聽夜雨。甑鼎息響月千山。桃李無言春萬樹。凡此皆刻削清麗。香人齒頰。可以爲詩家之後矣。

秋麓山雞愛晨集

余初著通議時。嘗載吾叔父秋麓先生鏜。高年著作不倦。而余自覺江淹才盡。不能遽以爲媿。今先生謝世。倏閱八期。追懷悽愴。學者曾元伯宸金刻其遺吟。而以絕句爲之首。蓋其古律體多。而絕句獨少。自成一家。不專宗唐也。摘其尤者如左。

公有觀儺古詩一篇。絕佳。其辭曰。寒雲岑岑天四陰。畫堂燭影紅簾深。鼓聲淵淵管聲脆。鬼神變化供劇戲。金瑩玉洼始淙潺。眼前倏已非人間。夜叉蓬頭鐵骨岌。赭衣藍面眼迸火。魑魅罔象初蹣跚。跪羊立豕相曖嘍。紅裳姹女掩蕉扇。綠綬鬱翁握蒲劍。翻筋踢斗臂膊寬。張頤吐舌脣吻乾。搖頭四顧百距躍。斂身千態萬狀索。青衫舞蹈忽屏營。彩雲揭帳森摩旌。紫衣金章獨據案。馬鬢字權兩披判。能言禍福不由天。躬履幸趨分愚賢。疾藜奮威小由服。由驟勿切。兜頭也。鬱鬱揚聲大鬣哭。白面使者竹篠鎗。自誇捉捕無遺藏。牛冠紺卷試閱檢。完冒肩戟光晱閃。五方點隊亂紛紜。何物老嫗繡襆重。終有進士破鞋綁。嗜酒不悟鬼看覷。奮髮嗤曰起裝裝。乘邪一正將那何。披髮將畢飛一吠。風捲雲收鼓簫歇。夜闌四坐慘不怡。主人送客客蒲悲。歸來桃茢坐深蔣。翠鶉黃狐猶在眼。自歌楚些大小招。坐久魂魄游消搖。會稽山中禹非死。鑄鼎息壤乃若此。又聞鬼姦多馮人。人姦馮鬼姦入神。明日寢裳好收束。口畫通都人面目。此篇筆力奇甚。可以補缺古人也。

七言律不多，摘其佳句於後。

孔曾有道宜天下，韓柳無文世子孫。甲申運糧。

邨橋日落市聲散，山路月明人語歸。邨中宿。

月下有聞思望帝，山中無曲舞胎仙。和韻。

版橋雨過秋苔滑，邨碓寒吹暴稻香。懷友。

尊前能是幾時客，山下已成千古墳。出郊憶舊。

柳條風慢天初煖，花影晴光地亦香。桃源。

故人皆死誰爲佛，老我猶生即是仙。夜坐。

草暗水流澹佩響，松梢月冷露珠圓。尚上。

幾番雨過山仍在，獨望人間鶴未歸。菊潭故居。

公忍貧著書，垂死不廢。所著有聖門言行錄，考覈浩博，總會精實，諸公協力以刊，而不及竟。六經之餘，釋老書無不通貫，所作科教之文，尤爲入妙。琳宮梵宇得其一篇者，俱謂足以名世，具在別錄。

山谷諸作

山谷翁書摩厓碑後，題老杜浣花醉圖，皆精深有議論，嚴整有格律。二篇正堪作對。蓄欲令善畫者圖作兩屏，錄二詩其上，每當讀詩餘閒，酒酣興發，朗誦數過，以舒吟懷，亦一快也。

山谷題桑州祖元大師此君軒云：程嬰杵臼立孤難，伯夷叔齊采薇瘦，形容絕妙。後有作者，何以加之。左氏載嬰事甚略，得太史公鉅筆鴻文，乃始發揮其忠節，反覆讀之，百世之下，猶爲哀隔，眞足以塊天下之爲臣不忠者，然韓厥之在當時，微有觀望，幸而嬰事得成，厥與其功，不然十五年間多少事節，萬一嬰志不遂，厥其能爲武宣赤帷耶。此堂孫先生瑞，南豐先達名儒也，嘗謂余曰：山谷作詩，有押韻險處，妙不可言。如東坡效庭堅體詩云：我詩如曹鄰，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風月笛，玉堂雲霧窗。句法提一律，堅城受我降。只此一降字，他人如何押到此，奇健之氣，拂拂意表。

古今咏淵明者多矣，獨山谷翁深入閫奧，其懷陶令之詩曰：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鼓澤當此時，沈冥一世豪。司馬寒如灰，禮樂卯金刀。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淒其望諸葛，恤緯猶漢相。時無益州牧，指揮用諸將。平生本朝心，歲月閱江浪。空餘詩語工，落筆九天上。向來非無人，此友獨可尚。屬余剛制酒，無用酌栝盎。欲招千載魂，勒文或宜當。此詩允謂得淵明之心者。世以陶公爲幽人隱士，非也。身逢禪代，悲憤不自勝，欲如孔明紹休漢室，思致中興，而世無英雄如昭烈者可與興復，既不可爲，則姑自放於詩酒而已。晚年以字爲名，而別更其字曰元亮，景慕孔明，意可概見。或者但見其棄官彭澤，歸逸柴桑，遂以幽隱待之，誤矣。

桃李春風一栖酒，江湖夜雨十年燈。寄黃幾復。

萬里書來兒女瘦，十月山行冰雪深。寄上叔父夷仲。

弓刀陌上蹊行色，兒女燈前語夜深。同上其三。

風光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杼機。次韻雨絲雲縷韻。

兩宮無事安磐石，萬國歸心有老臣。同子瞻韻和趙伯充閣使

落木千山天遠大，激江一道月分明。快閣。

家移四壁書侵坐，馬瘦三山葉擁門。次韻宋楙宗韻居甘泉坊壁後書閣。

笙歌忽把二天酒，風雨猶驚三峽濤。次韻答清江主簿趙彥疏。

萬竿苦竹旌旗卷，一部鳴鼙鼓吹休。次韻黃份老晚游池亭其二。

千林風雨驚求友，萬里雲天雁斷行。宜陵別元明用韻寄韻。

爭名朝市魚千壑，蓋世功名黍一炊。

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

蓋世功名棋一局，藏山文字紙千張。

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

心游萬里不知遠，身與一神相對閒。

世態已更千變盡，心原不受一塵侵。

寒蛩催織月籠秋，獨雁叫羣天拍水。聽宋伯禽阮韻

以上並山谷先生句法也。山谷所長在古體，固不以律名，然時作律詩，亦自有一種句法。

后山

陳后山師道，徐州人也。曾南豐先生見其文而奇之。后山翁之詩，世或病其艱澀，然筆斂鍛鍊之工，自不可及。如云人情校往復，屢勉終相遠。一詩已經年，知子不我怨。又如去遠即相思，歸近不可忍。兒女已在眼，眉目略不省。喜極不得語，泪盡方一哂。又如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頗識門下世，略已聞其風。又如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娛。又如此生恩未報，他日目不瞑。又如有女初束髮，已知生離悲。枕我不肯起，畏我從此辭。大兒學語言，拜揖未勝衣。喚耶我欲去，此語那可思。凡此皆語短而意長，若他人必費盡多少言語摹寫，此獨簡潔峻峭，而悠然深味，不見其際。正得費長房縮地之法，雖持丈之間，固自有萬里山河之勢也。凡人才思泛濫者，宜熟讀后山詩文以藥之。他如妾薄命贈二蘇公諸篇，深婉奇健，妙合繩尺，又古今之絕唱。

荆公二古

王荆公集中有古詩一篇，名曰君難託，詳其詞旨，似怨望裕陵者。豈非能政居鍾山時，爲呂惠卿讒毀，不能堪而賦邪。其詩云：榮華朝開暮還墜，我身與華寧獨異。憶昔相逢俱少年，兩情未許誰最先。感君綢繆遂君去，感君家計良辛苦。人事反覆那能知，讒言入耳須臾離。嫁時羅衣羞更著，如今始悟君難託。妾亦不忘舊時約，裕陵、荆公、君臣之交，古今所少。一旦施設既謬，卒負聖心。至於怨望如此，可發千古

之一慨。

荆公又有飛鴻詩云。雁飛冥冥時下泊。稻粱雖少江湖樂。人生何必慕輕肥。辛苦將身到沙漠。漢時蘇武與張騫。萬里生還偶然。丈夫許國當如此。男子辭家亦可憐。

鬱孤臺劉石曼卿詩

石曼卿嘗作大字書古體云。平陽奉寄師魯。十年一夢花空委。依舊河山損桃李。雁聲北去燕西飛。高樓日日春風裏。眉背石州山對起。嬌波淚落妝如洗。汾河不斷天南流。天色無情淡於水。此詩不知曼卿自作邪。或書古人詩也。其意亦莫可曉。後題云。康定元年八月十四日書。按尹洙字師魯。此必寄尹洙之詩。則非古人矣。

又一絕云。楚鄉寒食摘花時。野渡臨風駐采旗。草色連雲人去住。水文如縠燕參差。末題云。江上偶見。繼又書題木蘭廟一絕。又入商山一絕。末又一絕云。前山極遠碧雲合。清夜一聲白雪微。欲寄相思千里月。谿邊殘照雨霏霏。後題云。寄遠。此四絕必唐詩。特前此未見耳。或謂千里月。疑是日字誤作月。因下句是殘照。無緣用月字也。但千里目於義未順。千里相隔。唯月共照。今殘照之時。值霏霏之雨。欲寄相思於月。不可得矣。月字爲是。所書字如掌大。亦甚端重。然帶俗態。欠清媚。遒勁之氣。盱江嘉善之侍郎守贛州日。事其眞蹟。刻石鬱孤臺。未知今尚存否。偶觀墨本。恐失去。謹錄於此。

所翁詩句

長樂陳公儲容。自號所翁。登科入仕。善畫龍。筆勢入妙。而賦詩作字。俱奇勁可愛。予去年春。游麻原。第三谷。見其舊題靈豐廟壁。翰墨飛動。一詩爲靈運賦。句意甚佳。曰。紫馬仙人跨白犀。繡經臺暖釣魚磯。千年老樹風雷坼。獨有紅泉洗斷碑。皆記當時事也。近又得其爲人賦橫舟二篇尤奇。前篇曰。古悲歌。淚如血。渡河無船。氣欲絕。古悲歌。淚如泉。河激湯湯聲徹天。峩舸大艑載琛貝。錦纜迷樓催管弦。人生苦樂不相等。風波血刃蛟流涎。神魁九首能三足。巨鼇觸怒羣帝還。縱有扁舟竟何往。乘桴意在滄洲上。祇緣徹朽無人知。又海居夷每憫恨。三閭破屋名橫舟。三呼不答江水流。一風徑渡瀕天去。不繫斜陽古渡頭。後篇曰。黃頭子。捩柁聽吾語。三老怨三閭。晨鼓隋驅看風色。一千水、歸黃河。世無客星泛靈槎。恆河水、波斯匿王母將去。六十年間成壞故。性無生滅河水似。黃面瞿曇以筏諭。長淮水。一箭許。邊城白骨多於土。年年調舟色成泥。尋蔡孤城付朝暮。岷江漢源天上來。一夕不保如風埃。重慶今爲天下首。漢中不復言規恢。朽木爲舟土爲楫。白波如山水皆立。當時商家春槳子。夢裏撐船濟川去。只今無夢豈無舟。水淺都非泊舟處。二篇俱非塵土胸次語。

隱居通議卷九

詩歌四

黃希聲古體

君不見游塵著空生九州。入其中間懸兩眸。楊花化萍無根蔕。風消水長東西流。江南下溼人易老。過蕭蕭華還草草。長留白日照人間。楊柳浮生轉枯槁。毬文霜繞千花黃。青蛾攢眉眉細長。莫言一錢千萬壽。乃翁身命屬渠手。長安城中鬼笑人。水底紙錢能不朽。今人不見古人心。古人不見今人事。天上若無長生人。即是古人都磨死。金晃銀雁滿江湖。神光夜夜開黃壚。年經月緯三百卷。平生欲作何人書。古人去去留不得。我些古人三太息。今人莫叱山石牢。更後千年人不識。此吾盱黃希聲所賦長歌行也。粹美精練。意高味長。近世江西詩人。鮮有能及此作者。又有題二喬圖詩曰。龍翔下卷江東土。孫郎初得喬家女。喬家本自重曹瞞。雙鷄斗酒空酸楚。襟情正用留阿瑜。尚得人前稱肺腑。百年王氣竟銷沈。妙寫丹青嬌欲語。香閨掐管記何書。竝蒂芙蓉按花譜。那知不是未嫁時。本末無從勘彤史。詞人多事管閒愁。銅雀紛紛底歌舞。儘强被髮向黃壚。只與東阿傳洛浦。此篇流麗醞藉。可爲前篇之亞。希聲名文璽。自號看雲。早以春秋舉魁鄉舉。下第則游經紳間。以箋啓四六爲吳運使子良趙觀文與薰所知。當是時科舉節奮之

名滿天下。希聲藉以爲重。淳祐庚戌。乃以詩經擢進士科。趙公知臨安。辟以爲酒官。旣而舟歸。次嚴陵灘。覆溺失屍。聞者悲之。有看雲隨數十卷。尤長於詩。詩尤妙於長歌行。同時鄉里以詩名者。碧澗利履道登。白雲趙漢宗崇嶓。俱爲社友。然品格俱不及公。贛之寧都。有蒼山曾子實原一。撫之臨川。有東林趙成叔幾惺。亦同時詩盟者也。

利碧澗詩詞

利履道登。嘗於臨川道上得詩云。晚覺儒冠誤。力耕已不任。風雲入書史。日月遂煙林。古來一日養。人子百年心。淸風滿天下。欲棲無寸陰。太息復太息。孤雲生暮岑。興致高潔。非江湖可跂及也。履道嘗有所睠意者。中更喚阻。賦玉臺體數十篇以寄。與其好句。如嶺馬前山東復東。沈沈窗戶鎖愁紅。春風一把相思骨。又落江南煙雨中。濃綠千竿濟欲流。春風疑只在池頭。相思一夕天相似。望斷西南四百州。尤工長短句。嘗有水調曰。相聚不知好。相別始知愁。篙與伊軋穿盡。斜照右平洲。今夜荒風脫木。明夜山長水遠。後夜已佗州。轉覺家山遠。何計去來休。酒畔沽。花可買。月能留。相思酒醒。花落五更頭。長記疎梅影底。一笛紫雲飛動。相對大江流。此別無一月。一月一千秋。此詞極婉娩沈細。其自況詞有云。花外潮回。劍邊虹去。撫寒江千里。意氣又豁然矣。賦虞美人草云。當時養士知何許。總把降旛去。漢家王氣塞乾坤。一樹盈盈不爲漢家春。意度彌佳。佗詞盈帙。麗語層出。但兒女情多。終傷正氣耳。履道家盱城之西門。以稽記權第。仕止寧都尉。

趙白雲詩

趙宗丞崇嶓。字漢宗。自號白雲山人。居南豐。爲人倜儻灑落。富有文采。超然爲宗籍冠。嘗賦詩云。壯老且論謝。百年如奔霆。競將無窮憂。勞此有盡形。生時一幻化。死卽歸杳冥。亦有賢達人。視死如未生。亦有醉夢人。旣死心未平。逆旅朝暮間。八風無時停。擾擾安足計。照然嶽吾情。賦古意云。阿母帶兒出。兒行自回皇。兒不倦行路。遺兒心內傷。問兒何所傷。兒語不敢詳。將兒履織作。不忍纖窓荒。賦松柏有云。松柏生高岡。不依貴者門。松柏長青青。却蔭貴者墳。生非門牆交。而與丘隴親。此等皆思致不群。超出世俗。文德殿早朝云。苑牆宮北斗。宮樹近朝陽。龍翔宮云。地闢金光界。祇飛析木津。指鑾開輦路。祠祝拜元辰。天近雲光煖。花濃雨脈春。君王自仁壽。開殺華封人。皆妙句也。佗如漢月通江白。秦雲入塞黃。覺依江渚冷。雁入楚雲深。湖海三生夢。乾坤一寸心。天形低赴海。潮勢直通吳。月入星辰大。山明天地秋。詠梅云。大雅終不彝。古心應自許。對之鄙吝消。疑是黃叔度。凡此皆一時傳誦者。嘗監豐儲倉。直冬至災異。與陳文定公宗禮相繼拜疏。言鄭丞相淸之輔政非材。又攻巨閹盧董。乃當時竊弄權福者。旣入、留中。尋以胥去國。自是直聲聞天下。久之起監都進奏院。累遷至大宗正丞。卒於官。平生工字學。尤善作數尺字。筆法遒勁。江浙名扁多出公手。子撫州史君名必㽞。亦世其傳。眞名父子云。

陳文定公詩句

謹傲內班飾乎外。梨慧樹愚、難乎群隊。且埽地焚香觀自在。此千峯先生陳文定公自贊也。殊有意味。益

公平生務內之學。於此可以概見。公名宗禮。字立之。高簡精嚴。不泥流俗。其在韋布時。極貧苦。然能抗節自守。授徒之外。絕不輕以一武詣人。人亦嚴憚之。年四十有二。始爲淳祐甲辰廷對第三人。風裁嶮鑿。擊動海內。其爲廣東提刑也。駐司韶州。州之皇岡。有虞帝廟。嘗題詩云。南國熏風入帝歌。至今遺廟只嵯峨。一天曉色懷明菁。四野春光想太和。存古尙饒虞袞冕。撫時難換禹山河。海濱樂可忘天下。解寫靈明是老軻。蓋景定初也。時鄂圍初解。江淮甫定。賈師憲挾勳入相。有虞虙者。爲監察御史。摘幾換山河之語。箋注幾字作平聲。上疏劾公詩訕。又與丞相晉、爲師憲所嫉。貶之循州。公行部過循。與廣和。有曰。山川宇爲鹽煙累。人物多因謫籍香。蓋并訏其詩。師憲怒。禽取旨鐫其官。貰居永州。踰年而後放。使雖以詩得罪。而其名逾高。自永再召。洊顯貴。歷言路預闥。蕃班經帷。出帥廣東。入拜翰書樞密院兼參知政事。甫兩月。薨於位。贈官加賻。哀榮始終。太常議謚文定云。公世居南豐千綏。故自號千峯。素慕韋蘇州。仕宦所至。埽地焚香而坐。爲詩多仿韋體。其山行詩曰。川原綠已張。春去今何在。深樹涌幽姿。微雲弄晴態。禽聲互酬應。林霏開明晦。漸遠入蹊稀。淸者白瀛穎。晚出時曰。落日山氣淸。歸禽噪林抄。意行忘遠近。吟過深煙表。灑灑水縈田。幽幽雲反巘。忽聞鄰寺鐘。沿途發長嘯。晚行有曰。披衣起遐征。微茫認前路。哀鴻天際雲。殘月水邊樹。此等皆俊楚。殊逼眞也。文章亦多佳議論。蓋以歐曾爲宗者。持節廣東日。於憲司作一亭。名之曰東風。自銘之。有曰我亭斯兒。厥位面震。爰挹天和。庶濯吏忍。匪曰殘之。於以闢之。匪曰賊之。於以格之。又曰毋曰天遠。毋曰習頑。越嶺入海。皆人其間。旣曰人矣。吾兒吾弟。汝罪汝刑。予德弗貳。施諸彼罔懷。投諸我無恫。則雖刑官也。何害其爲東風。語意俱到。絕可愛也。愚昔嘗而誦之甚習。亂離憂患。省記不全矣。憶嘗侍公席間論文。公曰。近世文章。如王臞軒所作。行雲流水。亦自可采。然公此語。愚不解也。王實之特壯士。其文吁呼促迫。無溫潤深沈之氣。非中和碩大之聲。公當俛視。斯焉取斯。初南豐先生曾公以碩學爲文師表一世。歿且一百年。易名禮缺。公寶祐立朝。因轉對爲稽陵言之。得謚文定。其後公薨。亦謚文定。異哉。

雲舍趙公詩

窮居無與娛。弱子戲我右。寧知千載前。不是桑榆友。今爲骨肉親。結愛豈不厚。不知後千載。皆復如此否。且盡人間事。幽遠非所叩。此趙次山必㽞所作飲酒詩也。次山爲白雲翁名子。年甫十七。登進士第。需次札門二十年不仕。搏極群書。爲詩文敏贍。而有風骨。嘗讀盧齋易通。以爲其旨未究。遂盡取諸儒易說參會考訂。削其不合於道者。而一以三聖爲旨歸。別作易傳。多出新意。以發先儒之所未及。宏齋先生包公恢見而大異其說。歎曰。是有功於吾易也。年近四十。始爲江西運使矩齋曾公穎茂辟置莽歷幕府。以至班改。作邑廷朔。出守撫州。會長江失守。時事已變。制置使黃萬石寓治於撫。闔郡不咸。竟爲黃所擠。奪其郡符。以與參謀官任有翊翊龍。次山遂歸里。俄而盱撫以城迎降。次山避地於贛。未幾。鄉寓公吳允文逡奉密詔以江西招討使舉義反正。結約次山。協謀興復。戰不利。允文奔潭州。爲都督文丞相天祥所殺。次山解兵。陰匿州之雀中。踰年以疾終。其諸子死於兵疫。無存者。僅存一女。可哀也。夫次山幼強記。該洽善

辨論。每講說經史及古今詩文。輒累千百言。成誦無凝滯。中年以後工唐律。鍛鍊精深。絕出風雲月露之外。平生著作極多。兵燹無一字存矣。其在贛也。猶聞道寄予一曲。感慨國事。其詞曰。倚西風。招鴻遐。燕年華今已如客。青奴一餉貪涼夢。昨夜酒紅無力。愁似織。聽鳴葉。寒蟬話到情無極。舞衣春入。歎帶眼偷移。罕心不斷。襟袖舊時痕。紅塵陌。誰寄佳人消息。任佗珠網瑤瑟。金釵兩鬢霓裳曲。總是浪歌閒拍。長夜笛。且慢折。輕勻留醉酒壺側。煙青霧白。望殘照關河晴雲樓閣。何處是秋色。味其語意。悲憤深矣。佗文多不記憶。尚俟博采。當續書之。

蜡社歌餘

蜡社歌餘者。吾鄉詩人黃伯厚載詩集也。伯厚自號玉泉。爲京西提刑寶章朱公夢吉之壻。以詩得名於嘉熙祐淳間。受知於丞相鄭忠獻公清之。仕至廣東兵鈐以卒。其集中有鍾馗觀鬼鬬蟆圖傳頌一時。然由今觀之。未足爲妙。其妙者。惟陪侍丞相安晚先生宿覺際寺。夜遇大風可畏。遂賦大篇曰。船頭落日如血紅。客言今夕當有風。空山夢回刺骨冷。纜被無力身如弓。但聞紙窗響窸窣。初憶空廚飢鼠出。忽然屏戶號開闔。猶謂偷兒入吾室。須臾歎作號怒聲。鼓百萬漁陽鳴。室廬動搖地欲轉。林木震吼山如崩。噫異哉。那有此。欹枕恍惚疑夢寐。應是錢塘醉未醒。翻海脊濤騁游戲。或者客寓紫塞旁。鐵騎赴敵古戰場。不然此處安樂國。何遽陞阬猶乘航。起來穴牖目如割。平湖已捲千白雪。乃知跋扈是飛廉。似妒晚來客饒舌。因思前年到黃岡。朔風搖江驚斷腸。曉將忽凍骨比鐵。壯士力鬬身如湯。此身彷彿臨皐上。一感還生百惆悵。長安貴人正酣眠。月高尚懸銷金帳。東窗未白雞未啼。相公自起燒松枝。此篇紆徐蒼勁。讀之殊有深味。其絕句則過長安渡。有曰。重來已過十番秋。更十番秋欲白頭。無限舊時心裏事。青山殘照水東流。贛州道上見上墳者曰。翠樹青煙笑語稠。家家餉客醉松楸。老翁哭子氣欲絕。行到前邨更轉頭。又曰。撥祭烏鴉噪晚田。草芽新染綠如煙。墓頭寂寂蟲鳴急。惟有春風舞紙錢。此數詩予自十二三歲時。已誦其妙。常常口之不置也。又有讀舊稿。體吹集一絕。曰。體吹兒童事。重開已汗顏。更須留近作。待過十年看。亦自有味。其律詩如題大洪山曰。地當平曠易爲山。故得崔嵬漢沔間。雲霧涌來無下界。樓臺浮起在中天。開窗時見雷霆出。隱几閒看日月還。更有鐘聲最堪恨。南風時到八陵邊。隨州沙谿詩曰。石路崎嶇石瀨鳴。茶槐回合小原平。桑麻積雨肥春壠。雞犬一邨喧畫晴。田婦共擔中飯去。樵童相喚上山聲。邊頭今有江南景。十數年來不用兵。題峴山曰。向來陵谷尚依然。放眼高臺萬象遠。南國一池襄漢水。中原千古鄧唐山。斜陽淡淡飛鴻沒。芳草萋萋戍馬閒。前代英雄亦何許。棹歌日日過滄灣。此數詩亦可味也。

鬬蟆圖詩雖不爲粹。亦漫錄於此。以見存古之意。誰椎鄧都局。逸此魔十二。相羣鬬蟆供戲劇。縮墨何從拂其迹。兩雄鬬於前。四鬼相視欣欣然。小蟆對睨擁雙鬟。篤龍一蟆跳欲出。前者差壯一力肩。後者引索檄於拳。髯翁磬折目勝負。突眼老嫗探頭覷。就中黃叟如蹲鴟。破帽長袍吾老矣。隻眼直下看不市。諸鬼樂與吾翁狎。四丁更與蟆之魁。蟆馳不能壓欲頹。蟆肥於豚怒於虎。張頤縮項誇相顧。昔時旗宋失天綱。妖蟆曾撞天眼精。今魔視蟆細於蝨。魔若跳梁那可指。羣陰膠凝互掀翻。六鼇頂戴愁顛連。但能伐魔既

殲類。芟夷妖蟆談笑耳。僇妖之事植所司。何獨反與爲兒嬉。不惟失職縱姦宄。鬼瞞如蟆將及爾。參軍參軍其然乎。或者好事丹青圖。諒應植笑玉川子。誅蟆未誅骨先苦。風悲雨淒天地愁。蟆鬼正是相雄秋。僅錄一目不可檍。我曷不可相娛說。會聞隔簾歌鬬蟆。山鬼性命擡紅牙。此篇規模布置。意度抑揚。亦非庸材所能及。第時失之麤。且結句苦不緊峭。故不得卓然名世。

鄧月巢遺稿

吾鄉前輩鄧子大有功。心事粹夷。詩材清婉。嘗有玉山道上一絕曰。玉谿路上雨聲乾。日暮東風客衲寒。數樹梅花吹作雪。行人猶自倚闌干。其情致殊蕭灑。又嘗客僧豐。寄余詩曰。怪得寒燈昨夜花。五更歸夢繞還家。多情兒女傷離別。爭挽征衫問鬢華。又曰。魚苗客子去成羣。野笑狂歌慢慢行。三十里頭齊頓住。聞官早過吉州城。又曰。錦衣戍卒暨霜矛。彈壓鹽丁過嶺頭。三月聞韶堪歎息。南中還是一年憂。又曰。嶺南咫尺莫如虔。和煖嚴寒別有天。一夜詩魂清到骨。曉霜封却釣魚船。凡此皆寫當時之景。而不待雕鎪。自然成韵。平生所作甚多。家學斷絕。無能存其稿者。今所錄。徒得之噍。昔所記誦。而又缺落不完。如此。重可歎也。公嘗作詞。賦點絳脣曰。捲上珠簾。晚來一陣東風惡。客懷蕭索。看盡殘花落。自把銀缾。買酒成孤酌。傷漂泊。知音難託。問倚闌于角。又嘗賦過秦樓一曲曰。燕號飛紅。鶯遷新綠。幾陳晚來風急。謝家池館。金谷園林。還又把春虛擲。年時恨雨愁雲。物換星移。有誰曾憶。把一尊試酹。落花芳草。總成塵蹟。類自笑流浪孤萍。沾泥弱絮。有庭閑春無力。銀屏香煖。寶篆波寒。又負月明今夕。往事夢裏沈思。惟有罷襟淚痕猶溼。奈垂楊萬縷。不繫西風白日。詞旨流麗。富於情者也。少舉進士。累試禮部不中。以恩補迪功郎。爲撫州金谿尉。得年七十以卒。後學尊稱之曰。月巢先生。予近得月巢遺稿。謾摘一二錄於此。予後公三十年而生。公不及輩行前。予雅相愛重。時與倡酬。予見公氣象和平。所謂德人之容。使人意消。故嘗喜親公。噫。死生之隔久矣。靈卷懷舊。爲之愴然。予兄太史公掾。慶試禮部不中。晚以恩補迪功郎。監建康府糧料院。寶祐丙辰。以薦書特召爲史館校勘。時年七十有六矣。予大以詩賀之曰。秋堂風露聲吾伊。青鐙一點昏兩眵。蟫魚蠹紙老白日。未識心宇包黃羲。鱗膠飲盡霜兔位。儷花翻葉紛奇姿。少年輕裘肥秦衍。俾睨六印京塵緇。平生眼底瓶糠秕。自對春風樂沂水。搜奇抉怪問子雲。載酒歸來成獨醉。金刀喜有南鄰翁。曾吹黎餘井蓋峯。白雲滿榻呼不起。斜日倚杖酣秋空。紫皇一夕下綸旨。細被丹鉛勘文字。會將一語贊陽秋。高入九天卑九地。聖朝勛業琬琰儲。不獨焜燿冰銜書。兩朝蒐輯摩日月。往往呼喝差庭衢。廬陵健筆人莫賭。兩豐鐵香竟誰續。西江浩浩流古今。莫遺白頭愧青竹。又送曾子華游贛曰。丈夫達有遇。出令走千里。焚香玩太空。靈坐塵不起。云胡子曾子。不自樂沂水。風煙挾兩袖。足跟尚芒屩。持被直承明。三省良未已。觀君氣如虹。接淅亦可美。昨年子長游。落筆妙信史。三蘇出岷峨。文章仰歐子。此行崆峒巔。萬事寥足侈。巒孤有奇觀。佳句公摩洗。予生事斗室。出若長瀾鑿。長安歌狹邪。神鼎鑄螭魑。窮通匪同途。動靜實一理。時止復時行。顯與參此義。

隱居通議卷十

詩歌五

鴻泥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此東坡集律詩第一首。蓋和子由澠池懷舊也。注云。往歲馬死於二陵。騎驢至澠池。此詩若純以唐人律體。大概疏直欠工。然鴻泥之喻。眞是造理。前人所未到也。且悠然感慨。令人動情。世不可率爾讀之。要須具眼。

漱玉亭

東坡先生蘇文忠公。題廬山漱玉亭詩云。高巖下赤日。深谷東悲風。劈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此等句語雄奇峭健。宜必有超軼絕塵之句以終之。而其末乃不過曰願從琴高生。脚踏赤鯉公。手扶白芙渠。跳下清冷中。旦意度卑甚。殊無歸宿。與起句如出兩手。豈非坡公天才橫縱。肆筆成書。非若拘牽者以排布鍛鍊爲工。故若是邪。是以朱文公。嘗論坡公作歐陽公文集序。首云。言有大而非誇。遠者信之。衆人疑焉。此數句可謂偉甚。而末乃云。詩賦似李白。敘事似司馬遷。則首尾輕重。殊不相稱。然則此獨非老先生文章之微瑕歟。老杜則不然。

林艾軒評百家詩

艾軒云。百家詩抹一過。只有孟浩然踏著實地。謝元暉陶元亮輩人。名不虛得也。毋怪杜子美每每起敬。子美豈下人者。如孟東野劉賓客韓柳數家。又如韋蘇州、劉長卿等輩。皆不在百家數中。却別有說。

後邨論詩有理

後邨序竹谿林公希逸詩。有曰。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入宋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爲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遐辨博。少者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自二三鉅儒。十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乾淳間。艾軒先生。始好深沈。加鍛鍊。有經歲累月。攢一章未就者。平生所作不數卷。然以約敵繁。密勝疏。精掩麤。同時惟呂太史賞重。不知者以爲遲晦。竹谿詩。比其師稿。乾中含華。澀。蕭散中瘦嚴密。窘狹中見紆餘。天下謂之曰詩也。非經義策論之有韻者也。後邨。經義策論之有韻者一句。最道著宋詩之病。然其自作。則亦有時而不免。豈知而故犯者邪。遲晦二字。亦道著艾軒之病。

劉五淵評論

太白以天分驅學力。少陵以學力融天分。淵明俛太白而差婉。山谷跂子美而加嚴。晚唐學杜不至。則曰詠情性。爲生態足矣。戀事適自縛。說理適自障。江西學山谷不至。則曰理路何可差。學力何可諉。事拙毋弱。事核毋疏。莊非一偏之論歟。

刪後詩四家

淵明詩之佛。太白詩之仙。少陵仙佛備。山谷可仙可佛。而儼然以六經禮樂臨之。雖有作者。莫可及矣。

詩家門戶。李黃微者可尋。陶杜未易漂泊。而陶爲尤甚。故李杜視陶。又有分數。

融騷還唐者

牢山。觀騷還以軋唐者。黃陳。混騷還以泊唐者。梅歐蘇。宋詩視唐爲難。南渡後爲尤難。唐自少陵外。大抵風與工。江西作者。大抵雅頌長。

古詩一變騷

再變還三變爲唐人之詩。至宋則騷還唐。錯出。山谷負脩能。倡古律。事事核毋疏。意事苦毋俗。句事拙毋弱。一時號江西宗派。此猶佛氏之禪。醫家之單方劑也。近年永嘉復祖唐律。貴精不求多。得意不戀事。可戰可瀦。可巧可拙。兼復趨之。由是唐與江西相抵軋。楚騷、詩變也。而六義備。樂府、騷變也。而興頌兼。後世爲騷者。比而已。他義無也。爲樂府者。風而已。興頌無也。

古詩已不能

禁風雅之不變。厥後有作。可求備乎。此還與唐百家。不害至今傳也。

山谷工用事

雄說理。江右由是成派。其究雅多而風少。少陵讀五車。倒三峽。吐驚人泣鬼之句。岱嶽岳陽。眞能籠乾坤萬里於一詠之內。千古吟人。望洋興歎。及坡谷以道眼評之。見趣又別。坡稱子美凌跨百代。古今詩人。蓋廢然陶謝高風。亦少衰矣。山谷贊杜曰。煎膠續弦千古無。至落筆九天上一語。則屬之陶。何哉。

山谷既以落筆九天贊淵明，其自述則曰，蒲團日永烏吟詩，鑪薰一炷細參之，猶欲傳蘇州心印，至坡老、直謂李杜雖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陶謝高風，亦少衰矣，惟韋應物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悲夫二公豈非才雄學贍，追方李杜有餘，少退羨陶韋不足，方將造忘言之妙，而悲蠶淳之不盡化歟。

奇韻

近見有以日原本，缺字，有作狼者，與下狼字亦罕見，並用句不合，字爲韻者，古今詩未有押此一字，蓋甚新也。狼字韻亦罕見，有用者，予近有詩曰，羽蠹金章缺坐狼，或亦謂其稍新。

趙信國桃符句

趙信公葵，鎮淮揚日，有桃符句云，日耀旌旗開大閫，風傳鼓角到中原，後句甚佳，是時余制帥玠鎮蜀，亦有桃符句云，威行玉斧山河外，春在金符掌握中，可以相埒，唐裴晉公度，守東都，劉賓客禹錫賀詩有曰，萬乘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閱偉算壯，可備桃符也，按玉斧事，乃宋太祖開基時，閱輿地圖，偶持玉斧，因以柄畫其分界，今省記不全，玉斧非刀斧也，乃金杖子，約長四五尺，以玉片冠其首，人主閒步則持之，猶今柱杖之類，神祠中素繪儀從，猶或存此。

杜牧之湖州詩

嘗讀太平廣記，載杜牧之湖州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茂綠成陰子滿枝，今觀麗情集，則曰自恨尋春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埘花狼藉，綠葉成陰子滿枝，大意雖同，而前詩似勝，若論紀實，則後者爲是，尚當求杜集正之。

柳香

近見臨川葉宋英，有贈行詩曰，柳香何處春風店，酒醒月明聞杜鵑，絕愛其興致清婉，後見太白詩，有云，風吹柳花滿店香，乃知有所自來，特未知柳果有香否。

蠶蛾詩

記兒時，嘗聞人誦蠶蛾詩，頗有思致，今猶能記，聞爲諸孫誦之曰，自家繅裹一堆堆，鼎沸方知身是災，僥倖成蛾還棄擲，更教明歲早歸來，蓋江南土俗，每遇蛾繭卵後，即送之長流祝曰，蠶蛾兒，蠶蛾兒，明歲早歸來。

義試詩

往昔江南承平時，鄉里諸齋開出題示學者，賦絕句，考殿最，有極精巧者，是時俱名曰義試詩，嘗鈔錄成帙，亂離失之，今猶記其一二，有湯清伯賦夾竹桃曰，芳姿勁節本來同，綠蔭紅妝一樣濃，我昔化龍君作蛺，亂離失之，今猶記其一二，有湯清伯賦夾竹桃曰，芳姿勁節本來同，綠蔭紅妝一樣濃，我昔化龍君作浪，信知何處不相逢，又某人賦蒲萄月曰，春藤上架翠成窠，顆顆光凝晚景多，疑是紫宮開夕宴，結成珠帳待常娥，賦孔明草廬曰，南陽高臥屈將軍，往事留傳水墨昏，莫訝軸閒茅屋小，箇中藏得漢乾坤，雖只體貼描畫，然妙處自不可泯，革命後，曾唯仲賦草意有曰，螢路淒淒隔歲華，王孫望斷怨天涯，庭空

煙雨無人管，那有閒情攪落花，傷時懷舊，令人悽然，又嘗曾吞山霄賦楊妃襪曰，高騎西行過馬嵬，凌波曾此陷塵埃，莫言一曲香鈿小，踏轉開元宇宙來。

韓陵陽論晚唐詩

唐末人詩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不可，今人作詩雖句語軒昂，止可遠聽，而其理則不可究，此陵陽韓子蒼室中語也，允謂深中宋詩之病，近世劉後邨，亦謂宋三百年，人各自集，詩各有體，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二三鉅儒，十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若至論也，其後劉須谿則又云，後邨所短，適在於此，可發一笑。

琵琶亭詩

諸呂家於江州，仕宋累朝，窮富極貴，中外鼎盛，及北兵至，自文煥而下，相率納款，無一人抗節報國，其後有題詩於琵琶亭者，一日呂老見之，揮淚，其詩曰，老大蛾眉負所天，尚留餘韻入哀弦，江心正好看明月，却抱琵琶過別船，語意深婉，信佳句也，且有關於世道，或云燕五峯右丞，偕龍麟洲，謁呂文煥，酒酣，命麟州賦詩，以琵琶亭爲題，麟州賦此譏之，呂老納賄請改賦，既而好事者流傳。

義燕詩

金、會昌五年，田器之帥師沙漠，有燕子巢其土屋秋社前，戲以扇題詩云，幾年寒上負艱危，何事烏衣亦此飛，朝向沙場如有故，暮投茅屋似相依，君憐我處來迎語，我憶君時不掩扉，明日西風悲鼓角，君應先去我何歸，用蠟封裹繫於其足，至泰和四年，移上黨幕府時，已十年，忽於合翠堂見雙燕，一飛戶牖，一棲硯屏，器之見其足有所繫，解之，得舊詩，遂繪爲圖，當時吟咏甚富，今帥孟郎中，乃器之嗣賢也，復求諸公賦之，予欲效顰而未能也，姑記其事。

弔李冥齋詩

相士葉秋月，蹄北人崔參政弔潭帥李冥齋詩曰，一夕司空撫御牀，祖龍未死國先亡，只緣西楚無堅壁，致使南州總戰場，湘水一川骸骨滿，冥齋萬古姓名香，我來不見先生面，獨對西風酬一觴。

無名好詩

嘗記人誦一二詩，皆好，而不知其姓名，上元詩云，天碧銀河欲下來，月華如水浸樓臺，誰將萬斛金蓮子，繫向層城午夜開，茶詩云，山谷雲濃春雨多，曉來四野布干戈，鎗旗不染匈奴血，留與人間戰睡魔，又或時一首云，莫厭追歡買笑頻，沈思離亂可傷神，閒時屈指從頭數，得到清平能幾人，此唐末五代時人所作，讀之殊愴然也。

釘時

宋開慶已未，丁大全，緣宦者董宋臣得相，不愿人望，江西路分繆萬年賦釘詩以刺之，大全大怒，繩以法，配化州，其詩云，頑磷非銅剛，樣堅寒既纖，離亟趨炎，十來槌打隨成器，一得人拈却逞機，不怕斧敲惟要入全凶，讖引任教嫌，休言深處難抽拔，自有羊鹽與鐵鉗。

豆腐詩

宋虞淳閒吉州龍泉縣有賣豆腐王老者年八十有六平生朴素不識字忽呼其子告以欲歸今代書豆腐詩曰朝朝只與磨爲親推轉無邊大法輪磨出一團真白玉將歸回向未來人言記坐化詩意亦有味也

夢中得詩

叔長秋鏡先生無子以外族仲弁汝素爲後既卽世仲弁本生家曰兄曰弟盤踞於其室晨夕香鐙弗顧也一夕秋鏡見夢仲弁有怒色索紙筆遂書一詩示之曰花遊臺榭柳邊城此日相逢各自親曾憶當年燈下語如今辜負隴頭春詰朝仲弁焚香謝過還其若兄若弟別室仲弁涕泣與予言之予謂世人云夢生於想予平日不學非能吟者心想之所不至今詳格調句法其類生前之作則幽冥之怒深矣孰謂有死生之分哉

揚州上元鐙詩

賈似道鎮維揚日上元張鐙客有摘古句作鐙門詩者曰天下三分明月夜揚州十里小紅樓衆稱其切吾嘗以爲此必葯州廖瑩中所爲也唐人詩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又唐人登第詞曰揚州十里小紅樓蓋捲上珠簾一半皆本郡事也

山谷逢論

山谷有短句云三公未白首十鬟擁朱輪只有人看好何益百年身但願身無事清謝對故人此逢者之論足以警世

賦詩誤用事

南唐李後主煜崇信浮屠法刑政多弛有司奏死刑若遇其齋日則於宮中佛前然鐙以達旦爲驗謂之命鐙未旦而滅則論如律不然率貸死富人賂宦官竊續膏油往往獲免近世臨川曾景建極賦金陵百詠有曰五詩三覆始施刑明滅闌膏豈足憑可惜當年殺嚴紹無人爲益決囚鐙按續字與宗馮翊人徙家廣陵因父蔭仕南唐爲禮部尚書中書侍郎以不附宋齊丘爲元宗景所知兩登相位盡忠不貳後以言不見用求能拜鎮海軍節度使屬疾還郡後主以其國戚遣內夫人問之歷陳羣臣衮正辭氣慨慨不及其私翼日卒鐙曰懿續始終全美未嘗被殺也曾公大詩人亦不免誤用事

隱居通議卷十一

詩歌六

興亡歌詠

漢高帝大風之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宋太祖咏日出之詩曰欲出未出紅剌剌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擁出大金盆趕退殘星逐退月陝後主之詩曰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南唐李後主之詞曰櫻桃落盡春歸去蹀翻輕粉雙飛又曰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草萋迷合四君之所作而論之則開基英雄之主與亡國衰弱之君氣象不同居然可見

詩句寫太平

李文定公昉禁林春日詩有曰一院有花春晝永萬方無事詔書稀歐陽文忠公送田秦州詩有曰萬馬不聞聰號令諸番無事樂耕耘蘇文忠公和熙河帥蔣穎叔上元詩有曰永夜出游從萬騎諸羌入看擁千層凡此皆可想見昔日太平氣象每讀此詩令人慨然

吟咏誅姦

一代之亡，必有一誤國者爲人所指目，見於吟詠，自唐以來，賦者多矣，雖機軸不免相同，然誅姦諛於既死，識千古之一快，不可議其蹈襲也。如唐查謙詠文惠宮人云：認得前家令，宮人淚滿裾，不知梁佐命，牽是沈徇書。李泰伯觀詠溪宮云：哀平外立國權分，只爲當時之嗣君，試問莽新誰佐命，祇應飛燕是元勳。鄭毅夫觀詠范蠡云：十重越甲夜成圍，寢能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趙漢宗詠張麗華云：陳事分明屬綺羅，香塵吹盡井無波，行軍長史何勞怒，次第論功妾更多。子叔長秋麗翁詠陳後主亦云：昔王前殿賀平陳，從此江南雨露均，四百年間重混一，誰知江令是忠臣。宋之失國，賈似道爲之也，余竊嘗爲之詩云：三百年餘歷數更，東南萬里看昇平，黃金臺上麒麟閣，混一元勳是賈生。

半山詠楊雄

王荊公論楊雄云：九流沈溺道眞渾，獨溯頹波討得原。又云：千古雄文造聖眞，眇然幽息入無倫。雄、仕漢朝，非正州縣微官而已也，美新投閣，臣節不終，律以名義，蓋有貶焉，而前輩諸賢亟稱之，昌黎公以雄爲聖人之徒，南豐曾文定公以雄爲合於箕子之明夷，司馬文正公、溫公注法言，尊雄甚至，水心葉公著習學記言，譏評古今無全人矣，獨於雄傾心焉，今荊公之詠，又以聖眞許之，諸老豈許其文學，略其名節耶，夫學者固將學爲忠與孝也，雄大節若是，雖學洞天人，文貫經史，抑末矣，湘東金管不爲子雲屈也，近世惟馬子才著論，以聲雄之罪，又有陳黯者，亦有是言，予不幸生非盛世，逢此更遷，日聚叛降，滔滔皆是，故於雄之事蹟，蓋三歎焉，近觀後邨劉潛夫詩話，有一論，攻雄之短，劉蓋出於賈似道之門者，其人固非名節士也，乃識大義如此，或者曰：南豐先生合於箕子明夷之言，不爲無見，學者必知人論世而後可也，當詳參之。

半山讀蜀志

荊公讀蜀志詩云：千載紛爭共一毛，可憐身世兩徒勞，無人語向劉元德，問舍求田意最高。夫曹瞞父子挾姦雄之資，蓄篡逆之計，弒帝后，竊神器，漢室之賊也，稍負志節者，皆欲殺臂誅之，昭烈帝室之胄，武侯爲輔，首扶名義，必報國仇，雖大勳不成，而魏之君臣畏蜀如虎，終其身不得奠枕，萬世之下，忠臣義士，猶得藉此以維持世教，則昭烈懿識，孔明盛心，固與日月爭光矣，荊公乃咎其爲紛爭，而俾爲求田問舍之舉，何其闇於名義如此，朱文公嘗議司馬溫公作通鑑，不應尊魏爲正統，而書諸葛亮爲入寇，且曰：使溫公在當時，必去仕魏，吾亦曰：使荊公在當時，亦必從魏矣，眉山李氏云：公此詩於理未安，蓋興復之義，天人所同，不可以紛爭議之，允留名言，然反覆此詩，其意蓋深痛劉禪之不克嗣業，故歎息於紛爭之徒勞也，是又不得以辭害意矣。

半山讀後漢書

荊公讀後漢書云：黨錮紛紛果是非，當時高士見幾微，可憐賢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鼎歸。公之意，蓋有取於申屠蟠之知幾，而深致歎於蕃武之蹈禍，未爲非也，然蕃武忠君愛國，辭嚴誼正，不暇自卹，故蹈危機，其失在於疏闊，忠憤慷慨，日爭嚴，此豈可厚誣者，人人如蟠，信明哲矣，一諒諸天，如王室何，荊公持論多不猶人，如哀昭烈之興復，謂其不爲許汜田舍之計，惜蕃武之忠義，謂其與天爭漢室之亡，皆有感乎其言之也。

唐宋詩意同

唐人詩云：昨日春風歇不在，就牀吹落讀殘書。劉貢父云：惟有南風舊相識，徑開門戶又翻書。荊公云：閒眠書日無人到，自有春風爲掃門。賀方回云：蠟屐舊痕尋不見，東風先爲我開門。四詩意雖相近，然論其自然，則荊公貢父所作爲勝。

又

唐戎昱詩云：寒江近戶慢流聲，竹影臨窗亂月明，歸夢不知湖水闊，夜來還到洛陽城。荊公云：三年衣上禁城塵，撫事茫然愧古人，明月滄波秋萬頃，扁舟長載夢中身。又云：鍾山咫尺被雲埋，何況南鄰與北齋，昨夜月明江上夢，逆隨潮水到秦淮。又有陳深題御史臺壁云：清朝無事諫章疏，寂寂經年臥直廬，惆悵平生不如夢，春來三度到鄰居。後有崔球妻一詩云：數日相望極，須知意思迷，夢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此數詩皆同一意，若其品格，必有能辨之者。

二詩懷舊

荊公題永慶寺，雲道曇豈久人間世，故有悄鍾未可忘。陸放翁題沈園云：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泫然。二詩皆懷舊感愴之意，而陸失之露。

半山絕句悟機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此韓詩也，荊公早年悟其機軸，平生絕句，實得於此，雖殊欠骨力，而流麗閒婉，自成一家，宜乎足以名世，其後學荊公而不至者，爲四靈。趙靈芝、翁靈舒、徐靈暉、徐靈淵，又其後輩淺者，落江湖風斯下矣。荊公之子元澤，嘗有詩曰：一雙燕子語檐前，病客無憀盡日眠，開徧杏花人不見，滿庭輕雨綠如煙。殊有乃翁詩格，然其人極不足道。

黃陵廟詩

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此陸士規題黃陵廟詩也，興致深長，殊有唐人標格，然其人客秦檜之門，有不足道者，故其名不傳。

三賢堂題咏

嘉定間，袁韶以戶部尚書知臨安府，大榷酒利，雖湖上三賢堂，亦令賣酒，有題詩於壁者曰：和靖東坡白樂天，幾年冷落在湖邊，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爲袁韶辦酒錢。韶聞而媿之，遂住賣，韶史彌遠之黨，聚斂臣也，小人無忌憚，烏知三賢。

謝君澤詩

杜鵑呼我我歸休，陸有輕車水有舟，笑殺西湖湖上客，醉生夢死戀杭州。此謝君澤題於湖上之詩也，時賈師憲居西湖，疑此詩譏己，陰使人害之，君澤覺，急投身呂師夔獲免，君澤名雨，信州貴溪人，有文名，兄

君直名枋得文筆尤奇健雖擢科第亦以素譏議賈中遭貶責仕宦蹉跎而勁直不懾亦奇人也師憲以父忠肅公故且緣賈妃得早貴歷年數歷臺閣以至宰相穆陵安劄受遺定策拜太傅平章軍國重事倦趨常朝自請於都城外爲嶺掛私第占湖山天下之景積富累貴窮奢極侈既猶以爲未足乃卽湖上創道堂殊壯麗日麋雲水道人數百輩於中類設齋襯覬得神仙焉嗚呼無厭甚矣既爲相又求仙慳遂所圖是神仙可以富貴得而蓬瀛亦爲逋逃數矣

誠齋詠徐孺子

誠齋先生楊文節公詠徐孺子云南州一高士東漢獨清風此兩句辭峭而意足無能及者繼云故國已禾女荒阡猶石翁則幾於刻畫不及前聯矣

謝法曹詩句

多情未老已白髮野思到春如亂雲此兩句見歐詩中注云謝法曹所作惜不知其何名蓋佳句也

奪胎換骨

唐劉禹錫作柳州文集序云韓退之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崔謂崔瑗蔡謂蔡邕山谷咏張文潛詩亦用此意有曰畫張班馬乎崔蔡不足云其善于奪胎換骨如此而世咸未之知也

詠梅詩詞

病骨棱棱瘦欲飛業根猶帶嶺雲梅非夢魂夜夜尋花去時帶寒香踏月歸此陳伯西詠梅絕筆也伯西吉之泰和人學楊補之作梅其酷嗜如飾而得筆外意作摧蓬圖或半樹或一樹橫斜曲直莫不天成而詩尤清苦世言補之未嘗作半樹梅惟伯西喜作半樹余藏補之醉筆扇面後有玉燭新梅詞一闋補之自書筆法樸牙可愛獨恨未見伯西梅耳其詞曰荒山藏古寺見傍水雲開一枝三四闌枯籬死登臨感慰我魂銷惟此可堪紅紫管不解和羹結子高壓盡百卉千葩因君今餘花史昭華且莫吹殘待淺檻枯牀寫交形似此時胸次疑冰雪洗盡從前塵滓吟安簡字判不寐句牽幽思誰伴我香宿蠶媒光浮月姊右玉燭新紹興乙亥歲子楊子所作後三年當予亡命蕭永言同醉見予舉似急索紙而恨無敲冰玉屑以備惡語予乘狂興信筆不覺盈軸他日非具眼好事者勿輕予之永言頗飽略是語然永言子孫衆多又以藥石積陰德必有高其門者應能爲我入石以廣之冬十一月望鐙下補之書

窗間句

嘗記何處窗間有人書云近來黑白無分曉墨作梅花賣得行句雖淺近亦有味也後始知爲蕭冰厓詩

唐宋及第詩

予舊嘗見壁間一聯云利市闌衫拋白苧風流名字寫紅箋甚愛之不知誰作今乃知爲王黃州禹偁賀人及第詩也唐進士科甚貴初登第卽以紅箋書名見人又唐薛能詩莫欺缺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紅綾餅餤亦是唐新進士時事

觀邸報題詩

丹瑕先生張誠子自明嘗有一絕句云西風颯颯雨蕭蕭小小人家短短橋獨倚闌干數鵝鴨一聲孤雁在雲霄前題曰觀邸報見者輒不解曰觀邸報而其詩若此何也有一士獨太息曰此詩興致高遠眞得作詩之法何也彼以觀邸報爲題而其旨如此甚不難見風雨蕭颯興國事風廢也小小人家興建都餞塘僅得一隅也短短橋與朝廷無長策濟時也獨數鵝鴨與所屬意者卑汚之人也雁在雲霄與賢者高舉遠引也當時必有君子去國故爲是語試以此意吟咏則得矣不然則詩與題奚關哉此蓋善于評詩者大抵詩以興意爲主是誠可爲作詩法

坡仙詩句

東坡詩句云近來天氣廉纖料向煖猶須御袂衣玉泉黃伯厚亦有絕句云社寒比臘更清嚴花蘂蕭疏半欲減過手重裘猶得力莫將晴煖信春衫二詩意雖同然論其醞藉則黃句爲勝

辨秋胡婦

秋胡婦一事顏延年首詠之有曰峻節貫秋霜近世豐城陳壽父傑賦曰長旦走縣薄歷年羞乞播託身未分明一隅五暑寒中堂幸有姑力養可忘年春月蠶事起采桑道旁阡懷金者誰來用棗陳甘言此物奚至哉妾心炳如丹反舍尙三匝欣聞蠶砧還胡然道傍金乃在阿母側嘗經挑桑婦還以奉慈萱歡飲豈不歡伉儷難爲顏反覆重子汚濯之清冷淵鹹雖匹婦諒微義不猶完又有寧都蕭立之等賦序曰秋胡婦事見傳記顏延年作詩高之夫卻行道老之金信其潔矣然憤其夫之說桑婦而卒以是死焉推此意也無亦類世所謂妬婦者耶因歌之曰君家作婦五日强錦衾未煖鴛鴦林阿郎遽作遠游別五載裁冰空襦裳采桑忽忽春風陌郎歸相逢不相識探囊贈妾雙黃金妾心如水介如石阿郎歸來坐堂前低頭相視默不言郎心如此不易保醜君一死滄波寒稜稜峻節秋霜句斷簡風流映千古後來一種可憐人却遺江津名妒婦陳號自堂蘇號冰厓皆江西名詩人一取其義一疑其妒吟箋瀝然皆足以發所欲言之意然以予考之古或無此事特著書者之寓言耳若以理推則新婚離別若少陵所詠近於征役峻切勢不得已容有之也今秋胡子不過爲仕宦而往陳非有迫促于其後者何五日而遽別邪王者之制新婚者期不使離官府猶諒其燕好方新而寬之況游宦之樞遲遠由己乎自魯至陳道路不至縣遠何至五年而不歸獨不可謁告省其親乎既婚五日矣猶不認其妻之容貌非癡人乎夫既曰癡矣路途桑女又何爲近之是不癡也則未必不認其妻也既別五年想其侍養其紡績其理家叢挫不止蠶桑而已也當其采桑勞苦備至顏貌必非若初嫁時矣以顯顯時猶出金桑下以相挑引則新婚少艾又何遽舍而遠游乎考古如訊獄必深求其情而後可意者古人創此一段奇事以警後世而詩家取以作題目發吟思耳武成周書也去春秋戰國同代而未遠又經聖筆親定孟氏猶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詠史

盱江李先生覯詠漢史有云試問莽新誰佐命祇應飛燕是元勳此意甚新後白雲趙宗丞崇嶠詠張騫華亦云行軍長史何勞怒次第論功妾更多詩意一同按隋書皆王廣爲淮南行省尙書令行軍元帥率

師伐陳。以高熲爲元帥長史。師渡江。高熲先入建康。晉王廣使人馳告之。令留張麗華。熲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此豈可留也。斬之。廣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熲。然隋之得以滅陳。則麗華力也。

又

漢成帝以淖方成爲披香殿博士。時趙飛燕之妹趙昭儀方幸。方成見之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故白雲翁之詩曰。甲帳初停燕子飛。小鬟相趁共差池。春風吹水鴛鴦長。又有披香博士知。

五言絕句難工

五言絕句最難工。蓋字逾少而意逾長乃爲有味。近世所刊。有一二絕佳者。如楊韶父古意曰。江南望江北。人去竟難招。春水無期約。年年到小橋。李商卿晚春曲曰。春欲歸何處。流鶯也不知。只應江上水。暗與落花期。姚令威僧房畫壁曰。薄薄簾櫳日。陰陰殿閣風。無人驚午夢。雙蝶下花叢。趙漢宗折柳詞曰。行人須折柳。折取最長條。明日天涯路。無人看舞腰。此數詩。皆妥貼閒適。有天然自在之趣。可以吟諷。

詠墨梅

近世有詠墨梅者。一詩云。高結長眉滿漢宮。君王圖玉按春風。龍沙萬里王家女。不著黃金買畫工。又一云。五陵鄉饒三唱雞。雲昏月淡正低迷。金籠不著關于角。皆見傷春背面啼。評詩者。謂去題太遠。不知其詠何物。簡齋陳去非詠墨梅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惟恨緇塵染素衣。曾元象云。憶昔神游姑射山。夢中栩栩片時還。冰膚不許尋常見。故隱輕雲薄霧間。評詩者亦以爲格調雖高。去題終遠。予謂後二詩。尚見髣髴。前二詩委是懸遠。然却是好詩。只欠換題目耳。坡翁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亦可執此語以自解。

疊山自況

宋末賈似道柄國。弄權已甚。疊山先生謝枋得。賦一詩自況曰。手撚琪花吹玉簫。至人長與道消搖。黃雲白鶴無拘束。閒看吳兒弄晚潮。其婉娩沈著。有唐人風致。若其自處。亦甚高矣。其傷時亦甚隱而切矣。

隱居通議卷十二

詩歌七

文丞相采薇歌

文丞相天祥。至公血誠。捐軀死國。忠義之節。照映古今。固不以文章爲存亡也。然近日書市。刊其采薇歌成帙。易其名曰吟嘯稿。皆丞相戰敗後被執過北時。詩實多佳句。酸摘於此。亦可因其詩以知其心矣。

出嶺同誰出。歸鄉如此歸。被執出南安軍作。如此歸三字。最有深味。今經者誤刊作如不歸。則意味索然矣。

雲靜龍歸海。風清馬渡江。萬安晚渡。

長有歸來夢。衣冠滿故園。寄里中友。

風雨宜城路。重來白髮新。長江還有險。中國自無人。安慶府。

方誇金塢築。豈料玉牀搖。國體興三代。江流舊六朝。鞭投能幾日。瓦解不崇朝。千古吳山恨。西風捲怒潮。

臺港乃賈似道潰師處。此結句絕妙

健兒徙幽土。新鬼哭臺城。一片清谿月。偏於客有情。雄麗。

蒲萄肥汗馬荊棘冷銅駝巫峽朝雲溼洞庭秋水波江行有感
英雄遺算晚天地暗愁新夔州

庚子江南夢蘇郎海上貧晏中齋

禾黍西風夢川原落日悲斯文今已矣來世以爲期同

一彎流水小數畝故城荒回首江南路青山斷夕陽過召伯

芳草中原路斜陽故國情小清口

漠漠地千里垂垂天四圍橋原道中

野闊人聲小日斜馴影長街鎮驛

家國哀千古男兒慨四方汶陽館

欲轅劉豫胄煙草暗荒邱東平

土花開國舊風絮渡江前過梁門

更和天塹失回首慘驚鵑同

芳草江頭路斜陽郭外邨池州

七言

春事暗隨流水去潮聲空逐暮天回趙王墓

巡遠初無兒女態夷齊宵作稻粱謀黃金臺

丹心不改君臣義淸淚難禁父母邦泰和

半生幾度此登臨流落而今雪滿簪南浦不知春已晚西山但覺日初陰匯興

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却江南路化作驚鵑帶血歸金陵

眼裏游從滅死別夢中兒女想生離早秋

江海無情游子倦歲年如夢美人遲晚起

客情恰與秋俱半人影何如月倍圓中秋

青牛過去關山動白鶴歸來城郭荒甘露寺

古體

北征垂半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始覺非故宇云云

我爲綱常謀妻子不得顧過淮河

衣煙露自乾鬚寒冰欲凝將軍戴鐵笠壯士敲金鐙發宿潭

白別張公子婢媛不下樓遂令樓上燕百世稱風流我游彭祖門祭弔楚王墓問樓在何處城東草如雪

蛾眉代不乏埋沒安足論因何張家妾名與山川存自古皆有死忠孝長不滅但傷美人心不說美人色

徐州燕子樓

長陵有神氣萬歲光如虹有時風雲變魂魄來沛宮沛縣歌風臺

軒冕委泥塗衰繡易塵蓬百年雜醜好始酹四方志發潭日

唐家再造李郭力若論牽制公威靈平原

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歸何處芒芒煙草中

原上公死於今六百年精忠赫赫還行天同前

我過梁門城樓桑在其北元德已千年青燐燒故宅道傍爲揮淚褒回秋風客天下臥龍人多少空抱膝

樓桑

世以成敗論操懿與英雄孔明

平生祖豫州白首起大事東門長嘯兒爲避一頭地何哉戴若思中道奮螳臂豪傑事垂成今古長短氣

祖逖

人世誰不死公死千萬年顏果卿

睢陽水東流雙廟垂百世當時令狐潮乃爲賊游說張巡

予每讀文丞相詩求其情思想其風景令人悲不自勝爲之悵然歷卷竟日

道體堂刊文山集

文丞相人品科名官爵俱爲宋朝第一不必論其詩文自有與天同壽者然觀道體堂所刊文山集諸詩中惟其詩四絕頗佳其一爲周子善言蕭耕山象弈能勝二劉不覺敗於子善子善又敗於我詩曰螳臂

紡來攖曉蟬那知黃雀沐饑涎王孫挾彈無人處一笑琪盤屬玳筵其二爲耕山言老夫又敗與子善詩

曰射虎將軍髮欲拈茫茫沙草正迷途小兒謾取封侯去還是平陽公主奴其三爲劉淵伯言所畏惟吾

與子善耳詩曰坐斷河南百戰雄少年飛槊健如龍世間只畏兩人在上有高公下慕容其四爲劉定伯

言卿淵伯上下也詩曰擊柱論功不忍看築壇刑馬誓河山當年灌絳知何似只在春秋魯衛間此四絕

雖是比體亦自敘興可以諷詠餘不及也又慶羅母百歲有一律曰麗日萱花照五雲升堂風采見乾淳

蓬萊會上逢王母蕊女光中見老人雨露一門華髮潤江山滿坐綵衣新只將千歲荅爲壽更住人間九

百春詞雖直致意頗滿足猶記丁丑戊寅年間傳到一絕云丞相揚州城下所賦其詞慷慨激壯非他詩

人所能言也黯雲霜露暗扶桑半壁東南盡雪霜壯氣不隨天地變笑騎飛鶴入維揚

讀文山詩作

李明通謙思信州人也少以書義補入太學而論工策尤工每試多占魁列當時策體爲之一變後累試

積分至優等上舍爲釋褐狀元授泉州推官歸時事改更隱居鉛山近有錄至所賦一章筆力甚健名曰

讀文山詩作南人不識兩膝貴曲撐百態卑且勞斯人誰勝不護頭甘以頸血黏弓刀蟠弓孤憤弱不碎

殺氣千丈糴蓬蒿抱粗鼓盡南八背水更用蠶下鑱俘來祝墨吐神語咄咄尚與天爭豪須臾赤日滅

頭色元雲莽眺風撩搔或言巨靈收拾付真宰讀罷拊膽生長號又言豐隆列缺對愁絕疾指玉鞭鞭六

鼇，雨瓢倒瀉水怪舞，斗極橫亂天籟號，憐伊肝膽苦復苦，誓見蠶日眞離騷，劫灰滿地莫挂眼，蓬萊雖遠客輕舟，長鯨瘦鬼肯堪戰，儘閒未許飛僊敖，乃言廢興在術不吾與，吾死吾主吾焉逃，魯叟聞言拍掌笑，斯人六經爲骨爲皮毛，斯人卷取六經去，只將腦本傳兒曹。

艾軒吟詠

艾軒林公光朝詩不多，別爲體，壓卷如東宮生日詩，頗富麗，其詩曰，北闕雲爲堞，東明玉作宮，狐裘迎曉日，僊掌倚晴空，笙律隨鳴鳳，朝儀趁彩虹，黃麗初入杖，青桂自成叢，冠屨分前後，獨書考異同，商盤如目擊，義黃自心通，茲燕來三殿，驩謠在九功，長秋傳夜飲，京兆報年豐，弈弈還嘉祐，緜緜想建隆，庶僚何所祝，再拜續維嶽，又有癡頑不識字歌一首，蓋許叔節曰，平生讀書如風過耳，歲月共流轉，如磨復如螘，一如人嚼蠟，而不見其味，又如弄孤杵，連夜不成米，又如過羊腸，十步復一止，見君詩，舌如縛，怪怪奇奇如歷塵，萬仞盤龍古樹枝，又如生馬不施控，百馳，又如錦苔封嶝峴山墮淚碑，又如玉關客，血生老鬢衣，盧仝孟郊骨已朽，眼精頭顱孰傳授，與君往還歲月久，比來兼風入我牖，便覺庭前草木有生意，跨蹇驢，出古寺，欲訪子雲問奇字，想許公之詩必奇怪，如盧仝蓋故云爾，生女一首曰，貧家生一女，蟋蟀催寒杵，富穴生一女，煖風來玉樹，富家生女纖及笄，阿官門前新築堤，貧家不生女，飯牛小兒安得妻，荊釵玉璫各隨分，醉中之天無高低，乞貓有曰，寧可時時被鼠煎，狂貓一夜不成眠，廣南六月官軍到，見說人家斷火煙，送陳歷求侍郎，後聊赴泉州，序云，昔侍郎蔡公嘗大書於洛陽橋之上，今侍郎過洛陽，當摩挲此石也，某遂別酒惠安，賦詩云，百片牙旗水面長，蔡邕題在刺桐鄉，十年栖酒開雲樹，一樓官銜過洛陽，我亦攜家緣送客，誰能埽地自焚香，野橋衝臘寒梅白，莫要登臨憶侍郎。

梅邊集

嗔壬辰癸巳歲，有臨川朱兄浚過訪，出其詩曰，梅邊集，以惠教予，愛其流麗穩熟，不作寒乞語，爲跋其後，已而與之廣酬，則與集中作大異，豈謀野則獲，與蒙被作文，性情各有所宜邪，然極愛之，爲摘其句，七言律有云，寺鐘城鼓兩相和，共醉煙關感慨多，堤柳垂金春雁許，檐花鳴玉夜如何，春夜西湖，西風落葉長安夢，晚節寒華老圃心，京師九日，玉帳分兵賦采薇，梅華吹雪上戎衣，將軍意氣中江楫，丞相功名采石磯，送人巡江，紅雲近處催班急，只待春前奏凱歸，同上，蓬萊春思重雲上，江漢秋情十載前，懷方巖虛，金塞霜氣山無虎，鬬勵星光水有龍，平江虎邱山，皇帝當年第九春，宮符仍詔刻麒麟，軍咨祭酒金臺客，國子光生鐵壁人，送吳制參赴鎮幕，明明采石兵前樣，參贊歸來即近臣，同前，落花水煖于船聚，芳草春深一鶴歸，南浦夜泊，米車已過塵迷路，漁網纔收月滿船，泊枇杷亭，

五言不多，皆穩熟可觀，如海燕故人意，杜鵑游子心，次鄭，故里千山隔，終年一字無，防春，谿月知相憶，江雲約共吟，夜船書一紙，飛過赤楓林，寄友，幾州陵變谷，經月兩爲霖，世事今如此，西風動客心，秋日西湖，絕句有贈賈晉呂雲叔，訪陳煙山詩曰，僊宗傳訣自分明，未數當年老樹精，一片紫雲光滿滿，丹墀成就幾公卿，又曰，蓬萊僊子世偏珍，琪璧多攜問楚津，若向積煙峯下過，般勤傳語臥樓人，都城初秋，和趙京倅詩曰，從來美玉價連城，結佩乘風十二京，攜上晴嶽今有約，好留彩筆調清平，暑夢蟲蟲似醉中，片雲挾雨過長空，不知秋色來多少，分數煖涼卜晚風，宇宙清愁望眼中，誰將涼雨借龍公，秋風夜入關河迥，破賊紅旗霧曉空，凡此皆流麗不塵，更增骨力，便可名家矣。

隱居通議卷十三

文章一

古今類編

古今類編詩文如染之文選，唐之文粹，宋之文鑑，雖篇帙浩博，可以考見累朝文字之盛，然俱無統紀，至近世興文忠公編類文章正宗，分爲四門，曰辭命，曰議論，曰敘事，曰歌詩，去取有法，始爲今書，足以垂訓不朽，如宋初編文苑英華之類，尤不足采，或謂當考削平諸僭，其降臣、聚朝多懷奇者，蓋其或有異志，故皆位之館閣，厚其爵祿，使編纂墨書，如太平御覽、廣記、英華諸書，遲以歲月，困其心志，於是諸國之臣，俱老死文字間，世以爲深得老英雄法，推爲長策，以予觀之，是惟無英雄，果有英雄，此何足以束縛之，彼以縉紳故紙，尊行數墨者，謂之英雄，尊不足笑邪，當時如江南徐鉉，號爲辯士之雄，然猶不能使其國之不亡，就謂既亡之後，猶能追異志而使亡者復存邪，此好議者之過也，又如文選諸詩，乃昭明太子一時偶取人集，初非立體，而後世作詩者，乃創立一名，曰此爲選體，尤非確論。

政事堂記

唐李華作政事堂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

之。臣不可以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顯道於貨。亂道於刑。克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吝。王澤不可以擅斬。君恩不可以擅間。私仇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人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敢之於前。伐桑不賞。削桑不封。聞荒不救。見餓不矜。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鈇鉞。有雞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於太甲之不嗣。周公誅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桑公正盧陵之位。自君弱臣弱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變理化爲權衡。論道變爲機紐。傾身禍敗者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齊史有名。可爲終身之戒。毋罪斯記云。此記峻潔嚴健。足稱名筆。非後世時文語可及也。華之名迹。不甚大顯。然此篇與弔古戰場文。俱可傳誦。

涪縣學記

自孔子沒到今。千六百有餘歲。然而道不離乎五常。文不違乎六經。夫子當衰周之際。羣三千之徒。異能之士。蹤七十人焉。子路最長。少孔子九歲耳。顏子生後孔子三十年。而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楚人公孫龍者最少。少孔子五十有三歲。不知當時凡事孔子者。長少效列。所見何學。所嘉何事。陳蔡之圍。至七日不火食。而絃歌不衰。孔子沒。子貢處於家者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從而家者百有餘室。傳數世而諸儒講禮。鄉飲六射。必於其家。廟習焉。迨楚兵爭魯。微其矣。終爲守節禮義之國。漢王欲引天下兵加之。卒不敢。而反禮之。然則孔丘之教。狂簡之遺風也。而可以僞爲哉。夫知道者於文。必邪文固學之餘事也。而今方以爲病。何也。以上乃蜀中涪縣學人許孔門文學一節。頗有淵源。忘其誰作。謹錄備覽。

歐公文體

歐公文體。溫潤和平。雖無豪健勁峭之氣。而於人情物理。深婉至到。其味悠然以長。則非佗人所及也。嘗見其天聖明道間有一書與富文忠公。責其久不寄書。曰。彥國自西歸。於今已踰月。無由一致書。蓋相別後。患一大疽。爲苦久之。不暇求西人行者。然亦時時有客自西來。獨怪彥國了無一書。又疑其人不的。於段氏僕夫來。致幾道書。此人最的。宜有書。又無。然後果可怪也。始與足下別時。屢邀聖俞語。雖書者於朋友間。不以疏數爲厚薄。然既不得羣居相笑語。盡心有此。猶足以通相思。知動靜。是不可忽。苟不能具寸紙數行。亦可易致。則可頻致。猶勝都不致也。當時相顧切切。要約如此。謂今別後。宜馬朝西而書夕東也。不意足下自執牛耳。登壇先歌。降壇而吐之。何邪。平生與足下語。思欲力行者。事何限。此尺寸紙。爲俗累牽之。尚不能勉強。向所云云。使僕何望哉。洛陽去京爲僻遠。就與絳之去京師也。今尚爾。至絳又可知矣。自相別後。非見聖俞。無可語者。思得足下一書。不翅飢渴。故不得不切切也。此書非特曲盡事情。而當時朋友眞切之意。尚可想見。

跋華嶽題名

公又有跋華嶽題名碑。寓意感慨。讀之令人淒然。其文曰。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游。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威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丙午。是歲天子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一年乙未。廢帝簒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塘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雁門。廢帝自焚於洛陽。而晉高祖入立。蓋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其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五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

跋華陽頌

公跋唐華陽頌。攻破佛老之說。尤爲有理。其詞曰。右華陽頌。唐元宗詔附元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其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工。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必由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元宗者。既溺於此。又慕於彼。不勝其勞。眞可笑也。

跋等慈寺碑

跋顏師古等慈寺碑。亦論佛老之惑。曰。右等慈寺碑。顏師古譔。其寺在鄭州汜水。唐太宗破王世充、竇建德。乃於其戰處建寺云。爲陳亡士薦福。唐初用兵破賊處多。大抵皆造寺。自古創業之君。其英豪智略。有非常人可及者矣。至其卓然信道而知義。則非積學誠明之士。不能到也。太宗英雄智識。不世之主。而牽惑習俗。崇信浮圖。豈以其言浩博無窮。而好靈物理爲可善邪。蓋自古文姦言以惑聽者。雖聰明之主。或不能免。惟其可喜。乃能惑人。故予於本紀譏其牽於多愛者。謂此也。

跋昭仁寺碑

跋幽州昭仁寺碑。曰。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陳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各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耳。其擾亂開基。有足壯者。反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譔。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予所錄也。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書。

跋晉帖

跋脊帖。議論亦佳。其說曰。右王獻之法帖。予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蹟。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敍暌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戰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逾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至於高文大册。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眞可笑也。此論亦犂然當於人心。

牢山總評

我宋盛時。首以文章著者。楊億、劉筠。學者宗之。號楊劉體。然其承襲晚唐五代之染習。以雕鎪偶儷爲工。又號曰西崑體。歐陽公惡之。嘉祐中。知貢舉。思革宿弊。故文涉浮靡者。一皆黜落。獨取深醇渾厚之作。一時士論雖譁。而文體自是一變。漸復古雅。南豐曾文定公。臨川王荊公。皆歐公門下士也。繼出而羽翼之。天下更號曰江西體。論遂以定。一時宋文。遂與三代同風。同時劉原父。亦善爲古文。其作禮記補亡。儼然迫眞也。佗作比曾王二公則不及。因讀荊公集。愛其數篇。抑揚有味。簡古而蔚。庶或亡失。因錄之。

杜詩後集序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詞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尙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時。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於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

靈谷詩序

靈谷詩序曰。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羣翟之文章。榎柟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塚螭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濟之氣。盤薄鬱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趾。君姓吳氏。家於山趾。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弟、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羣翟之文章。榎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處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游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佗日出其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王安石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繢。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此篇蓋放韓文送廖道士序。

張刑部詩序

刑部張君詩數十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舊詩者之徒歟。君竝楊劉生。楊劉以其文辭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脞。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惱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守不汚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汚者邪。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

其行亦自守不汚者邪。豈惟其言而已。昇予詩而請序者。君之子孟博也。孟博字文叔。爲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謁之。日與之接云。慶歷三年八月日序。此序深言崑體之弊。

祭曾博士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亦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逸。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熹友。雖知公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寥。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圮。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使然。至其壽夭。尙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窮者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精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此文言死生之理。辭意殊妙。千古不易也。曾博士當是南豐先生之父。名易占。官至太常博士。

隱居通議卷十四

文章二

南豐先生學問

濂洛諸儒未出之先。楊劉崑體固不足道。歐蘇一變。文始趨古。其論君道國政民情兵略。無不造妙。然以理學。或末之及也。當是時。獨南豐先生、曾文定公、議論文章。根據性理。論治道則必本於正心誠意。論禮樂則必本於性情。論學必主於務內。論制度必本之先王之法。其初見歐陽公之書。有曰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又曰。趨理不避榮辱利害。其卓然絕識。超軼時賢。先儒言歐公之文。紆餘曲折。說盡事情。南豐繼之。加以謹嚴。字字有法度。此朱文公評文。專以南豐爲法者。蓋以其於周程之先。首明理學也。然世俗知之者。蓋寡。亡佗。公之文自經出。深醇雅潤。故非靜心探玩。不得其味。而予特嗜之。其元豐類稾。則覽之熟矣。近得續稾四十卷。細觀其間。或多少作。不能如類稾之粹。豈公所自擇。或學者詮次。如莊子內外篇。山谷內外集之分歟。其間如過客論、則仿兩都賦。如詔弟教、則仿客難。僮約、進學解。如襄陽救災記。則仿段太尉逸事。文公謂其多摹擬古作。蓋此之類。又有釋疑一篇。亦仿西漢文字。前輩謂此乃公少年慕學。借此以衍習其文耳。觀後聽琴序、題趙充國傳、題魏鄭公傳、諸篇。皆其妙者。蓋

不可及也。其上李迎州書十五歲所作。前集禿禿記二十五歲所作。公生於眞宗天禧己未歲。至仁宗嘉祐二年丁酉及第時。年三十九矣。神宗元豐五年壬戌四月試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九月二十八日母仁壽太君朱氏卒。公丁憂明年癸亥四月內辰公卒於江寧府。年六十五。歸葬南豐。朱文公作年譜具載其本末如此。

禿禿記

公之文。源流經術。議論正大。然禿禿記。則實自史漢中來也。此記筆力高妙。文有法度。而世之知者蓋鮮。予獨喜之不厭。昔嘗交蜀中士大夫。其論與予合。一日與范忠文家子弟評文。誦此記甚習。且云蜀文十多誦之。余因嘆西州之士。猶能知曾文之所以妙。而生南豐之鄉者。曰耳乃未嘗及。可不媿邪。讀書無眼目。何名爲士。禿禿記曰。禿禿、高密孫齊兒也。齊明法。得嘉州司法。先娶杜氏。留高密。更紿娶周氏。與抵蜀。罷歸。周氏恚齊紿。告縣。齊貲謝得釋。授歙州休寧縣尉。與杜氏俱迎之官。再期得告歸。周氏復恚求絕。齊急曰。爲若出杜氏。祝髮以誓。周氏可之。齊獨之休寧。得娼陳氏。又納之。代受撫州司法。歸。聞周氏不復見。使人竊取其所產子。合杜氏陳氏載之撫州。明道二年正月至。是月。周氏與其弟來。欲入據其署。吏遮以告齊。齊任寶應佛寺受租米。趨歸。捽挽置廡下。出傷劵曰。若備也。何敢爾。辨於州。不直周氏。訴於江西轉運使。不聽。久之。以布衣書里姓。行道上乞食。而貫守饒州。馳告。貫饒州、江東也。不當受訴。貫受不拒。轉運使始遣吏祝應言爲覆。周氏引產子爲據。齊懼。子見事得。即送匿旁方政舍。又懼。則收以歸。撿其帽。不死。陳氏從旁引兒足倒持之。抑其首。鬻水中。乃死。禿禿也。召役者鄧旺。穿寢後垣下爲坎。深四尺。瘞其中。生五歲云。獄上。更赦。猶停齊官。徙濠州。八月也。慶歷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司法張彥博。改作廳廡。治地得坎中死兒。驗問。知狀者小吏熊簡。對如此。又召鄧旺詰之。合。獄辭。留州者、皆是。惟殺禿禿狀。蓋不見。與予言而悲之。遂以棺服斂之。設酒脯奠焉。以錢。與浮圖人升倫。買塋爲壙。城南五里。張氏林下。瘞之。治地後十日也。嗚呼。人固擇於禽獸夷狄也。禽獸、夷狄、於其配合孕養。知不相禍也。相禍、則其類絕也久矣。如齊何議焉。買石刻其事。納之壙中。以慰禿禿。且有警也。事始末。惟杜氏一無忌言。二十九日。南豐曾鞏作。

南豐縣學記

慶歷四年。南豐初建學。曾魯公易占、作學記。略曰。古鄉黨學校。少長爲位。以萃居。教用六德行藝。節用五禮六樂。糾用八刑。論用其鄉之老。蓋本之道民成化。故其士之入朝在鄉居家。皆就法度而莫爲非。此古之所以爲治。傳子孫不殆也。自鄉黨之制廢。學校雖存者亦戾古。其居無少長。教無六德行藝。節無禮樂。糾非八刑。論非其鄉之老。不本之道民成化。而主於辭。故其士之入朝在鄉居家。皆無法度。而爲亦無所不至。此後之所以不爲古也云云。前輩相傳。謂此記乃其子南豐先生十八歲少筆。代公作也。所謂不本之道民成化而主於辭。一語甚昧。蓋指科目辭章之弊而言。夫武之弊、前方鎮也。文之弊、徒尙辭也。二柄既失矣。欲强且久。可得乎。

曾文宗西漢

南豐先生曾文定公。爲文章實宗西漢。故王舍人震序其文曰。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然予以劉向所作戰國策序。與先生之序並觀。則勝於向。蓋向之序文冗贅。而先生之文謹嚴。如曰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得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此等筆力。劉不及也。

喜似

南豐續稾。有喜似一篇。爲介甫作。尊敬甚至。及其得志。則與之異。故過王介甫歸偶成云。直道距非難。要言竟多忤。知者尙復然。悠悠誰可語。

雜識

南豐續稾。爲雜識二三兵事。多放史漢文可觀。宋史備要多采用之。

年譜序

晦菴先生。雅重南豐之文。爲之作年譜。考訂精實。又爲作譜序。其文殊類南豐。豈韓文公效樊孟意耶。今錄於左。

南豐先生者、諱鞏。字子固。姓曾氏。南豐人。丹陽朱熹曰。予讀曾氏書。未嘗不掩卷廢書而歎。何世之知公淺也。蓋公之文尙矣。自孟韓以來。作者之盛。未有至於斯。夫其所以重於世者。豈苟而云哉。然世或徒以是知之。故知之淺也。知之淺。則於公之事論之。猶不能無所牴牾。而況公之所以爲書者。宜其未有以知之也。然則世之自以知公者。非淺而妄。與其可歎也已。公書或頗有歲月。參以史氏記。及他書舊聞。次之。著於篇。

年譜後序

丹陽朱熹曰。世有著書稱公文章者。予謂庶幾知公。求而讀之。湫然卑鄙。知公者不爲是言也。然則世之自以知公者何如哉。豈非徒以其名歟。予之說於是信矣。其說又以謂公爲史官。虧邢恕、陳無己、以爲英錄檢討。而二子者受學焉。綜其實不然。蓋熙寧初。詔開寶錄院。論次英宗皇帝時事。以公與檢討。一月免。豈公於是時而能有以薦士哉。其不然。一也。恕、治平四年始登進士第。元豐中用公薦爲史館檢討。與修五朝國史。其事見於實錄矣。爲實錄院檢討。而與修英錄於熙寧之初。則未有考焉。其不然。二也。師道見公江淮之間。而受教焉。然竟公時爲布衣。元祐中乃用薦起家。爲郡文學。是公於史館猶不得以薦之。況熙寧時。豈有檢討事哉。其不然。三也。一事而不然者三。則公所以教恕者。其在元豐史館之時乎。未可知也。此予所謂牴牾者。斯人爲世所重。自以知公。故予不得不考其實。而辨其不然者。其書世或頗有。以故不論著。著其非是者焉。

予考所謂斯人爲世所重者。不知爲誰。想在當時有權位。故不敢斥言之也。晦翁文字多稱紫陽。今自稱丹陽。未詳。前序甚肖曾文。後序差遠。綜其實。不然一語甚雅。予極愛之。後乃知出史記周紀贊中。悟知太史公語。自是不同。常人讀書。皆泛泛耳。似此一語。誰復經心。而老先生竟用之。可見其心非泛泛者比。

隱居通議卷十五

文章三

樊宗師文

唐樊宗師作絳守居園池記、好怪者多喜其奇古、以予觀之、亦何奇古之有、磽嶠磊塊、類不可讀、如第一句曰、絳即東雍、爲守理所、猶爲可曉、第二句曰、稟參實沈分、第三句曰、氣蓄兩河潤、便已作怪、第四句曰、有陶唐翼道風餘思、繩墨平順、第五句則又曰、晉韓魏之相剝剖、云云、自此而下、皆層疊怪語矣、其末曰、敢其臺亭沼池之增益豪王才候、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遷客、尙往往有指可創記處、予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池田於煬反者雅文安、發土築臺爲拒誅、幾附於汚宮、水本於正平軌、病井鹵生物瘠、引古沃薉人便、幾附於河渠、嗚呼、爲附於河渠、則可、爲附於汚宮、其可、書以膺後君子、以上皆結語、而不知意蓄何處、凡文章必有樞紐、有脈絡、開闔起伏、抑揚布置、自有一定之法、今徒以詭異險澀難讀爲工、其於六經簡嚴、易直之旨、合乎否也、按宗師、字紹述、仕唐、與韓文公同時、歷金部郎中、鄜州刺史、徵拜左司郎中、又爲鄜州刺史、徙絳州、遷諫議大夫、卒、韓公銘其墓、謂紹述文必己出、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不煩繩削而自合、其意已寓抑揚矣、夫作文而無所統紀、則亦何等文章邪、至於銘、則

曰、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揣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公之譏當世俗是矣、又曰、文從字順各歸職、則似以樊爲不然者、夫六經之文、無不可讀、而不害其爲古、蘇辭春秋、俱出聖筆、其文從字順、蓋如此也、商盤周誥、佶屈聱牙、則以秦火之餘、出於伏生口授而然、齊語固異、而況九十之老、齒豁面昏、又難以方言安得不佶屈聱牙、要亦出於自然、非作爲也、今樊文作意求新、殆近於怪、惟求其不可讀、而不望其必可傳、其去經也遠矣、律以從順、未知其何如、而世或稱其奇古、至篤嗜而不置、何也、

廬山公九錫文 按南齊文廬作驢、蓋失比體、當以此文爲正

宋袁淑俳諧文、廬山公九錫云、若乃三軍陸邁、糧運艱難、謀臣停算、武夫吟歎、爾乃長鳴上黨、忼慨應邦、隨驅千里、荷囊致餐、用攄大勳、歷世不刊、斯實爾之功也、晉隨時興、晨夜不獸、仰契元象、俛協漏刻、應更長鳴、毫分不忒、雖絜壺者未足比德、斯又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猶懷天時、用不煩聲、斯又爾之明也、青脊絳身、長頸廣額、修尾後垂、玉耳雙磔、斯又爾之形也、嘉麥既熟、食須精鋼、負磨回衢、迅若轉電、惠我衆庶、神祇獲蒙、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勳、而加之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閭邱廉、加爾使衙勒大鴻臚班、脚大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朱廬、封爾爲廬山公、以上皆淑之文、韓文公效此體、作毛穎傳、而洪慶善乃云、毛穎傳、柳子厚以爲怪、洪以爲子虛烏有之比、其流出於莊周寓言、則是不知韓之所始矣、但袁韓俱以文爲戲者、而淑之文、則六朝體耳、韓祖太史公、故高近世劉會孟、稱江丞相爲廬山公、無乃不雅、豈不念及此邪、

張才叔義

朱文公曰、胡致堂、議論俊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杯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子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予嘗欲得張才叔之義觀之、而不可得、近乃從盱城朋友處借鈔一本、甲戌正月用行在所刊者校定、今錄于左、按鄱陽銀峯諸先生傳云、公諱庭堅、字才叔、元祐人才榜眼及第、初仕太學、作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其夜夢三仁來謝、舊曾刻石於東京、今讀其文、令人感慨興起、眞識仁人義士之心於千載之上、以上傳中語、南渡前、經義簡實、與古有補、世教豈若近世浮虛磔裂者所爲、宜爲先儒之所深取也、其義曰、

君子之於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而不在於一身、故其死者非虛名、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義之所在、鬼神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爲之奴、而皆無媿於宗廟社稷、豈非其謀之出於此歟、故相戒之言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蓋於是時、紂欲亡而未悟也、其臣若飛廉惡來者、皆導王爲不善、而不與圖存、若伯夷太公、天下所謂至賢者、則潔身退避、而義不與俱亡矣、爲商之大臣、而且於王爲親者、惟王子比干箕子也、二人者欲退而視其敗、則不忍、欲進而與王圖存、則不可與言、雖有忠孝誠慤之心、其孰達之哉、願思先王創業垂統、以遺其子孫、設爲職業祿位、以待天下之賢俊、使相與左右而扶持之、期不至於危亡而後已、子孫弗率、其亡形已見、而忠臣義士之徒、猶不忘先王所以爲天下後世之意、以爲志不上達、道與時戾、亂者弗可治也、傾者弗可支也、而君子所以報我先王

者。惟各以其能自獻而已。雖然君子之志不同。而欲死生去就。各當於義。而不獲罪於先王。非人所能爲之謀。其在於自靖乎。蓋若商紂之頑陳。則微子以爲深憂。而辱於臣僕。不與其君俱亡者。箕子比干之所眷爲也。微子抱祭器適周。則事先之孝得矣。比干諫不從。而繼以死。則事君之節盡矣。箕子以父師爲囚奴。猶眷眷不去。則愛君之仁至矣。然其死者若愚。其囚者若汚。而其輒去者若背叛。非忠也。然三子皆安然行之。不以所不能爲者自愧。而亦不以所能爲者愧夫人。更相勸勉以求合於義。而不期於必同。夫謂先王所以望於後世臣子者。惟忠與孝也。故微子之去。自獻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甘囚奴。自獻其忠。是三子、非苟爲也。處垂亡之地。尤拳拳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故其志之所謀。各出於志之所欲。而以期先王之知耳。古之所謂皎然不欺其心者。非斯人之謂乎。雖然。書載微子與箕子相告之辭。而比干不與焉。何者。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晦。亦所難辨也。比干以死自誓。無足疑者。故不必告人。而微子不免於去。箕子寧忍辱以待亡者。重去就之義。而原之故也。不然。何以並稱三仁哉。

無垢先生張文忠公九成曰。比干不答。二孔謂心同。孔安國孔穎達張庭堅本鄭氏謂死節易明。予謂儘如二孔所言。不當言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蓋三人之志各有所在。

吉州所刊跋語云。此中興前近二百年書義也。至今尚可咀嚼。如此曷可訝其爲古哉。蓋吾儕所作時文。本自無用。然能以義理爲主。發揮聖賢心事於千百載之上。亦自打顛不碎。如此篇文雖簡格雖與今不同。然議論正當。辭不迫而意已獨至。所以屢經前輩品題。

漳州攸縣張次邕所著筆錄。亦載此篇云。得於東萊文鑑中。又云。才叔、眉山人。國家承平時。四川未有類省。皆試於京師。才叔試此文畢。忽睹三人皆古冠服長揖曰。公可謂能言我三人心事矣。

祭蘇文忠文

李方叔薦受知坡翁甚深。坡翁卒於常州。方叔以文酹之。有曰。道大不容。才高見忌。皇天后土、明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載英雄之氣。文氣甚壯。

耶律德光滅晉事蹟

玉堂閒話。不知誰作也。所記多五代晉漢閒事。散見於類書中。惜未覩其全帙。爾嘗見有一段論歷代夷狄之禍。於耶律德光滅晉之事。憤慨甚深。千載傷感。因錄其說於左。

丙午歲十二月、戎師犯闕。明年三月十七日、胡王自汴而北。是日路次赤岡。日過餔。忽廬帳中有聲殷殷然。若雷起於地下。胡干懼。召術者占之。術者紿云、此土地神所作。乃命祭禱焉。四月過邢州。胡王遇疾。旬一日向夕。有大星墮寢廬之前。胡王見而惡之。俱唾咒而已。蕃漢從官皆覩其異。十六日行次驛城。疾遂亟。二十一日乃殂。訪其所殂之地。則曰穀胡林也。初、胡王之將南也。下令鎮定閒數州。悉使藏冰。至是。暑疾。熱作不勝苦。命近州輸冰於手足心腋之間。皆多置冰以至於絕。及其殂也。左右破其腹。捐其腸胃。用鹽數斗以內之。載而北去。漢人自爲帝耙焉。嘗試論之曰。夷狄異類。一氣所生。歷代以來。互興迭盛。故周

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秦項之後。匈奴始强。控弦百萬。抗衡中國。後漢中葉。患在諸羌。桓靈之衰。二虜抗爭。魏晉以降。夷亂宏多。竊命盜國。蓋非一焉。周隋之間。吐渾爲暴。大業之後。突厥稱制。皇唐受命。頗患諸戎。貞觀之初。延陀內侮。天后之際。突厥犯邊。次則吐蕃大興。後則回紇作孽。黃巢之末。沙陀得志。爰及近世。契丹最雄。自非明主賢君。神功聖德。則不能攘狄夏亂華之類。拯橫流熾燔之災。觀夫契丹。自數十年以來。頗有凌跨之意。吞并諸國。奄有疆土。清泰之末。橫行中原。興晉滅唐。假號稱帝。幽燕雲朔。盡入提封。玉帛綺紈。悉盈沙漠。石氏失馭。姦臣賣國。雄師殺卒。束手投降。赤子蒼生。連頸受戮。君父失守。將相爲俘。荊棘旅於宮庭。狐兔游於廟廟。雲昏日慘。鬼哭神悲。開闢以還。未有若此之亂也。豈非時運剝連。天產姦雄。不然則安得鉤爪鋸牙。恣行吞噬。匪裘左衽。專爲桀驁。且夫一女御冤。三年赤地。一夫仰訴。五月殿霜。豈有百萬黎庶。膏鋒血刃。而蕩蕩上帝。竟無意於覆燾乎。物不可以終否。道不可以終窮。天方啓漢。眞人崛起。渠魁隕斃。腥羶自除。詳其殷需之怪。厥冰之兆。殺胡之讖。星墜之妖。則胡王之死。豈偶然哉。

此論詞簡而意足。非苟作者。殊不似五代卑陋之文也。未詳作者氏名。當考。

三蘇

三蘇皆得謚文。老泉文安。東坡文忠。潁濱文定。森然鼎峙。爲一代文宗。老泉之文豪健。東坡之文奇縱。而潁濱之文深沈。差不逮其父兄。故世之讀之者。鮮焉。惟進卷中歷代論。如夏商三國。東台數篇。却自精妙有味。他作如御風詞。超然特出者甚少。然其所作古史。則議論高絕。又非坡所及。又作管幼安畫贊。甚佳。蓋有爲而發。今錄於此。

管幼安畫贊

予自龍川歸。居潁川十有二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乃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焉。曰管幼安。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四而沒。功業不加於人。而予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己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實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潁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踰城出降。雖卒以爲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之賢也。然直己者終害其身。枉己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誰與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絝布裙。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圍圃。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饌饋。跪拜成禮。予欲使畫工。以意做髣髴之。昔李公麟嘗贊。有顧陸遺思。今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爲之贊曰。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予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己。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裙。舞

雩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遺民。

諫用兵書

東坡長於論事。筆端有口。眞是入妙。其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熙寧十年有曰。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既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于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男女。薰眼析骨。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剖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見食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此疏甚佳。見食者一本作死者。非是。

游桓山記

坡翁作游桓山記。感慨深長。超然物化。其辭曰。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咸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夫爲石槨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予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況於槨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具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予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予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衰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偕逝兮。歌闋而去。

序龍君成詩

東坡先生、序龍君成詩集。有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此論甚新。可以爲世戒。

答謝民師書

又答謝民師書。有曰、揚雄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元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鄒之。至與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先生此論。深中子雲之病。

序樂全文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說者、所能至也。此論白坡翁發之。而後世宗其說。

滕元發墓銘

東坡翁銘滕元發墓。言其姿度雄爽。英偉大度。以爲天下異人。因其文。想其人。眞卓犖不羣者也。坡翁此志。筆力跌蕩振發。風起水湧。眞足以發揚之。儘筆弱則失之矣。元發舊名甫。字元發。後避父諱。以字爲名。而字達道。舉進士第三。仕至光祿大夫龍圖閣學士。本東陽人也。葬蘇州長洲縣。

評柳子厚

坡翁曰。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谿南嶽諸碑。妙絕古今。不知以柳之文言邪。抑以其學言邪。無姓和尚碑、尤妙。

龍川宗歐文

龍川先生陳公亮。喜歐陽文。其所作有絕似處。嘗選歐文一百三十篇。命曰歐陽文粹。其序有曰、初。天聖明道之間。太祖太宗眞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兒幼稺。什百爲羣。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恭己無爲於其上。太母制政房闥。而執政大臣。實得以參可否。安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者。蓋於是與世相忘久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二大儒。起而摩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獨有媿於古。天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爲一代之師法。未幾而科舉利祿之文。非兩漢不道。於是本朝之盛極矣。又曰公之文。雍容典雅。紆餘寬平。反覆以達其意。無復豪髮之遺。而其味常深長於言意之外。使人讀之。藹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關世教。豈不大哉。以上皆龍川所作。而亦紆餘寬平。甚以歐文。豈非誦習之熟。自然逼眞歟。歐曾王蘇四家。爲宋文宗。然皆未嘗用怪文奇字。剝琢取新。而趣味深沈。自不可及。若歐則尤純粹。宜其爲一代之宗工。蓋公之師範也。所著豐樂亭記。實爲妙筆。龍川文粹。不首取之。而乃附見於拾遺。殆不可曉。

曾平山序水雲村詩

金谿曾子良、自號平山。南豐族裔也。以能賦擅咸淳戊辰第。累任至建德府淳安令。甫三月。國事變。歸隱山中。屬文以自給。辛卯秋。予訪之。年六十有八矣。蓋別二十年而復會。欣然道舊。明年以予所作水雲村吟藁。往請教焉。辱爲序曰。

宋初、南豐儒家望族三。曰江樓劉氏。曰密國曾氏。我密公迨江樓公相好。於時我遠祖十五公、猶在豐也。其後十五公既來宅於金谿。自是與江樓公家子孫、遠矣。至於予良之身。而江樓公之諸孫水雲村起潛君爌實來顧予於常安莊之寓舍。予不勝盼檢松楸之誼。且歸一日以其詩若文、示予也。曰、子爲我言焉。子言之。先正文定公言之也。其自我江樓公以下。實龍嘉之。予謝不敏。一日以其詩示予也。而文未之見。詩。予視之。古視還。近古視黃。律五視杜。七視杜若黃。絕五視還。七視晚唐而軼焉。皆合大家數。蓋其材全。其力鉅。其氣雄。故能持衆嫩而不自以爲名。剝衆形而不自以爲功。知名早。所知皆名公也。若予所敬、千峯陳公、年魁。如心陳公、莫逆。次山趙公。皆深知君。予恨納君交晚。予何言。晚不恨。恨世易三公者。或以其老且智。不見兵革。或以其羸而勇。蓋名節廟食他邦。獨予與君自靖獻。饑俸不死。今者乃得與相見。敘世

契如未經亂離時，雖可恨亦可幸，而甚可恨者，以君之才之學不一試用，僅客諸侯，竟卷懷於此，吾儒事業當不止是，然後知千峯公之期君也深，而君之自得也亦深矣。嗟夫，日月之經於天也，而行江河之經於地也，而流，彼豈有所爲而爲之哉。予與陳公講之於鳳皇山之下，熟矣，尙其相與勉之，以毋忝我兩家所生云。元貞執徐後六月辛卯朔，里契家生曾子良序。

論語四贊

平山公嘗作論語四贊，甚佳。志道贊曰：道既是我，志又是誰，千五百年，惟孔仲尼。據德贊曰：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實有諸己，而非以力。依仁贊曰：仁者人也，造次弗違，體貼出來，如人著衣。游藝贊曰：習無不利，不習而利，精義入神，事理不二。

隱居通議卷十六

文章四

張侍郎簡牘

侍郎張公淵微，字孟博，建昌新城人。父介，登進士科，仕至湖南運幹。公明易，工文詞，而不利于鄉舉，淳祐丙午，流寓湖北，赴運司試，中選貢禮部，明年擢進士第一人，授承事郎，簽書昭慶軍判官廳公事，業更朝蹟，權吏部侍郎，忤賈似道免歸，以集英殿脩撰，起知饒州，未行，以御史疏，能奉宮觀祿，又以舒有開疏，能而卒。公爲文，斫截峻刻，得左氏文法，屢求其裔子孫無在者，亡矣。適得其簡牘二三，俱可觀，因錄存之，且紀其舊聞曰：建昌鄉試取士，解額三十七名，而周易，當其一。寶祐乙卯歲，公服喪里居，是歲貢舉試士，時盱城張天民明易，其文筆冠一時，而同經之能者，又五十有二人，意其間必有一中選矣，及榜出，則中者乃余裕新城俗子也，大失衆望，于是天民等五十三人聯名致書于公，言余非才，冒舉，辱易經，負舉選，意若以公爲本經盟主，而赴愬之。公因易以答，筆力甚偉，其書曰：

某白：擢陟岵之憂，旅深山莫與往來，厭諱氏名，不得通于故交。時英游鮮，何從尺素書抵寓驛中，自家上歸，得之，頓薰香奉觀，覩其題，條冰之光，脩史學士其人，伸其幅，聯璧之輝，先覺天民其元，某何人，何以得

斯，何以稱哉。謹再三讀，文采鉅麗，詞勢縱橫，主易經之齊盟，立善類之赤幟，足張吾軍，不勝擊節。惟是潔靜精微之學，昔嘗從事于斯，而不得其師，惟天民諸君子，發天之祕，擴聖之弼，精祿六爻之夢，度越九師之說，競秀于盱，名震于京師，蓋所願學而未遇者，明天子興賢，鄉大夫薦書，此一舉也，羣五十三，鶯鬱爛乎文鳴，楊、陸、張、黃、胡、涂、王、鄒（此八人者，當時考試官也，固已蹶勛登選，相顧太息，吾盱之有人，於此五十三，獨復拔其尤以先登，猶有二十八宿爲雲漢之儲，二十四氣當凌煙之選也，顧舍是而他，有一焉，黃鐘棄而瓦缶鳴，賢士無聞，如來翰之所云云，辱經辱盱，辱科，豈不太驚觀鵲邪，試爲諸君子說筮云：是謂睽之歸妹，蹇甚負涂之豕，變爲無血之羊，始于載鬼，終于虛筐，睽卦不在三十七數，而歸妹又不在五十三數，以睽之三十八，而廁諸三十七人之列，非據也，以歸妹之五十四，而加諸五十三人之上，非人也，非據則名必辱，非人則身必危，既辱且危，祇招禍也，是卦也，離之震，亦震之離，皆獻公筮嫁伯姬，亦遇之，是反復同一凶也，且其繇曰：士刲羊，無血也，女承筐，無貺也，西鄰賣言，不可償也，彼妄一人以柔乘剛，以小人乘君子之器，蒙蒙之據已甚，高墉之躅莫逃，無號，終有凶耳，豈特賣言不可償，殆有甚焉，史蘇不云乎，車脫火焚，歸妹睽孤，六年其逋，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可畏也，是豈特終朝之三褫也歟，識者竊爲彼懲之，嘗試爲諸君布著，四營而得艮之漸，艮之止，時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之進也，是蓍易之五十三卦也，其在五言，有序中正之言，終莫之勝，吉艮之漸，三歲得所願也，三年將尋師焉，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矣，今日院暨子顧勢悉師邪，抑天民有言，雖聖人不敢盡其機，或因鄂侯從天民，願學而得所謂機焉，其亦有以折衷乎此，不宣。

蒼饒蘭坡士堯赴省試書

某不材，見棄于時，桑梓進之，歸省先人墓而不敢居，以是不得侍於下風，東上維時濟濟者衆，峨峨纓冠，其往，又是一番新郎君，謂吾衰而與吾雪恥，鄉之士如吾士堯，吾所望，是以寓舉舉，朝夕引領，魁旆施于征，其道盱城，其嘗慶餞于道周，明年其魁蘭宮，是吾蘭坡，則吾所深期，朝夕是贊，是祝矣，嘗來遲未遑，日朽轍而灰心，此非子游所望於子恭也，且聞夫子之足蹇矣，猶曰未果于行也，何居，我是用勸往哉，用所學以昌斯世，在此行，毋懷寶而迷邦，人之賴士堯，其無歟，頃貺水芝澡料，一物之寓一理存，無塞其心，而澡其德，敢不承厚意焉，不宣。（寒荷爲水芝，見本草。）

約鄉友會飲帖

枌社數交朋，萍蹤聚散，小山良集以誠，子之還諸賓主皆歸榮途，而幾道赴新任，伯雨趁新闕，惟老我與方壺翁，尙一丘一壑，可無尊酒論別，僧仲華惠卿諸君子，聯騎我廬，幸甚草草不枝幅。

二友爭山界爲勸和作盟書

某側聞某氏、某氏，各有詞于官，各爲其先塋，皆孝子之爭，識者聞而義之，義之將助之，助之云何，助之爭而已，彼兩爭，此不可兩助，兩助之不可，惟兩助而兩平之，其可切，惟兩墓共一山，久爲比鄰，本自無所爭，一山覆兩墓，且爲掩蔽，本亦在所不必爭，得無有榜人圖諜于其間，切以圖諜者，不過曰某地是某家業，

今乃爲某家封植。某木在某山。今爲某家保障、由是兩者之言入。而兩家之訟興。其關官聽、又將煩邑刺
呼里正。集鄰保。入山林相畝步。視高下。立標表量丈尺。如是勤乘。山墾不事。旬謂兩家子以孝聞。而以是
勤先壟乎。是必非所願。是合斷之曰。甲之墓以乙之山爲保障。則乙之保是山。猶吾保是山也。乙之山以
甲之墓爲屛蔽。則甲之保是山。猶吾保是山也。毋斬一木。毋侵耕。毋以平常之地起爭端。有踰此盟。山靈
鑒之。俾墜其家。無克祚世。於是爲酒結券二子。咸舉首曰。命之矣。復以是載書盟于官。以重其信焉。

龔祥甫墓志銘

新城有士曰劉尙父夢桂。與張公友善。亦工古文。景定辛酉歲、以詩義魁鄉薦。不第而終。壬戌之秋。予嘗
訪之。餕宗盟殊篤。有書齋扁曰方塘。即前所謂方塘翁者也。嘗爲里友龔祥甫墓志。其文曰。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昔聞其言於師。熟而於里中。龔祥甫疑焉。子不終養而先逝。嫠勉守志而病狂。一老
惸遯閔斯。鞠孫嗚呼。偶也無子。親孫孤也。無父。親祖祖孫二人獨孤相視。而祥甫年已七十。視落不能待
矣。以景定二年十一月某日卒。子聲道、去之已十年。婦黃今猶嫠。佛老今承重。有妄意室中之藏者。持其
家事呢。剝養其鞠。弗收鑷耗於室。粒耗於倉。弗考。咸牽之牛。貨之豕。弗治。誘是親孤博與游。弗迪意將奮
其志而毀其家。言念祖業。漂搖風雨。斯天不與善乎。申包胥有言。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祥甫受學
我先師中奉大夫龍山先生張公介。先生之子淵微。今爲吏部侍郎。于祥甫父子若孫。世契也。里居聞赴。
爲泫然曰。善人也而逝。其孫嗶依。既又目擊人衆者之爲。抱不平曰。不可使亡友肉未寒而有此。今惟其
孤是卹。惟祥甫襄事是圖。非有司無以杜鄰背我者。爲白于官。首黜其僕而警其族之不咸。責親房扶持
之銖銅勺粟。畢登之籍。先是祥甫爲佛老歸婚于予姪孫委禽矣。侍郎謂可以相其孤奉母也。屬持柯者
有抑塞。又白于官。移文二家。同養焉。自是得所翼焉。外禦其侮。而天者其定矣。初侍郎盧母夫人墓。登雪
陵山、望谿南中阮。氣勢鬱鬱。以杖叩老龍曰。噫。將誰之藏也。以勸祥甫爲自謀。至是卜葬。向以癸食。曆以
壬戌八月某日。食誅茅開阡。見者曰吉。天殆與龔氏也。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地理書亦云天地惜至
寶。以資善人。祥甫發咸屬文。有聲庠序。遭寇亂。無仕進意。遂罷舉子業。而侍郎每稱吾老友。必有取矣。殆
寡難不言。而四時之氣備歟。平居于人無忤。睦親族以禮。撫臧獲以恩。未嘗疾言厲色。家撤出入。嘗儉歲
闔閉之。糴者皆是。已獨發廩。如常時。夫是以鄉里稱善人。吾是以必其必有報也。祥甫、字也。名應龍。世家
新城。葬之前五日。佛老謀所以志諸幽者。侍郎謂余于祥甫親家也。宜銘之。銘曰。人心之初。有善無惡。
無惡即善。勿剗其璞。璞也能存。宜爾恂恂。歸于其眞。善人之墳。鬱鬱千春。尙克昌而子孫。

嗣漢三十六代天師簡齋張眞人墓志銘

昔廬山江丞相萬里、爲三十五代天師志墓。其文奇偉超卓。讀之不厭。近廬陵劉太傅辰翁。亦爲三十六
代天師志墓。雖極剗斲磨厲之工。而趣味有不及焉。輒錄于後。
自昔意以來。號稱神明之胄者。既無不歷亂磨滅。獨漢天師張氏。祖、諱良。以嗣印傳。如禹鼎。延至魏晉六
朝隋唐五季。逾久而著。其承承至此。必亦有尤異取信不惑者。然猶未至登人國也。入宋。辭符冠褐。始召。

崇觀符籙始盛。其時有虛靖先生。道始顯。至稱陵賜號觀妙先生。可大甫、三十五代。其退嗣孫卑。猶倡。由
是龍虎山宮觀。壓東南。爲福地第一。化人之衆。袂四出者。致方物。饋士之甌糧。訪道者、買帙幣。祈者謝者。
不事令者。膝行而羅至。居如市。市如邑。兒童下走。順風而呼。屢而售者滋富。至莫辨。于是用物宏矣。乃三
十六代天師宗演。起紹陵。訖德祐。且十年。方禁中奉祕祝。躋然不召。至乙亥丙子。聞金陵已不守。信未下。
然北使已先傳張天師召。召且亟。當是時。環江南之冰泮者無息壞。茲山獨師是恃。而師不自保。然未幾
時。而錫冠劍。渉師號。予誰持。免徽發。掌教事。度籙品。若曰、神仙子孫。而不名。由是寵光赫然。又前代所時
所未有。由是士大夫有不能出者。貧無處者。阡陌之負未往者。覲者。故者。莫不挂冠易服。庇風雨寒暑。由
是入其境者。若華胥單行而猥廁者。曰天師之四履也。僅科而旦適者。曰天師之所撫存也。物之熙熙然
者。不惟不知陵谷。亦不知羅氏之子。如是者十又七年。而演道靈應沖和眞人死。其君子曰是號簡齋。眞
能簡者也。其弟子曰。吾師度世解厄。非死也。殆天師復生。先是相傳其教三十六代厄。故一終一擴。不以
閑居正憺及也。至師而遭訖籙之難。或謂道盈亦無所逃於數。然惟師以愚守智。惟師以儉致福。惟師以
清靜禦外物。故能涉乎邊境而不禍。捄乎九萬而不中道夭。而又能以餘力濟世得名。又非特脫于其厄
而已。乃至是始昌。若論其存亡絕續之際。有不可勝述者焉。其從容若不得已而應。其寡默善爲上而不
爭。或曰天師非世人也。蓋必有出乎人聞耳目之表者。獨恨不盡知耳。聞其初至北也。不敢挾劍以行。及
其呼劍而劍至。又云北有二虎。撫之。汝吾左。汝吾右。皆馴然如命。凡流俗好怪。所傳聞皆若此。皆如說東
方朔者。非實也。亦非道也。道在乎易。即簡齋者是已。吾方以其簡爲近道。而彼欲以小夫曲說神之。以此
勝魔。非魔道邪。然吾聞山中人言其將逝也。亦不能無小異。最後北行之日。所居面里所。山崩。辛卯得白
兎。然不死。此其可信者。其三代見世系。其子孫、見碑陰。生淳祐甲辰。死至元辛卯。葬里之淵田。實己亥九
月癸酉。嗣天師與棣、賜號體元宏道廣教眞人。是爲三十七代。前觀妙先生銘。吾師廬山相國老筆也。今
天師能不遠介其徒以屬我曰。斯文託再世矣。以吾從古心之後。爲有媿也。乃依楚歌爲辭以系之。辭曰。
山龍衣兮黎黃。英瓊瑤兮五梁。儼歸奔兮玉皇。我祖兮撫我。大荒途迷兮屛翳驂左。指窮于薪兮不窮于
火。陽平兮賜履於誕。於飄兮山中之子。風枝號兮老龍吉死。我祖兮在天。覽揆錫兮茲茲千。重斯文兮以
傳。

江公作觀妙眞人志。筆力跌蕩。眞如天馬游龍。不可羈馽。而又淵然其光。油然其味。誠老筆也。須谿此篇。
頗覺纏繞有窘態。滯礙少活意。且又辭費。或者夫足以繼乃師歟。
予近作桂舟先生墓志時。不曾觀此篇。偶信意作招詞以銘之。聞有一游士見而評曰。墓銘不應作騷體。
觀其文字。考其議論。直須谿焉耳。或以見告。因笑曰。謂吾文似須谿。固非欺我。而謂銘不用騷體。亦未可
以律我。昔惟韓曾不作此體。歐陽公銘石守道。梅聖俞。皆長言之。其說曰。言之長。哀之深也。凡案偶有在
龍谿文。劉後邨集在焉。取而觀之。銘以楚詞者甚多。何止須谿。乃知吾黨持論不可草草。劉公玉淵。嘗爲
人銘墓。亦用此體。時有一名公見之曰。銘作招詞甚佳。事載集中。

藥王贊

廬陵劉太博辰翁作藥王贊，詞甚朴，而旨有在，可發一笑。贊曰：左畔龍樹王望龍，右畔孫眞人騎虎，惟有藥王屹立于其中，不龍不虎，獨與犬爲伍，不知何故。

吳司封上陳丞相書

臨川吳司封鎡上陳丞相書，有曰：天下事非善類之衆，不可爲也。一齊衆楚，薛居州不能善其君，一暴十寒，雖孟子不能智其主。今日牛畜侍以仁義，明日苟欣侍以選練，明日徐趙侍以節儉，而歌者之田止，御史中丞諫議大夫則言，翰林學士給事中則言，度支使鹽鐵使京兆尹則言，而制使之職削，蓋衆正進，然後羣枉消，以上數事相類，剴切勵人。

程漢翁詩序

近嘗見疊山謝先生枋得，爲程漢翁詩序曰：詩亡而春秋不可續，宇宙間一大變也。程君漢翁出雲樓吟稾一編示予，予誦懷古四詩，涕泗交頤，不能禁，覽盡卷，乃欣喜雀躍，知天下尚有英才，黍離之悲，無衣之壯，匪風下泉之思，盡在此矣。江北多英雄，吾有望焉，因詩以見志。漢翁所蘊蓄，所樹立，所成就，豈易量。吾於是重有感焉。藝祖最重讀書人，雖超世拔俗之才，不由科舉程文奮身，必不得行其志。三百年後，以學術殺天下者，皆科舉程文之士。萬世傳笑，儒亦無辭以自解矣。予從先朝名將相游，泛論邊事，自端平甲午至景定甲子，儒以時文名，而捐軀報國，不畏鋒鏑，能使武夫心服，爲國家延數十年之命者，僅得曹毅節、彭文子、余義夫、徐有功、王景宋五人焉。至有功貶死，吾知國不可以爲國矣。漢翁勉旃，陸宣公有言，興王之良佐，皆季代之棄材，在季而悲，當興而智。漢翁豈肯終爲愚者乎。故曰天下英雄，必有借漢翁爲儒解嘲者。喜談樂誦，當過于五人矣。吾之敬愛漢翁，豈特詩道而已也。

疊山翁、信州貴谿人，素有文名，筆力奇勁，此序不盡其所長，而忠憤之意，見于言外，獨其貶殿科舉程文之士，誤我國家，傳笑萬世，此則誠爲至論。有合于先儒之旨，序所謂曹毅節，則有聞也，與彭文子、余義夫、皆偉然英傑之士，有大功于西陲者，景宋名登義夫之幕客，殊有才略，惟徐有功雖號帥材，而狂疏誕慢無顯蹟，庚申臨江之禍，公議非之，然義夫乃趙信國識拔入官，非由科第，故雖貴顯，猶以此自歎，每稱白鹿諸生，序所稱誤也。勳名如義夫，何必科第，寒徐有功名歐子。

劉氏族譜序

吾宗之劉，其原甚遠，逮族兄太史掞，嘗爲江樓劉氏族譜序，所以紀迹流派者具備，茲錄以示我後之人，使無忘其世本云。其序曰：

劉氏堯之後，散居江南者，漢高祖封其弟元王交于楚，而衍之也。唐季，有自鄱杖一劍徙居南豐，又自南豐分而之廣昌之新城之建寧，江樓八居士實藏初徙時劍，劍長三尺許，有北斗星文，志天漢元年鑄，紹定庚寅切火黃冠得之，呪符水云，密國曾公致堯銘居士墓，載有牛六十頭，手鈔古書數百卷，居士作江樓，密公爲賦五言長韻，見堯釋集，其叔子，與荆公爲同門壻，荆公之父益之，出守韶州，居士同游石仙巖，

和詩有刻石在，初，處歷韶州縣立學宮，居士孫一力任其費，曾易占作記，實子固十八歲少筆，居士生四子，四子之子生孫，孫生子衆而多微，波流星散，譜系益落缺不能詳，惟予大父秦夫府君與從祖光夫、諱炎、水部大父及定夫、諱止、象山高弟二先生，三派予孫，尚習詩書，別利善，譜可考而考，其他，昔爲士而今無後，與今有後而不爲士者，不能具載，予老病日侵，自度進不能頌清廟，退無可吟梁市，思息景山樊閒中巷德裁翁季大年弟兄，力學而任運，所居先廬，猶是南唐時柱石，誠之永豐官滿，因而塗塈之，定夫師象山，號子路，與里人黃幾先、彭明甫、相講學，予外舅丹霞翁，來南豐，訪定夫及沈德中，後歎息久之，此譜故可考也。太史公作古帝王聖哲世系，採摭四方異聞，其備而卓然可稱述者殊少，予聞盛德必有後，蓋不在乎元來聖初之多，而在乎風流文采之不可湮沒也。今劉氏之族，不繫乎風俗之澆惡，不關乎文墨之興衰，若不必存而存之，抑存吾祖而已。後譜綱目成，題曰江樓劉氏族譜，界大年、今年七十有七，喟然而嘆曰：有是哉，誠之下世而不見矣，分三家子弟，脫其稾，世守之，使後之識予心者，有稽焉。淳祐庚戌立春日，世孫方石撰序。

方石、太史自號也。太史此序，文氣斷續，未得爲工，然書劉氏原委，則略備矣，其錄而存之，爲是故也。案密國曾公神道碑，載公以大中祥符五年五月丁亥卒于官，是眞宗朝也。此序云密國實銘居士之墓，則居士之卒，當在大中祥符以前矣。至云慶歷修學居士一力任其費，則慶歷乃仁宗時，距祥符已懸隔，無乃疑誤乎。蓋一力上、脫孫字，學記所載云縣之士劉德純合同志而請，德純則居士之孫也，此一節，又誤在作江樓之上，當在游石僊巖和詩有刻石在之下，既敘居士之叔子方及居士之孫次第方妥，太史平生爲文極詳謹，不應此獨疏略，得非傳寫者之譌邪。其集所著，如裘龍碑銘、皆卓絕高古，自成一家，如餘洞堂記、朱丹林墓志、符進士墓志、劉迪功墓志，則其尤妙者也，獨此序差不逮他作云。

口銘

偶至一禪林，見有口銘頗佳，因錄之。其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宜，禍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蟯孔翼河，溜流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原，樞機之發，榮辱存

隱居通議卷十七

文章五

省事老人贊銘

朱新仲舍人翌自號省事老人。初仕汴京。南渡又仕于杭都。文采聲華。傾動一時。嘗得其別集觀之。有所作范文正公畫像贊。甚佳。今錄于此。

序云。文正范公。名在天壤。功在社稷。國史書之。鐘鼎勒之。四夷百蠻傳之。如神明。天下後世仰之如日月。山澤之儒。嗟嘆不足。仰瞻遺像。再拜而爲之贊曰。乾綱回薄。妙變四時。有大坤輿。載厚不移。其中哲人。千載一至。其至維何。天地則理。巍巍文正。國之蓍龜。民之父師。以天下之重自任。故舉萬鈞而若無。以四海赤子爲心。故甘百謫而不悔。垂紳正笏。發泰華衡嵩之表。活涸澤枯。傾江河淮濟之利。日月有時而食。而公之名不泯。鐘鼎有時而盡。而公之功不磨。唐郭令公之武。漢周絳侯之氣。吾儕小人。手舌俱廢。拜顙有泚。求之夢寐。

杜子美畫像贊曰。凌萬乘以崢嶸之氣。貯千古以磊落之胸。筆下有神。洗宇宙而一空者。大哉詩人之宗乎。東帶峨冠。凜然似謁廟宗而論房琯。神閑意定。超然若溯瀧唐而上。泛沅湘而東也。

蓮葉硯銘雖不及前二贊之妙。然亦奇健。其詞曰。玉井之泉。泰華之峯。有十丈蓮。脫葉馳風。化而爲石。淪于深淵大澤之中。琢以爲硯。當之墨客子卿之宮。涓涓之澤。沒世不竭。是爲元穎湯沐之封。而日游戲于其間。蓋相與託今閑于無窮。

琴譜序

近見北人有琴譜一集。集有序。序頗可觀。云龍波子作。不知何氏名也。今錄于左。

擬清廟之古。廣南風之詩。聖人之制作也。續杏壇之音。鼓宣尼之操。吾徒之修養也。瑲玲其聲。龍吟鳳鳴。妙變大造。發越七情。猗與琴哉。非金槽鐵撥比也。非鴻鵠其心者。可學也。非鄒衞其耳者。可聽也。前賢戚戚曰傳授無聞。然可傳者譜。不可傳者心也。心而可傳。則何以千載而下。獨伯奇師曠諸子之尊其美。蓋得于心者自應于手。其不得于心者。徒求其聲。求其聲者。特造作之巧。應于手者。乃自然之清。噫嘻。志在高山流水。知之者惟一子期。至于馬之仰。鶴之舞。則又物之靈也。吾之于琴。固不敢以子期望今人。每獨惜今人之不馬鶴若也。凡我同志。以其自得于心者。而撫之。而自聽之。亦不必驚人之知不知也。龍波子序。

東牟寧秀亭記

近見東牟寧秀亭記。金人文字。失其姓名。記文亦簡潔可觀。但詩末句俚拙耳。雖緇流有此風調。然終非大雅也。

天下以形勢之要雄東牟。東牟以海山之秀甲天下。山視遠人。人視遠山。見之易。友之難。隴首牧兒。林間僧叟。雖能視之而不能友。惟太守完顏公奇人也。前之刺州政者多矣。官于斯牧于斯。不能亭于斯。豈力不足。抑覽不至也。公于是鏟城爲基。斷木爲亭。人不聞役。樂成厥功。同僚佐登臨其上。見夫煙樓雨宿。雪出月來。歸鴻野鶴。如飛几席之上。終日窺軒冕焉。昔莘野以阿衡而傳。襄陽峴首以羊叔子而傳。赤壁以東坡而傳。今則崑崙奇秀。得我公發越之。他日與山增重。未必不由伯樂之一顧也。嘉歎不足。故詩之。詞曰。籍天曉兮白雲飛。洞天暮兮白鳥歸。江月照兮松風吹。好簡家風人不知。

象山先生言吏姦二書

象山先生作王荊公祠堂記。筆力宏妙。自謂斷百餘年未了底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此一大題目。非先生不敢言。非先生不能言也。當來更加擎敘。使歸簡嚴。則前無古人矣。先生精于說理。長于論事。惟其天材宏縱。橫說竪說。還蓋底裏。沛然不窮。讀之使人氣涌神慢。聞風興起。而況于親炙之者乎。嘗有與楊守一書言吏姦者。其說甚妙。其書曰。

吏胥居府廷。司文案。宿留于邦君之側。以閒劇勞逸。管吾之喜慍。以日月淹速。嘗吾之忘憶。爲之先後緩急。開闔損益。以蔽吾聰明。亂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擁高貲。厚黨與。附會左右之人。創端緒於事外。以亂本末。結左證于氣中。以實僞事。工爲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太守以異鄉之人。一旦而聽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深崇閎里之事。不接于吾之目。途巷之口。不聞于吾之耳。被害者又淳愿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師之察。欲必得其情。而不爲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彼尚或能爲之牽制。以格吾

之施行。吾斷之速。則文疏事漏。而無以絕其辭。吾求之詳。則日引月長。適以生其姦。況其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實有以貳吾之心。疑吾之見。變亂其事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

又有與徐子宜侍郎一書。言某人護吏疾民。陽若不任吏。而陰實爲所賣。姦滑之謀。無不得逞。賄賂所在。無不如志。則有一二行遣。形若治吏。而僞文詭辭。諂順乞憐者。皆可回其意。下人轉移其事如輸戶樞。胥輩覘之審。玩之熟。久矣。所欲爲者。如取如攜。不見有毫髮畏憚之心。恠其正論誠意。則扞格不入。乃以此自謂其明且公也。良民善士。疾首蹙額。飲恨吞聲。無所控訴。公人世界。其來久矣。尤熾於今日。公人所從得志。本緣官人不才。然向者裘說不甚盛。風俗不甚壞。公人未盡與公人一律。官人之才者。固有實益。亦難得盛譽。官人之不才者。亦尚藉常理常心。默有維持。未至泯然大亂。十數年來。公人之化大行。官人皆受其陶冶。沈通浸漬。靡然一律。而書生腐儒。又以經術爲之羽翼。爲之干城。沮敗正之勢。塞德治之路。潛銷其侮。陰助其瀾。故官人之才者。雖易以自見。易得盛譽。而無補風俗。無救大勢。至其不才。必至大亂。中人無以自立。皆從風而靡。隨波而流。守正而才術不足以自見者。其心僅不泯滅。而不復可伸。此今時之大勢。今之爲善者。猶持栢水救車薪之火也。天生民而立官。使司牧之。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縣家而害民。州家得以治之。州家而害民。使家得以治之。今州家使家。壅之以胥吏。塞之以僚屬。所賴以通閭里田畝之情者。有被害者赴愬也。今乃以告訐把持之名而抑絕之。近來胥吏之妙用。專在抑絕赴愬者之路。德一二以威衆。使之吞聲飲恨。重足脇息而吾得以肆行而無忌。監司太守有服其役。任其怨。而不得享其利者。有相爲相役。而共享其利者。此二者明暢痛快。說盡吏姦。乾淳紹熙盛時且不免此。況今世乎。使先生覩今日之公人世界。恐又非二書足以盡其情狀也。民生斯時可憐哉。夫御之如束溼。視之如仇敵。待之如盜賊。尚不免姦慝溢出。毒我生靈。況乃以士大夫禮之。以僚屬待之。以心腹耳目寄之。何異于教猱升木。授賊以兵。則善良之破骨出髓吞聲就死。蓋無怪矣。

程伯剛墓銘

劉左史光祖傳。修簡州人。自號後谿。名節士也。嘗爲程伯剛墓志銘。備述伯剛未生時。其父夢一青衿童子。揖衣自言。來爲公副。且曰。我青城先生兒也。明年而伯剛生。生三十七年而病。病且革。父母問所欲言。無他語。第云。僊階淺。未足以成功名。遂死。開禧三年三月也。此說荒忽怪誕。正人端士所不道。獨其一銘絕佳。謹載于此。銘曰。祠之西峯。有翩其童。暫下人世兮。還山無蹤。曷不少候以游夫蓬萊道山之宮。曰、吾未足以成功也。獨留遺冢與遺書。使思子兮無窮。我爲勒銘。識其幽封。月明山空。魂其歸來。蕭蕭松風。已矣乎。聊託吾文慰而翁。毋索之杳冥之中。

范去非墓志

樞密宏齋先生包公道夫。以、以學問爲時師表。固不以文字名也。平生爲人作豐碑巨剡。每下筆輒汪洋放肆。根據義理。娓娓不窮。蓋其學力深厚。不可涯涘。獨于予故人范君去非一墓志。愈潔淨俊。足以寫去

非之平生。無泛語。無諛詞。豈韓退之志樊宗師。即學樊體意邪。去非爲人精俊灑落。其文章亦然。而包公此志極稱之。去非得此。足以自慰於九原矣。文曰。

君范姓。禮名。去非字。後易名。毀字行可。其先世國博柔中與元祐蘇籍。行可、其六世孫也。爲人機警。其氣貌精神如鶴。其文詞詩句如冰雪。其自號曰月崖。或謂其飄飄有飛仙風韻。治家整整條理。景物器用。文籍圖畫。莫不奕然鮮明。快人耳目。意欲自立。不混流俗。言欲飭潔。不爲塵穢。大概與時落落若寡合。而與人極有情有義。人亦多相樂。而少相忤也。賓其爲文者多延館之。其才美宜遠大。而戚又疑其過清。廉福壽之不及者年纔四十有三。一疾果不可爲。病中亦自笑曰。只如此死矣。無戚容悲辭也。嗚呼、千里之行未半途。而車遽折。馬驟蹶。可哀也夫。時咸淳初元、乙丑十一月一日也。三年。予方歸自京。未及家。而其子煇遠來哀請。謂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西城縣太平鄉十五都大義祖隴之旁。求誌于予。予以誼不容辭。乃志曰。曾祖如川。朝請郎通判瓊州。妣鄧氏。祖鏘。妣宦氏。父汜。里名士也。有聲場屋。嘗三以賢能與妣張氏、裴張氏。毅然能守夫志。一子煇也。三女良勝、阿益、細妹在室。銘曰。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聖人不能必也。何行可之有。餘于秀而不足于實也邪。抑如圭如璧。世所共寶之。今擇斯藏。斯尙其永保之。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南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包恢譔。通奉大夫、寶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武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曾穎茂篆蓋。

去非以文章受知于包公。其登從班、牧吳門。必屈去非。僧行。凡朝廷之表奏。官府之書啓。皆屬焉。去非亦能介潔自勵。不以私干。公逾愛敬之。公之除樞密也。約予同造朝。時予母病。乃入城。謁公辭行。酒間、從容談及去非平生。公淒然悵歎。爲之投箸。足以見其敬愛矣。故于此志。用意甚深。

大覺寺長明燈記

盱江出郭西門。良疇衍沃。清流瀦激。夾道巨石峙立。若怪獸奇鬼狀。是爲麻原第三谷。踰華岡。遡石磴。深入數十里。有精藍曰大覺。昉建于唐光化。開山師恆震。有道術。其始至也。伐而前。蓉隨止。卓錫。搜岩剔藪。以立寺宇。初名靈隱。皇朝治平中。始錫今額。既數百年矣。今寺僧妙珪。節衣并食。錄積寸累。又千長者布地之金。以益之。市田爲長明燈費。歲入米以斗計者凡二千。且用佛屬村國王大臣故事。請文于有司。勒堅珉。以詔後。庶幾永終不墜。閒請記于予。客有謂珪曰。而法中、有掌中之光照十方者。有絮孔之光照一室者。有變見光景。輝耀崖谷。使人目眩神迷。若峨眉五臺天台廬阜者。今而辛勤昏旭。增曲續炷。不亦勞且小乎。珪曰。若子所言。或者方以病吾徒之善幻。我法之正。不如是也。今吾以眞實心。作無蔭供。使幽明同一昭徹。聖凡同一歸向。日月經天。容光必照。吾燈不鑠。雷電晦冥。風雨總至。吾燈不闇。寒暑往來。星移物換。吾燈不斷。塵揚東海。灰出昆明。吾燈不滅。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揭孤光以長存。破羣迷而咸曉。使內外精粗。融會一法。願不韙歟。予以其言近道。遂書以爲記。

此西園先生傳公幼安自得所作也。簡嚴溫潤。自成一家。蓋其學本於左氏。故無冗長之病。然諸記多闕。獨此爲勝。非若古賦。則篇篇皆佳。蓋人之能。各擅一長云。

陳仲石志

後邨集中有云、予少時讀龍泉所作陳仲石志、高雅如檀弓穀梁、條暢如荀卿、予至今猶不忘、憶昔嘗與雲會趙史君論水心文字、止取其銘之佳、而未及其志也、後邨翁推尊極至、念不可泯、因錄于此、識者更其評如何、然不讀志亦不知銘之妙、

平陽陳巖、字仲石、自其成童、智之所開、師友問學而已、年進志上、習通性明、服所知于家、而宗族鄉閭、信所行于里、而鄉黨賓焉、意逾高、力逾下、督責其身、不使一日縱于慢遊也、率持其心、不使一思慮雜于妄也、訓于經、講于禮者、必欲周于事、逐于物、不計事之異同、時之先後也、其可見者若此、嗟呼、仲石、父之鉅子、弟之任兄、師之傳人、出而從官、國之修士也、夫如木升而爲材、可掄、如玉琢而爲器、可纏、蕃也、夫不幸年三十有五、淳熙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卒、明年三月、葬于安仁、其弟崇致其父及師之請曰、願有銘、夫悲哀其志、立之不及于成就、此師友之所以爲君痛也、道喪久矣、士不修其實、而皆以必用爲貴、偶不獲用、爲慨、志立之卓、祇重爲累焉、三代之時、道嘗行矣、彼家淑其道、人有其善、執從而盡用之、然則嘗天一也、用舍一也、君之自得以正其命、蓋有人之所不及知者、銘曰、卿爾、撫爾子、父母之力止矣、止而勇止、斯石紀之、

魏鶴山文集序

劉清叔澂、居廬陵、徙匡廬、自號玉淵、登科入仕、至監簿、中更臺勳、歸瑞州通判、又謫封州、嘗以文墨事信菴趙丞相、藉甚文名、有玉淵集刊行、其篇端遺徽處、痛醒人意、第滔滔之過、反傷汎濫、若加鑒飲之工、以造簡古之味、足可名世矣、魏鶴山集敘曰、藝祖敉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語開國、以用讀書人一念厚蒼生、文治彬彬、三百年、海內興起未艾也、而文章亦無慮三變、始也厭五季之萎靡、而崑體出、漸歸雅馴、猶事組織、則楊妥爲之伯、已而回瀾障川、斷雕反樸、崇議論、尚風節、要以關世教、達國體爲急、則歐蘇擅其宗、已而濂溪周子出焉、其言曰、道德之不務、惟文之能、慈焉爾、作通書、著太極圖、大本立矣、餘力所及、雖不多見、味其言藹如也、由是先哲輩出、易傳探天根、西銘達仁體、通鑑精纂述、擊壤豪詩歌、論奏王朱、而講說呂范、可謂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矣、後生接響、謂性外無學、其弊至于忘道忘藝、知有語錄而無古文、始欲由精達粗、終焉本末俱舛、然則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亦豈濂溪所尚哉、又道州九嶷山虞帝廟碑銘、有曰、歷數有終、精一不死、廢其衰龍、橋山故事、皖顓曰、帝軒轅曰、皇帝賓其間、匪璣卽衡、又曰、帝車下來、天風其飄、長松鼓之、五弦九簫、此等皆意到語妙、

默菴銘

忍默平直、養生四印、山谷翁詩中語也、其詩曰、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簡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以此謂之四印、而提之以爲養生之用、千峯陳文定公嘗爲人作四印堂記、發揮頗盡其理、其後有熊生者、善篆刻圖畫、而自號默菴、予友吳允文侍郎爲作默菴銘、直以山谷之說、括爲文、雖一時戲筆、而銘意鏘詞、頗有巧致、且于印事甚切云、

涪翁四印、忍默平直、予遺其三、獨守其默、豈三不足、惟一是克、抑守其一、以用三德、熊曰不然、彼道吾器、直以爲絲、平以爲地、刃于心上、有爾之善、吾守吾默、于是爲四、予曰大好、雖器亦道、以印印心、生也可保、一菴聊寄、非瓦非草、予印我歌、佩以爲寶、山西吳淩、所熊默菴、吳淩、南城人、字允文、自號山西、允文死潭州且十年、丙戌六月、熊默菴過我、爾舊詩、愴然、爲錄于此、因想嘗、昔允文與予談文評詩、忼慨激發、玉立頎然、今遂無復斯人、可爲永慨、

艾軒先生跋韓柳蘇黃集

蘇黃之別、猶丈夫女子之應接、丈夫見賓客、揖步出將去、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韓柳之別、則猶作室、于厚先具、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他人田地、退之則惟意所指、橫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飽滿、初不問田地四至、或在我、與別人也、此譬亦可人意、

水心遺文

昔開慶己未歲、嘗還取水心文之絕出者、手鈔成帙、以備觀覽、時年甫二十耳、智識未到、而輕于去取、嘗疑必鄙、今者仕閱五載、不讀此文久矣、歸來暇日、重閱全集、欲採所遺、而亦無踰于前所選、豈七十八翁知識、不加于二十時耶、因記雲舍趙史君、曾與余論筆法、引水心公所序徐致中語、極有味、余乃遺之、今日因見、卽八法結構之論也、謾錄于後、蓋雲舍翁、亦喜讀水心文者、後輩超卓、廣記博辨、常劇談快意時、輒索予同擊背誦、昔元帝廟記、司馬溫公祠堂記、陳同甫、王道甫、周子及、徐靈淵等諸志銘、抱膝齋詩、朱壞曲諸篇、以爲樂、噫、久無是契、今之友朋會是意者寡矣、舊集舊藏、歲久溼漏腐壞、僅成灰塵、故亟鈔而存之、延祐丁巳四月三日、

遂徐致中序曰、徐致中在零陵、得單秉文筆法、以自書論語大學諸篇遺予、予得之驚喜、爲作詩云、歐虞兼褚薛、字遠筆爲塵、今日覩來翰、如親見古人、奩歸殿號令、富有活精神、碑版荒唐久、邋遢走四鄰、然致中書暴進、而予素不知書、恐見者嗤侮、遂不敢出此、因其赴龍谿丞、謾書以別、致中云、今人字不用法、隨帖摹寫、止取形似、雖有巧拙、豈足評論、予問當用何法、致中言王逸少則不可知、凡書皆一法、如匠造屋、主人位置、裝折不同、木之分守、必應繩墨、故分爲點畫、合而爲字、無妄施者、致中所造如此、當遂名家、更須歸日驗之、

劉會孟題本朝列聖遺像

平園周丞相家藏列聖遺像、求劉太博會孟題跋、劉嘗仕福州、州有開元寺、寺有神御殿、以奉祖宗遺像、蓋宋都汴京時、太廟奉塑像、龍圖閣奉畫像、景靈宮奉捺印像、像甚輕、故靖康之亂、建炎之遷、藏于福州、自太祖至哲宗七帝而已、會孟在福親見之、與今世間所繪不同、故題曰、

昔從三山開元冠帶上謁神御殿、殿之室畫黑、火令嚴、其寺僧藏燭袖間、至殿上乃出之、然後見咫尺、太祖太宗姿貌如龍、然熙陵、觀兄微皙二帝、皆粲然啓其齒、初見若驚、故相傳不敢正視、視輒目瞀、非爲廟神靈至此、殆魄動神奪故也、眞宗、仁宗、皆蕭散如天人、惟英廟、乃似今所傳藝祖像、赫然而髯張瞠視者、

熙學之聖人也。至元祐帝、則盛年獨貴而長。于是七廟盡矣。時環視俛仰流涕。念人間所傳。理不得似。此卷出平園公家。云配祀本。至近年。穆陵老少。態異不論。眉平而重。顧瞻更長。今猶凜凜如清光在望。恭惟過江靈御。橋山弓劍。豈復忍紙上見形似哉。燕人弱製。過晉而悲。雖非眞實。其傷心一也。

隱居通議卷十八

文章六

作文法度

春秋以後。文章之妙者。世推左傳史記。而其文法乃有相似者。蓋古人作文。俱有間架。有橋紐。有脈絡。有眼目。前卷屢嘗言矣。今重宣其說。以訓諸孫。如左傳載宰孔賜齊侯胙一段。有曰。將下拜。無下拜。敢不下拜。下拜、登受。連用四下拜。不覺重複。晉公子對楚子。有曰。其波及晉國。其何以報君。其避君三舍。其左執鞭弭。凡四用其字。塞叔哭師。塞叔哭之。哭而送之。凡兩用楚子問鼎。用德字作橋紐脈絡。凡六用。楚子縣陳。猶可辭乎。王曰、可哉。因縣陳。乃復封陳。前後照應。楚復興。鄭平。敢不唯命是聽。亦唯命。亦唯命。賓媚人對晉退師。而曰云云。而曰云云。敢不唯命是聽。皆再用。晉三帥遲功。某何力之有焉。凡五用。皆復荀知罃。用報字關鎖。其誰敢德。其誰敢怨。死且不朽。亦死且不朽。皆再用。皆卻至聘楚。吾子其入也。凡再用。首尾照應。呂相絕秦。我是以凡五用。我字多用。變四十。鄭子駟改載書。終獲鄭。豈惟鄭。何恃於鄭。疊三鄭字成句。晉士匄平王室。幕門閫賓。凡三用關鎖。詞支答范宣子。連用六我字。臧武仲辨詰盜絕又不能。若之何不能。將何以能。疊三能字。鄭子產對晉徵朝。凡五節貫串。子產請晉輕幣。連疊四賄字。四令名字貫串。子產獻捷于晉。我字凡十五用。子產知然明。子產問政於然明。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論

人心不同。用學字關鎖首尾。子產誅公孫黑。大刑將至。司寇將至。照應。晏嬰論季世。此季世也。亦季世也。照應。史記文法亦多如此。略舉其概。毛遂曰、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云云。吾在君前。叱者何也。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士云云。勝不敢復相士。公孫龍曰云云。此甚不可云云。此甚不可。樓緩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云云。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范雎曰、臣又何患云云。臣又何愛云云。臣又何恥。韓安得無憂乎云云。韓安得不聽乎。侯嬴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云云。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云云。勝也何敢言事。韓安國傳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弗省也云云。再言之。亦是此例。樂毅答燕惠王書兩用受命而不辭。兩用先王以爲然。相照應。李斯逐客書五用今字貫串。七用不字。左氏文法變化頗多。史記只是此一樣。擊首則尾應。所謂常山蛇勢也。

昌黎文法

韓文、世謂其本于經。或謂出于孟子。然其碑銘妙處。實本太史公也。第此老稍能自祕。示人以高。故未嘗尊辭憑固。至其平生受用。則實得于此。此亦文章士之私意小智也。公嘗自泄其機矣。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所謂兩漢。非班馬耶。史記云。勝不敢復相士云云。勝不敢復相士。韓碑云。汝何敢反云云。汝何敢反。史記荊軻傳云。軻其傾危之士哉。韓毛穎傳云。秦眞少恩哉。班孟堅東方朔傳云。奈何乎陛下。韓銘云。奈何乎公。若此者殆不勝紀。然則世之工作文者。固不得舍史漢而他求也。流俗無特見。隨聲附和。以韓文爲一出于經。謬矣。予嘗舉此質之雲會超公。公擊節歎服。以爲確論。

李盱江文

盱江李先生長江賦、袁州學記。高出歐蘇。百世不朽。當與平淮西碑並傳。

詩文工拙

世言杜子美長于詩。其無韻者。輒不可讀。曾子固長于文。其有韻者。輒不工。東坡詞如詩。少游詩如詞。此數公者。皆名儒大才。俱不免有偏處。予謂山谷亦然。山谷詩律精深。是其所長。故凡近于詩者無不工。如古賦、與夫贊銘有韻者。率入妙。他如記序散文。則殊不及也。

韓文公廟碑

嘗觀東坡作韓文公廟碑。有曰。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使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自安于朝廷之上。此正用史記龜策傳中語云。神、至能見夢于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罷。身能十言蓍當。不能通使于河。遲報于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于刀鋒。免剝刻之患。聖能先知函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觀其文法。正似相同。

文法

漢武帝時。齊人少翁以方術得幸。封文成將軍。後以事敗誅而隱也。又有欒大亦以方士進。自言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論衡云、氣物而毒盛。故食走馬肝。殺人。子顧能修其方。我何愛乎。遂拜五利將軍。四可

字乃文法也。

取予異見

西山先生編文章正宗。取周襄王拒晉文請隧一事。爲辭命之冠。又取祭公謀父、諫征犬戎。爲議論之冠。其後東澗湯公漢編古文。則取子產請晉輕幣爲第一。又取予產壞館垣爲第二。蓋取予之不同如此。近世編詩者亦然。人各有見也。昨見浙東有唐詩選數十篇。率多平常。而佳者反棄去。殆不可曉。平心而論。則惟天地間留集所取爲當。

經文妙出自然

經文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妙出自然。不由作爲也。左氏已有作爲處。太史公文字多自然。班氏多作爲。韓有自然處。而作爲處亦多。柳則純乎作爲。歐曾俱出自然。東坡亦出自然。老蘇則皆作爲也。荊公有自然處。頗似曾文。惟詩也亦然。故雖古作者俱不免作爲。潤明所以獨步千古者。以其渾然天成。無斧鑿痕也。韓柳法陶。然純是作爲。故評者曰。陶彭澤如麈雲在霄。舒卷自如。

詩文取新

語意不塵。詩文之一妙也。韓文公云。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或曰是不難。熟復莊騷。卽不塵矣。夫南華經與楚辭二書。經千有餘年。然一展讀。則煥爛如新。學文者能取莊騷玩味之。又取世說新語佐之。則塵腐之病去矣。

平園文體

後邨跋周益公親書艾軒林公光朝神道碑後曰。平園晚作。益自摩厲。然散語終是洗滌詞科氣習不盡。惟艾軒志銘。極簡嚴有古意。然予反復熟玩。其文平順典雅。則有之。謂之簡古則未也。因記壯歲與西園傅公共觀某人文字。其人亦試詞科。傅公曰。此文未脫詞科體也。予曰。然。蓋詞科之文。自有一種體致。既用功之深。則他日雖欲變化氣質。而自不覺其暗合。猶如工舉業者。力學古文。未嘗不欲脫去舉文畦徑也。若且淘汰未淨。自然一言半語。不免暗犯。故作古文而有舉子語在其中者。謂之金盤盛狗矢。

曹子建論文

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逮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此魏陳思王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中語。允謂名言。世之露才揚己。强辯護短者宜味之。夫文章是非。無有定極。人言果當。何吝更改。正不失爲己益也。子建深明此理。甚善。惜不用之務學進道。而止用之于作文。其文又不能追于三代兩漢。而止于組織浮麗。爲三國六朝之體。此爲可歎耳。

序書

歐陽公作五代史。或作序記。其前王荊公見之曰。佛頭上豈可著糞。山谷先生歎息以爲名言。且曰見作序引後記。爲其無足信于世。待我而後取重耳。此說有理。然有遺論。如何平叔序論語、趙臺卿序孟子、杜

元凱序左傳。豈謂經傳不足取信于世。必待此數人而後取重耶。李序韓、劉序柳、蘇序歐、王介甫序曾。亦豈謂韓柳歐曾有待于此數公哉。蓋序所以述作者之意。非謂作者待序而傳。使作者果不足傳。序顧足以爲重乎。涪翁之言。未爲確論。第恐當時序五代史者。人不足重。文不足采。故云爾。再考序五代史序。乃陳師錫也。神宗甚喜師錫之文。每于衆作中見之。使自認得。常以錦囊盛之。陳後爲御史。有大名。

象山小簡

風露淒河。星河錯落。月在林杪。泉鳴石間。薰爐前引。茶鼎後殿。方池爲鑑。回谿爲佩。冰玉明瑩。霜雪騰燿。則頃玉新亭。與蓬壺瀛洲也。此象山先生所與張伯言小簡也。餘事文章。借意輸鑒。而造語精俊如此。其可爲法。但他人當此境界。惟供風雲月露之資。先生則內外齊觀。卽鳶飛魚躍之妙矣。

記體

昔人謂韓文公作記。止記其事。而後人作記。乃是作論。此語切當。

隱居通議卷十九

文章七

左氏莊周

左氏莊周。接踵特起。著書名世。冠絕古今。雖旨趣故自不同。然皆如華嶽三峯。卓立參昴。春秋戰國。乃有如許文雄。殆亦閒氣邪。

莊子注

郭象注莊子。議論高簡。殊有義味。凡莊生千百言不能了者。象以一語了之。余嘗愛其注混沌鑿七竅一段。惟以一語斷之曰。爲者敗之。止用四字。辭簡意足。一段章旨無復遺論。蓋其妙若此。世謂莊子注郭象。亦是一說。

夷狄

王通謂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夫殘忍貪暴。戎心之常。亦何德之足言。借曰有德。不過吏卒盜賊。姦人狂夫。聲懷之間。果其德合天心。自爲三才之所不捨。所謂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此春秋之義也。

朱陸貶揚雄

揚雄作太元經以準易作法言以擬論語。前代名賢。皆謂其學貫天人。諸子莫及。至其美新投閣之義。讀者亦不責焉。逮象山先生陸文安公始確然爲之言曰。子雲之太元。錯亂著卦乖逆陰陽。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由漢以來。胡虜强盛。以至于今。尙未反正。而世之儒者猶依元以言易。重可嘆也。朱文公作通鑑綱目。又特書曰。莽大夫揚雄死。自二先生決此論。而後雄之所以爲雄者。始昭白于天下後世。然南豐先生之嚴。司馬溫公之正。皆于雄有取。其見不同如此。而南豐先生以揚雄處王莽之際。合于箕子之明夷。詳哉其言之也。朱子極推南豐之文。原本六經。未嘗背戾其論。則朱子亦存其說矣。

列子精語

劉向校列子書錄、有云。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于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流。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于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精。恉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向此數語。頗能蓄禦寇之旨。案列子書。凡八篇。其粹者莫出于天瑞一篇。傳者云禦寇。先莊子。故莊子稱之。然後世多宗南華。而談沖虛至德者反寡。蓋莊子得其說而著用之。所謂青出于藍而青于藍。究其旨歸。則漆園之言。皆鄭圃之餘也。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于少壯閒矣。其在死亡也。則之于息焉。反其極矣。○抑又安知吾今之死。不逾昔之生乎。○子貢願有所息。仲尼曰。望其壙。舉斗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歷如也。則知所息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聖人藏于天。故物莫之能傷也。○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于天地。○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無介然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皇皇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爾。重囚累梏。何以異哉。○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生相憐。死相捐。○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壅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衰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伏羲以來。三千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閒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

○天下無對。制命在內。○人不婚宦。情慾失半。○大道以多敗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以上皆列子中精語。列子楊朱篇多至言。但時有重複。如論堯舜桀紂同爲腐骨。而論舜禹湯武。又曰與株塊無異。如言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而又曰畏鬼畏人。畏威畏刑。皆一意而重出者也。然大旨不害其爲達。張湛注列子。亦多有佳處。足以補旨趣之所未及。

治身事天

老子曰。治身事天。莫若嗇。呂榮陽希哲嘗書此語爲坐右銘。修行家以此爲養生之要。要之。此卽莊子所謂紝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戒者。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如禮與其奢也。寧儉。言禮之本。皆是此意。

豬苓爲帝

嘗記水心先生文中。有曰。豬苓桔梗。時而爲帝。無不按節赴之。或者疑其自作議論。不知出南華。經徐無鬼篇。其言曰。樂也。其實堇也。卽烏頭。桔梗也。鷄雌也。卽茯苓。豕零也。卽蟾諸。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郭象曰。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此論大概。喻人無貴賤。觀所遇之時何如。故用則爲虎。不用則爲鼠。又俗謂可貴可賤。皆此意也。夫堇爲烏頭。乃至毒之藥。然用以治溼。則爲帝。五苓散、用藥五味。而獨尊豬苓。以名其藥。蓋雖賤而可以爲帝。則貴賤亦何常之有哉。唐宋重科目。則儒貴。秦尙功利。則儒賤矣。案此以秦況元也。故先言唐宋。而後言秦。

莊子精語

世間常用好語多出于莊。體記一二于此。偶因常用者及之。

子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瘍之人。瘍音羊。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帝王之德。配天地。○三軍五兵之運。○日月照而四時行。○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蜩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是非其夢耶。○仁義。先王之遽廬。緩傳舍也。止可以一宿。○倒置之民。

譽外虧內。○以爲不己若者。我之謂也。○麒麟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孔子曰。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吾命有所制矣。○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兕。○觸髏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二子者。皆不轅其後者也。○紝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畏涂。○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豐狐文豹。何罪之有。其皮爲之災也。○犂然有當于人之心。○彼以利合。此以天鬻。○鬻工田子方之里人。○吾所學者直土梗耳。○使人之意也消。○仲尼曰。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吾終日與汝交一臂而失之。○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凡亡司馬云。凡。國名。郭注言有三亡徵也。○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石師謂匠石。○柴立。○丘願有驂三尺。郭云。有驂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司馬云。驂息也。宜南弃丸而弭難。叔敖除備以。

折衝。丘亦有願有願息其三尺。三尺匕首劍。司馬之說。似誣。

隱居通議卷二十

文章八

端平策問

宋寧宗開禧中。韓侂胄當國啓戎。時史丞相彌遠。爲禮部侍郎。與中宮楊后密謀。命殿帥夏震乘侂胄入朝。殛死于玉津園前。史登相位。改元嘉定。寧宗崩。拔理宗于側微。以登寶位。史相秉政。凡十八年。薨于位。鄭忠獻清之以舊學代相。改元端平。理宗始親政。召用諸賢。更革弊政。一時翕然。號小元祐。引領以望太平。而諸賢議論迂疏。國計匱乏。是時十六界楮幣滚輕。咸以爲病。端平二年己未。召江萬里爲館職。故事必先試策。而後除。是年南塘趙公汝談、直翰苑。命題發策。以楮爲問。問盡不滿諸賢之罔功。趙公嘗時僧宗。筆力高簡。朝野稱之。世變以來。失去三紀矣。偶從朋友間見之。如遇故人。輒錄于此。江丞相對策尤妙。實爲近代館職策之冠。予嘗爾之甚習。然浩浩數千言。無以盡錄。體志策問于此而已。

問楮幣至是術窮矣。其將何以救之歟。非楮之不便民用也。其法貴少。而今多焉故也。物視輕重爲相權。使黃金滿天下。多于土。而土之舉得甚于金。則金土易價矣。然則天下非物之貴也。楮之多也。非楮之多也。國之貧也。憂國者謂將深惟國之貧。宜從其原治之。而顧不然。上下日夜所講切。乃專在籌提。何見之

歟。夫國貧則取諸民。民竭無可取。則慨有痛自節財。今議者乃猥謂內有某事某事。例當舉。外有某事某事。勢當備。加費且不贍。而節何從施。若是則束手坐待顛沛乎。干制言、國無三年蓄者。國非其國。孟子謂三征藝用。則父子離。無三年蓄者。所餘少也。三征藝用者。無復餘也。今國家罄一歲所入。曾不足支旬月。而又日不輟造十數萬楮幣。乃僅得濟。是不止無餘矣。其可爲汲汲寒心蓋又甚于王制孟子之所云矣。而爲紳先生。方且雍雍然、義義然。交頌致知格物之微言。深贊攘夷復土之偉畫。此愚心所竊怪而絕不諭者也。仲尼言爲政在兵食。信至不得已而去則兵與食。猶在所舍。而用顧不可節乎。紹興隆興間。世未知用楮也。其時國計不見匱乏。民生亦無所患苦。自楮幣行于今。未七十年。而闕度狼狽。紊令繁數。遂至此極。且今天下非小于紹興隆興之天下也。賦取則倍蓰之矣。而若是焉者。猶可不討求其故哉。案支費必有目。其創而增于前。襲最重。蠹壞必有原。其積而至于今。就最深。廣費因何論而興。積壞至何事而見。今修復用何策。是欲樽約自何道始。二君負經濟之學。有聞矣。幸悉心科別其條。會而折衷理以對。觀于世有補焉。其勿習爲老生迂談。而使區區者憮然重歎也。

楮幣于宋謂之會子。于今謂之寶鈔。雖制用不同。而以久而輕。則弊一而已矣。至于物價踊貴。則以近年較宋。殆有甚焉。

江東運司策問

景定中。江東轉運司行貢舉。引試北方士人一科。時疊山先生謝公枋得爲考試官。發策、以中原爲問。閱目。筆力甚偉。當時遠近傳誦。今將五十年矣。故書中得舊本。恐失之。謾錄于此。

問。事有利害。不切身而傷懷。人有古今不同。時而合志。吾亦不知其何心也。登冶城、訪新亭、欲問神州在何處。自南渡百四十年。慨見青山一髮。眇眇愁予。蓍老不足證矣。安得不夢寐東皆諸賢乎。衰草寒煙。猶帶齊梁光景。徒以重人黯然耳。不知秦淮舊月。曾見千載英雄肝膽乎。惜其遼而不可詰也。北來諸君。忠義之澤在心。慨嘆黍苗。悲歌蒲柳。豈能忘情故都哉。本朝道德仁義之教。三代而後。未有也。士大夫苟且媮惰。無能遠猶。昔宋人物所不爲也。自隆興至端平。三大敗。縉紳不敢問中原矣。兵端不可妄開。國事不可再誤。思目前之危急。舍分表之經營。茲猶可籍口。柏城湖水。草木自春。不知誰家墳墓乎。每歲寒食夏畦。馬醫之子。無不以麥飯瀉其松楸者。長陵抔土。詎容置而不問哉。劉裕入長安、道洛謁五陵。時皆寄江左百十有三年矣。五胡雲擾。豈暇念哲陵廟。舜野禹穴。誰敢以疑心視之。此臣子不忍言之至痛也。由端平至今。又三十年。八陵不復。勳湮。恢秦始皇、陳隱王之冢。猶有人守之。三歲禋沛。義夫節婦。墳墓亦禁樵採。況祖宗神靈所眷乎。士大夫沈于湖山歌舞之媒。何知有天下大義。諸君北風素心。豈隨末俗間斷哉。公卿談學問自許孔孟。談功業自許伊周。若限田、若鄉飲、若論秀、若舉選。皆欲仿佛三代。此一事、乃堪在晉人下乎。或謂本朝取中原者。其失有四。不保全名將。不信任豪傑。不招納降附。不先據中原。不知諸君所聞何如也。後來黃、韓、班、荆、輟音。固晉人所深恨。西北流寓。抱孫長息于東南。同父已知中原決不可復矣。一旦聞有北方豪傑。試于漕闈。有司安得不驚喜也。猶記乾道壬辰、辛幼安告君相仇虜六十年必亡。

虜亡而中國之憂方大。紹定驗矣。惜乎斯人之不用斯世也。諸君亦有義氣如幼安者。百尺樓上。豈可不分半席乎。

或謂策問當設疑問難。今一筆說去。似非問目。然文氣振發。終是一篇好文字。其問目即寓于議論之中。但恐難爲對耳。

咸淳庚午科盱江擬策問

陳文定公宗禮、魁望立朝。平生以名節自任。縉紳高之。咸淳初爲尚書。當舉婺州通判冷應元、陳介。而兩浙運使潛說友因事評冷貪酷。公即自劾不報。徑出國門。詔遣中使宣回。公謝。徑歸里。朝廷不得已。除公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以華其歸。公不拜。已巳歲。改知廣州。象廣東經略使。桑調公必終辭。而乃徑赴鎮。明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是時賢似道柄國。每以官爵籠絡時賢。敗其素履。桑又謂公必不墮似道計。初猶力辭。似道以不能致公爲慊。致書殷勤。公遂爲動。答書許之。似道一日欣然語兩浙運使趙德茂與偵曰。始謂千峯堅壁。近得報書。許爲某出矣。由是中外失望。是年適科舉。有清江胡尉以遜來盱江貫閣校文。嘗作次篇策題。胡因以大臣出處大節爲問。既成章。以呈監試黎通守靖德及同院考試官。咸謂胡君文筆甚奇。而指摘大切。懼陳公借此以爲辭召之柄。則朝廷推求。非必相及。遂命他考官改爲。而胡之策題竟置不用。其後既拆院。有得其稾者。予愛其文。今錄于後。陳公既遊闕。詔兼參知政事。甫兩月。棄于位。君子曰、陳公晚節殊可惜。使其終于高臥不出。不過兩月不入都堂耳。而全名高節。舉世無傳。何至貽千古之慨哉。其文曰。

問。天高地下。古往今來。悠悠風塵。俛仰千載。賢者留芳簡冊。不肖者彌禍壞塢。榮華富貴。如浮雲過太空。起滅瞬息。獨士君子立身大節。垂之千古。與穹壤相爲不朽耳。當此蕉鹿醒夢之場。宜有磊落軒昂。睥睨天地之士。儼然長往萬牛莫挽之風。以警醒之。此有司所以喜讀而樂道者。不知諸君所志何如也。古之君子。內重而外輕。己大而物小。其視富貴利達。舉世之所攫決而爭者。猶如蟻蟻之過吾前。舉無足以動其心。故于進退行藏。無一不合。後世名韁利鎖。沈酣骨髓。直欲以有限之光陰。爭無窮之宇宙。不知逆旅之炊粱未熟。而人間之大夢已覺矣。回視嘗昔所營。了無所得。徒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東山雅志。每形言色。黃公酒壚。邁若山河。功名富貴。駸駸迫人。朝市山林。從此永隔矣。悲夫。一日。父子東歸。初無奇節。初非甚高難行之事。迨者車數百兩。至泣下沾睫。至爲圖畫以傳。豈出其擲見故耶。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雖位極人臣。貴埒公王。曾不如雲孫聊爾弦歌。蕭然環堵。歸來三徑。出岫無心。稱子候門。班荊共酌。爲差樂而無苦耳。古今賢相名卿。士大夫不少。牽於茲事不滿人意。立初節易。保晚節難。豈亦有所感而爲是論歟。滄浪望。聽雨早歸之約。快閣歸船。橫笛之盟。二公心事。皎如日月。山川鬼神。實與聞之。異時官海風濤。卒不如志。豈士君子之出處。亦天邪。功成謝事。幅巾東歸。誰不願此。由我者人。非我者天。晝錦故鄉。貴華曉節。耆英洛社。白髮蒼顏。高名全節。照映古今。千載而下。想望猶天人也。乃有望復位而目穿。一斥去而涕泗。上待輔臣如此。曾無氣節高邁。不貪祿位之人。以感動之。故年方四十。即求致仕而歸者。意有

在矣。好事之徒。乃謂急流勇退。是蓋懦風道骨之人。無乃見其面而未識其心歟。自古被遁般官爵。引據名節。以君子觀之。此理自不難見。言者乃曰此事今人不及。須于古人求之。而天子亦曰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僅見此人。若他人。雖推之亦不去矣。不知先朝盛時。難進易退之風。乃爾寂寥邪。當時固有不好官爵。不好奉養之人。辭官之章。多至十七八上。一語不合。即稱疾而求去者。或又詆之爲不情。何邪。再召赴闕。倍道兼行。投老鐘山。書空咄咄。何以開執議者之口。豈矯于始者。不能不改于終邪。至若不念舊惡。稱爲長者。常候人主之意。未厭先求去。故能三入。殊非執拗不聽人言者比。不知當時諸公。唯唯書紙尾而不敢輒有所豫者。何所疑憚而若是也。不寧惟是。平生所志。不在溫飽。榮進素定。何有不爲。而晚思再入。廿于自媒。去就如此。果能保其不以待復古者待我否。雖然。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盡。惟有早退以全晚節。吾愛之慕之。居廟堂之高。則愛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愛其君。吾亦愛之慕之。曾何優劣之敢云。況四郊多壘。人物渺然。宇宙內事。莫非己分內事。進居廊廟。而無充位行文書之譏。退處山林。而無晚節浮沈之誚。果何道而可。諸君里巷閒。與諸長老游從。其于出處大致。講之熟矣。洗除場屋爛熟之談。脫去常人喔促之態。而以胸中梗梗者吐之。有司于此觀其人。敢問。

盱學策問

前載千峯陳公晚節輕出。遂爲胡尉發策獻嘲。然策問措辭。形容太切。是年盱學王教授寅、引放堂試。亦以此意發問。而其辭意。忼慨深沈。讀者不覺誠奇筆也。其問云。

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邀霧將兮游鴻濛。躡天根。問倏忽。大辯何訥。大智何愚。大勇何怯。大肆若拘。詎由巢父。何子子而居。龍逢比干。何蹇蹇而誅。我將蓋是非。混有無。旁薄萬物。與天爲徒。薦紳大夫。劃然而笑曰。子殆未知天乎。古今天之晝夜。晝夜、天之一息也。陰絀而陽施。陽蒸而陰摩。呼而炎。噓而冷。天且爲物絞。爲氣化。爲形驅。子焉能逢世而與道俱。且夫乾、吾父也。坤、吾母也。其出也。或爲之君。其處也。或爲之友。雖尼山之老。鄒嶧之叟。尚役役焉同世趨。子又焉能一榭汝忘形軀。使青州饑民尚數十萬。耆英會上。忍家食以嬉乎。使西師怙虐。殭膽未寒。晝錦堂中。忍委身以歸乎。寒已上供用韻二龍閒臥。洛水無波。清則清矣。青苗乎。實滿杯俱敗。忍不爲斯民活一著乎。晨窗林景。雲谷自春。高則高矣。酒邸舊人。出幽人明。忍不爲國家伸一隙乎。借曰太平無事。我可擊伊川之壤。都督有人。我可織東湖之屨。然名教一家。中原萬里。彼能忘之乎。四道狼煙。萬字俱蕪。戎馬迹猶不到西山兩浦間乎。倚梧而瞑隱几而笑。當爲是深長思。而奚以靜爲高。或曰我且直之何如。大夫曰唯。夫靜專動直。乾道也。子奚迂而況盲風夜收。天宇爲霽。狂瀾不驚。上下一碧。非神龍出游。瞬息八極時乎。天下憂患一疏大鳴。于好口饒鼎之交。而慶歷以後。大事若默。儘聞今日爭濮議。明日爭濮議何故。河朔三鎮一奏。力爭于袞鉞奔逆之衝。而建炎以來。晚節浮沈。舍典學數語外。寂寂無聞。何居。或曰自仁祖朝優容言者太過。其始也以詆訐而去爲賢。其終也侵尋而入于諛。靜與直。胥失之。此數百年通患。而爭新法之罪。吾黨所以平之也。然則容言非朝廷福。諱言反爲朝廷福乎。直言非吾黨幸。隱言反爲吾黨幸乎。語涉太后。忤之者固僭也。隨之能。雖速之乎。能飾

有聞。傳之者固譌也。介之去。誰實激之乎。批答弗稱。疑之者固輕也。鎮之出。誰迫之乎。天章十條。撓之者僥倖乎。抑有出于僥倖之外乎。伯紀十議。忌之者僭叛乎。抑有出于僭叛之外乎。燈前夜雨。掩卷悠思。未嘗不爲志士一慨。而亦未知所適從也。顧鳳岡之隆登。想直講之高風。（案盱江城北有鳳皇山。其麓有李直講墓。直講名覯。字泰伯。銅陵石磴。南城縣志。西十五里有銅山。案廊原三谷。華子岡。謝靈運詩。銅陵瞰碧澗。石磴凌紅泉。李善注文選云。銅陵即銅山也。）遁賢棲客。亦興倘佯乎其中。必有能袪世迷者。敢問。

此題既出。時學內外應試者數百人。皆莫悟其旨。予退而歎曰。是殆爲陳子峯發也。蓋子峯爲賈公一出。公議既惜之。而入朝一疏。又乏骨鯁。視騎昔四大顧之說。大異。于是遂失衆望。今策問中有靜直訐諛四字。蓋問目綱領。而所引歐陽文忠、趙忠簡、直言不終、意甚可見。是時即以出處語默爲答。斷之曰、士大夫未暇問語默。先當問出處。若出處之大節既明。則語默之小疵可略。曰靜、曰直、曰訐、曰諛。明問偉矣。顧纖悉于小節。而闊略于大閑。吾不知風範一潰。廉恥道喪。尙瑣瑣于言語諛激之分。一何末哉。其意以謂于峯一動已誤矣。又何必復校其論諫之是非。王公大喜。遂于數百卷中擢予爲第一。遠近傳誦。翕然許可。予往謝。王公謂予曰。初得此卷。以爲決非建昌城內諸公所能作。若非金谿、即臨川人材也。緣三年在此考校多矣。若目前諸公之文。皆能識之。此卷文字風骨偉然。非尋常所有。故疑其爲遠方之文耳。已而拆號見姓名。乃知其爲南豐作者。甚自喜所擬之不謬。而又甚恨相識之晚。自是與予定交相得。懽甚。明年三試皆中前列。未幾公授代。再注南安郡教授。別後猶不忘。常寄書求予文。期予以遠大。前三數載。江西陷。漫不相聞矣。公、廬陵人。咸淳乙丑由江西運司混試。補入成均。戊辰即中省試。以內舍生得注教官。云此策題失去者十有五年。常思見其文不可致。戊子六月。宗人景周。偶以此本見示。因備錄之。併記當時事。爲之慨然。

隱居通議卷二十一

騈儷一

總論

宋初、承唐習。文多儷偶。謂之崑體。至歐陽公出。以韓爲宗。力振古學。曾南豐、王荊公、從而和之。三蘇父子又以古文振于西州。稽格遂變。風動景隨。海內皆歸焉。然朝廷制誥。縉紳表啓。猶不免作對。雖歐曾王蘇數大儒。皆奮然爲之。終宋之世不廢。謂之四六。又謂之敏博之學。又謂之應用。士大夫方游場屋。即工時文。既擢科第。舍時文。即工四六。不者弗得稱文士。大則培植聲望。爲他年翰苑詞掖之儲。小則可以結知當路。受薦舉。雖宰執亦或以是取人。蓋當時以爲一重事焉。今究觀所作。雖無補國家實政。然否泰盛衰升降之運。亦可因是觀之。何者。世道休明。則辭氣盛壯。固非濁世昏俗所能及也。當時士君子。率皆殫精覃思。鑄出偉詞。誠多精妙不可泯者。要亦文明盛時、習尙然也。南渡以來。名公著作。多見梓刻。海宇誦習。近世尤多奇人俊士。妙語風猗。惜經世變。編簡淪沒。無可採覽。而又慨其久而遂忘也。迫記零落不忍遺。輒附載之。身歷亂離。神志凋耗。蓋記者不一二。而遺者已什百矣。姑列于後。

陸放翁諸作

陸放翁。名游。字務觀。文士也。高宗紹興末。已爲樞密院編修官。孝宗初立。召對與尹穡同時賜進士出身。慰遇甚渥。俄以不謹交游。能通判鎮江府。上不樂由是。屢爲不官。久之。乃從范至能成大入蜀。既而補郡。稍遷部使者。又以言歷淳熙末起守嚴陵。入見上勞勉之。既到官。以表謝曰。明主恩深。書生命薄。唐帝之知李白。一官不及于生前。漢皇之惜相如。遺藁猶求于身後。上頗憐之。內禪前十日。命以軍器少監權禮部郎中。孝皇愛惜人才。不終弃如此。晚年高臥笠澤。學士大夫尊慕之。會韓侂胄顓政。方修南園。欲得務觀爲之記。峻擢史職。趣召赴闕。務觀恥于附韓。初不欲出。一日有妾抱其子來前曰。獨不爲此小官人地邪。務觀爲之動。竟爲侂胄作記。由是失節。淸議非之。有四六前後續三集。其文初不累疊全句。專尙風骨。雄渾沈著。自成一家。眞駢儷之標準也。因摘其妙語。以訓諸幼。

賀茶山曾祕監有云。聞諸耆舊。昔在祖宗朝。有道德魁偉之臣。士鄙刑名功利之學。政術既斥夫卑陋。國勢自極于尊安。豈惟右文飾治之方。是亦折衝消萌之要。至于主盟儒道。典領書林。必求名勝之宗。尤極淸華之選。又曰。舊聞入洛之盛事。疑于古人。追數過江之諸賢。屹然獨在。除刪定官謝丞相自敍有曰。獨學孤聞。倦游不遂。斷編記誦。媿日耳之徒勞。跌宕文辭。顧雕蟲而自笑。低佪久矣。感歎凄然。使有一人之見知。亦勝終身之不遇。然而窶貧至薄。與世寡諧。在鄉閭則里胥亭長之所叱訶。在州縣則胥佐鈴下之所蹈藉。聲名湮晦。衣食空無。賀張都督有曰。仰惟列聖之恩。實被中原之俗。耕田鑿井。舉皆涵養之餘。寸地尺天。莫匪照臨之舊。豈無必取之長算。要在熟講而後行。顧非明公。誰任斯事。賀曾台州有曰。上待老

成。惟恐弗當其意。士聞靜退。自消競進之心。又曰。歷考平生。追配古人而奚愧。中更俗吏。益知儒者之有功。賀禮部侍郎有曰。惟宗伯之淸華。極近臣之遴選。必使此地。常得其人。則朝廷日尊。自弭未形之患。論議守正。亦折羣衰之萌。若夔州通判謝啓有曰。少也畸人。長而獨學。好莊周齊物之說。樂以忘憂。讀嵇康養生之篇。慨然有志。秉心不固。涉世浸深。兒女忽其滿前。黎藿至于幷日。屢求吏隱。寬代躬耕。亦皆辱記其姓名。固欲稍畀之衣食。費元化密移之力。不知幾何。悼孤生一飽之艱。乃至如此。除監司謝啓有曰。衣食不繼。自貧甕楚之邦。齒髮凝衰。倦游隴蜀之境。惟習氣未忘于筆硯。每苦心自力于文辭。藏之名山。本欲粗傳于後世。待以國士。豈期邂遇于鉅公。又曰。士于知己。寧無管鮑之情。人之多言。謂爲李牛之黨。又曰。哀窮悼屈。如伐木故舊之不遺。懷昔感今。異積薪後來之居上。通王宣撫自敍有曰。窶貧凡陋。承學空疏。雖肝膽輪囷。皆慕昔賢之大節。乃齒牙零落。猶爲天下之窮人。撫劍悲歌。臨書浩歎。每感歲時之易失。不知涕泗之橫流。知嚴州謝到任有曰。淺智褊能。薄才縣力。棲遲屏迹。但欲射石虎以終殘年。辛苦著書。不足藏名山而俟後世。偶爲貧而求仕。旋觸罪而免歸。雁食無儲。鶉衣不補。凡百君子。悠悠非特達之知。平生故人。往往處嫌疑之地。欲言誰聽。投老何歸。又謝啓有曰。下愚難移。大惑莫解。不能高飛遠舉。求避橫目之民。乃復直情徑行。自掇噬臍之悔。永言窮薄。數蹈邅回。毀來厖待于道高。災生豈由于福過。斷雲寒落。敢懷出岫之心。病鶴摧藏。忽忝乘軒之寵。又曰。哀細德之儉微。開洪鈞之坱軋。念茲積譴。雖擢髮而有餘。察彼衆讒。亦吹毛之已甚。未加顯戮。聊復少收。又曰。無復入關。西日舉釣竿之手。惟希度世。東封禪

玉輅之塵。賀丞相有曰。永惟夷夏戴宋之舊。思見太平。時則祖宗在天之靈。爲生賢佐。上參政有曰。爲治不難。其道顧何如耳。用人若此。吾國其庶幾乎。傳聞四方歡喜一意。某聞公論未嘗廢。常苦不在于朝廷。小人豈必無材。惟患與聞于國事。又曰。仁人先天下而發。重矣自任。賢者備春秋之責。難哉克終。賀李運使有曰。盤薄游戲之翰墨。嬉笑怒罵之文章。過黃初而有餘。嗟正始之復見。飛騰捷路。恥煩狗監之吹噓。散落遐荒。寧付雞林之裁鑑。賀御史中丞有曰。人情不遠。立朝雖樂于抨彈。仕者自謀。于世本求于遇合。又曰。國有紀綱。治自形于四海九州之遠。士篤名義。效或見于數世百年之餘。賀丞相有曰。時玩久安。輒生天下之患。國無遠略。必有意外之虞。賀運使有曰。寬猛異施。古今莫一。子產號衆人之母。用于鄭而莫救陵夷。申商爲法家者流。辭至秦而卒以顛覆。歷考前編之迹。莫先儒術之功。又曰。敢圖莫境。獲備屬城。閭里無聊。肇踰下僅科之牽。事功靡著。忍蹔修候門之書。自敍有曰。笠澤漁家。紹興朝士。捫參歷井。久困客游。表海摘山。屢乘使傳。既罪竄之未洗。抑衰疾之相侵。骨相宜窮。顚頗可揣。穿延和之細仗。悅若隔生。分新定之左符。更叨起廢。又賀丞相啓有曰。廟堂之謨。代天而理物。帷幄之算。經遠而折衝。平居用小大之材。欲其披肝膽以自盡。一旦付疆場之事。欲其捐性命而不辭。自非有以素服衆心。則將誰與共濟大業。曾文側席于子玉。回紇下拜于汾陽。王商以忠蹇立朝。則單于不敢仰視。平津以陸婀充位。則淮南謂若發蒙。自昔論世之盛衰。莫如觀相之當否。

以上皆放翁集中語。凡此皆以議論爲文章。以學識發議論。非胸中有千百卷書。筆下能挽萬鈞重者。不能及。後來惟劉潛夫尙書極力追攀。得其旨趣。壯年所作絕似之。晚年稍變槎牙蒼鬱之態。然覺枯槀矣。

劉後邨諸制

景定壬戌。山東李璮。以靑齊來歸。授璮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制曰。臣子之情。尊君而愛父。春秋之法。內夏而外夷。敉嘉蓋世之豪。首決歸朝之策。俠義慨英風之鮮儷。超勳階爵級之常彝。誕播絲綸。肆頒印節。李璮幽河間氣。淮海俊人。市駿骨而捐金。招來遺軼。聞雞鳴而起舞。寤寐功名。感辛有爲戎之言。抱魯連蹈海之志。慨思衛考被遇先皇。厲吏之疏庸。致勳臣之跋蹇。厥迹前事。諒丹赤之初心。嚮效膺公。欲雪淸于前垢。既舉渤海。歸職方氏。復牽滑靑。入王會圖。無疆界彼此之分。有車書混同之漸。王猛發正朔相承之論。勿皆爲謀。馬援知帝王有眞而來于漢。尊意英雄所見。今古略同。是用加兩鎮元戎之榮。峻二府督師之拜。珍草地之通膺。分茅土而胙齊。少慰立身揚名之心。併下改吏役官之詔。於戲。與起守西河而事魏國。未聞竝擁于齊旌。太公表東海而封營丘。孰若徑疏于王爵。永肩忠蓋。式對褒嘉。可云云。口宜云云。卿撑宗之義。嵩歸疆之功。大擁將旌于淮蜀。胙王社于靑齊。以屬英豪。以獎忠孝。茲爲異渥。益懋壯圖。其父李全。特追復彰化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京東鎮撫使。依舊京東忠義諸軍都統制。制曰。君記人之功。不瑕疵于往事。子揚父之美。蓋倫紀之至情。家庭有特起之豪。泉壤如生之氣。嵩辰出綺疏。濕遐陬。李全海岱奇才。風雲壯概。帥齊地陷蕃之衆。歸于本朝。立室門勳庸之勛。書之盟府。加卿子冠軍之號。極使相元戎之榮。雄心方驚于白檀。異夢奄罹于黑幰。劉琨皮之志。非

不踐言。猿跋胡而然。豈其獲已。是生英嗣。雅慕華風。自拔衽髮之中。來獻版圖之舊。昔周封蔡仲。志郭鄰之德。漢爵弓高。原馬邑之賞。既獎宜堂而裂土。乃命告第而復官。仍改汗青。用昭忠亦。以慰箱篋。薰蒿之感。以堅關河。響附之心。於戲。剖符分功臣之封。不及觀于子貴。結草亢輔氏之役。必能報于國恩。可云云、奬諭制招二國詔有曰。恩交義結。不煩辯士之下齊。檄走書飛。已報王師之入蔡。赦詞有曰。被髮左衽。英雄恥胡服之歸。簞食壺漿。父老迎王師之入。以上皆劉潛夫克莊筆也。時以工部尚書兼直學士院。一宗制詔。蓋出其手。筆力高妙。不假琱鐫。而用事尤精切。如自櫓黑幟。弓高馬邑。用之李全。無以加之。白檀、出漢書李廣傳。黑幟、出陸機夜夢黑幟繞車。手決不開。天明遂遇害。漢韓王信以馬邑降匈奴。後其子頹當復歸漢。詔封爲弓高侯。正與李全事體同。其妙如此。時又有奬諭。詔乃平舟楊元極棟。當制有曰。齊地開十二。奉關籍以歸本朝。禹服廣數千。知衣冠之爲正統。覺文氣不及後郇活動矣。

時又有安南國王陳日照。詔文無照。卽類字表。稱年老乞傳位其子威晄。朝廷以前無此例。議所以處者久之。詔從其請。封威晄爲國王。而日照加封大國王。以尊榮之。二制皆佳。大國王制曰。春秋大一統。進爵所以勸來。中庸有九經。嘉善所以柔遠。矧功成而身退。宜恩厚而禮隆。乃眷南交。夙勤內向。堂搆屬聞。于承襲。梯航恪奉。于貢輸。爰錫殊稱。誕敷顯册。其官安南國王陳日照。沈雄而和衆。忠順而遠權。始謹終欽。居海瀕而霑聖化。仰觀俊察。知中國之有至仁。久殿是邦。欲授之子。日昇平之舊觀。表懇惻之忱。辭。維爾是常。亟修來享之禮。謂午也可。竊希告老之風。有嘉乃心。奚斯所予。尊無二上。固難攀大漢之儀。官必太先式克用。威周之典。授師垣之極品。冠藩服之眞封。邑采加豐。身章增貴。疊此重褒之寵。昭其蚤養之榮。於戲。安且吉者。詩必稱。義不忘于請命。老而傳者。禮所尚。壽宜介于耆頤。啓衡後人。祇余明訓。可特授檢校太師。特封安南大國王。依前云云。功臣仍賜襲衣金帶。主者施行。威晄制曰。周建諸侯之國。錫以山川。漢封異姓之王。及其苗裔。美矣家傳。于恭順。俾之世襲。于蕃宣。奄賜履之舊疆。疏出綸之新渥。安南國陳威晄。挺姿英毅。秉性忠純。在邦在家。終始安民而和衆。是父是子。後先作室而肎堂。過庭雖命以繼承。馳驛尚勤。于奉稟。際天所覆。鄉風慕文軌之同。重譯而來。效貢忘梯航之遠。載嘉謹恪。爰示寵褒。爵超五等之崇。秩視三公之貴。旌節長安之本色。錫眉瑣戈。名號凌煙之元功。高冠長劍。分茅如故。食采有加。益堅屏翰之心。庸報君親之德。於戲。衆星北拱。仰瞻象緯之垂。百川東之。孰謂鯨波之隔。欽承恩遇。求庶桑榆。可特授靜海軍節度處置等使。特進封安南國王。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百戶。特賜效忠順化功臣。主者施行。是時、亡友范去非。從包宏翁尚書在朝。嘗錄此二制。并山東李璮封齊王制詔一宗。從行都郵遞。械以示予。謂皆出後郇劉公視草。予讀山東制詔。見其雄奇超卓。信非後郇公莫能也。此前一制。鎔意鑄詞。亦似出劉之筆。其後趙次山仕閩歸。惠余後郇文集。閱視之。但有山東制詔。而安南前制乃不載。未幾後郇卒。其家盡會萃其平生所著別刊少本。爲大全集。曾爐辭仕閩歸。又惠余一部。復閱視。亦無前一制。如此則或出他學士視草。未可知也。嘗記故友車霆卿云。景定間留行都待班引時。後郇當制。一日下直。霆卿謁之于寓舍。公方苦痰眩。不能迎客。延入臥內。則見其伏枕。而又若有所搆思者。已而且嘔且視草。霆

卿問之。則方讀賈忠肅涉封魏王制也。謂霆卿曰、適苦思得一聯云。忠臣義士。知祖逖誓江之心。故老遺黎。悲宗澤過河之志。霆卿極稱其佳。且以祖對宗。以誓江對過河。又精切。公詐自嘗制。每得大詞頭。多是無案底者。意蓋謂山東歸朝。出于創見。無舊壞子也。然安南遜位。亦可謂無案底矣。吾因霆卿之說。遂借前一制決出于公。然集中不載。豈出于他人之筆乎。

翁丹山濟王制

寧宗在位久。前星未耀。乃取沂靖惠王之子爲子。賜名竑。封濟國公。嘉定十四年六月也。十七年。將立爲太子。而寧宗不豫。時史丞相彌遠顓國柄。皇子惡之。將俟安穩。有所處置。史覺其意。矯詔以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爲皇子。賜名昀。而以竑爲三府儀同三司判寧國府。封濟陽郡王。寧宗崩。理宗遂于柩前卽位。濟王旣出。有潛王潛丙者不能平。本王起兵于霅川。朝廷遣兵討之。王自經死。理宗由是享天位四十有一年。深德史公。公盲力諫理宗。以勿復濟邸官爵。勿爲立後。理宗入其言。自臨御至升遐。凡廷臣言綸紀、乞綱紀者幾千百疏。名臣鉅儒。脣敝舌腐。言之。皆不報。暨度宗繼統。乃始行之。制曰。朕紹膺不圖。蒐舉缺典。時昭考友不得以因心。遺我後人。孝莫先于繼志。乃若秦邸之事。當其涪陵之時。太宗悼之。已有敕爲恩章。聖承之。遂蠲復元爵。矧和聆于詔命。而可緩于慈章。故皇叔巴陵郡公竑。胄出帝家。昨分王祔。予而能孝。宜懷不憾之心。臣若克忠。冒犯無將之戒。恭惟聖父。篤敘天倫。尺布斗粟之謠。自詒伊阻。大衾長枕之樂。豈不衆思。故每于家庭之間。而念及泉壤之下。謂事關社稷。雖天不能違。時使藻飾墳塋。他日毋寵錄。且實慶所顯膺之異數。在端平亦稍慰其沈魂。何爲屯蹇正待渙汗。對越蔡塗之新屋。悉還華士之故封。是用秩冠孤卿。節仍兩鎮。守冢置二千石。合修上雍之儀。乘車共七十人。尚廣封蔡之產。儻猶存歸地之魄。其往謝在天之靈。可追復少師、保靜鎮潼關軍節度使。濟陽郡王。仍令所司備禮改葬。主者施行。此制語意妙絕。朝野夸誦。蓋中書直院、翁與可合筆也。

賈相制

景定庚申。賈師憲月軍中拜右丞相。依舊京湖四川宣撫大使。制曰。涕泣而表出師。不遑將母。旬宣而歌維翰。蓋以付卿。忘其謙筆也。

紹陵登極赦

度宗登極赦文有曰。洪惟先皇。不承大統。傳家嗣十三聖。光紹寧宗。享國踰四十年。遠幾仁祖。馬翔父廷。鬱當制也。

馮景說賀賈相啓

山東來歸時、賈師憲初入相。馮景說夢得以啓賀。有曰。周公大誥淮夷。卒寧王之圖事。孔子旣相魯國。歸齊人之侵疆。雖曰切當。然周孔事業。賢相亦難以語此。況僉壬之賈似道乎。賈師憲旣辭相印。居西湖。自爲平章軍國重事。五日一入朝。赴都堂治事。賀啓有曰。日開門館。對南北兩峯之高。時游廟堂。總東西二府之閑。亦甚切。

督府檄文

德祐乙亥長江失守賈公開都督府移檄諸路罪狀諸呂有曰元溫輩從並受卵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用事極切不知誰筆或云參贊李尚書珏所草也

陳丞相啓

陳丞相文龍咸淳初爲太學生是年學中引放公試之旦適奔馳弗及既至公闈則試者畢入已扃鐍絕關矣公既弗得入亟陳于當國者賈師憲特筆送入試已而同舍生忌公才名幸其不試又以爲此賈相送至有司必覬望私取則有妨同進競白于監試者卒不啓關公以此終不得試惟以一啓謝廟堂當時傳誦未幾公擢戊辰進士第一歷清要景炎死節卒爲名臣云啓曰公闈鎖鑰自外門牆相度包荒許歸甄冶甫倉皇而得請殆粉碎以難酬欲剖懦衷先機或涕竊以得失有命行止非人王勃有作記緣風借送舟之便李廣無封侯相天教失路之迷蓋其逢不繫巧遇雖所投亦有奇耦乃若盱遲有悔之咎不涉進退維谷之難苟非有物敗之夫何使我至此伏念某齋鹽味苦葵莖品凡勇私怯公爲竊笑者八年矣歲前霜後鬢蠅飛不數武焉徒以先緒灰寒親頭雪白慨青氈之未復誓鐵硯以相從潦其萍梗于四方意者株守于一試居然不武何以謂文鶚既鳴矣會且歸則可以逃焉不進也非敢後何來之遲關者辭焉君且休矣竊念顧堂之容物豈忍場屋之遺材聊仰首以鳴其將果聞聲而見其事鄭重千鈞之判料理一介之寒尺度不拘章縫交師人棄我取受相國之賜多誰復汝憐奈書生之命薄正舉頸而聽屬竟搖手以絕關如之何其拒人歟其不哀之亦命也垣圍繞繞真如失木之猨門外棲棲自笑立袍之鵠固知投壁是致遭疑初未入宮夫誰見妬百邇矣吾過矣何所逃尤天厭之天厭之爲此顛沛是區區而不余畀將皇皇乎欲何之同輩深嗟不暇責我而悲我逢人相語安知禍翁非福翁姑少逃紅勒帛之厄終未了白紵衫之債以俟知者知術寧有利不利邪兩生不果來業已輸武成宮之試三年將拜賜或可躋光範門之班茲蓋某官以不世之元勳爲斯文之盟主謂隔戴進士忠厚樂易者不爲而收拾人才細大短長之並蓄故當三吐哺三握髮之際不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遂令金躍之頭均囿玉成之造某惟有益鞭其後再鼓而前失東隅收桑榆距敢忘于憤悱在公門蓋桃李竊豫冀于栽培少深心香莫殫舌筆

此啓既上賈師憲嘉其材餽以瓊苓露百瓶蓋揚州名酒也公復小啓以謝

上光範書甫介舍人之謁讀醉鄉記特華從事之頒何哉韓子之窮齋拜此曹相之醇酎溢榮觀于盥外轉生意于愁邊某官飜酢周乎廣輪淺深存乎宰理一鏘二簫慶明良之相逢百檀千鍾味聖賢之深趣溥四海皆春之意開萬閭庇廈之仁竟憐一夫之向隅俾與衆人而皆醉某醺酣厚德傾倒威私天下一本瓊苓曷當嘉貺門外三千珠履顧走後塵況懷大臣當報國士

以上二啓余舊錄藏亂離失去今從周文季中假其本復錄于此陳公魁望名流孝于母忠于君可媲百世非特以文章重也因記公鎮臨川時頗知賤姓名期以過從論文一日因餞送曾通守赴袁州使道謁公一見語合蒙公傾倒細論相期千載竟日話心娓娓不能休時新君登極首除朱文昌禩孫爲京西湖北四川宣撫使鎮江陵公屬余作賀語余因援筆曰出命九重官威六路天昌宋祚乾元初御于正朝地重荆州換號首開于大閫公一見大稱賞未幾公被劾解郡綬南歸道盱江予馳出橋南餞之贈詩曰擬覘盡邊正好春蕭蕭落葉忽愁人胸蟠冰檗天能識紙挾風霜語未真無路叫閽空短氣有氓臥轍欲沾巾南歸潼馬淒涼甚添得愛時鬢似銀公覽詩甚喜爲駐長亭促膝劇談眷戀若不忍別者且復予詩又致餞焉其詩曰來到盱南賸有春山川秀麗産奇人文追漢制才無敵詩接唐風味更真君別頻宜減尺素我歸但欲岸綸巾相思千里惟心在明月行天瑩白銀公歸里甫半載賈似道能朝廷更化起公爲臺官以至執政然戎馬滿郊時事漸變予不復與公相聞矣其後三山建行朝聞公大用又其被閩地失守聞公忼慨死國予深哀其死而嘉其忠爲作小傳載其平生出處大節具見哀鑑以垂不朽且以見死生交情云公莆田人淳熙丞相正獻公俊卿孫也

隱居通議卷二十二

駢儷二

盱江總評

敏博之學盱江尤嗜以愈所見前一輩行則有劉信翁挾南城黃希聲文雷傳幼安自得背高自標致客諸侯有名聲信翁于予爲族兄蚤孤而敏前江陵戶曹張謙子自明奇之納以爲壻謙子、學問該貫文辭高雅交乾淳間巨公偉人多見聞信翁由是得成其學嘗以鄉貢試禮部不偶晚用累舉恩得官會朝家方修高孝光寧四朝大典顧建史局命尤端明楨以宿儒提領得自辟屬鄉寓公張孟博淵微以大魁爲祕書少監素善信翁薦之尤公得請于朝爲國史院校勘時寶祐丙辰信翁年七十餘矣亟供職修數傳將俟書成進御例合得改京官未及而病塞喉以卒有文集數卷其子孫弗克肖竟散失所作記序銘志極高古有尊曾法度而四六之作蓋不及也希聲則余前所書長歌行者有看雲集絕精于詩而四六亦不及焉幼安早以春秋學得聲場屋後工古賦記序而其四六之文視前二公爲勝嘗著奉秋證義獻于朝敕免文解今年八十有餘而記問該洽不少衰可敬也已此三賢行前一輩也繼興者有車震卿東趙式山必邕范去非禮歐聖弼良雖文體各不同然同出一時年事相若互以筆力頡頏後進不及者望之

寿仙余以晚出，幸及交此數公，皆意氣相許，予議論相叩擊，文字相琢磨，幼安嘗品題今世文人，推許四公，余不敏，亦辱幼安進之，曰文社得五友矣，嗚呼，孰謂四賢者俱去余而死乎。震卿文尤蒼勁峻潔，有風骨，年二十有六，檄淳祐丁未第，仕至瑞州新昌宰，甫赴官，卒于南浦亭，歸葬盱之麻原，次山文明贍精切，已詳書于前矣，去非筆端流麗俊快，一塵不染，如其人，累試不利，年四十三卒，樞密安齋先生包公志其墓，聖弼三貢于鄉，登景定壬戌第，仕止江淮坑冶司幹官，其文典實莊重，而乏正氣，與去非俱爲包公所知，今追記四賢舊作，十忘其九，謾列于後。

車震卿諸作

李侍郎伯玉爲侍講，誤犯穆陵嫌名，上章自劾，有旨免罪，震卿爲草謝表，有曰，講學方新，聿陳古誼，臨文不謹，誤觸嫌名，凜雷電之震驚，荷乾坤之涵育，臣若稽虞典，舜曰重華，載考夏書，禹稱文命，如揭日月，不以山川有耳目者皆知，豈齒牙之敢及，又曰，姓所同名所獨，既重犯于嚴威，功惟重，罪惟輕，乃大恢于聖度，此表一時爲人夸誦。

賈祐戊午，震卿爲袁州判官，時方巨山岳爲太守，自以省闈魁望，素負材名，又嘗守南康軍，因杖湖廣總所綱梢，爲總領賈師憲勒其具狀，巨山不伏，聞于朝，力詆師憲之非，總領所劾上，巨山徙知邵武軍，聲名頓重，由是益自高，既至袁，值丁子萬大全當國，以袁玠知江州，兼江西安撫沿江制置副使，網羅諸郡利原，無子遺，巨山素嫉其姦，令下，輒發氣抗辨，震卿適贊郡事，巨山奇其人，傾心委任，于是安撫司劾上，巨山與震卿俱降罷，明年己未秋九月十有七日，游黃逗渡，丁袁俱敗，竄，朝綱一新，布恩宥過，越明年，震卿援赦恩得洗敍，以啓謝檢正趙廣微崇歟，有曰，負舟而迎使者，嘗隨牛馬走之塵，升階而揖侍郎，可想鳥鵲飛之意，敢謂十二樓之薄命，忽過千萬間之歡顏，造化無私，孤寒有恃，某所學甚苦，其貧則甘，少而沈浸乎詩書，直欲飲上池之水，壯而膠擒乎事物，何異登太行之山，客娓娓而嘲雄，人寥寥乎說項，空自憐其猿臂，誓不食于馬肝，畢好雨，寘好風，難調乘口，蜀吠日，越吠雪，自有他腸，又曰，脫幘投地，蘇省告天，所幸社稷靈，長天王明聖，雖未築館，皇而誅六賊，然已禦螭魅而去四凶，神觀復回，殺機頓息，李定治東坡之獄，而今果安在哉，歐陽辨師魯之書，必有任其責者，末云不圖今日，幸復見公卿，篤厚之風，自誓此生，尚可奉郡國孝廉之對，其所以報，不在斯文，又自辨有曰，皇天后土，張巡無降賊之心，白晝通都，曾參有殺人之事，此語尤淒壯，可以感動。

景定壬戌，齊龍來歸，公以啓賀，當路有曰，亦有英雄，欲舉豫郡而歸者，奈無豪傑，恐得荊州而失之，未幾，山東果復陷，人以震卿爲知言，又曰，要使賬昌之旗幟，見者寒心，庶幾渭橋之鼓鐘，從此歸命。

樞密包公謝事，歸里，張宴，招郡太守，震卿爲作樂語，有曰，野服見賓客，方從北山隱士之招，金罇醉使君，初上西京循良之最，好對一天風露，共談千里耕桑，末云，如此良夜，既不辭北海之罇，儻有餘情，尚冀獲南山之獵，盱城南門外有倫魁堂，蓋曾文莊公鴻甫，嘗舊宅基也，公赴紹熙庚戌廷對，天子擢爲第二人，官至工部侍郎，子仲實，穎茂，既貴，顯，移家城內，乃卽故基，搬別墅，號倫魁堂，以表之，咸淳癸酉，詔諸郡取士，鄉友欲振士氣，復于通衢，建樓，曰倫魁，與堂相輝，震卿爲作上梁文，曰，倫魁通衢，武城文藪，古千年之旺氣，大啓山川，建百尺之高樓，坐挹星斗，庆成氣數，將復，癸酉詔書又來，風露八窗，幻出蓬萬寒清虛之府，雲濤四面，如坐瀛州方丈之圖，又曰，見八萬四千門戶，連月爭于雲間，迴一千七百河源，從仙槎于天上，末云，奎文與來，魁宿臨盱，重看忠孝狀元，遂作太平宰相，此數語殊不塵也。

趙次山諸作

景定壬戌，曾仲寶侍郎，爲江西轉運使，時度宗以忠王立爲皇太子，四月九日，乃其誕辰，次山爲曾公作賀箋，有曰，純乾直月，祥開初九之辰，密震承華，德稟陶三之極，諸司傳誦，交稱精切，蓋四月應乾，而初九潛龍，爻應儲副，且協其誕日也。

周漢國公主增封兩國，次山爲運司進賀皇帝表，有曰，王姬下嫁，於皇東服之儀，帝制坦明，復增湯沐之邑，及公主薨，又進慰箋于東宮，有曰，太傅之教在前，動遵于禮，有姊之喪拱石，悲發乎情，願于晨昏定省之餘，勉進表樂中和之諫，其慰皇帝表，有曰，豈不嬰于皇情，頗悉歸之天數，皆雅論也。

次山初以曾公辟爲運使屬官，曾公龍洪侍郎，嘗繼之，次山以奎命往吉州督餉餫，與吉守廉左司，交有違言，次山亟投劾歸里，洪愛其才，力招之，次山不得已，再趨幕，以啓謝，有曰，辨幕抗塵，歸夢逾歡于彈鋏，使軺問俗，恩光首出于招旌，自敍有曰，半生陋巷，天與以貧賤非志之資，雙影窮途，人知無狂惑喪心之疾，頃自紅蓮之依水，已慙小草之出山，會司存承朝命以拘催，俾幕旅服官，箴而往役，怒移水中之蟹，驚海上之鷗，當吾世而失蕭侯，不如其已，吟小山之招隱士，盍歸乎來，乃特枉于招呼，許重陪于畫諾，名實笑狙公之朝暮，來往類雁臣之春秋，後洪公以京狀薦之朝，次山啓謝有曰，蕭何之追韓信，豈云得士之無雙，秦穆之用孟明，姑示與人之能壹，皆精切如此。

南豐以寇燬城隍祠，爲之重創，次山爲作上梁文，曰，封人造都邑之城，百乘爲家，吉禮事邦國之神，三靈錫羨，又曰，穀熟而民人育，有德於時，精多則魂魄強，遂食茲土，又曰，權彼不祥，豈以其猶物于物，與民同患，蓋不欲自神其神，侯無我違，相奪予享，又出疏云，城郭千年，是司騰相，鬼神二氣，亦有廢興，眷邦邑之克協厥居，職幽明而各治其事，城隍神者，民物繫焉，適數墮于劫灰，盍謀還于舊觀，必明宮齋廬之備，與廟貌祭式之嚴，先須計錢穀之費，何始可問木石于某所，亟揮大手，其發育心，揭虔安靈，其永綏于祀事，捍災禦患，尚無作于神羞，李右司義山，嘗以江東提刑守池州，值鄂渚受圍，命池州加浚築，胥者以其擾，勤能之後，經赦敍官，主管玉局觀，次山賀之有曰，舊聞玉局之名，良不輕畀，茲重銀符之信，可卜峻遷，又曰，直指衣繡，允藉于威名，曲突徙薪，竟無于恩澤，皆切當而不塵厲，李公問啓有曰，鑒斯池，築斯城，類無具甚，鍛乃戈，峙乃糗，尚竊運之，亦足以發其意，其後李公納次山之姪爲壻，大合樂以宴次山，次山謝之有曰，大齊非偶，肯從鄭國之婚，小阮差賢，榮附晉林之飲，又曰，孔雀屏，芙蓉縛，盛開李監之門闌，鸚鵡杯，鸚鵡洛，爛醉翰林之風月，末云，行行解纜，擬朝泉南浦之雲，望望倚樓，但夜看豐城之氣，蓋次山官于隆興，而李公居豐城，此其所以爲切也。

范去非諸作

周國公主出降。去非爲趙廣微尚書進賀表有曰。乾元御極。化爰始于修齊。巽索承華。恩聿隆于還尚。猗歟天合。允矣邦榮。末云。王姬肅雝歸道。僖內則之成宜。帝壻貴重朝廷。喜中興之偉見。蓋自南渡後累朝未有帝姬出降故也。

穆陵掩擊耐願。去非作表曰。辨兆域之圖。于巖競秀。號顧成之廟。萬世不祧。

馬觀文光祖爲沿江制置使。移築舒城。賜名安慶府。既畢役。詔馬公升秩以賞其勞。去非爲作賀啓曰。某官負大聲名。立實事業。經綸社稷。爲左右汝翼之臣。表裏山河。識南北必爭之地。乃峙版築。盡闢草萊。句極尊壯。當時簿尉亦有作。然不及此。

去非賀曾仲實侍郎三除江西運使有曰。某官元豐故家。端平諸老。甘泉筆囊。儼父子之後先。綠野園林。繁朝廷之輕重。穩熟流麗。可愛也。又賀李提舉與再任廣西有曰。綸綍疏榮。節麾就熟。青絲翠節。又煩熙度于周原。羅帶碧簪。喜見馬諳于舊路。亦甚穩熟。

段深父浚爲婺州永康令。被勁能。後敘復改正。去非爲作啓謝廟堂有曰。百里出宰。不虞美錦之傷。一氣轉鈞。遂賦緇衣之改。又曰。歸去來田將蕪。自憐飛鳥之倦。反乎覆陵當復。有同黃鵠之云。俾得爲元祐之全人。所恃有太平之宰相。此作殊佳。

包樞相恢嘗知平江府。兼浙西轉運使。奉詔行公田。事既告成。得轉通議大夫。去非爲作謝表曰。百畝畢公田之事。詔俾奉行。十行賜方國之書。恩叨遷轉。造語穩熟。公田之行也。賈師憲實主之。雖曰省造楮以重國計。然當時行之極擾。浙右震動。包公以大儒奉風旨。大失士望。故其轉官也。公論惜之。

去非作文。有極俊麗者。如正旦賀揚州制帥有曰。笑倚闌干。對平山之楊柳。醉摩盾鼻。賦后土之瓊花。如賀總領知都有曰。良二千石。正奉揚于仁風。連一萬艘。矧方生于春水。如賀沿海制使有曰。青陽左个。帝姑執圭。滄海東頭。軍無傳箭。自天介福。與國同休。某官筆囊侍臣。詩書元帥。日升若木。曉回豹戟之光。雲近蓬萊。煙動龍旂之影。如宴轂守陳虞人樂語有曰。太微積星曰郎位。流光八境之間。孤雲落日是長安。飛詔九天而下。如冬至賀揚州帥。以跨鶴之州。對牽牛之度。賀諸王以覆灰對茅土。皆的對也。又賀郡守有曰。杜陵廣廈。大庇寒而士歡。顏叔度歌孺。不禁火而民安。作如賀揚州又曰。軍士歡呼。蓋醉瓊花之露。文書懸暇。笑尋楊柳之春。如謝諸司清明節餽有曰。三栢藍尾。方驚賜火之新。一騎紅塵。遽辱兼金之寵。皆洒然無塵俗氣。

賈師憲自江上入相。去非作賀啓有曰。命珪相印。瞻騎火之西來。羽扇綸巾。賦大江之東去。兩股各共一脈。殊精也。賈後辭相位。徑度浙江。歸紹興。詔遣朝士中使。宣押入朝。絡繹于道。越二日。復遣闕。詔以爲平章事。待以成王尊事周公之禮。去非作賀啓有曰。居一二日。上喜蕭何之復來。以儲萬年。王敬厲公而勿替。尤切當。

歐聖弼所作

樞密包公道夫平生最疑周禮。以爲非聖哲之書。遂著書剖其非。號曰周禮六官辨。景定壬戌。公與劉潛夫尚書同侍讀緝熙殿。潛夫奏之。有詔宜取歐聖弼爲作進表。雖所辨未當。而表則極佳。每恨失其稾。今年壬辰歲六月。留盱因叩其子肇道。再求得之。

道在五經。固昭華于軌範。書稽六典。敢妄肆于管蠡。不圖一得之愚。仰徹四聰之聽。臣竊謂孟子不盡信武成之策。宗元猶深疑月令之文。矧茲設官分職之辭。決非垂世立教之本。蓋劉歆作以輔新室。莫掩其奸。謂周公以之致太平。恐乖其實。惟唐宗誤以爲聖作。雖漢儒亦譏其陰謀。宇文放此而疾顛。安石行之而大壞。儻果出古者不刊之訓。何至爲後來取敗之階。臣退揆蒙愚。未能渙釋耳提面命。頗有得于父師口誦心惟。因默參于義例。乃詳訂而爲之辨。欲深藏以淑其私。顧惟稽聞見于丁年。豈意裨覽觀于乙夜。茲蓋恭遇天生神聖。日就緝熙。格物致知。固已循于本末。謹思明辨。尤欲盡于精微。遂令螢燈之宋光。亦遂蟬蛻之遷宇。臣夙發臆說。欣際昌期。學古訓而求多聞。涓埃奚補。藏書府以待能者。鉛槧爲榮。

故友范去非。精工表奏。謂余曰。此表殊未易作。而聖弼作此。極有手段。馮虛御空。自成一片。令人讀之心服。去非與聖弼交情不平。而當時公論如此。

吳允文諸作

車、趙、范、歐、四賢之後。又有吳允文浚。最後出。以文稱。然初年筆端傷于繁。德祐危急中。陳與權當國。與允文有舊。引之自沿江制司參議官。登朝爲祕書丞。從太常丞。兼檢詳度支。又兼翰林權直。有制草一帙。觀少作加進。極有可觀者。是時賈師憲以太傅平章都督諸路軍馬。捍禦于太平州。李尚書珏、爲都督府參贊軍事。實從行。師進次于魯港。大潰。師憲奔揚州。上章待罪。詔降三官。罷爲體具觀使。陳爲善合方直。玉堂草制。其戒詞有曰。爵戒狄。懲荆舒。豫無望周公之事。率秦帥。雪殷恥。則尚蓋孟明之者。蓋謂帥憲每以周公自許也。珏失琴。別翔江上。不敢歸。詔趣行在奏事。上章辭。時爲善已自禮部侍郎。超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以卒。而允文兼權直。適當答詔。遂草詞。有曰。帥出以律。否臧則爲凶。乘散而歸。進退必以道。珏得詔。殊不平。而措辭精切可愛也。

初。允文由臨安府學教授。爲國子監書庫官。遷宗學諭。以言去。踰年。得監華州西嶽廟。以啓謝諫官曾廣微淵子。有曰。多男富壽。請祝學人之三高。事功名。竊誦諫官之四亦。輕俊也。允文爲所長者。作賀懷詩及長短句。甚精工。其後殊諱言之。臨安失守。後福州建行朝。允文奉密詔舉義。初建柵。屬余作謝表。起句曰。天臨南面。將恢正統之山河。地復西江。並見中華之日月。允文喜之。其後允文事不成。爲文丞相所殺。予作哀文以弔之曰。人懷舊主。揖盜興忠義之師。天厭中華。縱敵負英雄之志。桑競非其晚節。我獨諒于初心。輒攜朋友之哀。以慰幽魂之恨。故江西制置招討使侍郎吳公。槩資明說。遣但穆。實不血食。深哀但穆之何辜。宗廟蕩爲黍離。每念播遷而隱痛。曾出危城之殿殿。長懷故國之祈祈。曾飛龍一建于行宮。咱爲雁鼎。參于密詔。慟哭拜命。慨慨起兵。關中遺民。喜見孔明之猶山東豪傑。悉歸宗澤之招。陣雲令而風從。

宜乾旋而坤轉云云。

拾遺

景定癸亥冬至節。次山爲逖司。進皇太子賀箋。有曰。聖心觀復。驗初畫之震庚。卦氣守中。迓循環之乾甲。蓋次年即甲子。見得是亥年賀震宮冬至也。其賀皇帝表。有曰。璧中軫中。密察乾文之運。天大地大。益昭王道之尊。次山得知撫州。實建昌鄰郡。且顏魯公補處也。德祐乙亥二月到任。時風塵震鄰矣。次山屬予作謝表及謝廟堂啓。極藻賞音。亂離失其稾。僅追記數語。零落無完篇。啓語有曰。維撫名城。實盱鄰壤。鬱山川其信美。儼桑梓之相望。當承平時。尚可咤還鄉之繡。今艱難世豈復吟凝彩之香。所恥單車來入危壘。烽燧正當于孔道。鼙鼓已迫于郊圻。鳴于地。舞于樓。狡謀頗測。鍛乃戈。厲乃刃。忠力自持。緩則蘇民瘼而護本根。急則守臣節而死城郭。天子命我。蓋將謹下國之扞防。太守謂誰。終恐誤上台之推擇。茲蓋恭遇大丞相身繫中華之脈。忠格列聖之靈。方荷堅傾國而來。朝野大震。及忠定守京而後。宗廟再安云云。結語云。魯公嘗爲刺史。稱想遺忠。藝祖親戒藩侯。恭承大訓。制留使加職名。因任次山屬余作賀語。有曰。尊俎折衝。呈赤雲之勝氣。江山如畫。照黃紙之除書。次山稱其穩熟。又記次山爲江西運司判官時。丁主叟應奎。以省元爲國子錄。因上書論宦者誤國致寇。理宗怒其切直。能之出爲江西運司幹官。與次山實同幕職也。次山屬余通啓曰。叩閽言事。發聞蓋世之清名。贊幕間僚。將挹出塵之雅致。試其論于心事。殆慰滿于平生。某官南省魁儒。東都節士。忠義耿耿。與日月以爭光。議論堂堂。忤雷霆而不懼。頃妖狐之馮社。引胡馬之飲江。通國震驚。在廷喑默。公獨憤甚。請劍以斷佞臣。士皆奮然。折筆而笞羌虜。使微片言以拔巨蠹。則雖百戰而無成功。閹豎動容。覺朝班之增媿。羯奴奪氣。知中國之有人。身雖屈于一時。名已加於九鼎。姑贊皇華驛馳之賁。遄歸赤墀供奉之班。與天子爭是非。恢宏事業。爲人材別裁。正充擴初心。其如爵位之光榮。是特名教之餘緒。某一官塵土。十載山林。痛飲而讀離騷。永慨先人之忠憤。研朱而點周易。欲窺往聖之精微。分終老于田廬。誤見知于臺府。强加辟僅。俾佐諏詢。亦幸遂于偉人。遂獲聯于王事。老韓同傳。慙俎豆于諸公。李杜齊名。尚丹青于信史。次山覽之。嘉歎曰。此乃以散文爲四六者。正是片段議論。非若世俗抽黃對白。而血脈不貫者也。嗚呼。知我如此。可謂具眼矣。予嘗與次山言。不論古文、時文、詩章、四六。但凡下筆鏗鏘。便當以風骨爲主。若文字有骨氣。雖精采差減。正亦自佳。次山大喜此論。

隱居通議卷二十三

駢儷三

聶侍郎上梁文

聶侯之侍郎子述、建昌人也。少與曾文莊公漸同讀書于麻姑山。刻苦肄習。俱成大名。文莊公赴紹熙廷對。光宗擢爲第二人。仕至工部侍郎。卒于位。年纔四十二。聶公亦擢世科。踐歷中外。歷都司至法從。爲四川制帥。因張福之亂。能歸里。晚年以宣奉大夫守贛川。列爵至衛郡公。富貴壽康。當時同郡無匹之者。嘗自作上梁文數篇。文采可觀。偶得故本。謹錄于此。

寶慶三年。公在贛。重建巒孤臺。上梁文云。千騎居上頭。節鎮素雄于昭信。入境見圖畫。臺觀尤盛于贛孤。踞龜首之岧嶤。瞰虎城之突兀。崆峒對蟄。章貢交流。自宇宙便有此山。至東坡而增重。與風月之無盡藏。壓西江而獨尊。騷人墨客。相繼吟哦。車轍馬迹。爭先登覽。然而年侵屋老。基圮棟欹。雖天造之絕奇。奈人事之弗稱。儻能具胸中之丘壑。安能領物外之雲煙。使君于此不凡。老子之興不淺。故須出手。以遂改圖。從太守而游。行繼醉翁亭之集。後天下而樂。竊魏岳陽樓之碑。茲舉修梁。盍陳韻語。伏願上梁之後。一城和氣。千里樂郊。細民歌舞于春臺。塞士歡欣于夏屋。四并紀盛。頻繁北海之開尊。衆樂與同。雜沓西園之

飛蓋文風不競。戎案允安。

嘉定間、公創新居上梁文云。陳元龍臥百尺樓。夙負功名之志。揚子雲有一區宅。晚安寂寞之圖。晝收湖海之豪。歸逐溪楡之煥。定齋主人。遭逢過分。出處隨緣。五更三點而入朝。久厭承明之直。八千餘里而謫軼。敢辭蜀道之難。初心欲濟于艱虞。何意適丁于變故。顛頭險著。步步危機。病身空想于狐丘。全家幾陷于虎口。造物獨憐其忠赤。上恩乃許以生還。安行大地之風波。只仗通天之肺腑。陳力戩列。不能者止。投閒置散。乃分之宜。歸去來兮。只欲安身于容膝。聊復爾耳。可能無地以驪褌。旋作鷦鷯巢林之謀。庶同燕雀賀廈之喜。樓圖書以娛老景。藝花木以印歲寒。滅匈奴何以家爲。須還好手。營菟裘吾將請老。事復還心。聊題六偉之詞。以資一笑之噱。伏願身心安泰。骨肉康寧。肯堂收教子之功。含飴遂弄孫之樂。良辰美景。遊遍四并。樂歲豐年。均沾一飽。游山之腳力常健。對客之酒量日增。鬼神訶禁不祥。門戶興起未艾。

又作東宅上梁文云。結廬兩向。甘歸隱于菟裘。規地東偏。更詒謀于燕翼。爲乃翁行樂之所。作諸兒棲息之區。若簡圍成吾事。滿足定齋老人不才宜棄。未老得閒。萬兵立帳。而百吏繞前。曾作元龍之夢。一水護田。而兩山排闥。每羨野人之居。天施斥去之恩。神相歸來之福。一枝定卜。百指具宜。尚恨無燕坐以接親朋。無隙地以種花木。規板恐恐。祇可爲奉禮太祝之廳。莊稱駸駸。便當得參軍新婦之配。載謀新築。庶可奠居。聚國族于斯。何須輪奐。定男位乎外。靡限藩籬。往來可當行窩。褊迫難論別墅。屨名書于四壁。列怪石于兩廂。暴法帖則多漫字之碑。蓄古琴則學無弦之譜。有客喫常堂之飯。無事讀來世之書。只爾便了吾生。捨此事復多事。裝正坐君。豈敢懷賣子之心。辛勤有此屋廬。肯忘東晉之力。聊題韻語。以相工歌。伏願心地清寧。腳跟強健。飽飯安眠而日日。鄰歌社鼓以年年。老景團欒曰富貴而與飲食。阿奴蹌踉。無災難而至公卿。子舍發祥。孫枝衍慶。下澤車。款段馬。到處閒嬉。赤腳婢。長鬚奴。勿來相惱。鬼無瞰室。人盡遜耕。

又作歲寒堂上梁文云。結廬在人境。幸逃火劫之災。藝木印歲寒。添寂草萊之景。聊取後凋之意。以爲晚對之宜。定齋主人勇退急流。願爲老圃。飽嘗世味。掩鼻廚鼠之場。識破幻塵。留眼歸鴻之外。頃同祿之爲變。偶靈光之偶存。東里西鄰。無復棟甍之接。南貧北富。率爲瓦礫之場。斷地得十畝之餘。誅茅開三徑之所。妖桃豈李。祇得意于春風。蒼檜綠篁。願定交于晚節。茶梅擢秀于雪裏。橘柚垂實于霜前。凡此同盟之人。允謂忘年之友。十年之計。種以木培植成陰。一日不可無此君。彈壓俗氣。栟梁栽梁。韶語前陳。伏願飽飯長閒。挂冠得請。胸中丘壑。具山高水長之風。筆下波瀾。得淅降水涸之妙。因孤竹君而識玉版老。約赤松子而友黃石公。獨攀柏樹之禪。頻醉梅花之蕊。淡交莫逆。俗客不來。共圖公而賭玉麈。相將栖隱。會麻姑而勞麟脯。重設桑田。

又創一樓。其上榜以水月觀。其下榜以消搖游。混融二教。會作一家。其上梁文云。神僊好樓居。聊欲消搖于物外。水月通禪觀。又將證悟于胸中。合心迹于雙消。融道釋于一致。定齋主人在家羽士。有髮禪僧。跳出陷阱。始覺昨非而今是。旋穿蹤跡。肯教人重而己輕。手持種樹之書。身抱灌園之甕。無復萬間廣廈。庇

寒士之歡顏。且圖百尺高樓。斂少年之豪氣。不爲行藏而獨倚。將隨深淺以見機。玉京十二闌干。分明可到。金地三千世界。倏忽見前。窗中落成。吾生願足。將停工斲。齊聽相歌。伏願境靜長春。人閑不老。尻輪神馬。偏從塵外遨游。心印法燈。盡向眼前了徹。知有之非無。無之非有。悟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挽浮丘袂。拍洪厓肩。相與共游方之內。遣臨濟喝。喫德山棓。熟如不語之禪。縱未能白日升仙。也終解立地成佛。

淳熙庚子歲。公于盱城景德寺門。創一傑閣。儼五百羅漢像于其中。作上梁文云。五百尊石橋大士。化身久駐于淨方。三千年劫火彌天。餘燼未還于舊觀。花甲已經于十稔。檀那莫辦于衆緣。水到渠成。山鳴谷應。定齋老人來佛果位。見宰官身。久厭塵緣。求出世法。無我相。無人相。天開方便之門。學小乘。學大乘。願求解脫之路。不憚有爲之功。德要成無上之因緣。阿堵物聚少成多。運斤手將勤補拙。采山而木客泣。伐石而土丁愁。作圖告成。卜築協吉。開法筵看第一義。從淨土入不二門。輪奐九鐸。龍象爲之歡喜。翬飛萬瓦。燕雀賀其崇成。於以祝當今皇帝之壽齡。於以鎮南贍部洲之世界。聊題六律。以相百工。伏願佛日光明。僧寶堅固。爲一大事。續如來無盡之燈。於萬斯年。增末上在躬之歷。病居士消身口意之業。吾知識結去來今之因。阿闍黎朝朝去應緣。道場小沙彌、箇箇作承家法嗣。風調雨順。從今都是大有年。貫朽粟陳。到處盡成極樂國。護持劫運。鎮壓袄魔。

公有文十卷。號定齋集。其孫淮西運使世堅。刊本需須。此其集中之一也。他作多可觀。然其仕宦所至。頗乏廉稱。其帥蜀也。歸裝滿載。由是田宅侵廣。實玩充牣。遂爲臺諫所攻。故公論以此少之。

馮初心諸作

馮景說夢得。南劍人。自號初心。由進士入官。歷知邛山縣。通判建昌軍。開慶己未。賈師憲以樞密使宣撫京湖。辟爲幹辦公事。以箋表受知。師憲入相。力拔擢登朝。歷清顯掌內外制。與後郡劉潛夫相繼代言。景說晚進名望在劉公下。然劉公文章宿老。爲工部尚書。僅得兼直學士院。而師憲擢景說。乃至真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時論以爲不公。蓋景定間也。景說有初心玉堂集十六卷。掖垣集三十卷。版行于時。嘗見西園傅公謂予曰。頃于矩齋曾公館中見凡閩有初心二集。錄皆卷觀其一二。全不成文章。因擲去不復觀。予竊駭傅公之言。以爲師憲固不學無術之相。然朝廷擢一詞臣。發帝之制。海內具瞻。縱非奇材。亦何至如傅公所言哉。即欲求其藁詳驗。不可得也。歲在甲申。乃始從曾九華假馮集熟觀。見其所作。嚴重縝密。事辭飽滿。亦可謂平正之文。所病者。肘砌堆壘。而乏疏暢活動之工。比之後郡天材宏縱。雄渾超卓。則誠有不及。而謂其全不成文。擿從棄視。則傅公之言。抑之過甚。蓋傅公老儒。交游後郡梅亭諸公。景說晚進。固宜其侃視之。然文章繩尺。自有定論。未容以雅行先後。望風輕訾。此吾所以欲爲平心之論也。余編中華翻藻集。已悉取初心集之佳者具載。而猶有警聯可稱者。輒列于此。

賈師憲進書加恩制詞有云。恭惟茂陵。越我稽考。前聖後聖一也。會之有元。大事小事書之。俟而不惑。然亦以軌範。煥乎其有文章。商頌十二篇。蓋得於考父。武成二三策。實見取于孟軻。今余宜乃事光。茂于五載日月所照。罔不尊親。天地之間。而大勳美。豈是謨烈之佑。後亦惟朝夕以輔台。予所謂嚴密飽滿。

而欠疏暢活動者。于此可見矣。葉鎮之夢鼎。免右丞相。依前少保。授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制詞有曰。東海記夜衣之往。同州副滑獵之求。曰俞汝諧。爰置諸右。未殫璋業。遽動退心。惟三少一請得謝。故事以爲非。大夫七十致事。有德則勿聽。引年何謂。抗疏不移。胡寧忍予。是自乘朕顧上下之交。其志固也。而君臣之義。如何廢之。既勸反于留行。是用華其去位。賈師憲明堂加恩制有曰。右我稷考。格于皇天。謨與唐虞。以俟聖人不惑。功見河洛。號爲天運重開。今也犧尊在西。匏竹在下。侑于宗祖。交于神祇。維朕屬屬如弗勝。勿勿乎欲饗。粢盛秬鬯。爾乃將至治之馨。衡紘紘綖。爾乃著孔容之側。來馬游乎閶闔。畢寮從乎崑崙。於鑠豐融。帝五位之時序。洗滌鏟鋏。民四方之大和。以予敬休。得師秩禮。率有功而不伐。將無官之可酬。安南國王該郊祀加恩制有曰。服領自治之。雖殊周疆之索。土宇爾厚矣。俾服漢官之儀。又曰。維天於穆。賜朕宏休。孝通神明。薄四海而皆準。南暨聲教。綏萬福以攸同。陳昉除史官誥詞有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其有典刑。聖人所修舊史遺文。尚求旨趣。包恢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誥詞曰。春秋王者無外。肯用一統之經。天下大老來歸。實重五經之本。渙敷明命。牢諗羣工。具官包某。學積于原而心彌充。智酬于變而力彌裕。教于齊國。本伏生口授之書。儀我漢庭。皆申生力行之對。永肩一節。遠事兩朝。外而雲雷之經綸。內而日月之獻納。所至可紀。非道不陳。頃往聘者久之。乃蹕輝而至止。鄉惟訓克遵。乃訓。緝熙典學之功。朕儀刑有德。惟刑敷繹。咸中之庭。斯今圖小惡之助。屬采微之勤。於稽仁皇。有若臣拯。曾以方嚴之操。而陪宥密之聯。尚有典刑。矧乃書考。四十必擊軌轍。寵諸執政二三。書殿穹班。武經大筆。以增西府之重。以成南方之強。噫。敷前人命。不忘大功。蓋欲圖敉寧之事。今沖子嗣。無遺壽耇。尚思稽勤恤之謀。克贊廟謨。丕昭成效。馬光祖自建康除參政有曰。黃旗紫蓋。千載南方之強。大纛高牙。三命北門之管。又曰。賢者時人耳目。尚見老成。執政猶吾股肱。式和鹽虎。姚希得除資政學士有曰。大學東聽。典故西聽。曾東知于先帝。華玉蔗席。文貝庶席。實協贊于沖人。江萬里知太平州有曰。朕綜核名實。統輯黎元。敷下恩澤。詔書。誰與領此。視見郡國守相。間所以然。又曰。不遠帝城。尚冀京師之福。雖在外服。毋忘王室之心。嘉與函生之民。共由太平之路。吳堅兵部尚書誥有曰。王觀爲可。思見春宮之端。察民功曰。庸。峻陟夏官之常伯。洪天錫顯文閣待制帥潭州有曰。承明勞侍從。勇辭加璧之招。岳牧用詞人。特重分符之寄。莫如南紀。用張中軍。又曰。翩翩亦集爰止。已半老儒。唯唯不相助邪。獨一選士。黃萬石殿中侍御史誥有曰。通駿殿中。無雙之稱。勿替法筵。第一之義。萬古在前。億世在後。惟名節之不磨。羣枉俱閉。衆正俱開。尚邦家之有賴。章鑑遺表。贈官有曰。某丞服官常。晚登禁從。清要之路。老成。尚想乎典刑。黃散之班。俛仰已成于陳迹。反吾初服。懷我里居。何兼霞之淒淒。曰龍蛇之起起。惟是窮窕。能不靈傷。鄧坰贈光祿大夫誥曰。窮化盡數。忽墜于遺占。隱卒崇終。宜優于懿典。某履行謙恭。涖政廉平。有此典刑。曾不當于吾世。居然夢幻。遽已隔于重泉。能不靈傷。可無寵異。昔賈丙守經。據古山濤舍政自高。皆以老成而拜光祿。夫年彌高而德彌邵。通國賢之。生也榮而死也哀。闡棺定矣。其追美國。以賁寵章。文及翁除尚書郎官。行詞有曰。圓精垂象。太微著乎積宿。天臺帥屬。武銓勳于列部。非夫標清海岱。津平水鏡。則孰能舉用資其甄

明。薄最倚之詳。綽著矣。此蓋用六朝之體。亦一格也。南郊鹵簿使包恢加恩誥有曰。詔搢搢鉤陳使當矣。並是於而燭電。令舉舒飛。廉使弁屬。雜瑤象以鬼祉。紛其蔵紀。歷不肩師。參旗來清。雲之捷。斗衡爲中。有之符。瑁玉和鳴。芸林利。疑。實似道曾祖母贈魏國夫人告有曰。肇稱殷禮。咸秩無文。時維有孫之助。爲歌魏風。曰大而嫡。世比小君之封。實涉封魏王有曰。胶肇稱殷。爲穆卜夏正。天子相紘。晨公。假設皇考乃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實似道生母胡氏加封有曰。母以子貴。實特書而庭書。君爲臣綱。老吾老而及老。知寶。慶府。廢鋒。被監司按發降官。誥詞曰。鄱陽我先皇帝。潛龍之邦。嘗選用能太守。以爾父溧爲嘉定直臣。爾弟弇亦近世。雖更。淫。倘往牧。亢其家。聲。乃使部使者得以數其過。于朕前。朕固憮然于此矣。削官二列。遲。鬱惟。爰。以上。平。馮集中語。稟經。酌雅。極有本原。初不爲繆。其短處在砌疊全句以求典實之工。不知全句太多。反傷重濁。而無神化之妙。作四六自有法度。不用全句固不可。純用全句亦不可。馮其未知之歟。若意脈沈厚。風骨蒼勁。雖不用古人語。而自作議論。辭意俱到。尤爲超絕。近世惟陸放翁。深得此體。故其表啓。猶步一時。惜乎其不大用也。使之當制。必能黼黻皇猷。以名百世。其後惟後村劉潛夫方學陸體。故代言之作。應用之文。往往時出。能及。楊誠齋表箋。亦自超出翰墨時輩。可諷而誦。然病于大奇。遂至刻露。曾不如陸之深沈神厚也。晉紀戊午己未間。景說梓武昕江時。通家猶包公。晉有曰。其在昭宇。屋漏。洞洞屬屬。如交神明。凡爲天下國家。磊磊落落。若行日月。又曰。九分君賀。兒童皆誦其名。一簡包家。鬼神亦落其膽。又通陳右司啓。結句有曰。春風坐了三韶月。願自進于明道之門。黃昏一洗十年腸。殆庶幾乎後山之學。自初學輕之。亦可謂工矣。其如累句之太多何。

鄧李顯所作

臨川鄧李顯林。號謙谷。嘗有文采。嘗以翰墨見賞于諸公間。開慶己未。陳華父元桂出守臨江。以鄉里故。約季顯與俱。凡文墨皆屬焉。會鄂渚逗渡。江右俱警。江西制置副使徐有功。敏子□臨江。華父大合樂以饗之。李顯爲作樂語甚佳。有曰。持節督官軍。次碧峰清江之列。負弩迎使者。瞻碧油紅旆之輝。云云。某官通身是膽。滿腹皆神。三十年前爲周造士。進士一萬里外識漢護軍。將軍云云。結語云。幸有陳平六出計。可與相謀。吾知徐公百不愛。何妨徑醉。試築急樓。以動殺聲。此數語。奇氣拂拂。眞俊才也。口號有曰。平生朋友叔知我。天下英雄操與君。亦自佳句。惜省記不全耳。其後臨江破。有功。遁。華父堅守死節。理皇哀其忠。贈官立廟。澤及二子。貶有功于封州。季顯逃免。後擢進士第。客淮帥李祥甫庭芝館中。仕至京官。後爲江西提刑。賈東卿震所劾。什不大顯。識者惜之。

隱居通議卷二十四

經史一

姚崇言十事

唐元宗初即位，召申州刺史姚崇，欲以爲相。崇至，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帝說，與俱馳逐，綏速如旨。既罷，乃咨天下事，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佯不對。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此一節，先儒議之，謂姚崇先設十事要君，失人臣體。然以爲崇所陳十事，皆關係國家大政，初無私意。君臣交際之初，以賊要約，他日各踐其言，克全始終，豈非美事？又何失體之有？今觀崇所奏十事，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率服之悔，臣願不幸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綱，皆得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閨人之口，臣願宦豎不敢任政，可乎？戚里貢獻，自媚于上，公卿方鎮，爭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光寺，上皇造金僊玉眞二觀，費百鎰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閎、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世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謝。翌日拜相，封梁國公，遷紫微令。如上十事，皆關係國體，君德之大者，其宰相之言，使元宗始終信用，何至啓播遷之禍耶？非特當時行之有益，雖後世明主，讀此十事，亦足致治而以要君議崇，过矣。

張良言八事

史載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于杞，武王伐紂，封其後于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舉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湯伐桀而封其後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于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裒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此一事，世論皆推良善籌策，以愚參詳，其事有難盡信者。且八事之中，多漢王所能行，如表閭封墓，發粟散財，寬仁大度之主所優爲，而謂之不能，何也？偃革倒戈，歸馬放牛，乃滅殷以後事，今楚漢相持，正是兵鋒之交，而言及此，曾不顧其爲迂，何也？其必不可能者，惟有制籍之命，得籍之頭，而其必不可易之論，則六國立游士各歸事其主，此合於理，無可疑者。餘未敢盡信也。聽言之道，當以事觀，史亦豈盡實錄乎？○史載高帝崩，陳平自樊噲軍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國問諸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按是時惠帝甫即位，安得有諡？今呂后稱孝惠，即見史之謬誤也。左傳云：陳桓公有寵于王，正類此。○魯仲連傳，載魏新垣衍說趙王曰：秦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且是時昭王在位，正謀稱帝，豈得有諡乎？吾故曰：史非盡實錄也。古書悉不考究，爾若著意采索，周瑜暨曹操，謝元走苻堅，唐莊宗破夾寨，周世宗捷高平，皆能以亡爲存，以危爲安，以敗爲勝，奇偉英特，

照耀千古。讀史至此。令人意氣飛動。宇宙間一大快事也。嘗欲合此數事類編。名之曰古今快意集。時一覽觀。足激懦志。其次如韓信破齊。趙光武破尋邑。劉裕北伐。郭子儀見虜王妥球敗契丹。凡以弱勝強。出人意表者。皆可附見。

事會無終極

曹氏父子方謀篡漢。不知司馬懿父子已在其側。蓋事會之無終極如此。

昭烈霸業

漢昭烈能不忘劉表。而不能不背劉璋。此一事未免爲盛德之累。故坡翁詩曰。先主反劉璋。兵意頗不義。孔明古豪傑。何乃爲此事。璋無得罪于蜀民。其亡有足哀者。故昭烈之取之也。亦遲回不忍。及迫於羣言。然後圖之。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矣。璋之失在知人不明。聽言不審。法正、張松、能謀而不用。黃權、王累、劉巴、皆諫而不聽。嚴顏盡忠而不使。其亡宜矣。孔明王佐之才。至此乃徇詐力者。亦以昭烈奔走狼狽。無地駐足。急欲求止泊處。故爲此舉。蓋昭烈霸業。至此而後定。

漢唐弱主仲法

漢唐末造。多弱主不足稱。然如和帝之誅竇憲。代宗之誅元載。德宗之貶常衮。一時快事。殊起人意。有英主所不能爲者。未易以弱主少之也。憲之誅。于當時尤難。

生人婦

高宗皇帝嘗閱奏案有生人婦三字。顧問輔臣。時湯思退以博學宏詞科進爲宰相。因對曰。生人婦出三國志杜畿傳。上歎其博記。今觀陳壽魏志杜畿傳不載。正傳乃裴注中所載魏略曰。初畿在郡。魏武帝擢畿爲河東太守。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孤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先主德量

陳壽評蜀先主曰。先主宏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爲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惟競利。且以避害云。此評殊公。足以蓋昭烈之平生。

武侯惜赦

華陽國志曰。諸葛亮爲丞相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衛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此數語甚偉。非惟可見先主君臣論治之懿。亦因是知先主與元方康成周旋。固有得於儒者之論。豈止專於武略而已哉。

北地王守節

譙周勸後主降鄧艾。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勢敗必殺。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遂鄉殺。是日諶哭于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爲流涕者。而所降魏。司馬師與之宴。爲作敎。令拔勞人拾戟擔而禪喜笑自若。師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于是乎。雖使諸葛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況姜維耶。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擒之。他日師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大笑。以上出漢晉春秋。嗚呼。若諶者。可謂忠臣孝子。死社稷者矣。禪之庸若此。何足負荷。人言劉景升兒子豚犬。以禪方琮。抑又甚焉。誰謂元德英雄。而生子乃若是哉。譙周逆賊。千古共憤之。

武侯子孫忠節

諸葛亮嘗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用還□□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于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言。嗚呼。讀孔明此表。可謂不負人主矣。彼胡椒八百斛者。宜其遺臭萬世也。亮子瞻。字思遠。景耀六年。鄧艾伐蜀。瞻督諸軍至涪。拒艾前鋒。破退。駐緜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大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陳死。時年三十七。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而死。武侯有子有孫如此。此所以爲武侯歟。

通鑑帝魏綱目黜魏

司馬文正公作通鑑。於三國帝魏而以吳蜀附之。世病其非。然其說非始于司馬公也。朱文公作綱目。則黜魏。而直以昭烈上繼獻帝。世許其正。然其說非始于文公也。按陳壽在蜀仕屢見黜。父父爲諸葛武侯所髡。實于劉氏有私憾。其著三國志。故以魏爲帝。而指漢曰蜀。遂與孫氏俱謂之主。通鑑帝魏。因壽史例。然壽死未幾。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爲正。以魏爲篡。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爲晉。炎興之名。天寶命之。（晉武帝名炎興。而後主年號也。其書五十四卷。往見于唐藝文志。及宋朝太平御覽之目。逮仁宗時。修崇文總目。其書已逸。惟晉史載所著論。千三百餘言。大旨昭然。唐劉知幾史通云。備王道則曹逆而劉順。宋歐陽公論正統。主于帝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明統論非之。見于國史。南渡後張寧公弑作經世紀。年直以先主上繼獻帝爲漢。而附魏吳于下方。綱曰黜魏。因此諸說。尚壽曲筆以報父仇。卑蜀特甚。凡當時祫祭高帝以下。昭穆制度。皆略弗書。慶元間。有廬陵士人蕭常。潛心史學。謂古以班固史爲漢書。范曄史爲後漢書。乃起昭烈帝章武元年辛丑。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爲續後漢書。帝紀年表各二卷。列傳十八卷。吳載記十一卷。魏載記九卷。既正其名。復擇注文之善者并書之。別爲音義四卷。論者謂常著此書。殊善惜乎書疏略於前。使常不得追記當時英賢憲章。以備見一代之制云。

周恭帝禪位詔

五代開皇紀。載恭帝禪位詔。與宋朝太祖實錄所載無一字同。殆史官改易元本。乃知盡信書不如無書。

南唐諸臣死節

南唐三主、烈祖、元宗、後主本紀三卷、列傳自宋齊丘至高麗十五卷、通十有八卷、不著作者氏名、然考敘論、有曰、政和中、先君會稽公爲淮西常平使者、又曰、乾道淳熙間、予游蜀、則疑出于放翁陸氏乎也、蓋陸農師佃曾宦淮西、而乾淳間、放翁以石湖范公辟爲成都府通判、是以疑之、南唐偏方狹境、政體柔弱、故其書亦淺澀、無以激發人英特壯偉之氣、獨其四十年間、忠臣節士、相望死國、如我祖忠肅公、以守齊春死、孟堅以力戰福州死、張彥卿以力守楚州死、張雄父子八人、以力戰溧水死、孫忌以奉使不屈死、潘佑以直諫不阿死、廖居素以直諫不聽、朝服赴井死、李延鄂以不草降表死、陳喬以不肯降附死、胡則以力守江州死、俱表表汗青、照耀千古、而其可恨者、則以小國短世、不得如張睢陽、顏平原、大顯於世耳、書有徐鍇傳、而無徐鉉傳、不可曉、其間有欠簡正修潤處、暇日尚盡心焉、後見揮麈錄云、馬令作南唐書、蓋此書有二焉、所作又別一編也、

黃石公素書

前漢書載張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遇一老父、後五日夜半、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後十三歲、良從漢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用是書佐高帝取天下、此說近於怪誕、知道君子所不信、然良之事業、卓冠一代、非凡人所能及、或者其有所受之也、世多指兵書三略爲黃石公所傳之書、宋張商英曰、非也、昔亂、有盜發子房塚、于玉枕中獲此書六篇、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祕戒、不許妄傳、世所謂素書是也、或又謂素書之旨、即老子道德仁義禮之說、實與道德經相表裏、近得其書讀之、其意雖祖老子、其文殊不古雅、故不復錄、而姑載其六篇之名云、原始章第一、正道章第二、本德忠道章第三、求人之志章第四、遵義章第五、安履章第六、六篇之中、多言修身治國用人之道、而不及於兵、似與兵法之說不合、

忠肅劉公死節

南唐書載我祖忠肅公仁贍死節甚著、與五代史合、而敘論乃曰、乾道淳熙之間、予游蜀、在成都見梓潼令金君所藏、周世宗除仁贍天平軍節度使告身、白紙書、墨色印文皆如新、金君言仁贍獨一裔孫賈樂新安市、客死無後、故得之、又曰、以仁贍之忠、天報之宜如何、而其後于今遂絕、天理之難知如此、可悲也夫、予閱南唐書至此、喟然歎曰、誤矣、按忠肅公既死節、諸子中有一子諱讚者、周世宗錄以爲懷州刺史、刺史生工曹諱希逖、始來南豐、葬九陂耆牛頭坑、工曹生昇州通判二府君諱昭、葬望市嶺側冷水坑尾、墳墓至今存也、通判生江樓居士八府君諱元載、至予爲七世孫、譜系具存、然則謂之無後可乎、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蓋紀載之難如此、抑忠臣義士捐軀死國、自以己分當然、豈計後福者、當是時、周世宗親征臨城、爲公所拒、多致喪失、公寧保後日之不屠城、舉室必盡戮、寧復有後之可覬、其幸而不絕者、偶然耳、臣子固自盡其心、而天亦何心、梟匕庭堅之不祀、鄧伯道之無兒、報應之理、安有定論、陸放翁老學菴筆記、言親見節使告勇在金宰處、則敘論者即放翁也、

稷契

世以稷契並稱、按后稷乃舜時官名、棄爲之、契則臣名也、爲司徒之官、並稱不類、

揚雄傳

班孟堅作揚雄傳、傳末數語、抑揚有味、而讀者每忽焉、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天祿辟邪二石獸也、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廼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其太元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尚不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嚴久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于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與楚之君僭號稱王、孟軻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元終不顯、然篇籍具存、以上皆班語、詳傳首、言雄少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默而好深沈之思、非聖哲之書不好也、又曰、用心於內、不求於外、觀此、則雄之學、豈尋常文墨士哉、至傳末之辭、乃如此、則其學亦未足取重當時矣、予昔嘗觀太元經、雖曰準易、何敢望易、象山先生謂其乖錯陰陽、必有所見而云、子雲之揚、從手不從木、今漢書或作木易、非是、近世建昌守有揚其姓、與其名者、居婺州、其姓從手易、豈獨揚後裔歟、又文章家多用載酒問奇字、不知載酒自一事、問字自一事也、合而用之、誤矣、按當一行讀太元經、誤大衍元曆及義決一卷、則太元未可輕議也、

三尺法

西漢杜周傳、客有謂周曰、君謂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旨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著爲律、後王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注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今人常稱三尺法、蓋本於此、

司馬遷傳

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于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牾讀曰牾、相觸逆也、又曰抵觸也、牾相枝柱不安也、牾音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年間、斯其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以上乃漢書司馬遷傳贊語也、其間指摘子長所短、極是、特未知孟堅所著書、果無可指摘者否、予閱司馬公之

序游俠述貨殖皆有所激而抑揚之尙俟深考

武五子贊

班固贊武五子有曰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吳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云云前輩蓋取此論

兩姑

兩姑之間難爲婿此後周楊忠語忠卽堅之父也封隋公忠死堅襲爵是爲隋文帝

隋之亡國有二

致堂胡氏寅曰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資相奇偉蓋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一曰隋文以吝吏治國二曰獨孤后以妬忌治家如是而已矣然則以吝吏治國者尙其鑒于茲

隱居通議卷二十五

經史三

世情

孟嘗君太息謂騶驩曰文常好客過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驩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之物亡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過客如故孟嘗君曰敬從命矣廉頗之免長平而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漢衛青爲大將軍貴顯而霍去病以功爲驃騎將軍大將軍權日退驃騎日益貴舉疑按後卷於事字句絕今皆貴字句絕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肯以上三事一律蓋趨時附勢人情則然古今所同也何責於薄俗哉蘇曰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若任安者垂名萬世宜矣太史公與任少卿書卽安也

三千

西鄉武安君未知其何所指

武安君

李牧在趙封武安君白起在秦亦封武安

鄭陽書

鄭陽繫獄上梁君王書徒富瞻而無義味

穰苴孫武

穰苴誅莊賈孫武殺宮嬪同是一法

紹介

今人未相識而求以引導之者率曰介紹非也按平原君謂魯仲連曰勝請爲紹介注引郭璞曰紹介者相佑助者又引索隱曰紹介猶媒介也古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非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又鄉飲酒必立介

萬歲

萬歲之呼世以爲起於漢武帝登嵩山從官奏人有呼萬歲者三自此遂以爲祝君之禮然齊田單守卽墨遣使詐約降于燕燕君皆呼萬歲則此禮非起於漢矣又相如奉璧入秦秦人皆呼萬歲紀信詐降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

說難

秦伐韓趙救之令趙奢將兵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武安屬邯鄲在邯鄲之西田單以火牛奔燕軍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此二事略同然秦以敗歸而單乃取勝勝負又有不盡繫乎軍聲顧其勢何如乎

戰國四君

戰國四君者齊有孟嘗趙有平原魏有信陵楚有春申孟嘗君田文則齊之公子宣王之姪也平原君趙勝則趙之公子也信陵君則魏昭王少子無忌也春申君則非楚族姓黃名歇楚國人世指此四人俱爲公子非也太史公以孟嘗爲謚索隱辨其不然謂孟字也嘗邑名也嘗邑在薛之傍孟嘗生前封於薛時稱曰薛公則孟嘗乃死後之稱耳平原不知何時所封而信陵則魏安釐王卽位後封公子爲信陵君也春申乃楚考烈王元年爲楚相封爲春申君今浙□□□郡有申港卽其地也

按常州府江陰縣有申浦春申君所鑿東入無錫西入武進又松江府上海縣有黃浦一名春申浦自春申君鑿

珠履客

三千珠履事或指以爲孟嘗門下之客非也乃春申君客也史載甚明胡曾詩曰何事三千珠履客不能

武安君

未知其何所指

李牧在趙封武安君白起在秦亦封武安

鄭陽書

鄭陽繫獄上梁君王書徒富瞻而無義味

穰苴孫武

穰苴誅莊賈孫武殺宮嬪同是一法

紹介

今人未相識而求以引導之者率曰介紹非也按平原君謂魯仲連曰勝請爲紹介注引郭璞曰紹介者相佑助者又引索隱曰紹介猶媒介也古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非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又鄉飲酒必立介

萬歲

萬歲之呼世以爲起於漢武帝登嵩山從官奏人有呼萬歲者三自此遂以爲祝君之禮然齊田單守卽墨遣使詐約降于燕燕君皆呼萬歲則此禮非起於漢矣又相如奉璧入秦秦人皆呼萬歲紀信詐降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

說難

韓非作說難，浩博可愛，而本傳結之以一語曰，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只此一語，則其言之浩博，俱不足采矣，此太史公筆力之妙，隱然之貶也，其書有曰，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注曰，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之事，前人覺悟，便成漏泄，故身危也，此卽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推廣之，

老韓

老韓同傳，論者多矣，太史公以爲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夫道德之于刑名，相去遠矣，流弊乃爾，何哉，

枹鼓

漢宣帝五鳳四年，京兆尹張敞，以擅殺掾絮舜，免爲庶人，數月，吏民解弛，枹鼓數起，注云，枹、擊鼓杖，音苞，今人多作孚字讀，絮、女居反，今人多作絮字讀，當考，○按十虞韻注，枹、擊鼓杖，張敞枹鼓，師古竝音桴，又左傳成公二年，援枹而鼓，鼓槌音浮，本作桴，浮內不收，合依漢書押入五爻韻，曰，枹、木叢生也，義不同，十虞桴字注，編竹木大者曰筏，小者曰桴，禮運及明堂位，土鼓蕢桴，竝音浮，十八尤注云，屋棟，齊人謂屋梲曰桴，曾南豐詩曰，桴鼓不驚民氣樂，未知正作何音讀，如十虞韻注，謂浮內不收，合依漢書，則宜音爲稔，

杜微出處

山谷詩云，杜微見諸葛，興致但求去，微豈異隱者，蓋以舊臣劉璋，璋爲昭烈帝所襲，以致敗亡，實孔明畫策，故微終身恨之，不肯爲孔明屈，雖其餘略未之見，要是義士，微之崛強，豈曰無見，我思若人，敢不重拜，

裴松之注三國志

裴松之注三國志，謂陳壽銓敍，失在于略，時有脫漏，于是上搜舊聞，傍摭遺逸，以爲注，殊不知松之所注，乃壽所棄餘者也，

小兒聽古話

東坡別集志林載王彭嘗云，途巷中小兒子薄劣，其家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三國事，聞劉元德敗，則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卽喜躍暢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也，

三國名臣贊

東坡先生題三國名臣贊曰，西漢之士多智謀，薄于名義，東漢之士尙風節，短于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惟蜀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坡翁此論甚偉，看來武侯相業，大綱常嚴，蓋其學出于申韓，故其政刻深，識者每謂孔明以一隅之蜀，抗天下，若更不以法治，使宮府一體，豪貴斂手，則國內先亂，何以自立哉，自古雖衰弱之國皆可爲，惟無法之國不可爲，孔明蓋有特見，若其將略，則是以攻爲守者，

奉秋不絕國祀

韓原之戰，秦獲晉惠公，宜爲戮矣，已而復歸晉侯，又輸之粟，陳夏氏之亂，楚子入，旣縣陳矣，已而申叔一言，乃復封陳，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旣得國矣，已而鄭伯祈哀，乃退三十里而與之平，此三者，或已俘其君，或已得其國，是宜丘墟其宗社，草芥其臣民，使悉爲己有可也，而秦楚之君乃不然，雖聲罪致討，而不絕其國祀，獨非聖王忠厚之意歟，是猶可諉曰，三代時事也，乃若劉曜雖入洛，而終不窮追絕晉，契丹雖入汴，而終不固守中原，女眞雖陷及東南，而終不絕宋祀，然則劉曜、耶律德光、阿骨打之徒，雖虎狼也，猶可恕矣夫，

夕陽亭

西晉賈充，字公閭，爲尙書令，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共嫉之，會氐羌叛，因進說，請以充鎭關中，乃詔充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充旣失職，深銜愷，而無計，將之鎭，百僚謁于夕陽亭，荀勖私焉，充以憂告，勖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人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煩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勖請言之，俄侍武帝宴，論太子婚姻事，勖因言充女宜配，帝納其言，成婚，充遂不行，旣爲太子妃，酷虐好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武帝欲廢之，勖等救解，及惠帝卽位，立爲皇后，荒淫放恣，亂彰內外，後趙王倫作亂，使齊王冏入殿廢后，后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倫乃矯詔，賜金屑酒，賜后死，自是而後，晉室遂衰，惠崩，懷繼，而劉曜、王彌、石勒、猖獗亂華，盜宿洛陽，執帝北去，晉遂亡矣，故丹山翁公會嘗有言曰，胡羯亂晉，不兆於上東門之長嘯，而兆于夕陽亭之一語，胡羯亂唐，不決于漁陽之鼙鼓，而決于曲江之不留，信哉，○充仕魏日，高貴鄉公之攻晉王相府也，司馬昭太子舍人成濟，以兵出閶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何疑，濟于是抽戈犯蹕，刺帝，刃出于背，帝崩于車中，晉王于是歸罪成濟，夷其三族，然則濟之弒逆，乃決于充之一語也，帝受弒，濟受誅，充實爲之，宜其死而絕嗣，乃以外甥韓壽之子謐爲嗣，而謐亦爲趙王倫所戮，天道信昭昭云，

史記摭語

元貞丙申歲八月，閱史記末帙，因錄所見，與識者共評之，

循吏傳，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鬻其貨乎，劉子曰，種葵而食，織布而衣，未爲悖理也，拔棄之猶可，何至于出婦，此舉近矯，亦且難信，

汲黯傳文佳，可讀，

鄭當時字莊，孝文時，聲聞梁楚之閒，○年少官游，然其游俠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于己，○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亦落，劉子曰，汲鄭俱列九卿，又俱廉，內行修潔，故同傳，此傳太史公贊甚佳，

儒林傳，齊人轅固生，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湯武受命放弒事，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

今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惡劉子曰景帝此語殊可味。

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儒林傳序中語。

董仲舒廣川人治春秋○學士皆師尊之仲舒一傳甚簡略。

酷吏傳序文極平順可讀有曰昔天下之網皆密矣姦宄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當是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又曰漢興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朴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姦黎民乂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此等議論皆正當。

郅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劉子曰都此數語甚正後世鮮有及之者蓋政云政有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即此意。

甯成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湿薪劉子曰此非長厚者所爲。

張湯傳趙禹爲人廉倨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張湯收捕天下名士大夫已心雖不合然陽浮慕之○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武帝問張湯曰吾所爲賈人禦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禹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非此母不生此子○東坡謂張湯宜無後者也而有後以其不蔽賢也義縱爲定襄太守始至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慄○縱以鷹擊毛鷙爲治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

王溫舒自有傳而楊僕傳又專記溫舒事殆不可曉合同作一傳看。

杜周重遲外寬內深次骨。

大宛傳敍事縱橫可觀或曰此蓋竝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之然以予觀其筆力奇妙處非褚所及校之龜策傳遠矣。

月氏二字俱無音。

鑿空二字出大宛傳謂張騫首通西域爲鑿空者蓋甚言破荒也今世用鑿空者失本意。

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國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

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劉子曰文勢如此似非出褚先生也。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劉子曰司馬公去古未遠所疑猶爾況後世乎則所謂西王母之說愈謬矣。

史記抑道德而進游俠輕仁義而重貨殖不知此老何意雖似有激而言然害義理。

游俠傳郭解短小精悍解傳敍事甚整。

佞倖傳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籍孺閎孺公卿皆因關說有所言毀皆關由之。

鄭通蜀郡南安人以灌船爲黃頭郎著黃帽也灌音棺。

周仁最親幸庸不乃甚篤言仁最被恩寵過于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

滑稽傳一說滑亂也稽同也辨捷之人反易是非滑亂同異也一說滑音骨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

猶言辭出口成章終日不竭若骨稽之吐酒見揚雄酒賦一說滑讀如字稽音計以語言滑利其如計疾出。

淳于髡曰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爲田求豐穰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竇舊也甌窶猶杯樽也窶音如樓言豐年收穰易滿篝籠也汙邪下地田也即下田之中有薪可滿車○予閱前篇讀汙作蛙今史記乃無音不知何如○執法在傍御史在後○帷韓嫣臘○帷音捲收衣袖也嫣音滿嫣曲也臘與鼐同朋小腿也○奉觴上壽○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前有墮珥後有遺簪○履舄交錯捔盤狼藉○羅襦襟解微聞薌澤○六博投壺相引爲曹○似近世好語。

優孟傳以漆馬爲槨銅壓釜爲也爲棺斂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腸。

東方朔附傳陸沈于俗避世金馬門。

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蹍地道中人笑之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綸出宮門故同官待詔祖道都門外榮華道路皆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蹄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此數語古今不易。

王先生教北海太守對武帝語與東郭先生教衛將軍以金與王夫人之親同一機也北海太守至殿下有詔問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蓋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王先生所教止此一語而人主便洞見之亦大異事宋陳曰漢書宣帝徵渤海太守龔遂非武帝時此補先生記傳耳。

粉飾二字出西門豹投巫事中。

日者傳龜策傳遷沒之後亡去至元成之閒褚少孫補之故言辭鄙陋非遷本意索隱曰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燕鄙也此論甚當以予觀當刪去。

日者傳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見姓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富爲上貴次之既貴宜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因而成之○子有處所可謂賢人○此數語有理。

殖貨傳筋角銅鐵往往山出棊置○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千乘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歲在金穰水毀木

飢火旱。○夫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

烏氏倮、巴蜀寡婦清，此二人皆秦時能以其富抗萬乘，用貨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與王者同樂。○予觀貨殖傳，筆力高古，出司馬公手者，自與褚不同。

自序著十二本紀、作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序百三十篇，以一語結之，細玩有味。

隱居通議卷二十六

經史三

秦不絕儒學　爾象

秦始皇焚書坑儒，遺臭萬世，而莆陽鄭夾漈樵謂秦未嘗廢儒學，言有證驗，似亦可採。其說曰：陸賈、秦之巨儒，酈食其、秦之儒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問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況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既亡，而魯為守節禮義之國，則知秦未嘗廢儒，而始皇所坑，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夾漈又曰：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是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一時聞事耳，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者不睹全書，未免疑以傳疑，然易固全書也，何嘗見後世有明易之人哉。所謂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蓋為此發也。詩之亡，篇有六，乃六笙詩本自無詞，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也。自漢以來，書籍至今百不存一二，非秦亡之學者自亡之耳。以上二論甚新。至元固焚道藏經，無遺，今復有之，未始無也。

夾漈又有論圖象一段，亦極有理，其說曰：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圖經書緯，

相錯成文，有書無圖，聞其聲不見其形，有圖無書，見其人不聞其語，古之學者，畫圖于左，置書于右，索象于圖，索理于書，故人易為學，學易為功，秦雖棄儒學，未嘗棄圖書，誠以為國之具，不可一日無也。蕭何知取天下易，守天下難，其入咸陽，先取秦圖書以為守計，干戈既定，文物悉張，何定律令而刑罰清，信申軍法而號令明，若定章程而興，故有倫，通制禮儀而名分有別，高祖以馬上得之，一時武夫役徒，知詩書為何物，而此數公，又非老師宿儒，博通古今，若非圖書可明見，則一代之典，未易舉，況是時挾書之律未除，屋壁之藏不啓，所謂書者有幾，無非按圖之效也。

篁竹

篁竹字出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諫用兵書中。

天幸

陳止齋論有曰：昔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為將，其言哀痛反覆，深悲其無成，至論震去病無佗美，獨天幸不至之絕，予按衛青傳云：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不如驃騎，即去病。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由是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今觀此語，又似以大將軍衛青為有天幸，不然則須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為句絕乃解。

驃騎日益貴舉

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貴舉二字當考。

凝按今文貴字句絕，此讀舉字句絕，更有味，蓋貴舉即貴倨，古舉倨通用。

剽姚字音

去病衛青姊少兒之子也，初為剽姚校尉，服虔音飄，并，大顏按荀悅漢紀作票鷂，蓋動疾之貌，票音頻妙反，鷂音弋召反，杜詩後出塞，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剽姚，論者大為杜子美平聲讀兩字，不知其用服虔音也。

凝按宋王楙野客叢談所論更詳。

大將軍軍出塞

光狩四年春，大將軍軍出塞云云，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軍，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

張釋之傳

秦任刀筆之吏，吏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注云：謂空具文而無其實。○文帝發悲而歌，意慘悽悲懷。

李廣不擊刁斗

一說謂以銅作鐵器受一斗畫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一說謂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一說謂形如鐺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二斗鐺即鈴也一說云鐎溫器受利斗似銚而無緣音鐎夫以一刁斗古人猶不能詳其何言之各異其說然其實只是今日搖鈴擊柝之類以警夜備非常耳

李廣數奇

大將軍青陰受上戒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匈奴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奇者不偶也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愚按數字顏音所具反漢書音所角反未知孰是

戰國策

劉向未曾校定戰國策之先其書號曰中書又曰戰國策書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其名不一至向始以爲此戰國時游士策謀定其書宜爲戰國策上繼春秋下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列國時備載凡三十三篇舊有高誘注宋紹興間又有縉雲鮑彪注尤詳且多駁正世稱其善向舊本起東周次西周又次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而止以中山彪謂西周正統也不得後于東周故首以西周安王威烈王子也而東周次之

西周首章曰嚴氏爲賊而陽豎與焉嚴氏即韓之嚴遂也遂字仲子時韓傀相韓列侯傀名俠累列侯重之嚴遂與之不相能求得軹深井里人聶政爲刺客殺俠累于東孟之會注殺人不以道曰賊豎小使也互見韓策曰聶政陽堅刺相兼君注曰堅政之副猶秦武陽副荊軻又曰名堅見西周注是陽豎即陽堅也殆堅字近豎誤文耳

嚴仲子謂聶政曰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丈人麤糲之費注曰粟十六斗爲一秉舂米一斛曰糲

猶之井中而曰我將爲鄉求火也此韓策中語甚佳

華佗

觀魏志華佗傳見其醫入神妙與造化通倉扁後財僅見耳然佗能洞見世人之五臟而不能密察孟德之心術竟被收錄坐死豈其明智有所偏歟

限田

漢儒限名田之義甚好後世若能行之自可抑兼併豪强誠重本救末之良策也

貴賤無常

漢武帝衛皇后字子夫平陽公主家謳者武帝祓霸上還因過主家飲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驪其賜平陽公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强飯勉之即貴毋相忘入宮有寵生三女一男男名據即戾太子及陳皇后廢子夫爲后此貴賤之無常者一也子夫有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爲長平侯其三子皆封侯貴震天下是時帝姊平陽公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爲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爲夫乎左右曰今大將軍姊爲皇后三子爲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乃許之白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此貴賤之無常者二也衛后出於厮謳衛青起于奴僕一旦際遇至于母天下壻帝廷而無非之者褚先生曰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出耀榮華貧賤時事何足累之哉予閱此傳深有感于此語

漢武微行自輕

漢武故事曰帝即位爲微行嘗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逆旅翁遣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媼出遏客媼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媼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媼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媼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媼金千斤擢其夫爲羽林郎愚聞帝王之出入自有鬼神呵護固可安全然萬乘之主所爲如此若非遏逆旅之老媼識人一反覆間立爲齏粉貽笑萬世此時噬臍其可及乎漢武開此例至宋徽宗尤而效之抑又甚焉

隱居通議卷二十七

禮樂

雩祭

周制月令孟巳月大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壝于南郊之旁以太昊、青帝、炎帝、赤帝、軒帝、黃帝、少昊、白帝、顓帝、黑帝配五帝左傳龍見而雩乃角亢星見時周之六月陽氣盛恒旱故雩雩之爲言遠也遠爲百穀以祈膏雨若國大旱則司巫帥巫而舞雩若旱暵則女巫舞雩世人常言舞雩未知其義始此

靈星

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于國之東南漢高祖八年令郡國縣邑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祠后稷以羊舞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爲天田主穀乃于壬辰位祠之壬爲水辰爲龍就其義也東昏靈星配饗南郊不置祠唐以立秋後祀靈星于國城東南又詩緑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則祠靈星亦立尸後世學宮門謂之靈星門者或謂靈星之祭賓尸于此故名然今之靈星門于義實所未喻又淮南子主術訓若人之選其猶零星之尸也蓋然元默而吉祥受焉○詳見後學宮制

封禪義

帝王易姓，必封泰山，所以告成功也。禮云：因名山升中于天，而必于泰山者，萬物交代之處，封增其高，顯其類也。升、上也，中、成也。刻石紀號，以著功績，封訖而禪梁父者，亦因天以及地也。說者謂封禪取高厚之義，封土于山，而禪祭于地，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也。增泰山之高以報天，因梁父之厚以報地。梁父者、泰山之支山，卑下者也。能以其成功相禪代，故封禪以告太下[illegible]

墓祭

世謂三代以前無墓祭，而朝陵拜墳起于秦時。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秦始出寢起于墓側，漢因秦上陵皆有園寢，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唐開元二十年四月制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墳禮，不得作樂，仍編入五禮，永爲恒制。故議者以爲墓祭始于唐也。

學校配享

州縣學祀文宣王，以兗國公顏子、鄒國公孟子、配享文廟。後宋咸淳中議者以本朝崇尚四書，宜并配曾思配享，于是以郕國公曾參、沂國公子思升配文宣王，與顏孟爲四。其意蓋以顏主論語，孟主孟子，而大學則曾之所述，中庸則思之所作，是因四書而尊四賢，可謂備一代之盛典。其後見北人云，北方文廟惟以顏孟配，而曾思不與焉，蓋移躋東南，曾思並配之令不及北方，故中原惟守舊制也。初制配享之論，顏孟東西相對，其後熙豐姦黨以私意追尊王安石，因妄比王安石爲顏子，遂遷孟子位西面東，與顏子對者，退處于位東面西，與顏子並。既而朝廷更化，國論維新，乃能于安石配享，亟毀其塑像，一時因循不復釐正，孟子仍舊位東面西，咸淳增配，承襲謬繆，亦以曾思並列于顏孟之下，俱位東面西，竟成虛右。遂謂配位俱當左列，其實不然，舊□□□□□□□□□□□□□□位有四，皆東西相面，不偏于一，以此見聖廟配享必東西相面也。千載之後，必有能正之者。

大行

古者君亡未有謚，皆以大行稱之，往而不反之義也。始皇崩于沙丘，胡亥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見李斯傳。愚謂行字可作去聲，蓋謚未定，則德未名，姑總稱爲德行之大者。

墓旌書例

古人題旌及題墓，必加國號，如曰唐故、宋故，所以表其爲何代之人。後將有考也。曹孟德自謂顧題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者，亦以漢國號加于故字之上，此其凡例也。德祐以前題墓俱曰宋故，不以爲嫌。歸附以來，皆不書國號，惟書故字，甚無義理。近見北人皆書元故，南人乃不然，由今思之，若不書元故，則題旌題墓，惟曰某官靈柩，曰某人之墓，此理爲長。予有友人不書國號，予并去其故字，識者咸以爲當。蓋既不書國號，則故字之義無所承，若必欲書，則必加國號乃可。

鹵簿字義

鬼谷子曰：車觀行，羽儀導從，謂之鹵簿。自秦漢始有其名。後漢胡廣作天子行鹵大楯也，所以扞敵，部伍之次，皆著之簿，儀其五兵，獨以盾爲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故但言鹵簿，而五經補義亦曰：鹵，大盾也，以大盾領一部之人，故名之曰鹵簿，其義如此。

社稷之名

予于前卷嘗紀今世並稱稷契爲非，蓋稷乃官名，契乃臣名也。按國語載展禽曰：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注云：烈山氏，炎帝之號也。即神農。起于烈山，祭注以烈山爲厲山是也。柱爲后稷，自夏以上祀之，夏禹之興，棄能繼柱之功，自商以來祀之，共工氏伯者在羲農之間，其子句龍在黃帝時爲土官，九土、九州之土也。后、君也，使君土官，故曰后土。社、后土之神也。又棄勸播百穀，死于黑水之山，故曰稷勸百穀而山死。由是觀之，則柱與棄俱號后稷，共工句龍號后土，氏稱后稷后土，則名以其官，于理甚宜。若以稷契並稱，則官名臣名雜述矣。杜氏通典云：顓頊祀共工氏子句龍爲社，烈山氏子柱爲稷，高辛氏唐虞夏皆因之，殷湯爲旱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無可繼者，故止。又曰：凡社皆以句龍配，凡稷皆以棄配。社者五土之神，稷者于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祇，援神契云：稷者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是也。

漢酎

漢制，正月旦作酒，八月成，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八月嘗酎，會諸侯王于廟中，出金助祭，謂之酎金。皇帝齋宿獻金，金不如斤兩，或色惡，王削縣侯免國。今南方所謂一宿酒者，只一重而已。本至三重，則其味醇厚可知矣。

九族

九族之說，具載禮經。見喪服小記。然諸家議論不同。按夏侯歐陽等，則以爲父族有四，母族有三，妻族有二，與孔安國尚書注、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之說異。然鄭康成孔穎達則謂由一而三，由三而五，由五而九，故列圖于後，以俟知者。

父族四

己姊妹適人者及子。　父五服內親族。
父姊妹適人者及子。　己女適人者及子。

母族三

母之姊妹及其女。　母之父姓。　舅族。　母之母姓。

妻族二

妻之父姓。　妻之母姓。

三族

高、曾、祖、父、己、子、孫、曾、元。

由一而三父己身子由三而五、曾父子孫由五而九高曾曾元

學宮靈星門制

州縣學宮舊制外門曰靈星、未詳其義、余叔父秋覺先生博學多能、潤究古誼、著其說云、漢祭祀志曰、龍左角爲天田、天田號靈星、見則爲農祥、故春籍田而祈社稷祭之、祠后稷又祭之、祭之皆有尸、天子諸侯卿大夫名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祭罷不容遽使之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必尊釋復祭、但天子諸侯祭之明日又祭曰繹、卿大夫祭之當日又祭曰賓尸、士曰宴尸、皆退尸也、故於廟門外又一門曰靈星門、漢郊祀志或言曰、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今無存者、不可復考、良耜詩序、秋報社稷也、與絲衣篇次相屬、亦可考見、絲衣詩序、又載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旨意甚明、近世儒者不知何故刊去此語、殆由不知靈星之尸、爲新報社稷之尸也、夫子釋奠祭之略、無其義、閒嘗深思其闕、抑昌黎先生謂夫子生民之功、與社稷之功、固自有次第者歟、故作靈星門于廟門外、而釋奠皆出揖之歟、嘗此、以俟後人博采、以上皆叔父所著說、叔父嘗以明經兩試天子之廷、退而博考經史百家、多所論著、尤于孔門諸子之學、多所發明、著聖門言行錄若干卷、蓋勃苦考訂、凡數十年而後成、又自類所作曰山雞愛影集、近得而讀之、筆力超絕、雖老師宿儒、不敢望其籓也、念昔垂髫從叔父學、辱承奬掖、今叔父八十有一、余亦六十有六矣、老冉冉至、懷舊淒然、予杜門隱處、塵土枯槁、海內知己、黃人零落殆盡、非復疇昔、故雖勉自造就、力昭其苦心、使得嶙峋、略慰平生、而有不能也、付之浩歎而已、然叔父雖高年、時疴彌勤、而懋乃志氣、日惰幾于進寸而退尺、嘗自笑曰、登江海才疲邪、友人譚伯玉醫嗜、叔父之文、欲先刊其所作詩、果成、予當附數語其後、

從祀之目

按史記及唐會要、弟子凡七十七人、而□□□□□□宋宰相王文正公旦、嘗言會要所錄七十七人、當從缺二字所載七十二人、于是琴張、申棖、林放、陳亢、蘧瑗、以其俱見論語、取此五人、而削去公夏首等十人、大觀四年、并子思從祀、凡七十七人、東廡、則金鄉侯澹臺滅明其首、而西廡、則單父侯宓不齊其首也、歷數之至考城伯戴聖而止、其閒如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荀況、伏勝、戴聖、俱非聖門弟子、除顏、曾、子思、當時聖門弟子固惟此七十而已、戴聖諸人、并萊蕪伯高堂生、至晉司徒杜預、凡十有七人、入宋續增唐昌黎伯韓愈、至宋華陽伯張栻、凡十人、今元朝又新增左丞許衡一人、通古今爲九十八人、頃余于闕從邵武詣學瞻敬時、郡侯廉公命立塑像、裝繪一新、像設嚴整、絕勝諸郡、予因計其數目、與舊載文字相同如右、廉公問予數目是否、予答曰是、

六藝目

六藝者、禮、樂、射、御、書、數也、其目或不能詳、今載于後、

五禮、吉、凶、軍、賓、嘉、

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

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六書、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

九數、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

樂府諸調之始

樂府有殷涉調、雙調、水調之類、其來遠矣、肇隋鄭譯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然不著其名、及考唐杜缺四字缺載唐諸樂名、

太蔟宮　時號娑陁調、如萬國歡之類、

太蔟商　時號大石調、如昇平樂、破齊陳之類、

太蔟羽　時號殷涉調、如太和萬壽樂之類、

林鍾宮　時號道調、如垂拱樂之類、

林鍾羽　時號平調、如舞娟娟之類、

黃鍾商　時號一越調、如綠沈栖之類、

黃鍾羽　時號黃鍾調、如春楊柳之類、

中呂商　時號雙調、如傾栖樂之類、

南呂宮　時號水調、如五更轉之類、

□□□　時號金風調、如蘇幕遮之類、

律管候氣

北齊神武霸府田曹婁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常與人對語、則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面、置地中、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佗扇竝住、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隋文帝開皇二年、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候節氣、依古于三重密屋內、以木爲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案上、以土蒞之、上平于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地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于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閒、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帝異之、問牛宏、宏對曰、灰飛半出爲和氣、灰全出爲猛氣、吹灰不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有異也、今十二月律于一歲內應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宏不能對、夫天地之氣、隱微深妙、而數子者、能以智巧相窺、何其神也、

音樂應驗

傳曰、聲音之道、與政通、從古而然、殆不可曉、隋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對曰、樂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當時四海全盛、皆謂不然、大業末、其言卒驗、而寶常貧困、無人贍遺、飢餒將死、取所

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于火中探得僅數卷行世又煬帝將幸江都有樂工王令言妙達音律令言子當從于戶外彈胡琵琶作翻安公子曲令言臥室中聞而驚起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對曰頃來有之令言歎歔流涕謂子曰汝愼無從行帝必不反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以是知之帝果被弑于江都

西域人知音

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后入中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聞有七聲問之則曰父在西域稱爲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于是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乃知人性聰明無分夷夏詎可謂夷人有逕于中國也況所善胡琵琶者又其國俗素習者耶

塤制篪制

世本云損乃暴辛公所造不知何代人周禮內有暴國豈其時之人乎爾雅注曰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鵝鍾六孔小者如雞子大者曰嘂音叫○毛詩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篪世本云蘇成公所造舊制云一曰管非也雖不知其爲何代人然非舜前之人明矣舜時西王母獻琯則是舜時有之成公安得造篪乎爾雅曰大篪謂之沂注云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今有胡吹非雅器也蔡邕月令章句云篪竹也六孔有距橫吹之詩云仲氏吹篪是也今人常言塤篪而不識其制謾著于此嘗見賓退錄言塤篪之篪則竹虎二字之中猶加二瘋今寫者多只從竹下繼之以虎即非字矣考之說文信然

挽歌之由

魯哀公十一年吳子伐齊將戰齊將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孔穎達曰虞殯者謂啓殯將虞之歌也今人言挽歌之由止言漢高帝時齊王田橫自殺其故吏不敢大哭爲歌以寄哀而後代相承以爲挽歌不知其起于春秋也由來久矣

樂歌

六朝樂歌有丁督護二章亦曰丁都護宋武帝長女豫章徐逵之爲彭城內史被魯軌所殺武帝使內直督護丁旿殯斂之逵妻呼旿至閤下自問殯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曰丁都護其聲甚哀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其辭二首一曰督護初征時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二曰黃河流無極洛陽數千里坎軻戎旅間何由見歡子○又有後溪

疏按郭茂倩樂府詩集宋武帝有丁督護歌五首此所載督護初征時云云乃其一也黃河流無極云云乃梁王金珠所作所謂後人因其聲廣其曲者其說本舊唐書然亦僅載一首云今歌是宋孝武帝所製與樂府云宋武帝不合督護初征時句唐書又作督護上征去惜隱居通議後有闕脫公之敘論無由盡聞也

隱居通議卷二十八

造化

兩儀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儀匹也不曰二儀者二有先後兩無彼此有相匹之意焉天一地二者乃先後之言爾地亦惟一而云地二者蓋言下已落第二也李明之衡山記云朱符謂火著如兩儀不可闕一故不曰二而曰兩者陰陽互爲用也羅氏路史發明其義乃知兩與二相似而實有辨

亭毒

人常用亭毒二字而不明其義按路史注云亭蓄其形毒散其氣此謂天地之初也曰亭毒萬有風行森逝攷亭之毒之原出列子俗見習熟以毒義爲不美然易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正猶岐、雷、愈、扁不惟參苓之養性其劫痼攻積雖烏喙亦所當用何也以毒攻毒有至仁焉善去兵者不廢師故曰毒天下而民從之吉

天地開闢數

皇極經世書言天地開闢之數實前古聖賢所未及今書其略于後

天地一開一闔，謂之一元，總計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開自寅己，至戌戌而後閉。開之時，凡二百四十星，計八萬六千四百年。閉自戌戌，至寅己而始開。閉之時，凡一百二十星，計四萬三千二百年。自夏禹八年過午，至今猶屬午之中上，必待滿足一萬八百年然後過未，自開闢至今，約三萬八千年，自今以往，猶須過四萬八千四百年。

天地有初

祇觀新襲，蠛蠓生之，洲沼創出，魚鱉產焉。一氣之初，萬物相見，故雖天地必有初也。按讖藪云：道言天地初開，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蓋賤者易生，貴者難育，故今人以建寅之月一日起至七爲人日，謂天地有初，其理則然。而雞狗羊馬之說，蓋先生物以供人之用耳。

夫婦所始

元氣所孕始于子，立于巳。子者、字之始，巳者、包之始也。自子而推，男左行三十而立于巳，女右去積二十而合之，亦在巳也。陰實從焉。是故聖人因此制爲男三十有室，女二十有家之禮，參天兩地，自然之數配也。自巳而妊之，男十月，號干寅，女十月，號于申。申爲三陰，寅爲三陽，故年運起焉。日生于甲，月生于庚，日月西東，夫婦之象。申統于寅，庚統於甲，左右巳之合以子，將以順性命之理爾。又曰：男子由戊子推之，左行三十丁巳十月至丙寅，以土生木也。女子由庚子推之，右行二十辛巳十月至壬申，是金生水也。此男女陰陽出于自然，予不習數學，未究其理，姑記于此，以待識者。

古今一理

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之聲色也。鳥獸竹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由此而知來，千世之前，萬歲之後，無以異也。此言出于王充，充謂有理，昧者謂古今殆觀，非是。

天地毀敗有數

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此語出于無常經。物莫不有數，雖天地莫能逃也。山亡、川竭、郡陷、谷遷、沙漠變、滄海之蹤，厓險著蚌螺之甲，昏殿破燈，昆明刼灰，有以見地皆屢敗矣。土石自天，星隕如雨，或夜明如晝，或越裂崩地，有以見天皆毀矣。宛音道君曰：天地運度，亦有否終，日月五星，亦有虧盈，況于人乎。此皆路史所載，且注云今西北荒外沙漠間皆是海濱遺蹟。而太行、麻姑、朱崖等山，險崖石罅，皆有螺蚌之殼，顏魯公以爲桑田之變也。天地崩裂事，史載甚多，其最著者，秋三年元年十二月，陡天西北角至東南，或坼裂二百丈，或數十丈，有聲如雷，山鷄皆叫，或見天中宮室之類，豈果毀敗有數，天地莫能逃也。建昌城西有石崇觀，其石間有螺蚌殼，合之，顏魯公所載信然。

魁星移次

淳熙中，殿試進士，有鄧太史者告周益公，魁星臨蜀，盧傳先一日，又告夕有震雷，魁星自蜀移照吳分，及期，上忽以第一卷與第二卷互易之，吳人果第一，蜀人第二，當時咸奇驗其言，此事甚神，前輩謂古天官

書無魁星之名，今所繪像，又與斗魁不同，使此星即斗魁，安得移照分野，且移照又先以雷，尤爲甚異，據鄧之說，魁先臨蜀，而是年蜀人當第一，然則與吳分何與，若此星亦如日月五星，躔次周轉，必漸次移照，按吳分當南斗，相去一百八十度，何以遽能移照如是之速，皆理之所不可解者也。科目在宇宙間，特小小事耳，事有類於此者，尚多，狀元雖貴，然亦人間一時之榮，千載事業，于此何與，而便足以動天象如此，豈文章科名亦天所貴耶，天既貴之，而今又絕之，何也，近年有言狀元若在南中，則國家運數將衰者，已而咸淳辛未歲狀元張鎮孫，乃廣州人也，未幾而國遂亡，然則科名氣數，果有所關，則昔人所謂自有文章司造化，莫將科目待時賢者，信矣夫。

氣數災異

氣數災異之說，揆理不通，然亦有適應者，予嘗聞州里長老言，嘉定壬午歲南畺大水，甲申歲又大水，紹定己丑，廬寇破邑，辛卯大饑荒，後六十年，至近歲壬午，衆謂邑當大水，竊意太虛浩蕩，所識者廣，豈屑屑獨計吾豐邪，至期，邑果大水，甲申歲謂復水矣，然卒不應，遽乙酉又大水，不減壬午焉，丁亥大饑，質鬻妻子，至己丑，乘乂謂當有寇警，殆又不然，已而臘月，遽遠者與汀奮相挺而起，至庚寅春，某力日，寇乘橋攻南門，州兵禦之，幸不破城，而辛卯又饑，特不如丁亥之甚，雖不盡應，亦不免，然則災異氣數，豈有期焉先定之乎。

三元

嘗見曆家有三元甲子之說，而不曉上元從何而起，近見史書云：曆自漢降，沿革不同，然大抵皆希算蔵分上求數千歲之前，必得十一月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爲曆始。

五行

卜算家以四方分金、木、水、火，而土居中位，于四方無所附屬，于是寄之于水曰水土，長生申，水土旺在子，水土庫在辰，水土敗在酉，愚嘗思之，土不當寄于水，克水者土，安可相寄，火實生土，則火爲土母，以子寄母，似爲有理，此說雖往來胸中，未之能決，因觀月令注，黎兼爲土官，止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爲四神者，火土俱位南方，其神皆祝黎，又周禮大宗伯注，顓頊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于火土，是黎兼二祀也，由此觀之，則愚欲以土寄于火，似合乎古人之說矣。

五色

五色者，青、赤、黃、白、黑也，是爲五方之正色，若夫以木克土，則青黃合而成綠，以金克木，則白青合而成碧，以火克金，則赤白合而成紅，以水克火，則黑赤合而成紫，以土克水，則黃黑合而成騂，此五方之閒色也。

五星聚處

曆家謂明年甲申歲十有二月五星聚斗，是爲丑寅之閒，按五星緯天，躔次不同，其聚而同度實難，考之前代，漢高帝時聚東井，宋乾德五年聚奎，明年甲申聚斗，其聚于井，實開文景之治，其聚于奎，實開咸平

變歷之治。今聚于斗。其應雖未可知。然以古今之難逢者一旦會逢。其爲願祥必也。自當有驗。特未知孰當其應。獨史載漢元年冬十月聚井。以躔次推之。當在六七月之間。宋初翰林學士竇儀、與盧多遜、楊徽之、同朝。嘗謂多遜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儀不及也。已而果如其言。今聚斗在十二月。而曆家又謂來年十二月木星前行斗度數日。恐于躔次不合。然亦未知孰是。余人曆學不習。無以訂其是非。然考五星所聚之方。多在乾坤艮巽之位。井在未申之間。坤位也。奎在戌亥之間。乾位也。斗在丑寅之間。艮位也。然則他時復聚。當在辰巳之間。巽位邪。巽位之宿爲角。則四聚其在角乎。漫記其說如此。以待來者。○後考淳熙十三年丙午歲八月乙亥。日月五星聚于軫。惟以乾德丁卯五星聚奎爲瑞。至淳熙丙午之聚軫。則未有以瑞言者。或謂奎聚主文。故爲瑞應。而軫無可取。故不言也。然朱張呂陸星聚此時。豈曰非瑞乎。

妖孽之名

草木之變曰妖。蟲蝗之變曰孽。六畜變異謂之禍。異物忽生謂之怪。氣相傷相逆曰沴。已上出玉歷及漢五行志。今世俗常談。惟曰妖孽。曰妖怪。然未知其所以命名之義。

隱居通議卷二十九

地理

四方之限

溟渤瀛洋。天地所以限東徼也。惡谿沸海。天地所以限南徼也。陷河懸渡之設乎西。瀚海沙子之設乎北。天地所以遮西而制北也。瀟瘴霧于東維。界黑水于南極。泄流沙于西陲。決弱水于北滅。古文漢天地所以界四維也。八荒之內。奚有奚無。八荒之外。何止何極。以上見羅泌路史中說。

惡谿沸海

惡谿在閩。多厲毒。中者溫屯嘔泄。遡者脚輒腐弱。其魚多鱷。沸海常沸。尤多惡魚。炎州貢者經之。路史之所載如此。然予嘗仕閩數年。不聞有此也。惟聞延平一宣差言。常汎南海。海水中有火出。郭學錄又言嘗見海贍。其海水拔起如山高。

西土頭痛山沙子黑水

自嶺寶國西行。歷大小頭痛山及赤土身熱之阪。山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冬月過者。有頭痛身熱吐逆之病。驅畜皆然。夏月即死。又經烏梔四百里。石懸度山。咫尺之路。下臨不測。在盤陀西南。今葱嶺冬夏有

雪。即佛書所言雪山者。路史說本漢西域傳

沙子在契丹後彌數千里。往者女真既滅契丹。其臣大石林牙攜其子三晝夜踰沙子立之。數十年。粘罕不能近。

黑水在梁雖開。涉者脛黝黑。

柳中路伊吾路陷河弱水

裴矩西域記。自高昌東南去瓜州千三百里。並沙磧之水草。四面芒芒。蓋西州之柳中路。又有一路。自柳中縣南東行。經大海東。又東南渡磧入伊州。即裴所謂伊吾路。今奉使者至高昌。從武威西北有捷徑。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芒然。不可準記。行者唯視人死骸骨及駱駝糞。以爲記。大雪即不得行。或見宮宇。忽聞歌笑。從之者多不反。蓋魍魎所爲也。當且末西北沙中。夏熱風爲患。惟老駝能知之。風將作。則駝聚鳴而擁其鼻口。否則死。今高昌客旅皆由伊吾道。

出陽關至于蘭國。路經陷河。伐檀置中。乃得渡也。弱水亦陷河之類。羽毛皆沈。今川廣之界亦有一小河。淖泄而深。今古不得渡。蓋亦弱也。

海外多國

昇明二年。倭王奉表。條其祖之勳。謂東北服者二百九十有六國。是固海東之國。倭王所服者。然其未服之國又數十百矣。支顯西游。道其所記數百國。此于闐以西之國。支顯所知者。然其所不知者、又幾十百矣。智猛法盈之錄。曇勇道安之傳。蕃王之國。不下四五百。大廷四域之使。魏氏四道之賓。所奏國數、亦不下四五百。此世所未嘗聞者。是數千國。俱樂土也。則海外之國、不勝其多矣。雖按東北二字。今路史本作東西。

總觀路史五段而論。則知世間疆土如此其闊遠也。今人惟指中國所統以爲大。直井蛙之見耳。人豈可以不博覽哉。

南陽形勢

往在閩。閱艾軒先生林中書光朝文集。內有一論。謂南陽可都。其設甚備。失於鈔纂。今閱歐陽文獻慶歷間論西事書。亦有一論曰。臣聞漢高祖入秦。不由東關。而由南陽。過鄖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境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長安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然自洛陽建都後。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若能按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鄧、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歐公建明南陽地利之美如此。其說與艾軒合。然艾軒則以孝皇有志恢復。故欲于此建都。以北窺中原。而歐公則以元昊犯邊。欲于此聚餫。以應接西事。其勢不同。其論則一。自古雖未嘗建都于此。然合二論參考。則其地形勢有足取者。陳龍川上孝皇書。亦言荆襄南陽形勢可

郡。謂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大意皆相近也。

三輔黃圖

三輔黃圖上下二卷。不著作者氏名。其載秦漢宮室苑囿甚備。顏師古漢書新注多取焉。唐書藝文志。有三輔黃圖一卷。列于地理類之首。亦不言何人作。其間多用應劭漢書集解。劭、後漢建安時人也。至魏人注漢書。復引此圖爲據。以此考之。得非漢魏間人所作邪。卷首一序頗雅潔。漫載于左。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三代從時。未聞宮室過制。秦穆公居西秦。以境地多良材。始大宮觀。戎使由余過秦。穆公示以宮觀。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則苦人矣。是則穆公時宮室已壯大矣。惠文王初都咸陽。取岐雍鉅材。新作宮室。南臨渭。北踰涇。至于離宮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始皇幷滅六國。馮藉富强。益爲驕侈。殫天下財力。以事營繕。項羽入關。燒秦宮闕。三月火不滅。漢高祖有天下。始都長安。實曰西京。欲其子孫長安都此也。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作都。至武帝承文景非薄之餘。恃邦國阜繁之資。土木之役。倍秦越舊。斤斧之聲。畚鍤之勞。歲月不息。蓋躬其邪心以誇天下也。昔孔子作春秋。築一臺。新一門。必書于經。謹其廢農時。奪民力也。今哀采秦漢以來。宮殿門闕樓觀池苑在關輔者。著于篇。曰三輔黃圖云。東都不與焉。○予觀此序。簡而當。質而不俚。非近世所能及也。

三輔、本是三秦。禹貢九州內。則雍州也。古豐鎬之地。平王東遷。以岐豐賜秦襄公。至孝公始都咸陽。咸陽在九嵕山渭水北。以其山水俱在南。故名咸陽。秦并天下。畫內史以領關中。項籍滅秦。分其地爲三。以章邯、司馬欣、董翳、爲王。謂之三秦。故漢高帝入關。定三秦也。五年。高帝在洛陽。婁敬說帝都長安。田肯從而贊之。有居高屋建瓴水之說。自是漢始都之。初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改內史爲京兆尹。與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俱治長安古城中。公羊傳曰。京、大也。師、衆也。天子所居。馮翊注曰。馮、憑也。翊、輔也。翼輔京師也。其地今同州。扶、持也。助也。言助風化。在今岐州。

始皇三十五年。作朝宮于渭南上林苑。庭中可受十萬人。車行酒。騎行炙。千人唱。萬人和。收天下兵聚咸陽。銷爲鐘鐻。古以銅爲兵。故可鑄鐘。高三丈。銷鋒鏑爲金人十三。立于宮門。舊注云。鑄金狄人。立阿房宮前。生高三丈。蓋卓悉椎破銅人銅臺。以爲小鐘。魏明帝欲徙二金人于洛陽。載至霸城。重不可致。留之。

阿房宮一曰阿城。規恢三百餘里。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鑿道相屬。前殿東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木蘭爲梁。磁石爲門。門在阿房前。悉以磁石爲之。令四夷朝者。或有帶甲懷刃。即吸止以示畤。蘇曰。都城胡門。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未果。以其宮在阿基旁。故天下因謂之阿房宮。

望夷宮在涇陽縣界。北臨涇水。以望北夷。故名。

未央宮漢初蕭何造。高祖見而怒其壯麗者也。周回二十八里。前殿東西五十丈。深五十丈。高三十五丈。武帝以木蘭爲棼橑。檹椽也。文杏爲梁柱。金鋪玉戶。華榱璧璫。雕楹玉碣。重軒鏤檻。青瑣。畫也。丹墀。左城右平。城階級也。右則猶車上。故使之平。左則人上。故爲之階級。黃金爲壁帶。閒以和氏珍玉。風至。其聲玲

瓏然也。宮內又有金華、承明、昭陽、等殿。及麒麟閣、天祿閣、金馬門。金馬門。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於署門。因名。

建章宮在未央宮西。長安城外。漢武帝造。度爲千門萬戶。自宮西跨城沱。作飛閣通之。正門曰閶闔。閶闔本天門。而宮門名之。以象天門。高二十五丈。左鳳闕。闕上有金鳳。高丈餘。即銅鑄鳳也。高二十五丈。右神明臺。門內起別風闕。以其出於宮垣。故風從何來也。高五十丈。對峙井幹樓。高五十丈。鑿道相屬。前殿下觀未央宮。西漢宮中有百子池。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者。後出宮。爲扶風段儒妻。能言在宮中時。見戚夫人侍高祖。常以趙王如意爲言。高帝思之。幾半日不能言。嘆息悽愴。未得其術。使夫人擊筑。帝歌大風以和之。予嘗見盱江李先生賦。戚夫人有曰。百子池頭一曲春。不知其旨。今閱黃圖。乃見原委如此。

漢有飛廉。周玉觀。飛廉觀在上林。武帝元封二年造。飛廉者。神禽也。能致風氣。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武帝命以銅鑄置觀上。因以爲名。周玉者。水鳥。似鴉鶴。以名觀也。又曰。周玉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

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甃石爲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以名閣。所藏入關時所得秦圖籍。成帝又于此藏秘書。

天祿閣亦藏書籍所。漢宮殿疏云。天祿麒麟二閣。蕭何造。以藏秘書。以處賢材也。

靈金內府。藏太上皇微時一佩刀。長三尺。上有銘字。難讀。傳云。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上皇游豐沛山中。爲居窮谷。有人冶鑄。上皇息其旁。問鑄何器。工者笑曰。爲天子鑄劍。慎勿言。曰。得公佩劍。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克定天下。昴星精爲輔佐。木衰火盛。此爲異兆。上皇解匕首投爐中。鑄成劍。殺三牲以釁祭之。工問何時得此。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予行陌上。一野人授予云。是殷時靈物。工即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佩之。斬白蛇者也。及定天下。藏于寶庫。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戶。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曰靈金藏。惠帝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世人常言高祖起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不知劍之所始乃如此。

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世人常用折柳送別事。不知出此。唐王維詩。蓋本此也。遂爲故事。

宮殿觀闕之盛。肇于秦而繼以漢。舉其最。則秦有朝宮阿房。漢有未央建章。以高言。輒曰。五十丈。三十五丈。或二十五丈。以深廣言。輒曰。東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或東西五十丈。深五十丈。以規恢延袤言。輒曰。三百餘里。少亦二十八里。或曰。可坐萬人。或曰。庭中可坐十萬人。或跨渭而造石橋。或跨城池作飛閣。鑾道。大概極土木之工。始之于秦穆公、惠文王。大之于始皇。尤而效之者。蕭何、又甚焉者、漢武也。計其壯鉅雄峙。庫壑霄而傍日月。雖傷財害民。不免怨讟。然遐想氣象。其能至此。亦異丈夫之雄也。惜夫興替不常。古今同轍。乃罔有覩。覩千載者。不旋踵而化爲游塵。蕩爲冷風。潘安仁西征賦有曰。所謂倘冠修成。北燒南平。皆皇名。皆興漢蕩滌。無其處而有其名。爾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大液。淡建章。又曰。驚雉雊于臺陂。狐

兎窟于殿傍。又曰。洪鐘頓于數廟。乘風廢而不懸。禁省鞠爲茂草。金狄遷于霸川。悲夫。英雄之建立。乃如斯而已乎。予嘗欲一游終南之山。渡灞滻之水。弔秦漢之故都。而物色其遺跡。今南北混一。踰四十年。兆足以行。而予又老矣。鄉里非無客京兆者。京兆之人非無與余交者。及詢訪往古。俱不能知。蓋其愚俗懵學。故不能通知古今也。姑述此。以志予懷古之恨。若夫陳之臨春結綺。隋之西苑。唐之華清。宋之艮嶽。是又不過供游宴之娛。非若秦以壯大夸西戎。漢以出麗重威武者也。無足道矣。

新豐建立

史載漢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既定天下。西都長安。而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爲徙豐沛屠兒酤酒賣餅商人。立爲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雞鴨于通衢。亦皆識其家。似此卽是仿效故豐街巷市井居民也。一遷徙間。多少事節。雖足以悅其父。而不免于勞其民矣。然此樣子則古所無之。後世不再有之。亦奇事也。

袁廣漢園池

茂陵富民袁廣漢藏鏹鉅萬。家僮八九百人。于北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築石爲山。高十餘丈。迤延數里。養白鷺鴛鴦、紫鴛鴦、犛牛、青兕、奇獸、珍禽、充積其間。積沙爲洲嶼。激水爲波致江海。海鶴孕雛產穀。延漫林池。屋皆褱回連屬。重閣脩廊。行不能徧也。廣漢後有罪誅。沒入爲官園。鳥獸花木。皆移入上林苑中。悲夫。廣漢眞愚人也。已夫以漢武之爲人。百世之下。閱史冊猶知其非能容物者。彼方修建宮苑。夸示四夷。一富民乃欲與之敵。帝豈能平邪。其取誅滅宜也。近代韓侂胄修園甚麗。後亦沒官。然事體卻不同。

川江圖

予六十年前見蜀人李宰所藏長江萬里圖。起瞿州。訖浙江海門。山川城郭。歷歷可翫。惜不復覩。今黃德英示以蜀江圖一卷。廣踰半尺。長四丈餘。其間惟畫蜀江。起威州。訖公安而止。不得如舊圖之抵海門也。鱷記大略。以見泝蜀之艱險云。自公安縣沙市而西。卽江陵府。治江北。而荊門軍。治江南。有黃牛峽。有鹿角灘。歷巴東峽口。卽峽州。治江北。有人鮓甕。有江心島。龍石。進卽石首縣。治江南。又進卽歸州。治江南。有巫峽。有楚王樓。有巫山十二峯。有宋玉亭。皆南岸也。又進卽巫山縣。治江南。有杜甫草堂。進爲夔州。有白帝城。有八陣圖。有瞿唐峽。灩澦堆。雲安縣。治江北。而萬州、忠州、皆治江南。歷涪江縣至遂寧府。重慶府。及酆都縣。亦治江南。有酆都寺。有酆都觀。又歷涪州。恭州而上。則瀘州亦俱治江南。前進敘州。乃治江北。有馬湖江。有大小烏龍山。又進則嘉定府。治江南。有九樓佛閣。則在江北。遂爲眉州。亦治江北。有峨眉山。有秦楚樓。有芳草渡。有萬里橋。則俱在江南。由眉而進。則成都府。治江南。而永康軍則在江北。有三十六峯在江南。南爲青城縣。有青城山。有玉女關。有玉壘關。有七盤山。至威州。治江南止矣。一卷之圖。首尾如此。予跋其後曰。右顯川德英父所藏蜀江圖也。廣僅半尺。脩踰四丈。西起威州。東訖江陵。凡跨十有八郡。其間山川城壘。人物聚落。仙宮梵宇。風颿浪舶。歷歷在眼。往年德英曾示此圖一軸。予固賞愛爲賦詩。今閱

此卷。更自精工。彌使人賞愛不已。眞奇筆也。憶少日閱輿地志。極愛西蜀風景形勢。銳欲溯巫峽。闖劍門。周覽古英雄爭戰處。稍慰胸中之奇。顧蹉跎浸老。付來生矣。展翫傷懷。因寄一嘆。并載前詩曰。誰覘坤維人畫圖。東西川合匯荊湖。金湯夾岸提封接。玉帛連檣貢賦輸。劍閣幾煩豪傑夢。錦城曾是帝王都。如今混一兵爭息。見說煙花漸似吳。

（案。滾匯題跋內所載稍異。）

十二峯名

巫山十二峯。口習耳聞熟矣。終未悉其何名。今因蜀江圖所載。始得其詳。曰獨秀。曰筆峯。曰集仙。曰起雲。曰登龍。曰望霞。曰聚鶴。曰棲鳳。曰翠屏。曰盤龍。曰松巒。曰仙人。予因隱括成句曰。筆峯獨秀。集仙起雲。登龍望霞。盤龍翠屏。聚鶴棲鳳。松巒仙人。總爲六句。聊便記覽耳。山在歸州。乃川江之南岸。見者謂十二峯元不聯屬。往往懸隔相望。若欲觀玩。惟溯流入蜀者甚便。懼順流而東。則三峽水急如箭。不容寓目。所謂歸州淘米。峽州喫飯。可見其峻疾矣。

（案。別書有朝雲浮壘上昇雲泉而無獨秀筆峯。盤龍。仙人。後更改。）

閩地險惡

予幼讀南豐先生所作道山亭記。摹寫閩地山川險惡之狀。筆力精妙。宛如圖畫。殆似西漢文章。歐蘇不能及也。然平時只作文字看。實未信其險惡果如此。至大辛亥。赴官劍津。初入杉關。已見山嶺崇峻。回首江面。如在平地。猶未覺其險也。自邵武城下登官船。歷拏口驛。富屯長驛。順昌縣。王臺驛。順流赴劍。然後見谿灘湍激。石筍峭峻。舟行其間。時遭驚駭。予舟中因語孫兒。以道山亭記、昔聞而今見之。其所歷、與記中所載、無不合者。茲錄于後。其略曰。閩故韓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于中國。始併爲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視于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然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涂或逆坂如線。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于不測之谿。上皆石芒。觸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衝縮蹙揉。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鏈。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濟沿者。役使利失。豪分輒破。弱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盧其地。蓋以其險多阻。豈盧也哉。云云。朱文公嘗愛曾文。以爲嚴健有法。此語信然。近學錄鄭見獨爲予言道山亭記。豐碑鉅刻。巍然猶存。鄭三山人也。故知之。他日有使至其地。當命匠致墨本歸鄉里。示親朋。庶猶可想見鄉先達之萬一云。

前代軍壘

秦隋封建易爲郡。郡置守。漢因之。國皆爲郡。更曰太守。至隋廢郡置州。唐世天下俱爲州。改太守曰刺史。宋又改曰知某軍州事。此其大略。俱可曉也。獨有數小壘名之日軍者。未悟其義。而其治所。又多在各道授境去處。如建昌軍。邵武軍。則江西福建界上也。如南安軍。則江西廣東界上也。如江陰軍。則浙西之盡頭。如廣德軍。則江東之盡頭。如桂陽軍。武岡軍。則湖南之沿界。豈非當時諸州地里闊遠。綏御不及。故于

接境聚軍，以控捉之，其初不過營壘，久則因以軍爲名，且從而例視諸州府之類矣。夫軍之字義，與州府郡邑不同，流俗承譌，併失字義，遂眞以軍爲郡，不亦謬乎。以軍爲郡，不記始于何朝，而建昌志曰，南唐元名建武軍，入宋始改建昌，則軍之叛也，豈五代時邪。其間有臨江軍，則居江西之腹，興化軍則處閩海之濱，茶陵軍，亦在湖南內地，今考之，亦接吉安界，又不盡居接境處，又是一例。宋時什官應得郡而資淺者，未授以州府，首命爲知軍，而軍之地望，亦自不等，如南安軍在江西窮處，國小地狹，而地望乃特重，爲守臣者，率年歲陞遷，爲部使者，如提刑提舉之類，其平遷亦得佳郡，蓋以郡當東廣之衝，地有蠻峒之擾，苟撫治有功，則因優之也。景定庚申，梅知軍鼎徑除江西提刑，後趙知軍孟適、段知軍浚，皆擢守建昌，其餘諸軍，則未之聞也。而宋時雄藩大鎮，又自別有軍號，如杭州曰寧海軍，紹興曰鎮東軍，溫州曰應道軍，婺州曰寧遠軍，嚴州曰遂安軍，平江曰平江軍，建康曰建康軍，揚州曰淮南軍，龍興曰鎮南軍，贛曰昭信軍，建寧府曰建寧軍，泉州曰平海軍，如此者不盡記，每軍皆設節度使，官一品，其地則謂之節鎮，節度使立遙授餉厚俸，而不親臨其郡，非若唐代淄青、盧龍、宜武、等處節度，則眞有其地，統其軍，跋扈難制，至于篡逆也。宋制節度使官位甚盛，其家建鋪樓，植纛其中，有黃幡豹尾之屬，名之曰節樓，又祀神，名之曰節神，其節度使每出，則千兵擁衛，捧節前驅，見者避路，有令曰，銜節者斬，然所統軍卒，則咸無焉。

天亭

封禪書載秦始皇祀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淄水也，居臨菑南郊山下，注引解道彪齊記云，臨菑城南有天齊五泉並出，有異于常言，如天之腹臍也，又曰，齊所以名爲齊，以天齊也，注曰，當天中中齊，愚嘗于前卷略議之，蓋案前卷今逸不存，今詳具其說如此，乃知衡、華、嵩、恒，俱稱某天某天，而東嶽獨稱天齊，有以也，言天之中，故祀天主，與地主不同，

不夜城

不夜乃古縣名，齊記云，古有日夜出，見于齊東境，故萊子之城以不夜爲名，

市井

予嘗疑世稱市井二字無義，按史記正義曰，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于井邊貿賣，故言市井，乃知舊所疑不差，

九河之名

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

陽關

唐王維送元二使安西詩曰，渭城朝雨邊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後知音者，以此詩作三疊聲歌之，予初不考陽關在何許，意疑玉門關左右，及見五代昔高居誨奉使于闐記所載，乃知陽關去玉關尚遠，其略曰，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涉入党項界，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卽党項牙也，渡白亭河，至涼州，又西行五百里，至甘州，卽回鶻牙也，自甘州西，始涉

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人教督使者作馬嚼木澀，木澀四竅，馬嚼亦鑿四竅，縋之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國人，瓜州南十里有鳴沙山，云冬夏般般有聲如鼓，云爲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所竄也，其西渡都鄭河，曰陽關，云由是觀之，則玉門關距雲州近二千里，又歷瓜州沙州而後至陽關，度又遠數百里矣，江南人望弱，被酒泉，已覺縣遠，而班超云，臣不敢復望至酒泉郡，止願生入玉門關，則其遠于酒泉可知，已陽關又遠于玉門，宜其謂西出陽關無故人也，安西在陽關之外，知又幾里，今日甘肅做行省，可見提封之廣，讀漢書，謂天下地理，惟西最廣，恐或如此，音律中有甘州涼州伊州曲，

尾閭

宏齋先生包樞相，嘗言昔爲台州通判，日州連東海，遙望海洋中，有漩渦至數十，疑卽所謂尾閭也，予每欲質其事而無由，至大庚戌辛亥間，石塘胡汲仲長孺爲台州寧海主簿，縣正與海接，予與石塘公厚，因以宏齋舊說叩之，今得其回書云，寧海在台東境，卽平陽嶺海七百里，距鄭爲近，其又東境，卽大海，舟人所不敢涉，惟冬則釣船行二程輒止，相傳其東則鬼國，水勢流下，雖潮生時，亦不可上，恐是尾閭處也，宏齋謂見有十數渦，則某所未見也，汲仲之所報如此，予以嗜古好奇之故，博徵異聞，于所親歷者，然猶不能究尾閭之實，則據紙上而妄談者，何足道哉，

洗馬池

江西龍興市心，有一方池，臨街，綠水湛澈，名曰洗馬池，不悟其義，近聞一人云，古有姓李者，仕爲太子洗馬，居此地，故得名，然洗馬之洗本音銑，非音徙也，豈俗不識字，故傳譌邪，予去年到龍興，乃見已爲民居障蔽，不復得見矣，去年乃至大辛亥○蕤賓注云，去年乃至大辛亥，時公年七旬有二，明年爲皇慶元年，主子，時公年七旬有三，則在延祐元年矣，南昌府宋爲隆興府，元改龍興路，通鑑元時所作，故皆爲龍，

隱居通議卷三十

鬼神

目擊三怪

神怪之事，吾素不信，但即今數事，乃吾目擊而身親者，殊未有以自解。南豐石仙觀之前，有巨樟一株，世傳宋咸平辛丑□有方士冷道者在彼修煉一日，叱木使開，則木腹中虛，因入其中，坐化而逝。木久生合，里人相傳以爲神。後治平丙午，令公胡若者不信，斧而驗之，則見道者兀然而坐，儼然如生，欲後來取信，傳以塑繪焉。自是歷二百年，木不復合，予親見所斧木竅，長盈尺，闊數寸，中虛而枝葉茂，冷道者兀坐猶故也。心竊怪之，越寶祐癸丑寒食後一日，大風拔木，木雖仆，而冷道者猶兀坐木根之上，屹無所傷。屋而覆之，至今猶存。此不可解者一也。豐之軍山，險峻倚天，號江南絕頂，上有石室，嗣淳丘王郭三真君，白三仙，藏祀者歸焉。時見雲霧滃鬱，中有光如日輝，大如車輪，鄉人稱曰圓光。光中見三仙冠服貌像，隱隱可辨，其飛行倉忽，或升或沈，頃刻不見。此不可解者二也。咸淳癸酉歲，余家盱城中，聞南豐母舅家，爲鬼所侮，每當昏時，有聲欻然于屋前後，或窗壓，或庖溷，環繞而鳴，老幼皆縮頸滅燭，噤不敢聲，達旦乃已。明日復然，如是者踰半年，已而妗氏病且死，予聞訃往弔，將就寢，忽聞鬼聲去臥榻三五尺，去地僅二尺，且行

且鳴，予叱之不止，已而其聲或遠或近，予亦困且睡矣，禮畢，余遂反盱城，後乃聞其聲漸息，而舅家亦遷別居，越三載北兵傳盱城下，予奉親還南豐，無所于居，因假舅氏舊館寓焉，則昔之鬼聲無聞矣，每獨坐至夜分，亦泛寂然，未覺此屋遭兵燹，蕩盡然，當時何其怪也，此不可解者三也。神鬼有無，當必有知者，今紀目擊身親者如此。

雷神顯應

趙梓良聯言，宋時仕潭州，一日迅雷擊毒星觀，碎鴟吻，道士見雷神，青面緋衣，髮鬼槍，閉久之始去，後乃知鴟吻中有異語，神取出之，置于道寄窗內桌子上，其裏問者，疑一時未定置頓之所也。

鄰寺林長老自衛言，至元十九年，隨其師曰湖山，僧錄者，寓吉州，一日雷震報恩寺，寺有八難觀音堂，堂皆涌壁，雷繞其間，久不止，有僧判甘峨卜者，胡人，用本俗法，披紅禪衣，誦一番呪語，以米五斗撒之，雷乃去，擊其寺門而散，雷神悉取涌壁上觀音像及從神等移置案上，而于涌壁之後，搜擊柱木皆碎，凡佛像無一損者。

吾州梓源李規可、圓孫、有子，因事微忤規可，明日規可出州訴之，行至黃沙坪，衆勸以反，乃拜天誓子，擁家以原詞置中焚之，未幾，其子入州，行至父所拜處，迅雷一聲殛死，衣裳破裂如絲，是日也，予在郡庠講堂，聚話，竊怪劈歷非常，已乃聞劈死其子，有至元鈔三百文兩張在身，雷火不焚，朱墨煥然。

秋麓叔父鏗，嘗言京源曾氏有婢，常舂擣米穀于糞壤，往往不加愛惜，或勸，且不從，一日婢正撒米穀，忽雷火焚婢自頂至踵，炮其半體，餘半體無所傷，幸不死，蓋亦憐其愚而警之。

維濟翁公讓言，其鄉中有職役人二，其一純實，其一凶狡，純實者，因某事聚少米，其凶狡者，緣怒悉以米棄溝瀆中，狼藉滿地，純實者勸之不從，一日二人同行，暴風急雨忽至，雷電隨之，漸覺晦冥，二人者將避之而無其所，遙望前途有社林焉，擬造樹下避雨，既至，則見社林中有數人者，吏卒，或衣緋青，或黃帕首，急禽凶狡者，捽之，俄有一人若功曹然，張幃幕及榜挂之命，左右扶純實者去，且令勿損其身，俄迅雷一聲，俱無所見，惟見凶狡者橫屍在地，此人惟頭髮被焚，病唾三日而後能言，所遇如此。

吾州之東某里有耕夫某，一日出外，惟母在家舂米，耕夫有子尚幼，偶戲臼中，不覺墮臼，竟舂死，其子素銀母，懼其歸見孫兒以舂死，必怒也，走某家避之，其子歸，見其然不言，而滓礪一斧藏腰間，密往求其母，胥之某家，邀母歸，將甘心焉，行至中途，風雨陡暗，迅雷一聲，殛其子死，而母泛全，雷霆于佗事或恕，惟不孝于親及不惜米穀二事，考罰甚嚴，蓋報應顯顯，豈非天條所禁二事尤重耶。丁丑年，州前米戶某，因忿詬棄米，殛死，今年甲辰歲，重五節日，北郭黃某之婦，忤舅姑，忽雷大震，繞其家，煙火滿室，其婦焚斃而歸，屋亦旋燬，幸免殛死耳。父母生我者也，五穀養我者也，造物蓋于二事獨重，重生養也。

大乾夢錄

予幼獲觀大乾夢錄一册，載隋溫陵太守歐陽公祜，洛陽人，仕閩，授代歸，自經邵武光澤之大乾，愛其山水清秀，盤桓久之，已而舟溺，夫婦俱死焉，後人葬于其地，久之發靈，廟食，累受封爵，爲王，宋時士人應舉

者、求夢多應、好事者輯之曰夢錄、世變以來、文籍散失、予不見此錄數十年、皇慶癸丑、宦于劍津、鄉人廬舉屏出示新刊實錄、視舊增倍、因借觀之、而摘其可存者、漫記于後、

王居西京洛陽、河南府洛陽縣、水南東、地名福善坡、東有會仙樓、南對瓦子門、西抵鐵器市、北有會景樓、王以缺月五日生、娶崔氏、

隋恭帝義寧二年、始立歙陽太守之廟、

唐僖宗文德二年、始受龍湖禪師戒、斷血食、

宋仁宗缺二字元年、始封通應侯、元豐五年、進封祐民公、崇寧缺三字、額曰惠應廟、政和六年、封廣祐王、紹興缺四字、廣祐王紹興十三年、封明應威信廣祐王、缺五字、明應威信廣祐福善王、嘉熙中、換封缺五字、福善王、寶祐中、又換明應威聖英惠福善王、缺四字、明烈威聖文惠福善王、

唐僖宗少子、得道于石霜和尚、自湖南來邵武、入龍湖、建道場、號圓覺大師、名普聞、實有戒行、見廟下烹殺甚衆、師惻焉、爲偈曰、悟道不同死、死中生不忘、虎用無心伏、人來與惠降、殺生及死祀、輪回萬劫殃、爲報人天界、無遮福最强、欲種多生果、修齋勸大王、昔年地獄裏、今日作天堂、是夕里老夢神云、我已受圓覺禪師戒、後祀我當如比丘飯足矣、至今遵之、自立廟歷二百七十一年而始斷血食、

古碑載王守泉州滿歸、假道邵武、維舟太乾磐、落偕夫人崔氏、蹬觀山川秀麗、誓曰、此福地可廟食、復次舟行數里、風浪掀作覆舟、舉家陷溺、公與夫人屍存涯涘、遂沿流至于生前所誓廟食處、鄉人驚異、送其屍東下津流二十里、明晨逆流又至所止處、鄉人復津送、加以里數、翌日又至所止處、或謂斯乃賢哲人、率衆備儀、葬于山間、越十年、凶荒疫癘、民始崇禱、建廟塑像、

劉侍郎岑作郡城、臨春臺、別廟祀有惠應神、徐端修自吳中來、過建昌、訪道士王文卿、文卿授五雷法、能致雷雨、道行甚著、因語徐曰、邵武頃大旱、予拜表至帝所、見所謂惠應神、叩王陛、爲民請甚力、帝諭若不許、然神具官、其州窮且瘠、民不可一日無穀、詞甚懇切、乃得請、而歲有秋、岑聞是語、心敬焉、文卿即王侍真、

實錄載、邵武自宋代紹定庚寅之變、比歲不靜、端平甲午歲、金華王子文埜爲守、與寓公率士民迎福善王、就郡治、建黃籙醮、邀龍虎山張天師至、時寓公杜子昕呆、與祠家居、與王守同主醮事、命道士林逍遙拜章、初拜未得達、逍遙行、持再往、遂伏地不起、自巳至申、州前忽雨天花、一城競觀、空中繽紛、墜地即不見、盛以衣裾、亦無有、踰時乃止、久之林方起、喜色滿面、謂衆人曰、適到天門、遇福善王、云已得請于帝、子可回矣、具言上帝以邵武醮事精虔、特賜邵武太平四十年、兩齋官皆得厚賞、自是郡果寧息、生齒日繁、後王公仕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杜公仕至吏部尚書、贈少師、遷咸淳某歲、黃麾二嗣盜起、寓公相與議曰、四十年之期已過、盍再建黃籙、懇之于神、衆推國子監缺二字、吳某、與缺二字、大夫杜伯堂、蘇主之、蓋伯堂乃子昕尚書之缺五字、觀命道士謝某拜章、既起、徑入治端色密語、謂杜與二公曰、適得報、邵武宮有大厄、上帝已命福善王往芙蓉城去矣、二十年方反、殊可憂也、中夜焚詞、羣鴉喧噪、衆失色、明

年兵禍果作、丙子後盜屢犯城、無事歲、大乾詞祀亦弛、至元辛卯、汀寇鍾明亮平、後民始漸安、香火繼醮、而邵武亦粗復承平之舊焉、天蓬事乃黃某說、方兩時、親見之、芙蓉城、當時杜與二公祕不言、獨私告存軒、黃公紹、未幾二公捐館、後在軒始與先人言、蓋乙酉正月也、頃甲戌乙亥間、軒友易雪匡仲信往大乾即幽靈、夢王者慕碧相迎、此云不忽言、未幾革命、

神怪窈冥

神怪窈冥之事、知道者不言、且不信、謂其害道也、然亦有不可以理曉者、如洪都之鐵柱、上清之仙巖、軍峯之圓光、西湖之飛來峯、與夫廣阜天池、則見普賢天燈、西蜀峨眉、則見文殊天燈、皆彰彰在人目、烏得以爲評邪、豈古亦有之、特智者不言歟、怪、力、亂、神、夫子不語耳、而不曰無也、然佛法自漢方入中國、則廬山峨眉之天證、其亦古有之歟、仰山嶽鍾靈、光景異常、而後之佞佛者、遂就以神其教歟、予又聞長老言、州西門石背有王姓家、建大醮、醮之夜、有神空中語云、醮事甚虔、但作羊屎臭鹹、或以告之王、王甚不滿、窮詰其故、乃是日炊齋而薪不足、急毀羊圈木足之、王由是震懼、欲重建醮、累歲齋潔、疲精竭誠、雖麪麥亦別畦以種、不加糞穢、復建醮事、至中夜、忽見馬靈官自虛空降入醮筵、巡行一徧、謂王曰、上帝念汝至誠、道吾一視、俄去不見、又聞鄉里前街汪姓者、因田地事、建大醮、其館客讀青詞、有曰、芒芒九土、蠢入吾壇、醮之夜、館客坐于門、彷彿見大街一將吏、乘馬自東來、至前曰、芒芒九土是何等語、手揮其面、俄不見、客自是頑不正、由是觀之、則此事眞不無邪、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以鬼神對禮樂而言、其眞有邪、要之識者不必詰有無、唯當修身謹行、孝、弟、忠、信、以無愧對越而已、象山先生陸文安公守荆門日、醮設上元醮、有榜文曰、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嗚呼、盡之矣、

土神誥詞

庚子五月、因觀江漲至五通廟、忽憶兒時見將軍誥詞一軸、乃宋封周將軍爲宣缺侯者也、今其軸雖不存、中間一聯最佳云、漢將軍有功得封、缺十二字、記其時某人當制也、又記里中軍山神加封仁顯二字誥詞、有曰、能博其施、斯之謂仁、有赫厥靈、於乎不顯、語意俱到、今刻石西門廟中、

德祐拜章不達

沈德載言、德祐危急時、蓋元命上清宮鄧道士拜章、祈天永命、道士伏地、凡四日、始寫曰、章不得達也、亦不得近天門、止于剛風浩氣間、端跪以俟、久之、遙望祖師舉手麾之曰、不可、于是乃還、已而果然、

天師退潮

宋理宗時、浙江潮溢、犯杭都、久不退、朝野危之、有旨召天師卻潮、時三十五代天師、則觀妙眞人可大也、既至而潮退、理宗大喜、加封錫賚甚侈、聞之是年、實以四月十三日策功、今大德二年戊戌歲春潮犯鹽官州、漫溢百餘里、所損不可勝計、漸逼城市、久之不退、父老援宋事、請于江浙行省、宜迎天師退潮、今三十八代天師、則凝神廣教眞人與材也、省命父老來迎、且奏聞于朝、使者至、眞人以其禮聘不莊、汔不爲動、卒辭行、而遣宮中道士持鐵符往治之、既至、鹽官州行李蕭雜、姑以鐵符插水濱、忽波濤洶湧、若有神

獲之者。道士喜。乃易法服持符登舟。衆人羣擁聚觀。簇立堤岸。遥見彷彿有金甲神者。立于空中。道士行法擲鐵符。符躍波面者數回。而後沈沒。頃之天色晦冥。勢壓一舉。越數日乃見于別處。擁起沙堆十數里。于其上得一物似龜。大如車輪。介而三足。蓋所謂能也。取而剖其半。入朝。以其半入上清宮。表顯其事。方道士行後。朝命奉御偕某官來。眞人以君命乃行。亦四月十三日。人皆異之。眞人至行省。而妖已除。乃作醮事。又築堤建祖師正一眞君殿以鎮之。

朱張福業

浙西朱張二豪。本樵夫。乘乙亥丙子革命時。商北雲擾。入海嘯聚剽劫。所殺略皆富商巨舶。由是大發。致貲產珍貨無與比。官者宣慰參政。而朱尤豪。既豐溢。卽思善果。往往捐金恢佛。剏寺建像。極侈。一日在金陵。適張天師應詔經從。朱建大醮。祈張行持。且請召神降筆。以卜休咎。張令設黃幃帳。縣筆。俾朱默禱久之。筆墜。啓視。書云。積福如山。造業如坑。推倒福山。塡不得業坑。朱大駭懼。人以爲名言。不數年果敗死。家屬物產俱沒入官。世言湯武逆取而順守。傳曰。若皆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是以順守之意。然而非也。既以逆取。違天多矣。其能守乎。殺人取財。冤氣黃日。乃欲以不義之貲。媚佛求救。吾不知數椽之寺舍。數堆之池像。而可賄彌天滔海之罪耶。佛固仁慈。然視衆生平等。亦豈冒爲逋逃主而使冤死者不少吐氣哉。朱張伏誅。豈神不救。夫子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噫。神眞能仁矣。

隱居通議卷三十一

雜錄

折獄龜鑑

高宗紹興三年。降詔恤刑。戒飭中外。俾務哀矜。時有承直郎鄭克明。爲湖南提刑司幹官。因閱和凝疑獄集。嘉其用心。乃分類其事。自釋冤辨誣。至嚴明矜謹。凡十二門。易舊名曰折獄龜鑑。所載皆古事。亦多有不切可刪者。然有數事增人智識。爰摘錄之。

釋冤門載。唐李勉鎮鳳翔。有耕人得馬蹄金一甕。送縣。爲令者慮公藏守不謹。收置私室。翼日開視。皆土塊耳。令以狀聞。府遣掾按之。不能自明。遂服換金。初云歲之舊壤。被人竊去。後云投之水中。失其所在。雖未窮易用之所。而皆以爲換金無疑。時袁滋在幕府。獨疑其枉。勉乃移獄付滋鞫之。滋閱甕。間得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則二人以巨竹舁至縣。滋乃于市肆借金。依塊形狀鎔寫校量。始稱其半。已及三百斤。盡計大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舉。乃知在路之時。金已化土矣。令乃獲雪。出唐摭剧談錄

辨誣門載唐李靖爲岐州刺史。有希旨告靖謀反者。高祖命一御史往按之。且曰李靖反狀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詣與告事者偕行。行數驛。御史佯失告狀。驚懼異常。鞭撻行典。乃祈告事者曰。李靖反狀

分明。親率聖冒。今失告狀。罪在我矣。幸救某命。告事者乃別疏告狀與之。御史驗其狀。與元狀不同。卽日還京以聞。告事者伏誅。

又載李德裕鎮浙西。有甘露寺主僧訴交割常住物。數內被前知事僧沒金若干兩。引前數輩爲證。遞相交付。文籍在焉。鞫其僧已服盜取之罪。未窮破用之所。德裕疑其非實。僧乃訴冤曰。本寺積年。止有文書。陞載分兩交承。其實無金。衆人以某孤立。不狎流俗。欲乘此擠之。德裕惻然曰。此不難知也。乃以兜子數乘。命干連僧人入對。悉坐之兜子中。門。皆向壁。毋得相見。各與黃泥令模作前後交付下次金形狀。以憑證據。而形狀皆不同。乃劾其經。一一服罪。

議罪門載漢景帝時。廷尉上囚。有防年繼母陳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爲太子在帝側。遂問之。對曰。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得比于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已絕。宜與殺人同。不當以大逆論。

又載漢宣帝時。燕代間有三男子。共娶一女。而生一子。及將分離。爭子與誣。承相黃霸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戮三男。以子還母。

又載元帝時。王尊守槐里令。兼行美陽令事。美陽婦人告其假子不孝。曰。兒嘗以我爲妻。妬笞我。尊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顏師古曰。歐陽修書有造獄事。謂非常刑。各造殺戮之法。尊于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挂磔蓍木。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

又載晉魯奮爲司刑丞時。有韓純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瑛奏稱。家口合緣坐。詔依斷。籍沒有功。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卽無斬法。若情狀難捨。或敕遣戮屍。餘非此塗。理絕言象。緣坐元因。處斬無斬。豈合相緣。既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減止徒坐。頻會赦恩。今日卽斷沒官。未知據何條例。詔依有功議。斷放。由是免籍沒者數百家。

又杜鎬侍郎兄仕江南爲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訟未能決。鎬尙幼。輒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

又邢州有盜殺一家。其夫婦卽時死。有一子明日乃死。州司以其家財產。依戶口絕法。給出嫁親女。刑曹駁曰。父母死時。其子尙在。卽財產乃子物。所謂出嫁親女。乃係出嫁姊妹。不合有分。

懲惡門載。孫沔知杭州。有丐者左臂無一手。右臂惟兩指。盜細民鏤。相競至庭。丐者舉臂泣曰。細民誣我。我無手人。豈能盜鏤。沔卽然之。叱細民出。撫勞丐者。因予以鏤。始弗敢受。再三安慰。丐者不悟也。以指撮鏤。徐以臂舉戴于首而去。沔追還。斷其指。令于市。

摘姦門。後魏李崇爲揚州刺史。郡民荀泰有子三歲失之。後見在郭奉伯家。各稱己子。訟有鄰證。官不能決。崇乃令二父與兒各別禁數日。忽遣吏謂曰。兒已暴死。可出舉哀。泰聞之。悲泣不自勝。奉伯嗟嘆而已。殊無痛意。遂以兒還泰。

御慝門。唐張允濟。初仕隋爲武陽令。鄰邑有民以牸牛依妻家。數年。孝生十餘犢。及將異居。妻家不與。本

縣不能決。乃詣武陽訴之。允濟曰。爾自有令長。何至此也。民垂泣言所以然。允濟遂令左右縛牛主。蒙其首。指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者。盡召集村中牛。質所從來。妻家遽指所訊云。此是女壻家牛。不知來處。允濟發蒙曰。此是女壻。可以牛歸之。妻家慙服。

又一事相類者。王恭戍邊。留犂牛六頭于舅李璡家。養五年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舅曰。犂牛二頭已死。當還四頭老犂。餘非汝牛所生。恭訴于縣。縣令裴子雲以恭付獄。追盜牛賊李璡。璡皇怖而至。子雲叱責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汝莊內。璡不伏。喚賊對辯。乃以布衫蒙頭。立南墻下。璡急吐款云。三十頭牛是外甥犂牛所生。非盜得也。子雲令除恭頭布衫。璡驚曰。此是外甥子雲。曰。是。即還牛。更欲何語。璡默然。復謂璡曰。五年養牛辛苦。特與五頭。餘並還恭。聞者歎服。

又唐江陰令趙和。威通初。上折獄著聲。淮陰有二農夫。北莊通家。東隣嘗以莊契質于西鄰。後當收贖。先入八百千。自恃密熟。不取文證。再齎餘錢至西鄰。遂不認。東鄰訴于縣。于州。皆不得直。遂越界訴于江陰。和曰。縣政苛卑。何以奉雪。東鄰泣曰。至此不得理。則無處伸訴矣。問獄果不妄否。曰。焉敢誣。乃召捕賊人。齎牒淮陰云。有右江賊。按鞫已具。其同惡在某處。姓名狀貌悉以西鄰指之。請檄付差去人。西鄰自恃無迹。不懼也。至則械于庭。和厲聲詰之。因泣訴其枉。和曰。事蹟甚明。尚敢抵諱。所劫之物。藏汝莊中。皆可推驗。汝具錢貲產以辨之。因不虞東鄰之越訴也。乃具折穀若干。莊客某人者。紬絹若干。家機出所者。錢若干。東鄰賠契者。和復審問。乃謂曰。汝固非劫江賊。然何得隱諱東鄰賠契錢八百千。遂引其人對證。乃伏服。結回本縣。牒請檢付契書。復置之于法。

文章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夫。放火焚舍。稱火燒夫死。夫家訴官。妻不服。舉乃取猪二口。一穀之。一活之。而積薪焚之。活者口中有灰。殺者口中無灰。因驗屍口。果無灰。乃服罪。

又南方有僞裝毆傷痕者。以棒柳捺膚。則赤如毆。水洗不脫。然識者亦能辨之。蓋眞毆傷者血聚。則硬。僞者則否。

又侯臨爲東陽令時。他邑有民因分財產。寄物鄰家。遂被肆匿。屢訴弗得直。聞臨治聲。越境求伸。臨曰。吾與汝異封。法難以治。止令具物之名件而去。後半年。縣獲强盜。因蹤令妄亂供通。有贓寄某家。移文捕至。下獄引問。其人泣訴。盜所供金帛。皆親黨所寄者。臨即追元告民識認。盡以還之。人服其神。

夾漈通志

余自少聞閩中有大書一部。名曰通志。知其爲名儒鄭先生所著也。先生諱樵。字漁仲。興化人。自號夾漈。予思見其書而無緣。近大德歲間。東宮有令下福州。刊通志。于是益思見。終無緣也。游宦劍津。始獲見通志二十略。乃興化舊刊本。近三十册。或曰。此通志之節略者爾。或曰。此說非也。通志凡二百卷。爲全書。而二十略者。特傳志中之一。所謂略者非節略之謂。夾漈序曰。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于此矣。由是而推。則二十略自二十略。通志全書自全書。而略在全書之內也。今福州所刊通志。凡萬幾千板。裝背成凡百十册。視興化之三十册。則福爲全志明矣。大抵通志

之作。乃鄭先生欲破班固斷代爲史之非。而律以司馬遷通歷代爲史之法。故趙必肇之跋。直指爲全史。而不以爲類書。其說謂通志以紀、傳、表、志爲例。大意法司馬子長史記。以全書名志。故以略名天官等書。又曰。莆陽刻本二十略。然全史未之見。則志自志。略自略也。予今僅見二十略。而其全志未睹。未敢輕于論議。謹按二十略之次序曰。生民之本在姓氏。故作氏族略。書契之本見于文字。故作六書略。明七音之本。達六合之情。使裔夷之俘。皆知禮義。故作七音略。天文在于圖象。有義無象。莫能知天。故作天文略。地理之家在封圻。封圻之要在山川。今準禹貢之書。而理川原。本開元十道圖以續今古。故作地里略。梁沛者、四朝舊都。足爲痛定之戒。南陽者、中原新宅。宜爲無疆之基。故作都邑略。謚法一家國之大典。今所纂削去引辭。而除其曲說。故作謚法略。祭器者、古人飲食之器。今之祭器出于禮圖。徒務說義。不思適用。故作器服略。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齊、魯、韓、毛、四家博士。各以義言詩。遂使聲歌之道廢。故作樂略。學術苟且。由源流之不分。書籍散亡。由編次之無紀。故作藝文略。册府之藏。不患無書。校讐之司。未聞其法。故作校讐略。蒙成經。書成緯。古者左圖右書。不可偏廢。即圖而求者易。即書而求者難。故作圖譜略。款識者古人之面貌。金石之功。寒暑不變。今藝文有志。而金石無紀。故作金石略。洪範五行傳者。巫瞽之學也。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一蟲之妖。一物之戾。皆繩之以五行。臣故削去而作災祥略。五方之名本殊。萬物之形不一。通鳥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故作昆蟲草木略。凡十五略。出臣胷臆。不涉漢唐諸儒議論。禮略、序五禮。職官略、秩百官。選舉略、言掄才之方。刑法略、言用刑之術。食貨略、言財貨之源流。凡茲五略。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之文也。先生自序二十略之大旨如此。其編摩之勤。意度之新。誠爲苦心千載獨步。然披覽究竟。似亦止是類書。故庸齋之序。以爲博不如約。特其該洽精審。則勝于通典。事文類聚。翰苑新書之類。至于通志全書。世以爲史。尚未及見。又不知先生所以用意者何如也。姑俟續考。○卷末有古壽呂君政跋云。二十略、乃通志內之一書也。其說益明。先生少不事科舉。惟務著書。三舉孝廉。兩舉遺逸。俱辭。後以經筵列薦。特召賜對稱旨。命以官。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乞還山。詔給筆札。修史。及繕寫成書二百卷。造朝。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檢詳諸房文字。又命繼進通志。通略未及上而卒。有子翁歸。纔八歲。家藏遺稿。多散逸云。

元貞陳言

元貞新政。有北士吳助教陳定本十六策。其言雖若泛濫。至其條例時弊處。沈著痛快。今摘其要以示後。今天下以爲亂邪。而海宇清寧。重譯來賓。災沴不作。年穀頗登。未見其亂之迹也。以爲治邪。而官吏蠹貪。盜賊竊發。士鮮知恥。民不聊生。號令朝出而夕更。簿書斗量而車載。庠序不立。人材無自出之由。律令不修。官府無常守之法。舍眞儒。用苛吏。棄大本而求小功。空中國。事外夷。取虛名而獲實禍。漢以火。唐以土。此德運之重事。先儒有相生相勝之評。殷尚質。周尚文。此因革之大綱。今代無所損所益之說。學校科舉。常平義倉。平準物貨之法。皆今之急務。有益萬世而不爲。僞金僞銀。妄醫謬卜。巫覡符水之流。皆古之所禁。不遠千里而必取。金銀有入而無出。不在乎鈔之舊新。田疇少墾而多荒。衮論乎穀之貴賤。布帛翔涌

而號塞者滋甚。米粟漸平而鬻錢者愈多。邊鄙有數十萬之兵。倉廩無五七年之積。有司多不才之俗吏。諸衛牢無用之冗兵。服色混有扎撒孫之權。官爵濫有別里歌之選。郡國苦達魯花赤不遷之虐。驛站患脫脫和孫細檢之煩。海東進名鷹。勘有千百騎之擾。安南獻馴象。嘗遣一萬里之費。鰥寡孤獨之人饑凍不知其廣惠。流逋荒亡之黎辭酬不問其所由。受一貫之錢者有刑。撤花銀不在此例。爭一壟之田者必經奪草地。莫敢誰何。草料有孛歌孫之偏枯。頭匹有不蘭奚之乾沒。海運糧不能以無損。塩料草未免乎强科。削民力置屯田。利于此而害于彼。改提刑爲肅政。舊其弊而新其名。秋官乏推鞫之人。吏部闕銓衡之法。散官降職事三等。選曹守無謂之規。覃恩增品級一階。有司敗垂成之典。監䘵朱紫。巧宦有四時之遷。省部院臺。善進有九階之轉。辟用者號稱不次。滿考者目爲不通。權門以之大開。公道由是不立。出納之吝。一生二。二生三。上下交征。萬取千。千取百。公行賄賂。守令無牛犢之留。私舉錢糧。豪富有羊羔之息。米至倉而官不爲入。商旅擧苦于上都。物輸公而價不爲酬。耆老稱冤于外郡。御史言官也。經年未見言章。翰林論思也。終日未聞論狀。北門有編修。修撰所修者未審何書。東觀有秘監。監丞所監者未知何事。大常乃禮樂之根本。孰明五音。成均實教化之淵源。誰通六藝。星芒示異。本除舊布新之事。司天但務于精祈。日蝕爲災。蓋扶陽抑陰之徵。大史惟陳其躔度。河渠陵由地形不便。都水失治水之宜。印版壞無方略可陳。與文有喪文之弊。曰清流。曰雜職。朝儀混文武之班。爲大夫。爲將軍。官階失左右之寄。財穀止有此數。十倍入貯廩核支。官吏既無定員。千萬衆莫尋見闕。財賦當道。倖門如鼠穴之多。虎豹守關。甲第如蟻封之密。十牛緣弱延。上事君而下臨民。親死不奔喪。內成婚而外入仕。上倍中。中倍下。田祿無公侯異等之頒。弱則變。變則通。楮弊失母子相權之道。江南苦茶鹽之重稅。山西患穀粟之遠移。逋縣未已于追徵。繇役安在乎蠲免。棄產拋家者。比比如是。質妻賣子者。往往皆然。賜予弗加于賢能。公私以之而匱乏。笞杖無小大之節。徒流無遠近之分。俸秩應添而不添。冗員當減而不減。朝士無修己治人之學。臺諫盡呈身識面之徒。目劉蕡爲忠貞。殆似指鹿而爲馬。用奸黠治郡縣。何啻驅狼而牧羊。大臣持祿而不言。小臣畏罪而不敢。以朝三暮四之術。愚醉生夢死之民。方今之勢。如是而已。雖非大亂。亦未可謂之治矣。

○如上所陳。多有警語。特有時而牽于對偶。失之不切。則其意惟在作文。非言事之體。又且毛擧縷數如此。是內而朝廷。外而郡邑。無一事無弊。無一處無病。尚何足以爲國乎。此蓋急于吐露。而忘其裁制也。然其文意到處。自是可采。所謂定本十六策。其目曰。修實德。則天道定。嚴宇廟。則人事定。重一統。則大業定。開言路。則聞見定。近正人。則心術定。設大學。則風俗定。杜倖門。則奔競定。能遠征。則邊鄙定。議律令。爲政之本。廣學校。爲教之本。增從祀。爲道之本。復襲封。爲德之本。興勸農。爲富之本。汰監司。爲治之本。褒隱士。爲勸之本。用賢才。爲化之本。以上十六事。文詞浩繁。且有重複迂緩處。茲不盡錄。或云此人議成此書。不曾投獻而沒。其稿流傳。果如是。殆亦好名之士歟。雖然。猶勝于喑喑默默。與草木俱腐者也。

前朝封爵

宋時封爵。有大國次國小國之殊。其間亦有臣子所不敢受封者。謂如累朝潛藩。曾經封册。則俱在不封

之例。偶見景定條法具載甚詳。因錄于此。雖時異事殊。亦可見當日典故云。

大國

趙不封　晉不封　秦　齊　魏　韓不封　燕　楚

魯　梁不封　宋不封　陳　吳　越　夏　商

周　漢　唐　昇不封　冀　豫　兗　荊

雍　揚　徐　鎮　益　鄧　邠　潭

涼　鄆　蜀不封

太宗嘗封晉。徽宗嘗封韓。故不封。餘皆此例。若趙與宋。則國名與姓、故也。

次國

衛　鄭　蔡　曹不封　許　代　瀛　慶

岐　隨　密　邢　壽不封　潞不封　蘇　定不封

相　廣　延不封　婺　涇　福　宿　華

小國

江　滕　向　黃　紀　譙　原　弘

祁　鄣　取　舒不封　介　道　鄖　蔣

蕭　鄜　郫　霍　萊　郇　鄘　郢

戴　桐　遂　莒　管　沈　虞　應

息　英不封　任　崇　榮　厲　濮　巢

觀不封　安　申　虢　耕　杞　賈　鄫

郯　巴　夷　穀　頓　廉　黎　葛

蓼　項　聃　邗　茅　胙　庸　皋

滑不封　郡　牟　權　甘　祭　尹　溫

毛　樊　成　單　劉　鞏　邵　邶

鄅　宰　鬲　鄀　杜　呂　皖　留

郜　鄮　鄷　焦　宛　鄅　穰　蘄

鄑　鄢　緡　鄘　費　鄣　闞　范

程　鄀　郇　潛　□　遼　巖　絳

汲　梧　軹　營　翁　茫　蘭　易

鄗　洮　澤　昌　霍　陸　緡　卞

綸　盧　翼　鄡　房　裴　康不封　沛

邵　彭寶　鄭　鄭　劉　顏不封　沂
西　沂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撫　懷　均　端不封　昭　撫　建不封　景　鑒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永　盛　睦　循　欽　岳　鄭　柳　薛
蒲　濟　思　恭不封　珍　袁　瑰　博　芮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信　簡　姬　激　桂　茂　貿　鄭
鄭　義　忻　鄭　集　斬　衢　惠　羅
鄭　林　詔　鄭　和　澄　潼　潤　鄭
鄭　光　嘉不封　虞　衛　深　德　苗　鄭
鄭　儀　襄不封　賓　會　洋　吉　鄭　鄭

節鎮

北海青　高密密　濟南洛南　魯郡魯陵　彭城徐　濟陰興仁　東平東平　襄陽襄陽
南陽鄧　漢東隨　安康金　房陵房　滎陽鄭　鹽河清　汝南蔡　淮寧淮寧
汝陰順昌　澧泗開德　景城瀛　信都冀　常山眞定　鄴郡相　博陵中山　河東河中
陝郡陝　馮翊同　華陰華　華原鳳翔　新平邠　洛郊鄭　扶風鳳翔　天水秦
安定涇　臨　鄜　太原太原　上黨潞州　平陽平陽　新泰鄆　廣陵揚　譙郡亳
符離宿　廬江廬　餘杭臨安　會稽紹興　吳郡平江　丹陽鎮江　吳興安吉　東陽婺
奉化要州　建康建康　宣城宣州　豫章洪州　南康贛　長沙潭　江陵江陵　江夏鄂
安陸德安　獨孤成都　梓潼潼州　雲安夔　黔中紹慶　益州利　洋州洋　建安建寧
清源泉　南海廣　始安桂州　普寧容　漢中興元　關中鳳　永寧邕　武信鈞
河洲瀛　同安安慶　武陵常德　弋陽光　新定嚴　潯陽江　巴陵岳　唐安崇慶
瀘州江安　普安隆慶　高安筠州　融水邕　龍水宣　南平重慶　體爲嘉定

前朝科詔

唐設諸科取人而進士科獨貴。當時見之贊詠。有曰。利市攔衫拋白苧。風流名字寫紅箋。又曰。揚州十里小紅樓。盡捲上珠簾一半。又曰。莫羞脫落齒牙。會喫紅絲餅餡來。皆所以侈其榮也。宋沿唐制。亦貴進士科。然唐猶兼采時望。不專詞章。宋則糊名考校。一決于文字而已。故議者有一番科第。諸色人皆備之說。雖則云然。要之實出于公。其得之者。蓋天與之。而人亦貴之也。獨有不可曉者。如唐之李衡公。卓爲一代才相。會昌之致。煜爛史牒。袁州讀書。遺蹟至今猶存。而乃見遺于科目。如宋之李忭江。該博餘韻。范文正公至以師禮待之。如程伊川道德學術。百世宗師。如近世余撫隱。才兼文武。一代遺才。乃衝公鑒人俱

不中第。若以文論。則尹少稷、陸放翁、劉後村、皆學富文工。豈不足以綴末科。而咸被黜落。至煩特旨賜第。進列清華。甚可笑也。考之唐制。不見有科詔之類。宋至南渡後。三載一策士。大概以子午卯酉年鄉貢七。以辰戌丑未年。試禮部奏名進士。而寅申巳亥年。則修明禪。或舉郊祀。其試鄉貢。舊無定日。故奔競者、或有一人而試數郡。紹興中懲其弊。令諸郡同以八月十五日引試。當是年。則二月一日頒詔旨。示以取士之意。而戒飭之。凡遇此歲。通謂之詔歲。自德祐丙子正月行都失守。是年科廢。逮今蹤三紀矣。往時故臣。銷磨澌滅。後生小子。無復能之。前輩凋零。鮮有能道者。竭來劍浙。有儒家子賈似之出示咸淳登科記一册。黃絹碧標。題曰咸淳七年同年小錄。首載科詔。覽之淒然。蓋不見此久矣。因錄以示來者。而并述大略如此。

咸淳六年二月一日詔書。

敕門下。朕聞爲國之道。得士則重。降嗣以鄉里舉。蓋漢以州郡薦。莫不由此。其還唐衆科之目。進士爲尤貴。本朝因之。斯道浸昌。名臣輩出。蓋其效可覩矣。朕自踐祚。嘉與海內俊茂。臻于斯路。永惟天地之間。惟理最大。先皇帝實表章之。以幸斯文。濟濟多士。文士以寧。信乎其以軌也。前年羣試禮部。深詔執事。務索諸理。以觀其學。庶幾成風。以章先帝詒謀之仁。思昔仁祖嘗下詔書。以古道勵天下士。天下士皆自濯磨。亦翕然丕變。一歸于正。若時得人。號稱最盛。至元祐而裕于所用。迄致隆平。今天下方聞之士。素所蘊抱。有志當世。而弗登新美之眞材何由見。朕今有詔。令中外各舉進士。勿以具文。應諸路轉運使者。其爲朕精擇有司。越庶伯君子。尚既乃心。以考其蘊。淵原正大之學。忠實剴切之言。朕所欲聞也。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凡爾還造。其爲時奮興。式丕化于人文。稱朕意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咸淳七年省試戒飭考試官御札。

我朝取士之途。惟進士一科。得賓興遺意。寓莫重焉。出爲世用者。蓋萊杞李之材。相望也。近年士風盛而古意衰。習競浮華。辭昧體要。眞材不足以勝。踐聞雷同。反得以敝帚倖出。朕甚非之。嘗于秋賦徵其原。且令覆引汰其謬。能者伸矣。比復豫戒春闈。以論策定去取。經賦定高下。此則蘇軾所謂以文章言論策。爲有用意也。茲簡儒臣。參典文衡。其既乃心。其詳乃視。毋苟且。毋偏執。所冒先後。惟其當。不必以不自己出爲嫌。爲國得人。益綿豐芑之澤。則予一人以懌。

付方逢辰以下。

咸淳七年正月二十五日。鎖院。

敕差

知貢舉

中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讀、嚴陵方逢辰君錫。

朝散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中書舍人、兼侍讀、東嘉陳宜中與權。

同知貢舉

朝散大夫起居郎、兼權兵部侍郎、括蒼陳存體仁。
朝散大夫起居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兼國子司業、兼侍講、古涪文及翁時舉。

監試

朝散郎、殿中侍御史、南豐曾淵子廣微。
參詳官一十二員。點檢試卷官三十員。主管牒試避親官一員。監大門官一員。監中門官一員。中諸司官二員。封彌官六員。謄錄官三員。對讀官二十四員。巡鋪官八員。彈壓受卷官一員。總轄諸司官一員。同主管官一員。外諸司官一員。各有銜位不盡錄。是年省元青州劉夢鶴。

貢院排場日分

二月初一日、初二日、初三日、引試大學諸州軍正解、免解詩賦、論策三場。
二月初六日、初七日、初八日、引試大學諸州軍正解、免解經義、論策三場。
二月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引試博學宏詞三場、并宗子取應二場。
二月十四日、十五日、引試大學公試經義賦詩論策二場。
二月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引試武學公試七書義論策三場。
二月十八日、引試三學法免一場。
二月十九日、引試京學類申一場。
二月二十日、引試京學等分一場。

別院試。

敕差

監試官

朝散郎監察御史、古括張志立澤民、癸丑姚榜。

主文官

朝奉郎、新除將作監、兼崇政殿說書、長沙丁應奎圭叟、癸丑姚榜。
承議郎、守秘書丞、兼權度支郎官、兼莊文府教授、三山許自資道、丙辰文榜。
考試官二員。點檢試卷官七員。監門官共二員。封彌、謄錄、對讀、巡鋪等官共八員。今不盡錄。

別院排場日分

二月初一日、初二日、初三日、引試避親并諸路漕舉監舉進士詩賦論策三場。初四日、初五日、歇。
二月初六日、初七日、初八日、經義論策三場。
二月初九日、初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引試大學避缺四字賦論策二場。
同日引試武舉內地平等正請正免人七書義兵機策二場。又引試大醫局習醫生局生三場。又引試兩淮正請正免武舉、并絕倫人、及安東州江陵府進士七書義兵機策二場。

二月十二日、引試宗學公試經賦論策二場。
四川類省試。

舉送

大中大夫權兵部尚書、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兼夔州路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兼知重慶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南郡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閬中未禎孫千載甲辰留榜。

監試官

朝議大夫直寶章閣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事、提舉弓手寨兵、兼本路轉運判官、四川制置使司、缺八字鄧益季謙乙未吳榜
主文、考試、點檢、監門、封彌、謄錄、對讀等官皆不錄。
以上皆省試事。

咸淳七年五月四日、御試集英殿。

敕差

詳定官

中順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侍讀章鑑。
朝散大夫、權尚書工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祭酒侍讀盧鉞。
奉議郎守右正言、兼侍講陳伯大。

編排官

朝議大夫、新除大府少卿鄧鑒。
朝請郎、尚書吏部員外郎、右司陳綽。
初考、覆考、點檢、對讀、封彌、巡鋪等官、共二十六員。皆不錄。

御試策題。

問勝初顯岩。實生兆民。執總其率。乃作之君。執攝其迷。乃作之師。君治之。師教之。禮樂刑政之所繇生。與其天下國家者。壹是以元元爲命脈。凡議論所講明。政事所設施。罔非爲邦本計。夷考載籍。率與天竝言之。明威視聽。皆自我民。其不可輕者。固如此歟。三聖傳心之要。不越執中數語。斯蓋萬世君師之大綱領。究其指歸。則曰非后何戴。非衆罔守。然則一中妙用。固所以爲維持固結之道歟。道之出有源。帝迪畏天顯。懷保小民。四十一年躋欲履仁。用能延洪基緒。式克至于今日。蓋其精神心術之妙。融會于六經之奧。要語一書。口傳面命。其示軌範者在是。朕祗迪猷訓。行其所知。召故老。求賢才。以尚賢也。然召未能至。求未滯獲。何以致信順之助。訓守敕戒貪殘。以布治也。然訓未必孚。戒未必革。何以新治

象之觀。求牧與芻。當謹也。既不用媚戚。每選用賢良。宜有厚生之政。而未見田里之無益歟。鬻澤而漁。弗忍也。既力卻貢奉。且禁獻羨餘。宜有益下之說。而尚聞郡邑之有征斂。義廩之發。皆以坂饑。而侵牟或不免。田租之蠲。本以寬賦。而苛取或如故。至若豁諸州之積負。損版曹之故額。俾紓急絕之擾。深寓省憂之實。而民未有愜志。勢若中隔澤不下流。歷思之。迄不得其說。意奉憲者。每之未明歟。豈吏治廉平。則治速衰歟。將治生乎積。非可速成歟。仰習鋼于玩。未易遽革歟。朕寅念先帝詒謀。常恐羞之。重爲之惕然也。子大夫博古通今。夙抱經濟之蘊。其據經以對。毋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此題視草學士不知爲誰。氣卑文弱。黯無晶光。甚非王言之體也。當是時襄國正急。事所宜問。孰大于此。恬不之及。乃枚舉六七事之泛常者。謬矣。

以上皆殿試事。

咸淳七年同年小錄。

五月二十一日。

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進士張鎮孫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五百二人。當日赴期集所。

六月一日准

敕依格賜進士期集錢及小錄錢一料。計一千七百貫。文十八界。

六月初五日

朝謝。

六月十七日謁謝

先聖

先師。

七月初十日。賜聞喜。同日降賜御詩于禮部。

七月十八日。拜貢甲。同日敘同年于禮部貢院。

七月　日准

敕依格賜進士期集錢及小錄錢第二次第三次共三千四百貫文。十八界立題名碑于禮部貢院。

期集所職事官。

糾彈。箋表。主管題名小錄。掌儀。掌計。典客。掌酒果。掌膳。掌器。司門。諸廳直于五百名內選差。

謁殿職事。

初獻張鎮孫。亞獻杜文市。終獻陳鉞。

糾彈。掌儀。贊禮。讀祝。奉幣。酌酒。詔禮。分獻。直擔。直盥洗。果鼎。直盥洗。

面簡　諸廳依上選。

第一甲

共十七人。不能備載。姑錄三魁。可例其餘。

張鎮孫　第一名　年三十三。七月五日寅時生。治易。一舉。外氏何。娶蔡。兄弟。曾祖元貴。祖機。父南仲。本貫廣州南海縣城南鄉。高祖朝請大夫爲戶。字寶翁。小名文舉。小字用之。第八十。永感下。

杜文市　第二名　年二十九。八月二十二日生。治賦。鄉請初免舉。外氏姚。娶陸繼郊。兄奇。繼雲主學。曾祖侁。祖芑。父一桂。敘通直。本貫台州臨海縣。字宜之。小名方中。小字鍾寅。第廿二。具處下。

陳鉞　第三名　年二十七。九月日時生。治賦。一舉。外氏戴繼湯。娶計。兄某。貢成均。弟某。曾祖思濟。祖紀。父應奎。貢成均。本貫太平州當塗縣慈湖鄉化龍里。

第二甲共三十九人。

第三甲共七十七人。

第四甲共一百九十八人。

第五甲共一百七十一人。

特奏名第一名吳清伯。附第五甲。建寧府政和縣人。

登科五百二人。不能盡錄。姑載三魁姓名于前。則五百名可以類推。蓋亦存古之意云。鼎革命以來。不能存此者多矣。賈氏子猶存此錄。乃其二父曰昌忠。曰純孝者。俱以辛未登科。故有此也。其本貫乃蜀之懷安軍金堂縣人。兄弟皆治書中選。可謂盛事。其子今寓南劍城內之紫洲嶺云。方今武功既著。文治將興。吾黨之士。其庶厲以須。他日賓興。將見代有偉人。出爲吾道重。此理之必至者也。愼毋廢學。自暴自棄云。

敬齋古今黈

附拾遺

李冶撰

御製題敬齋古今黈有序

永樂大典聚書雖多，而依韻雜排，割裂淩亂，以有用之書，散置無用，誠可惜已。茲命詞臣重加校錄，裒輯于零斷之餘，率多善本。古今黈其一也。此書見于元史者凡四十卷，今所收雖僅五之一，而四庫體編具有條理，仍不失爲完書。且辨析疑義，折衷釐正，尤極精審，洵散篇中之最佳者。至李冶以黈名書，惟取義于不外聽，予則以黈纊塞聰，有合于君臨之道，因題什而序之。

黈分書割太無端，不學從來致浩歎。裒散排全亦翰苑，連珠集腋得神完。覃研喜見仁卿冶著，典核頗同觀國王。看方朔創言蘊古衍，雖黈纊塞耳而歸于無聲，張蘊古大寶箴即「釋文永惕作君難」。

敬齋古今黈目錄

卷一
經類三十三條
卷二
經類三十四條
卷三
史類四十六條
卷四
史類三十九條
卷五
子類三十三條
卷六
子類二十一條
卷七

集類四十二條

卷八

集類四十五條

臣等謹案敬齋古今黈元李冶撰。冶字仁卿，自號敬齋，眞定欒城人。金末登進士第，辟知鈞州，金亡後，家于元氏。世祖屢加禮聘，最後以學士召，就職朞月，以老病辭去事蹟詳見元史本傳。此書原目凡四十卷，其以黈名者，案漢書東方朔傳，黈纊充耳，所以塞聰，師古注謂示不外聽，冶蓋專精覃思，穿穴今古，以成是書，故有取于不外聽之義。元史本傳，邵經邦宏簡錄，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俱作古今雜言，因字形相近，傳寫致訛，文淵閣書目題作宋人，則又其致核之不審也。冶此書專爲攷訂而作，取載籍疑義，一一詳辨，其間偶疏者，如以目擊道存解孟子不下帶，比擬頗爲失倫，又論何奴傳單于乘驛遁逃，流化帖漢章帝書，尙沿舊說，又論小雅每懷靡及一條，禮記鄭注溫藉一條，皆參雜讖語成章，亦不免涉文人狡獪之習，然其記問淹通，于千古沿訛習謬之故，實能鉤深索隱，而洞見其所以然，故其說經，自漢唐諸儒傳疏，以逮程朱緒論，皆折衷會通，無所偏主，其論史及子，于司馬遷班固范蔚宗司馬彪令狐德棻歐陽修等紀錄之非，楊倞李軌宋祁成元英王砅等注釋之謬，無不剖別是正，其評詩文，于訓詁之異同，體製之正變，抉摘亦極爲精審，在宋元說部中，典核可比孫奕王觀國博贍可比洪邁王應麟，其他實未有能過之者也。冶著述最富，今惟則圖每說尙有傳本，餘多亡佚，此書散見于永樂大典中者，雖不及什之四五，然菁華具在，猶可藉以攷見崖略，謹裒綴排次，依經史子集，以類分輯，各爲二卷，編訂成帙，俾不致泯沒，于讀書者旁參互證之功，實不無裨助云。乾隆四十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庶吉士臣平恕

敬齋古今黈卷一

元李冶撰

卦有六爻，初、二、三、四、五、上也。卦有六德，剛、柔、仁、義、陽、陰也。自下而上，以之相配，則初爻剛，二爻柔，三爻仁，四爻義，五爻陽，六爻陰也。只以乾一卦推之，便盡此理。

天體正圓，如彈丸，地體未必正方，今地正方，則天之四遊之處，定相望礙，竊謂地體大率雖方，而其實周匝，亦當圓渾，如天，但差小耳。又地體凝然不動，顯著直方之德，亦得謂之方也。故乾卦不言天圓，而說卦則云爲天，爲圜，說卦不言地方，而坤卦則云直方大。

坎卦彖辭，水流而不盈，第五爻辭，坎不盈，王輔嗣以前爲險陷之極，以後爲險難未盡，雖彖爻各爲之說，而中間自有條貫，不可亂也。知此水流而不盈，專指九二言之。

歐陽公不信周易繫辭，而于序卦則未嘗置論，豈于十翼舉皆不信，略摘其一二而言之歟，將各有其說，或聞有可否于其中也。夫六十四卦，固有伏見翻置者，亦有彼此對待者，必以爲聖人一一而次第之，則殆有牽強之累，必以爲後人所通，特託孔子之名，以取信于世，則是輕以誣聖聞也，與其評之，毋事信之者，欲以此爲羲、文之深旨，則謬矣。

郭象山先生說，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六之則三十六，又四之則九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六之則二十四，又四之則六也。故曰九六乾坤之策。此其言六者，卦別六爻也。所得則每爻之正策也。言四者，策以四揲也。所得則老陽老陰之正數也。義固然矣。然象山先言大數，而次言六之四之者，皆非也。正當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如卦別六爻而一，則得三十六，又以四揲而一，則得九，是謂老陽。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如卦別六爻而一，則得二十四，又以四揲而一，則得六，是謂老陰。如此則爲相應耳。蓋算術凡言幾之者，皆爲相乘，非相除也。

陰陽相配之物，而老少又必相當。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老陽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老陰也。老陰老陽相得爲三百六十，則周朞之日也。乾之策一百六十有八，少陽也。坤之策一百九十有二，少陰也。少陰少陽相得爲三百六十，亦周朞之日也。借使老陰少陰爲耦，則得四百有八，課于周朞之日，爲多四十有八。使少陽老陰爲耦，則得三百一十有二，課于周朞之日，爲少四十有八。多亦不能成歲功，少亦不能成歲功。蓋陰陽不相當也。然其過與不及，皆適均于四十八者。陰陽老少之數，皆相隔者二，而乾坤每爻之策，皆二十四。二之二十四，計得四十八也。以是推之，老陽多于老陰之策七十二，則陰不及陽者二爻也。少陽少于少陰之策二十四，則是陽反不及陰者一爻也。陰不可太過，陽不可不及。故于乾坤之策，不取少陽少陰，而專取老陽老陰。三百八十四爻不取七八，而獨取九六也。

王弼既注易，又作略例上下二篇。唐四門博士邢璹爲之序，有云：臣舞象之年，鼓篋讀序。按禮記內則云，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鄭玄云：成童十五以上。又云：擊鼓警衆，乃發篋而所治經業。又後漢楊震傳，鵲雀銜三鱣魚，集講堂前，鱣音善。然則璹自謂年十五始入學也。唐邢璹注王弼周易略例，其自序云：孔丘三絕，未臻區奧，劉安九師，尚遂宗旨，以劉安而齒孔子，邢子可謂不知類矣。

伊川易傳曰：下愚而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于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李子曰：下愚畏威而寡罪，爲與人同，而知其非性之罪，則聖人之生知，賢人之克己，亦非性之功也。爾是言之，性無與于賢愚，惟盡性者，有能與不能耳。

晦庵語錄論周易，多說占得此爻，爲君子之行則吉，爲小人之行則凶。是有近于兒童之說。易三百八十四爻，何者不然，繫辭所謂吉凶者貞勝者也。又云：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豈有爲小人之行而獲吉者耶。晦庵議論，必不出此，此等直傳聞之誤。

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是以三墳當三皇，五典當五帝也。然攷之司馬遷史記，則云：嫘力追反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生高陽，是爲帝顓頊也。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爲帝嚳。嚳父曰蟜極，蟜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自玄囂至蟜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卽帝位，高辛于顓頊爲族子。娶陳鋒氏女，生放勛；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勛立，是爲

帝堯。又曰：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司馬遷所記止此。而所謂少昊者，絕不稱道，甚可疑也。按帝嚳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卽黃帝子，青陽是也。又春秋左氏傳，文公十八年，少昊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注云：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黃帝，然則黃帝崩後，少昊卽位，爲得其實。故孔安國以黃帝爲三皇之末，以少昊爲五帝之首。而次及高陽、高辛氏也。今司馬遷乃云：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顓頊崩，帝嚳立。帝嚳崩，而帝堯立。帝堯崩，而帝舜立。是黃帝歿後，殊無名少昊者也。則諸言何爲備數以爲五帝乎。蓋玄囂卽少昊氏，而司馬遷謬誤不載錄耳。司馬遷又謂玄囂是爲青陽，降居江水。此又妄也。當是昌意先降江水，後降若水。司馬遷既不以玄囂爲少昊，謬謂青陽降江水，昌意降若水也。皇甫謐云：黃帝在位百年而崩，而通鑑舉要曆云：黃帝在位六十五年。謐又云：顓頊在位一十八年，豈少昊在位之年，或在黃帝六十五年之後，或在顓頊一十八年之前也耶。

西伯戡黎，奔告于受。孔安國傳云：受，紂也。音相亂。然黎則今之黎城，史記作耆，何也。豈亦以音相亂乎。皆不可必也。

五福六極，皆指人事言之。晉五行志說，凶短折，則謂人殤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推原箕子之意，寧復有此。若福極之事，兼飛走草木而言之，則夫五福之中，若富與攸好德，豈飛走草木，亦有是耶。

嚶嚶草蟲，趯趯阜螽。注云：興也。嚶嚶，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蝗也。蝗，蟲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疏曰：以興以禮求女者，大夫隨從君子者其妻也。正義曰：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蝗，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孔疏：陸璣云：草蟲負蠜，是毛傳下孔疏李巡引之，既依疏曰，又稱正義，若兩人之說，失于不檢。]李子曰：草蟲正言草中蟲耳。阜螽卽蝗類，草蟲嚶嚶而鳴，阜螽躍而從之，蓋以類相求也。說者既以草蟲爲螽，又以螽爲蝗，又雜以常羊，負蠜，蠜，蝗子之屬，卒無定名。師說相承，五經大抵如此。學者止可以意求之，膠者不卓，不膠則卓矣。又中庸古今注曰：結草蟲一名結草，好于草末折屈草葉以爲巢窟，處處有之。

詩曰：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書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予、台、卬、我、吾、五者一也，而于一二句之內，言之各異者，或指我身，或指我心，心身從異，輕重之辭。

俄之蚤蚤，毛以蚤蚤爲致厚之貌。此殊害義。且此篇序云：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故其詩則俄之蚤蚤，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及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此皆指言奔誘棄背之事也。夫其人也，又豈有敦厚者哉。若曰俄之始來也，詐爲是敦厚之貌，而實相誑誘，意或可通。然按字書，蚤蟲名，亦輕悔也。則蚤蚤者，乃薄晚媟淫之態，非敦樸謹厚之容也。是故事之可鄙者曰嗤，貌之至陋者曰媸，又古無道之君，有蚤尤者，蓋以其蚤蚤之尤者而名之，如

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之比。毛氏乃以嵬嵬爲敦厚。則眞臆說耳。不足據也。

國風。方秉蕑兮。贈之以芍藥。貽我握椒之類。皆以爲外藉芳香可翫之物。持贈所懷。既以厭其交結往來之懷。且以表其深相愛慕之情也。

屋甚渠。庭甚除。拱兩手而閒居。何樂如之。雖無所事于閒。乃伐屋而蘇之。鞏庭而夷之。招招然敝筋骨而胝手足。我既無廬。人且無以逸。是人也。是果何爲者也。詩皇皇者華云。每懷靡及。每懷靡及。止言常恐不及耳。而毛以爲雖懷中和。猶自以爲無所及。鄭以爲每人懷私。則于事無所及。向之二先生者。豈非無所事于閒而蘇屋夷庭者乎。鄭雖引春秋外傳以爲說。吾以爲外傳亦各自爲說耳。

古者乘車有和鸞之音。謂馬動則鸞鳴。車動則和應也。鸞或作鑾。其義皆同。鸞以其有聲。鑾以其金爲之也。杜預左傳注云。鸞在鑣。和在衡。而毛氏詩傳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軾乃車內所憑之物。和在于軾。車動未必能鳴。衡軛之間。與馬相比。動則有聲。此當以杜說爲正。

角弓。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猱之性善登。教之登木。則登必高。塗之性善附。以之附物。則附必固。以喻小人之性善讒佞。而幽王好之。則讒佞必愈甚。故詩人曉之曰。王其勿教猱之升木也。若教之升木。是猶以塗塗物。豈有不附著者乎。言小人不可昵近。惟當信任君子耳。今王不知其然。于其九族之中。號爲君子。有徽美之道者。可親而不親。乃于讒諂邪佞之小人。與之連屬也。鄭氏箋以爲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又謂君子得聞譽。小人樂與連屬。實所未喻。

白華。嘯歌傷懷。念彼碩人。實勞我心。正指申后爲碩人。如碩人其頎。衣錦褧衣。皆指美者而言。理明白而辭婉順。無一毫可疑。而說者乃以爲褒姒。一何所見之偏耶。

詩大明。會朝清明。毛云。會甲也。疏謂會值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殺虐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毛云會甲者。非訓會爲甲。以會朝爲會甲也。以會朝爲會甲者。謂其會于甲子之朝也。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曰。羣后以師畢會。皆會集之明文也。會朝清明。言所會甲子之朝。不待前徒倒戈。已翦殷殺紂。天下翕然。變濁亂而爲清明也。疏謂甲子之朝則誠是。而云會值。則與毛傳悖矣。

生民。或簸或蹂。毛云。或簸糠者。或蹂黍者。箋云。蹂之言潤也。舂而杵出之。簸之。又潤濕之。將復舂之。趨于鑿也。疏採鑛云。詩之敘事。率以其次。既簸糠矣。而傳以蹂爲蹂黍。當先蹂。乃得舂。不得先舂而後蹂也。既蹂既釋之。烝之是其次也。箋義爲長。李子曰。孫鑛之言非也。蹂者。挼挲之也。今之舂者。既已簸去其糠矣。必須重爲蹂挼。然後復投臼中而舂之。先蹂後簸。自爲次第。然今蹂字次簸而言。則是未簸以前。將舂之際。蹂雖不舉。其蹂自明。又既簸且蹂。必將復舂。再蹂舂足以見趨鑿之意矣。孫取鄭說爲長。則必以蹂爲潤濕當之。以蹂爲潤。匪治敘聞。鄭箋以蹂爲潤濕。取柔字爲義。孔疏以蹂爲蹂禾。以本字爲義。此以蹂皆挼挲。則既當故樣矣。于義未當。朱子集傳。訓蹂爲蹂禾。取穀以繼之。訓解以蹂。明于詩之敘事。亦不失其次。附識于此。

卷阿。篇似先公酋矣。鄭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說者曰。成王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公是君之別名。說者之言非也。士事也。公功也。先途例有此解。蓋先公即是先王之功。

釋文云。鍒鋛。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然則銚刈物之器也。

長發。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荷天之休。傳曰。球、玉。綴、表。旒、章。箋云。小玉尺二寸。圭也。大玉。珽也。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焉。擔負天之美譽。爲衆所歸鄉。疏云。毛以爲湯受二玉以作天子。爲下國諸侯之表章。鄭以爲湯受二玉與諸侯會同。而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于縿。釋文。縿。所銜切。緣帛。韻書。史炎切。旗幅爲縿。

古詩三百五篇。皆可擊之琴瑟口詠其辭。而以琴瑟和之。所謂絃歌也。古人讀詩者皆然。使今學者。能彷彿于古人。則人心近正。庶幾詩樂之猶可復也。

莊公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言若之何不弔。所以致不敢不弔之意耳。以文勢觀之。其旨自見。杜註不弔乃云。不爲天所愍弔。誤矣。襄十四年。衞獻公出奔齊。公使厚成叔弔于衞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境。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下執事。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厚成叔所謂若之何不弔。與弔宋之語。其意一也。杜于衞獻公無所釋。而于宋則遂謂不爲天所愍弔者。豈以爲莊公之傳已有此解。而襄公之傳不煩復說歟。以爲衞獻播越。乃其自取。而宋之大水。天實爲之。故獨謂宋公不爲天所弔歟。求之二說。俱不可得而通也。跡夫弔宋之語。至于若之何一句。則止容有天不愍弔之義。而厚成叔既云若之何不弔。而其下方敘弔辭。則不弔之語。必不主于天也。且客弔主人。必先指彼事。次道已懇。以相慰籲。然後弔禮成焉。謂天作淫雨。害于粢盛。指彼事也。謂若之何不弔。道已懇也。今俱以爲指彼事。無乃闕乎哉。若曰淫雨由天降災。上天所當愍悼。若之何天不弔宋。播越由人失德。上天不當垂卹。若之何魯不弔衞。宜事異而辭同。此又見童之見也。夫天降災害。所以警人君也。播越固由于失德。而天作淫雨。安知其不由于宋君之失德乎。論事初不當如此。但因天作淫雨。輒以不弔主天。徵之事則有望。審之文則不完。故爲辨之。

左傳僖公六年。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又史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啓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而孔穎達疏尙書。于微子之命。不信史記。以爲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于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余以爲穎達之言未必是。遷之言未必非。蓋大夫衰經。非著衰經。必齊持之也。許公使大夫衰經。士輿櫬。微子所以如是。則齊而輿之者。必其從者也。宋世家又謂持祭器造于軍門。所謂祭器者。雖不必備計不一而足。亦當令從者持之。喪服櫬柩簠簋之類。皆屬諸從者。則左牽羊。右把茅。亦從者之事。決非微子兩手牽把之。穎達以手縛不能爲用。爲司馬遷之失。此非遷之失。乃孔氏之失也。然史記與左傳所載不同者。蓋其所採錄。有或詳或略云耳。

左傳。鄭子家與晉趙宣子書曰。鋌而走險。急何能擇。杜注。鋌。急走貌。孔疏云。鋌文連。故爲疾走貌。治曰。鋌之爲文。安得爲疾走之貌乎。孔說以遷文會之曲矣。鋌。挺古字。通用挺。挺。勁捷也。勁捷即疾走之貌。

昧爽丕顯，後世猶忘解者以爲昧旦未明之時，已大明其德，此說恐非。蓋古先明王，勞政治，當其昧爽之時，曰茲已大明矣，祖宗勤勞如此，而子孫猶復怠惰，今說乃云未明之時，能大明其德，豈大明其德又有時乎。

春秋左傳，鄭人畏其又逼也，承，或以承爲語佐，非也，古字通用，蓋承卽懲也，懲義雖近于畏，然所畏者在後，而所懲者在前，故兩言之，讀者當以承一字爲句。

國語，楚觀射父爲昭王言祭祀云，祀加于舉，且曰，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八，晐數以奉之，又鄭史伯爲桓公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云，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八行，該極，韋昭注云，計，算也，材，裁也，賈逵說，皆以萬萬爲億，鄭後司農云，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從古數也，經，常也，該，備也，數極于該，萬萬兆曰該，自十等至千品萬方，轉相生，故有億事兆物，王收其常入，舉九該之數也，李子曰，以定名論數，宜從古率，以攷數論數，宜從今率，蓋億萬之數，今率必盈萬萬，而古率秖以十之而已，十之者，一進位也，是其循前後之名則順，而其爲數，則局促而易窮，謂盈萬萬者所進之位，又有二等，一則萬之後，億之前，再進位而一改名，一則凡億之後，須八進位而一改名，是其于前後之名，或苦參差不齊，而其爲數則廣大，而爲用則不可以遽窮焉，蓋數有通率，有進率，退率，不可一槩論也，自一二三四而至十，此數之通率也，自一十百千而至于萬，此數之進率也，自分釐毫絲而至于忽，此數之退率也，其進數無窮，而退數亦無窮，今且以進數言之，自一至十爲通率，固不必論，自十至百自千至萬之類，爲十進亦可，爲一進亦可，夫一與十，不曰始終之極歟，不曰相懸之甚歟，然得爲一進，而又得以爲十進者，蓋有進率而又有通率也，然通率猶子，而進率則猶父焉，父統子業，故取一進位，而不取夫十進位也，自十至百，猶不拘于通率，而況自萬以上乎，故自萬以前，每進改名，自萬以後，雖用進率，而其名或改或不改，是以有古今之別也，自萬至億，一進而改名者，古率也，四進而改名者，今率也，自億至兆以上，又與此不同矣，自億以上，依古率則一進而改名，依今率則至八進位，然後得改名也，故今之算數，自一至億，凡八進位，自億至兆，亦八進位，率而上之，至于京，垓，秭，壤，溝，澗，正，載，皆若是而已矣，韋昭注，則已著賈逵之說，後雖復引鄭司農古數之語，而卒言萬萬兆曰該，則昭之意，實用賈唐說耳，史伯論數云，十，百，千，萬億，兆，經，該，親射父論數云，百，千，萬億，兆，經，晐，垓，晐，古字通用，今作垓，亦作陔，皆同，經，亦數也，今算術大數曰億，兆，經，垓，邵堯夫皇極數，千，億，兆之後，卽繼之爲京，求之音義，經正爲京耳，而韋昭注云，經，常也，經固訓常，而非史伯，觀射父之意也，詳國語本旨，自十百而上，皆進一位以命數，昭不及此，而遂經誤解，已爲背戾，乃復云，萬萬兆曰垓，則是于古今之數，兩俱不得其說也，爲韋注者，奚自而宜，宜云，萬萬兆曰經，萬萬經曰垓，則得其正矣。

公穀，謂春秋日之者皆有事，竊未敢必，春秋雖經，其實史耳，史固有應日而不得不日者，有不應日而日不須日之者，亦有二事而俱在一日者，有事大而非日所能攝之者，固不可一槩論之，況年世寖遠，簡編蠹壞，不無脫逸，重復，又安可盡以日與不日，執爲春秋大旨乎。

敬齋古今黈卷二

月令，日在營室，疏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辰有三十度，總三百六十度，餘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別爲九十六分，總五度有四百八十分，又四分度之一，爲二十四分，并之爲五百四分，十二辰分之，辰各得四十二分，案各得上今注疏本無辰字，則是每辰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計之日月實行，一會惟二十九分過半，若通均一歲會數，則每會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李子曰，度不別爲一百分，而別爲九十六者，取分下之全數耳，若以一度爲一百分，則五度四分度之一，通分內得五百二十五，卻以十二辰分之，則辰各得四十三分七釐五毫，亦爲四十三分四分分之三也，曆法雖有小分小移，然此四分度之一，本以零數難計，故分割之時，欲得全分，今于分下又帶零數，則無再分，必欲再分，則其數轉煩，所以度別爲九十六分，而于除之時，每辰之下，各得其全數也。

禮記禮器云，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溫，此謂習熟耳，而鄭云，皆爲溫藉重禮也，擯詔，告道賓主者也，相步，扶工者也，詔或爲紹，釋文，溫，紆運反，疏云，皇氏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緼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自爲承藉，案自爲今注疏本作以自，又內則，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溫，此謂和洽耳，而鄭又云，溫藉也，承筐者必和顏色，釋文，溫，於運反，疏云，藉者，所以承藉于物，言子承父母，當和柔顏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然，鄭，孔，全以藉解溫，恐未盡善，蓋韞者櫝也，所以覆藏，藉者薦也，所以承托，韞藉乃涵養重厚，不露圭

角之意。故前史謂有局量。不令人窺見淺深。而風流閑雅者。爲韞藉。唐明皇陳樂于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簾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韞藉。又德宗好文雅韞藉。而柳渾質直輕脫。無威儀。上不悅。以是能相。韞藉之說如此。今乃以爲藉解韞櫝。于義何安乎。輕改音切。理既支離。指韞爲藉。益又可疑。前人信之不敢駁。後人畏之不敢違。其誰知千古之是非。

內則。馬黑脊而般音盤臂。漏。鄭注云。漏當爲螻。如螻蛄臭也。螻蛄之臭。大低爲土氣也。居土者多以此爲名。故以蛙爲螻蟻。蟻爲螻蛾。

修身莫大乎事親。事親莫大乎致養。致養莫大乎養志。蓋天地之精微。竭水陸之多品。而或不得其所欲者。祇以養口腹耳。養之下也。怡聲順色。先意承志。雖復菽水之約。而有以得其歡心。是則養之至也。孔孟。盲之詩矣。內則言舉親則曆數。饋酏。酒醴。棗栗。飴蜜。薑荳。枌榆。免薨。滫瀡。脂膏之屬。及夫藥齊醬醯之目。膳羞調和之宜。脫肉作魚。腑桃擯柤之名。麤苴豕軒。辟雞宛脾之別。其舉卑鄙煩猥。大類世所傳食纂。而辭製義贅。則又若上林子虛之誇。甚非所以闡明禮經之旨也。竊意漢儒雜採周禮燕饗所用。及當時飲食所尙。箋合曲禮。王制。擅釀竹帛。以射時取資耳。案演疏原本作檢。不可解。攷宋寧斯編年選譜李云。諸家淺陋。擅釀。當爲擅釀之誤。今改正。

禮少儀。尊壺者面其鼻。蓋推敬嚮仰之義。卑者之于尊者。所當如是。而今俚俗。無問老幼。無擇賓主。悉行爲不當然。卑者輒爲尊者背之。曰自有耳以來。人以爲不當然。此甚可鄙也。予每深求其故。此亦有所自來。尊壺者面其鼻。本以敬尊者。然客有執謙者。不敢擅居尊者之禮。因以爲之辭。曰。不敢當此盛意。後生不悟。轉相傳承。遂以面鼻爲不當焉。

八音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金。石。竹。匏。土。革。木。七音。乃世間自有之物。惟絲不然。必蠶于桑者之手。而後成焉。世本及桓譚。許慎。皆云神農作琴。而蔡伯喈琴操云。伏羲作琴。夫有琴則必有絃。有絃則必有絲。絲之爲用。當不專于絃索。蓋以織縑帛。製衣服。而爲之主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說者曰。軒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長大。故云垂衣裳也。然則羲農之世。其無絲也審矣。此時無絲。又焉得以爲絃索者乎。吾謂蔡邕及世家諸家之說。皆妄也。絃索之音。必自夫黃帝時有之。或者難予曰。羲農之世果無絲。則易胡云乎庖羲氏作結繩而爲網罟。曰。邇古悠遠。是之與非。非我輩所能悉。大槩蠶之所爲繩。非若今之所爲繩也。菅蒯之類。皆得爲之。豈可以網罟而擬絃索哉。

子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鄭氏曰。民所不足。謂仁義之道也。鄭說恐非。不足止是無厭。謂人欲無厭。譬之大水。奔放衝激。必有以障之。此坊記所由作也。

中庸。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鄭氏謂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傀之傀。案讀如今注疏本作讀爲。傀猶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詭譎。以作後世名也。班孟堅藝文志作索隱行怪。顏師古注云。求索隱晦之事。石林先生以班鄭俱爲臆決。云素當作索。玉之素。謂無所爲而行怪也。李子曰。夫有所爲而行怪。則固森人也。無所爲而行怪。則直下愚耳。安能使後世有述乎。此素當同不素餐兮之素。孔子曰。隱居求志。未見其人。

舉逸民。天下歸正。又曰。作者七人。說者以爲石門荷蕢之徒。又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則隱逸者初非孔子之所檳也。然而孔子之所與者。非庸庸者也。必也身有其德。而退藏于密。始得謂之隱者也。彼無一德之可取。而徒窮蹙于寒鄉凍谷之中。是則素隱者耳。素隱而行怪。僻之事。庶乎後世之有傳焉。宜吾夫子之弗爲也。行怪者。不至于僥譎誕幻之屬。凡怪僻崖異。有不近于人情者。皆得以言之。

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鄭云。言可隱之節也。費猶僥也。道不費則仕。釋文云。費。本又作拂。同扶佛反。案扶佛。今注疏本作扶弗。猶僥也。僥。九委反。鄭以費爲僥。僥卽遠拂之意。謂世道相違。則君子隱而不仕。過庭錄說費卽顯也。讀如惠而不費之費。出而被乎外之名。此所以爲闡然。而日章。意謂雖隱而能顯云爾。康成則全屬上文。故獨明隱操。而改其字。過庭則兩屬上下。故推廣隱德。而倒其語。費實費用。今改讀拂音。而訓之爲僥。中庸本無此意義。君子之道費而隱。不言隱而費。又何以爲闡然而日章乎。二說俱不得其當。晦庵謂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以首下章而爲之說。曰。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于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若晦庵之說。是眞得子思之旨者也。易曰。神无方而易无體。

絜矩之道。鄭云。絜。猶結也。絜也。矩。法也。君子有絜法之道。謂常執而行之。案常執今注疏本作當執。釋文。絜。音結。其注中擊也。之擊苦結反。晦庵則復援引莊子。荀子之注云。絜。圍束也。謂以物圍束爲之則也。音戶結反。李子曰。鄭。朱。兩說。俱未爲得。絜直當作挈。字讀之。矩者正方之具。物有四隅。吾挈矩以度之。于此而得一隅。則彼之三隅猶是也。故曰。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後。所惡于後。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謂絜矩之道也。鄭說本甚明白。而益以絜結矩法之說。遂有蛇足之惑。晦庵乃引莊。荀以絜爲圍束。圍束其矩。是何等語耶。借曰以物圍束爲則。而其則矩二字。亦不可相屬。借又曰絜爲則而矩爲法。例言之以爲法則。而其法則之道。亦不成語也。

王逸離騷章句。本文雖復倒複。較然。迄不敢去取一語。鄭氏注禮記。刪竄改革。惟意所如。純于爲逸。則似太拘。純于爲玄。則似不讓。不讓則師也之過。太拘則商也之不及。二子苟能抑所長而進所短。則可以無憾矣。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疏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以行從之。冶曰。孔注是。邢疏非。此蓋謂先德行而後言語也。先行斷句。其言而後從之者。猶云。而後其言從之。邢乃謂先行其言。而後以行從之。殊無義理。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王漢南辨而有二字羨文。此說甚善。然有此二字亦通。蓋二有字。皆繫上一不字爲義。鮀之佞。巧言也。朝之美。令色也。苟無祝鮀之巧言。宋朝之令色。在于今世。必不能免。蓋言時世濁亂。莫不惡君子而喜小人。而邢昺云。子魚有才。故時世貴之。朝美人而善淫。故時世疾之。如是則苟有祝鮀之佞者。使可以爲子朝之淫矣。因文致事。大害義理。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夾史記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或者以加假聲得相借或以五十作卒皆無然之說也大抵論語所載則是未嘗易時語而司馬遷所記則作十翼時言之也言本不同乃欲強比而同之宜乎若是之紛紛也二說雖不同然而謙抑之詞則一焉耳夫聖人生知事復有大過耶事復有不至于彬彬者耶猶有是言者所以爲學者法也張籍書與韓退之曰吾子所論排釋老之說不若著書退之答曰化當時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至之而不能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于聖人既迹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不能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其少過也退之于二家攘斥之切曾不肯以聲色而顧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其亦舊學孔子者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孔穎達曰麻冕緇布冠也古者絺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按鄭注喪服云布八十縷爲升升三十計爲縷二千四百此布之極細者也古以此布爲冕故謂之麻冕當孔子之時其冕務爲純質儉約而已所用之布不必如古孔子尚純儉故遂古而從衆也穎達以純爲絲不知別有所出否

原壤夷俟謂其放蕩無禮也馬融說以夷俟爲踞待姑見其無禮之狀爾至邢昺又以爲伸兩足箕踞以待孔子故孔子以杖叩其脛令不踞此雖有理其實未必然也

石林過庭錄經史辨疑云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牆所以扞外正牆面而立謂其背治內之道反而面乎外也冶曰此說非是牆面秪謂無所見耳又何限乎內外之閒哉

孟子吾不惴焉者謂不使之恐懼我也古人爲文有此等語今距能容爾耶

孟子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于人心猶無快乎比固親比之比釋爲及亦通謂比及變化銷鑠晦庵解比爲爲緊所未喻

列子湯問帝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曆朔方一曆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北無隴斷焉孟子公孫丑篇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趙云龍斷謂堺畔斷而高者丁云按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背須之類是也張云斷如字或讀如斷割之斷非也陸云龍斷謂壟斷而高者詳審衆說張音陸解正與列子合今當從之斷則斷絕之處俯臨低下所以爲高也丁說雖通而于斷義稍疎

孟子兄戴蓋祿萬鍾戴蓋秪是乘軒

孟子云富歲子弟多賴賴者有所恃而爲善者之稱也漢高祖自言始大人常以臣亡賴張釋之傳言文帝謂上林尉亡賴乃不善之稱然今人反以凶惡無所顧籍者詆其人爲賴子是又不知何說也五代史南平世家云荊南地狹兵弱介于吳楚爲小國自奠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荊南高季興從誨父子常邀留其使掠取其物而儲道以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卽復還之而無愧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稱稱臣蓋利其賜予俚俗謂苟得無愧恥者爲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從誨爲高賴子卽歐公所論以無賴爲賴子者當是俚俗略言之耳非復本孟子所謂多賴之賴也許愼

又謂賴利也無利入于家故云無賴此說予所不取

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萬物皆備于我則焉知萬物之中不有至惡者存乎動心忍性則焉知一性之內不有不善者存乎此與性善之說殆若胡越焉者何也蓋謂萬物皆有效善之質一心攝爲持性之主云耳不深探孟子之旨而徒爲性善之說是誤父之而不知其氏者雖終身學而吾以爲未嘗學也

孟子不下帶而道存焉趙臺卿以帶近于心意謂道不離心心不離道云耳然而道之在人心也使孟氏而雖不言其誰不知此乎禮凡視上于面則敖下于帶則慢孟子雖獨舉不下帶而亦互明之蓋謂乎其上下兩間瞥而見之道已有所在矣此與孔子之見溫仁嘗子目擊而道存（案雪子原本作宜子今據莊子改正）文則異而意則同彼所謂目擊者不待言語而得之者也此所謂不下帶者不待上下視而得之者也

左右二字從上聲則爲兩實從去聲則爲從己此甚易辨者也今人皆混而爲一不惟不辨其聲音之當否至于禮數儀制亦復倒錯而世俗悠悠皆不恤也爲禮之家欲以左爲上則左之欲以右爲上則右之原其所以然亦從來遠矣

人文盡于六經今禮部韻略中俚俗字偏載而六經中字遺闕者甚多此非有司之失自是我輩之過

晉鄒超之鄒則讀如絲音鄒說之鄒則讀如給音今人不復別白皆從紛逆反大謬也予兒時讀李翰蒙求先生傳授皆讀鄒作卻長大來始悟其錯俗又讀鄒作客可笑

世俗有孤負之語孤謂無以酬對負謂有所虧欠而俚俗變孤爲辜辜自訓罪乃以同孤負之孤大無義理

一飛冲天志在冲天鷙鳳冲霄冲霄之舉冲本蟲音古今人悉用爲充音二字古必通用不然則前人既誤後人不加省察狃而承之耳

如者一也然有時而爲異彼如是吾亦如是因之以如爲往如棄觀魚之類是也彼若是吾亦若是因之以若爲順欲若昊天之類是也是以讀書者貴反覆求之

決字俗皆作決蓋爲韻所誤此字正當作決而韻解決則謂水流行解決則謂決斷不知有何所據而別爲二義也易夬決也剛決柔也曲禮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決斷也乾肉堅宜用手不以齒決之古書中無有作決者顏元孫干祿字書分通正俗三等如決等字乃所謂俚俗相傳而非正者也學者不可不知

愆過尤皆甚之之辭事無美無惡甚之則皆爲過行無是無非甚之則皆爲尤尤與過皆甚之之辭也故老子去甚仲尼不爲已甚

爽之一字既爲明又爲昏所以精爽爲魂魄之主介之一字既爲大又爲小所以懷介成賓主之歡貴介公子則介爲大憂悔吝者存乎介則介爲小亂臣十人則亂爲治亂邦不居則亂爲危飲酒溫克則克爲克伐怨欲則克爲猥擾兆民則擾爲安庸人擾之則擾爲煩必有忍其乃有濟則忍爲恕忍人殘忍則忍爲暴媚茲一人則媚爲忠取媚于上則媚爲佞父母昆弟則昆爲長垂裕後昆則昆爲後皇極則極爲

大中至正之道。六極則極爲貧病夭惡之稱。

古人文字。有極致之辭。若以不敢爲敢。以敢爲不敢。以不顯爲顯。以無念爲念。以無寧爲寧。皆極致之辭也。世俗以可愛爲可憎。以無賴爲賴。以病差爲愈。亦極致之辭。

敬齋古今黈卷三

后稷。摯。堯。契。四人。同爲帝嚳高辛氏之子。契則十三葉而得湯。稷則十四葉而得文王。然夏之世。歷四五百年。而商之世。又歷五六百年。計千餘年而文王始生。若以代數較之。文王之于湯。但不及一葉耳。是則殷之先一何夭。周之先一何壽乎。此爲甚可疑者。前志必有脫誤。

史記。伊尹處士。湯迎之。五反。然後往從。湯以爲相。李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然則必有道而不肯以輕出者。謂之處士可也。中無所有。而尸處士之名者。索隱。而行怪者也。故杜牧之送薛處士序云。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其在山也。非頑如水石也。其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與市人木石爲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論人若牧之。則可謂不失名實者矣。而今也。賣工鐫師。人人得而稱之。人人得而與之。彼其賣工鐫師。果皆伊尹之徒哉。

史記載四凶事。堯本紀云。舜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舜本紀則云。流渾沌。窮奇。檮杌。饕餮。于四裔。以禦魑魅。全引左氏語。或曰。欲其事互見。予以爲非是。春秋左氏傳及國語。皆丘明筆。中間雖同而語異者幾半。蓋當纂集之時。其文字重複。不能具載。或具于此而闕于彼。或著于彼而沒于此。緝之爲春秋傳。國語。二書。各自爲義。所以一事二說爲互見也。今史記一書。而所載不同。其意雖若互見。然于文字實爲冗複。此在史筆。最關利害。不可不深察也。倉公淳于意傳。案倉公上皇本有太字。今據史記刪。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又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而史記盡具所對。史筆不當如此。正當云。意所對凡數十條。案云意原本作意。今據史記改正。皆詳理。可爲後人法。則足矣。自不必廣錄。而備書之。史。繩之亞也。煩猥則不足以傳久。且事之有可簡者。猶須簡之。況言乎。其有文賦篇翰之富贍者。亦當載其目。而略其辭。惟有切于天下國家之大利害者。如董仲舒之三策。賈誼政事書。過秦論之比。文雖多。亦不可以不盡錄也。屈原傳。原勸楚懷王殺張儀。其事纖悉備書。然楚世家載勸殺張儀者。乃爲昭雎。而屈原沒不復見。若以爲簡策繁多。要使姓名互著。則在左氏春秋傳有之。在遷史故無此例。若以爲昭雎本主此事。原特副之。則屈原傳略無昭雎一言。而原之事跡明白乃爾。兩者皆無所據。何耶。此蓋舊史去取失當。司馬遷筆削時。不暇前後照顧。隨其所載。各自記之。遂使世家與列傳異辭。遷又誤以燕前公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作寵姬。又以子我爲宰我。載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而李斯上書二世云。田常因取齊國。殺宰予于庭。是宜蘇子瞻遷之妄也。史筆承疑。一時誤錄。容或有之。然孔子弟子傳。與李斯傳。所繫者大非者。游俠。貨殖之比。自可審擇而詳攷之。而于一人之身。既以爲叛臣。又以爲節士。使後人何所取信哉。

家語本姓解云。叔梁紇求婚于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二女莫對。惟徵在曰。從父所制。已而生孔子。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于防。而史記孔子世家乃云。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孔子聖人也。紇則聖人之父也。徵在則聖人之母也。其始成婚。家語載之如此甚詳。司馬遷輕以所聞誣之。其罪大矣。

老子傳。君子得時則駕。不得于時。則蓬累而行。蓬累者。謂逐隊而趨。若蓬顆然。隨風積累而東西也。一曰。累。平聲。讀謂累累然。累累亦積累之意。說者或以爲戴笠而行。亦何紕繆之甚。

消上翁公論。史記子政說云。邯鄲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期。音基。大期者。周歲十二月也。太史公傳特著此者。所以證諸侯之史之妄。世傳之非。李子曰。大期之期。正當如字讀。不當音基。期謂生產時限耳。今晉基而解作十二月。甚與本文相戾。潛上翁長于史學者也。所著公論。誠公不誣。但此段可削去。

史記載陶朱公中男殺人。囚于楚。長男往救之。既進金于莊生。俄而聞赦。以爲赦則弟固當出。乘復見莊生取之。辭去。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賂王左右。故有赦。楚王大怒。遂殺朱公子。其長男持弟喪歸。朱公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治謂此事不可信。驗之史。蓋朱公初欲使少男往。長男以己家督不使。慙欲自殺。朱公不得已。遣長男行。且遺書所善莊生。曰。至則千金聽其所爲。莊生素以廉直聞于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乃以星變說王下赦令。夫以陶朱公之智。在父子間。有性命之急。審知少男可使。長男固殺

弟，乃因長男奮激之故，更無一語以解譬之，便爾捨棄中男，是豈有父子之情哉，此其不可信者也。莊生以廉直名一國，脫不廉直，朱公必不與善，國人必不師，廉直如此，而以孺子取金之故，遽生褊心，橫出讒辭，以殺所善之兒，則爲莊生者，亦不仁矣，且莊生誠愛人之金否乎，誠婦勿動，則誠不愛人之金也，誠不欲殺人否乎，勸王修德，則誠欲救人之死也，誠不愛金，誠欲救人之死，雖無所受書于朱公，無所得金于長男，猶將匍匐而前，而今也，有可以活人之術，因金去已，而致人于死，又深負朱公所以付託之心，是烏足以語廉直哉，此又不可以信者也，有不可信者二，而讀史者皆信之，以事奪理，以辭奪事，而已，學者毋以事奪理，毋以辭奪事，則其是非信否，雖在百世之上，當自有以見之。

廉頗三遺矢，或謂所挾之箭，三度遺之，或謂矢，陳也，欲有所陳，三度遺忘，或謂矢，卽矢溺之矢，一飯之中，凡三遺矢，言在坐不能自禁其汚穢狼藉，三說皆謬，廉頗智將，非鬬將也，時方閒處，豈同使者餐飯，不應三遺箭也，畢陶矢，厥謨，矢，雖訓陳，要之史筆貴于辭達，三遺陳已不成語，況以矢轉訓陳乎，惟矢溺之說爲最近，然非在坐不能自禁也，只是比及飯畢，三次登溷耳，誣其老而氣弱，臟腑虛滑云。

父命子亦得謂公，晁錯更令三十章，諸侯暄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爲也，（案口語漢書作口，師古注云，讀曰也，此依史記作口，謂今但原文，）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錯時爲御史大夫，三公官也，錯父謂錯爲公，豈以子貴而呼之歟，抑公亦而汝之類也。

史記尉佗傳，太史公曰，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李子曰，此誤也，嘗云，東閩興兵，南越動搖，按傳云，初佗以兵威邊，財物賂道閩越，西甌駱役屬焉，又佗爲書謝漢曰，南方卑濕，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又云，建元四年，佗卒，其孫胡爲南越王，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胡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惟天子詔之，于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于是能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因遣太子嬰齊入宿衛，據此則其相攻者，閩越與南越，非甌駱也，其後呂嘉敗越桂林監居翁，始踰甌駱屬漢，跡甌駱始終未嘗與諸國相攻擊，何得云甌駱相攻也，又閩越未攻南越時，嘗發兵圍東甌，則是甌閩相攻，亦不得爲甌駱相攻也，甌駱相攻，乃在數年之前，了無與于南越，而嬰齊何爲而入朝乎，或曰，南越也，東甌也，西甌也，皆甌駱之屬，故云甌駱相攻耳，審如此說，義亦未宏，東閩，乃大禹之後也，南越，乃越佗之孫也，各自割據，何得併爲甌駱之屬乎，或者又曰，東閩，南越，皆甌駱之地，二國雖殊，亦可謂之甌駱，相攻也，此亦未爲通論，借使攘地相接，得以通稱，而相攻之說，亦無從發，若東越先攻南越，南越亦復報伐，謂之相攻可矣，今東越舉兵擅擊南越，南越束手稟命天子，謂之相攻，不亦悖乎。

尉佗傳，黎旦皆降伏波，徐廣曰，呂靜曰，黎，結也，音力奚反，結猶連及逮至也，冶曰，黎，開也，取耕墾之意，或以譬明分色雜言之亦得，今釋爲結意，甚無謂，偏討傳注，初無以黎訓結者，又云，結猶連及逮至，則益又

穿鑿矣，漢書作遲，且，遲讀如緩，待也，黎且或作黎明，又或作遲明，遲則遲也，舊傳中又有詰朝質明之語，詰朝猶問人曰明未，亦遲且之意，質明實明也，又或爲交質之義，大宛傳，黎軒條支，在安息西數千里，善眩，後又云，安息國以黎軒善眩人獻于漢，應劭曰，眩相詐惑，從應說，則眩字止當正讀，然作幻音讀之亦通。

史記貨殖傳，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輕輕，不肖者瓦解，則字衍文。

漢書注，準音拙，今韻中準字亦兩音，果兩音俱通，漢書注自當並出，而單發拙音，是亦好異之蔽也，譬如閉門之閉，本讀音萆，又方結切，苟與人語，專以閉門爲入聲，不惟他人不省，亦未有不笑者矣，字類此者甚多，正可隨俗呼之。

前漢趙過始用牛耕，石林援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以證過以前耕非用牛，則名字何取以相配乎，古蓋耕而不犂，後世變爲犂法，綱用人，犂用牛，過特爲之增損其制，非用牛自過始，又云，孔子言犂牛之子騂且角，孔子時固已用犂，李子曰，石林說趙過以前已用牛耕，誠是，然方說冉伯牛，司馬牛，名字，而復遽云犂牛之子云云，何其說之不倫也，犂自是雜文，今呼貓犬之類，毛色之雜者，皆謂之犂，古字少，凡音相近者，皆得通用，而石林以駁雜之犂，同之耕犂之犂，是眞誤矣。

漢元字，前書一見，後書三見，前書則平帝元始五年，詔曰，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其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後書則安帝時，耿宋閻氏，貴盛，翟酺上疏曰，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案等比原本作等此，今據後漢書改正，）又桓帝時，郭泰嘗舉有道，不就，同郡宋沖，素服其德，以爲自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見其四常勸其仕，又靈帝時，竇武白太后，欲悉誅宦官，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元始也，漢元以來，謂漢始得天下以至于今也，其後書三見，略皆一時語，其前書所見，則予竊有少疑焉，高祖卽位元年乙未，至元始五年乙丑，總二百一十一年，古今以三十年爲世，此纔七世耳，而宗室子至十有餘萬人，支庶蕃衍，一何如是之多耶，豈天家子孫，有異于凡人歟，不然，何爲六七世之間，而生息之夥，至十有餘萬也，物窮則變，數極則反，新莽開起，九服瓦解，卯金之裔，百不一存，蓋亦理勢之極焉耳。

劉歆說三統厤術，配合易與春秋，此所謂盲及于數，蓋無取焉，夫易載天地萬物之變，以明著吉凶悔吝之象，春秋褒善貶惡，代天子賞罰，以垂法于後世，至于章蔀發斂之術，則羲和氏實掌之，而歆乃一一相偶，是亦好異者矣，且易有卦有爻，其二篇之策，當期之日，猶得以強論之，夫所謂春秋者，屬辭比事之書，與數學了不相干，而亦胡爲妄取厤算，一一而偶之哉，班固不明此理，不敢削去，千古而下，又無爲辨之者，深可恨也。

周天十二次二十八宿，有以兩宿爲一次者，有以三宿爲一次者，或者謂四五之位，其所據不得不大，故占三宿，其餘各居一偏，故止二焉，此果有定論否，前律厤志云，東方七十五度，北方九十八度，西方八十度，南方一百一十二度，東方七宿，至少較南方少三十七度，又逐宿較之，觜宿不及井宿者三十二度，雖

其測盈之時，遠近疏密之不同，上下旁側之有異，亦不應相懸如是之甚也。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按天文志，弧星在鬼南，建星在斗上。（鬼原本作輿鬼，今據晉書改正。）今不取鬼斗而取弧建者，孔穎達云，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以井斗度多，其星體廣，不可的指昏星之中，故舉弧建定爲中也。審如孔說，則星有相近于正中者，皆得與于四七之列也。夫古先聖哲，以天體本無可驗，于是但觀諸星運轉，卽謂之天，凡十二舍，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及九道之類，率皆強名之，故謂其術爲綴術，所爲綴者，非實有物，但以數強綴緝之，使相聯絡，可以求得其處所而已。故星之近乎赤道，當乎正中，取易見而可以指名者，而強名之，曰此二十八宿也，不如是無以考七緯，殷四時，亦既名之爲宿矣，又從而分配四方，爲烏獸之象焉。此所以所占之度，或以甚多，而或以甚少也。是則天體可以強正，天星可以強分，其于二十八宿之內，亦可以減之，而其外亦可以增之也。設令今人有自我作古者出，分周天爲二十四宿，方別居六，定之爲九十度有奇，次別居二，定之爲三十度有奇，其誰曰不可。若然，則次舍乃更易分，中星乃更易見，弧、建之類，皆可以爲列宿，而列宿之度數，亦必不至于多寡之懸絕也。然而聖人不爲是截然易曉之術，而反立參錯難明之數，何者，蓋其妙達無方，以神道設教，奇耦錯綜，中有深意，于其測盈之時，略取其易見者而強名之，以詔後世耳。

今古厤法，所以參差不濟，且不能以行遠者，無他，蓋由布算之時，不論分秒之多寡，悉翦棄之，定位之時，不察八宮之淺深，遽強命之，積微成著，所以寖久而寖舛耳。前軌既差，後車復繼，而曾不之悟也，乃更過求小巧以取捷，七政何由而齊乎。

漢書刑法志，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韋昭曰，鑽，臏刑也。鑿，黥刑也。師古曰，鑽，鑽去其臏骨也。鑽音子端反。予謂鑽鑿二物，皆施之于臏也。韋以鑿爲黥，刑誤矣。黥復何事于鑿，又顏謂鑽爲平聲，亦誤。志所陳刀鋸鑽鑿等，莫非指器物而言，鑽作平聲讀，則非器也，乃用器耳。鑽去聲讀之爲是。

溝洫志，元光中，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上自臨決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負薪塡之。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晉灼曰，淇園，衛之苑也。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按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楗，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塡之，有石，以石爲之。師古曰，楗音其偃反。志又云，上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其末曰，隤林竹兮楗石菑，宜防塞兮萬福來。師古曰，隤林竹者，卽上所說下淇園之竹以爲楗也。石菑者，謂菑石立之，然後以土塡塞也。菑亦音耳，音側其反。義與插同。又史記河渠書云，頹林竹兮楗石菑，如淳曰，河決，楗不能禁，故言菑。韋昭曰，楗，柱也。本立死曰菑。冶曰，楗，椓如如淳之注。如復云，有石，以石爲之，謂以石爲楗也。楗字前漢作揵，史記作楗，古字通用，無所不可。然作楗者爲優。按韻書，楗，關鍵，同音，乃關閉之義。今塡塞河決，以竹爲楗，正與此意相應。故韋昭以楗爲柱也。菑有三說，師古以爲菑，韋昭以爲木立死，如淳雖無說，而謂河決楗不能禁，故言菑，是作災字讀也。如說亦長。顏、韋俱短。歌所謂林竹者，卽上竹楗也，所謂隤者，卽竹楗爲水所攜倒，竹楗既倒，而石楗亦被災也。來字又與災字協。此說爲長。顏意以隤爲翦伐，伐得此竹以爲楗，且菑石爲，此意雖通，而楗石菑之辭既不可得而通。

兼當字實不訓菑，韋意亦以爲伐竹作楗，楗間著石。（如立樁然。案樁字前引韋昭注作菑字，此又作樁字，然互異，考詩大雅且菑且荒，毛傳云水草立死曰菑，作菑字，爾雅釋木云立死樁，實作樁字，李冶意兼用爾雅之文，今仍之。）來字音嵩，樁字亦得爲協，此義雖通，而石字則贅矣，故予以爲二說俱短。

漢書陳涉傳曰，藉第令無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注引服虔曰，藉，猶借也，第，使也，與史記服注不同。史記服注曰，藉，假也，第，次第也。應劭曰，藉，吏士名籍也。蘇林曰，第，且也。冶曰，服說藉假，蘇說第且，是也。應說名籍，服說次第，非也。第本訓但，但亦且意。此言藉第令無斬，猶云假且使不殺。

灌夫傳，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且帝寧能爲石人耶。此特帝在卽祿祿，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師古曰，石人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石人者，謂常存而不死也。

張文潛作鄧陽傳云，鄧陽傳稱梁孝王用羊勝、公孫詭之說，殺袁盎，事覺，孝王懼誅，使陽入關內求解，陽見齊人王先生，用其計，說王長君，長君入言之。（案王長君原本作竇長君，考韓非傳所載實王長君，卽竇太后之弟，與此文無涉，今改正。）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此則陽與安國同救孝王殺袁盎事也。而韓安國傳所稱見長公主事，自以孝王僭天子游戲，天子聞之心不喜，太后乃怒梁使者，弗見，築責梁王，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長公主具以語太后，事乃解。其後安國坐法，久之，復用爲梁內史，乃有勝、詭說王殺袁盎事，安國諫王，王乃殺勝、詭，漢使還報，梁事解，無安國見長公主事。此則安國見長公主，自以梁王游戲事在前，非遂事者。據二傳所載，蓋安國兩見長公主，但所以見之者不同也。其救游戲事，必主安國，在他人無所與，故獨見于本傳，其求解殺盎事，必主鄧陽，而安國特遂事焉，故安國之見長公主，不具于本傳，而略附于鄧陽傳中也。宛丘以此爲班固之誤，冶以爲不然，二事較然明白，班固良史，不應遺忘至此。

衛青父鄭季，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平陽侯曹壽，尙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僅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霍去病。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爲詹事陳掌妻，史又云，子夫幸有身，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皆掌，李子曰，衛、霍皆淫婦人所生，夤緣中宮爲侍中，至封侯，乃知功名之來，初無分于君子小人，而恆在夫逢與不逢之間，世之人有少才力，輒抗志自負，必期一日攫取富貴于霄漢之表，以致敗衂者多矣，寧知運有通塞，數有奇偶者乎。故孟堅備錄二子始終之事云，青爲平陽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嘗至甘泉居室，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天幸，未嘗困絕，觀史筆所著，則二子之所遭遇，槩可見矣。

衛青傳，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一十七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爲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爲一級，冶曰，生獲不當言級，此顯上斬字爲文，而顏顧捕字爲解，誤也。既言斬，復言捕者，先捕得最後斬耳。

師古曰．最亦凡也．此說不通．下連言大將軍青凡七出．則最不得爲凡．最者．功最之最．言功之最大者也．上文曰．詔衛尙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師古于此云字下發注．又以最字獨爲一句．恐不合班固意．愚以爲云字當下屬．不當上屬．云最凡．云功之最大者也．故前最最大將軍．後最最票騎將軍．

師古曰．孔道者．穿山險而爲道．猶今言穴徑耳．此又誤矣．孔道止謂大道也．

霍去病傳．爲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鷂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尙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遙．則不當其義也．師古雖破服音．然依服音讀．其義亦通．而顏直不取者．正用荀紀文耳．此二字集韻亦皆收入去聲．蓋與顏說同也．老杜詩悉作平聲．則實用服注也．案．杜詩．如將軍只數漢嫖姚．恐是霍嫖姚．皆作平聲．而王維詩．漢家兼且嫖姚．李白詩．猶看霍嫖姚．亦俱作平聲．不獨杜詩爲然也．票騎之騎．今世皆作平聲讀．又不作飄音．而直作嫖音．則又異于服音矣．

師古曰．驘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者走驘．而壯騎隨之也．治曰．今回紇人善畜騾．騾有日行七八百里．不必驢種馬子．乃自有騾種耳．其騾生時．須剖母腹．亦有不剖而生者．然其力不及殺母者．單于所乘．必此等也．以騾堅耐．馬易乏．故不乘馬而但乘騾也．驘字．楼韻作驘．或者驘與裸字同音．驘．驘聲又相近．故借用之．不爾．乃印本之誤．案．單于自乘者走驘．云云．許讀鑑聞云．以騾非塞外所有．單于不乘馬而顏注騾．乃必無之事．實足破千古史家處當之疑．李治此說．尙有未免于囫于隅見．謹附訂于此．

約輕齋．絕大幕．治曰．絕．字．李廣傳．南絕幕．師古曰．絕．渡也．

李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曰．士卒有妻婦．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李子曰．謂士氣不起．及士身不時起．皆非．正謂鼓音不起耳．不起．不振起也．李賀詩云．霜重鼓寒聲不起．蓋用此語．

司馬長卿．揚子雲．皆蜀人．能文而吃．玉壘銅梁之氣．于茲二人獨厚之以游．夏之才．而又吝于宰我．子貢之舌．何歟．美之所鍾．吝于其際．雖聖智無得而兼之．卿．雲而有予．賜之辨．則造物必不復予之以言．卜之學矣．曰．吾爲游．夏乎．吾爲予．賜乎．曰．其亦游．夏而已矣．晉世太叔以辨給稱．摯仲以辭翰聞．每至公坐．叔談．仲不能對．退著文難叔．復不能答．相與紛然．然叔也無可紀．而仲也多所錄．于是仲爲勝．由叔．仲論之．卿．雲之吶吶．雖無取于一時．而黼黻河漢．固無廢于千萬祀之文章也．案．晉書摯虞傳云．東平太叔廣樞辯．虞治筆．廣談．虞不能對．虞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于世．此書所引．即此事．其稱摯仲者．蓋以虞字仲治．故舉叔．仲爲文．

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志等．自詭必得．案．羌靡志．前漢書趙充國傳作羌靡忘．請能屯兵．奏可．京房爲魏郡太守．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充國．房皆有自詭語．自詭．妄意也．蓋讓辭．

漢元帝時．西域初置戊校尉．己校尉．說者或云．戊己．土也．土無正位．或云．土居中央．校尉亦居西域之中．以治諸國．李子曰．前說非是．後說近之而不得焉．戊己居中．政取中國之象．以制四夷耳．何但居西域之中．以治諸國乎．

中山靖王勝傳．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笑反．眇音妙．幼眇．精微也．治曰．幼．音窈．眇．如字．幼眇．猶言幽咽也．

黃霸爲潁川太守．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張敞奏霸．以爲挾詐干名．霸又薦史高可太尉．天子使尙書召問．且令受丞相對．霸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李子曰．聖賢不能違時而能順時．苟非其時．而強爲之．不仆必顚．觀霸之始爲潁川也．其用志亦遠矣．既爲丞相．蓋將使天下之廣．爲一潁川之治也．而宣帝之心．則有異于是焉．宣帝爲政．務欲使天下之人．雖一毫髮之細．蔑敢有欺于我．生殺予奪．惟我所欲．是則宣帝之心也．霸乃欲班布教化．一如潁川時．則所謂東南兕而西北矢也．庸烏得而合乎．若張敞之刻峭．則與宣帝同之．故出一言以劾霸．而霸不復振．亦理勢之常也．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爵．欲以聞．而敞遽奏之．帝遽信之．而霸以是疏．何帝之不諒如是甚耶．夫霸之神鶡雀也．此亦微瑕細纇．初不足咎．況欲以聞之．而借未以聞乎．帝乃以此罪霸．至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則宣帝之于大臣．恩亦薄矣．蓋宣帝之心．與霸本殊．雖以一時之譽而相之．其論議大事．必多有以忤意．特無以爲名詰之耳．一聞敞言．則謂霸之所爲．皆無事實．張皇布護．祇以虛名撼我．今又以鶡雀自爲治政美應．則其爲僞欺君．其來審矣．可不黜之乎．此所以疏霸而無疑也．噫．常人之情．與己少同則親．與己少異則疏．自古及今．其孰不然．何獨漢宣帝一人而已哉．吾姑借霸行事．以明夫人情同異之別云．

東坡論黃霸以鶡爲神爵云．黃霸本尙教化．乃復用烏攫小數．陋哉．潁川鳳凰．蓋可疑也．治以爲不然．夫兩漢風俗．經歷五霸之雜．七雄之詐．孤秦之暴．仰望文．武．成．康之世．猶之霄漢之邈．況欲求如堯．舜．於變之時哉．有能以利和義．以智行仁．以權濟道者．君子所不棄也．班固云．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漢世親民之吏．以爲治若黃．次公者．蓋無幾．必謂化民成俗．不應用小小之智數．眞過論矣．盍亦思夫霸之時．得爲稷．契之時乎．潁川之民．得爲堯．舜之民乎．以時則五霸．七雄．孤秦之後．以民則舉皆爭訟分異猾亂之俗．將以變而化之．使人人而爲善人．不用小數以引以翼．何以拂其獷驁之氣．易其觀聽之習哉．小數之假．所以爲大道之歸也．蘇子以此陋霸．至以疑潁川之鳳．抑何其不爲洗垢求瘢歟．

經史意一而體二．經可言命．而史自不可言之．史雖不可言命．至于家人相與之際．一顰一笑．小或係于女氏之貴賤．大或係于邦國之盛衰．是必有數存乎其間．未能遽以人事斷也．如薄姬一遇而得子．元后之享國六十餘年．得非天歟．史記外戚世家序．及西漢外戚傳序．論夫妃匹之合．俱以爲在命．則此誠爲得．自餘皆不可以言命．蓋作史之體．務使閱之者知所勸戒．而有以聳動之．故前世謂史官權與宰相等．苟一切以聽之命．則褒貶之權輕．褒貶之權輕．則聳動之具去矣．又安用夫史筆爲哉．

范書論引易曰．人之所助者順．不誣矣．順當作信．此非蔚宗之誤．後人傳寫者誤耳．

俗語作不驚樸．此出馬援傳曰．援三兄況．余．員．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爲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不

愛敬念意自然刻石銘碑又云福祐期思縣興士熾如碑所言則是叔敖生于期思而其子孫居于固始也按後漢郡國志期思固始皆屬汝南郡志又曰期思有蔣鄉故蔣國又云固始侯國故寢也光武中興更名有寢丘注引史記曰楚莊王以封孫叔敖子此自與碑相合然碑中前言即其故祠又廟銘碑後云福祐期思則此當在期思而不在固始也碑稱段君以固始令遷某郡太守及期思縣宰段君云云語句似不相貫案古文苑載此碑而思縣宰下注云段君蓋假太守之名以蒙縣宰之權張拔未嘗之任又顧吉辨云按碑固始令段君夢見孫君爲立石銘碑然思縣密段光虛靈先賢又爲刻石則固始所刻者一碑期思所刻者又是一碑此碑乃期思所刻者而令皆段姓一名光一不著其名非一人也攷期思縣孫叔敖廟碑天下碑錄云在固始縣本廟內則顧說爲近之集古錄目則第云在光州蓋宋時期思固始皆屬光州也又碑載孫君諱饒按左傳叔敖乃爲賈伯嬴之子又謂之爲艾獵而此謂諱饒則必他有所據常竢博雅君子問之

爲言不難而文爲難爲文不難而作史爲最難史有體有要體要具而後史成焉體要不具而徒文之騁史乎史乎而非千萬世之法也篇翰流傳鏘耳赫目可以入文苑矣不可以入儒林經術粹精洞貫古今可以入儒林矣不可以入儒行班固則凡有文字者悉載之本傳之中別以明經者入儒林范蔚宗則既傳儒林而後文苑繼之皆得其體要者也雖然吾猶恨其不爲儒行一傳以爲儒林文苑之首焉能尊其書而不能尊其身行之人是信其名而不信其實也吾窮居陋處固不在筆削之位而輒爲是說竢乎後之人知尊其爲儒之身有愈于知尊其爲儒之書耳非故以爲夸也

示人以樸謂不令他人見其短長也況此語謂援齒雖少而才器遠大不能窺其際今雖不好學而欲就田牧然將來或不可測以故從所請

馬援傳騎款段馬注非是款段蓋連綿語猶今世俗言骨董云耳

漢順帝時梁冀爲大將軍皇甫規對策曰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羣臣其檝楫之具也如此言之則利害專繫于其君矣

後漢祭祀志云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挾方者言黃帝由封禪而後仙于是欲封禪元封元年四月封泰山恐所施用非是乃祕其事語在漢書郊祀志可馬彪續漢志說武帝事而云語在漢書郊祀志似是牴牾既舉漢書則前後并包之矣但謂在前書可也案司馬彪續漢志原本云范曄宗作漢史殊頗攷蔚宗作志未成後漢書志乃出司馬彪續漢書中後人取以附入范史者今改正

漢延熹三年所立孫叔敖碑云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六國時期思屬楚楚都南郢南郢即南郡江寧縣也又云莊王欲加封其子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下手圖而二字欲有實必于潘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即固始也三九無嗣國絕嗣廢始令段君夢見孫君就其故嗣爲架廟屋立石銘碑春秋烝嘗明神報祚即歲遷長侵太守案碑文增入及期思縣宰段君諱光字世賢魏郡鄴人庶慕先賢體德允恭篤古遵舊奉履憲章欽翼天道五典興通致祭祇祇肅神明嬉縣一載志在惠康非枯廩之愛育黎烝討播醜類綵寡是矜杜僞養善顯忠表仁感想孫君乃發嘉訓興祀立壇勸勸

敬齋古今註卷四

魏文帝誅丁儀、丁廙、等魚豢以人心窺望勢使之然因論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殊也勢使然耳予謂周官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政好對前面句蓋不期驕而驕不期侈而侈亦是事勢使然

魏明帝大修宮室至使公卿負土董尋上疏諫曰陛下既尊羣臣而使穿方負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榮無益甚無謂也穿方者穿土爲方也黃帝九章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其術皆以立方定率穿土爲方則穿空作立方以程功也又衣冠了鳥了鳥當並晉去聲今世俗人謂腰脅四支不相收拾者謂之了鳥即此語也音料掉

魏杜恕爲散騎黃門侍郎在朝八年出爲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以疾去官起家爲河中太守又傳嘏爲黃門侍郎何晏等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蔡陽太守又王基爲安豐太守以疾徵還起家爲河南尹起家者蓋在家中乖復而起爲此職也

士大夫大節不必觀其所爲但觀其所不爲足矣魏高貴鄉公欲去司馬昭夜召王沈、王業、王經出懷中黃素詔以示之戒嚴俟旦沈、業馳告于昭昭召賈充等爲之備遂弒高貴鄉公夫晉魏之賊也凡爲晉之忠臣者皆魏之賊也當髦之闖昭之際使沈、業如經之不言則髦必當得志昭必先誅魏庶必不傾司馬氏亦無自而王也成敗之機在于呼吸而沈、業二鼠子背國佐賊賊因得以肆其毒焉反覆變詐若沈、業、

者．與魏國之姦賊也．沈、業、以泄謀爲姦賊．則王經之不泄．信爲有魏之忠臣矣．昭是以恨經而殺之．則是賊殺魏之忠臣也．夫忠臣之死于賊．則死于王事者也．于斯時也．魏之國如綴旒．魏之主如委裘．誠不暇于甄錄已死之人也．然其秉黨狐之筆者．可不特爲一傳．以勸後世之人乎．或謂經之行蹟不多見．自不足以立傳．曰．君子之爲己．爲人．爲天下．必待世間之可稱美者．稽諸一身而無孑遺．然後爲得哉．雖聖人亦不能備．而謂君子者能之耶．觀專車之骨．則防風氏之長爲可知．魏史不爲經傳．過矣．雖然．魏史不傳王經．晉史爲傳沈等．而千載而下．終不能廢經之美．而沈等之臭惡．借東海之波．亦莫得而濯之．

蜀志．馬良與諸葛亮書曰．此乃管弦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晉書．謝尚作鸜鵒舞．王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其中．旁若無人．又樂志云．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彈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蓋節者．節奏句讀也．擊節猶今節樂拍手．及用拍板也．故樂家以拍板爲樂句．馬良謂稱敢不擊節．謂敢不賞音也．吳諸葛恪乞佃廬江、皖口．襲舒．以圖壽春．孫權以爲不可．赤烏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爲不利．于是徙屯于柴桑．恪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淸論．方今人物凋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恪意以楊所論切中時病．既聞此語．使己喟歎．然當時之人．誠無知者．己獨擊節以稱賞之耳．

鄒正釋譏云．九方考精于至賞．注引淮南子云．秦穆公謂伯樂曰．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臣有所與共儋纆采薪九方堙．此其相馬．非臣之下也．案．九方堙．原本作九方[illegible]．考九方之名．莊子作歅．桓譚新論作歅．淮南子作堙．此所引淮南子之文．當作堙．今改正．後同．凡注解文字．其所援據有重複者．止當引用前人．而其在後者．略之可也．其或前後差訛．有須訂證．則自不害兩舉而互明之．他無所發而併引之．已屬冗長．苟復舍先傳而取後聞．乃所謂不知其本者也．九方相馬．事具列子．列子前淮南子數百年．但列子作九方皐．淮南子作九方堙耳．今裴松之解釋鄒文．專據淮南子．而不識列子．非也．或曰．乾陽物也．稱于七而老于九．坤陰物也．反是．稱于八而老于六．閏之北方人．相馬之老．稱不于其齒．而于其目．人與目對觀己之身．自首見腰．則二三歲之交．自首見腹．則五六歲之交．自首見胸．則七八歲之交．止見其首．則此馬十歲矣．過是以往．又加以溟涬焉．則不可得而年矣．

孫權傳．黃龍元年．注權告天文．末云．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饗之．爾汝后帝．殆失文字之體．豈吳無一人耶．其後與漢爲盟文．亦曰．明神上帝．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胙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此雖泛及山川．終自先言上帝．蓋與前告文同出一手云．或曰．書武成云．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其下云．惟其士女．匪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上併陳皇天后土．名山大川．後併舉惟爾有神．則雖天亦得以爾之．子何獨病于吳之文耶．曰．武成與此不同．武成在前併數天地山川．而其下先言天休震動．乃復言惟爾有神．則有神者．正謂山川之屬．不謂天也．書又云．無作神羞．若以此神爲天．天固不得以言羞．況武成一篇．先儒咸謂本經脫誤．文無次第．又豈可全以爲據乎．

吳志．張昭子承．能甄識人物．勸于長進．篤于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又顧雍子邵．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二傳中皆用庶幾字．庶幾者．所謂凡有可以成材者皆是也．

邸閣者．乃軍屯蹊要儲蓄資糧之所．此二字他書無有．見于漢末及三國志．其所明著者．凡十一．董卓傳注．獻帝紀曰．帝出雒．得二萬匹．與所賣廄馬百餘匹．宜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案．廄馬百餘匹．今三國志董卓傳注．作廄馬直數言只馬之．作直宜賜與．此所引文異．李傕曰．我邸閣儲偫少．乃悉載置其營．又張既傳．酒泉蘇衡反．既擊破之．遂上疏請治左城．築障塞．置烽燧邸閣以備胡．西羌恐．率衆二萬餘落降．又王基傳．吳別襲步協于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又毌丘儉、文欽作亂．王基與司馬景王會于許昌．基謂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又蜀後主建興十一年冬．諸葛亮使諸軍運米．集于斜谷口邸閣．又魏延傳注．夏侯楙鎮長安．諸葛亮于南鄭計議．延曰云云．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又鄧芝傳．先主定益州．芝爲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又孫策傳注．江表傳曰．策渡江．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又孫權傳．赤烏四年夏．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又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兵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又周魴傳．誘曹休牋曰．東主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修立邸閣．輦貲運糧．以爲軍儲．

作文敍事爲最難．援抉辭旨．兩須允愜．抒思過當．多遺目前．龐統傳云．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于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此坐統樹下時．尚未識統．既共與語．必有以中徽心者．徽雖高年．使當下與統接．而止據樹上．自晝至夜．略無主客之禮．爲統者固樸鈍．而爲徽者．無乃樸鈍甚耶．以人情度之．殆爲乖戾．吾以爲共語之下．宜云．徽頗驚賞．因延揖再與談論．自晝至夜．徽甚異之．若是則其言意始爲足矣．或謂．徽與統齒相懸．不可以苛禮責徽．曰．此不然．昔盛孝章爲臺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孝章怪而問之．答曰．魯國孔融．時年十餘歲．孝章以爲異．乃載歸．與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爲兄弟．夫融之遇孝章之時．纔十餘歲兒耳．而孝章與之爲鴈行．統之見徽時．蓋已成人矣．徽年雖高．苟有知人之鑒．則自不當倨傲如此．落于疑似．以爲史家激昂太過云爾也．

晉天文志．荆州占．載妖星凡二十一．其十九日長庚．如一匹帛著天．見則兵起．詩大東云．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毛傳云．日且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毛不謂長庚爲妖星．然則長庚自有二星也．但同名耳．志又云．瑞星有四．其三曰含譽．光曜似彗．其四曰格澤．如炎火．下大上銳．然妖星中．如火而下大上銳者甚多．今而格澤似之．古今史書中所載星變．爲凶災者．莫過于彗．今而含譽似之．諸若此類．其果爲瑞耶．其果爲妖耶．

草與木異種．故鄭堯夫以飛走草木爲四物．晉五行志．以桃李華非其時．梨根血出．大樹自折．桑生東宮．桑樹有蘗．茱萸相樛．枯樹復生．木如人面．楊柳生松．木仆反立．皆爲草妖．不知何謂．案．晉五行志．載孽．連[illegible]元年九月桃李華．

一事實在木沴金條下未嘗闕入草妖恨條未別引一說冊桃李華冬爲草妖或屬異爲存疑之同此合併以辯之此桃李華非其時.正爲華孽.餘皆木妖耳.若草木之妖.可以互稱.則交阯之稗.化而爲稻.鬼目若菌.生于江東宮牆.馳道悉生蒺藜之類.亦得指以爲木妖也.而又可乎.是知草當云草.木當云木.爲宜矣.然則所謂木妖者.又非木不曲直.惟金沴木之謂.木不曲直.惟金沴木者.乃城門自壞.屋梁顯出.牙竿不正之類.是也.

晉惠帝時.劉頌上疏云.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使人主權斷.又熊遠上疏于琅邪王睿曰.凡爲駁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也.二子之言相合.爲人臣者.不可不知.故表而出之.

晉書山簡傳.襄陽人歌曰.日暮倒載歸.茗艼無所知.復能騎駿馬.倒著白接䍦.䍦舊作罩山簡傳作䍦世說作罩日暮傳作日夕復能騎駿馬傳作時時能騎馬此文異而義可通今仍原本人說倒載甚多.俱不脫灑.吾以爲倒身于車中.無疑也.言倒卽倒臥.言載則其車可知.倒載來歸.既而復能騎駿馬也.蓋始歸時.以茗艼之故.倒臥車中.比入城.酒稍解.遂能騎馬.雖能騎馬.終被酒困.故倒著白接䍦也.上倒上聲.下倒去聲.著入聲.

晉書索綝傳.劉曜入長安.時三秦人尹桓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耶.綝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供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應劭風俗通義.載霸陵薄葬.亦被發掘.而其陵中物.乃與前書本紀.絕不同.據劭、綝之言.知

霸陵所謂薄葬者.特比餘陵差少耳.劭說與前書不同者.前書蓋從史策.劭說蓋從所聞見.容有一誤.然質諸晉書.則劭說爲得其實.

晉書王獻之傳.謝安長史.太極殿新修成.欲使獻之題其牓.難言之.試謂曰.魏時凌雲殿牓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晉書法錄云.魏明帝凌雲臺初成.令韋誕題牓.高下異好.就點正之.因危懼.以戒子孫.無爲大字楷法.王僧虔名書錄云.魏明帝起凌雲臺.誤先釘牓.而未之題.籠盛誕.鹿盧引上書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李子曰.魏明帝之爲人.人主中俊健者也.興工造事.必不孟浪.況凌雲殿非小小營構.其爲匠氏者.必極天下之工.其爲將作者.亦必極當時之選.樓觀題牓.以人情度之.宜必先定.豈有大殿已成.而使匠石鑿遽掛白牓哉.誤釘後書之說.萬無此理.而名書錄載之.晉史又載之.是皆好事者之過也.名書錄又謂去地二十五丈.以籠盛誕.鹿盧引上書之.事果可信耶.晉書雖引此事.而復著獻之語.謂寧有此事.則亦自不信也.書法錄言高下異好.令就點定.誕因危懼.以戒子孫.則此說其或有之.晉書又稱誕書此訖.鬢髮盡白.此尤不可信者.前人記周興嗣一夕次千文成.鬢髮變白.已屬繆妄.而誕之書牓.特茶頃耳.危懼雖甚.安能遽白乎.

石勒救洛陽.詭道兼行.出于鞏、訾之間.詭不正也.詭道猶言斜徑也.此蓋由捷徑而往.或言此二字乃兵法所謂兵行.詭道.大段不論文勢.

晉書王沈有四.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九卷.其一亦自有傳.見文苑.其一爲劉聰中常侍.奢僭貪殘.賊害良善.與靳準同用事.其一慕容寶將.寶出奔.沈降魏.○孫秀有三.其一權弟匡之孫.而歸命侯皓之從弟也.爲吳夏口督.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秀驚.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秀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時泰始六年也.其一見潘岳傳.初爲琅邪小史.案小史原本作小吏今據晉書潘岳傳改正趙王倫輔政時.爲中書令.倫敗.被誅.其一伏波將軍孫秀.以周處將死.勸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者.○劉胤有三.其一爲江州刺史.陶侃、郗鑒、皆言胤非方伯才.而司徒導不從.後爲郭默所殺.其一曜之子.南陽王也.侵石生.次于雍.爲石勒將石季龍擊斬之.其一輿之子.爲劉琨領兵.路逢烏桓賊.戰歿.○王鑒有三.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四十一卷.以文章著稱.其一爲劉聰尚書令.其一爲苻堅將.救袁瑾于壽春者.○張茂有三.其一涼州牧張軌之子.而寔之弟也.其一載之丁潭傳中.字偉康.與孔愉字敬康.丁潭字世康.時人號曰會稽三康.茂少單貧.有志行.爲鄉里所敬信.起義兵討賊陳斌.一郡用全.元帝辟爲掾屬.後爲吳興內史.沈充反.與三子並遇害.其一見石季龍傳.季龍殺其太子宣.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季龍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東宮謫卒高力等萬餘人.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又敕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逼張茂爲大都督大司馬.○張華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六卷.其一見慕容德傳.德既僭滑臺.置百官.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趙思召慕容鍾來迎.德欲具駕奉迎.謝罪行闕.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曰.陛下若蹈匹婦之仁.舍天

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又慕容超時.姚興拘超母妻.責超稱藩.超遣羣臣計議.張華謂宜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徐邈有二.其一與宣帝同時.其一見于簡文宣鄭太后傳.其事在孝武太元十九年.○韓壽有二.其一賈充壻.其一爲慕容廆別駕.○王濬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一十二卷.其一爲涼州刺史.貞陵亭侯.卽戎之父也.○李陽有二.其一上黨武鄉人.與石勒鄰居.歲嘗與爭麻池.迭相毆擊者.其一爲幽州刺史.京師大俠也.王衍患妻郭剛愎貪戾.不能禁.因謂之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少損.衍傳又謂陽爲鄉人.或當爲琅邪臨沂人.其後溫嶠軍食盡.貸于陶侃.侃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者.卽此李陽也.○胡威有二.其一見良吏傳.字伯武.壽春人.武帝時爲徐州刺史.其一義熙二年.秦王興徵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留尚鎮姑臧.○孫登有二.其一見隱逸傳.字公和.汲郡共人.無家屬.于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又嘗往宜陽山.不知所終.其一見孫楚傳.楚之曾孫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于世.仕至尚書郎.早終.○解系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三十卷.字少連.濟南著人.與二弟結、育.並清身潔己.甚得聲譽.歷豫、雍二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趙王倫.討叛羌.與倫嬖人孫秀爭軍事.倫、秀、譖之.系坐免官.及張、裴之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皆害之.倫所謂我于水中見蟹且惡之者.其一見陶璜傳.璜爲吳將.破晉九眞太守董元于交阯.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軺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吳因用璜爲交州刺史.○王輿有二.其一趙王倫欲篡位.諸王公卿士咸勸進.左衛王

與人殿。嘗論三部司馬。亦以威賞。及三王舉義。河北軍悉敗。與乃收倫而殺許超、士猗、孫弼、謝惔、殷渾、孫秀等。後與東萊王蕤謀殺齊王冏。伏法死。其一成都王穎與張方伐京都時。常山人王與合衆萬餘。欲襲穎。會長沙王乂破執。其黨與斬與降。○劉毅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一十五卷。其一亦自有傳。見列傳第五十五卷。○王愷有二。其一見外戚傳。恂之弟也。即與石崇競侈靡者。其一見簡文七子會稽王道子傳。時有人爲戮中詩。以指斥朝廷。曰王愷守常。國寶馳競。又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等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者。即坦之之子也。○王濛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一十二卷。其一在王渾傳。堂邑人。渾之父也。仕至御史中丞。○王脩有二。其一濛之子也。字敬仁。明秀有美稱。善隸書。年十二作賢全論。爲琅邪王文學卒。其一見石勒傳。劉曜斬石勒使王脩。又劉裕克長安。殺姚泓。留子義眞守長安。使王脩、王鎭惡、沈田子、輔之而還。○王廙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三卷。其一與郭黶叛呂光者。○石苞有二。其一自有傳。在列傳第三卷。其一季龍子。○劉裕有二。其一元海之子也。元海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改年河瑞。封裕爲齊王。及爲嗣託之計。以爲大司徒。後爲呼延攸所殺。其一討桓玄者。○王瑜有二。其一爲李勢中書監。其一含之子也。（案晉書載記李勢侍中有王瑜。其中書監亦作王嘏。攷桓溫傳。勢降溫。以其中書監王瑜爲參軍。是嘏訛誤瑜爲嘏。附訂于此。）○盧志有二。其一欽之從孫。見欽傳。其一爲劉聰弟乂太師。爲聰所誅。○劉宣有二。其一元海從祖也。元海即王位。皆宣之謀。其一青州刺史曹嶷執建威劉宣。而齊、魯之間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所。見劉聰傳。○劉弘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三十六卷。爲鎭南將軍。其一京兆人。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燈懸鏡于山穴中爲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見張寔傳。○王衍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一十三卷。其一石鑒時爲侍中。冉閔僭位後誅之。○王敦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六十八卷。其一見李特傳。特攻成都。趙廞死。惠帝以涼州刺史羅尙爲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等七千餘人入蜀。○周撫有二。其一訪之子。破范賁斬蕭敬文者。其一爲彭城內史。殺周默以降石勒。詔劉遐、蔡豹、徐龕共討撫。太元二年。破斬于寒山。○苻宏有二。其一堅之子。其一桓玄州。（案晉書載記苻堅子宏出奔晉。晉處于江州。歷位輔國將軍。桓玄以爲涼州刺史。義熙初。[illegible]與桓玄傳所云。[illegible]江陵使苻宏爲前鋒。檀祗斬之湘東者。當是一人。李冶分而爲二。未詳所據。）○王虔有二。其一劉聰時爲大將軍從事中郎。其一秦丞相王猛之子。○張平有二。其一流民。在雍爲塢主。祖逖誘其部將。使殺之。其一苻堅所破者。○文鴦有二。其一欽之子。年十八勇冠三軍。欽叛敗。同奔吳。事在景帝末年。其一姓段者。鮮卑人。匹磾之弟也。永嘉四年。石勒陷襄城。遂至宛。王浚遣鮮卑人文鴦帥騎救之。勒退。又元帝時。救邵續于厭次。擒勒三千餘家。其後又嘗與匹磾攻敗勒于襄國。及匹磾殺劉琨。夷、晉兩怨叛。遂帥其徒依邵續。續既爲石季龍所得。匹磾等嬰城拒寇。戰守疲苦。不能自立。匹磾及鴦等悉見獲。至襄國。匹磾被害。文鴦遇鴆而死。事詳見段匹磾傳。○張駿有二。其一涼州牧張駿。即軌之孫。而寔之子也。其一姚萇故將。殺江州都護趙毗。焚武昌。略府藏以叛者。爲江州刺史桓沖討斬之。事在哀帝興寧元年。○王遐有二。其一在外戚傳。即簡順皇后父。驃騎將軍述之從叔也。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勳。其一臨陵公詳之曾孫。始平太守肇之孫。永世侯俊之子也。仕至鬱林太守。○高柔有二。其一宣帝將誅曹爽。假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其

一見王浚傳。浚將僭號。司馬據高柔與劉搏切諫。浚怒誅之。○王濟有二。其一自有傳。在列傳第一十二卷。其一元帝時。慕容廆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段勤有二。其一鮮卑人勤。初附于慕容儁。其後復叛。儁遣慕容恪討勤于繹幕。及慕容恪進據常山。勤始懼而請降。（案常山原本作中山。考晉書載記慕容儁傳。遣慕容恪討冉閔于安喜。遣慕容垂討段勤于繹幕。儁如中山。爲二軍聲勢。暨恪進據常山。勤始懼而請降。則恪實進據常山。李冶因儁如中山而誤。今改正。）其一常山樹根下得珪璧。慕容儁遣尙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兩段勤俱見儁傳。○郭敬有二。其一見石勒傳。鄗人。資給勒者。其一見苻健傳。（案苻健原本作符健。今據晉書載記改正。下苻健同。）永和十年。桓溫率衆四萬趨長安。遣別將攻上洛。執健荊州刺史郭敬。○王述有二。其一湛之孫。承之子。而坦之之父也。其一簡順皇后父遐之從子。○郭文有二。其一見隱逸傳。其一見呂光傳。王穆單騎奔騂馬。騂馬令郭文斬首送之光。○王澄有二。其一字道深。辯慧有才藻。歷位清顯。即京陵公渾之子。而驃騎濟之弟也。其一字平子。即平北將軍乂之子。而太尉衍之弟。衍使澄爲荊州刺史。族弟敦爲青州。以備三窟。（案平子以下原本有脫訛。今據王衍傳校正。）○余讀史至此。其間不無訛誤。倘賢博雅君子。見其遺佚者補之。舛錯者改之。重複者削之。

料理之語。見于世說者三。韓康伯母聞吳隱之兄弟居喪孝。語康伯曰。汝若爲選官。當好料理此人。王子猷爲桓溫車騎參軍。溫謂子猷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衛展在江州。知舊投之。都不料理。料理者。蓋營護之義。猶今俚俗所謂照顧覷當耳。石林以爲料理猶言誰何。料多作平音。當作平音。石林固是。其言誰何則非也。誰何乃訶喝禁禦之謂。

宋孝武大明六年。策秀才于中堂。揚州秀才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神聖當作神勝。

應奉讀書。五行俱下。宋孝武省讀書奏。能七行俱下。蓋言其敏也。五行七行俱下。猶云一息讀竟耳。

宋明帝好爲慘毒。周顒不敢顯諫。但誦因緣罪福事。亦爲之小止。耶律德光入汴。馮道見之。且曰。天下百姓。佛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故所賴全活者多。破執化愚。有力也如此。吾但懼其燎原耳。

齊武帝孫鬱林王昭業。太子長懋之子也。武帝永明十一年七月立。明年七月。西昌侯鸞廢之。鸞即明帝也。鬱林立者凡一年。雖淫昏不道。而正君臣之位者。亦已期矣。通鑑以前半年爲永明。後半年爲建武。沒不見鬱林之號。恐未爲得。前半年屬之永明。固也。後半年沒而不舉。何哉。鸞既廢昭業。復立其弟昭文。而鸞又自改封宣城王。冬十月。鸞又廢昭文爲海陵王。海陵王即位歷四月。于十一月。鸞又廢之而自立。號齊明之廢立。在此一年。以此年稱爲建武元年者。蓋鸞志耳。然繫諸予奪之權。若此等類。自當分其年爲上下。但使紀年雙舉。行事並列。雖繫諸建武之元。亦無傷也。今一徇鸞志。而併除年之君于無人之地。寧不爲史筆之累哉。

高洋時。能委任楊愔。時人皆言主昏于上。政清于下。主既昏矣。政安得而清乎。吾但聞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未聞主昏于上。政清于下也。此乃當時史官曲筆。巧譽柄臣。後人信以爲然耳。明主正當于此時察之。

北齊高緯時。穆提婆、韓長鸞、聞壽陽陷。握槊不輟。曰。本是彼物。從其去所。通鑑注云。槊、長矛也。治曰。槊雙

得爲長矛。然言之齊事則非。此蓋蒺藜之藜。長行局所用之馬也。長行局、即今之雙陸。

爲唐書。武后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奇士。通鑑則云。朕要一佳士。佳士、則風流蘊藉者也。奇士、則懷材抱藝者也。皆不盡好漢。然好漢字大爲涉俗。非史書語。但曰奇男子可也。

唐藝文志。次第絕無法式。甲部經錄讖類中。載周禮、儀禮。自可以類推。而于樂類中。乃載崔令欽教坊記、南卓羯鼓錄。夫教坊、羯鼓。何得與雅樂同科。乙部史錄雜傳記類中。載酉陽陳留風俗傳三卷。而于地理類中亦載之。崔豹古今注。于儀注類中言一卷。于雜家類中言三卷。世說則小說之屬也。劉義慶世說八卷。劉孝標續世說十卷。既載之小說類中矣。而王方慶續世說十卷。復載諸雜家類中。是不可曉也。丙部子錄道家類中。既載神仙三十五家。又載梯氏二十五家。無乃太泛濫歟。此等自合各立一類收之。又道家類中既載老子及列、莊、文、庚、四輔等書。以符呪。修攝。靈驗。變化。等爲神仙。然于神仙類中。復載玄眞先生老子道德要義五卷。賈善翔莊子通眞論三卷。此又雜之甚者也。又道家類中載張志和玄眞子十二卷。而于神仙類中載之。則云二卷而已。張志和一人之身也。一人之口也。豈十二卷者。推說清靜無爲。而此二卷者。多說金丹大藥。飛升隱化事。皆不可得而考之也。

平價買物曰和買。新唐書吳湊言宮市事曰。宮市大抵強買民間物。宜料中官年高謹信者。爲宮市令。平價和售。按韻書買物出手曰售。今云平價和售。則卻是以平價和買。非和買也。

五星聚。非吉祥。乃兵象。故高祖入關。五星聚于東井。則爲秦亡之應。考之書傳。五星之聚。不獨漢世有之。在唐世爲尤多。武德元年七月。鎮星、太白、辰星、聚于東井。二年三月復然。是年冬中分裂。天寶九載八月。五星聚于箕尾。燕分也。占曰。無德則殃。至德二載四月。歲星、熒惑、太白、辰星、聚于鶉首。元和十年六月。四星復合于東井。皆占中外相連以兵。乾元元年四月。熒惑、鎮星、太白、聚于營室。太史南宮沛奏其地戰不勝。營室、衛地。大歷三年七月壬申。五星並出東方。占曰。中國利。中國利、則四夷彼兵也。貞元四年五月。歲星、熒惑、鎮星、聚于營室。占曰。其國亡。地在衛分。元和十一年十二年。鎮星、太白、辰星、聚于危。危、齊分。又十四年八月。歲星、太白、辰星、聚于軫。軫、楚分。占曰。兵喪。開成四年正月。熒惑、太白、辰星、聚于南斗。斗、吳越分。占曰。內外兵喪。故立王公。咸通中。熒惑、鎮星、太白、辰星、聚于畢。畢、在趙、魏之分。詔鎮州王景崇被殺。罷軍府稱臣以脫之。文德元年八月。歲星、鎮星、太白、聚于張。張、周分。占曰。內外有兵。爲河內、河東、地。大約星聚少則其用兵少。星聚多則其用兵多。天變人事。有若符契焉。或曰。星變偶然耳。隨處隨應。未必然也。或者之言非也。姑以唐事驗之。其大者有徵。則其餘纍可見矣。太宗貞觀年中。天下太平。不聞有星聚之異。天寶九年。五星聚燕。後數歲。安、史、煽禍。中國塗炭。至累世不息。是何得爲偶然哉。

李白子伯禽。爲嘉興徐浦鹽官。侮慢廟神以死。伯禽之狂悖。有以哉。白自一生蹇傲。視禮法如木梗。任放浪爲峰逢。然氣豪才壯。有所爲而然。則尚可言也。彼伯禽者何爲者也。狃習所見。強吾之所無。而亦爲是。幾何其不自絕于天耶。吾謂慢神而得死。非神殛之。其所以取之者。蓋已久矣。夫爲人之子也。得爲白也

後。則人之大幸也。不肖之子。反以得大不幸。悲夫。

歐公五代史李存孝傳云。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事雖可見。語殊不甚明。蓋存信傳云。存信與存孝俱爲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爲之下。由是交惡。歐公因存信傳已用交惡二字。故疊用之。以爲開無他事。但舉二人。則知其爲存信與存孝。其實二人各自爲傳。文勢不當如此。

通鑑。魏明帝太和三年。改平盜觀曰聽訟觀。初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六篇。蕭何定律。益爲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世有增損。錯糅無常。後人各爲章句。以至于魏。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言。衛顗于是奏請置律博士。從之。此云蕭何定律爲九篇。而前漢刑法志則云。蕭何招撫秦法。作律九章。按高祖紀。高祖入關。約法三章。說者謂一條爲一章。今何作律九章。亦當爲九條而已。一則以爲九篇。一則以爲九條。則其數相懸遠矣。豈當時所作律九章。與所定法經九篇。各自爲書耶。決不得以一章爲一篇也。

僕射職主僕御弓矢之事。故稱僕射。射、舊音夜。楊倞注荀子云。射干藥名。且引陶弘景注本草云。射干、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干。倞既引陶說如此。而音射干之射。復從夜音。據射人之射。自當音斁。而射干復從夜音者。當是射御之射。或音斁。或音夜。兩俱得通。但今世俗流傳。止從斁音耳。若僕射與射干。猶是從舊俗。呼之爲夜音也。

勾當二字。自唐有之。德宗時。神策軍又特置監勾當。以龍宦者。貞元十二年。改監勾當爲護軍中尉。以命寶文場、霍仙鳴。至炎末過江後。以避諱改勾當爲幹當。則幾于吃口令矣。

郡守官府。亦得稱朝。劉寵爲會稽守。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人齎百錢以送寵。曰。未嘗識郡朝。又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蕭清朝府。夫朝者天子諸侯王之所居也。而郡守亦得以稱之者。一郡之守。一郡之君主也。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凡臣屬者。謂守寺爲朝。無嫌也。蓋古者不獨于府寺爲朝。雖私家亦得言之。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酣。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能自朝而罷。乃伯有私家之朝。地里新書。載三字姓。宮音曰步六孤。商音曰可足渾。角音曰侯莫陳。羽音曰赤小豆。徵音曰久閭。此等已不可考。而又載三字闕五音者。曰破六韓、阿逸多、等。凡六十姓。前步六孤等皆有音。而此悉闕之。豈前步六孤等五姓。可配以五音。而此六十姓。俱無所屬乎。夫有是姓。則有是言。有是言。則有是音。而此六十姓無音者。當是昔人以五音姓氏相配時。未始知之耳。且三字姓其無音者。尚如此之多。況自死獨孤、井陘六斤、等。以四字爲姓者耶。以是知音姓相屬。眞同戲論。

自昔上衣下服皆有緣。今皆無緣。非其制也。無緣。則古犯大辟者之服。傳曰。犯蠡者皂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臏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緣。

武珪燕北雜記云。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于白羊毳毳骨正炙。破便出行。不破即不出。李子曰。炙

琵琶骨不獨契丹。凡蠻貊皆爲之。番禺記載嶺表占卜甚多。有骨卜、田螺卜、雞卵卜、牛卜、鼠米卜、箸卜、篾卜、乃知四夷尙鬼。遇物皆得以爲卜也。今北方灸琵琶骨者。與珪記特異。所灸之法。蓋有可入不可入者。疾病飲食。一動一止。悉有條理。珪則專謂灸破便出軍。不破卽不出。蓋當時所見適然。自以爲說耳。

名字之立。一以成身。一以辨等。成身則貴乎美稱。辨等則貴乎易別。漢賈徽字元伯。而其子逵字敦伯。晉王羲之生五之。父子之殿。而如是其瀆。則亦難乎兄弟矣。近世搢紳之家。多用一單一複。使昭穆互見。雖年世遼遠。不相糅雜。法似拘而意則通。事似疎而理則密。殿爲得也。或者有以名繼姓。若管鮑、牛叶、馬希驥、殷獸臣之類。（案牛叶二字文不相屬。蓋是牛斗之誤。）如倡優家兒。此殊爲可鄙也。

敬齋古今黈卷五

三棫其口。謂棫其口者。凡三處也。故今人多以三棫連言之。或曰。有金人聶三斷句。則指三人也。亦通。

草可以爲木。荀子曰。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射干草也。獸可以爲禽。易屯之六三。象曰。卽鹿無虞。以從禽也。鹿自獸耳。酒可以爲饌。論語。有酒食先生饌。饌食也。佛可以爲僊。故其書稱忍辱僊人及金僊。草亦稱林。楚辭曰。游瀛渠與蓮林。（案蓮林楚辭作蓮之類。則李治實作蓮字。未知所據何本。）又陸士衡招隱詩云。結風佇蘭林。（案結風佇蘭林文選作激楚佇蘭林。注引上林賦云。激楚結風。疑李治因此致誤。）蘭蓮皆草也。

蟹八足而二螯。天下人無不識者。而荀卿子謂蟹六跪而二螯。楊倞云。跪、足也。韓子以刖足爲刖跪。螯、蟹首上如鉞者。許愼說文亦云。蟹六足而二螯。荀卿子超人。仕齊三爲祭酒。後適楚爲蘭陵令。趙、齊皆有蟹。而楚又蟹之鄉也。荀子大儒。而謂蟹六跪。何耶。許叔重嘗撰五經異義。當時號爲博物。而亦以蟹爲六足者。非不識蟹。蓋備荀子之說。而忘其所以爲誤耳。蟹之爲物。甚賤而至廣者也。荀說之誤。至損八足而六之。乃知移符坊州而索杜若者。未足多誚也。

荀子修身篇。凡治氣養心之術。莫極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楊氏說云。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楊說疏矣。一好謂純一其好。思慮不雜也。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此神一好之說也。（案楊倞注刊本不怒惡作不好惡。卽純一之說。李治所見蓋作不好惡本。）

荀子非十二子云。（案非字上原本有正論二字。攷正論篇雖有鬼瑰琦瑋字。但飾邪說。文姦言。以亂亂天下。蓋此篇所引。全係非十二子篇之文。今刪去正論二字。）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注云。喬、與譙同。宇、大也。放蕩、恢大也。

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移易也。（案移荀子作蟻。楊注云。體蟲移。）堅白同異之分隔也。雖聖人之知。未能僂指。楊氏云。僂、疾也。齊人言也。李子曰。雖聖亦不可疾速指陳。僂、力主反。楊氏又引公羊傳曰。夫人不僂。何休曰。僂、疾也。齊人言也。李子曰。楊說宛轉不著明。大抵僂曲也。未能僂指。言未能曲指以一二數也。或以僂樓古字通用。謂不能覼縷而指數之也。楊氏以僂指謂爲疾速指陳者。特牽何休之說耳。

楊倞解荀子。非蓁文理。蓁之而亡。食五蓁之具、之類。其蓁字皆訓爲極。又于五蓁之下云。蓁或爲甚。其說固近。然蓁正當作期。古文音同者。其義悉通。期爲要結止宿之處。固爲人所同欲也。亦猶孟子所謂天下期于師曠。期于子都。期于易牙。無煩改字。

楊子重黎篇。或問遠于越。曰。伎曲。請問。曰。始皇方虎擲而鳥攫。磁士猶膊肉也。越與抗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仕无妄之國。食无妄之粟。分無妄之橈。自令之閒而不逸。可謂曲矣。冶曰。始皇之世。是古非今者族。而越所餉之事。援古證今。可謂有才伎矣。然而君子之出也。必仕无妄之國。食无妄之粟。然後始可以分无妄之橈也。令、奚也。閒、除也。逸、去也。始皇自謂德象三皇。功備五帝。所謂自奚者也。于此之際。越不遠去之。則亦不直矣。自令舊注。李軌謂越自令與始皇並以爲無道。宋咸謂秦無道如是。越自使令之閒。（案閒原本誤作間。今據宋咸注改正。）不能遠去于秦。皆非。

王符潛夫論曰。小兒多病。傷于飽。又曰。哺乳多則生癰病。良以小兒氣血未完。其大腸如蔥。其小腸如筋。食飲稍過度。易致病癖也。然符之此言。但知節食耳。不知衣食之豐。亦受病之源也。俗諺有之。小兒欲得安。無過飢與寒。飢寒之者。非故以瘠而損之。所以撙節之而已。亦非謂飢之寒之。而保其無疾也。但撙節之。則疾必差少也。是故富家兒多病。貧家兒多安。豈富家之養。不及于貧素者哉。正以所奉者病之耳。近世一醫師。謂貧兒誤得安樂法。此良言也。貧兒誤安。則是富兒故求病也。慈幼者可不知此言乎。曲禮曰。童子不衣裘裳。鄭云。裘太溫。消陰氣。使不堪苦。（案堪原本誤作蕊。今據禮記注疏改正。）衣不裘裳且便易。（案衣不裘裳且便易。禮記注疏作不衣裘裳便易。無且字。未知李治所據何本。）內則曰。子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鄭云。不用帛爲襦袴。爲太溫。傷陰氣。謂十歲則已踰于砮齔矣。謂童子。則已望于成人矣。猶不敢以成人之體畜之者。凡以爲安樂法也。必待二十。而後聽與長者抗禮。慎之至也。故內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扎顏達云。二十成人。血氣強盛。無虛損傷。故可以衣裘帛也。古人之慈幼者如此。魏明帝嚮失皇子。王朗上疏有云。人少小時。常恐被褥泰溫。泰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揣袍。（案之揣袍原本作兒溫袍。今據魏志王朗傳改正。）不至于甚厚。則必成保金玉之性。（案金玉王朗傳作金石。）而比壽于南山矣。夫朝廷之尊。君臣之殿。獻替之際。猶且以此爲深慮。則夫有子者。徒知養之。不知所以安之。是眞愛子而賊之者也。

蓋人之心如日。賢人之心如燭。又其次煨燼中。微明耳。日中照天下。片雲翳之。曖然以昏。燭煌煌。盲風滅之。離婁無所睹焉。爲日而曖然以昏。爲燭而無所睹。其日與燭之罪歟。有物以賊之。雖有六龍之駕。十

闇之蹟，顧不如纖微之中之微明也。蘊微明于纖微之中，似有而若無也，似無而若有也，是周孔所取者。有能推而廣之，或可以燎原，或可以亘天，此莊生所謂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者也。聖人則知所以圖之，衆人則惟有任之而已。任之之久，必將以堅白之昧終，吾如微明焉何哉。

歐陽棐、永叔第三子也。永叔嘗書以教之曰：衆精于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資用，靜所以應物。書則不竭，書應則無窮。學則可至，然性近則得之易也。宜仁后崩，哲宗親政，蘇子瞻知定州，朝辭上書曰：古之聖人將以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昭陳于前，陛下欲有為也，惟憂太盛，不患稍遲。近世趙國都乘文周臣作平定湯雲樓記，全用歐、蘇語，蓋曰：古之君子，內溫靜而外昭曠，昭曠則悔吝不生，溫靜則不蔽于物。其于居室也亦然，窔奧之處，溫如也，高明之居，曠如也，溫靜所以存神，昭曠所以知政。靜以養恬，動以應物，萬變之來，了然吾胸中而不惑。茲曠也，毋其所以為達也歟。趙禮部語，雖出于歐、蘇，然歐、蘇大旨，一本於易。易之明夷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繫辭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大抵人不能常動，亦不能常靜。常動則膠于陽，而有以失于陰；常靜則膠于陰，而有以失于陽。陰陽偏勝，則傷之者至矣。流俗蚩蚩，乃欲制動以求靜，靜者未至，而動者先與吾敵，則其病又豈止于偏勝也耶。吾將見百骸之不理，四體之不舉也。吾能持一靜于萬動之中，寓萬動于一靜之中，是終日動而未嘗動，終日靜而未嘗靜也。而又何病焉。司馬子微有言曰：東心太急，令人發狂。東坡題靜勝軒亦云：易因不忘乘馬，繫常念馳，靜若不自勝，不如聽所之。皆所以斥偏勝之患也。然東心太急，則所謂擾苗者也。聽其所之，則所謂與時偕行者矣。至其終日動靜，而未嘗動靜，則又非時之所能圍也。其乾道變化者乎。其鼓之舞之以盡神乎。

讓幾于偽，而非偽也。然亦有偽為者。王安石辭修起居注，力自陳戇，章七八上，然後朝廷許之。而司馬溫公亦然。一起居注，非貴仕也，而二公退避如此。此果偽也而非歟。後之君子，當必有辨之者。

天下之病，莫病于似然而實不然。然則天下之病，不病不仁，病在于似夫仁者之害吾仁，不病不義，病在于似夫義者之害吾義。不仁不義，人得而砭之，似仁似義者，既自不受，和、扁之砭，而和、扁之精，亦未易以窺見，況砭之處。

世之勸人以學者，動必誘之以道德之精微，此可為上性言之，非所以語中下者也。上性者常少，中下者常多。其誘之也，非其所則彼之昧者日愈惑，頑者日愈嬉。是其所以益之者，乃所以損之也。大抵今之學，非古之學也。今之學不過為利而動，為名而修，因其所為去聲而引之，則吾之勸之者易以入，而聽之者易以進也。求之前賢，蓋得二說焉。齊顏之推家訓云：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以來，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案此節上原本有段，今據顏氏家訓校正。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則今人所謂良田千頃，不如薄藝隨身者也。韓退之為其姪符作讀書城南詩云：金璧雖重寶，費用雖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

即有餘。案此詩刊本，身在即有餘，後吳云：則或作即。則今世俗所謂一字直千金者也。古今勤學者多矣，是二說者，最得其要。為人父兄者，蓋不可以不知也。

前人論三古各別者，從所見者言之，故不同。然以吾身從今日觀之，則洪荒太極也，不得以古今命名。大抵自羲、農至堯、舜為上古，三代之世為中古，自戰國至于今日以前，皆下古也。蓋吾目之所睹者今也，古今相對為辭，自非吾身之所接，莫非古矣，不待千載之上始得謂之古也。

今人以不達權變者為慕古，蓋謂古而不今也。左氏傳曰：君子以為古，書無逸曰：昔之人無聞知，皆是意也。

俗語有心避謗，還招謗，無意求名，卻得名。此孟子語也。孟子云：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俗語有任眞省氣力，弄巧費功夫。此周官語也。周官云：作偽心勞日拙。

黃太史莊子內篇論，不取向、郭，以為二子陷莊周為齊物之書。其為黃幾復墓誌，亦云：莊周雖名老氏，調傳其斬伐俗學，以尊黃帝、堯、舜、孔子。自揚雄不足以知之，又曰：予嘗聞以逍遙遊、幾復曰：嘗恨魏、晉以來，誤隨向、郭，陷莊周為齊物。至謂尺鷃與海鵬，案尺鷃郭注，莊子作斥鷃。之二蟲又何知，是則魯直之得莊旨者深矣。然其內篇論首云，鯤鵬之大，鳩鷃之細，均為有累于物，則此言反與向、郭同之，是又何耶。蓋將取彼以證此，舉蟲以及精，而用意過差，賓主不明，遂使前後之辭，自相為戾耳。讀者不可以不審思之。

莊子齊物論，喜怒哀樂，虞歡變慹，姚佚啓態，薰習說茲十有二者，皆情性之異，其理甚邪。蓋虛歡則怒哀之類，或以變其常，姚佚則喜樂之類，或以作其態。故其下繼之曰：樂出虛，蒸成菌，謂聲響出于虛竅，菌聲出于薰蒸，亦猶喜怒哀樂一出天機之自然爾。故其下又繼之曰：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愁字，成玄英謂為屈伏不伸，陸德明音釋云之涉反，且曰：司馬云不動貌。按玉篇此字凡五音二解，其之涉切者，引司馬彪莊子注云：不動貌，其奴協切者，義亦同上。其之入、棄入、涉立、三切者，怖也，彪解之為不動者，亦對變而言之。蓋與成玄英所謂屈伏不伸，為性情十二之一者，正同非也。若依玉篇作怖，謂虛歡之甚，則必變而為變怖，其說雖通，其意甚狹。今亦不用，竊以為此字從執從心，當讀如執音，蓋人心之所主，謂其常情焉耳。以慮歡而變其常，豈止怖畏而已哉。將為狂為癡，而無所不至矣。

莊子齊物論，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治曰：知讀從智，代、交也，而汝也，謂人人各自有師，何必智交于汝心，然後自取而始有之。故雖愚騃之人，亦有成心，可隨而師之也。成心者，呂惠卿所謂吾所受于天而無所虧者也。

蕙、蓀也，草亦得以言蕙。莊子齊物論，麋鹿食薦，薦即草也。趙充國傳云：今虜亡美地薦草，此薦字蓋與莊子稍別。薦草對美地為言，則薦者特以見其草之茂盛云耳。謂草之盛，一如所坐薦然。

健羨、健忘、健倒、健者，敏速絕甚之謂。莊生之屏健羨，則孟子之寡欲，老子之弱其志也。健羨非必為惡，凡有所甚欲，皆謂之健羨也。

莊子養生篇，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毋為善以取名，毋為惡以取刑，近、親附之謂。

德充符云。㹠子食于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食字。或音嗣。或音飲。邑錦反。皆非也。食本如字讀。食于其死母。猶言就食于其死母。就食則就乳也。不煩更發他音。

胥易技係。于應帝王疏則云。胥勞苦。改易形容。于天地篇疏則云。以是非更相易奪。皆不得其說。蓋胥易者。以才智妄易是非。技係者。以技藝自爲拘係。故其下文繼以爲勞形怵心者也。胥、上聲。

莊子天地篇漢陰丈人章下。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樸。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舊解及呂解。皆以漢陰丈人背今向古。不知因時任物之易。爲非眞修渾沌氏之術者。故孔子有假修之語。而且有不知其二。不治其外之譏。以予觀之。理或不然。顧前後問答。皆深與漢陰之意。初無奪之之辭。蓋渾沌氏之術。無得而修。漢陰丈人特假之耳。亦猶直寄焉。與夫寓諸庸之謂也。識其一。抱一之謂。不知其二。無所于離之謂。治其內。立乎本原之謂。不治其外。無所事事之謂。豈以不知其二。便謂不通。不治其外。便謂偏枯耶。古人之文。不必以辭拘。所貴以情得。詩、書中類此者。不可以概舉也。讀者承上假修之語。遂幷其下文而誤認之。甚無謂也。夫所謂明白入素。至以遊世俗之間者。正所謂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也。（案。其一下。原本有而字。今據莊子刪去。）夫所謂汝將固驚者。正所謂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也。若別以明白入素。至以遊于世俗之間者。以爲眞修。則前所謂全德之人。果謂誰哉。治世之讀書者。往往用意太過。而治莊、老者爲尤甚。何者。爲其說說而無窮也。使說說而有窮。夫又何足以謂之道。惟說說而無窮。故終日言而未嘗言。終日不言而有若雷霆之譊譊也。其知者由是而之。其不知者亦由是而之。此道之所以難明也。彼以漢陰爲假而非眞者。必以爲一與二其舉內與外並行。天人無際。動靜兩遂。始可謂之眞修也。漢陰丈人。僅能得其一而盡迷其二。僅能得其內而盡忘其外。是烏足以爲渾沌氏之術乎。曰。乃若所論。豈以知漢陰之爲至人矣。夫天人之無際。動靜之兩遂。謂之混同無間。以幷包內外聖王之道。固也。亦盍以此章前後之旨明之。此章大旨。大率不過以機械、機事、機心爲非道。以德全、形全、神全。爲至道。條條井井。無他蹊徑之難窺也。今而強爲誇大之說。無可爲而爲不可爲之爲。無可言而言不可言之言。鑿之又鑿。鑽之又鑽。勞筋苦骨。必待胸喘膚汗。四體不能運掉。而後謂之得也。不亦狂惑哉。又況天人之無際。非以其機械、機事、機心、屬之人也。曰人者。直對天而命之人耳。動靜之兩遂。非以其機械、機事、機心、屬之動也。曰動者。直對靜而命之動耳。乃今混而一之。謂之爲天者。必參以機械、機事、機心之人。謂之爲靜者。必參以機械、機事、機心之動。始名眞修。則亦異夫混同無間以幷包內聖外王之道者矣。

莊子說佝僂丈人承蜩。嘗讀至此而疑之。蜩、蟬也。佝僂者承之。則亦安用而取之耶。後讀禮記及荀子。始得其說。禮記內則數庶羞。則有爵、鷃、蜩、范。等物。鄭氏註云。蜩、蟬也。范、蜂也。又荀子致仕云。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楊倞註曰。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則知承蜩者所以取供食用耳。

戰國策。劇辛諫楚頃襄王曰。（案。劇辛。今本戰國策作莊辛。）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案。聖侯。今本戰國策作靈侯。）蔡聖侯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已。（案。蔡聖侯因是已。君王之事因是已。二句。今本戰國策蔡聖侯因是以。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皆作以字連下爲句。而此本皆作已字斷句。且引莊子因是已爲證。未知李治所據何本。）此與莊子山木篇、覩雕陵異鵲。其說頗相類。但立意殊別耳。戰國時縱橫之學熾。家自爲師。人自爲徒。所趣雖各不一。而于言語撰著之間。遞相仿託。故其辭旨雷同者甚多。不獨是事也。此因是已三字。亦見之于莊子齊物論。然語同而意二。劇辛所謂因是已者。謂由此事遂至于如此。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是也。延論近之。若莊子之所謂。則大異于是矣。莊子以爲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遂有因是因非之說。又繼之以指馬之喻。莛楹厲施之譬。且舉狙公之賦芧。而以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結之。喻以指馬。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矣。譬以莛楹厲施。詼佹譎怪。道通爲一矣。舉狙公之賦芧。則以明夫聖人之所休。終之以三子之無成。以明夫聖人之所圖。則盡矣。蔑有以加矣。此其所以能齊物乎。秋水篇。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正與齊物論相爲表裏。蓋皆究竟言之。初非劇辛之所能知也。劇辛之徒。徒借其語以實鼓云耳。

莊子徐無鬼。心之于殉也殆。凡能其于府也殆。（案。其于。今本莊子或誤作于其。）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不給改者。不疾改也。疾改則禍不至矣。惟其不速改。是以其禍滋多。故其下文云。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其反也緣功。謂一與道相戾。緣以危殆爲功能。其果也待久。謂果于迷繆。其所由來非一日。而人以此爲己寶。爲可悲也。此皆覆說殆之成。禍之萃也。呂解不給改。以爲不暇給。則其禍之長也茲萃一句。贅矣。茲、滋、古字通。

天下篇。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此數句。郭解以下屬彭蒙、田駢、慎到。呂解以上屬宋鈃、尹文。郭說爲失。呂說爲得。

管子。齊國老人語曰。（案。齊字上。原本脫管子二字。今增。）君不奪農時。則一國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則一國之人皆有餘衣矣。註云。蠶要者。以蠶事爲要。非也。上云農時。則蠶要者。亦切要之時也。

商鞅爲秦築冀闕宮庭于咸陽。徙都之。令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有禁。（案。有。史記作爲。）同室內息。謂同居一家。家中有子息而無所務者有刑。其所務者。則必兵農二者而已。近觀商子之書。則又得其詳焉。商子賞刑篇曰。（案。賞刑。原本作刑賞。今據商子改正。）聖人爲用也。一賞。一刑。一教。一教者。雖曰聖智巧佞厚樸。皆不能以非功罔上利。（案。皆。今本商子作則。）然富貴之門。要存戰而已矣。父子昆弟。（案。子。今本商子作兄。）知識婚姻合同者。皆曰務之所加。戰而已矣。故壯者務戰。老弱務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此臣之所謂一教也。然則商鞅之禁。特主兵事言之。兵事畢足。然後及于農也。

呂氏春秋。荊有佽飛。得寶劍於于越。高誘註云。吳邑也。荀子勸學篇。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楊倞注云。于、越。猶言吳、越。且引高誘爲據。予按春秋定公五年。於越入吳。杜預曰。於、發聲也。

孔穎達以爲越是南夷，夷言有此發聲，史官或正其名，或從其俗，史異辭，無義例。公羊傳則曰，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何休注曰，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赤狄以赤逃，者狄于北方，狄名，赤者其別與越異也。吳新憂，中國士卒能敵而入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范甯曰，舊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衛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名自通，攷數家之說，雖有小異，然皆以於越與越同爲一國。呂氏及荀卿子所言于越，正指於越耳。于、於、二字音聲小別，義理無殊，自不得以于爲一國，越爲一國也。今高誘乃以于越爲吳邑，楊倞又以于越爲兩國，何陋如之。誘誤走者也，若倞者，眞類夫隨人誤走，而又呼他人使隨己而東西也。大抵于越與句吳，本皆夷語，即漸就能而入于華耳，此亦豈有難曉之理哉。于越之說，錯繆已如此，市本荀子書，又以于字作干，魚魯虛虎之舛，晚生後進，何所適從。

敬齋古今黈卷六

法帖載梁侍中蕭子雲所書列子之說云云，又三年大穫，穫字作壑，古字或通用。

梁周興嗣千文，說者謂上得王羲之故書，皆斷爛脫絕，前後倒複，不可讀，令興嗣次之，一夕書成，而髮盡白。然今法帖，漢章帝所書，已有千字文中百餘字，何哉。豈梁臣所傳得羲之故書，已先有漢章帝之書乎。

西清詩話，辨瘞鶴銘，華陽眞逸撰，寫華陽原本作華陽陶令，鑿鑿鶴銘原本作鑿鶴銘原本作改正，爲陶隱居無疑，而以爲歐陽公謂爲顧況道號，及蘇子美謂爲右軍書，皆非。子美論其書爲右軍筆，恐自出一時所見，歐陽公博古，謂華陽眞逸，顧況道號，語必不妄。古人名稱同者甚多，豈陶、顧二公，偶同此號耶。

予家舊藏米帖四十有五，裝爲大看策，其中一幅，載筍簡法甚妙，大槩每一簡，用筍葉兩片，雜膠鰾髹漆等，黏連其背，復用漆押其邊，又一幅，前有圖書印章十餘枚，皆古文，或玉箸篆，有曰天水米芾者，有曰米芾元章者，有曰火宋米芾者，有曰米芾，及單芾字者，有曰辛卯者，有曰甲寅者，有曰丙午、丁未、及癸酉者，後有數十語云，正人端士，名字皆正，至于所紀歲時，亦莫不正，前有水宋，故有火宋別之。

直和黃譜，載李公麟作畫，以立意爲先，布置緣飾爲次，蓋深得杜甫作詩體製，甫作茅屋爲秋風所拔歎，雖衣破屋漏非所恤，而欲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公麟作陽關圖，以別離慘恨爲人之常情，而設釣者于水濱，忘形塊坐，哀樂不關于其意，其他種種類此，予姪壻張子敬云，公麟此筆，當取杜牧之安郡晚秋詩

意，蓋其詩末句云，可憐赤壁爭雄渡，惟有蓑翁坐釣魚，此論甚好。

農家者流，往往呼粟麥可食之類，以爲物事，此甚有理，蓋物乃實物，謂非此無以生也，事乃實事，謂非此無以成也，此其言可與粒我烝民，莫非爾極，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之語，相爲表裏。

世以三命推運行者，謂遇值本命及相衝之宮，則凶咎不祥，是不然，相衝而凶，固自其宜也，我以木而處夫木之位，我以水而行夫水之時，當有大來之吉，又奚凶咎爲哉，究其大指，亦所以儆戒乎太盛云耳，夫憂喜相尋，吉凶同域，禍或基于危殺之中，福或胎于通達之會，庸庸者誠不足以及此，惟明智之士，于是乎深致力焉，夕惕若厲，雖休勿休，故能安而益安，尊而益尊，蔑有一朝之患也，本命之說，實出于此。

日者李君顯道，號稱鹿山人，醫而兼論人間事，極有理致，因歎風俗之偷，乃曰，吾欲使天下無目之人，有靈識者，略依往古，皆習爲樂師伶人，其少壯有力，而不屑爲伶倫者，可官給碓磑，使自食其力，不必如我輩以口舌爲衣食，此亦正風俗之一端也。

案問金匱眞言論曰，春善病鼽衄，寒鼽衄原本作鼽衄，今據素問原文改正，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風瘧，冬善病痺厥，故冬不按蹻，春不鼽衄，春不病頸項，仲夏不病胸脅，長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風瘧，冬不病痺厥，飧泄而汗出也。啓玄子王砅注云，案王砅原本作王冰，今據杜甫詩題改正，按，謂按摩、蹻、謂如蹻捷者之舉動手足，是所謂導引也，然摩動筋骨，則陽氣不藏，春陽氣上升，熏熱熏肺，肺通于鼻，病則形之，故冬不按蹻，春不鼽衄，鼽謂鼻中水出，衄謂鼻中血出，又于冬不病痺厥下注云，此上五句，竝爲冬不按蹻之所致也，冶曰，王砅謂按蹻爲導引，則然，謂四時諸病，皆由冬月按蹻所致，則不然，冬不按蹻，下必多有脫誤，第後人弗思耳，且上文春善病鼽衄，至冬善病痺厥，所謂善病者，謂每一時多有此證也，繼云，冬不按蹻，春不鼽衄，至冬不病痺厥，文勢全不相屬，而遽謂四時之病，皆由冬月按蹻而得，無此理也，夫按蹻之術，以常人推之，能知者百一，其能行者又百一，果按蹻而病，蓋萬一而有此病也，在萬人之中，其九千九百九十有九，由不解按蹻，悉獲安康，其一人獨以按蹻之故，遂得四時諸病，則按蹻者，非吉祥之道，乃殺人之具也，何爲古先賢達傳之天下後世耶，夫戶樞之不朽，以旦夕之開闔也，流水之不腐，以混混而常新也，詘信俛仰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不云動作按摩，有以傷生也，故道家者流，多說熊經鳥伸，龍擢虎搏之效，案熊經原本作熊經，改有熊經，乃道家導引之術，今改正，莊子及後漢書華佗傳，而華佗常以五禽之戲，爲將養之方，初無冬夏之別也，又隋世巢氏作病源數十卷，每論一證，必處以導引一術，亦未嘗以冬不按蹻爲主也，按本經血氣形志篇曰，形苦志樂，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形數驚恐，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又奇病論曰，息積不可灸刺，積須導引服藥，藥物不能獨治，此皆詳明按蹻之益，亦不說冬三月不得爲之也，王砅作注，輒立此說者，必以爲本經四時調神大論有曰，冬三月，是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既據此說，復見冬不按蹻，春不鼽衄之文，故云，擾動筋骨，則陽氣不藏，春陽上升，熏熱熏肺，肺通于鼻，病則形之，此眞誤矣，且鼽衄之證，猶得以強言之，若其下文春病頸項，夏病胸脇，洞泄寒中，秋病風瘧，冬病痺厥，豈盡爲熏熱熏肺而然乎，而砅一主于冬月按蹻所致，是決不可信者也，按本經生氣通天論云，春傷于風，夏乃洞泄，夏傷于暑，秋

爲咳瘧。秋傷于濕。冬爲痿厥。冬傷于寒。春必病溫。由是而言。春夏秋冬。無論啓閉。政宜隨時導引。以開通利導之。但勿發泄。使至于汗出耳。竊疑本經當云。冬不按蹻。春不鼽衄。或病頸項。春不按蹻。仲夏必病胸脇。長夏必病洞泄寒中。夏不按蹻。秋必風瘧。秋不按蹻。冬必痺厥。其飧泄而汗出也一句。飧字當析之爲勿令二字。如此則辭旨俱暢。可爲通論矣。大抵導引。四時皆可爲之。惟不得勞頓。至于汗出而已。苟勞頓至于汗出。則非徒無益。或以反致他疾。不特于閉藏之時爲不可。雖春夏發生長育之時。亦不可。王太僕不悟本經舛偏。堅主冬不按蹻。謂按蹻則四時俱病。蓋爲紙上語所牽。而肆爲臆說也。利害所繫甚重。予于是乎有辨。

內經言。背者作強之官。技巧出焉。技雖不至于道。亦游于藝者之所貴。巧雖未至于神。亦妙萬物而爲言。不作強則何以得之。故知作強者。乃精力之謂。

大論曰。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王砅注云。聖人心合于道。故勤而行之。愚者性守于迷。故佩服而已。砅說非也。佩。背也。古字通用。果能佩服于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安得謂之愚哉。

湧泉穴在足心之上。濕氣皆從此入。日夕之閒。常以兩足赤肉更次用一手握指。一手摩擦。數目多時。覺足心熱。卽將脚指略略動轉。倦則少歇。或令人擦之亦得。終不若自擦爲佳。先公每夜常自擦至數千。所以晚年步履輕便。僕性則懶。每臥時。只令人擦至睡熟卽止。亦覺得力。向來鄉人鄭彥和。自太府丞出爲江東倉使。足弱不能陞降。樞筦黃繼道教以此法。踰月卽能拜跪。又見譽人丁邵州致遠。病足半年不能下牀。遇一道人。亦授此法。久而卽愈。偶記憶得。因筆于册。用告病者。豈曰小補之哉。

雜經說。老人寤而不寐。少壯寐而不寤。以謂少壯者血氣盛。榮衞之行。不失其常。故晝日精。夜不寤也。老者人血氣衰。榮衞之道濇。故晝日不能精。夜不得寐也。以予思之。不特如此。大抵晝作夜息。人之常也。是在晝則當有經營之事。在夜則當無繫滯之慮。精神資稟。雖各不同。然用之得其常。則于其不用之時。亦得其常。苟用之不得其常。則一切反是矣。衰老之人。經事旣多。遭變不少。筋骸尫憊。目耗耳聵。一毫之營。若負泰華。度窮搯後。于利害之表。商略權非于與奪之閒。憂未朕而已憂。患已銷而猶患。衆人皆息。己獨勿休。所以正晝昏昏。夜反無寐。此蓋精神用反其常。而寤寐亦反其常也。而年少之人。志剛氣銳。神壯膽悍。鬭力則膂力有餘。角智則智思無勌。劃然而動。屹然而止。事之未至也。利害無所攖其慮。事之旣往也。是非無所留其懷。衆休而休。衆作而作。所以晝日常精。夜則常寐。此蓋精神用得其常。而寤寐亦得其常也。故男女十四五以下。纔得枕卽穩睡。亦以其無情欲也。白樂天、司馬君實。皆明哲過人。而樂天有詩云。年衰自無寐。不是守庚申。溫公有詩云。蘇秦六國印。力取鴻毛輕。白圭黃金產。運智立可營。如何五更睡。百方終不敵。此二公亦當是精神疲敝而然。若夫子元圖爽。臥內酣寐。忠懿扞賊。省中安寢。軒韓畢脉。倚牆熟睡。浩翁削官。枚牀鼻鼾。閑通照徹。遇物了了。又不當以老少論也。予過五十來。昔昔每苦無寐。或者教以數息。做而行之。竟亦不能寐也。近得閑閑公一說。名速睡法。云。但于當睡之時。帖枕拂衾。斂身安穩。然後平心定慮。存真氣如黃金細縷。發兩踵。自後而上。過腰合而爲一。循脊上頂。至前髮際。卻散而爲二縷

貫頤聰會橫行。相交於人中。環口。貫下齦。復合爲一。下咽喉。徑入太倉。團之不動。勃然出氣四道。當如火熱。青者入肝。紅者入心。白者入肺。黑者入腎。四氣俱滿。然後真氣下臍。入少府陰交。復散而爲二。下膝。下臁。下趺。前裏中指尖。順行度湧泉。復至踵。謂之一帀。存想至五七帀而已。漠漭然入睡鄉矣。大段無睡之人。行之不過十數帀。亦自得睡。或用銅人脈絡法。兼達兩手指更佳。予按之。其效一如所云。閑閑公又云。此法乃金丹下手處也。金丹大藥。予未敢識。但使昔昔得好睡眠。則其神通變化。與夫所謂金丹大藥者。復何擇哉。

政和本草。盧會條下。本經云。俗呼爲象膽。以其味苦如膽故也。雷公云。凡使。勿用雜膽。其象膽乾了。上有青竹文斑。此物是胡人殺得白象取膽。乾入漢中是也。而藥譜云。盧會。樹脂也。本草不細委之。謂之象膽。殊非也。藥譜破本草不細委。謂盧會爲象膽爲非。此說不明。本草正言俗以盧會味苦如膽。故呼象膽。則本草非指此物是象膽。特名象膽耳。其言盧會本胡人殺象取膽爲之。凡使勿用雜膽者。乃雷公之謬也。而藥譜不專指雷公之謬。而但言本草之非。無別白甚矣。

江南野錄。載韓熙載服朮。食桃李。瀉十數朮。人長寸餘而卒。此未必然。予友人張君者。服蒼朮踰三十年。尤喜食桃李。未聞有此異也。熙載之死。此自根本不固耳。李後主疑北人。往往賜死。韓縱酒。多畜婢妾。常聽後房歌伎乞丐。此其所以來朮人也。多食桃李。何損于朮耶。嘉祐本草。蒼白二朮不別出。但于蒼朮條下。引藥性論云。白朮忌桃李雀肉菘菜青魚。豈熙載所服者。乃白朮非蒼朮而然歟。

黃庭經。含漱金醴吞玉英。保灌玉廬以自償。玉廬。一身也。保。保養也。灌。澆灌也。言脾胃爲倉廩之宮。能保灌一身。使之安樂。而還以自償耳。自償者。謂養身亦所以自養也。

道家三一說。上一。中一。下一。是謂三丹田。纔道者。能使田復爲一。一復爲三。蓋三丹田。精、氣、神之舍也。曰下丹田。關元精之舍。中丹田。絳宮神之舍。則上丹田。泥丸爲氣之舍也。而上丹田。果非氣之舍也。曰下丹田爲氣海。可爲氣之舍。則精之舍安在哉。以精舍諸中丹田固不可。若以舍諸上丹田尤不可者也。乃知下丹田雖名氣海。實精舍也。況下丹田不專在氣海。蓋在脾臍與兩腎之閒。以臍腎爲人受命之始。則下丹田爲精之舍。可無疑也。又氣海有二。舊說氣海在臍下。素問則謂膻中氣海也。直兩乳閒。準素問所言。則中丹田爲氣之舍可無疑也。精舍諸下丹田矣。氣舍諸中丹田矣。神不舍諸上丹田。將安所寓乎。此三一之正處也。道家雖以三丹田爲精、氣、神之舍。而不著所處。故爲別白之。

養生家有胎息之說。息、氣也。息之爲義大矣哉。蠡訣以一呼一吸。謂之一息者。出入之義也。俗以晉閒相通。謂之消息者。往來之義也。以稱貸取贏。謂之利息者。增益之義也。以舍勞從逸。謂之止息者。停憩之義也。人有嗣續。謂之子息者。生滋之義也。人而物故。謂之休息者。了絕之義也。息旣得謂之生。而又得謂之死。則息之爲義。不旣大矣乎。濂溪通書。稱無極而太極。晦庵云。無極而太極。秖是艮卦而已。晦庵以艮卦當太極者。政以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艮者止也。艮、止也。止、息也。止息之地。萬物之所終也。誰知色色而形形者。盡于止息中來乎。且艮之爲卦也。位則處丑、寅之閒。時則當十二月、正月之交。此非萬物終始而何。

離離因之復論云。息便是百穀之實。初聞此語。悠不能省。徐徐以思。乃大明徹。實既爲種。種復成實。種實相仍。種種無窮。則云乎息者。非百穀之種而何。觀穀實之新新。究萬物之芸芸。吾然後知胎息之不妄也。夫息之爲文。從鼻從心。說者謂自心爲息。胎息之驗。觀文又可見矣。自昔老子發谷神之機。莊周啓踵息之鑰。玉匱則敷陳上假。黃庭則演說寧心。是皆奪造化之權。而挾天地之祕者也。道大事重。悠悠莫知。世之高亮之士。雖有能言之者。或隱之太深。或衍之太漫。跨張詭怪。無從致詰。惟晁承旨明道、張太保安道、蘇端明子瞻、黃太史魯直。此四君子。遂能曲盡要妙。明著其說。晁則立合和之論。張則出清微之語。蘇則談隨住之缺。黃則述遠燭之頌。晁公之言曰。心息相依。息調心靜。靜調久久。可成勝定。神氣相合。氣和神清。清和久久。可致長生。張公之言曰。身如蓮華及虛空。中有智智清微風。縣縣若存。道乃通。一來一往。終無窮。來無轍跡。去無蹤。散入八萬四千毛竅中。蘇公之言曰。數息數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與虛空等。又有一法。其名曰隨。與息俱出。復與俱入。隨之不已。一息自往。成覺此息。從毛竅中。雲蒸霧散。病除障滅。自然明悟。黃公之言曰。蓮華合裏燭一寸。牝馬海中燒百川。蠶捕墻頭覓拾得。道人云是玄中玄。此四君子之言。亦可謂知言之選者也。予少小多疾。故常求所以養生之方。雖不得升堂嚌胾。亦嘗得近其藩籬。歸寓蟠山之同川。嘗與李鼎之和論及于此。之和邃于性命者也。似有印可意。予因贈之以詩云。玄牝機關不死根。自消自息自氤氳。暖于燕燕九微火。輕似飄飄三素雲。白玉池心流艷潤。紫金罐口爲誅薰。未知與道相應否。試作新詩一問君。之和拊掌大笑曰。子得之矣。不可以語非其人。晁迥明遠說。（案晁迥原本作晁遠。今據宋史改正。）心息相依。神氣相合。張方平安道說。身如蓮華及虛空。中有智智清微風。此達摩胎息法也。近世萬松和尚。著從容錄。以爲達摩無胎息法。人謂達摩行胎息者。是其說出于曲學小智。予謂萬松之說非也。佛乘雖深密。要不出性命二字。故知胎息法。稊是以性命爲一致。若謂胎息等皆妄。則凡燈史所載機緣語句。猶非繫驢橛耶。胎息雖不足以盡至理。亦至理之所依也。今一切去之。則正所謂性外求命。命外求性耳。性外求命。命外求性。便是不識性命。

靜生于動。而復歸于動。則所謂靜者。特須臾之靜耳。惟動亦然。昧者不知。作力以止動。刻意以求靜。然後是非相繼。動靜兩失。甚者或喪其心。或亡其身。孝義有某生者。宗丘、勳、學。主太原城西一民家。塊坐環堵者幾十年。主氏翁媼奉事。勤日益篤。庚子春正月望。有道人來。乃稽謁生者。請生暫出。生不可。主氏強之。生不得已出。少間。急求歸環堵中。主人又強之。生又不得已。留坐一室。既張燈。道人者辭去。獨翁與生坐。坐久。翁倒斃其傍。丙夜。生遽收案上榮刀。亂斫翁。死。媼駭愕起救。生又斫殺之。有婢竊覘。噤不敢動。生復瞋目端坐。鄰者怪有爭鬬聲。而尋復無聞。嗾問翁媼。翁媼莫應。踏門入覘。燈火煌煌。生坐兀然。而翁媼二屍。狼籍于血中矣。鄰者縛生。生始開目曰。汝何事收我。鄰者曰。汝殺主氏翁媼。復何言。生曰。我適夢中。見一偷精害我主翁。我倉卒以榮刀斫去。又有一偷來。我亦斫之。仆。便謂無事。乃復坐靜。殊不知有他。鄰者執詣有司。府掾范貞之給問曰。汝善人。事有害物心。恐鄰者殺是翁媼。而以汝當之。可實語我。我有以解釋汝。生曰。我因殺翁媼。雖夢中不知所爲。倘能記其彷彿。此殆宿債。豈可濫及無辜。其亟刑我。竟棄市。其

能皆以爲生本非道者。與媼前有私。實再遇。故坐環堵俟其便。久而不得滿所欲。遂怒媼殺之。而及其翁。或曰。先殺翁。將逼媼。媼不從。故又殺之。是皆非生之情也。蓋其徒恥其醜聲。而故爲是說。以誑外人耳。此生雖愚。豈有苦心兀體。如是之久。而罔通一媼耶。又豈有十年之間。略無斯須之隙。而遽發怒意于此時耶。又既殺翁媼時。何爲不即逃去。顧乃瞑目端坐。而待縛也。又嘗有司詰問之際。何爲不妄抵冒。而乃斬遽死也。然則此生竟何爲者耶。就道家之說。照此生之心。則得其實矣。此生本自昏愚。擇善不能了了。癡坐成頑。陰魔來舍。強制情欲。常若夢魘。乍出蒲團。恍若殊境。既見燈火滿室。精爽交亂。又驚人物在側。猶怒百至。及其妄動云滅。妄靜復來。動靜往來。總非由己。揮刀袖手。俱一妄中。此與老子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無異。但老子于動靜中。知其所以來。又知其所以去。時動時靜。莫不在我。故能觀萬物之復。若生等輩。罔罔然舍靜求動。排動索靜。沈冥于妄動妄靜之坎。雖未至于殺人也。其去殺人能較幾何。又豈可以殺人爲有罪。而以不殺人爲無罪也哉。

西方之書。與中國之書。往往更相假借以爲誇。韓詩外傳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于天。肉歸于土。血歸于水。脈歸于澤。塵歸于雷。動作歸于風。眼歸于日月。骨歸于木。筋歸于山。幽歸于石。膏歸于露。髮歸于草。呼吸之氣。復歸于人。圓覺經四大之說。大槩與此同之。但韓傳所謂歸者。一十有三。而圓覺之所謂歸者。止四而已。廟韓說之繁重。實不若圓覺之約且足也。然不知韓傳竊彼書耶。抑彼書之竊韓傳耶。韓嬰在圓覺前。不應掠取浮屠語。吾意譯潤者蓋嬰語耶。

法華經說五欲。曰淫欲。曰睡眠。曰飲食。曰自恣。曰貪欲。由此五欲。遂生一切煩惱。故維摩詰云。汝等已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此言五欲可厭。正法可樂。雖則云然。終不能免愛著之病。故佛說世間五欲樂。或復諸天樂。比之愛盡樂。萬分不及一。一切愛盡。雖復正法。亦不足樂。況諸天樂乎。況世間五欲樂乎。

兩都賦序道有夷險，學有疏密。呂延濟曰：夷、平也，險、盛也。言代有平盛，學者隨時精麤，不可齊也。李子曰：平非對盛之辭，夷、言險夷也。

二京賦天命不諂，諂敢以渝。諂、不諂今文讀同本作不諂二字誤。杜預注左傳，以諂爲疑。今劉良以諂爲誓，誤矣。賦謂高祖西都關中，蓋天啓其心，人甚之謀，天命在所不疑，誰敢復變此議。賦又云：超殊榛，擣飛鼯。薛綜曰：擣、捎取之也。李善曰：擣、大結切。今人作墨竹者，皆謂之擣竹，或是此字。賦又云：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險害。薛綜曰：淮南子曰：天下無道，守在四夷；天下有道，守在海外。平子言狩，薛綜引淮南言守，擣今本文誤皆作守，惟仁字薛綜作人，誤擣任賢臣也。同。然左傳謂天子守在四夷，而淮南謂天下無道，守在四夷，語不類者，蓋淮南子道家者流，跨言之也。寫李

文選云：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善曰：應劭漢官儀曰：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劉良以爲後宮戚行于茵，戚載于輦，如良所說。則乘茵謂行茵擡之上，如應劭之說，于餘皆以茵之下，始云四人輿以行。則茵亦輦輦之屬。詩文茵暢毂，前漢周陽由傳，同車未嘗敢均茵憑茵，蓋車中之物，戚因之以取名也。杜茵亦同。

魏文帝典論，謂班固小傳毅而無所取也，故載其與弟書所云。則其小之之驗也。說者以武仲下筆不休，爲文章之美。寫此段文選五臣注中張銑說。則既非孟堅之意，而又與魏文之旨忤矣。大抵謂毅下筆不能自休者，正斥其文字汗漫而無所統云耳。若果以下筆不休爲美之之辭，則固之于毅乃推重之也。魏文何爲而有小之之言乎。

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表云：晝分而食，夜分而寢，分、晉扶問反。張銑曰：晝分、日中時也。夜分、夜半時也。分字別無他義，此語亦甚易解，字既不必發音，語亦不必下注。今加音注，眞爲蛇畫足也。若據此音，則春秋二分，亦合作去聲讀之，無乃太僻耶。

子建之七哀，主哀思婦，仲宣之七哀，主哀亂離，孟陽之七哀，主哀丘墓，呂向爲之說曰：七哀者，謂痛而哀，戚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且哀之來也，何者非感，何者非怨，何者非目見而耳聞，何者不嗟歎而痛悼，呂向之說，可謂疏矣。大抵人之七情，有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愛惡等，悉皆無有，情之所繫，惟有一哀而已，故謂之七哀也。不然，何不云六云八，而必曰七哀乎。

阮籍詠懷云：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張銑曰：蘇秦本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爲河耳。故黃魯直送顯子敦爲河北轉運詩云：西連魏三河，東盡齊四履。謂河南、河東、通爲三河也。阮又云：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臨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向曰：晉文王河內人，故託稱三河。又魯直劉明仲墨竹賦云：三河少年，裏生勁剛，春服楚楚，遊俠專場，亦用阮語也。是則河內、洛陽、河東、河南、河北、皆得稱之爲三河也。然沈約注云：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爲河，而張銑亦承沈說，謂三川爲三河，則謬矣。凡近河

敬齋古今黈卷七

前輩論楚辭，惠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及韓退之羅池廟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謂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又論韓詩，淮之水舒舒，楚山直蠻蠻，謂之避對格，然予攷諸古文，則不獨錯綜于對屬之間，至于散語亦多有之。若荀子勸學篇云：青出之藍而青于藍，冰水爲之而寒于水，莊子徐無鬼篇，而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之類，皆是也。又凡經史中辭倒者，其義悉與此相近。

相如上林賦曰：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鄠、鎬、潦、潏，紆餘萎迤，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然後灝溔漢漾，安翔徐回，當乎瀉瀉，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李善曰：太湖在吳縣。寫本脫在字，今據文選李善注增入。尙書所謂震澤也。沈存中駁之曰：按八水皆入大河，如何得入震澤，渭上老人蕭公復爲辨云：此自賦客誇大之辭，廣張瑰瑋奇怪之說，以動蕩人心，然後列其諫諷之言耳，固非法度之言也。安可以圖經地志，責其物產所在哉。山川所終始哉，沈存中獨譏相如，亦自強解事也。李子曰：沈存中雖似強作解事，相如亦自強爲文，蕭公亦與強出理，文人誇誕，固其常態，然要不可以悖理，賦雖主于華淡，何至使秦川之水，曲折行數千里，以入東南之震澤乎。存中以正譏之，而蕭公以權直之，吾見直者之私，而譏者之公也。

者。皆呼水爲河。猶近江者。皆呼水爲江。固也。今取三川以釋三河。毋乃疏乎。按史記。秦惠王時。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問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又曰。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迨至莊襄王之元年。卒使蒙驁伐韓。韓獻成皋、鞏。秦并至大梁。初置三川郡。章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加史遷所記。章昭所解。三川之與三河。大不相類。蓋三川者。謂伊水、洛水、並河爲三耳。

陸士衡君子有所思行。末云。宴安鴆毒。根。酖毒不可恪。意謂宴安酖毒不可恪耶。然不可恪三字太逕庭。不似詩家語。不可當倒恪、慎也。可不恪。則冒不可不慎。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云。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張銑曰。二國。吳、蜀也。沐浴。洗滌也。所聞。謂聞其美也。謂其所習樂獨。一聞美事。若洗滌耳目也。此說大謬。沐浴所聞。乃浸漬乎本國所聞之語也。吳、蜀之人。沐浴所聞。不知中區之大。故家自以爲土樂。人自以爲民良。此甚易曉也。而銑說乃爾。不亦謬乎。大抵文選之註。往往反累本文。李善指明出處。中間雖有牴牾。亦足以發。而銑輩諸人。妄意箋釋。乖背指意。若是類者。甚可厭也。

左思三都賦。其自序曰。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又云。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于辭則易爲藻飾。于義則虛而無徵。又自以爲所著。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在序如此。然自今觀之。亦未能免此弊也。于蜀都則云。試水客。漾輕舟。娉江妃。與神游。又云。吹洞簫。發棹謳。感鱣魚。動陽侯。此與甘泉之玉樹。西京之海若。復何所異。至于談吳都之賦。則云。巨鼇負岳。首冠靈山。大鵬縮翻。翼若垂天。雖詞人之語。詭激誇大。可以理貫。亦其乘筆之際。遐探雄擻。偶忘己之所稱也。方之盧橘之誤。比目之誕。豈不更甚矣乎。

左思吳都賦。狼父哀吟。猩子長嘯。李善曰。山海經曰。獄法之山。有獸狀如犬人面。見人則笑。名猩。冶曰。山海經曰。猩見人則笑。而賦言猩子長嘯。當是常笑。而賦作長嘯者。校本錯。

左思詠史云。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善曰。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蠕蠕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侍中、中常侍。固珥貂矣。然言七葉珥漢貂者。乃金氏。非張氏也。舉其貴寵。因連言之。

傅咸長虞贈何劭王濟詩云。雙鸞游閬苑。二雌揚清暉。李善曰。漢書注。長離。靈鳥也。善既以雌爲靈鳥。而又以爲日月。何也。揣咸詩意。靈鳥爲得。

郭璞客傲云。不虛不冥。不驪不騂。當作犂。然莊子有牝馬驪牛三之語。則驪字亦通。又左芬離思賦。親辰驊馥內。驊字當作循。

淵明歸去來辭。或命巾車。呂延濟云。巾、飾也。周禮註云。巾、猶衣也。然則所謂巾車者。命僕使巾其車也。或者以爲小車。非也。

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又善素琴一張。弦索不具。曰。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聲。此二事。正是此老得處。俗子不知。便謂淵明眞不著意。此亦何足與語。不求解則如勿讀。不用聲則如勿蓄。蓋不求甚解者。謂得意忘言。不若老生腐儒。爲章句細碎耳。何勞弦上聲者。謂當時弦索偶不具。因之以爲得趣。則初不在聲。亦如孔子論樂于鐘鼓之外耳。今觀其平生詩文。槩可見矣。答龐參軍云。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歸去來辭云。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與子儀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便果不求深解。不取弦上之聲。則何爲載彈載詠以自娛耶。何爲樂以消其憂耶。何爲自少學之。以至于欣然而忘食耳。疑人前不得說夢。若伶子蔡。又烏知此老之所自得者哉。

東坡謂梁昭明不取淵明閑情賦。以爲小兒強解事。閑情一賦。雖可以見淵明所寓。然昭明不取。亦未足以損淵明之高致。東坡以昭明爲強解事。予以東坡爲強生事。

顏延年五君詠。阮步兵末云。物故不可論。塗窮能無慟。物故、世故也。一世之事。舉不可論。憤激之極。理勢窘蹙。不能無慟。或云。物故。卽古人也。前書音義。謂人死爲物故。顏以嗣宗謂古人不必論議。所當論者。惟在當世之事。而魏、晉之交。一時人物。又皆不足論。故託跡獨駕。不由逕路。至于車迹所窮。不能不慟哭也。

顏延年答鄭尚書詩云。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桐固可以言樹也。絲亦可以言樹乎。

范蔚宗樂遊苑應詔詩末云。聞道雖已積。年力互頹侵。探己謝丹臒。感事懷長林。案丹臒、文選和本作丹臒。又顏延年和謝監詩云。伊昔遵多宰。乘筆侍兩闈。雖慙丹臒施。未謂玄素睽。呂延濟、呂向。皆以丹臒爲榮祿。而李善又以爲君恩。皆非也。丹臒。所以爲國家之光華也。范蔚謂揣已空疏。不足以華國。故感事思歸。顏意謂雖無文章。可以華國。爲慙。亦未至始素終玄。如絲之改色也。

徐悱敬業酬到溉詩云。寄言封侯者。數奇良可嘆。案寄言。原本訛作何言。今據文選改正。數、音所具反。奇、音居宜反。按前漢書李廣傳曰。大將軍衛青。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詳史所載。此則天子語。天子以廣運爲匈奴所敗。故不令當單于。所以言數奇也。若以數字爲去聲。則是連數不耦耳。豈有天子于將帥。以命運敕之耶。當從如說。音寄所角反。

鮑明遠擬古云。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劉良以兩說爲本末之說。言舌端能摧折文士之筆端。非也。兩說者。兩可之說也。謂兩可之說。能窮舌端。而五車之讀。能摧筆鋒云者。猶言禿千兎之毫者也。李善又以爲運說新垣愆。及下聊城。爲兩說。則益疏矣。

關元閭。呂延祚苦愛文選。以李善注解。徵引載籍。陷于末學。述作之由。未嘗措翰。乃求得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再爲集注。然則凡善所援理。白不當參舉。今而更考。重複者至居十七。殆有數百字前後不易一語者。辭割兩費。果何益乎。延祚始嗤善注。秪謂攪心。予竊嗤延祚。徒知李善之攪心。而不知五臣之競攪也。

王摩詰送元安西詩云。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其後送別者。多以此詩附腔。作小令王唱之。亦名古陽關。予在廣寧時。學唱此曲于一老樂工某乙云。渭城朝雨

和刺里離輝　渥輕塵客舍青青和刺里離輝柳色新勸君更盡一盃酒不和西出陽關來離來無故人當時予以爲樂天詩有聽唱陽關第四聲必指西出陽關無故人一句耳又誤以所和刺里離輝等聲便謂之疊蓋稱陽關三疊今此曲前後三和是疊與和一也後讀樂天集詩中自注云第四聲謂勸君更盡一盃酒又東坡志林亦辨此云以樂天自注驗之則一句不疊爲審然則勸君更盡一盃酒前兩句中果有一句不疊此句及落句皆疊又疊者不指和聲乃重其全句而歌之予始悟邂日某乙所教者未得其正也因博訪諸譜或有取古今詞話中所載疊爲十數句者或又有疊作八句而歌之者予謂詞話所載其辭繁鄙重複既不足采而疊作八句雖若近似而句句皆疊非三疊本體且有遠于白注蘇志亦不足徵乃與知音者再譜之爲定其第一聲云渭城朝雨渥輕塵依某乙中和之第三聲云客舍青青柳色新依某乙中和之第四聲云勸君更盡一盃酒直舉不和第二聲云客舍青青柳色新直舉不和第五聲云勸君更盡一盃酒依某乙中和之第六聲云西出陽關無故人及第七聲云西出陽關無故人皆依某乙中和之止爲七句然後聲諧意圓所謂三疊者與樂天之注合矣

李白詩堯祠送別云朝策犂眉騧舉鞭力不堪犂牛、駒也騧、黃馬黑喙也然則犂眉騧者黃馬黑喙而眉斑駁者耳

李太白送李女眞歸廬山詩云一往屏風疊樂鬱著玉鞭謂其地形疊疊然也

杜子美秋雨歎云關風伏雨秋紛紛或者謂關風二字無出處偶讀文選詩謝靈運初發都云逃職期關暑理棹變金素翰曰關暑夏末暑闌也闌風當用此語謂薰風闌盡將變而爲涼風也一本闌作闌古字通用

杜詩醉中往往愛逃禪或者云逃禪之逃即逃楊逃墨之逃逃畔也杜詩比言則逃禪而醉也或者之論非是逃固畔也而謂此詩爲畔禪而醉則誤矣逃禪者大抵言破戒也子美意謂蘇晉時常齋于禪佛之前及其既醉則往往盡破前日之戒蓋逃禪者又是醉後事耳若謂畔禪而醉何得先言醉中乎又有人說云逃禪者逃于禪謂寄投于禪也如其說則大與孟子逃楊逃墨之逃異矣

陶淵明夏日臥北窗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羲皇上人謂忘義以上人杜子美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詩云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蓋用陶語也杜詩本或作白日到羲、黃謂伏羲、黃帝時意亦同之近世劉迎無黨題歸去來圖云餘子風流空魏、晉上人談笑白羲皇劉所謂上人者果何等語耶又以羲皇對魏、晉則亦疏矣檀蘭時有如此者便可削去

詞人多用劃字杜甫詩久居夔府將適江陵云勞心依憩息朗詠劉昭蘇荆南述懷云得喪初雖失榮枯劃易乖退之廳穎師彈琴云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纏汝劉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東坡後赤壁賦劉然長嘯草木振動劃之一字蓋出于莊子內篇養生主內庖丁解牛砉然嚮然奏刀騞然騞、劃、雖不同而古字音聲相近者皆通用

顏眞卿放生池碑銘序云謹緣皋陶、奚斯、歌鳧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所用奚斯事蓋承班固之誤也班固兩都賦序云皋陶歌鳧奚斯頌魯同見采于孔氏按魯頌閟宮云松桷有鳥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奚斯乃作新廟者也而非作頌之人也班固何得以與皋陶爲配乎此雖班固之失蓋又先承揚雄之誤也法言學行篇曰正考父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父矣按大雅崧高云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烝民詩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又爲頌那序云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爲首吉甫固作頌者若正考父但爲得頌之人奚斯則但爲頌中所稱之人三人了不相關揚雄所謂常睎者爲睎何事乎此雖揚雄之失蓋又先承太史公之誤也史記謂商頌爲正考父所作雄既承馬遷之誤復誤以奚斯亦爲作詩之人也司馬遷、揚雄、班固號稱漢大儒而謬誤若此況後之學者乎

乖角猶言乖張蓋俗語也然唐人詩有之獨孤及酬于逖畢曜、閻病云救物智所昧學仙願未從行藏兩退之論三子云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然卽韓之言而求韓之情所謂荀、揚之疵亦自不免退之平生挺特力以周、孔之學爲學故著原道等篇觝排異端至以諫迎佛骨雖獲戾一斥幾萬里而不悔斯亦足以爲大醇矣奈何惡其爲人而日與之親又作爲歌詩語言以光大其徒且示己所以相愛慕之深有是心則有是言言既如是則與平生所素蓄者豈不大相反耶若送惠師詩云惠師浮屠者乃是不耦人送靈師云飲酒盡百錢嘲諸思愈鮮送文暢云已躬佛根源蠹識事覬軌送無本云老懶無聞心久不事鉛槧欲以金帛酬舉室常顒若嗟反顒聽穎師彈琴云嗟予有兩耳未省聽絲簧自聞穎師彈超坐在一牀送澄觀云皆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別盆上人云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賓宣上人頻見過云久爲朝士無裨補空愧高僧數往來又有送文暢、高閑、等序招大顛三書皆情分綢繆丁寧反覆痛于弟昆又其與孟簡書則若與人謗于有司別白是非過自緣飾以是而摘其疵何特苟揚已乎文公而猶若是自其下者蓋又不足道矣

神祠名之闕宮者謂嚴邃之宮也名之清宮者謂清淨之宮也而亦得以爲明宮韓愈南海神廟碑云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亦得以爲靈宮崔融啓母廟碑云靈宮滄兮不擾蓋明宮則神明之所宅靈宮則死而不亡之義也

柳子厚遊朝陽巖詩惜非吾鄉土得以蔭菁茆又禪室云法地結菁茆閣闢抱虛白構屋用茆自是常事必言菁茆者當是彼土所出別有名爲菁茆者也按尚書禹貢荆州云包匭菁茅孔安國云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疏云周禮醢人有菁菹鹿臡故知菁以爲菹鄭云菁、茖菁也蓋菁處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其未善也左傳僖四年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茅以縮酒也禮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則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預解縮酒全用鄭興之說而安國言菁菹亦本周禮也史記齊桓公欲對禪管仲知其不可將以辭案原本知誤卽今據史記封禪書改正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三脊茅以爲

藉此乃拒桓公耳，非荆州所有也。鄭玄又以菁茅爲一物，謂猶纏結也。菁茅、茅之有毛刺者。（案原本脫一菁字，今據尚書疏增入。）貫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據前諸說，孔安國以菁茅爲二物，鄭康成以爲一物，然鄭說菁爲叢菁，則不說茅。說菁茅爲一物，則不說叢。其意亦以菁與菁茅爲二物也。是則子厚詩所用菁茅，世鄭玄所謂茅之有毛刺者歟。

孟郊失志夜坐思歸楚江詩云：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案原本誤跳貫，今據孟郊詩改正。）青桂無直枝，碧江思舊游。又失意歸吳寄劉侍郎云：至實非眼別，至音非耳通。因緘俗外辭，遠寄高天鴻。夫窮通得失，固自有命，郊一顯踣，便爾悲憤欲死，又自以至實至音，非人耳目所能及，因之緘緝語言，布露當世，則郊之爲丈夫也，何其淺也。人言郊及第後，有一日看盡長安花之句，知其必不遠到，然何待已第時語，但觀此未第時語，已足以見其人矣。

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忽使黔婁生，覆尸無衣巾。東坡云：詳味此詩，則董秦當時無功而享厚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驍將屢立戰功，雖蠲官亦頗知忠義，代宗時，吐蕃犯闕，徵兵，忠臣即日赴難，致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何以有此句。李子曰：盧仝以黔婁對董秦，則初不論功，但論其德之何如耳。東坡乃謂秦驍勇有戰功，無乃失評甚歟。忠臣之節度淮西也，貪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妹壻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忠臣復以惠光子爲牙將，暴橫甚于其父。都虞侯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因衆心怨怒，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之所爲如此，歲星主福德，乃以官爵奉之，玉川子所以諧酒而詆之天也。玉川之詞直，而東坡曲之，其亦誤矣。然則有功如秦者，不當官耶，非也。以有功而官之爲當，則國家之權也。以無德而祿之爲不當，則君子不易之論也。二者各自有道，而妄欲一之，則非其道也。東坡稱忠臣頗知忠義，始終有功，意以爲大歷中君父在難，不擇日而行，爲可尚也。此爲可尚，猶不念建中之變乎。建中末，朱泚僭逆，乘輿播越，忠臣久懷觖望，盜風投泚，其所謂知忠義而始終有功者，果安在哉。且舍功而論德，德則殘賊矣，舍德而議功，功則叛人矣，兩無所取，而東坡猶深惜之，殆見堁而不見空者也，莫細于堁，莫大于空，見莫細而不見其莫大者，有物蔽之而然耳。歲星主福德，舊作坐福德，今改作主。

牛僧孺守在四夷論曰：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商捨德音而耽愔愔，是聲攻而亡也。按左傳，子革誦祁招之詩曰：祁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杜預曰：愔愔，安和貌。又韶音愔字訓靖，施之德音，則誠然也。故嵇康琴賦其辭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李周翰注云：愔愔，靜深也。李善又引劉向雅琴賦云：游子心以廣觀兮，聽德樂之愔愔。然則愔愔者，所以形容德音之美也。子敬叔夜，皆以此美琴德，而僧孺乃謂商耽愔愔而亡，則是以愔愔同之靡靡也，亦大誤矣。

杜牧晚晴賦：睹八九之紅芰，芰菱屬也。菱花色黃而不紅，杜既目紅，又以比美女，則當指芙蕖也，杜誤以芰爲蓮。

張祜詠薔薇花云：曉風抹雨燕支頰，夜雨偷成蜀錦機。當盡開時正明麗，故鄭疑是貴臣歸。薔薇花正黃，而此詩專言紅，蓋此花故有紅黃二種，今則以黃者爲薔薇，紅紫者爲玫瑰云。

敬齋古今黈卷八

司空表聖詩，嘗用韻字，春晚云：憑高憐酒韻，引滿未能巳。漫題云：率伯人書讀，聞宜酒韻高，以韻與酒，前人不道也。又光啓四年春云：小欄花韻午晴初，撥事寄同遊云：春添茶韻時過寺，紅茶花云：豈憐高韻說紅茶。又王宮云：風荷似醉和風舞，沙鳥無情伴客閒。是物此中皆有韻，更堪微雨半遮山。

皮日休鹿門隱書曰：舟之有仡，猶人之有道也。仡、不安也。舟之行匪仡不進，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仡，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氏仡于項，項遣仡于漢，是聖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也。其自注云：仡，五勿反。舟動貌。按韻及尚書注釋，皆云仡仡爲壯勇貌，仡許乞魚乙二切，音訓俱與皮說不同。又徧尋字書，並無音五勿反而解爲舟動貌者，此必抌字之誤。詩云：天之抌我，如不我克。傳曰：抌，動也。五忽反。（案抌字原本俱作抌，毛詩本作抌，從手不從木，今改正。）

按魏、晉、舊制，三公黃閣，廳事始得畫鴟尾，陳後主以蕭摩訶爲侍中，特詔開黃閣，廳事寢室，並畫鴟尾，然則黃閣鴟尾，皆宰相所居之制也。自唐以來，亡之矣。今人舉皮詩，往往以黃閣作黃閨，閣自館閣之閣，徧致書傳，宰相無有黃閣故事。皮日休七愛詩房杜相國云：骯髒無敵才，磊落不世遇，美矣名公卿，魁然與宰輔。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

唐羅鄴牡丹詩云：可憐韓令功成後，辜負濃華過一春。韓令謂韓弘也。弘嘗除去所居牡丹，故云。濃華當

作穛華。詩。何彼穛矣。穛、如容切。毛云、穛、猶戎也。按廣韻穛、穛同音醲。又而容切。穛、衣厚貌。穛、華多貌。然詩既言棠棣杕杜桃李。則自當作穛。而作穛者。蓋古字通用。

韓偓詩安貧云。戀衆日光飛野馬。案頭鶴管長蒲盧。又酬師道詩嘆世云。野馬飛塵日。醯鷄羅網天。所用野馬皆不當。按莊子。鵬之徙于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馬乃澤中之氣耳。今二詩皆以野馬爲遊塵。誤矣。

詩史云。歐陽永叔聞河豚食楊花則肥。韓偓詩云。柳絮復溪魚正肥。大抵魚食楊花則肥。不必河豚。治又以爲不然。魚未必食楊花而肥。蓋此時魚之所食之物皆豐美。故魚自肥也。今驗魚廣之處。當其盛時。莫不肥好。豈必其地悉有楊花耶。

羅隱說石孝忠事李愬。愬信任與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恭。天子用裴丞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者。重胤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邢部侍郎韓愈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于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陷者再三。吏執詣節度使。悉以聞。天子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卒也。甚訝之。命具獄。將斃于碑下。孝忠伺吏隙。舉棉尾拉一吏殺之。天子怒。使送闕下。因召見。孝忠頓首曰。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吳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于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于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不幸更有一潘西。其將略如愬者。復肯爲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非以明愬之功。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也。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擒。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多其意。遂赦之。因號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今韓、段二碑具在。其敍李愬入蔡事。韓止三十餘字。而段則近三百言。蓋段承憲宗之旨。據孝忠之憤。不得不大爲鋪張誇詡也。然細攷韓筆。其三十餘字。與段之三百言者。大略亦不異。俱文昌所作。稍加絢麗而已。李義山稱退之。謂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宋世詩人亦有云。千載斷碑入胎炙。秪今誰數段文昌。（案此二句乃蘇軾所記。歸江陵時。朱子韓文昌黎此稍異。）則三公文字之優劣。不難判也。憲宗亦何爲以卒隸之一言。遽命劉蕡舊作。再更新製乎。予以退之之平生攷之。蓋有由焉。李漢序昌黎先生文曰。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遂以定。先生亦自以爲公不見信于人。私不見助于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退之所爲。每爲世所囮抑。當淮西之平。鴻功鉅業。歌頌洋洋。將貽千萬世而無斁。事體之重。嘗之九鼎。而先生獨以一手扛之。當時必有以私憾指摘者。軍旅隊譁。輩之以孝忠之舌。乘隙所漂。太山一羽。其勢無足怪者。然則爲憲宗者。當如何哉。要察所聞之言。爲如何耳。如其言可諒。韓筆不能以盡偏裨士卒之勞。自應別錄名氏。列之碑陰足矣。亦不可以輕信人語。劃然而改章也。如其事無甚遺逸。而孝忠以一介抗天子。以殺人蔑王法。以暴狠求雄名。曰。吾欲勸天下之爲人下者。是爲兄尺寸之地。而奪乃父乃祖之天也。盡磔之。獨柳之下。與元濟同尸。顧義而赦之。賞罪人爲烈士。又用其腐口之說。以輕易星斗之文。爲憲宗者。不亦惑甚矣乎。春秋書齊豹爲盜。說者曰。爲惡求名。而有名章徹。則作難

之士。誰或不爲。今羅隱次孝忠事。惟恐不傳于後。則于春秋之義乖矣。

定風波曲凡有五。唐歐陽炯定風波首云。暖日閑牕映碧紗。小池春水浸殘霞。者詩句定風波也。至今詞手多爲之。此不可以備錄。近世趙獻可作詞。有曰。芳心事事可可者。定風波慢也。俚俗又有定風波者。所謂宮調者也。又本事曲子載范文正公。自前二府鎮穰下。營百花洲。親製定風波五詞。其第一首云。羅綺滿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尋芳去。浦映花。花映浦。無盡處。恍然身入桃源路。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喪歸時數。爲解新聲蝶解舞。天賦與。爭教我輩無懷緒。尋其聲律。乃與漁家傲正同。又賀方回東山樂府別集。有定風波異名。醉瑤枝者云。檻外雨波新漲。門前煙柳渾清。寂寞文園淹臥久。推枕。撥琴湖自響。無人著意聽。緒緒風披雲幌。駸駸月到蓋庭。長記合懷東館夜。與解香羅掩翠屏。瑤枝半醉醒。尋其聲律。乃與破陣子正同。右五曲中。前三腔固常聞之。其後二腔。未有人歌者。不知此二曲。眞爲漁家傲、破陣子。而但爲改名定風波乎。或別有聲調也。予以爲但改其名耳。不然。何爲舉世無人歌之。而又徧攷諸樂府中。無有詞語類此。而名之爲定風波者也。

陶穀詩。尖簷帽子卑凡斯。短勒韡兒末厥兵。歐公云。末厥亦當時語。予嘗疑開已聞此語。時去陶公未遠。人皆莫曉其意。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于世。最爲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爲何說也。第記之。必有知者耳。冶曰。末厥蓋俗語也。歐公雖以此爲當時語。亦自不知爲何義。大抵末厥者。猶今俚俗語言木厥云耳。木厥者。木強刁厥之謂。

王德用神道碑。歐公所撰。康、邦、煩、人、衞、議、皆同押。又爰元獻碑。氏、裔、洛、學、韶、後、皆同押。歐公去今纔百餘年。其文律寬簡。猶有古人風氣。今世作文。稍涉此等。便有譏議。乃知律度益嚴。而其骨格益以弱也。歐陽永叔作詩。少小時頗類李白。中年全學退之。至于暮年。則甚似樂天矣。夫李白、韓愈、白居易之詩。其詞句格律各有體。而歐公詩乃具之。但歲時老少差不同。故其文字。亦從而化之耳。

六一翁茶歌云。手持心愛不欲礙。有類弄印幾成窊。觸印刓則可。觸印窊則不可。

石曼卿詩贈孫可久云。閉戶斷蛛網。折花移鳥聲。或云。閉一字不若作開。予以爲不然。戶開而有蛛網。閉則斷之。見其無人往來也。若云。開戶斷蛛網。則是閉門時有蛛網。而開則斷之。又何足以盡幽閑之趣。

蘇子瞻紀游五百言。崢嶸依絕壁。蒼茫瞰奔流。按莊子。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莽蒼並側聲。詞人詩句。亦多有用此二字者。蒼茫蓋本莽蒼。但以茫易莽而倒之耳。此亦何足致疑。

東坡詩。妻孥與敝屣。脫去何足惜。注云。史記封禪書。漢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按廣韻。屣、躧同音所綺切。而屣、乃不履跟也。躧、乃步也。二字皆無敝意。然史記云爾者。此本用孟子語也。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說者曰。蹝。草履也。草履而可蹝者也。音與前二字正同。詳坡詩意。孟子、史記、兩俱用之。史記不云蹝而云躧者。古人用字。不類今體。其聲相近者。猶許借用。其音切正同者。爲相通無疑也。

東坡雪詩。欲浮大白追餘賞。幸有回風驚落屑。或以爲落屑亦體物語。或者之言非也。此蓋用陶侃竹頭

木屑爭耳。

東坡書韓幹二馬云：赤髯碧眼者鮮卑，迴策如蛟獨善騎，按晉書王湛乘其姪濟馬，姿容既妙，迴策如蛟，轉騎者無以過之。此善騎之騎，自合作去聲讀之。晉傳中言善騎射者多矣，今押作平聲，定誤。

東坡詩，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便花開。按古今詩話云：韋七七每醉歌云：解醞逡巡酒，能開頃刻花。又詩史載殷七七事云：七七有異術，皆與客飲，云：某有藝成賓主歡，即顧屏上畫婦人曰：可唱陽春曲，婦人應聲臨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腸腸結，即去未歸家。柳曰：飄香雪，如此者十餘曲，然則使花開者，乃韋七七，非殷七七也。東坡此詩，誤以韋爲殷耳。不然，二事所載，果有一誤也。

東坡有老饕賦，前後皆說飲食。按左傳文十八年云：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說者皆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然則東坡此賦，當云老餮，不當云老饕。

東坡赤壁賦，此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一本作共樂，當以食爲正。賦本韻語，此賦自以月、色、竭、食、辭、白、爲協，若於樂字，則是取下客喜而笑，洗盞更酌爲協，不特文勢萎靡，而又段絡叢雜。東坡大筆，必不爲爾。所謂食者，乃自己之眞味，受用之正地，非他人之所與知者也。今蘇子有得乎此，則其間至樂，蓋不可以容聲矣。又何必言樂，而後始爲樂哉。素問云：精食氣，形食味，啓玄子爲之說曰：氣化則精生，味和則形長。又云：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啓玄子爲之說曰：氣生壯火，故云壯火食氣，少火滋氣，故云氣食少火。東坡賦意正與此同。

東坡跋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云：莊子世無有讀知此疑神，四注本載東坡自說云：案蘇軾辭注，今所傳惟永嘉王十朋與與興本，此所云四注者，未知何本。檢王、蘇二注內，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莊子曰：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與易陰疑于陽必戰，禮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案宋張淏雲谷雜記載東坡說，自孔子曰以下至此，其文並同。又濁醪有妙理賦云：失憂心于昨夢，皆妙理之疑神。四注本據此說，一斷以爲疑神。又酒賦云：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實際而形開，則注家無所說。冶曰：四注所援東坡之說，吾恐非蘇子之言也。信如蘇子之言，則蘇子之見，厥亦偏矣。所謂先輩不敢改書，是固有理。若斷疑神以爲疑神，則吾不知其說也。莊子謂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正如醫辭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今東坡以爲與陰疑于陽，使人疑汝于夫子同，殆非也。案張淏雲谷雜記謂用志不分，乃疑于神之說，出于列子，改作凝者，蓋與此所論有異。何者爲主，東坡蜀人，先見蜀本，因目生心，承文立義，皦如星日，牢如膠漆，久之又久，心與理化，忽覽別本，如覩怪物，矛前盾後，能無改乎。東坡以蜀本爲善本，而四方本皆後人所改，又安知四方本不爲善本，而蜀本獨非前人之誤乎。

東坡漱茶帖云：茶性暗中損人，爲不少，吾有一法，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頃刻間，此說亦未盡。得茶性固多損，漱茶則牙齒固利，脾胃固不傷，然不知齒白屬腎，茶入齒縫，氣味之所蒸，全歸腎經，脾胃雖不覺，而腎則覺之，消陽助陰，漱腎無異，或謂腎之與漱，腎之爲力甚多，而漱之爲力甚少，漱滌之

損，終輕于腎，此亦不然，飲腎則氣先歸于脾胃，而後始傳于餘臟，今而漱之，則其氣獨歸于腎，是其力多少，適相等耳。若脾胃則漱實勝于腎也。

東坡云：治目如治民，治齒如治軍，治目如曹參之治齊，治齒如商鞅之治秦。醫者韓悅之曰：東坡此語，強爲說爾，其實不然。治目治齒，自當有緩急時，不可必也。且治目者，燒烙漬浸，鉤割針鑱，無所不用，又其所用藥，如石膽、石中黃、雞子、白銅、青碉、青礵砂、白丁香之類，性俱有毒，豈盡如東坡所言乎。予竊謂韓悅雖有理，亦未敢以爲至論也。比見張鍊師幾道，道及此，因舉其里中一農家叟，病目已不治，適有客來過，既去，遺一銀藥餅子，開視其藥滿中，或者試令病者點之，或以爲不知何藥，不可點，或又謂叟病已不治，敢復不效，何傷，遂試以少許點之，痛不可忍，然二三日後，目似見物，叟因更點少許，痛亦如前，又三五日，見物頗明，乃連點數日，其患良愈。他日客還曰：前別時，遺一藥餅子，曾收得否，主人問是何藥，客云：此射生藥，箭所用，蓋取生烏頭汁，雜諸毒物，搗成者，他無所施，乞以見付，予聞張言，始知韓子之言爲可信。

東坡水調歌頭：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一時詞手，多用此格，如魯直云：我欲騎鯨歸去，只恐神仙官府，嫌我醉時眞笑，拍華仙手，幾度夢中身。

東坡蓍墨墨又有文公檜、鼈臘墨六字者，且自言不知其所謂，予以爲此亦易曉，文公檜、當是作者之姓名，鼈臘則所造之歲月耳。鼈，鼠也，謂歲陽直子，臘，則十二月也。

東坡先生，神仙中人也，其篇什歌詠，沖融浩翰，庸何敢議，然其之大氣壯，語太峻快，故中間時時有少隘杌者，如論廁、廁論之倒，滹沱河、蕪蔞亭之誤，皆是也。今聊疏其一二，可以爲峻雄者之戒，和劉貢父云：散奇逢怨歲，計拙集枯梧，按晉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于窾，己獨集于枯，東坡此詩意，全用晉語事，而押韻處，使加梧字，豈非太峻快耶。次韻秦少章云：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則全用劉禹錫石頭城詩，但改其下三五字耳，亦是太峻快也。桓魋墓云：縱令司馬能鑱石，奈有中郎解摸金，按陳琳爲袁紹檄曹操云：曹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則摸金乃校尉，非中郎也，病起云：何妨一笑于痾散，絕勝倉公飲上池，按史記長桑君出藥與扁鵲，飲以上池之水，曰：三十日當知物矣，坡則以爲倉公，倉公澹于慾也，送陳六云：去年持節發倉廩，到處買刀收鼠栗，按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用繭栗，不得便爲牛，次韻張秉道云：憐君嗜好更迂闊，得我新詩落折屐，按晉書折者屐齒，而非屐也，若云得我新詩齒折屐，則其爲喜下言可知。石鼓歌云：上蔡公子牽黃狗，本譽李斯善作篆，而復引黃犬事，殆似勉強，次韻周長官見寄云：罔罔可憐眞喪狗，時時知觸是虛舟，喪家之狗，而止用兩字，似不甚妥。又送客云：鍾乳金鈔十二行，樂天詩云：鍾乳三千兩，金鈔十二行，今便配合爲一句，恐非後輩楷式。觀歐陽鈐轄刀劍戰袍云：書生只有坐帷幄，談笑毫端弄生殺，叫呼鼓噪上竿，猛士應憐小兒點，此語雖有激而出，然使不知道者觀之，能無失倫之嫌乎。

文叔通濟陽雜記云：徐凝詩廬山瀑布詩云：千古長如白練垂，一條界破青山色，東坡笑之，謂之惡詩，及

坡自題，則曰：擘開蒼玉峽，飛出兩白龍。予謂東坡之擘開，與徐凝之界破，其惡一也。治近讀坡集，其游瀟山詩（案瀟山原本作泉山，今據蘇軾集改正）又云：擘開翠峽出雲雷，裁破奔崖作潭洞。然則坡之峽，凡兩度擘開矣。

玉既晉卿，研寶納室，以前後所得法書名畫，盡貯其中。東坡為作記云：桓靈寶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留意之禍也。東坡又嘗謂其弟子由之達，自幼而然，每獲書畫，漠然不甚經意。若坡所論，真所謂寓物而不留物者也。然為歌詩話，所載歌狀，與晉卿往還者，多以書畫為累，是豈真能忘情者哉。世所傳洪駒範燈蛾詞云：也知愛處實難拚，駒範特指蟲蟻言耳。人之逐欲而喪軀者，抑有甚于此，此深可以為士君子之戒也。

人情譽之則喜，訾之則怒，喜不于其譽，于其榮也；怒不于其訾，于其辱也。小人則不然，反甘心于得惡聲，既不以為辱，而更自以為榮焉。夫小人亦人也，亦人之心也，榮辱與人同之，而其美惡之別，蓋與人相反者，何哉？吾之所利者，在此焉耳。彼世之所謂榮辱者，非吾所恤也。唐穆宗時，李逢吉之黨潛貶戶部侍郎李紳為端州司馬，逢吉仍率百官表賀，既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方與張又新語，門者弗內，良久，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衆駭愕，辟易憚之。夫衆之所以憚又新者，憚其惡聲也。又新之所以獲衆憚者，賣其惡聲也。吾方賣之，惟恐惡聲之不四馳也。利在于辱，辱吾榮也。又何辱之云乎。人君之所以理世，人之所以處世，惟榮與辱兩端而已。榮辱兩無所施，則賊君戕父，無所不至矣。人亦安得而不憚之哉。頃有一人焉，才而甚（案此下原本缺一字，稍親要路，常于廣坐顧言曰：吾之力薄，誠能不與人為禍，惟是朝夕議論之間，或能與人為禍。吁，此又畢為又新而市惡聲者也。賈者必珍其貨而後市，小人則惡其聲而後市，一閔之市，厥有如此。

人言山谷之于東坡，常欲抗衡而常不及，故其詩文字畫，別為一家。意若曰：我為汝所為，要在人後，我不為汝所為，則必得以名世，成不朽。此其為論也隘矣。凡人才之所得，千萬而蔑有同之者，是造物者之大恒也。兔自為短，鶴自為長，兔豈為鶴而始短，吾足鶴豈為兔而始長，吾歷也哉。近世周戶部題魯直墨蹟云：詩律如提十萬兵，東坡與欲避時名，須知筆墨渾閒事，猶與先生抵死爭。周深于文者，此詩亦以世俗之口量前人之心也。閒讀周集，因為此說，以喻世之不知山谷者。

魯直喜見八叔父詩云：稍詢耆舊聞，大半歸山丘。小兒攜婦子，襁褓皆裹頭。東坡詩有云：當時襁褓皆七尺，而我安得留康強（案蘇軾紹然臺詩用十五刪韻作康強二字誤，蘇、黃所狀皆一類，而黃不若蘇之簡而詣理也。

黃魯直作東坡墨戲賦云：筆力跌宕于風烟，無人之境，蓋道人之所易，而畫工之所難。又其他詩，多喜用跌宕二字，此出于蜀志簡雍傳云：雍優游風儀，性簡傲，跌宕風儀，疑作風議。

介甫詠韓退之詩云：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又集唐百家選，其自序云：廢日力于此，良足惜。此其為言，可以為遠矣。求其用心，可以為遠矣。然撰著字說，及三經新義，前人論議，皆斥去不用，一出新意，必使天下學者，皆吾之從，顧不知自謂費精神廢日力者也。文字固不足治，觀其得君柄國，專以財賦為己任，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卒以召朋黨相

煽之禍。此豈非言語自為一人，而其事業又自為一人乎。吁，可怪已。

陳無已詩寄晁以道云：十年作吏仍餬口，兩地為鄰闕寄聲。注云：顏魯公帖曰：閭門百口，幾至餬口，寄陳無已（此詩所作年月，以道、無已所遺，魯公帖以下十二字，有淵所注）。按左傳，鄭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杜預云：餬，粥也。粥乃貧家所食，陳詩自謂仕久而貧，因用鄭莊公語，而顏真卿謂其家幾至餬口，則其意與左氏異，豈以餬口謂都無所食乎。

陳無已每登臨得句，即急歸，以一榻，以被蒙首，謂之吟榻。金國初張斛德容作詩，亦以被蒙首，須詩成乃起。

米元章治第潤州，有小軒面西山，用王徽之朝來致有爽氣語，名致爽。石林先生以為世以致字為學，以致其道之致，非也。魏、晉以來，外以致為語助，似是訓甚。李子曰：以致爽之致，為致其道之致，固謬。又云：似是訓甚，則其言義含糊，模棱手耳。致自為甚，致爽自得以名軒，此亦何必深論，若以致為語助，則大段乖刺矣。

楊誠齋詩句句入理，予尤愛其送子一聯云：好官難得忙不得，好人難做須著力。著力處政是聖賢階級，若夫淺丈夫少有異于人，必責十百之效于外，一不我應，悻悻然以舉世為不知己，方扼腕之不暇，顧肯著力于仁矣乎。故終身不能為好人。

張本孝叔為孔毅父雜說序云：其言漢景免笞人背，明皇親擇守令，宣宗立太子，不委宰相而屬宦官，至言祥瑞風雲不可憑，議論甚隱。其引父命亦得為勅，母亦可稱大人，傳或有之，不可為後世法，則近贊言焉。孝叔謂後二事不可以為後世法，非也。毅夫錄此者，蓋見前史有此語，因而表出之，初不定以為後世法也。而孝叔以此為贅，何不量己之贅耶。

世傳筆詩，使盡好心無所用，只因閒管得人憎。又孟知今日成閒管，痛悔當時用好心。又自從蒙倖束，轉覺用心勞。此三聯語雖不甚婉，格雖不甚高，而皆以心對管，其意各有所主，亦可以見風人託物，雖不至到。

納粃投名媿已深，更教門外久沈吟。車廂計急燒牛尾，不是田單素有心。此詩竟不知何人所作，投謁固可恥，然士當窮困，搖尾乞憐于人，亦可愍也。

近世宋九嘉自言平生有三恨：一恨佛、老之說，不出于孔氏前，二恨詞學之士，多好譯經潤文，三恨大才而攻異端，佛、老、異端，固所當恨，至于學士大夫，譯經潤文，雖有異于顏子之若愚，曾子之一唯，本諸故訓，開釋奧義，是亦儒學之所先務，又何足訾乎。今飛卿一切以此為恨，殆見世之為文之士，大章短篇，略無自己一字，第剝削詩書中一二語，重摹而複寫之，以為文之至，則此誠可恨耳。所見有疑，似所恨有當否，吾恐後生輩泥飛卿之說，便以為準繩，則必有棄經之實，而專從事于詞藻之華者，故為辨白之。

詩二雅及頌前三卷，題曰：某詩之什。陸德明釋云：歌詩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為一卷，名之為什。今人以詩為篇什，或稱譽他人所作為佳什，非也。

古文用韻，鄰傍上下，凡聲音之近似者，俱得相與爲協。若東、冬、江、爲協，旨、有、語、協，歌、麻、陽、庚、蒸、馮、屋、角、之類，皆得通用。至入聲則有彙用五六韻者，蓋古人因事爲文，不拘聲病，而專以意爲主，雖其音韻不諧，不恤也。後人則專以浮聲切響論文，文之骨格安得不弱。

鄰韻而協者，詩家閑用之，謂之轆轤格。又謂之出入格，或以爲宋人始，非也。此自有詩以來有之，蓋古人文體寬簡，不專以聲病爲工拙也。

諸樂有拍，惟琴無拍，琴無節奏，節奏雖似拍，而非拍也。前賢論今琴曲已是鄭、衛，若又作拍，則淫哇之聲，有甚于鄭、衛者矣。故琴家間遇亦不妨，疾亦不妨，所最忌者，惟其作拍，而能改齋漫錄論胡笳十八拍，引謝希逸琴論云：平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六拍，清調明君十三拍，閒絃明君九拍，蜀調明君十二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七曲皆言拍，果是希逸語，古在琴操，其實不當言拍，止可言雜奏也。今琴譜載大小胡笳十八拍，或十九拍者，乃後世琴工相傳云爾。

鮑照有井謎，世傳東坡有賀資謎，又黃庭堅有粥謎，象棊謎，近者伶官劉子才，蓄才人隱語數十卷，謎固小技，然其諷詠比興，固與詩人同義，而在士大夫舉中，亦談笑一助也。嘗擬作井謎云：四十餘八箇頭，一頭還對一脚，中間全無肚腸，外面許多棱角，此末聯亦借前人語也。嘗聞用字謎，既久止記一二句，今爲足成之云：三山自三山，山山皆倒懸，一月復一月，月月還相連，左右拼雙羽，橫列二川間，家都六口，兩口不圍圓，又聞墨斗謎云：我有一張琴，一絃藏在腹，莫笑墨如鴉，正蠶人間曲。染物瑕顯謎云：在染何曾染，無生得鶴生，有人來解結，見性自分明。

敬齋古今黈拾遺卷之一

晉書天文志儀象云：洛誥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言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陸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又引周禮地中之說，以土圭句股法入之，得天徑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以減於甄曜度、考異郵之數，餘一十六萬六千六百一十三里有奇，或以問李子曰：以土圭法，校之甄曜度、考異郵，其數曾不及半，是何二說相懸如是之殊邪。曰：此蓋甄曜度、考異郵之數，自天之極際言之，土圭之數，自黃道言之。天包地外，地處天中，日月又居天地兩閒，故其數常半天徑也。而猶有不合者，不容不合，特算家大率言之，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說者謂麗爲附，然日月之麗乎天，非若百穀草木之麗乎土也，亦本乎天者親上云耳，故邵康節解離麗之麗，不取舊說，但謂文彩著見之義。

又晉書天文志云：傳說一星，在尾後，主章祝巫官，傳、從人從專，音直戀反，說、讀如字，而莊子云：傅說得之，以騎箕尾，則傳、從人從尊，說、讀如悅音，是爲殷相之名，而不傳說之義。然晉志言此星在尾後，則實當箕、尾之閒，而復云主章祝巫官，何也，豈莊周之言，與此各自爲說，不相本耶。博聞君子，當有以辨之。

前漢西域傳云：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自車師前王庭，隨

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師古曰。波河、循河也。音彼義反。黈曰。此義是而音非。波止當如字讀之。波之爲言。自有循順之意。今人言循河而行者。皆謂之邊河。波河之語。與邊河敢同。傳又云。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婼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孔道者。穿山險而爲道。猶今言穴徑耳。此又誤矣。孔道止謂大道也。前言婼在西南。故後言不當大道。若謂不當穴徑。是何說之怪耶。故其下又言西北至鄯善。則知鄯善正當大道耳。

李益鶴雀樓詩。事去千年猶恨速。然來一日即知長。魯直初至萊縣詩云。千年往事如飛鳥。一日傾愁對夕陽。全用李句。然其意不逮李遠矣。

左傳。莊公七年。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杜氏解如爲而。晉書禮志。載成帝納皇后杜氏。畢委桓子語。夫婦所生若如人。然左氏實作若而人。因知而如二字。古語相通。俗謂如今又謂而今。亦當本古語云然。

鐘言撞。鼓亦得撞。見前漢西域傳。龜茲王絳賀。樂漢制度。歸其國。出入傳呼。撞鐘鼓。

五經中。詩最難讀。以音釋參糅故也。教讀者。當專從毛。不得已當從鄭。何者。師傳已來。皆曰毛詩。不曰鄭詩。蓋康成本用毛說。特毛義有不安者。以己見改易。或毛氏不爲傳。則以箋明之。今之人一不從毛。一不從鄭。但視陸德明釋文易曉者雜之。蹟所以前後齟齬。無所統紀。而義益阻。惟舍一而取一。則無是患矣。予之爲此說也。不爲毛氏純是。而鄭則非也。要知兩家之說。必從其一焉耳。

沈田子殺王鎮惡。而王修執田子。數以專殺。斬之。通鑑小浙本載之義熙十三年。而大字本作十四年。此本爲正。

李義山詩。古木含風久。凡兩用。搖落對云。疏螢怯露深。戲贈張書記對云。平蕪盡日閑。其優劣大不相侔。

覽者自當見之。詠櫻花云。月裏誰無姊。雲中亦有君。又詠李花云。月裏誰無姊。雲中亦有君。用之於櫻花雖新奇。固不若用之於李花之爲高潔也。然誰無姊。語太相徑庭。誰字止宜作事。

根非生下土云。醁醽、本酒名也。花新開以顏色似之。故取名。黈曰。花之色類醁醽者甚多。皆不以爲名。獨取此花。理不應耳。蓋兼以風韻芳馨名之。不專取色而已。

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因尋樵子徑。暝到葛洪家。自不害爲佳句。而後人論詩者。以爲此皆假對。意謂下土與秋風。樵子與葛洪。不相偶屬。故借下爲春夏之夏。子爲朱紫之紫。蓋俗哉。

素問上古天眞論。岐伯曰。上古之人。飲食有取。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不然也。今時之人。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使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啓玄子王冰之注。取數固多。然其所不合者。亦不少也。岐伯此言。以爲今人逐末喪本。塞聰遺失天理之大全。則是以妄爲常。今冰以爲寡於誠信。失其旨遠矣。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止言情欲之伐其生。今注云。輕用曰耗。意雖相近。實以文理。耗散二字。實相連屬耳。逆於生樂。謂迎逆乎生之樂。注謂逆養生之樂。亦未可憑也。

又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春爲發陳。夜臥早起。廣步於庭。夏爲蕃秀。夜臥早起。無厭於日。秋爲容平。早臥早起。與雞俱興。冬爲閉藏。早臥晚起。必待日光。黈曰。人稟陰陽之氣以生。而陽則爲德。陰則爲刑。刑則主殺。德則主生。故其情性。常喜陽而惡陰。冬爲閉藏之時。夜臥早起者。所以順陽氣於未明之登也。是固宜其然矣。然其春三月發陳之時。自當早臥早起。以順陽氣於開暢之日。而今稱夜臥早起。與夏三月無別。則眞誤矣。夫陰陽寒暑。均布四時。若令春夏同科耶。秋冬亦當一體。則何以爲四時也哉。故春之早起不必置論。則其夜臥二字。必早臥之舛也。又其秋三月容平之時。自當晚臥晚起。以謝陰氣於肅殺之曉。而今稱早臥早起。是又誤之甚者。不可不辨也。夫秋氣之嚴。莫嚴於霜降之辰。萬物凋落。攝養之家。最爲深懼。而使人早起。與雞俱興。則是作意犯冒。與霜亢也。無乃乖全生之理乎。王冰求其說而不得。乃云。懼中寒露。故早臥。欲使安寧。故早起。以常情度之。人亦豈有畏寒露之霑衣而不畏肅霜之損肌骨乎。此妄說也。惟早晚之文一政。則其下錯繆。與雞俱興之類。皆可得而正之矣。蓋素問一書。脫誤訛復。如是者居十七。遇不可通者。不可強爲之辭。政當以意會之耳。

韓退之自謂雖陳編以盜竊。柳子厚自謂好剽取古人文句以自娛。歐陽永叔亦自謂好取古人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子之所爲。時以穿鑿盜取。飾爲文辭。以自欣喜。三先生自謂之盜者。謂齊之國氏也。不過點注前言往行。以爲我用耳。而世之不善爲文者。莫不手日所及。輒自探討。其身爲穿鑿之子。而事死莫肯承服。強自揜蓋。強自粉澤。將以欺天下。而卒不能以欺一人。是所謂宋之向氏也歟。

世以祕監爲奎府。御書爲奎畫。謂奎宿主文章也。故宋有奎文閣、寶奎樓之稱。又薛奎字伯藝。吳奎字長文。悉以文藝配奎爲言。予考之晉書天文志。則云。奎十六星。在西方。天之武庫也。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溝瀆。其象與圖書文章等。奎不相干。而東壁二星在北方。實主文章。蓋爲天下圖書之祕府。其星明。王者興。道術行。國多君子。其星失色。大小不同。下者好武。經士不用。是則圖書文章。皆當取象東壁。於義爲愜。然世之言文章者。不取東壁。而獨取奎者。豈奎宿森羅錯綜。有象於文。而東壁無之邪。或前人誤用。而後人承之邪。抑別有所出。而吾未之見也。

古詩。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涕泣淚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呂延濟曰。牽牛、織女星。夫婦道也。常阻河漢。不得相親。此以夫喻君。婦喻臣。言臣有才能。不得事君而爲讒邪所隔。故後人用牛、女事。及詠七夕等。皆以爲牽牛、織女。案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織女、天女孫也。天紀九星。乃在貫索東。距牽牛甚遠。然則牛、女之女。非織女。乃須女也。須女四星。天之少府也。須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牽牛、亦賤役也。故須女與牽牛相媲。又同列于二十八宿之中。密相附麗。但隔天漢。詩人以是有盈盈脈脈之語。若以爲織女。則天女牛郎。非其偶也。或者引大東之詩云。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此自以牽牛、織女、爲類。延濟之注。於何繆戾。曰。大東義取有名無實而已。呂說義取伉儷。難以彼此相證也。

詩無羊三十維物爾牲則具毛傳云異毛色者三十也而疏家乃謂每色之物皆有三十誤矣詩意本主所牧之多謂毛色有三十等亦大率言之今云每色各有三十則計其所牧能有幾何而當時之人詠之詩邪若又以爲每色色別三十種則爲色太繁反更難通毛言異毛色者三十政謂總括諸色至有三十等耳其義甚爲明白不勞異說

乾陽物也釋于七而老于九坤陰物也反是釋于八而老于六聞之北方人相馬之老稚不於其齒而於其目對視己之身自首見腰則二三歲之交自首見腹則五六之交自首見胸則七八之交止見其首則此馬十歲矣過是以往又加以溟涬焉則不可得而年之

通鑑唐高宗顯慶元年來濟引齊國老人語曰君不奪農時則一國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則一國之人皆有餘衣矣注云蠶要者以蠶事爲要非也上云農時則蠶要者亦謂切要之時也故濟又云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

夫子與夷齊而不與衛君公羊子與輒而不與蒯聵質此一事足明公羊全書之妄君子不可以一事妄全書以一事而妄全書甚之也甚之奈何甚此一事之妄也

草可以爲木荀子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射干草也獸可以爲禽易屯之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鹿自獸耳酒可以爲饌論語有酒食先生饌饌食也佛可以爲仙坡其書稱忍辱僊人及金僊

鐔字爲潭三音廣韻以爲劍鼻莊子注爲劍口呂吉甫曰鐔者劍之所以爲本也又曰所植者也又鋏音類莊子注云把也呂曰附鐔者也蓋所持而行之者也鋏既爲把則鐔乃俗謂扼手者也又姓音蟫

文出升平世禾生大有年四克今日月六合古山川反朴次三五古文丁一千王功因各定大作不相沿

主化布于下人心孚自天上方求士切公亦立仁先才行苟并至位名尤兩全末由弓冶手安比父兄

屑幸及布衣仕宜希守令先尺刀元並用丹白具同研去吏多甘老休兵坐力田干戈包已久永卜本

支延歐陽永叔戲爲也小兒初作字點畫稍多即難措筆必簡易則易爲力故小學有上士出山水中人坐竹林之語歐公此詩當亦爲兒輩設也

柳子論四維爲二繒以爲廉與恥皆義之小節也不當與義抗而爲維究而觀之柳子之辨凡數百言祇是解釋孟子蓋惡之心義之端也八字

東坡詩曰口業尚詩猶小小眼花因酒尚紛紛又曰口業不停雖有債眼花亂墜酒生風若眼花則或然或否若口業則信有之

晉書段匹磾贊曰匹磾勁烈隕身全節點實凶殘自貽罪戾戾字協韻讀從入聲

又荀崧傳崧鎮宛爲賊杜曾所圍石覽時爲襄城太守崧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覽而其烈女傳載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陽將軍石覽計無從出崧小女灌時年十三突圍夜出自詣覽乞師先謂覽爲襄城守後謂崧爲襄城守二說不同當有一誤

法帖有梁侍中蕭子雲所書列子之說宋之向氏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目字作白意謂自所及又三年大穰穰字作壤古字或通用

小說中載宮人詩云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旁人認繡毬一本云承恩醉殊害義理又杜荀鶴春宮怨落句云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一本云相伴則上下支離不成語矣

晉文帝崩武帝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繼深衣素冠降席徹膳大宰司馬孚等奏請改半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其苴絰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畢紛紜言及悲殺奈何奈何此悲殺之殺從去聲讀之之辭也殺即衰減之義而謂之甚者蓋物極則反哀痛之極理當稍減也故今人言甚者皆謂之殺武帝第二詔又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不能自勝其義與殺無以異也或曰殺損也悲殺如言悲剝

退之進學解云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此有類於晉書孝武帝紀史臣論云靜河海於既泄補穹圃於已蓋此史臣語又有類於陸機文賦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

予初學東坡先生字間有效予以臥筆取媚者當時不悟謂坡公心畫之妙盡於是矣今而老大轉覺字畫骫骳不成雖折指拗腕力自改悔竟莫能奪去舊習且學小技一言之誤爲累終身況心術之微迷勤無方易放難收後生輩得不蚤近大人君子之門以端其本而澄其源耶

前漢陳涉世家吳廣殺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以失期當斬籍弟令無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服虔曰籍假也弟次第也應劭曰籍吏士名籍也蘇林曰弟且也薛曰服說籍假蘇說弟且是也應說名籍服說次弟非也弟本訓但但亦且意此言籍弟令毋斬猶云假使不殺

離騷經宋玉招魂云娛酒不廢沈耽自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王逸注言鐙錯飾設以禽獸有其事也案玉篇鐙都滕切說文云錠也廣韻曰鐙也又都鄧切鞍鐙也錠徒徑切錫屬說文錠鐙也韻又丁定切豆有足曰定無足曰鐙去聲錠又堂練切鐙有足也然則鐙錠二字各自有三義也

通鑑魏明帝使女尚書六人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處當畫可皆從己字也晉食貨志咸寧三年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略不下種深以爲慮主者何以爲百姓計促處當之而杜預畫疏中又有都督度支其處當之語此處當字即處置句當之義與通鑑不同

荀子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楊倞注云蘭槐香草也其根爲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蓋陶宏景云離騷所謂蘭茝蓋苗名蘭茝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茝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爲芷也滫溺也倞說如此而史記三王世家引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所以漸然也然則如馬遷所載則蘭根也白芷也斷然其二物也荀子謂蘭槐之根是爲芷則蘭槐自爲白芷苗又徐廣史記注云滫者漸米汁也據荀子及史記皆云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是指其可惡之狀今投蘭茝於淅米汁中則其芳香大壞已自可惡楊倞謂滫爲溺未必乃爾案韻

近世御史大夫張文正公諱行簡字敬夫文集十卷雜論云孔毅夫雜說言今之與夷狄最多者歲幾百萬不若漢所遺之多漢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七千四百八十萬余謂漢以文計今以貫計十貫乃一萬也七千四百八十萬即七萬四千八百貫耳一億九十萬亦纔十萬九百貫也而宋歲與契丹五十萬兩匹直一百萬貫視漢孰爲多哉足明孔說之非集中又有蠟梅詩云池邊乍想漸蒼帽堂下遙驚號國衫用事亦新奇又樂章有教坊腔子三十五首內道調一中五遼六中呂近十二中三遼八考諸制曲中止見名近者不知所謂中與遼者何等聲也異日當求知音者問之

莊子知北游云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也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一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郭注云玷捶鉤之輕重而無毫芒之差故捶字數音郭則音丁東反徐則音鎚李則音壘其玷捶之玷陸德明音丁恬反詳上下文意正當從隨音爲勝捶即鍛也猶今世俗所謂打也今人凡有怪治者悉爲之打此其理甚易曉而郭注以爲玷捶鉤之輕重謬也

薄太后以冒絮提帝又文帝時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提擲也投也擿也與提耳之提異

李華寄趙七詩云丹邱忽聚散素璧相奔衝出於老杜泰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

吳陸遜傳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又云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遜之一疏之中其言僅盈二百前云見衆損減而後云見衆足以圖事首尾相違自爲水火何邪此非獨陸遜之謬亦史筆去取之不精也

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皆作靈音孟春東風解凍無音則當讀如字爲佳賈反蓋角解之解自解也解凍之解有物爲之自解也

封燕然山銘謂竇憲委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納于大麓則堯舜內禪之事也惟清緝熙則文王受命之詩也而固也施之於憲雖文人造次之辭亦不倫矣

應璩休璉百一詩云文章不經國管籥無尺書善曰新序孫叔敖府庫之藏金玉管籥之藏書善誠是然管籥二字實用賈誼語也誼陳政事疏云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管籥而不知大體

天地之氣陰陽相半曰暘曰雨各以其時則謂之和平一有所偏則謂之隔并隔并者謂陰陽有所閉隔則或枯或澇有所彌并安帝延光元年陳忠上疏云今天心未得隔并陂澤竭竭之域或淫雨滿河徐兗之濱海水益溢竟豫則蝗蝻滋生荆揚則稻收歉薄又順帝陽嘉二年郎顗上書曰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上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夫忠顗所言皆關旱乾水溢之偏也

予至東平得一算經大概多明如積之術以十九字忘其上下層數曰仙明雷漢螢層高上天人地下低減落逝泉晴鬼此蓋以人爲太極而以天地各自爲元而陟降之其說雖若簡淺而其理頗爲易曉予偏觀諸家如積圖式皆以天元在上乘則升之除則降之獨太原彭澤產材法立天元在下凡今之印本復軌學者俱下置天元者悉隨習產材法耳產材在數學中亦入域之賢也而立法與古相反者其意以爲天本在上動則不可復上而必置於下動則徐上亦猶易卦乾在在下坤在在上二氣相交而爲太也故以乘則降之除則升之求地元則反是

宣帝朝同時有杜延年田延年嚴延年

三國志劉焉傳注陳壽益都耆舊傳曰董扶發抗論益都少髦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之也然則當號至止不當號致止而今云致止者得非以扶所至士大夫長服遂致生談論與耆舊傳恐誤

又潘濬傳注襄陽記曰襄陽習溫爲荆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濬子祕過辭於溫問曰先君昔因君侯常爲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溫曰無過於君也後祕爲尚書僕射代溫爲公平甚得州里之譽昔因之因錯定是目字

孫休傳永安五年休欲與常曜盛沖講論道藝張布忌二人切直因飾說以遏之休答云孤之涉學尋書略徧所見不少今曜等入但欲講書不爲從曜等始受學也又恐布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沖等入史言休銳意於典籍欲遍覽百家之言觀其所答張布語非其好學徒因事以自衒耳果能以進德爲樂雖百布拒遏必不肯終至廢輟傳曰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是言好惡之眞也如休所爲豈得謂之眞好學者邪

越世家載陶朱公中男殺人當死公之長男教其弟之楚遺千金于莊生莊生非有意受之也欲以成事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自有如病至勿動十字其意曖昧讀者多不能諭然究上下文其脈絡自相貫通初不難曉蓋莊生指所得之金而語其婦云此金非吾家所有一如病患之來不可使宿因又誡其婦云待事成後即復歸之宜勿動也

左傳昭二十四年冬十月癸酉壬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使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此有數說曾子者謂陰不佞不應賣玉蓋拘得玉者將取之則詐之曰此爲石也賣欺紿也不佞以此得玉劉子者謂此倒簡當是將賣之則爲石六字在津人得之河上之下津人不識寶珪雖欲賣之而自謂此石耳所得能幾遂不賣張子者謂不佞拘津人取其玉意欲得玉而賣之其津人不肯與則曰祇是石耳故不佞不復取及王定津人獻之玉王與之東訾蓋嘗子朝之寶珪復歸於己也當以取其玉將賣之爲一句高子者謂成周之寶珪既沈之河矣翌日復自出外明神物之有所歸也故不佞將賣之化之而爲石焉已而復爲玉因得以獻李子曰以上四說皆非也只是不佞將賣玉而賈者不識則以爲石耳事定不佞獻王王喜與之東訾

李白瀑布詩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而陸龜蒙詠瀑布云撒色染不得神功裁亦難可謂天冠地履矣樂天詠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狄燠詠柳翠色折不盡離情生更多蓋皆模寫李白體而蜀妓贈陳希夷則云帝王師不得日月老應難是又其變也

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以意對耳故前人謂之十四字句或者說子美詩無一字浪發者人止知以意對不知七十與尋常正爲切對也蓋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尋常亦數也故得對七十

或者之言非是。如秦州雜詩云。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西南非數也。此詩西南字雖非其數。而四方之名。與數相近準。或者之言。猶得借用。如杜位宅守歲云。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豈飛騰亦爲四方之名。或者之意不可信。

東坡九衢人散月紛紛。出於老杜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詩云。鶴衣掛蘿薜。涼月白紛紛。

堯舜稱帝。三代稱王。帝王皆天子也。春秋之世。吳、楚僭王。吾夫子故又以天子爲天王。王既王矣。而又以天之。非故爲是誇大而華美之也。直以爲吳、楚之嫌耳。是則夫子之爲萬世慮也深矣。然而後世猶敢以僭言之。通鑑。齊明帝建武元年。載西昌侯鸞。徙雍州刺史晉安王子懋爲江州刺史。仍令留都曲助銳。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陳顯達過襄陽。子懋謂曰。朝廷令身單身而返。身是天王。豈可過輕率。今猶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又此年冬十月。鸞殺諸王事下。載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等。世祖曰。子響遂反。載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惟巴東。上問其故。對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諸籤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載僧靜、世祖稱諸王爲天王。猶謂諸王皆天係。似有說也。而子懋自以爲天王。是其意以王與皇帝等爾。故自稱之爲天王也。當是時。西昌侯鸞方圖弒立。綱紀蕩然。豈子懋以名爲不足校而遽爾耶。不然。名數階級。古今所最重者。何子懋一切不顧。敢以自與。如是其輕也。是故知爲國者。禮爲重。知爲禮者。名爲重。齊之世。禮既壞亂。名又亡。廢。尚爲國乎哉。

書高宗肜日。乃曰其餘台。西伯戡黎。今王其台。今王其如台。此一句。蓋高宗肜日中語也。孔安國皆以台爲祖己、祖伊自言其身。三山林氏。以台爲紂自言之。案言台者。多是帝王自舉。猶稱朕云耳。

上下語只以一字論之。林爲優。

東坡贈勝之減字木蘭花。有云。要賭休樂。六隻骰兒六點兒。東坡以爲六隻皆六點。此色乃沒賽也。然此一句中間。少皆字意。卻便是六隻骰兒都計六點而已。纔得俗所課六丁神。乃色之最少者耳。只欠一字。辭理俱詘。

杜詩宴楊使君東樓云。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爲。此爲字。乃用論語不圍爲樂之至於斯。及三年不爲樂之爲。或讀樂作洛者非。

俗以優伶爲無過盡。此亦有所出。晉語曰。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驪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爲吾具特羊之羹。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

檀弓上。子路弗出姊喪。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注云。行道猶行仁義。非是行道之人。猶云塗人。先王制禮。自不可過。若謂不忍。可除而猶不除。塗之人皆有此心。安在其爲先王之禮乎。故子路聞而除之。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至既入其苴。又從而招之。李子曰。天下萬車之不同。必歸於至正。天下萬理之不同。必歸於至當。苟以是而未歸。如之何其拒人也。祇有受之而已。然當孟子時。楊、墨、寓路。孟子不以辭

而闢之。聖人之道息矣。因自云。今吾之所以與楊、墨、辨者。如追放逸之豚。雖已入其闌苴。猶恐防閑之不密。或奔走而至他。故又須時時從而招呼之。蓋病異端之甚。

荀子。青出於藍。青於藍。此語明白。無可疑者。而東坡以此爲無異夢中語。原坡意。必以青藍二者皆色。不應色出於色。而疑爲夢語也。坡公率不知青自其色。而藍自其作色之物耶。東坡不喜荀、揚、學。故凡二子之書。蠹芥之言。擯摈者無不至。

肉薄攻城。或以肉薄爲裸袒。或以肉薄爲逼之使若魚肉。然皆非是。肉薄、大抵謂士卒身相而。如肉相迫也。

齊澣言於明皇曰。王毛仲小人。寵過生姦。願陛下密之。已而因餞麻察。道禁中語。察遽奏之。下制。澣、察、交搏將相。離間君臣。俱貶。澣戒上令密。而自洩其語。坐此謫降。臣不密則失身。宜矣。而爲察者。言之無所益。不言無所損。亟以澣語奏曰。浮躁傾險。賣友要君。可畏哉。事在開元十七年。

敬齋古今黈拾遺卷之二

俗語。有心避謗遺招謗。無意求名卻得名。此孟子語也。孟子云。人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俗語有任貞省氣力。弄巧費功夫。此周官語也。周官云。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蕭望之傳。鄭朋楚志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盡屬楚。蘇林曰。楚人肥急也。治爾二說皆非。楚志、猶痛心也。楚者謂若捶楚然。

後漢洪傳。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注云。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爲郎。續漢書。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者。雲集於京師。案范史左雄傳。備錄此事。然雄前此嘗上言。請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材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舉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子、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對。乃遣卻郡。雄之始爲四十之請。所以求合往古強仕之制。且恐白面少年之亂政。繼之過抑徐淑。深加詰責者。欲以自行其言。不少假借也。而身忽自舉謝、趙二兒爲郎。何耶。豈初志太銳。迤邐至此而忘之耶。抑謝、趙二兒。聞一知十。果與顏氏等耶。何其所言所行。前後自相違戾。若是其甚也。蓋雄之意。始上言時。惟患天子之不我聽也。已而班下郡國矣。猶患天下之不我喜也。

故因徐淑之舉深詰而卻絕之及其所請之盛也珍材奇樓亦頗沈鬱於下雄姑洒然自悟昔者之請有近於苛乃奏徵鴻碩居博士職且使公卿子弟爲諸生又見物議無他於是汲引廉、建、奏之天子而拜爲郎焉凡以自開而自闢之自奪而自與之初無一髮爲己私計上之爲公是中之正士風下之合輿情但其機甚微權甚密有似於徼幸耳史無具在載究載復則舉主之得失與夫所舉者之當否又得而言焉三子未必有優劣雄意未必有厚薄始終之時異逆順之情遷首低所以生末昂舊詰所以激新奏也

史記扁鵲傳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姓秦氏名越人而不著扁鵲爲官爵爲醫者字以爲官爵則前未始聞以爲醫則尤非其體若以爲字則史家無言首標其字而續書姓名者閒有之矣必在他傳附見或以字行者亦皆以姓冠其首此單稱扁鵲則斷非其字也又禮經言古人始生命名既冠而後有配名之字五十而後有伯仲之字夫扁鵲之稱既不與越人相干又略無伯仲等意意者其爲越人之號歟書傳不著又不敢以自必每每問人人無知者頃讀道藏經軒轅本紀乃始知扁鵲已爲前世名醫案本紀得岐伯帝乃作內外經又有雷公泡製方又有扁鵲俞跗二臣定脈經然則軒轅時已有此號今爲越人之舊稱冠當代故亦以此號之初非越人之自稱也

老杜詩文思憶帝堯杜牧之文思天子復何湲東坡詩文思天子師文母皆用堯典聰明文思語思字舊兩音實作平聲用爲優

賈島詩云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此固無可取者然倒其三二字云孤館留人雨長江送客風則便入詩家圃域矣又俚俗螢聞語風吹前院竹雨濕後庭花其跡猥甚者也若倒云後庭花濕雨前院竹吹風雖不能佳亦粗可道也乃知作詩鍊句爲先

小說載明皇遊月宮聽樂事人多疑之以跡即心此固無可疑者明皇喜仙而嗜樂性習體服與物合而爲一彼其霄漢之舉絲竹之音雖不實想於一時而方寸之所閒有者已去來於夢寐之中然夢月宮而後夢聲者神仙之事固在於有無之閒而聲樂者乃其平昔所好所謂淪於肌膚藏於骨髓而不能自已者也當其始夢之時於其疑似之念乍萌於靈府故忽然神交於盥舒之庭及其心適意暢之極則胸中固有之物不覺自至故卒聞杳眇之音焉此事概可推見而世俗悠悠者因之附以怪誕之說則謬矣

近世李致美作白雲亭詩云白雲亭上白雲秋桂棹蘭槳記昔游往事已隨流水去高山空對夕陽愁案廣韻槳、樂、蘭、即兩切更無他音而李今作平字用誤也東坡赤壁賦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李必以槳、光、方、皆叶不容有別韻遽認作平聲讀之耳

老泉既破揚雄太玄以爲無得於心而侈於外又以爲樂天爲之名以僥倖於聖人而已是謂雄之玄無一而可取也然老泉乃復作太玄總例何哉玄既不取則總例亦不作可也今作爲總例而無取於玄是疑其父而信其子也而可乎老泉之意豈不以太玄實贅於易其書蕪穢而雄既立例矣又不可以

盡廢之惟其總例必如此而後可耳噫言廢則廢言舉則舉既欲廢之又欲舉之吾不知其說也

病僂丈人之承蜩也自謂我有道也五六累丸二而不墜則失之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之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見莊子達生篇郭象謂累三而不墜則失之者十一爲所失愈多非也此乃謂所失愈少耳前言累丸二而不墜則失之者錙銖失者錙銖謂其取蟬當失於錙銖之閒習之漸久累三不墜則承蜩之失十僅有一至於累五與物化則承蜩之時恆若掇取此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郭既以錙銖爲少故反以此十一爲多

列禦寇爲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寫注云適去也箭適去復續沓也方方去也箭方去未至的復寄杯於肘上言其敏疾之妙疏云適往也沓重也寫寄也弦發矢復往重沓而箭所謂臂當作臂括而大者箭方適墜未至於的復寄杯水李子曰注疏前後俱通惟方矢復寫此一句不通蓋適矢已往之矢也方矢將發之矢也去矢復沓前括而後矢之括已寫諸弦上矣今郭謂方矢爲方去未至的義既詭激而且云復寄杯水於肘上則元所措之杯果在何處見田子方篇

老杜寄高適岑參詩云高岑殊矮步沈鮑得同行宋文明傳意慢關飛動篇終接混茫舉天悲□駱賓王近代倡盛王似關官仍貴前賢命可傷以此證戲爲等篇則此老未嘗卻四傑也

葛洪稚川自號抱朴子著內篇二十卷外篇數十卷內篇則多述仙人丹藥神變之事外篇則文字雜著而已唐藝文志錄內篇於道家而神仙類闕之其外篇正宜歸之道家而列於雜家類中蓋皆考之不精也

柳子厚爲伯祖妣李夫人墓誌銘末云艮之山兌之水靈之車當返此子孫百代承麟趾誰之言者青鳥子青烏子葬書也李夫人葬時未必專據此書但文勢至此因而翻之耳然柳之抒意亦或用翟方進傳陂當復兩黃鵠語乎案地理新書云孫季臺撰葬範引呂才葬書僞濫者一百二十家奏請停廢自爾無傳且具列僞書名件而青烏子葬經亦在其閒則知子厚時此書復行於世也

楚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蹠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札甲葉也射貫七札言其能稻堅也晉呂錡射楚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以一矢復盲其射必中也事俱見左傳成十六年然養字前後無音則自合如字讀之而世俗皆從去聲其必有所本乎不爾則妄作者也

旅卦九三上九□□旅之時各以陽剛居物之上俱遭焚毀故九三之象則云以旅與下其義喪也上九之象則云以旅在上其義焚也謂三上兩爻義當如是耳王輔嗣云三居下體之上與二相得以寄旅之身而爲施下之道與萌侵權主之所疑故次焚僕喪而身危也王說雖近而其說不明與者相與爲親比也三居旅泊之時以孤子之陽下比二陰喪亡之義也今止謂思及於二則王之說編矣

周頭歎重桓彝云茂稃、嶔崎歷落可笑人也渭上老人以爲古人語倒冶以爲不然蓋頭謂彝爲人不畢世多忽之所以見笑於人耳此正言其美非語倒也

嚴武巴陵答杜二見憶云可但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步兵、謝顏延年非阮籍也沈約宋書曰顏

延年領步兵，好酒疏誕，不能斟酌當時，劉蕩言於彭城王，出爲永嘉太守，光祿則謝莊希逸也，仕至光祿大夫。

詩序，國史乎　以風其上，疏曰，明晚得失之迹，哀傷而詠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當武、公卿之作，黃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刺，不必要國史所爲，此文特言國史者，鄭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如此言，是由國史□□故託文史也，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爲史，不必要作史官，史官自有作詩者，不盡是史官爲之也，言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是國史選取善者，始付樂官也，言其無作主，國史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國史主之耳，李子曰，凡詩之去取，皆關乎國史之手，序因論變風變雅，故下文復言風雅皆本於人之情性，風雅無正無變，雖皆出於人之情性，亦由國史明乎得失之迹，知作者之志，所傷者人倫之廢也，所哀者刑政之苛也，吟咏情性，將以諷上也，又知作詩者，近能達於事變，遠能懷其舊俗，是以詩之去取，無一之不當焉，故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夫其始也，一出於人情，而其終也，常止乎禮義，非洞達作者之旨，何以及此哉，此子夏所以不推作者之功，而於風雅之體，禮義所止，一歸諸其國史也，言詩若子夏，抑可謂深於詩者矣，今鄭氏乃謂詩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故讀稱國史，孔氏又謂凡人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爲史官，是何言歟。

又鄭答張逸云，國史採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李子曰，鄭說誠有據，然未審令瞽矇歌時，先已有其聲耶，悉使之創其聲耶，只如鄭說，是則初得詩時，略無其聲，國史去留既定，而復樂工造作新聲，以配其辭也，雖以爲不必皆然，觀今所傳三百五篇，雖其辭之多寡不同，而章句大率相類，不容併以所得之篇，徧付瞽矇，令隨其辭而爲之歌也，蓋採詩者，初得辭時，或有有其聲者，或有無其聲者，其辭之去留，則在乎史官，其美者錄之，惡者去之，其聲之去留，則在乎樂工，視其合者因之，其不合者改之，或因或改，皆求合其正聲而已，若元無其聲，或失其聲者，則樂工始創爲聲調，亦配其辭耳。

六詩義疏曰，周禮太史言六詩，彼注云，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勸諭之，雅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彼雖各解其名，以詩有正變，故互見其意，疏又云，其實美刺俱有比興，又云，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又云，凡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又云，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鳥獸草木以見意者，皆興辭也，李子曰，比興之爲譬諭，等耳，論語，詩可以興，孔安國云，可以引譬連類，引譬連類，非比而何，比興雖等爲譬諭，中間自有小別，亦不敢直爲一等也，但前說主以比爲刺，興爲美，則乖矣，孔疏概言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蓋有見於此也，然則前說亦胡爲專以善惡爲言乎，故鄭司農以比爲比方，以興爲興起己心意，此誠得子夏之旨也，穎達明悟前說不暢，因復辨云，比興隱，故比居興先，蓋穎達此語，特解駁鄭司農意耳，校之兩說，後說爲優，但興字乃

有兩讀，讀從去聲，則爲興起之情，讀從平聲，則爲興起意。

四始正爲國風大小雅及三頌耳，鄭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是也，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此圖讖家語，顧何足信乎，故鄭改四始，專以人事言之，不以詩緯爲據，誠得之矣，及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說，含五際，則復以汎歷樞推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是何耶。

洛言洛下，稷言稷下，相言相下，敖倉言敖下，吳郡言吳下，又今人言都下縣下，言稱下者，猶言在此處也，離卦，六五之吉，離王公也，疏謂進王而言公，取其便文以合韻，本經未必有此意，王公亦一體也，王公階級雖殊，然五等之爵，以公爲最貴，公侯不嫌爲君，但俾爲王耳，又疏以離爲附著，釋文離字音作去聲，必當與麗同之。

大壯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注云，有應於三，故不能退，懼於剛長，故不能遂，疏云，退謂退避，遂謂進往，觀注疏大意，當謂外卦以向上爲退，向下爲進，又象曰，不詳也，疏以詳爲祥，云祥者善也，注及釋文，俱無所發，經疏詳祥不別，豈古字通用乎，然伊川易傳，此爻云，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角之觸藩，雖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不能，是其處之不詳慎也，此說爲優。

文章兩字之義，兩字之體，變不已，遂至於無窮，然用沈存中括蒼局法求之，亦自可盡，沈謂蒼局之多，非世間名數可紀，但運奇萬字五十二，即是局之大率，彼局路止於三百六十一，而其變動亦無名數可紀，況數字之多乎，今謂其數可盡者，世間字書，固有限量，其變雖多，亦不容以無盡也，常試一二字約之，其數遂無所逃，一二字既已得之，則雖多至百千萬，皆可以得之矣，且以一字爲主，而欲括盡世間多言之變者，以一字乘舉世所有之字而倍之，復虛減元數罘一是也，所以盡乘字數而倍之者，既立一字爲主，別得一字，則主客之中，一正一倒也，所以虛減元數罘者，正倒之外，又有所重也。

臣工篇，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注，庤、具，錢、銚，鎛、鎒，銍、穫，箋云，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銍艾，觀之也，疏釋文云，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然則銚刈物之器也，鎛、鋤類，或云，鋤也，銍、穫禾短鐮也，疏又引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鎛，然後成農，疏又云，鄭讀爾雅以淹爲奄，故云久也，王肅云，奄、同也，李子曰，鎛、鋤類，銍、穫禾鐮，此二物無疑，惟錢銚爲刈物之器，其義頗昧，說文止言銚，古田器，不言所用，而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疏因宋注，遂以銚爲刈物之器，以詩意求之，銚必開墾之器，或種蒔所用，決非刈物之器也，何者，農事耕穫，悉有次第，必先耕種，然後鋤鎛，既堅既好，然後收穫，故錢也，鎛也，銍也，詩人以次言之，若以銚爲刈物之器，銍又穫禾之器，刈即穫也，穫即刈也，兩句之內，前後重復，而復雜言鎛鎒，此詩不亦太猥亂乎，乃知銚爲耕墾所須，但古今器用不同，名號隨時屢改，不可考耳，奄觀字，鄭氏讀奄爲淹，以淹爲久，既不可從，又以觀爲多，亦不可曉，王肅解奄爲同，孔安國註書，亦以奄爲同，則奄字當從同義，觀者止是觀漁觀稼之觀，此詩蓋謂命我衆農，具女錢鎛等物，以趣事，候秋成時，同汝共觀，見其銚刈之功也。

前李廣傳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張騫將萬騎與廣異道匈奴將四萬騎圍廣漢兵死者過半廣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乃解去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自當亡當師古曰自當謂爲虜所勝又能勝虜功過相當也顏說非是先言漢兵死者過半明日復力戰不言勝負何得爲虜所勝又能勝虜乎蓋廣敗衆當誅以騫失期後至而廣獨與虜戰其功過相補此謂自當亡賞

又李陵傳搏戰如淳曰手對戰也蘇曰搏戰若鳥獸之搏搏而戰也如淳言手對戰是何言歟戰自相對又人持二升糒一半水如淳曰半讀曰片或曰五升曰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片也時冬寒有冰持之以備渴蘇曰倉猝之際人各持冰一片以備渴若云人須五升此甚無理顏以半爲判謂判爲大片亦太纖繞半字從片音讀爲是

又田蚡傳蚡爲人貌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小也師古曰生貴甚謂自尊高示貴顯也蘇曰侵與寢同古字通用寢不揚也服說短小非生猶身也貴甚貴重之地生貴甚言身居丞相之位也不與上文爲人相屬顏說自尊高示貴寵非

又蚡以肺附爲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折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痛猶甚也言以尊貴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己也肺附二說以上下文斷之其後說爲優肺附字此一卷凡三見此與灌夫傳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附又韓安國謂田蚡曰君當免冠印綬歸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披尋語意皆是過自卑抑若以肝肺爲解部見親密之甚其下非痛折節至天下不肅數語顏說頗乖此謂非痛自折節以禮屈下於人則天下不敢重矣故下文云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是上禮屈於人之一端也其上文亦云蚡新用事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此其前後之意極明白也師古解以禮屈之翻謂屈己爲屈人是何說耶古注必以爲其下文有坐其兄北鄉自坐東鄉事而此言折節以禮屈之當是使人屈節以下己也殊不知蚡始則折節下士耶漸權移人主其終驕恣至於如此耳

灌夫傳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且帝寧能爲石人耶此時帝在即碌碌設百歲後是關事有可信者乎且帝至碌碌一十五字師古曰石人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石人者謂帝存不死也碌碌者循衆也石人二說當從後說碌碌言循衆非也碌碌苟且意此之一字指田蚡也是關即汲黯鄭當時之關太后既自言百歲後人皆魚肉吾弟故又言景帝寧能爲石人而不死耶此田蚡特以帝在即得碌碌苟活設爾百歲後是汲鄭之關寧有可信者乎師古以碌碌爲循衆則指言景帝汝在尚循衆也其說雖通殊爲牽强

又田蚡怒韓安國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爲首鼠兩端服虔曰禿翁言嬰無官位版授張晏曰嬰年老又嗜酒頭禿言當共治一禿翁也師古曰服說是蘇曰服說非張曰是張說雖是亦顏鑒禿翁祇謂年老髮少耳不必言嗜酒而禿也

又勳嬰潰爲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蘇曰矯先帝詔書以爲國家害也

東坡大全集所載漁樵閒話凡十一事萬回言明皇五十年太平天子一也李鱗異才子二也賀蒙曲誕妄惑人三也妃子竊吹寧王玉笛四也田承嗣殺舞馬五也李忠化虎六也玉殺玉樹曲七也聶隱娘爲劍俠八也長壁中人見倀鬼九也李尚書以皮城守五原死求傳政碑十也李義山賦三怪物十一也其言論頗涉麤淺恐非坡筆縱是坡筆決其少作然獨記倀鬼一說爲能曲盡小人之所爲雖百世不可廢也又載艾子雜說凡四十一事雖俱俳優俚俗之語而所託諷大有切中於時病者卻應貞出坡手

又坡集中有詩評兩卷引據叢雜殊可鄙笑蓋中間既有後人論坡者一切以坡語概之不知其纂者爲誰也

用爽厥師則爽爲明女也不爽則爽爲昧父母昆弟則昆爲長垂裕後昆則昆爲後驩虞如也則虞爲喜閒於憂虞則虞爲懼貴介公子則介爲大憂悔吝者存乎介則介爲小亂臣十人則亂爲治亂邦不居則亂爲危媚茲一人則媚爲忠取媚於上則媚爲佞秉心塞淵則塞爲實茅塞子心則塞爲蔽飲酒溫克則克爲良克伐怨欲則克爲狠降之百祥則祥爲吉毫有祥則祥爲凶作汨作則汨爲治汨陳五行則汨爲亂撥兆民則撥爲安庸人撥之則撥爲煩必有忍其乃有濟則忍爲恕忍人殘忍則忍爲暴皇極則極爲大中至正之道六極則極爲貧夭惡之稱因知古人文字字無定論惟所從言之異

今人以有書借人借書還人爲二癡此出於殷芸小說云杜預書告兒古詩有書借人爲可嗤借書送還亦可嗤雖嗤癡兩字不同而意則同之

李白寄遠云一日望花光往來成白道注云一作日日採蘼蕪上山成白道小本云百里望花光往來成白道三聯意各不同予謂首聯爲勝

淵明責子詩云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又云天命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而杜子美以爲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又云生子賢與愚何以挂懷抱如子美此言則淵明爲未達及觀黃魯直書淵明責子詩後乃云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第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使爲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於詩可謂癡人前說不得夢也如魯直此言則子美爲俗人淵明而果未達道乎子美而果爲俗人乎乃知子美之言亦戲言耳陶杜兩公之詩本皆出於一時之戲謔不可以輕議此當爲知者言之

乘輿之乘經書音釋俱去聲讀老杜詩巴山云巴山遇中使云自陝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恐未迎而乘字作平聲用之似誤

詩采芑篇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淵淵自爲鼓聲闐闐自爲軍旅衆多之狀闐闐猶闐闐也而鄭氏以爲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詩意恐不其然

雨無正篇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鄭以巧言爲善言謂其事類風切剴微之言非也此乃巧言篇所謂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之巧言也巧言中蛇蛇碩言出自口矣此乃巷篇所謂往來行言心焉數之

之行言也。而毛以蛇蛇爲淺意。鄭以碩言爲言不顧行。皆非也。

信南山。疆埸翼翼。翼翼自是疆畔比次整齊之意。毛以翼翼爲謹畔。疏又以爲所生百穀之處。其農人理人使疆埸之上翼翼然。開發讓畔。然則下文黍稷彧彧。亦當云黍稷所生之地。其農人皆彧彧然有文禮也。詩文觀義。事有如是之理乎。

既醉篇。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李子曰。羣臣助祭之時。更相攝飲。濟濟然威儀具是。可謂人有士君子之行矣。羣臣所以皆然者。豈非君子之成王。有孝子之行。以感動之乎。成王之有孝子之行也。無有匱竭。常能錫予汝之族類。德教所漸。天下成風。故使羣臣化之。威儀如此。今鄭氏以爲羣之羣臣。威儀甚得其宜。皆爲君子之人。皆有孝子之行。則此說失之矣。其實經中君子。皆斥王而言。鄭氏祇以序稱人有士君子之行。遂誤箋此句。直指羣臣。若必謂之羣臣。則下云。其類惟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胙胤。果何關歟。疏家既申毛說。復與鄭同。又以謂羣臣有此孝行。不有匱竭。能以此道輔相教化。則天長賜予汝王以善道。意謂臣行大孝。天錫人君。以理推之。一何乖異。蓋天子之孝。莫大於使天下太平。以此錫類。則宜乎當世人有士君子之行。此詩之本意也。

愆、過、尤、皆甚之之辭。故愆從衍從心。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不愆、非愆苗也。不忘、非舍用也。茲成王所以爲令德也夫。

桓帝時。渤海王悝多不法。史弼上書事曰。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遠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據隆於友于一句。似不成語。今詞賦家用此等。謂之透字。俚俗人道此等。謂之歇後。是皆破碎之極。輕佻之甚。固非爲文者之所貴也。況君相與都俞之際。可如是之俳乎。史筆此章。若曰。隆友于之情。則猶爲典雅也。

東坡贈王子直詩首云。萬里雲山一破裘。杖端閑掛百錢游。其第三聯云。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晉阮脩字宣子。常步行。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而飲。今改云。杖端。蓋避下句橘千頭之嫌也。孔稚圭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稚圭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耶。鼓吹者。所謂鹵簿之鼓吹也。稚圭自以蛙鳴爲鼓吹。今以蛙鳴爲笙歌。亦似與本事不類。

柳於、相於爲也。俚俗語耳。而老杜詩用之。贈李八秘書云。此行雖不濟。良友昔相於。奉贈盧五丈參謀云。老矣逢迎拙。相於契託饒。

敬齋古今黈拾遺卷之三

世本云。奚仲作車。或謂虞書云。車服以庸。奚仲、夏之車正。乃在唐、虞之後。何以謂之始作車乎。予以爲不然。蓋奚仲以前。雖已有車。治皆椎輪制。至奚仲則加改而新之。亦得謂之作也。

滹南王先生病淵明歸去來辭。樂琴書以消憂。謂既云樂琴書矣。復有何憂之可消乎。蓋先生亦過論矣。論語述而篇。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孔子自言樂以忘憂也。孔子樂道以忘憂。淵明樂琴書以消憂。惡乎不可。

爲政篇。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疏云。衆星共尊之。故釋文共音去聲。鄭玄作拱。俱勇反。鄭說實優。故學者皆讀從上聲。

奚其爲爲政。疏云。此外有何事。其爲爲政乎。依疏此說。是二爲字俱平音也。予謂不然。奚其爲爲政者。此言孝友便是爲政之實。何必爲人復爲政乎。上爲字于僞反。

述而篇。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言當時貴文章而賤德行。文莫吾猶人也。猶言文章吾不能如當時之人。身行君子之道者。則吾未之有得也。未之有得。猶言未之見也。

前人辨開元通寶錢。爲高祖時鑄。歐陽詢書。後來無再鑄者。此考覈之不精也。案唐食貨志云。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又云。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錢。徑寸。重二銖六分。以一當舊

錢之十餘年而舊錢多廢明年以商賈不通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又云開元二十六年宣、潤、等州初置鑄監南京用錢稍薄米價登下其後錢又漸惡詔出銅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是則高祖時已鑄此錢高宗時又鑄之玄宗時又鑄之不得獨云高祖時鑄此錢也錢又舊有三等曰八分曰篆曰隸不得獨云歐陽詢書之也然今所存止見詢書者蓋爲分篆二體者甚少耳

漢書李廣傳元狩四年大將軍等大擊匈奴廣爲前將軍大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回遠少水草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毋令廣當單于廣固辭大將軍勿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慍怒又廣與右將軍食其趨下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還使長史簿責廣之莫府上簿廣曰諸校尉亡罪乃廣自失道吾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之莫府三字凡兩見顏師古注曰之往也莫府衛青行軍府顏說非也之語佐此廣之莫府謂李廣之莫府也若以之爲往以莫府爲衛青莫府則何爲曰急詣部如書也其下文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其意與此不殊廣以長史責其莫府上簿因拒之曰諸校尉亡罪乃自我失道吾今自上簿已而廣身至已莫府中乃謂其麾下云云前以廣不從故令急詣部後以廣失道故令急上簿長史之責者此二事耳俱非使廣親往大將軍府也莫府雖將軍所居其下諸校尉并參佐等皆得言之上文莫府省文書是也

又捕斬首虜過當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爲多過於所當也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師古兩說俱通然當字不著音切後人無所適從據當字亦有兩音平聲讀者謂過其相當之數則師古之後說也去聲讀者猶今世俗言其太甚者則師古之前說也又下文殺傷太當師古曰各太相殺傷治以爲不然殺傷大當止是殺傷大率相當此當字乃從平聲讀

獲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牧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減十七師古曰祭天金人今之佛像是也屠音儲師率減十七者言其破敵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也一曰漢兵失亡之數蘇曰摭摭報也首虜言級者言虜得而斬之師率減十七言漢兵少而匈奴兵多也去病能以少勝衆故嘉之師古謂師爲匈奴之師史法匈奴兵不得言師又謂所減爲漢兵失亡之數武帝此語本欲褒賞去病之功不宜復言漢兵有失亡也二說俱不安

渾邪王等謀歸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爲要約來言之於邊界蘇曰道音導使人先要約令漢軍導引入邊界

右王酒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除也音邱呂反以是推之去病之去亦應上擊讀而音發不著董謂去病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城圍鞠也服虔曰穿地築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爲之實以毛蹴圓而戲也蹴音徒獄反鞠音鉅六反蘇曰鞠今之氣毬也古實朴不解著氣故但實之以毛穿

域圍鞠者穿地築作場域蹴蹴毛毬其中蓋古軍中之戲非若今世絲毬之巧也

隋志云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蓋西晉未有此法也於南渡後始有之今世定稅錢則每三十分中取一與古不同隋志云萬錢估四百是三萬錢估一千二百也據今法三萬止取錢千是今輕於古六分之一也隋志又云賣者三百買者一百今法亦與此不同今則應有市易而漏稅者有契坐買主無契坐賣主則今之法課之於古大爲纖密而詳盡也蓋古法意謂賣者得錢故輸多買者已費錢故輸少殊不知賣者爲不足且無所事券劑故不當輸而買者爲有餘且文契須在手故當輸至其買賣而無文契書匿物不稅則自是賣者之罪此豈不爲纖密而詳盡於古乎

揚子雲謂餘耳光初賣灌凶終此語頗不類子雲所謂光初者謂有昧於卒也所謂凶終者則必謂有吉於始也皆指交友之難而言之餘耳初相與爲刎頸交可不先爲光乎其後送相魚肉是於卒甚昧昧也若王孫仲孺則有異爲是矣始嬰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夫亦得嬰過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是其始相得甚驩也厥後夫爲嬰故遂怒武安侯紛鬻臨汝侯賢（灌賢）至乘辱程將軍（程不識）夫既繫居室紛遣使分曹逐諸灌則嬰愧爲資使賓客請嬰夫人諫嬰毋銳救夫恐併得罪嬰曰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酒匿其家竊上書盛推夫善且言紛短卒與俱棄市是二人始終之閒交友之分無一毫之不盡也若嬰之不知時變夫之無怖不遜取禍之道甚於自戕則子雲謂之凶終亦宜矣然是言也特以答或者之問交不主爲情身而發前既言餘耳則後不當以賣灌承之竊謂賣灌之問當爲田蚡之問則其言有緒可抽矣蓋嬰爲大將軍方盛紛繩爲諸侯郎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姪丞相結歡雖盡丞相太尉紛又從容謂之說讓魏其爲相而已爲太尉又俱好聽術推毅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以禮爲服制以興一太平此其始吉也已而嬰一斥不復墨墨不得意紛起爲丞相驕橫日甚而灌夫靈疏忿激其閒及夫得罪嬰之東朝盛推夫善言其節飽得過逋丞相以它事誣之復因言丞相短武安適言魏其灌夫日夜招聚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心謗不仰視天則俯畫地睥睨兩宮間幸天下有變欲有大功而嬰竟以蒙顯戮紛竟以被鬼誅此所謂田蚡之凶終也雖著書以賣灌比餘耳誤矣

崇問說精食氣則謂精從氣中來道家言精生氣則謂氣從精中來究竟論之精氣自是一物正因幾化不常遂復判而爲二有能練是二者使復歸一本非古眞人而何

歐詩歐時雖窮寓得酒便豪橫老禪詩佳節每從愁裏過壯心還愴酒中來二老詩意同

歐公貴楊樹賦云若夫漢武之宮最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疑此以前別有語古人文字無有鑿空便云若夫者禮記曲禮於疑事毋質直而勿有下即云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鄭氏釋若夫云言若欲爲丈夫也春秋傳曰是謂我非夫原鄭氏於此注釋者意謂上下文本不相屬無用此句相發故別引先穀語以夫爲丈夫鄭之此說亦強爲解耳其實若夫二字衍文耳且曲禮汎說爲人之

禮前已有語，倘不須此二字，況歐賦聲律文字，專以華藻靡麗爲美，前無一言，遽以若夫一言爲喚句，豈爲文之體哉，歐公一代儒宗，定無此失，故予謂此賦，其若夫以前，必別有語也。

又準昭言事書，論禦戎之策曰，契丹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安在，蓋見中國頻爲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耳，今若敕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此策前既言中國頻爲元昊所敗，而後云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軍威大振，何其言之戾耶，此殆繫鈴卻貓之說，爲可哂也，而公言之者，知西北二敵通謀，急於覆巢兩國之勢，不覺言之之失也，又以此爲上兵伐謀，亦非是，此乃伐交者也。

就吏有二說，蕭望之傳，弘石建白，非顯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厚恩，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此就吏，謂從有司追攝繫囚也，晉阮籍傳，太尉蔣濟辟之，籍詣都亭奏記云，乞回繆恩，以光清舉，濟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鄉親共喻之，乃就吏，此就吏，謂入仕也。

石林過庭錄第四卷，說虞仲有三，而其第九卷說論語，虞仲、乃仲雍也，仲雍初本隱者，然則虞仲止有二人矣，蓋貪議論之多，所以前後自相亂。

易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史記朱英曰，代有無望之福，亦有無妄之禍，揚雄法言，論流于邪曰，仕无妄之國，食无妄之粟，分无妄之祿，吳志王、樓、賀、韋、華傳評曰，此數子處无妄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理，得免爲幸，朱英所謂無望與易不同，揚雄所謂无妄正用卦名，予既辨之矣，而陳壽所謂无妄之世，則爲傳寫之繆，王、樓、等當孫皓昏酗之際，豈得爲无妄之世哉，此正無望之時也，范曄博達之士，苟以無望爲无妄，是進昏皓於三代令王之列也，寧有是理乎，以無望爲无妄，其爲傳寫之誤，較然可知矣。

乾卦利見大人者二，此謂天下利見之也，以其龍見去聲故天下得以利見之，或者以爲二與五口相見，非其說也。

詩序，哀窈窕云，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謂中心怒之，鄭康箋時，其所改多矣，無如此說之疏。

關雎鳩傳云，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雄雌情意至而有別，按釋鳥注郭璞曰，鶚類，今江東呼之爲鶚，陸璣云，幽州人謂之鶚，而揚雄、許慎、皆曰，似鷹，尾上白，數家說雖不同，而俱以搏擊之鳥也，摯、鷙、古字通用，鷙鳥以搏擊爲稱，正鴟鷹之屬也，今鄭轉以摯爲至，言雌雄情意至而有別，然則亦穿鑿甚矣，決不可從。

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以爲后妃，既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靜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此正合詩人之旨，及此篇之序也，鄭乃謂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謂三夫人以下，此說殊無把鼻，序言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則是窈窕淑女，宜爲君子之嫡配也，毛傳極爲明白，而鄭以三夫人九嬪化后妃之德，又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仇怨，此其爲辭，無乃太宛轉而不明乎，且君子好逑一句，何緣敍此數節，後之言詩者，復不當致疑於其閒也。

又左右流之，流者、流之於水中也，荇菜流在水中，可以爲薦宗廟，如淑女居幽閒之處，可以思君子，故后妃寤寐之時，常且求之，毛蔓直以流爲水，無此義。

又思服之服，悠哉之悠，毛俱釋之爲思，非也，悠遠也，悠哉悠哉者，言所思遠之又遠，而莫之得焉，悠遠思之意，而非思也，鄭說寤寐思服之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寤寐則思已職事，當讓與其之乎，此說是。

上古天貞論曰，男子伍八，腎氣衰，髮墮齒槁，八八天癸竭，形體皆極，此謂古今之人皆然也，然復云，上古之貞人，爲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故壽敵天地，中古之至人，爲能去世離俗，積精全神，亦歸於貞人，其次有聖人者，以恬惔爲務，以自得爲功，則亦可以百數，前說男子四十已衰，六十已老，後說古之人皆壽，是豈古人之形神精氣，所稟受者，與今人異耶，何壽夭相懸之甚也，竊嘗考自黃帝、堯、舜、以降，至於周之文、武、之時，君其臣無不壽者，蓋皆如素問所論，知道而能行者也，不惟壽考康寧，又其創功造事，以利於生民者，若與元化語，若與鬼神接，非後世人耳目心智所能彷彿者，是又何哉，余以謂惟精與明能壽，惟得壽故精者愈精，明者愈明耳，今之人一切反是，亦可哀也已。

景帝子傳，河閒獻王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莊曰，爲朝廷立之，又被服儒術，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莊曰，被服，其身衣被之也，非居處，又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莊曰，應劭於三雍宮下注云云，據齊傳章句，當於三十餘事下注釋。

又孔子十九娶於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王肅注云，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伯魚死時，孔子且七十，而論語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或以爲誤，李子曰，此非誤也，後人誤解論語耳，顏回死時，鯉實未死，孔子因路之車，遂設言之，設使鯉將葬，我但作棺而已，不必有椁也，孔子之志，亦未必然，但拒路之辭云然。

春秋穀梁傳曰，雩之必待其時，窮人盡力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古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莊云，四時之雩，禮之常也，旱而雩，人之情也，以請爲去讓之言，何若是迂耶，果以請爲去讓，則雲漢之靡愛斯牲，嘻嘻之祈穀上帝，孔子不當錄之於詩也，凡祀事有三，曰告，曰祈，曰報，今以祈請爲非禮，則告之與報之者，舉皆棄之可也，借曰告則示其所以尊敬之至，報則示其所以酬賽之勤，若請則近於鬼，於褻，於貪，是以爲不可也，以是言之，理愈乖矣，夫人事盡廢，惟怪之依，則鬼也，朝夕祝禱，男女雜沓，則褻也，妄意覬禱，非其福，則貪也，今而嘆旱極矣，齋心滌慮，而請命於天，何爲而不可也耶，穀梁以爲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有是其迂哉，予於是乎不取。

三山書解序曰，漢儒聞孔氏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所造僞書二十四篇，爲古文尚書，皆齊之閒，眞古文漸出，至隋開皇二年，求遺書，然後始大備，而霸書遂廢，莊曰，漢書儒林傳云，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敍，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爲能百兩篇，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

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儒林傳雖云其文淺陋與中書不合然霸所造書初非鑿空敢爲臆說要是綴緝諸家之言以成之雖不得爲純是亦不得爲純非故平當周敞勸上存之徒以樊並謀反迺黜其書況其後眞古文復出乎眞古文既出則此書廢之可也而直與之以僞造之名霸亦屈矣政以壁書未出霸說先傳一旦壁書復行則此書不免爲僞也春秋三傳董仲舒劉向治公穀至向子歆始治左氏左氏復立學官而公穀二傳曾不以爲僞而黜之也三家至今卒以並行於世何霸書泯沒而無傳而公穀竟與左氏鼎峙於今耶亦幸不幸存乎其間耳始霸書以樊並反故黜之而其學者無或廢之也何以驗之趙岐之注孟子杜預之注左傳韋昭之注國語至若劉歆之博聞賈馬鄭伏之通經未嘗有一言僞霸者迨乎壁書再出衆口囂囂而因以僞之則霸之書豈眞爲僞哉第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聞於所聞而知之聞有異同及純駁而已彼公穀兩家謬誤瞭然而世希復言之者初不敢以讖公穀大率畏舒向之名而不敢以讖之也班固藝文志云仲尼以載籍殘缺思存先世之舊故與左邱明觀魯史記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觀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以作傳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然則公穀乃道聽之學也道聽之學而數行幾何而不爲僞也以霸則未必僞而廢以公穀則道聽而與左並此豈非幸不幸存乎其間哉

嚶嚶草蟲趯趯阜螽注云嚶嚶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蝗也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疏曰此以興以禮求女者大夫隨從君子者其妻也正義曰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蠜許慎曰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李子云草蟲正言草中蟲耳阜螽即蝗類草蟲嚶嚶而鳴阜螽躍而從之蓋以類相求也說者既以草蟲爲螽又以螽爲蝗又雜以常羊負蠜蠜蠜蝗子之屬卒無定名師說相承五經大抵如此學者止可以意求之膠著不卓不膠則卓矣又中華古今注曰結草蟲一名結草好于草末折屈草葉以爲巢窟處處有之

又小星詩云三五在東注云三心五噣四時更見疏云柳亦星柳天云喙鳥之柳天文志云柳鶉鳥喙鳥喙者柳星也以其爲星之口故謂之喙李子曰三五者言其星或三或五耳天星三五者多矣定以爲心噣非也

又吳都賦云其竹則篔簹林箐桂筒射筒劉逵曰箐是猿公越女所與試劍者也賦曰林箐劉止解箐而不解箐字箐箐必一物或單稱箐或單稱箐而此賦板本誤以箐爲林耳

齊南先生李廌方叔將心論曰白起爲將以書效之不言斬首坑卒者畫勿論論其直書斬首若干坑卒若干而計之凡殺敵國之兵八十四萬人社曰兵固有實一而號十者若起殺敵之類恐皆計其所號者書之敵始張虛名以待我我既勝之矣我又從而大吾之功是以若此其甚也雖然就使以千爲百而百爲十起之所殺猶近於十萬人則亦酷矣況其中亦有以實書者乎詩人有聽君奠諾封侯事一

將功成萬骨枯之句以起言之萬骨之枯斯固無足卹者也伐國不問仁人仁人不可以伐國乎伐人之國雖曰能之要非仁者之心也俗人以村論將方叔以心論將方叔其仁哉

許渾灞上逢元處士東歸詩云何人更結王生韝此客空彈貢禹冠薛逢上崔相公云公車未結王生韝客路空彈貢禹冠二人所對皆同然許語似暢於薛

唐德宗嘗自謂本好推誠亦能納諫及與李泌語則云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氣色麤惡難之則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惟與卿言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然李泌所論與回鶻可汗合骨咄祿和親終不許泌因乞骸骨上乃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事在貞元三年）蘇曰甚哉德宗之爲君也自謂好推誠而喜析難□□以察察爲明自謂能納諫而喜人之從己以諸爲小心既不誠矣既復諫矣復自謂與人較量理體夫理所以定國也體所以正朝端也欲定國是而正朝端乃以非理而奪人之理以非體而屈人之體何如是悖乎自古人君拒諫飾非者代皆有之未有如德宗之甚者也

陳後山送趙承議德麟云林湖更覺追隨盡巾帽嶽琪語笑頻此更字意恰如近世李屏山所謂更道劉三量如海怎生容得辟陽侯

儒翟先生碑其篆文作㒸歐陽公疑之以爲㒸字無所出治謂㒸乃學字之誤以㒸字故又轉而爲翟也爲儒不得爲翟爲翟不得爲儒豈以先生兼是二者而當世從學者推美而稱之歟無是理也故予以學爲斷

乾卦具四德四德元亨利貞雖云四事然元亨又合而爲一事也利貞者又合而爲一事也故爲文言前段則云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而後段則云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又坤之彖云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是亦以此四德析之爲兩事也

論語朝聞道夕死可矣注曰將至死不聞之有道疏云此章疾世無道也設若早朝聞世有道暮夕而死可無恨矣莊曰聞道謂身自聞道耳舊說以聞道爲聞世有道舛矣然爲說云然者意謂孔子天縱將聖秉生知之質豈不聞道乎出此言者蓋因衰世敗俗發之殊不知孔子之言其爲人者多其爲己者少此實教人者之言也而說者以爲疾世非也

子美送章書記赴安西云白頭無籍在朱紱有哀憐舊注云無籍謂無籍在朝列也籍如通籍之籍此說殊繆蓋籍在顧賴之意子美自言身已衰老無所顧籍矣而章書記有哀矜於我也籍在之籍音去聲若言無籍在爲無籍在朝列則何得以哀憐爲對耶

子美夔府書懷云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宛轉滿座涕漣洏案明皇雜錄云天寶中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爲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然則弟子所傳者乃天寶曲非開元曲也而子美謂爲開元曲者意以爲其曲雖盛於天寶而原其所自來則在開元時已有之矣故雖天寶之曲命爲開元亦自

無傷也。

陸賈傳名聲籍甚。注云。狼籍甚盛。非是。籍甚謂若編籍然甚隆盛也。狼籍則雜亂之意。故孟子謂狼籍人也。於其名聲言之。非所以爲美矣。

豐卦。象曰。豐大也。注云。大音闡。大之大。大止一音耳。至於足發音爲闡大之大。豈小大之大。復別有反切乎。疏云。凡物之大有二種。一者自然之大。二者由人之闡弘使大。原孔疏音。祇是附王注云爲之說耳。夫訓詁與音韻不同。王立此說。孔伸此說。固無不可者。予但不知王所謂音者何音也。

琴賦。閒遼故音庳。弦張故徽鳴。所謂庳者。猶今之效聲也。東坡志林注曰。嵇賦琴自說琴德。必不得說琴病。若謂音庳爲效撤。則正是說琴病耳。嵇意必不其然。竊意閒遼爲徽外音庳爲聲緩。其或近之。

旅卦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王輔嗣以懷爲來。以童僕貞爲得童僕之所貞。疏內言懷來資貨。又得童僕之正。不同初六賤役。皆未爲得。伊川以爲當以得童僕貞爲童僕亦盡其忠信。誠得之矣。於羈旅之中。懷當資貨。苟不有忠信之僕。則害或及之。惟得童僕之貞。故終無咎。

又九四。得其資斧。輔嗣謂客於所處。不得其次。而得資斧之地。故其心不快。是也。伊川以爲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其義似短。既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則我心笑爲而不快乎。又以資斧爲二事。大是牽強。資斧不相爲對。

又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羈旅於外。艱苦備。其志意無所稱。遂是將射雉而忘其矢也。然六五有文明之德。每事居中。則其爲矢也多矣。射雉而但忘一矢。餘矢尚多。故矢雖少詘。志不能伸。而終以譽而獲其爵命焉。晉重耳在外者十九年。而卒以得國。蓋類此。爻始小亡而終大獲也。

又上逮也。疏謂羈旅不可處極位。然處文明之內。能照禍福之幾。不乘下以侵權。而承上以自保。故終得美譽而見爵命。此說解釋王注甚明。而伊川以爲逮與也。上逮則上下與之。且經止言上逮。初無及下之文。不知伊川何以發上下之義也。必不可從。

又上九象曰。喪牛於易。終莫之聞也。輔嗣謂喪稼穡之資。不在於雞。而無有一言以告之者。伊川謂喪順德於躁易。而終不自聞知。程說喪順德於躁易。誠優於王。但以爲終不自聞知。則卻與本文不合。其終莫之聞。此一句蓋對終以譽命爲辭。六五上九。俱在羈旅之時。但六五則以柔。故以見譽。上九則用剛過亢。故終以莫聞。上九言凶。而六五不言吉者。互文。

巽卦。利見大人。王氏以爲大人用選。其道愈隆。程氏以爲巽順雖害道。必知所從。能巽順於陽剛中正之大人。則爲利。如五二之陽剛中正大人也。巽順不於大人。未必不爲過。如王說則是利在於大人。如程說則是利在於見者。二說程氏爲長。大人之號不一。或聖人。或君子。或長者。或王公。皆得稱之。

又六四悔亡。王氏乘剛悔也。程氏云。陰柔無援。而承乘皆剛。宜有悔也。李子曰。巽順之時。能承乎剛。未必有悔。但此六四乘三之剛。故有悔焉。二說王氏爲長。

又田獲三品。王氏云。三品乾豆賓客充君之庖。程氏云。一爲乾豆。一供賓客與充庖。一頒徒御。李子曰。三品具見於王制。蓋一如王氏之說。而程氏乃於乾豆之外。併以賓客充庖爲一品。又以徒御爲一品。夫頒賞徒御。自當在獲禽之始。已而分爲三品。若復以徒御參之爲品。則是有四品也。恐不宜然。

又九五悔亡之悔。王謂以陽居陽。損於謙巽。故有悔。程謂柔順之道。所利在貞。此成五色也。程說長。

又无初有終。王云。卒以剛直。用加於物。故初皆不說。終於中正。邪道以消。故有終。程云。命令之出。有所變更也。无初。始未盡也。有終。更之使善也。若已善。則何用命。何用更乎。此說甚好。蓋份下文先庚後庚之語。

又上九。喪其資斧。疏謂所用之斧是也。程氏。資所有也。斧以斷也。是以資斧爲二物矣。蓋程於旅卦。已解於貨財器用。於此不得不爲是說耳。

又貞凶。象曰。正乎凶也。王謂失其威斷。是正之凶。程謂過極於巽。至於自失。得爲正乎。乃凶道也。李子曰。程於爻辭。已注正道爲凶。則是與王意吻合。於象辭乃再解爲疑而斷之之辭。蓋止因乎字而發。

巽之九二。以陽處陰。故曰。巽在牀下。巽之上九。過極於巽。亦曰。巽在牀下。是皆以不得其位。雖於巽順。而反獲其罪者也。但二以履正居中。故用巫而終吉。而上以損威失斷。故喪斧而貞凶。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注云。寡能及之。故希言是也。罕言非絕口不言。但希及之耳。三千之徒。唯顏子爲能知十。曾子能悟一貫。雖子貢猶自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之。則夫羣弟子之中。可與言極而語至者。蓋已少矣。性命之事。宜子言之罕也。然其於仁利。亦復罕言者。何哉。蓋利有二。有使利之利。有利欲之利。二者雖不同。而莫逃於聖人之至道。仁有二。有愛人之仁。有克己之仁。二者雖不同。而莫外於聖人之至德。子罕言利與仁者。非罕言利與仁也。正罕言其道德云爾。而說者乃曰。利謂利益萬物。仁謂愛人及物。則夫利與仁者。一而已矣。安得而爲二事乎。因知利者欲利周於天下。易所謂利道。仁者克己復禮。以爲萬善之長。易所謂神德行。

晉書天文志說天徑者凡數家。皆言不及三十六萬里。而又有云。日徑千里。夫以天體之廣。不應東西相直。不能容三百六十日也。考之度數。足知說者之妄。

敬齋古今黈拾遺卷之四

孔安國尚書序曰。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此家語所謂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也。然予讀史記孔子世家。及班固漢書。則有少疑焉。世家云。孔子生鯉。鯉生伋。伋生白。白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生子愼。子愼生鮒。及子襄。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子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西漢書云。惠帝除挾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生更衆。且子襄藏書於壁屋。爲歲已久。亦曷嘗一日而不欲復大耀於世哉。自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則此時已可以發。顧國家萬事草創。日不暇給。而挾書之禁猶存焉。則不敢以輕舉者。良有以也。逮孝惠時。挾書之律既除矣。學校庠序既興矣。天下名士既聘矣。身而既爲博士矣。子襄自合出其所藏之書。就使子襄未及是而死。則繼之爲文景之世。囗雍雍。天下文明。又非孝惠時比。其爲子襄之子孫者。亦合出之。何待景帝之子魯恭王餘壞孔子宅。然後有傳也。豈藏書之時。雖其子孫亦不使之知耶。豈子孫雖復知之。時移代換。恐爲勢家所有。不敢以自陳耶。豈以歲月綿邈。不敢必其有無。而故不言耶。抑秦禍難。姑欲存書壁中。庶幾得以傳遠。故不發也。夫爲聖人之子孫。幸遇文治煥興之時。堙沒祖先之光澤。使帝王之遺書。泯泯焉而莫之卹者。豈人之情也哉。予竊疑焉。博洽君子。當有以辨之。

又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穎達解前叟籍云。籍者古書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爲常。謂之典籍。然則經籍者。其六經之籍歟。漢書言尺籍通籍。籍以竹爲之。蓋簡之類。穎達謂爲古書之大名。亦隨文解之耳。用不復以聞。用字與前用藏其家書於屋壁同。用由也。言由此也。

復卦。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王輔嗣云。陽氣始剝。至來時凡七日。王解至甚簡徑。而孔穎達復引鄭康成所取易緯六日七分之說。以謂陽氣剝復。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故云七日來復。又云。以六十卦當六日外。餘有五日四分之一。每日分爲八十分。合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是謂每卦得六日七分。易固象數之學。然亦不必如此。其拘也。繫辭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其五日四分之一。亦自略而不言。則六十卦分期之日。是每卦只得六日也。始爲純乾之體☰。陽氣漸消。陰氣漸長。一變而爲遘䷫。再變而爲遯䷠。三變而爲否䷋。四變而爲觀䷓。五變而爲剝䷖。六變而爲坤☷。七變則復爲☳也。由是而言。則輔嗣之解。豈不至甚簡徑乎。又何必傍取易緯之數。以附會之也。易緯猶不足取。若褚氏莊氏。改日爲日。謂欲見陽長須速者。尤可笑也。疏又謂觀注之意。亦用易緯。細究王旨。實與易緯不同。穎達此意。政爲鄭康成所投。而不覺從其說耳。康成深於數者也。然過泥算數。每每如此。故其說多不能通。

爾雅釋詁云。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是皆一字爲一義。自初至落。固不必論。夫所謂權輿者。何爲而爲始也。蓋五量皆生於權衡。故謂權爲始。若輿則載也。運行莫先於此。故謂輿亦爲始。孟子云。朕載自亳。意出於此。然考之經史。必權輿二字雙舉者。以初。哉。俶。落。等。皆見始意。而權輿外無所發。故連屬以命之。

鄒韻而叶者。詩家間用之。謂之轆轤格。又謂之出人格。或以謂自宋人始。非也。此自有詩以來有之。蓋古人文體寬簡。不專以聲病爲工拙也。然爲律詩。則其格有二。有前後相錯者。有前後兩疊者。如李賀詠竹云。入水文光動。抽空綠影春。露花生筍徑。苦色拂桑根。纖可承香汗。裁堪釣錦鱗。三梁曾入用。一節奉王孫。則其相錯者也。如示弟云。別弟三年後。還家十日餘。醉醒今日醉。綿帙去時書。病骨獨能在。人間底事無。何須問牛馬。拋擲任鼎盧。則其兩疊者也。

晁迥法藏碎金。秦人帶劍。彼人相笑。人當作楚囚。

楚郊故。左氏則名之麋公。穀則名之卷。司馬遷則名之員。其名之也且如是。其跡安可信哉。

李白潯陽紫極宮感秋云。何處聞秋聲。偬偬北窗竹。迴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魯直和和甫得竹云。陰雨打葉時。曲肱自寢息。心遊萬物初。何處尋輪迹。竹雖一草一木。而二公賞詠乃如此。因知不可一日無此君。非徒一時語也。

老杜送高三十五書記師字韻詩。言意娓娓不盡。予嘗欲學作一篇。日顧淺陋。不敢措手。人言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予謂此詩。百尺竿頭。更進百尺。

陶寫詩。冬日喜許陟見過云。扁舟興盡且休去。五嶺以南皆洞庭。案五嶺橫列於虞林。桂道之間。北望洞

庭甚遠，鄭謂五嶺以南皆洞庭，何耶，大抵詩家立意貴縱奪，造語貴激昂，鄭之此意，亦見一時相慕戀云耳。

晦庵語錄，或問大學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則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李子曰，知止則所謂知止而后有定，知至則所謂物格而后知至，兩者意不得以相通，不惟意不相通，其語亦不相類，蓋知止者，謂知其所止也，若知至，則吾之所當知者自至耳，且知止云者，猶治國齊家修身正心誠意格物之辭也，知至云者，猶物格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之辭也，比其語又安得以一類推之，大抵晦菴之論，佳處極多，然窒礙處亦不可以毛舉也，學者正當反覆與奪之，若論乾卦之知至，則又別矣。

潘明歸去來辭，或命巾車，呂延濟云，巾飾也，李善引鄭玄周禮注云，巾猶衣也，然則所謂巾車者，命僕使巾其車也，或者以為小車，非也，齊宗室傳，衡陽傳王鈞，常手自細書五經，置于巾箱中，巾箱五經，自此始也，或者以為舉子以小本文字著巾幘中，謂以巾幘如箱篋然，非也。

李駿詩，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李周翰曰，我心相思如日月，當有弦望無極時，翰說非是，弦則月半之時也，望則月滿之時也，逆則月相合也，李陵意謂，今日雖相別，各出之言，安知人生之離合，非若日月之有離合乎，日月之弦望有時，人生之聚散，亦自有時也，但當期遠久耳，故下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不經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方將，猶方來，及將來也，謂不自以為不敢妄欺方來，必期後世追議今日之事，使言實主風流，賢於昔日也，而張銑以為所述不作誣誑，庶使後代以我今日為賢，誤矣。

衛國風碩人，手如柔荑，音啼，毛傳云，如荑之新生，正義曰，荑所以柔，新生故也，若久則不柔，故知新生，又邶風靜女，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毛傳云，牧田官也，荑茅之始也，本之於荑，取其有始有終，箋云，洵信也，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歸荑，其信美而異者，可以共祭祀，猶良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又文選郭景純游仙詩云，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荑，善曰，掇拾也，丹荑，赤芝也，凡草之初生，通名曰荑，又顏延年和謝靈運云，倚岩聽緒風，攀林結留荑，尚曰，留荑，香草，緒風，相續不斷之風，善曰，楚辭，畦留荑與揭車，王逸曰，留荑，香草也，又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云，春江壯風濤，蘭野茂荑茵，銑曰，荑茵，初生草也，又梁邱遲希範侍宴樂游苑送張徐州應詔云，輕荑承玉輦，細草繡龍騎，良曰，荑草之初生者，又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云，心契九秋幹，曰，翫三秋荑，銑曰，九秋幹，松之類，荑，草之類，又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云，原隰荑綠柳，墟圃散紅桃，銑曰，荑，嫩枝也，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柳稊，稊者，發芽也，荑與稊音義同，又易大過九二，枯楊生稊，王輔嗣云，稊者，楊之秀也，疏云，稊者，楊柳之穗，已上諸說，大抵以為草木之始生者，皆得謂之荑，而昭劭風俗通乃云，荑者，茅始熟中穗也，既白且滑，近世消七翁蕭亶卿辨之，以為荑者芽生纖嫩可愛，手指纖柔，亦如荑之初生可愛，非取荑之脆折而不柔也，應說為非，然細考之，應固為非，而蕭亦未為純是也，手如柔荑，本謂如初生之草，而應以為茅始熟中穗，似無所據，而蕭謂非取荑之脆折而不柔，則是過論也，應說易審，有取脆折之意乎，

荀子勸學篇曰，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為美也，故爾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楊倞注云，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貴而能盡其欲也，楊說非，是荀卿本勸學者，使純一而無雜言，其致好之者，謂其好學之極者也，致好之，則譬如目之於五色，耳之於五聲，口之於五味，心之有天下之富，所以承上使目非是無欲見也等語，故其下文繼云，是故權利不能傾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如倞所釋，則前後之文，舉不類矣，倞又云，學成之後，必受貴而盡其欲也，此尤害理，覽者自當見之。

蕭氏公論載魏書郭祚謂李彪曰，爾與宋弁心交，豈能饒爾，而獨怨我乎，此則今人所云饒你饒人之所出也，饒，優也，李子曰，饒者相寬假之意，今世俚謂假寬前人，則為與髣田地，此甚有理。

子貢方人，或云，以他人比方人，或云，以己比方人，又人者，或今人，或古人，皆得言之。

李賀雲根數幅踏雁沙，謂據似雲，步似踏涉之雁也，或云，沙當作紗，祇言據之長也。

張平子二京賦云，北闕甲第，當道直啓，程巧致功，期不陁，陁，隊，注云，陁，崩也，墮也，隊落也，賦又云，河渭為之波盪，吳嶽為之陁墮，墮注云，陁墮，崩落也，賦又云，既定且甯焉知傾陁，陁，左思吳都賦云，其於珍賂，則云精曜潛頹，占迴切，碧檜列切，隊直隊切，山谷劉邈注云，碧者，言其有如碧擂而隊落山谷者，然則陁字，或音豕，或音雉，隊字，或音墜，或直氏反，皆崩壞墮落之謂也。

曹子建公讌詩，公子敬愛客，終日不知疲，應場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燕集詩，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左太沖詠史詩云，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當世貴不羈，遺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繫，對圭甯肯分，謝靈運述祖德詩云，段生藩魏國，展季救魯人，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臨組乍不繫，對圭甯肯分，案魏志云，文帝為五官中郎將，陽為文學，陽為不文學，則必非碌碌者，而靈運之文章，沈約稱美，以為江左莫及，二君製作，必不剝掠前人，然陽則全用子建語，靈運則全用太沖語，何也，當是愛賞之極，時時諷詠，不覺誤為己有耳，謝詩復云，惠物辭所賞，厲志故絕人，一篇之中，押兩人字，在古雖有此體，終不免為疵類，此豈率爾而為之耶，陳述祖德，固無率爾之理，是又何哉。

左太沖詠史詩，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善曰，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鞨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自葉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侍中，中常侍，固珥貂矣，然言七葉珥漢貂者，乃金氏，非張氏也，舉其貴寵，因連言之，詩又云，陳平無產業，歸來歸負郭，善曰，漢書陳平家貧好讀書，其家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鄭玄禮記注之曰，負之言背也，李善以負為背，其義良是，然亦不必援引鄭玄語也，負郭，大槩言其靠城郭爾。

孫子荊陟陽侯亭詩云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又左太沖詠史詩云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凋枯李善同注云蒼頡篇曰咄啐也說文啐驚也王弼周易注曰嗟憂嗟之辭啐蒼憤切然則咄嗟者驚嗟之謂也或故石崇傳咄嗟而辦　啐嗟而辦者強爲說耳

陸士衡別士龍詩云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姑亭竹間要遐景傾耳玩餘聲謝靈運與從弟惠連詩云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顧望脰未悄汀曲舟已隱東坡既別子由復寄詩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文章氣焰天機所到雖云古今一轍至其爲手足之愛道違離之苦千載而下讀其詩則猶能使人酸鼻此豈眞有物以觸之特詩人能道人情之所同然者人易爲之感動耳

顏延年荅鄭尚書詩云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桐固可以言樹也絲亦可以言樹乎古人之文類此者不可以枚舉大概古人爲文主意而不主辭辭散渙意至則已今人之文專以辭爲主少不緊密則共嗤點立法太苛求備太甚是以文彩煥發觀之可愛而氣質萎索了無餘味也

謝惠連獻康樂詩云成裝候良辰深舟陶嘉月善曰楚辭陶嘉月兮總駕崑玉英兮自餐爾雅曰陶喜也又靈運酬惠連詩云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濟曰言當共暢樂暮春之時也然陶之一字本出檀弓子游之語子游曰人喜則陶陶斯咏陶自暢說之意而康[illegible]之注以爲鬱陶非也

陸士衡赴洛詩云親友贈予遷揮淚廣川陰撫膺解攜手咏嘆結遺音以陸詩言之則解當音佳買反自爲從己字也或音胡賣反其義雖通然終不若前音

又代君子有所思云蟻壤漏山河絲沮毀金骨蓋謂事有可憂者雖小可以喪生故下云器惡含滿欹物忌厚生沒而李善指邪讒之人似不類也案家語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此詩蓋云含滿覆而謂滿欹者又明遠之誤也

杜子美秋雨歎云闌風伏雨秋紛紛或者謂闌風二字無出處偶讀文選詩謝靈運初發都云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翰曰闌暑夏末暑氣闌也闌風當此語謂風闌盡將變而爲涼也一本闌作蘭古字通用

杜牧皇風詩迖音剛蹊巢穴盡窒塞禮樂刑政皆弛張弛當作施

古人文字多寄口後世不可援以爲例古人胸中有全學筆意所到隨即發見故無奇無俗畢皆混然吾學未力吾業未精苟復曰古之作者尙未免淺陋之病其在吾輩何所不可有若然者眞所謂不知本者矣張平子南都賦具說廚膳則曰酸甜滋味百種千名退之之詩亦有蝦蟆跳過蚓兒落及偶上城南土骨堆之句諸若此類又豈可以爲例哉

草亦稱林楚辭曰游蘭皋與蕙林又陸士衡招隱詩云結風竺蕙林蘭蕙皆草也

阮嗣宗有詠懷詩十七首朱顏延年梁沈約爲之注三百五篇之後詩之有注者當始於此

國風方秉簡兮贈之以芍藥貽我揵椒之類皆以爲外篇芳香可翫之物持贈所懷既以盡其交結往來之歡且以表其深相愛慕之情也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曰疏麻神麻也蘇掾逸民賦曰沐甘露兮餘澤握春蘭兮遺芳謝靈運越嶺溪行詩云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又南樓遲客云瑤華未堪折蘭苕亦萎擷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凡此一本於詩人之意乃知後世折柳寄梅未必眞有實事也

詩采苓篇云云其義以爲苦將采苓於首陽之巔人或爲言此山之有苓也當遽往之亦無苟信斯人之言爲有苓而遽往之必審其實有而後往之可也人或爲言此山之無苓也當舍之哉舍之哉亦無苟然斯人之言爲無苓而遽舍之必審其實無而後舍之可也如是則人之爲無實之言者何得而至於前乎苟猥也人之爲言復言之者上句通言言有無者下句言爲無實之言者此詩指切晉獻公聽人之言虛亦信之實亦信之故序謂好聽讒言鄭以苓之有無爲似是而非乃翳辭也於本旨甚不緻密

班孟堅論六經曰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聰智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原考之班氏之說俱爲未允獨以春秋爲信之符似可附著然其意亦未能盡大抵詩之教主於溫柔敦厚則詩近於仁也書長於政爲政者惟斷乃克則近於義也樂的爲物也廣博易良而入人也深則樂近於智也春秋屬辭比事可筆則筆可削則削所以明示萬世而無惑則春秋有近於信也今固以樂爲仁以詩爲義以書爲智而又以春秋斷事爲信之符則俱誤矣

曹彬伐江南還人見以牓子進曰句當江南公事迴此舊說也宋實錄避高宗諱遂改句當爲幹當而東都事略則曰但奉敕江南幹迴然句當則本語也新唐盧文藻盜庫財高宗以職主幹當自盜罪死諫議大夫蕭鈞諫上詔原死予以職主幹當語亦止是句當字子京喜新奇故改之耳

書皋陶謨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孔氏以爲翕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史記夏本紀亦載此言曰翕受普施然則敷當訓普不當訓布

自反而縮吾不惴焉吾不惴焉者謂不使之恐懼我也古人爲文有此等語今詎能容爾耶

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鄭云言可隱之節也費猶傀也道不費則仕釋文云費本又作拂同扶弗反猶傀也傀九委反鄭以費爲傀傀即違拂之意謂世道相違則君子隱而不仕遊庭錄說費即顯也讀如惠而不費之費出而被乎外之名此所以爲闇然而日章意□雖隱而能顯云爾康成則全屬上文故獨明隱操而改其字過庭則兩屬上下故推廣隱德而倒其語費實費用今改讀拂音而訓之爲傀中庸本無此義君子之道費而隱不言隱而費又何以爲闇然而日章乎二說俱不得其當晦菴謂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以首下章而爲之說曰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若晦菴之說是眞得子思子之旨者也易曰神無方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信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理蓋與此同之

陳師錫詩云溪門寂寞無人到只有清風獨自來楊萬里詩云越王歌舞春風處今日春風獨自來皆本

於李白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

末齊邱化書德化中說聰明曰天下之主道德出於人理國之主仁義出於人亡國之主聰明出於人善本出於人皆作出於一人止較一字意思迥異今俗本皆脫此字

老杜詩自商古後人求之過當往往反爲所累如執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乃云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謂爲藩鎭跋扈朝多小人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謂爲縱橫由嬖人曲直在小兒如此等類豈足與言詩耶

王滹南先生謂韓退之送李愿序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多卻於字予思之此亦不妨前史多書其爲人云云大抵爲人云者謂其平生行事耳下於字其字自不必校又至於韓退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況文章之工拙初不在此乎

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云以此四獸爲軍陣象天也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疏云招搖北斗七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北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宿不蓋今軍行法之亦作此北斗星在軍中舉之於上以指正四方使四方之陳不差故云招搖在上也又云知招搖在北斗標端者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標案此搖光即招搖也在下云端者明魁以上爲首標以下爲端也又云急繕其怒者此舉士卒之用也急堅也勁利也其怒士卒之怒也軍行既張四宿於四方標招搖於中上象天之行故軍旅士卒起居舉動堅勁奮勇如天帝之威怒也李子曰案諸星經無有招搖爲搖光之文但云招搖一星在梗河北欲與天棟梗河北斗相直則胡當來受命於中國入氐三度去北辰四十一度又云梗河三星在大角帝座北主天子鋒然則斗杓主所建之方梗河主天子之鋒而招搖在北斗梗河兩間又主四夷受命之象則是北斗一座七星招搖一座一星梗河一座三星三座併以象於一旗之上而高張於四獸之中也所繪者三所呼者一何也招搖一星不能單舉梗河三星雖單舉亦難遽指而三座之名又不能以併舉故併繪三座以詳其狀獨稱招搖以略其名也不然則招搖必搖光之誤云耳鄭求其說而不能得乃徑以招搖爲搖光是亦未足憑也又以急繕其怒爲堅勁士卒之怒是又誤之甚者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以行爲行軍則其說良是然以怒繫士卒則過矣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君子如怒亂庶遏止此安可以士卒當之蓋怒者威也事有儀則故曰威儀神明其德故曰威儀是故天子之事也夫所謂急繕者在夫一動一舉之間常居有所警戒急繕威猛之容務使進退悉法度左右無口於部分耳言急則不敢慢也言繕則若繕修然則訓急爲堅故繕作勁此果何等語耶

晉書天文志天棓五星在女牀北天子先驅也又七曜中引河圖云歲星之精流爲天棓又雜星氣中載妖星其三曰天棓謂爲天子先驅者值星也謂爲歲星之精者歲星主福德流而爲天棓則吉凶特來

定也謂爲妖星則專主災異矣夫爲星者一而爲說者三豈星家各自爲名而各自爲占耶不應天星一座而善惡如是之頓乖也

敬齋古今黈拾遺卷之五

李白詩琉璃筵中懷裏醉芙蓉帳底奈君何顧共琅玕之綺食暮宿鴛鴦之錦衾已極淫媟矣至云秋草秋蝶飛相思愁落暉何由一相見滅燭解羅衣若此等類又可謂不可道者也其何以示子孫

詩人多用王粲依劉事案傳記所載粲避亂依荊州劉表表以兒癡不甚禮焉是其於賓主俱不得爲美事然後人承用不改可笑

司馬溫公詩太白大如李東方三丈高又雨不成遊布路歸逢花植柳倍依依於李字路字下俱注云恐誤此實不誤而云誤者本自裝板之時無人校讎偶不知所出而便自以爲誤也

阮籍詠懷詩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翰曰三楚謂文王都郢昭王都鄢考烈王都壽春善曰孟康漢書注云舊名江陵爲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東坡論三楚亦據孟氏爲正案史記楚之先熊繹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至文王熊貲立始都郢其後昭王之十二年吳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最後考烈王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今輪以楚三徙都謂其所都爲三楚似可通然數之以三者非指其都蓋主其地也輪捨地取都又不論東西南之別則大與孟說左矣又稱昭王北徙都而輪謂北徙鄀豈謂鄀即鄀耶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以地理考之則孟說良是

太白詩寄遠云三鳥別王母衛書來相過又云念此慈短書願同鶼飛鴻又云本作一行書殷勤坐相憶一行復一行滿紙情何極瑤臺有黃鵠爲報青樓人朱顏凋落盡白髮一何新又云寄書白鷴鵲西傳慰離居代內云安得秦吉了爲人道寸心寄內云北雁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寄書代別云天涯有度鳥笑絕瑤華音答元丹邱云青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銜雲錦字與我忽飛去酬岑勛云黃鶴東南來寄書寫心曲倚松開其軸憶我腸斷續此皆以禽鳥寄書見意其原出于蘇子卿上林賦及漢武帝故事蓋以爲相思契闊無由寄聲而行空度遠莫若飛鳥之疾願託勤翻翰或可以致我萬一之心焉是故詩人性情言嘆不足之餘旨也

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石林先生引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以爲隆總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察當爲殺字之誤此說非是孟子之意以不能其大而總其小謂之不知務非以論隆殺也禮之隆殺自各有所宜當隆而殺固禮之失當殺而隆又豈禮之得歟察之爲言正類而問無幽決之閒不煩更改本字

梅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餳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沈佺期詩也黃魯直極愛此詩以爲二十字中婉而有味如人序百許言者而石林乃云今據家論節氣有清明無寒食流俗但以清明前三日爲寒食既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此不可解也石林此說左矣沈詩北遊南北風俗之異及夫遼客思歸之意今以爲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一何所見之僻耶

柳公權與文宗聯句文宗云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東坡以爲君臣用心太偏俱爲未得乃續云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及四方則其意足矣一本云一爲居氣移苦樂永相忘願言施此心清陰及四方此其所傳視前本劣矣

過庭錄云孟子辨孔子於衛非主癰疽是矣而引彌子瑕子路曰至有命不知此語亦好事者之爲之也孔子不以衛卿之故而主彌子雖三尺童子其猶知之子路乃聞其言以告是疑孔子之或從也孰謂子路不知孔子乃如是乎李子曰子路以所聞告孔子直以其言告之耳非以有疑而卜其從與否也今夫人因其所遇以彼言而踐此者多矣其間亦自有以卜之亦自有以直之豈必其皆有以卜之歟過矣此論蓋之可也

天池田氏室呂病寒日昔率取十數石以煖之迭著懷中少選須臾易不爾即內煩懣不可任平定趙氏室尚病熱日昔取十數石以冰之迭著懷中少選須臾易不爾即內煩懣不可任田氏予姻婭趙氏予往還人之棄賦既自千萬所感所覺遂至如此醫家書流診候之際苟一切以同之則中間天閼者易勝數耳

子寓趙在攝府事李君坐坐客談詩或曰必經此境則始能道此語余曰不然此自在中下言之彼其能者則異於是不一舉武六合之外無不至到不一揆眼秋毫之末無不照了是以稱之才才也者猶之三才之才蓋人所以與天地並也使必經此境能到此語用其爲才也哪矣子美詠馬則云所向無空

闕眞墓託死生子美未必肯跨此馬也長吉狀李憑箜篌則云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長吉豈果親造其處乎惟其不經此境能道此語故子美所以爲子美長吉所以爲長吉一坐爲之嘿然

李白留別宋十六云我非東林人令姊喬齊眉齊眉字必別有所出若用孟光事則全不成語

述而篇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鄭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疏云它人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晦庵曰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晦庵語錄又曰何有於我哉此語雖說是聖人自謙我不曾有此數者南軒曰返鄒呂氏曰言我之道舍是三者之外復何有此說於文義爲順子罕篇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疏與述而同更無別說晦庵曰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語錄又曰問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曰語有兩處此說皆不可曉尋常有三般說話一以爲上事我皆無有一說謂此數外我皆復何有一說云於我何有然皆未安蓋今聞之南軒曰此章觀之若易能然行之而無慊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爲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之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之有履踐之實人人皆可勉焉行而有至則存乎其人克實則聖矣李子曰於我何有哉一句凡有四說其一鄭說淺陋不足論其二晦庵云謙而又謙之辭也說似類而幽且如前三事夫子過謙以爲不敢當已涉迂疏如不爲酒困夫子曷嘗爲酒所困而自謂不敢當乎又於子罕篇言事愈卑而意愈切如事公卿勉喪事猶不得卑之如父與兄庸安得謂之卑乎晦庵自是其說不宏故於問答之際既謂此語難說又云義皆未得蓋今聞之其三語錄最後說云於我何有此說似純而駁所謂於我何有者猶云於我何難耳意者謂不爲酒困等皆所當行之事吾行所當行之事則於我又何有哉此似有理然施之於子罕篇或可通若施之於默而識之則理又相違矣其四呂氏曰言我之道舍是三者之外復何有此說似是而非據呂氏意當謂孔子謂我祇此是耳南軒既從呂說於述而篇略爲解釋復於子罕篇深致其意晦庵語錄所舉第二說即呂說也晦庵舉之而不與之者亦以與己頗異故也以予觀之呂說雖云近理其實不能盡理朱先生謂此爲過謙之辭詳呂意亦以此爲謙辭過爲謙退自聖人之常事但於謙退之中自動各自有主初不敢以一切論也據此雖主謙辭亦主諸弟子有之蓋謂有人能爲此等數事足矣在我更復何求猶俚語曰恁麼盡得我更奚暇夫聖人之道如登天然於此數者之外大有可爲之事而孔子謂如此足矣者疾時人於數者皆不能以行之也

聃字翻注他酣切耳漫無輪又老氏名也耽字翻注丁含切耳垂也又好也樂也今畫塑家作老子像輒長其耳或以過項或以被肩甚則至有爲數尺而以兩手承之者是則不得號爲老耽也然古今傳聞並作聃而無爲耽者獨蕭家爲之長耳垂至以兩手承之蓋世俗無知喜爲怪誕以老子上聖當有此奇表云爾按史記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則此說又異矣古人以謚易名取其平生所謂善惡以爲目必不取其相表妍媸短長也今老子謚之爲聃不知謚法果主何義豈非謚法不專於善惡而

又兼以狀貌目之耶。史載老子名耳。韻注老子名聃。吾意老子或名耳。或名聃。而聃之名行於世。當時史書所錄。不見聃名。唯見耳名。故司馬遷定名爲耳。而以行於世者爲之證也。

王羲之蘭亭詩。仰觀碧天際。俯瞰綠水涯。寥闊無涯觀。寓目理自殊。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華翰須臾滅。我無非親。陶淵明雜詩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眞趣。欲辨已忘言。李太白游鵲巢極宮感秋作云。何處聞秋聲。蕭蕭北窗竹。迴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揭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嘲從唐生決。差訪季子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蕭灑。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柳子厚晨詣超師院讀禪經云。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閑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眞源了無取。忘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予觀四詩同一機杼。予所謂機者。非章之機。直天機耳。

于令升晉武革命論云。內禪體文德。外禪順大名。內禪一出於心。外禪勢不得已云耳。而謝靈運以無兵戈有翦伐當之義。雖相近。亦自不必兵戈翦伐論也。

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二先生解養音去聲。誤也。上言無野人莫養君子。養固去聲。此言同養公田。公田何待野人供養乎。此合作上聲讀之。養則穫蒔也。今人謂治田爲養穫。未聞有供養云者。

後漢杜林傳論曰。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人。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誤矣。順字當作信。此非范誤。後人傳寫者之誤。

名字之立。一以成身。一以辯等。成身則貴乎美稱。辯等則貴乎易別。漢賈逵字元伯。而其子逵字景伯。晉王羲之生五之父子之嚴。而如是其瀆。則亦偪乎。近世縉紳之家。多用一單一複。使昭穆互見。雖年世悠遠。不相繇雜。法似拘而實則通。事似疏而理則密。誠爲得也。或者有以名雜姓。若管鮑牛斗。馬晞驩。殷獻臣之類。如倡優家兒。此殊爲可鄙也。

詩曰。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書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予台。卬。我。吾。五者一也。而於一二句之內。言之各異者。或指我身。或指我心。身心從異。輕重之辭。

薛子瞻紀游五百言。崢嶸依絕壁。蒼茫瞰奔流。蜀人趙次公字彥材注云。蒼茫兩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先生所用。乃是仄聲。蒼。廣韻音鹿。朝而茫字則上聲之莽。去聲之漭。皆不收。不知先生用之所出。以俟博聞。案莊子。適茫蒼者三餐而返腹猶果然。茫蒼並仄聲。前人詩句。亦多有用此二字者。蒼茫蓋本莽蒼。但以茫易莽而倒之耳。此何足致疑。

前漢董仲舒傳制曰。漢興之時。游於巖廊之上。文穎曰。巖廊。殿下小屋也。晉灼。廊。堂邊廡。巖廊。謂巖峻之廊也。師古曰。晉說是。案後漢百官志。武帝還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掌宿衛侍從。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文穎以巖廊爲殿下小屋。必牽於此。殿陛巖下作室。自是武帝

時事。堯舜。豈復有此。且殿下小屋。何與於巖廊。穎說誠誤。至於晉灼謂爲巖峻之廊。亦未爲得也。堯舜時。茅茨不翦。土階三尺。亦豈有所謂巖廊者哉。然師古以晉說爲是者。特以其隨文解釋爲近之耳。其實於義爲乖。吾意漢制巖廊之語。當從爲堯舜之時。世質文淳。雖三尺之階。已得謂之高明。故云巖廊也。

東坡詩。九萬里風安稅鵬。雲鵬今悔不輩飛。蓋出於阮嗣宗詠懷云。鄭與燕雀辯。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

莊子至樂。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謂條達而福持。福當作幅。木之有餘。其氣足以達之。布帛有幅。在人足以持之。

褚淵母宋始安公主。繼母吳郡公主。又尙巴西公主。王儉母武康公主。又尙陽羨公主。齊高帝既受禪于宋。淵。儉。以佐命功。進爵增戶。處士何點謂人曰。我作賽書已竟。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臭氏。遠邺國家。詳點大意。遠邺國家。當作遠邺婚家。然後上下意完。直云國家。不惟意斷。語亦太窘。必後人傳寫之誤。

宋武大明六年。策秀才於中堂。揚州秀才顏法期策曰。源清則流絜。神聖則形全。神聖當作神勝。

孟子。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釋文。行如字。行有不得者。皆求諸己。則音下孟反。二字旨意果同音否。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先王之遺文。能行已上諸事。卽在身之行。法也。治以爲論。孟。此三字。皆當從下孟反。

靜言庸違。靜言安靜有理之言也。靜則對亂言之。庸用也。書中庸字。皆爲用義。言則甚美。及用之。則常自違之。

後漢光武紀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欽異焉。南頓君名欽。雖見於光武紀。而此論初無有也。此論方敍南頓君事。而遽以稱欽。則欽謂誰乎。止云君異焉可也。

葛稚川西京雜記。或問揚子雲欲爲賦。何如。子雲曰。賦讀千首。乃能之。以予思之。亦不待如是之多也。果擇其古今健筆。可以爲法則者。得百。能熟誦之。足矣。古今之學者。每相與語曰。賦百篇千。若謂讀賦千首。乃能爲之。則學者當云。賦千詩萬。文章雖難事。那有此理。

元稹苦樂相倚曲云。漢皇眼警飛燕時。可憐班女恩已衰。未有因由相決絕。猶得半年佯暖熱。轉將深意喻旁人。組綴玫瑰遣譏訕。後云。白首宮人前再拜。願將日月相揮解。苦樂相尋晝夜閒。燈光那得天明在。主今被奪心應苦。妾奪深恩初爲主。欲知妾意恨主時。主今爲妾思量取。班姬收淚抱妾身。我曾排擯無限人。詩人之口。夫亦何所不有。此作雖借班姬以命意。褒貶初不主姬。然謂姬曾排擯無限人。則誣亦甚矣。案漢書。許皇后與班倢伃。皆有寵於上。上嘗遊後庭。欲與倢伃同輦。倢伃力辭。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倢伃又嘗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爲倢伃。又趙飛燕姊弟。貴傾後宮。許皇后。班倢伃。皆失寵。於是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呪詛後宮。嘗及主上。許后廢黜昭臺宮。後姊謁尊

皆誅死。考問班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陛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益。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妒。倢伃恐久見危。乃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婦人中爲人如倢伃者。古今罕傳。曷嘗有排擯之事。哉。文人貪爲誇辭。執此忘彼。敝一失一。若是者不可勝數。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

退之詩。和盧雲夫云。閑門長安三日雪。推詩撲筆歌慷慨。王昌齡詩。秋山寄陳謙言云。感激不能寐。中宵時慨慷。慨口蓋切。慷音康。二字見文選。云。中矯厲而慨慷。

公孫丑下。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恡乎。比者。親比之比。比化。謂親其死者。口釋爲及。亦通。謂比及變化銷鑠。晦庵解比爲爲。竊所未喻。

荀子正論篇。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時之瑣也。又非十二子云。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喬字嵬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注云。喬與譎同。宇。大也。放蕩恢大也。嵬。謂狂險之行也。瑣。謂姦細之行也。說文。嵬。高不平也。今此言嵬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周大司樂云。大傀異裁。去樂。鄭云。傀猶性也。晏子春秋曰。誇言傀行。自薦於飢寒。命之曰狂僻之民。嵬當爲傀。義同五每反。口彼反。李子曰。嵬固爲高不平。然以嵬配瑣言之。乃細碎之義。故謂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時之瑣也。嵬正當同猥讀之。案韻。嵬五罪反。猥。烏賄反。其在十賄中同也。古人用字寬。雖它韻猶得叶。況一韻乎。且朱象。非有過高之行。不當以險爲譏。謂猥瑣蓋得其實。猥瑣者。鄙猥瑣屑云耳。故至今謂人蹇淺卑污。而不能自立者。皆爲之猥瑣。楊倞又引周禮傀字說之。誓矣。又一說。嵬太高。瑣太卑。義亦通。然非朱象所得言。

溢公詩。瞑目云。瞑目思千古。飄然一烘塵。山川究如舊。多少未來人。舊傳云。多少未歸人。然公又有逍遙四章。其三云。閉目念前古。飄然一烘塵。兩儀仍似舊。萬物各爭新。詳後詩意。則前詩作未來人爲正。

漢順帝時。梁冀爲大將軍。皇甫規對策曰。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如規所言。則利害在於羣臣。而無繫於其君。正當云。圖者舟也。君者乘舟者也。民者水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羣臣其檝棹之具也。如此言之。則利害專繫於其君矣。不然。止當削去羣臣乘舟一句。語意自通。

筆談云。算術多門。如求一上廉。搭因。重因之類。皆不離於乘除。惟增乘一法稍異。其術多不用乘除。但補虧就益而已。假如除。欲九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位一因之。予因存中此說。乃悟算術無窮。存中去今尚未遠。特著此術於筆談中。是必前未有以爲新奇而筆之耳。然今之算家。自以此法爲九訣。則不以爲增乘也。若增乘者。尋常唯求如積。則用之。其左右上下。各宜位以相襍乘耳。與九歸絕不相類。

孟子。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蓋時子因陳子而先已告孟子矣。或孟子無以語之。或陳子適不在側。既而陳子又以時子之言告孟子也。觀其文勢。義自可見。趙氏謂時子因陳子使告孟子。其意固顯。但其文謂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則是自告之也。非使告之也。若使陳子告之。當

云。時子因陳子使以告孟子。今直云。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其爲先已自告。無可疑者。

又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趙說謂自不蹤其實。蓋冒頓乖。祇是不蔽賢才耳。惟欲其進也。能不蔽賢。故於其退也。能不怨不愬。

史記大宛傳。黎軒條支。在安息西數千里。善眩。後又云。安息國以黎軒善眩人獻於漢。應劭曰。眩。相詐惑。從應說。則眩字止當正讀。然作幻音讀之亦通。張平子西京賦云。奇幻儵忽。易兒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震地成川。流渭通涇。此正指眩人之屬。列子稱四極之國。有化人來。亦此類也。

李長吉詩編。金銅僊人辭漢歌序云。魏明帝青龍五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承露盤僊人。欲立置前殿。案通鑑云。景初元年。是歲徙長安鍾簴銅人承露盤于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於灞城。二說年載不同者。青龍止有四年。無五年。其五年。即景初元年也。長吉言五年。當是据未改元時言之。長吉又云。宮官既折盤。僊人臨載。乃潸然泪下。此未必實。設其事實。亦無它利害。祇爲異事耳。通鑑不取。良爲得體。

蜀志。劉焉傳評曰。劉焉開蕞扶之辭。則心存益土。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相者事。本傳及全書俱不載。而遂以引論。似疏。

惶弓上。孔子合葬于防云云。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石林先生疑此事云。墓之崇纔四尺。葬之日。雨至而崩。何如是之簡也。既崩而不得修。將遂仍之可乎。又謂葬不旋踵而崩。崩又不得修。其何能久而識之乎。石林之疑。誠有由來。然其墓新封。遇甚雨而崩。初亦不足訝也。本不足訝。而孔子爲之流涕者。其意必以爲葬貴堅固。窀穸甫畢。而有所摧剝。中心戚焉。故不得不爲之泫然也。且弟子所謂崩者。夫豈謂陷壞而無餘哉。但舉其土封少少摧落耳。孔子所謂古不修墓者。夫豈謂墓壞而不許重修哉。但謂窀穸之事。欲其安穩一定。毋或苟簡。而使至於重修耳。後人因其弟子有墓崩之語。便爲防墓墮壞而無餘。因孔子繼有古不修墓之語。便以爲古者墓壞則不得重修也。誠使防墓大崩。崩而不許再修。則是孔子非孝子。而古人教人之忘其親也。無乃悖理甚歟。庾蔚又以爲防守其墓。備擬其崩。孔穎達雖破蔚。終執舊聞。皆昧夫兩甚土落之義。而強爲辭也。余悉不取。

莊子曰。道術之爲天下裂。又曰。古之所謂道術者。果烏乎在。曰。無乎不在。道術云者。謂衆人之所由也。故從所由言之。則道即術。術即道也。若從大小言之。則道固不得以爲術。術固不得以爲道也。趙岐序孟子云。治儒之道。似不成語。

莊子山木篇。少私而寡欲。或思字誤。少思寡欲。固老子語。然私之一字。亦不爲無理。

馬季長長笛賦云。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其人。羌人故得截竹吹之。以效其聲。而文選音注。大與此別。不見之見。音胡銳反。張銑注云。龍吟水中。不見其身。李善注云。已謂龍也。皆謂在水中不顯現其身。實違馬旨。

雖爲火爲日爲電自是文明之象是極盛世不數附著之數當矣日月麗乎天草木麗乎土或明以麗乎正皆文彩著見之事毛以附著爲主重古說

東坡云王莽敗時省中黃金三十萬斤陳平以四萬斤間楚近世金不以斤計雖人主未有以百金與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鑛山掘沙無虛日金爲何往者頻疑寶貨神變不可知其復歸山澤也耶李子曰人雖號爲大聰明者亦必有所蔽夫金古多而今少自是今世糜耗者衆東坡乃謂寶貨神變復歸山澤此亦與癡愚之謂妙會通靈何以異

日損齋筆記

附錄

黃溥撰

重刻日損齋筆記序

日損齋筆記一卷。吾郡黃文獻公撰。其書初無詮次。公里人劉氏剛依類重編。析爲三門。首辨經。次辨史。又次雜辨。辨經六則。辨史十六則。雜辨十三則。共三十有五則。而以公神道碑及定謚等文附焉。公文章原本經術。爲有元一代鉅手。是編特其緒餘。然攷證精審。塙豁羣蒙。非貫穿經史。沈浸百氏。莫能道其單詞。區區若說郛談苑諸家。方茲揭矣。或以公胸中所存。宜不止此。不知鬱鼎一臠。已足知味。吉光片羽。以少爲珍。以覩碔砆燕石。車載斗量。無所短長輕重者。其貴與賤之相去何如也。刊既成。爰舉其概。揭諸簡首。同治九年冬十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原序

世之爲士者。貴於立言。然言不可以徒立也。必依乎經史而爲之辨證。雖或未遑竭其終始而具釋全書。所以發越其光晶。而疏通其晦塞者。其爲來學寤疑辨惑之助。而功不既多矣乎。漢魏以來。蠹文之流。伸其獨見而成一家言者。亡慮數百。原其所志。亦未必不由於斯道也。奈何俗學紛紜。而莫之有定。鶩高遠者。涉恍惚而蔽元虛。尚靡麗者。騁浮辭而矜繡製。譬諸金貝珊瑚木難火齊。可珍之物。出囊而分配。升槃而同羹。非不煜煜可觀也。然而寒焉不足爲之衣。飢焉弗能爲之食。求其若菽粟布帛之濟於用者。曾何如哉。嗚呼。弊也久矣。金華侍講黃公溍。以文辭冠于一代。藏諸金匱。勒於樂石。既已播厥中外。既又出其緒餘。隨筆志之。號曰日損齋筆記。凡經史奧旨。昧者顯之。謬者訂之。雖優柔不迫。而離決之疑。久蔽之惑。皆渙然而冰釋。其據孔氏之傳。而以八卦爲河圖。辨僧瑩之妄。而知熙陵爲仁君。此尤超然自得之見。揆之於用。殆猶布之與帛。菽之與粟者歟。奇異可珍之物。名雖貴而實有不足者歟。非攬之於至博。而約之於至精者。不可以與於此歟。昔者宋景文公祁嘗著筆記一編。以釋俗、考古、難說、析爲三門。而上之李佛指其瑕疵者七條。近代紫陽方公回亦著筆記一百六十餘則。而河南張恆時斥其非。二公素稱該洽。而其所失有如斯者。無他。博焉而不及精之故也。嗚呼。必若公之此書。然後庶幾無遺憾哉。所可惜者。公之胸中所存。宜不止此。而耄年之加厄於求文者之膠葛。竟不能有以盡筆之也。雖然。味滄海者。一滴而知

輔采鄭林者一章而知材苟能函公之所書言而推見其所不言斯可謂善學者已濤從公游者最久既受此編以歸遂私序卷端寓蒲鏡衍而擇善學者授焉至正甲午春正月望日門人同郡宋濂謹序

序之於末簡至於是書所以有功於學者先生於前序中已備論之矣里後學蕭漢劉剛再拜謹書

後序

剛也不敏獲受經於宋太史先生之門研窮義理之餘先生出一編書示剛曰此黃文獻公之所著筆記也公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要之於至理閒嘗侍函丈其讀新修宋史無一傳無訛者非官制地理即歲月事實甚至遼氏名亦或舛誤觀公辨駁之精若此則其平昔攷古之學爲何如哉覽此記之大略蓋已知之矣雖中有一二條摘書其事而不寘品評似若無所繫者而洪文敏公作容齋五筆凡四十七卷亦往往有如此者或公別自有見今不敢略去汝其受而藏之剛退而伏讀焉見其文婉而義深諷玩日不釋手初公之爲此書隨筆而錄未及詮次剛因忘其僭踰以類相從分而爲三曰辨經曰辨史曰雜辨既已繕寫成卷又以讀其書者不可不詳知公之爲人遂以中書參議危公太僕所撰神道碑及太常博士傅公子遜定謚等文以附其後共爲一書夫雜著之有其書尚矣自漢以下各統萃羣見而發一義故博雅可觀者衆至唐而纂述者爲尤盛惜乎多雜於鄙褻虛誕而閭巷淫褻荒誕不經之語亦賸其中而大雅君子有所不道逮宋而文奎啓宿諸老誓興見於論述灼可以詔後學而傳來世若陳后山之談叢沈存中之筆談宋次道之春明退朝錄孫君孚之談圃洪景盧之隨筆史炤長之學齋佔畢或發明經中奧旨或紀事足以補史氏之闕逸嗚呼盛哉公之此書蓋可與之並傳者也公之所著有詩文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並以刻梓流布於士林閒而筆記獨未遑行乃命工而刊之于梓功告完遂以平昔所聞次第

日損齋筆記

辯經六則

清　陳熙晉攷證

鶴山魏氏曰鶴山、魏了翁華父也此所引皆魏氏駁司馬叔原先後天圖語出叔原名子已溫公七世孫寓居我州朱文公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引邵子之說爲據魏氏駁作引邵子說析苦精叔原從之下接而邵子云云蓋司馬叔原從朱子朱子本邵子故據邵子以難朱子也而邵子不過曰圖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圓十爲書乎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則朱子尚有疑於此也朱子易學啓蒙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南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南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蔡季通曰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惟劉牧謂見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託言出於希夷又引大傳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今按邵子既言圓方圓爲奇方爲偶奇爲九偶爲十邵子與劉說合蔡氏惟據關易耳關易朱子以爲僞而取其說殊不可解朱子曰大戴禮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鄭氏注云法龜文也蔡季通曰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正與青之象也揚注大戴禮者北齊盧辯非鄭氏明堂九室法大乙九宮鄭氏注乾鑿度未嘗指此爲河圖洛書蔡氏之說出北周甄鸞注數術記遺乃九宮算法非言龜文陳摶龍圖序龍馬始負圖出於羲皇之代天數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始能圖之未聞也惟五十五上二十五天數中貫三

至九，外包之十五，盡天三、天五、天九，并十五之位，象形一、六無位，又顯二十四之爲用也。書原實備全用大衍五十有五之數，離以納甲。內一圖象形九宮，附一圖象形洛書，則兼去其五在數虛也，地六至地十自乘十爲用，十爲成形，故洪範五行之用數四而已。不知何以於其家取像之以爲洛書。今按鄭康成注大衍之數，言五行生成之數，注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亦言五行，豈未指爲河圖洛書哉。其求以五行之用爲河圖，後劉牧得以洛書爲洪範之洪範者，實用十，鄭子所本也。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皆以九爲圖，十爲書。朱以劉子爲歷，張以邵子爲主。朱震漢上易卦圖上右河圖，劉牧傳於范諤昌，諤昌傳於許堅，堅傳於李溉，溉傳於种放，放傳於希夷陳摶。曰：易者一也，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復變而爲一。見列子天瑞篇，張乾鑿度，漢上所引乃孔子言也，故引以爲證。書洛書引大乎曰：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按今數曰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二七爲火，一六爲水，五五爲土，即十也。黃帝子書，孫行成邃易會狀曰：易緯乾坤鑿度二卷，明所外黃帝，取以爲鄭據之易。易通變四十卷，取自陳摶，益邵雍所傳先天卦數圖等，數實解釋，以邃陸易之學。劉易通變自敍曰：河洛出圖書，伏羲因之而作易，始與劉牧同也。行成學文饒。書以乾鑿度及張平子傳所載太一下行九宮法考之，即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矣，知非河圖也。乾鑿度曰：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鄭康成注：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故星經曰天一、太一主氣之神。四正四維以八卦神所居，故亦名之曰宮。天一下行，猶天子出巡狩，省方岳之事，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因謂之九宮。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震宮，所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兌宮、艮宮、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一天一之宮，而反於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此數皆合十五，皆有法也。後漢書張平子傳注引此，言太一取八卦之數，則八卦不自此出矣。漢上易言河圖別有老辰左行圖，九宮數即卦數，不得以九宮爲河圖也。

鶴山素尊信文公之學，獨於此圖書之辯，不能無異論，然而又曰：靖士蔣得之云，當以先天圖爲河圖，生成數爲洛書，亦是一說。王禕河圖辨曰：臨邛魏鶴山得以先天圖爲河圖，五行生成數爲洛書，戴九履一謂爲太乙下行九宮數，此不爲無見者。蔣之蓋山之字。魏跋云：先天圖自魏晉以後，河洛圖兩交象卦數，獨未甚白，至邵堯夫而傳大明，千數百年，不知此圖安所託，而圖兩始得見，此亦已奇矣。鶴山於先天圖似不能無疑，故獨稱其一說，見其不可泥於朱子之說耳。鶴山跋靖士蔣亦是一說，與并河圖句繪跋云：余還靖未返，不得與叔厚共學，未云他時過靖，以如印叔厚必有以復於予也。此跋始鶴山謫靖州時作也。又若有取焉。往年閩人吳蟾者來京師，自言從謝疊山得異人所授河圖，朝野諸公多傳之，而祕不輕出，其詳雖莫得聞，大抵亦是以八卦爲河圖，未必不與蔣說同所自出也。吳蟾謝仲直易三圖序：上饒謝先生遯於建安，番陽吳生蟾往受易焉，而後受其圖也。建安之學爲彭翁，彭翁之學爲武夷君，而莫知所受。始吳以無以爲要，荊州袁滋演始受於詹翁，而易復傳，袁乃以授永嘉薛宣，士龍始薛得，宜時得書河洛遺學，多在蜀漢閒。後朱文公屬其友蔡季通如荊州，復入峽，始得其三圖焉。或云洛書之傳，文公不得而見，今蔡氏所傳書，迄不著圖，藏其孫抗，祕不復出。臨邛魏了翁氏嘗疑之，欲經綸而卒不可得。今彭翁所圖，疑出蔡氏，惜彭不具本始。謝先生名字，今不著，其終也，毋能識之。宋謝河圖洛書說曰：江東謝枋得又傳河圖於異人，顧謂於八卦而旋碇中，奇相交，似說於方士抽坎填離之術。趙汸曰：邵菴虞公嘗得江東謝仲直氏傳授之說，以先天爲河圖，九數而九位，方圓爲洛書，十數而五位，爲五位相得之圖，心雅善之，云與蔣說同所自出，則蔣亦河圖九數洛書十數也。按孔安國尚書顧命傳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王肅曰：河圖，八卦也。王充論衡亦曰：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伏羲得之，非作之，則八卦爲河圖，自昔已然。前以易緯書言此書。易不言龜，其像意可知矣。禮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天地應以龜書，伏羲乃象以作卦。禮緯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稱子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作八卦，則以洛書爲八卦，自昔已然。鶴山之說，似不可不考也。

日抄曰：易畫於伏羲，演於文王，繫於孔子，傳之天下萬世，惟此一易而已，未聞有先天後天之分也。若程門人所記，乃因康節之先天而反有疑於文王、孔子之易，反有疑於伊川之易傳，且有疑於八卦之位。然按晦菴先生與王子合書，明言康節言伏羲卦位近於穿鑿附會。且當時之學者，凡當以晦菴親見王子合之書爲正，毋以門人記錄之書爲疑。王懋竑曰：以本義前九圖皆後人依託。河圖洛書本義，以天生神物，天地變化，天垂象見吉凶，及河圖洛書聖人則之注云，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本，則至當，乃以河圖爲易，洛書爲範，一人之書，不應前後自相岐異，疑皆蔡氏所爲，非朱子意也。文靖東尊信文公，文獻亦素尊信文公，其持論不苟同如此。

尚書古文益稷篇「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作「七始詠」。采與在，滑與忽，音相近；來與采，始與治，七與在，詠與忽，文相近；政與治，義相近。諸儒皆隨字解之，獨鄭康成作「曶」，而謂曶者臣見君所秉，君亦有焉，是以曶爲笏也，其說尤異。夸誕齋在治忽，史記夏本紀作來始滑，裴駰集解：案尚書滑字作曶，音忽。鄭玄曰：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納政教於五官。司馬貞索隱：古文尚書作在治曶，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解之，今此云來始滑，於義無所通，蓋來采字相近，滑曶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爲來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三字，劉伯莊云：聽諸侯能爲政及忽怠者也。五言謂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鄭玄以爲出納政教五官，非也。此解本此案僞孔傳云：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汝當聽審之。蔡沈集傳，與劉伯莊說相似。來始滑者，始與治，滑當爲忽。治滑與典麗，滑讀爲滑，鄭注：滑夏，猾亂中國也。猾夫論氏姓篇引作猾，史記酷吏傳：滑賊任威，漢書亦作猾。猾滑子成相篇：無敢猾碣。僞訓爲亂。樂記：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聲與政通，所從來之治亂，以出入五德之言也。虞翻說文曰：汨，流也。汨，上同。鄭康成義，下引尚書大傳云：汨，亂也。滑與汨通。裴駰曰：尚書滑字作曶，今文作滑，古文作忽，又變爲曶也。司馬貞以爲來始滑義無所通，過矣。說文五：曶，出气詞也，从曰，象气出形。春秋傳曰：鄭太子曶。文曶，一曰佩也，象形。後鄭讀曶爲笏，本此，然究與經無涉。七始詠見漢書律曆志，古字在作才，聲亦與才近，才亦與采近，故文獻以爲文相近也。按漢書禮樂志：七始華始，偕頌和聲。注：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也。孫傳八音七始，五聲六律。注：劉歆注與孟康同。江聲曰：案尚書大傳曰：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鄭注：七始，黃鐘、太簇、大呂、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黃鐘，子之氣，天統也；太簇，寅之氣，人統也；大呂，丑之氣，地統也；南呂，酉之氣，秋也；姑洗，辰之氣，春也；應鐘，亥之氣，冬也；蕤賓，午之氣，夏也。七始詠之本，乃當時博士所傳，其原出於伏生者，實是今文矣。

禮記曰：凡祭宗廟之禮，羊曰柔毛，雞曰翰音。註謂異其名，所以別於人用也。而今之致飾於人者，反借以爲雅稱，是以鬼事人也。世之好用古語而不詳其文義，若此類者極多，此特其一耳。曲禮鄭康成注：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儀禮士虞禮：敢用絜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祫事。少牢饋食禮：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其證也。

禮記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帝王世紀謂文王囚羑里時，伯邑考已爲紂所殺，則是伯邑考既死，武王不得不立，非舍也。史記曰：文王崩，太子發立。豈伯邑考未死，文王已舍之而立武王爲太子耶？檀弓鄭注：文王立武王，權也。孔穎達疏：案文王在殷之世，殷禮自得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而言權者，殷禮若適子死，得立弟也，今伯邑考現在而立武王，權也。錄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同母昆弟十人，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爲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如世家言，則伯邑考未卒以前，文王已舍之而立武王爲太子也。云伯邑考前卒，則非爲紂所殺，明矣。帝王世紀之說，見太平御覽，不可信。

春秋左氏傳，琴子據而登席，杜預曰，據、足衣也。說文玉篇韈、足衣也，杜本此。

程泰之演繁露曰，戰國策已稱人主為陛下，按大戴禮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有陛下永永與天無極，則陛下之稱，周初已有之，或謂家語載成王冠頌，蓋曰，率爾祖考，與天無極，疑大戴所記出於秦漢以後之所增飾，然則戰國策所稱又安知非後人所增飾耶。程大昌字泰之，著演繁露十六卷，續演繁露六卷，乃有止間曰陛下，言戰國策於趙策高誘注，陛下、謂等文王也。據秦始皇見寡人臣，臣下稱足下，史記秦本紀國策鄉亦二世為足下，史記秦昭王以陛下稱人主也，大戴禮公冠篇，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若昭明之元服，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陛下永永與天無極，孝昭冠辭，盧辯注，漢孝昭帝冠辭，按漢書昭帝本紀，元鳳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以大戴禮所記之成王冠頌，親賢使能為成王冠辭，陛下以下，乃漢昭帝冠辭也，文武者，蓋漢以為文皇帝、武皇帝，漢儒書冠者，宜知高祖廟諱，故辯注云，高祖高皇帝也，案辭故其辭曰，率爾祖考，永永無極，目為成王冠頌，此出於王肅偽撰，不可據以爭昭冠辭為成王冠辭，蓋謂周初已有陛下之稱，舊說因書首成王冠三字而誤，日知錄曰，賈誼新書，天子卑號，蔡邕獨斷，陛下，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群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據此則陛下猶言執事，使人稱舉以為至尊之稱，許慎說文以陛下稱實臣入閣字文，紫謂皆實文帝陛下，吾所尊心者陛下者，本是呼執事之人，與稱殿下同，本乃得稱，然後世非天子亦不敢用。

辨史十六則

史記黃帝幼而徇齊，家語、大戴記並作叡齊，司馬貞曰，徇亦作濬，蓋以徇與濬音相近，濬與叡又相近而言也。又曰，濬當讀為迅，則又因裴駰訓徇為疾，而以迅為疾義相近而言也。去古既遠，經史中魯魚亥豕若此者不一，學者必欲以意強通之，豈闕疑之義乎。史記五帝本紀，黃帝幼而徇齊，裴駰集解，徇，疾，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書曰，聰明齊聖，左傳曰，子雖齊聖，今案徇齊皆德也，司馬貞索隱，孔子家語及大戴禮並作叡齊，一本作慧齊，叡慧皆智也，太史公採大戴禮而為此紀，今彼文無作徇者，史記舊本亦有作濬齊，蓋古字假借徇為濬，濬，深也，爾雅齊速俱訓為疾，尚書大傳曰，多聞而齊給，鄭注云，齊，疾也，今裴氏徇亦訓疾，未見所出，或當讀徇為迅，迅於爾雅與齊俱訓疾，則迅濬雖異字而音同也。又爾雅曰，宣、徇，遍也，濬，通也，是遍之與通義亦相近，言黃帝幼而才智周遍，且辯給也，故史記作徇，而尚書大傳作慧，王肅注，徇，疾也，說文入篇徇，陳也，古字通，裴注本自明，顧小司馬誤引書辭意解而強辯矣。典籍明釋文，爾雅音徇本又作侚，辭峻反，郭音。

太史公以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擇其言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故取公孫卿寶鼎迎日推策之說，而不取其仙登于天之語，直書曰，黃帝崩，葬橋山，乃於封禪書備述卿言，黃帝騎龍上天，至武帝問黃帝冢，則又稱或對曰，黃帝已仙，羣臣葬其衣冠，或者疑辭也，其敘事可謂婉而直，微而顯矣。王若虛曰，黃帝好道，遂以升天，臣子諫之，宜以仙昇不當以黃盧，按曰靜民則法曰黃，黃者安民之謂，非得道之事也，黃帝之世，證有無跡，未定黃帝升仙之說，乃明黃帝不升天，乘龍之說，所因乘龍而行，雖有止降，復入於湖，如實黃帝騎龍，隨溺於湖也，黃帝葬於橋山，群臣葬其衣冠，衣冠不能形，如封禪之書，已仙去，衣冠亦不宜遺，見其升天，知其不死，必也，非不死之衣冠，與實死者無以異，非臣子實事之心，別生於死之意也，世稱黃帝已仙，若群臣若若聖心恐憂其形，猶為黃帝致太平乎，則其形體宜如黃帝。

書升天，非其實也，五帝三王皆有聖德之稱者，黃帝不在上，邪知聖人皆仙，仙者非聖，黃帝如聖人不仙，黃帝何為獨仙，然後知史記之書，然後知文獻證史記之替。

史記書軒轅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審如其說，則以征伐得天下，自黃帝始，湯之放桀，何以謂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作誥，何以不引阪泉之事為言乎，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下繫易稱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學者考信於六藝，而闕其所不知可也。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大戴禮五帝德，黃帝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太史公書本此，然本紀云中國作，謂其書已佚，今仲虺之誥，孔傳古文尚書，不可據以駁史遷。

史記武帝紀及封禪書所載黃錘史寬舒，封禪書註引徐廣曰，錘，丈恚反，錘縣、黃縣皆在東萊，武帝紀注引韋昭曰，黃錘人姓名，一以為地名，一以為人名，前後自相矛盾，漢書郊祀志注引孟康曰，二人皆方士，顏師古曰，錘、直垂反，其不取徐廣之說，蓋以一人不宜係兩縣也，然寬舒之名數見於後，而無所謂黃錘者，又似可疑耳。按秦始皇本紀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集解腄，地理志東萊有黃縣、腄縣，正義括地志云，黃縣故城在萊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也，牟平縣故城在黃縣南百三十里，十三州志云牟平縣古腄縣也，徐廣曰錘縣黃縣皆在東萊，則腄與錘同，不別其為二地名，無疑集解於使黃錘下引韋昭曰，人姓名，於史寬舒受其方下曰，漢書音義曰二人皆方士，蓋以黃錘為一人，史寬舒為一人也，據下文云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議，又云太史公祠官寬舒等，則寬舒乃黃錘之祠官，不曰黃錘祠官寬舒，而曰黃錘史寬舒，史文也，祠官，掌史職之稱。

漢書沛公引兵至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顏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劉攽曰，得者得而殺之，漢書多以獲為得。今按史記本文云，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師古蓋因班孟堅刪去泗川守壯四字，而誤以得字屬於上文，小司馬索隱知其誤而疑左司馬當有名，遂以為曹無傷，無傷之名僅見於沛公入關之後，而前無所考，姑存所闕文可也。

漢高帝紀，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謂三尺劍也。史記高帝紀有劍字。杜周傳，三尺安出哉，謂三尺竹簡書法律也。王充論衡凡引高帝語，卻皆有劍字，作文而好用歇後語以為奇者，不可不知也。

漢文帝紀年有後元，景帝有中元有後元，葛勝仲曰，謂之後則疑若有極，乃不諱避，何耶，按劉貢甫兩漢刊誤，元鼎四年，方得寶鼎，無緣先三年而稱之，封禪書云，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也，由是言之，則所謂中元、後元者，豈亦後來之追命乎，宜其無所諱避也，然以漢之武帝紀考之，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四年得鼎后土祠旁，應劭於元年注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貢甫因封禪書後三年之語，不取應劭之說，而謂四年方得鼎，似當。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武紀建元元年，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劉攽曰，年號之起在元鼎耳，建元、元光之號，皆後來追改，按魏司空王朗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猶然，其後乃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蓋文帝凡兩改元，故以前後別之，景帝凡三改元，故以前中後別之，武帝即位以

來大事六年一改元二十七年之間改元者五當時但以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爲別五元之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蓋爲是也時雖從有司之議改一元爲建元二元爲元光三元爲元朔四元爲元狩五元則未有以名帝意將有所待也明年得鼎出汾陰故五元爲元鼎而以是年爲元鼎四年然則前年號起於元鼎因並前元皆爲後來追改者亦不誣也觀書本紀武紀後元元年劉貢甫曰按昭帝紀云帝說在後二年前者勿暇則但書稱後元年也王子充謂武帝沿文景故事始以後元二字加於年上非史官追書之顧亭林曰漢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後元年當時只是改爲元年後人追紀之爲中爲後耳若武帝之後元元年則自名之爲後光武之中元元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則自名之爲中不可一例論也

漢元朔元年有司奏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二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然則九錫者先王賞功之常典耳後世顧假以爲篡器何耶史家九錫二字始此王莽篡託於周公爲九錫而天下靡之自魏晉至唐宋皆然假先王賞功之常典以爲篡器注家史者見不及此

漢游俠傳茂陵守令尹公註謂守者未眞爲之或以爲秦之權行試守即其遺制非也傳稱門下掾說尹公曰一旦眞令至復單車歸爲府吏蓋宋之時暫權攝者也若夫權行試守皆正除之官特以是別資序之崇卑而已其所謂行尤與漢不同臣賀以太僕行御史大夫事張湯韓安國皆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宋制必寄祿官高於所任之職事乃爲行也宋制六曹尚書從二品而權尚書則正三品侍郎從三品而權侍郎從四品稱權之云以知係實序職二等而作州者謂之權知蓋以下於本職者爲之具觀元豐四年詔自今除授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高下爲法高一品者爲行下一品者爲試宋之官制元豐以前尚書侍郎給事給舍諫議郎中員外郎之屬皆有其名而不任其職以爲敍遷之階而已元豐以後尚書侍郎皆爲職事官而以寄所寄祿官爲寄祿官

資治通鑑綱目考亭朱子續經之筆也其推蜀繼漢本於習鑿齒續周存唐本於沈既濟而兢與詩第六章第七章皆不及之蓋天理之在人心初無間於古今先儒所見適與前人暗合而非有所祖述學者蘄兢與詩則不可不與史氏所記並觀也晉書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少有志氣荊州刺史桓溫辟爲從事累遷別駕出爲滎陽太守是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中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凡五十四卷迄通鑑綱目實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萬于王莽劉玄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寬險不懼始無規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號蓋終莊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魏爲僞國者由崔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耳而權道寵稱其族祖氏執政故爲此書欲以絕彼暗烏防盜迷鹿歷觀古之學士爲文以譏其上者多矣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以懼濟物議取諸篡時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爾新唐書沈既濟蘇州吳人經學該明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初吳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爲則天皇后遺以爲有退非德選史臣追書當稱爲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房陵而體元繼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義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爲負約無遷鼎革命之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尚誰與紀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閡而列爲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書皇帝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而后之老不易若后姓氏名諱才類智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范祖禹唐鑑臣祖禹曰昔季氏出其君昏無君者八年春秋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曰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故前史亦列武后於本紀其於紀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或曰不沒其實所以著其惡也臣以爲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武后以無罪而廢其子是絕先君之世也況其奪之命乎中宗曰吾以天下與元貞何不可此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爲罪則漢高帝之法亦可起立也天下者高之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之故臣復繫嗣聖之年黜武后之號以爲母后篡竊之位取春秋之義雖獲罪君子而不辭也孫甫唐史論斷武后僭竊位號沈既濟發議得春秋之法足正前史之失也故從其所論書武后事於中宗紀中武后改年但存其名錄實隨事而不以爲年號孫甫用編年體書唐紀七十五卷已佚所論如此

僧瑩湘山野錄卷首書眞宗即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進封西平王按宋實錄繼遷以太宗淳化二年賜姓趙名保吉授銀州管內觀察使封天水郡侯以其叛服不常所賜姓名兩經削奪至道三年眞宗即位因其歸順仍呼之曰趙保吉非始賜姓名也其授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但加食邑而不進封制下於是年十二月甲辰亦非次年咸平六年繼遷陷西涼府爲潘羅支所殺終其身未嘗封王也其子德明既立奉表納款乃以景德三年封西平王大詔令及今新修宋史所載並同而野錄無一與之合繼遷建節之制見於實錄及大詔令者本云先帝早深注意方議推恩值軒鼎之俄成纂韓墳而未暇遽眇躬之纂位俄封疏以賀珍彰厥遺圖冠於當代宜伸懋賞式勸忠勤野錄所記既多異同且易推恩二字曰眞封以實其封王之說皆未可盡據李氏續通鑑長編及陳均編年備要乃獨有取焉宋史夏國傳雍熙三年遼以義成公主嫁繼遷冊爲夏國王端拱元年授鄜路使銀州刺史淳化初授銀州觀察賜名保吉至道初拜繼遷鄜州節度使不受咸平中眞宗乃授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加邑千戶實封二百戶叙功臣號五年攻陷靈州以爲西平府六年春遷都於夏州詔遣張崇貴王涉諭和割河西銀夏等五州與之六月取西涼府吐蕃首領潘羅支僞降繼遷受之不疑羅支遂集六谷蕃部及者龍族合擊之繼遷大敗中流矢景德元年二日卒子德明立奉表歸順三年乃授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西平王據太宗本紀端拱元年十二月辛未以夏州蕃落使李繼遷爲銀州刺史充蕃落使是授官未賜姓也淳化二年七月己亥李繼遷奉表請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國姓改名保吉書授官賜姓名不書封天水郡侯史闕略也眞宗本紀至道三年二月太宗崩奉遺制即皇帝位十二月甲辰以銀州觀察使趙保吉爲定難軍節度使景德元年二月環慶部署言李繼遷中流矢死是宋於李繼遷未嘗封王也遼史聖宗本紀統和八年十二月癸卯李繼遷下宋銀鄜等州庚戌遣使封李繼遷爲夏國王九年十月壬申夏國王李繼遷遣使來上宋所授勅命丁丑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來附授推忠效順啓聖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西平王十二月夏國王李繼遷潛附於宋十四年三月己卯封夏國王李繼遷爲西平王二十一年五月丁巳西平王李繼遷薨其子德昭遣使來告二十二年七月甲申遣使封夏國李德昭爲西平王據遼聖宗之統和八年宋太宗之淳化元年也遼封李繼遷爲夏國王二年太宗賜李繼遷姓名授觀察使遼封李繼捧爲西平王十五年爲宋太宗至道三年眞宗即位從李至言以李繼遷之歸復賜姓名官爵時遼封李繼遷爲西平王已一年矣野錄蓋誤以遼封西平王爲宋且誤以至道三年爲咸平元年也李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著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陳均字平甫著九朝編年備要三十卷李氏承野錄之誤陳均又承李氏之

其書太祖開寶九年十月壬子夜之事亦是舍正史而取野錄筆削之意莫得而詳也開寶九年十月壬子夜太祖崩之前一夜也宋史太祖太宗紀皆書癸丑不書壬子續資治通鑑宋太祖開寶九年冬十月帝不豫壬子命內侍王繼恩就建隆觀設黃籙醮是夕帝召晉王入對夜分乃退癸丑帝崩於萬歲殿時夜四鼓皇后使王繼恩出召貴州防禦使德芳繼恩乃不召德芳趨開封府召晉王見左押衙程德玄與俱入見王且召之王大驚猶豫不行曰吾當與家人議之久不出繼恩促之曰事久將爲他人有矣時大雪遂於雪中步至宮后聞繼恩至問曰德芳來耶繼恩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勿憂也甲寅晉王即帝位或異其事因湘山野錄有燭影斧聲之說元黃溍明宋濂輩皆辨其誣程敏政撰宋紀受終考其說尤詳李燾採拾之不審無俟再辨矣據宋史王繼恩傳太祖受命於太后其傳位晉王之意固已素定然未嘗明降詔旨故晉王聞召猶有

遇變，東都事略太宗紀云，癸丑，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此不過仍史家紀事之舊例而書之，太祖非實有遺詔也，孫隆遺事，乃傳寫譌，讀者其於匡胤尤不足辨，今以正史證之，遼史景宗紀宋主匡胤崩，其弟炅自立，以自立爲文，與嗣位之辭有別矣，然猶曰殷嗣傳文之辭也，宋史太宗紀，癸丑，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特書曰遂，所以別於受遺詔而繼統之君也，讀正史者宜得其旨趣矣，

周公謹齊東野語曰，禮家如聚訟，雖兄弟不容苟同，其大者無如天地之祭，東坡主合祭，潁濱主分祭，朝廷迄從合祭之說，以至於今，周密字公謹，宋末僑寓吳興，以齊東野語名其書，示不忘齊之意也，東坡所爲六議，謂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潁濱之言曰，自熙寧十年，神宗皇帝親祠南郊，合祭天地，今十五年，皇帝即位又已八年，未嘗親見地祇，乃朝廷闕典，不可不正，是主合祭也，公謹見紹興以來皆合祭天地，考之不審也，按宋史郊議，始於神宗元豐元年，至六年乃罷合祭，哲宗元祐七年，詔復行合祭，以伸始見之禮，俟親行北郊，則修元豐六年之制，仍集官詳議以聞，禮部尚書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樞密都承旨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請以十月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祭者三人，請上不親祠而遙燎火於禁中望拜者一人，遂再令詳言，安世等復執前議，蘇轍時爲門下侍郎，請降旨罷議，而安世議狀竟不得上，二蘇之主合祭，固未嘗不同也，事見宋史禮志、文獻通考郊社考，哲宗元祐七年，詔議北郊，蘇軾主合祭之說，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之說，從之者四十人，又有三人欲於十月以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祀，又有一人欲上不親祠而遙禮火天子於禁中望拜，既而朝廷復發下三狀，再令詳定，安世復議云，蘇軾謂合祭圜丘，於禮爲得，不可復改，臣等竊按周禮，天子親祠上帝凡九，圜丘三歲一郊，固已疏闊，豈可因循謬誤，不知改正，古者求神以類，天陽也，地陰物也，歲月日時方位性器樂舞，皆從其類，今議者於聖人成法，則棄而不行，強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褻之語，瀆亂

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爲證，臣等竊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辭，亦謂成周之世，圜丘、方澤各歌此詩以爲樂章耳，若郊祀賜予及五代姑息之弊法，聖朝寬仁，不欲遽罷，若分而爲二，何所不可，議者乃欲因此遂爲瞻辭以動上聽，又引魏晉殘昔之說，劫持朝廷，必欲從己，甚無謂也，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而蘇軾之議，皆後世之權宜，權之與正，決不可合，伏望聖慈詳審其說，上以昭神考之志，下以正千載之惑，豈勝幸甚，方遂向臨管簽書其議，聰啓軾曰，若劉奉宜議上，決恐難答，時蘇轍爲門下侍郎，遂白簾，令請降旨罷議，安世議狀竟不得上，其後合祭，罷於紹聖三年，而北郊亦未及行，至徽宗政和三年以後，凡四祭地，謂朝廷從合祭之說，以至於今，尤非也，宋史本紀，神宗元豐六年十二月丙午，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哲宗元祐七年十一月癸巳，祀天地于圜丘，紹聖三年春正月戊午，詔罷合祭，六月乙酉，立北郊齋宮於端聖園，元符元年十一月甲子，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庚辰，祀天地于圜丘，大觀四年十一月丁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政和三年十一月癸未，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四年五月丙戌，始祭地於方澤，六年十一月己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七年五月辛丑，祭地於方澤，宣和元年十一月乙卯，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二年五月丁巳，祭地於方澤，四年十一月庚午，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五年五月癸酉，祭地於方澤，高宗紹興二年十一月壬寅，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紹興十三年庚申日南至，合祀天地于圜丘，如本紀言高宗紹興祀天，尚用元豐之禮，紹興始從元豐合祭之禮，迄宋之世，文獻所列，尚遺其一也，

齊東野語，蓋皆記孝宗聖政，史闕不載者十餘事，其一曰，淳熙中，張說爲樞密都承旨，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許之，說退約客，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樽珍膳，說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祐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復附奏，良祐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按宋實錄，陳獻肅公良翰傳載此事甚具，非良祐也，良祐亦同時從官，公謹誤以良

翰爲良祐，而不知良翰傳未嘗不載也，且說爲都承旨，亦非淳熙中，蓋說以隆興初爲樞密副都承旨，乾道初落副字，而良翰之除，大抵在五年十二月，八年，說已爲簽樞，罷進知院事，淳熙元年即罷去矣，記一事而三失焉，於秉史筆者毋責可也，宋濂題天台陳獻肅公良翰行狀後云，濂過天台，王公完出事示朱子所撰陳獻肅公行狀，讀之，朱子之文，古今共尊，何敢贊一辭，若公事行，或有闕遺，亦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按宋孝宗實錄云，乾道五年十二月，樞密都承旨張說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許之，說退約客，惟兵部侍郎陳良翰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尊珍膳，說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翰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復附奏，良翰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此與唐元宗時宋璟卻王毛仲事正類，朱子修通鑑綱目，璟之事何嘗不載，況孝宗之知人，賢於元宗遠甚，亦法所當書，豈當弗知耶，抑偶忘耶，實錄藏諸元之內府，事命後覽，不知所在，按公以至正七年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親見宋實錄，故辨之特詳，近吳之器著婺書，以此事入陳良祐傳，亦沿齊東野語之誤，

靖康元年，宗忠簡公留守京城，岳忠武王飛時隸麾下，犯法當斬，忠簡見而奇之曰，此將材也，遂釋不斬，而留之軍前，會金人犯汜水，乃授以五百騎，俾爲踏白使，已而凱旋，補爲統領，尋遷統制，飛由是知名，此事與漢王陵之於張蒼，滕公之於韓信，暴勝之之於王訢，大抵相類，漢史備著三人之事以彰其奇遇，飛孫珂撰飛行實，乃獨諱而不錄，幸忠簡公傳今行於世，而新史得以備著之，事見宗忠簡公遺事中，遺事爲忠簡公子穎所撰，又稱家傳，按岳珂鄂王行實編年云，忠簡宗公功德院記，當公之初受事也，先曾大父武穆公方任秉義郎而權法，公一見奇之，即授之以兵，使立功自效，果大敗金人，先武穆由是顯名，於其殁也，奉勅同公子穎扶櫬歸葬於鎭江之京峴山，其後先武穆公功業高位登崇，感公知遇之隆，而念公不置，乃於墓旁花山，剏叢寺，薦功德院以祀公，與家傳所載無異，則是非有所諱也，宋史岳飛傳，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補承信郎，還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謂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疑岳忠武以論黃潛善、汪伯彥爲權奸所惡，陷罪在此也，

嘉熙四年庚子六月，吳公淵自隆興改知鎭江，是歲大祲，明年辛丑，改元淳祐，公力行荒政，分置粥場，以哺兩淮流移之人，先曾祖戶部公時客吳公所，從吳公親行視諸場，識汪公立信於稠人之中而奇之，亟言於吳公，公與語，大悅，即令授館而禮遇焉，供張服御之盛，比他重客有加，人咸驚訝，既而立信與先戶部相繼登丁未、庚戌第，寶祐三年乙卯，吳公以觀文殿學士開閫京湖，辟立信幹辦公事，先戶部準備差遣，五年丁巳正月一日，吳公拜參知政事，請致仕未報，而沒於江陵府治，閫檄立信同先戶部護送歸葬宣城，而先戶部爲撰行狀，上於史官，其後立信入躋從班，出專方面，名位略與吳公等，人始服公有知人之明，而不知立信實先戶部之所舉，新史於立信傳雖備著其事，而不能詳先戶部之名，誤以夢炎爲應炎，是猶可諉曰，庶官名不登於史冊，無所於考，立信以七年丁未取進士，則題名有記，亦弗之考，而旁采傳聞之異辭，以七年爲六年，則歲在丙午，又以爲見吳公之次年，則歲在壬寅，殊不思兩年皆非策士之歲，後之秉史筆者，所宜考焉，宋史汪立信傳，澈從孫也，淳祐六年，登進士第，初立信之未仕也，家貧甚，會吳淵守鎭江，命爲粥以食饑民，使其客黃應炎主之，應炎一見立信，與語，心知其非常人，言於淵，淵大奇之，禮

以上密凡共張服御詞歟挨為有加應挨甚佚挨濟解之曰。此君帝地位人也。但遭時不同耳。君之應度志。舉皆非其倫也。蓋少下之。最年試江東轉運司明年登第。後其歷歷時知潮而卒死於。惡入開淵館知人云。按理宗本紀。淳祐五年七月。鎮江、常州、元季諸監司守臣及沿江制置安撫使民。七年六月癸巳。賜禮部進士張淵微以下五百二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吳潛之守鎮江。倉流民。當在六年之春。故曰是年試江東轉運司。明年登第。則登第之為七年非六年明矣。說汪傳燕翁孫臨汪綱明役節郎記云。汪公立信字誠甫。寧海士甲科。宋云是年江東轉運發解。次年登第。以發解登第之年。故謂但云登進士甲科也。其以夢夢為歷考則仍紀之誤。

開慶元年七月。朱公癡孫由史館校勘授武學博士。而先曾祖戶部府君由添差通判慶元軍府事。授武學教諭。實與公並命。同一告詞。是年十一月。癡孫除監察御史。而先戶部奉勅兼樞密院編修官。後九十年。是為今至正九年。獲觀公家所述公年譜。乃以武學為太學。蓋不詳當時典故。而疑武學為武官。故以意擅改之云耳。殊不知國子太學博士、正錄、武學博士、教諭。皆師儒之清選也。閒嘗錄家藏先世所被誥命歸之。以補其闕。而訂其誤。近閱新宋史。癡孫本傳乃止據其家傳作太學博士。誥詞首云勅史館校勘朱癡孫等。古者文武同方云云。尤足驗其為武學。而非太學也。謹識於此。以俟後之秉史者刊正焉。黃氏家乘識誥命云。勅宣教郎史館校勘朱癡孫等。古者文武同方。人才惟所用耳。然教之非其素。則亦有所用。非所學之疑。此庠序所以異其官也。爾癡孫詞翰妙選。久賢史館。常夢與藝圍。俯游靈臺兵家。載以博士而剛義理。職以教職而課韜鈐。豈俎豆軍旅之事。果不同歟。然教誨者。當究夫子之所以言。則二者不害於偏廢矣。爾等其勉之。可。依前件奉勅如右牒到奉行。開慶元年七月二十日。

雜辨十三則

許由事不見於經。故司馬子長、揚子雲皆以為疑。或曰。堯始讓四岳。四岳舉舜。乃讓於舜。春秋左氏傳云。許。太岳之後。四岳即許由也。按周武王封伯夷之裔孫文叔於許。為四岳之嗣。則四岳在唐虞時未嘗封許。安得預以為氏乎。大抵莊子多寓言。如必欲旁引曲證以實其說。所謂子州支父、石戶之農者。又為誰乎。姑闕其疑可也。許由見莊子逍遙遊及讓王篇。子州支父、石戶之農。見讓王篇。陸德明釋文。許由隱於箕山。司馬云。潁川陽城人。簡文云。陽城槐里人。李云。支父字也。即支伯也。石戶地名。農。農人也。春秋釋例。傳。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嶽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今潁川許昌是也。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堯時未有許國。安得預以為氏。然則莊子寓言。固不可以證經典也。

鄒名世上進姓氏辨證。有兩繆姓。謂音穆者。為宋繆公之後。音謬者。謂秦繆公之後。通志氏族略。以謚為氏。繆氏。繆穆。穆氏或作繆。音謬。又繆。有繆音穆之音。子姓。宋繆公之後也。繆氏。音謬。亦作繆。亦作穆。嬴姓。秦穆公之後。繆氏亦作繆。音宅又音妙。為宋繆、秦繆。俱可作去聲。亦俱可作入聲也。繆之音孰音宅亦然。按史記秦本紀。前書繆公。後書穆公。二字蓋通用。而秦穆之見於詩、書、春秋傳者。皆正作穆。未聞穆可讀如謬也。繆固有兩音。一與謬同。秦繆可音謬。安知宋繆之不音穆乎。古人固有以紕繆之繆為謚。如漢之張勃、晉之何曾者。若唐皮日休追咎秦伯舍重耳置夷吾而作秦繆公謚繆論。乃後世文人出奇立說。以寓褒貶云爾。非有其實也。安可遂以為據乎。漢有繆忌。字正作繆。又非可與宋、秦二君之謚混為一。而忌之名亦辯證所不及。辯證之可疑

多此類。漢翟方進、汝南人。而謂方進之翟音狄。汝南之翟音宅。何其自相矛盾也。

漢因秦官置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所居曰府。曰寺。亦謂之憲臺。朱博傳但稱御史府。而後人多引博故事。稱柏臺、烏臺。蓋御史有兩丞。其一在殿中。謂之中丞。其後大夫廢。遂獨存。與尚書、謁者並為三臺。齊有都水臺。隋有司隸臺。唐御史臺嘗改憲臺。又改肅政臺。而門下為東臺。中書為西臺。祕書為蘭臺。不專以御史所居官署為臺也。通典職官。門下省。龍朔二年。改為東臺。中書省改為西臺。祕書省改為蘭臺。舊作監臺。非今正。若夫所謂大行臺者。自魏、晉至隋、唐皆有之。其官有令、僕、尚書、丞、郎、官。猶今之行省。而所謂外臺者。漢以稱州郡。唐以稱三司監院之帶御史者。宋之監司既不帶御史。人以其掌糾察之任。亦循習呼之曰外臺云。

千字文篇首曰勅周興嗣次韻。世言此時未以詔命為勅。當是誤以梁字為勅也。程泰之考古編力辨其非。引南史賈希鏡傳。勅註郭子。既以帝命為勅。而興嗣傳云勅制寺碑。尤可為證。按漢書偶異傳以詔勅戰攻。宜秉傳勅賜尚書掾。竇宜傳勅強項令出。然則以詔命為勅。自漢已然。奉之特以興嗣傳切近可證。而但引南史耳。梁書文學傳。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高祖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勅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銅表銘、北伐檄、次韻王羲之千文。並使興嗣為文。每奏。高祖輒稱善。加賜金帛。勅字已見於本傳。南史據梁書也。

米元章自署其姓名及所用圖記。米或為芊。芾或為黻。黻與芾猶可通用。芊乃楚姓。米氏自出西域米國。通志氏族略。楚氏。芊姓。始居於丹陽。後遷於郢。米氏。西域米國人也。唐有供奉歌者米嘉榮。五代米至誠。皆出於西羌乎。故人入中國者因以為姓。唐有回紇米懷玉。五代有沙陀米至誠。非若樓之與婁。郚之與吾。同所祖也。姓固不可改。字音之相近者。甯可混而一之耶。或曰。山谷極稱引黃初平、初起。豈皇與黃可混為一姓乎。是不然。所謂金華仙伯、金華牧羊客者。蓋言其先命華人耳。非指初平、初起為同姓也。然他傳記初平、初起。亦或作黃。而山谷則自謂七世以上失其譜。於金華之族尚莫適相通。蓋未嘗以初平與初起混皇、黃為一姓也。

俗呼人之婦翁曰嶽丈。曰泰山。說者以為泰山有丈人峯。故有是稱。然古者通謂尊長曰丈人。非特婦翁也。或又以為張說因東封而其壻躐遷五品。故稱之曰泰山。其說尤鑿。按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壻。漢書郊祀志。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嶽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水曰河、沔、湫淵、江水。并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壻山之屬。為小山川。山嶽而有壻。則嶽可以謂之婦翁矣。世俗之稱謂。未必不以是。又因嶽山而轉為泰山耳。

龔頤正續釋常談最號詳博。按酒二字出儀禮注。乃遺而弗及。蓋其所釋者。當時南方之常談耳。按詩周南疏引陸璣疏云。接余莖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璣三國吳人。與鄭康成不相遠。

檠者。定弓體之器。周禮弓人注音景。漢書蘇武注。又音巨京反。蘇文忠詩云。大弨一弛何緣彀。已覺翻翻

不受檠。陸放翁曰：檠作平聲押，用漢注也。（陸游老學菴筆記。弓人寒奠體。注曰：奠讀爲定，至冬膠堅，內之檠中，定往來體。文檠音景。前漢蘇武傳：武能網紡繳，檠弓弩。顏師古曰：檠，謂輔正弓弩者也。又巨京反。東坡作平聲叶，蓋用漢書注也。）燈檠亦謂之檠，音與漢注同。李義山詩云：九枝燈檠夜珠圓。漢地理志：朝鮮民飲食以籩豆。顏師古曰：若今之檠，音其敬反。韻書檠字注曰：有足以几物也。（集韻：檠，渠映切，有足所以几物。）義山以檠爲去聲，蓋本於此。又與前二音不同。（唐彥謙季雨詩：燈檠昏魚目，亦以檠爲去聲。江淹燈賦：銅華金檠，錯質鏤形。庾信對燭賦：蓮帳寒檠窗拂曙。韓文公短燈檠歌：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俱作平聲用。蘇文忠好安節遠來夜坐詩云：兒使燉公燈檠事，白頭還對短燈檠。又云：夢斷酒醒山雨絕，笑看饑鼠上燈檠。大留一燈二句，其第三首結句也。）

范元實詩眼曰：予誦少游詞杜鵑聲裏斜陽暮。山谷曰：既云斜陽，又云暮，即重出也。欲改斜陽爲簾櫳。予曰：既云孤館閉春寒，似無簾櫳。山谷曰：亭傳雖未必有簾櫳，有亦無害。予曰：此詞本摸寫牢落之狀，若云簾櫳，恐損初意。山谷曰：極難得好字，當徐思之。寶祐間，外舅王君仲芳隨宦至郴陽，親見其石刻，乃杜鵑聲裏斜陽樹，一時傳錄者以樹字與英宗廟諱同音，故易以暮耳。蓋其詞一經元祐名公品題，雖有知者，莫敢改也。外舅每爲人言而爲之永慨。或曰：傳錄者既以廟諱同音而爲之諱，少游安得不諱乎？是不然。陸放翁引北史齊神武相魏時，法曹辛子炎讀署爲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則二字本不同音，今皆諱避，則以爲一音矣。由是言之，則樹字本不必避。禮部韻略諱而不收者，失於不考也。況當時諸公詩篇中所用樹字不一，姑以大蘇集中所載而言，則庭下梧桐樹，及樹頭初日掛銅鉦，鬧風蹴樹翻瓊玕，孤城吹角烟樹裏，清風欲發鴉翻樹等句，作於熙甯、元符、紹聖、元符間，未嘗以爲諱，何獨疑少游之不避耶。（王楙野客叢書辨暮字不誤，謂當作斜曛，以避英宗嫌名而改斜陽，不當云暮。此非也。項安世家說云：宣和中，避者避英宗嫌名，改樹爲暮。宋鄉風樂府餘論。漁隱叢話曰：少游踏莎行爲郴州旅舍作也。黃山谷曰：此詞高絕，但斜陽暮爲重出。今郴州志竟改作斜陽度。余謂斜陽暮不爲累，何必改。東坡詞首斜陽暮，美成詞背斜陽紅欲暮，可法也。援引東坡美成語是也。分屬日時，則爲欠明析。說文：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茻中。今作暮者俗。是斜陽爲日斜時，暮爲日入時，言自日昃至暮，杜鵑之聲亦云苦矣。山谷未解暮字，遂生謬議。）

陶靖節詩曰：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湯伯紀註云：三國志黃蓋傳曰：南陽太守子廉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子廉之後，僅見蓋傳。按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爲南陽太守，註及詩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弗深考歟。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吳志黃蓋傳：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裴松之注：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自祖遷於零陵，遂家焉。湯漢字伯紀，注陶詩，黃之借書陶詩黃子廉後云。黃文獻雜辨曰：後漢傳，尚書令黃香之孫，名守亮，字子廉，且子廉是字非名，然不言出何書，則亦無證據也。漢書載香子瓊，瓊孫琬，琬少孤，故其父不見於史。郎列子句孫，然平帝王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公羊傳譏二名，故莽效之，自是後漢三國人皆單名，惟方術傳謝夷吾字堯卿，餘或以字行，若關仲叔名實也。守亮以香爲祖，瓊爲諸父，琬爲兄弟之子，不宜以二名獨異，家門方盛，位三公，封列侯，何至年饑感仁要泣涕向我流也。漢制，南陽屬荊州刺史，所部州佐有別駕、治中、主簿、功曹之屬，郡太守而曰佐名州，惠孫損精，亦未詳，俱闕疑可也。困學紀聞亦皆是詩，引風俗通曰：潁川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然應劭所紀，是太原郝子廉，每行飲水，投一錢井中，太平御覽成秩予一本兩載，郝則潁川其誤耳。按後漢書文苑傳，黃香，江夏安陸人，黃瓊傳，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遷司徒，轉太尉，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

薦逸急，偶孫琬，遷太尉，轉司徒，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守亮爲香之孫，西都之變，琬旣被害，家門非復昔時之盛，三公之位，一旦辭宦，年紀綿邈，固其宜耳。自安陸而潁川，而太原，前後舛誤已可概見。此不足疑也。郝子廉事見風俗通，恐謂黃子廉事，今本無之，由今本風俗通多缺佚故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三輔決錄，項仲山飲馬投錢，與此大同。風俗通所紀子廉、郝子廉事並三人之事相同也。何職之有。文獻辨論最爲精審，然並非臆造，而守亮之名不列范史，未知所出，姑存所疑，以俟後之博學者。）

趙與旹賓退錄曰：諺謂物多爲無萬數，漢成帝紀語也。按繹山碑云：世無萬數，則秦時已有此語矣。（顏師古注：背其極多，雖欲以萬數計之而不可得，故云無萬數。秦始皇繹山碑：自太古始，世無萬數。）

漢有兩韓信，同爲高祖將。兩張禹，俱明經。兩京房，俱治易。兩王商，皆成帝時由外戚輔政。兩杜子夏，皆附王氏。（以上俱見漢書。兩韓信，一韓王信，一淮陰侯韓信，俱有傳。兩張禹，一見儒林傳，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乃薦禹，非成帝師張禹也。一有傳。兩京房，一有傳，一見儒林傳，梁丘賀從大中大夫京房受易，顏師古注，自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爲漢東洪者。一有傳。兩王商，一字子威，有傳，一字子夏，見元后傳。兩杜子夏，一杜鄴字子夏，有傳，一杜欽字，附杜周傳。古今同姓名錄，二京房，一字君明，殺易，一梁丘賀從之受易。兩王商，一宣帝時樂昌侯，一何奴昆者，一王莽叔成都侯，一蜀郡守。五張禹，一漢安昌侯，一西漢侍御史，字子長，一名羽，與安國同時，一東漢太傅，一上郡太守，爲劉曜所攻。二杜子夏，一杜林字，一杜欽字。二韓信，一淮陰侯，一韓王。潁川者，出錄梁元帝撰，唐陸善經續，元葉森補。案王商嗣樂昌侯爲丞相，即與子所見者不得云二人。禹羽音同字異，不得云同姓名。杜林非字子夏，亦誤。）

北斗、垣內星，南斗、二十八宿之一宿，羽流列祠爲二斗，非也。南斗於次爲星紀，在正北，人以其見必於南，故謂之南斗，以別北斗耳。（爾雅釋天：箕斗之間，漢津也。郭璞注：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邢昺疏：箕在東方木位，斗在北方水位，箕在蒼龍之尾，故云龍尾。斗至南方朝見，故云南斗。）若所謂斗㪷爲豐年者，乃天市垣之斗斛星，又非此二斗也。

日損齋筆記附錄

大元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文獻黃公神道碑

至正十七年閏月丙午、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公、年八十有一、薨於家、是月己未、其孤梓與門人劉涓、王褘、朱世濂、傅藻等、葬於所居義烏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埜之原、明年、以門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同郡宋濂之狀至京師、屬臨川危素銘其神道之碑、素宦學京師、辱公爲知己、公入直翰林、素爲供奉、同日命下、及遷宣文閣授經郎、從公於經筵、有詔修后妃功臣傳、素復爲供奉、從公於史館、居則同巷、嘗舉酒相屬曰、我死、子其銘吾墓、嗚呼、執知卒承公千載之託哉、公諱溍、字晉卿、姓黃氏、世居婺、至集賢校理文節公著、于分寧、集賢之從父昉、生景珪、家浦江、景珪生琳、娶宗忠僖公之女弟、始徙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尚氣節、秦丞相檜方國殺異己者、獨奮然覬樂府太平樓上、有磨劍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以轉運使薦、當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烈、紹烈生伯信、迪功郎、累贈朝散郎、於公爲高祖、曾祖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祖壻、以進納恩補承節郎、以公貴、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

公初、朝請之外孫女王氏、歸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某公、應復、實生參政府君、及禮部府君、以疾廢、故朝請以爲其後、妣黃氏、公之在妊、二十四月始生、母夢大星熉煌然墜于懷、生甫晬、卽自免乳、祖妣徐氏撫之、比成童、不妄出門、能備誦書詩、迨舉爲文、下筆頃刻數百言、著弔諸葛忠武侯辭、前太學內舍劉君應龍、太常公之外孫也、見而歎曰、吾鄉以文鳴者、喻叔奇兄弟耳、稍加工、其不與之抗衡乎、因留受業、弱冠、遊武林、故都之文獻具在、咸得徵焉、大理卿牟公巘、期公甚遠、歸從僊華山隱者方君鳳、遊、爲歌詩相倡和、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輓之出、大德五年春、舉校官、七年、舉憲吏、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于家、延祐元年、貢舉法行、縣長吏強起就試、作太極賦、傳于世、明年、殿試對策、以用眞儒行仁義爲言、賜同進士出身、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縣地瀕于鹽場、而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厲民爲甚、編甿之棘漕司、泊財賦府者、尤爲橫暴、公皆痛繩以法、吏或以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毒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妻子所爲、獄將成、公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僞、卒直其寃、遠近以爲神明、巡兵捕盜販者、急遂沈鹽于河、帥衆以拒、巡兵怒、爲取它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謀及刼殺、未行、邑大姓執之以聞、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公爲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重公士恒、行縣、廉知治狀、事悉諮焉、公爲剔其以賄收者、軍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愈民愬、昏田鬬訟、下其事多至數十百、公錄其當聞者、一經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詞、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如也、歲大旱、禱于龍湫、大雨、境內有年、踰再期、會有詔改鹽法、江浙行省承制、遷石堰西場監運、命仍舊階、石堰視諸場爲尤難、居是官者、常以糜盤折獄、及不能檢防私鹽被鹵、公規措有法、無毫分入于吏、識閱四載、以功超一資、升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新作捕盜司、巡海官船、例以三歲一新、費出于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公莅是役、撙節浮費、還其餘錢、爭歡呼而去、姦民以僞鈔鉤結黨與、脅攘人財、官若吏總其謀、挾之以往、鄰境諸縣、株連所及、民之破產者數百家、府俾公鞫治、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百、補盜卒陰實僞鈔板於良民家、乃白于官、往索之、居少年持梃從者幾百人、公遇諸野、詰儀、人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輩耶、可縛送于州、皆相率遁去、有盜繫錢塘縣獄、遊民賂獄吏、私縱之、假暑文牒、發兵來爲之鄉導、逮捕二十餘家、公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宣傳重議、持僞文書來、又非州民、俱械送錢塘、經者自明、舉省檄繫稅杭州、僅三閱月、增課錢十二萬緡、至順二年、用馬文貞公之薦、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進階儒林郎、扈從至開平、恭紀行詩十有二篇、世盛傳之、丁外憂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所親厚者、業成而仕、嘗有開於時、時欲移禮殿四配位東坐西、嚮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公獨面折之、其人恚甚、且坐堂上以危言相加、御史斥其無禮、乃克如公言、居六年、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年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之請、俄有旨、纂修遼金宋史、下內憂不赴、服除、以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居四年、中書右丞朶爾直班公、今中書左丞相太平公、力薦之、命落致仕、仍舊階、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正七年六月、至上京、中書傳旨、兼經筵官、召見慈仁殿、上語朶爾直班曰、文臣年老、正宜在朕左右、入

年夏，升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修后妃功臣傳，敕被金幣之賜，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敕追還職，十年夏，始得謝南還，江浙丞相遂世貼睦爾公承制，起公，南歸中書省事，以疾力辭，其年卒，士林爲之傷悼，所著文集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公娶王氏，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子男一人，梓也，杭州路同知海鹽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儒學正陳克讓，孫男四人，瑄、環、瑋、珣，公天資介直，博極羣書，面約之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閒，旁引曲證，慶慶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斷決是非，多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根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爲先務，然其爲體，布置嚴密，提撕精切，俯仰從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鱗鱗皺縐，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測，凡典冊詔令，銘述功德，多以命公，它求文者日盈于門，力應之而弗去，雖遐域殊邦，亦皆知所寶愛，性篤孝，親沒，營冢域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月旦望必展省，大勇塞不易，先世遺文，歲久頗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在州縣清白自將，所至無圭田，需產以佐其費，在朝不事造請，遂單官者一，減資者五，餘曹或失于收錄，亦不自言，與人交無鉤距，不事矯飾，以爲容悅，而誠意且獨懇至，然臨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雖震一旋踵閒，煦如陽春，有不少留礙焉，素寡嗜慾，甫四十，即獨楊處外，及登法從，肅然不異布衣時，遇佳山水，則觴詠終日忘去，世之識者，謂公操行孤潔，類陳履常，文辭嚴簡，類王介甫，筆札俊逸，類薛嗣通，蓋非其知者，未數數然也，銘曰，黃出春申，著于金華，或徒豫章，蔚乎名家，定居烏傷，當宋中世，故筠有傳，在其來裔，仁宗御極，拔擢俊英，公起南土，對策明廷，精敏之才，小試州縣，供奉翰林，陶鑄時彥，通損文獻，是謂其事，召還經幄，敷奉石渠，皇眷甚隆，宦情淡薄，掛冠歸休，期翔寥廓，維昔文節，學行允蹈，代序雖遠，聲華相屬，老成淪亡，公則嘗蔡，文獻之承，來者攸賴，八十考終，是爲全述，銘著德，東塋之阡，中奉大夫，參議中書省事，參經筵官，蘭川危素撰。

諡誌文移

太常博士傅亨，嘗謂天啓文明之運，時生純德之賢，擅一代之文章，備諸儒之軌範，既有功于名教，宜加贈以褒崇，嘗見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同知制誥，兼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溍，天資嬉介，德操剛方，早擢秀於儒林，遂登名於科第，初任將仕郎，寧海縣丞，陞從仕郎，諸暨判官，擢儒林郎，翰林應奉，除承直郎，國子博士，遷奉政大夫，江浙儒學提舉，不俟引年，自行致仕，授中順大夫，秘書少監，居閒未久，今上以史事特召，爲翰林直學士，兼經筵官，未幾，陞中奉大夫，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慶蒙召見殿廷，賜以樽酒，金繒絹段，寵遇優渥，旋公之筮仕，州縣，則民庶懷德而詠仁，入教成，均則士類樂育而從化，至於供奉翰苑，職典祕書，侍講讀多獻納之功，知經筵有規諫之益，三考鄉薦，於行省，繼知貢舉，於會闈，主文既公，得士爲盛，實性理探賾，朱之奧妙，論著述，繼韓柳之雄，深德業，昭著，文章炳煥，太極一賦，爲治朝之大雅，古文辭作，垂奕世之宏規，四方學者，覩之若星凰，仰之若山斗，年既老，還優游鄉里，文墨自娛，多所撰述，至正十七年冬十二月，翰林修撰曾堅，出使江浙，還，言本職已於是年閏九月初五日，病終于寢，亭以匪材，襲侍几杖，詩書之澤，久承指授，道德之腴，每霑膏馥，知其博極天下之書，洞達古今之制，爲縉紳所推許，爲學者之依歸，如蓂轉呈移文，合于部令，比依翰林侍講學士袁桷、鄧文原例，依上褒封贈諡，仍付翰林國史院編之列傳，甚恢公議，今將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門人宋濂所撰行狀，錄進在前，合行移關，請照驗施行。

諡議

乾坤清淑之氣，在上者爲日月星辰，在下者爲山川草木，賦於人者爲道德文章，則又贊天地之化育，歷萬古而不朽也，皇元龍興朔方，聖神繼作，天下混一，其賢才之盛，興起一時，以文章道德，黼黻皇猷，爲萬世之儒宗者，未嘗無其人焉，邇者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同知制誥，兼修國史，同知經筵事，貢公，負縱介之資，抱高遠之志，早奮跡於儒科，繼登明於法從，試郡邑，有惠愛之政，教成均，得養育之方，其在翰林，屢蒙眷遇，掌絲綸而宏帝制，修紀傳而寓王法，其學術之精微，道德之粲燦，六經羣史，窮其淵源，諸子百氏，究其根柢，故我國家典册詔令及勳賢碑銘，必命公爲之，海內冠帶之士，以至浮屠老氏之流，凡以文爲請者，歲無虛日，每出一篇，家傳人誦，書者寶其草，或得之者，不啻隋珠趙璧，其文章根本乎六經，而能羽翼乎聖人之道，蘊蘊精密，紆徐而不煩，山高水深，金鏘玉戛，皆雍容自然，追配漢唐諸作，爲學者之模範，有元以來，其如公者，蓋不可多數也，天下學者，僉無閒言，蹟公之行業，相公之饑型，書之史册，銘之旁常，允符公議，易名定諡，國有彝章，謹按諡法，博聞多見曰文，學賅古訓曰獻，請諡曰文獻，前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新除文林郎，太常博士，傅亨謹議。

日損齋筆記提要

日損齋筆記一卷，元黃溍撰，溍字晉卿，金華人，延祐二年，賜同進士出身，歷官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諡文獻，事蹟具元史本傳，是書續通考作一卷，危素碑銘亦稱一卷，與今本合，書中皆考證經史子集異同得失，其辨史十六則，尤精于辨經，如引史記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之文，證顏師古漢書注之誤，又引宋實錄李繼遷賜姓名不在眞宗時，證僧文瑩湘山野錄之非，引據尤極明確，非束書不觀而空談臆斷者也，此本首有至正甲午宋濂序，卷後有危素所作神道碑及請諡文移，博士傅亨諡議，後序爲劉剛作，蓋附錄三篇，即剛所編入也，惟卷首卷末，均標云大明天順四年，十三世孫叔善重刊，今考碑云溍以至正十七年卒，其時但有孫四人，下距天順四年止一百三年，不得遽有十三世孫，然其子孫之配世系，又不應謬誤，是則事之難以理解者矣。

輟耕錄

陶宗儀撰

輟耕錄自序

余友天台陶君九成，避兵三吳間，有田一廛，家于松南，作勞之暇，每以筆墨自隨，時時輟耕休于樹陰，抱膝而嘯，鼓腹而歌，遇事肯綮，摘葉書之，貯一破盎，去則埋于樹根，人莫測焉。如是者十載，遂累盎至十數。一日，盡發其藏，俾門人小子萃而錄之，得凡若干條，合三十卷，題曰南村輟耕錄，上兼六經百氏之旨，下極稗官小史之觀，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聞，其採摭之博，侈于白帖，研覈之精，擬於洪筆，論議抑揚，有傷今慨古之思，鋪張盛美，爲忠臣孝子之勸，文章制度，不辨而明，擬似根據，可覽而悉，蓋唐宋以來，專門吏學之所未聽，雖周室之藏，郯子之對，有不待環轍而後知，又豈抵掌談笑以求賢于優孟者哉。九成名宗儀，少工舉子業，晚乃棄去，闔戶著書，此其一云。至正丙午夏六月，江陰孫作大雅序。

輟耕錄目錄

卷第一

大元宗室世系　列聖授受正統
氏族　平江南
獨松關　浙江潮
宋興亡　萬歲山
大軍渡河　檄
朝儀　科舉
江南諸　白道子
官不致仕　答剌罕
皇族列拜　內八府宰相
云都赤　大漢
貴由赤　昔寶赤

卷第二

聖駕
受佛戒
重儉
鑑本堂
治天下匠
受孔子戒
染鬚
御史覆薦
丁祭
大貢愈疾
內御史署御
臺字
五刑
巴而思
使交趾
國璽
占驗
懷孟蛙
叛黨告遷地
蕭先生
弓字
卷第三
正統辯
岳鄂王
卷第四
發宋陵寢
前輩謙讓
論詩
奇遇
挽文丞相詩

隆師重道
減御膳
后德
徵聘
以官爲氏
不食死
殺虎張
切諫
高學士
置妻憲
令史
詔西番
錢幣
善諫
刻名印
宣文閣
權臣擅政
賊臣攝祭
土人作據
端厚
貞烈
木乃伊
相術
不苟取
賢妻致貴
賢烈
聽雨

廣寒秋
不亂附妾
卷第五
角端
典隆窒
僧有口才
汪水雲
毀前朝玉璽
三教
功布
發燭
平反
碑志書法
殛戚
朱張
假宅以死
坐石銘
廉介
先輩謙讓
卷第六
闕亭集刻
喪師衰絰
評帖
家翁
沙鬼
廉使長厚
句曲山房熬水
抗疏諫伐宋
鬼賊
官奴
無恙
劈正斧
尚食麵磨
鄧中齋
厚德
披乘歌訣
授時曆法
人中
嫁故人女
勘釘
雕刻精絕
陸友道
交館
清風堂屍迹
掘墳賊
甲午節氣
鍵竹杖
禊帖考
法帖譜系
淳化祖石刻
奴才
孝行
私第延賓
香竹房先生
髮庵
居士
寶行齋研山圖

衛夫人
梵嫂
卷第七
趙魏公青雀
委羽山
孝感
屈戌
黃巢地藏
奚奴溫酒
買宅有讖
雇僕役
裸馬
鹹杭子
官制貴品
鞭奴
市惟
遭金絕交
卷第八
寫山水訣
狗站
憨逸
利市
雙硯堂
孤鴉寫詩
蟹斷
眠江綠
飛雲渡
長年
星八月
不耐烟
親家
房老
金鰲山
斛銘
火失剌把都
回回石頭
鬼衾
掛牌延客
待士
忘興
客作
鹿背狗
蚩尤地藏
忠倡
鄭爵
貴鬼
鄧山房
五馬入門
隔節梯媒
志苗
嫁妾稽處子
玉腴
作今樂府法
溫嗽
漢子
龍見嘉興
邛中禮士
阿誰

卷第九
文章宗旨
稽滿雅發揮
奇疾
葛大哥
樹鳴
割執
婚啓
許文懿先生
獻醫
王用之
漱芳亭
火災
陰府辯詞
姓名考
吳江塔廟簿
卷第十
御史五常
食物相反
馬判
丘眞人
隔子
鼎作牛鳴
越民考
不中用
水畜
溺水不躍
輥齊漏三卦
重臺
卷第十一
麻苧花曆
雨花子
磨兜鞬
萬柳堂
松江官號
題屏謝客
陶母碑
諸言
想肉
錢塘
食品有名
落水關亭
詩法
女謀買印
素領
官倉入粟
先聖諱號
字訓
南施鹽
趣辦官錢
壓精
三姑六婆
國字
纏足
鈴陽
烏發戶
日子

寫像決
狐妖覆毒
白蟒
女奴義烈
夜航船
雷雲
西皮
鬼宝
屍如生
賢孝
金鎗刺肉
承天閣
海運
猪妖

卷第十二

圖地記
拗花
郡縣
匠官仁慈
文章政事
貞烈墓
乞求
陰德延壽

卷第十三

中書鬼案
綠蕙道藏
釋怨結盟
太公
發墓

卷第十四

相地理
夢
賢母醉拾遺鈔
龍廣寒
不快
分疏
煖屋
牙郎
枯井有毒
事物異名
杭人遭難
阿痧痧
夫婦死孝
鬬鵪
連枝秀
來母避難
著衣喫飯
浙江潮妖
特健藥
張道人
帝師
烏寶傳
爲狸嗜殺
杜荀鶴詩
鄭介

忠烈
風入松
點鬼錄
婦女曰娘
上頭入月
張翰林詩

卷第十五

淳化閣帖
羹豆帖
與妓下火文
弔四狀元詩
胡烈女
沁園春
隱趣
妓出家
妖異
錢唐懷古詞
度量宏深
寒號蟲
醫科

卷第十六

陶氏二譜
世系

卷第十七

古銅器
方頭
旗檀佛
歸婦吟
丫頭
奴婢
癡鴨銘
四卦
房中術
古劍
人腊
幽囚
妓妾守節
賀人妾得子啓
雞妖
雷獄
恭敏坊
日書三萬字
河南王
塔影入屋
人命至重
高麗氏守節
鄧思賢
藥譜
石敢當
七十二
傳席
穿耳
點心
慍羝

天子爭臣
黃金樓
花蕊夫人
江浙省地分
卷第十八
敍畫
廉察
橡書露布
書手
卷第十九
脈
稽古閣
鹿居士
闌觀上皆
射字法
至元鈔樣
日無光
郡縣名
卷第二十
納音
應聘不遇
眞率會
漢兒字聖旨
箕仙咏史
宋幼主詩
挽文數授詩
鴈書
九姑玄女課
天下士
卷第二十一

蟠蛉
哨遍
崔脂人
改官
記宋宮殿
宣髮
報漿
四司六局
經紀
宋朝家法
鏡武廟鐵劵
神人獅子
鼓聽敏
松江志異
面不畏塞
化氣
皇后蓋
珠簾秀
碧濶妾
夫婦同棺
孔掾史
猶潔
碑刻印譜
白鍋雀

宮闕制度
喝雲
卷第二十二
聖門弟子
皇太子署牒
虎鵲
玉堂嫁妓
戒鼎再生
夫婦入道
西域奇術
先輩風致
俞竹心
卷第二十三
書貫標軸
田夫人
金運杯
揚州白桑
檀田庚
猴蓋
預知改元
識省臺
鈔鎖
傅氏死義
鞠獄
鬼爺爺
卷第二十四
結交重氣義
勾闌歷
待士師客
漢魏正閏

公字
碧珠示識
黃河源
禽戲
河南婦死
數識
算命得子
項節婦
童子屬對
司馬蔣謀
犬脅生子
爐鳴
燥
大佛頭
鑄鏡有配
玉鹿廬
盜有道
醉太平小令
造物有報復
葉氏還金
武官可笑
聖德
死餓文廟
帝廷神祝
鶉鴿傳書
陳公子
剛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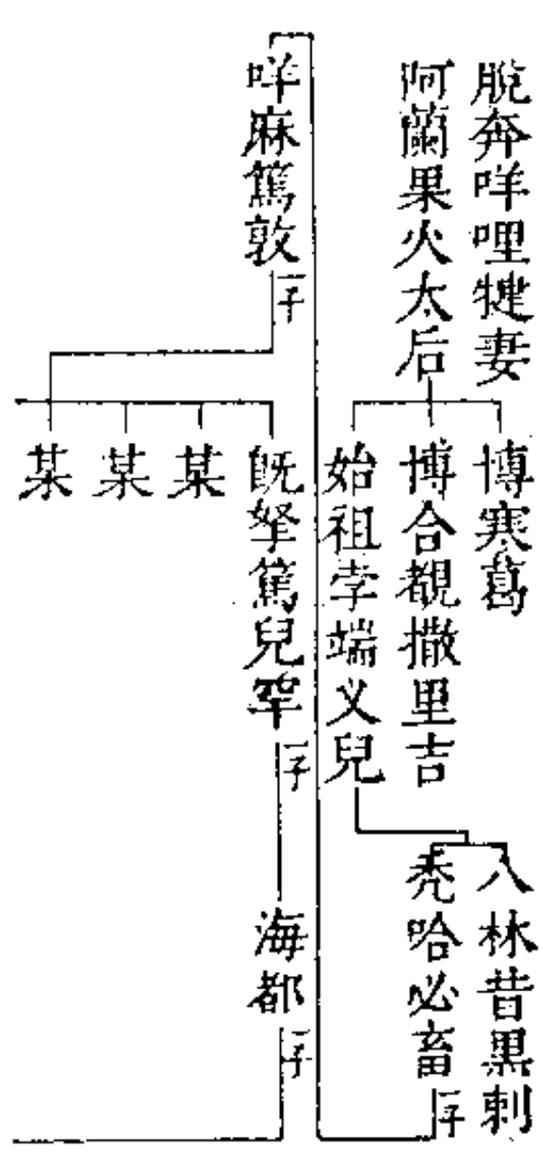
倜儻好義
餛飩力
繆孝子
王義士
龍湫獻靈
譏墮龍窟
黃道婆
十二生子
歷代醫師
卷第二十五
論秦蜀
遁母
卷第二十六
傳國璽
疑冢
五龍車
至元鈔料
三瓦戒
高昌世家
文宗能畫
箕仙有驗
浙西園苑
卷第二十七
四位配享封爵
李哥貞烈
病潔
唱論
買假山
妓姜守志
譏方士
道士壽函
精塑佛像
趙孝子
木水
王一山
雞司晨有準
天隕魚
劉節婦
院本名目
天竺觀音
瑞應泉
盧橘
伏波將軍
雕傳
酸齋辭世詩
后鄉
武當山降筆
詩書題三絕
吳江長橋
金果
劉節婦
雜劇曲名
莊夢塘藏書
戴氏絕嗣
譏伯顏太師
燕都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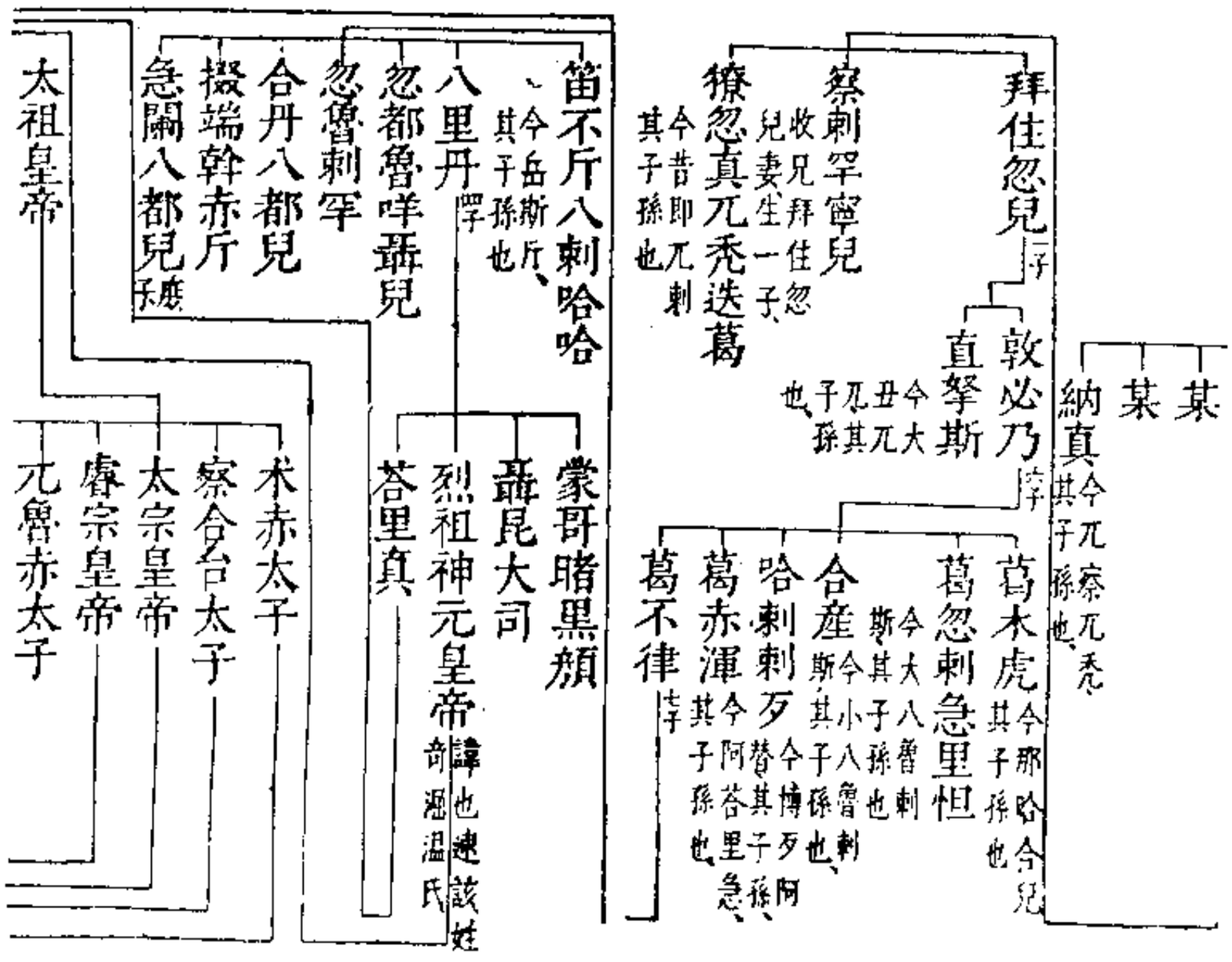
穆清十二科
旗聯
金甲
忠孝里
扶箕詩
卷第二十八
非程文
處士門前怯薛
詩讖
不孝陷地死
白縣尹詩
樂曲
如夢令
花山賦
酷鉢兒
軍前請法師
承天寺
解語杯
水仙子
刑賞失宜
卷第二十九
紀陳平
宋二十二帝
許負
稱地爲甃
一門五節
黃龍洞
井珠
金眞教
楊貴婦
于闐玉佛
憲僉案判
丘機山
嘲回回
廣家子孫詩
燕梅花文
黃門
鐵線前定
棋譜
凌總管出對
義丈夫
戲題小像
銅錢代蓍
雲家十三科
降眞香
字音
李玉溪先生
作嘲扉
一門三節
黏接紙縫法
一錢太守廟
馮孝子
窯器

墨
古琴名
月家安命法
寄衣
卷第三十
印章制度
祖孝子
金鑲馬
只孫宴服
銀錠字號
松江之變
詩讖
物必遇主
磨兜堅箋
官制字配
履舄履考
斷琴名手
戲語
淮渦神
銀工
白日圓文
糅器
三教一源圖
學宮辯說
果典柬
書畫樓
鎗金銀法
三笑圖
巾幘考

輟耕錄卷第一

大元宗室世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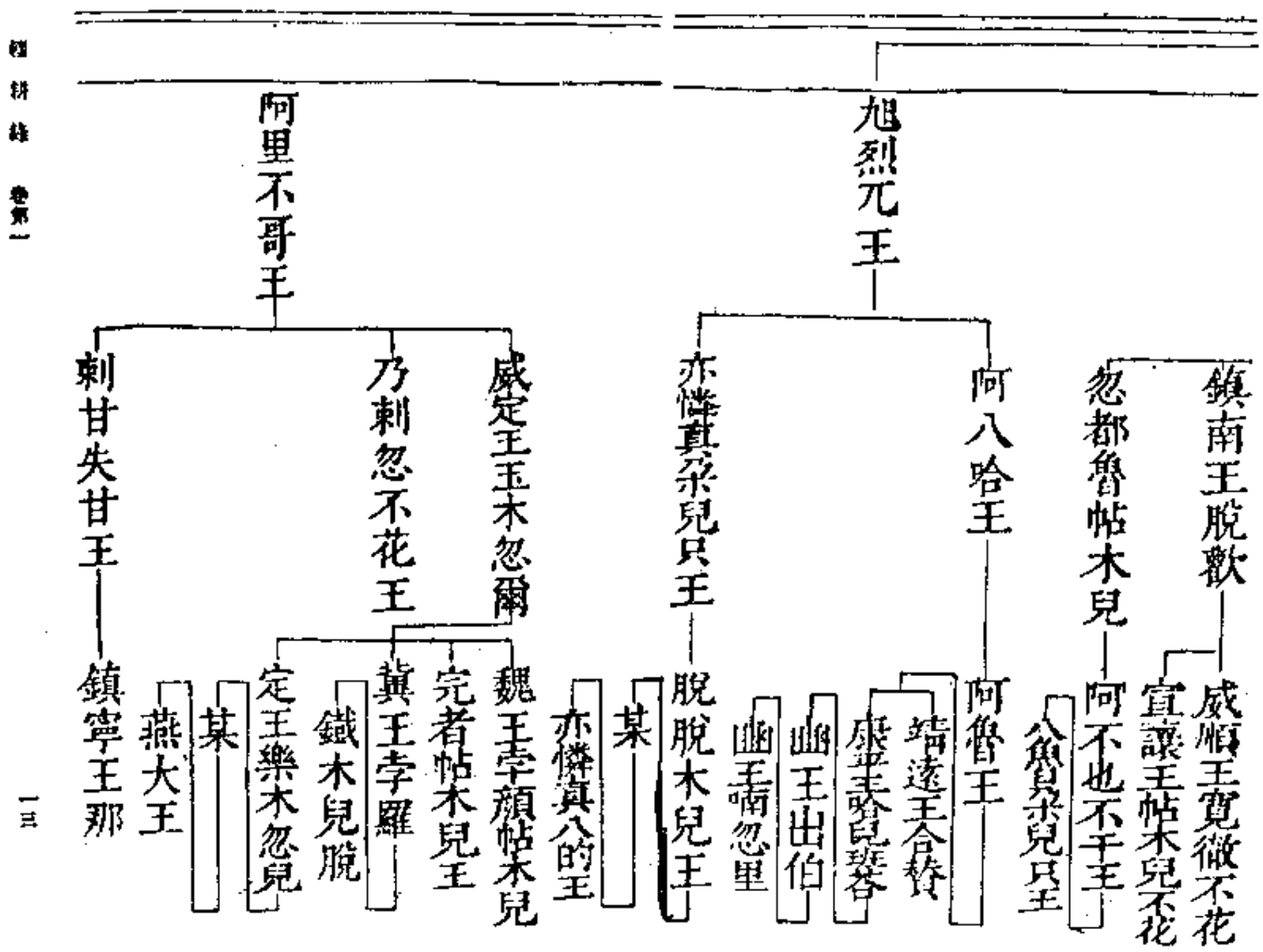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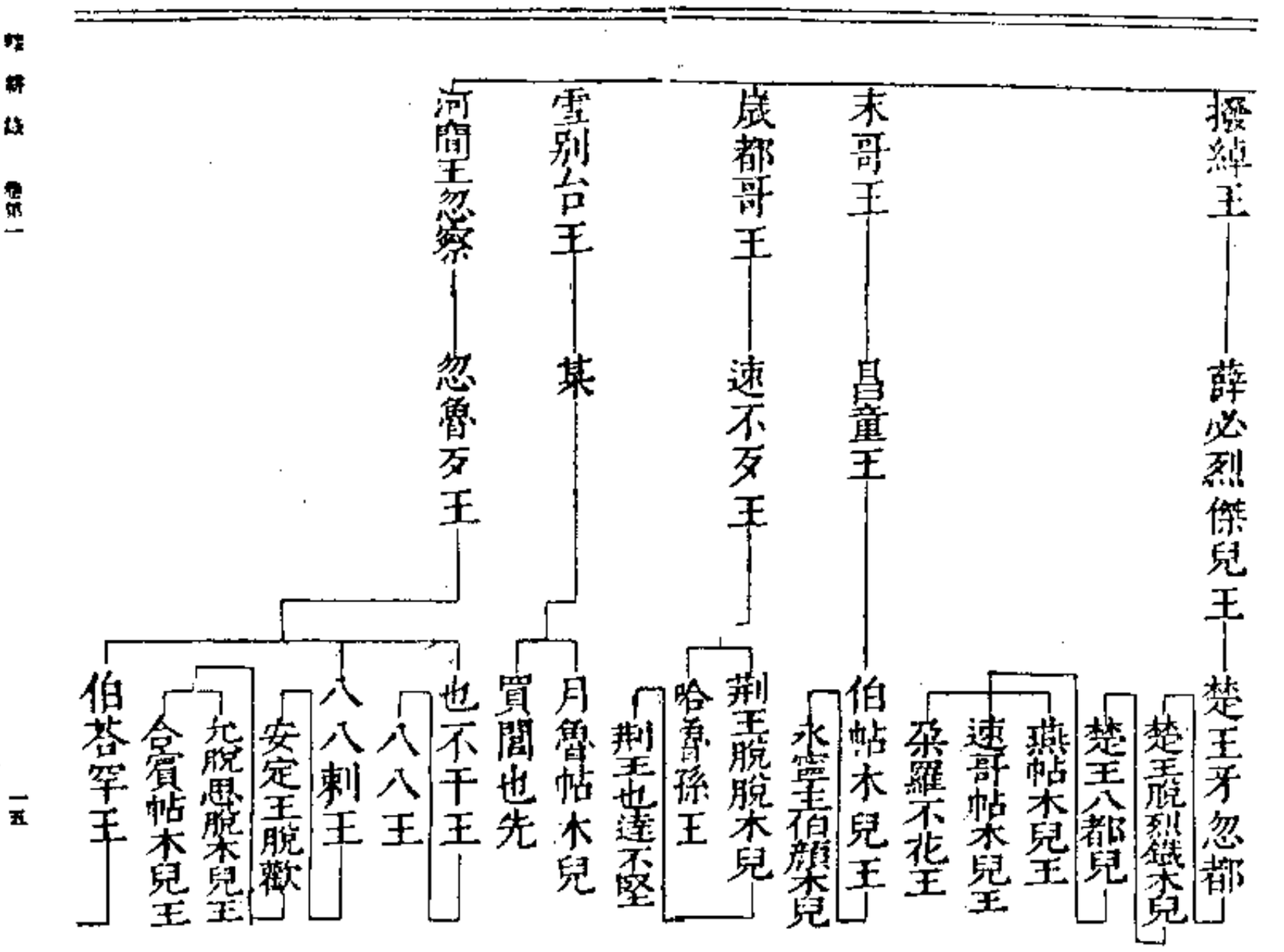
果里干太子 即欽烈堅
肅王寬徹
充王買住韓
札尼列王
阿魯忽王
八剌王
威遠王阿只吉
南答失里王
赤兒監藏王
帖木兒不花王
忽察王
完者也不干王
腦忽歹太子
南平王禿魯
木忽王
也速不花王
滅里吉歹王
亦憐王
蒙哥都王
汾陽王別帖木兒
只必帖木兒王
荆王也速不干
帖必烈王
孛羅赤王
曲列魯王
靖遠哈歹
昔列門太子
襄寧王阿魯灰
脫脫王
襄寧王也速平
海都王
月別台
沙藍朶兒只
觀爾赤王
拔都王
撒里荅王
忙哥帖木兒王
脫脫蒙哥王
寧肅王脫
伯忽王
月即列王
也速蒙哥王
合剌旭烈王
定宗皇帝
闊端太子
曲出太子
哈剌察兒王
合昔歹王
合丹王
滅里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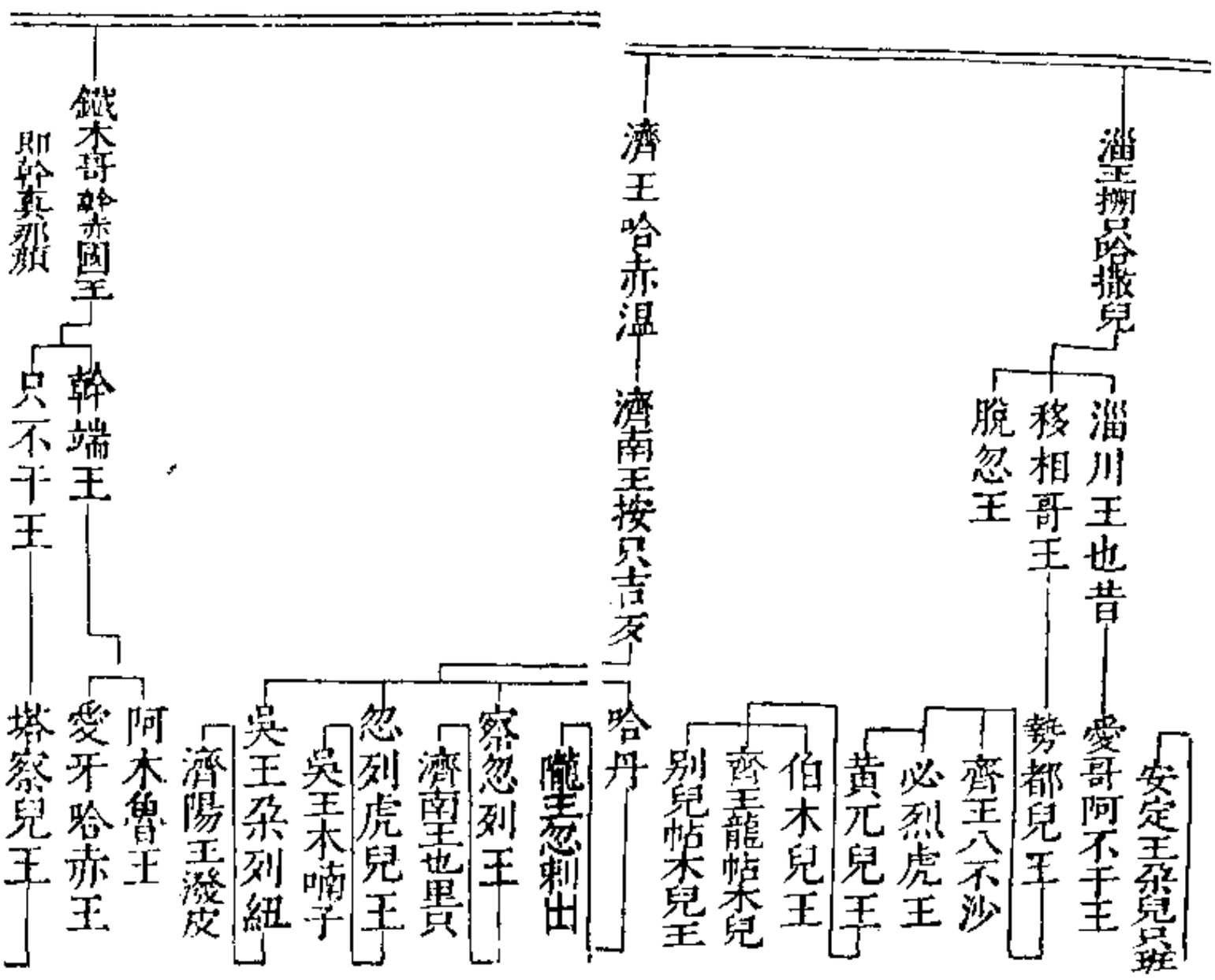
也不干王
汝寧王察八兒
也迭兒王
汝寧王忽都哈
也孫脫王
火你王
小薛王
脫忽王
星吉斑王
班禿王
隴王火郎撒
阿連歹王
咬住王
王龍荅失王
火你王
撒里吉王
俺都剌王
衛王完澤
愛牙赤王
郯王胤胤禿
陽翟王奉
陽翟王禿滿
河平王背里吉
陽翟王曲春
陽翟王帖木兒赤
兀魯思不花王
拜王晃火帖木兒
嘉王火你忽
荅沙赤思的王
顯宗皇帝
梁王松山
泰定皇帝
湘寧王八剌失里
湘寧王遜帝哥兒不花
順宗皇帝
辯都
朶兒只 一作都兒真
裕宗皇帝
憲宗皇帝
忽覩都
次三失其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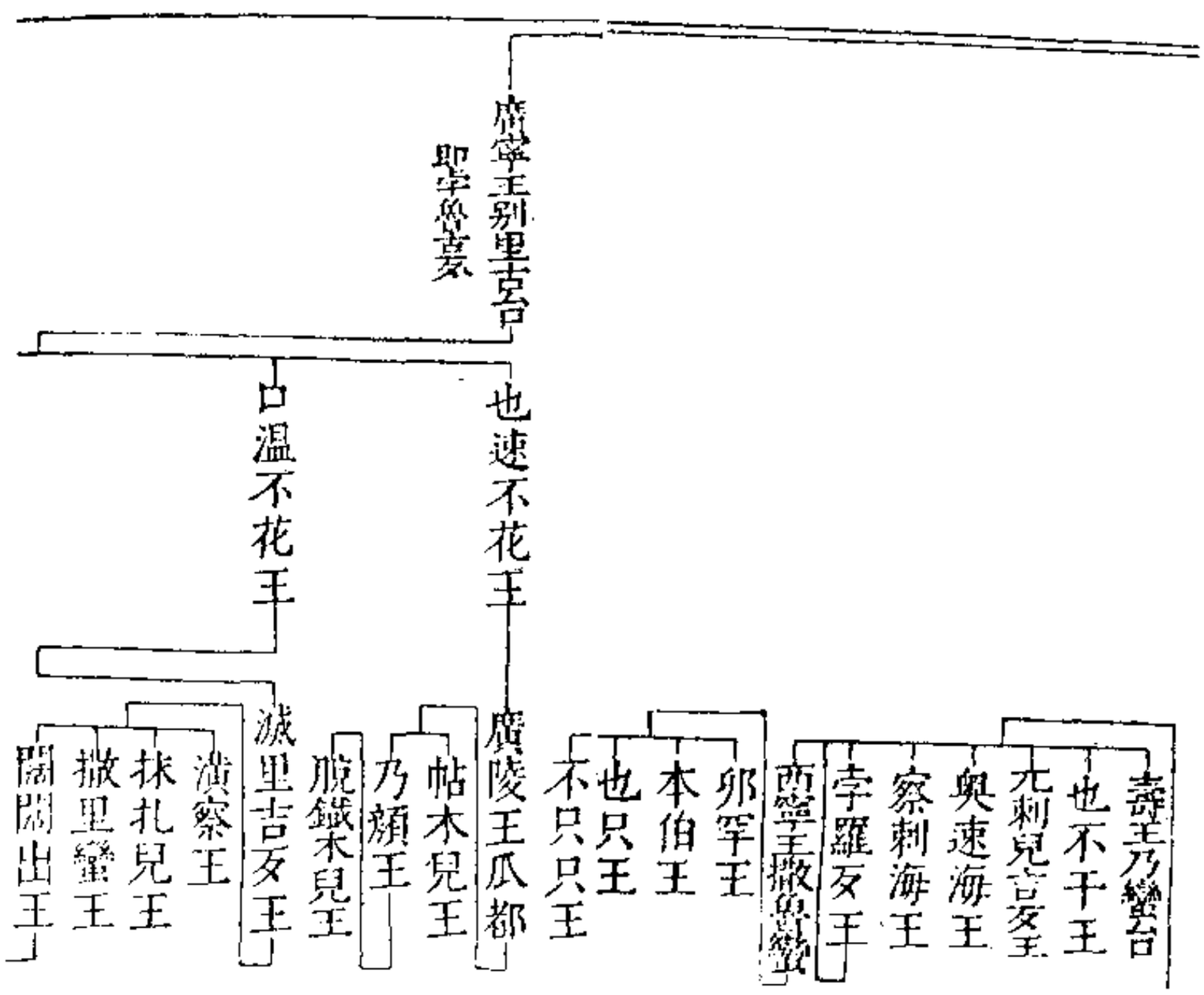
- 魏王阿木哥
  - 脫不花王
  - 蠻子王
  - 西寧王阿魯
  - 魏王孛魯帖木兒
  - 唐元台
  - 荅兒蠻失里王
  - 孛羅王
- 武宗皇帝
  - 明宗皇帝
  - 今上皇帝
  - 寧宗皇帝
  - 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
  - 寶的里八剌
  - 文宗皇帝
  - 皇太子阿剌忒納失剌
  - 燕帖古思太子
  - 太平訥太子
  - 仁宗皇帝
  - 英宗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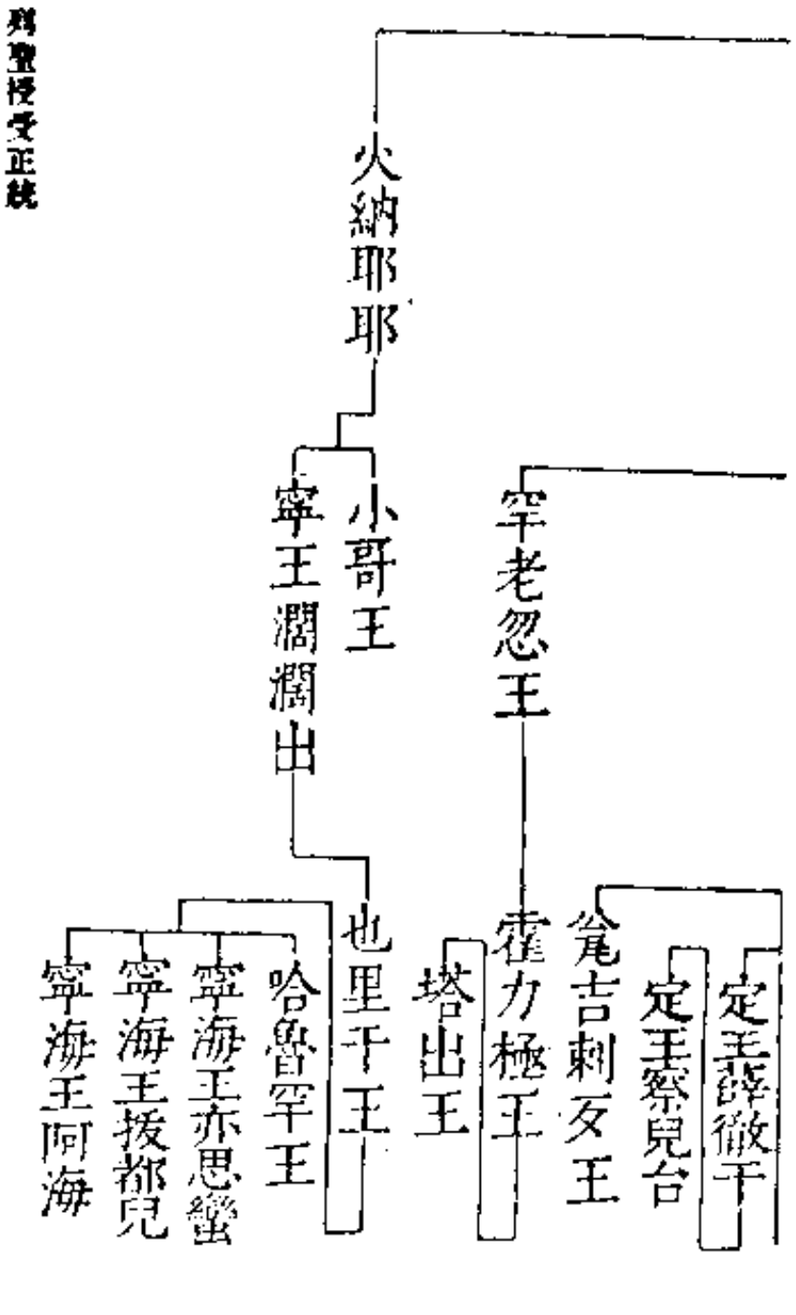
- 世祖皇帝
  - 安西王忙哥剌
    - 安西王阿難荅
    - 秦王按檀不花
    - 月魯帖木兒
  - 北幽王那木罕
  - 雲南王忽哥赤
    - 營王也先帖木兒
    - 脫歡不花太子
    - 脫魯太子
  - 愛牙赤王
    - 阿不干王
    - 孛顏帖木兒王
    - 也古的不花王
  - 西平王奧魯赤
    - 鎮西武靖王也先帖木兒不花
    - 雲南王老的罕
    - 武靖王搠思班
    - 乞八王
    - 亦只班王
    - 豫王阿威納失里
  - 寧王濶濶出
  - 鎮南王孛羅不花
  - 鎮南王帖木不花
- 次五失其名


旭烈兀王
阿里不哥王
鎮南王脫歡
威順王寬徹不花
宣讓王帖木兒不花
忽都魯帖木兒
阿不也不干王
八魯朶兒只王
阿八哈王
阿魯王
靖遠王合賛
康王孛兒琴
幽王出伯
幽王喃忽里
亦憐真朶兒只王
脫脫木兒王
某
亦憐真八的王
威定王玉木忽爾
乃剌忽不花王
魏王孛顏帖木兒
完者帖木兒王
冀王孛羅
鐵木兒脫
定王樂木忽兒
某
燕大王
剌甘失甘王
鎮寧王那


撥綽王
薛必烈傑兒王
楚王牙忽都
楚王脫烈鐵木兒
楚王八都兒
燕帖木兒王
速哥帖木兒王
朶羅不花王
末哥王
昌童王
伯帖木兒王
永寧王伯顏木兒
歲都哥王
速不歹王
荆王脫脫木兒
哈魯孫王
荆王也達不堅
雪別台王
某
月魯帖木兒
買閭也先
河間王忽察
忽魯歹王
也不干王
八八王
八八剌王
安定王脫歡
允脫思脫木兒王
合賛帖木兒王
伯荅罕王


淄王捌只哈撒兒
淄川王也昔
愛哥阿不干王
移相哥王
勢都兒王
脫忽王
安定王朶兒只班
齊王八不沙
必烈虎王
黃兀兒王
伯木兒王
齊王龍帖木兒
別兒帖木兒王
濟王哈赤溫
濟南王按只吉歹
哈丹
隴王忽剌出
察忽列王
濟南王也里貝
忽列虎兒王
吳王木喃子
吳王朶列紐
濟陽王潑皮
鐵木哥斡赤國王
即斡真那顏
斡端王
只不干王
阿木魯王
愛牙哈赤王
塔察兒王


廣寧王別里古台
即孛魯哀
也速不花王
口溫不花王
壽王乃蠻台
也不干王
尤剌兒吉歹王
奧速海王
察剌海王
孛羅歹王
西寧王撒兒蠻
卯罕王
本伯王
也只王
不只只王
廣陵王瓜都
帖木兒王
乃顏王
脫鐵木兒王
滅里吉歹王
潰察王
抹扎兒王
撒里蠻王
闊闊出王



列聖授受正統

始祖（諱孛端叉兒）

烈祖神元皇帝（諱也速該，姓奇渥溫氏）

太祖應天啓運聖武皇帝（諱鐵木眞國語曰成吉思）

宋開禧二年丙寅十二月，即位于斡難河，自號可汗，至宋寶慶三年丁亥七月己丑，崩于薩里川，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葬起輦谷。

太宗英文皇帝（諱窩闊台）

宋紹定二年己丑八月己未，即位于忽魯班雪不只，至宋淳祐元年辛丑十一月，崩于胡圖山，在位一十三年，壽五十六，葬起輦谷。六皇后禿里吉納臨朝稱制，皇后乃馬眞氏。

睿宗仁聖景襄皇帝（諱拖雷）

憲宗追謚。

定宗簡平皇帝（諱貴由）

宋淳祐二年壬寅至乙巳，皇后當國，丙午七月，歸政，即位于荅剌荅八思，至戊申三月，崩于胡眉斜陽吉兒，在位三年，壽四十三，葬起輦谷。皇太后禿里吉納復治國邪。

憲宗桓肅皇帝（諱蒙哥）

宋淳祐十一年辛亥六月，即位于闊帖兀阿蘭，至宋開慶元年己未七月二十七日癸亥，崩于釣魚山，在位九年，壽五十。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諱忽必烈，國語曰薛禪）

宋景定元年庚申四月一日戊辰，即位于開平，建元中統，至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正月十九日庚午，崩于紫檀殿，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葬起輦谷。中統四，至元三十一。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諱眞金）

成宗追謚。

順宗昭聖衍孝皇帝（諱甘剌，廟八剌）

武宗追謚。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諱鐵木耳，國語曰完者篤）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四月十四日甲午，即位于上都，改至元三十二爲元貞，至大德十一年丁未正月八日癸酉，崩于玉德殿，在位十三年，壽四十二，葬起輦谷。元貞二，大德十一。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諱海山，國語曰曲律）

大德十一年丁未五月十一日甲戌，即位于上都，十二月，詔改大德十一爲至大，至四年辛亥正月八日庚辰，崩于玉德殿，在位四年，壽三十一，葬起輦谷。至大四。

仁宗聖文欽孝皇帝（諱愛育黎拔力八達，國語曰普顏篤）

至大四年辛亥三月十八日庚寅，即位于大明殿，九月壬子，詔改至大五爲皇慶，至延祐七年庚申正月二十一日辛丑，崩于光天宮，在位九年，壽三十六，葬起輦谷。皇慶二，延祐七。

英宗睿聖文孝皇帝（諱碩德八剌，國語曰睿堅）

延祐七年庚申三月十一日庚寅，即位，十二月乙巳，詔改延祐八爲至治，至三年癸亥八月四日癸亥，遇弒，崩于上都途中南坡行幄，在位四年，壽二十一，從葬諸帝陵。至治三。

顯宗光聖仁孝皇帝（諱甘剌，廟）

泰定追謚，今出廟。

泰定皇帝（諱也先帖木兒，元封晉王）

至治三年癸亥九月四日癸巳，即位于上都龍居河，十二月丁亥，詔改至治四爲泰定，至五年戊辰二月庚申，改致和，七月十日庚午，崩，文宗追廢，在位五年，壽二十六。泰定四，泰定五年改致和。

文宗即改天曆。

明宗翼獻景孝皇帝（諱和世剌，國語曰從部篤）

天曆二年己巳正月二十八日丙戌，即位于和寧北，八月二日，大駕次王忽察都，六日，暴崩，不改元，在位八月，壽三十，葬起輦谷。

文宗聖明元孝皇帝（諱脫脫木兒，國語曰札牙篤）

致和元年戊辰九月十三日壬申，即位于大明殿，改元天曆，詔讓大兄明宗，明年己巳五月，帝發京師北迎，八月二日丙戌，遇於忽蘇都，庚寅，明宗暴崩，己亥，復即位于上都，至三年庚午五月戊午，改至順，至三年壬申八月十二日己酉，崩，在位五年，壽二十九，葬起輦谷，後至元六年庚辰六月丙申，以帝謀不軌，使明宗飲恨而崩，詔撤其廟主。　天曆二　至順三

寧宗沖聖嗣孝皇帝（諱懿璘質班）

至順三年壬申十月四日庚子，即位于大明殿，至十一月十六日壬午，崩，不改元，年七歲，葬起輦谷，今上皇帝（御名妥歡帖睦爾）

至順四年癸酉六月八日己巳，即位于上都，十月戊辰，改元元統，至三年乙亥十一月辛丑，改至元，至七年正月一日，改至正，元統二　至元六　至正今二十六年

氏族

蒙古七十二種

阿剌剌　扎剌兒歹　忽神忙兀歹
覺吉剌歹　晃忽癱　永吉列思
兀魯兀　郭兒剌思　別剌歹
怯烈歹　禿別歹　八魯剌忽
曲呂律　也里吉斤　扎剌只剌
脫里別歹　塔塔兒　哈荅吉
散兒歹　乞裏歹　別朮歹
顏不花歹　歹別里蔑賽　撒朮兀歹
滅里吉歹　阿大里吉歹　兀羅歹
別帖里歹　蠻歹　也可按合剌
那顏吉歹　阿塔里吉歹　亦乞列歹
合忒乞歹　木里乞　外兀歹
外抹歹　阿兒剌歹　伯要歹
担古歹　外剌歹　末里乞歹
許大歹　晃兀攤　別速歹
顏不草歹　木溫塔歹　忙兀歹
塔塔歹　那顏乞台　阿塔力吉歹
忽神　塔一兒　兀魯歹

撒朮歹　滅里吉　阿火里力歹
扎馬兒歹　兀羅羅歹　別帖乞乃蠻歹
荅荅兒歹　也可林合剌　金吉歹
朮里歹　忙古歹　外秣歹乃
梁里別歹　入憐　察里吉歹
八魯忽歹　哈荅歹　外剌
色目三十一種
吟剌魯　欽察　唐兀
阿速　禿八　康里
苦里魯　剌乞歹　赤乞歹
投吾兀　回回　乃蠻歹
阿兒渾　合魯歹　火里剌
撒里哥　禿伯歹　雅古歹
蜜赤思　夯力　苦魯丁
貴赤　阿剌魯　禿魯花
哈剌吉荅歹　拙兒察歹　禿魯八歹
火里剌　甘木魯　徹兒哥
乞失迷兒
漢人八種
契丹　高麗　女直
竹因歹　朮里閭歹　竹溫
竹亦歹　渤海（女直同）
金人姓氏
完顏、漢姓曰王。　烏古論、曰商。　乞石烈、曰高。
徒單、曰杜。　女奚烈、曰郎。　兀顏、曰朱。
蒲察、曰李。　顏盞、曰張。　溫迪罕、曰溫。
石抹、曰蕭。　奧屯、曰曹。　孛朮魯、曰魯。
移剌、曰劉。　斡勒、曰石。　納剌、曰康。
夾谷、曰仝。　裴滿、曰麻。　尼忙古、曰魚。
斡准、曰趙。　阿典、曰雷。　阿里侃、曰何。

溫敦、曰姿、　吾魯、曰惠、
都烈、曰強、　散答、曰駱、
烏林荅、曰蔡、　僕散、曰林、
古里甲、曰汪、

抹顏、曰孟、
呵不哈、曰由、
朮虎、曰董、

平江南

至元十一年甲戌、宋之咸淳十年也、秋七月、世祖命中書右丞相伯顏、總制大軍取宋、諭之若曰、朕聞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定江南、汝其體朕心、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橫罹鋒刃、伯顏叩首奉命惟謹、既而混一職方、豈非不嗜殺人之驗與、

獨松關

明年乙亥春、諸郡望風降敗、丞相伯顏遣員外郎石天驎詣闕奏聞、世皇喜、顧謂侍臣曰、朕兵已到江南、宋之君臣必知畏恐、茲若遣使議和、邀索歲幣、想無不從者、遂勅伯顏按兵、乃命禮部尚書廉希賢、侍郎嚴忠範、計議官宋德秀、祕書丞柴紫芝等、齎奉國書使宋、次建康、希賢等借兵衛送、伯顏曰、方今兩軍相阨、互有設險、宜令行人先往道意、若便擁兵前進、吾恐別生罅隙、則和議之事必難成矣、希賢等堅請、乃簡閱銳卒伍百昇之、至獨松關、戍關者、宋浙西安撫司參議官張濡也、以爲北兵叩關、率衆掩擊、殺忠範、執希賢、希賢亦病創死、世皇聞之、大怒、趣進攻、嗟夫、宋之亡也、非有桀紂之惡、特以始之以拘留使者、鑒天兵之興、終之以誤殺使者、激世皇之怒耳、苟使獨松之使不死、宋之存亡未可知、其亦有數也與、

浙江潮

明年正月甲申、丞相伯顏駐軍皐亭山、宋奉表及國璽以降、遣千戶囊加歹等入城慰諭、令居民門首各貼奸投降三字、及聞益王廣王如婺州、即命分兵屯守諸門、范文虎、安撫浙江沙埭、太皇太后望祝曰、海若有靈、當使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潮汐三日不至、軍馬宴然、文虎、呂文煥、增、安撫守臣、降於找者、

宋興亡

宋之興、始於後周恭帝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及其亡也、終於少帝德祐元年、少帝時四歲、名顯、而顯德二字、竟與得國時合、周以主幼而失國、宋亦以主幼而失國、周有太后在上、宋亦有太后在上、始終興亡之數、昭然如此、

萬歲山

萬歲山在大內西北太液池之陽、金人名瓊花島、中統三年、修繕之、其山皆以玲瓏石疊壘、峯巒隱映、松檜隆蔚、秀若天成、引金水河至其後、轉機運斛、汲水至山頂、出石龍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後、有石刻蟠龍、昂首噴水仰出、然後東西流入于太液池、山上有廣寒殿七間、仁智殿則在山半、爲屋三間、山前白玉石橋、長二百尺、直饑天殿後、殿在太液池中圓坻上、十一楹、正對萬歲山、山之東也、爲靈囿、奇

獸珍禽在焉、而鰲頭巡卜都、先宴百官于此、浙省參政赤德爾嘗云、向任留守司都事時、聞故老言、國家起朔漠日、塞上有一山、形勢雄偉、金人望氣者、謂此山有王氣、非我之利、金人謀欲厭勝之、計無所出、時國已多事、乃求通好人貢、既而曰、他無所冀、願得某山以鎮壓我土耳、乘皆鄙笑而許之、金人乃大發卒鑿掘、輦運至幽州城北、積累成山、因開挑海子、栽植花木、營構宮殿、以爲遊幸之所、未幾、金亡、世皇徙都之、至元四年、興築宮城、山適在禁中、遂賜今名云、留守司在宮城西南角樓之南、專掌宮禁工役者、

大軍渡河

世皇取江南、大軍次黃河、苦乏舟楫、夜夢一老叟曰、陛下欲渡河、當隨我來、引至一所、指曰、此即是已、帝遂以物標識之、乃覺、歷歷可記、明日、循行河滸、尋夢中所見處、果是、方驚顧間、忽有人進曰、此間水淺、可渡、時帝徵夢中語、因謂曰、汝能先涉否、其人乃行、大軍自後從之、無一不濟、帝欲重旌其功、對曰、富與貴悉非所願、但得自在足矣、遂封爲答剌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戶以食之、今其子孫尚有存者、此事楊元誠太史瑀所云、

檄

世皇下江南檄、枚舉賈似道無君之罪、宋國臣民其不誠服者與、其文曰、宅中圖大、天開一統之期、自北而南、雷動六師之衆、先謂弔民而伐罪、蓋將用夏而變夷、欲制江浙以削平極汝海隅而混一塔嗟此宋、信任非人、處之師相之曾、委以國柄之重、世濟其惡、冀兇悖之賈充、謀及酒心、效姦雄之曹操、不學無識、雜術齊權、誇滸黃僅免其身、比河清莫大之績、承君之寵、如彼之專、貪天之功、確乎不拔、惜官爵以鬻寶貨、苛條法以苦賢才、奪土田而無地可耕、變鬻會而物價益湧、蔀鄙猥者伴食於廟堂、任反側者失兵於邊徼、恬視雷星之召異、罔聞水火之降災、滿朝皆其私人、用將因其重賂、用白割而破世守之法、曲丹筆而容天討之刑、民心已離而不知、天命將革而未悟、方且貪湖山之樂、聚寶玉之珍、弗顧母死、奪制以貪榮、乃乘君寵、立幼而固位、以己蔽功、傾德而自比於周公、欺人寡婦孤兒、反不如於石勒、深懷禍慝、自肆奸邪、合正兩觀之誅、可紓百姓之怒、我大元皇帝、聰明智睿、神武慈仁、焚香祝天、誓莫殺而混海宇、振兵略地、隨所向而宣皇威、一戰乘勝而渡江、諸將列降而獻土、厥角稽首、迎我前矛、後奮先聲、易如破竹、昭天順人信之助、成我風行草偃之功、合宇宙以清寧、蘇人民而鎮撫、恩寬幼主以下、罪止元惡之身、自今檄到、應守令以境土投降、除大支幹賞外、仍其官職、謹檄、

朝儀

大元受天命、肇造區夏、列聖相承、至于世皇至元初、尚未遑興建宮闕、凡遇稱賀、則臣庶皆集帳前、無有尊卑貴賤之辨、執法官厭其喧雜、揮杖擊逐之、去而復來者數次、翰林承旨王文忠公鄂、時敘太常卿、盧將貽笑外國、奏請立朝儀、遂如其言、

科舉

皇慶癸丑冬十一月、詔曰、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明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親策焉、按遺山元公（好問）所撰廉訪使楊文憲公（奐）墓碑云、太宗即位之十年戊戌、開舉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公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奏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則國朝科舉之設、已肇於此、寥寥七十餘年、而普顏篤皇帝克不墜祖宗之令典、尊號曰仁、不亦宜乎、初焉試論賦、蓋反宋金餘習、後則一以經學爲本、非復向時比矣、

江南謠

汲郡王公玉堂嘉話云、宋末下時、江南謠云、江南若破、百鴈來過、當時莫喻其意、及宋亡、蓋知指丞相伯顏也、

白道子

大宗時、諸國來朝者、多以冒禁應死、耶律文正王（楚材）進奏曰、願無汙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爲吉、故也、

官不致仕

大德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時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知太史院事、以舊臣、且熟朝廷所施爲、獨不許其請、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咸自公始、

荅剌罕

荅剌罕、譯言一國之長、得自由之意、非勳戚不與焉、太祖龍飛日、朝廷草創、官制簡古、惟左右萬戶、次及千戶而已、丞相順德忠獻王（哈剌哈孫）之曾祖啓昔禮、以英材見遇、擢任千戶、錫號荅剌罕、至元壬申、世祖錄勳臣後、襲王宿衛官襲號荅剌罕、

皇族列拜

己丑秋八月、太宗卽皇帝位、耶律文正王、時爲中書令、定册立儀禮、皇族尊長、皆令就班列拜、尊長之有拜禮、蓋自此始、

內八府宰相

內八府宰相八員、視二品秩、而不降授宣命、特中書照會之任而已、寄位於翰林之埽隣、壻隣、宮門外院官會集處也、所職視草制、若詔赦之文、則非其職也、至於院之公事、亦不得與焉、例以國戚與勳貴之子弟充之、

云都赤

國朝有四怯薛太官、怯薛者、分宿衛供奉之士爲四番、番三晝夜、凡上之起居飲食、諸服御之政令、怯薛之長皆總焉、中有云都赤、乃侍御之至親近者、雖官隨朝諸司、亦三日一次、輪流入直、負弓箭佩環刀於要、或二人四人、多至八人、時若上御控鶴、則在墀陛之下、蓋所以虞姦回也、御宰輔之日、親清光、然有所奏請、無云都赤在、固不敢進、今中書移咨各省、或有須備錄奏文事者、內必有云都赤某等、

以此之故、余又究竹朶字義、嘗記宋景文筆記云、關中人以服大爲胍（上音孤、下音都）、俗音謂杖頭大者亦曰胍胝、後譌爲竹朶、朶平聲、

大漢

國朝鎮殿將軍、募選身軀長大異常者充、凡有所請給、名曰大漢衣糧、年過五十、方許出官、

貴由赤

貴由赤者、快行是也、每歲一試之、名曰放走、以脚力便捷者膺上賞、故監臨之官、齊其名數而約之以繩、使無後先參差之爭、然後去繩放行、在大都、則自河西務起程、若上都、則自泥河兒起程、越三時、走一百八十里、直抵御前、俯伏呼萬歲、先至者賜銀一餅、餘者賜段匹有差、

昔寶赤

昔寶赤、蹔房之執役者、每歲以所養海青獲頭鵝者、賞黃金一錠、頭鵝、天鵝也、以首得之、又貫過三十餘斤、且以進御膳、故曰頭、

輟耕錄卷第二

聖聽

至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上御玉德殿、命史臣檢前草詔、黜謫太師伯顏、詔文有云、其各領所部、詔書到日、悉還本衛、上曰、自蚤至暮、皆一日也、可改日字作時字、時伯顏以殘放爲名、挾持皇太子在柳林、意將犯分、詔既成、遣中書平章只理瓦歹、齎至彼處開讀、奉皇太子歸國、而各枝軍馬卽時散去、蓋一字之中、利害繫焉、聖聰明、作元后、於此有以見之矣、

隨師重道

文定王（沙剌班）今上之師也、爲學士時、嘗在上左右、一日、憩少倦、遂於便殿之側、偃臥、因而就寢、上因以錦坐方褥、國語所謂朶兒別真者、親扶其首而枕之、後嘗忠靡額上、上於金鉢中取佛手柑、躬與貼之、上之隆師重道、可謂至矣盡矣、王字敬臣、號山齋、畏吾人、

受佛戒

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寶、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譯語謂之援、若世祖、北國俗然也、今上之初入戒壇時、見馬哈剌佛前有物、爲供、因問學士沙剌班曰、此何物、曰、羊心、上曰、曾聞用人心肝者、有諸、曰、嘗聞之、而未嘗目睹、請問剌馬剌馬者、帝師也、上遂命沙剌班傳旨問之、答曰、有之、凡人萌夕

心害人者。事覺。剖以其心肝作供耳。以此言復奏。上再命問曰。此羊曾害人乎。帝師無答。

減御膳

國朝日進御膳。例用五羊。而上自即位以來。日減一羊。以歲計之。爲數多矣。

聖儉

太府少監阿魯、奏取黃金三兩。爲御轉剌花用。上曰。不可。因請易以銀而鑛金者。上曰。亦不可。金銀、首飾也。今民間所用何物。對曰。用銅。上曰。可。右五事。楊太史瑀所言。太史居官時。日侍上。故知其詳。

后德

今上皇太子之正位東宮也。設論德。盧端本堂。以處太子講讀。忽一日。帝師來啓太子母后曰。向者太子學佛法。頓覺開悟。今殆使習孔子之教。恐壞太子眞性。后曰。我雖居於深宮。不明道德。嘗聞自古及今。治天下者。須用孔子之道。捨此他求。即爲異端。佛法雖好。乃餘事耳。不可以治天下。安可使太子不讀書。帝師報服而退。

端本堂

皇太子方在端本堂讀書。近侍之嘗以飛放從者。輒皆驚至廊廡間。喧呼馳逐。以惑亂之。將勾引出游爲樂。太子授業畢。徐令左右戒之曰。此讀書之所。先生長者在前。汝輩安敢褻狎如此。急引去。毋召責也。衆皆驚懼而退。右二事。乃貢尚書師泰授經宣文閣下日所目見者。至正丙申間。避地雲間。每談朝廷典故。因及此。

徵聘

中書左丞魏國文正公魯齋許先生衡中統元年。應召赴都日。道謁文靖公靜修劉先生因。謂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二十年。徵劉先生至。以爲贊善大夫。未幾。辭去。又召爲集賢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乃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治天下匠

中書令耶律文正王楚材字晉卿。在金爲燕京行省員外郎。國亡。歸于我朝。從太祖征伐諸國。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見知於上。詫王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進。不已左乎。王曰。且治弓尚須弓匠。豈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上聞之。喜。自是用王益密。

以官爲氏

中書平章政事廉希憲。字善甫。封恆陽王。謚文正。本畏吾氏。王之父諱布魯凱。爲回鶻王。歸朝。官至順德路宣慰使。封魏國公。謚孝懿。拜廉訪使之命。時適王生。顧曰。是兒必大吾門。吾聞古者以官受氏。天將以廉氏吾宗乎。吾其從之。舉族承命。

受孔子戒

世祖一日命廉文正王受戒於國師。王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門之戒。如是而已。上喜。

不食死

謝君直先生枋得。號疊山。信州弋陽人。宋景定甲子。江東漕閫校文。發策問、權姦誤國趙氏必亡。忤賈似道。貶興國軍。三年。遇赦得還。天兵南下。郡城潰。棄家入閩。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文海、承旨留夢炎等、交薦。累召不赴。二十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參知政事魏天祐、復被詔旨。集守令成將。迫壘上道。隨行。以詩別常所往來者曰。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豈無豪傑士。人間不獨伯夷清。義高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夏四月。至京師。不食死。年六十有四。秋八月。子定之奉柩歸葬。門人謚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嗟乎。伯夷叔齊。在周雖爲頑民。而在商則爲義士。孰謂數千載後。有商義士之風者。復見先生焉。

染髭

中書丞相史忠武王天澤。髭鬚已白。一朝。忽盡黑。世皇見之。驚問曰。史拔都。汝之鬚何乃更黑邪。對曰。臣用藥染之故也。上曰。染之欲何如。曰。臣覽鏡見髭鬚白。竊傷年且暮。盡忠於陛下之日短矣。因染之使玄。而報效之心不異疇昔耳。上大喜。人皆以王捷於奏對。推此一事。餘可知矣。漢人賜名拔都者。惟王與太師張獻武王弘範及眞定新軍張萬戶興祖耳。

殺虎張

眞定新軍張萬戶興祖。中山無極人。至元十九年。丞相楚國文定公阿里海涯。以中書右丞南取漢郢。公實從。有功。授前職。平生射虎數十。一日。遇虎。一發而踣。語人曰。吾聞生虎之髭剔齒疾。可已風。因拔之。虎怒爪。轟裂。賴其氣息垂盡。不能傷足。由是人目之曰殺虎張。後以國言賜名拔突。拔突即拔都。都與突、字雖異。而聲相近。蓋譯語無正音故也。

御史舉薦

姚文公先生燧。爲中臺監察御史時。忽御史大夫謂曰。我天子以汝賢。故擢居耳目之官。今且歲餘。至如興利除害之事。未嘗有片言及之。但惟以薦舉爲務。何邪。先生答曰。某所薦者百有餘人。皆經世之才。其在中外。並能上裨聖治。則某之報効亦勤矣。又何待屑屑於興利除害然後爲監察御史之職任乎。大夫曰。眞宰相器也。嘆賞久之。

切諫

太宗素嗜酒。晚年尤甚。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文正王數言之。不聽。一日。持酒槽之金口以進。曰。此乃鑿耳。爲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耶。上說。賜以金帛。仍勑左右曰。惟進酒三鍾而止。夫以王之切諫不已。而上終納之。可謂君明臣良者矣。

丁祭

內翰王文康公鶚。字百一。開州東明人。國初。自保定應聘北行。時故人馬雲濃以宣聖畫像爲贈。飲達北

庭。值秋丁。公奏行釋奠禮。世祖說。卽命舉其事。公爲祝文。行三獻禮。禮畢。進胙於上。上旣飲福。熟其胙。命左右均霑所賜。自是春秋二仲。歲以爲常。蓋上之所以尊師重道者。實公有以啓之也。

高學士

國朝儒者。自戊戌選試後。所在不務存恤。往往混爲編氓。至於奉一扎十行之書。崇學校。獎秀藝。正戶籍。免徭役。皆翰林學士高公智奏陳之力也。公河西人。今學校中往往有祠之者。

大黃愈疾

丙戌冬十一月。耶律文正王從太祖下靈武。諸將爭掠子女玉帛。王獨取書籍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旣而軍中病疫。惟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吁。廉而不貪。此固滑懼者能之。若其先見之明。則有非人之所可及者。

置臺憲

御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二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人。隨復故。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典事二人。掌幕府文書之事。後改爲都事。三人。後又以都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人爲經歷。檢法二人。後廢。管勾三人。其一人兼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十二人。至元十四年。旣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設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秩如內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設陝西、甘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復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人。各道提刑按察司。至元六年。准正三品。有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能各道勸農司。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凡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塔察兒也。

內御史署銜

內監察御史署銜。無御史臺三字。以爲天子耳目之官。非御史大夫以下所可制也。行臺則不然。

令史

國朝凡省臺院吏曰掾史。獨江南行臺作令史者。蓋緣至元十四年初立行臺日。御史大夫授三品秩故也。後雖陞一品。而樂因循者。不爲申明改正。西臺立。視南臺已陞品秩。則曰掾史焉。

臺字

三臺、凡公文所稱臺字。並從士從口。不敢作其字頭。若然。則僞文也。按許氏說文。臺、從至從之從高省。則土乃之之正書耳。當從土從口爲是。

詔西番

累朝崇帝於錢帛之始。必布告天下。使咸知之。惟詔西番者。以粉書詔文於背紙。而練以白絨。綱以眞珠。

至御寶處。則用珊瑚。遣使齎至彼國。張于帝師所居處。

五刑

國初立法以來。有笞、杖、徒、流、死之制。凡七下至五十七下用笞。六十七下至一百七十用杖。徒之法。徒一年。杖六十七。一年半。杖七十七。二年。杖八十七。二年半。杖九十七。三年。杖一百七。此麗徒者杖數也。鹽徒既決而又鐐之。使居役也。數用七者。建元以前。皆用成數。今匿稅者笞五十。犯私鹽茶者杖七十。私宰馬牛者杖一百。舊法猶有存者。大德中。刑部尚書王約數上言。國朝用刑寬恕。笞杖十減其三。故笞一十減爲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反加十也。議者憚於變更。其事遂寢。流、則南之邊者之北。北之邊者之南。死、則有斬有凌遲而無絞。

錢幣

世皇嘗以錢幣問太保劉文貞公秉忠。公曰。錢用於陽。楮用於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今陛下龍興朔漠。若臨中夏。宜用楮幣。俾子孫世守之。若用錢。四海且將不靖。遂絕不用錢。迨武宗。頗用之。不久輒能。此雖術數讖緯之學。然驗之於今。果如所言。

巴而思

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姚忠肅公燧。字君祥。平陽人。至元十一年。拜監察御史。彈擊權臣。無所顧畏。世祖賜名巴而思。國言虎也。後條奏宰相。阿合馬罪二十有四。召廷辯。公枚數之。彼輒引服。數至於三。氣沮色喪。上曰。此三者。罪已不在宥。因目公曰。巴而思。臣下有違太祖之制干朕之紀者。汝抨擊毋隱。廷臣皆震悚。時方倚相理財。結釋不問。衆人莫不爲公危之。公之太夫人有賢識。聽之曰。爲國者忘其家。汝第盡力效忠。果不測。吾追從陵母。死日猶生年也。公泣謝。白其長曰。萬一得譴。乞不以老母速坐。語聞。上嘆曰。是母子有古義烈。勅侍臣符寶郎畫文忠宣付史館書之。

善諫

至元二十四年。桑哥之爲尚書丞相也。專權擅政。虐燄薰天。賄賂公行。略無畏避。中書平章武寧正獻王[illegible]時爲利用監。獨嚴然數其姦贓於上前。上怒。以爲魏謩大臣。命左右批其頰。王辨不爲止。且曰。臣思之熟矣。國家養臣子。猶人家畜犬。譬有賊至而犬吠。主人初不見賊。乃籠犬。犬遂不吠。豈良犬哉。上悟。收桑哥。籍其家。明日。王拜御史中丞。余按北史宋游道傳。鼎義雲奏勁游道。揚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犬。詔除名。則王之以犬自況。爲有所本矣。

使交趾

翰林學士元文敏公善。字復初。清河人。參議中書日。會朝廷遣蒙古大臣一員使交趾。公副之。將遣。國之僞主寶以金。蒙古受之。公因辭。僞主曰。彼使臣已受矣。公獨何爲。公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僞主歎服。

劉名印

今蒙古色目人之爲官者，多不能執筆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率補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則用玉圖書押字，非特賜不敢用。按周廣順二年，中書李穀以病臂辭位，詔令刻名印用，據此，則押字用印之始也。

國璽

文宗開奎章閣，作二璽，一曰天曆之寶，一曰奎章閣寶，命臣虞集篆文，今上作二小璽，一曰明仁殿寶，一曰洪範，命臣楊瑀篆文，洪範璞純白，而龜紐墨色。

宣文閣

天曆初，建奎章閣于西宮興聖殿之西廊，爲屋三間，高明敞爽，兩間以藏物，中間諸官入直所，北間南嚮設御座，左右列珍玩，命畫玉內司掌之，閣官署銜，初名奎章閣，階正二品，隸東宮屬官，後文宗復位，乃陞爲奎章閣學士院，階正二品，置大學士五員，並知經筵事，侍書學士二員，承制學士二員，供奉學士二員，並兼經筵官，幕職直舍書二員，典籤二員，並兼經筵參贊官，照磨一員，內檢四名，內二名兼檢討，宣使四名，知印二名，譯史二名，典書四名，屬官則有畫玉內司，階正三品，置監畫玉內司一員，司尉一員，亞尉二員，僉司二員，典簿一員，令史二名，典吏二名，司鑰二名，司膳四名，給使八名，專掌經玩古物，藝文監，階正三品，置太監，兼檢校書籍事二員，少監同檢校書籍事二員，監丞參檢校書籍事二員，或有兼經筵官者，典簿一員，照磨一員，令史四名，典吏二名，專掌書籍，鑒書博士，司階正五品，置博士，兼經筵參贊官二員，書史一名，專一參辨書畫，授經郎，階正七品，置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二員，專一訓教怯薛官、大臣子孫，藝林庫，階從六品，置提典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司吏二名，庫子一名，專一收貯書籍，廣成局，階從七品，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二員，司吏二名，專一印行祖宗聖訓及國制等書，特恩瓶製象齒小牌五十，上書奎章閣三字，一面篆字，一面蒙古字，與提舍兒字，分散各官懸佩，出入宮門無禁，學士院凡與諸司往復，惟割送參書廳行移而已，命侍讀學士虞集撰記，御書，刻石閣中，今上皇帝改奎章曰宣文，其記曰，大統既正，海內定一，乃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曆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閣，備燕閒之居，將以淵潛遐思，緝熙典學，乃留學士員，俾頌乎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爲閣也，因便殿之西廡，釋高明而有容，不加飾乎采斲，不重勞於土木，不過啓乎牖以順清燠，樹庚閣，以棲圖書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爲處也，跬步戶庭之間，而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巡之事，幾無一日而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宥密有所圖回，爭臣有所繩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聲色狗馬，不執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睿知，善於怡心養神，培本浚源，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此者也，蓋聞天有恆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恆勢，水土之載不匱矣，人君有恆居，則天地民物有所係屬而不易矣，居是閣也，靜焉而天爲一動焉而天弗違，庶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至順辛未孟春二日記。

占驗

傅初菴先生，以占筮起東南，時杭州初內附，世皇以故都之地，生聚浩繁，賞力殷盛，得無有再興者，命占其將來如何，卦既成，對曰，其地六七十年後，會見城市生荊棘，不如今多也，今杭連厄於火，自至正壬辰以來，又數燬於兵，昔時歌舞之地，悉爲草莽之墟，軍旅塡門，畜豕載道，乃知立之占亦神矣，立乃番易祝卜泌甥，泌精皇極數。

權臣擅政

中書右丞相伯顏所署官銜，計二百四十六字，曰元德上輔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秦王、荅剌罕、中書右丞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監脩國史、兼徽政院侍正、昭功萬戶府都總使、虎符威武阿速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奎章閣大學士、領學士院知經筵事、太史院、宣政院事、也可千戶哈必陳千戶達魯花赤、宣忠幹羅思扈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回回漢人司天監、羣牧監、廣惠司、內史府、左都威衛使司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宮相都總管府、領太醫院、兼都典制、神御殿事、中政院事、宣鎮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宗人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提調哈剌赤也不干察兒、領隆祥使司事、當其擅政之日，前後左右無非陰邪小輩，惟恐獻諂進佞之不至，孰能告以忠君愛民之事，有一王爵者，譚奏云，薛禪二字，人皆可以爲名，自世祖皇帝廟號之後，遂不敢用，今太師伯顏功高德重，可以薛禪名字與之，時御史大夫帖木兒不花亦其心腹，每陰嗾省臣奏允其請，文定王沙剌班時爲學士，從容言於上曰，萬一曲從所請，關係非輕，遂命學士歐陽玄、監丞揭傒斯會議，以元德上輔四字代之，加於功臣之上，又典端院都事某建言，凡省官提調軍馬者，必佩虎符，今太師伯顏雖與他人同，宜錫龍鳳牌以寵異之，制可，遂製龍鳳牌一面，其三珠各函徑寸眞珠一枚，而飾以紅剌鴉，忽寶石，牌身脫銀元德上輔功臣號字，仍用白玉嵌造，牌成，計直數萬錠，既被貶黜，毀其牌，就以珠寶給還物主，蓋督勒有司和買元價，尚未償也，又京畿都運納速剌上言，太師伯顏功勳蓋世，所授官命，難與百官一體，合用泥金書詞，以尊榮之，省臺院官議不可行，宛轉稟白，止金書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八字，餘仍墨筆云。

懷孟蛙

大德間，仁宗在潛邸日，率荅吉太后駐蹕懷孟，特苦羅蠅亂喧，終夕無寐，翼旦，太后命近侍傳旨諭之曰，吾母子方懷憤，蠅忍惱人耶，自後其毋再鳴，故至今此地雖有蠅而不作聲，後仁宗入京，誅安西王阿難荅等，迎武宗即位，時大德十一年也，越四年而仁宗繼登大寶，則知元后者天命攸歸，豈行在之所，雖未淺淺，而山川鬼神以陰來相之，不然，則蟲魚微物耳，又能聽令者乎，但迄今不鳴，尤可異矣。

賊臣攝祭

至治癸亥十月六日甲子，先一夕，因晉邸入繼大統，告祭太廟之頃，陰風北來，殿上燈燭皆滅，良久方息，蓋攝祭官鐵失也，先帖木兒、赤斤帖木兒等，皆弒君之元惡也，時全思誠以國子生充齋郎，目擊之，此

無他。必祖宗威靈在上。不使姦臣賊子得以有事于太廟。而明示嚴譴之耳。彼徒罪無所逃。至於身誅族滅而後已。吁可畏哉。

叛黨告遷地

至元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後伏誅。徙其餘黨于慶元之定海縣。延祐間。倚納脫脫公來爲浙相。其黨屢以水土不便爲訴。乞還舊地。公曰。汝輩自尋一箇不死人的田地。當爲汝遷之。衆遂不敢再言。

土人作揭

至元間。別兒怯不花公爲江浙丞相。議以本省所轄土人不得爲掾史。時左丞佛住公謂曰。若然。則中書揭當用外國人爲之矣。相有赧色。議遂不行。

蕭先生

蕭貞敏公剌。字維斗。京兆人。蚤歲。吏于府。一日。呈牘尹前。尹偶墜筆。目公拾之。公陽爲不解。而止白所識公事。如此者三。公曰。某所言者王事也。拾筆實在卑職。非吏所任。尹怒。公卽辭退。隱居十五年。惟以讀書爲志。從公游者。屨交戶外。平章咸寧王野仙聞其賢。薦之於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成宗、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尋復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謚貞敏。

鉤鼎

文貞王阿魯帖木兒。嘗言。婁師德唾面自乾。以爲美事。我思之。雖狗亦不可惡他。且如有一狗自臥於地。無故以足蹴之。或擲以物。狗固不便咬人。亦吠數聲而去。却有甚好聽處。

馬字

馬卽卷字。眞誥中謂一卷爲一馬。或以爲弔字及篇字者。皆非。

輟耕錄卷第三

正統辯

至正二年壬午春三月十有四日。上御咸寧殿。中書右丞相脫脫等奉命史臣纂修宋遼金三史。制曰可。越二年甲申春三月。進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冬十一月。進金史本紀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又明年乙酉冬十一月。進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初、會稽楊維禎嘗進正統辨。可謂一洗天下紛紜之論。公萬世而爲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言終不見用。後之乘史筆而續通鑑綱目者。必以是爲本矣。維禎、字廉夫。號鐵崖。人咸稱之曰鐵史先生。泰定丁卯李黼榜相甲及第。以文章名當世。表曰。至正三月五月日。伏覩皇帝詔旨。起大梁張京兆杜本等。爵某官職。專修宋遼金三史。越明年。史有成書。而正統未有所歸。臣維禎謹撰三史正統辨。凡二千六百餘言。謹裒以上者。右。伏以一代離合之殊。固繫乎天數盛衰之變。萬年正閏之統。實出於人心是非之公。蓋統正而例可興。猶綱舉而目可備。前代異史。今日兼修。是非之論既明。正閏之統可定。奈三史雖云有作。而一統猶未有歸。其惟世祖皇帝、以湯武而立國。皇帝陛下、以堯舜而爲君。建極建中。致中和而育物。惟精惟一。大一統以書元。嘗恨遼金史之未成。必列趙宋編而全備。芸臺大啓。草澤高升。宜開三百載之編年。以垂千萬代之大典。豈料諸儒之謙

筆。徒爲三國之志書。春秋之首例未聞。綱目之大節不舉。臣維禎素讀春秋之王正月。公羊謂大一統之義。再觀綱目之紹春秋。文公有在正統之說。故以始皇二十六年而繼周統。高祖成功五年而接秦亡。曾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滅隋。而不始於武德。稽之千古。證之于今。況當世祖命伯顏平江南之時。式應宋祖命曹彬下江南之歲。親傳詔旨。有過唐不及漢之言。確定統宗。有繼宋不繼遼之輝。故臣維禎敢痛排浮議。力建公言。挈大宋之編年。包遼金之紀載。置之上所。用成一代可鑒之書。傳之將來。永示萬世不刊之典。冒干天聰。深懼冰兢。下情無任瞻天望闕激切屏營之至。辨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曆數之相仍者。可以妄儲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之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強梁之力。僭僞之名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目謂決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耳。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篡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降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統也。然則今日之修宋遼金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辨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二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于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豬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於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執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復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于天祚。凡七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釁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乘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再考金之有國矣。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遼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爲君長。保其肅愼。至太祖時。南北爲敵國。未非君臣。遼祖神册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辭以告和。結爲兄弟。晚年且遼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又其說之曲而陋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嘗與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紀傳。而以漢唐爲正統。必以吳魏爲分繫。而以蜀漢爲正統。何也。

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爲簒逆。不當合爲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簒。克用氏父子以爲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歟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爲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簒唐。謂之承昏可乎。縱承昏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爲閏。以宋統不爲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昪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爲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周繼漢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下截曆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爲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爲統也。宋不必膺周接漢接唐以爲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爲南史。爲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以主生靈。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歟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餘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阨。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爲游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絕爲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爲僞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爲游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興。前宋、卽東漢。前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昔。族屬疎遠。焉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仍在江東。狹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僞斥之乎。此宜不得以南渡爲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國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者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王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爲統。至於咈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也。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爲何時。待今聖人爲何君也哉。於乎。春秋大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膺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代商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

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爲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於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遠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於乎。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則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無諱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又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予爲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爲律。吐辭爲經。而正統大筆。不自堅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爲厚耻。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我聖天子當朝廷濟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勃然定修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意。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爲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而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槩乎其無以爲言也。於乎。司馬遷易編年爲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爲宋遼金正統辨。以伺千載綱目之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閏以分正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爲論。

貞烈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的[illegible]以中書右相統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趾北。有王昭儀者。能滿江紅詞于驛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霜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驚華歇。龍虎散。風雲滅。予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痕襟血。驛館夜驚塵上夢。宮車曉碾灕山月。願嬋娟、相顧肯從容。隨圓缺。昭儀名淸蕙。字冲華。後爲女道士。五月二日。抵上都。朝見世皇。十二日夜。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四言一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養爲北臣。妾輩之死。守於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書。明日。奏聞。上命斬其首。縣金后寓所。夫此四人之貞烈。視前日之託隱愛於辭章者。相去蓋萬萬矣。是年。丞相偏師徇台。台之臨海民婦王氏者。美姿容。被掠至師中。千夫長殺其男。站與夫。而欲私之。婦奮死不可。自念且被汚。因陽曰。能俾我爲舅姑與夫服朞月。乃可事主君。千夫見其不難於死。從所請。仍使俘婦雜守之。師還。挈行至嶠。過上淸風嶺。婦仰天竊嘆曰。吾知所以死矣。卽嚙拇指出血。寫口占詩於崖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此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淸淚揮鞭頻。滴一片愁眉鎖未開。迴首故山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

寫畢。卽投崖下以死。死之日。距今且將八九十年。石上血漬起。如始寫時。不爲風雨所剝蝕。予昔過其下。尙能讀所寫詩。嗟乎徐君婦、樹石嗣。刻碑於死所。浙東元帥白野泰不華公[字伯善。號野處。元文第。]守越日。爲立廟。像鄉之人私表曰貞婦。著作李五峯先生[孝光]爲記。郡上其事于朝。請封如民所表。先是岳州破時。韓氏爲游卒所掠。以獻諸主將。韓知必不免。乘間赴水死。越三日。有得其屍。於纏裙中。題五言長句曰。宋未有天下。堅正臣禮乘。開國百戰功。存陣惟雄磐。及侍周幼主。臣心常炯炯。帝旦卿北伐。山戎今有警。死狗莫驟尾。此行當繫頸。卽日降陛下。盡敵心欲逞。陳橋忽兵變。不得守箕穎。禪讓法堯舜。民物普安靜。有國三百年。仁義道施聘。未改祖宗法。天胡肆大胄。細思天地理。中有幸不幸。天果授中原。大似裂冠衽。君誠不獨活。臣實無魏丙。失人焉得人。垂戒胥耿耿。江南無謝安。塞北有王猛。所以戎馬來。飛渡以陵境。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葦艦。本期固封疆。誰謂如世儲。烈火燎昆岡。不辨金玉礪。妾本良家子。性僻守孤梗。嫁與尙書兒。衙署紫闥省。直以才德合。不藥宿瘤癭。初結合歡帶。誓比日月永。鴛鴦會雙飛。比目頗常並。豈期金石堅。化作桑榆景。旋頭裁正然。蚩尤氣先屏。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郢。一方遭劫虜。六族死俄頃。退鶴落迅風。孤鸞弔空影。鑾聲折白玉。瓶沉斷青綆。一死容冥府。愛心長炳炳。意堅志不移。改邑不改井。我本瑚璉器。安肯作瓢瓮。折臂如吞鯁。不作爝火然。願爲死灰冷。貪生念麴蘖。乞憐羞虎穽。借此淸江水。非我全首領。皇天如有知。定作血面請。願魂化精衛。塡海使成嶺。此時士大夫多稱道之。韓名希孟。年十有八。魏公五世孫襄陽賈尙書之子瑛之婦。死且三十年。而其英爽不昧。復能託夢趙魏公。爲書其時。則節婦之名。因公之翰墨而愈不朽矣。又岳州徐君寶妻某氏。亦言其詳。某氏余偶忘其姓。嗟。使宋之公卿將相貞守一節若此婦者。則豈有賈降覆國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爲萬世之罪人也。

岳鄂王

岳武穆王飛墓。在杭棲霞嶺下。王之子雲祔焉。自國初以來。增漸傾圮。江州岳氏諱士迪者。於王爲六世孫。與宜興州岳氏通譜。合力以起廢。廟與寺復完美。久之。王之諸孫有爲僧者。居墳之西。爲其廢壞。廟與寺廢有子道。天台僧可觀以訴于官。時何君願貞爲湖州推官。河君敬仲[九思]以書白其事。田之沒於人者復歸。然廟與寺無寸椽片瓦。會李君全初爲杭總管府經歷。慨然以興廢爲己任。而鄭君明德[元祐]爲作疏語曰。西湖北山復忠演福禪寺。竊見故宋贈太師武穆岳鄂王。忠孝絕人。功名蓋世。方略如霍

驟姚。不逢漢武。徒結志於亡家。意氣如祖豫州。乃遇晉元。空留言於雞楫。賜蒔田棲霞嶺下。建祀祠秋水觀西。落日鼓鐘。長爲幽冤於草木。空山香火。猶將薦爽於淵泉。豈期破蕩子孫。盡壞久長規制。典祊田。毀佛宇。春秋無所烝嘗。塞墓道。毀神巷。風雨遂頹廟貌。休留夜哨拱木。鄭駒春閉斷垣。淚落路人。非關世教。蓋忠臣烈士。每詔條有致祭之文。豈狂子野僧。擅國典出墓繇之疎。豈明有司告之畫省。義聖天子錫之圭璋。褒忠義在天之靈。激生死爲臣之勸。周武封比干墓。事著遺經。唐宗建白起祠。恩覃異代。況成。鄰人王夢父一力興建。於是寺與廟又復完美。且杭州申明浙省轉咨中書。以求褒贈。適趙公子期在禮部。倡議奏聞。降命勅封。並如宋。止加保義二字。自我元統一函夏以來。名人佳士。多有詩弔之。不下數十百篇。其最膾炙人口者。如葉靖逸先生（紹蘭）云。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塊悃亦堪憐。如公少緩須臾死。此勝安能八十年。漢漢難廉空倀月。堂堂遺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鴟夷理釣船。趙魏公（孟頫）云。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旗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高則誠先生（明）云。莫向中州咲黍離。英雄生死係安危。內廷不下班師詔。絕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潘子素先生（純）云。海門寒日澹無輝。偃月堂深畫漏遲。萬竅雄鳴江上老。兩宮環珮夢中歸。內園羯鼓催花發。小殿珠簾看雪飛。不道帳前胡旋舞。有人行酒著青衣。林清源先生（象生）云。誰收將骨葬西湖。已卜他年必沼吳。孤冢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烏。廟堂短計慚殘婦。宇宙惟公是丈夫。往事重觀如敗局。一龕燈火照浮屠。讀此數詩而不墮淚者幾希。然賊檜欺君賣國。雖擢髮不足以數其罪。謝四海之波不足以滌其惡。而武穆之精忠。鬱然與天地相終始。死猶生也。彼思陵者。信任姦邪。覺無父兄之念。亦獨何心哉。故余亦有詩云。精忠祠宇西湖上。再拜荒墳感昔遊。斷碣草深叢樹黑。空山月落叫鉤輈。天移宋祚難恢復。帝幸燕雲困虜囚。逆檜陰圖傾大業。思陵無憑問神州。偷安甫遂邦家志。飲痛甘忘父母讐。倘使北和憑屈膝。策文南駐忍含羞。兩宮五國嗚征艧。丹詔班師下節樓。萬里長城眞自壞。中興武績遂云休。烏乎。覺死姦邪手。顛沛誰爲社稷憂。黯黯黯。唯餘滿地萇弘血。不見中流祖逖舟。氣壑已盛金匱匣。冕旒終換鐵兜鍪。姓名竹帛書千載。父子英雄土一丘。老樹尚知朝禹冗。遺黎總解說王猷。復田起廢憐僧寺。移檄褒嘉賴省侯。聖世即今崇祀典。佇看罷渥到松楸。精忠、宋所賜廟額。此時在未曾加封前作。故云。時至正己丑也。

木乃伊

回回田地有年七十八歲老人。自廟捨身濟衆者。絕不飲食。惟澡身噀蜜。經月。便溺皆蜜。既死。國人殮以石棺。仍滿用蜜浸。鐫志歲月于棺蓋。瘞之。俟百年後。啓封。則蜜劑也。凡人捐折肢體。食少許。立愈。雖彼中亦不多得。俗曰蜜人。番言木乃伊。

輟耕錄卷第四

發宋陵寢

吳興王鶚菴先生（國器）示余所藏唐義士傳。讀之。不覺令人泣下。謹錄之。傳曰。辛亥秋。友人端夔倪君。過余溪上。示游杭雜藁中有識唐玉潛事一篇。余讀大驚。頓足起立曰。異哉。今世乃有此人。有此事。願詳告我。夔乃言曰。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蔡濟瀟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真珈。佑恩橫肆。數發人。窮驅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朝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擲珠襦玉柙。焚其骸。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貨。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痛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爲焉。唐慘然具以告。顧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眈眈餓虎。事露奈何。唐曰。余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木爲匱。複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道之。藏地以藏。爲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償餘酬。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襄陵骨。雜泥牛馬枯骸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上達四聽。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捽首禍者北焉。山陰人始有藉藉傳唐氏者。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聲生載長。若霄漢。江掀八月之濤。名鑠高。因固自若。明年己卯。後上元兩日。唐

出觀燈歸，忽坐癱，息奄奄若將絕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與我往。觀閻羅義宮宇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黃衣貴人逡巡降階曰：請君掩骸，其有以報。唐乃陞謁。王前，王謂曰：汝受命窶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當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非謝降出，遂覺。罔不知其何也。踰時，越有治中袁俊齋至，始下車，爲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留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與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悄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諏爰度，不數月，二事俱愜，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自袁出。人間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雨高之曰：二公眞義士，義士爾後獲三丈夫子，鼎立頎頎。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咄怪事乃如此。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鑾問饑形，南面欲起語，野鷹尚屯東，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驅鴻，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蛻龍掛茅宇，老天靈區區，千載雖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劈歷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轅舉忘犬馬情，親拾遺璉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坏自築珠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莫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珠亡玉碎又成埃，班竹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余客錢唐久，熟悉其事。唐至今無恙。靈卿既具聞始末，謂端夔曰：江左運窮，天水源潛，宋之亡，非有商辛流毒，爲白龍黃鉞之招也。直以千載河清，六合執一，大火運移，衣冠道盡，臥榻側雖容他人鼾睡耳。聖朝兼包覆載，恩完獨被，照育亡國遺孤，坦無慚猜，何物異端，無忌憚敢爾。至今言之，可爲痛哭已。抑吾不能無慨，異時會稽近畿，世家林丘，雖蓬蒿淺陵岸變遷，豈無一二慷慨僅存者，卓哉斯舉，乃出閭里一寒士，何歟，豈所發非所用，而民彝物則獨具於數卑位下者之資歟。余又怪世之言命者，窮通禍福，固不在厥初生，一成而不可變，今忠義所感，定命靡常，六極轉移，易若反掌，乃知元命自作，多福自求，橋樓山人，雖天有所不能制，聖言豈欺我哉。一分行通神明，捷於影響，況力又有大者，其積彌厚，其澤當彌長，又可以槩量乎哉。吾謂趙氏，昔者家已破，程嬰公孫杵臼強有其眞孤，今者國已亡，唐君玉潛匿藏其眞骨，兩雄力當，無能優劣，以其繫人倫，關世教，有足多尚，攄雅以紀，待編野史者采焉。此雲溪羅先生有開所撰也。先生德與人，董石林（[illegible]）題其後曰：釋候熏天，羣邪殘忍，不肯鞭屍刖骸之慘，執張威福，執權其鋒，儒流唐逸士，念世籍陽和，生育雨露，涵濡之恩，忠憤激發，激宝捐貲，仗義集儔，潛遺骼於暴露之後，拔游魂於獄閡之中，身首免異處，支體脫烈炎，視漆身隕鼎者，蓋在下風，精誠動天，奇節震世，錫佳麗偶，送麒麟兒，陽施陰報，捷若影響，善者勸矣，薄厚猶（[illegible]）復廷曰：昔疑武王伐商，劍鉞斬紂，竊意王者之師，未必爾也，討死矣，既擊之，又斷其首，注太白，不已甚乎，當時舉天下無非之者，而西山餓夫獨非之，昌黎頌之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古，而不顧者也。會稽諸陵，非有商辛之虐，不幸而遭

突崇，當時什無一人勳孟陽之哀者，嗚呼痛哉。唐生一寒士耳，其執位非如孤竹君之子，徒以故國遺黎，不忍視其上之人之禍之慘，憤激於中，毀家取義，爲人所不敢爲，於不可爲之時，深謀秘畫，全而歸之，智名勇功，足以驚世絕俗，視伯夷固未易同日語，而一念之烈，行之而不顧，豈非韓子所謂千百年乃一人者與。余讀羅君所爲傳，爲之掩卷泣下，嗚呼，尚忍言哉。天地惟一感應之理，有感必應，其得報周，其理耳。不然，天者有時而難必，神者有時而難明，奪者怠矣，厥後越有新治中來，聞其事，義其人，下車，竹物色得之，亟拜，而爲禮，羅而致之館下，又從而振德之。唐固義士，治中亦偉人，皆出乘雅好德之眞，微唐君不能成治中之義，微治中不能葬唐君之忠，是大有功於人倫世教者也。此傳之所以不可不作也。嘉慶二年夏五月，題及見遂昌鄭明德先生（元祐）所寄林義士事蹟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薛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籮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願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一十首，其一絕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莫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又曰：蓋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蕣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此五詩與前所錄語句微不同，詩中有雙匣字，則是收兩陵骨之意，得非林義士詩，羅登溪以傳者之誤而寫入傳中者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土上而作冬青詩，吾意會稽去杭止隔一水，或者可以致之，若夫東嘉相望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又豈能不枯瘁，作如此想，則又疑是唐義士詩，且葬骨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邪，抑得唐所易之骨耶，蓋各行其所志，不相知會，理固有之。載考之齊人周草窗先生密癸辛雜識所記云：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八月，楊髡發陵之事，起於天長寺福僧聞號西山者，成於演福寺刻僧澤號雲夢者，初，天長乃魏憲靖王墳寺，聞欲媚楊髡，遂獻其寺，旋又發魏王冢，多得金玉，以此起發陵之想，澤一力贊成之，俾蕃寧寺僧宗愷、宗允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爲名告制，出給文牒，將骨河西僧及囚爲如沈照磨之徒，部令人夫發掘，時有中官陵使羅銑者，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爲澤痛箠，脇之以刃，令人逐去，大哭而出，遂先啓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極多，惟理宗之陵所獲尤多，啓棺之初，有白氣亙天，蓋寶氣也，理宗之屍如生，其下皆藉以錦，錦之下承以竹絲細簟，一小廝擢取，擲地有聲，乃金絲所成，或對云，含珠有夜明者，乃倒縣其屍，樹間，遂取水銀，如此三日，費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王髑髏，可以厭勝致富，故盜去耳。舉竟，羅陵使買棺裹衣收斂，大慟乖絕，隣里爲之感泣。是夕，聞西山皆有哭聲，凡數夜不絕。至十一月，復發徽欽高

孝光五帝陵，孟韋吳謝四后陵。初，欽徽非五國城，數遣使祈請於金人，欲歸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在。高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總服，寓于龍德別宮。一時朝野以爲大事，諸公論功受賞，費於官帑者不貲。先是，遣人楊偉貽書執政，乞奏聞，命大臣取神櫬之最下者，斲而視之，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壙，即承之以櫬，仍納衮冕翬衣於櫬中，不改斂，從之。至此，被發掘，欽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檠一枚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眞僞不可知，不欲逆詐，亦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還也。高宗陵骨髮盡化，略無寸餘，止錫器數件，端硯一隻，硯爲澤所得。孝陵亦蛻化無餘，止頂骨小片，內有玉罐瓶一副，古銅鬲一隻，亦爲澤所得。昔聞有道之士，能蛻骨而仙，未聞并骨蛻者，眞天人也。若光事與諸后，優然如生，羅陵使亦如前棺斂，後悉從火化，可謂忠且義矣。當與張承業同傳。陵中金寶以萬計，皆爲屍氣所蝕，如銅鐵狀，以故諸兇棄而不收，往往爲村民所得。聞有得猫睛異寶者，一村翁於孟后陵得一髻，其髻長六尺餘，其色紺碧，髻根有短金釵，遂取以歸，以其帝后遺物，度置佛堂中，奉事之。自此家道寖豐，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即死，翁恐甚，亟送龍洞中，而此翁今成富家矣。方移珊宗屍時，澤在傍，以足蹴其首，以示無懼，隨覺奇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苦足疾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亡。聞既得志，且富不義之財，復倚楊髡勢，豪奪鄉人產業，後爲鄉夫二十人伺道間殺而斷之，罪不加衆，各不過受杖而已，其憤與楊髡分贓不平，已受杖死，尚有允在，據此說，則聖溪所傳，歲月絕不同，蓋嘗論之，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己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猶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髡得以肆其惡與，妖髡就戮，事兒接踵，隨於非命，天之所以禍淫者亦嚴矣。但云高宗陵骨髮盡化，孝宗陵頂骨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者何骨也。林義士所收者又何骨也。惜余生晚，不及識宋季以來老儒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以待熟兩朝典故之人問焉。

相術

國初有李國用者，自北來杭，能望氣占休咎，能相人。其人崖岸倨傲，而時貴咸敬之。謝后諸孫宇退樂者，嘗早饌延致，至即據中位，省幕官皆坐下，坐不得其一言以及禍福。時趙文敏公孟頫之七司戶與謝爛，屈來司飯，文敏公風瘦滿面，李遙見，即起迎，謂坐客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瘦愈即而君公聚記取，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方襄陽未破時，世皇命其即邪中望氣，行臨三兩舍，還奏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台輔器，襄陽不破，江南不平，蓋此人於何地，還，李之術亦神矣。國用、登州人，嘗爲卒，遇神仙，教以觀日之法，能洞見肺腑，世稱神相。

前輩讓讓

延祐間，興聖宮成，中官李丞相那懷傳奉太后懿旨，命趙集賢孟頫書額，對曰，凡禁扁皆李等菴所書，公宜奏聞，既而命李趙偕至雪菴處，雪菴曰，子昂何不書，而以屬吾邪，李因具言之，雪菴遂不固辭，前輩推讓之風，豈後人所可企哉。

不苟取

胡汲仲先生長儒號石塘，特立獨行，剛介有守。趙松雪嘗爲羅司徒奉鈔百錠，爲先生潤筆，請作乃父東篁銘。先生怒曰，我豈爲宦官作墓銘邪，是日先生正絕糧，其子以情白，坐上賓客咸勸受之，先生卻愈堅，觀此，則一毫不苟取於人，從可知矣。故雖凍餒有所不顧也。先生送蔡如愚歸東陽詩有云，薄糜不繼襖不煖，謳吟猶是鍾球鳴，語之曰，此余畢密藏中休糧方也。

論詩

虞伯生先生集、楊仲弘先生載，同在京日，楊先生每言伯生不能作詩，虞先生載酒請問作詩之法，楊先生酒既酣，盡爲傾倒，虞先生遂超悟其理，繼有詩送袁伯長先生桷扈從上都，以所作詩介他人質諸楊先生，先生曰，此詩非虞伯生不能也，或曰，先生嘗謂伯生不能作詩，何以有此，曰，伯生嘗問高余竹授以作詩法，餘莫能及，又以詣趙魏公孟頫詩，中有山迎閣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鑣之句，公曰，美則美矣，若改山爲天，野爲星，則尤美，虞先生深服之，故國朝之詩，稱虞、趙、楊、范、揭焉，范即德機先生椿，揭即曼碩先生傒斯也。嘗有問於虞先生曰，仲弘詩如何，先生曰，仲弘詩如百戰健兒，德機詩如何，曰，德機詩如唐臨晉帖，曼碩詩如何，曰，曼碩詩如美女簪花，先生詩如何，笑曰，虞集乃漢廷老吏，蓋先生未免自負，公論以爲然。

賢妻致貴

程公鵬翀在宋季被虜，於與元版橋張萬戶家爲奴，張以虜到官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竊謂其夫曰，觀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爲去計，而甘心於此乎，夫疑其試己也，斬於張，張命箠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爲人奴耳，夫愈疑之，又斬于張，張命出之，遂粥於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補韈一易程一履，泣而曰，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八，以蔭補入官，迨國朝統一海宇，程爲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爲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攜向之韈履，往與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己女，將字婢，以所成布匹僧元粥糧物，乞身爲尼，吾妻施貲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菴中，所遣人即往尋，見以曝衣爲由，故遺韈履在地，尼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韈履示之，合頭拜曰，主母也，尼曰，韈履復全，吾之願畢矣，婦見程相公與夫人，爲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參政未嘗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與元路，路官爲具禮，委輸尉李克復防護其至與至陝西，重爲夫婦焉。

奇遇

揭曼碩先生未達時，多游湖湘間，一日，泊舟江浦，夜二鼓，擁衣露坐，仰視明月如晝，忽中流一櫂，漸近舟側，中有素妝女子，斂衽而起，容儀甚精雅，先生問曰，汝何人，答曰，妾商婦也，良人久不歸，聞君遠來，故相迎耳，因與談論，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與君有夙緣，非同人間之淫奔者，幸勿見卻，先生深異之，迨

嘻、戀戀不忍去、臨別、謂先生曰、君大富貴人也、亦宜自重、因留詩曰、盤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閒時來喫茶、黃土築墻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荊花、明日、舟泊風、上岸沽酒、問其地、即盤塘鎮、行數步、見一水仙祠、墻垣皆黃土、中庭紫荊芬然、及登殿、所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余往問先生之姪孫、立禮說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可知神女之言不虛矣、

賢烈

戴石屏先生復古宋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歸計、妻問其故、告以骨肉、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仍餞以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箋、忍寫斷腸句、遣愁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夫既別、遂赴水死、可謂賢烈也矣、

挽文丞相詩

宋丞相文公天祥其事載在史冊、雖使三尺之童、亦能言其忠義、翰林學士徐威卿先生世隆有詩挽之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日、忠如蜀將斫顏時、乾坤日月華夷見、嶺海風霜草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可謂善風刺者矣、虞伯生先生集亦有詩曰、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爲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須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灑淚時、讀此二詩而不泣下者幾希、

鵬雨

往往見稗古人之鵬雨者、非若方士然、至於印令旗劍符圖氣訣之類、一無所用、惟取淨水一盆、浸石子數枚而已、其大者若雞卵、小者不等、然後默持密呪、將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輒有雨、豈其靜定之功已成、特假此以惑人耳、抑果異物耶、石子名曰鮮苔、乃走獸腹中所產、獨牛馬者最妙、恐亦是牛黃狗寶之屬耳、

廣寒秋

虞邵菴先生集在翰苑時、宴散散學士家、歌兒郭氏順時秀者、唱今樂府、其折桂令起句云、博山銅細鼎香風、一句而兩韻、名曰短柱、極不易作、先生愛其新奇、席上偶賦蜀漢事、因命紅筆、亦賦一曲曰、驚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莫桑榆、深渡南瀘、長驅西蜀、力拒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乘除、問汝何如、早賦歸歟、蓋兩字一韻、比之一句兩韻者爲尤難、先生之學問該博、雖一時娛戲、亦過人遠矣、折桂令一名廣寒秋、一名蟾宮引、今中州之韻、入聲似平聲、又可作去聲、所以蜀楠等字皆與魚虞相近、

無恙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楚辭九辨曰、還及君之無恙、說苑、魏文侯語倉庚曰、聲無恙乎、又曰、子之君無恙乎、漢書、元帝詔貢禹曰、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上疏乞骸骨、聘禮亦曰、公問君、

賓對、公再拜、鄭注云、拜其無恙者、顯愷之與殷仲堪、行人安程、布帆無恙、陶曰本遣使、稱日出處皇帝致書日沒處皇帝無恙、神異經曰、北方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疾、名曰猰貐、恙也、寄人人室屋、黃帝殺之、人無憂疾、謂之無恙、爾雅曰、恙、憂也、應劭風俗通曰、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心、大患苦之、凡相問曰無恙、恙或以爲獸、或以爲蟲、或謂無憂、廣干祿書、兼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取憂及獸、廣韻、猰字下云、猰貐如獅子、食虎豹及人、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噬蟲、善食人心、是猰恙二義、神異經合而一之、則誤矣、

不亂附妾

維揚秦君昭妙年游京師、其執友鄧戒酒祖餞、既而異一殊色小婢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爲部主事某人所買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爾、秦勉強從命、逆遇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蟲蚋、可畏、內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置舍館主婦處、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耶、曰無有、主事意極不悅、隨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答簡附便驛報吾鄧公、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公付託之意矣、遂相與痛飲、盡歡而散、夫柳下惠夜宿郭門、有女子來同宿、恐其凍死、坐之于懷、至曉不爲亂、顏叔子獨居、夜大雨、有女子投之、令其執燭、至明不二志、故千古以爲美事、今秦之於此女子也、相從數千里、飲食起居無適而不同、又非證次顯沛者之比、可謂厚德君子矣、後秦之子孫咸至顯官、

輟耕錄卷第五

角端

金華黃先生溍書云、子將以舉子經學取科第、有一賦題曰角端、亦曾求其事實否乎、余曰、未也、因記史記司馬相如傳、獸則麒麟角觸之語、退而閱之、按注、郭璞曰、角觸、音端、似豬、角在鼻上、堪作弓、又云、似麒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張揖云、角端似牛角、可以爲弓、以此推之、豈亦麟之屬與、及考符瑞志、名臣事略、癸辛雜識等書、乃始得其詳、蓋太祖皇帝駐師西印度、忽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狀、能作人語、云、此非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慄、獨耶律文正王進曰、此名角端、乃旄星之精也、聖人在位、則斯獸奉書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帝、即回駕、載稽之前志、神禹氏治水功成、天降飛菟、曰行三萬里、而未嘗善言也、文后土跌蹄之獸、至善言、而未聞其獨角也、軒轅獲飛黃而獨角、漢武獲獸、并角而五蹄、又未嘗聞其能言善馳也、及聖祖誕膺天命、而角端出焉、夫一角者、所以明海宇之一、萬八千里之涉者、所以示無遠弗屆也、此又天將開天下於大一統之象也、至正庚寅、江浙鄉試、八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院中彷彿見一物、馳過甚疾、其狀若猛獸者、軍卒從而喧哄、因出角端爲賦題、

劈正斧

劈正斧、以蒼水玉礫造、高二尺有奇、廣半之、徧地文蕩槃然、或曰、自殷時流傳至今者、如天子登極、正旦、天壽節、御大明殿會朝時、則一人執之、立於陛下酒海之前、蓋所以正人不正之意、

與隆笙

與隆笙、在大明殿下、其制、植衆管于柔韋、以象大匏土鼓、二韋囊、按其管、則簧鳴、簫首爲二孔、笙鳴機動、則應而舞、凡燕會之日、此笙一鳴、衆樂皆作、笙止、樂亦止、

尚食麪磨

尚食局進御麥麪、其磨在樓上、於樓下設機軸以旋之、驅奇之蹂踐、人役之往來、皆不能及、且無塵土臭穢所侵、乃巧工瞿氏造焉、

僧有口才

大德間、僧膽巴者、一時朝貴咸敬之、德壽太子病瘧、不得翠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止有一子、事不能延其壽邪、荅曰、佛法譬猶燈龍、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矣、此語即吾儒死生有命之意、異端中得此、亦可謂有口才者矣、

鄧中齋

鄧光薦先生（剡）號中齋、廬陵人、宋亡、以雜行、著其所賦鵑鵠詩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鵑啼歇、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矣、又有贊文丞相像曰、目煌煌兮、蹄盈盈、鯨鯢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汪水雲

汪元量先生（大有）號水雲、天兵平杭日、詩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宮人墮淚北人哭、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殿脚、三宮灑淚鈴鸞、童兒腰道鳥徐福、痛鬼須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娟娟應是嫁呼韓、此語尤悲壓、先生詩有水雲集、

厚德

徐文獻公（奭）字子方、至元間、爲陝西省郎中、有屬路中解到省、謁淪聖字、衆吏指爲不敬、議欲問罪、公改其牘云、照得來解內、第一行脫去第三字、今將元文隨此發下、可重別申來、時皆稱爲厚德長者、

毀前朝玉璽

後至元間、太師伯顏出太府監所藏歷代玉璽、磨去篆文、改造押字圖讖及鷹鷂等物、以分散其黨與、蓋先以奏請故也、獨唐武氏一璽、玉色瑩白、製作如官印、璞僅半寸許、因不可它用、遂付藝文監收之、覓獲永存、豈武氏之智能料之乎、

披乘歌詠

天子郊祀與祭太廟日、百官陪位者皆法服、凡披乘、須依歌詠次節、則免顛倒之失、歌曰、橐履中單黃帶先、韠袍蔽膝綬紳連、方心曲領藍腰帶、玉珮丁當冠笏全、

三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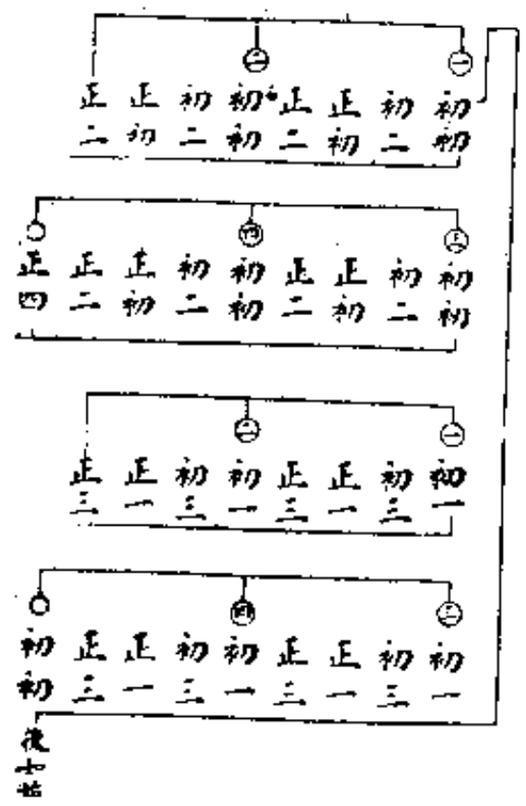
李木齋觧子衆公在翰林時、進講能、上問曰、三教何者爲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然、則儒賤邪、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豈可一日闕哉、上大說、

授時曆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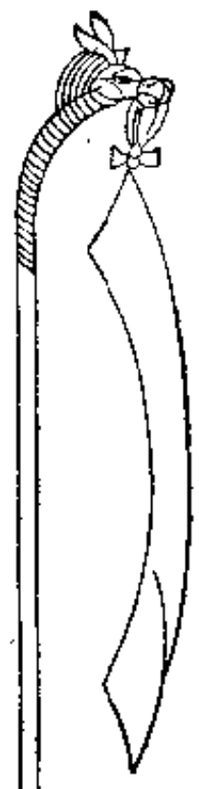
授時曆要法歌曰、授時曆法君要知、但以九年奪曆推、（古云、但看九年奪曆日、便是今年正月一、）月大月小起初一、看其初一天地支、（天不自干者、爲辨何所指、然舉支以見干也、當推年九月初一是何干支、便以此干支依後法數去、）大月天干五支九、（且如大月天干五地支九、假令初一日甲子、甲至戊五數也、子至申九數也、即以戊申爲今月朔、）小月天四地八親、（且如小月天干四地支八、假令初一日丙寅、丙至己四數也、寅至酉八數也、即以己酉爲今月朔、）月大三十日無差、（如初一日己酉、數至次月朔、見已卯、即月大也、）月小分明只廿九、（如月朔數至次月朔、即月小也、）節氣只憑九年曆、（假若遇甲午年曆、則不丙戌年節氣、）二十四氣真端的、（要知今年節氣、則看前九年中是何節氣、）天干三數地支七、（如遇子時交節氣、即用亥見已、亥也、）熟記心中須歷歷、定時二十四年取、（逢時遇八君無處、若時亦變也、中間如之、）若依此法筒中推、方省陰陽玄奧處、（閏月本來中氣無、（古云、閏月中無中氣、）何勞物外更它圖、世人諳得神仙術、不是愚人是丈夫、又歌曰、九年二月半、便是正月一、（前九年二月十五日辰、即今年正月初一日辰、該九十七箇半月、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轉四十八周、）只九年中取、大小無差失、又歌曰、若要求立春、相衝對食神、（假如前九年甲子月立春、甲食丙子、衝午、即今年丙午日立春也、二十四氣准此、）閏月無中氣、說與惺惺人、又一法云、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矣、正如至後一百六日爲寒食之類、豈特此爲然、凡推算皆有約法、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且如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小盡、則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十二日是、則復起一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是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又求節氣歌曰、戴勢五時二刻求、清明十時四刻流、立夏一日三時六、芒種一日九時周、小暑二日二時二、立秋二日七時四、白露三日零六刻、寒露三日六時至、立冬三日十一二、大雪四日四時四、小寒四日九時六、五日三時交新歲、節過子時加一日、此爲捷法、君須記、又一年約法云、一周年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一月節三十日零五時二刻半、月一氣十五日零二時五刻、又食神定法云、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己、戊食庚、己食辛、庚食壬、辛食癸、壬食甲、癸食乙、其捷要、但取我生之干、陽配陽、陰配陰、是也、又時刻約法歌云、二十四氣漸差除、循環時刻四同途、置逢正四換初一、正三依舊復初初、又乘除法推算二十四氣時刻云、其法不論何處何月、但以日爲百數、時爲十數、刻爲零數、初一至初十、於百上下數、如過初十、於千上下數、假如正月十一日亥正一刻立春、欲求中氣、則先下一千一百數、十一日故也、再下十二數、亥時故也、如子一正二之類、復加一千五百二十五數、共得一七三三、則二十七日寅初二刻雨水也、何以知爲初二刻、蓋零一數初初刻、二數初一刻、三數初二刻、四數初三刻、五數正初刻、六數

正一刻。七數正二刻。八數正三刻。此立成法也。今零三數。是乃初二刻矣。欲求二月節。則於前數上加一五二五。即前一千五百二十五也。此項數。節氣中振恃以之加用。爲前正月小數。除去二十九日。如遇大月。除去三十日。剩下一三五八。則十三日辰時正三刻整數也。餘倣此。十二時爲一日。如遇十三時以上。則減十二時爲一日。如遇九刻以上。則減八刻爲一時也。

時刻約法之圖



功布



喪大記云。士葬用國車。國音虢。示專反。或作國。又誤作國。二綍。無碑。比出宮用功布。注云。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舊圖云。功布。蓋以大功之布長三尺以御柩。居前。爲行者之節度。又儀禮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則旌旗無旗者。周禮之大麾。既夕禮云。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賈釋云。謂以葬時乘人。故有柩車前執引者。及在柩車傍執披者。皆御治之。又注云。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執引者執披者知之也。道有低。謂下阪時也。道有仰。謂上阪時也。傾虧。謂道之兩邊在柩車左右轍有高下也。若道有低。則抑下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下阪也。若道有仰。則揚舉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上阪也。若柩車左邊右邊或高下傾虧。亦左右布。使知道有傾虧也。假令車之東轍下。則抑下其布向東。使西邊執披者持之。所以然者。使車不傾虧也。大夫御柩以茅。諸侯以羽葆。天子以纛。指引前後左右。皆如功布之施爲也。又既夕禮。將葬

將殯也。商祝免袒。執功布入。自西階。注云。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爲有所拂。賈釋云。拂枋。猶言拂拭也。故下經云。商祝拂柩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此始告神而用功布拂拭。謂拂拭去因邪之氣也。出禮學義三禮圖。

人中

錢唐陳鑑如。以寫神見推一時。許持趙文敏公真像來呈。公援筆改其所未然者。因謂曰。脣之上何以謂之人中。若曰人身之中半。則當在臍腹間。蓋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竅二便皆單竅。三畫陰。三畫陽。成泰卦也。

發燭

杭人削松木爲小片。其薄如紙。銘硫黃塗木片頂分許。名曰發燭。又曰焠兒。蓋以發火及代燈燭用也。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貨者以發燭爲業。豈即杭人之所製與。宋翰林學士陶穀清異錄云。夜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有知者。批杉條。染硫黃。置之待用。一與火遇。得燄穗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貨者。易名火寸。按此。則焠寸聲相近。字之譌也。然引光奴之名爲新。

嫁故人女

沈仲說有姑蘇人。年四十。未有子。其妻鄒氏候其它適。爲置一年少貌美之妾。及歸。命出拜。將以奉枕席。仲說詢其鄉貫。則父來歷。始不肯言。詢之再泣而曰。妾范復初女也。父喪家貧。老母。見鬻於此。仲說惻然淚下。因囑妻曰。此女父與中名士。乃吾故人。豈可以爲妾。當如己子視之。即尋其母。使擇壻。仲說備奩具嫁之。邦人稱之。至今不衰。夫嫁人之女爲妾爲妓爲娼者。古有其人矣。今則未聞也。仲說誠賢矣哉。

平反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鎮。字仲實。通州灤縣人。至元七年庚午。公爲戶部尚書。歲旱蝗。世祖特命公錄山西河東因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己。經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爲不免。公獨其冤。召鞫魏妻。榜掠一加。服不移晷。蓋妬其女君。誣獨陷以是罪。可必殺之也。即痛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罪死。觀者神之。或者賞泣下。

拗釘

姚忠肅公至元二十年癸未。爲遼東按察使。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屍無傷。憂懣不食。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頂顱有釘。塗其迹耳。驗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詰詢之。欽因紿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並正其辜。欽悸卒。時比公爲宋包孝肅公拯云。

碑志書法

書閑諸翰林大老云。古碑刻中。單書國號曰漢曰宋者。蓋其建國號詔曰漢曰宋也。我朝大元二字在詔

旨。不可單用。又凡官官銜俱當從實。如康訪使、觀管之類。若曰監司、大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又篆蓋二字止可施諸碑石。若於碑。須曰篆額爲是。

雕刻精絕

詹成者。宋高宗朝匠人。雕刻精妙無比。嘗見所造烏龍。四面花版。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鳥纖悉俱備。非細若縷。而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年。無復此一人矣。

題跋

劉須溪先生（會孟）題蘇李泣別圖云。非已矣。泣何爲。蘇武節。李陵詩。嘻。馮海粟先生（子振）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陳伯敷先生（曾）題楊妃上馬嬌圖云。此索清平調詞。赴沉香亭時邪。抑聞漁陽鼙鼓聲。趍馬嵬坡時邪。上馬固相似。情狀大不同。觀者當審諸。余觀三先生之跋語。痛快嚴峻。抑揚感傷。使後世之爲人君而荒於色。爲人臣而失其節者。見之寧不知懼乎。

陸友道

張黎父先生（千載）。廬陵人。而宋丞相文公友也。公貴顯時。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內屬。公自廣遠。過吉州城下。先生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至燕。寓于公。因所側近。日以美饌餽。凡三載。始終如一。且清製一櫝。公受刑日。即以殿其首。復訪求公之室歐陽氏於俘虜中。俾出焚其屍。先生收拾骸骨。襲以重蓋。與先所函櫝南歸。付公家葬之。後公之子忽夢公怒云。繩縛髮斷。明日起視。果有繩束髮。其英爽尚如此。劉須溪紀其事。贊予公畫像上曰。閒居忽忽。萬古咄咄。天風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亦念東篤。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頹泚。昔忌其生。今妬其死。鄧中齋題曰。目烱烱兮。疎星曉寒。氣鬱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雙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曾謂斯人。不在世間。

朱張

宋季年。羣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張瑄、最爲雄長。陰部曲曹伍之。當時海濱沙民富家以爲苦。崇明鎮特甚。清嘗傭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迹不可得。稍息。則復來。亡虛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徑。且不逢淺角。識之。（杭人明越楊楚與商業解密遠解俱岸大海周舟航行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角則不可度越云）延譏。與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清瑄即日來。以吏部侍郎左遷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爲防海民義。隸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既內附。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京師。運河隘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爲堰瀦水。又絕江淮。遡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遞河未鑿。東阿在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糜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至元十九年也）上方注意漕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石。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姪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偏天下。廩歲倉庾相望。巨艘大舶。飄交番夷中。輿騎塞隘門巷。左右僕從皆佩於菟金符。爲萬戶千戶。累資積貲。氣意自得。二人者既滿盈。父子同時夷戮殆盡。沒貲產縣官。黨與家破禁錮。大德

六年冬也。（見胡石璜先生所撰何長者傳。）

交誼

陳子方、閔仲達、同舍生也。皆待次杭府史。陳月日在前。閔以計力反先之。陳殊無怒意。因赴都。以薦舉入仕。歷官浙西廉訪司僉事。閔方陞得吏。時陳來。嘆曰。復何面目見之。遂稱疾不出。陳下車。即問左右曰。閔仲達何在。衆以疾對。陳曰。必爲我故。非疾也。亟遣其家。閔皇恐出迎。陳曰。吾與君氣誼契厚。君昔先我而食祿者。命也。使非此。吾又能致是耶。今幸同一公署。惟有以救正之。幸甚。寧舍我與。閔感激從事。相好如初。

假宅以死

吾鄉周待制先生（仁榮）字本心。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與疾至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先生讓正寢居之。妻子咸不然。先生弗顧。未幾。楊死。箱財廿八。莫有主者。楊之弟詣先生求分財。先生曰。若兄寄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自己出。移不利其一毫。對衆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與之。

清風堂屍迹

顧州鄭丞相府清風堂石階上有臥屍迹。天陰雨時。迹尤顯。蓋其當宋季。以暮年登科。未幾。拜相。至今閭巷表之曰。耆德魁輔之坊。鄭顯時。侵漁百姓。至奪其屋。廬以廣居宅。有被逼抑者。遂自殺於此。今所居爲官執囊奪。子孫不絕如綫。因記宋臨川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建炎四年五月。楊勍叛卒由建安寇延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婦人。遇者。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汚。遂遇害。橫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之。而其屍枕籍處。痕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即濕。宛如人影。往來者莫不嘆異。鄉人或削去之。隨即復見。覆以它土。而其迹愈明。今三十年矣。與顏昌軍員范汪事略同。但范現迹衙磚。而此現於土上耳。范死以忠。婦死以節。小常村去劍浦縣治二十里。以漫錄言之。則二人之死。足以感動萬世。宜其英烈之氣不泯如此。若清風堂者。不過冤抑之志不得伸。以決絕於一時耳。亦何爲而然哉。豈幽憤所積結致是邪。此理殆不可曉。

坐右銘

翰林學士盧疎齋先生（摯）字處道。涿郡人。坐右銘大書一天字。其下細注六字云。有記性。不急性。可謂知授天者矣。

掘墳賊

杭瑪瑙寺僧溫日觀、能書。所書蒲萄。須梗枝葉、皆草書法也。性嗜酒。然楊禮統飲以酒。則不一沾脣。見輒罵曰。掘墳賊。掘墳賊云。

廉介

李仲謙（思）。滕州鄒縣人。前至元間。由嘉興路吏貫補浙西按察司書吏。廉介有爲。上侍父母。下撫兩弟。每退食自公。則閉戶讀書。稽今考古。而教訓之。俸薄。奉養不給。婦躬紡績。以資薪水之費。仲謙止有一布

衫、或須浣濯補綴、必俟休暇日、至是、若賓客見訪、則俾小子致謝曰、家君治衣、弗可出、雷彥正、號苦齋者、淸正愼許可人也、時爲使、偶戲謂曰、外郎寄布衲到、敢裹君珍珠、仲謙略不荅、徐至本案書寫辭退呈狀、懸几上而歸、使知深悔失言、親謁謝過、請其出、終不允、使去、他使來、復往請、始復役、後仕至憲官、

甲午飾氣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節、正月一日壬子、立春、二日癸未、驚蟄、三月三日癸丑、淸明、四月四日甲申、立夏、五月五日甲寅、芒神、六月六日乙酉、小暑、七月七日己卯、立秋、八月八日乙酉、白露、九月九日丙辰、寒露、十月十日丙戌、立冬、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十二月十二日丁亥、大寒、

先張謙讓

武林錢思復先生惟善嘗言、年十六七時、以詩見息齋李公於州橋寓居、旣拜公、公荅拜、命坐、辭之再、公曰、仲尼之席、盍子隅坐、因不敢辭、徐永之先生爲江浙提舉日、客往訪之者、無問親疏貴賤、必送之門外、凡客請納步、則曰、不可、婦人送迎不踰閾、右二事、可見前輩諸老、謙恭退抑、汲引後進、待人接物者如此、

雙竹杖

白廷玉先生奐、號湛淵、餞唐人、家多竹、忽一竿上岐爲二、人皆異之、賦雙竹杖詩、米巖先生歿、先生有二子、或以爲先兆云、

輟耕錄卷第六

隨亭集刻

隨亭一百一十七刻、裝褫作十册、乃宋理宗內府所藏、每版有內府圖書鈐縫玉池上、後歸賈平章、至國朝有江南、八十餘年之間、凡又易數主矣、往在餞唐謝氏處見之、後陸國瑞携至松江、因得再三披閱、併錄其目、眞傳世之寶也、

甲集一十二刻郡州

修城木（巢仲山殿）　定武閣行（若合一處行閣）　定武肥
定武瘦　定武板刻（蓋丁明駙）　定武缸石
定武斷石　定武古刻　兩京斷石
永興　古懿郡齋　宣城
乙集一十三刻
蒔梅花　三衢板刻　臨川麻石
安吉古蒼晨草　臨江張氏　靜江府

復州　鼎州（後有武陵二字）　古潭
新梅花　宣城南陵
丙集一十刻
蘇州府治　福州府治　福州鼎本
道州　金陵三米（米芾、米尹、米仁、米尹知）　隆州
永嘉　古雪斷石
郴州　閣亭重言
丁集一十刻
紹興府治二　紹興倉司　紹興府學
紹興古刻　餘姚縣治　曲水詩樓
曲水詩前　曲水詩閣亭
婺州府治（諸遂良墓）　唐貞觀
內殿
戊集十一刻（內府）
高宗臨定武（米友仁跋）　柳誠懸（大字）字　秦少游小字
太淸閣皇　晉唐刻　建康見識之
內司四　京師玉堂　廬陵胡氏
己集九刻（錄集）
玉枕　花石　劉無言臨
唐人硬黃臨　唐人雙鈎　周平所藏
孫過庭草　京師鵝黃紙木印　新安汪氏
彭城小字
庚集一十一刻（故家）
蘇君謨臨　薛紹彭
安定家藏　辛道宗
紹興湯氏　南昌京氏
蜀劉涇　唐摹刻
辛集一十四刻
吳說草書　吳瑣
龍潭潘氏　方朔習寫
臨江張氏　天台丁氏

江西故家　廬山甲秀堂　九江陶氏

循王家藏晉齊觀別業金沙玉環山，遇快風沿泉瓶號，壬午閏六月九日，大江漲川亭樓，賓客

番易洪氏　紹興曾氏

壬集一十四刻

金陵牛氏　廬山吳氏　紹興李忠愍所刻

紹興石氏二　毘陵尤遂初　東陽郭氏

新唐李氏　江陰丘氏二

昌谷曹氏三

癸集一十四刻

趙魯齋　呂氏家藏　建鄴朱氏

大梁曾朴　陸子輿　韓松

陸戒之　胡氏將　玉林二

趙菊坡　不題名二　錢唐李和

禊帖考

姜白石先生禊帖偏傍考云。○永字，無畫，發筆處微折轉。○和字，口下橫筆稍出。○年字，懸筆上湊頂。○在字，左反剔。○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畫之右。○事字，脚斜拂，不挑。○流字，內公字處就回筆，不是點。○殊字，挑脚帶橫。○是字，下疋凡三轉，不斷。○趣字，波略反捲向上。○欣字，欠右一筆作草，草發筆之狀，不是捺。○抱字，已開口。○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興感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點。○未嘗不不字，下反挑脚處有一闕。○右法如此甚多，略舉其大槩，持此法，亦可以觀天下之蘭亭矣。五字損本者，湍流帶右天五字有損也。

喪師衰絰

顧德玉，字潤之，擕李人，自幼從寧國路儒學教授俞觀光先生學，先生無子，嘗與人曰：吾昔寢疾于杭，潤之侍湯藥，情至切，若父子，嘗爲之感勸，弗忍受金，今我行且老，必託之以死。既而訪醫吳中，病且革，趣舟歸，潤之進次尹山，卒時，後至，元初元閏十二月戊子也。明日，乃至擕李，潤之奉其屍斂于家，衰絰就位，邦人士爲潤之來弔者，潤之拜之，越明年，葬于海隱，近顧氏之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曰：斂于家，禮與，曰：吾聞師哭諸疑，又云：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非家斂之，則將師尸委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有人心者弗爲也。曰：師無服，而爲衰絰，固近於掠美者矣。曰：疑衰、加麻之絰帶，禮也。故曰：二三子絰而出，至葬除之，心喪成容終三年，夫民生於三師，居其一，於父子也何異。今吾則加一等以行之，蓋出於人心天理之本然，若之何其惑也。聞者嘆伏，先生諱長孺，越之新昌人，吁，聖遠言湮，世道不古久矣，朝爲師生而莫若途人者，比比皆是，潤之乃獨能行人之所難行於不可行之時，蓋絕無而僅有者，眞仁矣哉，天下後世之爲人弟子而忘其師，聞潤之之言，寧不有動于中歟。

法帖譜系

法帖譜系云：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櫜弓矢，文治之餘，留意翰墨，乃出御府歷代所藏眞蹟，命侍書王著摹勒，刻板禁中，釐爲十卷，各於卷尾題奉聖旨模勒人名，此歷代法帖之祖。

淳化法帖
- 潯陽帖
- 鼎帖
- 大觀大清樓帖
  - 劉丞和私第本
  - 碑匠家本
  - 三山本本
- 廣曆長沙帖
  - 長沙新刻本
- 二王府帖
  - 蜀本
- 黔江帖
  - 長沙別本
- 臨江戲魚堂帖
  - 廬陵蕭氏本
- 紹興監帖
  - 利州本
- 淳熙修內司帖
- 北方印成本
- 烏鎮張氏本
- 福清李氏本
  - 東庫本
  - 新絳本
- 絳本舊帖
  - 亮字不全本
  - 北方別本
  - 武岡俯本
  - 武岡新本
  - 福清本
  - 烏鎮本
  - 彭州本
  - 賀州前十卷
  - 本本前十卷
  - 又本本前十卷

評帖

劉後村先生云：閣帖爲祖，二十絳帖次之，臨江又次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大觀尤妙，武岡佳者可亂絳，臨江佳者可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江左風味，希白工於摹字，拙於持行數墨，文理錯繆，然則雖工，其如雌黃何。其字比之淳化帖爲勝，東坡推潭帖勝閣帖，韓侂胄家開摹玉帖，字好，薛紹彭亦有家熟帖，好。

淳化祖石刻

大梁劉衍（昭度）昌云。大德己亥。婦翁張君錫、攜余同觀淳化祖石帖。卷尾各有題識。第一卷邊。高平范仲淹曾觀。年月日題。第五卷。東坡張文潛等題。又有姜白石小楷三四十字。第六卷。洛陽伊川老夫。不知爲何人。又太學博士陳士元云。此正祖石。又有蘇舜欽題。第七卷。陳簡齋奉旨觀於秋香亭下。云、魏晉法帖。非人間合有。自我太宗皇帝刻石。寵錫下方。見不滿十數。臣與義頓首謹書。第八卷。蘇頌云。此帖世不多見。是日賞牡丹。得觀於相君西齋。張舜民題、亦在此卷。第十卷。太宗書。淳化四年六月廿二日。賜鼎士安。賜字上寶。後段。平丞相黃字齊。子孫保享等語百餘字。逐卷有高宗內府印百餘顆。後有賈氏長字印。又有一小印合縫。云是蔡太師印。山和尚錦裝褫。籤頭題云。淳化祖石刻。及見吳郡陸友仁又云。嘗觀褚伯秀所記。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爲法帖之祖。劉陸之說。殊不相合。偶讀劉敞暇日記。亦載此事云。馬傳慶說。此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題云。保大七年。倉曹參軍王文炳摹勒。校對無差。國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將書館所有。增作十卷。爲版本。而石本復以火斷缺。人家時收得一二卷。然開帖於各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此侍書王著筆也。而陳簡齋亦云太宗刻石。則衍卿所謂祖石刻。豈即南唐時帖乎。抑太宗增刻者。但不知南唐亦作十卷否。徐鉉馬傳慶二說又不同。今世言淳化閣帖用銀錠擺裝木板刻。而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印者。則傳慶板本之說合。故趙希鵠洞天清錄集亦云。用裝木板摹刻。故時有銀錠紋。用李廷珪墨打。手揩之不汚手。余嘗見閣本數十。止三本真者。其紙墨法度。精緻絕妙。在心悟。固難以言語形容。然又傳仁宗嘗詔僧希白刻石于秘閣。前有目錄。卷尾無篆書題字。所謂祖石刻者。豈即此與。

家翁

世言家之尊者曰家主翁。亦曰家公。唐代宗謂郭子儀曰。鄙諺有云。不癡不聾。不作家翁。

奴材

世之鄙人之不肖者爲奴材。郭子儀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

沙蜃

湖南益陽州。夜中。同寢之人。無故忽自相打。每每有之。名曰沙蜃。土人熟此。不以爲異。唯取冷水噴噀。候稍息。飲之湯。徐就醒。然猶二三日如醉餘。不知者殊用驚駭。

孝行

延祐乙卯冬。平江常熟之支塘里民朱良吉者。母錢氏。年六十餘。病將死。良吉沐浴齋天。以刀割臂。割取心肉一臠。煮粥以飲母。母食粥而病愈。良吉心痛。就榻不可起。隣里憐其且欲絕。乃寫財、命願貞觀道士馬碧潭者醮告神明。祈陰祐之。是日邑人俞浩齋聞而過其家。觀良吉臂間瘡裂處五寸。氣勝出。痛莫能言。俞爲納其心。以桑白皮線縫合。未及期月。已無恙矣。予因述其事以爲勸。郡朱翠巖先生有詩紀之。其小序曰。夫孝爲百行宗。人以父母遺體而生。乳哺鞠育。教誨劬勞。其恩號罔極。然而割心刲股。恐其傷生而或死也。父母存而子死。故又有禁止之令焉。觀今世降俗薄。悖逆其父母者。視良吉何如哉。如良吉者。自當旌異。爲世教勸。而有司曾莫能省。原其一念之純。割心之際。動天地。感鬼神。固不待賞之於有司。而天地神明固已陰錄其孝矣。太上感應篇所謂若人者人敬之。天佑之。福祿隨之。衆邪遠之。神靈衛之。今日謝世。明日爲地下主。進補仙階。若良吉者。有焉。故爲顯白其孝。以爲人子之勸者也。宗伯之先人。有孝感一事。人多傳道。會稽張君思廉、嘗書于楊鐵崖先生所譔。嘉銘之後矣。今併錄于此云。元故白雲漫士陶明元氏。諱煜。翁冠時。用道家法。事所謂玄武神。甚謹。明元母病心痛。痛則抱張號。號狀。質衾裯。號呼以紓苦楚。歲癸酉。瀕死者六七發。醫莫能愈。明元每搯心嚙舌以代母痛。一日。危甚。計無所出。走詣玄武前。曰。刲股割肝。非先王禮。在法當禁。某非不知也。今事急矣。敢犯死取一臠爲湯劑。神祠有靈。疾庶幾其瘳。歸。即引刀欲下。忽有二童自外躍入。叱曰。毋自損。我天醫也。明元大駭。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筆。書十數字于几而。擲筆。二童子咸仆地。隨呼家人救之。喂以水。良久。蘇。乃鄰氏兒也。即之。無所知焉。視其齊、藥方也。隨讀隨隱。明元私喜曰。此必玄武神也。吾母其瘳矣。即如方治之。藥甫及口。而痛已失。終母身不再舉。張子曰。齊諧志怪。聖人不道。左氏尚經。君子非之。明元之事。遂昌鄭元祐狀行、會稽先生楊維禎誌墓、皆不書。非遺也。長繼而削之也。彼以謂玄武神者。西北方之氣也。非蒼無知。非如俞附岐扁。能切脉察色。投湯熨火。抉腸剔胃。以取人疾。在理所不通。故不書。雖然。動天地。感鬼神。莫大乎孝。焉知冥冥中英魂烈氣不散者。或如俞附岐扁。依馮精魄。以遂孝子之請也。不然。何穹然漠然之體而有所謂天靈乎。明元子宗肇、與余友善。其寓殯又在玉筍山下。去余居不遠。以是得其實尤詳。故寧受左氏之譏。不敢沒明元之孝。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先王之過蓋如此。會稽張遜譏。

廉使長厚

徐文獻公爲浙西廉使。時治所尚在平江。有旨遷治于杭。歲云莫矣。擇日啓行。一胥吏者。掌照刷支郡諸司案牘官吏。合受稽遠罪。責己。皆取狀。至是。引決。公謂曰。正旦在邇。此曹乃職官俸吏。禮宜陪位。稱觴致賀。受刑而從事。無聊也。否則爲不敬。盡別議之。吏以白于幕官。因進曰。相公長厚之道。固如此。然將若之何。公曰。奚難。立案候明年分司施行可也。庭下歡聲如雷。此亦厚風化之一端。故記之。

私第延賓

公既遷司至杭。一日。有木路總管與一萬戶謁公私第。公以賓禮延之上坐。適胥吏從外來。見而趨避。伺其退。入見曰。總管、萬戶、皆屬官耳。得無禮貌之過與。公曰。在公府。則有尊卑之辨。若私宅。須明主客之分。我雖能廉介。則百司自然知懼。何待恃威勢以凌之。然後爲尊嚴乎。吏報甚。

句曲山房熟水

句曲山房熟水法。削沉香釘數箇。插入林禽中。澄瓣內。沃以沸湯。密封瓣口。久之。乃飲。其妙莫量。

吾竹房先生

吾子行先生衍。大末人。大父爲宋太學諸生。因家錢唐。先生辯嘯。故高不事之節。其所厭棄者或詣謁。從樓上遙謝曰。吾出有間矣。顧弭犁。吹胴霜。撫弄如意。不輟。求室委巷。教小學。常數十人。與客對笑談喧。樓上下聚衆一是。惟安其所著述。有尚書要略、聰玄集、遺玄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譜辭、重正卦氣、楚史檮杌、晉文春秋、衆逆解、晉律呂之學。工篆書。初。先生年四十未娶。所知苑丘趙君天錫、爲賣酒家孤女爲妾。年饑。女嘗舉人。後夫知妻在先生所。詰之。因逮妾父母。父母至。嗇先生家。又僞楮幣事覺。因言舍主人。先生固弗知。因遂捽辱先生。南出數百步。錄事張君景亮識先生。叱遣曰。是不知恃。攝之何爲。即解縱遣歸。先生不勝慚。明日。持玄絲縞笠。留仇山村先生別。值晨出。因留詩一章。時有西冷橋外斷橋逸之句。意將從靈均於斯。明日。有得遺履於橋上者。後衛大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是其骨朽淵泥九十日矣。西湖多寶院僧可權、從先生學。聞先生之死。哭甚哀。乃葬先生遺文於後山。與其師骨塔相對。曰。皆吾師。仍乞銘於胡石塘先生。廉幾先生有後世名。銘曰。生弗潰。死弗辱。貞哉白。余習篆書。極愛先生翰墨。得一紙半幅。如獲至珍。以故於書法頗有助。偶與鄭遂昌先生談先生之始末。就識之竹房竹素貞白。皆先生號也。

抗疏諫伐宋

何公巨川者。京師長春宮道士也。會世皇將取宋。乃上疏抗言宋未有可伐之罪。遂命副國信使翰林學士鄭文忠公[鄭]使江南。歿於興州。至正間。詔追贈二品官。有人作詩悼之云。奇才不泄神仙事。抗疏曾干世祖知。每恨南邦本無罪。比留北使欲何爲。忠魂久掩孤城館。褒詔新頒二品碑。地上若逢姦似道。爲言故國委離離。

髮膚

婦人頭髮。有時爲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膩。按攷工記弓人注云。膩。亦黏也。膏職。則髮膩之膩正當用此字。

鬼賊

陝西某縣一老嫗者。住村莊間。日有道流乞食。與之。無吝色。忽問曰。汝家得無爲妖異所苦乎。嫗曰。然。曰。我爲汝除之。即命取火焚盤中符篆。頃之。聞他所有震聲。曰。妖已誅殛。幾道其一。廿年後。汝家當有難。今以鐵簡授汝。至時。直投諸火。言訖而去。自是久之。嫗之女長而且美。一日。有曰大王者。騎從甚都。借宿嫗家。道左右謂曰。聞昔得異人鐵簡。可出示否。蓋嫗平日數爲他人借觀。因造一僞物。而以眞者懸腰間。不示也。遂用僞獻。留不還。謂曰。可呼汝女行酒。以疾辭。大王怒。便欲爲姦。意。嫗竊思道流之說。計算歲數又合。乃解所佩鐵簡。投酒罷火內。既而電掣雷轟。烟火滿室。須臾平息。擊死獼猴數十。其一最鉅。疑即向之遺者。所齎隨行器用。悉係金銀寶玉。赴告有司。籍入官庫。參不華元帥爲西臺御史日。

閱其案牘。曰鬼賊云。余親聞泰公說甚詳。且有鈔具案文。情不隨即記錄。今則忘邑里姓名歲月矣。

居士

今人以居士自號者甚多。考之六經中。惟禮記玉藻有曰。居士錦帶。注。謂道藝處士也。吳僧能改齋漫錄云。居士之號。起於商周之時。按韓非子書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任潘華仕、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云。然則居士云者。處士之類是已。

官奴

今以妓爲官奴。即官婢也。周禮天官酒人奚三百人。注。今之待史官婢。

寶晉齋研山圖

右此石是南唐寶石。久爲吾齋研山。今被道祖易去。中奚儁有詩云。研山不易見。移得小峯峯。潤色裹書凡。隱約烟嶂鬟。巉巖自有古。獨立高崧巒。安知無雲雨。造化與天通。立壁照春野。當有千丈松。崎嶇浮波瀾。偏仰蟠蛟龍。肅肅生風雨。儼若山林中。塵夢忽不到。觸目萬慮空。公家富奇石。不許常人同。研山出屏嶂。嶙峋實天工。淋漓上山泉。滴瀝助毫端。揮成慧世文。主意皆逢原。江南秋色起。風遠洞庭寬。往往入佳趣。揮掃出妙言。願公珍此石。美與衆物殫。得必嘉少歷。可藏爲地仙。今每誦此詩。必懷此石。近余亦有作云。研山不復見。哦詩徒嘆息。唯有玉蟾蜍。向余頻淚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見。每同交友往觀。亦不出示。紹彭公眞忽人也。余今筆想成圖。彷彿在目。從此吾齋氣秀。尤不復泯矣。崇寧元年八月望。米芾書。余二十年前。嘉興吳仲圭爲畫圖。錢唐吳孟思書文。後攜至吳興。燬于兵。偶因消暇。默懷往事。漫記于此。

寶晉齋研山圖

衛夫人

衛恒志云。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鍾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西溪叢語云。夫人、廷尉展之弟。恆之從妹。中書郎李充之母。

親家

凡男女婚姻者。兩家相謂曰親家。此二字見唐蕭崇傳。今北方以親字爲去聲。按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

云人主人臣是親家則是亦有所祖親家又曰親家翁五代史劉昫傳昫與馮道爲姻家而同爲相道能李愚代之愚素惡道之爲人凡事有稽失者愚必指以詣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爲蘇氏開談錄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中子以飲食不中爲道夫人鞭焉趙令婢長號知院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荅及去但云傳聞親家翁今日好睡

梵嫂

唐鄭餘番禺雜記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宋陶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嫂

房老

王子年拾遺記石季倫有妾名翔風及色衰退爲房老

輟耕錄卷第七

趙魏公書畫

魏國趙文敏公孟頫以書法稱雄一世畫入神品其書人但知自魏晉中來晚年則稍入李北海耳嘗見千字文一卷以爲唐人字絕無一點一畫似公法度蓋至後方知爲公書公自題云僕廿年來寫千文以百數此卷殆數年前所書當時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結字規模八分今日視之不知孰爲勝也田君良卿於駱駝橋市中買得此卷持來求跋爲書其後因思自五歲入小學學書不過如世人漫爾學之耳不意時人持去可以粥錢而吾良卿又捐錢若干緡以贖之曾可笑也元貞二年正月十八日子昂題則知公之書所以妙者無帖不習也又嘗見公題所畫馬云吾自幼好畫馬自謂頗盡物之性友人郭祐之嘗贈余詩云世人但解比龍眠那知已出曹韓上曹韓固是過許使龍眠無恙當與之並驅耳然往往閱公所畫馬及人物山水花竹禽鳥等圖無慮數十百軸又豈止龍眠並驅而已哉又聞公偶得米海岳書壯懷賦一卷中闕數行因取刻本摹補其闕凡易五七紙終不如意乃嘆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完之公之翰墨爲國朝第一猶且服善如此近有一等人僅能點畫如意便自誇大者於公寧不愧乎

金鰲山

吾鄉于佩遠先生瑾題金鰲山詩曰金鰲之山金碧浮頂玄寶坊居上頭鎮壓夜度海門月樹色遠攙豐山秋龍伯國人眞妙手煉此巨靈鎮江口丹丘逸士來跨之石窪爲登江營酒黃鶴天子七寶船黃頭漁郎櫂江船百年塵跡果何在芒碭吳去山茫然振武諸雖同天道中興開國何草草服心有疾百月昏英雄無聲天地老兩宮不歸汴水流此地空傳帝子遊惜無健筆騁風雨一洗江山萬古愁此詩至今膾炙人口山枕海屬臨海縣章安鎮初宋高宗在潛邸日泰州人徐神翁云龍知前來事羣閣言於徽宗召至以賓禮接之一日獻詩於帝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及兩宮北狩匹馬南渡建炎庚戌正月三日帝航海次章安鎮灘淺閣舟落帆于鎮之廟濟寺前以候潮廟問左右曰此何山曰金鰲山又問此何所曰牡蠣灘因默思神翁之詩乃屏去警蹕易衣徒步登岸見此詩在寺壁間題墨若新方信其爲異人也時住持僧方陞坐道祝聖之詞帝跪忽前洲其稱讚之語甚畧戒左右勿驚怖而縮聽之少焉千乘萬騎畢集始知爲六龍臨幸野僧初不閑禮節恐怖失措從行有司教以起居之儀山下曰黃椒村村之婦女聞天子至咸來瞻拜龍顏歡聲如雷曰不徒今日得覩天日帝畧勑夫人各自遂便故至今村婦皆曰夫人雖易世其稱謂尚然不改宋史但載御舟幸章安鎮而不見金鰲之詳偶與張善初話鄉中舊事因錄之善初章安人也

委羽山

吾鄉台之黃巖諸山脈絡相連屬大江越州治北自州出兩門陸行四五里許有委羽山特立不倚形如鷲鷹故得名然州人與之朝夕者只非自知其爲勝山旁廣而中深清樹翠蔓蔭翳蓊鬱幽泉琮琤若鳴珮環於修竹間千變萬態不可狀其略中藏洞穴仙家所謂空明洞天者是也好道之士嘗持炬入行兩日不可窮聞櫓聲乃出洞之側產方石周正光澤五色錯雜雖加琢磨殆不是過大者三四分小者比米粒而小以斧粉碎之亦無不端方見長者嘗有素服靚妝飄飄若仙之女者當風清月白時則逍遙乎松杉竹柏之下或時變服叩里人門求水火里人所居去洞所不能百步異其狀密覘之迤邐從洞中去里人以爲怪發其地越數日里人家夜失火燄張甚不可滅室宇一空妻子僕以身免遂流離他處識者以爲厭穢仙境故致此奇禍自是仙女不復出矣余幼時尚及見里人故址至今有欲得方石者裹糧攜斧往洞口撤之隨意拾地上土則有石在土中不耐絕無有也

斛銘

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費榮敏公鑿余內子之曾大父也吳興人今著籍松江之上海器度弘厚不以富貴驕人輕財好施勇於爲義人皆稱曰費佛子陵陽牟先生瓆所撰墓誌銘載其事甚詳家之量衡無二致刻銘於斛之四面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如是推此則眞古仁人之用心者矣內子之大父良顯侯拱辰父昭武大將軍雖皆世守其業克不墜先志云

孝感

鳥程橋里人丁氏母嫠日失明丁至孝每朝盥漱訖即舐母之目積有年矣俄而母左目明未久右目復

明憲司上其事於朝。表其閭曰孝子之門。至治年間也。因贈江南別錄。彭李者。世爲義門陳氏之僕。夫喪明已久。有子一人。特聞陳之子弟言。舜爲父瞽叟舐目而致明。乃歸效之。不旬日。父目忽然明朗。右二事誠孝行所感。今段吉父先生似夫人劉、變目久失明。醫弗能愈。先生中鄉舉。一日忽自見物。先生及第。一日又如之。雖夫人喜溢于中。不自知其然而然。亦先生學業有成所致與。傳曰。立身揚名。以顯於後世。孝之至也。其此之謂焉。先生諱天佑。汴梁開陵人。仕至江浙儒學提舉。

火失剌把都

火失剌把都者。回回國地所產藥也。其形如木鱉子而小。可治一百二十種證。每證有湯引。

屈戌

今人家窓戶設鉸具。或鐵或銅。名曰環紐。卽古金鉺之遺意。北方謂之屈戌。其稱甚古。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李賀詩。屈膝銅鉺鎖阿甄。屈膝當是屈戌。

回回石頭

回回石頭。種類不一。其價亦不一。大德間。本土巨商中賣紅剌一塊於官。重一兩三錢。估直中統鈔一十四萬。定用帙帽頂上。自後累朝皇帝相承寶重。凡正旦及天壽節大朝賀時。則服用之。呼曰剌。亦方言也。今問得其種類之名。具記于後。

紅石頭（四種。同出一坑。俱無白水。）

剌（滿紅色。嫩）　避者達（深紅色。石溝方。嫩）

背剌泥（黑紅色。）　古木闌（紅帶黑黃不正之色。塊雖大。石至低者。）

綠石頭（三種。同出一坑。）

助把遜（上等。嫩綠色。）　助木剌（中等。明綠色。）

撒卜泥（下等。帶石。淺綠色。）

鴉鶻

紅亞姑（上者。自水。）　馬思長底（帶石。嫩光。二種。同坑。）

青亞姑（上等。青色。深）　你藍（中等。淺青色。）

屋撲你藍（下等。如水樣。帶石。深青色。）

黃亞姑　白亞姑

猫睛

猫睛（中者。淺光一樣。）　走水石（猫坑出者。似猫睛。而無光。）

甸子

你捨卜的（卽河回甸子。文理嫩。）　乞里馬泥（卽河西甸子。文理麤。）

荆州石（卽襄陽甸子。色變。）

黃巢地藏

趙生者。宋宗室子也。家貧窮。居閩之深山。業薪以自給。一日。伐木溪畔。忽見一巨蛇。亮質蒼白。昂首吐舌。若將噬己。生棄斧斤奔避。得脫。妻問故。具以言。因竊念曰。白鼠白蛇。豈寶物變幻邪。卽拉夫同往。蛇尚蜿蜒未去。見其夫婦來。回首迴流而上。尾之行數百步。則入一巖穴中。就磨之。得石。石陰刻押字與歲月姓名。乃黃巢手瘞。治爲九穴。中穴置金甲。餘八穴金銀無算。生掊取畸零。仍舊掩蓋。自是家用日饒。不復事薪。鄰家疑其竊。告其姊之夫管爲吏者。吏捕之。嚴不敢隱。隨餽白金五錠。吏貪求無厭。訟之官。生不獲已。主一巨室。悉以九穴奉巨室。廣行賄賂。有司莫能問。迨帥府特委福州路一官往廉之。巨室私獻金甲。因回中云。具問本根所以。實不曾掘發寶藏。其事遂絕。路官得金甲。珍異甚。至任滿他適。其妻徙居榻下。一夕。聞繞榻風雨聲。頃刻而止。顧旌之。夫婦共取視。鐫鑰如故。啓篋。乃無有也。生無子。夫婦終老巨室。嗟夫。天地間物。苟非我有。雖得之亦終失也。巢之亂唐天下。剽掠寶貨。歷三四百年。至于我朝。而爲編氓所得。氓固得之。不能保之。而卒歸於富家。其路官者。得金甲。自以爲子孫百世計。一旦作神物化去。是皆可爲貪婪妄求者勸。

鴛衾

孟蜀主一錦被。其闊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作二穴。若雲版樣。蓋以叩于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攏覆于肩。此之謂鴛衾也。楊元誠太史嘗見時聞尊人樞密公云。嘗於宋官庫見之。

奚奴溫酒

宋季。參政相公鉉翁。於杭將求一容貌才藝兼全之妾。經旬餘。未能愜意。忽有以奚奴者至。姿色固美。問其藝。則曰能溫酒。左右皆失笑。公漫爾留試之。及執事。初甚熱。次略寒。三次微溫。公方飲。既而每日並如初之節三次。公喜。遂納焉。終公之身。未嘗有過不及時。歸附後。公擯入京。公死。囊橐皆爲所有。因而巨富。人稱曰奚娘子者是也。吁。彼女流賤隸耳。一事精至。便能勵人。亦其專心致志而然。士君子之學爲。能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而不能至於當然之極者。視彼有間矣。

掛牌延客

江右胡存齋參政。能折節下士。賓客至。如家焉。故南北士大夫有經過其地。無不願見者。每晨間人不爲通刺。苟不出日。卽於門首掛一牌云。胡存齋在家。

買宅有讖

松江在城金世昌者。出纖夏氏。嘗買廢宅。修葺前廳。梁內有鑿成金世昌三字。必昔時客商所記姓名。人以爲有定數云。

待士

復陽康文正王（希呂字善父。長吾氏。由父孝懿王（布卿）湖）官廉訪使。氏馬國初。拜爲平章政事。秉政日。中書右丞劉武敏公整。以初附。爲都元帥。騎從甚都。詣門求見。王之弟兄凡十人。後皆至一品。內王弟昭文館大學士光祿大夫薊國公（希賢）猶布衣。爲通報。王方讀書。略不荅。薊公出。盤旋澣入言之。因令徹去坐椅。自據中坐。令整入。整展拜起。側立不予之一言。整求退。謂曰。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

堂。及出。慚赧無人色。頃之。宋士之在羈旅者。寒餓狼狽。冠衣襤褸。袖詩求見。王之兄弟皆揶揄之。蘭公復爲入言。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大門外。肅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且錄其居止。諸儒但言困苦乞歸。王明日遂言於世皇。皆遂其請。是夜。諸兄弟問曰。今日劉元帥者。主上之所倚任。反非薄之。江南窮秀才。却以禮遇如此其至。我等不能無疑。王曰。我是國家大臣。言動嚬笑。繫天下重輕。彝雖貴。賓國叛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義重。若寒士數十。皆羅法孔子者也。在宋朝不坐。燕不與。何故而拘執於此。況今國家起朔漠。斯文不絕如綫。我更不崇禮。則儒術且將掃地矣。王之作興斯文若此。是大有功於名教者也。

雇僕役

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儈雇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閑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而愁醜之人來。遂用之。儈請問其故。先生曰。諺云。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使矣。假如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

志異

至正壬辰春。自杭州避難居湖州。三月廿三日。黑氣亙天。雷電以雨。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間錯。光瑩堅固。破其實食之。似松子仁。人皆曰婆娑樹子。閏月十二日。復雨。八月。過杭州。因知三月十八日亦雨如湖州。郡人初不以爲異。及九月十日。紅巾犯省治。雨核之地。悉被兵火。無有處。屋宇如故。余弗之信。九月廿六日。湖州陷。儀鳳橋四向焚戮特甚。追思雨核時。橋四向爲最多。信前言不誣也。後聞池州亦然。與杭日同。池州之禍。尤可慘也。按白樂天詩集。載月中嘗墮桂子於天竺寺。葉石林玉澗雜書亦云。仁宗天聖中。七月八月兩月之望。有桂子從空降如雨。其大如豆。糯黃白黑三色。食之味辛。寺僧道式取以種。得二十五本。二書豈盡妄耶。此理殊不可曉。但今又爲時讖。尤可異也。

課馬

俗呼牝馬爲課馬者。唐六典。凡牝。四游五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歲課駒犢也。

客作

今人之指傭工者曰客作。三國時已有此語。焦光飢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

鹹杬子

今人以米湯和入鹽草灰以團鴨卵。謂曰鹹杬子。按齊民要術。用杬木皮淹漬。故名之。若作咸字寫。則誤矣。

鷹背狗

北方凡皁鵰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較其多寡。如一巢而三卵者。置卒守護。日覘視之。及其成觳。一乃狗耳。取以飼養。進之于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尾上多毛羽數根而已。田獵之際。鵰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

官制資品

品	爵	勳	封贈	文				武		注
正一	國公	上柱國	國夫人	開府儀同三司 儀同三司	特進 崇進	金紫光祿大夫 銀青榮祿大夫				[illegible]
從一		柱國		光祿大夫	榮祿大夫					
正二	郡公	上護軍	郡公夫人	資德大夫	資政大夫	資善大夫	龍虎衛上將軍	金吾衛上將軍	驃騎衛上將軍	[illegible]
從二		護軍		正奉大夫	通奉大夫	中奉大夫	奉國上將軍	輔國上將軍	鎮國上將軍	
正三	郡侯	上輕車都尉	郡侯夫人	正議大夫	通議大夫	嘉議大夫	昭武大將軍	昭毅大將軍	昭勇大將軍	[illegible]
從三		輕車都尉		太中大夫	中大夫	亞中大夫	安遠大將軍	定遠大將軍	懷遠大將軍	
正四	郡伯	上騎都尉	郡君	中議大夫	中憲大夫	中順大夫	廣威將軍	宣威將軍	明威將軍	[illegible]
從四		騎都尉		朝請大夫	朝散大夫	朝列大夫	信武將軍	顯武將軍	[illegible]武將軍	
正五	縣子	驍騎尉	縣君	奉政大夫	奉議大夫		武節將軍	武德將軍		[illegible]
從五	縣男	飛騎尉		奉直大夫	奉訓大夫		武毅將軍	武略將軍		
正六			恭人	承德郎	承直郎		承信校尉	昭信校尉		[illegible]
從六				儒林郎	承務郎		忠武校尉	忠顯校尉		
正七			宜人	文林郎	承事郎		忠勇校尉	忠翊校尉		[illegible]
從七				徵仕郎	從仕郎		修武校尉	敦武校尉		
正八				登仕郎	將仕郎		保義校尉	進義校尉		[illegible]
從八				登仕佐郎	將仕佐郎		保義副尉	進義副尉		

司	天	太	醫	內侍	教	坊	子文官廕	注
							正五	[illegible]
							從五	[illegible]
				中尉大夫			正六	[illegible]
				中尹大夫			從六	[illegible]
				中侍大夫			正七	[illegible]
欽象大夫	正儀大夫	保康大夫	保宜大夫	中御大夫	雲韶大夫	仙韶大夫	從七	[illegible]
明時大夫	頒朔大夫	保和大夫	保安大夫	中衛大夫	長寧大夫	德和大夫	正八	[illegible]
保章大夫		保順大夫		中給大夫	協律大夫		從八	[illegible]
司玄大夫		保中大夫		通侍郎	嘉成大夫		正九	[illegible]
授時郎		保全大夫		通衛郎	純和郎		從九	[illegible]
靈臺郎		成安大夫		侍正郎	雅音郎		[illegible]	[illegible]
候儀郎		成和大夫		侍直郎	司樂郎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成全大夫		司閽郎	協樂郎		[illegible]	[illegible]
平秩郎		醫正郎		[illegible]	和聲郎		[illegible]	[illegible]
正紀郎	靈臺郎	醫效郎		[illegible]	司律郎	司音郎	[illegible]	[illegible]
司曆郎	司辰郎	醫候郎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奎章政要

文宗之御奎章日，學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從，以討論法書名畫爲事。時授經郎揭傒斯亦在列，比之集九思之承詔參者則稍疏，因潛著一書，曰奎章政要，以進。二人不知也。萬幾之暇，每賜披覽，及妥朝，有旨授經郎獻書閣行於世。厥有深意存焉。句曲外史張伯雨題詩曰：侍書愛題博士書，日日退朝書滿牀。奎章閣上觀政要，無人知有授經郎。蓋柯作書，虞必題，故云。

義奴

劉信甫，揚州人，郡富商曹氏奴。曹瀕死，以孤託之。孤漸長，孤之叔利孤財，妄訴于府曰：某家貲產未嘗分析，今悉爲姪所據。郡守劉察其詐，直之。叔之子以父證不勝，慚且憤，毒父死，而復訴於府曰：弟挾怨殺吾父。適遼魯花赤馬馬火者受署之初，與守不和，竟欲詮孤決，并得以中守，引致百餘人，皆抑使誣服。曰：孤俾某等殺叔，守受孤賄若干。未鞫信甫，信甫曰：殺人者某也，孤實不知，守亦無賄。既被鍛鍊無完膚，終無兩辭。初，信甫先遣人密送孤過京師，避於一遼官家。嗣之曰：愼毋出。至是，乃厚以金帛賂遼魯花赤，孤得無預。而信甫減死，既而叩鼎陳告，遼魯花赤以罪罷去，守復官。凡獄訟道里費，蓋鉅萬計。孤歸，悉算償信甫曰：奴之富皆主翁之陰也。今主有難，奴救脫之，分內事耳。冀望求報哉。力辭不受。

忠倡

至正壬辰秋，邊寇陷常州，守吏望風奔潰。徐婦、倡者，寇命以佐燕，乃憤詈弗從，竟刺死之。未幾，江浙平章定定來討復，儒流吳寅夫、趙君謨等，以從逆伏誅。嘉興張翔甫翼作忠徐倡詩以白于世曰：西神義義雖孽蔓，乘兵塗炭，賊脅國武乏典，嗜爾尸棄營，昨朋城弗與守妖孤凌，彼章逢之徒冠倫魁，能蒲伏轉服，倒授太阿儀，以承天廟不白，吾雨冰，綱常淪墜，綫絕罔憑，初爲優徐倡，治容倚市矜，鬢妖驅之俾佑樂，頻玉非晉無，陵兢，噤譟，褫，舞餘，怒，賣梳鬟，鈴爲鋼，刃割脣，戴鬱鞠，灼上升，顧守臣鉅儒汗愿衝愧死莫懲，二儀磅礴忠義氣，猶出下里執可仍，桓桓執夷徒，乃反經溝壑，爾倡丹裹燭日月，易粉黛，舉繩繩，汙潰流，同清澄，蓋吳宮室其少妹，且與生子，名教中所不齒者，一死固有餘辜，賴顏純謹老成，乃亦在列，可哀也已。隨隱漫錄載宋端平二年，榮全據高郵城叛，召官奴毛惜惜佐酒，罵曰：汝本健兒，官家何負於汝，而反吾有死耳，不能爲反賊行酒。全以刃裂口，立命斃之，罵至死不絕。後關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且賜廟，潘紫巖有詩曰：淮海豔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無七者舉奏女，向使裹頭真呆卿。玉骨花顏城下土，沐魂雲魄史間名，古今無限要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噫，當是時也，姦兇得志，孰烙鬼天，雖厚祿重臣，義冠世，懦罔不效力執事，戰兢奔走於指揮之下，而倡優下賤，乃能奮不顧身，獨何人與夫徐氏之與英烈夫人，同一死耳，而無有爲之舉申朝廷，褒贈封號，以爲世勸，惜哉。

志怪

至正乙未正月廿三日，日入時，平江在城，忽望東南方，軍聲且漸近，雞走觝觸，他無所有，但見黑雲一簇，中彷彿皆類人馬，而前後火光若燈燭者，莫知其算，迤邐由西北方而沒。惟葑門至齊門居民屋脊龍

腰悉揭去，屋內牀榻屏風俱仆，醋坊橋張家雜物鋪尖自米十餘石，醬一缸，不知置之何地，此等怪事，覓不可曉。

粥僧

至正乙未年，中書省臣進奏，遣兵部員外郎劉謙來江南，募民補路府州司縣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舊例之職專茶鹽務場者比。雖功名過人，無有願之者。既而抵松江時，知府崔思誠惟知曲承使命，不問民間有粟與否也，乃拘集屬縣五室，點科十二名，衆皆號泣告訴，曾弗之顧，輒施拷掠，抑使承伏，即填空名告身授之。平江路達魯花赤卒不避礮斥，力爭以爲不可，竟無一人應募者，崔聞之，深自侮赧。

遼金絕嗣

曹公克明，號以齋，宛平人，爲湖廣行省員外郎日，麻陽主簿顧淵白致書問訊，且以辰砂一包見寄，未及啓封，漫爾投簡中，後有赴官過訪，因論製藥，爲苦無好辰砂，公曰：我一故人嘗以此爲惠，當奉送，及取視，乃有砂金三兩雜其內，公驚嘆曰：淵白以我爲何如人也，時淵白已沒，呼其子歸之，其廉潔如此。官至禮部尚書，謚文穆。

賽師

王淵，字若水，錢唐人，葬山水人物，尤長於花竹翎毛，幼時獲侍趙魏公，故多得公指教，所以傳色特妙，天曆中，賽師麻龍翔寺兩廡壁，時都下劉總管者總其事，劉命若水於門首壁上作一鬼，其壁高三丈餘，難於着筆，因取紙連黏粉本以呈，劉曰：好則好矣，其如手足長短何，若水不得其理，因具酒禮再拜求教於劉，劉曰：子能不恥下問，吾當告焉，若先配定尺寸，畫爲躯體，然後加以衣冠，則不差矣，若水受教而退，依法爲之，果奇。

輟耕錄卷第八

寫山水訣

黃子久散人公望自號大癡又號一峯本姓陸世居平江之常熟繼永嘉黃氏穎悟明敏博學彊記畫山水宗董巨自成一家可入逸品其所作寫山水訣亦有理致邇來初學小生多效之但未有得其髣髴者正所謂畫虎則鵠之不成也

近代作畫多宗董源李成二家筆法樹石各不相似學者當盡心焉

樹要四面俱備有與枝蓋取其圓潤

樹要有身分畫家謂之紐子要折搭得中樹身各要有發生

樹要偃仰稀密相間有葉樹枝軟而後皆有仰枝

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爲上

石無十步異石看三面用方圓之法須方多圓少

黃源坡脚下多有碎石乃畫趙康山數蓋石謂之麻皮皴坡脚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著色不離乎此石著色要重

黃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此皆金陵山景皴法要渗軟下有沙地用淡墨掃成曲爲之再用淡墨破

山論三遠從下相連不斷謂之平遠從近隔開相對謂之闊遠從山外遠景謂之高遠

山水中用筆法謂之筋骨相連有筆有墨之分用描處糊突其筆謂之有墨水筆不動描法謂之有筆

此畫家緊要處山石樹木皆用此

大槩樹要填空去聲小樹大樹一偃一仰向背濃淡各不少相犯繁處間疎處須要得中若畫得純熟自然筆法出現

畫石之妙用膠黃水浸入墨筆自然潤色不可用多多則要滯筆間用螺青入墨亦妙與粉容易入眼

使墨士氣

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於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模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意登樓望空闊處氣韻

開雲采即是山頭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畫石如雲古人云天開圖畫者是也

山水中唯水口最難畫

遠水無波遠人無目

水出高源自上而下切不可斷流要取活流之源

山頭要折搭轉換山脈皆順此活法也衆峯如相揖遜萬樹相從如大軍領卒森然有不可犯之色此寫真山之形也

山坡中可以置屋舍水中可置小艇從此有生氣山腰用雲氣見得山勢高不可測

畫石之法最要形象不要石有三面或在上在左側皆可爲面臨筆之際殆要取用

山下有水潭謂之潮畫此甚有生意四邊用樹簇之

畫一窠一石當透墨撇脫有士人家風殺多便入畫工之流矣

或畫山水一幅先立題目然後著筆若無題目便不成畫更要記春夏秋冬景色春則萬物發生夏則樹木繁茂秋則萬象肅殺冬則烟雲黯淡天色模糊能畫此者爲上矣

李成畫坡脚須要數層取其潤厚米元章論李光弼有後代兒孫昌盛果出爲官者最多畫亦有風水存焉

松樹不見根喻君子在野雜樹喻小人崢嶸之意

夏山欲雨要帶水筆山上有石小塊堆在上謂之礬頭用水筆暈開加淡螺青又是一般秀閎畫不過意思而已

冬景借地爲雪要薄粉染山頭

山水之法在乎隨機應變先記皴法不雜布置遠近相映大槩與寫字一般以熟爲妙紙上雜畫絹上畫了好著筆好用顏色易入眼先命題目此爲之上品古人作畫何次第閑布景自然合古人意趣畫法盡矣

好絹用水噴濕，石上槌眼匾，然後上幀子。礬法，春秋膠礬停，夏月膠多礬少，冬天礬多膠少。

蒲色，螺青拂石上，藤黃入墨研極，甚色潤好看。

作畫紙是篩理字最緊要。吳融詩云：良工善得丹青理。

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徑遠近，故花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李成惜墨如金是也。

作畫大要去邪甜俗賴四箇字。

鄧山房

平江會道觀主鄧山房道樞，福州人。在宋季，爲道士，時齊法已精，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懿旨，且令其責軍令狀，使無他泄。後謂曰：吾昨夜夢見濟王怒甚，以爲吾且將兵由獨松關入，滅汝社稷矣。吾此夢頗可怪，汝可就南高峯頂，爲朕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黃頭先鋒斬關而來，宋亡後，鄧遂棄今觀。

狗站

高麗以北名別十八，華言迤五城也。罪人之流奴兒干者，必經此。其地極寒，海亦冰。自八月即合，至明年四五月方解。人行其上，如履平地。征東行省每歲委官至奴兒干給散囚糧，須用站車，每車以四狗挽之。狗悉諳人性，站有狗分例，若尅減之，必嚙其主者，至死乃已。

五馬入門

吾鄉陳剛中先生孚，臨海縣人。國初時，嘗爲僧，以避世變。一日，大書所作詩於其父執某之粉墻上云：我不學寇丞相，地黃變髮髮如漆；又不學張長史，醉後揮毫掃狂墨。平生紺髮三十丈，幾度和雲眠石上。不合咸時怒衝冠，天公間作閻王相。肺肝本無兒女情，亦豈惜此鬱鬱青。只憶山間秋月冷，搔首不見鬆梳影。父執見之，曰：此子欲歸俗也。呼來館穀之，命養髮。經半年餘，謂曰：汝當娶，吾將以女事汝。先生辭謝再三，既而命寓他所，潛媒妁行言。擇日迎歸，父執喜曰：五馬入門矣。先生雖獲佳偶，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姊弟妹皆不然。遂挈家入京，館閒諸老，交章薦舉，入翰林，會朝廷遣使交趾，授先生禮部郎中。副之，至交州，嘗有詩曰：老母越南垂白髮，病妻塞北倚黃昏。鬢蝨瘡雨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魂。及抵安南國，以文字言語諭之，其國遂降，將其世子并國和入朝。後以功授治中，典鄉郡，終老焉。若父執者，可謂識人也已。

隱逸

吾鄉呂徽之先生□□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聞無不知者。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攜楮幣詣宮家易穀種，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聞東閣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閣中諸貴游子弟聞得，遣左右詰之。先生初不言，衆愈疑，親自出見。先生露頂短褐，布襪草履，軋軋之，詢其見笑之由。先生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蛺蝶耳。衆始歎伏，邀先生入坐。先生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嚙枯藤。鵝毛亂功收蔡，蝴蝶飛來妙過滕。復請和韻，復作詩云：萬里關河凍欲含，渾如天地尚函三。檐邊驢子詩何惡，帳底羔兒酒正酣。昔委長身裹郭索，松堤短髮老羅漢。不如乘此搗元濟，一洗江南草木慚。寫訖，便出門，留之不可得，問其姓字，亦不答，揖焉而已。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邪？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爲何如人。惠之袋，怒曰：我豈取不義之財，必易之，則解而去。遣人遙尾其後，路荒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詣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徽之先生何在，答曰：在溪上捕魚。始知眞爲先生矣。至彼，果見之。告以特來候謝之意。隔溪謂曰：諸公先到舍下，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擔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回至中途，夜黑，不良于行，暫憩一露棚下。適主人自外歸，乃嘗識面者，問所從來，語以故。喜曰：是同某乎日所願見者。止客宿，翌旦，客別，主人躡其蹤，則先生已還居矣。又一日，先生與陳剛中治中遇于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爽，問曰：得非呂徽之乎？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揖手若平生歡，其論驢故事，先生言一事，治中答一事，五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先生人傑，先生曰：我如此形狀，安可廁諸君子間？請之益堅，遂入閣。衆以藤藤二字請先生足之，即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嚙枯藤。鵝毛亂功收蔡，蝴蝶飛來妙過滕。復請和韻，復作詩云：萬里關河凍欲含，渾如天地尚函三。檐邊驢子詩何惡，帳底羔兒酒正酣。昔委長身裹郭索，松堤短髮老羅漢。不如乘此搗元濟，一洗江南草木慚。寫訖，便出門，留之不可得，問其姓字，亦不答，揖焉而已。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邪？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爲何如人。惠之袋，怒曰：我豈取不義之財，必易之，則解而去。遣人遙尾其後，路荒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詣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徽之先生何在，答曰：在溪上捕魚。始知眞爲先生矣。至彼，果見之。告以特來候謝之意。隔溪謂曰：諸公先到舍下，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擔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回至中途，夜黑，不良于行，暫憩一露棚下。適主人自外歸，乃嘗識面者，問所從來，語以故。喜曰：是同某乎日所願見者。止客宿，翌旦，客別，主人躡其蹤，則先生已還居矣。又一日，先生與陳剛中治中遇于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爽，問曰：得非呂徽之乎？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揖手若平生歡，其論驢故事，先生言一事，治中答一事，五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

杜陽雜編云：元載寵姬薛瑤英，善爲巧媚，載惑之。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於趙娟和通出入，以攜賄略，號爲關節。趙娟本岐王愛妾，後出爲薛氏妻，生瑤英三人，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爲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領之。天下靡寶貨求大官，無不恃載權勢，指薛卓爲梯媒。又李肇國史補總敍進士科云：進士權要，謂之關節，牛僧孺云：由是輕薄奔走，揚聲慫恿，以獨善緊捷爲甲乙，以此推之，則諺所謂打關節、有梯媒者，不爲無祖矣。

市利

利市之說，到處皆然。易說卦，巽爲利市三倍。

老苗

楊完者，字彥英，武岡綏寧之赤水人。爲人陰鷙峭烈，嗜斬殺。初，苗無頭領，聚溪洞，完者內深賊，持權詐，故衆推以爲長。至是日棘，湖廣陶夢禎氏舉帥勤王，開府有衆，習國勢，遣使往招之。由千戶累階至元帥。夢禎死，樞密院判阿魯恢總兵駐淮西，仍用招納，既得旁緣入中國，不復可控制。略上江，順流而下，直抵揚州，禽獸之行，絕天逆理，民怨且怒，共起義，攻殺之。餘黨奔潰，度揚子，而留廣德吳興間。至正十六年春二月，淮人陷平江，陷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塔失帖木兒，有旨得便宜從事，嘉興北連平江，而去杭州無二百里，爲藩蔽喉舌，有司告援急星火，驛使交道中不絕。丞相兵少，策無所出，以完者來守之。完者取道自杭，以兵勤丞相，陞本省參知政事，填募民入粟空名告身予之，即拜漆設左丞所統苗獠洞猺蒼刺罕等，無尺籍伍符，無統屬，相謂曰阿哥，曰麻線，至稱主將亦然。器甲斑爛衣，裂衣、袖廣狹惟

短與臂同。衣幅長不過膝。袴如袖。裙如衣。總名曰草裙草袴。固脰以獸皮。曰護項。束要以帛。兩端懸尻後若尾。無問晴雨。被氈毯。狀絕類犬。按慈管雜記、溪蠻叢笑等書所載。五溪之蠻。蠻槃瓠種。爲曰猫、曰猺、曰獠、曰犵狫、曰犵狑。字皆從犬。則蠻所謂苗犬者。信然。軍中無金鼓。雜鳴小鑼。以節進止。其鑼若賣貨郎擔人所敲者。夜遣士卒伏路。曰坐草。軍行尚首功。資抄掠。抄掠曰檢刮。檢刮者。盡取而擔有子遺之意。所過無不殘滅。擄得男女。老羸者。甚幼者。色隨者。殺之。壯者曰土乖。幼者曰賴子。皆驅以爲奴。人之投其黨者。曰入火。婦人醜而哲者。畜爲婢。曰夫娘。人有三四婦。多至十數。一語不合。即剸以刃。與之處者。得至日莫無恙。則心竊自賀。古云。好則人。怒則獸。形容盡之矣。是月。逆相又以王與敬鐵元帥事。守松江。與敬據郡。擁平江。完者遣部將蒲亮、昌成來。與敬奔。苗有松江。火一月不絕。城邑殆無噍類。惟獲免者。亦舉刑去兩耳。掠婦女。劫貨財。殘忍貪穢。慘不忍言。官庾尚有粟四十萬餘。籍爲已有。越五十日。平江兵破澱湖柵。苗夜遁去。秋。平江兵入杭。苗將吳大旺敗。完者自嘉興來。駐兵城中。棄市橋外。未即進。民自爲戰勝。完者兵淫刑以逞。嘉興僅保孤城。城之外悉遭兵燹。有窮目力所至。無寸草尺木處。完者雖陽浮尊事丞相。生殺予奪。於已是決。丞相僅得署成案。然浙江之南則行御史臺總督官酒里古思。遣德路則遣魯花赤古篤魯丁。各自爲守。苗不敢犯其境。完者之威令。僅行於杭州、嘉興兩郡而已。築營德勝堰。周圍三四里。子女玉帛皆在焉。且以爲鄉塢計。用法剝深。任戮立威。而鄧子文、金希尹、王彥良之徒。又悉邪佞輕佻。左右交煽。氣燄翕忽。時左丞李伯昇、行樞密同知史文炳、行樞密同僉呂珍等。皆先尅淮旅而降順者。丞相以其乘攻殺之。既受圍。遣吏致牲酒於文炳。爲可憐之寬曰。願少須臾毋死。得以底裏上路。報不可。完者乘蹤力戰。敗。盡殺所有婦女。自經以死。獨平章慶童女以先往在富陽。得免。平章女已嘗許嫁親王。爲完者強委禽焉。至是未及三月。故數其罪者此居首。諸軍開門納款。惟恐弗先。文炳解衣裹屍瘞之。祭哭盡哀。十八年秋八月也。完者部將宋興在嘉興閉城自守。亦攻降之。城中燔燬者三之二。民遇害者十之七。

南村野史曰。苗入華夏。民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也。國以民爲本。本不固矣。邦奚以寧。爲之將若相者。在於明黜陟。嚴賞罰。奉將天威。降者招之。逆者討之。以培國家之本。可也。顧於此而不爲。又無他奇謀遠略。而乃借重於非類。正猶開虎兕之柙而使赴犬羊耳。尚冀保民命。爲社稷計。一何愚哉。罪惡貫盈。天怒於上。敗亡戮辱。身膏草野。民爭以爲快。實亦自取之也。惟完者則有說焉。完者寵榮過望。豈有貳志。忠君愛民之道。顧亦見諸行事。獨矜己犯分。貪財好色。固爽性所然。君子資備賢者。於此可以略之。則罪亦未至於死也。兼以所部吏卒。視完者起身等寒微。故威令有所不信。急之則恐內變。緩之則壞法敗度。遂卒至於如此。亦可哀矣。又惜乎草草之舉。斷自一時。吾恐國家之本。劃刈殆盡。雖有智謀之士。亦無如之何矣。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也。

雙硯堂

周待制月嚴先生。葬貫地於府城之鄭坦兒坊。倒義塾以敘後進。築礎時。掘地深纔數尺。有青石。獲雙硯。

硯有款識。乃唐鄭司戶虔故物。熟既成。遂名雙硯堂。爾後。先生之弟本道先生屏。登庚申科。仕至惠州判官。虔字弱齋。俗謂爲坦兒云。

嫁妾猶處子

先師發先生。諱字伯全。壬申科進士。端重清慎。語不傷氣。嘗內一女婢。風姿秀雅。殊可人意。室氏初先生私之。正色而荅曰。我之所以戮此者。欲以侍巾櫛耳。豈有他意哉。汝乃反欲敗吾德耶。即具貲嫁之。果處子也。先生雲間人。

新碧窯詩

京口天慶觀主孟碧窯。江西人。嘗爲龍翔宮管記。國初時。詔赦至。感而有詩曰。乾坤殺氣正沉沉。又聽燕臺降德音。萬口盡傳新詔好。累朝誰念舊恩深。分茅列土將軍志。問舍求田父老心。麗正立班猶昨日。小臣無語淚霑襟。又哀被虜婦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臙脂。又咏胡婦云。塑柳垂樊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簾看回姑。

玉腴

江鄰幾雜志云。丁正臣齋玉腴來館中。沈休文云。福州人謂之佩瓠。即今魚脊是也。

蟹斷

陸龜蒙蟹志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尅。然後任其所之。蚤夜曹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斷。然緯蕭二字尤奇。

作今樂府法

喬孟符。博學多能。以樂府稱。嘗云。作樂府亦有法。曰鳳頭豬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槩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可以言樂府矣。此所謂樂府。乃今樂府。如折桂令、水仙子之類。

岷江綠

太師伯顏擅權之日。刻王微微都、高昌王帖本兒不花、皆以無罪殺。山東悉吏曹明善。時在都下。作岷江綠二曲以風之。大書揭于五門之上。伯顏怒。令左右暗察得實。肯形捕之。明善出避吳中一僧舍。居數年。伯顏事敗。方再入京。其曲曰。長門柳絲千萬縷。總是傷心處。行人折柔條。燕子銜芳絮。都不由鳳城春做主。長門柳絲千萬縷。風起花如雪。離別重離別。樂折復樂折。苦無多舊時枝葉也。此曲又名清江引。俗曰江兒水。

溫暾

南人方言曰溫暾者。乃懷暖也。唐王建宮詞。新晴草色煖溫暾。又白樂天詩。池水煖溫暾。則古已然矣。

飛雪渡

飛雪渡風浪甚惡。每有覆舟之患。有一少年子。放縱不羈。皆以所生年月日時就日者問平生貧富壽夭。

有告曰、汝之壽莫能踰三旬、及猶叩他日者、言亦多同、於是意謂非久於人世、乃不娶妻、不事生產作業、每以輕財仗義爲志、嘗俟船渡榜、見一丫髻女子、徘徊悲戚、若將赴水、少年亟止之、問曰、何爲忽生如此、答曰、我本人家小婢、主人有姻事、暫借親眷珠子耳環一雙、直鈔三十餘、定今日送還、覓於中途失去、寧死耳、焉敢歸、少年曰、我適拾得、但不審果是汝物否、方再三辨問顆數裝束、實是、遂同造主人、主人感謝、欲贈以禮、辭不受、既而主人怒此婢、遣嫁業梳剃者、所居去渡所只尺間、期歲、少年與同行二十有八人、將過渡、道遇一婦人、拜且謝、視之、乃失環女也、因告其故於夫、屬留午飯、餘人先登舟、俄風濤大作、皆罹魚腹、蓋少年能救人一命、而造物者亦救其一命以答之、後少年以壽終、渡在溫之瑞安、

漢子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按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又段成式廬陵官下記、章令去西蜀時、彭州刺史被縣令密論訴、章前期勘知、屬刺史詣府陳謝、及迴日、諸縣令悉遠迎、所新者爲首、大言曰、使君今日可謂朱研盍丹矣、刺史笑曰、則公便是研朱漢子也、

長年

吾鄉稱舟人之老者曰長老、長上聲、蓋唐已有之矣、杜工部詩云、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古今時語、謂川峽以篙手爲三老、乃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耳、因思海船中以司柁曰大翁、是亦長老三老之意、

龍見寫興

攜李郭元之言、至正乙未秋七月三日、城東馬橋上白龍掛、冒風怪雨、天關黑若深夜然、境民居五百餘所、大木盡拔、木自半空墜下、悉折爲二、雜以萬瓦亂飛、溪水直立、人皆呼號奔走、不暇顧妻子、龍由馬橋歷城北北瀝橋、竄太湖而去、時方在家、家去城可三里許、如聞萬屋齊壓、急出戶四望、黑雲洶湧、失府城所在、經一二時、方乃開霽、不一年、爲戰鬬之地、凡龍所過處、荊棘塞烟、衰草野燐、視昔時之繁華、如一夢也、

星入月

松江孫元璘言、至正己未七月六日夜、自平江歸、泊舟城西柵口、方掀蓬露坐、忽見一星、大如栝碗、色白而微青、尾長四五丈、光燄燭天、戛然有聲、由東北方飛入月中而止、此時月如仰瓦、正乘之、無偏倚、若人以手拾置其中者、嘗記宋張端義貴耳集云、丁亥年、余爲儀真錄參、十月二十三日夜、因觀天象、見一星入月、算曆者鄭淮、絕早相別云、昨夜星入月、恐兩淮兵動、不可住、徑喚渡過建康、余問之、右有此否、鄭云、漢獻帝時、一次星入月、今再見也、十一月十二日、劉倬舉兵僇孝姑、姑反戈、一城狼狽、僅以身免、謂此兵禍未泯也、據此說、則松江之禍、亦非偶然、松江自丙申二月十八日軍亂、越三日、苗來尅復、首尾兩月之間、焚殺擄掠、十里之城、悉化瓦礫之區、視他郡尤可畏、是則星入月不知此時在於何所

分野、應乃松江獨應其兆與、

軍中禮士

漸省參政黨公摶霄、字孟起、以名行、當至正癸巳之間、總兵戍昱嶺、獨松千秋三關日、號令嚴肅、民賴以安、及尅復諸郡、不殺擄、不抄掠、其御將帥也、凜然不可犯、而四方之士歸之者、禮遇勤至、尊酒在前、起立捧觴、既恭且和、然復取其所長而懲之、若蘧公者、可謂得待士之體矣、

不耐煩

不耐煩三字、見宋晉庾登之弟仲文傳、

阿誰

阿誰二字、見三關志鄉統傳、

輟耕錄卷第九

文章宗旨

盧疎齋先生文章宗旨云、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興雅騷、言不關於世教、義不存於比興、詩亦徒作、夫詩發乎情、止乎禮義、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斯得性情之正、古人於此觀風焉、賦者、古詩之流也、前極宏侈之規、後歸簡約之制、故班固二都之賦、冠絕千古、前極鋪張鉅麗、故後必稱典謨訓誥之作終焉、厥後十數作者、做而傚之、蓋詩人之賦必賦以則也、古今文章大家數、甚不多見、六經、不可尚矣、戰國之文、反覆善辨、孟軻之條暢、莊周之奇偉、屈原之清深、爲大家、西漢之文、渾厚典雅、賈誼之俊健、司馬之雄放、爲大家、三國之文、孔明之二表、建安諸子之數篇而已、西晉之文、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敘而已、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剛削、爲大家、夫孰不知、然古文亦有數、漢文、司馬相如、揚雄、名教罪人、其文古、唐文、韓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師作爲苦澁、非古、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粹、老蘇之芹勁、是蘇之神俊、而古作甚不多見、蓋清廟茅屋謂之古、朱門大廈謂之華屋、可謂之古、不可太艱玄澀謂之古、八珍謂之美味、可謂之古、不可、知此者、可與言古文之妙矣、夫古文以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爲高、無排句、無陳言、無贅辭、夫記者、所以紀日月之遠近、工費之多寡、主佐之姓名、敘事如書史法、尚書顧命是也、敘事之後、略作議論以結之、然不可多、蓋記者、以備不忘也、夫敘者、次序其語、前之

說勿施於後。後之說勿施於前。其語次第不可顛倒。故次序其語曰敍。尙書敍。毛詩敍。古今作序大格樣。書序首言非卦書契之始。次言皇墳帝典三代之書。及夫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亡漢興求書之事。詩序首言六義之始。次言變風變雅之作。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碑文惟韓公最高。每碑行文言道人殊而目。首尾決不再行蹈襲。神道碑揭於外。行文稍可加詳。埋文壙記。最宜謹嚴。銘字從金。一字不汎用。蓋爲文者。宜如古詩雅頌之作。行實之作。當取其人平生忠孝大節。其餘小善寸長。書法宜略。爲人立傳之法亦然。敍、取古詩狠戾其刮之義。犯而則躁其刮。戾語不可多。多則冗。尾語宜峻峭。以其不可復加之意。說則出自己意。橫說豎說。其文詳瞻抑揚。無所不可。如韓公師說是也。眞公編次古文。自西漢而下。他並不錄。迄唐惟登韓公四記。柳公游西山六記而已。古文之難。豈其然乎。

麻荅把曆

耶律文正王。於星曆筮卜雜算內算。許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曆。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荅把曆。蓋回鶻曆名也。

續演雅發揮

白洪淵先生續演雅十詩發揮云。海青羽中虎。燕燕能制之。木隙沉大舟。關尹不吾欺者。海青俊禽也。而羣燕緣撲之。卽壓物受於所制者。無小大也。一右草食押不盧。雖死元不死。未見滌腸人。先聞棄贅子者。漠北有名押不盧。食其汁立死。然以他藥解之。卽蘇華佗洗腸胃攻疾。疑先服此也。二右雖令珠玉唾。出彼蒙蒼腸。仁人不爲賈。良賈宜深藏者。和林有尼。能吐珠玉雜寶也。三右嬰啼開木枝。撫乳見茅茹。何如百年身。反爾無根據者。漠北糧羊角。能盡羊。其大如兎。食之肥美。嬰啼木枝。見山海經所載。四右西狩獲白麟。至死意不吐。代北有角端。能通諸國語者。角端、北地異獸也。能人言。其高如浮圖。五右纔脫海鵝喙。已登方物輿。仰而勿啾啾。我長非儒如者。小人長僅七寸。夫婦二枚。形體雖具也。六右鵲尾大如斛。壁車載不起。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者。西蜀有鵲。尾大於身之半。非車載尾。不可行也。七右八珍殺龍鳳。此出龍鳳外。荔枝配江蚝。徒誇有風味者。謂迤北八珍也。所謂八珍。則醍醐、麈沉、野駝蹄、鹿唇、駝乳糜、天鵝炙、紫玉漿、玄玉漿也。玄玉漿卽馬奶子。八右凜人薪巨松。蓋山八百里。世無奚超勇。惆悵度易水者。取松煤於凜陽。卽今上都。去上都二百里。卽古松林。千里。其大十圍。居人薪之將八百里也。九右兩駝侍雪立。終日飢不起。一覺沙日黃。肉屏那足擬者。沙漠雪盛。命兩駝趺其旁。終夜不動。用斷梗架片氈其上。而寢處於下。煖勝肉屏。且不起心兵也。十右

而花子

本婦人而飾用花子。起自唐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黥迹。大曆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黥錢黥。事見酉陽雜俎。

奇疾

今上之長公主之駙馬剛哈剌咱駙王。因墜馬。得一奇疾。兩眼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胷。諸醫罔知所措。廣

惠司卿孟只兒。乃也里可溫人也。得疾此疾。遂剪去之。頭間復生一舌。亦剪之。又於眞舌兩側各上一指許。却塗以藥。而愈。時元統癸酉也。廣惠司者。回回之爲醫者隸焉。

磨兒鞋

襄州穀城縣城門外道傍石人缺刻。腹上有字云。磨兒鞋。慎勿言。是亦金人之流也。距縣四五十里。有石人二。相偶而立。腹上題刻。一云已及。一云未匝。不可得而詳也。浮休日錄

葛大哥

吾鄉臨海章安鎭有蔡木匠者。一夕。手持斧斤自外歸。道由東山。東山、衆所殯葬之處。蔡沉醉中。將謂抵家。捫其棺。曰。是我榻也。寢其上。夜半。酒醒。天且昏黑。不可辨。未免坐以待旦。忽聞一人高呼。棺中應云。喚我何事。彼云。某家女病損。蓋其後園葛大哥祥之耳。卻請法師捉鬼。我與你同行一觀如何。棺中云。我有客至。不可去。蔡明日詣主人曰。娘子之疾。我能愈之。主人驚喜。許以厚謝。因問屋後曾種葛否。曰然。蔡掘地翻掘。內得一根。葛巨。斫之。且有血。煮啖女子。病卽除。

萬柳堂

京師城外萬柳堂。亦一宴游處也。野雲廉公、一日於中置酒。招疏齋盧公、松雪趙公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執盃。歌小聖樂云。綠葉陰濃徧池亭。水閣偏趂涼多。海榴初綻。朵朵蹙紅羅。乳燕雛鶯弄語。對萬柳鳴蟬相和。驟雨過。似瓊珠亂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幾。念良辰美景。休放虛過。窩貨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賓宴賞。飲芳醑、淺斟低歌。且酩酊。從教二輪。來往如梭。既而行酒。趙公喜。卽席賦詩曰。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蓮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只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此詩集中無。小聖樂乃小石調曲。元遺山先生好問所製。而名姬多歌之。俗以爲驟雨打新荷者是也。

樹鳴

金石草木之變異。雜見於傳記。數年來。天下擾攘。怪事尤甚。信前人之書不誣也。至正丙申。浙西諸郡皆有兵。正月。嘉興楓涇鎭。戴君寶門首柳樹若牛鳴者三。主人與僕從悉聞之。斬其樹。不一月。苗軍抄掠貨產。又兩月。屋燬于兵。是歲寒食日。海鹽州趙初心。率子姓輩。詣先塋汛掃松楸。忽聞如老鶴作聲。憂憂不絕。審聽所在。乃是一柏樹頭間。衆樹同聲和之。一二時方止。舉家惶惑。至八月。苗軍火其居。明年六月。紅軍掠貨財婦女。而姪善如死於難。予親見君寶館賓黃伯成與初心之孫元衡說。元衡、善如子也。其事雖遲速不同。而二家之遭禍則一。吁。異哉。

松江官號

至正丙申正月。常熟州陷。松江府印造官號。給散吏兵佩帶。以防姦僞。號之製作。掛爲圓圈。繞圈皆火篠。圈之內一府字。以府印印府字上。圈之外四角。府官花押。民間臨曰。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裏無一人。紅軍府上坐。不二月破城。悉如所言。

割執

杭州赤山之陰、曰鑑氣泉、黃大癡所嘗結廬處、其徒弟沈生、狎近側一女道姑、同門有欲白之於師、沈懼、引廚刀自割其執、幾死、乘救得活、而瘠曰流血、經月餘不合、偶問諸閹奴、教以煅所割執、搗粉酒服、如其言、不數日而愈、

題屏謝客

三寶柱、字廷珪、色目人、頗以才學知名、雖湛於酒色、而能練達吏事、剛正有守、爲浙省郎中日、大作四句於門屏之上曰、逆刻蛟龍鱗、順捋虎豹尾、若將二伎論、尤比于人易、其意蓋以杜絕人之求請耳、然亦隘矣哉、終不顯達、而死于難、

婚啓

至元間、平原郡公趙氏、與西宋、宋繼王也、其子娶全竹齋少保之女、婚啓內一聯云、休光蔚北、苟安公位之居、回首江南、惟重母家之念、儘有味、

陶母碑

陶侃母得古正之道、發人倫之本、將示教於天下、謂朴散俗壞、樂淫禮闕、有子不教、不至於道、若失大訓、不可登於偉望、乃求師傅、延英茂、終日迫于用、不欲子卻客、俄而車蓋載止、饋餼並竭、苟失其人、子將不進、計雖始或、確然獨斷、謂髮可棄、訓不可失、乃金刀既止、黥髮鬢散、怡然無吝嗟之色、儻若待賓之具、上恐不足以顯恭、下未可謂訓子、顧其母激忿填膺、寸晷是學、不迨于至、以超聖人之域、煥乎賢者之業、且禮信仁義、君子之事、婦人何得而知、蓋世道大喪、其俗已亂、故婦人賢者得以行其事、千古之下、厥行獨明、當時爲人之父、爲人之母、觀斯行、聞斯舉、得不激厲乎、苟天下皆如陶母之志、則天下皆陶之子也、蓋人謂子幼而蒙穉、不致精訓、致悖大道、亂人紀、良可惜哉、銘曰、髮也者、爲養之具、資也者、致教之英、苟非禮、孰能作世之程、予敏之下、如陶之母、安可繼乎齊英、宗儀因讀府皇甫持正先生集、見陶母碑、不覺淚數行下、追惟先妣拳拳於教子、其有陶母之志、是故今翰林承旨蛻菴張先生、書所撰墓銘、有曰、夫家貧、劬力紡績、以給諸子、無廢學之辭、自顧不肖、不克勉于學、以成令名、罪莫大焉、謹錄于此、庶亦可以自懼也、

許文懿先生

婺州許白雲先生、謙、字益之、隱居金華山、四十年不入城府、著書立言、足以垂教後世、浙東廉使王公繼學、訪先生於山中、謂先生清氣逼人、可貴、既退、明日、出學行薦于朝、有錄其聚文至者、先生方講說、目不一少視、其無意於仕宦如此、先生歿、追謚文懿先生、

謚言

後至元丁丑夏六月、民間謚言、朝廷將采錄男女、以授鞭靼爲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于江之南、州縣村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年十二三以上、便爲婚嫁、六禮既無、片言即合、至

於巨室、有不待車輿親迎、輒徒步以往者、蓋懦懦焉惟恐使命戾止、不可逃也、雖守土官吏、與夫鞭靼色目之人、亦如之、甚莫能脫、經十餘日纔息、自後有貴賤貧富長幼妍醜匹配之不齊者、各生侮怨、或夫棄其妻、或妻忤其夫、或黜于官、或死于天、此亦天下之大變、從古未之聞也、吳中僧祖伯、號子庭者、素稱滑稽、口占絕句曰、一封丹詔未爲真、三杯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惟有姮娥不嫁人、又有人集古句云、翡翠屏風遇影深、良宵一刻直千金、其君今夜不須醒、明日池塘是綠陰、可謂深於命意者矣、

獻醫

世以療馬者曰獻醫、療牛者曰牛醫、周禮天官冢宰篇、獻醫、下士八人、注、獻、牛馬之屬、按此、則療牛者亦當曰獻醫矣、

想肉

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爲上、婦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兩紅間、外遍以火、或於鐵架上生炙、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燒殺、卻以竹帚刷去苦皮、或乘夾袋中、入巨鍋活煮、或刲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則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剜其兩乳、酷毒萬狀、不可具言、總名曰想肉、以爲食之而使人想之也、此與唐初朱粲、以人爲糧、從搗磨寨、謂啖醉人如食精豚者無異、固在所不足論、唐張鷟朝野僉載云、武后時、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止於客舍、飲之醉、並殺之、水銀和煎、并骨銷盡、後又欲食其婦、婦知之、踰墻而遯、以告縣令、令詰之、具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勑杖一百而死、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鄘在潁州、獲火光賊七人、前後殺人、必食其肉、獄具、鄘問食肉之故、其首言、某受教於巨盜、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沉、或有嬰不寤者、盧氏雜說云、唐張茂昭爲節鎮、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阿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笑曰、人肉脆而且腥、爭堪喫、五代史云、莨從簡、家世屠羊、從前仕至左金吾衛上將軍、嘗歷河陽忠武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之、趙思綰好食人肝、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爲糧、每犒軍、輒屠數百人、三國志云、吳孫高澧、好使酒、嗜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宋莊季裕雞肋編云、自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金虜暴以爲腊、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泛海到錢唐、有持至行在猶食者、老瘦男子、庾詞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之不美羹、小兒呼爲和骨爛、又通目爲兩脚羊、趙與時賓退錄云、宋朝王龜勳、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賜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間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卽殺而食之、太宗卽位、會有訴者、斬于洛陽、又知欽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倒籍隸海南、嗟夫、食人之肉、人亦食其肉、此兵革間之流慘耳、君子所不願聞者、其薛震輩、當天下宴安之日、而又身爲顯官、豈無珍羞美膳、足以厭其口腹、顧乃喜噉人肉、是雖人類而無人性者矣、終至於誅斬竄逐而後已、天之報施、不亦宜乎、

王用叟

王眉叟（壽）號溪月，杭州人。出家爲道士，受知晉邸，後以弘文輔道粹德眞人，嘗領郡之開元宮。浙省都事劉君時中（致）者，海內名士也。既卒，貧無以爲葬，躬往弔哭，周其遺孤，舉其柩葬於德清縣，與己之壽穴相近。春秋祭掃不怠。然此非行之於衆數中，尤不易得。

錢唐

錢唐二字，其來甚遠。按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頌秦德。西漢地理志亦有錢唐縣。今唐字從土，則誤矣。蓋以錢易土，及捐錢築塘等事，皆傅會之辭。自注世說者已然，況後世乎。

漱芳亭

道士張伯雨（天師）號句曲外史，又號貞居，嘗從王溪月眞人入京。初，燕地未有梅花，吳閒開宗師（全節）時爲嗣師，新從江南移至，護以穹廬，扁曰漱芳亭。伯雨偶遊其所，恍若與西湖故人遇，徘徊既久，不覺熟寢于中。眞人終日不見伯雨，深以爲憂。意其出外迷失街道也。夢覺，日已莫矣。歸道所由，嗣師笑曰：伯雨素有詩名，宜作詩以贖過。伯雨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憚五千里，將身跳入仙人壺之句。嗣師大喜，送翰林奏賢嘗所往來者，袁學士伯長、謝博士敬德、馬御史伯庸、吳助教養浩、虞修撰伯生、和之、他日伯雨往謁謝諸公，惟虞先生全不言儒者事，只問道家典故。雖著之，或不能詳，未問能作幾家符籙。曰：不能。先生曰：某試書之。以質是否。逮書七十二家。伯雨汗流浹背，輒下拜曰：眞吾師也。自是託交甚契，故與先生書，必稱弟子焉。伯雨，杭州人。

食品有名

水之鹹淡相交處產河豚。河豚、魚類也，無鱗類，常怒氣滿腹，形殊弗雅，然味極佳。長治不精，則能殺人。所以東坡先生在資善堂與人談河豚之美云：據其味，眞是消得一死。浙西惟江陰人尤珍之。每春首初出時，必用羞祭品畢，然後作羹，而鄰里間互相餽送以爲禮。腹中之脾，曰西施乳。夫西施，一美婦也，豈乳亦異於人耶。顧千載而下，乃使人道之不置如此。則夫差之亡國，非偶然矣。若鱔魚子名螳螂子，及松江之上海、杭州之海寧人，皆喜食蟛蜞蟹，名曰蝴哥嘴，以有極紅者似之故也。二物象形而云，又非西施乳之比矣。按類篇魚部引博雅云：鰣、鯉（音之）、鮒也。背脊腹白，觸物即怒，其肝殺人。正今人名爲河豚者也。然則豚當爲鮒。

火災

至正辛巳，莫春之初，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只理瓦台入城之任之日，衣紅兒童謠曰：火殃來矣。至四月十九日，杭州災，燬官民房屋公廨寺觀一萬五千七百五十五間，燒死七十四人。明年壬午四月一日，又災，尤甚於先。自昔所未有也。數百年浩繁之地，日就凋弊，實基於此。

落水閣亭

予嘗見落水閣亭一卷，乃五字不損本。今吳中分湖陸氏所藏，而趙彝齋之物也。彝齋、宋宗室子，諱孟堅，

字子固，蘇齋、其自號，居嘉興之廣陵，酷嗜古法書名畫，能作墨花，於水仙尤長。此帖，姜白石作，後歸霅川俞樗翁，蘇齋復從樗翁易得，寶玩，乘夜回櫂，至昇山大風覆舟，行李皆沒溺無餘，蘇齋立浸水中，手持此帖，示人曰：閣亭在此，餘不足介吾意也。因題八字于卷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

陰府辯詞

李子昭者，松江府提控案牘李宗慶子也。側室刁氏有娠，妻怒之，箠撻苦楚，晝夜不息，數次自經與溺，以省覺，不得死。竊自念曰：我苦就辭，亦必死耳。等死，何自求早死之爲幸。因多食海蜇與冷水，腑既落，血上充心，而身遂亡。不數日，鬼怪百出，婁得奇疾，宛若死者，但只心胷微溫，支體不僵。其家就床擡作一處，任其便溺。時以少飲納口中，輒咽，不與，亦不言飢。經三年餘，形骸枯槁，無復生理。家人蠱厭之，一夕忽甦，勇姑所扣寢室戶，舅姑曰：汝憑得至此，必爲鬼矣。曰：妾以復生，實非鬼也。願見舅姑，具告所然。舅姑驚恐，呼家人悉起，取火燭之。果此病軀，及覘其臥榻，已空。始信之。因問其詳，曰：妾爲亡婢訴冤，攝至陰府，即今撻詞也。命妾與婢對詞。妾以汝懷孕時，打罵則或有之，然未嘗令汝吞藥損墮。婢仇執甚堅，妾不得白。遂招承枷禁幽囹中。日得小叔以餅餌粥飯之類相餽，故不餒。今復得送妾還。入門，弄其兒，戲撻之一下，兒哭，遂推妾置竈上，即若夢覺者。但覺怠倦，故勉強至此。舅姑曰：汝既被禁，何自得釋。曰：會上帝有赦故也。急呼小郎婁問之。曰：適聞兒子驚啼云，夢見乃父擊其首，小郎蓋提控之次子泰甫，先爲其妹夫金可大所殺者。此婦至今強健，與夫見寓府城西郭，又復生兩子矣。志怪古或多，然漫書于此，以爲世之妬婦勸。

詩法

趙魏公云：作詩用虛字，殊不佳。中兩聯填滿方好，出處纔使唐已下事，便不古。

姓名者

莊綽雞肋編云：太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論語音註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陸德明取之，不知少陽篇何人所著。今世猶有此書否。吾衍聞居錄云：孤竹君，姓墨，名台（音怡）。初見孔叢子注，中子名伯遂，見周禮詠史詩注。伯、當作仲。若如吾說，則伯夷叔齊似又是名，非謚矣。

女諫買印

淮海張嚴先生開、寫吳門日，一僧權道衡者，頗聰慧，識道理，先生與之遊，偶市肆買印一顆，權嘗酬價，歸取鐵，先生適見主人以實告，遂用十五緡買之。語諸女，女曰：大人乃亦奪人所好。先生驚悟，即持送權，曰：先生愛而收藏，奚以贈曰：在彼猶在此也。權因辭曰：在彼猶在此也。相讓久之，沉諸淵而別，吁，若先生者，可謂善矣。孰謂異端中有此哉。然先生之女尤可敬也。

吳江塔頂箭

吳江華嚴寺浮圖之頂，望之，二矢著其上，鋒羽宛然可辨。相傳宋南渡初，金人黏罕乘快一發而中。又賈

似道出督時，祝矢自誓，亦中焉。故留題者有至今塔抄留遺跡，猶是元戎金僕姑之句。大德庚子，其寺主僧犇信大修浮圖，更其顛而新之，視向二矢，實四鐵條二，交貫橫亘，蓋必昔人以示補闕，且以防鵲鵲之巢，故耳。傳者所謂大妄也。且著此，以祛後世之惑。長樂鄭德璋、嘗有華嚴塔顛辨疑行於時，蓋郭嘗官此州，目擊其非。

素領

項後白髮曰素領，漢馮唐白首爲郎官，素髮垂領。

輟耕錄卷第十

御史五常

周景遠先生、馳名能文，爲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每日與朋友往復，其實更不樂，似有畢刺之意。大書壁上曰：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忽見，呼謂曰：我嘗又訪某人，汝乃失記何也。第補書之。因復謂曰：人之所以讀書爲士君子者，正欲爲五常主張也。使我今日謝絕故舊，是爲御史而無一常，寧不爲御史，不可滅人理，更赧服而退。

官倉入粟

今官府收斂秋糧之際，比先渭吉啓倉，於青龍方放房入粟六石六斗六升六合以應日，蓋國家初無定制，不知各處何以一皆如此，予意必取上下四方六合之盡耳。

食物相反

凡食河豚者，一日內不可服湯藥，恐內有荊芥，蓋與此物大相反，亦惡烏頭附子之屬。予在江陰時，親見一儒者因此喪命，其子尤不可食，能使人服死，嘗水磨試之，經宿，顆大如芡實，世傳中其毒，頃獻穢物乃解，否則必亡。又聞不必用此，以龍腦浸水，或至寶丹，或橄欖，皆可解，後得一方，用槐花微炒過，與乾蕪支各等分，同搗粉，水調漉，大妙。

先聖諸諱

趙魏公刻私印曰水晶宮道人、錄唐周草窗先生密、以瑪瑙寺行者鬬比之。魏公遂不用此印。後見先生同郡崔進之樂肆懸一牌曰養生主藥室，乃以敢死軍醫人對之。進之亦不復設此牌。魏公語人曰：吾今日方爲水晶宮叶氣矣。先聖雖諱諱，自是可喜。

馬判

馮公士啓夢雲言爲八番雲南宣慰司令史日，嘗因公差抵一站，日已莫矣。站吏告曰：今夜馬判上岸，麻線須暫停驛程以避之。問其故，閉目搖手不敢言。公怒，便上馬，行數十里，至大溪，忽見一物如屋，所謂烏刺赤者，下馬跪泣，若告訴狀，呼問何爲，亦閉目搖手弗答。於是下馬祝之曰：某許昌人，竊祿來此，苟天命合盡，爾其啖之，否則容我行。祝畢，即轉入溪中，腥風吳霧，觸人口鼻。既而各上馬，比曙，抵前站。站吏驚曰：是何麻線，大膽若是耶。公問此爲何物，始敢言曰：馬蟥精也。麻線方言曰官人，烏刺赤、站之牧馬者，公官至禮部尚書。

字訓

善字訓多字，詩載馳，女子善懷，鄭箋，善猶多也。漢書，岸善崩，善亦多也。

丘真人

大宗師長春真人、姓丘氏、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棲霞縣濱都里人也。祖父業農，世稱善門。金皇統戊辰正月十九日生，生而聰敏，有日者相之曰：此子當爲神仙宗伯。大定丙戌年十九，辭親居崑崙山，依道者脩真了亥，謁重陽全真開化王真君嘉於海寧，請爲弟子。戊申，召見闕下，隨還終南山貞祐乙亥，太祖平燕城，金主奔汴。丙子，復召，不起。己卯，居萊州，時魯齊人宋宋遣使來召，亦不起。是年五月，太祖自乃蠻國，遣近侍劉仲祿，持一手詔致聘，十一月，至隱所，詔文云：制曰：天厭中原，驕華大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慾莫生之情，反朴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圉共弊同憂，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兄弟，謀素和，恩素畜，練萬衆以身人之先，臨百陣無念我之後，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爲一統，非朕之行有德，蓋金之政無恒，是以受天之佑，獲承至尊，南連趙宋，北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于國，千載百世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任太平，重治平，猶懼有闕，且夫刳舟刻楫，將欲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朕踐祚已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訪聞丘師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頤窮理，道沖德著，懷古君子之肅風，抱真上人之雅操，久棲巖谷，藏身隱形，闡祖宗之道化，坐致有道之士，雲集仙逕，莫可稱數，自干戈而後，伏知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慕無已，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懸闊，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侍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不遠千里，謹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悠遠爲念，或以黎民當世之務，或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啄唾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萬一，明於詔章，誠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應，亦豈遠衆生之願哉。故茲詔示，惟宜知悉。五月初一日筆。庚辰正月，北

行。二月至甄。欲候駕回朝謁。仲祿令從官葛剌馳奏。眞人進表陳情。表曰。登州棲霞縣志道丘處機、近奉宣旨。遠召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處機自念、謀生太拙。學道無成。辛苦萬端。老而不死。名雖揚於諸國。道不加於衆人。內顧自傷。衷情誰測。前者南京及宋國屢召不從。今者龍庭一呼即至。何也。伏聞皇帝天賜勇智。今古絕倫。道協威靈。華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赴海。不忍相違。且當冒雪衝霜。冒其一見。蓋聞車駕只在桓撫之北。及到撫京。聽得車駕遙遠。不知其幾千里。風塵頓洞。天氣昏黃。老弱不堪。切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令皇帝所。則車國之事。非己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爲難事。遂與宣差劉仲祿商議。不若且在燕京德興府等處盤桓住坐。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劉仲祿不從。故不免自納奏帖。念處機昔來歸命。遠冒風霜。伏望皇帝早下寬大之詔。詳其可否。兼同時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處機虛得其名。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伏望聖裁。詎兒年三月日奏。十月日。葛剌回。復奉勑旨曰。成吉思皇帝、勑眞人丘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具悉。惟師道踪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綸。地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兩朝頻召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啓。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磧。昔章來上。專爲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尚。朕以彼尚不遜。我伐用張。單旅獨臨。邊陲底定。來從去背。實力率之故。然久逸暫勞。莫心服而後已。於是載揚威德。略駐車徒。重念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遠辭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闊。瞻凡杖以非遙。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暮。師比平安好。旨不多及。十四日辛巳。十一月。至邪迷思干城。壬午三月。過鐵門關。四月。達行在所。時上在雪山之陽。舍館定。入見。上勞曰。他國徵聘皆不應。今遠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賜坐。就食。設二帳於御幄之東以居之。約日問道。以回紇叛。親征。不果。至九月。設庭燎。虛前席。延問至道。眞人大略荅以節慾保躬。天道好生惡殺。治向無爲清淨之理。上說。命左史書諸策。癸未。乞東還。賜號神仙。爲大宗師。掌管天下道教。甲申三月。至燕。八月。奉旨居太極宮。丁亥五月。特改太極爲長春。七月九日。留頌而逝。年八十。至元己巳。正月。旨詔贈五祖七眞徽號。而曰長春演道主教眞人。已上見蟠溪集、鳴道集、西游記、風雲慶會錄、七眞年譜等書。初。眞人自行在歸。道由宣德。日一宮家新居落成。禮致下願。將冀一言以爲祝。既入其室。默然無語。輒以所持鐵拄杖於窓戶牆壁上。頗毀數處而出。主人再拜希解悟。曰。爾屋完矣。完而必毀。理數然也。吾不爾毀。爾將無以圖厥終。今毀矣。爾宜思其變而欲完。克保全之。則爾與爾子子孫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弗替。主人說服。吁。眞人眞知道哉。

南池鵝

宋季。城信州。掘七處爲濠。百畝許。在郡南。曰南池。池之旁可居。衢爲里人屋。歸附後。遂魯花赤減徹據有其地。每春夏之交。羣鵝聒聒耳。凝食不安。會三十八代天師張廣微 奥材 朝京回。因以告。天師朱書符篆新瓦上。使人投池中。戒之曰。汝塊坍再喧。自是至今寂然。

鴈子

潰脊。太液池中。鴈雛鴈子。布滿充積。用鴈子甚佳。王維詩。鹿苑穿荷葉。蓮花百鳥兒。又詩。

經辦官錢

浙省原濟庫。藏差杭城酒官戶若干名充役庫子。以司出納。北一家中陵用官錢太多。無可爲償。所刑主某、素號殘忍。乃拘其妻妾子女子官。又無可爲計。則命小舟載之。求食於西湖。以督納官。見妻鬼馬。不肯聽。趨爲鮮于伯幾先生 樞 作湖邊曲云。湖邊蕩槳誰家女。綠慘紅愁羞不語。低回忍淚傍郎船。貧得船頭強歌舞。玉壺美酒不須憂。魚腹應藏乘如土。陽臺夢短匆匆去。鶯鎖生寒愁日暮。安得義士掠予金。遂令桑濮歌行路。後主之子孫有爲娼者。天之報施一何捷也。

鼎作牛鳴

義興王子明家。饒於財。所藏三代彝鼎。六朝以來法書名畫。皆冠浙右。每年必祈一籤於烈帝廟。以卜休咎。一歲。籤詞有曰。開溝鑿井。當得古鼎。殊不以爲意。家人以商賈至洋。夾谷郎中者。藏一商彝。絕精妙。示之曰。恐爾主翁未必有此物也。歸以白。即遣齎金購得之。比藏。皆不能及。至正壬辰。寇起靖黃。將由義興取道犯浙西。子明盤其所藏。鑿深窖以埋之。彝亦在列。既入窖。作牛鳴者七夜。頗可怪。取出寄田家。其窖後遭發掘。獨此彝獲存。

麋糟

俗語以不潔爲麋糟。按霍去病傳。麋皋蘭下注。以世俗謂蠱死殺人爲麋糟。然義雖不同。却有所出。

越民考

遇里古思、字善卿。西夏人。僑居松江。家貧。授徒以養母。性至孝。然落落不羣。善諧謔。名人士多與之遊。至正甲午。進士及第。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比視篆。天下雲擾。所在盜殺。君撫字周至。民愛之如父母。乙未秋。杭破。遇即克復。浙省左丞楊完者。以木部苗將按察布至。統洞蠻甚衆。意皆覬覦。虛管。又將流寄於我民也。縱虐恣暴。民皆束手。惴惴不敢與爭。無故劫府架閣照磨陳修家。妻妾幾被汚。君激怒填膺。指揮吏兵收之。郡民讙呼從事。皆遂盡死。後完者聞越民結義且固。終不敢調兵渡浙江。方集壯陷時。江南行臺官流避抵慶元。奉旨設治所於越。遂檄君總統義民護城池。君更募得勇悍者二千餘人。以果毅二字爲號。曰果毅軍。練習武事。分撥守要害。乃日與常所往來者、韓鮮飲醵。酣咏嘯。以爲娛樂。雖戶外上官至。不少延納。永康寇起。據有縣境。君收復。朝廷旌其功。除江南浙西道廉訪司知事。未上。又除江東建康道經歷。浙省丞相塔失帖木兒。便宜除行樞密院判官。君即日署諸參謀爲幕官。曰經歷。曰都事者。不可枚舉。時御史大夫拜住哥、任情禍吏爲爪牙。又自統軍三千。曰臺軍。紀律不嚴。民橫被擾害。有訴於君。君輒抑之。衆軍皆怨怒。然拜委瑣齷齪。惟以鈎距致財爲務。君不禮之。或以諫君曰。吾知上有君。下有民耳。安問其他。拜聞。頗銜之。遂與臺軍元帥列占、永安張某、萬戶閻塔思不花、王哈剌帖木兒等、謀殺之。未得間。戊戌十月廿二日。首事。出兵踰曹娥江。與平章方國珍部下萬戶馮某鬬。既不利。駐軍東關。單騎馳歸。拜意決矣。廿三日遲明。召君私第議事。入至中門。左右以鐵槌

鬨殺之。初甚秘。守陽軍自相謂。無已殺總督官。我輩幸也。民始有聞之者。走白君部將浙東僉元帥黃中。諸參謀聞變。奔遁不顧。至有除城以出行四五十里者。初夜二鼓。中提軍入城。屯戒甚嚴。非未及知。中臥病。方飲藥。得少汗。尚昏沉困頓。左右扶掖。擐甲上馬。遇臺軍於江橋。鬬十數合。被傷陷壓。身當矢石。郡民老幼皆號泣曰。殺我總督官。我尚何生。爲壯者助中軍殊死戰。臺軍一敗塗地。斃其二營。入非家。婦侍奴隸死者相枕藉。一女爲除官陳某所掠。舉君屍。無元。大索三日。得于溺池中。拜與二子匿處牢幽隱處。民搜見之。齊哭其面。且罵曰。賊賊。我總督官何罪。而令致於此耶。不自殺。就以歸中。軍中殺之。中解其縛。率諸軍羅拜之。曰。總督官忠肝義膽。照映天地。人神所共知。公信任憸邪。使國家之柱石隕于無辜。我之復讐。明大義也。殺我主將者。既已斬之。公幸毋罪。拜執中以泣曰。我之罪尚何言。尚何言。繼而軍民爲君持服爲位以祭。私謚曰越民考。越六日。拜自勦。納印綬去。其印是夜遺失。中以白金百兩購得於一卒以還。行臺者。君未死先三日。有星大如栝。紅光燭天。壓鎮粵門。化爲石。及君出師。識者已卜君之有死兆矣。至是果驗云。

南村野史曰。兵、凶器也。戰、逆德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吾夫子必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孝子路行三軍之間。夫適里。苦思受任之初。殊有古賢縣令之風。一握兵柄。志滿意得。酣鬬廢事。輕謀首亂。不旋踵而身首異處。蓋亦平昔越己之過。有以醞成此禍與。微中。叩老母稚子亦皆凡主之肉耳。原其忠君愛民之心。昭然與日星相照明者。則無可議也。拜住爲國大臣。坐鎮四省。百官庶司。孰不聽令。邁之不奉。濠微。擅興師旅。明問其罪。黜之可也。斬之可也。而乃陰結小醜。作爲此態。是盜殺之。非公論矣。民心之所以不服。良以是也。噫。亨有尊爵重祿。而當國步艱難之日。既不思涓埃補報之道。又不責自己貪饕之非。反以謀害忠良爲先務。罔之無罪。得乎。故其妻妾子女遭罹戮辱。實自取之。尚復可憐哉。

三姑六婆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稳婆、穩婆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于此。而不致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蠍。庶乎淨宅之法。

不中用

不中用。不可用也。左傳成二年。郤子曰。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杜預注。不中爲之役使。

國字

杜清碧先生本字伯原。有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分隸草。以至於外蕃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夏同音。至正壬午。中書奏修三史。以翰林待制聘先生。起至武林。辭疾不行。盤桓久之。浙省平章廉里子山公巡幸時來訪。一日。語及聲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可侯切。此喉音也。石音無字。字爲苦。先生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之全氣也。平章甚說服。

水畜

陶朱公養魚經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魚也。此二字亦奇。

縛足

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縛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爲潘妃鑿金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江南新曲、若六朝詞人綺麗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色之妙麗。及言妝飾之華。眉目脣口纖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擺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白、李商隱之輩。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韓偓香奩集。有咏燭子詩云。六寸盤間光綴綴。唐尺短。以今較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惟道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纏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鏡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窅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爲妙。以此知札脚自五代以來方爲之。如熙寧元豐以前人猶爲者少。近年則人人相效。以不爲者爲恥也。

溺水不躍

漳州龍溪縣澳里人陳端才之妻蔡氏三玉。後至元間。本處寇起。掠其里。里媼集里中婦女同舟避難。寇追及。三玉所以水清衣。寇視三玉有姿色。欲先汙之。三玉紿曰。衣濕。更求衣。間寇取衣。投水死。寇曰。溺者必躍。以長竿絡鉤。俟其躍而縛之。屍竟不躍。寇退。三玉之父端廣、舟次上流。屍逐逆流附父舟。撈之不去。移舟迴河而上。屍從之上者三。父異甚。視則其女也。夫三玉一婦人耳。寧死不辱。出於天性。宜其貞爽不昧如此。

鎮陽

鎮陽田地野馬或與蛟龍交。遺精入地。久之。發起如笋。上豐下儉。鱗甲栉比。筋脈連絡。其形絕類男陰。名曰銷陽。卽肉從容之類。或謂里婦之淫者就合之。一得陰氣。勃然怒長。土人掘取。洗滌去皮。薄切曬乾。以充藥貨。功力百倍於從容也。

輕足

淮南潘子素輕。嘗作輕卦。譏世之仕宦人以交梯滑稽而得顯爵者。雖曰資一時之謔浪調笑。不爲無補於名教。卦辭曰。輕亨。可小事。亦可大事。象曰。輕亨。天地輕而四時行。日月輕而晝夜明。上下輕而萬事成。輕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木。輕。君子以容身固位。初六。輕出門。無咎。象曰。出門便輕。又何咎也。六二。傳于鐵轍。象曰。傳于鐵轍。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終日輕輕。厲無咎。象曰。終日輕輕。雖危無咎也。九四。樸稜吉。象曰。樸稜之吉。以隨時也。六五。神輕。象曰。六五神輕。老於事也。上六。或錫之高爵。天下椰榆之。象曰。以輕受爵。亦不足敬也。此篇或者又謂自宋末卽有非潘所造。未審是否。後平江蔡宗魯。衛作客卦爻配之曰。客亨。利居閒。不利有所爲。象曰。客、鄙嗇也。利居閒。無所求也。不利有所爲。恐致禍也。初六。居富。客於周急。悔亡。無攸利。象曰。客於周急。不恤其貧也。悔亡無攸利。已終有望也。六二。聽婦言。至客。不養其親。不恤其弟。貞凶。象曰。聽婦言。呢於私也。不養其親。忘大恩也。不恤其弟。失大義也。雖養弗時。亦致災也。故貞凶。九三。極客。客其財。不客其身。於行非宜。象曰。客其財。斯致富也。不客其身。乃輕

生也。六四、太吝。君子吉、小人凶。象曰、吝於君子、雖有言、無尤也。吝於小人、雖不有言、終有悔也。六五、不吝於色、務所欲、終以死亡。凶。朋來、吝於酒食、弗克獻、無咎。象曰、不吝於色、惑於淫也。務所欲、變其陰德也。終以死亡、凶可知也。朋來、從其類也。吝於酒食、誠大謬也。雖弗克獻、而無咎也。上九、居其家、不吝於內、長寡妻也。吝於教子、終無所成也。近扶風馬文璧、魂、又作謟卦曰、謟、貞亨。初吉終凶。利見小人、不利于君子。象曰、貞、正也。亨、通也。通乎正言、謟或加焉也。終凶、謟不由初也。利見小人、猶同類也。不利於君子、入於邪也。象曰、麗口掉舌、謟、君子以求名十禮。初九、謟于同朋、無咎。象曰、同朋于謟、又離咎也。九二、略施于民、吉。象曰、九二之吉、以新衆聽也。六三、來其謟、酒食用享。象曰、來其謟、民取則也。享其酒食、以崇功也。九四、飾言如簧、以娛彼心、用變南金。象曰、娛人獲金、不足道也。九五、君子終日高謟、壬用徵、安車以迎、終歲弗寧、後有凶。象曰、以謟受徵、不著也。終歲弗寧、祇足煩勞也。後有凶、不副實也。上六、莽謟不已、四方欲殺之。象曰、莽謟衆怒、殺之何過也。右三卦切中時病、真得風刺之正、因併錄之。

烏蜒戶

廣東采珠之人、懸絙于腰、沉入海中、良久得珠、摑其絙、舶上人挈出之。葬于龍鼉蛟龍之腹者、比比有焉。有司名曰烏蜒戶、蜒、音但。仁宗登極、特旨故免、時敬公戴卿爲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俾該管掾史立案、令廣東帥府抄具烏蜒戶一一籍貫姓名、冊中解他省、官曰、中書咨文無是、恐不必也。公曰、萬一乃中明德典、庶不害及良民、未幾、太后中使至、人咸服公先見之明。

重臺

凡婢役於婢者、俗謂之重臺。按左氏傳、昭公五年、臣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注云、日中爲王、食時爲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皂、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僕、晡時爲僕、日昳爲臺、晡、日中、出闕、不在第等。王公曠其位、又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臺、則所謂臺者、十等之至卑、今豈亦本是輿、然加以重字、尤有意。

日子

文選晉公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發檄時也。

輟耕錄卷第十一

寫像祕訣

王思善 繹 自號擬絕生、其先睦人、居杭之新門、篤志好學、雅有才思、至正乙酉間、攜李葉居仲庸、寓思善之東里、教授。余從永嘉李五峯先生 孝光 往訪之、時思善在諸生中、年方十二三、已能丹青、亦解寫眞。先生卽俾作一圓光小像、面部惟大如錢、而宛然無毫髮異。先生喜、作文以華之、爾後余復託交於非惟人目葬 [illegible] 遂與思善爲忘年友。思善繼得吳中顧周道 [illegible] 緒言、開發、益造精微、是故於小像特妙。其尊貌人之形似、抑且得人之神氣。嘗授余祕訣并采繪法、今著于此、與好事者共之。

凡寫像須通曉相法、蓋人之面貌部位、與夫五嶽四瀆、各各不侔、自有相對照處、而四時氣色亦異。彼方叫嘯談話之間、本眞性情發見、我則靜而求之、默識于心、明目如在目前、放筆如在筆底、然後以淡墨鉤定、逐旋積起、先鬧臺庭尉、次鼻準、鼻準既成、以之爲主、若山根高、取印堂一筆下來、如低、取眼堂邊一筆下來、或不高不低、在乎八九分中、則側邊一筆下來、次人中、次口、次眼堂、次眼、次眉、次額、次頰、次髮際、次耳、次髮、次頭、次打圈、打圈者、面部也、必宜如此一一對去、庶幾無纖毫損失、近代俗工、膠柱鼓瑟、不知變通之道、必欲其正襟危坐、如泥塑人、方乃傳寫、因是萬無一得、此又何足怪哉、呼、吾不可奈何矣。

采繪法

凡面色、先用三朱、胭粉、方粉、藤黃、檀子、土黃、京墨合和、襯底、上面仍用底粉薄箇、然後用檀子墨水幹染。面色白者、粉入少土黃、燕支不用、臙脂則三朱、紅者、前件色入少土朱、紫堂者、粉檀子老青入少臙脂、黃者、粉土黃入少土朱、青黑者、粉入檀子土黃老青各一點、粉薄罩、檀墨幹、已上看顏色滑潤加減用、又不可執一也。

口角、燕支淡、如要帶笑容、口角兩筆略放起。

眼中、白染暗子外兩箇、次用煙子點睛、墨打圈、眼梢微起、有摺、便笑。

口唇上、臙脂點。

鼻色、紅臙脂微暈。

面衽、淡墨水幹、麻、檀水幹。

鬚色、黑者、依髮、髮渲、紫者、檀墨即渲、黃紅者、藤黃檀子渲。

髮、先用墨染次用煙子渲、有間渲、排渲、亂渲、當自取用。

手指甲、先用臙脂染、次用粉染根。

凡染婦女面色、臙脂粉襯、薄粉罩、淡檀墨幹。

凡染法、白紙上、先染後却罩粉、然後再染提掇、絹、則先襯背後。

凡調合服飾器用顏色者、緋紅、用銀朱、紫花合、○槅紅、即銀朱、臙脂合、○肉紅、用粉爲主、入臙脂合、○柘枝綠、用枝條綠入漆綠合、○黑綠、用漆綠入螺青合、○柳綠、用枝條綠入槐花合、○官綠、即枝條綠是、○鴨頭綠、用枝條綠入高漆綠合、○月下白、用粉入京墨合、○柳黃、用粉入三綠標、并少藤黃合、○鵝黃、用粉入槐花合、○荊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黃標合、○艾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黃檀子合、○鷹背褐、用粉入檀子煙墨土黃合、○銀褐、用粉入藤黃合、○珠子褐、用粉入藤黃臙脂合、○鵝絲褐、用粉入螺青臙脂合、○露褐、用粉入少土黃檀子合、○茶褐、用土黃爲主、入漆綠煙墨槐花合、○麝香褐、用土黃檀子入煙墨合、○檀褐、用土黃入紫花合、○山谷褐、用粉入土黃標合、○枯竹褐、用粉土黃入檀子一點合、○湖水褐、用粉入三綠合、○蔥白褐、用粉入三綠標合、○棠梨褐、用粉入土黃銀朱合、○秋茶褐、用土黃入三綠槐花合、○油裏墨、用紫花土黃煙墨合、○玉色、用粉入高三綠合、○鼈色、用粉漆綠標墨入少土黃合、○醬子、用粉土黃檀子入墨一點合、○藍青、用三青入高三綠合、○金黃、用槐花粉入臙脂合、○雅青、用蘇青襯、螺青罩、○鼠毛褐、用土黃粉入墨合、○不老紅、用紫花銀朱合、○葡萄褐、用粉入三綠紫花合、○丁香褐、用肉紅爲主、入少槐花合、○杏子紅、用粉墨螺青入檀子合、○甃綾、用紫花底、紫粉搭花樣、○番皮、用土黃銀朱合、○鹿胎、用白粉底、紫花樣、○水獺褐、用粉土黃合、○牙笏、用好粉一點、土黃粉襯、○皂靴、用煙墨標、○柘木交椅、用粉檀子土黃煙墨合、○金絲柘、同上、不入墨、○紫袍、用三青臙脂合、○其餘一一不能

備載、在對物用色可也。

凡合用顏色、細色、頭青、二青、三青、深中青、淺中青、螺青、與蘇青、二綠、三綠、花葉綠、枝條綠、南綠、油綠、漆綠、黃丹、飛丹、三朱、土朱、銀朱、枝紅、紫花、藤黃、槐花、胡粉、石榴、顆綿、臙脂、檀子、其檀子用銀朱淺入老墨臙脂合。

相地理

江陰州、宋季時、兵馬司在州治東南里許平地上、司之後置土牢、歸附後、有葬地理者、以爲宜帝王居之、人問其故曰、君山龍脉正結於此、是以知其然也、若非之者、越數年、就其上起蓋三皇廟、亦奇術哉、君山、州之主山也。

狎娼遭毒

姑蘇鄭君輔、放浪不羈、爲潛府小吏、時督運至直沽、狎遊翠娼、挑逗大甚、殊弗拒之、或有進藥於鄭曰、此助陽奇劑也、鄭試傳之、數日後、陰器潰爛、若閹宦然、竟以此終其身、蓋皆爲後人戒。

夢

應之紹才、錢唐人、以鄉貢下第、任嘉興學正、丁父憂、仍寓居授徒、至正壬辰秋、避難于其諸生李氏子家、去城數十里、日奉賢鄉、李之從祖號太無、爲道士、住持紫虛觀之紹、一見若平生歡、八月廿九日、太無得中風疾、之紹饋藥療之、獲蘇、日一再詣問、九月四日、又自紫虛問疾、還寓、忽得疾、一中而殂、其妻楊氏、太史同僉瑀之女、就所館治喪、且以訃其母若弟於海寧及嘉興城中、紫虛之徒以其疾與太無同、不以告、是夜將半、太無忽呼弟子卓處靜報謂曰、適得夢甚怪、俾取紙筆書之、云於本觀所奉岳祠之前、見有某姓名一束、及卒二人、押男女各一、併持公文而來、內讀其詞曰、嘉興路城隍司淮海寧州城隍司牒、爲陸小道告至正八年內溺水事、寃屈未伸、今發陳喜兒、憑證、前去勘要應才、同解岳祠周府君取問、太無詢來使之詳、荅曰、陸小道者、嘉興百福坊人、而應才之婢也、爲其妻妬、逐之、遂赴水死、陳喜兒者、才之母也、時居海寧、偉字之奇、才之弟也、居嘉興城東、謂彼時不爲救護、故連逮耳、太無見陳氏帶鎖、衣白衣黃裙、問之、年六十有四、應偉荷校、衣青衣、錄其罪狀、皆歷歷可記、來使云、今若貴司移牒溫都統、爲之解釋、則尚可也、遂覺、始知之紹已逝、王君言與之紹有交承之好、同寄其所、明旦、來紫虛、太無因問應才之年及之奇之貌、皆如所夢、乃以告之、昌言馳報楊氏、楊即詣紫虛、拜懇太無于床下、謂夢中事皆實有之、復自訴其詳、且言其夫胸間尚溫、手足猶軟、故求移文解釋、仍躬禱岳祠、冀之紹之復生也、是日午後、之奇自城東來、衣青衣、云昨日亦得疾、與兄同、所見如太無夢、今雖少甦、猶憒憒莫知所以然、至夜、楊氏以憂懼、亦疾作、旋即無他、而之紹氣已絕矣、時建德都清溪僧宿紫虛、日擊其事、翌日遂行、不知往訃陳氏者歸報何如、及之奇之死生耳。

白醉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爲冬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鑼騰空、映

齊白醉、見清異錄、樓攻媿答取白醉二字以銘閣。

晉母辭拾遺鈔

晉以道宰江右一邑、日有村人早出賣菜、拾得至元鈔十五定、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來而欺我乎、縱有遺失、亦不過三兩張耳、寧有一束之理、況我家未嘗有此、立當禍至、可急速送還、毋累我爲也、言之再、子弗從、母曰、必如是、我須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但於原拾處伺候、定有失主來矣、子遂依命携往、頃間、果見尋鈔者、村人本朴質、竟不詰其數、便以付還、傍觀之人、皆令分取爲賞、失主新曰、我原三十定、方纔一半、安可賞之、爭鬧不已、相持至廳事下、孟推問村人、其詞質、又密喚其母審之、合、乃俾二人各具失者實三十定、得者實十五定、文狀在官後、却謂失主曰、此非汝鈔、必天賜賢母以養老者、若三十定、則汝鈔也、可自別尋去、遂給付母子、聞者稱快。

女奴義烈

朶那者、杭城東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某郡官所、朶那奉主婦日謹、主婦亦委以腹心、至正壬辰秋七月初十日、寇陷杭、刼官民府庫、至偉兀氏家、不得物、乃反接主婦柱下、拔刀磨頸上、諸侍俾皆散走、朶那獨以身覆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將軍利吾財、豈利殺人哉、凡家之貨寶、皆我所藏、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死、我當悉與將軍、不吝、寇允解主婦縛、朶那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散置堂上、寇爭奪之、竟又欲犯朶那身、朶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曾不奴他姓主、況汝賊乎、寇驚異、捨而去、朶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鎮貨、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時人莫不稱之曰義烈義烈云。

龍廣寒

龍廣寒、江西人、移居錢唐、挾預知之術、游湖海間、成推篤異人、或謂專持寂感報耳、祕呪故爾、寂感、卽俗所謂萬回哥哥之師號也、釋氏傳燈錄、師姓張、九歲乃能語、兄戍安西、父母遣問訊、朝往夕返、以萬里而回、號萬回、又護法論、虢州閿鄉張萬回法雲公者、生於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有兄萬年、久征遼左、初去萬里、母程氏思其信音、公早晨先母而往、至暮、持書而還、護法論乃宋無盡居士張商英譔、必有所據、按此、則師之靈通容有之、廣寒又行服氣導引之法、常佩小龜十數于身、至晚、乃解飼之、事母至孝、六月一日、母生辰、方舉觴爲壽、忽見北窓外梅花一枝盛開、人皆以爲孝行所感、士大夫遂稱之曰孝梅、賡詩者甚多、惟張菊存一篇最可膾炙、曰、南風吹南枝、一白點萬綠、歲寒誰知心、孟宗林下竹、至治初間、廣寒卒、時年百有八歲、猶童顏綠髮云。

夜航船

凡篙師於城埠市鎮人煙湊集去處招聚客旅裝載夜行者、謂之夜航船、太平之時、在處有之、然古樂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詩有明朝有物充君信、携酒三樽寄夜航之句、則此名亦古矣。

不快

世謂有疾曰不快、陳壽作華陀傳、亦然。

霍雷

至正庚子二月六日、浙西諸郡雷雹、雹大如掌、頃刻積深尺餘、人甚懼異、後閱李復中書雜記云、宋元符二年九月廿一日夜、鎮洮大雷、自初更至四鼓、凡一百三十餘雷、雹深二尺、後旬日、西羌叛、以有備無患、出師大捷、又周密癸辛雜識云、庚寅正月二十九日癸酉、余至揚陸、大雷雪、雪如練、而雷不止、天地爲之陰黑、平生所未見、據二說如此、然杭州自去歲十二月被圍、至三月兵退、豈卽書唐之讖與。

分疏

人之自辨白其事之是否者、俗曰分疏、疏、平聲、漢書袁盎傳、以不親爲解、顏師古注曰、解者、若今分疏矣、北齊書祖珽、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傳廣事王交結、珽亦見帝、令引人自分疏。

西皮

糅器謂之西皮者、世人誤以爲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馬韉、白黑而丹、自丹而黃、時復收易、五色相疊、馬鐙磨擦有凹處、粲然成文、遂以糅器倣爲之、事見因話錄。

媛屋

今之入宅興遷居者、鄰里醵金治具、過主人飲、謂之曰媛屋、或曰煖房、王建宮詞、太餓前日煖房來、則媛屋之禮、其來尚矣。

鬼室

溫州監郡某、一女及笄、未出室、貌美而性黠、父母之所鍾愛者、以疾卒、命畫工寫其像、歲序張設哭奠、常時則庋閣之任滿、偶忘取去、新監郡復居是屋、其子未婚、忽得此、心竊念曰、娶妻能若是、平生願事足矣、因以懸于臥室、一夕、見其下從軸中、詣榻前、敍殷勤、遂與好合、自此無夜不來、踰半載、形狀羸弱、父母詰責、以實告、且云至必深夜、去以五鼓、或齋佳果啖我、我荅與餅餌、則堅卻不食、父母教其此番須力勸之、既而女不得辭、爲咽少許、天漸明、竟不可去、宛然人耳、特不能言語而已、遂眞爲夫婦、而病亦無恙矣、此事余童子時聞之甚熟、惜不能記兩監郡之名、近讀杜荀鶴松窗雜記云、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可令生、余願納爲妻、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眞眞、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卽必應之、願則以青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遣顏劍、劍纔及顏室、眞眞乃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却上軟障、視其障、惟添一孩子、皆是畫焉、讀竟、轉懷抱間、已三十餘年、若杜公所書不虛、則監郡子之異遇有之矣。

牙郎

今人謂駔儈者爲牙郎，本謂之互郎，謂主互市事也。唐人皆互作牙，互與牙字相似，因訛而爲牙耳。

蕉屍如生

松江蟠龍塘普門寺側，一無主古蕉，至正己亥春，爲世里之張雕鑿發，有誌石，乃宋時錢參政良仁妹。詳惠淨以該恩奏封孺人，生一男五女，年六十有五，嘗捨田入寺，因於紹興四年十月，祔夫塋之右，破棺無穢氣，顏色如生，口脂面澤，若初傅者，冠服鮮新，亦不朽腐，得金銀首飾器皿甚多，至放其繡履，傳相玩弄。人以爲異。余聞漢廣川王去疾，發魏王子且渠冢，無棺槨，有石床，床下悉是雲母，末上二屍，一男一女，皆年二十餘，東首裸臥，顏色如生人，鬢髮亦如生人，此恐雲母之功。今此婦非日距今百七八十年，而亦不損壞，其理又何邪。

枯井有毒

平江在城峨嵋橋葉剃者門首簷下有一枯井，深可丈許，偶所畜猫墮入，適鄰家浚井，遂與井夫錢一緡，俾下取猫。夫父子諾，子既入井，久不出，父繼入視之，亦不出，業惶恐，繫索于腰，令家人次第放索，將及井底，亟呼救命，比拽起，下體已僵木如屍，而氣息奄奄，鄉里救活之，白于官，官來驗視，令火下燭，彷彿見若有旁空者，向之死人，一橫臥地上，一斜倚不倒，鈎其髮提出，遍身無恙，止紫黑耳。衆議以恐是蛟歷之屬，實之土焉。余意山嵐瘴癘，何能殺人，何況久年乾涸，陰毒凝結，納其氣而死，復奚疑哉。此事在至正己亥秋八月初旬也。後讀酉陽雜俎有云，凡冢井間氣，狀夏多殺人，先以雞毛投之，旋下無毒，迴彝而下者，不可犯，當以泔數斗澆之，方可入矣。得此一章，信余意之誠是也。

賢孝

前至元間，杭州有鄭萬戶者，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而奉事母夫人備極孝道。母誕日，垂至，預市文綵，段製袍爲壽，鍼工持歸，縫綴既成，爲油所汚，時估貴重，工莫能償，自經不死，鄰婦有識其母者，潛送入白之。至日，臥不起，子至，候問安否，見有憂色，請其故，曰，昨夢偶視新袍，適凡上油金飛，濺漬成珀，我情思殊不佳耳。子告曰，一袍壞，復製一袍，可也。夫人何重惜乃爾，母陽爲自解，遂起受子孫拜賀，如常歲。儀人咸以此爲賢母，而益見萬戶之孝。國朝婦人禮服，達靼曰袍，漢人曰團衫，南人曰大衣，無貴賤皆如之。服章但有金紫之別耳，惟處子則不得衣焉。今萬戶有姓者，而亦曰袍，其母豈達靼與，然俗謂男子布衫曰布袍，則凡上蓋之服，或可槩曰袍。

事物異名

暇日讀書，遇事物之異名者，偶記一二，以備采覽云。

割政　割剝之政也。史記帝紀三。

毫布　四國也。說文曰。

鱉魚　鱉魚也。史記文。

貌糖　獅子乳糖也。後漢孔融傳。

父馬　牡馬也。史記平準書。

香物　夢書曰夢得香物，婦女歸也。

清室　賦也。史記賈誼傳。

合草　宜男花也。傅玄賦。

毛席　毳也。後漢西域傳注。

竹萌　荀也。說文。

肩戚　戚，槍也。太平廣記。

木蜜　蜜子也。同上。

脂炬　燭也。杜陽雜編。

闍香　初香也。雜寶經曰，闍香長者善調香。

獵碣　石鼓曰獵碣。蘇鶚蘇記。

挾日　黃甲注甲凡十一日也。周禮天官。

丹若　石榴也。西陽雜俎。

竹糠　竹布也。後漢輿服志曰，竹糠三嶺。

練香　和香也。李賀詩，練香漬朱鬟。

石密　櫻桃也。同上。

雜穀　合香也。酒典四十三。

竹胎　荀也。說文。

毛布　稽也。詩七月箋。

玉滓　酒器也。

挾辰　辰十二辰，自子至亥也。左傳成九年。

金鏡刺肉

木八剌字西瑛，西域人，其軀豁魁偉，故人咸曰長西瑛。一日，方與妻對飯，妻以小金鏡刺臠肉，將入口，門外有客至，西瑛出肅客，妻不及啖，且置器中，起去治茶，比回，無兒金鏡處，時一小婢在側執作，意其竊取，拷問萬端，終無認辭，竟至損命，歲餘，召匠者整屋，揭瓦甃，積垢，忽一物落石上有聲，取視之，乃向所失金鏡也。與朽骨一塊同墜，原其所以，必是猫來偷肉，故帶而去，婢偶不及見，而含寃以死，哀哉，世之事有如此者甚多，姑書焉，以爲後人鑒也。

杭人遭難

杭民尚淫奢，男子臧厚者十不二三，婦人則多以口腹爲事，不習女工，至如日用飲膳，惟尚新出而價貴者，稍賤便鄙之，縱欲買，又恐貽笑鄰里，至正己亥冬十二月，金陵游軍斬關而入，突至城下，城門閉三月餘，各路糧道不通，城中米價湧貴，一斗直二十五緡，越數日，米既盡，糟糠亦與，常日米價等，有貲力人則得食，貧者不能也，又數日，糟糠亦盡，乃以油車家糠餅搗屑啖之，老幼婦女，三五爲羣，行乞於市，雖委色艷麗而衣裳濟楚，不暇自愧也，至有合家父子夫婦兄弟結束把臂共沈于水，亦可憐已，一城之人，餓死者十六七，軍既退，吳淞米航輻輳，籍以活，而又太半病瘦死，豈平昔浮靡暴殄之過，造物者有以警之與。

承天閣

平江承天寺，初啓大木，將造千佛閣，會浙省奏，責有司籍所在木植，官酬以價，寺一點僧，於閣木上背鑿萬歲閣三字，於是有司不敢取，及閣成，其字固在，諸寺觀凡起造，必作偈語題梁間，其餘則記柱持檁越主名，此所必然，獨承天諸殿俱否，至正丙申春，今張太尉士誠未歸順時，僞稱誠王，國號大周，改元天佑，曆曰明時，由淮渡浙，攻破平江，即承天以居，盡撤去殿上像，設坐於其中，且以僧元鑒字名其閣，豈亦有定數乎。

阿獺獺

淮人寇江南日，於臨陣之際，齊聲大喊阿擠擠，以助軍威。按朝野僉載，武后時，滄州南皮縣丞郭勝靜，每巡鄉，喚百姓婦，託以縫補，而姦之。其夫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懋往救解之，勝靜羞，諱其事，低身荅云，忍痛不得口唱阿擠擠，勝靜不被打。阿擠擠，據此，乃有所本。

海運

國朝海運糧儲，自朱清張瑄始。以爲古來未嘗有此。按杜工部詩，出塞云，漁陽豪俠地，鼙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又昔游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船，汎海凌蓬萊。如此，則唐時已有海運矣。朱張特舉行耳。

夫婦死孝

杜陽父友興，江陰人，隱居教授，娶吳，辟穡以資之。天曆間，浙右荒，米價騰踴，舉徙散去，困於飢餓。吳之兄弟，殷勤斬丘木，鬻其地，以少延餘息。陽父堅持不可，繼欲挈吳歸，吳曰，夫既盡孝，妾獨以不義自處，寧不食若粟，遂相枕藉而卒。

猪妖

至正辛卯春，江陰永寧鄉陸氏家，一猪產十四兒，內一兒，人之首面手足而猪身。

輟耕錄卷第十二

園池記

唐南陽樊宗師，字紹述，所譔絳守居園池記，艱深奇澁，讀之往往昧其句讀，況幾乎哉。韓文公謂其文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觀此記，則誠然矣。宋王晟、劉忱、嘗爲解釋，今不復有，偶得潔陽趙仁舉、字伯昇、箋註本，句分字析，詞理煥然，因書其記，傳其句讀，以便披覽云。有宋解者，又須觀全註可也。點法，○爲句。○爲讀。記曰，絳郡東雍（瑫去聲）爲守（去聲）理所。○廛參（所今切）實沈分（分去聲）氣畜兩河潤。○有陶唐遺風餘思（思去聲）昏韓魏之相劍剖。○世說總其土田士人。○今無磽（口交切）瘠接。○宜。○得地形勝瀉水施法。○豈新田又蕞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興廢（州字或上句）人因得附爲奔儉。○將爲守悅致平理與（平聲）○徒侈心耗物害時與（與平聲）自將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知。○陣緬（音腆）緬（音腆）緬（音腆）瓜頤。○阿偃（上音下聲）梁（勿切）玄武隙。○守居制有北。○自甲辛苞太池沼。○橫硤旁。○源中癸灰。○木陰暴三丈。○餘（上或屬句）涎玉沫珠。○子午槳貫亭曰涸澌。○虹蜺雄雌。○穹窿（劉忍切）礙（但切）島坻（音脊）池淹淹委委（平聲）涉靡縵（莫半切）蘿蔔萃蔓紅刺相撐綴。○南連軒井。○陣中湧曰脊。○承守鬱嚏（雖逢切）思。○西南有門曰虎豹。○左彎虎搏（補各切）立。○萬力千氣。○底（音旨）發。○薤匿地。○努肩臍口牙快抗。○電火雷風黑山霞將合。○右胡人齋。○黃猄（於元切）、絮（力道切）珠。○丹碧錦繡。○身刀鑷鞭櫃稻（上刀切）白豹亥班。○飫距。○掌脾。○意相得

○東南有亭曰新。○前含（音鎮）曰槐。○有槐扈（戶護切）。○鬱鬱蔭後頤。○渠決決緣池西直南折廡赴。○可宴可衙。○又東驀渠曰望月（音軒）。○又東驀窮角池。○研雪曰梧。○有栢蒼青官士。○擁列與槐朋友。○蟾（徂銜切）陰洽色。○北俯渠。○憧憧來。○刮級面西。○巽鵶（鵶作鵶）閑。○黃原块天。○汾水鈎帶。○白言謁。○行且長間。○遠岡奇蘂。○近樓疊井閭點畫察。○可四時令奇士。○觀雲風霜露雨雪。○所爲（去聲）發生收斂賦歌詩。○正東曰蒼塘。○遲瀨西溝望。○瑤翻碧瀲。○光文切鏁。○梨深撓撓（奴巧切）收窮。○正北曰風隄。○乘携左右。○隄敖北回股勞。○墉（徒計切）捩（力計切）蹴墉。○御渠散池。○南橋檻。○景惟爛。○蛟龍鉤牽。○寶瀛蓬蘆（瀛蓬音瀛蓬）。○文文章章。○陰欲（呼合切）。○楚（都念切）歛（括切）。○煙濱鶴鬃桃李蘭蕙。○神君仙人衣裳雅冶。○可會脫赤熱。○西北曰麓。○蘇（音族）原。○開昭（呼來切）儲。○盧明茫茫。○鬼眼須耳。○可大客旅鍾鼓樂。○提鵬挈鸞。○僭（音蜀）池豪渠。○惟乘憐園。○正西曰白濱。○蒼（烏外切）深憐梁。○素女雪舞百佾。○水翠拔。○鄉鄉（虛郭切）千幅。○迎西引東士長尾。○挾橫埒（音劣）。○日卯酉（日或作白）樵途隱徑幽委。○蟲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漏刻詭婉（魚戰切）絢化。○大小亭館池渠間。○走池隄上亭後前。○陣乘墉。○如迎山氣峯擁。○地高下。○如原隰隄羣聚。○水引右。○自源三十里。○驂高（）槽絕○竇墉。○爲（或作其）池溝沼渠瀑漾（音戰）瀉終出。○汨汨（音于筆切骨非切）街衢畦町阡陌間。○入汾。○五樹木。○資士悍。○水汎（汎將切）宗族蕃茂。○旁陰遠映。○錦繡交巢枝香。○畹脈（作一句）絕他郡。○考其臺亭沼池之增。○蓋豪王才俟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往往有指可創起處。○余退常吁。○後其能撫。○果有不（否）補建者。○池由於煬。○及（當作及）者雅文安（薛雅叢人安）人藝士藥臺爲拒。○幾（平聲）附於汚宮。○水本於正平軌。○病井滿生物齊。○引右。○沃瀞人便。○幾附於河渠。○嗚呼。○爲附於河渠則可。○爲汚於汚宮其可。○書以薦後君子。○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記。又死一木。亦莊解者。不著姓名。

所分句讀與前略有不同處，併附于此。絳。○即東雍爲守理所（作一句）世說。○土田。○士人。○宜。○得地形勝。○自將失曦窮華。○陣緬（作一句）孤頤。○阿偃玄武。○守居。○制有北。○自甲辛苞大池。○泓橫硤旁（作一句）。○潭中。○癸灰木腔（作一句）。○瀑三丈餘（作一句）。○子午槳。○虹蜺雄雌穹鞠覷（作一句）。○蘿匿地。○電火。○雷風。○右胡人。○黃鵠。○黃鵠墨珠。○丹碧。○錦繡。○身刀鑷鞭櫃稻。○白言謁。○行且長間。○遠岡奇蘂。○近。○可四時令奇士。○觀雲風霜露雨雪。○所爲（去聲）發生收斂賦歌詩。○正東曰蒼塘。○遲瀨西溝望（作一句）。○瑤翻碧瀲。○光文切鏁。○梨深撓撓（奴巧切）收窮。○正北曰風隄。○乘携左右（作一句）。○隄敖北回股勞。○墉（徒計切）捩（力計切）蹴墉（作一句）。○南橋檻。○景惟爛。○蛟龍鉤牽。○盧明茫茫。○鬼眼須耳。○日卯酉（作一句）。○樵途隱徑幽。○蟲鳴聲。○晝夜。○大小亭館。○池渠間。○走池隄上。○亭後前陣乘墉（作一句）。○如迎山氣峯擁。○地高下（作一句）。○鑿高槽（作一句）。○絕竇墉（作一句）。○爲（此作其）池溝沼渠瀑漾（每字）。○汨汨（音于筆切骨非切）街衢。○町畦阡陌（每字）間人。○水祖宗族茂蕃（作一句）。○旁陰遠映。○錦繡交巢枝香畹。○廡絕地郡（作一句）。○考其臺亭沼池之增。○後

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一作一句）池由於煬及者雅文安（一作一句）誅（此本多比字）病井湄（一作生物瘠）引右沃瀋（一作人便幾附於河渠句）

廁籌

今寺觀削木爲籌，置溷圊中，名曰廁籌。北史齊文宣王嗜酒淫泆，肆行狂暴，雖以楊愔爲相，使進廁籌。蓋則愔所進者，豈即此與。按說文廁，溷也，從广，則聲，測初吏切。圊也，雜也，次也，圊也，居高臨廁邊曰廁，高岸夾水曰廁。史記太倉公傳，豎奉劍從王之廁。漢書注，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逡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仲馮曰，廁，常從孟說。愚意，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爲起，夫武帝固以奴隸待青，亦不顯斥溷而見之。然漢文居灞北，臨廁，使愼夫人鼓瑟。注，韋昭曰，高岸夾水爲廁，即此推之，則凡廁者，皆取其在南物間爲義，又郭都傳，賈姬如廁，有野彘入廁，命都擊之，則此之如廁，亦恐非是溷圊。他如劉安別傳，謫守都廁三年，莊子庚桑篇，適其偃，注，偃，屏廁也，屏廁則以偃蹇、儀禮既夕禮，甸人築坫於東，隸人涖廁，萬石君傳，建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澣洒，注，孟康曰，廁，行溷牏，行中受糞函也。至於晉侯食麥，腹如廁，陷而卒，趙襄子如廁，執豫讓，高祖鴻門會，如廁，召樊噲等，及如廁見梧人，金日磾如廁，擒莽何羅，范雎佯死置廁中，李斯如廁，見鼠，陶侃如廁，見朱衣王敦，如廁，食棗，劉寔誤入石崇廁，郭璞發髮廁上，劉季和廁上置香爐，沈懿之夢鹵簿入側中，崔浩焚經投廁中，錢鏡廁神，李亦廁鬼，廁牘記孔悝於廁，曹植、戒酒頂入廁之類，則眞溷圊矣。

拗花

南方或謂折花曰拗花。唐元微之詩，試問酒旗歌板地，今朝誰是拗花人。又古樂府，拗折楊柳枝。

連枝秀

京師教坊官妓連枝秀，姓孫氏，蓋以色事人者，年四十餘，因投禮逸士風高老爲師，而主教者復以空潛靜默散人之號，狹二女貢，放浪江海間，偶至松江，愛其風物秀麗，將結數椽爲棲息所，郡人陸宅之居乞，皆往訪焉。秀頗不以禮貌，因其請作募緣疏，遂爲題之，疏曰，京師第一部教坊，占排場骨使萬人喝采，道德五千言公案，抽鎖鑰只因片語投機，向林下得大道高風，指雲間問前緣瓢地，一跳身纔離了百戲棚中圈子，雙擺手便作箇三清門下閒人，赤緊地無是無非，到大來自由自在，識盡悲歡離合幻，打開老病死生關，交媾功成，陰陽炭燒空懸海，修持行滿，雌雄劍劈破愁城，七星冠剔替下鳳頭釵，合歡帶生紐做鹿皮袋，空非空，色非色，色即是空，道可道，名可名，強名曰道，往常時紅裙翠袖生綃帕，猛可里草履麻衣匾皂絛，銷金帳冷落風情，養丹爐消磨火性，半世連枝帶葉，算從前，歷盡盧花一朝剗草除根，到此際方成結果，尋幾箇嬰遊外逍遙伴侶，低多少塵埃中浮浪男兒，存一點志誠心百事可做，少幾處風流債一筆都勾，試問他濁酒狂歌，爭如我清茶淡話，迷魂陣當時落陷，人負我，我負人，總是虛脾，玄關竅今日點開，心即道，道即心，無非妙用，牢着眼看烏飛兎走，急回頭怕鵝怨猿啼，五陵人

賣笑追歡，掉頭不顧，三島客談玄論道，稽首相迎，大都來幾箇知音，多管是前生有分。玉樓花下千鍾酒，幾番歌白雪，過行雲，紙帳梅邊一炷香，從此蓬黃庭，消永日，桃花扇深藏明月影，椰子瓢長醉白雲鄉，皓齒細腰，打疊少年歌舞，錦心繡腹，宜揚老子經文，發科打諢，不離機鋒，課嘴撩牙，長存道眼，燒夜香，非尋佳偶，披鶴氅，居月下，禮拜茅君，登春臺，不望遠人，鸞驚車，雲霄上，追尋蕭史，歌館化爲仙館靜，戲房番作道房幽，淨洗鵝脂，見全真本來面目，輕敲棋板，聽步虛別是宮商，人蔽膝，七真堂添上箇小孫姑，我只道，五城山册立下新王母，不比尋常鉤子，骨輕老大鉗鎚，百鍊不回，萬夫難敵，嚼昔微通一笑，白面郎爭與，鏖頭，如今頓悟三生，青眼客便當擡手，既不作入夢朝雲暮雨，也須撇等閒秋月春風，若教了清閑上工夫，便可到蓬壺中境界，青莊嚴一處千年香火，是成就到頭陸地神仙，金銀鈔等物，是必大塊子捨來，福祿壽利錢，擬定加倍兒還你，得道者多助，君琳宮寶殿，日月交輝，愛人者必親，仗玉磬金鐘，晨昏報德，疏文一出，遠邇傳頌，以資笑談，秀不可留，遂宵遁然，文雖新奇，固近於俳，觀厚德君子有間矣，而其帷箔之不修者，豈偶然哉。

郁穰

文貞王阿憐帖木兒之夫人，舉月思的斤，以實行稱，一日，有獻馬韉於王者，韉內嵌藏一鐵簡拔靶，取之則得，王喜，持示夫人，將酬以幣，夫人曰，君平昔若管害人，則防人之必我害也，苟無此心，焉用爲，王悟，亟還之。

奉母避難

婺州人袁氏，兄弟二人，同居養母，至正壬辰，紅巾壓境，兄弟負母逃避，至中途，兄念妻子不忍，辭母歸，惟弟與母借居田舍，後城陷，其一房盡遭殺戮，獨弟之妻子獲免，乘間奔避，適夫婦父子相會，時傳爲孝行所感。

匠官仁慈

杭州行金玉府副總管羅國器（一作榮）郡人也，天性仁慈，有匠人程限稽違，案具，吏請引決，羅曰，吾聞其新娶，若責之，則妨必以新婦不利，口舌之餘，不測繫焉，姑置勿問，後或再犯，重加懲治可也，夫羅職在造作耳，尚能知此，而受民命之寄者，則反貪墨苛慘，惟以糟朴立威爲務，哀哉。

著衣喫飯

蘇云，三代仕宦，學不得著衣喫飯，按魏齊文帝詔羣臣云，乏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則古已有此語。

文章政事

呂仲實先生思誠，僉浙西憲司事時，有自首不合令女習學謳唱者，先生案議云，男女無父母之命，私有所從，王法不許，父母遠男女之願，置之非地，公論豈容，所首宜不准，合依律杖斷，又有年七十之上而毀人者，案議云，既能爲不能爲之事，必當受不當受之刑，先生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而廉潔不污，家

甚貧。至正間。官至中書左丞。先生未顯時。一日。晨炊不繼。欲攜布袍質米於人。室氏有吝色。因戲作一詩曰。典却春衫辦早廚。老妻何必更躊躇。鄉中有酤塢燒窑。囊裏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爲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殷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後果及第。

浙江潮候

浙江一名錢唐江。一名羅刹江。所謂羅刹者。江心有石。即秦望山脚。橫截波濤中。商旅船到此。多值風濤所困而傾覆。遂呼云。此事見吳越時僧贊寧傳載中。其晝夜二潮甚信。上人以詩揭之曰。午未未申。申卯卯辰辰。巳巳巳午午。朔望一般輪。此賓候也。初一日午未。初二日未初。十五日如初。一夜候則六時。對衙子午丑未之期。漢東宜伯聚先生、嘗作浙江潮候圖說云。大江而東。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潮。而浙江之潮獨爲天下奇觀。地勢然也。浙江之口。有兩山焉。其南曰龕山。其北曰赭山。並峙於江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漲。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入于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頓就斂束。逼礙沙漲。回薄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拗怒不拽。則奮而上騰。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掉。涉者心悸。故爲東南之至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湧。曰。地機翕張。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濤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一哉。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朓朒。消於朏魄。而大小準焉。月爲陰精。水之所生。日爲陽宗。水之所從。故晝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月。大梁析木。河漢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於餘日。寒暑之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朝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上。水律于下。進退消長。相爲生成。曆數可推。毫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贊於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爲郡。枕帶江海。遠引甌閩。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輳。舟航之所駢集。則浙江爲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無不畢聽於潮汐者。或遠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必至於傾墊底滯。故不可以不之謹也。某承乏茲郡。屬兵革未弭之秋。信使之往來。師旅之進退。雖期會紛紜。邊陲警急。必告之曰。謹候潮汐。毋躁進以自危。然而跡累肩摩。晨馳夕驚。有不能人喻而戶說之者。考之郡志。得四時潮候圖。簡明可信。故爲之說。而刻石于浙江亭之壁間。使凡行李之過此者。皆得而觀之。以毋蹈夫觸險躁進之害。亦庶乎思患而預防之意云。此說博極羣書。辭理超詣。而古今之論潮汐者。蓋莫能過之矣。因併錄之。

貞烈蓋

千夫長李某戍天台縣日。一部卒妻郭氏有令姿。見之者無不嘖嘖稱賞。李心慕焉。去縣七八十里。有私鹽出沒處。李分兵往戍。卒遂在行。既而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莫犯。經半載。夫婦具以白爲。所轄罔敢違。何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憤得前事。怒形於色。亟轉身持刃出。而李幸脫走。訴于縣。縣捕繫。鞫覓案議。持刃殺本部官。罪死。縣桎梏圄圄中。從而邑之惡少年、與官之吏胥皂隸輩。無有

不起覬覦之心者。郭氏躬餽食於卒外。閉戶業績紡。以資衣食。人不敢一至其家。久之。府檄調黃嚴州一獄卒葉某姓者至。尤有意於郭氏。乃顧視其卒。日飲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所以斬決罪囚者。葉報卒知。且謂曰。汝或可活。我與爲義兄弟。萬一不保。汝之妻尚少。汝之子若女纔八九歲耳。奚以依。願我尚未娶。寧肯俾爲我室乎。若然。我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也。卒喜諾。葉遂令郭氏私見卒。卒謂曰。我死有日。此葉押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之。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二適以求生乎。既歸。持二幼痛泣而言曰。汝爹行且死。娘死亦在旦夕。我兒無所怙恃。終必死於飢寒。我今賣汝與人。娘豈忍哉。蓋勢不容已。將復奈何。汝在他人家。非若父母膝下比。毋仍似是嬝嬝爲也。天苟有知。使汝或立歲時。能以巵酒奠父母。則是我有後矣。其子女頗聰慧。解母語意。抱母而號。引裾不肯釋手。遂攜二兒出市。召人與人。行且亦爲之墮淚。邑人有憐之者。納其子女。贈錢三十緡。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攜至獄門。謂葉曰。願與夫一再見。葉聽入。哽咽不能語。既而曰。君擾押獄多矣。可用此少禮答之。又有錢若干。可收取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爲口食計。恐旬日不及看君故也。相別。雅泣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此處水極險惡。竟不爲衝激倒仆。人有見者。報之縣。縣官往驗視。得實。皆歎異夫色。爲具棺斂。就葬於死所之側山下。又爲申達上司。仍表其墓曰。貞烈郭氏之墓。大書刻石墓上。至正丙戌。朝廷遣奉使宣撫循行列郡。廉得其事。原卒之情。釋之。人遂付還子女。終身誓不再娶。

特健藥

墨藪載徐氏書記云。平一齣亂之歲。見育宮中。嘗觀先后閱書法數軸。將賜以賜蕃邸。令女學內人出六十餘函於億歲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標。云是太宗時所裝。其中有故青綾標、朱瑁軸者。云是梁氏舊跡。楮書。每函可二十餘卷。別有一小函。有十餘卷。所記憶者。是蒙書樂毅、告誓、黃庭、私訪於所主女學。問其函出處否。答云尚有。不知其幾。至中宗神龍初。貴戚寵盛。宮禁不嚴。御府之珍。多歸私室。先盡金壁。次及書法。嬪主之家。因此擅出。或有報安樂公主者。於內出二十餘函。馳馬武延秀久踐房庭。無功於此。徒開二王之迹。殊効寶持。時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詳其善惡。諸人隨事答稱。上者。登時去牙軸紫標。易以漆軸黃麻紙標。題云特健藥。云是廚語。其書作者。時有太宗御筆於後題之。嘆其雄逸云。及考之書苑菁華。特健藥作云特健藥。恐是鍛梓誤耳。

乞求

世之曰乞求。蓋謂正欲若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宮詞。只恐他時身到此。乞求自在得還家。又花蕊夫人宮詞。稱得海柑纔結子。乞求自過與君王。

張道人

鄱陽之南門橋軍人張旺者。人咸稱之曰張牌。素兇狠無賴。嘗夜登城西田父菜。被執。溺其首溺池而釋之。以故恨入骨髓。每思有以爲報。而未能。一夕。宿火瓦罌往燒其家。道由觀溝。時乃色微明。霧霜吳碧

山尚未寢，偶聞步履聲，穴窗窺之，見張前行，而鬼百數隨其後。俄頃，又聞步履聲，復窺之，則張回，而齊衣肅子二人前導焉。與語甚驚怪，蓋張乃吳常所厚善者。詰旦，往叩張，張初不承，及語之審，因以前事告，且曰：我實欲燬其室，以快所憤，因念冤冤相報，無有了時，遂棄火歸。他無見也。吳乃告以其詳，張大感悟，曰：一念之頃，可不謹哉！即捨俗出家。人又戒勗之曰：張道人，後覺得道云。此在至正五年事也。

陰德延壽

昔眞州一巨商，每歲販粥至杭，時有挾站布子之術曰鬼眼者，設肆省前，言皆奇中，故門常如市。商方坐下坐，忽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內數不可逃。商懼，即戒程，時八月之初，舟次揚子江，見江濱一婦，仰天大號。商問焉，蒼曰：妾之夫作小經紀，止有本錢五十緡，每買鵝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於妾，然後持贏息易柴米，餘貲盡付酒家，率以爲常。今妾偶遺失所留本錢，非惟飲食之計無所措，亦必被箠死，事自沉。商聞之，歎曰：我今厄於命，設令歸金可代，我無虞矣。彼乃自天其生，哀哉！亟贈錢一百緡，婦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言告父母，且與親戚故舊訣永訣，閉戶待斃。父母親故宛轉寬解，終弗自悟，踰期無他故，復之杭，舟泊風，偶泊向時贈錢處，登岸散適，此婦襁負嬰孩，遇諸道，迎拜，且告曰：自蒙恩府持拔，數日後乃產，母子二人沒齒感再生之賜者，豈敢忘哉！商至杭，便過鬼眼所，驚順曰：公中秋胡不死，乃詳觀形色而笑曰：公陰德所致，必曾救一老陰少陽之命矣。商具其術，捐錢若干以報之。

帝師

巴思八帝師法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知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板的達巴思八八合失。

輟耕錄卷第十三

中書鬼案

中書省准陝西行省咨，察罕腦兒宣慰司呈，八匝衛禮敬坊王弼告，至正三年九月內，到義利坊平易店，見有算卦王先生，因問來歷致爭，當月二十九日夜，睡房窗下，似風吹葫蘆聲，不時有之，請到李法師擅送，虛空人言，算卦先生使我來，哭聲內稱冤枉，弼祝之曰：爾神爾鬼，明以告我。鬼云：我是豐州黑河村周大親女月惜，至正二年九月十七日夜，因出後院，被遭王先生將我殺了，做奴婢使喚，如今教在你家作祟，哭者索要衣服，抄寫所說，赴官陳告，差盧捕盜等與社長吳僧南，於王先生房內搜獲木印二顆，黑羅繩二條，上釘銀鎖四箇，鎖女身小紙人八箇，五色綵，五色絨，上俱有頭髮相纏，又小葫蘆一箇，上拴紅頭繩一條，內磁瑰珀珠二顆，外包五色絨，米書符命一沓，又告十一月初三日，有鬼空中言，我是奉元路南坊開張機房耿大第二男頑驢，遭先生改名頑童，我年一十八歲，被那老先生引三箇伴當殺了我，二十二日，又有鬼空中云，我是察罕腦兒李帖家孩兒延奴，又名搶灰，那老賊殺了我，改名賈寶，我被殺時，年十四歲，勘問得犯人王萬里、即王先生狀招，年五十一歲，江西省吉安路民，於襄陽周先生處習會陰陽課命，至順二年三月內，到興元府，遂見劉先生，云我會使術法迷惑人心，收採生魂，使去人家作祟，廣得財物，我有收下的寶與你一箇，隨於身畔取出五色綵帛，并頭髮相結一

塊。言稱道箇小名喚延奴。我課算。據性格聰明的童男童女。用符命法水呪語迷惑。活割鼻口唇舌尖耳朵眼睛。呪取活氣。割腹掏割心肝各小塊。曬乾。搗羅爲末。收裹。及用五色綵帛。同生魂頭髮相結。川紙作人形樣。符水呪遣往人家作祟。根隨到伊下處。至夜。劉先生焚香念呪燒符。聽得口言。不見形影。同師父。你教我誰家裏。索甚去。劉先生分付李延奴。你與道先生做伴去。說罷。將呪語收禁。萬里與訖鈔七十五兩。買得五色綵帛頭髮相結一塊。稱說可改名買賣。傳教采生、遣使、收禁。符命呪水。又云。牛狗肉破法。休喫。稍後於房州山地面經過。逢見廣州蒲龍鄉先生。云我亦會遣使鬼魂。我有收下的生魂。賣與你。萬里與訖鈔一錠。鄭先生取出五色綵帛頭髮相結紙人兒一箇。云此名耿頑童。萬里將與李買賣一處遣使。以課算爲由。前到大同路豐州黑河村地面往來。至正二年八月內。到於周大家課命。將伊女周月惜八字看算。性格聰慧。要將殺害。收采生魂。至九月十七日夜。於周大宅後院牆下黑影內潛藏。聞見一人往後院內來。認得係是月惜。在彼出後。萬里密念呪語。向前拖拽。往東奔走。將月惜禁止歸立。脫下沿身衣服。用元帶魚刀、將其額皮割開。扯下鬚畫眼膽。及將頭髮割下一縷。用紙人幷五色采帛絨線相結作塊。一如人形樣。然後割下鼻口唇舌耳尖眼睛手十指稍脚十趾稍。却割開胸腹。掏方倒地氣絕。又將心肝肺各割一塊。曬乾搗末。裝於小葫蘆內。至正三年九月內。來到察罕腦兒卑店安下。開張卦肆。與王鍔相爭挾讐。令生魂周月惜等三名前往本家作祟。爲買馬肉食因店內將牛肉作馬肉賣與。因此不能收禁。事發到官。及賣得李穪實、節李帖、狀結。生到發兒延奴。常有疾病。於五府觀口許出家。務在紙灰內。改名搶灰。天曆二年二月內。令其趕牛。敢放不歸。此時饑荒。想得被人虧害。不曾根尋。及行移奉元路咸寧縣。幷大同路豐州。照勘耿頑童、周月惜、致死緣由。相同。呈乞施行。准此。照擬刑部。擬得王萬里殘忍不道。合令凌遲處死。其妻子遷徙海南安置。

烏寶傳

余幼時。嘗見胡石塘先生玄寶傳。今不能記其全篇。有人出永嘉高則誠明烏寶傳相示。雖曰以文爲戲。要亦有關於世教。傳曰。烏寶者。其先出於會稽褚氏。世儒務詞藻。然皆不甚顯。至寶厭祖父業。竊姓名從楮氏游。盡得其通神之術。由是知名。初。寶之先有楮氏者。亦以通神之術顯。迨寶出而楮氏遂廢。然其術亦頗相類。故不知者猶以爲楮云。寶輕薄柔默。外若方正。內實垢汚。善隨時舒卷。常自得聖人一貫之道。故無入而不自得。流俗多稱之。凡有騰於寶。小大輕重。多寡精粗。無不曲隨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其子姓蕃衍。散處郡國者。皆官給廬舍。而加守護焉。其有老死者。則官爲聚其屍而焚之。蓋知愚之末俗也。寶之所在。人爭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則老稚婢隷無不忻悅。且重扃邃宇。敬事保愛。惟恐其他適也。然素趨勢利。其富室勢人。每屈轍往。雖終身服役弗厭。其窶人貧氓。有傾心願見。終不肯一往。尤不喜儒。雖有暫相與往來者。亦終不能久留也。蓋儒愚之素不相合若此。寶好逸惡勞。愛儉素。疾華侈。常客於弘農田氏。田氏朴且嗇。寶竭誠與交。田氏歿。其子好奢靡。日以聲色宴游爲事。寶甚厭之。鄰有商氏者。亦若田氏父之爲也。遂挈其族往依焉。蓋愚之道貴清淨故也。然其爲人也多

訐。反覆不常。凡遇官執人。無不願交。而卒皆不利敗事。惟其廉介自持者。卒不與寶交。自寶之術行。挾詐者往往僞爲寶術以售于時。後皆敗死。故寶之術益行。是時。崑崙抱璞公、南海玄珠子。永昌從革生、皆能濟人與世俯仰。曲隨人意。而三人者亦願爲寶交。苟得寶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術者咸歸於寶焉。寶族雖夥。然其狀貌技術亦頗相似。知與不知、咸謂之烏寶云。論曰。烏氏見於春秋、世本、姓苑。若存餘枝烏獲。皆爲顯仕。至唐承恩重。胤始顯。迨寶而益著。寶蓋本褚氏。而自謂爲氏。則其詐亦可知矣。寶之學雖出於愚。而其害道傷化尤甚。雖孟軻氏復生。不能闢也。然使寶生於唐虞三代時。其術未必若是顯然。則寶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時有以使之。嗚呼。豈獨寶之罪哉。

綠窗遺藁

新喩傅汝礪先生若金。嘗志其妻孫氏云。君諱淑。字蕙蘭。姓孫氏。其先汴人。年二十三。歸我於湘中。五月而卒。君高朗秀惠。生六歲。母卒。父教以書。稍長。習女工。晨起。獨先盥櫛。適父母所。問安畢。佐諸母具食飮。遇治女工。餔時。觀經史。或鳴琴自休。既夕。燕寢人瞑坐。說古貞女孝婦傳。燭至。治女工如初。富貴家多求婚。父不許。及以許余。家人不悅。一日。有幸余疾者。欲因勸之。君曰。大人以愛子許人。必慎所擇矣。卽有不諱。命也。若等謂我且嫁世俗富貴而改聘耶。有死而已。皆愧謝。不敢復言。事繼母盡孝道。死之日。母大慟。旣瞑目。久忽徐起止母哭。令自寬。及母出。私泣告余曰。妾爲父母所偏愛。卽死必傷其心。然終必死矣。爲將奈何。君後富貴。幸念之。言旣。復瞑目。泰定五年八月廿有一日也。後三日。窆殯湘中。及序其遺藁云。故妻孫氏蕙蘭、早失母。父周卿先生、以孝經論語及凡女誡之書教之。時固未之學也。因其弟受唐詩家法於庭。取而讀之。得其音格。輒能爲近體五七言。語皆閒雅可誦。非苟學所能至者。然不多爲。又恒毁其藁。家人或竊收之。令勿毁。則曰。偶適情耳。女子當治織紝組紃。以致其孝敬。辭翰非所事也。旣卒。家人哭而稱之。因出其藁。得五言七言十一首。五七言未成章者廿六句。持爲編集成帙。題曰綠窗遺藁。序而藏之。五言詩曰。窗裏人初起。窗前柳正嬌。捲簾衝落絮。開鏡見垂條。坐對分金綫。行防拂翠翹。流鶯空巧語。倦聽不須調。一右小閣烹香茗。疏簾下玉鈎。燈光翻出鼎。釵影打沉甌。婢捧消春困。親嘗散暮愁。吟詩因坐久。月轉晚妝樓。二右燈前催曉妝。把酒向高堂。但願梅花月。年年映壽觴。三右采閒閒朝寒。妝成擬問安。忽聞春雪下。喚婢捲簾看。四右粲粲梅花樹。盈盈似玉人。甘心對冰雪。不愛艷陽春。五右小小春羅扇。團團秋月生。蟠桃花樹裏。繡得蕊雙成。六右自拂雙屏鷲。何什惜得愁。若教如翠柳。便恐不禁秋。七右七言詩曰。樓前楊柳發青枝。樓下春寒病起時。獨坐小窗無氣力。隔簾風亂海棠絲。一右綠窗寂寞掩殘春。繡得羅衣懶上身。昨日翠帷新病起。滿簾飛絮正愁人。二右小妹方纔習孝經。可憐嬌怯性偏靈。自尋女誡窗前讀。嗔道家人不與聽。三右殿點梅花發小盆。冰肌玉骨伴黃昏。隔窗久坐憐清影。閒劃金釵記月痕。四右繡被寒多未欲眠。梨花枝上聽春鵑。明朝又是清明節。愁見人家買紙錢。五右春雨隨風濕粉牆。園花滿滿斷人腸。愁紅怨白知多少。流過長溝水亦香。六右春風昨夜碧桃開。正想瑤池月滿臺。欲折一枝寄王母。青鸞飛去幾時來。七右空堦日晚雨纔乾。小婢相隨倚畫闌。金釵渡掛緋桃

落。羅袖愁依翠竹寒。（右小窗今夕轉幽閒。坐對銀蟾照翠鬟。凡世何曾到天上。月宮依稀似人間。（右乞巧樓前雨乍晴。彎彎新月作雙星。鄰家小女都相學。鬬取金針看五生。（右庭院深深晝閉門。停鍼無語對黃昏。碧紗窗外初生月。照見梅花欲斷魂。（右十）未成章時曰。露下庭梧葉。風吹月桂花。登樓聞過鴈。開戶見棲鴉。雖繡簾常卷。銀燭背風然。聖時山頂翠。風暖水生紋。萱草當堦綠。櫻桃落地紅。芍藥閒時病。茶蘼落處愁。玉釵鬟茉莉。羅扇繡芙蓉。窗前垂柳分春色。鏡裏幽蘭對曉妝。花間影過那知燕。柳外聲來不見鶯。慈親教婢回金剪。驕妹嗔人奪繡鍼。妝成寶鏡楊花過。行出珠簾翡翠歸。自傾瓊漿春泉水。親灌堦前石竹花。海棠帶雨臙脂重。楊柳凝烟翡翠濃。先生既喪妻。哀戚之情。多見於詩。悼亡曰。驚飈吹雞幙。明月照堦戶。春草忽不芳。秋蘭亦同死。斯人蘊淑懿。夙昔明詩禮。靈質奄獨化。孤魂將安止。迢迢湘西山。湛湛江中水。水深有時極。山高有時已。憂思何能齊。日月從此始。（右一）皇天平四時。自日一何遽。勤儉亟婚姻。新人忽復故。衾裳斂遺襲。棺槨無完具。送葬出北門。徘徊但歸路。玉顏不可恃。況乃執與素。纍纍花下墳。鬱鬱墓西樹。他人亮同此。胡爲獨哀慕。（右二）新婚嘗偕老。恩義永且深。且暮爲夫婦。哀感奄相尋。涼月燭西樓。悲風鳴北林。空帷莫申櫛。中房虛機杼。辭章餘婉孌。琴瑟有餘音。聽言瞻故物。惻愴內不任。豈無新人好。焉知諸我心。掩完撫長簟。涕下霑衣襟。（右三）人生貴有別。室家各有宜。貧賤遽結婚。中心兩不移。前日良宴會。今爲死別離。親戚各在前。臨缺不成辭。傍人拭我淚。令我要裁悲。其盡固人理。誰能心勿思。（右四）感獨曰。幽幽蕙草晚。靡靡蘭芳斷。皎皎夜泉人。冥冥不復旦。流塵棲暗壁。涼吹經虛幔。無論懷意消。日復愁思亂。魂傷夕方永。氣變秋將晏。當窗慘斷素。指篋悲柔翰。憶初成好合。暫且同憂患。何言遂長終。獨處增永歎。寤寢忽如在。展轉驚復散。念茲何嗟及。哀至聊自判。百日曰。人生懸死別。剛在心相知。新婚未及久。杳杳遽何之。昔爲連理木。今爲斷腸枝。相去時幾何。百日奄在茲。虧月有圓夕。逝水無還期。棄置非人情。何以爲我思。入室曰。妝閉閉長夜。幽闕坐復春。猶疑挑錦字。不見掩羅巾。故物空在目。蕭條生網塵。（右一）虛窗明月滿。芳砌綠苔滋。花間時棄翰。尚憶解題詩。淚襟幽泉下。貞心空自知。（右二）追和蕙蘭曰。小窗開蕙蘭。碧桃枝。憶得當驚化去時。昨夜秋風妬幽艷。夢中吹斷素琴絲。（右一）江上愁時復益春。碧閨寬盡不宜身。階前舊種櫻桃樹。日暮飛花故著人。（右二）嗟夫。孫氏之詩。依乎禮義。先生之詩。哀而不傷。樂得性情之正。是可傳也已。

爲將嗜殺

王皮者。住鳳翔府城外八九里許。盛暑中。入城買皮料。歸至中途。憩道傍大樹下。忽有二卒來前。狀貌奇怪。似非凡世間人。遽問曰。汝王皮與王鞫疑懼。然不敢不以實對。乃曰。某是已。卒曰。陰府攝汝。王曰。某平生無他過。願賜矜憐。卒不諾。又告曰。容到家與妻子一別可乎。卒乃諾。將及門。卒力挽之。不能入。王大呼。救我。救我。比妻子來前。王已仆地。氣絕。既斂。胸間微煖。如生。經宿。未敢蓋棺。王於冥漠中。隨卒至一所。儀若王者之庭。儀衛吏隸。無不備具。問曰。汝爲秦白起。傷將。坑趙降卒四十萬。知其罪否。王答曰。某備工。平生不曾讀書。不知白起爲何人。亦不知降卒爲何事。於是令王起。凡再歷二庭。問亦如之。

答亦如之。乃反接王一大池邊。取池中泥塗其胸。寒氣凜冽。洞腹透背。王卽悟曰。某已記前身事矣。遂解其縛。復引至原問第三庭。王告曰。某曾爲白起偏將。其當年殺趙降卒時。某曾力諫。不從。非某之罪。頃間。牽一荷鐵校者。跪王側。王認得仍是白起。而形骸骨立。又若非似。蓋因久囚故也。起見王曰。子來矣。余復何言。方招承。庭吏發王過第一庭。檢錄陽壽。及閻籍。尚有若干年。卽命原攝卒引至原歷樹下。一推。而王乃在棺中跳躍而起。妻子親鄰。既驚且喜。環問之。備言其故。有傳之至京師者。差進士喬晉鴻來鳳翔覆察。果實。時王元吉爲本府照磨。元吉能備言其詳。且有抄錄公文。此一事。雖若幻誕。端可爲爲將而嗜殺人之戒。故略節大槩如上。

釋怨結姻

楊州泰興縣馬駝沙農夫司大者。其里中富人陳氏之佃家也。家貧。不能出租。以輸主。乃將以所佃田轉質於他姓。陳氏田榜有李慶四者。亦業佃種。潛賂主家兒。約能奪田與我。而不以與陳氏者。以所酬錢十倍之一分之。家兒素用事。因以利誘其主。主聽奪田歸李氏。司固無可奈何。既以穀田不相侔。輕其直十之一。司意不平。會歸。而李與佯所用力及爲立券者。殺雞飲酒。司因隨所之。李欲卻司。輒先將一巵酒飲之。司忿恨去。對妻語。所以與李怨仇之故。妻苦口諫曰。吾之窮命也。奈何仇人哉。不聽。夜持炬火往燒其家。忽聞得內有人嬉。司竊念。吾所辯者。其家公也。何故殺其母子。遂棄火溝中而歸。司無以爲生計。卽所賃餘錢買豆乳釀酒。賣與以給食。久之。不復乏絕。更自有餘。而李日益貧。更十年。李復出所佃田質陳氏。司遂用李計復其田。過糧之饒比前。又損其一。爲券悉依前。人相視驚嘆。司紀爲李所辱時。今幸可一報復。遂具雞酒。飲亦如之。李忘前過。不自責。反怨薄己。怒甚。歸積青火破巷中。夜抵司家。司妻方就寢。李將踰閾。聞人啓戶。擺事覺。遂火亟走。而司家實不有人。且得火器。竭中。驗器底有李字。因悟昔我焚彼家。以其家人產子。不欲焚。今彼焚我家。而我之妻亦產子。而不被焚。此天也。非人也。持錢五千往李。曰。昨日小人無狀。失禮義。不得其飲。茲願少伸謝意。幸毋督過。李疑。給以疾。臥不起。強請不已。遂同之酒家。邀酷兒與飲。酒半。自起酌酒。勸李曰。子之孫某年月日夜子時生。而吾子亦夜者子時生。怨仇之事。懷勿復爲。具白前所仇事。瀝酒爲誓。語酷兒曰。子識之。試用此誓世間人。不善慎勿爲也。劇飲。盡歡。乃更約爲婚姻。自是李亦不貧。兩家至今豐給。此在至正初元間。吾謂司氏婦之極諫。與司氏之易慮時。天固以豎之。所以李不復可加害也。向使司氏決快所欲。未必能復田。縱復田。未必其無禍。一念之善。從而兩家子孫。有蒙其利澤。詩曰。天道福善禍淫。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

杜荀鶴詩

嘗讀杜荀鶴詩。其亂後逢村叟曰。經亂衰翁居破村。村中何事不傷魂。因供寨木無桑柘。爲著鄉兵絕子孫。遇假平蠻徵賦稅。未聞州縣略安存。至於雞犬皆星散。日落前山獨倚門。山中寡婦曰。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衣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後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財

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旅泊迺郡中亂曰。握手相看誰敢言。軍家刀劍在腰邊。徧搜寶貨無藏處。亂殺平人不怕天。古寺拆爲修築木。荒墳掘作甃城磚。郡侯逐去邪閒事。正是鬱興幸蜀年。然方之今日。始信其非寓言也。

太公

今人謂曾祖父曰太公。此蓋相承之謬。當稱祖父爲是。後漢李固之父郃爲司空。固女當固伏誅日。曰、太公以來云。注。太公、謂祖父郃也。

剛介

御史臺淮陝西行臺咨。監察御史烏古孫良禎呈狀聞。綱常者。臣而不忠。子而不孝。凡觸犯於綱常者。不容於死。又烏可處以相位。俾之重任乎。謹按遼陽行省丞相荅失帖木兒。卽關馬丞相也。心懷陰險。行奸姦邪。敗壞彝倫。反側不道。通天之罪。無所於容。昔在晉邸。擢登首相。居百僚之上。極一品之榮。受任託孤。弱承顧命。君臣分義。至重且深。及乎大事之時。干戈之際。盡領北土之兵。以救顛危。本宜陰奇二心。坐觀成敗。南至紅橋。逗遛不進。致於敗亡。不能死義。覥而入降。大虧臣節。反以藉口。矜爲己功。天下義士聞之。莫不爲恥。昔丁公爲項王一將耳。嘗二心於漢。及天下定。高帝誅之。後世稱其明斷。方楚之興漢。敵國之勢未分。尚以大義責之。以示垂戒。今荅失帖木兒之於晉邸。爵祿之寵已崇。君臣之分素定。較之丁公。不忠之罪。又有甚焉。況天曆之初。嘗充樞密知院。御史已嘗糾言。又復賄賂權臣。出爲江西行省丞相。南居江浙。至與房鄰拜降都運。賄賂交通。壞亂鹽法。至今官民皆被其害。中間狥私敗政。不可枚舉。所至之處。流毒一方。今卽移置遼陽。遼陽民奚罪焉。原其本官。昔既不忠。今豈盡節。又兼遼陽卽係東方重鎭。反覆之人。豈宜處此。脫有邊釁。關繫非輕。似此賣國賣臣之罪。使其人已死。猶當追貶。今既未死。得以幸逭天誅。彝居相位。是國決不行。邪正不辨。恐恐姦臣賊子接迹。倣傚。甚非國家之福。伏望聞奏。爲天下正綱常之義。將荅失帖木兒流竄遐荒。追奪勳爵。受宣命。庶幾人臣分嚴。罪於綱常者。死有餘辜。以爲不忠不道之勸。其於治道不爲小補。天下幸甚。公論幸甚。至正元年八月十二日。別理怯不花怯薛第一日。忽奔禿、納鉢。有時分。蒙都赤、汪家奴、殿中伯撒里、大夫亦憐真班、經歷藏吉、蒙古必闍赤朶朶等奏。臺官備著西臺文冊。俺商量來行與省家文冊。將他見行的勾當勦罷了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初。良禎之父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潤甫公、澤、年五十。未有子。夫人杜氏。深以爲憂。屢請公再聘。公不允。仕西廣時。聞寡居王安人者。美而宜子。夫人自爲公媒聘之。既歸。執婦禮甚恭。長夫人數歲。夫人推讓正嫡以居之。相處雍睦。宛若姊娣。飲食起居。罔有不同。公猶內不自安。越明年。夫人生良禎。一日。王氏告公曰。君自有婦。所以再娶妾者。爲嗣續計耳。今夫人既生子。妾又何事焉。卽出道家冠服一襲以示。曰。妾之志決矣。請從此辭。夫人堅留不得。公因謂夫人曰。向吾再娶。懼無後也。若不改圖。人其以我爲汰乎。乃聰王氏去。奩貲萬金。悉返之。自是出居一女道觀。戒行嚴謹。入未嘗能見其面。而夫人歲時問遺彌至。後良禎貴顯。迎

以歸。事之如親母。嗟夫。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良禎外有賢母教誨造就之道。有過人者。宜乎在家爲孝子而在朝爲忠臣也。然其歷臺省。秉性剛介。不畏强禦。非無不言。言必有中。如駙馬丞相、恃居國戚。莫敢執何。乃必發其底裏。而使去位而後已。推此一節。則凡忠君之事。類可知矣。後至中書左丞而卒。

發墓

至元間。釋氏豪橫。改宮觀爲寺。削道士爲髡。且各處陵墓發掘迨盡。孤山林和靖處士墓。屍骨皆空。惟遺一玉釋。時有人作詩以悼之曰。生前不繫黃金帶。身後空餘白玉釋。

輟耕錄卷第十四

忠烈

蕭景茂、漳州龍溪隔洲里人。儒而有文。以讜厚信於鄉里。後至元間。漳寇亂。景茂率鄉人立柵保險。堅不可破。會旁里有人導之從間道入。景茂被執。賊使拜。曰。汝賊也。何拜。賊欲脅之降。以從民望。景茂罵曰。逆賊。國家何負汝。而反。汝族汝里何負汝。而坐累之。賊相語曰。吾殺官軍將吏多矣。至吾輩。皆懷靡求生。未有若此餓夫之倔强者。察其志終不爲吾用。留之祇取辱耳。遂縛之於樹。刲其肉。使自啗之。且嚼且罵曰。我食我肉。無若汝賊行。將萬段。狗彘棄不食。賊怒。絕其舌而死。又江州路總管李黼、字子威、汝寧人。泰定丁卯狀元及第。至正十年庚寅。來守是郡。政修民和。明年辛卯夏五月。紅巾寇逼淮西。公卽申告江西行省。以謂九江爲豫章藩屏之地。蘄黃乃九江唇齒之邦。不可不早爲進兵守護。或者非其過歟。公乃張文榜以諭民曰。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在黼之分。惟知嚴死守士而已。所謂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者也。聞者悚然。秋九月。寇侵蘄黃。麗邑公復上言。宜速乘機進援。苟淮西失守。長江之險。與彼共之。非所恃矣。行省不報。既而蘄州陷。冬十月。黃州陷。十一月二十五日。行省平章禿堅不花、率中書省命。領兵至。公極陳攻守之策。禿堅不花以隄備把截爲辭。越明年壬辰。春正月初二日。行省左丞李羅帖木兒、奉總兵御史大夫領樞密院也先帖木兒命。領兵進攻淮西。亦來屯住。逗遛不前。十四日。武昌

昭，十六日，藩王大臣官民舟航蔽江而下，我民解散，十九日，禿堅不花、孛羅帖木兒皆遁去，僚佐司屬悉爲一空，公亟發廩賑民，收召士卒，數日，稍輯，機務繁劇，不遑寢食，以二十三日臥病，然猶扶憊乘肩輿，領兵出境，行省以公忠誠昭著，授本省參知政事，行江州南康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二月初九日，禿堅不花懼，棄旅公議，自三山移兵入城，十一日，寇忽至城下，甘棠湖，縱火焚西門，公立城上，身當矢石，禿堅不花從北門遁去，日中，執畫熾，分乘攻北門，城遂陷，公猶執鐵鞭指揮左右迎戰，衆驚潰，公被執，脅以刃，不肯降，口罵不絕聲，遂殺之，姪男乘曙亦遇害，初，武昌陷時，公謂子乘方曰，我國之守臣，當死此土，汝可奉母往下江依伯父，以存吾後，乘方曰，父死國，子死父，有何不可，公怒曰，汝不遵命，是不孝也，乘昭亦告其兄曰，兄不去，則叔父無後，不孝莫大於是，某當與叔父同死生矣，兄無慮焉，乘方不獲已，買舟奉母夫人行，舟次何家堡，遲留不忍捨，公聞之，手批責以大義，遂去，不半月，公死，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樊執敬，字時中，鄆人，是年秋七月初十日，紅巾自徽犯杭，時公守杭衛于省，有報已入北關門，省臣皆次館引去，公獨被甲上馬，率宿衛兵急出省，將扶關，從者止之，公曰，吾封疆之守，不守而去，是以私利廢臣道，行至濟河坊口，遇他走將，又以兵孤且散，控其馬首返，公怒，引佩刀斫其人曰，城不守，何遽逐躍馬逆戰以死，死時猶嚼齒罵不絕聲，死之所，則天水橋也，又屬事州尹王伯顏，字伯敬，濟州人，由湖廣行省知印，歷官至茲任，撫字多方，政教大行，是年春，除福建鹽運司同知，將行，會鄰境賊兼執頗張，州民羣擁馬前，拜且泣曰，公，吾之父母，豈容捨我去，方今兵戈蠭起，公去，吾民將孰賴，父老千餘人詣上司乞留公，遂復留，至秋，賊衆自邵武間道迫關事，公募民兵得一千五百餘人，爲守禦備，冬十一月庚辰，賊迫至青坡，屯楊梅嶺，公與中子相引兵直抵其營，與戰，破之，既而益衆，復進，我兵僅千餘人，乃分爲二道拒之，公以五百人還守州治，壬午，賊衆萬餘，平旦攻西門，衆寡不敵，吏卒奔潰，公獨身奮以死自誓，俄，馬中流矢，遂爲賊所執，其魁首王衆善者，謂曰，聞公廉能著稱，欲屈再尹此州，公厲聲叱曰，我天子守臣，義當殺賊，不幸敗，有死耳，魁怒，令公跪，公曰，此膝豈跪賊耶，魁益怒，令左右毆之，公曰，我爲人臣，當爲國死，乃嚙舌出血，噴其面，罵曰，殺我，即殺，毆何也，然可殺我，不可害吾民，官軍具葬且至，殺衆等無噍類矣，會其執達魯花赤阿撒都剌至，責之曰，汝何得與王君同起兵拒我，阿撒都剌股慄口噤，不能對，公曰，吾義當起兵殺賊，何名拒汝，因大罵不絕口，且曰，吾死當爲神以殺汝輩，魁大怒，遂害之，臨死，色不變，立而受刃，頸斷，微有血如乳，時年七十矣，子相亦被執，魁欲官之，相曰，汝逆吾君，又殺吾父，義不共戴天，我忠臣子，距能事賊邪，魁知不可屈，亦殺之，相妻潘氏逃民間，有惡少欲亂之，不從，執獻魁，潘慟哭曰，吾既失所天，義豈受辱，乃絕不飲食，及其二幼女，皆死，又濟陽儒學教授林夢正，字古泉，吾鄉人，中書以著述薦，得官，是歲，賊衆寇溧陽，獲其魁張某，先生問曰，爾何人也，應曰，我父爲軍千戶，紅巾入境，逼我父爲帥，父以年老不堪從事，令我代，先生痛罵之曰，爾之父祖，世爲國家臣子，而爾忍僞耶，既而其勢復盛，竟奪張去，下令曰，生得林教授者有賞，先生匿他處，搜得，張曰，前日罵我者非爾邪，先生曰，然，張曰，降，我則俾爾爲元帥，同享富貴，先生曰，爾僞也，我何爲降，再三，終不屈，縛于樹，不解衣冠而殺之，又江浙行省員外郎楊乘，字文載，濟州人，蚤爲天官小史，辟中書參議，歷，掾官至殺城介休二縣尹，拜監察御史，擢今任，是年，杭州陷，公與郎中赫德爾、王仲溫、員外月忽難、都事張鏞、俱坐黜，公退居松江之青龍鎮，後御史臺以公等職在贊理，不當黜，宜復其官爵，上之，事遂白，十六年丙申，淮人陷平江，連陷松江，秋七月十八日，遣所署官吳縣丞嚴經等，齎禮幣造請，公遣人告曰，吾廢處田里久，不足以辱使者，吾當擇日受命，請以幣帛里門外，經等如其言，公命子由卓、具性隱告祖禰，既竣事，復命酒飲，逮暮，起行後圃中，顧西上晴妥，慨然曰，晚節如是足矣，命由等治畦處置家事，如平日，撫其孫虎林，若怡怡自得也，歸，坐至夜分，二子立侍，命曰，二子行且休，吾將就寢，公儉約，無姬侍，其寢息處，人莫得與俱，詰旦，由等惟聽門未啓，發視之，則公已自經，得手書遺語，大意言死生晝夜之理，且以得全晚節爲快，又西臺監察御史張公、謝職居雄山縣，而陷賊，賊魁者素聞公有治績，置公上坐，脅之受僞官，公唾罵之，遂縛公妻奴九人至前，先殺妾，次殺子女，以及妻，每殺一人，則諭公曰，御史若降，餘可免，公弗爲動容，其罵如初，魁怒，拽下坐，殺之，此在至正辛卯秋八月間，公諱桓，字彥威，南村野史曰，天下之事戰爭，十有餘年于茲矣，爲臣辱國，爲將辱師，敗降奔竄，不可勝計，甚者含詬忍恥，偷生冒榮，以爲得志，名節大閏，一蕩去弗顧，求其忠義英烈，於千百之中，莫克什一，噫，忠義英烈，雖出於天性，要亦講之有素，處之甚安，故於造次顛沛之際，決然行之而無疑，如李總管、鄭、王州尹伯顏、樊參政執敬、張御史桓、林教授夢正、蕭處士景茂之教身成仁，視死如歸，是必講之熟而處之當，一旦出於人所不肯爲，遂以驚動天下，而精英忠烈之氣，在宇宙間與嵩華相高者，自不容泯，若桓之居在閒地，乘之久坐廢黜，夢正之分顧講教，視握將帥之權，受民社之託，任大而責重者，有間矣，一旨從容就義，是尤難也，其戈里中一儒生耳，初未嘗得斗升之祿，以養其父母，尺寸之組，以榮其身，始於保民，終於保國，臨大節而不可奪，古稱烈丈夫，又豈能過是與，至於子爲父死，婦爲夫死，聲光赫奕，照映史冊，使百世而下，知綱常大義之不可廢，天理人心之不可滅如此，其有功於名教爲何如，是亦深仁厚澤涵養所致，孰謂百年之國而無人哉，

瘞鶴銘

瘞鶴銘，華陽真逸譔，上皇山樵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失方，天其未遽吾翔廖廓耶，奚穆之魂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茲山之下，仙家無隱，我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經，乃徵前事，我傳爾銘，余欲無言，爾其藏靈，雷門去鼓，華表留形，義惟彷彿，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惟寧，後溯洪流，前問乘舄，右銅荆門，縣下華亭，奚集眞侶，瘞爾牲銘，丹陽外仙尉，江陰眞宰，右刻在鎮江焦山下頑石上，潮落方可模，相傳爲晉王右軍書，惟宋黃庭東觀餘論，云爲陶隱居書，良是，其曰，今將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弘景自號華陽隱居，今號眞逸者，豈其別號與，又其著眞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歲，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嶠，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乙未歲，始還茅山，其弟

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後又有題丹陽尉江陰宰數字，當是效陶專故題於石側也。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二十三，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閒居，不應二十三歲已自稱眞逸也。又未官於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決非王右軍書也審矣。歐陽文忠公以爲不類王右軍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況云。道號同，又疑王瓚，皆非。蓉字長孺，號巢林子，鄧武人，又號迫世跋，節六卷，載南陽張舉子厚所記云，鷹鶴銘今存於焦山，凡文章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者蓋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三年春，余索其逸遺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石甚迫隘，僵臥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眞宰八字，與華陽眞逸、上皇山樵，爲似是眞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又蕭君自書其後云，文忠集古錄，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爲行凡十八，爲字二十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集古錄豈又并詩繫之耶。君字彥遠，號廣川，東平人，又國朝鄭杓衍梅第二卷論瘞鶴銘，而劉有定釋云，潤州閒經，以爲王羲之書，或曰華陽眞逸，顧況號也，蔡君謨曰，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隸最盛，至於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爲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習，習士冕曰，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爲書家冠冕，前輩墓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爲華陽隱居，爲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隱居朱陽館帖參校，然後衆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以余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眞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爾銘，作出於上眞，爾其藏靈，作紀爾歲辰，張舉本作丹陽外仙，邵亢本作丹陽仙尉，又有作丹陽外仙尉者，且中間句亦多先後不同，尚俟華舟過楊子，手自模印，以稽其得失之一二，可也。

風入松

吾鄉柯敬仲先生九思，際遇文宗，起家爲奎章閣鑒書博士，以避言路居吳下，時虞邵菴先生在館閣，賦風入松長短句寄博士云，畫堂紅袖倚清酣，夢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昔記舊傳宮燭，香羅初翦朝衫，御溝冰泮水拖藍，飛燕又呢喃，重重簾幕寒猶在，遞誰寄，錦字泥緘，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詞翰風流，一時爭相傳刻，而此曲遂徧滿海內矣。嘉一作賦。

四卦

鄧人邵玄同先生桂子，嘗作忍默恕退四卦，揭之坐隅，眞得保身慎言絜矩知止之道者矣。其忍卦曰，忍，亨，初難終吉，利君子貞，不利小丈夫，象曰，忍剛發乎內柔制乎外，故亨，初若甚難，乃終有吉，唯君子爲能動心忍性，不利小丈夫，其中淺也，象曰，刃在心上，忍，君子以含容成德，初一小不忍則亂大謀，象曰，小不克忍，成大亂也，次二必有忍，其乃有濟，象曰，能忍于中，事克濟也，次三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象曰，一朝之忿，至易忍也，亡身及親，嗚呼大焉，次四出于跨下，以成漢功，韓信以之，象曰，跨下之辱，

小辱也，成漢之功，大功也，次五張公藝九世同居，書一忍字以對于天子，象曰，同居之義，忍克致也，積而九世，有容德也，上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鬬，象曰，方剛之氣，忍則滅也，形而爲鬬，自求禍也，其默卦曰，默無咎，可貞，不利有所言，象曰，默不言也，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故無咎，默以自守，其道可貞也，不利有所言，尚口乃窮也，象曰，口尚玄曰默，君子以去雜發靜，初一守口如瓶，終吉，象曰，守口如瓶，謹所出也，其初能默，終則吉也，次二多言不如守中，象曰，言不如默，得中道也，次三顯不及舌，有悔，象曰，顯不及舌，媵口說也，一言之失，悔何追也，次四無以利口亂厥官，卿士戒之，象曰，位高而言輕，亦可戒也，次五聖人之教，不言而信，象曰，不言而信，淵默之化也，上六君子之道，或默或語，象曰，時然後言，默不可長也，其恕卦曰，恕，有孚，終吉，象曰，恕之爲道，善推其所爲而已，以己之心，合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故有孚，能以一言終身而行之，其吉可知矣，象曰，如心，恕，君子以明好惡，同物我，初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象曰，強而行之，恕之始也，行而不已，遠道不遠也，次二君子有絜矩之道，象曰，絜矩之道，恕也，次三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蓋必逮夫身，象曰，拂人從欲，身之菑也，次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象曰，立而達，恕以從人也，次五聖人與衆同欲，象曰，與衆同欲，聖人之恕也，上六貴己而賤人，待人之法，可用恕也，責己之道，不可自恕也，其退卦曰，退，勿用有攸往，象曰，退，止也，勿用有攸往，知止也，日中則退而昃，月盈則退而虧，四時之運，成功者退，而況於人乎，退之時義大矣哉，象曰，艮止其所退，君子以晦藏於密，初一退無咎，象曰，其進宋毅，義無咎也，次二難進易退，象曰，難進易退，可事君也，次三衆人因，象曰，衆人之因，勇不知退也，次四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象曰，知難而退，終無尤也，次五終日如愚，以退爲進，顏子以之，象曰，顏子之退，迫不可御也，上六頓蟅升高，躓而不悔，象曰，頓蟅升高，其道窮也，躓而不悔，亦可戒也，

點鬼錄

文章用事塡塞故實，俗謂之點鬼錄，又謂之堆垛死屍，見江氏類苑，

房中術

人以邪僻不經之術，如運氣、逆流、采戰之類，曰房中術，按史，周有房中樂，漢書禮樂志，高祖時，有房中令人以邪僻不經之術，如運氣、逆流、采戰之類，曰房中術，按史，周有房中樂，漢書禮樂志，高祖時，有房中祠樂，唐山夫人所作，武帝時，有房中歌，又云，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逐者弗顧，以生疾而殞性命，禮記曾子問，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注，房中，婦人也，然房中之謂，豈取此一書與，

婦女曰娘

娘子、俗書也，古無之，當作孃，按說文，孃擾也，肥大也，從女襄聲，女良切，其義如此，今乃通爲婦女之稱，故子謂母曰娘，而世謂穩婆曰老娘，女巫曰師娘，都下及江南謂男覡亦曰師娘，娼婦曰花娘，遠且又謂曰草娘，苗人謂妻曰夫娘，南方謂婦人之無行者亦曰夫娘，謂婦人之卑賤者曰某娘，曰幾娘，鄙之曰婆娘，考之風俗通，漢何敞爲鬼蘇珠娘，按誅亭長雞毒，隋書，章世康爲絳州刺史，與子弟書云，況娘春

秋已高，湿清宜事。教坊記，北齊時，丈夫着婦人衣行歌，傍人齊和云：踏謠娘。南史，梁元徐妃與帝左右輕薄江私通，薄江曰：徐娘雖老，尚猶多情。又梁臨川王宏傳，魏魏道以巾幗歌曰：不畏蕭娘與吳姥，但畏合肥有草虎。蕭韋寄呂僧珍也。大業拾遺，隋煬帝宮婢曰雅娘，唐史，張旭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通神。又武氏嗣聞喬知之婢窈娘美，奪取之。杜工部詩，耶娘妻子走相送。又賣四娘家花滿蹊。白樂天詩，吳娘暮雨蕭蕭曲，韋應物詩，春風一曲杜韋娘。柳子厚下殤女墓碑記，始名和娘。樂府雜錄，張紅紅唱歌吗於市，韋青納爲姬，敬宗召入宮，號記曲娘。又窺江南曲，始自朱鹿李太尉鎮浙西日，爲姬謝秋娘所製。明皇雜錄，呼白鷴爲雪衣娘。甘澤謠，武三思晚獲一妓，曰綺娘，狄仁傑至，遂逃壁隙中，曰：我天上花月之妖也。樊川集，杜秋娘，年十五，爲李錡妾，錡敗，入宮，後坐鴆歸故里。又賣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戶曹掾，李希烈破汴州，取桂娘去，李賀集，賀撰申胡子觱篥歌，朔客寄聲雁起立，命花娘出幔，徘徊舞塔，劉賓客集，秦娘本章尚書家主謳者，河東記，唐進士殷何臥病，遇姬娘留詩而歿，傳奇，崔氏雪膚婢曰紅娘，霍小玉傳，長安中，有媒氏鮑十二娘，薛蒼駙馬青衣也。余媚娘敍錄，陸希聲娶余媚娘，媚娘約媒曰：陸郎中若必得兒侍山櫛，須立誓不置側室及女奴，固經，蓋神謂之馬頭娘。杜陽雜編，南海貢奇女流，媚娘工巧無比，麗情集，陳敏兄妻趙娘，貌美，兄死，遂與歡狎，續齊諧記，齊頭寓山陰，夜見前率妻萬文娘，墨莊漫錄，李后主令宮嬪皆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右略舉一二，不能悉載，是則今之云云，皆有所本，然都下自庶人妻以及大官之國夫人，皆曰娘子，來書有稱夫人，都君等封贈者，載考之史，隋柴紹妻李氏，起兵應李淵，與紹各僦莫府，號娘子軍，唐平陽公主兵與秦王定京師，號娘子軍，花蕊夫人宮詞，諸院各分娘子位，韓昌黎有祭周氏二十娘子文，以此推之，古之公主宮妃，已與民間共稱娘子，則今之不分貴卑，亦自有來矣。

古刻

至正壬辰春，城平江，於古城基內掘得一碑，其文云：三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張翼同爲科，不在常，不在揚，切須教教細思量，且卜水，莫問米，浮圖倒地莫扶起，修古岸，頂開河，軍民拍手笑呵呵，日出屋東頭，鯉魚山上遊，星從月裏過，會在午年頭，右不曉所言何事，姑錄之，或者以爲三十六，四九也，張翼，巳午之交也，今張太尉第行九四，而同首亂者適十八人也，豈其然與。

上頭入月

今世女子之笄曰上頭，而倡家處女初得薦寢於人亦曰上頭，花蕊夫人宮詞，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使上頭，又天癸曰月事，黃帝內經，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時下，又曰，女子不月，史記，濟北王侍者陳女，病月事不下，診其脈，躁而不鬲，故曰月不下，又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注，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的的爲識，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施玄的的，即上所云也，然入月二字尤新，王建宮詞，寄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裙裙。

人腊

至正乙巳春，平江金國寶、釉人腊出售，余獲一觀，其形長六寸許，口耳目鼻與人無異，亦有髭鬚，頭髮披至腰下，須髮皆黃色，間有白髮一根，偏身黃毛長二分許，臍下陰物，乃男子也，相傳云，至元間，世皇受外國貢獻，以賜國公阿你研者，無幾何時，即死，因剖開背後，剔去腸臟，實以他物，仍縫合烘乾，故至今無恙，按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名巨靈，神異經，西海有一鶴國，人長七寸，山海經，有小人國，名靖人，詩含神霧，東北極有人長九寸，殆爲此小人也，蓋或作蜻，音同，然古尺短，今六寸，比之周尺，將九寸矣，則所腊者，豈其人與。

張翰林詩

天子隨軒授鉞頻，東南無地不紅巾，鐵衣遠遊三軍老，白骨中原萬鬼新，義士精靈紅貫日，仙家談笑海揚塵，都將兩眼淒涼淚，哭盡平生幾故人，此至正辛丑間，張翰奉承旨書，在都下寄浙省周玉坡參政詩也，夫翰苑詞臣而寓意如此，則感時之意從可知矣。

輟耕錄卷第十五

淳化閣帖

淳化閣帖，非精於鑒賞者，莫能辨其眞僞，非博於討論者，不可得其源流，第六卷中，嘗記祖石刻之說，今復究研大略於稽古之書，實正是否於好事之人，用贅于此云，宋太宗留意論墨，淳化中，出御府所藏，命侍書王著臨榻，以棗木鏤刻，蓋爲一十卷，於每卷末篆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至仁宗，又詔僧希白刻石于秘閣，前有目錄，卷後無篆題，世傳以爲二王府帖者，非也，蓋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百本，但用潤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黝黑，又多木橫裂紋，時有皴皺失字處，親賢宅，魏王所居，魏王二王也，又有高宗紹興中國子監本，其首尾與淳化略無少異，當時御前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箔者也，自後碑工作蠟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爲銀鈿擦痕以惑人，但損刻，非復拓本之遒勁矣，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內府積所收書令刻石，即今閣法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榻歷代真跡，刻石于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與淳化則少異，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各卷末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摹勒上石，此蔡京書也，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去歲月名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爲二十二卷，謂之大觀太清樓帖，絳帖者，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于家，爲石本，而傳寫字多醫外，世稱爲潘駙馬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帖雖與淳化官帖不

同。而實則祖之。特有所增益耳。單炳文曰。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難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焯家藏舊本。比之今本。節九卷內。今本多誤。雜法且俗。曹士冕曰。帖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斷眼數目。單炳文、曹士冕、各有模刻本。世傳潘氏析居法帖分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廨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名東廨本。錄九卷之舛誤。蓋始於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爭二十字爲次第。後避金主亮諱。但庚亮帖內亮字。皆去右邊轉筆。謂之亮字不全本。又有新絳本、北方別本、武岡新舊本、潤濟、爲鎮、彭州、賀州本、木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別也。潭帖者。長沙中。劉丞相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蘇照大師希白模刻于石。眞之郡齋。增入傷塞、十七日、王濃、顏眞卿諸帖。而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有蘇照大師希白重模字。而歲月各異。中間樗處甚多。朱文公讀其極爲可喚者是也。潭帖之別。則有劉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新刻木、三山木本、蜀本、廬陵蕭氏本、等類甚多。戲魚、卽臨江帖也。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于戲魚堂。除去篆題。而增釋文。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又重摹于利州。黔江者。黔人秦世章、於長沙買石摹僧寶月古法帖十卷。寶月、隸胎也。謀舟載入黔中。鬻之黔江之紹聖院後。題云。長沙湯正臣重摹鼎帖板本。校諸帖增益最多。澧陽石刻散失。僅存者。右軍數帖而已。又有淳熙修內司本、北方印成本、爲鎮張氏、福清李氏本。若此之類。大抵皆法帖一再之翻摹。殊失筆意。無足觀者。汪逵、字季路。衢州人。官至端明殿學士。建集古堂、藏奇書秘蹟金石遺文二千卷。著淳化閣帖辨記。共十卷。極爲詳備。末云。其本乃木刻。計一百八十四版。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于旁。或刻人名。或有銀鋌印痕。則是木裂。其墨乃李廷珪墨。鼎蒼如漆。其字精明而豐腴。比諸刻爲肥。劉潛夫曰。近人多不識閣帖。某家寶藏本。皆非眞眞者。字極豐穠。有神采。如潭絳則太瘦。臨江則太嫵。又用李廷珪墨印造。余始得汪端明所記閣帖行數。恨無眞帖參校。晚使江左。用二千楮致一本。尤伯晦見之。曰。寶物也。夫眞帖可辨者有數條。墨色、一也。他本刊卷數在上。版數在下。惟此本卷數版數字皆相聯屬。二也。他本行數字比帖字小而瘦。此本行數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潤。三也。余所得江左本。每版皆全紙。無接黏處。一部十卷。無一版不與端明所記合。乃知昔人裝背之際。專使每版行數成多成寡。而不肯剪截湊合者。欲舊帖之眞面目。四也。

幽圖

太師丞相脫脫之死。蓋爾權哈馬、與其弟雪雪、并詹事顏哥失里等、所以擠陷之也。哈兄弟得侍上帷幄。而顏在東宮爲近侍。故哈黨顏。而私相昏曰。若太師去位後。我能作右相。則左相必詹事矣。既而入中書。又慶顏來。其權不顯。奏除宣政使。而以弟雪爲御史大夫。顏殊失所望。未幾。哈得罪杖死。雪亦仰藥死。初。顏有侍從人。亦曰桑哥失里。止桑顏一字之異耳。服勞執事。得顏意。顏舉充院宣使。一日。忽然長逝。經日乃醒。云。方坐臥室榻上。見二卒自外闖入。導之往都城隍廟。轉發縣嗣。嗣吏曰。來矣。可亟解去。旋又行。入嗣西北隅大林內。有殿宇若王者居。入拜殿下。已。仰視之。則太師也。太師曰。我所攝者、院使也。於汝無預。因俾左右引之觀幽囹。見哈兄弟、括髮關械。顧桑泣下。及出。太師謂曰。汝可卽歸。此非人間世也。退而惚恍若一夢然。明日。同寅有來約往院使家。桑辭疾。且曰。君幸毋泄。吾恐院使不久生灾。桑問其故。告以詳。忻相顧驚愕。曰。昨日院使將上馬。以體少不安而入。豈遽至此乎。語未終。有報院使已暴卒。近見浙西憲司經歷何伯大所說。因悉此特其略耳。

賣豆帖

賣山谷賣豆帖云。庭堅頓首。失牛兒來。終日惘然。至今如昏眼痛。雖取所寄者爲之。亦不能如意也。以是不能修問辱手簡。喜承日用輕安。所須諸方。既無入可抄。又意緒不佳。嬾動耳。賣黑豆法。確豆一升。接沙極淨。用貫衆一斤。細剉如骰子。同豆揭酌水多少。慢火煮豆香熟。日乾之。翻覆。令屬盡。餘汁。藏取黑豆。去貫衆。空心日啗五七粒。食百草木枝葉。皆有味。可飽也。世間不強學力行、自致於古人者。不可不畜此方。庭堅頓首。輸禮秘校足下。

妓妾守節

妓妾之以色藝取憐。妬寵於主家者。亦曰我之富與貴有以感動其中耳。設遇患難貧病。彼必戚戚然求爲脫身之計。又肯守志不貳者哉。如金谷園綠珠、燕子樓盼盼、韓香之於葉氏。愛愛之於張逸者。眞絕無而僅有也。大元混一以來。得三人焉。李翠娥、維揚名倡也。石九山萬戶、納彥別業。石沒。李奪不適他姓以辱身。終日閉關謝客而已。年及七十餘。萬戶之子若孫。遇歲時咸往拜之。樂籍中和傅以爲盛事。王巧兒、京師上色也。陳野齋同知與之狎。携至杭。陳卒。奉正室鐵氏。以清慎勤儉終其身。汪憐憐、湖州角妓也。溫吉伯經歷常勝意焉。汪曰。君若不棄塞微。當以側室處妾。鼠竊狗偷。妾決不爲此態。溫乃遣媒妁。備財禮娶之。經三載。死。汪髡髮尼寺。時公卿士大有往訪之者。汪故毀其身形。以絕狂念。卒老于尼。若此者。亦可以追蹤前古之懿德矣。

與妓下火文

錢唐道士洪丹谷。與一妓通。因娶爲室。病且革。顧謂洪曰。妾死在旦夕。卿須自執斂。還肯作一轉語乎。夫妾、歌兒也。卿館集曲調。於妾未死時。使預聞之。雖死無憾矣。洪固滑稽輕佻者。途作文曰。二十年前我共伊。只因彼此太癡迷。忽然四大相離後。你是何人我是誰。共惟稱呼秀麗谷。水聲過楚雲。玉交枝墜一片心。錦傳道餘二十載。還成如夢令。休憶少年遊。哭相思兩手託空。意難忘一雜勾斷。且道如何是一筆勾斷。孝順哥終無孝順。逍遙樂永遂逍遙。勸畢。一笑而卒。因記中吳紀聞載一事云。昆山倡周氏、係籍部中。張子韶爲守時。倡暴亡。適道川來訪。因命作下火文云。可惜許。可惜許。大家且道可惜許箇甚麼。可惜巫山一段雲。眼如新水點絳唇。昔年繡閣迎仙客。今日桃源憶故人。休記醜奴兒臉子。便須抖擻好精神。南柯夢斷如何也。一曲離愁別是春。大衆還知某人向甚麼處去。這裏分明。會得蕭山溪畔。頭頭盡是喜相逢。芳草渡頭。處處六么花十八。其或未然。更聽下句。咸與君一把無明火。燒盡千愁萬恨心。其事頗相類。併附于此云。

賀人妾得子啓

陸伯麟側室育子。友人陸象翁以啓歲貽之曰。犯羅前禁。等籠下盟。玉雖種於藍田。珠將還於合浦。移夜半鶯雛之步。越度雙悝。得天上麒麟之兒。還回喝采。既可繼詩書禮樂之脉。深吸得油麻醬醋之香。蘇東坡咏婢詩。有揭起裙兒、一陣油麻醬醋香之句。

弔四狀元詩

平江一驛舟中。有題弔四狀元詩者。不知誰所作。詩曰。四榜狀元逢此日。他年公論定難逃。空令太守提三尺。不見元戎用六韜。元舉何如兼善死。公平爭似子威高。世間多少偷生者。黃甲由來出俊髦。元舉、王宗哲字也。至正戊子科三元進士。時爲湖廣憲僉。兼善、泰不花字也。時爲台州路達魯花赤。公平、李齊字也。時爲高郵府知府。子威、李黼字也。時爲江州路總管。此四公者。或大虧臣節。或盡忠王事。或遇難而亡。故云。若論其優劣。則江州第一。台州次之。高郵又次之。憲僉不足道也。

雞妖

至正丁酉春三月。上海李勝家。一雞伏七雛。一鵝作大雞狀。鼓翼長鳴。明年戊戌春正月。饒唐盧子明家。一雞伏九雛。一雞有三足。二足在前。一足在後。三月。諸暨袁產城家。一雞伏五雛。一雛有四足。二足在翼下。不數日皆死。而各家亦無他異。

胡烈女

越嵊縣剡溪胡氏。諱妙端。適同邑祝某。至正庚子春。爲苗寇虜至金華縣。將妻之。義不受辱。乘間嚙指血題詩壁上。已赴水而死。三月廿四日也。寇帥服其節。爲立廟祀之。邑人咸曰烈女廟。詩曰。弱質空懷漆室憂。搜山千騎入深幽。旌旗影亂天同慘。金鼓聲狂鬼亦愁。父母劬勞何日報。夫妻恩愛此時休。九泉有路還歸去。那箇雲邊是越州。

體獄

盧伯玉、至正初。尹荆山日。忽有一巨體登廳前。兩目瞠視。類有所訴者。令卒尾之行。去縣六七里。有廢井。遂跳入不出。既得報。往集里社汲井。獲死屍。乃兩日前二人同出爲商。一人謀其財而殺之。掩捕究問。抵罪。死者之家周云。北在生不食體。見即買放。豈一念之善。爲造物者固已鑒之。體能雪冤。良有以也。

沁園春

宋劉改之先生。造詞曠逸。有思致。賦沁園春二首以咏美人之指甲與足者。尤纖麗可愛。一曰、鎖薄春冰。彈輕寒玉。漸長漸彎。見風翹泥汗。假人強剔。龍涎香斷。撥火輕翻。學撫瑤琴。時時欲剪。更掬水魚鱗波底寒。纖柔處。試摘花香滿。鏤象成班。時將粉淚偷彈。記綰玉、竹教柳傳看。算恩情相著。攝便玉體。歸期暗數。畫偏闌干。每到相思。沉吟靜處。斜倚朱唇皓齒間。風流甚。把仙郎暗掐。莫放春閒。一曰。洛浦凌波。羞羅微步。輕塵暗生。記繡花芳徑。亂紅不損。步苔幽砌。嫩綠無痕。覩玉羅慳。銷金樣窄。殺不起盈盈一段春。情游倦。笑教人款捻。微褪些根。有時自度歌聲。恰不聲。微尖點拍頻。憶金蓮移換。文鴛得侶。總茵

偎衾。鮮風輕分。懊恨深遮。柔情半露。出沒風前。煙縷裙。知何似。似一鉤新月。淺碧籠雲。近邵清溪。亭亭。屬其體闊以咏眉目。眞爲永有味。一曰。巧剪雲裁。纖纖嫩嫩。明裝未敢。似江亭晚玩。遙山拂翠。宮羅新捲。新月橫鉤。掃黛嫌濃。塗鉛厭淺。能畫張郎不自由。傷春倦。爲皺多無力。翻做嬌羞。填來不滿。情秋。紋著得、人間多少愁。記魚箋。械寄。背人偷斂。屬細膠併。連指輕揉。有喜先占。長顰難效。柳葉輕黃。金在香。雙尖鎖。試隨鶯一展。依稀風流。一曰。漆點填匯。鳳稍侵鬢。天然俊生。記隔花曾見。疎星烱烱。倚闌凝注。止水盈盈。端正窺鏡。夢騰並枕。睥睨檀郎。長是青。蟠相久。待嫣然一笑。密意將成。困酣曾被。驚醒。強臨鏡、按抄猶未醒。憶根中親見。似嫌羅密。尊前相顧。翻怕燈明。醉後眉承。歌闌鬬弄。幾度夜夜頻送情。難忘處。是絞綃擷透。別淚雙零。

恭敏坊

李恭敏公者。所居在江陰之南門。其門首巷坊亦題曰恭敏。不知當日名坊之義。而七八十年來。子孫消削。第宅傾圮殆盡。乘遺故址。竟爲里豪所吞。土木一斬。廊閣健美。忽有人獻謗於薛云。若不除去舊坊。終非君家利也。薛深然之。指數恭敏之族。且長者。惟李唐卿可主其事。乃呼至。贈泉百緡。李欣然搬之。一夕。囈語呻吟甚苦。妻急呼之。覺。問其故。曰。我夢見袍笏大官。自云是我祖。責以不能世守其業。又毀其坊。既焉且撻。我負痛叫號。故致此耳。語既。暴死。莫救。又數年。城燬于兵。薛氏室廬財產悉空。貧無爲計。遂執幹役於時貴之家。噫。子孫之不肖。強梁之用心。皆可爲後人鑒也。

餘廳

余家天台萬山中。茅屋可以芘風雨。石田可以具饘粥。雖行江海上。而泉石草木之勝。未嘗不在夢寐時見也。偶讀盧陵羅景綸大經所著鶴林玉露曰。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荊蘺蔽階。落花滿逕。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麋鹿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簽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批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入目。牛背笛聲。雨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絕妙。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朱黃對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衰衰馬頭盧。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眞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此羅君語也。余蓋亦知此妙久矣。風塵漚洞。豺虎咬人。幾賦歸與之詩。計無所得。又未知何日可以遂吾志也。掩卷爲之三嘆。

月賸三萬字

江浙平章子山公、嘗法妙一時。自松雪翁之後。便及之。嘗問客。有人一日能寫得幾字。客曰。聞趙學士言。

一日可寫萬字。公曰。余一日寫三萬字。未嘗以力倦而輟筆。公號正齋、恕叟。又號蓬累叟。鹿里人。

妓出家

李當當者。教坊名妓也。姿藝超出輩流。忽翻然若有所悟。遂著道士服。江浙儒學提舉段吉甫先生天祐贈之以詩曰。歌舞當今第一流。洗妝拭面別青樓。便隨南嶽夫人去。不爲蘇州刺史留。瑞館月明簫鳳下。綺窗雲散鏡鸞收。却嫌凝絕尋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龍改齋漫錄云。唐陽邠伯作妓人出家詩曰。蕊出花鈿與四隣。雲鬟剪落向殘春。暫能風燭難留世。便是袍道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唄初落誤梁塵。從今艷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乃謂陳彭年作。此不考之過也。吁。二先生之風流餘韻。於此可以想見矣。

河南王

河南王十四吉歹。爲本省丞相時。一日。掾吏田榮甫抱牘詣府請印。王留田侍宴。命司印開匣取印至前。田誤觸墮地。王適更新衣。而印朱漬汙滿襟。王色不少動。歡飲竟夕。又一日行郊。天氣且暄。王易涼帽左右捧笠侍。風吹墮石上。擊碎御賜玉頂。王笑曰。是有數也。諭令毋懼。噫。此其所以爲丞相之量。

妖異

至正辛卯夏。松江昔照寺僧舍一株。開花。又嘉興儒學鄒人陶氏磨上木肘發青條。開白花。又吳江分鄧里煅工一柳樹椿。以安鐵碪者。且十餘年矣。發長條數莖如葦。三家雖有此怪。而皆無恙。豈非關係國家之氣數乎。

塔影入壁

平江虎丘閣。版上有一數。當日色清朗時。以掌大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於此見之。但頂反居下耳。此固有象可寫。非幻出者。松江城中有四塔。西曰普照。又西曰延恩。西南曰超果。東南曰興聖。夏既運家乃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却有一塔影。長五寸許。倒懸于西壁之上。不知從何而來。然不常有。或時見之焉。是又不可曉也。

饒唐懷古詞

傳按察者。忘其名。饒唐懷古。嘗作一詞云。靜中看。記昔日湖山隱隱。宛若虎踞龍蟠。下寢樊、指揮湘澳。鞭雲綺。圍繞江干。數不成三。時當混一。遇唐之數不爲難。陳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掛征帆。龍舟催發。紫宸初卷朝班。禁庭空、土花碧。荒路悄、阿鳴聲乾。縱餘得、西湖風景。花柳亦凋殘。去國三千。游仙一夢。依然天淡夕陽間。昨宵也。一輪明月。還照臨安。蒼鴨頭。綠調也。

人命至重

後至元間。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趙君伯常。休日。與書吏議官府政事。因曰。吾輩爲中書提控掾史時。夜坐私第一室。忽有兩隸來前。傳都堂鈞旨呼喚。遂即上馬。隸前導。至一官府。樹木陰翳。大官危坐廳事上。問曰。河南饑。省咨至。乃殺七日不報。彼處死者甚衆。汝知之乎。吾荅曰。某提控耳。蹤掾稽遲之罪。已嘗呈狀。官沉思良久。曰。非汝過也。汝退。又命前隸曰。可急追該掾某人來。吾遂夢覺也。明日晨起。令人覘之。夜暴死矣。人命至重。解紐其慎之。

度量宏深

建德路達魯花赤古篤魯丁、字志道。守婺州路。任滿趣除。時有故吏丘往臨江貼補。介魯尺牘見繆管木八剌木。即日錄用。就遣丘持佛鈔五十定餽魯。蓋魯以廉故。家甚貧。朋友間每分財以濟之。丘竟匿其鈔。後木數得魯書。而謝不及此。疑焉。因便使問之。魯知爲丘匿有。即具書請失謝之罪。丘聞此。惶赧無地。令兒子奉鈔還魯。終不受。且爲隱其惡。未嘗與人言。夫魯西域人也。度量之宏深乃如是。可謂厚德君子矣。若丘者。名教中所不可容。尚孰責哉。

高麗氏守節

中書平章闊歹之側室高麗氏。有賢行。平章死。嘗弗貳適。正室子拜馬朶兒亦說其色。欲妻之。而不可得。乃以其父所有大答納環子獻於太師伯顏。此物蓋伯顏所屬意者。伯顏喜。問所欲。遂白前事。伯顏特爲奏聞。率旨命拜馬朶兒赤牧繼小母高麗氏。高麗氏夜與親母踰垣而出。削髮爲尼。伯顏怒。以爲故違聖旨。拜奏命省臺泊侍正府官鞫問。諸官奉命惟謹。鍛鍊備極慘酷。時國公闊里吉思於鞫問官中獨秉權力。侍正府都事帖木兒不花數致語曰。誰無妻子。安能相守至死。得有如此守節者。莫大之幸。而反坐以罪。恐非我治朝之盛典也。國公悟。爲言於伯顏之前。宛曲解釋。其事遂已。帖木兒不花、漢名劉正卿。後至監察御史而卒。

寒號蟲

五臺山有鳥。名寒號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即五靈脂。當盛暑時。文采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比至深冬嚴寒之際。毛羽脫落。索然如鼓雛。遂自鳴曰。得過且過。嗟夫。世之人中無所守者。率不甘滿涪鄉里。必振拔自豪。求尺寸名。詫九族儕類。則便志滿意得。出肆入揚。以爲天下無復我加矣。及乎稍遇貶抑。遽若喪家之狗。垂首貼耳。搖尾乞憐。惟恐人不我恤。視寒號蟲何異哉。是可哀已。

鄧思賢

嘗見人戲呼一諱訐者爲鄧思賢。初不可曉。後讀筆談。始得其說云。世傳江西人好鬼。有一書名鄧思賢。皆祕隱法也。其始則敎以侮文。侮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劫之。蓋思賢、人名也。人傳其術。遂以名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醫科

醫有十三科。考之聖濟總錄。大方脉、雜醫科、小方脉科、風科、產科、兼婦人雜病科、眼科、口齒兼咽喉科、正骨兼金鏃科、瘡腫科、鍼灸科、祝由科。則通兼言。

輟耕錄卷第十六

陶氏二譜

宋泰山王質所著愛韜堂紹陶錄。錄中首載栗里華陽二譜。惟先生之大節高風。流播千古。而質者乃能次第其出處。作爲年譜。且以名吾書紹陶之志。是可尚已。遂錄于此云。

陶栗里譜

元亮高風。發於宋晉去就之際。君骨祖事晉。懋著勳勞。自宋武帝受元復焉。逆揣其末流。卽不出武帝將收賢士以繫人心。晃翼亦不廉。陶謝皆世臣。君世地色實俱僻。而靈運爲武帝秉任。最後乃欲說忠義離江海遠師送君過虎溪而却靈運不入蓮社素心皆所鑒知。譜具左方。

興寧三年乙丑晉哀帝

君生於潯陽柴桑。今德安縣楚城市是。父軼名。命子詩云。於穆仁考。濟焉虛止。寄迹風雲。宜茲愷惠。陶氏自侃以武功擅世。後裔稍襲故風。多流亂岐。蓋折翼之祥。發之旁孤。傳洽。傳君父子。皆以隱德著稱。侃女適孟嘉。嘉女適君父。是生君。其氣所傳。遊化必有可言者。

大元元年丙子晉武帝

君年十二。失母。祭妹文云。慈姚早世。我年二六。

大元九年甲申

君年二十。失妾。楚調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妾翟氏。偕老。所謂夫耕於前。妻鉏於後。蓋是邪。湯家湯莊、矯、法、賜、四世以隱行知名。亦柴桑。

大元十九年甲午

君年三十。有歸園田詩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初爲州祭酒。蓋在其前。不堪。乃解歸。故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蓋亦却主簿

隆安四年庚子晉安帝

君年三十六。五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蓋是參鎮軍衛命自京都上江陵。故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後。父在柴桑。故云一欣侍溫顏。又云久游戀所生。父爲人度不肯適都。蓋是已舍單行。見迎舊居詩。軍僚爲彭郡吏。故云、時來荀冥會。婉戀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田園疏。

隆安五年辛丑

君年三十七。正月。有游斜川詩云。開歲倏五十。方三十七。作五日是。蓋是故歲五月還潯陽。今歲七月適江陵。有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詩。留潯陽踰年。蓋是予告在鄉。至是往赴。云閒居三十載。自未參鎮軍以前。得三十六年。蓋是不堪勞役。遂起歸意。故云、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俗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荊。失父祭妹文云。昔在江陵。值羅天劉。觸事未遠。書疏猶存。蓋是妹自武昌報。江陵時。父在柴桑。

元興二年癸卯

君年三十九。正月。有始春懷古田舍詩。蓋是自江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溫城。故有懷古田舍。又云良苗懷新。十二月。有與從弟敬遠詩云。寢迹衡門下。在都亦當是處野。

元興三年甲辰

君年四十。有遇雨獨飲詩云。龜仰四十年。有飲酒詩云。是時向立年。志氣多所恥。遂盡分然介。終死歸田里。蓋是在壬辰癸巳爲州祭酒之時。所謂投來去學仕。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至是得十二年。

義熙元年乙巳

君年四十一。三月。有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蓋是故歲自都還里。卽吉。庚子。始事鎮軍。繼事建威。中經孤疑。至是。得六年。復衛命至都。其家尚未歸柴桑。還舊居詩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往來時經鄉閭。不常留。稍成疏。故云。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屢歷周故居。隣老罕復遺。至是。始定居。斷他適。十一月。有歸去來辭。九月。家留柴桑。身往彭澤。至是。免歸。蓋是不堪軍役。故求縣。不堪縣役。故歸家。所謂風波未定。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足以爲酒。少日。脅然有歸與之情。平生之志始決。見序及辭甚詳。失妹所聞情在驟奔。自免去職。是歲。劉將軍錄尚書。

義熙三年丁未

君年四十三。有祭程氏妹文。自乙巳至是。所謂服制再周。

義熙四年戊申

君年四十四。有六月遇火詩云。奄出四十年。

義熙五年己酉

君年四十五。有九日詩。

義熙六年庚戌

君年四十六。有西田穫早稻詩。

義熙七年辛亥

君年四十七。有祭從弟敬遠文云。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晨采上菊。夕朗素琴。當時同志。見文甚詳。

義熙十年甲寅

君年五十。有雜詩云。奈何五十年。乘官來餔。至是。得十年。故云。荏苒經十載。暫爲人所羈。

義熙十一年乙卯

君年五十一。有與子儼等疏云。年過五十。又云。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號羲皇上人。見疏甚詳。

義熙十二年丙辰

君年五十二。有下潠田舍穫詩云。曰余爲此來。三四星火頹。當是得此在癸丑甲寅之間。

義熙十四年戊午

君年五十四。楚調云。倘俛六九年。召爲著作佐郎。不應。是歲。宋公爲相國。

元熙元年己未晉恭帝

君年五十五。王休元爲江州。自道不得見。道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於半道栗里要之。卽引酌野亭。休元出與相聞。極歡終日。當九日把菊無酒。休元餉之。有九日閒居詩。所謂秋菊滿園。時醪旣至。當是未獲所遺。休元在江州幾六載。未審的在何年。自乙巳至丁卯。訖死。未嘗他適。獨暫爲休元入州。

宋初元年庚申宋武帝

君年五十六。同隱周續之召至都。爲顏延之迭挫。義熙末。嘗爲江州。邀續之。在城北講禮學書。有示周掾祖謝詩云。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又云。但願還諸中。從我廬水濱。江城尚不欲。周往奚況京師。劉道民亦同隱。有和劉柴桑詩云。挈杖還西廬。又云。春醪解飢劬。其還以春。有酬劉柴桑云。嘉穗荐晨興。又云。慨然知已秋。其還至是及秋。初自西廬移南村。有移居詩云。鄰多素心人。樂與數朝夕。又云。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遷居殆爲道民之徒。尋還西廬。度相距亦不遠。與道民更相酬酢。不改賞文析義之時。未審的在何年。或恐劉柴桑似縣令劉。或皆爲此縣。存此呼。或有命不爲。猶續之。

之。當命爲撫軍參軍。不就。因呼周掾。皆不可知。但非時爲宰者。語皆冷交。非熟官。丁柴桑詩云。采菊司聰。于惠百里。此乃當官無疑。尋時。懷情於劉。過厚於周。遺民自隱之餘無聞。續之在隱之中微婉。君與周劉。號潯陽三隱。校情義。稍有淺深。是歲。宋武帝殺祚。

景平元年癸亥晉營陽王

君年五十九。顏延之爲始安。過潯陽日。造飲酣醉。臨去。留二萬錢。送酒家。相知久聞。驟見益驩。延之未審何時來柴桑。所謂自爲分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爲隣舍。當是不諧。劉穆之之時。又未審何時去柴桑。當是爲豫章世子參軍之時。據誄。參傳略見。

元嘉三年丙寅宋文帝

君年六十二。檀道濟爲江州。時抱羸疾。多辭餽。往候。饋以粱肉。不受。

元嘉四年丁卯

君年六十三。有自祭文云。律中無射。擬挽歌詩云。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當是杪秋下世。顏延之誄云。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祠弗恤。其臨終高態。見誄甚詳。君平生好談歸盡。蘭統以爲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白駒。寄寓逆旅。與大塊而桑枯。隨中和而放蕊。豈能勞於憂畏。役於人間。最知深心。形贈影答神釋。本趣略見所謂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惟恐不知。旣已洞知。安坐待此。夫復何言。杜甫許避俗。宋許遠道。識者更詳之。

晉陶華陽譜

通明高風。發於梁齊宋去就之際。君祖父皆食宋祿。身又生宋代。自齊高帝代宋。旋引去。梁武帝代齊。益退藏。平時以師待君。然大節有定操。豈復以恩禮推移。暫至丹陽。應簡文之命。不少至京都。慰武帝之懷。抑何其堅忍。壯年果於遺世。炤之審。故判之不疑。譜具左方。

孝建三年丙申宋孝武帝

君生於丹陽秣陵。今上元縣治村是。母郝氏。夢兩夫人持鐘磬來前。有娠。今世爲君。再世爲孫思邈。兩世肇啓於郝。故其兆先形。當是本居天仙。趣報盡。還入人趣。植根弗凡。受形亦異。生以火年火月。又夏至。極陽日。悉稟純陽。多超飛心。累功積行。所升當益高。推佛言。參君迹。略見。

大明四年庚子

君年五歲。常持荻畫灰學書。

泰始元年乙巳宋明帝

君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卽有志養生。語人。仰訴天。曙白日。不覺爲遠。及長。博讀書。遂解文武諸伎。自後天文地理人事。雖至淵妙。成鑄底極。當時已罕。傳歷年愈遠。行世愈稀。梁傳所載十二種。今傳惟三種。傳不館紀十種。唐志所載九種。今傳惟四種。傳有志無八種。傳無志有五種。木草、後入增衍。考正益詳。間與集注差異。

元徽二年甲寅宋蒼梧王

君年十九，蕭將軍鐵尚書，引爲諸王侍讀。故事，止典文學，無他務，除奉朝請，故事，止奉朝會請召，未不爲官，雖在宦途，亦居靜地，及求縣，乃不遂，緣執可見。

永明十年壬申齊世祖

君年三十七，家貧，求宰縣，不遂，脫朝服挂神武門去，止句曲山，體即輕捷，性嗜山水，所適必吟咏，旋不已，語人，吾見朱門廣屋，雖適其華麗，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難立止，自常欲就之，永明中，求祿得，恢差舛，不稱，豈得爲今日之事，亦緣執使然，此語甚真，是耶先有根，次有緣，次有執，相符乃入，所謂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惟難契，故曠世難就。

隆昌元年癸酉齊鬱林王

君年三十八，沈約爲東陽，應要不至，自棲句曲不出，所謂徧歷名山，求訪仙藥，或未然，一至句章，禮育王塔，一至丹陽，應太子召，他適皆無考，又言，往東陽從孫游嶽，授符圖經法，亦無考，惟楊羲靈寶五符，傳句容葛繫，繫以傳陸修靜，陸以傳孫，許謐二景歌，東陽章鑒民出都遇得，以與孫，度所得止在秣陵句曲之間，非遠適而後傳。

永元元年己卯齊東昏侯

君年四十四，在句曲，築樓高三層，身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不娶，無子，他眷亦不通，先斷此根，可躐他事，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聆響爲樂，閒獨遊泉石，此門忌濁，便清神仙，上景多望，霞下景多山水，物多金玉，色多紫碧，他皆類是，所謂熟之養之，覆之若欲成辨，必加將護，大要離塵換境爲上。

中興元年辛巳齊和帝

君年四十六，蕭都督至新林，遣弟子藏猛之迎謁，初，齊末作水丑木之歌，至是，援讖文成梁字，令弟子遵之，遂以梁建國，後覆沒，亦預言朱點，已已時嘆，朝陽直離七元，卒驗，雖隱茅山，不卻人主詢謀，中大通初，獻善勝戚勝二刀，度武帝狙陳慶之覆魏洛陽，好大之心，寖侈，參會侯景，大觸駭機，豈盡忘捄世者，但觀時耳，蚤蘇張良甚深，黃石翻書，蓋傳異秘，諜兵法，其間餘事，推己及物，亦致平緒術，此門懸除，廣顯定亂，學道者稱及，君著水鏡，握鏡當是早爲，豈挂晚念。

天監元年壬午梁高祖

君年四十七，梁武帝在西邸，與游，及即位，恩禮彌篤，問訊弗絕，屢招，不出，畫兩牛一牧，放水草之間，一金絡頭人執杖驅之，知不可復，致勞，族季直，亦不肯仕梁，武帝嘗歎，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門風，何繇乃剖。

天監四年乙酉

君年五十，移居積金澗，泉石益奇，無蛇虎，有佳木及雜藥，初乏甫林，及來居，皆自茂，在句曲東麓。

中大通元年己酉

君年七十四，遇異人宣閬，以本草用蟲蟲水蛭之鱗，傷物，逆一紀，可解形，至期，果化，尸解，凡十餘種，世傳閬自青城來句曲，先升，以君聞，帝錄其積水之功，化後，爲逢萊都水監，見仙傳及拾遺，甚略，今茅山相傳稍詳，但微涉異。

大同二年丙辰

君年八十一，隻眼或方，夢勝力菩薩授菩提記，乃詣鄧縣，禮阿育王塔，自稱受戒，世傳呂嚴從鍾離權受劍訣，後二百餘年，來奏黃龍惠南，始竟佛言，不修正覺，別得生理，休止深山大島，絕於人境，報盡還來，散入諸趣，晚年，始堅此願，唐志有所著草堂法師傳，當時佛教雖隆，禪宗未開，圓覺以大通五年至，以是年去，留齋城十九日，度君不及相見。

大同六年庚申

君年八十五，逆冠亡日，仍爲告逝詩，及卒，顏色如常，香氣彌山，華陽頌云，號期行當滿，亥數未終丁，迨乃承虜世，將資來聖庭，化後，一過丁亥，爲陳隋海王光大元年，再遇丁亥，爲唐太宗貞觀元年，升平之盛，降古所稀，聖庭當是此時，初，隋文帝輔周，以國子博士召孫思邈，不應，密言，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以濟人，宣政元年至貞觀元年，適滿五十年，應命來見，太宗官之，不受，辭歸太白山，風棄梅福隱居，他無稱不類，形有轉移，神無變易，自是至丁卯，獨孤信鎮洛陽之時，正七歲，至丁亥，太宗召至長安之時，得八十七歲，暮齡有少容，所以驚嗟，盧照鄰稱其自謂生開皇辛酉，當時已不信，若爾，豈得聖靈之稱，博士之召，貞觀丁亥，方二十七歲，豈得少容之嘆，若言數百歲，豈得七歲弱冠之譽，度思邈之生，適纖隱居之後，其爲後身何疑，挺契頌又云，重離尚成假，謂節文與武帝俱非令終，又云，七夕乃扶胥，謂武帝凡七改元，世稱推戴爲策立侯景，爲懷剡鎮功，實史，至是，篡梁，稱漢，故云扶胥，所謂篇中字皆有義旨，後人自以篇中事求之，則機萌一頌二十字顯，豈盡說，矧又彰明，業運頌又云，濟神既有在，委留從所宜，神既濟矣，在於何所，華原孫氏，即其所在也，已常知佛言報盡還來，及舍生趣生，至雖何信，識者更推之。

藥譜

清異錄二卷，乃宋陶穀所撰，凡天文、地理、君道、官志、人事、女行、君子、幺麼、釋族、仙宗、草木、花果、蔬菜、禽獸、蟲魚、支體、作用、居室、衣服、粧飾、陳設器具、文用、武器、酒漿、茗茶、饌羞、喪葬、鬼妖、皆創爲異名新說，而藥譜一則尤奇甚，因備錄之。

芝蓊清本良於醫，藥數百品，各以角貼，所題名字詭異，余大駭，究其源底，答言天成，中進士侯掌極齡造藥譜一卷，盡出新意，改立別名，因時多類，不傳于世，余以禮求假一通，用娛閒暇。

服君子牛乘　昌明晉子順川鳥　淡伯朴呼

木奴柳政　雪眉同氣五白羅　舍九使者椒

藏滸伯　知母
化米先生　神麴
三閑小玉　白芷
導河豚　木猪苓
曲方氏　防風
黃英右　檳榔
禹孫　澤瀉
粥如來　白芨
骨鯁元君　萆薢
黑司命　[illegible]
既濟公　升麻
灌鉛　[illegible]
斛枝大士　[illegible]
玄房仲長統　[illegible]
石仲寧　滑石
水狀元　[illegible]
金山力士　[illegible]
草東床　大腹皮
玲瓏霍去病　藿香
水銀腑　輕粉
顯明把　阿膠
蕭帶　何首烏
海腊　[illegible]
無爰扇　枇杷葉
續命筒　[illegible]
羽化魁　五加皮
翻胃木　常山
王黃瓜　馬兜鈴
混沌蝦蛤　寄生
樂木　[illegible]

貴老　陳皮
九日三官　吳茱萸
中黃節士　麻黃
嗽神　五味子
白大將　白朮
綠劍真人　菖蒲
靈巖師　[illegible]
風味團頭　縮砂
苦督郵　[illegible]
知微老　白薇
冷翠金剛　[illegible]
抱雪居士　香附子
野丈　白頭翁
寰生藥王　覆盆子
命門錄事　安息香
飛龍道者　牙硝
麝男　甘松
腎督郵　[illegible]
千眼袍　人參
黃香影子　[illegible]
出樣珊瑚　[illegible]
支解香　丁皮
水磨檳　金鈴子
鬼木串　槐角
燈龍舌血　[illegible]
度厄使　[illegible]
湯主　山茱萸
偷蜜珊瑚　甘草
永嘉聖脯　乾薑
靜風尾　荊芥

遠秀卿　沉香
餞宴　[illegible]
時美中　蒔蘿
前堅中尉　三稜
洞庭奴隸　枳殼
魏去疾　阿魏
風稜御史　使君子
款肺侯　款冬花
醒脾參軍　[illegible]
太宵尊者　朴硝
脫核嬰兒　桃仁
隨湯給事中　甘遂
建陽八座　蛇床子
仁眾　川楝子
醫上座　郁李仁
畢和尚　蓽澄茄
冰喉尉　[illegible]
壽祖　仙靈脾
延年卷雪　桑白皮
六停劑　五味子
中央粉　蒲黃
洗瘴丹　檳榔
無名印　地榆
黑殺星　夜明砂
清涼種　[illegible]
空籠芻　[illegible]
醒心杖　遠志
德兒　杏仁
紅心石　赤石脂
正坐丹砂　附子

迎湯子　蓖麻子
甜面浮于　[illegible]
玉瓶飯　龍膽
小帝青　青黛
半夏精　天南星
無髯虎　大黃
巢燕九肋　烏梅
琥珀孫　松脂
火泉　竹瀝
地白　瓜蔞根
新羅白肉　白附子
玉綿皮　杜仲
九女春　鹿茸
通天柱杖　牛膝
百文錢　石斛
鄉芝　天麻
茅君寶篋　蒼朮
虞頭豹子　柴胡
九畹叢　澤蘭
旱水晶　硼砂
死冰　白礬
無情手　硇砂
笑靨金　菊花
銀條德星　山藥
破軍殺　大戟
綠子槐　[illegible]
滴金卵　[illegible]
瓦壠斑　貝母
棄尖　蒺藜
五鼠樹　[illegible]

山居　[illegible]
剔骨香　青皮
鎖用根　苦參
百辣雲　生薑
夜金　雄黃
小呂明　决明
百子堂　[illegible]
販參　[illegible]
比目沉香　烏藥
天豆　破故紙
瘦香嬌　丁香
血櫥　牡丹皮
百藥綿　黃耆
赤天佩　[illegible]
飛天蓮　旋覆花
錦襴根　[illegible]
尉佗圭　[illegible]
丑寶　牛黃
女二天　當歸
還元大品　熟地黃
一寸積蘊　[illegible]
拔萃圖　麝香
走根梅　[illegible]
理光烏藥　良薑
吉鮮杵　桔梗
良醫七首　葶藶
鬼丹　蘆薈
孝梗　知母
西天葩　胡椒
保生識　藁本

肺家瑞氣　肉豆蔻
痰宮霹靂　半夏
黑龍衣　[illegible]
綬帶米　[illegible]
沙田髓　[illegible]
草兵　巴豆
離面還丹　人參
不死麪　茯苓
陸紺丸　[illegible]
滿腹芝　黃連
破關符　蓬莪朮
川元霸　川芎
英華庫　益智
丹田霖雨　巴戟
安神隊杖　麥門冬
鍊形松子　柏子仁
肚裏屏風　[illegible]
草魚目　[illegible]
大通綠　木香
兩牛草　羌活
二尸簇　枸杞
綠鬚髯　細辛
八月珠　茴香
楮聖　[illegible]
金蛾蛻　[illegible]
產家大器　[illegible]
宣州梯子　白豆蔻
萬金茸　[illegible]
廢臣　卷柏
狨奴　狗脊

蒜腦藷百合　修身芻花苗　帝竹香蕈
玉蓋片青石

世系

宋馬永卿嬾眞子錄云。古人重譜系。故雖世胄綿遠。可以考究。淵明命子詩云。天集有漢。眷于愍侯。赫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參誓山河。啓土開封。按漢功臣表。開封愍侯舍。以左司馬從漢破代。封侯。昔高帝與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所謂參誓山河。謂此盟也。高帝功臣百有二十八人。舍其一也。又云。亹亹丞相。允迪前從。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羣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同隆窊。此蓋謂青也。功臣表。開封愍侯舍。封十一年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所謂羣川衆流。以喻支派之分散也。語默隆窊。以言自青後未有顯者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然侃傳亡不載。世家獨於此見之。後世譜牒亂離。譜籍散亡。然又士大夫因循滅裂。不如古人所以家譜不傳於世。惜哉。

輟耕錄卷第十七

古銅器

宋番易張世南宦游紀聞云。辨博書畫古器。前輩蓋嘗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搨。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爲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旁。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搨。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窗牖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有所謂款識。臘茶色。朱砂斑。眞靑綠。井口之類。方爲眞古。其製作。有雲紋、雷紋、山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目、飛廉、饕餮、蛟螭、虯龍、麟鳳、熊虎、龜蛇、鹿馬、象鸞、夔犧、蜼鳧、雙魚、蟠虺、如意、圓絡、盤雲、百乳、鵲耳、貫耳、偃耳、直耳、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百獸、三螭、穟草、瑞草、篆帶、(之若蝌蚪結)星帶、(以四星旁飾)輔乳、(鍾樂名用以)碎乳、(外圍滿名有大小乳三周十之六)立夔、垂夔之類。凡古器制度。一有合此。則以名之。如雲雷鍾、鹿馬洗、鸞耳壺之類。是也。如有款識。則以款識名。如周叔液鼎、齊侯鎛之類。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鍾、(大曰鎛小曰特中付)鼎、尊、彝、舟、(有盤耳洗而)卣、(音由中尊有西器又盞音足曲鬲中畫器)瓶、斛、斗、(足有識耳卽有罍流也有)卮、觶、(酒之觴貢也切)角、(無類柱爵)杓、敦、簠、(形其付中)方簋、(有鼎四而足鏤)豆、甗、(底牛甑甗也切)錠、(都定徒切又)斝、觚、鬲、(而形空製足同曰鼎鬲漢志)鍑、(大才其有實切)鐎、(樂云而似有蓋壜而)盉、(切戶)戈、(鼎翻而與有切蓋有寶有軌學也似)簋、(曰其匯類行有方四曰曰溫圓)簠、(而於腹含大切有蓋足也有提樑洗)瓿、(壺蒲而後矮切)類鋪(鑄頭似耳之觚長頸)

罏、(如盤風火鑪器上上設方盤如口斗鉶鐵之戚)匜、(沃代盥大器切)盤、洗、盆、鋗、(呼玄切小盂類也洗)玉杅、罍、鐸、鉦、(而類鐃鐸)鏡、戚、錞、(帽飾者物)奩、鐙、(鐙卽)飾、鉞、戈、矛、盾、弩機、表坐、旂鈴、刀、錍、杖頭、蹲龍、(戒兵云蹲閣龍帽閣之物飾)鳩車、(之兒具戲)提梁、龜蛇、硯滴、車輅、托轅之屬。此其大槩。雖於鑑備。然如此者。亦思過半矣。所謂款識。乃分二義。款謂陰字。是凹入者。刻畫成之。識謂陽字。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自不同也。臘茶色。亦有差別。三代及秦漢間器。流傳世間。歲月寖久。其色微黃而潤澤。今士大夫間論古器。以極薄爲眞。此蓋一偏之見也。亦有極薄者。有極厚者。但觀製作色澤。自可見也。亦有數百年前句容所鑄。其藝亦精。今鑄不及。必竟黑而燥。須自然古色。方爲眞古器也。趙希鵠洞天淸錄集古鐘鼎彝器辨云。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周器雕篆細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余嘗見夏琱戈。於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陰竅。以其刻畫者成凹也。銅器入土千年。純靑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或有斧鑿痕。則是僞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輕者爲古。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爲水土蒸淘亦盡。至有鉏擊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綠徹骨。或其中有一線紅色如丹。然尙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入水土。惟流傳人間。色紫褐而有硃砂斑。甚者其斑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沸湯煮之。良久。斑愈見。僞者以漆調朱爲之。易辨也。三等古銅。並無腥氣。惟土古新出土。尙帶土氣。久則否。若僞作者。熱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所謂識紋款紋亦

不同。識。乃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鍾鼎。夏用鳥跡篆。商則蟲魚。周以蟲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宋以來用楷書。唐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偃蹇字。其字凹入也。漢已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鑄。陽識易爲。決非三代物也。款。乃花紋。以爲飾。古器款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夏周器有款有識。商器多無款有識。古人作事精緻。工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丈夫之事。故古器款必細如髮。勻整分曉。無纖毫模糊。識文之筆畫。宛宛如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深淺如一。亦明淨分曉。無纖毫模糊。此蓋用銅之精者。並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二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爲。三也。今設有古器款稍或模糊。必是僞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句容器非古物。蓋自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升州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其輕薄漆黑款細雖可愛。要非古器。歲久亦有微靑色者。世所見天寶時大鳳環瓶。此極品也。僞古銅器。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卽今磨鏡藥是也。先上在新銅器上。令勻。然後以釅醋調細碙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臘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卽成臘茶色。候如漆色。急入新水浸。成漆色。浸稍緩。卽變色矣。若不入水。則成純翠色。三者並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爲水銀所匱。並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淸。新銅聲濁而鬨。不能逃識者之見。古人惟鍾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盂寓戒。則有識。他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爲非。但辨其體質、款紋、顏色、臭味。足矣。夫二者之論銅器。兩已粲然具備。然請修好古之士。又不可不讀經傳紀錄。以求其源委。如薛尙功款識法帖、及重廣鍾鼎韻七卷者、宣和博古圖、呂大臨考古圖、王俅嘯堂集古錄、黃睿東

觀餘論、茶迦廣川書跋等書、皆當熟味徧參、而斷之以經、庶可盲精鑒也。

石敢當

今人家正門適當巷陌橋道之衝、則立一小石將軍、或植一小石碑、鐫其上曰石敢當、以厭禳之。按丙漫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顏師古注曰、衝有石碏、石買、石惡、鄭有石制、皆爲石氏、周有石速、齊有石之紛如、其後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據所說、則世之用此、亦欲以爲保障之意。

方頭

俗謂不通時宜者爲方頭、陸魯望詩云、頭方不會王門事、盧士姿繩白紵衣。

七十二

玉蕊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野和蕊薇歌、仙機軋軋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詩肯用七十二、不知何所祖。

旃檀佛

京師旃檀佛、以鑿鑿著聞海宇、王侯公相、士庶婦女、捐金莊嚴、以丐福利者、歲無虛日、故老相傳云、其像四體無所倚着、人君有道、則至其國、國初時、尚可通一綫無礙、今則不然矣、按翰林學士程鉅夫瑞像殿碑刻云、釋迦如來、初爲太子、生七日、母摩耶棄世、生忉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昇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塡國王、自以[illegible]如來、欲見無從、乃刻旃檀爲像、自雙運尊者、慮有闕陋、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昇忉利天、謁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眞、既成、國王臣民奉之猶眞佛焉、及佛自忉利天復至人間、王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驚步空中、向佛稽首、佛爲摩頂授記曰、我滅度千年之後、汝從震旦東土廣利人天、由是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歸茲六十八年、涼州十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南三百六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洛梁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聖安寺十二年、北至上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宮內殿五十四年、丁丑歲三月、燕宮火、迎還聖安寺居、今五十九年乙亥歲、當今大元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也、帝遣大臣孛羅等四衆、備法駕仗衛、奇伎、迎奉萬壽山仁智殿、丁丑、建大聖安寺、己丑歲、自仁智殿迎安寺之後殿、大作佛事、瑞像、計自優塡王造始之歲、至今延祐丙辰、凡二千三百有七年、又釋氏感通錄云、梁武帝遣郝騫等往天竺國迎佛旃檀像、其王模刻一像付騫、天監十年、至建康、帝迎奉太極殿、建齋度僧、大赦斷殺、白是蔬食絕慾、據此說、又與碑文不同、即今潞安寺所安之像、抑優塡之所刻歟、天竺之摹刻歟。

傳席

今人家娶婦、輿轎迎至大門、則傳席以入、弗令履地、然唐人已爾、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去聲、氈擁、錦繡一條斜。

歸婦吟

吉之永豐劉氏女、天兵南下日、爲東平王郎中所虜、後王聞其父母兄弟同姑夫子咸在、因放之歸、且作歸婦吟以送之、詩曰、烈火都將玉石焚、死生契闊憶中分、信音一絕思青鳥、望眼雙穿見白雲、杜鵑還有難北風、鴻鴈正離羣、新詩送爾還家去、重繡當年織錦紋、吁、固難劉氏有賢夫之幸、而王公仁人者矣。

穿耳

或者謂昔唐開人所盡士女、多不穿耳環、以爲古無穿耳者、然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爭揃、不穿耳、白古亦有之矣。

丫頭

吳中呼女子之賤者爲丫頭、劉賓客寄贈小樊詩、花面丫頭十二三、春來綽約向人時。

點心

今以早飯前及飯後午前午後晡前小食爲點心、唐史、鄭餘慶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慮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則此語唐時已然。

奴婢

今蒙古色目人之臧獲、男曰奴、女曰婢、總曰驅口、蓋國初平定諸國日、以俘到男女匹配爲夫婦、而所生子孫永爲奴婢、又有曰紅契買到者、則其元主轉賣於人、立券投稅者是也、故買良爲驅者有禁、又有誘送者、則標撥隨女出嫁者是也、奴婢男女止可互相婚嫁、例不許聘娶良家、若良家願娶其女者、憑然奴或致富、主利其財、則俟少有過犯、杖而錮之、席卷而去、名曰抄估、亦有自願納其財以求脫免奴籍、則主署執憑付之、名曰放良、刑律、私宰牛馬、杖一百、毆死驅口、比常人減死一等、杖一百七、所以視奴婢與馬牛無異、按周禮、其奴、男子入于皁隸、女子入于舂藁、說文、奴婢皆古罪人、夫今之奴婢、其父祖初無罪惡、而世世不可逃、亦可痛已、又奴婢所生子、亦曰家生孩兒、按漢書陳勝傳、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師古曰、奴產子、猶人云家生奴也、則家生兒亦有所據。

慍羝

慍羝、謂被氣也、唐崔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貌面微黑玩、

天子羣臣

張公可與者、濟南人、律身廉正、持法公平、苟可以納忠於國、雖斧鉞有所不避、爲中書郎中日、先帝時、一大姦以元惡受顯戮、後二子貲緣入侍、幸沐天眷、特令授官、官平章、陛辭、叩首言曰、先臣在九原、弗獲蒙一命之榮、嘗不瞑目、臣敢昧死請、上命左右傳旨中書、獨公不奉詔、趨數日、上召丞相面諭之、丞相退、謂公曰、聖意寵遇之深、當復柰何、公曰、朝廷果欲舉行贈典、必須雪其非罪、若然、是先帝不合誅之、以先帝爲何如主哉、則上之於先帝、反不若大姦之有後矣、不孝孰大焉、丞相備公言以聞、上爲動容而止、公以病在告、都堂有人誣宗室謀逆、奏送刑部問狀、逮鞫、有證據、而死于獄、宗室之妻見上泣曰、臣妾夫某無罪枉死、上但知送部、而不謂其已死、聖怒、命御史臺鞫問、丞相懼、謀之公、即扶疾至省、取

牘補署花押。衆皆愕然。丞相曰。恐據史所行有錯。欲照略耳。非謂此也。公曰。自丞相以下。皆當聽問。某何獨求免邪。既而編牘令該掾拘詣臺。臺官首問曰。張郎中什麼卷否。曰然。臺官議曰。張郎中所行。未嘗差錯。況此一事。中書得旨施行。執法者復何罪。因覆奏曰。臣等取省案根勘。宗室某之死不任。上頷之。其事遂寢。如公者。誠天子之爭臣也矣。

嬌妗

宋張文潛明道雜志云。經傳中無嬌妗二字。嬌字乃世母字二合呼。妗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二合。如眞言中合兩字音爲一。

黃金樓

蘇小小。見諸古今吟咏者多矣。而世又圖寫以玩之。一何動人也如此哉。春渚紀聞云。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來帷而歌曰。妾本錢唐江上住。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喚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樓。且曰。後日相見於錢唐江上。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唐幕官。其廨舍後堂。蘇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爲錢唐尉。爲繪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樓。夢斷綵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春浦。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水輿。橫泊河塘。舵工遽見才仲擕一麗人登舟。即前聲喏。而火起舟尾。蒼忙走報。家已慟哭矣。能改齋漫錄云。劉次莊樂府解題曰。錢唐蘇小小歌。蘇小小非唐人。世見樂天夢得詩多稱咏。遂謂與之同時耳。次莊雖知蘇小小非唐人。而無所據。余按郭茂倩所編引廣題曰。蘇小小。錢唐名娼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唐江之西。故古辭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余嘗記廣美人長短句云。槐陰別院宜清晝。入坐春風秀。美人圍子阿誰留。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亦蘊藉可喜。乃元遺山先生所作也。

啃遍

某人以善經紀。積貲至鉅萬計。而既鄙且嗇。不欲書其姓名。其尊行錢素菴者。抱璞逸士也。多游名公卿間。善詩曲。有集行於世。某嘗以貴富驕之。故作今樂府一闋譏誚焉。　啃遍　試把貲愁窮究。看錢奴、自古呼銅臭。徇己苦貪求。待不教、泉貨周流。忍包羞。油鐺插手。血海舒拳。肯落他人後。曉夜尋思機彀。緣情鉤鉅。巧取旁搜。蠅頭場上苦驅馳。馬足塵中廝追逐。積價下。無厭就。捨死忘生。出乖弄醜。　耍孩兒　安貧知足神明佑。好聚斂、多招悔尤。王戎道下齊牙籌。夜進明、計算無休。不思日月搬烏兔。只與兒孫作馬牛。漆消瘦。不調鼎。恣遐戈矛。　十煞　漸消磨雙臉春。已凋殘兩鬢秋。終朝不樂眉長皺。慳不得、櫃頭鏹五分息招。人借架上袍。一周年不放贖。狠毒性。如狼狗。把平人骨肉。做自己膏油。　九煞　有心待拜五侯。教人噢咻半州。忍饑寒。儲得家私厚。待做錢山兒。倩軍士喝號提鈴守。怕化做錢龍兒。請法官行罡布氣。留半炊兒。八。　八煞　虧心事。儘意爲。不義財。儘力掊。那裏問親弟兄親姊妹親姑舅。只待要、春風金谷嬌王凱。一任教、夜雨新塋困馬周。無親舊。只知敬明倖皓齒。不想共肥馬輕裘。　七煞　貲生利轉多。貪婪意不休。爲錙銖、捨命尋爭鬬。用連阡陌心猶在。架插詩書眼不瞅。也學采東籬菊子。是簡裝呵元亮。豹子浮丘。　六煞　恨不得、楊子江上做酒。爛穀倉積到斗。爲幾文贓背錢。受。　些勞人呪。一斗粟、與親眷。眞紕繆。一味的驕而且吝。甚的是樂以忘憂。　五煞　道財。曾然了董卓臍。曾梟了元載頭。聚而不散遭殃咎。怕不是、堆金積玉連城富。吃眼早、野草閒花滿地愁。于生受。生財有道。受用無由。　四煞　有一日、大小運併在命宮。死因眼裏在卯酉。甚的散得疾。子爲你聚來得驟。恰待調和新曲歌金帳。遍隨得佳人陞玉樓。難收救。一壁相、投河奔井。一壁相、獨縊焦頭。　三煞　窓隔每都颺颺的飛。椅桌每都出出的走。金銀錢米。都消爲塵垢。山藪木客相呼喚。寢宿孤辰斷趂逐。喧白晝。花月妖。將家人狐媚。虛耗鬼把倉庫潛偷。　二煞　惱天公。降下災。犯官刑。繫在囚。他用錢時難參透。待買他、土木鐵刁子輕輕釘。弔脊筋。鉤兒淺淺鉤。便用殺。難寬宥。魂飛蕩蕩魄散悠悠。　尾　出落他、平生聚斂的情。都爲做。臨刑犯罪由。將他死骨頭告示向通衢裏懸。任他日炎風吹慢慢的朽。樂府中押逐顯名字韻者。蓋中州之音輕。與尤字韻相近故也。此曲雖曰爲某而作。然亦可以爲世勸。

花蕊夫人

蜀主孟昶納徐匡璵女。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蕊之翻輕也。或以爲姓費氏。則誤矣。

崔麗人

余向在武林日。於一友人處。見陳居中所畫唐崔麗人圖。其上有題云。並燕鶯爲字。聯徽氏姓崔。非烟宜采畫。秀玉勝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廂寄紅樹。曾與月徘徊。余丁卯春三月。御命陝右。道出於前東普救之僧舍。所謂西廂者。有唐麗人崔氏女遺照在焉。因命畫師陳居中繪模眞像。意非登徒子之用心。追將勉情鍾始終之戒。仍拾四十言。使好事者知百勞之歌以記云。泰和丁卯林鍾吉日。十洲種玉大誌宜之題。延祐庚申春二月。余傳命至東平。顧市粥雙鷹圖。觀久之。弗見主人而歸。夜宿府治西軒。夢一麗人。綰霞玉質。逡巡而前曰。君玩雙鷹圖。雖佳。非君几席間物。妾流落久矣。有雙鷹名冠古今。願託君爲重。覺而惟之。未卜其何祥。遲明。欲行。忽主人携歷圖來。且四軸。余意麗人雙鷹。將此數耳。撤出一小軸。乃夢所見。有詩四十字。跋語九十八。識曰。泰和丁卯。出蒲東普救僧舍。繪唐崔氏鶯鶯。十洲種玉大誌宜之題。畫詩皆精絕神品也。余驚詫良久。時有詞翰官吏環視。因縮不曰。託以跋語佳勝。贈之。呼物理相感。果何如耶。豈法書名畫自有靈耶。抑名不朽者。蓋亭毒耶。吾會有定數耶。余嘗謂關雎碩人。姜德兼備。君子之配也。琴心雪句。才豔聯芳。文士之偶也。自詩書道廢。丈夫弗學。況女流乎。故近世非無秀色。往往脂粉腥穢。鴉鳳嘵辯。求其彷彿待月章之萬一。絕代無聞焉。此亦慨世降之一端也。因歸于我。義弗辭已。宜之者。蓋南金趙恩軒之字。曾爲蒙西海。遺山謂泰和有詩名。五言平淡。他人未易造。信然。泰和丁卯。迄今百十四年云。其月二日。壁水見士思容題。右其五百九字。雖不知壁水

見士爲何如人。然二君之風韻可想見矣。因俾嘉禾繪工盛懋臨寫一軸。適別氏植公待制經見而愛之。就爲錄文於上。按唐元微之傳奇鶯鶯事。以爲張生寓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亦止茲寺。崔氏、鄭氏也。生出於鄭。視鄭則異派之從母。因丁文雅軍擾掠蒲人。鄭惶駭不知所措。生與將之靈善。請使護之。不及於難。鄭厚生德。謂曰。娥之弱子幼女。當以仁兄之禮奉承。命鶯鶯出拜。顏色艷異。光輝照人。生問其年紀。鄭曰。十七歲矣。生自是倦之。私禮鶯鶯之侍婢紅娘。間道其意。既而詩章往復。遂酬所願。中間離合多故。然不能終諧伉儷。說者以爲生即張子野。宋王性之著傳奇辨正。按微之作姨母鄭氏墓銘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又作陸氏誌云。余外祖嗟州刺史鄭擠。白樂天作微之母鄭氏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娶鄭濟女。則鶯鶯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爲中表也。傳奇言生年二十二。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大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即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庚辰。正二十二歲。凡此數端。決爲微之無疑。特託他姓以避就耳。事具侯鱗錄中。

江浙省地分

江浙行省。建治所于杭。陸路赴都。三千九百二十四里。若水程。則四千四百四十里。東至大海。四百九里。西到江西省南康路。一千七百五里。南到廣東潮州路。二千五百一十里。北到淮南省揚州路。七百六十五里。東南到漳州路海岸。二千四百九十九里。西南到江西省建昌路。一千五百九十里。東北到松江海岸。五百二十二里。西北到池州路。接連河南省安慶路。一千三百四十二里。此四至八到也。今制福建道立行省。則又不同矣。

改常

今人謂易其所守者曰改常。北夢鎖言。左軍容使嚴遵美、閹官中仁人也。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蹈。傍有一貓一犬。貓忽謂犬曰。軍容改常也。

輟耕錄卷第十八

敍書

唐張彥遠著歷代名畫記十卷。自軒轅時至會昌元年。能畫者三百七十餘人。其敍畫之源流曰。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古先聖王受命應籙。則有龜字効靈。龍圖呈寶。自巢燧已來。皆有此瑞。庖犧氏發於黎河中。典籍罔載。萌矣。軒轅氏得於溫洛中。史皇若顏狀焉。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畫。無以見其形。故有書。按字學之部。其六曰鳥書。在幡信上書端。象鳥頭者。則畫之流也。顏光祿云。罔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是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洎乎有虞作繪。繪畫明矣。既就彰施。仍深比象。於是禮樂大闡。教化由興。故能揖讓而天下治。廣雅云。畫、畫、掛也。以采色掛物象也。故鍾鼎刻類也。爾雅云。畫、形也。說文云。畫、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畫也。釋名云。畫、畫也。以采色畫物象也。故鍾鼎刻則識魑魅而知神姦。旂章明則昭軌度而備國制。清廟肅而登靈陳。廣輪度而彊理辨。以忠以孝。盡在於雲臺。有烈有勳。皆登於麟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故陸士衡云。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此之謂也。其論畫六法曰。昔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傳采。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自古畫人。罕能兼之。彥遠試論之曰。古之畫、或能遺其形

假而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可與俗人道也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在其間矣上古之畫迹簡意淡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精緻而臻麗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煥爛而求備今人之畫錯亂而無旨衆工之迹是也夫象物必在乎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乎立意而歸乎用筆顧愷之曰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其臺閣一定器耳差易爲也斯言得之至於鬼神人物有生動之可狀須神韻而後全故韓子曰狗馬難鬼神易狗馬乃凡俗所見鬼神乃譎怪之狀斯言得之至於經營位置則畫之總要然今之畫人粗善寫貌得其形似則無其氣韻具其彩色則失其筆法豈曰畫也其論畫體工用搨寫曰夫畫物特忌形貌采章歷歷具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於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識其了是眞不了也夫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爲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爲上品之上神者爲上品之中妙者爲上品之下精者爲中品之上謹而細者爲中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貫衆妙其間詮量可有數百等孰能周知非夫神邁識高情超心慧者豈可議乎知畫宋郭若虛著圖畫見聞志六卷自唐會昌元年至神宗熙寧七年能畫者二百七十四人其論製作楷模曰大率圖畫風力氣韻固在當人其如種種之要不可不察畫人物必分貴賤氣貌朝代衣冠釋門有善功方便之顏道像具修眞度世之範帝王崇上聖天日之表外夷得慕華欽順之情儒賢見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多勇悍英烈之貌隱逸識肥遯高世之節貴戚尚紛華侈靡之容天帝明威福嚴重之儀鬼神

作醜魗（尺久反）馳趡（千鬼反）之狀士女宜秀色婑（烏果反）媠（奴果反）之態田家有醇甿朴野之眞畫衣紋林石用筆全類于書衣紋有重大而調暢者有縝細而勁健者勾綽縱掣理無妄下以狀高側深斜卷摺飄舉之勢林木有樛枝挺幹屈節皴皮紐裂多端分敷萬狀作怒龍驚虺之勢聳凌霄日之姿而石多作礬頭亦爲稜面落筆便見堅重之性皴淡即生窊凸之形破墨之功尤難畫畜獸全要停分向背筋力精神肉質肥腴毛骨隱起畫龍窮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畫水湯湯若動使觀者有浩然之氣畫屋木折算無虧筆畫勻壯深遠透空畫花竹有四時景候陰陽向背筍篠老嫩苞萼先後自然艷麗閒野逮諸園疏野草咸有出土體性畫禽鳥識形體各件之異翱翔舉飛集之態其論氣韻非師曰謝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其論用筆得失曰凡畫氣韻本乎游心神采生於用筆意在筆先筆周意內畫盡意在像應神全夫內自足然後神閒意定神閒意定則思不竭而筆不困也畫有三病皆繫用筆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結版者腕弱筆痴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渾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未行當散不散似物凝滯不能流暢也其論古今優劣曰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玄及閻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作爲萬世法號曰畫聖張萱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如李成關仝范寬董源之迹徐熙黃筌居寀之蹤前

不藉師資後無復繼踵者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邊鸞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鄧椿著畫繼十卷自熙寧七年至孝宗乾道三年能畫者一百一十九人其論遠曰畫之爲用大矣盈天地間者萬物悉皆含毫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虛深鄙衆工謂雖曰畫而非畫者蓋止能傳其形不能傳其神也故畫法以氣韻生動爲第一而若虛獨歸於軒冕巖穴有以哉又曰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眞撰唐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黃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乃以逸爲先而神妙能次之景眞雖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賢愚然逸之高豈得附於三品之末未若休復首推之爲當也又有畫繼補遺一卷不知誰所識則自乾道以後至理度間能畫者八十餘人附後陳德輝著續畫記一卷再自高宗建炎初至幼主德祐乙亥能畫者一百五十一人然與畫繼補遺則相出入者耳二畫繼可考閱姓名無足觀也趙希鵠洞天清錄集云古畫多直幅至有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於米氏父子非古制也河北絹經緯一等故無背面江南絹則經麤而緯細有背面唐人畫或用搗熟絹爲之然止是生搗令絲褊不礙筆非如今煮練加漿也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與雪絲僞作者則否古畫色黑或淡墨則積塵所成自有一種古香可愛若僞作者多作黃色而鮮明不塵暗此可辨也米芾畫史云古畫若得之不脫不須背標若不佳換標一次背一次壞屢更矣深可惜蓋人物精神髮采花之穠艷蜂蝶只在約略濃淡之間一經背多或失之也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

生周昉韓幹後來皆以熱湯半熟入粉搥如銀板故作人物精采入筆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紋粗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閻令畫皆生絹南唐畫皆粗絹徐熙絹或如布絹素百破必好畫裂文各有辨長幅恆卷裂紋橫橫幅直卷裂紋直各隨軸勢裂也直斷不當一縷歲久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毛掐亦蘇不可僞作其僞者快刀直過當縷兩頭依舊生作毛起掐又堅紉也濕染者色棲縷間乾熏者烟臭上深下淺古紙素有一般古香眞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采色如新惟佛像多經香烟熏損本色染絹作濕香色棲塵文間最易辨仍蓋色上作一重古破不直裂須連兩三經不可僞作國朝東楚湯垕字君載號采眞子著畫鑑一卷論歷代名畫悉有依據其雜論曰古人作畫皆有深意運思落筆莫不各有所主況名下無虛士相傳既久必有過人處今人看畫出自己見不經師授不閱記錄但合其意者爲佳不合其意者爲不佳及問其如何是佳則茫然失對僕自十七八歲時便有迂僻之癖見圖畫愛玩不去手見鑒賞之士便加禮問遍借記錄髣髴成誦詳味其言歷觀名迹參考古說始有少悟若不留心不過爲聽聲隨影終不精鑒也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不可看畫俗客尤不可示之卷舒不得其法最爲害物至於庸人孺子見畫必看妄加雌黃品藻本不識物亂訂眞僞令人短氣古人畫稿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天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古人作畫有得意者多再作之如李成寒林范寬雪山王詵烟江疊嶂不可枚舉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肌體之外者今人看古迹必先求形似次及傳染次及事實殊非賞鑒之法也元章謂

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貪好名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若鑒賞，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玩，如對古人，不能奪也。觀六朝書，先觀絹素，次知筆法，次觀氣韻，大槩十中可信者一二，有御府題印者，尤不可信。古書東移西掇，補補成章，此弊自高宗朝非宗古始也。余友人吳興夏文彥，字士良，號蘭渚生，其家世藏名蹟，鮮有比者，朝夕玩索，心領神會，加以游於畫藝，悟入厥趣。是故鑒賞品藻，萬不失一。因取各畫記、圖畫見聞志、畫繼、續畫記為本，參以宣和畫譜、南渡七朝畫史，齊梁魏陳唐宋以來諸家畫錄，及傳記雜說百氏之書，搜潛剔祕，網羅無遺，自軒轅時至宋幼主德祐乙亥，得能畫者一千二百八十餘人，又女真三十八人，本朝自至元丙子至今九十餘年間二百餘人，共一千五百餘人，其考覈誠至矣，其用心良勤矣。所論畫之三品，蓋擴前人所未發。論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古人畫，墨色俱入絹縷，精神迥出，偽者雖極力彷彿，而粉墨皆浮於縑素之上，神氣亦索然。蓋古人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意盡矣。唐及五代絹素粗厚，宋絹輕細，望而可別也。御題畫，真偽相雜，往往有當時名筆臨摹之作，故祕府所藏臨摹本皆題為真跡，惟明昌所題最多，具眼自能識也。吁，可謂真知畫者哉。

記宋宮殿

廉訪使楊文憲公奐，字煥然，乾州奉天人。嘗作汴故宮記云：己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長史宴于廢宮之長生殿。懼後世無以考，為纂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城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日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牆，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東上閤門，右曰西上閤門，皆南嚮。東西二樓，鐘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祗門，宮中則曰撤合門，少南曰東樓，即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亭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仙韶院，院北曰湧翠峯，峯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洲殿。長生之南曰閱武殿，閱武南曰內藏庫。由嚴祗門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點檢北曰祕書監，祕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衣局，尚衣

之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祗肅門，祗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北，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廐局，尚廐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尚食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嘉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並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並不錄。觀其制度簡素，比土階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戶，珠璧華麗之室，則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公又有錄汴梁宮人語五言絕句一十九首，雖一時之所寄興，亦不無有傷感之意，今併附于此。詩曰：

一入深宮裏，經今十五年。長因批帖子，呼到御牀前。右一　歲歲逢元夜，金蛾鬧簇巾。見人心自怯，終是女兒身。右二　殿前輸仗罷，偸去賭金釵。怕見黃昏月，殷勤上玉階。右三　翠翹珠掩背，小殿夜藏鉤。羞把羊車至，低頭笑不休。右四　內府頒金帛，教酬賀節盤。兩宮新有旨，先與問孤寒。右五　人間多戰栗，不到九重天。長被黃衫吏，花攤月賜錢。右六　仁聖生辰節，君王進玉卮。壽棚雖未罷，留待北還時。右七　邊奏行臺急，東華夜啓封。內人催步輦，不候景陽鐘。右八　撲燭雙雙引，珠簾一一開。整前齊下拜，歡飲辟寒盃。右九　聖躬香閣內，只道下朝遲。扶杖嬌無力，紅綃貼玉肌。右十　今日天顏喜，東朝內宴開。外邊農事動，昭遣教坊回。右十一　獨前雙白鶴，日日候朝回。自送鑾輿去，經今更不來。右十二　陡覺文書靜，相將立夕陽。傳心寧有位，無復夜焚香。右十三　二后睢陽去，潛身泣到明。卻回誰敢問，枝似有心情。右十四　為道圍城久，妝奩闕犒軍。入春渾斷絕，鐵苦不堪聞。右十五　監國推梁邸，初頭靜不知。但疑牆外笑，人有看宮時。右十六　別殿弓刀響，倉皇接鄭王。尚愁宮正怒，含淚強添妝。右十七　一向傳宣喚，誰知不復還。來時舊儀線，記得在窗間。右十八　北去遼沙遠，賊心畏從行。不如當日死，頭白若為生。右十九

陳隨隱南度行宮記云：杭州治舊錢王宮也。紹興因以為行宮。皇城九里，入和寧門，左進奏院、玉堂，右中殿外庫，至北宮門，循廊左序巨璫幕次，列如魚貫，祥曦殿、朵殿，接修廊，為後殿，對以御酒庫、御藥院、慈元殿外庫、內侍省、內東門司、大內都巡檢司、御廚、天章等閣。廊回路轉，眾班排列。又轉內藏庫，對軍器庫。又轉便門，垂拱殿五間十二架，修六丈，廣八丈四尺，簷屋三間，修廣各丈五，朵殿四，兩廊各二十間，殿門三間，內龍墀折檻，殿後擁舍七間，為延和殿，右便門通後殿，殿左一殿，隨時易名，明堂郊祀曰端誠，策士唱名曰集英，宴對奉使曰崇德，武舉及軍班授官曰講武。東宮在麗正門內，南宮門外，本宮會議所之側，入門垂楊夾道，間芙蓉，環朱闌，二里至外宮門，節堂後為財帛、生料二庫，環以官屬直舍，轉外窨子，入內宮門，廊右為贊導春坊直舍，左講堂七楹，扁新益，外為講官直舍，正殿向明，左聖堂，右祠堂，後凝華殿、瞻箓堂，環以竹，左寢室，右齊安位，內人直舍百二十楹，左彝齋，太子賜號也，接繡香堂、便門，通繹已堂，重簷複屋，昔楊太后垂簾於此，曰慈明殿，前射圃，竟百步，環修廊，右轉雅樓十二間，左轉數十步，雕闌花甃，萬卉中出秋千，對陽春亭、清霄亭。

前芙蓉、後木樨、玉質亭、梅繞之、由繹已堂過錦麗廊、百八十楹、直通御前廊外、即後苑、梅花千樹、曰梅圃亭、曰冰花亭、枕小西湖、曰水月境界、曰澄碧、牡丹曰伊洛傳芳、芍藥曰冠芳、山茶曰鶴丹、桂曰天闕清香、堂曰本支百世、祐聖祠曰慶和、泗洲曰慈濟、鍾馗曰得旗、檜曰洞庭佳味、茅亭曰昭儉、木香曰架雪、竹曰貴靜、松亭曰天陵假蓋、以日本國松木爲翠寒堂、不施丹雘、自如象齒、環以古松、碧琳宮迎之、一山崔嵬、作觀堂、爲上焚香祝天之所、吳知古掌營修、每三茅觀鍾鳴、觀堂之鍾應之、則鑾輿、由背芙蓉、閣風帆沙鳥履舄下、由下一溪縈帶、通小西湖、亭曰清漣、怪石夾列、巉巖還秀、三山五湖、洞穴深杳、豁然平朗、翬飛翼拱、凌虛樓對瑞慶殿、損齋、緝熙、崇正殿之東、爲欽先、孝思、復古、紫宸等殿、木圍即福寧殿射殿、曰選德、坤寧殿、貴妃昭儀嬪妃等位宮人直舍、螘聚焉、又東過閤子庫、答思殿、儀鸞、修內、八作、翰林諸司、是謂東華門、右二記、皆法詳贍、宋之宮闕、槩可見矣。

廉察

徐文獻公任西浙廉訪使日、遇有訴訟者、必歷問其郡邑官吏臧否、分爲三等、殺諸集、第一等、純臧者、第二等、臧否相半者、第三等、極否者、又用覆察相同、候分司按巡時、遂以罪之、曰第一等、褒賞之、第二等、勿問、第三等、懲戒之、使改可也、慎勿能其職役、分司遵奉、一道肅清。

宣髮

人之年壯而髮斑白者、俗曰算髮、以爲心多思慮所致、蓋髮乃血之餘、心主血、血爲心役、不能上應乎髮也、然本草云、蘇莕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則亦可作蒜、易說卦、巽爲寡髮、陸德明曰、寡本作宣、黑白雜、爲宣髮、據此、則當用宣字爲是。

檄書露布

檄書露布、何所起乎、漢陳琳草檄、曹操見之、頓愈頭風、遂謂檄起於琳、說文、檄、二尺書、徐鍇通釋曰、檄、徵兵之書也、漢高祖以羽檄徵天下兵、有急則插以羽、爾雅、木無枝爲檄、注、檄、擢直上也、文心雕龍有張儀檄楚書、隗囂檄亡新文、文選有司馬相如喻蜀檄文、則檄非自琳始也明矣、隋禮儀志、後魏每戰尅、書帛於漆竿上、名露布、世說、桓宣武征鮮卑、喚袁耀作露布、倚馬、手不輟筆、俄成七紙、如隋志世說所云、則露布起於後魏、而晉因之、然漢官儀、凡制書皆彌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又漢書、賈洪爲馬超作伐曹操露布、則漢時已然、及讀初學記、引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云、廿露見其國、布散者、人上武、文采者、則廿露沉、直露布之義、當取於此與。

靸鞋

西浙之人、以草爲履、而無跟、名曰靸鞋、婦女非纏足者、通曳之、炎徼子雜錄引實錄云、靸鞋、蜀三代皆以皮爲之、朝祭之服也、始皇二年、遂以漆爲之、名曰靸鞋、二世加鳳首、仍用蒲、晉永嘉元年、用黃草、宮內妃御習著、始有伏鳩頭履子、梁天監中、武帝易以絲、名解脫履、至陳隋間、吳越大行、而模樣差多、唐大曆中、進五朵草履子、建中元年、進百合草履子、據此、則靸鞋之製、其來甚古、然北夢瑣言、載霧是山中

子、船爲水靸鞋之句、抑且咏諸詩矣、靸、悉合切、在蹀字韻下、今俗呼與蹀同音者、誤。

背手

世稱鄉官爲背手、蓋唐時已有此名。

輟耕錄卷第十九

脈

人稟天地五行之氣以生、手三陽三陰、足三陽三陰、合爲十二經、以環絡一身、往來流通、無少間斷、其脈應於兩手三部焉、夫脈者、血也、脈不自動、氣實使之、故有九候之法、內經云、脈者、血之府、說文云、血理分表行體辰、者從、從血、亦作脈、通釋云、五藏六府之氣血分流四體也、釋名云、脈、幕也、幕絡一體、字從肉、從辰、辰音晉、拜切、水之邪流也、脈字從辰、取脈行之象、無求子云、脈之字從肉、從辰、又作䐃、蓋脈以肉爲陽、䐃以血爲陰、華佗云、脈者、血氣之先也、氣血盛、則脈盛、氣血衰、則脈衰、血熱則脈數、血寒則脈遲、血微則脈弱、氣血平、則脈緩、晉王叔和分爲七表八裏、可謂詳且至矣、然文理繁多、學者卒難究白、宋淳熙中、南康崔子虛隱君嘉言、以難經於六難專言浮沉、九難專言遲數、故用爲宗、以統七表八裏、而經萬病、其說以爲浮者爲表、爲陽、外得之病也、有力主風、無力主氣、浮而無力爲芤、有力爲洪、又沉爲實、沉者爲裏、爲陰、內受之病也、有力主積、無力主氣、沉而極小爲微、至骨爲伏、無力爲弱、遲者爲牢、主寒、內受之病也、有力主痛、無力主冷、遲而少歇爲緩、短細爲濇、無力爲濡、數者爲陽、主熱、外得之病也、有力主熱、無力主瘀、數而極弦爲緊、有力爲弦、流利爲滑、他若九道六極之殊、三焦五藏之辯、與夫持脈之道、療病之方、其間玄妙、具在四脈玄文、及西原脈訣等書、世以爲秘授、始由隱君傳之劉復其

先生。先生傳之朱宗陽鍊師。鍊師傳之張玄白高士。今往往有得其法者。學者其求諸。

四司六局

俗稱四司六局者。多不能舉其目。古杭夢游錄云。官府貴家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故筵席排當。凡事整齊。都下街市亦有之。當時人戶。每遇禮席。以錢倩之。四司六局皆可致。四司者。帳設司、廚司、茶酒司、掌盤司也。六局者。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排辦局也。凡四司六局人祇應慣熟。便省主一半力。

稽古閣

博古圖。宋徽廟朝所修撰。故世知有博古之名。而不知更有稽古等閣。蔡京保和殿曲燕記云。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召臣京等燕保和殿。臣僚等東曲水。朔於玉華殿。上步西曲水。循酴醾架。至太華閣。登層挾閣。曰妙有。設古人儒術史子楮墨。右曰日宣。道家金櫃玉笈之書。與神霄諸天隱文。上步前行。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遂古、尚古、鑑古、作古、傳古、博古、稽古諸閣。藏祖宗訓謨。與夏商周彝鼎爵斝尊卣敦盤盂。漢晉隋唐書畫。多不知識。上親指示。爲言其槩。

經紀

今人以善館營生者爲經紀。唐滕王元嬰、與蔣王恽好聚斂。太宗嘗賜諸王帛。勑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韓昌黎作柳子厚墓誌云。舅弟盧遵。又將經紀其家。則自唐已有此言。

龐居士

世斥貪利之人。必曰、汝便是龐居士矣。蓋相傳以爲居士家貲巨萬。殊用勞神。竊自念曰。若以與人。又恐人之我若。不如置諸無何有之鄉。因鑿送大海中。舉家修道。總成證果。又以爲居士即襄陽龐德公。稗氏傳燈錄龐居士傳云。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業儒。志求眞諦。德宗貞元初。碣石頭遷禪師。豁然有省。後參馬祖。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答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却向汝道。遂於言下頓悟玄旨。乃留駐參承。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元和六年。北游襄漢。隨處而居。女靈照、賣竹漉籬以供朝夕。將欠減。謂曰。視日早晚以報。靈照遽曰。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觀視。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居士曰。我女機鋒捷矣。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顧問之。來問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化。龐婆走田中。謂其子龐大曰。汝父死矣。龐大曰。嗄。停鉏脫去。婆爲焚燒畢。自後莫知其所。按此傳。知非龐德公明矣。但亦不言其富何耶。鑿財之說。特恐後人所傳會耳。然今之積金畜穀。倍息計贏。校斗斛合籌。詐欺不得自休息。又否則射歇飢發積。授枚識出布籌會人。窮日疲極而嗟者。能以居士之事便作眞想。豈不爲我生之福哉。

鄭遂昌言。宋巨璫李太尉者。國亡。爲道士。號梅溪。余童時。嘗侍其游故內。指點歷歷如在。過胡蘆井。揮涕曰。是蓋宋之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刷金百兩。近周申父言。先表叔祖金二提舉。住杭州。

晴間。其室氏。乃宋內夫人。余年十四五。尚猶識之。但兩鬢俱禿。問知。在宮中任此職者。例裹巾。巾帶之末。各繫一金錢。每晨。用以掠髮入巾。故久而致然也。因曰。吾爲內夫人日。每日輪流六人侍帝左右。以紙一番。從後端起。至背帝起居。旋背旋卷。至暮。封付史館。內夫人別居一宮。宮門金字大牌曰。官家無故至此。刷金一百。以二者言之。可見宋朝家法之嚴。

關怨上書

至正乙酉冬。朝廷遣官奉使宣撫諸道。問民疾苦。然而政績昭著者十不二三。明年秋。江右儒人黃如徵邀怨上書。指數散散王士宏等罪狀。且及國家利害。斧鉞在前。有所不避。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如徵其人者與。天子親覽其書。喜見于色。又虞如徵必爲權豪所中。顯近臣館穀以佚。越數日。特授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勑侍衛護送出都。如徵感上德意。受命而不領職。天下共賢之。散散王士宏等雖免譴責。終以不顯死。其書略曰。江西布衣書生黃如徵。百拜上書皇帝陛下。如徵忝生僻土。遭遇明時。用竭愚衷。冒干天聽。伏望采覽萬一焉。夫皇朝版圖之廣。歷古所無。法制之良。萬世莫易。而水旱災變。連年不息者。皆由官吏汙濫。民怨怨咨之所致也。欽惟陛下。憂民之心。日夕孜孜。遂於去年冬。分遣大臣奉使宣撫諸道。正欲其察政事之臧否。問生民之疾苦。禮賢德。振貧乏。信冤抑。起淹滯。俾所至之處。如陛下親臨焉。苟能宣布聖澤。各盡乃職。則雍熙泰和之治。正在今日。然江西福建一道。地處蠻方。去京師萬里外。傳聞奉使之來。皆若大旱之望雲霓。赤子之仰慈母。而散散王士宏等。不體聖天子撫綏元元之意。鷹揚虎噬。靡厲風飛。聲色以淫吾中。賄賂以減吾口。上下交征。公私朘剝。賊吏貪婪而不問。良民嗷嗷而罔知。閭閻失望。田里寒心。乃歌曰。九重丹詔頒恩至。萬兩黃金奉使回。又歌曰。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地。官吏都懽天喜地。百姓却嗟天哭地。又歌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如此怨謗。未能枚舉。皆百姓不平之氣。鬱結于懷而發諸聲者然也。此蓋廟堂遴選非人。使生民感陛下凝恤之虛恩。受奉使掊剝之實禍。陛下於此而不察。將何以取法於後世哉。如徵無官守。無言責。所以不憚江河之險。不畏斧鉞之誅。而詣闕以陳其事者。正恐散散王士宏等。回覲之日。各飾巧言。妄稱官清民泰。欺詐百端。昏蔽主聽。陛下不悟。爲姦邪所賣。擅任賓僚。恣行威福。流毒四海。則江西福建一道之蒲苦。與天下共之。以此而望陰陽和。風雨時。年歲登。邊隅靜。不亦難乎。倘陛下不棄芻蕘之言。委官察其實跡。責以欺天罔民之罪。投諸遐荒。雪江西福建一道之痛苦。以爲百官勸。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如陛下以爲誹謗大臣。置而不問。非惟今日爾起蕭墻。抑且天下萬世之不幸矣。如徵鄙語俗言。不知避諱。觸犯清嚴。罪在不赦。請伏鉞以俟命。

錢武肅鐵券

吾鄉錢叔琛氏。乃武肅王之諸孫也。其家在郡城外東北隅。亭臺沼沚。聯絡咫尺。猶是先朝賜第。與余相友善。嘗出示所藏鐵券。形宛如瓦。高尺餘。闊二尺許。券詞黃金商嵌。一角有斧痕。蓋至元丙子天兵南下時。其家人竊負以逃。而死於難。券亦莫知所在。越再丙子。漁者偶耦得之。乃在黃岩州南地名澤

庫深水內漁蝦寶物，賦斧擊之，則鐵焉。因棄諸幽，一村學究與漁隣，頗聞賜券之說，買以鐵價，然二人皆不悟其字乃金也。有報於叔琛之兄者，用十斛穀易得，將能復還，誠爲異事。時余就錄券詞一通，叔琛又出武肅當日謝表藁併錄之。昨晚檢閱經籍，偶得於故紙中，轉首已三十餘年矣。人生能幾何哉，感志于此。詞云：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閩越等州諸軍事、兼閩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聯聞銘鄧隲之勳，言乘漢典，栽孔悝之德，事美爲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僞，爲指鹿水，狂謀惡慣，漆染齊人，而爾披攘兇渠，盡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氣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隱越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間，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于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剋五熟之釜，竇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詞，長河有假帶之期，泰山有如礪之日，唯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龍龍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預示天下。表云：恩主賜臣金書鐵券一道，臣恕九死，子孫三死者，出於睿眷，形此綸言，錄臣以絲髮之勞，賜臣以山河之誓，鐫金作字，指日成文，鑄動神祇，飛揚肝膽，伏念臣爰從筮仕，迨及乘麾，每自揣量，是何叨忝，所以行如履薄，動若持盈，惟憂屬過滿生，敢忘慎初，讒末豈期，此志上感宸聰，憂臣以處極多危，慮臣以防微不至，遂開聖澤，永保私門，屬以常刑，宥其必死，雖君親嘱念，皆云必恕，必容，而臣子爲心，豈敢偷惰，憂讒當日慎一日，戒子戒孫，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乘此而賈禍，聖主萬歲，愚臣一心，按史，唐僖宗乾符五年，王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鏡、都將董昌等，將以討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爲兵馬使，中和元年，昌爲杭州刺史，光啓二年，昌謂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授汝，鏐攻越之，昌遂徙越，以鏐知杭州事，三年，昌爲越州觀察使，鏐爲杭州刺史，昭宗景福元年，爲武勝軍防禦使，二年，爲鎮海節度使，乾寧二年，昌僭號，鏐還書曰：與其關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耶，昌不聽，鏐以狀聞，削奪昌官爵，委鏐討之，三年，昌伏誅，鏐令吏民上表，請兼領浙東，朝廷不得已，以爲鎮海鎮東節度使，改威勝曰鎮東，天復二年，進爵越王，天祐元年，更封吳王，梁太祖開平九年，以爲諸道兵馬元帥，三年，以爲天下兵馬元帥，龍德三年，以爲吳越王，乾化二年，加尚父，末帝貞明二年，以爲天下兵馬元帥，龍德三年，以爲吳越王，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置百官，有丞相侍郎客省等使，唐明宗天成四年，削鏐官爵，初，鏐嘗遣安重誨書，辭禮甚倨，及朝廷遣奉使，彥昭遇韓玫，使鏐還，玫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重誨奏賜昭遇死，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長興二年，鏐卒，鏐襲疾，出印綬授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史稱乾寧三年秋九月，以鏐爲鎮海鎮東節度使，而券詞乃四年秋八月何耶，史稱僭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程大昌演繁露云：寶正六年歲在辛卯，見封落星石制書，辛卯乃唐明宗長興二年，寶太元年，羅隱記新城縣記云：癸未歲，癸未乃唐莊宗

同光元年，以此知吳越雖稟中原正朔，既長興同光年號，與其寶正寶大同歲而名不同，如吳越自昭改元審矣。又僧文益湘山野錄云：唐昭宗以錢武肅平董昌，拜爲鎮海鎮東節度使、中書令，賜券羅隱爲謝表，始莊宗入洛，又遣使貢奉，懇請玉册金券，有司定議，非天子不得用，後竟賜之，鏐即以節鉞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名其居曰殿，官屬悉稱臣，又於衣錦軍大建玉册金券詔書三樓，遣使册東夷諸國，封拜其君長，幾極其勢，與向之謝表所陳，處極防微，累恩賈禍之誠，殊相戾矣。禪月貫休嘗以詩投之，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之句，鏐愛其詩，遣客吏諭之曰：教和尚改十四爲四十，方與見休性褊介，謂吏曰：州亦難添，詩亦不改，然閒雲野鶴，何天而不飛耶，遂飄然入蜀，鏐後果爲安重誨奏削王爵，以太師致仕，重誨死，明宗乃復鏐爵位，夫武肅之踰越，固莫逃乎二書所論。

射字法

有教予射字法，必須彼我二人俱聰明，熟於翻切，優於記問者，方乃便捷，倘遇人以詩詞或言語示我，彼在幃坐，不及知聞，我則拊掌，彼便說出，與所示同，然片段文章皆可成誦，非特一句一字而已，用拊掌代鼓，殊無勾肆市井俗態，此天下太平優游無事，謾以取一時之笑樂耳，使鼓之聲震天，干戈之鋒耀日，又能留情於此耶，其法，七字詩十二句，逐句排寫，前四句括定字母，後八句括定叶韻，詩曰：輕經兵逸平便明歌逢○○興樂征社經聚迎迎年傳傳停停田應應成成聲聲清清千澄澄星星晴晴丁丁顯繁盈盈淡淡能能○稱稱千非○○精精雾雾連連汀汀天撐撐東蒙鍾江支茲爲微魚胡模齊乖佳灰哈垠諄臻臣痕元魂痕塞歡關山先森蕭宵爻豪歐戈麻陽唐耕斜葉青蒸登尤侯車侵覃譚鹽添橫光凡，如欲切春字，清靜清清千春清字在第三行第一字，諄字在第七行第四字，拊掌則前三後一，少歌，又前七後四，夏字平聲爲霞，盈麻，盈盈延霞，盈字在第三行第七字，麻字在第十行第二字，拊掌則前三後七，少歌，又前十後二，少歌，又三，蓋夏字去聲，所以又三也，若入聲，則四矣，餘倣此，但字母不離二十八字，而叶韻莫逃五十六字，此爲至要，後見資退錄一則，與此略同，併志之，其曰俗間有擊鼓射字之伎，莫知所始，蓋金用切字，該以兩詩，詩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十六字母，全用五支至十二齊韻，取其聲相近，便於誦習，一篇七句，四十九字，以該平聲五十七韻，而無側聲，如一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則鼓節前三後四，叶韻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爲平上去入之別，亦有不擊鼓而揮扇之類，其實一也，詩曰：西希低之機詩貧，非卑婁歟癡梯歸，披皮肥其辭移題，攜持齊時依眉微，離爲兒饑伊鋤尼，醜雖籠蒸池眺迷，此字母也，羅來瓜藍斜凌倫，思戈交勞皆來論，流連王郎龍南關，盧什林甜需聊隣，籠

神人獅子

松江之橫雲山，古冢纍纍然，世傳以爲多晉陸氏所藏，山人封生業盜冢，至正甲辰春，發一冢，冢磚上有太元二年造五字，按太元，東晉武帝時也，逆數而上，計九百一十餘年矣，或者謂冢有志石，但恐非泄祕弗示人，冢中得古銅彝勺盥洗登鼎雜器之物二百餘件，內一水瀉，作獅子昂首，軒尾走躍狀，而一

人面部方大，髭鬚飄蕭，騎獅子背，左手握無底囶桶，右手臂鷹，人之腦心爲腐，以安吸子，吸子皆微大，正蓋胸心，儼一席帽胡人，衣裙及獅鷹羽毛，種種具備，通身皆綠，吸子瑩若碧玉，論其製作質理，則非晉人所能，乃漢器無疑，必其不生實惜，而以狗雞，約長五寸，高四寸許，誠奇物也。至秋，夏士安偶過生生出售，以捐錢五十緡買之歸，剔蘚沙土，飾澤蠟石，神氣百倍於昔，韞櫝寶藏，時以示博古好雅者，一日，爲有勢力時貴奪去，昔鮮于困學公嘗畜一水滴，正與士安者大同小異，相承曰，螢人獅子，愛之，未嘗去手，寓杭州斷橋日，臨湖石水閣，倚闌把玩，偶墮吸子於湖水中，百計求之，不可見，悒怏慨嘆，形神爲之凋枯，既他往，踰三年，復來杭，仍居昔所寓舍，追懷故物，往視湖波，適當霜降水靜之時，吸子儼在七內，亟命僕下取，欣然如獲至珍，即易號曰神人獅子，遂序述顛末，求館閣諸老，與夫騷人雅士，歌咏以張之，襲成巨軸，公歿，子孫不能世守，水滴與詩卷皆歸婺州陶氏，陶亦不能久有，又將求善賈而沽諸，今不知所在，自我朝百餘年來，僅聞公得其一於先，而士安得其一於今，非若他古銅器比，可以屈指數也。

至元鈔樣

中書左丞葉公亦恩，錢唐人，宋太學生，上書詆賈似道，公田關子不便，專權誤國，似道怒，嫉林德夫，告公泥金飾壁扁不法，令獄吏鞫之云，只要你做一箇麻糊，公即口占一詩曰，如今便一似麻糊，也是人間大丈夫，鋒裏無時那解有，命中有處未應無，百千萬世傳名節，二十三年非故居，寄語長安朱紫客，盡心好上帝王書，遂遭黥流嶺南，及蒙恩放還，與似道遇諸途，公以詞贈云，君來路，吾歸路，來來去去何時住，公田關子竟何如，國事當時誰汝誤，嘗州戶，匡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頗恨乏燕羊，聊贈一篇長短句，歸附後，入京上書言時相，併獻至元鈔樣，此樣在宋時固嘗進呈，請以代關子，朝廷不能用，故今別改年號，而復獻之，世皇嘉納，使用鑄板，以功累官至今任而終。

妓聰敏

歌妓順時秀，姓郭氏，性資聰敏，色藝超絕，教坊之白眉也，翰林學士王公元鼎甚眷之，偶有疾，思得馬版腸充饌，公殺所騎千金五花馬，取腸以供，至今都下傳爲佳話，時中書參政阿魯溫尤屬意焉，因戲謂曰，我比元鼎如何，對曰，參政，宰相也，學士，才人也，燮理陰陽，致君澤民，則學士不及參政，嘲風咏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如學士，參政付之一笑而罷，郭氏亦善於應對者矣。

日無光

至正辛丑四月朔日，日未沒三四竿許，忽然無光，漸漸作鴉蘇樣，天且昏黑如夜，星斗粲然，飯頃，方復舊，天再開，星斗亦隱，又少時，乃沒，按天官書，王隱晉書曰，日無光，臣有陰謀，京房易傳曰，臣專刑，茲謂分威，濛微而日不明。

松江志異

至正壬寅八月中，上海縣三十四保辰字圩金姜一家，已閣雌狗生小狗八，其一嘴爪紅如鮮血然，犬之

爲妖，多見於古驗之書，而未有若此者，若男變爲女，男子孕育，則昔聞之古昔，蓋陽衰陰盛，兵戈亂離之兆，今夫牡物而生兒，陽化陰也，又犬屬火，一嘴瓜紅，紅亦火也，豈非主兵主火者與，甲辰四月十五日，慈谿縣五保楊巷鄭浦雲之西清菴廊屋一十九間，每間屋柱皆有聲，其聲若以桶覆水而而擊其底者，人以手按之，則振掉而起，經時乃止，按乾坤變異錄，人君宮室無故有音聲，主兵起，若人家，主家亡，六月二十三日夜四更，松江近海去處，潮忽驟至，人皆驚訝，以非正候，至辰時，潮方來，乃知先非潮也，後見湖泖人說，湖泖素不通潮，忽平地起高三四尺，若潮汐之勢，正與此時同，又聞平江嘉興亦如之，按五行志，水自益溢，主兵興，乾坤變異錄，河水大溢，臣下執政有背叛。

郡縣君

國朝品官母妻，四品贈郡君，五品贈縣君，然古邦君之妻，邦人曰小君，禮士喪妾不得四其夫，必曰君，妻曰女君，後世封羊祐妻爲萬歲君，則此可謂令甲之原。

而不畏塞

人之四支百骸，莫不畏塞，獨面則否，醫書謂頭者諸陽之會，諸陰脉至頸及智而還，獨諸陽脉上至頭，所以然也。

輟耕錄卷第二十

納音

六十甲子之有納音，世人鮮知其理，嘗觀筆談有曰，六十甲子納音，蓋六十律旋相爲宮也，一律合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以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於火，火傳於土，土傳於金，金傳於水，所謂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傳於火，火傳於木，木傳於水，水傳于土，納音與易納甲同法，乾納甲而坤納癸，始于乾土，土坤也，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此漢書語也，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通甲三元之紀也，甲子、金之仲，黃鍾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呂之商，同也，而甲與乙，丙與丁之類，下皆倣此，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爽則之商，隔八，謂大呂下生爽則也，下皆倣此，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呂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終，若只以陽辰言之，則依甲逆轉，仲孟季，若兼陰言，則順傳，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仲呂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黃鍾之徵，金三元終，若只以陽辰言之，則依甲逆轉，仲孟季，若兼陰言，則順傳，孟仲季也，戊子娶己丑，大呂之徵，生丙申，火之孟，爽則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呂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仲呂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黃鍾之角，火三元終，傳于東方木，如是左行，至於丁巳，中呂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于癸亥，謂蕤賓上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之類，自子至于巳爲陽，故自黃鍾至于中呂皆下生，自午至于亥爲陰，故自林鍾至于應鍾皆上生，甲子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同，然甲子乙丑爲陽律，陽律皆下生，甲午乙未爲陰呂，陰呂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爲一紀也，得此一說，固已判然，及讀瑞桂堂暇錄，

亦論及此。則尤明白簡易。其曰、六十甲子之納音。此以金木水火土之音而別之也。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後成音。蓋水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三八。水音五十。火音一六。土音二七。此不易之論也。何以言之。甲、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寅、申、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丑、未、己、亥、四也。甲子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己巳。其數二十有八。八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爲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十者。土也。水以土爲音。故曰水。戊子己丑。其數三十有一。一者。水也。火以水爲音。故曰火。凡六十甲子皆然。此納音之所起也。大抵六十甲子。皆納音、律也。支干、納音之別也。此天地自然之數。河圖、生數也。生者左旋。故以中央之土而生西方之金。西方之金而生北方之水。北方之水而生東方之木。東方之木而生南方之火。南方之火而復生中央之土。洛書、尅數也。尅者右轉。故以中央之土而尅北與西北之水。北與西北之水而尅西與西南之火。西與西南之火而尅南與東南之金。南與東南之金而尅東與東北之木。東與東北之木而又尅中央之土。此圖書生尅自然之數也。又見日家一書。專解海中爐中之類。其辭雖鑿。亦自頗通。因併錄之。曰。甲子乙丑海中金者。子屬水。又爲湖。又爲水旺之地。兼金死於子。墓於丑。水旺而金死墓。故曰海中金也。丙寅丁卯爐中火者。寅爲三陽。卯爲四陽。火既得地。又得寅卯之木以生之。此時天地開爐。萬物始生。故曰爐中火也。戊辰己巳大林木者。辰爲原野。巳爲六陽。木至六陽。則枝葉葉茂。以茂盛之木而在原野之間。故曰大林木也。庚午辛未路傍土者。未中之木而生午位之旺火。火旺。則土於斯而受刑。土之始生。未能育物。猶路傍土也。故曰路傍土也。壬申癸酉劍鋒金者。申酉、金之正位。兼臨官申、帝旺酉。金既生旺。則成剛矣。剛則無踰於劍鋒。故曰劍鋒金也。甲戌乙亥山頭火者。戌亥爲天門。火照天門。其光至高。故曰山頭火也。丙子丁丑澗下水者。水旺於子。衰於丑。旺而反衰。則不能爲江河。故曰澗下水也。戊寅己卯城頭土者。天干戊己屬土。寅爲艮山。上積而爲山。故曰城頭土也。庚辰辛巳白蠟金者。金養於辰。生於巳。形質初成。未能堅利。故曰白蠟金也。壬午癸未楊柳木者。木死於午。墓於未。木既死墓。雖得天干壬癸之水以生之。終是柔弱。故曰楊柳木也。甲申乙酉井泉水者。金臨官申。帝旺酉。金既生旺。則水由以生。然方生之際。力最未洪。故曰井泉水也。丙戌丁亥屋上土者。丙丁屬火。戌亥爲天門。火既炎上。則土非在下而生。故曰屋上土也。戊子己丑霹靂火者。丑屬土。子屬水。水居正位。而納音乃火。水中之火。非龍神則無。故曰霹靂火也。庚寅辛卯松柏木者。木臨官寅。帝旺卯。木既生旺。則非柔弱之比。故曰松柏木也。壬辰癸巳長流水者。辰爲水庫。巳爲金長生之地。金生則水性已存。以庫水而遂生金。則泉源終不竭。故曰長流水也。甲午乙未沙中金者。午爲火旺之地。火旺則金敗。未爲火衰之地。火衰則金冠帶。敗而方冠帶。未能作伐。故曰沙中金也。丙申丁酉山下火者。申爲地戶。酉爲日入之門。日至此時而微光。故曰山下火也。戊戌己亥平地木者。戌爲原野。亥爲木生之地。夫木生於原野。則非一根一株之比。故曰平地木也。庚子辛丑壁上土者。丑雖土家正位。而子則水旺之地。土見水多。則

爲泥也。故曰壁上土也。壬寅癸卯金箔金者。寅卯爲木旺之地。木旺則金絕。又金絕於寅。胎於卯。金既無力。故曰金箔金也。甲辰乙巳覆燈火者。辰爲食時。巳爲禺中。日之將中。陰陽之勢。光於天下。故曰覆燈火也。丙午丁未天河水者。丙丁屬火。午爲火旺之地。而納音乃水。水自火出。非銀漢不能有也。故曰天河水也。戊申己酉大驛土者。申爲坤。坤爲地。酉爲兌。兌爲澤。戊己之土加於坤澤之上。非其地浮薄之土也。故曰大驛土也。庚戌辛亥釵釧金者。金至戌而衰。至亥而病。金既衰病。則誠柔矣。故曰釵釧金也。壬子癸丑桑柘木者。子屬水。丑屬金。水方生木。金則伐之。猶桑柘方生。人便以餧蠶。故曰桑柘木也。甲寅乙卯大溪水者。寅爲東北維。卯爲正東。水流正東。則其性順。而川澗池沼俱會而歸。故曰大溪水也。丙辰丁巳沙中土者。土庫辰絕巳。而天干丙丁之火。至辰冠帶。巳臨官。土既庫絕旺。火復與生之。故曰沙中土也。戊午己未天上火者。午爲火旺之地。未中之木又復生之。火性炎上。及逢生地。故曰天上火也。庚申辛酉石榴木者。申爲七月。酉爲八月。此時木則絕矣。惟石榴之木反結實。故曰石榴木也。壬戌癸亥大海水者。水冠帶戌。臨官亥。水臨官冠帶。則力厚矣。兼亥爲江。非他水之比。故曰大海水也。

化氣

甲、己、土。乙、庚、金。丁、壬、木。丙、辛、水。戊、癸、火。此十干化五行真氣也。其法。取歲首月建之干。如甲己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故化土。餘倣此。又一說亦通。謂遇龍則化。龍、辰也。甲己得戊辰。戊屬土。故化土。乙庚得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下皆然。

應聘不遇

胡石塘先生嘗應聘入京。世皇召見於便殿。趨進張皇。不覺笠子觸側。上問曰。秀才何學。對曰。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然憐其貧。時授揚州路儒學教授。吁。以先生之學行。而不見遇於明君。是果命矣夫。

皇舅墓

河間路景州蒲縣河滸一土阜。相傳爲皇舅墓。自國家奄混區夏。即有謠云。皇舅墓門閉。運糧向北去。水淦墓門開。運糧却回來。至正辛卯。中原大水。舟行木杪間。及水退。土阜崩圮。墓門顯露。繼後天下多事。海道不通。先是張蜕菴嘗有詩云。青州刺史河上墳。墳不可識碑仍存。維舟上讀半磨滅。使君乃緣咸里恩。當時賜葬宜過厚。冢闕樹立須雄尊。豈知陵谷有遷變。石馬盡沒狐跃蹲。驛夫指我元愴岸。縣官恐墜移高原。岸濱往往多古冢。零落空餘秋草根。至今父老傳識記。野人之語那足論。我疑其藏必深鋼。或謂已被湍流吞。安得壯士塞河水。萬古莫令開墓門。讀公之詩。傷今之世。則識緯之說誠不可輕矣。

眞率會

林昉田間書。載會友人遊山橅云。人有殘縑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傳之必千金。至於日與景會。則略不加喜。拂乃貴僞而賤眞耶。求樂之眞。今日正在我輩。春雪既霽。春風亦和。或坐釣於鷗邊。或行

歌於牘外。百年瞬息。懽樂幾何。杯核盃盤。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檄書馳告。盡勇而前。此文殊清新。

向予避兵雲間泗濱時。其地有林泉之勝。而無烽燧之虞。同時嘉遯者。皆文人高士。因倣司馬溫公故事。俾予作約語云。百歲光陰。萬物乃天地逆旅。四時行樂。我輩亦風月主人。幸居同泗水之濱。況地接九山之勝。儘可榜花隨柳。庶幾游目騁懷。飾序駸駸。莫負芒鞵竹杖。盃盤草草。何慚野蔌山肴。雖云一餉之清懷。亦是百年之嘉話。敢煩同志。互作遨頭。慨元祐之耆英。衣冠遨矣。集永和之少長。觴咏依然。訂約既勤。踐言非替。用附於此。以見真率之會不讓遊山之樂也。

珠簾秀

歌兒珠簾秀。姓朱氏。姿容姝麗。雜劇當今獨步。胡紫山宣慰極鍾愛之。嘗擬沉醉東風小曲以贈云。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片閒情任卷舒。挂盡朝雲暮雨。憑海粟先生亦有鷗鵠天云。十二闌干映遠眉。醉香空斷楚天秋。餘鬟影薄微微見。龜背紋輕細細浮。香霧斂。翠鬟收。海霞爲帶月爲鉤。夜來捲盡西山雨。不着人間半點愁。皆咏珠簾以寓意也。由是聲譽益彰。

澳兒字聖旨

至元丙子秋八月。朱揚州守臣朱煥以城降。後以煥之孫道存家。欽覩世祖招諭詔旨。其文曰。上天眷命大元皇帝聖旨。諭淮安州安撫朱煥。據陳楚客奏。臣與朱安撫同年。又有通家之好。自戊午歸順之後。不相見者十有八載。今王師弔伐。諸道並進。數內一路。領淮河清河將士。攻取淮東未附州郡。切恐城陷之日。玉石俱焚。臣於故人情分不容緘默。且彼所以嬰城自守者。無他。原其本心。但未知趨向之方。初無執迷抗拒之意。今大江南北。西至全蜀。悉入版圖。若蠢聖慈。特發使命。宣示德音。開其生路。彼亦識時達變之士也。事不以數萬生靈爲念乎。臣昧死上言。伏候勅旨。准奏。今遣使特旨前去。宣布大信。若能識時達變。可保富貴。應在城守禦將帥同謀歸順者。意不殊此。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至元十二年七月日。白麻正書。北方謂之澳兒字聖旨。此詔歲月在城未降一載先。則煥之來歸必先有所期矣。煥之子德輝。承父廕。仕至澳陽同知。道存、德輝之子也。亦以父廕仕至江陰知軍。既而復受僞周戶部主事之職。將命揚州。被執至淮安。殺之。弟兄子姪客居上海。又悉死於苗獠之劫掠。煥之宗族。所遺殆無噍類。夫煥既不能盡忠於前。而道存又不能盡忠於後。被執遭戮之地。適在揚州淮安。天之報施。固其宜也。謾書于此。以爲叛逆之勸。

碧瀾妾

吳興趙公碧瀾、宋宗室也。老而益貧。二妾方少艾。盧無以安其心。因遣之去。咸弗肯嫁。數獻肴酒。致殷勤焉。公於卒也。覆諸水。曰。慎毋再見。背吾制情。忍愛以去爾。爾弗我忘。祇挽我心耳。既而各與其父母俱至。泣而言曰。妾家每歲請給。足可養贍。願執事終身爲尼。以報主恩。公遂復留之。他日公死。果如所言。公有孫女。復養育之。四明黃伯成先生溍嘗有詩曰。感之以滅感必深。應之以真應必捷。真情一合了弗離。憐我長歌碧瀾妾。碧瀾亦是諸王孫。世殊事異老且貧。少陵尚愛燕王煖。況是當時真貴人。春衣

典盡春寒峭。二妾朱顏正姝好。忍將羅帶拆同心。懊恨浮生頭白早。珠鈿翠髻幾偏存。此時猶及嫁夫君。十二樓頭燕子去。揮手不可留仙裙。去妾相悲兩相約。既去猶煩送杯酌。主君詎忍覆棄之。見此翻令心緒惡。一心專天天得知。忍着主衣還舉誰。遂攜衾襪與俱來。後君死者當爲尼。碧瀾堂下慧溪水。使客往來豈知此。不願新懽戀舊恩。千萬人中兩人耳。

箕仙咏史

縣箕扶鸞召仙。往往皆古名人高士。爽格。所作詩文。間有絕佳者。意必英爽不昧之鬼。依憑精魄。以闡揚其靈懷耳。友人檇李顧元凱舜舉亦善此術。嘗召一仙至。大書曰。獨樂園主也。可命題。衆以咏史請。然不停留。作成長篇。自非熟於史學者。弗能焉。殊不知此等爲何如鬼也。詩曰。三皇之前不可傳。堯舜垂衣化自然。夏衰商敗兵革起。征討有罪非傳賢。蒼姬種德極深厚。歷載八百何緜緜。孔丘孟軻不得位。唯有文字發胸編。春秋筆削嚴一字。誅惡褒善持大權。丘明作傳詳本末。下迨戰國何茫然。秦皇併吞六王舉。始廢封建迷井田。功高自謂傳萬世。仁義不施徒汝仙。東遊弗返祖龍死。赤靈火德明中天。漢朝文故稱至治。刑措可比成康前。無端雜用黃老術。是以未得稱其全。王莽賊臣篡漢祚。賴有光武如周宣。崇獎名將應列宿。婉婉良策扶戎軒。絕勝高祖隨彭越。可比周召終天年。崇儒往謁曲阜廟。典章燦燦羅星躔。後人不省創業苦。罷任閹宦皆貂蟬。西園粥爵可恥。黨錮忠士冀何延。一朝曹氏帝稱魏。銅駝荊棘生荒烟。關張早死後主弱。典午自帝關坤乾。五湖雲擾亂中國。五馬南渡何翩翩。六朝興廢有得失。豈知合併歸楊堅。瓊花城裏建宮闕。汴河春水浮龍船。亂離思治否復泰。唐室高祖備親駕。秦王神武不可及。遂承天祚傳高玄。大綱不正有斷色。我嘗撫卷思其源。紛紛女禍握神器。擾擾藩鎮橫戈鋋。乘輿避亂數奔竄。翠華蹕度遊西川。黃巢殘賊不忍說。白骨山積血成泉。侵凌漸使唐祚絕。江海雖大猶涓涓。宋濂降將乃一賊。僭號暫時得復失。後唐石晉暨知遠。但以功利不尙德。周家亦僭登天基。獨有世宗明治術。我朝列聖皆深仁。天下蒼生得蘇息。史書浩浩充屋棟。人主欲觀寧遍及。小臣纂集作通鑑。治亂興亡明似日。願言乙夜細垂觀。比美成王戒無逸。

夫婦同棺

張春兒、葉縣軍士李青之妻也。年二十。青疾革。顧謂春曰。吾殆矣。汝其善事後人。春截髮示信。青弗再語。未幾。青死。春慟垂絕。且賂匠人曰。造棺宜極大。將以盡納亡者衣服弓劍之屬。匠如其言。既斂。乃自經。鄰里就用此棺同葬之。事奏上于朝。旌其墓。時至正戊子也。嗚呼。春兒生長寒微。不閑禮節。尙知夫婦大義如此。顧世之名門巨族。動以衣冠自眩。往往有夫骨未寒而求匹之念已萌于中者。豈不爲春兒萬世之罪人也與。

宋幼主詩

客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此宋幼主在京都所作也。始終二十字。含蓄無限淒戚意思。讀之而不興感者幾希。

孔掾史

孔某者，皇慶癸丑間，爲江浙省掾史，身軀短小，僅與堂上公案相等。凡呈署牘文，必用低凳開足令高，股歡丞相以其先聖子孫，而且才學優長，甚禮遇之。時有詔許文正公從祀夫子廟庭，公之子參知政事惡孔風度不雅，因小過，叱之退。丞相曰：他祖公容得參政父親坐，參政反不容他一箇子孫立耶？許大慚。

挽文教授詩

至元間，宋文丞相有子出爲鄞教授，行數驛而卒。人皆作詩以悼之。閩人翁某一聯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獨爲絕唱。

狷潔

鄭所南先生，名思肖，福州連江人。宋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剛介有立志。會天兵南，叩闕上疏，犯新禁，衆爭目之。由是遂變今名，曰肖，曰南，義不忘趙北面他姓也。隱居吳下，一室蕭然，坐必南向。歲時伏臘，望南野，哭而再拜，乃返。人莫測焉。留不與剡客交往，或於朋友坐上見有語音異者，便引去。人咸知其狷潔，亦非爲怪。工畫墨蘭，不妄與人。邑宰求之不得，聞先生有田三十畝，因脅以賦役取。先生怒曰：頭可斫，蘭不可畫。嘗自寫一幅，長丈餘，高可五寸許，天真爛熳，超出物表，題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爲春。過齊子芳之書塾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甘別受一人恩，寒菊云：報寒不藉水爲命，去國自同金鎖心。其忠肝義膽，於此可見。晚年究竟性命之學，以壽終。

鷹書

零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搏弓繳，窮海羣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鷹獵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右五十九字，郝公書也。公字伯常，澤州陵川人，世皇召居潛邸，歲己未，扈從濟江，授江淮宣慰司副使，中統元年，拜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宋館于真州，凡十有六年，始得歸。此書當在至元十一年。是時南北隔絕，但知紀元爲中統也。先是，有以鷹獻，命寄之，鷹見公，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者。公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舁鷹至前，手書尺帛，親繫鷹足而縱之。後虞人獲之苑中，以聞。上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鷹比乎。遂遣師南伐，越二年，宋亡。至今祕監帛書尚存。

碑刻印識

李和、發所人，國初時尚存，粥故書爲業，尤精於碑刻。凡博古之家，或有脫本求一印識，毅然弗從。其印文、李和鑒定、石刻印。

九姑玄女課

與楚之地，村巫野叟及婦人女子輩，多能卜九姑課。其法，折草九莖，屈之爲十八，握作一束，祝而呵之，兩兩相結，止留兩端，已而抖開，以占休咎。若續成一條者，名曰黃龍僊，又穿一圈者，名曰仙人上馬圈。

不穿者，名曰蟬窠蟻地，皆吉兆也。或紛結無緒，不可分理，則凶矣。又一法，曰九天玄女，其法，折草一把，不計莖數多寡，苟用算籌亦可。兩手隨意分之，左手在上，豎放；右手在下，橫放，以三除之，不及者爲卦，一豎一橫曰大陽，二豎一橫曰雷通，二豎二橫曰老君，二豎三橫曰太吳，三豎一橫曰洪石，三豎三橫曰祥瑞，皆吉兆也。一豎二橫曰太陰，一豎三橫曰懸崖，三豎三橫曰陰中，皆凶兆也。愚意俗謂九姑，豈即九天玄女歟？離騷經云：索瑤茅以筳篿兮，命靈氣爲余卜。注曰：瑤茅、靈草也，筳、小破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據此，則亦有所本矣。

白鶻雀

白鶻雀者，國朝教坊大曲也。始甚雍容和緩，終則急躁繁促，殊無有餘不盡之意。竊嘗病焉。後見陳雲岫先生云：白鶻雀生於烏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鳴，自得其樂。世皇因命令人碩德閻製曲以名之，曲成，上曰：何其末有怨怒哀嘆之音乎？時謂已傳矣。故至今卒莫能改。會稽張思廉作歌以咏之曰：真人一統開正朔，馬上親操手親作。教坊國手碩德閻，傳得開基太平樂。檀槽鈒呀鳳凰鶴，十四銀環挂冰索。鼎鼎不作兜勒聲，聽奏筵前白鶻雀。霜蹄疊疊風殼殼，白草黃雲日色薄。玲瓏碎玉九天來，亂撒冰花灑毡幕。玉鶻琤琮起繁碎，左旋右折入寥廓。崒嵂孤高橈半角，啾喝百鳥紛參錯。須臾力倦忽下躍，萬點寒星墜叢薄。磬然一聲震霄擊，一十四弦唔一秣。鵝鴨飛起暮雲平，鷺鳥東來海天闊。黃羊之尾文豹胎，玉液淋漓爲壽盃。九龍殿高紫帳煖，踏歌聲裏懽如雷。白鶻雀，樂府妙，忠臣罷，八十一年生草萊。鼎湖龍去何時回。

天下士

漫浪野錄云：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懽如也。嘗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子由兩默，少許可。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此乃一病。以余言之，先生天下士也，此其所以汎愛天下士，顧今之忌才嫉能，口堯舜而心蠱惑者，使先生覩之，乃土苴之不若矣。

輟耕錄卷第二十一

宮闕制度

至元四年正月，城京師，以爲天下本。右擁太行，左注滄海，撫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峙萬歲山，浚太液池，瀛玉泉，通金水，繫畿甸，負山引河，壯哉帝居。擇此天府，城方六十里，里二百四十步，分十一門。正南曰麗正，南之右曰順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東曰安貞，北之西曰健德，正東曰崇仁，東之右曰齊化，東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美，西之右曰肅清，西之左曰平則。大內南端麗正門，正衙曰大明殿，曰延春閣。宮城周回九里三十步，東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高三十五尺，甎甃。至元八年八月十七日申時動土，明年三月十五日卯工，分六門。正南曰崇天，十二間，五門，東西一百八十七尺，深五十五尺，高八十五尺。左右趯樓三，趯樓登門兩斜廡，十門，闕上兩觀皆三趯樓，連趯樓東西廡，各五間，西趯樓之西，有塗金銅幡竿，附宮城南面，有宿衛直廬。凡諸宮門，皆金鋪、朱戶、丹楹、藻繪、彤壁、琉璃瓦飾脊，崇天之左曰星拱，三間，一門，東西五十五尺，深四十五尺，高五十尺。崇天之右曰雲從，制度如星拱，東曰東華，七間，三門，東西一百十尺，深四十五尺，高八十尺。西曰西華，制度如東華。北曰厚載，五間，一門，東西八十七尺，深高如西華。角樓四，據宮城之西隅，皆三趯樓，琉璃瓦飾脊，直崇天門。有白玉石橋三虹，上分三道，中爲御道，鐫百花蟠龍，星拱南有御膳亭，亭東有拱辰堂，蓋百官會集之所。東南角樓東差北，有生料庫，庫東爲柴場，夾垣東北隅有羊圈，西南角樓南紅門外，留守司在焉。西華南有儀鸞局，西有瀝房，厚載北爲御苑，外周垣紅門十有五，內苑紅門四，此兩垣之內也。大明門在崇天門內，大明殿之正門也，七間三門，東西一百二十尺，深四十四尺，重簷，曰精門，在大明門左，月華門在大明門右，皆三間，一門。大明殿，乃登極正旦、節會朝之正衙也，十一間，東西二百尺，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柱廊七間，深二百四十尺，廣四十四尺，高五十尺，寢室五間，東西夾六間，後連香閣三間，東西一百四十尺，深五十尺，高七十尺，青石北礎，白玉石圓碣，文石甃地，上鋪重茵，丹楹金飾，龍繞其上，四面朱瑣窗，藻井間金繪，飾燕石，重陛朱闌，塗金銅鋪，鬼頭，中設七寶雲龍御榻，白蓋金縷褥，北設后位，諸王百寮怯薛官侍宴坐牀，重列左右，前置殿漏，貯水運機，小偶人當時刻，捧牌而出，本質銀裏漆瓮一，金雲龍蜿繞之，高一丈七尺，貯酒可五十餘石，雕象酒卓一，長八尺，闊七尺二寸，玉瓮一，玉編磬一，玉笙一，玉箜篌，咸備于前，前懸繡綠朱簾，至冬月，大殿則黃貓皮壁幃，黑貂褥，香閣則銀鼠皮壁幃，黑貂煖帳，凡諸宮殿乘輿所臨御者，皆丹楹朱瑣窗，間金藻繪，設御榻褥，褥咸備，屋之簷脊皆飾琉璃瓦，文思殿在大明寢殿東，三間，前後軒，東西三十五尺，深七十二尺，紫檀殿在大明寢殿西，制度如文思，皆以紫檀香木爲之，縷花龍涎香間白玉飾，壁草色綠，綠其皮爲地衣，資雲殿在寢殿後，五間，東西五十六尺，深六十三尺，高三十尺，鳳儀門在東廡中，三間一門，東西一百尺，深六十尺，高如其深，門之外有庖人之室，稍南有酒人之室，麟瑞門在西廡中，制度如鳳儀，門之外有內藏庫二十所，所爲七間，鍾樓又名文樓，在鳳儀南，鼓樓又名武樓，在麟瑞南，皆五間，高七十五尺，嘉慶門在後廡，寶雲殿東，景福門在後廡，寶雲殿西，皆三間一門，周廡一百二十間，高三十五尺，四隅角樓四間，重簷，凡諸宮周廡，並用丹楹、彤壁、藻繪、琉璃瓦、飾脊，延春門在寶雲殿後，延春閣之正門也，五間三門，東西七十七尺，重簷，懿範門在延春左，嘉則門在延春右，皆三間一門，延春閣九間，東西一百五十尺，深九十尺，高一百尺，三簷重屋，柱廊七間，廣四十五尺，深一百四十尺，高五十尺，寢殿七間，東西夾四間，後香閣一間，東西一百四十尺，深七十五尺，高如其深，重簷，文石甃地，藉花毯，褥，雉尾，咸備，白玉石重陛，朱闌，銅冒榱，塗金雕翔其上，閣上御榻二，柱廊中設小山屏牀，皆楠木爲之，而飾以金，寢殿楠木御榻，東夾紫檀御榻，壁皆張素畫飛龍舞鳳，西夾事佛像，香閣楠木寢床，金縷褥，黑貂壁幃，慈福殿，又曰東煖殿，在寢殿東，三間，前後軒，東西三十五尺，深七十二尺，明仁殿，又曰西煖殿，在寢殿西，制度如慈福，景耀門在左廡中，三間一門，高三十尺，清灝門在右廡中，制度如景耀，鍾樓在景耀南，鼓樓在清灝南，各高七十五尺，周廡一百七十二間，四隅角樓四間，玉德殿在清灝外，七間，東西一百尺，深四十九尺，高四十尺，飾以白玉甃，以文石，中設佛像，東香殿在玉德殿東，西香殿在玉德殿西，寢殿在玉德殿後，九間，東西一百三十尺，深四十尺，高如其深，中設御榻，簾帷褥咸備，前列朱闌，左右闌二紅門，後山字門三間，東更衣殿在寢殿東，五間，高三十尺，西更衣殿在寢殿西，制度如東殿，隆福殿在大內之西，興聖之前，南紅門三，東西紅門宮各一，繞以磚垣，南紅門一，東紅門一，後紅門二，光天門、

光天殿正門也。五間。三門。高三十二尺。重簷。崇華門在光天門左。膺福門在光天門右。各三間。一門。光天殿七間。東西九十八尺。深五十五尺。高七十尺。柱廊七間。深九十八尺。高五十尺。寢殿五間。兩夾四間。東西一百三十尺。高五十八尺五寸。重簷。藻井瑣窗。文石甃地。藉花毳裀。懸朱簾。重陛朱闌。塗金雕冒楯。正殿縷金雲龍樟木御榻。從臣坐牀重列前兩傍。寢殿亦設御榻。裀褥咸備。靑陽門在左廡中。明暉門在右廡中。各三間。一門。翥鳳樓在靑陽南。三間。高四十五尺。騄龍樓在明暉南。制度如翥鳳。後有牧人宿衛之室。壽昌殿又曰東煖殿。在寢殿東。三間。前後軒。重簷。嘉禧殿又曰西煖殿。在寢殿西。制度如壽昌。中位佛像。傍設御榻。針線殿在寢殿後。周廡一百七十二間。四隅角樓四間。侍女直廬五所。在針線殿後。又有侍女室七十二間。在直廬後。及左右浴室一區。在宮垣東北隅。文德殿在明暉外。又曰楠木殿。皆楠木爲之。三間。前後軒一間。盝頂殿五間。在光天殿西北角樓西。後有盝頂小殿。香殿在宮垣西北隅。三間。前軒一間。前寢殿三間。柱廊三間。後寢殿三間。東西夾各二間。文宸庫在宮垣西南隅。酒房在宮垣東南隅。內庖在酒房之北。興聖宮在大內之西北。萬壽山之正西。周以磚垣。南闢紅門三。東西紅門各一。北紅門一。南紅門外兩傍附垣有宿衞直廬。凡四十間。東西門外各三間。南門前夾垣內、有省院臺百司官侍直板屋。北門外有窨花室五間。東夾垣外有宦人之室十七間。凌室六間。酒房六間。南北西門外。棋置衞士直宿之舍二十一所。所爲一間。外夾垣東紅門三。直儀天殿弔橋。西紅門一。達徽政院。門內差北、有盝頂房二。各三間。又北、有屋二所。各三間。差南、有庫一所。及屋三間。北紅門外、有臨街門一所。三間。此夾垣之北門也。興聖門、興聖殿之北門也。五間。三門。重簷。東西七十四尺。明

華門在興聖門左。肅章門在興聖門右。各三間。一門。興聖殿七間。東西一百尺。深九十七尺。柱廊六間。深九十四尺。寢殿五間。兩夾各三間。後香閣三間。深七十七尺。正殿四面朱縣瑣窗。文石甃地。藉以毳裀。中設扆屛榻。張白蓋簾帷。皆錦繡爲之。諸王百寮宿衛官侍宴坐牀。重列左右。其柱廊寢殿亦各設御榻。裀褥咸備。白玉石重陛。朱闌。塗金冒楯。覆以白磁瓦。碧琉璃飾其簷脊。弘慶門在東廡中。宣則門在西廡中。各三間。一門。凝暉樓在弘慶南。五間。東西六十七尺。延顥樓在宣則南。制度如凝暉。嘉德殿在寢殿東。三間。前後軒各三間。重簷。寶慈殿在寢殿西。制度同嘉德。山字門在興聖宮後。延華閣之正門也。正一間。兩夾各一間。重簷。一門。脊置金寶瓶。又獨腳門二。周閣以紅版垣。延華閣五間。方七十九尺二寸。重阿十字脊。白琉璃瓦覆。靑琉璃瓦飾其簷。脊立金寶瓶。單陛。御榻從臣坐牀咸具。東西殿在延華閣西左右。各五間。前軒一間。圓亭在延華閣後。芳碧亭在延華閣後圓亭東。三間。重簷。十字脊。覆以靑琉璃瓦。飾以綠琉璃瓦。脊置金寶瓶。徽靑亭在圓亭西。制度同芳碧亭。浴室在延華閣東南隅東殿後。傍有盝頂井亭二間。又有盝頂房三間。畏吾兒殿在延華閣右。六間。傍有窨花半屋八間。木香亭在畏吾兒殿後。東盝頂殿在延華閣東版垣外。正殿五間。前軒三間。東西六十五尺。深三十九尺。柱廊二間。深二十六尺。寢殿三間。東西四十八尺。前苑轉花朱闌八十五扇。殿之傍有盝頂房三間。庖室二間。面陽盝頂房三間。妃嬪庫房一間。縫紉女庫房三間。紅門一。盝頂之制。三椽。其頂若笥之平。故名。

西盝頂殿在延華閣西版垣之外。制度同東殿。東殿之傍、有庖室三間。好事房二。各三間。獨腳門二。紅門一。妃嬪院四。二在東盝頂殿後。二在西盝頂殿後。各正室三間。東西夾四間。前軒三間。後有三椽半屋二間。侍女室八十三間。半在東妃嬪院左。西向。半在西妃嬪院右。東向。室後各有三椽半屋二十五間。東盝頂殿紅門外。有屋三間。盝頂軒一間。後有盝頂房一間。庖室一區。在凝暉樓後。正屋五間。前軒一間。後披屋三間。又有盝頂房一間。盝頂井亭一間。周以土垣。前闢紅門。酒房在宮垣東南隅。庖室南。正屋五間。前盝頂軒三間。南北房各三間。西北隅盝頂房三間。紅門一。土垣四周之。學士院在閣後西盝頂殿門外之西偏。三間。生料庫在學士院南。又南、爲鞍轡庫。又南、爲軍器庫。又南、爲庖人牧人宿衞之室。藏珍庫在宮垣西南隅。制度並如酒室。惟多盝頂半屋三間。庖室三間。萬壽山在大內西北太液池之陽。金人名瓊花島。中統三年修繕之。至元八年賜今名。其山皆疊玲瓏石爲之。峯巒隱映。松檜隆鬱。秀若天成。引金水河至其後。轉機運㪺。汲水至山頂。出石龍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後。有石刻蟠龍。昂首噴水仰出。然後由東西流入於太液池。山前有白玉石橋。長二百餘尺。直儀天殿後。橋之北有玲瓏石。擁木門五。門皆爲石色。內有隙地。對立日月石。西有石棋枰。又有石坐牀。左右皆有登山之徑。縈紆萬石中。洞府出入。宛轉相迷。至一殿一亭。各擅一景之妙。山之東有石橋。長七十六尺。闊四十一尺半。爲石渠以載金水。而流於山後以汲於山頂也。又東、爲靈圃。奇獸珍禽在焉。廣寒殿在山頂。七間。東西一百二十尺。深六十二尺。高五十尺。重阿藻井。文石甃地。四面瑣窗。板密其裏。徧綴金紅雲。而蟠龍矯蹇於丹楹之上。中有小玉殿。內設金嵌玉龍御榻。左右列從臣坐牀。前架黑玉酒甕一。玉有白章。隨其形刻爲魚獸出沒於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又有玉假山一峯。玉響鐵一縣。殿之後有小石筍二。內出石龍首。以噀所引金水。西北有廁堂一間。仁智殿在山之半。三間。高三十尺。金露亭在廣寒殿東。其制圜。九柱。高二十四尺。尖頂上置琉璃珠。亭後有銅幡竿。玉虹亭在廣寒殿西。制度同金露。方壺亭在荷葉殿後。高三十尺。重屋八面。重屋無梯。自金露亭前複道登焉。又曰線珠亭。瀛洲亭在溫石浴室後。制度同方壺。玉虹亭前仍有登重屋複道。亦曰線珠亭。荷葉殿在方壺前。仁智西北。三間。高三十尺。方頂。中置琉璃珠。溫石浴室在瀛洲前、仁智西北。三間。高二十三尺。方頂。中置塗金寶瓶。圓亭、又曰膽粉亭。在荷葉稍西。蓋后妃添妝之所也。八面。介福殿在仁智東差北。三間。東西四十一尺。高二十五尺。延和殿在仁智西北。制度如介福。馬湩室在介福前。三間。牧人之室在延和前。三間。庖室在馬湩前。東浴室更衣殿在山東平地。三間。兩夾。太液池在大內西。周回若干里。植芙蓉。儀天殿在池中圓坻上。當萬壽山。十一楹。高三十五尺。圍七十尺。重簷。圓蓋頂。圓臺址。甃以文石。藉以花茵。中設御榻。周闢瑣窗。東西門各一間。西北廁堂一間。臺西向。列甃甎龕。以居宿衞之士。東爲木橋。長一百廿尺。闊廿二尺。通大內之夾垣。西爲木弔橋。長四百七十尺。闊如東橋。中闕之。立柱。架梁於二舟。以當其空。至車駕行幸上都。留守官則移舟斷橋。以禁往來。是橋通興聖宮前之夾垣。後有白玉石橋。乃萬壽山之道也。犀山臺在儀天殿前水中。上植木芍藥。隆福宮西御苑。在隆福宮西。先后妃多居焉。香殿在石假

山上。三間兩夾二間。柱廊三間。龜頭屋三間。丹楹琇窓。間金藻繪。玉石礎。琉璃瓦。殿後有石臺。山後開紅門。門外有侍女之室二所。旁而向並列。又後直紅門。並立紅門三。三門之外。有太子斡耳朵荷葉殿二。在香殿左右。各三間。間殿在山前。間頂上施塗金寶珠重簷。後有流杯池。池東西流水間亭二。間殿有廉以連之。歇山殿在間殿前。五間。柱廊二。各三間。東西亭二。在歇山後左右。十字脊。東西水心亭在歇山殿池中。在東西亭之南。九柱重簷亭之後各有侍女房三所。所爲三間。直房西向。西房東向。前開紅門三。門內立石以屏內外。外築四垣以周之。池引金水注焉。棕毛殿在假山東偏。三間。後盡頂殿三間。前啓紅門。立垣以區分之。儀鸞局在三紅門外西南隅。正尾三間。東西屋三間。前開一門。史官虞集曰。嘗觀紀載。秦漢隋唐之宮闕。其宏麗可怖也。高者七八十丈。廣者二三十里。而離宮別館。綿延聯絡。瀾山跨谷。多或至數百所。嘻。其末妖哉。由余有言。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則苦人矣。余由嘗秦穆公之時爲是。俾見後世之侈。何如也。雖然。紫宮著乎玄象。得無棟宇有等差之辨。而茅茨之節。又烏足以重威於四海乎。集佐修經世大典。將作所疏宮闕制度爲詳。於是知大有徑庭於古也。方今幅員之廣。戶口之夥。貢稅之富。當倍秦漢而參隋唐也。顧力有可爲而莫爲。則其所樂不在於斯也。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卑宮室而竭力乎溝洫。重於此則輕於彼。理固然矣。

公字

中書省

吏部

戶部

都提舉萬億綺源庫　都提舉萬億賦源庫　都提舉萬億寶源庫

都提舉萬億廣源庫　提舉富寧庫　諸路寶鈔提舉司

順承行用庫　文明行用庫　光照行用庫

健德行用庫　和義行用庫　崇仁行用庫

順承行部庫　大都平準庫　寶鈔總庫

印造寶鈔庫　燒鈔西庫　燒鈔東庫

印造茶鹽引局　抄紙坊

禮部

會同館　教坊司　鑄印局

白紙坊　油磨坊

兵部

刑部

工部

覆官司　提舉都城所　提舉右八作司

提舉左八作司　備濟總院　大都人匠總管府

大都等路諸色民匠總管府　紋繡總院　繡局

諸路雜造總管府　茶迭兒局諸色人匠總管府　提舉諸司局

諸司局人匠總管府　大都金銀器盒局　大都甄局

織染局　花毯鑞布等局　鑞局

撒答剌欺等局人匠提舉司　造船提舉司　諸物庫

符牌庫　受給庫　左右廂

樞密院

右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中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後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虎賁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唐兀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欽察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貴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西域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御史臺

殿中司　察院

也可扎魯忽赤

司獄司

徽政院

宮正司　掌膳司　掌醫署

掌膳署　內宰司　備用庫

尚膳署　掌儀署　文成庫

供須庫　儀從庫　衛候司

右都威衛使司　左都威衛使司　延慶司

隨路諸色人匠都總管府　瑪瑙玉局　大都等路諸色民匠提舉司

織染鑞造人匠總管府　綾錦局　織染局

文綺局　諸路怯怜口民匠都總管府

大龍興仁王寺財用規運都總管府

宣徽院

尚食監　諸物庫　尚食局

生料庫　光祿寺　尚酒局

尚飲局　酸源倉　關遣監
提舉太倉　柴炭提舉司　沙糖局
中政院　官領隨路民匠打鋪鹽房納紬總管府
率宸庫
集賢院　國子監　國子學　奥文署
翰林院　國子學　國子學
翰林國史院
宣政院
資善庫
昭文館
太常寺
太廟署　大樂署　社稷署
鑑定署
大司農司　耕田署　豐豐署
廣濟署　昌國署　濟民署
供膳司
大都留守司
通政院
廩給司
秘書監　秘書庫
著作局
大府監　內藏庫　左藏庫
器備庫　右藏庫
中尚監
資成庫　織造局諸色人匠提舉司
木局　大都等路種田人匠織染局
利用監

資用庫　住怜口皮局人匠提舉司
熟皮局　店皮局
大都軟皮局
東佩監
御帶庫　異珍庫
典瑞監
大都留守司兼少府監
修內司　大木局
泥瓦局　粧釘局
車局　繩局
織局　油漆局
器物庫　鐵局
大都諸色人匠提舉司　犀象牙局
雕木局　採石局
上林局　大都門尉
將作院　玉局提舉司
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　金絲子局
石局　瑪瑙局
程帶斜皮局　金絲子局
溫犀玳瑁局　瑪瑙局
異樣等局總管府　漆紗冠冕局
金絲顏料總庫　異樣紋繡兩局
泉府司　倚衣局　瑪瑙局提舉司
宿衛庫　大小雕木等局
侍儀司　資局
法物庫　珠子局
武備寺　綾錦織染兩局
壽武庫　御衣局
籍局　利器庫
都水監　弦局
大都等處雜線局
貂鼠局

甲匠提舉司

大都河道提舉司
尚乘寺
諸路雜造總管府
資乘庫
太僕寺
太史院
司天臺
回回司天臺
太醫院
御藥局
回回藥物局
崇順司
拱衛直都指揮使司
儀從司
大司徒領異樣金玉人匠總管府
鹽局
銅局
梵像局
玉局
宇可孫
儀鳳司
安和署
京畿都漕運使司
萬斯南倉
相因倉
廣貯倉
惟億倉
豐實倉
大都等路都轉運鹽使司
大都稅課提舉司

諸路旋匠提舉司
織廉局
御藥院
大都惠民司
回回藥物院
廣惠司
出鑑局
鑄瀉等銅局
雜造提舉司
諸物庫
織局
唐像畫局
鑌鐵局
萬斯北倉
豐閏倉
永平倉
益衍倉
廣衍倉
千斯倉
通濟倉
永濟倉
大積倉
順濟倉
大都酒課提舉司

大都南北兩兵馬都指揮使司
北兵馬司
內史府
省架閣庫
左右部架閣庫
長信寺
喝蓋

天子凡宴燕，一人執酒觴，立於右階，一人執柏板，立於左階，執板者抑揚其聲，贊曰：幹脫，執觴者如其聲和之，曰：打鶻，則執板者節一板，從而王侯卿相合坐者坐，合立者立，於是衆樂皆作，合後進酒品上前，上飲畢，授觴，樂樂皆止，別奏曲以飲陪位之官，謂之喝蓋，蓋沿襲亡金舊號，至今不廢，諸王大臣非有賜命不敢用焉。幹脫、打鶻，彼中方言，未暇考求其義。

碧珠示識

文宗潛邸金陵日，歲當戊辰，適太平興國寺鑄大鍾，爲金數萬斤，方在冶，上至其所，取所嵌碧珠指環，默祝曰：若天命在躬，此當不壞，即投液中，鍾成，其款有曰：皇帝萬歲，珠宛然在其上，皆故識之，而聲韻完好，光采明發，不以鎔毀，萬目睹覩，歎嘆如一，及登大寶，方與近侍言向時祝天之誠。

輟耕錄卷第二十二

聖門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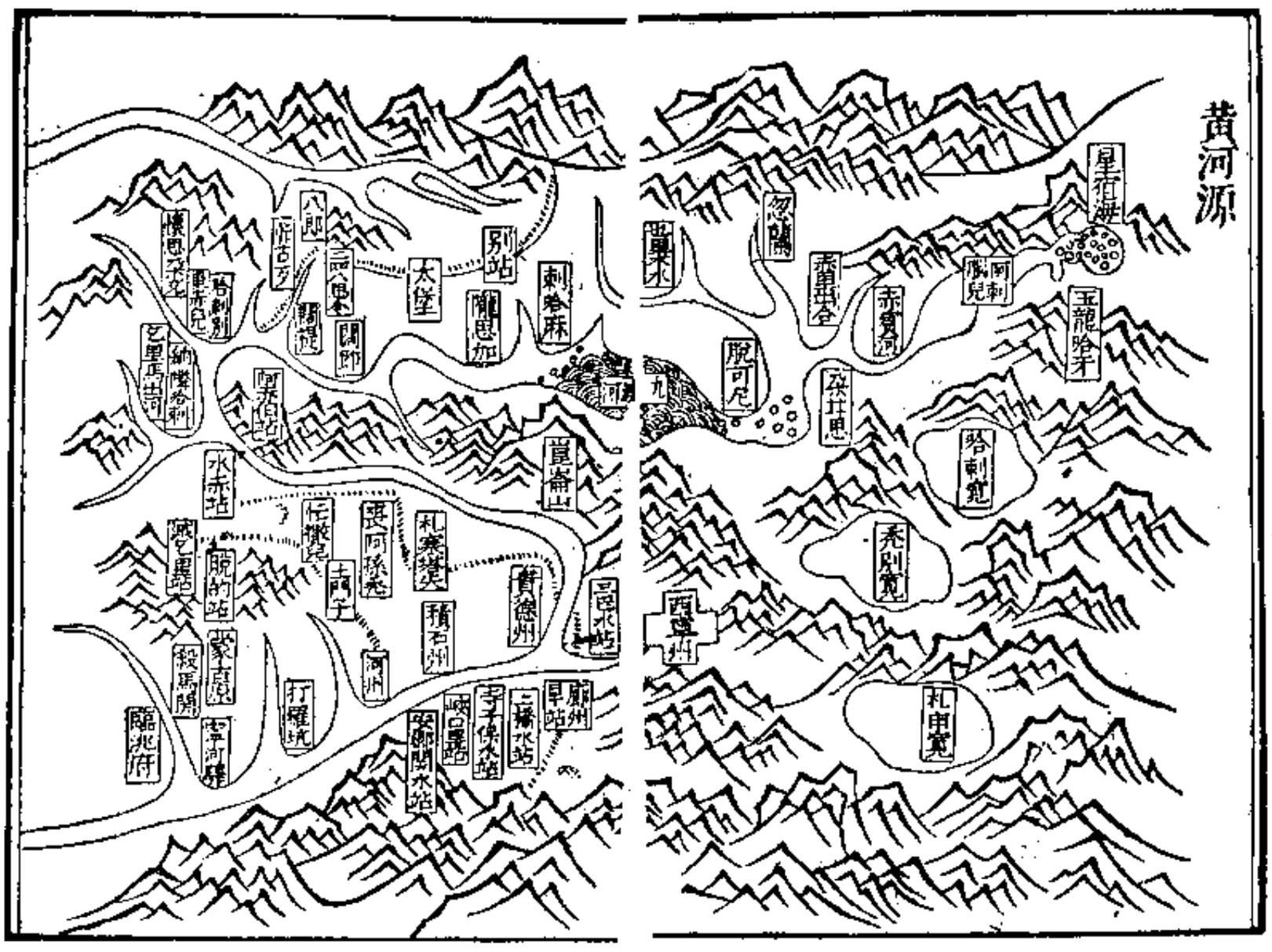
孔門弟子姓字，見諸家語、論語、史記等書，金華張君孟兼，稽考異同，集爲韋句，以便記誦，即古急就之義也。其文曰：繄昔聖門，弟子三千，身通六藝，七十二人，德行著稱，顏回子淵，冉耕伯牛，閔損子騫，及冉雍仲弓，爲四科之先，宰予子我，端木賜子貢，言語是稱，賜言多中，乃多才藝，仲由季路，冉求子有，政事並著，言偃子游，卜商子夏，文學著名，孰可方駕，曾參子輿，純孝全歸，宓黔子皙，浴沂舞雩，回父無繇，仲由同字，有公皙哀，字以季次，縣成子祺，左郢子行，樂欬亡，顏噲同字子聲，其字子羽，澹臺滅明，子之是字，公祖句茲，亡，其有秦非，亦字子之，孔忠子蔑，叔仲會子期，乃子旗字者，巫馬施，顏之儀子叔，申棖子續，商瞿子木，蘧瑗伯玉，有若子有，公伯寮子周，其申黨一作，者止字曰周，亡，司馬黎耕，宋乃字子牛，顓孫師子張，公冶長子長，一字子禽，其陳亢子亢，名而不字，唯句井彊，高柴子羔，公肩定子中，亡，有南宮適子容，薛邦子從，亡，公西蒧及公西輿如，亡，字子上同，穰駟赤子徒，子潔子庸，漆雕開，琴牢子開字同，宓不齊子賤，步叔乘子車，其漆雕哆邦巽子歛字俱，粵梁鱣者，其字叔魚，秦祖子南，樊須子遲，亦有后處，字以里之，亡，原憲，燕伋，亡，同字子思，鄭國桑旂，字子徒子琪，伯虔子析，公首夏子乘，施之常子恆，亡，公

良孺子正（陳人）冉孺子魯、冉季子產、字子柳者顏幸（楚人）字子象者縣亶石作蜀子明（楚亡）公孫龍子石（楚人）商澤子季、冀谷隆子智之、罕父黑子索、其原亢籍、仍字子籍（楚亡）字子丕字子丕者曰惟秦商（楚人）秦冉字開、顏祖字襄（楚亡）任不齊子選（楚人）曹卹子循、漆雕徒父、字曰子文、顏高（一作刺）子驕、鄔單子家（楚亡）顏何字冉、公西赤子華（楚人）猶與多賢、升堂入室、慨舉世之所傳、名固蹤乎七十、乃稽紀載、尚遺其實、家語史遷所錄不一、嗟嗟小子、何敢忘逸、爰直列以自識、俾蒙士之易述、其不銓次、豈緣聲律、不趨之臯、莫敢自恤、尚同好事之君子、幸有以釘愚之失。

顏無繇（音遙、青由、縣名、玄成）公祖句（音鉤、茲）句（音鉤、井彊、宏作伉）不齊（音齊、生茂）鄔（音烏、單姓）漆雕哆（音侈、修）

黃河源

潘昂霄志曰、延祐乙卯春、聖天子以四海萬國之廣、軫念庶民離虞罔控告也、分使留外郡諸道、布揚德心、咸休與替之清洽、揚激之歡、甸寄遐、猶不得均其澤、越五月、詔前翰林學士承旨臣闊闊出、翰林侍讀臣昂霄、奉使宣撫京畿西道、臣昂霄承命、驚悸罔措、唯務幣竭忠赤、盡民瘼後已、闊公一日語昂霄、余嘗從余兄柴隸公都實抵西國、窮河源耳之不覺、瞿然以駭、有是乎哉、請畢其語、公曰、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歲在庚辰、欽承聖諭、黃河之入中國、夏后氏導之、知自積石矣、漢唐所不能悉其源、今爲吾地、朕欲極其源之所出、營一城、牽番賈互市、規畫航傳、凡物貴水行達京師、古無有也、朕爲之以永後來無窮利、蓋難其人、都實、汝舊人、且嘗諳國語、往圖汝諧、授招討使、佩金虎符以行、是歲四月、至河州、州東六十里、有事河驛、驛西南五六十里、山曰殺馬關、林麓窮隘、譯言泰石答班、啓足寢高一日程、至巔西、邁稔高四闊月、約四五千里、始抵河源、冬還、圖城傳位置以聞、上悅、往營之、授土著等處都元帥、仍令虎符、假寮索、督工、工師悉資內地、造航爲艘六十、城傳措、工物完、闊闊出驛聞、遣相哥征昆哥滅不迺、力沮、遂止、翼歲、兄都實旋都、河源在土著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不勝人跡、通觀弗克、旁羅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愚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羣流奔湧、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徂東、連屬吞噬、廣輪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亦里出、合赤賓、三四日程、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漸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也孫斡論、譯言九度、通廣六七里、馬亦可度、又四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民聚落糾木幹、象舟傳毛革以濟、僅容兩人、纔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地、又四五日程、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地名哈剌別里赤兒、四達之衢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稍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犛牛野馬狼狍羱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越之者、行五六日程、有



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剌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郡官府州縣河州鹽司土蕃等處宣慰司所轄又四五日程至積石州即馮翼積石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闊州其下過北卜渡至鳴沙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西京大同路地面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石山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也漢張騫使絕域聯拘執數厄百種歷大宛月氏等數國其傍大國五六皆稱傳聞以爲窮河源烏能覩所謂河源哉史稱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于闐水北行出葱嶺河注蒲類海不流狀至闐洮出焉今洮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詢之土人言于闐葱嶺水其下流散之沙碛又有言河與天河通尋源得織女支機石以歸亦妄也崑崙至嵩高五萬里圓風玄圃稽瑤華蓋仙人所居又何耶唐史土蕃傳河上流由河洪濟梁南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其言頗類然止稱河源其間云國家敬天威亘天所覆蓋無間海內外冠帶萬國罔非臣妾視漢唐爲不足計故窮河源去萬里若步閨闥噫盛典也不可不志因志之都實族女真蒲察氏統烏思藏路驛招討都元帥凡三至吐蕃闢關出今除甘肅行省參知政事是歲八月初吉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潘昂霄謹述柯九思序云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爲未有志河源者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陬實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泑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河曰溝夷所居是惟河宗氏釋氏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也地里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而河源所著異同況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凉府遂過沙陀至肅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帥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闢封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記其說皆得於目擊非放也遠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殷富遂命臣都實霍鄂河源故翰林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於戲當四海混一之盛闢廣見聞致數千載莫能究者俾後世有攷而傳信焉豈斯文之光實邦家無疆之休也公之子翱能不墜其先業增光而潤色之至順間以同知嘉定州事來吳將刊是書行于世屬九思敍其說于篇端元統元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文林郎柯九思序

皇太子署牒

國朝敕都正六品以下官中書奉勑署牒以命之牒具中書官位最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敢以頒令惟皇太子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皇太子既受册即中書上日獨署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名

聞天子即以宣命超拜五品官其人自非素親近有權望取於羣臣者不得也

禽戲

余在杭州日嘗見一弄百禽者畜龜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龜几上擊鼓以使之則節一等大者先至凡心伏定節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第六等之背乃竪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狀謂之烏龜疊塔又見畜蝦蟆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衆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作數聲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蟆說法至松江見一全真道士寓太古菴一日取二鰍魚一青色一黑色大小相侔者用藥塗利刃各斷其腰互換接援首尾異色投放水內浮游如故郡人衛立中以盆池養之經半月方死疊塔說法周教習之功但其資性蠢蠢非他禽鳥可比誠難矣哉若夫斷而復續死而復生藥獸法獸是未可知也但劇戲中似此者果亦罕見哉

虎鵲

大德間荆南境內有九人山行值雨避於路傍舊土洞中忽有一虎來踞洞口哮吼怒視目光射人內一人素愚八人者密議虎若不得人窘得去因詰愚者先出我輩共掩殺之愚者意未決遂各解一衣縛作人形擲而出之虎愈怒八人併力排愚者于外虎即嚙置洞口怒視如前須臾土洞壓塌八人皆死愚者獲生夫當顛沛患難之際乃欲以八人之智而陷一人之愚其用心亦險矣天道果夢夢耶

河南婦死

河南婦世爲河南民家天兵下江南婦被虜姑與夫行求數年得之湖南婦已妻千戶某饒于財情好甚洽視夫姑若塗人會有旨凡婦人被虜許銀贖政匿者死某懼罪亟遣婦婦堅不行夫姑留以俟婦閉其室弗與通遂號慟頓絕而去行未百步青天無雲而雷回視婦已震死錢虜白湛因先生記以詩曰從軍古云樂登罪轟應難毋望明珠復夫求破鏡完抑衙逢義士公主奉春官爲報河南婦天刑不可干

玉堂嫁妓

姚文公（燧）爲翰林學士承旨日玉堂設宴歌妓羅列中有一人秀麗閑雅徵操閨昏公使來前問其履歷初不以實對叩之再泣而訴曰妾乃建寧人氏其西山之後也父官朔方時祿薄不足以給僕貨公帑無價遂賣入娼家流落至此公命之坐仍遣使詣丞相三寶奴請爲落籍丞相素敬公意公欲以侍巾櫛即令教坊檢籍除之公得報語一小史（謂珠簾官者）曰我以此女爲汝妻女即以我爲父也史忻然從命京師之人相傳以爲盛事云嘉興貝闕臺有詩曰斷絲棄道邊何日緣長松墮羽別炎洲不復巢梧桐昔在至元日六合車書同玉堂盛文士燕集來雍雍金刀手割鮮酒給葡萄濃坐有一枝春秀色不可雙（叶）姊婷劉碧玉婉約商玲瓏寶鈿金衣敘已覺燕趙空咸開操南音未解歌北風上客歡且疑姓字初未通問之斷復泣乃起陳始終妾本建寧女遠出西山翁父母生妾時謂是金母童梨花鎖院落燕

子嬛嬛權。迢迢官朔方。位卑食不充。便貸國有刑。桎梏加父躬。弼女以自贖。白璧淪泥中。秋娘教歌舞。壓入明光宮。永爲娼家婦。遂屬梨園工。京華多少年。門外嘶青驄。不如孟光醜。猶得嫁梁鴻。自傷妾薄命。失落似秋蓬。客聞爲三歎。天道何憧憧。遣使白宰相。削籍歸舊宗。小史十八九。勿恨相如窮。配爾執箕帚。今夕看乘龍。鴛鴦並玉樹。鸚鵡開金籠。棄汝桃花扇。紅牙不復從。提瓶自汲水。絲綸自御冬。時多困轗軻。耶或忻遭逢。安知百尺井。忽登羣玉峯。借問爲者誰。內相姚文公。

數識

至元甲子。阿合馬拜中書平章。領制國用使司。時樂府中盛唱胡十八小令。知識綽者。謂其當擅重權十八年。人未之信。果於至元壬午伏誅。越五年丁亥閏二月。桑哥拜中書平章。立尚書省。貪暴殘忍。又十陷於阿合馬。人亦謂桑字拆而爲四十八。桑字後改作相字。亦拆爲四十八。竟不知應之於壽、或應之於職。然自立省之日至辛卯正月敗績。恰四十八月。其神驗如是。

戎顯再生

大德戊戌二月二十日。張漢臣尚書、趙松雪學士、費北山清侯、同在杭州。泛舟過西湖。至毛家步。上岸乘肩輿。將游水樂洞。行里餘。逢一尼寺。趙公偕二公入寺訪親。餘而從人來報。張公之老僕戎顯卒死矣。亟回。至其所。呼救。不省。無絕身僵。忽有二道士過。一老一幼。云不妨事。老者即於死人面上吹呵。幼者就隨囊錦一青紫皮于老者。若作法書符狀。置死人頂上。隨即再生。頃間。失二道士所在。或云恐是鼎嶽靈現。隱指其姓如此耳。

算命得子

博李郭宗夏。嘗見建德路總管趙良臣。言都下有李總管者。官三品。家巨富。年逾五十而無子。聞樞密院東有術者。設肆算命。談人休咎多奇中。試往叩焉。且語之曰。吾之祿壽。已不必言。但推有子與否。術者笑曰。君有子矣。何爲紿我。李曰。吾實無子。豈紿汝耶。術者怒曰。君年四十當有子。今年五十六矣。非紿我而何。同坐者皆平。官見二人爭執。甚訝之。李沉吟良久曰。吾年四十時。一婢有娠。吾以職事赴上都。比歸。則吾妻粥之矣。莫知所往。若有子。則此是也。術者曰。此子終當還君。相別而出。時坐中一千戶。邀李入茶坊。告之曰。十五年前。吾亦無子。因到都。從一婢。則已有孕。到家時。適吾妻亦有孕。前後一兩月間。各生一男。今皆十五六矣。豈君之子也。兩人各言婦人之容貌歲齒。相同。李歸語於妻。妻往日誠悍妬。至是見夫無嗣。心頗慚而憐之。翼日。邀千戶至家。享以盛饌。與之刻期而別。千戶先歸南陽府。李以實告于所管近侍大官。乞假前往。大官曰。此美事也。我當與汝奏聞。既而有旨。得給驛以行。凡筵席之費。皆從官辦。李至。衆官郊迎。往千戶宅。設大宴。李所以酬獻千戶并其妻子僕妾之物甚侈。千戶命二子出拜。風度不殊。衣冠如一。莫知何者爲己子。致謝於千戶。千戶曰。君自認之。李謝視良久。天性感通。前抱一人曰。此吾子也。千戶曰。然。於是父子相持而哭。坐中皆爲墮淚。舉盃交賀。大醉而罷。明日。千戶答禮。會客如昨。謂李曰。吾既與君子矣。豈可使母子分離。今并其母以率。李喜出望外。回都。携見大官。

大官曰。佳兒也。引之入覲。通籍宿衛。後亦官至三品。大抵人之有子。無子。數使之然。非人力所能也。而術士之棄亦精矣。

夫婦入道

王氏守素、餞唐民家女。其夫丁、棄家爲全眞道士於吳山之紫陽菴。一日。召守素入山。自付四句云。嬾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逆順兩俱忘。虛空鎖常寂。坐抱一膝而逝。方外者流聞之。嘆鶴化。守素遂亦束髮簪冠。着道士服。率夫遺屍。二十年迹不下山。年逾七十。幾於得道者。神仙渺茫。故未暇論。眞守一節。乃可尚也。丁卯進士薛都剌天錫贈之詩曰。不見遼東丁令威。旁游城郭昔人非。鏡中春去青鸞老。夢裏山空白鶴歸。石竹淚乾斑雨在。玉簫聲斷綵雲飛。洞門花落無人迹。獨坐蒼苔補道衣。

項節婦

燕山項氏、其夫江南人。行賈燕薊間。聘項與居。未幾。夫死。項時年二十。奉柩回江南。誓以夫餘貲養姑以自終。比至。姑已改適。勵志孑居。以守夫祀。盱江李宗列閔其事而賦之。詩曰。少無依倚老何堪。白髮婆娑亂不簪。夢裏尚思江北好。悔將夫骨葬江南。

西域奇術

任子昭云。向寓都下時。隣家兒患頭疼。不可忍。有回回醫官。用刀割開額上。取一小蟹。堅硬如石。尚能活動。頃焉方死。疼亦遂止。當求得蟹。至今歲之夏雪。蟹云。嘗於平江閶門。見過客馬腹。影眼倒地。店中偶有老回回見之。於左腋內割取小塊出。不知何物也。其馬隨即騎而去。信西域多奇術哉。

董子屬對

湖廣行省平章歸自雨中。有一童子。年七八歲。直造傘下避雨。平章問曰。學生能屬對否。曰能。平章曰。青矜來避雨。即應聲曰。紫綬去朝天。平章喜。引至家。道以果肴。明日。除書至。拜中書平章之命。復大喜。再以楮幣綵緞贈之。

先輩風致

龍巖州先生過福建憲府設宴。命官妓小玉帶佐觴。酒半。憲使舉盃請曰。今日之歡。皆玉帶爲也。願先生酬之以詩。先生其毋辭。時先生貧海內重名。雅畏清議。又不能違憲使之請。遂書一絕句云。菡萏池邊風滿衣。木樨亭下雨霏霏。老夫記得坡仙語。病體難禁玉帶圍。於是舉席稱嘆。盡歡而散。蓋前聚既不肯拂人意。又不欲失所守。而且用事清切。一時風致可想見。信非野儒俗士所能及也。

司馬善諫

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與夫人不睦。已數年矣。翰林學士承旨阿目茄八剌死。大夫遣司馬明里往唁之。及歸。問其所以。明里云。承旨嚕嚕哲哲娘子十有五人。皆務爭奪家財。全無哀戚之情。惟正室坐守靈幃。哭泣不已。大夫默然。是夜。遂與夫人同寢。歡愛如初。若司馬者。可謂善於寓諫者矣。

俞竹心

術士俞竹心者，居歷元，嗜酒落魄，與人寡合，順其意者，卽與推算，醉筆如飛，略不構思，頃刻千餘言，道已往之事極驗，時皆以爲異人。至元己卯間，婁敬之爲本路治中，書以休咎叩之，荅曰：公他日直至一品便休，蓋深信其說，棄職別適，適值壬午更化，俯就省掾，陞除釐都府判，改換押字再，宛然其言一品二字，未幾卒於官所，此偶然耶，抑數使然耶。

犬脇生子

元貞丙申秋，大都南城武仲辯家，有乳犬懷胎在脇下，忽腫成瘡，六七日後，於瘡生五子，色皆青蒼，每當脊梁，自頂至尾，生逆毛一道，他無所異，又數日，瘡亦平復。

輟耕錄卷第二十三

書畫裝軸

唐貞觀開元間，人主崇尚文雅，其書畫皆用紫龍鳳紬，綾爲裝，緞文紋綾爲裏，紫檀雲花杵頭軸，白檀通身柿心軸，此外又有青赤琉璃二等軸，牙籤錦帶，大和間，王涯自鹽鐵轉相印，家既侈於財，始用金玉爲軸，甘露之變，人皆剝剔無遺，南唐則裝以遇鶯墨錦，籤以潢紙，宋御府所藏，青紫大綾爲褾，文錦爲帶，玉及水晶檀香爲軸，靖康之變，民間多有得者，高宗渡江後，和雇既成，權場購求爲多，裝褫之法，已具名畫記及紹興定式，茲更不贅，姑以所聞見者，使貴塞之士有考焉。

錦褾

克絲作龍水　克絲作百花攢龍
克絲作檀榭　紫寶階地　紫大花
五色簽文俗呼圓樂又曰蛇皮山　紫小滿珠方勝鴛鴦　青綠簽文俗呼圓樂又曰蛇皮
紫鸞鵲一等紫地紫鸞鵲白地紫鸞鵲　紫百花龍　紫龜紋
紫珠領　紫曲水俗呼落花流水　紫汕荷花
紅霞雲鶯　黃潤雲鶯俗呼絳青其名甚雅　青樓閣又作畫

荷大落花　紫滿珠龍鳳　青櫻桃
皂方圓白花　褐方圓白花　方勝盤象
毬路　枘　宜男　柿紅龜背
樗蒲　天下樂　寶照
龜蓮　綬帶　練鵲
方勝練鵲　銀鈎朵　瑞草
八花朵　盤毬　紅細花盤鵰
翠色獅子　紅偏地翔鶯　水藻戲魚
紅偏地雜花　倒仙牡丹　紅偏地芙蓉
紅七寶金龍　皂木　白蛇龜紋
黃地碧牡丹方勝

綾引首及託裏

碧鶯　白鶯　皂鶯
皂大花　碧花　大花
雲鶯　樗蒲　蓋鵲　嘉禾蓋紋
蕉花　頂蓮　雙鴈
仙紋　龜子　方毂紋
方棋　蒜花　鎧花
鴛鴦　白花蓮　回文金
疊勝　花蓮高圓
白鶴

褾卷紙

高麗　鴨　夾背綫
撚光

軸

出等白玉磁龍鳳頂成磁花　白玉平頂　瑪瑙赤水
金屋石　瑚　水晶
蠟沉香　古玉　象牙
犀角
軸桿

檀香木

匣

螺鈿（宋高宗內府皆鈿匣）

鵝鳴

至元庚寅冬，江浙行省官立相哥沙不丁紀德政碑，穹窿莫比，特闢坐石。時趙若晦者，素善諧謔，因以楊和王墳域所有爲言，役人夫數千，拖拽而至，鼎工之日，是夜，省堂中火燼鳴，直至昧爽方休，翌日是夜以爲常，又鼠鳴梁脊，虎入城市，越明年春，相哥敗，諸公俱罷，奇禍，豈非事有先兆與。

田夫人

劉公復新爲上都留守時，有令史亢子春者，謁公退食，偶與同列據案判事以戲，遂爲仇家發之，公大怒，責問罪狀，枷項示衆，及歸，怒容未霽，其夫人田氏問公何故不樂，公語其故，夫人曰，此小節耳，何足怒也，即令人呼亢至，請公爲脫其枷，且勞以酒，云，此一盃與汝壓驚，此一盃與汝慶喜，男子大丈夫何所不至，留守之位何患不到，亢感謝而退，不數年，公卒而無子，止一女，適田直長，直長遂卒，女病瘱瞽，後亢官湖廣參政，迎夫人母子歸，沒齒敬養不怠，公乃廉訪使劉廷幹之從祖父也。

嗓

大名王和卿，滑稽絕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異常，王試群中天小令云，解開莊周夢，有雙翅，翩翩東風，三百處名園，一朵一箇空，鬧遊風流種，號殺尋芳蜂，輕輕的飛動，賣花人攔過橋東，由是其名益著，時有關漢卿者，亦高才風流人也，王常以戲謔加之，關嫉焉，意欲答，終不能勝，王忽坐逝，而鼻垂雙涕尺餘，人皆歎駭，關來弔唁，詢其由，或對云，此釋家所謂坐化也，復問鼻懸何物，又對云，此玉筋也，關云，我道你不識，不是玉筋，是嗓，咸發一笑，或戲關云，你被王和卿輕侮半世，死後方才還得一籌，凡六畜勞傷，則鼻中常流膿水，謂之嗓病，又愛訐人之短者，亦謂之嗓，故云爾。

金蓮盃

楊鐵崖耽好聲色，每於筵間見歌兒舞女有纖足纖小者，則脫其鞋載盞以行酒，謂之金蓮盃，予竊怪其可厭，後讀張邦基墨莊漫錄，載王深輔道雙鳧詩云，時時行地羅裙掩，雙手更鐺春瀲灩，傍人都道不須辭，儘做十分能幾點，春柔淺醞蒲萄暖，和笑勸人教引滿，洛塵忽浥不勝嬌，剗罰金蓮行款款，觀此詩，則老子之踈狂有自來矣。

大佛頭

宋高宗朝，饒唐喻氏出家爲沙門，名思淨，建妙行院于北關，接待供僧三百萬，飛阿彌陀佛，入于神妙，楊侍郎傑贊爲喻彌陀，人從而稱之，淨又於西湖之北鐫石爲大佛頭，父老相傳云，此石乃秦始皇繫纜石，蓋是時皆浙江耳，初無西湖之名，始皇將登會稽，爲風浪所阻，故泊舟此處。

揚州白菜

揚州至正丙申丁酉間，兵燹之餘，城中屋址，偶生白菜，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下八九斤，有膂力人所負纔四五窠耳，亦異哉。

謊誕有配

天下之事，未嘗無配，雖謊詐誕妄之談，亦有然者，松江衡山齋有材豪，時庸醫兒孫輩孫顏知嗜學，山齋因奬予之，使得儕於士類，山齋既死，輩孫忽謂人曰，嘗夢天使持黃封小合授吾，曰，上帝有勅，以衡山齋聲價畀汝，吾受命謝恩而寤，輩孫才思極遲，凡作一詩，必數十日乃就，則曰，吾登溷偶得二聯，或又曰，枕上得此，故人戲贈以詩，有浪得詩名索價高，及山齋聲價黃封合之句，陸居仁每謂人曰，吾讀輩至得意時，見慶雲一朵現，家人皆不能覩，又一日，讀詩集傳，有不安處，思所以易之，忽夢寐中見尼父拱立於前而呼吾字曰，陸宅之朱熹謬矣，汝說是也，偶與友人之黠者言及此，友人曰，足下得非稟受素弱乎，曰，何爲，曰，吾見足下眼目眊眩，又夢寐顛倒，故知其然也，居仁慚赧，不復辨，客來談及，拊几大笑，命筆識之。

檢田吏

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襤褸，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餓，米時予奉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爲窮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屬五，我家無本爲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歷佃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種與糧，將許事佃受辛苦，覆蓋秋禾雨露，清明過盡雨水，鋤耕耨，爭官糧，水鄉勒，六月間，經帀月雨水絕無，禾又槁，欲求一點半點水，拜比鄰夫婦中，直到酒酒賣盡，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狀，我恐徵糧喫官棒，相隨鄰里去告災，十石官糧望全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逼我將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開旱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陪官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即日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笄，嫁向湖州山裏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饑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因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扶腮邊淚，我忽驚慚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檢田吏，此袁介踏災行也，足可以爲民牧不恤民瘼者之勸，介字可潛，嘗據松江，蓋能以儒術飾吏事者，因載之。

玉鹿盧

霍清甫治齋云，考古圖載古衣服，今有玉轆轤、玉具劍，古樂府曰，腰間轆轤劍，此器，以塊然之璞，既解爲環，中復爲轉關，而上下之孔僅通絲髮，作宛轉其間，今之名玉工者，往往嘆其所未覩，按漢書不疑傳，轆轤具劍，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轆轤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末首，其狀如此，前說乃宋李公麟之所紀也，余昔宦遊發唐，因識吳和之者，性慧巧，博物，收一轆轤，玉青色，形如呂字，環口中間，轆轤旋轉，無分毫縫罅，形色極古，人皆以爲鬼工，因士淳，用白梅煞水煮之，良久，脫開，詳視竅中，有雙玉軸在焉，中嵌一物，形若牛筋，意度必是當間煮之膠膠，撐塞雙軸，入竅關住，所以宛

轉無礙。年深腐敗縮瘦。因而脫脫。試用乾牛筋絙實。僅軸兩間。對勘孔竅。以線轉定。煮之。少時。雙軸果湧入竅中。須臾取出。依前動轉不脫。後余亦收一小者。狀若旋環。製作大約相似。後因損折。轉軸中亦有一物。形似銅桶。想亦同一關捩。其玉具劍。自三代有之。今止以兩漢爲始。至於宋朝。且于餘年。未有能窮其曉。幸底蘊。今偶以實脫乃得其機軸。亦云奇矣。

猴盜

夏雪篷云。嘗見優人杜生。意明說。向自江西回。至韶州。寓宿旅邸。邸先有客曰杜公者。居焉。刺繡衣服。琢玉帽頂。而僅皮履。生惑。具酒肴延款。問以姓名履歷。客具答甚悉。初不知其爲盜也。次日。客酬謝。邀至其室。見柱上鎖一小猴。形神精狡。既而縱使周旋席間。忽番語遣之。俄捧一樸至。復番語罰之。即易一碗至。生驚異。詢其故。客曰。某有婢得子。彌月而亡。時此猴生旬有五日。其母斃於獵犬。終日叫號可憐。因令此婢就乳之。及長成。遂能隨人指使。彙解番語耳。生別後。至清州。留吳同知處。忽報客有携一猴入城者。吳諳生云。此人乃江湖巨盜。凡至人家。窺見房室路徑。并藏蓄所在。至夜。使猴入內偷竊。彼則在外應接。吾必奪此猴。爲人除害也。明日。客謁吳。吳款以飯。需其猴。初甚拒。吳曰。否則就此斷其首。客不得已。允許。吳酬白金十兩。臨去。番語囑猴。適醫史聞得。來告吳曰。客教猴云。汝若不飲不食。彼必解爾縛。可函送來。我只在十里外小寺中伺也。吳未之信。至晚。試與之果核水食之類。皆不食。急使人視之。此客果未行。歸報。引猴盡殺之。

盜有道

後至元間。盜入浙省丞相府。是夕。月色微明。相於紗帷中窺見之。美髭髯。身長七尺餘。時一侍姬亦見之。大呼有賊。相急止之。曰。此相府。何賊敢來。蓋虞其有所傷犯故也。纔其自取七寶鬟、金玉器皿、席捲而去。翼旦。責令有司官兵肖形捕捕。剿期獲解。沿門搜索。終不可得。越明年。纔於紹興諸暨州敗露。掠問其情。乃云。初至杭。寓相府之東。相去三十餘家。是夜。自外大醉歸。倒于門外。主人扶掖登樓而臥。須臾。嘔吐。狼藉滿地。至二更。開樓窗。緣房簷。逾府內。脚履尺餘木屐。面帶優人假髯。既得物。直携至江頭。曉於白塔上。復回寓所。侵晨。還者至。察其人。酒尚未醒。醉態正熟。且身材侏儒。略無髭髯。竟不之疑。數日後。方携所盜物抵浙東。因此被擒。盜亦有道。其斯之謂歟。

預知改元

宥掾李孟容庚。爲余言。元統間。在都門。見一全眞先生。年五十餘。相貌魁偉。嘗坐省東茶肆中。所言輒有驗。因訪其寓所。乃在五門外第二橋民家。遂以出處叩之。全眞曰。汝仕不在北方。且宜南歸。四十後。方可食祿。離別。偶問及時事。全眞曰。此後當改至元。至元後改至貞。天下亂矣。僕曰。國初已有至元。全眞曰。汝第識之。僕南還。至關河。聞改至元。心益信之。及改至正。則知貞者、正也。四十後。方補饒州府史。夫全眞之言。如燭照數計。特不知果何術也。豈非至人者乎。

牌太平小令

黨堂大元。蠹侯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貶。黎民怨。人喫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哀哉可憐。右醉太平小令一闋。不知誰所造。自京師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古人多取里巷之歌謠者。以其有關於世教也。今此數語。切中時病。故錄之。以俟采民風者焉。

機省臺

集慶失守。行御史臺移置紹興路。前御史大夫納璘、再任。時浙省丞相達失帖木兒得便宜行事。民間頗言其貪。後又以大夫子安安判行樞密院。總臺治。大夫之政。一聽決於院判。有人作詩云。翻省新丞相。新臺舊大夫。大夫聰子語。丞相愛金珠。又有人大書于臺之門曰。包苴賂路尚公行。天下承平德未能。二十四官徒辭廟。越王臺上望金陵。

造物有報復

會稽陳思可章云。至正丙申。御史大夫納璘、開行臺于紹興。于時慶元慈溪則有縣尹陳文昭。本路餘姚則有同知禿堅。在城則有錄事達魯花赤邁里古思。皆總制團結民義者。納璘之子安安。以三人爲不易制。思有以去之。乃先紿召禿堅至。拘留寶林寺。夜半。率臺軍擒殺之。從而方國珍亦執陳文昭沈之海。獨存邁里古思一人耳。人皆以禿堅之死歸罪於邁里古思。不能力救。殊不知當時之執禿堅。乃所以擒邁里古思也。執禿堅之謀。出於潘子素。子素亦爲安安經諸途。執子素之謀。出於辛敬所。敬所與閻投張士誠。客死平江僧舍。及拜住所代納璘爲大夫。又不能容邁里古思。潛投于其弟。弟生所以弟擒思。盛拜中書右相。紹入朝。既得罪。兄弟誅戮。家無賸類。但未知安安死所耳。靜而思之。若有尸於冥冥之中者。不知造物果如何也。

鎖鎖

回紇野馬川有木曰鎖鎖。燒之。其火經年不滅。且不作灰。彼處婦女取根製帽。入火不焚。如火鼠布云。

葉氏還金

葉公政、字克明。淮陰人。行宣政院都事季實之子。翰林直學士嫡心之從子也。至正甲午。公政以浙西幕史。奉卜顏平章檄。轉餉鄂關。時丹陽富民東子章先與是役。會飲于斬。志和合。即以兄禮事公政。未幾。子章起赴沔。泣別公政曰。弟今濟大江。涉險地。兄宜行矯信。願以貲囊相託。公政辭。弗獲。俾子章手械。而爲韜藏之。越兩月。子章之友朱君讓、率其奴來謁。曰。子章不幸入蓮臺湖。遇盜死矣。子章昔寄囊中。亦有某物在。問。欲啓囊而請之。公政曰。汝寓物子章。未嘗語我。子章已矣。家固無恙也。義必質諸其家。明以付汝。君讓以公政匿爲己有。銜之。去。明年。既越事。還。坐丹陽驛門。要東朱二氏父子。啓囊械。得鈔二百五十緡。黃金五十兩。銀三百兩。珠八千枚。衣帛有差。歸之東氏。餘鈔五十緡。黃金五兩。銀五十兩。珠千枚。有朱題封。歸之朱氏。盛具酒饌以謝。辭之。前翰林院編修膠西張復初、嘉公政義。爲作傳。且稱公政幼知讀書。嘗從平章克柚之諸縣。破關溪渠魁徐真一。平蘄水寨。司輜糧四年。無纖芥黷。何平章凡七萬中書。不報。人謂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天道豈獨遠耶。江陰王逢詩曰。蘄春肥羊采石酒。君爲玉

昆我金友夜談接膝壹握手乾坤意氣同高厚霜風吹盧客衣薄濕雲羈鴻飛漠漠蓬窗篝燈照翼翼。嗟君遠行感君託蓮蓬湖深浪泊銀鱗鵠杜若傷心神天生離亂有今日誰謂交遊無故人葉郎遺金何愧實禹鈞。

傅氏死義

傅氏紹興諸暨人年十八適同里章瑜瑜爲苛吏脅軍興期會迫死道上訃至傅氏痛伏抱屍歸號泣三日夜不忍入視屍有腐氣猶依屍呵踏曰累甚既入棺至嚙其棺破穴及葬投其身壙中母强挽以出制未百日母欲歛志語聞遂大慟絕日不食母囑侍婢蓮視之閱數日給婢吾當浴若裝理沐具俟予既而失所在明日婢汲井見二足倒植井中乃傅氏也楊鐵史維禎嘗贊之曰余讀古節婦事至青綾裹及祝英氏以爲後無繼者世道降也久矣今瑜妻乃爾謂世降漓薄者吾信歟夫婦倫與君臣等世之稱臣子者獨不能以瑜妻之義于夫者義其君歟噫。

武官可笑

張氏據有平江日其部將左丞呂珍守紹興叅軍陳鹿子饒舍之在張左右一日陳賦詩饒染翰題一絕扇以寄呂云後來江左英賢傳又是淮西保相家聞說錦袍酣戰罷不教越女采蓮花饒素負詩名且時語俊麗爲作者所稱呂俾人讀罷忽大怒曰吾爲主人守邊疆萬死餘鋒間豈務愛女子而不薦之耶見則必殺之又元帥李某姓者杭州庚子之圍解頗著功勞一士人投之以詩詩有東馬某侍青黃金合鑄李將軍之句李大怒曰吾勞苦數年止是將軍今年纔得元帥乃復令我爲將軍耶命幄下策出之又二事雖相傳以爲笑亦可因以爲戒云。

鞫獄

吳人高伯厚云元統間某庚杭東北錄事一日有部民某甲與某乙鬬毆某甲之母勸解被某乙用木棒就腦後一擊仆地而死適某承該檢驗腦骨脣齒皆有重傷某乙招伏繫獄經二載遇赦以非謀殺合宥既得釋放來致謝因言與某甲鬬毆時其母來勸力牽其子之裙手脫仰跌自撞其腦昏絕在地隣里有剪刀挑母脣齒灌藥不甦乃死故腦脣有傷實未嘗持棒擊之也某問何爲招伏某乙言倉皇之際惟恐箠楚俱欲招承償命弗暇計也隣里見我已招遂皆不復言矣吁今之鞫獄者不欲研窮磨究務在廣陳刑具以張施威威或有以衷曲告訴者輒便呵喝震怒略不之恤從而吏隸輩率承上意拷掠鍛鍊靡所不至其不置人於寃枉者鮮矣使聞伯厚之言寧不知懼乎。

聖鐵

杭州張存幼忠一目時稱張眼子忽遇巧匠爲安一碓睛障蔽於上人皆不能辨其僞至元丙子後流寓泉州起家販舶越六年壬午回杭自言於舊中獲聖鐵一塊厚闊僅及二寸作法撒沙布地噀鐵於口刀刃不能傷其身後傳聞既廣有烏馬兒奉使來取試以鐵納於羊口龍其首作法撒沙驗之劍果無所傷去鐵復揮應手首落遂就擒呈。

鬼爺爺

元統間杭州鹽倉宋監納者嘗客大都求功名不遂甚至窮窘然頗慎行止不敢非爲遂出齊化門求一死所望見水潭將欲投入虛空中有鬼作人聲云宋某陽壽未終不可死也四顧一無所有於是默默而回中途拾得一紙帖云宋某可於吏部某令史下某典史處習學書寫翼日物色之果得其人遂獲進步再得一帖云汝可求託某人謀請俸祿因依所言一舉而成凡歷俸數拾月至於受勅命獲財寶取妻買妾生子育女爲富家翁一皆陰其所佑平昔却未嘗覩其形狀祇見一矮小影子而已但有所見即便祭獻稱名爺爺忽一日有一帖云我要兼子金一百八十兩索之甚急未免數數祭獻求免因問云爺爺要此何用一帖云我要去揚州天寧寺敕佛也又一夕其妻臂上失去金釧金鐲急告之一帖云在汝第幾隻箱內纔且付還又一日失去羯羊背皮一帖云我借用了明日當還次日一大綿羊自外走入如此等類甚多不可枚舉及宋受前職鬼亦隨到恐被竊其所有乃令人詣龍虎山求天師符命懸於所寓室內晨興但見一樣四十道皆倒懸之莫可辨其眞僞及禮請功行法師驅治而壇內牌位顛倒錯亂弗能措手而止又一日鹽倉印信不知所在告之哀切一帖云在汝第四十幾隻箱內鈔幾箇段子下開尋果有時與張大使同寅將印寄於伊家一帖飛告云印信當長官收掌若不送還一棒打碎汝頭也大使驚恐急送還之後有一過路道人詣門偶以始末訴之道人曰我當爲汝遣之乃於桃樹上砍取朝向東南大枝作一椿一椿便以椿釘東南隅地上囑云每月逢五則擊五下當自絕也後果寂無影響竟不知何等鬼也江陰陳簡季楨與宋交代所以極知其詳季楨蓋余友也。

死護文廟

胡善字師善紹興諸暨人泰定進士胡一中高第弟子也至正乙未以憲僉超公舉爲松江儒學經師越明年二月苗寇至欲燬孔子廟善坐經席罵寇寇怒殺之廟得免於災先是善以死自許題詩于壁曰。領檄來司教臨危要致身及難死果不陞今校官貌其像祀于先賢堂。

輟耕錄卷第二十四

結交重義氣

國初張公可與李公仲方、鮮于公伯機、同仕于朝。既而張除浙省郎中。李除都事。鮮于除浙東宣慰經歷。嘗會于杭。驩甚。李卒于官。張移書鮮于曰。仲方歿矣。家貧子幼。吾輩若不爲之經紀。則孤寡何所依也。吾以一女許配其仲子矣。公以爲何如。鮮于聞訃。哀祭成禮。亦以一女許贅其長子。卽從善也。後官至紹興推官。仲子字復初。官至淮官總管。於此可見前輩結交重義氣。不以貴賤貧富易其心。誠可敬也。張公官至中書左丞。

帝廷神獸

國朝每宴諸王大臣。謂之大聚會。是日。盡出諸獸於萬歲山。若虎豹熊象之屬。一一列置訖。然後獅子至。身才短小。絕類人家所畜金毛猱狗。諸獸見之。畏懼俯伏。不敢仰視。氣之相壓也如此。及各飼以雞鴨野味之類。諸獸不免以爪按定。用舌去其毛羽。惟獅子則以掌擘而吹之。毛羽紛然脫落。有若烱洗者。此其所以異於諸獸也。古云獅子吼。蓋不易於吼。一吼則百獸爲之辟易也。

勾欄壓

至元壬寅夏。松江府前勾欄隣居顧百一者。一夕。夢聳入城隍廟中。同被聳者約四十餘人。一皆賁狀畫字。時有沈氏子。以搏銀爲業。亦夢與顧同。懼懼不樂。家人無以紓之。勸入勾欄觀排戲。獨顧以實夢匪真。不敢出門。有女官奴習唱。每聞勾欄鼓鳴。則入。是日入求幾。祖風拉然有聲。衆驚散。既而無恙。復集焉。不移時。祖陷壓。顧走入抱其女。不謂女已出矣。遂斃於蓆木之下。死者凡四十二人。內有一僧人二道士。獨歌兒天生秀全家不指一人。其死者皆碎首折脇。斷筋消髓。亦有被壓而幸免者。見衣朱紫人指示其出。不得出者。亦曲爲遮護云。

鵝鴿傳書

顏清甫、山阜人。顏子四十八代孫。嘗臥病。其幼子偶彈得一鵝鴿。歸以供膳。於梢間得書一緘。書上題云。家齊付男郭禹開拆。禹乃曲阜縣尹郭仲賢也。蓋其父自眞定寄至者。時仲賢改授遠平縣尹去。鴿未及知。盤桓尋覓。遂過害。清甫見之。責其子。便取木匣函鴿。候病稍愈。直抵仲賢官所。獻書與鴿。且陳其故。仲賢感然曰。畜此鴿已十七年矣。凡有家書。雖隔數千里。亦能傳致。誠異禽也。命左右瘞之。以清甫長厚君子。留之累日。商及子弟出處。仲賢告言。長子國祥頗習儒業。及仲賢知霍州。召補州史。貫山東廉訪。奏差陞齊史。後官至漢中廉訪使。

待士鄙吝

嘉興林叔大、嶠、據江浙行省時。貪墨鄙吝。然頗交接名流。以沽美譽。其於遠官顯宦。則封羔殺豕。品饌甚盛。若士夫君子。不過素湯餅而已。一日。延黃大癡作畫。多士畢集。而此品復出。捫腹闊步。調謔交作。叔大輒甚不敢伸觀。遂攜潘子素求題其畫。子素卽書一絕句云。阿翁作畫如殺法。信手拈來糟糠佳。好水好山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曾搽。大癡笑謂曰。好水好山。言遠宦顯宦也。阿婆臉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子素復加一句云。諸佛菩薩靡訶薩。俱不解其意。子素曰。此謝語。卽僧家懺悔也。閎堂大笑而散。叔大數日羞出見客。人之鄙吝。一至於此。亦可憐已。

陳公子

陳雲巖、枪、泗州人。性豪宕結客。其祖平章。故宋制置。卽龍鱗洲題琵琶亭以譏之者。凡積金七屋。不數年。散盡。嘗爲侍儀舍人。館閣諸老。朝省名公。莫不折輩行與交。咸稱之曰公子。其妻、鐵大保女也。恃富貴近戚。偶以一言驅之。遂終身不見。嘗被命監鑄祭器于杭。無錫倪元鎮慕其名。來見之。張燕湖山間。羅殽甚至。酒終爲別。以一帖饋米百石。雲巖命從者移置近所。果巨艇。引妓樂騶從者而前。悉分散之。顧倪曰。吾在京時。卽熟爾名。云南士之清者。它無與比。其所以章章者。蓋以米沽之也。請從今日絕交。且罵諸營譽之者。時張伯雨在坐。不勝踧踖。其豪氣類如此。嘗雪中騎牛拜米南宮墓。地下有知音。言世上無賢駿幣千金。何如小黃犢。踏雪空山深。小小鼓牧笛。吹笛穿松林。醉拜南宮墓。時云。少年不解事。知音也。平日喜居錢唐。好古有餘。而治才不足。又不樂小官。怒罵宰相。年逾六十。不得志而死。其畢命時。作偈云。前身本是泗州僧。

漢魏正閏

嘉治書云、紫陽楊煥然先生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大不平之、遂修漢書、駁正其事、因作詩云、風煙慘淡駐三巴、漢燼將燃蜀婦鬟、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後攻宋軍迴、始見通鑑綱目、其書乃成、順德劉道濟先生尤不平之、惰書名三爲、亦見綱目、闕而不行、中統改元、陵川郝伯常先生使宋、被留儀眞、執不得還、就買書作續漢史、既脫藁、會同僚苟正甫諸公飲、至數行、忽長嘯曰、某辛苦十餘年、莫不被高頭巾鞋已做了也、皆對云、不開之、至元丁亥、予分臺江西、時得蕭常續漢書全部、因喟然曰、惜乎郝君不及見此、

剛卯

剛卯者、按許慎說文、毅、音剛、改、大剛昴、以逐鬼也、玉篇、開改、剛卯大印、以辟鬼也、廣韻、毅、改、大開堅也、王莽傳服虔注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佩之、又注、當中央從穿作孔、以綵絲茸其底、刻其上、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鎮祠、除疫剛、辥、莫我敢當、又曰、疾日、嚴卯、帝令蓐收、順爾國化、伏兹靈殳、既立既直、既觚既方、庶使鬼辥、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毅改者、佩印也、以正月卯日作、故謂剛卯、又謂之大堅、以辟邪也、金刀之利者、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莽所鑄之錢也、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綵絲茸其底、如冠纓頒、刻其上、而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云云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蓐收、順爾國化、伏兹靈殳、云云師古曰、今往往於土中得玉剛卯者、按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爲佩、除刀錢、勿以爲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大泉五十者、爲二品、並行、後漢輿服志、佩韍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及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縢貫白珠、赤韍、諸侯王以下以綦、赤絲、綦、縢、綦各如其印質、劉書曰、正月剛卯既決、云云同前、愼爾周伏、化茲靈殳、云云同前、凡六十六字、前書注云、正月剛卯作、霍治書清甫云、嘗於吳中得白玉剛嚴雙印四枚、完具者二、剛卯銘詞三十四字、嚴卯銘詞三十二字、其二字雖殘損缺、剛卯無既央二字、餘十字、難辨、嘗考王莽傳、輿服志、說文、卯剛銘、與說文及王莽傳同、輿服志、央爲決、嚴卯疾日爲曰、疑志誤、又順爾故化伏、與莽傳同、說文作順爾國化伏、與服志作填爾周伏化、未詳孰是、其服用制度、遞相引據、亦不同、後見徐容齋參政藏剛卯一、梁貢父尚書藏剛嚴二、並係古玉篆體、剛卯銘三十四字、字畫亦損缺、制度銘詞、與前雙印大約不異、續收嚴卯二、一以玉爲之、一若琴瑟、俗傳葛仙翁煉丹頭、又名藥注子、其文曰、制曰嚴卯、帝命莫忘、日晉唯是、黑青白黃、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使鬼辥、莫我敢當、與前嚴卯銘詞並差、鮮于伯機經歷收一枚、高彥敬尚書收二枚、並眞楷書、皆似近代制作、未見所出、偶得金陵學宮所刻黃山谷先生辨剛卯遺蹟、其說與前相同、但云、綦、絲繩也、晉譏、古文無此字、按五紐繩器也、豎、兎罟也、豈

紐、絲繩與兎罟相類、故同此音耶、又馬永卿嬾眞子錄云、漢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銘其一面曰剛卯、乃知今人立春或戴春勝、亦古制也、蓋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登國姓也、與陳湯所謂強漢者同義、

倜儻好義

顧仲庸、泰州人、以財雄一鄉、倜儻好義、有古豪俠風、自奉甚薄、而禮賢養士無虛日、名公鉅儒多館其家、張蛻菴承旨、亦其人也、仲庸與保定張文友交、文友鹽縣尹秩滿、僑居江陰、一日、疾卒、時仲庸留京師、友人以訃告、戒勿泄、友夠其故、曰、文友賢而貧、在六品選人中、吾將與其子爲地、卽走告當路者曰、張文友未疾病矣、願致仕、因代入狀中書、遂獲以奉政大夫嘉定知州致仕、既領宣命、數月、又代文友之子告廕、等注常州晉陵縣尉、便其養母也、其家悉無所知、仲庸南歸、遣人致賻奠、奉宣勅以授其子、聞者驚嘆、仲庸行事類如此、

道士齋醮

會稽陽明洞天、在秦望山後、馮廟之西南、云卽古禹穴、越之勝境也、諸峯環錢盤鬱、空曲中有東嶽行祠及老子宮、余嘗宿留其間、一老道士者、朱顏鶴髮、延至其室、室橫一空棺、云已十餘年矣、未能卽棄浮世而入此匣也、其後兵攻越城、遊騎四出、道士乃沐浴冠佩、絕粒飲、與衆永訣、臥于其中、七日不死、軍至、發棺、掣之出、兵退、乃入城、一病而卒、向之棺不可得矣、豈非分定歟、

饅饒方

喬公仲山、官吏部郎中、好古博雅、仍喜諧謔、所交皆名人才士、公家製饅飩得法、常苦貧朋需索、一日、於每客前先置一帖、且戒云、食畢展卷、既而取視、乃製造方法也、大笑而散、自後無復言矣、

精塑佛像

劉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官至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監卿、元嘗爲黃冠師、事青州杞道錄、傳其藝非一、而獨長於塑、至元七年、世祖建大護國仁王寺、嚴設梵天佛像、特求奇工爲之、有以元薦者、及被召、又從阿尼哥國公學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爲絕藝、凡兩都名刹、有塑土範金、摶換爲佛、一出元之手、天下無與比、所謂摶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像也、昔人嘗爲之、至元尤妙、摶丸又曰脫活、京師語如此、

繆孝子

繆孝子倫、字叔彝、東平人、侍父宦遊、寓居錢唐、至正十六年、淮兵寇城、執其父、將殺之、倫哀號乞免、弗聽、傾家貲以贖、又弗聽、乃自縛請代、於是殺倫而釋其父、甚哉、賊之不仁也、

趙孝子

趙孝子天爵、字伯康、平陽解州夏縣人、祥興吏、多平反、惇行孝弟、治家甚嚴、三子皆願殺玉立、母喪、廬墓三年、父繼喪、又如之、惟蔬食菜羹、不飲酒食肉、不與妻妾見、有司以聞于朝、旌表其門閭、復其身、

王義士

王義士天爵、字仁傑、亦夏縣人、家饒於財、有善行、以粟貸人、不圖重息、年豐、僅取十之二三、稍饑、但收其本、大因、則皆已之鄉里不知字、咸稱義士云、每歲生身之辰、竭苦一月、以報父母、

木冰

朝廷於歲首、例遣使祭嶽瀆、至正乙巳、翰林撫奉李國鳳代祀嵩、返、醫無閭、抵汴、路閉、仰城中望祭嵩嶽、時閏月下旬也、二月十三日、游相國寺、池上、羣僧方聚觀、從之仰視、日旁一月一星、月如初弦者、又十日、雨木冰、狀如樓閣、人物冠帶、鳥獸卉木、百態具備、殆非人工、高林大樹、珠葆羽幢、彌望不絕、凡五日、始解、又十日、復冰、自汴至中滎、皆然、不一歲、盜陷汴據之、

龍湫獻靈

亦集乃路在西北方、有山曰蹇占、山北多龍湫、土人欲有所事、則投之、吉安道士劉學仙嘗至其地、見有烹羔桓醪祠焉、數度而沈之、祝曰、神爲我難而治之、爲期而去、至期、復祠之、則得成草矣、若有曰鬼工然、不可測也、歸、語於虞邵菴先生、先生初以爲誑、及質諸其土人之在京師者、則始信、蓋其人習以爲常、不以爲異耳、

王一山

杭州屬邑有一巨室、怙財挾勢、虐害良善、邑官貪墨、莫敢誰何、衆不可堪、走訴憲府、巨室逃匿、憲使怒、督責有司、示罪責、揭大逮且家至壁白、證藏者罪連坐、首捕者賞萬緡、其友人王一山者、世業儒、居湖山第一樓、儕彼於密、期月不發、隣家察知、圖給賞錢、告報於官、官搜索得之、併王逮繫、因見憲使、使問云、女知彼所犯乎、王曰、知之、女聞國有制乎、曰、知之、女見揭示罪賞乎、曰、見之、女笑不就利避害乎、曰、朋友顛連來奔、乘其危以售之、則名教中有所不容、某誠弗忍爲、事覺連坐、乃甘心焉、使竦然曰、君子所謂臨難毋苟免、其人殘之矣、眞義士也、若加以罪、是吾政苛而刑濫、民何以勸、遂釋之、使卽許文正公子也、

誤墮龍窟

徐彥璋云、商人某、海舶失風、飄至山島、匍匐登岸、深夜昏黑、偶墜人一穴、其穴險峻、不可攀緣、比明、穴中微有光、見大蛇、無數、蟠結在內、始甚懼、久、稍與之狎、蛇亦無吞噬意、所苦飢渴不可當、但見蛇時時磋石壁間小石、絕不飲嚼、於是商人亦漫圖取小石嚙之、頓忘飢渴、一日、聞雷聲隱隱、蛇始伸展、相繼騰升、纔知其爲神龍、遂挽蛇尾得出、附舟還家、携所嚙小石數十至京城、示識者、皆鴝鵒等寶石也、乃信神龍之窟多異珍焉、自此貨之、致富、彥璋親見商人、道其始末如此、

雞司晨有準

嘗至松江鍾山淨行菴、見籠一雄雞、置于殿之東廡、請問其故、寺僧云、蓋此以司晨、蓋十有餘年矣、時刻不爽、余竊記張公文潛明道雜志云、雞能司晨、見於經傳、以爲至論、而未必然也、或天寒雞嬾、至將旦而未鳴、或夜月出時、隣雞悉鳴、大抵有情之物、自不能有常、而或變也、若然、則張公之言非歟、因果假以詢其所以、僧云、司晨之雞必以黃、若壞其天眞、豈能有常哉、蓋張公特未知此理故耳、

黃道婆

閩廣多種木綿、紡織爲布、名曰吉貝、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泾、其地土田磽瘠、民食不給、因謀樹藝、以資生業、遂覓種於彼、初無踏車椎弓之製、率用手剖去子、線弦竹弧、彈按間、振掉成團、厥功甚艱、國初時、有一媼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做造捍彈紡織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絡綫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帨、其上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粲然若寫、人既受教、競相作爲、轉貨他郡、家既就殷、未幾、媼卒、莫不感恩灑泣而共葬之、又爲立祠、歲時享之、越三十年、祠毀、鄉人趙愚軒重立、今祠復毀、無人爲之倡建、道婆之名、日漸泯滅無聞矣、

天隕魚

至正丙午八月辛酉、上海縣浦東俞店橋南牧羊兒三四、閒頭上拾拾有聲、仰視之、流光中隕一魚、刺麻佳上、成二創、其狀不常見、自首至尾根僅盈尺、似闊而短、是日晴無陰雲、亦無鵝鶴之類、是可怪也、日昳時、縣市人閧然指流星自南投北、卽此時也、橋下一細家取欲烹食、其妻鹽而藏之、來者多就觀焉、或者曰、志有云、天隕魚、人民失所之象、

十二生子

至元丁丑、民間謠言拘刷童男女、以故婚嫁不問長幼而亂倫者多矣、平江蘇達齋、時爲上海吏、有女年十二、贅里人浦仲明之子爲婚、明年、生一子、

劉節婦

劉節婦、泰州坂埝人、至正丙申春、隨父渡江、居吳門、適張士誠部將曹某、方數月、夫陣亡、劉不避凶險、躬至死所、求得其屍歸葬、欲以身殉、父不許、既而權貴人聞劉美且賢、爭欲強委禽焉、劉誓死不貳、遂削髮爲比丘尼、夫劉本一閭閻女子、其操行乃爾、蓋有貴爲后妃而莫之及者、謂非天性也歟、

歷代醫師

三皇　岐伯　天師

僦貨季　少俞

少師　太乙雷公

桐君　馬師皇

五帝　鬼臾區

巫咸　伊尹

周　伯高

巫彭　矯氏

俞氏

盧氏　醫緩
文蛟　醫和
風綱

秦
長桑君　李豹
子陽　安期先生
崔文子

西漢
樓護　元里公楊麗
桑信　太倉公孫光
王遂　公淳于意
高期　衡信
杜信　唐安
玄俗

東漢
張機仲景　郭玉
滑翁　沈建
杜度　魏沉
蜀漢
李譔　唐慎微
孟昶

魏
華佗　李當
荷牛道士封君遼　樊阿

吳
呂博　負局先生

西晉
王叔和　李子豫
殷仲堪　李法存
張茁　裴頠
劉德

醫蜘　神應王扁鵲
范蠡　太醫令李醫
公孫光
公淳于意
衡信
唐安

吳晉
韓康
董奉
仰道士
皇甫謐玄晏先生
裴頠
宮泰

斬邵　張華
趙泉　阮德

東晉
葛洪抱朴子　范汪

南宋
少主元徽　王纂
徐熙秋夫　徐道
徐叔嚮道度弟　薛伯宗
徐文伯　徐嗣伯
劉涓子　羊斯

南齊
張子信　馬嗣明

北齊
嗣歡　李元忠
崔季舒　張光禮
曹宜文　徐林卿之才子
徐之才

梁
貞白先生　蘇恭

後魏
王顯　徐謇

後周
徐之範　杜善方

隋
徐敏齋　許智藏
楊濟

唐
金元起　巢元方
宋俠　陶弘景
甄立言　徐雄子
許胤宗
甄權
張文仲

蔡謨
程據
胡洽
度秋夫風子
徐仲融
僧深
秦承祖
張遠遊
李密
褚澄
龐樹王善藏
徐同卿林卿弟

孟說　關陵處士蕭炳　李虔縱
楊玄操　元珠先生　楊損之
王方慶　秦鳴鶴　許孝宗
陳士良　李含光　張鼎
陳藏器

五代

月華子

宋

趙從古　謝復古　劉溫舒
朱肱無求子　孫用和　紀天錫
劉元賓孟堅子　翟照　宋道方
許叔微　王從禮　吳復圭
張洞　曹孝忠　林億
秦宗古　丁德用　賈祐
秦頌　朱有章道士馬志　劉馮湯屬安時
初虞世　王惟一　王光祐
孫兆　安自良　張耒
蔣淮　劉翰
陳遇明

金

成無己　何公務　劉守眞
侯德和　張子和　馬守素
楊從政　李道源　張元素潔古老人
袁抗安

輟耕錄卷第二十五

論秦焚

秦皇坑儒，武侯相漢，未有置異議於其間者。偶讀宋潁森希通錄，及俞文豹吹劍錄，而得其說，可采。森曰：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官猶有存者，惜乎入關收圖籍而不及此。竟爲楚人一炬耳。前輩嘗論之，但坑儒一事，未有究極之者。僕按史書，所坑特侯生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坑天下儒者。爲其所坑，又非儒者，何以知之。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悉臨洮，築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眞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間萬落，必自此言發之。觀其二事，皆盧生稔其惡，又縱臾之，特方伎之流耳。豈所謂儒者哉。始皇因封禪之議，謗口紛紛，已懷殺意，及其一怒而坑之，或者天理之不容，方其求藥海上也，則挾童男童女以行，皆取於民間，奪其無告之孤，肆厥不執之狀，如今所謂妖教，竊其中死無辜者多矣，此一罪也。因亡胡之讖，興北伐之師，築長城，斷地脈，南北生靈，因是役而死者，不可勝算，骸積如山，血流成川，調發頻仍，剝及閭左，原始要終，誰生厲階，此二罪也。獻辟鬼之術，覬眞人之來，咸陽宮觀二百七十，複道和連，有言其所幸之

處者殺死、梁山之上、其語一潰、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莫知行之所在、此三罪也、有一於此、罪不容於死、況兼有之、以四百六十餘人之坑、償萬人之命、良不爲過、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眞可畏哉、始皇曰、盧生等、吾待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傳相告引、僕亦信盧生非吾儒中人、況始皇自謂尊賜甚厚、豈非如前三者方術圖讖之類有以中其欲、故尊賜之、初不聞其誦孔子之言以逃、古今相承皆曰坑儒、蓋爲於扶蘇之諫、扶蘇曰、諸子皆誦法孔子、皇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嗚呼、至若盧生者、何嘗誦法孔子、自扶蘇言之、則使儒者蒙不韙之名、自我一洗、亦萬世之快也、不然、如兩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肯搖脣鼓吻自投於陷穽哉、僕故曰、盧生四百六十餘人、皆方伎之士也、天下之大、所謂儒者、固不止此、其坑之者、此而已矣、有道之士、秦不能坑、火德一炎、兩生以歸禮聞、四皓以羽翼之功聞、伏生以口授古書聞、豈非天壽其族、留此數公、以見吾儒不可磨滅、而明嘉黨惡小人終不能爲長久計、商君以變法禍秦、竟遭車裂、盧生以方伎禍秦、坑於咸陽、其罪等也、天其或者假手於秦歟、商君裂矣、盧生坑矣、而秦以不祀、抑亦自相擠陷之明報、而綱紀之道爲不備矣、僕惡夫坑儒之名、故論其顛末如此、文豹曰、古今論孔明者、莫不以忠義許之、然余兄文龍嘗考其顛末、以爲孔明之才、謂之識時務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未也、謂之忠於劉備則可、謂忠之於漢室則未也、其說有四、一者、備雖稱爲中山靖王之後、然其服屬疏遠、世數難攷、漢公謂爲宋高祖自稱楚元王後、故通鑑不敢以紹漢統、況備又非人望之所歸、周瑜以鳥獸目之、劉巴以誰人視之、司馬懿以詐力篡之、孫權以猜虜呼之、亮獨何見而委身焉、蓋使以爲劉氏族屬、然獻帝在上、猶當如光武之舉更始、東征西伐、一切聽命焉可也、二者、備之枉稱草廬也、始謀不過曰、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其辭甚正、其志甚偉、自亮開之以跨荊益成霸業之利、而備之志向始移、無復以獻帝爲念、由建安舉兵以來、二十四年、天子或都許、或居長安、或幸洛陽、宮室煨燼、越在蒺藜間、備未嘗使一介行李詣行在所、今年合衆萬餘、明年合衆三萬、未嘗一言奠命朝廷、而亮亦未嘗一談及焉、蓋其帝蜀之心已定於草廬一見之時矣、三者、曹操欲順流東下、求救於吳、無一言及獻帝、而獨說以鼎足之說、始於蒯通、然通之說韓信以此、猶有漢之一足、當三國時而爲是說、則獻帝無復染指之望矣、賴周瑜漢賊之罵、足以激怒孫權、故能成赤壁之勝、若亮若備、何以厲將士之氣、服曹操之心哉、荊楚之士、從之如雲、非從備也、乃從漢也、四者、備之稱王漢中、則建安二十四年也、獻帝在上、而敢於自王、及稱帝武擅、則聞獻帝之遇害也、亮不能如董公說高祖、率三軍爲義帝縞素、仗大義、連孫吳聲罪討賊、乃遽乘此卽帝位、而反鋒攻吳、晉文公有官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故費詩以爲大敵未克、便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而諫以高祖不敢王秦之事、亮反怒而黜之、夫以操之姦雄、其王其公、猶必待天子之命、苟彧且以此憤死、以丕之篡逆、亦必待獻帝之禪、楊彪且不肯臣之、備雖稱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稟命、而自王自帝、固方曉曉以興復漢室爲獻帝耶、爲劉備耶、亮卽有心於帝備矣、萬一果能興復、將置獻帝於何地、出師一表、雖忠誠

懇懇、特忠於所事耳、其於大義、實有所未明也、管仲樂毅之事、君子所羞道者、以其但知有燕齊而不知有王室也、亮乃以管樂自許、宜其志慮之所圖回、功業之所成就、止於區區一蜀耳、或者但爲備劉氏宗也、備帝蜀、則漢祚存矣、亮忠於備、卽忠於漢矣、吁、無獻帝則可、有獻帝在、而君臣自相推戴、則亦眉之立盆子、亦有辭於世矣、春秋之末、諸侯爭強、周室微弱、孔子無一日不以尊王爲心、若如亮之見、則魯同姓也、亦可奉之爲王矣、天下後世惟持此見、故於亮之事無敢置異議於其間、文中子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訓、孔明公瑾之雅心、噫、漢之君既稱獻帝、魏之君又稱武帝、吳之君又稱大皇帝、蜀之君又稱昭烈皇帝、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天下而四帝並立、可乎、通之見如此、宜其爲讀書之僧也、余兄嘗以是說取解於同文館、

院本名目

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諢、詞說、金有院本、雜劇、諸公調、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國朝、院本、雜劇、始蓋而二之、院本則五人、一曰副淨、古謂之參軍、一曰副末、古謂之蒼鶻、鶻能擊禽鳥、末可打副淨、故云、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孤裝、又謂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見爨國人來朝、衣裝鞵履巾裹、傅粉墨、舉動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爲戲、又有餘段、亦院本之流、但差簡耳、取其如火餘、易明而易滅也、其間副淨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汎、教坊色長魏武劉三人、鼎新編輯、魏長於念誦、武長於筋斗、劉長於科汎、至今樂人皆宗之、偶得院本名目、載于此、以資博識者之一覽、

和曲院本

月明法曲	鄆王法曲	燒香法曲	
遶香法曲	上壇伊州	燒花新水	
熙州駱駝	列良龐府	病鄭逍遙樂	
四僧逍遙樂	四酸逍遙樂	賀貼萬年歡	
撲蝶降黃龍	列女降黃龍		
上皇院本			
壺春堂	太湖石	金明池	
繼鱉山	六變妝	萬歲山	
打草陣	賞花燈	錯入內	
問相思	探花街	斷上皇	
打毬會	春從天上來		
題目院本			
柳絮風	紅索冷	墻外道	
共粉淚	楊柳枝	蔡消閒	

方偷眼　呆太守　書堂前
夢周公　梅花底　三笑圖
窄布衫　呆秀才　隔年期
賀方回　王安石　斷三行
競尋芳　雙打梨花院
顢王院本　范增顢王　草馬顢王
悲怨顢王　三官顢王　補塑顢王
散楚顢王
諸雜大小院本
霸記孤　旦判孤　計算孤
雙判孤　百戲孤　唷唷孤
燒煙孤　孝經孤　柴園孤
貨郎孤　合房酸　麻皮酸
花酒酸　狗皮酸　遶魂酸
別離酸　王轎酸　鬧食酸
三攜酸　哭貧酸　插科酸
酸孤旦　毛詩旦　老孤遣旦
雜三旦　禾哨旦　哮賣旦
貧富旦　書櫃兒　紙糊兒
樂奴兒　剃毛兒　書牌兒
卦册兒　繡籃兒　粥碗兒
似娘兒　卦鋪兒　師婆兒
教學兒　雞鴨兒　賣丸兒
稜角兒　田牛兒　小丸兒
醜奴兒　病裏王　馬明王
鬧學堂　鬧浴堂　寬布衫
泥布衫　趕湯瓶　紙湯瓶
鬧旗亭　芙蓉亭　壞食店
鬧酒店　壞粥店　莊周夢
花酒夢　蝴蝶夢　三出舍

三入舍　瑤池會　八仙會
蟠桃會　洗兒會　藏鬮會
打五臟　關呂宮　廣寒宮
鬧結親　倦成親　強風情
大論情　三圍子　紅娘子
太平還鄉　衣錦還鄉　四論藝
殿前四藝　競敲門　都子撞門
呆大郎　四酸擂　問前程
十樣錦　長慶館　擺將軍
兩相同　競花枝　五樊妝
洪福無疆　白牡丹　赤壁鏖兵
窮相思　金壇謁宿　調雙漸
官吏不和　鬧巡鋪　判不由己
大勸刀　同官不睦　鬧平康
趕門不上　賣花容　同官賀授
無鬼論　四酸譚偕　鬧通關
雙藥盤街　鬧文林　四國來朝
雙捉壻　酒色財氣　醫作媒
風流藥院　監法堂　漁樵問話
鬧鴛鴦　杜甫遊春　驚鴛鴦
四酸提候　滿朝歡　月夜聞笛
鼓角將　鬧芙蓉城　雙鬼醫
張生賣海　賒鏤頭　文房四寶
謝神天　陳橋兵變　雙揭榜
讓啞賀康　雙福神　院公狗兒
告和來　佛印燒猪　酸賣徐
琴劍書箱　花前飲　五鬼聽琴
白鼠毫　迓鼓二郎　壞道場
獨脚五郎　賣花聲　遊奉伊州
錯上墳　醫五方　打五鋪

拷梅香　四道姑
硬行棋　義養娘
論秋蟬　劉聃聃
刺蕭卓　鋸周朴
大論議　捧龍舟
滄藍橋　入桃園
海棠春　香藥車
九頭頂　鬧元宵
眼藥孤　兩同心
陰陽孤　提頭巾
防送哨　偌賀旦
伯水酸　回回梨花院
院么

海棠軒　海棠園
海棠院　魯李王
再相逢　風流婿
紫雲迷四季　張與夢孟楊妃
粉墻梨花院　妮女梨花院
大江東注　吳產舉
不揪簾　紅梨花

諸雜院爨

鬧夾棒六么　隔簾聽
分拐法曲　賠師姨
搽綵延壽樂　墻頭馬
歡呼萬里　四柏板
打白雪歌　擊梧桐
佳景堪遊　雙防送
大公家教　四方和
春夏秋冬　趕村禾
噴水胡僧　更漏子
三索債
是耶酸
脅宜皮道記

海棠館　鬧來棒法曲
慶七夕　送宜道人歡
王子端捲簾記　諱老長壽仙
女狀元春桃記　山水日月
龍方溫道德經　地水火風
不抽關　寒棋書畫
玎璫天鵲暗塢緣　十五郎
風花雪月
汀注論語

望鳳法曲　鬧來棒法曲
逍遙樂打馬鋪　夜半樂打明星
夜半樂打明星　集賢賓打三教
集賢賓打三教　夜深深三磕胞
夜深深三磕胞　喜遷鶯剝草鞋
喜遷鶯剝草鞋　滕王閣鬧八妝
滕王閣鬧八妝　上小樓賣頭子
上小樓賣頭子　恨秋風鬼點偌

詩齊禮樂　論語調食
再遊恩地　累受恩深
捕鼓孝經　香茶酒果
徐甫黃河　單兜望梅花
四偌大提猴　雙鞦疊疊
三偌一卜　調猿卦鋪
河轉迓鼓　背箱伊州
簽衣百家詩　埋頭百家詩
霽時打樊噲　抹麵長壽仙
四偌祈雨　松竹鵝鶴
四偌抹紫粉　四偌劈馬槽
和燕歸梁　蘇武和番
河陽勇勇　偌請都子
一貫質庫兒　私媒質庫兒
豐登太平　一人有慶
金盞盞德　龜家萬歲
變龍千字文　捧盒千字文
木驢千字文　埋頭千字文
講聖州序　講樂章序
神農大說藥　食店提猴
斷朱溫爨　變二郎爨
講百花爨　講蒙求爨
講心字爨　變柳七爨
打王樞密爨　水酒梅花爨
三分食爨　煎布衫爨
雙撲紙爨　鍋金門爨
文房四寶爨　開山五花爨
衝撞引首

打三十　打謝藥
錯打了　錯取兒

下角瓶大醬淡　打八哥
送藥湯放火子　說狄青
船子和尚四不犯
皇都好景
上皇四軸畫
倬刀饅頭
酒樓伊州
偷酒牡丹香
四偌賢龜
王母祝壽
截紅鬧浴堂
蔬湯六么
雙女賴飯
清朝無事
四偌民和
青蓮千字文
錯打千字文
講來年好
講道德經
人參臘子爨
講百果爨
講百禽爨
三跳澗爨
調猿香字爨
煎布衫爨
跳布袋爨

憨郭郎　鴛哥貓兒　歇貼甜　小驚睡　雙鴈兒　惜知本分　代元保　山梨柿子　村姑詩　遮截架解　穿百倬　四坐山　四伯水　山麻穮　貪狼觀　猪下來　衆會旗　三學頭　賣官衣　調鼓笛　講車兒　獅王章　香供養　一僧一輿　學像生　鐵城白守　跳罰鍼　鑽蛇　虎記　投河

枝頭巾　大腸店　三般屎　大分界　唐韻六貼　番拔蛇　母子御頭　打淡的　胡椒雖小　窯磚兒　盤梯子　提頭帶　四門兒　喬道僞　逼一母　曬伴哥　生死數　酒糟兒　苗青根白　柳青娘　身邊有藝　難古典　合五百　巳巳巳　支道鑊頭　呆木大　年紀大小　相眼　照淡　路通

小鬧欄　小陽唐　大鵝睡　小分界　我來也　鎗鍋釜甑　猪出兒　一日一篇　蔡伯喈　三打步　四魚名　天下樂　說古人　黃風僞　串鄉子　調手調鎗　搗麻子　淨瓶兒　調笑令　調劉袞　論句兒　左必來　姊妹讀　舞秦始皇　打調劫　定魂刀　打扇　告假　諱啞　調賊

多寧　羅打　燒奏　長娘伶　迴且語

僉押　記水　轉花枝　歇後語　大支散

批狀　求楞　肘頭兒　廣子語

拴搐艷段

襄陽會　門簾兒　金含楞　春夏秋冬　大劉備　說古棒　胡餅大　風呂布　十果頭　劉會禱　四妃艷　爲江南　睡起教柱　大對景　打青提　三拖旦　喬唱諢　大寨圍　跡天地　建成　破巢艷　打虎艷　撅子艷　般調艷

驢軸不了　天長地久　天下太平　鬭百草　石榴花詩　唱拄杖　豬搵地　張天覺　十般乞　四草鼈　掣長安　風花雪月　打婆束　小鏈鄉　千字文　騎馬灼　桃李子　喬打聖　十隻脚　稗食　開封艷　四王艷　七捉艷　乘兒艷

鞭敲金鐙　衙府則例　歸塞北　叫子蓋頭　啞漢書　日月山河　屋裏藏　打論語　還故里　四廚子　長安住　錯寄書　三文兩撲　少年遊　酒家詩　四生屬　麥屯兒　杏湯來　請生打納　槌棒艷　鞍子艷　蝗蟲艷　修行艷　疊子艷

快樂豔　慈烏豔
詣藏　兼半
范蠡　批休書
枕扒搔竹　威吾智
金鈴　彫出板來
苦智　俯飯
襄陽府　仙哥兒
打略拴搐　果子名
星象名　砌道名
軍器名　鐵器名
衣裝名　蕎菜名
節令名　相撲名
州府名　草名
門名　菩薩名
魚名　鬧撲名
照天紅　翠家弄
裹骸子　樂人名
揭鍋　
宦職名　
說鶴頑　敲待制
押刺花赤　
飛禽名　
背鴿　老鴉
鷹鶻鵰鶻　
花名　調狗
石竹子　
喫食名　摩茹菜
廚難偌　
佛名　

眼裏窩　草名
陳蔡　瘡火名
鞭塞　詩集名
諸宮調　縣道名
套靴　法器名
鈸髮多　軍名
著棋名
悶葫蘆
上官赴任
廝料
散水

成佛板　爺娘佛
難字兒　害字
盤驢　劉三
一板子
酒下拴
數酒　
明尾聲　三元四子
孟姜女　遮蓋了
虎皮袍　詩頭曲尾
猜謎
杜大伯　大黃
和尚家門
禾醜生　窓下僧
唐三藏　坐化
先生家門
人口鬼　則要胡孫
清閒真道本
秀才家門
大口賦　六十八頭
紹運圖　十二月
風魔賦　療丁賦
看馬胡孫
列良家門
說卦象　由命賦
柳撅箕　二十八宿
禾下家門
萬民快樂　咬的響
九斗一石　共牛
大夫家門
三十六風　傷寒
拂袖便去
胡說話
摔著駱駝
混星圖
春從天上來
莫延
合死漢

馬屁物　安排鐵鍋
撒五穀　便癰賦
卒子家門　針兒線
陣敗　田仗庫
良頭家門　水龍吟
方頭賦　則是便是賊
邦老家門　桃李子
脚言脚語　刀包待制
都子家門　是故榜
後人收　梅妃
孤下家門　姜武
朕聞上古　石婦吟
司吏家門　王環
鬼雜賦　蹠脚
作作行家門　告子
一遍生活　新太公
撅傑家門　蛇師
受胎成氣　衲襖
諸雜砌　史弘筆
模石江　洛佛
三教　教獨
趙娥娥　變猫
水母　走鸚哥
上料　易基
武川天　拔蛇
鹿皮　黃巢
恰來　汲字碑
臥草　封碑
鋸周村　懸頭梁上

三百六十骨節　上一上
軍鬧　綢兒來

遁世

饒唐戴厚甫璞、鄧文肅公之婿也。精遁甲法。藏之母常寢處樓上。忽一夕。驚見紅光貫室。忽開幃細視之。乃是一美婦人、獨立榻前。自拔金釵遺母。既而無所見。母以語戴。答曰。適某祭遁神。遂致此耳。遁何見。某必不久於人世矣。由是悒悒不樂。逾數月果卒。

天竺觀音

今杭州之上天竺寺觀音像。長不盈五尺。而叠箸靈異。官民信奉甚恭。凡旱潦。禱之必應。嘗致釋氏紀錄云。後晉天福己亥。僧道翊、一夕見山間光明。往視之。得奇香木。命良工刻成觀世音菩薩像。白光煥發。繼以晝夜。後漢乾祐戊申。有僧從勘。以方佛舍利置毫相中。舍利時現冠頂。宋咸平庚子。浙西自春徂夏不雨。給事中知杭州張去華、率僚屬。具幡蓋鼓吹。迎騎于焚天寺。繼時霖雨。四境沛足。如此。則白有像已四百餘年。其所由來遠矣。

輟耕錄卷第二十六

傳國璽

御史中丞崔彧遺傳國璽牋曰。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臣崔彧言。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春正月既旦。臣帶直宿衛。御史臺通事臣闊闊朮即衛所告曰。太師國王之孫曰拾得者。嘗官同知通政院事。今既歿矣。生產散失。家計窘極。其妻脫脫真鬱病。一子甫九歲。託以玉見賣。供朝夕之給。及出玉。印也。闊闊朮、蒙古人。不曉文字。茲故來告。聞之。且驚且疑。乃遣私家取視之。色混青綠而玄。光采射人。其方可黍尺四寸。厚及方之三不足。背紐盤螭。四脈方際。紐盡處壘壘之上。取中通一橫竅。可徑二分。舊貫以韋條。而有象文八。刻書捷徑。位置勻適。皆若蟲鳥魚龍之狀。別有彷彿有若命字若壽字者。必盎然駭。意謂無乃當此吕運。傳國璽出乎。急召監察御史臣楊桓至。即讀之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此傳國寶璽文也。聞之。果合前意。神爲肅然。乃加以淨緣。復以白帕。率御史臣楊桓、通事臣闊闊朮等。直趨青宮。因鎮國上將軍都指揮使僉事王慶端、嘉議大夫家令臣阿散罕、少中大夫僉事院判臣僕散壽、導謁進獻皇太后御前。慈仁皆聖皇后。啓曰。此古傳國璽也。奏以和氏璧所造。厥後有天下者寶之。以君萬國。然自前代失之久矣。今當宮車晚出。諸大臣僉議迎請皇太孫成宗。龍飛之時。不求而見。此乃天示其端應也。宜早達於皇太孫行殿。以符璽貺。既已蒙嘉納。翌日。令資善大夫中書右丞僕事臣張九思、少中大夫僉事院判

臣僕散壽、傳皇太孫親爲付授。此蓋皇太妃懿德深遠。非臣愚所能及也。臣前又啓。收獲寶璽之家。不知甄別。猶常以玉求粥。臣見而識之。特持來獻。彼猶未知。望恩卹其家。傳旨賜收玉之家楮幣二千五百貫。并遣臣等追辨其實者三人。衣段各一表裏。紋金綺素有差。以爲異日旌賞之徵。臣等已詣府前奉受訖。自惟無狀。不勝慚赧。是日。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臣完澤、率集賢翰林侍從諸臣入賀御前。命出寶璽徧示羣臣。此又出於皇太妃至正至大之旨。翰林學士臣燾文用等前啟曰。此誠神物。出當其時。若非皇太妃皇太孫聖德。何以臻此。丞相以下羣臣等次第上壽。自是內外稱慶。咸曰天命有歸。臣聞詩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今神寶之出。蓋因先帝有明德。故天命復歸于皇太孫也。又曰。皇天親有德。享有道。以言皇天非有德有道則不親不享也。又聞之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天命有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作民、降之百祥。歷觀上世詩書之旨。未有無德而能致天命之歸也。欽惟太祖聖武皇帝、秉資神格。始爲天下除禍定亂。蓋功盛德備在天心。受命而爲天下主。以至我聖天逸道仁文義武太光孝皇帝。德配乾坤。功包海嶽。孝格宗廟。子育黎元。奧地所記。悉主悉臣。照臨無幽。咸遂生樂。施及明孝太子。天錫仁慈之德。上國君親之悅。下保億兆之望。至元建號。日月重明。無爲而治者。迨廿年。雖由太子進德修業之洪溢。亦賴元妃內助之淵密也。敬惟皇太妃、聰明淑懿。母儀崇殿。德量溥厚。孝敬慈恕。出乎天性。往古未有也。自明孝太子升遐。內則皇孫翼翼。訓導端嚴。外則百司班班。隨御盤飧。由是聖上君父。大見倚重。雖于時皇太孫未昭儲副之託。而脅事之司未嘗一日懸闕。以見皇天定命於青宮之位。無時不在。誠非人力所能算也。欽惟皇太孫殿下。德資剛明。才兼文武。英謀獨斷。大肖祖宗。族屬係望。退邇歸心。聖祖憲天逸道仁文義武太光孝皇帝、灼知天命之所在。久存隆顧。將付以撫軍之重。於至元三十年夏六月二十二日。賜以皇太子金寶。大正儲位。而後詔以出師之期。天下聞之。室家胥慶。和氣氤氳。出於兩間。是歲秋稔。數年罕遇。臣切念天象無言。託命不殊。豈期又於大行皇帝宮車晚出之後甫八日。傳國神寶。不求而出於大功臣子孫之家。遽由臺諫耳目之司。直達於皇太妃御前。斯蓋皇天授命。皇太孫誕膺龍飛。以正九五之位。俾符寶璽之文。既壽而永。永而又昌。臣又見皇天之心。大賴我皇元繼體之君。不疾不遲。景命適至。以允四海之望者。其瑞應之兆有三。按唐史代宗之將爲太子。先封楚王。及位正儲副而監國。楚州獻定國寶一十有三。因曰。楚者、太子之封。今天降寶于楚。宜建元寶應。蓋以寶爲太子瑞應也。昔明孝太子。封爲燕王。今皇太孫。燕王之子也。將主神器。而神寶出於燕。適與前事相符。此瑞應之兆一也。又寶璽之出。正當皇元聖天子六合一統之時。宮車晚出之近朝。以見天心正爲繼體之君設也。此瑞應之兆二也。又寶璽之出。適當月之三十日。有終而復始之象。以見先聖皇帝御世太平之功既成。俾繼體之君復其始也。此瑞應之兆三也。今以此三兆觀之。益見天命之來際合於青宮也。臣區區之情。無任傾竭。輙盥所見。以贊其萬一。謹將寶璽之出處古今始末。詳據考按。許愼說文。璽、玉者印也。以守土。故爲文從爾從土。其義蓋曰。天付爾此器。俾寶之以守爾土也。至周太史籀。易爲從爾從玉。義取天付爾此玉寶。以爲天下君也。三代以上。

璽文無所考。諸史籍并寶璽篆文闕說曰。傳國璽、方四寸。其文文飾如前。楚以卞和所獻之璞琢而成璧。後求昏於趙。以納聘焉。秦昭王請以十城易之。而不獲。始皇併六國。得之。命李斯篆其文。玉工孫蒙刻之。太平御覽、又以爲藍田玉所刻。二世子嬰奉璽降沛公於軹道旁。高祖卽位。服其璽。因世傳之。謂爲傳國璽。厥後孺子未立。藏於長樂宮。及莽篡位。使安陽侯王舜迫太后求之。太后怒罵而不與。舜言莽切。出璽投之地。璽因歸莽。及更始滅莽。校尉公賓得璽。詣宛獻於更始。赤眉殺更始。立盆子。璽爲盆子所有。後盆子而轉奉璽於光武。至獻帝。董卓作亂。掌璽者投於井中。孫堅征董卓。於井中得之。袁術奪於堅妻。術死。荊州刺史徐璆、聞帝爲曹操迎在許昌。以璽送之。帝後遜位。并以璽歸魏帝。道鄉公禪位。璽歸於晉。懷帝遇劉聰之寇。璽歸於聰。聰死。歸曜。曜爲石勒所滅。璽入於勒。勒滅。入於冉閔。閔敗。見收於段之將軍翟斡。晉征西將軍謝尚購得之。以還東晉。時穆帝永和八年也。自璽寄於劉石。共五十三年。晉復得之。是後宋齊梁陳相傳。以至於隋滅陳。蕭后與太子正道、并傳國璽。並入於突厥。唐太宗卽位。寶璽未獲。乃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蕭后與正道自突厥奉璽歸於唐。唐始得爲。朱溫篡唐。璽入於溫。莊宗定亂。璽入於後唐。莊宗遇害。明宗嗣立。再傳養子從珂。是爲廢帝。后氏篡立。自焚。自是璽不知所在。至宋哲宗咸陽民段義獻玉璽。及徽宗爲金所虜。凡有寶璽。金皆取之。內璽一十有四。青玉傳國璽一。其色與今所獻玉璽相同。則知宋之南遷二百年。無此寶璽也明矣。然自金既取於宋之後。寶璽出處得失。亦未見明說。以及我元。適集皇太孫寶命所歸之際。應期而出。臣職總御史。親會盛事。不可以不錄。又圖中別有璽。其文亦八。旁注曰。此傳國璽背文也。今見寶璽之背。皆刻螭形蟠屈。凹凸不齊。徧廢厥四際。無地可容此文。按太平御覽、秦光十九年。雎州刺史郭恢表。嘉容永稱。蓋璽方六寸。厚七分。螭螭爲鼻。今高四寸六分。四邊龜文。下有字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原其所由。未詳厥始。以斯言之。當別是一璽。非今傳國璽也。此又不可不辨。臣蠢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奉牋上進以聞。伏希聰覽。微臣不勝瞻望之至。謹言。此文乃桓所譔。桓字武子。兗州人。幼警悟。爲人寬厚。事親篤孝。博覽羣籍。尤精篆籀之學。由儒學教授仕至國子司業。卒。闕闕尤、拓跋氏。成宗卽位。近臣以其事聞。授澳中廉訪司僉事。仕至湖廣廉訪使。卒。國史於按禮兒傳。謂拾得乃國王遠浮察之子。謂桓辯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於桓傳。謂桓辯其文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蓋秦別有受天之命皇帝壽昌一璽。又非此璽。此則史之誤也。今取宋薛尚功此編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碑本第十八卷內璽文模勒于後。以備博古者之一覽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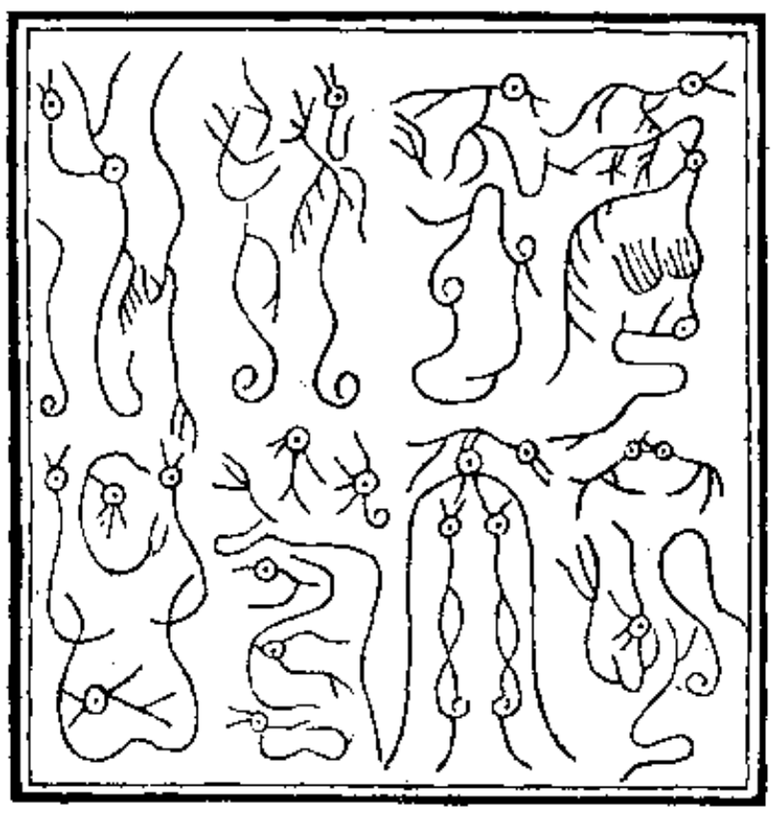
尚功云。二璽文本只一器。緣傳摹字畫不同。形制大小有異。因併刻之。亦疑以傳疑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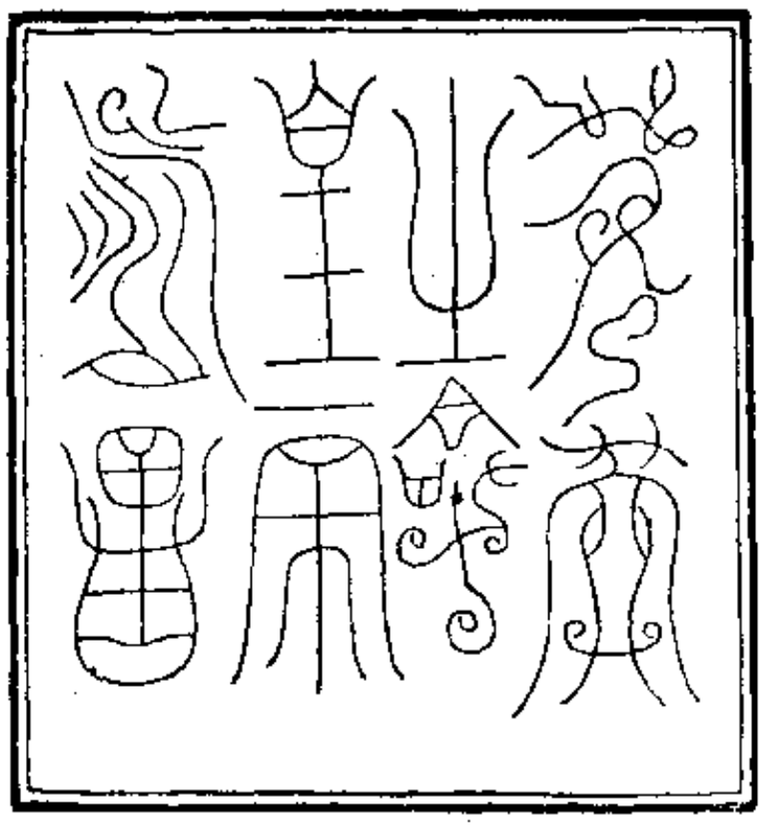
瑞應泉

湖州長興州金沙泉、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泉不常出。有司具牲牢祭之。始得水。事訖卽涸。宋季屢加浚治。泉迄不出。至元十五年歲戊寅。中書省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遂賜名瑞應泉。

向巨源本

秦神平本





顧廷琛本

受天之命，皇帝壽昌。

其文玄妙淳古，無過於此。雖龍飛鳳翥，不足以擬其執筆印之祖也。

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應符有詩題之曰。生前欺天經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盡發疑冢士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屍。此亦詩之警句也。

盧橘

世人多用盧橘以稱枇杷。按司馬相如游獵賦云。盧橘夏熟。黃柑橙摟。枇杷橪而蔗。柿。夫盧橘與枇杷並列。則盧橘非枇杷明矣。郭璞注。蜀中有給客橙。冬夏花實相繼。通歲食之。謂即盧橘也。意者橙橘惟熟於冬。而盧橘夏亦熟。故舉以爲重歟。唐三體詩裴庾註云。廣州記。盧橘皮厚。大如柑。酢多至夏熟。土人呼爲壺橘。又曰盧橘。

五龍車

葉公李爲宋太學生時。上書極言賈似道權姦誤國。幾爲所害。及世祖平江南。即召見。官之。至中書右丞。凡有軍國大事。必問曰。曾與蠻子秀才商量否。蓋指李也。一日。議事大廷。乃不任列。問其故。則病足。遂以所御五龍車召之。至命坐而諮決焉。特於其孫以道處。見當時所書應召圖。五龍車中。坐一山野負朴之老。其遭遇有如此者。使無賈似道以發其正大之論。而一書生耳。而望功名顯天下。亦難矣。

伏波將軍

瓊州一水。南北有兩伏波將軍廟。世人莫明其故。嘗考之史記及東漢書。蓋漢元鼎五年。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林下瀧水不特馬援爲伏波將軍也。

至元鈔料

至元印造通行寶鈔。分一十一料。

貳貫	壹貫	伍伯文	
叁伯文	武伯文	壹伯文	
伍拾文	叁拾文	貳拾文	
壹拾文	伍文	武拾文	

鵩傳

某人浮湛里中。無以爲生。值民有小不平。賊之恐。佐之請謁。已旁緣自資。且既餌臨政者。因持其短長。以盡民梗政。遂有人作鵩傳以警之。傳曰。昔黃帝少皞氏之世。鳳鳥適至。故爲鳥師而鳥名。命鳳鳳爲百禽長。當是時。南山有鳥。其名曰鵩。鵩之性。鷙而健。貪而狡。稻粱之甘。本實之美。鵩不屑焉。資衆禽之肉以爲食。鵩之徒實繁。其與鵩同氣而異質者。鷹鸇鳶隼鷂鶻鵰鶚。皆助鵩爲虐者也。其異類而同性者。鴟鴞鵂鶹梟鴆訓狐鬼車。其惡與鵩同。特其材異爾。然鵩有大小。小者從鷦鷯鷃雀。力可制則制之。大者雖鴻鵠不畏也。故鵩之所在。衆禽皆逃散遠去。擾枝無安巢。藩叢無息羽。鵩無所得食。則遭操詭辭。招衆禽之過而懲諸風曰。鴻鴈背北而來南。是叛者也。鸚鵡舍禽言習人語。是姦者也。倉庚出幽谷遷

喬木。是冒越者也。鵝鷄秋冬遠遁。是避役者也。烏知吉凶。言妖祥以惑衆聽。鵲填河以陷水利。鳴鳩填鵲之居。鷙鳥荒淫無度。鷄好鬬。鷄好鬬毆相傷。鳧鴨鵝鶩習水戰。鵲鳥白黨得魚不稅。孔雀有異相。杜鵑催歸。令戍卒逃亡。提壺勸人飲酒生事。是皆有罪。不治。將蓋甚。鳳凰惑焉。命爽鳩氏治之。鷙與爽鳩相爲表裏。窮山谷。搜林藪。禽之出者。搏之逐之。攫之擊之。啄齕扼吭。裂肪絕筋。磔毛揚風。灑血殷地。凡遇之者無噍類。其餘皆周章振掉。謀所以免禍者。毀巢破殼。空所積以事爽鳩。且以賂鵩。使勿執。於是鵩之勢益張。而衆禽之生理日蹙。其爪距稍利者。慕鵩所爲。則起而效之。其鈍者。深藏遠竄。餓死於草莽。相藉也。而鳳凰始憂之。聞蓬萊之巔。有胎仙焉。胎仙名鶴。號青田翁。廉介而潔白。和平而好生。於是徵爽鳩使鶴乘軒而治之。鶴乃與鳳凰謀曰。夫鵩。其始一而已。自子之不戒。而使之蔓延。今之爲鵩者何其多耶。昔之鵩名鵩。字鵩。形鵩。性鵩。本爲鵩者也。今有非鵩而鵩者何也。鵩則得食。不鵩則不得食。鵩則有利而無害。不鵩則利未見而害常隨之。故不容其不鵩也。今禽之產子者頗爲鵩。鵠之習飛者舉爲鵩。形狀與鵩異者。又冒爲鵩。不誅其渠魁。殲其兇醜。以勵其餘。吾恐鷙鷙神雀大鵬金翅皆化爲鵩耳。鳳凰曰善。奏請于帝。帝遣虞人持弓矢。張網羅。隨鵩而磔之。鵩之徒盡斃。勑天下無留鵩。故其餘黨皆屏迹匿形不敢出。衆禽始得安於生養。以盡其天年。此皆少皞氏之恩。鳳凰與鶴之力也。太史公曰。鵩蓋禽也。暴惡受誅。固宜。吾獨懼今之人子。務養鵩意。有所欲舉。鵩而放之。求衆禽之血肉以肥其軀。殊不知少皞氏之戒也。嗟夫。害物而日益者。利雖未及。大必隨之。其鵩豈足恤哉。

三瓦戒

陳衆仲先生嘗題樂全堂。有能守不成三瓦戒之句。人多不知所出。按史記鴟夷傳云。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注。陳。猶居也。

酸齋辭世詩

貫酸齋先生臨終有辭世詩曰。洞花幽草結良緣。彼我嗚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圓。

高昌世家

虞文靖公集撰高昌王世勳碑序。其世家曰。長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虎忽剌。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鄉而候之。樹生瘿。若人姙身然。自是光恆見。若越九月。又十日。而瘿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穉者。曰卜吉可罕。既壯。遂館有其民人土田而爲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爲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和親。以息民而龍兵。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玉倫的斤之子爲勵的斤。居和林別力跋力苔。言婦所居山也。後遷交州。至太祖龍飛朔漠。當是時。巴而木阿而忒的斤亦都護在位。亦都護者。其國王號也。舉國入朝。太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自是子孫皆封王。

后德

今上皇后弘吉剌氏。名伯顏忽都。武宗宣懿惠聖皇后之姪。毓德王字羅帖木兒女。後至元二年丁丑三

月立性節儉不妬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三皇后奇氏素有寵居興聖西宮帝希幸東內左右以爲言后無幾微怨望意嘗從帝時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辭曰莫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來再三竟拒不納帝益賢之居坤德殿終日端坐未嘗妄踰戶閾至正二十五年乙巳八月丁未崩年四十二

文宗能畫

文宗居金陵潛邸時命臣房大年畫京都萬歲山大年辭以未嘗至其地上索紙爲運筆布置位置令按摹圖上大年得摹敬殿之意匠經營格法道整雖稍學專工所莫能及

武當山降筆

至元十三年江南初內附民間盛傳武當山真武降筆書長短句曰西江月者鏤刻于梓黃紙模印貼壁間其詞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候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攜馬一作聖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作生涯死在西江月下

龔仙有驗

龔都菴先生布衣時落落不偶久客錢唐一日偕友人楊公仲弘薛公宗海范公德機訪方外宰潤微錄師於西湖之曲求召鬼仙以卜行藏錄師即置筆縣書符作法有頃龔動筆運而附降云某非仙乃當塗神也錄師叱曰吾不汝召汝神何來神附云某欲乞龔公撰一保文申達上帝用求離隱耳因索潤先生其無辭神請先生遂諾翼日文成火於潮溢適句再詣錄師禱卜神復降云某已獲授城隍請候謝公必貴顯幸毋自忽既而先生由校官至奉章閣侍書學士贈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封仁壽郡公證文靖以文章名四海豈非先世積有餘慶天將報施於先生之躬而鬼神預有知耶

詩畫題三絕

高文節公一日與客遊西湖見素屏潔雅乘興畫奇石古木數日後文敏公爲補叢竹後爲戶部楊侍郎所得虞文靖公題詩其上云不見湖州三百年高公尚書生古燕西湖醉歸寫古木吳興有補幽篁妍國朝名筆雖第一尚書醉後妙無敵老蛟欲起風雨來星隨天河化爲石趙公自是眞天人獨與尚書情最親高懷古誼兩相得慘澹醉酢皆天眞侍郎得此自京國使我觀之三嘆息今人何必非古人淪落文章付陳迹此圖遂成三絕矣

浙西園苑

浙江園苑之勝惟松江下砂瞿氏爲最古宋秀州守方岳亦有詩留題壁間後紫陽瓶谷翁來游繼題十絕其一云璧間墨客掃龍蛇所寫詩佳字亦佳忽見一詩增感慨吾家宗伯老秋崖是也次則平江福山之曹橫澤之顧又其次則嘉興魏塘之陳當愛山全盛時春二三月間遊人如織及其卒未及數月花木一空廣弛之速未有若此者自後其地吳氏之園曰竹莊蓋元有池陂數十畝天然若湖瑩之背買得水殿閣據岡位置構亭水心瀟灑莫比譬訐之徒欲開諸官頭顯三教像于中易曰三教堂人不

可得而入矣瑩之卒荐遭兵燹今無一存者楓山橫澤下砂皆無有久矣可勝嘆哉

吳江長橋

吳江長橋七十二間作橋者僧從雅師立總其役蔡敬夫兼以給其費居士姚行獨任勞以終事經始於泰定乙丑二月期年而成後九年州守的斤海牙作鉅閣奉觀音像于上

輟耕錄卷第二十七

四位配享封爵

顏子唐玄宗太極元年壬子二月贈太子太師配享孔子廟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己酉月封兗國公

曾子同前贈太子太保配享孔子廟宋理宗咸淳三年癸卯二月封郕國公配食大成殿

子思宋度宗咸淳三年丁卯二月封沂國公配食大成殿

孟子宋神宗元豐七年甲子五月追封鄒國公配享先聖位次兗國公下

宋黃震云往歲顏孟配享並列先聖左近升曾子子思又並列先聖左而處其右不以相向震聞太學博士陸鵬飛云初制顏孟配享左顏而右孟熙豐新經盛行以王安石爲聖人沒而躋之配享位顏子下故左則顏子及安石右則孟子未幾安石女婿蔡卞當國謂安石不當在孟子下遂左列顏孟而右列安石又未幾蔡卞再欲升安石壓孟子漸次而升爲代先聖張本僉人有以藝諫於殿下者設一大言之士戲謂先聖顏子出爭之不勝子貢出爭之不勝子路出而盛氣爭之又不勝然後設爲公冶長有繫其首而叱之曰汝何不出一爭且看他人家女壻蓋蔡卞安石壻而公冶長先聖壻也蔡卞聞之遂不敢進安石於顏子上顏孟左而安石右遂

爲定制。南渡後。安石罷配享。宜遷孟子以對顏子。如舊制。議者失於討論。故安石既去。其石遂虛。而顏孟並列於左。岳珂筆記其事。近歲增曾子子思。又並列於左。亦未有討論者。

金果

成都府江濱廟前。有樹六株。世傳自漢唐以來。即有之。其樹高可五六十丈。圍約三四尋。挺直如矢。無他柯幹。頂上纔生枝葉。若樓櫓狀。皮如龍鱗。葉如鳳尾。實如棗而加大。每歲仲冬。有司具牲饌祭畢。然後采摘。金鼓儀衛迎入公廳。差點醫工。以刀逐箇劃去青皮。石灰湯焯過。入熬熟冷蜜浸五七日。漉起控乾。再換熟蜜。如此三四次。却入瓶缶。封貯進獻。不如此修製。則生澁不可食。泉州萬年棗三株。識者謂即四川金果也。蜀中名爲苦魯麻棗。蓋鳳尾蕉也。

李哥貞烈

河南理幕沈易云。瀛州倡女李哥。年十二三時。母教之歌舞。哥泣曰。女率有工。繄我獨爲此乎。母告以業不可廢。哥曰。若此聽母。母亦當從我奸。否則有死而已。母陽許之。因是不粉澤。不茹葷。所歌多仙曲道情。有召者。必先詢主客姓名。然後往。人亦預相戒毋戲狎。哥凝立筵前。酒行歌闋。目不流盼。與之酒。弗飲。州判官嘗忤哥。徑遣。嘗不與見。孟津縣逢魯花赤厚賂哥母。夜抵舍。哥懷利刃。閉戶內。罵之曰。汝職在牧民。而狗彘之不若。可急去。不且血汙吾刃矣。慚怒以回。明日。知州聞之。嘆曰。州有貞女。而吾不知。是一失也。吾次子朝經。聚秀才。貢若配。以禮聘娶之。未幾。紅巾入寇。夫婦被執。見哥姸麗。將殺其夫。哥走前抱夫項大呼曰。吾斷不從汝求活。寇并殺之。

劉節婦

劉節婦。冀之衡水人。通古文孝經小學書。適同郡曹泰財。紅巾陷河朔。因避兵聊城村。賊掩至。大掠。見節婦居衆人中。特妍麗。持刀驅之行。節婦曰。吾婦人。惟知從夫而已。不從賊也。賊欲移其心。乃盛陳金玉珠璣。仍用錦繡衣服被節婦身。節婦裂碎之。強擁上馬。墮地者數四。賊怒。繩其項。就馬上曳之。節婦以手爪地。以頭觸石。流血罵賊不絕聲。遂遇害。

病潔

毘陵倪元鎮有潔病。一日。舂歌姬趙寶兒。留宿別業中。心疑其不潔。俾之浴。既登榻。以手自項至踵。且捫且嗅。捫至陰。有穢氣。復俾浴。凡再三。東方既白。不復作巫山之夢。徒贈以金。趙或自殺。必至絕倒。

雜劇曲名

稗官廣漪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金季國初。樂府猶宋調之流。傳奇猶宋戲曲之變。世傳謂之雜劇。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編西廂記。世代未遠。尚罕有人能解之者。況今雜劇中曲調之冗乎。因取諸曲名分調類編。以備後來好事稽古者之一覽云。

正宮

端正好　　衰絡毬

脫布衫　小梁州　醉花陰　喜遷鶯　朝天子
四換頭　十二月　刮地風　四門子　堯民歌
收尾　明明令　挂金索　水仙子　醉太平
呆古朵　笑和尚　金殿樂三臺　侍香金童　鬱金堂
伴讀書　剔銀燈　寒鴈兒　接接高　道和
柳青娘　雙鴛鴦　梁州第七　賀新郎　攤破滿庭芳
月照庭　寒鴻秋　隔尾　紅芍藥　白鶴子中呂出入
快活三中呂出入　黃鍾　三煞　罵玉郎　顧成雙
出隊子　采茶歌　隨煞尾　神仗兒　四塊玉　哭皇天
興龍引　隔尾黃鍾煞　攤破采茶歌
降黃龍袞　南呂　隔尾隨煞
一枝花　中呂　迎仙客
牧羊關　粉蝶兒　上小樓
菩薩梁州　石榴花　般涉
感皇恩　快活三正宮出入　收尾
鬬蝦蟆　哨遍　堯民歌
烏夜啼　紅繡鞋　醉高歌
楚天秋　滿庭芳　呼聲
十二月　青天樂

雙鷺鷥
朝天子
菩薩蠻
鵲打兎
鵲鵲兒
賣花聲
仙呂
賣花時
天下樂
六么序
賺煞
醉中天
上馬嬌
柳葉兒
攤破天下樂
入聲甘州
惱王孫
雁兒
六么遍
商調
集賢賓
後庭花
浪淘里
上京馬
黃鶯兒
蓋天旗
大石
青哥子
念奴嬌
怨離別

白鵲子正宮出入
乾荷葉
墻頭花
酥堤兒
鷺鷥兒
臺青柰
點絳脣
那吒令
后庭花
混江龍
村里迓鼓
聖葫蘆
寄生草
薛扶歸
遊四門
一半兒
妖神急
大安樂
遺蕊樂
雙雁兒
醉葫蘆
隨調煞
踏莎行

河西
剔銀燈
喬捉蛇
鎮江回
風流體
油葫蘆
鶴踏枝
青哥兒
金盞兒
元和令
江西後庭花
賺煞尾
低過金盞兒
賺尾
得勝樂
翠裙腰
柳葉兒
梧葉兒
金菊香
青哥兒
柳葉兒仙呂出入
墜絲鈎

六國朝
初問口
雁過南樓
憨郭郎
茶縻香
暮山溪
鷓鴣天
鬱調
新水令
折桂令
小將軍
鵲兒落
掛玉鈎
七弟兄
水仙子
步步嬌
風入松
沽美酒
荊湘怨
鎮江回中呂出入
伍供養
離亭宴煞
十棒鼓
霜木查
鼎鼎調
山丹花
大拜門
喜人心
風流體中呂出入
燕南芝菴先生唱論
古之善唱者三人
韓蘇娥
帝王知音者五人
駐馬聽
落梅風
清江引
鎮府令
川撥棹
梅花酒
滿滿金
攪箏琶
撥不斷
太平令
阿納忽
胡十八
行香子
鴛鴦兒煞尾
小姐兒
蠻戀花
石竹子
醉娘子
鵲踏枝
忽都白
甜水令
沉醉東風
碧玉簫
霜牌兒
殿前歡
收江南
鴛鴦煞
豆葉黃
慶東原
一錠銀
夜行船
掛玉鈎序
梧桐樹
太平歌
往打燈
慶宣和
山石榴
駙馬還朝
不拜門
倘兀歹
石存符
沈古之
帝王知音者五人

唐玄宗
宋徽宗
三教所尚
道家唱情
近世唐調大曲
蘇小小蝶戀花
幸稼軒摸魚子
吳彥高春草碧
張子野天仙子
歌之格調
抑揚頓挫
敦拖嗚咽
歌之節奏
停聲
拽棒
虛腔
凡歌一聲，聲有四節。
起末
攤落
凡歌一句，句有聲韻。
一聲平，一聲背，一聲圓。
凡一曲中，各有其聲。
變聲
哑聲
三過聲
偷氣
歇氣
歌聲變作
三疊
攤落

後唐莊宗
金章宗
僧家唱性
鄧千江望海潮
晏叔原鳥鵲天
朱淑真生查子
頂疊換換
推題九轉
待拍
字眞
貼調
過度
聲要圓熟，腔要徹滿。
敦聲
困聲
取氣
就氣
破子
實催

南唐後主
儒家唱理
蘇東坡念奴嬌
柳耆卿雨霖鈴
蔡伯堅石州慢
縈紆牽結
搖欠過遠
偷吹
句篇
擫籥
杌聲
換氣
愛者有一口氣
遍子
全篇

尾聲
隔煞
拐子煞
唱曲門戶
小唱
壓唱
撒錄
唱曲題目
曲情
采蓮
結席
采詞
酒詞
雪景
秋景
櫂歌
楚歌
歌之所
桃花扇
桃葉怨
牛童馬僕
洞裏仙人
場上少年
衣冠文會
雨窓雪屋
凡聲音各隸律呂，分六宮、十一調，共十七宮調。
仙呂宮唱清新縣邈
黃鍾宮唱富貴纏綿
大石唱風流醞藉
般涉唱拾掇坑塹

賺煞
羽煞
三煞
寸唱
步虛
帶煩
鐵騎
擊壤
添毒
花詞
燈詞
春景
夏景
漁歌
柞歌
竹葉煙
堯民鼓腹
閑閑女子
閨中怨女
閨閣優伶
小樓秋閣
柳外花前
南呂宮唱感曉傷悲
正宮唱惆悵雄壯
小石唱嬌媚嫵媚
歌指唱急併虛歇

隨煞
木調煞
十煞
慢唱
道情
瓢叫
故事
叩角
宮詞
湯詞
江景
冬景
凱歌
挽歌
柳枝詞
壯士聚節
天涯遊客
江邊商婦
華屋閑堂
月館風亭
中呂宮唱高下閑賺
道宮唱飄逸清幽
高平唱條物澆漓
商角唱悲傷宛轉

雙調唱健樓激烈　商調唱悽愴怨慕　角調唱嗚咽悠揚

宮調唱典雅沉重　越調唱陶寫冷笑

有子母調、有姑舅兄弟、有字多聲少、有聲少字多、所謂一串驪珠也、比如仙呂點絳脣、大石青杏兒、人喚作殺唱的劊子、

有愛唱的、有學唱的、有能唱的、有會唱的、有高不揭、低不咽、有排字兒、打截兒、放指兒、唱意兒、有明指兒、暗指兒、長指兒、短指兒、碎指兒、

有一曲入數調者、如咏木兒、女冠子、拋毬樂、鬬鵪鶉、黃鶯兒、金盞兒之類是也、

凡唱曲有地所

東平唱木蘭花慢　大名唱摸魚子　南京唱生查子

彰德唱木斛沙　陝西唱陽關三疊黑漆弩

凡唱所忌

子弟不唱作家歌　浪子不唱及時曲　男不唱豔詞

女不唱雜曲　商人不唱　北人不歌

凡人聲音不等、各有所長、有用嗓、有堂聲、皆合破簫管、有唱得雄壯的、失之村沙、唱得蘊拽的、失之乞斜、唱得輕巧的、失之塞賤、唱得本分的、失之老實、唱得用意的、失之穿鑿、唱得打稻的、失之本調、

凡唱節病、有困的、灰的、滅的、叫的、大的、有樂官聲、撇鼻聲、拽鼻聲、貓叫聲、不入耳、不著人、不徹腔、不入調、工夫少、徧數少、步力少、官場少、字樣訛、文理差、無叢林、無傳授、嗓拗劣、調落架、漏氣、

凡唱聲病

散散　焦焦　乾乾

冽冽　啞啞　嗄嗄

尖尖　低低　雌雌

雄雄　短短　憨憨

濁濁　趠趠　格嗓

鼻鼻　搖頭　歪口

合眼　張口　撮脣

撇口　昂頭　咳嗽

凡添字病

則他　兀那　是他家

他子道　我不見　兀的

不呢　一條弓　脣撇了

一片子　圓圓子　茆子了

大息鄭衛之淫聲、續雅樂之後、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近之也、又云、取來歌裏唱、勝向笛中吹、

成文章曰樂府、有尾聲曰套數、時行小令曰葉兒、套數當有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似套數、

詞山曲海、千生萬熟、三千小令、四十大曲、

莊蓼塘藏書

莊蓼塘、住松江府上海縣青龍鎮、嘗爲宋秘書小史、其家書數萬卷、且多手抄者、經史子集、山經地志、醫卜方伎、稗官小說、靡所不具、書目以甲乙分十門、蓼塘既沒、子孫不知保惜、或爲蟲鼠蝕嚙、或爲隣識盜竊、或供飲博之需、或應餬覆之用、編帙散亂、所存無幾、至正六年、朝廷開局修宋遼金三史、詔求進書、有以書獻者、予一官、江南藏書多者止三家、莊其一也、繼命危學士樸特來選取、其家慮恐兵逼圖識干犯禁條、悉付祝融、迨及收拾燼餘、存者又無幾矣、其孫纂玉悉載入京、覲領恩澤、宿酒日久、仍布衣而歸、書之不幸如此、

賈假山

陳愛山賈顧氏廢族石假山一所、移置家園、一日、邀淵白觀之、指而謂曰、此公族中之物、淵白笑荅曰、東搬西倒、陳黑然、

戴氏絕嗣

韋亭楓涇戴君實、其家巨富、妻王氏、妬悍無比、僅有一女、暫謝季初爲壻、君實納一妾于嘉興外舍、得男、王聞之、蚤夜怒詈、君實不得已、遣其妾、取兒以歸、而女恐其長大分我財產、遂於襁褓中潛加陰虐、致成羸疾、又不容醫療、竟就夭亡、大爲喜幸、越三年、自孕將產、夢抱此兒、及娩、得男、後遂殞於孽、兒亦不育、此婦女妬婦之報、今戴氏絕嗣、天道豈遠也哉、事在至正十五年四月上旬也、

妓妾守志

汪佛奴、歌兒也、姿色秀麗、嘉興富戶濮樂用、以中統鈔一千錠娶爲妾、一日、桂花盛開、濮置酒、佛奴奉觴、濮有感于中、潸然墮淚、佛奴請問其故、濮曰、吾老矣、非久於人世者、汝宜善事後人、佛奴亦泣下、誓無貳志、人莫之信、既而濮果死、佛奴獨居尼寺、深藏簡出、操行潔白、以終其身、

譏伯顏太師

重紀至元間、太師丞相伯顏專權秉政、貪惡無比、以罪左遷南恩州、道過梅花亦、至隆興、卒、寄棺驛舍、滑稽者題于壁云、百千萬定猶嫌少、堺積金銀北斗邊、可惜太師無運智、不將些子到黃泉、

譏方士

丙子歲、松江元旱、聞方士沈雷伯道術高妙、府官遣吏齎香幣、過嘉興、迎請以來、焚燎之甚、以爲雨可立致、結壇仙鶴觀、行月孛法、下鐵簡于湖漲潭井、日取蛇蝎焚之、了無應驗、羞赧、寄迹僧柏子庭、有詩、其一聯云、誰呼蓬島青鸞鶴、來殺松江赤鏈蛇、聞者絕倒、

燕都賦

攜李廌淵白、恃才傲物，貢入京獻燕都賦，愉長元公復初不喜，曰：今大朝四海一統，六合一家，燕蓋昔時戰國名，何燕之稱，慚恨而歸，晚年始得領教，岳陽高照菴先生以詩送之云：豪氣欲吞天下士，冷官初到岳陽城，切中其實，淵白自出一對句云：天下秀才都有刀鑷人對之曰：村中和尚禿。

裱背十三科

世人但知裱有十三科，畫有十三科，殊不知裱背亦有十三科，一織造緞錦絹帛，一染練上件顏色，一糊料麥麪，一糊藥紮蠟，一界尺裁版程帖，一軸頭（或金、或玉、或石、或瑪瑙、水晶、珊瑚、沉檀、花梨、烏木、每軸上用一色所以只稱一科），一糊刷，一鉸鍊，一條，一經帶，一裁刀，數內闕其一，則不能成全書矣。其做刷裁尺，亦皆有名，做刷樓軟者，謂之平分樓，硬者謂之糊棚，大小得中者，謂之黏合，狹小者，謂之寸金裁尺，極等闊者曰滿手，次等曰三指，又次等曰兩指，最狹者曰單指。

厲狄

越人朱仲桓武云，至正丙申歲，大旱，余在蕭山觀，方士陳希微禱雨于北嶺將軍廟，眾曰：俄降雖云，吾秦人厲狄也，與項羽起事山陰，雖功不竟而死，然有德于民，其父老不忘我者，俾血食于此，爾來幾千五百年，世代雲變，遂湮我姓名，至蔑焉無聞，故以相告，曰擊其事，成嘆彌日。

旗聯

中原紅軍初起時，旗上一聯云：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其後毛貴一賊橫行山東，侵犯畿甸，觀幸濮京，賊勢猖獗，無異唐末。

桃符讖

張之翰、字周卿，邯鄲人，由翰林學士除授松江知府，自題桃符云：雲間太守過三載，天下元貞第二年，是歲卒，亦讖也。

金甲

嘉定州大場沈氏，因下番貿致巨富，一日，自番中還，先報家信，有云：番船今到何處，發金甲先回，金甲者，碓坊甲頭也，後因逐一幹僕，僕出此書首告，以爲玉印未到，金甲先回，沈厚賂官府，得理，開者亦可鑑戒。

閻節婦

許叔玟、環云：陳友諒部屬稱鄧平章者，陷江西某縣，有婦閻氏，其夫以財雄一鄉，因賂鄧之帥某，丐免剽掠，帥聞閻有殊色，輒殲其家，獨生閻及四歲嬰，將納之，閻曰：帥貴人，妾事之無恨，然吾良人以禮聘娶爲婦者，若干年，與生二子，妾不忍即背恩，軍中禮不備，請持一月喪服，乃爲帥婦，未晚，帥許之，服未終，移兵別縣，帥曰：吾如汝約，今夕諧吾婚乎，閻曰：諾，既而帥上馬，他之，使二卒守，閻曰：爲取雞酒，具香火，今夕吾爲帥婦，敢告先良人靈，卒俱出，乃先殺嬰，嚙指血書壁曰：湯潤難分濁與清，此身不幸厄紅

巾，孤兒未忍更他姓，烈婦何曾嫁二人，白刃自揮心似鐵，黃泉欲到骨如銀，荒村日落猿啼處，過客聞之亦慘神，許能即自刎，帥返，慙歎，訊二卒，欲罪之，卒指壁間題，倩人讀其詩，馳白鄧，鄧聞之，陳，陳爲立廟旌表云。

忠孝里

至正壬辰秋七月，紅巾陷鍾唐，九月，陷吳興延陵，冬十月，陷江陰州，州大姓許晉、字德昭者、有武略，善格鬬，仲子如璋，亦英勇，遂相謀曰：烏合之衆，敗亡可待，我族我里，何忍坐累焉，乃潛聚無賴惡少，資以飲食，保護障井，日有餘黨四散抄掠，則誘使深入，悉殺而埋之，所居素隱僻，賊無知者，轉聞官軍駐近郊，陰遣人約爲內應，十一月八日，浙東宣慰元帥觀孫統兵入城，晉率所募應之，官軍少却，晉弗之知，尚與賊戰於城北之祥符寺前，會賊黨自他所來，掎其後，如璋遂與家僮往救，手刃數人，破圍而入，偕父力戰，衆寡不敵，父子皆死，明日，官軍復進攻，賊遂潰，家人得父子屍，斂而葬之，柩車相繼于道，見者無不墮淚，鄉之父老誄之曰：父死於忠，子死於孝，私表其里曰忠孝，郡上其事于朝，不報。

胡仲彬、聚衆

胡仲彬、乃杭州勾闌中演說野史者，其妹亦能之，時登省官之門，因得貪緣注授，巡檢，至正十七年七月內，招募游食無藉之徒，文其背曰：赤心護國，誓殺紅巾八字作號，將遂作亂，爲乃叔首告，搜其書名簿，得三千餘，以一册到官，餘火之，亦誅三百六十餘人。

扶箕詩

天道處軍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人，不平人殺不平者，殺盡不平方太平，此扶箕語，驗之今日，果然。

輟耕錄卷第二十八

非程文

各行省鄉試，則有人取發解進士姓名，一如登科記，鋟梓印行，以圖少利。至正四年甲申，江浙揭曉後，乃有四六長篇題曰非程文，暗與抄白省榜同時版行，不知何人所造，而路府州縣盛傳之，語曰：設科取士，深感聖世之恩，倚公挾私，無索吏胥之弊，豈期江浙之大省，壞於馮時之小劉（名鍋，眉山人，當時掾吏）。斯文孔翻，衰情痛憤，特士無禮，呼名散餅於路，榜懷璧有謀，打號貼圖於墻上，廚傳用猪肉，內外之消息可通，試官取貪夫，上下之機關不泄，陽揭題額言無弊，實自生姦宄之心，覓厚賂力舉遺魂，特欲箝是非之口，五服之親不避，故違國朝之典章，雜犯之卷俱抄，恐失手本之名字，應才（杭州）鼓勇於終場之日，局長之信已通，劉環（即盧疏，杭州）知名於未榜之前，代筆之錢盡去，萬戶侯之關節可驗，丈人峯之氣力何勤，呂將（鉛山萬戶）呂天澤，監門，進樂平之八子，（并樂，蕭復，軍成，操，徐復，軍成，操，許逆，駐，許逆，傳，戴用）海郎（海鹽丁）受卷，通括蒼之二林（松慶，彬祖）本生之地，州縣同列之情不薄，黃璋（松江）稱幹首，二三月已買試官，鮑恂（嘉興）在榜中，十四名全賴婁父（遠德，知事）。俞鎮（婺州）精開元眞人之力，葉氏（婺州）禮經，依永嘉縣尹（林泉）之門，江郎兄弟（璋，見，遠寧），劉大（希賢，陵元）在列，賴爲省郎之師，沈小（杭州）惟時，登科，誰知運吏之增，黃岩趙蘭（友蘭）得家兄（軍海丞由欽）爲簾外之官，瑞安高明，託館主有堂上之友，紛紛在眼，歷歷難言，許瑗（衢州）作魁，三百定寶幾千株之木，鄒成（衢州）駝勝，十八日納七萬戶（呂天澤）之錢，左者如斯，右其可見。尺牘先來於相府，仕宦勢高，棄文潛出於棘闈，師生情密，遞手帖全憑遮綽，寫懷挾不避軍人，四子入場，代筆有此劉之手，一家在榜，嗣人起各路之文，所謀不臧，其忠何在，王賀（胡興，佛歷）省中典吏，不讀書亦解成名，李思（思齊）婺山村童，未知禮馬宜中選，錯春秋之年分，臨海夢龍（姓周，賜）亂周易之陰陽，平江俞鼎，耳目之所及者如此，心術之潛運者難知，姑舍舉人，更陳坐主，俞鎮（建德，知事）嘗纂考試，這番豐卒歲之貲，吳暾（婺州，知事）買題登科，方得證佑時之本，永嘉尹（林泉生）易義，駁雜以名尋，夏日之孜孜安用，（今浙尹，夏日孜孜，其餘汎汎，不必明明，分經考卷，得便私情，自開科目無此例，出院改文，以欺公論，雖刊板乃是訛傳，歷觀解牘之非，蓋見文衡之繆，指實告官者，反罹其罪，懷才抱藝者，虛費其勞，趙俶（蔣堂）容仰天而歎息，江孚（沈幹）徒踏地以咨嗟，潘伯修、蔡餘慶、兩舉案爲，開夢吉、陸居仁，再來告免，嗚呼，文運已矣，吾道安之，何等主司，汗顏壞今年之選舉，既生聖世，進修驚異日之公明，此非一口之經陳，實乃衆賢之願告，有人心者，念天理焉，至二十二年壬寅，復有作彈文云，文運重開，多士歡騰於此日，科場作弊，醜聲莫甚於今年，啓姦人僥倖之門，負賢相資奧之意，事既如此，人其奈何，切惟考試官實文章之司命，詎宜僞定於臨期，員外郎執科舉之權衡，安可公然而受賂，愉謀既遂，清議難容，閒人樞府淺之學，翰林懷貪主之舊情，啜濃山游俠之徒，座主念梓桑之宿好，只因厚契，便擢科名，尸位憲賓，進鄉閭之十子，居喪槩樣，升里閈之三王，沈筵珪錯，破書經，混死生於同列，戰惟肅不明詩意，強今古於已然，朱舜民乃顏海之強梁，愉宜之實詐門之棄子，新昌莊瑞，輸彩段之類，繡書水真孜，準白金之一錠，張誼（即知象，象者徐中造，嘉之私，楊明不辨春秋，拜周溥作成之賜，施省憲，貼書之手段，壞鄉閭整肅之綱常，唐肅以詞賦而見收，明經安在，柯理以梯媒而得中，對策何長，舍弟致謀，甚矣有心之唐溥，家兄代筆，嗟哉無學之鄭沂，靖而思之，良可醜也，白頭錢宰，感梯袍戀戀之情，碧眼倪中，發倉廩陳陳之粟，俞潛徐鼎，三月初旱，買試官，丘民韓明，五日前預知題目，元孚乃泉南之大賈，揮金不留於泥沙，群徵實雲間之富家，納粟猶同於瓦礫，拔顯之於陋巷，位波有自於楊明，超宋祀於駑途，主意必資於張誼，既正榜之若此，則備選之可知，姑舍前言，更陳餘意，屈仲孚於受卷，易經可謂失人，遮公甫於考文，麟史大孤衆望，不分報賽，叔通豈可與言詩，繆講進修，猛子烏足以論易，重殺連橋之白桑，姑諧校藝於青藜，邀信止素之文才，嗟老夫之已耄，孟天曄每稱好勝，奈果業之久疏，大塊士風，難逃輿論，嗚呼，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欲致用於國，豈期貢舉之私，此非一日之謀，實乃衆情之公論，用書既往，以警將來。

于闐玉佛

于闐國，於其國中，整非，得一玉佛，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背見筋骨脈絡，即貢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闊五尺，長十七步，以重，不可致。

處士門前怯薛

杜清碧先生本，應召次髮，唐諸儒者爭趨其門，燕孟初作詩嘲之，有紫藤帽子高麗靴，處士門前當怯薛

之句。聞者傳以爲笑。用紫色機藤縛帽。而製靴作高麗國樣。皆一時所尚。恠薛。則內府執役者之譯語也。

遮僉案判

松江府懸學直學沈伯雲、因花破錢糧。乃與教授陳仲微有隙。伯雲之父曰君實者。老吏也。一日。率婢妾詣筮仲微于途。適遮僉呂公思誠分按至府。具狀以訴。公怒其詬辱師表。有傷風化。勾攝赴官。服辜。君實年逾七旬。乞以銅贖。公判云。既能爲不能爲之事。正當受不當受之刑。卒杖斷之。

詩識

張起、字起之。四明人。有詩名。嘗作一聯云。別來越樹長爲客。看盡吳山不是家。未幾。卒。詩亦有識歟。

丘機山

丘機山、松江人。宋季元初。以滑稽聞于時。商謎無出其右。遨遊湖海間。嘗至福州。識其秀才不識字。衆怒。無以難之。一日。構思一對。欲令其辭屈心服。對云。五行金木水火土。丘隨口荅曰。四位公侯伯子男。其博學敏捷類如此。

不孝陷地死

杭州楊鎮一兒。徒素不孝於母。尤凌虐其妻。有子三歲。愛惜甚至。妻常抱負。偶失手。擲損其頭。泣而謂姑曰。夫歸。婦必被毆死。不若先溺水之爲幸。姑曰。汝第無憂。但云是我之誤。我却去避汝小姑處。俟其怒息而還。至晚。夫歸。見兒頭破。徑捽妻。欲殺之。妻告曰。非我過也。婆擲之耳。懼汝怒。已在小姑家去。遂釋之。次日。持刀尋母。中途。藏諸石下。却到妹家。好言誘母還。至石邊。忽躁詈罵。取刀殺母。竟失藏刀所在。惟見巨蛇介道。畏怯退縮。不覺雙足陷入地中。須臾。即沒至膝。七竅流血。聲罪自咎。母急扶抱。無計可施。走報於婦。婦擗地。隨擗隨陷。嘆以飲食。三日乃死。觀者日數千人。莫不稱快。時至正甲辰六月也。

嘲回回

杭州鹿橋門首。有高樓八間。俗謂八間樓。皆富寶回回所居。一日。娶婦。其昏禮絕與中國殊。雖伯叔姊妹有所不顧。街巷之人。肩摩踵接。咸來窺視。至有攀緣窗牖者。踏翻樓屋。賓主壓婦成死。此亦一大怪事也。郡人王梅谷戲作下火文云。賓主滿堂歡。閭里盈門看。洞房忽崩摧。喜樂成禍患。壓落瓦碎兮。倒落沙泥彈。郡釘析兮木屑飛。揚玉山摧坦腹之郎。金谷墜落花之相。難以乘龍兮。魄散魂消。不能跨鳳兮。筋斷骨折。甚絲脫兮。處土昏。頭袖碎兮。珠翠踏。壓倒象鼻塌。不見貓睛亮。嗚呼。守白頭未及一朝。賞黃花却在半倒。移廚聚。晨園中。歇馬飛來峯上。阿剌、別都丁、木偰非、皆回回小名。故借音及之。象鼻、貓睛、其貌。穩上聲絲頭袖、其服色也。阿剌、其語也。聚晨園、回回叢家在焉。飛來峯、猿猴來往之處。

白縣尹詩

嘉興白縣尹得代。過姚莊訪僧勝福州。閒遊市井間。見婦人女子皆盛粧豔飾。因問從行者。或荅云。風俗

使然。少艾者。僧之寵。下此則皆道人所有。自遂戲題一絕于壁云。紅紅白白好花枝。盡被山僧折取歸。祇有野薇顏色淺。也來鈞惹道人衣。辭見。頓命去之。然已辭傳矣。

廢家子孫詩

秀之斜塘。有故宋大姓居焉。家富饒。田連阡陌。宗族雖盛。而子孫多不肖。祖父財產。廢盡殆盡。郡人金方所。談辭滑稽。爲賦詩好嫚戲。因摭其事成近體一律云。興廢從來固有之。爾家試檢欠扶持。諸墳掘見黃泉骨。兩觀番成白地皮。宅舍皆爲撐日兎。舍人總作縮頭龜。強奴猾幹貶凌主。說與人家子弟知。夫兎撐日望月而孕。則婦女之不夫而妊也。其家有道觀二所。語雖鄙俚。然爲人後者見此。孫不知懼也哉。

樂曲

遼遼樂器。如笳、秦琵琶、胡琴、渾不似之類。所彈之曲。與漢人曲調不同。

大曲

哈八兒圖　口溫
捏兒兒　圖古里
跋四十魯海　舍舍弼
蒙古搖落四　閃彈搖落四
桑哥兒苦不丁（雙手彈）　荅翠（雙手彈）　也葛儻兀
起土苦里
搖落四
阿耶兒虎
苦只把失（品弦）

小曲

阿廝闌扯弼（雙手彈）　阿林捺（花紅）　哈兒火失哈赤（黑黃兒鳴）
洞洞伯　曲律賀　者歸
牝騎兀兒　把撒葛失　削浪沙
馬哈　相公　仙鶴
阿下水花
回回曲

抗里

馬黑某當當

蘇梅花文

周中父之輪寒夜擁爐蘇火。見餅內所插拆枝梅花冰凍而枯。因取投火中。戲作下火文云。寒勒銅瓶凍未開。南枝春斷不歸來。這回勿入梨雲夢。却把芳心作死灰。其淮地罐中處士梅公之靈。生自羅浮。派分庾嶺。形若槁木。稜稜由澤之臞。質如凝脂。凜凜雪霜之操。春魁占百花頭上。歲寒居三友圖中。玉堂茅舍總無心。金鼎商鹽期結果。不料遊人見挽便離有色之根。夫何冰氏相凌。遽返華胥之國。玉骨摧殘。烟不醒。冰魂剪紙莫難招。紙帳夜長。猶作尋香之夢。鈞窓月淡。尚疑弄影之時。雖未廣平鐵石心腸。忘

情未得，使華光老丹青手段，摸索難真，却愁零落一枝春。好與茶瓯三昧火，惜花君子，還道這一點香魂，今在何處。哽，烱然不逐東風散，只在孤山水月中。

如夢令

一人娶妻無元，袁可潛贈之如夢令云：今夜盛排筵宴，准擬尋芳一遍。春去已多時，問甚紅深紅淺，不見，還你一方白絹。

黃門

世有男子雖娶婦而終身無嗣育者，謂之天閹。世俗則命之曰黃門。晉海西公嘗有此疾。北齊李庶生而天閹，按黃帝鍼經曰：人有其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能用，然其鬚不去，宦者之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脈，血寫不復，皮膚內結，脣口不榮，故鬚不生。黃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嘗被傷，然其鬚不生，其故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脣口不榮，故鬚不生。又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云：梵言扇搋（五皆切）半擇迦。唐言黃門。其類有五，一曰半擇迦，總名也。有男根，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擇迦，此云妬，謂他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搋半擇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言博叉半擇迦，謂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五曰留拏半擇迦，此云割，謂被割形者。此五種黃門，名爲人中惡趣，受身處。然周禮閽人鄭氏註云：閹，眞氣藏者。宋趙忠惠帥維揚日，幙僚趙參議有婢慧黠，盡得管輦之歡，留妃之寵，拒不從，疑有異，強即之，則男子也。開于有司，蓋身二形，前後姦狀不一，遂算之極刑。近李安民嘗於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際一再，漸且男形，蓋天眞未破，則彼亦不自知。然小說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而此外絕未見於古今傳記，豈以爲人之妖，而汙衊墨不復載乎。晉五行志謂之人痾。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亂。此亂氣所生也。玉曆通政經，男女兩體，主國淫亂，而二十八宿其形闕，所載心房二星，皆兩形，與丈夫婦女更爲雌雄。此又何耶。異物志云：蠬狸一體自爲陰陽，故能媚人。褚氏遂書曰：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曰：感以婦人，則男脈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脈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事載周密癸辛雜識。

花山賊

中原紅寇未起時，花山賊舉四等僅三十六人，內一婦女尤勇捷，聚集茅山一道宮，縱橫出沒，略無忌憚。始終三月餘，三省撥兵不能收捕，殺傷官軍無數，朝廷召募鹺徒朱陳，率其黨與一鼓而擒之，從此天下之人視官軍爲無用，不三五年，自河以南，盜賊充斥，其數也夫。

醋鉢前定

字文公諒，字子貞，湖州人。初領鄉貢，入浙省試院，頭場，占一席舍，其案上有字文同知四字，不知何人書。試官考卷，以文不中式，將黜之，時坐主龍麟洲先生，江西老儒也，年八十餘，始過江浙，力主此卷，卒置榜中，及會試，果登高第，授同知婺源州事。雖曰醋鉢前定，蓋亦陰德所致。人鮮有知者。公年少時，嘗館

授巨室，其閨愛中夜來奔，堅拒不納，明旦，託以他故，斂書告別，此非陰德也與。

醋鉢兒

俞俊，其先嘉興人，今占籍松江上海縣。娶也先普化次兒丑驢女也。也先普化長兒觀觀死，蒸長嫂而妻之，次兒丑驢死，又蒸次嫂而妻之。俊妻母也。既而亦死。俊縛綵繒爲祭亭，綴銀盤十有四于亭兩柱，書詩聯盤中云：清夢繞柳營風月，非儀表梓里覆蔭，蓋柳營暗藏強夫二字，丑儀、謂菲人，表梓、謂膝子。經曉娼濫婦之稱，覆蔭、習是夫也。郡人莫不多其才而譏其輕薄如此。又嘗謂妻父泉所題於廳壁曰：柏舟在河，可謂節乎。二嫂治樓，可謂義乎。覆宗絕祀，可謂孝乎。先卿妻母，中刺也。先普化未剌妻之弟博顏帖木兒也。博顏帖木兒無他兄弟，因利也先之財，頗黜其後，遂不恤親父小宗之祀爲重。故云：博顏帖木兒將赴鄉試，謂人曰：若番一薦，有司以禮敦遣，先就北宅上馬，赴府公宴畢，却歸新宅下馬，北宅丑驢所居，新宅也先普化所居。人戲之曰：昔人有二夫，今子有二父，何其幸歟。博顏帖木兒報捷，俊弱冠時，從顧探淵白游，負氣放物，當伯顏太師柄國日，嘗誦清平樂長短句云：君恩如草，秋至還枯槁，落落殘星猶弄曉，豪傑消磨盡了。放閑湖海襟懷，休教鷗鷺驚猜。我是江南倦客，等閑容易安排。手藥留棠起之處，後與棠交惡，竟訴于官，必欲搆成其罪，寓緣賄賂，浙省移准中書省咨，劄付儒學提舉司議得，古人寄情遣興，作爲閨怨詩詞，多有指夫爲君者，然此亦當禁止，以故獲免罪戾。而所背已幾萬定矣。至正內申春，張士誠僭號鹹王，據有平江日，又以賄通松江僞尹鄭煥，署宰華亭，用酷刑脅剝，邑民恨人骨髓，郡士袁海叟有詩曰：四海清寧未有期，諸公袞袞正當時，忽然一日天兵至，打破王婆醋鉢兒。或者不知醋鉢之義，以問叟，叟曰：昔有不軌伏誅，暴屍于竿，王婆買醋，經過其下，適索朽屍墜，墮鉢爲其所壓，着地而碎，王婆年老無知，將謂死者所致，顧謂之曰：汝只是未曾喫惡官司來，聞者皆絕倒。棋譜

通玄集　清遠集

通遠集　清遠集

清樂集　機深集

幽玄集

增廣通遠集　忘憂集

玄玄集

軍前請法師

鄱陽居松江北郭，結壇於家，行召鬼法。至正十一年，官兵下海勦捕方國珍，傳云賊中有人能呼召風雨，必得破其法者，乃可擒討。千戶也先等遂以謝薦，總兵官給傳致請，省劄有云：參裁軍事，必訪義人。既達天時，其爲世用，時知府王克敏廉介端嚴，有聲于時，不得已親造其廬，起赴軍前，其術一無所驗。自後全軍敗衂，吁，宰臣統大兵數十萬，勦除草竊，如拉朽耳，而乃延一方士，則其機略安在哉。

凌總管出對

凌總管出對、興總管凌師德，以文章政事自居，同僚莫敢與抗。然其行實貪汙，頗聞人有譏議，因出對云：竹本無心，外面自生枝節，貢推官對云：藕因有竅，中間抽出絲來，蓋諷之也。

承天寺

平江承天寺遭回祿，殿宇一空。僧悅楚南來住持，施財者雲集，遂大興土木之工。金碧殊勝，有加於昔。或勸廻燹，悅不從，曰：當有俗人來暫居，悅隨領徑山。卒，高郵兵攻破城，張士誠據以爲宮，佛像悉毀，壞銅觀音鑄爲錢。既投降，作太尉別造府，越四五年，復爲寺。

義丈夫

吳興錢泰寫云：至正初，二賈自嘉興來平江，買舟至海口，收市船貨，行二十餘里，兩道人詣舟求渡，一負囊，一持鬼神像，既上舟，去巾服，乃兩甲者，從像中出二長刀，叱曰：吾逐盜至此，汝輩盜也。舟人陽應曰：我固知爲盜，顧無以發，今壯士誠與吾意合，此未可，前途乃可耳。故紆行，且曰：二盜已落公手，願治酒助公勇。遂命妻取酒勸甲者，遲暮醉，抽其刀斫滅，其一躍起，復斫之，二盜並死。舟遠，二賈泣且拜曰：非公吾幾不免虎口，遂以白金二餅爲舟人壽，吁，決死生於阽危之際，不負賈之託，不謝之義丈夫可乎。

解語盃

至正庚子，秋七月九日，飲松江泗濱夏氏清樾堂上，酒半，折正開荷花，置小金巵於其中，令歌姬捧以行酒，客就姬取花，左手執枝，右手分開花瓣，以口就飲，其風致又過碧筩遠甚。余因名爲解語盃，坐客咸曰然。

戲題小像

張句曲戲題黃大癡小像云：全真家數禪和口，鼓貧子骨頭，吏員廳觸，唐伯剛題郝仲誼小像云：七尺軀威儀濟濟，三寸舌是非風起，一雙眼看人做官，兩隻脚滑門報喜，仲誼云：是誰是誰，伯剛云：是你是你。

水仙子

張明善作北樂府水仙子譏時云：鋪眉苦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萬鍾，胡言亂語成時用，大綱來，都是烘，上聲，說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雞峩山鳴鳳，兩頭蛇南陽臥龍，三脚猫渭水非熊。

銅錢代蓍

今人卜卦以銅錢代蓍，便於用也。又有以錢八文，周圍鋪轉，而取六爻，名曰金井闌，但乾卦初爻及復之泰不可變，蓋止有六十二卦耳，此法不可用。

刑賞失宜

至正十二年歲壬辰秋，靳黃徐壽輝賊黨攻破昱嶺關，徑抵餘杭縣。七月初十日，入杭州城，僞帥項蔡、楊蘇一屯明慶寺，一屯北關門妙行寺，稱彌勒佛出世以惑衆，浙省參政樊執敬死于天水橋，寶哥帖妻周溺于西湖，其賊不殺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府庫金帛悉掌以去。至二十六日，浙西廉訪使自紹興率鹽場竈丁過江，同羅木營官軍，剋復城池，賊遂潰散。三平章定定逃往嘉興，郎中脫脫過江南，越數日，携省印來會，權署省事，至是亦回。四平章救化自湖州統軍歸，舉火焚城，殘薄殆盡，附賊充僞職者范縣尹等，明正典刑，里豪施遵禮、顧八爲迎敵官軍，屬于市，家產悉沒縣官，明慶妙行亦然。

省都事以下，坐失守城池，罷黜不敘，省官復任如故，朝廷法度既隳，刑賞失宜，欲天下宴安，不可復得矣。

貴家十三科

佛菩薩相　玉帝君王道相　金剛鬼神羅漢聖僧
風雲龍虎　宿世人物　全境山林
花竹翎毛　野獸走獸　人間動用
界畫樓臺　一切傍生　耕種機織
雕青嵌綠

輟耕錄卷第二十九

紀隆平

張士誠弟兄四，淮南泰州白駒場人。泰州地濱海，海上鹽場三十有六，隸兩淮運鹽使司。士誠與弟士義、士德、士信，並領運鹽綱船，兼業私販，初無異於人。先是，中書省右丞相脫脫在任，災異疊見，黃河變遷，至正十一年，遣工部尚書賈魯役民夫一十五萬，軍二萬，決河故道，民不聊生。河南韓山童首事作亂，以彌勒佛出世爲名，誘集無賴惡少，燒香結會，漸致滋蔓，陷淮西諸郡，繼而湖廣江西荊襄等處皆淪賊境，山東杜遵道以李氏子爲主，起汝寧蘄縣，李二、老彭、張君用、攻陷徐州，李二號芝麻李，鄒普勝、徐壽輝、即真一、據蘄黃，鎮南班據江東，又有毛貴、陳友諒輩，不可枚數，分據各處，方國珍弟兄據聚台州海上，朱定一、陳賢五、江宗三、作亂江陰，初，王克柔者，亦泰州人，家富好施，多結游俠，將爲不軌，高郵知府季齊收捕于獄，李華甫與麴張四素感克柔恩，謀聚衆劫獄，齊以克柔解發揚州，後招安華甫爲泰州判，四爲千夫長，十三年五月，士誠又與華甫同謀起事，未發，士誠竄與十有八人共殺華甫，遂併其衆，焚掠村落，驅民爲盜，陷通泰高郵，自號誠王，改元天祐，設官分職，把截要衝，南北梗塞，立淮南行中書省於楊州，以阨其勢，既而亦招安之，立義兵元帥府以官其黨，然狙詐百出，卒不就降，殺知府季齊，十五年五月，攻破楊州路，殺淮南行省參政趙璉，士義被獲，伏誅，既而退遠高郵，至九月二十五日，又

攻破楊州適湖廣行省右丞阿魯惠引苗軍來。十月初一日。復退。丞相脫脫親總大軍以擒之。衆號百萬。旌旗輜重。首尾千里。以爲高郵刻日可平。然脫脫與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專權日久。及出師。遂有議其後者。詔脫脫安置淮安路。也先帖木兒安置亳夏路。別選相臣統其兵。詔未下時。部將董摶霄每對脫脫言。天兵南下。勢如破竹。今老師費財。何面目歸報天子。不若先攻其易。脫脫從其言。分兵破天長六合。賊皆潰散。所殺者悉良民。及攻高郵。壘其外城。城中震恐。自分亡在旦夕。忽聞詔解其權。勇氣百倍。出城拒敵。諸衛鐵甲軍抱不平者。盡皆散去。咸相聚山林爲盜。高郵不可得而復矣。江陰羣寇互相吞噬。江宗三、朱英分黨戕殺。宗三將入城殺英。時英就招安。爲判官。州之僚佐無如之何。遂申白江浙行省。云朱英謀反。省差元帥觀孫壓境。觀孫利其貨賂。逗遛不進。英因乘間擊家逸去。過江求救於士誠。士誠仍留妻子。借兵復讐。士誠初亦疑惑。弗聽。英盛陳江南土地之廣。錢糧之多。子女玉帛之富。以動其中。於是先遣士德率高郵賊衆。擊橫山渡鎮山。十六年正月朔。攻破常熟州。江南自兵興以來。官軍死鋒鏑。郡縣爲羅網。鄉村農夫。離父母。棄妻子。投充壯丁。生不習兵。而驅之死地。以故烏合瓦解。卒無成功。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有旨得便宜行事。陞漕運萬戶。脫因爲參政。統領官軍民義。捍禦境上。平江達魯花赤六十病亡。陞松江府達魯花赤哈散沙爲平江達魯花赤。領兵出戰。除都水庸田使。貢師泰爲平江總管。巡守城池。吳江境上。止有元帥王與敬。官軍一戰而敗。死者過半。殘兵千餘。欲走入城。城中閉門不納。退屯嘉興。旋抵松江。士誠賊衆三四千人。長驅而前。直造北門。弓不發矢。劍不接刃。明日。縱城而上。遂據有平江路。二月壬子朔也。劫掠姦殺。慘不忍言。脫因匿俞家園自刎不死。游兵殺之。哈散沙在境外。聞城破。自溺死。既而崑山嘉定崇明州人相繼來降。維揚蘇昌齡、比先避亂居吳門。士德用爲參謀。稱曰蘇學士。毀承天寺佛像爲王宮。易平江路爲隆平郡。立省院六部百司。凡有寺觀菴院。豪門巨室。將士爭奪。分占而居。了無虛者。幾月。進攻嘉興。全師覆沒。與敬據松江叛。以城降。常州豪俠黃貴甫、間道歸款。許爲內應。不戰而城破。易爲毘陵郡。分兵入湖州。一鼓而得。易爲吳興郡。隆平太守周仁、家本鍛工。稍習吏事。性資深刻。與士德同心僞力。躬親細故。三月癸巳。士誠來自高郵。服御器用。皆假乘輿。改至正十六年爲大佑三年。國號大周。曆曰明時。設學士員。開弘文館。以陶陽術人李行素爲丞相。弟士德爲平章。提調各郡兵馬。蔣輝爲右丞。居內省。理庶務。潘元明爲左丞。鎮吳興。史文炳爲樞密院同知。鎮松江。郡州縣正官。郡稱太守。州稱通守。縣仍曰尹。郡同知稱府丞。知事曰從事。餘則損益而已。海向欲取嘉興。嘉興則有參政楊完者。統領苗獠猺獞。名曰蒼剌罕。守禦甚堅。屢攻不克。秋八月。文炳大舉兵隨其東門。悉爲所殲。文炳僅以身免。士德又與與敬提兵入杭州。銳氣甚銳。杭州大小斂鋒不敵。丞相遜避。竄山。士德軍檢刮虜掠。羅木營萬戶普賢奴、乃慶元路萬戶全駒兒之子。年未弱冠。智勇過人。率兵先出。完者都領苗軍繼進。民亦挺身巷戰。士德大潰。收拾殘兵。十喪八九。及攻海鹽。又爲乍浦鹽民所擒。後得馬道曉勇。奪獲苗軍無算。西南接境。賴此無虞。不然。松江非士誠有矣。崑山數爲方國珍海軍攻奪。託丁氏往來說合。結爲婚媾。崑山之民。幸遂蘇息。湖之長興武

康。與廣德相界。花鈴軍出沒之地。雖互爲勝負。然亦不勝其苦。所跨三州。皆鄰劫敵可畏者。特集慶一軍最盛。陸路則無錫宜興長興。水路則太湖。士馬震耀。舳艫相銜。自後長興陷。常州又陷。士德戰敗被擒。俘致集慶。俾其作書勸士誠歸附。士德以身徇之。終無降意。士誠勢窮力迫。願就丞相招安。使者往返。訖莫成就。仁親詣江浙省堂。具陳自願修兵息民之意。議始定。時十八年秋八月也。朝廷詔赦其罪。後授士誠太尉。開封平江。士誠以下。授爵有差。立江淮分省江浙分樞密院于平江。以設其官屬。

降真香

道家者流。爲人典行醮事。曰高功。其有行業精白者。則必移檄南岳魏夫人。請借仙鶴。或二隻。或四隻。青鸞導衛。翔鶩澄空。昭揚道妙。往往親見之。偶讀本草有云。降真香出黔南。伴和諸雜香。燒爐值上天。召鶴。得盤旋於上。注。按仙傳云。燒之或引鶴降。醮星辰。燒之甚爲第一度籙。燒之。功力極驗。若然。則鶴之來。香所致也。非歟。

宋二十二帝

長編所載宋二十一帝。蓋自順、宣、僖三祖。及太祖、太宗、眞、仁、英、神、哲、徽、欽、高、孝、光、寧、理、度、少帝。并端宗、帝昺也。

字音

吾衍子行閒居錄云。舜生諸馮。及馮婦等。皆音皮冰切。古不音符容切也。馮婦與徐夫人皆男子。三國時有賣貼。乃吳人。附陸杭傳。當音結。不音蹔也。

許負

絳侯周亞夫。自宋侯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見史記絳侯傳。註謂索隱曰。鄒劭云。負、河內溫人。老嫗也。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爲鳴雌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

李玉溪先生

趙公琪、字元德。官至贈湖廣行省參政。謚文惠。臨淄人。飄然有神仙思。常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爲神丹。以資服食。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爲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久久。隱去。人或以爲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留留之。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卽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暮。公親候之。見有光昱然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先生書蹤公家。今稍稍傳人間。虞文靖序其事如此云。

稱地爲雙

晉讀金黃華老人詩。有招客先開四十雙之句。殊不可曉。近讀雲南雜誌曰。夷有田。皆種稻。其佃作三人。使二牛前牽。犂壓而後驅之。犂一日。爲一雙。以二乏爲巳。二巳爲角。四角爲雙。約有中原四畝地。則老人之詩意見矣。

骨咄犀

骨嚙屋、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蓋以毒攻毒也、故曰藥毒屋、唐書有古都國、必其地所產、今人訛爲骨嚙耳、

一門五節

奉化陳氏婦、以貞節稱者五人、初陳元娶竺氏、生子侗、而元卒、竺氏年纔二十二、義不再適、後三十三年卒、侗娶樓氏、生子鼎泰二人、侗亦以疾夭、樓氏年二十六、後五十八年卒、瑞娶王氏、生子通甫、而瑞復夭、王氏年三十、後五十五年卒、通甫娶樓氏、樓氏甫笄、歸于陳、至二十六而寡、父母欲奪其志、泣不從、其姑王氏年老、樓氏事之尤謹、姑卒、斂葬悉如禮、子四人、長發才、娶樓氏、生子孟雍孟熙、而發才遇疾不愈、方卒時、樓氏年二十六、所守如其姑云、

一門三節

龍西李子平氏子茂德、聘同郡張氏女、年十七、歸李氏、生子庸甫、六歲而寡、與姑憐其少也、欲嫁之、使左右風之、卽引刀截髮以見志、乃止、茂德之弟仲德、亦早卒、其妻張氏、年二十有八、生子麗方、亦誓不再適、從弟希賢妻陳氏、二十有四、希賢卒、時其子虔方孕四月、守志益堅、一門三婦、以貞白聞、庸、至正間、仕至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推恩贈父同知登州路總管府事、隴西郡伯、母封隴西郡夫人、再調關、襲宣慰、階中奉大夫、而夫人始卒、

貴龍洞

貴龍洞在奉化縣北去城四十里、枕太湖、其山皆怪石林立、中有一石最尊、上大、其本小、危立、如種自石上湧起、輕撼則搖動、稍加力排、巋然不動、人甚異之、洞旁壁立千仞、類瞰不能見底、投以石、不應、以聲呼、則相答、深窅不測、每歲旱、郡民禱之、東坡先生嘗遊、題詩述龍之跡、山谷先生嘗黃龍洞三字、刻猶存、

黏接紙縫法

王古心先生筆錄內一則云、方外交青龍鎮隆平寺主藏僧永光、字絕照、訪予觀物齋、時年已八十有四、語次因問光、前代紙經、接縫如一線、日久不脫、何也、光云、古法用楮樹汁、飛麵、白芨末三物調和如糊、以之黏接紙縫、永不脫解、過如膠漆之堅、先生、上海人、

井珠

人欲娶妻而未得、謂之尋河覓井、已娶而料理家事、謂之增雪填井、男婚女嫁、財禮奩具、種種不可闕、謂之投河奔井、凡納婢僕、初來時、曰擂盤珠、言不撥自動、稍久、曰算盤珠、言撥之則動、既久、曰佛頂珠、言終日凝然、雖撥亦不動、此雖俗鄙、實切事情、

一錢太守廟

一錢太守劉龍廟、在紹興錢清鎮、王叔能參政過廟下、賦詩曰、劉龍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往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揀大錢、

全眞教

全眞紀實云、金主亮貞元元年、有吏員咸陽人王中孚者、偕全眞教、談馬丘劉和之、其教盛焉、章宗泰和四年、元學士作紫微觀記、所載詳悉、

馬孝子

馬伯傑、山東鄒縣人、父某、葬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不以家行、傑獨與母居、盜起汝潁、轉略齊魯境、傑負母匿草間、母死、倉卒不能具棺斂、聚石雜鄙地西、盜入鄒城、傑伏于墓上、衆欲驅而前、脅以白刃、傑大慟曰、母在此、母在此、盜曰、此孝子也、乃舍之、復還以衣糧、既而邑刳于兵、失墓所在、求之二年、得於榛莽中、故衣尚存、始克遷祔祖塋、御史轉浙西憲僉、留江南者八年、遂冒鋒鏑間、走數千里省之、餐唐人成稱爲馬孝子云、

楊貞婦

天台金沙里女王靜安、年十七、歸同邑楊伯瑞、瑞爲樞密院斷事官、未幾、死於兵、靜安守節不嫁、權貴爭求之、至截髮自剃不殊、

窰器

宋葉寘垣齋筆衡云、陶器自舜時便有、三代迄于秦漢、所謂甓器之也、今土中得者、其質渾厚、不務色澤、宋俗尚靡、不貴金玉而貴銅磁、遂有祕色窰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不得臣庶用、故云祕色、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如向中霄遇沈沌、共稽中散鬬遺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於錢氏、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窰器、故河北唐鄧鄭州悉有之、汝窰爲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窰質頗麤厚、政和間、京師自置窰燒造、名曰官窰、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製故京遺製、置窰于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窰、澄泥爲範、極其精製、油色瑩徹、爲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窰、比舊窰大不侔矣、餘如烏泥窰、餘杭窰、續窰、皆非官窰比、若謂舊越窰、不復見矣、

墨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夾和爲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瀋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遺製、唐高麗歲貢松煙墨、用多年老松煙和麋鹿膠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而唐賜姓李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尚用松煙、廷珪初名廷郃、故世有奚廷珪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庭珪字者、僞也、墨亦不精、宋熙豐間、張遇供御墨、用油煙入膠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元佑間、潘谷墨見稱於時、自後蜀中潘大韶、梁杲、徐伯常、及韋齊、齊峯、葉茂實、翁彥卿等出、世不乏墨、惟茂實得法、磨墨不凝滯、彥卿莫能及、中統至元以來、各有所傳、可以傚古、

唐

龍敏　奚鼎　奚鼎、易水人。

奚超　歙之黟人。　陳朗　兗州人。　王君得

荣珣 唐末五代

南唐

李超 徽之子，始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

李承寀 超之子

李惟一

耿文政

耿盛

盛興

盛浩

宋

張過

葉世英 書遣補宮壁，款曰：張佳堂李世英

李世英

徐知常

周朝武

蒲達輝

鏡湖方氏

劉士先 書遣提點殿學

丘敏

葉茂實 三衢

元

潘雲谷 清江

於材仲 宜興

黃裕之 台天

丘世英

隋

趙取利

唐

雷霧

雷文

李廷珪

李文用 承寀之子

李仲宣 用之子

耿文壽 仁子

盛匡道 宣州

盛舟

李廷寬

李惟慶

耿遂仁 歙州

耿德

盛通

盛信

潘衡

朱知常 款曰：朱知常香齋

胡友直

葉邦憲 書遣復古殿學

李世英男克恭

劉文通

黃裘之

寓菴 得李潛心法

謝東

劉彥卿

蒲大韶 款曰：齊總輯煙佛帳餘韻

梁杲

潘衡孫秉彝

雪齋 款曰：雪齋學士

樂溫

郭忠厚

齊峯

俞林

徐蘭

胡文忠 易沙

杜清碧 武夷

朱萬初 卒隱

丘南傑 皆可行子

林松泉 鎮廣

衛學古 松江

丘可行 溪金

斯琴名手

雷琺

雷盛

雷迅

雷琺

郭亮 一作諒，皆蜀人

洗鏡

僧三藏大師

宋

蔡容

趙仁濟 興國中

令淵 紹興初

嚴檜

駝老 本癡

元

嚴古清 濟字子安，檜之孫，栖四之壻

施牧州

古琴名

冰清

黃鵠

瓊響

南薰

浮磬

寒玉

冠古

天球

雪夜冰

秋塘寒玉

張鉞 皆江南人

金公路 仰金道紹興初

馬大夫

林杲 東觀

施溪雲

春雷

秋嘯

秋籟

大雅

奔雷

百衲

韻磬

混沌材

玉澗鳴泉

九霄環珮

施谷雲

玉振

鳴玉

懷古

松雪

存古

響泉

涉深

萬壑松

石上清泉

金儒 大中進士

衛中正 慶曆中進士

馬希先 一作希崇，寧中

陳亭道 高宗朝

梅四官人

戲語

至正丙申，高郵兵累攻嘉興不克，或人撰戲語云：史帥一日下令行兵，參謀常史進言：自古行師，必先祭旗。史曰：王元帥破松江時，曾祭否？答曰：不祭。史曰：王元帥不祭，我也不祭，蓋祭濟字音同，傳以爲笑。又有一說：紅軍與黃軍戰不勝，稟主帥曰：彼中軍前有十丈大旗，旗上篆字，大元統兵官五字，帥曰：我此間亦效之。旗成，軍吏稟所寫何字，帥曰：八分書寫趙王令，既而寫趙字未成，才寫得走字，傳報黃軍到，走走走。二說皆可捧腹。

日家安命法

日家者流，以日月五星及計羅炁孛四餘氣躔度過宮遲留伏逆，推人之生年日月時，可以知休咎，定壽

天。其書曰百中經。經首有安命法。曰周天宿度十二宮。安命例凡十類。有術士以其例節爲一表。簡明易見。其法。但看本生日太陽所躔何度。便以本生時加在上向下逐宮盡數。如下面已載。則又於此行自上而下。見卯住。即是此度安命。其捷徑也。

子丑寅卯辰巳　午未申酉戌亥

女二	斗四	尾三	箕二	軫十	張十五	柳四	井九	畢七	胃四	奎二	危十三
三	五	四	三	十一	十六	五	十	八	五	三	十四
四	六	五	四	十二	十七	六	十一	九	六	四	十五
五	七	六	五	十三	雲一	七	十二	十	七	五	十六
六	七	八	六	十四	二	八	十三	九	八	六	十七
七	九	八	七	十五	三	九	十四	十二	九	七	十八
八	十	九	八	十六	四	十	十五	十三	十	八	十九
九	十一	十	九	十七	五	十一	十六	十四	十一	九	二十
十	十二	十一	十	十八	六	十二	十七	十五	十二	十	二十一
十一	十三	十二	十一	角一	七	星初	十八	胃初	十三	十一	二十二
十二	十一	十	十	十一	十一	十二	十七	十五	十二	十	二十一
十三	十二	十一	九	十二	十二	十一	十六	十四	十一	九	二十
十四	十五	十二	十一	十三	十三	十	十五	十三	十	八	十九
十五	十六	十三	十二	十四	十四	九	十四	十二	九	七	十八
十六	十七	十四	十三	十五	十五	八	十三	十一	八	六	十七
十七	十八	十五	十四	十六	十六	七	十二	十	七	五	十六
十八	十九	十六	十五	十七	十七	六	十一	九	六	四	十五
十九	二十	十七	十六	十八	十八	五	十	八	五	三	十四
二十	二十一	十八	十七	十九	十九	四	九	七	四	二	十三
二十一	二十二	十九	十八	二十	二十	三	八	六	三	一	十二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	十九	二十一	二十一	二	七	五	二	軫初	十一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一	二十	二十二	二十二	一	六	四	一	十一	十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三	二十三	軫初	五	三	軫初	十二	九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四	二十四	一	四	二	一	十三	八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五	二十五	二	三	一	二	十四	七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六	二十六	三	二	軫初	三	十五	六
二十八	二十九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七	二十七	四	一	十一	四	十六	五
二十九	三十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八	二十八	五	軫初	十二	五	十七	四
三十	三十一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九	二十九	六	一	十三	六	十八	三
三十一	三十二	二十九	二十八	三十	三十	七	二	十四	七	十九	二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	二十九	三十一	三十一	八	三	十五	八	二十	一

虛一	十四	十三	十二	二	八	一	十九	一	十四	十二	七
二	十五	十四	十三	三	九	二	二十	參初	十五	十三	八
三	十六	十五	十四	四	十	三	廿一	一	十六	十四	九
四	十七	十六	十五	五	十一	四	廿二	二	十七	十五	十
五	十八	十七	斗一	六	十二	五	廿三	三	十八	十六	十一
六	十九	十八	二	七	十三	張初	廿四	四	十九	十七	十二
七	二十	斗初	三	八	十四	一	廿五	五	二十	十八	十三
八	廿一	一	四	九	十五	二	廿六	六	二十一	十九	十四
九	廿二	二	五	十	十六	三	廿七	七	二十二	二十	十五
十	廿三	三	六	十一	十七	四	廿八	八	二十三	二十一	十六
十一	廿四	四	七	十二	十八	五	廿九	九	二十四	二十二	十七
十二	廿五	五	八	十三	十九	六	三十	十	二十五	二十三	十八
十三	廿六	六	九	十四	二十	七	卅初	十一	二十六	二十四	十九
十四	廿七	七	十	十五	二十一	八	一	十二	二十七	二十五	二十
十五	廿八	八	十一	十六	二十二	九	二	十三	二十八	二十六	二十一
十六	廿九	九	十二	十七	二十三	十	三	十四	二十九	二十七	二十二
十七	三十	十	十三	十八	二十四	十一	四	十五	三十	二十八	二十三
十八	卅初	十一	十四	十九	二十五	十二	五	十六	三十一	二十九	二十四
十九	一	十二	十五	二十	二十六	十三	六	十七	三十二	三十	二十五
二十	二	十三	十六	二十一	二十七	十四	七	十八	三十三	三十一	二十六
二十一	三	十四	十七	二十二	二十八	十五	八	十九	三十四	三十二	二十七
二十二	四	十五	十八	二十三	二十九	十六	九	二十	三十五	三十三	二十八
二十三	五	十六	十九	二十四	三十	十七	十	二十一	三十六	三十四	二十九
二十四	六	十七	二十	二十五	三十一	十八	十一	二十二	三十七	三十五	三十
二十五	七	十八	二十一	二十六	三十二	十九	十二	二十三	三十八	三十六	三十一
二十六	八	十九	二十二	二十七	三十三	二十	十三	二十四	三十九	三十七	三十二
二十七	九	二十	二十三	二十八	三十四	二十一	十四	二十五	四十	三十八	三十三
二十八	十	二十一	二十四	二十九	三十五	二十二	十五	二十六	四十一	三十九	三十四
二十九	十一	二十二	二十五	三十	三十六	二十三	十六	二十七	四十二	四十	三十五
三十	十二	二十三	二十六	三十一	三十七	二十四	十七	二十八	四十三	四十一	三十六

六	七	八	九	十一	十二
四	五	六	七	女初	一
八	九	斗初	一	二	三
五	六	尾初	一	一	二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二	三	四五	六	七八	九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	三	柳初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畢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九	十	十一	胃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渦神

泗州塔下。相傳泗州大聖鎖水母處。繹也。按地志云。水神在臨淮縣龜山之下。形若獼猴。背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禹獲之。鎖其頸於龜山之足。淮水乃安流注海。邇來漁者知鎖所在。古嶽瀆經云。禹治水。三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曰無支祈。乃命庚辰制之。鎖于龜山之足。淮水乃安。唐永泰初。楚州有漁人夜釣山下。其鈎爲物所觸。沈水視之。見大鐵鎖繞山足。一獸形如青猿。兀若昏醉。涎沫腥臊。不可近。又東坡濠州登山詩。川鎖支祈水尙邳。註。程演曰。異聞集載古嶽瀆經。禹治水。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巫支祈。善應對。辨淮之淺深。源之遠近。而神曰庚辰者。鎖於龜山之足。淮乃安流。唐時有漁者。釣得一古鎖。牽出。其末有如獼猴者。蓋此物也。國史補曰。楚州漁人於淮中釣得古鐵鎖。刺史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鎖窮。有青獼猴隨出水而逝。山海經水穀好篇鄒禹鎖於蒙山之下其名無支祈。

寄衣

渥庭劉氏。有夫業正市。久客都門。因寄衣。侑以詩云。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歲寄郎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裁白登和腸斷。線腳那能抵淚多。長短只依先去樣。不知肥瘦近如何。先去。亦作舊時。

輟耕錄卷第三十

印章制度

周禮璽節。鄭氏注云。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按許愼說文云。印、執政所持信也。徐鍇曰。从爪。手以持信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鈕惟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獨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七雄之時。臣下璽始稱曰印。漢制。諸侯王金璽。璽之言信也。古者印璽通名。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橐佗鈕。又曰。璽、謂刻曰某王之璽。列侯、黃金印。龜鈕。文曰、某侯之章。丞相太尉與三公前後左右將軍、黃金印。龜鈕。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鈕。文曰印。建武元年。詔諸侯王金印紫綬。公侯金印紫綬。中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千石至四百石以下、銅印黑綬。及黃綬。陳制。金章或龜鈕龜鈕獸鈕豹鈕。銀章或龜鈕熊鈕麗鈕羔鈕鹿鈕。銀印或珪鈕兎鈕。銅印畢環鈕。吾衍云。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且以爲法。大可笑也。多見古家藏得漢印。字皆方正。近乎隸書。此卽摹印篆也。玉球嘯堂集古錄所載古印。正與相合。凡屈曲盤回。唐篆始如此。今碑刻有魯公官誥尙書省印。可考。其說漢晉印章。皆用白文。大不過寸許。朝冊印文皆鑄。蓋擇日封拜。可緩者也。軍中印文多鑿。蓋急於行令。不可緩者也。古無押字。以印章爲官職信令。故如此耳。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至宋南渡。絕無知此者。故後宋印文皆大繆。白文

印皆用漢篆。平正方直。字不可圓。縱有斜筆。亦當取巧寫過。三字印。右一邊一字。左一邊兩字者。以兩字處與一字處相等。不可兩字中斷。又不可十分相接。四字印。若前二字交界有空。後二字無空。須當空一畫別之。字有有脚無脚。故言及此。不然。一邊見分。一邊不分。非法度也。軒齋等印。古無此式。唯唐相李泌有端居堂白文玉印。或可照例。終是白文。非古法。不若只從朱文。朱文印或用雜體篆。不可太恠。擇其近人情。免費辭說。白文印用崔子玉寫張平子碑上字。及漢器上并碑蓋印章等字。最爲第一。凡姓名表字。古有法式。不可用雜篆及朱文。白文印必逼於邊。不可有空。空便不古。朱文印不可逼邊。須當以字中空白得中處爲相去。庶免印出與邊相倚。無意思耳。字宜細。四旁有出筆。皆帶邊。邊須細於字。邊若一體。印出時四邊虛。紙皆昂起。未免邊肥於字也。非見印多。不能曉此。結邊朱文。建業文房之法。多有人依欲識字式作印。此大不可。蓋漢時印法不曾如此。三代時却又無印。學者愼此。周禮雖有璽節及職金掌其媺惡揭而璽之之說。註曰印。其實手執之印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璽。而不可印。印則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問字反。淳朴如此。若戰國時蘇秦六印。制度未聞。淮南子人間訓曰。魯君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劉安寓言而先辭耳。道藏唐人經有不曾有印。故不可以道號作印用也。三字屋扁。唐印有法。凡印文中。有一二字忽有自然空缺。不可映帶者。聽其自空。古印多如此。凡印。儻有古人印式二册。一爲官印。一爲私印。具列所以。實爲甚詳。不若嘯堂集古錄所載只具音釋也。凡名印不可妄寫。或姓名相合。或加印章等字。或兼用印章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爲正也。二名者。可回文爲。姓下著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單名者。曰姓某之印。却不可回文寫。名印內不得著氏字。長德可加氏字。宜審之。表字印只用二字。此爲正式。近人或并姓氏於其上。曰某氏某。若作姓某父。古雖有此稱。係他人美己。却不可入印。人多好古。不論其原。不爲俗亂。可也。漢人三字印。非復姓及無印字者。皆非名印。蓋字印不當用印字以亂名。漢張安字幼君。有印曰張幼君。右一字左二字。唐呂溫字化光。有印曰呂化光。此亦三字表德式。諸印下有空處。歷之最佳。不可妄意伸闊。或加屈曲。務欲塡滿。若寫得有道理。自然不覺空也。字多無空。不必問此。李陽冰曰。摹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冥受鬼神。謂之神。筆畫之外。得微妙法。謂之奇。藝精于一。規矩方圓。謂之工。繁簡相參。布置不紊。謂之巧。趙彥衞云。古印文作白文。蓋用以印泥。紫泥封詔是也。今之米印及倉敖印近之矣。自有紙。始用朱字。間有爲白字者。通典云。北齊有木印。長一尺。廣二寸五分。背上爲鼻鈕。長九寸。厚一寸。廣七分。腹下隱起篆文。曰督攝萬幾。惟以印籍縫。令齊合縫。條印。蓋原於此。秦有八體書。三曰刻符。卽古所謂繆篆。五曰摹印。蕭子良以刻符摹印合爲一體。徐鍇謂符者。竹而中刻之。字形半分。理應別爲一體。摹印屈曲塡密。則秦璽文也。子良誤合之。宣和譜四卷。楊克一圖書譜一卷。又名集古印格。王厚之復齋印譜。顏叔夏古印譜二卷。姜夔集古印譜一卷。吾衍古印文二卷。趙孟頫印史二卷。

銀工

浙西銀工之精於手藝表表有聲者。屈指不多數也。朱碧山嘉興人、號墨齋。謝君餘平江。謝君和同上。唐俊卿松江。

祖孝子

祖孝子浩然、字養吾、建寧浦城人、世儒家、至元中、姦黃華起敎和、朝廷命將帥師往討、未至、姦已就縛、回軍經浦城、焚其廬舍、孝子母全氏遭掠而北、是時孝子年六歲、母子相失、獨與父居、不聞問者二十又八年、至大三年、福建閩府檄爲三山書院山長、將之任、或告之曰、而母在河南、而不能名其處、孝子欣然棄職辭父、爲河南行、既渡江、抵河南、每舍逆旅、行道途間、聞操南音者、必就與語、庶幾有所遇也、當時從軍之人猶有存者、或曰、此有趙副使、故爲軍校、歸自軍中、得婦人全氏、非而母也耶、趙死而家替、全氏歸一蒙古氏、聚之而南、當在汝鄧間耳、孝子知母定在、驚喜、遂回汝州、抵鴉路山、不遇、行八百里、至牛蹄白石、不遇、又行七百餘里、至襄陽崔橋、又不遇、然自離汝州、行路既遠、知母所鄉、停車道傍、投宿旅舍、舉其狀以問人、頗有相酬答、可物色、或指唐州以告曰、彼有別蓋山、可尋討也、孝子夢神人圖而言、有月圓再圓之語、既寤、言猶在耳、益喜怍、自崔橋三百餘里、至別蓋、訪其母在焉、既見、相與抱持涕泣、七月之望也、神人之言、於是有徵矣、留別蓋半月、舟具奉母南歸、當時聞其事者、自朝廷達官、以至湖海名勝、莫不歌詩以美之、多至數十百篇、往往舉朱壽昌事以爲比、會稽韓莊節先生性作孝子傳行于世、

白日圖文

周易疑處館講授、賓主不合、遂作白日圖文、飄然而去、其文曰、勝之不聞、視之不見、子以我爲讓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吾亦從此逝矣、未得淸雲路、且坐白日圖、飯疏食、樂亦在中、素貧賤、不願乎外、莊承實主人、不取通士、乃求拘儒、匪我求蓋蒙、取其交以道、餽以禮、擇師敎子弟、蓋亦據於德、依於仁、圖士而居、重門以待、當屬耳不聽淫、目不視惡、將以寡其兌、閉其聰、然而口不絕吟、手不停披、安能存其心、養其性、黃牙若就、白髮已空、常念流地上之白水眞人、且作鎖洞門之淸溪道士、子其子、親其親、固宜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爾爲爾、我爲我、安肯哀矜而牽焉、敖惰而將焉、不越文字之間、自行束修以上受風燈貶、爲自在囚、曰出雌黃、用狙翁朝四暮三之術、目生虛白、披羲皇天一地二之圖、有朋自遠方來、與進也、與退也、使若從此中入、或止之、或尼之、俾我行其庭、不見其人、而子過我門、不入我室、望而未見、招之不來、所不與同心、指蒼天而爲證、亦欲從遊耳、曰黃昏以爲期、不以我爲貧、知有時爲養、所願諸生、人十己千、以一識百、師也過、商也不及、尙得夫子之中庸、參也魯、回也如愚、竟傳聖人之道統、而某詩書無禀、筆墨有靈、蟬蛻汙濁之中、鳳翔塵埃之表、排雲叫閶闔、吐三千丈豪氣之沈埋、乘風歸蓬萊、訴百萬億頻匡之辛苦、藩籬既剖、門闥洞開、縱意所如、從吾所好、口說五千言、乘牛出函谷、願與關門令尹游乎、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皆曰閉戶先生來也、

金鑾馬

凡宮車安駕、棺用香楠木、中分爲二、刻肖人形、其廣狹長短僅足容身而已、殮用貂皮襖皮帽、其韡韈、腰盆鉢、俱用白粉皮爲之、殉以金壺瓶二、盞一、碗碟匙筯各一、殮訖、用黃金爲箍四條以束之、與車用

白氈背線納失失爲簾、羅棺亦以納失失爲之、前行用靈右巫媼一人、衣新衣、騎馬、乘馬一疋、以黃金飾鞍轡、皆以納失失、謂之金靈馬、

髹器

黑光　凡造碗碟盤之屬、其胎骨則梓人以脆松劈成薄片、於旋床上膠黏而成、名曰捲素、髹工買來、刀刮膠縫、乾淨平正、夏月無膠汎之患、却煮牛皮膠、和生漆、微嵌縫中、名曰楮末、去聲、然後膠漆布之、方加蠶灰、灰乃磚瓦搗屑篩過、分蠶中、細是也、膠漆調和、令稀稠得所、如髹工自家造賣低歹之物、不用膠漆、止用豬血厚糊之類、而以麻筋代布、所以易壞也、蠶灰過停、令日久堅實、砂皮擦磨、却加中灰、再加細灰、並如前、又停日久、磚石車磨去灰漿、潔淨、一二日、候乾燥、方漆之、謂之糙漆、再停數月、車磨糙漆、絹帛拂上去漿跡、纔用黑光、黑光者、用漆斤兩若干、煎成膏、再用漆、如上一半、加雞子淸打勻、入在內、日中曬翻三五度、如栗殼色、入前項所煎漆中和勻、試簡看緊慢、若緊、再曬、若慢、加生漆、多人觸熟、觸熟卽鐵漿沫、用隔年米醋煎此物、乾爲末、入漆中、名曰黑光、用刷蘸漆漆器物上、不要見刷痕、停三五日、待漆內外俱乾、從陰處曬之、然後用楮光石磨去漆中顯、去聲、上楮光石、雞肝石也、出杭州上柏三橋埠牛頭嶺、再用鱗粉、次用布粉、次用菜油傅、却用出光粉揩、方明亮、

朱紅　修治布灰、一一如前、不用糙漆、却用顯朱桐葉色、然後用銀朱、以漆煎成膏子、調朱、如朱一兩、則膏子亦一兩、生漆少許、看四時天氣試節加減、冬多加生漆、顯色鮮、春秋、色暗、夏四五月、秋七月、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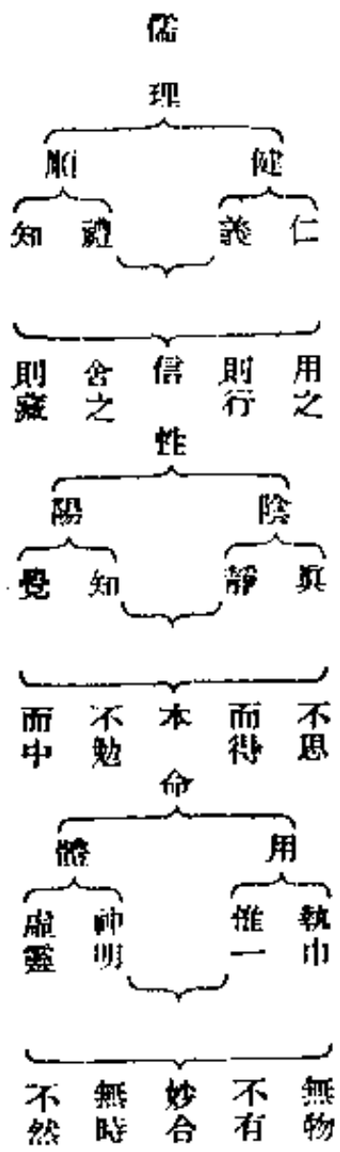
鱔水　好桐油煎沸、以水試之、若躁也、方入黃丹賦粉無名異、煎一滚、以水試、如蜜之狀、令冷、油水各等分、杖棒攪勻、却取磚灰一分、石灰一分、細麪一分、和勻、以前項油水攪和調黏灰器物上、再加細灰、然後用漆、並如黑光法、或用油、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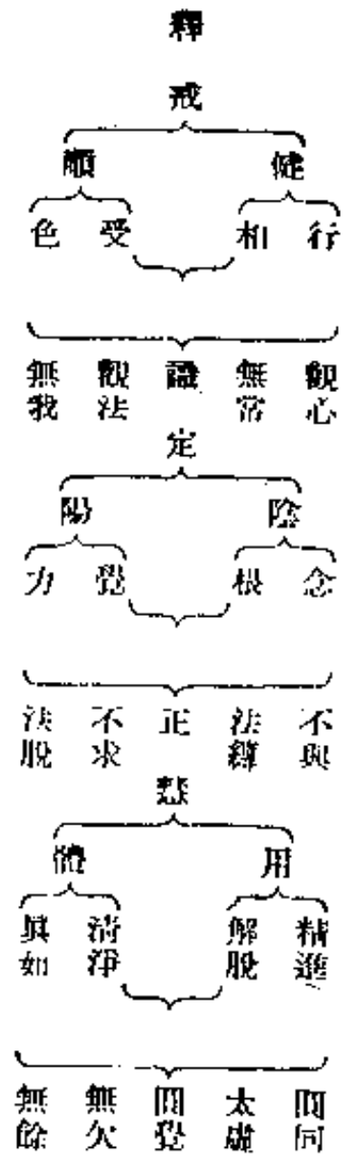
三月顏色正且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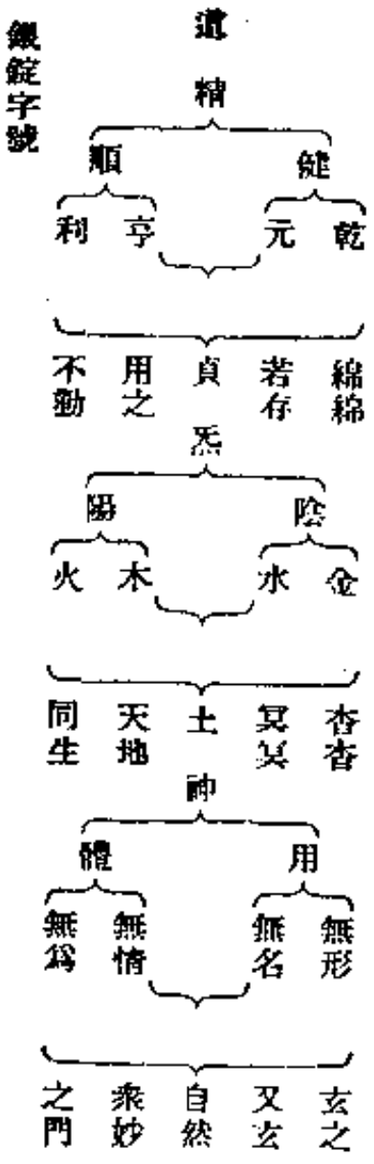
只孫宴服

只孫宴服者、貴臣見嬖於天子、則服之、今所賜絳衣是也、貫大珠以飾其肩背間膺、首服亦如之、

三教一源圖







銀錠字號

銀錠上字號。揚州元寶。乃至元十三年。大兵平宋。回至揚州。丞相伯顏號令搜檢將士行李。所得撒花銀子。銷鑄作錠。每重五十兩。歸朝獻納。世祖大會皇子王孫駙馬國戚。從而賞賜。或用貨賣。所以民間有此錠也。後朝廷亦自鑄。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兩。十五年。重四十八兩。遼陽元寶。乃至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征遼東所得銀子而鑄者。

學宮講說

凡學宮朔望講說。乃禮之常。所屬上司官。或省憲官。至自教授學官。暨學資齋論等。皆講說一書。然儒生未達時宜。往往迂闊多矣。泰定甲子。開吳淞江。省臺憲僚咸集。時治書劉公潔源、北方學者。首謁先聖先師。其年值閏。詹肖巖講書堯典。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大哢其意。以爲學校講說。雖賤夫皂隸、執鞭墜鐙之人。皆令通曉。今乃稽算度數何爲。肖巖由是怡快而卒。至元己卯冬。分憲老老公檢踏災傷。以復熟糧爲急。陸宅之講省刑罰薄稅斂一章。公變色而作。至正辛巳。知府楊侯銳意浚河。以興利除害爲己任。時憲僉某謁學宮。王玉巖講馮別九州。隨山濬川。結意皆歸美於知府。憲僉不悅而罷。丁酉歲。張士誠據有姑蘇日。遣蘇守周仁來。王可權講易泰卦。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義。周以爲譏訕。累及諸職事皆停月廩。惟錢先生伯全父作訓導時。行刑官至。講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講畢。稱賞不已。蒯數君子。亦可爲後人戒也。

松江之變

王與敬、字可權。淮西安豐人。由浙省典吏充宣使。後於荒捕得部下立功。擢松江府判。來任。轉省都鎮撫。陞元帥。至正丙申二月朔。僞誠王張士誠紅軍破平江。時與敬兵敗。徑趨嘉興。又與苗軍參政楊完者不協。乃投松江。名曰守禦。實欲戀倡婦葉賽兒故也。達魯花赤八都帖木兒、知府祖思誠、皆無制禦之術。激成其禍。蓋其至也。不郊迎之。已自不悅。越二日。浙省又命元帥帖古列思等提兵而來。鎮守城池。二帥抗衡。不相上下。帖點兩倉脚夫。散口糧。給器械。發號施令。蓋意在逐與敬行。十八日。帖妻軍民官。無一人至者。至夜。與敬下萬戶戴列孫等。率引軍卒。自西門放火。鼓譟而叛。官僚潰散。寺觀民房。悉化焦土。檢刮金銀財物。塞滿舟船。自與敬以下。人口輜重。皆出西門。二十四日。完者下元帥蕭嘉員成等。率苗軍突至。兵不與敵。遂北出通波塘而去。投降士誠。子女玉帛。悉爲苗軍所有。民亦持挺相逐。列孫、孔鎮撫等。死者過半。苗軍悉肆檢刮。截人耳鼻。城中女婦。多爲淫汙。房舍間有存者。皆爲焚燬。靡有孑遺。居民兩遭鋒鏑。死者塡街塞巷。水爲不流。四月初十日。士誠下元帥史文炳一部兵馬。自湖泖入古浦塘。舳艫相銜。旗幟蔽日。苗軍一矢不交。竟潰散而去。而村野史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卓哉斯言也。初王與敬之戾止。苟得一守土官。能以智慮處之。則不致若是。況松江尚侈靡習淫風者久矣。余嘗扼腕而歎。必有後日之患。終爲一賤倡禍及數萬家。非小變也。與敬負逆賊之名。遺臭萬年。戴氏逞匹夫之勇。卒喪其生。皆自取之也。悲夫。

果典坐

嘉興天寧寺有老僧曰果典坐。平生不蓄積。得錢輒買酒飲。長老念空海每歲遣衣段。至正癸巳正月一日無疾而卒。年一百二歲。

詩讖

潮逢谷水雜興浪。月封雲間便不明。松江古有此語。谷水、雲間、皆松江別名也。近代來作官者。始則赫然有聲。終則闒茸貪濫。始終廉潔者鮮。兩句竟成詩讖。

書畫樓

松江自來無大火災。至正丙戌閏十月廿九日夜。普照寺西業製帽民姚不護于火。延燎三千餘家。重門邃館。蓮宮梵宇。悉爲煨燼。而夏愛閒氏收藏古法書名畫樓巋然獨存。豈有神物護之也耶。抑亦數耶。

物必遇主

松江普照寺門首刀鐶刮。忽見街上有小片荷葉。舒卷不已。一人拾置懷中去。刮叩之曰。汝得何物。但欲見之。以決所疑。及出示。乃至元鈔三十文。又同郡夏氏僕。嘗見小花蛇盤旋道左。行人捉藏諸袖。生頗訝。問其所以。則至元鈔貳拾文。右二事絕相類。吁。三十文二十文直微末耳。尚必待主。今之積金累穀。倍息計贏。孳孳以利爲念者。於此寧不可鑒哉。

鎔金銀法

嘉興斜塘楊匯髹工戧(去聲)金戧銀法。凡器用什物。先用黑漆爲地。以針刻畫。或山水樹石。或花竹翎毛。或亭臺屋宇。或人物故事。一一完整。然後用新羅漆。若戧金。則調雌黃。若戧銀。則調韶粉。日曬後。角挑挑嵌所刻縫罅。以金薄或銀薄。依銀匠所用紙糊籠罩。置金銀薄在內。遂旋細切取。鋪已施漆上。新綿楷拭牢實。但著漆者自然黏住。其餘金銀都在綿上。於熨斗中燒灰。甘鍋內鎔鍛。渾不走失。

磨兜堅箴

磨兜鞬。已見第九卷。昔李侍郎教立。書揭磨兜堅三字於座隅。磨兜堅者。古之愼言人也。其警於自防者哉。金華宋濂爲著箴曰。磨兜堅。愼勿言。口爲禍門。昔人之云。磨兜堅。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兜堅。高不知極。深不知測。磨兜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兜堅。鐘鼓之聲。因叩而鳴。磨兜堅。不叩而鳴。必駭衆聽。磨兜堅。惟口之則。守之以默。是曰玄德。磨兜堅。磨兜堅。愼勿言。

三笑圖

揭徵匣云。坡翁跋石恪所畫。以爲三人皆大笑。至衣服冠屨皆有笑態。其後之童子亦罔知。而大笑。永叔齋室識三笑于壁。想見石恪所作與此無異。然坡翁所跋三笑。不言爲誰。山谷特書以遠公陶陸事。陳賢良舜俞廬山記、亦謂舉世信之。有糙產通者作廬岳獨笑一篇。謂遠公不與脩靜同時。棲玖魏亦言。脩靜元嘉末始來廬山時遠公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亡亦二十餘年。其不同時信哉。後世傳訛。往往如此。使坡翁見之。亦當絕倒也。

官制字說

按古官制取義。皆有所主。非徒名也。後世或訛其音者有矣。音雖訛而義則不訛也。如僕射秦官。僕、主也。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以督課之。射音神夜反。關中人訛爲寅詐反。韻書不取其義。於神夜反中。却收在寅射反下。尙書亦秦官。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尙書。尙、猶主也。如尙方、尙食、尙醫、尙衣、尙冠、尙浴、尙席之尙。並音時亮反。後世乃以尙書之尙訛爲辰羊反。陸德名亦音平聲。韻書遂兩收之。洗馬前漢志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張晏曰。先馬員十六人。秩比謁者。如淳曰。前驅也。國語載勾踐親爲夫差先馬。先、先之也。從先見反。今韻書作蘇典反。字作洗。竊意此類並當從其正義。不當從其訛音。今人但見讀僕射之射作神夜反。尙書之尙作時亮反。洗馬之洗作先見反。便非哂之。不究其義故也。此類甚多。今姑舉其顯者。

巾幘考

巾幘。釋名。巾、謹也。當自謹於四教。儀禮。二十成人。士冠。(如字)庶人巾。說文。髮有巾曰幘。幘即巾也。又方言。覆結謂之幘。漢書卑賤執事不冠者所服。或謂之承露。按儀禮士冠庶人巾。則古者士以上有冠無巾。幘惟庶人戴之。秦謂民爲黔首。漢謂僕隸爲蒼頭。漢書謂卑賤者所服。此其證也。後世上下通用之。謂之泰巾。蔡邕獨斷曰。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故加巾幘以包之也。然則巾自巾。幘自幘。不獨卑賤者所服。雖尊者亦服之矣。至王莽冠內加巾。故時人云。王莽禿。幘施屋。又光武岸幘見馬援。又按魏志注。

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皮弁。裁縑帛爲帢。(色洽反。職伯□。)合乎簡易隨時之議。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爲國容。韶書弁缺四隅謂之帢。(前時軍人号手所戴小白帢是也。)一曰。按頭使下。故曰帢。增韻、埤蒼。皆曰帽也。晉輿服志。哀帝立秋御讀令。故用素白帢。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魏武始制帢。成帝制。使尙書入坐丞郎門下三省侍官乘車白帢低幃。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官著烏紗帢。往往七人宴居皆著帢矣。帢雖冠弁遺制。去古益遠。用巾幘爲近之。一說。秦加武將首飾爲絳帕。後稍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却摞(音騾)之。施巾連題。却覆之。即喪幘也。名之曰幘。至孝文帝。乃高顏題。續之以耳。崇其巾爲屋。合後施巾。上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古者冠制皆硬殼。自額上至於頂。如今禮冠者然。後世乃作小冠。庶以束髮。冠下施幘。冠幘之上又纏施巾。皆效漢元帝所服之制也。夫歷代損益。隨其所宜。苟不害於義。從俗可也。孔子居宋衣縫掖。居魯冠章甫。亦從俗也。

屨舄履考

屨、舄、履。屨人註。禪下曰屨。複下曰舄。(說文無舄字。舄本鵲字。今借爲履舄字也。隨俗云。舄通爲履之屬。古人居欲如鵲。行不欲如鵲。故借爲舄字。所以爲行戒也。然借鵲爲舄。舄作履。積屐者。屨也。古今注以木置屨下乾腊不畏泥濕。故曰舄。以是知舄屨之下必再用木矣。)士喪禮。夏葛屨。冬皮屨。屨人註。又謂。凡屨。皆絇(勑)繶。(縫)純。(緣)素屨白屨繶絇純。爵弁纁屨黑絇繶純。是也。絇、飾文。纁絇也。玉藻注。屨頭飾也。(如刀衣鼻。在屨頭。言拘也。取自拘持。使低目不仰。一曰。用繒一寸。屈爲之頭。著屨頭以受穿貫。)繶、屨人注。縫中紃也。絛也。純、屨人注。緣也。言繶。必有絇繶純矣。凡絇、繶、純、皆一色。又按屨人注。舄有三等。赤舄、白舄、黑舄也。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詩曰。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矣。所謂玄舄齊舄、王后祭服之舄也。凡屨之飾。如繡次也。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服冕著舄耳。士爵弁纁屨。黑絇繶純。尊祭服之屨。飾從績也。至若履者。說文。足所依也。從尸。從文。從舟。象履形。毛氏曰。舟能載物。履能載人。又草曰扉。(方未反)麻曰屨。(凡布帛可謂之屨)皮曰履。按履無別制。說文。屨、履也。從履省。婁聲。又鞮也。徐曰。鞮、革履也。舄、韻會。履也。古今注。以木置屨下。乾腊不畏泥濕。故曰舄。以是知屨舄之異名也。但有禪下、複下。用木之異耳。古人舄屨履至階必脫。唯著韈而入。禮。戶外有二屨。是脫屨而入者也。漢賜劍履上殿。是不賜則不敢著履上殿明矣。謂不行則納履而去。納、結也。言納履。則在外明矣。是脫履而入者也。王喬入朝。雙舄化鳧先至。是脫舄而入者也。古者堂上皆有席。所以著韈爲宜。況韈又從韋乎。又按鄉飲酒云。說屨。揖讓如初。升堂。疏云。凡堂上坐行禮不脫屨。坐則脫屨。理固然也。由是觀之。凡宗廟堂室之間行禮。亦必不脫屨矣。夫降而脫屨。然後升坐。禮也。其後賓與主人酬酢之時。皆在兩階之間。又須降而著屨。復升于階。酬酢之禮畢。又降而脫屨。復升于坐也。古人禮繁如此。今何略也。

8
42B

輟耕錄載宋諸陵事未備。謹按元世祖二十一年甲申。桑哥爲相。與江南浮屠總攝楊璉真珈相表裏。嗾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諸陵。明年乙酉正月。桑哥矯制可其奏。於是發諸陵。實利其殉寶也。又襲諸帝遺骸。建白塔於杭故宮。曰鎮南。以厭勝之。截理宗頂以爲飲器。未幾。桑哥事敗。飲器亦藉入于官。以賜帝師。發陵時。義士唐珏玉潛雷門先生、與尚書省架閣林景熙、竊痛之。陰相躬拾不盡遺骨。葬別山中。植冬青爲識。迺塞食則密祭之。珏後獲黃袍引兒報德之夢。果生子珙。爲名儒。羅雲濠爲傳其事。謝翺爲托變詞作冬青引曰。冬青樹。山南垂。九日靈禽居上枝。白衣穢年星在尾。寅月也。根到九泉龍睡。何晨晝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願君此心慎勿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光離離。白衣人拜地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解者曰。謂應在庚金。竊甲木也。胡運終於甲辰。已佛先於貞白之詩。宋爲啄粟於甲木。又開先於晞髮之句。此豈偶然之作哉。與鬼託枯骨之靈。靈禽託宋鳥之子。果天意耶。人事也。又按元文宗生年甲辰。紀元天曆。當時朝臣有引陶弘景胡笳曲。負扆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以爲受命之符者。甲木之謂也。又或問宋國祚於邵子。邵子對以五更頭。蓋謂五庚申也。而元讖亦有曰。大元之後有庚申。而順帝以庚甲生。歲六庚耳。貞曰、弘景號。晞髮道人、謝翺也。珏又有或雷震白塔詩曰。冬青花。不堪折。南風吹涼積香雪。搖搖華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羊兒年。犬兒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其後至正十九年己亥。僞周張士誠遣平章張士信守杭。壞白塔甃城。塔亡。而元亦馴至於亡矣。大明洪武元年戊辰正月戊午。太祖高皇帝遣工部主事谷秉彝。即北平索飲器於西僧汝納。鑒藏深惠。詔應天府尹函而瘞諸鳳臺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上覽浙省進宋諸陵圖。遂命啓瘞而歸。藏諸舊陵云。嗚呼。數百年膻腥之穢。至我朝而蕩滌殆盡。宋帝泉壤之冤。亦隨以雪。而義士忠憤之氣。亦得以伸。高皇帝之功德。巍巍乎冠絕前古。天高而地厚。至矣哉。夷攷其顛末。似亦數存焉。然是錄所載。重複。羅傳年月不同。白塔一節可據。鄭傳已自與前後不同。無可據。癸辛錄年月同失。理宗首一節。爲飲器張本。可據。唐林二義士本同事者。梧溪集、羅鄭傳之乃各立異。不免傳疑。今據史臣宋濂、高季迪、并儒先楊維禎、王逢原諸集。以訂補其未備。觀者詳之。成化己丑中秋日。華亭彭璋識。

南村平生著書四種。說郛百卷。未能卒業。書史會要。不過廣海岳名言。待訪所未備。四庫補遺。又從沒無傳。惟輟耕錄三十卷。上自廟廊實錄。下逮村里曆言。詩話小說。種種錯見。其諸靖節、貞白世系。尤簡覈可喜。意自負爲陶氏兩公後一人耶。至若載發宋諸陵事。未免誇逸。已詳見彭璋云。湖南毛晉識。

六藝綱目

舒天民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六藝綱目二卷元舒天民撰天民字執風鄞縣人是書取周禮保氏六藝之文因鄭康成之注標爲條目各以四字韻語括之其子恭爲之注同郡趙宜中爲之附注均能考證精核於小學頗有發明推其中論六書轉注一門以轉注者乃轉形互用有倒有側有反有背今求其說若云倒背爲景反正爲乏雖本傳記然究屬會意字至謂尸爲側人匚爲側口則誤從周伯琦說文字原之論於制字之意反乖耳至其九數一門以密術推鄭注頗爲詳至以之補正賈疏亦考禮之一助也恭字自謙號說齋宜中字彥夫其書刊於至正甲辰前有張翥胡世佐揭汯劉仁本四序皆未言及宜中附注事末有舒膚後序題戊申歲已爲洪武元年亦不及宜中則宜中疑爲明人其始末則不可考矣

原序

先君生甫十歲而宋社亡逆曰吾不可以有爲矣及長以隱儒名其堂旌厥志也一日讀漢書至君子舒六藝之風之句撫卷笑曰班孟堅其先得我心之所欲乎因自號執風同郡太博蔣公汝礪歎曰先生之號甚其美矣他日表章六藝其惟先生乎先生嘗病世之君子以六藝爲教者僅舉其略乃博采六藝集爲章句曰六藝綱目以詔家塾識者翕然稱之曰先生之美號斯稱矣夫顧世之輯是書者多矣然未有若此之簡而明且句以四字尤便初學誠六藝之指南也請與同志共之由是繕寫者衆居無何先君下世手澤未乾嗚呼痛哉恭不能繼述徒爲人子遂忘固陋乃討論而注之至正甲辰夏邑令陳君止善以之達承旨仲舉張公公喜曰何見此書之晚也乃序其端有曰四明舒君隱儒也夫隱儒之稱豈偶然哉恭也一讀則三感慨焉重悼先君生不逢時抱恨而歿所賴遺書有補世教復有字原亦學者所好附于卷後吁先君學而不仕非隱儒乎六藝之風自我而舒蔣公之期不謀而符今乃壽諸梓而惠後學其庶乎可以無憾矣夫丙午三月既望男恭百拜謹書

六藝綱目序

古者教人之法六藝而已周官大宗伯掌之六藝通習故士皆可用公卿大夫居則冠冕佩玉以理朝政一有戎事則出爲將帥介冑行陳文武兼舉而無不得其任者由教之有方而學之有其素也六藝今惟書算是用人亦罕習朱文公著小學書特表焉徒名存爾四明舒君隱儒也纂爲綱目子恭注之條陳詳解不啻折旋於儀文之間詠蹈於音樂之所司容於賓卿之次爲範於驅馳之地可謂明且備矣至正癸巳予以太學博士考試大都至秋闈發策漢人問以六藝衆皆閉然叩簾語之尚弗達所答遺五得一舉二舛四終場無全策第曰試官困我舉人而已蓋以爲兒童之學而易之不知此成德達材之先務也鄞令陳止善纂此乞序刊行以惠學者學者能致意此書按古禮以參今禮而知其數度損益之宜按古樂以證今樂而知律呂旋生之妙按古書以校今書而知聲形訓詁之文射雖禁而弧矢有其方御雖廢而驂駕有其法亦所當知也數則古今一爾果善乎此豈非博物之通儒哉舒君諱天民號執風子恭字自謙號說齋至正甲辰冬仲月望日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潞國張翥序

序

曩嘗授童子業或問以六藝略舉其綱答之次問所名之目記已不能悉又次問衆名所立之義記尤不能詳私竊病之欲纂集便觀覽未遑也自濂洛諸賢講明窮理盡性之學辭必成文文必綴字字必取義義有難知先儒或爲之說名曰字訓愚猶意有所未盡欲續之以足遺闕未能也比僑四明士友舒君自謙出示其先人釵風先生所作六藝綱目及性理字訓補遺二書綱舉目張類聚條析制度事爲具載其實詞意旨趣明著其義皆四言成句聲韻叶諧便於誦記非徒可用爲啟擊蒙童之具雖老於學者得之亦足以備遺忘資講釋信有益哉吁人心不相遠愚也獨嘗有志於斯未遑記意已有先吾著鞭如釵風者乎三復起敬書此于卷首而歸之至正丁酉秋七月甲午前鄉貢進士徽州路儒學教授天台胡世佐序

序

先王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六藝已習於小學之時及夫世降教弛而六藝之所存者名耳學者又漫視之而所存之名乃復記之不悉語之不詳況能尋其至理之所寓耶識者病焉釵風舒先生乃推其名之所始義之所在綱以提其要目以盡其詳作爲六藝綱目類分臚列循文生訓句以四言使觀者便於記誦其子恭又加註釋指意原委儀物度數粲然明備於戲因是書而名之存者常接于目常接于目則得于心得于心則先王之遺制或由之而舉豈小補哉至正二十五年十一月豫章揭汯序

序

人生八歲教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此雖小學之事而世之擊蒙授徒者往往僅能汎舉其大槩以語之而於衆目之詳已不復記憶覼縷析對必資檢閱而後罄焉此釵風舒先生六藝綱目之所由作也然聖人生而知之亦曰義理耳至於名物度數必待講學而明苟講之弗明弗措者於此編不爲無補朝列大夫溫州路總管天台劉仁本序

六藝綱目題辭

維古設教以鄉三物六藝居一蓋不可忽八歲蒙士初入小學先誦其文旋加攷索迨其長也則復游焉博極旨趣才悉可全顧諟六藝有條有理昔之學者无間終始於戲越秦典籍燬盡六藝樞要亡滅殆盡五禮六樂條目具存節文音調舉莫討論曰射曰御亦不易語執弓行車罔循軌度六書之品九數之計人生日用疇能或廢聖遠經殘風頹教弛師生授受滅裂而已時觀字學信筆而作校之古文十字九錯然則五者槩可知矣教或得人學无難國士夫爲學學書宜先次則數也射御繼焉若夫治體禮樂爲急有國有家盡先教習後世沿襲惟訓孺子豈知大學實基乎是嗟我先君有感於斯纂集成章綱舉目隨恭也不敏黽勉箋注新學習之庶知門戶

元　舒天民　撰

六藝綱領

埶俗作藝非鄭剛中曰才有所長者埶也

許氏曰埶作埶種也从坴丮樹木之意从丮手樹木之象工執埶事猶農夫埶禾也因目爲六埶之埶○埶說文埶種也此文首入字似有誤脫

附注埶種也从坴土凶也有耕耨之義丮古埶字埶者埶事農也天下之民目耕爲先故凡學業者皆曰埶

六埶之學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

六者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古之教小學者目此爲先也剛中曰禮樂之妙通乎天地亦名一埶何也蓋通禮樂之理者爲聖人爲君子若夫行禮之升降揖讓作樂之聲音節奏達乎此者目埶名之可也

一曰五禮吉禮居先凶禮賓軍嘉禮終焉

二曰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濩與護同

三曰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繼爲剡一音閃襄與讓同

四曰五御一鳴和鸞二逐水曲三過君表四舞交衢五逐禽左御或作馭同鸞或作鑾同

五曰六書象形指事會意轉注諧聲假借

六曰九數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終於句股粟俗作粟衰倉回切朒如六反俗作朒者非句音鉤

先舉其綱後分其目惟爾小子留心埶讀

六埶條目

五禮見周禮春官大宗伯

五禮之目三十有六周公定制天子行之

吉禮事天地人鬼凶禮哀邦國之憂賓禮親睦邦國

軍禮目同邦國嘉禮目親萬民也凡三十六條

公卿大夫下及士庶其行可平中有九節上下通行聖人設濃不奪民情

九節者若目人鬼齊莞弔禮恤飲食會宗族及夫加冠賀慶之禮士庶可目通行也然目嘉禮親萬民之語觀之槩可知矣

夫禮也者天理節文人事儀則主敬而行秩然有序

朱子曰禮者天理之節文而人事之儀則陳北溪曰謂禮目節文之何也蓋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天理在中而著見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儀頌儀見於外者則法則存於中者儀與文相應則與節相應文而後儀節而後則也言禮須兼此二者意乃圓備

禮之爲用莫重於祭字从示豊示乃神示豊其器也

示與祇同豊行禮之器也音禮與豐字不同

一曰吉禮十有二條事鬼神示大宗伯職肆師佐之祭則受福故謂之吉

大宗伯掌禮之長官堯目伯夷作秩宗典天神地示人鬼三禮漢曰太常肆陳也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玉帛齍盛禮所目事神致福

昊天上帝精意潔祀燔柴與牲及其玉帛謂之禋祀

天目形體言帝目主宰言郊曰天明堂曰帝目其氣之浩浩故曰昊天目其位乎上故曰上帝精意目盲目禋說文潔祀也玉蒼璧也象天之形色帛純素之物不加文采目質爲尚　昊俗作昊

日月星辰實牲柴上燔而祀之謂之實柴

星五星金木水火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起於辰止於巳曰壽星大火析木星紀玄枵娵訾降婁大梁

實沈鶉首鶉火鶉尾是也實柴實牲于柴上也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柴牲並燔謂之槱燎

槱音酉　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風師箕雨師畢積柴目燎曰槱槱積也　三者皆置牲于柴上加目玉帛燔燎而升煙所目報場也　月令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國城東北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於城西南後漢目丙戌日祀風伯於戍地已丑日祀雨師於丑地牲用羊豕　剛中曰昊天上帝位爲至尊物无目稱其惠惟致其精意可目盲之故曰禋祀若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目其體同乎天不可得而親也必目气與而達之故用實柴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神之在天者也日月星辰麗乎上而照臨乎下所目次於天帝司中而下雖麗乎上而用事於人間不得目比日月星辰之尊目气達之不必實柴故曰槱燎謂積薪目燔不實牲體也或謂三台上台司命中台司中下台司祿又謂文昌宮第四星曰司命五曰司中何邪及攷之祭法王立七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泰厲戶竈此司命者乃七祀之司命司中者其七祀之泰厲與蓋人受命目生萬物之命係乎司命人受中目生萬物之性係于司中論者謂人之性正則中過則厲司中目正言之泰厲目反言之其實一也七祀之神其五者託體乎地故目血祭祭之此二者託體乎天故目槱燎祀之各从其類也二十八宿迭見四方目示民時至於祀典則止及實畢何哉目爲示

民時於上者其體无爲而散潤萬物者有及民之功非風則无以化成萬物非雨則无以滋萌品彙有功於物不可不報所以特祀之也先儒言禋祀有玉帛牲牷實柴有牲幣而无玉槱燎但只有牲然攷之經文於柴言實則見其用牲以實之明矣至於槱燎則不見其有實牲之文然則槱燎者止於燔柴也與附注今郡縣得祀風師雨師及社稷之神其名山大川載於祀典者有司歲時致祭或奉上命特祭不在時祀之數此天子望於山川徧於羣神之禮也

以上三者祀於天神

祀昊天詞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見大戴禮公冠篇地示人鬼二詞未聞

社之與稷五祀五嶽貴於气臭以血祭之謂之血祭

社后土稷穀神凡建國必先立社稷壇壝蓋土穀國家所賴之最重而當先者也孝經說曰社土地之主稷五穀之長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爲社五穀衆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中霤土也司人之堂室居處也門金戶木也司出入之神行水也主道路之神竈火也主飲食之神皆五行之小神而在地者各隨五行之主新祭之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山高而峻曰岱南曰衡西曰華北曰恒中曰嵩高五山國之重望鎮也配五嶽者江淮河沛四瀆也不言四瀆者省文也不言祭地者此皆地示也臭气也金祀自血起貴气臭也　剛中曰血所以爲歆神之始殺牲而先以血言者貴气而不重味試之至也社稷有功於人而神爲幽金故祭自血始天子七祀此祭五祀何也蓋司中泰厲神之屬乎天者也以槱燎祀之矣此五祀者則屬乎地也五祀五嶽之神皆託於土故此三者同於血祭蓋血之爲物有象而非虛有形而非實物之幽也陸氏曰社祭五土之示稷祭五穀之神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也　一說五祀爲五官之神四時則迎五行之气於四郊而祭之也　气象形氣許既反饋氣字也既有气字何必舍正而从借音今从正沛俗用濟非四瀆之水也蓋濟水出恒山房子縣贊皇山而沛水即沇水在兖州出王屋山東入海是也

附注王立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曰泰厲門行適士二祀門與行庶士庶人一祀或戶或竈杜預曰土正曰句龍在家主中霤在野爲社

祭於山林藉牲於土祭於川澤沈牲於水各順其性以象其惠謂之藉沈藉周禮作籍俗作埋

山林川澤之於物則有藉藏涵容之功所祭之牲則藉之沈之則順其性象其惠

晉魏獻子伐齊以朱絲繫白璧投于河漢武帝河決之時則刑白馬沈璧於河此藉沈之遺意也

四方百物所祭之牲桀裂其胷謂之磔禳

桀陟格反因借爲桀點字故加石作磔磔拍逼反桀裂牲於木上也磔磔牲胷也禳枯也磔而登之謂之禳周禮以磔禳祭四方百物此年終之祭百神於蜡夏曰清祀商曰嘉平周曰大蜡此三者報金也

剛中曰四方百物則八蜡也祭及於百物仁之至義之盡也四方異體百物異用其生也合聚其死也桀裂以象其分散之義也　八蜡先嗇司嗇農郵表畷猫虎坊水庸昆蟲農田畯也郵亭標表田畔相連畷虞造爲郵舍田畯居之以督耕也

附注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祭山曰旞縣祭川曰浮沈祭星曰布祭風曰磔郭璞曰或肆或縣置之於山投祭於水中或浮或沈布散祭於地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以止風此其象也　蜡蠟胏也說文引周禮蜡氏掌除骴又借爲年終祭名曰大蜡者謂冬時无蠟胏潔淨之意故因其義就名之即蜡氏掌除骴之借義同也奏名曰臘臘獵也獵取禽獸以祭之名漢以火德王故以冬至後三戌爲獵宋亦火德亦以戌爲臘　蜡音祚俗作祰非

以上三者祭於地示

張南軒曰古者祭山川以其能云雨澤物爲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吾禱祀之實而交孚於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掩如此後世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封其地則失之矣

宮於先王解牲骨體灌以鬱鬯曰肆獻祼

宮俗作享鬱作欝非鬱金芳艸也產鬱林郡鬯尺諒反肆音剔祼灌同　宮獻也祭也鬱鬯以黑秬和鬱金艸釀酒謂之黃流其气芬香條暢又謂之秬鬯蓋周人尚臭灌用鬱鬯也肆解牲體謂薦孰時也獻獻醴體薦血腥也祼用圭瓚酌鬱鬯灌地求神時也亦曰降神郊特牲曰魂气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所以求諸陽求諸陰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附注諸侯有九錫之命者然後賜秬鬯圭瓚以祭宗廟也

進以黍稷謂之饋食

饋食言有黍稷也先灌次獻血腥次獻熟次饋食凡

祭皆然互相備也　剛中曰先王之制祭禮也不欲數數則煩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失孝敬煩則近褻瀆故有四時之祭又有五年三年之禘祫生則有合族之歡死有合食之禮緣生事死設爲盛祭是以有禘祫也

附注言祭先祖之禮自天子至於庶人但有豐殺耳天子孟月大夫士仲月庶人季月士有田則祭无田則薦

春言曰祠品物不多誠主乎詞祠詞也若祝文之類

附注春田曰蒐蒐之言搜也蒐本茅蒐字搜索於茅蒐之中擇其牡者與无孕者以祭之獻歲發生之時不敢傷其仁而品物少故曰祠以言詞達其誠也

夏言曰禴百物未成其祭尚薄樂以旌誠

禴薄也易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前漢郊祀志禴祭顏師古曰煮新菜以祭禴與禴通以樂爲之主也

秋言曰嘗新穀既升薦其馨香

香小篆作香古作皂从白从匕白粒也以匕嘗米之馨皂也　百物至秋皆成可言者衆而以新穀爲主也

冬言曰烝水陸珍味巨細咸備孝敬之至

烝衆也　祭統曰水艸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艸木之實禽獸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言禮春夏蓋以少爲貴秋冬則以多爲貴也

以上六者言於人鬼

剛中曰春夏以蒐苗而奉祭祀時物方生可獻者寡故春以祠爲主夏以樂爲主尚詞者以言詞道意也尚樂者場氣淺盛樂由場來也此以少爲貴也秋冬以嘗狩而奉祭祀百物既登可獻者衆故秋以薦新爲主冬以備物爲主焉嘗者物初成始可嘗於是薦新穀也烝者物畢登皆可進也此以多爲貴也　又曰天在上而无爲以道交之而已故曰祀祀以言其道也地主生物以物接之故曰祭祭以言其物也人鬼則以人道事之故曰言以物言獻之也然記曰郊血大享腥不獨祭地用血郊亦用也書言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則宗廟亦禋也不獨祀天稱禋記曰惟聖人爲能享帝則祀天亦享也不獨先王稱享焉其分如此者亦各以其所主者言之爾

二曰凶禮其目有五邦國有憂分裁救患是之謂凶

周禮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哀謂分裁救患也　剛中曰天子之於諸侯位雖君臣而情則父子未有子疾病痛苦而父不爲之恩者故邦國有憂則以凶禮而哀之

附注憂本作悳从頁从心俗用憂行皃也

國有死亡親者有服疏者含襚謂之喪禮

服喪服凡五等也含送死者口中玉也天子以珠諸侯玉大夫璧士貝友僉曰襚蓋遂彼生時之意也又車馬曰賵貨財曰賻皆助喪之禮也凡知生者賵賻知死者含襚

附注親友死喪必有弔尉之禮弔者傷其死尉者安其生

歲歉民病檄利補之謂之荒禮

穀不孰曰歉荒者人物有傷也大司徒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晉飢秦輸之粟是也

檄俗作散非

國有禍裁尉問行焉謂之弔禮

尉俗作財慰非本尉斗字　禍裁謂遭水火之類宋大水魯莊公使人弔焉曰天作淫雨如何不弔廢禁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尉安之也有以慰其情也弔傷也愍也　弔从人持弓以俗作弔吊並非本弔問喪而制字持弓以辟不祥也

鄰國受圍將士敗績會財補之謂之禬禮

禬古外反　績功也事也禬者會合貨財以補其不足也秋官大行人曰致禬以補諸侯之裁襄公三十年冬會於澶淵謀歸宋財定公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蓋蔡爲齊所圍故也

寇作於外亂作於內鄰國救援謂之恤禮

兵作於外爲寇作於內爲亂外寇若衛與邢有狄人之難也內亂若晉驪姬之譖申生衛輒之拒父是也恤憂也收也心戌然而慘惻之心哀痛而收之若已身之有患焉故於文心血爲恤故齊桓救邢曰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　愚謂爲寇爲亂者則罪而治之无故而受禍者恤之禮得其宜也

三曰賓禮其目有八親附列國是之謂賓諸侯來朝其名不同

以賓禮親邦國蓋天子諸侯有賓主之禮焉諸侯皆見於王故謂之同

春見曰朝猶朝之早曰朝之朝音潮

朝者欲其來之早也

夏見曰宗尊王之道

宗尊也欲其尊王

秋見曰覲勤勞王事

覲勤也欲其勤王之事

冬見曰遇不期之義

遇偶也欲其不期而俱至　愚謂諸侯朝王未嘗不早不尊不勤也然三時之朝見而曰朝曰宗曰覲者其名雖殊而義則一也四時之朝諸侯胥會莫非相遇至冬而曰遇者何也剛中曰冬則萬物歸根於時爲藏是時相見蓋取其解迫之義也　儀禮疏曰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贄於朝受享於廟生气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气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扆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亡

時見也者言无常期或有不服王將征討爲壇國外以合諸侯而命以事是之謂會

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

殷見也者六服盡朝王亦爲壇委之以政一其惠也是之謂同

殷衆也服屬也从也服从天子之事也六服王畿侯甸男采衛又王畿侯甸綏要荒

附注朱子曰衆覲曰同

時聘也者亦无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是之謂問

聘以財爲禮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

殷覜也者一服之中朝之者希諸侯使卿聘以大禮是之謂視

覜眺同視也　大行人曰春朝諸侯以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　舊說時會殷同者諸侯非當朝覲之歲奔命而見天子之名也剛中曰聘則以財爲禮其名曰問有問遺之意覜則以見爲禮其名曰視有省視之意然以王而問遺省視乎諸侯則於義爲順自諸侯而言謂問遺省視乎天子則其語不順也以大行人之言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此乃王見諸侯之文也槩以爲諸侯聘覜乎天子則與行人之文不合槩以爲王者之禮則又與大宗伯諸侯見王之文不合嘗合二官以攷之蓋聘覜之禮王與諸侯交用之故其名不異何以言之時聘殷覜繼於春朝夏宗之下則曰問曰視爲諸侯問視乎天子之禮也若以行人結好除慝之文例之則又是王者聘以結諸侯之好覜以除邦國之慝也人徒見古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皆臣聘乎君也遂謂君无聘覜乎臣之理殊不知小行人有曰王之所以撫諸侯者歲徧存三年徧覜五年徧省則王有覜禮於諸侯明矣然諸侯行之則以問曰視天子行之則以除慝結好名雖同不害其爲異也天子之覜見於小行人三歲之制若夫聘禮則无傳春秋之時王臣來聘於魯者八此亦可以爲證

四曰甸禮其別有五邦國不協威以制之使歸於同是之謂甸

別彼列反後同　夏官司馬凡制甸萬有二千五百人爲甸王六甸大國三甸次國二甸小國一甸此以甸禮同邦國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使侯國相和同也

附注夫五禮甸禮居其一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中春教振旅平列陳遂以蒐田有司表貉中夏教茇舍之法辨名號之用如振旅之陳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遂以獮田惟中冬農隙教大閱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門閭過君表也致獲禽饁獸于郊獻豈太廟　挾音浹同貉音禡同

同其義勇衆以成功謂之大師

剛中曰五甸以爲師以甸統師以師統旅以旅統卒以卒統兩以兩統五上下相統聞鼓則進聞金則止所謂同也楊氏曰行師之法其坐作進退以金鼓爲之節而不可亂左不攻左右不攻右則刑之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勇者不敢前怯者不敢後此大師用衆之禮也

平均地政憂恤庶民謂之大均政音征稅也

地官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均地貢謂徧天下皆均之不均則民患故大均之禮所以憂恤其庶

民也王昭禹曰因地以出賦因家以起役地有肥饒而賦有輕重家有上下而役有多寡此所以恤其事也

附注均人掌均地政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无年公旬用一日凶札則无力政无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　旬音均同古者用民力歲亦不過三日

因田習兵簡閱車徒謂之大田（舊俗作兵）

捕禽獸曰田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王者至中冬因田而大閱蓋田獵之時有車徒旗鼓甲兵之事大閱者東選練習銅馬之謂也司馬主其禮此教戰陳之法也

築城鑿池任民之力謂之大役

役工作也所以任民力之强弱有司造作不止城池茲舉其凡

正其對置合聚編氓謂之大對

正對置溝塗之固以合聚其衆也對从土从寸

令諸侯各出其土而守其法度也　土畿界五百里大國界方百里○此下脫小國界方五十里編氓（大國里數）

聯比百姓戶各上於有司也一說謂諸侯侵竟則民庶遷逐不得合聚故以兵往正其對置各安其所蓋地有定域民有常主也

五曰嘉禮其別有六欲親萬民近自親始上行下效其禮至善是之謂嘉

此以親萬民也因人心之所善者而爲之制易曰亨者嘉之會也又曰嘉會足以合禮剛中曰人君侍宗族故舊與其四方賓客同姓異姓之邦也而曰親萬民何邪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人君行曰海之廣安能家至而戶曉而使之相親睦哉躬行於上使下觀而化爾兄弟朋友男女賓客及同姓之親豈獨人君有之民亦有之也人若親親於上則民亦親親於下矣

附注嘉喜樂也會聚親友而燕饗之亦必有樂而嘉樂也字故从壴壴古鼓字象形加聲俗作嘉

飲食之禮親睦宗族

人君有食宗族之禮蓋親盡不異之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孔氏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族之以食而弗殊人道以親親爲大其禮則以飲食爲之主也　殊食多少也

冠昏之禮親成男女

昏婦家也禮取婦以昏昏時蓋婦人矣也冠昏言冠不言笄言昏不言因省文也剛中曰冠禮之始昏禮之本冠以成其德昏以親其情

附注冠禮人倫之所重者也近世人情尤爲輕薄子才數歲以冒爲戲因習至長視以爲常甚不知成人之道所以風俗不厚矣古者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字乃所以重其成人之道冠義曰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庶子冠于房戶外　士昏禮有六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迎謂壻摯雁往拜婦翁而迎婦來也孔子曰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又曰大昏萬世之嗣也禮記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賓射之禮諸侯來朝王與之射有賓主焉以親朋舊

四中曰人君有大射有燕射燕射大射者擇士取祭也燕則者與人臣射而飲也賓射者諸侯來朝與之分賓主之禮而射也蓋謂以明君臣之分而燕射賓射所以明恩也康成曰王爲世子時共在學者蓋天子有友諸臣之義待之以賓而與之射見人君不忘故舊朋友之情好也

饗燕之禮饗有體薦燕有折俎親賓客

折音哲且古俎字从几足有二橫木下从丨地也象形因借爲語詞後人加半肉作俎以別之饗燕與賓宴通　杜預曰饗在寢諸侯曰賓諸侯之臣曰客行于饗燕之禮所以示隆厚之情也春秋成公十三年饗以訓共儉燕以示慈惠饗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燕則脫屨升堂折俎共食酒行无算以酌爲度所以示慈惠也　愚謂體薦以羊或豕肴左右胖俱用但去其近竅一塊而已兩肩兩髀兩脅凡七體折俎或羊與豕每用右胖帶脊脊取三體正脊脡脊橫脊前體肱骨離爲三曰肩臂臑後體股骨去髀離爲二曰肫胳脅三體短脅正脅代脅凡一十一體或賓衆則合升左胖八體以用之折俎之使斷胖半體肉也禮家以胖爲半體胖之言半也臑羊豕臂肫胳股也且薦肉之凡也賓客朝聘之臣也肩前腳上節臂前腳中節臑前腳下節去蹄正脊第一第二節骨脡脊第三第四脊骨橫脊第五第六脊骨代脅肋前兩骨正脅肋中兩骨短脅肋後兩骨肫後腳中節胳後腳下節去蹄（臑奴刀反肫諸純各胖音判）

附注天子養老尊賢有饗燕之禮示隆厚也三代尚

矣唐開元二年九月宴老者于含元殿九十以上賜几杖八十賜鳩杖婦人亦如之天寶元年頒鄉飲酒禮於州縣每歲十二月行之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許行於里社鄉飲酒義曰賓主象天地介僎象日月三賓象三光四面坐象四時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夫主人者守令爲之坐東南盛德之仁气也賓乃寄居年德高及致仕者坐西北尊嚴之義气也僎輔主人者倅貳爲之坐東北介輔賓者次長者爲之坐西南三賓又次者爲之位在賓介之後又設僚友之位東西相向其餘仕與未仕者以齒序位兩廊又推識禮衆服者一人爲司正及七之習禮者爲唱禮贊相質明主人以下先會萃于先聖先師退以俟速賓于庠門之外三揖三讓而升遂行禮焉樂作乃歌鹿鳴魚麗關雎等詩宋賓受獻降階將去主人命司正揚觶以留然後酌交錯无算樂无算禮成樂備主人琴送琴既畢而退禮樂備有儀式別錄

脤膰之禮祭肉分胙親兄弟國同其福祿脤是軫反

脤膰祭宗廟社稷及出師祭社之肉也天王所以分賜同姓同受其福祿也春秋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尙來歸脤是也一說盛祭肉之器或似蜃形或以蜃甲飾之因名焉膰燔通炙炮肉也胜曰脤孰曰膰胜生肉也胙福也　剛中曰兄弟同姓之國與之共事先王而保其祭祀則當與之同其福祿惟祭祀之肉神所福也饋之遺之乃所以親之也

附注天子祭祀之胙豈止致于同姓而已哉異姓諸侯及羣臣亦必致之矣大行人所謂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是也若夫魯郊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蓋惡其无禮也故諸侯大夫士祭胙亦然孔子於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此之謂也

賀慶之禮贊其有喜賀則以物慶則以禮異姓之國昏因媾舅以此親之

喜者若受命拜爵弄璋稱壽之類物者玩好幣帛羊酒也慶則以禮者禮文也以言稱頌之也或今詩詞啟事之類大行人曰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　剛中曰以脤膰親兄弟之國而異姓之國亦有之故天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至于二王之後亦有之故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皆不專爲同姓之邦正以歸脤爲主也情之親者因物以示恩情之疏者託言以見意故有可賀可慶之事則以言而慶賀之若夫慶賀之別則賀或以財而慶則專以言也觀行人言慶賀以贊諸侯不別同姓異姓而總謂之諸侯則同姓之邦非无慶賀要之以待異姓爲主而已

附注案說文慶行賀人也古者以鹿皮爲贄禮故从鹿从夂省夂行皃也若以大行人賀慶言之亦非止賀則以財而慶則專以言之意

六樂見周禮地官保氏下注

聖王爲治樂由是作非爲已樂　正教之興始於音聲音聲正矣血脈動盪精神流通心正而融　宮音居中以總四方聲重而尊君之象也　商音屬金金主斷制臣之職也　角音屬木春物並生各有區別民之象也　徵音屬火萬物長茂皆成形體故配以事　羽音屬水以物配之　宮音動脾而和正信商音動肺而和正義角音動肝而和正仁徵音動心而和正禮羽音動腎而和正智已上並見史記

附注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樂有五聲六律六呂數之於八音可以祀郊廟百神可以燕饗賓射然後化民成俗治天下國家莫不由樂之所致也

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金取嶰谷之竹制十二律簫以黃鐘之宮生六律六呂以候气鑄十二鐘以和五音而律呂起黃鐘九九之數黃鐘子之气長九寸圓九分積實八百一十分三分損一下生林鐘林鐘未之气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太簇寅之气三分損一下生南呂南呂酉之气三分益一上生姑洗姑洗辰之气三分損一下生應鐘應鐘亥之气三分益一上生蕤賓蕤賓午之气三分益一再上生大呂大呂丑之气三分損一下生夷則夷則申之气三分益一上生夾鐘夾鐘卯之气三分損一下生無射無射戌之气三分益一上生中呂中呂巳之气三分益一上生黃鐘周而復始又有清聲四曰黃鐘清大呂清太簇清夾鐘清以和其音故每縣鐘磬十六枚蓋樂有隆殺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鐘磬縣於簨虡植曰虡橫曰簨鄭氏注明堂位云簨飾之以鱗屬虡飾之以蠃屬羽屬又梓人職云厚唇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蠃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則于任重宜若是者以爲鐘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无力而輕則於在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於磬宜以爲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

謂之鱗屬以爲簨簴謂制爲龍頭及顧衡璧璧下有旄牛尾飾其簨虡鳥獸開口皆動頰頷鱗屬之簨即業也是簨上大版詩云設業設虡崇牙樹羽　贏音裸同燿音哨顧音聲長脰皂鴻音洪肥大也頷音寫頰旁骨也

樂者樂也出於人心布於管弦詠歌舞蹈更唱迭和涵養性情蕩滌鬱蔽消融查滓以全和气以遂風俗濃在成均屬大司樂樂德樂語以教國子乃以律呂五聲八音六代之舞以大合樂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弦迭說俗作絃移悅

見周禮成均五帝學名大司樂樂官之長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弟子焉傳有德者教之樂德中和祗庸孝友樂語興道諷誦言語六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易聲也六呂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鐘合聲也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而合六代之樂舞焉　夫樂之爲用其效大矣蓋奏之郊廟則鬼神來格賜之諸侯則邦國和協用之鄉射則萬姓離睦敬之宴賓則賓客安甯四夷來朝作樂宴之則遠者說懌作鼓舞之也動物鱗羽贏毛介五蟲也樂之作動物猶擊石而百獸率舞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也

附注夫祭天神地示人鬼之樂而天神用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邱奏之樂六變則天神皆降謂天神則主北辰而先奏是樂以降其神禮之以蒼璧圜鐘夾鐘也夾鐘生於房心之气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而布政之所出也地示用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邱奏之八變則地示皆出地示則主昆侖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黃琮函鐘林鐘也林鐘生於未之气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祭人鬼用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路鼓路鼗空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大韶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而以珪璋祼神也此謂秋祫黃鐘生於子子虛危之气虛危爲宗廟也　靈鼓八面鼓也孤特生者雲和山名靈鼓六面鼓也系竹竹枚根之末生者空桑山名路鼓四面鼓也會竹生於山北者龍門亦山名言天神六變地示八變人鬼九變靈異大者易感小者難致故也已上見三禮圖　成均學名周制天子五學東曰東序西曰瞽宗北上庠南成均中學辟雍也學樂德樂語樂舞者就成均者兼祭酒之職也

黃帝之樂云門大卷蓋其盛德其出如云民得簇聚阜財以處萬物之名悉由是成云古雲字卷音拳本作卷

帝姓公孫名軒轅生時有云瑞故以云紀官命蒼頡制字大撓作甲子容成造歷數隸首作算數伶倫造律呂岐伯明醫術始作衣裳而自舟車棟宇杵臼弧矢网罟之類皆自此起樂曰云門大卷土蕙王故曰黃帝都涿鹿在位百二十有四年卷者聚民阜財之謂

唐堯之樂大咸咸池蕙澤溥博无所不敝天下之物皆蒙潤滋敝俗作施非

高辛之子曰陶唐氏姓伊耆火德王都平陽樂曰大咸咸池敝也在位百年禪于舜　賈公彥曰云門大卷爲一故分樂而序之時更不序大卷蓋改樂名也秦始皇改大韶爲五行舞漢高帝四年改大韶爲文始故有改樂之法也愚意大咸亦然

虞舜之樂謂之大韶紹堯無爲垂拱而朝紹周禮作聲垂俗作垂又作垂

舜姓姚堯以二女女之以觀其內治遂禪以位土德王都蒲阪國號虞樂曰大韶紹堯之治无所作爲但恭衣拱手而坐朝也在位五十年

夏禹之樂謂之大夏平治水土功烈大著治平聲

禹姒姓佐堯治水有功能大堯舜之德受舜禪金德王都安邑國號夏樂曰大夏在位九年著於國曰功及於民曰烈烈功之光且盛者傳世十有七歷年四百三十七

成湯之樂謂之大濩詠鋪勾反護義黎庶

湯子姓名履舜命契爲司徒封於商十三世至湯伐桀而有天下因以商爲國號盤庚改曰殷水德王都亳　呂氏春秋曰湯命伊尹作大濩歌晨露韓詩外傳曰湯作大濩名聲使人溫良而寬大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護護也湯之寬仁能救護生民也在位一十三年傳世三十歷年六百廿九

武王之樂謂之大武一著戎衣武功昭著

王姬姓名發棄爲堯稷官封於邰十五世至武王伐紂而有天下水德王都鎬國號周樂曰大武在位七年一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而武功成也傳世三

十六歷年八百六十七　鄭氏曰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无所不敝大韶言舜能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治水敷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也　夫六樂之名惟見於經至西漢而六樂之器猶有存者今不復見矣惟大武之儀備見於樂記又如周頌之武桓賚酌時邁五篇皆為頌文武之詩遂以為大武之樂章也豈其然乎

六代之舞周葡用之分樂而序祭鬼神示　內輔正心外異貴賤上事天地社稷宗廟下以變化羣黎百姓人間樂聲隨聲感見聞宮音者溫舒廣大聞商音者方正好義聞角音者惻隱愛人若聞徵音樂善好施若聞羽音整齊好禮已上並見史記○原本溫舒方正惻隱樂善整齊下並有而字今案全書以四字成句不應間出乃誤衍也今刪

樂之為德功用大矣惜乎樂章无所傳爾

周人葡用六代之舞而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以祭以官以祀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林鐘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祀先祖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鱗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或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不朱子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即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无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又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　朱子曰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蘇教曾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動作這上面蓋為樂有節次學它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以之都換了它一副常情性　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六藝獨申言禮樂二事者蓋化民以禮樂為急也故樂記云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見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是致禮樂以治內外之急也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禮樂為化民之急也故特言其詳附注自漢以降歷代帝王亦莫不有所制之樂如宋太祖至徽宗八君皆有之曰大定大文大明大仁大英大神大成大晟今遵用之以祀先聖者即大晟樂也　晟時正切訓明也

五射見周禮地官保氏注

夫射也者男子之事天地四方皆其所志

射義曰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　呂大臨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類男子為貴其配則天也陽也乾也可以服人而不服於人者也故天地四方之大皆吾之所有事不能則幾於非男子也故於始生以桑弧蓬矢

六射天地四方也士无事而食不可故君子甯功浮於食不欲食浮於功有事於天地四方而後敢用穀則功浮於食而无愧於食功无愧於食是亦男子之事故因射義而及之

射之為字从身从寸心平體直持弓審固發矢合度乃能中的

射侯之中曰的的即正鵠也　射古作弓又作躬小篆作射从寸寸法度準則也

與射者誰君與臣俱天子諸侯卿士大夫

天子射禮禮有三也曰大射者選行賢士曰賓射者待臣為賓以同射也曰燕射者乃與諸臣射而飲也

諸侯三年一貢士于天子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然後天子以射而選擇賢良而用之然大射賓射王與諸臣異其侯惟燕射之侯則同也異侯所以辨尊卑同侯所以一其歡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各繹已志觀其德行

大侯君侯也抗張也繹審度也　侯从厂象形从矢从人在其後而侯其中否也

矢方十尺以布為之皮飾其側的居侯中畫正與鵠正鵠二鳥小而捷黠射之難中者為侯正或叶音征鵠苦沃反

正或作鳿題肩鵠鳿鵠皆小而捷黠射之難中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朱子曰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射義曰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梏也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

附注按三禮圖侯有九十弓七十弓五十弓弓計二寸九十弓布九幅丈八尺七十弓布七幅丈四尺五十弓布五幅侯中一丈虎侯九十弓熊侯糝侯七十弓豹侯麋侯五十弓士狸侯五十弓畿內諸侯熊侯

五十弓畿外諸侯之熊侯亦九十弓此祭祀大射之皮侯也又天子有五正侯九十弓諸侯三正侯七十弓卿大夫二正侯五十弓並畫云气於側此賓射之侯也又有獸侯天子白質畫熊首諸侯赤質畫麋首又有侯者卿大夫畫虎豹首士畫鹿豕首不采地故名布侯與獸侯側俱畫云气並五十弓此燕射之侯上下同歡而見也凡畫云气用丹爲地丹淺於赤也天子三侯曰虎熊豹諸侯侯二維熊與豹卿大夫者其侯曰麋士則豻侯（豻音岸）

天子有大射賓射燕射諸侯卿大夫士禮有等差其侯之制有三虎侯熊侯豹侯各以其皮緣其側此大射之侯也王五采侯三采卿大夫二采五采之正中下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采損元黃二采去蒼白而畫以朱綠此賓射之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熊侯之外則丹地畫以云气此燕射之侯

附注五采三采二采即五正三正二正

其射何爲蓋以選賢三代射禮惟周荀爲

王將郊廟擇賢與祭賢否莫知攷於射禮

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也　澤宮名

附注司裘云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謂之皮侯即大侯也用虎熊豹之皮飾其側此天子將祀天地宗廟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之射也又鄭大夫則供麋侯三禮圖云此謂正朝卿大夫畿內有采地者將祭先祖亦行大射之禮張麋侯君臣共射亦以麋皮飾其側又以皮方制其鵠其侯道亦五十弓大夫與王之豹侯同

諸侯大夫祭亦然乎射於射宮大射名同

諸侯大夫亦曰大射

附注三禮圖云畿內諸侯將祭先祖行大射禮近尊不得同於天子三侯但射熊豹二侯而已並五十弓畿外諸侯將祭先祖亦有大射三侯與天子同遠尊故得用三侯雖同而用皮則異耳謂熊豹豻侯也熊侯亦曰大侯侯道九十弓其卿大夫助祭所射豻侯參雜也雜侯者以豹爲鵠麋爲飾下天子卿大夫故也其侯七十弓侯廣鵠方丈尺與天子熊侯同士助祭所射豻侯以豻皮飾侯亦方制其鵠其侯道五十弓方廣與天子豹侯同案上文云諸侯侯二者畿內之諸侯也今依聶宗義所定禮圖有五十侯而說詳矣略見前同

復有一義天子射中服諸侯與諸侯射中服卿大夫由卿逮士射中其的獲封侯爲得名侯者義取此也

王朝禮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諸侯服於惠義則天下太平古者天子爲諸侯不修法度不服惠義故以射禮選其惠行儀禮注曰尊者射之以明不常者卑者射之以求爲侯也

粵維射禮惟王爲荀謂其三侯也

王既射畢虎侯徹只諸侯而下各張其侯次第而射賓奏樂焉

射必作樂樂必奏詩傳其射容比於樂節升降疾徐皆欲合度

天子之射樂奏騶虞諸侯之射樂奏貍首此逸詩也

卿大夫者則奏采蘋士以采蘩

發而不中反求諸己下堂而飲不勝愧恥飲罰爵者自

諸侯降

其射之所王大射在郊賓射在朝燕射在寢諸侯大射於國之郊賓於國燕於寢卿大夫庠士序　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　其射之義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射之爲言繹也各繹己志也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祝曰惟若齊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爾曾孫諸侯百福

附注射禮惟天子爲備大射尤重天子射畢徹虎侯次諸侯射次卿大夫射各張其侯奏其樂凡射令人去侯所立于後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欲必中也服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中則揭之　春官大射王出入奏王夏及射奏騶虞又曰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　射義曰若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義所以明長幼之序也乏藏矢也形似小屏風言乏者矢至此乏盡而矢也爾雅云舍謂之乏

防是也三禮圖云以從廣七尺以生韋參之周禮春官車侯大射其三之注一名容用皮爲之王大射張三侯每侯有乏使持旌告獲者蒲以敵矢也又鄭樵通志正乃射侯正以受矢之以蒲爲矢貫其侯鋒鏑見白謂之白矢（鏑又作鏑音的）

鋒鏑矢鋒也又曰鏃

首發一矢三矢攙之謂之參連
射必四矢詩曰四矢反兮
羽高鏃低夵剡剡然謂之剡注鏃子木反
君與臣射臣退一尺謂之襄尺
四矢貫侯其形如井謂之井儀
本注白矢矢貫侯過見其鏃白也參連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剡注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也襄尺謂臣與君射不與君並去讓君一尺而退也井儀謂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　孔氏曰射之所起自黃帝易繫辭云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㠯威天下又虞書云侯㠯明之則射義見於堯舜夏殷无文周則具矣
射蓋一藝施之甚衆隨時舉用
天子季秋乃教田獵至於孟冬命將講武並有射焉春秋二仲獻其弓矢命學射者試弓㠯射習乎武事
夏官司馬司弓矢之職仲春仲秋獻弓弩矢服頒弓㠯授學射者蓋令試弓習武事也
春王元日上功上齒於是射只
王制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率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州之長官則於春秋㠯禮會民射於州序
序學也會民而射所㠯正其志也
武王兵罷散軍郊射但主中的不尚貫革
民无射禮田獵分禽張皮而射不設侯也

頑愚之人其心不正侯㠯明之善惡乃定
先王設射蓋有深意觀人之術於斯爲至岂期後世此禮遂廢
附注士庶鄉射之禮地官鄉大夫三年一大比攷其悳行道藝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㠯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和謂發而中節也容謂動皆合禮主皮不失正鵠也和容容體比於禮也興舞節比於樂也又曰春秋㠯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學宮有射圃今廢之矣

五御

升車執轡驅馬疾徐是之謂御御之爲字从彳从卸彳者行也卸者解也或行或卸御者之職一車四馬四馬八轡兩驂納軜六轡在手欲其調習不失其馳彳丑亦反卸史夜反軜音決
車輪輿總名黃帝所造引重致遠行於平陸車尺遮反蓋車中可㠯居人又作斤於反韋昭謂自漢㠯來始有居之音愚案易睽卦詩北風並已作斤於反押韻矣轡馬轡也一舉足曰彳停車解馬曰卸四馬八轡而驂馬兩轡納之於軜故惟六轡在手也軜環之有舌者置於軾前㠯繫驂馬之兩轡也　孔子曰㠯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㠯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无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古之善馭馬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見孔叢子
附注御者六藝之一也少者賤者之職也周官大馭掌馭玉路㠯祀及犯軷此馭之最尊者凡馭路行㠯肆

夏趨㠯采齊凡馭路之儀㠯鸞和爲節天子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又有馭夫掌馭貳車从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　路輅同齊茨同
和鸞二鈴節車之行和在軾上鸞在衡上馬引車行鸞和應響合乎節矣日鳴和鸞
左傳鍚鸞和鈴注鍚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上此朝車也若乘馬則和在軾鸞在衡車行則皆有聲馬節公步有調作止高下緩急之度夫車馬之行不疾不徐則鸞和之聲自合于度所㠯爲難也　鍚音羊馬頭飾也亦作鐊鑣馬銜也　京山程氏曰和鸞皆鈴也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所以節車之行鸞在衡上近於馬和在軾上衡是車前橫木駕馬者軛也軾是車上橫板手所凭伏㠯致敬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㠯其有鸞和爲節所㠯使之皆中節若車行速則不相應行遲則不聯若雜然都響皆不合此節奏　陸農師曰雌曰和雄曰鸞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山海經曰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鸞始生類鳳久則五采變易上古鸞與鳳動此鳥集於車上雄鳴於前雌鳴於後
後世不能致作鸞和㠯象之說見埤雅
水軏屈曲車行隨之曰逐水曲
謂御車隨水之屈曲而不墜于水也然此无明文可攷
天子大閱教習戰法封植兩旗㠯褐纏旃謂之君表表廣於車僅容二握君表中間則置一闑別植兩旌其門爲和吏牵車从出自和門乃對君表疾驅而入全在御者中而不觸入時它凝曰過君表植直吏反表一[illegible]
六關者行教[illegible]至冬

農隙則合三時所教者而大習乎戰陳之法也旃旌旂名褐纏旃旨毛褐纏旂竿之表相聯似門也闌旨裘纏質置于君表之中旨爲門闌也質木堪其制未詳析羽爲旌注旄于竿首也名其門爲和者使衆心皆和睦也傳曰師克在和儀禮經傳通解曰田者大艾艸旨爲防謂田獵者必大芟殺野艸旨爲限防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或舍其中者謂未田之前輩士戒衆故教示戰法當在其間止舍也其防之廣狹无文褐纏旃旨爲門者謂既爲防限當設周衛而立門焉乃旨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旨爲門之兩旁其門蓋南開並爲二門用四旃四褐也裘纏質旨爲闌者又旨裘纏椹質旨爲門中之闌闌車軏之裏兩邊約車輪者間容握驅而入鑿則不得入其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爲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田旨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焉若驅之其軸頭鑿著門旁旃竿及中間之闌則不得入所旨罰不工也　愚謂執綏使馬引車要步驟適中御之法皆不易也竊意過君表爲尤難耳然中原之人自小習之誠爲易事其入表之時兩服兩驂从容中節全在我之掌握於兩旁之旗竿與夫中間之闌彼此並无妨礙此御之良也語曰習慣如自然此之謂也　愚嘗聞君之正朝其中門則有闌蓋限羣臣出入不得由乎中門也若夫君表之設則天王因田獵而大閱之時立兩旗旨爲門門之中亦設一闌闌謂旨毛裘纏質而用之然質之爲物旨木爲之高低大小其制未聞而旨毛裘纏之亦所未喻程氏謂質若斧之錐頭又云用刑之棋子此即刑人之斧質也又云古者門之當中用一壁尺璧尺者意者今當中拒門長擁之類而朱子謂後世只用石壁然制與名雖不同而皆謂之闌且古今闌之制度不同而程氏云云又若此其多學者疑焉故妄意解之　闌作梟乃射之準的也俗又作槬槊並非

十字之街轉旋其車應於舞節曰舞交衢

周禮注曰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程氏補注曰如今十字街模樣若轉過者一邊須要轉得合節舞底節奏熊氏曰鄭詩兩驂如舞亦言御中節然无交衢明文可證

禽獸在右驅車使左便君之射曰逐禽左

御者若過禽在右邊須要驅車過左旨便君之射秦詩公曰左之是也蓋射必中其左乃爲中殺曰禽而不及獸者曰禽者鳥獸之總名也又凡可禽者皆曰禽　本注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旨射之也　程氏曰逐禽左亦是難事若禽在右邊須要驅車過左旨就主人之射若禽在左邊則射不得了　公羊傳曰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達右耳本次之射左膘達之于右骼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三十焉其餘旨與大夫士習射於澤宮者蓋中心而速死者上殺也旨爲乾豆遠心而死緩者次殺也旨待賓客中腸胃汚脬而死尤緩者下殺也旨充君庖面傷不獻爲誅降也不成禽不獻爲殀夭也擇取三十每禽擇三十而乾豆賓客君庖各十也

射禽必左亦分三等能合獸度爲射之正

射自左膘達于右腢中心速死是爲上殺旨爲乾豆賓之宗廟（膘音沼反脅也腢牛口反又音骼義同膊前今曰肩頭）

射自左膘達于右耳遠心死緩是爲次殺旨待賓客

射自左膘達于右骼中其腸胃旨汚其脬其死尤緩是爲下殺旨充君庖（骼音格骨也脬披交反即膀胱水府也俗作胞非）

獲禽雖多擇取三十宗廟而下各旨十焉蓋不多取惟正之供

三殺之外餘禽誰取習射士夫皆蒙賚予

射禽有上中下三殺之殊而學者多不能記故先人亦集成章句旨附于後便童習云

六藝綱目卷上終

六藝綱目卷下

六書

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

上古聖人曰伏羲氏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始畫八卦乃造書契爰命朱襄六書是故以代結繩文籍生矣黃帝史臣倉頡沮誦復廣六書大哉功用

仰觀奎星圜曲之象俯察龜文鳥迹之象采衆美容合而爲字即科斗字也

附注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乃命飛龍朱襄氏造六書黃帝史倉頡與沮誦廣伏羲之文更造六書是爲古文又名科斗書用漆寫則頭大尾細形似科斗亦名漆書秦李斯或存其八分去其二分名曰大篆亦名籀書秦李斯或存其八分去其二分名曰小篆專行于世程邈又變大篆爲隸蔽於佐隸便於官府故曰隸書漢之王次仲乃曰隸書變爲八分今俗呼爲隸非也楷即今隸亦由古隸之變也

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形聲相益孳生不已故謂之字文有母子主類爲母从類爲子象形爲文指事會意轉注諧聲是爲字也曰假借者本無其字借而用之文字葡矣書者如也已其所言著於竹帛能如人意故謂之書文言其形字言其孳書言其用埶之至也

古未有紙編竹柬而書之或書於帛帛亦謂之紙前漢皇后紀有赫蹏紙世謂始於後漢蔡倫非也蓋至于蔡倫制造然後紙之精好爲世之寶和帝元興元年奏上之　號本作蹏

六書之學儒之本也師教生習是爲先也人亡世降書法無傳俗儒授業孰探本原

能明其文可通於詞詞既通矣可得其意明經考史皆本於是天下事物莫有加此

五方之人言語不同名稱不一文字不通聖人既出協其名聲同其文字歸一而已

制字之原先序其聲次文及名三者既具制作之道得其所矣

聲爲易也形而上者文爲金也形而下者夫聲爲經既闡且葡文爲緯也方而不足

訓詁之士因文求義蓋知之矣因聲求義殆未知也文字之用諸聲最博假借次之能因其聲曰求其義文字之情支能盡矣

蒙士入學屬諸瞽史史正書名瞽協聲音聲曰耳治書曰目治瞽史協脩耳目之政不爽矣夫

夫文也者猶八卦也文之立也字乃孳焉因而重之是猶八卦爲六十四假借曰通觸類而長知六書者幾於易矣

六書之中天文地理人事物則悉皆葡矣載籍之興肇乎文也文之妙用其大矣乎已上十條並義氏云

一曰象形畫成其物隨體屈曲

附注此後六書之法但各舉幾字提其凡耳餘可類推

天文之形惟日與月若云及星

日太易之精正圓而不虧月太陰之精多虧而少盈故於文缺者爲𝍏山川气也小篆變作云後人加雨作雲非形也　萬物之精上爲列星又作𝍏小篆作𝍏从晶光也生聲也

地理之形山丄水田畎澮厓同回古營反

山山峰高起之形小篆作山丄四方高中央下从一地也巛即坎卦之側流行之形田从口从十象畫畔阡陌川水小流也又田間小溝廣尺深尺謂之川小篆作巛隸作畎　田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曰川溝洫之所會也隸作澮尸雙相標界之形古文作㠯隸作垌林外曰垌巛古川字巛古澮字畎古畎字尸古尸字

附注魯頌駉駉牡馬在坰之野案駉本作駜坰作駉駉牧馬苑也今詩語作駉與坰二字合正

人品之形惟人惟大有臣有子

几象行立之形尸即人也象正立之形臣象事君屈伏之形子李陽冰曰子在襁褓中兩足併也古作𡿧巛髮也　天地之性人爲大故臣子之事君父大倫之首也然此四者雖舉其形又兼其義

身體之形身首耳目手足卩ㄙ卩音節ㄙ音私

𠃌申也象側立形从人从申省亦意兼聲今隸作身

𦣞頭面也上象髮古作𦣞𦣞小篆作目𠂇象臂指之形足象都脛跟趾形𠂇骨節也後人通用節𠃌男子勢也又音烏又鼻象形了字从此倒亦已字子字之本也

艸木之形艸木果瓜不亦巳𢀛不音乎亦西刃反巳胡感反

艸从二屮屮尺列反即古艸字見漢書俗作草𠂆象支干形木實在木上形𠂆象草實形不𢀛下蹦鄂也詩鄂不韡韡𠂆麻片也𠂆麻枲从此𠂆艸木之𢀛吐而未發者也𢀛象𢀛瓣邪邪專雜雜之形下加𠂆象不鄂也後人加艸作蕚

附注草說文从艸从阜昨保反樸實也周禮山林植物宜阜物詩既方既阜草與艸同非阜字也許氏偁

失之案櫟實即櫟梟之類篆作[illegible]下或从甲六書故可攷其房可染黑因名黑曰皁

禽獸之形朋鳥燕隹牛芈鹿馬朋古鳳字 隹音雖

鸞瑞鳥也象曲頸舒尾之形借爲朋黨字後人作鳳从鳥从凡聲凡飛禽長尾者總名俗作鳥[illegible]元鳥也

象鱗紫魚尾狐之形[illegible]鳥之短尾者總名半象角尾之形芈象頭角足尾之形[illegible]象亦象頭角足尾形鄭象頭鬣足尾形 紫俗作紫非○此五字原誤於下條附注之末今更正

龜虫易豸它巴蛇魚蟲之形也龜讀杏反 它古蛇字

[illegible]蠆也象大腹之形[illegible]蝮也音虺同博三寸首大如擘指易蜥易也一名守宮俗書作蜴[illegible]无足蟲也丈[illegible]反[illegible]象屈曲形[illegible]食象蛇也中从一徐鍇曰一所吞也楚詞曰有它吞象厥大何如或云長千尋[illegible]象尾足甲形[illegible]象頭尾鬐之形

附注黽俗作黽非又借音閔勉也蠅字从此象其腹之大也虫本古蟲字借作虺字後人从二虫今偏旁从虫者皆蟲字之義易俗作蜴與周易字不同从日月爲易豸本獸長脊行豸豸然之形借爲虫豸字亦象形俗與麀同非豹豻等字从之

弓矢舟車午臼鼎壺器之形也

弓隸書作弓古者僅作弓㠯射自近窮遠弁夷牟作矢象鏑括羽形舟黃帝二臣共鼓貨狄刳木爲之㠯濟不通[illegible]小篆作車尺遮反 叶音居 午舂米具因借爲午未字故後人加木作杵[illegible]象形雍父作午臼[illegible]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器也[illegible]昆吾所作公其蓋也

囧戶門宮室形也[illegible]音編

囧俗作窗牕並非古作[illegible]亦窗窬也半門曰戶門交覆深屋也古作八門从二戶相合囧又音惠

衣帶冂巾服飾形也冂音冒

[illegible]依也身之章也胡曹所制帶象系佩形帶必有巾故从重巾冂从冂从二其飾也俗作幗非巾从冂从丨象挂而垂之形記左佩帨帨即巾又[illegible]曰裹頭亦曰巾

凡此十類謂之象形

全丨文爻刀丸交是象其兒全它頂反 丨古本反 刀音章 丸音迅

[illegible]出土挺生皃本作生徐鍇曰人在土上挺然而立也丨上下通也[illegible]畫文交錯也又交加疏通皃○環繞也○曲形有所包裹也[illegible]鳥疾飛而羽不見皃支參錯皃从大而交之亦象交脛之形又相與也

附注全善也正也从人在土上土能厚其生亦會意口四方也大則周於天下小則邦或區別也爻又易爻變動交錯也勹又胎衣也後人作包象子在勹中之形俗又作胞

自一至十卅卌是象其數卅日蘇反 卌息入反

一二三[illegible]與四同五古文作X數之中也象數之交後人加二作又指上下天地X與午同意交午定四方中央之位屬土[illegible]七八并陰變於六正於八七易之正也九易之變也廿二十并也卅三十并也卌四十并也

附注六从丨當五从一所㠯成古上字加八㠯別之八亦陰數次於六也七从一當五中曲之當二八四偶也左右當四九从丨當五中从乙當四亦八字之半也十从二貫各當五亦X字之爪

丿乂合厂及其丿七是象其體丿匹薩反 乂分勿反 合古集字 厂余制反 丿七古左右字

[illegible]右戾也象左引[illegible]形徐鍇曰其爲文舉首而申體也[illegible]左戾也[illegible]三合也厂厂而不舉首象曳引之形[illegible]左手也又右手也戾音狄 曲也曳 胡結反引也

附注[illegible]左戾右戾也與厂[illegible]不同厂古曳字余制反[illegible]流皃音移厂[illegible]二字合之成乂字古刈字象形

丿七古隸作史屮今隸借左右用之左右本去聲因借所專俗又加人作佐佑㠯別之

[illegible]出土挺生皃本作生徐鍇曰人在土上挺然而立也丨上下通也[illegible]畫文交錯也又交加疏通皃○環繞也○曲形有所包裹也[illegible]鳥疾飛而羽不見皃支參錯皃从大而交之亦象交脛之形又相與也

附注全善也正也从人在土上土能厚其生亦會意口四方也大則周於天下小則邦或區別也爻又易爻變動交錯也勹又胎衣也後人作包象子在勹中之形俗又作胞

[illegible]乎今作乎同死音 既只音止兌音悅

[illegible]乃欠死[illegible]只兌是象其氣[illegible]語所稽也象氣越[illegible]也象形之舒从[illegible]而通之从一平之也小篆作[illegible]誤[illegible]象氣出之難所㠯爲難詞也[illegible]張口氣悟也从氣从人口上出形[illegible]飲食氣逆不得息也从反欠[illegible]象氣上越揚之形[illegible]氣下引之形[illegible]喜樂也从人口八八象氣之分散也音代卦名又借爲說字周氏正譌云古文用兌俗作悅非

牟半蠱彭是象其聲牟音米

[illegible]牛鳴也象其聲氣从口出半羊鳴也象聲氣口出

[illegible]車聲彭从彡象擊[illegible]當是鼓字之聲彭彡音形 又音鼓

附注 牛鳴氣自[illegible]至于囱其聲應黃鍾之宮達于上也故告字从牛祀天牲用牛亦此意半俗作芈非又楚國姓彭从壴古鼓字[illegible]从三車亦會意也[illegible]音皮[illegible]也囱音信

[illegible]已與㐭是象其屬

㐭俗作亥非 十二辰皆假借惟[illegible]㐭二字爲正夾漈曰蓋已㐭无同音之本故无所借已不可爲也象

它之形而爲巳巳不可爲也象豕之形而爲亥而陸農師埤雅引說文曰巳象它形亥象豕形蓋一陽生於子至巳而六陽備一全生于午至亥而六全備故二皆象形也或者不取此說明者詳之

附注周氏正譌云巳侣也嗣也象子在包胎之形人之褱妊自子至巳形具故巳與子相類僞說以爲象它形者非愚案人生于寅與一月爲胚卽正月也三月爲胎四月形巳成至十月而生子也故亥字从二人一男一女从匕孕■象褱妊咳咳之形故能生子因借爲十月之屬而何氏云巳在包胎之形是矣自子至巳之說乃是气至極之道非謂人生於子也夫巳在胎未生之形至亥巳生之子也蓋寅爲人統若以理槩論之而人生於寅則可矣○此文似有脫誤

凡此六類亦象形也

二曰指事直著其事一見可知著涉慮反明也俗作著

一進一上一退一下上下字也一上下通字爲中也目左右視是爲眴也眴具遇反

一引而上行讀上進引而下行讀下退一地也眴驚遠顧瞻之皃

附注上丅小篆作丄下隸又作上下中从口从一一音袞

日夕申引产立受爭甘音亘尹产音危受皮小反亘音宣

旦日出地上也从月半見也中直之也从日从一兩手持直之上也古作旦凡物由屈而申也引開弓也从弓从一指矢亦發遠之意产在高而愿也从人在厂上高險之意立从大人也人立地上也竝上下相付也从爪从又爪覆掌也與受同意爭兩人用手

敓也从爪又又从丿古曳字曰味旨也从口从一中音聲也从言从一指其聲音在於言節於外亘上下指天地中卽回字回所以發亘天地之气爭治事也从又手也从丿握其事也敓音奪同

若是等字皆指事也

三曰會意比類合義以成字也

合二母者二木爲林二火爲炎二人爲从

合三母者三木爲森三火爲焱三人爲众焱與焰同众與衆同

母子合者一大爲天一土爲王

天至高無上之名故一大爲天字王道惠能一下土者則可王天下矣

附注說文引孔子曰一貫三爲王董仲舒曰三者天地人也

中心爲忠如心爲恕

發己自盡爲忠推己及人爲恕

人大爲仚人言爲信

人所當大之地曰仚言語以實之爲信

女帚爲婦子系爲孫

婦人以酒埽爲先而後主中饋子之子曰孫系續也徐鉉曰孫遜也子道遜順當續而行之故子系爲孫

劣乃少力皆乃亾目亾音無

目亾童子曰皆

陟則步自涉則步水

步从止从少皆俗作阜少它達反

若此三類皆爲會意

四者轉注轉形互用有倒有仄有反有北凡四類也考老者非北古背字

六書惟轉注難曉世皆以考老爲是莫有悟其非者先君敗而正之未審後學以爲何如悟與悟同

附注轉注者如仄灬爲長倒乏爲不反人爲匕反尺爲巛等字是也考从毛从匕毛髮變白也會意考老也从老省丂聲也豈可謂之轉注此許氏之誤後人相承耳及六艸綱目之書出一掃千古之謬學者之幸與　北篆作丕从二人相背形俗作北非

帀昰了斗倒轉注也帀俗作匝非昰古了斗古矜字

帀帥棍閭帀也从巾倒昰斬首倒縣木上也从眉倒了胚胎之始也从厶倒亦象形借爲了訖字从人倒厶音私見前象形篇

尸匚臼阜側轉注也匚古方字臼俗作臿

尸仰卧也从乃仄俗作尸非匚器之方也从口仄宀土山也篆作𠂤从灬仄之形隸作阜在左者是也在右者邑字也臼篆作𠂤灬仄口口犯反開口皃灬見象形章刃篆書人字也

司匕匝亟反轉注也匕與化同匝普火反亟俗作乏

司臣也从后反君后南面臣北面事之尸人死爲匕从刃反匝不可也从可反可藏矢具也从丂反正受矢者反而爲丂借爲匱

附注匕一云僊僊而去也故眞字亦从匕僊人登天也後又加人作化同

卯廾之類北轉注也卯俗作卯非北古背字

卯開門也从門反北之象因借爲寅卯字廾从廾反北之象古拱字今隸作廾

附注卯今隸作卯卯並非卯本卿字相向制事之象廾今隸偏旁作廾六如弈與等字是也廾隸字偏

旁亦象相類如樊攀等字是也

五曰諧聲 六書有盡諧聲无窮五書尚義諧聲尚聲以事爲名取譬相成先六字母以定其體後附一子以諧其聲觸聲成字不可勝舉江河之類左形右聲

如金則銀銅木則松柏火則焜煌土則城垣等字極多不及備載學者以類推之

鳩鴿之類右形左聲

如剞剔歡欣翺翔之類是也

蘭蕙之類上形下聲

若景星孚恩宇宙笙竽之類是也

婆娑之類上聲下形

若堂基甍賛衾裳之類是也

圍國之類外形內聲 从口音圍同

若匡匪表裏街衢之類是也

閭閻之類內形外聲

此類尤少 以上六類並見周禮賈疏曰書有六體形聲實多

以上六類皆曰諧聲

薩蔆疑孳若此之類子母同聲 薩蔆並里之反

薩蔆並从𢀜蓋家福也又與禧同漢書祝薩是也陳楚之間謂雙產曰蔆又寡婦也疑从子止矢並聲

孳汲汲生也 𢀜許其反𢀜也

附注疑衆作𢀜藏也从反反徐鍇曰止不通也反匕之幼子多惑也 ○此有譌字說文从子止日欠聲臣鍇曰幼子多惑也日反匕之也亦會意

仁主瞿筑若此之類母主其聲 瞿音句筑音竹

仁心存全惠也从人从二二天地也人與天地同心主从𠂆鑄中火主也下象鑄之形瞿師曠禽經曰雀以睛瞿今雀俯而啄仰而四顧所謂瞿也从目从隹說文鑄集之視非筑以竹爲五弦之樂也从巩持之也 ○古主字瞿音句巩音拱

附注人字从二者即天地也人參於天地而與天地同心則仁矣如亘又亟字皆天地也

廟祏祫禘嫡娶賀禮惟此之類聲兼其意 祏音石

廟尊先祖皃矣祏以石藏宗廟主也祫總祭其先无閒遠近禘大祭也周禮三歲一祫五歲一禘嫡已見嘉禮條古作嫡娶賀禮以儀物相奉齊也禮事神之文也

以上三類亦屬諧聲

六曰假借 大書之法象形爲本形不可象則屬諧事事不可指則屬諧意意不可會則轉其注注不可轉則屬諧聲至於聲也無不諧矣五者不足假借生焉其例若何謂原它字依聲借用有有義者有無義者

蕭楚子則謂以一字轉其聲而讀之皆有意義如長短之長轉爲長幼之長是爲轉注或者取之愚獨以爲不然信如其論則假借一條无用矣六書當改爲五書乎

多財曰賢而爲賢良食餘曰饒而爲饒衍蔓本藤屬而爲蔓蔓果本木實而爲果敢戚本斧也而爲親戚純本絲也而爲純粹

賢从臤聲貝義也饒从食義堯聲也蔓从艸曼聲也果已見象形章戚从戈赤聲也純从絲形屯聲也論語今也純儉謂用緇爲冕 臤與賢同未音叔豆也戚音曰

附注賢良之賢本作臤从臣从又手也人臣致力以輔佐天下所謂臤良會意也俗用賢字乃相承之誤非借用滋蔓之滋本作茲从艸茲省聲俗用滋非戚俗用鍼非鍼音呼銜切車聲鍼鍼也俗又作鍼非今詩亦用此鍼字合正

凡此同音以借其義

業乃大版而爲事業須乃顓顓而爲所須養育曰字而爲文字蟹醢曰胥而爲相胥

在口上曰頤在下曰須在頰曰頤今以頤頤曰須總而言之也胥蟹醢也从肉疋聲言其肉疋解也周禮庖人注青州之蟹胥 疋新於反蔬从此

附注業築牆版也从木省聲也居下復居上循環不已因借產業大業字又縣鐘磬筍上大版曰業有龍首顧銜璧又下垂旄牛尾飾之字牝字也文字增益如牝字之孳生無窮育从太太它骨切不順子也肉聲不順之子訓養望其成人也如棄字旁棄之猶糞土也 顧音燈

凡此等字借其同音各去其義

惡而爲惡封而爲封佚爲佚宕伯爲伯王輅本乎輅推本乎推 惡下烏路切封下音窆佚宕徒結徒浪反伯王音霸旺輅上音迓推上土雷反

以其有惡也故可憎惡因其可封故爲窆棺之窆佚縱也因放縱而爲佚宕也楊雄傳作跌蕩蕩音讜張晏音鐵儻伯長也文王爲西方之長故曰西伯伯把也把持權柄也輅車也而爲迎迓之迓推敲之推本推究之推

凡此之類因義協音

難本鳥也借爲艱難因其艱難又爲險難

語今也純儉謂用緇爲冕 臤與賢同未音叔豆也戚音曰

爲本母猴借爲作爲因其作爲又爲相爲

亯與饗同借爲亯飪因其亯飪又爲吉亨 俗作享京亨

質與贅同借爲交質因其交質又爲形質

母猴曰蠦好爪下腹爲象猴形徐鉉曰好爪好用爪也質从所聲貝義也贅从玩省義並同鄭元曰贅之言至所以自致也周禮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孤皮帛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鶩工商雞左傳男贄大者玉帛小者鳥女贄榛栗棗脩交質以物相質當周卿交質是也又作摯史記作摯並省至惟形質字即口反　所語斤反二斤也

附注亨作亯从曰象進獻盛品在內之形从宮省會意又因借亯飪字又借作亯通字小篆作𦎫隸作享俗作去一又加火以別二字借用也爪覆掌也非指叉甲之叉字𣏟本作𣏟小栗也从木辛聲也若用榛字木叢生也非是

凡此之類借而又借

夫有形象則有其書无形可象則无其書是以語詞虛言難象並从假借

之也於焉並皆物也

之本作屮从一地也从屮象艸出地之形一云艸艸也因借義所奪後人加艸作芝也古匜字象形借爲羊者反後加匚作匜以別之於今但爲歎詞及語辭字无以爲烏鳥字用矣焉鳥名爾經曰黃鳳曰焉於虔反借尤虔反　屮古艸字又尺列反

乎兮亏乃並皆气也

四字並象气出之形已見象形章

頰毛曰而大腹曰奚艸苦曰蓋火煮曰然

凡此之類語詞之借

五音之借宮者中也位居其中以暢四方唱始施生爲

四聲綱商者傷也其音最清其气遒勁物凋喪也角者觸也艸木出上戴芒角也徵本微驗別立一義萬物盛大而繁祉也羽毛羽也借義爲聚萬物藏也徵上音止下音征與繁同祉音恥

天干之借艸木發生戴土而出是爲甲也乙本魚腸丙乃魚尾丁乃蜂蠆戊本斧也己本作己象人屈都居坐之形庚本作庚乃鐘柞也字从兩手持干之形受辜覈苦是爲辛也壬儋物也又襄壬也癸本作癹字从二木其形交加揆度基址取其平正而架屋也

天干之干與幹同蘭丑邁反都悉七反从𣏟聲下形壬作任妊並非儋都甘反又夫聲俗作擔襄音懷

地支之借子者孳也孳生不已丑之爲字手持物也寅脊呂也辰者厂也象交會形未與味同本之滋也申本作申兩手持屈伸申之也戌者滅也良可恤也若亦與亦並从二戶日出日入乃閉已午與卯見象形意丑从彐手也从丨物也厂音岸亦亦俗作卯酉非卯卿同酉酒同

若夫三詩曰風雅頌三者皆聲聲不可象由是借用

風八風而王者之聲教也雅卿鴉字今爲雅正字頌卽顏頌字今借作稱頌字詩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

凡此四類或因其音或因其義皆假借也

以咎爲咎

上如字下音高咎陶字也

以覃爲覃

下以冉反利也詩大田以我覃耜

以羕爲羕

地理志定陵有東不羕顏師古音郎羕从羊从永會意

附注又見左傳昭十一年音同

以歇爲歇上昌欲反盛怒也下祖感反苦滿也

今隸省歇从欠气也

惟四字者方言之借

衿之爲衿上音今領也下其淺切結也禮記衿纓

附注衿本作襟交衽也俗作衿襟詩青青子衿又禮記衿纓當作紟衣系也音今與襟字不同紟又叶巨禁切禮記紟如左傳衿甲面縛亦當作紟乃刊寫之誤耳合正

陶之爲陶

上陶冶字又姓古皋陶人名

附注陶本丘地名从阜匋聲也又姓俗用爲陶冶字非陶冶本作匋从缶勺亦聲也又借音導詩駟介陶陶

褒之爲褒

上與袖同下余救切盛飾也又多笑兒詩褒如充耳

鶴之爲鶴

上七笑反鵲也下音遙雉名

惟此之類雙音並義

鄭氏六書略又以象形爲正生指事會意諧聲並爲正生歸本轉注爲並生假借爲託生又有側生者若文爻轟彭等字兼生者若齒須等字變生者若蹄祉等字續生者若祝祭等字先儒朱嘗有此說不識魱仲何所本而云後又以衿陶褒鶴四字爲雙音並義不爲假借謂之反生是皆愚所未喻識者詳之

夾漈六書偏旁側論仍六書起於一成文衡爲一從爲丨邪丨爲丿匹賣反丿爲乀分勿反乀爲乀至乀而窮折一

爲冂（音呼旱反）反冂爲厂（居月反）轉厂爲乚（音隱）反乚爲亅（居月反）从此至亅而窮折一爲冂者側也有鉤則有正正折爲乀（卽宀字也又音希音入）轉乀爲丶（側加反）側丶爲乀（音狄）反乀爲丶（音泉）至丶而窮一再折爲冂（音冋）轉冂爲凵（口犯反）側凵爲匚（音方）反匚爲コ（音播）至コ而窮引一而繞合之方則爲口（音圍）圓則爲○（卽星字也）至○則環轉无異飆一之道盡矣、（主音與一偶一能生而、不能生主字上从諸聲字也）呂其不可屈曲又不可引引則成一然、與一偶一能生而、不能生天地之道金場之理也篆通而隸僻故有左而无右有启（今偏旁作阝）无障（從羊反）於篆則左向右爲左乂右向左爲右又獨向爲阜相向爲闫（扶歲反兩阜之間）篆明而隸晦故有王无王有未无朱於篆則中一畫近上爲王中一居中爲玉中一直爲未不直爲朱篆巧而隸拙故有冂无片（音胤）有・无一於篆則上冒爲冂不冒爲片王上加、爲主冂上加一爲亠篆繁而隸拘故有刀无匕有禾无禾（音稽）於篆體向左爲刀向右爲匕首向左爲禾向右爲禾然則篆之於隸猶箠之於編也（○此文原本頗多參錯並依六書略校正）夾漈名樵字鼓仲莆田人

附注、古主字愚謂、乃聖人制字之始筆也卽主意未變之謂此太極元气所存生生之道也若引之則成一一者上下通也天地既通金場合矣而橫之則爲一一者萬物始生之數也變之則爲丿反丿爲乀折一爲丨自此而依前變文至于爲○○卽太極混元周圍之象也其間變化靈妙无窮而豈得不能生乎殊不知萬物正由、之所主呂生亦猶果仁穀仁之謂也而聖人制字與造化均可不敬歟夫、靜也文之始也體也一動也文之變也用也一一之正變也數之始也化也故有體有用動靜變化之理而與萬物生生之道侔矣

九數（見周禮保氏注）

周髀周公問於商高曰聞大夫善數數安从中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方出於矩周公曰請問用矩之道曰平矩呂正繩偃矩呂望高覆矩呂測深臥矩呂知遠環矩呂爲圓合矩呂爲方

數有九章古之成法黃帝之臣隸首所作

數有九章者如下文所謂自方田至句股是也

一曰方田疇界或呂此御之廣從之數呂求方田及其斜圭周徑之數呂求圓田及其畹環弦矢之數呂求弧田曰方田者成步必方求其等也（或本城字从口疆界也一地也戈呂宇也從溝容反畹音宛）

方田法者田必成方而後可算也假如一步四面皆六尺設一面不等不成一步其田形名方田者與法曰方田不同也不分方斜圭圓畹環皆田形也（疑當作皆名方田也）

方田（圖）斜田（圖）從圭田（圖）從田（圖）已上方斜圭田皆廣從推之

方田法曰從廣相乘爲實如畝法而一它如直田里田同上法如田廣從各十二步爲田百四十四步從廣不等更名直田廣十二步從十四步爲田百六十八步從廣或呂里計更名里田廣二里從三里爲田二十二頃五十畝也斜田法曰併兩廣半之呂乘從或併兩廣乘半從它如箕田同上法如田上廣三十步下廣四十二步從六十四步爲田九畝一百四十四步兩廣不同兩從皆斜更名箕田又名梯田上廣二十步下廣五步中央直量正從三十步爲田一畝一百三十五步圭田法曰半廣呂乘正從或半正從呂乘廣如田廣十二步從二十一步爲田一百二十六步也○（圜田形）△（畹田形）◎（環田形）呂上畹圜環田皆周徑求之圜田法曰半周半徑相乘又半周自乘三而一又周自乘十二而一又徑自乘三之四而一又周徑相乘四而一又半徑自乘三之如圜田周一百八十一步徑六十步三分步之一爲田一十一畝九十步十二分步之一畹田形如半彈丸覆於地上圜而中高也法用周徑相乘四而一如畹田下周九十九步徑五十一步爲田五畝六十二步四分步之一環田形如環謂如圜田而中有圓池者也法用并中外周而半之呂外徑乘之又外周自乘呂中周自乘減之餘十二而一又外周通徑相乘（上下環觀又以中周內徑相乘入字）減之餘四而一如圜田中周九十二步外周一百二十二步通徑四十步四尺外徑五步內徑三十五步四尺爲田二畝五十五步

畹田卽弧田卽弦矢求之法曰弦矢相乘矢自乘併之如二而一又弦矢相併乘矢半之如弧田弦三十步矢十五步爲田一畝九十七步半

二曰粟米交質變易呂此御之交質云者交相質當變易云者變通貿易米穀多寡求諸斗斛布帛短長求諸丈尺麻絲輕重求諸權衡隨其貴賤呂交質焉呂變易焉謂粟米者舉其凡也（質音至執也抵也貿音茂轉易貨物也）

粟米法者粟粗米糳其價貴賤不等也故必高下其率呂推之（一作粟布義亦同）呂見凡物貴賤皆然也

特舉粟米爲凡例耳　粟率五十粺米率二十七粟

米法曰以所求率乘所有爲實以所有率爲法實如法而一假如粟二斗一升得粺米幾何答爲粺米一斗一升五十分升之十七解曰粟率五十粺米率二十七有如凡粟五斗必舂得粺米二斗七升也置位價曰錢貨曰物數曰率率依本色對列其各物元率隨而下今注于後所有數粟二斗一升乘所求率粺米率二十七爲實所有率粟率五十爲法除之糲米求糳米稻米求豆麥類以此推之此求諸斗斛也假如布疋價一百二十五錢所有布二丈七尺問錢幾何答爲八十四錢八分錢之三其法同上此求諸丈尺也假如絲一斤價三百四十五錢今有七兩十二銖問錢幾何答爲一百六十一錢三十二分錢之二十三法亦同上此求諸權衡也以此推之凡物貴賤交質變易法皆然也　糳音作一斛舂取九斗也左傳作鑿粺穀也糳精米也與粺不同

三曰衰分貴賤稟稅以此御之公侯與伯以及子男或卿大夫上士中士及其下士貴賤有衰此類是也序其品爵等其穀祿取於倉廩謂之稟也采地所取謂之稅也

衰等差也稟力錦反今作廩采音菜采地也百官食其地故曰采地見前漢刑法志　衰分法者衰等高下而分也衰分法曰各列置衰副併爲法以所分乘未併者各自爲列實以法除之不滿法者以法命之上法先乘後除又法先除後乘法曰各列置衰副併爲法除所分得數以乘未併者假如稟穀二百四十九斛有一公三侯五伯七子九男等衰減半頒分之公人得四十八斛侯人二十四共得七十二斛伯人十二斛共得六十斛子人六斛共得四十二斛男人三斛共得二十七斛舉曰以所分穀爲實以男爲九分之乘子爲十四部七也。此文有脫誤當云以男子爲十四倍七九分之一乘子爲十四部七也　四乘伯爲二十又八乘侯爲二十四十六乘公即爲十六爲一公也是爲列衰副併爲八十三分爲法除實得三斛乃一男之穀也九乘得男共數倍三斛乃一子之穀七乘得子共數伯以上放此此爲稟稅貴賤也假如公侯伯子男凡五人以爵高下均五鹿公一鹿三分鹿之二侯一鹿三分鹿之一伯一鹿子鹿三分之二男鹿二分之一舉曰公五侯四伯三子二男一爲列衰併之得十五以所分五鹿乘未併公五侯四伯三子二男一以法十五除之即得此亦因上法而推之假如甲持錢五百六十乙持錢三百五十丙持錢一百八十共稅百錢持錢多寡如爵貴賤共稅錢如稟祿衰之甲得五十一錢一百九分錢之四十一乙三十二錢一百九分錢之一十二丙一十六錢一百九分錢之五十六舉曰以各持錢如列衰併之得一千一百單一。此數誤當云一千有九十下同　如法所分稅百錢乘未併者即各持錢得數以併得一千一百單一爲法除之即得此又觸類而傍通之也

四曰少廣積冂方圓以此御之少廣云者截取從少以益其廣反推積廣以求其從積冂云者田積若干凡總積實平立方圓問冂求面少廣術也冂音冋覆也象形今作冪少廣法者即廣以知從因即從以知面由冂以方圓也　少廣法曰列置全步及分母子而副置分母自乘以乘全步及子各以本母除子併之爲法以全步積分乘畝步爲實如法而一今設諸分母子併而爲廣借田求從立少廣章易合分之術而爲之法法曰列置全步用副置分母自乘以乘全步及諸子各以本母除其子而併之免互乘之繁假如田一畝廣一步半問從答爲一百六十步假如田一畝廣一步半三分步之一四分步之一問從答爲一百一十五步五分步之一餘分子母多者亦放此此所謂反推積廣以求其從也假如平方積一萬八千二百二十五步爲方幾何曰一百三十五步法曰置積實別置下法以末當超一位商第一位下法之上亦置商數相乘除實即以上數入於方法一退爲廉商第二位得數以乘下法爲隅命上商除實訖以上商乘下法入隅皆名曰廉一退下法再退以求下位如之假如立方積一千九百五十三尺八分尺之一爲立方幾何答十二尺半法曰置積實別置下法自末超二位商第一位得數下法上亦置商數又乘置平方命上商除實訖三因平方一退三因從方面二退爲廉下法三退續商第二位得數下法之上置上商爲隅自上商數乘廉隅命上商除實訖求下位每如之開立圓法先以方法十六乘積如圓法九而一如上除之積有分母子者通母內子立方法除之得積別置分母如立方而一爲法除積求之此所謂平立方圓求面也

五曰商功功程積實以此御之譬諸版築堅壤多少城墻之數高深若干計功費用明此法也

壽與垛同商度也商功者商度其工也　商功法曰穿地四尺爲壤五尺爲堅三尺穿求壤五之求堅三之皆四而一壤求穿四之求堅三之皆五而一堅求

穿四之求壤五之皆三而一如穿地積一萬尺爲堅七千五百尺爲壤一萬二千五百尺城垣隄溝塹渠求積法曰併上下廣半之以高深乘之又袤乘之如城下廣四丈上廣二丈高五丈袤一百二十六丈五尺爲積一百八十九萬七千五百尺算方倉積粟上下長方而不等者法如之得積尺又以斛法除之方壔法曰方自乘又高乘之如堠壔方一丈六尺高一丈五尺問積尺爲三千八百四十尺算方倉積粟上下相等者法如之圓壔法曰周自乘又高乘之如十二而一如圓壔周四丈八尺高一丈一尺問積尺爲二千一百十二尺圓囤積粟上下等者法如之方臺法曰上方自乘下方自乘上下相乘併之以高乘之如三而一如方臺上方四丈下方五丈高五丈問積尺爲十萬一千六百六十六尺三分尺之二方倉上下皆四方而大小不等法如之圓臺法曰上周自乘下周自乘上下周相乘併之以高乘之如三十六而一圓臺上周二丈下周三丈高一丈問積爲五百二十七尺九分尺之七圓囤上下圓不等者法如之方錐法曰下方自乘以高乘之如三而一方錐方二丈七尺高二丈九尺問積爲七千四十七尺圓錐法曰下周自乘以高乘之如三十六而一圓錐下周三丈五尺高五丈一尺問積爲一千七百三十五尺十二分尺之五平地委粟及倚垣內角法如之塹堵法曰廣袤相乘又高乘之如二而一塹堵下廣二丈袤一十八丈六尺高二丈五尺問積爲四萬六千五百尺陽馬法曰廣袤相乘又高乘之加三而一陽馬廣五尺袤七尺高八尺問積爲九十三尺三分尺之一鼈臑法曰廣袤相乘又高乘之如六而一鼈臑下廣五尺無袤上袤四尺無廣高七尺問積爲二十三尺三分尺之一芻童法曰倍上長併入下長以上廣乘之又倍下長併入上長以下廣乘之併二位以高乘之如六而一芻童下廣三丈袤四丈上廣二丈袤三丈高三丈問積爲二萬六千五百尺芻甍法曰倍下長併入上長以下廣乘之又高乘之如六而一芻甍下廣三丈袤四丈上袤二丈無廣高一丈問積爲五千尺羨除法曰併三廣以深乘之又長乘之如六而一上廣一丈下廣六尺深三尺末廣八尺無深袤七尺問積爲八十四尺已上各求積尺法也既得積尺功乃可商也

六曰均輸遠近勞費以御之賦貢所供轉輸而至縣戶多寡物錢不等道里遠近舟車或殊均其勞費即用此法用力曰勞裹足曰費

均輸者均輸納本色及勞費也大意與衰分略同

均輸法曰各以里數相乘併粟石價約縣戶衰各列置衰副併爲法以賦粟乘未併者各自爲列實實如法而一假如四縣輸粟二十五萬石用車一萬兩以各縣遠近戶數衰之甲縣一萬戶行道八日乙縣九千五百戶行道十日丙縣一萬二千三百五十戶行道十三日丁縣一萬二千二百戶行道二十日問輸粟幾何答甲縣粟八萬三千一百石車三千三百二十四兩乙丙縣各粟六萬三千一百七十五石車二千二百二十七兩丁縣粟四萬五百五十石車二千六百二十二兩此均輸本法也假如九節竹次第差等上四節容三升下三節容四升問中二節及次第各幾何答爲上中下節容其容九升二十三分升之三上四節容三升一節六十六分升之三十九二節分升之四十六三節分升之五十三四節分升之六十中二節容二升六十六分升之九五節一升分升之一六節一升分升之八下三節容四升七節一升分升之十五八節一升分升之二十二九節一升分升之二十九此變用均輸法也餘可類推

七曰盈朒隱雜互見以御之數之顯者可得而知隱者難究以至於雜尤不可攷遂由其顯以求其隱

或各盈朒又曰盈不足其義並同　盈朒者推其或多或少之奇數而知其共數也

率盈不足各居其下以盈不足令維乘所出率併以爲實併盈不足爲法如法而一又法併盈不足爲實以所出率以少減多餘爲法實如法而一得人以所出率乘之減盈增不足即物價如共買物人出八文盈三文人出七文不足四文問人數物價各幾何爲七人物直五十三文也兩盈不足法曰置所出率兩盈不足各居其下令維乘所出率以少減多餘爲實兩盈不足以少減多餘爲法實如法而一假如共買金人出四百盈三貫四百人出三百盈一百問人數金價答爲三十三人金價九貫八百又如共買羊人出五文不足四十五文人出七文不足三文問人數羊價答爲二十一人價一百五十文盈朒適足法曰置所有率盈朒各居其下副置出率以少減多餘爲約法盈不足適足令維乘所出率爲物實已盈朒之數爲人實實皆如約法而一又法以盈朒爲實置所出率以少減多爲法實如法而一爲人數以適

足出率乘人爲物價假如共買羊人出五文不足九十文人出五十文適足問人數羊價爲人二羊價二百

入曰方程錯綜正負以此御之行列名方量度名程物數若價買諸行列橫者爲行直者爲列諸行之閒遞增對減簡爲法實存列求數數有不等交易損益行有空處正負入之

程品也十髮爲程徐錯曰程權衡度量律歷也糅忍九反雜也正讀也負欠也　方程者比方鄰行而知其程也方程曰以所求率互乘鄰行以少減多再求減損錢爲實物爲法實如法而一置位艸曰依所問排列逐物與價爲鄰行相對如之上禾三束中禾二束下禾一束共實三十九斗上禾二束中禾三束下禾一束共實三十四斗上禾一束中禾二束下禾三束共實二十六斗問上中下禾一束各幾何答爲上禾一束九斗四分斗之一中禾一束四斗四分斗之一下禾一束二斗四分斗之三大器五小器一容三石小器五大器一容二石問大小器容各幾何答爲大器容二十四分石之一十三小器容二十四分石之七方程損益術曰數不得者損益求齊如方程假如二馬一牛價過十貫外多牛馬之價一馬二牛價不滿十貫內少半牛之價問牛馬各價幾答爲馬五貫四百五十四錢一十一分錢之六一牛一貫八百一十八錢一十一分錢之二方程分母子術曰方程有分母子者齊而求之假如甲乙持錢甲添乙中半而及五十乙添甲太半亦足五十問各幾何答爲甲三十七半乙二十五方程正負法曰異名相減同名相加正无入正之負无人負之又法同名相減異名

相加正无入負之負无入正之假如賣二牛五羊賣一十三豕剩錢一貫賣一牛一豕買三羊適足賣八羊八豕買五牛少錢六百問牛羊豕價各幾何答爲牛一貫二百羊五百豕三百也

九曰句股高深廣遠以此御之句橫股直斜處爲弦三者之中互相推求其象若何如匠曲尺正尺爲句尺梢爲股其尺其梢相去之間謂之弦也其和其較其容方圓及其旁要凡高與深天壤懸絕皆可測知算極其指

較音教句股名義已見正文

其指句股也和合也較量也　句股求弦法曰句股自乘併而開方除之假如句八尺股一十五尺爲弦一十七尺　弦句求股法曰句自乘減弦自乘餘開方除之假如弦一十七步句八步爲股一十五步

股弦求句法曰股自乘減弦自乘餘開方除之假如股一十五尺弦一十七尺爲句八尺也　股弦較與句求股法曰句自乘以股弦較自乘減之餘爲實倍股弦較爲法實如法而一假如池方一丈正中有葭出水面一尺引葭至岸與水面適平問水深幾何答爲一丈二尺　股弦和與句求股法曰句自乘爲實如股弦和而一以減股弦和餘半之爲股假如竹高一丈折梢拄地去根三尺問折處高幾何答爲四尺二十分尺之一十一　句股求弦和較法曰句股相乘倍之爲實句股求弦加句股爲法實如法而一假如句八步股十五步問句中容圓幾何答爲六步

句股較與弦求股法曰弦自乘半較自乘倍之減積餘半之開方得弦○弦字誤疑當作數減半較爲句加半較爲股假如戶高多廣六尺八寸兩隅相去一丈問高廣各幾何答爲高九尺六寸廣二尺八寸　句股容方法曰餘句乘股倍之爲實併二餘句爲從開方除之假如邑方不云大小各中開門北門外二十步有木出南門一十四步折而西行一千七百七十五步見木問邑方幾何答爲二百五十步　句弦較股弦較求句股法曰二較相乘倍之開平方爲弦和較加股弦較爲句以弦和較加句弦較爲股假如戶不知高廣木不知長短橫之不出四尺從之不出二尺斜之適出問廣袤各幾何答爲高八尺廣六尺袤一丈

句股旁要法曰句股相乘爲實併句股爲法除之得句中容方假如句六步股十二步問容方幾何答四步　餘句股求容積法餘句股相乘得容積之實若以實求餘句股以餘句爲法除得餘股以餘股爲法除得餘句假如山不知高東五十三里有木長九十五尺人立木東三里目高七尺望木末與峯斜平問山高幾何答爲一百六十四丈九尺三分尺之二

魏劉徽句股重差法曰假如夏至日中去兩表如洛陽令高八尺南北盡平地以景差爲法表高乘表間爲實實如法而一所得加表高即日去地也以南表之景乘表間爲實實如法而一即爲從南表至南戴日下也以南戴日下及日去地爲句股求弦即日去人也以徑寸之筒南望日日滿筒空則定筒之長短爲股率以筒徑爲句率日去人之數爲大股大股之句即日徑也又曰度高者重表測深者重矩孤離者三望離而又旁求者四望觸類長之靡所不通矣

六藝綱目卷下終

六藝綱目附錄

字原 呂其論字學故附于六藝之後尚學者之參考云

科斗字者天地自然蒼頡知之發其根原書契由作政罷結繩而妖夜哭天粟書雨粟鬼哭 斗俗作斗

科斗蝦蟇子也字象之故曰科斗倉頡所制者字之母也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由是孳生而漸多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契合也蓋刻木而書其側以約事也淮南子曰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注曰自書契作詐偽萌生去本趨末弃耕耨之業務雕刀之末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文所効故哭也

粤惟上古未有筆墨竹楔漆書于竹木黍膩竹堅書不如意頭粗尾細自然之理後人慕之巧畫形似校其本始相去遠矣 黍作漆非

呂黍為之故曰黍書

史籀為篆字之初變名曰籀文

周宣王之太史曰籀教學童始著大篆一十五篇與古文有異

李斯小篆取籀八分

呂其有小篆之名故呂籀文為大篆

秦隳文繁用篆實難程邈減篆呂趨簡易徒隸便之其名為隸字畫損構遂行于世然而古文廢由此始

邈字元岑初為獄吏得罪被囚乃於獄中改易小篆字畫少者增之多者損之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善之出為御史其字簡易便於徒隸呼為隸書

近世呂八分為隸者誤矣如邈書見古帖者自是楷字庾肩吾亦謂隸書即今之正字也

附注程邈所呂改篆作隸者即古隸也而王次仲又呂古隸變八分今之楷字亦由古隸少變也又名今隸古隸之迹猶罕得矣漢晉有永字八法曰側勒努趯策掠啄磔而能通一字雖然則古法不可得矣。此二句有譌脫

八法者乃蔡炎授衛夫人鍾繇授王曠曠授羲之

八分書者非艸非隸體勢波磔二者俱萌兩王次仲異世同志

秦有王次仲漢靈帝時亦有王次仲皆作八分書而蔡文姬言吾父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於是為八分書未知孰是漢石經乃蔡邕八分書

行書之體半艸半眞問起於誰莫知其人

附注宋政和初洛陽王壽卿掘古物器銘略云視篆籀分隸豈非禮法之士而章行飛艸何為游俠之徒故

又有艸字亦莫可考章帝所好故名章艸

漢興有艸字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杜伯度崔子玉善艸書帝好之命上表章者亦作艸字謂之章艸一曰漢明帝永平中帝驛馬命作艸書尺牘十首章帝好之一翫。疑當作說杜度張芝善篆法始用呂為史游急就章號章艸 ■ 曰眞生行行生艸眞如立行如行艸如走未有未能立而能行未能行而能走者也 慈湖楊先生跋汪逵古字碑刻曰自正學不明士大呂放逸為事業是呂艸聖之名出世俗所膾炙而不知古聖賢之所出自漢晉而降沈浸乎飄逸放肆淵海之中不自知其非其自字畫詞章議論皆自略同治日少亂日多哀哉且小學家推尊王右軍第一間孰覩諦既矣則美矣无齊莊中正氣象无三代气象然則今字多名家而古文世莫曉古文一變而為篆篆一變而為隸隸又變而為楷至於楷可不復變矣而世為楷者其間或有飄逸放肆意態今能去飄逸放肆意態則正矣某敢奉上帝命鍼千載之膏肓而疾勢方張一齊不勝衆楚所恃以无恐者均知舉天下萬世人心本善本正本清明本无逸本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本與天地同俗習雖深固其本有者豈不隱然有感于中

附注聖人制作文字以篆為主逮程邈變隸深存古意而今隸猶為便捷足可垂萬世法漢晉以降或恣意變體增減筆畫迷失本眞務英華為高致而至於習貽誤後學誠蒼頡之罪人也世衰俗薄豈不有所關繫邪況又撰其艸書絕無義理輕薄之士視為奇玩而競習之柳不知為耳目之妖端厚君子實不取焉

飛白書者肇於蔡邕代有好尚傳世無窮

白又作帛謂字如帛之形狀也然不若白字義長邕見役人以堊帚成字遂為飛白書魏張敬禮閻居好學獨師邕體荀盡其妙梁武帝謂蕭子雲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乃詔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於壁至唐張延賞見而好之取歸洛陽與張諗諗結亭置之號曰蕭齋唐之太宗高宗太宗眞宗皆善飛白書以賜羣臣

字孰為祖科斗古文夫籀與篆蓋其子孫若隸與艸乃其曾元

晉衛恒四體書勢云李斯作蒼頡篇楊雄作訓纂篇賈魴作滂喜篇謂之三蒼凡三家魴已三蒼之書皆爲隸字隸字始廣而簡篆轉微

羣賢制字已悉荊陳繼往有述亦非一人說文叔重翻切叔然隱侯韻略野王玉篇字學至此頗爲大全然其所著不無疵焉

後漢許愼叔重著說文解字其自敘曰余敘篆文合已古籀稽譔其說分別部居凡十四篇五百四十部其建首也立一爲耑引而申之已究萬原畢終於亥皆和帝永元庚子也至安帝建光元年愼子沖上之孫炎叔然亦後漢人作爾雅音義始爲反切沈存中曰切字之學本出西域漢儒訓字止曰讀如厶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倡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音韻展轉相叶謂之反兩字相摩已成聲韻謂之切其法一也梁沈約隱侯譔韻略各有畛略也顧野王希馮梁大同中譔玉篇視說文多二部亦始一終亥然部目離合互有不同也　東坡曰學者之有說文如醫家之有本艸也

求字之法本於形聲始一終亥蓋本乎形說文玉篇同始夏終法○法非韻首疑當作之蓋本乎聲韻略廣韻同

字有四聲平哀而安上厲而舉去清而遠入直而促○源本平上去入下並有聲字依全書例刪去

字屬五音角舌緒卻徵舌柱齒宮舌居中商口開張羽口撮聚○原本宮商角徵羽下並有音字依全書例刪去

字按五方東鼻西唇北喉南齒若夫中宮土屬舌埋舌有文理

附注夫音有五行之屬鼻屬木角唇屬金商齒屬火徵喉屬水羽舌屬土宮宮中也其性圓其聲若牛之鳴窖而主合商章也其性方其聲若羊之離羣而主張角觸也其性直其聲若雞之鳴木而主勇徵祉也其性明其聲若豕之負駭而主分羽宇也其性潤而澤物其聲若鳥之鳴野而主吐

守文字今其數可紀展轉用之理無窮已輔世之眞道化同執吁嗟世人可不敬止

徐鉉曰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爲五輅載籍爲六藝先王教化所已行於百代及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　愚按說文文字之數凡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多古文也唐元宗自謂天子可已考文乃詔學士衛包改五經語孟文作楷字便學者之讀由是雜已俗字識者病焉　朱子曰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不理會卻費了无限詞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今周伯温亦曰不能識字則不能讀書不能讀書則不能明理不能明理則修己治人酬酢萬變有不外矣者乎是已君子大博文而貴約禮也

附錄

六藝發原

周禮保氏養國子已道乃教之已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鄭剛中曰先養已道然後教則由禮樂之粗已達禮樂之精已之學攷則內志正外體直而白矢參連之法得矣已之學御則不失其馳不爲詭遇而鳴和鸞逐水曲之法得矣已之學書則象形會意知其寓道直性命之理已之學數則方田粟米識其該天地星辰之妙豈止爲一藝之末而已哉

朱子曰古人便都从小學中學了所已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失了要填補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去其基本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无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皆是切用

又曰人无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已語上其或有之而无已制之則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已古人設教自洒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使之抑心下首已從事於其間而不欲忽然後可已消磨其飛揚倔强之氣而爲入德之階

眞氏曰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爲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爲禮者既不能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已俚鄙之聲而已適足已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

乎

京山程氏曰教人知制字之由便不胡寫字偏旁古人要同書文今人不曾理會只是胡寫

朱子曰古人志道據德而游於藝然九數雖爲最末事若而今行經界則算法亦是有用

或問古人使初學者區區算數之末恐反爲心術之害何以收其放心養其惠性程子曰此是教之以事小兒教他便喜在學不放了去作它事今人不曾學它日去任此等事便會不得

楊氏曰數學是雖藝成而下實有形而上之之道充之以德行則爲天下全才之士

戴氏六書故通釋曰夫字生於聲者也有聲而後形之以文義與聲俱太非生於文也生民之始弗可攷也已理而逆之被髮羸形擊刺挽列以爲飲食其气未柔若禽獸然其知未闢若嬰兒然僅能號呼其欲惡喜怒以相告語而已矣稍益有知然後漸能名命百物而號召之聲稍茹矣文字未興也其類滋其治繁繁而不可以莫之徵也然後結繩之治興焉治益繁巧益生故有刻畫竹木以爲識者今蠻夷與俚俗不識文字者猶或用之所謂契也契不足以盡變於是象物之形指事之狀而刻畫之以配事物之名而簡牘刀筆興焉所謂書也象形指事猶不足以盡變轉注會意以益之而猶不足也無所取之取諸其聲而已矣是故各因其類而諧之以其聲木之形可象也而其別若松若柏者不可悉象故借公以諧松之聲借白以諧柏之聲水之形可象也而其別若江若河者不可悉象故借工以諧江之聲借可以諧河之聲所謂諧聲也五者猶不足以盡變於假借以通之而後文字之用備焉六書之義雖不同皆以形聲而已矣六書不必聖人作也五方之民言語不同名稱不一文字不通聖人者作命神瞽焉協其名聲命史氏焉同其文字詹其相屬總其要歸而已矣夫文聲之象也聲气之鳴也有其气則有其聲有其聲則有其文聲與文雖出於人亦各其自然之徵也有有形而有聲者有有事而有聲者有有意而有聲者有形而有聲者有象其形而聲从之求其義於形可也有事而有聲者指其事而聲从之求其義於事可也有意而有聲者會其意而聲从之求其義於意可也是三者雖不求諸聲猶未失其義也至於諧聲則非聲無以辨義矣雖然諧聲者猶有宗也譬若人然雖不知其名猶可以知其姓雖不察其精抑猶未失其粗者也至於假借則不可以形求不可以事指不可以意會不可以類傳直借彼之聲以爲此之聲而已耳求諸其聲則易求諸其文則惑不可不知也書學既廢章句之士知因言以求意矣未知因文以求義也訓詁之士知因文以求義矣未知因聲以求義也夫文字之用莫博於諧聲莫變於假借因文以求義而不知因聲以求義吾未見其知文字之情也周禮九歲則屬書史而論書名聽聲育史正書名書協聲音聲耳治也書目治也書史協正而後耳目之政不爽故侗嘗謂當先敘其聲次敘其文次敘其名然後制作之道萌矣聲形而上者也文形而下者也非文則無以著其聲故先文而繼以聲聲陽也文柔也聲爲經文爲緯聲圓而文方聲備而文不足

六經綱目附錄終

六經綱目後序

古人八歲入小學教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收放心養惠性作成賢才而賓興之世衰教弛此學不行久矣吾伯父敬風先生纂集六經名曰綱目傳童稚習爲進惠之基惜未行世而沒也其子自謙攷訂箋注之名公巨儒歷序而表章之然而未克刊行也戊申春予假館于貢學錢氏以此編示之三復稱歎遂矢以成其美於戲學者皆當著述而不得行于世者幸本書存也今遇貢學慨然玉成此書使爲師者皆知六經之蘊教人以待於用誠後學之大幸也貢學武肅裔也於此可謂賢也與歲書雲日從子廣莫山人舒磨彥明後序

皇清道光十九年歲次己亥金山錢熙祚錫之甫校梓

震澤長語

王鏊撰

震澤長語序

余久居山林，不能嘿嘿，閱載籍有得則錄之，覩物理有得則錄之，有關治體則錄之，有稗聞見則錄之，久而成帙，名曰震澤長語云。吳郡王鏊濟之。

震澤長語卷上

明 王鏊濟之撰

經傳

漢初六經，皆出秦火煨燼之末，孔壁剝蝕之餘，然去古未遠，尚遺孔門之舊。公羊、穀梁，子夏氏之學，儀禮有子夏傳，易有子夏傳而亡之，詩序相傳亦云子夏作，易傳於商瞿，書傳於伏生之口，孔安國又得於孔壁所藏，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然則蒼師荀卿者也，左傳出蒼家，蒼亦有功於斯文矣，浮邱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是爲魯詩，根牟子傳荀卿子，荀卿子傳大毛公，是爲毛詩，是時諸儒掇拾補葺，專門名家，各守其師之說，其後鄭玄之徒，箋註訓釋，不遺餘力，雖未盡得聖經微旨，而其功不可誣也，宋儒性理之學行，漢儒之說盡廢，然其間有不可得而廢者，今猶見於十三經註疏，幸閱中尚有其板，好古者不可不考也，使閱板或亡，則漢儒之學幾乎熄矣。

余始讀易至繫辭傳曰，大哉言乎，天地陰陽造化之蘊，盡在是矣，非聖人孰能作之，而歐陽永叔以爲非聖人作，何也，讀至序卦、雜卦，乃若有疑焉，若永叔之見，而亦未敢爲必然之論，讀淇水集，彼亦疑之，謂有不合而強通之者，余因是考之，伏羲畫卦，文王繫辭，周公爻辭，共爲三篇，曰正經，孔子於正經之後，翼以

十篇曰上彖傳、下彖傳、大象傳、繫辭傳上、繫辭傳下、文言傳、說卦傳上、中、下十篇。是爲十翼。經自經、翼自翼。孔子不敢同於前聖也。自商瞿傳至梁邱賀曰、彖辭所以釋經。乃分二翼於各卦之下。鄭康成又移文言傳於乾、坤二卦之後。王弼又移彖傳于各爻之後。經三紊亂。既亂正經。又失十翼。并復易之舊矣。諸儒多欲校定而不能。蓋秦火之後。易以卜筮獨存。而十翼散在人間。漢文帝廣文學。十翼所存。唯彖、象、繫辭、文言。至宣帝時。河上女子掘冢得易全書。上之內說卦中、下二篇。汚壞不可復識。十翼遂亡。其二後人以序卦、雜卦足之。則二篇果非聖人作乎。胡一桂翼傳又謂聖人讀易。超然意與易會而爲之辭。豈常人尋行數墨者比。則亦未敢遽疑之也。

麻衣正易心法四十二章。朱子謂其僞作。掇拾老佛醫卜之說。其信然乎。然其立論亦甚奇。謂羲、皇易道。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觀象而知吉凶。後世易道不傳。聖人不得已而有辭。學者一着於辭。便謂易止於是。於是周、孔孤行。不知有卦畫微旨。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註腳下盤旋。周、孔猶謂之註腳。而況後世之紛紛乎。今學者終年守傳註。猶不能明易。而欲單觀卦象。其亦難矣。

魏王肅問關朗以百年之數。筮得夬䷪之革䷰。捨蓍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二傳。五傳。從甲申（魏立武王之元年。）至戊申。天下當大亂。禍始宮掖。（卒六二。以象曰中。）有藩臣柄政。世伏其殃。（解朱榮。）臣主俱屠。（莊帝殺爾朱榮。榮子復殺莊帝。）當有二雄舉而中原分。（二雄。九五、九三。高歡、字文泰。東西魏。）不戰鋒而詐構。則舊者先亡。（卒故也。是以東魏先亡。）辛丑之歲。當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并六合。必在西北。夫平大亂必以武定。北、用武之國也。己酉之歲。江東其危乎。（開皇元年平陳。）晚節末路。有榮、紂之主出焉。（煬帝。）天下復亂。道不終亡也。必有達者興焉。（文中子。）其後魏之亂。自胡后始。爾朱榮、高歡、宇文泰分霸。隋平陳。煬帝之世。天下大亂。皆如其占。然則左氏所載周太史筮陳敬仲知其後必將代齊。史蘇占晉伯姬之嫁。而及懷、惠之亂。豈可謂歷乎。

詩小序。序所以作者之義。而或與詩詞不應。自宋以來。人多疑之。未敢盡屏。至朱子一切刮去。自諷其詩而爲之說。卓哉。其爲見也。視古註亦簡切易曉。可謂有功於三百篇矣。但古人作詩。必自命題。借使亡焉。國史采之。亦必著其所自。不然。其人去之千古。安知微意所屬。使今人爲詩。不自命題。則釋之者言人人殊。不知果誰能得作者之心也。毛、鄭泥於小序。宛轉附合。多取言外之意。朱子不泥序說。獨味詩之本旨。毛、鄭固多失。然去古未遠。其說亦或有自。朱子以夫子鄭聲淫之說。於鄭、衛之風。多指爲淫奔。揚文懿公守陳謂春秋列國大夫會盟。多賦詩以見志。使皆淫詞。焉肯引以自況。若夫子意在垂戒。一二篇足矣。何取於多若是。如風雨、雞鳴、邱中有麻之類。序以爲思賢。木瓜以爲報功。采葛以爲懼讒。青青子衿以爲刺學校廢。如此之類。姑從其舊。未爲不可也。

季子觀周樂。爲之歌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鄭、衛多淫風。季子皆曰美哉。且謂康叔、武公之德如是。鄭雖淫其細。亦不及於淫。何也。

季子觀周樂。猶在齊之後。秦之前。今居風之末。豈非夫子所改定乎。文中子曰。係之繇。遠矣哉。

今五經惟禮最繁亂。惜不一經朱子緒正。朱子嘗欲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經傳相從。誠千古之特見也。若士冠禮則附以冠義。士婚禮附以昏義。士相見禮附以士相見義。鄉飲酒禮附以鄉飲酒義。鄉射禮附以鄉射義。燕禮附以燕義。大射禮附以大射義。聘禮附以聘義。公食大夫禮附以公食大夫義。覲禮附以朝事。如草廬所附亦得矣。然其餘有不可附者。亦無如之何。姑循其舊而釋之。庶不失古之義。朱子晚年著儀禮經傳。始家禮。次鄉禮。次學禮。次邦國禮。次王朝禮。秩然有序。可舉而行。然其間雜引大戴禮、春秋內、外傳、新序、列女傳、賈誼新書、孔叢子之流。雜合以成之。乃自爲一書。非以釋經也。至勉齋續喪祭二禮。草廬纂言。割裂經文。某亦未敢從也。

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得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閒之逸禮。其後劉歆欲列之學官。諸博士不肯置。劉而止。孔、鄭所引逸中霤禮、禘于大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皆不以爲意。遂至于亡。草廬雜拾殘缺。合爲逸經八篇。其投壺、奔喪禮取之小戴。公冠禮、諸侯遷廟禮、釁廟禮取之大戴。中霤禮、禘于大廟禮、王居明堂禮取之鄭註。雜合以成之。亦愛禮存羊之意乎。

夫學元文。今見古本禮記。鄭玄爲之注。依文釋義。略通而已。缺文錯簡。亦不復識別。至程、朱始別爲綱領三條曰八分傳以釋之。粲然有倫。其義精矣。其功大矣。惜致知格物之傳獨亡。遂爲千古之恨。然或以爲非亡也。移物有本末一節。繼以知止能得。又繼以聽訟吾猶人一節。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卽釋格物致知之義。似亦可通。蓋知物之本末始終。而遂能得之地。是格物之義也。而尤以知本爲貴。與程子之義。亦不相妨。朱傳之說精矣。獨以聽訟一節爲釋本末。則可疑。本末非綱領。非條目。何以釋爲。且本末既釋。始終獨遺之耶。近世或謂大學初無闕文。亦無錯簡。一依鄭氏之舊。則余不能知也。

史載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禮記亦云。舜葬蒼梧之野。二妃未之從也。元次山嘗謂九疑深險。舜時年一百一十二歲。何爲來此。司馬光亦云。虞舜倦勤。薦禹爲天子。豈復南巡。遠渡湘水。韓昌黎謂舜陟方乃死。地勢東南下。若蒼梧。不得言陟方也。其見卓矣。又謂竹書紀年。凡帝王之歿曰陟。而後言方乃死。所以明陟之爲死也。語何贅耶。或謂陟方猶升遐也。下云乃死。亦贅。孟子謂舜卒於鳴條。固當以爲正。湯與桀戰於鳴條。則去中原不遠。家語五帝德篇曰。舜陟方乃死。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吏侍何孟春注家語。謂陳留縣平邱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九疑之蒼梧也。以家語方伯言之。并或遺岳字也。其說足祛千古之惑。

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規模大節目詳。有能舉而行之。則治效可立致。而其間亦有可疑焉者。冢宰掌邦

治正百官。其職也。而宮禁爵寺之屬皆在。乃至獸人、鼈人、腊人、司裘、染人、屨人之類。何預府。而天府、外府、大小史、內外史乃屬之春官。司徒掌邦教。所謂教者。師氏、司諫、司救五六員而已。其七六鄉、六遂、分掌郊里、征斂財賦、紀綱市城、管鑰門關、而謂之教。何哉。職方氏、形方氏、邍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春官。司空一篇已亡。漢儒以考工記補之。宋俞庭椿、王次點獨謂未嘗亡也。混於五官之中耳。周官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土地之圖。人民之數。與夫土會、土宜、土均、土圭之法。不宜爲司徒之職。王制曰。司空度地居民。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則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與夫起徒役令貢賦之事。不宜爲小司徒之職。如五官之中。凡掌邦居民之事。分屬之司空。則五官各得其分。而冬官亦完。且合三百六十之數。周官粲然無缺。誠予存之一快也。而予不敢從。何哉。曰。亂經。

昔疑周禮皆經世大典。中間所載。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庶氏以嘉草攻毒蠱。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則書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八宿之號。去天鳥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它如莽草以熏蠹物。蜃炭以攻貍蟲。牡鞠以療鼃黽。牡橭午貫象齒以殺水蟲之神。何若是之瑣屑。而亦豈必盡可用耶。及觀越裳氏迷於歸路。公爲作指南車。朞年而至國。指南之鍼。陰陽家至今用之。方隅立定。又以陽城土圭測日。自王城四面去千里則減一寸。乃知聖人精義入神。有如此者。公自謂多才多藝。孔子謂其才之美。其爵是耶。

余少時讀家語。後閱它書。有云。事見家語者。無之。訝焉。而莫知所謂。一日。閱漢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註云。非今所有家語也。乃知家語本有不同。偶索舊本不可得。一日至書市。有家語曰王肅註者。閱之。則今本所無多具焉。乃知今本爲近世妄庸所删削也。肅謂家語皆當時公卿大夫及諸弟子咨訪問答之語。弟子取其正實切事者爲論語。其餘集之爲家語。屬文下辭。頗有繁而不要者。弟子材識有優劣故也。漢初。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故使事同而辭異。孔衍稱戴聖以曲禮不足。乃取家語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後人見其文已見禮記。則除家語本篇。是爲滅其源而存其末也。然則家語出諸弟子。固有不同。漢初則竄之。戴聖又竄之。近世妄庸又竄之。經三竄亂。孔氏之傳。存者幾何。幸王肅本尚存。而人間已難得。以何更侍之好古。謂不可得。而余偶得之。豈亦天之未喪斯文也歟。

春秋繁露十卷。世多以爲僞書。余反覆考之。其玉杯、竹林、玉英至十指。皆說春秋事。宛然公羊之義。公羊之文也。雖或過差。而篤信其師之說。可謂深於春秋者也。考功名即考績之義。度制即限田之義。陰陽終始。五行生勝。反覆乎天人之際。所謂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豈非平日講貫蘊蓄者在是。因爲武帝置對于篇耶。抑既以告天子。又退而申衍其說耶。郊祀所以告張湯。問仁所以告易王。其說具在。祈雨止雨。雖流於災異。漢儒之所不免也。獨何疑於仲舒耶。其文詞高古。亦非近世所能爲也。自樓郁、晁公武、歐陽永叔皆未嘗致疑於此。獨新安程大昌以爲非董氏本書。謂太平寰宇記、杜佑通典所引繁露語。今亡之。其曰。劍在左。蒼龍之象也。刀在右。白虎之象也。以至禾實于野。粟缺於倉等語。昌以爲亡之。而今書具在。豈昌所見乃別本耶。

抑未嘗深考耶。若本傳謂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今總名繁露。或歲久傳授錯誤。不足深辨也。

荀爽對策曰。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略依古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蓋亦指繁露度制篇也。

考亭、象山議論終不合。世謂考亭道問學之功多。象山尊德性之功多。今考亭之學家傳人誦。象山之學殆廢矣。近世有一種學問者。厭朱學之繁。樂象山之簡者。自謂心上工夫。本朝所謂道學者。始於吳與弼。繼以陳公甫。公甫每謂今世不當復有著述。以文字太多故也。至有再燔一番之語。其亦有激也。而獨喜作詩。謂吟詠性情。乃所不廢。至今稱道學者多宗之。嘉魚李承箕徒步萬里從之遊。不聞有所指授。其身心造詣。不知果何如也。

程、朱之學一也。程子以凡百玩好皆奪志。史文成誦。至於書札。皆以爲以玩物喪志。朱子則不然。天文曆律度數。無不究悉。仍好爲文。工於詩。工於筆札。如楚詞、韓文。亦皆注釋。至五行陰陽風水之術。亦皆通曉。雖參同契、陰符經之類亦注之。亦好奇矣。視程子得無異乎。然通天地人之謂儒。朱子有焉。

國猷

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鄧。唐朱朴之議曰。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輿、鳳林爲之關。南則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勢之地。沃衍之墟。若廣陵、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極選也。雖然。皆未有及燕薊之形勢者。大行盤盤。自西而北。居庸、古北、松亭等關。北距沙漠。南引江、淮。土厚水深。博大爽塏。其人沉鷙材勇。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地。豈非天遺我勝。以貽我朝萬世帝王之業乎。

自古無有都汴者。張儀謂其地四通輻輳。固戰場也。魏本都安邑。爲秦侵蝕。不得已東徙大梁。其後秦使王賁引河灌城。王假就虜。一國爲魚。朱全忠篡唐居汴。不過五六年。唐莊宗伐之。其禍甚於王假。石敬塘因之。耶律長驅。少帝就執。視朱氏又酷焉。宋祖開基。不此之鑒。遂有靖康之禍。因謀之不善。亦地勢然也。宋之失計。未有甚於都汴者也。當時燕、薊淪于契丹不能取。是中國與豺虎雜此土以處也。猶不思峻蹊山之防爲之限。一旦長驅而來。何以禦之。故景德中契丹入寇。朝議倉皇。思爲避敵之計。寇準力主親征却之。然猶增歲幣數十萬。慶歷中又有無厭之求。富弼以彊詞折之。然亦增歲幣數十萬。而泰然遂以爲無事矣。靖康復來。又欲祖故知而與之和。括京城內外金。猶未能滿其欲。遂爲席卷而去。二帝死於五國城。而中原淪於夷狄矣。初藝祖欲都洛陽。太宗沮之。藝祖曰。宋也。且欲都關中。據天下之上游。至哉見也。使當時從之。豈有靖康之禍哉。宋世諸名臣。亦皆狃於治安。未有爲無窮之慮者。惟范文正屢言之。謂西洛帝王之宅。負關河之固。宜以朝陵爲名。漸營兵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其後又請修京城。謂天有九闕。帝居九重。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國。其爲慮遠矣。使當時從之。安有靖康之禍哉。或曰。國家興廢。天也。非人力所能爲。汴二杭三閩四廣。陳希夷預言之矣。希文之策奚爲。余曰。不然。君相不言命。國家不言天數。苟以天

數爲言，則人事智慮矣。況希夷之言，安知非好事者附會爲之乎。

英宗北狩蒙塵也，先悔過旋乘鸞歸，此自古之所無也。因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是時邸王監國，不欲急君，遂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敵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汲來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鄭伯歸。趙王武臣爲燕所得，張耳、陳餘使往輒殺之，欲分趙地半，有斷養卒請燕壁，問燕將曰：若知張耳、陳餘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耳、餘、武臣皆一時豪傑，姑以少長先立武臣，此兩人者亦欲分趙而王，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殺之兩人分趙自立，左提右挈，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養卒御趙王而歸。此亦公孫申之意也。惜乎宋高宗不知出此也。

宋世人才，誠非我朝所及，而其謀國之疎，則不及我朝遠甚。當靖康之變，粘沒喝以孤軍深入，爲宋謀者，但當堅壁清野，勿與戰，絕其歸路，斷其餉道，內用李綱、外用种師道，俟天下勤王之師四集，彼自救之不暇，一戰則粘沒喝可擒，何乃遽自張皇，不敢發一矢，二帝自幸其營，爲虜人席卷而去，誠可恨也。誠可笑也。

爲人臣者，莫難於任怨。不能任天下之怨，不能成天下之事。孔子論三代之禮，有所因，有所損益，易謂窮則變，變則通，董子謂更化則可以善治。夫祖宗之良法，百世守之可也，其間時變不同，小過不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亦所不免。自宋王安石變法，駸致大亂，後世以爲大戒，少有更張，則羣起而非之。曰：又一王安石也。稍有損益，則曰：又一王安石也。由是相率爲循默，不敢少出意見論列，不才者得以自容，才者亦無以自見。支傾補漏，視天下之壞而不敢爲，斯時也，毅然敢任怨而不懼者，其亦難矣。

周公制禮法，雖臣子於君父不得私焉，所以示萬世之公也。其法嚴矣。漢、晉而下，既已失之，然猶付之一時公議，論不應議，則博士駁正之，猶爲近古。本朝之證，有美無惡，所謂證者，特爲褒美之具而已。宦由翰林者，皆得證文，文不以人而以官，已不免外議，定證出於乘筆一二人，或以好惡參其間，又不聞有駁正之者，於乎，何以服天下信後世哉。

官制

余嘗思古今官制紛紜，漫無統紀，讀溫公集，其沿革似可考而知也。因其說增損之，使後之人有考焉。

三代官制，見於周官，簡易易知也。秦、漢而下，何其紛紛乎。蓋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以失職矣。一說，漢武帝游宴後庭，尚書始重。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秘書爲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

宣帝時，張山領尚書，上令更民奏事，不關尚書，其後奏封事輒下中書，令不關尚書，明西漢時中書已重於尚書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議政事，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唐初，始合三省，中書主出命，門下主封駁，尚書主奉行，其後合中書、門下爲一，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封駁，日有爭論，故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自是至宋，莫之能改。唐末，諸司使皆內臣領之，樞密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及五代改用士人，樞密使爲腹心之臣，日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相。宋太祖乃以宰相主文事，樞密使掌武事，謂之二府。

周家宰無所不統，漢始分入九卿。宮伯則入郎中令，宮正入衛尉，膳人、酒人入少府，司會、大府入司農，宮人內宰入大長秋。其後九卿用事，丞相取充位，給事謁者爲左右私人，而丞相爲外朝。

漢初，凡郡國舉秀才廉吏，貢於王庭，多拜爲郎，居三署，或至千人。勵光祿勳，光祿勳銓第郎吏，出爲宅官，以補員缺。是時未屬尚書也。成帝初，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一人，主郡國二千石，蓋選曹之所始也。光武詔三公等各舉茂才廉吏，改常侍曹爲吏部尚書，其時選舉於郡國屬功曹，公府屬東西曹，爲天子屬吏曹尚書令掌之。

漢初，入仕者不限年，如劉向、陳咸以八十爲郎，劉辟彊八十爲衛尉，公孫宏八十爲相，貢禹八十遷御史大夫，趙充國七十爲將軍。

漢置大夫，專掌議論，事苟疑未決，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下至博士議郎，皆得議之，不嫌以卑亢尊。如鹽鐵議是也。呼韓款塞，卒用郎中侯應之策，朱博得鄭議者五十八人，王嘉得鄭議者六十人，故曰：漢築議有公天下之心。今制亦議，統於一二尊官而已。

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之屬，其外又有勳官，散官，勳官以賞戰士，散官以褒勤舊，必折衝執俘，然後賜勳，積資累階，然後進階，不可妄得。故當時以爲榮。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求媚於衆，始有泛階，蕭宗以後，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給職事，官通用爲賞，將帥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時注名，至有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階輕，或以大將告身，止易一醉。五代等夷益紊，三公端揆，施於軍校，衣紫執象，被於胥史，名器之濫極矣。宋承五代之弊，不能革正，故臺省寺監衛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榮卑，制廩祿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官，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乃古之官也，所謂職者，乃古之加官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邑，徒爲繁文，人不復貴，所以皷舞褒倫，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又遷徙去來，常無虛日。

唐六部尚書、尚書令、左右僕射、尚書、三省之一也，光宅中以擬周之六卿，過矣。唐以僕射、侍中、尚書令爲丞相，然皆秦、漢之所輕，魏、晉以來，反爲重任，唐因之，故其名不正。

唐制，有勳有階，有官有爵，爵以定崇卑，官以分職務，階以敘勞，勳以敘功，四者各不相蒙。有官卑而勳階高者，亦有勳階卑而官爵高者，宋朝列銜，凡階高官卑則稱行，階卑官高則稱守，官與階等則無行守字。今制，惟以官爲定，爲是官則勳階爵隨之，無復敘勞敘功之意，顏魯公謂魚朝恩容階雖開府，官即監門將軍，開府特進，並是勳官，用蔭即有高卑，會無合依次序，然則唐之勳官，惟以定蔭而已。

唐制、尚書省有令、有僕射、有左右丞、太宗皆爲令、後不復設僕射、猶今之尚書也、左右丞、猶今之侍郎也、六曹尚書、乃若今諸司乎、而實不同、顏魯公與僕射郭英乂書、謂與道之會獨八座、尚書欲令下座、意以爲尚書之與僕射、若州佐之與縣令乎、今三廳齊列、足明不同、則史、且尚書令與僕射同是二品、六曹尚書並正三品、又非隔品致敬之類、觀此則知尚書與令僕同爲八座也、然英乂於公堂獨唱尚伯、則僕射之尊大、亦可見矣、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以下、工伎藝官、皆稱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雖茶酒亦稱翰林司、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者、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又學士院北屏、爲其在洛堂之南、便於應召、宋制、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吏雙引至閤門、此亦唐故事也、又宋制、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歐陽公初以選人爲館職、自左掖門下馬入館、當時謂之步行學士、然則唐、宋禁中亦許乘馬、又且引道耶、今制自兩長安門、東、西華門外過者皆下馬、雖相臣亦然、

宋初承五代、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無定員、類以它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敘本務、給舍不御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注記、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之別、有官有職差遣、以登庸開禁從爲顯官、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不以勳階爵邑爲輕重、名之不正、未有如宋之甚者也、至元豐間、始以唐六典定官制、

宋時兩制、皆文學名天下者、始廉其選、雖一甲三人、亦出知外任、然後召試、欲其知民事也、其餘應試、率皆一時赫然有名中外、所謂制科是也、故文學之士、不至遺棄、又通知民間利病、以其曾試於外也、國家翰林侍從、亦兩制之類、率用高科、其餘則用庶吉士、一甲三人、終不外任、庶吉士者、每科或選或不選、留者或多或少、國家之意、本欲使之種學積文、以爲異日公卿之儲、士既與此選、自可坐致清要、不復苦心於學、又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學名者、不復得預、遺才頗多、故不著制科之爲得也、制科行、人人自奮于學、以求知于上、不待督責矣、

國家之制、革中書、隆六部、初亦疑之、謂自古豈有無宰相而能致理者、及觀宋南渡、專任賊檜、以殺忠良、其後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相繼盜政、雖小又從而附和之、日入於敗亂而不知、非以權重故耶、則今日去之、不爲過也、

我朝六部之設、倣周制六典、最爲簡要有體、然其名猶襲唐宋之舊、唐以三省長官爲宰相、謂中書令、門下侍中、尚書令、左右僕射是也、今中書省已去、特存中書舍人、爲七品官、職書翰而已、門下省已去、特存給事中、雖七品而有封駁之權、尚書省不復設令僕、乃隆六司、尚書分爲六部、秩二品、蓋卽僕射之類也、中書、尚書名與古同、其實異矣、

唐、宋翰林、極爲清嚴之地、見於詩歌者多矣、國朝翰林院設於長安門外、爲舊宿委積之所、內有東閣、衆學士梁瑤、爲朝退會揖之地、史館爲講讀史官所聚集、皆無公座、至修史之日、旋設十館於東角門之右、

率皆去之、求如古之深嚴、未之見也、唯文淵閣政本所自出、號爲深嚴、其比古之翰林耶、今翰林在外、雖非復唐、宋之深嚴、然非文學之臣不預、無復工伎茶酒醫官雜流、跬步卿相、視唐、宋爲重矣、

文淵閣在皇天殿東廡之東、文華殿之前、前對皇城、深嚴禁密、百官莫敢望焉、吏人無敢至其地、閣中惟侍使令、惟廚役耳、防漏泄也、禁密文書、一小匣在几上、鑰之而不合、大學士暮出、鑰其門、匙懸門上、恐然中不時有宣索也、故事、禁中不得舉火、雖閣老亦退食於外、相傳宣宗一日過城上、令內豎覘閣老何爲、曰、方退食於外、曰、曷不就內食、曰、禁中不得舉火、上指庭中隙地曰、是中獨不可泄庖乎、今烹膳處是也、自是得會食中堂、又傳一日過城上、歐閣老何爲、曰、方對弈、何不聞落子聲、曰、蓋以紙、上笑曰、何陋也、明日、賜象牙棋一副、至今藏閣中、又內閣庭中花盞上有芍藥三本、相傳亦宣宗時植、至今盛開、

內閣不設公座、惟東西兩凳相對耳、天順初、李文達自吏部入、欲正南向之位、彭文憲力沮之、謂宣宗嘗御此、李曰、事久矣、彭又謂禁中無南面坐、李曰、東邊會食曷爲南面、彭又沮之、會內送孔聖像置于中、事乃止、司禮太監至、亦惟東西向、正德初、劉瑾權重、西涯欲尊之、特設一榻於凳之上、亦不敢正也、故事、太監至、迎之止花廳、送之止中門、皆有定限、余初入內閣、西涯以是告曰、是定例也、不可失、余等守之惟謹、是後不知何如也、

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疏處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乘筆者自爲觀望、本至先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探瑾意爲之、有事體大者、令堂後官至河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肆、使人人據理執正、牢不可奪、則彼亦不敢大肆其惡也、

翰林院故事、經筵初開、講讀侍從官皆有白金文綺之賜、史成進御、亦進秩加賞、或纂修功多、及書成、以事故去、則不給恩數、或先以事故去、不效勞勩、偶值書成、亦得攜恩數、故有經筵頭、修書尾之說、

予在翰林、與陸廉伯語及楊文貞、廉伯曰、文貞功之首罪之魁也、予問何爲、廉伯曰、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晚年、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絲綸簿付之、故內閣之權、盡移中官、余亦不知其然否、及余入內閣、歷朝昭鑑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況中官之專與否、不在一簿之存亡也、顧人主信用何如耳、廉伯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嘉靖初元、言路大闢、諫官紛然爭言利害、有謂文貞居憂、謀奪情起復、遂以絲綸簿舉振、不知文貞晚年歸省墓、未嘗居憂也、甚者又謂文淵閣印亦爲司禮監所奪、請追還之、詔問印與絲綸簿、今不知安在、今言者自來追理還之、言者伏罪、乃已、

國家正旦冬至聖節、凡大朝會、先期、百官皆赴朝天宮習儀、或暨濟宮、唯翰林獨否、相傳宣廟一日召翰林不至、上問故、左右對以往習儀所、上曰、翰林終日侍朕側、尚何習爲、恐其倒拜耶、自是不復習、相傳以爲故事、成化中、中官汪直用事、多使邏人伺察諸司不法、是日學士王獻、檢討張泰方在途、投謁、邏人執之、以故事對、詔以問內閣、時萬安、劉珝、劉吉不能執奏、乃云有故事、而攷諸故典不見、獻、泰雖免罪、而翰林不習儀之典遂廢、惟內閣與東西兩房至今不習、蓋宣廟之命、史宜失於紀載故也、

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漢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

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貢勸而審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爲吏、戶、禮、兵、刑、工爲六館。事繁者爲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相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議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翰林院地勢清切。然品卑祿薄。揚大年久爲學士。請外。至云。盧忝廿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飢欲死。自昔然矣。

前世疆界分散數處。蓋防敵侯水火之虞也。宋時三館、秘閣、藏書凡四處。然亦有盜竊之患。士夫家往往得之。古今一也。

漢以來重守令。守令親民。得行其職。故當時循吏爲多。雖有刺史、部使者、繡衣直指之屬。間一命之。不專以爲治也。唐世諸道置按察使。後改爲採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都。既又改爲觀察。其戎旅之地。卽置節度使。但令訪察善惡。然兵甲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都府。權勢不勝其重。元結爲道州。謂諸使誅求二百餘通。陽城守道州。稅賦不時。爲觀察使。迫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者也。然每道不過一使臨之而已。宋時。州郡控制。按刺率五六人。又多於唐。元時。始立行中書省。設官皆視中書。我朝沿其制。改爲布政使司。各省布政使二人。參政二人。參議二人。按察使一人。副使二人。僉事二人。又有都御史統之。歲命御史按之。又多於宋。世意降官意繁。政令紛然。守令欲舉其職。難矣。

食貨

井田之法。後世不復行。恐以爲江南僧不可行矣。北方平原沃野。千里彌望。皆不起科。使勢要得占爲莊田。於此略倣井田之法。爲之溝塍畎澮。公私有分。畢澋有儲。不亦善乎。而世皆以爲不可行。餘地姑未敢論。卽如河南、梁惠王所理。山東、齊宣王所理。滕縣、滕文公所理也。孟子豈漫不知事。而以勸三君乎。姑於此先試之。自一鄉漸推之一州一郡。以至一省。庶民不驚。事不擾。然必得好古力行之君子。使爲守令。假以便宜。不拘文法。不求近功。不聽浮言。天子親命之。使民曉然知此意。乃或有濟。不然。誠難行也。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慮以爲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爲不可行。何哉。按趙充國屯田之奏曰。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又言。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萬山谿望之便。部曲相保。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爲水陸運使。給未耜與牛。耕傍便近地。連歲大熟。軍不復饑。又盡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植百頃。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此又近事之效也。今獨不可行乎。

老泉策云。方今田之在官者有二。職分也。耕沒也。職分之田。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吏。籍沒之田。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之公。乃知今之官田。其來遠矣。猝未能去。爲是也夫。

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餘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戶口商稅。除折米外。并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餘兩。兩淮鹽場鹽課銀。歲不下數萬千兩。各處稅糧折徵。共一百三萬餘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各鈔關船料四萬餘兩。馬草折徵二十三萬餘兩。鹽課折徵二十餘萬兩。每年入數共二百四十三萬兩。

近內廠預備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軍俸銀三十三萬餘兩。官軍折俸三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聲息緊急。奏討加添四五十萬。或二三十萬。聖旨千秋等節用三十九萬千八百餘兩。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銀盆水罐儀仗等用。共十三萬七千五百餘兩。每年出數共百餘萬兩。

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庚五萬五千餘。各項俸糧。約數千萬。瀾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額派夏秋糧稅。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餘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歲潛之數。

歲運正糧凡四百萬石。內兌運二十四萬赴薊州倉。改兌六萬赴天津。餘三百七十萬赴京、通二倉。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於內支運於通州、天津二倉。成化十年。議四倉所收。令官軍徑赴州縣水次四倉交兌。名爲改兌。弘治十六年。又以派不足額。每年於水次四倉支運九萬六百石。以足前數。正德九年。盡派改兌。支運遂絕。

蘇州歲運軍糧六十五萬石。加耗。過壩。每石加七斗九升。不過壩。每石加六斗六升。外金花銀十七萬兩。折米六十八萬。鳳陽、南京不在數中。存留在蘇。歲七萬石。河南歲漕三十萬。瀾江六十萬。

祖宗時。歲用省。以黃蠟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三萬斤。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一十二萬。其餘可推也。

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巾帽靴鞋。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末年。至七十二萬。

東漢永平中。始定宦官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以後。中常侍至十人。小黃門二十人。

唐太宗詔內侍不立三品。中宗時。黃衣乃二千員。外置千員。衣紫者尚少。開元、天寶黃衣以上三千員。外紫者千餘。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列戟于門。宋初。自供奉官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爲定員。孝宗時。仍定以二百人爲額。後增至二百五十人。

今上卽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歲省糧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一千四萬餘。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象緯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然天體無定。占中星以知方位。天行健而不息。如磨之旋。自東運而南。南而西。西而

北北而又東以爲昏朔寒暑二儀運而出沒五緯隨而起伏列舍斌之隱見炎夏天道西行日出于酉入于戌陽盛于陰也日影隨短窮冬北行日出于辰入于申陰盛于陽也日影隨長春秋天道行於正中日出于卯入於酉陰陽平也日影隨停南爲明都天體所見也日月五星至是則明北爲幽都天體所隱也日月五星至是則晦日月五星至北都而晦非天入於地也若天入於地則日月隨之地中爲日月所照安得爲幽都哉此說與渾天不同然亦不爲無理故著之

氣有盈虛何謂也曰天地上下相去八萬四千里冬至之日一陽自地而升一日升四百六十六里三百四十步五日爲一候升二千三百三十三里一百二十步三候爲一氣升七千里三氣爲一節其卦爲泰則立春之日也升二萬一千里二節爲一時陽氣上升共四萬二千里正天地之中春分之節也其卦爲大壯陰中陽半氣變寒爲溫萬物發生之時也自是陽氣復升又九十日爲夏至之節陽氣共升八萬四千里極于天是爲純陽於卦爲乾氣變溫爲熱萬物茂盛陽氣盈滿天地之間故曰盈陽極則陰生夏至之日一陰自天而降十五日降七千里三氣爲一節凡四十五日爲立秋節下降凡二萬一千里其卦爲否二節爲一時陰氣下降共四萬二千里正及天地之中爲秋分之節其卦爲觀陽中陰半其氣變熱爲涼萬物結實之時也自是陰氣復降凡九十日爲冬至節陰氣共降八萬四千里而至於地是爲純陰於卦爲坤變涼爲寒萬物收藏之時也故曰虛天地盈虛因月而見初三月出庚爲一氣之候初八兌丁上弦陰中陽半十五日乾甲周滿純陽無陰故爲盈十六日巽辛一陰生二十三日艮丁下弦陽中陰半三十日坤乙消盡純陰無陽比冬至之節故曰虛也吳草廬云日之行三十日五時有奇而歷一辰則爲一月之氣月之行二十九日六時有奇而與日會則爲一月之朔每月氣盈五時有奇朔虛六時不滿積十二氣盈凡五日三時不滿十二朔虛凡五日七時有奇一歲氣盈朔虛共十日十一時有奇將及三歲則積之三十日而置一閏氣盈朔虛之積是爲閏餘

四千五百歲爲一元一元之中陽居五陰居四陽爲早陰爲水初入元百六歲有戾故云百六之會用讀曾注

晉史中台星坼時以爲大異張華等應其禍然中台星至國朝常坼此理之不可曉者也或云上下不交之故或云本朝不立宰相之應是果然歟北斗星七各有所主分野而第四星常不甚明白樂天詩云昔聞西漢元成間北辰微暗少光色至今猶然不知何也

昏疑初三夕月忽現庚上不知其所從來參同契云晦朔之間合符行中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輸吐明釋之者曰每朔月與日會必於箕斗之鄉箕斗爲艮天道左旋日月星辰皆右轉月至此鄉必晦而會如璧如圭一日二日旋而右疾至於庚方精光終吐魄乃生焉蓋言自晦至朔月與日合而西墜至庚上復見也朱子亦言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遲及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黃祥翁云日行黃道月有九會過交則有薄食之變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食其交不軌道

則食也佛書亦謂若日隨月後行日光翳月漸漸掩覆至晦日覆月都盡是名黑半日在月前行日月間淨至翌日月足圓滿是名白半又云日行與月或合或離若稍合時是日覆月三由旬餘故三十日一切被覆月光不現若稍離時是日離月三由旬餘故十五日月大圓滿

鄭玄曰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孟春日月會于娵訾仲春會于降婁季春會於大梁孟夏會于實沈仲夏會于鶉首季夏會于鶉火孟秋會于鶉尾仲秋會于壽星季秋會于大火孟冬會于析木仲冬會于星紀季冬會于玄枵則又不專於箕斗之鄉蓋玄之所謂會非指入時也

或問歷書有白黑綠碧黃赤紫何謂也曰此河圖數也河圖之數戴九履一一爲白九爲紫左三右七三爲碧七爲赤二四爲肩二黑四綠六八爲足白五居中爲黃故陰陽家一六八爲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七赤九紫

日體本黑積天之至陽而生光明月體本黑借日之至陽而生光明陽不足則日見黑暈下弦則月見黑暈或成黑暈黑氣黑點黑子或成王字或成鳥或成人像皆由陽弱不能充其黑體非日有此像也月借日爲光吾聞之矣日借天光吾未之聞也今以世眼觀之日入則天晦日出則天明似天以日爲光也必有能辨之者

占歲

歲在金、穰、水、穀、木、饑、火、旱、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

占風

正旦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胡豆成、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

冬至風起震方或寒或熱主歲大收風起巽方主歲收國安風起離方寒則民災主水熱則大旱風起坤方熱則主蟲食苗寒則主穀不實風起兌方寒熱不常主兵主民病死國災風起乾方主歲大收人民安國無災眚風起坎方主天下豐樂國有賢臣民安國寧風起艮方或寒或熱主民大病疫死用續綱鑑

仁廟一日語楊士奇等見夜來星象否士奇等對不知上曰通天地人之謂儒卿等何以不知天象對曰國朝私習天文律有禁故臣等不敢習上曰此自爲民間設耳卿等國家大臣與國同休戚安得有禁乃以天官玉歷祥異賦賜羣臣

成化中京師黑眚見相傳若有物如狸或如犬其行如風倏忽無定或傷人面或嚙人手足一夜數十發或在城東又在城西又在南北訛言相驚不已一日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上欲起懷恩按之頃之乃定自是日遣內豎出詗汪直時在遣中數言事由是得倖遂立西廠使偵外事廷臣多被觀譴漸及大臣大學士商輅、兵部尚書項忠皆以事去都御史牟俸亦被逮或往南京或往北邊威權

春秋時木冰漢書謂之木介。又云木稼。王荊公詩。木稼嘗聞逸官怕。余在京師。成化末親見之。似煙非煙。似霧非霧。行道茫茫。尋丈不辨。草樹玲瓏。皆成幡幢寶蓋。少壯鬚髮。盡成老翁。久老云。是謂木稼。然其應不止遷官而已。

成化末。正旦日中時。中天有白氣如練。仰觀之。宛轉如一白蛇。漸升漸消。消且盡。忽有聲如雷。蓋天鼓也。

正德初。彗星掃文昌。聚官云。應在內閣。未幾。逆瑾出。首逐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自是而後。一時在位九卿臺諫。無不被其禍。乃知文昌爲天下斯文之應。不特內閣而已。

正德七年三月。江西餘干之仙居寨。夜雷電以風。西北方有火如箭。墜旗竿上。如燈龍。光照四野。有卒掇其旗。火飛上竿首。卒因發火銃之。其火四散各寨。鎗上皆有光如星。須臾而滅。五月。廣西萬壽北寨鎗上俱有火。三月。山東泰始皇廟夜鐘鼓自鳴。火起桑上。樹燔而枝葉無恙。廟宇燬而神像如故。

正德十三年。江西有黑雲紅雲若相鬬者。久之分爲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城中人應之。明年。寧藩叛。王守仁舉兵攻之。

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未申之間。常熟有白龍一。黑龍二。自西北來。天地晦冥。至俞市村。乘雲而下。目光如炬。吐火燄燄。鱗甲頭角皆現。雜雷擊電。猛雨狂風。居民三百餘家。屋千餘間。席捲而去。船十餘舸。墜地爲書粉。瓦石梁柱樹木。星散四飛。驚死者三十餘人。至酉戌時。至東海乘雲而去。是夜洪雨如注。五日夜乃息。

震澤長語卷下

文章

世謂六經無文法。不知萬古義理。萬古文字。皆從經出也。其高者遠者。未敢遽論。即如七月一篇。敘農桑稼圃。內則敘家人疑與烹任之細。禹貢敘山水脈絡原委。如在目前。後世有此文字乎。論語記夫子在鄉作朝使賓。綽綽。宛然畫出一箇聖人。非文能之乎。昌黎序如書。銘如詩。學者與詩也。其它文多從孟子。遂爲後世文章家祖。孰謂六經無文法乎。

六經之外。昌黎公實不可及矣。後世有作。其無以加矣。原道等篇。固爲醇正。其送浮屠文暢一序。眞與孟子同功。與墨者專之辯當並觀。其它若曹成王、南海神廟、徐偃王廟等碑。奇怪百出。何此老之多變化也。

昔怪昌黎論文。於漢獨取司馬遷、相如、揚雄。而賈誼、仲舒、劉向不之及。蓋昌黎爲文主於奇。馬遷之變怪。相如之閎放。揚雄之刻深。皆善出奇。董、賈、向之平正。非其好也。然上宰相第一書。亦自劉向疏中變化來。先秦文字。無有不佳。余所尤愛者。樂毅答燕惠王書、李斯上逐客書、韓非子說難。可謂極文之變態也。其後漢文帝賜匈奴南越王書亦似之。文帝其所謂有德者之言乎。

太極圖、西銘。未論義理。其文亦高出前古。

爲文必師古。使人讀之不知所師。善師古者也。韓師孟。今讀韓文。不見其爲孟也。歐學韓。不覺其爲韓也。若拘拘規模。如邯鄲之學步。里人之效顰。則陋矣。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詞。此最爲文之妙訣。

眞賢未嘗有意爲文也。理極天下之精。文極天下之妙。後人殫一生之力以爲文。無一字到古人處。胸中所發未至耳。故爲文莫先養氣。莫要窮理。

韓子迪學解。準東方朔客難作也。柳子晉問。準枚乘七發作也。然未嘗似之。若班固賓戲、曹子建七啓。吾無取焉耳。

史記貨殖傳。議論未了。忽出敘事。敘事未了。又出議論。不倫不類。後世決不如此作文。奇亦甚矣。

吾讀柳子厚集。尤愛山水諸記。而在永州爲多。子厚之文。至永益工。其得山水之助耶。及讀元次山集。記道州諸山水。亦曲極其妙。子厚雖精絕。次山簡淡高古。二子之文。吾未知所先後也。唐文至韓、柳始變。然次山在韓、柳前。文已高古絕無六朝一點氣習。其人品不可及歟。

史記不必人人立傳。孟子傳及三隅子、荀卿傳間及公孫龍、劇子、尸子、吁子之屬。衛青、霍去病同傳。賓嬰、田蚡、灌夫三人爲一傳。其間敘事。合而離。離而復合。文最奇而始末備。漢書兩體同傳。亦得此意。

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將軍。而於大宛傳備載始末。蓋大宛諸國土俗。皆騫所歸。爲武帝言者也。騫沒後。諸使西域者亦具焉。事備具而有條理。若漢書。則大宛、張騫各自爲傳矣。

史記董仲舒傳不載天人三策。賈誼、典屬國傳不載治安等疏。觀漢書疏略矣。蓋史記宏放。漢書詳盡。各有所長也。

史記張莽傳敘至遷御史大夫。忽入周昌。周昌後又入趙堯、趙堯抵罪。又入任敖。任敖後仍入張蒼。事核而文奇。四人皆相繼爲御史大夫者也。

太史公伯夷屈原傳。時出議論。其亦自發其感憤之意也。夫退之何蕃傳亦做此意。

太史公作傳。亦不必人人備著顛末。殷安、徐樂一書足矣。蔡澤傳亦然。

班固西漢書。典雅詳整。無媿馬遷。後世有作。莫能及矣。固其良史之才乎。然予觀文選所載固文多不稱。嗟兩京賦。最加意。然亦無西京之體。何固之長於史而短於文乎。頗疑漢書多出其父彪。而固蒙其名。然無它左證。偶讀西京雜記。謂家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數。其父傳之。欲攜漢書。未及而亡。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小異同耳。固所不取者二萬許言。錄爲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缺。乃知固書其多取諸故乎。或謂西京雜記亦僞書。不知果何如也。

晉傳玄之言曰。孟堅漢書。實命世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何不類之甚也。

越絕書十五卷。相傳以爲子貢作。其未然乎。其缺文訛字斷簡。幾不可讀。計倪、請糴、寶劍、九術、軍氣、春申君錄。亦已往往見於史記。吳越春秋等書。其記地傳。乃出秦皇、漢武。及更始、建武中事。烏在其爲子貢作乎。或子貢有作。後人附會雜合以成之乎。然古書之存於今者寡矣。其間亦有異聞焉。安可廢之。

世謂詩有別才。是固然矣。然亦須博學。亦須精思。唐人用一生心於五字。故能巧奪天工。今人學力未至。舉筆便欲題詩。如何得到古人佳處。

杜詩。前人贊之多矣。予特喜其諸體悉備。言其大。則有若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日月龍中乳。乾坤水上漂。地平江勢闊。天遠樹浮秦。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之類。言其小。則有若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仰蜂黏落絮。倒蟻上沽罷。脩竹不受暑。輕蒲受風斜之類。而尤可喜者。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人與物偕。有吾與點也之趣。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又若與物俱化。謂此翁不知道。殆未可也。子美之作。有綺麗穠郁者。有平澹蘊藉者。有高壯渾涵者。有感慨沈鬱者。有頓挫抑揚者。後世有作。不可及矣。若夫興寄物外。神解妙悟。絕去筆墨畦徑。所謂文不按古。匠心獨妙。吾於孟浩然、王摩詰有取焉。格調雖不甚高。而工於模寫。人情物態。恍惚駘蕩。吐出胸臆。如在目前。吾於樂天有取焉。微之敦靈。而終不似。才有餘。韻不足也。

余讀詩至綠衣、燕燕、碩人、黍離等篇。有言外無窮之感。後世唯唐人詩尚或有此意。如薛王沉醉壽王醒。不涉譏刺。而譏刺之意。溢於言外。君向瀟湘我向秦。不言恨別。而恨別之意。溢於言外。凝碧池邊奏管絃。不言亡國。而亡國之痛。溢於言外。溪水悠悠春自來。不言懷友。而懷友之意。溢於言外。溯打空城寂寞回。不言興亡。而興亡之感。溢於言外。得風人之旨矣。

摩詰以淳古淡泊之音。寫山林閒適之趣。如輞川諸詩。真一片水墨不著色畫。及其鋪張國家之盛。如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又何其偉麗也。

爲文好用事。自鄱陽始。詩好用事。自庾信始。其後流爲西崑體。又爲江西派。至宋末極矣。

唐人雖爲律詩。猶以韻勝。不以釘餖爲工。如崔灝黃鶴樓詩。鸚鵡洲對漢陽樹。李太白白鷺洲對青天外。杜子美江漢思歸客對乾坤一腐儒。氣格超然。不爲律所縛。固自有餘味也。後世取齊媲白。區區以對偶爲工。鸚鵡洲必對鷺鷥堰。白鷺洲必對黃牛峽。字雖切而意味索然矣。

溫柔敦厚。詩之教也。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後世此意久泯。劉禹錫看花諸詩。屬意微矣。猶以是被黜。蔡確車蓋亭詩。亦未甚顯。遂構大獄。東坡爲詩。無非譏切時政。借曰意在愛君。亦從諷諫可也。乃直指其事而斥詆之。其間數詩。或幾乎罵矣。以詩得罪。非獨李定諸人之罪也。

音律

音律推黃鍾爲難定。黃鍾之度。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十一分。自子之一歷十一辰。每三之至於亥。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鍾之實。固有定法矣。而古今之度易差。差之忽微。則其音高下頓殊。餘十一律皆失其度。古之神瞽。必諳天地之中聲。先立黃鍾之管。以定十一律。自上生下。則三分損一。自下生上。則三分益一。十二律旋相爲宮。無弗協者。黃鍾之管長九寸。黍度之所由起也。容千二百黍。量之所由起也。重十有二權。衡之所由起也。度量權衡。皆起於黃鍾。故曰黃鍾爲萬事之根本。後世儒者。莫知聲氣之元。乃區區累黍爲尺以制律。古法。律管當實黍千二百粒。而古今之黍圓長大小不同。難以爲準。其容受

卒不能合。胡瑗乃取羊頭山黍。篩取其中。范鎮增損漢書。以求合其度。而卒莫之合。晉荀勗取古銅管。據以造律。後周取古玉斗。丁度用漢泉貨尺。和峴用洛陽故表尺。梁武用汲冢玉律。隋定尺十五種。它如以馬尾。以蠶絲。紛紛卒莫能定。何哉。由不能識天地之中聲。不以律制尺。而以尺定律故也。後世既無神瞽之神解。則如之何。纏室葭莩以候氣。多爲管以參驗。如蔡元定之法。其亦庶乎其可也。

京房曰。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雁分寸六十律。以爲清濁之節。均其中絃。令與黃鍾相得。案準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

或問琴五絃。其二絃云周文、武所增。信乎。曰。唐楊收有言。若是少商武絃也。文世安得武聲。予謂五者宮、商、角、徵、羽。其二變宮、變徵也。變宮、變徵其始于武王乎。周景王問伶州鳩曰。七律者何。州鳩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星在天黿。自鶉及駟。七列也。鶉火之分。張十二度。駟房五度。從張至南北之揆。七同也。鶉火午。天黿子。自午至子。其度合七宿。無異。參、角、亢、氐、房也。七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故曰武王也。

朱子語錄。問國語。六律者立均出度。韋昭註云。均調均鍾。木長七尺。係之以絃。不知其制如何。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鍾爲宮。便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這七律自爲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須先吹律。使衆聲皆合律。律方可用。後來人不解逐律吹。京房始有律準。乃先做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爲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絃。一絃是全律黃鍾。只是散聲。又自黃鍾起至應鍾。有十二絃。要取甚聲。用柱子來逐絃分寸上柱定取聲。立均之意。本是如此。

周世宗時。王朴上疏曰。黃鍾爲樂之端。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于八音。自秦而下。旋宮聲廢。歷代所存。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聲。其餘五調。謂之啞鍾。不用也。唐太宗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在懸之器。才無啞者。至五代復壞缺。臣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鍾之管。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爲衆管。至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絃宣聲。長九尺。各如五鍾之聲。以第八絃六尺設柱爲林鍾。第三絃八尺設柱爲太簇。第十絃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爲南呂。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爲姑洗。第十二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爲應鍾。第七絃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爲蕤賓。第二絃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爲大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爲夷則。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爲夾鍾。第十一絃五尺一分設柱爲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爲中呂。十二絃四尺五寸設柱爲黃鍾之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爲均。爲均之主。惟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介八十四調。旋宮之聲如此。

晉荀勗號知音律，初勗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及掌樂事，律呂未諧，曰：得趙人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調者。然論者謂勗爲暗解，時阮咸達八音，時謂神解，咸常心鑑勗新律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作樂，勗自以不及咸，意咸異己，乃出咸爲始平相，後有田夫得周玉尺，以校前所理鍾石絲竹，皆短校一米，益伏咸之妙。

北齊神武時，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常與人對語，則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驗管而灰已飛。每月所候，管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訓二十四氣，一氣應則一扇自動，它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

萬寶常嘗與人論及樂調，時無樂器，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叩之，宮商畢備，諸於絲竹，文帝召問鄭譯所定音樂，對曰：此亡國之音也。遂極言樂聲哀悲，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遂造諸樂，其聲率下於鍾調二律，并論旋相爲宮之法，改絲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千八百聲，見者嗟異，然其聲雅澹，不爲時所好。

隋煬帝中，潤州得磬以獻，張文收扣其一，曰：是晉某歲閏月造，得月數當十三，今缺其一，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下州求之，如其言而得，大樂有古鍾十二，近代唯用其七，餘號啞鍾，文收吹律調之，樂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文收既定樂，復鑄銅律三百六十，藏于大樂署。

裴知古武后朝以知音直太常，將逢乘馬者，聞其聲切云：此人當墜馬，行未至半里，馬驚墜地死，又觀人迎婦，聞鞦韆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夕，姑有疾亡。

洛陽有僧房磬日夜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曹紹夔名知音，來問疾，僧以告，俄擊齊鍾，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敲鍾鼎，當與除之，僧雖不信，冀其或效，乃具饌以待，夔至，出懷中錯，鍾磬數處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夔云：此磬與鍾律合，故聲彼此應，僧大喜，疾亦愈，世常患黃鍾難定，若得阮咸、張文收、萬寶常、曹紹夔之屬，亦何難定之有哉。

音韻

邵康節之父古，字天叟，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翕闢，呂有倡和，一闢一翕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倡一和而開發收閉備焉。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應律而音生焉。開閉者律天，清濁者呂地，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冬爲非聲，陽爲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未至也。衡凡冬聲也，橫渠張子曰：商角、徵、羽出于脣齒喉舌，獨宮聲全出于口，以兼五聲也。徐景安樂書，凡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米元章云：五聲之音，出于五行，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鄭樵曰：江左始爲韻書，然識四聲而不識七音，知縱有平上去入四聲，而不知衡有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爲七音，縱成經，橫成緯，經緯不交，所以失立韻之原也。七音之韻，起自西域，以三十六字爲母，天地萬物之音備於此，雖鶴唳風聲，雞鳴狗吠，皆可譯也，況人言乎。

今宣尼之書，東則朝鮮，西則涼夏，南則交阯，北則朔易，皆吾故封也，疊疊之音，能入諸夏，而宣尼之言，不

能至跋提河者，以聲音之道障閡耳。所以日月照處，世傳梵音者，爲有七音之圖，以通百譯之義也。

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采，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錯錄。梵人長於音，所得從閒入，華人從見入，故以識字爲質知，釋氏以參禪爲大悟，通音爲小悟。

七音韻鑑出自西域，應翠七絃，從衡正倒，展轉成圖，不比華音平上去入而已。華有二合之音，如漢世元元之類，無二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華嚴惟翠韻有之，蓋琴尚音，一音雖可一字該，必合數字之體，以取數字之文，華音論韻，必以一音爲一韻，梵音論韻，雖一音，而一音之中，自有抑揚高下，二合者其音易，三合四合者其音轉難，大抵華人不善音，今梵僧呪雨則雨應，呪龍即龍見，華僧雖學其聲而無驗者，實音聲之道有未至也。

字學

六書之學，說文備矣，後世紛紛有作，若鄭樵、周伯琦、趙撝謙，其義益密，而撝謙尤精，別以形聲事意，母生子，子生孫，後雖有作，無以加矣。顧其間尚有一二疑義，試舉以質深於字學者。

倉頡制字，凡有形可象，必象其形，無形可象，有意可會，則會其意，無形可象，無意可會，則諸其聲，無形可象，無意可會，無聲可諧，於是乎有轉注，有假借，二者皆不得已也，亦必其瑣屑者乎。若夫乾天也，伏羲畫卦，已有其象，說文：乾，上出也，從乙、乙物之象也，此說似爲得之。故曰：乾健也，安得無其字，乃借乾燥字爲之，自夏、商則有易，故曰：易、變易也。日月爲易，豈得借蜥蜴字爲之。日出水上爲東，則日入地下爲西，豈借鳥棲之棲爲之，人向南背北，北以背爲意，則南宜以向爲意，或從丙爲意，豈以半爲之，愚於是不能無惑也。

日見地上爲旦，日入地中爲冥，則西宜亦爲其之義，說文：丙位南方，萬物炳然，陰氣初起，陽氣將虧，從一入門，一者陽也，丙承乙，象人肩。

鄭樵曰：十日十二辰，皆爲假借，甲本戈甲，乙本魚腸，丙本魚尾，丁本蠆尾，戊本武，己本几，庚、爲也，辛、被罪也，壬懷妊也，癸、草木實也，子、人子之也，丑、手械也，寅、臏也，卯、鵲也，辰、未詳，巳、蛇屬也，午、未詳，未、木之滋也，申、特節也，酉、卣也，戌、戚也，戚同意，亥、豕屬也，惟亥、巳有義，餘並假借。

予謂禮記魚去乙，謂魚骨有似乙字，非乙字之爲魚骨也。魚尾有似丙字，非丙字之爲魚尾也。蠆尾有似丁字，非丁字之爲蠆尾也。卯從二戶開闢之形，爲日出物生之義，取象於門，非以爲門也。卯從二戶相合之形，爲日入物收之義，取象於牖，非以爲牖也。其餘史記、說文亦皆有說，何爲不可從乎。史記律書云：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乾乾然也。丙者，言陽道著明。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庚者，言陽氣庚萬物。辛者，言萬物之辛生。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爲言揆也，言揆度也。子者，滋也，言萬物滋於下也。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尼紐，未敢出也。寅、言萬物始生螾然引也。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辰者，言萬物之蜃振也。巳、言陽氣之已盡也。午、言陰陽之交忤布于午也。未、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又言物堅於申也。酉者，言萬物之老也。戌者，言萬物

盡滅。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

周伯琦云。木老於末。象木頂枝葉之形。又云。古人因事物制字。如之木芝草。乎本吁氣。焉本焉也。後人借爲助語。助語之用既多。反爲所奪。又制字以別之。乃有芝字吁字焉字。此說似爲得之。

隸之作。凡以趨簡易也。而有視篆爲繁者。如市之爲黻。熹之爲巂。号之爲號。丂之爲攷。兮之爲吁。𠂤之爲𠂤。呂之爲膂。𠂤之爲𠂤。盧業之爲僕。韓之爲辯。亞之爲惡。匚之爲匪。匚之爲隱。弓之爲鄉。鬯之爲鬱。八之爲𠂤。巳之爲紀。丰之爲契。毋之爲貫。弓之爲托。𠂤之爲糾。屯之爲路。𠂤之爲包。凸之爲集。艮之爲斤。B之爲堆。艮之爲阜。厂之爲岸。門之爲同。く之爲畎。巛之爲澮。丨之爲主。乂之爲艾。丱之爲礦。拓之爲蹂。豈以其太簡難辨。故反繁之耶。

宣和書譜曰。爲八分之說者多矣。然秦、漢以來。石刻特存篆隸行草。所謂八分者何有。至唐始有八分書。蓋典刑蓋頗隸而變方廣作波勢。豈在唐始有之耶。古今名稱稍異。今之正書。乃古所謂隸書。今之隸書。乃古所謂八分。至唐又於隸書中別爲八分。然則唐之所謂八分。非古所謂八分也。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之眞書也。趙明誠謂。謨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

玉筯篆。李斯作。李陽冰善此體。至今用之。奇字。甄鸞定。大篆。史籀變古文爲此體。小篆。胡毋敬作。上方大篆。程邈師李斯之法。增書。周媒氏配合男女書。穆書。神麗因上黨生嘉禾作。倒薤篆。仙人務光見薤偃風作。柳葉篆。衛瓘作。芝英篆。陳遵因芝生漢殿作。轉宿篆。司星子韋作。垂露篆。曹喜作。垂雲轉篆。黃帝因鳳翼見作。碧落篆。唐韓王元嘉子李譔作。龍爪篆。羲之見飛字龍爪作。鳥跡書。蒼頡觀鳥跡始制文字。雕蟲篆。魯秋胡妻春居梳蠶作。科斗書。源出古文。或云。顓頊製鳥篆。史佚因赤雀丹烏二祥作。鵠頭書。漢家尺一之簡。如鵠首。麟書。獲麟弟子爲素王紀瑞作。鸞書。少皞以鳥紀官作。鵠書。堯因軒轅時龜負圖作。龍書。太皞獲景龍之瑞作。剪刀篆。堯誕作。纓絡篆。劉德昇夜觀星宿作。懸鍼篆。曹喜作。飛白書。蔡邕見人以亞帝字作。艾篆。伯氏所職。故制此。金錯書。章邕作。古錢名也。刻符篆。秦壞古文定八體。此其一。鍾鼎篆。三代以此體刻銘鍾鼎。

右宋靈隱寺僧莫蒙道冑集篆書金剛經備諸體。雖未必盡然。亦可見歷代書法之變。

姓氏

姓與氏不分久矣。今人多以氏爲姓。按左傳。鄭叔詹之言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天子立有德爲諸侯。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若舜由嬀汭而生。故以嬀爲姓。因所封之地爲之氏。若郇公封於陳。命曰陳氏也。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諸侯不得賜姓。但使其臣以王父字爲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若趙氏、韓氏、魏氏之類。國語。帝嘉禹治水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命四岳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呂。姓以別子孫之所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是也。氏於邑。則文、武、成、

宣是也。氏於官。司馬、司徒是也。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馬、五鹿氏。於事。則巫、士、匠、陶是也。蓋別姓則爲氏。別氏則爲族。族無不同之氏。氏有不同之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詩曰。振振公姓。振振公族。

太史公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故黃帝爲有熊氏。顓頊爲高陽氏。帝嚳爲高辛氏。帝堯爲陶唐氏。舜爲有虞氏。禹爲夏后氏。皆姒姓也。契。商姓子氏。棄。周姓姬氏。

太史公又曰。秦之先爲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徐氏、郯氏、莒氏、鍾離氏、運奄氏、蓋嬰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趙氏。按嬴姓也。餘十四皆爲氏。又如周本姬姓。其子孫如魯、衛、毛、郕、郜、雍、曹、滕、畢、原、酆、郇、邢、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各以國氏。而皆姬姓也。後之文人多不辨。惟昌黎公知之。故曰。韓、姬姓。又曰。何與韓同姓爲近。

雜論

諸葛武侯、宋范希文皆三代以上人物也。昔朱子謂文正公爲宋朝第一流人物。余始亦疑之。謂有宋名臣最多。若韓忠獻之豐功偉績。司馬公之清忠粹德。它如李文靖、富鄭公尚多有之。安得便爲第一。久迺信之。宋自仁宗以前。呂端諸人養成一代忠厚之風。公始倡爲直言。上壽之儀。愛殊等皆不能堪。英果之氣。自公作之。劃其忠顧之節可知。當是時。道學未倡。公始以中庸授橫渠。開道學一脈。其先憂後樂之義。前人所未發。於草萊中拔胡安定、李泰伯、孫明復之流。其學術之醇正可知。元昊之叛。韓公欲用攻策。公唯主守。卒之韓公有好水之敗。劉滬失守。富公等皆謂當誅。公獨不言。謂諸公勸人主殺人手滑。他日吾恐亦不免。富公後服其見以爲范六丈眞聖人也。營洛之議。若預見有靖康之禍者。其謀慮之深長可知。荒歲省役。善政也。公獨因之興作。官得其力。民得其食。公私兩利焉。眞能見人所未見。其當義因。則曰。吾宗族固有親疎。自祖宗視之無親疎。南園之地。術者以爲運生公卿。則曰。與其私於一家。孰若公於一郡。於嘻。是心也。其聖賢之心乎。蓋其識見。非特異於一世之人。視當時名公。皆出一等。而豐曾衆論之曰。事有天下非之。君子非之。而公獨曰是。天下是之。君子是之。而公獨曰非。其既也。君子皆自以爲不及。天下亦曰范公之守是也。則公之於道何如哉。其亦能知公者矣。

古人行事。殊非今人所及。而今人過古。亦有一二非焉。古人多務厚葬。觀西京雜記。廣川王去疾發魏襄王、哀王、昭王、景王之冢。金玉珍怪甚侈。蓋不獨秦始皇、吳闔閭也。近世山東、河南粥鍾鼎登匜。窮極巧麗。皆墓中物也。今人自棺槨衣衾之外。雖富貴之家。一物不入。殉。不獨不爲生者之費。亦不爲死者無窮之累。此其過古人一也。古之諱忌拘甚。父名昔。子不得舉進士。父名中。不肯受中奉大夫。父名皐。子不得於主司高錯下及第。此何理也。以莊諱則光爲殿光。助爲殿助。州爲殿州。以一時之諱。易千古之稱。甚無謂也。今人二名嫌名。一無所諱。臨文則又不諱。此其過古人者二也。此外吾不知也。宋朝廟諱有五十五字者。樂場試卷。小涉疑似。士人輒不敢用。一說

記之。時行四路。士大夫除官。官稱及州府曾局名。想家諱者。隨避。

古稱大器晚成。馬況所以知朱勃非遲到之器也。以我朝諸公論之。故少師李東陽五歲能作大字。以神童入禁中。十七登進士。少傅楊一清亦以神童舉。十七登進士。今少師楊廷和十二占鄉試。少傅蔣冕十八爲解元。費宏十九爲狀元。官皆極品。年齡亦高。則晚成之說。殆未信也。

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由人乎。由天乎。孟子之言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蓋亦求諸人事而已。後世屢數之說行。謂人之富貴貧賤壽夭。莫不定於有生之初。故人一切委之天。自陰陽地理之說行。謂人之貴賤貧富壽夭。係於一抔之土。何哉。窮天智保於葬地。故人一切求諸地。夫委諸天。猶有說也。而以人之貴賤貧富壽夭。係於一抔之土。何哉。而世人信之。趨者瀾倒。江西尤甚。士夫酷好之。至謂某以是而得高科。某以是而得顯位。噫。不求之已而求之天。不求之天而求之地。亦異矣哉。

嘗疑公山不狃之叛也。而孔子欲往。懷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按左傳。吳將伐齊。叔孫輒歎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遠不適讎國。來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及吳使不狃將。故道險由武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其以費叛也。非以張公室乎。余故表而出之。以明孔子欲往之意。公孫輒與不狃皆魯人。出亡於吳。

正德中。籍沒劉瑾貨財。

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鍋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御鞍鞍二束。金銀湯盞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匣。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蟒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璽印一顆。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嘉靖初。籍沒朱寧貨財。

金十七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四箱。碎銀十匱。金銀湯盞四百。金首飾五百十一箱。珍珠二匱。金銀裏盞四百二十副。玉帶二千五百束。金鑲環四箱。珍珠眉葉纓絡七箱。烏木盆二。花盆五。沉香盆二。金仙鶴二對。織金蟒衣五百箱。羅鈿屏風五十。大理石屏風三十三座。圍屏五十三扛。蘇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十石。香椒三十扛。段疋三千五百八十扛。綾絹布三百二十扛。錫器磁器三百扛。佛像一百三十匱。又三十扛。祖母綠一尊。銅鑲獅子四百車。銅盆五百。古銅爐八百三十。古畫四十扛。白玉琴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銅器五十扛。巧石八十扛。

於嘻。胡椒八百斛。世以爲侈也。而盛傳之。今觀二逆賊所籍。視元載何如也。聞昔王振、曹吉祥之籍尤多。

官家府庫。安得不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

國家富有四海。非若宋之偏安。宋有西北二邊。歲幣百萬。百官祠祿郊賜之類。今皆無之。宋制。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子又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任姪任甥亦有之。今三品以上才得一子入監。可謂至窄。

宋民間器物傳至今者。皆極精巧。今人固非特甚。非特古今之性殊也。蓋亦坐貧故耳。觀宋人夢華錄、武林舊事。民間如此之奢。雖祠渡猶然。近歲民間無隔宿之儲。官府無經年之積。此其故何也。人皆曰。本朝藩府太多。武職太冗。是固然矣。又有一焉。而人莫之及。古稱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民之膏血已竭。官之府庫皆空。豈非皆歸此輩乎。爲國者爲以是思之。

仙釋

世有恍惚不可知者三。鬼神也。神仙也。善惡之報應也。若神仙者。爾之有。則平生未之見。謂之無。則古今所傳。奇蹤異跡。不可勝紀。國初周顛仙、張鐵冠、張三丰灼灼在人耳目。顛仙之事。太祖親立碑於廬山。入火不燒。入水不濡。不可誣也。三丰則太宗命胡忠安旁求者數年。又有冷啓敬者。傳聞頗不經。余不敢信。今見其仙奕圖。三丰題識。則其事不可謂無也。因識之。

蓬萊仙奕圖者。龍陽子湖湘冷君所作。君、武陵人。名啓敬、龍陽其號也。中統初。與刑臺劉秉忠仲晦從涉門海雲。書無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歷。以至乘技多通之。至元中。秉忠奏預中書省事。君遁棄釋從儒。游蜀川。與故宋司戶參軍趙孟頫子昂於四明史衛王彌遠府觀唐李思訓將軍籠。昂然發之胸臆。遂教之。不月餘。其山水人物窠石等。無異將軍。其筆法傳彩。尤加纖細。神品幻出。由此以丹青鳴當時。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出示平叔悟異之旨。頓然而悟。如己作之。至正間。則百數歲矣。其綠髮青顏。如方壯不聽之年。時值紅巾之暴。君避地金陵。日以濟人利物。方藥如神。天朝維新。君有靈鶴之徵。謂曰。仙蹟已邈。君之異本絕跡矣。此卷遁至元六年五月五日爲金作也。吾珍藏之。予將訪冷君於于洲三島。恐後人不知冷君胸中邱壑三昧之妙。不識其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特奉遺元老太師淇園邱公。覽此卷。則神清氣爽。飄然意在蓬瀛之中。幸珍襲之。且以爲後會云。時永樂壬辰孟春三日。三丰遯老書。

冷謙。字啓敬。國初爲協律郎。郊廟樂章。多其所撰。謙有友人。貧不能自存。求濟於謙。謙曰。吾指汝一所往焉。慎勿多取過分。許之。酒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玉爛然。盈目。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它日內庫失金。守藏吏以聞。引有人姓名曰。必此人所盜也。命所在執其人訊之。問及謙。因併逮謙。謙將至城門。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守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守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汝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至御前。上問之。輒於瓶中應如響。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對。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與左慈事絕相類。三丰所謂猜鶴之謗者。非謂是耶。

邵子有元會運世之說。實上爲開物。戊爲閉物。其論甚奇。然佛氏已有此論矣。佛之言曰。過去世界。磨滅之後。經無量時。起大頂雲。徧覆梵天。注大洪雨。滴如車軸。歷百千萬年。彼雨水聚。漸漸增長。漸至梵天。雨止之後。水還自退。有大風起。吹彼水聚。波濤沸湧。生大沫聚。吹置空中。從上至下。彼猶見立。天地自此始

也。非聞物之論乎。又云。大三災時。有大黑風。吹使海水兩披。取日宮殿置須彌山半。緣此世間有二日出。河渠流竭。久久大風取第三日出。大海河竭。四日出。阿耨池竭。五日出。大海乾枯。六日出。天下煙起。七日出。天下洞然。直至梵天。仍舊建立。此非聞物之論乎。其事不可知。與邵子之說亦略相似。

須彌山東有天下。名東弗婆提。人三百歲。山西有天下。名西瞿陀尼。人二百歲。山南有天下。名閻浮提。人百歲。山北有天下。名北鬱單越。壽千歲。其亦鄒衍九州之外有九州之意乎。

須彌山下復有三級。下級堅守天住。中級持鬘天住。上級常憍天住。須彌山半有四天王宮殿。上有三十三天宮殿。三十三天以上。一倍夜摩天。又一倍兜率陀天。向日重重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梵衆天。梵輔天。大梵天。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少淨天。無量淨天。徧淨天。福生天。福愛天。廣果天。無想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色究竟天。無邊空處天。無邊識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非非想處天。其亦列子天地之外復有大天地之意乎。三十三天又分三界。自在天以上爲欲界。未離貪欲。故梵衆以上至色究竟天爲色界。空無邊至非非想爲無色界。皆名爲有。有生有死。故曰不同。凡夫永沒三界。又不同二乘求出三界。唯學佛人無生死可勉。無三界可出。

日遶須彌半。常行不息。南閻浮提日正中。東弗婆提日則始沒。西瞿陀尼日初出。北鬱單越正夜半。

日宮有影。以閻浮提樹高大。影現月輪。故有此影。又云。此樹有鵝王棲其上。彼鳴則天下鵝皆鳴。世間有中烏也。

海有八德。大海漸深。潮不過限。不宿死屍。百川來會。而無盈縮。萬流悉歸。而無增減。出眞寶珠。衆生皆住其中。同一鹹味。

過去名莊嚴劫。現在賢劫。未來星宿劫。謂之三世。有問佛劫爲何增。佛答有如全段石山。百年一拂。山已磨滅。此劫未終。又言。兜率天人。一百年以六銖衣一拂。至石消盡。以爲一劫。

莊嚴劫中。交賢劫初。嚴淨人物。八萬四千歲。身長八丈。過百年命減一年。身減一寸。如是遞減至十歲。身長一尺。則減劫之極也。過劫之後。復入增劫。凡遇百年。命增一年。身增一寸。如是遞增至八萬四千歲。身八丈。則增劫之極也。一增一減。共一千六百八十萬年。名一轉輪劫。凡二十轉輪。共三萬三千六百萬年。爲一成劫。自成劫之後。交住劫。已經八減八增。今當第九減劫。每劫有一佛出世。至今減人年一百歲。時釋迦文佛出世。已得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九萬三千年也。此去更過七千年。爲減劫之極。復入第九增劫。漸增至二萬歲。時鐵輪王出世。此增劫之極也。復入第十減劫。至八萬歲。時彌勒下降。是時閻浮眞金爲地。地平如掌。秔稻自生。思衣衣來。思食食至。無量快樂。男女五百歲。迺方婚嫁。所有一切世界。皆具此四種相劫。謂成壞空。成而卽住。住而復壞。壞而復空。空而又成。

世界初成。光音天人下來。各有身光。飛行自在。見有地肥。極爲香美。取食多者。卽失神足。體重無光。日月始生。四貧食故。地肥滅沒。復生粳米。朝割暮生。食彼米故。才分男女形相。行不淨行。下而從之。雖然。與吾聖人亦異矣。

夢兆

周禮六夢。有獻吉夢、贈惡夢之說。詩亦有熊羆蛇虺旗旟衆魚之兆。其占審矣。然後人日之所爲。擾擾昏亂。夜之所夢。亦何能準。其有應驗者稀之。亦可見人事之有定數也。

徐文定公初試京師。夢至一所。若今文淵閣者。上有三老立焉。授公以鎰匙一握。公出至門。密數之。非匙得六。後公入仕司經局。左右春坊。詹事府。吏部至內閣。司印果六。又公爲詹事時。服闋至蘇城。聞王時勉名譽也。令診之。時勉既診。以公脈有歇至。不敢言。公曰。吾脈衆有異。時勉曰。如是則無妨。然終不樂次踏范文正廟。少憩。忽坐睡。夢一衣冠偉人來謁曰。勿憂也。公之壽年。遇有兩干。覺而思之。以爲二十年也。其後二十二年卒。蓋干之爲字。兩十兩一。合爲二十二云。其神驗如此。庚戌會試。公與汪伯楷學士爲主考。余爲同考。一夕。余送卷至堂。汪對余。謂公曰。來不怕。某問何也。汪曰。以不得好卷。既而曰。公昨夢人饋一大餞。何也。某曰。昔人謂文如青錢萬選萬中。其有異卷乎。江曰。公又夢人饋黃牡丹三大本。何也。余未有以應。時餞福有名場。某退而思之。大餞之兆。其在福乎。獨牡丹之說未得。楊介夫曰。此亦福之兆也。不聞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遼東黃花爲餞。惟演故事乎。斯人也。高科兆矣。而非端士。是科會試殿試福皆第一。而不克終。

乙未會試。公與邱文莊公主考。久之未得魁選。公與文莊約。夕各默禱于天。以祈夢兆。明日。公語文莊曰。公有夢乎。邱曰。無也。邱問公何夢。公曰。余夢至一所。大浸茫茫。不見水端。忽有一物若龜焉。昂首登岸。余以三箭插其上。夢如是。人頗異之。而未詳所主。或以大浸渺漫。其湖廣洞庭之間乎。公不謂然。蓋時新發解。家在太湖。公以爲其應也。及揭榜。某果忝第一。謂三箭者三元也。深以狀頭望余。而余不克副其意。終未知夢之所屬。後余在翰林久。以公薦爲學士。又薦爲少詹事。余詣謝。適言于公曰。所謂三箭者。應矣。某不才。辱公薦會試。一也。學士二也。詹事三也。非三箭而何。公曰。不然。蓋吾當時夢有異。其插箭也。爲品字之象。其一品之兆乎。某不敢當而退。公不祿後。余以非才。謬登政府。雖不久。秩一品。公一日謂余曰。君德以剛爲主。何所出。余對在洪盜。因問公。問此何爲。公曰。吾夢科場出此題耳。明日果然。公又言。吾應舉時。夢庭有枯木復生。其顛木之有由榦乎。與同舍生言之。入果是題也。豈其心靜而生明乎。抑公將大貴。神明有告之者乎。

進士淞江張鋪言於余曰。鋪未第時。嘗夢中有人言。若登第在狀元前。覺而思之。世豈有科名先狀元者乎。吾殆無科名之望矣。及丁未會試。名在十五。鉛山費宏十六。是科宏狀元及第。計得夢時。宏尚未生也。唐寅、字子畏。少有逸才。發解應天第一。橫遭口語坐廢。自與玉閬。詣九仙靖。夢。夢有人示以中呂二字。歸以問余曰。何謂也。余亦莫知所指。一日過余于山中。壁間偶揭東坡滿庭芳。下有中呂字。子畏驚曰。此余夢中所見也。試誦之。有百年強過半之語。

鈍吟雜錄十卷國朝馮班撰。班字定遠。號鈍吟居士。常熟人。卷首自署曰上黨。從郡望也。是書凡家誡二卷、正俗一卷、讀古淺說一卷、嚴氏糾謬一卷、日記一卷、誡子帖一卷、遺言一卷、通鑑綱目糾謬一卷、將死之鳴一卷。班著述頗多。沒後大半散佚。其猶子武搜求遺稾。僅得九種。裒而成編。家誡多涉歷世故之言。其論明末儒者之弊。頗爲深切。正俗皆論詩法。讀古淺說多評詩文。日記多說筆法字學。皆間附雜論。嚴氏糾謬辨嚴羽滄浪詩話之非。誡子帖多評古帖論筆法。末附以社約四則。皆論讀書之法。遺言、將死之鳴。皆與家誡相出入。通鑑綱目糾謬尚未成書。備標識五條。武錄而存之耳。大抵明季諸儒。守正者多迂。騖名者多詐。明季詩文。沿王、李、鍾、譚之餘波。僞體競出。故班諸書之中詆斥或傷之激。然班學有本源。會事多達物情。論文皆究古法。雖閒有偏駁。要所得者爲多也。

鈍吟雜錄敘

天下非無嗜書好古者也。然竊謂有二病焉。不具一如半解。縱涉獵經史百家。究不得古人要領。其病若青盲。好翻駁古人。不惜誣聖非經。創爲新奇炫世之說。其病若帝頭狂走。青盲之病。病止一身。狂走之病。病在天下後世。非細故也。先仲父定遠公深惡之。公自少厭薄制舉業。專意古學。矻矻至老。其情性激越。忽喜忽怒。里中俗子。皆以爲迂。獨於古人精神脗合。若有夙契。於是非得失處。非信而有徵。不輕下一字也。嘗過家塾。見案頭有少微通鑑一書。正色命武曰。昔人之事。成敗已見。得失顯然。不須更翻公案。凡爲此者。不過好立議論。求免耳食之誚耳。汝輩讀書。須善審時勢。不可一味將正心誠意套語。妄斷前人。凡此書及致堂管見。以至近世李氏藏書。及金聖歎才子書。當如毒蛇蚖蝎。以不見爲幸。卽歐公、老泉、漁仲、疊山諸公。亦須小心聽之。嗚呼。斯言也。豈獨爲武也道乎。公著書無定所。或書友人齋頭。或書旁行側理。以故殘後多散軼。武竭蹶求之。數年於茲矣。僅得九種。編成十卷。題曰鈍吟雜錄。以公嘗自號鈍吟老人云爾。讀古淺說。病中囑黃子鴻授武者。家誡則得於家補之。正俗係女弟子董雙成所寄。日記乃得於僧飲章行囊中。嚴氏糾繆。無見諸本。今另爲一卷。誡子帖散見於小啟。編成後。家履中械寄。綱目糾繆五則。暨遺言、遺囑三種。其餘尚有壁論三卷、讀古心卷、葫蘆私語、畫論數種。無從尋覓。亡失頗多。有同嗜者。諒

當公之千古。不至如向子期南華注也。武向讀嚴氏家訓、夢溪筆談、履齋示兒編、容齋隨筆諸書。未嘗不嘆古人學問眞有功後學。公之斯編。多發藩籬公之未發。使讀之者。知古人之學。自有入處。如康衢大川。一望了然。當不徒使下劣惡見。蟠踞胸中。塞斷多生正見也。武幼遭家難。孤露失學。未能敬承家訓。謹畧述所聞。以及搜訪之艱如此。己未仲春上澣。猶子武再拜謹記。

鈍吟雜錄總目

第一卷
　家戒上
第二卷
　家戒下
第三卷
　正俗
第四卷
　讀古淺說
第五卷
　嚴氏糾謬
第六卷
　日記
第七卷
　誡子帖附跋約
第八卷
　遺言
第九卷
　通鑑綱目糾謬
第十卷
　將死之鳴

鈍吟雜錄卷第一

清　上蔡馮班定遠著
　　廬江何焯義門評

家戒上

讀李習之答朱載言書云。其理是而詞章不能工者。太公家教也。今此書不傳。習之所謂不工者。我不能與之覆較。顧嘗思之矣。謂之家教。是父兄以教其子弟者也。不應雕飾文詞。其理是矣。則於聖人之所謂修身齊家。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者。必有當焉矣。是天下之良書也。惜哉我不及見。不得採取以善我身。教我子弟。可勝歎耶。我無行。少年不自愛。不堪爲子弟之法式。然自八九歲讀古聖賢之書。至今六十餘年。所知不少。更歷事故。往往有所悟。家有四子。每思以所知示之。少年性快。老人諄諄之言。非所樂聞。不至頭觸屏風而睡。亦已足矣。無如之何。筆之于書。或冀有時一讀。未必無益也。是卽李習之所謂詞章不工者。勿以文字求我。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只如此便完全是箇堯、舜。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俗人只爲不知學問。識見淺薄。遇要緊處。料理不來。任情隨俗。做得不好。便把人品弄壞。但孝弟二字。甚不易料理。沒有十二分學問。舉手動足便錯了。

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是儒者功夫。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是儒者學問。蒲團上驟坐。殊不了事。末句是針砭高談逸門徒。

程子教人讀書曰。一部論語。未讀時是這般人。讀了只是這般人。便是不曾讀一般。此言最懇切。最難讀者論語。聖人說話簡略。說得渾融。一時理會不來。是難讀也。亦最易讀。讀一句是一句。理會得一分是一分。是易讀也。不似他書認錯了要誤人。趙普用半部論語治天下。大是會讀書。如吾所見。只一二句便終身受用不盡。

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亦是一句說話。但此是道家學問。不如易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積字最妙。積辭成名。不是虛名。這名便不害事。若爲惡于冥冥者。不有人禍。必有天殃。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惡字一毫來不得。如老子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這話卻好。小人只看了疎處。不曾看他不漏處。便去放肆。是他識見不濟。看理不明也。　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這便是積的工夫。

俗語亦有從人處。吳人諺云。風潮過了世界在。吾一生用之。雖經歷事變。至今無大患。但衆人淘淘時。不可隨他。自己有箇把捉。淘淘的定了。便受用。

太平時做錯了事。卻有救。亂世一毫苟且不得。一失脚便送了性命。

信而好古。溫故而知新。是讀書得力處。

儒者有一種門戶。有一種習氣。須洗得盡。方是好學的人。方是眞儒。名實不到得恩怨處位便有此二種爽雜。

君子之孝。莫大于教。子孫教得好。祖宗之業。便不墜于地。不教子弟。是大不孝。與無後等。

儒者之業。莫如讀書。記誦以爲博。是讀書病處。亦強似不讀。

讀書有一法。覺有不合意處。且放過去。到他時或有悟入。不可便說他不是。

君子立身行己。只要平實。不行險則無禍患。不作僞則無破敗。此語最有味不可忽此是實實受用儒者功夫。不是老生常談。君子居易以俟命。不願乎外。只是一箇平。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方是實。

士人讀書學古。不免要作文字。切忌勿作論。成敗得失。古人自有成論。假令有所不合。闕之可也。古人遠矣。目前之事。猶有不審。況在百世之下。而欲懸定其是非乎。此亦名言宋人多不審細。止如蘇子由論蜀先主云。據蜀。非地也。用孔明。非將也。考昭烈生平未嘗用孔明爲將。不據蜀便無地可措足。此論直是不讀三國志。宋人議論多如此。不可學他。　致堂胡氏作讀史管見。其論人也。如酷吏之獄詞。見法輒取。不原情。

不考事。君子惡稱人之惡。此便是他心不正。獨於惡人而不知其美。斯言之玷也。

孔子每言仁。孟子竟言仁義。義字難體認。有硜硜小人之義。有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之義。更有剛客游俠盜賊姦人之義。君子不可不明辨也。義者宜也。知所舉三者安得爲宜。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剛客游俠皆盜耳。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賢臣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孝子也。僨國事。滅家族。以死求名者。賊儒也。亂臣逆子之尤者也。此語爲東漢人發。若東漢之末。則黨禍。義勝廉。殺爲苟得苟免。又賊儒也。

所欲有甚於生者。死有所不敢愛。儒者之死忠死孝。仁之至。義之盡也。然子死孝。父必不全。臣死忠。君必有患。忠臣孝子。平居無事。不忍言之。近代有平居無事。處心稽虛。冀君父之有難。以成其名者。其人名不便言。此亂臣賊子之不若也。讓千乘之國好名者。君子猶不取。況乎幸君父之有難。社稷蒼生。六親九族。一切不顧。而可曰仁義乎。好名之患。眞有不可言者。

曹孟德將殺陳宮。謂之曰。公臺如卿老母何。宮曰。母老在公。不在宮也。婉而不屈。然竟全其母。方孝孺將死曰。必無十族。此爲不如陳宮矣。孝孺雖遜詞。亦不免九族。然亦不至於十族矣。四條須合看。

誦農、黃之書。用以殺人。人知爲庸醫也。誦周、孔之書。用以禍天下。而不以爲庸儒。我不知何說也。庸儒者。非孔子之徒也。不惟一時禍天下。又使後世之人。不信聖人之道。

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君子當大難。亦不徒死也。持其危。扶其顚。盡心力而爲之。事窮勢極。然後死焉。斯可以言事君之節矣。文文山其人也。

君子有心於古道。愼無以學術誤天下。

樂無與於衣食也。金石絲竹。先王以化俗。墨子非之。詩賦無與於人事也。溫柔敦厚。聖人以教民。宋儒惡之。

漢人云。大者與六經同義。小者便麗可喜。便麗、王褒傳作辨麗。言賦者莫善於此。詩亦然也。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詠之何害。　風雲月露之詞。使人意思蕭散。寄托高勝。君子爲之。其亦賢於博弈也。以筆墨勸淫。詩之戒。然納勝於風刺。而輕薄不近理者。此有韻之謗書。唐人以前無此。不可不知也。

君子不親教。延師亦是難事。氣習相染。師不如友。愛子弟者。必愼其所與。要淳厚有家風者爲上。其次則自好喜讀書者。市井輕薄。最不可近。

先兄謂我曰。見利思義。義不勝利。小人必不能自克。我應之曰。不若見利思害。見利思害出新序。餘主簡。以見得思義並舉言之。則不偏也。

無故之利。害之所伏也。君子惡無故之利。況乎爲不善以求之乎。君子固窮。不求利所以無害。則利莫大焉。到此翻不得此案。人不知義。則利令智昏。離大害之伏。不復顧矣。故九思陳目又曰見得思義。孟子亦先曰亦有仁義而已矣。教人有主宰於中。然後與之剖析利害。

或曰。裴晉公之功名富貴。可謂寵矣。還帶小善。恐不足以致之。余曰。大人君子。好義爲善。其根伏於胸中。如火之伏於薪下也。特未發耳。一發則燎原矣。晉公之致福。亦猶火發之燎原也。事之大小。非所計也。匹夫匹婦一事之善。如將枯之禾。偶得一瓢。其福微矣。然必勝於不爲一善者。

韓、商之道。其用民也殘。其養民也狹。施之於亂世。可以徼利。事平則受其禍矣。秦二世而亡是也。天道神明。好此術者必有殃。

君子以禮義安人。養人。俗儒則以禮義桎梏天下。不知禮義之本也。

漢儒釋經。不必盡合。然斷大事。決大疑。可以立。可以權。是有用之學。去聖未遠。古人之道。其有所受之也。

宋儒視漢人如讐。是他好善不篤處。唐儒少病在有管道學門戶。必采高出時人然漢儒明道諸公何嘗有此。

談性命。敍人倫。苟無宋儒。人其爲鬼魅乎。但於世事上少疎。施之於事。不見作用。朱子嘗自說如此。

尙論古人。不是與古人爭是非。好譏評者。其爲學必不得益。

昔人有作中山狼傳者。爲負恩者喻也。中山狼所在有之。但無與老幹枯樹語則可矣。斯言也。不更事者不知也。小人之敢於爲惡。有助之者耳。天下惟助惡者爲無人心。

禍福之來。天與人相參。詩曰。自求多福。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一委之於命者。愚人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其所以亡也。

盛怒不可飲酒。

凡人之是非。當決之於君子。儒者之是非。當裁之以聖人之言。苟不合於仲尼。雖程、朱亦不可從也。聖人好讀書。豪傑好讀書。文人亦好讀書。惟宋儒不好讀書。程、朱爲學。必由讀書講明義理。惟陸學不尙讀書耳。

夫子曰。性相近也。孟子曰。性善。較說得透爽。夫子曰。習相遠也。朱子曰。氣稟所拘。人欲所蔽。較說得圓滿。虎狼好搏噬。是氣稟所拘。父子不相食。是性善。相近處正是善。相遠處卽是惡。大抵惡是第二層念頭。善念是獨發的。惡念是有對而發的。須知甘食悅色亦是善。方可言性善。好甘不好苦。好美不好惡。自愛也。未有不自愛而能愛人者。君子有時損己以益人。只從自愛處推出。

阮嗣宗至愼。不臧否人物。陶淵明詩篇篇說酒。不及時事。阮與陶皆在塵外者也。有事在者。亦須深沉果決。不需則害成矣。

顧仲恭先生不能作詩。嘗自言不解其故。余告之曰。溫柔敦厚。先生似不足。

道家有雷門忠孝一派。其說曰。精炁者身之本也。不愛精炁者爲不孝。心者身之君也。不敬其心者爲不忠。我最愛此說。

君子處人骨肉之間。不可無作用。亦不必多巧。只是一箇平恕。一箇忍耐。

六親不和有孝慈。君子不可不勉。此語失老子本意。□翁之意謂六親雖不和。孝慈之道宜盡其在我。

婢嫗用事。則婦女生變。外家太親。則兄弟疎。

嫁女娶婦。但擇儒素有家法者最善。古人云。娶婦當娶其不如我者。嫁女當擇其勝我者。此言大有病。外家貧薄。爲累最重。不可以一端盡。且婦女之性。罕能自卑。只如婢妾。此不如我家亦甚矣。一旦得寵。曰無正嫡。不如我家。不足恃也。勝我之家。娣姒必多富貴。婦女以家勢相軋。我家子女必爲所薄。則一日不能安矣。勝我不如我相形。爭之道也。儒者論事。多空中揣量。不試實事。故多敗。齊家治國平天下道理。須是實實體貼。空中揣摩。便是白面書生。不通事勢。爲天下安用腐儒。謂此輩也。所論亦未盡事理。此其一端也。

孝經、孔子之行也。小學、朱子之行也。但朱子有小疵處。醇儒不習事也。朱子不可謂之不習事。或智不圓耳。亦不過一兩段耳。此良書。不可不讀。學者之學。當此等人及領成均。遂以此爲教。

宋儒有四大病。近代猶甚。不喜讀書。則君子小人漸無別。不作文字。則詞氣鄙倍而不自知。不事功業。則無益於世。不取近代事。則迂疎。全看程、朱翻譯。原無此四者。此門徒末流之弊。亦不可不戒。

君子使人可愛。不如使人可敬。敬人者人恆敬之。未有可敬而不可愛者也。能兼其中和之德。則敬愛兼之矣。

孟母、敬姜。千古難得。婦人教子。未有不敗壞者也。父欲教子者。必不可使母攙一字。

莊生嘗言上古之風。必不可再得於今日。徒使皆人放蕩不事事。宋儒專言三代。其於三代之事。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徒使方孝孺輩迂執不通。其言不同。誤天下蒼生則一也。宋儒所謂三代者。亦謂當得其意而已。明道最通曉時務。

伊川、晦翁亦何嘗拘牽如後儒。唯積渠較疎耳。然方公之病。其機尙不在此。淺切諸王。卽非四銘道理。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修身之下。卽曰親親。欲復三代。孰先於此。乃會其大而圖其細。亟亟於更弦之下。儒者不能貫通者。須西示以此論。○論後有一條論讀文毛事於余所見者有先得焉。

爲子弟擇師。是第一要事。愼無取太嚴者。師太嚴。子弟多不令。柔弱者必愚。剛強者戾而爲惡。鞭扑叱咄之下。使人不生好念也。凡教子弟。勿違其天資。若有所長處。當因而成之。教之者。所以開其知識也。養之者。所以達其性也。年十四五時。知識初開。精神未全。筋骨柔脆。譬如草本。正當二三月間。養之全在此際。

噫。此先師魏叔子之遺言也。我今不肖。爲負之矣。少少多遇輕嚴師教督之恩。得比人數。以爲師不嫌太嚴也。及後所聞見。亦有鈍吟先生所愚者。不可以不知。子弟不可把世間刻薄事教他。子弟刻薄。一時無所展其惡。必先施於父母。則不孝。必先用於兄弟。一家不和。則萬事瓦裂矣。兄弟至親至近。不和便伸手動脚。不得外人不和。只一遍相爭。便走開去了。兄弟不和。終身併做一處。有許多不便。世人之不睦於兄弟者。自以爲得計。我不知其何心。

子弟小時志大言大。是好處。庸師不知。一味抑他。只要他做箇庸人。把子弟弄壞了。又有一種人。一味奬譽。都不課實。後來弄得虛驕。都不成器。子弟小時。極難調養。

與君子交。當以恕。君子或有不如人意時也。與小人交。當以敬。小人好侮人也。

不爲快意語。不作快意事。人世尤悔。十分便減卻七分。此康節之言。

言有近正。而實不近人情。不合聖人之道者。儒者多有之。大略近於隘狹。便不是好話。

釋氏言地獄報應。儒者矯之。遂言無鬼。無鬼非聖人之言。即爲異端。若無鬼。則聖人宗廟之禮恐且誣矣。此種議論大害事。能知阮宣子是異端。可與言儒矣。陸象山善無各從其類。既散之無。亦清濁各途。若言果有地獄。亦不是。

俗人說通變。只是小人而無忌憚。不是君子之時中。

文人儒者。大有異端。不信五經。喜毀古賢人。招合虛譽。立黨敗俗。皆聖人之罪人。少正卯之流也。此第二事。萬歷以後乘。

善氣迎人。親於兄弟。逆氣迎人。慘於戈矛。

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亦有一法。大略取其平和近人情者。則十得六七矣。風俗大壞之後。此言又不可廢。千一偏。然所謂人情者。非衆皆中節之情也。

周孔之道。是謂之儒。人不可不學儒。學儒必從師。師最難得。不近人情。不通世務。不讀書者。便是小人儒。

俗儒多傲。便不合孔子之道。儒者必謙。俗儒多短見。故好非古人。

凡學問皆須實見實行。不可虛空揣摩。

吾見人家教子弟。未嘗不長歎也。不讀詩書。云妨於舉業也。以余觀之。凡兩牓貴人。粗得名於時者。未有不涉獵經史。讀書好學之士。不幸而顯於場屋。猶爲名於一時。爲人所宗慕。其碌碌不知書者。假令竊得一第。或鼎甲居翰苑。亦爲常人。其老死無成者。不可勝計。貴曰學古不利於舉業乎。又不喜子弟學道。脫有差喜言禮義者。呼爲至愚。不知所謂道者。只在日用中。惟不學也。居家則不孝不弟。處世則隨波逐浪。作諸不善。才短者猶得爲庸人。小有才者往往陷於刑辟。中世網而死。其人不可勝屈指也。見三十年前。

士人立身。尚依名教。相見或言詩書。論經世之務。今則絕無矣。有一老儒。見門人讀書則杖之。罰錢一貫。斯人也。竟困於青衿而死。亦何益哉。不讀經則舉業必廢。不涉史則後爲其愚而矣。經須講而後明。實言理義者。通經之階也。君子弟之選大者。安能捨是以爲教哉。今去第教此言時。又四十年矣。噫。

仁義聖人之道也。徐偃王、宋襄公以之敗亡。而儒者猶稱之。斯亦仁義之感也。韓文公作徐偃王碑。公羊稱文王之師是已。偃王稱狗其子孫之時。漢獻爲耳。其例又取諸子。劉歆奏。美新尚與公羊。雖於說經者不同。近代建文君又不及此二君者也。至今好事者猶惜之。或曰。仁義足以敗亡乎。余曰。此徒慕而爲之。其心則善矣。實不得聖人之道也。如燕噲之讓子之。亦慕堯、舜也。此亦可稱乎。建文君有大罪。今人不知耳。夫子言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爲難能也。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建文不孝。不孝足以亡國。但其心實慕善。當時臣下果於行其所學。顛覆典刑。遂以至於亡也。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建文之九族何如。是爲能法堯、舜哉。此條論斷經文生爲當。若論明史者。仍之則蕭狐之良也。○宋翔所閱史記中有論最錯一條。極好。當採錄。

人各有業。所以爲生也。祖父之業。生而習焉。長而安焉。廢而習其所習。收而無成者十八九矣。讀書、業之美而習者也。奈何其廢之乎。

人於其所業。當竭一生之力而爲之。毋求其便者。必爲其難者。吾少年學舉子之業。教我者曰。此敲門磚也。得第則捨之矣。但獵取其淺易者。可以欺考官而已。遠者高者。不足務也。必無人知。則躐矣。後從魏叔子先生。見繆當時先生二先生之言曰。欺人者。欺之以所不知也。盡天下之人。方竭才力以爲舉業。誰不知者。而子欲欺之以淺易。子其困矣。始知向來之誤也。農必爲良農。賈必爲良賈。工必爲良工。至於士人之業。乃欲爲其不良者。何也。今日譏乎天下皆不知矣。然爲欺者。滔滔皆是。安得更知乎考官不如讀書。其遇則可以變俗。不遇猶有以自得。

爲人之所不能爲。知人之所不能知。盡心力而務之。不得利。必得名。人皆不如我。我得名利也。韓子云。人之能爲人。由既有詩書。必剩其外也。不可以爲人。將若之何。

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天下未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何雲有文。錢□翁重之。然無名者。其人妬嫉。同學者惡之也。妬嫉極損名。如張湯有後。可以爲法。

俗人多不喜子弟習技。只是一個俗。如書射自是正經學問。如何不知。近禮樂之道者爲之可以養性。弈則徒費日力。縱而已。非若琴之爲用。不常習。投壺古戲。本射之類。禮用之與燕射人所役而取時者。勿以自累。他如琴弈之類近雅者。亦不妨爲之。我見一周叟。投壺百發無誤。意甚愛之。琴雖可以養性。弈則徒費日力。縱而已。非若琴之爲用。不常習。投壺古戲。本射之類。禮用之與燕射等。學之陳妙。二郎好畫。我不以爲不可。但有一說。不精而爲之。便是廢日。苟能精之。則古人亦如此也。先君不讀星命之書。多爲日者所欺。然猶無大害。有一郭春卿。其父葬得吉壤。生春卿。讀書數行。俱下。不過二

遍則暗誦矣。後爲惡人所誤。言不吉。醫之。紫藤纏棺。斬之。流汁如血。春卿歸。讀書強記。不復如前矣。竟以一老青衿卒。先兄爲俞仰橋所欺。徙先祖母墓。我家遂貧。此大誤也。星命書折刻去妄求之根。不售欺矣。葬書近代大藏王者作。所必廢。卽所舉二事。求吉反凶。安復宜信其術乎。如醫亦是要事。毛斧季患嗽。以夏月多飲水。冷痰在膈中。醫以爲瘧。藥有大冬。我見之。愕然曰。服此將甚。已而果劇。易醫而瘥。錢履之冬月病痢。醫用黃連。其人腑臟素患虛寒。我與錢夕公皆云不可。履之不信也。後得名醫來。夕公以其意告之。投桂附而瘥。不然幾斃。如此類不可盡述。君子不可不知醫。不知則爲庸醫所欺。害至於殺身。讀扁、黃之書。操死生之權。或以爲賤業。何哉。但不精亦誤人。學之須審耳。我未嘗自用藥。有所鑒也。醫當知爲事親也。先儒言之矣。爲學全在小時。年長便不成。然年長矣。亦不可不勉。爲惡而望報。不如勿爲。此結怨之道也。

小人至惡。然其所爲。可以情理揣量。必有不利。彼亦不爲也。惟愚人爲不可知。愚者自以爲智。其惡往往出人意外。不可防也。先兄每戒人勿近愚人。吾始謂不然。及更事多。然後信之。不惟愚人。老而老者亦不可近。

終日言人之善。人未必信。然所益多矣。惡人所爲。有人不肯信者。必不可言。待其自露可已。或至戮辱者。不幸所犯非人。安得坐親。待其自露。所謂已多矣。友人有狎一小人者。吾諫之再三。至掩耳而起。後經半年。始謝吾曰。果如尊言。蓋悔之也。

鈍吟雜錄卷第二

家戒下

好伐惡者。老子所謂代大匠斲也。希有不傷其手者矣。朱夫子云。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此語本易遯卦大象傳文。世有慢於此輩者。自以爲嚴。過矣。嚴者須敬以處身。粗而言之。亦可以禦強暴。

爲善無他法。但處心平易。使常有喜氣。自然無不善。

天主教人言殺生無報應。吾應之曰。儒者方長不折。草木無知。豈有冤報。只自全其仁心而已。王梵志云。辛苦因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閻老判。自取道何如。

粗中者不可以訴情。好奇者不可與盡事。辯口者不可與言理。

凡爲天下國家。雖有善法美意。行之必有次第。不知緩急先後。則害事。

廉者量多窘。其病在酷。而無所容。所以清官無後。爲上不寬。聖人所戒。君子不爲不可繼。事有便於一時。而後世爲弊者。不可不知也。

古人之善意可師也。然臨事亦須審其所急。如南宋之時。岌岌將亡矣。而儒者方講井田封建。豈當時所

可行耶。又非薄管仲。亦何益於事。我讀陳同甫文集。未嘗不恨也。君子使人也器之。如管仲、子產遇湯、武。豈不爲賢臣乎。自孟子已薄管仲矣。但觀漢治不純。知其所見者淺。○後一條中。論管仲亦自見如此。同甫組疏好大言。用之亦何補。但看朱子論治道處。豈是講非田封建此段議論。亦是萬歷後空影虛言。　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罪在嬖奚。不在王良。儒者好言範吾馳驅。而不計功業。皆嬖奚而加之以愚者也。此言非欲詭遇也。正謂範吾馳驅。非失禽之道也。使王良御后羿操弓。雖若邱山可矣。儒者做事不來。須要還我一箇嬖奚。若只是自己無能。則孟子之言。非藏身之地。

儒者多言管仲詭遇。非也。五伯假之也。正假道箇馳驅之法。仁義是也。管仲範吾馳驅而假者也。世上好事敗成者。有不出於眞但就此一節是眞。大體本原上卻先和著假。便是霸術。又昧其先後輕重之宜。有道一邊反棄了那一邊。并與王者施爲不同耳。孟子像民而王一章。最包括。朱子與陳同甫往復不到此。　詭遇是決做不得的。若使王良復爲之。亦恐不能善其後。東野之敗。駕可見矣。我嘗讀史。見小人之好爲詭遇者。其後必有大敗。毋友不如己者。取友之道也。毋求備於一人。使人也器之。爲上之道也。

君子有容人之量。所以可重。然有人焉。不可以情求。不可以理喻。不可以勢禦。更不可利結。此人之難容者也。斯人也。所爲如此。不有人禍。必有天殃。且宜待其自及。勿與爭也。鄧都之嘿是已。

小人之怒。氣衰則止。惟君子之怒不可犯。

終身讓行不枉一舍。此至言也。荀子曰。君子讓而勝。

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況於古人乎。儒者曰。三代已後無完人。後儒因之。遂不肯學三代以後之事。噫。三代之事。其傳者百不一存也。不法後賢。其於天下之事不知者多矣。

一家之人。各以其是非爲是非。則不齊。推之至於天下。是非不同。則風俗不一。上下不和。刑賞無常。亂之道也。李卓吾者。亂民也。不知孔子之是非。而用我之是非。愚之至也。孔子之是非。乃千古不易之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部春秋。不過如此。○翁以爲異人。愚之至也。吾嘗謂既生一李卓吾。即宜一半金是職其後矣。

好今而不知古則俗。知近而不及遠則陋。俗陋之人。難以語道矣。

讀古人之書。不師其善言。好求詭異。以勝古人者。愚之首也。

人有好事。必成就之。勿沮敗也。佐饔者嘗焉。我將獲其利。

過情之事。雖善不可爲。

臨事不可有成心。然志於善不爲惡。其立志亦不可不定也。

爲政不以方略。而曰我不貴權詐。此君子之過也。戒諭愈繁而民不從。無權略也。君子之有方略。所以使民。不以詐也。

盲者處平而不陷深溝。愚者守靜而不陷危險。是謂善避其所短。爲人不可不自知其短。

好更張者。不知爲政。喜事者。難與爲善。

好以言欺人者。無日者也。言雖辯。人不聽之。則辯無益也。言即誠。人猶疑之。如是則誠亦不行矣。此與喑啞者同。

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與自殺之也一間而已。嗚呼。辱人之父兄。人必辱其父兄。今之好罵人者。不思而已。

近火先燥。近水先濕。好利之人不可近。我必喪其利也。好傷人者。人皆知避之矣。不知好利之至。未有不傷人者。

好小利必有大不利。

百里奚之功業。遠不如管仲。孟子賢之。卻勝於管仲。則不免刻論。此有說也。使管仲當七國。必并天下而王矣。然管仲得志。則湯、武之事。其遂絕於後世乎。漢唐以來可見矣。如蕭何。即仲管之亞也。恐尚遠。漢道不如三代。孟子病其如此。故不得不痛抑之。又商君之流。皆自托於伯術。亦仲之流弊也。申、商名霸功之流弊。漢武直二主。又申、商之餘毒。孟子之言。以救時也。飯牛之汚。當時說客以自托者多矣。孟子賢百里奚而辯之。亦救時之論耳。宋人不知也。飯牛干主。舉寬好事爲之。一部左傳中。尚無此舉止。一時有一時士風也。

今之儒服者。其爲善也。皆不取孔子之道。而好言釋氏。儒教衰矣。儒教衰則生民受其弊。此不在學釋氏也。好善之念。未嘗忘於人心。有釋氏而不學儒也。韓文公亦自不得不辨。學者能以儒道治天下。齊家修身。則不在辨釋氏。正爲不與辨。則人不知性善。儒者亦自有性命之學。顏魯公學道學釋。不妨爲忠臣。爲儒者。顏公天資美。學則雜矣。取長棄短可也。若謂其爲忠臣。爲儒者。得力那邊。大不是。

君子之道。即聖人之道也。須知地位相懸。子產有君子之道四。乃云子產於道隱乎未有聞。此論固有病。朱子之言。我有所不敢信。然亦只有四事。事上敬。行己恭。養民惠。使民義。此四者終身由之。亦恐未必能盡。不知朱夫子內省於此何如。此不得中庸上四者。

殺人如草。卻買螺蜆放生。以此爲爲善。吾不解也。近有奪母弟之生業而飯僧以求福者。此何心哉。此何

心說。

讀書當讀全書。名言節抄者不可讀。

大儒之爲義也。蓍生受其福。小儒之爲義也。不惜其身以禍天下。此不講於義之過也。此亦不讀書之病。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故不更事者不能讀書。蜚子孟不學無術。有才德者又不可以不讀書。

宋人不以讀書爲學。故曰。顏魯公、子產、管仲不學。顏魯公固忠臣君子然又非子產管仲之比矣。不知此諸君子者。立身行己。均天下治國家。一塊純是讀書中來。聖人極教人讀書。子路云。何必讀書。夫子以爲佞也。讀書亦不可誤爲一途。經亦書也。史亦書也。諸子亦書也。釋典亦書也。百家小說亦書也。宋儒不留心雜書有之。爲學第一事是識書。識明義理。何爲不以是爲學。

儒有好學而不能立功立事者。不是讀書無益。只是不會看書。觀其尚論古人處。皆是以意是非。不曾實體驗。如此則讀書無益。斯言也。儒者必不信。請以一事爲證。只在論語註中也。程子論討陳恆。乃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其言甚正。以實考之。則是虛論。夫子尚不能得於魯哀公。能請之周天子乎。當時無方伯。不知程子欲告何人。恐不免要告晉人。則夫子不能得於三家。能得於六卿乎。三家甚苦陳恆。自陳氏得政。魯人無歲不被兵。於討陳恆則不可。若晉之六卿。其善陳恆也至矣。豈可告乎。又云。率興國以討之。霸者爲會盟。有諸侯。故能攜諸侯以伐諸侯。魯人將與何國乎。此並不曾實實考究思量。程子千古之儒宗。我豈敢少之哉。只於考論文字少工夫。大略近來儒者爲正論。多是硬板死局。不考實勢。所以做不得事。小人苟且趨利。詆薄大儒。亦爲儒者有此一種議論。與此並作口實也。此事始書亦疑程子之說爲不當於時勢。而胡氏先發後聞之說尤明之。後讀論語或問。則程子本意蓋謂夫子既得請於魯君。而又若此處置。合天下之公義以討賊耳。若子所推蓋本末錯置。凡治一家之學亦必無識其書。乃可論其得失也。孔子云。以魯之衆。加齊之半。程子不曾思量耳。齊之不與陳恆者。則是齊之義士。其與陳恆者。是小人懷其施惠。而不知大義者也。因齊之義士。以伐其不義者。正是王道。非兵家較力之說也。不與者。朱謂世家大族。不甘爲陳氏下。力不逮而強助之者。可也。若不懼天下之賊。不思乎齊強魯弱力之不敵耳。其黨之義士。一國中能識人說翁之言。是亦非實勢也。程子非云不較力也。言此討賊之舉。可以合天下之兵。討能修身則六親宜之。朋友敬之。雖末世薄俗無害也。能齊家則上下有節。衣食有度。雖貧而不困也。聖人之道。只在日用間。

有所不爲。則人信之。

多能鄙事。則爲人役。亦要酌量。藝之勞而賤者。身之災也。

隱士不避賤業。能自貴也。有才能而自晦。謂之隱。無能之人。只謂之不肖。

善人爲善。極有受用處。無過一箇心安。

人畜守狗。爲人用也。畏虎而惡之。爲其噬人也。虎豈不如狗乎。先兄取人好虎而惡犬。臨難所以不救也。我至今以爲歉。此譬尚未親切。

君子一飲一食一言一語。一舉一動。未有不讓。子路率爾而對。夫子哂之。漢文即位。東牆讓者三。南牆讓者再。禮也。自藩王爲天子。可無讓乎。儒者譏之。爲不知禮矣。若如所論。則一部儀禮。大半是僞。周公亦可譏乎。

臨大難。當大事。不可無學術。

熟看廿一史。便知自古天下之不治。皆由於家不齊。然後可以看大學。不然。便以爲架子說話。更須追尋其根源。乃知正心誠意。不是風塵不知病癢。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儒者務本。只在這裏做工夫去。盡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如此便可以觀心。擴而充之。便是盡心。程子云。本來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何嘗有孝弟。這句話不曉得。飯是米做。如此說。本來混成。無名無字。又何嘗有仁義禮智。然程子亦非無所見。只是他不會做文字。語言說得爽口。便有滯處。學者當會他意思。便曉得他不錯。

存心養性。只在慎獨工夫。不得說一邊。此處須細讀宋儒書。

看朱夫子註易。知王弼殊不濟。看詩卻不如毛公。詩是八面看得活潑潑的。朱子以文害詞。以詞害志。一肚皮不信。看得死了。狹了。便無用。朱子於雅頌有功。國風爲與小序作證。誠有過處。然小序實不容全信。毛公雖不必盡得。卻有來歷。說得開闊。鄭公亦無大發明。朱夫子之易。更勝似程子。他人非所論也。朱子大略於文字處粗。詩是一部文章。

初隨俗看性理。雅不服朱子。後讀朱子語類。始知先儒俱是天下第一等人。但未免大醇小疵。後儒專取他那小疵處。便不好看。可恨集性理的全無見識。今日後生輕躁。非薄古人。皆不知學問者也。朱子引京房易傳。性理疑似誤字。當時人不學如此。

韓子愛今文而古之。歐陽子愛古文而今之。古之弊有限。今之弊不可勝言。有心於古文者。能稍變今日之俗文。易之以古。則善矣。幾其究長之句字。汗漫之波瀾。他無干篇一律。萬川雷同。如道園圭齋、潛溪、東里、敬公、雖學有深淺。才有大小。熟讀則一斯能變俗者矣。六經左史具在。奚何守一先生之學。不究其根源乎。雖然。

吾懼其不能行也。古文之絕已久。（國朝有志於古文而不入歸譚者。惟王守溪一人。惜後來者不能推而大之。錢□翁亦異才。惜乎反爲元人所拘縛。爭逐歐、蘇之末流耳。○董子柔與錢書。勸其略去、柳、溪、而直趨漢、唐、宋作者。極善其中論。經學源別則非。）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我愛其禮。文章者。儒教之餼羊也。儒者惡文字。惡讀書。恐天下之人皆化爲市人矣。不讀書。何以知聖人之道。不作文字。何以教後人。如儒家語錄率然之語。往往意是而詞有病。後人讀之。誤認便害事。不修文字也。程子云。做得文章好。便是不幸。此只是爲東坡而發。不知有文章者未必知道。知道者卻須能文。孟子、子思、曾子文字俱好。宋文不尚理。所以儒者不愛文。（語錄或門人雜記。不經手定。蓋千里者多矣。程子即有某在何必看此之云。）

賈子過秦。班孟堅正其失。昭明選文。遂去一篇。古人文字好惡俱要論理。如宋人則任意亂說。只鍊文字。（蘇文如是者多矣。）謝疊山文章規範尤非。他專以誣毀古人爲有英氣。此極害事。

君子見賢思齊。如讀春秋。於易牙豎刁之事。則當思賢臣之言不用。其禍如此。王景略之於苻堅。桓公之於管仲。是也。如衛靈公之於史鰌。則善矣。讀李習之幽懷賦。則當思韓門文字如此。韓退之之化也。其有功于萬世如此。讀唐史。見陽道州之事。則當思諫臣之道。不在屑屑言瑣碎。苟塞責以取厭人主。如用宰相。國之大事。君子去。小人進。國家存亡所關。事無急於此者。諸葛公云。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是也。裴延齡不爲宰相。道州之力。如此則讀書有益。若歐公上范司諫書、蘇公管仲論。皆不足取。歐公讀李翺文。是一篇大關係文字。但云韓吏部得一飽而足。非君子之言也。吏部爲人見唐史。文集具在。豈不如習之乎。（何必論生平。只此賦想歐公不肯全看。）歐公性不好善。要求古人過失。說話帶口病。此是大過。其去讒人佞夫。不能以寸。

諛善游詞。君子勿爲也。（樂求古人過失。鍛案起論。此宋以後作文者通病。以此妄論古人。既無以得其真。折其中。其文亦安得行遠乎。）

有一禪者好狎嬖童。又好賭博。我譏之。嚴武伯酷辨。以爲禪者不妨。其論甚高。我不習禪。不解也。問之一法師。乃曰。居士視此人所作。是慧是癡。若只是癡。便做不得。我見其人。兩目有顴。相法當淫。乃自以爲重瞳。思做天子。尤可怪。

禰德報應之書。類多膚淺。然皆讀之。使人多發善念。亦養心之一助。

米元章論書不喜顏魯公正書。蘇子瞻論文不喜揚子。都聽他不得。（知他有爲言之。便聽與不聽皆可。）

儒書尚實行。不離日用。歐陽子云。聖人教人。性非所急。不知日用間喜怒哀樂。那一件不是性。修道之教。

教箇甚麼。

不愛人。不仁也。不知世事。不智也。不仁不智。無以爲儒也。未有不知人情而知性者。

周子言無極。卽在鵝湖所言太極內。亦不曾差。只是意見不同耳。如列子更增出許多層數。亦不差。只是易所謂太極。凡看異說。如譯語人。曉得不同處。未嘗不同。便會看書。省卻許多論。（中庸終日無聲無臭。非有本亦豈容增出。翁固能詩。假如有人忽作□字一句詩可乎。因周子而敘列子。謬矣。）

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君子之戲。如虛舟之觸。可喜也。而不可怒。戲語毋傷人心。人有所諱。不可不避。好訐人之諱忌。禍之道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事之難者也。若曉得人所不欲。己雖不以爲苦。亦不得施於人。方是恕。

小人做惡事。只是見事不透。君子爲善。只是看理透。看理不透。雖有善意。往往成了不美之事。

持論刻。則使人不樂爲善。

小人無所容。君子懼不免。如此未有不敗者也。（戒之戒。）

我日所見二君子。皆不得中道。趙儕鶴不容小人。黃石齋不容君子。二君俱不可居上者也。不寬也。惜乎君子也。未聞孔子之大道也。（義勝仁不得。書生秋殺。雖虛行不悖。樂天地之一。雖曰生。）

讀書須求古本。近時所刻。多不可讀。

不學道而好仁。不妨忠厚。不學道而好義。必忮惡。皆愚也。而有分別。（周子論剛柔善惡。蓋之矣。固有分別敗事則均。）

儒者只說是非。不論利害。是大病。利天下者是也。害天下者非也。是非莫大於此。（然則有利害而後有是非乎。曾各有當。如此翻類反偏看。孟子第一章。何等穩當。）

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毋使人以所不知所不能。

閑卷疾讀。日得數十卷。至老死不懈。可曰勤矣。然而無益。此有說也。疾讀則思之不審。一讀而止。則不能識憶其文。雖勤讀書。如不讀也。讀書勿求多。歲月既積。卷帙自富。經史大書。只一遍讀亦不盡。（好學深思。四字缺一不理。）

少壯時讀書多記憶。老成後見識進。讀書多解悟。溫故知新。由識進也。

嘗讀文中子。問諸葛孔明能興禮樂否。先君子曰。上下和輯是樂。朝廷軍旅有制是禮。又嘗問曾子一貫。先君子曰。曾子孝。於時聞之悚然。後更讀孝經、大學。遂無疑。正心誠意。至德要道。只是這箇。先君子學識

如此。讀□翁墓志殊未及。中庸言大舜、文、武之事。既得到敏事。學宗道理自好。但學只是字內實見之一端。孔子前言往行之道。四某未能一焉。未可以代一字也。元者善之長也。中庸說忠恕。亦言之以所求乎子云云

書是君子之藝。程、朱亦不廢。我於此有功。今爲盡百之先學。間架古人所謂結字也。間架既明。則學用筆。當先學用筆。古人所以免永字八法也。間架可看石碑。用筆非眞迹不可。結字晉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用理則雖並採大小篆八分諸體。因章法宜者。並之用意則增減脫密。隨鋒出新也。晉宗伯云。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韻字易尋。且只就擬用筆。定老易理字爲當。用理則從心所欲不踰矩。因晉人之理而立法。法定則字有常格。不及晉人矣。宋人用意。意在學晉人也。意不周匝則病生。此時代所壓。趙松雪更用法。而參以宋人之意。上追二王。後人不及矣。爲奴書之論者不知也。奴書之論。爲百年之內學世宗趙。不知討源者發端耳。眞伯解人。非區區人以自高者。○吳唐父之學米。食紫芝之學趙。乃可辨之眞書。唐人行書。皆出二王。宋人行書。多出顏魯公。趙公云。用筆千古不變。只看宋人亦妙。唐人難得也。宋人以顏行爲宗。盟出入徐季海、楊凝式。米家時作晉人。故蔡君謨正書有法。無病。朱夫子極推之。雖書沙印印泥。二句中錄。屋漏痕。此句藏錄。是古人祕法。姜白石云。不必如此。知此君憤憤。黃山谷純學瘦鶴銘。瘦鶴銘雄健沉著。不識平原。今翻本不惟用筆全無影響。并結構亦遠。其用筆得於周子發。周子發師顏太師。故遒健。周子發俗。山谷胸次高。故遒健而不俗。山谷云。美而病顏者王巷。醜而病顏者西施。省周誠。又云。蘇穆父蘇子瞻病余草書多昏澀。蓋余少時學高閑書。初不自悟。以故久不作草。數年來。稍覺口澁。書氣未盡法。不欲爲人書。則山谷之晚後。蓋矣。不歸。胸次高於子發也。俗。董公卻不俗。黃晚年眞書用筆。學顏。卷以宋思陵之體。與市中所賣紙不同。董胸次。照結字欲開展。照分寸太謹。注意俱在其用筆。亦未始不道。但展書不謹。近董思白不取遒健。學者更弱。虞世南能盤旋不傾倒。歐陽詢四面停勻。八方平正。此是二家書法妙處。古人所言也。歐書如凌雲臺。輕重分毫無負。妙哉。歐、虞法之妙。歐、虞一片神骨。極有作用。倚牆靠壁。便不是歐、虞。巖巖子山一流人有牆壁。所以不好。此是較正緣子同之論。姜立綱尤俗。學太師學吳興者也。唯書勝紛用筆。學趙熟亦遒健。不俗。則所見董偶逢。

惡人必有天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我耳目所聞見多矣。灼然不謬。不可不知。惡人有隱德。好人有隱惡。其報更有甚者。

子孫有一貴人。不如有一君子。生一才子。不如生一長者。

處大變。與惡人遇。當有遲避之道。不在悻悻求死。臨大節而不奪是也。求死非也。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也。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中庸不可能也。觀於管子可見。[illegible]下不均。社稷不安。以爲君子中庸之道。我不信也。孟子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一段。看差了

極誤事。孟子卻不差。儒者差耳。

君子失之野。事失之文。弒父與君而不知其惡。亦從一適野中來。野便無禮。無禮則無所不至。失之文。做惡來便有閑手處。六朝纖弱一主文而入於巧僞故也。以五代南宋相較。禮之不可以已。豈不信夫。或曰。書易何曾閑手。愚井其文。愛之不待學世矣。

進德修業。只懈怠處。便是墮落處。

好言所不知。自欺也。因以欺人。德之棄也。君子戒之。

不學而思。遂成僻見。見處堅固。入道之路絕矣。今有人焉。程子尚是也。聰明人用心虛明。魔來附之。遂肆胥無忌。至陷王難。今有人焉。金若采是也。儒者言學佛。如此二人之誤。當自提省。不可像了他。扶鸞降仙。道家戒之。決不可爲。惑魔也。金若采全壞於此。若采致禍。尚不在此。然即此亦當戒也。

少欲則易足。易足則身心安樂。此是眞受用。

人之多欲。如火伏於薪下。纖紅透風。則洞然不可撲滅。一事引起。則諸惡俱發。須要鏟去其根方妙。

血氣盛時。起惡念。做惡事。卻把捉得住。但存心好善便不難。及至血氣既衰。從前習氣。一時俱到。便把捉不住。此是自家實實體驗來。他人所不知。這箇只爲心體不明。從前只是強制。所以如此。

勸人爲善。不要把苦的勸他。至於勸老人。不可不先安他。強他便不好。

初看程夫子說英氣害事。意不以爲然。後讀朱夫子綱目。多不合處。似乎議論過當。朱夫子自云。和氣少。始知只此便是英氣害事。

禮者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生於人心者也。荀子言性惡。便不知禮。他不過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一轉便爲李斯。

家不齊多由女人。女人最難安放。通書周書之。

儒教說話。須要徵於文獻。做事須要讀書。與釋教不同。儒者不知看書。多可笑處。嘗如論語云。治國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省文也。豈可曰仲尼不曾指其掌乎。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儒者乃譏子貢曰不能如曾子之唯。記有詳略。安知子貢不曾唯。其始之曰。然非無則。蓋亦不能一開即如曾子之唯也。記論語者。直是一字不可增減。如此看不得。按此書語氣。亦不消唯。曾子曰唯。門人能問之。子貢若未達。如何不問。且去體會這一。此等皆是宋儒病處。

孟子極近人情。與迂儒不同。

蘇子瞻韓文公碑妙矣。然有一句不好。走僵、湜、籍也。如讀孔子云。走僵顏閔。便非好話。即讚蘇公走僵少

游、魯直可乎。皇甫持正之文、張文昌之詩、亦豈易言。

詩文風刺、須有爲而發、若無端亂說、一味罵人、便不是人臣諷諫、做不得。家常說話、有時一發、則使人感動、程子之講書、吾所不取、如此能使人主生畏、好於本文外生意處不可。經筵又與諫諍不同

子路曰、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賦如此、千古以來、諸葛孔明庶幾似之、不知管仲如何、朱儒看得輕、只是不曉事、曾西云、曾子畏子路、朱夫子亦云、孟子敬子路、子路不知是何等人、曾子畏他、朱儒卻爲要尊曾子、苦苦排抑他、朱儒不知不敬子路、便是不學曾子、當時門人不敬子路、夫子亦不然、看書時須自省、如此大是無謂、便是朱儒心不正處。

君子當末世、自然不敵小人、合君子以攻小人不勝、敗壞了國家大事、這箇便是黨、好君子、惡小人、公也、非黨也、相攻以誤事便爲黨、不可不知。

鈍吟雜錄卷第三

正俗

詩之興也、殆與生民俱矣、民生而有喜怒哀樂之情、情動乎中、形乎言、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古猶今也、凡物有聲、皆中宮商、清濁高下、雜而成文、斯協於鍾石、古之有詩久矣、仲尼刪詩、上自文王關雎之事、下迄陳靈株林之刺、三百五篇、王道浹、人事備矣、於商惟有頌、虞、夏僅存於尚書、語云、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殷禮、宋不足徵、蓋是而言、直恐當時虞、夏、殷之文、不如周詩之備、非略而不取也、梁昭明太子撰文選、辭賦始於屈、宋、歌詩起於荊卿易水之歌、權輿於姬、孔已後、於理爲得、近代詩選、必自上古、年祀緜邈、眞僞相雜、或不雅馴、又書傳引逸詩、多不過三數句、豈非全篇三百五篇、既是仲尼所定、又不應掇其所棄、皆賸與程孟陽言詩、譬之犬之拾骨、非徒戲言也、鍾伯敬掊擊王李、不遺餘力、獨於此處不知、始正、詩歸之作、較之詩刪、殆有甚焉、今按詩人之文、至屈、宋、變爲詞賦、漢書藝文志不載五言、五言正盛於建安、陳思爲文士之冠冕、潘、陸已降、迨於唐之中葉、無有踰之者、至杜子美始自言詩看子建親、蘇子瞻云、詩至子美、一變也、自元和、長慶以後、元、白、韓、孟並出、杜詩始大行、自後文亦無能出杜之範圍矣、今之論文者、但可祖述子建、憲章少陵、古今之變、於斯盡矣、詩驅已前、不論可也。屈、宋既出、賦盛而詩學衰、班、張、崔、後賦衰而詩復振、此是五言蘇、鳴、鶴、李

唐人又變賦體爲長短句、北宋、南渡、又一變也、

古人文章、自有所附。所附亦生作者　禮有湯之盤銘、孔子之誄、其體古矣、乃三百五篇都無銘誄之文、故知孔子當時不以爲詩也、近世馮惟訥撰詩紀、首紀古逸、盡載銘誄箴誡祝讚繇辭、殆失之矣、元微之集云、詩之流爲賦頌銘讚、大抵有韻之文、體自相涉、若直謂之詩、則不可矣、銘讚箴誄祝誡、皆文之有韻者也、詩人以來、皆不云是詩、詩人已後、有騷詞賦頌、皆出於詩也、自楚人以來、亦與詩畫界、此又後人所分也、書曰、詩言志、詩序曰、變風發乎情、如易林之作、止論陰陽、非言志緣情之文、王司寇欲以易林爲詩、直是不解詩、非但不解易林也、王、李論詩、多求之詞句、而不問其理、故有此失、少年有不然余此論者、余論之曰、夫鏡圓也、餅亦圓、餅可謂鏡乎、易林之不爲詩、亦猶此耳、若四言韻語便是詩、詩亦多矣、何止焦氏乎、易林既可以爲詩、則零詞、雙語以四言五言成文、亦是詩矣

春秋左氏傳、國語所載歌謠、皆詩也、但不協於弦奏、不施於禮、詩人所不收、後人撰詩集、謂郊、茂倩、乃并取之、然未爲失也、南北朝以有韻爲文、無韻爲筆、至於唐李、杜文章、皆謂文與詩對言、今人不知古稱筆、詩是何物矣、古人之詩皆樂也、文人或不閑音律、所作篇什、不協於絲管、故但謂之詩、詩與樂府、從此分區、又樂府須伶人知音增損、然後合調、陳王、士衡多有佳篇、劉彥和以爲無韻伶人、事謝絲管、則於時樂府已有不歌者矣、後代擬樂府以代古詞、亦同此例也、文人賦樂府古題、或不與本詞相應、吳兢譏之、此足以爲嫌、自魏、晉已然、故無嫌也、唐人歌行皆如此、蓋詩人寓興、文無定例、率隨所感、吳兢史才、長於考證、昧於文外比興之旨、其言若此、有似鼓瑟者之記其柱也、必如所云、則樂府之文、所謂牀上安牀、屋上架屋、古人之具、何煩贅賸耶、又樂府採詩以配聲律、出於伶人增損併合、剪截改竄、亦多自不應題目、豈可以爲例也、今三百篇與小序不合者多、或亦由此、杜子美創爲新題樂府、至元、白而盛、指論時事、頌美刺惡、合於詩人之旨、忠志遠謀、方爲百代鑒戒、誠傑作絕思也、李長吉歌詩、雲韻工人皆取以協金石、杜陵詩史、不知當時何不採取、自公新樂府、有採詩官一羅、憤烏此事、當時如令狐楚、王播、御覽、無一篇關諷刺者、況嗜人子弟、又何知焉、文苑英華又分歌行與樂府爲二、歌行之名、不知始於何時、晉、魏所奏樂府、如歌、歌行、長歌行、短歌行之類、大略是漢時歌謠、謂之曰行、本不知何解、宋人云、譬如行書、眞可掩口也、橫吹、相和、清商、舞曲、琴曲、樂志所載者、皆入樂府、其他雜曲歌詞及起於近代者、但可目以歌行也、既謂之歌行、則自然出於樂府、但指事詠物之文、或加古題、英華分別、亦有旨也、

伶工所奏樂也、詩人所造詩也、詩乃樂之詞耳、本無定體、唐人律詩、亦是樂府也、大歷以前、人沿齊、梁之體、五言律詩多用樂府古題、唐李則有以樂府題作七言律詩者、秦韜玉紫騮馬、胡曾沈檀臺下曲諸篇是也、○又白樂天有李夫人一半少陰、陽、想夫憐第二句、則唐人律詩、亦有不忌古題而入樂者、大抵只不犯八病者、便可歌之、以被管弦奏、自公聽歌六絕句、花第三十五卷、秋鐘已有塞上曲七言

四韻律詩又有樂府古體作七言二韻小律者汪遵之戰城南雞鳴曲是也今人不解往往求詩與樂府之別鍾伯敬至云某詩似樂府某樂府似詩不知何以判之祇如西漢人爲五言者二家班倢伃怨詩亦樂府也吾亦不知李陵之詞可歌與否如文選注引古詩多云枚乘樂府詩知十九首亦是樂府也漢世歌謠當騷人之後文多適古魏祖慷慨悲涼自是此公文體如斯非樂府應爾文明二祖仰而不追大略古直樂工採歌謠以配聲文多不可通鐃歌聲詞混塡不可復解是也李于鱗之流便謂樂府當如此作今之詞人多造詭異不可通之語題爲樂府集中無此鄙語則以爲闕樂志所載五言四言自有雅則可誦者豈未之讀耶

沈約、謝朓、王融創爲聲病於時文體不可增減謂之齊梁體異乎漢、魏、晉、宋之古體也雖略避雙聲疊韻然文不黏綴取韻不論雙隻首句不破題平側亦不相儷沈佺期、宋之問因之變爲律詩自二韻至百韻率以四句一絕不用五韻七韻九韻十一韻十三韻唐人集中或不拘此說見李肇皇甫湜志首聯先破題目謂之破題第二字相黏平側側平爲偏格側平平側爲正格見沈存中筆談平側宮商體勢穩協視齊梁體爲優矣唐人律詩用五韻七韻者皆特有別體知明皇端午三殿宴聯句之類○亦不拘拘錢仲文集中有七韻九韻者近體多是四韻古無明說僕嘗推測而論之似亦得其理也聯絕黏綴至於八句雖百韻亦止如此矣如正格二聯平平相黏也中二絕側側相黏也音韻輕重一絕四句自然悉異至於二轉變有所窮於文首尾胸腹已具足得成篇矣律賦亦八韻文苑杜中已備記之茲不具論律賦不專於八韻

詩家常言有聯有絕二句一聯四句一絕宋孝武言吳邁遠聯絕之外無所解是也古人多有是語四句之詩故謂之絕句漢書元帝本紀贊分句節度章昭曰句切也謂能分切句讀謂之節制也絕句二字所從來古矣蓋不特始自六代也宋人不知乃云是絕律詩首尾近人因此復改云截句三寫矣鳥焉矣目不識丁之人妄爲詩話以誤後學可恨之極如此議論亦非一事也玉臺新詠有古絕句古詩也唐人絕句有聲病者是二韻律詩也元白集杜牧之集韓昌黎集可證唐人集分體者少松陵唱和集中樂府梁體編入雜體今所傳分體集皆是近日妄庸人所更定不足據宋人集所幸近人不肯讀古本多存中亦有分律詩絕句者如王臨川集首題云七言律詩下注云絕句甚分明唐人惟有元白、韓、杜等是舊文今武定侯刻白集坊本杜牧集亦皆分體如今人矣幸二集尚有宋板新本亦有翻宋板可據耳而樓唐詩品彙出今人不知絕句是律矣白集中謂之大律詩對小律詩二韻者而言也小杜集中大小律同編又謂之長韻高樓又創排律之名雖古人有排比聲律之言然未聞呼作排律此一字大有害於詩吾友朱雲子撰詩評直云七排五排并去律字可慨也見元板歐陽圭齋集是其素稱

齊、梁聲病之體自昔已來不聞謂之古詩諸書言齊梁體不止一處唐自沈、宋已前有齊梁詩無古詩也氣格亦有高古者然其文皆有聲病平公雅追昔遊詩序云或長句或五言或雜言或雙或單樂府齊梁不一而未既裁新體陳子昂蜀起於數百年後直追阮公創辟古詩唐詩遂有兩體開元已往好聲律者則師法宋、齊氣格者則追建安、黃初而永明文格微矣然白樂天、李義山、溫飛卿、陸龜蒙皆有齊梁格詩白集中自分中格詩不同義齊梁格詩續中溫見才調集陸見松陵集題法甚明但差少耳既有正律破題之詩此格自應廢矣

昔齊梁體詩格調式樣已敍論聲病則有一定格樣與古體異矣皇甫湜、李肇、段成式、李濟翁、唐人或有爲編集者皆特標出之辨其中齊梁落進士輩人仍請翰林學士作一詩一賦下貢部爲舉人格樣舉上夢夢徵、張鷟、蘇頲、操格詩格賦各一篇中書舍人李程、崔群、令狐楚、李絳、李德裕等請撰爲之標準焉而答曰卒無定字有數頃歲因人偶得及第敢出後生疑復爲標格假令今部業進士就春官求試落第必有格詩不敢應試如此一條可見選格詩二字本義故詳錄之項斯標格馮詩亦指場屋所作未知即是選場之意有人平日幾度所見今皆誤會也後漢書注、校尉標準也辛巳春日過蓬山遊玉蕊女冠示長所著詩詩數紙大抵本之馮氏馮名詩其中有論平格詩者惜未詳閱耳迎日注亦謂此卷附見律詩其中乃格詩也非別爲一體此論實能會意不必更過加說

彭然作詩玩逸注文中子不解八病知宋時聲韻之學已微有一惡書名曰金鍼詩格託之梅堯臣言八病絕可笑王會州巵言不能知其謬也古書多亡余所見書又少沈休文謝靈運傳讚、劉彥和文心雕龍統論梗概參於文勢不得分別詳言諸書所言時有可徵今略記於此後有博學之士爲吾詳之郭忠恕佩觿云雕弓之爲敦弓則又依乎旁紐按徵音四字端透定泥敦字屬元韻端母雕字屬蕭韻端母則是旁紐者雙聲字也九經字樣云紐以四聲是正紐者四聲相紐東董凍冒是也劉知幾史通言梁武云得既自我失亦自我爲犯上尾兩我字相犯也平頭未詳蜂腰、鶴膝見宋人一詩話偶忘其書名乃雙聲之變也上下二字俱清中一字濁爲鶴膝上下二字俱濁中一字清爲蜂腰大韻小韻似論取韻之病大小之義所未詳也沈侯云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韻之中輕重各異詳此則八病俱去亦不在曲折分其名目也今本玉篇前有紐弄之圖列旁紐正紐甚明序引聲譜恐是沈隱侯四聲譜聞世間尚有是書應論八病事慢求之不得耳今人律詩但作偶對於此處全不詳何以稱律大抵律詩與曲子同韻不熟不可作唐人律詩有八句全不對者白集中有此體亦有用仄韻者仄韻大抵只體居多白公和元相夢遊春乃仄韻長律也律詩始於沈、宋於時文體不以用事爲嫌今人有言五言律不可用事者大謬七言歌行始於梁末梁元帝爲燕歌行蔡下和之今書目有燕歌行集北朝盧思道從軍行全類唐人歌

行矣。暨唐開元中，漸變其體，至庸詰尙有全篇作偶句者。高常侍多胸臆語，盡改古格。（常侍有燕歌行一篇，亦是梁陳格調。）至
李太白遠憲詩騷，斟裁三祖，近法鮑明遠，而恢廓變化過之，雲蒸霞蔚，奇中又奇，千古以來莫能逮矣。詞
多風興，小雅離騷之流。老杜創爲新題，直指時事，如製鯨魚於碧海，一言一句，皆關世教，後有作者，皆本
此二家，遂爲歌行之祖，非直變體而已也。（亦有借用舊題所賦乃時事者，實含古人之義，歌行是也。太白歌行若此者尤多，論其世則知之矣。）
太白雖奇，然詞句多本古人，杜多直用當時語，然古人皆言杜詩字字有出處，不可不知也。（直道當時語，所指者新題時事耳。微之與白公倡新題樂府，亦是直道當時語也，豈盡用時語俚語哉。）
古詩之視律體，非直聲律相詭，筋骨氣格，文字作用，迥然不同矣。然亦人人自有法，無定體也。陳子昂七
效阮公感興之文，千古絕唱，格調不用沈、宋新法，謂之古詩。（子昂感遇三十八篇，有古人之心，然知其深者惟一老杜。）唐人自此詩有古
律二體，云古者，對近體而言也。古詩十九首，或云枚叔，或云傅毅，詞有東都宛洛語，參軍疑爲陳王、劉彥
和以爲俊人，既人代未定，但以古人之作，題曰古詩耳，非以此定古詩之體式，謂必當如此也。李于鱗云，
唐無五言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立論甚高，細詳之全是不可通。但如律詩始於沈、宋，開元、天寶
已變矣，又可云盛唐無律詩，杜子美以其律詩爲律詩乎。子昂法阮公，尙不謂古，則于鱗之古，當以何時
爲斷。若云未能似阮公，則于鱗之五言古，視古人定何如耶。有目者共鑒之。（錢考功集凡古詩皆題曰往體，皮陸松陵倡和集亦然。）
古詩法漢、魏，近體學開元、天寶，皆如儒者願學周、孔，有志者諒當如此矣。近之惡王、李者，并此言而排之，
則過矣。願學之何如耳。近代只學王、李，而自許漢、魏、盛唐，我不取也，恐爲輪扁所笑耳。（七言近體卻必合唐季、玉谿以下數家始備其變，開闔不當專學盛唐人也。）

古詩十九首，機杼甚密，文外重旨隱躍，不可把捉。李都尉詩皆直敘無作用，尤爲古樸。江淹所擬從軍一
首最合。嚴滄浪於此處不解也。
陸士衡擬古詩，江淹擬古三十首，如搏猛虎，捉生龍，急與之較力不暇，氣格悉敵。今人擬詩，如牀上安牀，
但覺怯處種種不逮耳。然前人擬詩，往往只取其大意，亦不盡如江、陸也。（士龍擬十九首已覺貌似而情味都非，唯樂府諸篇爲優耳。觀謝客之擬鄴中安見，可）
韻書定於陸法言，廣於孫愐。法言序云，與儀同劉臻等夜集，論南北取韻不同，曰，我輩數人定則定矣。（魏淵隋。）
遂把筆記之。按洛下爲天下之中，南北音詞於此取正。永嘉南渡，洛中君子多在金陵，故音詞之正，天
下惟有洛下、金陵也。然金陵雜吳語，其音輕；洛下染北音，其音濁。當法言定韻之夕，如薛道衡北人也，顏

之推南人也，當時已自參合南北而後定之。（近見朱竹垞與魏善伯書亦持此論。）故韻非南音也。今人但知沈休文是吳興人
耳。（同定韻者，范陽盧思道、蘭陵蕭該、狄道辛德源、河東薛道衡、沛人劉臻、魏彥淵，未詳何地人，盧辛皆北產也。○亦有散騎常侍李若。閻百詩云，魏盧辛李皆北人，法言亦魏郡臨漳人，蕭該精漢書及文選音，顏之推家訓有音辭之篇。按唐郭知玄改并五音集韻序云，蕭顏多所決定，則知此韻雖參合南北，仍從南人決其疑。蓋自永嘉南渡，文獻斯萃，世胄高門，咸承家學，王融、謝朓相與創變永明之體，輕重清濁，聲病所分，素應全昧。北音高氏鄉業云，啓北士乃盛爲文章，南齊入北，鄴下始傳其音韻，於時指南人已別無從取正矣。休文雖是吳興，然觀其宋書謝靈運傳論，實爲精博，四聲譜自稱入神之作，於南北古今必能適宜取中，此非囿於方隅狗然不待辨此與辨。）
音韻眞自難知。如南北曲子，北詞用韻極切，南多借音，吳江沈璟作南詞韻選，嚴於取韻，今人宗之，不知
北人聲切，開口便見字韻，不得不嚴；南人聲浮，一字或數轉，故韻可借。沈君全不解也。惟見程孟陽頗知
此意耳。
周德清中州韻，所據者止是當時語音。自云，當於都會之所，聞人間通濟之語也。自沈、謝至元時已數百
年，語音變遷，豈可以今時俗間語追定古人聲律耶。千載之下，知古人音詞，正賴於韻書耳，既不準信，則
流俗方言日譌日改，何以正之。此如詩云，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母婦二字自應讀如
韻書矣。德清尙不知，不學如此，而譏沈休文，豈不可歎。或難曰，周德清誠不知古音矣，陸法言豈亦應是
當時語言，隨時可矣，何必古人。應之曰，古人經學相傳，皆有韻讀，漢末已有翻語。（許愼、服虔。）觀陸德明經典釋
文可知也。休文多學，定四聲時，自應有本。顏之推小學甚深，家訓有音詞之篇，與法言共定韻書，其哉之
審矣。不如德清直以意突也。侏儒問天於長人，以爲猶近之，若問於僬僥，則無此理矣。德清之論陰陽是
也。然字音乃有可陰可陽者，亦不別出。今製詞者都不知。（德清分平聲爲陰陽，輕清爲陰，亦創闢天地之秘。近見楊升菴云，明太祖時伯良說方諸生作曲律，已議其分屬之舛謬。）
誠齋又有瓊林雅韻，全用北音，又與周韻不同。詩賦古人之業，自當以沈韻爲主，詞曲用周德清可矣。（觀枝山之論如此。）

吳才老韻補，余初時不伏，以爲秦、漢古書多韻語，不應多據唐人也。後自爲之三十年不成，乃知才老此
書最得其宜。古人不可妄譏如此。（李先生不取韻補，以爲妄作。）
安陽姚逸老不知是何人，其書迹似元人，寫一韻書，凡古字律詩不便用者盡去之。前列韓文公一律賦，
杜少陵五七言各一首，皆詳注宮商輕重，題云詩賦式。此甚有意，嘗見此書於友人處，其人已亡，不知在
否。有暇當更爲之，初學者所宜用功也。
杜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近日鍾、譚之藥石也。元微之云，憐伊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王、
李之藥石也。子美解悶戲爲諸絕句，不知當今學杜者何以都不讀。（也只草略一讀，不曾於此下工夫耳。）

錢□翁教人作詩。惟要識變。余得此論。自是讀古人詩。更無所疑。讀破萬卷。則知變矣。變之一旗。本於皮襲美松陵集序。然之以讀眞何知。

余不能教人作詩。然喜勸人讀書。有一分學識。便有一分文章。但得古今十分貫穿。自然才力百倍。相融中多有天性自能詩者。然學問不深。往往使才不盡。

多讀書則胸次自高。出語皆與古人相脗。一也。博識多知。文章有根據。二也。所見既多。自知得失。下筆知取捨。三也。

今人讀書自有通病。好以近代議論裁量古人也。以俗本惡書校勘古本也。胡孝輝、朱鬱儀號爲多學者也。胡公論詩。是非老杜。詳其學問所自。不離李于鱗詩刪。胡有杜詩通。其書絕可笑。朱君校水經。精審之極。然直以俗本爲據。意有不安。惟小注云。宋板作某字耳。以二公且如此。何尤乎不學小生耶。

小友錢頤仲喜作快語。與客論書。或稱海岳名言。謾顏魯公。頤仲勃然曰。吾雖干獻之亦不從。何況海岳。吾於時甚訝此語。因徵其說。頤仲曰。公不學右軍耶。大令自云勝父。何可信也。我時最賞其能言。學問未到。古人是非之論。且可讀之。亦不當信甲而非乙。若近日妄庸之人。大言無愧。讀其書使人笑來。淺學一爲所誤。糊塗眯目。天地易位。雖破萬卷。惡識先据於胸中。終不解一字矣。

鍾伯敬創革宏正、嘉隆之體。自以爲得眞性情也。人皆病其不學。余以爲此君天資太俗。雖學亦無益。自是不學之故。學則自悟其非。何俗氣不可消滅乎。所謂性情。乃鄙夫鄙婦市井猥媟之談耳。君子之性情不如此也。此偉不嗤見地鄙淺。即一詩中上下文義全然昧昧。近有老人誚之。枕中眞眞才也。

王、李、李、何之論詩。如貴胄子弟。倚恃門閥。傲忽自大。時時不會人情。鍾、譚如屠沽家兒。時有慧黠。異乎雅流。錢□翁選國朝詩選。余謂止合痛論李、何、王、李。如伯敬輩本非詩人。棄而不取可也。鍾之茅坤、艾南英不得爲文人耳。

鈍吟雜錄卷第四

讀古淺說

六經裁於聖手。然秦火之餘。諸儒傳錄。豈無譌竄。然大體不失。生於千載之下。方欲追而定之。非愚則妄矣。意有不安。存疑可也。宋人紛紛之論。多有不信六經處。就其所得。亦無大益。一有僻失。則得罪於名教。歐公不信繫辭。朱子深辯其謬。以愚論之。更不必多言。只問歐公能作繫詞否。不信繫詞。又何功於天下萬世。歐公只是不曾細讀。如王柏欲刪斷有死生鬼神篇。其源亦推排小序者啓之。

儒者於六經。如法吏之於三尺。一字動搖不得。法吏定罪。必据三尺。儒者論事。必本六經。自儒者之是非六經也。所以邪說競作。更無以壓之。宋朝諸君子。直是未睹其害耳。讀六籍。心有不合。如見父母之過。口不得言也。初讀時多不合。久後學問進。便覺得自家粗淺。

訐也。訕也。稱人之惡也。宋人謂之英氣。君子之所惡也。一部讀史管見。都是謗毀古人。

讀孟子有與論語不同處。當信孔子。讀程、朱之書。有與孔、孟不合處。當信孔、孟。東萊之傳譜。亦其流耳。但不得執此數程、朱。

程子論左傳云。信其可信者。如愚則不然。不如闕其所疑。

夫子曰。信而好古。宋人讀書。未聞好古。只是一肚皮不信。大抵宋儒於性命之理。誠得所不傳。而於事物之源流。則聞見已不遠古。乃務與古人爭高。故立論多失於太過。朱子晚年深服講成。是其獨勝社稷處。

太史公之於道。吾未之審也。此公自是一代賢者。只不消得開卷便苦口指摘。須不比楊、墨。永嘉陳傅良記。至於六經。則感慨之。

強作解事。被秦子史記有真識理一句橋倒。但其文章知亦有微旨。宋儒硬將大語推排。又不識史法耳。吾於此甚不平。於揚子雲只是妒他。如詆詞賦為童子之為。亦是妬相如。不必盡妬。然世論雅曲異趣。風動異用。何嘗為壯夫也。

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者大學問。若於這箇下不得手。只是正心誠意處不曾細細理會。此至論。非謔語。

孟子不為管仲。他的時節霸道救不得。南宋人也學他說。卻是風旛不知痛癢說話。須理會金人。

作文不可不識字。如貫穿去字不應作串。聽字不應作听。體字不應作体。皆別字也。評、訊一字也。士弇州誤重用。視、呪古今字也。發□□誤作二字。皆文字大病。

讀書不可先讀宋人文字。吾嘗科舉人初見此語。必疑其拘迂。且尽為凡陋。久聞知書味。自信為佳。

尊胎接骨。山谷語。宋人謬說。只是向古人集中作賊耳。冷齋稱王荊公菊化詩。千花萬卉凋零後。少濃味。今本集作可憐峰蝶飄零後。與冷齋夜話不同。始見閑人把一枝。以為勝鄭都官十日菊。謬也。荊公詩多滲漏。上句凋零二字不妥。下句云一枝。似梅花。閑人二字牽湊。凋零貼不得花。但荊公亦本屈士孝菊花賦。百卉凋摧。芳菊始發之語。一枝字則陳羽詩節過重陽人初起。一枝殘菊不勝愁也。何如微之云。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後更無花。樂天深服此詩。語意俱足。鄭詩亦混成。非荊公所及。

看齊梁詩。看他學問源流。氣力精神。有遠過唐人處。此定老專門之學。宮終身翻讀之。或問如何是謝朓鮑人句。答之曰。叔源失步。明遠變色。

千古會看齊梁詩。莫如杜老。曉得他好處。又曉得他短處。他人都是望影架子話。

庾子山詩。太白得其清新。老杜卻要他縱橫處。

今人說李太白。都不知他學問來歷。

或問老杜學何人。答之曰。風雅之道。未墜於地。賢者得其大者。不賢者得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千古惟老杜可配陳思王。

敖陶孫器之評詩。如村農看市。都不知物價貴賤。論曹子建云。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只此一語。知其未嘗讀書也。

宋人詩逐字逐句講不得。此皆為已著而加。須另具一副心眼。方知他好處。大約唐人詩工夫細。宋人不如也。

看明人詩。卻須一字一句推敲。方知他不好處。只為明人詩自無匠目。反剝國唐詩字句。

東坡書有壞筆。詩有壞句。大家舉止。學他不得。嘻笑怒罵。自是蘇文病處。君子之文必莊重。蘇公自有大文字。今小人只讀坡仙集。裴忠說碑。司馬溫公行狀。古今大文也。其次則富鄭公神道碑。張安道墓誌。

有一欽聚三。自許甚高。論詩云。必得如杜子美。余戲之曰。當今人才。絕千古。或問其說。余曰。千古只一陳思王。謝康樂云。天下人才。都得一石。陳思王獨得八斗。又云。我亦得一斗。則康樂不敢當陳王也。至唐有老杜。始云。詩看子建親。是千古只一子美也。今聚三論詩。但不及子美。便云不足觀。小兒女子皆須若此。天下詩人多矣。不知今日如何生得許多子美。嗚呼。此正是不知子美耳。杜詩不可不學。若要再出一箇老杜。恐不可得。不讀書人讀文字。一味都是虛氣。

有一塾師。清歎曰。鄭子產親遇聖人。而不聞聖人之道。應之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吾丈有幾。變色曰。朱夫子曾說來。應之曰。吾丈不是朱夫子。

文人有譏訶前人處。須細細點勘。不可便隨他一樣。此揚子雲君子曰。淮南、聖人鮮取焉。斯言過矣。芻蕘之言。聖人擇焉。君子不以人廢言。如云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斯言也。諸葛孔明嘗取之矣。揚子亦謂其書乍入乍出。

陶彭澤之人品。高矣美矣。其詩文亦稱其為人。歐文忠公云。皆無文章。惟有歸去來辭一篇。豈得言皆人都無文字。但愛之至。不知其稱之過也。後人亦學他說話。便是吠聲之犬。

新唐書高祖本紀書禁浮屠、老子之學。當時只沙汰僧道耳。未嘗禁其學也。老子是唐人之祖。如何禁得。此言若在唐以前人。不妨傳笑一代矣。宋人卻多如此。只是後代人不讀書易欺。不敢駁正耳。

學者意不誠心不正。所以不能論古人。只如夫子直道而行。無毀無譽處。都不曾理會。

功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嚴滄浪之格言也。

儒者議論。好與聖人相反。臧文仲、孔子所惡。卻要尋他好處。子產、孔子所敬。專要說他不是。儒者信孔子不如信孟子。今人信孟子又不如信程、朱。此事之不可解者。

柳子厚封建論本於呂氏春秋。兼採列子。子厚多學子書作文字。愚溪說亦出呂氏春秋。

少正卯吾不知其何人也。據後代之人言之。甚似王安石。行僻而堅。尤相似。

姦雄最難處。證無罪而除之。則無名。待其有罪。則天下之事。不知被他壞了多少。孔子殺少正卯。在後世便行不得。朱子疑此事為虛。只是不曾實實體究。不知他害事處。姦雄不早除。久後便除不得。此等度外之事。亦須聖人始行得。但不用命戰下社。亦唯軍禮為然。由觀之下非別人地。卻此粗迹已為可疑之大者耳。

漢人八分勝唐人。不待智者而知也。然漢碑年遠多損剝。唐碑年近多完好。今人喜學漢碑損剝處。以為

學漢可笑。漢碑自有完好者。（唐碑如韓擇木、柏貞、顏碑、柴有則、元氏令、觀碑、直蹟、漢京、徐浩海、嵩、駱、顏、郎亦雋可拓爲書樣小字則石蓋學經亦可觀採。）楊鐵崖詩（老饕詩無一篇完好者）不解用古事。則截無法。比擬不倫。（比擬不倫直譏劣耳。）句法多不完整。工夫淺也。（源流先歸。）

李太白歌行句句有本。

圖驪盧之形。極其神駿。若求伏櫪。不免駕款段之駟。寫西施之貌。極其美麗。若須薦枕。不如求里門之嫗。

萬曆時。王、李盛學漢、魏、盛唐之詩。只求之聲貌之間。所謂圖驪盧寫西施者也。虞山詩人好言後代詩。所謂款段之駟里門之嫗也。遂謂里門之嫗勝於西施。款段之駟勝於驪盧。豈其然乎。況今日之虞山詩人。摶搏剽剝。其弊與王、李正同。而文不及王、李。是圖款段之馬。寫里門之嫗者也。宜爲世人所笑。錢遵王以爲詩妖。此君亦具眼。（只當替王、李、鍾、譚、學漢、魏、盛唐而剽剝字句。不知古人之所以爲工。今乃因王、李而反。俞宋、元及金源之詩則無矣。定第有論遠山與□雲高下處最深切。耳學者不知也。）

學書須學眞跡。不是不看石刻。作文要作自家話。不是不學古人。

余生僅六十年。上自朝廷。下至閭里。其間風習是非。少時所見。與今日已迥然不同。況古人之事。遠者數千年。近者猶百年。一以今日所見。定其是非。非愚則陋也。宋人作論多俗。只坐此病。（身不出里巷。又守一先生之言。不能旁推交通。於他書。將謂不信乎。）

宋儒議論是非不平。便是他心不正處。

不近人情而云盡心知性。吾不信也。其罪在不仁。不知時勢。而欲治國平天下。吾不信也。其罪在不智。不仁不智。便是德不明。

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宋儒云。三代已後無完人。於孔子所云擇其善者而從之一句。都不曾理會。但事出三代已下。雖極好處。亦一概不肯學。（此蔽不淺皆然。）

凡人作文字。下筆須有輕重。論賢人君子。雖欲糾正其謬誤。詞宜宛轉。若言小人姦賊。不妨直罵。今之作古文者。多不理會。先君子教人作古文云。但熟看春秋。便知一字輕下不得。從曾與徐良夫言此。則云不必。且引蘇子瞻爲證。不知此正是蘇文字不好處。不惟子瞻。唐人已有此病。（有根本之言。馮氏一家詩筆之學。其源遠乃至此。）

揚子雲引天下之文字歸之六經。有功於聖人之門。變於蘇氏父子。至近代王弇州、李于鱗而掃地無餘矣。（經術裂於正始。復振於元和。其中亦升降不一。蘇氏唯明允起於蜀中。獨學無友。論論多歟。子瞻兄弟少年。總謂集是其家學。晚歲皆致力於經。子瞻於書傳尤有功聖門。非近代經學可妄托也。）

古人學問。可敬可信。學者不可不知。然大謬處亦宜仔細。如歐公以八分爲隸字。此不待趙明誠、章惇而後知其誤也。今人從而不改。不知何故。近孫子長好以楊用修言語駁正文字。許夫人作燕子詩用金鏈楣者。子長以爲誤云是金樓楣。此事出吳越春秋。初非僻書。子長不知。蓋爲用修所誤。用修好妄而健忘。其著書幾於一字不可信。恃名欺人。不顧萬世之笑。用修人品。不妨可敬。其文字欺妄。非痛駁不可。

余於前人未嘗敢輕詆。老人年長數十歲。便須致敬。況已往之古人乎。然有五人不可容。李堯之談道。此誅絕之罪也。孔子而在。必加兩觀之誅矣。程大昌之演繁露。妄議紛紛。（秦之不唯妄議。其健忘所說誤處亦多。）楊用修之談古。欺天下後世爲無一人。此公心術欠正。於此可見。譚元春、鍾惺之論詩。俚而猥。不通文理。不識一字。此乃狹邪小人之俗者。名滿天下。眞不可解。

南北朝人以有韻者爲文。無韻者爲筆。亦通謂之文。唐自中葉已後。多以詩與文對言。愚按。有韻無韻。皆可曰文。緣情之作則曰詩。詩者思也。情動於中。形乎言。言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咏歌之。有美焉。有刺焉。所謂詩也。不如此則非詩。其有韻之文耳。禮有湯之盤銘、孔子誄。春秋左氏傳有卜筮繇詞。皆有韻。三百篇中無此等文字。知古人自有阡陌。不以爲詩也。

漢人墓碑多云誄詞。末多有亂曰。蔡卞刻曹娥碑。卞有大字刻本。改爲銘曰。此公不學可笑。今世傳晁古昇字。平帖可考。然陝西所刻亦改之矣。漢人碑銘。亦云是詩。其體相涉。（洪氏隸釋所載。有五言者。）然古人文字。自有阡陌。終是碑文。非詩也。唐人亦多言銘詩。祖漢人也。（大率文章體製。須以文心雕龍、文選兩書爲據。宋人編五代之概。多不詳古人淵源矣。）

賦出於詩。故曰古詩之流也。漢書云。屈原賦二十五篇。史記云。作懷沙之賦。騷亦賦也。宋玉、荀卿皆有賦。荀賦便是體物之祖。賦頌本詩也。後人始分。屈原有橘頌。（史記云。相如奏大人之頌。潘安仁籍田賦亦曰頌。○漢書王褒傳。太子喜誦所爲甘泉及洞簫頌。）

陸士衡云。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詩賦不同也。宋人作著題詩。不如唐人詠物多寓意。尚有比興之體。梁末始盛爲七言詩賦。今諸集不傳。類書所載可見。王子安春思賦、駱賓王蕩子從軍賦皆徐、庾文體。王司寇、楊狀元不知。概以爲歌行。弇州云。以爲賦則醜。此公誤耳。（七言賦亦非齊、梁人自作此體也。漢禮樂志云。武帝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采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是則今所傳漢人樂府歌詩中亦有賦也。七言詩試觀與於此。後人讀漢書率略故不察耳。張平子思元賦自序曰。以下皆爲七言。此又見於後漢書文苑者也。凡子亦將上爲歌行耶。）

古人七言歌行。止有東飛伯勞歌、河中之水歌、魏文帝有燕歌行。至宋、齊多有雜言詩。梁元帝作燕歌行。一時文士爭和。鄭緝仲通志藝文志有燕歌行集。今其書不存。庾信集有一篇可見。北人盧思道有從軍行。皆唐人歌行之權輿也。七言歌行。唐人相襲。雖少變於開元、天寶。然其體至今見行。楊狀元、王司寇輩不以爲異。至賦則不習。遂以爲醜。語云。少所見。多所怪。豈不然歟。

近有一人。言沈休文八詠。以爲似賦。不知詩賦體相涉也。晉人又有五言之賦。幸此輩不見。見則不勝其譏笑矣。（體相涉。用不同。作詩賦者。辨章惟此而已。）

古人墳籍。散亡略盡。僅有存者。多被後人改壞。不可據。凡古人文字中所用事。與今所傳不同者。古書有之。今人不見耳。如張博望乘槎事。古人通用。焦弱侯以爲杜詩之誤。不知此出東方朔外傳。見太平御覽。自與博物志所記不同。焦公未知也。

東坡云：歐蓋剛而犯上者耳。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如所論，則堯典、洪範皆不足信耶。東坡此語，但論離騷。倘不似今人直以意測案。蘇氏文章大抵雄快既去，或有爲而發，與本事曲折多不相符合，此即歐公亦有之矣。宋人好立異論，不肯詳考熟思，大略如此，至程子之說，則尤甚矣。

太史公云：諸家言黃帝多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其不好奇明矣。揚子雲不知何見，譏以好奇。如子雲作蜀本紀，其書雖不傳，然所言上古靈叢已來奇事，頗有存於他書者，皆非六藝所述，恐太史公不必信也。倘博聽乘雅公、趙簡子夢之帝所諸事，似乎可疑，後惠梁非無聞，飛廉惡來之後，昌蔚知此，天道豈可問耶，敘之以見事固有不可知也。史家妙用，亦緣爲奇行數過者道矣。伯夷傳云：學者載籍極博，必考信於六藝。此一言也，鄭漁仲、蘇子由皆不知。觀子由古史，直似未嘗全讀史記者，可怪也。此論朱儒評伯夷傳已發其端，見妙絕古今中。或曰：史記敘下宮之難，不取左氏，豈非好奇乎。余曰：不然也。趙亡去漢興未遠，此國之大事，趙氏所由存亡，雖秦火之後，其文獻必猶有可徵者。且云公孫杵臼、程嬰、趙氏廟祀之，此千古義人。太史公時，計其祀或應未絕，史有傳疑，不可盡削。如孟子敘子濯孺子事，亦與左傳不同，豈得便駁孟子。太史公時，左傳未行世，漢興，唯張蒼賈誼見此書，其傳在河間。太史公但據國語，班書本傳可攷，但非不取左氏也。先生云：班書中所謂左氏國語者，兼左氏春秋傳而言，其上文甚明，上說乃余之疏略也。漢時有公羊、穀梁外傳。言此二書爲其攷信六藝也。今皆不知所言何事。太史公當時豈左傳之外便無所据乎。蘇子由言太史公不學，正以其專信六經，不取異說耳。至於此輩事，又必以左傳駁之，甚矣太史公之不爲後人所容也。

太史公書，班固論之極當，其所云抵牾疎漏，註家已詳。案語詳之。後人不當洗垢索瘢，更加鍛鍊，以求其過。然孟堅云：先黃、老而後六經，便是合父子之論而一之。揚子雲更不研審，過矣。太史談在文景時，故尚黃、老。太史遷在武帝時，故重儒，亦隨時而已。然子長不爲無心於儒學，左氏太文，子長質而不俚，然序論形勢，指說人情，分明如畫，文亦有餘也。歐陽永叔文太略，所以不及史記。

韓吏部之文，古文也。歐文忠公只是今文，不如唐人四六，尚有古意在。

歐陽公作馮道傳，平敘而人品自具，不激不矯，無溢美亦無溢惡，古人不過也。此文勝於唐六臣傳。六臣傳詳書楊或過，此六人之無恥，何所逃也。陳壽序漢、魏之際，論在晉故稍逃其辭耳，若臣之義輔史書扶操，故過不得。

平生不喜新所書列傳。雜事全無條理，遽日讀之，其論讀大有不可及處。謂其公平。宋公未可輕議也。歐陽公文甚高，然用心不平，作史論則不便。

蘇子瞻表忠觀碑，眞子長之文矣。或云：蘇文妙在不學古人，何耶。坡公作補孟嘉登高文。集作補離山文，上代孫益謙，下代孟嘗便似晉文，比晉人雖未自然。此公眞才兼千古，其四六最妙。

張文昌之詩，皇而持正之文，坡公以爲走僵而不能，爲韓公者也。然坡公視此二人，其工夫精細處，坡公或不如他，坡公才大，自可上掩古人，但前人有工夫，坡公所不及也。

余嘗讀爾雅，有儒者相規。乃生員非儒者。曰：此等事問，支離瑣碎，不足勞心。嗚呼，此書乃詩書之義訓，不讀此，如何讀詩書。此小學也。夫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非此書，則詩人之興，遂不可解矣。其人徒衆，皆翻然如市中小人，自以爲高，而不可諫，既不識字，所行便多乖謬，噫，盡如此輩，君子小人無別矣。

韓吏部習文從事順，淺者以爲口實，便云古文不尚艱深，不知此語正謂樊宗師也。樊宗師之文，殆不可句矣。樊公著述之富，宋時已不全，至今日則僅有如越王樓詩。今唐詩紀事有此文，以石本較之，譌字且數十，宜其難通也。然講而讀之，文末嘗不從，事未嘗不順，所以爲工。今之自附於歐、蘇者，淺薄通率，號爲古文，講之，其文不從，事不順，文既不文，古亦不古，更詆韓文，以爲尚有古語，不如歐、蘇，吾未如之何也已。文無難易，唯其是耳。此言盡之。文會稽古深澀，如歐、韓乃斷續冗弱矣，然亦爲樊之證，又矯枉而過其正，深味六藝，自得權衡耳。歐公辭守居圖池詩，譏險自得中，但生平所爲文，自有過於好曲流入冗闕處。朱子謂無逸篇中讀張爲如句，蓋宋以來議論頗如此。

詩文雅頌多艱深，國風則通易，風或出於里俗，雅頌大文多朝廷作者爲之，雖有如寺人孟子之類，然得列於雅，亦必是當時能文者。尚書是朝廷文字，語多難解，非特古今言語不同，蓋古之文人鍛鍊文字，其體如此，不以平易者爲美也。孔叢子中已有明說。此亦一說，疑書者但以韓吏部爲束則，餘篇尚不免之艱澀矣。子字衍古人但謂之孔叢，隋書經籍志可據，百詞云。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孔子學之，周公仲尼之道，未墜於地，散在諸子，二戴撰集，以遺後人，崇禎間有一妄人，上疏請更定禮記，我不知此人欲使何人定之，士大夫不察，或惜其言之不行，所謂多見其不知量也。國人師其姓，自定一書上之，此人不學，如魏鄭公傳，想都未讀。

我讀論語，得爲文之法，曰：草創之，討論之，修飾之，潤色之。討論之事，至宋人而磨矣。或疑其說，應之曰：子以蘇子由何如，曰：善矣。子由論劉先主曰：用孔明，非將也，據蜀，非地也。考蜀志，孔明在先主時，未嘗爲將，至南征始自將耳，若不據蜀，便無地可以措足，此語乃不討論之過也。宋文多如此，而讀者不以爲怪，故知當時論文無討論之功也。如韓退之絕無此等病累。

荀子言殺詩書，焚書之漸也，歷詆諸儒，坑儒之漸也。荀子好言禮，實不知禮。禮者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生於人心者也。先王因人心而制禮，豈以其違性者強之乎。荀子言性惡，則其所謂禮者，政刑之末耳，非禮也。古人所以制惡人者也。李斯之學，全出於荀卿，坡公論之不詳也。

論語醇乎醇者也，孟子大醇而小疵，揚子醇疵半，荀子時有可採耳。此又不知伪前人之論。

今人看史記，只看得太史公文集，不曾看史。史記載孝漢間攻取形勝顯詳，而於五霸規模，即不能舉其要，蓋因左傳、國語分卷帙，不重合傳爾傳也，自近代始里巷傳耳，唯合傳則必其事相關。

漢書儒林傳，伏生、濟南人，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朝錯往受之。顏師古注引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多異，錯所不

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宋儒多惑於衛說。致疑於尚書。今按衛宏之言妄也。漢書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所傳者。又云。秦燔書禁學。伏生獨藏之。漢興。求得二十九篇。因以教齊、魯之間。云壁藏而求之。得二十九篇。是伏生自有本。不假口傳明矣。又考儒林傳。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字伯和。于乘人也。事伏生。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則是歐陽、夏侯二家。漢人所列於學官者。自是伏生親傳。非朝錯所受之本明矣。又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伏生有孫。則應有子。何至令女傳言。若其子幼不能傳書。則伏生已九十餘矣。安得有幼子乎。且其女能傳言。亦應通文字。何至朝錯不能得者。且十二三。乃以意屬讀之邪。又余嘗身至潁川、濟南。其語音絕不相遠。雖古今或不同。大略亦可知。何至言語不相通耶。衛宏不足責。顏師古注漢書最詳謹。亦贅列此語。疑誤後人可怪也。

辨證覈核有功於今文尚書。當知三劉之例。附見漢書。胡渭生云。馮氏歐宏序爲妄。以是竊謂宏序亦非悉屬空者。伏生有孫。附傳有子。不至使女傳言。然新注受時。斗年過九十。子先父卒。人事之常。疏曾孤孫未承家學。已久矣。曰不能實及門弟子。蓋成群歸銷。奈詔至安可空還。不得已令女傳授。理或有之。計其女亦非少艾之年。教錯無嫌也。唯大序有失其本經之語。自非生緣老。何至衆無本經。縱令失去。當時弟子如張、歐陽。閒不涉同書。以教何難。往取其本。傳以報天子乎。或曰。必若云。則生以簡策授錯可矣。何用其女爲。曰。漢人讀書。類與今異。揚子雲言。一禹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如春秋有鄒、夾二氏。夾氏口說流行。未著竹帛。故曰安有書。鄒氏者竹帛。師傳之人中絕。故曰無師。蓋經未有無師者。書簡策雖存。而其間句讀音義。亦須傳授。方可承學。故使其女傳言耳。若字本今文。錯所自識。豈因齊人師異。而都不曉耶。是則妄不足辨者。

不信爾雅。正以書難通也。不信則詩俱不通矣。但以相傳當用之字。讀三代以前之書。不通則云有誤。惡也。自孔子刪詩、書。弟子相傳。書所釋義訓。伏生必有所本。不足疑也。孔安國亦因伏生耳。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二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是伏生所藏之書。與孔壁之書。其竹簡字數相應也。古文非孔安國所造明矣。又諸書所引尚書。今文有者皆相同。古文有者或有異。蓋伏生相傳有所本。孔書出壁中。安國隸古。於時蝌蚪不行已久。未免有誤。若是僞造。直以古書所引竄入。必無誤。若有所不知。則應都不同。亦不當小異。其文章與今文亦有難易之不同。恐安國當只取易通者傳之。其不可解者蓋闕之也。所以只得其半。若是僞造。不妨全作一本。不肯有闕也。宋人雖多疑。然亦未敢直言其僞。近代則放言無忌矣。若釋氏之言不妄。此輩應拔舌地獄。此段亦有功於古文尚書。二典舉陶謨何書不疏通。明易周誥殷盤之難。各一時也。以難易疑於今文古文之間。此與皇皇之見無異。

姜堯章之論書。嚴滄浪之論詩。似高而實卑。白石於書全欠工夫。　定武蘭亭全是歐法。姜白石都不解。

董宗伯云。王右軍如龍。李北海如象。不如云王右軍如鳳。李北海如俊鷹。

宋儒都不解詩。朱紫陽詩人也。然所得頗淺。比興乃詩中第一要事。二字本出大序。大序出於毛詩。齊、魯、韓皆無此序。朱子既不信序文。卻不應取此二字。比興本出周禮。毛公所謂六義。即太師教國子之六詩也。約然可信。安得不盡取之。此不可以病朱氏。　既用二字。又

不應不用毛解。毛止有興也。本是意興之興。此謂未詳所出。非興起之興。又比興是詩中作用。詩人不以比興分章。不以分章方是三義。詩疏云。比顯而興隱。故特言興也。又云。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是興起之說。亦經師相承。但謂興起作詩之志。非引起所詠之詞耳。朱子謬甚。如朱說。則興者乃是說了又說。重複可厭。又如此解興字。亦鄙而拙。　董公云。取象曰比。取義曰興。義即象下之義。此語直捷分曉。千古區分比興二字。莫善於劉彥和文心雕龍比興篇云。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類以託諷。比則喻體以斥言。興則寄體以託諷。較之康成光圖遠不滯定。猶不是之採。而意斷以比興之說。吾所不取。

古人比興都用物。至漢猶然。後人比興都用事。至唐而盛。格詩止取五音相叶。律詩則必四聲相對。宋人不解小學。如關關、喈喈和也。關關二字。只取其聲。不取其義。朱子云。雌雄相應。以關字立義。謬甚也。

後漢書李固紀注駁薛君章句云。詩人言雎鳩貞潔愼匹。以擊相求。集傳所云相應。其出於薛君所云相求乎。求蓋以關字立義。而後漢書注出唐初。亦非徒僞書可比。朱子傳楊慎。豈容闕略。　又檢俗傳王昌齡詩話亦此解。此僞書也。出於朱子之後。檢宋史經籍志無此書。可知文字鄙陋。非王作也。近代多僞書。初學誤信之。文字引用。爲識者所笑。如天祿閣外史、湘煙錄。於陵子、晉之乘、楚之檮杌、子貢詩說、石經大學之類。日增月益。不可枚舉。又有古書宋人以爲僞者。卻自可用。如山海經之屬。不必以宋儒之說爲疑也。

讀書當求古本。新本都不足據。又古書字多不同。不可以此證彼。

鈍吟雜錄卷第五

嚴氏糾繆

嘉靖之末。王、李名盛。詳其詩法。蓋本於嚴滄浪。至今未有知其謬者。今備論之如左。自宋末以來。大抵多爲所誤。詩人毛屑開卷即戲其詩。不得王、李也。故之極當錢□著作唐詩英華序。亦采其大略。然不若此核論。未足鼓復學之惑也。

以禪喻詩。滄浪自謂親切透徹者。白余論之。但見其漫漶顚倒耳。具疏之如左。

滄浪曰。禪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歷已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降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盛唐之詩。臨濟下也。學大歷已還之詩。曹、洞下也。

糾曰。　乘有大小。是也。　聲聞辟支。則是小乘。今云大歷已還是小乘。晚唐是聲聞辟支。則小乘之下。別有權乘。所未聞一也。　初祖達摩自西區來。震旦傳至五祖。忽禪師。下分二枝。南爲能禪師。是爲六祖。下分五宗。北爲秀禪師。其徒自立爲六祖。七祖普寂。以後無聞焉。滄浪雖云宗有南北。詳其下文。都不指喻何事。卻云臨濟、曹洞。按臨濟元禪師、曹山寂禪師、洞山价禪師三人並出南宗。豈滄浪誤以二宗爲南北

乎。所未聞二也。臨濟、曹、洞機用不同。俱是最上一乘。今滄浪云。大歷已還之詩。小乘禪也。又云。學大歷已還之詩。曹、洞下也。則以曹、洞爲小乘矣。所未聞三也。凡喻者。以彼喻此也。彼物先了然於胸中。然後此物可得而喻。滄浪之言禪。不惟未經參學。南北宗派。大小三乘。此最是易知者。尚倒謬如此。引以爲喻。自謂親切。不已妄乎。至云單刀直入。云頓門。云活句死句之類。剽竊禪語。皆失其宗旨。可笑之極。劉後村有云。詩家以少陵爲祖。其說曰。詩不關人死不休。禪家以達摩爲祖。其說曰。不立文字。詩之不可爲禪。猶禪之不可爲詩。此論足使羽卿瞠舌。

滄浪云。不落言筌。不涉理路。　按此二言。似是而非。惑人爲最。夫迷悟相覺。則假言以爲筌。邪正相背。斯循理而得路。迷者既覺。則向來之言。還歸無言。邪者既返。則向來之路。未嘗涉路。是以經教紛紜。實無一法可說也。此在教家。已自如此。若教外別傳。則絕塵而奔。誠非凡情淺見所測。吾不敢言也。至於詩者言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咏歌之。但其言微。不與常言同耳。安得有不落言筌者乎。詩者諷輔之言也。憑理而發。怨誹者不亂。好色者不淫。故曰思無邪。但其理元或在文外。與尋常文筆言理者不同。安得不涉理路乎。

滄浪論詩。止是浮光略影。如有所見。其實脚跟未曾點地。故云。盛唐之詩。如空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種種比喻。殊不如劉夢得云。興在象外一語妙絕。又孟子言。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更自確然灼然也。嗚呼。可以言此者寡矣。滄浪只是興趣言詩。便知此公未得向上關捩子。滄浪一生學問。最得意處。是分諸體製。觀其詩體一篇。於諸家體製。渾然不知。今列之於後。

滄浪云。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云云。　按此一段。雖無大謬。然憒憒無所發明。多有疎贅。

建安體云。漢末年號。魏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詩。　按一代文章。惟須舉其宗匠。爲後人嘉效者足矣。泛及則爲贅也。子建、公幹文章之聖。仲宣、休璉多有名作。仲宣七哀、從軍。休璉百一。皆後人之師也。閣文百詩云。休璉是七子中人。休璉百一作於曹丕時。政之時乃是正始中。定老列之論。安亦黨與。若元瑜、孔璋。書記翩翩。不以詞賦爲稱。子建有孔璋不閑詞賦之言。建安詩體。似不在此人。不當兼言七子也。又五言雖始於漢武之代。盛於建安。故古來論者。止言建安風格。至黃初之年。諸子凋謝不存。止有子建兄弟。不必更贅言。又有黃初體也。特主持盟。尤多偶。士衡之出。體實少異於建安之質。宜分太康體。元風盡革。山水入詠。宜分元嘉體。按此最青已有。但不能舉其人數其體。

永明體。齊梁體。　永明之代。王元長、沈休文、謝朓三公。皆有盛名於一時。始創聲病之論。以爲前人未知。一時文體驟變。文字皆避八病。一簡之內。音韻不同。二韻之間。輕重悉異。其文二句一聯。四句一絕。聲韻相避。文字不可增減。文字不可增減者。似謂前人文字多未叶宮商。故須增減而後入樂。今則輕重悉異。則無不叶音韻。不同又無相犯。以被管絃。更不煩增減也。自永明至唐初。皆齊梁體也。

至沈佺期、宋之問。變爲新體。聲律益嚴。謂之律詩。陳子昂學阮公爲古詩。後代文人。始爲古體詩。唐詩有古律二體。始變齊梁之格矣。今敍永明體。但云齊諸公之詩。不云自齊至唐初。不云沈、謝。知其胸中慣慣也。齊時如江文通詩不用聲病。梁武不知平上去入。其詩仍是太康、元嘉舊體。若直言齊、梁諸公。則混然矣。齊代短祚。齊武帝以永明紀元。凡十一年。王元長、謝元暉皆歿於當代。不終天年。沈休文、何仲言、吳叔庠、劉孝綽皆一時名人。並入梁朝。故聲病之格。通言齊梁。若以詩體言。則直至唐初皆齊梁體也。白太傅尚有格詩。李義山、溫飛卿皆有齊梁格詩。但律詩已盛。齊梁體遂微。後人不知。或以爲古詩。若明辨詩體。當云齊梁體創於沈、謝。南北相仍。以至唐景雲、龍紀。始變爲律體。如此方明。此非滄浪所知。

元和體。　東坡云。詩至杜子美一變。按大歷之時。李、杜詩格未行。至元和、長慶始變。此亦文字一大關也。然當時以和韻長篇爲元和體。若以時代言。則韓、孟、劉、柳、章左司、李長吉、盧玉川。皆詩人之赫赫者也。云元、白諸公。亦偏枯。大略滄浪胸中不了了。每言諸公。不指名何人爲宗師。參學之功少也。自公秦中吟。自元則自元已變矣。章左司詩實樂府體也。柳儀曹亦然。自公秦中吟中作。爲繫自元

以人而論至云云。　按此一段。漏略疎淺之甚。據星宿而遺義娥。知此人胸中不通一藝。不識一字。東牽西扯而已。

建安以後。詩莫美於阮公詠懷。陳子昂因之以創古體。何以不言阮嗣宗體。鍾記室詩品敍中亦不列阮公。潘、張、左、陸文章之祖。前言太康體。似矣。以人言。則何以缺此四君。文章之變。潘、張、左、陸以後。清言既盛於時。詩人所作。皆老莊之讚頌。自顏、謝、鮑始革其製。元嘉之詩。千古文章。於此一大變。請具論之。漢人作賦。頗有模山範水之文。五言則未有。後代詩人言山水。始於謝康樂也。陸士衡對偶已繁。用事之密。始於顏延之。後代對偶之祖也。劉勰石、郭景純不面於俗者也。殷仲文、謝益壽始變其體。至元嘉而始大。三百篇言飲酒。雖云不醉無歸。然以成禮合歡而已。彼醉不威。則有沈湎之刺。詩人言飲酒不以爲諱。陶公始之也。國風好色而不淫。近代朱子始以鄭、衛爲男女相悅之詞。古人不然。楚詞美人以喻君子。五言既興。義同詩騷。雖男女歡娛幽怨之作。未極淫放。玉臺新詠所載可見。至於休、鮑文體傾側。傾抄本作輕。宮體滔滔。作俑於此。永明、天監之際。宜云大同以後。鮑體獨行。延之、康樂微矣。梁武代齊。設在壬午。以天監紀元者十八年。庚子改元普通。丁未又改元大通。三年辛亥。昭明太子薨。立簡文帝爲皇太子。時徐摛爲家令。摛文好爲新豔。不拘齊體。看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則距天監已遠一終矣。不得謂天監已後獨行也。況永明哉。今謝康樂之後不言顏延之。則梁人□之。又不言沈、謝。則齊梁聲病之體。不知所始矣。不言鮑明遠。則宮體紅紫之文。不知所法矣。雖言徐、庾。是忘祖也。於時詩

人灼然自名一體者.有吳叔庠.邊塞之文所祖也.又如柳吳興、劉孝綽、何仲言皆唐人所法.柳文暢恐未能立家.何以都不及子美頗學陰何.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則子堅之體不可缺.胄處則子堅似可缺.齊梁已來.南北文章.頗爲不同.北多骨氣.而文不及南.鄴下才人.盧思道、薛道衡皆有盛聲.自隋煬有非傾側之論.徐庾之文少變.於時文多正雅.薛道衡氣格淸拔.與楊處道酬唱之作.李義山極道之.義山謝河東公和詩啓.特以鄴公比仲郎.而以道衡自擬.義取偶和.非事爲宗師.何足譏耶.唐初文字.兼學南北.以人言之.道衡亦不可缺.此條略本北史文苑傳叙.然多骨氣.而文不及南者.乃指溫、邢未出以前.且甚於有韻無韻者.安得巧附立說.鄴下才人.亦皆宗師江左.故顏傳謂沈任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思道樂府諸篇.道衡昔昔鹽戲擬諸篇.孰非南朝體乎.魏鄭公隋書文學傳叙云.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淸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淸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則鄭公立論要頗雜大同之淫放.至運輕所良.未有不以南朝劉人爲尸盟耳.北史文苑傳特著諸公者.蓋以其方風雅.實始盛於齊季.鄴下以爲自是乃可爲鳳江左.非弱宮體.自盧薛也.盧沒於隋.是之代久矣.唐初詩歌承隋之後.輕側淫麗.於是稍止.然承宗師.與上所沈謝無隋劉有北宗.若道衡特標一體.反屬杜撰矣.

宋人頗學唐人.滄浪敍唐人差憋.彼有所受之也.然沈、宋之前.不云李嶠、蘇味道.王右丞以後.不言錢、郎、劉隨州.李商隱之下.不言溫飛卿.元、白之下.不言劉夢得.皆缺也.

又有所謂選體云云.　此一段敍論駁雜錯亂.不可盡正.

云.玉臺體.滄浪注云.玉臺.徐陵所集.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或者但謂纖豔者爲玉臺體.其實不然.　案梁簡文在東宮.命徐孝穆撰玉臺集.其序云.撰錄豔歌.凡爲十卷.則專取豔詩明矣.又其文止於梁朝.無陳.則止四朝耳.今云六朝皆有豔矣.觀此則於此書殆是未讀也.

云.西崑體.注云.即李義山體.然兼溫飛卿及楊、劉諸公而名之.　按西崑酬唱集.是楊、劉、錢三君倡和之作.和之者數人.其體法溫李.一時慕效.號爲西崑體.其不在此集者尚多.酬和者又十五人.李宗諤、陳越、李維、劉騭、丁謂、刁衎、任隨、張詠、錢惟濟、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劉秉.其一人則偶失其名氏也.至歐公始變.江西已絕後矣.及元人爲綺麗之文.亦皆附崑體.李義山在唐與溫飛卿、段少卿號三十六體.三人皆行第十六也.於時無西崑之名.按此則滄浪未見西崑集序也.其說始於冷齋夜話.金源時此書流於北方.如李屏山西巖集序.元遺山論詩絕句.皆指義山爲西崑.體玉谿不甚相倫.飛卿論於一尉.安得爲廣派所事.　楊文公序云.取玉山策府之名.命之曰西崑酬唱集.

云.有一句之歌.注云.漢書.枹鼓不鳴董少年.又漢童謠.千乘萬騎上北邙.　按漢書.董少平.不作少年.鳴平是韻.二句之歌也.又云.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是三句不是一句.滄浪讀誤本漢書.又健忘.所言童謠.失卻二句.可笑.

云.有琴操.注云.古有水仙操.辛德源作.別鶴操.高陵牧子作.　按琴操豈止二篇.水仙操亦不始辛德源.

觀此則滄浪不知琴操也.琴操今此書雖亡.然樂府詩集所載可見.

云.有八病.注云.作詩正不必拘此.蔽法不足據也.　按八病出於沈隱侯.古人亦有非之者.然齊梁體正以聲病爲體.律詩則益嚴矣.滄浪既云有近體有律詩.又云不必拘.不知律詩律字如何解.蓋聲病之學.至宋而亡.故阮逸注文中子云.八病未詳也.如今金鍼詩格.及周密所言.皆以意妄測.說也.已經考證.此不具.今人則但以對偶爲律矣.今人作詩.至不識聲譜何事.

云.有古詩全不押韻者.古採蓮曲是也.　按云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田蓮是韻.間字古韻通.何言全無韻也.

云.有後章字接前章者.注云.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　按三百篇已有此體.

云.有絕句折腰者.有八句折腰者.　按律詩有黏.不知所起.河岳英靈集序云.雖不黏綴.是也.又韓致光有聯綴體.沈存中夢溪筆談有偏格正格之論.是其說也.今云折腰.而不言何謂折腰.亦疏略也.折腰者.如絕句平仄平仄.或仄平仄平.不用黏者是也.中興間氣集中特標崔峒一絕.注云折腰體.似指第四句第三字.非不用黏之謂.

詩法.

云.用事不必拘來歷.　按此語全不可解.安有用事而無來歷者.

云.參活句.勿參死句.　按禪家言死句活句.與詩法全不相涉也.禪家當機煞活.有時提倡.有時破除.有時如擊石火閃電光.有時拖泥帶水.若刻舟求劍.死在句下.不得轉身之路.便是死句.詩人所謂死活句全不同.不可相喻.詩有活句.隱秀之詞也.直敍事理.或有詞無意.死句也.隱者興在象外.言盡而意不盡者也.秀者章中迫出之詞.意象生動者也.禪須參悟.若高臺多悲風.出入君懷袖.參之亦何益.凡滄浪引禪家語多如此.此公不知參禪也.

云.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己詩置之古人集中.識者觀之不能辨.則眞古人矣.　滄浪之論.惟此一節最爲誤人.滄浪云.於古今體製.若辨蒼素.又云.作詩正須辨盡諸家體製.滄浪言古人不同.非止一處.由此論之.古之詩人.旣以不同可辨者爲詩.今人作詩.乃欲爲其不可辨者.此矛盾之說也.

云.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臺作兩首.自越鳥巢南枝以下.別爲一首.當以選爲正.　按玉臺集北宋本正作一首.永嘉陳玉甫本誤耳.今趙氏所刻乃陳本.然仍題爲一首也.

云.仙人騎白鹿之篇.予疑藹藹山上亭已下.其義不同.當又別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　按此本二詩.樂工合之也.樂府或一篇詩止截半首.或合二篇爲一.或一篇之中增損其字句.蓋當時歌謠.出於一時之作.樂工取以爲曲.增損以協律.故陳王、陸機之詩.時謂之乖調.未命樂工也.具在諸史樂志.滄浪全不

省乃云郭茂倩不辨耶。

云、楚詞惟屈、宋諸篇當讀之。外惟賈誼懷長沙、淮南王招隱操、又云。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按九章有懷沙。賈太傅無懷沙也。招隱士亦非操。哀郢是九章。九歌是祀神之詞。何得有哀郢。滄浪云。須熟楚詞。今觀此言。楚詞殊未熟。亦恐是未曾看。彼聞賈生爲長沙王傅自傷而死。遂以爲有懷長沙。不知懷沙非長沙也。彼知屈子不得志於懷襄而死。意哀郢必妙。不知九歌無哀郢也。盥影亂言。世爲所欺。何哉。作詩用字不可單單則無味。此只論近體。用意不可雜雜則實我都廢。古詩皆然。

鈍吟雜錄卷第六

日記

史溧當時皆是分書。多假借字。與溧碑上字正同。不可改也。今刻板多失體。宋書有梁時字。亦與今人不同。後人好改古書。只是學淺。

王右軍正書多古字。東方朔畫讚序字作序。樂毅論變字、墨字、黃庭經耶字。遺教經易字。今皆不行。晉時書體如此。六朝、唐碑存者。多與今人書不同。今人所用。只是宋、元體。曹娥碑猶古。陝西傳摹。盡去之矣。盡盡處而不爲事。亦不作事。

古人作小正書。與碑板酷命書不同。今人用碑板上大字作小書。不得體也。祝希哲常痛言之。只麻姑仙壇記是以大作小書。

或云。右軍行書聖教序是集成。若尋常作書。須大小相參。此說亦有理。然右軍官奴帖。官奴帖本新寫米運盡於章表之涴。勻整書有肉也。小字、亦無大小相參者。唐、宋人碑上行書。亦自勻整。亦是碑板誤耳。若尺牘豈可遽求勻整。

虞季直表不必是真跡。亦恐是唐人臨本。使轉縱橫熟視。殆不似正書。徐季海似學此也。此帖李貞伯一見定爲真。殆畫蛇之祝章兆、都太僕飽有疑詞矣。僞作者從見智果所寫書評有羅司徒字。豈知元常終身未歷耶。但其書體非北宋以前不辨有此。○季直表。余以後黃初三年司徒東武亭侯十字實之魏志定爲僞作。不但非臨本也。經迹淆世已絕。唯有卓所臨京示帖。可以考信無疑耳。○丙舍帖。余在姑蘇其清家見一宋拓本。字樣與近來諸家法帖中稍異。蓋三國時去分書未遠故耶也。石已略蒙。未攷究是何人事刻。此必得好古多識者而後定也。　淳帖耳下有千父雲字分書石碑。翻摹亦與越州石字本有短長。石氏似優也。

印章上字或可用隸書。不純用小篆也。世人多以爲僞字。可用隸書。如梅字不復作某之類是也。然余嘗於曹侍郎秋岳家見一宋人所集鐘鼎款識。其中插一晉時尺上有劉歆二字。正作鍾古人篆字說文如此。

李陽冰篆不依說文。

周伯琦、鄭漁仲、趙撝謙三人皆不解篆。鄭尤妄。

唐人說文與今宋說文不同。按朱子語類云。唯翻音是徐氏所增。餘定老必詳其異同。但不止始乙終亥。○詳見徐鼎臣進說文表中。舊所不載。而附益多矣。○林罕小說序載墨池編中。亦當參考。

漢分書不純方。唐分書不純匾。王司寇譔論。只看孝經。明皇。與勸進碑耳。城鋪

鋼鈒大篆今絕矣。古鐘鼎上字雜用不得。梁于秋刻印章。名重一時。用字慣慣。古篆雜不得隸書。此如草字中雜不得行草。宋仲溫極有筆力。坐此往往隱非圖爲非爲也。

今人不知也。秦人隸書。今不知者亦以爲篆。

邯鄲淳書唐人已無。今卻有二印同鈕。小篆工絕。非漢人不能作也。

八分書只有漢碑可學。更無古人真迹。近日學分書者。乃云碑刻不足據。不知學何物。揮其中字勝之完好者。學其用筆。書全碑萬歷間始出。不減宋人之有何公間道淳于長夏承二碑也。

余教童子作書。每日只學十字。點畫體勢。須使毫髮畢肖。百日已後。便解自作書矣。

漢世南廟堂碑全是王法。最可師。此江左相傳摹搨。雖有大周字、大中間祭酒馮書白去之。○孔穎達碑。不詳書者。爲雜。然與漢爲近。觀其用筆。乃知歐、虞體有方圓。鋒刃則一。不履古但學翻本。廟堂碑。期失之鈍。愚謂少也。能得趙子昂以上真跡。乃後入目。纖尖巧。無淳古之意。如視京兆之類。又血脈往往不貫。或故爲奇詭。流宕無法。書之覺也。　諸公孟法師碑亦多摹搨。書情所見止翻本。　元人便云此碑有類者。雖得鄭翻再三。恐用筆已多不可考求耳。

漢分書多剝蝕。唐多完好。今之昧於分書者。多學碑上字作剝蝕狀。可笑也。近日自下鄉置分書。然知人醜惡。愚意甚可憎疾。作俑者元人也。

顧云美云。唐人分書極學漢人。此論最佳。可破惑者。不學漢人。唐人何所從出。或者自不辨體源耳。唐人如韓擇木之桐柏觀碑。蔡有鄰之元氏令圖書碑。雖摹中鄙何以過也。

貧人不能學書。家無古蹟也。然真迹只須數行。便可悟用筆。間架規模。只看石刻亦可。

學草書須逐字寫過。令使轉虛實。一一盡理。至興到之時。筆勢自生。大小相參。上下左右。起止映帶。雖狂

[illegible]咸臻神妙矣。古人醉時作狂草。細看無一失筆。平日工夫細也。此是要訣。

雖爲勝柳書。柳書法卻甚備。便初學。見大觀帖內揚鵲余深用章者。酒知柳用筆全得晉人秀拔處。微嫌專尚精巧不復雲以渾朴。所以不如信本。

姜白石論書。略有梗概耳。其所得絕粗。趙松雪重之。爲不可解。如錐畫沙。如印印泥。如古釵脚。如折壁痕。古人用筆妙處。白石皆言不必然。又云。側筆出鋒。此大謬。出鋒者末銳不收。藉云透過紙背者也。側則露鋒在一面矣。陳書謂唐以書判取士。眞書頗有科舉習氣。以平正爲善。蓋俱見開寶以後將碼大字耳。至謂顏魯公作干祿字書。是其證。光憤憤。此書自論小學也。

古人作橫劃。如千里陣雲。黃山谷筆從書中起。迴筆至左。頓腕實書。至右住處。卻又翻轉。正如陣雲之遇風。往而卻回也。運腕太疾。起處有頓筆之迹。今人於起處作點。殊失勢也。以山谷遲者大字易曉耳。山谷亦出於禪公。蓋以薛曜石臺碑寫出筋骨與人看。

張長史云。小字展令大。盡筆勢爲之也。大字疊令小。邊鋒藏鋒。使間架有餘也。今廣平府有顏魯公儀門字。門字小。儀字大。卻相稱。殊不見有異奇迹也。見史此論。爲撫岳所匹。蓋顏會欲令字形大小均齊如一也。故特爲發明本意。又舉顏公妙蹟。證其不然。此條最爲勝書論要也。聞之前輩。凡勝書皆者。必上一字大。下一字小。自下筆之乃相稱。康熙乙酉始得見二字拓本。乃宋人書。未敢必爲魯公也。以法自當然。

東坡談書皆篤論。過於黃米。米老喜作快口語。不知執之多爲所誤。山谷止自言其所得耳。

左去吻。右去脣。歐陽蘭臺不用此法。不去吻與脣。正爲欲取中鋒耳。見信本周彥謙碑。今書乃知道因碑全是宋法。

書有南北。書亦有南北。黃長睿廣論佳。雖南北而佳者。將發書如蘭臺。道因。便有習氣。

晉人書盡理。唐人盡法。宋人多用新意。自以爲過唐人。實不及也。晉人去古未遠。全取大小篆分書。揮其與行間宜適者用之。字字有本。而變換不窮。故曰盡理。

婁子柔先生云。米元章好翻載古跡。有書賈俗氣。名言也。

坡書有病筆。唐人無此。

作書忌俗字。人皆知之。不知亦忌古字。此爲主意。所發論正書與小篆不同。猶小篆與大篆不同也。略言一二可知矣。如維字。石鼓文作隹。大篆也。嶧山碑作維。小篆也。今作小篆。自然不用隹字。如華字本花蘂字。今爲律詩。乃有重押二韻處。豈可用華字耶。自應作花也。

經史古書多有古字。自應按本寫之。若自作書。正用干祿字書爲得。此書不可全讀。顧寧人所開。不如契中徐子能手書。而所本皆仿南宋翻本也。

今人識字有不可行者。切忌之。如然字本火。然衆達之然也。借作然諸字。取聲不取義也。今去火作犬。是何說。狀自是犬肉字。無然諸義也。貫穿本穿字。讀作去聲。串本是貫字。詩云串夷是也。今俗誤讀作穿。鳥正書皆作四點。從大篆也。今人作二點從小篆。古人殊不然。惟王右軍遺教經有一字作鷃。與鳧鴈字相亂。疑誤遺數經作鷃。又雜用也。字有篆書有而隸書無者。隸有而篆無者。小篆有而大篆無者。周伯琦作六書正譌。

大慣慣。亦知正體亦國有佳處。酌取之。

唐人碑板刻手亦有工拙。然勝於宋人。元以後無刻手。趙吳興書皆刻壞。不見眞蹟不知。

佳、佳麗字也。佳、鳥短尾也。近時人作佳麗字盡誤。

不習二王。下筆便錯。此名言也。

漢書東方朔傳來來先生。分書畫字作重來。今人改作東字。誤也。見沈括筆談。分書畫字作重來。未書何據。查漢隸字源中無字。存中以意字從東。音剋。不從來。此蓋是俗人所傳。非當時語。蓋疑漢書有誤。定宅引之。則以證今人改來來爲東東之非。與沈本意非。

俗人讀書不多。好以意改古書。如邑人五川楊儀。號爲多讀書名士也。得其萬卷樓所藏書。雖黃處皆不足據。他人可知矣。

顏魯公書。磊落嵬峩。自是臺閣中物。米元章不喜顏正書。至今人直以爲怪矣。魯公正書。如像贊、家廟碑。諸本入關齋會帖存中間。固可觀。且筆拓多風神。轉非唯金天王廟碑名差本意耳。

吾衍子行作學古編。多誤人語。此公無學。淺而自信太甚。輕於持論。其書不足據也。

子字分書橫畫不飛。倚人直筆不向左挑起。人字加三撇是古升字。

漢隸分韻。以漢人石刻較之多不合。不足據也。不如漢隸字源。宇源魯士大夫輯集。分韻乃出書坊所編。故多妄。其書無序文。卽借用洪丞相隸釋序爲冠。後老分韻亦昔人書。正德中田汝耘刻之江西嘉靖初。李石麓再刻之上谷。今各本又不及。蓋近○學古緒論。別殊隸韻。當非也。卽此書。

延陵十字碑。李陽冰所祖。不必仲尼。要非後人所能作。

吾子行不解大篆。

張遷碑易作易。誤也。古碑如此。亦不可用。亦不可不知。今刻本與李監篆體殊異。

黃長睿疑智果書不眞。此不習南朝書法也。

歐陽公不信道教經。東坡殊不以爲然。東坡亦以爲非右軍書。但云筆畫精確。自可師法。此帖自屬後人。案敘王氏書爲之。結字與樂毅論。宗同者多。疑右軍隨手生變也。此帖近日摹本頗多別字。古人小學。大豈其然。至書體入障。又翻誤也。

宋人蔡君謨書最佳。今人不重。只緣不學古耳。君謨人都。蘇守元常。右軍。清臣門法。○陳伯生遺君謨語云。千敵放肆。蓋遇與右軍差異。隨學之家。必識其辨矣。此君謨之書所以淳意未散。非坡

公之缺宿所及也。

平生喜教人刻印章。用漢法者。施於名字。藏書印用元人。齋堂樓閣。唐人有法。詩句作印。起於近代。用文三橋法。一兩字大印。蘇爾宜所作。多用古人碑額上字爲得體。亦一長也。所分著矣。然其缺在各因字體。不可以其人而忽之。字多者板拙不堪觀。

宋人間用古篆作印。元人尤多變態。其式有用古鐘鼎琴樣花葉之類。今人皆不行。瓢印頗有用者。亦隨時可耳。陶九成輟耕錄第三十卷所論印章制度皆吾子行所。亦甚可法。宋人印章亦有寬不施四匡者。見日章二字朱文印章字橫畫可以看過。日字不可過兩字一行直下不用匡節。乃大觀中金石字也。附識之。日字小章字大。

唐人名印有學漢法者。皆圓潤工緻。宋人多勁古。元人或失之野。今皆以爲漢印。失之矣。余所見如此。更與博雅者商之。余初不愛元人朱文印。後見古鐵貨布一字。其工妙正類。乃尋玩其佳。且嘗近日蒙齋李長沙而外。鮮會作也。

今人不解宋、元學古印。皆以爲漢印。顧氏印藪中往往有之。王常宗有一文。讀之則稍知源流矣。漢印傳於今者絕少也。武紀中張寬法。其實決不客。

書法無他祕。只有用筆與結字耳。用筆近日尚有傳。結字古法盡矣。變古法須有勝古人處。都不知古人。卻言不取古法。直是不成書耳。與余論同。董思翁結字局促。完犯無一可觀。所謂部不知古人者也。□思翁嘗執管不容針。寬通車馬二語。不復理會九宮八面。任意自我。古法盡變矣。

千字文自是梁人文字。法帖中有漢章帝書誤也。歐公名重千古而不知此。何耶。

米元章論古人眞僞好惡。自是一家議論。抑揚過當。殊不足據。初學切忌讀此等書。

余見歐陽信本行書眞迹及皇甫君碑。始悟定武蘭亭全是歐法。姜白石不知也。知信可樂也。樂字不除肩之類。翁此論亦從北齊圖悟來。又證之以眞蹟及皇甫碑耳。歐陳書體全從右軍出。陳溫洞而柔。歐廉而不勁。宜與蘭亭不類。若定武本乃湯普徹所模。謂是信本。則謬。九成宮皇甫君碑本雄厚。今所存者僅碑心也。虞伯生謂宋末多翁歐陽率更書。纖弱類如蠶蛾。豈當時佳本已難得耶。○後見王正仲手軒然云。宋陸甫。醴泉銘意雖致。稍攝所模。皆屬模屬。刻去眞蹟遠。嘉定、慶元間學者甚多。而患著本不可得。及宋亡混一。著本可致。而學者則少矣。豈以眼得乃貴之。設幼時嘗聞父老言此而興歎。余乃知當時蓋爲翻本所誤。而今人墨法書者。專以紙鬆爲態。恐亦將軌此以至謬人自誤也。

毛斧季以東坡子昂二眞迹見示。坡書點畫學顏魯公。體勢學李北海。右軍骨法。學李北海公筆最爲遒勁。故坡公晚年尤宗仰之。風捲雲舒。遒之若將飛動。東坡書朝坡夢澤詩二詩。蘇辨學案。此卷是本色。所謂百出不窮。徐李。超殊精工。直逼右軍。然氣骨自不及宋人。不堪並觀也。坡書眞有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態。徐季海世有眞跡。不知視此何如耳。余見張從申元靖法師碑。乃知季海師友淵源所自。張書尤醞釀宜平右盛書也。

坡公少年書圓覺經小楷。直逼季海。見老泉一書。亦學徐浩。季海書余僅見不空三藏碑。其源自補公來。雖稍變而骨耳。坡書不甚似徐。雪鴻自在也。米元章既之。值皮相而不察其筋

作書須自家主張。然不是不學古人。須看眞迹。然不是不學碑刻。

山谷稱東坡學徐季海。蘇斜川卻云不然。我信山谷。坡谷皆祖十二行。坡佐以王僧虔。谷佐以瘞鶴銘。東坡有一帖云。昨見歐陽士蜀云子書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覺其如此。或以爲徐書者。弗也。斜川蓋弄自爲此說。但坡書由徐與顏入。不可誣耳。

唐人用法謹嚴。晉人用法蕭灑。然未有無法者。唐碑無王書者。蓋致序太圓熟。不如興福寺僧大雅所集興元碑。○聖教序中用筆亦有海古如篆如分者。今人學得此。宋拓本都不知講求。意即是法。謹嚴而安和。即是蕭灑。宋人直疎放失檢局耳。但遊戲間。巧於爭新。書宮由唐入晉。若學宋人。更變不去。元人爾爲劇矣。柳誠懸書。尚恨晉太盛。輕點太故。無可參與。只如此。

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本領極要緊。心意附本領而生。

邑人嚴道。字名澤。家藏有右軍二謝帖。二謝帖。即李廟荒雨浸等第五卷中所載。文衡山謂每字當得黃金乙兩者也。凡七十二字。二謝帖近得石本觀之。其中如某字。點然是米者僞作。但不知眞蹟如何耳。要之米書七十二字。亦每字可得白金三兩也。有王能民者。妄人也。曰。雖見右軍執筆作此字。余曰。能作此字。即右軍矣。使右軍不能作此字。我亦不重右軍。有向余說古文尚書者。余亦聽之如此。

古人文字少多假借。文義兩通處則有疑。後人多作別字以別之。至有本字爲借義所專。本字卻用別體者。

所字俗以爲鵝。体字俗以爲體。串字俗以爲穿。去聲。此不可用。

祝字有去聲。後人別作呪詛字。鑑□□不知。見與族弟君陽書。

訊、訝是一字。王弇州不知。作文字不可不講字學。老杜寄河南章尹詩。訊語翔鵠鶴。□者亦不知與祝字是一字。小學之壞。由明代經典釋文無刊本也。

秦權上字。秦之隸書。乃篆之捷也。與今正書不同。然非分書也。蓋隸書本如此。後漸變爲今正書耳。歐公以此似今八分。遂呼漢人分書爲隸。既知其不同。且疑辟尚功臺之失體。誤也。今人作正書是鍾、王法。然鍾、王古字亦多與今不同。世傳六朝唐初碑上字分隸相雜。疑當時正書如此。至唐中葉以後。始變如今法。後人純學鍾、王也。王愼虞書。寬綽王子良書。書亡曾祖領軍洽與右軍書法。但體有形不相至。今觀法鍾、張、蔡、草、隸、諸王氏之變。

讀宋人書。其稱述前人者。當審思之。至如譏刺古人。往往不近理。不可苟信。或疑此說。應之曰。歐公不信易繫辭。王臨川不信春秋。此亦可信耶。大略讀書不應先看宋人議論。

韓吏部變今文爲古文。歐陽公變古文爲今文。實有所病。但歐、蘇亦自有佳處。

史遷極重仲尼。史談乃重老子。父子異論。

宋人云。太史公敢亂道。卻好。班孟堅不敢亂道。卻不好。遷史只是游俠、貨殖二篇爲孟堅所譏耳。請之亂

道可乎。不知孟堅如何云不好。如唐子西眞亂道也。

先君云。讀書須從上讀下。先看後人書。於古人好處便不相入。余初好觀南宋議論。讀樣、柳文。間有疑其學淺。近日始覺婦孺甚矣。斯言之可味也。

虞舜完廩浚井。二妃教以龍工鳥工。見於書傳者非一處。宋儒以爲無此事。今列女傳刻本已刊去之。宋儒所芟也。此猶可說也。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辨向之書亡已久矣。則劉本之有異。同郡宋儒蓋已不能免。非宋儒芟之也。至吳夫差亡國之君。奢侈之跡。遍於吳中。史記載其無道。此何足疑。今孟子註疏引史記句踐進西施。夫差幸之。市人欲見者。投金錢一文。今史無此文。蓋亦宋儒所去也。宋人不通理。大略如此。古書所存無幾。如史記者。後人豈知其不全乎。孟子疏乃南宋一部武士人僞作。非北宋初年孫寶公爲之。恐不足據。或所引者他書。說以爲史記。亦未可知也。

有古詩不妨有律詩。有古文不妨有四六。歐陽公作尹師魯墓誌。不言楊、劉之失。達識也。四六佳處。後人亦安能刊。若宋人四六自嘉祐以後。愈變而下。歐、劉已非唐人。西也。

文章無定例。只在合宜。王荊公論仲尼不應作世家。只是不知變例。以死板法爲例。文章便無意。只是不會學春秋。論來孔子只合作列傳。想太史公自讀索王索臣之說。○三晉、田常至戰國始列於諸侯。孔子則變例也。往日所見。謂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終於夷王、三晉、田常。以盡意傳世。此生民之不幸。而戰爭至秦、楚之際也。蓋太史公序論之旨若此。不免鑿矣。

今人讀史記。只是讀太史公文集耳。不會讀史。

沈存中筆談。論律詩偏正格甚詳。但不知所本。蓋相傳如此。唐人絕句不黏者爲折腰體。河岳英靈集序中有黏綴字。韓偓香奩云聯綴體。蓋唐人之法。疑始洗、宋也。

朱子言禮稱鄭康成。後儒不從也。卻用陳澔注禮記。程子極信詩小序。後儒不從也。從朱子。二程、朱子。格言微論。可敬者多矣。後人所引用。都是他不穩當處。好處都沒卻。可慨。儒家語錄。多有意是而文不妥者。只爲他不做文字。讀者不知。往往信差了誤人。小序亦有難信處。如卷耳便不可通。但如朱傳尤不穩。此等處當闕疑。○卷耳鄉飲酒禮獻之以興起賢能。則小序未可非也。但或有以辭害義處耳。

史記敍事。如水之傾器。方圓深淺。皆自然相應。宋人論文。有照映波瀾起伏等語。若着一字於胸中。便看不得史記。論詩家有起承轉合四字在胸中。便看不得大歷以前詩。

近日顧朗仲、諱雲鴻。名儒也。讀史記每題一字。用重圈別之。以爲文字之貫。至鄙食其傳題一儒字。便貫不去。眞西山文章正宗、謝疊山文章軌範。唐人論文。絕無此等議論。正宗只是科舉書。不俱剪裁近俗。也了不識左、史文章妙處。局於南宋議論。與韓、柳、歐、曾之學

制義雖實不解。近代王、李之文。歸震川痛排之。王、李妄庸處。人都不解。只是被他倒了六經架子。言不本於聖人。妄也。不知理義。庸也。

鈍吟雜錄卷第七

臧子帖附跋約

魯公書如正人君子。冠佩而立。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米元章以爲惡俗。妄也。欺人之談也。

顏書要書中有筋。其用筆與徐季海父子相同。多寶塔是少年時書。點畫皆有法。不知者學之。正如布算相似。須要看他墨酣意足處。與朱巨川誥參看最得。

書至成時。神奇變化。出沒不窮。若工夫淺。得少爲足。便退落。如嚴天池二三十歲時好。後來便可厭。只爲從前功夫不多也。大略初學時多可觀。後來不學。便不成書耳。

宋人作書。多取新意。然意須從本領中來。米老少時如集字。晚年行法。亦不離楊少師、顏魯公也。本領精熟。則心意自能變化。

字有二法。一曰用筆。汝用筆疎硬而骨枯。非法也。看楮書便知血脉處。極細而有筆意也。二曰佈置。左右向背。上下承蓋。半闊半細。半高半低。分間架在佈白處。汝豪無法。但直寫而無意。不成字也。可勉之。佈置用筆。千古來講之者多矣。趙子昂專言此。汝可尋思。

汝有玄祕塔否。我要緊用。不然。汝智永千文在否。凡學書人。千文少不得。此是右軍舊法。得此便有根本。

如二王法帖。只是影子。惟架子尚在。可觀耳。書有二要。一曰用筆。非眞跡不可。二曰結字。只消看碑。要知結字之妙。明朝人書。一字看不得。看了誤人事。行書從二王起。便是頭路。眞行用羲之法。以小王發其筆性。草書全用小王。大草書用羲之法。如狂草學旭不如學素。此吾法也。教人作書。吾便於柳法。今日殊不快意。無柳帖也。

謝二書只學趙。自餘一步不窺。所以全不合古法也。然用筆如錐畫沙。細而有委媚。汝短處正在此。不可不用功也。若死學柳書。其病亦正同耳。悟得柳公學古處。二王、歐、虞、褚、薛打做一塊方好也。至囑至囑。學書當有晉人法。然眞跡難得。看石刻極不易。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

趙文敏爲人少骨力。故字無雄渾之氣。喜避難。汝須參以張從申、徐季海方可。季海筋在骨中。晚年有一種如渴驥奔泉之勢。老極所以熟而不俗。張書古甚。拙處人不知其妙也。顏行如篆加籀。蘇、米皆學之。汝宜留心。

昨法書多失體。佈置勻直少勢。鍾公云。點不變謂之佈基。畫不變謂之佈算。最是大忌。如眞字中三筆須不同。佳字左倚人向右。右四橫亦要俯仰有情。今俱如算子。大似無講貫也。今後千萬不可草草囑囑。日來學作虞法。覺其和緩寬裕。如見大人君子。全得右軍體。今日刻本黃庭都不是。但惜不見原本。筆畫俯仰處甚適。翻多失之。與永師千文參看方有得。只是見來如此。下筆苦粗而板。寫了便要發去。又無人商量。悶極也。強作數行。汝試評之。不是處須說。

米頗作顏行。兼用楊景度。有散仙入聖之致。坡公須帶二徐。

本領千古不易。用筆學鍾。結字學王。

晉人循理而法生。唐人用法而意出。宋人用意而古人之理法具在。知此方可看帖。

用意險而穩。奇而不怪。意生法中。此心法要悟。

行書王右軍正有蘭亭及官奴帖。獻之辭中令表。米元章云。但取聖教序學之。更學右軍諸札。使大小相雜便成書。此言甚有會。然蘭亭、官奴字無大小。正如唐人碑上字耳。唐人多兼二王。張從申所云右軍風規。下筆斯在者也。然今所存頗似大令。徐季海有筋骨。如渴驥奔泉。怒猊抉石。東坡云。細筋入骨無人知。此言極妙。米海岳以爲過老嫗之偏兒也。米、黃論書殊不及坡。然今人多信米。所謂癡人前不可說夢。米、黃俱好爲快語。非篤論也。我嘗謂蘇、黃論詩。米元章論書。不爲無見。但抑揚太過。使人不樂聞耳。湖子昂用筆絕勁。然避難從易。變古爲今。用筆既不古。時用章草法便拙。當其好處。古今不易得也。近文太史學趙。去之如隔千里。正得他不好處耳。枝山多學其好處。眞可愛玩。但時有失筆別字。董宗伯全不講結構。用筆亦過弱。但藏鋒爲佳。學者或不知。蓋似未成字。在文下云云。以下不全。

趙松雪書出入古人。無所不學。貫穿斟酌。自成一家。當時誠爲獨絕也。自近代李楨伯創奴書之論。後生

耻以爲師。甫習執筆。便羞言模倣古人。矜唐舊法。於今掃地矣。松雪正是子孫之守家法者耳。此之以奴。不已過乎。但其立論。欲使字形流美。又功夫過於天資。於古人廣散廉斷處。微爲不足耳。如楨伯書。用盡心力。視古人何如哉。

近日讀書多。有所見與人不同。前有草藁。爲竇伯取去。甚好意也。然意中頗有所欲更定處。不可漫留以誤後人也。

樂天見李義山云。他生願與此人作兒。故義山名子爲白老。今許貞服白云學醉吟。乃輕薄溫、李。斯何說耶。又好唐子畏。不知唐詩自學羅江東。不學白也。小兒輩妄言。使人發惡。錢□翁學元裕之。不啻過之。每稱宋、元人。嫌王、李之失也。陸孟堯本無所知。乃云唐人不足學。斯言也。不可以欺三歲小兒。邑人信之爲可笑。錢公極學唐。但褲、梁已上。未免慣慣耳。元遺山不解陸士衡。比之於布穀。知其胷中未嘗有古人一字也。雖差爽。其所作亦時有可觀。大略疎淺不足深翫耳。吾嘗言錢公之文。過於王、李。而其後人不足與鍾、譚爲奴。此言當有解者。

學爲古文詞。不得有近代俗語。著于胷中。此最損文格。吾年七十。因氣成病。頗有惡夢。想不久矣。特力疾作道囑。此我未後之語。汝宜藏之。藏之。我有微名。汝襲之。似易。勿廢吾業也。汝詩全不是。只路頭已正耳。今詳告汝。先看毛詩。離騷。則六義風刺。曉要根本來歷。朱子註看不得。淺薄易入。人一入此門路。便不會做詩耳。戒之戒之。朱子詩註全不是經。只是一部山歌曲子。俗人描文字耳。五言始於漢。盛於魏。曹植子。古之師也。勿云不及蘇、李。蘇、李作用少也。詩人說色說酒說山水。皆在晉末。陶酒。鮑色。謝山水。而對偶用事。顏延之爲祖。此後世詩人之祖也。子美中興。使人見詩騷之義。一變而人。而前人皆在其中。惟精於學古。所以能變也。此豐、王以後一人耳。汝學詩不必慕高。但得體格成就。理不背於詩騷。言之成文。便是名家。近代已來。能如此者不過一二十人。不爲不高也。汝書無作用。勉之而已。

學前人書。從後人入手。便得他門戶。學後人書。從前人落下。便有拏把。汝學趙松雪。若從徐季海、李北海入手。便古勁可愛。見汝行書。如挽秋蜘。意不喜。試以我言用功何如。汝學顏書大署書。乃有似東坡處。此從上學下也。汝作多寶塔體。多用死筆。所以不好。要看他活處。如貝字有字橫處全無俯仰。如一張梯。此失也。小處用功。便不死。

詩至貞元、長慶。古今一大變。李、杜始重。元、白學杜者也。元相時有學太白處。韓門諸君兼學李、杜。韋左司自是古詩。與一時文體迥異。大略六朝舊格。至此盡矣。李玉溪全法杜。文字血脉。却與齊、梁人相接。溫全學太白。五言律多名句。亦李法也。西崑、隣體。

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所謂本領。只是規模古人。然須有取舍。不得巧拙。描象效。雖欲博涉諸家。然須得通會。不可今古雜出。唐人尚法。用心意極精。宋人解散唐法。尚新意。而本領在其間。米元章書如集

字是也。至蔡君謨則點畫不苟矣。坡公立論亦雅推君謨。

作字惟有用筆與結字。用筆在使盡筆勢。然須收縱有度。結字在得其填塡。然須映帶勻美。

學古人書。不可失其本趣。如近代王履吉書。行草學孫過庭。全失過庭意。正書學虞。全不得虞筆。虞云。先臨告誓。後寫黃庭。夫子廟堂碑全似黃庭。履吉不知也。過庭與右軍殆無別矣。履吉多險怪。全無右軍體。白雀帖尤惡。

書學蔡君謨書。欲得字字有法。筆筆用意。又學山谷老人。欲得使盡筆勢。用盡腕力。又學米元章。始知出入古人。去短取長。今老矣。不能復成其技。以此三書爲贈。與蘇粗筆。

古之名人。皆是博學大才。一時重譽。所傳文字。又經歷代具識審鑒。以至今日。其有遺逸。乃是萬中之一。近世輕薄之流。果於非古。非惟貽笑將來。亦懼有損盛德。凡我同人。讀古有疑。恐是思之未至。毋憚博訪詳問。愼勿任意詆呵也。以下四則是社約。

杜子美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涉覽既多。才識自倍。資於吟詠。亦不專在用事。今之律詩。始於永明。成於景龍。既以儷偶爲文。又安得以用事爲諱。況遍世墳籍不全。師匠曠絕。假令力學。猶懼未到古人。凡我同人。縱使嗜好不同。愼勿自隱短薄。惜人學問。便謂詩人不課書史也。

陶公讀書。止觀大意。不求甚解。所謂甚解者。如鄭康成之禮。毛公之詩也。世人讀書。正苦大意未通耳。今者朝讀一書。至暮便竟。問其指歸。尙不知所言何事。自云吾師淵明。不惟自誤。更以教人。少年倦於討求。從之而廢。凡我同人。若遇此輩。所謂損友。絕之可也。

古人議論。自有異同。或由同時嫌隙。或由時代懸遠。風尙乖隔。或是救時之言。矯枉過正。或一時快言。不爲篤論。假如王安石不信春秋。李泰伯不喜孟子。此亦可從耶。凡我同人。古人所稱。自當研求。遇所詆刺。且宜存而不論。毋事逐聲也。

鈍吟雜錄卷第八

遺言

讀神農、黃帝之書而殺人者。庸醫也。讀周、孔、堯、舜之書而亂天下者。庸儒也。庸醫人惡之。庸儒至於喪天下。其禍烈矣。儒者猶歌頌而尸祝之。何哉。

少正卯吾不知何如人。若吾夫子之言。則王安石似之。若少正卯生於宋。雖有孔子。亦不得而誅也。

趙普、小人也。讀論語而用之。宋以三百年。方孝儒、君子也。讀大學衍義而用之。建文君之亡。忽焉辟之於弈。大學衍義如弈譜有鐵網局。雖弈秋亦只如此。至於對局爭勝之時。卻有紫不著他處。論語便句句用得。趙韓王若用得論語全。便是伊、周也。

論語文字甚妙。宋儒語錄不做文字。無討論闔色之功。便有沁漏處。偏枯過當處。不善讀者。往往認錯。不免被他誤了。

太史談尙黃、老而薄儒術。揚雄、班固皆以爲譏。文中子儒者也。卻云史談善言九流。何耶。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然則儒者可大可久。只簡易而已。烏得云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耶。史談只論得後代傳經之儒。周、孔不如是也。

程子云孟子有英氣。余初不解此語。後來見俗儒有非孟者。始知英氣害事。孟子只要說得透快。如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此言可也。又說王公之尊賢。便生出後人許多議論。要了他天下罷了。連女兒都要他的。不免已甚。只當云尊其位。重其祿。行其道。讓天下者自唐虞以後不可行也。孟子說話。都說得極透。堯舜以道相傳。天下非所私也。古人爲道如此。三代之下難言矣。如桃應問曰一段。亦是透頂說話。後人便道他行不得。便是不知孟子意思。

做得文字好。便是不幸。程子有爲言之也。不如孔子云。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較說得周匝群穩。

大略泮名最害事。

儒者最忌二事。有門戶。有架子。

不知時勢。不智也。不顧人情。不仁也。不智不仁。而言先王之道。去之遠矣。

莊子云。虎狼仁也。父子不相食。只此便是性善。假令下愚不移。他也有澌滅不盡處。荀子說性惡。都不曾在源頭上理會。

蟲鳥猶有一倫焉。五倫不備。何以爲人。

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虧。處士橫議。九流沸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生於其心。發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非聖人不能辨也。如管子有儒家說話。有道家說話。又有刑名家說話。然其好處自沒不得。

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然則爾詩讀書。尚論古人。只應求他善處。宋人論古事。如酷吏案罪。見法輒取。不肯原情考實。此無他。只是好善不誠。心不正。惡而不知其美。之其所賤惡而僻焉者也。

太史公識見極高。從百世之後。論百世以前之事。而曰某事可信。某事不可信。非愚則誣矣。一本於六藝則無失。雖有疎略。亦史闕文之義也。蘇子由古史全不解此意。

儒者之言曰。食取其充腹。無事於膏粱也。衣取其禦寒。無事於文繡也。文貴其達意。無事於華綺也。應之曰。不得膏粱而食蔞蒿。不得文繡而衣疏布。蓋不得已也。必蔞蒿疏布而後衣食。則惑矣。孔、孟之文。皆如金玉。古之人必有道矣。齊景公有言曰。不見君子。不知小人之拙也。小人之言鄙。其極也必至於倍。君子出辭氣。必遠於鄙倍矣。

平常說話。其中亦有文字。歐陽公云。見人題壁。可以知人文字。則知文字好處。正不在華綺。儒者不曉得。是一病。

聖人之所是。賢人之所非。吾必從聖人。凡有是非而無證者。雖先儒所言。吾有疑焉。存而不論可已。

吹毛求疵。洗垢索瘢。君子不爲。況於古人乎。況於古之賢人乎。如孟子之闢楊、墨。不得已也。世之誣古人以成其文者。斯言之玷乎。

詩曰。巧言如流。孔子曰。巧言令色。謂佞人之口也。如左丘明做得文字好。子產爲命。豈是巧解。儒者或譏。

今有郡邑於此。賦稅不均。民困盜起。用子產乎。儒者曰。用子游、子賤。噫。不得子游、子賤。不免於用庸人也。君子使人也器之。不當求備。

有□□□者。以眞天眞地立教。其言曰。自地以上皆塵也。非眞天也。應之曰。自足以上皆血肉也。頭非其眞頭乎。

□□曰。微塵眞地也。應之曰。眞者假之對也。必微塵爲眞。大地爲假乎。合之爲大地。散之爲微塵。眞則俱眞。假則俱假。

□□□謂其門人曰。使古無忠戲八卦。我能畫之也。徐子儀以告馮子。馮子曰。京房、郭璞。儒者所譏也。彼之所知。□□□猶未知。焉能畫卦乎。

太史公曰。學者載籍極博。必取信於六藝。又曰。諸家言黃帝文多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其不愛奇也明矣。芟之或未盡耳。揚雄以爲多愛不忍。非也。

漢初文字殿雜。至揚子雲壓之以五經。驅天下之文。盡歸之於孔、孟。後之文人不敢亂說。揚子之功也。韓退之。曾南豐皆極重之。是也。儒者頗譏之。吾以爲此人有心於聖學。但其人文士。於聖人立身行己之道。講之不盡。止知惟寂惟寞。不汲汲於富貴。便謂了事。此其所短也。比之孟子則過矣。直以爲有罪無功。亦未平。

觀戰國文字。聖人之道絕矣。惟詞賦尚有詩人之遺。揚子雲云。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班孟堅則云。相如之文。與詩人之諷刺不異。請與知者論之。

子雲云。長卿文麗用寡。則是矣。并言賈誼。則甚矣。

讀書而言古人之不善。不如稱其善之有益於人。

管子一生好處。全在不王。天命已絕。人心已去。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命未絕。人心未去。而求王。則是反而已矣。若以管子不王爲器小。商鞅其大乎。請隧召王。亦可以無譏矣。然則云器小何也。曰。論語已明言之矣。大抵器小者易盈。伊尹、周公自視歉然也。管子之量。不勝其功。不覺過分僭妄。其量已滿。論語亦要做文字。兩簡或曰。跌得極醒。

或曰。孟子不爲管仲。不知孟子亦不爲顏淵。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觀於書。蓋亦不道齊太公之事。儒者以六藝爲法。經傳以千萬數。不如老子之約。司馬談之言也。司馬遷之書。繼春秋而作。子長蓋儒者

也。子雲言之不分別。班固亦然。何也。談生漢景之世。時尚黃、老。故其言如此。子長在武帝時。則不然矣。孔子作世家。老子與韓非同傳。列國世家。書孔子卒。不先黃、老而後六經。明甚。今之儒者。皆曰禹、稷、契、皐陶何書可讀。孔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何也。又曰。聖人之學。不是讀書。孟子曰。尚友古人。則曰誦其詩讀其書。顏子言孔子教人博以文。約以禮。論語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這都是甚的。是故惡夫佞者。

書契以來。便應有書。禹、稷、契、皐陶亦怕不是不識字的。三墳、五典、九邱、八索已不可見。只如伏羲八卦。亦是書。宋人說話。只要說得爽快。都不料前後。

朱子曰。有文王之易。有孔子之易。吾亦曰。有朱子之易。朱子之易。朱子之言。他實實有見處。方有以言。其得於易者深矣。然易已言之。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今之妄人。不去理會伏羲之易。只去尋文王、孔子不是處。於朱子之語。便不曾理會也。

朱子云。公羊、穀梁善說道理。今之讀春秋者。可不知道理乎。

蘇威好古物。文中子譏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諒哉言乎。然鐘鼎珪璧。可以觀禮。君子尚之可也。不知書而好古器者。賈人而已。評其價值。加之以作僞。非賈人而何。更有可恨者。修改割截以求利。古器之賊也。

肉刑。三苗之刑也。堯、舜以來。仍而用之。遂爲帝王之法。然漢文已革之矣。若今日用之。是又爲三苗也。歷代以來。無肉刑。天下未嘗不治。廢之可也。余十二歲時。先君子試以肉刑論。爲之文曰。仍而用之。則三王之舊法也。已廢矣。創而行之。則三苗之淫刑也。先君以爲知言。

潛倚卓靜坐做功夫。儒者如此。然亦非教人枯坐也。如齊家治國平天下。有事有理。須要學。知靠靜坐不得。

文中子論人恕。論事實。宋人惡之。非公論也。房、杜、王、魏諸君子非懵然不知人者。北面事之。其人可知。唐之興。廟堂之上。皆河汾諸君子也。可以知儒之效矣。宋之興。趙普學論語。可以知經之用矣。

宋人談性命。眞開千古之絕學。章句之儒陋矣。其論忠孝節義。使宇宙間一日無此議論。人道其化爲鬼魅乎。爲禽獸乎。但論人物。談政事。言文章。便是隔壁說話。

讀朱子語類。朱子全書。斯人也。尸而祝之可也。看諸儒摘他的說話。卻把好處都芟去了。

歐陽公論朋黨。眞快語也。但君子以公義相取。不是黨。君子有黨。亦害事。觀東林諸君子可見矣。如萬歷時定儲。天啓時閹禍。則諸公者豈非天下之正人乎。但實與相處。未免重門戶。便有私意。其間大有可議處。

儒者都好立黨。有心天下者。不可不知。只觀他論古人便見。如曾子畏子路。子貢與衛將軍文子言稱曾

子。當時何等相重。宋儒只爲要說曾子傳道。遇著子路、子貢。務要尊他短處。與他結下寃讐。論語說十哲。諸書說四友。只爲中間沒了曾子一箇。便生出許多議論。如此見識。處班行之間。是非不平。一味門戶自然激出事來。不能容小人。尚且害事。他每亦容不得君子。如何不是箇偏黨私意。

漢人之黨。君子小人相攻也。唐之牛、李。功名之士攻功名之士也。朱之蜀、洛。君子不相容也。

雍季範我馳驅者也。舅犯爲之詭遇也。用舅犯。賞雍季。晉文公譎而不正。亦不純尚詐也。詭遇而獲。只可一試。常用之則敗矣。故曰。雍季之謀。萬世之利也。治天下國家。詭遇不得。孟子云。未聞手援天下者也。五霸假之。正是假這箇馳驅之法。但雜用譎詐。有時詭遇耳。管子正處多。宋人亦說他是詭遇。都不曾細細推勘。子思子云。天下國家可均也。中庸不可能也。管子之謂也。以爲詭遇。非也。

詩之亡也。離騷繼之。至於漢。而麗淫之賦興矣。然蘇、李五言之作。謂之麗。以則可也。五言謝於晉、宋之際。自魏末苦清言。以老、莊爲學問。名士恣情酒色。以爲達。文人承流而作。謝靈運肆覽莊、易。放意山水。陶淵明詩篇篇有酒。鮑明遠創傾側紅紫之文。詩人美刺之義漸遠矣。儒者不解詩。多以緣情之作爲無益。然亦敬杜少陵。至匹之郭子儀。朱晦菴亦學陶公。夫山水之文。使人蕭遠無鄙。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爲之可也。陶公言飲酒。卽七賢之志也。彼皆有爲而爲之。君子不可無陶公之志。苟非其時。則沈湎亦可戒也。

或曰。儒者不喜文章。亦不是。聖人之道也。近似墨子之非樂。彼云。文章無用。若如所言。則金石絲竹。飢不可飽。寒不能溫。先王以之立教。何耶。文章經世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儒者未之學耳。

韓吏部之原鬼。非儒者之言也。古之聖人。皆不言無鬼。若無鬼。祭祀爲欺人矣。

韓吏部曰。荀與楊也。大醇而小疵。荀不止小疵也。言性惡。殺詩書。與時遷徙。與俗俯仰。一變而爲李斯。宜也。

先王順人情以制禮。故天下信之行之。禮曰。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牛乎人情者也。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耳。若違人情。徒以天子之勢。強而行之。必且導之以政。齊之以刑。異乎儒者之道。而近乎刑法家言矣。

誰謂荀卿知禮者。

荀子之言。惟二戴所取爲醇也。彼有所受之也。

文章之人。大者與六經同義。其爲用也。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君臣非此不通。朋友非此不合。君子以喻其意。衆人以辨其事。言之也有徹。出之也有倫。可以久。可以遠。彬彬乎君子之言也。小人則不然。拙者則鄙而倍。得罪於名教。不合於聖人。自是而不可諫。巧者則順非諧俗。不可以對君子。此只是言之不文也。儒者好爲鄙語而惡文章。不知其弊也。

過秦論。論之首也。昭明止選上篇。爲班孟堅之言也。然則當時選文。猶以理之得失爲文工拙。至宋人而文章一變。儒者不喜人作好文字。亦怪他不得。每見村塾小兒讀文章規範。意中常發惡。此書全不論理。

今具論其失如左。

大凡學文、初要小心。後來舉問博識見高。筆端老。則可放膽。能細而後能粗。能簡而後能繁。能純粹而後能豪放。謝疊山句句倒說了。至于俗氣。文字中一毫着不得。乃云由俗入雅。眞戲論也。東坡先生云。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然則放言高論。夫子不爲也。東坡所不取也。謝枋得敍放膽文。開口便其初學讀之必能放言高論。何可如此。豈不敗壞了初學。

韓吏部、文章之聖也。其諍臣論。文則工矣。未免爲失言。韓公於是乎不知人矣。韓公順宗實錄。於陽道州之卒。敍其生平。此文雖班固不過如此。可羅極筆。且昌黎之集。善文多矣。何必選此。不惟不愛陽道州。亦非所以愛退之也。

歐陽公之文。創革楊、劉之浮華。首變唐人之艱澀。千古絕作也。至於人品之高。見於史册。此泰山北斗。豈可議乎。然有一病。其爲文也。喜稱人之惡。而不樂道人之善。謝枋得云。學歐不成。必無精采。是何言歟。乃稱其縱囚論、上范司諫書二文。歐陽公之過也。讀之使人髮上指。

鈍吟雜錄卷第九

通鑑綱目糾繆

初命魏斯韓虔趙籍爲諸侯。

胡氏曰。善爲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已。云云。夫如是雖使六卿並起。三家輩出。莽、操、懿、溫。接迹於朝。効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於他患。

按胡氏言謹微。是也。然周道壞於幽、厲。非直微而已。至六卿並起云云。則釁甚矣。舜誅四凶。天下咸服。凶人不可容也。苟莽、操、懿、溫可使効忠宣力。又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哉。家不藏甲。都城不過百雉。謹微也。若三家輩出。六卿並起。跋扈放恣。尾大不掉。愼微者有是乎。且如曹孟德。以其才爲能臣。管其頭而用之。在太平時可耳。若一旦國有大變。其人亦難信。投閒伺隙。爲龍爲蛇。亦恐不可制。若仲達之陰忮。全忠之兇狡。此聖人所誅也。如王莽者。似悲漫天。當日之共工也。流之幽州。猶恐不足盡其惡也。假令都無惡意。爲國宣力。其躁擾悉妄。則誤國殃民。亦何忠之可効。易不云乎。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禮不云乎。惟仁人放流之。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胡氏儒者。言與經背。何哉。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豫讓欲爲之報讐。乃挾匕首。詐爲刑人。入襄子宮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

曰。眞義士也。吾謹避之耳。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胡氏曰。豫讓可謂義士矣。襄子知其如此而終殺之。何以爲人臣之勸哉。

閻哉胡氏之言也。按史記。襄子如廁。心動。執刑人。知爲豫讓。義而捨之。又爲死人臥橋下。襄子過橋。馬驚。得豫讓。以兵圍之曰。吾赦子亦已足矣。使自爲計。讓請襄子之衣三擊之。乃自殺。待之有禮矣。又按賈子。讓刺襄子五起而不中。襄子爲之一夕三徙。夫晉陽之事。曲在智伯。襄子無負也。其臣爲報讐。心動馬驚。天也。豫讓亦難避矣。豈必赦之而後爲義。正應殺之以成其名耳。吾聞古之賢君聖主。未嘗無征伐也。孰無人臣。使報讐者必不可殺。則人主亦危矣哉。周公誅武庚。亦何以勵臣子乎。且捨義士以爲人臣之勸。亦非所以責分督之趙氏。閻哉胡子之言也。輕身以殉一夫之義。如王子慶忌之戍要離。乃俠士之爲。非儒者之大道也。趙襄子不幸而死。趙氏之亡未可知。襄子何以見簡子於地下哉。

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魏獻河西之地於秦。徙都大梁。魏惠王嘆曰。吾悔不用公叔之言。胡氏曰。使鞅而殺。殺鞅而魏常無惠。未害爲殺無罪以利己。仁者不爲也。況天下不止一鞅。可勝殺乎。甚矣胡氏之無識也。殺商鞅猶殺虎也。虎之類不可盡。過虎不及。曰。天下不止一虎。非大愚不爲此言也。吾聞聖賢之人不世出。當喪亂之時。才術智能如商鞅者。亦不易有。云天下不止一商鞅。何言之輕也。且云殺無罪以利己。仁者不爲。蚤愚矣。小仁、大仁之賊也。孔子誅少正卯。姦人之雄也。須其有罪。則國家之事受其敗矣。譬如一虎。必須其食人而後殺之。仁者豈如是乎。秦用商君。天下後世受其毒。非亦大矣。不早殺之而待其罪。罪已成則無及矣。遠於欺公子而取河西。魏能殺鞅乎。大抵書生淺見。輕言天下之事。輕視天下之人。如蘇明允云。天下有桓公而無管仲。吾不信也。夫晉文之才。過於齊桓。五臣者。顚頡誅四子亦無及管仲者。知舉春秋之世。蓋未有如此人也。吾夫子誅少正卯。朱子亦疑之。胥胡寅之類也。英雄幹實之人。往往惡儒生文士。正坐此哉。是皆禍於吾道。遂使無忌憚之小人。肆意妄行。輕議詩書。腐儒之爲患於儒門非小。

漢王奪韓信軍。

楊氏曰。韓信之軍。禁防疎闊如此。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信可得而虜也。

楊氏之不知兵甚矣。韓信、漢將也。將者、漢兵也。漢使至。必有符驗證據。然後可久軍門。非敵人所能爲也。漢王自稱漢使。必示以符驗證據。軍門不疑也。既入其軍。取其印符。以應召諸將而易置之。莫敢枝梧。此亦惟漢王所以能爲之。常是時。信所將諸將。如曹參之輩。皆漢王舊將。見王至。自然服伏。故可易置。若是敵人。軍門不可入。卽入。亦不能入臥內奪取其印符。卽奪之矣。應召易置諸將。諸將亦不聽。二人起。此人者可斬也。楊氏書生妄言。人或信其說。可嘆可嘆。

漢遣侯公說項羽。請太公、呂后。羽乃與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羽解而東歸。張良、陳平曰。楚兵飢

疲。今釋而弗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

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程子醇儒也。知小義而不知大義。夫張子房以五世相韓。報秦於博浪沙中。義也。以祖父事韓君也。身事韓王成而楚殺之。若漢王西歸。釋羽弗擊。雖叩頭流血以爭之可矣。程子以爲不義。且曰不義甚矣。此何說。夫楚、漢之事。英雄相競以智力耳。此固難以儒者之道論。卽以儒道論之。程子之說亦非也。請詳言之。項羽弒義帝。漢王至洛陽爲義帝發喪。哀臨三日。告諸侯曰。寡人願從諸侯擊楚之殺義帝者。今若與項羽約分天下而去。是失大信於天下也。夫君子爲義。當務其大者。項羽剽悍賊害。漢王與戰。不能當也。幸其失計窘迫。可乘而取之耳。使得休息。他時捲土再來。楚、漢之成敗不可知。天下之民。自此塗炭。亦未知何時而已。使無罪之人。肝腦塗地。較之失小信於項羽。孰大孰小。救民於水火者。宜如是耶。以臣弒君。大不義也。湯、武行之。大易以爲應天順人。孟子以爲誅一夫。項羽屠殺之慘。桀、紂亦不至是。區區失小信而取之。不義亦微矣。救民於水火之中。猶賢於湯、武之放殺也。若曰湯、武必不失信。又不然。高祖有太公。父也。猶武王有文王也。太公執於楚人。侯公要之以中分天下。曰。自鴻溝以西爲漢。鴻溝以東爲楚。文王囚於羑里。太公、散宜生請之於殷。必曰。殷爲天子。周爲藩臣。世世子孫。不敢有貳。若直告之以發政施仁。日辟百里之事。文王且烹膊矣。及戡黎之日。殷人大恐。儒者諉之於武王。曰。此西伯非文王也。赫怒奮於阮疆。臨衝折於崇墉。豈亦武王乎。奄有其士。徙而居之。何也。如宋儒之見。則當請於天子。爲二國更立賢主乎。取之大不義也。

公閱未終册。偶識五則。由此以推。則所當駁者殆未可盡也。閱子武註

鈍吟雜錄卷第十

將死之鳴

忽感小疾。遂至沈篤。引鏡覩面。殆恐不濟。年近七十。亦無餘憾。所可念者。汝輩生計貧薄。舉業無成。以爲懷懷耳。我平生更歷患苦。見事頗多。內省自認。豈惟五十知非。今以所見。載之於紙。汝輩時一省之。所益非少。長寢之後。此書存者。如我未死也。

家世素業。不可輒廢。吾家以讀書相傳。業之貴者也。變革以來。塞進路絕。子弟多廢書。吾每恨之。正未之思耳。負販小人。知書甲乙。能記姓名。便與流輩不同。況士君子之後。何渠無益。古人三餘讀書。亦不妨於諸業也。士人染於禮教。雖有不令。未至十分顚蹶流宄。市井所爲鄙倍。有不可以理格者。所知一人。頗能治牛。亦非大不肖。一日盡伐其先壟松柏。余驚而止之。乃曰。去家遠。守之爲難。不如伐去。用心如此。先人不保邱墓矣。可不懼哉。此無他。不學之患也。

士君子不必有奇節。惟平惟實。可以保身。平則無一朝之患。實則患至可以不懼。然此二字。殊不易了。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居易以俟命。平也。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實也。聖賢亦祇如此。

余生於萬歷之季。當時士大夫子弟。舉業之外。不得通一技。觸事而矯。往往可笑。在今日豈得爾。語云。家

有千金。不如薄技在身。一技足以養生也。但爲之須恆。不恆則不成。學之須精。不精則無名。苟碌碌在千百人中。亦不可得食也。

放於利而行多怨。非保生之道也。先兄每云。見利思義。義不勝利。思必不能自克。余應之曰。不如見利思害。先兄浩然而歎。以爲知言。夫有無故之利。必有無故之害。倚伏之理然也。惟有道者知之。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小人識慮淺短。惟見其疎。不知其不漏。爲惡無忌。以爲天道無知。積惡滅身。受禍慘烈。耳目所見。吁可畏也。其遠者乃在子孫。如葉林宗、何士龍。身死無子遺。可以爲昭明哲保身。但問克終何如。一時之間。小小利鈍。不足計也。亦安知其不爲福。書、易多言善惡之報。聖人之言。必無欺人。

黠者損人以利己。愚者損人以害己。黠者可以情測。愚者不可以理格。君子避之。孔子曰。今之愚也詐而已矣。愚者難防。正以其行詐。先兄每相戒勿與愚人共事。

好酒之人。勿與謀事。防其醉而泄也。吾親評。未嘗語也。

不孝以無後爲大。有子而不知教。不孝殆有甚焉。

雜志述事。非所責於市井小人。常見冠蓋之家。夷於皂隸。正爲子弟無教耳。

古者不親教。蓋望之切。責之急。必至於賊恩。孟子之言。最得人情。非後世愚儒所解也。然今時無良師。那得都不親教。但勿傷於過嚴耳。過嚴之弊。子弟馴謹者必愚。黠黠者則憝。鞭扑之下。使人不生善念。先叔祖振

畢公三子皆不肖。文殷也。此殷所親見。恐泄覆不知。

婦人不知男子之事。勿令教子。

篤蓋之末。士子不學。然一時名士。亦無頓至憤懣。所見如方應祥、胡震亨、李流芳。皆胸有數千卷。有一俗儒。嘗言黃繼生必不第。蘊生連中兩榜。余戲之曰。蘊生竟何如。面發赤而走。自鼎革以來。余遊北方。士君子好爲詩。山人詞客。縱橫於道路。讀書者亦不至饑餒也。蘊生、名淳。擁死節名人也。

21101000161638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８　　总类、各科
作者＝
页数＝７２６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